汉书

卷一·卷二五上

简体字本

中华书局

汉书

卷二五下·卷六二

简体字本

中华书局

汉书

简体字本

卷六三·卷一〇〇

中华书局

汉　书

一

〔汉〕班　固　撰
〔唐〕颜师古　注

中　华　书　局

汉　书

二

〔汉〕班　固　撰
〔唐〕颜师古　注

中　华　书　局

汉　书

三

〔汉〕班　固　撰
〔唐〕颜师古　注

中　华　书　局

简体字本汉书出版说明

中华书局繁体字点校本汉书(1962 年 6 月出版)是学术界和广大读者公认的权威版本。简体字本汉书以此为基础,对原来的繁体字作了简化。在整理出版过程中,我们基本遵循原点校本体例,只在个别地方作了必要的技术处理。也参考了繁体字点校本出版后专家学者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订正了书中的一些错误。

参加这次简体字本汉书校订工作的有(以姓氏笔画为序):于振波、马怡、王煦华、李解民、吴树平、冷鹏飞、陈金生、陈铁民、徐庭云、崔高维。

中华书局编辑部

1999 年 2 月

出版说明

一

汉书亦称前汉书，班固撰。固字孟坚，后汉扶风安陵（故城在今陕西咸阳市东）人，生于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三二年）。他的父亲班彪字叔皮，生平好述作，专心于史籍。当时有好些人做过司马迁史记的续篇，班彪都觉得不满意，于是博采遗事异闻，作成后传六十五篇。班彪死于建武三十年（公元五四年），班固回到家乡，有志完成父业，就着手这部大著作，那时他才二十三岁。后来有人上书明帝，告他私改国史，他因此被捕下狱，所有的书稿都被抄。他的弟弟班超怕他遭遇危险，赶到洛阳去替他上书辨白，同时当地官吏也把他的书稿送到京师。明帝看过了，觉得他才能卓异，就把他叫到京师，派他做兰台令史（事在永平五年，公元六二年）。兰台是汉朝皇家藏书的地方，有六名官员叫令史，他就是这六员之一。随后他升迁为郎，典校秘书，明帝叫他把他那部没有完成的书继续做下去。从此一连做了二十多年，直到章帝建初的中叶。

和帝永元初，窦宪出击匈奴，以班固为中护军，参与谋议。此后几年，班固都在窦宪幕中。窦宪在燕然山刻石勒功，那篇大文章就是班固的手笔。窦宪原是外戚，此番出击匈奴立了功，封了侯，威势更可炙手。因此班固家里的人也不免有仗势欺人的事。有一次洛阳令种兢路遭班固家奴的侮辱，不久之后，窦宪失势自杀，宾客都遭拿问，种兢就趁此逮捕了班固。永元四年（公元九二年），固死在狱中，时年六十一。

他死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作成，和帝命其妹班昭参考东

观藏书替他补作,又命他的同郡人马续帮助班昭作成天文志。所以这部汉书正如赵翼所指出,是"经过四人(即彪、固、昭、续)手,阅三四十年始成完书"的。

二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

我国古代原有像春秋那样按年月记事的史书,叫做编年体。至于用"本纪"序帝王,"列传"志人物的纪传体,则创始于司马迁的史记。班固作汉书沿袭史记,所不同的是史记有"世家",汉书没有;史记记载典章制度的部分叫做"书",汉书改称"志"。一部汉书就是由十二本纪、八表、十志和七十列传组成的。

史记上起黄帝,下迄汉武,通贯古今,不以一个朝代为限,所以叫通史。汉书纪传所记则断自汉高祖,止于王莽,都是西汉一代的史实,所以叫断代史(表、志也有不限于西汉的,如古今人表就包括很多汉以前的人物,但这是个别的)。断代为史始于班固,以后列朝的所谓"正史"都沿袭汉书的体裁,正如刘知几所说"自尔迄今,无改斯道"了。

班固在叙传里说"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那末汉书的自定本是一百卷。而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著录都作一百十五卷,唐志又说颜师古注汉书一百二十卷。四库书目提要仅云"皆以卷帙太重,故析为子卷",没有说明那第一次被析出的十五卷和第二次被析出的五卷到底是哪几卷。现在我们查出第五十七、六十四、八十、九十六和一百卷的篇题底下都有颜师古说明析卷的注文(武英殿本第一百卷的篇题底下漏脱了那条注),从此可知颜师古作注时析出的就是这五卷。今本卷一、十五、十九、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八、九十四、九十七都有一个分卷,卷二十七有四个分卷,卷九十九有两个分卷,一共多出十五卷来,那第一次析出的大概就是这一部分。汉书经过了一分再分,本纪就有十三卷,表有十卷,志有十八卷,列传有七十九卷,这才是我们现在这部一百二十卷本汉书的面貌。

三

后汉书班昭传说:"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又三国吴志孙登传说:"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由此可见汉书是自始就认为难读的,所以它行世不及百年,到了灵帝时代(公元一六八——一八九)就有服虔、应劭等人替它作了音义。魏、晋、南北朝作汉书音注的人更多,到了唐初颜师古(公元五八一——六四五)作注,所征引的注本已共有二十三家,具见本书前面他所撰的叙例。

宋、明两朝治汉书侧重校订,清代学者才并重释义,成书也比前代多得多。到了光绪二十六年(公元一九〇〇年)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刊行,被征引的专著和参订者多至六十七家,在当时可说是集大成了。

四

现在我们用王先谦的汉书补注本(下面简称王本)作为底本,分段标点,析出注文,可是只收颜注,不收补注。校勘记里有时征引补注诸家说,读者欲知其来源,请参看补注本的序例。此外还有近人杨树达的汉书窥管(科学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校勘记也征引到它。

我们用来校王本的是北宋景祐本(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明末毛氏汲古阁本、清乾隆武英殿本(简称殿本)和同治金陵书局本(简称局本)四种本子。这几种本子互有短长,但王本最后出,注中备录诸家的意见,对以前各本的得失已经有所论证,所以用它作底本较为方便。

我们的校勘方法是不主一本,择善而从。除了比较各本的异文,也参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二者之中,侧重前者。前人的说法如果在版本上找不出根据,我们就不轻易信从。例如天文志的"中宫"、"东宫"、"南宫"、"西宫"、"北宫",王念孙和钱大昕都说"宫"当为"官",但是我们查不出版本的征据,而且本志上文明说"皆有州国官宫物类之象",王氏补注说"官如三公、藩臣,宫如紫宫、阁道",可见官与宫各为一事,不得混

而为一。所以我们仍存其旧文,没有照王、钱之说校改。

但是也有本书没有版本的征据而在别的书里可以找到旁证的,我们就根据旁证校改了。例如高祖本纪上"雍地定八十馀县"一句(三八页九行),各本都作"雍州"。王先谦说"州"字误,当为"地"。我们查了通鉴这一句正作"雍地",而地理志里也没有雍州,我们就根据王说校改了。

我们用来互校的五种本子可以区分成两个系统。王本自言"以汲古本为主",局本也自称"毛氏正本",所以汲古本和局本、王本成一个系统。殿本根据明监本,明监本根据南宋刘之问的建安本,这一条线往上通过宋祁的校本而连到北宋景祐本,所以景祐本跟殿本成一个系统。我们的校勘记里以"景祐、殿本都作某"的形式为最多,就是这一个缘故。

王本以汲古本为主,它对汲古本非常忠实,但王氏仍旧"遵用官本(即殿本)校定,详载文字异同",只是不用殿本改汲古本的正文和注文。这就是王本跟局本不同的一点。王氏发见的文字异同详载他的补注中。注文有两种形式:其一是"某字官本作某,是",又其一是"某字官本作某",不下断语。凡是他用第一形式作注的地方,我们拿殿本的异文去对景祐本,往往彼此符合,而异文也往往比原文所用的字优长,因此我们就把底本原来的字用圆括弧括起来放在上头,再把改正的字用方括弧括起来放在底下,同时在校勘记里写着"景祐、殿本都作某。王先谦说作某是"(其他各家之说可从的,也同样处理)。至于他用第二形式不下断语的地方,我们拿殿本的异文去对景祐本,往往不合,倒是底本原来的字跟景祐本相同,我们就照底本不改动,也不提殿本的异文。这就是我们校勘本书的一般方法。此外,校勘记里也有说"景祐、殿、局本都作某"的,也有说"景祐、汲古、殿、局本都作某"的,也有说"殿、局本都作某"的,也有单说"景祐本作某"或是"殿本作某"的,读者可由我们的一般方法推知其意。

我们不仅校字而已,同时还校正旧注的句读,例如卷一上的校勘记

一〇页四行和卷七的校勘记二二三页一行。

这个本子的标点符号使用法和本局出版的标点本史记大体一致，只有一点需要说明，即遇有含义复杂的名词，我们或者标专名线或者不标。例如“三辅”，作为地名用就标线，作为官名用就不标。又如“后土”，用于一般意义的“祠后土”就不标线，用于专指汾阴后土祠的“汾阴后土”就标线。再如“拔胡将军”、“度辽将军”、“贰师将军”、“因杅将军”之类，因胡、辽、贰师、因杅已经失去专名的原意，都不标线。

这个本子是西北大学历史系的同志们分段标点的，经傅东华先生整理加工作了校勘记，难免有不妥之处，希望读者指正。

中华书局编辑部　一九六〇年七月

汉书叙例

唐正议大夫行秘书少监琅邪县开国子 颜师古撰

储君体上哲之姿，膺守器之重，俯降三善，博综九流，观炎汉之馀风，究其终始，懿孟坚之述作，嘉其宏赡，以为服、应曩说疏紊尚多，苏、晋众家剖断盖勘，蔡氏纂集尤为抵牾，自兹以降，蔑足有云。怅前代之未周，愍将来之多惑，顾召幽仄，俾竭刍荛，匡正睽违，激扬郁滞，将以博喻胄齿，远覃邦国，弘敷锦带，启导青衿。曲稟宏规，备蒙嘉惠，增荣改观，重价流声。斗筲之材，徒思罄力，驽蹇之足，终惭远致。岁在重光，律中大吕，是谓涂月，其书始就。不耻狂简，辄用上闻，粗陈指例，式存扬榷。

汉书旧无注解，唯服虔、应劭等各为音义，自别施行。至典午中朝，爰有晋灼，集为一部，凡十四卷，又颇以意增益，时辩前人当否，号曰汉书集注。属永嘉丧乱，金行播迁，此书虽存，不至江左。是以爰自东晋迄于梁、陈，南方学者皆弗之见。有臣瓒者，莫知氏族，考其时代，亦在晋初，又总集诸家音义，稍以己之所见，续厕其末，举驳前说，喜引竹书，自谓甄明，非无差爽，凡二十四卷，分为两帙。今之集解音义则是其书，而后人见者不知臣瓒所作，乃谓之应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录，并题云然，斯不审耳。学者又斟酌瓒姓，附著安施，或云傅族，既无明文，未足取信。蔡谟全取臣瓒一部散入汉书，自此以来始有注本。但意浮功浅，不加隐括，属辑乖舛，错乱实多，或乃离析本文，隔其辞句，穿凿妄起。职此之由，与未注之前大不同矣。谟亦有两三处错意，然于学者

竟无弘益。

汉书旧文多有古字,解说之后屡经迁易,后人习读,以意刊改,传写既多,弥更浅俗。今则曲核古本,归其真正,一往难识者,皆从而释之。

古今异言,方俗殊语,末学肤受,或未能通,意有所疑,辄就增损,流遁忘返,秒滥实多。今皆删削,克复其旧。

诸表列位,虽有科条,文字繁多,遂致舛杂。前后失次,上下乖方,昭穆参差,名实亏废。今则寻文究例,普更刊整,澄荡愆违,审定阡陌,就其区域,更为局界,非止寻读易晓,庶令转写无疑。

礼乐歌诗,各依当时律吕,修短有节,不可格以恒例。读者茫昧,无复识其断章,解者支离,又乃错其句韵,遂使一代文采,空韫精奇,累叶钻求,罕能通习。今并随其曲折,剖判义理,历然易晓,更无疑滞,可得讽诵,开心顺耳。

凡旧注是者,则无间然,具而存之,以示不隐。其有指趣略举,结约未伸,衍而通之,使皆备悉。至于诡文僻见,越理乱真,匡而矫之,以祛惑蔽。若泛说非当,芜辞竞逐,苟出异端,徒为烦冗,祗秽篇籍,盖无取焉。旧所阙漏,未尝解说,普更详释,无不洽通。上考典谟,旁究苍雅,非苟臆说,皆有援据。六艺残缺,莫睹全文,各自名家,扬镳分路。是以向、歆、班、马、仲舒、子云所引诸经或有殊异,与近代儒者训义弗同,不可追驳前贤,妄指瑕颣,曲从后说,苟会扃涂。今则各依本文,敷畅厥指,非不考练,理固宜然,亦犹康成注礼,与其书、易相俏,元凯解传,无系毛、郑诗文。以类而言,其意可了。爰自陈、项,以讫哀、平,年载既多,综缉斯广,所以纪传表志时有不同,当由笔削未休,尚遗秕稗,亦为后人传授,先后错杂,随手率意,遂有乖张。今皆穷波讨源,搆会甄释。

字或难识,兼有借音,义指所由,不可暂阙。若更求诸别卷,终恐废于披览。今则各于其下,随即翻音。至如常用可知,不涉疑昧者,众所共晓,无烦翰墨。

近代注史,竞为该博,多引杂说,攻击本文,至有诋诃言辞,掎摭利病,显前修之纰僻,骋己识之优长,乃效矛盾之仇雠,殊乖粉泽之光润。

今之注解，翼赞旧书，一遵轨辙，闭绝歧路。

诸家注释，虽见名氏，至于爵里，颇或难知。传无所存，具列如左：

荀悦字仲豫，颍川人，后汉秘书监。撰汉纪三十卷，其事皆出汉书。

服虔字子慎，荥阳人，后汉尚书侍郎，高平令，九江太守。初名重，改名祗，后定名虔。

应劭字仲瑗，一字仲援，一字仲远。汝南南顿人，后汉萧令，御史营令，泰山太守。

伏俨字景宏，琅邪人。

刘德，北海人。

郑氏，晋灼音义序云不知其名，而臣瓒集解辄云郑德。既无所据，今依晋灼但称郑氏耳。

李斐，不详所出郡县。

李奇，南阳人。

邓展，南阳人，魏建安中为奋威将军，封高乐乡侯。

文颖字叔良，南阳人，后汉末荆州从事，魏建安中为甘陵府丞。

张揖字稚让，清河人，一云河间人。魏太和中为博士。止解司马相如传一卷。

苏林字孝友，陈留外黄人，魏给事中领秘书监，散骑常侍，永安卫尉，太中大夫，黄初中迁博士，封安成亭侯。

张晏字子博，中山人。

如淳，冯翊人，魏陈郡丞。

孟康字公休，安平广宗人，魏散骑常侍，弘农太守，领典农校尉，勃海太守，给事中，散骑侍郎，中书令，后转为监，封广陵亭侯。

项昭，不详何郡县人。

韦昭字弘嗣，吴郡云阳人，吴朝尚书郎，太史令，中书郎，博士祭酒，中书仆射，封高陵亭侯。

晋灼，河南人，晋尚书郎。

刘宝字道真，高平人，晋中书郎，河内太守，御史中丞，太子中庶子，

吏部郎，安北将军。侍皇太子讲汉书，别有驳义。

臣瓒，不详姓氏及郡县。

郭璞字景纯，河东人，晋赠弘农太守。止注相如传序及游猎诗赋。

蔡谟字道明，陈留考城人，东晋侍中五兵尚书，太常领秘书监，都督徐、兖、青三州诸军事，领徐州刺史，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领扬州牧，侍中司徒不拜，赠侍中司空，谥文穆公。

崔浩字伯深，清河人，后魏侍中特进抚军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司徒，封东郡公。撰荀悦汉纪音义。

汉书目录

卷一上　高帝纪第一上…… 1
卷一下　高帝纪第一下 …… 37
卷二　惠帝纪第二 …… 63
卷三　高后纪第三 …… 69
卷四　文帝纪第四 …… 77
卷五　景帝纪第五 …… 99
卷六　武帝纪第六…… 111
卷七　昭帝纪第七…… 153
卷八　宣帝纪第八…… 165
卷九　元帝纪第九…… 195
卷十　成帝纪第十…… 211
卷十一　哀帝纪第十一…… 233
卷十二　平帝纪第十二…… 243
卷十三　异姓诸侯王表第一…… 255
卷十四　诸侯王表第二…… 281
卷十五上　王子侯表第三上…… 315
卷十五下　王子侯表第三下…… 371
卷十六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四…… 415
卷十七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第五…… 521
卷十八　外戚恩泽侯表第六…… 565
卷十九上　百官公卿表第七上…… 609
卷十九下　百官公卿表第七下…… 627

卷二十 古今人表第八…… 737
卷二十一上 律历志第一上…… 831
卷二十一下 律历志第一下…… 857
卷二十二 礼乐志第二…… 881
卷二十三 刑法志第三…… 917
卷二十四上 食货志第四上…… 943
卷二十四下 食货志第四下…… 965
卷二十五上 郊祀志第五上…… 993
卷二十五下 郊祀志第五下 …… 1029
卷二十六 天文志第六 …… 1051
卷二十七上 五行志第七上 …… 1081
卷二十七中之上 五行志第七中之上 …… 1107
卷二十七中之下 五行志第七中之下 …… 1145
卷二十七下之上 五行志第七下之上 …… 1171
卷二十七下之下 五行志第七下之下 …… 1199
卷二十八上 地理志第八上 …… 1231
卷二十八下 地理志第八下 …… 1289
卷二十九 沟洫志第九 …… 1333
卷三十 艺文志第十 …… 1351
卷三十一 陈胜项籍传第一 …… 1401
陈胜 …… 1401
项籍 …… 1408
卷三十二 张耳陈馀传第二 …… 1433
张耳 …… 1433
陈馀 …… 1433
卷三十三 魏豹田儋韩王信传第三 …… 1445
魏豹 …… 1445
田儋 …… 1446

韩王信 …… 1450
卷三十四　韩彭英卢吴传第四 …… 1455
韩信 …… 1455
彭越 …… 1467
黥布 …… 1469
卢绾 …… 1475
吴芮 …… 1477
卷三十五　荆燕吴传第五 …… 1481
荆王刘贾 …… 1481
燕王刘泽 …… 1482
吴王刘濞 …… 1484
卷三十六　楚元王传第六 …… 1495
楚元王刘交 …… 1495
刘向 …… 1500
刘歆 …… 1527
卷三十七　季布栾布田叔传第七 …… 1533
季布 …… 1533
栾布 …… 1536
田叔 …… 1537
卷三十八　高五王传第八 …… 1541
齐悼惠王刘肥 …… 1541
赵隐王刘如意 …… 1542
赵幽王刘友 …… 1542
赵共王刘恢 …… 1543
燕灵王刘建 …… 1543
卷三十九　萧何曹参传第九 …… 1553
萧何 …… 1553
曹参 …… 1559

卷四十　张陈王周传第十 …… 1567
张良 …… 1567
陈平 …… 1577
王陵 …… 1583
周勃 …… 1586
子亚夫 …… 1591
卷四十一　樊郦滕灌傅靳周传第十一 …… 1599
樊哙 …… 1599
郦商 …… 1604
夏侯婴 …… 1605
灌婴 …… 1607
傅宽 …… 1611
靳歙 …… 1612
周緤 …… 1613
卷四十二　张周赵任申屠传第十二 …… 1617
张苍 …… 1617
周昌 …… 1618
赵尧 …… 1619
任敖 …… 1620
申屠嘉 …… 1621
卷四十三　郦陆朱刘叔孙传第十三 …… 1625
郦食其 …… 1625
陆贾 …… 1629
朱建 …… 1632
娄敬 …… 1634
叔孙通 …… 1637
卷四十四　淮南衡山济北王传第十四 …… 1645
淮南厉王刘长 …… 1645

衡山王刘赐 …… 1657
济北贞王刘勃 …… 1660
卷四十五　蒯伍江息夫传第十五 …… 1663
蒯通 …… 1663
伍被 …… 1668
江充 …… 1674
息夫躬 …… 1677
卷四十六　万石卫直周张传第十六 …… 1687
石奋 …… 1687
卫绾 …… 1692
直不疑 …… 1693
周仁 …… 1694
张欧 …… 1694
卷四十七　文三王传第十七 …… 1697
梁孝王刘武 …… 1697
代孝王刘参 …… 1700
梁怀王刘揖 …… 1701
卷四十八　贾谊传第十八 …… 1707
卷四十九　爰盎晁错传第十九 …… 1741
爰盎 …… 1741
晁错 …… 1747
卷五十　张冯汲郑传第二十 …… 1767
张释之 …… 1767
冯唐 …… 1771
汲黯 …… 1773
郑当时 …… 1778
卷五十一　贾邹枚路传第二十一 …… 1781
贾山 …… 1781

邹阳 …… 1789
枚乘 …… 1803
子皋 …… 1808
路温舒 …… 1809
卷五十二 窦田灌韩传第二十二 …… 1815
窦婴 …… 1815
田蚡 …… 1816
灌夫 …… 1819
韩安国 …… 1827
卷五十三 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 …… 1839
河间献王刘德 …… 1839
临江哀王刘阏 …… 1841
临江闵王刘荣 …… 1841
鲁恭王刘馀 …… 1841
江都易王刘非 …… 1842
胶西于王刘端 …… 1845
赵敬肃王刘彭祖 …… 1845
中山靖王刘胜 …… 1847
长沙定王刘发 …… 1850
广川惠王刘越 …… 1851
胶东康王刘寄 …… 1854
清河哀王刘乘 …… 1855
常山宪王刘舜 …… 1855
卷五十四 李广苏建传第二十四 …… 1859
李广 …… 1859
孙陵 …… 1867
苏建 …… 1872
子武 …… 1873

卷五十五　卫青霍去病传第二十五 …… 1881
卫青 …… 1881
霍去病 …… 1885
李息 …… 1894
公孙敖 …… 1894
李沮 …… 1895
张次公 …… 1895
赵信 …… 1895
赵食其 …… 1895
郭昌 …… 1895
荀彘 …… 1895
路博德 …… 1896
赵破奴 …… 1896
卷五十六　董仲舒传第二十六 …… 1899
卷五十七上　司马相如传第二十七上 …… 1923
卷五十七下　司马相如传第二十七下 …… 1959
卷五十八　公孙弘卜式兒宽传第二十八 …… 1985
公孙弘 …… 1985
卜式 …… 1992
兒宽 …… 1995
卷五十九　张汤传第二十九 …… 2001
张汤 …… 2001
子安世 …… 2007
孙延寿 …… 2012
卷六十　杜周传第三十 …… 2017
杜周 …… 2017
子延年 …… 2019
孙缓 …… 2022

缓弟钦 …… 2022
卷六十一 张骞李广利传第三十一 …… 2035
张骞 …… 2035
李广利 …… 2043
卷六十二 司马迁传第三十二 …… 2049
卷六十三 武五子传第三十三 …… 2073
戾太子刘据 …… 2073
齐怀王刘闳 …… 2078
燕剌王刘旦 …… 2079
广陵厉王刘胥 …… 2085
昌邑哀王刘髆 …… 2088
卷六十四上 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三十四上 …… 2097
严助 …… 2097
朱买臣 …… 2108
吾丘寿王 …… 2110
主父偃 …… 2113
徐乐 …… 2117
卷六十四下 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三十四下 …… 2121
严安 …… 2121
终军 …… 2124
王褒 …… 2129
贾捐之 …… 2135
卷六十五 东方朔传第三十五 …… 2145
卷六十六 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第三十六 …… 2171
公孙贺 …… 2171
子敬声 …… 2172
刘屈氂 …… 2172
车千秋 …… 2175

王诉 …… 2178
杨敞 …… 2178
子恽 …… 2179
蔡义 …… 2185
陈万年 …… 2186
子咸 …… 2186
郑弘 …… 2188
卷六十七　杨胡朱梅云传第三十七 …… 2191
杨王孙 …… 2191
胡建 …… 2193
朱云 …… 2194
梅福 …… 2197
云敞 …… 2205
卷六十八　霍光金日磾传第三十八 …… 2209
霍光 …… 2209
金日磾 …… 2227
子安上 …… 2230
卷六十九　赵充国辛庆忌传第三十九 …… 2235
赵充国 …… 2235
辛庆忌 …… 2252
卷七十　傅常郑甘陈段传第四十 …… 2255
傅介子 …… 2255
常惠 …… 2256
郑吉 …… 2258
甘延寿 …… 2259
陈汤 …… 2259
段会宗 …… 2273
卷七十一　雋疏于薛平彭传第四十一 …… 2277

隽不疑 …… 2277
疏广 …… 2279
兄子受 …… 2279
于定国 …… 2281
薛广德 …… 2285
平当 …… 2286
彭宣 …… 2288
卷七十二　王贡两龚鲍传第四十二 …… 2291
王吉 …… 2293
子骏 …… 2299
孙崇 …… 2299
贡禹 …… 2300
龚胜 …… 2308
龚舍 …… 2308
鲍宣 …… 2312
唐林 …… 2318
薛方 …… 2318
卷七十三　韦贤传第四十三 …… 2321
韦贤 …… 2321
子玄成 …… 2326
卷七十四　魏相丙吉传第四十四 …… 2345
魏相 …… 2345
丙吉 …… 2351
卷七十五　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第四十五 …… 2359
眭弘 …… 2359
夏侯始昌 …… 2360
夏侯胜 …… 2360
京房 …… 2363

翼奉 …… 2369
李寻 …… 2377
卷七十六　赵尹韩张两王传第四十六 …… 2391
赵广汉 …… 2391
尹翁归 …… 2396
韩延寿 …… 2398
张敞 …… 2402
王尊 …… 2409
王章 …… 2417
卷七十七　盖诸葛刘郑孙毋将何传第四十七 …… 2421
盖宽饶 …… 2421
诸葛豐 …… 2425
刘辅 …… 2427
郑崇 …… 2429
孙宝 …… 2430
毋将隆 …… 2434
何並 …… 2436
卷七十八　萧望之传第四十八 …… 2441
萧望之 …… 2441
子育 …… 2453
子咸 …… 2454
子由 …… 2455
卷七十九　冯奉世传第四十九 …… 2457
冯奉世 …… 2457
子野王 …… 2463
子逡 …… 2465
子立 …… 2465
子参 …… 2465

卷八十　宣元六王传第五十 …… 2469
淮阳宪王刘钦 …… 2469
楚孝王刘嚣 …… 2474
东平思王刘宇 …… 2475
中山哀王刘竟 …… 2479
定陶共王刘康 …… 2479
中山孝王刘兴 …… 2480
卷八十一　匡张孔马传第五十一 …… 2483
匡衡 …… 2483
张禹 …… 2494
孔光 …… 2497
马宫 …… 2506
卷八十二　王商史丹傅喜传第五十二 …… 2509
王商 …… 2509
史丹 …… 2513
傅喜 …… 2516
卷八十三　薛宣朱博传第五十三 …… 2519
薛宣 …… 2519
朱博 …… 2528
卷八十四　翟方进传第五十四 …… 2537
翟方进 …… 2537
子宣 …… 2546
子义 …… 2546
卷八十五　谷永杜邺传第五十五 …… 2559
谷永 …… 2559
杜邺 …… 2579
卷八十六　何武王嘉师丹传第五十六 …… 2585
何武 …… 2585

王嘉 …… 2590
师丹 …… 2600
卷八十七上　扬雄传第五十七上 …… 2607
卷八十七下　扬雄传第五十七下 …… 2641
卷八十八　儒林传第五十八 …… 2663
丁宽 …… 2669
施雠 …… 2669
孟喜 …… 2670
梁丘贺 …… 2670
京房 …… 2671
费直 …… 2672
高相 …… 2672
伏生 …… 2672
欧阳生 …… 2673
林尊 …… 2673
夏侯胜 …… 2673
周堪 …… 2673
张山拊 …… 2674
孔安国 …… 2675
申公 …… 2676
王式 …… 2677
辕固 …… 2678
后苍 …… 2679
韩婴 …… 2680
赵子 …… 2680
毛公 …… 2680
孟卿 …… 2681
胡母生 …… 2681

严彭祖 …… 2681
颜安乐 …… 2682
瑕丘江公 …… 2682
房凤 …… 2683
卷八十九　循吏传第五十九 …… 2687
文翁 …… 2688
王成 …… 2689
黄霸 …… 2690
朱邑 …… 2695
龚遂 …… 2696
召信臣 …… 2699
卷九十　酷吏传第六十 …… 2701
郅都 …… 2702
甯成 …… 2703
周阳由 …… 2704
赵禹 …… 2705
义纵 …… 2706
王温舒 …… 2708
尹齐 …… 2710
杨仆 …… 2710
咸宣 …… 2712
田广明 …… 2713
田延年 …… 2714
严延年 …… 2716
尹赏 …… 2720
卷九十一　货殖传第六十一 …… 2725
范蠡 …… 2727
子贛 …… 2728

白圭 …… 2729
猗顿 …… 2729
乌氏蠃 …… 2729
巴寡妇清 …… 2729
蜀卓氏 …… 2732
程郑 …… 2733
宛孔氏 …… 2733
丙氏 …… 2733
刀閒 …… 2734
师史 …… 2734
宣曲任氏 …… 2734
卷九十二　游侠传第六十二 …… 2737
朱家 …… 2738
剧孟 …… 2739
郭解 …… 2739
萬章 …… 2743
楼护 …… 2743
陈遵 …… 2745
原涉 …… 2749
卷九十三　佞幸传第六十三 …… 2755
邓通 …… 2756
赵谈 …… 2757
韩嫣 …… 2757
李延年 …… 2758
石显 …… 2758
淳于长 …… 2761
董贤 …… 2763
卷九十四上　匈奴传第六十四上 …… 2771

卷九十四下　匈奴传第六十四下 …… 2805
卷九十五　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第六十五 …… 2833
西南夷 …… 2833
南粤 …… 2839
闽粤 …… 2847
朝鲜 …… 2850
卷九十六上　西域传第六十六上 …… 2855
婼羌 …… 2857
鄯善国 …… 2858
且末国 …… 2860
小宛国 …… 2860
精绝国 …… 2861
戎卢国 …… 2861
扜弥国 …… 2861
渠勒国 …… 2861
于阗国 …… 2861
皮山国 …… 2862
乌秅国 …… 2862
西夜国 …… 2862
蒲犁国 …… 2863
依耐国 …… 2863
无雷国 …… 2863
难兜国 …… 2863
罽宾国 …… 2863
乌弋山离国 …… 2866
安息国 …… 2867
大月氏国 …… 2867
康居国 …… 2868

大宛国 …… 2870
桃槐国 …… 2871
休循国 …… 2872
捐毒国 …… 2872
莎车国 …… 2872
疏勒国 …… 2872
尉头国 …… 2873
卷九十六下　西域传第六十六下 …… 2875
乌孙国 …… 2875
姑墨国 …… 2881
温宿国 …… 2881
龟兹国 …… 2881
乌垒 …… 2882
渠犁 …… 2882
尉犁国 …… 2886
危须国 …… 2886
焉耆国 …… 2886
乌贪訾离国 …… 2886
卑陆国 …… 2886
卑陆后国 …… 2886
郁立师国 …… 2887
单桓国 …… 2887
蒲类国 …… 2887
蒲类后国 …… 2887
西且弥国 …… 2887
东且弥国 …… 2887
劫国 …… 2887
狐胡国 …… 2888

山国 …… 2888
车师前国 …… 2888
车师后国 …… 2888
卷九十七上 外戚传第六十七上 …… 2897
高祖吕皇后 …… 2899
孝惠张皇后 …… 2901
高祖薄姬 …… 2902
孝文窦皇后 …… 2903
孝景薄皇后 …… 2905
孝景王皇后 …… 2905
孝武陈皇后 …… 2907
孝武卫皇后 …… 2907
孝武李夫人 …… 2909
孝武钩弋赵倢伃 …… 2912
孝昭上官皇后 …… 2913
卫太子史良娣 …… 2915
史皇孙王夫人 …… 2916
孝宣许皇后 …… 2918
孝宣霍皇后 …… 2920
孝宣王皇后 …… 2921
卷九十七下 外戚传第六十七下 …… 2923
孝成许皇后 …… 2923
孝成班倢伃 …… 2930
孝成赵皇后 …… 2933
孝元傅昭仪 …… 2941
定陶丁姬 …… 2943
孝哀傅皇后 …… 2944
孝元冯昭仪 …… 2945

中山卫姬 …… 2946
孝平王皇后 …… 2948
卷九十八　元后传第六十八 …… 2951
卷九十九上　王莽传第六十九上 …… 2969
卷九十九中　王莽传第六十九中 …… 3011
卷九十九下　王莽传第六十九下 …… 3045
卷一百上　叙传第七十上 …… 3079
卷一百下　叙传第七十下 …… 3107

汉书卷一上

高帝纪第一上

师古曰:"纪,理也,统理众事而系之于年月者也。"

高祖,①沛丰邑中阳里人也,②姓刘氏。③母媪④尝息大泽之陂,⑤梦与神遇。⑥是时雷电晦冥,⑦父太公往视,则见交龙于上。已而有娠,⑧遂产高祖。

①荀悦曰:"讳邦,字季。邦之字曰国。"张晏曰:"礼谥法无'高',以为功最高而为汉帝之太祖,故特起名焉。"师古曰:"邦之字曰国者,臣下所避以相代也。"

②应劭曰:"沛,县也。丰,其乡也。"孟康曰:"后沛为郡而丰为县。"师古曰:"沛者,本秦泗水郡之属县。丰者,沛之聚邑耳。方言高祖所生,故举其本称以说之也。此下言'县乡邑告喻之',故知邑系于县也。"

③师古曰:"本出刘累,而范氏在秦者又为刘,因以为姓。"

④文颖曰:"幽州及汉中皆谓老妪为媪。"孟康曰:"媪,母别名,音乌老反。"师古曰:"媪,女老称也,孟音是矣。史家不详著高祖母之姓氏,无得记之,故取当时相呼称号而言也。其下王媪之属,意义皆同。至如皇甫谧等妄引谶记,好奇骋博,强为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所说,盖无取焉。宁有刘媪本姓实存,史迁肯不详载?即理而言,断可知矣。他皆类此。"

⑤师古曰:"蓄水曰陂。盖于泽陂堤塘之上休息而寝寐也。陂音彼皮反。"

⑥师古曰:"遇,会也。不期而会曰遇。"

⑦师古曰:"晦冥皆谓暗也。言大雷电而云雾昼暗。"

⑧应劭曰:"娠,动,怀任之意。左传曰邑姜方娠。"孟康曰:"娠音身,汉史身多

作娠,古今字也。”师古曰:“孟说是也。汉书皆以娠为任身字。‘邑姜方震’,自为震动之字,不作娠。”

高祖为人,隆準而龙颜,①美须髯,②左股有七十二黑子。③宽仁爱人,意豁如也。④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吏,⑤为泗上亭长,⑥廷中吏无所不狎侮。⑦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⑧时饮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怪。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⑨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⑩

①服虔曰:“準音拙。”应劭曰:“隆,高也。準,颊权準也。颜,颔颡也。”李斐曰:“準,鼻也。”文颖曰:“音準的之準。”晋灼曰:“战国策云‘眉目準(颊)〔颊〕权衡’,[1]史记秦始皇蜂目长準。李说文音是也。”师古曰:“颊权颉字,岂当借準为之?服音应说皆失之。”

②师古曰:“在颐曰须,在颊曰髯。髯音人占反。”

③师古曰:“今中国通呼为黡子,吴楚俗谓之志。志者,记也。”

④师古曰:“豁然开大之貌,音呼活反。”

⑤应劭曰:“试用补吏。”

⑥师古曰:“秦法十里一亭。亭长者,主亭之吏也。亭谓停留行旅宿食之馆。”

⑦师古曰:“廷中,郡府廷之中。廷音定。他皆类此。”

⑧如淳曰:“武,姓也。俗谓老大母为阿负。”师古曰:“刘向列女传云‘魏曲沃负者,魏大夫如耳之母也’。此则古语谓老母为负耳。王媪,王家之媪也。武负,武家之母也。贳,赊也。李登、吕忱并音式制反,而今之读者谓与射同,乃引地名射阳其字作贳以为证验,此说非也。假令地名为射,自是假借,亦犹絧阳音纡,莲勺音酌,当时所呼,别有意义,岂得即定其字以为正音乎?”

⑨如淳曰:“雠,亦售也。”

⑩师古曰:“以简牍为契券,既不征索,故折毁之,弃其所负。”

高祖常繇咸阳,①纵观秦皇帝,②喟然大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矣!”③

①应劭曰:“繇者,役也。”文颖曰:“咸阳,今渭北渭城是也。”师古曰:“咸阳,秦

所都。繇读曰徭，古通用字。”

②师古曰：“纵，放也。天子出行，放人令观。观音工唤反。”

③师古曰：“喟，叹息貌。大息言其叹息之大。喟音丘位反。”

单父人吕公[①]善沛令，辟仇，从之客，因家焉。[②]沛中豪杰吏闻令有重客，皆往贺。[③]萧何为主吏，[④]主进，[⑤]令诸大夫曰：“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⑥]高祖为亭长，素易诸吏，[⑦]乃绐为谒曰“贺钱万”，[⑧]实不持一钱。谒入，吕公大惊，起，迎之门。[⑨]吕公者，好相人，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引入坐上坐。[⑩]萧何曰：“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诸客，遂坐上坐，无所诎。[⑪]酒阑，[⑫]吕公因目固留高祖。[⑬]竟酒，后。吕公曰：“臣少好相人，[⑭]相人多矣，无如季相，愿季自爱。臣有息女，愿为箕帚妾。”[⑮]酒罢，吕媪怒吕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与贵人。[⑯]沛令善公，求之不与，何自妄许与刘季？”吕公曰：“此非儿女子所知。”卒与高祖。[⑰]吕公女即吕后也，生孝惠帝、鲁元公主。[⑱]

①孟康曰：“单音善。父音甫。”师古曰：“地理志山阳县也。”

②师古曰：“与沛令相善，因辟仇亡匿，初就为客，后遂家沛也。仇，雠也，音求。”

③师古曰：“以礼物相庆曰贺。”

④孟康曰：“主吏，功曹也。”

⑤文颖曰：“主赋敛礼进，为之帅也。”郑氏曰：“主赋敛礼钱也。”师古曰：“进者，会礼之财也。字本作赆，又作賮，音皆同耳。古字假借，故转而为进。赆又音才忍反。陈遵传云陈遂与宣帝博，数负进，帝后诏云可以偿博进未。其进虽有别解，然而所赌者之财疑充会食，义又与此通。”

⑥师古曰：“令，号令也。大夫，客之贵者总称耳。”

⑦师古曰：“素，故也，谓旧时也。易，轻也，音弋豉(也)〔反〕。”[2]

⑧应劭曰：“绐，欺也。”师古曰：“为谒者，书刺自言爵里，若今参见尊贵而通名也。盖当时自陈姓名，并列贺钱数耳。绐音徒在反。”

⑨师古曰：“以其钱多，故特礼之。”

⑩师古曰:“上坐,尊处也。令于尊处坐。上坐音才卧反,次下亦同。”

⑪师古曰:“诎,曲慑也,音丘勿反。”

⑫文颖曰:“阑言希也。谓饮酒者半罢半在,谓之阑。”

⑬师古曰:“不欲对坐者显言,故动目而留之。”

⑭张晏曰:“古人相与语多自称臣,自卑下之道也,若今人相与言自称仆也。”

⑮师古曰:“息,生也。言己所生之女。”

⑯师古曰:“奇,异也。谓显而异之,而嫁于贵人。”

⑰师古曰:“卒,终也。”

⑱服虔曰:“元,长也。食邑于鲁。”韦昭曰:“元,谥也。”师古曰:“公主,惠帝之姊也,以其最长,故号曰元。吕后谓高帝曰张王以鲁元故不宜有谋,齐悼惠王尊鲁元公主为太后,当时并已谓之元,不得为谥也。韦说失之。”

高祖尝告归之田。① 吕后与两子居田中,有一老父过请饮,吕后因饷之。② 老父相后曰:“夫人天下贵人也。”令相两子,见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贵者,乃此男也。”③ 相鲁元公主,亦皆贵。老父已去,高祖适从旁舍来,吕后具言客有过,相我子母皆大贵。高祖问,曰:“未远。”乃追及,问老父。老父曰:“乡者夫人儿子皆以君,④ 君相贵不可言。”高祖乃谢曰:“诚如父言,不敢忘德。”⑤ 及高祖贵,遂不知老父处。

①服虔曰:“告音如嗥呼之嗥。”李斐曰:“休谒之名,吉曰告,凶曰宁。”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告又音誉。汉律,吏二千石有予告,有赐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当得也。赐告者,病满三月当免,天子优赐其告,使得带印绶将官属归家治病。至成帝时,郡国二千石赐告不得归家。至和帝时,予赐皆绝。”师古曰:“告者,请谒之言,谓请休耳。或谓之谢,谢亦告也。假为嗥誉二音,并无别义,固当依本字以读之。左氏传曰‘韩献子告老’,礼记曰‘若不得谢’。汉书诸云谢病皆同义。”

②师古曰:“脯食之脯,屈原曰‘脯其糟’是也。以食食人亦谓之脯,国语曰‘国中童子无不脯也’,吕氏春秋曰‘下壶飧以脯之’是也。父本请饮,后因食之,故言脯也。脯音必胡反。”

③师古曰:“言因有此男,故大贵。”

④如淳曰:“言并得君之贵相也。以或作似。”师古曰:“如说非也。言夫人及儿子以君之故,因得贵耳,不当作似也。乡读曰向。”

⑤师古曰:“诚,实也。”

高祖为亭长,乃目竹皮为冠,令求盗之薛治,[①]时时冠之,[②]及贵常冠,所谓“刘氏冠”也。[③]

①应劭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鹖尾冠是也。求盗者,亭卒。旧时亭有两卒,一为亭父,掌开闭埽除,一为求盗,掌逐捕盗贼。薛,鲁国县也,有作冠师,故往治之。”文颖曰:“高祖居贫志大,取其约省,与众有异。”韦昭曰:“竹皮,竹箨也。今南夷取竹幼时绩以为帐。”师古曰:“之,往也。竹皮,笋皮,谓笋上所解之籜耳,非竹箨也。今人亦往往为笋皮巾,古之遗制也。韦说失之。吕,古以字。籜音托。”

②师古曰:“爱珍此冠,休息之暇则冠之。”

③师古曰:“后遂号为‘刘氏冠’者,即此冠也。后诏曰‘爵非公乘以上不得冠刘氏冠’者,即此冠。”

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骊山,[①]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②]到丰西泽中亭,止饮,[③]夜皆解纵所送徒。[④]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⑤]徒中壮士愿从者十馀人。高祖被酒,[⑥]夜径泽中,[⑦]令一人行前。[⑧]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斩蛇。蛇分为两,道开。行数里,醉困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妪何哭,妪曰:“人杀吾子。”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者赤帝子斩之,[⑨]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⑩]欲苦之,[⑪]妪因忽不见。[⑫]后人至,高祖觉。[⑬]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⑭]诸从者日益畏之。

①应劭曰:“秦始皇葬于骊山,故郡国送徒士往作。”文颖曰:“在新丰南。”项氏曰:“故骊戎国也。”

②师古曰:“度音徒各反。比音必寐反。他皆类此。”

③师古曰:“丰邑之西,其亭在泽中,因以为名。”

④师古曰:“纵,放也。”

⑤师古曰:“逝,往也。”

⑥师古曰:“被,加也。被酒者,为酒所加。被音皮义反。”

⑦师古曰:“径,小道也。言从小道而行,于泽中过,故其下曰有大蛇当径。”

⑧师古曰:“行,案行也,音胡更反。”

⑨应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至献公时栎阳雨金,以为瑞,又作畦畤,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尧后,谓汉也。杀之者,明汉当灭秦也。”

⑩师古曰:“谓所言不实。”

⑪苏林曰:“欲困苦辱之。”师古曰:“今书苦字或作笞。笞,击也,音丑之反。”

⑫师古曰:“见音胡电反。他皆类此。”

⑬师古曰:“觉谓寤寐而寤也,音功效反。”

⑭应劭曰:“负,恃也。”

秦始皇帝尝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东游以厌当之。[①]高祖隐于芒、砀山泽间,[②]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③]高祖又喜。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

①师古曰:“厌,塞也,音一涉反。”

②应劭曰:“芒属沛国,砀属梁国,二县之界有山泽之固,故隐其间。”苏林曰:“芒音忙遽之忙。砀音唐。”师古曰:“砀亦音宕。所言属沛国、梁国者,皆是注释之人据见在所属,非必本当时称号境界。他皆类此。”

③师古曰:“言随云气所在而求得之。”

秦二世元年[①]秋七月,陈涉起蕲,[②]至陈,自立为楚王,[③]遣武臣、张耳、陈馀略赵地。[④]八月,武臣自立为赵王。郡县多杀长吏以应涉。九月,沛令欲以沛应之。掾、主吏萧何、曹参曰:[⑤]“君为秦吏,今欲背之,帅沛子弟,恐不听。愿君召诸亡在外者,[⑥]可得数百人,因以劫众,[⑦]众不敢不听。”乃令樊哙召高祖。[⑧]高祖之众已数百人矣。

①应劭曰:“始皇欲以一至万,示不相袭。始者一,故称二世。”

②苏林曰:“薪音机,县名,属沛国。”

③李奇曰:“秦灭楚,楚人怨秦,故涉因民之欲,自称楚王,从民望也。”

④师古曰:“凡言略地者,皆谓行而取之,用功力少。”

⑤师古曰:“曹参为掾,萧何为主吏。”

⑥师古曰:“时苦秦虐政,赋役烦多,故有逃亡辟吏。”

⑦师古曰:“劫谓威胁之。”

⑧师古曰:“哙音快。”

于是樊哙从高祖来。沛令后悔,恐其有变,乃闭城城守,① 欲诛萧、曹。萧、曹恐,逾城保高祖。② 高祖乃书帛射城上,与沛父老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虽为沛令守,诸侯并起,今屠沛。③ 沛今共诛令,择可立立之,以应诸侯,即室家完。④ 不然,父子俱屠,无为也。”父老乃帅子弟共杀沛令,开城门迎高祖,欲以为沛令。高祖曰:“天下方扰,诸侯并起,⑤(令)〔今〕置将不善,[3]一败涂地。⑥ 吾非敢自爱,恐能薄,⑦ 不能完父兄子弟。⑧ 此大事,愿(吏)〔更〕择可者。”[4]萧、曹(等)皆文吏,[5]自爱,恐事不就,⑨ 后秦种族其家,⑩ 尽让高祖。诸父老皆曰:“平生所闻刘季奇怪,当贵,且卜筮之,莫如刘季最吉。”高祖数让。众莫肯为,⑪ 高祖乃立为沛公。⑫ 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廷,⑬ 而衅鼓旗。⑭ 帜皆赤,⑮[6]由所杀蛇白帝子,(所)杀者赤帝子故也。[7]于是少年豪吏如萧、曹、樊哙等皆为收沛子弟,得三千人。

①师古曰:“城守者,守其城也。守音狩。他皆类此。”

②师古曰:“保,安也,就高祖以自安。”

③师古曰:“屠谓破取城邑,诛杀其人,如屠六畜然。”

④师古曰:“完,全也。”

⑤师古曰:“扰,乱也。”

⑥师古曰:“一见破败,即当肝脑涂地。”

⑦师古曰:“能谓材也。能本兽名,形似熊,足似鹿,为物坚中而强力,故人之

有贤材者，皆谓之能。”

⑧师古曰：“乡邑之人，老及长者父兄之行，少及幼者子弟之党，故总而言之。”

⑨师古曰：“就，成也。”

⑩师古曰：“诛及种族也。”

⑪师古曰：“数音所角反。他皆类此。”

⑫孟康曰：“楚旧僭称王，其县宰为公。陈涉为楚王，沛公起应涉，故从楚制，称曰公。”

⑬应劭曰：“黄帝战于阪泉，以定天下。蚩尤亦古天子，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臣瓒曰：“孔子三朝记云蚩尤庶人之贪者，非天子也。管仲曰‘割庐山发而出水，金从之出，蚩尤受之以作剑戟’也。”师古曰：“瓒所引者同是大戴礼，出用兵篇，而非三朝记也。其馀则如应说。沛廷，沛县之廷。”

⑭应劭曰：“衅，祭也。杀牲以血涂鼓衅呼为衅。”臣瓒曰：“礼记及大戴礼有衅庙之礼，皆无祭事。”师古曰：“许慎云‘衅，血祭也’，然即凡杀牲以血祭者皆为衅，安在其无祭事乎？又古人新成钟鼎，亦必衅之，岂取衅呼为义？应氏之说亦未允也。呼音火亚反。”

⑮师古曰：“帜，幖也，音式志反。旗旃之属，帜即总称焉，史家字或作识，或作志，音义皆同。”

是月，项梁与兄子羽起吴。田儋与从弟荣、横起齐，[①]自立为齐王。韩广自立为燕王。魏咎自立为魏王。陈涉之将周章西入关，至戏，[②]秦将章邯距破之。[③]

①服虔曰：“儋音负担之担。”师古曰：“音丁甘反。”

②应劭曰：“章字文，陈人也。戏，弘农湖县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也。”苏林曰：“在新丰东南三十里。”师古曰：“戏在新丰东，今有戏水驿。其水本出蓝田北界横岭，至此而北流入渭。孟、苏说是。东越郑及华阴数百里，然始至湖西界，应说大失之矣。戏音许宜反。”

③苏林曰：“邯音酒酣之酣。”师古曰：“音下甘反。”

秦二年十月，[①]沛公攻胡陵、[②]方与，[③]还守丰。秦泗川监平将兵围丰。[④]二日，出与战，破之。令雍齿守丰。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秦泗

川守壮兵败于薛，⑤走至戚，⑥沛公左司马得杀之。⑦沛公还军亢父，⑧至方与。赵王武臣为其将所杀。十二月，楚王陈涉为其御庄贾所杀。魏人周市略地丰沛，使人谓雍齿曰："丰，故梁徙也，⑨今魏地已定者数十城。齿今下魏，魏以齿为侯守丰；⑩不下，且屠丰。"雍齿雅不欲属沛公，⑪及魏招之，即反为魏守丰。⑫沛公攻丰，不能取。沛公还之沛，怨雍齿与丰子弟畔之。

①文颖曰："十月，秦正月。始皇即位，周火德，以五胜之法胜火者水，秦文公获黑龙，此水德之瑞，于是更名河为'德水'，十月为正月，谓建亥之月水得位，故以为岁首。"

②邓展曰："属山阳，章帝元和元年改为胡陵。"

③郑氏曰："音房预，属山阳郡。"

④文颖曰："泗川，今沛郡也，高祖更名沛。秦时御史监郡，若今刺史。平，其名也。"师古曰："泗川郡川字或为水，其实一也。"

⑤如淳曰："秦并天下为三十六郡，置守、尉、监。此泗川有监有守。壮，其名也。"

⑥郑氏曰："音忧戚之戚。"如淳曰："音将毒反。"师古曰："东海之县也，读如本字。"

⑦师古曰："得者，司马之名。"

⑧郑氏曰："亢音人相抗答，父音甫，属任城郡。"

⑨文颖曰："晋大夫毕万封魏，今河东河北县是也。其后为秦所逼徙都，今魏郡魏县是也。至文侯孙惠王，畏秦，复徙都大梁，今浚仪县大梁亭是也。故世或言魏惠王，或言梁惠王。至孙假为秦所灭，转东徙于丰，故曰丰故梁徙也。"臣瓒曰："史记及世本毕万居魏，昭子徙安邑，文侯亦居之。汲郡古文云惠王之六年自安邑迁于大梁。"师古曰："魏不常都于魏郡魏县，瓒说是也。其他则如文氏之释。"

⑩师古曰："封为侯，因令守丰。"

⑪苏林曰："雅，素也。"

⑫师古曰："为音于伪反。"

正月，张耳等立赵后赵歇为赵王。① 东阳甯君、秦嘉立景驹为楚王，②在留。③沛公往从之，道得张良，遂与俱见景驹，请兵以攻丰。时章邯从陈，别将④司马尼将兵北定楚地，⑤屠相，⑥至砀。东阳甯君、沛公引兵西，与战萧西，⑦不利，还收兵聚留。二月，攻砀，三日拔之。⑧收砀兵，得六千人，与故合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⑨还击丰，不下。四月，项梁击杀景驹、秦嘉，止薛，沛公往见之。项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将十人。⑩沛公还，引兵攻丰，拔之。雍齿奔魏。

①郑氏曰："歇音遏绝之遏。"苏林曰："歇音蝎歇。"师古曰："依本字以读之，不当借音。"

②文颖曰："秦嘉，东阳郡人，为甯县君。景驹，楚族。景，氏；驹，名也。"晋灼曰："东阳，县也。"臣瓒曰："陈胜传云'凌人秦嘉'，然即嘉非东阳人。嘉初起于郯，号大司马，又不为甯县君。东阳甯君自一人，秦嘉又一人。"师古曰：'东阳甯君及秦嘉二人是也。东阳者，为其所属县名。甯君者，姓甯，时号为君。"

③师古曰："留，县名。"

④如淳曰："从陈涉将也。涉在陈，其将相别在他许，皆称陈。"师古曰："从谓追讨也。尚书曰'夏师败绩，汤遂从之'。"

⑤如淳曰："尼，章邯司马。"师古曰："尼，古夷字。"

⑥师古曰："相，县名。"

⑦师古曰："萧县之西。"

⑧师古曰："拔者，破城邑而取之，言若拔树木，并得其根本也。"

⑨师古曰："下邑，县名。"

⑩苏林曰："五大夫，第九爵名。以五大夫为将，凡十人。"

五月，项羽拔襄城还。项梁尽召别将。① 六月，沛公如薛，② 与项梁共立楚怀王孙心为楚怀王。③ 章邯破杀魏王咎、齐王田儋于临济。④ 七月，大霖雨。⑤ 沛公攻亢父。章邯围田荣于东阿。沛公与项梁共救田荣，大破章邯东阿。田荣归，沛公、项羽追北，⑥ 至城阳，攻屠其城。军

濮阳东，复与章邯战，又破之。

①师古曰："别将，谓小将别在他所者。"

②师古曰："如，往也。他皆类此。"

③应劭曰："六国为秦所并，楚最无罪，为百姓所思，故求其后，立为楚怀王，以祖谥为号，顺民望也。"

④师古曰："破其军而杀其身。"

⑤师古曰："雨三日以上为霖。"

⑥服虔曰："师败曰北。"韦昭曰："古背字也，背去而走也。"师古曰："北，阴幽之处，故谓退败奔走者为北。老子曰'万物向阳而负阴'。许慎说文解字云'北，乖也'。史记乐书曰'纣为朝歌北鄙之音'，'朝歌者不时，北者败也，鄙者陋也'。是知北即训乖，训败，无劳借音。韦昭之徒并为妄矣。"

章邯复振，[①]守濮阳，环水。[②]沛公、项羽去，攻定陶。八月，田荣立田儋子市为齐王。定陶未下，沛公与项羽西略地至雍丘，与秦军战，大败之，斩三川守李由。[③]还攻外黄，外黄未下。

①李奇曰："振，整也。"如淳曰："振，起也，收散卒自振迅而起。"晋灼曰："左氏云'振废滞'，如说是也。"

②文颖曰："决水以自环守为固也。"张晏曰："依河水以自环绕作垒。"师古曰："文说是也。环音宦。"

③应劭曰："三川，今河南郡也。由，李斯子。"韦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也。"

项梁再破秦军，有骄色。宋义谏，不听。秦益章邯兵。九月，章邯夜衔枚击项梁定陶，[①]大破之，杀项梁。时连雨自七月至九月。沛公、项羽方攻陈留，闻梁死，士卒恐，乃与将军吕臣引兵而东，徙怀王自盱台都彭城。[②]吕臣军彭城东，项羽军彭城西，沛公军砀。魏咎弟豹自立为魏王。后九月，[③]怀王并吕臣、项羽军自将之。以沛公为砀郡长，[④]封武安侯，将砀郡兵。以羽为鲁公，封长安侯，吕臣为司徒，其父吕青为令尹。[⑤]

①师古曰:“衔枚者,止言语谨譟,欲令敌人不知其来也。周官有衔枚氏。枚状如箸,横衔之,绾絜于项。绾者,结碍也。絜,绕也。盖为结纽而绕项也。绾音获。絜音颉。”

②郑氏曰:“音昫怡。”师古曰:“昫音许于反。”

③文颖曰:“即闰九月也。时律历废,不知闰,谓之后九月。”如淳曰:“时因秦以十月为岁首,至九月则岁终。后九月即闰月。”师古曰:“文说非也。若以律历废不知闰者,则当径谓之十月,不应有后九月。盖秦之历法,应置闰者总致之于岁末。观其此意,当取左传所谓归馀于终耳。何以明之?据汉书表及史记,汉未改秦历之前,迄至高后、文帝,屡书后九月,是知故然,非历废也。”

④苏林曰:“长如郡守也。”韦昭曰:“秦名曰守,是时改曰长。”

⑤应劭曰:“天子曰师尹,诸侯曰令尹。时去六国尚近,故置令尹。”臣瓒曰:“诸侯之卿,唯楚称令尹,其馀国称相。时立楚之后,故置官司皆如楚旧也。”师古曰:“瓒说得之。”

章邯已破项梁,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北击赵王歇,大破之。歇保钜鹿城,秦将王离围之。赵数请救,怀王乃以宋义为上将,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救赵。

初,怀王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①] 当是时,秦兵强,常乘胜逐北,诸将莫利先入关。[②] 独羽怨秦破项梁,奋势,[③] 愿与沛公西入关。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慓悍祸贼,[④] 尝攻襄城,襄城无噍类,[⑤] 所过无不残灭。且楚数进取,[⑥] 前陈王、项梁皆败,[⑦] 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⑧] 告谕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项羽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卒不许羽,而遣沛公西收陈王、项梁散卒。乃道砀[⑨] 至(阳城)〔城阳〕[8] 与杠里,[⑩] 攻秦军壁,破其二军。

①师古曰:“约,要也,谓言契也。自函谷关以西总名关中。”

②师古曰:“不以入关为利,言畏秦也。”

③晋灼曰:“愤激也。”

④师古曰:“慓,疾也。悍,勇也。祸贼者,好为祸害而残贼也。慓音频妙反,

又匹妙反。悍音胡旦反。”

⑤如淳曰:“噍音祚笑反。无复有活而噍食者也。青州俗呼无子遗为无噍类。”

⑥如淳曰:“楚谓陈涉。数进取,多所攻取也。”师古曰:“楚者,总言楚兵,陈涉、项梁皆是。”

⑦孟康曰:“前陈王,陈涉也。”师古曰:“孟说非也。此言前者陈王及项梁皆败,今须得长者往,非谓涉为前陈王也,安有后陈王乎?”

⑧师古曰:“扶,助也,以义自助也。扶字或作杖,杖亦倚任之意。”

⑨孟康曰:“道由砀。”

⑩孟康曰:“二县名也。”师古曰:“杠音江。”

秦三年十月,齐将田都畔田荣,将兵助项羽救赵。沛公攻破东郡尉于成武。[①]十一月,项羽杀宋义,并其兵渡河,自立为上将军,诸将黥布等皆属。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②]遇刚武侯,[③]夺其军四千馀人,并之,与魏将皇欣、武满军合,攻秦军,破之。故齐王建孙田安[④]下济北,从项羽救赵。羽大破秦军钜鹿下,虏王离,走章邯。[⑤]

①孟康曰:“尉,郡都尉也。”师古曰:“本谓之郡尉,至景帝时乃改曰都尉。”

②韦昭曰:“栗,沛郡县名也。”

③应劭曰:“楚怀王将也。功臣表棘蒲刚侯陈武。武一姓柴。刚武侯宜为刚侯武,魏将也。”孟康曰:“功臣表柴武以将军起薛,至霸上,入汉中,非怀王将,又非魏将也,例未有称谥者。”师古曰:“史失其名姓,唯识其爵号,不知谁也。不当改刚武侯为刚侯武。应氏以为怀王将,又云魏将,无所据矣。”

④师古曰:“建,齐襄王子也,立四十四年为秦兵所击,以兵降秦。秦虏之,迁建于河内,遂灭齐。”

⑤师古曰:“章邯被破而走。”

二月,沛公从砀北攻昌邑,遇彭越。越助攻昌邑,未下。沛公西过高阳,[①]郦食其为里监门,[②]曰:“诸将过此者多,吾视沛公大度。”乃求见沛公。沛公方踞床,使两女子洗。[③]郦生不拜,长揖曰:[④]“足下必欲诛无

道秦,不宜踞见长者。"于是沛公起,摄衣谢之,延上坐。食其说沛公袭陈留。[5]沛公以为广野君,以其弟商为将,将陈留兵。三月,攻开封,未拔。[6]西与秦将杨熊会战白马,[7]又战曲遇东,[8]大破之。杨熊走之荥阳,[9]二世使使斩之以徇。[10]四月,南攻颍川,屠之。因张良遂略韩地。[11]

①文颖曰:"聚邑名,属陈留圉。"臣瓒曰:"陈留传在雍丘西南。"

②服虔曰:"音历异基。"苏林曰:"监门,门卒也。"

③师古曰:"踞,反企也。洗,洗足也。踞音据。洗音先典反。"

④师古曰:"长揖者,手自上而极下。"

⑤臣瓒曰:"轻行无钟鼓曰袭。"

⑥师古曰:"开封,县名,属荥阳。"

⑦师古曰:"白马亦县名,属东郡。"

⑧文颖曰:"地名也。"苏林曰:"曲音蠪。遇音颙。"师古曰:"蠪音丘羽反。"

⑨师古曰:"西走也。"

⑩师古曰:"徇,行示也。司马法曰'斩以徇',言使人将行遍示众士以为戒。"

⑪文颖曰:"河南新郑南至颍川南北,皆韩地也。以良累世相韩,故因之。"

时赵别将司马卬[1]方欲渡河入关,沛公乃北攻平阴,[2]绝河津。南,战雒阳东,军不利,从辕辕[3]至阳城,收军中马骑。六月,与南阳守齮战犨东,[4](大)破之。[9]略南阳郡,南阳守走,保城守宛。[5]沛公引兵过宛西。[6]张良谏曰:"沛公虽欲急入关,秦兵尚众,距险。[7]今不下宛,宛从后击,强秦在前,此危道也。"于是沛公乃夜引军从他道还,偃旗帜,迟明,围宛城三匝。[8]南阳守欲自刭,[9]其舍人陈恢曰:[10]"死未晚也。"乃逾城见沛公,曰:"臣闻足下约先入咸阳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县连城数十,其吏民自以为降必死,故皆坚守乘城。[11]今足下尽日止攻,士死伤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随足下。足下前则失咸阳之约,后有强宛之患。为足下计,莫若约降,[12]封其守,因使止守,[13]引其甲卒与之西。诸城未下者,闻声争开门而待足下,足下通行无所累。"[14]沛公曰:"善。"七月,南阳守齮降,封为殷侯,封陈恢千户。引兵西,无不下者。至丹

水，高武侯鳃、襄侯王陵降。⑮还攻胡阳，遇番君别将梅铜，⑯与偕攻析、郦，⑰皆降。所过毋得卤掠，⑱秦民喜。遣魏人甯昌使秦。是月章邯举军降项羽，羽以为雍王。瑕丘申阳下河南。⑲

①师古曰："卬音五刚反。"

②孟康曰："县名也，属河南。魏文帝改曰河阴。"

③臣瓒曰："险道名也，在缑氏东南。"师古曰："直渡曰绝。辕音环。"

④师古曰："犨，县名也。踦音蚁。犨音昌由反。"

⑤师古曰："宛，南阳之县也，音於元反。"

⑥师古曰："未拔宛城而兵过宛城西出。"

⑦师古曰："依险阻而自固以距敌。"

⑧服虔曰："欲天疾明也。"文颖曰："迟，未(明)也。[10]天未明之顷已围其城矣。"晋灼曰："文说是也。"师古曰："文、晋二家得其大意耳。此言围城事毕，然后天明，明迟于事，故曰迟明。变为去声，音丈二反。汉书诸言迟某事者，义皆类此。史记迟字作遲，亦徐缓之意也，音黎。"

⑨郑氏曰："到音姑鼎反。以刀割颈为到。"

⑩文颖曰："主厩内小吏，官名也。"苏林曰："蔺相如为宦者令舍人。韩信为侯，亦有舍人。"师古曰："舍人，亲近左右之通称也，后遂以为私属官号。恢音口回反。"

⑪师古曰："乘，登也，谓上城而守也。春秋左氏传曰'授兵登陴'。"

⑫师古曰："共为要约，许其降也。"

⑬师古曰："封其郡守为侯，即令守其郡。"

⑭师古曰："累音力瑞反。"

⑮苏林曰："鳃音鱼鳃之鳃。"晋灼曰："功臣表戚鳃也。王陵，安国侯王陵也。"韦昭曰："汉封王陵为安国侯，初起兵时在南阳。南阳有穰县，疑襄当为穰，而无禾，字省耳。"臣瓒曰："时韩成封穰侯，江夏有襄，是陵所封也。"师古曰："戚鳃初从即为郎，以都尉守蕲城，非至丹水乃降也。此自一人耳，不知其姓。王陵亦非安国侯者。晋说非也。韦氏改襄为穰者，盖亦穿凿也。"

⑯苏林曰："番，音婆，豫章番阳县。"韦昭曰："吴芮初为番令，故号曰番君。铜

音呼玄反。”

⑰苏林曰:“酈音蹢躅之蹢。”如淳曰:“音持益反。”师古曰:“析、酈,二县名。苏、如两音并同耳。析县今内乡。酈即菊潭县也。”

⑱应劭曰:“卤与虏同。”师古曰:“毋,止之辞也,音与无同。他皆类此。掠音力向反,谓略夺也。”

⑲服虔曰:“瑕丘,县名。申,姓;阳,名也。”文颖曰:“姓瑕丘,字申阳。”臣瓒曰:“项羽传瑕丘公申阳,是瑕丘县公也。”师古曰:“文说非也。此申阳即项羽所封河南王者耳,何云姓瑕丘乎?”

八月,沛公攻武关,① 入秦。秦相赵高恐,乃杀二世,使人来,欲约分王关中,② 沛公不许。九月,赵高立二世兄子子婴为秦王。子婴诛灭赵高,遣将将兵距峣关。③ 沛公欲击之,张良曰:“秦兵尚强,未可轻。愿先遣人益张旗帜于山上为疑兵,④ 使酈食其、陆贾往说秦将,啖以利。”⑤ 秦将果欲连和,沛公欲许之。张良曰:“此独其将欲叛,恐其士卒不从,不如因其怠懈击之。”沛公引兵绕峣关,逾蓝山,⑥ 击秦军,大破之蓝田南。遂至蓝田,又战其北,秦兵大败。

①应劭曰:“武关,秦南关,通南阳。”文颖曰:“武关在析西百七十里。”

②师古曰:“自与沛公中分关中之地。”

③应劭曰:“峣音尧。峣山之关。”李奇曰:“在上洛北,蓝田南,武关之西。”

④师古曰:“益,多也,多张旗帜,过其人数,令敌疑有多兵。”

⑤师古曰:“啖者,本谓食啖耳,音徒敢反。以食喂人,令其啖食,音则改变为徒滥反。今言以利诱之,取食为譬。他皆类此。”

⑥郑氏曰:“蓝音匮。”苏林曰:“蓝音蓝。”师古曰:“苏音是也,丘怪反。”

元年冬十月,① 五星聚于东井。② 沛公至霸上。③ 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④ 封皇帝玺符节,⑤ 降枳道旁。⑥ 诸将或言诛秦王,沛公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服降,杀之不祥。”乃以属吏。⑦ 遂西入咸阳,欲止宫休舍,⑧ 樊哙、张良谏,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

上。萧何尽收秦丞相府图籍文书。十一月，召诸县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⑨诽谤者族，耦语者弃市。⑩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⑫凡吾所以来，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要束耳。"⑬乃使人与秦吏行至县乡邑告谕之。⑭秦民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享军士。沛公让不受，曰："仓粟多，不欲费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①如淳曰："张(仓)〔苍〕传云[11]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秦以十月为岁首。"

②应劭曰："东井，秦之分野。五星所在，其下当有圣人以义取天下。占见天文志。"

③应劭曰："霸上，地名，在长安东三十里，古曰滋水，秦穆公更名霸。"师古曰："霸水上，故曰霸上，即今所谓霸头。"

④应劭曰："子婴不敢袭帝号，但称王耳。素车白马，丧人之服。组者，天子韨也。系颈者，言欲自杀也。"师古曰："此组谓绶也，所以带玺也。韨音弗。"

⑤应劭曰："玺，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传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秦汉尊者以为信，群下乃避之。"师古曰："符谓诸所合符以为契者也。节以毛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节，因以为名，将命者持之以为信。"

⑥苏林曰："亭名也，在长安东十三里。"师古曰："枳音轵。轵道亭在霸成观西四里。"

⑦师古曰："属，委也，音之欲反。"

⑧师古曰："舍，息也，于殿中休息也。一曰舍谓屋舍也。"

⑨师古曰："苛，细也，音何。"

⑩应劭曰："秦法禁民聚语。耦，对也。"师古曰："族谓诛及其族也。弃市者，取刑人于市，与众弃之。"

⑪服虔曰："随轻重制法也。"李奇曰："伤人有曲直，盗臧有多少，罪名不可豫定，故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师古曰："抵，至也，当也。服、李二说，意并得之，自外诸家，皆妄解释，故不取也。抵音丁礼反。"

⑫应劭曰："按，按次第。堵，墙堵也。"师古曰："言不迁动也，堵音睹。"

⑬师古曰:“要亦约。”

⑭师古曰:“军中遣人与秦吏相随,遍至诸县乡邑而告谕也。”

或说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强。今闻章邯降项羽,羽号曰雍王,王关中。即来,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守函谷关,[①]毋内诸侯军,稍征关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计,从之。十二月,项羽果帅诸侯兵欲西入关,关门闭。闻沛公已定关中,羽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关,遂至戏下。沛公左司马曹毋伤闻羽怒,欲攻沛公,使人言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令子婴相,珍宝尽有之。”欲以求封。亚父范增说羽曰:[②]“沛公居山东时,贪财好色,今闻其入关,珍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其气,皆为龙,成五色,此天子气。急击之,勿失。”于是飨士,旦日合战。[③]是时,羽兵四十万,号百万。沛公兵十万,号二十万,[④]力不敌。会羽季父左尹项伯素善张良,[⑤]夜驰见张良,具告其实,欲与俱去,毋特俱死。[⑥]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不可不告,亡去不义。”乃与项伯俱见沛公。沛公与伯约为婚姻,曰:“吾入关,秋豪无所敢取,[⑦]籍吏民,封府库,待将军。[⑧]所以守关者,备他盗也。日夜望将军到,岂敢反邪!愿伯明言不敢背德。”项伯许诺,即夜复去。戒沛公曰:“旦日不可不早自来谢。”项伯还,具以沛公言告羽,因曰:“沛公不先破关中兵,公巨能入乎?[⑨]且人有大功,击之不祥,不如因善之。”羽许诺。

①文颖曰:“是时关在弘农县衡岭,今移东,在河南穀城县。”师古曰:“今桃林县南有洪溜涧水,即古所谓函谷也。其水北流入河,夹河之岸尚有旧关馀迹焉。穀城即新安。”

②如淳曰:“亚,次也。尊敬之次父,犹管仲为仲父。”

③师古曰:“飨谓饮食也。旦日,明旦也。”

④师古曰:“兵家之法,不言实数,皆增之。”

⑤师古曰:“伯者,其字也,名缠。”

⑥文颖曰:“特,独也。无为独与沛公俱死。”苏林曰:“特,但也。”师古曰:“苏说是也。但,空也,空死而无成名。”

⑦文颖曰:“豪,秋乃成好,举盛而言也。”师古曰:“豪成之时,端极纤细,适足谕小,非言其盛。”

⑧师古曰:“籍谓为簿籍。”

⑨服虔曰:“巨音渠,犹未应得入也。”师古曰:“服说非也。巨读曰讵,讵犹岂也。”

沛公旦日从百馀骑见羽鸿门,①谢曰:“臣与将军勠力攻秦,②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不自意先入关,能破秦,与将军复相见。③今者有小人言,令将军与臣有隙。”④羽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毋伤言之,不然,籍何以(生)〔至〕此?”[12] 羽因留沛公饮。范增数目羽击沛公,⑤羽不应。范增起,出谓项庄曰:“君王为人不忍,⑥汝入以剑舞,因击沛公,杀之。不者,汝属且为所虏。”庄入为寿。⑦寿毕,曰:“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因拔剑舞。项伯亦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樊哙闻事急,直入,怒甚。羽壮之,赐以酒。哙因谯让羽。⑧有顷,沛公起如厕,招樊哙出,置车官属,⑨独骑,与樊哙、靳彊、滕公、纪成步,从间道走军,⑩使张良留谢羽。羽问:“沛公安在?”⑪曰:“闻将军有意督过之,⑫脱身去,间至军,⑬故使臣献璧。”羽受之。又献玉斗范增。增怒,撞其斗,起曰:“吾属今为沛公虏矣!”⑭

①孟康曰:“在新丰东十七里,旧大道北下坂口名。”

②师古曰:“勠力,并力也,音力竹反,又力周反。”

③师古曰:“意不自谓得然。”

④师古曰:“隙谓间隙,言乖离不合。”

⑤师古曰:“动目以谕之。”

⑥师古曰:“庄,项羽从弟。”

⑦师古曰:“凡言为寿,谓进爵于尊者,而献无疆之寿。”

⑧师古曰:“谯让,以辞相责也。谯音才笑反。”

⑨师古曰:“置,留也,不以自随。”

⑩晋灼曰:“纪成,纪通父也。”服虔曰:“走音奏。”师古曰:“间,空也,投空隙而

行,不公显也。走谓趣向也,服音是矣。凡此之类,音义皆同。”

⑪师古曰:“安在,何在也。他皆类此。”

⑫师古曰:“督谓视责也。”

⑬师古曰:“脱,免也,不敢谒辞,苟自免而去,间行以至军也。脱音他活反。”

⑭师古曰:“撞音丈江反。”

沛公归数日,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灭,秦民大失望。羽使人还报怀王,怀王曰:“如约。”① 羽怨怀王不肯令与沛公俱西入关,而北救赵,后天下约。乃曰:“怀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专主约!② 本定天下,诸将与籍也。”春正月,③ 阳尊怀王为义帝,实不用其命。

①师古曰:“谓令沛公王关中。”

②师古曰:“积功曰伐。春秋左氏传曰‘大夫称伐’。”

③如淳曰:“以十月为岁首,而正月更为三时之月。”服虔曰:“汉正月也。”师古曰:“凡此诸月号,皆太初正历之后,记事者追改之,非当时本称也。以十月为岁首,即谓十月为正月。今此真正月,当时谓之四月耳。他皆类此。”

二月,羽自立为西楚霸王,① 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背约,更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四十一县,都南郑。② 三分关中,立秦三将:章邯为雍王,都废丘;③ 司马欣为塞王,④ 都栎阳;⑤ 董翳为翟王,⑥ 都高奴。⑦ 楚将瑕丘申阳为河南王,都洛阳。赵将司马卬为殷王,都朝歌。⑧ 当阳君英布为九江王,都六。⑨ 怀王柱国共敖为临江王,⑩ 都江陵。⑪ 番君吴芮为衡山王,都邾。⑫ 故齐王建孙田安为济北王。徙魏王豹为西魏王,都平阳。徙燕王韩广为辽东王。燕将臧荼为燕王,⑬ 都蓟。⑭ 徙齐王田市为胶东王。齐将田都为齐王,都临菑。⑮ 徙赵王歇为代王。赵相张耳为常山王。汉王怨羽之背约,欲攻之,丞相萧何谏,乃止。⑯

①文颖曰:“史记货殖传曰淮以北沛、陈、汝南、南郡为西楚,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为东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为南楚。羽欲都彭城,故自称西楚。”孟康曰:“旧名江陵为南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师古曰:“孟说

是也。”

②师古曰:“即今之梁州南郑县。”

③孟康曰:“县名,今槐里是。”韦昭曰:“即周时犬丘,懿王所都,秦欲废之,更名废丘。”

④韦昭曰:“在长安东,名桃林塞。”师古曰:“取河、华之固为厄塞耳,非桃林也。塞音先代反。”

⑤苏林曰:“栎音药。”师古曰:“即今之栎阳县是其地。”

⑥文颖曰:“本上郡,秦所置,项羽以董翳为王,更名为翟。”

⑦师古曰:“今在鄜州界。”

⑧师古曰:“即今之朝歌县也。”

⑨师古曰:“六者,县名,本古国,皋陶之后。”

⑩应劭曰:“柱国,上卿官也,若相国矣。共敖,其姓名也。”孟康曰:“本南郡,改为临江国。”师古曰:“共音龚。”

⑪师古曰:“即今之荆州江陵县。”

⑫文颖曰:“邾音朱,县名,属江夏。”

⑬郑氏曰:“茶音茶毒之茶。”如淳曰:“音舒。”师古曰:“郑音是也,音大胡反。”

⑭师古曰:“蓟即幽州蓟县。”

⑮师古曰:“在今青州。”

⑯服虔曰:“称丞相者,录事追言之。”

夏四月,诸侯罢戏下,各就国。[①] 羽使卒三万人从汉王,楚子、诸侯人之慕从者数万人,[②]从杜南入蚀中。[③]张良辞归韩,汉王送至褒中,[④]因说汉王烧绝栈道,[⑤]以备诸侯盗兵,亦视项羽无东意。[⑥]

①师古曰:“戏谓军之旌麾也,音许宜反,亦读曰麾。先是,诸侯从项羽入关者,各帅其军,听命于羽,今既受封爵,各使就国,故总言罢戏下也。一说云时从项羽在戏水之上,故言罢戏下,此说非也。项羽见高祖于鸿门,已过戏矣。又入秦烧秦宫室,不复在戏也。汉书通以戏为麾字,义见窦田灌韩传。”

②文颖曰:“楚子,犹言楚人也。诸侯人,犹诸侯国人。”

③李奇曰:“蚀音力,在杜南。”如淳曰:“蚀,入汉中道川谷名。”

④师古曰:“即今梁州之褒县也。旧曰褒中,言居褒谷之中。隋室讳忠,改为褒内。”

⑤师古曰:“栈即阁也,今谓之阁道。”

⑥如淳曰:“视音示。”师古曰:“言令羽知汉王更无东出之意也。汉书多以视为示,古通用字。”

汉王既至南郑,诸将及士卒皆歌讴思东归,[①]多道亡还者。[②]韩信为治粟都尉,亦亡去,萧何追还之,因荐于汉王,曰:“必欲争天下,非信无可与计事者。”于是汉王齐戒设坛场,[③]拜信为大将军,问以计策。信对曰:“项羽背约而王君王于南郑,[④]是迁也。[⑤]吏卒皆山东之人,日夜企而望归,[⑥]及其锋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民皆自宁,不可复用。[⑦]不如决策东向。”因陈羽可图、[⑧]三秦易并之计。[⑨]汉王大说,[⑩]遂听信策,部署诸将。[⑪]留萧何收巴蜀租,给军[粮]食。[13]

①师古曰:“讴,齐歌也,谓齐声而歌,或曰齐地之歌。讴音一侯反。”

②师古曰:“未至南郑,在道即亡归。”

③师古曰:“齐读曰斋。筑土而高曰坛,除地为场。”

④师古曰:“上王音于放反。”

⑤如淳曰:“秦法,有罪迁徙之于蜀汉。”

⑥师古曰:“企谓举足而竦身。”

⑦师古曰:“宁,安也,各安其处。”

⑧师古曰:“图谓谋而取之。”

⑨应劭曰:“章邯为雍王,司马欣为塞王,董翳为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

⑩师古曰:“说读曰悦。”

⑪师古曰:“分部而署置。”

五月,汉王引兵从故道[①]出袭雍。雍王邯迎击汉陈仓,雍兵败,还走;战好畤,[②]又大败,走废丘。汉王遂定雍地。东如咸阳,引兵围雍王废丘,而遣诸将略地。

①孟康曰:“县名,属武都。”

②孟康曰:“畤音止,神灵之所止也。好畤,县名,属右扶风。”师古曰:“即今雍州好畤县。”

田荣闻羽徙齐王市于胶东而立田都为齐王,大怒,以齐兵迎击田都。都走降楚。六月,田荣杀田市,自立为齐王。时彭越在钜野,[①]众万馀人,无所属。荣与越将军印,因令反梁地。越击杀济北王安,荣遂并三齐之地。[②]燕王韩广亦不肯徙辽东。秋八月,臧荼杀韩广,并其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汉。

①师古曰:“钜野,泽名,因以为县,今属郓州。”

②服虔曰:“齐与济北、胶东。”

初,项梁立韩后公子成为韩王,张良为韩司徒。羽以良从汉王,韩王成又无功,故不遣就国,与俱至彭城,杀之。及闻汉王并关中,而齐、梁畔之,羽大怒,乃以故吴令郑昌为韩王,距汉。令萧公角击彭越,[①]越败角兵。时张良徇韩地,[②]遗羽书曰:“汉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复东。”羽以故无西意,而北击齐。

①苏林曰:“萧公,官号也。”孟康曰:“萧令也,时令皆称公。”师古曰:“孟说是也。”

②苏林曰:“徇音巡,抚其民人也。”孟康曰:“徇,略也。”师古曰:“孟说是。音辞峻反。”

九月,汉王遣将军薛欧、王吸出武关,[①]因王陵兵,[②]从南阳迎太公、吕后于沛。羽闻之,发兵距之阳夏,[③]不得前。

①师古曰:“欧音乌垢反。吸音翕。”

②如淳曰:“王陵亦聚党数千人,居南阳。”

③郑氏曰:“音假借之假。”师古曰:“即今亳州阳夏县。”

二年冬十月,项羽使九江王布杀义帝于郴。[①]陈馀亦怨羽独不王己,从田荣藉助兵,[②]以击常山王张耳。耳败走降汉,汉王厚遇之。陈

馀迎代王歇还赵，歇立馀为代王。张良自韩间行归汉，汉王以为成信侯。

①文颖曰："郴，县名，属桂阳。"如淳曰："郴音綝。"师古曰："说者或以为史记本纪及汉注云衡山、临江王杀之江中，谓汉书言黥布杀之为错。然今据史记黥布传四月阴令九江王等行击义帝，其八月布使将追杀之郴，又与汉书项羽、英布传相合，是则衡山、临江与布同受羽命，而杀之者布也。非班氏之错。郴綝二字并音丑林反。"

②师古曰："藉，借也。"

汉王如陕，[①]镇抚关外父老。[②]河南王申阳降，置河南郡。使韩太尉韩信击韩，韩王郑昌降。十一月，立韩太尉信为韩王。汉王还归，都栎阳，使诸将略地，拔陇西。以万人若一郡降者，封万户。[③]缮治河上塞。[④]故秦苑囿园池，令民得田之。[⑤]

①师古曰："陕，今陕州陕县也，音式冉反。"

②师古曰："镇，安也。抚，慰也。"

③师古曰："若者，豫及之辞，言以万人或以一郡降者，皆封万户。"

④晋灼曰："晁错传秦北攻胡，筑河上塞。"师古曰："缮，补也。"

⑤师古曰："养鸟兽曰苑，苑有垣曰囿，所以种植谓之园。田谓耕作也。囿音宥。"

春正月，羽击田荣城阳，荣败走平原，平原民杀之。齐皆降楚，楚焚其城郭，齐人复畔之。诸将拔北地，虏雍王弟章平。赦罪人。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汉社稷。施恩德，赐民爵。[①]蜀汉民给军事劳苦，复勿租税二岁。[②]关中卒从军者，复家一岁。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繇戍。[③]以十月赐酒肉。

①臣瓒曰："爵者，禄位。民赐爵，有罪得以减也。"

②师古曰："复者，除其赋役也，音方目反。其下并同。"

③师古曰："繇读曰徭。"

三月，汉王自临晋渡河，[①]魏王豹降，将兵从。下河内，虏殷王卬，置河内郡。至脩武，陈平亡楚来降。汉王与语，说之，[②]使参乘，监诸将。南渡平阴津，[③]至洛阳，新城三老董公遮说汉王曰："臣闻'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无名，事故不成'。[④]故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⑤]项羽为无道，放杀其主，[⑥]天下之贼也。夫仁不以勇，义不以力，[⑦]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以告之诸侯，为此东伐，[⑧]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举也。"[⑨]汉王曰："善，非夫子无所闻。"于是汉王为义帝发丧，袒而大哭，[⑩]哀临三日。[⑪]发使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江南，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兵皆缟素。[⑫]悉发关中兵，收三河士，[⑬]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⑭]击楚之杀义帝者。"

①师古曰："旧县名，其地居河之西滨，东临晋境，本列国时秦所名也，即今之同州朝邑县界也。"

②师古曰："说读曰悦。"

③苏林曰："在河阴。"

④苏林曰："名者，伐有罪。"

⑤应劭曰："为音无为之为。布告天下，言项羽杀义帝，明其为贼乱，举兵征之，乃可服也。"郑氏曰："为音人相为之为。"师古曰："应说是也。"

⑥师古曰："杀读曰弑。诸弑君者，其例皆同。"

⑦李奇曰："彼有仁，我不能以勇服；彼有义，我不能以力服。"文颖曰："以，用也。己有仁，天下归之，可不用勇而天下自服；己有义，天下奉之，可不用力而天下自定。"师古曰："为义帝发丧，此为行仁义，不用勇力，文说是也。"

⑧师古曰："为并音于伪反。"

⑨师古曰："三王：夏、殷、周也。言以德义取天下，则可比踪于三王。"

⑩如淳曰："袒亦如礼袒踊也。"师古曰："袒谓脱衣之袖也，音徒旱反。"

⑪师古曰："众哭曰临，音力禁反。"

⑫师古曰："缟，白素也，音工老反。"

⑬韦昭曰："河南、河东、河内也。"

⑭服虔曰："汉名王为诸侯王。"师古曰："服说非也。当时汉未有此称号，直言

诸侯及王耳。自谦言随诸侯王之后也。”

夏四月，田荣弟横收得数万人，立荣子广为齐王。羽虽闻汉东，既击齐，欲遂破之而后击汉，汉王以故得劫五诸侯兵，[①]东伐楚。到外黄，彭越将三万人归汉。汉王拜越为魏相国，令定梁地。汉王遂入彭城，收羽美人货赂，置酒高会。[②]羽闻之，令其将击齐，而自以精兵三万人从鲁出胡陵，至萧，晨击汉军，大战彭城灵壁东[③]睢水上，[④]大破汉军，多杀士卒，睢水为之不流。[⑤]围汉王三匝。大风从西北起，折木发屋，扬砂石，昼晦，[⑥]楚军大乱，而汉王得与数十骑遁去。过沛，使人求室家，室家亦已亡，不相得。汉王道逢孝惠、鲁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二子。滕公下收载，遂得脱。[⑦]审食其从太公、吕后间行，反遇楚军，[⑧]羽常置军中以为质。诸侯见汉败，皆亡去。塞王欣、翟王翳降楚，殷王卬死。

①应劭曰：“雍、翟、塞、殷、韩也。”如淳曰：“塞、翟、魏、殷、河南也。”韦昭曰：“塞、翟、韩、殷、魏也。雍时已败。”师古曰：“诸家之说皆非也。张良遗羽书云：‘汉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复东。’东谓出关之东。今羽闻汉东之时，汉固已得三秦矣。五诸侯者，谓常山、河南、韩、魏、殷也。此年十月，常山王张耳降，河南王申阳降，韩王郑昌降。(二)〔三〕月，[14]魏王豹降，虏殷王卬。皆在汉东之后，故知谓此为五诸侯。时虽未得常山之地，据功臣表云张耳弃国，与大臣归汉，则亦有士卒也。又叔孙通传云二年汉王从五诸侯入彭城。尔时雍王犹在废丘被围，即非五诸侯之数也。寻此纪文昭然可晓，前贤注释，并失指趣。”

②服虔曰：“大会也。”

③孟康曰：“故小县，在彭城南。”

④师古曰：“睢音虽。”

⑤师古曰：“杀人既多，填于睢水。”

⑥师古曰：“晦，暗也。”

⑦郑氏曰：“滕公，夏侯婴也。”师古曰：“脱音他活反。”

⑧师古曰：“此审食其及武帝时赵食其读皆与郦食其同，音异基。而近代学

者，鄫则为异基，审则为食基，赵则食其，非也。同是人名，更无别义，就中舛驳，何所据依？且荀悦汉纪三者并为异基字，断可知矣。太公、吕后本避楚军，乃反与之遇，而见拘执。”

吕后兄周吕侯[①]将兵居下邑，[②]汉王往从之。稍收士卒，军砀。

①苏林曰：“以姓名侯也。”晋灼曰：“外戚表周吕令武侯泽也。吕，县名，封于吕以为国。”师古曰：“周吕，封名；令武，其谥也。苏云以姓名侯，非也。”

②师古曰：“县名也。”

汉王西过梁地，至虞，[①]谓谒者随何曰：“公能说九江王布使举兵畔楚，项王必留击之。得留数月，吾取天下必矣。”随何往说布，果使畔楚。

①师古曰：“即今宋州虞城县。”

五月，汉王屯荥阳，萧何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军。[①]韩信亦收兵与汉王会，兵复大振。与楚战荥阳南京、索间，破之。[②]筑甬道，属河，[③]以取敖仓粟。[④]魏王豹谒归视亲疾。[⑤]至则绝河津，反为楚。[⑥]

①服虔曰：“傅音附。”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储，故二十三而后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畴官，各从其父畴学之，高不满六尺二寸以下为罢癃。汉仪注云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陈。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尝傅者皆发之。未二十三为弱，过五十六为老。”师古曰：“傅，著也。言著名籍，给公家徭役也。服音是。”

②应劭曰：“京，县名。今有大索、小索亭。”晋灼曰：“音册。”师古曰：“音求索之索。”

③应劭曰：“恐敌钞辎重，故筑垣墙如街巷也。”郑氏曰：“甬音踊。”师古曰：“属，联也，音之欲反。”

④孟康曰：“敖，地名，在荥阳西北，山上临河有大仓。”

⑤师古曰：“谒，请也。亲谓母也。”

⑥师古曰：“断其津济以距汉军。为音于伪反。”

六月，汉王还栎阳。壬午，立太子，赦罪人。令诸侯子在关中者皆

集栎阳为卫。引水灌废丘，废丘降，章邯自杀。雍(州)〔地〕[15]定，八十馀县，置河上、渭南、中地、陇西、上郡。①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时祠之。兴关中卒乘边塞。②关中大饥，米斛万钱，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

①服虔曰："河上，即左冯翊也。渭南，京兆也。中地，右扶风也。"师古曰："凡新置五郡。"

②李奇曰："乘，守也。"师古曰："乘，登也。登而守之，义与上乘城同。"

③师古曰："一斛直万钱。"

秋八月，汉王如荥阳，谓郦食其曰："缓颊往说魏王豹，①能下之，以魏地万户封生。"②食其往，豹不听。汉王以韩信为左丞相，与曹参、灌婴俱击魏。食其还，汉王问："魏大将谁也？"对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当韩信。③骑将谁也？"曰："冯敬。"曰："是秦将冯无择子也，虽贤，不能当灌婴。步卒将谁也？"曰："项它。"④曰："是不能当曹参。吾无患矣。"九月，信等虏豹，传诣荥阳。定魏地，置河东、太原、上党郡。信使人请兵三万人，愿以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粮道。汉王与之。

①张晏曰："缓颊，徐言引譬喻也。"

②师古曰："生犹言先生。他皆类此。"

③师古曰："乳臭，言其幼少。"

④师古曰："它字与他同，并音徒何反。"

三年冬十月，韩信、张耳东下井陉击赵，①斩陈馀，获赵王歇。置常山、代郡。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

①服虔曰："井陉，山名，在常山，今为县。"师古曰："陉音形。"

随何既说黥布，布起兵攻楚。楚使项声、龙且攻布，①布战不胜。十二月，布与随何间行归汉。汉王分之兵，与俱收兵至成皋。

①韦昭曰："且音子间反。"

项羽数侵夺汉甬道，汉军乏食，与酈食其谋桡楚权。[①]食其欲立六国后以树党，[②]汉王刻印，将遣食其立之。以问张良，良发八难。汉王辍饭吐哺，[③]曰："竖儒[④]几败乃公事！"[⑤]令趋销印。[⑥]又问陈平，乃从其计，与平黄金四万斤，以间疏楚君臣。[⑦]

①服虔曰："桡，弱也。"师古曰："音女教(而)〔反〕，[16]其字从木。"

②师古曰："树，立也。"

③师古曰："辍，止也。哺，口中所含食也。饭音扶晚反。哺音步。"

④师古曰："言其贱劣无智，若童竖也。"

⑤师古曰："几，近也。乃，汝也。公，汉王自谓也。几音钜依反。"

⑥师古曰："趋读曰促。促，速也。他皆类此。"

⑦师古曰："间音居莧反。次下反间，其音亦同。"

夏四月，项羽围汉荥阳，汉王请和，割荥阳以西者为汉。亚父劝项羽急攻荥阳，汉王患之。陈平反间既行，羽果疑亚父。亚父大怒而去，发病死。

五月，将军纪信曰："事急矣！臣请诳楚，可以间出。"[①]于是陈平夜出女子东门二千馀人，楚因四面击之。纪信乃乘王车，黄屋左纛，[②]曰："食尽，汉王降楚。"楚皆呼万岁，之城东观，以故汉王得与数十骑出西门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枞公守荥阳。[③]羽见纪信，问："汉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烧杀信。而周苛、枞公相谓曰："反国之王，难与守城。"[④]因杀魏豹。

①师古曰："间出，投间隙私出，若言间行微行耳。纪信诈为汉王，而王出西门遁，是私出也。"

②李斐曰："天子车以黄缯为盖里。纛，毛羽幢也，在乘舆车衡左方上注之。蔡邕曰以犛牛尾为之，如斗，或在毕头，或在衡。"应劭曰："雉尾为之，在左骖，当镳上。"师古曰："纛音毒，又徒到反。应说非也。"

③应劭曰："枞公者，不知其名，故曰公。"苏林曰："音枞木之枞。"师古曰："音千容反。"

④师古曰:"谓豹先已经畔汉。"

汉王出荥阳,至成皋。自成皋入关,收兵欲复东。辕生说汉王[①]曰:"汉与楚相距荥阳数岁,汉常困。愿君王出武关,项王必引兵南走,[②]王深壁,令荥阳成皋间且得休息。使韩信等得辑河北赵地,[③]连燕齐,君王乃复走荥阳。如此,则楚所备者多,力分。汉得休息,复与之战,破之必矣。"汉王从其计,出军宛叶间,[④]与黥布行收兵。

①文颖曰:"辕姓,生谓诸生。"

②师古曰:"走亦谓趋,向也,音奏。次后亦同。"

③师古曰:"辑与集同,谓和合也。诗序曰'劳来还定安集之'。春秋左氏传曰'群臣辑睦'。他皆类此。"

④师古曰:"叶,县名,古叶公之国,音式涉反。宛县叶县之间也。"

羽闻汉王在宛,果引兵南,汉王坚壁不与战。是月,彭越渡睢,[①]与项声、薛公战下邳,破杀薛公。羽使终公守成皋,而自东击彭越。汉王引兵北,击破终公,复军成皋。六月,羽已破走彭越,[②]闻汉复军成皋,乃引兵西拔荥阳城,生得周苛。羽谓苛:"为我将,以公为上将军,封三万户。"周苛骂曰:"若不趋降汉,今为虏矣![③]若非汉王敌也。"羽亨周苛,[④]并杀枞公,而虏韩王信,遂围成皋。汉王跳,[⑤]独与滕公共车出成皋玉门,[⑥]北渡河,宿小脩武。[⑦]自称使者,晨驰入张耳、韩信壁,而夺之军。乃使张耳北收兵赵地。

①师古曰:"过睢水也。睢音虽。"

②师古曰:"破之而令遁走。"

③师古曰:"若,汝也。趋读曰促。"

④师古曰:"亨谓煮而杀之,音普庚反。他皆类此。"

⑤如淳曰:"跳音逃,谓走也。史记作逃。"晋灼曰:"跳,独出意也。"师古曰:"晋说是也,音徒雕反。"

⑥张晏曰:"成皋北门。"

⑦晋灼曰:"在大脩武城东。"

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1]汉王得韩信军，复大振。八月，临河南郹，[2]军小脩武，欲复战。郎中郑忠说止汉王，高垒深堑勿战。汉王听其计，使卢绾、刘贾将卒二万人，骑数百，[3]渡白马津入楚地，佐彭越烧楚积聚。[4]复击破楚军燕郭西，[5]攻下睢阳、外黄十七城。九月，羽谓海春侯大司马曹咎曰："谨守成皋。即汉王欲挑战，慎勿与战，[6]勿令得东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复从将军。"[7]羽引兵东击彭越。

①李奇曰："孛，彗类也，是谓妖星，所以除旧布新也。"师古曰："孛音步内反。"

②师古曰："郹读曰向。"

③苏林曰："绾音以绳绾结物之绾。"师古曰："音乌板反。"

④师古曰："所畜军粮刍稿之属也。积音子赐反。聚音才喻反。"

⑤师古曰："燕，县名，古南燕国。"

⑥李奇曰："挑音徒了反。"臣瓒曰："挑战，撩绕敌求战也，古谓之致师。"师古曰："李音瓒说是。撩音他历反。绕音乃了反。"

⑦师古曰："从，就也。"

汉王使郦食其说齐王田广，罢守兵与汉和。

四年冬十月，韩信用蒯通计，袭破齐。齐王亨郦生，东走高密。项羽闻韩信破齐，且欲击楚，使龙且救齐。

汉果数挑成皋战，楚军不出，使人辱之数日，大司马咎怒，渡兵汜水。[1]士卒半渡，汉击之，大破楚军，尽得楚国金玉货赂。大司马咎、长史欣皆自刭汜水上。汉王引兵渡河，复取成皋，军广武，[2]就敖仓食。

①张晏曰："汜水在济阴界。"如淳曰："汜音祀。左传曰'郜在郑地汜'。"臣瓒曰："高祖攻曹咎于成皋，咎渡汜水而战，今成皋城东汜水是也。"师古曰："瓒说得之，此水不在济阴也。'郜在郑地汜'，释者又云在襄城，则非此也。此水旧读音凡，今彼乡人呼之音祀。"

②孟康曰："于荥阳筑两城而相对，名为广武城，在敖仓西三室山上。"

羽下梁地十馀城，闻海春侯破，乃引兵还。汉军方围钟离昧于荥阳

东,①闻羽至,尽走险阻。② 羽亦军广武,与汉相守。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饷。③汉王、羽相与临广武之间而语。羽欲与汉王独身挑战,汉王数羽曰:④"吾始与羽俱受命怀王,曰先定关中者王之。羽负约,王我于蜀汉,罪一也。羽矫杀卿子冠军,自尊,罪二也。⑤羽当以救赵还报,⑥而擅劫诸侯兵入关,罪三也。怀王约入秦无暴掠,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收私其财,罪四也。⑦又强杀秦降王子婴,罪五也。诈坑秦子弟新安二十万,王其将,⑧罪六也。皆王诸将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争畔逆,罪七也。出逐义帝彭城,自都之,夺韩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与,罪八也。使人阴杀义帝江南,罪九也。夫为人臣而杀其主,杀其已降,为政不平,主约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无道,罪十也。吾以义兵从诸侯诛残贼,使刑馀罪人击公,⑨何苦乃与公挑战!"羽大怒,伏弩射中汉王。汉王伤胸,乃扪足曰:"虏中吾指!"⑩汉王病创卧,张良强请汉王起行劳军,以安士卒,⑪毋令楚乘胜。汉王出行军,疾甚,因驰入成皋。

①师古曰:"眛音莫葛反。其字从本末之末。"

②师古曰:"走音奏。"

③师古曰:"罢读曰疲。转,运;馈,馈也,音式向反。"

④师古曰:"数,责其罪也,音所具反。"

⑤如淳曰:"卿者,卿大夫之号。子者,子男之爵。冠军,人之首也。"文颖曰:"卿子,时人相褒尊之辞,犹言公子也。时上将,故言冠军。"师古曰:"矫,托也,托怀王命而杀之也。卿子冠军,文说是也。"

⑥李奇曰:"前受命于怀王往救赵,当还反报。"

⑦师古曰:"掘而发之,收取其财以私自有也。掘音其勿反。"

⑧李奇曰:"章邯等为王。"

⑨师古曰:"言轻贱也。"

⑩师古曰:"扪,摸也。伤胸而扪足者,以安众也。扪音门。中音竹仲反。"

⑪师古曰:"行音下更反。其下亦同。"

十一月,韩信与灌婴击破楚军,杀楚将龙且,追至城阳,虏齐王广。

齐相田横自立为齐王，奔彭越。汉立张耳为赵王。

汉王疾瘉，[1]西入关，至栎阳，存问父老，置酒。枭故塞王欣头栎阳市。[2]留四日，复如军，军广武。关中兵益出，而彭越、田横居梁地，往来苦楚兵，绝其粮食。

①师古曰："瘉与愈同。愈，差也。"

②师古曰："枭，县首于木上。"

韩信已破齐，使人言曰："齐边楚，[1]权轻，不为假王，恐不能安齐。"汉王怒，欲攻之。张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为守。"春二月，遣张良操印，立韩信为齐王。[2]秋七月，立黥布为淮南王。八月，初为算赋。[3]北貉、燕人来致枭骑助汉。[4]汉王下令：[5]军士不幸死者，吏为衣衾棺敛，[6]转送其家。[7]四方归心焉。[8]

①师古曰："边，共为边界。"

②师古曰："操，持也，音千高反。"

③如淳曰："汉仪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兵车马。"

④应劭曰："北貉，国也。枭，健也。"张晏曰："枭，勇也，若六博之枭也。"师古曰："貉在东北方，三韩之属皆貉类也，音莫客反。"

⑤师古曰："令，教命也。下音胡嫁反。他皆类此。"

⑥师古曰："棺音工唤反。敛音力赡反。与作衣衾而敛尸于棺。"

⑦师古曰："转，传送也。"

⑧师古曰："以仁爱故。"

项羽自知少助食尽，韩信又进兵击楚，羽患之。汉遣陆贾说羽，请太公，羽弗听。汉复使侯公说羽，羽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为汉，[1]以东为楚。九月，归太公、吕后，军皆称万岁。乃封侯公为平国君。[2]羽解而东归。汉王欲西归，张良、陈平谏曰："今汉有天下太半，[3]而诸侯皆附，楚兵罢食尽，[4]此天亡之时，不因其几而遂取之，[5]所谓养虎自遗患也。"汉王从之。

①应劭曰:“在荥阳东南二十里。”文颖曰:“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即今官渡水也。”

②师古曰:“以其善说,能平和邦国。”

③韦昭曰:“凡数三分有二为(大)〔太〕半,[17]有一分为少半。”

④师古曰:“罢读曰疲。”

⑤郑氏曰:“几,微也。”师古曰:“几,危也。”

【校勘记】

〔1〕 眉目準(頻)〔頫〕权衡, 景祐、汲古、殿、局本都作“頫”。王先谦说作“頫”是。

〔2〕 音弋豉(也)〔反〕。 景祐、殿、局本都作“反”。王先谦说作“反”是。

〔3〕 (令)〔今〕置将不善, 景祐、殿本都作“今”。王先谦说作“今”是。

〔4〕 愿(吏)〔更〕择可者。 景祐、殿本都作“更”。王先谦说作“更”是。

〔5〕 萧、曹(等)皆文吏, 景祐本无“等”字。杨树达说无“等”字是。

〔6〕 祭蚩尤于沛廷,而衅鼓旗。⑭帜皆赤, 注⑭原在“鼓”字下,明颜读“衅鼓”句绝。吴仁傑据封禅书“祠蚩尤,衅鼓旗”之文,以为“旗”字当属上句。王先谦、杨树达都说吴读是。

〔7〕 (所)杀者赤帝子故也。 王念孙说下“所”字涉上“所”字而衍。

〔8〕 至(阳城)〔城阳〕 齐召南据史记及曹参传改。王先谦说齐说是。

〔9〕 (大)破之。 景祐本无“大”字,史记亦无。王先孙说系后人所加。

〔10〕 迟,未(明)也。 景祐、殿本都无“明”字。王先谦说无“明”字是。

〔11〕 张(仓)〔苍〕传云 殿本作“苍”。王先谦说作“苍”是。

〔12〕 籍何以(生)〔至〕此? 钱大昭说明南监、闽本都作“至”。王念孙据史记项羽纪、高祖纪及通鉴汉纪,以为“生”当为“至”字之误。

〔13〕 给军〔粮〕食。 景祐、殿本及通鉴都有“粮”字。

〔14〕 (二)〔三〕月, 景祐、汲古、殿、局本都作“三”。王先谦说作“三”是。

〔15〕 雍(州)〔地〕 王先谦说“州”字误,当为“地”。按通鉴亦作“地”。

〔16〕 音女教(而)〔反〕, 景祐、殿本都作“反”。王先谦说作“反”是。

〔17〕 为(大)〔太〕半， 景祐、汲古、殿、局本都作“太”。

汉书卷一下

高帝纪第一下

五年冬十月，汉王追项羽至阳夏南[①]止军，与齐王信、魏相国越期会击楚，至固陵，[②]不会。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入壁，深堑而守。谓张良曰："诸侯不从，奈何？"良对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③]其不至固宜。[④]君王能与共天下，可立致也。[⑤]齐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坚。[⑥]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为相国。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阳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⑦]从陈以东傅海与齐王信，[⑧]信家在楚，其意欲复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许两人，[⑨]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于是汉王发使使韩信、彭越。至，皆引兵来。

①师古曰："夏音工雅反，已解于上。"

②晋灼曰："即固始也。"师古曰："后改为固始耳。地理志固始属淮阳。"

③李奇曰："信、越等未有益地之分。"师古曰："分音扶问反。"

④师古曰："理宜然也。"

⑤师古曰："共有天下之地，割而封之。"

⑥师古曰："因信自请为假王，乃立之耳，故曰非君王意。"

⑦师古曰："睢音虽。"

⑧师古曰："傅读曰附。"

⑨师古曰："捐，弃也，音弋全反。"

十一月，刘贾入楚地，围寿春。汉亦遣人诱楚大司马周殷。殷畔楚，以舒屠六，[①]举九江兵迎黥布，并行屠城父，[②]随刘贾皆会。

①如淳曰:“以舒之众屠破六县。”师古曰:“六者,县名,即上所谓九江王都六者也,后属庐江郡。”

②如淳曰:“并行,并击也。”师古曰:“城父,县名。父音甫。”

十二月,围羽垓下。①羽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②知尽得楚地,羽与数百骑走,是以兵大败。灌婴追斩羽东城。③楚地悉定,独鲁不下。汉王引天下兵欲屠之,为其守节礼义之国,乃持羽头示其父兄,鲁乃降。初,怀王封羽为鲁公,及死,鲁又为之坚守,故以鲁公葬羽于穀城。④汉王为发(葬)〔丧〕,[1]哭临而去。⑤封项伯等四人为列侯,赐姓刘氏。⑥诸民略在楚者皆归之。汉王还至定陶,驰入齐王信壁,夺其军。初项羽所立临江王共敖前死,子尉嗣立为王,不降。遣卢绾、刘贾击虏尉。

①应劭曰:“垓音该。”李奇曰:“沛洨县聚邑名也。”师古曰:“洨音衡交反。”

②应劭曰:“楚歌者,鸡鸣歌也。汉已略得其地,故楚歌者多鸡鸣时歌也。”师古曰:“楚歌者,为楚人之歌,犹言吴歈越吟耳。若以鸡鸣为歌曲之名,于理则可,不得云鸡鸣时也。高祖令戚夫人楚舞,自为作楚歌,岂亦鸡鸣时乎?”

③晋灼曰:“九江县。”

④师古曰:“即济北穀城。”

⑤师古曰:“临音力禁反。”

⑥师古曰:“皆羽之族,先有功于汉者。”

春正月,追尊兄伯号曰武哀侯。①下令曰:“楚地已定,义帝亡后,欲存恤楚众,以定其主。齐王信习楚风俗,更立为楚王,②王淮北,都下邳。魏相国建城侯彭越勤劳魏民,卑下士卒,③常以少击众,数破楚军,其以魏故地王之,号曰梁王,都定陶。”又曰:“兵不得休八年,万民与苦甚,④今天下事毕,其赦天下殊死以下。”⑤

①应劭曰:“兄伯早亡,追谥之。”

②师古曰:“更,改也。”

③师古曰:“言安辑魏地,保其人众也。下音胡稼反。”

④如淳曰:“与音相干与之与。”师古曰:“音弋庶反。”

⑤如淳曰:“死罪之明白也。左传曰斩其木而弗殊。”韦昭曰:“殊死,斩刑也。”师古曰:“殊,绝也,异也,言其身首离绝而异处也。”

于是诸侯上疏曰:“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吴芮、①赵王张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②大王陛下:③先时秦为亡道,天下诛之。大王先得秦王,定关中,于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败继绝,以安万民,功盛德厚。又加惠于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号比拟,亡上下之分,④大王功德之著,于后世不宜。⑤昧死再拜上皇帝尊号。”汉王曰:“寡人闻帝者贤者有也,⑥虚言亡实之名,非所取也。今诸侯王皆推高寡人,将何以处之哉?”诸侯王皆曰:“大王起于细微,灭乱秦,威动海内。又以辟陋之地,⑦自汉中行威德,诛不义,立有功,平定海内,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实宜,愿大王以幸天下。”⑧汉王曰:“诸侯王幸以为便于天下之民,则可矣。”于是诸侯王及太尉长安侯臣绾等三百人,⑨与博士稷嗣君叔孙通⑩谨择良日二月甲午,上尊号。汉王即皇帝位于氾水之阳。⑪尊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媪曰昭灵夫人。

①张晏曰:“汉元年,项羽立芮为衡山王,后又夺之地,谓之番君,是以曰故。”

②张晏曰:“秦以为人臣上书当言昧犯死罪而言,汉遂遵之。”

③应劭曰:“陛者,升堂之陛。王者必有执兵陈于阶陛之侧,群臣与至尊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以达尊之意也。若今称殿下、阁下、侍者、执事,皆此类也。”

④师古曰:“言大王与臣等并称王,是为比类相拟,无尊卑之差别也。地分音扶问反。”

⑤师古曰:“言位号不殊,则功德之著明者,不宜于后世也。”

⑥师古曰:“言贤德之人乃可有帝号。”

⑦师古曰:“辟读曰僻。”

⑧晋灼曰:“汉仪注民臣被其德以为侥幸也。”师古曰:“幸者,吉而免凶,可庆幸也,故福喜之事皆称为幸,而死谓之不幸。”

⑨师古曰:“绾,卢绾也。”

⑩孟康曰:"稷嗣,邑名。"

⑪张晏曰:"在济阴界,取其泛爱弘大而润下也。"师古曰:"据叔孙通传曰为皇帝于定陶,则此水在济阴是也。音敷剑反。"

诏曰:①"故衡山王吴芮与子二人、兄子一人,从百粤之兵,②以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诸侯立以为王。项羽侵夺之地,谓之番君。③其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为长沙王。"④又曰:"故粤王亡诸世奉粤祀,秦侵夺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⑤诸侯伐秦,亡诸身帅闽中兵以佐灭秦,⑥项羽废而弗立。今以为闽粤王,王闽中地,勿使失职。"

①如淳曰:"诏,告也。自秦汉以下,唯天子独称之。"

②服虔曰:"非一种,若今言百蛮也。"

③师古曰:"番音蒲何反。"

④臣瓒曰:"茂陵书象郡治临尘,去长安万七千五百里。"文颖曰:"桂林,今郁林也。"师古曰:"桂林,今之桂州境界左右皆是其地,非郁林也。"

⑤师古曰:"祭者尚血腥,故曰血食也。"

⑥如淳曰:"闽音缗。"应劭曰:"音文饰之文。"师古曰:"闽越,今泉州建安是其地也。其人本蛇种,故其字从虫。如音是也。虫音许尾反。"

帝乃西都洛阳。夏五月,兵皆罢归家。诏曰:"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①其归者半之。②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③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④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⑤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军吏卒会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满大夫者,皆赐爵为大夫。⑥故大夫以上赐爵各一级,⑦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⑧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⑨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⑩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及所当求于吏者,亟与。⑪爵或人君,上所尊礼,⑫久立吏前,会不为决,⑬甚亡谓也。⑭异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与亢礼。⑮今吾于爵非轻也,吏独安取此!⑯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⑰今小吏未尝从军者多满,⑱而有功者顾不得,⑲背公立私,守尉长吏教训甚不善。⑳其令诸吏善遇高爵,称吾意。㉑

且廉问,有不如吾诏者,以重论之。"㉒

①师古曰:"复音方目反。"

②师古曰:"各已还其本土者,复六岁也。"

③师古曰:"保,守也,安也。守而安之,以避难也。名数,谓户籍也。"

④师古曰:"复,还也,音扶目反。"

⑤师古曰:"辨告者,分别义理以晓喻之。"

⑥如淳曰:"军吏卒会赦,得免罪,及本无罪而亡爵级者,皆赐爵为大夫。"师古曰:"大夫,第五爵也。"

⑦师古曰:"就加之也。级,等也。"

⑧臣瓒曰:"秦制,列侯乃得食邑,今七大夫以上皆食邑,所以宠之也。"师古曰:"七大夫,公大夫也,爵第七,故谓之七大夫。"

⑨应劭曰:"不输户赋也。"如淳曰:"事谓役使也。"师古曰:"复其身及一户之内皆不徭赋也。复音扶目反。"

⑩师古曰:"公乘,第八爵。"

⑪师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⑫师古曰:"爵高有国邑者,则自君其人,故云或人君也。上谓天子。"

⑬师古曰:"有辨(说)〔讼〕及陈请者,[2]不早为决断。"

⑭师古曰:"亡谓者,失于事宜,不可以训。"

⑮应劭曰:"言从公大夫以上,民与令丞亢礼。亢礼者,长揖不拜。"师古曰:"异日,犹言往日也。亢者,当也,言高下相当,无所卑屈,不独谓揖拜也。"

⑯师古曰:"于何得此轻爵之法也。"

⑰苏林曰:"行音行酒之行,犹付与也。"

⑱如淳曰:"多自满足也。"

⑲师古曰:"顾犹反也,言若人反顾然。"

⑳师古曰:"守,郡守也。尉,郡尉也。长吏,谓县之令长。"

㉑师古曰:"称,副也。"

㉒师古曰:"廉,察也。廉字本作覝,其音同耳。"

帝置酒雒阳南宫。上曰:①"通侯诸将②毋敢隐朕,③皆言其情。吾

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④“陛下嫚而侮人，⑤项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与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⑥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⑦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禽也。”群臣说服。⑧

①如淳曰：“蔡邕云上者尊位所在也。但言上，不敢言尊号耳。”

②应劭曰：“旧曰彻侯，避武帝讳曰通侯。通亦彻也。通者，言其功德通于王室也。”张晏曰：“后改为列侯。列者，见序列也。”

③如淳曰：“朕，我也。蔡邕曰古者上下共之。咎繇与帝舜言称朕，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独以为尊称，汉遂因之而不改也。”

④张晏曰：“诏使高官者起，故陵先对。”孟康曰：“姓高，名起。”臣瓒曰：“汉帝年纪高帝时有信平侯臣陵、都武侯臣起。魏相、丙吉高帝时奏事有将军臣陵、臣起。”师古曰：“张说非也。若言高官者起，则丞相萧何、太尉卢绾及张良、陈平之属时皆在陵上，陵不得先对也。”

⑤师古曰：“嫚，易也，读与慢同。”

⑥师古曰：“填与镇同。镇，安也。馈亦馈字。”

⑦师古曰：“杰言桀然独出也。”

⑧师古曰：“说读曰悦。”

初，田横归彭越。项羽已灭，横惧诛，与宾客亡入海。上恐其久为乱，遣使者赦横，曰：“横来，大者王，小者侯；①不来，且发兵加诛。”横惧，乘传诣雒阳，②未至三十里，自杀。上壮其节，为流涕，发卒二千人，以王礼葬焉。

①师古曰：“大者，谓其长率，即横身也。小者，其徒属也。”

②如淳曰：“律，四马高足为置传，四马中足为驰传，四马下足为乘传，一马二马为轺传。急者乘一乘传。”师古曰：“传者，若今之驿，古者以车，谓之传

车，其后又单置马，谓之驿骑。传音张恋反。”

戍卒娄敬求见，说上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异，而都雒阳，不便，不如入关，据秦之固。”上以问张良，良因劝上。是日，车驾西都长安。[①]拜娄敬为奉春君，[②]赐姓刘氏。六月壬辰，大赦天下。

①师古曰：“凡言车驾者，谓天子乘车而行，不敢指斥也。是日，即其日也。著是日者，言从善之速也。长安本秦之乡名，高祖作都焉。”

②张晏曰：“春，岁之始也，今娄敬发事之始，故号曰奉春君也。”

秋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将征之。九月，虏荼。诏诸侯王视有功者立以为燕王。荆王臣信等十人[①]皆曰：“太尉长安侯卢绾功最多，请立以为燕王。”使丞相哙将兵平代地。

①如淳曰：“荆亦楚也。”贾逵曰：“秦庄襄王名楚，故改讳荆，遂行于世。”晋灼曰：“诗曰‘奋伐荆楚’，自秦之先故以称荆也。”师古曰：“晋说是也。左传又云‘荆尸而举’，亦已久矣。”

利幾反，上自击破之。利幾者，项羽将。羽败，利幾为陈令，降，上侯之颍川。上至雒阳，举通侯籍召之，[①]而利幾恐，反。[②]

①苏林曰：“都以侯籍召之。”

②师古曰：“普召通侯，而利幾自以项羽将，故恐惧而反也。”

后九月，徙诸侯子关中。治长乐宫。

六年冬十月，令天下县邑城。[①]

①张晏曰：“皇后、公主所食曰邑。令各自筑其城也。”师古曰：“县之与邑，皆令筑城。”

人告楚王信谋反，上问左右，左右争欲击之。用陈平计，乃伪游云梦。[①]十二月，会诸侯于陈，楚王信迎谒，因执之。诏曰：“天下既安，豪桀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尽图其功。[②]身居军九年，或未习法令，或以其故犯法，[③]大者死刑，吾甚怜之。其赦天下。”田肯贺上曰：“甚善，陛下得韩信，又治秦中。[④]秦，形胜之国也，[⑤]带河阻山，县隔千里，[⑥]持戟

百万，秦得百二焉。⑦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⑧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⑨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⑩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载百万，县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⑪此东西秦也。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者。”上曰：“善。”赐金五百斤。上还至雒阳，赦韩信，封为淮阴侯。

①韦昭曰：“在南郡之华容也。”师古曰：“梦读如本字，又音莫风反。”

②师古曰：“新立，言新即帝位也。图谓谋而赏之。”

③韦昭曰：“言未习知法令而犯之者，有司因以故犯法之罪罪之，故帝愍焉。”师古曰：“此说非也，言以未习法令之故，不知避罪，遂致犯刑，帝原其本情，故加怜之。”

④师古曰：“治谓都之也。秦中谓关中，秦地也。”

⑤张晏曰：“得形势之胜便也。”

⑥郑氏曰：“县音悬。”师古曰：“此本古之悬字耳，后人转用为州县字，乃更加心以别之，非当借音。他皆类此。”

⑦应劭曰：“言河山之险，与诸侯相县隔，绝千里也。所以能禽诸侯者，得天下之利百二也。”李斐曰：“河山之险，由地势高，顺流而下易，故天下于秦县隔千里也。持载百万，秦得百二焉。”苏林曰：“百二，得百中之二，二万人也。秦地险固，二万人足当诸侯百万人也。”师古曰：“县隔千里，李、应得之。秦得百二，苏说是也。”

⑧如淳曰：“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幡瓴水，言其向下之势易也。建音蹇。”苏林曰：“瓴读曰铃。”师古曰：“如、苏音说皆是。建音居偃反。”

⑨师古曰：“二县近海，财用之所出。”

⑩晋灼曰：“齐西有平原，河水东北过高唐。高唐即平原也。孟津号黄河，故曰浊河也。”

⑪应劭曰：“齐得十之二耳，故愍王称东帝，后复归之，卒为秦所灭者，利钝之势异也。”李斐曰：“齐有山河之限，地方二千里，是与天下县隔也。设有持载百万之众，齐得十中之二焉。百万十分之二，亦二十万也。但文相避，故言东西秦，其势敌也。”苏林曰：“十二，得十中之二，二十万人当百万。言齐虽固，不如秦二万乃当百万也。”晋灼曰：“案文考义，苏说是也。”师古曰：

"苏、晋之释得其意也。秦得百二者,二万人当诸侯百万人也。齐得十二者,二十万人当诸侯百万也。所以言县隔千里之外者,除去秦地,而齐乃与诸侯计利便也。"

甲申,始剖符封功臣曹参等为通侯。[①]诏曰:"齐,古之建国也,今为郡县,其复以为诸侯。[②]将军刘贾数有大功,及择宽惠修絜者,王齐、荆地。"春正月丙午,韩王信等奏请以故东阳郡、鄣郡、吴郡五十三县立刘贾为荆王,[③]以砀郡、薛郡、郯郡三十六县立弟文信君交为楚王。[④]壬子,以云中、雁门、代郡五十三县立兄宜信侯喜为代王,以胶东、胶西、临淄、济北、博阳、城阳郡七十三县立子肥为齐王,以太原郡三十一县为韩国,徙韩王信都晋阳。

①师古曰:"剖,破也,与其合符而分授之也。剖音普口反。"

②师古曰:"为国以封诸侯王。"

③文颖曰:"东阳,今下邳也。鄣郡,今丹(杨)〔阳〕[3]也。吴郡,本会稽也。"韦昭曰:"鄣郡,今故鄣县也,后郡徙丹(杨)〔阳〕,转以为县,故谓之故鄣也。"师古曰:"鄣音章。"

④文颖曰:"薛郡,今鲁国是也。郯郡,今东海郡也。"师古曰:"郯音谈。"

上已封大功臣(三)〔二〕十馀人,[4]其馀争功,未得行封。上居南宫,从复道上[①]见诸将往往耦语,以问张良。良曰:"陛下与此属共取天下,今已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爱,所诛皆平生仇怨。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为不足用遍封,[②]而恐以过失及诛,故相聚谋反耳。"上曰:"为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③]计群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群臣。"三月,上置酒,封雍齿,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④]罢酒,群臣皆喜,曰:"雍齿且侯,吾属亡患矣!"

①如淳曰:"復音複,上下有道,故谓之復。"

②师古曰:"言有功者多,而土地少。"

③师古曰:"言有旧嫌者也。"

④师古曰:"趣读曰促。"

上归栎阳，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说太公曰："天亡二日，土亡二王。皇帝虽子，人主也；太公虽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则威重不行。"后上朝，太公拥彗，①迎门却行。②上大惊，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乱天下法！"于是上心善家令言，③赐黄金五百斤。夏五月丙午，诏曰："人之至亲，莫亲于父子，故父有天下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此人道之极也。前日天下大乱，兵革并起，万民苦殃，朕亲被坚执锐，④自帅士卒，犯危难，平暴乱，立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训也。诸王、通侯、将军、群卿、大夫已尊朕为皇帝，而太公未有号。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⑤

①李奇曰："为恭也，如今卒持帚也。"师古曰："彗者，所以埽也，音似岁反。"

②师古曰："却退而行也，音丘略反。"

③师古曰："晋太子庶子刘宝云善其发悟己心，因得尊崇父号，非善其令父敬己。"

④师古曰："被坚谓甲胄也。执锐谓利兵也。被音皮义反。"

⑤师古曰："太上，极尊之称也。皇，君也。天子之父，故号曰皇。不预治国，故不言帝也。"

秋九月，匈奴围韩王信于马邑，信降匈奴。

七年冬十月，上自将击韩王信于铜鞮，①斩其将。信亡走匈奴，(与)其将曼丘臣、王黄②共立故赵后赵利为王，③[5]收信散兵，与匈奴共距汉。上从晋阳连战，乘胜逐北，至楼烦，会大寒，士卒堕指者什二三。④遂至平城，为匈奴所围，七日，用陈平秘计得出。⑤使樊哙留定代地。

①师古曰："县名也。鞮音丁奚反。"

②师古曰："姓曼丘，名臣也。曼丘、毋丘本一姓也，语有缓急耳。曼音万。"

③师古曰："故赵，六国时赵也。"

④师古曰："十人之中，二三堕指。"

⑤应劭曰："陈平使画工图美女，间遣人遗阏氏，云汉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

厄，欲献之。阙氏畏其夺己宠，因谓单于曰：‘汉天子亦有神灵，得其土地，非能有也。’于是匈奴开其一角，得突出。”郑氏曰：“以计鄙陋，故秘不传。”师古曰：“应氏之说出桓谭新论，盖谭以意测之，事当然耳，非纪传所说也。”

十二月，上还过赵，不礼赵王。是月，匈奴攻代，代王喜弃国，自归雒阳，赦为合阳侯。辛卯，立子如意为代王。

春，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请之。[①] 民产子，复勿事二岁。[②]

①应劭曰：“轻罪不至于髡，完其髭鬓，故曰髡。古耐字从彡，发肤之意也。杜林以为法度之字皆从寸，后改如是。言耐罪已上，皆当先请也。耐音若能。”如淳曰：“耐犹任也，任其事也。”师古曰：“依应氏之说，髡当音而，如氏之解则音乃代反，其义亦两通(而)〔髡〕谓颊旁毛也。[6] 彡，毛发貌也，音所廉反，又先廉反。而功臣侯表宣曲侯通髡为鬼薪，则应氏之说斯为长矣。”

②师古曰：“勿事，不役使也。”

二月，至长安。萧何治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大仓。[①] 上见其壮丽，甚怒，谓何曰：“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②] 是何治宫室过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③] 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亡以重威，且亡令后世有以加也。”上说。[④] 自栎阳徙都长安。置宗正(宫)〔官〕[7]以序九族。夏四月，行如雒阳。[⑤]

①师古曰：“未央殿虽南向，而上书奏事谒见之徒皆诣北阙，公车司马亦在北焉。是则以北阙为正门，而又有东门、东阙。至于西南两面，无门阙矣。盖萧何初立未央宫，以厌胜之术，理宜然乎？”

②师古曰：“匈匈，喧扰之意。”

③师古曰：“就，成也。”

④师古曰：“说读曰悦。”

⑤师古曰：“如，往也。”

八年冬，上东击韩信馀寇于东垣。[①] 还过赵，赵相贯高等耻上不礼其王，阴谋欲弒上。上欲宿，心动，问：“县名何？”曰：“柏人。”上曰：“柏

人者,迫于人也。”去弗宿。

①孟康曰:“真定也。”师古曰:“垣音辕。”

十一月,令士卒从军死者为槥,①归其县,县给衣衾棺葬具,②祠以少牢,长吏视葬。十二月,行自东垣至。③

①服虔曰:“槥音卫。”应劭曰:“小棺也,今谓之棳。”

②如淳曰:“棺音贯,谓棺敛之服也。”臣瓒曰:“初以槥致其尸于家,县官更给棺衣更敛之也。金布令曰‘不幸死,死所为棳,传归所居县,赐以衣棺’也。”师古曰:“初为槥棳,至县更给衣及棺,备其葬具耳。不劳改读音为贯也。金布者,令篇(者)〔名〕,[8]若今言仓库令也。”

③师古曰:“至京师。”

春三月,行如雒阳。令吏卒从军至平城及守城邑者①皆复终身勿事。②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刘氏冠。③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绨纻罽,操兵,乘骑马。④秋八月,吏有罪未发觉者,赦之。九月,行自雒阳至,淮南王、梁王、赵王、楚王皆从。

①如淳曰:“平城左右诸城能坚守(也)〔者〕。”[9]

②师古曰:“复音方目反。”

③文颖曰:“即竹皮冠也。”

④师古曰:“贾人,坐贩卖者也。绮,文缯也,即今之细绫也。绨,细葛也。纻,织纻为布及疏也。罽,织毛若今氍毹及氈毹之类也。操,持也。兵,凡兵器也。乘,驾车也。骑,单骑也。贾音古。绨音丑知反。纻音仡。罽音居例反。操音千高反。”

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赵王、楚王朝未央宫,置酒前殿。上奉玉卮①为太上皇寿,②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赖,③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④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⑤殿上群臣皆称万岁,大笑为乐。

①应劭曰:“饮酒礼器也,古以角作,受四升。古卮字作觚。”晋灼曰:“音支。”师古曰:“卮,饮酒圜器也,今尚有之。”

②师古曰:“进酒而献寿也,已解于上。”

③应劭曰:“赖者,恃也。”晋灼曰:“许慎云‘赖,利也’,无利入于家也。或曰江淮之间谓小儿多诈狡狯为亡赖。”师古曰:“晋说是也。狯音工外反。”

④服虔曰:“力,勤力也。”

⑤师古曰:“就,成也。与亦如也。”

十一月,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①十二月,行如雒阳。

①师古曰:“利谓便好也。屈音九勿反。”

贯高等谋逆发觉,逮捕高等,①并捕赵王敖下狱。诏敢有随王,罪三族。②郎中田叔、孟舒等十人自髡钳为王家奴,③从王就狱。王实不知其谋。春正月,废赵王敖为宣平侯。徙代王如意为赵王,王赵国。丙寅,前有罪殊死以下,皆赦之。

①师古曰:“逮捕,谓事相连及者皆捕之也。一曰,在道守禁,相属不绝,若今之传送囚耳。”

②张晏曰:“父母兄弟妻子也。”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师古曰:“如说是也。”

③师古曰:“钳,以铁束颈也,音其炎反。”

二月,行自雒阳至。贤赵臣田叔、孟舒等十人,召见与语,汉廷臣无能出其右者。①上说,②尽拜为郡守、诸侯相。

①师古曰:“古者以右为尊,言材用无能过之者,故云不出其右也。他皆类此。”

②师古曰:“说读曰悦。”

夏六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十年冬十月,淮南王、燕王、荆王、梁王、楚王、齐王、长沙王来朝。

夏五月,太上皇后崩。①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万年。②赦栎阳囚死罪以下。③八月,令诸侯王皆立太上皇庙于国都。

①如淳曰:"王陵传楚取太上皇、吕后为质。又项羽归太公、吕后,不见归媪也。又上五年追尊母媪为昭灵夫人,高后时乃追尊为昭灵后耳。汉仪注高帝母兵起时死小黄北,后于小黄作陵庙。以此二者推之,不得有太上皇后崩也。"李奇曰:"高祖后母也。"晋灼曰:"五年,追尊先媪曰昭灵夫人,言追尊,则明其已亡。史记十年春夏无事,七月太上皇崩,葬栎阳宫,明此长'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八字也。又汉仪注先媪已葬陈留小黄。"师古曰:"如、晋二说皆得之,无此太上皇后也。诸家之说更有异端,适为烦秽,不足采也。"

②师古曰:"三辅黄图云高祖初居栎阳,故太上皇因在栎阳。十年太上皇崩,葬其北原,起万年邑,置长丞也。"

③臣瓒曰:"万年陵在栎阳县界,故特赦之。"

九月,代相国陈豨反。① 上曰:"豨尝为吾使,甚有信。② 代地吾所急,故封豨为列侯,以相国守代,今乃与王黄等劫掠代地! 吏民非有罪也,能去豨、黄来归者,皆赦之。"③ 上自东,至邯郸。上喜曰:"豨不南据邯郸而阻漳水,吾知其亡能为矣。"赵相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请诛守尉。④ 上曰:"守尉反乎?"对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上令周昌选赵壮士可令将者,白见四人。⑤ 上嫚骂曰:⑥"竖子能为将乎!"四人惭,皆伏地。上封各千户,以为将。左右谏曰:"从入蜀汉,伐楚,赏未遍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陈豨反,赵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⑦今计唯独邯郸中兵耳。吾何爱四千户,不以慰赵子弟!"皆曰:"善。"又求:"乐毅有后乎?"⑧得其孙叔,封之乐乡,号华成君。问豨将,皆故贾人。上曰:"吾知与之矣。"⑨乃多以金购豨将,⑩豨将多降。

①邓展曰:"东海人名猪曰豨。"师古曰:"豨音许岂反。"

②师古曰:"为音于伪反。"

③师古曰:"去谓弃离之而来也。"

④师古曰:"守者,郡守;尉者,郡尉也。"

⑤师古曰:"白于天子而召见也。"

⑥师古曰:"嫚者,漫污也。"

⑦师古曰:“檄者,以木简为书,长尺二寸,用征召也。其有急事,则加以鸟羽插之,示速疾也。魏武奏事云今边有警,辄露檄插羽。檄音胡历反。”

⑧师古曰:“乐毅,战国时燕将也。”

⑨师古曰:“与,如也,言能如之何也。”

⑩师古曰:“购,设赏募也,〔音构〕。”[10]

十一年冬,上在邯郸。豨将侯敞将万馀人游行,王黄将骑千馀军曲逆,①张春将卒万馀人度河攻聊城。②汉将军郭蒙与齐将击,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③至马邑,马邑不下,攻残之。④豨将赵利守东垣,高祖攻之不下。卒骂,上怒。城降,卒骂者斩之。诸县坚守不降反寇者,复租赋三岁。

①文颖曰:“今中山蒲阴是也。”

②师古曰:“即今博州聊城县。”

③师古曰:“道由太原也。”

④师古曰:“残谓多所杀戮也。”

春正月,淮阴侯韩信谋反长安,夷三族。将军柴武斩韩王信于参合①。

①师古曰:“代之县也。”

上还雒阳。诏曰:“代地居常山之北,与夷狄边,赵乃从山南有之,远,数有胡寇,难以为国。颇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属代,①代之云中以西为云中郡,则代受边寇益少矣。王、相国、通侯、吏二千石择可立为代王者。”燕王绾、相国何等三十三人皆曰:“子恒贤知温良,请立以为代王,都晋阳。”②大赦天下。

①师古曰:“少割以益之,不尽取也。颇音普我反。后皆类此。”

②如淳曰:“文纪言都中都,又文帝过太原,复晋阳、中都二岁,似迁都于中都也。”

二月,诏曰:“欲省赋甚。①今献未有程,②吏或多赋以为献,而诸侯

王尤多,民疾之。③令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献,及郡各以其口数率,④人岁六十三钱,以给献费。"又曰:"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⑤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⑥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⑦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国,⑧相国鄫侯下诸侯王,⑨御史中执法下郡守,⑩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⑪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⑫有而弗言,觉,免。年老癃病,勿遣。"⑬

①师古曰:"意甚欲省赋敛也。"

②师古曰:"程,法式也。"

③师古曰:"诸侯王赋其国中,以为献物,又多于郡,故百姓疾苦之。"

④师古曰:"率,计也。"

⑤师古曰:"伯读曰霸。"

⑥师古曰:"特,独也。"

⑦师古曰:"奚,何也。"

⑧臣瓒曰:"周昌已为赵相,御史大夫是赵尧耳。"

⑨臣瓒曰:"茂陵书何封国在南阳。鄫音赞。"师古曰:"瓒说是也。而或云何封沛郡鄫县,音才何反,非也。案地理志南阳鄫县云侯国,沛鄫县不云侯国也。又南阳鄫者,本是春秋时阴国,所谓迁阴于下阴者也。今为襄州阴城县,有鄫城,城西见有萧何庙。彼土又有筑水,筑水之阳古曰筑阳县,与鄫侧近连接。据何本传,何薨之后子禄无嗣,高后封何夫人同为鄫侯,小子延为筑阳侯。孝文罢同,更封延为鄫侯。是知何封鄫国兼得筑阳,此明验也。但鄫字别有酇音,是以沛之酇县,史记、汉书皆作鄫字,明其音同也。班固泗水亭碑以萧何相国所封,与何同韵,于义无爽。然其封邑实在南阳,非沛县也。且地理志云王莽改沛鄫曰赞治,然而沛鄫亦有赞音。酇、鄫相乱,无所取信也。说者又引江统徂淮赋以为证,此乃统之疏谬,不可考核,亦犹潘岳西征以陕之曲沃为成师所居耳。斯例甚多,不可具载。"

⑩晋灼曰:“中执法,中丞也。”

⑪文颖曰:“有贤者,郡守身自往劝勉,令至京师,驾车遣之。”

⑫苏林曰:“行状年纪也。”

⑬师古曰:“癃,疲病也,音隆。”

三月,梁王彭越谋反,夷三族。[①]诏曰:“择可以为梁王、淮阳王者。”燕王绾、相国何等请立子恢为梁王,子友为淮阳王。罢东郡,颇益梁;罢颍川郡,颇益淮阳。

①师古曰:“夷,平也,谓尽诛除之。”

夏四月,行自雒阳至。令丰人徙关中者皆复终身。[①]

①应劭曰:“太上皇思(上)欲归丰,[11]高祖乃更筑城寺市里如丰县,号曰新丰,徙丰民以充实之。”师古曰:“徙丰人所居,即今之新丰古城是其处。复音方目反。”

五月,诏曰:“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①]使与百粤杂处。[②]会天下诛秦,南海尉它居南方长治之,[③]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④]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今立它为南粤王。”使陆贾即授玺绶。[⑤]它稽首称臣。

①如淳曰:“中县之民,中国县民也。秦始皇略取(骆)〔陆〕梁地以为桂林、[12]象郡、南海郡,故曰三郡。”

②李奇曰:“欲以介其间,使不相攻击也。”

③晋灼曰:“长音长吏之长。”师古曰:“它,古佗字也,书本亦或作他,并音徒何反。它者,南海尉之名也,姓赵。长治,谓为之长(治)〔帅〕而治理之也。”[13]

④师古曰:“耗,损也,音火到反。”

⑤师古曰:“即,就也,就其所居而立之。”

六月,令士卒从入蜀、汉、关中者皆复终身。[①]

①师古曰:“复音方目反。”

秋七月，淮南王布反。上问诸将，滕公言故楚令尹薛公有筹策。上(见公)〔召见〕，[14]薛公言布形势，上善之，封薛公千户。诏王、相国择可立为淮南王者，群臣请立子长为王。上乃发上郡、北地、陇西车骑，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万人①为皇太子卫，军霸上。布果如薛公言，东击杀荆王刘贾，劫其兵，度淮击楚，楚王交走人薛。上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从军；征诸侯兵，上自将以击布。

①应劭曰："材官，有材力者。"张晏曰："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陈，常以八月，太守、都尉、令、长、丞会都试，课殿最。水处则习船，边郡将万骑行障塞。光武时省。"韦昭曰："中尉即执金吾也。"

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军于会缶，①布走，令别将追之。

①孟康曰："音侩保，邑名，属沛国蕲县。"苏林曰："缶音蹇。"晋灼曰："蕲县乡名也。"师古曰："会音工外反。缶音丈瑞反。苏音是也。此字本作蹇，而转写者误为缶字耳。音保，非也。黥布传则正作蹇字，此足明其不作缶也。"

上还，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①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②上击筑，③自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④上乃起舞，慷慨伤怀，⑤泣数行下。⑥谓沛父兄曰："游子悲故乡。⑦吾虽都关中，万岁之后吾魂魄犹思(乐)沛。[15]且朕自沛公以诛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为朕汤沐邑，⑧复其民，世世无有所与。"⑨沛父老诸母故人日乐饮极欢，道旧故为笑乐。⑩十馀日，上欲去，沛父兄固请。上曰："吾人众多，父兄不能给。"乃去。沛中空县皆之邑西献。⑪上留止，张饮三日。⑫沛父兄皆顿首曰："沛幸得复，丰未得，唯陛下哀矜。"上曰："丰者，吾所生长，极不忘耳。⑬吾特以其为雍齿故反我为魏。"沛父兄固请之，乃并复丰，比沛。

①应劭曰："助行酒。"

②师古曰："酣，洽也，音胡甘反。"

③邓展曰："筑音竹。"应劭曰："状似琴而大，头安弦，以竹击之，故名曰筑。"师古曰："今筑形似瑟而细颈也。"

④师古曰:“和音胡卧反。”

⑤师古曰:“慷音口朗反。慨音口代反。”

⑥师古曰:“泣,目中泪也。”

⑦师古曰:“游子,行客也。悲谓顾念也。”

⑧师古曰:“凡言汤沐邑者,谓以其赋税供汤沐之具也。”

⑨师古曰:“复音方目反。与读曰豫。”

⑩师古曰:“言日日乐饮也。乐并音来各反。”

⑪如淳曰:“献牛酒也。”师古曰:“之,往也。皆往邑西,竞有所献,故县中空无人。”

⑫张晏曰:“张,帷帐也。”师古曰:“张音竹亮反。”

⑬师古曰:“极,至也。至念之不忘也。”

汉别将击布军洮水南北,① 皆大破之,追斩布番阳。②

①苏林曰:“洮音兆。”

②师古曰:“番音蒲何反。”

周勃定代,斩陈豨于当城。①

①韦昭曰:“代郡县也。”

诏曰:“吴,古之建国也,日者荆王兼有其地,① 今死亡后。朕欲复立吴王,其议可者。”长沙王臣等言:② “沛侯濞重厚,③ 请立为吴王。”已拜,上召谓濞曰:“汝状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岂汝邪?④ 然天下同姓一家,汝慎毋反。”濞顿首曰:“不敢。”

①师古曰:“日者,犹往日也。”

②师古曰:“臣者,长沙王之名,吴芮之子也。今书本或臣下有芮字者,流俗妄加也。”

③服虔曰:“濞音滂濞。”师古曰:“音普鼻反。”

④应劭曰:“高祖有聪略,反相径可知。至于东南有乱,克期五十,占者所知也。若秦始皇东巡以厌气,后刘项起东南,疑当如此耳。”如淳曰:“度其贮积足用为难,又吴楚世不宾服。”师古曰:“应说是也。拊谓摩循之。”

十一月，行自淮南还。过鲁，以大牢祠孔子。

十二月，诏曰："秦皇帝、楚隐王、[1]魏安釐王、[2]齐愍王、[3]赵悼襄王[4]皆绝亡后。其与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齐各十家，赵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5]令视其冢，复亡与它事。"[6]

①师古曰："陈胜也。"

②师古曰："昭王之子也。釐读曰僖。汉书僖谥及福禧字，例多为釐。"

③师古曰："宣王之子，为淖齿所杀。"

④师古曰："孝成王之子。"

⑤师古曰："亡忌即信陵君也。"

⑥师古曰："复音方目反。与读曰豫。"

陈豨降将言豨反时燕王卢绾使人之豨所阴谋。[1]上使辟阳侯审食其迎绾，[2]绾称疾。食其言绾反有端。春二月，使樊哙、周勃将兵击绾。诏曰："燕王绾与吾有故，爱之如子，闻与陈豨有谋，吾以为亡有，故使人迎绾。绾称疾不来，谋反明矣。燕吏民非有罪也，赐其吏六百石以上爵各一级。与绾居，去来归者，赦之，[3]加爵亦一级。"诏诸侯王议可立为燕王者，长沙王臣等请立子建为燕王。

①师古曰："之，往也。"

②师古曰："辟音必亦反。食其音异基。"

③师古曰："先与绾居，今能去之来归汉者，赦其罪。"

诏曰："南武侯织亦粤之世也，立以为南海王。"[1]

①文颖曰："高祖五年，以象郡、桂林、南海、长沙立吴芮为长沙王。象郡、桂林、南海属尉佗，佗未降，遥虚夺以封芮耳。后佗降汉，十一年，更立佗为南越王，自此王三郡。芮唯得长沙、桂林、零陵耳。今复封织为南海王，复遥夺佗一郡，织未得王之。"

三月，诏曰："吾立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与天下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辑之。[1]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2]而重臣之亲，或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赋敛，女子公主。[3]为列侯

食邑者，皆佩之印，赐大第室。④吏二千石，徙之长安，受小第室。入蜀汉定三秦者，皆世世复。⑤吾于天下贤士功臣，可谓亡负矣。其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与天下共伐诛之。⑥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①师古曰：“辑与集同。”

②师古曰：“谓非列侯而特赐食邑者。”

③如淳曰：“公羊传曰‘天子嫁女于诸侯，必使诸侯同姓者主之’，故谓之公主。百官表‘列侯所食曰国，皇后、公主所食曰邑’。帝姊妹曰长公主，诸王女曰翁主。”师古曰：“如说得之。天子不亲主婚，故谓之公主。诸王即自主婚，故其女曰翁主。翁者，父也，言父主其婚也。亦曰王主，言王自主其婚也。高祖答项羽曰‘吾翁即若翁也’。扬雄方言云‘周、晋、秦、陇谓父曰翁’。而臣瓒、王劭或云公者比于上爵，或云主者妇人尊称，皆失之。”

④孟康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第也。”

⑤师古曰：“复音方目反。”

⑥师古曰：“擅，专也，音上战反。他皆类此。”

上击布时，为流矢所中，行道疾。疾甚，吕后迎良医。医人见，上问医。曰：“疾可治(不医曰可治)。”[16]于是上嫚骂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①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②遂不使治疾，赐黄金五十斤，罢之。吕后问曰：“陛下百岁后，萧相国既死，谁令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戆，③陈平可以助之。陈平知有馀，然难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后复问其次，上曰：“此后亦非乃所知也。”④

①师古曰：“三尺，剑也。下韩安国传所云三尺亦同，而流俗书本或云提三尺剑，剑字后人所加耳。”

②韦昭曰：“秦山卢人也。名越人，魏桓侯时医也。”臣瓒曰：“史记云齐勃海人也，魏无桓侯。”师古曰：“瓒说是也。扁音步典反。”

③师古曰：“戆，愚也，古音下绀反，今则竹巷反。”

④师古曰：“乃，汝也。言自此之后，汝亦终矣，不复知之。”

卢绾与数千人居塞下候伺，幸上疾愈，自入谢。[①]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长乐宫。[②]卢绾闻之，遂亡入匈奴。

①师古曰："冀得上疾愈，自入谢以为己身之幸也。"

②臣瓒曰："帝年四十二即位，即位十二年，寿五十三。"

吕后与审食其谋曰："诸将故与帝为编户民，[①]北面为臣，心常鞅鞅，[②]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③]以故不发丧。人或闻，以语郦商。郦商见审食其曰："闻帝已崩，四日不发丧，欲诛诸将。诚如此，天下危矣。陈平、灌婴将十万守荥阳，樊哙、周勃将二十万定燕代，此闻帝崩，诸将皆诛，必连兵还鄉，以攻关中。[④]大臣内畔，诸将外反，亡可蹻足待也。"[⑤]审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发丧，大赦天下。

①师古曰："编户者，言列次名籍也。编音鞭。"

②师古曰："鞅鞅，不满足也，音於亮反。他皆类此。"

③师古曰："族谓族诛之。是亦此也。"

④师古曰："鄉读曰向。还向，犹言反向、内向也。"

⑤文颖曰："蹻犹翘也。"如淳曰："蹻音如今作乐蹻行之蹻。"晋灼曰："许慎云'蹻，举足小高也'，音矫。"师古曰："晋说是也。"

五月丙寅，葬长陵。[①]已下，[②]皇太子群臣皆反至太上皇庙。群臣曰："帝起细微，拨乱世反之正，[③]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上尊号曰高皇帝。[④]

①臣瓒曰："自崩至葬凡二十三日。长陵在长安北四十里。"

②苏林曰："下音下书之下。"郑氏曰："已下棺也。"师古曰："苏音郑说是也。下音胡亚反。"

③师古曰："反，还也，还之于正道。"

④师古曰："尊号，谥也。"

初，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

章程,[1]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又与功臣剖符作誓,[2]丹书铁契,金匮石室,[3]藏之宗庙。虽日不暇给,规摹弘远矣。[4]

①如淳曰:"章,历数之章术也。程者,权衡丈尺斗斛之平法也。"师古曰:"程,法式也。"

②如淳曰:"谓功臣表誓'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乃灭绝'。"

③如淳曰:"金匮,犹金縢也。"师古曰:"以金为匮,以石为室,重缄封之,保慎之义。"

④邓展曰:"若画工规模物之摹。"韦昭曰:"正员之器曰规。摹者,如画工未施采事摹之矣。"师古曰:"取喻规摹,谓立制垂范也。给,足也。日不暇足,言众事繁多,常汲汲也。"

赞曰:春秋晋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1]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事孔甲,[2]范氏其后也。[3]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4]在夏为御龙氏,[5]在商为豕韦氏,[6]在周为唐杜氏,[7]晋主夏盟为范氏。"范氏为晋士师,[8]鲁文公世奔秦。[9]后归于晋,其处者为刘氏。[10]刘向云战国时刘氏自秦获于魏。[11]秦灭魏,迁大梁,[12]都于丰,故周市说雍齿曰"丰,故梁徙也"。是以颂高祖云:"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13]丰公,盖太上皇父。其迁日浅,坟墓在丰鲜焉。[14]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则有秦、晋、梁、荆之巫,[15]世祠天地,缀之以祀,岂不信哉![16]由是推之,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17]

①荀悦曰:"唐者,帝尧有天下号。陶,发声也。"韦昭曰:"陶唐皆国名,犹汤称殷商矣。"臣瓒曰:"尧初居于唐,后居陶,故曰陶唐也。"师古曰:"三家之说皆非也。许慎说文解字云:'陶,丘再成也,在济阴。夏书曰东至陶丘。陶丘有尧城,尧尝居之,后居于唐,故尧号陶唐氏。'斯得之矣。"

②应劭曰:"扰,驯也,能顺养得其嗜欲也。孔甲,夏天子也。"师古曰:"扰音绕,又音饶。"

③师古曰:"晋司空士蒍之孙士会为晋大夫,食采于范,因号范氏。"

④师古曰:“范宣子即士会之孙士匄也。”

⑤师古曰:“即刘累也。”

⑥师古曰:“豕韦,国名,在东郡白马县东南。”

⑦师古曰:“唐、杜,二国名也。殷末豕韦徙国于唐;周成王灭唐,迁之于杜,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晋。士会即隰叔之玄孙也。唐,太原晋阳县也。杜,京兆杜县也。”

⑧师古曰:“言晋为霸,主诸夏之盟,而范氏为晋正卿。”

⑨师古曰:“文公六年,晋襄公卒,士会与先蔑如秦逆公子雍,欲以为嗣。七年,以秦师纳雍,而赵宣子立灵公,与秦师战,败之于刳首。先蔑奔秦,士会从之。”

⑩师古曰:“文十三年,晋人使魏寿馀伪以魏畔,诱士会而纳之。秦人归其帑,其别族留在秦者既无官邑,而乃复刘累之姓也。”

⑪文颖曰:“六国时,秦伐魏,刘氏随军为魏所获,故得复居魏也。”师古曰:“春秋之后,周室卑微,诸侯强盛,交相攻伐,故总谓之战国。”

⑫师古曰:“秦昭王伐魏,魏惠王弃安邑,东徙大梁,更号曰梁,非始皇灭六国之时。”

⑬晋灼曰:“涉犹入也。”

⑭师古曰:“鲜,少也,音先浅反。”

⑮应劭曰:“先人所在之国,悉致祠巫祝,博求神灵之意也。”文颖曰:“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氏世仕于晋,故祠祀有晋巫。范会支庶,留秦为刘氏,故有秦巫。刘氏随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后徙丰,丰属荆,故有荆巫也。”

⑯师古曰:“缀,言不绝也。”

⑰孟康曰:“十一月天统,物萌色赤,故云得天统也。”臣瓒曰:“汉承尧绪,为火德。秦承周后,以火代木,得天之统序,故曰得天统。汉初因秦正,至太初元年始用夏正,不用十一月为正也。”师古曰:“瓒说得之。”

【校勘记】

〔1〕 汉王为发(弃)〔丧〕， 景祐、汲古、殿本都作“丧”。王先谦说作“丧”是。

〔2〕 有辨(说)〔讼〕及陈请者， 景祐、殿本都作“讼”。王先谦说作“讼”是。

〔3〕 丹(杨)〔阳〕 景祐、殿本都作"阳"。

〔4〕 上已封大功臣(三)〔二〕十馀人 周寿昌说高帝功臣表六年正月以前封二十七人,合韩信二十八人,"三"是"二"之误。王先谦说通鉴亦作"二十馀人",此积画传写之误。

〔5〕 (与)其将曼丘臣、王黄共立故赵后赵利为王, 朱子文说"与"字衍。王先谦说朱说是。

〔6〕 (而)〔彨〕谓颊旁毛也。 景祐、殿本都作"彨"。按下句云"彡,毛发貌也",是释"彨"字所从,则作"彨"是。

〔7〕 置宗正(宫)〔官〕 景祐、殿、局本都作"官"。钱大昭说"宫"当作"官"。

〔8〕 金布者,令篇(者)〔名〕, 景祐、汲古、殿、局本都作"名"。

〔9〕 能坚守(也)〔者〕。 殿本作"者"。王先谦说作"者"是。

〔10〕 购设赏募也〔音构〕。 景祐、殿本都多"音构"二字。

〔11〕 太上皇思(上)欲归丰, 殿、局本"上"作"土"。景祐本无此字。

〔12〕 略取(彊)〔陆〕梁地以为桂林 史记秦始皇本纪作"陆梁",地名。王先谦说作"陆"是。

〔13〕 谓为之长(治)〔帅〕而治理之也。 景祐、殿、局本都作"帅"。王先谦说作"帅"是。

〔14〕 上(见公)〔召见〕, 景祐、殿本都作"召见"。

〔15〕 吾魂魄犹思(乐)沛。 景祐本无"乐"字。

〔16〕 (不医曰可治) 宋祁说旧本及越本并无"不医曰可治"五字。王念孙说景祐本无五字是。

汉书卷二

惠帝纪第二

孝惠皇帝,[①]高祖太子也,母曰吕皇后。帝年五岁,高祖初为汉王。二年,立为太子。十二年四月,高祖崩。五月丙寅,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赐民爵一级。[②]中郎、郎中满六岁爵三级,四岁二级。[③]外郎满六岁二级。[④]中郎不满一岁一级。外郎不满二岁赐钱万。[⑤]宦官尚食比郎中。[⑥]谒者、执楯、执戟、武士、驺比外郎。[⑦]太子御骖乘赐爵五大夫,舍人满五岁二级。[⑧]赐给丧事者,二千石钱二万,六百石以上万,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千。[⑨]视作斥上者,将军四十金,[⑩]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减田租,复十五税一。[⑪]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当盗械者,皆颂系。[⑫]上造以上及内外公孙耳孙有罪当刑及当为城旦舂者,皆耐为鬼薪白粲。[⑬]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满十岁有罪当刑者,皆完之。[⑭]又曰:"吏所以治民也,能尽其治则民赖之,故重其禄,所以为民也。[⑮]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与同居,及故吏尝佩将军都尉印将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给军赋,他无有所与。"[⑯]

①荀悦曰:"讳盈之字曰满。"应劭曰:"礼谥法'柔质慈民曰惠'。"师古曰:"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汉家之谥,自惠帝已下皆称孝也。臣下以满字代盈者,则知帝讳盈也。他皆类此。"

②师古曰:"帝初即位为恩惠也。"

③苏林曰:"中郎,省中郎也。"

④苏林曰:"外郎,散郎也。"

⑤张晏曰:“不满一岁,谓不满四岁之一岁,作郎三岁也。不满二岁,谓不满六岁之二岁,作郎四岁也。”师古曰:“此说非也。直谓作郎未经一岁二岁耳。”

⑥应劭曰:“宦官,阉寺也。尚,主也。旧有五尚。尚冠、尚帐、尚衣、尚席亦是。”如淳曰:“主天子物曰尚,主文书曰尚书,又有尚符玺郎也。汉仪注省中有五尚,而内官妇人有诸尚也。”

⑦应劭曰:“执楯、执戟,亲近陛卫也。武士,力士也,高祖使武士缚韩信是也。骆,骆骑也。”师古曰:“骆本厩之驭者,后又令为骑,因谓骆骑耳。”

⑧师古曰:“武士、骆以上,皆旧侍从天子之人也。舍人以上,太子之官属。”

⑨如淳曰:“律有斗食佐史。”韦昭曰:“若今曹史书佐也。”师古曰:“自五百石以下至于佐史皆赐五千。今又言二百石者,审备其等也。”

⑩服虔曰:“斥上,圹上也。”如淳曰:“斥,开也。开土地为冢圹,故以开斥言之。”郑氏曰:“四十金,四十斤金也。”晋灼曰:“近上二千石赐钱二万,此言四十金,实金也。下凡言黄金,真金也。不言黄,谓钱也。食货志黄金一斤直万钱。”师古曰:“诸赐言黄金者,皆与之金。不言黄者,一金与万钱也。”

⑪邓展曰:“汉家初十五税一,俭于周十税一也。中间废,今复之也。”如淳曰:“秦作阿房之宫,收太半之赋,遂行,至此乃复十五而税一。”师古曰:“邓说是也。复音房目反。”

⑫文颖曰:“言皇帝者,以别仕诸王国也。”张晏曰:“时诸侯治民,新承六国之后,咸慕乡邑,或贪逸豫,乐仕诸侯,今特为京师作优裕法也。”如淳曰:“知名,谓宦人教帝书学,亦可表异者也。盗者逃也,恐其逃亡,故著械也。颂者容也,言见宽容,但处曹吏舍,不入(陛)〔狴〕牢也。”[1]师古曰:“诸家之说皆非也。宦皇帝而知名者,谓虽非五大夫爵、六百石吏,而早事惠帝,特为所知,故亦优之,所以云及耳,非谓凡在京师异于诸王国,亦不必在于宦人教书学也。左官之律起自武帝,此时未有。礼记曰‘宦学事师’,谓凡仕宦,非阉寺也。盗械者,凡以罪著械皆得称焉,不必逃亡也。据山海经,贰负之臣、相柳之尸皆云盗械,其义是也。古者颂与容同。五大夫,第九爵也。”

⑬应劭曰:“上造,爵满十六者也。内外公孙谓王侯内外孙也。耳孙者,玄孙之子也,言去其曾高益远,但耳闻之也。今以上造有功劳,内外孙有骨血属婗,施德布惠,故事从其轻也。城旦者,旦起行治城;舂者,妇人不豫外徭,但舂作米:皆四岁刑也。今皆就鬼薪白粲。取薪给宗庙为鬼薪,坐择米使

正白为白粲，皆三岁刑也。”李斐曰：“耳孙，曾孙也。”张晏曰：“公孙，宗室侯王之孙也。”晋灼曰：“耳孙，玄孙之曾孙也，诸侯王表在八世。”师古曰：“上造，第二爵名也。内外公孙，国家宗室及外戚之孙也。耳孙，诸说不同。据平纪及诸侯王表说‘梁孝王玄孙之(子)耳孙〔音〕’。[2]耳音仍。又匈奴传说握衍朐鞮单于，云‘乌维单于耳孙’。以此参之，李云曾孙是也。然汉书诸处又皆云曾孙非一，不应杂两称而言。据尔雅‘曾孙之子为玄孙，玄孙之子为来孙，来孙之子为昆孙，昆孙之子为仍孙’，从己而数，是为八叶，则与晋说相同。仍、耳声相近，盖一号也。但班氏肉刑唯存古名，而计其叶数则错也。娃音连。”

⑭孟康曰：“不加肉刑髡鬄也。”师古曰：“若，预及之言也。谓七十以上及不满十岁以下，皆完之也，鬄音他计反。”

⑮师古曰：“为音于伪反。”

⑯师古曰：“同居，谓父母妻子之外若兄弟及兄弟之子等见与同居业者，若今言同籍及同财也。无有所与，与读曰豫。”

令郡诸侯王立高庙。①

①师古曰：“诸郡及诸侯王国皆立庙也。今书本郡下或有国字者，流俗不晓妄加之。”

元年冬十二月，赵隐王如意薨。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以免死罪。①**赐民爵，户一级。**

①应劭曰：“一级直钱二千，凡为六万，若今赎罪入三十匹缣矣。”师古曰：“令出买爵之钱以赎罪。”

春正月，城长安。

二年冬十月，齐悼惠王来朝，献城阳郡以益鲁元公主邑，尊公主为太后。①

①如淳曰：“张敖子偃为鲁王，故公主得为太后。”师古曰：“此说非也。盖齐王忧不得脱，故从内史之言，请尊公主为齐太后，以母礼事之，用悦媚吕太后耳。若鲁元以子为鲁王，自合称太后，何待齐王尊之乎？据张耳传‘高后元

年鲁元太后薨，后六年宣平侯敖薨，吕太后立敖子偃为王，以母为太后故也'，是则偃因母为齐王太后而得王，非母因偃乃为太后也。"

春正月癸酉，有两龙见兰陵家人井中，[1]乙亥夕而不见。陇西地震。

①师古曰："家人，言庶人之家。"

夏旱。郃阳侯仲薨。[1]秋七月辛未，相国何薨。[2]

①师古曰："高帝之兄，吴王濞父也。"

②师古曰："萧何也。"

三年春，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1]

①郑氏曰："城一面，故速罢。"

以宗室女为公主，嫁匈奴单于。

夏五月，立闽越君摇为东海王。[1]

①应劭曰："摇，越王句践之苗裔也，帅百越之兵助高祖，故封。东海，在吴郡东南滨海云。"师古曰："即今泉州是其地。"

六月，发诸侯王、列侯徒隶二万人城长安。

秋七月，都厩灾。南越王赵佗称臣奉贡。[1]

①师古曰："佗音徒何反。"

四年冬十月壬寅，立皇后张氏。[1]

①师古曰："张敖之女也。史记及汉书无名字，皇甫谧作帝王世纪皆为惠帝张后及孝文薄后已下别制名焉，至于薄父之徒亦立名字，何从而得之乎？虽欲示博闻，不知陷于穿凿。"

春正月，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1]

①师古曰："弟者，言能以顺道事其兄也。弟音徒计反。复音方目反。"

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1]长乐宫鸿台灾。宜阳雨血。

①应劭曰:“挟,藏也。”张晏曰:“秦律敢有挟书者族。”

秋七月乙亥,未央宫凌室灾;①丙子,织室灾。②

①师古曰:“凌室,藏冰之室也。豳诗七月之篇曰‘纳于凌阴’。”

②师古曰:“主织作缯帛之处。”

五年冬十月,雷;桃李华,枣实。

春正月,复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五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

夏,大旱。

秋八月己丑,相国参薨。①

①师古曰:“曹参也。”

九月,长安城成。赐民爵,户一级。①

①师古曰:“家长受也。”

六年冬十月辛丑,齐王肥薨。

令民得卖爵。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①

①应劭曰:“国语越王句践令国中女子年十七不嫁者父母有罪,欲人民繁息也。汉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钱,唯贾人与奴婢倍算。今使五算,罪谪之也。”孟康曰:“或云复之也。”师古曰:“应说是。”

夏六月,舞阳侯哙薨。①

①师古曰:“樊哙也。”

起长安西市,修敖仓。

七年冬十月,发车骑、材官诣荥阳,①太尉灌婴将。

①师古曰:“车,常拟军兴者,若近代之戍车也。骑,常所养马,并其人使行充骑,若今武马及所养者主也。材官,解在高纪。”

春正月辛丑朔,日有蚀之。夏五月丁卯,日有蚀之,既。①

①师古曰:"既,尽也。"

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宫。①九月辛丑,葬安陵。②

①臣瓒曰:"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七年,寿二十(四)〔三〕。"[3]

②臣瓒曰:"自崩至葬凡二十四日。安陵在长安北三十五里。"师古曰:"三辅黄图云去长陵十里。"

赞曰:孝惠内修亲亲,外礼宰相,优宠齐悼、赵隐,恩敬笃矣。①闻叔孙通之谏则惧然,②纳曹相国之对而心说,③可谓宽仁之主。遭吕太后亏损至德,④悲夫!

①师古曰:"笃,厚也。"

②苏林曰:"谏复道乘衣冠道也。"师古曰:"惧读曰瞿。瞿然,失守貌,音居具反。"

③苏林曰:"对修高帝制度、萧何法也。"师古曰:"说读曰悦。"

④师古曰:"谓杀赵王,戮戚夫人,因以忧疾不听政而崩。"

【校勘记】

〔1〕不人(陛)〔狴〕牢也。　殿、局本都作"狴"。王先谦说作"狴"是。

〔2〕梁孝王玄孙之(子)耳孙〔音〕。　景祐本无"子"字,有"音"字,与平纪文合。诸侯王表"王音以孝王玄孙之曾孙绍封",故下文说"以此参之,李云曾孙是也"。

〔3〕寿二十(四)〔三〕。　史记集解引皇甫谧曰"帝以秦始皇三十七年生,崩时年二十三"。王先谦说瓒说误。

汉书卷三

高后纪第三

高皇后吕氏,[1]生惠帝。佐高祖定天下,父兄及高祖而侯者三人。[2]惠帝即位,尊吕后为太后。太后立帝姊鲁元公主女为皇后,无子,取后宫美人子名之以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为皇帝,年幼,太后临朝称制,[3]大赦天下。乃立兄子吕台、产、禄、台子通四人为王,[4]封诸吕六人为列侯。语在外戚传。

①荀悦曰:"讳雉之字曰野鸡。"应劭曰:"礼,妇人从夫谥,故称高也。"师古曰:"吕后名雉,字娥姁,故臣下讳雉也。姁音许于反。"

②师古曰:"父谓临泗侯吕公也。兄谓周吕侯泽、建成侯释之。"

③师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书,二曰诏书。制书者,谓为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称。今吕太后临朝行天子事,断决万机,故称制诏。"

④苏林曰:"台音胎胞胎。"

元年春正月,诏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1]议未决而崩,今除之。"二月,赐民爵,户一级。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2]夏五月丙申,赵王宫丛台灾。[3]立孝惠后宫子强为淮阳王,[4]不疑为恒山王,[5]弘为襄城侯,朝为轵侯,[6]武为壶关侯。秋,桃李华。

①师古曰:"罪之重者戮及三族,过误之语以为妖言,今谓重酷,皆除之。"

②师古曰:"特置孝弟力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劝厉天下,令各敦行务本。"

③师古曰:"连聚非一,故名丛台。盖本六国时赵王故台也,在邯郸城中。"

④如淳曰:"外戚恩泽侯表曰皆吕氏子也,以孝惠子侯。"晋灼曰:"汉注名长。"

韦昭曰:“今陈留郡。”

⑤如淳曰:“今常山也,因避文帝讳改曰常。”

⑥师古曰:“轵音只。”

二年春,诏曰:“高皇帝匡饬天下,[①]诸有功者皆受分地为列侯,[②]万民大安,莫不受休德。[③]朕思念至于久远而功名不著,亡以尊大谊,施后世。今欲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④]臧于高庙,世世勿绝,嗣子各袭其功位。其与列侯议定奏之。”丞相臣平言:[⑤]“谨与绛侯臣勃、[⑥]曲周侯臣商、[⑦]颍阴侯臣婴、[⑧]安国侯臣陵等议,[⑨]列侯幸得赐餐钱奉邑,[⑩]陛下加惠,以功次定朝位,[⑪]臣请臧高庙。”奏可。春正月乙卯,地震,羌道、[⑫]武都道山崩。[⑬]夏六月丙戌晦,日有蚀之。秋七月,恒山王不疑薨。行八铢钱。[⑭]

①师古曰:“匡,正也。饬,整也。饬读与敕同,其字从力。”

②师古曰:“分音扶问反。”

③师古曰:“休,美也,音虚虬反。他皆类此。”

④师古曰:“以功之高下为先后之次。”

⑤师古曰:“陈平。”

⑥师古曰:“周勃。”

⑦师古曰:“酈商。”

⑧师古曰:“灌婴。”

⑨师古曰:“王陵。”

⑩应劭曰:“餐与飧同。诸侯四时皆得赐餐钱。”文颖曰:“飧,邑中更名算钱,如今长吏食奉,自复縢钱,即租奉也。”韦昭曰:“熟食曰飧,酒肴曰钱,粟米曰奉。税租奉禄,正所食也。四时得闲赐,是为飧钱。飧,小食也。”师古曰:“餐、飧同一字耳,音(于)〔千〕安反。[1]飧,所谓吞食物也。餐钱,赐厨膳钱也。奉邑,本所食邑也。奉音扶用反。”

⑪如淳曰:“功大者位在上。功臣侯表有第一、第二之次。”

⑫服虔曰:“县有夷蛮曰道。”师古曰:“羌道属陇西郡。”

⑬师古曰:"武都道属武都郡。"

⑭应劭曰:"本秦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即八铢也。汉以其太重,更铸英钱,今民间名榆英钱是也。民患其太轻,至此复行八铢钱。"

三年夏,江水、〔汉水〕溢,[2]流民四千馀家。①秋,星昼见。

①师古曰:"水所漂没也。"

四年夏,少帝自知非皇后子,出怨言,皇太后幽之永巷。①诏曰:"凡有天下治万民者,盖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欢心以使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欢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疾久不已,乃失惑昏乱,不能继嗣奉宗庙,守祭祀,不可属天下。②其议代之。"群臣皆曰:"皇太后为天下计,所以安宗庙社稷甚深。顿首奉诏。"五月丙辰,立恒山王弘为皇帝。③

①如淳曰:"列女传周宣姜后脱簪珥,待罪永巷,后改为掖庭。"师古曰:"永,长也。本谓宫中之长巷也。"

②师古曰:"属,委也,音之欲反。"

③晋灼曰:"史记惠帝元年,子不疑为常山王,子山为襄城侯。二年,常山王薨,即不疑也。以弟襄城侯山为常山王,更名义。丙辰,立常山王义为帝。义更名弘。汉书一之,书弘以为正也。"师古曰:"即元年所立弘为襄城侯者,晋说是也。"

五年春,南粤王尉佗自称南武帝。①秋八月,淮阳王彊薨。九月,发河东、上党骑屯北地。

①韦昭曰:"生以武为号,不稽古也。"师古曰:"此说非也。成汤曰'吾武甚',因自号武王。佗言武帝亦犹是耳,何谓其不稽古乎?"

六年春,星昼见。夏四月,赦天下。秩长陵令二千石。①六月,城长陵。②匈奴寇狄道,攻阿阳。③行五分钱。④

①应劭曰:“长陵,高祖陵,尊之,故增其令秩也。”

②张晏曰:“起县邑,故筑城也。”师古曰:“此说非也。黄图云长陵城周七里百八十步,因为殿垣,门四出,及便殿掖庭诸官寺皆在中。是即就陵为城,非止谓邑居也。”

③师古曰:“狄道属陇西。阿阳,天水之县也。今流俗书本或作河阳者,非也。”

④应劭曰:“所谓荚钱者。”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馀人。春正月丁丑,赵王友幽死于邸。己丑晦,日有蚀之,既。以梁王吕产为相国,赵王禄为上将军。立营陵侯刘泽为琅邪王。夏五月辛未,诏曰:“昭灵夫人,太上皇妃也;武哀侯、[1]宣夫人,高皇帝兄姊也。[2]号谥不称,其议尊号。”丞相臣平等请尊昭灵夫人曰昭灵后,武哀侯曰武哀王,宣夫人曰昭哀后。六月,赵王恢自杀。秋九月,燕王建薨。南越侵盗长沙,遣隆虑侯灶将兵击之。[3]

①张晏曰:“高帝兄伯也。”

②如淳曰:“皆追谥。”

③应劭曰:“灶姓周,高祖功臣也。隆虑,今林虑也,后避殇帝讳,故改之。”师古曰:“虑音庐。”

八年春,封中谒者张释卿为列侯。[1]诸中官、宦者令丞皆赐爵关内侯,食邑。[2]夏,江水、汉水溢,流万馀家。

①孟康曰:“宦官也。”如淳曰:“百官表谒者掌宾赞受事。灌婴为中谒者,后常以阉人为之。诸官加中者,多阉人也。”

②如淳曰:“列侯出关就国,关内侯但爵耳。其有加(愚)〔异〕者,[3]与之关内之邑,食其租税。宣纪曰‘德、武食邑’是也。”师古曰:“诸中官,凡阉人给事于中者皆是也。宦者令丞,宦者署之令丞。”

秋七月辛巳,皇太后崩于未央宫。遗诏赐诸侯王各千金,将相列侯下至郎吏各有差。大赦天下。

上将军禄、相国产颛兵秉政,① 自知背高皇帝约,② 恐为大臣诸侯王所诛,因谋作乱。时齐悼惠王子朱虚侯章在京师,以禄女为妇,知其谋,乃使人告兄齐王,令发兵西。章欲与太尉勃、丞相平为内应,以诛诸吕。齐王遂发兵,又诈琅邪王泽发其国兵,并将而西。产、禄等遣大将军灌婴将兵击之。婴至荥阳,使人谕齐王与连和,待吕氏变而共诛之。③

①师古曰:"颛读与专同。"

②师古曰:"非刘氏而王,非有功而侯。"

③师古曰:"变谓发动也。"

太尉勃与丞相平谋,以曲周侯郦商子寄与禄善,使人劫商令寄给说禄① 曰:"高帝与吕后共定天下,刘氏所立九王,吕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议。事(以)〔已〕布告诸侯王,[4] 诸侯王以为宜。今太后崩,帝少,足下不急之国守藩,② 乃为上将将兵留此,为大臣诸侯所疑。何不速归将军印,以兵属太尉,③ 请梁王亦归相国印,与大臣盟而之国?齐兵必罢,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万世之利也。"禄然其计,使人报产及诸吕老人。或以为不便,计犹豫④ 未有所决。禄信寄,与俱出游,过其姑吕嬃。⑤ 嬃怒曰:"汝为将而弃军,吕氏今无处矣!"⑥ 乃悉出珠玉宝器散堂下,曰:"无为它人守也!"

①师古曰:"绐,诳也。"

②师古曰:"之,往也。"

③师古曰:"属音之欲反。"

④师古曰:"犹,兽名也。尔雅曰'犹如麘,善登木'。此兽性多疑虑,常居山中,忽闻有声,即恐有人且来害之,每豫上树,久之无人,然后敢下,须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决者称犹豫焉。一曰陇西俗谓犬子为犹,犬随人行,每豫在前,待人不得,又来迎候,故云犹豫也。麘音几。"

⑤张晏曰:"嬃音须。"师古曰:"吕后妹。"

⑥师古曰:"言见诛灭,无处所也。处字或作类,言无种类也。"

八月庚申,平阳侯窋行御史大夫事,① 见相国产计事。郎中令贾寿

使从齐来，因数产②曰："王不早之国，今虽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婴与齐楚合从状告产。③平阳侯窋闻其语，驰告丞相平、太尉勃。勃欲入北军，不得入。襄平侯纪通尚符节，④乃令持节矫内勃北军。⑤勃复令酈寄、典客刘揭说禄，⑥曰："帝使太尉守北军，欲令足下之国，急归将军印辞去。不然，祸且起。"禄遂解印属典客，⑦而以兵授太尉勃。勃入军门，行令军中曰："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⑧军皆左袒。勃遂将北军。然尚有南军，丞相平召朱虚侯章佐勃。勃令章监军门，令平阳侯告卫尉，毋内相国产殿门。产不知禄已去北军，入未央宫欲为乱。殿门弗内，徘徊往来。⑨平阳侯驰语太尉勃，勃尚恐不胜，未敢诵言诛之，⑩乃谓朱虚侯章曰："急入宫卫帝。"章从勃请卒千人，入未央宫掖门，⑪见产廷中。日铺时，遂击产。产走。天大风，从官乱，莫敢斗者。逐产，杀之郎中府吏舍厕中。⑫

①师古曰："窋，曹参子也，音竹出反。"

②师古曰："数，责之也，音数具反。"

③师古曰："齐楚俱在山东，连兵西向，欲诛诸吕，亦犹六国为从以敌秦，故言合从也。从音子容反。"

④张晏曰："纪通，信子也。尚，主也，今符节令也。"晋灼曰："纪信焚死，不见其后。功臣表云纪通纪成之子，以成死事，故封侯。"师古曰："晋说是也。"

⑤师古曰："矫，诈也，诈以天子之命也。"

⑥应劭曰："典客，今大鸿胪也。"师古曰："揭音竭。"

⑦师古曰："属音之欲反。"

⑧师古曰："袒，脱衣袖而肉袒也。左右者，偏脱其一耳。袒音徒旱反。"

⑨师古曰："徘徊犹傍偟，不进之意也。徘音裴。"

⑩邓展曰："诵言，公言也。"

⑪师古曰："非正门而在两旁，若人之臂掖也。"

⑫如淳曰："百官表郎中令掌宫殿门户，故其府在宫中，后转为光禄勋。"

章已杀产，帝令谒者持节劳章。①章欲夺节，谒者不肯，章乃从与

载，因节信驰斩长乐卫尉吕更始。② 还入北军，复报太尉勃。勃起拜贺章，曰："所患独产，今已诛，天下定矣。"辛酉，(杀)〔斩〕吕禄，[5] 笞杀吕娈。分部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③

①师古曰："慰问之。"

②师古曰："因谒者所持之节，用为信也。章与谒者同车，故为门者所信，得入长乐宫。"

③师古曰："分音扶问反。"

大臣相与阴谋，以为少帝及三弟为王者皆非孝惠子，复共诛之，尊立文帝。语在周勃、高五王传。

赞曰：孝惠、高后之时，海内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无为，故惠帝拱己，① 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闼，② 而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③

①师古曰："垂拱而治。"

②师古曰："闼，宫中小门，音他曷反。"

③师古曰："滋，益也。殖，生也。"

【校勘记】

〔1〕 音(于)〔千〕安反。 景祐、殿本都作"千"。王先谦说作"千"是。

〔2〕 江水〔汉水〕溢。 钱大昭说"江水"下脱"汉水"二字。按景祐、殿本都有，通鉴亦有。

〔3〕 其有加(愚)〔异〕者， 景祐、殿、局本都作"异"。王先谦说作"异"是。

〔4〕 事(以)〔已〕布告诸侯王， 景祐、汲古、殿、局本都作"已"。

〔5〕 (杀)〔斩〕吕禄， 景祐、殿本都作"斩"。

汉书卷四

文帝纪第四

孝文皇帝,[1]高祖中子也,母曰薄姬。[2]高祖十一年,诛陈豨,定代地,立为代王,都中都。十七年秋,高后崩,[3]诸吕谋为乱,欲危刘氏。丞相陈平、太尉周勃、朱虚侯刘章等共诛之,谋立代王。语在高后纪、高五王传。

①荀悦曰:"讳恒之字曰常。"应劭曰:"谥法'慈惠爱民曰文'。"

②如淳曰:"姬音怡,众妾之总称。汉官仪曰姬妾数百,外戚传亦曰幸姬戚夫人。"臣瓒曰:"汉秩禄令及茂陵书姬并内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婕妤下,在八子上。"师古曰:"姬者,本周之姓,贵于众国之女,所以妇人美号皆称姬焉。故左氏传曰:'虽有姬、姜,无弃蕉萃。'姜亦大国女也。后因总谓众妾为姬。史记云'高祖居山东时好美姬'是也。若姬是官号,不应云幸姬戚夫人,且外戚传备列后妃诸官,无姬职也。如云众妾总称,则近之。不当音怡,宜依字读耳。瓒说谬也。"

③张晏曰:"代王之十七年也。"

大臣遂使人迎代王。郎中令张武等议,皆曰:"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将,习兵事,多谋诈,其属意非止此也,[1]特畏高帝、吕太后威耳。今已诛诸吕,新噪血京师,[2]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愿称疾无往,以观其变。"中尉宋昌进曰:"群臣之议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豪杰并起,人人自以为得之者以万数,然卒践天子位者,刘氏也,[3]天下绝望,一矣。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谓盘石之宗也,[4]天下服其强,二矣。汉兴,除秦烦苛,约法令,施德惠,[5]人人自安,难动摇,三矣。夫以吕太后之严,

立诸吕为三王，擅权专制，然而太尉以一节入北军，一呼⑥士皆袒左，为刘氏，畔诸吕，卒以灭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虽欲为变，百姓弗为使，⑦其党宁能专一邪？内有朱虚、东牟之亲，外畏吴、楚、淮南、琅邪、齐、代之强。方今高帝子独淮南王与大王，大王又长，贤圣仁孝，闻于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报太后，计犹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横。⑧占曰：“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⑨代王曰：“寡人固已为王，又何王乎？”卜人曰：“所谓天王者，乃天子也。”于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见太尉勃，勃等具言所以迎立王者。⑩昭还报曰：“信矣，无可疑者。”代王笑谓宋昌曰：“果如公言。”乃令宋昌骖乘，⑪张武等六人乘六乘传⑫诣长安。至高陵止，而使宋昌先之长安观变。

①师古曰：“言常有异志也。属意，犹言注意也。属音之欲反。”

②服虔曰：“喋音蹀躞履之蹀。”如淳曰：“杀人流血滂沱为喋血。”师古曰：“喋音大頰反，本字当作蹀。蹀谓履涉之耳。”

③师古曰：“卒，终也。”

④师古曰：“犬牙，言地形如犬之牙交相入也。”

⑤师古曰：“约，省也。”

⑥师古曰：“呼，叫也，音火故反。他皆类此。”

⑦师古曰：“为音于伪反。”

⑧应劭曰：“龟曰兆，筮曰卦。卜以荆灼龟，文正横也。”

⑨服虔曰：“庚庚，横貌也。”李奇曰：“庚庚，其繇文也。占谓其繇也。”张晏曰：“先是五帝官天下，老则嬗贤，至夏启始传嗣，能光先君之业。文帝亦袭父迹，言似启也。”师古曰：“繇音丈救反，本作籀。籀，书也，谓读卜词。”

⑩师古曰：“说所以迎代王之意也。”

⑪师古曰：“乘车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处车之右，以备倾侧。是以戎事则称车右，其馀则曰骖乘。骖者，三也，盖取三人为名义耳。”

⑫张晏曰：“传车六乘也。”师古曰：“传音张恋反。”

昌至渭桥,[①]丞相已下皆迎。昌还报,代王乃进至渭桥。群臣拜谒称臣,代王下拜。太尉勃进曰:"愿请间。"[②]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无私。"太尉勃乃跪上天子玺。代王谢曰:"至邸而议之。"[③]

①苏林曰:"在长安北三里。"

②师古曰:"间,容也,犹今言中间也。请容暇之顷,当有所陈,不欲于众显论也。他皆类此。"

③师古曰:"郡国朝宿之舍,在京师者率名邸。邸,至也,言所归至也,音丁礼反。他皆类此。"

闰月己酉,入代邸。群臣从至,上议曰:"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将军臣武、[①]御史大夫臣苍、[②]宗正臣郢、[③]朱虚侯臣章、东牟侯臣兴居、典客臣揭[④]再拜言大王足下:子弘等皆非孝惠皇帝子,[⑤]不当奉宗庙。臣谨请阴安侯、[⑥]顷王后、[⑦]琅邪王、[⑧]列侯、吏二千石议,大王高皇帝子,宜为嗣。愿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庙,重事也。寡人不佞,[⑨]不足以称。[⑩]愿请楚王计宜者,[⑪]寡人弗敢当。"群臣皆伏,固请。代王西乡让者三,南乡让者再。[⑫]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计之,大王奉高祖宗庙最宜称,虽天下诸侯万民皆以为宜。臣等为宗庙社稷计,不敢忽。[⑬]愿大王幸听臣等。臣谨奉天子玺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将相王列侯以为(其)〔莫〕宜寡人,[1]寡人不敢辞。"遂即天子位。群臣以次侍。[⑭]使太仆婴、东牟侯兴居先清宫,[⑮]奉天子法驾迎代邸。[⑯]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宫。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⑰]还坐前殿,下诏曰:"制诏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间者诸吕用事擅权,[⑱]谋为大逆,欲危刘氏宗庙,赖将相列侯宗室大臣诛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⑲]酺五日。"[⑳]

①服虔曰:"柴武。"

②文颖曰:"张苍。"

③文颖曰:"刘郢。"

④苏林曰:“刘揭也。”师古曰:“揭音竭。”

⑤师古曰:“不详其有爵位,故总谓之子。”

⑥苏林曰:“高帝兄伯妻,奠颉侯母,丘嫂也。”晋灼曰:“若萧何夫人封为酂侯也。”

⑦苏林曰:“高帝兄仲妻也。仲名喜,为代王,后废为郃阳侯。子濞为吴王,故追谥为顷王。”如淳曰:“王子侯表曰合阳侯喜以子濞为王,追谥为顷王。顷王后封阴安侯,时吕婴为林光侯,萧何夫人亦为酂侯。又宗室侯表此时无阴安侯,知其为顷王后也。案汉祠令,阴安侯高帝嫂也。”师古曰:“诸谥为倾者,汉书例作顷字,读皆曰倾。”

⑧文颖曰:“刘泽也。”

⑨师古曰:“不佞,不材也。”

⑩师古曰:“称,副也,音尺孕反。其下皆同。”

⑪苏林曰:“楚王名交,高帝弟也。”

⑫如淳曰:“让群臣也。或曰宾主位东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故西乡坐三让不受,群臣犹称宜,乃更南乡坐,示变即君位之渐也。”师古曰:“乡读曰向。”

⑬师古曰:“忽,怠忘也。”

⑭师古曰:“各依职位。”

⑮应劭曰:“旧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静室令先案行清净殿中,以虞非常。”

⑯如淳曰:“法驾者,侍中骖乘,奉车郎御,属车三十六乘。”

⑰师古曰:“行谓案行也,音下更反。”

⑱师古曰:“间者,犹言中间之时也。他皆仿此。”

⑲苏林曰:“男赐爵,女子赐牛酒。”师古曰:“赐爵者,谓一家之长得之也。女子谓赐爵者之妻也。率百户共得牛若干头,酒若干石,无定数也。”

⑳服虔曰:“酺音蒲。”文颖曰:“音步。汉律,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今诏横赐得令会聚饮食五日也。”师古曰:“酺之为言布也,王德布于天下而合聚饮食为酺。服音是也。字或作脯,音义同。”

元年冬十月辛亥,皇帝见于高庙。遣车骑将军薄昭迎皇太后于代。诏曰:“前吕产自置为相国,吕禄为上将军,擅遣将军灌婴将兵击齐,欲

代刘氏。婴留荥阳,与诸侯合谋以诛吕氏。吕产欲为不善,丞相平与太尉勃等谋夺产等军。朱虚侯章首先捕斩产。太尉勃身率襄平侯通持节承诏入北军。典客揭夺吕禄印。其益封太尉勃邑万户,赐金五千斤。丞相平、将军婴邑各三千户,金二千斤。朱虚侯章、襄平侯通邑各二千户,金千斤。封典客揭为阳信侯,赐金千斤。”

十二月,立赵幽王子遂为赵王,徙琅邪王泽为燕王。吕氏所夺齐楚地皆归之。尽除收帑相坐律令。①

①应劭曰:“帑,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其室家。今除此律。”师古曰:“帑读与奴同,假借字也。”

正月,有司请蚤建太子,① 所以尊宗庙也。诏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飨也,天下人民未有慊志。② 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嬗天下焉,③ 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④ 谓天下何?⑤ 其安之。”⑥ 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庙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阅天下之义理多矣,⑦ 明于国家之体。吴王于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⑧ 岂为不豫哉! 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贤及有德义者,若举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终,是社稷之灵,天下之福也。今不选举焉,而曰必子,⑨ 人其以朕为忘贤有德者而专于子,非所以忧天下也。朕甚不敢。”⑩ 有司固请曰:“古者殷周有国,治安皆且千岁,⑪ 有天下者莫长焉,⑫ 用此道也。⑬ 立嗣必子,所从来远矣。高帝始平天下,建诸侯,为帝者太祖。诸侯王列侯始受国者亦皆为其国祖。子孙继嗣,世世不绝,天下之大义也。故高帝设之以抚海内。⑭ 今释宜建⑮ 而更选于诸侯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议不宜。⑯ 子启最长,⑰ 敦厚慈仁,请建以为太子。”上乃许之。因赐天下民当为父后者爵一级。⑱ 封将军薄昭为轵侯。⑲

①师古曰:“蚤,古以为早晚字也。”

②应劭曰:“慊音篋。慊,满也。”师古曰:“慊,快也。”

③晋灼曰:“嬗,古禅字。”

④师古曰:“重谓增益也,音直用反。他皆类此。”

⑤师古曰:“犹言何以称天下之望。”

⑥师古曰:“安犹徐也,言不宜汲汲耳。”

⑦如淳曰:“阅犹更历也。”

⑧文颖曰:“陪,辅也。”

⑨师古曰:“必将传位于子。”

⑩师古曰:“不取,犹言不用此为善也。”

⑪师古曰:“治安,言治理而且安宁也。治音丈吏反。”

⑫师古曰:“言上古以来,国祚长久,无及殷周者也。”

⑬师古曰:“所以能尔者,以承嗣相传故也。”

⑭师古曰:“设,置立也,谓立此法也。”

⑮师古曰:“释,舍也。宜建,谓适嗣。”

⑯师古曰:“不当更议。”

⑰文颖曰:“景帝名。”

⑱师古曰:“虽非己生正嫡,但为后者即得赐爵。”

⑲师古曰:“轵音只。”

三月,有司请立皇后。皇太后曰:“立太子母窦氏为皇后。”

诏曰:“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陷于死亡,[①]而莫之省忧。[②]为民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之。”[③]又曰:“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④]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⑤]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今闻吏禀当受鬻者,或以陈粟,[⑥]岂称养老之意哉!具为令。”[⑦]有司请令县道,[⑧]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赐帛人二匹,絮三斤。[⑨]赐物及当禀鬻米者,长吏阅视,丞若尉致。[⑩]不满九十,啬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⑪]不称者督之。[⑫]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⑬]

①服虔曰:“阽音反坫之坫。”孟康曰:“阽音屋檐之檐。”如淳曰:“阽,近边欲堕之意。”师古曰:“服、孟二音并通。”

②师古曰:“省,视也。”

③师古曰:“振,起也,为给贷之,令其存立也。诸振救、振赡,其义皆同。今流俗作字从贝者非也,自别有训。贷音吐戴反。”

④师古曰:“暖,温也,音乃短反。”

⑤师古曰:“存,省视也。”

⑥师古曰:“禀,给也。鬻,淖糜也。给米使为糜鬻也。陈,久旧也。小雅甫田之诗曰‘我取其陈’。鬻音之六反。淖,溺也,音女教反。”

⑦师古曰:“使其备为条制。”

⑧师古曰:“或县或道,皆用此制也。有蛮夷曰道。”

⑨师古曰:“絮,绵也。”

⑩师古曰:“长吏,县之令长也。若者,豫及之词。致者,送至也。或丞或尉,自致之也。”

⑪苏林曰:“取其都吏有德也。”如淳曰:“律说,都吏今督邮是也。闲惠晓事,即为文无害都吏。”师古曰:“如说是也。行音下孟反。”

⑫师古曰:“循行有不如诏意者,二千石察视责罚之。”

⑬苏林曰:“一岁为罚作,二岁刑以上为耐。耐,能任其罪也。”师古曰:“刑谓先被刑也。有罪,在吏未决者也。言八十、九十之人虽合加赐,其中有被刑罪者,不在此赐物令条中也。”

楚元王交薨。

四月,齐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溃出。①

①师古曰:“旁决曰溃,上涌曰出。”

六月,令郡国无来献。施惠天下,诸侯四夷远近欢洽。乃修代来功。①诏曰:“方大臣诛诸吕迎朕,朕狐疑,皆止朕,②唯中尉宋昌劝朕,朕(已)〔以〕得保宗庙。[2]已尊昌为卫将军,③其封昌为壮武侯。诸从朕六人,官皆至九卿。”④又曰:“列侯从高帝入蜀汉者六十八人益邑各三百户。吏二千石以上从高帝颍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户,淮阳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户,卫尉足等十人四百户。”封淮南王舅赵兼为周阳侯,齐王

舅驷钧为靖郭侯，⑤故常山丞相蔡兼为樊侯。

①师古曰："自代来时有功者。"

②师古曰："狐之为兽，其性多疑，每渡冰河，且听且渡。故言疑者，而称狐疑。"

③师古曰："尊，高也，高其官秩。"

④师古曰："张武等。"

⑤如淳曰："邑名也，六国时齐有靖郭君。靖音静。"师古曰："外戚恩泽侯表云邬侯驷钧以齐王舅侯，今此云靖郭，岂初封靖郭后改为邬乎？邬音一户反，又音於(度)〔庶〕反。"[3]

二年冬十月，丞相陈平薨。诏曰："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馀，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欢欣，靡有违德。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①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繇教训其民。②其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③

①师古曰："所食之邑去长安远。"

②师古曰："繇读与由同。"

③李奇曰："为吏，谓为卿大夫者。诏所止，特以恩爱见留者。"

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诏曰："朕闻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①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见于天，②灾孰大焉！③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④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⑤及知见之所不及，丐以启告朕。⑥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⑦因各敕以职任，务省繇费以便民。⑧朕既不能远德，故惆然念外人之有非，⑨是以设备未息。今纵不能罢边屯戍，又饬兵厚卫，⑩其罢卫将军军。太仆见马遗财足，⑪馀皆以给传置。"⑫

①师古曰："治音直吏反。"

②师古曰："適读曰谪，责也，音张革反。见音胡电反。"

③师古曰:“灾莫大于此。”

④师古曰:“三光,日、月、星也。累音力瑞反。”

⑤师古曰:“令谓此诏书。”

⑥师古曰:“丐音盖。丐亦乞也。启,开也。言以过失开告朕躬,是则于朕为恩惠也。商书说命曰‘启乃心,沃朕心’。”

⑦师古曰:“匡,正也。逮,及也。不逮者,意虑所不及。”

⑧师古曰:“省,减也,音所领反。繇读曰徭。”

⑨苏林曰:“恫,寝视不安貌也。”孟康曰:“恫犹介然也。非,奸非也。”师古曰:“孟说是也。恫音下板反。”

⑩师古曰:“饬,整也,读与敕同。”

⑪师古曰:“遗,留也。财与才同。才,少也。太仆见在之马今当减,留才足充事而已。”

⑫师古曰:“传音张恋反。置者,置传驿之所,因名置也。他皆类此。”

春正月丁亥,诏曰:“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藉田,① 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② 民谪作县官及贷种食未入、入未备者,皆赦之。”③

①应劭曰:“古者天子耕藉田(十)〔千〕亩,[4]为天下先。藉者,帝王典藉之常也。”韦昭曰:“藉,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庙,且以劝率天下,使务农也。”臣瓒曰:“景帝诏曰‘朕亲耕,后亲桑,为天下先’,本以躬亲为义,不得以假借为称也。藉谓蹈藉也。”师古曰:“瓒说是也。国语曰‘宣王即位,不藉千亩,虢文公谏’。斯则藉非假借明矣。”

②师古曰:“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粢音咨。”

③师古曰:“种者,五谷之种也。食者,所以为粮食也。贷音吐戴反。种音之勇反。”

三月,有司请立皇子为诸侯王。诏曰:“前赵幽王幽死,朕甚怜之,已立其太子遂为赵王。遂弟辟彊① 及齐悼惠王子朱虚侯章、东牟侯兴居有功,可王。”乃(遂)立辟彊为河间王,[5]章为城阳王,兴居为济北王。因立皇子武为代王,参为太原王,揖为梁王。

①师古曰:“辟彊,言辟御彊梁者,亦犹辟兵辟非耳。辟音必亦反。彊音其良

反。一说辟读曰闢，彊读曰疆。闢疆，言开土地也。贾谊书曰：'卫侯朝于周，周行人问其名，卫侯曰辟彊。行人还之曰："启彊、辟彊，天子之号也，诸侯弗得用。"更其名曰毁。'则其义两说并通。他皆类此。"

五月，诏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①]诽谤之木，[②]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今法有诽谤诅言之罪，[③]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而后相谩，[④]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⑤]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

①应劭曰："旌，幡也，尧设之五达之道，令民进善也。"如淳曰："欲有进者，立于旌下言之。"

②服虔曰："尧作之，桥梁交午柱头也。"应劭曰："桥梁边板，所以书政治之愆失也。至秦去之，今乃复施也。"师古曰："应说是也。"

③师古曰："高后元年诏除妖言之令，今此又有诅言之罪，是则中间曾重复设此条也。诅与妖同。"

④师古曰："谩，欺也。初为要约，共行祝诅，后相欺诳，中道而止，无实事也。谩音慢，又音莫连反。"

⑤师古曰："抵，触也，亦至也。"

九月，初与郡守为铜虎符、竹使符。[①]

①应劭曰："铜虎符第一至第五，国家当发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听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长五寸，镌刻篆书，第一至第五。"张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瑑，从简易也。"师古曰："与郡守为符者，谓各分其半，右留京师，左以与之。使音所吏反。"

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①]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②]

①师古曰："衣食(之)〔乏〕绝，[6]致有夭丧，故不遂其生。"

②师古曰："免不收之。"

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蚀之。

诏曰："前日诏遣列侯之国，辞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为(遂)〔朕〕率列侯之国。"[7]遂免丞相勃，遣就国。十二月，太尉颍阴侯灌婴为丞相。罢太尉官，属丞相。

夏四月，城阳王章薨。淮南王长杀辟阳侯审食其。①

①师古曰："杀之于其家。"

五月，匈奴入居北地、河南为寇。① 上幸甘泉，② 遣丞相灌婴击匈奴，匈奴去。发中尉材官属卫将军，军长安。

①师古曰："北地郡之北，黄河之南，即白羊所居。"

②如淳曰："蔡邕云天子车驾所至，民臣以为侥幸，故曰幸。见令长三老官属，亲临轩作乐，赐以酒食帛葛越巾佩带之属，民爵有级数，或赐田租之半，故因谓之幸也。"师古曰："甘泉在云阳，本秦林光宫。"

上自甘泉之高奴，① 因幸太原，见故群臣，皆赐之。举功行赏，诸民里赐牛酒。② 复晋阳、中都民三岁租。③ 留游太原十馀日。

①师古曰："之，往也。高奴，上郡之县。"

②师古曰："里别率赐之。"

③师古曰："复音方目反。"

济北王兴居闻帝之代，欲自击匈奴，乃反，发兵欲袭荥阳。于是诏罢丞相兵，以棘蒲侯柴武为大将军，① 将四将军十万众击之。祁侯缯贺为将军，军荥阳。秋七月，上自太原至长安。诏曰："济北王背德反上，诖误吏民，② 为大逆。济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军城邑降者，皆赦之，复官爵。③ 与王兴居去来者，亦赦之。"④ 八月，虏济北王兴居，自杀。赦诸与兴居反者。

①臣瓒曰："汉帝年纪为陈武，此云柴武，为有二姓。"

②师古曰："诖亦误也，音卦。"

③师古曰："复音扶目反。"

④师古曰："虽始与兴居共反，今弃之去而来降者，亦赦。"

四年冬十二月，丞相灌婴薨。

夏五月，复诸刘有属籍，家无所与。[1]赐诸侯王子邑各二千户。

①师古曰："复音方目反。与读曰豫。"

秋九月，封齐悼惠王子七人为列侯。

绛侯周勃有罪，逮诣廷尉诏狱。

作顾成庙。[1]

①服虔曰："庙在长安城南，文帝作。还顾见城，故名之。"应劭曰："文帝自为庙，制度卑狭，若顾望而成，犹文王灵台不日成之，故曰顾成。贾谊曰：'因顾成之庙，为天下太宗，与汉无极。'"如淳曰："身存而为庙，若尚书之顾命也。景帝庙号德阳，武帝庙号龙渊，昭帝庙号徘徊，宣帝庙号乐游，元帝庙号长寿，成帝庙号阳池。"师古曰："以还顾见城，因即为名，于义无取。又书本不作城郭字，应说近之。"

五年春二月，地震。

夏四月，除盗铸钱令。[1]更造四铢钱。[2]

①应劭曰："听民放铸也。"

②应劭曰："文帝以五分钱太轻小，更作四铢钱，文亦曰'半两'，今民间半两钱最轻小者是也。"

六年冬十月，桃李华。

十一月，淮南王长谋反，废迁蜀严道，死雍。[1]

①师古曰："迁于蜀郡之严道，行至扶风雍县，在道而死也。"

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无得擅征捕。[1]

①如淳曰："列侯之妻称夫人。列侯死，子复为列侯，乃得称太夫人，子不为列侯不得称也。"

夏四月，赦天下。

六月癸酉，未央宫东阙罘罳灾。①

①如淳曰："东阙与其两旁罘罳皆灾也。"晋灼曰："东阙之罘罳独灾也。"师古曰："罘罳，谓连阙曲阁也，以覆重刻垣墉之处，其形罘罳然，一曰屏也。罘音浮。"

八年夏，封淮南厉王长子四人为列侯。

有长星出于东方。①

①文颖曰："孛、彗、长三星，其占略同，然其形象小异。孛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孛孛也。彗星光芒长，参参如埽彗。长星光芒有一直指，或竟天，或十丈，或三丈，或二丈，无常也。大法，孛、彗星多为除旧布新，火灾，长星多为兵革事。"

九年春，大旱。

十年冬，行幸甘泉。

将军薄昭死。①

①郑氏曰："昭杀汉使者，文帝不忍加诛，使公卿从之饮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群臣丧服往哭之，乃自杀。有罪，故言死。"如淳曰："一说昭与文帝博不胜，当饮酒，侍郎酌，为昭少，一侍郎谴呵之。时此郎下沐，昭使人杀之，是以文帝使自杀。"师古曰："外戚恩泽侯表云坐杀汉使者自杀。郑说是也。"

十一年冬十一月，行幸代。春正月，上自代还。

夏六月，梁王揖薨。

匈奴寇狄道。

十二年冬十二月，河决东郡。

春正月，赐诸侯王女邑各二千户。

二月，出孝惠皇帝后宫美人，令得嫁。

三月，除关无用传。①

①张晏曰："传，信也，若今过所也。"如淳曰："两行书缯帛，分持其一，出入关，合之乃得过，谓之传也。"李奇曰："传，棨也。"师古曰："张说是也。古者或用棨，或用缯帛。棨者，刻木为合符也。传音张恋反。棨音启。"

诏曰："道民之路，在于务本。朕亲率天下农，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①岁一不登，民有饥色，②是从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务也。③吾诏书数下，岁劝民种树，④而功未兴，是吏奉吾诏不勤，而劝民不明也。且吾农民甚苦，而吏莫之省，⑤将何以劝焉？其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

①师古曰："辟读曰阚。阚，开也。"

②师古曰："登，成也。言五谷一岁不成则众庶饥馁，是无蓄积故也。"

③师古曰："从事，从农事也。"

④师古曰："树，谓艺殖也。"

⑤师古曰："省，视也。"

又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①岂实人情？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其遭谒者劳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②及问民所不便安，而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③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④

①师古曰："无孝悌力田之人可应察举之令。"

②师古曰："自二百石以上，每百石加三匹。"

③师古曰："计户口之数以率之，增置其员，广教化也。"

④师古曰："道读曰导。"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诏曰："朕亲率天下农耕以供粢盛，皇后亲桑以奉祭服，其具礼仪。"①

①师古曰："令立耕桑之礼制也。"

夏,除秘祝,①语在郊祀志。五月,除肉刑法,语在刑法志。

①应劭曰:"秘祝之官,移过于下,国家讳之,故曰秘也。"

六月,诏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廑身从事,①而有租税之赋,是谓本末者无以异也,②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赐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数。"

①晋灼曰:"廑,古勤字。"

②李奇曰:"本,农也。末,贾也。言农与贾俱出租,无异也,故除田租。"

十四年冬,匈奴寇边,杀北地都尉卬。①遣三将军军陇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军渭北,车千乘,骑卒十万人。上亲劳军,勒兵,申教令,②赐吏卒。自欲征匈奴,群臣谏,不听。皇太后固要上,乃止。③于是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建成侯董赫、内史栾布皆为将军,击匈奴。匈奴走。

①师古曰:"功臣表云瓶侯孙单以父北地都尉卬力战死事,文帝十四年封,与此正合。然则卬姓孙,而徐广乃云姓段,说者因曰段会宗即卬之玄孙,无所据也。会宗,汉书有传,班固不云是卬后,何从而知之乎?"

②师古曰:"申谓约束之。"

③文颖曰:"要(却)[劫]也,[8]哀痛祝誓之言。"

春,诏曰:"朕获执牺牲珪币以事上帝宗庙,十四年于今。历日弥长,以不敏不明①而久抚临天下,朕甚自媿。②其广增诸祀坛场珪币。③昔先王远施不求其报,望祀不祈其福,右贤左戚,④先民后己,[9]至明之极也。今吾闻祠官祝釐,⑤皆归福于朕躬,不为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专乡独美其福,百姓不与焉,⑥是重吾不德也。⑦其令祠官致敬,无有所祈。"

①师古曰:"敏,材识捷疾。"

②师古曰:"媿,古愧字。"

③师古曰:"筑土为坛,除地为场。币,祭神之帛。"

④师古曰:“以贤为上,然后及亲也。”

⑤如淳曰:“釐,福也。贾谊传‘受釐坐宣室’是也。”师古曰:“釐,本字作禧,假借用耳,同音僖。”

⑥师古曰:“与读曰豫。”

⑦师古曰:“重音直用反。”

十五年春,黄龙见于成纪。[1]上乃下诏议郊祀。公孙臣明服色,新垣平设五庙。[2]语在郊祀志。夏四月,上幸雍,始郊见五帝,赦天下,修名山大川尝祀而绝者,有司以岁时致礼。

①师古曰:“成纪,陇西县。”

②文颖曰:“公孙臣,鲁人也。”应劭曰:“新垣平,赵人也。”师古曰:“五庙,即下渭阳五帝之庙也。”

九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1]语在晁错传。[2]

①师古曰:“傅读曰敷,敷陈其言而纳用之。”

②师古曰:“错音千故反。”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渭阳。[1]

①韦昭曰:“在渭城。”师古曰:“郊祀志云在长安东北,非渭城也。韦说谬矣。”

五月,立齐悼惠王子六人、淮南厉王子三人皆为王。

秋九月,得玉杯,[1]刻曰“人主延寿”。令天下大酺,明年改元。

①应劭曰:“新垣平诈令人献之。”

后元年[1]冬十月,新垣平诈觉,谋反,[2]夷三族。

①张晏曰:“新垣平候日再中,以为吉祥,故改元年,以求延年之祚也。”

②师古曰:“以诈事发觉,自恐被诛,因谋反也。”

春三月,孝惠皇后张氏薨。[1]

①张晏曰:“后党于吕氏,废处北宫,故不曰崩。”

诏曰:“间者数年比不登,[①]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②]乃天道有不顺,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废不享与?何以致此?将百官之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与?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计民未加益,[③]以口量地,其于古犹有馀,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无乃百姓之从事于末以害农者蕃,[④]为酒醪以靡谷者多,[⑤]六畜之食焉者众与?细大之义,吾未能得其中。[⑥]其与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议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远思,无有所隐。”

①师古曰:“比犹频也。”

②师古曰:“与读曰欤,音弋於反。下皆类此。”

③师古曰:“度谓量计之,音徒各反。”

④师古曰:“末谓工商之业也。蕃亦多也,音扶元反。”

⑤师古曰:“醪,汁滓酒也。靡,散也。醪音来高反。靡音縻。”

⑥师古曰:“中音竹仲反。”

二年夏,行幸雍棫阳宫。[①]

①苏林曰:“棫音域。”张晏曰:“秦昭王所作也。”晋灼曰:“黄图在扶风。”

六月,代王参薨。匈奴和亲。诏曰:“朕既不明,不能远德,使方外之国或不宁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①]封圻之内勤劳不处,[②]二者之咎,皆自于朕之德薄而不能达远也。间者累年,匈奴并暴边境,多杀吏民,边臣兵吏(人)〔又〕不能谕其内志,[10]以重吾不德。[③]夫久结难连兵,中外之国将何以自宁?今朕夙兴夜寐,勤劳天下,忧苦万民,为之惻怛不安,[④]未尝一日忘于心,故遣使者冠盖相望,结徹于道,[⑤]以谕朕志于单于。[⑥]今单于反古之道,[⑦]计社稷之安,便万民之利,新与朕俱弃细过,偕之大道,[⑧]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⑨]和亲以定,始于今年。”

①师古曰:“戎狄荒服,故曰四荒,言其荒忽去来无常也。尔雅曰‘孤竹、北户、

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

②师古曰:"圻亦畿字。王畿千里。不处者,不获安居。"

③师古曰:"谕,晓告也。重音直用反。"

④师古曰:"惻,痛也。怛,恨也。怛音丁曷反。"

⑤韦昭曰:"使车往还,故徼如结也。"

⑥师古曰:"单于,匈奴天子之号也。单音蝉。"

⑦师古曰:"(返)〔反〕,还也。"[11]

⑧师古曰:"偕亦俱也。之,往也,趣也。"

⑨师古曰:"元元,善意也。"

三年春二月,行幸代。

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蚀之。五月,赦天下。免官奴婢为庶人。行幸雍。

五年春正月,行幸陇西。三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

六年冬,匈奴三万骑入上郡,三万骑入云中。以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将军屯飞狐,① 故楚相苏意为将军屯句注,② 将军张武屯北地,河内太守周亚夫为将军次细柳,③ 宗正刘礼为将军次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次棘门,④ 以备胡。

①如淳曰:"在代郡。"师古曰:"中大夫,官名,其人姓令名免耳。此诸将军下至徐厉,皆书姓,而徐广以为中大夫令是官名,此说非也。据百官表,景帝初改卫尉为中大夫令,文帝时无此官。而中大夫是郎中令属官,秩比二千石。"

②应劭曰:"山险名也,在雁门阴馆。"师古曰:"句音章句之句。"

③服虔曰:"在长安西北。"如淳曰:"长安细柳仓在渭北,近石徼。"张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臣瓒曰:"一宿曰宿,再宿曰信,过信为次。"师古

曰:"匈奴传云'置三将军,军长安西细柳、渭北棘门、霸上'。此则细柳不在渭北,撰说是也。"

④孟康曰:"在长安北,秦时宫门也。"如淳曰:"三辅黄图棘门在横门外也。"

夏四月,大旱,蝗。[①]令诸侯无人贡。弛山泽。[②]减诸服御。损郎吏员。发仓庾[③]以振民。民得卖爵。

①师古曰:"蝗即螽也,食苗为灾,今俗呼为簸蝗。蝗音胡光反。螽音钟。"

②师古曰:"弛,解也,解而不禁,与众庶同其利。"

③应劭曰:"水漕仓曰庾。胡公曰'在邑曰仓,在野曰庾'。"

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宫。[①]遗诏曰:"朕闻之,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②]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③]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④]以罹寒暑之数,[⑤]哀人父子,伤长老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⑥]谓天下何! 朕获保宗庙,以眇眇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⑦]二十有馀年矣。赖天之灵,社稷之福,方内安宁,[⑧]靡有兵革。[⑨]朕既不敏,常畏过行,以羞先帝之遗德;[⑩]惟年之久长,惧于不终。今乃幸以天年得复供养于高庙,朕之不明与嘉之,其奚哀念之有![⑪]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⑫]无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自当给丧事服临者,皆无践。[⑬](侄)〔绖〕带无过三寸。[12]无布车及兵器。[⑭]无发民哭临宫殿中。殿中当临者,皆以旦夕各十五举音,礼毕罢。非旦夕临时,禁无得擅哭(临)。[13]以下,[⑮]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释服。[⑯]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类从事。[⑰]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⑱]归夫人以下至少使。"[⑲]令中尉亚夫为车骑将军,属国悍为将屯将军,[⑳]郎中令张武为复土将军,[㉑]发近县卒万六千人,发内史卒万五千人,臧郭穿复土属将军武。[㉒]赐诸侯王以下至孝悌力田金钱帛各有数。乙巳,葬霸陵。[㉓]

①臣瓒曰:"帝年二十三即位,即位二十三年,寿四十六也。"

②师古曰:“始生者曰萌。”

③师古曰:“奚,何也。”

④师古曰:“临,哭也,音力禁反。下云服临、当临者,音并同也。”

⑤师古曰:“雁音离,遭也。”

⑥师古曰:“重音直用反。”

⑦师古曰:“眇眇,犹言细末也。”

⑧臣瓒曰:“方,四方也。内,中也。犹云中外。”师古曰:“此说非也,直谓(四)方之内耳。”[14]

⑨师古曰:“靡,无也。”

⑩师古曰:“过行,行有过失也。盖谓忝辱也。行音下更反。”

⑪如淳曰:“得卒天年,已善矣。”晋灼曰:“若以朕不明,当嘉善朕之俭约,何哀念之有也。”师古曰:“如、晋之说非也。与读曰欤,音弋於反。帝自言或者岂朕见之不明乎,以不可嘉为嘉耳。然朕自谓得终天年,供养高庙,为可嘉之事,无所哀念也。今俗语犹然,其意可晓矣。”

⑫师古曰:“令谓此诏文也。”

⑬伏俨曰:“践,翦也,谓无斩衰也。”孟康曰:“践,跣也。”晋灼曰:“汉语作跣。跣,徒跣也。”师古曰:“孟、晋二说是也。”

⑭应劭曰:“无以布衣车及兵器也。”服虔曰:“不施轻车介士也。”师古曰:“应说是也。”

⑮师古曰:“为下棺也。音义与高纪同。”

⑯服虔曰:“皆当言大功、小功布也。纤,细布衣也。”应劭曰:“红者,中祥、大祥以红为领缘。纤者,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释服矣。此以日易月也。”晋灼曰:“汉书例以红为功也。”师古曰:“红与功同。服、晋二说是也。此丧制者,文帝自率己意创而为之,非有取于周礼也,何为以日易月乎!三年之丧,其实二十七月,岂有三十六月之文!禫又无七月也。应氏既失之于前,而近代学者因循谬说,未之思也。”

⑰师古曰:“言此诏中无文者,皆以类比而行事。”

⑱应劭曰:“因山为藏,不复起坟,山下川流不遏绝,就其水名以为陵号。”

⑲应劭曰:“夫人以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皆遣归家,重绝人

类。”

⑳师古曰:“典屯军以备非常。”

㉑如淳曰:“主穿圹窆瘞事也。”师古曰:“穿圹,出土下棺也。已而窆之,又即以为坟,故云复土。复,反还也,音扶目反。”

㉒师古曰:“即张武也。”

㉓师古曰:“自崩至葬凡七日也。霸陵在长安东南。”

赞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①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②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③身衣弋绨,④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南越尉佗自立为帝,召贵佗兄弟,以德怀之,佗遂称臣。与匈奴结和亲,后而背约入盗,令边备守,不发兵深人,恐烦百姓。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谏说虽切,常假借纳用焉。⑤张武等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⑥呜呼,仁哉!

①师古曰:“弛,废弛,音式尔反。”

②师古曰:“中谓不富不贫。”

③师古曰:“今新丰县南骊山之顶有露台乡,极为高显,犹有文帝所欲作台之处。”

④如淳曰:“弋,皂也。贾谊曰‘身衣皂绨’。”师古曰:“弋,黑色也。绨,厚缯。绨音大奚反。”

⑤苏林曰:“假音休假。借音以物借人之借。”

⑥应劭曰:“措,置也。民不犯法,无所刑也。”师古曰:“断狱数百者,言普天之下死罪人不过数百。几,近也,音巨衣反。”

【校勘记】

〔1〕 宗室将相王列侯以为(其)〔莫〕宜寡人， 王念孙说“其”字文义不顺，当依史记作“莫”。杨树达说王校是。

〔2〕 朕(已)〔以〕得保宗庙。 苏舆说史记作“以”，依本书例，作“以”为合。

〔3〕 又音於(度)〔庶〕反。 景祐、殿本都作“庶”。王先谦说作“庶”是。

〔4〕 古者天子耕藉田(十)〔千〕亩， 景祐、殿本都作“千”，史记集解同。

〔5〕 乃(遂)立辟彊为河间王， 王先谦说“遂”字涉上文而衍。按史记无“遂”字。

〔6〕 衣食(之)〔乏〕绝， 景祐、殿本都作“乏”。王先谦说作“乏”是。

〔7〕 其为(遂)〔朕〕率列侯之国。 景祐、殿本都作“朕”，史记同。

〔8〕 要(却)〔劫〕也， 景祐、殿、局本都作“劫”，通鉴注引同。

〔9〕 右贤左戚④先民后己， 注④原在“后己”下，王先谦说当在“左戚”下。

〔10〕 边臣兵吏(人)〔又〕不能谕其内志， 景祐、殿本都作“又”，史记同。王先谦说作“又”是。

〔11〕 (返)〔反〕还也。 景祐、殿本都作“反”。

〔12〕 (侄)〔经〕带无过三寸。 景祐、殿、局本都作“经”，史记同。

〔13〕 禁无得擅哭(临)。 李慈铭说史记无“临”字，此误衍。

〔14〕 直谓(四)方之内耳。 景祐、殿本都无“四”字。

汉书卷五

景帝纪第五

孝景皇帝,[1]文帝太子也。母曰窦皇后。后七年六月,文帝崩。丁未,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薄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①荀悦曰:"讳启之字曰开。"应劭曰:"礼谥法'布义行刚曰景'。"

九月,有星孛于西方。

元年冬十月,诏曰:"盖闻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1]制礼乐各有由。歌者,所以发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庙酎,[2]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3]孝惠庙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4]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遂群生;[5]减耆欲,不受献,[6]罪人不帑,[7]不诛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胜识。[8]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亲行之。[9]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10]靡不获福。明象乎日月,而庙乐不称,朕甚惧焉。[11]其为孝文皇帝庙为昭德之舞,[12]以明休德。[13]然后祖宗之功德,施于万世,永永无穷,朕甚嘉之。其与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礼官具礼仪奏。"丞相臣嘉等奏曰:[14]"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谨议:世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帝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天子宜世世献祖宗之庙。郡国诸侯宜各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献祖宗之庙。[15]请宣布天下。"制曰"可"。

①应劭曰:“始取天下者为祖,高帝称高祖是也。始治天下者为宗,文帝称太宗是也。”师古曰:“应说非也。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

②张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纯也。至武帝时,因八月尝酎会诸侯庙中,出金助祭,所谓酎金也。”师古曰:“酎,三重酿,醇酒也,味厚,故以荐宗庙。酎音直救反。”

③孟康曰:“武德,高祖所作也。文始,舜舞也。五行,周舞也。武德者,其舞人执干戚。文始舞执羽龠。五行舞,冠冕衣服法五行色。见礼乐志。”

④张晏曰:“孝文十二年,除关不用传,令远近若一。”

⑤师古曰:“遂,成也,达也。”

⑥师古曰:“耆读曰嗜。”

⑦苏林曰:“刑不及妻子。”师古曰:“帑读与孥同。”

⑧师古曰:“敏,材智速疾也。胜识,尽知之。”

⑨师古曰:“上世,谓古昔之帝王也。”

⑩师古曰:“侔,等也,音牟。”

⑪师古曰:“称,副也,音尺孕反。”

⑫师古曰:“昭,明也。”

⑬师古曰:“休,美也。”

⑭师古曰:“申屠嘉。”

⑮张晏曰:“王及列侯岁时遣使诣京师侍祠助祭。”如淳曰:“若光武庙在章陵,南阳太守称使者往祭是也。不使侯王祭者,诸侯不得祖天子。凡临祭宗庙皆为侍祭。”师古曰:“张说是也。既云天子所献祖宗之庙,非谓郡国之庙也。”

春正月,诏曰:“间者岁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绝天年,朕甚痛之。郡国或硗陿,无所农桑毇畜;①或地饶广,荐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②其议民欲徙宽大地者,听之。”

①师古曰:“硗谓硗埆瘠薄也。陿谓褊隘也。毇谓食养之。畜谓牧放也。硗音苦交反。陿音狭。毇古絫字。”

②如淳曰:“庄周云麋鹿食曰荐。一曰草稠曰荐,深曰莽。”

夏四月，赦天下。赐民爵一级。

遣御史大夫青翟至代下与匈奴和亲。①

①文颖曰："姓严，讳青翟。"臣瓒曰："此陶青也。庄青翟乃自武帝时人，此纪误。"师古曰："后人传习不晓，妄增翟字耳，非本作纪之误。"

五月，令田半租。

秋七月，诏曰："吏受所监临，以饮食免，重；受财物，贱买贵卖，论轻。①廷尉与丞相更议著令。"②廷尉信谨与丞相议曰：③"吏及诸有秩受其官属所监、所治、所行、所将，④其与饮食计偿费，勿论。⑤它物，若买故贱，卖故贵，皆坐臧为盗，没入臧县官。⑥吏迁徙免罢，受其故官属所将监治送财物，夺爵为士伍，免之。⑦无爵，罚金二斤，令没入所受。有能捕告，畀其所受臧。"⑧

①师古曰："帝以为当时律条吏受所监临赂遗饮食，即坐免官爵，于法太重，而受所监临财物及贱买贵卖者，论决太轻，故令更议改之。"

②苏林曰："著音著帻之著。"师古曰："苏音非也。著音著作之著，音竹箸反。"

③师古曰："丞相申屠嘉。"

④师古曰："行谓按察也，音下更反。"

⑤师古曰："计其所费，而偿其直，勿论罪也。"

⑥师古曰："它物，谓非饮食者。"

⑦李奇曰："有爵者夺之，使为士伍，有位者免官也。"师古曰："此说非也。谓夺其爵，令为士伍，又免其官职，即今律所谓除名也。谓之士伍者，言从士卒之伍也。"

⑧师古曰："畀，与也，以所受之臧与捕告者也。畀音必寐反。"

二年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

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①

①师古曰："旧法二十三，今此二十，更为异制也。傅读曰附。解在高纪。"

春三月，立皇子德为河间王，阏为临江王，①馀为淮阳王，非为汝南

王,彭祖为广川王,发为长沙王。

①师古曰:"闕音一曷反。"

夏四月壬午,太皇太后崩。①

①服虔曰:"文帝母薄太后也。"

六月,丞相嘉薨。

封故相国萧何孙係为列侯。①

①师古曰:"係音胡计反。"

秋,与匈奴和亲。

三年冬十二月,诏曰:"襄平侯嘉①子恢说不孝,谋反,欲以杀嘉,大逆无道。②其赦嘉为襄平侯,及妻子当坐者复故爵。③论恢说及妻子如法。"

①晋灼曰:"纪通子也。功臣表襄平侯纪通以父功侯,孝景三年,康侯相夫嗣。推其封薨,正与此合,岂更名嘉乎?"

②晋灼曰:"恢说言嘉知反情,而实不知也。"师古曰:"此解非也。恢说有私怨于其父,而自谋反,欲令其父坐死也。说读曰悦。"

③如淳曰:"律,大逆不道,父母妻子同产皆弃市。今赦其馀子不与恢说谋者,复其故爵。"

春正月,淮阳王宫正殿灾。

吴王濞、胶西王卬、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①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皆举兵反。大赦天下。遣太尉亚夫、②大将军窦婴将兵击之。斩御史大夫晁错以谢七国。③

①师古曰:"辟音壁,又音闢,其义两通。"

②师古曰:"周亚夫。"

③晋灼曰:"错音错置之错。"师古曰:"晁,古朝字。"

二月壬子晦,日有食之。

诸将破七国，斩首十馀万级。追斩吴王濞于丹徒。胶西王卬、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皆自杀。夏六月，诏曰："乃者吴王濞等为逆，起兵相胁，诖误吏民，吏民不得已。[①]今濞等已灭，吏民当坐濞等及逋逃亡军者，皆赦之。楚元王子礼等与濞等为逆，[②]朕不忍加法，除其籍，毋令污宗室。"立平陆侯刘礼为楚王，续元王后。[③]立皇子端为胶西王，胜为中山王。赐民爵一级。

①师古曰："已，止也，言不得止而从之，非本心也。"

②师古曰："礼音艺。"

③孟康曰："礼，元王子也。"

四年春，复置诸关用传出入。[①]

①应劭曰："文帝十二年除关无用传，至此复用传。以七国新反，备非常。"

夏四月己巳，立皇子荣为皇太子，徹为胶东王。

六月，赦天下，赐民爵一级。

秋七月，临江王阏薨。

十月戊戌晦，日有蚀之。

五年春正月，作阳陵邑。[①]夏，募民徙阳陵，赐钱二十万。

①张晏曰："景帝作寿陵，起邑。"

遣公主嫁匈奴单于。

六年冬十二月，雷，霖雨。

秋九月，皇后薄氏废。

七年冬十一月庚寅晦，日有蚀之。

春正月，废皇太子荣为临江王。

二月，罢太尉官。

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氏。

丁巳，立胶东王徹为皇太子。赐民为父后者爵一级。

中元年夏四月，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周昌孙子为列侯。①

①师古曰："封苛之孙及昌之子也。苛、昌皆尝为御史大夫而从昆弟也，故总言之。"

二年春二月，令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国，大鸿胪奏谥、诔、策。① 列侯薨及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谥、诔、策。② 王薨，遣光禄大夫吊襚祠赗，③视丧事，因立嗣子。列侯薨，遣大中大夫吊祠，视丧事，因立嗣。其(薨)葬，[1]国得发民挽丧，穿复土，治坟无过三百人毕事。④

①应劭曰："皇帝延诸侯王，宾王诸侯，皆属大鸿胪。故其薨，奏其行迹，赐与谥及哀策诔文也。"臣瓒曰："景帝此年已置大鸿胪，而百官表云武帝太初元年更以大行为大鸿胪，与此错。"师古曰："诔者，述累德行之文，音力水反。"

②如淳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晋灼曰："礼有大行人、小行人，主谥官，故以此名之。"臣瓒曰："大行是官名，掌九仪之制以宾诸侯者。"师古曰："大鸿胪者，本名典客，后改曰大鸿胪。大行令者，本名行人，即典客之属官也，后改曰大行令。故事之尊重者遣大鸿胪，而轻贱者遣大行也。据此纪文，则景帝已改典客为大鸿胪，改行人为大行矣。而百官公卿表乃云景帝中六年更名典客为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行令为大鸿胪，更名行人为大行令。当是表误。"

③应劭曰："衣服曰襚。祠，饮食也。车马曰赗。"师古曰："襚音遂。赗音芳凤反。"

④师古曰："挽谓引车也。毕事，毕葬事也。挽音晚。"

匈奴入燕。

改磔曰弃市，①勿复磔。

①应劭曰："先此诸死刑皆磔于市，今改曰弃市，自非妖逆不复磔也。"师古曰：

"磔谓张其尸也。弃市,杀之于市也。谓之弃市者,取刑人于市,与众弃之也。磔音竹客反。"

三月,临江王荣坐侵太宗庙地,征诣中尉,自杀。

夏四月,有星孛于西北。

立皇子越为广川王,寄为胶东王。

秋七月,更郡守为太守,郡尉为都尉。①

①师古曰:"更谓改其号。"

九月,封故楚、赵傅相内史前死事者四人子①皆为列侯。

①文颖曰:"楚相张尚,太傅赵夷吾。赵相建德,内史王悍。此四人各谏其王无使反,不听,皆杀之,故封其子。"

甲戌晦,日有蚀之。

三年冬十一月,罢诸侯御史大夫官。①

①师古曰:"所以抑损其权。"

春正月,皇太后崩。①

①文颖曰:"景帝母窦太后,以帝崩后六年乃亡。凡立五十一年,武帝建元六年崩。今此言皇太后崩,误耳。"孟康曰:"此太后崩,史记无也。"臣瓒曰:"王隐云景帝薄后以此年死,疑是也。当言废后,而言太后,误也。"师古曰:"孟说是也。废后死不书,又不言崩。瓒解为谬。"

夏旱,禁酤酒。①秋九月,蝗。有星孛于西北。戊戌晦,日有蚀之。

①师古曰:"酤谓卖酒也,音工护反。"

立皇子乘为清河王。

四年春三月,起德阳宫。①

①臣瓒曰:"是景帝庙也。帝自作之,讳不言庙,故言宫。西京故事云景帝庙为德阳。"

御史大夫绾奏禁马高五尺九寸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①

①服虔曰："绾，卫绾也。马十岁，齿下平。"

夏，蝗。

秋，赦徒作阳陵者，死罪欲腐者，许之。①

①苏林曰："宫刑，其创腐臭，故曰腐也。"如淳曰："腐，宫刑也。丈夫割势，不能复生子，如腐木不生实。"师古曰："如说是。腐音辅。"

十月戊午，日有蚀之。

五年夏，立皇子舜为常山王。六月，赦天下，赐民爵一级。

秋八月己酉，未央宫东阙灾。

更名诸侯丞相为相。①

①师古曰："亦所以抑黜之，令异于汉朝。"

九月，诏曰："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狱，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复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货赂为市，朋党比周，①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令亡罪者失职，朕甚怜之。②有罪者不伏罪，奸法为暴，甚亡谓也。诸狱疑，若虽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厌者，辄谳之。"③

①师古曰："比音频寐反。"

②师古曰："职，常也。失其常理也。"

③师古曰："厌，服也，音一赡反。谳，平议也，音鱼列反。"

六年冬十月，行幸雍，郊五畤。

十二月，改诸官名。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①

①应劭曰："文帝五年，听民放铸，律尚未除。先时多作伪金，伪金终不可成，而徒损费，转相诳耀，穷则起为盗贼，故定其律也。"孟康曰："民先时多作伪金，故其语曰'金可作，世可度'。费损甚多而终不成。民亦稍知其意，犯者希，因此定律也。"师古曰："应说是。"

春三月，雨雪。①

①师古曰:"雨音于具反。"

夏四月,梁王薨,分梁为五国,立孝王子五人皆为王。

五月,诏曰:"夫吏者,民之师也,车驾衣服宜称。①吏六百石以上,皆长吏也,②亡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闾里,与民亡异。令长吏二千石车朱两辕,③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辕。车骑从者不称其官衣服,下吏出入闾巷亡吏体者,二千石上其官属,三辅举不如法令者,④皆上丞相御史请之。"先是吏多军功,车服尚轻,故为设禁。又惟酷吏奉宪失中,乃诏有司减笞法,定箠令。语在刑法志。⑤

①师古曰:"称其官也,音尺孕反。"

②张晏曰:"长,大也。六百石,位大夫。"

③应劭曰:"车耳反出,所以为之藩屏,翳尘泥也。二千石双朱,其次乃偏其左。轭以箠为之,或用革。"如淳曰:"辕音反,小车两屏也。"师古曰:"据许慎、李登说,辕,车之蔽也。左氏传云'以藩载栾盈',即是有障蔽之车也。言车耳反出,非矣。辕音甫元反。轭音方远反。"

④应劭曰:"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共治长安城中,是为三辅。"师古曰:"时未有京兆、冯翊、扶风之名。此三辅者,谓主爵中尉及左右内史也。应说失之。"

⑤师古曰:"箠音止蕊反。"

六月,匈奴入雁门,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马。①吏卒战死者二千人。

①如淳曰:"汉仪注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匹。"师古曰:"武泉,云中之县也。养鸟兽者通名为苑,故谓牧马处为苑。"

秋七月辛亥晦,日有蚀之。

后元年春正月,诏曰:"狱,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狱疑者谳有司。有司所不能决,移廷尉。有令谳而后不当,谳者不为失。①欲令治狱者务先宽。"三月,赦天下,赐民爵一级,中二千石诸侯相爵右庶

长。②夏,大酺五日,民得酤酒。

①师古曰:"假令谥讫,其理不当,所谥之人不为罪失。"

②如淳曰:"虽有尊官未必有高爵,故数有赐爵。"师古曰:"右庶长,第十一爵也。"

五月,地震。秋七月乙巳晦,日有蚀之。

<u>條侯周亚夫</u>下狱死。

二年冬十月,省彻侯之国。①

①晋灼曰:"文纪遣列侯之国,今省之。"师古曰:"省音所领反。"

春,匈奴入<u>雁门</u>,太守<u>冯敬</u>与战死。发车骑材官屯。①

①师古曰:"屯雁门。"

春,以岁不登,禁内郡食马粟,没入之。①

①师古曰:"食读曰饲。没入者,没入其马。"

夏四月,诏曰:"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①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而能亡为非者寡矣。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庙粢盛祭服,为天下先;不受献,减太官,省繇赋,②欲天下务农蚕,素有畜积,以备灾害。③强毋攘弱,众毋暴寡,④老耆以寿终,幼孤得遂长。⑤今岁或不登,民食颇寡,其咎安在?或诈伪为吏,⑥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⑦县丞,长吏也,奸法与盗盗,甚无谓也。⑧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职;不事官职耗乱者,丞相以闻,请其罪。⑨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①应劭曰:"纂,今五采属绶是也。组者,今绶纷絛是也。"臣瓒曰:"许慎云'纂,赤组也'。"师古曰:"瓒说是也。绶,会也。会五彩者,今谓之错彩,非纂也。红读曰功。绶音子内反。絛音它牢反。"

②师古曰:"省音所领反。繇读曰徭。"

③师古曰:"畜读曰蓄。"

④师古曰:"攘,取也,音人羊反。"

⑤师古曰:“遂,成也。”

⑥张晏曰:“以诈伪人为吏也。”臣瓒曰:“律所谓矫枉以为吏者也。”师古曰:“二说并非也。直谓诈自称吏耳。”

⑦李奇曰:“牟,食苗根虫也。侵牟食民,比之蜂贼也。”师古曰:“渔言若渔猎之为也。”

⑧李斐曰:“奸法,因法作奸也。”文颖曰:“与盗,谓盗者当治,而知情反佐与之,是则共盗无异也。”师古曰:“与盗盗者,共盗为盗耳。”

⑨师古曰:“耗,不明也,读与眊同,音莫报反。”

五月,诏曰:“人不患其不知,患其为诈也;不患其不勇,患其为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亡厌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宦,[①]廉士算不必众。有市籍不得宦,无訾又不得宦,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宦,亡令廉士久失职,贪夫长利。”[②]

①服虔曰:“訾万钱,算百二十七也。”应劭曰:“古者疾吏之贪,衣食足知荣辱,限訾十算乃得为吏。十算,十万也。贾人有财不得为吏,廉士无訾又不得宦,故减訾四算得宦矣。”师古曰:“訾读与赀同。他皆类此。”

②师古曰:“长利,长获其利。”

秋,大旱。

三年春正月,诏曰:“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终始。[①]间岁或不登,意为末者众,农民寡也。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②]吏发民若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臧为盗。[③]二千石听者,与同罪。”

①师古曰:“币者,所以通有无,易贵贱也。”

②师古曰:“树,殖也。”

③韦昭曰:“发民,用其民。取庸,用其资以顾庸。”

皇太子冠,赐民为父后者爵一级。

甲子,帝崩于未央宫。[①]遗诏赐诸侯王列侯马二驷,[②]吏二千石黄金

二斤，吏民户百钱。出宫人归其家，复终身。③二月癸酉，葬阳陵。④

①臣瓒曰："帝年三十二即位，即位十六年，寿四十八。"

②师古曰："八匹也。"

③师古曰："复音方目反。"

④臣瓒曰："自崩及葬凡十日。阳陵在长安东北四十五里。"

赞曰：孔子称"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①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奸轨不胜。②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③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

①师古曰："此论语载孔子之辞也。言此今时之人，亦夏、殷、周之所驭，以政化淳壹，故能直道而行。伤今不然。"

②师古曰："不可胜。"

③师古曰："黎，众也，醇，不浇杂。"

【校勘记】

〔1〕其(葬)葬，王念孙说"葬"字涉上文四"葬"字而衍。葬事已见上文，此文则专指葬事，故师古云"毕事，毕葬事也"。

汉书卷六

武帝纪第六

孝武皇帝,[1]景帝中子也,母曰王美人。[2]年四岁立为胶东王。七岁为皇太子,母为皇后。十六岁,后三年正月,景帝崩。[3]甲子,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窦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三月,封皇太后同母弟田蚡、胜皆为列侯。[4]

①苟悦曰:"讳徹之字曰通。"应劭曰:"礼谥法'威强睿德曰武'。"

②师古曰:"外戚传美人比二千石,视少上造。"

③张晏曰:"武帝以景帝元年生,七岁为太子,为太子十岁而景帝崩,时年十六矣。"师古曰:"后三年,景帝后三年也。"

④苏林曰:"蚡音鼢鼠之鼢。"师古曰:"蚡亦鼢鼠字也,音扶粉反。"

建元元年[1]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2]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3]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①师古曰:"自古帝王未有年号,始起于此。"

②师古曰:"卫绾也。"

③应劭曰:"申不害,韩昭侯相也。卫公孙鞅为秦孝公相,封于商,号商君。韩非,韩诸公子,非,名也。苏秦为关东从长。张仪为秦昭王相,为衡说以抑诸侯。"李奇曰:"申不害书执术。商鞅为法,赏不失卑,刑不讳尊,然深刻无恩德。韩非兼行申、商之术。"师古曰:"从音子容反。"

春二月，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年八十复二算，九十复甲卒。①行三铢钱。②

①张晏曰："二算，复二口之算也。复甲卒，不豫革车之赋也。"师古曰："复音方目反。"

②师古曰："新坏四铢钱造此钱也，重如其文。见食货志。"

夏四月己巳，诏曰："古之立教，乡里以齿，朝廷以爵，扶世导民，莫善于德。然则于乡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①今天下孝子顺孙愿自竭尽以承其亲，外迫公事，内乏资财，是以孝心阙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②为复子若孙，令得身帅妻妾遂其供养之事。"③

①师古曰："六十曰耆，五十曰艾。"

②师古曰："给米粟以为糜鬻。鬻音之六反。"

③师古曰："若者，豫及之辞也。有子即复子，无子即复孙也。遂，(中)〔申〕也。[1]复音方目反。"

五月，诏曰："河海润千里，其令祠官修山川之祠，为岁事，①曲加礼。"②

①孟康曰："为农祈也。于此造之，岁以为常，故曰为岁事也。"师古曰："岁以为常是也。总致敬耳，非止祈农。"

②如淳曰："祭礼有所加益。"

赦吴楚七国帑输在官者。①

①应劭曰："吴楚七国反时，其首事者妻子没入为官奴婢，武帝哀焉，皆赦遣之也。"师古曰："帑读与孥同。"

秋七月，诏曰："卫士转置送迎二万人，①其省万人。罢苑马，以赐贫民。"②

①郑氏曰："去故置新，常二万人。"

②师古曰："养马之苑，旧禁百姓不得刍牧采樵，今罢之。"

议立明堂。遣使者安车蒲轮，束帛加璧，征鲁申公。①

①师古曰："以蒲裹轮，取其安也。"

二年冬十月，御史大夫赵绾坐请毋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狱，自杀。①丞相婴、太尉蚡免。②

①应劭曰："礼，妇人不豫政事，时帝已自躬省万机。王臧儒者，欲立明堂辟雍。太后素好黄老术，非薄五经。因欲绝奏事太后，太后怒，故杀之。"

②师古曰："窦婴、田蚡。"

春二月丙戌朔，日有蚀之。夏四月戊申，有如日夜出。

初置茂陵邑。①

①应劭曰："武帝自作陵也。"师古曰："本槐里(之县)〔县之〕茂乡，[2]故曰茂陵。"

三年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①

①师古曰："河溢之处损害田亩，故大饥。"

赐徙茂陵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初作便门桥。①

①苏林曰："去长安四十里。"服虔曰："在长安西北，茂陵东。"师古曰："便门，长安城北面西头门，即平门也。古者平便皆同字。于此道作桥，跨渡渭水以趋茂陵，其道易直，即今所谓便桥是其处也。便读如本字。"

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

济川王明坐杀太傅、中傅废迁防陵。①

①应劭曰："中傅，宦者也。"师古曰："防陵，汉中县也，今谓之房州。"

闽越围东瓯，①东瓯告急。遣中大夫严助持节发会稽兵，浮海救之。未至，闽越走，兵还。

①应劭曰："高祖五年立无诸为闽越王。惠帝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故号东瓯。"师古曰："瓯音一侯反。"

九月丙子晦，日有蚀之。

四年夏，有风赤如血。六月，旱。秋九月，有星孛于东北。

五年春，罢三铢钱，行半两钱。①

①师古曰："又新铸作也。"

置五经博士。

夏四月，平原君薨。①

①服虔曰："王太后之母，武帝外祖母。"

五月，大蝗。

秋八月，广川王越、清河王乘皆薨。

六年春二月乙未，辽东高庙灾。夏四月壬子，高园便殿火。① 上素服五日。

①师古曰："凡言便殿、便室、便坐者，皆非正大之处，所以就便安也。园者，于陵上作之，既有正寝以象平生正殿，又立便殿为休息闲宴之处耳。说者不晓其意，乃解云便殿、便室皆是正名，斯大惑矣。寻石建、韦玄成、孔光等传，其义可知。便读如本字。"

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

秋八月，有星孛于东方，长竟天。

闽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将兵出豫章，大司农韩安国出会稽，击之。未至，越人杀郢降，兵还。

元光元年① 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②

①臣瓒曰："以长星见，故为元光。"

②师古曰："孝谓善事父母者。廉谓清洁有廉隅者。"

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屯云中，中尉程不识为车骑将军屯雁门，六月

罢。

夏四月，赦天下，赐民长子爵一级。复七国宗室前绝属者。①

①师古曰："此等宗室前坐七国反，故绝属。今加恩赦之，更令上属籍于宗正也。复音扶目反。"

五月，诏贤良曰："朕闻昔在唐虞，画象而民不犯，① 日月所烛，莫不率俾。② 周之成康，刑错不用，③ 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昚，④ 北发渠搜，⑤ 氐羌徕服。⑥ 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呜呼，何施而臻此与！⑦ 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⑧ 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⑨ 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⑩ 上参尧舜，下配三王！⑪ 朕之不敏，不能远德，⑫ 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⑬ 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⑭ 朕亲览焉。"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

①应劭曰："二帝但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敢犯也。"师古曰："白虎通云'画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髌者以墨蒙其髌，象而画之，犯宫者扉，犯大辟者布衣无领。'墨谓以墨黥其面也。劓，截其鼻也。髌，去膝盖骨也。宫，割其阴也。扉，草屦也。劓音牛冀反，字或作剿，其音同耳。髌音频忍反。扉音扶味反。"

②师古曰："烛，照也。率，循也。俾，使也。言皆循其贡职而可使也。"

③师古曰："错，置也，音千故反。"

④晋灼曰："东夷传今挹娄地是也，在夫馀之东北千馀里大海之滨。"师古曰："周书序云'成王既伐东夷，肃昚来贺'，即谓此。"

⑤服虔曰："地名也。"应劭曰："禹贡析支、渠搜属雍州，在金城河关之西，西戎也。"晋灼曰："王恢传'北发、月支可得而臣'，似国名也。地理志朔方有渠搜县。"臣瓒曰："孔子三朝记云'北发渠搜，南抚交阯'，此举北以南为对也。禹贡渠搜在雍州西北。渠搜在朔方。"师古曰："北发，非国名也，言北方即可征发渠搜而役属之。瓒说近是。"

⑥师古曰："徕，古往来之字也。氐音丁奚反。"

⑦师古曰："庳读曰呼。呜呼，叹辞也。臻，至也。"

⑧师古曰:"夙兴,早起也。夜寐,夜久方寐也。"

⑨师古曰:"猗,美也。伟,大也。与,辞也。言美而且大也。与读曰欤,音弋於反。"

⑩师古曰:"章,明也。洪,大也。休,美也。"

⑪师古曰:"三王,夏、殷、周。"

⑫师古曰:"言德不及远也。"

⑬师古曰:"子者,人之嘉称。大夫,举官称也。志在优贤,故谓之子大夫也。睹,古覩字。"

⑭师古曰:"篇谓竹简也。"

秋七月癸未,日有蚀之。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①

①师古曰:"五帝之畤也。"

春,诏问公卿曰:"朕饰子女以配单于,金币文绣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嫚,侵盗亡已。①边境被害,朕甚闵之。今欲举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建议宜击。夏六月,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大)〔太〕中大夫李息[3]为材官将军,将三十万众屯马邑谷中,诱致单于,欲袭击之。单于入塞,觉之,走出。六月,军罢。将军王恢坐首谋不进,下狱死。②

①师古曰:"待命,谓承诏命也。嫚与慢同。"

②师古曰:"首为此谋,而反不进击匈奴辎重。"

秋九月,令民大酺五日。

三年春,河水徙,从顿丘东南流入勃海。①

①师古曰:"顿丘,丘名,因以为县,本卫地也。地理志属东郡,今则在魏州界也。"

夏五月,封高祖功臣五人后为列侯。

河水决濮阳，泛郡十六。[1] 发卒十万救决河。起龙渊宫。[2]

①师古曰："濮阳，东郡之县也。水所泛及，凡十六郡界也。泛音敷剑反。"

②服虔曰："宫在长安西，作铜飞龙，故以冠名也。"如淳曰："三辅黄图云有龙渊宫，今长安城西有其处。沟洫志救河决亦起龙渊宫于其傍。"孟康曰："在西平界，其水可用淬刀剑，特坚利。古龙渊之剑取于此水。"师古曰："黄图云龙渊庙在茂陵东，不言宫也。此言救决河，起龙渊宫，则宫不在长安之西矣。又汉章帝赐尚书韩稜龙渊剑。孟说是也。淬音千内反。"

四年冬，魏其侯窦婴有罪，弃市。[1]

①师古曰："以党灌夫也。"

春三月乙卯，丞相蚡薨。

夏四月，陨霜杀草。五月，地震。赦天下。

五年春正月，河间王德薨。

夏，发巴蜀治南夷道，又发卒万人治雁门阻险。[1]

①师古曰："所以为固，用止匈奴之寇。"

秋七月，大风拔木。

乙巳，皇后陈氏废。捕为巫蛊者，皆枭首。

八月，螟。[1]

①师古曰："食苗心之虫也，音莫经反。"

征吏民有明当时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续食，令与计偕。[1]

①师古曰："计者，上计簿使也，郡国每岁遣诣京师上之。偕者，俱也。令所征之人与上计者俱来，而县次给之食。后世讹误，因承此语，遂总谓上计为计偕。阙驷不详，妄为解说，云秦汉谓诸侯朝使曰计偕。偕，次也。晋代有计偕簿。又改偕为阶，失之弥远，致误后学。"

六年冬，初算商车。[1]

①李奇曰:"始税商贾车船,令出算。"

春,穿漕渠通渭。①

①如淳曰:"水转运曰漕。"师古曰:"音才到反。"

匈奴入上谷,杀略吏民。遣车骑将军卫青出上谷,骑将军公孙敖出代,轻车将军公孙贺出云中,骁骑将军李广出雁门。青至龙城,①**获首虏七百级。广、敖失师而还。诏曰:"夷狄无义,所从来久。间者匈奴数寇边境,故遣将抚师。古者治兵振旅,因遭虏之方入,将吏新会,上下未辑,**②**代郡将军敖、雁门将军广所任不肖,**③**校尉又背义妄行,弃军而北,少吏犯禁。**④**用兵之法:不勤不教,将率之过也;教令宣明,不能尽力,士卒之罪也。将军已下廷尉,使理正之,**⑤**而又加法于士卒,二者并行,非仁圣之心。朕闵众庶陷害,欲刷耻改行,**⑥**复奉正(议)〔义〕,**[4]**厥路亡繇。**⑦**其赦雁门、代郡军士不循法者。"**⑧

①应劭曰:"匈奴单于祭天,大会诸国,名其处为龙城。"

②晋灼曰:"入犹还也。不得已而用兵,言师不逾时也。入或作人,因其习俗土地之宜而教革之也。"师古曰:"晋说非也。诏言古者出则治兵,入则振旅,素练其众,不亏戎律。今之出师,因遭寇虏方入为害,而将吏新会,上下未和,故校尉弃军而奔北也。辑与集同。"

③师古曰:"肖,似也。不肖者,言无所象类,谓不材之人也。"

④文颖曰:"少吏,小吏也。"

⑤师古曰:"下谓以身付廷尉也。理,法也,言以法律处正其罪。下音胡嫁反。他皆类此。"

⑥师古曰:"刷,除也,音所劣反。"

⑦师古曰:"一陷重刑,无因复从正道也。繇读与由同。"

⑧师古曰:"循,从也,由也。"

夏,大旱,蝗。

六月,行幸雍。

秋,匈奴盗边。遣将军韩安国屯渔阳。

元朔元年[①]冬十一月，诏曰："公卿大夫，所使总方略，壹统类，广教化，美风俗也。夫本仁祖义，褒德禄贤，劝善刑暴，[②]五帝三王所繇昌也。[③]朕夙兴夜寐，嘉与宇内之士臻于斯路。[④]故旅耆老，复孝敬，[⑤]选豪俊，讲文学，[⑥]稽参政事，祈进民心，[⑦]深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⑧]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⑨]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⑩]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雍于上闻也。[⑪]二千石官长纪纲人伦，[⑫]将何以佐朕烛幽隐，劝元元，[⑬]厉蒸庶，[⑭]崇乡党之训哉？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其与中二千石、礼官、博士议不举者罪。"有司奏议曰："古者，诸侯贡士，壹适谓之好德，[⑮]再适谓之贤贤，三适谓之有功，乃加九锡；[⑯]不贡士，壹则黜爵，再则黜地，三而黜爵地毕矣。[⑰]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与闻国政而无益于民者斥，[⑱]在上位而不能进贤者退，此所以劝善黜恶也。今诏书昭先帝圣绪，令二千石举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风易俗也。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⑲]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⑳]奏可。

①应劭曰："朔，苏也。孟轲曰'后来其苏'。苏，息也，言万民品物大繁息也。"师古曰："朔犹始也，言更为初始也。苏息之息，非息生义，应说失之。"

②师古曰："本仁祖义，谓以仁义为本始。"

③师古曰："五帝，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也。三王，夏、殷、周也。繇读与由同。"

④师古曰："天地四方为宇。臻，至也。"

⑤师古曰："旅耆老者，加惠于耆老之人，若宾旅也。复孝敬者，谓优复孝弟之人也。复音方目反。"

⑥师古曰："讲谓和习之。"

⑦师古曰："祈，求也。"

⑧师古曰："休，美也。绪，业也。言绍先圣之休绪也。故下言昭先帝圣绪。"

⑨师古曰："论语称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故诏引焉。"

⑩师古曰:“阖,闭也。总〔一〕郡之中,[5]故云阖郡。”

⑪师古曰:“究,竟也。言见壅遏,不得闻(雍)〔达〕于天子也。[6]雍读曰壅。”

⑫师古曰:“谓郡之守尉,县之令长。”

⑬师古曰:“烛,照也。元元,善意。”

⑭师古曰:“蒸,众也。”

⑮服虔曰:“適,得其人。”

⑯应劭曰:“一曰车马,二曰衣服,三曰乐器,四曰朱户,五曰纳陛,六曰虎贲百人,七曰铁钺,八曰弓矢,九曰秬鬯。此皆天子制度,尊之,故事事锡与,但数少耳。”张晏曰:“九锡,经本无文,周礼以为九命,春秋说有之。”臣瓒曰:“九锡备物,伯者之盛礼,齐桓、晋文犹不能备,今三进贤便受之,似不然也。当受进贤之一锡。尚书大传云‘三適谓之有功,赐以车服弓矢’是也。”师古曰:“总列九锡,应说是也。进贤一锡,瓒说是也。”

⑰李奇曰:“爵地俱削尽。”

⑱师古曰:“与读曰豫。斥谓弃逐之。”

⑲张晏曰:“谓其不勤求士报国。”

⑳张晏曰:“当率身化下,今亲宰牧而无贤人,为不胜任也。”

十二月,江都王非薨。

春三月甲子,立皇后卫氏。诏曰:“朕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①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②诗云‘九变复贯,知言之选’。③朕嘉唐虞而乐殷周,据旧以鉴新。④其赦天下,与民更始。诸逋贷及辞讼在孝景后三年以前,皆勿听治。”⑤

①师古曰:“畅,通也。”

②应劭曰:“黄帝、尧、舜祖述伏羲、神农,结网耒耜,以日中为市。交易之业,因其所利,变而通之,使民知之,不苦倦也。”师古曰:“此易下系之辞也。言通物之变,故能乐其器用,不解倦也。”

③应劭曰:“逸诗也。阳数九,人君当阳,言变政复礼,合于先王旧贯。知言之选,选,善也。”孟康曰:“贯,道也。选,数也。极天之变而不失道者,知言之数也。”臣瓒曰:“先王创制易教,以救流弊也,是以三王之教有文有质。九,

数之多也。”师古曰:“贯,事也。选,择也。论语曰‘仍旧贯’,此言文质不同,宽猛殊用,循环复旧,择善而从之。瓚说近之也。”

④师古曰:“追观旧迹,以知新政,而为鉴戒。”

⑤师古曰:“逋,亡也。久负官物亡匿不还者,皆谓之逋。逋音布胡反。”

秋,匈奴入辽西,杀太守;入渔阳、雁门,败都尉,杀略三千馀人。遣将军卫青出雁门,将军李息出代,获首虏数千级。

东夷薉君南闾等[1]口二十八万人降,为苍海郡。

①服虔曰:“秽貊在辰韩之北,高句丽沃沮之南,东穷于大海。”晋灼曰:“薉,古秽字。”师古曰:“南闾者,薉君之名。”

鲁王馀、长沙王发皆薨。

二年冬,赐淮南王、菑川王几杖,毋朝。[1]

①师古曰:“淮南王安、菑川王志皆武帝诸父列也,故赐几杖焉。”

春正月,诏曰:“梁王、城阳王亲慈同生,[1]愿以邑分弟,其许之。诸侯王请与子弟邑者,朕将亲览,使有列位焉。”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

①文颖曰:“慈,爱也。”

匈奴入上谷、渔阳,杀略吏民千馀人。遣将军卫青、李息出云中,至高阙,[1]遂西至符离,[2]获首虏数千级。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

①师古曰:“山名也,一曰塞名也,在朔方之北。”

②师古曰:“幕北塞名也。”

三月乙亥晦,日有蚀之。

夏,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又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

秋,燕王定国有罪,自杀。

三年春,罢苍海郡。三月,诏曰:“夫刑罚所以防奸也,内长文所以

见爱也;[1]以百姓之未洽于教化,朕嘉与士大夫日新厥业,祗而不解。[2]其赦天下。”

①晋灼曰:“长音长吏之长。”张晏曰:“长文,长文德也。”师古曰:“诏言有文德者,即亲内而崇长之,所以见仁爱之道。见谓显示也,音胡电反。”

②师古曰:“解读曰懈。”

夏,匈奴入代,杀太守;入雁门,杀略千馀人。

六月庚午,皇太后崩。

秋,罢西南夷,城朔方城。令民大酺五日。

四年冬,行幸甘泉。

夏,匈奴入代、定襄、上郡,杀略数千人。

五年春,大旱。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馀万人出朔方、高阙,获首虏万五千级。

夏六月,诏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1]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2]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3]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焉。”[4]丞相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5]学者益广。

①师古曰:“风,教也。诗序曰‘上以风化下’。”

②师古曰:“详,悉也。延,引也。方,道也。闻,博闻也。言悉引有道博闻之士而进于朝也。礼记曰‘隆礼由礼,谓之有方之士’。又曰‘博闻强识而让,谓之君子’。一曰方谓方正也。”

③师古曰:“举遗逸之文而兴礼学。”

④师古曰:“为博士置弟子,既得崇化于乡党,又以奖厉贤材之人。”

⑤师古曰:“公孙弘。”

秋,匈奴入代,杀都尉。

六年春二月，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馀万骑出定襄，斩首三千馀级。还，休士马于定襄、云中、雁门。赦天下。

夏四月，卫青复将六将军绝幕，[①] 大克获。前将军赵信军败，降匈奴。右将军苏建亡军，独身脱还，赎为庶人。

①应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也。"臣瓒曰："沙土曰幕。直度曰绝。"师古曰："应、瓒二说皆是也，而说者或云是塞外地名，非矣。幕者，即今之突厥中碛耳。李陵歌曰'径万里兮渡沙幕'。"

六月，诏曰："朕闻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所繇殊路而建德一也。[①] 盖孔子对定公以徕远，[②] 哀公以论臣，[③] 景公以节用，[④] 非期不同，所急异务也。[⑤] 今中国一统而北边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将军巡朔方，征匈奴，斩首虏万八千级，诸禁锢及有过者，咸蒙厚赏，得免减罪。[⑥] 今大将军仍复克获，[⑦] 斩首虏万九千级，受爵赏而欲移卖者，无所流贳。[⑧] 其议为令。"有司奏请置武功赏官，以宠战士。

①师古曰："复，因也，音扶目反。繇读与由同。"

②臣瓒曰："论语及韩子皆言叶公问政于孔子，孔子答以悦近徕远。今云定公，与二书异。"

③如淳曰："韩非云哀公问政，仲尼曰政在选贤。"

④如淳曰："韩非云齐景公问政，仲尼曰政在节财。"

⑤李奇曰："期，要也。非要当必不同，所急异务，不得不然。"

⑥师古曰："有罪者，或被释免，或得减轻。"

⑦师古曰："仍，频也。"

⑧应劭曰："贳音移。言军吏士斩首虏，爵级多无所移与，今为置武功赏官，爵多者分与父兄子弟及卖与他人也。"师古曰："此说非也。许慎说文解字云'贳，物之重次第也'。此诏言欲移卖爵者，无有差次，不得流行，故为置官级也。贳音弋赐反。今俗犹谓凡物一重为一贳也。"

元狩元年[①]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获白麟，[②]作白麟之歌。

①应劭曰："获白麟，因改元曰元狩也。"

②师古曰:"麟,麋身,牛尾,马足,黄色,圜蹄,一角,角端有肉。"

十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赐谋反,诛。党与死者数万人。

十二月,大雨雪,民冻死。①

①师古曰:"雨音于具反。"

夏四月,赦天下。

丁卯,立皇太子。赐中二千石爵右庶长,① 民为父后者一级。诏曰:"朕闻咎繇对禹,曰在知人,知人则哲,惟帝难之。② 盖君者心也,民犹支体,支体伤则心憯怛。③ 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流货赂,两国接壤,怵于邪说,④ 而造篡弒,此朕之不德。诗云:'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⑤ 已赦天下,涤除与之更始。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眊孤寡鰥独⑥或匮于衣食,甚怜愍焉。其遣谒者巡行天下,存问致赐。⑦ 曰'皇帝使谒者⑧赐县三老、孝者帛,人五匹;乡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独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冤失职,使者以闻。⑨ 县乡即赐,毋赘聚'。"⑩

①师古曰:"第十一等爵。"

②师古曰:"尚书咎繇谟载咎繇之辞也。帝谓尧也。"

③师古曰:"憯,痛也。怛,悼也。憯音千感反。怛音丁曷反。"

④服虔曰:"怵音裔。"应劭曰:"狃忕也。"如淳曰:"怵音怵惕,见诱怵于邪说也。"师古曰:"作忕者非。如说云见诱怵,其义是也,而音怵惕,又非也。怵或体诹字耳。诹者,诱也,音如戍亥之戍。南越传曰'不可怵好语入朝'。诸如此例,音义同耳。今俗犹云相谗诹,而说者或改为钚导之钚,盖穿凿也。谗音先诱反。钚音述。"

⑤师古曰:"小雅正月之诗也。惨惨,忧戚之貌。"

⑥师古曰:"眊,古耄字。八十曰耄。耄,老称也。一曰眊,不明之貌。"

⑦师古曰:"致,送至也。行音下更反。"

⑧师古曰:"谒者令使者宣诏书之文。"

⑨师古曰:"职,常也。失职者,失其常业及常理也。"

⑩如淳曰:“赞,会也。令勿擅征召赞聚三老孝弟力田也。”师古曰:“即,就也。各遣就其所居而赐之,勿会聚也。赞音之锐反。”

五月乙巳晦,日有蚀之。

匈奴入上谷,杀数百人。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

春三月戊寅,丞相弘薨。

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西,至皋兰,①斩首八千馀级。

①应劭曰:“在陇西白石县,塞外河名也。”孟康曰:“山关名也。”师古曰:“皋兰,山名也。霍去病传云‘过焉支山千有馀里,合短兵鏖皋兰下’,则此山也,非河名也。白石县在金城,又不属陇西。应说并失之。鏖音乌曹反。”

夏,马生余吾水中。①南越献驯象、②能言鸟。③

①应劭曰:“在朔方北也。”

②应劭曰:“驯者,教能拜起周章,从人意也。”师古曰:“驯音巡,谓扰也。应说是也。”

③师古曰:“即鹦鹉也,今陇西及南海并有之。万震南州异物志云有三种,一种白,一种青,一种五色。交州以南诸国尽有之。白及五色者,其性尤慧解,盖谓此也。隋开皇十八年,林邑国献白鹦鹉,时以为异。是岁贡士咸试赋之。圣皇驭历,屡有兹献。上以幽遐劳赞,抚慰弗受。”

将军去病、公孙敖出北地二千馀里,过居延,①斩首虏三万馀级。

①师古曰:“居延,匈奴中地名也,韦昭以为张掖县,失之。张掖所置居延县者,以安处所获居延人而置此县。”

匈奴入雁门,杀略数百人。遣卫尉张骞、郎中令李广皆出右北平。广杀匈奴三千馀人,尽亡其军四千人,独身脱还,及公孙敖、张骞皆后期,当斩,赎为庶人。

江都王建有罪,自杀。胶东王寄薨。

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①并将其众合四万馀人来降,置五属国

以处之。②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③

①师古曰:"昆音下门反。屠音储。"

②师古曰:"凡言属国者,存其国号而属汉朝,故曰属国。"

③师古曰:"武威,今凉州也。酒泉,今肃州。"

三年春,有星孛于东方。夏五月,赦天下。立胶东康王少子庆为六安王。封故相国萧何曾孙庆为列侯。

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杀略千馀人。

遣谒者劝有水灾郡种宿麦。①举吏民能假贷贫民者以名闻。②

①师古曰:"秋冬种之,经岁乃熟,故云宿麦。"

②师古曰:"贷音吐戴反。"

减陇西、北地、上郡戍卒半。

发谪吏穿昆明池。①

①如淳曰:"食货志以旧吏弄法,故谪使穿池,更发有赀者为吏也。"臣瓒曰:"西南夷传有越嶲、昆明国,有滇池,方三百里。汉使求身毒国,而为昆明所闭。今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习水战,在长安西南,周回四十里。食货志又曰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遂乃大修昆明池也。"师古曰:"谪吏,吏有罪者,罚而役之。滇音颠。"

四年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县官衣食振业,用度不足,请收银锡造白金及皮币以足用。①初算缗钱。②

①应劭曰:"时国用不足,以白鹿皮为币,朝觐以荐璧。又造银锡为白金。见食货志。"

②李斐曰:"缗,丝也,以贯钱也。一贯千钱,出算二十也。"臣瓒曰:"茂陵书诸贾人末作贳贷,置居邑储积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此缗钱是储钱也。故随其用所施,施于(吏)〔利〕重者,[7]其算亦多也。"师古曰:"谓有储积钱者,计其缗贯而税之。李说为是。

缙音武巾反。”

春,有星孛于东北。

夏,有长星出于西北。

大将军卫青将四将军出定襄,将军去病出代,各将五万骑。步兵踵军后数十万人。①青至幕北围单于,斩首万九千级,至阗颜山乃还。②去病与左贤王战,斩获首虏七万馀级,封狼居胥山乃还。③两军士(战)死者数万人。[8]前将军广、后将军食其皆后期。广自杀,食其赎死。④

①师古曰:“踵,接也,犹言蹑其踵。”

②邓展曰:“音填塞之填。”

③师古曰:“登山祭天,筑土为封,刻石纪事,以彰汉功。”

④如淳曰:“李广传‘引兵与右将军食其合军,出东道’。又曰‘广自到,右将军下吏当死,赎为庶人’。霍去病传亦云赵食其为右将军,平阳侯襄为后将军。此纪为误也。”师古曰:“传写者误以右为后。食其,音异基。”

五年春三月甲午,丞相李蔡有罪,自杀。①

①文颖曰:“李广从弟,坐侵陵壖地。”

天下马少,平牡马匹二十万。①

①如淳曰:“贵平牡马贾,欲使人竞畜马。”

罢半两钱,行五铢钱。

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①

①师古曰:“猾,狡也,音乎八反。”

六年冬十月,赐丞相以下至吏二千石金,千石以下至乘从者帛,①蛮夷锦各有差。

①晋灼曰:“乘骑诸从者也。”师古曰:“流俗书本乘上或有公字,非也,后人妄加之。”

雨水亡冰。①

①师古曰:“雨音于具反。”

夏四月乙巳,庙立皇子闳为齐王,旦为燕王,胥为广陵王。①初作诰。②

①师古曰:“于庙中策命之。”

②服虔曰:“诰敕王,如尚书诸诰也。”李斐曰:“今敕封拜诸侯王策文亦是也。见武五子传。”

六月,诏曰:“日者有司以币轻多奸,①农伤而末众,②又禁(以)〔兼〕并之涂,③[9]故改币以约之。④稽诸往古,制宜于今。⑤废期有月,⑥而山泽之民未谕。⑦夫仁行而从善,义立则俗易,意奉宪者所以导之未明与?⑧将百姓所安殊路,而挢虔吏因乘势以侵蒸庶邪?⑨何纷然其扰也!⑩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⑪存问鳏寡废疾,无以自振业者贷与之。⑫谕三老孝弟以为民师,举独行之君子,征诣行在所。⑬朕嘉贤者,乐知其人。广宣厥道,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⑭详问隐处亡位,及冤失职,⑮奸猾为害,野荒治苛者,举奏。⑯郡国有所以为便者,上丞相、御史以闻。”

①李奇曰:“币,钱也。轻者,若一马直二十万,是为币轻而物重也。重难得,则用不足而奸生。”

②师古曰:“末谓工商也。”

③李奇曰:“谓大家兼役小民,富者兼役贫民,欲平之也。”文颖曰:“兼并者,食禄之家不得治产,兼取小民之利;商人虽富,不得复兼畜田宅,作客耕农也。”师古曰:“李说是。”

④李奇曰:“更去半两钱,行五铢钱、皮币,以检约奸邪。”

⑤师古曰:“稽,考也,音工奚反。”

⑥应劭曰:“禁半两钱及馀币物,禁之有期月而民未悉从也。”如淳曰:“期音朞。自往年三月至今年四月,朞有馀月矣。”师古曰:“如说是。”

⑦师古曰:“未谕者,未晓告示之意。”

⑧师古曰:“与读曰欤。”

⑨孟康曰:“虔,固也。矫称上命以货赂用为固。尚书曰‘�칙攘矫虔’。”韦昭曰:“凡称诈为矫,强取为虔。左传曰‘虔刘我边垂’。”师古曰:“挢与矫同,其字从手。矫,托也。虔,固也。妄托上命而坚固为邪恶者也。蒸,众也。”

⑩师古曰:“扰,烦也。”

⑪师古曰:“褚大也。行音下更反。”

⑫师古曰:“贷音土戴反。”

⑬如淳曰:“蔡雍云天子以天下为家,自谓所居为行在所,言今虽在京师,行所在至耳。”师古曰:“此说非也。天子或在京师,或出巡狩,不可豫定,故言行在所耳。不得亦谓京师为行在也。”

⑭李奇曰:“设士有殊才异行,当特招者,任在使者分别之。”

⑮师古曰:“无位,不被任用也。冤,屈也。失职,失其常业也。”

⑯师古曰:“野荒,言田亩不辟也。治苛,为政尚细刻。”

秋九月,大司马骠骑将军去病薨。

元鼎元年[①]夏五月,赦天下,大酺五日。

①应劭曰:“得宝鼎故,因是改元。”

得鼎汾水上。

济东王彭离有罪,废徙上庸。[①]

①应劭曰:“春秋时庸国。”

二年冬十一月,御史大夫张汤有罪,自杀。十二月,丞相青翟下狱死。[①]

①师古曰:“庄青翟。”

春,起柏梁台。[①]

①服虔曰:“用百头梁作台,因名焉。”师古曰:“三辅旧事云以香柏为之。今书字皆作柏。服说非。”

三月，大雨雪。[1]夏，大水，关东饿死者以千数。

①师古曰："雨音于具反。"

秋九月，诏曰："仁不异远，义不辞难。[1]今京师虽未为丰年，山林池泽之饶与民共之。今水潦移于江南，迫隆冬至，朕惧其饥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2]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3]谕告所抵，无令重困。[4]吏民有振救饥民免其厄者，具举以闻。"

①师古曰："远近如一，是为仁也。不惮艰难，是为义也。"

②应劭曰："烧草下水种稻。草与稻并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复下水灌之，草死，独稻长，所谓火耕水耨。"

③师古曰："行音下更反。"

④师古曰："抵，至也。重音直用反。"

三年冬，徙函谷关于新安。[1]以故关为弘农县。

①应劭曰："时楼船将军杨仆数有大功，耻为关外民，上书乞徙东关，以家财给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广阔，于是徙关于新安，去弘农三百里。"

十一月，令民告缗者以其半与之。[1]

①孟康曰："有不输税，令民得告言，以半与之。"

正月戊子，阳陵园火。夏四月，雨雹，[1]关东郡国十馀饥，人相食。

①师古曰："雨音于具反。"

常山王舜薨。子敎嗣立，有罪，废徙房陵。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行自夏阳，东幸汾阴。[1]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上。[2]礼毕，行幸荥阳。还至洛阳，诏曰："祭地冀州，[3]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观于周室，邈而无祀。[4]询问耆老，乃得孽子嘉。其封嘉为周子南君，[5]以奉周祀。"

①师古曰："夏阳，冯翊之县也。汾阴属河东。汾音扶云反。"

②苏林曰:"脽音谁。"如淳曰:"脽者,河之东岸特堆掘,长四五里,广(一)〔二〕里馀,[10]高十馀丈。汾阴县治脽之上。后土祠在县西。汾在脽之北,西流与河合。"师古曰:"二说皆是也。脽者,以其形高起如人尻脽,故以名云。一说此临汾水之上,地本名郑,音与葵同,彼乡人呼葵音如谁,故转而为脽字耳,故汉旧仪云葵上。"

③服虔曰:"后土祠在汾阴。汾阴本冀州地也。周时乃分为并州。尔雅曰'两河间曰冀州'。"

④师古曰:"邈,远绝之意。"

⑤臣瓒曰:"汲冢古文谓卫将军文子为子南弥牟。其后有子南固、子南劲。纪年劲朝于魏,后惠成王如卫,命子南为侯。秦并六国,卫最后亡。疑嘉是卫后,故氏子南而称君也。初元五年为周承休侯,元始四年为郑公,建武十三年(此)〔封〕于观为卫公。"[11]师古曰:"子南,其封邑之号,以为周后,故总言周子南君。瓒说非也。例不先言姓而后称君,且自嘉已下皆姓姬氏,著在史传。"

春二月,中山王胜薨。

夏,封方士栾大为乐通侯,位上将军。

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秋,马生渥洼水中。①作宝鼎、天马之歌。

①李斐曰:"南阳新野有暴利长,当武帝时遭刑,屯田敦煌界,数于此水旁见群野马中有奇(异)者,与凡马〔异〕,[12]来饮此水。利长先作土人,持勒鞚于水旁。后马玩习,久之代土人持勒鞚收得其马,献之。欲神异此马,云从水中出。"苏林曰:"洼音窪曲之窪。"师古曰:"渥音握。洼音於佳反。"

立常山宪王子商为泗水王。

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遂逾陇,①登空同,②西临祖厉河而还。③

①应劭曰:"陇,陇阪坂也。"师古曰:"即今之陇山,阪音丁礼反。"

②应劭曰:"山名也。"

③李斐曰:"音嗟赖。"

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立泰畤于甘泉。天子亲郊见，[①]朝日夕月。[②]诏曰："朕以眇身托于王侯之上，[③]德未能绥民，[④]民或饥寒，故巡祭后土以祈丰年。冀州脽壤乃显文鼎，获(祭)〔荐〕于庙。[⑤][13]渥洼水出马，朕其御焉。战战兢兢，惧不克任，思昭天地，内惟自新。诗云：'四牡翼翼，以征不服。'亲省边垂，用事所极。[⑥]望见泰一，修天文禋。[⑦]辛卯夜，若景光十有二明。易曰：'先甲三日，后甲三日。'[⑧]朕甚念年岁未咸登，[⑨]饬躬斋戒，[⑩]丁酉，拜况于郊。"[⑪]

①师古曰："祠太一也。见音胡电反。"

②应劭曰："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以朝，夕月以夕。"臣瓒曰："汉仪注郊泰畤，皇帝平旦出竹宫，东向揖日，其夕，西南向揖月，便用郊日，不用春秋也。"师古曰："春朝朝日，秋暮夕月，盖常礼也。郊泰畤而揖日月，此又别仪。"

③师古曰："眇，细末也。"

④师古曰："绥，安也。"

⑤师古曰："得鼎祠旁，祠在脽上，故云脽壤。壤谓土也。文鼎，言其有刻镂之文。"

⑥李斐曰："极，至也，所至者辄祭也。"师古曰："逸诗也。"

⑦文颖曰："禋，祭也。"晋灼曰："禋，古禅字也。"臣瓒曰："此年初祭太畤于甘泉，此祭天于文禋也。祭天则天文从，故曰修天文禋也。"师古曰："文、晋二说是也。朝日夕月，即天文禋之谓也。"

⑧应劭曰："先甲三日，辛也。后甲三日，丁也。言王者齐戒必自新，临事必自丁宁。"师古曰："此易蛊卦之辞。"

⑨师古曰："登谓百谷成。"

⑩师古曰："饬，整也，读与敕同。"

⑪师古曰："况，赐也。辛夜有光，是先甲三日也。丁日拜况，是后甲三日也。故诏引易文。"

夏四月，南越王相吕嘉反，杀汉使者及其王、王太后。赦天下。

丁丑晦，日有蚀之。

秋，蛙、蝦蟆斗。①

①师古曰："蛙，黾也，似蝦蟆而长脚，其色青，音下娲反。蝦音遐。蟆音麻。黾音莫幸反。"

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出桂阳，下湟水；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下浈水；①归义越侯严为戈船将军，出零陵，下离水；②甲为下濑将军，下苍梧。③皆将罪人，江淮以南楼船十万人。越驰义侯遗④别将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⑤

①郑氏曰："浈音桂。"孟康曰："浈音贞。"苏林曰："浈音撞柱之撞。"师古曰："苏音是也。音丈庚反。"

②张晏曰："严故越人，降为归义侯。越人于水中负人船，又有蛟龙之害，故置戈于船下，因以为名也。"臣瓒曰："伍子胥书有戈船，以载干戈，因谓之戈船也。离水出零陵。"师古曰："以楼船之例言之，则非为载干戈也。此盖船下安戈戟以御蛟鼍水虫之害。张说近之。"

③服虔曰："甲，故越人归汉者也。"臣瓒曰："濑，湍也，吴越谓之濑，中国谓之碛。伍子胥书有下濑船。"师古曰："濑音赖。"

④应劭曰："亦越人也。"

⑤如淳曰："音潘(禺)〔愚〕，[14]尉佗所都。"师古曰："即今之广州。"

九月，列侯坐献黄金酎祭宗庙不如法夺爵者百六人，丞相赵周下狱死。①乐通侯栾大坐诬罔要斩。

①服虔曰："因八月献酎祭宗庙时使诸侯各献金来助祭也。"如淳曰："汉仪注诸侯王岁以户口酎黄金于汉庙，皇帝临受献金，金少不如斤两，色恶，王削县，侯免国。"臣瓒曰："食货志南越反时卜式上书愿死之。天子下诏褒扬，布告天下，天下莫应。列侯以百数，莫求从军。至酎饮酒，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馀人。而表云赵周坐为丞相知列侯酎金轻下狱自杀。然则知其轻而不纠樀之也。"师古曰："酎，三重酿醇酒也，音丈救反。"

西羌众十万人反，与匈奴通使，攻故安，围枹罕。①匈奴入五原，杀太守。

①邓展曰:"枹音扶。罕音汉。"师古曰:"枹罕,金城之县也。罕读如本字。"

六年冬十月,发陇西、天水、安定骑士及中尉,河南、河内卒十万人,遣将军李息、郎中令(一)[徐]自为[15]征西羌,平之。

行东,将幸缑氏,① 至左邑桐乡,② 闻南越破,以为闻喜县。春,至汲新中乡,③ 得吕嘉首,以为获嘉县。驰义侯遗兵未及下,上便令征西南夷,平之。④ 遂定越地,以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厓、儋耳郡。⑤ 定西南夷,以为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文山郡。⑥

①师古曰:"河南县也。缑音工侯反。"

②师古曰:"左邑,河东之县也。桐乡,其乡名也。"

③师古曰:"汲,河内县。新中,其乡名。"

④师古曰:"便音频面反。"

⑤应劭曰:"二郡在大海中崖岸之边。出真珠,故曰珠厓。儋耳者,种大耳。渠率自谓王者耳尤缓,下肩三寸。"张晏曰:"异物志二郡在海中,东西千里,南北五百里。珠厓,言珠若崖矣。儋耳之云,镂其颊皮,上连耳匡,分为数支,状似鸡肠,累耳下垂。"臣瓒曰:"茂陵书珠崖郡治瞫都,去长安七千三百一十四里。儋耳去长安七千三百六十八里,领县五。"师古曰:"儋音丁甘反,字本作瞻。瞫音审。"

⑥孟康曰:"嶲音髓,本邛都。"服虔曰:"今蜀郡北部都尉所治,本笮都也。"臣瓒曰:"茂陵书沈黎治笮都,去长安三千三百三十五里,领县二十一。"应劭曰:"文山,今蜀郡嶓山,本冉駹是也。"

秋,东越王馀善反,攻杀汉将吏。遣横海将军韩说、中尉王温舒出会稽,① 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击之。又遣浮沮将军公孙贺出九原,② 匈河将军赵破奴出令居,③ 皆二千馀里,不见虏而还。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④ 徙民以实之。

①师古曰:"说读曰悦。"

②臣瓒曰:"浮沮,井名,在匈奴中,去九原二千里,见汉舆地图。"师古曰:"沮音子闾反。"

③臣瓒曰:“匈河,水名,在匈奴中,去令居千里,见匈奴传。”师古曰:“令音铃。”

④师古曰:“敦音徒门反。”

元封元年[1]冬十月,诏曰:“南越、东瓯咸伏其辜,西蛮北夷颇未辑睦,[2]朕将巡边垂,择兵振旅,躬秉武节,置十二部将军,亲帅师焉。”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馀里,威震匈奴。遣使者告单于曰:“南越王头已县于汉北阙矣。单于能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亟来臣服。[3]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为!”匈奴聋焉。[4]还,祠黄帝于桥山,[5]乃归甘泉。

①应劭曰:“始封泰山,故改年。”

②师古曰:“辑与集同。集,和也。”

③师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④师古曰:“聋,失气也,音之涉反。”

⑤应劭曰:“在上郡,周阳县有黄帝冢。”

东越杀王馀善降。诏曰:“东越险阻反覆,为后世患,迁其民于江淮间。”遂虚其地。

春正月,行幸缑氏。诏曰:“朕用事华山,至于中岳,[1]获驺鹿,见夏后启母石。[2]翌日亲登嵩高,[3]御史乘属、在庙旁吏卒咸闻呼万岁者三。[4]登礼罔不答。[5]其令祠官加增太室祠,[6]禁无伐其草木。以山下户三百为之奉邑,名曰崇高,[7]独给祠,复亡所与。”[8]行,遂东巡海上。

①文颖曰:“嵩高也,在颍川阳城县。”

②应劭曰:“启生而母化为石。”文颖曰:“在嵩高山下。”师古曰:“启,夏禹子也。其母涂山氏女也。禹治鸿水,通轘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事见淮南子。景帝讳启,今此诏云启母,盖史追书之,非当时文。”

③应劭曰:“翌,明也。”

④服虔曰:“乘,同乘。属,官属也。”如淳曰:“汉仪注御史亦有属。”晋灼曰:“天子出,御史除二人为乘曹,护车驾。”荀悦曰:“万岁,山神称之也。”应劭曰:“嵩高县有上中下万岁里。”师古曰:“乘属,如、晋二说是也。乘音食证反。”

⑤师古曰:“罔,无也。言登礼于神,无不答应。”

⑥韦昭曰:“嵩高山有太室、少室之山,山有石室,故以名云。”

⑦师古曰:“谓之崇者,示尊崇之。奉音扶用反。”

⑧师古曰:“复音方目反。与读曰预。”

夏四月癸卯,上还,登封泰山,[①]降坐明堂。[②]诏曰:“朕以眇身承至尊,[③]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于礼乐,[④]故用事八神。[⑤]遭天地况施,[⑥]著见景象,屑然如有闻。[⑦]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然后升禪肃然。[⑧]自新,嘉与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为元封元年。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历城、梁父,[⑨]民田租逋赋贷,已除。[⑩]加年七十以上孤寡帛,人二匹。四县无出今年算。[⑪]赐天下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

①孟康曰:“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于天。封,崇也,助天之高也。刻石纪号,有金策石函金泥玉检之封焉。”应劭曰:“封者,坛广十二丈,高二丈,阶三等,封于其上,示增高也。刻石,纪绩也。立石三丈一尺,其辞曰:‘事天以礼,立身以义。事亲以孝,育民以仁。四守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尚玄酒而俎生鱼。下禪梁父,祀地主,示增广。(比)〔此〕古制也。[16]武帝封广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则有滕书,秘。语在郊祀志。”

②臣瓒曰:“郊祀志‘初,天子封泰山,泰山东北阯古时有明堂处’,则此所坐者也。明年秋乃作明堂耳。”

③师古曰:“眇,微细也。”

④师古曰:“菲,亦薄也,音斐尾反,又音靡。”

⑤文颖曰:“武帝祭太一,并祭名山于太坛西南,开除八通鬼道,故言用事八神

也。一曰八方之神。”

⑥应劭曰:“况,赐也。施,与也。言天地神灵乃赐我瑞应。”

⑦臣瓒曰:“闻呼万岁者三是也。”

⑧服虔曰:“增天之高,归功于天。禅,闸也,广土地也。肃然,山名也,在梁父。”张晏曰:“天高不可及,于泰山上立封,又禅而祭之,冀近神灵也。”师古曰:“父读曰甫。”

⑨郑氏曰:“蛇音移。”

⑩师古曰:“逋赋,未出赋者也。逋贷,官以物贷之,而未还也。贷音吐戴反。”

⑪师古曰:“自博至梁父凡五县,今云四县毋出算者,奉高一县素以供神,非算限也。”

行自泰山,复东巡海上,至碣石。[1] 自辽西历北边九原,归于甘泉。

④文颖曰:“在辽西絫县。絫县今罢,属临榆。此石著海旁。”师古曰:“碣,碣然特立之貌也,音其列反。”

秋,有星孛于东井,又孛于三台。

齐王闳薨。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春,幸缑氏,遂至东莱。夏四月,还祠泰山。至瓠子,临决河,[1]命从臣将军以下皆负薪塞河堤,作瓠子之歌。赦所过徒,赐孤独高年米,人四石。还,作甘泉通天台、长安飞廉馆。[2]

①服虔曰:“瓠子,堤名也,在东郡白马。”苏林曰:“在鄄城以南,濮阳以北,广百步,深五丈。”

②应劭曰:“飞廉,神禽能致风气者也。明帝永平五年,至长安迎取飞廉并铜马,置上西门外,名平乐馆。董卓悉销以为钱。”晋灼曰:“身似鹿,头如爵,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师古曰:“通天台者,言此台高,上通于天也。汉旧仪云高三十丈,望见长安城。”

朝鲜王攻杀辽东都尉,乃募天下死罪击朝鲜。

六月，诏曰："甘泉宫内中产芝，九茎连叶。[①] 上帝博临，不异下房，赐朕弘休。[②] 其赦天下，赐云阳都百户牛酒。"[③] 作芝房之歌。

①应劭曰："芝，芝草也，其叶相连。"如淳曰："瑞应图王者敬事耆老，不失旧故，则芝草生。"师古曰："内中，谓后庭之室也，故云不异下房。"

②师古曰："上帝，天也。博，广也。弘，大也。休，美也。言天广临，不以下房为幽侧而隔异之，赐以此芝，是大美也。"

③晋灼曰："云阳、甘泉，黄帝以来祭天圜丘处也。武帝常以避暑，有宫观，故称都也。"师古曰："此说非也。都谓县之所居在宫侧者耳。赐不遍其境内，故指称其都，非谓天子之都也。若以有宫观称都，则非止云阳矣。"

秋，作明堂于泰山下。

遣楼船将军杨仆、左将军荀彘将应募罪人击朝鲜。[①] 又遣将军郭昌、中郎将卫广发巴蜀兵平西南夷未服者，以为益州郡。

①应劭曰："楼船者，时欲击越，非水不至，故作大船，上施楼也。"

三年春，作角抵戏，[①] 三百里内皆(来)观。[17]

①应劭曰："角者，角技也。抵者，相抵触也。"文颖曰："名此乐为角抵者，两两相当角力，角技艺射御，故名角抵，盖杂技乐也。巴俞戏、鱼龙蔓延之属也。汉后更名平乐观。"师古曰："抵者，当也。非谓抵触。文说是也。"

夏，朝鲜斩其王右渠降，[①] 以其地为乐浪、临屯、玄菟、真番郡。[②]

①师古曰："右渠，朝鲜王名。"

②臣瓒曰："茂陵书临屯郡治东暆县，去长安六千一百三十八里，十五县；真番郡治霅县，去长安七千六百四十里，十五县。"师古曰："乐音洛。浪音郎。番音普安反。暆音弋支反。霅音丈甲反。"

楼船将军杨仆坐失亡多免为庶民，左将军荀彘坐争功弃市。[①]

①师古曰："弃市，杀之于市也。解在景纪。"

秋七月，胶西王端薨。

武都氐人反，分徙酒泉郡。[①]

①师古曰:“不尽徙。”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①遂北出萧关,②历独鹿、鸣泽,③自代而还,幸河东。春三月,祠后土。诏曰:“朕躬祭后土地祇,见光集于灵坛,一夜三烛。④幸中都宫,殿上见光。⑤其赦汾阴、夏阳、中都死罪以下,赐三县及杨氏皆无出今年租赋。”⑥

①应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有险阻,萧关在其北,通治至长安也。”孟康曰:“回中在北地,有山险,武帝故宫。”如淳曰:“三辅黄图云回中宫在汧也。”师古曰:“回中在安定,北通萧关。应说是也。而云治道至长安,非也。盖自回中通道以出萧关。孟、如二家皆失之矣。回中宫在汧者,或取安定回中为名耳,非今所通道。”

②如淳曰:“匈奴传‘入朝那萧关’,萧关在安定朝那县也。”

③服虔曰:“独鹿,山名也。鸣泽,泽名也。皆在涿郡道县北界也。”

④服虔曰:“烛音注。”师古曰:“烛谓照也,读如本字。”

⑤师古曰:“中都在太原。”

⑥师古曰:“杨氏,河东聚邑名。”

夏,大旱,民多暍死。①

①如淳曰:“暍音谒。”师古曰:“中热而死也。”

秋,以匈奴弱,可遂臣服,乃遣使说之。单于使来,死京师。匈奴寇边,遣拔胡将军郭昌屯朔方。

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①望祀虞舜于九嶷。②登灊天柱山,③自寻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④舳舻千里,⑤薄枞阳而出,⑥作盛唐枞阳之歌。遂北至琅邪,并海,⑦所过礼祠其名山大川。春三月,还至泰山,增封。甲子,祠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朝诸侯王列侯,受郡国计。⑧夏四月,诏曰:“朕巡荆扬,辑江淮物,⑨会大海气,⑩以合泰山。⑪上天见象,增修封禅。⑫其赦天下。所幸县毋出今年租赋,赐鳏寡孤独帛,贫

穷者粟。”还幸甘泉，郊泰畤。

①文颖曰：“案地(里)〔理〕志不得，[18]疑当在庐江左右，县名也。”韦昭曰：“在南郡。”师古曰：“韦说是也。”

②应劭曰：“舜葬苍梧。九嶷，山名，今在零陵营道。”文颖曰：“九嶷山半在苍梧，半在零陵。”如淳曰：“舜葬九嶷。九嶷在苍梧冯乘县，故或云舜葬苍梧也。”师古曰：“文说是也。嶷音疑，其山九峰，形势相似，故云九嶷山。”

③应劭曰：“濛音若潜。南岳霍山在濛。濛，县名，属庐江。”文颖曰：“天柱山在濛县南，有祠。濛音岑。”师古曰：“濛音与潜同。应说是。”

④师古曰：“许慎云‘蛟，龙属也’。郭璞说其状云似蛇而四脚，细颈，颈有白婴，大者数围，卵生，子如一二斛瓮，能吞人也。”

⑤李斐曰：“舳，船后持柁处也。舻，船前头刺棹处也。言其船多，前后相衔，千里不绝也。”师古曰：“舳音轴。舻音卢。”

⑥服虔曰：“县名，属庐江。”师古曰：“枞音千松反。”

⑦师古曰：“并读曰傍。傍，依也，音步浪反。”

⑧师古曰：“计，若今之诸州计帐也。”

⑨如淳曰：“辑，合也。物犹神也，郊祀志所祭祀事也。”师古曰：“辑与集同。”

⑩郑氏曰：“会合海神之气，并祭之。”

⑪师古曰：“集江淮之神，会大海之气，合致于太山，然后修封，总祭飨也。”

⑫师古曰：“见谓显示也。”

大司马大将军青薨。

初置刺史部十三州。① 名臣文武欲尽，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② 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③ 夫泛驾之马，④ 跅弛之士，⑤ 亦在御之而已。⑥ 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⑦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⑧

①师古曰：“汉(书)〔旧〕仪云[19]初分十三州，假刺史印绶，有常治所。常以秋分行部，御史为驾四封乘传。到所部，郡国各遣一吏迎之界上，所察六条。”

②师古曰：“踶，蹋也。奔，走也。奔踶者，乘之即奔，立则踶人也。踶音徒计反。”

③晋灼曰:“负俗,谓被世讥论也。”师古曰:“累音力瑞反。”

④师古曰:“泛,覆也,音(力)〔方〕勇反。[20]字本作雯,后通用耳。覆驾者,言马有逸气而不循轨辙也。”

⑤如淳曰:“跅(拓也)〔音拓〕。[21]弛,废也。士行有卓异,不入俗检而见跅逐者也。”师古曰:“跅者,跅落无检局也。弛者,放废不遵礼度也。跅音土各反。弛音式尔反。”

⑥师古曰:“在人所以制御之。”

⑦应劭曰:“旧言秀才,避光武讳称茂才。异等者,超等轶群不与凡同也。”师古曰:“茂,美也。”

⑧师古曰:“绝远之国,谓声教之外。”

六年冬,行幸回中。春,作首山宫。①

①应劭曰:“首山在上郡,于其下立宫庙也。”文颖曰:“在河东蒲坂界。”师古曰:“寻此下诏文及依地理志,文说是。”

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诏曰:“朕礼首山,昆田出珍物,化或为黄金。①祭后土,神光三烛。其赦汾阴殊死以下,赐天下贫民布帛,人一匹。”

①应劭曰:“昆田,首山之下田也。武帝祠首山,故神为出珍物,化为黄金。”

益州、昆明反,赦京师亡命令从军,遣拔胡将军郭昌将以击之。

夏,京师民观角抵于上林平乐馆。

秋,大旱,蝗。

太初元年①冬十月,行幸泰山。

①应劭曰:“初用夏正,以正月为岁首,故改年为太初也。”

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上帝于明堂。

乙酉,柏梁台灾。

十二月,禫高里,①祠后土。东临勃海,望祠蓬莱。春还,受计于甘

泉。②

①伏俨曰:"山名,在泰山下。"师古曰:"此高字自作高下之高,而死人之里谓之蒿里,或呼为下里者也,字则为蓬蒿之蒿。或者既见太山神灵之府,高里山又在其旁,即误以高里为蒿里。混同一事,文学之士共有此谬,陆士衡尚不免,况其馀乎?今流俗书本此高字有作蒿者,妄加增耳。"

②师古曰:"受郡国所上计簿也。若今之诸州计帐。"

二月,起建章宫。①

①文颖曰:"越巫名勇,谓帝曰越国有火灾即复大起宫室以厌胜之,故帝作建章宫。"师古曰:"在未央宫西,今长安故城西俗所呼贞女楼者,即建章宫之阙也。"

夏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①色上黄,数用五,②定官名,协音律。

①师古曰:"谓以建寅之月为正也。未正历之前谓建亥之月为正,今此言以正月为岁首者,史追正其月名。"

②张晏曰:"汉据土德,土数五,故用五,谓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之。"

遣因杅将军公孙敖①筑塞外受降城。

①服虔曰:"匈奴地名,因所征以名将军也。"师古曰:"杅音羽俱反。"

秋八月,行幸安定。遣貳师将军李广利①发天下谪民西征大宛。②

①张晏曰:"貳师,大宛城名。"

②师古曰:"庶人之有罪谪者也。大宛,国名。宛音於元反。"

蝗从东方飞至敦煌。

二年春正月戊申,丞相庆薨。①

①师古曰:"石庆也。"

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令天下大酺五日,赐五日,祠门户,比腊。①

①如淳曰:“塍音楼。汉仪注立秋貙塍。”伏俨曰:“塍音刘。刘,杀也。”苏林曰:“塍,祭名也。貙,虎属。常以立秋日祭兽王者,亦以此日出(腊)〔猎〕,[22]还,以祭宗庙,故有貙塍之祭也。”师古曰:“续汉书作貙刘。塍、刘义各通耳。腊者,冬至后腊祭百神也。腊音来盍反。”

夏四月,诏曰:“朕用事介山,祭后土,皆有光应。①其赦汾阴、安邑殊死以下。”

①文颖曰:“介山在河东皮氏县东南。其山特立,周七十里,高三十里。”

五月,籍吏民马,补车骑马。①

①师古曰:“籍者,总入籍录而取之。”

秋,蝗。遣浚稽将军赵破奴①二万骑出朔方击匈奴,不还。

①应劭曰:“浚稽山在武威塞北,匈奴常(取)〔所〕以为障蔽。”[23]师古曰:“浚音峻。稽音鸡。”

冬十二月,御史大夫兒宽卒。①

①师古曰:“兒音五兮反。”

三年春正月,行东巡海上。夏四月,还,修封泰山,禅石闾。①

①应劭曰:“石闾山在泰山下阯南方,方士言仙人闾也。”

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①西北至卢朐,②游击将军韩说将兵屯之。③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

①晋灼曰:“地理志从五原稒阳县北出石门鄣即得所筑城。”师古曰:“稒音固。”

②服虔曰:“匈奴地名。”张晏曰:“山名。”师古曰:“张说是也。朐音劬。”

③师古曰:“说读曰悦。”

秋,匈奴入定襄、云中,杀略数千人,行坏光禄诸亭障;①又入张掖、酒泉,杀都尉。

①应劭曰:“光禄勋徐自为所筑列城,今匈奴从此往坏败也。”师古曰:“汉制,

每塞要处别筑为城，置人镇守，谓之候城，此即障也。音之向反。”

四年春，贰师将军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①]作西极天马之歌。

①应劭曰：“大宛旧有天马种，蹋石汗血。汗从前肩髆出，如血。号一日千里。”师古曰：“蹋石者，谓蹋石而有迹，言其蹄坚利。”

秋，起明光宫。[①]

①师古曰：“三辅黄图云在城中。元后传云成都侯商避暑借明光宫，盖谓此。”

冬，行幸回中。

徙弘农都尉治武关，税出入者以给关吏卒食。

天汉元年[①]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

①应劭曰：“时频年苦旱，故改元为天汉，以祈甘雨。”师古曰：“大雅有云汉之时，周（周）大夫仍叔所作也。[24]以美宣王遇旱灾修德勤政而能致雨，故依以为年号也。”

匈奴归汉使者，使使来献。

夏五月，赦天下。

秋，闭城门大搜。[①]发谪戍屯五原。

①臣瓒曰：“汉帝年记六月禁逾侈，七月闭城门大搜，则搜索逾侈者也。”李奇曰：“搜索巫蛊也。”师古曰：“时巫蛊未起，瓒说是也。逾侈者，逾法度而奢侈也。”

二年春，行幸东海。还幸回中。

夏五月，贰师将军三万骑出酒泉，与右贤王战于天山，[①]斩首虏万馀级。又遣因杅将军出西河，骑都尉李陵将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与单于战，斩首虏万馀级。陵兵败，降匈奴。

①晋灼曰：“在西域，近蒲类国，去长安八千馀里。”师古曰：“即祁连山也。匈

奴谓天为祁连。祁音巨夷反。今鲜卑语尚然。”

秋,止禁巫祠道中者。①大搜。②

①文颖曰:“始汉家于道中祠,排祸咎移之于行人百姓。以其不经,今止之也。”师古曰:“文说非也。秘祝移过,文帝久已除之。今此总禁百姓巫觋于道中祠祭者耳。”

②臣瓒曰:“搜谓索奸人也。”晋灼曰:“搜巫蛊也。”师古曰:“瓒说是。”

渠黎六国使使来献。①

①臣瓒曰:“渠黎,西域胡国名。”

泰山、琅邪群盗徐敖等阻山攻城,①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胜之等衣绣衣杖斧分部逐捕。②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诛。

①师古曰:“阻山者,依山之险以自固也。”

②师古曰:“杖斧,持斧也。谓建持之以为威也。分音扶问反。”

冬十一月,诏关都尉曰:“今豪杰多远交,依东方群盗。其谨察出入者。”

三年春二月,御史大夫王卿有罪,自杀。

初榷酒酤。①

①如淳曰:“榷音较。”应劭曰:“县官自酤榷卖酒,小民不复得酤也。”韦昭曰:“以木渡水曰榷。谓禁民酤酿,独官开置,如道路设木为榷,独取利也。”师古曰:“榷者,步渡桥,尔雅谓之石杠,今之略彴是也。禁闭其事,总利入官,而下无由以得,有若渡水之榷,因立名焉。韦说如音是也。酤音工护反。彴音酌。”

三月,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计。还幸北地,祠常山,瘞玄玉。①夏四月,赦天下。行所过毋出田租。

①邓展曰:“瘞,埋也。”师古曰:“尔雅曰‘祭地曰瘞薶’。薶其物者,示归于地也。瘞音於例反。”

秋，匈奴入雁门，太守坐畏慑弃市。①

①如淳曰："军法，行逗留畏懦者要斩。慑音如揉反。"师古曰："又音乃馆反。"

四年春正月，朝诸侯王于甘泉宫。发天下七科谪①及勇敢士，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六万骑、步兵七万人出朔方，因杅将军公孙敖万骑、步兵三万人出雁门，游击将军韩说②步兵三万人出五原，强弩都尉路博德步兵万馀人与贰师会。广利与单于战余吾水上连日，敖与左贤王战不利，皆引还。

①张晏曰："吏有罪一，亡(人)〔命〕二，[25]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

②师古曰："说读曰悦。"

夏四月，立皇子髆为昌邑王。①

①孟康曰："髆音博。"晋灼曰："许慎以为肩髆字。"

秋九月，令死罪(人)〔人〕赎钱[26]五十万减死一等。

太始元年①春正月，因杅将军敖有罪，要斩。

①应劭曰："言荡涤天下，与民更始，故以冠元。"

徙郡国吏民豪桀于茂陵、云陵。①

①师古曰："此当言云阳，而转写者误为陵耳。茂陵帝自所起，而云阳甘泉所居，故总使徙豪桀也。钩弋赵倢伃死，葬云阳，至昭帝即位始尊为皇太后而起云陵。武帝时未有云陵。"

夏六月，赦天下。

二年春正月，行幸回中。

三月，诏曰："有司议曰，往者朕郊见上帝，西登陇首，获白麟以馈宗庙，渥洼水出天马，泰山见黄金，①宜改故名。今更黄金为麟趾裹蹄以

协瑞焉。”②因以班赐诸侯王。

①师古曰:“见音胡电反。”

②应劭曰:“获白麟,有马瑞,故改铸黄金如麟趾裹蹄以协嘉祉也。古有骏马名要裹,赤喙黑身,一日行万五千里也。”师古曰:“既云宜改故名,又曰更黄金为麟趾裹蹄,是则旧金虽以斤两为名,而官有常形制,亦由今时吉字金挺之类矣。武帝欲表祥瑞,故普改铸为麟足马蹄之形以易旧法耳。今人往往于地中得马蹄金,金甚精好,而形制巧妙。裹音奴了反。”

秋,旱。九月,募死罪(人)〔入〕赎钱[27]五十万减死一等。

御史大夫杜周卒。

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宫,飨外国客。

二月,令天下大酺五日。行幸东海,获赤雁,作朱雁之歌。幸琅邪,礼日成山。①登之罘,②浮大海。山称万岁。冬,赐行所过户五千钱,鳏寡孤独帛人一匹。

①孟康曰:“礼日,拜日也。”如淳曰:“祭日于成山也。”师古曰:“成山在东(来)〔莱〕不夜县,[28]斗入海。郊祀志作盛山,其音同。”

②晋灼曰:“地理志东莱腄县有之罘山祠。”师古曰:“罘音浮。腄音直瑞反。”

四年春三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受计。癸未,祀孝景皇帝于明堂。甲申,修封。丙戌,禪石闾。夏四月,幸不其,①祠神人于交门宫,②若有乡坐拜者。③作交门之歌。夏五月,还幸建章宫,大置酒,赦天下。

①如淳曰:“其音基。不其,山名,因以为县。”应劭曰:“东莱县也。”

②应劭曰:“神人,蓬莱仙人之属也。”晋灼曰:“琅邪县有交门宫,武帝所造。”

③师古曰:“如有神之景象向祠坐而拜也。汉注云神并见,且白且黑,且大且小,乡坐三拜。乡读曰向。坐音才卧反。”

秋七月,赵有蛇从郭外入邑,与邑中蛇群斗孝文庙下,①邑中蛇死。

①服虔曰:“赵所立孝文庙也。”

冬十月甲寅晦,日有蚀之。

十二月,行幸雍,祠五畤,西至安定、北地。

征和元年[1]春正月,还,行幸建章宫。

①应劭曰:"言征伐四夷而天下和平。"

三月,赵王彭祖薨。

冬十一月,发三辅骑士大搜上林,闭长安城门索,[1]十一日乃解。巫蛊起。

①文颖曰:"简车马,数军实也。"臣瓒曰:"搜谓索奸人也。上林苑周回数百里,故发三辅车骑入大搜索也。汉帝年记发三辅骑士大搜长安上林中,闭城门十五日,待诏北军征官多饿死。然则皆搜索,非数军实也。"师古曰:"文说非也。索音山客反。"

二年春正月,丞相贺下狱死。

夏四月,大风发屋折木。

闰月,诸邑公主、阳石公主[1]皆坐巫蛊死。

①师古曰:"诸邑,琅邪县也,以封公主故谓之邑。阳石,北海县也。(主)〔二〕公主皆卫皇后之女也。[29]阳字或作羊。"

夏,行幸甘泉。

秋七月,(桉)〔按〕道侯韩说、[1][30]使者江充等掘蛊太子宫。壬午,太子与皇后谋斩充,以节发兵与丞相刘屈氂大战长安,[2]死者数万人。庚寅,太子亡,[3]皇后自杀。初置城门屯兵。更节加黄旄。[4]御史大夫暴胜之、司直田仁坐失纵,胜之自杀,仁要斩。八月辛亥,太子自杀于湖。[5]

①师古曰:"即上游击将军韩说也。"

②师古曰:"屈音丘勿反,又音其勿反。氂音力之反。"

③师古曰:"谓逃匿也。"

④应劭曰:“时太子亦发节以战,故加其上黄以别之。”

⑤师古曰:“湖,县名也,即今虢州閿乡、湖城二县皆其地。”

癸亥,地震。

九月,立赵敬肃王子偃为平〔干〕王。[31]

匈奴入上谷、五原,杀略吏民。

三年春正月,行幸雍,至安定、北地。匈奴入五原、酒泉,杀两都尉。三月,遣贰师将军广利将七万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二万人出西河,重合侯马通四万骑出酒泉。成至浚稽山① 与虏战,多斩首。通至天山,虏引去,因降车师。皆引兵还。广利败,降匈奴。

①师古曰:“音峻鸡。”

夏五月,赦天下。

六月,丞相屈氂下狱要斩,妻(子)枭首。①[32]

①郑氏曰:“妻作巫蛊,夫从坐,但要斩也。”师古曰:“屈氂亦坐与贰师将军谋立昌邑王。”

秋,蝗。

九月,反者公孙勇、胡倩发觉,皆伏辜。①

①师古曰:“倩音千见反。”

四年春正月,行幸东莱,临大海。

二月丁酉,陨石于雍,二,①声闻四百里。

①师古曰:“雍,扶风之县也。二者,石之数。”

三月,上耕于钜定。① 还幸泰山,修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禪石闾。夏六月,还幸甘泉。

①服虔曰:“地名也,近东海。”应劭曰:“齐国县也。”晋灼曰:“案地理志,应说是。”

秋八月辛酉晦,日有蚀之。

后元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遂幸安定。

昌邑王髆薨。

二月,诏曰:"朕郊见上帝,[1]巡于北边,见群鹤留止,以不罗罔,靡所获献。[2]荐于泰畤,光景并见。其赦天下。"

①师古曰:"见音胡电反。次下光景并见亦同。"

②如淳曰:"时春也,非用罗罔时,故无所获也。"

夏六月,御史大夫商丘成有罪自杀。[1]侍中仆射莽何罗与弟重合侯通谋反,[2]侍中驸马都尉金日磾、奉车都尉霍光、骑都尉上官桀讨之。[3]

①师古曰:"坐于庙中醉而歌。"

②孟康曰:"征和三年言重合侯马通,今此言莽,明德马后恶其先人有反,易姓莽。"师古曰:"莽音莫户反。"

③师古曰:"磾音丁奚反。"

秋七月,地震,往往涌泉出。

二年春正月,朝诸侯王于甘泉宫,赐宗室。

二月,行幸盩厔五柞宫。[1]乙丑,立皇子弗陵为皇太子。[2]丁卯,帝崩于五柞宫,[3]入殡于未央宫前殿。三月甲申,葬茂陵。[4]

①晋灼曰:"盩厔,扶风县也。"张晏曰:"有五柞树,因以名宫也。"师古曰:"盩音张流反。厔音竹乙反。"

②张晏曰:"昭帝也。后但名弗,以二名难讳故。"

③臣瓒曰:"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五十四年,寿七十一。"

④臣瓒曰:"自崩至葬凡十八日。茂陵在长安西北八十里也。"

赞曰: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1]表章六经。[2]遂畴咨海内,

举其俊茂,③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④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⑤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⑥

①师古曰:"百家,谓诸子杂说,违背六经。"

②师古曰:"六经,谓易、诗、书、春秋、礼、乐也。"

③师古曰:"畴,谁也。咨,谋也。言谋于众人,谁可为事者也。"

④师古曰:"正音之成反。他皆类此。"

⑤师古曰:"三代,夏,殷、周。"

⑥师古曰:"美其雄材大略,而非其不恭俭也。"

【校勘记】

〔1〕 遂,(中)〔申〕也。 景祐、汲古、殿、局本都作"申"。王先谦说作"申"是。

〔2〕 本槐里(之县)〔县之〕茂乡, 景祐、殿本都作"县之"。王先谦说作"县之"是。

〔3〕 (大)〔太〕中大夫李息 景祐、汲古、殿、局本都作"太"。

〔4〕 复奉正(议)〔义〕, 景祐、殿本都作"义"。王先谦说作"义"是。

〔5〕 总〔一〕郡之中, 景祐、汲古、殿、局本都有"一"字。王先谦说有"一"字是。

〔6〕 不得闻(雍)〔达〕于天子也。 景祐、汲古、殿、局本都作"达"。王先谦说作"达"是。

〔7〕 施于(吏)〔利〕重者, 景祐、殿、局本都作"利"。王先谦说作"利"是。

〔8〕 两军士(战)死者数万人。 景祐本无"战"字。王念孙说"战"字后人所加,云死者数万人则战死可知。

〔9〕 又禁(以)〔兼〕并之涂, 景祐、汲古、殿、局本都作"兼"。

〔10〕 广(一)〔二〕里馀, 景祐、殿、局本都作"二"。

〔11〕 十三年(此)〔封〕于观为卫公。 景祐、殿、局本都作"封"。王先谦说作"封"是。

〔12〕 见群野马中有奇(异)者与凡马〔异〕， 景祐本如此，与汲古、殿、局本都不同。

〔13〕 获(祭)〔荐〕于庙。 景祐、殿本都作“荐”。王先谦说作“荐”是。

〔14〕 音潘(禺)〔愚〕， 殿、局本都作“愚”。王先谦说作“愚”是。

〔15〕 郎中令(一)〔徐〕自为 景祐、殿、局本都作“徐”。王先谦说作“徐”是。

〔16〕 (比)〔此〕古制也。 景祐、殿本都作“此”。王先谦说作“此”是。

〔17〕 三百里内皆(来)观。 景祐本无“来”字。王念孙说后人所加。

〔18〕 案地(里)〔理〕志不得， 景祐、殿本都作“理”。

〔19〕 汉(书)〔旧〕仪云 景祐、殿本都作“旧”。王先谦说作“旧”是。

〔20〕 音(力)〔方〕勇反。 景祐、汲古、殿、局本都作“方”。

〔21〕 跖(拓也)〔音拓〕。 景祐、殿本都作“音拓”。王先谦说作“音拓”是。

〔22〕 亦以此日出(腊)〔猎〕， 殿、局本都作“猎”。王先谦说作“猎”是。

〔23〕 匈奴常(取)〔所〕以为障蔽。 景祐、汲古、殿、局本都作“所”。王先谦说作“所”是。

〔24〕 周(周)大夫仍叔所作也。 景祐、殿本都无下“周”字，此衍。

〔25〕 亡(人)〔命〕二， 景佑、汲古、殿、局本都作“命”。

〔26〕 令死罪(人)〔入〕赎钱 景祐、殿本都作“入”。

〔27〕 募死罪(人)〔入〕赎钱 景祐本作“入”。

〔28〕 成山在东(来)〔莱〕不夜县， 景祐、汲古、殿、局本都作“莱”。王先谦说作“莱”是。

〔29〕 (主)〔二〕公主皆卫皇后之女也。 景祐、殿本都作“二”。王先谦说作“二”是。

〔30〕 (桉)〔按〕道侯韩说 景祐、殿本都作“按”。王先谦说作“按”是。

〔31〕 偃为平〔干〕王。 景祐、殿、局本都有“干”字。

〔32〕 妻(子)枭首。 景祐本无“子”字。王念孙说“子”字乃后人依屈氂传加之也。

汉书卷七

昭帝纪第七

孝昭皇帝,[①]武帝少子也。母曰赵倢伃,[②]本以有奇异得幸,[③]及生帝,亦奇异。[④]语在外戚传。武帝末,戾太子败,燕王旦、广陵王胥行骄嫚,[⑤]后元二年二月上疾病,[⑥]遂立昭帝为太子,年八岁。以侍中奉车都尉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受遗诏辅少主。明日,武帝崩。戊辰,太子即皇帝位,谒高庙。帝姊鄂邑公主[⑦]益汤沐邑,为长公主,[⑧]共养省中。[⑨]大将军光秉政,领尚书事,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副焉。

①荀悦曰:"讳弗之字曰不。"应劭曰:"礼谥法'圣闻周达曰昭'。"

②师古曰:"倢,接幸也。伃,美称也。故以名宫中妇官。倢音接。伃音余。字或并从女。"

③师古曰:"谓望气者言有奇女天子气。及召见,手指拳,上自披之,即时伸。"

④文颖曰:"十四月乃生。"

⑤师古曰:"行音下更反。"

⑥师古曰:"疾甚曰病。"

⑦应劭曰:"鄂,县名,属江夏。公主所食曰邑。"师古曰:"鄂音五各反。"

⑧师古曰:"帝之姊妹则称长公主,仪比诸王,又以供养天子,故益邑也。"

⑨伏俨曰:"蔡邕云本为禁中,门阁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亦为禁中。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中。"师古曰:"省,察也,言入此中皆当察视,不可妄也。共读曰供,音居用反。养音弋亮反。他皆类此。"

夏六月,赦天下。

秋七月,有星孛于东方。

济北王宽有罪，自杀。

赐长公主及宗室昆弟各有差。追尊赵倢伃为皇太后，起云陵。①

①文颖曰："倢伃先葬于云阳，是以就云阳为起云陵。"

冬，匈奴入朔方，杀略吏民。发军屯西河，左将军桀行北边。①

①师古曰："行音下更反。"

始元元年春二月，黄鹄下建章宫太液池中。① 公卿上寿。赐诸侯王、列侯、宗室金钱各有差。

①如淳曰："谓之液者，言天地和液之气所为也。"臣瓒曰："时汉用土德，服色尚黄，鹄色皆白，而今更黄，以为(上)〔土〕德之瑞，[1] 故纪之也。太液池，言承阴阳津液以作池也。"师古曰："如、瓒之说皆非也。黄鹄，大鸟也，一举千里者，非白鹄也。太液池者，言其津润所及广也。鹄音胡笃反。"

己亥，上耕于钩盾弄田。①

①应劭曰："时帝年九岁，未能亲耕帝籍，钩盾，宦者近署，故往试耕为戏弄也。"臣瓒曰："西京故事弄田在未央宫中。"师古曰："弄田为宴游之田，天子所戏弄耳，非为昭帝年幼创有此名。"

益封燕王、广陵王及鄂邑长公主各万三千户。

夏，为太后起园庙云陵。

益州廉头、姑缯、牂柯谈指、同並二十四邑皆反。① 遣水衡都尉吕破胡募吏民及发犍为、蜀郡犛命击益州，大破之。②

①苏林曰："皆西南夷别种名也。"师古曰："並音伴。"

②应劭曰："旧时郡国皆有材官骑士以赴急难，今夷反，常兵不足以讨之，故权选取精勇。闻命奔走，故谓之奔命。"李斐曰："平居发者二十以上至五十为甲卒，今者五十以上六十以下为奔命。奔命，言急也。"师古曰："应说是也。犛，古奔字耳。犍音虔，又音钜言反。"

有司请河内属冀州，河东属并州。①

①文颖曰："本属司州。"师古曰："盖属京师司隶所部。"

秋七月，赦天下，赐民百户牛酒。大雨，渭桥绝。

八月，齐孝王孙刘泽谋反，欲杀青州刺史隽不疑，[1]发觉，皆伏诛。迁不疑为京兆尹，赐钱百万。

①师古曰："隽音材兖反，又音辞兖反。"

九月丙子，车骑将军日磾薨。

闰月，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1]持节行郡国，[2]举贤良，问民所疾苦、冤、失职者。

①师古曰："前为此官今不居者，皆谓之故也。"

②师古曰："行音下更反。"

冬，无冰。

二年春正月，大将军光、左将军桀皆以前捕斩反虏重合侯马通功封，光为博陆侯，桀为安阳侯。

以宗室毋在位者，举茂才刘辟彊、刘长乐皆为光禄大夫，辟彊守长乐卫尉。[1]

①师古曰："长乐宫之卫尉也。"

三月，遣使者振贷贫民毋种、食者。[1]秋八月，诏曰："往年灾害多，今年蚕麦伤，所振贷种、食勿收责，毋令民出今年田租。"

①师古曰："贷音吐戴反。其下并同。"

冬，发习战射士诣朔方，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1]

①师古曰："调谓发选也。故吏，前为官职者。令其部率习战射士于张掖为屯田也。调音徒钓反。将音子亮反。"

三年春二月，有星孛于西北。

秋，募民徙云陵，赐钱田宅。

冬十月，凤皇集东海，遣使者祠其处。

十一月壬辰朔，日有蚀之。

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1]赦天下。辞讼在后二年前，皆勿听治。[2]夏六月，皇后见高庙。赐长公主、丞相、将军、列侯、中二千石以下及郎吏宗室钱帛各有差。

①文颖曰："上官桀孙，安之女。"

②孟康曰："武帝后二年。"

徙三辅富人云陵，赐钱，户十万。

秋七月，诏曰："比岁不登，民匮于食，[1]流庸未尽还，[2]往时令民共出马，其止勿出。诸给中都官者，且减之。"[3]

①师古曰："匮，空也。"

②师古曰："流庸，谓去其本乡而行为人庸作。"

③师古曰："中都官，京师诸官府。"

冬，遣大鸿胪田广明击益州。

廷尉李种坐故纵死罪弃市。[1]

①师古曰："纵谓容放之。种音冲。"

五年春正月，追尊皇太后父为顺成侯。

夏阳男子张延年[1]诣北阙，自称卫太子，诬罔，要斩。

①师古曰："夏阳，冯翊之县。"

夏，罢天下亭母马及马弩关。[1]

①应劭曰："武帝数伐匈奴，再击大宛，马死略尽，乃令天下诸亭养母马，欲令其繁孳，又作马上弩机关，今悉罢之。"孟康曰："旧马高五尺六寸齿未平，弩十石以上，皆不得出关，今不禁也。"师古曰："亭母马，应说是；马弩关，孟说是也。"

六月，封皇后父骠骑将军上官安为桑乐侯。[1]

①师古曰："乐音来各反。"

诏曰："朕以眇身获保宗庙，[1]战战栗栗，夙兴夜寐，修古帝王之事，

通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②[2]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赐中二千石以下至吏民爵各有差。”

①师古曰：“眇，微也。”

②文颖曰：“贾谊作保傅传，在礼大戴记。言能通读之也。”晋灼曰：“帝自谓通保傅传，未能有所明也。”臣瓒曰：“帝自谓虽通举此四书，皆未能有所明，此帝之谦也。”师古曰：“晋、瓒之说皆非也。帝自言虽通保傅传，而孝经、论语、尚书犹未能明也。”

罢儋耳、真番郡。①

①师古曰：“儋耳本南越地，真番本朝鲜地，皆武帝所置也。番音普安反。”

秋，大鸿胪广明、军正王平击益州，①斩首捕虏三万馀人，获畜产五万馀头。

①师古曰：“广明，田广明。”

六年春正月，上耕于上林。

二月，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议罢盐铁榷酤。①

①应劭曰：“武帝时，以国用不足，县官悉自卖盐铁，酤酒。昭帝务本抑末，不与天下争利，故罢之。”

栘中监苏武①前使匈奴，留单于庭十九岁乃还，奉使全节，以武为典属国，②赐钱百万。

①苏林曰：“栘音移，厩名也。”应劭曰：“栘，地名。监，其官也，掌鞍马鹰犬射猎之具。”如淳曰：“栘，尔雅‘唐棣，栘也’。栘园之中有马厩也。”师古曰：“苏音如说是。”

②如淳曰：“以其久在外国，知边事，故令典主诸属国。”师古曰：“典属国，本秦官，汉因之，掌归义蛮夷，属官有九译令。后省，并大鸿胪。”

夏，旱，大雩，不得举火。①

①臣瓒曰：“不得举火，抑阳助阴也。”

秋七月，罢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①卖酒升四钱。以边塞阔远，取天水、陇西、张掖郡各二县置金城郡。

①如淳曰:"律,诸当占租者家长身各以其物占,占不以实,家长不身自书,皆罚金二斤,没人所不自占物及贾钱县官也。"师古曰:"占谓自隐度其实,定其辞也。占音章赡反。下又言占名数,其义并同。今犹谓狱讼之辨曰占,皆其意也。盖武帝时赋敛繁多,律外而取,今始复旧。"

诏曰:"钩町侯毋波①率其君长人民击反者,斩首捕虏有功。其立毋波为钩町王。大鸿胪广明将率有功,赐爵关内侯,食邑。"

①服虔曰:"钩音左传射两钩之钩。"应劭曰:"町音若挺,西南夷也。毋波,其名也。今牂柯钩町县是也。"师古曰:"音劬挺。"

元凤元年春,①长公主共养劳苦,复以蓝田益长公主汤沐邑。

①应劭曰:"三年中,凤皇比下东海海西乐乡,于是以冠元焉。"

泗水戴王前薨,以毋嗣,国除。后宫有遗腹子煖,①相、内史不奏言,上闻而怜之,立煖为泗水王。相、内史皆下狱。

①师古曰:"煖音许远反。"

三月,赐郡国所选有行义者涿郡韩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遣归。诏曰:"朕闵劳以官职之事,①其务修孝弟以教乡里。令郡县常以正月赐羊酒。有不幸者赐衣被一袭,祠以中牢。"②

①邓展曰:"闵哀韩福等,不忍劳役以官职之事。"

②师古曰:"幸者,吉而免凶也,故死谓之不幸。一袭,一称也,犹今言一副也。中牢即少牢,谓羊豕也。"

武都氐人反,①遣执金吾马适建、龙頟侯韩增、②大鸿胪广明将三辅、太常徒,皆免刑击之。③

①师古曰:"氐音丁奚反。"

②师古曰:"姓马适,名建也。龙頟,汉书本或作雒字。功臣侯表云弓高壮侯韩颓当子谯封龙雒侯,元鼎五年坐酎金免。后元元年谯弟子增绍封龙雒侯。而荀悦汉纪龙雒皆为頟字。"崔浩曰:"雒音洛。今河间龙雒村,与弓高相近。"然此既地名,无别指义,各依书字而读之,斯则通矣。谯音女交反。

③苏林曰:"是时太常主诸陵县治民也。"

夏六月,赦天下。

秋七月乙亥晦,日有蚀之,既。

八月,改始元为元凤。

九月,鄂邑长公主、燕王旦与左将军上官桀、桀子票骑将军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谋反,伏诛。初,桀、安父子与大将军光争权,欲害之,诈使人为燕王旦上书言光罪。时上年十四,[①]觉其诈。后有谮光者,上辄怒曰:"大将军国家忠臣,先帝所属,[②]敢有谮毁者,坐之。"光由是得尽忠。语在燕王、霍光传。

①张晏曰:"武帝崩时八岁,即位于今七岁,今年十五。"师古曰:"此云'初,桀、安父子与大将军争权,诈为燕王上书',盖追道前年事耳,非今岁也。张说(非)〔失〕之。"[3]

②师古曰:"属音之欲反。"

冬十月,诏曰:"左将军安阳侯桀、票骑将军桑乐侯安、御史大夫弘羊皆数以邪枉干辅政,[①]大将军不听,而怀怨望,与燕王通谋,置驿往来相约结。燕王遣寿西长、孙纵之等[②]赂遗长公主、丁外人、谒者杜延年、大将军长史公孙遗等,交通私书,[③]共谋令长公主置酒,伏兵杀大将军光,征立燕王为天子,大逆毋道。故稻田使者燕仓先发觉,[④]以告大司农敞,[⑤]敞告谏大夫延年,[⑥]延年以闻。丞相征事任宫手捕斩桀,[⑦]丞相少史王寿诱将安入府门,[⑧]皆已伏诛,吏民得以安。封延年、仓、宫、寿皆为列侯。"又曰:"燕王迷惑失道,前与齐王子刘泽等为逆,抑而不扬,望王反道自新,[⑨]今乃与长公主及左将军桀等谋危宗庙。王及公主皆自伏辜。其赦王太子建、公主子文信及宗室子与燕王、上官桀等谋反父母同产当坐者,皆免为庶人。其吏为桀等所诖误,未发觉在吏者,除其罪。"[⑩]

①师古曰:"枉,曲也,以邪曲之事而干求也。"

②苏林曰:"寿西,姓也。长,名也。孙姓,纵之名。"

③服虔曰:"外人,主之所幸也。"晋灼曰:"汉语字少君。"师古曰:"此杜延年自

别一人,非下谏大夫也。”

④如淳曰:“特为诸稻田置使者,假与民收其税入也。”

⑤师古曰:“杨敞也。”

⑥师古曰:“杜延年,杜周之子。”

⑦文颖曰:“征事,丞相官属,位差尊,掾属也。”如淳曰:“时宫以时事召,待诏丞相府,故曰丞相征事。”张晏曰:“汉仪注征事比六百石。皆故吏二千石不以臧罪免者为征事,绛衣奉朝贺正月。”师古曰:“张说是也。”

⑧如淳曰:“汉仪注丞相、太尉、大将军史秩四百石。武帝又置丞相少史,秩四百石。”

⑨师古曰:“所为邪僻,违失正道,欲其旋反而归正,故云反道。”

⑩师古曰:“其罪未发,未为吏所执持者。”

二年夏四月,上自建章宫徙未央宫,大置酒。赐郎从官帛,及宗室子钱,人二十万。吏民献牛酒者赐帛,人一匹。

六月,赦天下。诏曰:“朕闵百姓未赡,[①]前年减漕三百万石。[②]颇省乘舆马及(菀)〔苑〕马,[③][4]以补边郡三辅传马。[④]其令郡国毋敛今年马口钱,[⑤]三辅、太常郡得以叔粟当赋。”[⑥]

①师古曰:“赡,足也。”

②师古曰:“减省转漕,所以休力役也。”

③师古曰:“乘舆马谓天子所自乘以驾车舆者。他皆类此。”

④张晏曰:“驿马也。”师古曰:“传音张恋反。”

⑤文颖曰:“往时有马口出敛钱,今省。”如淳曰:“所谓租及六畜也。”

⑥如淳曰:“百官表太常主诸陵,别治其县,爵秩如三辅郡矣。元帝永光五年,令各属在所郡也。”师古曰:“诸应出赋算租税者,皆听以叔粟当钱物也。叔,豆也。”

三年春正月,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树枯僵自起生。[①]

①师古曰:“僵,偃也,谓树枯死偃卧在地者也。僵音纪良反。”

罢中牟苑赋贫民。①诏曰:"乃者民被水灾,颇匮于食,朕虚仓廪,②使使者振困乏。其止四年毋漕。三年以前所振贷,非丞相御史所请,边郡受牛者勿收责。"③

①师古曰:"在荥阳。"

②师古曰:"仓,新谷所藏也。廪,谷所振入也。"

③应劭曰:"武帝始开三边,徙民屯田,皆与犁牛。后丞相御史复间有所请。今敕自上所赐与勿收责,丞相所请乃令其顾税耳。"

夏四月,少府徐仁、廷尉王平、左冯翊贾胜胡皆坐纵反者,仁自杀,平、胜胡皆要斩。

冬,辽东乌桓反,以中郎将范明友为度辽将军,①将北边七郡郡二千骑击之。

①应劭曰:"当度辽水往击之,故以度辽为官号。"

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①见于高庙。赐诸侯王、丞相、大将军、列侯、宗室下至吏民金帛牛酒各有差。赐中二千石以下及天下民爵。毋收四年、五年口赋。②三年以前逋更赋未入者,皆勿收。③令天下酺五日。

①如淳曰:"元服,谓初冠加上服也。"师古曰:"如氏以为衣服之服,此说非也。元,首也。冠者,首之所著,故曰元服。其下汲黯传序云'上正元服',是知谓冠为元服。"

②如淳曰:"汉仪注民年七岁至十四出口赋钱,人二十三。二十钱以食天子,其三钱者,武帝加口钱以补车骑马。"

③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践更,有过更。古者正卒无常人,皆当选为之,一月一更,是谓卒更也。贫者欲得顾更钱者,次直者出钱顾之,月二千,是谓践更也。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亦名为更,律所谓繇戍也。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当自戍三日,不可往便还,因便住一岁一更。诸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官,官以给戍者,是谓过更也。律说,卒践更者,居也,居更县中五月乃更也。后从尉律,卒践更一月,休十一

月也。食货志曰:'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此汉初因秦法而行之也。后遂改易,有谪乃戍边一岁耳。逋,未出更钱者也。"师古曰:"更音工衡反。"

甲戌,丞相千秋薨。①

①师古曰:"田千秋。"

夏四月,诏曰:"度辽将军明友前以羌骑校尉将羌王侯君长以下击益州反虏,后复率击武都反氐,今破乌桓,斩虏获生,有功。①其封明友为平陵侯。平乐监傅介子持节使,②诛斩楼兰王安,归首县北阙,封义阳侯。"

①师古曰:"既斩反虏,又获生口也。俘取曰获。"

②师古曰:"持节而为使。"

五月丁丑,孝文庙正殿火,上及群臣皆素服。发中二千石将五校作治,六日成。①太常及庙令丞郎吏皆劾大不敬,会赦,太常辕阳侯德免为庶人。②

①师古曰:"率领五校之士以作治也。校音下教反。"

②文颖曰:"辕音料。德,江德也。辕阳在魏郡清渊。"师古曰:"会六月赦耳。史终言之。"

六月,赦天下。

五年春正月,广陵王来朝,益国万一千户,赐钱二千万,黄金二百斤,剑二,安车一,乘马二驷。①

①师古曰:"八匹也。"

夏,大旱。

六月,发三辅及郡国恶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辽东。①

①如淳曰:"告者,为人所告也。劾者,为人所劾也。"师古曰:"恶少年谓无赖子弟也。告劾亡者,谓被告劾而逃亡。"

秋,罢象郡,分属郁林、牂柯。

冬十一月,大雷。

十二月庚戌,丞相讴薨。①

①师古曰:"王讴也。讴亦欣字。"

六年春正月,募郡国徒筑辽东玄菟城。夏,赦天下。诏曰:"夫谷贱伤农,①今三辅、太常谷减贱,②其令以叔粟当今年赋。"③

①师古曰:"粟多而钱少,是为伤也。"

②郑氏曰:"减音减少之减。"

③应劭曰:"太常掌诸陵园,皆徙天下豪富民以充实之,后悉为县,故与三辅同赋。"

右将军张安世宿卫忠谨,封富平侯。

乌桓复犯塞,遣度辽将军范明友击之。

元平元年春二月,诏曰:"天下以农桑为本。日者省用,罢不急官,①减外繇,②耕桑者益众,而百姓未能家给,③朕甚愍焉。其减口赋钱。"有司奏请减什三,上许之。

①师古曰:"谓非要职(官)〔者〕。"[5]

②师古曰:"繇读曰徭。"

③师古曰:"给,足也。家家自给足,是(谓)〔为〕家给也。"[6]

甲申,晨有流星,大如月,众星皆随西行。

夏四月癸未,帝崩于未央宫。①六月壬申,葬平陵。②

①臣瓒曰:"帝年九岁即位,即位十三岁,寿二十二。"师古曰:"帝年八岁即位,明年改元,改元之后凡十三年,年二十一。"

②臣瓒曰:"自崩至葬凡四十九日。平陵在长安西北七十里。"

赞曰:昔周成以孺子继统,而有管、蔡四国流言之变。①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盖、上官逆乱之谋。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时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馀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②

光知时务之要，轻繇薄赋，与民休息。③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举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议盐铁而罢榷酤，尊号曰"昭"，不亦宜乎！

①师古曰："四国，谓管、蔡、商、奄也。流，放也。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摄政，四国乃流言曰公将不利于孺子，遂致雷风之异。成王既见金縢之册，乃不疑周公。事见豳诗及周书大诰。"

②师古曰："耗，损也，音火到反。减读为减省之减。"

③师古曰："繇读曰徭。"

【校勘记】

〔1〕 以为(上)〔土〕德之瑞， 景祐、汲古、殿、局本都作"土"。王先谦说作"土"是。

〔2〕 通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 旧注"保傅传"连读，以为是贾谊所作书名。李慈铭说，帝自谓虽通接保傅，传授孝经、论语、尚书，皆未能有明，当以傅字绝句。王先谦、杨树达都从李读。

〔3〕 张说(非)〔失〕之。 景祐、殿本都作"失"。王先谦说作"失"是。

〔4〕 颇省乘舆马及(菟)〔苑〕马， 景祐、殿本都作"苑"。王先谦说作"苑"是。

〔5〕 谓非要职(官)〔者〕。 景祐本作"者"。

〔6〕 是(谓)〔为〕家给也。 景祐、殿本都作"为"。

汉书卷八

宣帝纪第八

孝宣皇帝,[①]武帝曾孙,戾太子孙也。[②]太子纳史良娣,[③]生史皇孙。[④]皇孙纳王夫人,生宣帝,号曰皇曾孙。生数月,遭巫蛊事,太子、良娣、皇孙、王夫人皆遇害。语在太子传。曾孙虽在襁褓,[⑤]犹坐收系郡邸狱。[⑥]而邴吉为廷尉监,[⑦]治巫蛊于郡邸,怜曾孙之亡辜,使女徒复作淮阳赵徵卿、渭城胡组更乳养,[⑧]私给衣食,视遇甚有恩。

①荀悦曰:"讳询,字次卿。询之字曰谋。"应劭曰:"谥法'圣善周闻曰宣'。"

②韦昭曰:"以违戾擅发兵,故谥曰戾。"臣瓒曰:"太子诛江充以除谗贼,而事不见明。后武帝觉寤,遂族充家,宣帝不得以加恶谥也。董仲舒曰'有其功无其意谓之戾,无其功有其意谓之罪'。"师古曰:"瓒说是也。"

③服虔曰:"史,姓也。良娣,官也。"师古曰:"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三等。娣音次第之第。"

④师古曰:"以外家姓称之,故曰史皇孙。"

⑤李奇曰:"襁,络也,以缯布为之,络负小儿。褓,小儿大被也。"孟康曰:"褓,小儿被也。"师古曰:"襁即今之小儿绷也。褓,孟说是也。襁音居丈反。褓音保。绷音补耕反。"

⑥如淳曰:"谓诸郡邸置狱也。"师古曰:"据汉旧仪,郡邸狱治天下郡国上计者,属大鸿胪。此盖巫蛊狱繁,收系者众,故曾孙寄在郡邸狱。"

⑦师古曰:"监者,廷尉之官属。"

⑧李奇曰:"复作者,女徒也。谓轻罪,男子守边一岁,女子软弱不任守,复令作于官,亦一岁,故谓之复作徒也。"孟康曰:"复音服,谓弛刑徒也,有赦令

诏书去其钳钛赭衣。更犯事，不从徒加，与民为例，故当复为官作，满其本罪年月日，律名为复作也。”师古曰：“孟说是也。赵徵卿淮阳人，胡组渭城人，皆女徒也。二人更递乳养曾孙。而郎吉传云郭徵卿。纪、传不同，未知孰是。更音工衡反。”

巫蛊事连岁不决。至后元二年，武帝疾，往来长杨、五柞宫，[①]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上遣使者分条中都官狱[②]系者，轻重皆杀之。内谒者令郭穰夜至郡邸狱，[③]吉拒闭，使者不得入，曾孙赖吉得全。因遭大赦，吉乃载曾孙送祖母史良娣家。语在吉及外戚传。

①师古曰：“长杨、五柞二宫并在盩厔，皆以树名之。帝往来二宫之间也。柞字或作祚，其音同。”

②师古曰：“中都官，凡京师诸官府也。”

③师古曰：“百官表云内者署属少府。续汉书志云掌宫中布张诸衰物。丁孚汉官云令秩千石，盖当时权为此使。”

后有诏掖庭养视，上属籍宗正。[①]时掖庭令张贺尝事戾太子，思顾旧恩，[②]哀曾孙，奉养甚谨，以私钱供给教书。既壮，为取暴室啬夫许广汉女，[③]曾孙因依倚广汉兄弟及祖母家史氏。[④]受诗于东海澓中翁，[⑤]高材好学，然亦喜游侠，[⑥]斗鸡走马，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数上下诸陵，[⑦]周遍三辅，[⑧]常困于莲勺卤中。[⑨]尤乐杜、鄠之间，[⑩]率常在下杜。[⑪]时会朝请，舍长安尚冠里，[⑫]身足下有毛，卧居数有光耀。[⑬]每买饼，所从买家辄大饶，[⑭]亦以(自是)〔是自〕怪。[1]

①应劭曰：“掖庭，宫人之官，有令丞，宦者为之。诏敕掖庭养视之，始令宗正著其属籍。”

②师古曰：“顾，念也。”

③应劭曰：“暴室，宫人狱也，今曰薄室。许广汉坐法腐为宦者，作啬夫也。”师古曰：“暴室者，掖庭主织作染练之署，故谓之暴室，取暴晒为名耳。或云薄室者，薄亦暴也。今俗语亦云薄晒。盖暴室职务既多，因为置狱主治其罪人，故往往云暴室狱耳。然本非狱名，应说失之矣。啬夫者，暴室属官，亦犹县乡之啬夫也。晒音所懈反，又音所智反。”

④师古曰:“倚音於绮反。”

⑤服虔曰:“澓音馥。”师古曰:“东海人,姓澓,字中翁也。澓音房福反。中读曰仲。”

⑥师古曰:“喜音许吏反。”

⑦师古曰:“诸陵皆据高敞地为之,县即在其侧。帝每周游往来诸陵县,去则上,来则下,故言上下诸陵。”

⑧师古曰:“游行皆至其处。”

⑨如淳曰:“为人所困辱也。莲勺县有盐池,纵广十馀里,其乡人名为卤中。莲音辇。勺音灼。”师古曰:“如说是也。卤者,咸地也,今在栎阳县东。其乡人谓此中为卤盐池也。”

⑩师古曰:“二县之间也。杜属京兆,鄠属扶风。鄠音扈。”

⑪孟康曰:“在长安南。”师古曰:“率者,总计之言也。下杜即今之杜城。”

⑫文颖曰:“以属弟尚亲,故岁时随宗室朝会也。”如淳曰:“春曰朝,秋曰请。”师古曰:“舍,止也。尚冠者,长安中里名。帝会朝请之时,即于此里中止息。请音才姓反。”

⑬师古曰:“遍身及足下皆有毛。”

⑭师古曰:“雠读曰售。”

元平元年四月,昭帝崩,毋嗣。大将军霍光请皇后征昌邑王。六月丙寅,王受皇帝玺绶,尊皇后曰皇太后。癸巳,光奏王贺淫乱,请废。语在贺及光传。

秋七月,光奏议曰:“礼,人道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大宗毋嗣,择支子孙贤者为嗣。孝武皇帝曾孙病已,[1]有诏掖庭养视,至今年十八,师受诗、论语、孝经,操行节俭,慈仁爱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后,奉承祖宗,子万姓。”[2]奏可。遣宗正德至曾孙尚冠里舍,洗沐,赐御府衣。太仆以轺猎车奉迎曾孙,[3]就齐宗正府。庚申,入未央宫,见皇太后,封为阳武侯。[4]已而群臣奉上玺绶,即皇帝位,谒高庙。

①师古曰:“盖以夙遭屯难而多病苦,故名病已,欲其速差也。后以为鄙,更改

讳询。”

②师古曰:“天子以万姓为子,故云子万姓。”

③文颖曰:“轮猎,小车,前有曲舆不衣也,近世谓之轮猎车也。”孟康曰:“今之载猎车也。前有曲轮,特高大,猎时立其中格射禽兽。”李奇曰:“兰舆轻车也。”师古曰:“文、李二说皆是。时未备天子车驾,故且取其轻便耳,非藉高大也。孟说失之。轮音铃。”

④师古曰:“先封侯者,不欲立庶人为天子也。”

八月己巳,丞相敞薨。①

①师古曰:“杨敞也。”

九月,大赦天下。

十一月壬子,立皇后许氏。赐诸侯王以下金钱,至吏民鳏寡孤独各有差。皇太后归长乐宫。初置屯卫。

本始元年春正月,募郡国吏民訾百万以上徙平陵。①遣使者持节诏郡国二千石谨牧养民而风德化。②

①文颖曰:“昭帝陵。”

②师古曰:“以德化被于下,故云风也。诗序曰‘上以风化下’。”

大将军光稽首归政,上谦让委任焉。论定策功,益封大将军光万七千户,车骑将军光禄勋富平侯安世万户。①诏曰:“故丞相安平侯敞等居位守职,与大将军光、车骑将军安世建议定策,以安宗庙,功赏未加而薨。其益封敞嗣子忠及丞相阳平侯义、②度辽将军平陵侯明友、③前将军龙雒侯增、④太仆建平侯延年、⑤太常蒲侯昌、⑥谏大夫宜春侯谭、⑦当涂侯平、⑧杜侯屠耆堂、⑨长信少府关内侯胜⑩邑户各有差。封御史大夫广明为昌水侯,⑪后将军充国为营平侯,⑫大司农延年为阳城侯,⑬少府乐成为爰氏侯,⑭光禄大夫迁为平丘侯。⑮赐右扶风德、⑯典属国武、⑰廷尉光、⑱宗正德、⑲大鸿胪贤、⑳詹事畸、㉑光禄大夫吉、㉒京辅都尉广汉㉓爵皆关内侯。德、武食邑。”㉔

①李斐曰:“居光禄位,以车骑官号尊之,无车骑官属。”

②师古曰:“蔡义。”

③师古曰:“范明友。”

④师古曰:“韩增。”

⑤师古曰:“杜延年。”

⑥师古曰:“苏昌。”

⑦师古曰:“王谭。”

⑧师古曰:“功臣表云魏不害以捕反者胡倩功封当涂侯,其子圣以定策功益封,凡二千二百户。今此纪言当涂侯平,与表乖错,未知孰是。或者有二名乎?”

⑨苏林曰:“姓复陆,其祖父复陆支本匈奴胡也,归义为属国王,从骠骑有功,乃更封也。”

⑩师古曰:“夏侯胜。”

⑪师古曰:“田广明。”

⑫师古曰:“赵充国。”

⑬师古曰:“田延年。”

⑭师古曰:“史乐成。”

⑮师古曰:“王迁。”

⑯师古曰:“周德。”

⑰师古曰:“苏武。”

⑱师古曰:“李光。”

⑲师古曰:“楚元王之曾孙,刘辟彊子。”

⑳师古曰:“韦贤。”

㉑苏林曰:“畸音踦只之踦。”师古曰:“宋(踦)〔畸〕也。[2]音居宜反。”

㉒师古曰:“丙吉。”

㉓师古曰:“赵广汉也。三辅郡皆有都尉,如诸郡。左辅都尉治高陵,右辅都尉治鄜,京辅都尉治华阴潼北。”

㉔张晏曰:“旧关内侯无邑也,以苏武守节外国,刘德宗室俊彦,故特令食邑。”

夏四月庚午，地震。诏内郡国举文学高第各一人。①

①韦昭曰："中国为内郡，缘边有夷狄障塞者为外郡。成帝(侍)〔时〕，[3]内郡举方正，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士。"

五月，凤皇集胶东、千乘。赦天下。赐吏二千石、诸侯相，下至中都官、宦吏、六百石爵，各有差，①自左更至五大夫。②赐天下人爵各一级，孝者二级，女子百户牛酒。租税勿收。

①如淳曰："中都官宦吏，奄人为吏者也。"晋灼曰："凡职在京师者也。"师古曰："二说皆非也。中都官，谓在京师诸官也。宦吏，诸奄官也。"

②师古曰："左更，第十二爵也。五大夫，第九爵也。更音工衡反。"

六月，诏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号谥。①岁时祠，其议谥，置园邑。"语在太子传。

①师古曰："湖，县名也。死于湖，因即葬焉。"

秋七月，诏立燕剌王太子建为广阳王，①立广陵王胥少子弘为高密王。

①师古曰："剌音来曷反。"

二年春，以水衡钱为平陵，徙民起第宅。①

①应劭曰："水衡与少府皆天子私藏耳。县官公作，当仰给司农，今出水衡钱，言宣帝即位为异政也。"晋灼曰："食货志：'初，大司农管盐铁，官布多，故置水衡，欲以主盐铁。及杨可告缗，上林财物众，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三官，主铸钱也。"

大司农阳城侯田延年有罪，自杀。①

①师古曰："坐增僦直而自入。"

夏五月，诏曰："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义，选明将，讨不服，匈奴远遁，平氐、羌、昆明、南越，百蛮鄉风，①款塞来享；②建太学，修郊祀，定正朔，协音律；封泰山，塞宣房，③符瑞应，宝鼎出，白麟获。功德茂盛，不能尽宣，而庙乐未称，④其议奏。"有司奏请宜

加尊号。六月庚午，尊孝武庙为世宗庙，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⑤天子世世献。武帝巡狩所幸之郡国，皆立庙。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

①师古曰："鄉读曰向也。"

②应劭曰："款，叩也，皆叩塞门来服从也。"如淳曰："款，宽也。请除守塞者，自保不为寇害也，故曰款五原塞。"师古曰："应说是也。此泛说夷狄来宾之事，非呼韩邪保塞意也。"

③苏林曰："堤名，在东郡界。"李斐曰："决河上宫名也。"张晏曰："瓠子堤名。"师古曰："苏、张二说皆是。"

④师古曰："称，副也。"

⑤应劭曰："宣帝复采昭德之舞为盛德舞，以尊世宗庙也。诸帝庙皆常奏文始、四时、五行舞也。"

匈奴数侵边，又西伐乌孙。乌孙昆弥及公主因国使者上书，①言昆弥愿发国精兵击匈奴，唯天子哀怜，出兵以救公主。秋，大发兴调关东轻车锐卒，②选郡国吏三百石伉健习骑射者，皆从军。③御史大夫田广明为祁连将军，④后将军赵充国为蒲类将军，⑤云中太守田顺为虎牙将军，及度辽将军范明友、前将军韩增，凡五将军，兵十五万骑，校尉常惠持节护乌孙兵，咸击匈奴。

①师古曰："昆弥，乌孙王之号也。国使者，汉朝之使也。"

②师古曰："调亦选也。锐，利也，言其勇利也。调音徒钓反。"

③师古曰："伉，强也，音口浪反。"

④应劭曰："祁连，匈奴中山名也。诸将分部，广明值此山，因以为号也。"师古曰："祁音上夷反。"

⑤应劭曰："蒲类，匈奴中海名也，在敦煌北。"晋灼曰："匈奴传有蒲类泽。"师古曰："晋说是也。"

三年春正月癸亥，皇后许氏崩。戊辰，五将军师发长安。夏五月，军罢。祁连将军广明、虎牙将军顺有罪，下有司，皆自杀。①校尉常惠将

乌孙兵人匈奴右地，大克获，封列侯。

①晋灼曰："田千秋子也。广明坐逗留，顺坐增虏获。"

大旱。郡国伤旱甚者，民毋出租赋。三辅民就赀者，且毋收事，尽四年。①

①晋灼曰："不给官役也。"师古曰："收谓租赋也，事谓役使也。尽本始四年而止。"

六月己丑，丞相义薨。①

①师古曰："蔡义。"

四年春正月，诏曰："盖闻农者兴德之本也，今岁不登，已遣使者振贷困乏。其令太官损膳省宰，①乐府减乐人，使归就农业。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②上书入谷，输长安仓，助贷贫民。民以车船载谷入关者，得毋用传。"③

①师古曰："膳，具食也，食之善者也。宰为屠杀也。省，减也。汉仪注太宰令屠者七十二人，宰二百人。"

②师古曰："都官令丞，京师诸署之令丞。"

③师古曰："传，传符也。欲谷之多，故不问其出入也。传音张恋反。"

三月乙卯，立皇后霍氏。赐丞相以下至郎吏从官金钱帛各有差。赦天下。

夏四月壬寅，郡国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诏曰："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业，奉宗庙，托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乃者地震北海、琅邪，坏祖宗庙，朕甚惧焉。丞相、御史其与列侯、中二千石博问经学之士，有以应变，①辅朕之不逮，毋有所讳。令三辅、太常、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各一人。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条奏。被地震坏败甚者，勿收租赋。"大赦天下。上以宗庙堕，素服，避正殿五日。②

①师古曰："谓御塞灾异也。"

②师古曰："堕者，毁也，音火规反。"

五月，凤皇集北海安丘、淳于。①

①师古曰:"二县皆属北海郡。"

秋,广川王吉有罪,废迁上庸,自杀。

地节元年[1]春正月,有星孛于西方。

①应劭曰:"以先者地震,山崩水出,于是改年曰地节,欲令地得其节。"

三月,假郡国贫民田。[1]

①师古曰:"权以给之,不常与。"

夏六月,诏曰:"盖闻尧亲九族,以和万国。[1]朕蒙遗德,奉承圣业,惟念宗室属未尽而以罪绝,若有贤材,改行劝善,其复属,使得自新。"[2]

①师古曰:"尚书尧典云:'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故诏引之。"

②师古曰:"复音扶目反。"

冬十一月,楚王延寿谋反,自杀。

十二月癸亥晦,日有蚀之。

二年春三月庚午,大司马大将军光薨。诏曰:"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1]宿卫孝武皇帝三十馀年,辅孝昭皇帝十有馀年,遭大难,躬秉义,率三公、诸侯、九卿、大夫定万世策,以安宗庙。天下烝庶,咸以康宁,[2]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复其后世,畴其爵邑,[3]世世毋有所与。[4]功如萧相国。"

①师古曰:"尊之,故不名。"

②师古曰:"烝庶,众人也。康,安也。"

③张晏曰:"律,非始封,十减二。畴者,等也,言不复减也。"师古曰:"复音方目反。"

④师古曰:"与读曰豫。"

夏四月,凤皇集鲁郡,群鸟从之。[1]大赦天下。

①师古曰:"今流俗书本此下云'戊申立皇太子',而后年又有立皇太子事,此

盖以元纪云元帝二岁宣帝即位,八岁为皇太子,故后人妄于此书加之,旧本无也。据疏广及丙吉传并云地节三年立皇太子,此即明验,而或者妄为臆说,乖于实矣。”

五月,光禄大夫平丘侯王迁有罪,下狱死。

上始亲政事,又思报大将军功德,乃复使乐平侯山领尚书事,① 而今群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4]以傅奏其言,②考试功能。侍中尚书功劳当迁及有异善,厚加赏赐,至于子孙,终不改易。③枢机周密,品式备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也。

①师古曰:“霍山,光之兄孙。”

②应劭曰:“敷,陈也。各自奏陈其言,然后试之以官,考其功德也。”师古曰:“傅读曰敷。”

③师古曰:“言各久其职事也。”

三年春三月,诏曰:“盖闻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唐虞犹不能以化天下。今胶东相成劳来不怠,① 流民自占八万馀口,② 治有异等。③其秩成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

①师古曰:“王成也。劳来者,言慰勉而招延之也。小雅鸿雁之诗序曰‘劳来还定安集之’。劳音卢到反。来音卢代反。”

②师古曰:“占者,谓自隐度其户口而著名籍也。占音之赡反。”

③师古曰:“政治异于常等。”

又曰:“鳏寡孤独高年贫困之民,朕所怜也。前下诏假公田,贷种、食。①其加赐鳏寡孤独高年帛。二千石严教吏谨视遇,毋令失职。”②

①师古曰:“贷音吐戴反。”

②师古曰:“职,常也。失职,谓失其常业也。”

令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可亲民者。

夏四月戊申,立皇太子,大赦天下。赐御史大夫爵关内侯,中二千石爵右庶长,① 天下当为父后者爵一级。赐广陵王黄金千斤,诸侯王十

五人黄金各百斤,列侯在国者八十七人黄金各二十斤。

①张晏曰:"自公孙弘后,丞相常封列侯,第二十等爵。故赐御史大夫爵关内侯,第十九等爵也。右庶长,第十一等爵也。"师古曰:"张说非也。此以立皇太子国之大庆,故特赐御史大夫及中二千石爵耳,非常制也。"

冬十月,诏曰:"乃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惧焉。有能箴朕过失,①及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以匡朕之不逮,②毋讳有司。③朕既不德,不能附远,是以边境屯戍未息。今复饬兵重屯,久劳百姓,④非所以绥天下也。其罢车骑将军、右将军屯兵。"又诏:"池籞未御幸者,假与贫民。⑤郡国宫馆,勿复修治。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⑥且勿算事。"⑦

①师古曰:"箴,戒也。"

②师古曰:"匡,正也。"

③李奇曰:"讳,避也。虽有司在显职,皆言其过,勿避之。"

④师古曰:"饬读与敕同。饬,整也。"

⑤苏林曰:"折竹以绳绵连禁御,使人不得往来,律名为籞。"服虔曰:"籞,在池水中作室,可用栖鸟,鸟入中则捕之。"应劭曰:"池者,陂池也。籞者,禁苑也。"臣瓒曰:"籞者,所以养鸟也。设为藩落,周覆其上,令鸟不得出,犹苑之畜兽,池之畜鱼也。"师古曰:"苏、应二说是。"

⑥师古曰:"贷音吐戴反。种,五谷种也,音之勇反。"

⑦师古曰:"不出算赋及给徭役。"

十一月,诏曰:"朕既不逮,导民不明,①反侧晨兴,念虑万方,不忘元元。唯恐羞先帝圣德,②故并举贤良方正以亲万姓,历载臻兹,然而俗化阙焉。③传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④其令郡国举孝弟、有行义闻于乡里者各一人。"

①师古曰:"不逮者,意虑不及也。"

②师古曰:"羞谓忝辱也。"

③师古曰:"多历年载,迄至于今。"

④师古曰:"论语载有若之言。与读曰予。"

十二月,初置廷尉平四人,秩六百石。

省文山郡,并蜀。①

①师古曰:"以其县道隶蜀郡。"

四年春二月,封外祖母为博平君,故鄫侯萧何曾孙建世为侯。

诏曰:"导民以孝,则天下顺。今百姓或遭衰绖凶灾,①而吏繇事,使不得葬,②伤孝子之心,朕甚怜之。自今诸有大父母、父母丧者勿繇事,使得收敛送终,尽其子道。"

①师古曰:"衰音千回反。"

②师古曰:"繇读曰徭。事谓役使之。"

夏五月,诏曰:"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①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②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

①师古曰:"蒙,冒也。"

②师古曰:"凡首匿者,言为谋首而藏匿罪人。"

立广川惠王孙文为广川王。

秋七月,大司马霍禹谋反。诏曰:"乃者,东织室令史张赦①使魏郡豪李竟②报冠阳侯霍云谋为大逆,③朕以大将军故,抑而不扬,冀其自新。今大司马博陆侯禹与母宣成侯夫人显及从昆弟冠阳侯云、乐平侯山、④诸姊妹婿度辽将军范明友、长信少府邓广汉、中郎将任胜、骑都尉赵平、长安男子冯殷等⑤谋为大逆。显前又使女侍医淳于衍进药杀共哀后,⑥谋毒太子,欲危宗庙。逆乱不道,咸(服)〔伏〕其辜。[5]诸为霍氏所诖误未发觉在吏者,皆赦除之。"八月己酉,皇后霍氏废。

①应劭曰:"旧时有东西织室,织作文绣郊庙之服。令史,其主者吏。"

②文颖曰:"有权势豪右大家。"

③如淳曰:"报,白也。"师古曰:"此说非也。谓张赦因李竟传言于霍云与共谋反耳,非告白其罪也。赦既为织室令史,身在京师,不须令李竟发之。据霍禹传,其事明矣。"

④师古曰:“据霍光传,云、山皆去病之孙,则于禹为子行也。今此纪言从昆弟,盖转写者脱子字耳。当言从昆弟子也。”

⑤晋灼曰:“汉语字子都。”

⑥师古曰:“杀读曰弒。共读曰恭。”

九月,诏曰:“朕惟百姓失职不赡,遣使者循行郡国问民所疾苦。[①]吏或营私烦扰,不顾厥咎,朕甚闵之。今年郡国颇被水灾,已振贷。[②]盐,民之食,而贾咸贵,[③]众庶重困。[④]其减天下盐贾。”

①师古曰:“行音下更反。”

②师古曰:“贷音吐戴反。”

③师古曰:“贾读曰价。其下亦同。”

④师古曰:“更增其困也。重音直用反。”

又曰:“令甲,死者不可生,[①]刑者不可息。[②]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称。[③]今系者或以掠辜若饥寒瘐死狱中,[④]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国岁上系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县、爵、里,[⑤]丞相御史课殿最以闻。”[⑥]

①文颖曰:“萧何承秦法所作为律令,律经是也。天子诏所增损,不在律上者为令。令甲者,前帝第一令也。”如淳曰:“令有先后,故有令甲、令乙、令丙。”师古曰:“如说是也。甲乙者,若今之第一、第二篇耳。”

②李斐曰:“息,灭也。若黥劓者,虽欲改过,其创瘢不可复灭也。”师古曰:“息谓生长也,言劓、刖、腯、割之徒不可更生长,亦犹谓子为息耳。李说非也。”

③师古曰:“称,副也。”

④苏林曰:“瘐,病也。囚徒病,律名为瘐。”如淳曰:“律,囚以饥寒而死曰瘐。”师古曰:“瘐,病,是也。此言囚或以掠笞及饥寒及疾病而死。如说非矣。瘐音庾,字或作瘉,其音亦同。”

⑤师古曰:“名,其人名也。县,所属县也。爵,其身之官爵也。里,所居邑里也。”

⑥师古曰:“凡言殿最者:殿,后也,课居后也;最,凡要之首也,课居先也。殿

音丁见反。”

十二月，清河王年有罪，废迁房陵。

元康元年春，以杜东原上为初陵，更名杜县为杜陵。徙丞相、将军、列侯、吏二千石、訾百万者杜陵。

三月，诏曰：“乃者凤皇集泰山、陈留，甘露降未央宫。朕未能章先帝休烈，[1]协宁百姓，承天顺地，调序四时，获蒙嘉瑞，赐兹祉福，夙夜兢兢，靡有骄色，内省匪解，永惟罔极。[2]书不云乎？‘凤皇来仪，庶(不)〔尹〕允谐。’[3][6]其赦天下徒，赐勤事吏中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爵，自中郎吏至五大夫，[4]佐史以上二级，民一级，女子百户牛酒。加赐鳏寡孤独、三老、孝弟力田帛。所振贷勿收。”

①师古曰：“章，明也。休，美也。烈，业也。”

②师古曰：“省，视也。永，长也。惟，思也。罔，无也。极，中也。帝言内自视察，不敢惰怠，长思正道，恐无其中也。解读曰懈。”

③师古曰：“虞书益稷之篇曰：‘箫韶九成，凤皇来仪，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言奏乐之和，凤皇以其容仪来下，百兽相率舞蹈。是乃众官之长，信皆和辑，故神人交畅。”

④师古曰：“赐中郎吏爵得至五大夫。自此以上，每为等级而高赐也。五大夫，第九爵也。一曰二千石至五大夫，自此以下而差降。”

夏五月，立皇考庙。益奉明园户为奉明县。[1]

①师古曰：“奉明园即皇考史皇孙之所葬也，本名广明，后追改也。”

复高皇帝功臣绛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孙，令奉祭祀，[1]世世勿绝。其毋嗣者，复其次。

①师古曰：“复音方目反。次下亦同。”

秋八月，诏曰：“朕不明六艺，郁于大道，[1]是以阴阳风雨未时。其博举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学，明于先王之术，宣究其意者，各二人，[2]中二千石各一人。”

①孟康曰：“郁，不通也。”

②师古曰:“究,尽也。”

冬,置建章卫尉。

二年春正月,诏曰:“书云‘文王作罚,刑兹无赦’,①今吏修身奉法,未有能称朕意,朕甚愍焉。其赦天下,与士大夫厉精更始。”②

①师古曰:“周书康诰之辞也。言文王作法,罚其有乱常违教者,则刑之无放释也。”

②李斐曰:“今吏已修身奉法矣,但不能称上意耳,故赦之。”师古曰:“言文王作罚,有犯之者,皆刑无赦,今我意有所闵,闵吏修身奉法矣,而未称其任,故特赦之,与更始耳。李说非也。”

二月乙丑,立皇后王氏。①赐丞相以下至郎从官钱帛各有差。

①师古曰:“王奉光女。”

三月,以凤皇甘露降集,赐天下吏爵二级,民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鳏寡孤独高年帛。

夏五月,诏曰:“狱者万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养育群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则可谓文吏矣。今则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贰端,深浅不平,①增辞饰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实,上亦亡繇知。②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称,四方黎民将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属,勿用此人。吏务平法。或擅兴繇役,饰厨传,称过使客,③越职逾法,以取名誉,譬犹践薄冰以待白日,岂不殆哉!④今天下颇被疾疫之灾,朕甚愍之。其令郡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

①师古曰:“析,分也。谓分破律条,妄生端绪,以出入人罪。”

②师古曰:“上者,天子自谓也。繇读与由同。”

③韦昭曰:“厨谓饮食,传谓传舍。言修饰意气,以称过使而已。”师古曰:“使人及宾客来者,称其意而遣之,令过去也。称音尺孕反。过者,过度之过也。”

④师古曰:“殆,危也。”

又曰:"闻古天子之名,难知而易讳也。今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者,朕甚怜之。其更讳询。诸触讳在令前者,赦之。"①

①师古曰:"令谓今诏书。"

冬,京兆尹赵广汉有罪,要斩。

三年春,以神爵数集泰山,赐诸侯王、丞相、将军、列侯、二千石金,郎从官帛,各有差。赐天下吏爵二级,民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鳏寡孤独高年帛。

三月,诏曰:"盖闻象有罪,舜封之。①骨肉之亲粲而不殊。②其封故昌邑王贺为海昏侯。

①应劭曰:"象者,舜弟也,日以杀舜为事。舜为天子,犹封之于有鼻之国。"

②师古曰:"粲,明也。殊,绝也。当明于仁恩不离绝也。"

又曰:"朕微眇时,御史大夫丙吉、中郎将史曾、史玄、长乐卫尉许舜、侍中光禄大夫许延寿皆与朕有旧恩。及故掖庭令张贺辅导朕躬,修文学经术,恩惠卓异,厥功茂焉。诗不云乎?'无德不报。'①封贺所子弟子侍中中郎将彭祖为阳都侯,②追赐贺谥曰阳都哀侯。吉、曾、玄、舜、延寿皆为列侯。故人下至郡邸狱复作③尝有阿保之功,④皆受官禄田宅财物,各以恩深浅报之。"

①师古曰:"大雅抑之诗也。言受人之德必有报也。"

②如淳曰:"贺,张安世兄,有一子早死,故以彭祖为子。"师古曰:"所子者,言养弟子以为子。"

③师古曰:"谓胡组、赵徵卿之辈也。复音扶目反。"

④臣瓒曰:"阿,倚;保,养也。"

夏六月,诏曰:"前年夏,神爵集雍。①今春,五色鸟以万数飞过属县,②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飞鸟。③具为令。"

①晋灼曰:"汉注大如鹞爵,黄喉,白颈,黑背,腹斑文也。"师古曰:"鹞音晏。"

②师古曰:“三辅诸县也。”

③师古曰:“撾音佗狄反。射音食亦反。”

立皇子钦为淮阳王。

四年春正月,诏曰:“朕惟耆老之人,发齿堕落,血气衰微,亦亡暴虐之心,今或罹文法,拘执囹圄,不终天命,朕甚怜之。自今以来,诸年八十以上,非诬告杀伤人,佗皆勿坐。”①

①师古曰:“诬告人及杀伤人皆如旧法,其馀则不论。”

遣大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①存问鳏寡,览观风俗,察吏治得失,举茂材异伦之士。

①师古曰:“行音下更反。”

二月,河东霍徵史等谋反,诛。

三月,诏曰:“乃者,神爵五采以万数集长乐、未央、北宫、高寝、甘泉泰畤殿中及上林苑。朕之不逮,寡于德厚,屡获嘉祥,非朕之任。其赐天下吏爵二级,民一级,女子百户牛酒。加赐三老、孝弟力田帛,人二匹,鳏寡孤独各一匹。”

秋八月,赐故右扶风尹翁归子黄金百斤,以奉其祭祀。又赐功臣適后①黄金,人二十斤。

①师古曰:“適读曰嫡,承嗣者也。或子或孙,不拘后裔,故总言后也。”

丙寅,大司马卫将军安世薨。

比年丰,谷石五钱。①

①师古曰:“比,频也。”

神爵元年①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诏曰:“朕承宗庙,战战栗栗,惟万事统,未烛厥理。②乃元康四年嘉谷玄稷降于郡国,③神爵仍集,④金芝九茎产于函德殿铜池中,⑤九真献奇

兽,⑥南郡获白虎威凤为宝。⑦朕之不明,震于珍物,⑧饬躬斋精,祈为百姓。⑨东济大河,天气清静,神鱼舞河。幸万岁宫,神爵翔集。⑩朕之不德,惧不能任。其以五年为神爵元年。赐天下勤事吏爵二级,民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鳏寡孤独高年帛。所振贷物勿收。行所过毋出田租。”

①应劭曰:“前年神爵集于长乐宫,故改年。”

②师古曰:“惟,思也。统,绪也。烛,照也。”

③服虔曰:“玄稷,黑粟也。”

④师古曰:“仍,频也。”

⑤服虔曰:“金芝,色像金也。”如淳曰:“函亦含也。铜池,承溜也。”晋灼曰:“以铜作池也。”师古曰:“函德,殿名也。铜池,承溜是也,以铜为之。函读与含同。”

⑥苏林曰:“白象也。”晋灼曰:“汉注驹形,(鳞)〔麟〕色,[7]牛角,仁而爱人。”师古曰:“非白象也,晋说是矣。”

⑦服虔曰:“威凤,鸟名也。”晋灼曰:“凤之有威仪者也,与尚书‘凤皇来仪’同意。”师古曰:“晋说是。”

⑧服虔曰:“震,惊也。”苏林曰:“震,动也。珍物,瑞应也。”师古曰:“苏说是也。获珍物而心感动也。”

⑨师古曰:“饬与敕同。为音于伪反。”

⑩服虔曰:“万岁宫在东郡平阳县,今有津。”晋灼曰:“黄图汾阴有万岁宫,是时幸河东。”师古曰:“晋说是。”

西羌反,发三辅、中都官徒弛刑,① 及应募佽飞射士、② 羽林孤儿,③胡、越骑,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材官,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骑士、羌骑,诣金城。夏四月,遣后将军赵充国、强弩将军许延寿击西羌。

①李奇曰:“弛,废也。谓若今徒解钳钛赭衣,置任输作也。”师古曰:“中都官,京师诸官府也。汉仪注长安中诸官狱三十六所。弛刑,李说是也。若今徒囚但不枷锁而责保散役之耳。弛音式尔反。”

②服虔曰:“周时度江,越人在船下负船,将覆之。佽飞入水杀之。汉因以材

力名官。"如淳曰:"吕氏春秋荆有兹非,得宝剑于干将。度江中流,两蛟绕舟。兹非拔宝剑赴江刺两蛟杀之。荆王闻之,任以执圭。后世以为勇力之官。兹、伕音相近。"臣瓒曰:"本秦左弋官也,武帝改曰伕飞官,有一令九丞,在上林苑中结矰缴以弋凫雁,岁万头,以供祀宗庙。许慎曰'伕,便利也'。便利矰缴以弋凫雁,故曰伕飞。诗曰'抉拾既伕'者也。"师古曰:"取古勇力人以名官,熊渠之类是也。亦因取其便利轻疾若飞,故号伕飞。弋凫雁事,自使伕飞为之,非取飞鸟为名。瓒说失之。伕音次。"

③应劭曰:"天有羽林大将军之星。林,喻若林木之盛。羽,羽翼鹰击之意。故以名武官焉。"如淳曰:"百官表取从军死事者之子养羽林,官教以五兵,号曰羽林孤儿,少壮令从军。汉仪注羽林从官七百人。"

六月,有星孛于东方。

即拜酒泉太守辛武贤为破羌将军,① 与两将军并进。② 诏曰:"军旅暴露,转输烦劳,其令诸侯王、列侯、蛮夷王侯君长当朝二年者,皆毋朝。"③

①师古曰:"即,就也。就酒泉而拜之,不征入。"

②师古曰:"两将军,即赵充国、许延寿。"

③师古曰:"朝来年之正月。"

秋,赐故大司农朱邑子黄金百斤,以奉祭祀。后将军充国言屯田之计,语在充国传。

二年春二月,诏曰:"乃者正月乙丑,凤皇甘露降集京师,群鸟从以万数。朕之不德,屡获天福,祇事不怠,其赦天下。"

夏五月,羌虏降服,斩其首恶大豪杨玉、酋非首。① 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

①文颖曰:"羌胡名大帅为酋,如中国言魁。非首,其名也。"如淳曰:"酋音酒醑熟。"师古曰:"文说失矣。酋者,自其魁帅之称,而此酋不当其义也。盖首恶者,唱首为恶也。大豪者,魁帅也。杨玉及酋非皆人名,言斩此二人之首级耳。既已言大豪,不当重言酋。且赵充国传又云酋非、杨玉首,此其明验也。酋音才由反。"

秋，匈奴日逐王先贤掸[1]将人众万馀来降。使都护西域骑都尉郑吉迎日逐，破车师，皆封列侯。

①郑氏曰："掸音缠束之缠。"晋灼曰："音田。"师古曰："郑音是也。"

九月，司隶校尉盖宽饶有罪，下有司，自杀。

匈奴单于遣名王奉献，[1]贺正月，始和亲。[2]

①师古曰："名王者，谓有大名，以别诸小王也。"

②师古曰："贺来岁之正月。"

三年春，起乐游苑。[1]

①师古曰："三辅黄图云在杜陵西北。又关中记云宣帝立庙于曲池之北，号乐游。案其处则今之所呼乐游庙者是也，其馀基尚可识焉。盖本为苑，后因立庙乎？乐音来各反。"

三月丙午，丞相相薨。[1]

①师古曰："魏相。"

秋八月，诏曰："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禄薄，[1]欲其毋侵渔百姓，难矣。[2]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3]

①师古曰："奉音扶用反。其下亦同。"

②如淳曰："渔，夺也，谓夺其利便也。"晋灼曰："许慎云捕鱼之字也。"师古曰："渔者，若言渔猎也。晋说是也。"

③如淳曰："律，百石奉月六百。"韦昭曰："若食一斛，则益五斗。"

四年春二月，诏曰："乃者凤皇甘露降集京师，嘉瑞并见。修兴泰一、五帝、后土之祠，祈为百姓蒙祉福。[1]鸾凤万举，蜚览翱翔，集止于旁。[2]斋戒之暮，神光显著。荐郊之夕，神光交错。[3]或降于天，或登于地，或从四方来集于坛。上帝嘉禧，海内承福。[4]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鳏寡孤独高年帛。"

①师古曰："为音于伪反。"

②师古曰:“万举,犹言举以万数也。翬,古飞字也。言鸾凤飞翔,览观都邑也。”

③师古曰:“鬯,香酒,所以祭神。”

④师古曰:“鸾读曰銮。”

夏四月,颍川太守黄霸以治行尤异秩中二千石,[①]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及颍川吏民有行义者爵,人二级,力田一级,贞妇顺女帛。

①如淳曰:“太守虽号二千石,有千石、八百石居者。有功德茂异乃得满秩。霸得中二千石,九卿秩也。”晋灼曰:“此直谓二千石增秩为中二千石耳,不谓满不满也。”师古曰:“如说非也。霸旧已二千石矣,今增为中二千石,以宠异之。此与地节三年增胶东相王成秩其事同耳。汉制,秩二千石者一岁得一千四百四十石,实不满二千石也,其云中二千石者,一岁得二千一百六十石。举成数言之,故曰中二千石。中者,满也。”

令内郡国举贤良可亲民者各一人。

五月,匈奴单于遣弟呼留若王胜之来朝。[①]

①师古曰:“呼留若者,王之号也,胜之其人名。”

冬十月,凤皇十一集杜陵。

十一月,河南太守严延年有罪,弃市。

十二月,凤皇集上林。

五凤元年[①]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①应劭曰:“先者凤皇五至,因以改元云。”

皇太子冠。皇太后赐丞相、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帛,人百匹,大夫人八十匹,〔夫人六十匹〕。[8]又赐列侯嗣子爵五大夫,男子为父后者爵一级。

夏,赦徒作杜陵者。

冬十二月乙酉朔,日有蚀之。

左冯翊韩延寿有罪,弃市。

二年春三月，行幸雍，祠五畤。

夏四月己丑，大司马车骑将军增薨。①

①师古曰："韩增。"

秋八月，诏曰："夫婚姻之礼，人伦之大者也；酒食之会，所以行礼乐也。今郡国二千石或擅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召。由是废乡党之礼，令民亡所乐，非所以导民也。诗不云乎？'民之失德，乾糇以愆。'①勿行苛政。"

①师古曰："小雅伐木之诗也。糇，食也。愆，过也。言人无恩德，不相饮食，则阙乾糇之事，为过恶也。乾音干。糇音侯。"

冬十一月，匈奴呼遫累单于帅众来降，①封为列侯。

①师古曰："遫，古速字。累音力追(切)〔反〕。"

十二月，平通侯(阳)〔杨〕恽①[9]坐前为光禄勋有罪，免为庶人。不悔过，怨望，大逆不道，要斩。

①师古曰："恽音於吻反。"

三年春正月癸卯，丞相吉薨。①

①师古曰："丙吉也。"

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诏曰："往者匈奴数为边寇，百姓被其害。朕承至尊，未能绥定匈奴。虚闾权渠单于请求和亲，病死。右贤王屠耆堂代立。骨肉大臣立虚闾权渠单于子为呼韩邪单于，击杀屠耆堂。诸王并自立，分为五单于，更相攻击，①死者以万数，畜产大耗什八九，②人民饥饿，相燔烧以求食，③因大乖乱。单于阏氏④子孙昆弟及呼遫累单于、名王、右伊秩訾、且渠、当户以下⑤将众五万馀人来降归义。单于称臣，使弟奉珍朝贺正月，北边晏然，靡有兵革之事。朕饬躬齐戒，⑥郊上帝，祠后土，神光并见，或兴于谷，烛耀齐宫，十有馀刻。⑦甘露降，神

爵集。已诏有司告祠上帝、宗庙。三月辛丑,鸾凤又集长乐宫东阙中树上,⑧飞下止地,文章五色,留十馀刻,吏民并观。朕之不敏,惧不能任,娄蒙嘉瑞,获兹祉福。⑨书不云乎?‘虽休勿休,祇事不怠。’⑩公卿大夫其勖焉。⑪减天下口钱。赦殊死以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大酺五日。加赐鳏寡孤独高年帛。”

①师古曰:“更音工衡反。”

②师古曰:“耗,损也。言十损其八九也。耗音呼到反。”

③师古曰:“燔,焚也,音扶元反。”

④服虔曰:“阏氏音焉支。”

⑤师古曰:“伊秩訾、且渠、当户,皆匈奴官号也。訾音子移反。且音子余反。”

⑥师古曰:“饬与敕同。”

⑦师古曰:“烛亦照也。刻者,以漏言时也。”

⑧张晏曰:“门外阙内(行)〔衡〕马之里树也。”[10]

⑨师古曰:“娄,古屡字。”

⑩师古曰:“周书吕刑之辞。言虽见(衰)〔褒〕美,勿自以为有德美,当敬于事,无怠(堕)〔惰〕也。”[11]

⑪师古曰:“勖,勉也。”

置西河、北地属国以处匈奴降者。

四年春正月,广陵王胥有罪,自杀。

匈奴单于称臣,遣弟谷蠡王入侍。①以边塞亡寇,减戍卒什二。

①服虔曰:“谷音鹿。”韦昭曰:“蠡音如丽反。”师古曰:“谷,服音是也。蠡音落奚反。”

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设常平仓,以给北边,①省转漕。赐爵关内侯。

①应劭曰:“寿昌奏令边郡谷贱时增贾而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见食货志。”

夏四月辛丑晦，日有蚀之。诏曰："皇天见异，以戒朕躬，是朕之不逮，吏之不称也。[①]以前使使者问民所疾苦，复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②]举冤狱，察擅为苛禁深刻不改者。"

①师古曰："称，副也。"

②师古曰："行音下更反。"

甘露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匈奴呼韩邪单于遣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①]

①师古曰："铢音殊。娄音力于反。"

二月丁巳，大司马车骑将军延寿薨。[①]

①文颖曰："许延寿。"

夏四月，黄龙见新丰。

丙申，太上皇庙火。甲辰，孝文庙火。上素服五日。

冬，匈奴单于遣弟左贤王来朝贺。

二年春正月，立皇子嚣为定陶王。[①]

①师古曰："嚚音敖。"

诏曰："乃者凤皇甘露降集，黄龙登兴，醴泉滂流，枯槁荣茂，[①]神光并见，咸受祯祥。[②]其赦天下。减民算三十。[③]赐诸侯王、丞相、将军、列侯、中二千石金钱各有差。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鳏寡孤独高年帛。"

①师古曰："槁音口老反。"

②师古曰："祯，正也。祥，福也。祯音贞。"

③师古曰："一算减钱三十也。"

夏四月，遣护军都尉禄将兵击珠崖。

秋九月，立皇子宇为东平王。

冬十二月，行幸萯阳宫[①]属玉观。[②]

①应劭曰："宫在鄠，秦文王所起。"伏俨曰："在扶风。"李斐曰："萯音倍。"师古曰："应说、李音是也。"

②服虔曰："以玉饰，因名焉，在扶风。"李奇曰："属玉音鹫鹫。其上有此鸟，因以为名。"晋灼曰："属玉，水鸟，似鸨鹙，以名观也。"师古曰："晋说是也。属音之欲反。"

匈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①]愿奉国珍朝三年正月。[②]诏有司议。咸曰："圣王之制，施德行礼，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诗云：'率礼不越，遂视既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③]陛下圣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④]匈奴单于乡风慕义，[⑤]举国同心，奉珍朝贺，自古未之有也。单于非正朔所加，王者所客也，礼仪宜如诸侯王，称臣昧死再拜，位次诸侯王下。"诏曰："盖闻五帝三王，礼所不施，不及以政。[⑥]今匈奴单于称北藩臣，朝正月，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礼待之，位在诸侯王上。"

①师古曰："款，叩也。"

②师古曰："欲于甘露三年正月行朝礼。"

③文颖曰："遂，遍也。发，行也。言契能使其民率礼不越法度，遍承视其教令奉顺而行也。相土，契孙也。烈烈，威也。截，整齐也。成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整齐也。"师古曰："此商颂长发之诗。"

④师古曰："四表，四方之外也。"

⑤师古曰："乡读曰向。"

⑥师古曰："言荒外之人非礼所设者，政刑亦不及。"

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匈奴呼韩邪单于稽侯狦来朝，[①]赞谒称藩臣而不名。赐以玺绶、冠带、衣裳、安车、驷马、黄金、锦绣、缯絮。使有司道单于[②]先行就邸长安，宿长平。上自甘泉宿池阳宫。上登长平阪，[③]诏单于毋谒。[④]其左右当户之群皆列观，[⑤]蛮夷君长王侯迎者数万人，夹道陈。上登渭桥，

咸称万岁。单于就邸。置酒建章宫,飨赐单于,观以珍宝。⑥二月,单于罢归。(之)〔遣〕长乐卫尉高昌侯忠、⑦〔12〕车骑都尉昌、⑧骑都尉虎⑨将万六千骑送单于。单于居幕南,保光禄城。⑩诏北边振谷食。郅支单于远遁,⑪匈奴遂定。

①应劭曰:"珊音若讪。"李奇曰:"珊音山。"师古曰:"稽音古奚反。珊音删,又音先安反。"

②师古曰:"道读曰导。导,引也。"

③如淳曰:"阪名也,在池阳南。上原之阪有长平观,去长安五十里。"师古曰:"泾水之南原,即今所谓眭城阪也。"

④师古曰:"不拜见也。"

⑤孟康曰:"左右当户,匈奴官名。"

⑥师古曰:"观,示也。"

⑦晋灼曰:"功臣表董忠。"

⑧晋灼曰:"韩昌。"

⑨文颖曰:"不(异)〔知〕姓。"〔13〕晋灼曰:"百官表唯记三辅、郡以上。若此皆不见姓,无从知之。"

⑩孟康曰:"前光禄徐自为所筑城。"

⑪师古曰:"郅音质。"

诏曰:"乃者凤皇集新蔡,群鸟四面行列,皆乡凤皇立,以万数。①其赐汝南太守帛百匹,新蔡长吏、三老、孝弟力田、鳏寡孤独各有差。赐民爵二级。毋出今年租。"

①师古曰:"行音胡郎反。乡读曰向。"

三月己丑,丞相霸薨。①

①文颖曰:"黄霸。"

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穀梁春秋博士。

冬,乌孙公主来归。①

①应劭曰:"楚王女解忧。"

四年夏,广川王海阳有罪,废迁房陵。

冬十月丁卯,未央宫宣室阁火。

黄龙元年[1]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①应劭曰:"先是黄龙见新丰,因以冠元焉。"师古曰:"汉注云此年二月黄龙见广汉郡,故改年。然则应说非也。见新丰者于此五载矣。"

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礼赐如初。二月,单于归国。

诏曰:"盖闻上古之治,君臣同心,举措曲直,各得其所。[1]是以上下和洽,海内康平,其德弗可及已。[2]朕既不明,数申诏公卿大夫务行宽大,[3]顺民所疾苦,[4]将欲配三王之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或以不禁奸邪为宽大,纵释有罪为不苛,或以酷恶为贤,皆失其中。[5]奉诏宣化如此,岂不谬哉! 方今天下少事,繇役省减,兵革不动,而民多贫,盗贼不止,其咎安在? 上计簿,具文而已,[6]务为欺谩,以避其课。[7]三公不以为意,朕将何任?[8]诸请诏省卒徒自给者皆止。[9]御史察计簿,疑非实者,按之,使真伪毋相乱。"

①师古曰:"措,置也,音千故反。"

②师古曰:"已,语终辞。"

③师古曰:"申,束也,谓约束之。"

④师古曰:"知所疾苦,则顺其意也。"

⑤师古曰:"中音竹仲反。"

⑥师古曰:"虽有其文,而实不副也。簿音步户反。其下亦同。"

⑦师古曰:"谩,诳言也,音慢,又音莫连反。"

⑧师古曰:"言无所委任。"

⑨应劭曰:"时有请云,诏使出者省卒徒,以其直自给,不复取禀假。虽有进入于官,非旧章也,故绝之。"张晏曰:"先是武帝以用度不足,宜有以益官者。或奉使,求不受奉禄,自省其徒众,以取其禀者或自给。于是奸吏缘以为

利,所得多于本禄,故绝之。”如淳曰:“是时有所省卒徒,而群臣有请之以自给官府者。先时听与之,今更悔之,不复听也。”师古曰:“应、张二说是也。”

三月,有星孛于王良、阁道,入紫宫。①

①苏林曰:“皆星名。”

夏四月,诏曰:“举廉吏,诚欲得其真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请,秩禄上通,足以效其贤材,自今以来毋得举。”①

①韦昭曰:“吏六百石者不得复举为廉吏也。”

冬十二月甲戌,帝崩于未央宫。①癸巳,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②

①臣瓒曰:“帝年十八即位,即位二十五年,寿四十(八)〔三〕。”[14]

②师古曰:“于此已书尊太皇太后,而元纪之首又重书之。然尊太皇太后及皇太后宜同一时,则元纪为是,而此纪误重之。”

赞曰:孝宣之治,信赏必罚,①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②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遭值匈奴乖乱,推亡固存,③信威北夷,④单于慕义,稽首称藩。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侔德殷宗、周宣矣。⑤

①师古曰:“有功必赏,有罪必罚。”

②师古曰:“械者,器之总名也。一曰有盛为械,无盛为器。鲜,少也,言少有能及之者。鲜音先践反。”

③李奇曰:“推亡者,若纣为无道,天下苦之,有灭亡之形,周武遂推而弊之。固存者,譬如邻国以道莅民,上下一心,势必能存,因就而坚固之。今匈奴内自奋争有事,故宣帝能朝呼韩邪而固存之,走郅支单于使远遁,是谓推亡也。”师古曰:“尚书仲虺之诰曰‘推亡固存,邦乃其昌’。言有亡道者则推而灭之,有存道者则辅而固之。王者如此,国乃昌盛,故此赞引之。”

④师古曰:“信读为申,古通用字。一说恩信及威并著北夷。”

⑤师古曰:“侔等殷之高宗及周宣王也。”

【校勘记】

〔1〕 亦以(自是)〔是自〕怪。 景祐、殿、局本都作“是自”。

〔2〕 宋(畸)〔畸〕也。 殿本作“畸”。王先谦说作“畸”是。

〔3〕 成帝(侍)〔时〕， 景祐、殿本“侍”都作“时”。

〔4〕 〔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 景祐、殿本都有“自丞相”三字，通鉴同。

〔5〕 咸(服)〔伏〕其辜。 景祐、殿本都作“伏”。

〔6〕 庶(不)〔尹〕允谐。 景祐、汲古、殿、局本都作“尹”。

〔7〕 (麟)〔麟〕色， 景祐、殿本都作“麟”。王先谦说作“麟”是。

〔8〕 大夫人八十匹，〔夫人六十匹〕。 景祐、殿本有此五字。

〔9〕 平通侯(阳)〔杨〕恽 景祐本作“扬”。殿、局本都作“杨”。王先谦说作“杨”是。

〔10〕 (行)〔衡〕马之里树也。 景祐、殿本都作“衡”。

〔11〕 言虽见(衰)〔褒〕美，无怠(堕)〔惰〕也。 殿本作“褒”作“惰”。王先谦说作“褒”“惰”是。

〔12〕 (之)〔遣〕长乐卫尉高昌侯忠、 景祐、殿本都作“遣”。钱大昭说当作“遣”。

〔13〕 不(异)〔知〕姓。 景祐、殿、局本都作“知”。王先谦说作“知”是。

〔14〕 寿四十(八)〔三〕。 景祐、殿本都作“三”，通鉴同。王鸣盛说“八”字误。

汉书卷九

元帝纪第九

孝元皇帝,①宣帝太子也。母曰共哀许皇后,②宣帝微时生民间。年二岁,宣帝即位。八岁,立为太子。③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④大臣杨恽、(盍)〔盖〕宽饶等[1]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⑤尝侍燕从容言:⑥"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⑦"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任〕德教,[2]用周政乎!⑧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⑨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繇是疏太子而爱淮阳王,⑩曰:"淮阳王明察好法,宜为吾子。"而王母张倢伃尤幸。上有意欲用淮阳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许氏,俱从微起,故终不背焉。

①荀悦曰:"讳奭之字曰盛。"应劭曰:"谥法'行义悦民曰元'。"师古曰:"奭音式亦反。"

②张晏曰:"礼,妇人从夫谥。闵其见杀,故兼二谥。"师古曰:"共读曰恭。"

③师古曰:"宣帝即位之明年改元曰本始。本始凡四年而改元曰地节。地节三年立皇太子。若初即位年二岁,则立为太子时年九岁矣。又宣帝以元平元年七月即位,而外戚传云许后生元帝数月,宣帝立为帝。是则即位时太子未必二岁也。参校前后众文,此纪进退为错。"

④晋灼曰:"刑,刑家;名,名家也。太史公曰:'法家严而少恩,名家俭而善失真。'"师古曰:"晋说非也。刘向别录云申子学号刑名。刑名者,以名责实,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宣帝好观其君臣篇。绳谓弹治之耳。"

⑤师古曰:"恽音於吻反。"

⑥师古曰:“从音千容反。”

⑦师古曰:“作,动也。意怒故动色。”

⑧师古曰:“姬周之政。”

⑨师古曰:“眩,乱视也,音胡畎反。”

⑩师古曰:“繇读与由同。”

黄龙元年十二月,宣帝崩。癸巳,太子即皇帝位,谒高庙。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①] 皇后曰皇太后。[②]

①苏林曰:“上官后。”

②文颖曰:“邛成王皇后,母养元帝者也。”

初元元年春正月辛丑,孝宣皇帝葬杜陵。[①] 赐诸侯王、公主、列侯黄金,吏二千石以下钱帛,各有差。大赦天下。三月,封皇太后兄侍中中郎将王舜为安平侯。丙午,立皇后王氏。以三辅、太常、郡国公田及苑可省者振业贫民,[②] 赀不满千钱者赋贷种、食。[③] 封外祖父平恩戴侯同产弟子中常侍许嘉为平恩侯,奉戴侯后。[④]

①臣瓒曰:“自崩至葬凡二十八日。杜陵在长安南五十里也。”

②师古曰:“振起之,令有作业。”

③师古曰:“赋,给与之也。贷,假也。贷音土戴反。种音之勇反。”

④文颖曰:“戴侯,许广汉。”

夏四月,诏曰:“朕承先帝之圣绪,获奉宗庙,战战兢兢。间者地数动而未静,惧于天地之戒,不知所繇。[①] 方田作时,朕忧蒸庶之失业,[②] 临遣光禄大夫褒等十二人[③] 循行天下,[④] 存问耆老鳏寡孤独困乏失职之民,[⑤] 延登贤俊,招显侧陋,因览风俗之化。相守二千石诚能正躬劳力,[⑥] 宣明教化,以亲万姓,则六合之内和亲,庶几庶无忧矣。书不云乎?‘股肱良哉,庶事康哉!’[⑦] 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又曰:“关东今年谷不登,民多困乏。其令郡国被灾害甚者毋出租赋。江海陂湖园池属少府者以假贫民,[⑧] 勿租赋。赐宗室有属籍者马一匹至二驷,[⑨] 三老、

孝者帛五匹,弟者、力田三匹,鳏寡孤独二匹,吏民五十户牛酒。"⑩

①师古曰:"繇与由同。"

②师古曰:"蒸,众也。"

③应劭曰:"自临面约敕乃遣之。"

④师古曰:"行音下更反。"

⑤师古曰:"失职,失其常业。"

⑥师古曰:"相者,诸侯王相也。守,郡守也。"

⑦师古曰:"虞书益稷之辞也。言君能任贤,股肱之臣皆得良善,则众事安宁。"

⑧师古曰:"湖,深水。"

⑨师古曰:"二驷,八匹。"

⑩师古曰:"以五十户为率,共赐之。"

六月,以民疾疫,令大官损膳,减乐府员,省苑马,以振困乏。

秋八月,上郡属国降胡万馀人亡入匈奴。

九月,关东郡国十一大水,饥,或人相食,转旁郡钱谷以相救。诏曰:"间者阴阳不调,黎民饥寒,无以保治,①惟德浅薄,不足以充入旧贯之居。②其令诸宫馆希御幸者勿缮治,③太仆减谷食马,水衡省肉食兽。"④

①师古曰:"保,安也。"

②应劭曰:"言己德浅薄,不足以充旧贯。旧贯者,常居也。"师古曰:"论语称闵子骞云'仍旧贯'。帝自谦,言不足充入先帝之宫室,故引以为言也。"

③师古曰:"缮,补也。"

④师古曰:"减谓损其数。省者,全去之。"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赐云阳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

立弟竟为清河王。

三月,立广陵厉王太子霸为王。

诏罢黄门乘舆狗马,①水衡禁囿、宜春下苑、②少府佽飞外池、③严

簏池田④假与贫民。诏曰:"盖闻贤圣在位,阴阳和,风雨时,日月光,星辰静,黎庶康宁,考终厥命。⑤今朕恭承天地,托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烛,德不能绥,灾异并臻,连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震于陇西郡,毁落太上皇庙殿壁木饰,坏败豲道县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压杀人众。⑥山崩地裂,水泉涌出。天惟降灾,震惊朕师。⑦治有大亏,咎至于斯。夙夜兢兢,不通大变,深惟郁悼,未知其序。⑧间者岁数不登,元元困乏,不胜饥寒,以陷刑辟,朕甚闵之。郡国被地动灾甚者无出租赋。赦天下。有可蠲除减省以便万姓者,条奏,毋有所讳。丞相、御史、中二千石举茂材异等直言极谏之士,朕将亲览焉。"

①师古曰:"黄门,近署也,故亲幸之物属焉。"

②孟康曰:"宫名也,在杜县东。"晋灼曰:"史记云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师古曰:"宜春下苑即今京城东南隅曲江池是。"

③如淳曰:"汉仪注仲飞具矰缴以射鸟雁,给祭祀,是故有池也。"

④苏林曰:"严饰池上之屋及其地也。"晋灼曰:"严簏,射苑也。许慎曰:'严,弋射者所蔽也。'池田,苑中田也。"师古曰:"晋说是。"

⑤师古曰:"考,老也。言得寿考,终其天命。"

⑥师古曰:"豲道属天水。凡府庭所在皆谓之寺。豲音完。压音乌狎反。"

⑦师古曰:"师,众也。"

⑧师古曰:"郁,不通之意也。序,次也。"

夏四月丁巳,立皇太子。赐御史大夫爵关内侯,中二千石右庶长,①天下当为父后者爵一级,列侯钱各二十万,五大夫十万。②

①师古曰:"第十一爵。"

②师古曰:"五大夫,第九爵。"

六月,关东饥,齐地人相食。秋七月,诏曰:"岁比灾害,民有菜色,①惨怛于心。②已诏吏虚仓廪,开府库振救,赐寒者衣。今秋禾麦颇伤。一年中地再动。北海水溢,流杀人民。阴阳不和,其咎安在?公卿将何以忧之?其悉意陈朕过,靡有所讳。"③

①师古曰:“五谷不收,人但食菜,故其颜色变恶。”

②师古曰:“惨,痛也。怛,悼也。”

③师古曰:“悉意,尽意也。靡,无也。”

冬,诏曰:“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故前将军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经书,厥功茂焉。①其赐爵关内侯,食邑八百户,朝朔望。”

①师古曰:“茂,美也。道读曰导。”

十二月,中书令弘恭、石显等谮望之,令自杀。

三年春,令诸侯相位在郡守下。①

①师古曰:“此诸侯谓诸侯王也。”

珠厓郡山南县反,博谋群臣。待诏贾捐之以为宜弃珠厓,救民饥馑。①乃罢珠厓。

①师古曰:“谷不熟为饥,蔬不熟为馑。蔬,菜也。”

夏四月乙未晦,茂陵白鹤馆灾。诏曰:“乃者火灾降于孝武园馆,朕战栗恐惧。不烛变异,咎在朕躬。①群司又未肯极言朕过,以至于斯,将何以瘕焉!百姓仍遭凶厄,无以相振,②加以烦扰廓苛吏,拘牵乎微文,不得永终性命,③朕甚闵焉。其赦天下。”

①师古曰:“烛,照也。”

②师古曰:“仍,频也。”

③师古曰:“永,长也。”

夏,旱。立长沙炀王弟宗为王。①封故海昏侯贺子代宗为侯。

①(师古)〔郑氏〕曰:[3]“炀音供养之养也。”

六月,诏曰:“盖闻安民之道,本繇阴阳。①间者阴阳错谬,风雨不时。朕之不德,庶几群公有敢言朕之过者,今则不然。媮合苟从,未肯极言,②朕甚闵焉。永惟烝庶之饥寒,远离父母妻子,劳于非业之作,卫于不居之宫,③恐非所以佐阴阳之道也。其罢甘泉、建章宫卫,令就农。

百官各省费。④条奏毋有所讳。有司勉之,毋犯四时之禁。丞相御史举天下明阴阳灾异者各三人。”于是言事者众,或进擢召见,人人自以得上意。⑤

①师古曰:“繇与由同。”

②师古曰:“媮与偷同。”

③师古曰:“不急之事,(古)〔故〕云非业也。”[4]

④师古曰:“费用之物务减省。”

⑤师古曰:“人人各自以当天子之意。”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赦汾阴徒。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鳏寡高年帛。行所过无出租赋。

五年春正月,以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①位次诸侯王。

①文颖曰:“姓姬,名延年。其祖父姬嘉,本周后,武帝元鼎四年封为周子南君,令奉周(祠)〔祀〕。”[5]师古曰:“承休国在颍川。”

三月,行幸雍,祠五畤。

夏四月,有星孛于参。诏曰:“朕之不逮,序位不明,①众僚久旷,②未得其人。元元失望,上感皇天,阴阳为变,咎流万民,朕甚惧之。乃者关东连遭灾害,饥寒疾疫,夭不终命。诗不云乎?‘凡民有丧,匍匐救之。’③其令太官毋日杀,④所具各减半。⑤乘舆秣马,无乏正事而已。⑥罢角抵、上林宫馆希御幸者、齐三服官、⑦北假田官、⑧盐铁官、常平仓。博士弟子毋置员,以广学者。赐宗室子有属籍者马一匹至二驷,三老、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三匹,鳏寡孤独二匹,吏民五十户牛酒。”省刑罚七十馀事。除光禄大夫以下至郎中保父母同产之令。⑨令从官给事宫司马中者,得为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⑩

①师古曰:“逮,及也。言官人之位失其次序。”

②应劭曰:“旷音旷。”师古曰:“旷,古旷字。旷,空也。不得其人,则职事空

废。”

③师古曰:“邶国谷风之诗也。言见人有丧祸之事,则当尽力以救之。匍音步扶反。匐音步得反。”

④师古曰:“不得日日宰杀。”

⑤师古曰:“食具也。”

⑥师古曰:“秣,养也,以粟秣食之也。正事谓驾供郊祀蒐狩之事,非游田者也。秣音末。”

⑦李斐曰:“齐国旧有三服之官。春献冠帻缦为首服,纨素为冬服,轻绡为夏服,凡三。”如淳曰:“地理志曰齐冠带天下。胡公曰服官主作文绣,以给衮龙之服。地理志襄邑亦有服官。”师古曰:“齐三服官,李说是也。缦与缏同,音山尔反,即今之方目紗也。纨素,今之绢也。轻绡,今之轻紗也。襄邑自出文绣,非齐三服也。”

⑧李斐曰:“主假赁见官田与民,收其假税也。故置田农之官。”晋灼曰:“匈奴传秦始皇渡河据阳山北假中,王莽传五原北假膏壤殖谷。北假,地名。”师古曰:“晋说是也。”

⑨应劭曰:“旧时相保,一人有过,皆当坐之。”师古曰:“特为郎中以上除此令者,所以优之也。同产,谓兄弟也。”

⑩应劭曰:“从官,谓宦者及虎贲、羽林、太医、太官是也。司马中者,宫内门也。司马主武,兵禁之意也。籍者,为二尺竹牒,记其年纪名字物色,县之宫门,案省相应,乃得入也。”师古曰:“应说非也。从官,亲近天子常侍从者皆是也。故此下云科第郎、从官。司马门者,宫之外门也。卫尉有八屯,卫候司马主卫士徼巡宿卫。每面各二司马,故谓宫之外门为司马门。”

冬十二月丁未,御史大夫贡禹卒。

卫司马谷吉使匈奴,不还。①

①师古曰:“即卫尉八屯之卫司马。”

永光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赦云阳徒。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高年帛。行所过毋出租赋。

二月,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

官。①

①师古曰:"始令丞相、御史举此四科人以擢用之。而见在郎及从官,又令光禄每岁依此科考校,定其第高下,用知其人贤否也。"

三月,诏曰:"五帝三王任贤使能,以登至平,而今不治者,岂斯民异哉?①咎在朕之不明,亡以知贤也。是故壬人在位,②而吉士雍蔽。③重以周秦之弊,民渐薄俗,④去礼义,触刑法,岂不哀哉!繇此观之,元元何辜?⑤其赦天下,令历精自新,各务农亩。无田者皆假之,贷种、食如贫民。⑥赐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二级,为父后者民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鳏寡孤独高年帛。"是月雨雪,⑦陨霜伤麦稼,秋罢。⑧

①师古曰:"言今所治人,即五帝三王之众庶。"

②服虔曰:"壬人,佞人也。"

③师古曰:"吉,善也。大雅卷阿之诗曰'蔼蔼王多吉士'。雍读曰〔壅〕。"[6]

④师古曰:"为薄俗所渐染也。重音直用反。"

⑤师古曰:"繇读与由同。"

⑥师古曰:"此皆谓遇赦新免罪者也,故云如贫人。"

⑦师古曰:"雨音于具反。"

⑧如淳曰:"当言罢某官某事,烂脱失之。"晋灼曰:"或无稼字,或稼字在秋下。稼或作(臧)〔桑〕,[7]或作霖。五行志永光元年三月陨霜杀桑,九月二日陨霜杀稼,天下大饥。言伤麦稼,秋罢,是也。"师古曰:"晋说得之。秋者,谓秋时所收谷稼也。今俗犹谓麦豆之属为杂稼。云秋罢者,言至秋时无所收也。"

二年春二月,诏曰:"盖闻唐虞象刑而民不犯,①殷周法行而奸轨服。②今朕获承高祖之洪业,托位公侯之上,夙夜战栗,永惟百姓之急,未尝有忘焉。然而阴阳未调,三光晦昧。③元元大困,流散道路,盗贼并兴。有司又长残贼,失牧民之术。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亏。咎至于此,朕甚自耻。为民父母,若是之薄,谓百姓何!④其大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鳏寡孤独高年、三老、孝弟力田帛。"又赐诸侯王、

公主、列侯黄金，中二千石以下至中都官长吏各有差，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各二级。

①师古曰："象刑，解在武纪。"

②师古曰："轨与宄同。乱在外曰奸，在内曰轨。"

③师古曰："晻与暗同，又音乌感反。"

④师古曰："言何以抚临百姓。"

三月壬戌朔，日有蚀之。诏曰："朕战战栗栗，夙夜思过失，不敢荒宁。[①]惟阴阳不调，未烛其咎。娄敕公卿，日望有效。[②]至今有司执政，未得其中，[③]施与禁切，未合民心。[④]暴猛之俗弥长，和睦之道日衰，百姓愁苦，靡所错躬。[⑤]是以氛邪岁增，侵犯太阳，[⑥]正气湛掩，日久夺光。[⑦]乃壬戌，日有蚀之。天见大异，以戒朕躬，[⑧]朕甚悼焉。其令内郡国举茂材异等贤良直言之士各一人。"

①师古曰："荒，废也。不敢废事而自宁。"

②师古曰："娄，古屡字。其后亦同。"

③师古曰："中音竹仲反。"

④师古曰："施惠褊薄，禁令烦苛。"

⑤师古曰："错，置也，音千故反。"

⑥师古曰："氛，恶气也。邪者，言非正气也。太阳，日也。"

⑦师古曰："湛读与沈同。湛掩者，见掩而湛没。"

⑧师古曰："见，显示。"

夏六月，诏曰："间者连年不收，四方咸困。元元之民，劳于耕耘，又亡成功，困于饥馑，亡以相救。朕为民父母，德不能覆，而有其刑，甚自伤焉。其赦天下。"

秋七月，西羌反，遣右将军冯奉世击之。八月，以太常任千秋为奋威将军，别将五校并进。[①]

①师古曰："别领五校之兵，而与右将军并进。"

三年春，西羌平，军罢。

三月，立皇子康为济阳王。

夏四月癸未，大司马车骑将军接薨。①

①师古曰："王接。"

冬十一月，诏曰："乃者已丑地动，中冬雨水，大雾，①盗贼并起。吏何不以时禁？各悉意对。"②

①师古曰："中读曰仲。雨音于具反。"

②师古曰："时禁，谓月令所当禁断者也。悉，尽也。"

冬，复盐铁官、博士弟子员。①以用度不足，民多复除，②无以给中外繇役。

①师古曰："复音扶目反。"

②师古曰："复音方目反。"

四年春二月，诏曰："朕承至尊之重，不能烛理百姓，娄遭凶咎。加以边竟不安，师旅在外，①赋敛转输，元元骚动，穷困亡聊，犯法抵罪。夫上失其道而绳下以深刑，朕甚痛之。其赦天下，所贷贫民勿收责。"

①师古曰："娄读曰屡。竟读曰境。"

三月，行幸雍，祠五畤。

夏六月甲戌，孝宣园东阙灾。

戊寅晦，日有蚀之。诏曰："盖闻明王在上，忠贤布职，则群生和乐，方外蒙泽。今朕暗于王道，①夙夜忧劳，不通其理，靡瞻不眩，靡听不惑，②是以政令多还，民心未得，③邪说空进，事亡成功。此天下所著闻也。公卿大夫好恶不同，④或缘奸作邪，侵削细民，元元安所归命哉！乃六月晦，日有蚀之。诗不云虖？'今此下民，亦孔之哀！'⑤自今以来，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修永，以辅朕之不逮。⑥直言尽意，无有所讳。"

①师古曰："暗读与暗同。"

②师古曰:“靡,无也。眩,视乱也,音胡畎反。”

③李奇曰:“还,反也。易曰‘涣汗其大号’,言王者发号施令如汗出,不可复反。”

④师古曰:“爱憎各异也。”

⑤师古曰:“小雅十月之交之诗也。孔,甚也。言灾异既多,百姓甚可哀愍。”

⑥师古曰:“虞书咎繇谟云‘慎厥身修思永’,言当慎修其身,思为长久之道。故此诏云慎身修永也。今流俗书本永上有职字者,后人不晓,妄加之耳。”

九月戊子,罢卫思后园[1]及戾园。冬十月乙丑,罢祖宗庙在郡国者。诸陵分属三辅。[2]以渭城寿陵亭部原上为初陵。[3]诏曰:“安土重迁,黎民之性;[4]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顷者有司缘臣子之义,奏徙郡国民以奉园陵,令百姓远弃先祖坟墓,破业失产,亲戚别离,人怀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东垂被虚耗之害,关中有无聊之民,[5]非久长之策也。诗不云虖?‘民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6]今所为初陵者,勿置县邑,使天下咸安土乐业,亡有动摇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又罢先后父母奉邑。[7]

①服虔曰:“戾太子母也。”

②师古曰:“先是诸陵总属太常,今各依其地界属三辅。”

③服虔曰:“元帝初置陵,未有名也,故曰初。”

④师古曰:“重,难也。”

⑤师古曰:“耗,损也,音呼到反。”

⑥师古曰:“大雅民劳之诗也。止,语助也。迄,至也。康,安也。言人劳已久,至此可以小安逸之。施惠京师,以及四远也。”

⑦应劭曰:“先后为其父母置邑守冢,以奉祭祀,既已久远,又非典制,故罢之。”师古曰:“奉邑,奉音扶用反。”

五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上幸河东,祠后土。

秋,颍川水出,流杀人民。吏、从官县被害者与告,[1]士卒遣归。

①晋灼曰:“从官,犹从役从军也。”臣瓒曰:“告,休假也。”师古曰:“晋说非也。

从官，即上侍从之官也。言凡为吏为从官，其本县有被害者，皆与休告。”

冬，上幸长杨射熊馆，①布车骑，大猎。

①师古曰：“射音食亦反。”

十二月乙酉，毁太上皇、孝惠皇帝寝庙园。

建昭元年春三月，上幸雍，祠五畤。

秋八月，有白蛾群飞蔽日，从东都门至枳道。①

①如淳曰：“三辅黄图长安城东面北头门号曰宣平城门，其外郭曰东都门也。”

师古曰：“蛾，若今之蚕蛾类也。音五何反。枳音只。枳道解在高纪。”

冬，河间王元有罪，废迁房陵。罢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寝园。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益三河〔大〕郡太守秩。[8]户十二万为大郡。

夏四月，赦天下。

六月，立皇子(兴)〔舆〕为信都王。[9]闰月丁酉，太皇太后上官氏崩。

冬十一月，齐楚地震，大雨雪，①树折屋坏。

①师古曰：“雨音于具反。”

淮阳王舅张博、魏郡太守京房坐窥道诸侯王以邪意，漏泄省中语，①博要斩，房弃市。

①师古曰：“道读曰导。”

三年夏，令三辅都尉、大郡都尉秩皆二千石。

六月甲辰，丞相玄成薨。①

①师古曰：“韦玄成。”

秋，使护西域骑都尉甘延寿、副校尉陈汤①发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攻郅支单于。②冬，斩其首，传诣京师，县蛮夷邸门。③

①师古曰:“言延寿及汤本充西域之使,故先言使而后序其官职及姓名。”

②师古曰:“挢与矫同。矫,托也。实不奉诏,诈以上命发兵,故言矫发也。戊己校尉者,镇安西域,无常治处,亦犹甲乙等各有方位,而戊与己四季寄王,故以名官也。时有戊校尉,又有己校尉。一说,戊己位在中央,今所置校尉处三十六国之中,故曰戊己也。郅音质。”

③师古曰:“县,古悬字也。蛮夷邸,若今鸿胪客馆。”

四年春正月,以诛郅支单于告祠郊庙。赦天下。群臣上寿置酒,以其图书示后宫贵人。①

①服虔曰:“讨郅支之图书也。或曰单于土地山川之形书也。”师古曰:“或说非。”

夏四月,诏曰:“朕承先帝之休烈,①夙夜栗栗,惧不克任。间者阴阳不调,五行失序,百姓饥馑。惟烝庶之失业,临遣谏大夫博士赏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②存问耆老鳏寡孤独乏困失职之人,举茂材特立之士。相将九卿,其帅意毋怠,使朕获观教化之流焉。”

①师古曰:“休,美也。烈,业也。”

②师古曰:“行音下更反。”

六月甲申,中山王竟薨。

蓝田地沙石雍霸水,安陵岸崩雍泾水,水逆流。①

①孟康曰:“安陵岸,惠帝陵旁泾水岸也。”师古曰:“雍读曰壅。”

五年春三月,诏曰:“盖闻明王之治国也,明好恶而定去就,崇敬让而民兴行,故法设而民不犯,令施而民从。今朕获保宗庙,兢兢业业,罔敢解怠,① 德薄明晻,教化浅微。② 传不云虖?‘百姓有过,在予一人。’③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三老、孝弟力田帛。”又曰:“方春农桑兴,百姓(蚤)〔勤〕力[10] 自尽之时也,故是月劳农劝民,无使后时。④今不良之吏,覆案小罪,⑤征召证案,兴不急之事,以妨百姓,

使失一时之作,亡终岁之功,公卿其明察申敕之。"⑥

①师古曰:"兢兢,慎也。业业,危也。解读曰懈。"

②师古曰:"晻读与暗同。"

③师古曰:"论语载殷汤伐桀告天下之文也。言君天下者,当任其忧责。"

④师古曰:"劳农,谓慰勉之。劳音来到反。"

⑤师古曰:"覆音方目反。"

⑥师古曰:"申,重也,一曰约束之耳。"

夏六月庚申,复戾园。

壬申晦,日有蚀之。

秋七月庚子,复太上皇寝庙园、原庙、①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园。②

①文颖曰:"高祖已自有庙,在长安城中,惠帝更于渭北作庙,谓之原庙。尔雅曰原者再,再作庙也。"晋灼曰:"原,本也。始祖之庙,故曰本也。"师古曰:"文说是。"

②师古曰:"昭灵后,高祖母也。武哀王,高祖兄也。昭哀后,高祖姊也。卫思后,戾太子母也。"

竟宁元年①春正月,匈奴虖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虖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②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檀为阏氏。"③

①应劭曰:"虖韩邪单于愿保塞,边竟得以安宁,故以冠元也。"师古曰:"据如应说,竟读为境。古之用字,境竟实同。但此诏云'边垂长无兵革之事',竟者终极之言,言永安宁也。既无兵革,中外安宁,岂止境上?若依本字而读,义更弘通也。"

②师古曰:"乡读曰向。"

③应劭曰:"郡国献女未御见,须命于掖庭,故曰待诏。王檀,王氏女,名檀,字昭君。"文颖曰:"本南郡秭归人也。"苏林曰:"阏氏音焉支,如汉皇后也。"师

古曰:"秭音姊。"

皇太子冠。赐列侯嗣子爵五大夫,①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

①师古曰:"第九爵。"

二月,御史大夫延寿卒。①

①师古曰:"即繁延寿也。繁音蒲何反。"

三月癸未,复孝惠皇帝寝庙园、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寝园。

夏,封骑都尉甘延寿为列侯。赐副校尉陈汤爵关内侯,黄金百斤。

五月壬辰,帝崩于未央宫。①

①臣瓒曰:"帝年二十七即位,即位十六年,寿四十三。"

毁太上皇、孝惠、孝景皇帝庙。罢孝文、孝昭太后、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寝园。

秋七月丙戌,葬渭陵。①

①臣瓒曰:"自崩及葬凡五十五日。渭陵在长安北五十六里也。"

赞曰: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①语臣曰元帝多材艺,善史书。②鼓琴瑟,吹洞箫,③自度曲,被歌声,④分刌节度,⑤穷极幼眇。⑥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⑦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⑧孝宣之业衰焉。然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

①应劭曰:"元、成帝纪皆班固父彪所作,臣则彪自说也。外祖,金敞也。"如淳曰:"班固外祖,樊叔皮也。"师古曰:"应说是。"

②应劭曰:"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

③如淳曰:"箫之无底者。"

④应劭曰:"自隐度作新曲,因持新曲以为歌诗声也。"荀悦曰:"被声,能播乐也。"臣瓒曰:"度曲,谓歌终更授其次,谓之度曲。西京赋曰'度曲未终,云起雪飞'。张衡舞赋亦曰'度终复位,次受二八'。"师古曰:"应、荀二说皆是

也。度音大各反。被音皮义反。”

⑤苏林曰:“扪,度也,知曲之终始节度也。”韦昭曰:“扪,切也,谓能分切句绝,为之节制也。”师古曰:“韦说是也。扪音千本反。”

⑥师古曰:“幼眇读曰要妙。”

⑦师古曰:“贡禹、薛广德、韦贤、匡衡迭互而为丞相也。迭音大结反。”

⑧师古曰:“为文义所牵制,故不断决。”

【校勘记】

〔1〕 (盖)〔盖〕宽饶等　钱大昭说明南监、闽本作“盖”。按殿本作“盖”,本传同。

〔2〕 奈何纯(住)〔任〕德教,　景祐、殿、局本都作“任”。钱大昭说当作“任”。

〔3〕 (师古)〔郑氏〕曰:　景祐、殿本都作“郑氏”。

〔4〕 (古)〔故〕云非业也。　景祐、殿本都作“故”,通鉴注引同。

〔5〕 令奉周(祠)〔祀〕。　王先谦说殿本作“祀”是。按通鉴注亦作“祀”。

〔6〕 雍读曰〔壅〕。　景祐、殿本都有“壅”字,此脱。

〔7〕 稼或作(臧)〔桑〕,　钱大昭说明南监、闽本作“桑”。王先谦说殿本作“桑”是。

〔8〕 益三河〔大〕郡太守秩。　景祐本有“大”字。

〔9〕 立皇子(兴)〔舆〕为信都王。　景祐本作“舆”。宋祁说作“舆”是。

〔10〕 百姓(戮)〔勠〕力　景祐、殿本都作“勠”。王先谦说作“勠”是。

汉书卷十

成帝纪第十

孝成皇帝,[①]元帝太子也。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宫生甲观画堂,[②]为世嫡皇孙。宣帝爱之,字曰太孙,常置左右。年三岁而宣帝崩,元帝即位,帝为太子。壮好经书,宽博谨慎。初居桂宫,[③]上尝急召,太子出龙楼门,[④]不敢绝驰道,[⑤]西至直城门,[⑥]得绝乃度,还入作室门。上迟之,问其故,以状对。上大说,[⑦]乃著令,令太子得绝驰道云。[⑧]其后幸酒,乐燕乐,[⑨]上不以为能。而定陶恭王有材艺,母傅昭仪又爱幸,上以故常有意欲以恭王为嗣。赖侍中史丹护太子家,辅助有力,上亦以先帝尤爱太子,故得无废。

①荀悦曰:"讳骜,字太孙。骜之字曰俊。"应劭曰:"谥法'安民立政曰成'。"师古曰:"骜音五到反。"

②应劭曰:"甲观在太子宫甲地,主用乳生也。画堂画九子母。"如淳曰:"甲观,观名。画堂,堂名。三辅黄图云太子宫有甲观。"师古曰:"甲者,甲乙丙丁之次也。元后传言见于丙殿,此其例也。而应氏以为在宫之甲地,谬矣。画堂,但画饰耳,岂必九子母乎?霍光止画室中,是则宫殿中通有彩画之堂室。"

③师古曰:"三辅黄图桂宫在城中,近北宫,非太子宫。"

④张晏曰:"门楼上有铜龙,若白鹤、飞廉之为名也。"

⑤应劭曰:"驰道,天子所行道也,若今之中道。"师古曰:"绝,横度也。"

⑥晋灼曰:"黄图西出南头第二门也。"

⑦师古曰:"说读曰悦。"

⑧师古曰:"言云者,此举著令之文。"

⑨晋灼曰:"幸酒,好酒也。乐燕,沈谌也。"师古曰:"幸酒,晋说是也。乐燕乐者,论语称孔子云'损者三乐:乐骄乐,乐逸游,乐燕乐,损矣'。燕乐,燕私之乐也。上乐读如本字,又音五孝反。下乐音来各反。今流俗本无下乐字,后人不晓辄去之。"

竟宁元年五月,元帝崩。六月己未,太子即皇帝位,谒高庙。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以元舅侍中卫尉阳平侯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

乙未,有司言:"乘舆车、牛马、禽兽皆非礼,不宜以葬。"奏可。

七月,大赦天下。

建始元年春正月乙丑,皇曾祖悼考庙灾。①

①文颖曰:"宣帝父史皇孙庙。"

立故河间王弟上郡库令良为王。①

①如淳曰:"汉官北边郡库,官之兵器所藏,故置令。"

有星孛于营室。

罢上林诏狱。①

①师古曰:"汉旧仪云上林诏狱主治苑中禽兽宫馆事,属水衡。"

二月,右将军长史姚尹等使匈奴还,去塞百馀里,暴风火发,烧杀尹等七人。

赐诸侯王、丞相、将军、列侯、王太后、公主、王主、①吏二千石黄金,宗室诸官吏千石以下至二百石及宗室子有属籍者、三老、孝弟力田、鳏寡孤独钱帛,各有差,吏民五十户牛酒。

①张晏曰:"天子女曰公主,秩比公也。王主,王之女也。"师古曰:"王主则翁主也。王自主婚,故曰王主。"

诏曰:"乃者火灾降于祖庙,有星孛于东方,始正而亏,①咎孰大

焉![2]书云:'惟先假王正厥事。'[3]群公孜孜,帅先百寮,辅朕不逮。[4]崇宽大,长和睦,凡事恕己,毋行苛刻。[5]其大赦天下,使得自新。"

①如淳曰:"言始即帝之正而有彗星之亏也。"

②师古曰:"孰有大于此者。孰,谁也。"

③师古曰:"商书高宗肜日载武丁之臣祖己之辞也。假,至也。言先古至道之君遭遇灾变,则正其行事,修德以应之。"

④师古曰:"孜孜,不怠之意。孜音兹。"

⑤师古曰:"恕者,仁也。怒己之心以度于物。"

封舅诸吏光禄大夫关内侯王崇为安成侯。[1]赐舅王谭、商、立、根、逢时爵关内侯。

①应劭曰:"百官表诸吏得举法案劾,职如御史中丞。武帝初置,皆兼官所加,或列侯、将军、卿大夫为之,无员也。"

夏四月,黄雾四塞,博问公卿大夫,无有所讳。六月,有青蝇无万数[1]集未央宫殿中朝者坐。[2]

①师古曰:"言其极多,虽欲以万数计之而不可得,故云无万数。"

②服虔曰:"公卿以下朝会坐也。"晋灼曰:"内朝臣之朝坐也。"师古曰:"朝臣坐之在宫殿中者也,服说是矣。坐音才卧反。"

秋,罢上林宫馆希御幸者二十五所。

八月,有两月相承,晨见东方。[1]

①服虔曰:"相承,在上下也。"应劭曰:"案京房易传云'君弱如妇,为阴所乘,则两月出'。"

九月戊子,流星光烛地,长四五丈,委曲蛇形,贯紫宫。

十二月,作长安南北郊,罢甘泉、汾阴祠。是日大风,拔甘泉畤中大木十韦以上。[1]郡国被灾什四以上,毋收田租。[2]

①师古曰:"韦与围同。"

②师古曰:"什四,谓田亩所收,十损其四。"

二年春正月，罢雍五畤。辛巳，上始郊祀长安南郊。诏曰："乃者徙泰畤、后土于南郊、北郊，朕亲饬躬，郊祀上帝。[1]皇天报应，神光并见。三辅长无共张繇役之劳，[2]赦奉郊县长安、长陵[3]及中都官耐罪徒。[4]减天下赋钱，算四十。"[5]

①师古曰："饬，整也，读与敕同。"

②师古曰："共音居用反。张音竹亮反。谓供具张设。他皆类此。"

③应劭曰："天郊在长安城南，地郊在长安城北长陵界中。二县有奉郊之勤，故一切并赦之。"

④师古曰："中都官，京师诸官府。"

⑤孟康曰："本算百二十，今减四十，为八十。"

闰月，以渭城延陵亭部为初陵。

二月，诏三辅内郡举贤良方正各一人。[1]

①师古曰："内郡，谓非边郡。"

三月，北宫井水溢出。

辛丑，上始祠后土于北郊。

丙午，立皇后许氏。[1]

①师古曰："许嘉女。"

罢六厩、技巧官。[1]

①服虔曰："倡技巧者也。"师古曰："谓巧艺之技耳，非倡乐之技也。"

夏，大旱。

东平王宇有罪，削樊、亢父县。[1]

①师古曰："樊及亢父，东平之二县也。亢音抗。父音甫。"

秋，罢太子博望苑，[1]以赐宗室朝请者。[2]减乘舆厩马。

①文颖曰："武帝为卫太子作此苑，令受宾客也。"

②师古曰："请音才性反。"

三年春三月,赦天下徒。赐孝弟力田爵二级。诸逋租赋所振贷勿收。

秋,关内大水。七月,㕑上小女陈持弓闻大水至,走入横城门,阑入尚方掖门,[①]至未央宫钩盾中。吏民惊上城。九月,诏曰:"乃者郡国被水灾,流杀人民,多至千数。京师无故讹言大水至,[②]吏民惊恐,奔走乘城。[③]殆苛暴深刻之吏未息,元元冤失职者众。[④]遣谏大夫林等循行天下。"[⑤]

①服虔曰:"㕑音斯。"应劭曰:"㕑上,地名,在渭水边。陈,姓也。持弓,名也。无符籍妄入宫曰阑。掖门者,正门之傍小门也。"如淳曰:"横音光。三辅黄图北面西头第一门。"师古曰:"掖门在两傍,言如人臂掖也。"

②师古曰:"讹,伪言。"

③师古曰:"乘,登也。"

④师古曰:"职,常也。失其常业。"

⑤师古曰:"行音下更反。"

冬十二月戊申朔,日有蚀之。夜,地震未央宫殿中。诏曰:"盖闻天生众民,不能相治,为之立君以统理之。君道得,则草木昆虫咸得其所;[①]人君不德,谪见天地,[②]灾异娄发,以告不治。[③]朕涉道日寡,举错不中,[④]乃戊申日蚀地震,朕甚惧焉。公卿其各思朕过失,明白陈之。'女无面从,退有后言。'[⑤]丞相、御史与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及内郡国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诣公车,朕将览焉。"

①师古曰:"昆,众也。昆虫,言众虫也。又许慎说文云'二虫为蚰',读与昆同,谓虫之总名,两义并通。而郑康成以昆虫为明虫,失之矣。虫音许尾反。"

②师古曰:"言天地见变,所以责之。"

③师古曰:"娄,古屡字也。治音丈吏反。"

④师古曰:"中,当也,音竹仲反。"

⑤师古曰:"虞书益稷之篇云帝曰'予违汝弼,汝无面从,退有后言'。谓我有违道,汝当正之,无得对面则顺从唯唯,退后则有谤谮之言也。故此诏引

之。”

越嶲山崩。

四年春,罢中书宦官,①初置尚书员五人。②

①臣瓒曰:“汉初中人有中谒者令。孝武加中谒者令为中书谒者令,置仆射。宣帝时,任中书官弘恭为令,石显为仆射。元帝即位数年,恭死,显代为中书令,专权用事。至成帝乃罢其官。”

②师古曰:“汉旧仪云尚书四人为四曹:常侍尚书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尚书主刺史二千石事,户曹尚书主庶人上书事,主客尚书主外国事。成帝置五人,有三公曹,主断狱事。”

夏四月,雨雪。①

①师古曰:“雨音于具反。”

五月,中谒者丞陈临杀司隶校尉辕丰于殿中。①

①应劭曰:“丰为长安令,治有能名,擢拜司隶校尉。临素与丰有怨,见其尊显,畏为己害,拜讫未出,使人刺杀。”

秋,桃李实。大水,河决东郡金堤。①冬十月,御史大夫尹忠以河决不忧职,自杀。

①师古曰:“金堤者,河堤之名,今在滑州界。”

河平元年春三月,诏曰:“河决东郡,流漂二州,①校尉王延世堤塞辄平,其改元为河平。赐天下吏民爵,各有差。”

①师古曰:“兖州、豫州之地。”

夏四月己亥晦,日有蚀之,既。诏曰:“朕获保宗庙,战战栗栗,未能奉称。①传曰:‘男教不修,阳事不得,则日为之蚀。’天著厥异,辜在朕躬。公卿大夫其勉悉心,以辅不逮。②百寮各修其职,惇任仁人,退远残贼。③陈朕过失,无有所讳。”大赦天下。

①师古曰:“谓不副先帝之业。”

②师古曰:“悉,尽也。逮,及也。”

③师古曰:“惇,厚也。远,离也。远音于万反。”

六月,罢典属国并大鸿胪。

秋九月,复太上皇寝庙园。

二年春正月,沛郡铁官冶铁飞。语在五行志。

夏六月,封舅谭、商、立、根、逢时皆为列侯。

三年春三月丙戌,犍为地震山崩,①雍江水,水逆流。②

①师古曰:“犍音其言反,又其连反。”

②师古曰:“雍音壅。其下皆同。”

秋八月乙卯晦,日有蚀之。

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①谒者陈农使,使求遗书于天下。②

①师古曰:“言中以别外。”

②师古曰:“言令陈农为使,而(吏反下使)使之求遗书也。上使音所〔吏反,下使〕读如本字。”[1]

四年春正月,匈奴单于来朝。

赦天下徒,赐孝弟力田爵二级,诸逋租赋所振贷勿收。

二月,单于罢归国。

三月癸丑朔,日有蚀之。

遣光禄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举濒河之郡①水所毁伤困乏不能自存者,财振贷。②其为水所流压死,不能自葬,令郡国给椁棺葬埋。③已葬者与钱,人二千。避水它郡国,在所冗食之,④谨遇以文理,无令失职。⑤举惇厚有行能直言之士。

①师古曰:“巡行而举其状也。濒,水崖也。濒河,言傍河也。行音下更反。濒音频,又音宾。傍音步浪反。”

②师古曰:“财与裁同,谓量其等差而振贷之。”

③师古曰:“椟椁谓小棺。椟音卫。椁音读。”

④文颖曰:“冗,散也。散廩食使生活,不占著户给役使也。”如淳曰:“散著人间给食之,官偿其直也。”师古曰:“文说是也。冗音如勇反。食读曰饲。”

⑤师古曰:“勿使失其常理。”

壬申,长陵临泾岸崩,雍泾水。

夏六月庚戌,楚王嚣薨。

山阳火生石中,改元为阳朔。

阳朔元年。①

①应劭曰:“时阴盛阳微,故改元曰阳朔,欲阳之苏息也。”师古曰:“应说非也。朔,始也。以火生石中,言阳气之始。”

春二月丁未晦,日有蚀之。

三月,赦天下徒。

冬,京兆尹王章有罪,下狱死。

二年春,寒。诏曰:“昔在帝尧立羲、和之官,①命以四时之事,令不失其序。故书云‘黎民于蕃时雍’,②明以阴阳为本也。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阴阳,薄而小之,③所奏请多违时政。④传以不知,周行天下,⑤而欲望阴阳和调,岂不谬哉!其务顺四时月令。”

①应劭曰:“尚书尧典曰‘乃命羲、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之官。”

②应劭曰:“黎,众也。时,是也。雍,和也。言众民于是变化,用是太和也。”韦昭曰:“蕃,多也。”师古曰:“此虞书尧典之辞也。今尚书作变,而此纪作蕃,两说并通。蕃音扶元反。”

③师古曰:“谓为轻小之事也。”

④李奇曰:“时政,月令也。”

⑤如淳曰:“在位者皆不知阴阳时政,转转相因,故令后人遂不知也。”师古曰:

"如说非也。言递相因循,以所不知之事施设教命,周遍天下。"

三月,大赦天下。

夏五月,除吏八百石、五百石秩。①

①李奇曰:"除八百就六百,除五百就四百。"

秋,关东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壶口、五阮关者,勿苛留。①遣谏大夫博士分行视。②

①应劭曰:"天井在上党高都。壶口在壶关。五阮在代郡。"如淳曰:"阮音近卷反。"师古曰:"苛,细刻也。阮音其远反。苛音何。"

②师古曰:"行音下更反。"

八月甲申,定陶王康薨。

九月,奉使者不称。①诏曰:"古之立太学,将以传先王之业,流化于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渊原,宜皆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②故谓之博士。否则学者无述焉,为下所轻,非所以尊道德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③丞相、御史其与中二千石、二千石杂举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观。"④

①师古曰:"不副上意。"

②师古曰:"温,厚也,谓厚积于故事也。"

③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故此诏引焉。"

④师古曰:"卓然,高远之貌也。"

是岁,御史大夫张忠卒。①

①师古曰:"史不记其月,故书之于岁末。其下王骏亦同。"

三年春三月壬戌,陨石东郡,八。

夏六月,颍川铁官徒申屠圣等百八十人杀长吏,盗库兵,自称将军,经历九郡。遣丞相长史、御史中丞逐捕,以军兴从事,皆伏辜。①

①师古曰:"逐捕之事须有发兴,皆依军法。"

秋八月丁巳，大司马大将军王凤薨。

四年春正月，诏曰："夫洪范八政，以食为首，[①]斯诚家给刑错之本也。[②]先帝劭农，[③]薄其租税，宠其强力，[④]令与孝弟同科。[⑤]间者，民弥惰怠，鄉本者少，趋末者众，将何以矫之？[⑥]方东作时，[⑦]其令二千石勉劝农桑，出入阡陌，致劳来之。[⑧]书不云乎？'服田力啬，乃亦有秋。'[⑨]其勖之哉！"

①师古曰："洪范，尚书篇名，箕子为周武王所说。洪，大也。范，法也。八政一曰食，盖王政之所先，故以为首。"

②师古曰："言仓廪充盈，则家家自足，人不犯禁，无所用刑也。"

③苏林曰："劭音勉，精幷之意也。"晋灼曰："劭，劝勉也。"师古曰："晋说是也。其字从力，音时召反。"

④师古曰："谓优宠力田之人。"

⑤师古曰："谓每同荐举及加赐也。"

⑥师古曰："鄉读曰向。矫，正也。"

⑦应劭曰："东作，耕也。"师古曰："春位在东，耕者始作，故曰东作。虞书尧典曰'平秩东作'。"

⑧师古曰："阡陌，田间道也，南北曰阡，东西曰陌，盖秦时商鞅所开也。劳来，劝勉之意也。劳音郎到反。来音郎代反。"

⑨应劭曰："农夫服田，厉其膂力，乃有秋收也。"师古曰："此商书盘庚之辞。"

二月，赦天下。

秋九月壬申，东平王宇薨。

闰月壬戌，御史大夫于永卒。[①]

①师古曰："于定国子。"

鸿嘉元年春二月，诏曰："朕承天地，获保宗庙，明有所蔽，德不能绥，刑罚不中，众冤失职，趋阙告诉者不绝。是以阴阳错谬，寒暑失序，[①]日月不光，百姓蒙辜，朕甚闵焉。[②]书不云乎？'即我御事，罔克耆

寿,咎在厥躬。'③方春生长时,临遣谏大夫理等④举三辅、三河、弘农冤狱。公卿大夫、部刺史明申敕守相,称朕意焉。其赐天下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加赐鳏寡孤独高年帛。逋贷未入者勿收。"

①师古曰:"序,次也。"

②师古曰:"蒙,被也。"

③文颖曰:"此尚书文侯之命篇中辞也。言我周家用事者,无能有耆老贤者,使国之危亡,罪咎在其用事者也。"师古曰:"'咎在厥躬',平王自谓,故帝引之以自责耳。文氏乃云咎在用事,斯失之矣。"

④师古曰:"天子自临敕而遣。"

壬午,行幸初陵,赦作徒。① 以新丰戏乡为昌陵县,② 奉初陵,赐百户牛酒。

①师古曰:"徒人之在陵作役者。"

②师古曰:"戏水之乡也,音许宜反。"

上始为微行出。①

①张晏曰:"于后门出,从期门郎及私奴客十馀人。白衣组帻,单骑出入市里,不复警跸,若微贱之所为,故曰微行。"

冬,黄龙见真定。①

①师古曰:"本赵国东垣县也,高祖十一年更名真定。"

二年春,行幸云阳。

三月,博士行饮酒礼,有雉蜚集于庭,历阶升堂而雊,① 后集诸府,又集承明殿。②

①师古曰:"蜚,古飞字也。历阶,谓以次而登也。"

②师古曰:"在未央宫中。"

诏曰:"古之选贤,傅纳以言,明试以功,① 故官无废事,下无逸民,② 教化流行,风雨和时,百谷用成,众庶乐业,咸以康宁。朕承鸿业十有馀年,数遭水旱疾疫之灾,黎民娄困于饥寒,③ 而望礼义之兴,岂不

难哉！朕既无以率道，④帝王之道日以陵夷，⑤意乃招贤选士之路郁滞而不通与，⑥将举者未得其人也？其举敦厚有行义能直言者，冀闻切言嘉谋，匡朕之不逮。”

①师古曰：“傅读曰敷。敷，陈也。令其陈言而省纳之，乃试以事也。”

②师古曰：“逸，遁也。”

③师古曰：“娄，古屡字。”

④师古曰：“道读曰导。”

⑤师古曰：“陵，丘陵也。夷，平地。言其颓替若丘陵之渐平也。又曰陵迟亦言如丘陵之逶迟，稍卑下也。他皆类此。”

⑥师古曰：“与读曰欤。”

夏，徙郡国豪杰赀五百万以上五千户于昌陵。赐丞相、御史、将军、列侯、公主、中二千石冢地、第宅。①

①师古曰：“并于昌陵赐之。”

六月，立中山宪王孙云客为广德王。

三年夏四月，赦天下。令吏民得买爵，贾级千钱。①

①师古曰：“贾读曰价。”

大旱。

秋八月乙卯，孝景庙阙灾。

冬十一月甲寅，皇后许氏废。

广汉男子郑躬等六十馀人攻官寺，篡囚徒，①盗库兵，自称山君。

①师古曰：“逆取曰篡。”

四年春正月，诏曰：“数敕有司，务行宽大，而禁苛暴，讫今不改。一人有辜，举宗拘系，农民失业，怨恨者众，伤害和气，水旱为灾，关东流冗者众，①青、幽、冀部尤剧，朕甚痛焉。未闻在位有恻然者，孰当助朕忧之！②已遣使者循行郡国。③被灾害什四以上，民赀不满三万，勿出租

赋。逋贷未人，皆勿收。流民欲入关，辄籍内。④所之郡国，谨遇以理，⑤务有以全活之。思称朕意。”

①师古曰：“冗，散失其事业也。冗音人勇反。”

②师古曰：“孰，谁也。”

③师古曰：“行音下更反。”

④师古曰：“录其名籍而内之。”

⑤师古曰：“之，往也。”

秋，勃海、清河河溢，被灾者振贷之。

冬，广汉郑躬等党与寖广，①犯历四县，众且万人。拜河东都尉赵护为广汉太守，发郡中及蜀郡合三万人击之。或相捕斩，除罪。②旬月平，迁护为执金吾，赐黄金百斤。

①师古曰：“寖，古浸字。浸，渐也。”

②师古曰：“贼党相捕斩而来者，赦其本罪。”

永始元年春正月癸丑，太官凌室火。①戊午，戾后园阙火。

①师古曰：“藏冰之室。”

夏四月，封婕妤赵氏父临为成阳侯。五月，封舅曼子侍中骑都尉光禄大夫王莽为新都侯。六月丙寅，立皇后赵氏。①大赦天下。

①师古曰：“赵飞燕也，即上所谓婕妤赵氏。”

秋七月，诏曰：“朕执德不固，谋不尽下，①过听将作大匠万年②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马殿门内尚未加功。③天下虚耗，④百姓罢劳，⑤客土疏恶，⑥终不可成。朕惟其难，怛然伤心。⑦夫‘过而不改，是谓过矣’。⑧其罢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动摇之心。”立城阳孝王子俚为王。⑨

①师古曰：“言不博谋于群下。”

②师古曰：“过，误也。万年，解万年也。”

③如淳曰:“陵中有司马殿门,如生时制也。”臣瓒曰:“天子之藏圹中无司马殿门也。此谓陵上寝殿及司马门也。时皆未作之,故曰尚未加功。”师古曰:“中陵,陵中正寝也。司马殿门内,瓒说是也。”

④师古曰:“耗,损也,音呼到反。”

⑤师古曰:“罢读曰疲。”

⑥服虔曰:“取他处土以增高,为客土也。”

⑦师古曰:“惟,思也。”

⑧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故诏引之。”

⑨如淳曰:“俚音里。”

八月丁丑,太皇太后王氏崩。①

①师古曰:“宣帝王皇后也。”

二年春正月己丑,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薨。

二月癸未夜,星陨如雨。乙酉晦,日有蚀之。诏曰:“乃者,龙见于东莱,日有蚀之。天著变异,以显朕邮,①朕甚惧焉。公卿申敕百寮,深思天诫,有可省减便安百姓者,条奏。所振贷贫民,勿收。”又曰:“关东比岁不登,②吏民以义收食贫民、入谷物助县官振赡者,已赐直,③其百万以上,加赐爵右更,④欲为吏补三百石,其吏也迁二等。⑤三十万以上,赐爵五大夫,⑥吏亦迁二等,民补郎。十万以上,家无出租赋三岁。万钱以上,一年。”

①师古曰:“邮与尤同,谓过也。”

②师古曰:“比,频也。”

③如淳曰:“赐之爵,复租赋以为直。”师古曰:“此说非也。收食贫人,谓收取而养食之。助县官振赡,谓出物以助郡县之官也。已赐直,谓官赐其所费直也。今方更加爵及免赋耳。食读曰饲。”

④师古曰:“第十四爵也。更音工行反。”

⑤师古曰:“先已为吏,则迁二等。”

⑥师古曰:“第九爵也。”

冬十一月,行幸雍,祠五畤。

十二月,诏曰:"前将作大匠万年知昌陵卑下,不可为万岁居,奏请营作,建置郭邑,妄为巧诈,积土增高,多赋敛繇役,兴卒暴之作。①卒徒蒙辜,死者连属,②百姓罢极,天下匮竭。③常侍闳前为大司农中丞,数奏昌陵不可成。④侍中卫尉长数白宜早止,徙家反故处。⑤朕以长言下闳章,⑥公卿议者皆合长计。〔长〕首建至策,[2]闳典主省大费,⑦民以康宁。闳前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其赐长爵关内侯,食邑千户。闳五百户。万年佞邪不忠,毒流众庶,海内怨望,至今不息,虽蒙赦令,不宜居京师。其徙万年敦煌郡。"

①师古曰:"卒读曰(猝)〔猝〕,[3]谓急也。"

②师古曰:"属音之欲反。"

③师古曰:"罢读曰疲。匮,空也。竭,尽也。"

④师古曰:"闳,王闳也。"

⑤师古曰:"长,淳于长也。"

⑥如淳曰:"以卫尉长数白罢,故因下闳请奏罢作之章。"师古曰:"下音胡稼反。"

⑦师古曰:"司农中丞主钱谷顾膏,故云典主。"

是岁,御史大夫王骏卒。①

①师古曰:"王吉之子也。"

三年春正月己卯晦,日有蚀之。诏曰:"天灾仍重,朕甚惧焉。①惟民之失职,②临遣大中大夫嘉等循行天下,③存问耆老,民所疾苦。其与部刺史举惇朴逊让有行义者各一人。"

①师古曰:"仍,频也。重音直用反。"

②师古曰:"失其常业也。"

③师古曰:"行音下更反。"

冬十月庚辰,皇太后诏有司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雍五畤、陈仓陈

宝祠。[1]语在郊祀志。

①师古曰:"陈宝祠在陈仓。"

十一月,尉氏男子樊並等十三人谋反,[1]杀陈留太守,劫略吏民,自称将军。徒李谭等五人共格杀並等,皆封为列侯。

①师古曰:"尉氏,陈留之县。"

十二月,山阳铁官徒苏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杀长吏,盗库兵,自称将军,经历郡国十九,杀东郡太守、汝南都尉。遣丞相长史、御史中丞持节督趣逐捕。[1]汝南太守严诉捕斩令等。[2]迁诉为大司农,赐黄金百斤。

①师古曰:"趣读曰促。"

②师古曰:"诉与欣同。令即苏令。"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神光降集紫殿。大赦天下。赐云阳吏民爵,女子百户牛酒,鳏寡孤独高年帛。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赐吏民如云阳,行所过无出田租。

夏四月癸未,长乐临华殿、未央宫东司马门皆灾。[1]

①师古曰:"东面之司马门也。"

六月甲午,霸陵园门阙灾。出杜陵诸未尝御者归家。诏曰:"乃者,地震京师,火灾娄降,[1]朕甚惧之。有司其悉心明对厥咎,[2]朕将亲览焉。"

①师古曰:"娄,古屡字。"

②师古曰:"悉,尽也。"

又曰:"圣王明礼制以序尊卑,异车服以章有德,虽有其财,而无其尊,不得逾制,故民兴行,[1]上义而下利。[2]方今世俗奢僭罔极,[3]靡有厌足。公卿列侯亲属近臣,四方所则,[4]未闻修身遵礼,同心忧国者也。或乃奢侈逸豫,务广第宅,治园池,多畜奴婢,被服绮縠,[5]设钟鼓,备女乐,车服嫁娶葬埋过制。吏民慕效,寖以成俗,[6]而欲望百姓俭节,家给

人足，岂不难哉！诗不云乎？‘赫赫师尹，民具尔瞻。’⑦其申敕有司，以渐禁之。⑧青绿民所常服，且勿止。⑨列侯近臣，各自省改。⑩司隶校尉察不变者。”

①师古曰：“行音下更反。”

②师古曰：“以义为上，为利为下。”

③师古曰：“罔，无也。极，中也，一曰止也。”

④师古曰：“则，法也。”

⑤师古曰：“被音皮义反。”

⑥师古曰：“渥，渐也。”

⑦师古曰：“小雅节南山之诗也。赫赫，盛貌也。师尹，尹氏为太师之官也。言居位甚高，备为众庶所瞻仰。”

⑧师古曰：“谓约束也。”

⑨师古曰：“然则禁红紫之属。”

⑩师古曰：“省，视也。视而改之。论语称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秋七月辛未晦，日有蚀之。

元延元年春正月己亥朔，日有蚀之。

三月，行幸雍，祠五畤。

夏四月丁酉，无云有雷，声光耀耀，四面下至地，昏止。赦天下。

秋七月，有星孛于东井。诏曰：“乃者，日蚀星陨，谪见于天，大异重仍。①在位默然，罕有忠言。今孛星见于东井，朕甚惧焉。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其各悉心，惟思变意，明以经对，无有所讳；与内郡国举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②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

①师古曰：“仍，频也。重音直用反。”

②师古曰：“令公卿与内郡国各举一人。”

封萧相国后喜为酂侯。

冬十二月辛亥，大司马大将军王商薨。

是岁,昭仪赵氏害后宫皇子。①

①师古曰:"赵飞燕之妹。"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

夏四月,立广陵孝王子守为王。

冬,行幸长杨宫,从胡客大校猎。①宿茧阳宫,②赐从官。

①如淳曰:"合军聚众,有幡校击鼓也。周礼校人掌王田猎之马,故谓之校猎。"师古曰:"如说非也。此校谓以木自相贯穿为阑校耳。校人职云'六厩成校',是则以遮阑为义也。校猎者,大为阑校以遮禽兽而猎取也。军之幡旗虽有校名,本因部校,此无豫也。"

②师古曰:"茧音倍。"

三年春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①雍江三日,江水竭。

①师古曰:"岷音武巾反。"

二月,封侍中卫尉淳于长为定陵侯。

三月,行幸雍,祠五畤。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二月,罢司隶校尉官。

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

甘露降京师,赐长安民牛酒。

绥和元年春正月,大赦天下。

二月癸丑,诏曰:"朕承太祖鸿业,奉宗庙二十五年,德不能绥理宇内,百姓怨望者众。不蒙天祐,至今未有继嗣,天下无所系心。观于往古近事之戒,祸乱之萌,皆由斯焉。①定陶王欣于朕为子,慈仁孝顺,可以承天序,继祭祀。其立欣为皇太子。封中山王舅谏大夫冯参为宜乡

侯,益中山国三万户,以慰其意。② 赐诸侯王、列侯金,天下当为父后者爵,三老、孝弟力田帛,各有差。”

①师古曰:“始生曰萌。”

②师古曰:“以不得继统为帝之后,恐其怨恨。”

又曰:“盖闻王者必存二王之后,所以通三统也。① 昔成汤受命,列为三代,② 而祭祀废绝。考求其后,莫正孔吉。③ 其封吉为殷绍嘉侯。”三月,进爵为公,及周承休侯皆为公,地各百里。

①师古曰:“天、地、人是为三统。二王之后并己为三。”

②师古曰:“夏、殷、周是为三代。”

③臣瓒曰:“无若孔吉最正也。”

行幸雍,祠五畤。

夏四月,以大司马票骑(大)将军(根)为大司马,①[4] 罢将军官。御史大夫为大司空,封为列侯。益大司马、大司空奉如丞相。②

①文颖曰:“王根也。”

②如淳曰:“律,丞相、大司马大将军奉钱月六万,御史大夫奉月四万也。”

秋八月庚戌,中山王兴薨。

冬十一月,立楚孝王孙景为定陶王。

定陵侯淳于长大逆不道,下狱死。廷尉孔光使持节赐贵人许氏药,饮药死。①

①师古曰:“即前所废皇后许氏也。”

十二月,罢部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二月壬子,丞相翟方进薨。

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

丙戌,帝崩于未央宫。① 皇太后诏有司复长安南北郊。四月己卯,

葬延陵。②

①臣瓒曰:"帝年二十即位,即位二十六年,寿四十五。"师古曰:"即位明年乃改元耳,寿四十六。"

②臣瓒曰:"自崩至葬凡五十四日。延陵在扶风,去长安六十二里。"

赞曰:臣之姑充后宫为婕妤,①父子昆弟侍帷幄,数为臣言成帝善修容仪,升车正立,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②临朝渊嘿,尊严若神,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者矣!③博览古今,容受直辞。公卿称职,奏议可述。④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⑤赵氏乱内,外家擅朝,言之可为於邑。⑥建始以来,王氏始执国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盖其威福所由来者渐矣!

①晋灼曰:"班彪之姑也。"

②师古曰:"不内顾者,谓俨然端严,不回眄也。不疾言者,为轻肆也。不亲指者,为惑下也。此三句者,本论语乡党篇述孔子之事,故班氏引之以美成帝。今论语云:'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内顾者,说者以为前视不过衡轭,旁视不过辖较,与此不同。辖音於绮反。"

③师古曰:"礼记云'天子穆穆,诸侯皇皇,大夫济济,士跄跄',故此赞引之。"

④师古曰:"称职,克当其任也。可述,言有文采。"

⑤师古曰:"湛读曰耽。"

⑥师古曰:"於邑,短气貌,读如本字。於又音乌。邑又音乌合反。他皆类此。"

【校勘记】

〔1〕 言令陈农为使,而(吏反下使)使之求遗书也。上使音所〔吏反,下使〕读如本字。 景祐、殿、局本都如此。

〔2〕 〔长〕首建至策, 李慈铭说"首建"上当更有"长"字。

〔3〕 卒读曰(徂)〔猝〕, 景祐、殿、局本都作"猝"。王先谦说作"猝"是。

〔4〕 以大司马票骑(大)将军(根)为大司马, 沈钦韩说"大"字衍,荀纪无。按

景祐、殿本都无“根”字。

汉书卷十一

哀帝纪第十一

孝哀皇帝,[①]元帝庶孙,定陶恭王子也。母曰丁姬。年三岁嗣立为王,长好文辞法律。[②]元延四年入朝,尽从傅、相、中尉。[③]时成帝少弟中山孝王亦来朝,独从傅。上怪之,以问定陶王,对曰:"令,诸侯王朝,得从其国二千石。傅、相、中尉皆国二千石,故尽从之。"上令诵诗,通习,能说。[④]他日问中山王:"独从傅在何法令?"不能对。令诵尚书,又废。[⑤]及赐食于前,后饱;起下,袜系解。[⑥]成帝由此以为不能,而贤定陶王,数称其材。时王祖母傅太后随王来朝,私赂遗上所幸赵昭仪及帝舅票骑将军曲阳侯王根。昭仪及根见上亡子,亦欲豫自结为长久计,皆更称定陶王,[⑦]劝帝以为嗣。成帝亦自美其材,为加元服而遣之,[⑧]时年十七矣。明年,使执金吾任宏守大鸿胪,持节征定陶王,立为皇太子。谢曰:"臣幸得继父守藩为诸侯王,材质不足以假充太子之宫。[⑨]陛下圣德宽仁,敬承祖宗,奉顺神祇,宜蒙福祐子孙千亿之报。[⑩]臣愿且得留国邸,旦夕奉问起居,俟有圣嗣,归国守藩。"书奏,天子报闻。后月馀,立楚孝王孙景为定陶王,奉恭王祀,所以奖厉太子专为后之谊。[⑪]语在外戚传。

①荀悦曰:"讳欣之字曰喜。"应劭曰:"恭仁短折曰哀。"

②师古曰:"年长而好之。"

③师古曰:"三官皆从王入朝。"

④师古曰:"说其义。"

⑤师古曰:"中忘之。"

⑥师古曰:"食而独在后饱,及起,又袜系解也。袜音武伐反。"

⑦师古曰:"更音工衡反。"

⑧师古曰:"为之冠。"

⑨师古曰:"谦不敢言为太子,故云假充,若言非正。"

⑩师古曰:"大雅假乐之诗曰'干禄百福,子孙千亿'。言成王宜众宜人,天所保祐,求得福禄,故子孙众多也。十万曰亿。故此谢书引以为言。"

⑪师古曰:"奖,劝使也。"

绥和二年三月,成帝崩。四月丙午,太子即皇帝位,谒高庙。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大赦天下。赐宗室王子有属者马各一驷,[①]吏民爵,百户牛酒,三老、孝弟力田、鳏寡孤独帛。太皇太后诏尊定陶恭王为恭皇。

①师古曰:"有属,谓亲未尽,尚有服者。"

五月丙戌,立皇后傅氏。[①]诏曰:"春秋'母以子贵',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丁姬曰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长信宫、中宫。"[②]追尊傅父为崇祖侯、丁父为褒德侯。[③]封舅丁明为阳安侯,舅子满为平周侯。追谥满父忠为平周怀侯,皇后父晏为孔乡侯,皇太后弟侍中光禄大夫赵钦为新成侯。

①师古曰:"傅晏女。"

②应劭曰:"成帝母王太后居长信宫。"李奇曰:"傅姬如长信,丁姬如中宫也。"师古曰:"中宫,皇后之宫。"

③师古曰:"傅父,傅太后之父。丁父,丁太后之父。"

六月,诏曰:"郑声淫而乱乐,[①]圣王所放,[②]其罢乐府。"

①师古曰:"郑国有溱、洧之水,男女亟于其间聚会,故俗乱而乐淫。"

②师古曰:"放,弃也。论语称孔子曰'放郑声'。"

曲阳侯根前以大司马建社稷策,益封二千户。[①]太仆安阳侯舜辅导有旧恩,益封五百户,[②]及丞相孔光、大司空氾乡侯何武益封各千户。[③]

①师古曰:"王根也,建议立哀帝为太子。"

②师古曰:"王舜。"

③师古曰:"氾音泛。"

诏曰:"河间王良丧太后三年,为宗室仪表,[①]益封万户。"

①师古曰:"仪表者,言为礼仪之表率。"

又曰:"制节谨度以防奢淫,为政所先,百王不易之道也。[①]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与民争利,百姓失职,重困不足。[②]其议限列。"[③]有司条奏:"诸王、列侯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及公主名田县道,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得过三十顷。[④]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岁以下,不在数中。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⑤]犯者以律论。诸名田畜奴婢过品,皆没入县官。齐三服官、诸官织绮绣,难成,害女红之物,皆止,无作输。[⑥]除任子令及诽谤诋欺法。[⑦]掖庭宫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官奴婢五十以上,免为庶人。禁郡国无得献名兽。益吏三百石以下奉。[⑧]察吏残贼酷虐者,以时退。有司无得举赦前往事。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宁三年。"[⑨]

①师古曰:"言为常法,不可改易。"

②师古曰:"失职,失其常分也。重音直用反。"

③师古曰:"令条列而为限禁。"

④如淳曰:"名田国中者,自其所食国中也,既收其租税,又自得有私田三十顷。名田县道者,令甲,诸侯在国,名田他县,罚金二两。今列侯有不之国者,虽遥食其国租税,复自得田于他县道,公主亦如之,不得过三十顷。"

⑤如淳曰:"市井子孙不得为吏,见食货志。"

⑥如淳曰:"红亦工也。其所作已成未成皆止,无复作,皆输所近官府也。"师古曰:"如说非也。谓未成者不作,已成者不输耳。"

⑦应劭曰:"任子令者,汉仪注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不以德选,故除之。"师古曰:"任者,保也。诋,诬也,音丁礼反。"

⑧师古曰:"奉音扶用反。"

⑨师古曰:"宁谓处家持丧服。"

秋,曲阳侯王根、成都侯王况皆有罪。根就国,况免为庶人,归故郡。

诏曰:"朕承宗庙之重,战战兢兢,惧失天心。间者日月亡光,五星失行,郡国比比地动。① 乃者河南、颍川郡水出,流杀人民,坏败庐舍。朕之不德,民反蒙辜,朕甚惧焉。已遣光禄大夫循行举籍,② 赐死者棺钱,人三千。③ 其令水所伤县邑及他郡国灾害什四以上,民赀不满十万,皆无出今年租赋。"④

①师古曰:"比比,犹言频频也。"

②师古曰:"举其名籍也。行音下更反。"

③师古曰:"赐钱三千以充棺。"

④师古曰:"什四,谓十分损四。"

建平元年春正月,赦天下。侍中骑都尉新成侯赵钦、成阳侯赵听皆有罪,免为庶人,① 徙辽西。

①师古曰:"听、钦皆赵昭仪之兄。"

太皇太后诏外家王氏田非冢茔,皆以赋贫民。①

①师古曰:"茔,冢域也。赋,给与也。茔音营。"

二月,诏曰:"盖闻圣王之治,以得贤为首。其与大司马、列侯、将军、中二千石、州牧、守、相举孝弟惇厚能直言通政事,延于侧陋可亲民者,各一人。"①

①师古曰:"言有孝弟惇厚直言通政事之人,虽在侧陋,可延致而任者,皆令举之。"

三月,赐诸侯王、公主、列侯、丞相、将军、中二千石、中都官郎吏金钱帛,各有差。

冬，中山孝王太后媛、[1]弟宜乡侯冯参有罪，皆自杀。

①师古曰："冯奉世之女也。媛音爰。"

二年春三月，罢大司空，复御史大夫。[1]

①师古曰："复音扶目反。此下皆同。"

夏四月，诏曰："汉家之制，推亲亲以显尊尊。[1]定陶恭皇之号不宜复称定陶。尊恭皇太后曰帝太太后，称永信宫；恭皇后曰帝太后，称中安宫。立恭皇庙于京师。赦天下徒。"

①师古曰："天子之至亲，当极尊号。"

罢州牧，复刺史。

六月庚申，帝太后丁氏崩。上曰："朕闻夫妇一体。诗云：'穀则异室，死则同穴。'[1]昔季武子成寝，杜氏之殡在西阶下，请合葬而许之。[2]附葬之礼，自周兴焉。[3]'郁郁乎文哉！吾从周。'[4]孝子事亡如事存。帝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园。"遂葬定陶。发陈留、济阴近郡国五万人穿复土。[5]

①师古曰："诗王风大车之篇也。穀，生也。穴，冢圹也。"

②师古曰："季武子，鲁大夫季孙宿也。成寝，新为寝室也。事见礼记檀弓。"

③师古曰："礼记称孔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来未之有改也'。"

④师古曰："论语称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言周观视夏、殷之礼而损益之，典文大备，吾从周礼也。郁郁，文章貌。"

⑤师古曰："为冢圹也。复音扶目反。"

待诏夏贺良等言赤精子之谶，[1]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诏曰："汉兴二百载，历数开元。皇天降非材之佑，[2]汉国再获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基事之元命，必与天下自新，[3]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4]漏刻以百二十为度。"[5]

①应劭曰:"诸以材技征召,未有正官,故曰待诏。夏,姓也。贺良,名也。高祖感赤龙而生,自谓赤帝之精,良等因是作此谶文。"

②应劭曰:"哀帝自言不材,天降之佑。"

③师古曰:"基,始也。元,大也。始为大事之命,谓改制度也。又曰更受天之大命。"

④李斐曰:"陈,道也。言得神道圣者刘也。"如淳曰:"陈,舜后。王莽,陈之后。谬语以明莽当篡立而不知。"韦昭曰:"敷陈圣刘之德也。"师古曰:"如、韦二说是也。"

⑤师古曰:"旧漏昼夜共百刻,今增其二十。此本齐人甘忠可所造,今贺良等重言,遂施行之。事见李寻传。"

七月,以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部为初陵。勿徙郡国民,使得自安。

八月,诏曰:"(时)〔待〕诏夏贺良等[1]建言改元易号,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国家。朕过听贺良等言,① 冀为海内获福,卒亡嘉应。皆违经背古,不合时宜。六月甲子制书,非赦令也,皆蠲除之。② 贺良等反道惑众,下有司。"皆伏辜。

①师古曰:"过,误也。"

②如淳曰:"悔前赦令不蒙其福,故收令还之。"臣瓒曰:"改元易号,大赦天下,以求延祚,而不蒙福,哀帝悔之,故更下制书,诸非赦罪事皆除之。谓改制易号,令皆复故也。"师古曰:"如释非也,瓒说是矣。非赦令也,犹言自非赦令耳。也,语终辞也。而读者不晓,辄改也为他字,失本文也。"

丞相博、御史大夫玄、孔乡侯晏有罪。① 博自杀,玄减死二等论,晏削户四分之一。语在博传。

①师古曰:"博,朱博。玄,赵玄。晏,(何)〔傅〕晏。"[2]

三年春正月,立广德夷王弟广汉为广平王。

癸卯,帝太太后所居桂宫正殿火。

三月己酉,丞相当薨。① 有星孛于河鼓。

①师古曰:"平当。"

夏六月，立鲁顷王子郜乡侯闵为王。①

①苏林曰："郜音鱼，县名也，属东海。"师古曰："又音吾。"

冬十一月壬子，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祠，罢南北郊。

东平王云、云后谒、安成恭侯夫人放① 皆有罪。云自杀，谒、放弃市。

①文颖曰："恭侯王崇，王太后弟。"

四年春，大旱。关东民传行西王母筹，①经历郡国，西人关至京师。民又会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②击鼓号呼相惊恐。③

①师古曰："西王母，元后寿考之象。行筹，又言执国家筹策行于天下。"

②李奇曰："皆阴为阳之象。"

③师古曰："呼音火故反。"

二月，封帝太太后从弟侍中傅商为汝昌侯，太后同母弟子侍中郑业为阳信侯。

三月，侍中驸马都尉董贤、光禄大夫息夫躬、南阳太守孙宠皆以告东平王封列侯。语在贤传。

夏五月，赐中二千石至六百石及天下男子爵。

六月，尊帝太太后为皇太太后。

秋八月，恭皇园北门灾。

冬，诏将军、中二千石举明兵法有大虑者。①

①师古曰："虑谓策谋思虑。"

元寿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日有蚀之。诏曰："朕获保宗庙，不明不敏，宿夜忧劳，未皇宁息。①惟阴阳不调，元元不赡，②未睹厥咎。娄敕公卿，庶几有望。③至今有司执法，未得其中，④或上暴虐，假势获名，温良宽柔，陷于亡灭。是故残贼弥长，和睦日衰，百姓愁怨，靡所错躬。⑤乃正月朔，日有蚀之，厥咎不远，在余一人。公卿大夫其各悉心勉帅百

寮,⑥敦任仁人,黜远残贼,⑦期于安民。陈朕之过失,无有所讳。其与将军、列侯、中二千石举贤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大赦天下。”

①师古曰:“皇,暇也。”

②师古曰:“赡,足也。”

③师古曰:“望其厉精为治。娄,古屡字。”

④师古曰:“中音竹仲反。”

⑤师古曰:“错,置也,音千故反。”

⑥师古曰:“悉,尽也。寮,官也。”

⑦师古曰:“敦,厚也。远音(手)〔于〕万反。”[3]

丁巳,皇太太后傅氏崩。

三月,丞相嘉有罪,下狱死。①

①师古曰:“王嘉。”

秋九月,大司马票骑将军丁明免。

孝元庙殿门铜龟蛇铺首鸣。①

①如淳曰:“门铺首作龟蛇之形而鸣呼也。”师古曰:“门之铺首,所以衔环者也。铺音普胡反。”

二年春正月,匈奴单于、乌孙大昆弥来朝。二月,归国,单于不说。①语在匈奴传。

①师古曰:“说读曰悦。”

夏四月壬辰晦,日有蚀之。

五月,正三公官分职。大司马卫将军董贤为大司马,丞相孔光为大司徒,御史大夫彭宣为大司空,封长平侯。正司直、司隶,造司寇职,①事未定。

①师古曰:“司直、司隶,汉旧有之,但改正其职掌。而司寇旧无,今特创置,故云造也。”

六月戊午，帝崩于未央宫。[①]秋九月壬寅，葬义陵。[②]

①臣瓒曰："帝年二十即位，即位六年，寿二十五。"师古曰："即位明年乃改元，寿二十六。"

②臣瓒曰："自崩至葬凡百五日。义陵在扶风，去长安四十六里。"

赞曰：孝哀自为藩王及充太子之宫，文辞博敏，幼有令闻。[①]睹孝成世禄去王室，权柄外移，是故临朝娄诛大臣，欲强主威，以则武、宣。[②]雅性不好声色，时览卞射武戏。[③]即位痿痹，[④]末年寖剧，[⑤]飨国不永，哀哉！[⑥]

①师古曰："博，广也。敏，疾也。令，善也。闻，名也。"

②师古曰："则，法也。"

③应劭曰："卞射，皮卞而射也。"苏林曰："手搏为卞，角力为武戏也。"晋灼曰："甘延寿传'试卞为期门'。"师古曰："苏、晋二说是。"

④苏林曰："痿音萎枯之萎。"如淳曰："痿音踠踒弩。病两足不能相过曰痿。"师古曰："痿亦痹病也，音人佳反。痹音必寐反。踠踒者，弩名，事见晋令。踠音烦。踒音蕤。"

⑤师古曰："寖，渐也。"

⑥师古曰："永，长也。"

【校勘记】

〔1〕(时)〔待〕诏夏贺良等　钱大昭说"时"当作"待"。按景祐、殿、局本都作"待"。

〔2〕晏，(何)〔傅〕晏。　景祐、殿、局本都作"傅"。

〔3〕远音(手)〔于〕万反。　景祐、殿、局本都作"于"。王先谦说作"于"是。

汉书卷十二

平帝纪第十二

孝平皇帝,[①]元帝庶孙,中山孝王子也。母曰卫姬。年三岁嗣立为王。元寿二年六月,哀帝崩,太皇太后诏曰:"大司马贤年少,不合众心。[②]其上印绶,罢。"贤即日自杀。新都侯王莽为大司马,领尚书事。秋七月,遣车骑将军王舜、大鸿胪左咸使持节迎中山王。[③]辛卯,贬皇太后赵氏为孝成皇后,退居北宫,哀帝皇后傅氏退居桂宫。[④]孔乡侯傅晏、少府董恭等皆免官爵,徙合浦。[⑤]九月辛酉,中山王即皇帝位,谒高庙,大赦天下。

①荀悦曰:"讳衎之字曰乐。"应劭曰:"布纲治纪曰平。"师古曰:"衎音口旱反。"

②师古曰:"董贤。"

③师古曰:"为使而持节也。使音所吏反。"

④师古曰:"北宫及桂宫皆在城中,而非未央宫中也。"

⑤师古曰:"恭,董贤之父。"

帝年九岁,太皇太后临朝,大司马莽秉政,百官总己以听于莽。[①]诏曰:"夫赦令者,将与天下更始,诚欲令百姓改行絜己,全其性命也。(性)〔往〕者有司多举奏赦前事,[1]累增罪过,诛陷亡辜,殆非重信慎刑,洒心自新之意也。[②]及选举者,其历职更事有名之士,则以为难保,[③]废而弗举,甚谬于赦小过举贤材之义。[④]对诸有臧及内恶未发而荐举者,皆勿案验。[⑤]令士厉精乡进,[⑥]不以小疵妨大材。[⑦]自今以来,有司无得陈赦

前事置奏上。⑧有不如诏书为亏恩,以不道论。定著令,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①师古曰:“聚束曰总,音揔。”

②师古曰:“洒,涤也,音先礼反。”

③师古曰:“更,经也。难保者,言已尝有罪过,不可保也。更音工衡反。”

④师古曰:“论语云仲弓问政,孔子对曰‘赦小过,举贤材’,故此诏引之。”

⑤师古曰:“有臧,谓以臧货致罪。”

⑥师古曰:“鄉读曰向。”

⑦师古曰:“疵,病也。”

⑧师古曰:“置,立也。置奏上,谓立文奏而上陈也。上音时掌反。”

元始元年春正月,越裳氏重译献白雉一,黑雉二,①诏使三公以荐宗庙。

①师古曰:“越裳,南方远国也。译谓传言也。道路绝远,风俗殊隔,故累译而后乃通。”

群臣奏言大司马莽功德比周公,赐号安汉公,及太师孔光等皆益封。语在莽传。赐天下民爵一级,吏在位二百石以上,一切满秩如真。①

①如淳曰:“诸官吏初除,皆试守一岁乃为真,食全奉。平帝即位故赐真。”师古曰:“此说非也。时诸官有试守者,特加非常之恩,令如真耳。非凡除吏皆当试守也。一切者,权时之事,非经常也。犹如以刀切物,苟取整齐,不顾长短纵横,故言一切。他皆放此。”

立故东平王云太子开明为王,故桃乡顷侯子成都为中山王。封宣帝耳孙信等三十六人皆为列侯。太仆王恽等二十五人①前议定陶傅太后尊号,守经法,不阿指从邪,右将军孙建爪牙大臣,大鸿胪咸前正议不阿,②后奉节使迎中山王,③及宗正刘不恶、执金吾任岑、中郎将孔永、尚书令姚恂、沛郡太守石诩,④皆以前与建策,东迎即位,⑤奉事周密勤

劳,赐爵关内侯,食邑各有差。赐帝征即位前所过县邑吏二千石以下至佐史爵,各有差。又令诸侯王、公、列侯、关内侯亡子而有孙若子同产子者,皆得以为嗣。⑥公、列侯嗣子有罪,耐以上先请。宗室属未尽而以罪绝者,复其属,⑦其为吏举廉佐史,补四百石。⑧天下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参分故禄,以一与之,终其身。⑨遣谏大夫行三辅,⑩举籍吏民,⑪以元寿二年仓卒时横赋敛者,偿其值。⑫义陵民冢不妨殿中者勿发。⑬天下吏(舍)〔民〕亡得置什器储偫。⑭[2]

①师古曰:"恽音於吻反。"

②师古曰:"左咸。"

③师古曰:"谓奉持节而为使。"

④师古曰:"岑音士林反。恂音荀。诩音况羽反。"

⑤师古曰:"帝本在中山,出关而迎,故曰东迎。与读曰豫。"

⑥师古曰:"子同产子者,谓养昆弟之子为子者。"

⑦师古曰:"复音扶目反。"

⑧如淳曰:"宗室为吏及举廉及佐史,皆补四百石。"师古曰:"此说非也。言宗室为吏者,皆令举廉,各从本秩。而依廉吏迁之为佐史者,例补四百石。"

⑨师古曰:"参,三也。"

⑩师古曰:"行音下更反。"

⑪张晏曰:"举录赋敛之籍而(赏)〔偿〕之。"[3]

⑫师古曰:"卒读曰猝。横音胡孟反。"

⑬如淳曰:"陵上有宫墙,象生制度为殿屋,故曰殿中。"师古曰:"此说非也。殿中,谓圹中象正殿处。"

⑭师古曰:"军法,五人为伍,二伍为什,则共其器物。故通谓生生之具为什器,亦犹今之从军及作役者十人为火,共膏调度也。储,积也。偫,具也。偫音丈纪反。"

二月,置羲和官,秩二千石;外史、闾师,秩六百石。①班教化,禁淫祀,放郑声。

①应劭曰:"周礼闾师掌四郊之民,时其征赋也。"

乙未，义陵寝神衣在柙中，丙申旦，衣在外床上，[①]寝令以急变闻。[②]用太牢祠。

①文颖曰："哀帝陵也。衣在寝中，今自出在床上。"师古曰："柙，匮也，音狎。"

②师古曰："非常之事，故云急变。"

夏五月丁巳朔，日有蚀之。大赦天下。公卿、将军、中二千石举敦厚能直言者各一人。

六月，使少傅左将军丰[①]赐帝母中山孝王姬玺书，拜为中山孝王后。赐帝舅卫宝、宝弟玄爵关内侯。赐帝女弟四人号皆曰君，食邑各二千户。

①师古曰："甄丰。"

封周公后公孙相如为褒鲁侯，孔子后孔均为褒成侯，奉其祀。追谥孔子曰褒成宣尼公。

罢明光宫及三辅驰道。

天下女徒已论，归家，顾山钱月三百。[①]复贞妇，乡一人。[②]置少府海丞、果丞各一人；[③]大司农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劝农桑。

①如淳曰："已论者，罪已定也。令甲，女子犯罪，作如徒六月，顾山遣归。说以为当于山伐木，听使入钱顾功直，故谓之顾山。"应劭曰："旧刑鬼薪，取薪于山以给宗庙，今使女徒出钱顾薪，故曰顾山也。"师古曰："如说近之。谓女徒论罪已定，并放归家，不亲役之，但令一月出钱三百，以顾人也。为此恩者，所以行太皇太后之德，施惠政于妇人。"

②师古曰："复音方目反。乡一人，取其尤最者。"

③师古曰："海丞，主海税也。果丞，掌诸果实也。"

太皇太后省所食汤沐邑十县，属大司农，常别计其租入，以赡贫民。

秋九月，赦天下徒。

以中山苦陉县为中山孝王后汤沐邑。[①]

①师古曰："陉音形。"

二年春，黄支国献犀牛。①

①应劭曰："黄支在日南之南，去京师三万里。"师古曰："犀状如水牛，头似猪而四足类象，黑色，一角当额前，鼻上又有小角。"

诏曰："皇帝二名，通于器物，①今更名，合于古制。②使太师光奉太牢告祠高庙。"

①孟康曰："平帝本名箕子，更名曰衎。箕，用器也，故云通于器物。"

②师古曰："更，改也。"

夏四月，立代孝王玄孙之子如意为广宗王，江都易王孙盱台侯宫为广川王，①广川惠王曾孙伦为广德王。封故大司马博陆侯霍光从父昆弟曾孙阳、宣平侯张敖玄孙庆忌、绛侯周勃玄孙共、舞阳侯樊哙玄孙之子章皆为列侯，复爵。②赐故曲周侯郦商等后玄孙郦明友等百一十三人爵关内侯，食邑各有差。

①师古曰："盱音许于反。台音怡。"

②师古曰："共读曰恭。复音扶福反。"

郡国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安汉公、四辅、三公、卿大夫、吏民为百〔姓〕困乏献其田宅者[4]二百三十人，①以口赋贫民。②遣使者捕蝗，民捕蝗诣吏，以石斗受钱。③天下民赀不满二万，及被灾之郡不满十万，勿租税。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④赐死者一家六尸以上葬钱五千，四尸以上三千，二尸以上二千。罢安定呼池苑，以为安民县，⑤起官寺市里，募徙贫民，县次给食。至徙所，赐田宅什器，假与犁、牛、种、食。⑥又起五里于长安城中，⑦宅二百区，以居贫民。

①张晏曰："王莽为太傅，孔光为太师，王舜为太保，甄丰为少傅，是为四辅。莽复兼大司马，马宫为司徒，王崇为司空，是为三公。"

②师古曰："计口而给其田宅。"

③师古曰："量蝗多少而赏钱。"

④师古曰："舍，止也。"

⑤师古曰："中山之安定也。池音大河反。"

⑥师古曰:"种音之勇反。"

⑦如淳曰:"民居之里。"

秋,举勇武有节明兵法,郡一人,诣公车。

九月戊申晦,日有蚀之。赦天下徒。

使谒者大司马掾四十四人持节行边兵。①

①师古曰:"行音下更反。"

遣执金吾候陈茂假以钲鼓,① 募汝南、南阳勇敢吏士三百人,谕说江湖贼成重等二百馀人皆自出,送家在所收事。② 重徙云阳,③ 赐公田宅。

①晋灼曰:"百官表执金吾属官有两丞、候、司马。"应劭曰:"将帅乃有钲鼓,今茂官轻兵少,又但往谕晓之耳,所以假钲鼓者,欲重其威也。钲者,铙也,似铃,柄中上下通。"师古曰:"钲音征。铙音女交反。"

②如淳曰:"贼虽自出,得还其家而已,不得复除,尚当役作之也。"师古曰:"如说非也。言身既自出,又各送其家人诣本属县邑从赋役耳。"

③服虔曰:"重,成重也。作贼长帅,故徙之也。"

冬,中二千石举治狱平,岁一人。①

①李奇曰:"吏治狱平端也。"

三年春,诏有司为皇帝纳采安汉公莽女。①语在莽传。又诏光禄大夫刘歆等杂定婚礼。四辅、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属皆以礼娶,亲迎立轺并马。②

①师古曰:"婚礼有纳采、问名之礼,谓采择其可娶者。"

②服虔曰:"轺音辽,立乘小车也。并马,骊驾也。"师古曰:"新定此制也。并音步鼎反。"

夏,安汉公奏车服制度,吏民养生、送终、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立官稷及学官。①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

人。乡曰庠，聚曰序。②序、庠置孝经师一人。

①如淳曰："郊祀志曰'已有官社，未有官稷，遂立官稷于官社之后'。"臣瓒曰："汉初除秦社稷，立汉社稷，其后又立官社，配以夏禹，而不立官稷。至此始立官稷。光武之后，但有官社，不立官稷。"师古曰："淳、瓒二说皆未尽也。初立官稷于官社之后，是为一处。今更创置建于别所，不相从也。"

②张晏曰："聚，邑落名也。"师古曰："聚小于乡。聚音才喻反。"

阳陵任横等自称将军，盗库兵，攻官寺，出囚徒。大司徒掾督逐，皆伏辜。

安汉公世子宇与帝外家卫氏有谋。宇下狱死，诛卫氏。

四年春正月，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帝。

改殷绍嘉公曰宋公，周承休公曰郑公。

诏曰："盖夫妇正则父子亲，人伦定矣。前诏有司复贞妇，归女徒，①诚欲以防邪辟，②全贞信。及眊悼之人③刑罚所不加，圣王之所制也。惟苛暴吏多拘系犯法者亲属，妇女老弱，搆怨伤化，百姓苦之。④其明敕百寮，妇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岁以下，家非坐不道，诏所名捕，它皆无得系。⑤其当验者，即验问。⑥定著令。"

①师古曰："复音方目反。"

②师古曰："辟读曰僻。"

③师古曰："八十曰眊，七年曰悼。眊者老称，言其昏暗也。悼者，未成为人，于其死亡，可哀悼也。眊音莫报反。"

④师古曰："搆，结也。"

⑤张晏曰："名捕，谓下诏特所捕也。"

⑥师古曰："就其所居而问。"

二月丁未，立皇后王氏，大赦天下。

遣太仆王惲等八人置副，假节，分行天下，览观风俗。①

①师古曰："行音下更反。"

赐九卿已下至六百石、宗室有属籍者爵，自五大夫以上各有差。[①]赐天下民爵一级，鳏寡孤独高年帛。

①师古曰："五大夫，第九爵。"

夏，皇后见于高庙。加安汉公号曰"宰衡"。[①]赐公太夫人号曰功显君。封公子安、临皆为列侯。

①应劭曰："周公为太宰，伊尹为阿衡，采伊、周之尊以加莽。"

安汉公奏立明堂、辟雍。[①]尊孝宣庙为中宗，孝元庙为高宗，天子世世献祭。

①应劭曰："明堂所以正四时，出教化。明堂上圜下方，八窗四达，布政之宫，在国之阳。上八窗法八风，四达法四时，九室法九州，十二重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雨)〔旬〕，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风)〔候〕。[5]孝经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上帝谓五畤帝太昊之属。黄帝曰合宫，有虞曰总章，殷曰阳馆，周曰明堂。辟廱者，象璧圜，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

置西海郡，徙天下犯禁者处之。

梁王立有罪，自杀。

分京师置前烋光、后丞烈二郡。更公卿、大夫、八十一元士官名位次[①]及十二州名。分界郡国所属，罢置改易，天下多事，吏不能纪。

①师古曰："更，改也。"

冬，大风吹长安城东门屋瓦且尽。

五年春正月，祫祭明堂。[①]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馀人征助祭。[②]礼毕，皆益户，赐爵及金帛，增秩补吏，各有差。

①应劭曰："礼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祫祭者，毁庙与未毁庙之主皆合食于太祖。"师古曰："祫音洽。"

②师古曰："征，召也。"

诏曰："盖闻帝王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昔尧睦九族，舜惇

叙之。①朕以皇帝幼年,且统国政,②惟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子孙及兄弟吴頃、楚元之后,③汉元至今,十有馀万人,虽有王侯之属,莫能相纠,④或陷人刑罪,教训不至之咎也。传不云乎?‘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⑤其为宗室自太上皇以来族亲,各以世氏,郡国置宗师以纠之,致教训焉。二千石选有德义者以为宗师。考察不从教令有冤失职者,宗师得因邮亭书言宗伯,请以闻。⑥常以岁正月赐宗师帛各十匹。”

①师古曰:“虞书尧典云‘昔在帝尧,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咎繇谟曰‘惇叙九族,庶明厉翼’。言尧能明峻德之士而任用之,以(陆)〔睦〕高祖玄孙之亲,[6]乃令百姓平和章明。舜又厚叙此亲,使众庶皆明其教,而自勉励翼戴上命也。故此诏引之。”

②师古曰:“朕者,太皇太后自称也。”

③师古曰:“吴頃谓高帝之兄仲也。初为代王,后废为合阳侯,而子濞封为吴王,故追谥仲为吴頃王。頃读曰倾。”

④师古曰:“纠谓禁察也。”

⑤师古曰:“此论语载孔子之辞也。言上能厚于亲属,则下皆化之,起为仁行也。以论语传圣人之言,故(为)〔谓〕之传。[7]他皆类此。”

⑥晋灼曰:“宗伯,宗正也。”师古曰:“邮,行书舍也。言为书以付邮亭,令送至宗伯也。邮音尤。”

羲和刘歆等四人使治明堂、辟雍,①令汉与文王灵台、周公作洛同符。②太仆王恽等八人使行风俗,③宣明德化,万国齐同。皆封为列侯。

①师古曰:“为使者而典其事。”

②师古曰:“文王筑灵台,周公成雒邑,言与之符合。”

③师古曰:“行音下更反。”

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

①如淳曰:“律,诸当乘传及发驾置传者,皆持尺五寸木传信,封以御史大夫印

章。其乘传参封之。参,三也。有期会累封两端,端各两封,凡四封也。乘置驰传五封也,两端各二,中央一也。轺传两马再封之,一马一封也。"师古曰:"以一马驾轺车而乘传。传音张恋反。"

闰月,立梁孝王玄孙之耳孙音为王。

冬十二月丙午,帝崩于未央宫。[①] 大赦天下。有司议曰:"礼,臣不殇君。皇帝年十有四岁,宜以礼敛,加元服。"[②] 奏可。葬康陵。[③] 诏曰:"皇帝仁惠,无不顾哀,[④] 每疾一发,气辄上逆,害于言语,故不及有遗诏。其出媵妾,皆归家得嫁,如孝文时故事。"[⑤]

①臣瓒曰:"帝年九岁即位,即位五年,寿十四。"师古曰:"汉注云帝春秋益壮,以母卫大后故怨不悦。莽自知益疏,篡杀之谋由是生,因到(猎)〔腊〕日上椒酒,[8] 置药酒中。故翟义移书云'莽鸩弑孝平皇帝'。"

②师古曰:"敛音力赡反。"

③臣瓒曰:"在长安北六十里。"

④师古曰:"言帝平生多所顾念哀怜。"

⑤师古曰:"媵妾,谓从皇后俱来者。媵之言送。媵音食证反,又音孕也。"

赞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显功,以自尊盛。观其文辞,方外百蛮,亡思不服;[①] 休征嘉应,颂声并作。[②] 至乎变异见于上,民怨于下,莽亦不能文也。[③]

①师古曰:"大雅文王有声之诗曰:'自(东)〔西〕自(西)〔东〕,[9] 自南自北,亡思不服。'言武王于镐京行辟雍之礼,自四方来观者皆感其德化,心无不归服。故此赞引之。"

②师古曰:"休,美也。征,证也。"

③如淳曰:"不可复文饰也。"

【校勘记】

〔1〕(性)〔往〕者有司多举奏赦前事, 景祐、殿、局本都作"往"。钱大昭说"性"当作"往"。

〔2〕 天下吏(舍)〔民〕亡得置什器储偫。 景祐、殿、局本都作“民”。周寿昌说作“民”是。

〔3〕 举录赋敛之籍而(赏)〔偿〕之。 景祐、殿本都作“偿”。王先谦说作“偿”是。

〔4〕 为百〔姓〕困乏献其田宅者 景祐、殿、局本都有“姓”字,此脱。

〔5〕 三十六户法三十六(雨)〔旬〕,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风)〔候〕。 宋祁说“雨”字旧作“旬,“风”字旧作“候”,疑此本有误。按景祐本正作“旬”作“候”。

〔6〕 以(陆)〔睦〕高祖玄孙之亲, 景祐、殿、局本都作“睦”。

〔7〕 故(为)〔谓〕之传。 钱大昭说“为”当作“谓”。按景祐、殿本都作“谓”。

〔8〕 因到(猎)〔腊〕日上椒酒, 钱大昭说“猎”当作“腊”。按景祐、殿本都作“腊”。

〔9〕 自(东)〔西〕自(西)〔东〕, 景祐本如此,与诗合。

汉书卷十三

异姓诸侯王表第一

昔诗书述虞夏之际，舜禹受禅。[①]积德累功，洽于百姓，摄位行政，考之于天，[②]经数十年，然后在位。殷周之王，乃繇虐稷，[③]修仁行义，历十馀世，至于汤武，然后放杀。[④]秦起襄公，章文、缪，献、[⑤]孝、昭、严，稍蚕食六国，[1][⑥]百有馀载，至始皇，乃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艰)〔戁〕难也。[2][⑦]

①师古曰："古禅字，音上扇反。"

②师古曰："谓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考之于天，知已合天心不也。"

③师古曰："繇读与由同。"

④师古曰："杀读曰弑。它皆类此。"

⑤师古曰："言秦之初大，起于襄公始为诸侯，至文公、缪公、献公，更为章著也。襄公，庄公之子；文公，襄公之子也。缪公，德公之少子；献公，灵公之子也。"

⑥师古曰："孝谓孝公也，即献公之子。昭谓昭襄王，即惠王之子，武王之弟也。严谓庄襄王，即昭襄王之孙，孝文王之子也。后汉时避明帝讳，以庄为严，故汉书姓及谥本作庄者皆易为严也。它皆类此。蚕食，谓渐吞灭之，如蚕食叶也。"

⑦师古曰："戁，古艰字也。"

秦既称帝，患周之败，以为起于处士横议，诸侯力争，四夷交侵，以弱见夺。[①]于是削去五等，[②]堕城销刃，[③]箝语烧书，[④]内锄雄俊，外攘胡粤，[⑤]用壹威权，为万世安。[⑥]然十馀年间，猛敌横发乎不虞，[⑦]適戍强

于五伯,⑧闾阎偪于戎狄,⑨鬻应瘠于谤议,⑩奋臂威于甲兵。鄉秦之禁,适所以资豪桀而速自毙也。⑪是以汉亡尺土之阶,繇一剑之任,五载而成帝业。⑫书传所记,未尝有焉。何则?古世相革,皆承圣王之烈,⑬今汉独收孤秦之弊。镌金石者难为功,摧枯朽者易为力,⑭其势然也。故据汉受命,谱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统,乃以年数。⑮讫于孝文,异姓尽矣。

①服虔曰:"言因横议而敗也。"应劭曰:"孟轲云'圣王不作,诸侯恣行,处士横议'。"师古曰:"处士谓不官于朝而居家者也。横音(朝)〔胡〕孟反。[3]次下'横发',其音亦同也。"

②应劭曰:"周制,公、侯、伯、子、男五等爵。"

③应劭曰:"坏其坚城,恐复阻以害己也。聚天下之兵,铸以为铜人十二,不欲令民复逆命也。古者以铜为兵。"师古曰:"堕音火规反。"

④应劭曰:"禁民聚语,畏其谤己。箝,缄也。箝与钳同。"晋灼曰:"许慎云'箝,籋也'。"师古曰:"晋说是也。谓箝籋其口,不听妄言也,即所谓禁偶语者也。箝音(莱)〔其〕占反。[4]籋音蹑。"

⑤师古曰:"攘,却也。粤,古越字。"

⑥师古曰:"令威权尽归于己。"

⑦师古曰:"虞,度也。意所不度,谓之不虞。"

⑧师古曰:"谪读曰谪。谪戍,谓陈胜、吴广也。伯读曰霸。五霸谓昆吾、大彭、豕韦、齐桓、晋文也。谪音陟厄反。"

⑨应劭曰:"周礼二十五家为闾。阎音檐,门闾外旋下荫,谓之步檐也。闾阎民陈胜之属,言其逼秦甚于戎狄也。"师古曰:"闾,里门也。阎,里中门也。陈胜、吴广本起闾左之戍,故总言闾阎,应说非也。闾左解在陈胜传。偪音逼。"

⑩服虔曰:"瘠音惨。"应劭曰:"秦法,诽谤者族。今陈胜奋臂大呼,天下莫不鬻应,鬻应之害更瘠烈于所谤议也。"师古曰:"鬻音謏。謏应者,如謏之应声。瘠,痛也。服音是也。"

⑪师古曰:"鄉读曰嚮,谓曩时也。秦禁,谓堕城销刃、箝语烧书之属是也。"

⑫师古曰:“繇读与由同。任,用也,事也。”

⑬师古曰:“革,变也。烈谓馀烈也。”

⑭师古曰:“镌,琢石也,音子全反。”

⑮应劭曰:“谱音补。项羽为西楚霸王,为天下主,命立十八王,王高祖于蜀汉。汉元年,诸王毕封各就国,始受命之元,故以冠表焉。”张晏曰:“时天下未定,参错变易,不可以年纪,故列其月,五年诛籍,乃以年纪焉。”

公元前206

汉	元年一月　应劭曰:“诸王始受封之月也。十八王同时称一月。赵歇起已二十七月,徙为代王。皆以月数旁行题都上云。”
楚	西楚霸王项籍始,为天下主,命立十八王。
分为衡山	王吴芮始,故番君。　　师古曰:“番音蒲河反。”
分为临江	王共敖始,故楚柱国。　　师古曰:“共读曰恭。”
分为九江	王英布始,故楚将。
赵　常山	王张耳始,故赵将。
分为代	廿七　王赵歇始,故赵王。
齐　临淄	王田都始,故齐将。
分为济北	王田安始,故齐将。
分为胶东	二十　王田市始,故齐(将)〔王〕。[5]
雍　分关中	王章邯始,故秦将。
塞　分关中	王司马欣始,故秦长史。
翟　分关中	王董翳始,故秦都尉。
燕	王臧荼始,故燕将。　　师古曰:“荼音大胡反。”
分为辽东	三十　王韩广始,故燕王。
魏	十九　王魏豹始,故魏王。
分为殷	王司马卬始,故赵将。
韩	廿二　王韩成始,故韩王。
分为河南	王申阳始,故楚将。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二　都彭城。	〔三〕[7]	〔四〕[8]	〔五〕[9]
二　都邾。	〔三〕	〔四〕	〔五〕
二　都江陵。	〔三〕	〔四〕	〔五〕
二　都六。	〔三〕	〔四〕	〔五〕
二　都襄国。	〔三〕	〔四〕	〔五〕
廿八　都代。	〔廿九〕	〔三十〕	〔卅一〕
二　都临淄。	〔三〕	四　田荣击都，降楚。	五　王田荣始，故齐相。
二　都博阳。	〔三〕	〔四〕	〔五〕
廿一　都即墨。	廿二	廿三	廿四　田荣击杀市。属齐。
二　都废丘。	〔三〕	〔四〕	〔五〕
二　都栎阳。	〔三〕	〔四〕	〔五〕
二　都高奴。	〔三〕	〔四〕	〔五〕
二　都蓟。	〔三〕	〔四〕	〔五〕
(廿)〔卅〕一[6] 都无终。	卅二	卅三	卅四
二十　都平阳。	廿一	(卅)〔廿〕二	廿三
二　都朝歌。	三	四	五
廿三　都阳翟。	〔廿四〕	〔廿五〕	〔廿六〕
二　都雒阳。	〔三〕	〔四〕	〔五〕

六月	七月	八月
六	七	八
六	七	八
六	七	八
六	七	八
六	七	八
卅二	卅三	卅四
二	三	四
六　田荣击杀安。属齐。		
六	〔七〕[11]　邯守废丘，汉围之。	八
六	七　欣降汉。	属汉，为渭南、河上郡。
六	七　翳降汉。	属汉，为上郡。
六	〔七〕	〔八〕[12]
卅五	卅六　臧荼击杀广。属燕。	
(卅)〔廿〕四[10]	廿五	廿六
六	七	八
廿七　项籍诛成。	王郑昌始，项王立之。	二
六	七	八

205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九	十	十一
九	十	十一
九	十	十一
九	十	十一
九　耳降汉。	代王歇还王赵。	卅七
卅五　歇复赵王。	歇以陈馀为代王，号(安成)〔成安〕[13]君。	二
五	六	七
九	十　汉拔我陇西。	十一
九	十	十一
廿七	廿八	廿九
九	十	十一
三	王韩信始，汉立之。	二
九　阳降汉。	属汉，为河南郡。	

十二月	二年一月[14]	二月
十二	二年一月	二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二	二年一月	二
卅八	卅九	四十
三	四	五
项籍击荣，走平原，民杀之。	二　项籍复立故齐王田假为王。	田荣弟横反城阳，
十二　汉拔我北地。	二年一月	二
十二	二年一月	二
卅	卅一	卅二　豹降，为王。
十二	(卅)〔十〕三	十四　卬降汉。
三	四	五

	三月　项王三万人破汉兵五十六万。	四月	五月
	三	四	五
	三	四	五
	十五	十六	十七
	三	四	五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六	七	八
击假，假奔楚。杀假。	王广始，故田荣子，横立之。	二	三
		(二)[15]	(三)[16]
	三	四	五　汉杀
	三	四	五
	卅三　从汉伐楚。	卅四　豹归，畔汉。	卅五
	属汉，为河内郡。		
	六　从汉伐楚。	七	八

	六月	七月	八月
	六	七	八
	六	七	八
	十八	十九	廿
	六	七	八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九	十	十一
	四	五	六
邯。属汉为中地、陇西、北地郡。			
	六	七	八
	卅六	卅七	卅八　汉将韩信击虏豹。
	九	十	十一

204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三年一月〔20〕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三年一月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三年一月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19]	廿五
九	十	〔十一〕[18]	布降汉。	
四十七	四十八　汉灭歇。			
十二	十(二)〔三〕[17]	属汉，为太原郡。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三年一月
属汉，为河东、上党郡。				
十二	二年一月	二	三	四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二	三	四（汉围）〔围汉〕[21]荥阳。	五	六	七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卅	卅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203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八	九	十	十一　汉将韩信击杀龙且。	十二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子尉嗣为王。	二	三	四	五
			复赵，王张耳始，汉立之。	二
十八	十九	廿	廿一　汉将韩信击杀广。属汉，为郡。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一	十二	三年一月	二	三

四年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四年一月	二	三	四	五	六
四年一月	二	三	四	五	六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更为淮南(王)〔国〕[22]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齐国。	王韩信始,汉立之。	二	三	四	五
四年一月	二	三	四	五	六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202

七月	八月	九月	五年　即皇帝位。
七	八	九	正月　汉诛籍。王韩信始。
七	八	九	十　芮徙长沙。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二月　汉虏尉。
王英布始,汉立之。	二	三(月)[23]	二年
九	十	十一	十二月乙丑,耳薨。
			以太原为国。
六	七	八	徙韩信王楚。
七	八	九　反。汉诛荼。	后九月,王卢绾始,故太尉。
		置梁国。	王彭越始。
十	十一	十二	四年
		初置长沙国。	二月乙未,王吴芮始,六月,薨。

201	200	199	198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一月　信废为侯。			
三	四	五	六
一　子敖嗣为王。	二	三　敖废为侯。	
王韩信始。九月，信反，降匈奴。			
二	三	四	五
二	三	四	五
五　信徙太原。			
成王臣嗣。	二	三	四

197	196	195	194	193	192
(一)十年[24]	十一年	十二年	孝惠(帝)[25] 元年	二年	三年
七	八　布反,诛。				
六	缯反,降匈奴。				
六　越反,诛。					
五	六	七	八	哀王回薨。	二

191 190 189 188 187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高后元年
			初置鲁国。	四月，王张偃始，高后外孙。
			初置淮阳国。	四月辛卯，王强始，高后所诈立孝惠子。
			复置常山国。	四月辛卯，王不疑始，高后所诈立孝惠子。
			初置吕国。	四月辛卯，王吕台始，高后兄子。
三	四	五	六	七

186 185

二年	三年
二	三
二	三
	(二)[26]
不疑薨,谥曰哀,无子。十月癸丑,王义始,故襄城侯。	二
	(二)
台薨,谥曰肃。子嘉嗣为王。	〔二〕

184	183	182
四年	五年	六年
四	五	六
四	五　强薨，谥曰怀，无子。	王武始，故壶关侯。
义立为帝。五月丙辰，王朝始，故轵侯。	二	三
(三)[27]	(四)[28]	
三	四	嘉坐骄废。十一月，王

181	180
七年	八年
七	八　偃废为侯。
二	三　武以非子诛。
四	五　朝以非子诛。
赵王吕禄始，高后兄子。	八月，汉大臣共诛禄。
吕　产始。[29]	产徙梁。十一月丁巳，王大始，故平昌侯。
初置燕国。	七月癸丑，王吕通。八月，汉大臣共诛通。
二月，王吕产始。	二　汉大臣共诛产。
六	七

179 178 177 176 175 174 173

孝文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172	171	170	169	168	167	166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165 164 163 162 161 160 159 158 157

十五年	十六年	后元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校勘记】

〔1〕 秦起襄公，章文、缪，献、⑤孝、昭、严，稍蚕食六国。 注⑤在“献”下，明颜以“章文、缪、献”断句。王念孙说献公在缪公之后十六世，而与文、缪并数，既为不伦，且上下句法，亦属参差。当断“章文、缪”为句，“献、孝、昭、严”为句。王先谦说王说是。

〔2〕 其(艰)〔黯〕难也。 钱大昭说“艰”当作“黯”。按景祐、殿、局本都作“黯”。

〔3〕 横音(朝)〔胡〕孟反。 景祐、汲古、殿、局本都作“胡”。

〔4〕 箔音(某)〔其〕占反。 景祐、汲古、局本都作“其”。

〔5〕 “故齐将”，钱大昭说当作“齐王”。按景祐、殿本都作“齐王”。

〔6〕 “廿一”，景祐、殿本都作“卅一”。王先谦说作“卅一”是。

〔7〕 此栏二至十八格缺字据殿、局本补，十九格据局本补。

〔8〕 此栏缺字据殿、局本补。十六格“卅二”，景祐本作“廿二”。朱一新说作“廿二”是。

〔9〕 此栏缺字据殿、局本补。

〔10〕 “卅四”，景祐、殿、局本都作“廿四”。朱一新说作“廿四”是。

〔11〕 此栏十一格“七”字据殿本补。十四格“七”字据殿、局本补。十八格八字原在十九格，据景祐、殿、局本移上。

〔12〕 十四格“八”字据殿、局本补。

〔13〕 “安成”，王先谦说殿本作“成安”是。

〔14〕 此栏原分作三栏，据王先谦说并。十七格，殿本作“十三”是。

〔15〕 王先谦说“二”字衍。按景祐、汲古本有，殿、局本无。

〔16〕 王先谦说“三”字衍。按景祐、汲古本有，殿、局本无。

〔17〕 “十二”，景祐、汲古、殿、局本都作“十三”。

〔18〕 “十一”据殿、局本补。

〔19〕 “廿四”据殿、局本补。

〔20〕 此栏原分作二栏，殿本并为一栏。王先谦说殿本不误。

〔21〕 “汉围”，景祐、殿、局本都作“围汉”。

〔22〕 王先谦说“王”当为“国”,各本误。

〔23〕 王先谦说“月”字衍。按景祐本有,殿本无。

〔24〕 王先谦说“一”字衍。按汲古本有,景祐、殿、局本无。

〔25〕 景祐、殿本都无“帝”字。

〔26〕 王先谦说此栏五、七格“二”字衍。按景祐本有,殿、局本无。八格“二”字据景祐、汲古、殿、局本补。

〔27〕 王先谦说“三”字衍。按景祐、汲古本有,殿、局本无。

〔28〕 王先谦说“四”字衍。按景祐、汲古本有,殿、局本无。

〔29〕 此格十一字原在九格,汲古本同,王先谦说误。据景祐、殿、局本移上。

汉书卷十四

诸侯王表第二

昔周监于二代,[①]三圣制法,[②]立爵五等,[③]封国八百,同姓五十有馀。周公、康叔建于鲁、卫,各数百里;太公于齐,亦五侯九伯之地。[④]诗载其制曰:"介人惟藩,大师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怀德惟宁,宗子惟城。毋俾城坏,毋独斯畏。"[⑤]所以亲亲贤贤,褒表功德,[⑥]关诸盛衰,深根固本,为不可拔者也。故盛则周、邵相其治,致刑错;衰则五伯扶其弱,与共守。[⑦]自幽、平之后,日以陵夷,[⑧]至虖陖阨河洛之间,[⑨]分为二周,[⑩]有逃责之台,被窃钩之言。[⑪]然天下谓之共主,[⑫]强大弗之敢倾。[⑬]历载八百馀年,数极德尽,既于王赧,[⑭]降为庶人,用天年终。号位已绝于天下,尚犹枝叶相持,莫得居其虚位,海内无主,三十馀年。[⑮]

①师古曰:"监,视也。二代,夏、殷也。"

②师古曰:"三圣谓文王、武王及周公也。"

③师古曰:"公、侯、伯、子、男。"

④臣瓒曰:"礼记王制云:'五国以为属,属有长;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师古曰:"五侯,五等诸侯也。九伯,九州之伯也。伯,长也。"

⑤师古曰:"大雅板之诗也。介,善也。藩,篱也。屏,蔽也。垣,墙也。翰,干也。怀,和也。俾,使也。以善人为之藩篱,谓封周公、康叔于鲁、卫;以大师为垣墙,谓封太公于齐也。大邦以为屏蔽,谓成国诸侯也;大宗以为桢干,谓王之同姓也。能和其德则天下安宁,分建宗子则列城坚固。城不可使堕坏,宗不可使单独。单独堕坏,则畏惧斯至。"

⑥师古曰:"亲贤俱封,功德并建。"

⑦师古曰:“伯读曰霸。此五霸谓齐桓、宋襄、晋文、秦穆、吴夫差也。”

⑧师古曰:“陵夷,言如山陵之渐平。夷谓颓替也。”

⑨应劭曰:“陖者,狭也。阻者,跱跔也。西迫强秦,东有韩魏,数见侵暴,跱跔不安也。”师古曰:“陖音于懈反。阻音区。”

⑩师古曰:“谓东西二周也。”

⑪服虔曰:“周赧王负责,无以归之,主迫责急,乃逃于此台,后人因以名之。”刘德曰:“洛阳南宫诹台是也。”应劭曰:“窃铁,谓出至路边窃取人铁也。”师古曰:“应说非也。铁钺,王者以为威,用斩戮也。言周室衰微,政令不行于天下,虽有铁钺,无所用之,是谓私窃隐藏之耳。被音皮义反。铁音肤。诹音移,又音直移反。”

⑫如淳曰:“虽至微弱,犹共以为之主。”

⑬师古曰:“言诸侯虽强大者,不敢倾灭周也。”

⑭师古曰:“既亦尽也。赧,谥也,一曰名也,音女版反。”

⑮师古曰:“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初亡,五十六年昭襄王卒,孝文王立一年而卒,庄襄王立四年而卒,子政立二十六年而乃并天下,自号始皇帝。是为三十五年无主也。”

秦据势胜之地,骋狙诈之兵,① 蚕食山东,壹切取胜。② 因矜其所习,自任私知,姗笑三代,荡灭古法,③ 窃自号为皇帝,而子弟为匹夫,内亡骨肉本根之辅,外亡尺土藩翼之卫。陈、吴奋其白挺,④ 刘、项随而毙之。故曰,周过其历,秦不及期,国势然也。⑤

①应劭曰:“狙,伺也,因(闻)〔间〕伺隙出兵也。[1] 狙音若蛆反。”师古曰:“音千絮反。”

②师古曰:“蚕食,解在异姓诸侯王表。壹切,解在平纪也。”

③师古曰:“姗,古讪字也。讪,谤也,音所谏反,又音删。”

④应劭曰:“白挺,大杖也。孟子书曰‘可使制梃以挞秦楚’是也。”师古曰:“挺音徒鼎反。”

⑤应劭曰:“武王克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今乃三十六世,八百六十七岁,此谓过其历者也。秦以谥法少,恐后世相袭,自称始皇,子曰二世,欲以一迄

万,今至子而亡,此之为不及期也。”

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①功臣侯者百有馀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② 自雁门以东,尽辽阳,为燕、代。③常山以南,太行左转,度河、济,漸于海,为齐、赵。④毂、泗以往,奄有龟、蒙,为梁、楚。⑤东带江、湖,薄会稽,为荆吴。⑥北界淮濒,略庐、衡,为淮南。⑦波汉之阳,亘九嶷,为长沙。⑧诸侯(北)〔比〕境,周(市)〔币〕三垂,[2]外接胡越。⑨天子自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⑩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京师内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颇邑其中。⑪而藩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⑫宫室百官同制京师,可谓挢拄过其正矣。⑬虽然,高祖创业,日不暇给,孝惠享国又浅,高后女主摄位,而海内晏如,⑭亡狂狡之忧,卒折诸吕之难,成太宗之业者,亦赖之于诸侯也。

①(项羽)〔韦昭〕曰:[3]“汉封功臣,大者王,小者侯也。”

②师古曰:“九国之数在下也。”

③师古曰:“辽阳,辽水之阳也。”

④师古曰:“太行,山名也。左转,亦谓自太行而东也。漸,入也,一曰浸也。行音胡刚反。漸音子廉反,亦读如本字。”

⑤晋灼曰:“水经云泗水出鲁(下)〔卞〕县。”[4]臣瓒曰:“毂在彭城,泗之下流为毂水。”师古曰:“奄,覆也。龟、蒙,二山名。”

⑥文颖曰:“即今吴也。高帝六年为荆国,十年更名吴。”师古曰:“荆吴,同是一国也。”

⑦师古曰:“濒,水涯也,音频,又音宾。庐、衡,二山名也。”

⑧郑氏曰:“波音陂泽之陂。”孟康曰:“亘,竟也,音古赠反。”师古曰:“波汉之阳者,循汉水而往也。水北曰阳。(陂)〔波〕音彼皮反,[5]又音彼义反。九嶷,山名,有九峰,在零陵营道。嶷音疑。”

⑨师古曰:“比谓相接次也。三垂,谓北东南也。比音频寐反。”

⑩师古曰:“三河,河东、河南、河内也。”

⑪师古曰:“十五郡中又往往有列侯、公主之邑。”

⑫师古曰:“夸音跨。”

⑬师古曰:“挢与矫同。扞,曲也。正曲曰矫。言矫秦孤立之敗而大封子弟,过于强盛,有失中也。”

⑭师古曰:“晏如,安然也。”

然诸侯原本以大,末流滥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横逆,以害身丧国。[①]故文帝采贾生之议分齐、赵,景帝用晁错之计削吴、楚。武帝施主父之册,下推恩之令,使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自此以来,齐分为七,[②]赵分为六,[③]梁分为五,[④]淮南分为三。[⑤]皇子始立者,大国不过十馀城。长沙、燕、代虽有旧名,皆亡南北边矣。[⑥]景遭七国之难,抑损诸侯,减黜其官。[⑦]武有衡山、淮南之谋,作左官之律,[⑧]设附益之法,[⑨]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⑩]

①师古曰:“易睽卦九四爻辞曰‘睽孤,见豕负涂’。睽孤,乖刺之意。睽音工携反。”

②师古曰:“谓齐、城阳、济北、济南、淄川、胶西、胶东也。”

③师古曰:“谓赵、平原、真定、中山、广川、河间也。”

④师古曰:“谓梁、济川、济东、山阳、济阴也。”

⑤师古曰:“谓淮南、衡山、庐江。”

⑥如淳曰:“长沙之南更置郡,燕、代以北更置缘边郡。其所有饶利、兵马、器械,三国皆失之矣。”

⑦师古曰:“谓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损大夫、谒者诸官长丞员等也。”

⑧服虔曰:“仕于诸侯为左官,绝不得使仕于王侯也。”应劭曰:“人道上右,今舍天子而仕诸侯,故谓之左官也。”师古曰:“左官犹言左道也。皆僻左不正,应说是也。汉时依上古法,朝廷之列以右为尊,故谓降秩为左迁,仕诸侯为左官也。”

⑨张晏曰:“律郑氏说,封诸侯过限曰附益。或曰阿媚王侯,有重法也。”师古曰:“附益者,盖取孔子云‘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之义也,皆背正法而厚

于私家也。”

⑩师古曰:“与读曰豫。”

至于哀、平之际,皆继体苗裔,亲属疏远,①生于帷墙之中,不为士民所尊,势与富室亡异。而本朝短世,国统三绝,②是故王莽知汉中外殚微,本末俱弱,③亡所忌惮,生其奸心;因母后之权,假伊周之称,颛作威福庙堂之上,不降阶序而运天下。④诈谋既成,遂据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驰传天下,班行符命。汉诸侯王厥角稽首,⑤奉上玺韨,惟恐在后,⑥或乃称美颂德,以求容媚,岂不哀哉! 是以究其终始强弱之变,明监戒焉。

①师古曰:“言非始封之君,皆其后裔也,故于天子益疏远矣。”

②师古曰:“谓成、哀、平皆早崩,又无继嗣。”

③师古曰:“殚,尽也,音单。”

④师古曰:“序谓东西廂。颛与专同。”

⑤应劭曰:“厥者,顿也。角者,颔角也。稽首,首至地也。言王莽渐渍威福日久,亦值汉之单弱,王侯见莽篡弒,莫敢怨望,皆顿角稽首至地而上其玺绶也。”晋灼曰:“厥犹竖也,叩头则颔角竖。”师古曰:“应说是也。稽音口礼反,与稽同。”

⑥师古曰:“韨音弗,玺之组也。”

号谥	楚元王交		代王喜
属	高帝弟。 师古曰:"楚元王,帝弟,而表居代王前者,以封日先后为次也。"		高帝兄。
始封	六年正月丙午立,二十三年薨。		正月壬子立,七年,为匈奴所攻,弃国自归,废为郃阳侯,孝惠二年薨。
子	孝文二年,夷王郢客嗣,四年薨。	孝景四年,文王礼以元王子平陆侯绍封,三年薨。	吴 高祖十二年十月辛丑,王濞以故代王子沛侯立,四十二年,孝景三年,反,诛。
孙	六年,王戊嗣,二十一年,孝景三年,反,诛。	七年,安王道嗣,二十二年薨。	
曾孙		元朔元年,襄王注嗣,十二年薨。	
玄孙		元鼎元年,节王纯嗣,十六年薨。	
六世		天汉元年,王延寿嗣,三十二年,地节元年,谋反,诛。	
七世 张晏曰:"礼,服尽于玄孙,故以世数名也。"			

齐悼惠王肥			
高帝子。			
正月壬子立，十三年薨。			
孝惠七年，哀王襄嗣，十二年薨。	孝文十六年，孝王将闾以悼惠王子杨虚侯绍封，十一年薨。	城阳　孝文二年二月乙卯，景王章以悼惠王子朱虚侯立，二年薨。	八世　甘露三年，戴王恢嗣，八年薨。
孝文二年，文王则嗣，十四年薨，亡后。	孝景四年，懿王寿嗣，二十三年薨。	四年，共王喜嗣，八年，徙淮南，四年，复还，凡三十三年薨。	九世　永光元年，孝王景嗣，二十四年薨。
	元光四年，厉王次昌嗣，五年薨，亡后。	孝景后元年，顷王延嗣，二十六年薨。	十世　鸿嘉二年，哀王云嗣，一年薨，亡后。(元)〔永〕始[7]元年，王俚以云弟绍封，二十五年，王莽篡位，贬
		元狩六年，敬王义嗣，九年薨。	
		元封三年，惠王武嗣，十(二)〔一〕[6]年薨。	
		天汉四年，荒王顺嗣，四十六年薨。	

	济北　二月乙卯，王兴居以悼惠王子东牟侯立，二年谋反，诛。	菑川　十六年四月丙寅，懿王志以悼惠王子安都侯立为济北王，十一年，孝景四年，徙菑川，三十五年薨。	八世　元延四年，怀王友嗣，六
		元光六年，靖王建嗣，二十年薨。	九世　建平四年，王永嗣，十二
为公，明年废。		元封二年，顷王遗嗣，三十五年薨。	
		元平元年，思王终古嗣，二十八年薨。	
		初元三年，考王尚嗣，六年薨。	
		永光四年，孝王横嗣，三十一年薨。	

年薨。	济南　四月丙寅，王辟光以悼王子劫侯立，十一年反，诛。　师古曰："劫音力。"	菑川　四月丙寅，王贤以悼惠王子武城侯立，十一年反，诛。
年，王莽篡位，贬为公，明年废。		

		荆王贾
		高帝从父弟。
		六年正月丙午立，六年十二月，为英布所攻，亡后。
胶西　四月丙寅，王卬以悼惠王子平昌侯立，十一年反，诛。	胶东　四月丙寅，王熊渠以悼惠王子白石侯立，十一年反，诛。	

淮南厉王长		
高帝子。		
十一年十月庚午立，二十三年，孝文六年，谋反，废徙蜀，死雍。		
十六年四月丙寅，王安以厉王子阜陵侯绍封，四十(二)〔三〕[8]年，元狩元年，谋反，自杀。	衡山　四月丙寅，王赐以厉王子阳周侯立为庐江王，十二年，徙衡山，(三)〔四〕十三年，[9]谋反，自杀。	济北　四月丙寅，王勃以厉王子安阳侯立为衡山王，十二年，徙济北，一年薨，谥曰贞王。
		孝景六年，成王胡嗣，五十四年薨。
		天汉四年，王宽嗣，十一年，后二年，谋反，自杀。

赵隐王如意	代王	赵共王恢 师古曰:“共读曰恭。下皆类此。”
高帝子。	高帝子。	高帝子。
九年四月立,十二年,为吕太后所杀,亡后。	十一年正月丙子立,十七年,高后八年,为皇帝。	十一年三月丙午,为梁王,十六年,高后七年,徙赵,其年自杀,亡后。

赵幽王友		燕灵王建
高帝子。		高帝子。
十一年三月丙寅，立为淮阳王，二年，徙赵，十四年，高后七年，自杀。		十二年二月甲午立，十五年，高后七年，薨。吕太后杀其子。
孝文元年，王遂以幽王子绍封，二十六年，孝景三年，反，诛。	河间　孝文二年（二）〔三〕月[10]乙卯，文王辟彊以幽王子立，十三年薨。	
	十五年，哀王福嗣，一年薨，亡后。	

燕敬王泽	右高祖十一人。吴随父，凡十二人。 师古曰："吴王濞从其父代王喜在此表中，故十二人也。"	梁怀王揖	梁孝王武	
高帝从祖昆弟。		文帝子。	文帝子。	
高后七年，以营陵侯立为琅邪王，二年，孝文元年，徙燕，二年薨。		二年二月乙卯立，十年薨，亡后。	二月乙卯，立为代王，三年，徙为淮阳王，十年，徙梁，三十五年薨。	八世 阳朔元年，王立嗣，
三年，康王嘉嗣，二十六年薨。			孝景后元年，恭王买嗣，七年薨。	
孝景六年，王定国嗣，二十四年，坐禽兽行，自杀。			建元五年，平王襄嗣，四十年薨。	
			太始元年，贞王毋伤嗣，十一年薨。	
			始元二年，敬王定国嗣，四十年薨。	
			初元四年，夷王遂嗣，六年薨。	
			永光五年，荒王嘉嗣，十五年薨。	

二十七年，元始三年，有罪，废，徙汉中，自杀。元始五年二月丁酉，王音以孝王玄孙之曾孙绍封，五年，王莽篡位，贬为公，明年废。	济川　孝景中六年五月丙戌，王明以孝王子桓邑侯立，七年，建元三年，坐杀中傅，废迁房陵。

济东　五月丙戌，王彭离以孝王子立，二十九年，坐杀人，废迁上庸。	山阳　五月丙戌，哀王定以孝王子立，九年薨，亡后。	济阴　五月丙戌，哀王不识以孝王子立，（七）〔二〕[11]年薨，亡后。

代孝王参	右孝文三人。齐、城阳、两济北、济南、菑川、胶西、胶东、赵、河间、淮南、衡山十二人随父，凡十五人。	河间献王德
文帝子。		景帝子。
二月乙卯，立为太原王，(王)[12]三年，更为代王，七年薨。		二年三月甲寅立，二十六年薨。
孝文后三年，恭王登嗣，二十九年薨。		元光六年，共王不周嗣，四年薨。
清河　元光三年，刚王义嗣，十九年，元鼎三年，徙清河，三十八年薨。		元朔四年，刚王基嗣，十二年薨。
太始三年，顷王阳嗣，二十五年薨。		元鼎四年，顷王缓嗣，十七年薨。
地节元年，王年嗣，四年，坐与同产妹奸，废迁房陵，与邑百家。		天汉四年，孝王庆嗣，四十(七)[三][13]年薨。
广宗　元始二年四月丁酉，王如意以孝王玄孙之子绍封，七年，王莽篡位，贬为公，明年废。		五凤四年，王元嗣，十七年，建昭元年，坐杀人，废迁房陵。

	临江哀王阏 师古曰:“阏音一曷反。”	鲁共王馀
	景帝子。	景帝子。
	三月甲寅立,三年薨,亡后。	三月甲寅,立为淮阳王,二年,徙鲁,二十八年薨。
		元朔元年,安王光嗣,四十年薨。
		后元元年,孝王庆忌嗣,三十七年薨。
		甘露三年,顷王封嗣,二十八年薨。
		阳朔二年,文王睆嗣,十九年薨,亡后。 晋灼曰:“睆音锽。”师古曰:“睆音子缘反。”
建始元年正月丁亥,惠王良以孝王子绍封,二十七年薨。		
建平二年,王尚嗣,十四年,王莽篡位,贬为公,明年废。		

	江都易王非 师古曰:“谥法,好更故旧曰易。”
	(高)〔景〕[14]帝子。
	三月甲寅,立为汝南王,二年,徙江都,二十八年薨。
	元朔二年,王建嗣,六年,元狩二年,谋反,自杀。
	广世　元始二年四月丁酉,王宫以易王庶孙盱眙侯子绍封,五年,王莽篡位,贬为公,明
建平三年六月辛卯,王闵以顷王子郃乡侯绍封,十三年,王莽篡位,贬为公,明年,献神书言莽德,封列侯,赐姓王。 师古曰:“郃音吾,又音鱼。”	

	赵敬肃王彭祖		
	景帝子。		
	二月甲寅，立为广川王，四年，徙赵，六十三年薨。		
	征和元年，顷王昌嗣，十九年薨。		平干　征和二年，顷王偃以敬肃王小子立，十一年薨。
年废。	本始元年，怀王尊嗣，五年薨。	地节四年二月甲子，哀王高以顷王子绍封，四月薨。[15]	元凤元年，缪王元嗣，二十四年，五凤二年，坐杀谒者，会薨，不得代。
		元康元年，共王充嗣，五十六年薨。	
		元延三年，王隐〔嗣〕，十九年，王莽篡位，贬为公，明年废。	

长沙定王发		胶西于王端
景帝子。		景帝子。
三月甲寅立，二十八年薨。		三年六月乙巳立，四十七年，元封三年薨，亡后。
元朔二年，戴王庸嗣，二十七年薨。		
天汉元年，顷王附朐嗣，十七年薨。 晋灼曰："附音符。"师古曰："附读如本字。朐音劬。本传作鉏鉤，其音同耳。"		
始元四年，剌王建德嗣，三十四年薨。		
黄龙元年，炀王旦嗣，二年薨，亡后。	初元四年，孝王宗以剌王子绍封，三年薨。	
	永光二年，缪王鲁人嗣，四十八年薨。	
	居摄二年，舜嗣，二年，王莽篡位，贬为公，明年废。	

中山靖王胜		胶东王
景帝子。		景帝子。
六月乙巳立，四十二年薨。		四年四月乙巳立，四年为皇太子。
元鼎五年，哀王昌嗣，二年薨。		
元封元年，穆王昆侈嗣，二十一年薨。 师古曰："穆音与康同。穆，恶谥也。好乐怠政曰穆。它皆类此。"		
征和四年，顷王辅嗣，三年薨。		
始元元年，宪王福嗣，十七年薨。		
地节元年，怀王脩嗣，十五年薨，亡后。		
广德 鸿嘉二年八月，夷王云客以怀王从父弟子绍封，一年薨，亡后。	广平 建平三年正月壬寅，王汉以夷王弟绍封，十三年，王莽篡位，贬为公，明年废。	

临江愍王荣	广川惠王越	
景帝子。	景帝子。	
七年十一月己酉，以故皇太子立，三年，坐侵庙壖地为宫，自杀。	中二年四月乙巳立，十二年薨。	
	建元五年，缪王齐嗣，四十五年薨。	
	征和二年，王去嗣，二十二年，本始四年，坐亨姬不道，废徙上庸，予邑百户。师古曰："忿怒其姬，亨煮而杀。"	地节四年五月庚午，戴王文以缪王子绍封，二年薨。
		元康二年，王汝阳嗣，十五年，甘露四年，杀人，废徙房陵。

	胶东康王寄	
	景帝子。	
	四月乙巳立，二十八年薨。	
	元狩三年，哀王贤嗣，十四年薨。	六安　元狩二年七月壬子，恭王庆以康王少子立，三十八年薨。
	元封五年，戴王通平嗣，二十四年薨。	始元四年，夷王禄嗣，十(四)[16]年薨。
广德　元始二年四月丁酉，静王橚以惠王曾孙戴王子绍封，四年薨。	始元五年，顷王音嗣，五十四年薨。	本始元年，缪王定嗣，二十三年薨。
居摄元年，王赤嗣，三年，王莽篡位，贬为公，明年废。	河平元年，恭王授嗣，十四年薨。	甘露四年，顷王光嗣，二十七年薨。
	永始三年，王殷嗣，二十三年，王莽篡位，贬为公，明年废。	阳朔二年，王育嗣，三十三年，王莽篡位，贬为公，明年废。

清河哀王乘	常山宪王舜	
景帝子。	景帝子。	
中三年三月丁酉立，十二年薨，亡后。	中五年三月丁巳立，三十二年薨。	
	元鼎三年，王勃嗣，坐宪王丧服奸，废徙房陵。	真定　元鼎三年，顷王平以宪王子绍封，二十五年薨。
		征和四年，烈王偃嗣，十八年薨。
		本始三年，孝王(由)〔申〕[17]嗣，(二十二)〔三十三〕年薨。
		建昭元年，安王雍嗣，十六年薨。
		阳朔三年，共王普嗣，十五年薨。
		绥和二年，王杨嗣，十六年，王莽篡位，贬为公，明年废。

		右孝景十四人。楚、济川、济东、山阳、济阴五人随父，凡十九人。 师古曰："此表列诸王次第与本传不同者，本传因母氏之次而尽言所生，表则叙其昆弟长幼。又临江闵王封时年月在后，故不同也。它皆类此。"	齐怀王闳
			武帝子。
			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立，八年，元封元年薨，亡后。
泗水　元鼎二年，思王商以宪王少子立，十五年薨。			
太初二年，哀王安世嗣，一年薨，亡后。	三年，戴王贺以思王子绍封，二十年薨。		
	元凤元年三月丙子，勤王综嗣，三十九年薨。		
	永光三年，戾王骏嗣，三十一年薨。		
	元延三年，王靖嗣，十九年，王莽篡位，贬为公，明年废。		

燕剌王旦	广陵厉王胥		
武帝子。	武帝子。		
四月乙巳立，三十七年，元凤元年，(主)〔坐〕[18]谋反，自杀。	四月乙巳立，六十三年，五凤四年，坐祝诅上，自杀。		
广阳　本始元年五月，顷王建以剌王子绍封，二十九年薨。	初元二年三月壬申，孝王霸以厉王子绍封，十三年薨。		高密　本始元年十月，哀王弘以厉王子
初元五年，穆王舜嗣，二十一年薨。	建昭五年，共王意嗣，十三年薨。	元延二年，靖王守以孝王子绍封，十七年薨。	元康元年，顷王章嗣，三十四年薨。
阳朔二年，思王璜嗣，二十一年薨。	建始二年，哀王护嗣，十五年薨，亡后。	居摄二年，王宏嗣，三年，王莽篡位，贬为公，明年废。	建始二年，怀王宽嗣，十一年薨。
建平四年，王嘉嗣，十二年，王莽篡位，贬为公，明年废。			鸿嘉元年，王慎嗣，二十九

	昌邑哀王髆	右孝武四人。六安、真定、泗水、平干四人随父，（兄）〔凡〕[20]八人。	淮阳宪王钦
	武帝子。		宣帝子。
	天汉四年六月乙丑立，十一年薨。		元康三年四月丙子立，三十六年薨。
立，八年薨。	(元始)〔始元〕[19]元年，王贺嗣，十二年，征为昭帝后，立二十七日，以行淫乱，废归故国，予邑三千户。		河平二年，文王玄嗣，二十六年薨。
			元寿二年，王缜嗣，十九年，王莽篡位，贬为公，明年废。
年，王莽篡位，贬为公，明年废。			

	东平思王宇	
	宣帝子。	
	甘露二年十月乙亥立，三十二年薨。	
	鸿嘉元年，炀王云嗣，十六年，建平三年，坐祝诅上，自杀。	
师古曰："缜音羊善反。"	元始元年二月丙辰，王开明嗣，立五年薨，亡后。	中山　元始元年二月丙辰，王成都以思王孙桃乡顷侯宣子立，奉中山孝王后，八年，王莽篡位，贬为公，明年，献书言莽德，封(烈)〔列〕[21]侯，赐姓王。
		居摄元年，严乡侯子匡为东平王。

楚孝王嚣 师古曰:“嚣音敖。”		
宣帝子。		
十月乙亥,立为定陶王,四年,徙楚,二十八年薨。		
阳朔元年,怀王芳嗣,一年薨,亡后。	阳朔二年,思王衍以孝王子绍封,〔二〕十一[22]年薨。	
	元寿元年,王纡嗣,十年,王莽篡位,贬为公,(子)明年废。	信都　绥和元年十一月壬子,王景以孝王孙立为定陶王,奉恭王后,三年,建平二年,徙信都,十三年,王莽篡位,贬为公,明年废。

中山哀王竟	右孝宣四人。燕王继绝，高密随父，凡六人。	定陶共王康	中山孝王兴	右孝元二人。广陵继绝，凡三人。孝成时河间、广德、定陶三国，孝哀时广平一国，孝平时东平、中山、广德、广世、广宗五国，皆继绝。
宣帝子。		元帝子。	元帝子。	
初元二年二月丁巳，立为清河王，五年，徙中山王，十三年薨，亡后。		永光三年三月，立为济阳王，八年，徙山阳，八年，河平四年四月，徙定陶，凡十九年薨。	建昭二年六月乙亥，立为信都王，十五年，阳朔二年，徙中山，凡三十年薨。	
		阳朔三年，王欣嗣，十四年，绥和元年，为皇太子。	绥和二年，王箕子嗣，六年，元寿二年，立为皇帝。	

【校勘记】

〔1〕 因(闻)〔间〕伺隙出兵也。 朱一新说“闻”疑作“间”。按景祐、殿、局本都作“间”。

〔2〕 诸侯(北)〔比〕境,周(市)〔币〕三垂, 景祐、殿本“北”都作“比”,“市”都作“币”。王先谦说作“比”作“币”是。

〔3〕 (项羽)〔韦昭〕曰: 朱一新说史表集解引作“韦昭”。

〔4〕 泗水出鲁(下)〔卞〕县。 景祐、汲古、殿、局本都作“卞”。朱一新说作“卞”是。

〔5〕 (跛)〔波〕音彼皮反。 景祐、殿本都作“波”。

〔6〕 王先谦说“二”当作“一”。按景祐本作“一”。

〔7〕 “元始”当作“永始”,据资治通鉴改。

〔8〕 王先谦说“四十二”当作“四十三”,史表不误。

〔9〕 王先谦说“三十三”当作“四十三”。按景祐本作“三十四”。

〔10〕 朱一新说文纪作“三月”,汪本亦作“三月”,此作“二月”误。

〔11〕 殿本“七”作“二”。王先谦说作“二”是。

〔12〕 朱一新说汪本无“王”字是。按景祐本无“王”字。

〔13〕 王先谦说“七”当作“三”。按景祐本作“二”。

〔14〕 王先谦说“高”当作“景”。按景祐、殿、局本都作“景”。

〔15〕 此栏五、六、七格原在六、七、八格,据钱大昭说及景祐、殿、局本提上。七格“嗣”字据殿、局本补。

〔16〕 王先谦说“四”字衍。按景祐本“四”作“一”。

〔17〕 王先谦说“由”字闽本、汪本、殿本都作“申”。按景祐本作“申”。又说“二十二年”当作“三十三年”。按景祐本正作“三十三年”。

〔18〕 “主”,景祐、殿、局本都作“坐”。王先谦说作“坐”是。

〔19〕 王先谦说“始元”误倒作“元始”。按景祐、殿、局本都作“始元”。

〔20〕 钱大昭说“兄”当作“凡”。按殿、局本都作“凡”。

〔21〕 殿、局本“烈”都作“列”。王先谦说作“列”是。

〔22〕 此栏四格,王先谦说“十”上脱“二”字。五格,王先谦说“子”字衍。按

景祐、殿、局本都无“子”字。

汉书卷十五上

王子侯表第三上

大哉，圣祖之建业也！后嗣承序，以广亲亲。至于孝武，以诸侯王壖土过制，或替差失轨，而子弟为匹夫，[①]轻重不相准，于是制诏御史："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自是支庶毕侯矣。诗云"文王孙子，本支百世"，[②]信矣哉！[③]

①师古曰："壖亦壝字也。替，古僭字也。轨，法也。"

②师古曰："大雅文王之诗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言文王有明德，故天祚之，子孙嫡者为天子，支庶为诸侯，皆不绝也。"

③师古曰："侯所食邑，皆书其郡县于下。其有不书者，史失之也。或但言某人嗣及直书薨，不具年月，皆阙文也。"

号谥名	冀頡侯信　服虔曰："音戛击之戛。"师古曰："音居黠反。"	合阳侯喜	德哀侯广
属	帝兄子。	帝兄，为代王。匈奴攻代，弃国，废为侯。	
始封位次	七年中封，十三年，高后元年，有罪，削爵一级，为关内侯。　师古曰："不记月日，故云七年中也。"	八年九月丙午封，七年，孝惠二年薨，以子为王，谥曰顷王。	一百二十〔七〕[1]十二年十一月庚辰，以兄子封，(十年)〔七年八月〕薨。
子		沛　十一年十二月癸巳，侯濞以帝兄子封，十二年，为吴王。	高后三年，顷侯通嗣，(三)〔二〕十四年薨。
孙			孝景六年，康侯龁嗣，二十四年薨。　师古曰："龁音纥。下亦同。"
曾孙			元鼎四年，侯何嗣。五年，坐酎金免。
玄孙			泰山　元康四年，广玄孙长安大夫猛，诏复家。　师古曰："大夫，第五爵也。复

		右高祖	上邳侯郢客	朱虚侯章
	六世		楚元王子。	齐悼惠王子。
	七世　元寿二年五月甲子，侯勋以广玄孙之孙长安公乘绍封，千户，九年，王莽篡位，绝。　师古曰："公乘，第八爵也。"		一百二十八二年五月丙申封，七年，为楚王。	一百二十九五月丙申封，八
家，遭[illegible]试役　也。复音方目反。"				

	东牟侯兴居	右高后	管共侯罢军　师古曰："罢音皮彼反，又读曰疲。共读曰恭。下皆类此。"
	齐悼惠王子。		齐悼惠王子。
年，为城阳王。　张晏曰："高后二年诏丞相陈平，令差第列侯位次高下，故王子侯三人有第，二年之后皆不第。"	六年四月丁酉封，四年，为济北王。		四年五月甲寅封，二年薨。
			六年，侯戎奴嗣，二十年，孝景（二）〔三〕[2]年，反，诛。

氏丘共侯甯国	营平侯信都	杨丘共侯安	杨虚侯将闾
齐悼惠王子。	齐悼惠王子。	齐悼惠王子。	齐悼惠王子。
五月甲寅封，十一年薨。	五月甲寅封，十年薨。	五月甲寅封，十二年薨。	五月甲寅封，十二年，为齐王。
十五年，侯偃嗣，十年，孝景三年，反，诛。	十四年，侯广嗣，十一年，孝景三年，反，诛。	十六年，侯偃嗣，十一年，孝景四年，坐出国界，耐[3]为司寇。	

枏侯辟光 师古曰:“枏音其力反。下亦同。”	安都侯志	平昌侯卬	武成侯贤	白石侯雄渠	阜陵侯安
齐悼惠王子。	齐悼惠王子。	齐悼惠王子。	齐悼惠王子。	齐悼惠王子。	淮南厉王子。
五月甲寅封,十二年,为(齐)〔济〕[4]南王。	五月甲寅封,十二年,为济北王。	五月甲寅封,十二年,为胶西王。	五月甲寅封,十二年,为菑川王。	五月甲寅封,十二年,为胶东王。	八年五月丙午封,八年,为淮南王。

安阳侯勃	阳周侯赐	东城哀侯（艮）〔良〕[5]	右孝文	平陆侯礼	休侯富
淮南厉王子。	淮南厉王子。	淮南厉王子。		楚元王子。	楚元王子。
五月丙午封，八年，为衡山王。	五月丙午封，八年，为庐江王。	五月丙午封，七年薨，亡后。		元年四月乙巳封，三年，为楚王。	四月乙巳封，三年，以兄子楚王戊反，免。三年，侯富更封红侯，六年薨，谥曰懿。
					七年，怀侯登嗣，一年薨。
					中元年，敬侯嘉嗣，二十四年薨。
					元朔四年，哀侯章嗣，一年薨，亡后。

沈猷夷侯岁　师古曰:“沈音审。”	宛朐侯埶师古曰:“埶音艺。”	棘乐敬侯调
楚元王子。	楚元王子。	楚元王子。
四月乙巳封,二十年薨。	四月乙巳封,三年,反,诛。	三年八月壬子封,十六年薨。
建元五年,侯受嗣,十八年,元狩五年,坐为宗正听请,不具宗室,耐[6]为司寇。　师古曰:“受为宗正,人有私请求者,受听许之,故于宗室之中事有不具,而受获罪。”		建元三年,恭侯应嗣,十五年薨。
		元朔元年,侯庆嗣,十六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乘氏侯买	桓邑侯明	右孝景	兹侯明	安城思侯苍
梁孝王子。	梁孝王子。		河间献王子。	长沙定王子。
中五年五月丁卯封，一年，为梁王。	五月丁卯封，一年，为济川王。		元光五年正月壬子封，四年，元朔三年，坐杀人，自杀。	六年七月乙巳封，十三年薨。
				元鼎元年，节侯自当嗣。
				侯寿光嗣，五凤二年，坐与姊乱，下狱病死。
				豫章

宜春侯成	句容哀侯党 师古曰："句读为章句之句。"	容陵侯福	杏山侯成
长沙定王子。	长沙定王子。	长沙定王子。	楚安王子。
七月乙巳封，十七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七月(己)〔乙〕[7]巳封，二年薨，亡后。	七月乙巳封，十七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后九月壬戌封，十七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会稽		

浮丘节侯不害	广戚节侯将	丹（杨）〔阳〕[8]哀侯敢	盱台侯蒙之	胡孰顷侯胥行
楚安王子。	鲁共王子。	江都易王子。	江都易王子。	江都易王子。
后九月壬戌封，十一年薨。	元朔元年十月丁酉封，薨。	十二月甲辰封，六年，元狩元年薨，亡后。	十二月甲辰封，十六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正月丁卯封，十六年薨。
元狩五年，侯霸嗣，六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侯始嗣，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元鼎五年，侯圣嗣，坐知人脱亡名数，以为保，
沛		无湖		丹阳

	秣陵终侯缠	**淮陵侯定国**	**张梁哀侯仁**
	江都易王子。	江都易王子。	梁共王子。
	正月丁卯封，元鼎四年薨，亡后。	正月丁卯封，十六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二年五月乙巳封，十三年薨。
杀人，免。 师古曰：“脱亡名数，谓不占户籍也。以此人为庸保，而又别杀人也。”			元鼎三年，侯顺嗣，二十三年，征和三年，为奴所杀。
		淮陵	

龙丘侯代	剧原侯错		怀昌夷侯高遂	平望夷侯赏	
菑川懿王子。	菑川懿王子。		菑川懿王子。	菑川懿王子。	
五月乙巳封，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九)〔五〕[9]月乙巳封，十七年薨。		五月乙巳封，二年薨。	五月乙巳封，七年薨。	
	元鼎二年，孝侯广昌嗣。	六世侯胜容嗣。	四年，胡侯延年嗣。	元狩三年，原侯楚人嗣，二十六年薨。	六世侯旦嗣。
	戴侯骨嗣。		节侯胜时嗣。	太始三年，敬侯光嗣，十四年薨。	
	质侯吉嗣。		侯可置嗣。	神爵四年，顷侯起嗣。	
琅邪	节侯罢嗣。			孝侯均嗣。	

临众敬侯始昌		葛魁节侯宽
菑川懿王子。		菑川懿王子。
五月乙巳封，三十一年薨。		五月乙巳封，八年薨。
太始元年，康侯革生嗣，十八年薨。	六世 釐侯贤嗣。	元狩四年，侯戚嗣，五年，元鼎三年，坐缚家吏恐猲受赇，弃市。 师古曰："猲谓以威力胁人也。赇，枉法以财相谢。猲音呼葛反。赇音求。"
元凤三年，顷侯广平嗣，薨。	七世 侯商嗣，王（恭）〔莽〕[10]篡位，绝。	
原侯农嗣。		
临原 节侯理嗣。		

益都敬侯胡	平的戴侯强 师古曰:“的音丁历反。”		剧魁夷侯黑	
菑川懿王子。	菑川懿王子。		菑川懿王子。	
五月乙巳封,薨。	五月乙巳封,十七年薨。		五(年)〔月〕[12]乙巳封,十七年薨。	
原侯广嗣。	元狩元年,思侯中时 嗣,(二)〔三〕十[11]年薨。	六世侯宣嗣。	元狩元年,思侯招嗣,三年薨。	六世侯向嗣。
侯嘉嗣,元凤三年,坐非广子免。	太始三年,节侯福嗣,十三年薨。		四年,康侯德嗣。	
	神爵四年,顷侯舜嗣。		孝侯利亲嗣。	
	釐侯利亲嗣。		釐侯婴嗣。	

寿梁侯守	平度康侯行		宜成康侯偃	临朐夷侯奴 师古曰:“朐音劬。”
菑川懿王子。	菑川懿王子。		菑川懿王子。	菑川懿王子。
五月乙巳封,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五月乙巳封,四十七年薨。		五月乙巳封,十一年薨。	五月乙巳封,四十一年薨。
	元凤元年,节侯庆忌嗣,三年薨。	六世侯嘉嗣。	元鼎元年,侯福嗣,十二年,太初元年,坐杀弟弃市。	戴侯乘嗣。
	四年,质侯帅军嗣。			节侯赏嗣。
	顷侯钦嗣。			孝侯信嗣。
寿乐	孝侯宗嗣。		平原	东海 安侯祎嗣。师古曰:“祎音猗。”

	雷侯豨	东莞侯吉	辟土节侯壮 师古曰："辟音闢。"	尉文节侯丙
	城阳共王(弟)〔子〕。[13]	城阳共王子。	城阳共王子。	赵敬肃王子。
	五月甲戌封，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五月甲戌封，五年，痫病不任朝，免。	五月甲戌封，三年薨。	六月甲午封，五年薨。
六世 侯岑嗣。			五年，侯明嗣，十二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元狩元年，侯犊嗣，十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东海		东海	南郡

封斯戴侯胡伤	榆丘侯受福	襄嚘侯建 晋灼曰："音内言嚘菟。"师古曰："音士咸反。"	邯会衍侯仁	
赵敬肃王子。	赵敬肃王子。	赵敬肃王子。	赵敬肃王子。	
六月甲午封，二十五年薨。	六月甲午封，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六月甲午封，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六月甲午封，薨。	
太初三年，原侯如意嗣，五十二年薨。			哀侯慧嗣。	六世 节侯重嗣。
甘露四年，孝侯宫嗣。			后元年，勤侯贺嗣，三十五年薨。	七世 怀侯苍嗣，薨，亡后。
侯仁嗣。			甘露元年，原侯张嗣。	
		广平	釐侯康嗣。	

朝节侯义	东城侯遗	阴城思侯苍	广望节侯忠
赵敬肃王子。	赵敬肃王子。	赵敬肃王子。	中山靖王子。
六月甲午封，十三年薨。	六月甲午封，十一年，元鼎元年，为孺子所杀。师古曰："孺子，妾之号也。"	六月甲午封，十七年，太初元年薨。嗣子有罪，不得代。	六月甲午封，三十年薨。
元鼎三年，戴侯禄嗣。			天汉四年，顷侯中嗣，十三年薨。
侯固城嗣，五凤四年，坐酎金少四两免。			始元三年，思侯何齐嗣。
			恭侯遂嗣。
			侯阁嗣。

将梁侯朝平	薪馆侯未央	陆城侯贞	薪处侯嘉	蒲领侯嘉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广川惠王子。
六月甲午封，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六月甲午封，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六月甲午封，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六月甲午封，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三年十月癸酉封，有罪，绝。
涿	涿	涿	涿	东海

西熊侯明	枣彊侯晏	毕梁侯婴	旁光侯殷
广川惠王子。	广川惠王子。	广川惠王子。	河间献王子。
十月癸酉封，薨，亡后。	十月癸酉封，薨，亡后。	十月癸酉封，十九年，元封四年，坐首匿罪人，为鬼薪。	十月癸酉封，十年，元鼎元年，坐贷子钱不占租，取息过律，会赦，免。 师古曰："以子钱出贷人，律合收租，匿不占，取息
		魏	魏

	距阳宪侯匄	蒌节侯退 师古曰："蒌音力朱反。"	阿武戴侯豫	
	河间献王子。	河间献王子。	河间献王子。	
利又多也。占音之赡反。"	十月癸酉封，十四年薨。	十月癸酉封，十六年薨。	十月癸酉封，二十四年薨。	
	元鼎五年，侯凄嗣，坐酎金免。 师古曰："凄音妻。"	元封元年，釐侯婴嗣，二十二年薨。	太初三年，敬侯宣嗣，二十年薨。	六世　侯长久嗣，王莽篡位，绝。
		后元年，原侯益寿嗣，三十一年薨。	始元三年，节侯信嗣，二十三年薨。	
		五凤元年，安侯充世嗣，三年薨。	神爵元年，釐侯婴齐嗣。	
		四年，侯遗嗣，二十年，建始四年薨，亡后。	顷侯黄嗣。	

参户节侯免	州乡节侯禁		平城侯礼
河间献王子。	河间献王子。		河间献王子。
十月癸酉封，四十六年薨。	十月癸酉封，十一年薨。		十月癸酉封，六年，元狩三年，坐恐猲取鸡以令买偿免，复谩，完为城旦。 师古曰："恐猲取人鸡，依令买鸡以偿，坐此免侯，又犯欺谩，故为城旦也。谩音漫。"
元凤元年，敬侯严嗣。	元鼎二年，思侯齐嗣。	六世侯禹嗣，王莽篡位，绝。	
顷侯元嗣。	元封六年，宪侯惠嗣。		
孝侯利亲嗣。	釐侯商嗣。		
侯度嗣。	恭侯伯嗣。		

广侯顺	盖胥侯让 师古曰:“盖音公腊反。”	阴安康侯不害	荣关侯骞
河间献王子。	河间献王子。	济北贞王子。	济北贞王子。
十月癸酉封,十四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十月癸酉封,十四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十月癸酉封,十一年薨。	十月癸酉封,坐谋杀人,会赦,免。
		元鼎三年,哀侯秦(容)〔客〕[14]嗣,三年薨,亡后。	
勃海	魏	魏	茬平 师古曰:“茬音仕疑反。”

周望康侯何	陪缪侯则	前侯信　师古曰："字或作葴，音侧流反。"	安阳侯乐	五据侯(臛)〔曜〕[16]丘　师古曰："(臛)
济北贞王子。	济北贞王子。	济北贞王子。	济北贞王子。	济北式王子。
十(年)〔月〕[15]癸酉封，八年薨。	十月癸酉封，十一年薨。	十月癸酉封，十四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十月癸酉封，三十八年薨。	十月癸酉封，十四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元狩五年，侯当时嗣，六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元鼎二年，侯邑嗣，五年，坐酎金免。		后元年，穆侯延年嗣，十六年薨。	
			本始二年，康侯记嗣，十五年薨。	
			五凤元年，安侯戚嗣。	
	平原	平原	平原　哀侯得嗣，薨，亡后。	泰山

〔曜〕音劬，又音惧。”	富侯龙	平侯遂	羽康侯成
	济北式王子。	济北式王子。	济北式王子。
	十月癸酉封，十六年，元康元年，坐使奴杀人，下狱瘐死。	十月癸酉封，四年，元狩元年，坐知人盗官母马为臧，会赦，复作。师古曰：“有人盗马，为藏匿之，虽会赦，犹复作。复作者，徒役也。复音扶目反。”	十月癸酉封，六十年薨。
			地节三年，恭侯係嗣。
			侯弃嗣，王莽篡位，绝。

胡母侯楚	离石侯绾	邵侯顺
济北式王子。	代共王子。	代共王子。
二月癸酉封，十四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正月壬戌封，后更为涉侯，坐上书谩，耐为鬼(新)〔薪〕。[17] 师古曰："谩，欺诳也，音漫。"	正月壬戌封，二十六年，天汉元年，坐杀人及奴凡十六人，以捕匈奴千骑，免。 师古曰："诈云捕得匈奴骑，故私杀人以当之。"[18]
泰山		

利昌康侯嘉		蔺侯罢军	临河侯贤
代共王子。		代共王子。	代共王子。
正月壬戌封，五十一年薨。		(五)〔正〕月[19]壬戌封，后更为武原侯，坐盗贼免。	正月壬戌封，后更为高俞侯，坐酎金免。
元凤五年，戴侯乐嗣，十二年薨。	六世　侯换嗣，王莽篡位，绝。		
元康二年，顷侯万世嗣。			
节侯光禄嗣。			
刺侯殷嗣。		西河	

湿成侯忠 师古曰:"湿音它合反。"	**土军侯郢客** 师古曰:"土军,西河之县也,说者以为洛阳土军里,非也。"	**皋琅侯迁**	**千章侯遇**
代共王子。	代共王子。	代共王子。	代共王子。
正月壬戌封,后更为端氏侯,薨,亡后。	正月壬戌封,后更为钜乘侯,坐酎金免。	正月壬戌封,薨,亡后。	正月壬戌封,后更为夏丘侯,坐酎金免。
		临淮	**平原**

博阳顷侯就	宁阳节侯恬	瑕丘节侯政		公丘夷侯顺	郁根侯骄 师古曰:“根音狼。”
齐孝王子。	鲁共王子。	鲁共王子。		鲁共王子。	鲁共王子。
三月乙卯封,薨。	三月乙卯封,五十二年薨。	三月乙卯封,五十三年薨。		三月乙卯封,三十年薨。	三月乙卯封,十四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侯终古嗣,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元凤六年,安侯庆忌嗣,十八年薨。	元平元年,思侯国嗣,四年薨。	六世侯禹嗣。	太始元年,康侯置嗣。	
	五凤元年,康侯信嗣。	本始四年,孝侯汤嗣,十年薨。		地节四年,炀侯延寿嗣,九年薨。	
	孝侯扈嗣。	神爵二年,炀侯奉义嗣。		五凤元年,思侯赏嗣。	
济南	侯方嗣。	釐侯遂成嗣。		侯元嗣,王莽篡位,绝。	

西昌侯敬	陆地侯义	邯平侯顺	武始侯昌	爲氏节侯贺
鲁共王子。	中山靖王子。	赵敬肃王子。	赵敬肃王子。	赵敬肃王子。
三月乙卯封，十四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三月乙卯封，十四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三月乙卯封，十四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四月甲辰封，三十四年，为赵王。	四月甲辰封，十八年薨。
				元封三年，思侯安意嗣，二十七年薨。
				始元六年，康侯千秋嗣，十六年薨。
				元康元年，孝侯汉强嗣。
	辛处	广平	魏	侯鄞嗣，王莽篡位，绝。

易安侯平	路陵侯童	攸舆侯则	荼陵节侯沂 师古曰:“荼音涂。沂与欣同。”	建成侯拾
赵敬肃王子。	长沙定王子。	长沙定王子。	长沙定王子。	长沙定王子。
四月甲辰封,二十年薨。	四年三月乙丑封,四年,元狩二年,坐杀人,自杀。	三月乙丑封,二十二年,太初元年,坐篡死罪囚,弃市。	三月乙丑封,十年薨。	三月乙丑封,元鼎二年,坐使行
元封五年,康侯種嗣。			元鼎二年,哀侯汤嗣,十一年,太初元年薨,亡后。	
侯德嗣,始元元年,坐杀人免。				
鄡 师古曰:“鄡音呼各反。”	南阳	南阳	桂阳	

	安众康侯丹 长沙定王子。	
人奉璧皮荐，贺元年十月不会，免。　师古曰："以皮荐璧也。时以十月为岁首，有贺而不及会也。"	三月乙丑封，三十年薨。	
	元封六年，节侯山柑嗣，三十八年薨。　师古曰："柑音方于反。"	侯崇嗣，居摄元年举兵，为王莽所灭。
	地节三年，缪侯毋妨嗣。	
	釐侯褒嗣。	
	侯歙嗣。　师古曰："歙音其禁反，又音其锦反。"	

	叶平侯喜 师古曰:“叶音式涉反。”	**利乡侯婴**	**有利侯钉** 师古曰:“音丁,又音鼎。”
	长沙定王子。	城阳共王子。	城阳共王子。
	三月乙丑封,十三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三月乙丑封,五年,元狩三年,有罪免。	三月乙丑封,三年,元狩元年,坐遣淮南王书称臣弃市。
侯宠,建武二年以崇从父弟绍封。			
建武十三年,侯松嗣。			
今见 师古曰:“作表时见为侯也。”			**东海**

东平侯庆	运平侯记	山州侯齿	海常侯福
城阳共王子。	城阳共王子。	城阳共王子。	城阳共王子。
三月乙丑封，五年，元狩三年，坐与姊奸，下狱瘐死。	三月乙丑封，十三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三月乙丑封，十三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三月乙丑封，十三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东海	东海		琅邪

驹丘敬侯宽	南城节侯贞		广陵厉侯裘 晋灼曰："厉音斯。"	杜原侯皋
城阳共王子。	城阳共王子。		城阳共王子。	城阳共王子。
三月乙丑封，六年薨。	三月乙丑封，四十二年薨。		三月乙丑封，七年薨。	三月乙丑封，十三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元狩四年，原侯报德嗣。	始元四年，戴侯猛嗣，二十二年薨。	六世 侯友嗣，王莽篡位，绝。	元狩五年，侯成嗣，六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侯毋害嗣，本始二年，坐使人杀兄弃市。	神爵元年，元侯尊嗣，二年薨。			
	四年，釐侯充国嗣。			
	顷侯遂嗣。			

临乐敦侯光 师古曰:“敦字或音弋灼反,又作敫,古穆字。”	东野戴侯章	高平侯喜	广川侯颇	重侯担 师古曰:“担音丁甘反。”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河间献王子。
四月甲午封,二十年薨。	四月甲午封,薨。	四月甲午封,十三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四月甲午封,十三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四月甲午封,四年,元狩二年,坐不使人为秋
元封六年,宪侯建嗣。	侯中时嗣,太初四年薨,亡后。			
列侯固嗣。				
五凤三年,节侯万年嗣。				
侯广都嗣,王莽篡位,绝。		平原		平原

	被阳敬侯燕 师古曰:"被音疲彼反。千乘之县也。"		定敷侯越	稻夷侯定
	齐孝王子。		齐孝王子。	齐孝王子。
请免。 师古曰:"请音材姓反。"	四月乙卯封,十三年薨。		四月乙卯封,十二年薨。	四月乙卯封,薨。
	元鼎五年,穆侯偃嗣,二十八年薨。	六世 侯广嗣,王莽篡位,绝。	元鼎四年,思侯德嗣,五十一年薨。	简侯阳都嗣。
	始元二年,顷侯寿嗣。		元康四年,宪侯福嗣。	本始二年,戴侯咸嗣,四十二年薨。
	孝侯定嗣。		恭侯汤嗣。	甘露元年,顷侯闵嗣。
	节侯闳嗣。		定侯乘嗣,王莽篡位,绝。	侯永嗣,王莽篡位,绝。

山原侯国	繁安夷侯忠		柳康侯阳已		云夷侯信
齐孝王子。	齐孝王子。		齐孝王子。		齐孝王子。
四月乙卯封，二十七年薨。五百五十户。	四月乙卯封，十八年薨。		四月乙卯封，薨。		四月乙卯封，十四年薨。
天汉三年，康侯弃嗣，十四年薨。	元封四年，安侯守嗣。	六世侯起嗣。	敷侯罢师嗣。	六世侯守嗣，王莽篡位，绝。	元鼎六年，侯茂发嗣。
始元三年，安侯守嗣，二十二年薨。	节侯寿汉嗣。		于侯自为嗣。		太始二年，康侯遂嗣。
侯发嗣。	元凤五年，顷侯嘉嗣。		安侯携嗣。		釐侯终古嗣。
勃海 甘露二年，孝侯外人嗣，十八年，建始五年薨。	孝侯光嗣。		缪侯轲嗣。		侯得之嗣，王莽篡位，绝。

牟平共侯渫师古曰:“渫音先列反。”		柴原侯代	柏畅戴侯终古	敞安侯延年师古曰:“敞音许昭反。”
齐孝王子。		齐孝王子。	赵敬肃王子。	赵敬肃王子。
四月乙卯封,五年薨。		四月乙卯封,三十四年薨。	五年十一月辛酉封,薨。	十一月辛酉封,十二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元狩三年,节侯奴嗣,(三)〔二〕十五[20]年薨。	六世 釐侯威嗣。[21]	征和二年,节侯胜之嗣,二十七年薨。	侯朱嗣,始元三年薨,亡后。	
太始二年,敬侯更生嗣,(一)〔二〕十九年薨。	七世 侯隆嗣,王莽篡位,绝。	元康二年,敬侯贤嗣。		
地节四年,康侯建嗣,一年薨。		三年,康侯齐嗣。		
元康元年,孝侯尚嗣。		恭侯莫如嗣,薨,亡后。	中山	

乘丘节侯将夜	高丘哀侯破胡	柳宿夷侯盖	戎丘侯让	樊舆节侯修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三月癸酉封，十一年薨。	三月癸酉封，八年，元鼎元年薨，亡后。	三月癸酉封，四年薨。	(二)〔三〕[22]月癸酉封，十(三)〔二〕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二月癸酉封，三十六年薨。
元鼎四年，戴侯德嗣。		元狩三年，侯苏嗣，八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后元年，炀侯过伦嗣。
侯外人嗣，元康四年，坐为子时与后母乱，免。				思侯异众嗣。
				顷侯土生嗣。
				侯自(子)[23]〔予〕嗣，王莽篡位，绝。

曲成侯万岁	安郭于侯传富	安险侯应	安道侯恢	夫夷敬侯义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长沙定王子。
(二)〔三〕月[24]癸酉封，十二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二)〔三〕月[25]癸酉封，薨。五百二十户。	三月癸酉封，十二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三月癸酉封，十二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三月癸酉封，十二年薨。
	釐侯偃嗣。			元鼎五年，节侯禹嗣，五十八年薨。
	侯崇嗣，元康元年，坐首匿死罪免。			五凤三年，顷侯奉宗嗣。
				釐侯庆嗣。
涿	涿			怀侯福嗣。

	春陵节侯买	都梁敬侯定	
	长沙定王子。	长沙定王子。	
	六月壬子封，四年薨。	六月壬子封。八(月)〔年〕[27]薨。	
六世 侯商嗣，王莽篡位，绝。	元狩三年，戴侯熊渠嗣，五十六年薨。	元鼎元年，顷侯偶嗣。 师古曰："偶音胡礼反。"	六世 侯佗人嗣，王莽篡位，绝。
	元康元年，孝侯仁嗣。	节侯弘嗣。	
	侯敞嗣。	原侯顺怀嗣。	
	建武二年，立敞子(社)〔祉〕[26]为城阳王。	炀侯容嗣。	

洮阳靖侯狩燕	众陵节侯贤	终弋侯广置	麦侯昌	钜合侯发
长沙定王子。	长沙定王子。	衡山赐王子。	城阳顷王子。	城阳顷王子。
六月壬子封，七年，元狩六年薨，亡后。	六月壬子封，五十年薨。	六年四月丁丑封，十一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元鼎元年四月戊寅封，五年，坐酎金免。	四月戊寅封，五年，坐酎金免。
	本始四年，戴侯真定嗣，二十二年薨。			
	黄龙元年，顷侯庆嗣。			
	侯骨嗣，王莽篡位，绝。			
		汝南	琅邪	平原

昌侯差	黄侯方 师古曰："黄音口怪反，字或作费，音扶未反。又音秘。"	庳葭康侯泽 师古曰："庳音乎。葭音工遐反。"	原洛侯敢	挟术侯昆景
城阳顷王子。	城阳顷王子。	城阳顷王子。	城阳顷王子。	城阳顷王子。
四月戊寅封，五年，坐酎金免。	四月戊寅封，五年，坐酎金免。	四月戊寅封，六十二年薨。	四月戊寅封，二十六年，征和三年，坐杀人弃市。	四月戊寅封，十六年，天汉元年薨，亡后。
		神爵元年，夷侯舜嗣。		
		顷侯阁嗣。		
琅邪		侯永嗣，王莽篡位，绝。	琅邪	琅邪

挟釐侯霸	枹节侯让	文成侯光	挍靖侯云 师古曰："挍音效。"	庸侯馀	翟侯寿
城阳顷王子。	城阳顷王子。	城阳顷王子。	城阳顷王子。	城阳顷王子。	城阳顷王子。
四月戊寅封，三十五年薨。	四月戊寅封，薨。	四月戊寅封，五年，坐酎金免。	四月戊寅封，五年，坐酎金免。	四月戊寅封，有罪死。	四月戊寅封，五年，坐酎金免。
始元五年，夷侯戚嗣，二十一年薨。	侯兴嗣，为人所杀。				
神爵元年，节侯贤嗣。					
顷侯思嗣。					
孝侯众嗣，薨，亡后。	平原	东海		琅邪	东海

缠侯应 师古曰："缠音竹连反。"	彭侯强	瓠节侯息 师古曰："瓠即瓠字也，又音孤。"	虚水康侯禹	东淮侯类	拘侯贤
城阳顷王子。	城阳顷王子。	城阳顷王子。	城阳顷王子。	城阳顷王子。	城阳顷王子。
四月戊寅封，五年，坐酎金免。	四月戊寅封，五年，坐酎金免。	四月戊寅封，五十五年薨。	四月戊寅封，三十八年薨。	四月戊寅封，五年，坐酎金免。	四月戊寅封，五年，坐酎金免。
		元康四年，质侯守嗣，七年薨。	地节元年，息侯爵嗣，七年薨。		
			五凤四年，侯敞嗣，王莽篡位，绝。		
襄贲 师古曰："贲音奔，又音肥。"	东海			北海	千乘

消侯不疑 师古曰："消音育。"	陆元侯何	广饶康侯国	餅敬侯成 师古曰："餅音步(于)〔丁〕[28]反。"
城阳顷王子。	菑川靖王子。	菑川靖王子。	菑川靖王子。
四月戊寅封，五年，坐酎金免。	七月辛卯封，薨。	七月辛卯封，五十年薨。	七月辛卯封，五十四年薨。
	原侯贾嗣。	地节三年，共侯坊嗣，十四年薨。 师古曰："坊音房。"	地节二年，顷侯龙嗣，五十年薨。
	侯延寿嗣，五凤三年，坐知女妹夫亡命笞二百，首匿罪，免。 师古曰："妹夫亡命，又有笞罪，而藏匿之，坐免也。"	甘露元年，侯麟嗣，王莽篡位，绝。	(永)〔元〕康三年，原侯融嗣。
			侯闵嗣，王莽篡位，绝。
东海	寿光		

俞闾炀侯毋害 师古曰:“俞音喻。”	**甘井侯光**	**襄堤侯圣** 师古曰:“堤音丁奚反。”	**皋虞炀侯建** 师古曰:“炀音弋向反。后皆类此。”
菑川靖王子。	广川缪王子。	广川缪王子。	胶东康王子。
七月辛卯封,四十四年薨。	七月乙酉封,二十五年,征和二年,坐杀人弃市。	七月乙酉封,五十年,地节四年,坐奉酎金斤(十)〔八〕两[29]少四两,免。	元封元年五月丙午封,九年薨。
地节三年,原侯况嗣,十年薨。		(始元)〔元始〕二年,圣子伦以曾祖广川惠王曾孙为广德王。	太初四年,穆侯定嗣,十四年薨。
五凤元年,侯嶙嗣,十二年,初元三年薨,亡后。 师古曰:“嶙音邻。”			本始二年,节侯衰嗣。
			釐侯勤嗣。
	钜鹿	**钜鹿**	颂侯显嗣。

	魏其炀侯昌	祝兹侯延年	高乐康侯师古曰："史失其名也。"	参蔑侯则 晋灼曰："蔑音怯蔑。"师古曰："音子弄反，又音子公反。"
	胶东康王子。	胶东康王子。	齐孝王子。	广川惠王子。
	五月丙午封，十七年薨。	五月丙午封，五年，坐弃印绶出国免。	不得封年，薨，亡后。	不得封年，坐酎金免。
六世 侯乐嗣，王莽篡位，绝。	本始四年，原侯傅光嗣，三十三年薨。			
	甘露三年，孝侯禹嗣。			
	质侯蛟嗣。师古曰："蛟音娇。"			
	侯嘉嗣，王莽篡位，绝。	琅邪	济南	东海

沂蒙侯喜 师古曰："沂音牛衣反。"	沈阳侯自为	漳北侯宽	南緤侯佗 师古曰："緤音力专反。"	南陵侯庆
广川惠王子。	河间献王子。	赵敬肃王子。	赵敬肃王子。	赵敬肃王子。
不得封年，坐酎金免。	不得封年。	不得封年，元凤三年，为奴所杀。	不得封年，征和二年，坐酎金免。	不得封年，后三年，坐为沛郡太守横恣阿上，下狱瘐死。
东海	勃海	巍	钜鹿	临淮

鄗侯舟 师古曰:"鄗音呼各反。"	**安檀侯福**	**爰戚侯当**	**栗节侯乐**
赵敬肃王子。	赵敬肃王子。	赵敬肃王子。	赵敬肃王子。
不得封年,征和四年,坐祝褚上,要斩。师古曰:"褚,古诅字也,音侧据反。"	不得封年,后三年,坐为常山太守祝褚上,讯未竟,病死。师古曰:"讯谓考问之。"	不得封年,后三年,坐与兄廖谋反,自杀。	征和元年封,二十七年薨。
			地节四年,炀侯忠嗣。
			质侯终根嗣。
			侯况嗣。
常山	**魏**	**济南**	

汶夷侯周舍 师古曰:"汶音交,又音爻。"	猇节侯起 晋灼曰:"猇音内言鸮。"师古曰:"音于虬反。"	揶裴戴侯道 郑氏曰:"揶裴音即非,在肥乡县南五里,即非(成)〔城〕[30]也。	澎侯屈釐　师古曰:"澎音彭,东海县也。屈音丘勿反,又音求勿反。"	右孝武
赵敬肃王子。	赵敬肃王子。	赵敬肃王子。	中山靖王子。	
元年封,薨。	元年封,十三年薨。	元年封,十二年薨。	二年三月丁巳封,三年,坐为丞相祝诅,要斩。	
孝侯惠嗣。	始元六年,夷侯充国嗣,二十年薨。	元凤元年,哀侯尊嗣。		
节侯延始嗣。	神爵元年,恭侯广明嗣。	顷侯章嗣。		
哀侯勋嗣。	釐侯固嗣。	釐侯景嗣。		
侯承嗣。	侯钜鹿嗣。	东海　侯发嗣。		

【校勘记】

〔1〕 钱大昭说“一百二十”当作“一百二十七”。王先谦说史表正作“一百二十七”。“十年”,景祐、殿本都作“七年八月”。四格“三”,景祐、殿本都作“二”。

〔2〕 钱大昭说“二年”当作“三年”。王先谦说史表作“三年”。按景祐本正作“三年”。

〔3〕 景祐、殿本“耐”作“削”。

〔4〕 “齐”,景祐、殿、局本都作“济”。

〔5〕 “艮”,景祐、殿本都作“良”。王先谦说“艮”字误。

〔6〕 景祐本作“削”,殿本作“耐”。

〔7〕 王先谦说“己”当为“乙”。按景祐、殿本正作“乙”。

〔8〕 “杨”,景祐、殿本都作“阳”。

〔9〕 王先谦说“九”当为“五”。按景祐、殿、局本都作“五”。

〔10〕 “恭”,景祐、殿、局本都作“莽”。王先谦说作“莽”是。

〔11〕 “二十”,景祐本作“三十”。

〔12〕 “五年”,景祐、殿、局本都作“五月”。王先谦说作“五月”是。

〔13〕 “弟”,殿、局本都作“子”。王先谦说作“子”是,史表同。

〔14〕 “容”,王先谦说闽本、汪本都作“客”,史表同。按景祐本作“客”。

〔15〕 王先谦说“十年”当作“十月”。按景祐本作“十月”。

〔16〕 殿本作“曜”,景祐本误作“曜”。

〔17〕 “新”,殿、局本都作“薪”。

〔18〕 此格原在四格,据景祐、殿、局本提上。

〔19〕 “五月”,景祐、殿本都作“正月”。王先谦说作“正月”是。

〔20〕 此栏四格,王念孙说“三”字误,景祐本作“二十五年”。五格“一十九年”,景祐、殿本“一”作“二”。王先谦说作“二”是。

〔21〕 四、五格原在三、四格,据景祐、殿本改。

〔22〕 此格王先谦说汪本“二”作“三”、“三”作“二”,是。按景祐、殿本同。

〔23〕 “子”,景祐、殿本都作“予”。

〔24〕 “二月”,景祐、殿本都作“三月”。

〔25〕 “二月”,景祐、殿本都作“三月”。

〔26〕 “社”,景祐、殿、局本都作“祉”。朱一新说作“祉”是。

〔27〕 “八月”,景祐、殿、局本都作“八年”。王先谦说作“八年”是。

〔28〕 此栏一格“于”,景祐、殿本都作“丁”。五格“永”,景祐、殿本都作“元”。

〔29〕 此栏三格“十两”,景祐、殿、局本都作“八两”。四格,钱大昭说“始元”当作“元始”。

〔30〕 王先谦说“成”当作“城”。按景祐、殿本都作“城”。

汉书卷十五下

王子侯表第三下

孝元之世，亡王子侯者，盛衰终始，岂非命哉！元始之际，王莽擅朝，伪褒宗室，侯及王之孙焉；[1]居摄而愈多，非其正，故弗录。[2]旋踵亦绝，悲夫！

①师古曰："王之孙亦得封侯，谓承乡侯闳以下是也。"

②师古曰："王莽所封，故不以为正也。"

号谥姓名	松兹戴侯霸	温水侯安国	兰旗顷侯临朝	容丘戴侯方山	良成顷侯文德	蒲领炀侯禄
属	六安共王子。	胶东哀王子。	鲁安王子。	鲁安王子。	鲁安王子。	清河纲王子。
始封	始元五年六月辛丑封，二十二年薨。	六月辛丑封，十年，本始二年，坐上书为妖言，会赦，免。	六月辛丑封，二十二年薨。	六月辛丑封。	六月辛丑封。	六年五月乙卯封。
子	神爵二年，共侯始嗣。		神爵二年，节侯去疾嗣，七年薨。	顷侯未央嗣。	共侯舜嗣。	哀侯推嗣，亡后。
孙	顷侯(缓)〔绶〕[1]嗣。 师古曰："缓音(于)〔千〕涉反。"		甘露元年，楚侯嘉嗣。	侯昭嗣，绝。	楚侯原嗣。	
曾孙	侯均嗣。王莽篡位，绝者凡百八十一人。 师古曰："此下言免绝者皆是也。"		侯位嗣，绝。		戴侯元嗣。	
玄孙					侯闵嗣，绝。	

	南曲炀侯迁	高城节侯梁	成献侯喜	新市康侯吉	江阳侯仁
	清河纲王子。	长沙顷王子。	中山康王子。	广川缪王子。	城阳慧王子。
	五月乙卯封，三十年薨。	六月乙未封。	元凤五年十一月庚子封，十五年薨。	十一月庚子封，二十五年薨。	六年十一月乙丑封，十年，元康元年，坐役使附落免。
元延三年，节侯不识以推弟绍封。	甘露三年，节侯江嗣。	质侯景嗣。	神爵元年，顷侯得疵嗣。师古曰："疵音才斯反。"	甘露三年，顷侯义嗣。	
侯京嗣，免。	侯尊嗣，免。	顷侯请士嗣。	炀侯傰嗣。师古曰："傰音普等反。"	侯钦嗣。	
		侯冯嗣，免。	哀侯贲嗣，建平元年薨，亡后。		
			涿郡	堂阳	入

	阳武侯	右孝昭十二	朝阳荒侯圣	平曲节侯曾
	孝武皇帝曾孙。		广陵厉王子。	广陵厉王子。
师古曰:“有聚落来附者,辄役使之,非法制也。”	元平元年七月庚申封,即日即皇帝位。		本始元年七月壬子封。	七月壬子封,十九年,五凤四年,坐父祝诅上,免,后复封。
			思侯广德嗣。	釐侯临嗣。
			侯安国嗣,免。	侯农嗣,免。
			济南	东海

南利侯昌	安定戾侯贤	东襄爱侯宽	宣处节侯章	修市原侯寅	东昌趡侯成 晋灼曰："音躁疾。"师古曰："即古躁字也。"
广陵厉王子。	燕剌王子。	广川缪王子。	中山康王子。	清河纲王子。	清河纲王子。
七月壬子封，五年，地节二年，坐贼杀人免。	(十)〔七〕[2]月壬子封。	(二)〔三〕[3]年四月壬申封。	三年六月甲辰封，四年薨。	四年四月己丑封，(二)〔三〕[4]年薨。	四月己丑封。
	顷侯延年嗣。	侯使亲嗣，建昭元年薨，亡后。	地节三年，原侯众嗣，薨，亡后。	地节三年，顷侯千秋嗣。	顷侯亲嗣。
	侯昱嗣，免。			釐侯元嗣。	节侯霸嗣。
				侯云嗣，免。	侯祖嗣，免。
汝南	钜鹿	信都		勃海	

新乡侯豹	修故侯福	东阳节侯弘	新昌节侯庆	
清河纲王子。	清河纲王子。	清河纲王子。	燕剌王子。	
四月(乙)〔己〕丑封[5]，四年薨。	四月(乙)〔己〕丑封，五年，元康元年，坐首匿群盗弃市。	四月己丑封，十年薨。	五月癸丑封。	
地节四年，釐侯步可嗣。		神爵二年，釐侯纵嗣。	顷侯称嗣。	
炀侯尊嗣。		顷侯廻始嗣。	哀侯未央嗣，薨，亡后。	元延元年，釐侯嫋以
侯佟嗣，元始元年上书言王莽宜居摄，莽篡位，赐姓王。 师古曰："佟音徒冬反。"		哀侯封亲嗣。		侯晋嗣，免。
	清河	侯伯造嗣，免。	涿	

	邯郸节侯偃 师古曰:“邯音寒。郸音沟。”	乐阳缪侯说	桑中戴侯广汉		张侯嵩
	赵顷王子。	赵顷王子。	赵顷王子。		赵顷王子。
	地节(三)〔二〕[6]年四月癸卯封,九年薨。	四月癸卯封。	四月癸卯封。		四月癸卯封,八年,神爵二年,坐贼杀人,
	神爵三年,釐侯胜嗣。	孝侯宗嗣。	节侯纵嗣。		
未央弟绍封。 师古曰:“嫋音乃了反。”	顷侯度嗣。	顷侯崇嗣。	顷侯敬嗣,亡后。	元延二年,侯舜以敬弟绍封,十九年免。	
	侯定嗣,免。	侯镇嗣,免。			
	魏	常山			常山

	景成原侯雍	平堤严侯招 师古曰："堤音丁奚反。"	乐乡宪侯佟	高郭节侯瞌 师古曰："瞌音一盖反。"
	河间献王子。	河间献王子。	河间献王子。	河间献王子。
上书要上，下狱瘐死。 师古曰："要上者，怙亲而不服罪也。"	四月癸卯封，六年薨。	四月癸卯封，一年薨。	四（年）〔月〕[7]癸卯封，九年薨。	四月癸卯封，薨。
	元康四年，顷侯欧嗣。	三年，缪侯荣嗣。	神爵三年，节侯蒯嗣。	孝侯久长嗣。
	釐侯禹嗣。	节侯曾世嗣。	顷侯邓嗣。	顷侯菲嗣。 师古曰："菲音斐。"
	节侯福嗣，免。	釐侯育嗣。	釐侯胜嗣。	共侯称嗣。
	勃海	钜鹿 侯廼始嗣，免。	钜鹿 侯地绪嗣，免。	哀侯霸嗣，薨，亡后。

		乐望孝侯光	成康侯饶	柳泉节侯强
		胶东戴王子。	胶东戴王子。	胶东戴王子。
		四年二月甲寅封。	二月甲寅封。	二月甲寅封，十七年薨。
		六世 侯发嗣，免。	釐侯林嗣。	侯新嗣，免。	黄龙元年，孝侯建嗣。
		侯起嗣，免。		炀侯万年嗣。
				侯永昌嗣，免。
郑 元延元年，侯异众以霸弟绍封。 师古曰："河间之县也，音莫。"		北海	北海	南阳

复阳严侯延(平)〔年〕[8] 师古曰:“复音(力)〔方〕目反。”	钟武节侯度		高城节侯梁	富阳侯赐
长沙顷王子。	长沙顷王子。		长沙顷王子。	六安夷王子。
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	正月癸卯封。		正月癸卯封。	二年五月丙戌封,二十八年,建昭二年,坐上书归印绶免八百户。
炀侯汉嗣。	孝侯宣嗣。	元延二年,节侯则以霸叔父绍封。	质侯景嗣。	
侯道嗣,免。	哀侯霸嗣,亡后。		顷侯诸士嗣。	
			侯冯嗣,免。	
南阳				

海昏侯贺	**曲梁安侯敬**	**遽乡侯宣**	**新利侯偃**
昌邑哀王子。	平干顷王子。	真定列王子。	胶东戴王子。
(二)〔三〕年[9]四月壬子，以昌邑王封，四年，神爵三年薨。坐故行淫辟，不得置后。师古曰："辟读曰僻。"	七月壬子封。	四年三月甲寅封，二年薨，亡后。	神爵元年四月癸巳封，十一年，甘露四年，坐上书谩，免，复更封户都侯，建始三年又上书谩，免。四百户。
初元三年，釐侯代宗以贺子绍封。	节侯时光嗣。		
原侯保世嗣。	侯欯辩嗣，免。		
侯会邑嗣，免，建武后封。			
豫章	**魏郡**	**常山**	

乐信顷侯强	昌成节侯元	广乡孝侯明	成乡质侯庆		平利节侯世	平乡孝侯（王）〔王〕[10]
广川缪王子。	广川缪王子。	平干顷王子。	平干顷王子。		平干顷王子。	平干顷王子。
三年四月戊戌封。	四月戊戌封，四年薨。	七月壬申封。	七月壬申封，九百户。		四年三月癸丑封。	三月癸丑封。
孝侯何嗣。	五凤三年，顷侯齿嗣。	节侯安嗣。	节侯霸嗣，鸿嘉三年薨，亡后。	元延二年，侯果以霸弟绍封，十九年免。	质侯嘉嗣。	节侯成嗣。
节侯贺嗣。	釐侯应嗣。	釐侯周齐嗣。			釐侯禹嗣。	侯阳嗣，免。
侯涉嗣，免。	质侯江嗣，建平三年薨，亡后。	侯充国嗣，免。			侯旦嗣，免。	
钜鹿	信都	钜鹿	广平		魏郡	魏郡

平簥节侯梁	成陵节侯充	西梁节侯辟兵	历乡康侯必胜	阳城愍侯田
平干顷王子。	平干顷王子。	广川戴王子。	广川缪王子。	平干顷王子。
三月癸丑封，薨，亡后。	(二)〔三〕月[11]癸丑封，四百一十户。	三月乙亥封，七年薨。	七月壬子封，五年薨。	七月壬子封。
	侯德嗣，鸿嘉三年，坐弟与后母乱，共杀兄，德知不举，不道，下狱瘐死。	甘露三年，孝侯广嗣。	甘露元年，顷侯长寿嗣。	节侯贤嗣。
		哀侯宫嗣。	缪侯宫嗣。	釐侯说嗣。
		侯敞嗣，免。	侯东之嗣，免。	侯报嗣，免。
平原	广平	钜鹿	钜鹿	

祚阳侯仁	武陶节侯朝	阳兴侯昌	利乡孝侯安
平干顷王子。	广川缪王子。	河间孝王子。	中山顷王子。
五凤元年四月乙未封，十三年，初元五年，坐擅兴繇赋，削爵一级，为关内侯，九百一十户。	七月壬午封。	十二月癸巳封，二十六年，建始二年，坐朝私留它县，使庶子杀人，弃市。千三百五十户。	甘露元年三月壬辰封。
	孝侯弘嗣。		戴侯遂嗣。
	节侯勤嗣。		侯（固）〔国〕[12]嗣，免。
	侯京嗣，免。		
广平	钜鹿	涿郡	常山

都乡孝侯景	昌虑康侯弘 师古曰："虑音力于反。"	平邑侯敞	山乡节侯绾	建陵靖侯遂	合阳节侯平
赵顷王子。	鲁孝王子。	鲁孝王子。	鲁孝王子。	鲁孝王子。	鲁孝王子。
二年七月辛未封。	四年闰月丁亥封。	闰月丁亥封，二年，初元元年，坐杀一家二人弃市。	闰月丁亥封。	闰月丁亥封，一年薨。	闰月丁亥封，千一百六十户。
侯溱嗣，免。师古曰："溱音臻。"	釐侯奉世嗣。		侯丘嗣，免。	黄龙元年，节侯鲁嗣。	孝侯安上嗣，建始元年薨，亡后。
	侯盖嗣，免。			侯连文嗣，免。	
东海	泰山	东海	东海	东海	东海

东安孝侯强	承乡节侯当 师古曰:“承音证。”	建阳节侯咸	高乡节侯休	兹乡孝侯弘	藉阳侯显	都平爱侯丘
鲁孝王子。	鲁孝王子。	鲁孝王子。	城阳惠王子。	城阳荒王子。	城阳荒王子。	城阳荒王子。
闰月丁亥封。	闰月丁亥封,二千七百户。	闰月丁亥封。	十一月壬申封。	十一月壬申封。	十一月壬申封,十六年,建昭四年,坐恐猲国民取财物,免。六百户。	十一月壬申封。
侯拔嗣,免。	侯德天嗣,鸿嘉二年,坐恐猲国人,受财臧五百以上,免。	孝侯霸嗣。	顷侯兴嗣。	顷侯昌嗣。		恭侯讶(免)〔嗣〕。[13]
		侯并嗣,免。	侯革始嗣,免。	节侯应嗣。		侯堪嗣,免。
				侯宇嗣,免。		
东海	东海	东海	琅邪	琅邪	东海	东海

枣原侯山	箕愿侯文 师古曰："愿音顾，又音原。"	高广节侯勋	即来节侯佼 师古曰："佼音狡。"	右孝宣	胶乡敬侯汉	桃炀侯良
城阳荒王子。	城阳荒王子。	城阳荒王子。	城阳荒王子。		高密哀王子。	广川缪王子。
十一月壬申封。	十一月壬申封。	十一月壬申封。	十一月壬申封。		初元元年三月丁巳封，七百四十户。	三月封。
节侯荅嗣。	节侯瞵嗣。师古曰："瞵音邻。"	哀侯贺嗣。	侯钦嗣，免。		节侯成嗣，阳朔四年薨，亡后。	共侯敞嗣。
侯妾得嗣，薨，亡后。	侯（钦）〔褒〕[14]嗣，免。	质侯福嗣。				侯狗嗣，免。
		侯吴嗣，免。				
琅邪	琅邪	琅邪	琅邪		琅邪	钜鹿

安平釐侯习	阳山节侯宗	庸釐侯谈	昆山节侯光	折泉节侯根	博石顷侯渊	要安节侯胜	房山侯勇
长沙孝王子。	长沙孝王子。	城阳荒王子。	城阳荒王子。	城阳荒王子。	城阳荒王子。	城阳荒王子。	城阳荒王子。
三月封。	三月封。	三月封，九百一十户。	三月封。	三月封。	三月封。	三月封。	三月封，五十六年薨。
侯嘉嗣，免。	侯买奴嗣，免。	侯端嗣，永光二年，坐强奸人妻，会赦，免。	侯仪嗣，免。	侯诩嗣，免。	侯获嗣，免。	哀侯守嗣，薨，亡后。	
钜鹿	桂阳	琅邪	琅邪	琅邪	琅邪	琅邪	琅邪

式节侯宪		临乡顷侯云	西乡顷侯容	阳乡思侯发	益昌顷侯嬰	羊石顷侯回	石乡炀侯理	新城节侯根
城阳荒王子。		广阳顷王子。	广阳顷王子。	广阳顷王子。	广阳顷王子。	胶东顷王子。	胶东顷王子。	胶东顷王子。
三月封，三百户。		五年六月封。	六月封。	六月封。	永光三年三月封。	三月封。	三月封。	三月封。
哀侯霸嗣，鸿嘉元年薨，亡后。	元延元年，侯萌以霸弟绍封，十九年免。	侯交嗣，免。	侯景嗣，免。	侯度嗣，免。	共侯政嗣。	共侯成嗣。	侯建国嗣，免。	侯霸嗣，免。
					侯福嗣，免。	侯顺嗣，免。		
泰山		涿	涿	涿	涿	北海	北海	北海

上乡侯歙 师古曰："歙音翕。"	于乡节侯定	就乡节侯玮	石山节侯玄	都阳节侯音	参封侯嗣	伊乡顷侯迁	襄平侯璧	贯乡侯平 师古曰："贯音式制反。"
胶东顷王子。	泗水勤王子。	泗水勤王子。	城阳戴王子。	城阳戴王子。	城阳戴王子。	城阳戴王子。	广阳厉王子。	梁敬王子。
三月封，三十九年免。	三月封。	三月封，七年薨，亡后。	三月封。	三月封。	三月封。	三月封，薨，亡后。	五年三月封，四十七年免。	建昭元年正月封，四年，病狂自杀。
	侯圣嗣，免。		釐侯嘉嗣，免。	侯闳嗣，免。	侯殷嗣，免。			
北海	东海	东海						

乐侯义	中乡侯延年	郑顷侯罢军	黄节侯顺	平乐节侯迁	菑乡釐侯就	东乡节侯方	陵乡侯讶
梁敬王子。	梁敬王子。	梁敬王子。	梁敬王子。	梁敬王子。	梁敬王子。	梁敬王子。	梁敬王子。
正月封，四年，坐使人杀人，髡为城旦。	正月封，四十六年薨。	正月封。	正月封。	正月封。	正月封。	正月封。	正月封，七年，建始二年，坐使人伤家丞，又贷谷息过
		节侯骏嗣。	釐侯申嗣，元寿二年薨，亡后。	侯宝嗣，免。	侯逢喜嗣，免。	侯护嗣，免。	
		侯良嗣，免。					
			济阴		济南	沛	沛

	溧阳侯钦 师古曰："溧音栗。"	釐乡侯固 师古曰："釐音力之反。"	高柴节侯发	临都节侯未央	高质侯舜	北乡侯谭
	梁敬王子。	梁敬王子。	梁敬王子。	梁敬王子。	梁敬王子。	菑川孝王子。
律，免。师古曰："以谷贷人而多取其息也。"	正月封。	正月封，二十一年，鸿嘉四年，坐上书归印绶；免。四百七十二户。	正月封。	正月封。	正月封。	四年六月封，四十三年免。
	侯毕嗣，免。		釐侯贤嗣。	侯息嗣，免。	釐侯始嗣。	
			侯隐嗣，免。		侯便翁嗣，免。	
	沛	沛	沛			

兰陵节侯宜	广平节侯德	博乡节侯交	柏乡戴侯买	安乡孝侯喜	广鳖侯便	平节侯服	右孝元	昌乡侯宪
广陵孝王子。	广陵孝王子。	六安缪王子。	赵哀王子。	赵哀王子。	菑川孝王子。	菑川孝王子。		胶东顷王子。
五年十二月封。	十二月封。	竟宁元年四月丁卯封。	四月丁卯封。	四月丁卯封。	四月丁卯封。	四月丁卯封。		建始二年正月封，三十年，元寿二年，坐使家丞封上印绶，免。
共侯谭嗣。	侯德嗣，免。	侯就嗣，免。	顷侯云嗣。	鳌侯胡嗣。	节侯护嗣。	侯嘉嗣，免。		
侯便强嗣，免。			侯谭嗣，免。	侯合众嗣，免。	侯宇嗣，免。			
					齐	齐		

顺阳侯共	乐阳侯获	平城釐侯邑	密乡顷侯林	乐都炀侯诉	卑梁侯都	胶阳侯恁 师古曰："恁音女林反。"	武乡侯庆
胶东顷王子。	胶东顷王子。	胶东顷王子。	胶东顷王子。	胶东顷王子。	高密顷王子。	高密顷王子。	高密顷王子。
正月封，三十九年免。	正月封，三十九年免。	正月封。	正月封。	正月封。	正月封，三十九年免。	正月封，三十九年免。	正月封。
		节侯珍嗣。	孝侯钦嗣。	缪侯临嗣。			侯劲嗣，免。
		侯理嗣，免。	侯敞嗣，免。	侯延年嗣，免。			

成乡釐侯安	丽兹共侯赐	窦梁怀侯强	广戚（阳）〔炀〕[15]侯勋	阴平釐侯回	
高密顷王子。	高密顷王子。	河间孝王子。	楚孝王子。	楚孝王子。	
正月封。	正月封。	正月封，四年薨，亡后。	河平三年二月乙亥封。	阳朔二年正月丙午封。	
侯德嗣，免。	侯放嗣，免。		侯显嗣。	侯诗嗣，免。	承乡　元始元年二月丙午，侯闳以孝王孙封，八年免。
			子婴，居摄元年为孺子，王莽篡位，为定安公，莽败，死。		

乐平侯诉		
淮阳宪王子。		
闰六月壬午封，病狂易，免，元寿二年更封共乐侯。 师古曰："病狂而改易其本性也。"		
外黄 元始元年二月丙辰，侯圉以宪王孙封，八年免。	高阳 二月丙辰，侯并以宪王孙封，八年免。	平陆 二月丙辰，侯宠以宪王孙封，八年免。

郜乡侯闵 师古曰："郜音鱼，又音吾。"	建乡釐侯康	安丘侯常	栗乡顷侯护	
鲁顷王子。	鲁顷王子。	高密顷王子。	东平思王子。	
四年四月甲寅封，十七年，建平三年，为鲁王。	四月甲寅封。	鸿嘉元年正月癸巳封，二十八年免。	四月辛巳封。	
宰乡　侯延以顷王孙封，八年免。	侯自当嗣，免。		侯玄成嗣，免。	金乡　元始元年二月丙辰，侯不害以思王孙封，八年免。

平通　二月丙辰，侯旦以思王孙封，八年免。	西安　二月丙辰，侯汉以思王孙封，八年薨。	湖乡　二月丙辰，侯开以思王孙封，八年免。	重乡　二月丙辰，侯少柏以思王孙封，八年(免)〔薨〕。[16]

桑丘侯顷		
东平思王子。		
四月辛巳封。		
阳兴　二月丙辰，侯寄生以思王孙封，八年免。	陵阳　二月丙辰，侯嘉以思王孙封，八年免。	高乐　二月丙辰，侯修以思王孙封，八年免。

平邑　二月丙辰，侯闵以思王孙封，八年免。	平簉　二月丙辰，侯况以思王孙封，八年免。	合昌　二月丙辰，侯辅以思王孙封，八年免。	伊乡　二月丙辰，侯开以思王孙封，八年免。

就乡　二月丙辰，侯不害以思王孙封，八年免。	胶乡　二月丙辰，侯武以思王孙封，八年免。	宜乡　二月丙辰，侯恢以思王孙封，八年免。

		桃乡顷侯宣	新阳顷侯永	陵石侯庆
		东平思王子。	鲁顷王子。	胶东共王子。
		二年正月戊子封。	五月戊子封。	四年六月乙巳封，二十五年免。
昌城　二月丙辰，侯丰以思王孙封，八年免。	乐安　二月丙辰，侯禹以思王孙封，八年免。	侯立嗣，免。	侯级嗣，免。	

祁乡节侯贤	富阳侯萌	曲乡顷侯凤	桃山侯钦	昌阳侯霸	临安侯闵	徐乡侯炔
						师古曰:“炔音桂,字或作快。”
梁夷王子。	东平思王子。	梁荒王子。	城阳孝王子。	泗水戾王子。	胶东共王子。	胶东共王子。
永始二年五月乙亥封。	三年三月庚申封,二十三年免。	六月辛卯封,十七年薨。	四年五月戊申封,二十一年免。	五月戊申封,二十一年免。	五月戊申封,二十一年免。	元延元年二月癸卯封,二十一年,王莽建
侯富嗣,免。		侯云嗣,免。				
		济南				齐

	台乡侯畛 师古曰:“畛音轸。”	西阳顷侯并	堂乡哀侯恢	安国侯吉	梁乡侯交
	菑川孝王子。	东平思王子。	胶东共王子。	赵共王子。	赵共王子。
国元年,举兵欲诛莽,死。	二年正月癸卯封,十八年免。	四月甲寅封。	绥和元年五月戊午封,三年薨,亡后。	六月丙寅封,十六年免。	六月丙寅封,十六年免。
		侯偃嗣,免。			
		东莱			

襄乡顷侯福	容乡釐侯强	缊乡侯固 师古曰："缊音于粉反。"	广昌侯贺	都安节侯普	乐平侯永	万乡侯常得	庸乡侯宰
赵共王子。	赵共王子。	赵共王子。	河间孝王子。	河间孝王子。	河间孝王子。	广阳惠王子。	六安顷王子。
六月丙寅封。	六月丙寅封。	六月丙寅封，十六年免。	六月丙寅封，十六年免。	六月丙寅封。	六月丙寅封，十六年免。	六月丙寅封，十六年免。	三年七月庚午封，十五年免。
侯章嗣，免。	侯弘嗣，免。			侯胥嗣，免。			

右孝成	南昌侯宇	严乡侯信	武平侯璜
	河间惠王子。	东平炀王子。	东平炀王子。
	建平二年五月丁酉封，十二年免。	五月丁酉封，四年，坐父大逆，免，元始元年复封。六年，王莽居摄二年，东郡太守翟义举兵，立信为天子，兵败，死。	五月丁酉封，四年，坐父大逆，免，元始元年复封，居摄二年举兵死。

陵乡侯曾	**武安侯悜** 师古曰:“悜音受。”	**湘乡侯昌**	**方乐侯嘉**
楚思王子。	楚思王子。	长沙王子。	广陵缪王子。
四年三月丁卯封,至王莽六年,举兵欲诛莽,死。	三月丁卯封,二年,元寿二年,坐使奴杀人免,元始元年复封,八年免。	五月丙午封,十一年免。	元寿元年五月乙卯封,十一年免。

宜禾节侯得	富春侯玄	右孝哀	陶乡侯恢	釐乡侯褒	昌乡侯且	新乡侯鲤
河间孝王子。	河间孝王子。		东平炀王子。	东平炀王子。	东平炀王子。	东平炀王子。
二年四月丁酉封。	四月丁酉封，十年免。		元始元年二月丙辰封，八年〔免〕。[17]	二月丙辰封，八年免。	二月丙辰封，八年免。	二月丙辰封，八年免。
侯恢嗣，免。						

郜乡侯光	新（成）〔城〕[18]侯武	宜陵侯丰	堂乡侯护	成陵侯由	成阳侯众	复昌侯休
楚思王子。	楚思王子。	楚思王子。	楚思王子。	楚思王子。	楚思王子。	楚思王子。
二月丙辰封，八年免。	二月丙辰封，八年免。	二月丙辰封，八年免。	二月丙辰封，八年免。	二月丙辰封，八年免。	二月丙辰封，八年免。	二月丙辰封，八年免。

安陆侯平	梧安侯誉	朝乡侯充	扶乡侯普	方城侯宣	当阳侯益
楚思王子。	楚思王子。	楚思王子。	楚思王子。	广阳缪王子。	广阳思王子。
二月丙辰封，八年免。	二月丙辰封，八年免。	二月丙辰封，八年免。	二月丙辰封，八年免。	二年四月丁酉封，七年免。	四月丁酉封，七年免。

广城侯(逮)(隶)[19] 师古曰:“(逮)〔隶〕音竹二反。”	春城侯允	昭阳侯赏	承阳侯景 师古曰:“承音烝。字或作丞。”	信昌侯广	吕乡侯尚
广阳思王子。	东平炀王子。	长沙剌王子。	长沙剌王子。	真定共王子。	楚思王子。
四月丁酉封,七年免。	四月丁酉封,七年免。	五年闰月丁酉封,四年免。	闰月丁酉封,四年免。	闰月丁酉封,四年免。	闰月丁酉封,四年免。

李乡侯殷	宛乡侯隆	寿泉侯承	杏山侯遵	右孝平
楚思王子。	楚思王子。	楚思王子。	楚思王子。	
闰月丁酉封，四年免。	闰月丁酉封，四年免。	闰月丁酉封，四年免。	闰月丁酉封，四年免。	

【校勘记】

〔1〕 钱大昭说“缓”不成字,闽本作“绶”。按殿本作“绂”。注“于”,殿本作“千”。

〔2〕 “十”,景祐、殿本都作“七”。朱一新说作“七”是。

〔3〕 “二”,景祐、殿本都作“三”。

〔4〕 “二”,景祐、殿本都作“三”。王先谦说作“三”是。

〔5〕 钱大昭说“乙”当作“己”,下栏修故侯亦误。按殿本都作“己”。

〔6〕 “三”,景祐、殿本都作“二”。苏舆说作“二”是。

〔7〕 “四年”,景祐、殿、局本都作“四月”。

〔8〕 此格“平”,景祐本作“年”,殿本脱。注“力”,景祐、殿本都作“方”。

〔9〕 苏舆说“二年”当作“三年”。按景祐本作“三年”。

〔10〕 “王”,殿本作“壬”。王先谦说作“壬”是。

〔11〕 “二月”,景祐、殿本都作“三月”。朱一新说作“三月”是。

〔12〕 “固”,景祐、殿本都作“国”。

〔13〕 “免”,景祐、殿、局本都作“嗣”。朱一新说作“嗣”是。

〔14〕 “钦”,钱大昭说闽本作“褒”,朱一新说汪本作“褒”。按景祐、殿本都作“褒”。

〔15〕 钱大昭说“阳”当作“炀”。按景祐、殿本都作“炀”。

〔16〕 朱一新说汪本“免”作“薨”。按景祐、殿本都作“薨”。

〔17〕 “免”,据景祐、殿、局本补。

〔18〕 “成”,景祐、殿本都作“城”。

〔19〕 钱大昭说“逮”不成字,汪本作“隶”。按景祐、殿本都作“隶”。

汉书卷十六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四

自古帝王之兴，曷尝不建辅弼之臣所与共成天功者乎！[①]汉兴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陈之岁，[②]初以沛公总帅雄俊，三年然后西灭秦，立汉王之号，五年东克项羽，即皇帝位，八载而天下乃平，始论功而定封。讫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时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裁什二三，[③]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存，爰及苗裔。"[④]于是申以丹书之信，重以白马之盟，[⑤]又作十八侯之位次。[⑥]高后二年，复诏丞相陈平尽差列侯之功，录弟下竟，臧诸宗庙，副在有司。[⑦]始未尝不欲固根本，而枝叶稍落也。

①师古曰："天功，天下之功业也。虞书舜典曰'钦哉，惟时亮天功'也。"

②师古曰："谓陈涉自称楚王时也。"

③师古曰："裁与才同，十分之内才有二三也。"

④应劭曰："封爵之誓，国家欲使功臣传祚无穷也。带，衣带也。厉，砥厉石也。河当何时如衣带，山当何时如厉石，言如带厉，国犹永存，以及后世之子孙也。"

⑤师古曰："丹书，解在高纪。白马之盟，谓刑白马歃其血以为盟也。"

⑥孟康曰："唯作元功萧、曹等十八人位次耳。高后乃诏作位次下竟。"师古曰："谓萧何、曹参、张敖、周勃、樊哙、郦商、奚涓、夏侯婴、灌婴、傅宽、靳歙、王陵、陈武、王吸、薛欧、周昌、丁复、虫达、从第一至十八也。"

⑦师古曰："副，贰也。其列侯功籍已藏于宗庙，副贰之本又在有司。"

故逮文、景四五世间，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

小国自倍,①富厚如之。②子孙骄逸,忘其先祖之艰难,多陷法禁,陨命亡国,〔或〕(云)〔亡〕子孙。[1]讫于孝武后元之年,靡有孑遗,耗矣。③罔亦少密焉。④故孝宣皇帝愍而录之,乃开庙臧,览旧籍,诏令有司求其子孙,咸出庸保之中,⑤并受复除,或加以金帛,⑥用章中兴之德。

①师古曰:"自倍者,谓旧五百户,今者至千也。曹参初封万六百户,至后嗣侯宗免时,有户二万三千,是为户口蕃息故也。它皆类此。"

②师古曰:"言其赀财亦稍富厚,各如户口之多也。"

③孟康曰:"耗音毛。无有毛米在者也。"师古曰:"孟音是也,而解非也。孑然,独立貌,言无有独存者,至于耗尽也。今俗语犹谓无为耗,音毛。"

④服虔曰:"法罔差益密也。"

⑤师古曰:"庸,〔卖〕功庸也;[2]保,可安信也:皆赁作者也。"

⑥师古曰:"复音方目反。"

降及孝成,复加恤问,稍益衰微,不绝如线。①善乎,杜业之纳说也!曰:"昔唐以万国致时雍之政,②虞、夏以(之)多群后飨共己之治。③[3]汤法三圣,殷氏太平。④周封八百,重译来贺。⑤是以内恕之君乐继绝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国,⑥至于不及下车,德念深矣。⑦成王察牧野之克,顾群后之勤,知其恩结于民心,功光于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录遗老之策,高其位,大其禹,⑧爱敬伤尽,命赐备厚。⑨大孝之隆,于是为至。至其没也,世主叹其功,无民而不思。所息之树且犹不伐,⑩况其庙乎?是以燕、齐之祀与周并传,子继弟及,历载不堕。⑪岂无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赖焉。⑫迹汉功臣,亦皆割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号,亡以显其魂,赏亦不细矣。百馀年间而袭封者尽,或绝失姓,或乏无主,朽骨孤于墓,苗裔流于道,生为愍隶,死为转尸。⑬以往况今,甚可悲伤。⑭圣朝怜闵,诏求其后,四方忻忻,靡不归心。出入数年而不省察,恐议者不思大义,设言虚亡,则厚德掩息,遴柬布章,⑮非所以视化劝后也。⑯三人为众,虽难尽继,宜从尤功。"⑰于是成帝复绍萧何。

①晋灼曰:"线,今缘缘字也,音先战反。"

②师古曰:“雍,和也。尧典云‘黎萌于变时雍’,故杜业引之也。”

③师古曰:“群后谓诸侯也。恭己,无为也。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共读曰恭。”

④师古曰:“三圣谓尧、舜、禹也。”

⑤师古曰:“重译谓越裳氏也。”

⑥师古曰:“以立亡国之后为安泰也。”

⑦张晏曰:“谓武王入殷,未及下车,封黄帝之后于蓟,虞舜之后于陈也。”

⑧师古曰:“寓谓启土所居也。”

⑨师古曰:“饬,谨也,读与敕同。”

⑩师古曰:“谓召伯止于甘棠之下而听讼,人思其德,不伐其树,召南甘棠之诗是也。”

⑪师古曰:“弟代兄位谓之及。堕,毁也,音火规反。”

⑫师古曰:“言国家非无刑辟,而功臣子孙得不陷罪辜而能长存者,思其先人之力,令有续嗣也。繇读与由同。”

⑬应劭曰:“死不能葬,故尸流转在沟壑之中。”师古曰:“愍隶者,言为徒隶,可哀愍之也。”

⑭师古曰:“况,譬也。”

⑮晋灼曰:“许慎云‘遴,难行也’。柬,古简字也。简,少也。言今难行封,则得继绝者少,若然,此必布闻彰于天下也。”师古曰:“遴读与吝同。”

⑯师古曰:“视读与示同。”

⑰孟康曰:“言人三为众,虽难尽继,取其功尤高者(三)〔一〕人继之,[4]于名为众矣。”服虔曰:“尤功,封重者一人也。”师古曰:“孟说是也。”

哀、平之世,增修曹参、周勃之属,得其宜矣。以缀续前记,究其本末,并序位次,尽于孝文,以昭元功之侯籍(云)。①[5]

①师古曰:“籍谓名录也,高纪所云通侯籍也。”

号谥 姓名	平阳懿侯曹参
侯状 户数	以中涓从起沛，至霸上，侯。以将军入汉，以假左丞相定魏、齐，以右丞相，侯，万六百户。 师古曰："中涓，亲近之臣，若谒者、舍人之类也。涓，洁也，主居中扫洁也。涓音工玄反。"
始封	六年十二月甲申封，十二年薨。
位次	孟康曰："曹参位第二而表在首，萧何位第一而表在十三，表以封前后故也。"
子	孝惠六年，靖侯窋嗣，二十九年薨。
孙	孝文后四年，简侯奇嗣，七年薨。
曾孙	孝景四年，夷侯时嗣，二十三年薨。
玄孙	元光五年，共侯襄嗣，十六年薨。

六世　元鼎二年，侯宗嗣，二十四年，征和二年，坐与中人奸，阑入宫掖门，入财赎完为城旦。户二万三千。	十世　建武二年，侯宏嗣，以本(治)〔始〕[6]子举兵佐军，绍封。
七世　元康四年，参玄孙之孙杜陵公乘喜诏复家。　孟康曰："诸复家皆世世无所与，得传同产子。"	十一世　侯旷嗣，今见。
八世	
九世　元寿二年五月甲子，侯本始以参玄孙之玄孙杜陵公士绍封，千户，元始元年益满二千户。	

信武肃侯靳歙 师古曰:“歙音翕。”		**汝阴文侯夏侯婴**
以中涓从起宛朐,入汉,以骑都尉定三秦,击项籍,别定江汉,侯,五千三百户。以将军攻豨、布。		以令史从降沛,为太仆,常奉车,竟定天下,及全皇太子、鲁元公主,侯,六千九百户。
十二月甲申封,九年薨。		十二月甲申封,三十年薨。
十一		八
高后六年,侯亭嗣,二十一年,孝文后三年,坐事国人过律,免。 师古曰:“事谓役使之也。”	六世 元康四年,歙玄孙之子长安上造安汉诏复家。	孝文九年,夷侯灶嗣,七年薨。
孙		十六年,共侯赐嗣,四十一年薨。
曾孙		元光(三)〔二〕年,[7]侯颇嗣,十八年,元鼎
玄孙		玄孙

		清河定侯王吸
		以中涓从起丰，至霸上，为骑郎将，入汉，以将军击项籍，侯，二千二百户。
		十二月甲申封，二十三年薨。
		十四
	六世 元康四年，婴玄孙之子长安大夫信诏复家。	孝文元年，哀侯疆嗣。七年薨。
		八年，孝侯伉嗣，二十年薨。 师古曰："伉音口浪反，又音工郎反。"
二年，坐尚公主与父御〔婢〕奸，自杀。		孝景五年，哀侯不害嗣，十九年，元光二年薨，亡后。
		元康四年，吸玄孙长安大夫充国诏复家。

	阳陵景侯傅宽	
	以舍人从起横阳，至霸上，为骑将，入汉，定三秦，属淮阴，定齐，为齐丞相，侯，二千六百户。	
	十二月甲申封，十二年薨。	
	十　位次曰武忠侯。　师古曰："汉列侯位次簿有谥号姓名与史所记不同者，表则具载矣。"	
元寿二年八月，诏赐吸代后爵关内侯，不言世。	孝惠六年，顷侯清嗣，二十(四)〔二〕年[8]薨。	六世
	孝文十五年，共侯明嗣，〔二〕十二年薨。	七世　元康四年，宽玄孙之孙长陵士伍
	孝景四年，侯偃嗣，三十一年，元狩元年，坐与淮南王谋反，诛。	
	玄孙	

	广严侯召欧 师古曰："召读曰邵。欧音乌后反。它皆类此。"	**广平敬侯薛欧**
	以中涓从起沛，至霸上，为连敖，入汉，以骑将定燕、赵，得燕将军，侯，二千二百户。	以舍人从起丰，至霸上，为郎，入汉，以将军击项籍将锺离昧，侯，四千五百户。
	十二月甲申封，二十三年薨。	十二月甲申封，十四年薨。
	二十八	十五
	孝文二年，戴侯胜嗣，九年薨。	高后元年，靖侯山嗣，二十六年薨。
景诏复家。	十一年，共侯嘉嗣，十三年，孝文后七年薨，亡后。	平棘 孝文后三年，侯泽嗣，孝景中三年，有罪，免。中五年，泽复封，三十三年薨，谥曰节侯。
	曾孙	元朔四年，侯穰嗣，三年，元狩元年，坐受淮南赂称臣，在赦前，免。
	元康四年，欧玄孙安陵大夫不识诏复家。	元康四年，欧玄孙长安大夫去病诏复家。

博阳严侯陈濞	堂邑安侯陈婴
以舍人从砀，以刺客将入汉，以都尉击项羽荥阳，绝甬道，杀追士卒，侯。 师古曰："楚军追汉兵者，濞杀其士卒也。"	以自定东阳为将，属楚项梁，为楚柱国。四岁，项羽死，属汉，定豫章、浙江，都渐，定自为王壮息，侯，
十二月甲申封，三十年薨。	十二月甲申封，(六)〔十八〕[9]年薨。
十九	八十六
塞 孝文后三年，侯始嗣，九年，坐谋杀人，会赦，免。孝景中五年，始复封，二年，后元年，有罪，免。	高后五年，共侯禄嗣，十八年薨。
孙	孝文三年，侯午嗣，尚馆陶公主，四十八年薨。
元康四年，濞曾孙茂陵公乘寿诏复家。	元光六年，侯季须嗣。十三年，元鼎元年，坐母公主卒未除服奸，兄

六百户。复相楚元王十二年。

师古曰:"渐,水名。在丹阳黝县南蛮中。婴既定诸地而都之,时又有壮息者,称僭王,婴复讨平也。"

隆虑　孝景中五年,侯融以长公主子侯,万五千户,二十九年,坐母丧未除服奸,自杀。

弟争财,当死,自杀。

	曲逆献侯陈平	
	以故楚都尉，汉王二年初起修武，为都尉，以护军中尉出奇计，定天下，侯，五千户。	
	十二月甲申封，二十四年薨。	
	四十七	
六世 元康四年，婴玄孙之子霸陵公士尊诏复家。	孝文三年，共侯买嗣，二年薨。	六世 元康四年，平玄孙之子长安簪裹莫诏复家。
	五年，简侯悝嗣，二十二年薨。	元始二年，诏赐平代后者凤爵关内侯，不言世。
	孝景五年，侯何嗣，二十三年，元光五年，坐略人妻，弃市。户万六千。	

留文成侯张良	
以厩将从起下邳，以韩申都下韩，入武关，设策降秦王婴，解上与项羽隙，请汉中地，常为计谋，侯，万户。 师古曰："韩申都即韩王信也，楚汉春秋作信都。古信申同义。"	
正月丙午封，十六年薨。	
六十二 师古曰："高祖自云(传)〔得〕[10]天下由张良，称其才也。叙位次，乃以曹参比萧何，校其勤也。至如户数多少，或以才德，或以功劳，亦无定也。故称萧何功第一，户唯八千。张良食万户，而位过六十。它皆类此。"	
高后三年，侯不疑嗣，十年，孝文五年，坐与门大夫杀故楚内史，赎为城旦。 师古曰："门大夫，侯之属官也。"	六世 元康四年，良玄孙之
孙	
曾孙	
玄孙	

	射阳侯刘缠　师古曰："即项伯也。射字或作贲者，后人改也。"	鄫文终侯萧何　师古曰："鄫音赞。"
	兵初起，与诸侯共击秦，为楚左令尹。汉王与项有隙于鸿门，缠解难，以破羽降汉，侯。	以客初从入汉，为丞相，守蜀及关中，给军食，佐定诸侯，为法令宗庙，侯，八千户。
	正月丙午封，九年，孝惠三年薨。嗣子睢有罪，不得代。	正月丙午封，九年薨。
		一
子阳陵公乘千秋诏复家。		孝惠三年，哀侯禄嗣，六年薨，亡后。高后二年，封何夫人禄母同为侯，

孝文元年罢。	筑阳　高后二年，定侯延以何少子封，孝文元年更为鄡，二年薨。　师古曰："筑音逐。"	
	炀侯遗嗣，一年薨，亡后。	武阳　五年，侯则以何孙遗弟绍封，二十年有罪，免。二万六千户。

	六世　甘露二年，思侯辅嗣。	六世　永始元年七月癸卯，釐侯喜以何玄孙之子南緦长绍封，三年薨。 师古曰："緦音力全反，钜鹿之县也。"
	七世　侯获嗣，永始元年，坐使奴杀人，减死，完为城旦。	七世　永始四年，质侯尊嗣，五年薨。
		八世　绥和元年，质侯章嗣，元始元年，益封满二千户，十三年薨。
玄孙绍封，十四年薨。		九世　王莽居摄元年，侯禹嗣，建国元年更为萧乡侯，莽败，绝。

绛武侯周勃		
以中涓从起沛，至霸上，侯。定三秦，食邑，为将军，入汉，定陇西，击项籍，守峣关，定泗水、东海，侯，八千一百户。		
正月丙午封，三十三年薨。		
四		
孝文十二年，侯胜之嗣，六年，有罪，免。	修　后(二)〔三〕年，[11]侯亚夫以勃子绍封，十八年，有罪，免。　师古曰："修读曰条。"	平曲　孝景后元(元)年，[12]共侯坚以勃子绍封，元朔五年，侯建德嗣，十二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元康四年，勃曾孙槐里公乘广
		元始二年，侯共以勃玄孙绍封，千户。

	舞阳武侯樊哙	
	以舍人起沛，从至霸上，为侯。以郎入汉，定三秦，为将军，击项籍，再益封。从破燕，执韩信，侯，五千户。	
	正月丙午封，十三年薨。	
	五	
十九年薨。	孝惠七年，侯伉嗣，九年，高后八年，坐吕氏诛。 师古曰："伉音口浪反，又音冈。"	孝文元年，荒侯市人以哙子绍封，二十九年薨。
		(老)[孝][13]景七年，侯它广嗣，中六年，坐非子免。
汉诏复家。		元康四年，哙曾孙长陵不更胜客诏复家。师古曰："不更，爵名。胜客，其人名。"
		玄孙

	曲周景侯酈商	
	以将军从起岐，攻长社以南，别定汉及蜀，定三秦，击项籍，侯，四千八百户。	
	正月丙午封，二十二年薨。	
	六	
六世　元始二年，侯章以唅玄孙之子绍封，千户。	孝文元年，侯寄嗣，三十二年，有罪，免。户万八千。	缪　孝景中三年，靖侯坚绍封。
		元光四年，康侯遂成嗣。
		怀侯世宗嗣。
		元鼎二年，侯终根嗣，二十九年，后二年，祝诅上，腰斩。

	颍阴懿侯灌婴	
	以中涓从起砀，至霸上，为昌文君，入汉，定三秦，食邑。以将军属韩信，定齐、淮南及八邑，杀项籍，侯，五千户。	
	正月丙午封，二十六年薨。	
	九	
六世　元康四年，商玄孙之子长安公士共诏复家。	孝文五年，平侯何嗣，二十八年薨。	
元始二年，诏赐商代后者猛友爵关内侯。	孝景中三年，侯彊嗣，十三年，有罪，免。户八千四百。	临汝　元光二年，侯贤以婴孙绍封，九年，元朔五年，坐子伤人首匿，免。千户。
		元康四年，婴曾孙长安官首匿诏复家。
		元寿二年八月，诏赐婴代后者谊爵关内侯。

	汾阴悼侯周昌	
	初起，以职志击秦，入汉，出关，以内史坚守敖仓，以御史大夫侯，比清阳侯。 如淳曰："职志，官名，主旗帜也。"师古曰："志音式吏反。"	
	正月丙午封，十年薨。	
	十六	
	孝惠四年，哀侯开方嗣，十六年薨。	
	孝文前五年，侯意嗣，十三年，坐行赇，髡为城旦。	安阳 孝景中二年，侯左车以昌孙绍封，八年，建元元年，有罪，免。
师古曰："官首，爵名；匿，其人名也。"		元康四年，昌曾孙沃侯国士伍明诏复家。

	梁邹孝侯武虎	
	兵初起，以谒者从击破秦，入汉，定三秦，出关，以将军击定诸侯，比博阳侯，二千八百户。	
	正月丙午封，十一年薨。	
	二十	
	孝惠五年，侯最嗣，五十八年薨。	六世　元康四年，虎玄孙之子夫夷侯国公乘充竟诏复家。
	元光三年，顷侯婴齐嗣，二十年薨。	
师古曰："明旧有官爵，免为士伍而属沃侯之国也。"	元鼎四年，侯山柎嗣，一年，坐酎金免。　师古曰："柎音肤。其字从木。"	
	玄孙	

成敬侯董渫 师古曰:“渫音先列反。字或作绁。”	**蓼夷侯孔聚**
初起以舍人从击秦,为都尉,入汉,定三秦,出关,以将军定诸侯,比厌次侯,二千八百户。	以执盾前元年从起砀,以左司马入汉,为将军,三以都尉击项籍,属韩信,侯。师古曰:“前元年,谓初起之年,即
正月丙午封,七年薨。	正月丙午封,三〔十〕年[14]薨。
二十五	三十
节氏 孝惠元年,康侯赤嗣,四十四年,有罪,免。户五千六百。孝景中五年,赤复封,八年薨。	孝文九年,侯臧嗣,四十五年,元朔三年,坐为太常衣冠道桥坏不得度,免。
建元四年,共侯罢军嗣,五年薨。	孙
元光三年,侯朝嗣,十二年,元狩三年,坐为济南太守与城阳王女通,耐为鬼薪。	曾孙
元康四年,渫玄孙平陵公乘诎诏复家。	元康四年,聚玄孙长安公士宣诏复家。

	费侯陈贺 师古曰:“费音扶味反。说者以为季氏邑,非也。”	
秦胡亥元年。后皆类此。击项籍者,即楚汉春秋及史记所谓孔将军居左者。”	以舍人前元年从起砀,以左司马入汉,用都尉属韩信,击项籍,为将军,定会稽、浙江、湖陵,侯。	
	正月丙午封,二十二年薨。	
	三十一	
师古曰:“游衣冠之道。”	孝文元年,共侯常嗣,二十四年薨。	**巢** 孝景中六年,侯最以贺子绍封,二年薨,亡后。
	孝景二年,侯偃嗣,八年,有罪,免。	
		元康四年,贺曾孙茂陵上造侨诏复家。

阳夏侯陈豨	隆虑克侯周灶
以特将将卒五百人前元年从起宛朐，至霸上，为游击将军，别定代，破臧荼，侯。	以卒从起砀，以连敖入汉，以长钲都尉击项籍，侯。　如淳曰："连敖，楚官。左传楚有连尹、莫敖，其后合为一官号。"师古曰："长钲，长刃兵也，为刀而剑形。史记作长铤，铤亦刀耳。钲音丕。铤音披。"
正月丙午封，十年，以赵相国反，自为王，十二年，诛。	正月丁未封，三十九年薨。
	三十四
	孝文后二年，侯通嗣，十二年，孝景中元年，有罪，完为城旦。
	孙
	曾孙
	元康四年，灶玄孙阳陵公乘诏复家。

阳都敬侯丁复　师古曰:“复音扶目反。”	阳信胡侯吕青	
以越将从起薛,至霸上,以楼烦将入汉,定三秦,属周吕侯,破龙且彭城,为大司马,破项籍叶,为将军,忠臣,侯,七千八百户。	以汉五年用令尹初从,功比堂邑侯,千户。	
正月戊申封,十九年薨。	正月壬子封,十年薨。	
十七	八十七	
高后六年,趯侯宁嗣,十(三)〔二〕[15]年薨。　师古曰:“趯,古躁字也。”	孝惠四年,顷侯臣嗣,十八年薨。	六世　中三年,侯谈嗣,三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孝文十年,侯安城嗣,十五年,孝景二年,有罪,免。户万七千。	孝文七年,怀侯义嗣,二年薨。	
元康四年,复曾孙临沂公士赐诏复家。	九年,惠侯它嗣,十九年薨。	
	孝景五年,共侯善嗣,五年薨。	元康四年二月,青玄孙长陵大夫阳诏复家。

东武贞侯郭蒙	汁防萧侯雍齿 （师古）〔如淳〕[16]曰："汁音什。防音方。"
以户卫起薛，属周吕侯，破秦军杠里，陷杨熊军曲遇，入汉，为城将，定三秦，以都尉坚守敖仓，为将军破项籍，侯，三千户。 师古曰："城将，将筑城之兵也。"	以赵将前三年从定诸侯，二千五百户，功比平定侯。齿故沛豪，有力，与上有隙，故晚从。
正月戊午封，十九年薨。	三月戊子封，九年薨。
四十一	五十七
高后六年，侯它嗣，三十一年，孝景六年，有罪，弃市。户万一百。	孝惠三年，荒侯钜鹿嗣，三十八年薨。
孙	孝景三年，侯野嗣，十年薨。
曾孙	终侯桓嗣，不得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元康四年，蒙玄孙茂陵公士广汉诏复家。	

棘蒲刚侯陈武	**都昌严侯朱轸**	
以将军前元年将卒二千五百人起薛，别救东阿，至霸上，(一)〔二〕[17]岁十月入汉，击齐历下军临(菑)菑，侯。	以舍人前元年从起沛，以队帅先降翟王，虏章邯，侯。	
三月丙申封，(四)〔三〕十八年，孝文后元年薨。子奇反，诛，不代。	三月庚子封，十四年薨。	
十三	二十三	
子	高后元年，刚侯率嗣，十五年薨。	
孙	孝文八年，夷侯诎嗣，十六年薨。	
元康四年，武曾孙云阳上造嘉诏复家。	孝景元年，共侯偃嗣，二年薨。	
	三年，侯辟彊嗣，五年，中元年薨，亡后。	元康四年，轸玄孙昌侯国公士先诏复家。

武彊严侯严不职	贯齐合侯傅胡害 师古曰:"贯音式制反。"
以舍人从起沛(公),[18] 至霸上,以骑将入汉,还击项籍,属丞相宁,功侯。用将军击黥布,侯。	以越户将从破秦,入汉,定三秦,以都尉击项籍,侯,六百户,功比台侯。
三月庚子封,二十年薨。	三月庚子封,二年薨。
三十三	三十六
高后七年,简侯婴嗣,十九年薨。	八年,共侯方山嗣,二十年薨。
孝文后二年,侯青翟嗣,四十七年,元鼎二年,坐为丞相建御史大夫(阳)〔汤〕不直,自杀。 师古曰:"以狱建之意,而不直也。"	孝文元年,炀侯赤嗣,十一年薨。
元康四年,不职曾孙长安公乘仁诏复家。	十二年,康侯遗嗣,四十四年薨。
	元朔五年,侯猜嗣,八年,元鼎元年,坐杀人,弃市。

		海阳齐信侯摇母馀
		以越队将从破秦，入汉，定三秦，以都尉击项籍，侯，千七百户。
		三月庚子封，九月薨。
		三十七
	元寿（一）〔二〕[19]年八月，诏赐胡害为后者爵（太）〔大〕上造。	孝惠三年，哀侯昭襄嗣，九年薨。
		高后五年，康侯建嗣，三十年薨。
		孝景四年，哀侯省嗣，十年薨，亡后。
元康四年，胡害玄孙茂陵公士世诏复家。		玄孙

	南安严侯宣虎	肥如敬侯蔡寅
	以河南将军汉王三年降晋阳，以重将破臧荼，侯，九百户。 师古曰："重将者，主将领辎重也。重音直用反。一曰持重之将也，音直勇反。"	以魏太仆汉王三年初从，以车骑将军破龙且
	三月庚子封，三十年薨。	三月庚子封，二十四
	六十三	六十六
六世 元康四年，母馀玄孙之子不更未央诏复家。	孝文九年，共侯戎嗣，十一年薨。	孝文三年，严侯戎嗣，十四年薨。
元寿二年八月，诏赐母馀代后者贤爵关内侯。	后四年，侯千秋嗣，十一年，孝景中元年，坐伤人，免。户二千一百。	后元年，侯奴嗣，七年，孝景元年薨，亡后。
	元康四年，虎曾孙南安簪袁护诏复家。	元康四年，寅曾孙肥如

	曲成圉侯虫达
及彭城，侯，千户。	以西城户将三十七人从起砀，至霸上，为执金吾，五年，为二队将，属周吕侯，入汉，定三秦，以都尉破项籍陈下，侯，四千户。以将军击燕、代。
年薨。	三月庚子封，二十二年薨。
	十八　位次曰夜侯恒。
	孝文元年，侯捷嗣，八年，有罪，免。十四年，捷复封，十八年，复免。户九千三百。孝景中五年，侯捷复封，五年薨。
	建元二年，侯皇柔嗣，二十四年，元鼎二年，坐为汝南太守知民不用赤侧钱为赋，为鬼薪。　师古曰："赤侧解在食货志。时并令以充赋，而汝南不遵诏令。"
大夫福诏复家。	**曾孙**
	元康四年，达玄孙茂陵公乘宣诏复家。

河阳严侯陈涓	淮阴侯韩信
以卒前元年起砀从，以二队将入汉，击项籍，得梁郎将处，侯。以丞相定齐。	初以卒从项梁，梁死，属项羽为郎中，至咸阳，亡从入汉，为连敖票客。萧何言信为大将军，别定魏、赵，为齐王，徙楚，擅发兵，废为侯。 师古曰："高纪及信传并云为治粟都尉，而此云票客，参错不同。或者以其票疾而宾客礼之，故云票客
三月庚子封，二十二年薨。	六年封，五年，十一年，坐谋反诛。
二十九	
孝文元年，信嗣，三年，坐不偿人责过六月，免。	
孙	
曾孙	
元康四年，涓玄孙即丘公士元诏复家。	

	芒侯彤跖　师古曰："彤音而。左氏传曰宋彤班。跖音之亦反。"	敬市侯阎泽赤
也。票音频妙反。"	以门尉前元年初起砀，至霸上，为定武君，入汉，还定三秦，为都尉击项羽，功侯。	以执盾初起从入汉，为河上守，迁为殷相，击项籍，侯，千户，功比平定侯。
	六年封，三年薨，亡后。	四月癸未封，三年薨。
		五十五
	张　九年，侯昭嗣，四年，有罪，免，孝景三年，诏以故列侯将兵击吴楚，复封。	九年，夷侯无害嗣，三十八年薨。
	侯申嗣，元朔六年，坐尚南宫公主不敬，免。　师古曰："景帝女也。"	孝文后四年，戴侯续嗣，八年薨。
		孝景五年，侯穀嗣，四十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柳丘齐侯戎赐	魏其严侯周止
	以连敖从起薛，以三队将入汉，定三秦，以都尉破项籍军，为将军，侯，八千户。	以舍人从起沛，以郎中入汉，为周信侯，定三秦，以为骑郎将，破项籍东城，侯，千户。
	六月丁亥封，十八年薨。	六月丁亥封，十八年薨。
	三十九	四十四
六世　元康四年，泽赤玄孙之子长安上造章世诏复〔家〕。[20]	高后五年，侯安国嗣，三十年薨。	高后五年，侯简嗣，二十九年，孝景三年，谋反，诛。户三千。
	孝景四年，敬侯嘉成嗣，十年薨。	孙
	后元年，侯角嗣，有罪，免。户三千。	曾孙
	元康四年，赐玄孙长安公士元生诏复家。	元康四年，止玄孙长陵不更广世诏复家。

祁毅侯缯贺

以执盾汉王三年初起从晋阳，以连敖击项籍。汉王败走，贺击楚迫骑，以故不得进。汉王顾谓贺祈王。战彭城，斩项籍，争恶，绝延壁，侯，千四百户。 师古曰："谓之祁王，盖嘉其功，故宠号之，许以为王也。争恶，谓争恶地。延壁，壁垒之名也。"

六月丁亥封，三十三年薨。

五十一

孝文十二年，顷侯胡嗣，十七年薨。

孝景六年，侯它嗣，十九年，元光二年，坐射擅罢，免。 师古曰："方大射而擅自罢去也。"

曾孙

元康四年，贺玄孙茂陵公大夫赐诏复家。

平悼侯工师喜	鲁侯奚涓	城父严侯尹恢
初以舍人从击破秦，以郎中入汉，以将军定诸侯，守雒阳，侯，比费侯贺，千三百户。	以舍人从起沛，至咸阳为郎，入汉，以将军定诸侯，四千八百户，功比舞阳侯，死军事。	初以谒者从入汉，以将军击定诸侯，以右丞相备守
六月丁亥封，六年薨。	重平　六年，侯涓亡子，封母底为侯，十九年薨。	六年封，九年薨。
三十二　位次曰聊城侯。	七	二十六
十二年，靖侯奴嗣，三十一年薨。		孝惠三年，侯开方嗣，七年，高后
孝文十六年，侯执嗣，十九年，孝景中五年，坐匿死罪，会赦，免。户三千三百。		孙
		曾孙
		玄孙

		任侯张越
淮阳，功比厌次侯（顷侯诸庄），[21] 二千户。		以骑都尉汉五年从起东垣，击燕、代，属雍齿，有功，为车骑将军。
		六年封，十六年，高后三年，坐匿死罪，免。户七百五十。
三年，夺爵为关内侯。	六世　元康四年，恢玄孙之子新丰簪裹殷诏复家。[22]	

棘丘侯襄	河陵顷侯郭亭	
以执盾队史前元年从起砀，破秦，治粟内史入汉，以上郡守击定西魏地，功侯。	以连敖前元年从起单父，以塞路入汉，还定三秦，属周吕侯，以都尉击项籍，功侯。 师古曰："塞路者，主遮塞要路，以备敌寇也。"	
六年封，十四年，高后元年，有罪，免。户九百七十。	七月庚寅封，二十四年薨。	
	二十七	
	孝文三年，惠侯欧嗣，二十二年薨。	
	孝景二年，胜侯客嗣，八年，有罪，免。	南 中六年，靖侯延居绍封，十五年薨。
		元光六年，侯则嗣，十七
		元康四年，亭玄孙茂陵公乘贤诏复家。

	昌武靖信侯单究	
	初以舍人从，以郎入汉，定三秦，以郎骑将军击诸侯，侯，九百户，功比魏其侯。	
	七月庚寅封，十三年薨。	
	四十五	
	孝惠六年，惠侯如意嗣，四十三年薨。	六世
	孝景中元四年，侯贾成嗣，十六年薨。	七世　元康四年，究玄孙之孙阳陵公乘万年诏复家。
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元光五年，侯德嗣，四年，元朔三年，坐伤人二旬内死，弃市。户六百。	

高宛制侯丙猜		宣曲齐侯丁义
初以客从入汉，定三秦，以中尉破项籍，侯，千六百五户，比斥丘侯。		以卒从起留，以骑将入汉，
七月戊戌封，七年薨。		七月戊戌封，
四十一		四十三
孝惠元年，简侯得嗣，三十年薨。	六世	发娄孝文十一年，
孝文十六年，平侯武嗣，二十四年薨。	七世　元康四年，猜玄孙之孙高宛大夫龄诏复家。	孙
建元元年，侯信嗣，三年，坐出入属车间，免。户三千二百。　师古曰："天子出行，陈列属车，而辄至于其间。"	八世　元始三年，猜玄孙之曾孙内诏赐爵关内侯。	元康四年，义

	终陵齐侯华毋害	东茅敬侯刘到
定三秦，破籍军荥阳，为郎骑将，破钟离昧军固陵，侯，六百七十户。	以越将从起留，入汉，定三秦，击臧荼，侯，七百四十户。从攻马邑及布。	以舍人从起砀，至霸上，以二队入汉，定三秦，以都尉击项籍，破臧荼，侯，捕
三十二年薨。	七月戊戌封，三十五年薨。	八月丙辰封，二十四年薨。
	四十六	四十八
侯通嗣，十七年，有罪，赦为鬼薪。户千一百。孝景中五年，通复封，十一年，有罪，免。	孝文四年，共侯勃嗣，十六年薨。	孝文三年，侯告嗣，十二年，十六年，坐事国人
	后四年，侯禄嗣，七年，孝景四年，坐出界，耐为司寇。户千五百。	孙
曾孙阳安公士年诏复家。	元康四年，曾孙於陵大夫告诏复家。	元康四年，到曾孙侗阳公乘咸

	斥丘懿侯唐厉	
韩王信，为将军，(邑益)〔益邑〕[23]千户。	以舍人初从起丰，以左司马入汉，以亚将攻籍，却敌，为东部都尉，破籍，侯成武，为汉中尉，击布，为斥丘侯，千户。 师古曰："初为成武侯，后更封斥丘也。"	
	八月丙辰封，二十年薨。	
	四十	
过员，免。师古曰："嗣爵十三年至孝文十六年而免也。事谓役使之。员，数也。"	孝文九年，共侯朝嗣，十三年薨。	
	后六年，侯贤嗣，四十三年薨。	
诏复家。师古曰："铜音纡。"	元鼎二年，侯尊嗣，二年，坐酎金免。	元康四年，厉曾孙长安公士广意诏复家。

台定侯戴野	安国武侯王陵	
以舍人从起砀，用队率入汉，以都尉击籍，籍死，击临江，属将军贾，功侯。以将军击燕、代。	以自聚党定南阳，汉王还击项籍，以兵属，从定天下，侯，五千户。	
八月甲子封，二十五年薨。	八月甲子封，二十一年薨。	
三十五	十二	
孝文四年，侯午嗣，二十二年，孝景三年，坐谋反，诛。	高后八年，哀侯忌嗣，一年薨。	
孙	孝文元年，终侯游嗣，三十九年薨。	
曾孙	建元元年，安侯辟方嗣，二十年薨。	
元康四年，野玄孙长陵上造安昌诏复家。	元狩三年，侯定嗣，八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元康四年，陵玄孙长安公乘襄诏复家。

乐成节侯丁礼		辟阳幽侯审食其
以中涓骑从起砀，为骑将入汉，定三秦，为正奉侯，以都尉击籍，属灌婴，杀龙且，更为乐成侯，千户。		以舍人初起，侍吕后、孝惠。二岁十月，吕后入楚，食其侍从一岁，侯。
八月甲子封，二十六年薨。		八月甲子封，二十五年，为
四十二		五十九
孝文五年，夷侯马从嗣，十八年薨。	六世	孝文四年，侯平嗣，二十一年，孝景二年，
后七年，式侯吾客嗣，四十二年薨。	七世　元康四年，礼玄孙之孙长安公士禹诏复家。	
元鼎二年，侯义嗣，三年，坐言五利侯不道，弃市。户二千四百。		元康四年，食其曾孙茂陵公
玄孙		

	嘲成制侯周緤　师古曰:"嘲音陪,又音普肯反。緤音息列反。"	
	以舍人从起沛,至霸上,入汉,定三秦,食邑池阳,击项籍荥阳,绝甬道,从度平阴,遇韩信军襄国。楚、汉分鸿沟,以緤为信,战不利,不敢离上,侯,二千二百户。	
淮南王长所杀。	八月甲子封,二十七年薨。	
	二十二	
坐谋反,自杀。	侯昌嗣,有罪,免。	鄲　孝景中元年,康侯应以昌弟绍封,一年薨。　师古曰:"鄲,
		中(三)〔二〕年,[24]侯仲居嗣,三十四年,元鼎三年,坐为太常收赤侧钱不收,完为
乘非诏复家。		元康四年,緤曾孙长安公士禹诏赐黄金
	长沙	沛　元始元年,緤玄孙护以诏书为次复禹同产弟子,死,亡

	安平敬侯鄂秋
	以谒者汉王三年初从，定诸侯，有功(秋)〔秩〕，[25]举萧何功，因故侯，二千户。 师古曰："先以食邑，因就封之也。事见萧何传。"
	八月甲子封，十二年薨。
	六十一
沛之县也，音多。"	孝惠三年，简侯嘉嗣，九年薨。
城旦。 如淳曰："食货志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也。"	高后八年，顷侯应嗣，十四年薨。
十斤复家，死，亡子，复免。	孝文十四年，炀侯寄嗣，二十五年薨。
子，绝。	孝景后三年，侯但嗣，十九年，元狩元年，坐与淮南王安通，遗王书称臣尽力，弃市。

	北平文侯张苍
	以客从起武阳，至霸上，为常山守，得陈馀，为代相，徙赵相，以代相侯。为计相四岁，淮南相十四岁。千二百户。　如淳曰："计相，官名，但知计会。"
	八月丁丑封，五十年薨。
	六十五
六世　元康四年，秋玄孙之子解大夫后诏复家。	孝景六年，康侯奉嗣，八年薨。
	后元年，侯类嗣，七年，建元五年，坐临诸侯丧后，免。
	曾孙
	玄孙

	高胡侯陈夫乞	厌次侯爰类	
	以卒从起杠里，入汉，以都尉击籍，将军定燕，千户。	以慎将元年从起留，入汉，以都尉守广武，功侯。 师古曰："以谨慎为将也。"	
	六年封，二十五年薨。	六年封，二十二年薨。	
	八十二	二十四	
六世 元康四年，苍玄孙之子长安公士盖宗诏复家。	孝文五年，炀侯程嗣，薨，亡后。	孝文元年，侯〔贺〕嗣，[26] 五年，谋反，诛。	六世 元康四年，类玄
		孙	七世 元始三年，类玄
		曾孙	
	元康四年，夫乞玄孙长陵公乘胜之诏复家。	玄孙	

	平皋炀侯刘它　师古曰:“它音徒何反。”	
	汉六年以砀郡长初从,功比軹侯,侯,五百八十户。实项氏,赐姓。　师古曰:“軹音大,又音第。”	
	七年十月癸亥封,十年薨。	
	百二十一	
孙之子阳陵公士世诏复家。	孝惠五年,共侯远嗣,(二)〔三〕[27]十四年薨。	六世
孙之孙万诏赐爵关内侯。	孝景元年,节侯光嗣,十六年薨。	七世　元康四年,它玄孙之孙长安簪裹胜之诏复家。
	建元元年,侯胜嗣,二十八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玄孙	

复阳刚侯陈胥		
以卒从起薛，以将军入汉，以右司马击项籍，侯，千户。		
七年十月甲子封，三十一年薨。		
四十九		
孝文十一年，共侯嘉嗣，十八年薨。		六世 元始元年，胥玄孙之子传诏赐帛百匹。
孝景六年，康侯拾嗣，二十(三)〔五〕[28]年薨。		
元朔元年，侯彊嗣，七年，元狩二年，坐父拾非嘉子，免。	元康四年，胥曾孙云阳簪裹幸诏复家。	
	玄孙	

阳河齐侯其石		柏至靖侯许盎
以中谒者从入汉，以郎中骑从定诸侯，侯，五百户，功比高湖侯。		以骈邻从起昌邑，以说卫入汉，以中尉击籍，侯，千户。 师古曰："二马曰骈。骈邻，谓并两骑为军翼也。说读曰税。〔税〕[29]卫谓军行初舍止之时主为卫也。"
十一月甲子封，三年薨。		十月戊辰封，十四年，高后元年，有罪，免，三年，复封，六年薨。
八十三		五十八
十年，侯安国嗣，五十一年薨。	六世 元康四年，石玄孙之子长安官大夫益寿诏复家。	孝文元年，简侯禄嗣，十四年薨。
孝景中四年，侯午嗣，三十三年薨。		十五年，侯昌嗣，三十二年薨。
埤山 元鼎四年，共侯章更封，十三年薨。 师古曰："埤音脾，又音婢。"		元光二年，侯安如嗣，十三年薨。
元封元年，侯仁嗣，征和三年，坐祝诅，要斩。		元狩三年，侯福嗣，五年，元鼎二年，坐为奸，为鬼薪。

	中水严侯吕马童	
	以郎骑将汉元年从好畤，以司马击龙且，复共斩项籍，侯，千五百户。	
	正月己酉封，三十年薨。	
	百一	
六世　元康四年，盎玄孙之子长安公士建诏复家。	孝文十年，夷侯瑕嗣，三年薨。	六世
	十(二)〔三〕年，[30]共侯青眉嗣，三十二年薨。	七世　元康四年，马童玄孙之孙长安公士建明诏复家。
	建元六年，靖侯德嗣，一年薨。	
	元光元年，侯宜城嗣，二十二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杜衍严侯王翥 如淳曰:"翥音署。"师古曰:"音之庶反。"		赤泉严侯杨喜
以中郎骑汉王二年从起下邳,属淮阴侯,从灌婴共斩项羽,侯,千七百户。		以郎中骑汉王二年从起杜,属淮阴,后从灌婴共斩项籍,侯,千九百户。
正月己酉封,十八年薨。		正月己酉封,十三年,高后元年,有罪,免,二年,
百二		百三
高后六年,共侯福嗣,七年薨。	孝景后元年,侯郢人以翥子绍封,十二年薨。	孝文十二年,定侯敷嗣,十五年薨。
孝文五年,孝侯市臣嗣,七年薨。	元光四年,侯定国嗣,十三年,元狩五年,有罪,免。	临汝 孝景四年,侯毋害嗣,六年,坐诈绐人臧六百,免。中五年,毋害复封,十二年,元光二年,
十二年,侯舍嗣,二十四年,有罪,为鬼薪。户三千四百。	元康四年,翥曾孙长安大夫安乐诏复家。	曾孙
		元康四年,喜玄孙茂陵不更孟尝诏赐黄金十斤,复家。

		朝阳齐侯华寄
		以舍人从起薛，以连敖入汉，以都尉击项羽，复攻韩王信，侯，千户。
复封，十八年薨。		三月壬寅封，十二年薨。
		六十九
	六世　子恢代复。	高后元年，文侯要嗣，二十一年薨。
有罪，免。	七世　子谭代。	孝文十四年，侯当嗣，三十九年，元朔二年，坐教人上书枉法，耐为鬼薪。户五千。
	八世　子并代，永始元年，赐帛百匹。	曾孙
	元始二年，求复不得。	元康四年，寄玄孙奉明大夫定国诏复家。

棘阳严侯杜得臣	涅阳严侯吕腾	
以卒从起湖陵，入汉，以郎将迎左丞相军击项籍，侯，二千户。	以骑士汉三年从出关，以郎中共击斩项羽，侯，千五百户，比杜衍侯。	
七月丙申封，二十六年薨。	七年封，二十五年，孝文五年薨。子成实非子，不得代。	
八十一	百四	
孝文六年，侯但嗣，四十三年薨。		六世　元康四年，腾玄孙之子涅阳不更忠诏复家。
元光四年，怀侯武嗣，七年，元朔五年薨，亡后。	孙	
	曾孙	
	玄孙	

平棘懿侯林挚	深泽齐侯赵将夕
以客从起亢父，斩章邯所置蜀守，用燕相侯，千户。	以赵将汉王三年降属淮阴侯，定赵、齐、楚，以击平城功侯，七百户。
七年封，二十四年薨。	八年十月癸丑封，十二年，高后元年，有罪，免，二年，复封，二年薨。
六十四	九十八
孝文五年，侯辟彊嗣，有罪，为鬼薪。	孝文后二年，戴侯头嗣，八年薨。
	孝景三年，侯脩嗣，七年，有罪，彤为司寇。
元康四年，挚曾孙项围大夫常騧诏复家，死，亡子，绝。	曾孙
	元康四年，将夕玄孙平陵上造延世诏复家。

	摲頃侯温疥　师古曰:“摲音询,又音旬。疥音介。”	历简侯程黑
	以燕将军汉王四年从破曹咎军,为燕相告燕王荼反,侯。以燕相国定卢绾。千九百户。	以赵卫将军汉王三年从起卢奴,击项羽敖仓下,为将军攻臧荼有功,封千户。
	十月丙辰封,二十五年薨。	十月癸酉封。十四年薨。
	九十一	九十二
	孝文六年,文侯仁嗣,十七年薨。	高后三年,孝侯楚嗣,二十二年薨。
曳 中五年,夷胡侯以头子绍封,二十一年,元朔五年薨,亡后。	后七年,侯何嗣,七年,孝景四年薨。	孝文后元年,侯灶嗣,十四年,孝景中元年,有罪,免。
	曾孙	曾孙
	元康四年,疥玄孙长安公士福诏复家。	玄孙

	武原靖侯卫胠 师古曰:“胠音胁,又音怯。”	稟祖侯陈锺 师古曰:“稟音公老反。锺音口骇反。”	
	汉七年以梁将军从初起,击韩信、陈豨、黥布军,功侯,二千八百户,功比高陵侯。	高帝七年为将从击代陈豨有功,侯,六百户。	
	十二月丁未封,八年薨。	十二月丁未封,七年薨。	
	九十三	百二十四	
六世 元康四年,黑玄孙之子长安簪裹弘诏复家。	孝惠四年,共侯寄嗣,三十七年薨。	孝惠三年,怀侯婴嗣,十九年薨。	六世 元康四年,锺玄
元始五年,诏赐黑代复者安爵关内侯。	孝景三年,侯不害嗣,(三十)〔十二〕年,[31]后二年,坐葬过律,免。	孝文七年,共侯应嗣,十四年薨。	
	曾孙	后五年,节侯安嗣,三十一年薨。	
	元康四年,胠玄孙郭公乘尧诏复家。	元狩二年,侯千秋嗣,九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宋子惠侯许癒　师古曰:"癒音充制反。"	
	以汉三年用赵右林将初击定诸侯,五百三十六户,功比历侯。　师古曰:"林将,将士林,犹言羽林之将也。"	
	二月丁卯封,四年薨。	
	九十九	
孙之子茂陵公乘主儒诏复家。	十二年,共侯留嗣,二十五年薨。	六世
	孝文十年,侯九嗣,二十二年,孝景中二年,坐寄使匈奴买塞外禁物,免。	七世　元康四年,癒玄孙之孙宋子大夫迺诏复家。
	曾孙	
	玄孙	

猗氏敬侯陈遨 师古曰:"遨,古速字。"	清简侯室中同		彊圉侯留肹
以舍人从起丰,入汉,以都尉击项羽,侯,千一百户。	以弩将初起,从入汉,以都尉击项羽、代,侯,比彭侯,户千。		以客吏初起,从入汉,以都尉击项籍、代,侯,比彭侯,千户。
三月丙戌封,十一年薨。	三月丙戌封,五年薨。		三月丙戌封,三年薨。
五十 位次曰长陵侯。	七十一		七十二
孝惠七年,靖侯支嗣,三十四年薨。	孝惠元年,顷侯圣嗣,二十二年薨。		十一年,戴侯章复嗣,二十九年薨。
孝景三年,顷侯羌嗣,一年薨,亡后。	孝文八年,康侯鲋嗣,五十二年薨。		(文侯)〔孝文〕[32]三年,侯复嗣,二年,有罪,免。
元康四年,遨曾孙猗氏大夫胡诏赐黄金十斤,复家。	元狩三年,共侯古嗣,七年薨。		元康四年,肹曾孙长安大夫定诏复家。
	元鼎四年,侯生嗣,一年,坐酎金免。	元康四年,同玄孙高宛簪裹武诏复家。	

彭简侯秦同	吴房严侯杨武	宁严侯魏遨
以卒从起薛，以骑将入汉，以都尉击项羽、代，侯，千户。	以郎中骑将汉元年从起下邽，击阳夏，以骑都尉斩项籍，侯，七百户。	以舍人从砀，入汉，以都尉击臧荼功侯，千户。
三月丙戌封，二十二年薨。	三月辛卯封，三十二年薨。	四月辛卯封，三十五年薨。
七十	九十四	七十八
孝文三年，戴侯执嗣，二十三年薨。	孝文十三年，侯去疾嗣，二十五年，孝景后三年，有罪，耐为司寇。	孝文十六年，共侯连嗣，八年薨。
孝景三年，侯武嗣，十一年，后元年，有罪，免。	元康四年，武孙霸陵公乘谈诏赐黄金十斤，复家，亡子，绝。	孝文后元年，侯指嗣，三年，坐出国界，免。
曾孙		曾孙
元康四年，同玄孙费公士寿王诏复家。	谈兄孙为次复，亡子，绝。	元康四年，遨玄孙长安公士都诏复家。

昌圉侯旅卿		共严侯旅罢师　师古曰:"共音恭。罢音皮彼反,又读曰皮。"
以齐将汉王四年从韩信起无盐,定齐,击项羽,又击韩王信于代,侯,千户。		以齐将汉王四年从淮阴侯起,击项籍,又攻韩王信于平城,有功,侯,千二百户。
六月戊申封,三十四年薨。		六月壬子封,二十六年薨。
百九		百一十四
孝文十五年,侯通嗣,十一年,孝景三年,坐谋反,诛。	六世　子赐代,死,无子,绝。有同产子,元始二年求不得。	孝文七年,惠侯党嗣,八年薨。
孙		十五年,怀侯高嗣,五年薨,亡子。
曾孙		元康四年,罢师曾孙霸陵簿裒信诏复家。
元康四年,卿玄孙昌上造光诏赐黄金十斤,复家。		

阏氏节侯冯解散	安丘懿侯张说　师古曰:“说读曰悦。”
以代大与汉王三年降,为雁门守,以将军平代反寇,侯,千户。　师古曰:“大与,主爵禄之官。”	以卒从起方与,属魏豹,一岁五月,以执盾入汉,以司马击项羽,以将军定代,侯,二千户。
六月壬子封,四年薨。	七月癸酉封,三十二年薨。
一百	六十七
十二年,共侯它嗣,一年薨,亡后。	孝文十三年,共侯奴嗣。十(二)〔三〕年[34]薨。
孝文二年,文侯遗以它遗腹子嗣,十四年薨。	孝景三年,敬侯执嗣,一年薨。
十六年,共侯胜之嗣,十三年薨。	四年,康侯新嗣,三十一年薨。
孝景六年,侯平嗣,(二)〔三〕十九[33]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元狩元年,侯拾嗣,九年,元鼎四年,坐入上林谋盗鹿,又搏揁,完为城旦。　师古曰:“搏揁,谓搏击揁袭人而夺其物也。搏字或作博。一曰博,六博也,揁,意钱之属也,皆谓戏而取人财也。”

	襄平侯纪通	龙阳敬侯陈署
	父城以将军从击破秦，入汉，定三秦，功比平定侯，战好畤，死事，子侯。	以卒从，汉王元年起霸上，以谒者击项籍，斩曹咎，侯，户千。
	九月丙午封，五十二年薨。	九月己未封，十八年薨。
	六十六	八十四
六世　元康四年，说玄孙之子阳陵上造舜诏复〔家〕。[35]	孝景中三年，康侯相夫嗣，十九年薨。	高后七年，侯坚嗣，十八年，孝文后元年，有罪，免。
	元朔元年，侯夷吾嗣，十九年，元封元年薨，亡后。	
	元康四年，通玄孙长安簪裹万年诏复家。	

平严侯张瞻师		陆量侯须无　如淳曰："秦始皇本纪所谓陆梁地也。"
以赵骑将汉王五年从击诸侯，比吴房侯，千五百户。		诏以为列诸侯，自置吏令长，受令长沙王。
九年十二月壬寅封，八年薨。		三月丙戌封，三年薨。
九十五		百三十七
孝惠五年，康侯惮嗣，三十七年薨。　师古曰："惮音觉。"	六世　元康四年，瞻师玄孙之子敏上造连城诏复家。	十二年，共侯桑嗣，三十四年薨。
孝景四年，侯寄嗣。		孝文后三年，康侯庆忌嗣，五年薨。
侯安国嗣，不得年，元狩元年，为人所杀。		孝景元年，侯冉嗣，四十四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玄孙		

	高景侯周成	离侯邓弱
	父苛以内史从击破秦，为御史大夫，入汉，围取诸侯，守荥阳，功比辟阳侯，骂项籍死事，子侯。	四月戊寅封。楚汉春秋亦阙。成帝时，光禄大夫滑湛日旁占验曰："邓弱以长沙将兵侯。"
	四月戊寅封，三十五年，孝文后五年，谋反，下狱死。	
	六十	
	子	
	绳　孝景中元年，侯应以成孙绍封。	
元康四年，无曾孙鄡阳秉铎圣诏复家。　师古曰："秉铎，武功爵第六级。"	侯平嗣，元狩四年，坐为太常不缮园屋，免。	
	元康四年，成玄孙长安公大夫赐诏复家。	

义陵侯吴郢	宣平武侯张敖	
以长沙柱国侯，千五百户。	嗣父耳为赵王，坐相贯高等谋反，废王为侯。	
九月丙子封，七年薨。	九年封，十七年薨。	
百三十四	三　师古曰："张耳及敖并为无大功，盖以鲁元之故，吕后曲升之也。"	
孝惠四年，侯重嗣，十年，高后七年薨，亡后。	高后二年，侯偃为鲁王，孝文元年复为侯，十五年薨，谥共。	
	六年，哀侯欧嗣，十七年薨。	
	孝景中三年，侯王嗣，十四年，有罪，免。	睢陵　元光三年，侯广国以王弟绍封，十八年薨。
		元鼎二年，侯昌嗣，十二年，太初二年，坐为太常乏祠，免。　师古曰："祠事有阙也。"

东阳武侯张相如		慎阳侯乐说　如淳曰："慎音震。"师古曰："字本作滇，音真，后误作慎耳。滇阳，汝南县名也。说读曰悦。"
高祖六年为中大夫，以河间守击陈豨，力战，功侯，千三百户。		淮阴侯韩信舍人，告信反，侯，二千户。
十一年十二月癸巳封，三十二年薨。		十二月甲寅封，五十一年薨。
百一十八		百三十一
孝文十六年，共侯殷嗣，五年薨。	六世　元康四年，相如玄孙之子茂陵公乘宣诏复家。	孝景中六年，靖侯愿嗣，四年薨。
后五年，戴侯安国嗣，六年薨。		建元元年，侯买之嗣，二十二年，元狩五年，坐铸白金，弃市。
孝景四年，哀侯彊嗣，十三年，建元元年薨，亡后。		曾孙
玄孙		玄孙

	开封愍侯陶舍	
	以右司马汉王五年初从，以中尉击燕、代，侯，比共侯，二千户。	
	十二月丙辰封，一年薨。	
	百一十五	
六世　元康四年，说玄孙之子长安公士通诏复家。	十二年，夷侯青嗣，四十八年薨。	六世
	孝景中三年，节侯偃嗣，十七年薨。	七世　元康四年，舍玄孙之孙长安公士元始诏复家。
	元光五年，侯睢嗣，十八年，元狩五年，坐酎金免。	
	玄孙	

禾成孝侯公孙昔	堂阳哀侯孙赤	祝阿孝侯高色
以卒汉王五年初从，以郎中击代击陈豨，侯，千九百户。	以中涓从起沛，以郎入汉，以将军击项籍，为惠侯，坐守荥阳降楚，免，复来，以郎击籍，为上党守击陈豨，侯，八百户。	以客从起蓟桑，以上队将入汉，以将军击魏太原、井
正月己未封，二十年薨。	正月己未封，九年薨。	正月己卯封，二十一年薨。
百一十七	七十七	七十四
孝文五年，怀侯渐嗣，九年薨。	高后元年，侯德嗣，四十三年，孝景中六年，有罪，免。	孝文五年，侯成嗣，十四年，后三年，坐事国人过律，免。
孙	孙	孙
元康四年，昔曾孙霸陵公乘广意诏复家。	元康四年，赤曾孙霸陵公乘明诏复家。	曾孙
		元康四年，色玄孙长陵上造弘诏复家。

	长修平侯杜恬
陉，属淮阴侯，婴度军破项籍及豨，侯，千八百户。 如淳曰："蠚桑，邑名。"	以汉王二年用御史初从出关，以内史击诸侯，攻项昌，以廷尉死事，侯，千九百户。
	三月丙戌封，四年薨。
	百八 位次曰信平侯。
	孝惠三年，怀侯中嗣，十七年薨。
	孝文五年，侯意嗣，二十七年，有罪，免。
	阳平 孝景中五年，侯相夫绍封，三十七年，元封三年，坐为太常与大乐令中可当郑舞人擅繇，阑出入关，免。 师古曰："择可以为郑舞，而擅从役使之，又阑出入关。"

江邑侯赵尧	营陵侯刘泽	土军式侯宣义
以汉五年为御史，用奇计徙御史大夫周昌为赵相，代昌为御史大夫，从击陈豨，功侯，六百户。	汉三年为郎中击项羽，以将军击陈豨，得王黄，侯。帝从昆弟，万一千户。	高祖六年为中地守，以廷尉击陈豨，侯，一千一百户，就国后为燕相。
十一月封，高后元年，有罪，免。	十一月封，十五年，高后七年，为琅邪王。	二月丁亥封，七年薨。
	八十八	百二十二　位次曰信成侯。
		孝惠六年，孝侯莫如嗣，三十五年薨。
		孝景三年，康侯平嗣，十九年薨。
		建元六年，侯生嗣，八年，元朔二年，坐与人妻奸，免。
		玄孙

	广阿懿侯任敖	须昌贞侯赵衍
	以客从起沛，为御史，守丰二岁，击项籍，为上党守，陈豨反，坚守，侯，千八百户。后迁为御史大夫。	以谒者汉王元年初从起汉中。雍军塞渭上，上计
	二月丁亥封，十九年薨。	二月己丑封，三十二年薨。
	八十九	百七
六世　元康四年，义玄孙之子阿武不更寄诏复家。	孝文三年，夷侯敬嗣，一年薨。	孝文十六年，戴侯福嗣，四年薨。
	四年，敬侯但嗣，四十年薨。	后四年，侯不害嗣，八年，孝景五年，有罪，免。
	建元五年，侯越人嗣，二十一年，元鼎二年，坐为太常庙酒酸，免。	曾孙
	元康四年，赦玄孙广阿簪裹定诏复家。	玄孙

		临辕坚侯戚鳃
欲还，衍言从它道，道通，后为河间守，豨反，诛都尉相如，功侯，千四百户。		初从为郎，以都尉守蘄城，以中尉侯，五百户。
		二月乙酉封，六年薨。
		百一十六
	六世	孝惠五年，夷侯触龙嗣，三十七年薨。
	七世　元康四年，衍玄孙之孙长安簪裹步昌诏复家。	孝景四年，共侯中嗣，十六年薨。
		建元四年，侯贤嗣，二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元康四年，鳃玄孙梁郎官大夫常诏复家。　师古曰："仕梁为郎而有官大夫之爵也。"

	汲绍侯公上不害	宁陵夷侯吕臣
	高祖六年为太仆，击代稐有功，侯，千三百户。为赵太仆。	以舍人从起留，以郎入汉，破曹咎成皋，为都尉击稐，功侯，千户。
	二月乙酉封，三年薨。	二月辛亥封，二十七年薨。
	百二十三	七十三
六世	孝惠二年，夷侯武嗣，二十七年薨。	孝文十一年，戴侯谢嗣，十六年薨。
七世　元始二年，鲤玄孙之孙少诏赐爵关内侯。	孝文十四年，康侯通嗣，二十七年薨。	孝景四年，惠侯始嗣，十七年薨。
	建元二年，侯广德嗣，九年，元光五年，坐妻大逆，弃市。	曾孙
	元康四年，不害玄孙安陵五大夫常诏复家。	元康四年，吕臣玄孙南陵公大夫得诏复家。

汾阳严侯靳彊	戴敬侯秘彭祖 师古曰:“今见有秘姓,读如秘书,而韦昭妄为音读,非也。”	
以郎中骑千人前三年从起栎阳,击项羽,以中尉破锺离昧军,功侯。	以卒从起沛,以卒开沛城门,为太公仆,以中厩令击陈豨,功侯,千一百户。	
三月辛亥封,十一年薨。	三月癸酉封,十一年薨。	
九十六	百二十六	
高后三年,共侯解嗣,三十三年薨。	高后三年,共侯悼嗣,十二年薨。	六世
孝景五年,康侯胡嗣,十二年绝,不得状。	孝文八年,夷侯安国嗣,四十八年薨。	七世元康四年,彭祖玄孙之孙阳陵大夫政诏复家。
江邹　元鼎五年,侯石封嗣,九年,太始四年,坐为太常行幸离宫道桥苦恶,大仆敖声系以谒闻,赦免。	元朔五年,安侯轸嗣,十二年薨。	
元康四年,彊玄孙长安公乘忠诏复家。	元鼎五年,侯蒙嗣,二十五年,后元年,坐祝诅上,大逆,腰斩。	

衍简侯翟旰　师古曰:"旰音况于反。"	平州共侯昭涉掉尾　师古曰:"姓昭涉,名掉尾也。音徒吊反。"	
以汉王二年为燕令,以都尉下楚九城,坚守燕,侯,九百户。	汉四年以燕相从击项籍,还击臧荼,侯,千户。	
七月己丑封,十二年薨。	八月甲辰封,十八年薨。	
百三十	百一十一	
高后四年,祗侯山嗣,(一)〔二〕[36]年薨。	孝文二年,戴侯種嗣,三年薨。	
六年,节侯嘉嗣,四十四年薨。	五年,怀侯它人嗣,四年薨。	
建元三年,侯不疑嗣,十年,元朔元年,坐挟诏书论,耐为司寇。　师古曰:"诏书当奉持之,而挟以行,故为罪也。"	九年,孝侯马童嗣,二十九年薨。	
元康四年,旰玄孙阳陵公乘光诏复家。	孝景后一年,侯昧嗣,二十四年,元狩五年,坐行驰道中,免。	元康四年,掉尾玄孙涪不更福诏复家。

中牟共侯单右车		邛严侯黄极忠 师古曰:“邛音钜巳反。”
以卒从沛,入汉,以郎击布,功侯,二千二百户。始高祖微时有急,给高祖马,故得侯。		以群盗长为临江将,已而为汉击临江王及诸侯,破布,封千户。
十二年十月乙未封,二十三年薨。		十月戊戌封,二十七年薨。
百二十五		百十三
孝文八年,敬侯缯嗣,五年薨。	六世 元康四年,右车玄孙之子阳陵不更充国诏复家。	孝文十二年,夷侯荣成嗣,九年薨。
十三年,戴侯终根嗣,三十七年薨。		后元五年,共侯明嗣,三十五年薨。
元光二年,侯舜嗣,十八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元朔五年,侯遂嗣,八年,元鼎元年,坐掩搏夺公主马,髡为
玄孙		

		博阳节侯周聚
		以卒从丰，以队率入汉，击项籍〔成〕(城)[37]皋有功，为将军，布反，定吴郡，侯。
		十月辛丑封，二十四年薨。
		五十三
	六世　元康四年，极忠玄孙之子邛公乘调诏复家。	孝文九年，侯遨嗣，十五年，孝景元年，有罪，夺爵一级。
	元始元年，赐极忠代后者敞爵关内侯。	孙
城旦。户四千。 师古曰："搏字或作博，已解于上。"		元康四年，聚曾孙长陵公乘万年诏复家。

阳羡定侯灵常	下相严侯泠耳 师古曰:“泠音零。”	高陵圉侯王虞人
以荆令尹汉五年初从,击钟离昧及陈公利幾,徙为汉中大夫,从至陈,取韩信,迁中尉,以击布,侯,二千户。	以客从起沛,入汉,用兵击破齐田解军,以楚丞相坚守彭城距布军,功侯,二千户。	以骑司马汉王元年从起废丘,以都尉破田横、龙且,追
十月壬寅封,十四年薨。	十月己酉封,十八年薨。	十二月丁亥封,十年薨。
百一十九	八十五	九十二
高后七年,共侯贺嗣,八年薨。	孝文三年,侯顺嗣,二十三年,孝景三年,坐谋反,诛。	高后三年,侯弄弓嗣,十八年薨。
孝文七年,哀侯胜嗣,六年薨,亡后。	孙	孝文十三年,侯行嗣,十二年,孝景三年,谋反,诛。
曾孙	曾孙	
元康四年,常玄孙南和大夫横诏复家。	元康四年,耳玄孙长安公士安诏复家。	

	期思康侯贲赫 师古曰:“贲音肥。”	**戚圉侯季必** 师古曰:“灌婴传云李必,今此作季。表、传不同,当有误。”
籍至东城,以将军击布,侯,九百户。	淮南王英布中大夫,告反,侯,一千户。	以骑都尉汉二年初起栎阳,攻破废丘,因击项籍,属韩信,破齐,攻臧荼,为将军,击韩信,侯,千五百户。
	十二月癸卯封,二十九年,孝文十四年薨,亡后。	十二月癸卯封,十六年薨。
	百三十二	九十
	子	孝文元年,贲侯长嗣,三年薨。
	孙	四年,躁侯瑕嗣,三十八年薨。
	曾孙	建元三年,侯信成嗣,二十年,元狩五年,坐为太常纵丞相侵神道,为隶臣。 师古曰:“刑法志罪人狱已决,完为城旦舂,满三岁
	元康四年,赫玄孙寿舂大夫充诏复家。	元康四年,必玄孙长安公士买之诏复家。

	穀阳定侯冯谿	
	以卒前二年起(拓)〔柘〕,[38]击黥,定代,为将军,功侯。	
	正月乙丑封,二十二年薨。	
	百五	
	孝文七年,共侯熊嗣,十八年薨。	六世　元康四年,谿玄孙之子穀阳不更武诏复家。
	孝景二年,隐侯卯嗣,三年薨。	
为鬼薪白粲,一岁为臣妾,一岁免为庶人。然则男子为隶臣,女子为隶妾也。”	五年,懿侯解中嗣,十二年薨。	
	建元四年,侯偃嗣。	

严敬侯许猜　师古曰："猜音千才反。"		成阳定侯奚意
以楚将汉二年降，从起临济，以郎中击项羽、陈豨，侯，六百户。		以魏郎汉王二年从起阳武，击项籍，属魏王豹，豹反，徙属相国彭越，以太原尉定代，侯，六百户。
正月乙丑封，四十年薨。		正月乙酉封，二十六年薨。
百一十二		百一十
孝景二年，侯恢嗣，十六年薨。	六世　元康四年，猜玄孙之子平寿公士任寿诏复家。	孝文十一年，侯信嗣，二十九年，建元元年，有罪，要斩。
建元二年，炀侯则嗣，九年薨。		孙
元光五年，节侯周嗣，三年薨。		元康四年，意曾孙阳陵公乘通诏复家。
元朔二年，侯广宗嗣，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桃安侯刘襄		高梁共侯酈疥
以客从，汉王二年起定陶，以大谒者击布，侯，千户。为淮南太守。项氏亲。		父食其以客从破秦，以列侯入〔汉〕，[39]还定诸侯，常使使约和诸侯，说齐王死事，子侯。
三月丁巳封，七年，孝惠七年，有罪，免，二年，复封，十六年薨。		二月丙寅封，六十三年薨。
百三十五		六十六
孝文十年，懿侯舍嗣，三十年薨。	六世　元康四年，襄玄孙之子长安上造益寿诏复家。	元光三年，侯勃嗣。
建元元年，厉侯由嗣，十三年薨。		侯平嗣，元狩元年，坐诈衡山王取金，免。
元朔二年，侯自为嗣，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曾孙
玄孙		元康四年，食其玄孙阳陵公乘赐诏复家。

纪信匡侯陈仓		**景严侯王竟**
以中涓从起丰，以骑将入汉，以将军击项籍，后攻卢绾，侯，七百户。		以车司马汉元年初从起高陵，属刘贾，以都尉从军，侯，五百户。
六月壬辰封，十年薨。		六月壬辰封，七年薨。
八十		百六
高后三年，夷侯开嗣，二十二年薨。	六世　元康四年，仓玄孙之子长安公士千秋诏复家。	孝惠七年，戴侯真粘嗣，十九年薨。　师古曰："粘
孝文后二年，侯炀嗣，八年，孝景二年，反，诛。		孝文十一年，侯嫫嗣，二十二年，孝景十年，有罪，免。　师古曰："嫫
曾孙		曾孙
玄孙		元康四年，竞玄孙长安公士昌诏复家。

	张节侯毛释之	煮枣端侯革朱
	以中涓从起丰，以郎骑入汉，还从击诸侯，侯，七百户。	以越连敖从起薛，别以越将入汉，击诸侯，以都尉侯，九百户。
	六月壬辰封，二十六年薨。	六月壬辰封，七年，孝惠七年薨。嗣子有罪，不得代。
	七十九	七十五
亦黏字。”	孝文十一年，侯鹿嗣，二年薨。	孝文二年，康侯式以朱子绍封，二十一年薨。
音许孕反。”	十三年，侯舜嗣，二十三年，孝景中六年，有罪，免。	孝景中二年，侯昌嗣，二年，有罪，免。
	曾孙	曾孙
	元康四年，释之玄孙长安公士景诏复家。	元康四年，朱玄孙阳陵大夫奉诏复家。

僞陵严侯朱溃	(藏)卤〔严〕侯[41]张平		右高祖百四十七人。周吕、建成二人在外戚，樊哙、合阳、沛、德四人在王子，凡百五十三人。
以卒从起丰，入汉，以都尉击项籍、臧荼，侯，二千七百户。	以中尉前元年从起单父，不入关，以击黥布、卢绾，得南阳，侯，二千七百户。		
十二月封，十一年薨。	十二月封，十二年薨。		
五十(一)〔二〕[40]	四十八		
高后四年，共侯庆嗣，十一年，孝文七年薨，亡后。	高后五年，侯胜嗣，七年，孝文四年，有罪，为隶臣。	六世　元康四年，平玄孙之子长安公士常诏复家。	
元康四年，溃曾孙阳陵公士言诏复家。	曾孙		
	玄孙		

便顷侯吴浅	軑侯黎朱苍　师古曰："軑音大，又音第。"	
以父长沙王功侯，二千户。	以长沙相侯，七百户。	
元年九月癸卯封，三十七年薨。	二年四月庚子封，八年薨。	
百三十三	百(一)〔二〕十[42]	
孝文后七年，共侯信嗣，六年薨。	高后三年，孝侯豨嗣，二十一年薨。	六世　元康四年，苍玄孙之子竟陵簪裒汉诏复家。
孝景六年，侯广志嗣。	孝文十六年，彭祖嗣，二十四年薨。	
侯千秋嗣，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侯扶嗣，元封元年，坐为东海太守行过擅发卒为卫，当斩，会赦，免。	
编　元康四年，浅玄孙长陵上造长乐诏复家。	玄孙 江夏	

平都孝侯刘到	右孝惠三人。	南宫侯张买	梧齐侯阳城延
以齐将高祖三年定齐降，侯，千户。		以父越人为高祖骑将从军，以中大夫侯。	以军匠从起郏，入汉，后为少府，作长乐、未央宫，筑长安城先就，侯。 师古曰：
五年六月乙亥封，十三年薨。		元年四月丙寅，封。	四月乙酉封，六年薨。
百一十			七十六
孝文三年，侯成嗣，三十五年，孝景后二年，有罪，免。		侯生嗣，孝武初有罪，为隶臣。万六千六百户。	七年，敬侯去疾嗣，三十四年薨。
			孝景中三年，靖侯偃嗣，十五年薨。
元康四年，到曾孙长安公乘如意诏复家。			元光三年，侯戎奴嗣，十四年，元狩五年，坐使人杀季父，弃市。户三千三百。
		北海	玄孙

		平定敬侯齐受
“郑，颍川之县也，音夹。”		以卒从起留，以家车吏入汉，以骁骑都尉击项籍，得楼烦将，用齐丞相侯。 师古曰：“家车吏，主汉王之家车，非军国所用。”
		四月乙酉封，九年薨。
		五十四
	六世 元康四年，延玄孙之子梧公士注诏复家。	孝文二年，齐侯市人嗣，四年薨。
		六年，共侯应嗣，四十一年薨，亡后。
		元光二年，康侯延居嗣，八年薨。
		元鼎（四）〔二〕年，侯昌嗣，二年，元鼎（二）〔四〕年，[43]有罪，免。

	博成敬侯冯无择	沅陵顷侯吴阳 师古曰:"沅音元。"
	以悼武王郎中从高祖起丰,攻雍,共击项籍,力战,奉悼武王出荥阳,侯。 师古曰:"悼武王,高后兄,周吕侯吕泽也,高后追尊曰悼武王。"	以父长沙王功侯。
	四月己丑封,三年薨。	七月丙申封,二十五年薨。
		百三十六
	四年,侯代嗣,八年,坐吕氏诛。	孝文后二年,顷侯福嗣,十七年薨。
		孝景中五年,哀侯周嗣,薨,亡后。
元康四年,受玄孙安平大夫安德诏复家。		

中邑贞侯朱进	乐(成)〔平〕[44]简侯卫毋择	山都贞侯王恬启
以执矛从入汉，以中尉破曹咎，用吕相侯，六百户。 师古曰："为吕王之相也。"	以队率从起沛，属皇诉，以郎击陈馀，用卫尉侯，六百户。	汉五年为郎中柱下令，以卫将军击陈豨，用梁相侯。 师古曰："柱
四年四月丙申封，二十二年薨。	四月丙申封，二年薨。	四月丙申封，八年薨。
孝文后二年，侯悼嗣，二十一年，孝景后三年，有罪，免。	六年，共侯胜嗣，四十一年薨。	孝文四年，宪侯中黄嗣，二十三年薨。
	孝景后三年，侯侈嗣，六年，建元六年，坐买田宅不法，有请赇吏，死。	孝景四年，敬侯触龙嗣，二十三年薨。
		元狩五年，侯当嗣，八年，元封元

	祝兹夷侯徐厉	成阴夷侯周信
下令，今主柱下书史也。”	以舍人从沛，以郎中入汉，还，得雍王邯家属，用常山丞相侯。	以卒从起单父，为吕后舍人，度吕后，为河南守，侯，五百户。 师古曰：“时有寇难，得度于水，因以免也。”
	四月丙申封，十一年薨。	四月丙申封，十六年薨。
	孝文七年，康侯悼嗣，二十九年薨。	孝文十二年，侯勃嗣，十五年，有罪，免。
	孝景中六年，侯偃嗣，九年，建元六年，有罪，免。	
年，坐阑入甘泉上林，免。		

俞侯吕它　如淳曰:“俞音输。”	醴陵侯越	右高后十二人。扶柳、襄城、轵、壶关、昌平、赘其、腾、昌城、腄、祝兹、建陵十一人在恩泽外戚,汶、沛、信都、乐昌、东平五人随父,上邳、朱虚、东牟三人在王子,凡三十一人。 师古曰:“腄音直瑞反。汶音交,又音下交反。”
父婴以连敖从高祖破秦,入汉,以都尉定诸侯,功比朝阳侯,死事,子侯。	以卒从,汉二年起栎阳,以卒吏击项羽,为河内都尉,用长沙相侯,六百户。	
四月丙申封,四年,坐吕氏诛。	四月丙申封,八年,孝文四年,有罪,免。	

阳信夷侯刘揭	壮武侯宋昌	樊侯蔡兼
高祖十三年为郎，以典客夺吕禄印，闭殿门止产等，共立皇帝，侯，二千户。	以家吏从高祖起山东，以都尉从荥阳，食邑，以代中尉劝王，骖乘入即帝位，侯，千四百户。	以睢阳令高祖初从阿，以韩家子还定北地，用常山相侯，千二百户。 师古曰：
元年十一月辛丑封，十四年薨。	四月辛亥封，三十三年，孝景中四年，有罪，夺爵一级，为关内侯。	六月丙寅封，十四年薨。
十五年，侯中意嗣，十四年，孝景六年，有罪，免。		十五年，康侯客嗣，十八年薨。
		孝景中二年，共侯平嗣，二十一年薨。
		元朔二年，侯辟方嗣，元鼎四年，坐搏揜，完为城旦。

	泜陵康侯魏驷 晋灼曰:“泜,古怚字。”师古曰:“音直夷反。”	南郯侯起 师古曰:“郯音贞。说者云当为郑,非也。”
“本六国时韩家之诸子也,后更姓蔡也。”	以阳陵君侯。	以信平君侯。
	七年三月丙寅封,十二年薨,亡后。	(二)〔三〕月[45]丙寅封,坐后父故削爵一级,为关内侯。 师古曰:“会于廷中而随父,失朝廷以爵

	黎顷侯召奴 师古曰:"召平之子也。召读曰邵。"	**缾侯孙单** 师古曰:"缾音步丁反。"
之序,故削爵也。"	以父齐相侯。	父印以北地都尉匈奴入力战死事,子侯。
	十年四月癸丑封,十一年薨。	十四年三月丁巳封,十二年,孝景前三年,坐反,诛。
	后五年,侯潰嗣,三十五年薨。	
	元朔五年,侯延嗣,十九年,元封六年,坐不出持马,要斩。户千八百。 师古曰:"时发马给军,匿而不出也。"	

弓高壮侯韩隤当	
以匈奴相国降，侯。故韩王子。	
十六年六月丙子封。	
不得子嗣侯者年名。	
元朔五年，侯则嗣，薨，亡后。	龙额　元朔五年四月丁未，侯谈以都尉击匈奴得王，侯，十二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师古曰："谈音女交反。"

按道　元封元年五月己卯，慜侯说以横海将军击东越，侯，十九年，为卫太子所杀。		
延和三年，侯兴嗣，四年，坐祝诅上，要斩。	后元元年，侯曾以兴弟绍封龙领，三十一年薨。	
齐	五凤元年，思侯宝嗣，鸿嘉元年薨，亡后。	元封元年，节侯共以宝从父昆弟绍封。

	襄城哀侯韩嬰	**故安节侯申屠嘉**	右孝文十人。轵、邬、周阳三人在外戚，管、氏(菅)丘、菅平、[47]阳虚、杨丘、杓、安都、平昌、武成、白石、阜陵、安阳、阳周、东城十四人在王子，凡二十七人。 师古曰："邬音一户反，又音於庶反。今书本有鄔字者，误。"
	以匈奴相国降，侯，二千户。韩王信太子之子。	孝文二年举淮阳守，从高祖功，食邑五百户，用丞相侯。	
	六月丙子封，七年薨。	后三年四月丁巳封，七年薨。	
六世　侯敞弓嗣，王莽败，绝。	后七年，侯释之嗣，三十一年，元朔四年，坐诈疾不从，耐为隶臣。	孝景前三年，侯共嗣，二十二年薨。	
		〔清安〕[46]　元狩三年，侯臾更封，五年，元鼎元年，坐为九江太守受故官送，免。	
	魏		

【校勘记】

〔1〕 陨命亡国,〔或〕(云)〔亡〕子孙。 钱大昭所见闽本、朱一新所见汪本都作"或亡子孙"。王先谦说闽、汪本是。

〔2〕 庸,〔卖〕功庸也; 朱一新说汪本有"卖"字是。按景祐、殿本都有。

〔3〕 虞、夏以(之)多群后飨共己之治。 王念孙说"以"下"之"字涉上下文而衍,汉纪孝成纪无。

〔4〕 取其功尤高者(三)〔一〕人继之, 景祐、殿本都作"一"。王先谦说作"一"是。

〔5〕 钱大昭、朱一新说闽、汪本无"云"字。按景祐本亦无。

〔6〕 "本治",钱大昭说当作"本始"。按景祐、殿本都作"本始"。

〔7〕 此格"元光三年",景祐本作"二年"。朱一新说史记作"二年"是。下脱"婢"字,史表有。

〔8〕 "二十四年",景祐、殿本都作"二十二年"。六格"十二年",景祐本作"二十二年"。

〔9〕 苏舆说"六"字盖"十八"二字之驳文。按景祐本正作"十八"。

〔10〕 王先谦说"传"是"得"之误。按景祐、殿、局本都作"得"。

〔11〕 "后二年",朱一新说汪本"二"作"三"是。按景祐本作"三"。

〔12〕 "后元元年",朱一新说汪本作"后元年"是。按景祐本作"后元年"。

〔13〕 "老",景祐、殿、局本都作"孝"。

〔14〕 景祐、殿本都作"三十年"。

〔15〕 苏舆说"三"当作"二"。按景祐本正作"二"。

〔16〕 景祐、殿本都作"如淳"。

〔17〕 此格"一岁",景祐本作"二岁",史表同。"临蓄",王鸣盛说监本作"临菑","蓄"字误。按殿、局本都作"临菑"。三格"四十八年",景祐、殿本都作"三十八年"。

〔18〕 此栏二格,王先谦说"公"字衍。按史表作"以舍人从至霸上"。六格,王先谦说史表作"逮御史大夫汤",张汤也,此误。

〔19〕 此格,朱一新说汪本"一"作"二"是。王先谦说"太"殿本作"大"是。按

景祐本正作"二"作"大"。

〔20〕 殿本有"家"字,此脱,景祐本亦脱。

〔21〕 王先谦说史表无"顷侯诸庄"四字,疑衍。

〔22〕 此格原在六格,据景祐、殿、局本提上。

〔23〕 王先谦说"邑益"当作"益邑"。按殿本作"益邑"。

〔24〕 王先谦说史表"中三年"作"中二年"。按景祐本亦作"中二年"。

〔25〕 据史表校,"秋"当作"秩"。

〔26〕 王先谦说"侯"下夺"贺"字,史表"贺"字两见。

〔27〕 朱一新说汪本"二"作"三"是。按殿本作"三"。

〔28〕 殿本"三"作"五"。齐召南说作"三"非。

〔29〕 "税"字据史表集解引补。

〔30〕 "十二年",景祐、殿本都作"十三年",史表同。

〔31〕 "三十年",景祐、殿本都作"十二年"。

〔32〕 "文侯",景祐、殿本都作"孝文",此误。

〔33〕 苏舆说"二十九"当作"三十九"。按景祐本正作"三十九"。

〔34〕 王念孙说"十二年"景祐本作"十三年"是。

〔35〕 "家"字据景祐、殿本补。

〔36〕 王先谦说殿本"一"作"二"是。

〔37〕 殿本"城"作"成",王先谦说作"成"是。

〔38〕 "拓",景祐、殿本都作"柘"。

〔39〕 王先谦说"人"下脱"汉"字,史表有。

〔40〕 "五十一",钱大昭说当从史表作"五十二"。按景祐、殿本正作"五十二"。

〔41〕 景祐、殿本都作"卤严侯"。

〔42〕 钱大昭说闽本作"百二十"是。按景祐、殿本都作"百二十"。

〔43〕 朱一新说元鼎"四年""二年"误倒。按局本不误。

〔44〕 王先谦说史表"成"作"平"。按景祐、殿本都作"平"。

〔45〕 "二月",景祐、殿本都作"三月"。

〔46〕“清安”，据景祐、殿、局本补，史表有。

〔47〕管、氏(营)丘、营平　钱大昕说王子侯表管一国，氏丘一国，营平一国，此“氏”下多“营”字。

汉书卷十七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第五

昔书称"蛮夷帅服",①诗云"徐方既倬",②春秋列潞子之爵,许其慕诸夏也。③汉兴至于孝文时,乃有弓高、襄城之封,④虽自外倬,本功臣后。故至孝景始欲侯降者,丞相周亚夫守约而争。⑤帝黜其议,初开封赏之科,⑥又有吴楚之事。武兴胡越之伐,将帅受爵,应本约矣。⑦后(有)〔世〕承平,[1]颇有劳臣,辑而序之,续元功次云。⑧

①师古曰:"舜典之辞也。言王者德泽广被,则四夷相率而降服也。"

②师古曰:"大雅常武之诗曰:'王猷允塞,徐方既倬。'言周之王道信能充实,则徐方、淮夷并来朝也。倬,古来字。"

③应劭曰:"潞子离狄内附,春秋嘉之,称其爵,列诸盟会也。"师古曰:"潞音路。"

④师古曰:"弓高侯韩当,襄城侯桀龙,皆从匈奴来降而得封也。"

⑤应劭曰:"景帝欲封王皇后兄信,亚夫对'高祖之约,非功臣不侯也'。"师古曰:"景帝欲封匈奴降者徐卢等,而亚夫争之,以为不可。今表所称,盖谓此尔,不列王信事也。应说失之。"

⑥师古曰:"不从亚夫之言,竟封也。"

⑦师古曰:"应高祖非有功不得侯之约。"

⑧师古曰:"辑与集同。元功,谓佐兴其帝业者也。"

号谥姓名	俞侯栾布　师古曰："俞音输。"	建陵哀侯卫绾	建平敬侯程嘉
功状户数	以将军吴楚反击齐，侯。	以将军击吴楚，用中尉侯。	以将军击吴楚，用江都相侯。
始　封	六年四月丁卯封，六年薨。	四(年)〔月〕[2]丁卯封，二十一年薨。	四月丁卯封，十八年薨。
子	中六年，侯贲嗣，二十二年，元狩六年，坐为太常雍牺牲不如令，免。　师古曰："雍，右扶风县也，五畤祠在焉。"	元光五年，侯信嗣，十八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元光二年，节侯横嗣，一年薨。
孙			三年，侯回嗣，四年薨，亡后。
曾　孙			
玄　孙			

平曲侯公孙浑邪　师古曰:“浑音胡温反。字或作昆,又作混,其音同。”	
以将军击吴楚,用陇西太守侯。	
四月己巳封,五年,中四年,有罪,免。	
南奔　元朔五年四月丁卯,侯贺以将军击匈奴得王,侯。十二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师古曰:“奔音普孝反。”	葛绎　太初二年,侯贺(获)〔复〕[3]以丞相封。三年,延和二年,以子敖声有罪,下狱死。　师古曰:“延亦征字也。”

江阳康侯苏息	遽侯横 师古曰:“史失其姓。它皆类此。”	新市侯王弃之	商陵侯赵周
以将军击吴楚,用赵相侯。	父建德以赵相不听王遂反,死事,子侯,千一百七十户。	父悍以赵内史,王遂反不听,死事,子侯。	父夷吾以楚太傅,王戊反不听,死事,子侯。
中二年,懿侯卢嗣,八年薨。	中二年四月乙巳封,六年,后二年,有罪,弃市。	四月乙巳封,八年薨。	四月乙巳封,三十六年,元鼎五年,坐为丞相知列侯酎金轻,下狱自杀。
建元二年,侯朋嗣,十六年薨。		炀侯始昌嗣,元光四年为人所贼杀。	
元朔六年,侯雕嗣,十一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山阳侯张当居	安陵侯于军	桓侯赐	迺侯陆彊 师古曰："迺即古遒字，音子修反。涿郡之县。"
父尚以楚相，王戊反不听，死事，子侯。	以匈奴王降侯，千五百五十户。	以匈奴王降侯。	以匈奴王降侯，千五百七十户。
四月乙巳封，二十四年，元朔五年，坐为太常择博士弟子故不以实，完为城旦。	中三年十一月庚子封，十三年，建元六年薨，亡后。	十二月丁丑封。	十二月丁丑封。
			侯则嗣，孝武后元年坐祝诅上，要斩。

容城携侯徐卢	（翕）〔易〕侯[4]仆黚 郑氏曰："黚音怛。"	范阳靖侯范代	翕侯邯郸
以匈奴王降侯，七百户。	以匈奴王降侯，千一百十户。	以匈奴王降侯，六千二百户。	以匈奴王降(汉)〔侯〕。[5]
十二月丁丑封，七年薨。	十二月丁丑封，六年，后三年薨，亡后。	十二月丁丑封，十四年薨。	十二月丁丑封，六年，元光四年，坐行来不请长信，免。如淳
建元二年，康侯缠嗣，十四年薨。		元光二年，怀侯德嗣，四年薨，亡后。	
元朔三年，侯光嗣，四十年，后元二年，坐祝诅上，要斩。			
		涿郡 元始二年，玄孙政诏赐爵关内侯。	内黄

	亚谷简侯卢它之
	以匈奴东胡王降侯，千户。故燕王绾子。
曰："长信宫，太后所居也。"师古曰："请，谒也。"	中五年四月丁巳封，二年薨。
	后(元)[6]元年，侯種嗣，七年薨。
	建元五年，康侯漏嗣，七年薨。
	元光六年，侯贺嗣，三十九年，延和二年，坐受卫太子节，掠死。 师古曰："以卫太子擅发兵，而贺受其节，疑有反心，故见考掠而死也。"

塞侯直不疑	右孝景十八人。平陆、休、沈猷、红、宛朐、棘乐、乘氏、桓邑八人在王子，魏其、盖二人在外戚，隆虑一人随父，凡二十九人。师古曰："据楚元王传云休侯富免侯后更封为红侯，而王子侯表但云休侯富，虽述重封，又无红邑，其数止七人。然此表乃以休及红列为二数，又称八人在王子侯，是则此表为误也。"	翕侯赵信
以御史大夫侯，前有将兵击吴楚功。		以匈奴相国降侯，元朔二年击匈奴功益封，千六百八十户。
后元年八月封，六年薨。		元光四年十月壬午封，六年，元朔六年，为右将军击匈奴，兵败，降匈奴。
建元四年，康侯相如嗣，十二年薨。		
元朔四年，侯坚嗣，十三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内黄

特辕侯乐	**亲阳侯月氏** 师古曰:“氏音支。”	**若阳侯猛**
以匈奴都尉降侯,六百五十户。	以匈奴相降侯,六百八十户。	以匈奴相降侯,五百三十户。
元朔元年后九月丙寅封,十三年,元鼎元年薨,亡后。	元朔二年十月癸巳封,五年,坐谋反入匈奴,要斩。	十月癸巳封,五年,坐谋反入匈奴,要斩。
南阳	**舞阳**	**平氏**

平陵侯苏建	岸头侯张次公	涉安侯於单
以都尉从车骑将军击匈奴功侯，元朔五年，用游击将军从大将军，益封，凡一千户。	以都尉从车骑将军击匈奴侯，从大将军，益封，凡二千户。	以匈奴单于太子降侯。
三月丙辰封，六年，坐为前将军与翕侯信俱败，独身脱来归，当斩，赎罪，免。	五月己巳封，五年，元狩元年，坐与淮南王女陵奸，受财物，免。 师古曰："陵，淮南王安女名也。"	三年四月丙子封，五月薨，亡后。
武当	皮氏	

昌武侯赵安稽	襄城侯桀龙　师古曰："此龙盖匈奴名耳，而说者以为龙桀，非也。"	安乐侯李蔡
以匈奴王降侯，以昌武侯从骠骑将军击左王，益封。	以匈奴相国降侯，四百户。	以将军再击匈奴得王，侯，二千户。
四年七月庚申封，二十一年薨。	七月庚申封，三十二年，与浞野侯俱战死事。	四月乙巳封，六年，元狩五年，坐以丞相侵卖园陵道壖地，自杀。
太初元年，侯充国嗣，四年薨，亡后。	太初三年，侯病已嗣，十五年，后二年，坐祝诅上，下狱瘐死。	
舞阳	襄垣	昌

合骑侯公孙敖	轵侯李朔 师古曰:“轵音只。”	从平侯公孙戎奴
以护军都尉三从大将军击匈奴,至右王庭得王侯,元朔六年,从大将军,益封,九千五百户。	以校尉三从大将军击匈奴,至右王庭得虏阘氏功侯。	以校尉三从大将军击匈奴,至右王庭为雁行上石山先
以五年四月丁未封,至元狩二年坐将兵击匈奴与票骑将军期后,畏懦当斩,赎罪。 师古曰:“懦音乃唤反,又曰音而掾反。”	四月乙卯封,六年,有罪,当免。	四月乙卯封,三年,元狩二年,坐为上党太守发兵击匈
高城	西安	乐昌

	随城侯赵不虞	博望侯张骞
登，侯，一千一百户。	以校尉三从大将军击匈奴，攻辰吾先登石囲，侯，七百户。师古曰："辰吾水之上也，时匈奴军在焉。山绝水曰囲，音门。"	以校尉数从大将军击匈奴，知道水，及前使绝国大夏，侯。
奴不以闻，免。	四月乙卯封，三年，元狩二年，坐为定襄都尉，匈奴败，太守以闻非实，谩，免。师古曰："谩，诳也，音漫。"	六年三月甲辰封，元狩二年，坐以将军击匈奴畏懦，当斩，赎罪，免。
	千乘	

众利侯郝贤 师古曰:"郝音呼各反,又音式亦反。"	**潦悼侯王援訾**	**从票侯赵破奴** 师古曰:"票音频妙反。"
以上谷太守四从大将军击匈奴,首虏千级以上,侯,千一百户。	以匈奴赵王降侯,五百六十户。	以司马再从票骑将军击匈奴,得两王(千)〔子〕骑〔将〕侯,[8]二千户。
五月壬辰封,二年,元狩二年,坐为上(容)〔谷〕太守入(戈守)〔戍卒〕财物,〔上〕计[7]谩,免。师古曰:"上财物之计簿而欺谩不实。"	元狩元年七月壬午封,二年薨,亡后。	二年五月丙戌封,九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元封三年,以匈(奴)河将军击楼
姑莫	**舞阳**	

	宜冠侯高不识	烨渠忠侯仆朋 师古曰:“烨音许围反。”
	以校尉从票骑将军再击匈奴。侯,一千一百户。故匈奴归义。	以校尉从票骑将军再出击匈奴得王,侯,从票骑将军虏五王,益封。
兰,封浞野侯。五年,太初二年,以浚稽将军击匈奴,为虏所获,军没。	五月庚戌封,四年坐击匈奴增首不以实,当斩,赎罪,免。 师古曰:“增加所获首级之数也。”	二年二月乙丑封,八年薨。
		元鼎四年,侯雷电嗣,二十二年,延和三年,以五原属国都尉与贰师将军俱击匈奴,没。
	昌	鲁阳

	下摩侯谭毒尼 师古曰:“谭字与呼同。”	**湿阴定侯昆邪** 师古曰:“湿音吐合反。昆音胡门反。”	**烨渠慎侯应犯** 师古曰:“犯音疋履反。”
故匈奴归义。	以匈奴王降封,七百户。	以匈奴昆邪王将众十万降侯,万户。	以匈奴王降侯。
	六月乙亥封,九年薨。	三年七月壬午封,四月薨。	七月壬午封,五年,元鼎三年薨,亡后。
	元鼎五年,炀侯伊即轩嗣。 师古曰:“轩音居言反。”	元鼎元年,魏侯苏嗣,十年,元封五年薨,亡后。	
	侯冠支嗣,神爵三年,诏居弋居山,坐将家属阑入恶师居,免。 师古曰:“恶师,地名,有官所置居室。”		
	猗氏	**平原**	**鲁阳**

河綦康侯乌黎	常乐侯稠雕	邳离侯路博德
以匈奴右王与浑邪降侯，六百户。	以匈奴大当户与浑邪降侯，五百七十户。 师古曰："当户，匈奴官名也。"	以右北平太守从票骑将军击左王，得重，会期，虏首万二千七百人，侯，千六百户。
七月壬午封，六年薨。	七月壬午封，十八年薨。	四年六月丁卯封，十五年，太初元年，坐见知子犯逆不道罪免。
元鼎三年，侯馀利鞮嗣，四十二年，本始二年薨，亡后。 师古曰："鞮音丁奚反。"	太初三年，侯广汉嗣，六年，太始元年薨，亡后。	
济南	济南	朱虚

	义阳侯卫山	杜侯复陆支
师古曰:“得重,得辎重也。会期,不失期也。”	以北地都尉从票骑将军击匈奴得王,侯,千一百户。	以匈奴归义因孰王从票骑将军击左王,以少破多,捕虏三千一百,侯,千三百户。
	六月丁卯封,二十六年,太始四年,坐教人诳告众利侯当时弃市罪,狱未断病死。	六月丁卯封,五年薨。
		元鼎三年,侯偃嗣。
		侯屠耆嗣。
		侯宣平嗣。
	平氏	重平　侯福嗣,河平四年,坐非子免。

众利侯伊即轩　师古曰:“轩音居言反。”	湘成侯敞屠洛	散侯董舍吾
以匈奴归义楼剸王从票骑将军击左王,手剑合,侯,千一百户。　师古曰:“手用剑而合战也。”剸音专,又音之兖反。”	以匈奴符离王降侯,千八百户。	以匈奴都尉降侯,千一百户。
六月丁卯封,十四年薨。	六月丙子封,七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六(年)〔月〕[9]丙子封,十七年薨。
元封六年,侯当时嗣。		太初三年,侯安汉嗣。
侯辅宗嗣,始元五年薨,亡后,为诸县。		侯贤嗣,征和三年,坐祝诅(二)〔上〕,下狱病死。
	阳成	阳成

臧马康侯雕延年	**臁侯次公** 师古曰:“臁音辽。”	**术阳侯建德**	**龙侯摎广德** 师古曰:“摎音居虬反。”	**成安侯韩延年**
以匈奴王降侯,八百七十户。	以匈奴归义王降侯,七百九十户。	以南越王兄越高昌侯侯,三千户。	父乐以校尉击南越死事,子侯,六百七十户。	父千秋以校尉击南越死事,子侯,千
六(年)〔月〕[10]丙子封,五年薨,亡后。	元鼎四年六月丙午封,五年,坐酎金免。	五年三月壬午封,四年,坐使南海逆不道,诛。	三(年)〔月〕[11]壬午封,六年,坐酎金免。	三月壬午封,七年,元封六年,坐为太常行大
朱虚	**舞阳**	**下邳**		**郑** 师古曰:“音夹。”

	昆侯渠复 枭 师古曰:"枭音力追反。"	骐侯驹幾 师古曰:"骐音其。"	
三百八十户。	以属国大首渠击匈奴侯。	以属国骑击匈奴捕单于兄侯,五百二十户。	
行令事留外国书一月,乏兴,入谷赎,完为城旦。 师古曰:"当有所兴发,因其迟留故阙乏。"	五月戊戌封。	五月壬子封。	
	侯乃始嗣,地节四年薨,亡后。	侯督嗣。	
		釐侯崇嗣,阳朔二年薨,亡后。	元延元年六月己未,侯诗以崇弟绍封,五百五十户。
	钜鹿	北屈	

梁期侯任破胡	膫侯毕取	将梁侯杨仆
以属国都尉间出击匈奴将军枭绐缓等侯。 师古曰:“枭音力追反。缓音莫汉反。”	以南越将军降侯,五百一十户。	以楼船将军击南越推锋却敌侯。
五(年)〔月〕[12]辛巳封。	六年三月乙酉封。	三月乙酉封,四年,元封四年,坐为将军击朝鲜畏懦,入竹二万个,赎完为城旦。 师古曰:“个,枚也。音古贺反。”
侯当千嗣,太始四年,坐卖马一匹贾钱十五万,过平,臧五百以上,免。	侯奉义嗣,后二年,坐祝诅上,要斩。	
	南阳	

安道侯揭阳	随桃顷侯赵	湘成侯监居翁	海常严侯苏
定　师古曰："揭音竭。"	光		弘
以南越揭阳令闻汉兵至自定降，侯，六百户。	以南越苍梧王闻汉兵至降，侯，三千户。	以南越桂林监闻汉兵破番禺，谕瓯骆民四十馀万降，侯，八百三十户。	以伏波司马得南越王建德侯。
三月乙酉封。	四月癸亥封，薨。	五月壬申封。	七月乙酉封，七年，太初元年薨，亡后。
侯当时嗣，延和四年，坐杀人，弃市。	侯昌乐嗣，本始元年薨。嗣子有罪，不得代。	侯益昌嗣，五凤四年，坐为九真太守盗使人出买犀、奴婢，臧百万以上，不道，诛。	
南阳	元始五年，放以光玄孙绍封，千户。	〔堵阳〕[13]	

外石侯吴阳	下鄜侯左将黄同 师古曰："鄜音孚。"	缭荧侯刘福 师古曰："缭音聊。荧音於耕反。"	薤兒严侯辕终古 师古曰："薤音御。"
以故东越衍侯佐繇王功侯，千户。	以故瓯骆左将斩西于王功侯，七百户。	以校尉从横海将军击南越侯。	以军卒斩东越徇北将军侯。
元封元年正月壬午封，九年薨。	四月丁酉封。	正月乙卯封，二年，有罪，免。	闰月癸卯封，六年，太初元年薨，亡后。
太初四年，侯首嗣，十四年，后二年，坐祝诅上，要斩。	侯奉汉嗣，后二年，坐祝诅上，要斩。		
济阳	南阳		

开陵侯建成	临蔡侯孙都	东城侯居股
以故东粤建成侯与繇王斩馀善侯，二千户。	以南粤郎，汉军破番禺，为伏波得南粤相吕嘉，侯，千户。	以故东粤繇王斩东粤王馀善侯，万户。
闰月癸卯封。	闰月癸卯封。	闰月癸卯封，二十年，延和三年，坐卫太子举兵谋反，要斩。
侯禄嗣，(延)〔征〕和[14]三年，坐舍卫太子所私幸女子，又祝诅上，要斩。师古曰："舍谓居止也。"	侯襄嗣，太初元年，坐击番禺夺人虏，掠，死。	
临淮	河内	九江

无锡侯多军	涉都侯喜	平州侯王唊 如淳曰:“唊音颊。”
以东粤将军,汉兵至,弃军降,侯,千户。	以父弃故南海太守,汉兵至,以越邑降,子侯,二千四十户。	以朝鲜将,汉兵至,降,侯,千四百八十户。
元年封。	元年封,八年,太初二年薨,亡后。	三年四月丁卯封,四年薨,亡后。
侯卯嗣,延和四年,坐与归义赵文王将兵追反虏,到弘农擅弃兵还,赎罪,免。		
会稽	南阳	梁父

获(直)〔苴〕[15]侯韩陶　师古曰:"获音狄。苴音七余反。"	浿清侯参　师古曰:"浿音获,又音胡卦反。"	骓兹侯稽谷姑　师古曰:"骓音大奚反。"
以朝鲜相将,汉兵围之,降,侯,五百四十户。　师古曰:"为相而将朝鲜兵。"	以朝鲜尼谿相使人杀其王右渠,降,侯,千户。	以小月氏右苴王将众降,侯,千九百户。　师古曰:"苴音子余反。"
四月丁卯封,十九年,延和二年薨,封终身,不得嗣。	六月丙辰封,十一年,天汉二年,坐匿朝鲜亡虏,下狱病死。	四年十一月丁未封,三年,太初元年薨,亡后。
勃海	齐	琅邪

浩侯王恢	瓠谿侯杆者 师古曰:“瓠读与狐同。谿音之涉反。”	幾侯张路 师古曰:“路音格,又音各。”	涅阳康侯最
以故中郎将将兵捕得车师王,侯。	以小月氏王将军众千骑降,侯,七百六十户。	以朝鲜王子汉兵围朝鲜降侯。	以父朝鲜相路人,汉兵至,首先降,道死,子侯。
正月甲申封,一月,坐使酒泉矫制害,当死,赎罪,免。 如淳曰:“律,矫诏大害,要斩。有矫诏害,矫诏不害。”	正月乙酉封,二年薨。	三年癸未封,六年,使朝鲜,谋反,格死。	三月壬寅封,五年,太初元年薨,亡后。
	六月,侯胜嗣,五年,天汉二年薨,制所幸封,不得嗣。		
	河东	河东	齐

海西侯李广利	新畤侯赵弟	承父侯续相如
以贰师将军击大宛斩王，侯，八千户。	以贰师将军骑士斩（都）[郁][16]成王首，侯。师古曰："郁成，西域国名也。"	以使西域发外王子弟，诛斩扶乐王首，虏二千五百人，侯，千百五十户。
太初四年四月丁巳封，十一年，延和三年，击匈奴兵败，降。	四月丁巳封，七年，太始三年，坐为太常鞫狱不实，入钱百万赎死，而完为城旦。如淳曰："鞫者以其辞决罪也。"晋灼曰："律说出罪为故纵，入罪为故不直。"	太始三年五月封，五年，延和四年四月癸亥，坐贼杀军吏，谋入蛮夷，祝诅上，要斩。
	齐	东莱

开陵侯成娩　师古曰："娩音晚，又音免。"		秅侯商丘成　如淳曰："秅音腐蠹反。"	重合侯莽通
以故匈奴介和王将兵击车师，不得封年。		以大鸿胪击卫太子，力战，亡它意，侯，二千一百二十户。	以侍郎发兵击反者如侯，侯，四千八百七十户。
		延和二年七月癸巳封，四年，后二年，坐为詹事侍祠孝文庙，醉歌堂下曰："出居，安能郁郁。"大不敬，自杀。	七月癸巳封，四年，后二年，坐发兵与卫尉潰等谋反，要斩。
侯顺嗣。			
质侯褒嗣，薨，亡后。	元延元年六月乙未，釐侯级以褒弟绍封，千二十户。		
	侯参嗣，王莽败，绝。		
		济阴	勃海

德侯景建	题侯张富昌	邗侯李寿 师古曰:“邗音于。”	辕阳侯江喜 师古曰:“辕音聊。”
以长安大夫从莽通共杀如侯,得少傅石德,侯,三千七百三十五户。	以山阳卒与李寿共得卫(李)〔太子〕,侯,[17] 八百五十八户。	以新安令史得卫太子,侯,一百五十户。	以圉啬夫捕反者故城父令公孙勇侯,千一百二十
七月癸巳封,四年,后二年,坐共莽通谋反,要斩。	九月封,四年,后二年四月甲戌,为人所贼杀。	九月封,三年,坐为卫尉居守,擅出长安界,送海西侯至高桥,又使吏谋杀方士,不道,诛。	二年十一月封。
			六年,侯仁嗣,永光四年,坐使家丞上书还印符,随方士,免。
济南	钜鹿	河内	清河

	当涂康侯魏不害	蒲侯苏昌	丞父侯孙王
户。 师古曰：“圉，淮阳县也。”	以圉守尉捕反者淮阳胡倩侯，侯圣与议定策，益封，凡二千二百户。	以圉小史捕反者故越王子邹起侯，千二十六户。	以告反者太原白义等侯，千一百五十户。
	十一月封，薨。	十一月封。	四年三月乙酉封，三年，始元元年，坐杀人，会赦，免。
	爰侯圣嗣。	侯夷吾嗣，鸿嘉三年，坐婢自赎为民后略以为婢，免。	
	刺侯杨嗣。		
	戴侯向嗣。		
	九江　侯坚居嗣，居摄二年，更为翼汉侯，王莽篡位，为翼新侯，莽败，绝。	琅邪	东莱

右孝武七十五人。武安、周阳、长平、冠军、平津、周子南、乐通、牧丘、富民九人在外戚恩泽，南奄、龙额、宜春、阴安、发干五人随父，凡八十九人，王子不在其中。	秺敬侯金日磾	建平敬侯杜延年
	以驸马都尉发觉侍中莽何罗反侯，二千二百一十八户。	以谏大夫告左将军等反侯，二千户，以太仆与大将军先定策，益封，(三)〔二〕千[18]三百六十户。
	始元二年侯，丙子封，一日薨。	元凤元年七月甲子封，二十八年薨。
	始元二年，侯赏嗣，四十二年薨，亡后。	甘露二年，孝侯缓嗣，十九年薨。
	孙	竟宁元年，荒侯业嗣，三十四年薨。
	元始四年，侯常以日磾曾孙绍侯，千户，王莽败，绝。	元始二年，侯辅嗣。
		济阳　侯宪嗣，建武中以先降梁王，薨，不得代。　师古曰："梁王，刘永也。"

宜城戴侯燕仓		弋阳节侯任宫	商利侯王山寿
以假稻田使者先发觉左将军桀等反谋，告大司农敞，侯。侯安削户六百，定七百户。		以故丞相征事手捕反者左将军桀，侯，九百一十五户。	以丞相少史诱反者车骑将军安入丞相府，侯，九百一十
七月甲子封，六年薨。		七月甲子封，三十三年薨。	七月甲子封，十四年，元康元年，坐为代郡太守故劾
元平元年，刺侯安嗣，四十一年薨。	六世侯 旧嗣，王莽败，绝。	初元二年，刚侯千秋嗣，三十二年薨。	
竟宁元年，釐侯尊嗣，十年薨。		河平三年，愿侯恽嗣，二年薨。	
阳朔二年，炀侯武嗣。		阳朔元年，孝侯岑嗣，二十四年薨。	
济阴 侯级嗣。		元始元年，侯固嗣，更始元年，为兵所杀。	徐

	成安严侯郭忠		平陵侯范明友
五户。	以张掖属国都尉匈奴入寇与战，斩黎汗王，侯，七百二十四户。		以校尉击反氐，后以将军击乌桓，获王，虏首六千二百，侯，与大
十人罪不直，免。	三年二月癸丑封，七年薨。		四年七月乙巳封，十一年，地节四年，坐谋反诛。
	本始三年，爱侯迁嗣，四年薨。	六世　居摄元年，侯每以忠玄孙之子绍封，王莽败，绝。	
	元康三年，刻侯赏嗣，四十一年薨。		
	阳朔三年，郧侯长嗣。　师古曰："郧音皇。"		
	颍川　釐侯萌嗣，薨，亡后。		武当

	义阳侯傅介子	右孝昭八人。博陆、安阳、宜春、安平、富平、阳平六人在恩泽外戚，桑乐一人随父，凡十五人。	长罗壮侯常惠
将军光定策，益封，凡二千九百二十户。	以平乐厩监使诛楼兰王，斩首，侯，七百五十九户。		以校尉光禄大夫持节将乌孙兵击匈奴，获名王，首虏三万九千级，侯，二千八百五十户。
	七月乙巳封，十三年，元康元年薨。嗣子有罪，不得代。		本始四年四月癸巳封，二十四年薨。
			初元二年，严侯成嗣，十六年薨。
			建始三年，爱侯邯嗣，五年薨。
	元始四年，侯长以介子曾孙绍封，更始元年，为兵所杀。		河平四年，侯翕嗣，四十九年，建武四年薨，亡后。
	平氏		陈留

爰戚靖侯赵长年	博成侯张章	高昌壮侯董忠
以平陵大夫告楚王延寿反，侯，千五百三十户。	以长安男子先发觉大司马霍禹等谋反，以告期门董忠，忠以闻，侯，三千九百一十三户。	以期门受张章言霍禹谋反，告左曹杨恽，侯，再坐法，削户千一百，定七十九户。
地节二年四月癸卯封，十七年薨。	四年八月乙丑封，九年薨。	八月乙丑封，十九年薨。
节侯讫嗣。	五凤元年，侯建嗣，十二年，建始四年，坐尚阳邑公主与婢奸主旁，数醉骂主，免。	初元二年，炀侯宏嗣，四十一年，建平元年，坐佞邪，免，二年，复封故国，三年薨。
永始四年，侯牧嗣，四十年，建武四年，以先降梁王，免。		元寿元年，侯武嗣，二年，坐父宏前为佞邪，免。
		建武二年五月己巳，侯永绍封。
	淮阳	千乘

平通侯杨恽	都成敬侯金安上	合阳爱侯梁喜
以左曹中郎受董忠等言霍禹等谋，以告侍中金安上，侯，二千五百户。	以侍中中郎将受杨恽言霍禹等反谋，传言止内霍氏禁闼，侯，千七百七十一户。	以平阳大夫告霍徵史、徵史子信、家监迴伦、故侍郎郑尚时谋反，侯，千五百户。
八月乙丑封，十年，五凤三年，坐为光禄勋诽谤政治，免。	八月乙丑封，十一年薨。	元康四年二月壬午封，四十一年薨。
	五凤三年，夷侯常嗣，一年薨，亡后。	建始二年，侯放嗣。
	元始元年，侯钦以安上孙绍封，为王莽诛。	元始五年，侯萌以喜孙绍封，千户，王莽败，绝。
	元始元年，戴侯杨嗣，王莽败，绝。	
博阳		平原

安远缪侯郑吉	归德靖侯先贤掸　师古曰:“掸音缠。”	信成侯王定
以校尉光禄大夫将兵迎日逐王降,又破车师,侯,坐法削户三百,定七百九十户。	以匈奴单于从兄日逐王率众降,侯,二千二百五十户。	以匈奴乌桓屠蓐单于子左大将军率众降,侯,千六百户,后坐弟谋反,削百五户。　师古曰:“蓐音莫白反。”
神爵三年四月壬戌封,十一年薨。	四月戊戌封,二十六年薨。	五凤二年九月癸巳封,十二年薨。
初元元年,侯光嗣,八年,永光三年薨,亡后。	竟宁元年,炀侯富昌嗣,二年薨。	初元五年,侯广汉嗣,三年,永光三年薨,亡后。
居摄元年,侯永以吉曾孙绍封,千户,王莽败,绝。	建始二年,侯讽嗣,五十六年薨。	元始五年,侯杨以定孙绍封,千户。
	建武二年,侯襄嗣。	
慎	汝南　侯霸嗣,永平十四年,有罪免。	细阳

义阳侯厉温敦	右孝宣十一人。阳都、营平、平丘、昌水、阳城、爰氏、扶阳、高平、阳城、博阳、邛成、将陵、建成、西平、平恩、平昌、乐陵、平台、乐昌、博望、乐成二十一人在恩泽外戚，乐平、冠阳、鄫、周子南君四人随父，凡三十六人。	义成侯甘延寿
以匈奴谔连累单于率众降，侯，千五百户。师古曰："谔与呼同。累音力住反。"		以使西域骑都尉讨郅支单于斩王以下千五百级，侯，四百户，孙迁益封，凡二千户。
三年二月甲子封，四年，坐子伊细王谋反，削爵为关内侯，食邑千户。		竟宁元年四月戊辰封，九年薨。
		阳朔元年，炀侯建嗣，十九年薨。
		建平元年，节侯迁嗣，居摄二年更为诛郅支侯，十四年薨。
		建国二年，侯相嗣，建武四年，为兵所杀。

驷望忠侯冷广　师古曰："冷音零。"	延乡节侯李谭	新山侯称忠
以湿沃公士告男子马政谋反，侯，千八百户。　师古曰："湿音它合反。"	以尉氏男子捕得反者樊並侯，千户。	以捕得反者樊並侯，千户。
(炀)[鸿][19]嘉元年正月辛丑封，薨。	永始四年七月己巳封，十三年薨。	十一月己酉封。
侯何齐嗣，王莽败，绝。	元始元年，侯成嗣，王莽败，绝。	
琅邪		

童乡釐侯钟祖	楼虚侯訾顺	右孝元一人。安平、平恩、扶阳三人随父，阳平、乐安二人在恩泽外戚，凡六人。孝成五人。安昌、高阳、安阳、城阳、高陵、定陵、殷绍嘉、宜乡、氾乡、博山十人在恩泽外戚，武阳、博阳、赞、骐、龙领、开陵、乐陵、博望、乐成、安平、平阿、成都、红阳、曲阳、高平十五人随父，凡三十人。师古曰："额字或作额。"
以捕得反者樊並侯，千户。	以捕得反者樊並侯，千户。	
七月己酉封，薨，亡后。	七月己酉封。	
元始五年，侯匡以祖子绍封，王莽败，绝。		

【校勘记】

〔1〕 后(有)〔世〕承平， 景祐、殿本都作“世”。王先谦说作“世”是。

〔2〕 王先谦说“四年”当作“四月”。按景祐、殿、局本都作“四月”。

〔3〕 “获”，景祐、殿本都作“复”。王先谦说作“复”是。

〔4〕 “翕侯”，王先谦说史表作“易侯”是。按景祐、殿本都作“易侯”。

〔5〕 王先谦说“汉”当为“侯”。按殿、局本作“侯”，景祐本亦误。

〔6〕 苏舆说“后”下“元”字衍。按景祐本无。

〔7〕 王先谦说史表“上容”作“上谷”，“戈守”作“戍卒”，“计”上有“上”字，是。按景祐、殿本“谷”“卒”二字不误，局本“卒”亦误作“守”。

〔8〕 此栏二格，王先谦说史表作“得两王子骑将功侯”，此表“子”误“千”，又夺“将”字。三格“匈奴河”，史表无“奴”字。王说此衍。

〔9〕 此栏三格“六年”，景祐、殿本都作“六月”。五格“二”，景祐、殿、局本都作“上”。

〔10〕 “六年”，景祐、殿本都作“六月”，史表同。

〔11〕 苏舆说“三年”当作“三月”。按景祐、殿、局本都作“三月”。

〔12〕 王先谦说“五年”当为“五月”。按殿本作“五月”。

〔13〕 “堵阳”，据景祐、殿本补。

〔14〕 “延和”当作“征和”。卫太子死于征和二年。汉无延和年号。

〔15〕 钱大昭说南监本、闽本“直”作“苴”。按景祐、殿、局本都作“苴”。

〔16〕 王先谦说“都”是“郁”传写之误。按景祐、殿本都作“郁”。

〔17〕 王先谦说“李”乃“太子”二字合误一字。按景祐、殿、局本都作“太子”。

〔18〕 朱一新说据传，“三千”当作“二千”。按景祐、殿本都作“二千”。

〔19〕 “炀”，景祐、殿本都作“鸿”。王先谦说作“鸿”是。

汉书卷十八

外戚恩泽侯表第六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必兴灭继绝，修废举逸，然后天下归仁，四方之政行焉。[①]传称武王克殷，追存贤圣，至乎不及下车。[②]世代虽殊，其揆一也。高帝拨乱诛暴，庶事草创，日不暇给，然犹修祀六国，求聘四皓，过魏则宠无忌之墓，适赵则封乐毅之后。[③]及其行赏而授位也，爵以功为先后，官用能为次序。后嗣共己遵业，旧臣继踵居位。[④]至乎孝武，元功宿将略尽。会上亦兴文学，进拔幽隐，公孙弘自海濒而登宰相，[⑤]于是宠以列侯之爵。又畴咨前代，询问耆老，初得周后，复加爵邑。自是之后，宰相半侯矣。元、成之间，晚得殷世，以备宾位。

①师古曰："论语孔子陈帝王之法云'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人，天下之人归心焉'。故此序引之也。"

②师古曰："礼记云'武王克殷，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此其事也。"

③师古曰："高纪十二年诏云：'秦皇帝、楚隐王、魏安釐王、齐愍王、赵悼襄王皆绝无后。其与秦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齐各十家，赵及魏公子无忌各五家。'张良传高帝谓四人曰'吾求公，公避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又高纪十年'求乐毅有后乎，得其孙叔，封之乐乡，号华成君'也。楚、魏、齐、赵皆旧六国，故总云六国。四皓须眉皓白，故谓之四皓。称号在王贡两龚鲍传。"

④师古曰："共读曰恭。"

⑤师古曰："海濒，谓近海之地。濒音频，又音宾。"

汉兴,外戚与定天下,侯者二人。[①]故誓曰:"非刘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是以高后欲王诸吕,王陵廷争;孝景将侯王氏,脩侯犯色。[②]卒用废黜。是后薄昭、窦婴、上官、卫、霍之侯,以功受爵。其馀后父据春秋褒纪之义,[③]帝舅缘大雅申伯之意,[④]寖广博矣。[⑤]是以别而叙之。

①服虔曰:"吕后兄周吕侯泽、建成侯释之。"师古曰:"与读曰豫,言豫其功也。"

②师古曰:"脩音条。"

③应劭曰:"春秋,天子将纳后于纪,纪本子爵也,故先褒为侯,言王者不取于小国。"

④应劭曰:"申伯,周宣王元舅也,为邑于谢。后世欲光宠外亲者,缘申伯之恩,援此义以为谕也。"

⑤师古曰:"寖,渐也。"

号谥姓名	临泗侯吕公	周吕令武侯泽
侯状户数	以汉王后父赐号。	以客从入汉，定三秦，将兵下砀，汉王败彭城，往从之，佐定天下。
始　封	元年封，四年薨，高后元年追尊曰吕宣王。	六年正月丙戌封，三年薨。
子		侯台嗣，高祖九年更封为鄜侯，四年，高后元年，为吕王，二年薨，谥曰肃，追尊令武曰悼武王。
孙		腄　三年，王嘉嗣，坐骄废。侯通，嘉弟，六年四月丁酉封，八年，为燕王，九月，反，诛。 东平　侯庇，通弟，八年五月丙辰封，九月，
曾　孙		
玄　孙		

		建成康侯释之
		以客从击秦。汉王入汉，使释之归丰卫太上皇。
		六年四月丙戌封，九年薨。
	汶 侯产，台弟，高后元年四月辛卯封，六年，为吕王，七年，为梁王，八年，反，诛。 师古曰："汶音问。"	孝惠二年，侯则嗣，七年，有罪，免。则弟種，高后元年四月乙酉封，奉吕宣王国，七年，更为不其侯，八年，反，诛。
反，诛。 师古曰："腄音之瑞反。庀音匹履反。"		

	右高祖三人。	扶柳侯吕平
		以皇太后姊长姁子侯。师古曰："平既吕氏所生，不当姓吕，盖史家唯记母族也。姁音况于反，又音况羽反。"
		元年四月丙寅封，八年，反，诛。
汉阳　侯禄，種弟，高后元年九月丙寅封，八年，为赵王，追尊康侯曰赵昭王，九月，反，诛。		

襄城侯义	轵侯朝	壶关侯武	昌平侯大	赘其侯吕胜	滕侯吕更始
以孝惠子侯。	以孝惠子侯。	以孝惠子侯。	以孝惠子侯。	以皇太后昆弟子淮阳丞相侯。	为舍人郎中十二岁，以都尉屯霸上，用楚丞相侯。
四月辛卯封，三年，为常山王。	四月辛卯封，四年，为常山王。	四月辛卯封，六年，为淮阳王。	二月癸未封，七年，为吕王。	四月丙申封，八年，反，诛。	四月丙申封，八年，反，诛。

吕成侯吕忿	祝兹侯吕莹 师古曰："莹音荥，又音乌瞑反。"	建陵侯张释寺人	右高后十人。五人随父，凡十五人。	轵侯薄昭
以皇太后昆弟子侯。	以皇太后昆弟子侯。	以大谒者劝王诸吕侯。		高祖七年为郎，从军十七年，以中大夫迎帝于代，以车骑将军迎皇太后，侯，万户。
四月丙申封，八年，反，诛。	八年四月丁酉封，九月，反，诛。	四月丁酉封，九月，免。		元年正月乙巳封，十年，坐杀使者，自杀。帝临，为置后。
				十一年，易侯戎奴嗣，三十年薨。
				建元二年，侯梁嗣。

邬侯驷钧 师古曰:“邬音一户反,又音於度反。”	周阳侯赵兼	右孝文三人。	章武景侯窦广国	南皮侯窦彭祖
以齐王舅侯。	以淮南王舅侯。		以皇太后弟侯,万一千户。	以皇太后兄子侯。
四月辛未封,六年,坐济北王兴居举兵反弗救,免。	四月辛未封,六年,有罪,免。		孝文后七年六月乙卯封,七年薨。	六月乙卯封,二十一年薨。
			孝景七年,共侯定嗣,十八年薨。	建元六年,夷侯良嗣,五年薨。
			元光三年,侯常生嗣,十年,元狩元年,坐谋杀人,未杀,免。	元光五年,侯桑林嗣,十八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魏其侯窦婴	盖靖侯王信	右孝景四人。	武安侯田蚡
以将军屯荥阳扞破吴楚七国侯。皇太后昆弟子。、	以皇后兄侯。		以皇太后同母弟侯。
三年六月乙巳封，二十三年，元光四年，有罪，弃市。	中五年五月甲戌封，二十五年薨。		孝景后三年三月封，十年薨。
	元光三年，顷侯充嗣。		元光四年，侯恬嗣，五年，元朔三年，坐衣襜褕入宫，不敬，免。师古曰："衣谓著之也。襜褕，直裾裨衣也。襜音昌占反。褕音逾。"
	侯受嗣，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周阳懿侯田胜	长平烈侯卫青	
以皇太后同母弟侯。	以将军击匈奴取朔方侯，后破右贤王，益封，又封三子。皇后弟。	
三月封，十二年薨。	元朔二年二月丙辰封，二十三年薨。	
元光六年，侯祖嗣，八年，元狩三年，坐当归轵侯宅不与，免。	宜春　侯伉，五年四月丁未以青功封，元鼎元年坐挢制不害免，太初元年嗣侯，五年，(蘭)〔阑〕[1]入宫，完为城旦。	阴安　侯不疑，四月丁未以青功封，十二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平津献侯公孙弘	冠军景桓侯霍去病
	以丞相诏所褒侯，三百七十三户。	以校尉击匈奴侯，后以将军破祈连迎昆邪王，益封。皇后姊子。
	元朔三年十一月乙丑封，六年薨。	六年四月壬申封，七年薨。
发干　侯登，四月丁未以青功封，坐酎金免。	元狩三年，侯度嗣，十三年，元封四年，坐为山阳太守诏征钜野令史成不遣，完为城旦。	南阳　元鼎元年，哀侯嬗嗣，七年薨，亡后。　师古曰："嬗音上战反。"
元康四年，诏赐青孙钱五十万，复家。		乐平　侯山，地节二年四月癸巳以从祖祖父大将军光功封，三千户，四年，
永始元年，青曾孙玄以长安公乘为侍郎。		
元始四年，赐青玄孙赏爵关内侯。	高城	东郡

		周子南君姬嘉	
		以周后诏所褒侯，三千户。	
		元鼎四年十一月丁卯封，六年薨。	
		元封四年，君置嗣，二十四年薨。	
坐谋反，诛。	**冠阳** 侯云，山弟，三年四月戊申以大将军光功封，千八百户，四年，坐谋反，诛。	始元四年，君当嗣，十六年，地节三年，坐使奴杀家丞，弃市。	元康元年三月丙戌，君延年以建昭三年，质侯安嗣，四
	南阳	**长社**	阳朔二年，釐侯

	六世　永始二年，侯当嗣，七年，绥和元年，进爵为公，地满百里，元始四年，为郑公，王莽篡位，为章牟公。
当弟绍封，初元五年正月癸巳，更封为周承休侯，位次诸侯王，二十九年薨，谥曰考。	七世　天凤元年，公常嗣，建武二年五月戊辰更为周承休侯。
年薨。	八世　五年，侯武嗣，十三年，更为卫公。
世嗣，八年薨。	观

乐通侯栾大	牧丘恬侯石庆	富民定侯车千秋	右孝武九人。三人随父，凡十二人。
以方术诏所褒侯，三千户。	以丞相及父万石积行侯。	以丞相侯，八百户，以遗诏益封，凡千六百户。	
四年四月乙巳封，五年，坐罔上，要斩。	五年九月丁丑封，十年薨。	征和四年六月丁巳封，十二年薨。	
	太初三年，侯德嗣，二年，天汉元年，坐为太常失法罔上，祠不如令，完为城旦。	元凤四年，侯顺嗣，六年，本始三年，坐为虎牙将军击匈奴诈增虏获，自杀。	
高平	平原	蕲	

博陆宣成侯霍光	安阳侯上官桀	宜春敬侯王訢
以奉车都尉捕反者莽何罗侯，二千三百五十户，后以大将军益封，万七千二百户。	以骑都尉捕反者莽何罗侯，二千三百户。女孙为皇后。	以丞相侯，子谭与大将军光定策，益封，坐法削户五百，定六
始元二年正月壬寅封，十七年薨。	正月壬寅封，五年，元凤元年，反，诛。	元凤四年二月乙丑封，二年薨。
地节二年四月癸卯，侯（禹）〔禹〕[2]嗣，四年，谋反，要斩。	**桑乐侯安** 始元五年六月辛丑以皇后父车骑将军封，千五百户，二年，反，诛。[3]	元凤六年，康侯谭嗣，四十五年薨。
		建始三年，孝侯咸嗣，十八年薨。
元始二年四月乙酉，侯阳以光从父昆弟之曾孙龙勒士伍绍封，三千户，王莽篡位，绝。		元延元年，釐侯章嗣，（十）[4]八年薨。
北海河间东郡 师古曰："光初封食北海、河间，后益封又食东郡。"	**荡阴** 师古曰："桀所食也。" **千乘** 师古曰："安所食也。"	**汝南** 建平三年，侯强嗣，二十六年，更始元年，为兵所杀。

	安平敬侯(阳)〔杨〕敞[5]	富平敬侯张安世
百八户。	以丞相侯,七百户,与大司马大将军光定策,益封子忠,凡五千五百四十七户。	以右将军光禄勋辅政勤劳侯,以车骑将军与大将军光定策,益封,凡万三千六百四十户。
	六年二月乙丑封,一年薨。	十一月乙丑封,十三年薨。
	元平元年,顷侯忠嗣,十一年薨。	阳都　元(侯)〔康〕[6]四年,爱侯延寿嗣,十一年薨。元康三年三月乙未,侯彭祖以世父故掖庭令贺有旧恩封,千六百户,四年,神爵三年,为小妻所杀。
	元康三年,侯谭嗣,九年,五凤四年,坐为典属国季父恽有罪,谭言诽,免。	甘露三年,缪侯敞嗣,四年薨。 师古曰:"自敞以下至纯皆延寿之嗣也。"
		初元二年,共侯临嗣,十五年薨。
	汝南	平原　思侯放嗣,三十六年薨。

	阳平节侯蔡义	右孝昭六人。一人桑乐侯随父，凡七人。
	以丞相侯，前为御史大夫与大将军光定策，益封，凡七百户。	
	元平元年九月戊戌封，三年，本始四年薨，亡后。	
六世　建平元年，侯纯嗣，王莽建国四年更为张乡侯，建武中为武始侯。		
今见		

营平壮侯赵充国	平丘侯王迁
以后将军与大将军光定策功侯，千二百七十九户。	以光禄大夫与大将军光定策功侯，千二百五十三户。
本始元年八月辛未封，二十二年薨。	八月辛未封，五年，地节二年，坐平尚书听请受臧六百万，自杀。如淳曰："律，诸为人请求于吏以枉法，而事已行，为听行者，皆为司寇。"师古曰："有人私请求，而听受之。"
甘露三年，质侯弘嗣，二十二年薨。	
建始四年，考侯钦嗣，七年薨。	
阳朔三年，侯岑嗣，十二年，元延三年，坐父钦诈以长安女子王君侠子为嗣，免。户二千九百四十四。	
济南	肥城

昌水侯田广明	阳城侯田延（平）〔年〕[7]	爰氏肃侯便乐成 师古曰："杜周传作史乐成。霍光传作使乐成。今此云姓便，三者不同，疑表误。"
以鸿胪击武都反氐赐爵关内侯，以左冯翊与大将军光定策侯，二千七百户。	以大司农与大将军光定策功侯，二千四百五十三户。	以少府与大将军光定策功侯，二千三百二十七户。
八月辛未封，三年，坐为祁连将军击匈奴不至期，自杀。	八月辛未封，二年，坐为大司农盗都内钱三千万，自杀。 如淳曰："天子钱藏中都内，又曰大内。"	八月辛未封，一年薨。
		本始二年，康侯辅嗣，三年薨。
		地节元年，哀侯临嗣，二年薨，亡子，绝。
		元始五年闰月丁酉，侯凤以乐成曾孙绍封，千户，王莽败，绝。
於陵	济阳	单父

扶阳节侯韦贤	平恩戴侯许广汉	高平宪侯魏相
以丞相侯，七百一十一户。	以皇太子外祖父昌成君侯，五千六百户。	以丞相侯，八百一十三户。
(二)〔三〕年[8]六月甲辰封，十年薨。	地节三年四月戊申封，七年薨，亡后。	地节三年六月壬戌封，八年薨。
神爵元年，共侯玄成嗣，九年，有罪，削一级为关内侯，永光二年二月丁酉复以丞相侯，六年薨。	初元元年，共侯嘉以广汉弟子中常侍绍侯，二十二年薨。	神爵三年，侯弘嗣，六年，甘露元年，坐酎宗庙骑至司马门，不敬，削爵一级为关内侯。
建昭三年，顷侯宽嗣。	河平一年，严侯汎嗣。	
元延元年，釐侯育嗣。	鸿嘉二年，质侯旦嗣，二十九年薨。	
萧　侯湛嗣，元始中户千四百二十，王莽败，绝。	建国四年，侯敬嗣，王莽败，绝。	柘

平昌节侯王无故	乐昌共侯王武	阳城缪侯刘德
以帝舅关内侯侯，六百户。	以帝舅关内侯侯，六百户。	以宗正关内侯行谨重为宗室率侯，子安民以户五百赎弟更生
四年二月甲寅封，九年薨。	二月甲寅封，十四年薨。	四年三月甲寅封，十年薨。
五凤元年，考侯接嗣，十六年薨。	甘露二年，庚侯商嗣，二十七年薨。	五凤二年，节侯安民嗣，(十)[9]八年薨。
永光三年，釐侯临嗣，二十一年薨。	河平四年，侯安嗣，二十七年，元始三年，为王莽所杀。	初元元年，釐侯庆忌嗣，二十一年薨。
鸿嘉元年，侯获嗣，三十八年，建武五年，诏书复获。 师古曰："以其失爵复之也。复音方目反。"		居摄元年，侯飒嗣，王莽败，绝。 师古曰："飒音立。"
	汝南	汝南

	乐陵安侯史高		邛成共侯王奉光
罪，减一等，定户六百四十户。	以悼皇考舅子侍中关内侯与发霍氏奸，侯，二千三百户。 师古曰："与读曰豫。"		以皇后父关内侯侯，二千七百五十户。
	八月乙丑封，二十四年薨。	武阳顷侯丹	元康二年三月癸未封，十八年薨。
	永光二年，严侯术嗣，十一年薨。	鸿嘉元年四月庚辰以帝为太子时辅导有旧恩侯，千三百户，七年薨。	初元二年，侯敞嗣，二十八年薨。
	建始二年，康侯崇嗣，四年薨，亡后。元延二年六月癸巳，侯淑以崇弟绍封，亡后。	永始四年，炀侯邯嗣，十一年薨。	鸿嘉二年，侯勋嗣，十四年，建平二年，坐选举不以实，骂廷史，大不敬，免。
	元始四年，侯岑以高曾孙绍封，王莽败，绝。	元寿二年，侯获嗣，更始元年为兵所杀。	元始元年，侯坚固以奉光曾孙绍封，王莽败，绝。
		郯	济阴

	将陵哀侯史(鲁)〔曾〕[10]	平台康侯史玄
	以悼皇考舅子侍中中郎将关内侯有旧恩侯,二千二百户。	以悼皇考舅子侍中中郎将关内侯有旧恩侯,千九百户。
安平夷侯舜	三月乙未封,五年,神爵四年薨,亡后。	三月乙未封,二十五年薨。
初元元年癸卯以皇太后兄侍中中郎将封,千四百户,十三年薨。		建昭元年,戴侯恁嗣,十九年薨。'师古曰:"恁音女林反。"
建昭四年,刚侯章嗣,十四年薨。		鸿嘉二年,侯习嗣。
阳朔四年,釐侯渊嗣,二十五年薨。		
元始五年,怀侯买嗣,王莽败,绝。		常山

博望顷侯许舜		乐成敬侯许延寿	
以皇太子外祖父同产弟长乐卫尉有旧恩侯，千五百户。		以皇太子外祖父同产弟侍中关内侯有旧恩侯，千五百户。	
三月乙未封，四年薨。		三月乙未封，十年薨。	
神爵三年，康侯敞嗣，八年薨。		甘露元年，思侯汤嗣，六年薨。	
甘露三年，戾侯党嗣，二十六年薨。		初元二年，哀侯常嗣，九年薨。	元延二年，节侯恭以常弟
河平四年，釐侯並嗣，薨，亡后。	元延二年六月癸巳，侯报子以並弟绍封，千户，王莽败，绝。		建昭元年，康侯去疾嗣，
		平氏	

	博阳定侯丙吉	建成定侯黄霸
	以御史大夫关内侯有旧恩功德茂侯，千三百三十户。	以丞相侯，六百户，侯赏以定陶太后不宜立号，益封，二千二百户。
	元康三年二月乙未封，八年薨。	五凤三年二月壬申封，四年薨。
	五凤三年，〔侯〕[11]显嗣，二年，甘露元年坐酎宗庙骑至司马门，不敬，夺爵一级为关内侯。	甘露三年，思侯赏嗣，三十年薨。
绍封，千户。	鸿嘉元年六月己巳，康侯昌以吉孙绍〔封〕。	阳朔三年，忠侯辅嗣，二十七年薨。
二十一年，鸿嘉三年薨，亡后，侯修嗣，王莽败，绝。	元始二年，釐侯並嗣。	居摄二年，侯辅嗣，王莽败，绝。
	南顿　侯胜客嗣，王莽败，绝。	沛

西平安侯于定国	右孝宣二十人。一人阳都侯随父，凡二十一人。	阳平顷侯王禁	
以丞相侯，六百六十户。		以皇后父侯，二千六百户，子凤以大将军益封五千四百户，凡八千户。	
甘露三年五月甲子封，十一年薨。		初元元年三月癸卯封，六年薨。	安成共侯崇
永光四年，顷侯永嗣，二十四年薨。		永光二年，敬成侯凤嗣，二十(四)[12]年薨。	建始元年二月壬子，以皇太后母弟散骑光禄大夫关内侯侯，万户，二年薨。
鸿嘉元年，侯恬嗣，四十三年，更始元年绝。		阳朔三年，釐侯襄嗣，十九年薨。	建始三年，靖侯奉世嗣，三十九年薨。
		建平四年，康侯岑嗣，十三年薨。	建国二年，侯持弓嗣，王莽败，绝。
临淮		东郡　建国三年，侯莫嗣，十二年，更始元年，为兵所杀。	汝南

平阿安侯谭	成都景成侯商	
河平二年六月乙亥，以皇太后弟关内侯侯，二千一百户，十一年薨。	六月乙亥，以皇太后弟关内侯侯，二千户，以大司马益封二千户，十六年薨。	
永始元年，刺侯仁嗣，十九年，为王莽所杀。	元延四年，侯况嗣，四年，绥和二年，坐山陵未成置酒歌舞，免。	建平元年，侯邑以况弟绍封，王莽篡位，为隆信公，与莽俱死。
元始四年，侯述嗣，建武二年薨，绝。		
沛	山阳	

红阳荒侯立	曲阳炀侯根
六月乙亥封，以皇太后弟关内侯侯，二千一百户，三十年薨。	六月乙亥，以皇太后弟关内侯侯，三千七百户，再以大司马益封七千七百户，哀帝又益二千户，凡万二千四百户，二十一年薨。
元始四年，侯柱嗣，王莽败，绝。	建平元年，侯涉嗣，王莽篡位，为直道公，为莽所杀。
曾孙　武桓侯泓，建武元年以父丹为将军战死，往与上有旧，侯。	
南阳	九江

高平戴侯逢时	
六月乙亥，以皇太后弟关内侯侯，三千户，十八年薨。	新都侯莽
元延四年，侯置嗣，王莽败，绝。	永始元年五月乙未，以帝舅曼子侯，千五百户，后篡位，诛。
	褒新　侯安，元始四年四月甲子以莽功侯，二千户，莽篡位，为信迁公，病死。 赏都　侯临，四月甲子以莽功侯，二千户，莽篡位为
临淮	南阳

	乐安侯匡衡	右孝元二人。一人安平侯随父，凡三人。	安昌节侯张禹
	以丞相侯，六百四十七户。		以丞相侯，六百一十七户，益户四百。
	建昭三年七月癸亥封，七年，建始四年，坐颛地盗土，免。		河平四年六月丙午封，二十一年薨。
			建平二年，侯宏嗣，二十八年，更始元年，为兵所杀。
天子，侯为统义阳王，自杀。			
	僮		汝南

高阳侯薛宣	安阳敬侯王音	成阳节侯赵临
以丞相侯，千九十户。	以皇太后从弟大司马车骑将军侯，千六百户，子舜益封。	以皇后父侯，二千户。
鸿嘉元年四月庚辰封，五年，永始二年，坐西州盗贼群辈免，其年复封，十年，绥和二年，坐不忠孝，父子贼伤近臣，免。	六月己巳封，五年薨。	永始元年四月乙亥封，五年薨。
	永始二年，侯舜嗣，王莽篡位，为安新公。	元延二年，侯讫嗣，建平元年，坐弟昭仪绝继嗣，免，徙辽西。
	建国三年，公摄嗣，更号和新公，与莽俱死。	
东莞		新息

	高陵共侯翟方进	**定陵侯淳于长**
	以丞相侯，千户，哀帝即位，益子宣五百户。	以侍中卫尉言昌陵不可成侯，千户。皇太后姊子。
新成侯钦	永始二年十一月壬子封，八千户，八年薨。	元延三年二月丙午封，二年，绥和元年，坐大逆，下狱死。
绥和二年五月壬辰以皇太后弟封，一年，建平元年，坐弟昭仪绝继嗣，免，徙辽西。	绥和二年，侯宣嗣，十二年，居摄元年，弟东郡太守义举兵欲讨莽，莽灭其宗。	
〔穰〕[13]	**琅邪**	**汝南**

殷绍嘉侯孔何齐	宜乡侯冯参	氾乡侯何武 师古曰："氾音凡。"
以殷后孔子世吉適子侯，千六百七十户，后六月进爵为公，地方百里，建平二年益户九百三十二。 师古曰："適读曰嫡。孔吉之適子也。"	以中山王舅侯，千户。	以大司空侯，千户，哀帝即位益千户。
绥和元年二月甲子封，八年，元始二年，更为宋公。	绥和元年二月甲子封，建平元年，坐姊中山太后祝诅，自杀。	四月乙丑封，十年，元始三年，为莽元始四年，侯况嗣，建国四年薨。
沛		南阳

	博山简烈侯孔光	右孝成十人。安成、平阿、成都、红阳、曲阳、高平、新都、武阳侯八人随父，凡十八人。	阳安侯丁明
	以丞相侯，千户，元始元年益万户。		以帝舅侯，五千户。
所杀，赐谥曰刺。	二年三月丙戌封，二年，建平二年，坐众职废，免，元寿元年五月乙卯复以丞相侯，六年薨。		绥和二年四月壬寅封，七年，元始元年，为王莽[所][14]杀。
	元始五年，侯放嗣，王莽败，绝。		
	顺阳		

孔乡侯傅晏	平周侯丁满	高乐节侯师丹
以皇后父侯，三千户，又益二千户。	以帝舅子侯，千七百三十九户。	以大司马关内侯侯，二千三十六户。
四月壬寅封，六年，元寿二年，坐乱妻妾位免，徙合浦。	五月己丑封，元始三年，坐非正免。	绥和二年七月庚午封，一年，建平元年，坐漏泄免，元始三年二月癸巳更为义阳侯，二月薨。
		侯业嗣，王莽败，绝。
夏丘	湖阳	新野 东海

高武贞侯傅喜	杨乡侯朱博	新甫侯王嘉	汝昌侯傅商
以帝祖母皇太太后从父弟大司马侯，二千三十户。	以丞相侯，二千五十户，上书以故事不过千户，还千五十户。	以丞相侯，千六十八户。	以皇太太后从父弟封，千户，后以奉先侯祀益封，凡五千户。
建平元年正月丁酉封，十五年薨。	建(元)〔平〕[15]二年四月乙亥封，八月，坐诬罔，自杀。	三年四月丁酉封，三年，元寿元年，罔上，下狱瘐死。	四年二月癸卯封，一年，元寿元年，坐外附诸侯免。
建国二年，侯劲嗣，王莽败，绝。		元始四年，侯崇绍封，王莽败，绝。	元寿二年五月，侯昌以商兄子绍奉祀封，八月，坐非正免。
杜衍	湖陵	新野	阳穀

阳新侯郑业	高安侯董贤	方阳侯孙宠
以皇太太后同母弟子侯，千户。	以侍中驸马都尉告东平王云祝诅反逆侯，千户，后益封，二千户。	以骑都尉与息夫躬告东平王反谋侯，千户。
八月辛卯封，二年，元寿二年，坐非正免。	建平四年八月辛卯封，二年，元寿二年，坐为大司马不合众心免，自杀。	八月辛卯封，二年，元寿二年，坐前为奸谗免，徙合浦。
新野	朱扶	龙亢

宜陵侯息夫躬	长平顷侯彭宣	右孝哀十三人。新成、新都、平阳、营陵、德五人随父，凡十八人。	扶德侯马宫	扶平侯王崇
以博士弟子因董贤告东平王反谋侯，千户。	以大司空侯，千七十四户。		以大司徒侯，二千户。	以大司空侯，二千户。
八月辛卯封，二年，元寿二年，坐祝诅，下狱死。	元寿二年五月甲子封，四年薨。		元始元年二月丙辰封，王莽篡位，为太子师，卒官。	二月丙辰封，三年，为傅婢所毒，薨。
	元始四年，节侯圣嗣，十四年薨。			
	天凤五年，侯业嗣，王莽败，绝。			
杜衍	济南		赣榆	临淮

广阳侯甄丰	承阳侯甄邯 师古曰:“承音烝。”	褒鲁节侯公子宽	褒成侯孔均
以左将军光禄勋定策安宗庙侯,五千三百六十五户。	以侍中奉车都尉定策安宗庙功侯,二千四百户。	以周公世鲁顷公玄孙之玄孙奉周祀侯,二千户。	以孔子世褒成烈君霸(鲁)〔曾〕[16]孙
二月癸巳封,王莽篡位,为广新公,后为王莽所杀。	三月癸卯封,王莽篡位,为承新公。	六月丙午封,薨。	六月丙午封。
		十一月,侯相如嗣,更姓公孙氏,后更为姬氏。	
南阳	汝南	南阳平	琅丘

	防乡侯平晏	红休侯刘歆	宁乡侯孔永
奉孔子祀侯，二千户。	以长(安)〔乐〕[17]少府与刘歆、孔永、孙迁四人使治明堂辟雍得万国欢心功侯，各千户。	以侍中牺和与平晏同功侯。	以侍中五官中郎将与平晏同功侯。
	五年闰月丁丑封，王莽篡位，为就新公。	闰月丁酉封，王莽篡位，为国师公，后为莽所诛。	闰月丁酉封，王莽篡位，为大司马。

定乡侯	常乡侯王恽 师古曰:"恽音於粉反。"	望乡侯	南乡侯	邑乡侯	亭乡侯
孙迁		阎迁	陈崇	李翕	郝党
以常侍谒者与平晏同功侯。	以太仆与阎迁、陈崇等八人使行风俗齐同万国功侯,各千户。	以鸿胪与王恽同功侯。	以大司徒司直与王恽同功侯。	以水衡都尉与王恽同功侯。	以中郎将与王恽同功侯。
闰月丁酉封。	闰月丁酉封。	闰月丁酉封。	闰月丁酉封。	闰月丁酉封。	闰月丁酉封。

章乡侯谢殷	蒙乡侯逯普	卢乡侯陈凤	成武侯孙建	明统侯侯辅
	师古曰:“逯音录,字或作逮。二姓皆有之。”			
以中郎将与王恽同功侯。	以骑都尉与王恽同功侯。	以中郎将与王恽同功侯。	以强弩将军有折冲之威〔侯〕。[18]	以骑都尉明为人后一统之义侯。
闰月丁酉封。	闰月丁酉封,王莽篡位,为大司马。	闰月丁酉封。	闰月丁酉封,王莽篡位,为成新公。	闰月丁酉封。

破胡侯陈冯	讨狄侯杜勋	右孝平二十二人，邛成、博陆、宣平、红、舞阳、秺、乐陵、都成、新甫、爰氏、合阳、义阳、章乡、信成、随桃、褒新、赏都十七人随父继世，凡三十九人。 师古曰："据功臣表及王子侯表，平帝时无红侯，唯周勃玄孙恭以元始二年绍封绛侯。疑红字当为绛，转写者误耳。又功臣表作童乡侯，今此作章乡，二表不同，亦当有误也。"
以父汤前为副校尉讨郅支单于侯，千四百户。	以前为军假丞手斩郅支单于首侯，千户。	
七月丙申封。	七月丙申封。	

【校勘记】

〔1〕 王先谦说"蘭"当为"闌",误加艸。按各本都误。

〔2〕 王先谦说"禺"当为"禹"。按景祐、殿、局本都作"禹"。

〔3〕 此格原在五格,据殿本移上。

〔4〕 苏舆说"十"字衍,是。

〔5〕 殿本考证说,敞姓杨,非姓阳,各本误。

〔6〕 "元侯",景祐、殿、局本都作"元康"。王先谦说作"元康"是。

〔7〕 "平",景祐、殿、局本都作"年",史表同。

〔8〕 朱一新说"二年"当作"三年"。按景祐、殿本都作"三年"。

〔9〕 王念孙说景祐本无"十"字是。

〔10〕 "鲁",景祐、殿、局本都作"曾",史表同。王先谦说此形近致误。

〔11〕 "侯"字、五格"封"字,都据殿本补。

〔12〕 苏舆说"四"字衍,是。

〔13〕 "穰"字据景祐、殿本补。

〔14〕 王先谦说"莽"下脱"所"字。按殿、局本都有。

〔15〕 钱大昭说"建元"当作"建平"。按景祐、殿本都作"建平"。

〔16〕 王先谦说"鲁"是"曾"之误。

〔17〕 王先谦说"长安"误,当作"长乐"。

〔18〕 钱大昭说威下脱"侯"字,闽本有。按景祐、殿、局本都有。

汉书卷十九上

百官公卿表第七上

师古曰:"汉制,三公号称万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谷。其称中二千石者月各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千石者九十斛,比千石者八十斛,六百石者七十斛,比六百石者六十斛,四百石者五十斛,比四百石者四十五斛,三百石者四十斛,比三百石者三十七斛,二百石者三十斛,比二百石者二十七斛,一百石者十六斛。"

易叙宓羲、神农、(皇)〔黄〕帝[1]作教化民,① 而传述其官,② 以为宓羲龙师名官,③ 神农火师火名,④ 黄帝云师云名,⑤ 少昊鸟师鸟名。⑥ 自颛顼以来,为民师而命以民事,⑦ 有重黎、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之官,然已上矣。⑧ 书载唐虞之际,命羲和四子,⑨ 顺天文,授民时;咨四岳,以举贤材,扬侧陋;⑩ 十有二牧,柔远能迩;⑪ 禹作司空,平水土;⑫ 弃作后稷,播百谷;⑬ 卨作司徒,敷五教;⑭ 咎繇作士,正五刑;⑮ 垂作共工,利器用;⑯ 棐作朕虞,育草木鸟兽;⑰ 伯夷作秩宗,典三礼;⑱ 夔典乐,和神人;⑲ 龙作纳言,出入帝命。⑳ 夏、殷亡闻焉,㉑ 周官则备矣。㉒ 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为六卿,㉓ 各有徒属职分,用于百事。㉔ 太师、太傅、太保,是为三公,㉕ 盖参天子,坐而议政,无不总统,故不以一职为官名。又立三少为之副,少师、少傅、少保,是为孤卿,与六卿为九焉。记曰三公无官,言有其人然后充之,㉖ 舜之于尧,伊尹于汤,周公、召公于周,是也。或说司马主天,

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为三公。四岳谓四方诸侯。自周衰,官失而百职乱,战国并争,各变异。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27]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28]明简易,随时宜也。其后颇有所改。王莽篡位,慕从古官,而吏民弗安,亦多虐政,遂以乱亡。故略表举大分,[29]以通古今,备温故知新之义云。[30]

①应劭曰:"宓羲氏始作八卦,神农氏为耒耜,黄帝氏作衣裳,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师古曰:"见易下系。宓音伏,字本作虙,转写讹谬耳。"

②师古曰:"春秋左氏传载郯子所说也。"

③应劭曰:"师者长也,以龙纪其官长,故为龙师。春官为青龙,夏官为赤龙,秋官为白龙,冬官为黑龙,中官为黄龙。"张晏曰:"庖羲将兴,神龙负图而至,因以名师与官也。"

④应劭曰:"火德也,故为炎帝。春官为大火,夏官为鹑火,秋官为西火,冬官为北火,中官为中火。"张晏曰:"神农有火星之瑞,因以名师与官也。"

⑤应劭曰:"黄帝受命有云瑞,故以云纪事也。由是而言,故春官为青云,夏官为缙云,秋官为白云,冬官为黑云,中官为黄云。"张晏曰:"黄帝有景云之应,因以名师与官也。"

⑥应劭曰:"金天氏,黄帝子青阳也。"张晏曰:"少昊之立,凤鸟适至,因以名官。凤鸟氏为历正,玄鸟司分,伯赵司至,青鸟司开,丹鸟司闭。"师古曰:"玄鸟,燕也。伯赵,伯劳也。青鸟,鹡鸰也。丹鸟,鹭雉也。"

⑦应劭曰:"颛顼氏代少昊者也,不能纪远,始以职事命官也。春官为木正,夏官为火正,秋官为金正,冬官为水正,中官为土正。"师古曰:"自此以上皆郯子之辞也。"

⑧应劭曰:"少昊有四叔,重为句芒,脩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故有五行之官,皆封为上公,祀为贵神。"师古曰:"上谓其事久远也。脩音该。"

⑨应劭曰:"尧命四子分掌四时之教化也。"张晏曰:"四子谓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也。"师古曰:"事见虞书尧典。"

⑩师古曰:"四岳,分主四方诸侯者。"

⑪应劭曰:"牧,州牧也。"师古曰:"柔,安也。能,善也。迩,近也。"

⑫师古曰:“空,穴也。古人穴居,主穿土为穴以居人也。”

⑬应劭曰:“弃,臣名也。后,主也,为此稷官之主也。”师古曰:“播谓布种也。”

⑭应劭曰:“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师古曰:“卤音先列反。”

⑮应劭曰:“士,狱官之长。”张晏曰:“五刑谓墨、劓、剿、非、宫、大辟也。”师古曰:“咎音皋。繇音弋昭反。墨,凿其颡而涅以墨也。劓,断足也。剿,割鼻也。非,去髌骨也。宫,阴刑也。大辟,杀之也。”

⑯应劭曰:“垂,臣名也。为共工,理百工之事也。”师古曰:“共读曰龚。”

⑰应劭曰:“朕,伯益也。虞,掌山泽禽兽官名也。”师古曰:“朕,古益字也。虞,度也,主商度山川之事。”

⑱应劭曰:“伯夷,臣名也。典天神、地祇、人鬼之礼也。”师古曰:“秩,次也;宗,尊也:主尊神之礼,可以次序也。”

⑲应劭曰:“夔,臣名也。”师古曰:“夔音钜龟反。”

⑳应劭曰:“龙,臣名也。纳言,如今尚书,管王之喉舌也。”师古曰:“自此以上皆尧典之文。”

㉑师古曰:“言夏、殷置官事不见于书传也。礼记明堂位曰‘夏后氏官百,殷二百’,盖言其大数而无职号统属也。”

㉒师古曰:“事见周书周官篇及周礼也。”

㉓师古曰:“冢宰掌邦治,司徒掌邦教,宗伯掌邦礼,司马掌邦政,司寇掌邦禁,司空掌邦土也。”

㉔师古曰:“言百者,举大数也。分音扶问反。”

㉕应劭曰:“师,训也。傅,覆也。保,养也。”师古曰:“傅,相也。”

㉖师古曰:“不必备员,有德者乃处之。”

㉗张晏曰:“五帝自以德不及三皇,故自去其皇号。三王又以德不及五帝,自损称王。秦自以德褒二行,故兼称之。”

㉘师古曰:“革,改也。”

㉙师古曰:“分音扶问反。”

㉚师古曰:“论语称孔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温犹厚也,言厚蓄故事,多识于新,则可为师。”

相国、丞相,[1] 皆秦官,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秦有左右,[2]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国,绿绶。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复置一丞相。有两长史,秩千石。哀帝元寿二年更名大司徒。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举不法。

①应劭曰:"丞者,承也。相者,助也。"

②荀悦曰:"秦本次国,命卿二人,是以置左右丞相,无三公官。"

太尉,秦官,[1]金印紫绶,掌武事。武帝建元二年省。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马,[2]以冠将军之号。[3]宣帝地节三年置大司马,不冠将军,亦无印绶官属。成帝绥和元年初赐大司马金印紫绶,置官属,禄比丞相,去将军。哀帝建平二年复去大司马印绶、官属,冠将军如故。元寿二年复赐大司马印绶,置官属,去将军,位在司徒上。有长史,秩千石。

①应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为称。"

②应劭曰:"司马,主武也,诸武官亦以为号。"

③师古曰:"冠者,加于其上共为一官也。"

御史大夫,秦官,[1]位上卿,银印青绶,掌副丞相。有两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员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成帝绥和元年更名大司空,金印紫绶,禄比丞相,置长史如中丞,官职如故。哀帝建平二年复为御史大夫,元寿二年复为大司空,御史中丞更名御史长史。侍御史有绣衣直指,[2]出讨奸猾,治大狱,武帝所制,不常置。

①应劭曰:"侍御史之率,故称大夫云。"臣瓒曰:"茂陵书御史大夫秩中二千石。"

②服虔曰:"指事而行,无阿私也。"师古曰:"衣以绣者,尊宠之也。"

太傅,古官,高后元年初置,金印紫绶。后省,八年复置。后省,哀帝元寿二年复置。位在三公上。

太师、太保,皆古官,平帝元始元年皆初置,金印紫绶。太师位在太傅上,太保次太傅。

前后左右将军，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绶。汉不常置，或有前后，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有长史，秩千石。

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①]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六令丞，又均官、都水两长丞，[②]又诸庙寝园食官令长丞，有雝太宰、太祝令丞，[③]五畤各一尉。又博士及诸陵县皆属焉。景帝中六年更名太祝为祠祀，武帝太初元年更曰庙祀，初置太卜。博士，秦官，[2]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宣帝黄龙元年稍增员十二人。元帝永光元年分诸陵邑属三辅。王莽改太常曰秩宗。

①应劭曰："常，典也，掌典三礼也。"师古曰："太常，王者旌旗也，画日月焉，王有大事则建以行，礼官主奉持之，故曰奉常也。后改曰太常，尊大之(仪)〔义〕也。"[3]

②服虔曰："均官，主山陵上槁输入之官也。"如淳曰："律，都水治渠堤水门。三辅黄图云三辅皆有都水也。"

③文颖曰："雝，主熟食官。"如淳曰："五畤在雝，故特置太宰以下诸官。"师古曰："如说是也。雍，右扶风之县也。太宰即是具食之官，不当复置雝人也。"

郎中令，秦官，[①]掌宫殿掖门户，有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禄勋。[②]属官有大夫、郎、谒者，皆秦官。又期门、羽林皆属焉。[③]大夫掌论议，[4]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皆无员，多至数十人。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谏大夫，秩比八百石，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为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如故。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皆无员，多至千人。议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将，秩皆比二千石。郎中有车、户、骑三将，[④]秩皆比千石。谒者掌宾赞受事，员七十人，秩比六百石，有仆射，[⑤]秩比千石。期门掌执兵送从，武帝建元三年初置，比郎，无员，多至千人，有仆射，秩比千石。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贲郎，[⑥]置中郎

将,秩比二千石。羽林掌送从,次期门,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营骑,后更名羽林骑。又取从军死事之子孙养羽林,官教以五兵,号曰羽林孤儿。⑦羽林要有令丞。宣帝令中郎将、骑都尉监羽林,秩比二千石。仆射,秦官,[5]自侍中、尚书、博士、郎皆有。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课之,军屯吏、驺、宰、永巷宫人皆有,取其领事之号。⑧

①臣瓒曰:"主郎内诸官,故曰郎中令。"

②应劭曰:"光者,明也。禄者,爵也。勋,功也。"如淳曰:"胡公曰勋之言阇也。阇者,古主门官也。光禄主宫门。"师古曰:"应说是也。"

③服虔曰:"与期门下以徼行,后遂以名官。"师古曰:"羽林,亦宿卫之官,言其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也。一说羽所以为王者羽翼也。"

④如淳曰:"主车曰车郎,主户卫曰户郎。汉仪注郎中令主郎中,左右车将主左右车郎,左右户将主左右户郎也。"

⑤应劭曰:"谒,请也,白也。仆,主也。"

⑥师古曰:"贲读与奔同,言如猛兽之奔。"

⑦师古曰:"五兵谓弓矢、殳、矛、戈、戟也。"

⑧孟康曰:"皆有仆射,随所领之事以为号也。若军屯吏则曰军屯仆射,永巷则曰永巷仆射。"

卫尉,秦官,掌宫门卫屯兵,①有丞。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后元年复为卫尉。属官有公车司马、卫士、旅贲三令丞。②卫士三丞。又诸屯卫候、司马二十二官皆属焉。长乐、建章、甘泉卫尉皆掌其宫,③职略同,不常置。

①师古曰:"汉旧仪云卫尉寺在宫内。胡广云主宫阙之门内卫士,于周垣下为区庐。区庐者,若今之仗宿屋矣。"

②师古曰:"汉官仪云公车司马掌殿司马门,夜徼宫中,天下上事及阙下凡所征召皆总领之,令秩六百石。旅,众也。贲与奔同,言为奔走之任也。"

③师古曰:"各随所掌之宫以名官。"

太仆,秦官,①掌舆马,有两丞。属官有大厩、未央、家马三令,各五

丞一尉。② 又车府、路轮、骑马、骏马四令丞;③ 又龙马、闲驹、橐泉、驹駼驦、承华五监长丞;④ 又边郡六牧师菀令,各三丞;⑤ 又牧橐、昆蹏令丞,⑥皆属焉。中太仆掌皇太后舆马,不常置也。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家马为挏马,⑦初置路轮。

①应劭曰:"周穆王所置也,盖大御众仆之长,中大夫也。"

②师古曰:"家马者,主供天子私用,非大祀戎事军国所须,故谓之家马也。"

③伏俨曰:"主乘舆路车,又主凡小车。轮,今之小马车曲舆也。"师古曰:"轮音零。"

④如淳曰:"橐泉厩在橐泉宫下。駼驦,野马也。"师古曰:"闲,阑,养马之所也,故曰闲驹。駼驦出北海中,其状如马,非野马也。駼音徒高反。驦音涂。"

⑤师古曰:"汉官仪云牧师诸菀三十六所,分置北边、西边,分养马三十万头。"

⑥应劭曰:"橐,橐佗。昆蹏,好马名也。蹏音啼。"如淳曰:"尔雅曰'昆蹏研,善升甗'者也,因以为厩名。"师古曰:"牧橐,言牧养橐佗也。昆,兽名也。蹏研者,谓其蹏下平也。善升甗者,谓山形如甑,而能升之也。蹏即古蹄字耳。研音五见反。甗音言,又音牛偃反。"

⑦应劭曰:"主乳马,取其汁挏治之,味酢可饮,因以名官也。"如淳曰:"主乳马,以韦革为夹兜,受数斗,盛马乳,挏取其上(把)〔肥〕,[6]因名曰挏马。礼乐志丞相孔光奏省乐官七十二人,给大官挏马酒。今梁州亦名马酪为马酒。晋灼曰:"挏音挺挏之挏。"师古曰:"晋音是也。挏音徒孔反。"

廷尉,秦官,① 掌刑辟,有正、左右监,秩皆千石。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复为廷尉。宣帝地节三年初置左右平,秩皆六百石。哀帝元寿二年复为大理。王莽改曰作士。

①应劭曰:"听狱必质诸朝廷,与众共之,兵狱同制,故称廷尉。"师古曰:"廷,平也。治狱贵平,故以为号。"

典客,秦官,掌诸归义蛮夷,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鸿胪。① 属官有行人、译官、别火三令丞,② 及郡邸长丞。③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行人为大行令,初置别火。王莽改大鸿胪曰典

乐。初,置郡国邸属少府,中属中尉,后属大鸿胪。

①应劭曰:"郊庙行礼赞九宾,鸿声胪传之也。"

②如淳曰:"汉仪注别火,狱令官,主治改火之事。"

③师古曰:"主诸郡之邸在京师者也。"

宗正,秦官,[①]掌亲属,有丞。平帝元始四年更名宗伯。属官有都司空令丞,[②]内官长丞。[③]又诸公主家令、门尉皆属焉。王莽并其官于秩宗。初,内官属少府,中属主爵,后属宗正。

①应劭曰:"周成王之时彤伯入为宗正也。"师古曰:"彤伯为宗伯,不谓之宗正。"

②如淳曰:"律,司空主水及罪人。贾谊曰'输之司空,编之徒官'。"

③师古曰:"律历志主分寸尺丈也。"

治粟内史,秦官,掌谷货,有两丞。景帝后元年更名大农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农。属官有太仓、均输、平准、都内、籍田五令丞,[①]斡官、铁市两长丞。[②]又郡国诸仓农监、都水六十五官长丞皆属焉。骏粟都尉,[③]武帝军官,不常置。王莽改大司农曰羲和,后更为纳言。初,斡官属少府,中属主爵,后属大司农。

①孟康曰:"均输,谓诸当所有输于官者,皆令输其地土所饶,平其所在时贾,官更于佗处卖之,输者既便,而官有利也。"

②如淳曰:"斡音筦,或作幹。幹,主也,主均输之事,所谓斡盐铁而榷酒酤也。"晋灼曰:"此竹箭幹之官长也。均输自有令。"师古曰:"如说近是也。纵作幹读,当以幹持财货之事耳,非谓箭幹也。"

③服虔曰:"骏音搜狩之搜。搜,索也。"

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共养,[①]有六丞。属官有尚书、符节、太医、太官、汤官、导官、乐府、若卢、考工室、左弋、居室、甘泉居室、左右司空、东织、西织、东园匠十(二)〔六〕官令丞,[②][7]又胞人、都水、均官三长丞,[③]又上林中十池监,[④]又中书谒者、黄门、钩盾、尚方、御府、永巷、内者、宦者(七)〔八〕官令丞。[⑤][8]诸仆射、署长、中黄门皆属

焉。⑥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考工室为考工，左弋为佽飞，居室为保宫，甘泉居室为昆台，永巷为掖廷。佽飞掌弋射，有九丞两尉，太官七丞，昆台五丞，乐府三丞，掖廷八丞，宦者七丞，钩盾五丞两尉。成帝建始四年更名中书谒者令为中谒者令，初置尚书，员五人，有四丞。河平元年省东织，更名西织为织室。绥和二年，哀帝省乐府。王莽改少府曰共工。

①应劭曰："名曰禁钱，以给私养，自别为藏。少者，小也，故称少府。"师古曰："大司农供军国之用，少府以养天子也。(供)〔共〕音居用反。[9]养音弋亮反。"

②服虔曰："若卢，诏狱也。"邓展曰："旧洛阳两狱，一名若卢，主受亲戚妇女。"如淳曰："若卢，官名也，藏兵器。品令曰若卢郎中二十人，主弩射。汉仪注有若卢狱令，主治库兵将相大臣。"臣瓒曰："冬官为考工，主作器械也。"师古曰："太官主膳食，汤官主饼饵，导官主择米。若卢，如说是也。左弋，地名。东园匠，主作陵内器物者也。"

③师古曰："胞人，主掌宰割者也。胞与庖同。"

④师古曰："三辅黄图云上林中池上籞五所，而此云十池监，未详其数。"

⑤师古曰："钩盾主近苑囿，尚方主作禁器物，御府主天子衣服也。"

⑥师古曰："中黄门，奄人居禁中在黄门之内给事者也。"

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师，①有两丞、候、司马、千人。②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执金吾。③属官有中垒、寺互、武库、都船四令丞。④都船、武库有三丞，中垒两尉。又式道左右中候、候丞及左右京辅都尉、尉丞兵卒皆属焉。⑤初，寺互属少府，中属主爵，后属中尉。

①如淳曰："所谓游徼，徼循禁备盗贼也。"师古曰："徼谓遮绕也。徼音工钓反。"

②师古曰："候及司马及千人皆官名也。属国都尉云有丞、候、千人。西域都护云司马、候、千人各二人。凡此千人，皆官名也。"

③应劭曰："吾者，御也，掌执金革以御非常。"师古曰："金吾，鸟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职主先导，以御非常，故执此鸟之象，因以名官。"

④如淳曰："汉仪注有寺互。都船狱令，治水官也。"

⑤应劭曰:"式道凡三候,车驾出还,式道候持麾至宫门,门乃开。"师古曰:"式,表也。"

自太常至执金吾,秩皆中二千石,丞皆千石。

太子太傅、少傅,古官。属官有太子门大夫、①庶子、②先马、③舍人。

①应劭曰:"员五人,秩六百石。"

②应劭曰:"员五人,秩六百石。"

③张晏曰:"先马,员十六人,秩比谒者。"如淳曰:"前驱也。国语曰句践亲为夫差先马。先或作洗也。"

将作少府,秦官,掌治宫室,有两丞、左右中候。景帝中六年更名将作大匠。属官有石库、东园主章、左右前后中校七令丞,①又主章长丞。②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东园主章为木工。成帝阳朔三年省中候及左右前后中校五丞。

①如淳曰:"章谓大材也。旧将作大匠主材吏名章曹掾。"师古曰:"今所谓木钟者,盖章声之转耳。东园主章掌大材,以供东园大匠也。"

②师古曰:"掌凡大木也。"

詹事,秦官,①掌皇后、太子家,有丞。②属官有太子率更、家令丞,仆、中盾、卫率、厨厩长丞,③又中长秋、私府、永巷、仓、厩、祠祀、食官令长丞。诸宦官皆属焉。④成帝鸿嘉三年省詹事官,并属大长秋。⑤长信詹事掌皇太后宫,景帝中六年更名长信少府,⑥平帝元始四年更名长乐少府。

①应劭曰:"詹,省也,给也。"臣瓒曰:"茂陵书詹事秩真二千石。"

②师古曰:"皇后、太子各置詹事,随其所在以名官。"

③张晏曰:"太子称家,故曰家令。"臣瓒曰:"茂陵中书太子家令秩八百石。"应劭曰:"中盾主周卫徼道,秩四百石。"如淳曰:"汉仪注卫率主门卫,秩千石。"师古曰:"掌知漏刻,故曰率更。自此以上,太子之官也。更音工衡

反。”

④师古曰:“自此以上,皆皇后之官。”

⑤师古曰:“省皇后詹事,总属长秋也。”

⑥张晏曰:“以太后所居宫为名也。居长信宫则曰长信少府,居长乐宫则曰长乐少府也。”

将行,秦官,①景帝中六年更名大长秋,②或用中人,或用士人。③

①应劭曰:“皇后卿也。”

②师古曰:“秋者收成之时,长者恒久之义,故以为皇后官名。”

③师古曰:“中人,奄人也。”

典属国,秦官,掌蛮夷降者。武帝元狩三年昆邪王降,①复增属国,置都尉、丞、候、千人。属官,九译令。成帝河平元年省并大鸿胪。

①师古曰:“昆音下门反。”

水衡都尉,①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有五丞。属官有上林、均输、御羞、禁圃、辑濯、钟官、技巧、六厩、辩铜九官令丞。②又衡官、水司空、都水、农仓,又甘泉上林、都水七官长丞皆属焉。上林有八丞十二尉,均输四丞,御羞两丞,都水三丞,禁圃两尉,甘泉上林四丞。成帝建始二年省技巧、六厩官。王莽改水衡都尉曰予虞。初,御羞、上林、衡官及铸钱皆属少府。

①应劭曰:“古山林之官曰衡。掌诸池苑,故称水衡。”张晏曰:“主都水及上林苑,故曰水衡。主诸官,故曰都。有卒徒武事,故曰尉。”师古曰:“衡,平也,主平其税入。”

②如淳曰:“御羞,地名也,在蓝田,其土肥沃,多出御物可进者,扬雄传谓之御宿。三辅黄图御羞、宜春皆苑名也。辑濯,船官也。钟官,主铸钱官也。辨铜,主分别铜之种类也。”师古曰:“御宿,则今长安城南御宿川也,不在蓝田。羞、宿声相近,故或云御羞,或云御宿耳。羞者,珍羞所出;宿者,止宿之义。辑读与楫同,音集;濯音直孝反:皆所以行船也。汉旧仪云天子六厩,未央、承华、騊駼、騋马、轺轩、大厩也,马皆万匹。据此表,大仆属官以

有大厩、未央、辂轮、骑马、驹駼、承华，而水衡又云六厩技巧官，是则技巧之徒供六厩者，其官别属水衡也。”

内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师。景帝二年分置左〔右〕内史。①[10]右内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②属官有长安市、厨两令丞，又都水、铁官两长丞。左内史更名左冯翊，③属官有廩牺令丞尉。④又左都水、铁官、云垒、长安四市四长丞皆属焉。

①师古曰：“地理志云武帝建元六年置左右内史，而此表云景帝二年分置，表志不同。又据史记，知志误矣。”

②张晏曰：“地绝高曰京。左传曰‘莫之与京’。十亿曰兆。尹，正也。”师古曰：“京，大也。兆者，众数。言大众所在，故云京兆也。”

③张晏曰：“冯，辅也。翊，佐也。”

④师古曰：“廩主藏谷，牺主养牲，皆所以供祭祀也。”

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风，①治内史右地。属官有掌畜令丞。②又(有)〔右〕都水、[11]铁官、厩、廱厨四长丞皆属焉。③与左冯翊、京兆尹是为三辅，④皆有两丞。列侯更属大鸿胪。元鼎四年更置(二)〔三〕辅都尉、[12]都尉丞各一人。

①张晏曰：“扶，助也。风，化也。”

②如淳曰：“尹翁归传曰‘豪强有论罪，输掌畜官，使斫莝’。东方朔曰‘益为右扶风’，畜牧之所在也。”

③如淳曰：“五畤在廱，故有厨。”

④服虔曰：“皆治在长安城中。”师古曰：“三辅黄图云京兆在尚冠前街东入，故中尉府，冯翊在太上皇庙西入，右扶风在夕阴街北入，故主爵府。长安以东为京兆，长陵以北为左冯翊，渭城以西为右扶风也。”

自太子太傅至右扶风，皆秩二千石，丞六百石。

护军都尉，秦官，武帝元狩四年属大司马，成帝绥和元年居大司马府比司直，哀帝元寿元年更名司寇，平帝元始元年更名护军。

司隶校尉，周官，[1]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节，从中都官徒千二百人，[2]捕巫蛊，督大奸猾。[3]后罢其兵。察三辅、三河、弘农。元帝初元四年去节。成帝元延四年省。绥和二年，哀帝复置，但为司隶，冠进贤冠，属大司空，比司直。

①师古曰："以掌徒隶而巡察，故云司隶。"

②师古曰："中都官，京师诸官府也。"

③师古曰："督谓察视也。"

城门校尉掌京师城门屯兵，有司马、[1]十二城门候。[2]中垒校尉掌北军垒门内，外掌西域。[3]屯骑校尉掌骑士。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门屯兵。越骑校尉掌越骑。[4]长水校尉掌长水宣曲胡骑。[5]又有胡骑校尉，掌池阳胡骑，不常置。[6]射声校尉掌待诏射声士。[7]虎贲校尉掌轻车。凡八校尉，皆武帝初置，有丞、司马。[8]自司隶至虎贲校尉，秩皆二千石。西域都护加官，宣帝地节二年初置，以骑都尉、谏大夫使护西域三十六国，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马、候、千人各二人。戊己校尉，元帝初元元年置，[9]有丞、司马各一人，候五人，秩比六百石。

①师古曰："八屯各有司马也。"

②师古曰："门各有候，萧望之置小苑东门候，亦其比也。"

③师古曰："掌北军垒门之内，而又外掌西域。"

④如淳曰："越人内附，以为骑也。"晋灼曰："取其材力超越也。"师古曰："宣纪言伐飞射士、胡越骑，又此有胡骑校尉。如说是。"

⑤师古曰："长水，胡名也。宣曲，观名，胡骑之屯于宣曲者。"

⑥师古曰："胡骑之屯池阳者也。"

⑦服虔曰："工射者也。冥冥中闻声则中之，因以名也。"应劭曰："须诏所命而射，故曰待诏射也。"

⑧师古曰："自中垒以下凡八校尉。城门不在此数中。"

⑨师古曰："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唯戊己寄治耳。今所置校尉亦无常居，故取戊己为名也。有戊校尉，有己校尉。一说戊己居中，镇覆四方，今

所置校尉亦处西域之中抚诸国也。”

奉车都尉掌御乘舆车，驸马都尉掌驸马，[①]皆武帝初置，秩比二千石。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中常侍，皆加官，[②]所加或列侯、将军、卿大夫、将、都尉、尚书、太医、太官令至郎中，亡员，[③]多至数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诸曹受尚书事，诸吏得举法，散骑骑并乘舆车。[④]给事中亦加官，[⑤]所加或大夫、博士、议郎，掌顾问应对，位次中常侍。中黄门有给事黄门，位从将大夫。皆秦制。

①师古曰：“驸，副马也。非正驾车，皆为副马。一曰驸，近也，疾也。”

②应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晋灼曰：“汉仪注诸吏、给事中日上朝谒，平尚书奏事，分为左右曹。魏文帝合散骑、中常侍为散骑常侍也。”

③如淳曰：“将谓郎将以下也。自列侯下至郎中，皆得有散骑及中常侍加官。是时散骑及常侍各自一官，亡员也。”

④师古曰：“并音步浪反。骑而散从，无常职也。”

⑤师古曰：“汉官解诂云掌侍从左右，无员，常侍中。”

爵：一级曰公士，[①]二上造，[②]三簪袅，[③]四不更，[④]五大夫，[⑤]六官大夫，七公大夫，[⑥]八公乘，[⑦]九五大夫，[⑧]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⑨]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⑩]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⑪]十七驷车庶长，[⑫]十八大庶长，[⑬]十九关内侯，[⑭]二十彻侯。[⑮]皆秦制，以赏功劳。彻侯金印紫绶，避武帝讳，曰通侯，或曰列侯，改所食国令长名相，又有家丞、门大夫、庶子。

①师古曰：“言有爵命，异于士卒，故称公士也。”

②师古曰：“造，成也，言有成命于上也。”

③师古曰：“以组带马曰袅。簪袅者，言饰此马也。袅音乃了反。”

④师古曰：“言不豫更卒之事也。更音工衡反。”

⑤师古曰：“列位从大夫。”

⑥师古曰：“加官、公者，示稍尊也。”

⑦师古曰：“言其得乘公家之车也。”

⑧师古曰:“大夫之尊也。”

⑨师古曰:“庶长,言为众列之长也。”

⑩师古曰:“更言主领更卒,部其役使也。更音工衡反。”

⑪师古曰:“言皆主上造之士也。”

⑫师古曰:“言乘驷马之车而为众长也。”

⑬师古曰:“又更尊也。”

⑭师古曰:“言有侯号而居京畿,无国邑。”

⑮师古曰:“言其爵位上通于天子。”

诸侯王,高帝初置,[①]金玺盭绶,[②]掌治其国。有太傅辅王,内史治国民,中尉掌武职,丞相统众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景帝中五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武帝改汉内史为京兆尹,中尉为执金吾,郎中令为光禄勋,故王国如故。损其郎中令,秩千石;改太仆曰仆,秩亦千石。成帝绥和元年省内史,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中尉如郡都尉。

①师古曰:“蔡邕云汉制皇子封为王,其实诸侯也。周末诸侯或称王,汉天子自以皇帝为称,故以王号加之,总名诸侯王也。”

②如淳曰:“盭音戾。盭,绿也,以绿为质。”晋灼曰:“盭,草名也,出琅邪平昌县,似艾,可染绿,因以为绶名也。”师古曰:“晋说是也。玺之言信也。古者印玺通名,今则尊卑有别。汉旧仪云诸侯王黄金玺,橐佗钮,文曰玺,谓刻云某王之玺。”

监御史,秦官,掌监郡。汉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诏条察州,[①]秩六百石,员十三人。成帝绥和元年更名牧,秩二千石。哀帝建平二年复为刺史,元寿二年复为牧。

①师古曰:“汉官典职仪云刺史班宣,周行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非条所问,即不省。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

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袄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13]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也。"

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边郡又有长史,掌兵马,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

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

关都尉,秦官。农都尉、属国都尉,皆武帝初置。

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①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②是为少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列侯所食县曰国,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蛮夷曰道。凡县、道、国、邑千五百八十七,乡六千六百二十二,亭二万九千六百三十五。

①师古曰:"吏,理也,主理其县内也。"

②师古曰:"汉官名秩簿云斗食月奉十一斛,佐史月奉八斛也。一说,斗食者,岁奉不满百石,计日而食一斗二升,故云斗食也。"

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1]光禄大夫无。[2]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铜印黑绶,大夫、博士、御史、谒者、郎无。[3]其仆射、御史治书尚符玺者,有印绶。比二百石以上,皆铜印黄绶。[4]成帝阳朔二年除八百石、五百石秩。绥和元年,长、相皆黑绶。哀帝建平二年,复黄绶。吏员自佐史至丞相,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

①师古曰:“汉旧仪云银印背龟钮,其文曰章,谓刻曰某官之章也。”

②师古曰:“无印绶。”

③师古曰:“大夫以下亦无印绶。”

④师古曰:“汉旧仪云六百石、四百石至二百石以上皆铜印鼻钮,文曰印。谓钮但作鼻,不为虫兽之形,而刻文云某官之印。”

【校勘记】

〔1〕 (皇)〔黄〕帝　景祐、殿、局本都作“黄”。王先谦说作“黄”是。

〔2〕 博士,秦官,此处本提行,景祐、汲古、局本并同,惟殿本连上。王先谦说博士属太常,不提行是。

〔3〕 尊大之(仪)〔义〕也。景祐、殿本都作“义”。王先谦说作“义”是。

〔4〕 大夫掌论议,此处本提行,汲古本同,景祐、殿、局本连上。王先谦说此郎中令属官,不提行是。

〔5〕 仆射,秦官,此处本提行,而景祐、殿本连上。王先谦说不提行是。

〔6〕 掏取其上(把)〔肥〕,景祐、殿本都作“肥”。王先谦说作“肥”是。

〔7〕 十(二)〔六〕官令丞,钱大昭说“十二”疑是“十六”。按殿本作“十六”。王先谦说作“十六”是。

〔8〕 (七)〔八〕官令丞。殿本“七”作“八”。王先谦说作“八”是。

〔9〕 (供)〔共〕音居用反。景祐、殿本都作“共”。王先谦说作“共”是。

〔10〕 分置左〔右〕内史。王念孙说脱“右”字,下文“右内史”、“左内史”皆承此句言之。

〔11〕 又(有)〔右〕都水、刘攽说“有”当作“右”。上云“左都水”,此云“右都水”。

〔12〕 更置(二)〔三〕辅都尉、钱大昭说“二”当作“三”。按景祐、殿本都作“三”。

〔13〕 二千〔石〕违公下比,“石”字据景祐、殿、局本补。

汉书卷十九下

百官公卿表第七下

师古曰:“此表中记公卿姓名不具及但举其官而无名或言若干年不载迁免死者,皆史之阙文,不可得知。”

相国	丞相	大司徒	太师	太傅
	太尉		大司马	
	御史大夫		大司空	
	列将军			
	奉常		太常	
	郎中令		光禄勋	
	卫尉		中大夫令	
	太仆			
	廷尉		大理	
	典客	大行令	大鸿胪	
	宗正	治粟内史	大司农	
		中尉执金吾	少府	
	水衡都尉		主爵都尉	右扶风
左内史		左冯翊	右内史	京兆尹

公元前 206 205 204 203

	高帝元年	二	三	四
太保	沛相萧何为丞相。			
	内史周苛为御史大夫守荥阳，三年死。			中尉周昌为御史大夫，六年徙为赵丞相。
	滕令夏侯婴为太仆。			
	执盾襄为治粟内史。			
	职志周昌为中尉，三年迁。 师古曰："志音式异反。"			
	内史周苛迁。			

202	201	200
五	六	七
太尉卢绾，后九月为燕王。		
		博士叔孙通为奉常，三年徙为太子太傅。
郎中令王恬启。		
	将军郦商为卫尉。	
	汲侯公上不害为太仆。	
廷尉义渠。		
广平侯薛欧为典客。 师古曰：“欧音一后反。”		
军正阳咸延为少府，二十一年卒。中尉丙猜。		
殷内史杜恬。		

199 198 197

八	九	十
	丞相何迁为相国。	
		符玺御史赵尧为御史大夫，十年免。
		中地守宣义为廷尉。

196	195	194	193
十一	十二	孝惠元年	二
			七月辛未，相国何薨。
绛侯周勃为太尉，后官省。			
	太子太傅叔孙通复为奉常。		
卫尉王氏。		营陵侯刘泽为卫尉。	
	廷尉育。		
中尉戚鳃。 师古曰："鳃音先才反。"			

	192	191	190
	三	四	五
七月癸巳，齐相曹参为相国。			八月己丑，相国参薨。
	长修侯杜恬为廷尉。		

189 188

六	七
十月己丑，安国侯王陵为右丞相，曲逆侯陈平为左丞相。	
绛侯周勃复为太尉，〔十年〕[1]迁。	
	奉常免。　师古曰："名免也。"
土军侯宣义为廷尉。	
	辟阳侯审食其为典客，一年迁。

187

高后元年
十一月甲子，右丞相陵为太傅，左丞相平为右丞相，典客审食其为左丞相。
上党守任敖为御史大夫，三年免。

186	185	184	183
二	三	四	五
		平阳侯曹(窋)〔密〕为御史大夫，五年免。[2]	
上邳侯刘郢客为宗正，七年为楚王。			

182	181	180	179
六	七	八	孝文元年
	七月辛巳，左丞相食其为太傅。	九月丙戌，复为丞相，后九月免。	十月辛亥，右丞相平为左丞
			十月辛亥，将
		淮南丞相张苍为御史大夫，四年迁。[3]	
			太中大夫薄
	奉常根。		
			郎中令张武。
	廷尉围。		河南守吴公为廷尉。
	典客刘揭。		

	178
	二
相，太尉周勃为右丞相，八月辛未免。	十月，丞相平薨。十一月乙亥，绛侯勃复为丞
军灌婴为太尉，二年迁，官省。	
昭为车骑将军。代中尉宋昌为卫将军。	
	奉常饶。
	卫尉足。

177		176
	三	四
相。	十二月，丞相勃免。乙亥，太尉灌婴为丞相。	十二月乙巳，丞相婴薨。正月甲
		御史大夫围。
	中郎将张释之为廷尉。	
	典客冯敬，四年迁。	

	175	174	173
	五	六	七
午，御史大夫张苍为丞相。			
			典客冯敬为御史大夫。
			典客靓。 师古曰："靓与静同。"

172	171	170	169	168	167	166	165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奉常昌闾。			
太仆婴薨。							
		廷尉昌。 廷尉嘉。					廷尉宜昌。
						中尉周舍。	
						内史董赤。	

164 163 162

十六	后元年	二
		八月戊戌，丞相(仓)〔苍〕[4]免。庚午，御史大夫申屠嘉为丞相。
淮阳守申屠嘉为御史大夫，二年迁。		八月庚午，开封侯陶青为御史大夫，七年迁。
	廷尉信。	

161	160	159	158	157	156
三	四	五	六	七	孝景元年
				奉常信。	
					太中大夫周仁为郎中令，十三年老病免，食二千石禄。
					廷尉畝。 师古曰："畝读与驱同。"
					平陆侯刘礼为宗正，二年为楚王。
					中尉嘉。
					中大夫晁错为左内史，一年迁。

155

二

六月，丞相嘉薨。八月丁未，御史大夫陶青为丞相。

八月丁巳，左内史朝错为御史大夫。

奉常辕。

154	153	152
三	四	五
中尉周亚夫为太尉，五年迁，官省。		
正月壬子，错有罪要斩。	御史大夫介。	
故詹事窦婴为大将军。		
故吴相袁盎为奉常。〔奉常〕[5]殷。	南皮侯窦彭祖为奉常。	安丘侯张欧为奉常。
		姚丘侯刘舍为太仆。 师古曰："侯表及诸传皆云
廷尉胜。		
德侯刘通为宗正，三年薨。		
河间大傅卫绾为中尉，四年赐告，后为太子太傅。		

151 150 149

	六	七	中元年
		六月乙巳，丞相青免。太尉周亚夫为丞相。	
		太仆刘舍为御史大夫，三年迁。	
		鄚侯萧胜为奉常。	
桃侯，独此为姚丘，疑误也。”			
			廷尉福。
		济南太守郅都为中尉，三年免。	

148	147	146	145
二	三	四	五
	九月戊戌，丞相亚夫免。御史大夫刘舍为丞相。		
	太子太傅卫绾为御史大夫，四年迁。		
	煮枣侯乘昌为奉常。		軹侯吴利为奉常。 师古曰："軹音大，又音第。"

144 143

六	后元年
	七月丙午，丞相舍(死)〔免〕。[7]八月壬辰，御史大夫卫绾为丞相。
	八月壬辰，卫尉直不疑为御史大夫，三年(死)〔免〕。
奉常利更为太常。	
	郎中令贺。
中大夫令直不疑更为卫尉。	
廷尉瑕更为大理。	
济南都尉甯成为中尉，四年迁。	

142	141	140
二	三	孝武建元元年
		六月，丞相绾免。(后)[8]丙寅，魏其侯窦婴为丞相。
		武安侯田蚡为太尉。
		齐相牛抵为御史大夫。 师古曰："抵音丁礼反。"
	柏至侯许昌为太常，二年迁。	
		郎中令王臧，一年有罪自杀。
		淮南太守灌夫为太仆，二年为燕相。
		大行令光。
大农令惠。		
中尉广意。		中尉张欧，九年迁。
主爵都尉奴。		
		中尉甯成为内史，下狱论。内史印。

139 138

二	三
十月，丞相婴免。三月乙未，太常许昌为丞相。	
太尉蚡免，官省。	
御史大夫赵绾，有罪自杀。	
南陵侯赵周为太常，四年免。	
郎中令石建，六年卒。	
大理信。	
大行令过期。	
	北地都尉韩安国为大农令，三年迁。
内史石庆。	内史石徧。

137	136	135
四	五	六
		六月癸巳，丞相昌免。武安侯田蚡为丞相。
武强侯严青翟为御史大夫，二年，坐窦太后丧不办免。		大农令韩安国为御史大夫，四年病免。
		太常定。
		太仆贺，三十三年〔迁〕。[9]
廷尉迁。廷尉建。	廷尉武。	廷尉殷。
	大行令王恢。	
		大农令殷。
		东海太守汲黯为主爵都尉，十一年徙。
江都相郑当时为右内史，五年贬为詹事。		

134	133	132	131
元光元年	二	三	四
			三月乙卯，丞相蚡薨。五月丁
			九月，中尉张欧为御史大夫，五
太常王臧。			宣平侯张欧为太常。 师古曰：
陇西太守李广为卫尉。			
	内史充。		

130

	五
巳，平棘侯薛泽为丞相。	
年老病免，食上大夫禄。	
“欧音一后反。”	
	廷尉翟公。
	詹事郑当时为大农令，十一年免。
	故御史大夫韩安国为中尉，一年迁。
	右内史番係。博士公孙弘为左内史，四年迁。师古曰：“番音普安反。”

129	128	127
六	元朔元年	二
太常司马当时。		蓼侯孔臧为太常，三年坐南陵桥坏衣冠道绝免。
中尉韩安国为(都)〔卫〕[10]尉，二年为将军。		
大行令丘。		
中大夫赵禹为中尉。		

126	125	124
三	四	五
		十一月乙丑，丞相泽免。御史大夫公孙弘为丞相。
左内史公孙弘为御史大夫，二年迁。		四月丁未，河东太守九江番係为御史大夫。
		山阳侯张当居为太常，坐选子弟不以实免。
卫尉苏建。		
中大夫张汤为廷尉，五年迁。		
	宗正刘弃。	
少府孟贲。中尉李息。	少府产。	中尉赵禹为少府。中尉殷容。
		主爵都尉李蔡。
左内史李沮，四年为将军。 师古曰："沮音俎。"	右内史贲。 师古曰："贲音奔。"	主爵都尉汲黯为右内史，五年免。

123 122

六	元狩元年
	乐安侯李蔡为御史大夫，一年迁。
绳侯周平为太常，四年坐不缮园陵免。	
右北平太守李广为郎中令，五年免。	
	大行令李息。
	宗正刘受。
	中尉司马安。
	会稽太守朱买臣为主爵都尉。
	左内史敞。

121 120

二	三
三月戊寅，丞相弘薨。壬辰，御史大夫李蔡为丞相。	
	三月壬辰，廷尉张汤为御史大夫，六年有罪自杀。
	冠军侯霍去病为票骑将军。
	卫尉张骞。
	廷尉李友。廷尉安。廷尉禹。
	中尉霸。
	主爵都尉赵食其，二年为将军。

119

四
大将军卫青为大司马大将军。票骑将军霍去病为大司马票骑将军。
戚侯李信成为太常，二年坐纵丞相李蔡侵道免。
沈猷侯刘受为宗正，二年坐听请不具宗室论。大农令颜异，二年坐腹非诛。
河内太守王温舒为中尉，五年迁。
中尉丞(阳)[杨][11]仆为主爵都尉。
定襄太守义纵为右内史，二年下狱弃市。

118

五
三月甲午，丞相蔡有罪自杀。四月乙卯，太子少傅严青翟为丞相。
郎中令李敢。
卫尉充国，三年坐斋不谨弃市。
廷尉司马安。

117	116	115
六	元鼎元年	二
		二月壬辰，丞相青翟有罪自杀。二月辛
九月，大司马去病薨。		
		二月辛亥，太子太傅石庆为御史大夫，
俞侯栾贲为太常，坐牺牲不如令免。	盖侯王信为太常。	广安侯任越人为太常，坐庙酒酸论。
郎中令徐自为，十三年为光禄勋。		
	廷尉霸。	
		中郎将张骞为大行令，三年卒。
大农令正夫。		大农令孔仅。
		少府当，四年下狱死。
		水衡都尉张罢。
右内史王晁。	右内史苏纵。	

114	
	三
亥，太子太傅赵周为丞相。	
三年迁。	
师古曰："任敖传及侯表皆云广阿侯。今此为广安，此表误。"	鄚侯周仲居为太常，坐不收赤侧钱收行钱论。
	中尉王温舒为廷尉，一年复徙中尉。
	关都尉尹齐为中尉，一年抵罪。

113	112
四	五
	九月辛巳，丞相周下狱死。
师古曰："赤侧当废而不收，乃收见行之钱也。鄟音多。"	睢陵侯张广国为太常。	平曲侯周建德为太常。
		卫尉路博德。
	故少府赵禹为廷尉，四年以老贬为燕相。	
	宗正刘安国。（为）[12]大农令客。	
	廷尉王温舒为中尉，二年免。	
	水衡都尉豹。	
	右内史李信成。中大夫兒宽为左内史，三年迁。	

111

	六
丙申，御史大夫石庆为丞相。	
	齐相卜式为御史大夫，一年贬为太子太傅。
阳平侯杜相为太常，五年坐擅繇大乐令论。 师古曰："擅役使人也。"	
	大农令张成。
	少府豹为中尉。

110	109	108
元封元年	二	三
左内史兒宽为御史大夫，八年卒。		
	御史中丞杜周为廷尉，十一年免。	
	故中尉王温舒为少府，三年徙。	
水衡都尉阎奉。		
御史中丞咸宣为左内史，六年免。 师古曰：“咸音减省之减。”		

107	106	105
四	五	六
	大将军青薨。	
鄳侯萧寿成为太常，坐牺牲不如令论。	成安侯韩延年为太常，二年坐留外国使人入粟赎论。	

	104	103
	太初元年	二
		正月戊寅，丞相庆薨。闰月丁丑，大
	睢陵侯张昌为太常，二年坐乏祠论。	
	郎中令自为更为光禄勋。	
		侍中公孙敬声为太仆，十二年下狱死。
	大鸿胪壶充国。	大鸿胪商丘成，十二年迁。
右辅都尉王温舒行中尉事，二年狱族。	中尉。	少府王伟。（中尉）[13]
	故左内史咸宣为右扶风，三年下狱自杀。	
	京兆尹无忌。左冯翊殷周。	

102

	三
仆公孙贺为丞相。	
	正月，胶东太守延广为御史大夫。
	牧丘侯石德为太常，三年坐庙牲瘦入谷赎论。
	搜粟都尉上官桀为少府，年老免。 师古曰："疑此非上官桀，表误也。"

101	100	99
四	天汉元年	二
	济南太守琅邪王卿为御史大夫，二年有罪自杀。	
		新畤侯赵弟为太常，五年坐鞫狱不实论。
	大司农桑弘羊，四年贬为搜粟都尉。	
		故廷尉杜周为执金吾，一年迁。

98 97

三	四
二月，执金吾杜周为御史大夫，四年卒。	
廷尉吴尊。	
	弘农太守沛范方渠中翁为执金吾。 师古曰："沛人，姓范，名方渠，字中翁也。中读曰仲。"
	左冯翊韩不害。[14]

96	95	94
太始元年	二	三
		三月，光禄大夫河东暴胜之公子为御史大夫，三年下狱自杀。 师古曰："公子，亦胜之字也。后皆类此。"
		容城侯唯涂光为太常，徙为安定都尉。
廷尉郭居。		
大司农。		
	少府充国。	
	水衡都尉守。	直指使者江充为水衡都尉，五年为太子所斩。

93	92	91
四	征和元年	二
		四月壬申，丞相贺下狱死。五月
		九月大鸿胪商丘成为御史大夫，
江都侯靳石为太常，四年坐为谒问囚故太仆敬声乱尊卑免。		
		光禄勋韩说少卿
	廷尉常。	廷尉信。
	光禄大夫公孙遗守少府。	
		京兆尹于己衍坐大逆诛。

90

	三
丁巳，涿郡太守刘屈氂为左丞相。	六月壬寅，丞相屈氂下狱要斩。
四年坐祝诅自杀。	
为太子所杀。	
	邗侯李寿为卫尉，坐居守擅出长安界使吏杀人下狱死。
	廷尉意。
	高庙郎中田千秋为大鸿胪，一年迁。

89 88

四	后元元年
六月丁巳，大鸿胪田千秋为丞相。	
缪侯郦终根为太常，十一年坐祝诅诛。	
光禄勋有禄。	
	守卫尉不害。
大鸿胪戴仁坐祝诅诛。淮阳太守田广明为鸿胪，五年迁。	
右辅都尉王讶为右扶风，九年迁。	
	京兆尹建坐祝诅要斩。

87

二

二月丁卯，侍中奉车都尉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

二月乙卯，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七年坐谋反诛。

侍中驸马都尉金日磾为车骑将军，一年薨。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七年反，诛。

当涂侯魏不害为太常，六年坐孝文庙风发瓦免。

守卫尉遗。

太仆并左将军。

执金吾郭广意免。

86	85
孝昭始元元年	二
尚书令张安世为光禄勋，六年迁。	
卫尉天水王莽稚叔，三年迁。	
司隶校尉雒阳李仲季主为廷尉，四年坐诬罔下狱弃市。	
	光禄大夫刘辟彊为宗正，数月卒。
执金吾河东马適建子孟任职，六年坐杀人下狱自杀。	
水衡都尉吕辟胡，五年为云中太守。	
青州刺史隽不疑为京兆尹，五年病免。	

84	83
三	四
	卫尉王莽为右将军卫尉，三年卒。
	大鸿胪田广明为卫尉，五年迁。
胶西太守齐徐仁中孙为少府，六年坐纵反者自杀。 师古曰：“中读曰仲。”	

82

	五
骑都尉上官安为车骑将军，三年反，诛。	
	军正齐王平子心为廷尉，四年坐纵（道）〔首〕[15]匿谋反者下狱弃市。

81 80

六	元凤元年
	九月庚午，右扶风王诉为御史大夫，三年迁。
	光禄勋张安世为右将军光禄勋，六年迁。
辕阳侯江德为太常，四年坐庙(夜郎)〔郎夜〕[16]饮失火免。	
	光禄勋并右将军。
	谏大夫杜延年为太仆，十五年免。
大将军司马杨敞为大司农，四年迁。	太中大夫刘德为宗正，数月免。
	执金吾壶信。
	中郎将赵充国为水衡都尉，六年迁。
守京兆尹樊福。	左冯翊贾胜胡，二年坐纵谋反者弃市。

79	78	77
二	三	四
		正月甲戌，丞相千秋薨。二月乙丑，御史大
		二月乙丑，大司农杨敞为御史大夫，二年迁。
	中郎将范明友为度辽将军卫尉，十二年迁。	
		蒲侯苏昌为太常，十一年坐籍霍山书泄秘书
	卫尉并将军。	
	廷尉夏国。	
	青州刺史刘德为宗正，二十二年薨。	河内太守平原赵彭祖为大司农，三年卒。
	光禄大夫蔡义为少府，三年迁。	
	卫尉田广明为左冯翊，四年迁。	京兆尹彭祖。

76

	五
夫王诉为〔丞〕相。[17]	十二月庚戌，丞相诉薨。
免。　师古曰："以秘书借霍山。"	
	钜鹿太守淮阳朱寿少乐为廷尉，坐侍中(加)〔邪〕[18]元下狱风吏杀元弃市。
	詹事韦贤为大鸿胪，四年为长信少府。
	沛国太守李寿为执金吾。

75 74

六	元平元年
十一月己丑，御史大夫杨敞为丞相。	八月己巳，丞相敞薨。九月戊戌，御史大夫蔡义为丞相。
十一月，少府蔡义为御史大夫，一年迁。	九月戊戌，左冯翊田广明为御史大夫，三年为祁连将军。
	右将军安世为车骑将军光禄勋，七年迁。水衡都尉赵充国为后将军。水衡都尉光
廷尉李光，四年免。	
河东太守田延年为大司农，三年有罪自杀。	
便乐成为少府，四年卒。	执金吾延寿。
右扶风周德。	
	左冯翊武。

73	72
孝宣本始元年	二
禄大夫韩增为前将军，十三年迁。	
	詹事东海宋畴翁壹为大鸿胪，二年迁。
	河南太守魏相为大司农，一年迁。
	博士后仓为少府，二年。执金吾辟兵，三年。
守京兆(田)〔尹〕[19]广陵相成。	

71 70

三	四
六月己丑，丞相义薨。甲辰，长信少府韦贤为丞相。	
六月甲辰，大司农魏相为御史大夫，四年迁。	
廷尉李义。	
	山阳太守梁为大鸿胪。
大司农淳于赐。	
少府恶。	左冯翊宋畴为少府，六年坐议凤皇下彭城未至京师不足美贬为泗水太傅。
光禄大夫于定国为水衡都尉，二年迁。	六安相朱山拊为右扶风，一年下狱死。
颍川太守赵广汉为京兆尹，六年下狱要斩。	大鸿胪宋畴为左冯翊，一年迁。左冯翊延，三年免。

69 68

地节元年	二
	三月庚午，大司(农)〔马〕[21]光薨。
	侍中中郎将霍禹为右将军，一年迁。
水衡都尉光禄大夫于定国为廷尉，十七年迁。	
	执金吾郅元。
水衡都尉朱辅。(为)[20]右扶风博。	颍川太守广为右扶风，三年。

67

三
正月甲申，丞相贤赐金免。六月壬辰，御史大夫魏相为丞相。
四月戊申，车骑将军光禄勋张安世为大司马车骑将军，七月戊戌，更为大司马卫将军。右将军霍禹为大司马。七月壬辰，大司马禹下狱要斩。
六月辛丑，太子太傅丙吉为御史大夫，八年迁。
度辽将军卫尉范明友为光禄勋，一年坐谋反诛。
大司农辅。
执金吾延年。
左冯翊官。

66 65

四	元康元年
弋阳侯任宫为太常，四年坐人盗茂陵园中物免。	
	北海太守张延寿为太仆，四年病免。
北海太守朱邑为大司农，四年卒。	
	平原太守萧望之为少府，一年徙。
勃海太守龚遂为水衡都尉。	东海太守尹翁归为右扶风，四年卒。
颍川太守让为左冯翊。	守京兆尹彭城太守遗。

64 63 62

二	三	四
		八月丙寅，大司马安世薨。
		蒲侯苏昌复为太常，六年病免。

61	60	59
神爵元年	二	三
		三月丙午，丞相相薨。四月戊戌，御史大夫丙
前将军韩增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七月甲子，大鸿胪萧望之为御史大夫，三年贬
	后将军充国。	
中郎将杨恽为诸吏光禄勋，五年免。		
	卫尉忠。	
太仆戴长乐，五年免。		
左冯翊萧望之为大鸿胪，二年迁。		少府李彊为大鸿胪。
大司农王禹，四年迁。		
	南阳太守贤为执金吾。	光禄大夫梁丘贺为少府。
广陵太守陈万年为右扶风，五年迁。		
胶东相张敞为京兆尹，八年免。左冯翊彊，三年免。		东郡太守韩延寿为左冯翊，二年下狱弃市。

	58	57
	四	五凤元年
吉为丞相。		
为太子太傅。		
	河内太守韦玄成为卫尉,二年迁。	
		大司农王禹为大鸿胪。
		大司农延。
		守左冯翊勃海太守信。

56

二

四月己丑，大司马增薨。五月，强弩将军许延寿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八月壬午，太子太傅黄霸为御史大夫，一年迁。〕[22]

卫尉韦玄成为太常，二年免。

卫尉弘。

右扶风陈万年为太仆，五年迁。

宗正刘丁。

守左冯翊五原太守延寿。

55	54	53
三	四	甘露元年
正月癸卯，丞相吉薨。二月壬申，御史大夫黄霸为丞相。		
		三月丁巳，大司马延寿薨。
六月辛酉，西河太守杜延年为御史大夫，三年以病赐安车驷马免。		
		蒲侯苏昌复为太常，二年病免。
执金吾田听天，三年迁。		

52	51
二	三
	(二)〔三〕[23]月己丑,丞相霸薨。五月甲午,御史大夫于定国为丞相。
五月己丑,廷尉于定国为御史大夫,一年迁。	五月甲午,太仆陈万年为御史大夫,七年卒。
	雁门太守建平侯杜缓为太常,七年坐盗贼多免。
	博阳侯丙显为太仆,一年为建章卫尉。
执金吾田听天为廷尉,三年迁。	
守左冯翊广川相充郎。	

50 49

四	黄龙元年
	十二月癸酉，侍中乐陵侯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典属国常惠为右将军，四年薨。	太子太傅萧望之为前将军，一年为光禄勋，二年免。
卫尉顺。	
秺侯金赏为侍中太仆，七年迁。	
中山相加守廷尉。	廷尉解延年。
执金吾平。	
右扶风武。	
京兆尹成。	〔左冯翊常。〕[24]

48

孝元初元元年
光禄勋并将军。
平昌侯王接为卫尉，五年迁。
大鸿胪显，十一年。
散骑谏大夫刘更生为宗正，二年免。大司农宏。
淮阳中尉韦玄成为少府，二年为太子太傅。水衡都尉冯奉世为执金吾，二年迁。
水衡都尉〔冯奉世〕。[25]
太原太守陈遂为京兆尹，一年迁。

47	46
二	三
	执金吾冯奉世为右将军，三年为诸吏典属国，二年为光禄勋。侍中卫尉许嘉为右将
光禄勋赏。	光禄大夫周堪为光禄勋，三年贬为河东太守。
京兆尹陈遂为廷尉，二年卒。	
大司农充郎。	
	丞相司直南郡李延寿子惠为执金吾，九年迁。
	淮阳相郑弘为右扶风，四年迁。
京兆尹代郡范。守左冯翊延免。	

45

	四
军，五年迁。	
	弋阳侯任千秋长伯为太常，四年以将军将兵。
	廷尉魏郡尹忠子宾，十四年为诸吏光禄大夫。
	少府延，二年免。
	京兆尹成。

44

五
六月辛酉，长信少府贡禹为御史大夫，十二月丁未卒。丁巳，长信少府薛广德为御史大夫，一年以病赐安车驷马免。

43

永光元年

十一月戊寅，丞相定国赐金，安车驷马免。

七月癸未，大司马高赐金，安车驷马免。九月戊子，侍中卫尉王接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七月辛亥，太子太傅韦玄成为御史大夫，一年迁。

太仆金赏为光禄勋，一年卒。

卫尉云。

故建章卫尉丙显为太仆，十年免。

大司农羌。[26]

侍中中大夫欧阳馀为少府，五年卒。

42	41
二	三
二月丁酉，御史大夫韦玄成为丞相。	
	四月癸未，大司马接薨。七月壬戌，左将军卫尉许嘉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二月丁酉，右扶风郑弘为御史大夫，五年有罪自杀。	
	右将军奉世为左将军光禄勋，二年卒。侍中中郎将王商为右将军，十一年迁。
光禄大夫非调为大司农。	
右扶风强，五年。	
陇西太守冯野王为左冯翊，五年迁。	

40	39	38	37
四	五	建昭元年	二
			八月癸亥，诸吏散骑
		太子少傅匡衡为光禄勋，一年迁。	左曹西平侯于永为
			执金吾李延寿为卫
			左冯翊冯野王为大
宗正刘临。			
		尚书令五鹿充宗为少府，五年贬为玄菟太守。	
水衡都尉福。		右扶风	
光禄大夫琅邪张谭仲叔为京兆尹，四年不胜任免。			左冯翊郭延。

36

	三
	六月甲辰，丞相玄成薨。七月癸亥，御史大夫匡衡为丞相。
光禄〔勋〕[27]匡衡为御史大夫，一年迁。	七月戊辰，卫尉李延寿为御史大夫，三年卒。一姓(繁)〔繁〕。[28]师古曰："(繁)〔繁〕音蒲元反。"
光禄勋，十六年迁。	
尉，一年迁。	阳平侯王凤为侍中卫尉，三年迁。
鸿胪，五年为上郡太守。	

35	34	33
四	五	竟宁元年
		六月己未，侍中卫尉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
		(七)〔三〕月[30]丙寅，太子少傅张谭为御史大夫，三
		太仆谭。
		阳城侯刘庆忌宁君为宗正，三年迁。
		河南太守召信臣为少府，二年徙。中少府安平侯
中郎将丙禹(谓)〔为〕[29]水衡都尉，五年。	京兆尹王昌穰宾，二年转为雁门太守。	

32		31
	孝成建始元年	二
年坐选举不实免。		
	骐侯驹普为太常，数月薨。	宗正刘庆忌为太常，五年病免。
	卫尉王罢军。	
		执金吾王章为太仆，五年病免。
		蜀郡太守何寿为廷尉，四年徙。
		大鸿胪浩赏，二年徙。
王章子然为执金吾，三年迁。		右扶风温顺为少府，二年坐买公田与近臣下
	常山太守温顺子教为右扶风，一年迁。	水衡都尉爵。太原太守让为右扶风。
	弘农太守宋平次君为京兆尹。河南太守毕众为左冯翊。	河东太守杜陵甄〔尊〕[31]少公为京兆尹，

	30
	三
	十二月丁丑，丞相衡免。
	八月癸丑，大司马嘉赐金免。
	十月乙卯，诸吏左曹光禄大夫尹忠为御史大右将军王商为左将军，一年迁。执金吾千秋为

29

	四
	三月甲申，右将军王商为丞相。
夫，一年坐河决自杀。	十一月壬戌，少府张忠为御史大夫，六年卒。
右将军，一年迁。	右将军千秋为左将军，三年薨。长乐卫尉史丹为右将军，三年迁。
	河南太守汉为大鸿胪，一年免。
	东平相钜鹿张忠子赣为少府，十一月迁。
	守京辅都尉王遵为京兆尹，二年免。大鸿胪浩赏为左冯翊，九月减死罪一等论。

28	27
河平元年	二
卫尉王玄中都。 师古曰："中读曰仲。"	
	北海太守安成范延
千乘太守东莱刘顺为宗正，四年坐使合阳侯举子免。	廷尉何寿为大司农。
司隶校尉王骏为少府，七年徙。执金吾辅。	
水衡都尉王勋。	汉中太守平原王赏
杜陵韩勋长宾为左冯翊，三年为少府。	楚相齐宋登为京兆尹，三年贬为东莱

26

	三
	右将军丹为左将军，十三年薨。太仆王章为右将军。
	宜春侯王咸长伯为太常，一年病免。 平昌侯王临为太常，六年薨。
	侍中中郎将王音为太仆，三年迁。
寿子路为廷尉，八年卒。	
	右曹光禄大夫辛庆忌为执金吾，四年贬为云中太守。
少公为右扶风，三年免。	
都尉，未发，坐漏泄省中语下狱自杀。	光禄大夫武为左冯翊。

25

四

四月壬寅，丞相商免。六月丙午，诸吏散骑光禄大夫张禹为丞相。

大夫韦安世为大鸿胪，二年为长乐卫尉。

侍中奉车都尉金敞为水衡都尉，一年迁。

司隶校尉王章为京兆尹，一年下狱死。

24	23
阳朔元年	二
	四月癸卯，侍中太仆王音为御史大夫，一年迁。
侍中水衡都尉金敞为卫尉，四年卒。	
	史柱国卫公为太仆。师古曰："姓史，名柱国，字卫公也。"
	大鸿胪勋。
常山太守刘武成为宗正，四年卒。	
水衡都尉顺。河内太守甄尊为右扶风，三年迁。	
弘农太守平陵逢信少子为京兆尹，三年迁陈留太守。薛宣为左冯翊，二年迁。	

22

三
八月丁巳，大司马凤薨。九月甲子，御史大夫王音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十一月丁卯，诸吏散骑光禄勋于永为御史大夫，二年卒。
右将军王章为光禄勋，数月薨。
右扶风甄尊为太仆。
护西(城)〔域〕[32]骑都尉韩立子渊为执金吾，五年坐选举不实免。
左曹水衡都尉河内苟参威神。

21	20
四	鸿嘉元年
	三月庚戌，丞相禹赐金，安车驷马免。四月庚辰，御史大夫
	正月癸巳，少府薛宣为御史大夫。四月庚辰，京兆尹王骏为
	光禄勋辛庆忌为右将军。
	平台侯史中为太常，六月病免。建平侯杜业君都为太常，
云中太守辛庆忌为光禄勋，四年迁。	
	阳平侯王襄为卫尉，五年徙。
京兆尹逢信为太仆，六年迁。	
	大鸿胪慎。
	千乘令刘庆忌为宗正，六月坐
	平都公主杀子贬为辽东太守。
左冯翊薛宣为少府，二月迁。	东都太守琅邪王赏中子为少府，四年免。 师古曰："中读曰仲。"
水衡都尉禹。太原太守淳于信中君为右扶风。 师古曰："中读曰仲。"	
少府王骏为京兆尹，一年迁。	太原太守河内邓义子华为京兆尹，一年为钜鹿太守。庐江

19

	二
薛宣为丞相。	
御史大夫，五年卒。	
七年免。	
	左冯翊赵增寿为廷尉，五年贬为常山都尉。
太守赵增寿稚公为左冯翊，一年迁。	陇西太守刘威子然为京兆尹，一年卒。泗水相茂陵满黔子桥为左冯

18

	三
	右将军庆忌为光禄勋，四年迁。光禄勋并将军。
	张掖太守牛商子夏为右扶风，四年免。
翊，四年贬为汉中都尉。	丞相司直翟方进为京兆尹，三年迁。

17	16	15
四	永始元年	二
		十月己丑，
		正月乙巳，
		三月丁酉，京兆尹翟方
		诸吏散骑
		太仆逢信
		卫尉王襄
		长信少府
中少府韩勋为执金吾，四年迁。师古曰："中少府，皇后宫。"	南阳太守陈咸为少府，二年免。	御史大夫
	水衡都尉淳于长，三年免。	
		信都太守长安宗正

丞相宣免。十一月壬子,执金吾翟方进为丞相。

大司马音薨。二月丁酉,特进成都侯王商为大司马卫将军。

进为御史大夫,八月贬为执金吾。十一月壬子,诸吏散骑光禄勋孔光为御史大夫,七年贬为廷尉。

光禄大夫孔光为光禄勋,九月迁。执金吾韩勋为光禄勋,六月迁。

为卫尉,二年免。

为太仆,三年病免。

平当为大鸿胪,三年迁。

翟方进为执金吾,一月迁。

子泄为京兆尹,二年贬为河南太守。琅邪太守朱博为左冯翊,一年迁。

14

三
右将军辛庆忌为左将军，三年卒。光禄勋韩勋为右将军，一年卒。
少府师丹为光禄勋，二年迁侍中光禄大夫。
琅邪太守陈庆君卿为廷尉，一年为长信少府。
朔方太守刘它人为宗正。左冯翊朱博为大司农，一年为犍为太守。
光禄大夫师丹为少府，五月迁。詹事许商为少府，二年为侍中光禄大夫。金城太守靡褒子上为执金吾，一年迁。
东平太傅彭宣为右扶风，一年迁。
河内太守杜陵(宠)〔庞〕[33]真稈孙为左冯翊，三年迁。

13

四
十一月庚申，大司马商赐金，安车驷马免。
执金吾廉褒为右将军，五年免。
鄦侯萧尊为太常，六年薨。
侍中水衡都尉淳于长为卫尉，三年免。
右扶风彭宣为廷尉，三年以王国人为太原太守。
会稽太守沛刘交游君为宗正，十年。汝南太守严诉子庆为大司农，三年卒。
护羌校尉尹岑子河为执金吾，一年迁。
光禄大夫颍川师临子威为水衡都尉，八月迁。水衡都尉临为右扶风，三年为沛郡都尉。
司隶校尉何武为京兆尹，一年贬为楚内史。

12

元延元年
正月壬戌，成都侯商复为大司马卫将军，十二月乙未迁为大司马大将军，辛亥薨。庚申，光禄勋王根为大司马票骑将军。
执金吾尹岑为右将军，二年薨。
大鸿胪平当为光禄勋，七月坐前议昌陵贬为钜鹿太守。曲阳侯王根为光禄勋，一月迁。
护军都尉甄舜子节为太仆。东莱太守平陵范隆伟公为太仆，二年免。
左冯翊庞真为少府，四年迁。广汉太守赵护子夏为执金吾。
侍中光禄大夫赵彪大伯为侍中水衡都尉，三年卒。
广陵太守王建为京兆尹。河南太守徐让子张为左冯翊，四年免。

11	10
二	三
	廷尉朱博为后将军，二年免。
乐昌侯王安惠公为光禄勋，数月病免。	尚书仆射赵(亡)〔玄〕[34]少平为光禄勋，二年为太子太傅。
	护军都尉任宏伟公为太仆，二年徙。
光禄大夫朱博为廷尉，一年迁。	沛郡太守何武为廷尉，二年迁。
太山太守萧育守大鸿胪，数月徙。	九江太守王嘉为大鸿胪，三年迁。
	大司农尧。
	水衡都尉南阳王超骄军，三年坐淳于长自杀。守鸿胪太山太守萧育为右扶风，三年免。
广陵太守孙宝为京兆尹，一年免。	

9 8

四	绥和元年
	四月丁丑,大司马票骑将军根更为大司马,七月
	三月戊午,廷尉何武为御史大夫,四月乙卯为大司空,一年免。
	廷尉孔光为左将军,一年迁。执金吾王咸为右将军,一年迁。
	侍中光禄大夫师丹为诸吏散骑光禄勋,十一月为
	成(汤)〔阳〕[35]侯赵讠斤君伟为卫尉,六月。侍中光禄大夫司农赵玄为卫尉,一月为中少府。
	驸马都尉王舜为太仆,二年病免。
	御史大夫孔光为廷尉,九月迁。少府庞真为廷尉,二年为长信少府。
北地太守谷永为大司农,一年免。	侍中光禄大夫许商为大司农,数月迁。太原太守彭宣为大司农,一年迁。
	詹事(中)〔平〕陵贾延初卿为少府,三年。太仆宏为执金吾,十一月贬为代郡太守。光禄大夫王臧
	京兆都尉甄丰长伯为水衡都尉,二年为泗(州)〔水〕相。
	长信少府薛宣为京兆尹,一年贬为淮阳相。丞相司直琅邪遂义子赣为左冯翊,坐选举免。

甲寅赐金，安车驷马免。十一月丙寅，侍中骑都尉光禄大夫王莽为大司马。

太子太傅。大司农许商为光禄勋，四月迁。

幼公为执金吾，三月迁，南阳谢尧长平一年迁。

7

二

二月壬子，丞相方进薨。三月丙戌，左将军孔光为丞相。

十一月丁卯，大司马莽赐金，安车驷马免。庚午，左将军师丹为大司马，四月徙。

十月癸酉，大司马丹为大司空，一年免。

右将军王咸为左将军，十月免。卫尉傅喜为右将军，十一月赐金罢。

安丘侯刘常为太常，四年病，赐金百斤，安车驷马免就国。

大司农彭宣为光禄勋，六月迁。卫尉王能为侍中光禄勋，二年贬为弘农，坐吕宽自杀。

太子中庶子傅喜稚游为卫尉，二月迁。侍中光禄大夫王龚子即为卫尉，二月迁。城门校尉丁望为卫尉，三年迁。

执金吾谢尧为大鸿胪，三年徙。

大司农河东梁相子夏，一年迁。

光禄大夫钜鹿阎宗君闳为执金吾，六年卒。执金吾河内孙云子叔，三年迁。

故太仆范隆为右扶风，八月为冀州牧。太山马嘉次君为右扶风，一年免。

光禄大夫朱博为京兆尹，数月迁。光禄大夫郧汉游君为京兆尹，数月病，为中大夫。大鸿胪王嘉为京兆尹，二年迁。

6

	孝哀建平元年
	四月丁酉，侍中光禄大夫傅喜为大司马。
	十月壬午，京兆尹朱博为大司空。
太子太傅师丹为左将军，五月迁。光禄勋彭宣为右将军，二年迁。	右将军彭宣为左将军，一年坐与淮阳王婚免。
	大司农梁相廷尉，二年贬为东海都尉。
	大司农左咸，一年徙。
	司隶校尉东海方赏君宾为左冯翊，二年迁。

5

二

四月乙未,丞相光免。御史大夫朱博为丞相,八月甲戌有罪自杀。十二月甲寅,御史大夫平当为丞相。

二月丁丑,大司马喜免。阳安侯丁明为大司马卫将军。

四月戊午,大司空博为御史大夫,乙亥迁。中尉赵玄为御史大夫,五月下狱论。九月乙酉,诸吏散骑光禄勋平当为御史大夫,二月迁。十月丙寅,京兆光禄勋丁望为左将军卒。执金吾公孙禄为右将军,一年迁。

卫尉望为光禄勋,一月迁。光禄大夫平当为光禄勋,四月迁。

少府贾延为卫尉,十一月还故官。执金吾孙云为卫尉,四年迁。

城门校尉丁宪子尉为太仆,四年迁。

大鸿胪云阳毕申世叔,五年徙。

卫尉贾延为少府,一年迁。五官中郎将颍川公孙禄中子为执金吾。

师古曰:"中读曰仲。"

侍中水衡都尉让。大鸿胪谢尧为扶风,一年迁。

4

三
三月己酉，丞相当薨。四月丁酉，御史大夫王嘉为丞相。
尹王嘉为御史大夫，一年迁。四月丁酉，河南太守王崇为御史大夫，九月贬。
右将军公孙禄为左将军，二年免。执金吾(峤)〔蛟〕[36]望为右将军，一年迁。
少府贾延为光禄勋，三年迁。
左冯翊方赏为廷尉，四年徙。
御史大夫王崇为大司农，二年迁。
尚书令涿郡赵昌君仲为少府，一年为河内太守。将作大匠东海蛟望王君为执金吾，三月迁。光禄大夫萧育为执金吾，一年免。
光禄大夫东海魏章子让为右扶风，一年免。
颍川太守毋将隆为京兆尹，一年迁。大司农左威为左冯翊，三年为复土将军。

3	2
四	元寿元年
	三月丙午，丞相嘉下狱死。七月丙午，御史
	正月辛丑，大司马卫将军明更为大司马票骑
三月丁卯，诸吏散骑光禄勋贾延为御史大夫，一年迁。	五月乙卯，诸吏光禄大夫孔光为御史大夫，二
诸吏散骑光禄大夫王安为右将军，一年迁。	御史大夫何武为前将军，二年免。
建平侯杜业为太常，三年贬为上党都尉。	
	詹事马宫为光禄勋，二年迁。
	少府董恭为卫尉，二月为光禄大夫。右扶风
陈留太守渤海刘不恶子丽为宗正，更名容。	
光禄大夫董恭君孟为少府，一年迁。京兆尹毋将隆为执金吾，一年贬为沛郡都尉。	卫尉孙云为少府，一月。陈留太守茂陵耿
光禄大夫龚胜为右扶风，一年归故官。	光禄大夫沛弘谭巨君为右扶风，冬迁。
光禄大夫茂陵申屠博次孙为京兆尹，一年迁。	京兆尹南阳翟萌幼中。师古曰：“中读曰仲。”

大夫孔光为丞相。

大将军。特进孔乡侯傅晏为大司马卫将军，辛亥赐金，安车驷马免。

月迁。七月丙午，氾乡侯何武为御史大夫，二月免。

弘谭为卫尉，一年迁。

丰为少府，二年为复土将军。京兆尹申屠博为执金吾，一年免。

(二)[37]

九月己卯,大司马明免。十一月壬午,诸吏光禄大夫韦赏为大司马车骑将军,己丑卒。十二月庚子,侍中驸马都尉董贤为大司马卫将军。

八月辛卯,光禄大夫彭宣为御史大夫。

光禄大夫南夏常仲齐为右扶风。

公元前 1

(三)〔二〕[38]
五月甲子,丞相光为大司徒,九月辛酉为太傅。右将军马宫为大司徒。
五月甲子,大司马卫将军贤更为大司马,六月乙未免。庚申,新都侯王莽为大司马。
五月甲子,御史大夫宣为大司空,三月病免。八月戊午,右将军王崇为大司空。
安阳侯王舜为车骑将军,八月迁。卫尉王崇为右将军,二月。光禄勋马宫为右将军,三月迁。光禄勋甄丰为右将军,六月迁。执金吾
博阳侯丙昌长矫为太常,二年贬为东(都)〔郡〕[39]太守。
左曹中郎将甄丰为光禄勋,一年迁。
大司农王崇为卫尉,二月迁。建成侯黄辅子元为卫尉。
长乐卫尉王惲子敬为太仆,五年迁。
故廷尉梁相复为大理,二年坐除吏不次免。
复土将军左咸为大鸿胪。
卫尉弘谭为大司农。
光禄大夫韩容子伯为执金吾,一月免。护军都尉孙建子夏为执金吾,三月迁。
大鸿胪毕由为右扶风,六月贬为定襄太守。
京兆尹清河孙意子承。廷尉方赏为左冯翊,一年迁。

公元1

	孝平元始元年
	二月丙辰，太傅孔光为太师，大司马王莽为太傅，大司马车骑将军王舜为太保车骑将军。
	二月丙辰，大司马莽迁。
孙建为右将军，二年迁。	
	侍中奉车都尉甄邯子心为光禄勋，三年迁。
	中郎将萧咸为大司农，一年卒。
	少府宗伯凤君房。中郎将任岑为执金吾，一年卒。
	右辅都尉赵恢君向为右扶风，一年免。
	大司徒司直金钦为京兆尹，一月为侍中。光禄大夫左冯翊张嘉。

2

二
二月癸酉，大司空王崇(为)病免。四月丁酉，少(府)〔傅〕[40]左将军甄丰为大司空。
右将军孙建为左将军光禄勋。甄邯为右将军光禄勋。
安昌侯张宏子夏为太常，二年贬为越骑校尉。
大鸿胪桥仁。
光禄大夫孙宝为大司农，数月免。
左辅都尉尹赏为执金吾，一年卒。
中郎将幸成子渊为水衡都尉。大司马司直沛武襄君孟为右扶风，三年为冀州牧。

3	4	5
三	四	五
		四月乙未，太师光薨。大
		执金吾王骏为步兵将军。
城门校尉刘岑子张为太常，二年徙为宗伯。		
		太仆恽为光禄勋。
尚书令颍川钟元宁君为大理。		
		大鸿胪左咸。
	宗正容更为宗伯，一年免。	太常刘岑为宗伯。大司
执金吾长安王骏君公，三年迁。		
	将作大匠谢尧为右扶风，年七十病免，赐爵关内侯。	尚书令南阳邓冯君侯为
左冯翊匡咸子期。	京兆尹钟义。左冯翊沛孙信子儒。	宰衡护军武襄为京兆尹，

司徒宫为大司马，八月壬午免。十二月丙午，长乐少府平晏为大司徒。

农尹咸。

右扶风。

数月迁。中郎将南阳郝党子严为左冯翊。

【校勘记】

〔1〕 “十年”据景祐、殿本补。

〔2〕 此格原在三格,据景祐、殿、局本移下。王先谦说“窑”讹“窟”。按局本作“窑”。

〔3〕 此格原在五格,据景祐、殿、局本移上。

〔4〕 “仓”,殿本作“苍”。王先谦说作“苍”是。

〔5〕 “奉常”据景祐、殿本补。王先谦说盖盎免而殷代也。

〔6〕 王先谦说中尉都三年方免,此处不应有“中尉”二字。

〔7〕 此栏二格,王先谦说“死”为“免”字之讹。按殿本作“免”。四格,王先谦说“死”亦“免”之误。

〔8〕 王先谦说“后”字盖衍。

〔9〕 王先谦说“年”下脱“迁”字。按各本都脱。

〔10〕 王先谦说“都”当为“卫”。按景祐、殿本都作“卫”。

〔11〕 王先谦说“阳”当为“杨”。按景祐、殿本都作“杨”。

〔12〕 王先谦说“为”字衍。按景祐、殿本无。

〔13〕 王先谦说“中尉”衍文。

〔14〕 此格原在十四格,据景祐、殿本移下。

〔15〕 王先谦说“道”是“首”之误字。

〔16〕 “夜郎”,景祐、殿本都作“郎夜”。王先谦说“郎”在“夜”上是。

〔17〕 殿本考证说“相”上脱“丞”字。按景祐本有。

〔18〕 殿本“加”作“邢”。

〔19〕 王先谦说“田”是“尹”之误。按景祐、局本都作“尹”。

〔20〕 沈钦韩说“为”字衍。

〔21〕 钱大昭说“农”当为“马”。按景祐、殿、局本都作“马”。

〔22〕 此栏四格据景祐、殿本补。钱大昭说闽本有。六格原在五格,八格原在七格,据景祐、殿本移下。

〔23〕 “二”,景祐、殿本都作“三”。王先谦说作“三”是。

〔24〕 此格据景祐、殿本补。钱大昭说闽本有。

〔25〕 殿本有"冯奉世"三字,考证说从宋本补。按景祐本无此三字。

〔26〕 此格原在十一格,据景祐、殿、局本移下。

〔27〕 钱大昭说"光禄"下脱"勋"字。按各本都脱。

〔28〕 "繁",王先谦说殿本作"繁"是。

〔29〕 "谓",景祐、殿、局本都作"为"。

〔30〕 沈钦韩说史表作"三月","七月"是传写之误。按景祐本正作"三月"。

〔31〕 "尊"字据景祐、殿本补。

〔32〕 景祐、殿本都作"域","城"字误。

〔33〕 "宠",景祐、殿本都作"庞"。王先谦说作"庞"是。

〔34〕 "亡",景祐、殿本都作"玄"。

〔35〕 此栏八格"汤",景祐、殿、局本都作"阳"。王先谦说作"阳"是。十三格"中陵",景祐、殿本都作"平陵"。王先谦说作"平陵"是。十四格"州",景祐、殿本都作"水"。王先谦说作"水"是。

〔36〕 "峤",景祐、殿本都作"蛲"。

〔37〕 景祐、殿本无"二"字。

〔38〕 "三",景祐、殿本都作"二"。周寿昌说孝哀崩于元寿二年,无三年。

〔39〕 "都",景祐、殿本都作"郡"。王先谦说作"郡"是。

〔40〕 王先谦说"病"上"为"字衍,"府"当作"傅"。

汉书卷二十

古今人表第八

师古曰:"但次古人而不表今人者,其书未毕故也。"

自书契之作,先民可得而闻者,经传所称,唐虞以上,帝王有号谥,辅佐不可得而称矣,[①]而诸子颇言之,虽不考虖孔氏,然犹著在篇籍,归乎显善昭恶,劝戒后人,故博采焉。孔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②]又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③]"未知,焉得仁?"[④]"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⑤]又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⑥]"唯上智与下愚不移。"[⑦]传曰:譬如尧舜,禹、稷、卨与之为善则行,[⑧]鲧、谨兜欲与为恶则诛。[⑨]可与为善,不可与为恶,是谓上智。桀纣,龙逢、比干欲与之为善则诛,[⑩]于莘、崇侯与之为恶则行。[⑪]可与为恶,不可与为善,是谓下愚。齐桓公,管仲相之则霸,竖貂辅之则乱。[⑫]可与为善,可与为恶,是谓中人。因兹以列九等之序,究极经传,继世相次,总备古今之略要云。[⑬]

①文颖曰:"言远,经传不复称序也。"师古曰:"契谓刻木以记事。自唐虞以上帝王有号见于经典,其臣佐不可得而称记也。"

②师古曰:"此孔子自谦,不敢当圣与仁也。"

③师古曰:"言能博施于人而济众者,非止称仁,乃为圣人也。"

④师古曰:"言智者虽能利物,犹不及仁者所济远也。"

⑤师古曰:"困谓有所不通也。"

⑥师古曰:"言中庸之人渐于训诲,可以知上智之所知也。"

⑦师古曰:“言上智不染于恶,下愚虽教无成。自此已上皆见论语。凡引此者,盖班氏自述所表先圣后仁及智愚之次,皆依于孔子者也。”

⑧师古曰:“传谓解说经义者也。”

⑨师古曰:“鯀,拮抗也。谨兜,浑敦也。”

⑩师古曰:“关龙逢,桀之臣也;王子比干,纣之臣也:皆直谏而死也。”

⑪师古曰:“于莘,桀之勇人也。崇侯,纣之佞臣也。”

⑫师古曰:“竖貂,即寺人貂也。”

⑬张晏曰:“老子玄默,仲尼所师,虽不在圣,要为大贤,文伯之母达于礼典,动为圣人所叹,言为后世所则,而在第四。田单以即墨孤城复强齐之大,鲁连之博通,忽于荣利,蔺子申威秦王,退让廉颇,乃在第五。大姬巫怪,好祭鬼神,陈人化之,国多淫祀,寺人孟子违于大雅,以保其身,既被宫刑,怨刺而作,乃在第三。嫘毒上烝,昏乱礼度,恶不忍闻,乃在第七。其馀差违纷错不少,略举扬较,以起失谬。独驰骛于数千岁之中,旁观诸子,事业未究,而寻遇窦氏之难,使之然乎?”师古曰:“六家之论,轻重不同;百行所存,趣舍难壹。张氏辄申所见,掎摭班史,然其所论,又自差错。且年代久远,坟典隙亡,学者舛驳,师论分异,是以表载古人名氏,或与诸书不同。今则特有发明,用畅厥旨。自女娲以下,帝鸿以前,诸子传记,互有舛驳,叙说不同,无所取正,大要知其古帝之号而已。诸人士见于史传,彰灼可知者,无待解释,其间幽昧者,时复及焉。”

上上圣人	太昊帝宓羲氏 张晏曰:“太昊,有天下号也。作罔罟田渔以备牺牲,故曰宓羲氏。”师古曰:“宓音伏,字本作虙,其音同。”
上中仁人	
上下智人	
中　上	
中　中	
中　下	
下　上	
下　中	
下下愚人	

女娲氏	共工氏	容成氏	大廷氏	柏皇氏	中央氏	栗陆氏
师古曰:“娲音古蛙反,又音瓜。”	师古曰:“共读曰龚。下皆类此。”		师古曰:“廷读曰庭。”			

骊连氏 赫胥氏 尊卢氏 沌浑氏　　昊英氏 有巢氏 朱襄氏 葛天氏 阴康氏

师古曰:"沌音大本反。浑音胡本反。"

炎帝神农氏

张晏曰:“以火德王,故号曰炎帝。作耒耜,故曰神农。”

亡怀氏	东扈氏	帝鸿氏	悉诸	少典	列山氏	归藏氏
师古曰:“亡读曰无。下皆类此。”			炎帝师。	炎帝妃,生黄帝。		

黄帝轩辕氏

张晏曰:“以土德王,故号曰黄帝。作轩冕之服,故谓之轩辕。”

方雷氏

黄帝妃,生玄嚣,是为青阳。

彔祖

黄帝妃,生昌意。

师古曰:“彔音力追反。”

彤鱼氏

黄帝妃,生夷鼓。

仓颉

黄帝史。

蚩尤

帷母	封钜	大填	大山稽	力牧
黄帝妃，生仓林。	黄帝师。	黄帝师。	黄帝师。	

师古曰："帷音暮，字从巾。即嫫母也。"

风后　鬼臾区　封胡　孔甲　岐伯　泠沦氏

师古曰："即鬼容区也。臾、容声相近。"

服虔曰："沦音鳞，始造十二律者。"师古曰："音零纶。"

少昊帝金天氏　　颛顼帝高阳氏

张晏曰:“以金德王,故号曰金天。”

五鸟	五鸠	昌仆	女禄	娇极	吴回	后土
	昌意妃,		颛顼妃,	老童妃,		
	生颛顼。		生老童。	生重黎。		

〔九黎〕[1]

薤收　玄冥　熙　柱　帅味　允格　台骀　穷蝉

师古曰:“骀音胎。”

颛顼子，生敬康。

大款	柏夷亮父	绿图	侨极
颛顼师。	颛顼师。师古曰:“父读曰甫。下皆同。”	颛顼师。	玄嚣子,生帝喾。

帝喾高辛氏

张晏曰:“少昊以前天下之号象其德,颛顼以来天下之号因其名。高阳、高辛,皆所兴地名也。颛顼与喾,皆以字为号,上古质故也。”

姜原	简逿	陈丰	娀訾
帝喾妃,生弃。	帝喾妃,生卨。师古曰:“逿音吐历反,即简狄也。”	帝喾妃,生尧。师古曰:“即陈锋 挚是也。”	帝喾妃,生

祝融　陆终　女溃

祝融子。陆终妃，生六子：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乙，五曰曹姓，六曰季连。

廖叔安	舟人	赤松子	柏招	句望
师古曰:“左氏传作(戮)〔飂〕,[2]同音力周反,又力授反。”	帝喾师。	帝喾师。	敬康子,生蛟牛。	

〔帝尧〕[3]陶唐氏

张晏曰:"翼善传圣曰尧。"

师古曰:"句音钩。蛮音矫。"	帝挚	女皇 尧妃,散宜氏女。	羲仲	羲叔	和仲	和叔	仓舒	隤敳 师古曰:"隤音颓。敳音五来反。"

朱 尧子。	阙伯	实沈	女志 鲧妃,有娶氏女,
共工	轩兜	三苗	鲧

祷敢　大临　龙降　咎繇　仲容　叔达　柏奋　仲堪

师古曰：“音畴演。”

师古曰：“降音下江反。”

生禹。

师古曰：“鬱音所巾反。”

叔献　季仲　柏虎　仲熊　叔豹　季熊　　尹寿　　被衣

师古曰:“即左氏传所谓季狸者也。”　　尧师。　　师古曰:“被音披。”

帝舜有虞氏

张晏曰:“仁圣盛明曰舜,舜之言充也。”

方回 王兒

师古曰:“兒音五奚反。”

韝缺 许繇

师古曰:“即许由也。”

巢父 子州支父

娥皇 女罃

舜妃。

舜妃。

师古曰:

敤手

舜妹。

师古曰:“敤音口果反。流俗书本作击字

鼓叟 象

(娇)〔蛟〕[4]牛子,生舜。

舜弟。

姞人 “即女英也。蓄音於耕反。”

鬲 垂 朱祈 柏誉 师古曰：“誉音弋於反。”

弃妃。 师古曰：“姞音其乙反。”

董父 石户之农 北人亡择 雒陶 续身 柏阳 东不訾 秦不虚 师古曰：“雒陶已者误。”

商均 舜子。

帝禹夏后氏

柏益　龙　夔　女娇　启

禹妃，涂山氏女，生启。禹子。

师古曰："娇音丘遥反。"

昭明　奚仲　相土　六卿　不窋

下皆舜之(支)〔友〕也。身或作耳。虚或作(字)〔宇〕[5]。并见尸子。"

禹子。　昭明子。　弃子。师古曰：

昌若

相土子。

太康

启子，昆弟

有扈氏

师古曰："即与启战于甘者也。"

“窑音竹出
反。”

胤

根圉
昌若子。

有扔君 武罗 柏因 熊髡 庞圉
师古曰：
“扔音仍。”

中康
太康弟。师古曰：“中读曰(中)[仲]。[6]下皆类此。”

相
中康子。

后缗
相妃，生少康。

后羿玄妻

羲和
五人，号五观。
师古曰：“即废时乱日，胤往征之者也。”

羿
师古曰：“有穷君也。”

韩浞
师古曰：“羿之相也。浞音七角反。”

鼻
师古曰：“音五到反。楚

少康　二姚

相子。少康妃。

芬　芒　泄

师古曰："音纷。"　槐子。

靡　女艾　冥　垓　微　鞠

根圉子。　冥子。　垓子。　不窋子。

师古曰："音该。"

虞后氏杼　槐　报丁

师古曰："武罗以下四人皆羿之贤臣也。庖音尨。"　少康子。　〔杼子。〕[7]　微子。

师古曰："杼音太吕反。"

斟灌氏　斟寻氏

师古曰："二国，夏同姓诸侯，为羿所灭。"

殪　柏封叔

师古曰："殪音许冀反。"

辞所谓浇者也。"

公刘

鞠子。

不降　刘彙　关龙逢

师古曰:“古累字。”

扃　廑

不降弟。　师古曰:“音勤,又音觐。”

师古曰:“扃音工荣反。”

报乙　报丙　主壬　主癸

孔甲　皋　发　韦　鼓

不降子。　师古曰:“墓在般者也。”　师古曰:“豕韦国彭姓。”　师古曰:“即顾国,己姓。”

癸　末嬉　于莘

发子,是为桀。　桀妃。

帝汤殷商氏

师古曰:"禹、汤皆字。三王去唐虞之文,从高古之质,故夏殷之王皆以名为号也。"

有娄氏　大丁　伊尹

汤中妃,生大丁。

师古曰:"娄与莘同。"

仲虺　老彭　义伯　中伯

师古曰:"汤左相也。"　师古曰:"义、仲,汤之二臣。"

虞公遂　逢公柏陵　费昌　终古

师古曰:"费音扶味反。"　夏太史令。

庆节

公刘子。

皇仆

庆节子。

昆吾

师古曰:"姒姓国也。三者皆汤所诛也。"

推侈　葛伯　尹谐

师古曰:"汤所征。"　师古曰:"汤所诛,见孔子家语。"

咎单　太甲

师古曰:“汤臣,主土地之官　大丁子。

也。单音善。下皆类此。”

卞随　务光

外丙　中壬　沃丁　大庚　小甲　雍己

大丁弟。　外丙弟。　太甲子。沃丁弟。大庚子。小甲弟。

差弗

皇仆子。

师古曰:“差音楚宜反。”

大戊	巫咸		祖乙
雍己弟。	师古曰:“大戊之臣也。”		河亶甲弟。

伊陟	臣扈	外壬	河亶甲	巫贤
师古曰:“伊尹子也。”	师古曰:“亦汤臣。”	中丁弟。	外壬弟。	

孟献	中衍	中丁		祖辛	沃甲
益后。		大戊弟。		祖乙子。	祖辛弟。

毁隃	公非	辟方
差弗子。	毁隃子。	公非子。
师古曰:“隃音逾。”		师古曰:“辟音壁。”

盘庚

阳甲弟。

大彭　豕韦　阳甲　小辛

祖丁子。　盘庚子。

祖丁　南庚

祖辛子。沃甲子。

高圉　夷竢　亚圉　云都　公祖

辟方子。　高圉子。　高圉子。　亚圉弟。　亚圉子。

师古曰："竢与俟同。"

武丁　傅说　甘盘　大王亶父　姜女

小乙子。师古曰:"说读曰悦。武丁相也。"　师古曰:"武丁师也。"　公祖子。　大王妃。

小乙　祖己　孝己　祖伊

小辛弟。

刘姓豕韦　祖庚

武丁子。

甲

祖庚弟。

太伯　　中雍　　王季　　大任　　微子　　箕子

王季妃，　　纣兄。

生文王。

冯辛　　庚丁

甲子。　　冯辛弟。

武乙　　大丁　　乙

庚丁子。武乙子。大丁子。

辛

乙子，是为纣。

比干		伯夷	叔齐		
	太师挚	亚饭干	三饭缭		
		师古曰:“饭音扶晚反。”	师古曰:“缭音来雕反。”		
	胶鬲	微中	商容	师涓	梅伯
				师古曰:“涓音工玄反。”	
妲己		费中	飞廉	恶来	左强
纣妃。师古曰:“妲音丁葛反。”		师古曰:“费音扶味反。”			

文王周氏

大姒

文王妃。

四饭缺	鼓方叔	播鞞武 师古曰:"鞞音徒高反。"	少师阳	击磬襄 师古曰:"自师挚已下八人皆纡时奔走分散而去。郑玄以为周平王时人,非也。"		虢中	虢叔 师古曰:"中、叔二人皆文王弟也。"
邢侯	鬼侯			伯达	伯适 师古曰:"适音江阔反。"	中突	中冒 师古曰:"冒与忽同。"	叔夜

伯邑考 楚熊丽

文王子。 鬻子。

师古曰:"鬻读与粥同。"

武王

文王子。

大颠　闳夭　散宜生　南宫适　　祭公　　师尚父　毕公　文　王

师古曰:"大颠以下,文王之四友也。"　师古曰:"祭音侧介反。"　子。

粥熊　辛甲　周任　史扁　向挚　邑姜

师古曰:"文王师也。粥音弋六反。"　师古曰:"扁音编。"　殷〔太〕[8]史。　武王妃。

叔夏　季随　季騧　成叔武　霍叔处　檀伯达

师古曰:"伯达以下,周之八士也,騧音瓜。"　文王子。　文王子。　师古曰:"武王臣。"

虞侯　芮侯　吴周章

师古曰:"二国讼田质于文王者。"　中雍曾孙。

芮伯　巢伯

师古曰:"周同姓之国在圻内者,当武王时作旅巢命。"　师古曰:"南方远国,武王克商而来〔朝〕。"[9]

太师　少师强　　成王诵　召公

庇　　武王子。　周同姓。

大姬　曹叔振铎　毛叔郑　虞阏父　陈胡公满　卫康叔封

武王妃。文王子。文王子。　舜后。　文王子。

苏忿生　滕叔绣　原公　郜子　雍子　酆侯

师古曰："武王司寇苏公。"　文王子。文王子。文王子。师古曰："郜音告。"　文王子。文王子。

杜伯　楚熊狂　虞中　杞东楼公　邢侯　韩侯　齐丁公

丽子。　周章弟。禹后。　武王子。武王子。

季胜　　秦女妨　楚子绎

恶来弟。　　恶来子。狂子。

禄父

纣子。

周公

文王子。

史佚

聃季载 **君陈** **芮伯** **师伯** **毛公** **师氏**

文王子。 师古曰:“周司徒也。” 师古曰:“周宗伯也。尚书作彤伯。” 师古曰:“周司空也。” 师古曰:“周大夫也。”

郇侯 **唐叔虞** **应侯** **右史戎夫** **祝雍** **邘叔**

文王子。 武王子。 武王子。

师古曰:“郇音荀。”

佽 **鲁公伯禽** **凡伯** **蒋侯** **邢侯** **茅侯** **胙侯**

师尚父 周公子。 周公子。 周公子。 周公子。 周公子。 周公子。 周公子。

孟会 **蔡中胡**

季胜子。 叔度子。

管叔鲜 **蔡叔**

文王子。 文王子。

龙臣
师古曰："周武贲氏也。尚书作武臣。"

中桓

南宫髦
师古曰："二人亦周大夫也。桓、髦皆其名也。自芮伯以下皆见周书顾命。"

康王钊
成王子。
师古曰："钊音之遥反，又音工辽反。"

商子

祭侯
周公子。
师古曰："祭音侧介反。"

晋侯燮
虞子。

秦旁皐
女防子。

楚熊艾
绎子。

宋微中
启子。

鲁孝公
伯禽子。

卫康叔
封子。

陈申公
满子。

蔡伯
胡子。

楚熊亶
艾子。

蔡侯宫
伯子。

祭公

辛繇靡
师古曰："繇读与由同。"

穆王满　吕侯

昭王子。师古曰:"穆王司寇也。"

齐乙公　晋武公　秦大几　鲁炀公　　齐癸　秦大雒　楚熊盘

丁公子。燮子。　旁皋子。　孝公子。师古曰:"炀音式向反。"　公乙子。　大乙子。艾子。

宋公稽　卫孝伯　陈柏公　陈孝公　造父　　徐隐王

仲子。　康伯子。申公弟。　衡父子。师古曰:"造音千到反。"　师古曰:"即偃王也。"

衡父

孟增子。

昭王瑕　房后

康王子。师古曰:"昭王后也。"

君牙 伯冏 祭公谋父 密母

师古曰:"穆王司徒也。" 师古曰:"穆王太仆也。冏音居永反。" 师古曰:"祭音侧介反。"

卫嗣伯 卫(建) 秦非子

孝伯子。 〔聿〕[10] 大雒子。

嗣伯子。

铅陵卓子 楚熊锡 宋愍公 卫靖伯

盘子。 共公子。 (建)〔聿〕子。

共王伊扈 晋成侯 陈慎侯

穆王子。 武侯子。 孝侯子。

鲁幽公 齐哀公 密康公 懿王坚

炀公子。 癸公子。 穆王子。

诗作。

宋炀公 齐胡公

愍公弟。 哀公弟。

宋弗父何[11]
愍公子。

芮良夫

共伯和
师古曰:"共,国名也。伯,爵也。和,共伯之名也。共音

秦嬴
非子子。

秦侯
嬴子。

楚挚红
渠子。

卫贞伯
靖伯子。

鲁献公
厉公弟。

燕惠公
邵公九世。

宋釐公
厉公子。
师古曰:"釐读曰僖。下皆类此。"

蔡厉侯
宣侯子。

鲁厉公
魏公子。

晋厉侯
成侯子。

卫顷侯
贞伯子。

楚熊延
挚弟。

蔡武侯
厉侯子。

卫釐公
顷公子。

孝王辟方
师古曰:"政道既衰,怨刺之诗始作也。"

共王弟。
师古曰:"辟音壁。"

夷王燮
懿王子。
师古曰:"燮音燮。"

齐武公
(厉)〔献〕[12]公子。

鲁魏公
幽公弟。

楚熊挚
渠子。

宋厉公
愍公子。

齐献公
胡公弟。

召虎

嘉父 谭大夫 寺人孟子

恭。而迁史以为周召二公行政，号曰共和，无所据也。”

史伯 宋父 秦中 鲁武公 秦严公 楚熊霸

何子。 伯〔子〕。[13] 慎 公 仲子。 严子。

弟。

曹夷伯 鲁慎公 齐文公 晋釐侯 楚熊纠 卫武公

振铎六世。 献公子。 厉公弟。 靖侯子。 严弟。师古曰：“纠音巡。” 釐公子。

楚熊勇 晋靖侯 邾颜 夏父 蔡夷侯 楚熊咢 陈厘公

延子。 厉侯子。 武侯子。 纠子。 幽〔公〕[14]子。

杞题公 曹幽伯 陈幽公 齐厉公 鲁懿公 叔术 盱

东楼子。 夷伯子。 慎公子。 武 公子。 武公子。

厉王胡 卫巫 楚熊严。 伯御 卫共伯

夷王子。 勇子。 鲁懿公兄子。 釐公子。

周宣王靖

厉王子。

方叔	南中	中山父	申伯	尹吉父	韩侯	豚父 师古曰："豚音居卫反。"	张中	程伯休父 师古曰："休音许虬反。"
	伯阳父	史伯		师服				虢文公
	宋世子士		蔡夷侯		奄父		郑桓公友	
					造父六世孙。			
	宋惠公		燕釐侯		宋戴公			
	釐公子。		十世。		惠公子。			
	晋献侯	晋缪侯	齐成公	鲁孝公	陈武公	蔡釐侯		
	釐侯子。	献侯子。	文公子。	懿公子。	釐公子。	夷侯子。		
						曹戴伯		
						幽〔伯〕[15]子。		
						晋殇公	幽王宫涅	
						缪公弟。	宣王子。	

楚若敖
羋子。

燕顷侯
十一世。

齐严侯
成侯子。

陈夷公
武公子。

陈平公
夷公弟。

曹惠伯
戴伯子。

褒姒

虢石父

皇父卿士

司徒皮
师古曰："即十月之交诗所谓'蹶维司徒'是也。"

太宰冢伯

〔宋正考父〕[17]

辛有

赵叔带	宋武公	卫严公	陈文公	宋宣公	楚蚡冒
奄父子。	戴公子。	武　公子。	平公子。	武公子。	甯子。师古曰："蚡音扶粉反。"

楚甯敖	郑武公	燕哀侯	燕郑侯	蔡共侯	齐釐公	燕缪侯
若敖子。	桓公子。	十二世。	十三世。	釐公子。	严公子。	十四世。

晋昭侯	潘父	曹桓公	蔡戴侯。
文侯子。		缪公子。	共公子。

申侯	平王宜臼	曹缪公	曲沃桓叔
		惠公子。	晋文侯弟。

宋大金
考父子。

臧釐伯

石碏
师古曰:"碏音千若反。"

宋缪公和
宣公弟。

蔡桓侯封人
宣侯子。

邾仪父

颍考叔

郑公子吕

陈桓侯鲍
文侯子。

展亡骇

宋司徒皇父

司空牛父

蔡宣侯
戴侯子。

郑严公寤生
武公子。

叔段

晋鄂侯
孝侯子。

晋孝侯
昭侯子。

曲沃严伯
桓叔子。

鲁隐公
惠公子。

公子翬
师古曰:"翬音晖。"

卫桓公完
严公子。

宋孔父　　卫太子　公子寿

大金子。　　伋

臧哀伯

楚武王　邓曼　　鲁施父

玺冒弟。楚武王夫人。

曹严公亦姑　　秦宪公　　宋严公

桓公子。　　文公子。　　冯

师古曰:"即射姑也。"　　缪公子。

公子穀生　　彭班　　桓王林　　卫宣公晋　　虞公

师古曰:"彭音而。"　　平王孙，泄父子。　　桓公子。

宰咺　　宋殇公　　华督　　蔡哀侯　　晋哀侯　　晋小子侯

师古曰:"咺音许远反。"　　宣公子。　　师古曰:"华音下化反。"　　桓侯弟。　　鄂侯子。　　哀侯子。

公子州吁　　芮伯　　鲁桓公　　夫人文姜　　彭生　　陈厉公〔桓公弟。〕[18]

惠公子。

随季良

鲁申缯 楚保甲

闕伯 熊率且比		郑祭足	楚文王（驻）[19]	聃甥	养甥	
比	师古曰："率音力出反。且音子余反。"		武王子。	甥	师古曰："聃音乃甘反。"	
燕宣公 十五世。	观丁父蕙章 师古曰："蕙音于诡反。"	严王佗 桓王子。	邓祁侯	卫惠公 朔 宣公子。	公子黔牟	
虞叔	楚瑕丘	随少师	鲁严公同 桓公子。			
秦出公曼	郑厉公突 严公子。		夫人哀姜			

长狄侨如

管仲

鲍叔牙

齐寺人费
师古曰："即徒人费也。费音秘。"

王青二友　高傒
师古曰："傒音奚。"

谢丘章　辛甲　石之纷如
师古曰："纷音扶云反。"

齐桓公小白
襄公弟。

左公子泄　潘和　秦武公
出公兄。

燕桓侯
十六世。

齐公子纠

鲁公孙隐

郑昭公忽
厉公兄。

高渠弥　郑子仲
昭公弟。

右公子职　王子克　纪侯　纪季

周公黑肩　连称　管至父　雍人稟　邿里乙　宋愍公捷

齐襄公兒　公子亡知

召忽　隰朋　甯戚　宋仇牧　鲁曹刿

师古曰:“召读曰邵。”

师古曰:“刿音居卫反。”

王子成父　宾须亡　麦丘人　轮边

师古曰:“轮扁也。扁音翩。”

萧叔大心　石祁子　原繁

颛孙　曹釐公夷　宋桓公禦说　秦德公

师古曰:“颛音上专反。”

严公子。　愍公弟。　武公弟。

师古曰:“说读曰悦。”

齐伯氏　寺人貂易牙　常之巫　卫公子开方　釐王胡齐

师古曰:“齐桓时人也,见吕览。”

严王子。

南宫万　子游　猛获　南宫牛　郑子婴齐　傅瑕　晋愍侯　曲沃武公

子亹子。　哀侯弟。　严公子。

楚粥拳　　宰孔

平陵　陈公子完　虢史嚚　周内史过

老　愚公　佗子。

息妫　虢叔　鲁禦孙

秦宣公　燕严侯　郑文公捷　彊钮

德公子。　十七世。　厉公子。

陈宣公杵臼　息侯　惠王母凉　郑高克　公孙素　陈辕涛涂

严公弟。

王子颓　芳国　边柏　楚杜敖　陈太子御

文王子。　寇

师古曰："即堵敖。"

鲁公子季友　鲁公子奚斯　卫弘演　荀息

师古曰:“演音演。”

楚屈(桓)〔完〕[20]　卜偃　辛廖

师古曰:“屈音九勿反。”　师古曰:“廖音聊。”

召伯廖　齐仲孙湫　许夫人　先丹木　羊舌大夫　史苏

师古曰:“湫音子小反。”

秦成公　曹昭公班　卫戴公　赵夙　毕万

宣公弟。　釐公子,作诗。　黔牟子。　毕公后。

楚申侯　鲁公子般　鲁闵公启

严公子。　史华龙滑

鲁公子牙　圉人荦　公子庆父　卜齮　卫懿公　晋献公

师古曰:“齮音蚁。”　惠公子。　武公子。

晋骊姬

宋公子目夷　　宫之奇　　百里奚　　奄息　　中行
师古曰："行音户郎反。"

梁馀子养　罕夷　申生　狐突　秦缪公　秦缪夫人　公孙枝　繇余
成公弟。　师古曰："即由余。"

鲁釐公　楚逢伯　卫甯　富辰　晋冀　庆郑　韩简　郑叔詹
严子　芮

士芳　臣猛足　井伯　卫文公　宋襄公　蔡严侯
戴公弟。　桓公子。　穆侯子。

奚齐　卓子　赵孟　蔡缪公　许釐公　襄王郑
师古曰："卓音敕角反。"　夙子，生衰。
师古曰："衰音楚危反。"

优施　梁五　东关五　虞公　虢公　郑子华　曹共公
为晋所灭，太王后。　为晋所灭，王季后。　昭公子。

甯武子

	锼虎 师古曰:“锼音其廉反。”					狐偃	
蹇叔	烛之武	内史叔兴	卜徒父	禽息	王廖 师古曰:“廖音聊。”	晋文公 献公子。	
皇武子	鳌负羁妻	曹竖侯獀 师古曰:“獀音乃侯反。”		楚	鬬宜申 子玉	成大心	栾悼子
燕襄公 十八世。	梁卜招父 师古曰:“招音上遥反。”	卫元咺 师古曰:“咺音许远反。”				叔武	锼严子
	晋惠公 献公子。	里克	虢(叔) [射][21]		宋襄公 成公子。	齐孝公 桓公子。	
惠后		梁伯			晋怀公 惠公子。	卫成公 文公子。	
王子带			楚成王恽 师古曰:“左传作頵,音於伦反。”		潘崇		

赵衰	衰妻	介子推	推母	郤縠	舟之侨	荀林父
师古曰:“衰音楚危反。”						
夫人姜氏	魏犨	颠颉	胥臣	贾佗	董因	竖头须	齐国严子
	毕万子。			师古曰:“佗音徒何反。”			
晋李离	寺人披			曹文公寿	燕桓公		秦康公
				共公子。	十九世。		缪公子。
仓葛	郑缪公兰			石奠	陈缪公		
	文公子。			师古曰:“奠音丑略反。”	宣公子。		
	郑子臧						
曹共公	齐公子无诡			齐昭公			
昭公子。	师古曰:“左氏传作无亏。”			孝公子。			

先轸　狼瞫　阳处父　甯嬴　曳骈　郑弦高　叔仲惠伯

师古曰：“瞫音审。”　师古曰：“骈音步千反。”

周内史叔服　孟明视　西气术　士会　绕朝　石癸　公孙寿　荡意诸

晋襄公　邾文公　宋子哀　邾子貜且　鲁公孙敖

文公子。　师古曰：“貜音居碧反。且音子余反。”

陈共公　鲁文公　周匡王班　齐君舍　单伯

缪公子。　昭公子。

周顷王王臣　夏父不忌　宋昭公　胥申父　狐射姑　鲁宣公

师古曰：“射音夜。”

楚缪王商臣

宋方叔　乐豫　董狐　令尹子文

嘉子。[22]

公冉务人　卜楚丘　晋赵盾　钮麑　宋伯夏　(闘伯比)楚严王

衰子。　叔子。[23]　穆王子。

蔡文公　单襄子　灵辄　祁弥明　郑子良　士贞子

严公子。　师古曰:"祁音上尸反。"

鲁叔孙得臣　秦共公　晋成公黑臀　秦桓公　卫穆公速

康公子。　灵公弟。　共公子。

周定王榆

邴歜　阎职　晋赵穿　郑灵公

师古曰:"歜音触。"

齐懿公商人　晋灵公夷皋　陈灵公

襄公子。　共公子。

楚蘧贾　申叔时　孙叔敖

王孙满　箴尹克黄　魏颗　五参　陈应　申公申培

师古曰："颗音口果反。"　师古曰："培音陪。"

泄冶　孔达　王子伯廖　晋解　荀尹　箕郑　公子雍

师古曰："廖音聊。"　阳

逢大夫　王札子　鲁公子归生　申舟　齐惠公　陈成公

懿公弟。　灵公子。

宋文公鲍　翟丰舒　召伯　毛伯　少师庆　士亹　郑襄公坚

昭公弟。　师古曰："召读曰邵。"　灵公子。

公子归生　子公　晋(失)　楚子越

〔先〕[24]穀

夏姬　孔宁　仪行父

乐伯　优孟　郑公子弃疾　子反　逢丑父　宾媚人

秦景公　楚郧公　钟仪　楚共王　晋郤克　辟司徒妻

桓公子。　严王子。　师古曰："辟读曰壁。"

燕宣公　曹宣公庐　吴寿梦　郑悼公

二十世。　文公子。　中雍后，十五世。　襄公子。

师古曰："梦音莫风反。"

卫缪公　周简王夷　鲁成公　齐顷公　卫定公

成公子。　定王子。　宣公子。　惠公子。　缪公子。

穀阳竖

曹郗时

师古曰:“即曹欣时也。郗音许其反。”

范文子　臧宣叔　韩献子厥　程婴　羊舌士燮。

荀蓄　郑贾人　伯宗　伯宗妻　秦医缓　桑田巫　吕相　郤至

申公巫臣　王孙闵　燕昭公　赵朔　郤犨　郤锜

二十一世。盾子。

师古曰:“锜音蚁。”

卫孙良夫　中叔于奚　宋共公瑕　晋景公　宋平公

文公子。　成公子。　成公子。

郑公子班　曹成公负刍　屠颜贾　宋荡子　晋厉公

宣公弟。

师古曰:“即屠岸贾也。音工下反。”

景公子。

公孙杵臼 刘康公 单襄公 苗贲皇 叔婴齐 宋华元 孟献子

姚句耳 吕锜 养由基 叔山舟 匡句须

师古曰:“句音钩。” 师古曰:“句音其于反。”

中行偃 胥童 栾书 羊鱼 鲍严子牵 向于 郑成公纶

师古曰:“纶音工顽反,左传作畀,音工顿反。”

叔孙侨如 公子偃 长鱼矫 羊斟

宋鱼石

乐正求　牧中　晋悼公周　郑唐　楚工尹襄　祁奚　羊舌职　魏绛

鲍国　晋解狐　祁午　韩亡忌　铜鞮伯华　鲁匠庆　卫柳壮
师古曰："壮读曰庄。"

燕武公　郑廖　杨干　子服伦　叔梁纥　秦堇父　狄斯弥
二十二世。　师古曰："纥音下结反。"

灵王泄心　鲁襄公
简王子。

庆克　国佐　楚公子申　公子壬夫　郑簪公
成公子。

张老 籍偃 汝齐 宋子罕 (白)〔向〔25〕 范宣子 晋邢蒯 齐殖绰

戌 士匄。

吴诸樊 齐晏桓子 楚子囊 郑师慧 卫大叔仪 公子鲋

士鞅 尹公佗 庾公差 公孙丁 无终子嘉父 姜戎驹支

齐灵公环 卫献公衎

顷公子。 定公子。

卫殇公焱

献公弟。

师古曰:"春秋焱作剽。"

子驷 孙蝉 朱庶其 郑尉止 卫甯喜

程郑 西钮吾

范武子

师古曰:"据今春秋说范武子即士会也,而此重见,岂别人乎?未详其说。"

鲁季文子　　乐王鲋

郑游贩　　齐杞梁　殖妻　华州　　祝佗父　　申胡

师古曰:"贩音普板反。"　　师古曰:"即华周。"　　师古曰:"佗音徒何反。"

曹武公胜　　郑简公嘉　　晋　阳(罕)　行人子员　　子朱

成公子。　　釐公子。　　〔毕〕[26]　　师古曰:"员音云。"

楚令尹子南　观起　　燕文公　　鲁国归父　郑公孙夏　燕懿公

师古曰:"观音工唤反。"　　二十三世。　　二十四世。

孙文子　　福阳子　　楚屈建　鲁臧坚　宋华臣　晋叔鱼

林父。　　妘姓。师古曰:"即偪阳也。妘音云。"

巢牛臣

晋叔向　向母　　蘧伯玉　吴季札　　郑子产　晏平仲

师古曰:“向读曰鄴。”

楚申叔豫　　齐大史三人　南史氏　陈文子　　卞严子　　臧文仲

陈不占　士鞅　卫右宰　穀臣　厚成子　卫公子荆　　绛老人　史赵　　文伯

楚淑举　　蘧奄　　赵武　　祁黡

师古曰:“即椒举。”　　朔子。　师古曰:“黡音子公反。”　　郑子皮

楚康王

共王子。　　晋亥唐　秦医和

齐崔杼　庆封　庆嗣　吴遏寿梦子。　晋平公彪悼公子。　齐陈桓子　卫襄公恶献公子。

宋伊戾　　吴馀祭　　景王贵　　鲁昭公稠

师古曰:“祭音侧介反。”　灵王子。　师古曰:“稠音直流反。”

齐严公光　楚夹敖

灵公子。　康王子。

仲尼

太子晋　左丘明　颜渊　闵子骞　冉伯牛

宰我　子贡　冉有　季路　子游　子夏

郑卑湛　行人子羽　冯简子　子大叔　卫北宫文子

师古曰:“卑音脾。湛音谌。”

刘定公

晋船人固来　舟人清涓　鲁谢息　郑定公

师古曰:“即固乘也。”　简公子。

曹平公　陈惠公　郑孔张

武公子。　哀公孙。

晋昭公夷　燕惠公　陈公子招　周伯偻桓　鲁南蒯　莒子庚舆

平公子。　二十五世。

蔡景侯　蔡灵侯　陈哀公弱　吴馀昧　宋寺人

成公子。　馀祭弟。

师古曰:“昧音秣。”

仲弓

曾子	子张	曾晳	子贱	南容 师古曰:“南宫绍也,字子容。”	公冶长	公西华
鲁叔孙豹	狐丘子林	晋赵文子		孟釐子 孟懿子	南宫敬叔 师古曰:“南宫适。”	
公孙楚	公孙黑	韩宣子厥	鲁叔孙昭子	楚薳罢 师古曰:“罢读曰疲。”	吴厥由 师古曰:“即厥由。”	
燕悼公 二十六世。	薳启疆	申子亹	左史倚相	申亡宇	申亥 亡宇子。	晋籍谈

周原伯鲁

晋顷公 昭公子。	宋元公佐 平公子。	蔡平侯 景侯子。	樊顷子	司徒子晁 醜		宾猛 师古曰:“即宾孟也。”
柳	鲁竖牛	楚灵王圉	晋邢侯	雍子	楚公子比	观从 师古曰:“观音工唤反。”

有若	漆彫启	澹臺灭明 师古曰:“澹音大甘反。”	樊迟	巫马期	司马牛	子羔
郑子	老子	南荣畴 师古曰:“即南荣趎也。趎音直俱反。”				公伯寮
卫史鼬	师旷	屠蒯	子服惠伯	晋荀吴	裨灶	里析
子钮商	周史大弢	蝇子 师古曰:“蝇音一兖反。”		孝成子		齐虞人
		〔齐景公杵臼 严公弟。〕[27]				
	蔡悼侯 灵侯孙。	梁丘据	曹桓公 平公子。		南宫极	顿子
周悼王猛 景王子。					敬王丐 景王子,悼王兄。	

原宪　颜路　商瞿　　季次　公良　　颜刻

师古曰："瞿音劬。"

公肩子　　子石　　隰成子　琴牢

梓慎　申须　　林既　　北郭骚　逢於何　司马穰苴

师古曰："穰音人羊反。苴音子余反。"

越石父　柏常骞　　燕子干　　魏献子　　司马弥牟

绛孙。

裔款　许男　　燕共公

二十七世。

胡子髡　沈子逞　　陈夏齧　鲁季平子　宋乐大心　季公鸟

楚平王弃疾　　费亡极　曹声公

灵王弟。　　悼公弟。

楚伍奢　伍尚　　鲁师己　　子家羁

司马笃　魏戊　智徐吾　　孟丙　成鲋　　阎没　汝宽

师古曰:“音上究反。”

楚太子建　　燕平公　　专诸　秦哀公

二十八世。　　景公子。

公叔务人　寺人僚柤　　臧昭伯　厚昭伯　　吴王阖庐

师古曰:“柤音侧加反。”　　师古曰:“即郈昭伯也。”

吴僚　　曹隐公通　　吴夫概

馀昧子。　　平公弟。　　师古曰:“夫音扶。概音工代反。”

师古曰:“僚音聊。”

楚子西　公子闔　伍子胥　江上丈人　史鱼　公叔文子

吴孙武　申包胥　蔡墨　楚史皇　王孙由于　锜金
师古曰:“锜音虑。”

楚司马子期　沈尹戌　卫彪傒
师古曰:“傒音奚。”　苌弘　员公辛
师古曰:“员读曰郧。”

楚昭王
平王子。　钟建　郑献公禹
定公子。　宋景公兜栾
元公子。

楚邹宛　越王允常
夏少康后。　鄫且
师古曰:“且音子余反。”　鲁定公

徐子章禹　卫灵公元
襄公子。　南子　蒯聩
师古曰:“蒯音五怪反。”

中叔圉　祝佗　王孙贾　公父文伯母　卫公子逞

师古曰："佗音徒何反。"

屠羊说　莫敖大心　蒙穀　陈逢滑　司马狗

师古曰："说读曰悦。"　师古曰："卫宣公臣也。见鲁连子。"

王孙章　楚石奢　刘文公卷　季康子

师古曰："卷音其专反。"

宋中幾　齐高张　荣驾鹅　〔秦惠公哀公孙。〕[28]

师古曰："驾音加。"

宋昭公　邾严公　夷射姑　楚囊瓦　唐成公　蔡昭侯

师古曰："射音夜。"　悼侯弟。

宋朝　弥子瑕　雍渠　季桓子

黎且子。

师古曰："且音子余反。"

观射父

师古曰:“观音工唤反。”

颜雠由 **大夫选** **陈司城** **颜烛雏** **邮亡恤**

贞子 师古曰:“即颜涿聚子也。”

公父文伯 **东野毕**

郑声公胜

献公子。

晋定公 **陈怀公** **滕悼公** **许幼** **莒郊公**

顷公子。 惠公子。

曹靖公路

声公子。

范吉射

师古曰:“射音食亦反。”

鸣犊　窦犨　　越句践　　大夫種

允常子。

师古曰:“句音钩。”

王良　　柏乐　　阳城胥渠　　扁鹊　　董安于　田饶

周舍　　田果　　行人烛过　　燕简公　　严先生

二十九世。

师古曰:“即杀陶朱公儿者也。”

赵简子　　韩悼子　　齐国夏　　桑掩胥

武子孙。

宣子子。

邾悼公　　顿子　胡子　　薛襄子　　小邾子

中行寅　　杞隐公　　杞釐公　　曹伯阳

师古曰:“行音户郎反。”

悼公子。

隐公子。

为宋所灭。

范蠡　　叶公子高

后庸　诸稽到　苦成　皋如　计然

仇汜　荣声期　楚芋尹文　隰斯弥　市南熊宜僚

师古曰:“即荣启期也。声或作启。”　师古曰:“芋音于具反。”

秦悼公　燕献公　楚白公胜

惠公弟。　三十世。

鲁哀公　齐晏孺子　高昭子　楚惠王章

师古曰:“即安孺子也。”　昭王子。

齐悼公阳生　鲍牧　田恒　诸御鞅

陈乞子。

公孙彊　田乞　齐简公壬　子我

完六世孙。

朱张

达巷党人

仪封人　　长沮

师古曰:“沮音子余反。”

大陆子方　严善　鲁太师　公明贾　陈亢

师古曰:“音冈,又音抗。”

屈固　檀弓　公仪中子　皋鱼　颜亡父

申鸣　孔文子　太叔疾　陈辕颇　蔡成公

昭公子。

卫太叔遗　卫出公辄　浑良夫　孔悝　石气　狐厲

师古曰:“浑音下昆反。”　师古曰:“即孟厲。”

子行

少连

桀溺　丈人　何蒉　楚狂接舆

师古曰:“蒉音匮。”

子服景伯　林放　陈司败　陈子禽　阳膚

颜喻伦　颜夷　陈弃疾　工尹商阳

齐平公惊
简公子。

厥党童子
师古曰:“即阙党童子也。”

革子(戚)〔成〕[29]
师古曰:“即棘(字)〔子〕成也。”

周元王赤
敬王子。

卫简公蒯聩　原壤　叔孙武叔　卫公孙朝　尾生畺
师古曰:“即微生亩也。畺,古亩字。”

卫侯起　石国　阳虎

孟之反　大连　颜丁　颜柳

师襄子　师己　宾牟贾　公肩瑕
师古曰:“即公肩假也。”

尾生高　申枨　师冕　郑 戴 胜　南郭惠子　姑布子卿
师古曰:“即微生高也。”　师古曰:“即师免。”　之

齐禽敖　饿者　陈子亢　陈尊己
师古曰:“即黔敖也。”

晋出公　公之鱼　宋桓魋
定公子。

互乡童子　弗肸
师古曰:“即佛肸也。弗音弼。”　公山不狃
师古曰:“即公山不扰也。音人九反。”

陈愍公
为楚所灭。

周丰　采桑羽　乐正子春　石奢　子服子

卫视夷　史留　豫让　青荓子　赵襄子　知过

师古曰:“即式夷也。见吕氏春秋。”

师古曰:“荓音步丁反。”

简子子。

师古曰:“即知果。”

宋子韦　公输般　离朱　陈太宰喜　吴行人仪　郑鄭魁彖

师古曰:“郑人所俘也。鄭音隽。魁,口贿反。彖音累。”

秦厉共公

悼公子。

郑共公丑

哀公弟。

晋定公

昭公子。

匡人　贞定王

元王子。

晋哀公忌　智伯

杞愍公

釐公子。

杞釐公

师古曰:“此不当言釐公,字误也。”

郑哀公易

声公子。

蔡声侯产

成侯子。

吴王夫差　太宰嚭

惠子　公房皮

鮑焦　墨翟　禽屈釐
师古曰:“即禽滑釐者是也。屈音其勿反,又音丘勿反。”

我子　田俅子
师古曰:“俅音求。”

燕考公桓
三十一世。

魏桓子
献子曾孙。贞子子。

韩康子

高赫　原过　任章

田襄子　鲁悼公
悼子子。　出公子。

齐宣公　蔡元侯　卫悼公　卫敬公
平公子。　声侯子。　出公叔子。　悼公子。

蔡侯齐　杞简公春　思王叔袭　周考哲王嵬
为楚所灭。　为楚所灭。　定王子。　思王弟。

段干木　田子方　甯越　太史屠黍

随巢子　胡非子　魏文侯　李克　魏成子

桓子孙。

中山武公　韩武子　公季成　司马庚　司马喜

周桓公子。　康子子。

燕成公　秦躁公　赵献侯　赵桓子

三十二世。　厉公子。　襄子兄　襄子弟。

师古曰:"躁音千到反。"　孙。

西周桓公　鲁元公　周威公　东周惠公

考王弟。　悼公子。　桓公子。　威公子。

秦怀公　卫怀公　周威烈王　郑幽公

躁公子。　敬公弟。　考王子。　共公子。

翟黄　任座　李悝　赵仓堂　屈侯鲋

师古曰:“座音才戈反。”　师古曰:“悝音口回反。”

躬吾君　牛畜　荀诉　徐越

司马期　赵公中达　田大公和　秦简公

厉公子。

楚简王　燕愍公　乐阳　赵烈侯

惠王子。　三十三世。　师古曰:“即乐羊也。”　献侯子。

秦灵公　卫慎公[30]

怀公孙。　敬公子。

宋昭公　晋幽公　楚声王

景公子。　懿公子。　简王子。

子思

西门豹　公仪休　泄柳　申详

鲁穆公　费惠公　颜敢　王慎　长息　公明高
元公子。　师古曰:“费音秘。”

韩景侯虔　孙子　南宫边　列子
武侯子。

燕釐公　秦惠公　赵武公　韩烈侯
三十四世。　简公子。　列侯弟。　景侯子。

晋列侯　宋悼公　楚悼王
幽公子。　昭公子。　声王子。

元安王毓　郑缭公驹
威烈王子。　师古曰:“缭音聊。驹音台。”

郑相驷子阳　齐康公
为田氏所灭。

孟子

严仲子 聂政 聂政姊 孟胜 徐弱 白圭 邹忌 孙膑

师古曰:"膑音频忍反。"

魏武侯 阳成君 大监突 徐子 齐威王

文侯子。 田桓侯子。

吴起 韩文侯 赵敬侯 魏惠王 齐桓侯 赵成侯

烈侯子。 武王子。 和侯子。 敬侯子。

韩相侠累 宋休公 晋孝公 秦出公 楚肃王 韩懿侯

悼公子。 列公子。 悼公子。 悼王子。 哀侯子。

韩哀侯

文侯子。

郑康公乙 晋靖公任伯

为韩所灭。 为韩魏所灭。

赵良

田忌　太史儋　商鞅　申子

章子　大成午　甘龙

燕桓公
三十五世。

秦献公
灵公子。

赵肃侯
成侯子。

秦孝公
献公子。

韩昭侯
懿侯子。

鲁共公
缪公子。

庞涓
师古曰："涓音工玄反。"

宋辟公
休公子。

卫声公
慎公子。

楚唐蔑

周夷烈王喜
元安王子。

屈宜咎　　铎椒　　(郑)〔鄭〕[31]敖子华　　史举

杜挚　子桑子　　被雍　昭奚恤　江乙　　沈尹华　　冯赫

燕文公
桓公子,三十六世。

安陵繵
师古曰:"繵即缠字也。"

苏秦　　张仪

齐宣王辟彊
威王子。

卫成公
声公子。

楚宣王
肃王子。

鲁康公

周显圣王扁
夷烈王子。
师古曰:"扁音篇。"

宋剔成君
辟公子。

严跅
师古曰:"跅音居略反。"

闾丘光			闾丘卬	颜歜 师古曰:“歜音触。”		
淳于髡	昆辩 师古曰:“齐人也,靖郭君所善,见战国策。而吕览作剧貌辩。”	司马错	犀首	公中用	史起	荡疑 师古曰:“即薄疑也。”
靖郭君	於陵中子	秦惠王 孝王子。	魏襄王 惠王子。	韩宣王 昭王子。		
鲁景公 康公子。	唐尚	楚威王	卫平公 成公子。	卫嗣君 平公子。		
				慎靓王 〔显王子。〕[32]		

屈原

昭廷

王升　尹文子　番君　唐易子　如耳　西周武公　陈轸　占尹

魏哀王　韩襄王　苏代　苏厉　宋遗

襄王子。　宣王子。

燕易王　周昭文　赧王延　马犯　周景　令尹子

三十七世。君　慎靓王子。　椒

鲁平公　燕王哙　子之　楚怀王　靳尚

景公子。　三十八世。　威王子。

越王无疆

句践十世。

为楚所灭。

夫人郑袖

渔父

肥义

樗里子

师古曰:“樗音丑於反。”

甘茂

应竖

秦武王

惠王子。

任鄙

公羊子

穀梁子

万章

告子

薛居州

上官大夫

乌获

轧子

聚子

师古曰:“聚字也。”

沈子

师古曰:“鲁人也。善春秋。”

北宫子

鲁子

公扈子

子兰

孟说

师古曰:“说读曰悦。”

戚子

根牟子

申子

慎子

严周

惠施

魏昭王

哀王子。

鲁愍公

平公子。

楚顷襄王

怀王子。

卫怀君

嗣君子。

赵武灵王

肃侯子。

李兑

田不礼

代君章

齐愍王

宣王子。

滕文公　　公孙丑

乐正子　高子　仲梁子　孔穿　王歇　燕昭王

子思玄孙。　师古曰:“歇音触。”　三十九世,哙子。

尸子　捷子　邹衍　田骈　惠盎　王孙贾　宋玉　严辛　范雎　苏不释

公孙龙　魏公子牟　狐爰　唐勒　景瑳

师古曰:“即狐咺也,齐人。见战国策。”　师古曰:“瑳音子何反,即景差也。”

齐襄王

愍王子。　燕惠王

四十世,昭王子。

淖齿　骑劫

师古曰:“淖音女教反,字或作卓。”

宋君偃

为齐所灭。

鲁仲连

乐毅　廉颇　虞卿

郭隗　白起　田单　赵奢　缩高　公孙弘　侯嬴

师古曰:“齐人也,孟尝君所使。见战国策。”

叶阳君　泾阳君　安陆君　唐睢　孟尝君　魏公子　朱亥

秦昭襄王　穰侯　赵惠文王　陈筮　雍门周　范座　左师触龙

武王弟。　武灵王弟。　师古曰:“座音才戈反。”

韩釐王　魏安釐王　燕武成王　赵孝成王

襄王子。　昭王子。　惠王子。　惠文王子。

赵括　韩王安

为秦所灭。

蔺相如　　孙卿

朱英　　王翦

平原君　毛遂　蒙恬

春申君　秦孝文王　华阳夫人　秦严襄王　吕不韦

昭襄王子。　　文王子。

庞煖　　楚考烈王　　韩桓惠王　卫元君

师古曰:“煖音许元反,又音许远反。”　　顷襄王子。　　釐王子。　　怀君弟。

燕孝王　李园　鲁顷公　　魏景湣王　赵悼襄王

四十二世,武成王子。　　为楚所灭。　　安釐王子。　　孝成王子。

赵王迁　　楚幽王　　燕栗腹　剧辛

为秦所灭。　　考烈王子。

楚王负刍　　燕王喜

为秦所灭。　　为秦所灭。

孔襄

孔鲋弟子。

韩非　燕将渠　乐閒　高渐离

淳于越　李牧　燕太子丹　鞠武　荆轲　樊於期　孔鲋

师古曰："鞠音居六反。"

孔穿孙。

秦始皇　李斯　秦武阳　项梁　秦子婴　项羽　陈胜　吴广

卫君角　董翳　司马欣

为秦所灭。

代王嘉　秦二世胡亥

为秦所灭。

魏王假　齐王建　赵高　阎乐

为秦所灭。　为秦所灭。

【校勘记】

〔1〕 “九黎”二字据景祐、殿本补。

〔2〕 景祐本“戮”作“飂”。齐召南说作“戮”刊本之误。

〔3〕 “帝尧”二字据景祐、殿本补。

〔4〕 景祐本“娇”作“蛟”。

〔5〕 景祐、殿、局本“支”都作“友”。局本“字”作“宇”。

〔6〕 王先谦说次“中”字当作“仲”。按景祐、局本都作“仲”。

〔7〕 钱大昭说南监本、闽本有“杼子”二字。按景祐、殿本都有。

〔8〕 “太”字据景祐、殿本补。

〔9〕 景佑、殿本“来”下有“朝”字。王先谦说有“朝”字是。

〔10〕 景祐殿本“建”作“聿”。杨树达说据钱大昭校闽本亦作“聿”,“建”字以形近而误。下六格同。

〔11〕 宋弗父何本在上上格,钱大昭说南监本、闽本在上下。王先谦说殿本在上下,此误。按景祐本亦在上下。

〔12〕 王先谦说“厉”作“献”。按景祐本正作“献”。

〔13〕 “子”字据景祐、殿、局本补。

〔14〕 王先谦说“幽”下脱“公”字。按局本有。

〔15〕 王先谦说“幽”下脱“伯”字。按局本有。

〔16〕 景祐、局本“于”作“千”。

〔17〕 “宋正考父”据局本补。殿本作“宋考正父”。景祐本无。

〔18〕 “桓公弟”三字据景祐、殿本补。

〔19〕 钱大昭说南监本、闽本“驻”作“骓”。按景祐、殿、局本都作“骓”。

〔20〕 景祐、殿本都作“完”。王先谦说作“完”是。

〔21〕 钱大昭说“叔”当作“射”。按景祐、殿本都作“射”。

〔22〕 “嘉子”本作大字,误,据局本改小。

〔23〕 “叔子”本作大字,误,据局本改小。钱大昕说鬬伯比已见前五等。

〔24〕 钱大昭说“失”当作“先”。按景祐、殿、局本都作“先”。

〔25〕 钱大昭说“白”当作“向”。按景祐、殿、局本都作“向”。

〔26〕 梁玉绳说各本“晋阳罕”三字误分为二。“罕”乃“毕”之讹。阳毕，晋大夫，见晋语。

〔27〕 “齐景公杵臼严公弟”八字据景祐、殿本补。

〔28〕 “秦惠公哀公孙”六字据景祐、殿本补。

〔29〕 景祐、殿、局本“感”都作“成”，“字”都作“子”。

〔30〕 卫慎公原在八等，据景祐、殿本移上。

〔31〕 景祐、殿本“郑”都作“鄭”。

〔32〕 “显王子”三字据景祐本补。

汉书卷二十一上

律历志第一上

师古曰:"志,记也,积记其事也。春秋左氏传曰'前志有之'。"

虞书曰"乃同律度量衡",①所以齐远近立民信也。自伏戏画八卦,由数起,②至黄帝、尧、舜而大备。三代稽古,法度章焉。③周衰官失,孔子陈后王之法,曰:"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举逸民,四方之政行矣。"④汉兴,北平侯张苍首律历事,⑤孝武帝时乐官考正。⑥至元始中王莽秉政,欲耀名誉,征天下通知钟律者百(馀)馀人,[1]使羲和刘歆等典领条奏,言之最详。故删其伪辞,取正义,著于篇。⑦

①师古曰:"虞书,舜典也。同谓齐等。"

②师古曰:"万物之数,因八卦而起也。"

③师古曰:"三代,夏、殷、周也。稽,考也。考于古事,而法度益明。"

④师古曰:"此论语载孔子述古帝王之政,以示后世。权谓斤两也。量,斗斛也。法度,丈尺也。逸民,谓有德而隐处者。"

⑤师古曰:"首谓始定也。"

⑥师古曰:"更质正其事。"

⑦师古曰:"班氏自云作志取刘歆之义也。自此以下讫于'用竹为引者,事之宜也',则其辞焉。"

一曰备数,二曰和声,三曰审度,四曰嘉量,五曰权衡。参五以变,错综其数,稽之于古今,效之于气物,和之于心耳,考之于经传,咸得其实,靡不协同。

数者，一、十、百、千、万也，所以算数事物，顺性命之理也。书曰："先其算命。"①本起于黄钟之数，始于一而三之，三三积之，②历十二辰之数，十有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数备矣。③其算法用竹，径一分，长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为一握。④径象乾律黄钟之一，而长象坤吕林钟之长。⑤其数以易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九，成阳六爻，得周流六虚之象也。⑥夫推历生律⑦制器，[2]规圆矩方，权重衡平，准绳嘉量，⑧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莫不用焉。⑨度长短者不失豪氂，⑩量多少者不失圭撮，⑪权轻重者不失黍絫。⑫纪于一，协于十，长于百，大于千，衍于万，其法在算术。宣于天下，小学是则。职在太史，羲和掌之。

①师古曰："逸书也。言王者统业，先立算数以命百事也。"

②孟康曰："黄钟，子之律也。子数一。泰极元气含三为一，是以一数变而为三也。"

③孟康曰："初以子一乘丑三，馀则转因其成数以三乘之，历十二辰，得是积数也。五行阴阳变化之数备于此矣。"

④苏林曰："六觚，六角也。度角至角，其度一寸，面容一分，算九枚，相因之数有十，正面之数实九，其表六九五十四，算中积凡得二百七十一枚。"

⑤张宴曰："林钟长六寸。"韦昭曰："黄钟管九寸，十分之一，得其一分也。"

⑥孟康曰："以四十九成阳六爻为乾，乾之策数二百一十六，以成六爻，是为周流六虚之象也。"

⑦张宴曰："推历十二辰以生律吕也。"

⑧张宴曰："准，水平。量知多少，故曰嘉。"

⑨师古曰："赜亦深也。索，求也。"

⑩孟康曰："豪，兔豪也。十豪为氂。师古曰："氂音大各反。"

⑪应劭曰："圭，自然之形，阴阳之始也。四圭曰撮，三指撮之也。"孟康曰："六十四黍为圭。"师古曰："撮音仓括反。"

⑫孟康曰："絫音(墨)蠹。"[3]应劭曰："十黍为絫，十絫为一铢。"师古曰："絫，孟音来戈反，此字读亦音缧绁之絫。"

声者，宫、商、角、徵、羽也。所以作乐者，谐八音，荡(降)〔涤〕人之邪

意,[4]全其正性,移风易俗也。八音:土曰埙,①匏曰竽,②皮曰鼓,③竹曰管,④丝曰弦,石曰磬,金曰钟,木曰柷。⑤五声和,八音谐,而乐成。商之为言章也,物成孰可章度也。⑥角,触也,物触地而出,戴芒角也。宫,中也,居中央,畅四方,唱始施生,为四声纲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臧宇覆之也。夫声者,中于宫,触于角,祉于徵,章于商,宇于羽,故四声为宫纪也。协之五行,则角为木,五常为仁,五事为貌。商为金为义为言,徵为火为礼为视,羽为水为智为听,宫为土为信为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则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唱和有象,故言君臣位事之体也。

①应劭曰:"世本暴辛公作埙。"师古曰:"烧土为之,其形锐上而平底,六孔吹之。埙音许元反,字或作壎,其音同耳。"

②应劭曰:"世本随作笙。"师古曰:"匏,瓠也。列管瓠中,施簧管端。"

③师古曰:"鼓者郭也,言郭张皮而为之。"

④孟康曰:"礼乐器记,管,漆竹,长一尺,六孔。尚书大传,西王母来献白玉琯。汉章帝时零陵文学奚景于泠道舜祠下得白玉琯。古以玉作,不但竹也。"

⑤师古曰:"柷与敔同,敔,始也。乐将作,先鼓之,故谓之柷。状如漆桶,中有椎,连底动之,令左右击。音昌六反。"

⑥师古曰:"度音大各反。"

五声之本,生于黄钟之律。九寸为宫,或损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阴阳之应也。律十有二,阳六为律,阴六为吕。律以统气类物,一曰黄钟,二曰太族,[1]三曰姑洗,四曰蕤宾,五曰夷则,六曰亡射。[2]吕以旅阳宣气,一曰林钟,二曰南吕,三曰应钟,四曰大吕,五曰夹钟,六曰中吕。[3]有三统之义焉。其传曰,黄帝之所作也。黄帝使泠纶,[4]自大夏之西,[5]昆仑之阴,取竹之解谷[6]生,其窍厚均者,[7]断两节间而吹之,[5]以为黄钟之宫。[8]制十二筒以听凤之鸣,[9]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比黄钟之宫,而皆可以生之,是为律本。[10]至治之世,天地之气合以生风;天地之风气正,十二律定。[11]黄钟:黄者,中之色,君之服也;

钟者,种也。天之中数五,⑫五为声,声上宫,五声莫大焉。地之中数六,⑬六为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黄,五色莫盛焉。故阳气施种于黄泉,孳萌万物,⑭为六气元也。以黄色名元气律者,著宫声也。宫以九唱六,⑮变动不居,周流六虚。始于子,在十一月。大吕:吕,旅也,言阴大,旅助黄钟(宫)〔宣〕气而牙物也。[6]位于丑,在十二月。太族:族,奏也,言阳气大,奏地而达物也。⑯位于寅,在正月。夹钟,言阴夹助太族宣四方之气而出种物也。位于卯,在二月。姑洗:洗,洁也,言阳气洗物辜洁之也。⑰位于辰,在三月。中吕,言微阴始起未成,著于其中旅助姑洗宣气齐物也。位于巳,在四月。蕤宾:蕤,继也,宾,导也,言阳始导阴气使继养物也。位于午,在五月。林钟:林,君也,言阴气受任,助蕤宾君主种物使长大楙盛也。⑱位于未,在六月。夷则:则,法也,言阳气正法度而使阴气夷当伤之物也。⑲位于申,在七月。南吕:南,任也,言阴气旅助夷则任成万物也。位于酉,在八月。亡射:射,厌也,言阳气究物而使阴气毕剥落之,终而复始,亡厌已也。位于戌,在九月。应钟,言阴气应亡射,该臧万物而杂阳闭种也。⑳位于亥,在十月。

①师古曰:"族音千豆反。其下并同。"

②师古曰:"亡读曰无。射音亦石反。"

③师古曰:"中读曰仲。"

④师古曰:"泠音零。纶音伦也。"

⑤应劭曰:"大夏,西戎之国也。"

⑥孟康曰:"解,脱也。谷,竹沟也。取竹之脱无沟节者也。一说昆仑之北谷名也。"晋灼曰:"谷名是也。"

⑦应劭曰:"生者,治也。窍,孔也。"孟康曰:"竹孔与肉薄厚等也。"晋灼曰:"取谷中之竹,生而(孔外肉)〔肉孔外内〕厚薄自然均者,[7]截以为筒,不复加削刮也。"师古曰:"晋说是也。"

⑧师古曰:"黄钟之宫,律之最长者。"

⑨师古曰:"筒音大东反。"

⑩师古曰:"比,合也。可以生之,谓上下相生也,故谓之律本。比音频寐反。"

⑪孟康曰:“律得风气而成声,风和乃律调也。”臣瓒曰:“风气正则十二月之气各应其律,不失其序。”

⑫韦昭曰:“一三在上,七九在下。”

⑬韦昭曰:“二四在上,八十在下。”

⑭师古曰:“孳读与滋同,滋,益也。萌,始生。”

⑮孟康曰:“黄钟阳九,林钟阴六,言阳唱阴和。”

⑯师古曰:“奏,进也。”

⑰孟康曰:“辜,必也,必使之洁也。”

⑱师古曰:“种物,种生之物。楙,古茂字也。种音之勇反。”

⑲师古曰:“夷亦伤。”

⑳孟康曰:“(该)〔阂〕,臧塞也,[8]阴杂阳气,臧塞为万物作种也。”晋灼曰:“外闭曰阂。”师古曰:“阂音胡待反。下言‘该阂于亥’,音训并同也。”

三统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纪也。①十一月,乾之初九,阳气伏于地下,始著为一,万物萌动,钟于太阴,故黄钟为天统,律长九寸。九者,所以究极中和,为万物元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②六月,坤之初六,阴气受任于太阳,继养化柔,万物生长,楙之于未,令种刚强大,故林钟为地统,律长六寸。六者,所以含阳之施,楙之于六合之内,令刚柔有体也。“立地之道,曰柔与刚。”③乾知太始,坤作成物。”④正月,乾之九三,万物棣通,⑤族出于寅,人奉而成之,仁以养之,义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寅,木也,为仁;其声,商也,为义。故太族为人统,律长八寸,象八卦,宓戏氏之所以顺天地,通神明,类万物之情也。⑥“立人之道,曰仁与义。”⑦“在天成象,在地成形。”⑧“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⑨此三律之谓矣,是为三统。

①李奇曰:“统,绪也。”

②师古曰:“易说卦之辞。”

③师古曰:“此亦说卦之辞也。”

④师古曰:“此上系之辞。”

⑤孟康曰:"棣谓通意也。"师古曰:"棣音替。"

⑥师古曰:"宓读与伏同。"

⑦师古曰:"此说卦之辞。"

⑧师古曰:"此上系之辞。"

⑨师古曰:"此泰卦象辞也。后,君也,谓王者也。左右,助也。左读曰佐。右读曰佑。"

其于三正也,黄钟子为天正,[①]林钟未之衝丑为地正,太族寅为人正。三正正始,是以地正适其始纽于阳东北丑位。易曰"东北丧朋,乃终有庆",[②]答应之道也。及黄钟为宫,则太族、姑洗、林钟、南吕皆以正声应,无有忽微,[③]不复与它律为役者,同心一统之义也。非黄钟而它律,虽当其月自宫者,则其和应之律有空积忽微,[④]不得其正。此黄钟至尊,亡与并也。

①师古曰:"正音之成反。下皆类此。"

②孟康曰:"未在西南,阳也,阴而入阳,为失其类也。"师古曰:"此坤卦象辞。"

③孟康曰:"忽微,若有若无,细于发者也。谓正声无有残分也。"

④孟康曰:"十二月之气各以其月之律为宫,非五音之正,则声有高下差降也。空积。若郑氏分一寸为数千。"

易曰:"参天两地而倚数。"[①]天之数始于一,终于二十有五。其义纪之以三,故置一得三,又二十五分之六,凡二十五置,终天之数,得八十一,以天地五位之合终于十者乘之,为八百一十分,应历一统[②]千五百三十九岁之章数,黄钟之实也。繇此之义,[③]起十二律之周径。[④]地之数始于二,终于三十。其义纪之以两,故置一得二,凡三十置,终地之数,得六十,以地中数六乘之,为三百六十分,当期之日,林钟之实。[⑤]人者,继天顺地,序气成物,统八卦,调八风,理八政,正八节,谐八音,舞八佾,监八方,被八荒,以终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其义极天地之变,以天地五位之合终于十者乘之,为六百四十分,以应六十四卦,大族之实也。[⑥]书曰:"天功人其代之。"[⑦]天兼地,人则天,故以五位之合乘焉,

"唯天为大,唯尧则之"之象也。⑧地以中数乘者,阴道理内,在中馈之象也。⑨三统相通,故黄钟、林钟、太族律长皆全寸而亡馀分也。

①师古曰:"易说卦之辞也。倚,立也。参谓奇也,两谓耦也。七九阳数,六八阴数。"

②孟康曰:"十九岁为一章,一统凡八十一章。"

③师古曰:"繇读(为)〔与〕由同。[9]由,用也。"

④孟康曰:"律孔径三分,参天之数也;围九分,终天之数也。"

⑤孟康曰:"林钟长六寸,围六分。以围乘长,得积三百六十分也。"师古曰:"期音基。谓十二月为一期也。"

⑥孟康曰:"大族长八寸,围八分,为积六百四十分也。"

⑦师古曰:"虞书咎繇谟也。言圣人禀天造化之功代而行之。"

⑧师古曰:"则,法也。论语称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唯天为大,唯尧则之',美帝尧能法天而行化。"

⑨师古曰:"馈字与馈同。易家人卦六二爻辞曰'无攸遂,在中馈',言妇人之道,取象于阴,无所必遂,但居中主馈食而已,故云然。"

天之中数五,地之中数六,而二者为合。六为虚,五为声,周流于六虚。虚者,爻律夫阴阳,登降运行,列为十二,而律吕和矣。太极元气,函三为一。①极,中也。元,始也。行于十二辰,始动于子。参之于丑,得三。又参之于寅,得九。又参之于卯,得二十七。又参之于辰,得八十一。又参之于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参之于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参之于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参之于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参之于酉,得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参之于戌,得五万九千四十九。又参之于亥,得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阴阳合德,气钟于子,化生万物者也。故孳萌于子,纽牙于丑,引达于寅,冒茆于卯,②振美于辰,已盛于巳,咢布于午,③昧蒌于未,④申坚于申,留孰于酉,毕入于戌,该闳于亥。出甲于甲,奋轧于乙,⑤明炳于丙,大盛于丁,丰楙于戊,理纪于己,敛更于庚,悉新于辛,怀任于壬,陈揆于癸。故阴阳之施化,万物之终始,既类旅于律吕,又经历于日辰,而变化之情可见矣。

①孟康曰:“元气始起于子,未分之时,天地人混合为一;故子数独一也。”师古曰:“函读与含同。后皆类此。”

②师古曰:“茆谓丛生也,音莫保反。”

③苏林曰:“罚音愕。”

④师古曰:“爰,蔽也,音爱。”

⑤师古曰:“轧音于黠反。”

玉衡杓建,天之纲也;[①] 日月初(缠)〔躔〕,[10] 星之纪也。[②] 纲纪之交,以原始造设,合乐用焉。律吕唱和,以育生成化,歌奏用焉。指顾取象,然后阴阳万物靡不条鬯该成。[③] 故以成之数忖该之积,[④] 如法为一寸,则黄钟之长也。[⑤] 参分损一,下生林钟。[⑥] 参分林钟益一,上生太族。参分太族损一,下生南吕。参分南吕益一,上生姑洗。参分姑洗损一,下生应钟。参分应钟益一,上生蕤宾。参分蕤宾损一,下生大吕。参分大吕益一,上生夷则。参分夷则损一,下生夹钟。参分夹钟益一,上生亡射。参分亡射损一,下生中吕。阴阳相生,自黄钟始而左旋,八八为伍。[⑦] 其法皆用铜。职在大乐,太常掌之。

①如淳曰:“杓音脚,斗端星也。”孟康曰:“斗在天中,周制四方,犹宫声处中,为四声纲也。”师古曰:“杓音必遥反。”

②孟康曰:“(缠)〔躔〕,舍也。二十八舍列在四方,日月行焉,起于星纪,而又周之,犹四声为宫纪也。”晋灼曰:“下言斗纲之端连贯营室,织女之纪指牵牛之初,以纪日月,故曰星纪。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是谓天之纲纪也。”师古曰:“躔,践也,音直连反。”

③师古曰:“条,达也,鬯与畅同。”

④孟康曰:“成之数者,谓黄钟之法数。该之积;为黄钟变生十二辰积实之数也。忖,除也。言以法数除积得九寸,即黄钟之长也。言该者,该众律之数也。”师古曰:“忖音千本反。”

⑤孟康曰:“得一寸,则所谓得九寸也。言一者,张法辞。”

⑥张宴曰:“黄钟长九寸,以二乘九得十八,以三除之,得林钟六寸。其法率如此,推当算乃解。”晋灼曰:“蔡邕律历记‘凡阳生阴曰下,阴生阳曰上’也。”

⑦孟康曰:"从子数辰至未得八,下生林钟。数未至寅得八,上生太族。律上下相生,皆以此为率。伍,耦也,八八为耦。"

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长短也。[①]本起黄钟之长。以子谷秬黍中者,[②]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而五度审矣。其法用铜,高一寸,广二寸,长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用竹为引,高一分,广六分,长十丈,其方法矩,高广之数,阴阳之象也。[③]分者,自三微而成著,可分别也。寸者,忖也。尺者,蔑也。[④]丈者,张也。引者,信也。[⑤]夫度者,别于分,忖于寸,蔑于尺,张于丈,信于引。引者,信天下也。职在内官,[⑥]廷尉掌之。"[⑦]

①师古曰:"度音大各反。下皆类此。"

②孟康曰:"子北方,北方黑,谓黑黍也。"师古曰:"此说非也。子谷犹言谷子耳,秬即黑黍,无取北方为号。中者,不大不小也。言取黑黍谷子大小中者,率为分寸也。秬音巨。"

③孟康曰:"高一分,广六分。一为阳,六为阴也。"

④师古曰:"蔑音约。"

⑤师古曰:"信读曰伸,言其长。"

⑥师古曰:"内官,署名也。百官表云'内官长丞,初属少府,中属主爵,后属宗正'。"

⑦师古曰:"法度所起,故属廷尉也。"

量者,龠、合、升、斗、斛也,[①]所以量多少也。[②]本起于黄钟之龠,用度数审其容,[③]以子谷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实其龠,以井水准其概。[④]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而五量嘉矣。[⑤]其法用铜,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⑥]其上为斛,其下为斗。[⑦]左耳为升,右耳为合龠。其状似爵,以縻爵禄。[⑧]上三下二,参天两地,圆而函方,左一右二,阴阳之象也。其圆象规,其重二钧,备气物之数,合万有一千五百二十。[⑨]声中黄钟,始于黄钟而反覆焉,[⑩]君制器之象也。龠者,黄钟律之实也,跃

微动气而生物也。合者,合龠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夫量者,跃于龠,合于合,登于升,聚于斗,角于斛也。职在太仓,大司农掌之。⑪

①师古曰:"龠音籥。合音阁。"

②师古曰:"量音力张反。"

③师古曰:"因度以生量也。其容,谓其中所容受之多少也。"

④孟康曰:"概欲其直,故以水平之。井水清,清则平也。"师古曰:"概所以概平斗斛之上者也,音工代反,又音工内反。"

⑤师古曰:"嘉,善也。"

⑥郑氏曰:"庣音条桑之条。庣,过也。算方一尺,所受一斛,过九粍五豪,然后成斛。今尚方有王莽时铜斛,制尽与此同。"师古曰:"庣,不满之处也,音吐雕反。"

⑦孟康曰:"其上谓仰斛也,其下谓覆斛之底,受一斗。"

⑧晋灼曰:"縻,散也。"

⑨孟康曰:"三十斤为钧,钧万一千五百二十铢。"

⑩孟康曰:"反斛声中黄钟,覆斛亦中黄钟之宫,宫为君也。"臣瓒曰:"仰斛受一斛,覆斛受一斗,故曰反覆焉。"师古曰:"覆音芳目反。"

⑪师古曰:"米粟之量,故在太仓也。"

衡权者,衡,平也,权,重也,衡所以任权而均物平轻重也。其道如底,①以见准之正,绳之直,左旋见规,右折见矩。其在天也,佐助旋机,斟酌建指,以齐七政,②故曰玉衡。论语云:"立则见其参于前也,③在车则见其倚于衡也。"又曰:"齐之以礼。"此衡在前居南方之义也。

①师古曰:"底,平也,谓以底石厉物令平齐也。底音指。"

②师古曰:"七政,日、月、五星也。"

③孟康曰:"权、衡、量,三等为参。"

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本起于黄钟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

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忖为十八，易十有八变之象也。[①] 五权之制，以义立之，以物钧之，其馀小大之差，以轻重为宜。圜而环之，令之肉倍好者，[②] 周旋无端，终而复始，无穷已也。铢者，物繇忽微始，至于成著，可殊异也。[③] 两者，两黄钟律之重也。[④] 二十四铢而成两者，二十四气之象也。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铢，易二篇之爻，阴阳变动之象也。十六两成斤者，四时乘四方之象也。钧者，均也，阳施其气，阴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权与物均，重万一千五百二十铢，当万物之象也。四百八十两者，六旬行八节之象也。[⑤] 三十斤成钧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权之大者也。始于铢，两于两，明于斤，均于钧，终于石，物终石大也。四钧为石者，四时之象也。重百二十斤者，十二月之象也。终于十二辰而复于子，黄钟之象也。[⑥] 千九百二十两者，阴阳之数也。三百八十四爻，五行之象也。四万六千八十铢者，万一千五百二十物历四时之象也。而岁功成就，五权谨矣。

①孟康曰："忖，度也，度其义有十八也。黄钟、龠、铢、两、钧、斤、石凡七，与下十一象为十八也。"张晏曰："象易三揲蓍而成一爻，十八变具六爻而成卦。"

②孟康曰："谓为(钟)〔锤〕之形如环也。"[11] 如淳曰："体为肉，孔为好。"师古曰："锤者，称之权也，音直垂反，又音直睡反。"

③师古曰："繇读与由同。由，从也。"

④李奇曰："黄钟之管重十二铢，两十二得二十四也。"

⑤孟康曰："六甲为六旬，一岁有八节，六甲周行成岁，以六乘八节得之。"

⑥孟康曰："称之数始于铢，终于石。石重百二十斤，象十二月。铢之重本取于子。律，黄钟一龠容千二百黍，为十二铢，故曰复于子，黄钟之象也。"

权与物钧而生衡，[①] 衡运生规，规圆生矩，矩方生绳，绳直生准，[②] 准正则平衡而钧权矣。是为五则。规者，所以规圆器械，令得其类也。矩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规矩相须，阴阳位序，圆方乃成。准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绳者，上下端直，经纬四通也。准绳连体，衡权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③] 辅弼执玉，以翼天子。[④] 诗云："尹氏大师，秉国之钧，四方是维，天子是毗，俾民不迷。"[⑤] 咸有五象，其义一也。以

阴阳言之,大阴者,北方。北,伏也,阳气伏于下,于时为冬。冬,终也,物终臧,乃可称。水润下。知者谋,谋者重,故为权也。大阳者,南方。南,任也,阳气任养物,于时为夏。夏,假也,物假大,乃宣平。火炎上。礼者齐,齐者平,故为衡也。少阴者,西方。西,迁也,阴气迁落物,于时为秋。秋,鞦也,⑥物鞦敛,乃成孰。金从革,改更也。义者成,成者方,故为矩也。少阳者,东方。东,动也,阳气动物,于时为春。春,蠢也,物蠢生,乃动运。木曲直。仁者生,生者圆,故为规也。中央者,阴阳之内,四方之中,经纬通达,乃能端直,于时为四季。土稼啬蕃息。⑦信者诚,诚者直,故为绳也。五则揆物,有轻重圆方平直阴阳之义,四方四时之体,五常五行之象。厥法有品,各顺其方而应其行。职在大行,鸿胪掌之。⑧

①孟康曰:"谓锤与物钧,所称适停,则衡平也。"

②韦昭曰:"立准以望绳,以水为平。"

③师古曰:"繇读与由同。由,用也。"

④师古曰:"翼,助也。"

⑤师古曰:"小雅节南山之诗也。言尹氏居太师之官,执持国之权量,维制四方,辅翼天子,使下无迷惑也。"

⑥师古曰:"鞦音子由反。"

⑦师古曰:"蕃,多也。息,生也。蕃音扶元反。"

⑧师古曰:"平均曲直,齐一远近,故在鸿胪。"

书曰:"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七始咏,以出内五言,女听。"①予者,帝舜也。言以律吕和五声,施之八音,合之成乐。七者,天地四时人之始也。顺以歌咏五常之言,听之则顺乎天地,序乎四时,应人伦,本阴阳,原情性,风之以德,感之以乐,②莫不同乎一。唯圣人为能同天下之意,故帝舜欲闻之也。今广延群儒,博谋讲道,修明旧典,同律,审度,嘉量,平衡,钧权,正准,直绳,立于五则,备数和声,以利兆民,贞天下于一,同海内之归。③凡律度量衡用铜者,名自名也,④所以同天下,齐风俗也。铜为物之至精,不为燥湿寒暑变其节,不为风雨暴露改其形,介

然有常，有似于士君子之行，⑤是以用铜也。用竹为引者，事之宜也。”⑥

①师古曰：“虞书益稷篇所载舜与禹言。”

②师古曰：“以德化之，以乐动之。诗序曰‘上以风化下’。”

③师古曰：“贞，正也。易下系之辞曰‘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言皆以一为正也。又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言途虽殊其归则同，虑虽百其致则一也，故志引之云尔。”

④师古曰：“取铜之名，以合于同也。”

⑤师古曰：“介然，特异之意。”

⑥李奇曰：“引长十丈，高一分，广六分，唯竹篾柔而坚为宜耳。”

历数之起上矣。传述颛顼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①其后三苗乱德，二官咸废，②而闰馀乖次，③孟陬殄灭，④摄提失方。⑤尧复育重、黎之后，使纂其业，故书曰：“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岁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官，众功皆美。”⑥其后以授舜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⑦至周武王访箕子，⑧箕子言大法九章，而五纪明历法。⑨故自殷周，皆创业改制，咸正历纪，服色从之，顺其时气，以应天道。三代既没，五伯之末史官丧纪，畴人子弟分散，⑩或在夷狄，故其所记，有黄帝、、颛顼、夏、殷、周及鲁历。战国扰攘，秦兼天下，未皇暇也，亦颇推五胜，⑪而自以为获水德，乃以十月为正，色上黑。⑫

①臣瓒曰：“南正司天，则北正当司地，不得言火正也。古文火字与北相似，故遂误耳。”师古曰：“此说非也。班固幽通赋云‘玄黎醇耀于高辛’，是则黎为火正也。”

②师古曰：“三苗，国名，缙云氏之后为诸侯者，即饕餮也。二官，重、黎也。”

③孟康曰：“以岁之馀日为闰，故曰闰馀。次，十二次也。史推历失闰，则斗建与月名错也。”

④孟康曰：“正月为孟陬。历纪废绝，闰馀乖错，不与正岁相值，谓之殄灭也。”

⑤孟康曰:"摄提,星名,随斗杓所指建十二月,若历误,春三月当指辰而乃指巳,是为失方也。"

⑥师古曰:"此皆虞书尧典之辞也。钦,敬;若,顺也。昊天,言天气广大也。星,四方之中星也。辰,日月所会也。羲氏、和氏,重、黎之后,以其继掌天地,故尧命之,使敬顺昊天,历象星辰之分节,敬记天时,以授下人也。匝四时凡三百六十六日,而定一岁。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则馀六日矣。又除小月六日,是为岁有馀十二日,未盈三岁,便得一月,则置闰焉,以定四时之气节,成一岁之历象,则能信理百官,众功皆美也。"

⑦师古曰:"事见论语尧曰篇。"

⑧师古曰:"访箕子,谓灭殷之后。"

⑨孟康曰:"岁月日星辰,是谓五纪也。"师古曰:"大法九章即洪范九畴也。其四曰协用五纪也。"

⑩李奇曰:"同类之人俱明历者也。"如淳曰:"家业世世相传为畴。"师古曰:"如说是也。"

⑪孟康曰:"五行相胜,秦以周为火,用水胜之。"

⑫师古曰:"获水德,谓有黑龙之瑞。"

汉兴,方纲纪大基,庶事草创,袭秦正朔。以北平侯张苍言,用颛顼历,此于六历,疏阔中最为微近。然正朔服色,未睹其真,而朔晦月见,弦望满亏,多非是。

至武帝元封七年,汉兴百二岁矣,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等言"历纪坏废,宜改正朔"。是时御史大夫兒宽明经术,[①]上乃诏宽曰:"与博士共议,今宜何以为正朔?服色何上?"宽与博士赐等议,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于天也。创业变改,制不相复,[②]推传序文,则今夏时也。臣等闻学褊陋,不能明。陛下躬圣发愤,昭配天地,[③]臣愚以为三统之制,后圣复前圣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统绝而不序矣,唯陛下发圣德,宣考天地四时之极,则顺阴阳以定大明之制,为万世则。"于是乃诏御史曰:"乃者有司言历未定,广延宣问,以考星度,未能雠也。[④]盖闻古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发敛,定清浊,起

五部，建气物分数。[5]然则上矣。书缺乐弛，朕甚难之。[6]依违以惟，未能修明。[7]其以七年为元年。”[8]遂诏卿、遂、迁与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9]议造汉历。乃定东西，立晷仪，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于四方，举终以定朔晦分至，躔离弦望。[10]乃以前历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岁，至于元封七年，复得阏逢摄提格之岁，中冬[11]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12]太岁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姓等奏不能为算，[13]愿募治历者，更造密度，各自增减，以造汉太初历。乃选治历邓平及长乐司马可、酒泉候宜君、[14]侍郎尊及与民间治历者，凡二十馀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闳与焉。[15]都分天部，[16]而闳运算转历。其法以律起历，曰：“律容一龠，积八十一寸，则一日之分也。[17]与长相终。律长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终复。[18]三复而得甲子。夫律阴阳九六，爻象所从出也。故黄钟纪元气之谓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与邓平所治同。于是皆观新星度、日月行，更以算推，如闳、平法。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先藉半日，名曰阳历；不藉，名曰阴历。所谓阳历者，先朔月生；阴历者，朔而后月乃生。平曰：“阳历朔皆先旦月生，以朝诸侯王群臣便。”乃诏迁用邓平所造八十一分律历，罢废尤疏远者十七家，复使校历律昏明。宦者淳于陵渠复覆太初历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19]陵渠奏状，遂用邓平历，以平为太史丞。”

①师古曰：“兒音五奚反。”

②师古曰：“复，重也，因也，音扶目反。次下亦同。”

③师古曰：“躬圣者，言身有圣德也。发愤，谓念正朔未定也。昭，明也。”

④师古曰：“雠，相当。”

⑤应劭曰：“言黄帝造历得仙，名节会，察寒暑，致启分，发敛至，定清浊，起五部。五部，金、木、水、火、土也。建气物分数，皆叙历之意也。”孟康曰：“合，作也。黄帝作历，历终而复始，无穷已也，故曰不死。名春夏为发，秋冬为敛。清浊，谓律声之清浊也。五部，谓五行也。天有四时，分为五行也。气，二十四气也。物，万物也。分，历数之分也。”晋灼曰：“蔡邕天文志‘浑天名察发敛，以行日月，以步五纬’。”臣瓒曰：“黄帝圣德，与神灵合契，升龙

登仙,故曰合而不死。题名宿度,候察进退。史记曰:'名察宿度',谓三辰之度,吉凶之验也。"

⑥师古曰:"弛,废也,音式尔反。"

⑦师古曰:"依违,不决之意也。惟,思也。"

⑧李奇曰:"改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

⑨师古曰:"姓射,名姓也。"

⑩应昭曰:"躔,径也。离,远也。"臣瓒曰:"案离,历也,日月之所历也。"邓展曰:"日月践历度次。"

⑪孟康曰:"言复得者,上元泰初时亦是阏逢之岁。岁在甲曰阏逢,在寅曰摄提格,此为甲寅之岁也。"师古曰:"中读曰仲。"

⑫李奇曰:"古以建星为宿,今以牵牛为宿。"孟康曰:"建星在牵牛间。"晋灼曰:"贾逵论太初历冬至日在牵牛初者,牵牛中星也。古历皆在建星。建星即斗星也。太初历四分法在斗二十六度。史官旧法,冬夏至常不及太初历五度。四分法在斗二十一度,与行事候法天度相应。"

⑬师古曰:"姓即射姓也。"

⑭师古曰:"可者司马之名也。宜君亦候之名也。候,官号也。故曰东南一尉,西北一候。"

⑮晋灼曰:"三人姓名也。史记历书'唐都分天部,而巴郡落下闳运算推历'。"师古曰:"姓唐,名都,方术之士也。姓落下名闳,巴郡人也。都与闳凡二人,言三人,非也。与读曰豫。"

⑯孟康曰:"谓分部二十八宿为距度。"

⑰孟康曰:"黄钟律长九寸,围九分,以围乘长,得积八十一寸也。"

⑱师古曰:"复音扶目反。"

⑲孟康曰:"谓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时,七曜皆会聚斗、牵牛分度,夜尽如合璧连珠也。"师古曰:"言其应候不差也。"

后二十七年,元凤三年,太史令张寿王上书言:"历者天地之大纪,上帝所为。传黄帝调律历,汉元年以来用之。今阴阳不调,宜更历之过也。"①诏下主历使者鲜于妄人诘问,寿王不服。妄人请与治历大司农

中丞麻光等二十馀人杂候日月晦朔弦望、八节二十四气,钧校诸历用状。奏可。诏与丞相、御史、大将军、右将军史各一人杂候上林清台,课诸历疏密,凡十一家。以元凤三年十一月朔旦冬至,尽五年十二月,各有第。寿王课疏远。案汉元年不用黄帝调历,寿王非汉历,逆天道,非所宜言,大不敬。有诏勿劾。复候,尽六年。太初历第一,即墨徐万且、长安徐禹治太初历亦第一。[2] 寿王及待诏李信治黄帝调历,课皆疏阔,又言黄帝至元凤三年六千馀岁。丞相属宝、长安单安国、安陵杯育治终始,[3] 言黄帝以来三千六百二十九岁,不与寿王合。寿王又移帝王录,舜、禹年岁不合人年。寿王言化益为天子代禹,[4] 骊山女亦为天子,在殷周间,皆不合经术。寿王历乃太史官殷历也。寿王猥曰安得五家历,[5] 又妄言太初历亏四分日之三,去小馀七百五分,以故阴阳不调,谓之乱世。劾寿王吏八百石,古之大夫,服儒衣,诵不详之辞,作袄言欲乱制度,不道。奏可。寿王候课,比三年下,[6] 终不服。再劾死,更赦勿劾,[7] 遂不更言,诽谤益甚,竟以下吏。故历本之验在于天,自汉历初起,尽元凤六年,三十六岁,而是非坚定。

①师古曰:"更,改也。"

②师古曰:"且音子余反。"

③苏林曰:"杯音布回反。"师古曰:"姓杯,名育也。单音善。"

④师古曰:"化益即伯益。"

⑤师古曰:"猥,曲也。"

⑥师古曰:"比,频也。下,下狱也,音胡稼反。"

⑦师古曰:"更,经也,音工衡反。"

至孝成世,刘向总六历,列是非,作五纪论。向子歆究其微眇,[1] 作三统历及谱以说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2]

①师古曰:"眇,细也,音莫小反,又读曰妙。他皆类此。"

②师古曰:"自此以下,皆班氏所述刘歆之说也。"

夫历春秋者,天时也,列人事而(目)〔因〕以天时。[12] 传曰:"民受天

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①]是故有礼谊动作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以之福,不能者败以取祸。"[②]故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阴阳之中制其礼。故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是以事举其中,礼取其和,历数以闰正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皆所以定命也。易金火相革之卦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③]又曰"治历明时",[④]所以和人道也。

①师古曰:"此春秋左氏传周大夫刘康公之言也。中谓中和之气也。"

②师古曰:"之,往也,往就福也。自此以上,皆刘康公辞。"

③师古曰:"离下兑上,故云金火相革。此革卦象辞。"

④师古曰:"此革卦象辞。"

周道既衰,幽王既丧,天子不能班朔,鲁历不正,以闰馀一之岁为蔀首。[①]故春秋刺"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于是辰在申,[②]而司历以为在建戌,史书建亥。哀十二年,亦以建申流火之月为建亥,[③]而怪蛰虫之不伏也。自文公闰月不告朔,至此百有馀年,莫能正历数。故子贡欲去其饩羊,孔子爱其礼,[④]而著其法于春秋。经曰:"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厎日,礼也。[⑤]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言告朔也。[⑥]元典历始曰元。传曰:"元,善之长也。"共养三德为善。[⑦]又曰:"元,体之长也。"合三体而为之原,故曰元。于春三月,每月书王,元之三统也。三统合于一元,故因元一而九三之以为法,[⑧]十一三之以为实。[⑨]实如法得一。黄钟初九,律之首,阳之变也。因而六之,以九为法,得林钟[⑩]初六,吕之首,阴之变也。皆参天两地之法也。[⑪]上生六而倍之,下生六而损之,皆以九为法。九六,阴阳夫妇子母之道也。[⑫]律娶妻[⑬]而吕生子,[⑭]天地之情也。六律六吕,而十二辰立矣。五声清浊,而十日行矣。[⑮]传曰"天六地五",数之常也。天有六气,[⑯]降生五味。[⑰]夫五六者,天地之中合,[⑱]而民所受以生也。故日有六甲,辰有五子,[⑲]十一而天地之道毕,言终而复始。太极中央元气,故为黄钟,其实一龠,以其长自乘,故八十

一为日法,所以生权衡度量,礼乐之所繇出也。[20]经元一以统始,易太极之首也。春秋二以目岁,[21]易两仪之中也。于春每月书王,易三极之统也。于四时虽亡事必书时月,易四象之节也。时月以建分至启闭之分,易八卦之位也。[22]象事成败,易吉凶之效也。朝聘会盟,易大业之本也。故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传曰:"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23]

①孟康曰:"当以闰尽岁为蔀首,今失正,未尽一岁便以为蔀首也。"师古曰:"蔀音剖,又音部。"

②孟康曰:"辰谓斗建。"臣瓒曰:"日月之会为辰。"师古曰:"事在襄二十七年。"

③张宴曰:"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再失闰,当为八月建酉,而云建申,误也。仲尼曰:'火犹西流,司历过也。'刘歆徒以诗'七月流火'为喻,不知八月火犹西流也。"

④师古曰:"饩,生牲也。礼,人君每月告朔于庙,有祭事,故用牲。子贡见其礼废而欲去其羊,孔子曰:'赐也,汝爱其羊,我爱其礼。'事见论语。"

⑤苏林曰:"厎,致也。"师古曰:"音之履反。"

⑥师古曰:"刘家本有此语。"

⑦孟康曰:"谓三统之微气也,当施育万物,故谓之德。"师古曰:"共读曰供。"

⑧孟康曰:"辰有十二,其三为天地人之统。老子曰:'三生万物',是以馀九。辰得三气,乃能施化。故每辰者,以三统之数乘之,是谓九三之法,得积万九千六百八十三。"

⑨孟康曰:"以子数一乘丑三,馀次辰,亦每三乘之,周十一辰,得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

⑩孟康曰:"以六乘黄钟之九,得五十四。"

⑪孟康曰:"三三而九,二三而六,参两之义也。"

⑫孟康曰:"异类为子母,谓黄钟生林钟也。同类为夫妇,谓黄钟以大吕为妻也。"

⑬如淳曰:"黄钟生林钟。"

⑭如淳曰:“林钟生太族。”

⑮李奇曰:“声一清一浊,合为二,五声凡十,合于十日,从甲至癸也。”孟康曰:“谓东方甲乙、南方丙丁之属,分在五方,故五声属焉。”

⑯张晏曰:“六气,阴、阳、风、雨、晦、明也。”

⑰孟康曰:“月令五方之味,酸咸是也。”

⑱孟康曰:“天阳数奇,一三五七九,五在其中。地阴数耦,二四六八十,六在其中。故曰天地之中合。”

⑲孟康曰:“六甲之中唯甲寅无子,故有五子。”

⑳师古曰:“繇读与由同。”

㉑邓展曰:“春秋则为二矣。”孟康曰:“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举春秋以目一岁。”

㉒张晏曰:“二至、二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

㉓师古曰:“左氏传载韩简之言也。物生则有象,有象而滋益,滋益乃数起。龟以象告吉凶,筮以数示祸福。”

是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统三也,四时四也,合而为十,成五体。以五乘十,大衍之数也,而道据其一,其馀四十九,所当用也,故蓍以为数。以象两两之,又以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又归奇象闰十九[①]及所据一加之,因以再扐两之,[②]是为月法之实。如日法得一,则一月之日数也,而三辰之会交矣,是以能生吉凶。[③]故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④]并终数为十九,易穷则变,故为闰法。[⑤]参天九,两地十,是为会数。参天数二十五,两地数三十,是为朔望之会。以会数乘之,则周于朔旦冬至,是为会月。[⑥]九会而复元,[⑦]黄钟初九之数也。经于四时,虽亡事必书时月。时所以记启闭也,月所以纪分至也。启闭者,节也。分至者,中也。节不必在其月,故时中必在正数之月。故传曰:“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馀于终。履端于始,序则不愆;举正于中,民则不惑;归馀于终,事则不悖。”[⑧]此圣王之重闰也。以

五位乘会数,而朔旦冬至,是为章月。四分月法,以其一乘章月,是为中法。参闰法为周至,以乘月法,以减中法而约之,则(六)〔七〕扐之数,[13]为一月之闰法,其馀七分。此中朔相求之术也。朔不得中,是谓闰月,言阴阳虽交,不得中不生。故日法乘闰法,是为统岁。三统,是为元岁。元岁之闰,阴阳灾,三统闰法。易九厄曰:初入元,百六,阳九;次三百七十四,阴九;⑨次四百八十,阳九;⑩次七百二十,阴七;⑪次七百二十,阳七;⑫次六百,阴五;次六百,阳五;⑬次四百八十,阴三。;次四百八十,阳三。⑭凡四千六百一十七岁,与一元终。经岁四千五百六十,灾岁五十七。⑮是以春秋曰:"举正于中。"又曰:"闰月不告朔,非礼也。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⑯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闰朔,弃时正也,何以为民?"⑰故善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而书,礼也。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至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失闰,至在非其月。梓慎望氛气而弗正,不履端于始也。故传不曰冬至,而曰日南至。极于牵牛之初,日中之时景最长,以此知其南至也。斗纲之端连贯营室,织女之纪指牵牛之初,以纪日月,故曰星纪。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凡十二次。日至其初为节,至其中斗建下为十二辰。视其建而知其次。故曰"制礼上物,不过十二,天之大数也"。经曰春王正月,传曰周正月"火出,于夏为三月,商为四月,周为五月。夏数得天",⑱得四时之正也。三代各据一统,明三统常合,而迭为首,⑲登降三统之首,周还五行之道也。⑳故三五相包而生。天统之正,始施于子半,㉑日萌色赤。地统受之于丑初,日肇化而黄,至丑半,日牙化而白。人统受之于寅初,日孳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天施复于子,地化自丑毕于辰,㉒人生自寅成于申。㉓故历数三统,天以甲子,㉔地以甲辰,㉕人以甲申。㉖孟仲季迭用事为统首。三微之统既著,而五行自青始,其序亦如之。五行与三统相错。传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然则三统五星可知也。易曰:"参五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㉗太极运三辰五

星于上,而元气转三统五行于下。其于人,皇极统三德五事。故三辰之合于三统也,日合于天统,月合于地统,斗合于人统。五星之合于五行,水合于辰星,火合于荧惑,金合于太白,木合于岁星,土合于填星。三辰五星而相经纬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胜相乘,以生小周,以乘乾坤之策,而成大周。阴阳比类,交错相成,故九六之变登降于六体。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二象十有八变而成卦,四营而成易,为七十二,参三统两四时相乘之数也。参之则得乾之策,两之则得坤之策。[⑦]以阳九九之,为六百四十八,以阴六六之,为四百三十二,凡一千八十,阴阳各一卦之微算策也。八之,为八千六百四十,而八卦小成。引而信之,[⑧]又八之,为六万九千一百二十,天地再之,为十三万八千二百四十,然后大成。五星会终,触类而长之,以乘章岁,为二百六十二万六千五百六十,而与日月会。三会为七百八十七万九千六百八十,而与三统会。三统二千三百六十三万九千四十,而复于太极上元。九章岁而六之为法,太极上元为实,实如法得一,阴(一)阳各万一千五百二十,[14]当万物气体之数,天下之能事毕矣。

①孟康曰:"岁有闰分七,分满十九,则为闰也。"师古曰:"奇音居宜反。"

②师古曰:"扐音勒。"

③孟康曰:"三辰,日月星也。轨道相错,故有交会。交会即阴阳有干陵胜负,故生吉凶也。"

④师古曰:"皆上系之辞。"

⑤孟康曰:"天终数九,地终数十。穷,终也,言闰亦日之穷馀,故取二终之数以为义。"

⑥孟康曰:"会月,二十七章之月数也,得朔旦冬至日与岁复。"

⑦孟康曰:"谓四千六百一十七岁之月数也,所谓元月。"

⑧师古曰:"自此以上,左氏传之辞也。履端于始,谓步历之始,以为术之端首也。举正于中,谓分一期为十二月,举中气以正月也。归馀于终,谓有馀日,则归于终,积而成闰也。悖,乖也,音布内反。"

⑨孟康曰:"易传也。所谓阳九之厄,百六之会者也。初入元百六岁有厄者,

则前元之馀气也，若馀分为闰也。易爻有九六七八，百六与三百七十四，六乘八之数也，六八四十八，合为四百八十岁也。”

⑩孟康曰：“亦六乘八之数也，于易爻六有变，故再数也。”如淳曰：“六八四十八，为四百八十岁，有九年旱。”

⑪孟康曰：“〔亦〕九乘八之数也。[15]八九七十二，为七百二十岁。”

⑫孟康曰：“亦九乘八之数也。于易爻九变，故再数也。”如淳曰：“八十岁纪一甲子冬至。以八乘九，八九七十二，故七百二十岁，乃有灾也。”

⑬孟康曰：“七八爻乘八之数也。七乘八得五百六十岁，八乘八得六百四十岁，合千二百岁也。于易爻七八不变，气不通，故合而数之，各得六百岁也。”如淳曰：“爻有七八，八八六十四，七八五十六，二爻之数，合千二百。满纯阴七八不变，故通其气，使各六百岁，乃有灾。”

⑭孟康曰：“此六乘八之数也。六既有变，又阴爻也，阳奇阴偶，故九再数，而六四数，七八不变，又无偶，各一数。一元之中，有五阳四阴，阳旱阴水，九七五三，皆阳数也，故曰阳九之厄。”如淳曰：“九六者，阳奇阴偶。偶，故重出，覆取上六八四十八，故同四百八十岁。正以九七五三为灾者，从天奇数也。易天之数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系天故取其奇为灾岁数。八十岁则甲子冬至，一甲子六十日，一岁三百六十日，八十岁，得四百八十甲子又五日。五八四十，为四百日又四分日之一。八十岁有八十分，八十分为二十日，凡四百八十日，得七十甲子。八十岁合四百八十七甲子，馀分皆尽，故八十岁则一甲子冬至也。”

⑮孟康曰：“经岁，从百六终阳三也，得灾岁五十七，合为一元，四千六百一十七岁。”

⑯师古曰：“言四时渐差，则置闰以正之，因顺时而命事，事得其序，则年谷丰熟。”

⑰师古曰：“自此以上，皆左氏传之辞也。为，治也。”

⑱师古曰：“自此以上，左传之辞。”

⑲师古曰：“迭，互也，音大结反。此下亦同。”

⑳师古曰：“还读曰旋。”

㉑苏林曰：“子之西，亥之东，其中间也。或曰于子半曰地统，受于丑初。”臣瓒

曰:“谓分十二辰,各有上中下,言半,谓在中也,又受于寅初,此谓上也。”

㉒如淳曰:“地以十二月生万物,三月乃毕。”

㉓如淳曰:“人功自正月至七月乃毕。”

㉔李奇曰:“夏正月朔日。”

㉕韦昭曰:“殷正月朔日。”

㉖李奇曰:“周正月朔日。”

㉗师古曰:“易上系之辞。”

㉘苏林曰:“策,数也。”

㉙师古曰:“信读曰伸。”

【校勘记】

〔1〕 百(馀)馀人, 景祐、殿、局本都不重“馀”字。

〔2〕 夫推历生律(七)制器, 王先谦说“制器”二字上属为句。

〔3〕 枲音(墨)蠈。 景祐本无“墨”字。

〔4〕 荡(降)〔涤〕人之邪意, 景祐、殿、局本都作“涤”。

〔5〕 取竹之解谷⑥生,其窍厚均者,⑦断两节间而吹之, 注⑥在“解谷”下,明孟康以“生”字连下文读。陈浩说此于文义不顺,当以“取竹之解谷生”为读,“其窍均厚者”为句,于文始顺。王先谦说句读当如陈说,犹言解谷所生耳。

〔6〕 言阴大,旅助黄钟(宫)〔宣〕气而牙物也。 景祐、殿本都作“宣”。

〔7〕 生而(孔外肉)〔肉孔外内〕厚薄自然均者, 据景祐、殿、局本改。

〔8〕 (该)“阂”,臧塞也。 景祐、殿本都作“阂”。王先谦说作“阂”是。

〔9〕 繇读(为)“与”由同。 景祐、殿本都作“与”。王先谦说作“与”是。

〔10〕 日月初(缠)〔躔〕, 景祐、殿本都作“躔”,孟康注同。

〔11〕 谓为(钟)〔锤〕之形如环也。 景祐、殿、局本都作“锤”。王先谦说作“锤”是。

〔12〕 列人事而(目)〔因〕以天时。 殿本作“因”,景祐本作“固”。

〔13〕 则(六)〔七〕扐之数, 钱大昕说“六”当作“七”。

〔14〕 实如法得一，阴(一)阳各万一千五百二十， 张文虎说“实如法得一”当绝句，算家常语，浅人误以“一阴”连属，遂又于“阳”上亦增“一”字。

〔15〕 〔亦〕九乘八之数也。 “亦”字据景祐、殿本补。

汉书卷二十一下

律历志第一下

统母

日法八十一。[1]元始黄钟初九自乘，一龠之数，得日法。

①孟康曰："分一日为八十一分，为三统之本母也。"

闰法十九，因为章岁。合天地终数，得闰法。

统法千五百三十九。以闰法乘日法，得统法。

元法四千六百一十七。参统法，得元法。

会数四十七。参天九，两地十，得会数。

章月二百三十五。五位乘会数，得章月。

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推大衍象，得月法。

通法五百九十八。四分月法，得通法。

中法十四万五百三十。以章月乘通法，得中法。

周天五十六万二千一百二十。以章月乘月法，得周天。

岁中十二。以三统乘四时，得岁中。

月周二百五十四。以章月加闰法，得月周。

朔望之会百三十五。参天数二十五，两地数三十，得朔望之会。

会月六千三百四十五。以会数乘朔望之会，得会月。

统月万九千三十五。参会月，得统月。

元月五万七千一百五。参统月，得元月。

章中二百二十八。以闰法乘岁中，得章中。

统中万八千四百六十八。以日法乘章中，得统中。

元中五万五千四百四。参统中，得元中。

策馀八千八十。什乘元中，以减周天，得策馀。

周至五十七。参闰法，得周至。

(统)〔纪〕母。[1]

木金相乘为十二，是为岁星小周。小周乘巛策，为千七百二十八，是为岁星岁数。

见中分二万七百三十六。

积中十三，中馀百五十七。

见中法千五百八十三。见数也。

见闰分万二千九十六。

积月十三，月馀万五千七十九。

见月法三万七十七。

见中日法七百三十万八千七百一十一。

见月日法二百四十三万六千二百三十七。

金火相乘为八，又以火乘之为十六而小复。小复乘乾策，为三千四百五十六，是为太白岁数。

见中分四万一千四百七十二。

积中十九，中馀四百一十三。

见中法二千一百六十一。复数。

见闰分二万四千一百九十二。

积月十九，月馀三万二千三十九。

见月法四万一千五十九。

晨中分二万三千三百二十八。

积中十，中馀千七百一十八。("十"一作"七")[2]

夕中分万八千一百四十四。

积中八，中馀八百五十六。

晨闰分万三千六百八。

积月十一，月馀五千一百九十一。

夕闰分万五百八十四。

积月八,月馀二万六千八百四十八。

见中日法九百九十七万七千三百三十七。

见月日法三百三十二万五千七百七十九。

土木相乘而合经纬为三十,是为镇星小周。小周乘巛策,为四千三百二十,是为镇星岁数。

见中分五万一千八百四十。

积中十二,中馀千七百四十。

见中法四千一百七十五。见数也。

见闰分三万二百四十。

积月十二,月馀六万三千三百。

见月法七万九千三百二十五。

见中日法千九百二十七万五千九百七十五。

见月日法六百四十二万五千三百二十五。

火经特成,故二岁而过初,三十二过初为六十四岁而小周。小周乘乾策,则太阳大周,为万三千八百二十四岁,是为荧惑岁数。

见中分十六万五千八百八十八。

积中二十五,中馀四千一百六十三。

见中法六千四百六十九。见数也。

见闰分九万六千七百六十八。

积月二十六,月馀五万二千九百五十四。

见月法十二万二千九百一十一。("二千"一作"一千")

见中日法二千九百八十六万七千三百七十三。

见月日法九百九十五万五千七百九十一。

水经特成,故一岁而及初,六十四及初而小复。小复乘巛策,则太阴大周,为九千二百一十六岁,是为辰星岁数。

见中分十一万五百九十二。

积中三,中馀三万二千四百六十九。

见中法二万九千四十一。复数也。

见闰分六万四千五百一十二。

积月三,月馀五十一万四百二十三。

见月法五十五万一千七百七十九。

晨中分六万二千二百八。

积中二,中馀四千一百二十六。

夕中分四万八千三百八十四。

积中一,中馀万九千三百四十三。

晨闰分三万六千二百八十八。

积月二,月馀十一万四千六百八十二。

夕闰分二万八千二百二十四。

积月一,月馀三十九万五千七百四十一。

见中日法一亿三千四百八万二千二百九十七。

见月日法四千四百六十九万四千九十九。

合太阴太阳之岁数而中分之,各万一千五百二十。阳施其气,阴成其物。

以星行率减岁数,馀则见数也。

东九西七乘岁数,并九七为法,得一,金、水晨夕岁数。

以岁中乘岁数,是为星见中分。

星见数,是为见中法。

以岁闰乘岁数,是为星见闰分。

以章岁乘见数,是为见月法。

以元法乘见数,是为见中日法。

以统法乘见数,是为见月日法。

五步

木,晨始见,去日半次。顺,日行十一分度二,百二十一日。始留,二十五日而旋。逆,日行七分度一,八十四日。复留,二十四日三分而

旋。复顺,日行十一分度二,百一十一日有百八十二万八千三百六十二分而伏。凡见三百六十五日有百八十二万八千三百六十五分,除逆,定行星三十度百六十六万一千二百八十六分。凡见一岁,行一次而后伏。日行不盈十一分度一。伏三十三日三百三十三万四千七百三十七分,行星三度百六十七万三千四百五十一(一作"三")分。一见,三百九十八日五百一十六万三千一百二分,行星三十三度三百三十三万四千七百三十七分。通其率,故曰日行千七百二十八分度之百四十五。

金,晨始见,去日半次。逆,日行二分度一,六日。始留,八日而旋。始顺,日行四十六分度三十三,四十六日。顺,疾,日行一度九十二分度十五,百八十四日而伏。凡见二百四十四日,除逆,定行星二百四十四度。伏,日行一度九十二分度三十三有奇。[①]伏八十三日,行星百一十三度四百三十六万五千二百二十分。凡晨见、伏三百二十七日,行星三百五十七度四百三十六万五千二百二十分。夕始见,去日半次。顺,日行一度九十二分度十五,百八十一日百七分日四十五。顺,迟,日行四十六分度三(一作"四")十三,四十六日。始留,七日百七分日六十二分而旋。逆,日行二(一作"三")分度一,六日而伏。凡见二百四十一日,除逆,定行星二百四十一度。伏,逆,日行八分度七有奇。伏十六("一作六十")日百二十九万五千三百五十二分,行星十四度三百六万九千八百六十八分。一凡夕见伏,二百五十七日百二十九万五千三百五十二(一作"一")分,行星二百二十六度六百九十万七千四百六十九分。一复,五百八十四日百二十九万五千三百五十二分。行星亦如之,故曰日行一度。

①师古曰:"奇音居宜反。下皆类此。"

土,晨始见,去日半次。顺,日行十五分度一,八十七日,始留,三十四日而旋。逆,日行八十一分度五,百一日。复留,三十三日八十六万二千四百五十五分而旋。复顺,日行十五分度一,八十五日而伏。凡见三百四十日八十六万二千四百五十五分,除逆,定(一多"馀"字)行星五度四百四十七万三千九百三十分。伏,日行不盈十五分度三。(百)三十七

日[3]千七百一十七万一百七十分，行星七度八百七十三万六千五百七十分。一见，三百七十七日千八百三万二千六百二十五分，行星十二度千三百二十一万五百分。通其率，故曰日行四千三百二十分度之百四十五。

火，晨始见，去日半次。顺，日行九十二分度五十三，二百七十六日，始留，十日而旋。逆，日行六十二分度十七，六十二日。复留，十日而旋。复顺，日行九十二分度五十三，二百七十六日而伏。凡见六百三十四日，除逆，定行星三百一度。伏，日行不盈九十二分度七十三(分)，[4]伏百四十六日千五百六十八万九千七百分，行星百一十四度八百二十一万八千五分。一见，七百八十日千五百六十八万九千七百分，凡行星四百一十五度八百二十一万八千五分。通其率，故曰日行万三千八百二十四分度之七千三百五十五。

水，晨始见，去日半次。逆，日行二度，一日。始留，二日而旋。顺，日行七分度六，(一多"十"字)七日。顺，疾，日行一度三分度一，(一多"一"字)十八日而伏。凡见二十八日，除逆，定行星二十八度。伏，日行一度九分度七有奇，三十七日一亿二千二百二万九千六百五分，行星六十八度四千六百六十一万一百二十八分。凡晨见、伏，六十五日一亿二千二百二万九千六百五分，行星九十六度四千六百六十一万一百二十八分。夕始见，去日半次。顺，疾，日行一度三分度一，十六日二分日一。顺，迟，日行七分度六，七(一作"十")日。留，一日二分日一而旋。逆，日行二度，一日而伏。凡见二十六日，除逆，定行星二十六度。伏，逆，日行十五分度四有奇，二十四日，行星六度五千八百六十六万二千八百二十分。凡夕见伏，五十日，行星十九度七千五百四十一万九千四百七十七分。一复，百一十五日一亿二千二百二万九千六百五分。行星亦如之，故曰日行一度。

统术

推日月元统，置太极上元以来，外所求年，盈元法除之，馀不盈统

者,则天统甲子以来年数也。盈统,除之,馀则地统甲辰以来年数也。又盈统,除之,馀则人统甲申以来年数也。各以其统首日为纪。

推天正,以章月乘(人)〔入〕统岁数,[5]盈章岁得一,名曰积月,不盈者名曰闰馀。闰馀十二以上,岁有闰。求地正,加积月一;求人正,加一。

推正月朔,以月法乘积月,盈日法得一,名曰积日,不盈者名曰小馀。小馀三十八以上,其月大。积日盈六十,除之,不盈者名曰大馀。数从统首日起,算外,则朔日也。求其次月,加大馀二十九,小馀四十三。小馀盈日法得一,从大馀,数除如法。求弦,加大馀七,小馀三十一。求望,倍弦。

推闰馀所在,以十二乘闰馀,加(十)〔七〕得一。[6]盈章中,数所得,起冬至,算外,则中至终闰盈。中气在朔若二日,则前月闰也。

推冬至,以(算)〔策〕馀乘(人)〔入〕统岁数,[7]盈统法得一,名曰大馀,不盈者名曰小馀。除数如法,则所求冬至日也。

求八节,加大馀四十五,小馀千一(百)〔十〕。[8]求二十四气,三其小馀,加大馀十五,小馀千一十。

推中部二十四气,皆以元为法。

推五行,其四行各七十三日,统(岁)〔法〕分之七十七。[9]中央各十八日,统法分之四百四。冬至后,中央二十七日六百六分。

推合晨所在星,置积日,以统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馀而并之。盈周天,除去之;不盈者,令盈统法得一度。数起牵牛,算外,则合晨所入星度也。

推其日夜半所在星,以章岁乘月小馀,以减合晨度。小馀不足者,破全度。

推其月夜半所在星,以月周乘月小馀,盈统法得一度,以减合晨度。

推诸加时,以十二乘小馀为实,各盈分母为法,数起于子,算外,则所加辰也。

推月食,置会馀岁积月,以二十三乘之,盈百三十五,除之。不盈

者,加二十三得一月,盈百三十五,数所得,起其正,算外,则食月也。加时,在望日冲辰。

纪术

推五星见复,置太极上元以来,尽所求年,乘大统见复数,盈岁数得一,则定见复数也。不盈者名曰见复馀。见复馀盈其见复数,一以上见在往年,倍一以上,又在前往年,不盈者在今年也。

推星所(一多"在"字)见中次,以见中分乘定见复数,盈见中法得一,则积中(法)也。[10]不盈者名曰中馀。以元中除积中,馀则中元馀也。以章中除之,馀则入章中数也。以十二除之,馀则星见中次也。中数从冬至起,次数从星纪起,算外,则星所见中次也。

推星见月,以闰分乘定见〔复数〕,[11]以章岁乘中馀从之,盈见月法得一,并积中,则积月也。不盈者名曰月(中)馀。[12]以元月除积月馀,名曰月元馀。以章月除月元馀,则入章月数也。以十二除之,至有闰之岁,除十三入章。三岁一闰,六岁二闰,九岁三闰,十一岁四闰,十四岁五闰,十七岁六闰,十九岁七闰。不盈者数起于天正,算外,则星所见月也。

推至日,以中法乘中元馀,盈元法得一,名曰积日,不盈者名曰小馀。小馀盈二千五百九十七以上,中大。数除积日如法,算外,则冬至也。

推朔日,以月法乘月元馀,盈日法得一,名曰积日,馀名曰小馀。小馀三十八以上,月大。数除积日如法,算外,则星见月朔日也。

推入中次日度数,以中法乘中馀,以见中法乘其小馀并之,盈见中日法得一,则入中日入次度数也。中(次)〔以〕至日数,[13]次以次初数,算外,则星所见及日所在度数也。求夕,在日后十五度。

推入月日数,以月法乘月馀,以见月法乘其小馀并之,盈见月日法得一,则入月日数也。并之大馀,数除如法,则见日也。

推后见中,加积中于中元馀,加后〔中〕馀于中馀,盈其法得一,从中

元馀,〔除〕数如法,则〔后〕见〔中〕也。[14]

推后见月,加积月于月元馀,加后月馀于月馀,盈其法得一,从月元馀,除数如法,则后见月也。

推至日及入中次度数,如上法。

推朔日及入月数,如上法。

推晨见加夕,夕见加晨,皆如上法。

推五步,置始见以来日数,至所求日,各以其行度数乘之。其星若日有分者,分子乘全为实,分母为法。其两有分者,分母分度数乘全,分子从之,令相乘为实,分母相乘为法,实如法得一,名曰积度。数起星初见(星宿)所在宿度,[15]算外,则星所在宿度也。

岁术

推岁所在,置上元以来,外所求年,盈岁数,除去之,不盈者以百四十五乘之,以百四十四为法,如法得一,名曰积次,不盈者名曰次馀。积次盈十二,除去之,不盈者名曰定次。数从星纪起,算尽之外,则所在次也。欲知太岁,以六十除(馀)积次,[16]馀不盈者,数从丙子起,算尽之外,则太岁日也。

赢缩。传曰:"岁弃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鸟帑,①周楚恶之。"五星之(盈)〔赢〕缩不是过也。[17]过次者殃大,过舍者灾小,不过者亡咎。次度。六物者,岁时(数)日月星辰也。[18]辰者,日月之会而建所指也。

①师古曰:"帑与奴同。"

星纪,初斗十二度,大雪。中牵牛初,冬至。于夏为十一月,商为十二月,周为正月。终于婺女七度。

玄枵,初婺女八度,小寒。中危初,大寒。于夏为十二月,商为正月,周为二月。终于危十五度。

诹訾,初危十六度,立春。中营室十四度,惊蛰。今曰雨水,于夏为正月,商为二月,周为三月。终于奎四度。

降娄，初奎五度，雨水。今曰惊蛰。中娄四度，春分。于夏为二月，商为三月，周为四月。终于胃六度。

大梁，初胃七度，谷雨。今曰清明。中昴八度，清明。今曰谷雨，于夏为三月，商为四月，周为五月。终于毕十一度。

实沈、初毕十二度，立夏。中井初，小满。于夏为四月，商为五月，周为六月。终于井十五度。

鹑首，初井十六度，芒种。中井三十一度，夏至。于夏为五月，商为六月，周为七月。终于柳八度。

鹑火，初柳九度，小暑。中张三度，大暑。于夏为六月，商为七月，周为八月。终于张十七度。

鹑尾，初张十八度，立秋。中翼十五度，处暑。于夏为七月，商为八月，周为九月。终于轸十一度。

寿星，初轸十二度，白露。中角十度，秋分。于夏为八月，商为九月，周为十月。终于氐四度。

大火，初氐五度，寒露。中房五度，霜降。于夏为九月，商为十月，周为十一月。终于尾九度。

析木，初尾十度，立冬。中箕七度，小雪。于夏为十月，商为十一月，周为十二月。终于斗十一度。

角十二。　亢九。　氐十五。　房五。　心五。　尾十八。　箕十一。

东七十五度。

斗二十六。　牛八。　女十二。　虚十。　危十七。　营室十六。　壁九。

北九十八度。

奎十六。　娄十二。　胃十四。　昴十一。　毕十六。　觜二。　参九。

西八十度。

井三十三。　鬼四。　柳十五。　星七。　张十八。

翼十八。　　轸十七。

南百一十二度。

九章岁为百七十一岁，而九道小终。九终千五百三十九岁而大终。三终而与元终。进退于牵牛之前四度五分。九会。阳以九终，故日有九道。阴兼而成之，故月有十九道。阳名成功，故九会而终。四营而成易，故四岁中馀一，四章而朔馀一，为篇首，八十一章而终一统。

一，甲子元首。汉太初元年。　十，辛酉。　十九，己未。　二十八，丁巳。　三十七，乙卯。　四十六，壬子。　五十五，庚戌。　六十四，戊申。　七十三，丙午，中。

甲辰二统。　辛丑。　己亥。　丁酉。　乙未。　壬辰。　庚寅。　戊子。　丙戌，季。

甲申三统。　辛巳。　己卯。　丁丑。文王四十二年。　乙亥。微二十六年。　壬申。　庚午。　戊辰。　丙寅，孟。悫二十二年。

二，癸卯。　十一，辛丑。　二十，己亥。　二十九，丁酉。　(二)〔三〕十八，甲午。[19]　四十七，壬辰。　五十六，庚寅。　六十五，戊子。　七十四，乙酉，中。

癸未。　辛巳。　己卯。　丁丑。　甲戌。　壬申。　庚午。　戊辰。　乙丑，季。

癸亥。　辛酉。　己未。　丁巳。周公五年。　甲寅　壬子。　庚戌。　戊申元四年。　乙巳，孟。

三，癸未。　十二，辛巳。　二十一，己卯。　三十，丙子。　三十九，甲戌。　四十八，壬申。　五十七，庚子。　六十六，丁卯。　七十五，乙丑，中。

癸亥。　辛酉。　己未。　丙辰。　甲寅。　壬子　庚戌。　丁未。　乙巳，季。

癸卯。　辛丑。　己亥。　丙申。　甲午。　壬辰。　庚寅。成十二年。　丁亥。　乙酉，孟。

四，癸亥。初元二年。 十三，辛酉。 二十二，戊午。 三十一，丙辰。 四十，甲寅。 四十九，壬子。 五十八，己酉。 六十七，丁未。 七十六，乙巳，中。

癸卯。 辛丑。 戊戌。 丙申。 甲午。 壬辰。 己丑。 丁亥。 乙酉，季。

癸未。 辛巳。 戊寅。 丙子。 甲戌。 壬申。 惠三十八年。 己巳。 丁卯。 乙丑，孟。

五，癸卯。河平元年。 十四，庚子。 二十三，戊戌。 三十二，丙申。 四十一，甲午。 五十，辛卯。 五十九，己丑。 六十八，丁亥。 七十七，乙酉，中。

癸未。 庚辰。 戊寅。 丙子。 甲戌。 辛未。 己巳。 丁卯。 乙丑，季。商太甲元年。

癸亥。 庚申。 戊午。 丙辰。 甲寅。献十五年。 辛亥。 己酉。 丁未。 乙巳，孟。楚元三年。

六，壬午。 十五，庚辰。 二十四，戊寅。 三十三，丙子。 四十二，癸酉。 五十一，辛未。 六十，己巳。 六十九，丁卯。 七十八，甲子，中。

壬戌。 庚申。 戊午。 丙辰。 癸丑。 辛亥。 己酉。 丁未。 甲辰，季。

壬寅。 庚子。 戊戌。 丙申。炀二十四年。 癸巳。 辛卯。 己丑。 丁亥。康四年。 甲申，孟。

七，壬戌。始建国三年。 十六，庚申。 二十五，戊午。 三十四，乙卯。 四十三，癸丑。 五十二，辛亥。 六十一，己酉。 七十，丙午。 七十九，甲辰，中。

壬寅。 庚子。 戊戌。 乙未。 癸巳。 辛卯。 己丑。 丙戌。 甲申，季。

壬午。 庚辰。 戊寅。 乙亥。 癸酉。 辛未。 己巳。定七年。 丙寅。 甲子，孟。

八,壬寅。　十七,庚子。　二十六,丁酉。　三十五,乙未。　四十四,癸巳。　五十三,辛卯。　六十二,戊子。　七十一,丙戌。　八十,甲申,中。

壬午。　庚辰。　丁丑。　乙亥。　癸酉。　辛未。

戊辰。　丙寅。　甲子,季。

壬戌。　庚申。　丁巳。　乙卯。　癸丑。　辛亥。

僖五年。　戊申。　丙午。　甲辰,孟。

九,壬午。　十八,己卯。　二十七,丁丑。　三十六,乙亥。　四十五,癸酉。　五十四,庚午。　六十三,戊辰。　七十二,丙寅。　八十一,甲子,中。

壬戌。　己未。　丁巳。　乙卯。　癸丑。　庚戌。

戊申。　丙午。　甲辰,季。

壬寅。　己亥。　丁酉。　乙未。　癸巳。 鷙九年。

庚寅。　戊子。　丙戌。　甲申,孟。 元朔六年。

推章首朔旦冬至日,置大馀三十九,小馀六十一,数除如法,各从其统首起。求其后章,当加大馀三十九,小馀六十一,各尽其八十一章。

推篇,大馀亦如之,小馀加一。求周至,加大馀五十九,小馀二十一。

世经

春秋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朝",传曰昭子问少昊氏鸟名何故,[①]对曰:"吾祖也,我知之矣。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②]太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昊(𡩠)〔挚〕之立也,[20]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言郯子据少昊受黄帝,黄帝受炎帝,炎帝受共工,共工受太昊,故先言黄帝,上及太昊。稽之于易,炮犧、神农、黄帝相继之世可知。[③]

①师古曰:"郯,国名;子,其君之爵也。郯国即东海郯县是也。朝,朝于鲁也。

昭子，鲁大夫叔孙昭子也，名婼。”

②师古曰：“共读曰龚。下皆类此。”

③师古曰：“炮与庖同也。”

太昊帝　易曰：“炮犧氏之王天下也。”言炮犧继天而王，为百王先，首德始于木，故为帝太昊。作罔罟以田渔，取犧牲[①]故天下，号曰炮犧氏。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②]言虽有水德，在火木之间，非其序也。任知刑以强，故伯而不王。秦以水德，在周、汉木火之间。[③]周人礨其行序，故易不载。[④]

①师古曰：“罟音古。”

②师古曰：“祭典，即礼经祭法也。伯读与霸同。下亦类此。”

③师古曰：“志言秦为闰位，亦犹共工不当五德之序。”

④邓展曰：“礨，去也，以其非次故去之。”师古曰：“此指谓共工也。礨，古迁字。其下并同。”

炎帝　易曰：“炮犧氏没，神农氏作。”言共工伯而不王，虽有水德，非其序也。以火承木，故为炎帝。教民耕农，故天下号曰神农氏。

黄帝　易曰：“神农氏没，黄帝氏作。”火生土，故为土德。与炎帝之后战于阪泉，遂王天下。始垂衣裳，有轩冕之服，[①]故天下号曰轩辕氏。

①邓展曰：“凡冠，前卑后高，故曰轩冕也。”师古曰：“此说非也。轩，轩车也。冕，冕服也。春秋左氏传曰‘服冕乘轩’。”

少昊帝　考德曰少昊曰清。[①]清者，黄帝之子清阳也，是其子孙名挚立。土生金，故为金德，天下号曰金天氏。周礨其乐，故易不载，序于行。

①师古曰：“考德者，考五帝德之书也。”

颛顼帝　春秋外传曰，少昊之衰，九黎乱德，颛顼受之，乃命重黎。苍林昌意之子也。金生水，故为水德。天下号曰高阳氏。周礨其乐，故易不载，序于行。

帝喾　春秋外传曰，颛顼之所建，帝喾受之。清阳玄嚣之孙也。〔水〕生木(故)，[21]故为木德。天下号曰高辛氏。帝挚继之，不知世数。周礼乐，故易不载。周人禘之。

唐帝　帝系曰，帝喾四妃，陈丰生帝尧，封于唐。盖高辛氏衰，天下归之。木生火，故为火德，天下号曰陶唐氏。让天下于虞，使子朱处于丹渊为诸侯。即位七十载。

虞帝　帝系曰，颛顼生穷蝉，五世而生瞽叟，瞽叟生帝舜，处虞之妫汭，①尧嬗以天下。② 火生土，故为土德。天下号曰有虞氏。让天下于禹，使子商均为诸侯。即位五十载。

①师古曰："妫，水名也。水曲曰汭，音人锐反。"

②师古曰："嬗，古禅让字也。其下亦同。"

伯禹　帝系曰，颛顼五世而生鲧，鲧生禹，虞舜嬗以天下。土生金，故为金德。天下号曰夏后氏。继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岁。

成汤　书经汤誓汤伐夏桀。金生水，故为水德。天下号曰商，后曰殷。①

①孟康曰："初契封商，汤居殷而受命，故二号。"

三统，上元至伐桀之岁，十四万一千四百八十岁，岁在大火房五度，故传曰："大火，阏伯之星也。实纪商人。"后为成汤，方即世崩没之时，为天子用事十三年矣。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故书序曰："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使伊尹作伊训。"伊训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诞资有牧方明。"言虽有成汤、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①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岁也。后九十五岁，商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亡馀分，是为孟统。自伐桀至武王伐纣，六百二十九岁，故传曰殷"载祀六百"。

①如淳曰："觐礼，诸侯觐天子，为坛十有二寻，加方明于其上。"孟康曰："方明者，神明之象也，以木为之，方四尺，画六采，东青，西白，南赤，北黑，上玄，下黄。"

殷历曰,当成汤方即世用事十三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终六府首。[①]当周公五年,则为距伐桀四百五十八岁,少百七十一岁,不盈六百二十九。又以夏时乙丑为甲子,计其年乃孟统后五章,癸亥朔旦冬至也。以为甲子府首,皆非是。凡殷世继嗣三十一王,六百二十九岁。

①师古曰:"府首即蔀首。"

四分,上元至伐桀十三万二千一百一十三岁,其八十八纪,甲子府首,入伐桀后百二十七岁。

春秋历,周文王四十二年十二月丁丑朔旦冬至,孟统之二会首也。后八岁而武王伐纣。

武王　书经牧誓武王伐商纣。水生木,故为木德。天下号曰周室。

三统,上元至伐纣之岁,十四万二千一百九岁,岁在鹑火张十三度。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纣,故书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纣,〔作〕太誓。"[22]八百诸侯会。还归二年,乃遂伐纣克殷,以箕子归,十三年也。故书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归,作洪范。"洪范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岁亦在鹑火,故传曰:"岁在鹑火,则我有周之分野也。"师初发,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故传曰:"日在析木。"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为天驷,故传曰:"月在天驷。"后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故传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晨星始见。[①]癸巳武王始发,丙午还师,戊午度于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师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明日己未冬至,晨星与婺女伏,历建星及牵牛,至于婺女天黿之首,故传曰:"星在天黿。"周书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②]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序曰:"一月戊午,师度于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陈,甲子昧爽而合矣。故外传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陈。"武成篇曰:"粤若来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③]是岁也,闰数馀十八,正大寒中,在周二月己丑晦。明日闰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惊蛰。四月己丑朔死霸。死霸,朔也。生霸,望

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武成篇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庙。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④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受命九年而崩,崩后四年而武王克殷。克殷之岁八十六矣,后七岁而崩。故礼记文王世子曰:“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凡武王即位十一年,周公摄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殷历以为六年戊午,距炀公七十六岁,入孟统二十九章首也。后二岁,得周公七年“复子明辟”之岁。是岁二月乙亥朔,庚寅望,后六日得乙未。故召诰曰:“惟二月既望,粤六日乙未。”又其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诰曰:“惟三月丙午朏。”⑤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⑥是岁十二月戊辰晦,周公以反政。故洛诰篇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命作策,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①师古曰:“㬎,古晨字也。其字从臼。臼音居玉反。”

②孟康曰:“月二日以往,月〔生〕魄死(死),[23]故言死魄。魄,月质也。”师古曰:“霸,古魄字同。”

③师古曰:“今文尚书之辞。刘,杀也。”

④师古曰:“亦今文尚书也。祀馘,献于庙而告祀也。截耳曰馘,音居获反。”

⑤孟康曰:“朏,月出也,音敷尾反。”

⑥师古曰:“月采说月之光采,其书则亡。”

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鲁之岁也。①后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霸。②故顾命曰“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甲子,王乃洮沫水”,作顾命。③翌日乙丑,成王崩。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毕命丰刑曰:“惟十(月)〔有〕二年六月庚午朏,[24]王命作策丰刑。”④

①师古曰:“俾,使也。封之使为诸侯。”

②师古曰:“哉,始也。”

③师古曰:“洮,盥手也,沫,洗面也。洮音徒高反。沫即颓字也,音呼内反。”

④孟康曰:“逸书篇名。”

春秋、殷历皆以殷，鲁自周昭王以下亡年数，故据周公、伯禽以下为纪。鲁公伯禽，推即位四十六年，至康王十六年而薨。故传曰"燮父、禽父并事康王"，[①]言晋侯燮、鲁公伯禽俱事康王也。子考公就立，酋。[②]考公，世家即位四年，及炀公熙立。[③]炀公二十四年正月丙申朔旦冬至，殷历以为丁酉，距微公七十六岁。[④]

①师古曰："燮父，晋唐叔虞之子。禽父，即伯禽也。父读曰甫。甫者，男子之美称。"

②师古曰："又记此酋者，诸说不同，而名字或异也。下皆放此。酋音在由反。"

③师古曰："及者，兄弟相及，非子继父也。下皆类此。"

④师古曰："炀音弋向反。"

世家，炀公即位六十年，子幽公宰立。幽公，世家即位十四年，及微公弗立，潰。[①]微公二十六年正月乙亥朔旦冬至，殷历以为丙子，距献公七十六岁。

①师古曰："弗音弗。潰，古沸字。"

世家，微公即位五十年，子厉公翟立，擢。厉公，世家即位三十七年，及献公具立。献公十五年正月甲寅朔旦冬至，殷历以为乙卯，距懿公七十六岁。

世家，献公即位五十年，子慎公执立，嗥。[①]慎公，世家即位三十年，及武公敖立。武公，世家即位二年，子懿公被立，戏。[②]懿公九年正月癸巳朔旦冬至，殷历以为甲午，距惠公七十六岁。

①师古曰："嗥音皮秘反，又音吁器反。"

②师古曰："戏音许宜反。"

世家，懿公即位九年，兄子柏御立。伯御，世家即位十一年，叔父孝公称立。孝公，世家即位二十七年，子惠公皇立。惠公三十八年正月壬申朔旦冬至，殷历以为癸酉，距釐公七十六岁。[①]

①师古曰："釐读曰僖。下皆类此。"

世家,惠公即位四十六年,子隐公息立。

凡伯禽至春秋,三百八十六年。

春秋　隐公,春秋即位十一年,及桓公轨立。此元年上距伐纣四百岁。

桓公,春秋即位十八年,子庄公同立。

庄公,春秋即位三十二年,子愍公启方立。

愍公,春秋即位二年,及釐公申立。釐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殷历以为壬子,距成公七十六岁。

是岁距上元十四万二千五百七十七岁,得孟统五十三章首。故传曰:"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八月甲午,晋侯围上阳。"(章)〔童〕谣云[25]:"丙子之辰,龙尾伏辰,袀服振振,取虢之旂。① 鹑之贲贲,天策焞焞,火中成军,虢公其奔。"② 卜偃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鹑火中,必是时也。"冬十二月丙子灭虢。言历者以夏时,故周十二月,夏十月也。是岁,岁在大火。故传曰晋侯使寺人披伐蒲,重耳奔狄。③ 董因曰:"君之行,岁在大火。"④ 后十二年,釐之十六岁,岁在寿星。故传曰重耳处狄十二年而行,过卫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举块而与之。子犯曰:"天赐也,后十二年,必获此土。岁复于寿星,必获诸侯。"后八岁,釐之二十四年也,岁在实沈,秦伯纳之。故传曰董因云:"君以辰出,而以参入,必获诸侯。"

①师古曰:"袀音均,又弋均反。振音之人反。"

②师古曰:"贲音奔。焞音徒门反,又土门反。"

③师古曰:"晋侯谓献公也。寺人,奄人也,披其名也。蒲,晋邑也,公子重耳之所居。献公用骊姬之谗,故令披伐之,而重耳惧罪出奔也。事见春秋左氏传及国语。"

④师古曰:"董因,晋史也。本周太史辛有之后,以董主史官,故为董氏,因其名也。"

春秋,釐公即位三十三年,子文公兴立。文公元年,距辛亥朔旦冬至二十九岁。是岁闰馀十三,正小雪,闰当在十一月后,而在三月,故传

曰“非礼也”。后五年,闰馀十,是岁亡闰,而置闰。闰,所以正中朔也。亡闰而置闰,又不告朔,故经曰“闰月不告朔”,言亡此月也。传曰:“不告朔,非礼也。”

春秋,文公即位十八年,子宣公倭立。①

①师古曰:“倭音于危反。”

宣公,春秋即位十八年,子成公黑肱立。成公十二年正月庚寅朔旦冬至,殷历以为辛卯,距定公七年七十六岁。

春秋,成公即位十八年,子襄公午立。襄公二十七年,距辛亥百九岁。九月乙亥朔,是建申之月也。鲁史书:“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传曰:“冬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于是辰在申,司历过也,再失闰矣。”言时实行以为十一月也,不察其建,不考之于天也。二十八年距辛亥百一十岁,岁在星纪,故经曰:“春无冰。”传曰:“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三十年岁在娵訾。三十一年岁在降娄。是岁距辛亥百一十三年,二月有癸未,上距文公十一年会于承匡之岁夏正月甲子朔凡四百四十有五甲子,奇二十日,为日二万六千六百有六旬。故传曰绛县老人曰:“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四百四十有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师旷曰:“郤成子会于承匡之岁也,七十三年矣。”史赵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则其日数也。”①士文伯曰:“然则二万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①孟康曰:“下二画使就身也。”师古曰:“杜预云‘亥字二画在上,并三六为身,如算之六也。下亥上二画,竖置身旁’。”

春秋,襄公即位三十一年,子昭公稠立。昭公八年岁在析木,十年岁在颛顼之虚,玄枵也。十八年距辛亥百三十一岁,五月有丙子、戊寅、壬午,火始昏见,宋、卫、陈、郑火。二十年春王正月,距辛亥百三十三岁,是辛亥后八章首也。正月己丑朔旦冬至,失闰。故传曰:“二月己丑,日南至。”三十二年,岁在星纪,距辛亥百四十五岁,盈一次矣。故传曰:“越得岁,吴伐之,必受其咎。”

春秋,昭公即位三十二年,及定公宋立。定公七年,正月己巳朔旦

冬至,殷历以为庚午,距元公七十六岁。

春秋,定公即位十五年,子哀公(将)〔蒋〕立。[26]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流火,非建戌之月也。是月也蟲,故传曰:"火伏而后蛰者毕,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诗曰:"七月流火。"春秋,哀公即位二十七年。自春秋尽哀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

六国　春秋哀公后十三年逊于邾,子悼公曼立,宁。悼公,世家即位三十七年,子元公嘉立。元公四年正月戊申朔旦冬至,殷历以为己酉,距康公七十六岁。元公,世家即位二十一年,子穆公衍立,显。穆公,世家即位三十三年,子恭公奋立。恭公,世家即位二十二年,子康公毛立。康公四年正月丁亥朔旦冬至,殷历以为戊子,距缗公七十六岁。①康公,世家即位九年,子景公偃立。景公,世家即位二十九年,子平公旅立。平公,世家即位二十年,子缗公贾立。缗公二十二年正月丙寅朔旦冬至,殷历以为丁卯,距楚元七十六岁。缗公,世家即位二十三年,子顷公讐立。顷公,表十八年,秦昭王之五十一年也,秦始灭周。周凡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岁。

①师古曰:"缗读与愍同。下皆类此。"

秦伯① 昭(公)〔王〕,本纪无天子五年。[27]孝文王,本纪即位一年。元年,楚考烈王灭鲁顷公为家人,周灭后六年也。庄襄王,本纪即位三年。始皇,本纪即位三十七年。二世,本纪即位三年。凡秦伯五世,四十九岁。

①师古曰:"伯读曰霸。其下亦同。"

汉高祖皇帝,著纪,伐秦继周。木生火,故为火德。天下号曰汉。距上元年十四万三千二十五岁,岁在大棣之东井二十二度,鹑首之六度也。故汉志曰岁在大棣,名曰敦牂,太岁在午。八年十一月乙巳朔旦冬至,楚元三年也。故殷历以为丙午,距元朔七十六岁。著纪,高帝即位十二年。

惠帝,著纪即位七年。

高(帝)〔后〕,[28]著纪即位八年。

文帝,前十六年,后七年,著纪即位二十三年。

景帝,前七年,中六年,后三年,著纪即位十六年。

武帝建元、元光、元朔各六年。元朔六年十一月甲申朔旦冬至,殷历以为乙酉,距初元七十六岁。元狩、元鼎、元封各六年。汉历太初元年,距上元十四万三千一百二十七岁。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岁在星纪婺女六度,故汉志曰岁名困敦,① 正月岁星出婺女。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各四年,后二年,著纪即位五十四年。

①师古曰:"敦音顿。"

昭帝始元、元凤各六年,元平一年,著纪即位十三年。

宣帝本始、地节、元康、神爵、五凤、甘露各四年,黄龙一年,著纪即位二十五年。

元帝初元二年十一月癸亥朔旦冬至,殷历以为甲子,以为纪首。是岁也,十月日食,非合辰之会,不得为纪首。距建武七十六岁。初元、永光、建昭各五年,竟宁一年,著纪即位十六年。

成帝建始、河平、阳朔、鸿嘉、永始、元延各四年,绥和二年,著纪即位二十六年。

哀帝建平四年,元寿二年,著纪即位六年。

平帝,著纪即位元始五年,以宣帝玄孙婴为嗣,谓之孺子。孺子,著纪新都侯王莽居摄三年,王莽居摄,盗袭帝位,窃号曰新室。始建国五年,天凤六年,地皇三年,著纪盗位十四年。更始帝,著纪以汉宗室灭王莽,即位二年。赤眉贼立宗室刘盆子,灭更始帝。自汉元年讫更始二年,凡二百三十岁。

光武皇帝,著纪以景帝后高祖九世孙受命中兴复汉,改元曰建武,岁在鹑尾之张度。建武三十一年,中元二年,即位三十三年。

【校勘记】

〔1〕 (统)〔纪〕母。 李锐说"统"是"纪"之误。

〔2〕 积中十,中馀千七百一十八。("十"一作"七") 王先谦说"'十'一作'七'"四字乃后人校语,此下并同。按景祐、殿本"十"作"七"。

〔3〕 (百)三十七日 钱大昕说"百"字衍。按景祐本无"百"字。

〔4〕 日行不盈九十二分度七十三(分)。 钱大昕说下"分"字衍。

〔5〕 以章月乘(人)(人)统岁数, 钱大昕说"人"当作"入"。

〔6〕 加(十)〔七〕得一。 钱大昕说"加十"当作"加七"。

〔7〕 以(算)〔策〕馀乘(人)〔入〕统岁数, 钱大昕说"算"当作"策","人"当作"入"。

〔8〕 小馀千一(百)〔十〕。 林文炳说当作"小馀千一十"。按景祐本正作"一十"。

〔9〕 统(岁)〔法〕分之七十七。 钱大昕说"统岁"当作"统法"。李锐说"统岁"即"统法"。

〔10〕 盈见中法得一,则积中(法)也。 钱大昕说下"法"字衍。

〔11〕 以闰分乘定见〔复数〕, "复数"二字据李锐说增。

〔12〕 不盈者名曰月(中)馀。 钱大昕说"中"字衍。

〔13〕 中(次)〔以〕至日数, 钱大昕说"次"当作"以"。

〔14〕 加后〔中〕馀于中馀,盈其法得一,从中元馀,〔除〕数如法,则〔后〕见〔中〕也。 前"中"、"除"、"后"三字都据钱大昕说增,后〔中〕字据景祐、殿本增,原注有"一多'中'字"四字。

〔15〕 数起星初见(星宿)所在宿度, 李锐说"星宿"二字衍。

〔16〕 以六十除(馀)积次, 钱大昕说"馀"字衍。

〔17〕 五星之(盈)〔赢〕缩不是过也。 景祐、殿本都作"赢"。

〔18〕 岁时(数)日月星辰也。 钱大昕说"数"字衍。

〔19〕 (二)〔三〕十八,甲午。 景祐、殿、局本都作"三"。王先谦说作"三"是。

〔20〕 我高祖少昊(爰)〔挚〕之立也, 景祐、殿、局本都作"挚"。王先谦说作"挚"是。

〔21〕〔水〕生木(故)， 钱大昭说“生”上脱“水”字，“木”下衍“故”字。按景祐、殿本都作“水生木”。

〔22〕武王伐纣，〔作〕太誓。 王先谦说以下文“故书序曰”至“作洪范”例之，“太誓”上当有“作”字。

〔23〕月〔生〕魄死(死)， 景祐、殿本都作“月生魄死”。

〔24〕惟十(月)〔有〕二年六月庚午朏， 景祐、殿、局本都作“有”。王先谦说作“有”是。

〔25〕(章)〔童〕谣云： 景祐、殿本都作“童”，此误。

〔26〕子哀公(将)〔蒋〕立。 殿本作“蒋”。王先谦说作“蒋”是。

〔27〕昭(公)〔王〕，本纪无天子五年。 景祐、殿本都作“王”。王先谦说作“王”是。

〔28〕高(帝)后， 钱大昭说“帝”字误。按景祐、殿本都作“后”。

汉书卷二十二

礼乐志第二

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1]治身者斯须忘礼，则暴嫚人之矣；[2]为国者一朝失礼，则荒乱及之矣。人函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3]天禀其性而不能节也，[4]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5]正情性，节万事者也。

①师古曰："六经谓易、诗、书、春秋、礼、乐也。"

②师古曰："斯须，犹须臾。"

③师古曰："函，包容也，读与含同。它皆类此。"

④师古曰："禀谓给授也。"

⑤师古曰："伦，理也。"

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别，为制婚姻之礼；有交接长幼之序，为制乡饮之礼；有哀死思远之情，为制丧祭之礼；有尊尊敬上之心，为制朝觐之礼。哀有哭踊之节，乐有歌舞之容，[1]正人足以副其诚，邪人足以防其失。[2]故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3]乡饮之礼废，则长幼之序乱，而争斗之狱蕃；[4]丧祭之礼废，则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众；[5]朝聘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渐起。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6]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政刑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7]

①师古曰："踊，跳也。哀甚则踊。"

②师古曰："副，称也。"

③孟康曰:“苦音蹩。夫妇之道行蹩不固也。”师古曰:“苦,恶也,不当假借。辟读曰僻。”

④师古曰:“蕃亦多也,音扶元反。他皆类此。”

⑤师古曰:“先者,先人,谓祖考。”

⑥师古曰:“此孝经载孔子之言也。譔,古善字。”

⑦师古曰:“悖,乖也,音布内反。”

乐以治内而为同,①礼以修外而为异;②同则和亲,异则畏敬;和亲则无怨,畏敬则不争。揖让而天下治者,礼乐之谓也。二者并行,合为一体。畏敬之意难见,则著之于享献辞受,登降跪拜;③和亲之说难形,则发之于诗歌咏言,钟石筦弦。④盖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财贿,美其欢心而不流其声音。⑤故孔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⑥此礼乐之本也。故曰:“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明圣者,述作之谓也。”⑦

①李奇曰:“同于和乐也。”

②李奇曰:“尊卑为异也。”

③师古曰:“见谓彰显也。”

④师古曰:“说读曰悦。形亦见也。筦字与管同。”

⑤师古曰:“流,移也。心不移溢于音声也。”

⑥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谓礼以节人为贵,乐以和人为本,玉帛钟鼓乃其末也。”

⑦师古曰:“作谓有所兴造也。述谓明辨其义而循行也。”

王者必因前王之礼,顺时施宜,有所损益,即民之心,稍稍制作,①至太平而大备。周监于二代,礼文尤具,②事为之制,曲为之防,③故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于是教化浹洽,④民用和睦,灾害不生,祸乱不作,囹圄空虚,四十馀年。⑤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⑥及其衰也,诸侯逾越法度,恶礼制之害己,去其篇籍。遭秦灭学,遂以乱亡。

①师古曰:“即,就也。”

②师古曰:“监,观也。二代,夏、殷也。言周观夏、殷之礼,而增损之也。”

③师古曰:“言每事立制,委曲防闲也。”

④师古曰:“浹,澈也。洽,沾也。浹音子牒反。”

⑤应劭曰:“囹圄,周狱名也。”师古曰:“囹,狱也。圄,守也。故总言囹圄,无系于周。囹音来丁反。圄音牛吕反。”

⑥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郁郁,文章貌。”

汉兴,拨乱反正,日不暇给,[①]犹命叔孙通制礼仪,以正君臣之位。高祖说而叹曰:[②]“吾乃今日知为天子之贵也!”以通为奉常,遂定仪法,[③]未尽备而通终。

①师古曰:“拨去乱俗而还之于正道也。给,足也。言事务殷多,日日修造,尚不能足,故无暇也。”

②师古曰:“说读曰悦。”

③师古曰:“奉常,则太常也。解在百官公卿表。”

至文帝时,贾谊以为“汉承秦之败俗,废礼义,捐廉耻,今其甚者杀父兄,盗者取庙器,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为故,[①]至于风俗流溢,恬而不怪,[②]以为是适然耳。[③]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④]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纲纪有序,六亲和睦,[⑤]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人之所设,不为不立,不修则坏。[⑥]汉兴至今二十馀年,宜定制度,兴礼乐,然后诸侯轨道,百姓素朴,狱讼衰息”。[⑦]乃草具其仪,[⑧]天子说焉。[⑨]而大臣绛、灌之属害之,故其议遂寝。[⑩]

①师古曰:“特,但也。簿,文簿也。故谓大事也。言公卿但以文案簿书报答为事也。簿音步户反。”

②师古曰:“恬,安也,谓心以为安。”

③师古曰:“言正当如此,非失道也。”

④师古曰:“乡读曰向。”

⑤如淳曰:“六亲,贾谊书以为父也,子也,从父昆弟也,从祖昆弟也,曾祖昆弟也,族昆弟也。”

⑥师古曰:“为,作也。”

⑦师古曰:“轨道,言遵道,犹车行之依轨辙也。”

⑧师古曰:“草谓创立其事也。它皆类此。”

⑨师古曰:“说读曰悦。”

⑩师古曰:“旧说以为绛谓绛侯周勃也,灌谓灌婴也。而楚汉春秋高祖之臣别有绛灌,疑昧之文。不可明也。此既言大臣,则当谓周勃、灌婴也。”

至武帝即位,进用英隽,议立明堂,制礼服,以兴太平。① 会窦太后好黄老言,不说儒术,② 其事又废。后董仲舒对策言:“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大者,在于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天使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长养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阴入伏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务德教而省刑罚。刑罚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今废先王之德教,独用执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难成也。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③ 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天下尝无一人之狱矣。至周末世,大为无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又益甚之。自古以来,未尝以乱济乱,大败天下如秦者也。④ 习俗薄恶,民人抵冒。⑤ 今汉继秦之后,虽欲治之,无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一岁之狱以万千数,如以汤止沸,沸俞甚而无益。⑥ 辟之琴瑟⑦ 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能胜残去杀者,失之当更化而不能更化也。古人有言:‘临渊羡鱼,不如归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馀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而灾害日去,福禄日来矣。”是时,上方征讨四夷,锐志武功,⑧ 不暇留意礼文之事。

①师古曰:“服谓衣服之色也。”

②师古曰:“说读曰悦。”

③师古曰:“庠序,行礼养老之处也。”

④师古曰:“济,益也。”

⑤师古曰:“抵,忤也。冒,犯也。言无廉耻,不畏惧也。抵音丁礼反。”

⑥师古曰:“俞,进也,音逾。又音愈。它皆类此。”

⑦师古曰:“辟读曰譬。”

⑧师古曰:“锐,利也。言一意进求,若兵刃之锐利。”

至宣帝时,琅邪王吉为谏大夫,又上疏言:“欲治之主不世出,[1]公卿幸得遭遇其时,未有建万世之长策,举明主于三代之隆者也。其务在于簿书断狱听讼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礼义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以意穿凿,各取一切。[2]是以诈伪萌生,刑罚无极,质朴日消,恩爱寖薄。[3]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非空言也。愿与大臣延及儒生,述旧礼,明王制,驱一世之民,济之仁寿之域,[4]则俗何以不若成康?寿何以不若高宗?”[5]上不纳其言,吉以病去。

①师古曰:“言时时而一出,难常遇也。”

②师古曰:“苟顺一时,非正道。”

③师古曰:“寖,古浸字。浸,渐也。”

④师古曰:“言以仁道治之,皆得其性,则寿考也。域,界也。”

⑤师古曰:“成康,周之二王,太平之时也。高宗,殷王武丁也。有德可尊,故曰高宗。享国五十九年,故云寿。”

至成帝时,犍为郡于水滨得古磬十六枚,[1]议者以为嘉祥。刘向因是说上:“宜兴辟雍,设庠序,陈礼乐,隆雅颂之声,盛揖攘之容,[2]以风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礼。[3]礼以养人为本,如有过差,是过而养人也。[4]刑罚之过,或至死伤。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请定法,削则削,笔则笔,[5]救时务也。至于礼乐,则曰不敢,是敢于杀人不敢于养人也。为其俎豆筦弦之间小不备,因是绝而不为,是去小不备而就大不备,(大不备)或莫甚焉。[6][1]夫教化之比于刑法,刑法轻,是舍所重而急所轻也。[7]且教化,所恃以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废所恃而独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师有悖逆不顺之

子孙,[8]至于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绝,繇不习五常之道也。[9]夫承千岁之衰周,继暴秦之馀敝,民渐渍恶俗,贪饕险诐,不闲义理,[10]不示以大化,而独颺以刑罚,终已不改。[11]故曰'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12]初,叔孙通将制定礼仪,见非于齐鲁之士,然卒为汉儒宗,业垂后嗣,斯成法也。"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议,会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请立辟雍。案行长安城南,[13]营表未作,遭成帝崩,群臣引以定谥。[14]

①师古曰:"滨,水涯也,音宾。"

②师古曰:"攘,古让字。"

③师古曰:"或曰者,刘向设为难者之言,而后答释也。"

④师古曰:"过差,犹失错也。"

⑤服虔曰:"言随君意也。"师古曰:"削者,谓有所删去,以刀削简牍也。笔者,谓有所增益,以笔就而书也。"

⑥师古曰:"大不备者,事之亏失,莫甚于此。"

⑦师古曰:"舍,废也。"

⑧师古曰:"悖,乖也,音布内反。"

⑨师古曰:"繇与由同。五常,仁、义、礼、智、信,人性所常行之也。"

⑩师古曰:"贪甚曰饕。言行险曰诐。饕音吐高反。诐音彼义反。"

⑪师古曰:"颺与驱同。"

⑫师古曰:"孝经载孔子之言也。"

⑬师古曰:"行音下更反。"

⑭孟康曰:"谥法曰'安民立政曰成'。帝欲立辟雍,未就而崩,群臣议谥,引为美,谓之成。"

及王莽为宰衡,欲耀众庶,遂兴辟雍,因以篡位,海内叛之。世祖受命中兴,拨乱反正,[1]改定京师于土中。[2]即位三十年,四夷宾服,百姓家给,政教清明,[3]乃营立明堂、辟雍。显宗即位,[4]躬行其礼,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养三老五更于辟雍,[5]威仪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礼乐未具,群下无所诵说,而庠序尚未设之故也。孔子曰:"辟如为

山,未成一匮,止,吾止也。”⑥今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臧于理官,⑦法家又复不传。汉典寝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⑧又通没之后,河间献王采礼乐古事,稍稍增辑,至五百馀篇。⑨今学者不能昭见,但推士礼以及天子,说义又颇谬异,故君臣长幼交接之道寖以不章。⑩

①师古曰:“谓后汉光武帝也。”

②师古曰:“谓都洛阳。”

③师古曰:“给,足也,言家家皆足。”

④李奇曰:“明帝曰显宗。”

⑤李奇曰:“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诗云:‘三寿作朋’。”邓展曰:“汉直以一公为三老,用大夫为五更,(毋常人)〔每常大〕行礼乃置。”[2]师古曰:“郑玄说云三老五更谓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更音工衡反。蔡邕以为更当为叟。叟,老人之称也。”

⑥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匮者,织草为器,所以盛土也。言为山欲成,尚少一匮之土,止而不为,则其功终已不就。如斯之人,吾所不能教喻也。辟读曰譬。”

⑦师古曰:“古书怀藏之字本皆作臧,汉书例为臧耳。理官,即法官也。”

⑧师古曰:“寖,息也。”

⑨师古曰:“辑与集同。”

⑩师古曰:“寖,渐也。”

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易,①故先王著其教焉。②

①师古曰:“易音弋豉反。”

②师古曰:“著,明也。”

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而动,然后心术形焉。①是以纤微憔悴(一作“衰”)之音作,而民思忧;②阐谐嫚易之音作,而民康乐;③粗厉猛奋之音作,而民刚毅;④廉直正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和顺之音作,而民慈爱;⑤流辟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乱。⑥先王耻其

乱也,故制雅颂之声,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仪,⑦合生气之和,导五常之行,⑧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集,⑨刚气不怒,柔气不慑,⑩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⑪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也〕,不使邪气得接焉,[3]是先王立乐之方也。

①师古曰:"言人之性感物则动也。术,道径也。心术,心之所由也。形,见也。"

②师古曰:"憔悴,谓减缩也,音子笑反。"

③师古曰:"阐,广也。谐,和也。嫚易,言不急刻也。易音弋豉反。"

④师古曰:"粗厉,抗厉也。猛奋,发扬也。粗(古)〔作〕麤字,〔非是〕。"[4]

⑤师古曰:"裕,饶也。"

⑥师古曰:"辟读曰僻。"

⑦师古曰:"稽,考也。"

⑧师古曰:"生气,阴阳之气也。导,引也。

⑨师古曰:"集谓聚滞也。"

⑩师古曰:"慑,恐也,音之涉反。"

⑪师古曰:"畅,通达也。"

王者未作乐之时,因先王之乐以教化百姓,说乐其俗,①然后改作,以章功德。易曰:"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②昔黄帝作咸池,颛顼作六茎,帝喾作五英,③尧作大章,舜作招,④禹作夏,汤作濩,⑤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⑥武,言以功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⑦招,继尧也。⑧大章,章之也。⑨五英,英华茂也。六茎,及根茎也。⑩咸池,备矣。⑪自夏以往,其流不可闻已,⑫殷颂犹有存者。⑬周诗既备,⑭而其器用张陈,周官具焉。⑮典者自卿大夫师瞽以下,皆选有道德之人,⑯朝夕习业,以教国子。国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学歌九德,⑰诵六诗,⑱习六舞、五声、八音之和。⑲故帝舜命夔曰:"女典乐,教胄子,⑳直而温,㉑宽而栗,㉒刚而无虐,㉓简而无敖。㉔诗言志,歌咏言,㉕声依咏,律和声,㉖八音克

谐。”㉗此之谓也。又以外赏诸侯德盛而教尊者。其威仪足以充目，音声足以动耳，诗语足以感心，故闻其音而德和，省其诗而志正，㉘论其数而法立。是以荐之郊庙则鬼神飨，作之朝廷则群臣和，立之学官则万民协。听者无不虚己竦神，说而承流，㉙是以海内遍知上德，被服其风，㉚光辉日新，化上迁善，而不知所以然，至于万物不夭，天地顺而嘉应降。故诗曰：“钟鼓锽锽，磬管锵锵，降福穰穰。”㉛书云：“击石拊石，百兽率舞。”㉜鸟兽且犹感应，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故乐者，圣人之所以感天地，通神明，安万民，成性类者也。然自雅颂之兴，而所承衰乱之音犹在，㉝是谓淫过凶嫚之声，为设禁焉。世衰民散，小人乘君子，㉞心耳浅薄，则邪胜正。故书序“殷纣断弃先祖之乐，乃作淫声，用变乱正声，以说妇人。”㉟乐官师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适诸侯，或入河海。㊱夫乐本情性，浃肌肤而臧骨髓，虽经乎千载，其遗风馀烈尚犹不绝。至春秋时，陈公子完奔齐。㊲陈，舜之后，招乐存焉。故孔子适齐闻招，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美之甚也。㊳

①师古曰：“说乐其俗，使和说而安乐也。说读曰悦。乐音来各反。”

②师古曰：“此豫卦象辞也。殷，盛大也。上帝，天也。言王者作乐，崇表其德，大荐于天，而以祖考配飨之也。”

③师古曰：“訾音酷。”

④师古曰：“招读曰韶。下皆类此。”

⑤师古曰：“濩音护。”

⑥师古曰：“勺读曰酌。酌，取也。”

⑦师古曰：“夏，大也。二帝谓尧、舜也。”

⑧师古曰：“韶之言绍，故曰继尧也。”

⑨师古曰：“章，明也。”

⑩师古曰：“泽及下也。”

⑪师古曰：“咸，皆也。池，言其包容浸润也。故云备矣。”

⑫师古曰：“言歌颂皆亡也。已，语终辞。”

⑬师古曰：“谓正考甫所得那以下是。”

⑭师古曰:“谓雅颂皆得其所。”

⑮师古曰:“谓大司乐以下诸官所掌。”

⑯师古曰:“师,乐工。瞽,无目者。”

⑰师古曰:“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六府三事谓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故言九德也。”

⑱应劭曰:“六诗者,诗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⑲师古曰:“六舞谓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也。五声,宫、商、角、徵、羽也。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帗音弗。皇音皇。”

⑳师古曰:“虞书舜典所载也。夔,舜臣名。胄子,即国子也。”

㉑师古曰:“正直温和也。”

㉒师古曰:“宽大而敬栗。”

㉓师古曰:“刚毅而不害虐也。”

㉔师古曰:“简约而无傲慢也。敖读曰傲。”

㉕师古曰:“咏,古诗字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咏,永也。永,长也,歌所以长言之。”

㉖师古曰:“依,助也。五声所以助歌也,六律所以和声也。”

㉗师古曰:“谐亦和也。自此以上,皆帝舜之言。”

㉘师古曰:“省,视也。”

㉙师古曰:“竦,敬也。说读曰悦。”

㉚师古曰:“被音皮义反。言蒙其风化,若被而服之。”

㉛师古曰:“此周颂执竞之诗也。鍠鍠,和也。锵锵,盛也。穰穰,多也。言周王祭祖考之庙,奏乐而八音和盛,则神降之福至多也。鍠音皇。穰音人羊反。”

㉜师古曰:“虞书舜典也。石谓磬也。言乐之和谐也。至于击拊磬石,则百兽相率而舞也。”

㉝师古曰:“言若周时尚有殷纣之馀声。”

㉞师古曰:“乘,陵也。”

㉟师古曰:“今文周书泰誓之辞也。说读曰悦。”

㊱师古曰:“蕲,古奔字。论语云:‘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鞉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此志所云及古今人表所叙,皆谓是也。云诸侯者,追系其地,非为当时已有国名。而说论语者乃以为(追)鲁哀公时礼坏乐崩,[5]乐人皆去,斯亦未允也。夫六经残缺,学者异师,文义竞驰,各守所见。而马、郑群儒,皆在班、扬之后,向、歆博学,又居王、杜之前,校其是非,不可偏据。其汉书所引经文,与近代儒家往往乖别,既自成义指,即就而通之,庶免守株,以申贤达之意。非苟越异,理固然也。它皆类此。”

㊲师古曰:“完,陈厉公子,即敬仲也,庄二十二年遇难出奔齐也。”

㊳师古曰:“事见论语。”

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王泽既竭,而诗不能作。王官失业,雅颂相错,①孔子论而定之,故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②是时,周室大坏,诸侯恣行,设两观,乘大路。③陪臣管仲、季氏之属,④三归雍彻,八佾舞廷。⑤制度遂坏,陵夷而不反,⑥桑间、濮上,郑、卫、宋、赵之声并出,⑦内则致疾损寿,外则乱政伤民。巧伪因而饰之,以营乱富贵之耳目。⑧庶人以求利,列国以相间。⑨故秦穆遗戎而由余去,⑩齐人馈鲁而孔子行。⑪至于六国,魏文侯最为好古,⑫而谓子夏曰:“寡人听古乐则欲寐,及闻郑、卫,余不知倦焉。”子夏辞而辨之,终不见纳,⑬自此礼乐丧矣。

①师古曰:“错,杂也。”

②师古曰:“事亦见论语。”

③应劭曰:“观,阙门边两观也。礼,诸侯一观。大路,天子之车。”

④师古曰:“陪,重也。诸侯者,天子之臣,故其臣称重臣也。季氏,鲁桓公子季友之后,专执国政而奢僭也。”

⑤师古曰:“三归,取三姓女也。妇人谓嫁曰归,故曰三归。盖谓管仲耳。雍,乐诗也,彻馔奏之。八佾,八列之舞。皆僭天子礼也。此谓季氏耳。”

⑥师古曰:“陵夷,渐颓替也。解在成帝纪及诸侯王表。”

⑦应劭曰:"桑间,卫地,濮上,濮水之上,皆好新声。"师古曰:"郑、卫、宋、赵诸国,亦皆有淫声。"

⑧师古曰:"营犹回绕也。"

⑨师古曰:"间音居莧反。"

⑩应劭曰:"戎,西戎也。由余,其贤臣也。秦欲兼之,遗以女乐,由余谏而不听,遂去入秦。"

⑪师古曰:"馈亦馈字。论语云'齐人馈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也。"

⑫师古曰:"魏文侯本晋大夫毕万之后,僭诸侯者。"

⑬师古曰:"事见礼之乐记。"

汉兴,乐家有制氏,[①]以雅乐声律世世在大乐官,但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②]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大祝迎神于庙门,奏嘉至,[③]犹古降神之乐也。皇帝入庙门,奏永至,以为行步之节,犹古采荠、肆夏也。[④]乾豆上,奏登歌,[⑤]独上歌,不以笾弦乱人声,欲在位者遍闻之,犹古清庙之歌也。登歌再终,下奏休成之乐,[⑥]美神明既飨也。皇帝就酒东厢,坐定,奏永安之乐,美礼已成也。又有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⑦]周有房中乐,至秦名曰寿人。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

①服虔曰:"鲁人也,善乐事也。"

②师古曰:"铿锵,金石之声也。铿音丘耕反。锵音初庚反。其下亦同。"

③李奇曰:"嘉,善也,善神之至也。"

④刘德曰:"歌乐,在逸诗。"师古曰:"荠音才私反,礼经或作荠,又作茨,音并同耳。"

⑤师古曰:"乾豆,脯羞之属。"

⑥服虔曰:"叔孙通所奏作也。"

⑦服虔曰:"高帝姬也。"韦昭曰:"唐山,姓也。"

高(祖)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6]孝文庙奏昭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孝武庙奏盛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乐己行武以除乱也。文始舞者,曰本舜招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袭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时舞者,孝文所作,以(明)示天下之安和也。[7]盖乐己所自作,明有制也;①乐先王之乐,明有法也。②孝景采武德舞以为昭德,以尊大宗庙。至孝宣,采昭德舞为盛德,以尊世宗庙。诸帝庙皆常奏文始、四时、五行舞云。高祖六年又作昭容乐、礼容乐。昭容者,犹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③礼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人无乐者,将至至尊之前不敢以乐也;出用乐者,言舞不失节,能以乐终也。大氏皆因秦旧事焉。④

①师古曰:"言自制作也。"

②师古曰:"遵前代之法。"

③苏林曰:"言昭容乐生于武德舞。"

④师古曰:"氐,归也,音丁礼反。其后字或作抵,音义并同。"

初,高祖既定天下,过沛,与故人父老相乐,酣酒欢哀,作"风起"之诗,命沛中僮儿百二十人习而歌之。至孝惠时,以沛宫为原庙,①皆令歌儿习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为员。文、景之间,礼官肄业而已。②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③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④乃立乐府,⑤采诗夜诵,⑥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⑦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坛,天子自竹宫而望拜,⑧百官侍祠者数百人皆肃然动心焉。

①师古曰:"原,重也。言已有正庙,更重立(之)〔也〕。"[8]

②师古曰:"肄,习也,音弋二反。"

③师古曰:"言在京师之西北也。"

④师古曰:"汾水之旁,土特堆起,是泽中方丘也。祭地,以方象地形。"

⑤师古曰:"始置之也。乐府之名盖起于此,哀帝时罢之。"

⑥师古曰:"采诗,依古遒人徇路,采取百姓讴谣,以知政教得失也。夜诵者,其言辞或秘不可宣露,故于夜中歌诵也。"

⑦师古曰:"用上辛,用周礼郊天日也。辛,取齐戒自新之义也。为圜丘者,取象天形也。"

⑧韦昭曰:"以竹为宫,天子居中。"师古曰:"汉旧仪云竹宫去坛三里。"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其诗曰:

大孝备矣,休德昭清。高张四县,乐充宫庭。①芬树羽林,云景杳冥,②金支秀华,庶旄翠旌。③

①晋灼曰:"四县,乐四县也,天子宫县。"师古曰:"谓设宫县而高张之。县,古悬字。"

②师古曰:"言所树羽葆,其盛若林,芬然众多,仰视高远,如云日之杳冥也。"

③张宴曰:"金支,百二十支。秀华,中主有华艳也。旄,钟之旄也。"文颖曰:"析羽为旌,翠羽为之也。"臣瓒曰:"乐上众饰,有流溯羽葆,以黄金为支,其首敷散,若草木之秀华也。"师古曰:"金支秀华,瓒说是也。庶,众也。庶旄翠旌,谓析五采羽,注翠旄之首而为旌耳。"

七始华始,肃倡和声。①神来宴娭,庶几是听。②粥粥音送,细齐人情。③忽乘青玄,熙事备成。④清思眇眇,经纬冥冥。⑤

①孟康曰:"七始,天地四时人之始。华始,万物英华之始也。以为乐名,如六英也"。师古曰:"肃,敬也。言歌者敬而倡谐和之声。"

②师古曰:"娭,戏也。言庶几神来宴戏听此乐也。娭音许其反。"

③晋灼曰:"粥粥,敬惧貌也。细,微也。以乐送神,微感人情,使之齐肃也。"师古曰:"粥音弋六反。"

④师古曰:"言还神礼毕,忽登青天而去,福熙之事皆备成也。熙与禧同。"

⑤苏林曰:"眇音窈。"师古曰:"眇眇,幽静也。经纬,谓经纬天地。"

我定历数,人告其心。①敕身齐戒,施教申申。②乃立祖庙,敬

明尊亲。大矣孝熙,四极爰臻。③

①师古曰:"言臣下各竭其心,致诚悫也。"

②应劭曰:"敕,谨敬之貌。"师古曰:"齐读曰斋。"

③师古曰:"熙亦福也。四极,四方极远之处也。尔雅曰'东至于泰远,西至于邠国,南至于濮铅,北至于祝栗,谓之四极。'邠音彬。臻字与臻同。"

王侯秉德,其邻翼翼,① 显明昭式。清明鬯矣,皇帝孝德。② 竟全大功,抚安四极。

①师古曰:"邻,言德不孤必有邻也。翼翼,恭敬也。"

②师古曰:"鬯,古畅字。畅,通也。"

海内有奸,纷乱东北。① 诏抚成师,武臣承德。② 行乐交逆,箫、勺群慝。③ 肃为济哉,盖定燕国。④

①师古曰:"谓匈奴。"

②师古曰:"成师,言各置(郊)[部]校,[9] 师出以律也。春秋左氏传曰'成师以出'。"

③晋灼曰:"箫,舜乐也。勺,周乐也。言以乐征伐也。"师古曰:"言制定新乐,教化流行,则逆乱之徒尽交欢也。慝,恶也。勺读曰酌。"

④师古曰:"匈奴服从,则燕国安静无寇难也。"

大海荡荡水所归,高贤愉愉民所怀。① 大山崔,百卉殖。民何贵?贵有德。②

①李奇曰:"愉愉,怿也。"师古曰:"荡荡,广大貌也。愉愉,和乐貌也。怀,思也。言海以广大之故,众水归之;王者有和乐之德,则人皆思附也。"

②师古曰:"言大山以崔嵬之故,能生养百卉;明君以崇高其德,故为万姓所尊也。崔音才回反。"

安其所,乐终产。① 乐终产,世继绪。② 飞龙秋,游上天。③ 高贤愉,乐民人。④

①师古曰:"万物各安其所,而乐终其生也。"

②师古曰:"言传祚无穷。"

③苏林曰:"秋,飞貌也。"师古曰:"庄子有秋驾之法者,亦言驾马腾骧,秋秋然也。扬雄赋曰'秋秋跄跄入西园',其义亦同。读者不晓秋义,或改此秋字为秋稷之秋,失之远矣。"

④师古曰:"言王者有愉愉之德,故使众人皆安乐。"

丰草蓼,女罗施。[1]譊何如,谁能回![2]大莫大,成教德;长莫长,被无极。[3]

①孟康曰:"蓼音'四月秀蓼'。蓼,盛貌也。"应劭曰:"女罗,兔丝也,延于松柏之上。异类而犹载之,况同姓,言族亲不可不覆遇也。"

②师古曰:"回,乱也。言至德之善,上古帝皇皆不如之,而不可干乱。"

③师古曰:"被音皮义反。次下亦同。

雷震震,电耀耀。明德鄉,治本约。[1]治本约,泽弘大。[2]加被宠,咸相保。[3]德施大,世曼寿。[4]

①服虔曰:"与臣民之约。"师古曰:"鄉,方也。言王者之威,取象雷电,明示德义之方,而治政本之约。约读曰要。"

②师古曰:"政教有常,则恩惠溥洽。"

③师古曰:"言德政所加,人被宠渥,则室家老幼皆相保也。"

④师古曰:"曼,延也。"

都荔遂芳,窅窈桂华。[1]孝奏天仪,若日月光。[2]乘玄四龙,回驰北行。羽旄殷盛,芬哉芒芒。[3]孝道随世,我署文章。[4]桂华。[10]

①苏林曰"窅音窅陿之窅。窈音窈下之窈。"孟康曰:"窅,出;窈,入。都良薛荔之香鼓动桂华也。"晋灼曰:"桂华似殿名,次下言'桂华冯冯翼翼,承天之则',言树此香草以洁齐其芳气,乃达于宫殿也。"臣瓒曰:"茂陵中书歌都嬛、桂英、美芳、鼓行,如此复不得为殿名。"师古曰:"诸家说皆未尽也。此言都良薛荔俱有芬芳,桂华之形窅窈然也。皆谓神宫所有耳。窅音一校反。窈音一瓜反。"

②师古曰:"言以孝道进承于天,天神下降,故有光。"

③师古曰:"芬亦谓众多。芒芒,广远之貌。"

④师古曰:“署犹分部也,一曰表也。”

冯冯翼翼,承天之则。① 吾易久远,烛明四极。② 慈惠所爱,美若休德。③ 杳杳冥冥,克绰永福。④ 美(芳)〔若〕。[11]

①师古曰:“冯冯,盛满也。翼翼,众貌也。”

②晋灼曰:“易,疆易也。久,固也。武帝自言拓境广远安固也。”师古曰:“此说非也。久犹长也,自言疆易远大耳。非武帝时也,不得云拓境。”

③师古曰:“若,顺也。休亦美也。”

④师古曰:“绰,缓也,亦谓延长也。”

硙硙即即,师象山则。① 呜呼孝哉,案抚戎国。蛮夷竭欢,象来致福。② 兼临是爱,终无兵革。③

①孟康曰:“硙硙,崇积也。即即,充实也。师,众也。则,法也。积实之盛众类于山也。”师古曰:“硙音五回反。”

②李奇曰:“象,译也。蛮夷遣(择)〔译〕致福贡也。”[12]

③师古曰:“兼临,言在上位者普包容也。”

嘉荐芳矣,告灵飨矣。告灵既飨,德音孔臧。① 惟德之臧,建侯之常。承保天休,令问不忘。②

①师古曰:“飨字合韵皆音乡。孔,甚也。臧,善也。”

②师古曰:“建侯,封建诸侯也。易屯卦曰‘利建侯’。休,美也。令,善也。问,名也。”

皇皇鸿明,荡侯休德。① 嘉承天和,伊乐厥福。② 在乐不荒,惟民之则。③

①服虔曰:“侯,惟也。”臣瓒曰:“天下荡平,惟帝之休德。”

②师古曰:“伊,是也。”

③师古曰:“则,法也。”

浚则师德,下民咸殖。令问在旧,孔容翼翼。①

①师古曰:"浚,深也。师,众也。则,法也。殖,生也。旧,久也。翼翼,敬也。言有深法众德,故能生育群黎,久有善名,其容甚敬也。"

孔容之常,承帝之明。[①]下民之乐,子孙保光。[②]承顺温良,受帝之光。嘉荐令芳,寿考不忘。[③]

①师古曰:"帝谓天也。下皆类此。"

②师古曰:"言永保其光宠也。"

③师古曰:"不忘,言长久也。"

承帝明德,师象山则。[①]云施称民,永受厥福。[②]承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安乐,受福无疆。[③]

①师古曰:"众象山而为法,言不骞不崩。"

②师古曰:"言称物平施,其泽如云也。称音尺孕反。"

③师古曰:"疆,竟也。下皆类此。"

郊祀歌十九章,其诗曰:

练时日,侯有望,[①]焕肸蠁,延四方。[②]九重开,灵之旂,[③]垂惠恩,鸿祜休。[④]灵之车,结玄云,驾飞龙,羽旄纷。[⑤]灵之下,若风马,[⑥]左仓龙,右白虎。[⑦]灵之来,神哉沛,[⑧]先以雨,般裔裔。[⑨]灵之至,庆阴阴,[⑩]相放悲,震澹心。[⑪]灵已坐,五音饬,[⑫]虞至旦,承灵亿。[⑬]牲茧栗,粢盛香,尊桂酒,宾八乡。[⑭]灵安留,吟青黄,[⑮]遍观此,眺瑶堂。[⑯]众嫮并,绰奇丽,[⑰]颜如荼,兆逐靡。[⑱]被华文,厕雾縠,曳阿锡,佩珠玉。[⑲]侠嘉夜,茝兰芳,[⑳]澹容与,献嘉觞。[㉑]

练时日一

①师古曰:"练,选也。"

②李奇曰:"肸,肠间脂也。蠁,香蒿也。"师古曰:"以蠁焕脂合馨香也。四方,四方之神也。肸音来雕反。焕音人说反。"

③师古曰:"天有九重,言皆开门而来降厥福。"

④师古曰:"鸿,大也。祜,福也。休,美也。祜音怙。"

⑤师古曰:"纷纷,言其多。"

⑥师古曰:“言速疾也。”

⑦师古曰:“以为卫。”

⑧师古曰:“沛,疾貌,音补盖反。”

⑨师古曰:“先以雨,言神欲行,令雨先驱也。般读与班同。班,布也。裔裔,飞流之貌。”

⑩师古曰:“言垂阴覆遍于下。”

⑪师古曰:“放悲犹仿佛也。澹,动也。放音昉。悲音沸。澹音大滥反。”

⑫师古曰:“饬读与敕字同,谓整也。”

⑬师古曰:“虞,乐也。亿,安也。”

⑭应劭曰:“桂酒,切桂置酒中也。”晋灼曰:“尊,大尊也。元帝时大宰丞李元记云‘以水渍桂,为大尊酒’。”师古曰:“茧栗,言角之小如茧及栗之形也。八乡,八方之神。”

⑮服虔曰:“吟音含。”师古曰:“服说非也。吟谓歌诵也。青黄,谓四时之乐也。”

⑯应劭曰:“眺,望也。瑶,石而似玉者也。”师古曰:“以瑶饰堂。瑶音遥。”

⑰孟康曰:嫮音互。嫮,好也。”如淳曰:“嫮,美目貌。”晋灼曰:“嫮音鳆坼鳆之鳆。”师古曰:“孟说是也。谓供神女乐,并好丽也。”

⑱应劭曰:“荼,野菅白华也。言此奇丽,白如荼也。”孟康曰:“兆逐靡者,兆民逐观而猗靡也。”师古曰:“菅,茅也。言美女颜貌如茅荼之柔也。荼者,今俗所谓蒹锥也。荼音涂。菅音奸。靡,合韵音武义反。”

⑲如淳曰:“阿,细缯。锡,细布也。”师古曰:“厕,杂也。雾縠,言其轻细若云雾也。”

⑳如淳曰:“佳、侠,皆美人之称也。嘉夜,芳草也。”师古曰:“侠与挟同,言怀挟芳草也。茝即今白芷。茝音昌改反。”

㉑师古曰:“澹,安也。容与,音闲舒也。澹音大滥反。”

帝临中坛,四方承宇,①绳绳意变,备得其所。②清和六合,制数以五。③海内安宁,兴文偃武。④后土富媪,昭明三光。⑤穆穆优游,嘉服上黄。⑥

帝临二

①师古曰:"言天神尊者来降中坛,四方之神各承四宇也。坛字或作檀。读亦曰坛。字加示者,神灵之耳。下言紫坛、嘉坛,其义并同。"

②应劭曰:"绳绳,谨敬更正意也。"孟康曰:"众多也。"臣瓒曰:"尔雅曰'绳绳,戒也'。"师古曰:"瓒说是也。"

③张晏曰:"此后土之歌也。土数五。"

④师古曰:"匽,古偃字。"

⑤张晏曰:"媪,老母称也。坤为母,故称媪。海内安定,富媪之功耳。"

⑥孟康曰:"土色上黄也。"

青阳开动,根荄以遂,① 膏润并爱,跂行毕逮。② 霆声发荣,坺处顷听,③ 枯槁复产,乃成厥命。④ 众庶熙熙,施及夭胎,⑤ 群生嘻嘻,惟春之祺。"⑥

青阳三　邹子乐。

①臣瓒曰:"春为青阳。"师古曰:"草根曰荄。遂者,言皆生出也。荄音该。"

②孟康曰:"跂音岐。"师古曰:"并,兼也。逮,及也。凡有足而行者,称跂行也。"

③晋灼曰:"坺,穴也。谓蛰虫惊听也。"师古曰:"坺与岩同。言雷霆始发,草木舒荣,则蛰虫处岩崖者,莫不顷听而起。顷读曰倾。"

④师古曰:"枯槁,谓草木经冬零落者也。槁音口老反。"

⑤师古曰:"熙熙,和乐貌也。施,延也。少长曰夭,在孕曰胎。施音弋豉反。夭音乌老反。"

⑥服虔曰:"嘻音'湛湛露斯。'"如淳曰:"祺,福也。"师古曰:"嘻嘻,丰厚之貌也,音徒感反。祺音其。"

朱明盛长,曹与万物,① 桐生茂豫,靡有所诎。② 敷华就实,既阜既昌,③ 登成甫田,百鬼迪尝。④ 广大建祀,肃雍不忘,神若宥之,传世无疆。⑤

朱明四　邹子乐。

①臣瓒曰:"夏为朱明。"师古曰:"曹,古敷字也。曹与,言开舒也。与音弋于

反。”

②师古曰:“桐读为通。茂豫,美盛而光悦也。言草木皆通达而生,美悦光泽,各无所诎,皆申遂也。诎音丘物反。”

③师古曰:“敷,布也。就,成也。阜,大也。昌,盛也。”

④师古曰:“甫田,大田也。百鬼,百神也。迪,进也。尝谓歆飨之也。言此粢盛,皆因大田而登成,进于祀所,而为百神所歆飨也。迪音大历反。”

⑤师古曰:“若,善也。宥,祐也。”

西颢沆砀,秋气肃杀,①含秀垂颖,续旧不废。②奸伪不萌,妖孽伏息。隅辟越远,四貉咸服。③既畏兹威,惟慕纯德,附而不骄,正心翊翊。”④

西颢五　邹子乐。

①韦昭曰:“西方少昊也。”师古曰:“沆音胡浪反。砀音荡。沆砀,白气之貌也。”

②师古曰:“五谷百草,秀颖成实,皆因旧苗,无废绝也。不荣而实曰秀,叶末曰颖。废合韵音发。”

③师古曰:“四貉犹言四夷。辟读曰僻。貉音莫客反。”

④师古曰:“纯,大也。言畏威怀德,皆来宾附,无敢骄怠,尽虔敬。”

玄冥陵阴,蛰虫盖臧,①屮木零落,抵冬降霜。②易乱除邪,革正异俗,③兆民反本,抱素怀朴。条理信义,望礼五岳。④籍敛之时,掩收嘉谷。⑤

玄冥六　邹子乐。

①师古曰:“玄冥,北方之神也。”

②孟康曰:“抵,至也,至冬而降霜,音底。”师古曰:“屮,古草字。”

③师古曰:“易,变;革,改也。”

④师古曰:“条,分也,畅也。”

⑤师古曰:“籍敛,谓收籍田也。”

惟泰元尊,媪神蕃釐,①经纬天地,作成四时。精建日月,星辰

度理,阴阳五行,周而复始。云风雷电,降甘露雨,百姓蕃滋,咸循厥绪。②继统共勤,顺皇之德,③鸾路龙鳞,罔不胪饰。④嘉笾列陈,庶几宴享,⑤灭除凶灾,(列)〔烈〕腾八荒。⑥[13]钟鼓竽笙,云舞翔翔,招摇灵旗,九夷宾将。⑦

惟泰元七　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奏罢"鸾路龙鳞",更定诗曰"涓选休成"。⑧

①李奇曰:"元尊,天也。媪神,地也。祭天燔燎,祭地瘗埋也。"师古曰:"李说非也,泰元,天也。蕃,多也。釐,福也。言天神至尊,而地神多福也。蕃音扶元反。釐读曰禧。"

②师古曰:"蕃,多也。滋,益也。循,顺也。绪,业也。"

③师古曰:"共读曰恭。皇,皇天也。此言天子继承祖统,恭勤为心而顺天也。"

④苏林曰:"胪音壁涂之壁。壁,饰也。"师古曰:"罔,无也。胪,振也。谓皆振整而饰之也。胪音许乙反。"

⑤师古曰:"嘉笾,谓祭祀之笾实也。木曰豆,竹曰笾。享字合韵宜(因)〔音〕乡。"[14]

⑥师古曰:"言威烈之盛,逾于八荒。"

⑦师古曰:"画招摇于旗以征伐,故称灵旗。将犹从也。"

⑧臣瓒曰:"涓,除也。除恶选取美成者也。"

天地并况,惟予有慕,①爰熙紫坛,思求厥路。②恭承禋祀,缊豫为纷,③黼绣周张,承神至尊。④千童罗舞成八溢,⑤合好效欢虞泰一。⑥九歌毕奏斐然殊,鸣琴竽瑟会轩朱。⑦璆磬金鼓,灵其有喜,⑧百官济济,各敬厥事。盛牲实俎进闻膏,⑨神奄留,临须摇。⑩长丽前掞光耀明,⑪寒暑不忒况皇章。⑫展诗应律锡玉鸣,⑬函宫吐角激徵清。发梁扬羽申以商,⑭造兹新音永久长。声气远条凤鸟鹓,⑮神夕奄虞盖孔享。⑯

天地八　丞相匡衡奏罢"黼绣周张",更定诗曰"肃若旧典"。⑰

①师古曰:“况,赐也。”

②师古曰:“熙,兴也。紫坛,坛紫色也。思求降神之路也。”

③孟康曰:“积聚修饰,为此纷华也。”师古曰:“缊音于粉反。”

④师古曰:“白与黑画为斧形谓之黼。”

⑤师古曰:“溢与佾同。佾,列也。”

⑥师古曰:“虞与娱同。”

⑦师古曰:“轩朱即朱轩也。言总合音乐,会于轩槛之前。”

⑧师古曰:“璆,美玉名,以为磬也。喜,合韵音许吏反。”

⑨师古曰:“言以牲实俎,以萧炳脂,则其芬馨达于神所,故曰盛牲实俎进闻膏。”

⑩晋灼曰:“须摇,须臾也。”师古曰:“奄读曰淹。”

⑪孟康曰:“欲令神宿留,言日虽暮,长更星在前扶助,常有光明也。挟或作扶。”晋灼曰:“挟即光炎字也。”臣瓒曰:“长丽,灵鸟也。故相如赋曰‘前长丽而后鸋皇’。旧说云鸾也。张衡思玄赋亦曰‘前长丽使拂羽’。”师古曰:“晋、瓒二说是也。丽音离。挟音艳。”

⑫晋灼曰:“况,赐也。皇,君也。章,明也。言长更星终始不改其光,神永以此明赐君也。”臣瓒曰:“忒,差也。寒暑不差,言阴阳和也,以此赐君,章贤德也。”师古曰:“瓒说是也。”

⑬晋灼曰:“锽,鸣玉声也。”师古曰:“锽音火玄反。”

⑭晋灼曰:“下有‘梁黄鼓员四人’,似新造音乐者姓名也。”师古曰:“晋说非也。自函宫吐角以下,总言五声之备耳。申,重也。发梁,歌声绕梁也。函与含同。”

⑮师古曰:“条,达也。鹍,古翔字。”

⑯师古曰:“虞,乐也。盖,语辞也。孔,甚也。享,合韵音乡。”

⑰师古曰:“肃,敬也。若,顺也。”

日出入安穷?时世不与人同。[①]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遍观是邪谓何?[②]吾知所乐,独乐六龙,六龙之调,使我心若。[③]訾黄其何不徠下![④]

日出入九

①晋灼曰:“日月无穷,而人命有终,世长而寿短。”

②晋灼曰:“言人寿不能安固如四海,遍观是,乃知命甚促。谓何,当如之何也。”师古曰:“洎,水貌也,音步各反,又音魄。”

③应劭曰:“易曰‘时乘六龙以御天’。武帝愿乘六龙,仙而升天,曰‘吾所乐独乘六龙然,御六龙得其调,使我心若’。”

④应劭曰:“訾黄一名乘黄,龙翼而马身,黄帝乘之而仙。武帝意欲得之,曰:‘何不来邪?’”师古曰:“訾,嗟叹之辞也。黄,乘黄也。叹乘黄不来下也。訾音咨。”

太一况,,天马下,①沾赤汗,沫流赭。②志俶傥,精权奇,笃浮云,晻上驰。③体容与,迣万里,④今安匹,龙为友。⑤元狩三年马生渥洼水中作。

①师古曰:“言此天马乃太一所赐,故来下也。”

②应劭曰:“大宛马汗血沾濡也,流沫如赭也。”李奇曰:“沫音靦面之靦。”晋灼曰:“沫,古靦字也。”师古曰:“沫、沫两通。沫者,言被面如赬也,字从水傍午未之未,音呼内反。沫者,言汗流沫出也,字从水傍本末之末,音亦如之。然今书字多作沫面之沫也。”

③苏林曰:“笃音蹙。言天马上蹙浮云也。”师古曰:“晻音乌感反。言晻然而上驰。”

④孟康曰:“迣音逝。”如淳曰:“迣,超逾也。晋灼曰:“古逝字。”师古曰:“孟音非也。迣读与历同,言能历渡万里也。”

⑤师古曰:“言今更无与匹者,唯龙可为之友耳。”

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①天马徕,出泉水,虎脊两,化若鬼。②天马徕,历无草,径千里,循东道。③天马徕,执徐时,④将摇举,谁与期?⑤天马徕,开远门,竦予身,逝昆仑。⑥天马徕,龙之媒,⑦游阊阖,观玉台。⑧太初四年诛宛王获宛马作。

天马十

①师古曰:“言九夷皆服,故此马远来也。徕,古往来字也。”

②应劭曰:“马毛色如虎脊〔者〕有两也。”[15]师古曰:“言其变化若鬼神。”

③张晏曰:“马从西而来东也。”师古曰:“言马从西来,经行磽卤之地无草者,(几)〔凡〕千里而至东道。”[16]

④应劭曰:“太岁在辰曰执徐。言得天马时岁在辰也。”孟康曰:“东方震为龙,又青龙宿。言以其方来也。”师古曰:“应说是也。”

⑤如淳曰:“遥,远也。摇或作遥。”师古曰:“如说非也。言当奋摇高举,不可与期也。”

⑥应劭曰:“言天马虽去人远,当豫开门以待之也。”文颖曰:“言武帝好仙,常庶几天马来,当乘之往发昆仑也。”师古曰:“文说是也。”

⑦应劭曰:“言天马者乃神龙之类,今天马已来,此龙必至之效也。”

⑧应劭曰:“阊阖,天门。玉台,上帝之所居。”

天门开,诜荡荡,①穆并骋,以临飨。②光夜烛,德信著,③灵寝(平而)鸿,长生豫。④[17]大朱涂广,夷石为堂,⑤饰玉梢以舞歌,体招摇若永望。⑥星留俞,塞陨光,⑦照紫幄,珠烶黄。⑧幡比翅回集,贰双飞常羊。⑨月穆穆以金波,日华耀以宣明。⑩假清风轧忽,激长至重觞。⑪神裴回若留放,殣冀亲以肆章。⑫函蒙祉福常若期,⑬寂漻上天知厥时。⑭泛泛滇滇从高游,⑮殷勤此路胪所求。⑯佻正嘉吉弘以昌,⑰休嘉砰隐溢四方。⑱专精厉意逝九阂,⑲纷云六幕浮大海。⑳

天门十一

①如淳曰:“诜读如迭。诜荡荡,天体坚清之状也。”师古曰:“诜音大结反。”

②师古曰:“言众神穆然方驾驰骋而临祠祭。”

③师古曰:“神光夜照,应诚而来,是德信著明。”

④师古曰:“神灵德泽所浸,溥博无私,其福甚大,故我得长生之道而安豫也。”

⑤师古曰:“涂,道路也。夷,平也。言通神之路,饰以朱丹,又甚广大。平夷密石,累以为堂。”

⑥师古曰:“梢,竿也,舞者所持。玉梢,以玉饰之也。招摇,申动之貌。永,长也。梢音所交反。招音韶。望,合韵音亡。”

⑦师古曰:“俞,答也。言众星留神,答我飨荐,降其光耀,四面充塞也。俞音

逾。”

⑧如淳曰:“煟音殷,黄貌也。”师古曰:“紫幄,绘神之幄也。帐上四下而覆曰幄。言光照紫幄,故其珠色煟然而黄也。煟音云。”

⑨文颖曰:“舞者骨腾肉飞,如鸟之回翅而双集也。”师古曰:“常羊,犹逍遥也。”

⑩师古曰:“言月光穆穆,若金之波流也。宣,遍也。”

⑪师古曰:“轧忽,长远之貌也。重觞,谓累献也。”

⑫孟康曰:“殣音觐。”师古曰:“言神灵裴回,留而不去,故我得觐见,冀以亲附而陈诚意,遂章明之。”

⑬师古曰:“函,包也。蒙,被也。言为神所飨,故能包函蒙被,祉福应诚而至,有常期也。”

⑭应劭曰:“言天虽寂漻高远,而知我飨荐之时也。漻音来朝反。”

⑮应劭曰:“泛泛,上浮之意也。滇滇,盛貌也。”晋灼曰:“滇音‘振旅阗阗’。”师古曰:“音徒千反。”

⑯应劭曰:“胪,陈也。言所以殷勤此路,乃欲陈所求也。”师古曰:“胪音力于反。”

⑰如淳曰:“佻读曰肇。肇,始也。”

⑱师古曰:“休,美也。嘉,庆也。砰音普萌以。砰隐,盛意。”

⑲如淳曰:“阗亦陔也。淮南子曰若士者谓卢敖曰‘吾与汗漫期乎九陔之上’。陔,重也。谓九天之上也。”师古曰:“阗,合韵音改,又音亥。”

⑳师古曰:“纷云,兴作之貌。六幕,犹言六合也。”

景星显见,信星彪列,[①]象载昭庭,日亲以察。[②]参侔开阖,爰推本纪,[③]汾脽出鼎,皇祜元始。[④]五音六律,依韦飨昭,[⑤]杂变并会,雅声远姚。[⑥]空桑琴瑟结信成,[⑦]四兴递代八风生。[⑧]殷殷钟石羽籥鸣。[⑨]河龙供鲤醇牺牲。[⑩]百末旨酒布兰生。[⑪]泰尊柘浆析朝酲。[⑫]微感心攸通修名,[⑬]周流常羊思所并。[⑭]穰穰复正直往甯,[⑮]冯蠵切和疏写平。[⑯]上天布施后土成,穰穰丰年四时荣。

景星十二　元鼎五年得鼎汾阴作。

①如淳曰:“景星者,德星也,见无常,常出有道之国。镇星为信星,居国益地。”师古曰:“谓彰著而为行列也。”

②师古曰:“象谓县象也。载,事也。县象秘事,昭显于庭,日来亲近,甚明察也。”

③应劭曰:“参,三也。言景星光明开闟,乃三于日月也。”晋灼曰:“侔,等也。开闟,犹开辟也。言今之鼎瑞,参等于上世。”师古曰:“晋说是。”

④师古曰:“皇,大也。祜,福也。胙音诸。祜音怙。”

⑤师古曰:“依韦,谐和不相乖离也。飨读曰响。昭,明也,言声响之明也。”

⑥师古曰:“姚,僄姚,言飞扬也。”

⑦张晏曰:“传曰‘空桑为瑟,一弹三叹’,祭天质故也。”师古曰:“空桑,地名也,出善木,可为琴瑟也。”

⑧应劭曰:“四时递代成阴阳,八风以生也。”臣瓒曰:“舞者四县代奏也。左氏传曰‘夫舞者,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也。”师古曰:“瓒说是也。八方之风,谓东北曰条风,东方曰明庶风,东南曰清明风,南方曰景风,西南曰凉风,西方曰阊阖风,西北曰不周风,北方曰广莫风。”

⑨师古曰:“殷殷,声盛也。石谓磬也。羽籥,韶舞所持者也。殷音隐。”

⑩晋灼曰:“河龙,夏之所赐者也。供鲤,给厨祭也。”师古曰:“醇谓色不杂也。牺牲,牛羊全体者也。”

⑪张晏曰:“百末,末作之末也。”晋灼曰:“百日之末酒也,芬香布列,若兰之生也。”师古曰:“百末,百草华之末也。旨,美也。以百草华末杂酒,故香且美也。事见春秋繁露。”

⑫应劭曰:“柘浆,取甘柘汁以为饮也。酲,病酒也。析,解也。言柘浆可以解朝酲也。”

⑬师古曰:“言精微所应,其心攸远,故得通达成长久之名。”

⑭师古曰:“周流,犹周行也。常羊,犹逍遥也。思所并,思与神道合也,下言合所思是也。”

⑮师古曰:“穰穰,多也。复犹归也。直,当也。甯,愿也。言获福既多,归于正道,克当往日所愿也。复音扶目反,甯合韵音宁。”

⑯晋灼曰:“冯,冯夷,河伯也。蠵,觜蠵,龟属也。”师古曰:“言冯夷命灵蠵,使

切厉谐和水神，令之疏导川滦，写散平均，无灾害也。嬛音弋随反，又音携。”

齐房产草，九茎连叶，[1]宫童效异，披图案谍。[2]玄气之精，回复此都，[3]蔓蔓日茂，芝成灵华。[4]

齐房十三　元封二年芝生甘泉齐房作。

①师古曰：“齐读曰斋。其下并同。”

②臣瓒曰：“宫之童竖致此异瑞也。”苏林曰：“谍，谱弟之也。”

③师古曰：“玄，天也。言天气之精，回旋反复于此云阳之都，谓甘泉也。”

④师古曰：“蔓蔓，言其长久，日以茂盛也。”

后皇嘉坛，立玄黄服，[1]物发冀州，兆蒙祉福。[2]沇沇四塞，假狄合处，[3]经营万亿，咸遂厥宇。[4]

后皇十四

①师古曰：“坛，祭坛也。服，祭服也。”

②晋灼曰：“得宝鼎于汾阴也。臣瓒曰：“汾阴属冀州。”

③孟康曰：“沇音兖。”师古曰：“沇沇，流行之貌也。假狄，远夷也。合处，内附也。假即遐字耳，其字从彳。彳音丑益反。”

④师古曰：“宇，居也。言我经营万方亿兆，故得咸遂其居。”

华爗爗，固灵根。神之斿，过天门，车千乘，敦昆仑。[1]神之出，排玉房，周流杂，拔兰堂。[2]神之行，旌容容，骑沓沓，般纵纵。[3]神之徕，泛翊翊，甘露降，庆云集。[4]神之揄，临坛宇，[5]九疑宾，夔龙舞。[6]神安坐，鸡吉时，[7]共翊翊，合所思。[8]神嘉虞，申贰觞，[9]福滂洋，迈延长。[10]沛施祐，汾之阿，[11]扬金光，横泰河，[12]莽若云，增阳波。[13]遍胪欢，腾天歌。[14]

华爗爗十五

①师古曰：“敦读曰屯。屯，聚也。”

②师古曰：“拔，舍止也，音步曷反。”

③孟康曰：“纵音总。”晋灼曰：“音人相傚勇作恶。”师古曰：“容容，飞扬之貌。

沓沓，疾行也。般，相连也。纵纵，众也。容音勇。纵音总。一曰容读如本字，俗音才公反。”

④如淳曰：“天文志云‘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是谓庆云’。”师古曰：“翊音弋入反，又音立。”

⑤师古曰：“揄，引也。坛宇，谓祭祠坛场及宫室。言神引来降临之也。揄音逾。”

⑥如淳曰：“九疑，舜所葬。言以舜为宾客也。夔典乐，龙管纳言，皆随舜而来，舞以乐神。”

⑦师古曰：“鶱，古翔字也。言神安坐回翔，皆趣吉时也。”

⑧师古曰：“共读曰恭。翊翊，敬也。”

⑨师古曰：“虞，乐也。贰觵，犹重觵也。”

⑩师古曰：“滂洋，饶广也。滂音普郎反。洋音羊，又音祥。”

⑪师古曰：“沛音普大反。沛然泛貌也。阿，水之曲隅。”

⑫师古曰：“横，充满也。泰河，大河也。”

⑬师古曰：“莽，云貌。言光明之盛，莽莽然如云也。”

⑭师古曰：“胪，陈也。腾，升也。言陈其欢庆，令歌上升于天。”

五神相，包四邻，[①]土地广，扬浮云。抶嘉坛，椒兰芳，[②]璧玉精，垂华光。[③]益亿年，美始兴，[④]交于神，若有承。[⑤]广宣延，咸毕觞，[⑥]灵舆位，偃蹇骧。[⑦]卉汨胪，析奚(道)〔遗〕？[⑧][18]淫渌泽，诎然归。[⑨]

五神十六

①如淳曰：“五帝为太一相也。”师古曰：“包，含也。四邻，四方。”

②孟康曰：“抶，摩也。”师古曰：“音公忽反。谓摩拭其坛，加以椒兰之芳。”

③师古曰：“言礼神之璧乃玉之精英，故有光华也。”

④师古曰：“言福庆方兴起也。”

⑤师古曰：“言神来降临，故尽其肃恭。”

⑥师古曰：“言遍延诸神，咸歆祭祀，毕尽觞爵也。”

⑦师古曰：“神既毕飨，则严驾灵舆，引其侍从之位偃蹇高骧也。蹇音居偃

反。”

⑧师古曰:“卉汩,疾意也。胪,陈也。析,分也。奚,何也。言速自陈列分散而归,无所留也。汩音于笔反。”

⑨师古曰:“淫,久也。渌泽,泽名。言我飨神之后,久在渌泽,乃淫然而归也。渌音绿。淫音乌黄反。”

朝陇首,览西垠,[①]雷电烮,获白麟。[②]爰五止,显黄德,[③]图匈虐,熏鬻殛。[④]辟流离,抑不详,[⑤]宾百僚,山河飨。[⑥]掩回辕,鬌长驰,[⑦]腾雨师,洒路陂。[⑧]流星陨,感惟风,簫归云,抚怀心。[⑨]

朝陇首十七　元狩元年行幸雍获白麟作。

①臣瓒曰:“谓朝于陇首而览西北也。”师古曰:“陇坻之首也。垠,厓也。坻音丁礼反。”

②臣瓒曰:“烮祭五畤,皆有报应,声若雷,光若电也。”师古曰:“烮,古燎字。”

③师古曰:“爰,曰也,发语辞也。止,足也。时白麟足有五蹄。”

④应劭曰:“熏鬻,匈奴本号也。”师古曰:“殛,穷也。一曰,殛,诛也,音居力反。”

⑤师古曰:“流离不得其所者,为开道路,使之安集。违道不详善者,则抑黜之,以申惩劝也。”

⑥师古曰:“百僚,百神之官也。飨,合韵音乡。”

⑦如淳曰:“鬌音横。鬌鬌,长貌也。”师古曰:“音武元反。”

⑧师古曰:“洒,灑也。路陂,路傍也。言使雨师灑道也。洒音灑,又音山豉反。”

⑨师古曰:“怀心,怀柔之心也。簫音聂。”

象载瑜,白集西,[①]食甘露,饮荣泉。[②]赤雁集,六纷员,[③]殊翁杂,五采文。[④]神所见,施祉福,登蓬莱,结无极。[⑤]

象载瑜十八　太始三年行幸东海获赤雁作。

①服虔曰:“象载,鸟名也。”师古曰:“此说非也。象载,象舆也。山出象舆,瑞应车也。瑜,美貌也。言此瑞车瑜然色白而出西方也。西,合韵音先。”

②师古曰:“驾舆者之所饮食也。荣泉,言泉有光华。”

③师古曰:“言六者,所获赤雁之数也。纷员,多貌也。言西获象舆,东获赤雁,祥瑞多也。员音云。”

④孟康曰:“翁,雁颈也。言其文采殊异也。”

⑤师古曰:“见,显示也。蓬莱,神山也,在海中。结,成也。”

赤蛟绥,黄华盖,[①]露夜零,昼晻濭。[②]百君礼,六龙位,[③]勺椒浆,灵已醉。[④]灵既享,锡吉祥,芒芒极,降嘉觞。[⑤]灵殷殷,烂扬光,[⑥]延寿命,永未央。杳冥冥,塞六合,泽汪涉,辑万国。[⑦]灵裴裴,象舆轪,[⑧]票然逝,旗逶蛇。[⑨]礼乐成,灵将归,托玄德,长无衰。[⑩]

赤蛟十九

①师古曰:“绥绥,赤蛟貌。黄华盖,言其上有黄气,状若盖也。”

②师古曰:“晻音乌感反。濭音蔼。晻濭,云气之貌。”

③师古曰:“百君,亦谓百神也。”

④师古曰:“勺读曰酌。”

⑤师古曰:“芒芒,广大貌,音莫郎反。”

⑥师古曰:“殷殷,盛也。烂,光貌。殷音隐。”

⑦师古曰:“塞,满也。辑,和也。天地四方谓之六合。汪涉,言饶多也。涉音于废反,又音乌外反。辑与集同。”

⑧孟康曰:“裴音近枭,不安欲去也。轪,待也。”如淳曰:“轪,仆人严驾待发之意也。”师古曰:“裴,孟音是也。轪,如说是也。轪音仪。”

⑨师古曰:“票然,轻举意也。逶蛇,旗貌也。票音匹遥反。蛇音移。”

⑩师古曰:“言托恃天德,冀获长生,无衰竭也。”

其馀巡狩福应之事,不序郊庙,故弗论。

是时,河间献王有雅材,亦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因献所集雅乐。天子下大乐官,常存肄之,[①]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然诗乐施于后嗣,犹得有所祖述。昔殷周之雅颂,乃上本有娀、姜原,[②]卨、稷始生,玄王、公刘、古公、大伯、王季、姜女、大任、太姒之

德,③乃及成汤、文、武受命,武丁、成、康、宣王中兴,④下及辅佐阿衡、周、召、太公、申伯、召虎、仲山甫之属,⑤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褒扬。功德既信美矣,褒扬之声盈乎天地之间,是以光名著于当世,遗誉垂于无穷也。今汉郊庙诗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调均,又不协于钟律,而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

①师古曰:"肄,习也。音弋二反。"

②应劭曰:"简狄,有娀之女,吞燕卵而生契。"师古曰:"姜嫄,后稷之母也。"

③师古曰:"禹,殷之始祖。稷,周之始祖。玄王亦殷之先祖,承黑帝之后,故曰玄王。公刘,后稷之曾孙也。古公亶父,即豳公也。大伯,大王之子,王季之兄也。王季,文王之父也。姜女,亶甫之妃也。大任,文王之母也。太姒,文王之妃,武王之母也。毛、郑说诗,以玄王即禹也。此志既言禹,又有玄王,则玄王非禹一人矣。"

④师古曰:"武丁,殷王高宗也。周成王,武王之子也。康王,成王之子也。宣王,厉王之子。"

⑤师古曰:"阿衡,伊尹职号也。周,周公旦也。召,召公奭也。太公,师尚父也。申伯、召虎、仲山甫,皆周宣王臣也。"

至成帝时,谒者常山王禹世受(可)〔河〕间乐,[19]能说其义,其弟子宋晔等上书言之,①下大夫博士平当等考试。当以为"汉承秦灭道之后,赖先帝圣德,博受兼听,修废官,立大学,河间献王聘求幽隐,修兴雅乐以助化。时大儒公孙弘、董仲舒等皆以为音中正雅,立之大乐。春秋乡射,作于学官,希阔不讲。②故自公卿大夫观听者,但闻(鉴)〔铿〕锵[20],不晓其意,而欲以风谕众庶,其道无由。③是以行之百有馀年,德化至今未成。今晔等守习孤学,大指归于兴助教化。衰微之学,兴废在人。宜领属雅乐,以继绝表微。④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⑤河间区区,(不)〔小〕国藩臣,⑥[21]以好学修古,能有所存,⑦民到于今称之,况于圣主广被之资,⑧修起旧文,放郑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于以风示海内,扬名后世,诚非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以为久远难分明,当议复寝。

①师古曰:“晔音于辄反。”

②师古曰:“讲谓论习也。”

③师古曰:“风,化也。”

④师古曰:“表,显也。”

⑤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

⑥师古曰:“区区,小貌也。”

⑦师古曰:“存意于礼乐。”

⑧师古曰:“被犹覆也,音皮义反。”

是时,郑声尤甚。黄门名倡丙彊、景武之属富显于世,贵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①]淫侈过度,至与人主争女乐。哀帝自为定陶王时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诏曰:“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郑卫之声兴。夫奢泰则下不孙而国贫,[②]文巧则趋末背本者众,[③]郑卫之声兴则淫辟之化流,[④]而欲黎庶敦朴家给,犹浊其源而求其清流,[⑤]岂不难哉!孔子不云乎?‘放郑声,郑声淫。’[⑥]其罢乐府官。郊祭乐及古兵法武乐,在经非郑卫之乐者,条奏,别属他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郊祭乐人员六十二人,给祠南北郊。大乐鼓员六人,嘉至鼓员十人,邯郸鼓员二人,骑吹鼓员三人,江南鼓员二人,淮南鼓员四人,巴俞鼓员三十六人,[⑦]歌鼓员二十四人,楚严鼓员一人,梁皇鼓员四人,临淮鼓员三十五人,兹邡鼓员三人,[⑧]凡鼓十二,员百二十八人,朝贺置酒陈殿下,应古兵法。外郊祭员十三人,诸族乐人兼云招给祠南郊用六十七人,[⑨]兼给事雅乐用四人,夜诵员五人,刚、别柎员二人,[⑩]给盛德主调篴员二人,[⑪][22]听工以律知日冬夏至一人,钟工、磬工、箫工员各一人,仆射二人主领诸乐人,皆不可罢。竽工员三人,一人可罢。[⑫]琴工员五人,三人可罢。柱工员二人,一人可罢。[⑬]绳弦工员六人,四人可罢。[⑭]郑四会员六十二人,一人给事雅乐,六十一人可罢。张瑟员八人,七人可罢。安世乐鼓员十二人,十九人可罢。沛吹鼓员十二人,族歌鼓员二十七人,陈吹鼓员十三人,商乐鼓员十四人,东海鼓员十六人,长乐鼓员十三人,

缦乐鼓员十三人,⑮凡鼓八,员百二十八人,朝贺置酒,陈前殿房中,不应经法。治竽员五人,楚鼓员六人,常从倡三十人,常从象人四人,⑯诏随常从倡十六人,秦倡员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员三人,诏随秦倡一人,雅大人员九人,朝贺置酒为乐。楚四会员十七人,巴四会员十二人,铙四会员十二人,⑰齐四会员十九人,蔡讴员三人,齐讴员六人,竽瑟钟磬员五人,皆郑声,可罢。师学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给大官驺马酒,⑱其七十人可罢。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罢。可领属大乐,其四百四十一人不应经法,或郑卫之声,皆可罢。"奏可。然百姓渐渍日久,又不制雅乐有以相变,豪富吏民湛沔自若,⑲陵夷坏于王莽。"

①师古曰:"五侯,王凤以下也。定陵,淳于长也。富平,张放。"

②师古曰:"孙读曰逊。"

③师古曰:"趋读曰趣。趣,鸾也。"

④师古曰:"辟读曰僻也。"

⑤师古曰:"源,水泉之本。"

⑥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

⑦师古曰:"巴,巴人也。俞,俞人也。当高祖初为汉王,得巴俞人,并趫捷善斗,与之定三秦灭楚,因存其武乐也。巴俞之乐因此始也。巴即今之巴州,俞即今之(俞)[渝]州,[23]各其本地。"

⑧晋灼曰:"邡音方。"

⑨师古曰:"招读与翘同。"

⑩师古曰:"刚及别柎皆鼓名也。柎音肤。"

⑪师古曰:"篪以竹为之,七孔,亦笛之类也,音池。"

⑫师古曰:"竽,笙类也,三十六簧,音于。"

⑬师古曰:"柱工,主筝瑟之柱者。"

⑭师古曰:"弦,琴瑟之弦。绳言主纠合作之也。"

⑮师古曰:"缦乐,杂乐也,音漫。"

⑯孟康曰:"象人,若今戏虾鱼师子者也。"韦昭曰:"著假面者也。"师古曰:"孟说是。"

⑰李奇曰:“疑是鼗。”韦昭曰:“铙,国名,音猱。”师古曰:“韦说是也。铙音姚。”

⑱李奇曰:“以马乳为酒,撞挏乃成也。”师古曰:“挏音动。为酪味如酒,而饮之亦可醉,故呼马酒也。”

⑲师古曰:“湛读曰沈,又读曰耽。自若,言自如故也。”

今海内更始,民人归本,户口岁息,[①]平其刑辟,牧以贤良,至于家给,既庶且富,则须庠序礼乐之教化矣。[②]今幸有前圣遗制之威仪,诚可法象而补备之,经纪可因缘而存著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百世可知也。”[③]今大汉继周,久旷大仪,未有立礼成乐,此贾(宜)〔谊〕、[24]仲舒、王吉、刘向之徒所为发愤而增叹也。[④]

①师古曰:“今谓班氏撰书时也。息,生也。”

②师古曰:“家给,解已在前。庶,众也。论语云孔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故班氏引之也。”

③师古曰:“论语载孔子答子张之言也。”

④师古曰:“感叹也。”

【校勘记】

〔1〕(大不备)或莫甚焉。　王先谦说“大不备”三字误衍。“或”古“惑”字。通鉴不重三字,“或”作“惑”,是所见本不误。

〔2〕(毋常人)〔每常大〕行礼乃置。　“毋常人”,景祐本作“每常大”。殿本“常”作“当”。

〔3〕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也〕,不使邪气得接焉,　景祐本如此。

〔4〕麤(古)〔作〕麁字,〔非是〕。　景祐本如此。按“麁”是“麤”之俗字,故说非是。

〔5〕而说论语者乃以为(追)鲁哀公时礼坏乐崩,　景祐、殿本无“追”字。

〔6〕 高(祖)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 王念孙说"祖"字涉上下文而衍，景祐本作"高庙"，是也。

〔7〕 以(明)示天下之安和也。 王念孙说"明"字涉下两"明"字而衍，景祐本无。

〔8〕 更重立(之)〔也〕。 景祐、殿本都作"也"。

〔9〕 言各置(郊)〔部〕校， 景祐、殿、局本都作"部"。王先谦说作"部"是。

〔10〕 桂华 钱大昭说，此二字是练时日、帝临、青阳之类，所以记章数也。但存桂华、美若二章之名，其馀俱脱去耳。

〔11〕 美(芳)〔若〕 刘奉世说，桂华、美芳皆二诗章名，本侧注在前章之末，传写之误，遂以冠后。后词无"美芳"，亦当作"美若"矣。

〔12〕 蛮夷遭(择)〔译〕致福贡也。 景祐、殿本都作〔译〕。王先谦说作"译"是。

〔13〕 (列)〔烈〕腾八荒。 景祐、殿本都作"烈"。王先谦说作"烈"是。

〔14〕 享字合韵宜(因)〔音〕乡。 景祐、殿本都作"音"。王先谦说作"音"是。

〔15〕 马毛色如虎脊〔者〕有两也。 "者"字据景祐、殿本补。

〔16〕 (几)〔凡〕千里而至东道。 景祐、殿本都作"凡"。王先谦说作"凡"是。

〔17〕 灵寝(平而)鸿，长生豫。 王先谦说，八字不成句义，"平而"二字当衍。颜注亦未为"平"字释义，衍文明矣。

〔18〕 析奚(道)〔遗〕? 景祐、殿、局本都作"遗"。王先谦说作"遗"是。

〔19〕 世受(可)〔河〕间乐， 钱大昭说"可"当作"河"。按景祐、殿、局本都作"河"。

〔20〕 但闻(鉴)〔铿〕锵， 景祐、殿、局本都作"铿"。王先谦说作"铿"是。

〔21〕 (不)〔小〕国藩臣， 钱大昭说"不"疑"小"字之讹。按景祐、殿本都作"小"。

〔22〕 刚、别栩员二人，⑩给盛德主调篪员二人， 注⑩原在"盛德"下。王先谦说"给盛德"三字当下属。

〔23〕 俞即今之(俞)〔渝〕州。 景祐、殿本都作"渝"。王先谦说作"渝"是。

〔24〕 贾(宜)〔谊〕 景祐、殿本都作"谊"。王先谦说作"谊"是。

汉书卷二十三

刑法志第三

夫人宵天地之颎,[①]怀五常之性,[②]聪明精粹,[③]有生之最灵者也。爪牙不足以供耆欲,趋走不足以避利害,[④]无毛羽以御寒暑,必将役物以为养,任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为贵也。故不仁爱则不能群,不能群则不胜物,不胜物则养不足。群而不足,争心将作,上圣卓然先行敬让博爱之德者,众心说而从之。[⑤]从之成群,是为君矣;归而往之,是为王矣。[⑥]洪范曰:"天子作民父母,为天下王。"[⑦]圣人取类以正名,而谓君为父母,明仁爱德让,王道之本也。爱待敬而不败,德须威而久立,故制礼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圣人既躬明哲之性,[⑧]必通天地之心,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动缘民情,而则天象地。[⑨]故曰先王立礼,"则天之明,因地之性"也。[⑩]刑罚威狱,以类天之震曜杀戮也;[⑪]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也。书云"天秩有礼","天讨有罪"。[⑫]故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礼,[⑬]因天讨而作五刑。[⑭]大刑用甲兵,[⑮]其次用斧钺;[⑯]中刑用刀锯,[⑰]其次用钻凿;[⑱]薄刑用鞭扑。[⑲]大者陈诸原野,[⑳]小者致之市朝,[㉑]其所蔇来者上矣。[㉒]

①应劭曰:"宵,类也。头圆象天,足方象地。"孟康曰:"宵,化也,言禀天地气化而生也。"师古曰:"宵义与肖同,应说是也,故庸妄之人谓之不肖,言其状颎无所象似也。颎,古貌字。"

②师古曰:"五常,仁、义、礼、智、信。"

③师古曰:"精,细也,言其识性细密也。粹,淳也,音先遂反。"

④师古曰:"耆读曰嗜。"

⑤师古曰:"说读曰悦。"

⑥师古曰:“言争往而归之也。”

⑦师古曰:“洪范,周书也。

⑧师古曰:“躬谓身亲有之。”

⑨师古曰:“则,法也。”

⑩师古曰:“春秋左氏传载郑大夫子太叔之辞也。”

⑪师古曰:“震谓雷电也。”

⑫师古曰:“此虞书咎繇谟之辞也。秩,叙也。言有礼者天则进叙之,有罪者天则讨治之。”

⑬师古曰:“五礼,吉、凶、宾、军、嘉。”

⑭师古曰:“其说在下也。”

⑮张晏曰:“以六师诛暴乱。”

⑯韦昭曰:“斩刑也。”

⑰韦昭曰:“刀,割刑。锯,刖刑也。”

⑱韦昭曰:“钻,髌刑也。凿,黥刑也。”师古曰:“钻,钻去其髌骨也。钻音子端反。髌音频忍反。”

⑲师古曰:“扑,杖也,音普木反。”

⑳师古曰:“谓征讨所杀也。”

㉑应劭曰:“大夫以上尸诸朝,士以下尸诸市。”

㉒师古曰:“繇读与由同。”

自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①]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定水害。[②]唐虞之际,至治之极,犹流共工,放讙兜,窜三苗,殛鲧,然后天下服。[③]夏有甘扈之誓,[④]殷、周以兵定天下矣。[⑤]天下既定,戢减干戈,教以文德,[⑥]而犹立司马之官,设六军之众,[⑦]因井田而制军赋。地方一里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方十里;成十为终,终十为同,同方百里;同十为封,封十为畿,畿方千里。有税有(租)〔赋〕。[⑧][1]税以足食,赋以足兵。故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

十二人，干戈备具，是谓乘马之法。⑨一同百里，提封万井，⑩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园囿术路，三千六百井，⑪定出赋六千四百井，戎马四百匹，兵车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⑫是谓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万井，定出赋六万四千井，戎马四千匹，兵车千乘，此诸侯之大者也，是谓千乘之国。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万井，定出赋六十四万井，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故称万乘之主。戎马车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搜，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狝，冬大阅以狩，⑬皆于农隙以讲事焉。⑭五国为属，属有长；十国为连，连有帅；⑮三十国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为州，州有牧。连帅比年简车，⑯卒正三年简徒，⑰群牧五载大简车徒，此先王为国立武足兵之大略也。

①郑氏曰："涿鹿在彭城南。与炎帝战，炎帝火行，故云火(炎)〔灾〕。"[2]李奇曰："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今言涿鹿，地有二名也。"文颖曰："国语云，黄帝，炎帝弟也。炎帝号神农，火行也，后子孙暴虐，黄帝伐之，故言以定火灾。律历志云'与炎帝后战于阪泉'。涿鹿在上谷，今见有阪泉地黄帝祠。"师古曰："文说是也。彭城者，上谷北别有彭城，非宋之彭城也。"

②文颖曰："共工，主水官也，少昊氏衰，秉政作害，颛顼伐之。本主水官，因为水行也。"师古曰："共读曰龚。次下亦同。"

③师古曰："舜受尧禅而流共工于幽州，放灌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也。殛，诛也，音居力反。"

④师古曰："谓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作甘誓，事见夏书。扈国，今鄠县是也。甘即甘水之上。"

⑤师古曰："谓汤及武王。"

⑥师古曰："戢，敛也。"

⑦师古曰："司马，夏官卿，掌邦政，军旅属焉。万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则六军也。"

⑧师古曰："税者，田租也。赋谓发敛财也。"

⑨郑氏曰："甲士在车上也。"师古曰："乘音食证反。其下并同。"

⑩苏林曰："提音祇，陈留人谓举田为祇。"李奇曰："提，举也，举四封之内也。"师古曰："李说是也。提读如本字，苏音非也。说者或以为积土而封谓之堤

封,既改文字,又失义也。”

⑪臣瓒曰:“沈斥,水田舄卤也。”如淳曰:“术,大道也。”师古曰“川谓水之通流者也。沈谓居深水之下也。斥,咸卤之地。”

⑫师古曰:“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地。尔雅曰‘采、寮,官也’。说者不晓采地之义,因谓菜地,云以种菜,非也。”

⑬师古曰:“振旅,整众也。搜,搜择不任孕者。拔舍,草止,不妨农也。苗,为苗除害也。治兵,观威武也。狝,应杀气也。大阅,简车马也。狩,火田。一曰,狩,守也,围守而取之。拔音步末反。”

⑭师古曰:“隙,空闲也。讲,和习之也。”

⑮师古曰:“长音竹两反。帅音所类反。”

⑯师古曰:“比年,频年也。”

⑰师古曰:“徒,人众。”

周道衰,法度墮,[①]至齐桓公任用管仲,而国富民安。公问行伯用师之道,[②]管仲曰:“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大国亦将修之,而小国设备,则难以速得志矣。”于是乃作内政而寓军令焉,[③]故卒伍定呼里,而军政成呼郊。连其什伍,[④]居处同乐,死生同忧,祸福共之,故夜战则其声相闻,昼战则其目相见,缓急足以相死。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内尊天子,以安诸夏。[⑤]齐(威)〔桓〕既没,[3]晋文接之,亦先定其民,作被庐之法,[⑥]总帅诸侯,迭为盟主。[⑦]然其礼已颇僭差,又随时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二伯之后,浸以陵夷,[⑧]至鲁成公作丘甲,[⑨]哀公用田赋,[⑩]搜狩治兵大阅之事皆失其正。春秋书而讥之,以存王道。于是师旅亟动,百姓罢敝,[⑪]无伏节死难之谊。孔子伤焉,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⑫]故称子路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而子路亦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⑬]治其赋兵教以礼谊之谓也。

①师古曰:“墮即堕字。堕,毁也,音火规反。

②师古曰:“伯读曰霸。”

③师古曰:“寓,寄也,寄于内政而修军令也。”

④师古曰:“五人为伍,二伍为什。”

⑤师古曰:“攘,却也。诸夏,中国之诸侯也。夏,大也,言大于四夷也。攘音人羊反。”

⑥应劭曰:“搜于被庐之地,作执秩以为六官之法,因以名之也。”师古曰:“被庐,晋地也。被音皮义反。”

⑦师古曰:“迭,互也,音大结反。”

⑧师古曰:“浸,渐也。陵夷,颓替也。二伯,齐桓公、晋文公也。伯读曰霸。”

⑨师古曰:“丘,十六井也,止出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也,乃出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耳。今乃使丘出甸赋,违常制也。一说,别令人为丘作甲也。士农工商四类异业,甲者非凡人所能为,而令作之,讥不正也。”

⑩师古曰:“田赋者,别计田亩及家财各为一赋。言不依古制,役烦敛重也。”

⑪师古曰:“亟,屡也,音丘吏反。罢读曰疲。”

⑫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非其不素习。”

⑬师古曰:“皆论语所载也。方,道也。比音必寐反。”

春秋之后,灭弱吞小,并为战国,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视。① 而秦更名角抵,② 先王之礼没于淫乐中矣。雄桀之士因势辅时,作为权诈以相倾覆,吴有孙武,齐有孙膑,③ 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敌立胜,垂著篇籍。当此之时,合从连衡,④ 转相攻伐,代为雌雄。⑤ 齐愍以技击强,⑥ 魏惠以武卒奋,⑦ 秦昭以锐士胜。⑧ 世方争于功利,而驰说者以孙、吴为宗。时唯孙卿明于王道,⑨ 而非之曰:“彼孙、吴者,上势利而贵变诈;施于暴乱昏嫚之国,君臣有间,⑩ 上下离心,政谋不良,故可变而诈也。夫仁人在上,为下所卬,⑪ 犹子弟之卫父兄,若手足之扞头目,何可当也?⑫ 邻国望我,欢若亲戚,芬若椒兰,顾视其上,犹焚灼仇雠。人情岂肯为其所恶而攻其所好哉? 故以桀攻桀,犹有巧拙;以桀诈尧,若卵投石,夫何幸之有!⑬ 诗曰:‘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

莫我敢遏。’⑭言以仁谊绥民者，无敌于天下也。若齐之技击，得一首则受赐金。事小敌脆，则媮可用也；⑮事巨敌坚，则涣然离矣。⑯是亡国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属之甲，⑰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冑带剑，嬴三日之粮，⑱日中而趋百里，⑲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⑳如此，则其地虽广，其税必寡，其气力数年而衰。是危国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陿厄，其使民也酷烈。㉑劫之以势，隐之以厄，㉒狃之以赏庆，道之以刑罚，㉓使其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战无由也。功赏相长，五甲首而隶五家，㉔是最为有数，故能四世有胜于天下。然皆干赏蹈利之兵，庸徒鬻卖之道耳，㉕未有安制矜节之理也。㉖故虽地广兵强，鰓鰓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轧己也。㉗至乎齐桓、晋文之兵，可谓入其域而有节制矣，㉘然犹未本仁义之统也。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锐士，㉙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之仁义。”

①师古曰：“视读曰示。”

②师古曰：“抵音丁礼反，解在武纪。”

③师古曰：“膑音频忍反。”

④师古曰：“衡，横也。战国时，齐、楚、韩、魏、燕、赵为从，秦国为衡。从音子容反。谓其地形南北从长也。秦地形东西横长，故为衡也。”

⑤师古曰：“代亦迭也。”

⑥孟康曰：“兵家之技巧。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

⑦师古曰：“奋，盛起。”

⑧师古曰：“锐，勇利。”

⑨师古曰：“孙卿，楚人也，姓荀字况，避汉宣帝之讳，故改曰孙卿。

⑩师古曰：“言有间隙不谐和。”

⑪师古曰：“卬读曰仰。”

⑫师古曰：“扞，御难也，音下旦反。”

⑬师古曰：“言往必破碎。”

⑭师古曰：“殷颂长发之诗也。武王谓汤也。虔，敬也。遏，止也。言汤建号

兴师,本犹仁义,虽执戚钺,以敬为先,故得如火之盛,无能止也。”

⑮师古曰:“媮与偷同,谓苟且。”

⑯师古曰:“巨,大也。涣然,散貌。”

⑰服虔曰:“作大甲三属,竟人身也。”苏林曰:“兜鍪也,盆领也,髀禆也。”如淳曰:“上身一,髀禆一,跻缴一,凡三属也。”师古曰:“如说是也。属,联也,音之欲反。髀音陛。跻即胫字。”

⑱师古曰:“个读曰箇。箇,枚也。胄,兜鍪也。冠胄带剑者,著兜鍪而又带剑也。赢谓担负也,音盈。”

⑲师古曰:“中,一日之中。”

⑳师古曰:“中试,试之而中科条也。复谓免其赋税也。利田宅者,给其便利之处也。中音竹仲反。复音方目反。”

㉑师古曰:“陿,地小也。隘,险固也。酷,重厚也。烈,猛威也。”

㉒郑氏曰:“秦地多隘,臧隐其民于隘中也。”臣瓒曰:“秦政急峻,隐括其民于隘狭之法。”师古曰:“郑说是也。”

㉓师古曰:“狃,串习也,音女九反。道读曰导。”

㉔服虔曰:“能得著甲者五人首,使得隶役五家也。”如淳曰:“役隶五家,是为相君长。”

㉕师古曰:“鬻音育。”

㉖师古曰:“矜,(特)〔持〕也。”[4]

㉗苏林曰:“鰓音慎而无礼则蒽之蒽。鰓,惧貌也。”张晏曰:“軋,践轹也。”师古曰:“鰓音先祀反。軋音于黠反。”

㉘孟康曰:“入王兵之域,而未尽善也。”

㉙师古曰:“直亦当也。”

故曰:“善师者不陈,[①]善陈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亡。”若夫舜修百僚,咎繇作士,[②]命以“蛮夷猾夏,寇贼奸轨”,[③]而刑无所用,所谓善师不陈者也。汤、武征伐,陈师誓众,而放禽桀、纣,[④]所谓善陈不战者也。齐桓南服强楚,使贡周室,[⑤]北伐山戎,为燕开路,[⑥]存亡继绝,功为伯首,[⑦]所谓善战不败者也。楚昭王遭阖庐之祸,国灭出亡,[⑧]

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 何患无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贤也!"⑨相与从之。或犇走赴秦,号哭请救,⑩秦人(怜之谓)〔为〕之出兵。⑪[5]二国并力,遂走吴师,⑫昭王返国,⑬所谓善败不亡者也。若秦因四世之胜,据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徒,奋其爪牙,禽猎六国,以并天下。⑭穷武极诈,士民不附,卒隶之徒,还为敌雠,⑮焱起云合,果共轧之。⑯斯为下矣。凡兵,所以存亡继绝,救乱除害也。故伊、吕之将,子孙有国,与商周并。⑰至于末世,苟任诈力,以快贪残,争城杀人盈城,争地杀人满野。孙、吴、商、白之徒,皆身诛戮于前,而(功)〔国〕灭亡于后。⑱[6]报应之势,各以类至,其道然矣。

①师古曰:"战陈之义本因陈列为名,而音变耳,字则作陈,更无别体。而末代学者辄改其字旁从车,非经史之本文也。今宜依古,不从流俗也。"

②师古曰:"士师,理官,谓司寇之职也。"

③师古曰:"虞书舜典舜命咎繇之文也。猾,乱也。夏,诸夏也。寇谓攻剽,贼谓杀人。在外为奸,在内为轨。"

④师古曰:"谓汤誓、泰誓、牧誓是也。"

⑤师古曰:"谓僖四年伐楚,次于陉,责包茅不入,王祭不供也。"

⑥师古曰:"谓庄三十年伐山戎,以其病燕故也。"

⑦师古曰:"谓存三亡国,卫、邢、鲁也。伯读曰霸。"

⑧师古曰:"谓定四年吴入郢,楚子出,涉睢济江,入于云中也。"

⑨师古曰:"言无有如此君者。"

⑩师古曰:"谓申包胥如秦乞师也。犇,古奔字。"

⑪师古曰:"谓秦子蒲、子武帅车五百乘以救楚也。"

⑫师古曰:"谓子蒲大败夫概王于沂,(遂)〔蓬〕射之子[7]从子西败吴师于军祥。"

⑬师古曰:"吴师已归,楚子入郢。"

⑭师古曰:"言如猎之取兽。"

⑮师古曰:"谓陈胜、吴广、英布之徒也。"

⑯师古曰:"焱,疾风也。如焱之起,言其速也。如云之合,言其盛也。焱音必

遥反。”

⑰师古曰:“言其同盛衰也。”

⑱师古曰:“孙武、孙膑、吴起、商鞅、白起也。”

汉兴,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宽仁之厚,总揽英雄,以诛秦、项。任萧、曹之文,用良、平之谋,骋陆、郦之辩,明叔孙通之仪,文武相配,大略举焉。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于郡国,[①]京师有南北军之屯。至武帝平百粤,内增七校,[②]外有楼船,皆岁时讲肄,修武备云。[③]至元帝时,以贡禹议,始罢角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

①师古曰:“踵,因也。”

②晋灼曰:“百官表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凡八校尉,胡骑不常置,故此言七也。”

③师古曰:“肄,习也,音弋二反。”

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并用之,[①]废一不可,谁能去兵?”鞭扑不可弛于家,[②]刑罚不可废于国,征伐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顺耳。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③]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辅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则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制者广。三代之盛,至于刑错兵寝者,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极功也。[④]

①师古曰:“五材,金、木、水、火、土也。”

②师古曰:“弛,放也,音式尔反。”

③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

④师古曰:“刑错兵寝,皆谓置而弗用也。”

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国,诘四方:[①]一曰,刑新邦用轻典;[②]二曰,刑平邦用中典;[③]三曰,刑乱邦用重典。[④]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所谓刑平邦用中典者也。[⑤]凡杀人者踣诸市,[⑥]墨者使守门,[⑦]劓者使守关,[⑧]宫者使守内,[⑨]刖者使守囿,[⑩]完者使守积。[⑪]其奴,男子入于罪隶,[⑫]女子入舂槀。[⑬]凡有爵者,

与七十者，与未龀者，皆不为奴。”⑭

①师古曰：“诘，责也，音口一反。字或作诰，音工到反。诰，谨也，以刑治之令谨敕也。”

②师古曰：“新辟地立君之国，其人未习于教，故用轻法。”

③师古曰：“承平守成之国，则用中典常行之法也。”

④师古曰：“篡杀畔逆之国，化恶难移，则用重法诛杀之也。自此以上（皆）〔大〕司寇所职也。”[8]

⑤师古曰：“墨，黥也，凿其面以墨涅之。劓，截鼻也。宫，淫刑也，男子割腐，妇人幽闭。刖，断足也。杀，死刑也。自此以上，司刑所职也。劓音午冀反。刖音五刮反，又音月。”

⑥师古曰：“踣谓毙之也，音妨付反。”

⑦师古曰：“黥面之人不妨禁卫也。”

⑧师古曰：“以其貌毁，故远之。”

⑨师古曰：“人道既绝，于事便也。”

⑩师古曰：“驱御禽兽，无足可也。”

⑪师古曰：“完谓不亏其体，但居作也。积，积聚之物也。自此以上，掌戮所职也。”

⑫李奇曰：“男女徒总名为奴。”

⑬孟康曰：“主暴燥舂之也。”韦昭曰：“舂，舂人；槁，槁人也。给此二官之役。”师古曰：“槁音古老反。”

⑭师古曰：“有爵，谓命士以上也。乿，毁一齿，男子八岁，女子七岁，而毁齿矣。自此以上，司厉所职也。”

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时作刑，以诘四方。① 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髌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② 五刑之属三千，③ 盖多于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谓刑乱邦用重典者也。

①师古曰：“穆王，昭王之子也，享国既百年，而王眊乱荒忽，乃命甫侯为司寇，商度时宜，而作刑之制，以治四方也，甫，国名也。眊音莫报反。度音大各反。”

②师古曰:“膑罚,去膝头骨。大辟,死刑也。髌音频忍反。”

③师古曰:“五者之刑凡三千。”

春秋之时,王道浸坏,教化不行,① 子产相郑而铸刑书。② 晋叔向非之曰:③“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④ 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谊,纠之以政,⑤ 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⑥ 制为禄位以劝其从,⑦ 严断刑罚以威其淫。⑧ 惧其未也,故诲之以忠,悖之以行,⑨ 教之以务,⑩ 使之以和,⑪ 临之以敬,莅之以强,⑫ 断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⑬ 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侥幸以成之,弗可为矣。⑭ 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⑮ 三辟之兴,皆叔世也。⑯ 今吾子相郑国,制参辟,铸刑书,⑰ 将以靖民,不亦难乎!⑱ 诗曰:‘仪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⑲ 又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⑳ 如是,何辟之有?㉑ 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㉒ 锥刀之末,将尽争之,㉓ 乱狱滋丰,货赂并行。㉔ 终子之世,郑其败呼!”子产报曰:“若吾子之言,侨不材,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㉕ 偷薄之政,自是滋矣。孔子伤之,曰:“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㉖“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㉗ 孟氏使阳肤为士师,㉘ 问于曾子,㉙ 亦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㉚

①师古曰:“浸,渐也。”

②师古曰:“子产,郑大夫公孙侨也。铸刑法于鼎,事在昭六年。”

③师古曰:“叔向,晋大夫羊舌肸也。遗其书以非之。向音许两反。”

④李奇曰:“先议其犯事,议定然后乃断其罪,不为一成之刑著于鼎也。”师古曰:“虞舜则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周礼则三典五刑,以诘邦国。非不豫设,但弗宣露使人知之。”

⑤师古曰:“闲,防也。纠,举也。”

⑥师古曰:“奉,养也。”

⑦师古曰:“劝其从教之心也。”

⑧师古曰:“淫,放也。”

⑨晋灼曰:“憪,古竦字也。”师古曰:“憪谓奖也,又音所项反。”

⑩师古曰:“时所急。”

⑪师古曰:“悦以使人也。”

⑫师古曰:“莅谓监视也。”

⑬师古曰:“上谓公侯也。官,卿佐也。长、师,皆列职之首也。”

⑭师古曰:“辟,法也。为,治也。权移于法,故人不畏上,因危文以生诈妄,侥幸而成巧,则弗可治也。”

⑮韦昭曰:“谓正刑五,及流、赎、鞭、扑也。”

⑯师古曰:“叔世言晚时也。”

⑰孟康曰:“谓夏、殷、周乱政所制三辟也。”

⑱师古曰:“靖,安也,一曰治也。”

⑲师古曰:“周颂我将之诗也。言法象文王之德,以为仪式,则四方日以安靖也。”

⑳师古曰:“大雅文王诗也。孚,信也。又言法象文王,则万国皆信顺也。”

㉑师古曰:“若诗所言,不宜制刑辟。”

㉒师古曰:“取证于刑书。”

㉓师古曰:“喻微细。”

㉔师古曰:“滋,益也。”

㉕师古曰:“言虽非长久之法,且救当时之敝。”

㉖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格,正也。言用德礼,则人有耻而自正;尚政刑,则下苟免而无耻。”

㉗师古曰:“亦论语所载孔子之言也。礼以治人,乐以易俗,二者不兴,则刑罚滥矣。错,置(矣)〔也〕。”[9]

㉘师古曰:“亦论语所载。阳肤,曾子弟子也。士师,狱官。”

㉙师古曰:“问何以居此职也。”

㉚师古曰:“此曾子对辞。(前)〔言〕萌俗浇离,[10]轻犯于法,乃由上失其道,非

下之过。今汝虽得狱情，当哀矜之，勿(自)喜也。”

陵夷至于战国，韩任申子，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①]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胁、镬亨之刑。[②]

①师古曰：“参夷，夷三族。”

②师古曰：“鼎大而无足曰镬，以煮人也。”

至于秦始皇，兼吞战国，遂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躬操文墨，[①]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縻石之一。[②]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

①师古曰：“躬，身也。操，执持也，音千高反。”

②服虔曰：“縻，称也。石，百二十斤也。始皇省读文书，日以百二十斤为程。”

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蠲削烦苛，兆民大说。[①]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②]于是相国萧何攈摭秦法，[③]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

①师古曰：“说读曰悦。”

②师古曰：“御，止也。”

③师古曰：“攈摭，谓收拾也。攈音九问反。摭音之石反。”

当孝惠、高后时，百姓新免毒蠹，人欲长幼养老。[①]萧、曹为相，填以无为，[②]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

①师古曰：“蠹音呼各反。”

②师古曰：“言以无为之法填安百姓也。填音竹刃反。”

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徵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①]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浸息。[②]风流笃厚，禁罔疏阔。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③]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④]有刑错之风。

①师古曰：“讦，面相斥罪也，音居谒反。”

②师古曰:“畜读曰蓄。浸,益也。息,生也。”

③师古曰:“从轻断。”

④师古曰:“谓普天之下重罪者也。”

即位十三年,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诏狱逮系长安。[①]淳于公无男,有五女,当行会逮,骂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缓急非有益(也)!”[11]其少女缇萦,自伤悲泣,[②]乃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③]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亡繇也。[④]妾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诏御史: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⑤]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与![⑥]吾甚自愧。故夫训道不纯而愚民陷焉。[⑦]诗曰:‘恺弟君子,民之父母。’[⑧]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⑨]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⑩]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⑪]具为令。”[⑫]

①师古曰:“逮,及也。辞之所及,则追捕之,故谓之逮。一曰逮者,在道将送,防御不绝,若今之传送囚也。”

②师古曰:“缇萦,女名也。缇音他弟反。”

③师古曰:“属,,联也,音之欲反。”

④师古曰:“繇读与由同。由,从也。”

⑤孟康曰:“黥、劓二,(则)〔刖〕左右趾合一,[12]凡三也。”

⑥师古曰:“与读曰欤。”

⑦师古曰:“道读曰导。”

⑧师古曰:“大雅泂酌之诗也。言君子有和乐简易之德,则其下尊之如父,亲之如母也。”

⑨师古曰:“繇读与由同。”

⑩师古曰:“息,生也。”

⑪孟康曰:“其不亡逃者,满其年数,得免为庶人。”

⑫师古曰:“使更为条制。”

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奏言:“肉刑所以禁奸,所由来者久矣。陛下下明诏,怜万民之一有过被刑者终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于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谨议请定律曰:诸当完者,完为城旦舂;[①]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止者,笞五百;当斩右止,及杀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命复有笞罪者,皆弃市。[②]罪人狱已决,完为城旦舂,满三岁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岁,为隶臣妾。隶臣妾一岁,免为庶人。[③]隶臣妾满二岁,为司寇。司寇一岁,及作如司寇二岁,皆免为庶人。[④]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⑤]前令之刑城旦舂岁而非禁锢者,如完为城旦舂岁数以免。[⑥]臣昧死请。”制曰:“可。”是后,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右止者又当死。斩左止者笞五百,当劓者笞三百,率多死。[⑦]

①臣瓒曰:“文帝除肉刑,皆有以易之,故以完易髡,以笞代劓,以钛左右止代刖。今既曰完矣,不复云以完代完也。此当言髡者完也。”

②李奇曰:“命,逃亡也。复于论命中有罪也。”晋灼曰:“命者,名也,成其罪也。”师古曰:“止,足也。当斩右足者,以其罪次重,故从弃市也。杀人先自告,谓杀人而自首,得免罪者也。吏受赇枉法,谓曲公法而受赂者也。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即今律所谓主守自盗者也。杀人害重,受赇盗物,赃污之身,故此三罪已被论名而又犯笞,亦皆弃市也。今流俗书本‘笞三百’‘笞五百’之上及‘劓者’之下有‘籍笞’字,‘复有笞罪’亦云‘复有籍笞罪’,皆后人妄加耳,旧本无也。”

③师古曰:“男子为隶臣,女子为隶妾。鬼薪白粲满(三)〔一〕岁为隶臣,[13]隶臣一岁免为庶人。隶妾亦然也。”

④如淳曰:“罪降为司寇,故一岁,正司寇,故二岁也。”

⑤师古曰:“于本罪中又重犯者也。”

⑥李奇曰:“谓文帝作此令之前有刑者。”

⑦师古曰:“斩右止者弃市,故入于死。以笞五百代斩左止,笞三百代劓,笞数

既多，亦不活也。”

景帝元年，下诏曰：“加笞与重罪无异，①幸而不死，不可为人。②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犹尚不全。至中六年，又下诏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毕，朕甚怜之。其减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③丞相刘舍、御史大夫卫绾请：“笞者，箠长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节。当笞者笞臀。④毋得更人。⑤毕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然酷吏犹以为威。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轻，民易犯之。

①孟康曰：“重罪谓死刑。”

②师古曰：“谓不能自起居也。”

③师古曰：“箠，策也，所以击者也，音止蕊反。”

④如淳曰：“然则先时笞背也。”师古曰：“臀音徒门反。”

⑤师古曰：“谓行笞者不更易人也。”

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①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②缓深故之罪，③急纵出之诛。④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罔浸密。⑤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⑥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⑦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⑧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⑨议者咸冤伤之。

①师古曰：“耗，损也，音呼到反。”

②师古曰：“见知人犯法不举告为故纵，而所监临部主有罪并连坐也。

③孟康曰：“孝武欲急刑，吏深害及故入人罪者，皆宽缓。”

④师古曰：“吏释罪人，疑以为纵出，则急诛之。亦言尚酷。”

⑤师古曰：“浸，渐也。其下亦同。”

⑥师古曰：“比，以例相比况也。”

⑦师古曰：“不晓其指，用意不同也。”

⑧师古曰:"弄法而受财,若市买之交易。"

⑨师古曰:"傅读曰附。"

宣帝自在闾阎而知其若此,及即尊位,廷史路温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语在温舒传。上深愍焉,乃下诏曰:"间者吏用法,巧文浸深,是朕之不德也。夫决狱不当,使有罪兴邪,不辜蒙戮,①父子悲恨,朕甚伤之。今遣廷史与郡鞫狱,任轻禄薄,②其为置廷平,秩六百石,员四人。其务平之,以称朕意。"于是选于定国为廷尉,求明察宽恕黄霸等以为廷平,季秋后请谳。时上常幸宣室,斋居而决事,③狱刑号为平矣。时涿郡太守郑昌上疏言:"圣王置谏争之臣者,非以崇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以为治,救衰乱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听,虽不置廷平,狱将自正;若开后嗣,不若删定律令。④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奸吏无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听怠,则廷平将招权而为乱首矣。"⑤宣帝未及修正。

①晋灼曰:"当重而轻,使有罪者起邪恶之心也。"师古曰:"有罪者更兴邪恶,无辜者反陷重刑,是决狱不平故。"

②如淳曰:"廷史,廷尉史也。以囚辞决狱事为鞫,谓疑狱也。"李奇曰:"鞫,穷也,狱事穷竟也。"师古曰:"李说是也。"

③如淳曰:"宣室,布政教之室也。重用刑,故斋戒以决事。"晋灼曰:"未央宫中有宣室殿。"师古曰:"晋说是也。贾谊传亦云受釐坐宣室,盖其殿在前殿之侧也,斋则居之。"

④师古曰:"删,刊也。有不便者,则刊而除之。"

⑤苏林曰:"招音翘。翘,举也,犹卖弄也。"孟康曰:"招,求也,招致权著己也。"师古曰:"孟说是也。"

至元帝初立,乃下诏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难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烦多而不约,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罗元元之不逮,①斯岂刑中之意哉!②其议律令可蠲除轻减者,条奏,唯在便安万姓而已。"

①师古曰:"罗,网也。不逮,言意识所不及。"

②师古曰:"中,当也。"

至成帝河平中,复下诏曰:"甫刑云'五刑之属三千,大辟之罚其属二百',①今大辟之刑千有馀条,律令烦多,百有馀万言,奇请它比,日以益滋,②自明习者不知所由,③欲以晓喻众庶,不亦难乎! 于以罗元元之民,夭绝亡辜,岂不哀哉! 其与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习律令者议减死刑及可蠲除约省者,令较然易知,条奏。书不云乎?'惟刑之恤哉!'④其审核之,务准古法,⑤朕将尽心览焉。"有司无仲山父将明之材,⑥不能因时广宣主恩,建立明制,为一代之法,而徒钩摭微细,毛举数事,以塞诏而已。⑦是以大议不立,遂以至今。议者或曰,法难数变,此庸人不达,疑塞治道,圣智之所常患者也。"⑧故略举汉兴以来,法令稍定而合古便今者。

①师古曰:"甫刑,即周书吕刑。初为吕侯,号曰吕刑,后为甫侯,又称甫刑。"

②师古曰:"奇请,谓常文之外,主者别有所请以定罪也。它比,谓引它类以比附之,稍增律条也。奇音居宜反。"

③师古曰:"由,从也。"

④师古曰:"虞书舜典之辞。恤,忧也,言当忧刑也。"

⑤师古曰:"核,究其实也。"

⑥师古曰:"有司以下,史家之言也。大雅烝人之诗曰:'肃肃王命,仲山父将之;邦国若否,仲山父明之。'将,行也。否,不善也。言王有诰命,则仲山父行之;邦国有不善之事,则仲山父明之。故引以为美,伤今不能然也。"

⑦师古曰:"毛举,言举毫毛之事,轻小之甚〔者〕。塞犹当(者)也。"[14]

⑧师古曰:"塞谓不通也。"

汉兴之初,虽有约法三章,网漏吞舟之鱼,①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止,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②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故谓之具五刑。彭越、韩信之属皆受此诛。至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祆言令。孝文二年,又诏丞相、太

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卫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论,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议。"左右丞相周勃、陈平奏言:"父母妻子同产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③收之之道,所由来久矣。臣之愚计,以为如其故便。"文帝复曰:"朕闻之,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④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⑤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于民,为暴者也。⑥朕未见其便,宜孰计之。"平、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惠于天下,使有罪不收,无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谨奉诏,尽除收律、相坐法。"其后,新垣平谋为逆,复行三族之诛。由是言之,风俗移易,人性相近而习相远,信矣。⑦夫以孝文之仁,平、勃之知,犹有过刑谬论如此甚也,而况庸材溺于末流者乎?

①师古曰:"言疏阔,吞舟,谓大鱼也。"

②师古曰:"菹谓醢也。菹音侧于反。"

③师古曰:"重,难也。累音力瑞反。"

④师古曰:"悫,谨也,音丘角反。"

⑤师古曰:"道读曰导。以善导之也。"

⑥师古曰:"法害于人,是法为暴。"

⑦师古曰:"论语云孔子曰'性相近,习相远'也,言人同禀五常之性,其所取舍本相近也,但所习各异,渐渍而移,则相远矣。

周官有五听、八议、三刺、三宥、三赦之法。① 五听:一曰辞听,② 二曰色听,③ 三曰气听,④ 四曰耳听,⑤ 五曰目听。⑥ 八议:一曰议亲,⑦ 二曰议故,⑧ 三曰议贤,⑨ 四曰议能,⑩ 五曰议功,⑪ 六曰议贵,⑫ 七曰议勤,⑬ 八曰议宾。⑭ 三刺: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⑮ 三宥:一曰弗识,二曰过失,三曰遗忘。⑯ 三赦:一曰幼弱,二曰老眊,三曰蠢愚。⑰ 凡囚,"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梏桎,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⑱ 高皇帝七年,制诏御史:"狱之疑者,吏或不敢决,有罪者久而不论,无罪者久系不决。自今以来,县道官狱疑者,各谳所属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当报之。⑲ 所不能决者,皆移廷尉,廷尉亦当报

之。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傅所当比律令以闻。"⑳上恩如此,吏犹不能奉宣。故孝景中五年复下诏曰:"诸狱疑,虽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厌者,辄谳之。"其后狱吏复避微文,遂其愚心。至后元年,又下诏曰:"狱,重事也。人有愚智,官有上下。狱疑者谳,有令谳者已报谳而后不当,谳者不为失。"㉑自此之后,狱刑益详,近于五听三宥之意。三年复下诏曰:"高年老长,人所尊敬也;鳏寡不属逮者,人所哀怜也。㉒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者未乳,㉓师、朱儒㉔当鞫系者,颂系之。"㉕至孝宣元康四年,又下诏曰:"朕念夫耆老之人,发齿堕落,血气既衰,亦无暴逆之心,今或罗于文法,执于囹圄,不得终其年命,朕甚怜之。自今以来,诸年八十非诬告杀伤人,它皆勿坐。"至成帝鸿嘉元年,定令:"年未满七岁,贼斗杀人及犯殊死者,上请廷尉以闻,得减死。"合于三赦幼弱老眊之人。此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便民者也。㉖

①师古曰:"刺,杀也。讯而有罪,则杀之也。宥,宽也。赦,舍也,谓释置也。"

②师古曰:"观其出言,不直则烦。"

③师古曰:"观其颜色,不直则变。"

④师古曰:"观其气息,不直则喘。"

⑤师古曰:"观其听聆,不直则惑。"

⑥师古曰:"观其瞻视,不直则乱。"

⑦师古曰:"王之亲族也。"

⑧师古曰:"王之故旧也。"

⑨师古曰:"有德行者也。"

⑩师古曰:"有道艺者。"

⑪师古曰:"有大勋力者。"

⑫师古曰:"爵位高者也。"

⑬师古曰:"谓尽悴事国者也。"

⑭师古曰:"谓前代之后,王所不臣者也。自五听以下至此,皆小司寇所职也。"

⑮师古曰:"讯,问也,音信。"

⑯师古曰:“弗识,不审也。过失,非意也。遗忘,(勿)〔忽〕忘也。”[15]

⑰师古曰:“幼弱,谓七岁以下。老眊,谓八十以上。蠢愚,生而痴呆者。自三刺以下至此,皆司刺所职也。眊读与耄同。蠢音丑江反,又音贞巷反。”

⑱师古曰:“械在手曰梏,两手同械曰拲,在足曰桎。弊,断罪也。自此以上掌囚所职也。梏音古笃反。拲即拱字也。桎音之日反。弊音蔽。”

⑲师古曰:“当谓处断也。”

⑳师古曰:“傅读曰附。”

㉑师古曰:“解并在景纪。”

㉒师古曰:“属音之欲反。”

㉓师古曰:“乳,产也,音人喻反。”

㉔如淳曰:“师,乐师盲瞽者。朱儒,短人不能走者。”

㉕师古曰:“颂读曰容。容,宽容之,不桎梏。”

㉖师古曰:“近音其斬反。”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善人为国百年,可以胜残去杀矣。”①言圣王承衰拨乱而起,被民以德教,②变而化之,必世然后仁道成焉;至于善人,不入于室,然犹百年胜残去杀矣。③此为国者之程式也。今汉道至盛,历世二百馀载,④考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间,断狱殊死,率岁千馀口而一人,⑤耐罪上至右止,三倍有馀。⑥古人有言:“满堂而饮酒,有一人鄉隅而悲泣,⑦则一堂皆为之不乐。”王者之于天下,譬犹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为之凄怆于心。今郡国被刑而死者岁以万数,天下狱二千馀所,其冤死者多少相覆,狱不减一人,此和气所以未洽者也。

①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此谓若有受命之王,必三十年仁政乃成也。胜残,谓胜残暴之人,使不为恶。去杀,不行杀戮也。”

②师古曰:“被,加也,音皮义反。”

③师古曰:“论语称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也。’言善人不但修践旧迹而已,固少自创制,然亦不能入圣人之室。”

④师古曰:“今谓撰志时。”

⑤如淳曰:“率天下犯罪者千口而有一人死。”

⑥李奇曰:“耐从司寇以上至右止,为千口三人刑。”

⑦师古曰:“鄉读曰向。”

原狱刑所以蕃若此者,[①]礼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贫穷,豪杰务私,奸不辄得,狱豻不平之所致也。[②]书云“伯夷降典,慆民惟刑”,[③]言制礼以止刑,犹堤之防溢水也。今堤防凌迟,礼制未立;死刑过制,生刑易犯;饥寒并至,穷斯滥溢;豪桀擅私,为之囊橐,[④]奸有所隐,则狃而浸广:[⑤]此刑之所以蕃也。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⑥]又曰:“今之听狱者,求所以杀之;古之听狱者,求所以生之。”与其杀不辜,宁失有罪。今之狱吏,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功名,平者多后患。谚曰:“鬻棺者欲岁之疫。”[⑦]非憎人欲杀之,利在于人死也。今治狱吏欲陷害人,亦犹此矣。凡此五疾,狱刑所以尤多者也。”

①师古曰:“蕃,多也,音扶元反。”

②服虔曰:“乡亭之狱曰豻。”臣瓒曰:“狱岸,狱讼也。”师古曰:“小雅小宛之诗云‘宜岸宜狱’。瓒说是也。”

③师古曰:“周书甫刑之辞也。慆,知也。言伯夷下礼法以道人,人习知礼,然后用刑也。”

④师古曰:“有底曰囊,无底曰橐。言容隐奸邪,若囊橐之盛物。”

⑤师古曰:“狃,串习也。浸,渐也。狃音女救反。”

⑥师古曰:“省谓减除之,绝于未然,故曰本也。不失有罪,事止听讼,所以为末。”

⑦师古曰:“鬻,卖也。疫,疠病也。鬻音育。疫音役。”

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祸,人有乐生之虑,与高、惠之间同,而政在抑强扶弱,朝无威福之臣,邑无豪杰之侠。以口率计,断狱少于成、哀之间什八,可谓清矣。[①]然而未能称意比隆于古者,以其疾未尽除,而刑本不正。

①师古曰:“十少其八也。”

善乎！孙卿之论刑也,曰:“世俗之为说者,以为治古者无肉刑,①有象刑墨黥之属,菲履赭衣而不纯,②是不然矣。以为治古,则人莫触罪邪,岂独无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③以为人或触罪矣,而直轻其刑,是杀人者不死,而伤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轻,民无所畏,乱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将以禁暴恶,且惩其(末)〔未〕也。④[16]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宽恶也。故象刑非生〔于〕治古,[17]方起于乱今也。⑤凡爵列官职,赏庆刑罚,皆以类相从者也。一物失称,乱之端也。⑥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刑不当罪,不祥莫大(矣)焉。[18]夫征暴诛悖,治之威也。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故治则刑重,乱则刑轻,⑦犯治之罪固重,犯乱之罪固轻也。书云‘刑罚世重世轻’,此之谓也。”⑧所谓“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⑨安有菲屦赭衣者哉?

①师古曰:“治古,谓上古至治之时也。治音丈吏反。”

②师古曰:“菲,草履也。纯,缘也。衣不加缘,示有耻也。菲音扶味反。纯音之允反。”

③师古曰:“人不犯法,则象刑无所施也。”

④师古曰:“惩,止也。”

⑤如淳曰:“古无象刑也,所有象刑之言者,近起今人恶刑之重,故遂推言古之圣君但以象刑,天下自治。”

⑥师古曰:“称,宜也,音尺孕反。”

⑦李奇曰:“世所以治者,乃刑重也;所以乱者,乃刑轻也。”

⑧师古曰:“周书甫刑之辞也。言刑罚轻重,各随其时。”

⑨师古曰:“虞书益稷曰‘咎繇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言敬其次叙,施其法刑皆明白也。”

孙卿之言既然,又因俗说而论之曰:禹承尧舜之后,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汤武顺而行之者,以俗薄于唐虞故也。今汉承衰周暴秦极敝之

流,俗已薄于三代,而行尧舜之刑,是犹以靳而御骅突,[①]违救时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钳一等。转而入于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②]故死者岁以万数,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之盗,忿怒伤人,男女淫佚,吏为奸臧,[③]若此之恶,髡钳之罚又不足以惩也。故刑者岁十万数,民既不畏,又曾不耻,刑轻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杀盗为威,专杀者胜任,奉法者不治,乱名伤制,不可胜条。是以罔密而奸不塞,刑蕃而民愈嫚。[④]必世而未仁,百年而不胜残,诚以礼乐阙而刑不正也。岂宜惟思所以清原正本之论,删定律令,蠲二百章,以应大辟,[⑤]其馀罪次,于古当生,今触死者,皆可募行肉刑。[⑥]及伤人与盗,吏受赇枉法,男女淫乱,皆复古刑,为三千章。诋欺文致微细之法,悉蠲除。[⑦]如此,则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专杀,法无二门,轻重当罪,民命得全,合刑罚之中,殷天人之和,[⑧]顺稽古之制,成时雍之化。成康刑错,虽未可致,孝文断狱,庶几可及。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天"。[⑨]书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⑩]言为政而宜于民者,功成事立,则受天禄而永年命,所谓"一人有庆,万民赖之"者也。[⑪]

①孟康曰:"以绳缚马口之谓靳。"晋灼曰:"靳,古羁字也。"如淳曰:"骅音捍。突,恶马也。"师古曰:"马络头曰羁也。"

②师古曰:"罔,谓罗网也。"

③师古曰:"佚读与逸同。"

④师古曰:"塞,止也。蕃,多也,音扶元反。嫚与慢同。"

⑤孟康曰:"蠲音撰。"

⑥李奇曰:"欲死邪,欲腐邪?"

⑦师古曰:"诋谓诬也,音丁礼反。"

⑧李奇曰:"殷亦中。"

⑨师古曰:"大雅假乐之诗也。盖嘉成王之德云。"

⑩师古曰:"今文泰誓之辞也。永,长也。"

⑪师古曰:"吕刑之辞也。一人,天子也。言天子用刑详审,有福庆之惠,则众庶咸赖之也。"

【校勘记】

〔1〕 有税有(租)〔赋〕。 王鸣盛说下文即云“税以足食,赋以足兵”,证之颜注则合作“有税有赋”。按景祐、殿本都作“有赋”。

〔2〕 炎帝火行,故云火(炎)〔灾〕。 景祐、殿本都作“灾”。王先谦说作“灾”是。

〔3〕 齐(威)〔桓〕既没, 景祐、殿本都作“桓”。

〔4〕 矜,(特)〔持〕也。 景祐、殿本都作“持”。

〔5〕 秦人(怜之谓)〔为〕之出兵。 景祐本无“怜之”二字。王念孙说通典亦无,疑后人所加。“谓”作“为”。

〔6〕 而(功)〔国〕灭亡于后。 钱大昭说监本、闽本“功”作“国”。按景祐、殿本都作“国”。王先谦说作“国”是。

〔7〕 (遂)〔蕝〕射之子, 王先谦说“遂”当为“蕝”,各本皆误。按景祐本作“蕝”,不误。

〔8〕 自此以上,(皆)〔大〕。司寇所职也。 景祐、殿本都作“大”。

〔9〕 错,置(矣)〔也〕。 景祐、殿、局本都作“也”。王先谦说作“也”是。

〔10〕 (前)〔言〕萌俗浇离, 景祐本“前”作“言”。殿本“萌”作“民”。下“勿自喜也”,景祐本无“自”字。

〔11〕 缓急非有益(也)! 宋祁说姚本“益也”删去“也”字。按景祐本无“也”字”

〔12〕 (则)〔刖〕左右趾合一, 景祐、殿、局本都作“刖”。王先谦说“则”乃“刖”之误。

〔13〕 鬼薪白粲满(三)〔一〕岁为隶臣, 王先谦说“三岁”误,当为“一岁”。

〔14〕 言举毫毛之事,轻小之甚〔者〕。蹇犹当(者)也。 王先谦说“者”字当在“甚”字下。

〔15〕 遗忘,(勿)〔忽〕忘也。 景祐、殿本作“忽”。王先谦说作“忽”是。

〔16〕 且惩其(末)〔未〕也。 钱大昭说荀子作“未”。按殿本作“未”。

〔17〕 故象刑非生〔于〕治古, “于”字据景祐、殿本补。

〔18〕 不祥莫大(矣)焉。 钱大昭说“矣”字衍。按殿本无。

汉书卷二十四上

食货志第四上

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①货谓布帛可衣，②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③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斲木为耜，煣木为耒，耒(耳)〔耨〕之利以教天下”，[1]而食足；④“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货通。⑤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黄帝以下“通其变，使民不倦”。⑥尧命四子以“敬授民时”，⑦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饥”，⑧是为政首。禹平洪水，定九州，⑨制土田，各因所生远近，赋人贡棐，⑩楙迁有无，万国作乂。⑪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故易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⑫财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养成群生，奉顺天德，治国安民之本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亡贫，和亡寡，安亡倾。”⑬是以圣王域民，⑭筑城郭以居之，制庐井以均之，⑮开市肆以通之，⑯设庠序以教之；⑰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⑱圣王量能授事，四民陈力受职，故朝亡废官，邑亡敖民，地亡旷土。⑲

①师古曰：“殖，生也。嘉，善也。”

②师古曰：“衣音于既反。”

③师古曰：“金谓五色之金也。黄者曰金，白者曰银，赤者曰铜，青者曰铅，黑者曰铁。刀谓钱币也。龟以卜占，贝以表饰，故皆为宝货也。”

④师古曰:"斲,斫也。煣,屈也,耒,手耕曲木也。耜,耒端木所以施金也。耨,耕田也。耜音似。煣音人九反。耒音来内反。耨音乃构反。

⑤师古曰:"自'斲木为耜'以至于此,事见易上系辞。"

⑥李奇曰:"器币有不便于时,则变更通利之,使民乐其业而不倦也。"

⑦师古曰:"四子谓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也。事见虞书尧典也。"

⑧孟康曰:"祖,始也。黎民始饥,命弃为稷官也。古文言阻。"师古曰:"事见〔虞书〕舜典。"[2]

⑨师古曰:"九州谓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

⑩应劭曰:"棐,竹器也,所以盛。方曰筐,隋曰棐。"师古曰:"棐读与匪同,禹贡所谓'厥贡漆丝,厥篚织文'之类是也。隋,园而长也。隋音他果反。"

⑪师古曰:"勱与茂同,勉也。言劝勉天下,迁易有无,使之交足,则万国皆治。"

⑫师古曰:"下系之辞。"

⑬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

⑭师古曰:"为邦域。"

⑮师古曰:"井田之中为屋庐。"

⑯师古曰:"肆,列也。"

⑰师古曰:"庠序,礼官养老之处。"

⑱师古曰:"鬻,卖也。鬻音弋六反。"

⑲师古曰:"敖谓逸游也。旷,空也。

理民之道,地著为本。① 故必建步立畛,正其经界。② 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方一里,是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亩,公田十亩,是为八百八十亩,馀二十亩以为庐舍。③ 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则)〔相〕救[3],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齐同,力役生产可得而平也。

①师古曰:"地著,谓安土也,音直略反。"

②师古曰:"畮,古亩字也。"

③师古曰:"庐,田中屋也。春夏居之,秋冬则去。"

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①]农民户人已受田，其家众男为馀夫，亦以口受田如比。[②]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当农夫一人。此谓平土可以为法者也。若山林薮泽原陵淳卤之地，[③]各以肥硗多少为差。[④]有赋有税。税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人也。[⑤]赋共车马甲兵士徒之役，[⑥]充实府库赐予之用。税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⑦]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⑧]田中不得有树，用妨五谷。力耕数耘，收获如寇盗之至。[⑨]还庐树桑，[⑩]菜茹有畦，瓜瓠果蓏[⑪]殖于疆易。[⑫]鸡豚狗彘毋失其时，[⑬]女修蚕织，则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

①孟康曰："爰，于也。"师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

②师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

③晋灼曰："淳，尽也，爲卤之田不生五谷也。"

④师古曰："硗，硗确也，谓瘠薄之田也，音口交反。"

⑤师古曰："赋谓计口发财，税谓收其田入也。什一，谓十取其一也。工、商、衡、虞虽不垦殖，亦取其税者，工有技巧之作，商有行贩之利，衡虞取山泽之材产也。"

⑥师古曰："徒，众也。共读曰供。"

⑦师古曰："勉强劝之，令习事也。强音其两反。"

⑧师古曰："岁月有宜，及水旱之利也。种即五谷，谓黍、稷、麻、麦、豆也。"

⑨师古曰："力谓勤作之也。如寇盗之至，谓促遽之甚，恐为风雨所损。"

⑩师古曰："还，绕也。"

⑪应劭曰："木实曰果，草实曰蓏。"张晏曰："有核曰果，无核曰蓏。"臣瓒曰："桑木上曰果，地上曰蓏也。"师古曰："茹，所食之菜也。畦，区也。茹音人豫反。畦音胡圭反。蓏音来果反。"

⑫张晏曰："至此易主，故曰易。"师古曰："诗小雅信南山云'中田有庐，疆埸有瓜'，即谓此也。"

⑬师古曰:"龛即豕。"

在野曰庐,在邑曰里。[①]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乡,万二千五百户也。邻长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级,至乡而为卿也。于〔是〕里有序而乡有庠。[4]序以明教,庠则行礼而视化焉。[②]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其诗曰:"四之日举止,同我妇子,馌彼南亩。"[③]又曰:"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嗟我妇子,聿为改岁,入此室处。"[④]所以顺阴阳,备寇贼,习礼文也。春,(秋)〔将〕出民,[5]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右)〔左〕塾,[⑤][6]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⑥]入者必持薪樵,轻重相分,班白不提挈。[⑦]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⑧]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⑨]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⑩]

①师古曰:"庐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

②师古曰:"视读为示也。"

③师古曰:"此豳诗七月之章也。馌,馈也。四之日,周之四月,夏之二月也。农人无不举足而耕也,则其妇与子同以食来至南亩治田之处而馈之也。馌音于辄反。"

④师古曰:"亦七月之章也。蟋蟀,蛩也,今谓之促织。聿,曰也。言寒气既至,蟋蟀渐来,则妇子皆曰岁将改矣,而去田中入室处也。蛩音拱。"

⑤孟康曰:"里胥,如今里吏也。"师古曰:"门侧之堂曰塾。坐于门侧者,督促劝之,知其早晏,防怠惰也。塾音孰。"

⑥师古曰:"言里胥邻长亦待入毕,然后归也。

⑦师古曰:"班白者,谓发杂色也。不提挈者,所以优老人也。"

⑧服虔曰:"一月之中,又得夜半为十五日,凡四十五日也。

⑨师古曰:"省费燎火,省燎火之费也。燎所以为明,火所以为温也。燎音力召反。"

⑩师古曰:"怨刺之诗也。"

是月,馀子亦在于序室。[①]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②]始

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其有秀异者,移乡学于庠序;庠序之异者,移国学于少学。诸侯岁贡少学之异者于天子,学于大学,命曰造士。③行同能偶,则别之以射,④然后爵命焉。

①苏林曰:"馀子,庶子也。或曰,未任役为馀子。"师古曰:"未任役者是也。幼童皆当受业,岂论嫡庶乎?"

②苏林曰:"五方之异书,如今秘书学外国书也。"臣瓒曰:"辨五方之名及书艺也。"师古曰:"瓒说是也。"

③李奇曰:"造,成也。"

④师古曰:"以射试之。"

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① 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② 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③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

①师古曰:"谓各趣农亩也。"

②师古曰:"行人,道人也,主号令之官。铎,大铃也,以木为舌,谓之木铎。徇,巡也。采诗,采取怨刺之诗也。"

③师古曰:"大师,掌音律之官,教六诗以六律为之音者。比谓次之也。比音频二反。"

此先王制土处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① 故民皆劝功乐业,先公而后私。其诗曰:"有渰凄凄,兴云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② 民三年耕,则馀一年之畜。③衣食足而知荣辱,廉让生而争讼息,故三载考绩。④ 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⑤ 三考黜陟,馀三年食,进业曰登;⑥再登曰平,馀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岁,遗九年食。然后(曰)〔至〕德流洽,[7] 礼乐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⑦繇此道也。⑧

①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道,治也。举事必敬,施令必信,不为奢侈,爱养其民,无夺农时。"

②师古曰:"小雅大田之诗也。渰,阴云也。凄凄,云起貌也。祁祁,徐也。言阴阳和,风雨时,民庶庆悦,喜其先雨公田,乃及私也。"

③师古曰:"畜读曰蓄。其下并同。"

④师古曰:"绩,功也。言主治民者,三年一考其功也。"

⑤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用谓使为政,期月可以易俗,三年乃得成功也。"

⑥郑氏曰:"进上百工之业也。或曰进上农工诸事业,名曰登。"

⑦师古曰:"亦孔子之言也。解在刑法志。"

⑧师古曰:"繇读与由同。由,用也,从也。"

周室既衰,暴君污吏慢其经界,[①]繇役横作,[②]政令不信,上下相诈,公田不治。故鲁宣公"初税亩",春秋讥焉。[③]于是上贪民怨,灾害生而祸乱作。

①师古曰:"污谓贪秽也。"

②师古曰:"繇读曰徭。横音胡孟反。"

③孟康曰:"春秋谓之履亩,履践民所种好者而取之,讥其贪也。"

陵夷至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谊,先富有而后礼让。是时,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①]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②]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又曰籴甚贵伤民,[③]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馀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馀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馀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④]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籴至于甚贵者也。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馀四百石;[⑥]中孰自三,馀三百石;[⑦]下孰自倍,

馀百石。⑧小饥则收百石，⑨中饥七十石，⑩大饥三十石。⑪故大孰则上籴三而舍一，中孰则籴二，下孰则籴一，使民适足，贾平则止。⑫小饥则发小孰之所敛，⑬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馀以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①师古曰："李悝，文侯臣也。悝音恢。"

②服虔曰："与之三升也。"臣瓒曰："当言三斗。谓治田勤，则亩加三斗也。"师古曰："计数而言，字当为斗。瓒说是也。"

③韦昭曰："此民谓士工商也。"

④师古曰："少四百五十，不足也。"

⑤师古曰："与读曰豫。"

⑥张晏曰："平岁百亩收百五十石，今大孰四倍，收六百石，计民食终岁长四百石，官籴三百石，此为籴三舍一也。"

⑦张晏曰："自三，四百五十石也。终岁长三百石，官籴二百石，此为籴二而舍一也。"

⑧张晏曰："自倍，收三百石，终岁长百石，官籴其五十石，云下孰籴一，谓中分百石之一。"

⑨张晏曰："平岁百亩之收，收百五十石，今小饥收百石，收三分之二也。"

⑩张晏曰："收二分之一。"

⑪张晏曰："收五分之一也。以此准之，大小中饥之率也。"

⑫师古曰："贾读曰价。"

⑬李奇曰："官以敛藏出粜也。"

及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仟伯，① 急耕战之赏，虽非古道，犹以务本之故，倾邻国而雄诸侯。然王制遂灭，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巨万，② 而贫者食糟糠；有国强者兼州域，而弱者丧社稷。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③ 发闾左之戍。④ 男子力耕不足粮饟，⑤ 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⑥ 海内愁怨，遂用溃畔。⑦

①师古曰:"仟伯,田间之道也。南北曰仟,东西曰伯。伯音莫白反。"

②师古曰:"巨,大也。大万,谓万万也。累者兼数,非止一也。言其资财积累万万也。"

③师古曰:"秦半,三分取其二。"

④应劭曰:"秦时以適发之,名適戍。先发吏有过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发,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戍者曹辈尽,复入闾,取其左发之,未及取右而秦亡。"师古曰:"闾,里门也。言居在(闾)〔里〕门之左者,[8]一切发之。此闾左之释,应最得之,诸家之义烦秽舛错,故无所取也。"

⑤师古曰:"饟,古馌字也。"

⑥师古曰:"澹,古赡字也。赡,给也。其下并同。"

⑦师古曰:"下逃其上曰溃。"

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臧,①自天子不能具醇驷,②而将相或乘牛车。③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④而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人,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不领于天子之经费。⑤漕转关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⑥孝惠、高后之间,衣食滋殖。文帝即位,躬修俭节,思安百姓。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贾谊说上曰:

①苏林曰:"无物可盖臧。"

②师古曰:"醇,不杂也。无醇色之驷,谓四马杂色也。"

③师古曰:"以牛驾车也。"

④师古曰:"才取足。"

⑤师古曰:"言各收其所赋税以自供,不入国朝之仓廪府库也。经,常也。"

⑥师古曰:"中都官,京师诸官府也。"

筦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①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②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

也,③故其畜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④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⑤莫之振救。⑥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⑦天下财产何得不蹶!⑧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⑨公私之积犹可哀痛。⑩失时不雨,民且狼顾;⑪岁恶不入,请卖爵、子。⑫既闻耳矣,⑬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⑭

①师古曰:"笕与管同。管子,管仲之书也。"

②师古曰:"屈,尽也。音其勿反。"

③师古曰:"孅,细也。悉,尽其事也。孅与纤同。"

④师古曰:"本,农业也。末,工商也。言人已弃农而务工商矣,其食米粟者又甚众。残谓伤害也。"

⑤孟康曰:"泛音方勇反。泛,覆也。"师古曰:"字本作芃,此通用也。"

⑥师古曰:"振,举也。"

⑦师古曰:"靡,散也,音縻。"

⑧应劭曰:"蹶,倾竭也。"师古曰:"蹶音厥。"

⑨师古曰:"几,近也。音巨衣反。"

⑩师古曰:"言年载已多,而无储积。"

⑪郑氏曰:"民欲有畔意,若狼之顾望也。"李奇曰:"狼性怯,走意还顾。言民见天不雨,今亦恐也。"师古曰:"李说是也。"

⑫如淳曰:"卖爵级又卖子也。"

⑬如淳曰:"闻于天子之耳。"

⑭师古曰:"阽危,欲坠之意也。言阎,又音丁念反。"

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①禹、汤被之矣。②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③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④兵旱相乘,天下大屈,⑤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⑥罢夫羸老易子而咬其骨。⑦政治未毕通也,远方之能疑者并举而争起矣,⑧乃骇而图之,岂将有及乎?⑨

①李奇曰:“天之行气,不能常孰也。或曰,行,道也。”师古曰:“穰,丰也,音人常反。”

②师古曰:“谓禹遭水,而汤遭旱也。”

③师古曰:“胡,何也。”

④师古曰:“卒读曰猝。馈亦馈字也”

⑤师古曰:“屈音其勿反。”

⑥师古曰:“衡,横也。”

⑦师古曰:“罢读曰疲。咬,啮也,音五巧反。”

⑧师古曰:“疑读曰拟。拟,僭也,谓与天子相比拟。”

⑨师古曰:“图谓谋也。”

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馀,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①]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②]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③]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可以为富安天下,而直为此廪廪也,[④]窃为陛下惜之!

①师古曰:“怀,来也,安也。”

②师古曰:“殴亦驱字。著音直略反。”

③师古曰:“言皆趋农作也。”

④李奇曰:“廪廪,危也。”师古曰:“言务耕农,厚畜积,则天下富安,何乃不为,而常不足廪廪若此。”

于是上感谊言,始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晁错复说上曰: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①]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②]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馀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

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

①师古曰:"食读曰饲。衣音于既反。"

②孟康曰:"肉腐为瘠。捐,骨不埋者。或曰,捐谓民有饥相弃捐者。或谓贫乞者为捐。"苏林曰:"瘠音渍。"师古曰:"瘠,瘦病也。言无相弃捐而瘦病者耳。不当音渍也。贫乞之释,尤疏僻焉。"

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1]饥之于食,不待甘旨;[2]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①师古曰:"以御风霜,不求靡丽也。暖音乃短反。"

②师古曰:"旨,美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择也。[1]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臧,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2]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3]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①师古曰:"走音奏。"

②师古曰:"周谓周遍而游行。"

③师古曰:"中人者,处强弱之中也。"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1]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9]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2]亡者取倍称之息,[3]于是有卖田宅鬻

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④操其奇赢,日游都市,⑤乘上之急,所卖必倍。⑥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粱〕肉;⑦[10]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⑧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⑨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①师古曰:"服,事也,给公事之役也。"

②师古曰:"本直千钱者,止得五百也。贾读曰价。"

③如淳曰:"取一偿二为倍称。"师古曰:"称,举也,今俗所谓举钱者也。"

④师古曰:"行卖曰商,坐贩曰贾。列者,若今市中卖物行也。贾音古。"

⑤师古曰:"奇赢,谓有馀财而畜聚奇异之物也。一说,(字)〔奇〕谓残馀物也,[11]音居宜反。"

⑥师古曰:"上所急求,则其价倍贵。"

⑦师古曰:"(粱)〔粱〕,好粟也,即今之(粱)〔粱〕米。"

⑧师古曰:"仟谓千钱,伯谓百钱也。伯音莫白反。今俗犹谓百钱为一伯。"

⑨师古曰:"坚谓好车也。缟,皓素也,缯之精白者也。"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① 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② 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馀者也;取于有馀,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③ 所谓损有馀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④ 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⑤ 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⑥ 汤池百步,⑦ 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⑧ 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

于口而亡穷;⑨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12]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①师古曰:"迕,违也。好音呼到反。恶音乌故反。迕音五故反。"

②师古曰:"渫,散也,音先列反。此下亦同也。"

③师古曰:"损,减也。"

④如淳曰:"复三卒之算钱也。或曰,除三夫不作甲卒也。"师古曰:"当为卒者,免其三人;不为卒者,复其钱耳。复音方目反。"

⑤师古曰:"为音于伪反。"

⑥应劭曰:"仞,五尺六寸也。"师古曰:"此说非也。八尺曰仞,取人申臂之一寻也。"

⑦师古曰:"池,城边池也。以沸汤为池,不可辄近,喻严固之(基)〔甚〕。[13]"

⑧师古曰:"五大夫,第九等爵也。复音方目反。"

⑨师古曰:"擅,专也。"

于是文帝从错之言,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②万二千石为大庶长,③各以多少级数为差。错复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俞勤农。⑤时有军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岁孰且美,则民大富乐矣。"上复从其言,乃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

①师古曰:"上造,第二等爵也。"

②师古曰:"五大夫,第九等爵。"

③师古曰:"大庶长,第十八等爵也。"

④师古曰:"入诸郡县,以备凶灾也。"

⑤师古曰:"俞,进也,音逾,又音愈。"

后十三岁,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其后,上郡以

西旱,复修卖爵令,而裁其贾以招民;[①]及徒复作,得输粟于县官以除罪。[②]始造苑马以广用,[③]宫室列馆车马益增修矣。然娄敕有司以农为务,[④]民遂乐业。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馀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⑤]太仓之粟陈陈相因,[⑥]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伯之间成群,[⑦]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⑧]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⑨]居官者以为姓号。[⑩]人人自爱而重犯法,[⑪]先行谊而黜愧辱焉。[⑫]于是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⑬]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⑭]室庐车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①师古曰:"贾读曰价。裁谓减省之也。"

②师古曰:"复音房目反。解在宣纪。"

③师古曰:"苑马,谓为苑以牧马。"

④师古曰:"娄,古屡字。"

⑤师古曰:"累百巨万,谓数百万万也。校谓计数也。"

⑥师古曰:"陈谓久旧也。"

⑦师古曰:"谓田中之阡陌也。"

⑧孟康曰:"皆乘父马,有牝马间其间则踶啮,故斥出不得会同。"师古曰:"言时富饶;故耻乘牸牝,不必以其踶啮也。踶,蹋也,音大奚反。"

⑨如淳曰:"时无事,吏不数转,至于(长生)〔生长〕子孙而不转职也。[14]"

⑩如淳曰:"货殖传仓氏、庾氏是也。"

⑪师古曰:"重,难也。"

⑫师古曰:"以行谊为先,以愧辱相黜也。行音下更反。"

⑬师古曰:"恃其饶富,则擅行威罚也。断音丁唤反。"

⑭师古曰:"有土,谓国之宗姓受封邑土地者也。"

是后,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而民去本。董仲舒说上曰:"春秋它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是岁失春秋之所重,而损生民之具也。愿陛下

幸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令毋后时。”① 又言：“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共；② 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民财内足以养老尽孝，外足以事上共税，下足以畜妻子极爱，故民说从上。③ 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④ 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⑤ 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⑥ 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⑦ 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⑧ 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⑨ 限民名田，以澹不足，⑩ 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⑪ 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仲舒死后，功费愈甚，天下虚耗，人复相食。⑫

①师古曰：“宿麦，谓其苗经冬。”

②师古曰：“共读曰供。次下亦同。”

③师古曰：“说读曰悦也。”

④师古曰：“颛与专同。管，主也。”

⑤师古曰：“更卒，谓给郡县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谓给中都官者也。率计今人一岁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于古也。更音工衡反。”

⑥如淳曰：“秦卖盐铁贵，故下民受其困也。”师古曰：“既收田租，又出口赋，而官更夺盐铁之利。率计今人一岁之中，失其资产，二十倍多于古也。”

⑦如淳曰：“十税其五。”师古曰：“言下户贫人，自无田而耕垦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输本田主也。”

⑧师古曰：“重音直用反。”

⑨师古曰：“卒读曰猝。近音其斬反。”

⑩师古曰：“名田，占田也。各为立限，不使富者过制，则贫弱之家可足也。”

⑪服虔曰：“不得专杀奴婢也。”

⑫师古曰：“耗音呼到反。”

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①]下诏曰:"方今之务,在于力农。"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一亩三圳。[②]岁代处,故曰代田,[③]古法也。后稷始圳田,以二耜为耦,[④]广尺深尺曰圳,长终亩。一亩三圳,一夫三百圳,而播种于圳中。[⑤]苗生叶以上,稍耨陇草,[⑥]因隤其土以附(根苗)〔苗根〕。[⑦][15]故其诗曰:"或芸或芓,黍稷儗儗。"[⑧]芸,除草也。(芓)〔芓〕,附根也。[16]言苗稍壮,每耨辄附根,比盛暑,陇尽而根深,[⑨]能风与旱,[⑩]故儗儗而盛也。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亩五顷,[⑪]用耦犁,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⑫]善者倍之。[⑬]过使教田太常、三辅,[⑭]大农置工巧奴与从事,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学耕种养苗状。[⑮]民或苦少牛,亡以趋泽,[⑯]故平都令光教过以人挽犁。[⑰]过奏光以为丞,教民相与庸挽犁。[⑱]率多人者田日三十亩,少者十三亩,以故田多垦辟。过试以离宫卒田其宫壖地,[⑲]课得谷皆多其旁田亩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辅公田,[⑳]又教边郡及居延城。[㉑]是后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

①韦昭曰:"沛蘄县也。"师古曰:"欲百姓之殷实,故取其嘉名也。"

②师古曰:"圳,垄也,音工犬反,字或作畎。"

③师古曰:"代,易也。"

④师古曰:"并两耜而耕。"

⑤师古曰:"播,布也。种谓谷子也。"

⑥师古曰:"耨,锄也。"

⑦师古曰:"隤谓下之也,音颓。"

⑧师古曰:"小雅甫田之诗。儗儗,盛貌。芸音云。芓音子。儗音拟。"

⑨师古曰:"比音必寐反。"

⑩师古曰:"能读曰耐也。"

⑪邓展曰:"九夫为井,三夫为屋。夫百亩,于古为十二顷。古百步为亩,汉时二百四十步为亩,古千二百亩,则得今五顷。"

⑫师古曰:“缦田,谓不为(亩)〔圳〕者也。[17]缦音莫干反。”

⑬师古曰:“善为圳者,又过缦田二斛以上也。”

⑭苏林曰:“太常主诸陵,有民,故亦课田种也。”

⑮苏林曰:“为法意状也。”

⑯师古曰:“趋读曰趣。趣,及也。泽,雨之润泽也。”

⑰师古曰:“挽,引也,音晚。”

⑱师古曰:“庸,功也,言(挽)〔换〕功共作也。[18]义亦与庸赁同。”

⑲师古曰:“离宫,别处之宫,非天子所常居也。壖,馀也。宫壖地,谓外垣之内,内垣之外也。诸缘河壖地,庙垣壖地,其义皆同。守离宫卒,闲而无事,因令于壖地为田也。壖音而缘反。”

⑳李奇曰:“令,使也。命者,教也。令离宫卒教其家田公田也。”韦昭曰:“命谓爵命者。命家,谓受爵命一爵为公士以上,令得田公田,优之也。”师古曰:“令音力成反。”

㉑韦昭曰:“居延,张掖县也。时有甲卒也。”

至昭帝时,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畜积。宣帝即位,用吏多选贤良,百姓安土,岁数丰穰,①谷至石五钱,农人少利。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以善为算能商功利②得幸于上,五凤中奏言:“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③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从其计。御史大夫萧望之奏言:“故御史属徐宫④家在东莱,言往年加海租,鱼不出。长老皆言武帝时县官尝自渔,海鱼不出,后复予民,鱼乃出。夫阴阳之感,物类相应,万事尽然。今寿昌欲近籴漕关内之谷,筑仓治船,费直二万万馀,⑤有动众之功,恐生旱气,民被其灾。寿昌习于商功分铢之事,其深计远虑,诚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听。漕事果便,寿昌遂白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⑥民便之。上乃下诏,赐寿昌爵关内侯。而蔡癸以好农使劝郡国,至大官。⑦

①师古曰:“数音所角反。穰音人常反。”

②师古曰:“商,度也。”

③师古曰:“漕,水运。”

④李奇曰:“御史大夫属。”

⑤服虔曰:“万万,亿也。”

⑥师古曰:“贾并读曰价。”

⑦师古曰:“为使而劝郡国也。使音山(史)〔吏〕反。[19]”

元帝即位,天下大水,关东郡十一尤甚。二年,齐地饥,谷石三百馀,民多饿死,琅邪郡人相食。在位诸儒多言盐铁官及北假田官、常平仓可罢,①毋与民争利。上从其议,皆罢之。又罢建章、甘泉宫卫,角抵,齐三服官,省禁苑以予贫民,减诸侯王庙卫卒半。又减关中卒五百人,转谷振贷穷乏。其后用度不足,独复盐铁官。

①孟康曰:“北假,地名也。”

成帝时,天下亡兵革之事,号为安乐,然俗奢侈,不以畜聚为意。永始二年,梁国、平原郡比年伤水灾,①人相食,刺史守相坐免。

①师古曰:“比,频也。”

哀帝即位,师丹辅政,建言:“古之圣王莫不设井田,然后治乃可平。①孝文皇帝承亡周乱秦兵革之后,天下空虚,故务劝农桑,帅以节俭。民始充实,未有并兼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②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俞困。盖君子为政,贵因循而重改作,③然所以有改者,将以救急也。亦未可详,宜略为限。”④天子下其议。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请:“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公主名田县道,及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期尽三年,犯者没入官。”时田宅奴婢贾为减贱,丁、傅用事,董贤隆贵,皆不便也。⑤诏书且须后,⑥遂寝不行。宫室苑囿府库之臧已侈,百姓訾富虽不及文景,然天下户口最盛矣。

①师古曰:“建,立也,立其议也。”

②师古曰:“不为作限制。上为音于伪反。”

③师古曰:“重,难也。”

④师古曰:“详谓悉尽也。”

⑤师古曰:“丁、傅及董贤之家皆不便此事也。”

⑥师古曰:“须,待也。”

平帝崩,王莽居摄,遂篡位。王莽因汉承平之业,匈奴称藩,百蛮宾服,舟车所通,尽为臣妾,府库百官之富,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满,[①]狹小汉家制度,以为疏阔。[②]宣府始赐单于印玺,与天子同,而西南夷钩町称王。[③]莽乃遣使易单于印,贬钩町王为侯。二方始怨,侵犯边境。莽遂兴师,发三十万众,欲同时十道并出,一举灭匈奴;募发天下囚徒丁男甲卒转委输兵器,自负海江淮而至北边,[④]使者驰传督趣,[⑤]海内扰矣。又动欲慕古,不度时宜,[⑥]分裂州郡,改职作官,下令曰:“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⑦]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⑧]厥名三十,实什税五也。富者骄而为邪,贫者穷而为奸,俱陷于辜,刑用不错。[⑨]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满八,而田过一井者,分馀田与九族乡党。”犯令,法至死,制度又不定,吏缘为奸,天下警警然,陷刑者众。[⑩]

①师古曰:“谓爱惜之意未厌饱也。”

②师古曰:“莽以汉家制度为泰疏阔,而更之令狭小。”

③师古曰:“钩音巨于反。町音大鼎反。”

④如淳曰:“负,背也。”

⑤师古曰:“传音张恋反。趣读曰促。”

⑥师古曰:“度音大各反。”

⑦晋灼曰:“虽老病者,皆复出口算。”师古曰:“更音工衡反。罢读曰疲。”

⑧师古曰:“分田,谓贫者无田而取富人田耕种,共分其所收也。假亦谓贫人赁富人之田也。劫者,富人劫夺其税,侵欺之也。”

⑨师古曰:“错,置也。”

⑩师古曰:“謷謷,众口愁声也,音敖。”

后三年,莽知民愁,下诏诸食王田及私属皆得卖买,勿拘以法。然刑罚深刻,它政悖乱。①边兵二十馀万人仰县官衣食,②用度不足,数横赋敛,③民俞贫困。常苦枯旱,亡有平岁,谷贾翔贵。④

①师古曰:“悖,乖也,音布内反。”

②师古曰:“仰音牛向反。”

③师古曰:“数音所角反。横(因)〔音〕胡孟反。”[20]

④晋灼曰:“翔音常。”师古曰:“晋说非也。翔言如鸟之回翔,谓不离于贵也。若暴贵,称腾踊也。”

末年,盗贼群起,发军击之,将吏放纵于外。北边及青徐地人相食,雒阳以东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将军开东方诸仓振贷穷乏,又分遣大夫谒者教民煮木为酪;①酪不可食,重为烦扰。②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置养澹官以禀之,吏盗其禀,③饥死者什七八。莽耻为政所致,乃下诏曰:“予遭阳九之厄,百六之会,④枯旱霜蝗,饥馑荐臻,蛮夷猾夏,寇贼奸轨,百姓流离。予甚悼之。害气将究矣。”⑤岁为此言,以至于亡。

①服虔曰:“煮木实,或曰如今饵术之属也。”如淳曰:“作杏酪之属也。”师古曰:“如说是也。”

②师古曰:“重音直用反。”

③师古曰:“禀,给也。盗其禀者,盗所给之物。禀音彼甚反。”

④师古曰:“此历法应有灾岁之期也。事在律历志。”

⑤师古曰:“究,竟尽也。”

【校勘记】

〔1〕 耒(目)〔耨〕之利以教天下, 王先谦说据颜注,作“耨”是。按景祐、殿本都作“耨”。

〔2〕 事见〔虞书〕舜典。 王先谦说唐写本“事见”下有“虞书”二字。按景

祐本有。

〔3〕 疾病(则)〔相〕救。 景祐、殿本都作"相"。王先谦说作"相"是。

〔4〕 于〔是〕里有序而乡有庠。 宋祁说"于里有序""于"字下当添"是"字。按景祐本有"是"字。

〔5〕 春,(秋)〔将〕出民, 张文虎说粤本"秋"作"将",是。按景祐、殿本都作"将"。

〔6〕 邻长坐于(右)〔左〕塾, 景祐、殿、局本都作"左",此误。

〔7〕 然后(目)〔至〕德流洽, 景祐本作"至"。王先谦说作"至"是。

〔8〕 言居在(闾)〔里〕门之左者, 景祐、殿本都作"里"。

〔9〕 急政暴(虐)〔赋〕, 景祐本作"赋"。王念孙说作"赋"是。按通鉴亦作"赋"。

〔10〕 食必(粱)〔粱〕肉; 景祐、殿、局本都作"粱"。王先谦说作"粱"是。注同。

〔11〕 一说,(字)〔奇〕谓残馀物也, 景祐、殿、局本都作"奇"。王先谦说作"奇"是。

〔12〕 使天下〔人〕入粟于边, 景祐、殿本都有"人"字,通鉴亦有。

〔13〕 喻严固之(基)〔甚〕。 景祐、殿本都作"甚"。王先谦说作"甚"是。

〔14〕 至于(长生)〔生长〕子孙而不转职也。 景祐、殿本都作"生长"。

〔15〕 因隤其土以附(根苗)〔苗根〕。 景祐、殿本都作"苗根"。王先谦说作"苗根"是。

〔16〕 (秆)〔芋〕,附根也。 王先谦说殿本"秆"作"芋"是。

〔17〕 缦田,谓不为(亩)〔圳〕者也。 景祐、殿本都作"圳"。王先谦说作"圳"是。

〔18〕 言(挽)〔换〕功共作也。 景祐、殿本都作"换"。王先谦说作"换"是。

〔19〕 使音山(史)〔吏〕反。 景祐、殿本都作"吏"。王先谦说唐写本同。

〔20〕 横(因)〔音〕胡孟反。 景祐、殿本都作"音",此误。

汉书卷二十四下

食货志第四下

凡货,金钱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详靡记云。太公为周立九府圆法:①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圆函方,②轻重以铢;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故货宝于金,利于刀,④流于泉,⑤布于布,⑥束于帛。⑦

①李奇曰:"圜即钱也。圆一寸,而重九两。"师古曰:"此说非也。周官太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金、职币皆掌财币之官,故云九府。圆谓均而通也。"

②孟康曰:"外圜而内孔方也。"

③师古曰:"言黄金以斤为名,钱则以铢为重也。"

④如淳曰:"名钱为刀者,以其利于民也。"

⑤如淳曰:"流行如泉也。"

⑥如淳曰:"布于民间。"

⑦李奇曰:"束,聚也。"

太公退,又行之于齐。至管仲相桓公,通轻重之权,曰:"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①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②人君不理,则畜贾游于市,③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矣。④故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者,利有所并也。计本量委则足矣,⑤然而民有饥饿者,谷有所臧也。⑥民有馀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⑦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守准平〕,[1]使万室之邑必有万

钟之臧，臧缗千万；[8]千室之邑必有千钟之臧，臧缗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耘，[9]耒耜器械，种饟粮食，必取澹焉。[10]故大贾畜家不得豪夺吾民矣。”[11]桓公遂用区区之齐合诸侯，显伯名。[12]

①师古曰：“穰音人常反。”

②李奇曰：“上令急于求米则民重米，缓于求米则民轻米。”

③师古曰：“畜读曰蓄。蓄贾，谓贾人之多蓄积者。”

④师古曰：“给，足也。”

⑤李奇曰：“委，积也。”

⑥师古曰：“言富人多臧谷，故令贫者食不足也。”

⑦李奇曰：“民轻之时，为敛籴之；重之时，官为散也。”

⑧李奇曰：“缗，落也。”孟康曰：“六斛四斗为钟。缗，钱贯也。管子曰‘凶(戾)〔岁〕籴，釜十缗’。”[2]师古曰：“孟说是也。缗音居两反。”

⑨师古曰：“奉谓供事也。”

⑩师古曰：“种，五谷之种也。饟字与馌同，谓馌田之具也。”

⑪师古曰：“畜读曰蓄。豪谓轻侮之也，字本作劈，盖通用耳。”

⑫师古曰：“伯读曰霸。”

其后百馀年，周景王时患钱轻，将更铸大钱，[1]单穆公曰：“不可。[2]古者天降灾戾，[3]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救民。[4]民患轻，则为之作重币以行之，于是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5]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6]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民若匮，王用将有所乏；乏将厚取于民；[7]民不给，将有远志，是离民也。[8]且绝民用以实王府，犹塞川原为潢洿也，[9]竭亡日矣。王其图之。”弗听，卒铸大钱，文曰“宝货”，肉好皆有周郭，[10]以劝农澹不足，百姓蒙利焉。[11]

①应劭曰：“大于旧钱，其价重也。”

②师古曰：“单穆公，周大夫单旗。单音善。”

③师古曰：“戾，恶气也。一曰，戾，至也。”

④应劭曰:“资,财也。量资币多少有无,平其轻重也。”师古曰:“凡言币者,皆所以通货物,易有无也,故金之与钱,皆名为币也。”

⑤应劭曰:“母,重也,其大倍,故为母也。子,轻也,其轻少半,故为子也。民患币之轻而物贵,为重币以平之,权时而行,以废其轻。故曰母权子,犹言重权轻也。民皆得者,本末有无皆得其利也。”孟康曰:“重为母,轻为子,若市八十钱物,以母当五十,以子三十续之。”

⑥应劭曰:“民患币重,则多作轻钱而行之,亦不废去重者,言重者行其贵,轻者行其贱也。”

⑦师古曰:“厚犹多也,重也。”

⑧师古曰:“远志,谓去其本居而散(忘)〔亡〕也。”[3]

⑨师古曰:“原谓水泉之本也。潢洿,停水也。潢音黄。洿音一胡反。”

⑩韦昭曰:“肉,钱形也。好,孔也。”

⑪孟康曰:“单穆公曰‘竭无日矣’,不得复云百姓蒙利焉。”臣瓒曰:“但是不听不铸大钱耳,犹自从其不废轻,此言母子并用,故蒙其利也。”师古曰:“二说皆非也。单旗虽有此言,王终自铸钱,果有便,故百姓蒙其利也。”

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①铜钱质如周钱,②文曰“半两”,重如其文。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臧,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

①孟康曰:“二十两为溢。”师古曰:“改周一斤之制,更以溢为金之名数也。高祖初赐张良金百溢,此尚秦制也。上币者,二等之中黄金为上而钱为下也。”

②臣瓒曰:“言钱之形质如周钱,唯文异耳。”

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①黄金一斤。②而不轨逐利之民畜积馀赢以稽市物,痛腾跃,③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税租以困辱之。④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⑤然市井子孙亦不得(宦为吏)〔为官吏〕。[4]孝文五年,为钱益多而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⑥贾谊谏曰:

①如淳曰:“如榆荚也。”师古曰:“荚音颊。”

②师古曰:“复周之制,更以斤名金。”

③李奇曰:“稽,贮滞也。”晋灼曰:“痛,甚也。言计市物贱,豫益畜之,物贵而出卖,故使物甚腾跃也。”师古曰:“不轨,谓不循轨度者也。言以其赢馀之财蓄积群货,使物稽滞在己,故市价甚腾贵。今书本痛字或作踊者,误耳。踊、腾一也,不当重累言之。畜读曰蓄。”

④师古曰:“欲令务农。”

⑤师古曰:“弛,解也。”

⑥师古曰:“恣其私铸。”

法使天下公得顾租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它巧者,其罪黥。①然铸钱之情,非淆杂为巧,则不可得赢;②而淆之甚微,为利甚厚。③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人操造币之势,④各隐屏而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⑤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县百数,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众。夫县法以诱民,⑥使人陷阱,孰积于此!⑦曩禁铸钱,死罪积下;⑧今公铸钱,黥罪积下。法若此,上何赖焉!⑨

①师古曰:“顾租,谓顾庸之直,或租其本。”

②师古曰:“淆谓乱杂也。赢,馀利也。言不杂铅铁,则无利也。淆音爻。”

③师古曰:“微谓精妙也。言淆杂铅铁,其术精妙,不可觉知,而得利甚厚,故令人轻犯之,奸不可止也。”

④师古曰:“操,持也。人人皆得铸钱也。操音千高反。”

⑤郑氏曰:“报,论。”

⑥师古曰:“县谓开立之。”

⑦师古曰:“阱,穿地以陷兽也。积,多也。阱音才性反。”

⑧苏林曰:“下,报也,积累下报论之也。”张晏曰:“死罪者多,委积于下也。”师古曰:“苏说是也。下音胡亚反。次后亦同。”

⑨师古曰:“赖,利也。一曰恃也。”

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①或用重钱,平称

不受。②法钱不立，③吏急而壹之乎，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乎，④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苟非其术，何鄉而可哉！⑤

①应劭曰："时钱重四铢，法钱百枚，当重一斤十六铢，轻则以钱足之若干枚，令满平也。"师古曰："若干，且设数之言也。干犹个也，谓当如此个数耳。而胡广云'若，顺也；干，求也'。当顺所求而与之矣。"

②应劭曰："用重钱，则平称有馀，不能受也。"臣瓒曰："秦钱重半两，汉初铸荚钱，文帝更铸四铢钱。秦钱与荚钱皆当废，而故与四铢并行。民以其见废，故用轻钱，则百加若干；用重钱，虽以一当一犹复不受之。是以郡县不同也。"师古曰："应说是也。称音尺孕反。"

③师古曰："法钱，依法之钱也。"

④师古曰："呵，责怒也，音火何反。"

⑤师古曰："鄉读曰向。"

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①释其耒耨，冶熔炊炭，②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③善人怵而为奸邪，④愿民陷而之刑戮，⑤刑戮将甚不详，奈何而忽！⑥国知患此，吏议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术，其伤必大。令禁铸钱，则钱必重；⑦重则其利深，盗铸如云而起，⑧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奸数不胜而法禁数溃，铜使之然也。⑨故铜布于天下，其为祸博矣。⑩

①师古曰："蕃，多也，音扶元反。其下亦同。"

②应劭曰："镕，形容也，作钱模也。"师古曰："镕音容。"

③师古曰："言皆采铜铸钱，废其农业，故五谷不多也。为音于伪反。不为多，犹言为之不多也。"

④李奇曰："怵，诱也，动心于奸邪也。"师古曰："怵音先律反，又音黜。"

⑤师古曰："愿，谨也。"

⑥师古曰："详，平也。忽，忽忘也。"

⑦师古曰："今谓法令也。"

⑧师古曰："言其多。"

⑨师古曰："数，并音所角反。"

⑩师古曰:"博,大也。"

今博祸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谓七福?上收铜勿令布,则民不铸钱,黥罪不积,一矣。伪钱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铜铸作者反于耕田,三矣。铜毕归于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①]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贵臣,多少有制,用别贵贱,五矣。[②]以临万货,以调盈虚,以收奇羡,[③]则官富实而末民困,六矣。[④]制吾弃财,以与匈奴逐争其民,收敌必怀,七矣。[⑤]故善为天下者,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祸,臣诚伤之。

①师古曰:"铜积,谓多积铜也。"

②如淳曰:"古者以铜为兵,秦销锋鍉铸金人十二,是也。"

③师古曰:"调,平均也。奇,残馀也。羡,饶溢也。奇音居宜反。羡音弋战反。"

④师古曰:"末谓工商之业也。"

⑤师古曰:"末业既困,农人敦本,仓廪积实,布帛有馀,则招诱胡人,多来降附。故言制吾弃财逐争其人也。弃财者,可弃之财。逐,竞也。"

上不听。是时,吴以诸侯即山铸钱,富埒天子,[①]后卒叛逆。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钱布天下。

①师古曰:"即,就也。埒,等也。"

武帝因文、景之畜,忿胡、粤之害,[①]即位数年,严助、朱买臣等招徕东瓯,事两粤,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②]唐蒙、司马相如始开西南夷,凿山通道千馀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③]彭吴穿秽貊、朝鲜,置沧海郡,[④]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及王恢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共其劳。[⑤]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⑥]中外骚扰相奉,百姓抚敝以巧法,[⑦]财赂衰耗而不澹。[⑧]人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夷,廉耻相冒,[⑨]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而始。[⑩]

①师古曰:“畜读曰蓄。”

②师古曰:“萧然犹骚然,劳动之貌。”

③师古曰:“罢读曰疲。”

④师古曰:“彭吴,人姓名也。本皆荒梗,始开通之也,故言穿也。”

⑤师古曰:“共犹同。”

⑥师古曰:“赍谓将衣食之具以自随也,音子奚反。”

⑦师古曰:“抏,讹也,谓摧挫也。巧法,为巧诈以避法也。抏音五官反。”

⑧师古曰:“耗,减也。澹,足也。”

⑨师古曰:“冒,蒙也。”

⑩师古曰:“谓桑弘羊、东郭咸阳、孔仅之属也。”

其后,卫青岁以数万骑出击匈奴,遂取河南地,筑朔方。时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饷馈,[①]率十馀钟致一石,[②]散币于邛僰以辑之。[③]数岁而道不通,蛮夷因以数攻(吏)[5],吏发兵诛之。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④]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⑤]东置沧海郡,人徒之费疑于南夷。[⑥]又兴十馀万人筑卫朔方,[⑦]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⑧]府库并虚。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⑨]及人羊为郎,始于此。

①师古曰:“馈亦饷字。饟,古饷字。”

②师古曰:“言其劳费用功重。”

③应劭曰:“邛属临邛,僰属犍为。”晋灼曰:“僰音蒲北反。”师古曰:“本西南夷两种也。邛,今邛州也。僰,今僰道县也。辑与集同,谓安定也。”

④李奇曰:“不足用,终更其事也。”韦昭曰:“更,续也。”师古曰:“二说并非也。悉,尽也。更,偿也。虽尽租赋不足偿其功费也。更音庚。”

⑤服虔曰:“入谷于外县,而受粟钱于内府也。”师古曰:“此说非也。都内,京师主藏者也。百官公卿表大司农属官有都内令丞也。”

⑥师古曰:“疑读曰儗。儗谓比也。”

⑦师古曰:“既筑其城,又守卫之。”

⑧师古曰:"数十万乃至百万万。"

⑨师古曰:"庶人入奴婢则复终身,先为郎者就增其秩也。一曰入奴婢少者复终身,多者得为郎,旧为郎更增秩也。"

此后四年,卫青比岁十馀万众击胡,[①]斩捕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馀万斤,而汉军士马死者十馀万,兵甲转漕之费不与焉。[②]于是大司农陈臧钱经用,赋税既竭,不足以奉战士。[③]有司请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臧)〔减〕罪;[6]请置赏官,名曰武功爵。[④]级十七万,凡直三十馀万金。诸买武功爵官首者试补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⑤]其有罪又减二等;爵得至乐卿,[⑥]以显军功。军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秏废。[⑦]

①师古曰:"比岁,频岁也。"

②师古曰:"与读曰豫。"

③师古曰:"陈谓列奏之。经,常也。既,尽也。言常用之钱及诸赋税并竭尽也。"

④臣瓒曰:"茂陵中书有武功爵,一级曰造士,二级曰闲舆卫,三级曰良士,四级曰元戎士,五级曰官首,六级曰秉铎,七级曰千夫,八级曰乐卿,九级曰执戎,十级曰政戾庶长,十一级曰军卫。此武帝所制,以宠军功。"师古曰:"此下云级十七万,凡直三十馀万金,今瓒所引茂陵中书止于十一级,则计数不足,与本文乖矣。或者茂陵书说之不尽也。"

⑤师古曰:"五大夫,旧二十等爵之第九级也。至此以上,始免徭役,故每先选以为吏。千夫者,武功十一等爵之第七也,亦得免役,今则先除为吏,比于五大夫也。"

⑥师古曰:"乐卿者,武功爵第八等也。言买爵唯得至第八也。此文止论武功爵级,而作注者乃以旧二十等爵解之,失其本意,故删而不取。"

⑦师古曰:"秏,乱也,音莫报反。"

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7]张汤以峻文决理为廷尉,于是见知之法生,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矣。[①]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谋反迹见,[②]而公卿寻端治之,竟其党与,坐而死者数万人,吏益惨

急而法令察。③当是时，招尊方正贤良文学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孙弘以宰相，布被，食不重味，为下先，然而无益于俗，稍务于功利矣。

①张晏曰："吏见知不举劾为故纵，官有所作，废格沮败诽谤，则穷治之也。"如淳曰："废格天子文法，使不行也。诽谓非上所行，若颜异反唇之比也。"师古曰："沮，(上)〔止〕坏之，[8]音材汝反。"

②师古曰："踪迹显见也。"

③师古曰："慘，毒也。察，微视也。"

其明年，票骑仍再出击胡，大克获。①浑邪王率数万众来降，②于是汉发车三万两迎之。③既至，受赏，赐及有功之士。是岁费凡百馀巨万。

①师古曰："仍，频也。"

②师古曰："浑音胡昆反。"

③师古曰："一两，一乘。"

先是十馀岁，河决，灌梁、楚地，固已数困，而缘河之郡堤塞河，辄坏决，费不可胜计。其后番係欲省底柱之漕，①穿汾、河渠以为溉田；郑当时为渭漕回远，凿漕直渠自长安至华阴；②而朔方亦穿溉渠。作者各数万人，历二三期而功未就，费亦各以巨万十数。③

①师古曰："番，姓；係，名也。番音普安反。係音工係反。"

②师古曰："回，曲绕也，音胡内反。"

③师古曰："谓十万万也。"

天子为伐胡故，盛养马，马之往来食长安者数万匹，①卒掌者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②而胡降者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③县官不给，④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驷，出御府禁藏以澹之。

①师古曰："食读曰饲。"

②师古曰："调谓选发之也。调音徒钓反。"

③师古曰："仰音牛向反。次下亦同。"

④师古曰："给，足也。"

其明年，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虚郡国仓廪以振贫。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贷。[①]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②]七十馀万口，衣食皆仰给于县官。数岁，贷与产业，使者分部护，[③]冠盖相望，费以亿计，县官大空。而富商贾或堛财役贫，[④]转毂百数，[⑤]废居居邑，[⑥]封君皆氏首仰给焉。[⑦]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⑧]

①师古曰："贷音土戴反。次下亦同。"

②应劭曰："秦始皇遣蒙恬攘却匈奴，得其河南造阳之北千里地甚好，于是为筑城郭，徙民充之，名曰新秦。四方杂错，奢俭不同，今俗名新富贵者为'新秦'，由是名也。"

③师古曰："分音扶问反。"

④孟康曰："堛，停也。"晋灼曰："堛音滞。"

⑤李奇曰："毂，车也。"

⑥服虔曰："居谷于邑也。"如淳曰："居贱物于邑中以待贵也。"师古曰："二说皆未尽也。此言或有所废置，有所居蓄，而居于邑中，以乘时射利也。"

⑦晋灼曰："氐音抵距之抵。"服虔曰："仰给于商贾，言百姓好末作也。"师古曰："二说皆非也。封君，受封邑者，谓公主及列侯之属也。氐首，犹俯首也。时公主、列侯虽有国邑而无馀财，其朝夕所须皆俯首而取给于富商大贾，后方以邑入偿之。氐音丁奚反。"

⑧师古曰："重音直用反。"

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造钱币以澹用，[①]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时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自孝文更造四铢钱，至是岁四十馀年，从建元以来，用少，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②]民亦盗铸，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③]物益少而贵。[④]有司言曰："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⑤]今半两钱法重四铢，[⑥]而奸或盗摩钱质而取铅，[⑦]钱益轻薄而物贵，则远方用币烦费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缋，为皮币，[⑧]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

①师古曰:“更,改也。”

②师古曰:“就多铜之山而铸钱也。”

③臣瓒曰:“铸钱者多,故钱轻。轻亦贱也。”

④如淳曰:“民但铸钱,不作馀物故也。”

⑤孟康曰:“白金,银也。赤金,丹阳铜也。”

⑥郑氏曰:“其文为半两,实(为)〔重〕四铢也。”[9]

⑦如淳曰:“钱一面有文,一面幕,幕为质。民盗摩漫面而取其铅,以更铸作钱也。”臣瓒曰:“许慎云‘铅,铜屑也’。摩钱漫面以取其屑,更以铸钱。西京黄图叙曰‘民摩钱取屑’是也。”师古曰:“铅音浴。瓒说是也。”

⑧师古曰:“缋,绣也,绘五彩而为之。”

又造银锡白金。① 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圆之,其文龙,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② 三日复小,椭之,其文龟,直三百。③ 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重如其文。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胜数。

①如淳曰:“杂铸银锡为白金。”

②晋灼曰:“以半斤之重差为三品,此重六两,则下品重四两也。”

③师古曰:“椭,圆而长也,音佗果反。”

于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① 领盐铁事,而桑弘羊贵幸。咸阳,齐之大鬻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产累千金,故郑当时进言之。弘羊,洛阳贾人之子,以心计,② 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

①师古曰:“二人也,姓东郭名咸阳,姓孔名仅。仅音巨刃反。”

②师古曰:“不用筹算。”

法既益严,吏多废免。兵革数动,民多买复① 及五大夫、千夫,征发之士益鲜。② 于是除千夫、五大夫为吏,不欲者出马;③ 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④

①师古曰:“入财于官,以取优复。复音方目反。”

②师古曰:“鲜,少也,音先浅反。”

③如淳曰:“千夫、五大夫不欲为吏者,令之出马也。”

④师古曰:“谪读曰谪。谪,责罚也,以其久为奸利。”

其明年,大将军、票骑大出击胡,赏赐五十万金,军马死者十馀万匹,转漕车甲之费不与焉。①是时财匮,②战士颇不得禄矣。

①师古曰:“与读曰豫。”

②师古曰:“匮,空也。”

有司言三铢钱轻,轻钱易作奸诈,乃更请郡国铸五铢钱,周郭其质,令不可得摩取(铅)〔铅〕。①[10]

①孟康曰:“周匝为郭,文漫皆有。”

大农上盐铁丞孔仅、咸阳言:①“山海,天地之臧,宜属少府,陛下弗私,以属大农佐赋。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鬻盐,官与牢盆。②浮食奇民欲擅断山海之货,以致富羡,③役利细民。其沮事之议,不可胜听。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④没入其器物。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⑤使属在所县。”使仅、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⑥作官府,⑦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益多贾人矣。

①师古曰:“奏上其言也。”

②苏林曰:“牢,价直也。今世人言顾手牢。”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为牢。盆,鬻盐盆也。”师古曰:“牢,苏说是也。鬻,古煮字也。”

③师古曰:“斡谓主领也,读与管同。羡,饶也,音弋战反。”

④师古曰:“钛,足钳也,音徒计反。”

⑤邓展曰:“铸故铁。”

⑥师古曰:“举,皆也,普天之下皆行之也。〔行〕音下更反。”[11]

⑦师古曰:“主鬻铸用出纳之处也。”

商贾以币之变,多积货逐利。于是公卿言:“郡国颇被灾害,贫民无产业者,募徙广饶之地。陛下损膳省用,出禁钱以振元元,宽贷,而民不

齐出南亩,[①]商贾滋众。贫者畜积无有,皆仰县官。[②]异时算轺车贾人之缗钱皆有差,[③]请算如故。诸贾人末作贳贷卖买,居邑贮积诸物,[④]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⑤]率缗钱二千而算一。[⑥]诸作有租及铸,[⑦]率缗钱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一算;[⑧]商贾人轺车二算;[⑨]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⑩]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⑪]贾人有市籍,及家属,皆无得名田,[⑫]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货。”

①师古曰:“言农人尚少,不皆务耕种也。”

②师古曰:“畜读曰蓄。仰音牛向反。”

③师古曰:“异时,言往时也。轺,小车也。缗谓钱贯也。轺音弋昭反。缗音武巾反。”

④师古曰:“贳,赊也。贷,假与也。贳音式制反。贷音土戴反。”

⑤师古曰:“占,隐度也,各隐度其财物多少,而为名簿送之于官也。占音之赡反。”

⑥师古曰:“率计有二千钱者则出一算。”

⑦如淳曰:“以手力所作而卖之者。”

⑧师古曰:“比,例也。身非为吏之例,非为三老,非为北边骑士,而有轺车,皆令出一算。比音必寐反。”

⑨如淳曰:“商贾人有轺车,又使多出一算,重其赋。”

⑩师古曰:“悉,尽也。”

⑪师古曰:“畀,与也,音必寐反。”

⑫师古曰:“一人有市籍,则身及家内皆不得有田也。”

是时,豪富皆争匿财,唯卜式数求入财以助县官。天子乃超拜式为中郎,赐爵左庶长,田十顷,布告天下,以风百姓。[①]初,式不愿为官,上强拜之,稍迁至齐相。语自在其传。孔仅使天下铸作器,三年中至大司农,列于九卿。而桑弘羊为大司农中丞,管诸会计事,稍稍置均输以通货物。始令吏得入谷补官,郎至六百石。[②]

①师古曰:“风读曰讽。”

②师古曰:"吏更迁补高官,郎又就增其秩,得至六百石也。"

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而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馀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氐无虑皆铸金钱矣。①犯法者众,吏不能尽诛,于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国,②举并兼之徒守相为利者。③而御史大夫张汤方贵用事,减宣、杜周等为中丞,④义纵、尹齐、王温舒等用急刻为九卿。直指夏兰之属始出。⑤而大农颜异诛矣。初,异为济南亭长,以廉直稍迁至九卿。上与汤既造白鹿皮币,问异。异曰:"今王侯朝贺以仓璧,直数千,而其皮荐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天子不说。⑥汤又与异有隙,及人有告异以它议,事下汤治。异与客语,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⑦异不应,微反唇。⑧汤奏当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⑨论死。自是后有腹非之法比,⑩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

①师古曰:"氐读曰抵。抵,归也。大归犹言大凡也。无虑亦谓大率无小计虑耳。"

②师古曰:"行音下更反。"

③师古曰:"守,郡守也。相,诸侯相。"

④师古曰:"减,姓也,音减省之减。"

⑤苏林曰:"夏兰,人姓名。"

⑥师古曰:"说读曰悦。"

⑦李奇曰:"异与客语,道诏令初下有不便处。"

⑧师古曰:"盖非之。"

⑨师古曰:"当谓处断其罪。"

⑩师古曰:"比,则例也,读如字,又音必寐反。"

天(下)〔子〕既下缗钱令而尊卜式[12],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于是告缗钱纵矣。①

①师古曰:"纵,放也,放令相告言也。"

郡国铸钱,民多奸铸,①钱多轻,而公卿请令京师铸官赤仄,②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仄不得行。③白金稍贱,民弗宝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馀终废不行。是岁,汤死而民不思。其后二岁,赤仄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于是悉禁郡国毋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输入其铜三官。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④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⑤

①师古曰:"谓巧铸之,杂铅锡。"

②应劭曰:"所谓子绀钱也。"如淳曰:"以赤铜为其郭也。(令)〔今〕钱郭见有赤者,[13]不知作法云何也。"

③师古曰:"充赋及给官用,皆令以赤仄。"

④师古曰:"言无利。"

⑤师古曰:"其术巧妙,故得利。"

杨可告缗遍天下,① 中家以上大氐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②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③(往)即治郡国缗钱,④[14]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馀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氐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臧之业,⑤ 而县官以盐铁缗钱之故,用少饶矣。益广(开)〔关〕,置左右辅。[15]

①如淳曰:"告缗令杨可所告言也。"师古曰:"此说非也。杨可据令而发动之,故天下皆被告。"

②如淳曰:"治匿缗之罪,其狱少有反者。"苏林曰:"反音幡。"师古曰:"幡谓从轻而出。"

③服虔曰:"分曹职案行也。"师古曰:"服说非也。曹,辈也,分辈而出为使也。"

④师古曰:"就其所在而治也。"

⑤师古曰:"偷,苟且也。"

初,大农(斡)〔斡〕盐铁官布多,[16]置水衡,欲以主监铁;及杨可告缗,上林财物众,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满,益广。是时粤欲与汉

用船战逐,[①]乃大修昆明池,列馆环之。[②]治楼船,高十馀丈,旗织加其上,[③]其壮。于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台,高数十丈。宫室之修,繇此日丽。

①孟康曰:"水战相逐也。"

②师古曰:"环,绕也。"

③师古曰:"织读曰(炽)〔帜〕,[17]音昌志反。"

乃分缗钱诸官,而水衡、少府、太仆、大农各置农官,往往即郡县比没入田田之。[①]其没入奴婢,分诸苑养狗马禽兽,及与诸官。官益杂置多,[②]徒奴婢众,而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籴乃足。[③]

①师古曰:"即,就也。比谓比者所没入也。"

②如淳曰:"水衡、少府、太仆、司农皆有农官,是为多也。"师古曰:"此说非也。谓杂置官员分掌众事耳,非农官也。"

③师古曰:"度,计也,音大各反。"

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马,弋猎博戏,乱齐民。"[①]乃征诸犯令,相引数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财者得补郎,郎选衰矣。[②]

①如淳曰:"世家,谓世世有禄秩家也。齐,等也。无有贵贱,谓之齐民,若今言平民矣。"晋灼曰:"中国被教齐整之民也。"师古曰:"所,姓也,忠,名也,武帝之近臣。郊祀志云'公孙卿因所忠言宝鼎',石庆传云'欲请诏近臣所忠,广川王传云'言汉公卿及幸臣所忠',司马相如传云'所忠往取书'。考其踪迹,此并一人也。而说者或以为所忠信之人,此释大谬。齐等之义,如说是也。"

②应劭曰:"株,根本也。送,致也。"如淳曰:"株,蒂也。诸坐博戏事决为徒者,能入钱,得补郎。"李奇曰:"先至者为魁株也。"师古曰:"言被牵引者为其根株所送,当充徒役,而能入财者,即当补郎。"

是时山东被河灾,及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天子怜之,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欲留,留处。[①]使者冠盖相属于道护之,[②]下巴蜀粟以振焉。

①师古曰:“流谓恣其行移,若水之流。至所在,有欲(往)〔住〕者,亦留而处(之)〔也〕。”[18]

②师古曰:“属,联续也,音之欲反。”

明年,天子始出巡郡国。东度河,河东守不意行至,不辩,自杀。行西逾陇,卒,①从官不得食,陇西守自杀。于是上北出萧关,从数万骑行猎新秦中,以勒边兵而归。新秦中或千里无亭徼,②于是诛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边县。③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以除告缗,用充入新秦中。④

①孟康曰:“逾,度也。卒,仓卒也。”

②晋灼曰:“徼,塞也。”臣瓒曰:“既无亭候,又不徼循,无御边之备,故诛北地太守。”师古曰:“晋说是也。”

③孟康曰:“令得畜牧于边县。”

④李奇曰:“边有官马,今令民能畜官母马者,满三岁归之,十母马还官一驹,此为息什一也。”师古曰:“官得母马之息,以给用度,得充实秦中人,故除告缗之令也。”

既得宝鼎,立后土、泰一祠,公卿白议封禅事,而郡国皆豫治道,修缮故宫,及当驰道县,县治宫储,设共具,①而望幸。

①师古曰:“共音居用反。”

明年,南粤反,西羌侵边。天子为山东不澹,赦天下囚,因南方楼船士二十馀万人击粤,发三河以西骑击羌,又数万人度河筑令居。①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②中国缮道馈粮,远者三千,近者千馀里,皆仰给大农。③边兵不足,乃发武库工官兵器以澹之。车骑马乏,县官钱少,买马难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牡)〔牝〕马[19]天下亭,亭有畜字马,岁课息。

①师古曰:“令音零。”

②师古曰:“开田,始开屯田也。斥塞,广塞令却。初置二郡,故塞更广也。以

开田之官广塞之卒戍而田也。”

③师古曰:“仰音牛向反。此下并同。”

齐相卜式上书,愿父子死南粤。天子下诏褒扬,赐爵关内侯,黄金四十斤,田十顷。布告天下,天下莫应。列侯以百数,皆莫求从军。至饮酎,少府省金,① 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馀人。乃拜卜式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见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器苦恶,② 贾贵,③ 或强令民买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贵,乃因孔仅言船算事。上不说。④

①李奇曰:“省,视也。至尝酎饮宗庙时,少府视其金多少。”

②如淳曰:“苦或作盬。盬,不攻严也。”臣瓒曰:“谓作铁器,民患苦其不好也。”师古曰:“二说非也。盐既味苦,器又脆恶,故总云苦恶也。”

③师古曰:“盐铁并贵也。贾读曰价。”

④师古曰:“说音悦。”

汉连出兵三岁,诛羌,灭两粤,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① 且以其故俗治,无赋税。南阳、汉中以往,各以地比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② 而初郡又时时小反,杀吏,汉发南方吏卒往诛之,间岁万馀人,③ 费皆仰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澹之。然兵所过县,县以为訾给毋乏而已,不敢言轻赋法矣。

①晋灼曰:“元鼎六年定越地以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定西南夷以为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汶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传所置犍为、零陵、益州郡,凡十七。”

②师古曰:“地比,谓依其次第,自近及远也。比音频寐反。传音张恋反。被音皮义反。”

③师古曰:“间岁,隔一岁。”

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贬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代仅斡天下盐铁。① 弘羊以诸官各自市相争,物以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② 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贬)〔贩〕者为赋,[20] 而

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亡所牟大利,③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跃。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准"。天子以为然而许之。于是天子北至朔方,东封泰山,巡海上,旁北边以归。④所过赏赐,用帛百馀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

①师古曰:"代孔仅。"

②师古曰:"僦,顾也,言所输赋物不足偿其馀雇庸之费也。僦音子就反。"

③如淳曰:"牟,取也。"

④师古曰:"旁音步浪反。"

弘羊又请令民得入粟补吏,及罪以赎。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①不复告缗。它郡各输急处,而诸农各致粟,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馀谷,诸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于是弘羊赐爵左庶长,②黄金者再百焉。③

①师古曰:"复音方目反。"

②师古曰:"第十等爵。"

③师古曰:"凡再赐百金。"

是岁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①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贩物求利。② 亨弘羊,天乃雨。"③久之,武帝疾病,拜弘羊为御史大夫。

①师古曰:"衣音于既反。"

②师古曰:"市列,谓列肆。"

③师古曰:"亨,煮也,音普庚反。"

昭帝即位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问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对愿罢盐铁酒(榷)〔榷〕均输官,[21]毋与天下争利,视以俭节,①然后教化可兴。弘羊难,②以为此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乃与丞相千秋共奏罢酒酤。弘羊自以为国兴大利,伐其功,欲

为子弟得官，怨望大将军霍光，遂与上官桀等谋反，诛灭。

①师古曰："视读曰示。"

②师古曰："诘难议者之言也。"

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变改。元帝时尝罢盐铁官，三年而复之。贡禹言："铸钱采铜，一岁十万人不耕，民坐盗铸陷刑者多。富人臧钱满室，犹无厌足。民心动摇，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奸邪不可禁，原起于钱。疾其末者绝其本，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毋复以为币，除其贩卖租铢之律，①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一意农桑。"议者以为交易待钱，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议亦寝。

①师古曰："租铢，谓计其所卖物价，平其锱铢而收租也。"

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馀云。

王莽居摄，变汉制，以周钱有子母相权，于是更造大钱，径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钱五十"。又造契刀、错刀。契刀，其环如大钱，身形如刀，长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错刀，以黄金错其文，曰"一刀直五千"。①与五铢钱凡四品，并行。

①张晏曰："案今所见契刀、错刀，形质如大钱，而肉好轮厚异于此。大钱形如大刀环矣，契刀身形圆，不长二寸也。其文左曰'契'，右曰'刀'，无'五百'字也。错刀则刻之作字也，以黄金填其文，上曰'一'，下曰'刀'。二刀泉甚不与志相应也，似扎单差错，文字磨灭故耳。"师古曰："张说非也。王莽钱刀今并尚在，形质及文与志相合，无差错也。"

莽即真，以为书"劉"字有金刀，乃罢错刀、契刀及五铢钱，而更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

小钱径六分，重一铢，文曰"小钱直一"。次七分，三铢，曰"幺钱一十"。①次八分，五铢，曰"幼钱二十"。次九分，七铢，曰"中钱三十"。次一寸，九铢，曰"壮钱四十"。因前"大钱五十"，是为钱货六品，直各如其文。

①师古曰:“幺,小也,音一尧反。”

黄金重一斤,直钱万。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①它银一流直千。是为银货二品。

①师古曰:“朱提,县名,属犍为,出善银。朱音殊。提音上支反。”

元龟岠冉长尺二寸,①直二千一百六十,为大贝十朋。②公龟九寸,直五百,为壮贝十朋。侯龟七寸以上,直三百,为幺贝十朋。子龟五寸以上,直百,为小贝十朋。是为龟宝四品。

①孟康曰:“冉,龟甲缘也。岠,至也。度背两边缘尺二寸也。”臣瓒曰:“元,大也。”

②苏林曰:“两贝为朋。朋直二百一十六,元龟十朋,故二千一百六十也。”

大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壮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五十。幺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三十。小贝寸二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为朋,率枚直钱三。是为贝货五品。

大布、次布、弟布、壮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小布长寸五分,重十五铢,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长一分,相重一铢,文各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长二寸四分,重一两,而直千钱矣。是为布货十品。①

①师古曰:“布亦钱耳。谓之布者,言其分布流行也。”

凡宝货五物,六名,二十八品。

铸作钱布皆用铜,淆以连锡,①文质周郭放汉五铢钱云。②其金银与它物杂,色不纯好,龟不盈五寸,贝不盈六分,皆不得为宝货。元龟为蔡,非四民所得居,③有者,入大卜受直。

①孟康曰:“连,锡之别名也。”李奇曰:“铅锡璞名曰连。”应劭曰:“连似铜。”师古曰:“孟、李二说皆非也。许慎云‘链,铜属也’,然则以连及锡杂铜而为钱也。此下又云能采金银铜连锡,益知连非锡矣。”

②师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

③如淳曰:"臧文仲居蔡,谓此也,说谓蔡国出大龟也。"臣瓒曰:"蔡是大龟之名也。书曰'九江纳锡大龟',大龟又不出蔡国也。若龟出楚,不可名龟为楚也。"师古曰:"瓒说非也。本以蔡出善龟,故因名大龟为蔡耳。"

百姓愦乱,其货不行。民私以五铢钱市买。莽患之,下诏:"敢非井田挟五铢钱者为惑众,投诸四裔以御魑魅。"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市道。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称数。莽知民愁,乃但行小钱直一,与大钱五十,二品并行,龟贝布属且寝。

莽性躁扰,不能无为,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国师公刘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雠,与欲得,[①]即易所谓"理财正辞,禁民为非"者也。[②]莽乃下诏曰:"夫周礼有赊贷,[③]乐语有五均,[④]传记各有斡焉。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遂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甾、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称)师。[22]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馀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工商能采金银铜连锡登龟取贝者,[⑤]皆自占司市钱府,顺时气而取之。[⑥]

①师古曰:"雠读曰售。言卖不售者,官收取之;无而欲得者,官出与之。"

②师古曰:"易下系辞曰:'理财正辞,禁人为非曰义。'言财货辞讼正,乃得人不为非,合事宜。"

③师古曰:"周礼泉府之职曰:'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凡人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谓人以祭祀、丧纪故从官赊买物,不过旬日及三月而偿之。其从官贷物者,以共其所属吏定价而后与之。各以其国服事之税而输息,谓若受园廛之田而贷万钱者,一期之月,出息五百。贷音土戴反。"

④邓展曰:"乐语,乐元语,河间献王所传,道五均事。"臣瓒曰:"其文云:'天子取诸侯之(士)〔土〕以立五均,[23]则市无二贾,四民常均,强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贫,则公家有馀,恩及小民矣。'"

⑤如淳曰:"登,进也。龟有灵,故言登。"

⑥师古曰:"各以其所采取之物自隐实于司市钱府也。占音之渐反。其下并同。"

又以周官税民:凡田不耕为不殖,出三夫之税;城郭中宅不树艺者为不毛,① 出三夫之布;民浮游无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冗作,县官衣食之。② 诸取众物鸟兽鱼鳖百虫于山林水泽及畜牧者,嫔妇桑蚕织纴纺绩补缝,③ 工匠医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④ 皆各自占所为于其在所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实者,尽没入所采取,而作县官一岁。

①师古曰:"树艺,谓种树果木及菜蔬。"

②师古曰:"冗,散也,音人勇反。衣音于既反。食读曰饲。"

③师古曰:"机缕曰纴,音人禁反。"

④如淳曰:"居处所在为区。谒舍,今之客舍也。"

诸司市常以四时中月实定所掌,① 为物上中下之贾,② 各自用为其市平,毋拘它所。众民卖买五谷布帛丝绵之物,周于民用而不雠者,③ 均官有以考检厥实,用其本贾取之,毋令折钱。④ 万物叩贵,过平一钱,则以平贾卖与民。⑤ 其贾氐贱减平者,听民自相与市,⑥ 以防贵庾者。⑦ 民欲祭祀丧纪而无用者,钱府以所入工商之贡但赊之,⑧ 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毋过三月。民或乏绝,欲贷以治产业者,均授之,除其费,计所得受息,毋过岁什一。⑨

①师古曰:"中读曰仲。"

②师古曰:"贾读曰价。其下并同。"

③师古曰:"雠读曰售。下亦类此也。"

④师古曰:"折音上列反。"

⑤师古曰:"叩,物价起,音五刚反,亦读曰仰。"

⑥师古曰:"贵(既)〔即〕为叩。[24] 贱则为氐,音丁奚反。"

⑦师古曰:"庾,积也。以防民积物待贵也。"

⑧师古曰:"但,空也,徒也。言空赊与之,不取息利也。"

⑨师古曰:"均谓各依先后之次。除其费,谓衣食之费已用者也。"

羲和鲁匡言:"名山大泽,盐铁钱布帛,五均赊贷,斡在县官,①唯酒酤独未斡。酒者,天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百礼之会,非酒不行。故诗曰'无酒酤我',②而论语曰'酤酒不食',③二者非相反也。夫诗据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④论语孔子当周衰乱,酒酤在民,薄恶不诚,是以疑而弗食。今绝天下之酒,则无以行礼相养;放而亡限,则费财伤民。请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为一均,率开一卢以卖,⑤雠五十酿为准。一酿用粗米二斛,曲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曲三斛,并计其贾而参分之,⑥以其一为酒一斛之平。除米曲本贾,计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醋酨灰炭⑦给工器薪樵之费。"

①师古曰:"斡谓主领也。"

②师古曰:"小雅伐木之诗也。酤,买也。言王于族人恩厚,要在燕饮,无酒则买而饮之。"

③师古曰:"乡党所说孔子齐之时也。"

④师古曰:"旨,美也。御,进。"

⑤如淳曰:"酒家开肆待客,设酒垆,故以垆名肆。"臣瓒曰:"卢,酒瓮也。言开一瓮酒也。赵广汉入丞相府破卢瓮。"师古曰:"二说皆非也。卢者,卖酒之区也,以其一边高,形如锻家卢,故取名耳,非即谓火卢及酒瓮也。此言仇五十酿为准,岂一瓮乎?广汉所破卢及罂卢,亦谓所居罂瓮之处耳。"

⑥师古曰:"参,三也。"

⑦师古曰:"酨,酢浆也,音才代反。"

羲和置命士督五均六斡,郡有数人,皆用富贾。洛阳薛子仲、张长叔、临菑姓伟等,①乘传求利,交错天下。②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③府臧不实,百姓俞病。莽知民苦之,复下诏曰:"夫盐,食肴之将;④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铁,(曰)〔田〕农之本;[25]名山大泽,饶衍之臧;五均赊贷,百姓所取平,可以给澹;⑤铁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

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⑥必叩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要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之。每一斡为设科条防禁,犯者罪至死。"奸吏猾民并侵,众庶各不安生。

①如淳曰:"姓姓名伟也。"

②师古曰:"传音张恋反。"

③师古曰:"簿,计簿也,音步户反。"

④师古曰:"将,大也,一说为食肴之将帅。"

⑤师古曰:"卬音牛向反。其下并同。"

⑥师古曰:"家谓家家自作也。"

后五岁,天凤元年,复申下金银龟贝之货,颇增减其贾直。而罢大小钱,改作货布,长二寸五分,广一寸,首长八分有奇,①广八分,其圜好径二分半,②足枝长八分,间广二分,其文右曰"货",左曰"布",重二十五铢,直货泉二十五。货泉径一寸,重五铢,文右曰"货",左曰"泉",枚直一,与货布二品并行。又以大钱行久,罢之,恐民挟不止,乃令民且独行大钱,与新货泉俱枚直一,并行尽六年,毋得复挟大钱矣。每壹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莽以私铸钱死,及非沮宝货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胜行,乃更轻其法:私铸作泉布者,与妻子没入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举告,与同罪;③非沮宝货,民罚作一岁,吏免官。犯者俞众,及五人相坐皆没入,郡国槛车铁锁,传送长安钟官,④愁苦死者什六七。

①师古曰:"奇音居宜反,谓有馀也。"

②师古曰:"好,孔也。"

③师古曰:"比音频寐反。"

④师古曰:"钟官,主铸钱者。"

作货布后六年,匈奴侵寇甚,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猪突豨勇,①壹切税吏官,訾三十而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县黄绶吏,皆保养军马,②吏尽复以与民。③民摇手触禁,不得耕桑,徭役烦剧,④而枯旱蝗虫相因。又用制作未定,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禄,而私赋

敛,货赂上流,狱讼不决。吏用苛暴立威,旁缘莽禁,侵刻小民。⑤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起为盗贼,依阻山泽,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广,⑥于是青、徐、荆楚之地往往万数。战斗死亡,缘边四夷所系虏,陷罪,饥疫,人相食,及莽未诛,而天下户口减半矣。

①服虔曰:"猪性触突人,故取以喻。"师古曰:"东方名豕曰豨,一曰,豨,豕走也,音许岂反。"

②师古曰:"保者,不许其死伤。"

③师古曰:"转令百姓养之。"

④师古曰:"繇读曰徭也。"

⑤师古曰:"旁,依也,音步浪反。"

⑥师古曰:"浸淫,犹渐染也。它皆类此。"

自发猪突豨勇后四年,而汉兵诛莽。后二年。世祖受命,荡涤烦苛,复五铢钱,与天下更始。

赞曰:易称"衰多益寡,称物平施",①书云"茂迁有无",②周有泉府之官,③而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敛,④野有饿莩而弗知发"。⑤故管氏之轻重,⑥李悝之平籴,弘羊均输,寿昌常平,亦有从徠。⑦顾古为之有数,吏良而令行,⑧故民赖其利,万国作乂。⑨及孝武时,国用饶给,而民不益赋,其次也。至于王莽,制度失中,奸轨弄权,官民俱竭,亡次矣。

①师古曰:"谦卦象辞。衰,取也。言取于多者以益少者,故万物皆称而施与平也。衰音薄侯反。"

②应劭曰:"茂,勉也。迁,徙也。言天下食货有无相通足也。"师古曰:"虞书益稷之辞。言劝勉天下迁徙有无,使相通也。"

③师古曰:"司徒之属官也,掌市之征布,敛市货之不雠,货之滞于人用者,以其价买之。"

④应劭曰:"养狗彘者使食人之食,而不知以法度敛之也。"师古曰:"孟子,孟轲之书。言岁丰孰,菽粟饶多,狗彘食人之食,此时可敛之也。"

⑤郑氏曰:“芟音‘菉有梅’之菉。芟,零落也。人有饿死零落者,不知发仓廪贷之也。”师古曰:“芟音频小反。诸书或作残字,音义亦同。”

⑥服虔曰:“作轻重货,在管子书。”

⑦师古曰:“言所从徠久矣。”

⑧师古曰:“顾,思念。”

⑨师古曰:“乂,治也。”

【校勘记】

〔1〕 则准平。〔守准平〕, 王念孙说景祐本“则准平”下有“守准平”三字,是也。

〔2〕 凶(戾)〔岁〕籴,釜十褶。 景祐、殿本都作“岁”。王先谦说作“岁”是。

〔3〕 谓去其本居而散(忘)〔亡〕也。 景祐、殿本都作“亡”。王先谦说作“亡”是。

〔4〕 然市井子孙亦不得(宦为吏)〔宦官吏〕。 景祐、殿本都作“为官吏”。

〔5〕 蛮夷因以数攻(吏), 景祐、殿本都无“吏”字,平准书亦无。

〔6〕 赎禁锢免(臧)〔减〕罪; 王先谦说“臧”当作“减”,平准书作“减”。

〔7〕 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 “公”字据景祐、殿、局本补。

〔8〕 沮,(上)〔止〕坏之, 景祐、殿本都作“止”。王先谦说作“止”是。

〔9〕 实(为)〔重〕四铢也。 景祐、殿本都作“重”。王先谦说作“重”是。

〔10〕 令不可得摩取(铅)〔铅〕。 钱大昭说“铅”当作“铅”。按景祐、殿本都作“铅”

〔11〕 〔行〕音下更反。 朱一新说“音”上脱“行”字。按各本都脱。

〔12〕 天(下)〔子〕既下缗钱令而尊卜式, 钱大昭说“天下”之“下”字疑是“子”字。王先谦说钱说是。按景祐、殿本都作“子”。

〔13〕 (令)〔今〕钱郭见有赤者, 殿本考证说“令”当作“今”。按平准书集解作“今”。

〔14〕 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③(往)即治郡国缗钱, 注③原在“分曹”下。王先谦说平准书不重“往”字,“往”字当属上句,其重文盖衍。

〔15〕 益广(开)〔关〕,置左右辅。 何焯说当从平淮书作"益广关","开"字误。

〔16〕 大农(幹)〔斡〕盐铁官布多, 王先谦说"幹"字误,当作"斡",平准书作"筦",同。

〔17〕 织读曰(炽)〔帜〕, 殿本作"帜"。王先谦说作"帜"是。

〔18〕 至所在,有欲(往)〔住〕者,亦留而处(之)〔也〕。 王先谦说"往"疑作"住"。宋祁说"处之"当改"处也"。按景祐本"往"正作"住","之"正作"也"。

〔19〕 差出(牡)〔牝〕马, 钱大昭说"牡"当作"牝",昭帝始元元年罢天下亭母马是也。按平准书亦作"牝"。

〔20〕 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贬)〔贩〕者为赋, 景祐、殿、局本都作"贩"。

〔21〕 皆对愿罢盐铁酒(榷)〔榷〕均输官, 景祐、殿本都作"榷"。

〔22〕 皆为五均司市(称)师。 王念孙说"称"字涉下文四"称"字而衍。

〔23〕 天子取诸侯之(士)〔土〕以立五均, 景祐、殿本都作"土"。王先谦说作"土"是。

〔24〕 贵(既)〔即〕为卬。 王先谦说殿本"既"作"即",是。

〔25〕 铁,(曰)〔田〕农之本; 钱大昭说"曰"疑当作"田"。按殿、局本都作"田"。

汉书卷二十五上

郊祀志第五上

洪范八政，三曰祀。[①]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旁及四夷，莫不修之；下至禽兽，豺獭有祭。[②]是以圣王为之典礼。民之精爽不贰，齐肃聪明者，神或降之，[③]在男曰觋，在女曰巫，[④]使制神之处位，为之牲器。使先圣之后，能知山川，敬于礼仪，明神之事者，以为祝；能知四时牺牲，坛场上下，氏姓所出者，以为宗。[⑤]故有神民之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神异业，敬而不黩，[⑥]故神降之嘉生，[⑦]民以物序，[⑧]灾祸不至，所求不匮。[⑨]

①师古曰："祀谓祭祀也。"

②师古曰："礼记月令：'季秋之月，豺祭兽。''孟春之月，獭祭鱼。'豺，挚搏之兽，形似狗。獭，水居而食鱼。祭者，谓杀之而布列，以祭其先也。豺音仕皆反。獭音吐曷反。"

③师古曰："爽，明也，齐读曰斋。斋肃，庄敬也。"

④师古曰："巫觋亦通称耳。觋音下狄反。"

⑤应劭曰："上下，谓天地之属神也。氏姓，王族之别也。宗，大宗也。"臣瓒曰："宗，宗伯也。"师古曰："二说皆非也。祝谓主祭之赞词者。积土为坛，平地为场。氏姓，谓神本所出，及见所当为主者也。宗，宗人，主神之列位尊卑者也。春秋左氏传曰'虢公使祝应宗区享神'也，又云'祝宗用马于四墉'，并非宗伯及大宗也。"

⑥师古曰："黩，污渎也。黩音读。"

⑦应劭曰："嘉谷也。"师古曰："嘉生，谓众瑞。"

⑧孟康曰:"各有分叙也。"

⑨师古曰:"匮,乏也。"

及少昊之衰,九黎乱德,[①]民神杂扰,不可放物。[②]家为巫史,享祀无度,黩齐明而神弗蠲。[③]嘉生不降,祸灾荐臻,莫尽其气。[④]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⑤]使复旧常,亡相侵黩。

①孟康曰:"少昊时诸侯作乱者也。"韦昭曰:"黎氏九人也。"

②师古曰:"放,依也。物,事也。放音甫往反。"

③师古曰:"齐读曰斋。蠲,絜也。"

④师古曰:"言不究其性命也。"

⑤应劭曰:"黎,阴官也。火数二,二,地数也,故火正司地以属万民。"师古曰:"属,委也,以其事委之也。属音之欲反。"

自共工氏霸九州,其子曰句龙,能平水土,死为社祠。[①]有烈山氏王天下,其子曰柱,能殖百谷,死为稷祠。[②]故郊祀社稷,所从来尚矣。[③]

①师古曰:"共工氏在太昊、炎帝之间。无禄而王,故谓之霸。句读曰钩。"

②师古曰:"烈山氏,炎帝。"

③师古曰:"尚,上也。谓起于上古。"

虞书曰,舜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①]遂类于上帝,禋于六宗,[②]望秩于山川,遍于群神。[③]揖五瑞,[④]择吉月日,见四岳诸牧,班瑞。[⑤]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⑥]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⑦]遂见东后。东后者,诸侯也。[⑧]合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⑨]修五礼五乐,[⑩]三帛二生一死为贽。[⑪]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者,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者,华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者,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礼。中岳,嵩高也。五载一巡狩。[⑫]

①师古曰:"虞书舜典也。在,察也。璇,美玉也。玑转而衡平。以玉为玑衡,谓浑天仪也。七政,日、月、五星也。言舜观察玑衡,以齐同日、月、五星之政,度合天意。"

②孟康曰:“六宗,星、辰、风伯、雨师、司中、司命。一说云乾坤六子。又一说: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泰山、河、海。或曰天地间游神也。”师古曰:“类,以类祭也。上帝,天也。絜精以祀谓之禋。六宗之义,说者多矣。乾坤六子,其最通乎。”

③师古曰:“望,谓在远者望而祭之。秩,次也。群神,丘陵坟衍之属。”

④师古曰:“揖与辑同。揖,合也。五瑞,公、侯、伯、子、男之瑞玉。”

⑤师古曰:“四岳诸牧,谓四方诸侯也。班,布也。”

⑥师古曰:“狩,守也。诸侯为天子守土,故巡行。”

⑦师古曰:“柴,积柴而燔。”

⑧师古曰:“后,君也。东方诸侯,故谓之东后也。”

⑨师古曰:“时,四时也。月,十二月也。日,三百六十日。律,六律也。度,尺丈也。量,斛斗也。衡,斤两也。”

⑩师古曰:“五礼,吉、凶、宾、军、嘉也。五乐,谓春则琴瑟,夏则笙竽,季夏则鼓,秋则钟,冬则磬也。五乐,尚书作五玉,今志亦有作五玉者。五玉即五瑞。”

⑪师古曰:“三帛,玄、缥、黄也。二牲,羔、雁也。一死,雉也。贽者,所执以为礼也。”

⑫师古曰:“此以上皆舜典所载。”

禹遵之。后十三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黩,二龙去之。[①] 其后十三世,汤伐桀,欲亳夏社,不可,作夏社。[②] 乃亳烈山子柱,而以周弃代为稷祠。后八世,帝太戊有桑穀生于廷,一暮大拱,[③] 惧。伊陟曰:“祆不胜德。”[④] 太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赞巫咸。[⑤] 后十三世,武帝丁得傅说为相,[⑥] 殷复兴焉,称高宗。有雉登鼎耳而雊,[⑦] 武丁惧。祖己曰:“修德。”武丁从之,位以永宁。[⑧] 后五世,帝乙嫚神而震死。[⑨] 后三世,帝纣淫乱,武王伐之。由是观之,始未尝不肃祇,后稍怠嫚也。

①应劭曰:“夏帝孔甲,天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其后娶黩嫚神,故龙去之。”

②应劭曰:“遭大旱七年,明德以荐,而旱不止,故迁社,以弃代为稷。欲迁句

龙,德莫能继,故作夏社,说不可迁之义也。"师古曰:"罋,古迁字。夏社,尚书篇名,今则序在而书亡逸。"

③师古曰:"穀即今之楮树也。其字从木。合两手曰拱。"

④师古曰:"伊陟,太戊臣,伊尹之子。"

⑤孟康曰:"巫咸,殷贤臣。赞,说也,谓伊陟说其意也。"师古曰:"因此作咸乂四篇。事见商书序,其篇亦亡逸也。"

⑥师古曰:"说读曰悦。"

⑦师古曰:"雊,雉鸣,音工豆反。"

⑧师古曰:"事见商书说命及高宗肜日。祖己,殷之贤臣。"

⑨师古曰:"帝乙,武乙也,为韦囊盛血,仰而射之,号曰射天,后遇雷震而死。"

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洽,制礼作乐,天子曰明常辟雍,[①]诸侯曰泮宫。[②]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③]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助祭。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怀柔百神,咸秩无文。[④]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⑤]而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⑥]大夫祭门、户、井、灶、中霤五祀,[⑦]士庶人祖考而已。各有典礼,而淫祀有禁。

①师古曰:"明堂辟雍,解在平纪。"

②师古曰:"泮之言半也。制度半于天子之辟雍也。泮音普半反。"

③师古曰:"郊祀,祀于郊也。后稷,周之始祖也。宗,尊也。文王,周始受命之王。上帝,太微五帝也。"

④师古曰:"怀,来也。柔,安也。言招来百神而安处之也。称百者,言其多也。秩,序也。旧无礼文者,皆以次序而祭之。"

⑤师古曰:"江、河、淮、济为四渎。渎者,发源而注海者也。视谓其礼物之数也。"

⑥师古曰:"疆,境也。"

⑦韦昭曰:"古者穴居,故名室中为中霤。"

后十三世,世益衰,礼乐废。幽王无道,为犬戎所败,平生东徙雒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列为诸侯,而居西,自以为主少昊之神,作西畤,

祠白帝,其牲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一云。①

①师古曰:"骝,赤马黑鬣尾也。羝,牡羊也。骝音留。羝音丁奚反。"

其后十四年,秦文公东猎汧渭之间,① 卜居之而吉。文公(薨)〔梦〕黄蛇自天下属地,②[1]其口止于鄜衍。③文公问史敦,④敦曰:"此上帝之征,君其祠之。"于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

①师古曰:"汧渭,二水名。汧音牵。"

②师古曰:"属,著也,音之欲反。"

③李奇曰:"鄜音孚。三辅谓山阪间为衍。"晋灼曰:"左冯翊鄜县之衍也。"师古曰:"今之鄜州盖取名于此也。"

④师古曰:"秦之太史也,敦其名也。"

自未作鄜畤,而雍旁故有吴阳武畤,① 雍东有好畤,皆废无祀。或曰:"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隩,② 故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盖黄帝时尝用事,虽晚周亦郊焉。"③其语不经见,缙绅者弗道。④

①李奇曰:"于旁有吴阳地也。"

②师古曰:"土之可居者曰隩,音于六反。"

③师古曰:"晚谓末时也。"

④李奇曰:"缙,插也,插笏于绅。绅,大带也。"臣瓒曰:"缙,赤白色也。绅,大带也。左氏传有缙云氏。"师古曰:"李云缙插是也。字本作搢,插笏于大带与革带之间耳,非插于大带也。或作荐绅者,亦谓荐笏于绅带之间,其义同。"

作鄜畤后九年,文公获若石云,于陈仓北阪城祠之。① 其神或岁不至,或岁数。来也常以夜,光辉若流星,从东方来,集于祠城,若雄雉,其声殷殷云,野鸡夜鸣。② 以一牢祠之,名曰陈宝。③

①苏林曰:"质如石,似肝。"师古曰:"陈仓之北阪上城中也。云,语辞也。"

②师古曰:"殷殷,声也。云,传声之乱也。野鸡,亦雉也,避吕后讳,故曰野鸡。言陈宝若来而有声,则野鸡皆鸣以应之也。上言雄雉,下言野鸡,史驳文也。殷音隐。"

③臣瓒曰:"陈仓县有宝夫人祠,或一岁二岁与叶君合。叶君神来时,天为之殷殷雷鸣,雉为之雊也。"

作陈宝祠后七十一年,秦德公立,卜居雍。[①] 子孙饮马于河,遂都雍。雍之诸祠自此兴。用三百牢于鄜畤。作伏祠。[②] 磔狗邑四门,以御蛊灾。

①师古曰:"即今之雍县。"

②孟康曰:"六月伏日也。周时无,至此乃有之。"师古曰:"伏者,谓阴气将起,迫于残阳而未得升,故为藏伏,因名伏日也。立秋之后,以金代火,金畏于火,故至庚日必伏。庚,金也。"

后四年,秦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

后十三年,秦穆公立,病卧五日不寤;[①] 寤,乃言梦见上帝,[②] 上帝命穆公平晋乱。史书而藏之府。[③] 而后世皆曰上天。

①师古曰:"寤,觉也。觉音公孝反。"

②师古曰:"上帝谓天也。"

③师古曰:"府,藏书之处。"

穆公立九年,齐桓公既霸,会诸侯于葵丘,而欲封禅。[①] 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②] 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③] 虙羲封泰山,禅云云;[④] 神农氏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⑤] 黄帝封泰山,禅亭亭;[⑥] 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帝喾封泰山,禅云云;尧封泰山,禅云云;舜封泰山,禅云云;禹封泰山,禅会稽;汤封泰山,禅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禅于社首;[⑦] 皆受命然后得封禅。"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过孤竹;[⑧] 西伐,束马县车,上卑耳之山;[⑨] 南伐至召陵,[⑩] 登熊耳山,以望江汉。[⑪] 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⑫] 诸侯莫违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异乎?"于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穷以辞,因设之以事,曰:"古之封禅,鄗上黍,北里禾,所以为盛;[⑬] 江淮间一茅三脊,所以为藉也。[⑭] 东海致比目之鱼,[⑮] 西海致比翼之鸟。[⑯]

然后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凤凰麒麟不至，嘉禾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鸱枭群翔，⑰而欲封禅，无乃不可乎？”于是桓公乃止。

①师古曰：“葵丘会在僖九年。葵丘在陈留外黄县东。封禅者，封土于山而禅祭于地也。禅音上战反，解在武纪。”

②师古曰：“父音甫。”

③郑氏曰：“无怀氏，古之王者，在伏羲前，见庄子。”服虔曰：“云云在梁父东，山名也。”晋灼曰：“云云山在蒙阴县故城东北，下有云云亭。”

④师古曰：“虙读曰伏。”

⑤李奇曰：“炎帝，神农后。”

⑥服虔曰：“亭亭山在牟阴。”晋灼曰：“地理志巨平有亭亭山。”师古曰：“晋说是也。”

⑦应劭曰：“山名，在博县。”晋灼曰：“在巨平南十二里。”师古曰：“晋说是也。”

⑧应劭曰：“伯夷国也，在辽西令支。”师古曰：“令音郎定反。支音神祇之祇。”

⑨韦昭曰：“将上山，缠束其马，县钩其车也。卑耳即齐语所谓辟耳。”

⑩师古曰：“召陵，楚地也，在汝南。召读曰劭。”

⑪师古曰：“熊耳山在顺阳北益阳县东，非禹贡所云‘导洛自熊耳’者也。其山两峰，状亦若熊耳，因以为名也。”

⑫师古曰：“兵车之会三，谓庄十三年会于北杏以平宋乱，僖四年侵蔡，蔡溃，遂伐楚，次于陉，六年伐郑围新城也。乘车之会六，谓庄十四年会于鄄，十五年又会于鄄，十六年同盟于幽，僖五年会于首止，八年盟于洮，九年会于葵丘也。匡，正也。一匡天下，谓定襄王为天子之位也。一说谓阳谷之会令诸侯云‘无障谷，无贮粟，无以妾为妻’，天下皆从，故云一匡者也。”

⑬应劭曰：“鄗音臛。”苏林曰：“鄗上、北里，皆地名也。”师古曰：“盛谓以实簋簋。”

⑭服虔曰：“茅草有三脊也。”张晏曰：“谓灵茅也。”师古曰：“藉，以藉地也，音才夜反。”

⑮师古曰：“尔雅云‘东方有比目鱼焉，不比不行，其名谓之鲽’，音土盍反。”

⑯师古曰：“山海经云‘崇吾之山有鸟状如凫，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飞，其名曰鹣’。尔雅曰‘南方有比翼鸟焉，不比不飞，其名谓之鹣鹣’。而管仲乃云西

海,其说异也。”

⑰师古曰:“蓬蒿藜莠,皆秽恶之草。枭,不祥之鸟也。鴟,盖今所谓角鴟也。枭,土枭也。”

是岁,秦穆公纳晋君夷吾。其后三置晋国之君,平其乱。[①]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

①师古曰:“三立其君,谓惠公、怀公、文公。”

后五十年,周灵王即位。时诸侯莫朝周,苌弘乃明鬼神事,[①]设射不来。不来者,诸侯之不来朝者也。依物怪,欲以致诸侯。诸侯弗从,而周室愈微。后二世,至敬王时,晋人杀苌弘。[②]

①师古曰:“苌弘,周大夫。”

②李奇曰:“周为晋杀之也。”师古曰:“春秋左氏传哀公三年传称‘刘氏、范氏世为婚姻,苌弘事刘文公,故周与范氏赵鞅以为讨,周人杀苌弘’也。”

是时,季氏专鲁,旅于泰山,仲尼讥之。[①]

①师古曰:“旅,陈也,陈礼物而祭之也。陪臣祭泰山,僭诸侯之礼。孔子非之曰:‘呜乎,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事见论语。”

自秦宣公作密畤后二百五十年,而秦灵公于吴阳作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

后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①]曰:“周始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当复合,[②]合七十年而伯王出焉。”[③]儋见后七年,栎阳雨金,献公自以为得金瑞,故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④]

①孟康曰:“太史儋谓老子也。”师古曰:“此亦周之太史名,非必老聃。老聃非秦献公时。儋音丁甘反,又吐甘反。”

②应劭曰:“秦,伯爵之后也。始周孝王封非子为附庸,邑诸秦。平王东迁洛邑,襄公以兵卫之,嘉其勋力,列为侯伯,与周别五百载矣。昭王时,西周君自归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城,此复合也。”孟康曰:“谓周封秦为别,秦并周为合。此襄王为霸,始皇为王也。”韦昭曰:“周封秦为始别,谓秦仲也。五百岁,谓从秦仲至孝公强大,显王致伯,与之亲合也。”师古曰:“诸家之说皆

非也。自非子至西周献邑,凡六百五十三岁,自仲至显王二十六年孝公称伯,止有四百二十六岁,皆不合五百之数也。按史记秦本纪及年表,并云周平王封襄公,始列为诸侯,于是始与诸侯通。又周本纪及吴、齐、晋、楚诸系家皆言幽王为犬戎所杀,秦始列为诸侯,正与此志符会,是乃为别。至昭襄王五十二年,西周君自归献邑,凡五百一十六年,是为合也。言五百者,举其成数也。"

③韦昭曰:"武王、昭王皆伯,至始皇而王天下。"师古曰:"七十当为十七,今史记旧本皆作十七字。伯王者,指谓始皇。始皇初立,政在太后、嫪毐,未得称伯。自昭王灭周后,至始皇九年诛嫪毐,止十七年。本纪年表其义显,而韦氏乃合武王、昭王为数,失之远矣。伯读曰霸。"

④师古曰:"畦畤者,如种韭畦之形,而畤于畦中各为一土封也。畦音下圭反。"

后百一十岁,周赧王卒,九鼎入于秦。或曰,周显王之四十二年,宋大丘社亡,[①] 而鼎沦没于泗水彭城下。

①师古曰:"尔雅云'左陵泰丘',谓丘左有陵者其名泰丘也。郭璞云'宋有泰丘',盖以丘名此地也。"

自赧王卒后七年,秦庄襄王灭东周,周祀绝。后二十八年,秦并天下,称皇帝。

秦始皇帝既即位,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①] 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兾茂。[②] 殷得金德,银自山溢。[③] 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④] 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文公出(腊)〔猎〕,[2] 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于是秦更名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尚黑,度以六为名,[⑤] 音上大吕,[⑥] 事统上法。[⑦]

①应劭曰:"螾,蚯蚓也。黄帝土德,故地见其神,蚓大五六围,长十余丈。"如淳曰:"吕氏春秋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蝼大螾,黄帝曰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师古曰:"螾音蚓。蝼音楼,谓蝼蛄也。"

②师古曰:"兾与畅同。"

③苏林曰:“流出也。”

④师古曰:“谓武王伐纣师渡孟津之时也。尚书中候曰‘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为赤乌,五至,以谷俱来’。”

⑤张晏曰:“水北方黑,终数六,故以方六寸为符,六尺为步。”

⑥师古曰:“大吕,阴律之始也。”

⑦服虔曰:“政尚法令也。”臣瓒曰:“水阴,阴主刑杀,故上法。”

即帝位三年,东巡狩郡县,祠驺峄山,[①]颂功业。[②]于是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于泰山下。诸儒生或议曰:“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③]扫地而祠,席用莤秸,[④]言其易遵也。”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黜儒生。[⑤]而遂除车道,上自泰山阳。至颠,立石颂德,明其得封也。从阴道下,[⑥]禅于梁父。其礼颇采泰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

①苏林曰:“驺,鲁县也。”臣瓒曰:“峄山在北。”师古曰:“峄音亦。”

②师古曰:“谓刻石自著功业。”

③师古曰:“蒲车,以蒲裹轮。”

④应劭曰:“秸,藁本也,去皮以为席。”如淳曰:“莤读如租。秸读如戛。”晋灼曰:“莤,藉也。”师古曰:“茅藉也。莤字本作菹,假借用。”

⑤师古曰:“黜,退也。”

⑥师古曰:“山南曰阳,山北曰阴。”

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风雨,休于大树下。诸儒既黜,不得与封禅,[①]闻始皇遇风雨,即讥之。

①师古曰:“与读曰豫也。”

于是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川及八神,(来)〔求〕僊人羡门之属。[①][3]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齐所以为齐,以天齐也。[②]其祀绝,莫知起时。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天齐渊水,居临菑南郊山下下者。[③]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盖天好阴,祠之必于高山之

下畤,命曰"畤";④地贵阳,祭之必于泽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竟也。⑤四曰阴主,祠三山;⑥五曰阳主,祠之罘山;⑦六曰月主,祠(之)莱山:⑧[4]皆在齐北,并勃海。⑨七曰日主,祠盛山。盛山斗入海,⑩最居齐东北阳,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时主,祠琅邪。琅邪在齐东北,盖岁之所始。⑪皆各用牢具祠,而巫祝所损益,圭币杂异焉。⑫

①应劭曰:"羡门名子高,古仙人也。"师古曰:"古亦以僊为仙字。下皆类此。"

②苏林曰:"当天中央齐也。"师古曰:"谓其众神异,如天之腹齐也。"

③师古曰:"下下,谓最下者。临菑城南有天齐水,五泉并出,盖谓此也。"

④师古曰:"名其祭处曰畤也。"

⑤师古曰:"东平陆,县名也。监,其县之乡名也。"

⑥师古曰:"三山,即下所谓三神山。"

⑦韦昭曰:"之罘山在东莱腄罘县。"师古曰:"罘音浮。腄音直瑞反。"

⑧韦昭曰:"在东莱长广也。"

⑨师古曰:"并音步浪反。"

⑩韦昭曰:"盛山在东莱不夜县,斗入海也。"师古曰:"斗,绝也。盛音成。"

⑪师古曰:"山海经云琅邪台在勃海间,谓临海有山形如台也。"

⑫师古曰:"言八神牲牢皆同,而圭币各异也。"

自齐威、宣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①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侨、元尚、羡门高最后,皆燕人,[5]为方仙道,②形解销化,③依于鬼神之事。驺衍以阴阳主运④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⑤

①如淳曰:"今其书有五德终始。五德各以所胜为行。秦谓周为火德,灭火者水,故自谓水德。"师古曰:"驺子即驺衍。"

②韦昭曰:"皆慕古人之名,效为神仙者也。"师古曰:"自宋毋忌至最后,皆其人姓名也,凡五人。"

③服虔曰:"尸解也。"张晏曰:"人老而解去,故骨如变化也。今山中有龙骨,世人谓之龙解骨化去。"应劭曰:"列仙传曰崔文子学仙于王子乔,〔王子乔〕化为白霓,[6]文子惊,引戈击之,俯而见之,王子乔之尸也,须臾则为大鸟飞而去。"师古曰:"服、张二说是也。"

④晋灼曰:"燕昭王筑宫师之,故作主运之篇也。"如淳曰:"今其书有(王)〔主〕运。[7]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而)〔面〕为服也。"

⑤师古曰:"迂谓回远也,音于。"

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①去人不远。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水临之,患且至,则风辄引船而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②

①服虔曰:"其传书云尔。"臣瓒曰:"世人相传云尔。"师古曰:"瓒说是也。"

②师古曰:"甘心,言贪嗜之心不能已也。"

及秦始皇至海上,则方士争言之。始皇如恐弗及,使人赍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风为解,①曰未能至,望见之焉。其明年,始皇复游海上,至琅邪,过恒山,从上党归。后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②从上郡归。后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会稽,并海上,③几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④不得,还到沙丘崩。⑤

①师古曰:"自解说云为风不得至。"

②师古曰:"考,校其虚实也。"

③师古曰:"附海而上也。并音步浪反。上音时掌反。"

④师古曰:"几读曰冀。"

⑤臣瓒曰:"沙丘在巨鹿县东北也。"

二世元年,东巡碣石,并海,①南历泰山,至会稽,皆礼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书旁,以章始皇之功德。②其秋,诸侯叛秦。三年而二世弑死。

①师古曰:"并音步浪反。"

②师古曰:"今此诸山皆有始皇所刻石及胡亥重刻,其文并具存焉。"

始皇封禅之后十二年而秦亡。诸儒生疾秦焚诗书,诛灭文学,百姓怨其法,天下叛之,皆说曰:"始皇上泰山,为风雨所击,不得封禅云。"此岂所谓无其德而用其事者邪?

昔三代之居皆河洛之间,[①]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渎咸在山东。至秦称帝,都咸阳,则五岳、四渎皆并在东方。自五帝以至秦,迭兴迭衰,[②]名山大川或在诸侯,或在天子,其礼损益世殊,不可胜记。[③]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

①师古曰:"谓夏都安邑,殷都朝歌,周都洛阳。"

②师古曰:"迭,互也,音大结反。"

③师古曰:"代代殊异,故不可尽记。"

于是自崤以东,名山五,大川祠二。[①]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会稽,湘山。水曰沛,曰淮。[②]春以脯酒为岁祷,因泮冻;[③]秋涸冻;[④]冬塞祷祠。[⑤]其牲用牛犊各一,牢具圭币各异。自华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华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⑥]岳山,岐山,吴山,鸿冢,渎山。渎山,蜀之岷山也。[⑦]水曰河,祠临晋;[⑧]沔,祠汉中;[⑨]湫渊,祠朝那;[⑩]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祷塞如东方山川;而牲亦牛犊牢具圭币各异。而四大冢鸿、岐、吴、岳,皆有尝禾。[⑪]陈宝节来祠,[⑫]其河加有尝醪。此皆雍州之域,近天子都,故加车一乘,骝驹四。霸、产、丰、涝、泾、渭、长水,皆不在大山川数,[⑬]以近咸阳,尽得比山川祠,而无诸加。[⑭]汧、洛二渊,鸣泽、蒲山、岳婿山之属,[⑮]为小山川,亦皆祷塞泮涸祠,礼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十四臣、诸布、诸严、诸逐之属,百有余庙。[⑯]西亦有数十祠。于湖有周天子祠。于下邽有天神。丰、镐有昭明、天子辟池。于杜、亳有五杜主之祠、寿星祠;[⑰]而雍、菅庙祠亦有杜主。[⑱]杜主,故周之右将军,[⑲]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也。[⑳]各以岁时

奉祠。

①师古曰:"崤即今之陕州二崤也。"

②师古曰:"沛音子礼反,此本济水之字。"

③服虔曰:"解冻也。"师古曰:"泮音普半反。"

④师古曰:"涸读与沍同。沍,凝也,音下故反。春则解之,秋则凝之。春秋左氏传曰'固阴沍寒'。礼记月令曰'孟冬行春令则冻闭不密'。"

⑤师古曰:"塞谓报其所祈也,音先代反。下并同也。"

⑥师古曰:"说者云薄山在河东,一曰在潼关北十馀里,而此志云自华以西者,则今阌乡之南山连延西出,并得华山之名。"

⑦师古曰:"周礼职方氏:'雍州,其山曰岳。'尔雅亦云'河西曰岳'。说者咸云岳即吴岳也。今志有岳,又有吴山,则吴岳非一山之名,但未详岳之所在耳。徐广云:'岳山在武功。'据地理志,武功但有垂山,无岳山也。岐山即在今之岐山县,其山两岐,俗呼为箭括岭。吴山在今陇州吴山县。鸿冢,释在下。岷山在湔氐道。"

⑧师古曰:"即今之同州朝邑县界。"

⑨师古曰:"沔,汉水之上名也。汉中,今梁州是也。沔音弥善反。"

⑩苏林曰:"湫渊在安定朝那县,方四十里,停水不流,冬夏不增不减,不生草木。湫音将蓼反。"师古曰:"此水今在泾州界,清澈可爱,不容秽浊,或喧污,辄兴云雨。土俗亢旱,每于此求之,相传云龙之所居也。而天下山川隈曲,亦往往有之。湫音子由反。"

⑪孟康曰:"以新谷祭之。"

⑫服虔曰:"陈宝神应节来也。"

⑬师古曰:"霸、产出蓝田。丰、涝出鄠。长水者,言其源流长也。涝音劳。"

⑭师古曰:"加谓车及骝驹之属。"

⑮苏林曰:"婿音胥。"韦昭曰:"音苏计反。"师古曰:"韦说是也。"

⑯师古曰:"风伯,飞廉也。雨师,屏翳也,一曰屏号。而说者乃谓风伯箕星也,雨师毕星也。此志既言二十八宿,又有风伯、雨师,则知非箕、毕也。九臣、十四臣,不见名数所出。诸布、诸严、诸逐,未闻其义。逐字或作逴,音求。屏并音步丁反。"

⑰韦昭曰:“亳音薄,汤所都也。”臣瓒曰:“济阴薄县是也。”师古曰:“杜即京兆杜县也。此亳非汤都也,不在济阴。徐广云京兆杜县有薄亭,斯近之矣。”

⑱李奇曰:“菅,茅也。”师古曰:“菅音奸。”

⑲师古曰:“墨子云周宣王杀杜伯不以罪,后宣王田于圃田,见杜伯执弓矢射,宣王伏弓衣而死,故周人尊其鬼而右之,盖谓此也。”

⑳师古曰:“其鬼虽小而有神灵也。”

唯雍四(时)〔畤〕上帝为尊,[8]其光景动人民,唯陈宝。故雍四畤,春以为岁祠祷,因泮冻,秋涸冻,冬赛祠,五月尝驹,及四中之月月祠,①若陈宝节来一祠。春夏用骍,②秋冬用骝。畤驹四匹,③木寓龙一驷,④木寓车马一驷,各如其帝色。黄犊羔各四,圭币各有数,皆生瘗埋,无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十月为岁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见,⑤通权火,⑥拜于咸阳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经祠云。⑦西畤、畦畤,祠如其故,上不亲往。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岁时奉祠之。至如它名山川诸神及八神之属,上过则祠,去则已。郡县远方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领于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秘祝,即有灾祥,辄祝祠移过于下。

①师古曰:“中读曰仲。谓四时之仲月皆祠之。”

②师古曰:“骍,纯赤色也,音先营反。”

③师古曰:“每畤用驹四匹,而春秋异色。”

④李奇曰:“寓,寄也,寄生龙形于木也。”师古曰:“一驷亦四龙也。”

⑤李奇曰:“上宿,上斋戒也。”

⑥张晏曰:“权火,烽火也,状若井挈皋矣。其法类称,故谓之权火。欲令光明远照,通于祀所也。汉祀五畤于雍,五十里一烽火。”如淳曰:“权,举也。”师古曰:“凡祭祀通举火者,或以天子不亲至祠所而望拜,或以众祠各处,欲其一时荐飨,宜知早晏,故以火为之节度也。它皆类此。”

⑦服虔曰:“经,常也。”

汉兴,高祖初起,杀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而杀者赤帝子也。”①及高祖祷丰枌榆社,②徇沛,为沛公,则祀蚩尤,衅鼓旗。遂以十

月至霸上,立为汉王。因以十月为年首,色上赤。

①师古曰:"物谓鬼神也。"

②郑氏曰:"枌榆,乡名也。社在枌榆。"晋灼曰:"枌,白榆也。社在丰东北十五里。"师古曰:"以此树为社神,因立名也。枌音符云反。"

二年(冬)[9],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名曰北畤。有司进祠,上不亲往。悉召故秦祀官,复置太祝、太宰,如其故仪礼。因令县为公社。① 下诏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

①李奇曰:"犹官社。"

后四岁,天下已定,诏御史令丰治枌榆社,常以时,春以羊彘祠之。令祝立蚩尤之祠于长安。长安置祠祀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当)〔堂〕上之属;[10]晋巫祠五帝、东君、云中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属;① 秦巫祠杜主、巫保、族累之属;② 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属;③ 九天巫祠九天:④ 皆以岁时祠宫中。其河巫祠河于临晋,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⑤ 各有时日。

①服虔曰:"东君以下皆神名也。"师古曰:"东君,日也。云中君谓云神也。巫社、巫祠,皆古巫之神也。族人炊,古主炊母之神也。炊谓饎爨也。"

②师古曰:"杜主即上所云五杜主也。巫保、族累,二神名。累音力追反。"

③师古曰:"堂下,在堂之下。巫先,巫之最先者也。司命,说者云文昌第四星也。施糜,其先常施设糜粥者也。"

④师古曰:"九天者,谓中央钧天,东方苍天,东北旻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浩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东南阳天也。其说见淮南子。一说云东方旻天,东南阳天,南方赤天,西南朱天,西方成天,西北幽天,北方玄天,东北变天,中央钧天也。"

⑤张晏曰:"以其强死,魂魄为厉,故祠之。成帝时匡衡奏罢之。"

其后二岁，或言曰周兴而邑立后稷之祠，[①]至今血食天下。[②]于是高祖制诏御史："其令天下立灵星祠，[③]常以岁时祠以牛。"

①师古曰："以其有播种之功，故令天下诸邑皆祠之。"

②师古曰："祭有牲牢，故言血食遍天下也。"

③张晏曰："龙星左角曰天田，则农祥也。(晨)〔辰〕见而祭之。"[11]

高祖十年春，有司请令县常以春二月及腊祠稷以羊彘，民里社各自裁以祠。[①]制曰："可。"

①师古曰："随其祠具之丰俭也。"

文帝即位十三年，下诏曰："秘祝之官移过于下，朕甚弗取，其除之。"

始名山大川在诸侯，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领。及齐、淮南国废，令太祝尽以岁时致礼如故。

明年，以岁比登，[①]诏有司增雍五畤路车各一乘，驾被具；[②]西畤、畦畤寓车各一乘，寓马四匹，驾被具；河、湫、汉水，玉加各二；及诸祀皆广坛场，圭币俎豆以差加之。

①师古曰："年谷频孰也。"

②师古曰："驾车被马之饰皆具也。被音皮义反。下亦同。"

鲁人公孙臣上书曰："始秦得水德，及汉受之，推终始传，[①]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宜改正朔，服色上黄。"时丞相张苍好律历，以为汉乃水德之时，河决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内赤，[②]与德相应。公孙臣言非是，罢之。明年，黄龙见成纪。[③]文帝召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申明土德，草改历服色事。[④]其夏，下诏曰："有异物之神见于成纪，毋害于民，岁以有年。朕几郊祀上帝诸神，[⑤]礼官议，毋讳以朕劳。"[⑥]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亲郊祀上帝于郊，故曰郊。"[⑦]于是夏四月，文帝始幸雍郊见五畤，祠衣皆上赤。

①郑氏曰："音亭传。"师古曰："音张恋反。谓转次之。"

②服虔曰:“十月阴气在外,〔故外〕黑;[12]阳气尚伏在地,故内赤也。或曰,十月百草外黑内赤也。”

③师古曰:“天水之县也。”

④师古曰:“草谓创造之。后例皆同也。”

⑤师古曰:“几读曰冀。”

⑥师古曰:“无讳以朕为劳,自言不以为劳也。”晋灼曰:“讳,忌难也。”

⑦师古曰:“邑外谓之郊。”

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上,言“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若人冠冕焉。或曰东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①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应。”于是作渭阳五帝庙,同宇,②帝一殿,面五门,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仪亦如雍五畤。

①张晏曰:“神明,日也。日出东北,舍谓阳谷。日没于西,故曰墓。墓,濛谷也。”师古曰:“此说非也。灵总言凡神明以东北为居,西方为冢墓之所,故立庙于渭阳者也。”

②师古曰:“宇谓屋之覆也。言同一屋之下而别为五庙,各立门室也。庙记云五帝庙在长安东北也。”

明年夏四月,文帝亲拜霸渭之会,①以郊见渭阳五帝。五帝庙临渭,其北穿蒲池沟水。②权火举而祠,若光辉然属天焉。③于是贵平至上大夫,赐累千金。而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④谋议巡狩封禅事。

①如淳曰:“二水之合也。”

②师古曰:“蒲池,为池而种蒲。蒲字或作满,言其水满也。”

③师古曰:“属,联也,音之欲反。”

④师古曰:“刺,采取之也,音千赐反。”

文帝出长门,①若见五人于道北,遂因其直立五帝坛,②祠以五牢。

①如淳曰:“亭名也。”

②郑氏曰:“因其所立处以立祠也。”师古曰:“直犹当也,当其处。”

其明年,平使人持玉杯,上书阙下献之。平言上曰:“阙下有宝玉气

来者。”已视之,果有献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寿”。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顷之,日却复中。于是始更以十七年为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决通于泗,臣望东北汾阴直有金宝气,[①]意周鼎其出乎?兆见不迎则不至。”于是上使使治庙汾阴南,临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书告平所言皆诈也。下吏治,诛夷平。[②]是后,文帝怠于改正服鬼神之事,[③]而渭阳、长门五帝使祠官领,以时致礼,不往焉。

①师古曰:“汾阴直,谓正当汾阴也。”

②师古曰:“夷者,平也,谓尽平除其家室宗族。”

③师古曰:“正,正朔也。服,服色也。正音之成反。”

明年,匈奴数入边,[①]兴兵守御。后岁少不登。数岁而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岁时祠如故,无有所兴。

①师古曰:“数音所角反。”

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汉兴已六十馀岁矣,天下艾安,[①]缙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②]而上乡儒术,[③]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④]窦太后不好儒术,使人微伺赵绾等奸利事,按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皆废。六年,窦太后崩。其明年,征文学之士。

①师古曰:“艾读曰乂。乂,治也。汉书皆以艾为乂,其义类此也。”

②师古曰:“正亦正朔。度,度量也。服色度量,互言之耳。”

③师古曰:“乡读曰向。”

④师古曰:“就,成也。”

明年,上初至雍,郊见五畤。后常三岁一郊。是时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磁氏馆。[①]神君者,长陵女子,以乳死,见神于先后宛若。[②]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亦往祠,其后子孙以尊显。[③]及上即位,则厚礼置祠之内中。闻其言,不见其人云。

①如淳曰:“嫖音蹄。”郑氏曰:“音斯。”师古曰:“郑音是也。其字从石从厮。”

②孟康曰:“产乳而死也。兄弟妻相谓先后。宛若,字也。”师古曰:“先音苏见反。后音胡构反。古谓之娣姒,今关中俗呼为先后,吴楚俗呼之为妯娌,音轴里。”

③应劭曰:“平原君,武帝外祖母也。”

是时,李少君亦以祠灶、谷道、却老方见上,① 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泽侯人,主方。② 匿其年及所生长。③ 常自谓七十,能使物,却老。④ 其游以方遍诸侯。无妻子。人闻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馈遗之,⑤ 常馀金钱衣食。人皆以为不治产业而饶给,⑥ 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争事之。少君资好方,善为巧发奇中。⑦ 常从武安侯宴,坐中有年九十馀老人,少君乃言与其大父游射处,老人为儿从其大父,识其处,⑧ 一坐尽惊。少君见上,上有故铜器,问少君。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⑨ 已而按其刻,果齐桓公器。⑩ 一宫尽骇,以为少君神,数百岁人也。少君言上:“祠灶皆可致物,⑪ 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⑫ 安期生食臣枣,大如瓜。⑬ 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⑭ 于是天子始亲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矣。⑮ 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为化去不死也,使黄锤史宽舒受其方,⑯ 而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更来言神事矣。⑰

①如淳曰:“祠灶可以致福。”李奇曰:“谷道,辟谷不食之道也。”

②如淳曰:“侯家人,主方药也。”

③师古曰:“生长,谓其郡县所属及居止处。”

④如淳曰:“物谓鬼物也。”

⑤师古曰:“更音工衡反。”

⑥师古曰:“给,足也。”

⑦如淳曰:“时时发言有所中。”师古曰:“中音竹仲反。”

⑧师古曰:“识,记也,音式志反。”

⑨臣瓒曰:“晏子书柏寝,台名也。”师古曰:“以柏木为寝室于台之上。”

⑩师古曰:“刻谓器上所铭记。”

⑪师古曰:“物亦谓鬼物。”

⑫服虔曰:“古之真人也。”师古曰:“列仙传云安期生琅邪人,卖药东海边,时人皆言千岁也。”

⑬师古曰:“食读曰饲。”

⑭师古曰:“合谓道相合。”

⑮师古曰:“齐,药之分齐也,音才计反。”

⑯孟康曰:“二人皆方士也。”师古曰:“锤音直垂反。”

⑰师古曰:“更音工衡反。”

亳人谬忌奏祠泰一方,[①] 曰:“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②] 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东南郊,日一太牢,七日,[③] 为坛开八通之鬼道。”于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长安城东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后,人上书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许之,令太祝领祠之于忌泰一坛上,如其方。后人复有言“古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黄帝用一枭、破镜;[④] 冥羊用羊祠;马行用一青牡马;泰一、皋山山君用牛;武夷君用干鱼;阴阳使者以一牛。”[⑤] 令祠官领之如其方,而祠泰一于忌泰一坛旁。

①如淳曰:“亳亦薄也,下所谓薄忌也。”晋灼曰:“济阴薄县人也。”

②师古曰:“谓青帝灵威仰,赤帝赤熛怒,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纪,黄帝含枢纽也。一说苍帝名灵符,赤帝名文祖,白帝名显纪,黑帝名玄矩,黄帝名神斗。”

③师古曰:“每日以一太牢,凡七日祭也。”

④张晏曰:“黄帝,五帝之首也,岁之始也。枭,恶逆之鸟。方士虚诞,云以岁始祓除凶灾,令神仙之帝食恶逆之物,使天下为逆者破灭讫竟,无有遗育也。”孟康曰:“枭,鸟名,食母。破镜,兽名,食父。黄帝欲绝其类,使百吏祠皆用之。破镜如貙而虎眼。”如淳曰:“汉使东郡送枭,五月五日作枭羹以赐

百官。以其恶鸟,故食之也。"师古曰:"解祠者,谓祠祭以解罪求福。"

⑤孟康曰:"阴阳之神也。"

后二年,郊雍,获一角兽,若麃然。[①]有司曰:"陛下肃祇郊祀,上帝报享,锡一角兽,盖麟云。"于是以荐五畤,畤加一牛以燎。赐诸侯白金,以风符应合于天也。[②]于是济北王以为天子且封禅,上书献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它县偿之。常山王为罪,磿,[③]天子封其弟真定,以续先王祀,而以常山为郡。然后五岳皆在天子之郡。

①师古曰:"麃,鹿属也,形似獐,牛尾,一角,音蒲交反。"

②晋灼曰:"符,瑞也。"臣瓒曰:"风示诸侯以此符瑞之应也。"

③师古曰:"磿与迁同也。"

明年,齐人少翁以方见上。上有所幸李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盖夜致夫人及灶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见焉。乃拜少翁为文成将军,赏赐甚多,以客礼礼之。文成言:"上即欲与神通,宫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画云气车,及各以胜日[①]驾车辟恶鬼。又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泰一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岁馀,其方益衰,神不至。乃为帛书以饭牛,[②]阳不知,言此牛腹中有奇(书)。[13]杀视得书,书言甚怪。天子识其手,[③]问之,果为书。于是诛文成将军,隐之。

①服虔曰:"甲乙五行相克之日。"如淳曰:"如火胜金,用丙丁日,不用庚辛也。"

②师古曰:"谓杂草以饭牛也,音扶晚反。"

③师古曰:"手谓所书手迹。"

其后又作柏梁、铜柱、承露仙人掌之属矣。[①]

①苏林曰:"仙人以手掌擎盘承甘露。"师古曰:"三辅故事云建章宫承露盘高二十丈,大七围,以铜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饮之。盖张衡西京赋所云'立修茎之仙掌,承云表之清露,屑琼蕊以朝餐,必性命之可度'也。"

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①]巫医无所不致。游水发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②]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问神君,神君言曰:"天

子无忧病。病少愈，强与我会甘泉。”于是上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③大赦，置寿宫神君。④神君最贵者曰太一，其佐曰太禁、司命之属，皆从之。非可得见，闻其言，言与人音等。时去时来，来则风肃然。居室帷中，时昼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后入。⑤因巫为主人，关饮食，所欲言，行下。⑥又置寿宫、北宫，张羽旗，设共具，⑦以礼神君。神君所言，上使受书，其名曰“画法”。⑧其所言，世俗之所知也，无绝殊者，而天子心独憙。其事秘，世莫知也。⑨

①晋灼曰：“黄图宫名，在京兆。地理志，湖本在京兆，后分属弘农也。”

②服虔曰：“游水，县名。发根，人姓名。”晋灼曰：“地理志游水，水名，在临淮淮浦也。”师古曰：“二说皆非也。游水，姓也。发根，名也，盖因水为姓也。本尝遇病，而鬼下之，故为巫也。”

③孟康曰：“良已，善已，谓愈也。”

④孟康曰：“更立此宫也。”臣瓒曰：“寿宫，奉神之宫也。楚辞曰‘蹇将澹兮寿宫’也。”

⑤孟康曰：“祟絜自除祓，然后入也。”师古曰：“祓音发勿反。”

⑥李奇曰：“神所欲言，上辄为下之也。”晋灼曰：“神君所言行下于巫。”师古曰：“晋说是也。”

⑦师古曰：“共读曰供，音居用反。”

⑧孟康曰：“策画之法也。”

⑨师古曰：“憙读曰喜。喜，好也，音许吏反。”

后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不宜以一二数。①一元曰“建”，②二元以长星曰“光”，③今郊得一角兽曰“狩”云。④

①苏林曰：“得诸瑞以名年。”

②苏林曰：“建元元年是。”

③苏林曰：“以有长星之光，故曰元光元年。”

④如淳曰：“改元狩元年。”

其明年，天子郊雍，曰：“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无祀，则礼不答

也。”①有司与太史令谈、祠官宽舒议：②“天地牲，角茧栗。③今陛下亲祠后土，后土宜于泽中圜丘为五坛，坛一黄犊牢具。已祠尽瘗，而从祠衣上黄。”④于是天子东幸汾阴。汾阴男子公孙滂洋等见汾旁有光如绛，⑤上遂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上，⑥如宽舒等议。上亲望拜，如上帝礼。礼毕，天子遂至荥阳。还过雒阳，下诏封周后，令奉其祀。语在武纪。上始巡幸郡县，浸寻于泰山矣。⑦

①师古曰：“答，对也。郊天而不祀地，失对偶之义。一曰，阙地祇之祀，故不为神所答应也。”

②师古曰：“谈即司马谈也。”

③师古曰：“牛角之形或如茧，或如栗，言其小。”

④师古曰：“侍祠之人皆著黄衣也。”

⑤师古曰：“滂音普郎反。洋音羊也。”

⑥师古曰：“脽音谁。解在武纪。”

⑦郑玄曰：“寻，用也。”晋灼曰：“寻，遂往之意也。”师古曰：“二说皆非也。浸，渐也。寻，就也。”

其春，乐成侯(登)上书言栾大。[14]栾大，胶东宫人，①故尝与文成将军同师，已而为胶东王尚方。②而乐成侯姊为康王后，③无子。王死，它姬子立为王，而康后有淫行，与王不相中，相危以法。④康后闻文成死，而欲自媚于上，乃遣栾大人，因乐成侯求见言方。⑤天子既诛文成，后悔其方不尽，乃见栾大，大说。⑥大为人长美，⑦言多方略，[15]而敢为大言，处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来海中，见安期、羡门之属，顾以臣为贱，不信臣。⑧又以为康王诸侯耳，不足与方。臣数以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师曰：‘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则方士皆掩口，恶敢言方哉！”⑨上曰：“文成食马肝死耳。子诚能修其方，我何爱乎！”大曰：“臣师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则贵其使者，令为亲属，以客礼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于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尊其使然后可致也。”于是上使验小方，斗

棋,棋自相触击。

①服虔曰:"王家人。"

②师古曰:"主方药。"

③孟康曰:"胶东王后也。"

④师古曰:"不相可也。相危以法,谓以罪法相欲倾危也。中音竹仲反。"

⑤师古曰:"言神仙之方。"

⑥师古曰:"说读曰悦。"

⑦师古曰:"善为甘美之言也。"

⑧师古曰:"顾,念也。"

⑨师古曰:"恶音乌,谓于何也。"

是时,上方忧河决而黄金不就,[①]乃拜大为五利将军。居月馀,得四印;得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印。制诏御史:"昔禹疏九河,决四渎。间者,河溢皋陆,堤徼不息。[②]朕临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遗朕士而大通焉。乾称'飞龙','鸿渐于般',[③]朕意庶几与焉。[④]其以二千户封地士将军大为乐通侯。"赐列侯甲第,童千人。乘舆斥车马帷帐器物以充其家。[⑤]又以卫长公主妻之,[⑥]赍金十万斤,更名其邑曰当利公主。天子亲如五利之弟,使者存问共给,相属于道。[⑦]自大主将相以下,皆置酒其家,[⑧]献遗之。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将军",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将军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视不臣也。[⑨]而佩"天道"者,且为天子道天神也。[⑩]于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后装治行,东入海求其师云。大见数月,佩六印,贵震天下,而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扼擊[⑪]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

①师古曰:"铸黄金不成。"

②师古曰:"皋,水旁地。广平曰陆。言水泛溢,自皋及陆,而筑作堤防,徭役甚多,不暇休息。"

③孟康曰:"般,水涯堆也。渐,进也。武帝云得栗大如鸿进于般,一举千里。得道若飞龙在天。"师古曰:"飞龙在天,乾卦九五爻辞也。鸿渐于般,渐卦

六二爻辞也。般,山石之安者。”

④师古曰:“与读曰豫。”

⑤师古曰:“斥,不用者也。”

⑥孟康曰:“卫太子妹。”如淳曰:“卫太子姊也。”师古曰:“外戚传云子夫生三女,元朔三年生男据。是则太子之姊也。孟说非也。”

⑦师古曰:“共读曰供。属,及也,音之欲反。”

⑧韦昭曰:“大主,武帝姑,窦太后之女也。”

⑨师古曰:“羽衣,以鸟羽为衣,取其神仙飞翔之意也。视读曰示。”

⑩师古曰:“为音于伪反。道天神,道读曰导。”

⑪师古曰:“扼,捉持也。擘,古手腕之字也。扼音厄。”

其夏六月,汾阴巫锦[①]为民祠魏脽后土营旁,[②]见地如钩状,掊视得鼎。[③]鼎大异于众鼎,文镂无款识,[④]怪之,言吏。吏告河东太守胜,胜以闻。天子使验问巫得鼎无奸诈,乃以礼祠,迎鼎至甘泉,从上行,荐之。[⑤]至中山,晏温,[⑥]有黄云焉。有鹿过,上自射之,因之以祭云。至长安,公卿大夫皆议尊宝鼎。天子曰:“间者河溢,岁数不登,故巡祭后土,祈为百姓育谷。今年丰茂未报,鼎曷为出哉?”[⑦]有司皆言:“闻昔泰帝兴神鼎一,[⑧]一者一统,天地万物所系象也。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⑨]铸九鼎,象九州。皆尝亨享上帝鬼神。[⑩]其空足曰鬲,[⑪]以象三德,[⑫]飨承天祜。[⑬]夏德衰,鼎迁于殷;殷德衰,鼎迁于周;周德衰,鼎迁于秦;秦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伏而不见。周颂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吴不敖,胡考之休。’[⑭]今鼎至甘泉,以光润龙变,承休无疆。合兹中山,有黄白云降,[⑮]盖若兽为符,[⑯]路弓乘矢,集获坛下,[⑰]报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⑱]鼎宜视宗祢(广)〔庙〕,[16]臧于帝庭,以合明应。”[⑲]制曰:“可。”

①应劭曰:“锦,巫名。”

②应劭曰:“魏,故魏国也。”师古曰:“汾脽本魏地之境,故云魏脽也。营谓祠之兆域也。”

③师古曰:“掊谓手杷土也,音蒲沟反。杷音蒲巴反,其字从木。

④韦昭曰:“款,刻也。”师古曰:“识,记也,音式志反。其下美阳鼎亦同也。”

⑤如淳曰:“以鼎从行上甘泉,将荐之于天。”师古曰:“上音时掌反。”

⑥如淳曰:“三辅谓日出清济为晏。晏而温,乃有黄云,故为异也。”师古曰:“中读曰仲。即今云阳之中山也。下云‘合兹中山’,亦同也。”

⑦师古曰:“茂,美也,言稼穑美也。未报者,获年丰而未报赛也。一曰,虽祈谷而未获年丰之(谷)〔报〕也。[17]其下张敞引此诏文云‘谷嗛未报’,嗛者,少也。”

⑧师古曰:“泰帝者,即泰昊伏羲氏也。”

⑨师古曰:“九牧,九州之牧也。”

⑩服虔曰:“以享祀上帝也。”师古曰:“鬺亨一也。鬺亨,煮而祀也。韩诗采蘋曰:‘于以鬺之,唯锜及釜。’亨音普庚反。”

⑪苏林曰:“鬲音历。足中空不实者,名曰鬲也。”

⑫如淳曰:“鼎有三足故也。三德,三正之德。”师古曰:“如说非也。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事见周书洪范。”

⑬师古曰:“祜,福也,音怙。”

⑭师古曰:“周颂丝衣之诗也。基,门塾之基也。鼐绝大者谓之鼐,圜弇上谓之鼒。吴,喧哗也。敖,慢也。考,寿也。休,美也。言执祭事者,或升堂室,或之门塾,视羊牛之牲,及举大小之鼎,告其致絜,神降之福,故获寿考之美,曰何寿之美!何寿之美者,叹之之言也。鼐音乃代反。鼒音兹。敖读曰傲。”

⑮师古曰:“言鼎至甘泉之后,光润变见,若龙之神,能幽能明,能小能大,乘此休福,无穷竟也。有黄白云降,与初至仲山黄云之瑞相合也。”

⑯服虔曰:“云若兽在车盖也。”晋灼曰:“盖,辞也。符谓鹿也。”师古曰:“二说非也。盖,发语辞也。言甘泉之云又若兽形,以为符瑞也。”

⑰李奇曰:“宜言卢弓。”韦昭曰:“路,大也。四矢曰乘。”师古曰:“韦说是也。又于坛下获弓矢之应。”

⑱服虔曰:“高祖受命知之,宜见鼎于其庙也。”师古曰:“合德,谓与天合德。”

⑲师古曰:“视读曰示。宗谓先帝有德可尊者也。祢,父庙也。帝庭,甘泉天

神之庭。”

入海求蓬莱者，言蓬莱不远，而不能至者，殆不见其气。上乃遣望气佐候其气云。

其秋，上雍，且郊。[①] 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亲郊之”。上疑未定。

①师古曰：“雍地形高，故云上也，音时掌反。”

齐人公孙卿曰：“今年得宝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与黄帝时等。”[①] 卿有札书[②]曰：“黄帝得宝鼎冕候，问于鬼臾区，[③]鬼臾区对曰：‘黄帝得宝鼎神策，是岁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纪，终而复始。’于是黄帝迎日推策，[④]后率二十岁复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黄帝仙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⑤]所忠视其书不经，[⑥]疑其妄言，谢曰：“宝鼎事已决矣。尚何以为！”[⑦]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说，[⑧]乃召问卿。对曰：“受此书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齐人，与安期生通，受黄帝言，无书，独有此鼎书。曰‘汉兴复当黄帝之时。’曰‘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宝鼎出而与神通，封禅。封禅七十二王，唯黄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汉帝亦当上封(禅)，〔上〕封(禅)则能仙登天矣。[18]黄帝万诸侯，而神灵之封君七千。[⑨]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中国华山、首山、太室山、泰山、东莱山，此五山黄帝之所常游，与神会。黄帝且战且学仙，患百姓非其道，乃断斩非鬼神者。百馀岁然后得与神通。黄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区号大鸿，死葬雍，故鸿冢是也。[⑩]其后黄帝接万灵明庭。明庭者，甘泉也。所谓寒门者，谷口也。[⑪]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⑫]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⑬]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龙七十馀人，龙乃〔上〕去。[19]馀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⑭]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龙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于是天子曰：“嗟乎！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⑮]拜卿为郎，使东候神于太室。

①师古曰:“等,同也。”

②师古曰:“札,木简之薄小者也。”

③师古曰:“鬼臾区,黄帝臣也。艺文志云鬼容区,而此志作臾区,臾、容声相近,盖一也。今流俗书本臾字作申,非也。”

④晋灼曰:“迎,数之也。”臣瓒曰:“日月朔望未来而推之,故曰迎日。”

⑤师古曰:“所忠,人姓名也。解在食货志。”

⑥师古曰:“不合经典也。”

⑦师古曰:“谓不须更言之。”

⑧师古曰:“说读曰悦。”

⑨应劭曰:“黄帝时,诸侯会封禅者七千人也。”李奇曰:“说仙道得封者七千国也。”张晏曰:“神灵之封,谓山川之守也。”师古曰:“张说是也。山川之守谓尊山川之神令主祭祀也,即国语所云‘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也。”

⑩苏林曰:“今雍有鸿冢。”

⑪服虔曰:“黄帝升仙之处也。”师古曰:“谷口,仲山之谷口也,汉时为县,今呼之治谷是也。以仲山之北寒凉,故谓此谷为寒门也。”

⑫晋灼曰:“地理志首山属河东蒲阪,荆山在冯翊怀德县也。”

⑬师古曰:“胡谓颈下垂肉也。鬐,其毛也,音人占反。”

⑭师古曰:“卬读曰仰。”

⑮师古曰:“屣,小履。脱屣者,言其便易,无所顾也。屣音山尔反。”

上遂郊雍,至陇西,登空桐,幸甘泉。令祠官宽舒等具泰一祠坛,祠坛放亳忌泰一坛,三陔。[①]五帝坛环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西南,除八通鬼道。[②]泰一所用,如雍一畤物,而加醴枣脯之属,杀一麆牛[③]以为俎豆牢具。而五帝独有俎豆醴进。[④]其下四方地,为瘗,食群神从者及北斗云。[⑤]已祠,胙馀皆燎之。[⑥]其牛色白,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鹿中水而酒之。[⑦]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⑧]泰一祝宰则衣紫及绣。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

①师古曰:“陔,重也。三陔,三重坛也。音该。”

②服虔曰:“坤位在未,黄帝从土位。”

③李奇曰:“音狸。”师古曰:“西南夷长尾髦之牛也。一音茅。”

④师古曰:“具俎豆酒醴而进之。一曰,进谓杂物之具,所以加礼也。”

⑤师古曰:“腒字与餟同,谓联续而祭也,音竹芮反。食读曰饲。”

⑥师古曰:“胙谓祭馀酒肉也。”

⑦服虔曰:“水,玄酒;酒,真酒也。”晋灼曰:“此言合牲物而燎之也。”师古曰:“言以白鹿内牛中,以麋内鹿中,又以水及酒合内鹿中。”

⑧师古曰:“若牛,若羊,若麋,止一牲也。”

十一月辛巳逆旦冬至,昧爽,[①]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②]则揖;而见泰一如雍郊礼。其赞飨曰:“天始以宝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终而复始,皇帝敬拜见焉。”[③]而衣上黄。其祠列火满坛,坛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公卿言“皇帝始郊见泰一云阳,有司奉瑄玉[④]嘉牲荐飨,[⑤]是夜有美光,及昼,黄气上属天。”[⑥]太史令谈、祠官宽舒等曰:“神灵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畤坛以明应。[⑦]令太祝领,秋及腊间祠。(二)〔三〕岁天子壹郊见。”[20]

①师古曰:“昧爽,谓日尚冥,盖未明之时也。昧音忽。”

②师古曰:“以朝旦拜日为朝。下朝音丈昭反。”

③师古曰:“赞飨谓祝辞。”

④孟康曰:“璧大六寸谓之瑄。”

⑤师古曰:“汉旧仪云祭天养牛五岁,至三千斤也。”

⑥师古曰:“属音之欲反。”

⑦师古曰:“明著美光及黄气之祥应。”

其秋,为伐南越,告祷泰一,以牡荆画幡日月北斗登龙,以象太一三星,为泰一锋(旗),[①][21]命曰“灵旗”。为兵祷,则太史奉以指所伐国。而五利将军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随验,实无所见。五利妄言见其师,其方尽,多不雠。[②]上乃诛五利。

①李奇曰:“牡荆作幡柄也。”如淳曰:“牡荆,荆之无子者,皆絜斋之道。”晋灼

曰:"牡,节间不相当也,月晕刻之为券以畏病者。天文志:'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也;旁三星,三公也。'画一星在后,三星在前,为泰一锋(旗)也。"师古曰:"李、晋二说是也。以牡荆为幡竿,而画幡为日月龙及星。"

②师古曰:"雠,应当也。不雠,无验也。"

其冬,公孙卿候神河南,言见仙人迹缑氏城上,有物如雉,往来城上。天子亲幸缑氏视迹,问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宽暇,神不来。言神事,如迂诞,①积以岁,乃可致。"于是郡国各除道,缮治宫馆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

①师古曰:"迂,回远也。诞,大言也。"

其春,既灭南越,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见。上善之,下公卿议,曰:"民间祠有鼓舞乐,今郊祀而无乐,岂称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乐,而神祇可得而礼。"或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①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于是塞南越,祷祠泰一、后土,始用乐舞。益召歌儿,②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瑟自此起。③

①师古曰:"泰帝亦谓泰昊也。不止,谓不能自止也。"

②师古曰:"益,多也。"

③苏林曰:"作空侯与瑟。"

其来年冬,上议曰:"古者先振兵释旅,然后封禅。"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馀万骑,还祭黄帝冢桥山,释兵凉如。①上曰:"吾闻黄帝不死,有冢,何也?"或对曰:"黄帝以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为且用事泰山,先类祠泰一。②

①李奇曰:"地名也。"

②师古曰:"且,犹将也。类祠,谓以事类而祭也。"

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体,而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①齐人丁公年九十馀,曰:"封禅者,古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②即无

风雨,遂上封矣。”上于是乃令诸儒习射牛,草封禅仪。数年,至且行。天子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欲放黄帝③以接神人蓬莱,高世比德于九皇,④而颇采儒术以文之。群儒既已不能辩明封禅事,又拘于诗书古文而不敢骋。上为封祠器视群儒,⑤群儒或曰“不与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⑥周霸属图封事,⑦于是上黜偃、霸,而尽罢诸儒弗用。

①师古曰:“天子有事宗庙,必自射牲,盖示亲杀也。事见国语也。”

②师古曰:“稍,渐也。”

③师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

④张晏曰:“三皇之前有人皇,九首。”韦昭曰:“上古有人皇者九人。”师古曰:“韦说是也。”

⑤师古曰:“视读曰示。”

⑥师古曰:“徐偃,博士姓名。”

⑦服虔曰:“属,会也,会诸儒图封事也。”师古曰:“周霸,亦人姓名也。属音之欲反。”

三月,乃东幸缑氏,礼登中岳太室。从官在山上闻若有言“万岁”云。问上,上不言;问下,下不言。乃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毋伐其山木,以山下户凡三百封崇高,为之奉邑,①独给祠,复,无有所与。②上因东上泰山,③泰山草木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颠。④

①师古曰:“崇,古崇字耳。以崇奉嵩高之山,故谓之崇高奉邑。奉音扶用反。”

②师古曰:“复音方目反。与读曰预。”

③如淳曰:“言易上也。泰山从南面直上,步道三十里,车道百里。”

④师古曰:“从山下转石而上。”

上遂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乃益发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公孙卿持节常先行候名山,至东莱,言夜见大人,长数丈,就之则不见,见其迹甚大,类禽兽云。

群臣有言见一老父牵狗，言“吾欲见巨公”，[①]已忽不见。上既见大迹，未信，及群臣又言老父，则大以为仙人也。宿留海上，[②]与方士传车[③]及间使求神仙人以千数。[④]

①郑氏曰：“天子也。”张晏曰：“天子为天下父，故曰巨公也。”师古曰：“巨，大也。”

②师古曰：“宿留，谓有所须待也。宿音先欲反。留音力就反。它皆类此。”

③师古曰：“传音张恋反。”

④师古曰：“间，微也，随间隙而行也。”

四月，还至奉高。上念诸儒及方士言封禅人殊，不经，难施行。[①]天子至梁父，礼祠地主。至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缙绅，射牛行事。封泰山下东方，如郊祠泰一之礼。封广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则有玉牒书，书秘。礼毕，天子独与侍中奉车子侯上泰山，[②]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阴道。丙辰，禅泰山下阯东北肃然山，[③]如祭后土礼。天子皆亲拜见，衣上黄而尽用乐焉。江淮间一茅三脊为神藉。五色土益杂封。纵远方奇兽飞禽及白雉诸物，颇以加祠。兕牛象犀之属不用。皆至泰山，然后去。封禅祠，其夜若有光，昼有白云出封中。[④]

①师古曰：“人人殊异，又不合经，故难以施行。”

②服虔曰：“子侯，霍去病子也。”

③师古曰：“阯者，山之基足，音止。”

④师古曰：“白云出于所封之中。”

天子从禅还，坐明堂，群臣更上寿。[①]下诏改元为元封。语在武纪。又曰：“古者天子五载一巡狩，用事泰山，诸侯有朝宿地。其令诸侯各治邸泰山下。”

①师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

天子既已封泰山，无风雨，而方士更言蓬莱诸神[①]若将可得，于是上欣然庶几遇之，复东至海上望焉。奉车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

去，并海上，②北至碣石，巡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五月，乃至甘泉，周万八千里云。

①师古曰："更音工衡反。"

②师古曰："并音步浪反。上音时掌反。"

其秋，有星孛于东井。后十馀日，有星孛于三能。①望气王朔言："候独见填星出如瓜，食顷，复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汉家封禅，天其报德星云。"②

①师古曰："能读曰台。"

②师古曰："德星，即填星也。言天以德星报于帝。"

其来年冬，郊雍五帝。还，拜祝祠泰一。①赞飨曰："德星昭衍，厥维休祥。②寿星仍出，渊耀光明。信星昭见，皇帝敬拜泰祝之享。"

①师古曰："拜而祠之，加祝辞。"

②师古曰："昭，明；衍，大；休，美也。"

其春，公孙卿言见神人东莱山，若云"欲见天子"。天子于是幸缑氏城，拜卿为中大夫。遂至东莱，宿，留之数日，毋所见，见大人迹云。复遣方士求神人采药以千数。是岁旱。天子既出亡名，乃祷万里沙，①过祠泰山。②还至瓠子，自临塞决河，留二日，湛祠而去。③

①应劭曰："万里沙，神祠也，在东莱曲城。"如淳曰："故祷万里沙以为名也。"

②郑氏曰："泰山东自复有小泰山。"臣瓒曰："即今之泰山也。"师古曰："瓒说是也。"

③师古曰："湛读曰沉，谓沉祭具于水中也。尔雅曰'祭川曰浮沉'。"

【校勘记】

〔1〕 文公(龚)〔梦〕黄蛇自天下属地， 景祐、殿、局本都作"梦"。朱一新说作"梦"是，封禅书同。

〔2〕 昔文公出(腊)〔猎〕， 景祐、殿、局本都作"猎"。王先谦说作"猎"是。

〔3〕 (来)〔求〕僊人羡门之属。 景祐、殿本都作"求"。朱一新说作"求"是，封禅书同。

〔4〕 六曰月主，祠(之)莱山： 王先谦说"之"字不当有，缘上"之"字而衍。

〔5〕 羡门高最后，皆燕人， 王鸣盛说，案服虔、司马贞说，最后者，自是谓其在骀子之后耳，非姓名。其实止四人。颜注谬。

〔6〕 〔王子乔〕化为白鼠， "王子乔"三字据景祐、殿本补。

〔7〕 今其书有(王)〔主〕运。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而)〔面〕为服也。 景祐、殿本"王"都作"主"，"而"都作"面"，封禅书集解引同。

〔8〕 唯雍四(时)〔畤〕上帝为尊， 景祐、殿、局本都作"畤"。王先谦说作"畤"是。

〔9〕 二年(冬)， 王念孙说景祐本无"冬"字是也。按封禅书亦无"冬"字。

〔10〕 (当)〔堂〕上之属； 景祐、殿、局本都作"堂"。

〔11〕 (晨)〔辰〕见而祭之。 王先谦说殿本"晨"作"辰"是。

〔12〕 〔故外〕黑； "故外"二字据景祐、殿本补。

〔13〕 言此牛腹中有奇(书)。 景祐本无"书"字，封禅书亦无。王念孙说无"书"字是。

〔14〕 乐成侯(登)上书言栾大。 王先谦说"登"字盖衍。

〔15〕 大为人长美，⑦言多方略， 注⑦原在"言"字下，明颜以"长美言"连读。武亿说"言"字当连下"多方略"为句。杨树达说颜注非，武读是。

〔16〕 鼎宜视宗祢(广)〔庙〕 景祐、殿、局本都作"庙"。

〔17〕 虽祈谷而未获年丰之(谷)〔报〕也。 景祐、殿本都作"报"。朱一新说作"报"是。

〔18〕 汉帝亦当上封(禅)，〔上〕封(禅)则能仙登天矣。 据景祐本改。王念孙说景祐本是。

〔19〕 龙乃〔上〕去。 景祐、殿本都有"上"字。朱一新说史记同，此脱。

〔20〕 (二)〔三〕岁天子壹郊见。 景祐、殿本都作"三"。王先谦说封禅书、通鉴作"三"是，此误。

〔21〕 为泰一缝(旗)， 王念孙说"锋旗"之"旗"后人以意加之也。景祐本无"旗"字，注同。

汉书卷二十五下

郊祀志第五下

是时既灭两粤，粤人勇之乃言"粤人俗鬼，[①]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百六十岁。后世怠嫚，故衰耗。"[②]乃命粤巫立粤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帝百鬼，[③]而以鸡卜。[④]上信之，粤祠鸡卜自此始用。[⑤]

①师古曰："勇之，越人名也。俗鬼，言其土俗尚鬼神之事。"

②师古曰："耗，减也，音火到反。"

③师古曰："天帝之神及百鬼。"

④李奇曰："持鸡骨卜，如鼠卜。"

⑤师古曰："言国家始用。"

公孙卿曰："仙人可见，上往常遽，以故不见。[①]今陛下可为馆如缑氏城，[②]置脯枣，神人宜可致。且仙人好楼居。"于是上令长安则作飞廉、桂馆，[③]甘泉则作益寿、延寿馆，[④]使卿持节设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台，[⑤]置祠具其下，将招来神仙之属。于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广诸宫室。夏，有芝生甘泉殿房内中。天子为塞河，兴通天，若有光云，[⑥]乃下诏赦天下。

①师古曰："遽，速也，音其庶反。"

②师古曰："依其制度也。"

③师古曰："飞廉馆及桂馆二名也。"

④师古曰："益寿、延寿，亦二馆名。"

⑤师古曰:"汉旧仪云台高三十丈,望见长安城。"

⑥师古曰:"为塞河及造通天台而有神光之应,故赦天下也。"

其明年,伐朝鲜。夏,旱。公孙卿曰:"黄帝时封则天旱,干封三年。"[①]上乃下诏:"天旱,意干封乎?[②]其令天下尊祠灵星焉。"

①师古曰:"三岁不雨,暴所封之土令干也。"

②郑氏曰:"言适新封则致旱,天欲干我所封乎?"

明年,上郊雍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萧关,历独鹿、鸣泽,[①]自西河归,幸河东祠后土。

①师古曰:"解并在武纪。"

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东。登礼濛之天柱山,号曰南岳。[①]浮江,自浔阳出枞阳,[②]过彭蠡,礼其名山川。北至琅邪,并海上。[③]四月,至奉高修封焉。

①师古曰:"濛,庐江县也,天柱山在焉。武帝以天柱山为南岳。濛音潜。"

②师古曰:"枞音千庸反。"

③师古曰:"并音步浪反。上音时掌反。"

初,天子封泰山,泰山东北阯古时有明堂处,处险不敞。[①]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晓其制度。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②]明堂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水圜宫垣,[③]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④]名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祀上帝焉。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带图。[⑤]及是岁修封,则祠泰一、五帝于明堂上坐,[⑥]合高皇帝祠坐对之。[⑦]祠后土于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从昆仑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礼。毕,瘗堂下。[⑧]而上又上泰山,[1]自有秘祠其颠。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黄帝并赤帝所,[⑨]有司侍祠焉。山上举火,下悉应之。还幸甘泉,郊泰畤。春幸汾阴,祠后土。

①师古曰:"言其阻厄不显敞。"

②师古曰:"公玉,姓也。带,名也。吕氏春秋齐有公玉丹,此盖其旧族。而说

者读公玉为宿,非也。单姓玉者,后汉司徒玉况,自音宿耳。”

③师古曰:“圜,绕也。”

④师古曰:“复读曰複也。”

⑤师古曰:“汶,水名也,出琅邪朱虚。作明堂于汶水之上也。帶图,公玉帶所上明堂图。汶音问。”

⑥师古曰:“坐音才卧反。”

⑦服虔曰:“汉是时未以高祖配天,故言对。光武以来乃配之。”

⑧师古曰:“燎,古燎字。”

⑨师古曰:“与赤帝同处。”

明年,幸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祀上帝于明堂,(后每)〔毋〕修封。[2]其赞飨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复始。皇帝敬拜泰一。”①东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验,然益遣,几遇之。②乙酉,柏梁灾。十二月甲午朔,上亲禅高里,③祠后土。临勃海,将以望祀蓬莱之属,几至殊庭焉。④

①师古曰:“自此以上,赞祝者辞。”

②师古曰:“益,多也。几读曰冀。言更遣人求之,冀必遇也。”

③师古曰:“高里,山名。解在武纪。”

④师古曰:“殊庭,蓬莱中仙人庭也。几读曰冀。”

上还,以柏梁灾故,受计甘泉。公孙卿曰:“黄帝就青灵台,十二日烧,①黄帝乃治明庭。明庭,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后天子又朝诸侯甘泉,甘泉作诸侯邸。勇之乃曰:“粤俗有火灾,复起屋,必以大,用胜服之。”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②其东则凤阙,高二十馀丈。③其西则商中,数十里虎圈。④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馀丈,名曰泰液,⑤池中有蓬莱、方丈、瀛州、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⑥其南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⑦立神明台、井幹楼,高五十丈,辇道相属焉。⑧

①师古曰:“就,成也,造台适成,经十二日即遇火烧。”

②师古曰:"度并音大各反。"

③师古曰:"三辅故事云其阙圜上有铜凤凰。"

④如淳曰:"商中,商庭也。"师古曰:"商,金也。于序在秋,故谓西方之庭为商庭,言广数十里。於菟亦西方之兽,故于此置其圈也。"

⑤师古曰:"渐,浸也。台在池中,为水所浸,故曰渐台。一音子廉反。三辅黄图或为濸字,濸亦浸耳。"

⑥师古曰:"三辅故事云池北岸有石鱼,长二丈,高五尺,西岸有石鳖三枚,长六尺。"

⑦师古曰:"立大鸟象也。"

⑧师古曰:"汉宫阁疏云神明台高五十丈,上有九室,恒置九天道士百人。然则神明、井幹俱高五十丈也。井幹楼积木而高,为楼若井幹之形也。井幹者,井上木栏也,其形或四角,或八角。张衡西京赋云'井幹叠而百层',即谓此楼也。幹或作韩,其义并同。"

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更印章以五字,[①]因为太初元年。是岁,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阳虞初等[②]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焉。

①师古曰:"解在武纪。"

②应劭曰:"丁夫人,其先丁复,本越人,封阳都侯。夫人其后,以诅军为功。"

韦昭曰:"丁,姓;夫人,名也。"

明年,有司言雍五畤无牢孰具,芬芳不备。乃令祠官进畤犊牢具,色食所胜,[①]而以木寓马代驹云。及诸名山川用驹者,悉以木寓马代。独行过亲祠,乃用驹,它礼如故。

①孟康曰:"若火胜金,则祠赤帝以白牲也。"

明年,东巡海上,考神仙之属,未有验者。方士有言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①]以候神人于执期,[②]名曰迎年。[③]上许作之如方,名曰明年。[④]上亲礼祠,上犊黄焉。

①应劭曰:"昆仑玄圃五城十二楼,仙人之所常居。"

②郑氏曰:"地名也。"

③师古曰:"迎年,若云祈年。"

④师古曰:"言明其得延年也。"

公玉带曰:"黄帝时虽封泰山,然风后、封巨、岐伯令黄帝封东泰山,[①]禅凡山,[②]合符,然后不死。"天子既令设祠具,至东泰山,东泰山卑小,不称其声,乃令祠官礼之,而不封焉。其后令带奉祠候神物。复还泰山,修五年之礼如前,而加禅祠石闾。石闾者,在泰山下阯南方,[③]方士言仙人闾也,故上亲禅焉。

①韦昭曰:"风后、封巨、岐伯皆黄帝臣也。"臣瓒曰:"东泰山在琅邪朱虚界,中有小泰山是。"

②师古曰:"凡山在朱虚县,见地理志也。"

③师古曰:"下基之南面。"

其后五年,复至泰山修封,还过祭恒山。

自封泰山后,十三岁而周遍于五岳、四渎矣。

后五年,复至泰山修封。东幸琅邪,礼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用事八神延年。[①]又祠神人于交门宫,若有鄉坐拜者云。[②]

①师古曰:"解并在武纪。延年,即上所谓迎年者。"

②师古曰:"如有神人景象向祠坐而拜也。事具在武纪。鄉读与向同。"

后五年,上复修封于泰山。东游东莱,临大海。是岁,雍县无云如靁者三,[①]或如虹气苍黄,若飞鸟集棫阳宫南,[②]声闻四百里。陨石二,黑如黫,有司以为美祥,以荐宗庙。而方士之候神人海求蓬莱者终无验,公孙卿犹以大人之迹为解。[③]天子犹羁縻不绝,[④]几遇其真。[⑤]

①师古曰:"靁,古雷字也。空有雷声也。"

②师古曰:"棫音域。"

③师古曰:"言见大人之迹,以自解说也。"

④师古曰:"羁縻,系联之意。马络头曰羁也。牛鞚曰縻。"

⑤师古曰:"几读曰冀。"

诸所兴,如薄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马行、赤星,五(床)。宽舒之祠(宫)〔官〕[①]以岁时致礼。[3]凡六祠,皆大祝领之。至如八神,诸明年、凡山它名祠,行过则祠,去则已。方士所兴祠,各自主,其人终则已,祠官不主。它祠皆如故。甘泉泰一、汾阴后土,三年亲郊祠,而泰山五年一修封。武帝凡五修封。昭帝即位,富于春秋,未尝亲巡祭云。

①李奇曰:"皆祠名。"

宣帝即位,由武帝正统兴,故立三年,尊孝武庙为世宗,行所巡狩郡国皆立庙。告祠世宗庙日,有白鹤集后庭。以立世宗庙告祠孝昭寝,有雁五色集殿前。西河筑世宗庙,神光兴于殿旁,有鸟如白鹤,前赤后青。神光又兴于房中,如烛状。广川国世宗庙殿上有钟音,门户大开,夜有光,殿上尽明。上乃下诏赦天下。

时,大将军霍光辅政,上共己正南面,[①]非宗庙之祀不出。十二年,乃下诏曰:"盖闻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礼也。间者,上帝之祠阙而不亲十有馀年,朕甚惧焉。朕亲饬躬齐戒,亲奉祀,为百姓蒙嘉气,获丰年焉。"

①师古曰:"共读曰恭。"

明年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见泰畤,数有美祥。修武帝故事,盛车服,敬齐祠之礼,颇作诗歌。

其三月,幸河东,祠后土,有神爵集,改元为神爵。制诏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阙焉无祠。其令祠官以礼为岁事,[①]以四时祠江海雒水,祈为天下丰年焉。"自是五岳、四渎皆有常礼。东岳泰山于博,中岳泰室于嵩高,南岳灊山于灊,[②]西岳华山于华阴,北岳常山于上曲阳,[③]河于临晋,[④]江于江都,[⑤]淮于平氏,[⑥]济于临邑界中,[⑦]皆使者持节侍祠。唯泰山与河岁五祠,江水四,馀皆一祷而三祠云。

①师古曰:"言每岁常祠之。"

②师古曰:"灊与潜同也。"

③师古曰:“上曲阳,常山郡之县也。”

④师古曰:“冯翊之县也,临河西岸。”

⑤师古曰:“广陵之县也。”

⑥师古曰:“南阳之县也。”

⑦师古曰:“东郡之县也。”

时,南郡获白虎,献其皮牙爪,上为立祠。又以方士言,为随侯、剑宝、玉宝璧、周康宝鼎立四祠于未央宫中。又祠太室山于即墨,三户山于下密,[①]祠天封苑火井于鸿门。[②]又立岁星、辰星、太白、荧惑、南斗祠于长安城旁。又祠参山八神于曲城,[③]蓬山石社石鼓于临朐,[④]之罘山于腄,成山于不夜,莱山于黄。[⑤]成山祠日,莱山祠月。又祠四时于琅邪,蚩尤于寿良。[⑥]京师近县鄠,则有劳谷、五床山、日月、五帝、仙人、玉女祠。云阳有径路神祠,祭休屠王也。[⑦]又立五龙山仙人祠及黄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于肤施。[⑧]

①师古曰:“即墨、下密皆胶东之县也。”

②如淳曰:“地理志西河鸿门县有天封苑火井祠,火从地中出。”

③师古曰:“东莱之县也。”

④师古曰:“临朐,齐郡县也。朐音劬。地理志蓬山作达山也。”

⑤应劭曰:“腄音垂。”晋灼曰:“腄、不夜、黄县皆属东莱。”师古曰:“腄音丈瑞反。”

⑥师古曰:东郡之县也。”

⑦师古曰:“休屠,匈奴王号也。径路神,本匈奴之祠也。休音许虬反。屠音除。”

⑧师古曰:“肤施,上郡之县也。”

或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①]可醮祭而致,于是遣谏大夫王褒使持节而求之。

①如淳曰:“金形似马,碧形似鸡。”

大夫刘更生献淮南枕中洪宝苑秘之方,①令尚方铸作。事不验,更生坐论。京兆尹张敞上疏谏曰:"愿明主时忘车马之好,斥远方士之虚语,②游心帝王之术,太平庶几可兴也。"后尚方待诏皆罢。

①师古曰:"洪,大也。苑秘者,言秘术之苑囿也。"

②师古曰:"远音于万反。"

是时,美阳得鼎,献之。①下有司议,多以为宜荐见宗庙,如元鼎时故事。张敞好古文字,案鼎铭勒而上议曰:"臣闻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于鄠,②公刘发迹于豳,③大王建国于郊梁,④文武兴于酆镐。⑤由此言之,则郊梁丰镐之间周旧居也,固宜有宗庙坛场祭祀之臧。今鼎出于郊东,中有刻书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⑥赐尔旂鸾黼黻琱戈。"⑦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对扬天子丕显休命。"'⑧臣愚不足以迹古文,⑨窃以传记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赐大臣,大臣子孙刻铭其先功,臧之于宫庙也。昔宝鼎之出于汾脽也,河东太守以闻,诏曰:'朕巡祭后土,祈为百姓蒙丰年,⑩今谷嗛未报,⑪鼎焉为出哉?'博问耆老,意旧臧与?⑫诚欲考得事实也。有司验脽上非旧臧处,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殊异于众鼎。今此鼎细小,又有款识,⑬不宜荐见于宗庙。"制曰:"京兆尹议是。"

①师古曰:"美阳,扶风之县也。"

②师古曰:"鄠读与郃同,今武功故城是。"

③师古曰:"今豳州是也。"

④师古曰:"梁山在岐山之东,九嵕之西,非夏阳之梁山也。郊,古岐字。"

⑤师古曰:"酆,今长安城西丰水上也。镐在昆明池北。"

⑥师古曰:"尸臣,主事之臣也。栒邑,即豳地是也。栒音荀。"

⑦师古曰:"交龙为旂。鸾谓有鸾之车也。黼黻,冕服也。琱戈,刻镂之戈也。琱与凋同。"

⑧师古曰:"拜手,首至于手也。"

⑨师古曰:"寻其文迹。"

⑩师古曰:“为音于伪反。”

⑪师古曰:“嗛,少意也。言谷稼尚少,未获丰年也。嗛音苦簟反。”

⑫服虔曰:“言鼎岂旧臧于此地。”师古曰:“与读曰欤。”

⑬师古曰:“款,刻也。识,记也,音式志反。”

上自幸河东之明年正月,凤凰集祋祤,[①]于所集处得玉宝,起步寿宫,乃下诏赦天下。后间岁,凤凰神爵甘露降集京师,[②]赦天下。其冬,凤凰集上林,乃作凤凰殿,以答嘉瑞。[③]明年正月,复幸甘泉,郊泰畤,改元曰五凤。明年,幸雍祠五畤。其明年春,幸河东,祠后土,赦天下。后间岁,改元为甘露。正月,上幸甘泉,郊泰畤。其夏,黄龙见新丰。建章、未央、长乐宫钟虡铜人皆生毛,长一寸所,[④]时以为美祥。后间岁正月,上郊泰畤,因朝单于于甘泉宫。后间岁,改元为黄龙。正月,复幸甘泉,郊泰畤,又朝单于于甘泉宫。至冬而崩。凤凰下郡国凡五十馀所。

①师古曰:“祋祤,冯翊之县也。祋音丁活反,又丁外反。祤音况矩反。”

②师古曰:“间岁,隔一岁也。”

③师古曰:“答,应也。”

④师古曰:“虡,神兽名也,县钟之木,刻饰为之,因名曰虡也。”

元帝即位,遵旧仪,间岁正月,一幸甘泉郊泰畤,又东至河东祠后土,西至雍祠五畤。凡五奉泰畤、后土之祠。亦施恩泽,时所过毋出田租,赐百户牛酒,[①]或赐爵,赦罪人。

①师古曰:“言有时如此,不常然也。”

元帝好儒,贡禹、韦玄成、匡衡等相继为公卿。禹建言汉家宗庙祭祀多不应古礼,上是其言。后韦玄成为丞相,议罢郡国庙,自太上皇、孝惠帝诸园寝庙皆罢。后元帝寝疾,梦神灵谴罢诸庙祠,上遂复焉。后或罢或复,至哀、平不定。语在韦玄成传。

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谭[①]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故圣王尽心极虑以建其制。祭天于南郊，就阳之义也；瘗地于北郊，即阴之象也。[②]天之于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飨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宫，即于云阳立泰畤，祭于宫南。今行常幸长安，郊见皇天反北之泰阴，祠后土反东之少阳，事与古制殊。又至云阳，行溪谷中，厄狭且百里，汾阴则渡大川，有风波舟楫之危，[③]皆非圣主所宜数乘。郡县治道共张，吏民困苦，[④]百官烦费。劳所保之民，行危险之地，[⑤]难以奉神灵而祈福祐，殆未合于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于丰镐，成王郊于雒邑。由此观之，天随王者所居而飨之，可见也。甘泉泰畤、河东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长安，合于古帝王。愿与群臣议定。"奏可。大司马车骑将军许嘉等八人以为所从来久远，宜如故。右将军王商、博士师丹、议郎翟方进等五十人以为礼记曰"燔柴于太坛，祭天也；瘗埋于大折，祭地也。"[⑥]兆于南郊，所以定天位也。[⑦]祭地于大折，在北郊，就阴位也。郊处各在圣王所都之南北。书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⑧]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礼于雒。明王圣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为主，故圣王制祭天地之礼必于国郊。长安，圣主之居，皇天所观视也。甘泉、河东之祠非神灵所飨，宜徙就正阳大阴之处。违俗复古，循圣制，定天位，如礼便。于是衡、谭奏议曰："陛下圣德，恕明上通，[⑨]承天之大，典览群下，使各悉心尽虑，议郊祀之处，天下幸甚。臣闻广谋从众，则合于天心，故洪范曰'三人占，则从二人言'，[⑩]言少从多之议也。论当往古，宜于万民，则依而从之；[⑪]违道寡与，则废而不行。今议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当徙之义，皆著于经传，同于上世，便于吏民；八人不案经艺，考古制，而以为不宜，无法之议，难以定吉凶。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⑫]诗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⑬]言天之日监王者之处也。又曰'乃眷西顾，此维予宅'，[⑭]言天以文王之都为居也。宜于长安定南北郊，为万世基。"天子从之。

①师古曰:“衡,匡衡。谭,张谭。”

②师古曰:“祭地曰瘞埋,故云瘞地也,即,就也。”

③师古曰:“楫音集。其字从木。”

④师古曰:“共读曰供,音居用反。张音竹亮反。下皆类此。”

⑤师古曰:“保,养也。”

⑥韦昭曰:“大折,谓为坛于昭晰地也。”师古曰:“折,曲也。言方泽之形,四曲折也。”

⑦邓展曰:“除地为营埒,有形兆也。”

⑧师古曰:“周书洛诰之辞。”

⑨师古曰:“忽与聪同。”

⑩师古曰:“洪范,周书也。”

⑪师古曰:“论,议也,音来顿反。”

⑫师古曰:“今文泰誓,周书也。稽,考也。永,长也。丕,奉也。律,法也。言正考古道而立事,则可长年享有天下,是则奉天之大法也。”

⑬师古曰:“诗周颂敬之诗也。陟,升也。士,事也。言无谓天之高而又高,远在上而不加敬,天乃上下升降,日日监观于此,视人之所为者耳。”

⑭师古曰:“大雅皇矣之诗也。宅,居也。言天眷然西顾,以周国为居也。商纣在东,故谓周为西也。”

既定,衡言:“甘泉泰畤紫坛,八觚宣通象八方。[①]五帝坛周环其下,又有群神之坛。以尚书禋六宗、望山川、遍群神之义,紫坛有文章采镂黼黻之饰及玉、女乐,[②]石坛、仙人祠,瘞鸾路、骅驹、寓龙马,不能得其象于古。臣闻郊(紫坛)〔柴〕飨帝之义,[4]扫地而祭,上质也。歌大吕舞云门以俟天神,歌太蔟舞咸池以俟地祇,[③]其牲用犊,其席槁秸,其器陶匏,[④]皆因天地之性,贵诚上质,不敢修其文也。以为神祇功德至大,虽修精微而备庶物,犹不足以报功,唯至诚为可,(致)〔故〕上质不饰,[5]以章天德。紫坛伪饰、女乐、鸾路、骅驹、龙马、石坛之属,宜皆勿修。”

①服虔曰:“八觚,如今社坛也。”师古曰:“觚,角也。”

②师古曰:“汉旧仪云祭天用六彩绮席六重,用玉几玉饰器凡七十。女乐,即

礼乐志所云'使童男童女俱歌'也。"

③师古曰:"此周礼也。大吕合于黄钟。黄钟,阳声之首也。云门,黄帝乐也。太蔟,阳声次二者也。咸池,尧乐也。"

④师古曰:"陶,瓦器;匏,瓠也。稽音戛。"

衡又言:"王者各以其礼制事天地,非因异世所立而继之。[①]今雍廊、密、上下畤,[②]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礼之所载术也。汉兴之初,仪制未及定,即且因秦故祠,复立北畤。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礼,郊见上帝,青赤白黄黑五方之帝皆毕陈,各有位饌,祭祀备具。诸侯所妄造,王者不当长遵。及北畤,未定时所立,[③]不宜复修。"天子皆从焉。及陈宝祠,由是皆罢。

①师古曰:"异世,谓前代。"

②晋灼曰:"秦文公、宣公所立畤也。"

③师古曰:"谓高祖之初,礼仪未定。"

明年,上始祀南郊,赦奉郊之县及中都官耐罪囚徒。[①]是岁衡、谭复条奏:"长安厨官县官给祠郡国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应礼,及疑无明文,可奉祠如故。其馀四百七十五所不应礼,或复重,[②]请皆罢。"奏可。本雍旧祠二百三所,唯山川诸星十五所为应礼云。若诸布、诸严、诸逐,皆罢。杜主有五祠,置其一。又罢高祖所立梁、晋、秦、荆巫、九天、南山、莱中之属,及孝文渭阳、孝武薄忌泰一、三一、黄帝、冥羊、马行、泰一、皋山山君、武夷、夏后启母石、万里沙、八神、延年之属,及孝宣参山、蓬山、之罘、成山、莱山、四时、蚩尤、劳谷、五床、仙人、玉女、径路、黄帝、天神、原水之属,皆罢。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诏七十馀人皆归家。[③]

①师古曰:"中都官,京师诸官府也。"

②师古曰:"复音扶目反。重音丈庸也。"

③师古曰:"本草待诏,谓以方药本草而待诏者。"

明年,匡衡坐事免官爵。众庶多言不当变动祭祀者。又初罢甘泉

泰畤作南郊日，大风坏甘泉竹宫，折拔畤中树木十围以上百馀。天子异之，以问刘向。对曰："家人尚不欲绝种祠，[①]况于国之神宝旧畤！且甘泉、汾阴及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祇感应，然后营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礼敬敕备，[②]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旧位，诚未易动。及陈宝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馀岁矣，汉兴世世常来，光色赤黄，长四五丈，直祠而息，音声砰隐，野鸡皆雊。[③]每见雍太祝祠以太牢，遣候者乘一乘传驰诣行在所，[④]以为福祥。高祖时五来，文帝二十六来，武帝七十五来，宣帝二十五来，初元元年以来亦二十来，此阳气旧祠也。及汉宗庙之礼，不得擅议，皆祖宗之君与贤臣所共定。古今异制，经无明文，至尊至重，难以疑说正也。前始纳贡禹之议，后人相因，多所动摇。易大传曰：'巫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独止禹等。"上意恨之。[⑤]

①师古曰："家人，谓庶人之家也。种祠，继嗣所传祠也。"

②师古曰："敕，整也。"

③师古曰："直，当也。息，止也。当祠处而止也。砰音普萌反。"

④师古曰："报神之来也。传音张恋反。"

⑤师古曰："恨，悔也。"

后上以无继嗣故，今皇太后诏有司曰："盖闻王者承事天地，交接泰一，尊莫著于祭祀。孝武皇帝大圣通明，始建上下之祀，[①]营泰畤于甘泉，定后土于汾阴，而神祇安之，飨国长久，子孙蕃滋，[②]累世遵业，福流于今。今皇帝宽仁孝顺，奉循圣绪，靡有大愆，而久无继嗣。思其咎职，殆在徙南北郊，[③]违先帝之制，改神祇旧位，失天地之心，以妨继嗣之福。春秋六十，未见皇孙，[④]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朕甚悼焉。春秋大复古，善顺祀。[⑤]其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如故，及雍五畤、陈宝祠在陈仓者。"天子复亲郊礼如前。又复长安、雍及郡国祠著明者且半。

①师古曰："上下，谓天地。"

②师古曰："蕃音扶元反。"

③师古曰："职，主也，咎过主于此也。"

④师古曰:“皇太后自谓。”

⑤师古曰:“以复古为大,以顺祀为善也。”

成帝末年颇好鬼神,亦以无继嗣故,多上书言祭祀方术者,皆得待诏,祠祭上林苑中长安城旁,费用甚多,然无大贵盛者。谷永说上曰:“臣闻明于天地之性,不可或以神怪;知万物之情,不可罔以非类。[①]诸背仁义之正道,不遵五经之法言,而盛称奇怪鬼神,广崇祭祀之方,求报无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终之药,遑兴轻举,[②]登遐倒景,[③]览观县圃,浮游蓬莱,[④]耕耘五德,朝种暮获,[⑤]与山石无极,[⑥]黄冶变化,[⑦]坚冰淖溺,[⑧]化色五仓之术者,[⑨]皆奸人惑众,挟左道,怀诈伪,以欺罔世主。[⑩]听其言,洋洋满耳,若将可遇;[⑪]求之,盪盪如系风捕景,终不可得。[⑫]是以明王距而不听,圣人绝而不语。[⑬]昔周史苌弘欲以鬼神之术辅尊灵王会朝诸侯,而周室愈微,诸侯愈叛。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师,[⑭]而兵挫地削,身辱国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于神仙之道,遣徐福、韩终之属多赍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药,因逃不还,天下怨恨。汉兴,新垣平、齐人少翁、公孙卿、栾大等,皆以仙人、黄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药贵幸,赏赐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粲,震动海内。[⑮]元鼎、元封之际,燕齐之间方士瞋目扼腕,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术者以万数。其后,平等皆以术穷诈得,诛夷伏辜。[⑯]至初元中,有天渊玉女、巨鹿神人、辕阳侯师张宗之奸,纷纷复起。[⑰]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⑱]已尝专意散财,厚爵禄,竦精神,举天下以求之矣。旷日经年,靡有毫氂之验,足以揆今。经曰:‘享多仪,仪不及物,惟曰不享。’[⑲]论语说曰:‘子不语怪神。’[⑳]唯陛下拒绝此类,毋令奸人有以窥朝者。”上善其言。

①师古曰:“罔犹蔽。”

②如淳曰:“遑,远也。兴,举也。”师古曰:“遑,古遥字也。兴,起也。谓起而远去也。”

③如淳曰:“在日月之上,反从下照,故其景倒。”师古曰:“遐亦远也。”

④李奇曰:“昆仑九成,上有县圃,县圃之上即阊阖天门。”

⑤晋灼曰:“翼氏风角,五德东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央戊。种五色禾于(北)〔此〕地而耕耘也。”[6]

⑥师古曰:“言获长寿,比于山石无穷也。”

⑦晋灼曰:“黄者,铸黄金也。道家言冶丹沙令变化,可铸作黄金也。”

⑧晋灼曰:“方士诈以药石若陷冰丸投之冰上,冰即消液,因假为神仙道使然也。或曰,谓冶金令可饵也。”师古曰:“或说非也。淖,濡甚也,音女教反。”

⑨李奇曰:“思身中有五色,腹中有五仓神;五色存则不死,五仓存则不饥。”

⑩师古曰:“左道,邪僻之道,非正义也。”

⑪师古曰:“洋洋,美盛之貌也。洋音羊,又音祥。”

⑫师古曰:“盪盪,空旷之貌也。盪音荡。”

⑬师古曰:“谓孔子不语怪神。”

⑭师古曰:“却,退。音丘略反。”

⑮师古曰:“絫,古累字。”

⑯师古曰:“诈得,谓主上得其诈伪之情。”

⑰师古曰:“辽阳侯,江仁也,元帝时坐使家丞上印绶随宗学仙免官。辽音辽。”

⑱师古曰:“三谓三皇,五谓五帝也。”

⑲师古曰:“周书洛诰之辞也。言祭享之道,唯以絜诚,若多其容仪,而不及礼物,则不为神所享也。”

⑳师古曰:“说谓论语之说也。”

后成都侯王商为大司马卫将军辅政,杜邺说商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① 言奉天之道,贵以诚质大得民心也。行秽祀丰,犹不蒙祐;德修荐薄,吉必大来。古者坛场有常处,祭禋有常用,② 赞见有常礼;牺牲玉帛虽备而财不匮,车舆臣役虽动而用不劳。是故每(奉)〔举〕其礼,[7] 助者欢说,③ 大路所历,黎元不知。④ 今甘泉、河东天地郊祀,咸失方位,违阴阳之宜。及雍五畤皆旷远,奉尊之役休而复起,缮治共张无解已时,皇天著象殆可略知。前上甘泉,先郻失道;⑤ 礼月之夕,奉引

复迷。⑥祠后土还，临河当渡，疾风起波，船不可御。又雍大雨，坏平阳宫垣。乃三月甲子，震电灾林光宫门。⑦祥瑞未著，咎征仍臻。迹三郡所奏，皆有变故。⑧不答不飨，何以甚此！⑨诗曰'率由旧章'。⑩旧章，先生法度，文王以之，交神于祀，子孙千亿。宜如异时公卿之议，复还长安南北郊。"

①师古曰："此易既济九五爻辞也。东邻，谓商纣也。西邻，周文王也。禴祭，谓瀹煮新菜以祭。言祭祀之道莫盛修德，故纣之牛牲，不如文王之蘋藻也。瀹音翕。"

②师古曰："燎，古燎字。"

③师古曰："助谓助祭也。说读曰悦。"

④师古曰："大路，天子祭天所乘之车也。黎元不知，言无(伪)〔徭〕费，[8]不劳于于也。"

⑤师古曰："敺与驱字同。"

⑥韦昭曰："奉引，前导引车。"

⑦孟康曰："甘泉一名林光。"师古曰："林光，秦离宫名也。汉又于其旁起甘泉宫，非一名也。"

⑧师古曰："迹谓观其事迹也。"

⑨师古曰："不答，不当天意。不飨，不为天所飨也。"

⑩师古曰："大雅假乐之诗也。率，循也。由，用也。循用旧典之文章也。"

后数年，成帝崩，皇太后诏有司曰："皇帝即位，思顺天心，遵经义，定郊礼，天下说憙。①惧未有皇孙，故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庶几获福。皇帝恨难之，卒未得其祐。其复南北郊长安如故，以顺皇帝之意也。"

①师古曰："说读曰悦。"

哀帝即位，寝疾，博征方术士，京师诸县皆有待祠使者，尽复前世所常兴诸神祠官，凡七百馀所，一岁三万七千祠云。

明年，复令太皇太后诏有司曰："皇帝孝顺，奉承圣业，靡有解怠，①

而久疾未瘳。夙夜唯思,殆继体之君不宜改作。其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祠如故。"上亦不能亲至,遣有司行事而礼祠焉。后三年,哀帝崩。

①师古曰:"解读曰懈。"

平帝元始五年,大司马王莽奏言:"王者父事天,故爵称天子。孔子曰:'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① 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缘考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遂及始祖。是以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礼记天子祭天地及山川,岁遍。春秋穀梁传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郊。② 高皇帝受命,因雍四畤起北畤,而备五帝,未共天地之祀。③ 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初起渭阳五帝庙,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皆并祠五帝,而共一牲,上亲郊拜。后平伏诛,乃不复自亲,而使有司行事。孝武皇帝祠雍,曰:'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无祠,则礼不答也。'于是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始立后土祠于汾阴。或曰,五帝,泰一之佐,宜立泰一。五年十一月癸未始立泰一祠于甘泉,二岁一郊,与雍更祠,④ 亦以高祖配,不岁事天,皆未应古制。建始元年,徙甘泉泰畤、河东后土于长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三月,以未有皇孙,复甘泉、河东祠。绥和二年,以卒不获祐,复长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惧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复甘泉、汾阴祠,竟复无福。臣谨与太师孔光、长乐少府平晏、大司农左咸、中垒校尉刘歆、太中大夫朱阳、博士薛顺、议郎国由等六十七人议,皆曰宜如建始时丞相衡等议,复长安南北郊如故。"

①师古曰:"孝经载孔子之言。"

②师古曰:"豫卜郊之日。"

③师古曰:"共读曰恭。"

④师古曰:"更音工衡反。"

莽又颇改其祭礼,曰:"周官天燔之祀,① 乐有别有合。其合乐曰'以六律、六钟、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祀天神,祭地祇,祀四望,祭山

川，享先妣先祖。② 凡六乐，奏六歌，而天地神祇之物皆至。③ 四望，盖谓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亲，海广大无限界，故其乐同。祀天则天文从，祭地则地理从。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其谊一也。天地合精，夫妇判合。祭天南郊，则以地配，一体之谊也。天地位皆南鄉，同席，④ 地在东，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于坛上，西乡，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牲用茧栗，⑤ 玄酒陶匏。礼记曰天子籍田千畮以事天地，⑥ 繇是言之，宜有黍稷。⑦ 天地用牲一，燔祡瘗埋用牲一，高帝、高后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燔祡南郊；地用牲右，及黍稷瘗于北郊。其旦，东乡再拜朝日；其夕，西乡再拜夕月。然后孝弟之道备，而神祇嘉享，万福降辑。⑧ 此天地合祀，以祖妣配者也。其别乐曰'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乐八变，则地祇皆出'。⑨ 天地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阴阳之别于日冬夏至，其会也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亲合祀天地于南郊，以高帝、高后配。阴阳有离合，易曰'分阴分阳，迭用柔刚'。⑩ 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群阳，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群阴，皆以助致微气，通道幽弱。⑪ 当此之时，后不省方，⑫ 故天子不亲而遣有司，所以正承天顺地，复圣王之制，显太祖之功也。渭阳祠勿复修。群望未悉定，定复奏。"奏可。三十馀年间，天地之祠五徙焉。

①师古曰："墜，古地字也。下皆类也。"

②师古曰："此周礼春官大司乐之职也。六律，合阳声者。六钟，以六律六钟之均也。五声，宫、商、角、徵、羽。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六舞，云门、咸池、大韶、大夏、大护、大武也。大合乐者，遍作之也。先妣，姜嫄也。先祖，先王先公也。"

③师古曰："谓一变而致羽物及川泽之祇，再变而致(羸)〔羸〕物[9]及山林之祇，三变而致鳞物及丘陵之祇，四变而致毛物及坟衍之祇，五变而致介物及地祇，六变而致象物及天神。"

④师古曰："鄉读曰向。其下并同。"

⑤师古曰:“谓牛角如茧及栗者,牛之小也。”

⑥师古曰:“晦,古亩字。”

⑦师古曰:“繇读与由同。”

⑧师古曰:“辑与集同。”

⑨师古曰:“此亦春官大司乐之职也。天神之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蔟为徵,姑洗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地祇之乐,函钟为宫,太蔟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灵鼓灵鼗,孙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先奏是乐,以致其神,礼之以玉,然后合乐而祭。”

⑩师古曰:“易说卦之辞也。阳为刚,阴为柔,阴阳既分,则刚柔迭用也。迭,互也,音大结反。”

⑪师古曰:“道读曰导。”

⑫师古曰:“谓冬夏日至之时。后,君也。方,常也。不视常务。”

后莽又奏言:“书曰‘类于上帝,禋于六宗’。[①]欧阳、大小夏侯三家说六宗,皆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间,助阴阳变化,实一而名六,名实不相应。礼记祀典,功施于民则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泽,所生殖也。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不相逮,靁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②]臣前奏徙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皆复于南北郊。谨案周官‘兆五帝于四郊’,山川各因其方,[③]今五帝兆居在雍五畤,不合于古。又日月靁风山泽,易卦六子之尊气,所谓六宗也。星辰水火沟渎,皆六宗之属也。今或未特祀,或无兆居。谨与太师光、大司徒宫、羲和歆等八十九人议,皆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地,今称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畤,而称地祇曰后土,与中央黄灵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称。宜令地祇称皇地后祇,兆曰广畤。易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④]分群神以类相从为五部,兆天地之别神:中央帝黄灵后土畤及日庙、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宫于长安城之未地兆;东方帝太昊青灵勾芒畤及靁公、风伯庙、岁星、东宿东宫于东郊兆;南方炎帝赤灵祝融畤及荧惑星、南宿南宫于南郊兆;西方帝少皞白灵蓐收畤及太白星、西宿西宫于西郊兆;北方帝颛顼黑灵玄冥畤及月庙、雨

师庙、辰星、北宿北宫于北郊兆。”奏可。于是长安旁诸庙兆畤甚盛矣。

①师古曰:“虞书舜典也。并已解于上。”

②师古曰:“乾为父,坤为母。震为长男,巽为长女,坎为中男,离为中女,艮为少男,兑为少女,故云六子也。水火,坎离也。靁风,震巽也。山泽,艮兑也。逮,及。悖,乱也。既,尽也。靁,古雷字也。悖音布内反。”

③师古曰:“春官小宗伯之职也。兆谓为坛之营域也。五帝于四郊,谓青帝于东郊,赤帝及黄帝于南郊,白帝于西郊,;黑帝于北郊也。各因其方,谓顺其所在也。”

④师古曰:“易上系之辞也。方谓所向之地。”

莽又言:“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社者,土也。宗庙,王者所居。稷者,百谷之主,所以奉宗庙,共粢盛,① 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亲祭,自为之主,礼如宗庙。诗曰‘乃立冢土’。② 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③ 礼记曰‘唯祭宗庙社稷,为越绋而行事’。④ 圣汉兴,礼仪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⑤ 遂于官社后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稷种穀树。⑥ 徐州牧岁贡五色土各一斗。

①师古曰:“共读与供同。”

②师古曰:“大雅绵之诗也。冢,大也。土,土神,谓太社也。”

③师古曰:“小雅甫田之诗也。田祖,稷神也。言设乐以御祭于神,为农求甘雨也。”

④李奇曰:“引棺车谓之绋。当祭天地五祀,则越绋而行事,不以私丧废公祀。”师古曰:“绋,引车索也。音弗。”

⑤臣瓒曰:“高帝除秦社稷,立汉社稷,礼所谓太社也。时又立官社,配以夏禹,所谓王社也。见汉祀令。而未立官稷,至此始立之。世祖中兴,不立官稷,相承至今也。”

⑥师古曰:“穀树,楮树也。其子类谷,故于稷种。”

莽篡位二年,兴神仙事,以方士苏乐言,起八风台于宫中。台成万金,① 作乐其上,顺风作液汤。② 又种五粱禾于殿中,③ 各顺色置其方

面,先鬻鹤髓、毒冒、犀玉二十馀物渍种,④计粟斛成一金,言此黄帝谷仙之术也。以乐为黄门郎,令主之。莽遂宗鬼神淫祀,⑤至其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鸟兽三千馀种。后不能备,乃以鸡当鹜雁,犬当麋鹿。数下诏自以当仙,语在其传。

①师古曰:"费值万金也。"

②如淳曰:"艺文志有液汤经,其义未闻也。"

③师古曰:"(玉)[五]色禾也,[10]谷永所谓耕耘五德也。"

④师古曰:"鬻,古煮字也。髓,古髓字也。谓煮取汁以渍谷子也。毒音代,冒音莫内反。"

⑤师古曰:"宗,古崇字。"

赞曰:汉兴之初,庶事草创,唯一叔孙生略定朝廷之仪。若乃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数世犹未章焉。至于孝文,始以夏郊,而张仓据水德,公孙臣、贾谊更以为土德,卒不能明。孝武之世,文章为盛,太初改制,而兒宽、司马迁等犹从臣、谊之言,① 服色数度,遂顺黄德,彼以五德之传从所不胜,② 秦在水德,故谓汉据土而克之。刘向父子以为帝出于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③ 其后以母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号,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统矣。④ 昔共工氏以水德间于木火,⑤ 与秦同运,非其次序,故皆不永。由是言之,祖宗之制盖有自然之应,顺时宜矣。究观方士祠官之变,谷永之言,不亦正乎! 不亦正乎!

①李奇曰:"公孙臣、贾谊。"

②服虔曰:"音亭传之传。五帝相承代,常以金木水火相胜之法,若火灭金,便以火代金。"师古曰:"传音张恋反。"

③师古曰:"包读曰庖。"

④邓展曰:"向父子虽有此议,时不施行,至光武建武二年,乃用火德,色尚赤耳。"

⑤师古曰:"共读曰龚。间音工苋反。"

【校勘记】

〔1〕 毕,祭堂下。⑧而上又上泰山， 注⑧原在“而上”下。刘敞说“而上”字属下句。

〔2〕 (后每)〔毋〕修封。 宋祁说越本“每”作“毋”,新本无“后”字,但云“毋修封”。按景祐本作“毋修封”。

〔3〕 诸所兴,如薄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马行、赤星,五(床)。宽舒之祠(宫)〔官〕以岁时致礼。 王先谦说“床”字疑后人误加,封禅书、孝武纪并无。“宫”字封禅书、孝武纪并作“官”,是,此误。

〔4〕 臣闻郊(紫坛)〔柴〕飨帝之义， 何焯说以文义求之,作“柴”为是,亦不当有“坛”字。按景祐、殿本“紫”都作“柴”,无“坛”字。

〔5〕 (致)〔故〕上质不饰， 景祐、殿本都作“故”。朱一新说作“故”是。

〔6〕 种五色禾于(北)〔此〕地而耕耘也。 景祐、殿本都作“此”。朱一新说作“此”是。

〔7〕 是故每(奉)〔举〕其礼， 景祐、殿本都作“举”。朱一新说作“举”是。

〔8〕 言无(伪)〔徭〕费， 景祐、殿本都作“徭”。朱一新说作“徭”是。

〔9〕 再变而致(赢)〔赢〕物 朱一新说“赢”当作“赢”。按景祐、殿本都作“赢”。

〔10〕 (玉)〔五〕色禾也， 景祐、殿、局本都作“五”。王先谦说作“五”是。

汉书卷二十六

天文志第六

凡天文在图籍昭昭可知者，经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积数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国官宫物类之象。其伏见早晚，邪正存亡，虚实阔狭，①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历斗食，②彗孛飞流，日月薄食，③晕适背穴，抱珥虹蜺，④迅雷风袄，怪云变气：此皆阴阳之精，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者也。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之象形，鄉之应声。⑤是以明君睹之而寤，饬身正事，思其咎谢，则祸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

①孟康曰："伏见早晚，谓五星也。日月五星下道为邪。存谓列宿不亏也，亡谓恒星不见。虚实，若天牢星实则囚多，虚则开出之属也。阔狭，若三台星相去远近也。"

②孟康曰："合，同舍也。散，五星有变则其精散为袄星也。犯，七寸以内光芒相及也。陵，相冒过也。食，星月相陵，不见者则所蚀也。"韦昭曰："自下往触之曰犯，居其宿曰守，经之为历，突掩为陵，星相击为斗也。"

③张晏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孛气似彗。飞流谓飞星流星也。"孟康曰："飞，绝迹而去也。流，光迹相连也。日月无光曰薄。京房易传曰日月赤黄为薄。或曰不交而食曰薄。"韦昭曰："气往迫之为薄，亏毁曰食也。"

④孟康曰："(皆)〔晕〕，日旁气也。[1]适，日之将食先有黑之变也。背，形如背字也。穴多作镢，其形如玉镢也。抱，气向日也。珥，形点黑也。"如淳曰："晕读曰运。虹或作虹。蜺读曰啮。蜡蛛谓之虹，衰云雄为虹，雌为蜺。凡气(食)〔在〕日上为冠为戴，[2]在旁直对为珥，在旁如半环向日为抱，向外为背。有气刺日为镢。镢，抉伤也。"

⑤师古曰："鄉读曰响。"

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泰一之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属。后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馀三星后(宫)〔宫〕之属也。[3]环之匡卫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宫。

前列直斗口三星，随北耑锐，若见若不见，曰阴德，或曰天一。紫宫左三星曰天枪，右四星曰"天棓。①后十七星绝汉抵营室，曰阁道。

①苏林曰："音棓打之棓。"师古曰："棓音白讲反。"

北斗七星，所谓"旋、玑、玉衡以齐七政"。杓携龙角，①衡殷南斗，魁枕参首。②用昏建者杓；杓，自华以西南。③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济之间。④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东北也。⑤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海。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

①孟康曰："杓，斗柄也。龙角，东方宿也。携，连也。"

②晋灼曰："衡，斗之中央。殷，中也。"

③孟康曰："传曰'斗第七星法太白，主杓，斗之尾也'。尾为阴，又其用昏，昏阴，位在西方，故主西南。"

④孟康曰："假令杓昏建寅，衡夜半亦建寅也。"

⑤孟康曰："传曰'斗魁第一星法为日，主齐'。魁，斗之首；首，阳也，又其用在明，阳与明，德在东方，故主东北方。"

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宫：①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禄，六曰司灾。在魁中，贵人之牢。②魁下六星两两而比者，曰三能。③三能色齐，君臣和；不齐，为乖戾。柄辅星，④明近，辅臣亲强；斥小，疏弱。⑤

①晋灼曰："似筐，故曰戴筐。"

②孟康曰："传曰'天理四星在斗魁中'。贵人牢名曰天理也。"

③苏林曰："能音台。"

④孟康曰："在北斗第六星旁。"

⑤苏林曰："斥，远也。"

杓端有两星:一内为矛,招摇;①一外为盾,天蜂。②有句圜十五星,属杓,曰贱人之牢。牢中星实则囚多,虚则开出。

①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摇,招摇为天矛。"晋灼曰:"梗河三星,天矛、锋、招摇,一星耳。"

②晋灼曰:"外,远北斗也。在招摇南,一名天蜂。"

天一、枪、棓、矛、盾动摇,角大,兵起。①

①李奇曰:"角,芒角。"

东宫苍龙,房、心。心为明堂,大星天王,前后星子属。不欲直;直,王失计。房为天府,曰天驷。其阴,右骖。旁有两星曰衿。衿北一星曰辇。①东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天市中星众者实,其中虚则耗。房南众星曰骑官。

①晋灼曰:"辇,古辖字。"

左角,理;右角,将。大角者,天王帝坐廷。其两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摄提。①摄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时节,故曰"摄提格"。亢为宗庙,主疾。其南北两大星,曰南门。氐为天根,主疫。尾为九子,曰君臣;斥绝,不和。箕为敖客,后妃之府,曰口舌。火犯守角,则有(戟)〔战〕。[4]房、心,王者恶之。

①晋灼曰:"如鼎足之句曲也。"

南宫朱鸟,权、衡。①衡、太微,三光之廷。筐卫十二星,藩臣:西,将;东,相;南四星,执法;中,端门;左右,掖门。掖门内六星,诸侯。其内五星,五帝坐。后聚十五星,曰哀乌郎位;旁一大星,将位也。月、五星顺人,轨道,司其出,所守,天子所诛也。其逆人,若不轨道,以所犯名之;中坐,成形,②皆群下不从谋也。金、火尤甚。廷藩西有随星四,名曰少微,士大夫。权,轩辕,黄龙体。③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后宫属。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

①孟康曰:"轩辕为权,太微为衡也。"

②晋灼曰:"中坐,犯帝坐也。成形,祸福之形见。"

③孟康曰:"形如腾龙。"

东井为水事。火入之,一星居其左右,天子且以火为败。东井西曲星曰戉;北,北河;南,南河;两河、天阙间为关梁。舆鬼,鬼祠事;中白者为质。[①]火守南北河,兵起,谷不登。故德成衡,观成潢,[②]伤成戉,[③]祸成井,[④]诛成质。[⑤]

①晋灼曰:"舆鬼五星,其中白者为质。"

②晋灼曰:"日、月、五星不轨道也。衡,太微廷也。观,占也。潢,五潢,五帝车舍也。"

③晋灼曰:"贼伤之占,先成形于戉。"

④晋灼曰:"东井主水事,火入,一星居其旁,天子且以火败,故曰祸也。"

⑤晋灼曰:"荧惑入舆鬼天质,占曰大臣有诛。"

柳为鸟喙,主木草。七星,颈,为员官,主急事。张,嗉,为厨,主觞客。翼为羽翮,主远客。

轸为车,主风。其旁有一小星,曰长沙,星星不欲明;明与四星等,若五星入轸中,兵大起。轸南众星曰天库,库有五车。车星角,若益众,及不具,亡处车马。

西宫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车舍。火入,旱;金,兵;水,水。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

奎曰封豕,为沟渎。娄为聚众。胃为天仓。其南众星曰廥积。[①]

①如淳曰:"刍稿积为廥也。"

昴曰旄头,胡星也,为白衣会。毕曰罕车,为边兵,主弋猎。其大星旁小星为附耳。附耳摇动,有谗乱臣在侧。昴、毕间为天街。其阴,阴国;阳,阳国。[①]

①孟康曰:"阴,西南,象坤维,河山已北国也。阳,河山已南国也。"

参为白虎。三星直者，是为衡石。[①]下有三星，锐，曰罚，[②]为斩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隅置，曰觜觿，为虎首，主葆旅事。[③]其南有四星，曰天厕。天厕下一星，曰天矢。矢黄则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三处罗列：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斿。其东有大星曰狼，狼角变色，多盗贼。下有四星曰弧，直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极老人。[④]老人见，治安；不见，兵起。常以秋分时候之南郊。

①孟康曰："参三星者，白虎宿中，东西直，似称衡也。"

②孟康曰："在参间，上小下大，故曰锐。"晋灼曰："三星小，邪列，无锐形也。"

③如淳曰："关中俗谓桑榆蘖生为葆。"晋灼曰："禾野生曰旅，今之饥民采旅也。"宋均曰："葆，守也。旅，军旅也。言佐参伐斩艾除凶也。"

④晋灼曰："比地，近地也。"

北宫玄武，虚、危。危为盖屋；[①]虚为哭泣之事。[②]其南有众星，曰羽林天军。[③]军西为垒，或曰戉。旁一大星，北落。北落若微亡，军星动角益稀，及五星犯北落，入军，军起。火、金、水尤甚。火入，军忧；水，水患；木、土，军吉。[④]危东六星，两两而比，曰司寇。

①宋均曰："危上一星高，旁两星下，似盖屋也。"

②宋均曰："盖屋之下中无人，但空虚，似乎殡宫，故主哭泣也。

③宋均曰："虚、危、营室，阴阳终始之处，际会之间，恒多奸邪，故设羽林为军卫。"

④孟康曰："木星、土星入北落，军则吉也。"

营室为清庙，曰离宫、阁道。汉中四星，曰天驷。旁一星，曰王梁。王梁策马，车骑满野。旁有八星，绝汉，曰天横。天横旁，江星。江星动，以人涉水。

杵、臼四星，在危南。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鱼盐贵。

南斗为庙，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牵牛为牺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将；左，左将；右，右将。婺女，其北织女。织女，天女孙也。

岁星[①]曰东方春木,于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亏貌失,逆春令,伤木气,罚见岁星。岁星所在,国不可伐,可以伐人。超舍而前为赢,退舍为缩。赢,其国有兵不复;缩,其国有忧,其将死,国倾败。所去,失地;所之,得地。一曰,当居不居,国亡;所之,国昌;已居之,又东西去之,国凶,不可举事用兵。安静中度,吉。出入不当其次,必有天祆见其舍也。

①晋灼曰:"太岁在四仲,则岁行三宿;太岁在四孟、四季,则岁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而行二十八宿。十二岁而周天。"

岁星赢而东南,[①]石氏"见彗星",甘氏"不出三月乃生彗,本类星,末类彗,长二丈"。赢东北,石氏"见觉星",甘氏"不出三月乃生天棓,本类星,末锐,长四尺"。缩西南,[②]石氏"见欃云,如牛",[③]甘氏"不出三月乃生天枪,左右锐,长数丈"。缩西北,石氏"见枪云,如马",甘氏"不出三月乃生天欃,本类星,末锐,长数丈"。石氏"枪、欃、棓、彗异状,其殃一也,必有破国乱君,伏死其辜,馀殃不尽,为旱凶饥暴疾"。至日行一尺,出二十馀日乃入,甘氏"其国凶,不可举事用兵"。出而易,"所当之国,是受其殃"。又曰"祆星,不出三年,其下有军,及失地,若国君丧"。

①孟康曰:"五星东行,天西转。岁星晨见东方,行疾则不见,不见则变为祆星。"

②孟康曰:"岁星当伏西方,行迟早没,变为祆星也。"

③韦昭曰:"欃音参差之参。"

荧惑[①]曰南方夏火,礼也,视也。礼亏视失,逆夏令,伤火气,罚见荧惑。逆行一舍二舍为不祥,居之三月国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国半亡地,九月地太半亡。因与俱出入,国绝祀。荧惑为乱为(成)〔贼〕,[5]为疾为丧,为饥为兵,所居之宿国受殃。殃还至者,虽大当小;居之久殃乃至者,当小反大。已去复还居之,若居之而角者,若动者,绕环之,及乍前

乍后,乍左乍右,殃愈甚。一曰,荧惑出则有大兵,入则兵散。周还止息,乃为其死丧。寇乱在其野者亡地,以战不胜。东行疾则兵聚于东方,西行疾则兵聚于西方;其南为丈夫丧,北为女子丧。荧惑,天子理也,故曰虽有明天子,必视荧惑所在。

①晋灼曰:"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无道,出入无常也。"

太白[①]曰西方秋金,义也,言也。义亏言失,逆秋令,伤金气,罚见太白。日方南太白居其南,日方北太白居其北,为赢,侯王不宁,用兵进吉退凶。日方南太白居其北,日方北太白居其南,为缩,侯王有忧,用兵退吉进凶。当出不出,当入不入,为失舍,不有破军,必有死王之墓,有亡国。一曰,天下匮兵,野有兵者,所当之国大凶。当出不出,未当入而入,天下匮兵,兵在外,入。未当出而出,当入而不入,天下起兵,有至破国。未当出而出,未当入而入,天下举兵,所当之国亡。当期而出,其国昌。出东为东方,入为北方;出西为西方,入为南方。所居久,其国利;易,其乡凶。[②]入七日复出,将军战死。入十日复出,相死之。入又复出,人君恶之。已出三日而复微入,三日乃复盛出,是为耎而伏,[③]其下国有军,其众败将北。已入三日,又复微出,三日乃复盛入,其下国有忧,帅师虽众,敌食其粮,用其兵,虏其帅。出西方,失其行,夷狄败;出东方,失其行,中国败。一曰,出蚤为月食,晚为天祆及彗星,将发于亡道之国。

①晋灼曰:"常以正月甲寅与荧惑晨出东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四十日又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复出东方。出以寅戌,入以丑未也。"

②苏林曰:"疾过也。一说,易乡而出入也。"晋灼曰:"上言'出而易',言疾过是也。"

③晋灼曰:"耎,退也。不进而伏,伏不见也。"

太白出而留桑榆间,病其下国。[①]上而疾,未尽期日过参天,病其对国。[②]太白经天,天下革,民更王,[③]是为乱纪,人民流亡。昼见与日争

明,强国弱,小国强,女主昌。

①晋灼曰:"行迟而下也。正出,举目平正。出桑榆上,馀二千里也。"

②晋灼曰:"三分天过其一,此戌酉之间也。"

③孟康曰:"谓出东入西,出西入东也。太白,阴星,出东当伏东,出西当伏西,过午为经天。"晋灼曰:"日,阳也;日出则星亡。昼见午上为经天。"

太白,兵象也。出而高,用兵深吉浅凶;埤,浅吉深凶。行疾,用兵疾吉迟凶;行迟,用兵迟吉疾凶。角,敢战吉,不敢战凶;击角所指吉,逆之凶。进退左右,用兵进退左右吉,静凶。圜以静,用兵静吉趯凶。出则兵出,入则兵入。象太白吉,反之凶。赤角,战。

太白者,犹军也,而荧惑,忧也。故荧惑从太白,军忧;离之,军舒。出太白之阴,有分军;出其阳,有偏将之战。当其行,太白还之,破军杀将。

辰星,杀伐之气,战斗之象也。与太白俱出东方,皆赤而角,夷狄败,中国胜;与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中国败,夷狄胜。

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大利;积于西方,夷狄用兵者利。

辰星不出,太白为客;辰星出,太白为主人。辰星与太白不相从,虽有军不战。辰星出东方,太白出西方。若辰星出西方,太白出东方,为格,野虽有兵,不战。辰星入太白中,五日乃出,及入而上出,破军杀将,客胜;下出,客亡地。辰星来抵,太白不去,将死。正其上出,破军杀将,客胜;下出,客亡地。视其所指,以名破军。辰星绕环太白,若斗,大战,客胜,主人吏死。辰星过太白,间可槭剑,小战,客胜;[①]居太白前旬三日,军罢;出太白左,小战;历太白右,数万人战,主人吏死;出太白右,去三尺,军急约战。

①苏林曰:"槭音函。函,容也,其间可容一剑也。"

凡太白所出所直之辰,其国为得位,得位者战胜。所直之辰顺其色而角者胜,其色害者败。[①]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黄比参右肩,青比参左肩,黑比奎大星。色胜位,[②]行胜色,[③]行得尽胜之。[④]

①晋灼曰:"郑色黄,而赤苍,小败;宋色黄,而赤黑,小败;楚色赤,黑小败;燕色黑,黄小败。皆大角胜也。"

②晋灼曰:"有色胜得位也。"

③晋灼曰:"太白行得度,胜有色也。"

④晋灼曰:"行应天度,虽有色得位,行尽胜之,行重而色位轻。星经传得字作德。"

辰星[①]曰北方冬水,知也,听也。知亏听失,逆冬令,伤水气,罚见辰星。出早为月食,晚为彗星及天祆。一时不出,其时不和;四时不出,天下大饥。失其时而出,为当寒反温,当温反寒。当出不出,是谓击卒,兵大起。与它星遇而斗,天下大乱。[②]出于房、心间,地动。

①晋灼曰:"常以二月春分见奎、娄,五月夏至见东井,八月秋分见角、亢,十一月冬至见牵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二旬而入。晨候之东方,夕候之西方也。"

②晋灼曰:"祆星彗孛之属也,一曰五星。"

填星[①]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仁义礼智以信为主,貌言视听以心为正,故四星皆失,填星乃为之动。填星所居,国吉。未当居而居之,若已去而复还居之,国得土,不乃得女子。当居不居,既已居之,又东西去之,国失土,不乃失女,不,有土事若女之忧。居宿久,国福厚;易,福薄。当居不居,为失填,其下国可伐;得者,不可伐。其赢,为王不宁;缩,有军不复。一曰,既已居之又东西去之,其国凶,不可举事用兵。失次而上一舍三舍,有王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而下二舍,有后戚,其岁不复,不乃天裂若地动。

①晋灼曰:"常以甲辰元始建斗之岁填行一宿,二十八岁而周天也。"

凡五星,岁与填合则为内乱,与辰合则为变谋而更事,与荧惑合则为饥,为旱,与太白合则为白衣之会,为水。太白在南,岁在北,名曰(牡)

〔牝〕牡,①[6]年谷大孰。太白在北,岁在南,年或有或亡。荧惑与太白合则为丧,不可举事用兵;与填合则为忧,主孽卿;与辰合则为北军,用兵举事大败。填与辰合则将有覆军下师;与太白合则为疾,为内兵。辰与太白合则为变谋,为兵忧。凡岁、荧惑、填、太白四星与辰斗,皆为战,兵不在外,皆为内乱。一曰,火与水合为淬,②与金合为铄,不可举事用兵。土与金合国亡地,与木合则国饥,与水合为雍沮,③不可举事用兵。木与金合斗,国有内乱。同舍为合,相陵为斗。二星相近者其殃大,二星相远者殃无伤也,从七寸以内必之。④

①晋灼曰:"岁,阳也,太白,阴也,故曰(牡)〔牝〕牡。"

②晋灼曰:"火入水,故曰淬也。"

③晋灼曰:"沮音沮湿之沮。水性雍而潜土,故曰雍沮。一曰,雍,填也。"

④韦昭曰:"必有祸也。"

凡月食五星,其国(必)〔皆〕亡:①[7]岁以饥,荧惑以乱,填以杀,太白强国以战,辰以女乱。月食大角,王者恶之。

①李奇曰:"谓其分野之国。

凡五星所聚宿,其国王天下:从岁以义,从荧惑以礼,从填以重,①从太白以兵,从辰以法。以法者,以法致天下也。三星若合,是谓惊立绝行,②其国外内有兵与丧,民人乏饥,改立王公。四星若合,是谓大汤,③其国兵丧并起,君子忧,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谓易行:有德受庆,改立王者,掩有四方,子孙蕃昌;亡德受罚,离其国家,灭其宗庙,④百姓离去,被满四方。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其事亦小也。

①韦昭曰:"谓以威重得。"

②晋灼曰:"有兵丧,故惊。改王,故曰绝也。"

③晋灼曰:"汤犹荡涤也。"

④晋灼曰:"宗祖庙也。"

凡五星色:皆圜,白为丧为旱,赤中不平为兵,青为忧为水,黑为疾

为多死，黄吉；皆角，赤犯我城，黄地之争，白哭泣之声，青有兵忧，黑水。五星同色，天下匽兵，百姓安宁，歌舞以行，不见灾疾，五谷蕃昌。

凡五星，岁，缓则不行，急则过分，逆则占。荧惑，缓则不出，急则不入，违道则占。填，缓则不建，急则过舍，逆则占。太白，缓则不出，急则不人，逆则占。辰，缓则不出，急则不入，非时则占。五星不失行，则年谷丰昌。

凡以宿星通下之变者，维星散，句星信，则地动。[1]有星守三渊，天下大水，地动，海鱼出。纪星散者山崩，不即有丧。龟、鳖星不居汉中，川有易者。辰星入五车，大水。荧惑入积水，水，兵起；入积薪，旱，兵起；守之，亦然。极后有四星，名曰句星。斗杓后有三星，名曰维星。散者，不相从也。[2]三渊，盖五车之三柱也。[3]天纪属贯索。积薪在北戍西北。积水在北戍东北。

①孟康曰："散在尾北。"韦昭曰："信音申。"

②孟康曰："散，不复行列而聚也。"

③晋灼曰："柱音注解之注。"

角、亢、氐，沇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牵牛、婺女，扬州。虚、危，青州。营室、东壁，并州。奎、娄、胃，徐州。昴、毕，冀州。觜觿、参，益州。东井、舆鬼，雍州。柳、七星、张，三河。翼、轸，荆州。

甲乙，海外，日月不占。[1]丙丁，江、淮、海、岱。戊己，中州河、济。庚辛，华山以西。壬癸，常山以北。一曰，甲齐，乙东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韩，庚秦，辛西夷，壬燕、赵，癸北夷。子周，丑翟，寅赵，卯郑，辰邯郸，巳卫，午秦，未中山，申齐，酉鲁，戌吴、越，亥燕、代。

晋灼曰："海外远，甲乙日时，不以占之。"

秦之疆，候太白，占狼、弧。吴、楚之疆，候荧惑，占鸟、衡。燕、齐之疆，候辰星，占虚、危。宋、郑之疆，候岁星，占房、心。晋之疆，亦候辰

星，占参、罚。及秦并吞三晋、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国。中国于四海内则在东南，为阳，阳则日、岁星、荧惑、填星，占于街南，毕主之。其西北则胡、貉、月氏旃裘引弓之民，为阴，阴则月、太白、辰星，占于街北，昴主之。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海碣石。是以秦、晋好用兵，[①]复占太白。太白主中国，而胡、貉数侵掠，独占辰星。辰星出入趯疾，常主夷狄，其大经也。

①孟康曰："秦、晋西南维之北为阴，与胡、貉引弓之民同，故好用兵。"

凡五星，早出为赢，赢为客；晚出为缩，缩为主人。五星赢缩，必有天应见杓。

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岁星正月晨出东方，石氏曰名监德，在斗、牵牛。失次，杓，旱水，晚旱。甘氏在建星、婺女。太初历在营室、东壁。

在卯曰单阏。二月出，石氏曰名降入，在婺女、虚、危。甘氏在虚、危。失次，杓，有水灾。太初在奎、娄。

在辰曰执徐。三月出，石氏曰名青章，在营室、东壁。失次，杓，早旱，晚水。甘氏同。太初在胃、昴。

在巳曰大荒落。四月出，石氏曰名路踵，在奎、娄。甘氏同。太初在参、罚。

在午曰敦牂。五月出，石氏曰名启明，在胃、昴、毕。失次，杓，早旱，晚水。甘氏同。太初在东井、舆鬼。

在未曰协洽。六月出，石氏曰名长烈，在觜觿、参。甘氏在参、罚。太初在注、张、七星。

在申曰涒滩。七月出。石氏曰名天晋，在东井、舆鬼。甘氏在弧。太初在翼、轸。

在酉曰作诺。(尔雅作作噩。)[8]八月出，石氏曰名长壬，在柳、七星、张。失次，杓，有女丧、民疾。甘氏在注、张。失次，杓，有火。太初在角、亢。

在戌曰掩茂。九月出，石氏曰名天睢，在翼、轸。失次，杓，水。甘

氐在七星、翼。太初在氐、房、心。

在亥曰大渊献。十月出，石氏曰名天皇，在角、亢始。甘氏在轸、角、亢。太初在尾、箕。

在子曰困敦。十一月出，石氏曰名天宗，在氐、房始。甘氏同。太初在建星、牵牛。

在丑曰赤奋若。十二月出，石氏曰名天昊，在尾、箕。甘氏在心、尾。太初在婺女、虚、危。

甘氏、太初历所以不同者，以星赢缩在前，各录后所见也。其四星亦略如此。

古历五星之推，亡逆行者，至甘氏、石氏经，以荧惑、太白为有逆行。夫历者，正行也。古人有言曰："天下太平，五星循度，亡有逆行。日不食朔，月不食望。"夏氏日月传曰："日月食尽，主位也；不尽，臣位也。"星传曰："日者德也，月者刑也，故曰日食修德，月食修刑。"然而历纪推月食，与二星之逆亡异。荧惑主内乱，太白主兵，月主刑。自周室衰，乱臣贼子师旅数起，刑罚失中，虽其亡乱臣贼子师旅之变，内臣犹不治，四夷犹不服，兵革犹不寝，刑罚犹不错，故二星与月为之失度，三变常见；及有乱臣贼子伏尸流血之兵，大变乃出。甘、石氏见其常然，因以为纪，皆非正行也。诗云"彼月而食，则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诗传曰："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犹常也，日食则不臧矣。"谓之小变，可也；谓之正行，非也。故荧惑必行十六舍，去日远而颛恣。太白出西方，进在日前，气盛乃逆行。及月必食于望，亦诛盛也。

国皇星，大而赤，状类南极。所出，其下起兵。兵强，其冲不利。①

①孟康曰："岁星之精散所为也。五星之精散为六十四变，志记不尽也。"

昭明星，大而白，无角，乍上乍下。所出国，起兵多变。①

①孟康曰："形如三足几，几上有九彗上向，荧惑之精也。"

五残星，出正东，东方之星。其状类辰，去地可六丈，大而黄。①

①孟康曰:"星表有青气如晕,有毛,填星之精。"

六贼星,出正南,南方之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数动,有光。①

①孟康曰:"形如彗,芒九角,太白之精。"

司诡星,出正西,西方之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类太白。①

①孟康曰:"星大而有尾,两角,荧惑之精也。"

咸汉星,出正北,北方之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数动,察之中青。①

①孟康曰:"一名狱汉星,青中赤表,下有三彗从横,亦填星之精也。"

此四星所出非其方,其下有兵,冲不利。

四填星,出四隅,去地可四丈。地维臧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二丈,若月始出。所见下,有乱者亡,有德者昌。

烛星,状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见则灭。所烛,城邑乱。①

①孟康曰:"星上有三彗上出,亦填星之精也。"

如星非星,如云非云,名曰归邪。①归邪出,必有归国者。

①李奇曰:"邪音蛇。"孟康曰:"星有两赤彗上向,上有盖状气,下连星。"

星者,金之散气,其本曰人。① 星众,国吉,少则凶。汉者,亦金散气,其本曰水。星多,多水,少则旱,②其大经也。

①孟康曰:"星,石也,金石相生,人与星气相应也。"

②孟康曰:"汉,河汉也。水生于金。多少,谓汉中星也。"

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住者,兵发其下。

天狗,状如大流星,①有声,(共)〔其〕下止地,类狗。[9]所坠及,望之如火光炎炎中天。其下圜,如数顷田处,上锐,见则有黄色,千里破军杀将。

①孟康曰:"星有尾,旁有彗,下有如狗形者,亦太白之精。"

格泽者,如炎火之状,黄白,起地而上,下大上锐。其见也,不种而

获。不有土功,必有大客。

蚩尤之旗,类彗而后曲,象旗。[①]见则王者征伐四方。

①孟康曰:"荧惑之精也。"晋灼曰:"吕氏春秋云其色黄上白下也。"

旬始,出于北斗旁,状如雄鸡。其怒,青黑色,象伏鳖。[①]

①李奇曰:"怒当(首)〔言〕帑。"[10]晋灼曰:"帑,雌也。或曰怒则色青。"宋均曰:"怒谓芒角刺出。"

枉矢,状类大流星,蛇行而仓黑,望如有毛目然。

长庚,广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见,起兵。

星磔至地,则石也。[①]

①如淳曰:"磔亦坠也。"

天晖而见景星。[①]景星者,德星也,其状无常,常出于有道之国。

①孟康曰:"晖,精明也。有赤方气与青方气相连,赤方中有两黄星,青方中有一黄星,凡三星合为景星也。"

日有中道,月有九行。

中道者,黄道,一曰光道。光道北至东井,去北极近;南至牵牛,去北极远;东至角,西至娄,去极中。夏至至于东井,北近极,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长尺五寸八分。冬至至于牵牛,远极,故晷长;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长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娄、角,去极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长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极远近之差,晷景长短之制也。去极远近难知,要以晷景。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日,阳也。阳用事则日进而北,昼进而长,阳胜,故为温暑;阴用事则日退而南,昼退而短,阴胜,故为凉寒也。故日进为暑,退为寒。若日之南北失节,晷过而长为常寒,退而短为常燠。此寒燠之表也,故曰为寒暑。一曰,晷长为潦,短为旱,奢为扶。[①]扶者,邪臣进而正臣疏,君子不足,奸人有馀。

①郑氏曰:"扶当为蟠,齐鲁之间声如酺。酺扶声近。蟠,止不行也。"苏林曰:

"景形奢大也。"晋灼曰:"扶,附也,小臣佞媚附近君子之侧也。"

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黄道北;赤道二,出黄道南;白道二,出黄道西;青道二,出黄道东。立春、春分,月东从青道;立秋、秋分,西从白道;立冬、冬至,北从黑道;立夏、夏至,南从赤道。然用之,一决房中道。青赤出阳道,白黑出阴道。若月失节度而妄行,出阳道则旱风,出阴道则阴雨。

凡君行急则日行疾,君行缓则日行迟。日行不可指而知也,故以二至二分之星为候。日东行,星西转。冬至昏,奎八度中;夏至,氐十三度中;春分,柳一度中;秋分,牵牛三度七分中:此其正行也。日行疾,则星西转疾,事势然也。故过中则疾,君行急之感也;不及中则迟,君行缓之象也。

至月行,则以晦朔决之。日冬则南,夏则北;冬至于牵牛,夏至于东井。日之所行为中道,月、五星皆随之也。

箕星为风,东北之星也。东北地事,天位也,[①]故易曰"东北丧朋"。及巽在东南,为风;风,阳中之阴,大臣之象也,其星,轸也。月去中道,移而东北入箕,若东南入轸,则多风。西方为雨;雨,少阴之位也。月去中道,移而西入毕,则多雨。故诗云"月离于毕,俾滂沱矣",言多雨也。星传曰"月入毕则将相有以家犯罪者",言阴盛也。书曰"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月之从星,则以风雨",言失中道而东西也。故星传曰"月南入牵牛南戒,民间疾疫;月北入太微,出坐北,若犯坐,则下人谋上。"

①孟康曰:"东北阳,日、月、五星起于牵牛,故为天位。坤在西南,纽于阳,为地统,故为地事也。"

一曰月为风雨,日为寒温。冬至日南极,晷长,南不极则温为害;夏至日北极,晷短,北不极则寒为害。故书曰"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也。政治变于下,日月运于上矣。(日)〔月〕出房北,[11]为雨为阴,为乱为兵;出房南,为旱为天丧。水旱至冲而应,及五星之变,必然之效也。

两军相当,日晕等,力均;厚长大,有胜;薄短小,亡胜。重抱大破亡。抱为和,背为不和,为分离相去。直为自立,立兵破军,若曰杀将。抱且戴,有喜。围在中,中胜;在外,外胜。青外赤中,以和相去;赤外青中,以恶相去。气晕先至而后去,居军胜。先至先去,前有利,后有病;后至后去,前病后利;后至先去,前后皆病,居军不胜。见而去,其后发疾,虽胜亡功。见半日以上,功(太)〔大〕。[12]白虹屈短,上下锐,①有者下大流血。日晕制胜,近期三十日,远期六十日。

①李奇曰:"屈或为尾。"韦昭曰:"短而直者也。或曰短屈之虹。"

其食,食所不利;复生,生所利;不然,食尽为主位。以其直及日所躔加日时,用名其国。

凡望云气,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千馀里,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属地者居三千里。云气有(战)〔兽〕居上者,胜。[13]

自华以南,气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气正赤。常山以北,气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间,气皆黑。江、淮之间,气皆白。

徒气白。土功气黄。车气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骑气卑而布。卒气抟。①前卑而后高者,疾;前方而后高者,锐;后锐而卑者,却。其气平者其行徐。前高后卑者,不止而反。气相遇者,卑胜高,锐胜方。气来卑而循车道者,不过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见。气来高七八尺者,不过五六日,去之十馀二十里见。气来高丈馀二丈者,不过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见。

①如淳曰:"抟,专也。抟音徒端反。"

捎云精白者,其将悍,①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绝远者,战。精白,其芒低者,战胜;其前赤而卬者,战不胜。陈云如立垣。杼云类杼。柚云抟而耑锐。杓云如绳者,居前竟天,其半半天。蜺云者,类斗旗故。(锐)钩云句曲。[14]诸此云见,以五色占。而泽抟密,其见动人,乃有占;兵必起,(占)〔合〕斗其直。[15]

①晋灼曰:"捎音霄。"韦昭曰:"音髾。"

王朔所候,决于日旁。日旁云气,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

故北夷之气如群畜穹闾,南夷之气类舟船幡旗。大水处,败军场,破国之虚,下有积泉,金宝上,皆有气,不可不察。海旁蜃气象楼台,广野气成宫阙然。云气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积。故候息秏者,入国邑,视封畺田畴之整治,①城郭室屋门户之润泽,次至车服畜产精华。实息者吉,虚秏者凶。"

①如淳曰:"蔡邕云麻田曰畴。"

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囷,是谓庆云。庆云见,喜气也。若雾非雾,衣冠不濡,见则其城被甲而趋。

夫雷电、赮虹、辟历、夜明者,阳气之动者也,春夏则发,秋冬则藏,故候书者亡不司。

天开縣物,①地动坼绝。山崩及陁,川塞溪坻;②水澹地长,泽竭见象。城郭门闾,润息槁枯;宫庙廊第,人民所次。谣俗车服,观民饮食。五谷草木,观其所属。仓府厩库,四通之路。六畜禽兽,所产去就;鱼鳖鸟鼠,观其所处。鬼哭若呼,与人逢遘。讹言,诚然。

①孟康曰:"谓天裂而见物象也。天开示縣象。"

②孟康曰:"坻音罗旌,谓溪坻崩也。"苏林曰:"坻音伏。伏流也。"如淳曰:"坻,填塞不通也。"

凡候岁美恶,谨候岁始。岁始或冬至日,产气始萌。腊明日,人众卒岁,壹会饮食,发阳气,故曰初岁。正月旦,王者岁首;立春,四时之始也。四始者,候之日。

而汉魏鲜集腊明正月旦决八风。①风从南,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叔为,②小雨,趣兵;北方,为中岁;东北,为上岁;③东方,大水;东南,民有疾疫,岁恶。故八风各与其冲对,课多者为胜。多胜少,久胜亟,疾胜徐。旦至食,为麦;食至日跌,为(疾)〔稷〕;[16]跌至晡,

为黍;晡至下晡,为叔;下晡至日入,为麻。欲终日有云,有风,有日,当其时,深而多实;亡云,有风日,当其时,浅而少实;有云风,亡日,当其时,深而少实;有日,亡云,不风,当其时者稼有败。如食顷,小败;孰五斗米顷,大败。风复起,有云,其稼复起。各以其时用云色占种所宜。雨雪,寒,岁恶。

①孟康曰:"魏鲜,人姓名,作占候者也。"

②孟康曰:"戎叔,胡豆也。为,成也。"

③韦昭曰:"上岁,大穰。"

是日光明,听都邑人民之声。声宫,则岁美,吉;商,有兵;徵,旱;羽,水;角,岁恶。

或从正月旦比数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极;① 过之,不占。数至十二日,直其月,占水旱。② 为其环域千里内占,即为天下候,竟正月。③ 月所离列宿,日、风、云,占其国。然必察太岁所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此其大经也。

①孟康曰:"正月一日雨而民有一升之食,二日雨民有二升之食,如此至七日已来验也。"

②孟康曰:"一日雨,正月水也。"

③孟康曰:"月三十日周天历二十八宿,然后可占天下。"

正月上甲,风从东方来,宜蚕;从西方来,若旦有黄云,恶。

冬至短极,縣土炭,① 炭动,麋鹿解角,兰根出,泉水踊,略以知日至,要决晷景。

①孟康曰:"先冬至三日,縣土炭于衡两端,轻重适均,冬至而阳气至则炭重,夏至阴气至则土重。"晋灼曰:"蔡邕历律记'候钟律权土炭,冬至阳气应黄钟通,土炭轻而衡仰,夏至阴气应蕤宾通,土炭重而衡低。进退先后,五日之中'。"

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年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见，夜常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者各一。当是时，祸乱辄应，周室微弱，上下交怨，杀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自是之后，众暴寡，大并小。秦、楚、吴、粤，夷狄也，为强伯。田氏篡齐，三家分晋，并为战国，争于攻取，兵革递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愁苦，臣主共忧患，其察机祥候星气尤急。[1]近世十二诸侯七国相王，言从横者继踵，而占天文者因时务论书传，故其占验鳞杂米盐，亡可录者。

①如淳曰："吕氏春秋'荆人鬼、越人机'，今之巫祝祷祠淫祀之比也。"晋灼曰："机音珠玑之玑。"

周卒为秦所灭。始皇之时，十五年间彗星四见，久者八十日，长或竟天。后秦遂以兵内兼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又荧惑守心，及天市芒角，色赤如鸡血。始皇既死，適庶相杀，二世即位，残骨肉，戮将相，太白再经天。因以张楚并兴，兵相跲籍，[1]秦遂以亡。

①苏林曰："跲音台，登蹑也，或作蹈。"

项羽救钜鹿，枉矢西流。枉矢所触，天下之所伐射，灭亡象也。物莫直于矢，今蛇行不能直而枉者，执矢者亦不正。以象项羽执政乱也。羽遂合从，坑秦人，屠咸阳。凡枉矢之流，以乱伐乱也。

汉元年十月，五星聚于东井，以历推之，从岁星也。[1]此高皇帝受命之符也。故客谓张耳曰："东(并)〔井〕秦地，[17]汉王入秦，五星从岁星聚，当以义取天下。"秦王子婴降于枳道，汉王以属吏，宝器妇女亡所取，闭宫封门，还军次于霸上，以候诸侯。与秦民约法三章，民亡不归心者，可谓能行义矣，天之所予也。五年遂定天下，即帝位。此明岁星之崇义，东井为秦之地明效也。

①李奇曰："岁星得其正度，其四星随比常正行，故曰从也。"孟康曰："岁星先至，先至为主也。"

三年秋，太白出西方，有光几中，[1]乍北乍南，过期乃入。辰星出四孟。[2]是时，项羽为楚王，而汉已定三秦，与相距荥阳。太白出西方，有

光几中,是秦地战将胜,而汉国将兴也。辰星出四孟,易主之表也。后二年,汉灭楚。

①晋灼曰:"几中,近逾身。"

②韦昭曰:"法当出四仲,出四孟,为易主之象也。"

七年,月晕,围参、毕七重。占曰:"毕、昴间,天街也;街北,胡也;街南,中国也。昴为匈奴,参为赵,毕为边兵。"是岁高皇帝自将兵击匈奴,至平城,为冒顿单于所围,七日乃解。

十二年春,荧惑守心。①四月,宫车晏驾。②

①李奇曰:"心为天王也。"

②应劭曰:"天子当晨起早作,而方崩殒,故称晏驾云。"韦昭曰:"凡初崩为晏驾者,臣子之心,犹(为)〔谓〕宫车当驾而出耳。"[18]

孝惠二年,天开东北,广十馀丈,长二十馀丈。地动,阴有馀;天裂,阳不足:皆下盛强将害上之变也。其后有吕氏之乱。

孝文后二年正月壬寅,天槖夕出西南。①占曰:"为兵丧乱。"其六年十一月,匈奴入上郡、云中,汉起三军以卫京师。其四月乙巳,水、木、火三合于东井。占曰:"外内有兵与丧,改立王公。东井,秦也。"八月,天狗下梁野,是岁诛反者周殷长安市。其七年六月,文帝崩。其十一月戊戌,土、水合于危。占曰:"为雍沮,所当之国不可举事用兵,必受其殃。一曰将覆军。危,齐也。"其七月,火东行,行毕阳,环毕东北,出而西,逆行至昴,即南乃东行。占曰:"为丧死寇乱。毕、昴,赵也。"

①孟康曰:"岁星之精。"

孝景元年正月癸酉,金、水合于婺女。占曰:"为变谋,为兵忧。婺女,粤也,又为齐。"其七月乙丑,金、木、水三合于张。占曰:"外内有兵与丧,改立王公。张,周地,今之河南也,又为楚。"其二年七月丙子,火与水晨出东方,因守斗。占曰:"其国绝祀。"至其十二月,水、火合于斗。占曰:"为淬,不可举事用兵,必受其殃。"一曰:"为北军,用兵举事大败。斗,吴也,又为粤。"是岁彗星出西南。其三月,立六皇子为王,〔王〕淮

阳、[19]汝南、河间、临江、长沙、广川。其三年，吴、楚、胶西、胶东、淄川、济南、赵七国反。吴、楚兵先至攻梁，胶西、胶东、淄川三国攻围齐。汉遣大将军周亚夫等戍止河南，以候吴楚之敝，遂败之。吴王亡走粤，粤攻而杀之。平阳侯败三国之师于齐，咸伏其辜，齐王自杀。汉兵以水攻赵城，城坏，王自杀。六月，立皇子二人、楚元王子一人为王，王胶西、中山、楚。徙济北为淄川王，淮阳为鲁王，汝南为江都王。七月，兵罢。天狗下，占为："破军杀将。狗又守御类也，天狗所降，以戒守御。"吴、楚攻梁，梁坚城守，遂伏尸流血其下。

三年，填星在娄，几入，还居奎。奎，鲁也。占曰："其国得地为得填。"是岁鲁为国。

四年七月癸未，火入东井，行阴，又以九月己未入舆鬼，戊寅出。占曰："为诛罚，又为火灾。"后二年，有栗氏事。其后未央东阙灾。

中元年，填星当在觜觿、参，去居东井。占曰："亡地，不乃有女忧。"其(三)〔二〕年正月丁亥，[20]金、木合于觜觿，为白衣之会。三月丁酉，彗星夜见西北，色白，长丈，在觜觿，且去益小，十五日不见。占曰："必有破国乱君，伏死其辜。觜觿，梁也。"其五月甲午，金、木俱在东井。(戉)〔戊戌〕，金去木留，[21]守之二十日。占曰："伤成于戉。木为诸侯，诛将行于诸侯也。"其六月壬戌，蓬星见西南，在房南，去房可二丈，大如二斗器，色白；癸亥，在心东北，可长丈所；甲子，在尾北，可六丈；丁卯，在箕北，近汉，稍小，且去时，大如桃。壬申去，凡十日。占曰："蓬星出，必有乱臣。房、心间，天子宫也。"是时梁王欲为汉嗣，使人杀汉争臣袁盎。汉桉诛梁大臣，斧钺用。梁王恐惧，布车入关，伏斧戉谢罪，然后得免。

中三年十一月庚午夕，金、火合于虚，相去一寸。占曰："为铄，为丧。虚，齐也。"

四年四月丙申，金、木合于东井。占曰："为白衣之会。(非)〔井〕，秦也。"[22]其五年四月乙巳，水、火合于参。占曰："国不吉。参，梁也。"其六年四月，梁孝王死。五月，城阳王、济阴王死。六月，成阳公主死。出入三月，天子四衣白，临邸第。

后元年五月壬午，火、金合于舆鬼之东北，不至柳，出舆鬼北可五寸。占曰："为铄，有丧。舆鬼，秦也。"丙戌，地大动，铃铃然，民大疫死，棺贵，至秋止。

孝武建元三年三月，有星孛于注、张，历太微，干紫宫，至于天汉。春秋"星孛于北斗，齐、(鲁)〔宋〕、晋之君皆将死乱"。[23]今星孛历五宿，其后济东、胶西、江都王皆坐法削黜自杀，淮阳、衡山谋反而诛。

三年四月，有星孛于天纪，至织女。占曰："织女有女变，天纪为地震。"至四年十月而地动，其后陈皇后废。

六年，荧惑守舆鬼。占曰："为火变，有丧。"是岁高园有火灾，窦太后崩。

元光元年六月，客星见于房。占曰："为兵起。"其二年十一月，单于将十万骑入武州，汉遣兵三十馀万以待之。

元光中，天星尽摇，上以问候星者。对曰："星摇者，民劳也。"后伐四夷，百姓劳于兵革。

元鼎五年，太白入于天苑。占曰："将以马起兵也。"一曰："马将以军而死秏。"其后以天马故诛大宛，马大死于军。

元鼎中，荧惑守南斗。占曰："荧惑所守，为乱贼丧兵；守之久，其国绝祀。南斗，越分也。"其后越相吕嘉杀其王及太后，汉兵诛之，灭其国。

元封中，星孛于河戍。占曰："南戍为越门，北戍为胡门。"其后汉兵击拔朝鲜，以为乐浪、玄菟郡。朝鲜在海中，越之象也；居北方，胡之域也。

太初中，星孛于招摇。〔星〕传曰："[24]客星守招摇，蛮夷有乱，民死君。"其后汉兵击大宛，斩其王。招摇，远夷之分也。

孝昭始元中，汉宦者梁成恢及燕王候星者吴莫如见蓬星出西方天市东门，行过河鼓，入营室中。恢曰："蓬星出六十日，不出三年，下有乱臣戮死于市。"后太白出西方，下行一舍，复上行二舍而下去。太白主兵，上复下，将有戮死者。后太白出东方，入咸池，东下入东井。人臣不忠，有谋上者。后太白入太微西藩第一星，北出东藩第一星，北东下去。

太微者，天廷也，太白行其中，宫门当闭，大将被甲兵，邪臣伏诛。荧惑在娄，逆行至奎，法曰"当有兵"。后太白入昴。莫如曰："蓬星出西方，当有大臣戮死者。太白星入东井、太微廷，出东门，汉有死将。"后荧惑出东方，守太白。兵当起，主人不胜。后流星下燕万载宫极，东去，①法曰"国恐，有诛"。其后左将军桀、票骑将军安与长公主、燕刺王谋乱，咸伏其辜。兵诛乌桓。

①李奇曰："极，屋梁也，三辅间名为极。或曰，极，栋也，三辅间名栋为极。寻栋东去也。(廷)〔延〕笃谓之堂前阑楯也。"[25]

元凤四年九月，客星在紫宫中斗枢极间。占曰："为兵。"其五年六月，发三辅郡国少年诣北军。五年四月，烛星见奎、娄间。占曰"有土功，胡人死，边城和。"其六年正月，筑辽东、玄菟城。二月，度辽将军范明友击乌桓还。

元平元年正月庚子，日出时有黑云，状如(焱)〔猋〕风乱髯，①[26]转出西北，东南行，转而西，有顷亡。占曰："有云如众风，是谓风师，法有大兵。"其后兵起乌孙，五将征匈奴。

①〔师古曰〕："音舜。"[27]

二月甲申，晨有大星如月，有众星随而西行。乙酉，牂云如狗，赤色，长尾三枚，夹汉西行。大星如月，大臣之象，众星随之，众皆随从也。天文以东行为顺，西行为逆，此大臣欲行权以安社稷。占曰："太白散为天狗，为卒起。卒起见，祸无时，臣运柄。牂云为乱君。"到其四月，昌邑王贺行淫辟，立二十七日，大将军霍光白皇太后废贺。

三月丙戌，流星出翼、轸东北，干太微，入紫宫。始出小，且入大，有光。入有顷，声如雷，三鸣止。占曰："流星入紫宫，天下大凶。"其四月癸未，宫车晏驾。

孝宣本始元年四月壬戌甲夜，辰星与参出西方。其二年七月辛亥夕，辰星与翼出，皆为蚤。占曰："大臣诛。"其后荧惑守房之钩钤。钩钤，天子之御也。① 占曰："不太仆，则奉车，不黜即死也。房、心，天子宫

也。房为将相,心为子属也。其地宋,今楚彭城也。”四年七月甲辰,辰星在翼,月犯之。占曰:“兵起,上卿死将相也。”是日,荧惑入舆鬼天质。占曰:“大臣有诛者,名曰天贼在大人之侧。”

①晋灼曰:“上言房为天驷,其阴右骖,旁有二星曰钤,故曰天子御也。”

地节元年正月戊午乙夜,月食荧惑,①荧惑在角、亢。占曰:“忧在宫中,非贼而盗也。有内乱,谗臣在旁。”其辛酉,荧惑入氐中。氐,天子之宫,荧惑入之,有贼臣。其六月戊戌甲夜,客星又居左右角间,东南指,长可二尺,色白。占曰:“有奸人在宫廷间。”其丙寅,又有客星见贯索东北,南行,至七月癸酉夜入天市,芒炎东南指,其色白。占曰:“有戮卿。”一曰:“有戮王。期皆一年,远二年。”是时,楚王延寿谋逆自杀。四年,故大将军霍光夫人显、将军霍禹、范明友、奉车霍山及诸昆弟宾婚为侍中、诸曹、九卿、郡守皆谋反,咸伏其辜。

①孟康曰:“凡星入月,见月中,为星食月;月奄星,星灭,为月食星。”

黄龙元年三月,客星居王梁东北可九尺,长丈馀,西指,出阁道间,至紫宫。其十二月,宫车宴驾。

元帝初元元年四月,客星大如瓜,色青白,在南斗第二星东可四尺。占曰:“为水饥。”其五月,勃海水大溢。六月,关东大饥,民多饿死,琅邪郡人相食。

二年五月,客星见昴分,居卷舌东可五尺,青白色,炎长三寸。占曰:“天下有妄言者。”其十二月,钜鹿都尉谢君男诈为神人,论死,父免官。①

①孟康曰:“姓谢,名君。男者儿也,不记其名,直言男耳。”

五年四月,彗星出西北,赤黄色,长八尺所,后数日长丈馀,东北指,在参分。后二岁馀,西羌反。

孝成建始元年九月戊子,有流星出文昌,色白,光烛地,长可四丈,大一围,动摇如龙蛇形。有顷,长可五六丈,大四围所,诎折委曲,贯紫宫西,在斗西北子亥间。后诎如环,北方不合,留一(合)〔刻〕所。[28]占

曰:"文昌为上将贵相。"是时帝舅王凤为大将军,其后宣帝舅子王商为丞相,皆贵重任政。凤妒商,谮而罢之。商自杀,亲属皆废黜。

四年七月,荧惑隃岁星,居其东北半寸所如连李。时岁星在关星西四尺所,荧惑初从毕口大星东东北往,数日至,往疾去迟。占曰:"荧惑与岁星斗,有病君饥岁。"至河平元年三月,旱,伤麦,民食榆皮。二年十二月壬申,太皇太后避时昆明东观。①

①如淳曰:"食货志武帝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或曰,即病谢君男,故避其时。"

十一月乙卯,月食填星,星不见,时在舆鬼西北八九尺所。占曰:"月食填星,流民千里。"河平元年三月,流民入函谷关。

河平二年十月下旬,填星在东井轩辕南耑大星尺馀,岁星在其西北尺所,荧惑在其西北二尺所,皆从西方来。填星贯舆鬼,先到岁星次,荧惑亦贯舆鬼。十一月上旬,岁星、荧惑西去填星,皆西北逆行。占曰:"三星若合,是谓惊位,是谓绝行,外内有兵与丧,改立王公。"其十一月丁巳,夜郎王歆大逆不道,牂柯太守立捕杀歆。三年九月甲戌,东郡庄平男子侯母辟兄弟五人群党为盗,攻燔官寺,缚县长吏,盗取印绶,自称将军。三月辛卯,左将军千秋卒,右将军史丹为左将军。四年四月戊申,梁王贺薨。

阳朔元年七月壬子,月犯心星。占曰:"其国有忧,若有大丧。房、心为宋,今楚地。"十一月辛未,楚王友薨。

四年闰月庚午,飞星大如缶,出西南,入斗下。占曰:"汉使匈奴。"明年,鸿嘉元年正月,匈奴单于雕陶莫皋死。五月甲午,遣中郎将杨兴使吊。

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东方有赤色,大三四围,长二三丈,索索如树,南方有大四五围,下行十馀丈,皆不至地灭。占曰:"东方客之变气,状如树木,以此知四方欲动者。"明年十二月己卯,尉氏男子樊並等谋反,贼杀陈留太守严普及吏民,出囚徒,取库兵,劫略令丞,自称将军,皆诛死。庚子,山阳铁官亡徒苏令等杀伤吏民,篡出囚徒,取库兵,聚党数

百人为大贼,逾年经历郡国四十馀。一日有两气同时起,并见,而並、令等同月俱发也。

元延元年四月丁酉日铺时,天晦晏,殷殷如雷声,有流星头大如缶,长十馀丈,皎然赤白色,从日下东南去。四面或大如盂,或如鸡子,耀耀如雨下,至昏止。郡国皆言星陨。春秋星陨如雨为王者失势诸侯起伯之异也。其后王莽遂簒国柄。王氏之兴萌於成帝〔时〕,[29]是以有星陨之变。后莽遂篡国。

绥和元年正月辛未,有流星从东南入北斗,长数十丈,二刻所息。占曰:"大臣有系者。"其年十一月庚子,定陵侯淳于长坐执左道下狱死。

二年春,荧惑守心。二月乙丑,丞相翟方进欲塞灾异,自杀。(二)〔三〕月丙戌,[30]宫车晏驾。

哀帝建平元年正月丁未日出时,有著天白气,广如一匹布,长十馀丈,西南行,谨如雷,西南行一刻而止,名曰天狗。传曰:"言之不从,则有犬祸诗妖。"到其四年正月、二月、三月,民相惊动,谨哗奔走,传行诏筹祠西王母,又曰"从目人当来"。十二月,白气出西南,从地上至天,出参下,贯天厕,广如一匹布,长十馀丈,十馀日去。占曰:"天子有阴病。"其三年十一月壬子,太皇太后诏曰:"皇帝宽仁孝顺,奉承圣绪,靡有解怠,而久病未瘳。夙夜惟思,殆继体之君不宜改作。春秋大复古,其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如故。"

二年二月,彗星出牵牛七十馀日。传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牵牛,日、月、五星所从起,历数之元,三正之始。彗而出之,改更之象也。其出久者,为其事大也。"其六月甲子,夏贺良等建言当改元易号,增漏刻。诏书改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31]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刻漏以百二十为度。八月丁巳,悉复蠲除之,贺良及党与皆伏诛流放。其后卒有王莽篡国之祸。

元寿元年十一月,岁星入太微,逆行干右执法。占曰:"大臣有忧,执法者诛,若有罪。"二年十月戊寅,高安侯董贤免大司马位,归第自杀。

【校勘记】

〔1〕 (皆)〔晕〕,日旁气也。 殿本考证说,"晕"监本讹"皆",从宋本改。按景祐、汲古、局本都作"皆",文义为长,但史记天官书"日月晕适"句裴骃集解引作"晕",则不得作"皆"。

〔2〕 凡气(食)〔在〕日上为冠为戴, 景祐、殿本都作"在"。朱一新说作"在"是。

〔3〕 馀三星后(官)〔宫〕之属也。 景祐、殿本都作"宫"。朱一新说作"宫"是。

〔4〕 火犯守角,则有(载)〔战〕。 景祐、殿本都作"战"。王先谦说作"战"是。

〔5〕 荧惑为乱为(成)〔贼〕, 景祐、殿、局本都作"贼"。朱一新说作"贼"是。

〔6〕 名曰(牡)〔牝〕牡, 景祐、殿本都作"牝",注同。朱一新说作"牝"是。

〔7〕 其国(必)〔皆〕亡: 景祐、殿本都作"皆"。

〔8〕 (尔雅作作矗) 王先谦说"尔雅"五字汉书无此例,非班自注,盖校书者误加之。

〔9〕 (共)〔其〕下止地,类狗。 景祐、殿、局本都作"其"。王先谦说作"其"是。

〔10〕 怒当(首)〔言〕帑。 景祐、殿本都作"言"。

〔11〕 (日)〔月〕出房北, 景祐、殿本都作"月"。王先谦说作"月"是。

〔12〕 见半日以上,功(太)〔大〕。 沈钦韩说"大"误为"太"。按景祐、殿、局本都作"大"。

〔13〕 云气有(战)〔兽〕居上者,胜。 王念孙说"战"当依天官书作"兽"。按殿本作"兽"。

〔14〕 (锐)钩云句曲。 王先谦说"锐"字衍,天官书、晋、隋志皆无。

〔15〕 兵必起,(占)〔合〕斗其直。 王先谦说天官书"占"作"合"是。

〔16〕 食至日跌,为(疾)〔稷〕, 景祐、殿本都作"稷"。朱一新说作"稷"是。

〔17〕 东(并)〔并〕秦地, 景祐、殿、局本都作"并"。王先谦说作"并"是。

〔18〕 臣子之心,犹(为)〔谓〕宫车当驾而出耳。 景祐、殿本都作"谓"。

〔19〕 立六皇子为王,〔王〕淮阳 "王"字原缺,据景祐、殿、局本补。

〔20〕 其(三)〔二〕年正月丁亥， 王念孙说中三年在下文，则此“三年”当作“二年”。

〔21〕 (戊)〔戊戌〕，金去木留， 殿本作〔戊戌〕。朱一新说作“戊戌”是，自甲午至戊戌凡五日。

〔22〕 (非)〔井〕，秦也。 景祐、殿本都作“井”。

〔23〕 齐、(鲁)〔宋〕、晋之君皆将死乱。 王先慎说“鲁”为“宋”字之误。按左传文十四年作“宋、齐、晋之君”。

〔24〕 〔星〕传曰： 朱一新说汪本有“星”字，此脱。按景祐、殿本都有“星”字。

〔25〕 (廷)〔延〕笃谓之堂前阑楯也。 景祐、殿本都作“延”。朱一新说作“延”是。

〔26〕 状如(猋)〔猋〕风乱鬐， 王先谦说当从三“犬”。“猋”，“飙”之通借字。

〔27〕 〔师古曰〕：音舜。 叶德辉说疑此音上夺“师古曰”三字。

〔28〕 留一(合)〔刻〕所。 景祐、殿本都作“刻”。朱一新说作“刻”是。

〔29〕 王氏之兴萌于成帝〔时〕， 景祐、殿本都有“时”字。

〔30〕 (二)〔三〕月丙戌， 景祐、殿本都作“三”。朱一新说作“三”是。

〔31〕 诏书改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 景祐、殿本都无“元将”二字，通鉴亦无。

汉书卷二十七上

五行志第七上

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雒出书,圣人则之。"① 刘歆以为虙羲氏继天而王,② 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③ 禹治洪水,赐雒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④ 圣人行其道而宝其真。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师位而典之。⑤ 周既克殷,以箕子归,武王亲虚己而问焉。故经曰:"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⑥ 王乃言曰:'乌呼,箕子! 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逌叙。'⑦ 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⑧ 帝乃震怒,弗畀洪范九畴,彝伦逌斁。⑨ 鲧则殛死,禹乃嗣兴,[10] 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逌叙。'"⑪ 此武王问雒书于箕子,箕子对禹得雒书之意也。

①师古曰:"上系之辞也。则,效也。"

②师古曰:"虙读与伏同。"

③师古曰:"放效河图而画八卦也。"

④师古曰:"取法雒书而陈洪范也。"

⑤师古曰:"父师,即太师,殷之三公也。箕子,纣之诸父而为太师,故曰父师。"

⑥师古曰:"祀,年也。商曰祀。自此以下皆周书洪范之文。"

⑦服虔曰:"骘音陟也。"应劭曰:"阴,覆也。陟,升也。相,助也。协,和也。伦,理也。攸,所也。言天覆下民,王者当助天居,我不知居天常理所次序也。"师古曰:"骘音质。骘,定也。协,和也。天不言而默定下人,助合其居。"

⑧应劭曰:“埋,塞也。汩,乱也。水性流行,而鲧障塞之,失其本性,其馀所陈列皆乱,故曰乱陈五行也。”师古曰:“汩音骨。”

⑨师古曰:“帝谓上帝,即天也。震,动也。畀,与也。畴,类也。九类即九章也。敹,败也,音丁故反。”

⑩师古曰:“殛,诛也,见(殛)〔诛〕而死。[1]殛音居力反。”

⑪师古曰:“自此以上,洪范之文。”

“初一曰五行;①次二曰羞用五事;②次三曰农用八政;③次四曰叶用五纪;④次五曰建用皇极;⑤次六曰艾用三德;⑥次七曰明用稽疑;⑦次八曰念用庶征;⑧次九曰向用五福,畏用六极。”⑨凡此六十五字,皆雒书本文,所谓天乃锡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以为河图、雒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⑩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粲然著矣。

①师古曰:“谓之行者,言顺天行气。”

②师古曰:“羞,进也。”

③张晏曰:“农,食之本,食为八政首,故以农为名也。”师古曰:“此说非也。农,厚也。羞用义例皆同,非田农之义也。”

④应劭曰:“叶,合也,合成五行,为之条纪也。”师古曰:“叶读曰叶,和也。”

⑤应劭曰:“皇,大;极,中也。”

⑥应劭曰:“艾,治也。治大中之道用三德也。”师古曰:“艾读曰乂。”

⑦应劭曰:“疑事明考之于蓍龟。”

⑧师古曰:“念,思也。庶,众也。征,应也。”

⑨应劭曰:“天所以向乐人,用五福;所以畏惧人,用六极。”

10师古曰:“演,广也,更广其文也。演音弋善反。”

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穀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1]与仲舒错。[2]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是以撼仲舒,别向、歆,[3]传载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所陈行

事,④讫于王莽,举十二世,以傅春秋,著于篇。⑤

①师古曰:"颇,古文祸字。以洪范义传而说之。传字或作傅,读曰附,谓附著。"

②师古曰:"错,互不同也。"

③师古曰:"揽字与揽同,谓引取之。揽音来敢反。"

④师古曰:"睦音息规反。说在睦孟传。"

⑤师古曰:"傅读曰附,谓比附其事。"

经曰:"初一曰五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①木曰曲直,②金曰从革,③土爱稼穑。"④

①师古曰:"皆水火自然之性也。"

②师古曰:"言可揉而曲,可矫而直。"

③张晏曰:"革,更也,可更销铸也。"

④师古曰:"爱亦曰也。一说爱,于也,可于其上稼穑也。种之曰稼。收聚曰穑。"

传曰:"田猎不宿,①饮食不享,②出入不节,夺民农时,及有奸谋,③则木不曲直。"

①服虔曰:"不得其时也。或曰,不豫戒曰不宿,不戒以其时也。"

②师古曰:"不行享献之礼也。"

③李奇曰:"奸谋,增赋履亩之事也。"臣瓒曰:"奸谋,邪谋也。"师古曰:"即下所谓作为奸诈以夺农时。李说是。"

说曰:木,东方也。于易,地上之木为观。①其于王事,威仪容貌亦可观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②登车有和鸾之节,③田狩有三驱之制,④饮食有享献之礼,⑤出入有名,使民以时,务在劝农桑,谋在安百姓:如此,则木得其性矣。若乃田猎驰骋不反宫室,饮食沈湎不顾法度,⑥妄兴繇役以夺民时,作为奸诈以伤民财,则木失其性矣。盖工匠之为轮矢者多伤败,⑦及木为变怪,⑧是为木不曲直。

①师古曰:“坤下巽上,观。巽为木,故云地上之木也。”

②师古曰:“玉佩上有双衡,下有双璜,琚瑀以杂之,(衡)〔衝〕牙(玭)〔蚍〕珠以纳其间。[2]右徵角而左宫羽,进则掩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焉。是为行步之节度也。璜音黄。琚音居。瑀音禹。蚍音步千反。”

③师古曰:“和,铃也,以金为之,施于衡上。鸾亦以金为鸾鸟而衔铃焉,施于镳上。动皆有声,以为舒疾之(疾)〔节〕也。”[3]

④师古曰:“谓田猎三驱也。三驱之礼,一为乾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也。”

⑤师古曰:“以礼饮食谓之享,进爵于前谓之献。”

⑥师古曰:“沈湎,谓溺于酒食。湎音弥善反。”

⑦如淳曰:“揉轮不曲,矫矢不直也。”

⑧臣瓒曰:“梓柱更生及变为人形是也。”

春秋成公十六年“正月,雨,木冰”。刘歆以为上阳施不下通,下阴施不上达,故雨,而木为之冰,雰气寒,①木不曲直也。刘向以为冰者阴之盛而水滞者也,木者少阳,贵臣卿大夫之象也。此人将有害,则阴气(协)〔胁〕木,[4]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时叔孙乔如出奔,公子偃诛死。②一曰,时晋执季孙行父,又执公,此执辱之异。③或曰,今之长老名木冰为“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是岁晋有鄢陵之战,楚王伤目而败。④属常雨也。

①师古曰:“雰音纷。”

②师古曰:“叔孙乔如,叔孙宣伯也,通于宣公夫人穆姜,谋欲作乱,不克而出奔齐。公子偃,宣公庶子,成公弟也,豫乔如之谋,故见诛。事并在十六年冬。”

③师古曰:“行父,季文子也。十六年秋,公会晋侯于沙随,晋受乔如之谮而止公。是年九月,又信乔如之谮而执行父也。”

④师古曰:“晋楚战于鄢陵,吕锜射恭王中目。鄢陵,郑地。”

传曰:“弃法律,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则火不炎上。”

说曰:火,南方,扬光辉为明者也。其于王者,南面鄉明而治。[①]书云:"知人则悊,能官人。"[②]故尧舜举群贤而命之朝,[③]远四佞而放诸墜。[④]孔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明矣。"[⑤]贤佞分别,官人有序,帅由旧章,[⑥]敬重功勋,殊别適庶,[⑦]如此则火得其性矣。若乃信道不笃,[⑧]或耀虚伪,谗夫昌,邪胜正,则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滥炎妄起,[⑨]灾宗庙,烧宫馆,虽兴师众,弗能救也,是为火不炎上。

①师古曰:"鄉读曰向。"

②师古曰:"虞书咎繇谟之辞。悊,智也。能知其材则能官之,所以为智也。"

③师古曰:"谓稷、卨以下。"

④师古曰:"四佞,即四凶也。远,离也。墜,古野字。"

⑤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浸润,言积渐也。肤受,谓初入皮肤以至骨髓也。"

⑥师古曰:"帅,循也。由,从也,用也。"

⑦师古曰:"適读曰嫡。"

⑧师古曰:"笃,厚也。"

⑨师古曰:"炎读曰焰。"

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廪灾"。董仲舒以为先是四国共伐鲁,大破之于龙门。[①]百姓伤者未瘳,怨咎未复,而君臣俱惰,内怠政事,外侮四邻,非能保守宗庙终其天年者也,故天灾御廪以戒之。刘向以为御廪,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臧以奉宗庙者也,[②]时夫人有淫行,[③]挟逆心,[④]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庙。桓不寤,与夫人俱会齐,[⑤]夫人谮桓公于齐侯,[⑥]齐侯杀桓公。[⑦]刘歆以为御廪,公所亲耕籍田以奉粢盛者也,[⑧]弃法度亡礼之应也。

①韦昭曰:"鲁郭门。"

②师古曰:"一娶九女,正嫡一人,馀者妾也,故云八妾。"

③师古曰:"谓通于齐侯。"

④师古曰:"谓欲弒桓公。"

⑤师古曰:"十八年春,公会齐侯于泺,公与夫人姜氏遂如齐也。"

⑥师古曰:"言世子同非吾子,齐侯之子。"

⑦师古曰:"齐侯享公,公醉,使公子彭生乘公,拉其幹而杀之。公薨于车。"

⑧师古曰:"黍稷曰粢,在器曰盛也。"

严公二十年"夏,齐大灾"。① 刘向以为齐桓好色,听女口,以妾为妻,適庶数更,② 故致(太)〔大〕灾。[5] 桓公不寤,及死,適庶分争,九月不得葬。③ 公羊传曰,大灾,疫也。董仲舒以为鲁夫人淫于齐,齐桓姊妹不嫁者七人。国君,民之父母;夫妇,生化之本。本伤则末夭,故天灾所予也。④

①师古曰:"严公,谓庄公也,避明帝讳,故改曰严。凡汉书载谥姓为严者,皆类此。"

②师古曰:"更,改也。桓公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无子。而桓公好内多宠,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长卫姬,生公子无亏,即武孟也;少卫姬,生惠公;郑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华子生公子雍。公与管仲属孝公于宋襄公,以为太子。易牙有宠于卫恭姬,因寺人貂以荐羞于公,请立武孟。公许之。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適读曰嫡,下亦同。数音所角反。"

③师古曰:"鲁僖十七年,齐桓公卒,易牙入,因内宠以杀群吏,立无亏。孝公奔宋。十八年,齐立孝公,不胜(曰)〔四〕公子之徒,[6] 遂与宋人战,败齐师于甗,立孝公而还。八月,葬桓公,是为过于九月乃得葬也。"

④李奇曰:"以为疫杀其民人。"

釐公二十年"五月(己酉)〔乙巳〕,西宫灾"。①[7] 穀梁以为愍公宫也,以谥言之则若疏,故谓之西宫。刘向以为釐立妾母为夫人以入宗庙,② 故天灾愍宫,若曰,去其卑而亲者,将害宗庙之正礼。③ 董仲舒以为釐娶于楚,而齐媵之,胁公使立以为夫人。④ 西宫者,小寝,夫人之居也。若曰,妾何为此宫! 诛去之意也。以天灾之,故大之曰西宫也。左氏以为西宫者,公宫也。言西,知有东。东宫,太子所居。言宫,举区皆灾也。"

①师古曰:"釐读曰僖。后皆类此。"

②师古曰:"僖公之母,谓成风也。本非正嫡,僖既为君,而母遂同夫人礼。文四年经书'夫人风氏薨',五年'王使荣叔归含且赗',是也。"

③师古曰:"愍公于僖公为弟,故云卑。"

④师古曰:"僖公初聘楚女为嫡,齐女为媵。时齐先致其女,胁鲁使立为夫人。事见公羊、穀梁传。"

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①]榭者,所以臧乐器,宣其名也。董仲舒、刘向以为十五年王札子杀召伯、毛伯,[②]天子不能诛。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礼乐为而臧之?左氏经曰:"成周宣榭火,人火也。人火曰火,天火曰灾。"榭者,讲武之坐屋。

①师古曰:"公羊经也。成周,洛阳也。"

②师古曰:"王札子即王子捷也。召伯、毛伯,周二大夫也。召读曰邵。后皆类此。"

成公三年"二月甲子,新宫灾"。穀梁以为宣宫,不言谥,恭也。刘向以为时鲁三桓子孙始执国政,宣公欲诛之,恐不能,使大夫公孙归父如晋谋。未反,宣公死。三家谮归父于成公。成公父丧未葬,听谗而逐其父之臣,使奔齐,[①]故天灾宣宫,明不用父命之象也。一曰,三家亲而亡礼,犹宣公杀子赤而立。[②]亡礼而亲,天灾宣庙,欲示去三家也。董仲舒以为成居丧亡哀戚心,数兴兵战伐,[③]故天灾其父庙,示失子道,不能奉宗庙也。一曰,宣杀君而立,不当列于群祖也。

①师古曰:"三桓,谓孟孙、叔孙、季孙三家,俱出桓公之子也。公孙归父,东门襄仲之子也。归父欲去三桓以张公室,与宣公谋,而聘于晋,欲以晋人去之。而宣公薨,成公即位,季文子及臧宣叔乃逐东门氏。归父还,复命于介,遂出奔齐。"

②师古曰:"赤,文公太子,即子恶也。宣公,文公之庶子,襄仲杀赤而立宣公。"

③师古曰:"谓元年作丘甲,二年季孙行父帅师会晋郤克及齐侯战于鞌,三年

叔孙侨如帅师围棘。”

襄公九年“春,宋灾”。刘向以为先是宋公听谗,逐其大夫华弱,出奔鲁。[①]左氏传曰,宋灾,乐喜为司城,[②]先使火所未至彻小屋,[③]涂大屋,[④]陈畚挶,[⑤]具绠缶,[⑥]备水器,[⑦]畜水潦,积土涂,[⑧]缮守备,[⑨]表火道,[⑩]储正徒。[⑪]郊保之民,使奔火所。[⑫]又饬众官,各慎其职。[⑬]晋侯闻之,问士弱曰:[⑭]“宋灾,于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对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咮,以出入火。[⑮]是故咮为鹑火,心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阅其祸败之衅必始于火,是以知有天道。”公曰:“可必乎?”对曰:“在道。国乱亡象,不可知也。”[⑯]说曰:古之火正,谓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东方,而咮、七星、鸟首正在南方,则用火;季秋,星入,则止火,以顺天时,救民疾。帝喾则有祝融,尧时有阏伯,民赖其德,死则以为火祖,配祭火星,故曰“或食于心,或食于咮也”。相土,商祖契之曾孙,[⑰]代阏伯后主火星。宋,其后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灾。贤君见变,能修道以除凶;乱君亡象,天不谴告,故不可必也。

①师古曰:“华弱,华耦之孙也,与乐辔少相狎,长相优,又相谤。辔以弓梏弱于朝,宋平公怒,逐之,遂来奔。事在襄六年。”

②师古曰:“司城,本司空,避武公之讳,故改其官为司城。”

③师古曰:“恐火及之,故彻去。”

④师古曰:“大屋难彻,故以泥涂之,令火至不可焚。”

⑤应劭曰:“畚,草笼也,读与本同。挶,所以舆土也。”师古曰:“挶音居玉反。”

⑥师古曰:“绠,汲索也。缶即盎也。绠音工杏反。”

⑦师古曰:“莶瓮之属也。许氏说文解字曰‘莶备火,(金)〔今〕之长颈瓶也’。”[8]

⑧师古曰:“潦,行潦也。畜读曰蓄。蓄谓障遏聚之也。涂,泥也。”

⑨师古曰:“缮谓补修之也。修守御之备,恐因火有它故也。”

⑩师古曰:“火之所起之道皆立标记也。”

⑪师古曰:“储,偫也。正徒,役徒也。偫音丈纪反。”

⑫师古曰:“郊保之民,谓郊野之外保聚者也。使奔火所,共救灾也。”

⑬师古曰:“饬读与(赤)〔敕〕同。”[9]

⑭师古曰:“士弱,晋大夫士庄伯。”

⑮师古曰:“咪音竹救反。”

⑯韦昭曰:“大乱之君,天(下)〔不〕复告,[10]故无象。”

⑰师古曰:“契读曰偰,音先列反。字或作卨,其用同耳。据诸典籍,相土即卨之孙,今云曾孙,未详其意。”

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灾”。董仲舒以为伯姬如宋五年,宋恭公卒,①伯姬幽居守节三十馀年,又忧伤国家之患祸,积阴生阳,故火生灾也。刘向以为先是宋公听谗而杀太子痤,②应火不炎上之罚也。

①师古曰:“伯姬,鲁宣公女恭姬也。成九年归于宋,十五年而宋公卒。今云如宋五年,则是转写误。”

②师古曰:“痤,宋平公太子也。寺人惠墙伊戾谮太子,云与楚(各)〔客〕盟,[11]平公杀之。事在襄二十六年。痤音在戈反。”

左氏传昭公六年“六月丙戌,郑灾”。是春三月,郑人铸刑书。士文伯曰:“火见,郑其火乎?①火未出而作火以铸刑器,臧争辟焉。②火而象之,不火何为?”说曰:火星出于周五月,而郑以三月作火铸鼎,刻刑辟书,以为民约,是为刑器争辟。故火星出,与五行之火争明为灾,其象然也,又弃法律之占也。不书于经,时不告鲁也。

①师古曰:“士文伯,晋大夫伯瑕也。”

②师古曰:“著刑于鼎,故称刑器。法设下争,故云争辟。”

九年“夏四月,陈火”。①董仲舒以为陈夏徵舒杀君,楚严王托欲为陈讨贼,陈国辟门而待之,至因灭陈。②陈臣子尤毒恨甚,极阴生阳,故致火灾。刘向以为先是陈侯弟招杀陈太子偃师,③皆外事,不因其宫馆者,略之也。八年十月壬午,楚师灭陈,④春秋不与蛮夷灭中国,故复书陈火也。⑤左氏经曰“陈灾”。传曰“郑裨竈曰:‘五年,陈将复封,⑥封五

十二年而遂亡。'子产问其故,对曰:'陈,水属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陈,逐楚而建陈也。妃以五(陈)〔成〕,[12]故曰五年。岁五及鹑火,而后陈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说曰:颛顼以水王,陈其族也。⑦今兹岁在星纪,后五年在大梁。大梁,昴也。金为水宗,得其宗而昌,故曰"五年陈将复封"。楚之先为火正,故曰"楚所相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阴阳易位,故曰"妃以五成"。然则水之大数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以天一为火二牡,木以天三为土十牡,土以天五为水六牡,火以天七为金四牡,金以天九为木八牡。阳奇为牡,阴耦为妃。⑧故曰"水,火之牡也;火,水妃也"。于易,坎为水,为中男,离为火,为中女,盖取诸此也。自大梁四岁而及鹑火,四周四十八岁,凡五及鹑火,五十二年而陈卒亡。火盛水衰,故曰"天之道也"。哀公十七年七月己卯,楚灭陈。

①师古曰:"公羊(传)〔经〕。"[13]

②师古曰:"夏徵舒,陈卿夏南,即少西氏也。徵舒之母通于灵公,灵公饮酒于夏氏,徵舒射而杀之。楚子为夏氏乱故伐陈,谓陈人无动,将讨于少西氏,遂入陈,杀夏徵舒,辕诸栗门,因县陈。事在宣公十一年。"

③师古曰:"招谓陈哀公之弟。偃师即哀公子也。哀公有废疾,招杀太子而立公子留。事在昭八年。招音韶。"

④师古曰:"庄王初虽县陈,纳申叔时之谏,乃复封陈,至此时陈又为楚灵王所灭。"

⑤师古曰:"九年火时,陈已为楚县,犹追书陈国者,以楚蛮夷,不许其灭中夏之国。"

⑥师古曰:"裨竈,郑大夫。"

⑦师古曰:"陈,舜后也。舜本出颛顼。"

⑧师古曰:"奇音居宜反。"

昭十八年"五月壬午,宋、卫、陈、郑灾'。董仲舒以为象王室将乱,天下莫救,故灾四国,言亡四方也。又宋、卫、陈、郑之君皆荒淫于乐,不

恤国政,与周室同行。阳失节则火灾出,是以同日灾也。刘向以为宋、陈,王者之后,[①] 卫、郑,周同姓也。[②] 时周景王老,刘子、单子事王子猛,[③] 尹氏、召伯、毛伯事王子鼂。[④] 子鼂,楚之出也。[⑤] 及宋、卫、陈、郑亦皆外附于楚,亡尊周室之心。后三年,景王崩,王室乱,故天灾四国。天戒若曰,不救周,反从楚,废世子,立不正,以害王室,明同罪也。

①师古曰:"宋微子启本出殷,陈胡公满有虞苗裔,皆王者之后。"

②师古曰:"卫康叔,文王之子。郑桓公,宣王之弟。"

③师古曰:"刘子,刘献公挚也。单子,穆公旗也。皆周大夫也。猛,景王太子。单音善。"

④师古曰:"尹氏,文公圉也。召伯,庄公奂也。毛伯,毛得也。皆周大夫也。子鼂,景王庶子也。鼂,古朝字。"

⑤师古曰:"姊妹之子曰出。"

定公二年"五月,雉门及两观灾。"[①] 董仲舒、刘向以为此皆奢僭过度者也。先是,季氏逐昭公,昭公死于外。[②] 定公即位,既不能诛季氏,又用其邪说,淫于女乐,而退孔子。[③] 天戒若曰,去高显而奢僭者。一曰,门阙,号令所由出也,今舍大圣而纵有罪,亡以出号令矣。京房易传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烧宫。"

①师古曰:"雉门,公宫南门也。两观谓阙。"

②师古曰:"谓薨于乾侯。"

③师古曰:"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劝定公受之,君臣相与观之,废朝礼三日,孔子乃行。"

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釐宫灾"。董仲舒、刘向以为此二宫不当立,违礼者也。哀公又以季氏之故不用孔子。孔子在陈闻鲁灾,曰:"其桓、釐之宫乎!"以为桓,季氏之所出,釐,使季氏世卿者也。

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灾"。[①] 董仲舒、刘向以为亡国之社,所以为戒也。[②] 天戒若曰,国将危亡,不用戒矣。春秋火灾,屡于定、哀之间,不用圣人而纵骄臣,将以亡国,不明甚也。一曰,天生孔子,非为定、哀也,盖

失礼不明，火灾应之，自然象也。

①师古曰："亳社，殷社也。"

②师古曰："存其社者，欲使君常思敬慎，惧危亡也。"

高后元年五月丙申，赵丛台灾。刘向以为是时吕氏女为赵王后，嫉妒，将为谗口以害赵王。王不寤焉，卒见幽杀。

惠帝四年十月乙亥，未央宫凌室灾；①丙子，织室灾。②刘向以为元年吕太后杀赵王如意，残戮其母戚夫人。是岁十月壬寅，太后立帝姊鲁元公主女为皇后。其乙亥，凌室灾。明日，织室灾。凌室所以供养饮食，织室所以奉宗庙衣服，与春秋御廪同义。天戒若曰，皇后亡奉宗庙之德，将绝祭祀。其后，皇后亡子，后宫美人有男，太后使皇后名之，而杀其母。惠帝崩，嗣子立，有怨言，太后废之，更立吕氏子弘为少帝。赖大臣共诛诸吕而立文帝，惠后幽废。

①师古曰："藏冰之室也。"

②师古曰："织作之室。"

文帝七年六月癸酉，未央宫东阙罘思灾。①刘向以为东阙所以朝诸侯之门也，罘思在其外，诸侯之象也。汉兴，大封诸侯王，连城数十。文帝即位，贾谊等以为违古制度，必将叛逆。先是，济北、淮南王皆谋反，其后吴楚七国举兵而诛。

①师古曰："罘思，阙之屏也。解具在文纪。"

景帝中五年八月己酉，未央宫东阙灾。先是，栗太子废为临江王，①以罪征诣中尉，自杀。丞相条侯周亚夫以不合旨称疾免，后二年下狱死。

①师古曰："景帝太子，栗姬所生，谓之栗太子。"

武帝建元六年六月丁酉，辽东高庙灾。四月壬子，高园便殿火。董仲舒对曰："春秋之道举往以明来，是故天下有物，视春秋所举与同比者，①精微眇以存其意，通伦类以贯其理，天地之变，国家之事，粲然皆

见,亡所疑矣。按春秋鲁定公、哀公时,季氏之恶已孰,[②]而孔子之圣方盛。夫以盛圣而易孰恶,季孙虽重,鲁君虽轻,其势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两观灾。两观,僭礼之物,[③]天灾之者,若曰,僭礼之臣可以去。已见罪征,而后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④]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宫、釐宫灾。二者同事,所为一也,若曰燔贵而去不义云尔。[⑤]哀公未能见,故四年六月亳社灾。两观、桓、釐庙、亳社,四者皆不当立,天皆燔其不当立者以示鲁,欲其去乱臣而用圣人也。季氏亡道久矣,前是天不见灾者,鲁未有贤圣臣,虽欲去季孙,其力不能,昭公是也。[⑥]至定、哀乃见之,其时可也。不时不见,天之道也。今高庙不当居辽东,高园殿不当居陵旁,于礼亦不当立,与鲁所灾同。其不当立久矣,至于陛下时天乃灾之者,殆亦其时可也。昔秦受亡周之敝,而亡以化之;汉受亡秦之敝,又亡以化之。夫继二敝之后,承其下流,兼受其猥,难治甚矣。[⑦]又多兄弟亲戚骨肉之连,骄扬奢侈[⑧]恣睢者众,[⑨]所谓重难之时者也。陛下正当大敝之后,又遭重难之时,甚可忧也。故天灾若语陛下,'当今之世,虽敝而重难,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⑩]如吾燔辽〔东〕高庙乃可;[14]视近臣在国中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⑪]如吾燔高园殿乃可'云尔。在外而不正者,虽贵如高庙,犹灾燔之,况诸侯乎!在内不正者,虽贵如高园殿,犹燔灾之,况大臣乎!此天意也。罪在外者天灾外,罪在内者天灾内,燔甚罪当重,燔简罪当轻,承天意之道也。"

①师古曰:"比,类也,音必寐反。"

②师古曰:"孰,成也。"

③师古曰:"两观,天子之制也。"

④师古曰:"省,察也。"

⑤师古曰:"燔音烦。"

⑥师古曰:"前是,谓此时之前也。见,显示也,音胡电反。次下并同。"

⑦师古曰:"猥,积也,谓积敝也。"

⑧师古曰:“扬,谓振扬张大也。”

⑨服虔曰:“自恣意怒貌也。”师古曰:“睢音呼季反。”

⑩师古曰:“远,离也,谓离正道者也。”

⑪师古曰:“仄,古侧字。”

先是,淮南王安入朝,始与帝舅太尉武安侯田蚡有逆言。其后胶西于王、赵敬肃王、常山宪王皆数犯法,或至夷灭人家,药杀二千石,而淮南、衡山王遂谋反。胶东、江都王皆知其谋,阴治兵弩,欲以应之。至元朔六年,乃发觉而伏辜。时田蚡已死,不及诛。上思仲舒前言,使仲舒弟子吕步舒持斧钺治淮南狱,以春秋谊颛断于外,不请。[1]既还奏事,上皆是之。

①师古曰:“颛与专同。不请者,不奏待报。”

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未央宫柏梁台灾。先是,大风发其屋,夏侯始昌先言其灾日。后有江充巫蛊卫太子事。

征和二年春,涿郡铁官铸铁,铁销,皆飞上去,此火为变使之然也。其三月,涿郡太守刘屈氂为丞相。后月,巫蛊事兴,帝女诸邑公主、阳石公主、[1]丞相公孙贺、子太仆敬声、平阳侯曹宗等皆下狱死。七月,使者江充掘蛊太子宫,太子与母皇后议,恐不能自明,乃杀充,举兵与丞相刘屈氂战,死者数万人,太子败走,至湖自杀。[2]明年,屈氂复坐祝诅要斩,[3]妻枭首也。成帝河平二年正月,沛郡铁官铸铁,铁不下,隆隆如雷声,又如鼓音,工十三人惊走。音止,还视地,地陷数尺,炉分为十,一炉中销铁散如流星,皆上去,与征和二年同象。其夏,帝舅五人封列侯,号五侯。[4]元舅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秉政。后二年,丞相王商与凤有隙,凤谮之,免官,自杀。明年,京兆尹王章讼商忠直,言凤颛权,凤诬章以大逆罪,下狱死,妻子徙合浦。后许皇后坐巫蛊废,而赵飞燕为皇后,妹为昭仪,贼害皇子,成帝遂亡嗣。皇后、昭仪皆伏辜。一曰,铁飞属金不从革。

①师古曰:“诸,琅邪之县也。公主所食曰邑,故谓之诸邑。阳石,北海之县,

字亦作羊。”

②师古曰:“湖,县名也。即今阌乡、湖城二县界。”

③师古曰:“褚,古诅字也,音侧据反。”

④师古曰:“谭、商、立、根、逢时,凡五人。”

昭帝元凤元年,燕城南门灾。刘向以为时燕王使邪臣通于汉,为谗贼,谋逆乱。南门者,通汉道也。天戒若曰,邪臣往来,为奸谗于汉,绝亡之道也。燕王不寤,卒伏其辜。

元凤四年五月丁丑,孝文庙正殿灾。刘向以为孝文,太宗之君,与成周宣榭火同义。先是,皇后父车骑将军上官安、安父左将军桀谋为逆,大将军霍光诛之。皇后以光外孙,年少不知,居位如故。光欲后有子,因上侍疾医言,禁内后宫皆不得进,唯皇后颛寝。皇后年六岁而立,十三年而昭帝崩,遂绝继嗣。光执朝政,犹周公之摄也。是岁正月,上加元服,[①]通诗、尚书,有明哲之性。光亡周公之德,秉政九年,久于周公,上既已冠而不归政,将为国害。故正月加元服,五月而灾见。古之庙皆在城中,孝文庙始出居外,天戒若曰,去贵而不正者。宣帝既立,光犹摄政,骄溢过制,至妻显杀许皇后,光闻而不讨,后遂诛灭。

①师古曰:“谓冠也。”

宣帝甘露元年四月丙申,中山太上皇庙灾。甲辰,孝文庙灾。元帝初元三年四月乙未,孝武园白鹤馆灾。刘向以为先是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辅政,为佞臣石显、许章等所谮,望之自杀,堪废黜。明年,白鹤馆灾。园中五里驰逐走马之馆,[①]不当在山陵昭穆之地。天戒若曰,去贵近逸游不正之臣,将害忠良。后章坐走马上林下烽驰逐,免官。[②]

①师古曰:“五里者,言其周回五里。”

②孟康曰:“夜于上林苑下举火驰射也。烽或作 燧。”晋灼曰:“冠首曰烽。竞走曰逐。”师古曰:“孟说是。”

永光四年六月甲戌,孝宣杜陵园东阙南方灾。刘向以为先是上复

征用周堪为光禄勋,及堪弟子张猛为太中大夫,石显等复潜毁之,皆出外迁。是岁,上复征堪领尚书,猛给事中,石显等终欲害之。园陵小于朝廷,阙在司马门中,内臣石显之象也。孝宣,亲而贵;阙,法令所从出也。天戒若曰,去法令,内臣亲而贵者必为国害。后堪希得进见,因显言事,事决显口。堪病不能言。显诬告张猛,自杀于公车。成帝即位,显卒伏辜。

成帝建始元年正月乙丑,皇考庙灾。初,宣帝为昭帝后而立父庙,于礼不正。是时大将军王凤颛权擅朝,甚于田蚡,将害国家,故天于元年正月而见象也。其后寖盛,[①]五将世权,遂以亡道。[②]

①师古曰:"寖,古浸字。浸,渐也。"

②孟康曰:"谓王五大司马也。"师古曰:"谓凤、音、商、根、莽也。"

鸿嘉三年八月乙卯,孝景庙北阙灾。十一月甲寅,许皇后废。

永始元年正月癸丑,大官凌室灾。戊午,戾后园南阙灾。是时,赵飞燕大幸,许后既废,上将立之,故天见象于凌室,与惠帝四年同应。戾后,卫太子妾,遭巫蛊之祸,宣帝既立,追加尊号,于礼不正。又戾后起于微贱,与赵氏同〔应〕。[15]天戒若曰,微贱亡德之人不可以奉宗庙,将绝祭祀,有凶恶之祸至。其六月丙寅,赵皇后遂立,姊妹骄妒,贼害皇子,卒皆受诛。

永始四年四月癸未,长乐宫临华殿及未央宫东司马门灾。六月甲午,孝文霸陵园东阙南方灾。长乐宫,成帝母王太后之所居也。未央宫,帝所居也。霸陵,太宗盛德园也。是时,太后三弟相续秉政,[①]举宗居位,充塞朝廷,两宫亲属将害国家,[②]故天象仍见。[③]明年,成都侯商薨,弟曲阳侯根代为大司马秉政。后四年,根乞骸骨,荐兄子新都侯莽自代,遂覆国焉。

①师古曰:"谓阳平侯凤、安阳侯音、成都侯商相代为大司马。"

②师古曰:"谓太后家王氏,皇后家赵氏,故云两宫亲属。"

③师古曰:"仍,重也。"

哀帝建平三年正月癸卯，桂宫鸿宁殿灾，帝祖母傅太后之所居也。时，傅太后欲与成帝母等号齐尊，大臣孔光、师丹等执政，以为不可，太后皆免官爵，遂称尊号。后三年，帝崩，傅氏诛灭。

平帝元始五年七月己亥，高皇帝原庙殿门灾尽。[①] 高皇帝庙在长安城中，后以叔孙通讥复道，故复起原庙于渭北，非正也。是时平帝幼，成帝母王太后临朝，委任王莽，将篡绝汉，堕高祖宗庙，[②] 故天象见也。其冬，平帝崩。明年，莽居摄，因以篡国，后卒夷灭。

①师古曰："原庙，重庙也。"

②师古曰："堕，毁也，音火规反。"

传曰："治宫室，饰台榭，[①] 内淫乱，犯亲戚，侮父兄，则稼穑不成。"

①师古曰："台有室曰榭。"

说曰：土，中央，生万物者也。其于王者，为内事。宫室、夫妇、亲属，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诸侯，宫庙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进退有度，九族亲疏长幼有序。孔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①] 故禹卑宫室，[②] 文王刑于寡妻，[③] 此圣人之所以昭教化也。[④] 如此则土得其性矣。若乃奢淫骄慢，则土失其性。亡水旱之灾而草木百谷不孰，是为稼穑不成。

①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若不得礼之中而失于奢，则不如俭。"

②师古曰："论语载孔子曰：'禹，吾无间然矣，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谓勤于治水而所居狭陋也。"

③师古曰："大雅思齐之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刑，法也。寡妻，谓正嫡也。御，治也。此美文王以礼法接待其妻，旁及兄弟宗族，又广以政教治家邦。"

④师古曰："昭，明也。"

严公二十八年"冬，大(水)亡麦禾"。[16] 董仲舒以为夫人哀姜淫乱，[①] 逆阴气，故大水也。刘向以为水旱当书，不书水旱而曰"大亡麦

禾”者，土气不养，稼穑不成者也。是时，夫人淫于二叔，内外亡别，②又因凶饥，一年而三筑台，③故应是而稼穑不成，饰台榭内淫乱之罚云。遂不改寤，四年而死，④祸流二世，⑤奢淫之患也。

①师古曰：“哀姜，庄公夫人，齐女也。”

②师古曰：“二叔，谓庄公二弟仲庆父及叔牙。”

③师古曰：“谓三十一年春筑台于郎，夏筑台于薛，秋筑台于秦也。郎、薛、秦，皆鲁地也。”

④师古曰：“庄公三十二年薨，距大(水)无麦禾，凡四岁也。”

⑤师古曰：“谓子般及闵公，皆杀死。”

传曰：“好战攻，轻百姓，饰城郭，侵边境，则金不从革。”

说曰：金，西方，万物既成，杀气之始也。故立秋而鹰隼击，秋分而微霜降。其于王事，出军行师，把旄杖钺，誓士众，抗威武，所以征畔逆止暴乱也。诗云“有虔秉钺，如火烈烈。”① 又曰：“载戢干戈，载橐弓矢。”② 动静应谊，“说以犯难，民忘其死。”③〔如此则〕金得其性矣。[17]若乃贪欲恣睢，务立威胜，④不重民命，则金失其性。盖工冶铸金铁，金铁冰滞涸坚，不成者众，⑤及为变怪，是为金不从革。

①师古曰：“商颂长发之诗也。虔，固也。此美殷汤兴师出征，固持其钺，以诛有罪，威力猛盛，如火炽烈。”

②师古曰：“周颂时迈之诗也。戢，聚也。橐，韬也。言天下太平，兵不复用，故戢敛而韬藏也。”

③师古曰：“言以和悦使人，(难)〔雖〕犯危难，[18]不顾其生也。易兑卦彖曰‘说以犯难，人忘其死’，故引之也。说读曰悦。”

④师古曰：“睢音呼季反。”

⑤师古曰：“涸读与沍同。沍，(疑)〔凝〕也，[19]音下故反。春秋左氏传曰‘固阴沍寒’。”

左氏传曰昭公八年“春，石言于晋”。晋平公问于师旷，①对曰：“石不能言，神或冯焉。作事不时，怨讟动于民，②则有非言之物而言。今

宫室崇侈,民力彫尽,怨谤并兴,莫信其性,③石之言不亦宜乎!"于是晋侯方筑虒祁之宫。④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征。"⑤刘歆以为金石同类,是为金不从革,失其性也。刘向以为石白色为主,属白祥。

①师古曰:"晋掌乐大夫。"

②师古曰:"谤,痛怨之言也,音谎。"

③师古曰:"信犹保也。性,生也。一说,信读曰申,言不得申其性命也。"

④师古曰:"虒祁,地在绛西,临汾水。虒音斯。"

⑤师古曰:"叔向,晋大夫羊舌肸也。向音许两反,字亦作鬻,其音同。"

成帝鸿嘉三年五月乙亥,天水冀南山大石鸣,①声隆隆如雷,有顷止,闻平襄二百四十里,②野鸡皆鸣。③石长丈三尺,广厚略等,④旁著岸胁,去地二百馀丈,民俗名曰石鼓。石鼓鸣,有兵。是岁,广汉钳子谋攻牢,⑤篡死罪囚郑躬等,盗库兵,劫略吏民,衣绣衣,自号曰山君,党与寖广。⑥明年冬,乃伏诛,自归者三千馀人。后四年,尉氏樊並等谋反,杀陈留太守严普,自称将军,山阳亡徒苏令等党与数百人盗取库兵,经历郡国四十馀,皆逾年乃伏诛。是时起昌陵,作者数万人,徙郡国吏民五千馀户以奉陵邑。作治五年不成,乃罢昌陵,还徙家。⑦石鸣,与晋石言同应,师旷所谓"民力彫尽",传云"轻百姓"者也。虒祁离宫去绛都四十里,昌陵亦在郊野,皆与城郭同占。城郭属金,宫室属土,外内之别云。

①师古曰:"天水之冀县南山也。"

②韦昭曰:"天水县。"

③师古曰:"雉也。"

④师古曰:"广及厚皆如其长。"

⑤师古曰:"钳子,谓钳徒也。牢,系重囚之处。"

⑥师古曰:"寖,渐也。"

⑦师古曰:"初徙人陪昌陵者,令皆还其本居。"

传曰:“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

说曰:水,北方,终臧万物者也。其于人道,命终而形臧,精神放越,圣人为之宗庙以收魂气,春秋祭祀,以终孝道。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祷祈神祇,望秩山川,怀柔百神,亡不宗事。[①] 慎其齐戒,致其严敬,鬼神歆飨,多获福助。此圣王所以顺事阴气,和神人也。至发号施令,亦奉天时。十二月咸得其气,则阴阳调而终始成。如此则水得其性矣。若乃不敬鬼神,(致)〔政〕令逆时,[20] 则水失其性。雾水暴出,百川逆溢,坏乡邑,溺人民,及淫雨伤稼穑,是为水不润下。京房易传曰:“鼜事有知,诛罚绝理,厥灾水,其水也,雨杀人以陨霜,大风天黄。饥而不损兹谓泰,厥灾水,水杀人。辟谒有德兹谓狂,[②] 厥灾水,水流杀人,已水则地生虫。归狱不解,兹谓追非,[③] 厥水寒,杀人。追诛不解,兹谓不理,厥水五谷不收。大败不解,兹谓皆阴。解,舍也,王者于大败,诛首恶,赦其众,不则皆函阴气,[④] 厥水流入国邑,陨霜杀(谷)〔叔草〕。”[21]

①师古曰:“怀,来也。柔,安也。谓招来而祭祀之,使其安也。宗,尊也。”

②应劭曰:“辟,天子也。有德者雍遏不见用也。”师古曰:“遏音一曷反。”

③李奇曰:“归罪过于民,不罪己也。”张晏曰:“谓释有罪之人而归无辜者也。解,止也。追非,遂非也。”

④师古曰:“函读与含同。”

桓公元年“秋,大水”。董仲舒、刘向以为桓弑兄隐公,民臣痛隐而贱桓。后宋督弑其君,[①] 诸侯会,将讨之,[②] 桓受宋赂而归,[③] 又背宋。诸侯由是伐鲁,仍交兵结仇,伏尸流血,百姓愈怨,[④] 故十三年夏复大水。一曰,夫人骄淫,将弑君,阴气盛,桓不寤,卒弑死。[⑤] 刘歆以为桓易许田,不祀周公,[⑥] 废祭祀之罚也。

①师古曰:“宋华父督为太宰,弑殇公,事在桓公二年。”

②师古曰:“谓齐、陈、郑也。”

③师古曰:“谓郜大鼎。”

④师古曰:“桓会宋公者五,与宋公、燕人盟,已而背盟伐宋。宋公、燕人怨而

求助，齐、卫助之。桓公惧，而会纪侯、郑伯及四国之师大战。”

⑤师古曰：“已解于上也。”

⑥师古曰：“许田，鲁朝宿之邑，而有周公别(号)〔庙〕。[22]桓既篡位，遂以许田与郑，而取郑之祊田，故云不祀周公。”

严公七年“秋，大水，亡麦苗”。董仲舒、刘向以为严母文姜与兄齐襄公淫，共杀(威)〔桓〕公，[23]严释父仇，复取齐女，未人，先与之淫，一年再出，会于道逆乱，臣下贱之之应也。

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为时鲁、宋比年为乘丘、鄑之战，①百姓愁怨，阴气盛，故二国俱水。刘向以为时宋愍公骄慢，睹灾不改，明年与其臣宋万博戏，妇人在侧，矜而骂万，万杀公之应。②

①师古曰：“比年，频年也。庄十年，公败宋师于乘丘。十一年，公败宋师于鄑。乘丘、鄑鲁地。鄑音子移反。”

②师古曰：“万，宋大夫也。战败获于鲁，复归宋，又为大夫，与愍公博，妇人在侧。万曰：‘甚矣，鲁侯之淑，鲁侯之美！天下诸侯宜为君者唯鲁侯耳。’愍公矜此妇人，妒其言，顾曰：‘此虏也。尔虏焉故鲁侯之美恶乎至！’万怒，搏愍公，绝其脰而死。事在庄十二年。”

二十四年，“大水”。董仲舒以为夫人哀姜淫乱不妇，阴气盛也。刘向以为哀姜初人，公使大夫宗妇见，用币，①又淫于二叔，公弗能禁。臣下贱之，故是岁、明年仍大水。②刘歆以为先是严饰宗庙，刻桷丹楹，以夸夫人，③简宗庙之罚也。④

①师古曰：“宗妇，同姓之妇也。大夫妻及宗妇见夫人者，皆令执币，是逾礼也。”

②师古曰：“仍，频也。”

③臣瓒曰：“桷，榱也。”韦昭曰：“楹，柱也。”师古曰：“庄公二十三年丹桓宫楹，二十四年刻桓宫桷。将迎夫人，故为盛饰。”

④师古曰：“简，慢也。”

宣公十年“秋大水，饥”。董仲舒以为时比伐邾取邑，①亦见报复，

兵仇连结，百姓愁怨。刘向以为宣公杀子赤而立，子赤，齐出也，[2]故惧，以济西田赂齐。[3]邾子貜且亦齐出也，[4]而宣比与邾交兵。[5]臣下惧齐之威，创邾之祸，[6]皆贱公行而非其正也。

①师古曰："比，频也。九年秋，取根牟。公羊传曰：'根牟者何？邾娄之邑也。'十年，公孙归父帅师伐邾取绎，故云比年也。"

②师古曰："赤母姜氏。赤死，姜氏大归，齐市人皆哭，鲁人谓之哀姜。"

③师古曰："宣既即位，与齐侯会于平州，以定其位。元年六月，齐人取济西田，为立公故，以赂齐也。"

④师古曰："貜且，邾文公之子邾定公也，亦齐女所生。貜音俱碧反，又音钁。且音子余反。"

⑤师古曰："比，频也。"

⑥师古曰："创，惩艾也，音初亮反。"

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刘向以为时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师，[1]明年复城郓以强私家，[2]仲孙蔑、叔孙侨如颛会宋、晋，阴胜阳。[3]

①师古曰："成三年春，公会晋侯、宋公、卫侯、曹伯伐郑，秋，叔孙侨如帅师围棘，是也。"

②师古曰："四年城郓。郓，季氏邑，音运。"

③师古曰："仲孙蔑，孟献子也。成五年春，仲孙蔑如宋。夏，叔孙侨如会晋荀首于穀。颛与专同，专者，不秉命于公。"

襄公二十四年"秋，大水"。董仲舒以为先是一年齐伐晋，襄使大夫帅师救晋，[1]后又侵齐，[2]国小兵弱，数敌强大，百姓愁怨，阴气盛。刘向以为先是襄慢邻国，是以邾伐其南，[3]齐伐其北，[4]莒伐其东，[5]百姓骚动，后又仍犯强齐也。[6]大水，饥，谷不成，其灾甚也。"

①师古曰："襄二十三年秋，齐伐卫，遂伐晋。八月，叔孙豹帅师救晋，次于雍榆。"

②师古曰："二十四年，仲孙羯帅师侵齐。"

③师古曰:"十五年,邾人伐我南鄙是也。"

④师古曰:"十六年,齐人伐我北鄙是也。"

⑤师古曰:"十二年,莒人伐我东鄙是也。"

⑥师古曰:"十八年,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同围齐。二十三年救晋,二十四年又侵齐,是重犯也。"

高后三年夏,汉中、南郡大水,水出流四千馀家。四年秋,河南大水,伊、雒流千六百馀家,汝水流八百馀家。八年夏,汉中、南郡水复出,流六千馀家。南阳沔水流万馀家。[①]是时女主独治,诸吕相王。

①师古曰:"沔,汉水之上也,音弥善反。"

文帝后三年秋,大雨,昼夜不绝三十五日。蓝田山水出,流九百馀家。(燕)〔汉水出〕,坏民室八千馀所,[24]杀三百馀人。先是,赵人新垣平以望气得幸,为上立渭阳五帝庙,欲出周鼎,以夏四月,郊见上帝。[①]岁馀惧诛,谋为逆,发觉,要斩,夷三族。是时,比再遣公主配单于,赂遗甚厚,[②]匈奴愈骄,侵犯北边,杀略多至万馀人,汉连发军征讨戍边。

①师古曰:"事并见郊祀志。"

②师古曰:"比,频也。高祖使刘敬奉宗室女翁主为冒顿单于阏氏。冒顿死,其子老上单于初立,文帝复遣宗人女为单于阏氏。"

元帝永光五年夏及秋,大水。颍川、汝南、淮阳、庐江雨,坏乡聚民舍,及水流杀人。先是一年有司奏罢郡国庙,是岁又定迭毁,[①]罢太上皇、孝惠帝寝庙,皆无复修,通儒以为违古制。刑臣石显用事。[②]

①师古曰:"亲尽则毁,故云迭毁。事在韦玄成传。迭音大结反。"

②师古曰:"石显宦者,故曰刑臣。"

成帝建始三年夏,大水,三辅霖雨三十馀日,郡国十九雨,山谷水出,凡杀四千馀人,坏官寺民舍八万三千馀所。元年,有司奏徙甘泉泰畤、河东后土于长安南北郊。二年,又罢雍五畤、郡国诸旧祀,凡六所。

【校勘记】

〔1〕 见(殪)〔诛〕而死。 景祐、殿本都作"诛"。朱一新说作"诛"是。

〔2〕 (衡)〔衝〕牙(玭)〔蚍〕珠以纳其间。 "衡",景祐、殿本都作"衝"。"玭",景祐本作"蚍"。

〔3〕 以为舒疾之(疾)〔节〕也。 景祐、殿、局本都作"节"。朱一新说作"节"是。

〔4〕 则阴气(协)〔胁〕木, 景祐、殿本都作"胁"。

〔5〕 故致(太)〔大〕灾。 景祐、殿本都作"大"。

〔6〕 不胜(曰)〔四〕公子之徒, 景祐、殿本都作"四",此误。

〔7〕 釐公二十年五月(己酉)〔乙巳〕,西宫灾。 景祐、殿本都作"乙巳",与春秋经同。

〔8〕 (金)〔今〕之长颈瓶也。 景祐、殿本都作"今"。朱一新说作"今"是。

〔9〕 伤读与(赤)〔赦〕同。景祐、殿本都作"赦"。朱一新说作"赦"是。

〔10〕 天(下)〔不〕复告, 景祐、殿本都作"不"。朱一新说作"不"是。

〔11〕 云与楚(各)〔客〕盟, 景祐、殿、局本都作"客"。朱一新说作"客"是。

〔12〕 妃以五(陈)〔成〕, 景祐、殿、局本都作"成"。

〔13〕 公羊(传)〔经〕。 景祐、殿本都作"经"。

〔14〕 如吾燔辽〔东〕高庙乃可; "东"字据景祐、殿本补。

〔15〕 与赵氏同〔应〕。 景祐、殿本都有"应"字。

〔16〕 大(水)亡麦禾。 景祐本无"水"字,春秋经亦无。注同。

〔17〕 〔如此则〕金得其性矣。 殿本有"如此则"三字。王先谦说此脱。按景祐本亦无。

〔18〕 (难)〔雖〕犯危难,景祐、殿本都作"雖"。苏舆说作"雖"是。

〔19〕 冱,(疑)〔凝〕也。 景祐、殿本都作"凝"。朱一新说作"凝"是。

〔20〕 (致)〔政〕令逆时, 景祐本作"政"。朱一新说作"政"是。

〔21〕 陨霜杀(谷)〔叔草〕。 宋祁说"谷"当作"菽"。按景祐本作"叔草"。杨树达说中之下卷亦云"陨霜杀叔草"。

〔22〕 而有周公别(号)〔庙〕。 景祐、殿本都作"庙"。朱一新说作"庙"是。

〔23〕 共杀(威)〔桓〕公， 景祐、殿本都作“桓”。钱大昭说作“桓”是。

〔24〕 (燕)〔汉水出〕，坏民室八千馀所。 王念孙据汉纪孝文纪改。

汉书卷二十七中之上

五行志第七中之上

经曰:"羞用五事。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①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容。②恭作肃,从作艾,③明作哲,聪作谋④容作圣。⑤休征:⑥曰肃,时雨若;⑦艾,时阳若;⑧哲,时奥若;⑨谋,时寒若;圣,时风若。⑩咎征:⑪曰狂,恒雨若;僭,恒阳若;⑫舒,恒奥若;急,恒寒若;霿,恒风若。"⑬

①应劭曰:"思,思虑。"

②应劭曰:"容,通也,古文作睿。"

③师古曰:"艾读曰乂。乂,治也。其下亦同。"

④应劭曰:"上聪则下谋,故聪为谋也。"

⑤张晏曰:"容通达以至于圣。"

⑥孟康曰:"善行之验也。"

⑦应劭曰:"居上而敬,则雨顺之。"

⑧应劭曰:"君政治,则阳顺之。"

⑨应劭曰:"哲,明也。"师古曰:"奥读曰燠。燠,温也,音于六反。其下亦同。"

⑩师古曰:"凡言时者,皆谓行得其道,则寒暑风雨以时应而顺之。"

⑪师古曰:"言恶行之验。"

⑫应劭曰:"僭,僭差。"

⑬服虔曰:"霿音人傋霿。"应劭曰:"人君彀霿鄙吝,则风不顺之也。"师古曰:"凡言恒者,谓所行者失道,则寒暑风雨不时,而恒久为灾也。霿音莫豆反。傋彀,并音构,又音寇。"

传曰:"貌之不恭,是谓不肃,厥咎狂,厥罚恒雨,厥极恶。时则有服妖,时则有龟孽,[①] 时则有鸡祸,[②] 时则有下体生上之痾,[③] 时则有青眚青祥。[④] 唯金沴(水)〔木〕。"[⑤][1]

①师古曰:"孽音鱼列反。其下并同。"

②师古曰:"祸与祸同。"

③韦昭曰:"若牛之足反出背上,下欲伐上之祸也。"师古曰:"痾音阿。"

④李奇曰:"内曰眚,外曰祥。"

⑤服虔曰:"沴,害也。"如淳曰:"沴音拂戾之戾,义亦同。"

说曰:凡草物之类谓之妖。妖犹夭胎,言尚微。[①] 虫豸之类谓之孽。[②] 孽则牙孽矣。及六畜,谓之祸,言其著也。及人,谓之痾。痾,病貌,言寖深也。[③] 甚则异物生,谓之眚;自外来,谓之祥。祥犹祯也。气相伤,谓之沴。沴犹临莅,不和意也。每一事云"时则"以绝之,言非必俱至,或有或亡,或在前或在后也。

①师古曰:"夭音乌老反。"

②师古曰:"有足谓之虫,无足谓之豸。"

③师古曰:"寖,渐也。"

孝武时,夏侯始昌通五经,善推五行传,以传族子夏侯胜,下及许商,皆以教所贤弟子。其传与刘向同,唯刘歆传独异。貌之不恭,是谓不肃。肃,敬也。内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己,体貌不恭,怠慢骄蹇,则不能敬万事,失在狂易,故其咎狂也。[①] 上嫚下暴,则阴气胜,故其罚常雨也。水伤百谷,衣食不足,则奸轨并作,故其极恶也。一曰,民多被刑,或形貌丑恶,亦是也。风俗狂慢,变节易度,则为剽轻奇怪之服,[②] 故有服妖。水类动,故有龟孽。[③] 于易,巽为鸡,鸡有冠距文武之貌。不为威仪,貌气毁,故有鸡祸。一曰,水岁鸡多死及为怪,亦是也。上失威仪,则下有强臣害君上者,故有下体生于上之痾。木色青,故有青眚青祥。凡貌伤者病木气,木气病则金沴之,冲气相通也。于易,震在东方,为春为木也;兑在西方,为秋为金也;离在南方,为夏为火也;坎在北方,

为冬为水也。春与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气易以相变,故貌伤则致秋阴常雨,言伤则致春阳常旱也。至于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绝,水火之气不得相并,故视伤常奥,听伤常寒者,其气然也。逆之,其极曰恶;顺之,其福曰攸好德。④刘歆貌传曰有鳞虫之孽,羊祸,鼻痈。说以为于天文东方辰为龙星,故为鳞虫;于易兑为羊,木为金所病,故致羊祸,与常雨同应。此说非是。春与秋,气阴阳相敌,木病金盛,故能相并,唯此一事耳。祸与妖痫祥眚同类,不得独异。

①师古曰:"狂易,谓狂而易其常性。"

②师古曰:"剽音匹妙反。"

③如淳曰:"河鱼大上,以为鱼孽之比。"

④孟康曰:"政不顺则致妖,顺则致福也。"师古曰:"攸,所也,所好者德也。"

史记①成公十六年,公会诸侯于周,单襄公见晋厉公视远步高,②告公曰:"晋将有乱。"鲁侯曰:"敢问天道也?抑人故也?"③对曰:"吾非瞽史,④焉知天道?吾见晋君之容,殆必祸者也。夫君子目以定体,足以从之,⑤是以观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处谊,足以步目。⑥晋侯视远而足高,目不在体,而足不步目,其心必异矣。目体不相从,何以能久?夫合诸侯,民之大事也,于是乎观存亡。故国将无咎,其君在会,步言视听必皆无谪,则可以知德矣。⑦视远,曰绝其谊;足高,曰弃其德;言爽,曰反其信;⑧听淫,曰离其名。⑨夫目以处谊,足以践德,⑩口以庇信,⑪耳以听名者也,故不可不慎。偏丧有咎;⑫既丧,则国从之。⑬晋侯爽二,吾是以云。"⑭后二年,晋人杀厉公。凡此属,皆貌不恭之咎云。

①师古曰:"此志凡称史记者,皆谓司马迁所撰也。"

②师古曰:"单襄公,周卿士单子朝也。晋厉公,景公之子也,名州蒲。单音善。"

③师古曰:"抑,发语辞也。"

④师古曰:"瞽,乐太师。史,太史。"

⑤师古曰:"体定则目安,足之进退皆无违也。"

⑥师古曰:“视瞻得其宜,行步中其节也。”

⑦师古曰:“谪,责也。无谪,谓得其义理无可咎责也。”

⑧师古曰:“爽,差也。”

⑨师古曰:“淫,邪也。”

⑩师古曰:“践,履也,所履皆德行也。”

⑪师古曰:“庇,覆也。言行相覆则为信矣。”

⑫师古曰:“苟丧其一,则有咎。”

⑬师古曰:“既,尽也。若尽丧之,则国亦亡。”

⑭张晏曰:“视远一也,步高二也。”

左氏(使)〔传〕桓公十三年,[2]楚屈瑕伐罗,斗伯比送之,①还谓其驭曰:“莫嚣必败,②举止高,心不固矣。”③遽见楚子以告。④楚子使赖人追之,弗及。莫嚣行,遂无次,且不设备。⑤及罗,罗人军之,大败。莫嚣缢死。

①师古曰:“屈瑕即莫嚣也。斗伯比,楚大夫。罗,国名,在南郡枝江西。”

②师古曰:“莫嚣,楚官名也。字或作敖,其音同。”

③师古曰:“止,足也。”

④师古曰:“遽,速也。”

⑤师古曰:“无次,不为次列也。”

鄼公十一年,周使内史过赐晋惠公命,①受玉,惰。②过归告王曰:“晋侯其无后乎! 王赐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弃也已,其何继之有! 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③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 二十一年,晋惠公卒,子怀公立,晋人杀之,更立文公。

①师古曰:“内史过,周大夫。晋惠公,夷吾也。诸侯即位,天子则赐命圭以为瑞。”

②师古曰:“不敬其事也。”

③师古曰:“无礼,则国不立,故谓之干。无敬,则礼不行,故比之于舆。”

成公十三年,晋侯使郤锜乞师于鲁,将事不敬。① 孟献子曰:“郤氏

其亡乎！②礼，身之干也；敬，身之基也。③郤子无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师，将社稷是卫，而惰弃君命也，不亡何为！”十七年，郤氏亡。

①师古曰：“郤锜，晋大夫驹伯也。乞师，欲以伐秦也。将事，致其君命也。锜音牛尔反。”

②师古曰：“孟献子，仲孙蔑。”

③师古曰：“无礼，则身不立；不敬，则身不安也。”

成公十三年，诸侯朝王，遂从刘康公伐秦。成肃公受(赈)〔脤〕于社，[3]不敬。①刘子曰：“吾闻之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②是以有礼义动作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以之福，不能者败以取祸，③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惇笃。敬在养神，笃在守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④神之大节也。⑤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五月，成肃公卒。

①服虔曰：“脤，祭社之肉也，盛以蜃器，故谓之脤。”师古曰：“刘康公、成肃公，皆周大夫也。脤读与蜃同。以出师而祭社谓之宜。脤者，即宜社之肉也。蜃，大蛤也，音上忍反。”

②师古曰：“刘子即康公也。中谓中和之气。”

③师古曰：“之，往也。能养生者，则定礼义威仪，自致于福；不能者，则丧之以取祸乱。”

④应劭曰：“膰，祭肉也。”师古曰：“膰音扶元反。”

⑤师古曰：“交神之节。”

成公十四年，卫定公享苦成叔，甯惠子相。①苦成叔敖，②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为享食也，以观威仪省祸福也。③故诗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匪侥匪傲，万福来求。’④今夫子傲，取祸之道也。”后三年，苦成家亡。⑤

①师古曰：“定公名臧。苦成叔，晋大夫郤犫也。晋使郤犫如卫，故定公享之。惠子，卫大夫甯殖也。相谓赞相其礼。”

②师古曰：“敖读曰傲。其下并同。”

③师古曰:"食读曰饲。"

④张晏曰:"觥,罚爵也。饮酒和柔,无失礼可罚,罚爵徒觫然而已。"应劭曰:"言在位者不侥讦不倨傲也。"师古曰:"小雅桑扈之诗也。侥谓侥幸也。万福,言其多也。谓饮酒者不侥幸,不傲慢,则福禄就而求之也。觫音虱。侥音工尧反。"

⑤师古曰:"十七年,晋攻郤氏,长鱼矫以戈杀郤锜、郤犫、郤至,而灭其家。"

襄公七年,卫孙文子聘于鲁,君登亦登。① 叔孙穆子相,② 趋进曰:"诸侯之会,寡君未尝后卫君。今吾子不后寡君,寡君未知所过,吾子其少安!"③ 孙子亡辞,亦亡悛容。④ 穆子曰:"孙子必亡。为臣而君,过而不悛,亡之本也。"十四年,孙子逐其君而外叛。⑤

①师古曰:"文子,卫大夫孙林父也。礼之登阶,臣后君一等。"

②师古曰:"穆子,叔孙豹。"

③师古曰:"安,徐也。"

④师古曰:"悛,改也,音千全反。"

⑤师古曰:"逐其君,谓卫献公出奔齐也。外叛,谓以戚叛之。"

襄公二十八年,蔡景侯归自晋,人于郑。① 郑伯享之,不敬。子产曰:"蔡君其不免乎!② 日其过此也,君使子展往劳于东门,而敖。③ 吾曰:'犹将更之。'④ 今还,受享而惰,乃其心也。⑤ 君小国,事大国,⑥ 而惰敖以为己心,将得死乎! 君若不免,必由其子。淫而不父,⑦ 如是者必有子祸。"三十年,为世子般所杀。⑧

①师古曰:"景侯名固,文侯之子也。"

②师古曰:"言不免于祸。"

③师古曰:"日谓往日,始适晋之时也。子展,郑大夫公孙舍之。"

④师古曰:"更,改也。"

⑤师古曰:"言心之所常行也。"

⑥师古曰:"言身为小国之君,而事于大国。"

⑦师古曰:"通太子之妻。"

⑧师古曰:"般读与班同。"

襄公三十一年,公薨。季武子将立公子裯,① 穆叔曰:"是人也,居丧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是谓不度。不度之人,鲜不为患,② 若果立,必为季氏忧。"武子弗听,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③ 是为昭公。立二十五年,听谗攻季氏。兵败,出奔,死于外。④

①师古曰:"裯,襄公之子,齐归所生。裯音直留反。"

②师古曰:"穆叔,即叔孙穆子也。不度,不遵礼度也。鲜,少也,音先浅反。"

③师古曰:"衣前曰衽。言游戏无已也。比音必寐反。衰音千回反。衽音人禁反。"

④师古曰:"谓薨于乾侯。"

襄公三十一年,卫北宫文子见楚令尹围之仪,① 言于卫侯曰:"令尹似君矣,将有它志;② 虽获其志,弗能终也。"公曰:"子何以知之?"对曰:"诗云'敬慎威仪,惟民之则',③ 令尹无威仪,民无则焉。民所不则,以在民上,不可以终。"④

①师古曰:"北宫文子,卫大夫也,名佗。令尹围即公子围,楚恭王之子也,时为令尹。文子从卫侯在楚,故见之。"

②师古曰:"谓有为君之心,言语视瞻非其常。"

③师古曰:"大雅抑之诗也。则,法也。言君能慎其威仪,乃臣下所法效之。"

④师古曰:"遂以杀君篡国,而取败于乾溪也。"

昭公十一年夏,周单子会于戚,① 视下言徐。② 晋叔向曰:"单子其死乎!③ 朝有著定,④ 会有表,⑤ 衣有裣,带有结。⑥ 会朝之言必闻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⑦ 视不过结裣之中,所以道容貌也。⑧ 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则有阙。今单子为王官伯,⑨ 而命事于会,视不登带,言不过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恭,不昭不从,无守气矣。"⑩ 十二月,单成公卒。

①师古曰:"单子,周大夫单成公也。戚,卫地。"

②应劭曰:“视下,视不登带。言徐,不闻于表著。”

③师古曰:“叔向,晋大夫羊舌肸也。向音许两反。”

④师古曰:“朝内列位有定处,所谓表著者也。著音直庶反,又音除。”

⑤师古曰:“会于野,设表以为位。”

⑥师古曰:“袷,领之交会也。结,绅带之结也。袷音工外反。”

⑦师古曰:“昭,明也。”

⑧师古曰:“道读曰导。其下并同。”

⑨师古曰:“伯,长也。”

⑩师古曰:“貌正曰恭,言正曰从。”

昭公二十一年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①]鲁大夫送葬者归告昭子。[②]昭子叹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终。诗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③]今始即位而適卑,身将从之。”十月,蔡侯朱出奔楚。

①师古曰:“不在正嫡之位,而以长幼序之。”

②师古曰:“昭子,叔孙婼。”

③师古曰:“大雅假乐之诗也。塈,息也。言在上者能率位不怠,则其臣下恃以安息也。解读曰懈。塈音许既反。”

晋魏舒合诸侯之大夫于翟泉,[①]将以城成周。魏子莅政,[②]卫彪傒曰:“将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谊也。[③]大事奸谊,必有大咎。[④]晋不失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献子属役于韩简子,[⑤]而田于大陆,焚焉而死。[⑥]

①应劭曰:“水名,今洛阳是也。”师古曰:“魏舒,晋卿魏献子也。事在定公元年。志不书者,盖阙文。”

②师古曰:“谓代天子大夫为政,以临其事。”

③师古曰:“傒,卫大夫。建天子,谓立天子之居也。傒音奚。”

④师古曰:“奸,犯也,音干。”

⑤师古曰:“简子,亦晋卿韩不信。以城周之功役委简子也。属音之欲反。”

⑥师古曰:"高平曰陆。因放火田猎而见烧杀也。说者或以为大陆即钜鹿北大陆泽也。据会于狄泉,则其所田处固当在近,非大陆泽也。"

定公十五年,邾隐公朝于鲁,执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①子赣观焉,②曰:"以礼观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将左右周旋,进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丧戎,于是乎观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③嘉事不体,何以能久?④高仰,骄也;卑俯,替也。⑤骄近乱,替近疾。君为主,其先亡乎!"⑥

①师古曰:"隐公,邾子益也。玉,谓朝者之贽。"

②师古曰:"子赣,孔子弟子端木赐也。赣音贡。"

③师古曰:"不度,不合法度。"

④师古曰:"嘉事,嘉礼之事,谓朝祀也。不体,不得身体之节。"

⑤师古曰:"替,废惰也。"

⑥师古曰:"是年五月,定公薨。哀公七年秋,伐邾,以邾子益来也。"

庶征之恒雨,刘歆以为春秋大雨也,刘向以为大水。

隐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①大雨,雨水也;②震,雷也。刘歆以为三月癸酉,于历数春分后一日,始震电之时也,当雨,而不当大雨。大雨,常雨之罚也。于始震电八日之间而大雨雪,常寒之罚也。刘向以为周三月,今正月也,当雨水,雪杂雨,雷电未可以发也。既已发也,则雪不当复降。皆失节,故谓之异。于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③言万物随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归妹,④言雷复归。入地则孕毓根核,保藏蛰虫,⑤避盛阴之害;出地则养长华实,发扬隐伏,宣盛阳之德。入能除害,出能兴利,人君之象也。是时,隐以弟桓幼,代而摄立。公子翬见隐居位已久,劝之遂立。⑥隐既不许,翬惧而易其辞,⑦遂与桓共杀隐。天见其将然,故正月大雨水而雷电。是阳不闭阴,出涉危难而害万物。天戒若曰,为君失时,贼弟佞臣将作乱矣。后八日大雨雪,阴见间隙而胜阳,篡杀之祸将成也。公不

瘖,后二年而杀。

①师古曰:"雨雪,雨音于具反。"

②师古曰:"下雨音于具反。后类并同。"

③师古曰:"坤下震上也。"

④师古曰:"兑下震上也。"

⑤师古曰:"毓字与育同。核亦荄字也。草根曰荄,音该。"

⑥师古曰:"公子翬,鲁大夫羽父也。劝杀(威)〔桓〕公,[4]己求为太宰。翬音挥。"

⑦师古曰:"反谓桓公云隐欲杀之。"

昭帝始元元年七月,大水雨,自七月至十月。成帝建始三年秋,大雨三十馀日;四年九月,大雨十馀日。

左氏传愍公二年,晋献公使太子申生帅师,①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②狐突叹曰:"时,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③故敬其事,则命以始;④服其身,则衣之纯;⑤用其衷,则佩之度。⑥今命以时卒,阙其事也;⑦衣以尨服,远其躬也;⑧佩以金玦,弃其衷也。服以远之,时以阙之,尨凉冬杀,金寒玦离,胡可恃也!"⑨梁馀子养曰:"帅师者,受命于庙,受脤于社,有常服矣。⑩弗获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无常,金玦不复,君有心矣。"⑪后四年,申生以谗自杀。近服妖也。

①师古曰:"以伐东山皋落氏。"

②师古曰:"偏衣,谓左右异色,其半象公之服也。金玦,以金为玦也。半环曰玦。"

③师古曰:"狐突,晋大夫伯行,时为太子御戎也。徵,(澄)〔證〕也。[5]章,明也。旗,表也。衣所以明贵贱,佩所以表中心。"

④师古曰:"赏以春夏。"

⑤师古曰:"壹其色。"

⑥师古曰:"佩玉者,君子之常度。"

⑦应劭曰:"卒,尽也。阙,闭也。谓十二月尽时也。"

⑧师古曰:"旄,杂色也,谓偏衣也。远音于万反。其下并同。"

⑨师古曰:"凉,薄也。旄色不能纯,故曰薄也。冬主杀气,金行在西,是谓之寒。玦形半缺,故云离。"

⑩师古曰:"梁馀子养,晋大夫也,时为下军御。军之常服则韦弁。"

⑪应劭曰:"奇,奇怪非常意。复,反也。金玦,犹(玦)〔决〕,去不反意也。"[6]

师古曰:"罕夷,晋大夫,时为下军卿也。有心,害太子之心也。复音扶目反。"

左氏传曰,郑子臧好聚鹬冠,①郑文公恶之,使盗杀之。②刘向以为近服妖者也。一曰,非独为子臧之身,亦文公之戒也。初,文公不礼晋文,③又犯天子命而伐滑,④不尊尊敬上。其后晋文伐郑,几亡国。⑤

①张晏曰:"鹬鸟赤足黄文,以其毛饰冠。"韦昭曰:"鹬,今翠鸟也。"师古曰:"子臧,郑文公子也。鹬,大鸟,即战国策所云啄蚌者也。天之将雨,鹬则知之。翠鸟自有鹬名,而此饰冠,非翠鸟也。逸周书曰'知天文者冠鹬冠',盖以鹬鸟知天时故也。礼图谓之'术氏冠'。鹬音聿,又音术。"

②师古曰:"时已得罪出奔宋,故使盗杀之于陈、宋之间。"

③师古曰:"晋文公之为公子也,避骊姬之难而出奔,欲之楚,过郑,郑不礼焉。"

④师古曰:"僖二十四年,郑公子士〔洩〕[7]及堵俞弥帅师伐滑。王使伯服游、孙伯如郑请滑,郑伯不听而执二子。"

⑤师古曰:"僖三十年,晋侯、秦伯围郑,佚之狐曰:'国危矣!'使烛之武见秦伯,师乃退也。几音钜依反。"

昭帝时,昌邑王贺遣中大夫之长安,多治仄注冠,①以赐大臣,又以冠奴。刘向以为近服妖也。时王贺狂悖,②闻天子不豫,③弋猎驰骋如故,与驺奴宰人游居娱戏,骄嫚不敬。④冠者尊服,奴者贱人,贺无故好作非常之冠,暴尊象也。以冠奴者,当自至尊坠至贱也。⑤其后帝崩,无子,汉大臣征贺为嗣。即位,狂乱无道,缚戮谏者夏侯胜等。于是大臣白皇太后,废贺为庶人。贺为王时,又见大白狗冠方山冠而无尾,⑥此

服妖,亦犬祸也。贺以问郎中令龚遂,遂曰:"此天戒,言在仄者尽冠狗也。⑦去之则存,不去则亡矣。"贺既废数年,宣帝封之为列侯,复有罪,死不得置后,又犬祸无尾之效也。京房易传曰:"行不顺,厥咎人奴冠,天下乱,辟无適,⑧妾子拜。"⑨又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朝门。"

①应劭曰:"今法冠是也。"李奇曰:"一曰高山冠,本齐冠也,谒者服之。"师古曰:"仄,古侧字也。谓之侧注者,言形侧立而下注也。蔡邕云高九(尺)〔寸〕,[8]铁为卷,非法冠及高山也。卷音去权反。"

②师古曰:"悖,惑也,音布内反。"

③师古曰:"言有疾不悦豫也。周书顾命曰'王有疾,不豫'。"

④师古曰:"驺,厩御也。宰人,主膳者也。娱,乐也。戏音僖。"

⑤师古曰:"坠,堕也,音直类反。"

⑥邓展曰:"方山冠以五采縠为之,乐舞人所服。"

⑦师古曰:"言王左右侍侧之人不识礼义,若狗而著冠者耳。冠音工唤反。其下亦同。"

⑧如淳曰:"辟,君也。適,適子也。"师古曰:"辟音壁。適读曰嫡。"

⑨如淳曰:"无適子故也。"

成帝鸿嘉、永始之间,好为微行出游,选从期门郎有材力者,及私奴客,多至十馀,少五六人,皆白衣袒帻,①带持刀剑。或乘小车,御者在茵上,②或皆骑,出入市里郊野,远至旁县。时,大臣车骑将军王音及刘向等数以切谏。谷永曰:"易称'得臣无家',③言王者臣天下,无私家也。今陛下弃万乘之至贵,乐家人之贱事;厌高美之尊称,好匹夫之卑字;④崇聚票轻无谊之人,以为私客;⑤置私田于民间,畜私奴车马于北宫;数去南面之尊,离深宫之固,挺身独与小人晨夜相随,⑥乌集醉饱吏民之家,⑦乱服共坐,溷肴亡别,⑧闵勉遁乐,昼夜在路。⑨典门户奉宿卫之臣执干戈守空宫,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积数年矣。昔虢公为无道,有神降曰'赐尔土田",⑩言将以庶人受土田也。诸侯梦得土田,为

失国祥,⑪而况王者畜私田财物,为庶人之事乎!”

①师古曰:“袒帻,不加上冠。”

②苏林曰:“茵,车上蓐也。御者错乱,更在茵上坐也。”师古曰:“车小,故御者不得回避,而在天子茵上也。茵音因。”

③师古曰:“损卦上九爻辞。”

④如淳曰:“称张放家人,是为卑字。”师古曰:“为微行,故变易姓名。”

⑤师古曰:“票音匹妙反,又音频妙反。”

⑥师古曰:“挺,引也。”

⑦师古曰:“乍合乍离,如乌之集。”

⑧师古曰:“溷肴,谓杂乱也。溷音胡困反。”

⑨师古曰:“闵勉犹黾勉,言不息也。遁乐,言流遁为乐也。”

⑩师古曰:“春秋左氏传庄公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虢公使祝应、宗区、史(囂)〔嚚〕[9]享焉。神赐之土田。史(囂)〔嚚〕曰:‘“虢其亡乎!”’

⑪师古曰:“僖五年,晋灭虢,虢公丑奔京师。”

左氏传曰,周景王时大夫宾起见雄鸡自断其尾。①刘向以为近鸡祸也。是时,王有爱子子鼁,王与宾起阴谋欲立之。②田于北山,将因兵众杀適子之党,③未及而崩。三子争国,王室大乱。其后,宾起诛死,④子鼁奔楚而败。⑤京房易传曰:“有始无终,厥妖雄鸡自啮断其尾。”

①师古曰:“宾起即宾孟。”

②师古曰:“子鼁,王之庶长子。”

③师古曰:“適读曰嫡。嫡子王子猛,(反)〔及〕后为悼王。[10]子猛之党谓刘献公、单穆公。”

④师古曰:“三子,谓子鼁、子猛及子猛弟敬王丐也。刘子遂攻宾起,杀之。事并在昭公二十二年。”

⑤师古曰:“昭二十六年,邵伯盈逐王子鼁,子鼁奔楚。定公五年,王人杀之于楚。”

宣帝黄龙元年,未央殿辂轮中雌鸡化为雄,①毛衣变化而不鸣,不

将，无距。②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鸡伏子，渐化为雄，③冠距鸣将。永光中，有献雄鸡生角者。京房易传曰："鸡知时，知时者当死。"房以为己知时，恐当之。刘向以为房失鸡占。鸡者小畜，主司时，起居人，④小臣执事为政之象也。言小臣将秉君威，以害正事，犹石显也。竟宁元年，石显伏辜，此其效也。一曰，石显何足以当此？昔武王伐殷，至于牧野，誓师曰："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纣惟妇言用。"⑤繇是论之，⑥黄龙、初元、永光鸡变，乃国家之占，妃后象也。孝元王皇后以甘露二年生男，立为太子。妃，王禁女也。黄龙元年，宣帝崩，太子立，是为元帝。王妃将为皇后，故是岁未央殿中雌鸡为雄，明其占在正宫也。不鸣不将无距，贵始萌而尊未成也。至元帝初元元年，将立王皇后，先以为婕妤。三月癸卯制书曰："其封婕妤父丞相少史王禁为阳平侯，位特进。"丙午，立王婕妤为皇后。明年正月，立皇后子为太子。故应是，丞相府史家雌鸡为雄，其占即丞相少史之女也。伏子者，明已有子也。冠距鸣将者，尊已成也。永光二年，阳平顷侯禁薨，子凤嗣侯，为侍中卫尉。元帝崩，皇太子立，是为成帝。尊皇后为皇太后，以后弟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上委政，无所与。⑦王氏之权自凤起，故于凤始受爵位时，雄鸡有角，明视作威⑧颛君害上⑨危国者，从此人始也。其后群弟世权，以至于莽，遂篡天下。即位五年，王太后乃崩，此其效也。京房易传曰："贤者居明夷之世，知时而伤，⑩或众在位，⑪厥妖鸡生角。鸡生角，时主独。"又曰："妇人颛政，国不静；牝鸡雄鸣，主不荣。"故房以为己亦在占中矣。

①孟康曰："辂轮，厩名也。"师古曰："百官表太仆属官有辂轮丞。辂与路同。轮音零。"

②师古曰："将谓率领其群也。距，鸡附足骨，斗时所用刺之。"

③师古曰："初尚伏子，后乃稍稍化为雄也。伏音房富反。"

④师古曰："至时而鸣，以为人起居之节。"

⑤师古曰："周书牧誓之辞。晨谓晨时鸣也。索，尽也。言妇人为政，犹雌鸡

而代雄鸣,是丧家之道也。索音思各反。”

⑥师古曰:“繇读与由同。”

⑦师古曰:“与读曰豫。言政皆出凤,天子不豫。”

⑧师古曰:“视读曰示。”

⑨师古曰:“颛与专同。其下类此。”

⑩师古曰:“易之明夷卦曰:‘明入地中,明夷。’夷,伤也,离下坤上,言日在地中,伤其明也。知时,谓知天时者也。贤而被伤,故取明夷之义。”

⑪师古曰:“言虚伪无实之人矫惑于众在职位也。”

成公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角;[1]改卜牛,又食其角”。刘向以为近青祥,亦牛祸也,不敬而傰霿之所致也。昔周公制礼乐,成周道,故成王命鲁郊祀天地,以尊周公。至成公时,三家始颛政,鲁将从此衰。天愍周公之德,痛其将有败亡之祸,故于郊祭而见戒云。鼠,小虫,性盗窃,鼷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鼷鼠,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陪臣盗窃之人,将执国命以伤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天重语之也。[2]成公怠慢昏乱,遂君臣更执于晋。[3]至于襄公,晋为溴梁之会,[4]天下大夫皆夺君政。[5]其后三家逐昭公,卒死于外,[6]几绝周公之祀。[7]董仲舒以为鼷鼠食郊牛,皆养牲不谨也。京房易传曰:“祭天不慎,厥妖鼷鼠啮郊牛角。”

①师古曰:“鼷,小鼠也,即今所谓甘鼠者,音奚。”

②师古曰:“重音直用反。”

③师古曰:“更,互也。十年秋,公如晋,晋人以公为贰于楚,故止公,至十一年三月乃得归。十六年秋,公会晋侯于沙随,晋受叔孙侨如之谮而止公。是年九月,又信侨如之谮,执季孙行父,舍之于苕丘,十二月乃得归。故云君臣更执也。更音工衡反。”

④师古曰:“襄十六年,晋平公会诸侯于溴梁。溴梁者,溴水之梁也。溴水出河内轵县东南,至温入河。溴音工觅反。”

⑤师古曰:“溴梁之会,诸侯皆在,而鲁叔孙豹、晋荀偃、宋向戌、卫甯殖、郑公

孙蚕、小邾之大夫盟，是夺其君政也。”

⑥师古曰：“已解于上。”

⑦师古曰：“几音钜衣反。”

定公十五年“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刘向以为定公知季氏逐昭公，罪恶如彼，亲用孔子为夹谷之会，齐人侠归郓、谨、龟阴之田，[①]圣德如此，反用季桓子，淫于女乐，而退孔子，无道甚矣。[②]诗曰：“人而亡仪，不死何为！”[③]是岁五月，定公薨，牛死之应也。京房易传曰：“子不子，鼠食其郊牛。”

①师古曰：“夹谷，齐地也，一名祝其。定公十年，公与齐侯会于夹谷，齐侯欲使莱人以兵劫公。孔子以公退，命士众兵之，齐侯乃止。又欲以盟要公，孔子不欲，使兹无还以辞对。又欲诈享公，孔子又距而不受。于是齐人乃服。先是季氏之臣阳货以郓、谨、龟阴之田奔齐，至此会，乃以归我。郓、谨，二邑名。龟阴，龟山之阴。夹音颊。谨音瓘。”

②师古曰：“桓子，季平子之子季孙斯也。女乐已解于上。”

③师古曰：“卫诗相鼠之篇也。(无)〔亡〕仪，无礼仪也。”[11]

哀公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刘向以为天意汲汲于用圣人，逐三家，故复见戒也。[①]哀公年少，不亲见昭公之事，故见败亡之异。已而哀不寤，身奔于粤，此其效也。[②]

①师古曰：“圣人，孔子也。见，显也。”

②师古曰：“哀二十七年，公欲以越伐鲁而去三桓，公如公孙有山氏，因逊于邾，遂如越。国人施罪于公孙有山氏，而立哀公之子悼公。”

昭帝元凤元年九月，燕有黄鼠衔其尾舞王宫端门中，[①]王往视之，鼠舞如故。王使吏以酒脯祠，鼠舞不休，一日一夜死。近黄祥，时燕刺王旦谋反将死之象也。其月，发觉伏辜。京房易传曰：“诛不原情，厥妖鼠舞门。”[②]

①师古曰：“宫之正门。”

②师古曰：“不原情者，不得其本情。”

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长安城南有鼠衔黄蒿、柏叶，上民冢柏及榆树上为巢，桐柏尤多。[①]巢中无子，皆有干鼠矢数十。时议臣以为恐有水灾。鼠，盗窃小虫，夜出昼匿；今昼去穴而登木，象贱人将居显贵之位也。桐柏，卫思后园所在也。其后，赵皇后自微贱登至尊，与卫后同类。赵后终无子而为害。明年，有鸮焚巢，杀子之异也。[②]天象仍见，甚可畏也。[③]一曰，皆王莽窃位之象云。京房易传曰："臣私禄罔辟，[④]厥妖鼠巢。"

①师古曰："桐柏，本亭名，卫思后于其地葬也。"

②师古曰："鸮，鵄也，音弋全反。"

③师古曰："仍，频也。"

④李奇曰："辟，君也。擅私爵禄，诬罔其君。"

文公十三年，"大室屋坏"。近金沴木，木动也。先是，冬，釐公薨，十六月乃作主。[①]后六月，又吉禘于太庙而致釐公，[②]春秋讥之。经曰："大事于太庙，跻釐公。"[③]左氏说曰：太庙，周公之庙，飨有礼义者也；祀，国之大事也。恶其乱国之大事于太庙，故言大事也。跻，登也，登釐公于愍公上，逆祀也。釐虽愍之庶兄，尝为愍臣，臣子一例，不得在愍上。又未三年而吉禘，前后乱贤父圣祖之大礼，内为貌不恭而狂，外为言不从而僭。故是岁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后年，若是者三，而太室屋坏矣。前堂曰太庙，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象鲁自是陵夷，将堕周公之祀也。[④]穀梁、公羊经曰，世室，鲁公伯禽之庙也。周公称太庙，鲁公称世室。大事者，祫祭也。[⑤]跻釐公者，先祢后祖也。

①师古曰："主，庙主也。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二月乃作主，间有一闰，故十六月也。"

②师古曰："禘，祭也，(二)〔一一〕而祭之。文二年八月而禘，距作主六月也。致谓(外)〔升〕其主于庙。"[12]

③师古曰："跻音子奚反，又音子诣反。"

④师古曰:“堕,毁也,音火规反。”

⑤师古曰:“祫,合也。毁庙及未毁庙之主,皆合祭于太祖。”

景帝三年十二月,吴二城门自倾,大船自覆。刘向以为近金沴木,木动也。先是,吴王濞以太子死于汉,称疾不朝,阴与楚王戊谋为逆乱。城犹国也,其一门名曰楚门,一门曰鱼门。吴地以船为家,以鱼为食。天戒若曰,与楚所谋,倾国覆家。吴王不寤,正月,与楚俱起兵,身死国亡。京房易传曰:“上下咸谗,厥妖城门坏。”①

①师古曰:“谗,惑也,音布内反。”

宣帝时,大司马霍禹所居第门自坏。时禹内不顺,外不敬,见戒不改,卒受灭亡之诛。

哀帝时,大司马董贤第门自坏。时贤以私爱居大位,赏赐无度,骄嫚不敬,大失臣道,见戒不改。后贤夫妻自杀,家徙合浦。

传曰:“言之不从,是谓不艾,①厥咎僭,厥罚恒阳,厥极忧。时则有诗妖,时则有介虫之孽,时则有犬祸,时则有口舌之痾,时则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

①师古曰:“艾读曰乂。”

“言之不从”,从,顺也。“是谓不乂”,乂,治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①诗云:“如蜩如螗,如沸如羹。”②言上号令不顺民心,虚哗愦乱,则不能治海内,失在过差,故其咎僭。僭,差也。刑罚妄加,群阴不附,则阳气胜,故其罚常阳也。旱伤百谷,则有寇难,上下俱忧,故其极忧也。君炕阳而暴虐,③臣畏刑而柑口,④则怨谤之气发于歌谣,故有诗妖。介虫孽者,谓小虫有甲飞扬之类,阳气所生也,于春秋为螽,今谓之蝗,皆其类也。于易,兑为口,犬以吠守,而不可信,言气毁故有犬祸。一曰,旱岁犬多狂死及为怪,亦是也。及人,则多病口喉欹者,故有口舌痾。金色白,故有白眚白祥,凡言伤者,病金气;金气病,则木沴之。其极忧者,顺之,其福曰康宁。刘歆

言传曰时有毛虫之孽。说以为于天文西方参为虎星,故为毛虫。

①师古曰:"易上系之辞也。迩,近也。"

②师古曰:"大雅荡之诗也。蜩,蝉也。螗,蜋也,即蚢蟟也。谓政无文理,虚言蹲沓,如蜩螗之鸣,汤之沸渭,羹之将孰也。蜩音调。螗音唐。蜋音偃。蚢音貂。蟟音聊。渭音下馆反。

③师古曰:"凡言炕阳者,枯涸之意,谓无惠泽于下也。炕音口浪反。"

④师古曰:"柑,笮也,音其廉反。笮音女涉反。"

史记周单襄公与晋郤锜、郤犫、郤至、齐国佐语,①告鲁成公曰:"晋将有乱,三郤其当之虐!夫郤氏,晋之宠人也,(二)〔三〕卿而五大夫,[13]可以戒惧矣。高位实疾颠,厚味实腊毒。②今郤伯之语犯,叔迂,季伐。③犯则陵人,迂则诬人,伐则掩人。有是宠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谁能忍之!虽齐国子亦将与焉。④立于淫乱之国,而好尽言以招人过,⑤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尽言,齐其有虐!"⑥十七年,晋杀三郤。十八年,齐杀国佐。凡此属,皆言不从之咎云。

①师古曰:"单襄公,解已在前。郤锜,驹伯也。郤犫,苦成叔也。郤至,昭子,即温季也。国佐,齐大夫国武子也。"

②师古曰:"颠,仆也。腊,久也。言位高者必速颠仆也,味厚者为毒久。"

③师古曰:"伯,驹伯也。叔,苦成叔也。季,温季也。犯,侵也。迂,夸诞也。伐,矜尚也。"

④师古曰:"与读曰豫。豫于祸。"

⑤苏林曰:"招音翘。招,举也。"师古曰:"尽言,犹极言也。"

⑥师古曰:"言无善人不能受尽言。"

晋穆侯以条之役生太子,名之曰仇;①其弟以千畤之战生,名之曰成师。②师服曰:"异哉,君之名子也!③夫名以制谊,谊以出礼,④礼以体政,政以正民,⑤是以政成而民听;易则生乱。⑥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⑦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师,始兆乱矣,兄其替呼!"⑧及仇嗣立,是为文侯。文侯卒,子昭侯立,封成师于曲沃,号桓叔。⑨后晋人

杀昭侯而纳桓叔，不克。[10]复立昭侯子孝侯，桓叔子严伯杀之。晋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严伯子武公复杀哀侯及其弟，灭之，而代有晋国。[11]

①师古曰："穆侯，僖侯之孙也。条，晋地也。盖以敌来侵己，当战时而生，故取仇忿之义以名子。"

②师古曰："太子之弟，即桓叔也。晦，古亩字也。千晦亦地名，意取能成其师众也。"

③师古曰："师服，晋大夫。"

④师古曰："先制义理然后立名。义理既定，礼由之出。"

⑤师古曰："政以礼成，俗所以正。"

⑥师古曰："反易礼义，则乱生也。"

⑦师古曰："本自古昔而有此名。"

⑧师古曰："替，废也。"

⑨师古曰："昭侯国乱身危，不能自安，故封成师为曲沃伯也。桓，谥也。昭侯叔父，故谓之叔也。"

⑩师古曰："事不遂。"

⑪师古曰："武始并晋国，故称公也。事在桓三年。"

宣公六年，郑公子曼满与王子伯廖语，欲为卿。[①]伯廖告人曰："无德而贪，其在周易丰之离，[②]弗过之矣。"[③]间一岁，郑人杀之。[④]

①师古曰："曼满、伯廖，皆郑大夫也。廖音聊。"

②张晏曰："离下震上，丰。上六变而之离，曰'丰其屋，蔀其家'也。"

③师古曰："言无道德而大其屋，不过三岁，必灭亡也。"

④师古曰："间一岁者，中间隔一岁。"

襄公二十九年，齐高子容与宋司徒见晋知伯，汝齐相礼。[①]宾出，汝齐语知伯曰："二子皆将不免！子容专，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②]专则速及，侈将以其力敝，专则人实敝之，将及矣。"九月，高子出奔燕。

①师古曰："高子容，齐大夫高止也。宋司徒，华定。知伯，晋大夫荀盈也。汝

齐,晋大夫司马侯也。”

②师古曰:“专,自是也。侈,奢泰。”

襄公三十一年正月,鲁穆叔会晋归,告孟孝伯曰:“赵孟将死矣!①其语偷,不似民主;②且年未盈五十,而谆谆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③若赵孟死,为政者其韩子虐!④吾子盍与季孙言之?可以树善,君子也。”⑤孝伯曰:“民生几何,谁能毋偷!⑥朝不及夕,将焉用树!”穆叔告人曰:“孟孙将死矣!吾语诸赵孟之偷也,而又甚焉。”九月,孟孝伯卒。

①师古曰:“穆叔,即叔孙穆子也。孟孝伯,鲁大夫仲孙羯也。赵孟,晋卿赵文子也,名武。前年十月,穆叔与武同会澶泉,至此年正月乃归。”

②师古曰:“偷,苟且。”

③师古曰:“谆谆,重顿之貌也,谆音之闰反。”

④师古曰:“韩子,韩宣子也,名起。”

⑤师古曰:“季孙,谓季武子也,名宿。言韩起有君子之德,方执晋政,可素厚之,以立善也。”

⑥师古曰:“几何,言无多时也。几音居岂反。”

昭公元年,周使刘定公劳晋赵孟,①因曰:“子弁冕以临诸侯,盍亦远绩禹功,而大庇民乎?”②对曰:“老夫罪戾是惧,焉能恤远?吾侪偷食,朝不谋夕,何其长也?”③刘子归,以语王曰:“谚所谓老将知而耄及之者,其赵孟之谓虐!④为晋正卿以主诸侯,而侪于隶人,朝不谋夕,弃神人矣。神怒民畔,何以能久?⑤赵孟不复年矣!”⑥是岁,秦景公弟后子奔晋,⑦赵孟问:“秦君何如?”对曰:“无道。”赵孟曰:“亡虐?”对曰:“何为?一世无道,国未艾也。⑧国于天地,有与立焉,⑨不数世淫,弗能敝也。”赵孟曰:“(天)〔夭〕虐?”[14]对曰:“有焉。”赵孟曰:“其几何?”⑩对曰:“铖闻国无道而年谷和孰,天赞之也,鲜不五稔。”⑪赵孟视荫,曰:“朝夕不相及,谁能待五?”⑫后子出而告人曰:“赵孟将死矣!主民玩岁而愒日,其与几何?”⑬冬,赵孟卒。昭五年,秦景公卒。

①师古曰:"周,周景王也。刘定公,周卿也,食邑于刘,名夏。是时,孟与诸侯会于虢,故就而劳之。"

②师古曰:"时馆于洛汭,因见河洛而美禹功,故言之也。弁冕,冠也。言今服冠冕有国家,何不追绩禹功,而庇荫其人乎?"

③师古曰:"侪,等也。言且得食而已,苟免目前,不能念其长久也。侪音仕皆反。"

④师古曰:"谚,俗所传言也。八十曰耄,乱也。言人年老阅历既多,谓将益智,而又耄乱也。"

⑤师古曰:"言其自比贱隶,而无恤下之心,人为神主,故神人皆去也。"

⑥师古曰:"谓其即死,不复见明年。"

⑦师古曰:"后子,即公子鉏。"

⑧师古曰:"艾读曰刈。刈,绝也。"

⑨师古曰:"言在天地之间,多欲辅助,相与共成立之。"

⑩师古曰:"言当几时也。音居岂反。"

⑪师古曰:"赞,佐助之也。鲜,少也。稔,孰也。谷孰为一稔。言少尚当五年,多则或不啻也。稔音人甚反。"

⑫师古曰:"荫谓日之荫影也。赵孟自以年暮,朝不及夕,故言五年不可待也。荫读与阴同。"

⑬师古曰:"玩,爱也。愒,贪也。与几何,言不能久也。愒音口盖反。"

昭公元年,楚公子围会盟,[①]设服离卫。[②]鲁叔孙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③]伯州犁曰:"此行也,辞而假之寡君。"[④]郑行人子羽曰:"假不反矣。"[⑤]伯州犁曰:"子姑忧子晳之欲背诞也。"[⑥]子羽曰:"假而不反,子其无忧虐?"[⑦]齐国子曰:"吾代二子闵矣。"[⑧]陈公子招曰:"不忧何成?二子乐矣!"[⑨]卫齐子曰:"苟或知之,虽忧不害。"[⑩]退会,子羽告人曰:"齐、卫、陈大夫其不免乎!国子代人忧,子招乐忧,齐子虽忧弗害。夫弗及而忧,与可忧而乐,与忧而弗害,皆取忧之道也。[⑪]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⑫]三大夫兆忧矣,能无至乎![⑬]言以知物,其是

之谓矣。”⑭

①师古曰:“围,楚恭王之子也。时为楚令尹,与齐、宋、卫、陈、蔡、郑会于虢。”

②张晏曰:“设服者,设人君之服。离卫者,二人执戈在前也。”师古曰:“离列人君之侍卫也。”

③师古曰:“穆子,叔孙豹也。言其服美似人君也。”

④师古曰:“伯州犁,楚太宰也。言受楚王之命,假以此礼耳。盖为其令尹文过。”

⑤师古曰:“行人,官名。子羽,公孙挥字也。假不反矣,言将遂为君。”

⑥应劭曰:“子晳攻杀伯有,今又背盟,欲复作乱也。”师古曰:“子晳,郑大夫公孙黑也。背诞者,背命放诞,欲为乱也。子且自忧此,无忧令尹不反戈也。”

⑦师古曰:“言令尹将图为君,则楚国有难,子亦有忧也。”

⑧应劭曰:“闵,忧也。二子,伯州犁,行人子羽也。”师古曰:“国子,齐大夫国弱也。二子,谓王子围及伯州犁也。围以是年篡位,而不能令终,州犁亦为围所杀,故言可闵。应说非也。”

⑨应劭曰:“言国有忧,己乃得以成功也。”师古曰:“招,陈公子,哀公弟也。言因忧以成事,事成而乐也。招音韶。”

⑩师古曰:“齐子,卫大夫齐恶也。言先知为备,虽有忧难,无所损害。”

⑪师古曰:“弗及而忧,谓忧不及己而妄忧也。”

⑫师古曰:“太誓,周书也。”

⑬师古曰:“兆忧,谓开忧兆也。”

⑭师古曰:“物,类也。察其所言,以知祸福之类。”

昭公十五年,晋籍谈如周葬穆后,① 既除丧而燕,② 王曰:“诸侯皆有以填抚王室,晋独无有,何也?”③ 籍谈对曰:“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故能荐彝器。④ 晋居深山,戎翟之与邻,拜戎不暇,其何以献器?”王曰:“叔氏其忘诸乎!⑤ 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其反亡分乎?⑥ 昔而高祖司晋之典籍,⑦ 以为大正,故曰籍氏。女,司典之后也,何故忘之?”籍谈不能对。宾出,王曰:“籍父其无后乎! 数典而忘其祖。”⑧ 籍谈归,以语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终乎! 吾闻所乐必卒焉。⑨ 今王乐

忧,若卒以忧,不可谓终。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⑩于是乎以丧宾燕,又求彝器,乐忧甚矣。三年之丧,虽贵遂服,礼也。⑪王虽弗遂,燕乐已早。⑫礼,王之大经也;一动而失二礼,无大经矣。⑬言以考典,典以志经。⑭忘经而多言举典,将安用之!”

①师古曰:“籍谈,晋大夫也。穆后,周景王之后谥穆也。”

②师古曰:“燕与宴同。”

③师古曰:“填抚王室,谓献器物也。填音竹刃反。”

④师古曰:“明器,明德之器也。彝器,常可宝用之器也。”

⑤师古曰:“叔,籍谈字也。一曰叔父之使,故谓之叔氏也。”

⑥师古曰:“分音扶问反。”

⑦师古曰:“而亦汝。”

⑧师古曰:“忘祖业。”

⑨师古曰:“言志之所乐,终于此事。”

⑩师古曰:“为太子三年,妻死三年乃娶,达子之志。言三年之丧,二后及太子也。”

⑪师古曰:“遂犹竟。”

⑫师古曰:“天子除丧,当在卒哭,今适既葬,故讥其早也。”

⑬师古曰:“经谓常法也。既不遂服,又即宴乐,是失二礼。”

⑭师古曰:“考,成也。志,记也。”

哀公十六年,孔丘卒,公诔之曰:“(昊)〔旻〕天不吊,[15]不憖遗一老,俾屏予一人。”①子赣曰:“君其不殁于鲁乎?夫子之言曰:‘礼失则昏,名失则愆。’②失志为昏,失所(谓)〔为〕愆。[16]生弗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称‘予一人’,非名也。③君两失之。”二十七年,公孙于邾,④遂死于越。⑤

①应劭曰:“憖,且辞也。言(昊)〔旻〕天不善于鲁,不且遗一老,使屏蔽我一人也。”师古曰:“憖音鱼觐反。”

②师古曰:“夫子谓孔子也。昏谓惑也。愆,过也。”

③师古曰:“天子自称曰‘予一人’,非诸侯之号,故云非名。”

④师古曰:“孙读曰逊。”

⑤师古曰:“已解于上。”

庶征之恒阳,刘向以为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祀,谓之大雩。不伤二谷,谓之不雨。京房易传曰:“欲德不用兹谓张,[①]厥灾荒。荒,旱也,其旱阴云不雨,变而赤,因而除。师出过时兹谓广,[②]其旱不生。上下皆蔽兹谓隔,其旱天赤三月,时有雹杀飞禽。上缘求妃兹谓僭,[③]其旱三月大温亡云。居高台府,兹谓犯阴侵阳,其旱万物根死,数有火灾。庶位逾节兹谓僭,其旱泽物枯,为火所伤。”

①孟康曰:“欲得贤者而不用,人君徒张此意。”

②李奇曰:“广音旷。”韦昭曰:“谓怨旷也。”

③师古曰:“缘,历也。言历众处而求妃妾也。”

釐公二十一年“夏,大旱”。董仲舒、刘向以为齐(威)〔桓〕既死,[17]诸侯从楚,釐尤得楚心。楚来献捷,释宋之执。[①]外倚强楚,炕阳失众,又作南门,劳民兴役。[②]诸雩旱不雨,略皆同说。

①师古曰:“谓此年楚执宋公以伐宋,冬使宜申来献捷,十二月盟于薄,释宋公也。”

②师古曰:“南门本名稷门,更改高大而作之。事在二十年。”

宣公七年“秋,大旱”。是夏,宣与齐侯伐莱。[①]

①师古曰:“莱国即东莱黄县也。”

襄公五年“秋,大雩”。先是宋鱼石𠓛楚,[①]楚伐宋,取彭城以封鱼石。[②]郑畔于中国而附楚,[③]襄与诸侯共围彭城,[④]城郑虎牢以御楚。[⑤]是岁郑伯使公子发来聘,[⑥]使大夫会吴于善道。[⑦]外结二国,内得郑聘,有炕阳动众之应。

①师古曰:“𠓛,古奔字也。事在成十五年。鱼石,宋左师也,公子目夷之曾孙

也。”

②师古曰:“事在成十八年。”

③师古曰:“自鄢陵战后,郑遂不服,故诸侯屡侵伐之。”

④师古曰:“谓襄元年使仲孙蔑会晋栾黡、宋华元、卫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围彭城。”

⑤师古曰:“事在二年。武牢本郑邑,时已属晋,盖追言之。”

⑥师古曰:“公子发,郑穆公之子,子产之父也,字子国。”

⑦师古曰:“使仲孙蔑会吴也。善道,地名。”

八年“九月,大雩”。时作三军,季氏盛。①

①师古曰:“万二千五百人为军。鲁本立上下二军,皆属于公,有事则三卿递帅之而征伐。今季氏欲专其人,故增立中军,三卿各主其一也。事在十一年。”

二十八年“八月,大雩”。先是,比年晋使荀吴、齐使庆封来聘,① 是夏邾子来朝。襄有炕阳自大之应。

①师古曰:“比年,频年也。荀吴,晋大夫,即荀偃之子也,二十六年晋侯使来聘。庆封,齐大夫也,二十七年齐侯使来聘。”

昭公三年“八月,大雩”。刘歆以为昭公即位年十九矣,犹有童心,居丧不哀,炕阳失众。

六年“九月,大雩”。先是莒牟夷以二邑来奔,① 莒怒伐鲁,叔弓帅师,距而败之,昭得入晋。② 外和大国,内获二邑,取胜邻国,有炕阳动众之应。

①师古曰:“事在五年。牟夷,莒大夫也。二邑,谓牟娄及防兹也。”

②师古曰:“叔弓,鲁大夫。时昭公适欲朝晋,而遇莒人来讨,将不果行。叔弓既败莒师,公乃得去。故传云成礼大国,以为援好也。”

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公母夫人归氏薨,昭不戚,又大蒐于比蒲。① 晋叔向曰:“鲁有大丧而不废蒐。国不恤丧,不忌君也;君亡戚容,不顾亲也,殆其失国。”与三年同占。

①师古曰:"事在昭十一年。归氏,胡国之女。归姓,即齐归也。齐,谥也。蒐谓聚而众田猎也。比蒲,鲁地名。比音毗。"

二十四年"八月,大雩"。刘歆以为左氏传二十三年邾师城翼,还经鲁地,①鲁袭取邾师,获其三大夫。②邾人诉于晋,晋人执我行人叔孙婼,③是春乃归之。

①师古曰:"翼,邾邑也。经者,道出其中也。鲁地,谓武城也。"

②师古曰:"谓徐鉏、丘弱、茅地也。"

③师古曰:"叔孙昭子也。婼音丑略反。"

二十五年"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旱甚也。刘歆以为时后氏与季氏有隙。①又季氏之族有淫妻为谗,使季平子与族人相恶,皆共谮平子。②子家驹谏曰:"谗人以君侥幸,不可。"③昭公遂伐季氏,为所败,出奔齐。

①师古曰:"后氏,郈昭伯也。季氏,季平子也。季、郈之鸡斗,季氏芥其鸡,郈子为之金距。平子怒,益宫于郈氏,且责让之,故郈昭伯怨之。"

②师古曰:"谓平子庶叔父公鸟之妻季姒与雍人檀通,而谮季氏之族人季公亥、公思展,故平子杀思展,以故族人皆怨之。"

③师古曰:"子家驹即子家懿伯,庄公之玄孙也。一名羁。"

定公(十)〔七〕年[18]"九月,大雩"。先是定公自将侵郑,归而城中城。二大夫帅师围邾。①

①师古曰:"事并在六年。中城,鲁之邑也。二大夫谓季孙斯、仲孙何忌。"

严公三十一年"冬,不雨"。是岁,一年而三筑台,①奢侈不恤民。

①师古曰:"是年春筑台于郎,夏筑台于薛,秋筑台于秦。秦、郎、薛,皆鲁地。"

釐公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先是者,严公夫人与公子庆父淫,而杀二君。①国人攻之,夫人逊于邾,庆父奔莒。釐公即位,南败邾,②东败莒,获其大夫。③有炕阳之应。

①师古曰:"庆父,桓公之子,庄公弟也。二君,谓子般及闵公。"

②师古曰:"谓元年公败邾师于偃。"

③师古曰:"谓元年公子友帅师败莒师于酅,获莒挐也。"

文公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文公即位,天子使叔服会葬,[①]毛伯赐命。[②]又会晋侯于戚。[③]公子遂如齐纳币。[④]又与诸侯盟。[⑤]上得天子,外得诸侯,沛然自大。[⑥]跻僖公主。大夫始颛事。[⑦]

①师古曰:"叔服,周之内史也,叔氏,服字。会葬,葬僖公。"

②师古曰:"亦天子使之也。毛伯,周之卿士。毛,国;伯,爵也。赐命者,赐以命圭为瑞信也。"

③师古曰:"谓大夫公孙敖会之也。戚,卫邑,在顿丘卫县西。"

④师古曰:"纳玄纁之币,谓公为婚于齐。"

⑤师古曰:"谓公孙敖会宋公、陈侯、郑伯、晋士穀盟于垂陇也。垂陇,郑地。"

⑥师古曰:"沛音普大反。"

⑦师古曰:"谓季孙行父也。颛读与专同。"

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公子遂会四国而救郑。[①]楚使越椒来聘。[②]秦人归禭。[③]有炕阳之应。

①师古曰:"谓九年楚人伐郑,公子遂会晋人、宋人、卫人、许人以救之。"

②师古曰:"越椒,楚大夫名也。事亦在九年。"

③师古曰:"谓九年秦人来归僖公及成风之禭也。凡问丧者,衣服曰禭。成风,僖公之母也。成,谥也。风,姓也。禭音遂。"

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曹伯、杞伯、滕子来朝,[①]邾伯来奔,[②]秦伯使遂来聘,[③]季孙行父城诸及郓。[④]二年之间,五国趋之,内城二邑。炕阳失众。一曰,不雨而五谷皆熟,异也。文公时,大夫始颛盟会,公孙敖会晋侯,又会诸侯盟于垂陇。故不雨而生者,阴不出气而私自行,以象施不由上出,臣下作福而私自成。一曰,不雨近常阴之罚,君弱也。

①师古曰:"十一年曹伯来朝,十二年杞伯、滕子来朝。"

②师古曰:"事在十二年。郝,国;伯,爵也。"

③师古曰:"事在十二年。遂,秦大夫名,即左氏所谓西乞术。"

④师古曰:"事在十二年。诸、鄆,二邑名也。诸即琅邪诸县也。"

惠帝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溪谷绝。先是发民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是岁城乃成。

文帝三年秋,天下旱。是岁夏,匈奴右贤王寇侵上郡,诏丞相灌婴发车骑士八万五千人诣高奴,[①]击右贤王走出塞。其秋,济北王兴居反,使大将军讨之,皆伏诛。

①师古曰:"即上郡之县。"

后六年春,天下大旱。先是发车骑材官屯广昌,[①]是岁二月复发材官屯陇西。后匈奴大入上郡、云中,烽火通长安,三将军屯边,[②]又三将军屯京师。[③]

①师古曰:"武都之县。"

②师古曰:"谓以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将军屯飞狐,故楚相苏意为将军屯句注,将军张武屯北地。"

③师古曰:"谓河内太守周亚夫为将军次细柳,宗正刘礼为将军次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次棘门。"

景帝中三年秋,大旱。

武帝元光六年夏,大旱。是岁,四将军征匈奴。[①]

①师古曰:"谓车骑将军卫青出上谷,骑将军公孙敖出代,轻车将军公孙贺出云中,骁骑将军李广出雁门。"

元朔五年春,大旱。是岁,六将军众十馀万征匈奴。[①]

①师古曰:"谓卫青将六将军兵也。六将军者,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大仆公孙贺为骑将军,代相李蔡为轻车将军,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为将军,出右北平。"

元狩三年夏,大旱。是岁发天下故吏伐棘上林,穿昆明池。

天汉元年夏,大旱;其三年夏,大旱。先是贰师将军征大宛还。天汉元年,发適民。①二年夏,三将军征匈奴,②李陵没不还。

①师古曰:"適读曰谪。"

②师古曰:"谓贰师将军三万骑出酒泉,因杅将军出西河,骑都尉李陵将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也。"

征和元年夏,大旱。是岁发三辅骑士闭长安城门,大搜,始治巫蛊。明年,卫皇后、太子败。

昭帝始元六年,大旱。先是大鸿胪田广明征益州,暴师连年。

宣帝本始三年夏,大旱,东西数千里。先是五将军众二十万征匈奴。①

①师古曰:"本始三年,御史大夫田广明为祁连将军,后将军赵充国为蒲类将军,云中太守田顺为武牙将军,及渡辽将军范明友、前将军韩增,凡五将军,兵十五万骑。校尉常惠持节护乌孙兵,咸击匈奴,是为二十万众也。"

神爵元年秋,大旱。是岁,后将军赵充国征西羌。

成帝永始三年、四年夏,大旱。

左氏传晋献公时童谣曰:"丙〔子〕之晨,[19]龙尾伏辰,袀服振振,取虢之旂。①鹑之贲贲,天策焞焞,火中成军,虢公其奔。"②是时虢为小国,介夏阳之阨,怙虞国之助,③亢衡于晋,有炕阳之节,失臣下之心。晋献伐之,问于卜偃曰:"吾其济乎?"④偃以童谣对曰:"克之。十月朔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鹑火中,必此时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晋师灭虢,虢公丑奔周。周十二月,夏十月也。言天者以夏正。

①师古曰:"徒歌曰谣。袀服,黑衣。振振,袀服之貌也。袀音(匀)〔均〕,[20]又音弋春反。振音只人反。"

②师古曰:"(奔)〔贲〕音奔。[21]焞音吐敦反,又音敦。奔,古奔字。"

③师古曰:"介,隔也。"

④师古曰:"卜偃,晋大夫主卜者。"

史记晋惠公时童谣曰:"恭太子更葬兮,后十四年,晋亦不昌,昌乃在其兄。"是时,惠公赖秦力得立,立而背秦,内杀二大夫,[①] 国人不说。[②]及更葬其兄恭太子申生而不敬,故诗妖作也。后与秦战,为秦所获,立十四年而死。晋人绝之,更立其兄重耳,是为文公,遂伯诸侯。[③]

①师古曰:"谓里克、丕郑。"

②师古曰:"说读曰悦。"

③师古曰:"伯读曰霸。"

左氏传文、成之世童谣曰:"鹳之鹆之,公出辱之。[①]鹳鹆之羽,公在外野,往馈之马。[②]鹳鹆跦跦,公在乾侯,[③]征褰与襦。[④]鹳鹆之巢,远哉遥遥,[⑤]裯父丧劳,宋父以骄。[⑥]鹳鹆鹳鹆,往歌来哭。"[⑦]至昭公时,有鹳鹆来巢。公攻季氏,败,出奔齐,居外野,次乾侯。八年,死于外,归葬鲁。昭公名裯。公子宋立,是为定公。

①师古曰:"鹳音劝。鹆音欲。"

②师古曰:"馈亦馲字。"

③臣瓒曰:"乾侯,在魏郡斥丘县。"师古曰:"跦跦,跳行貌也。跦音诛。乾音干。"

④师古曰:"征,求也。褰,袴也。言公出外求袴襦之服。"

⑤师古曰:"摇摇,不安之貌。"

⑥师古曰:"父读曰甫。甫者,男子之通号,故云裯甫、宋甫也。言昭公欲去季氏,不遂而出,故曰丧劳。定公无德于下,坐致君位,故曰以骄。"

⑦师古曰:"谓昭公生时出奔,死乃以丧归之。"

元帝时童谣曰:"井水溢,灭灶烟,灌玉堂,流金门。"至成帝建始二年三月戊子,北宫中井泉稍上,溢出南流,象春秋时先有鹳鹆之谣,而后有来巢之验。井水,阴也;灶烟,阳也;玉堂、金门,至尊之居:象阴盛而灭阳,窃有宫室之应也。王莽生于元帝初元四年,至成帝封侯,为三公辅政,因以篡位。

成帝时童谣曰:"燕燕尾涎涎,[①]张公子,时相见。木门仓琅根,燕

飞来,啄皇孙,皇孙死,燕啄矢。”其后帝为微行出游,常与富平侯张放俱称富平侯家人,过(河阳)〔阳阿〕主作乐,[22]见舞者赵飞燕而幸之,故曰“燕燕尾涎涎”,美好貌也。张公子谓富平侯也。“木门仓琅根”,谓宫门铜锾,②言将尊贵也。后遂立为皇后。弟昭仪贼害后宫皇子,卒皆伏辜,所谓“燕飞来,啄皇孙,皇孙死,燕啄矢”者也。

①师古曰:“涎涎,光泽貌也,音徒见反。”

②师古曰:“门之铺首及铜锾也。铜色青,故曰仓琅。铺首衔环,故谓之根。锾读与环同。”

成帝时歌谣又曰:“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桂树华不实,黄爵巢其颠。故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桂,赤色,汉家象。华不实,无继嗣也。王莽自谓黄,象黄爵巢其颠也。

严公十七年“冬,多麋”。刘歆以为毛虫之孽为灾。刘向以为麋色青,近青祥也。麋之为言迷也,盖牝兽之淫者也。是时,严公将取齐之淫女,其象先见,天戒若曰,勿取齐女,淫而迷国。严不寤,遂取之。夫人既入,淫于二叔,终皆诛死,①几亡社稷。②董仲舒指略同。京房易传曰:“废正作淫,大不明,国多麋。”又曰:“震遂泥,③厥咎国多麋。”

①师古曰:“谓庆父缢死,叔牙鸩卒,齐人杀哀姜也。”

②师古曰:“谓子般、闵公前后见杀,而齐侯欲取鲁国也。几音钜依反。”

③李奇曰:“从三至五,有坎象。坎为水,四为泥在水中,故曰震遂泥。泥者,泥溺于水,不能自拔,道未光也。或以为溺于淫女,故其妖多麋。麋,迷也。”师古曰:“此易震卦九四爻辞也。泥音乃计反。”

昭帝时,昌邑王贺闻人声曰“熊”,视而见大熊。左右莫见,以问郎中令龚遂,遂曰:“熊,山野之兽,而来入宫室,王独见之,此天戒大王,恐宫室将空,危亡象也。”贺不改寤,后卒失国。

左氏传襄公十七年十一月甲午,宋国人逐獑狗,①獑狗入于华臣氏,②国人从之。臣惧,遂奔陈。先是臣兄阅为宋卿,③阅卒,臣使贼杀

闵家宰,遂就其妻。宋平公闻之,曰:"臣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乱宋国之政。"欲逐之。左师向戌曰:"大臣不顺,国之耻也,不如盖之。"④公乃止。华臣炕暴失义,内不自安,故犬祸至,以奔亡也。

①师古曰:"猘,狂也,音征例反。"

②师古曰:"华臣,华元之子也。"

③师古曰:"为右师。"

④师古曰:"向戌,宋桓公曾孙也。盖谓覆掩其事也。"

高后八年三月,祓霸上,①还过枳道,见物如仓狗,檄高后掖,②忽而不见。卜之,赵王如意为祟。遂病掖伤而崩。先是高后鸩杀如意,支断其母戚夫人手足,榷其(服)〔眼〕以为人彘。③[23]

①师古曰:"祓者,除恶之祭也,音废。"

②师古曰:"檄谓拘持之也。檄音戟。拘音居足反。"

③师古曰:"榷谓敲击去其精也。榷音口角反。凡言彘者,皆豕之别名。"

文帝后五年六月,齐雍城门外有狗生角。①先是帝兄齐悼惠王亡后,帝分齐地,立其庶子七人皆为王。②兄弟并强,有炕阳心,故犬祸见也。犬守御,角兵象,在前而上鄉者也。③犬不当生角,犹诸侯不当举兵鄉京师也。天之戒人蚤矣,④诸侯不寤。后六年,吴、楚畔,济南、胶西、胶东三国应之,举兵至齐。齐王犹与城守,⑤三国围之。会汉破吴、楚,因诛四王。故天狗下梁而吴、楚攻梁,狗生角于齐而三国围齐。汉卒破吴、楚于梁,诛四王于齐。京房易传曰:"执政失,下将害之,厥妖狗生角。君子苟免,小人陷之,厥妖狗生角。"

①师古曰:"雍城门者,齐门名也。春秋左氏传平阳之役,赵武及秦周伐雍门之(狄)〔荻〕是也。"[24]

②师古曰:"谓齐孝王将闾、济北王志、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胶西王卬、济南王辟光,并城阳恭王喜,是谓七王。"

③师古曰:"鄉读曰向。次下亦同。"

④师古曰:"蚤,古早字。"

⑤师古曰:“与读曰豫。”

景帝三年二月,邯郸狗与彘交。悖乱之气,近犬豕之祸也。[1]是时赵王遂悖乱,与吴、楚谋为逆,遣使匈奴求助兵,卒伏其辜。犬,兵革失众之占;[2]豕,北方匈奴之象。逆言失听,交于异类,以生害也。京房易传曰:“夫妇不严,厥妖狗与豕交。兹谓反德,国有兵革。”

①师古曰:“悖,惑也,音布内反。此下亦同。”

②如淳曰:“犬吠守,似兵革外附它类,失众也。”

成帝河平元年,长安男子石良、刘音相与同居,[1]有如人状在其室中,击之,为狗,走出。去后有数人被甲持兵弩至良家,良等格击,或死或伤,皆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

①师古曰:“二人共止一室。”

鸿嘉中,狗与彘交。

左氏昭公二十四年十月癸酉,王子鼁以成周之宝圭湛于河,[1]幾以获神助。[2]甲戌,津人得之河上,阴不佞取将卖之,则为石。[3]是时王子鼁篡天子位,万民不鄉,号令不从,[4]故有玉变,近白祥也。癸酉人而甲戌出,神不享之验云。玉化为石,贵将为贱也。后二年,子鼁奔楚而死。

①师古曰:“以祭河也。尔雅曰:‘祭川曰浮沈。’湛读曰沈。后皆类此。”

②师古曰:“幾读曰冀。”

③师古曰:“阴不佞,周大夫也。”

④师古曰:“鄉读曰向。”

史记秦始皇帝三十六年,郑客从关东来,至华阴,望见素车白马从华山上下,知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1]持璧与客曰:“为我遗镐池君。”[2]因言“今年祖龙死”。[3]忽不见。郑客奉璧,即始皇二十八年过江所湛璧也。与周子鼁同应。是岁,石陨于东郡,民或刻其石曰:“始皇

死而地分。”此皆白祥,炕阳暴虐,号令不从,孤阳独治,群阴不附之所致也。一曰,石,阴类也,阴持高节,臣将危君,赵高、李斯之象也。始皇不畏戒自省,反夷灭其旁民,而燔烧其石。是岁始皇死,后三年而秦灭。

①师古曰:“于道上住而待此车马。”

②张晏曰:“武王居镐,镐池君则武王也。武王伐商,故神云始皇荒淫若纣矣,今亦可伐也。”孟康曰:“长安西南有镐池。”师古曰:“镐池在昆明池北。此直江神告镐池之神,云始皇将死耳,无豫于武王也。张说失矣。”

③苏林曰:“祖,始也。龙,人君象。谓始皇也。”

孝昭元凤三年正月,泰山莱芜山南匈匈有数千人声。民视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三石为足。石立处,有白乌数千集其旁。眭孟以为石阴类,下民象,泰山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处,当有庶人为天子者。孟坐伏诛。京房易传曰:“‘复,崩来无咎。’[①]自上下者为崩,厥应泰山之石颠而下,[②]圣人受命人君虏。”又曰:“石立如人,庶士为天下雄。立于山,同姓;平地,异姓。立于水,圣人;于泽,小人。”

①师古曰:“复卦之辞也。今易崩字作朋也。”

②师古曰:“颠,坠也。”

天汉元年三月,天雨白毛;三年八月,天雨白氂。[①]京房易传曰:“前乐后忧,厥妖天雨羽。”又曰:“邪人进,贤人逃,天雨毛。”

①师古曰:“凡言氂者,毛之强曲者也,音力之反。”

史记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①]金震,木动之也。是时周室衰微,刑重而虐,号令不从,以乱金气。鼎者,宗庙之宝器也。宗庙将废,宝鼎将迁,故震动也。是岁晋三卿韩、魏、赵篡晋君而分其地,威烈王命以为诸侯。天子不恤同姓,而爵其贼臣,天下不附矣。后三世,周致德祚于秦。[②]其后秦遂灭周,而取九鼎。九鼎之震,木渗金,失众甚。

①孟康曰:“威烈,一王之谥也,六国时也。”师古曰:“即赧王之高祖也。”

②晋灼曰:"赧王奔秦,献其邑,此谓致德祚也。"

成帝元延元年正月,长安章城门门牡自亡,① 函谷关次门牡亦自亡。②京房易传曰:"饥而不损兹谓泰,厥灾水,厥咎牡亡。"妖辞曰:"关动牡飞,辟为亡道臣为非,厥咎乱臣谋篡。"③故谷永对曰:"章城门通路寝之路,函谷关距山东之险,城门关守国之固,固将去焉,故牡飞也。"

①晋灼曰:"西出南头第一门也。牡是出钥者。"师古曰:"牡所以下闭者也,亦以铁为之,非出钥也。"

②韦昭曰:"函谷关边小门也。"师古曰:"非行人出入所由,盖关司曹府所在之门也。"

③李奇曰:"易妖变传辞。"

【校勘记】

〔1〕 唯金沴(水)〔木〕。 景祐、殿本都作"木"。朱一新说作"木"是。

〔2〕 左氏(使)〔传〕桓公十三年, 景祐、殿、局本都作"传",此误。

〔3〕 成肃公受(娠)〔脤〕于社,景祐、殿本都作"脤",此误,局本亦误。

〔4〕 劝杀(威)〔桓〕公, 景祐、殿本都作"桓"。

〔5〕 徵,(澄)〔證〕也。 景祐、殿、局本都作"證"。朱一新说作"證"是。

〔6〕 犹(玦)〔决〕,去不反意也。 景祐、殿本都作"决"。王先谦说作"决"是。

〔7〕 郑公子士〔洩〕 殿本有"洩"字。朱一新说有"洩"字是。按景祐本无,杨树达以为不当有。

〔8〕 高九(尺)〔寸〕, 景祐、殿本都作"寸"。朱一新说作"寸"是。

〔9〕 史(嚚)〔鼜〕殿本作"鼜"。王先谦说作"鼜"是。

〔10〕 (反)〔及〕后为悼王。 景祐、殿本都作"及"。朱一新说"反""及"均误,当作"也"。

〔11〕 (无)〔亡〕仪,无礼仪也。 景祐、殿本都作"亡"。王先谦说作"亡"是。

〔12〕 (二)〔一一〕而祭之。致谓(外)〔升〕其主于庙。 朱一新说汪本"二"作"一一","外"作"升",是。按景祐、殿本同汪本。

〔13〕 (二)〔三〕卿而五大夫, 景祐本作"三"。朱一新说作"三"是。

〔14〕 (天)〔夭〕虐？ 王念孙说当从景祐本作"夭"，下文"其几何"正承"夭"字言之。

〔15〕 (昊)〔旻〕天不吊，景祐、殿本都作"旻"，注同。按左传作"旻"。

〔16〕 失所(谓)〔为〕愆。 景祐、殿本都作"为"。

〔17〕 齐(威)〔桓〕既死， 景祐、殿本都作"桓"。

〔18〕 定公(十)〔七〕年 苏舆说据春秋经，定十年无大雩事。其书"九月大雩"，在定七年。"十"疑"七"之误。

〔19〕 丙〔子〕之晨， 景祐本有"子"字。王念孙说景祐本是。

〔20〕 袀音(匀)〔均〕， 景祐、殿本都作"均"。

〔21〕 (犇)〔贲〕音奔。 殿本作"贲"。王先谦说作"贲"是。

〔22〕 过(河阳)〔阳阿〕主作乐， 何焯、王念孙都说当作"阳阿"。

〔23〕 權其(服)〔眼〕以为人彘。 钱大昭说"服"当作"眼"。按景祐、殿本都作"眼"。

〔24〕 伐雍门之(获)〔萩〕是也。 朱一新说汪本作"萩"是。按左传襄十八年文作"萩"。

汉书卷二十七中之下

五行志第七中之下

传曰:"视之不明,是谓不悊,厥咎舒,厥罚恒奥,[①]厥极疾。[②]时则有草妖,时则有羸虫之孽,[③]时则有羊祸,时则有目痾,时则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

①师古曰:"奥读曰燠。燠,暖也,音於六反。其下并同。"

②韦昭曰:"以疾为罚。"

③师古曰:"螽、蜮之类无鳞甲毛羽,故谓之羸虫也。音郎果反。"

"视之不明,是谓不悊",悊,知也。诗云:"尔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尔德,以亡背亡仄。"[①]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则不能知善恶,亲近习,长同类,[②]亡功者受赏,有罪者不杀,百官废乱,失在舒缓,故其咎舒也。盛夏日长,暑以养物,政弛缓,故其罚常奥也。奥则冬温,春夏不和,伤病民人,故极疾也。诛不行则霜不杀草,蠡臣下则杀不以时,[③]故有草妖。凡妖,貌则以服,言则以诗,听则以声。视则以色者,五色物之大分也,在于眚祥,故圣人以为草妖,失秉之明者也。[④]温奥生虫,故有羸虫之孽,谓蜮螣之类[⑤]当死不死,未当生而生,或多于故而为灾也。刘歆以为属思心不容。于易,刚而包柔为离,[⑥]离为火为目。羊上角下(号)〔蹏〕,[1]刚而包柔,羊大目而不精明,视气毁故有羊祸。一曰,暑岁羊多疫死,及为怪,亦是也。及人,则多病目者,故有目痾。火色赤,故有赤眚赤祥。凡视伤者病火气,火气伤则水沴之。其极疾者,顺之,其福曰寿。[⑦]刘歆视传曰有羽虫之孽,鸡祸。说以为于天文南方喙为鸟

星,故为羽虫;祸亦从羽,故为鸡;鸡于易自在巽。说非是。庶徵之恒奥,刘向以为春秋亡冰也。小奥不书,无冰然后书,举其大者也。京房易传曰:"禄不遂行兹谓欺,厥咎奥,雨雪四至而温。臣安禄乐逸兹谓乱,奥而生虫。知罪不诛兹谓舒,其奥,夏则暑杀人,冬则物华实。重过不诛,兹谓亡徵,其咎当寒而奥六日也。"

①师古曰:"大雅荡之诗也。言不别善恶,有逆背倾仄者,有堪为卿大夫者,皆不知之也。仄,古侧字。"

②师古曰:"习,狎也。近狎者则亲爱之,同类者则长益也。"

③师古曰:"繇读与由同,言诛罚由于臣下。"

④师古曰:"谓失所执之权也。音彼命反。"

⑤师古曰:"螟食苗心,螣食苗叶之虫也。螟音冥。螣音徒得反。"

⑥师古曰:"两阳居外,一阴在内,故云刚包柔。"

⑦李奇曰:"于六极之中为疾者,逆火气,致疾病也。能顺火气,则祸更为福。"

桓公十五年"春,亡冰"。刘向以为周春,今冬也。先是连兵邻国,三战而再败也,[①]内失百姓,外失诸侯,不敢行诛罚,郑伯突篡兄而立,公与相亲,[②]长养同类,不明善恶之罚也。[③]董仲舒以为象夫人不正,阴失节也。[④]

①师古曰:"三战者,谓十年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十二年与郑师伐宋战于宋,十三年会纪侯、郑伯及齐侯、宋公、卫侯、燕人战也。再败者,谓郎之战,穀梁传曰'以吾败也',又宋之战,穀梁亦曰'讳败,举其可道者也'。据左氏传、公羊、穀梁,亦曰无冰,并在十四年,今此云十五年,未详其意。"

②师古曰:"突,郑庄公子,即厉公也。兄谓太子忽,即昭公也。庄公既卒,突因宋庄公之宠而得立,遂使昭公奔卫,故云篡兄也。公与相亲者,谓十五年突为祭仲所逐奔蔡,遂居栎,而昭公入,公再与诸侯伐郑,谋纳厉公。"

③师古曰:"言桓篡立,与突志同;故曰长养同类。"

④师古曰:"夫人姜氏通于齐侯,故云不正。"

成公元年"二月,无冰"。董仲舒以为方有宣公之丧,君臣无悲哀之

心,而炕阳,作丘甲。[①]刘向以为时公幼弱,政舒缓也。

①师古曰:"时宣公薨始逾年,故云有丧也。丘甲,解在刑法志。"

襄公二十八年"春,无冰"。刘向以为先是公作三军,有侵陵用武之意,[①]于是邻国不和,伐其三鄙,[②]被兵十有馀年,因之以饥馑,百姓怨望,臣下心离,公惧而弛缓,不敢行诛罚,[③]楚有夷狄行,公有从楚心,不明善恶之应。[④]董仲舒指略同。一曰,水旱之灾,寒暑之变,天下皆同,故曰"无冰",天下异也。桓公杀兄弑君,外成宋乱,与郑易邑,背畔周室。[⑤]成公时,楚横行中国,[⑥]王札子杀召伯、毛伯,[⑦]晋败天子之师于贸戎,[⑧]天子皆不能讨。襄公时,天下诸侯之大夫皆执国权,[⑨]君不能制。渐将日甚,善恶不明,诛罚不行。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亡寒岁,秦灭亡奥年。

①师古曰:"作三军者,季氏欲专其权,非公本意,此说非也。侵陵用武者,谓入鄆取邿也。邿音诗。"

②师古曰:"谓十二年三月,十四年夏,莒人伐我东鄙。十五年夏,齐侯伐我北鄙。秋,邾人伐我南鄙。十六年三月,齐侯伐我北鄙。"

③师古曰:"弛,放也,音式尔反。

④师古曰:"有从楚心,谓二十八年公朝于楚。"

⑤师古曰:"隐摄公位,又桓之兄,故云杀兄弑君也。成宋乱者,谓宋华父督弑其君殇公及其大夫孔父,以郜大鼎赂公,公会齐侯、郑伯于稷而平其乱也。与郑易邑,谓以太山之田易许田也。许田者,鲁朝宿之邑也,而以与郑,明鲁之不朝于王,故云背畔周室。"

⑥师古曰:"谓成二年楚师侵卫,遂侵我,师于蜀。六年七月,楚公子婴齐帅师伐郑。九年,婴齐帅师伐莒。十五年,楚子伐郑。十六年,楚子与晋侯、郑伯战于鄢陵。十八年,楚子伐宋。"

⑦师古曰:"王札子,即王子捷也。召伯、毛伯,皆周大夫也。今春秋经王札子杀召伯、毛伯事在宣十五年,而此言成公时,未达其说。召读曰邵。"

⑧师古曰:"贸戎,戎别种也。公羊传成元年:'王师败绩于贸戎。孰败之?盖晋败之。'贸音莫候反。"

⑨师古曰:"谓襄十六年会于溴梁,诸侯之大夫盟皆类此。"

武帝元狩六年冬,亡冰。先是,比年遣大将军卫青、霍去病攻祁连,绝大幕,①穷追单于,斩首十馀万级,还,大行庆赏。乃闵海内勤劳,是岁遣博士褚大等六人持节巡行天下,②存赐鳏寡,假与乏困,举遗逸独行君子诣行在所。郡国有以为便宜者,上丞相、御史以闻。天下咸喜。

①师古曰:"比,频也。祁连,山名也。幕,沙碛也。直度曰绝,祁音上夷反。"

②师古曰:"行音下更反。"

昭帝始元二年冬,亡冰。是时上年九岁,大将军霍光秉政,始行宽缓,欲以说下。

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陨霜不杀草"。刘歆以为草妖也。刘向以为今十月,周十二月。于易五为天位,(为)君位,[2]九月阴气至,五通于天位,其卦为剥,①剥落万物,始大杀矣,明阴从阳命,臣受君令而后杀也。今十月陨霜而不能杀草,此君诛不行,舒缓之应也。是时公子遂颛权,②三桓始世官,③天戒若曰,自此之后,将皆为乱矣。文公不寤,其后遂杀子赤,三家逐昭公。④董仲舒指略同。京房易传曰:"臣有缓兹谓不顺,厥异霜不杀也。"

①师古曰:"坤下艮上。"

②师古曰:"公子遂,庄公之子,即东门襄仲也,时为卿,专执国政也。"

③师古曰:"谓父子相继为卿也。"

④师古曰:"并已解于上。"

书序曰:"伊(涉)〔陟〕相太戊,[3]亳有祥,桑穀共生。"①传曰:"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②伊陟戒以修德,而木枯。"刘向以为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尽凉阴之哀,天下应之,③既获显荣,怠于政事,国将危亡,故桑穀之异见。桑犹丧也,穀犹生也,杀生之秉失而在下,④近草妖也。一曰,野木生朝而暴长,小人将暴在大臣之位,危亡国家,象朝将为虚之应也。⑤

①师古曰:"商书咸乂之序也。其书亡。伊陟,伊尹子也。大戊,太甲孙也。亳,殷所都也。桑、穀二木,合而共生。穀音谷。"

②师古曰:"两手合为拱,音久勇反。"

③师古曰:"凉,信也。阴,默也。言居哀信默,三年不言也。凉读曰谅。一说,凉阴谓居丧之庐也。谓三年处于庐中不言。凉音力羊反。据今尚书及诸传记,太戊卒,子仲丁立,卒,弟何亶甲立,卒,子祖乙立,卒,子盘庚立,卒,小乙之子武丁立,是为高宗。桑穀自太戊时生,凉阴乃高宗之事。而此云桑穀即高宗时出,其说与尚书大传不同,未详其义也。或者伏生差谬。"

④师古曰:"秉音彼命反。"

⑤师古曰:"虚读曰墟。"

书序又曰:"高宗祭成汤,有蜚雉登鼎耳而雊。"① 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② 刘向以为雉雊鸣者雄也,以赤色为主。于易,离为雉,雉,南方,近赤祥也。刘歆以为羽虫之孽。易有鼎卦,③ 鼎,宗庙之器,主器奉宗庙者长子也。野鸟自外来,入为宗庙器主,是继嗣将易也。一曰,鼎三足,三公象,而以耳行。④ 野鸟居鼎耳,小人将居公位,败宗庙之祀。野木生朝,野鸟入庙,败亡之异也。武丁恐骇,谋于忠贤,修德而正事,内举傅说,授以国政,⑤ 外伐鬼方,以安诸夏,⑥ 故能攘木鸟之妖,致百年之寿,⑦ 所谓"六沴作见,若是共御,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者也。⑧ 一曰,金沴木曰木不曲直。

①师古曰:"商书高宗肜日之序也。蜚,古飞字。雊音工豆反。"

②师古曰:"祖己,殷贤臣。假,大也。言先代大道之王,能正其事,而灾异销也。"

③师古曰:"巽下离上也。"

④师古曰:"鼎非举耳不得行,故云以耳行。"

⑤师古曰:"武丁梦得贤相,乃以所梦之像使求之,得于傅岩,立以为相,作说命三篇。说读曰悦。"

⑥师古曰:"鬼方,绝远之地,一曰国名。夏,大也。中国大于戎狄,故曰诸夏。"

⑦师古曰:“攘,却也,音人羊反。”

⑧师古曰:“共读曰恭。御读曰禦。言恭己以御灾也。一说,御,治也,恭治其事也。”

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李梅实”。刘向以为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李梅当剥落,今反华实,近草妖也。先华而后实,不书华,举重者也。阴成阳事,象臣颛君作威福。一曰,冬当杀,反生,象骄臣当诛,不行其罚也。故冬(华)华者,[4]象臣邪谋有端而不成,至于实,则成矣。是时僖公死,公子遂颛权,文公不寤,后有子赤之变。一曰,君舒缓甚,奥气不臧,则华实复生。董仲舒以为李梅实,臣下强也。记曰:“不当华而华,易大夫;不当实而实,易相室。”①冬,水王,木相,故象大臣。刘歆以为庶徵皆以虫为孽,思心羸虫孽也。李梅实,属草妖。

①应劭曰:“冬,水王,木相,故象大臣。冬实者,变置丞相与宫室也。但华,则变大夫也。”师古曰:“相室犹言相国,谓宰相也。合韵故言相室。相室者,相王室。”

惠帝五年十月,桃李华,枣实。昭帝时,上林苑中大柳树断仆地,一朝起立,生枝叶,有虫食其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又昌邑王国社有枯树复生枝叶。眭孟以为木阴类,下民象,当有故废之家公孙氏从民间受命为天子者。昭帝富于春秋,霍光秉政,以孟妖言,诛之。后昭帝崩,无子,徵昌邑王贺嗣位,狂乱失道,光废之,更立昭帝兄卫太子之孙,是为宣帝。帝本名病已。京房易传曰:“枯杨生稊,①枯木复生,人君亡子。”

①师古曰:“大过九二爻辞也。稊,杨秀之始生者,音徒奚反。”

元帝初元四年,皇后曾祖父济南东平陵王伯墓门梓柱卒生枝叶,上出屋。①刘向以为王氏贵盛将代汉家之象也。后王莽篡位,自说之曰:“初元四年,莽生之岁也,当汉九世火德之厄,而有此祥兴于高祖考之门。门为开通,梓犹子也,言王氏当有贤子开通祖统,起于柱石大臣之位,受命而王之符也。”

①孟康曰:"王伯,莽之祖也。"师古曰:"莽高祖父也。故下云高祖考。卒读曰猝。猝,暴也。"

建昭五年,兖州刺史浩赏禁民私所自立社。①山阳橐茅乡社有大槐树,②吏伐断之,其夜树复立其故处。成帝永始元年二月,河南街邮槔树生支如人头,③眉目须皆具,亡发耳。哀帝建平三年十月,汝南西平遂阳乡柱仆地,生支如人形,④身青黄色,面白,头有颔发,稍长大,凡长六寸一分。京房易传曰:"王德衰,下人将起,则有木生为人状。"

①张晏曰:"民间三月九月又社,号曰私社。"臣瓒曰:"旧制二十五家为一社,而民或十家五家共为田社,是私社。"师古曰:"瓒说是。"

②师古曰:"橐,县名也,属山阳郡。茅乡,橐县之乡也。橐音拓。"

③师古曰:"邮谓行书之舍。槔树似杞。槔音丑余反。杞音丑伦反。"

④师古曰:"仆,顿也,音赴。"

哀帝建平三年,零陵有树僵地,①围丈六尺,长十丈七尺。民断其本,长九尺馀,皆枯。三月,树卒自立故处。②京房易传曰:"弃正作淫,厥妖木断自属。③妃后有颛,木仆反立,断枯复生。④天辟恶之。"⑤

①师古曰:"僵,偃也,音疆。"

②师古曰:"卒读曰猝。"

③师古曰:"属,连续也。音之欲反。"

④师古曰:"颛谓专宠。"

⑤如淳曰:"天辟,谓天子也。"师古曰:"辟音壁。"

元帝永光二年八月,天雨草,而叶相缪结,大如弹丸。①平帝元始三年正月,天雨草,状如永光时。京房易传曰:"君吝于禄,信衰贤去,厥妖天雨草。"

①师古曰:"缪,绕也。缪音居虬反。"

昭公二十五年"夏,有鸜鹆来巢"。刘歆以为羽虫之孽,其色黑,又黑祥也,视不明听不聪之罚也。刘向以为有蜚有蜮不言来者,气所生,

所谓眚也;[1]鸲鹆言来者,气所致,所谓祥也。鸲鹆,夷狄穴藏之禽,来至中国,不穴而巢,阴居阳位,[2]象季氏将逐昭公,去宫室而居外野也。鸲鹆白羽,旱之祥也;穴居而好水,黑色,为主急之应也。天戒若曰,既失众,不可急暴;急暴,阴将持节阳以逐尔,去宫室而居外野矣。昭不寤,而举兵围季氏,为季氏所败,出奔于齐,遂死于外野。董仲舒指略同。

①师古曰:"此蜚,谓负蠜也,其为虫臭。蜮,短弧,即今所谓水弩也。隐元年有蜚,庄十八年有蜮。蜚音翡。蜮音域。蜚亦作蠜,其音同耳。"

②师古曰:"今之鸲鹆,中国皆有,依周官而言,但不逾济水耳。左氏以为鲁所常无,故异而书之。而此云夷狄禽,未喻其意。又此鸟本亦巢居,不皆穴处也。书巢者,著其居止字乳,不即去也。"

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颈乌兴黑乌群斗楚国吕县,白颈不胜,堕泗水中,死者数千。刘向以为近白黑祥也。时楚王戊暴逆无道,[1]刑辱申公,与吴王谋反。乌群斗者,师战之象也。白颈者小,明小者败也。堕于水者,将死水地。王戊不寤,遂举兵应吴,与汉大战,兵败而走,至于丹徒,为越人所斩,堕死于水之效也。京房易传曰:"逆亲亲,厥妖白黑乌斗于国。"

①师古曰:"戊,楚元王之孙也。"

昭帝元凤元年,有乌与鹊斗燕王宫中池上,乌堕池死,近黑祥也。时燕王旦谋为乱,遂不改寤,伏辜而死。楚、燕皆骨肉藩臣,以骄怨而谋逆,俱有乌鹊斗死之祥,行同而占合,此天人之明表也。燕一乌鹊斗于宫中而黑者死,楚以万数斗于野外而白者死,象燕阴谋未发,独王自杀于宫,故一乌水色者死,楚炕阳举兵,军师大败于野,故众乌金色者死,天道精微之效也。京房易传曰:"专征劫杀,厥妖乌鹊斗。"

昭帝时有鹅鹏或曰秃鹙,[1]集昌邑王殿下,王使人射杀之。刘向以为水鸟色青,青祥也。时王驰骋无度,慢侮大臣,不敬至尊,有服妖之象,[2]故青祥见也。野鸟入处,宫室将空。王不寤,卒以亡。京房易传

曰:“辟退有德,厥咎狂,厥妖水鸟集于国中。”③

①师古曰:“鹈鹕即汙泽也,一名淘河,腹下胡大如数升囊,好群入泽中,抒水食鱼,因名秃鹙,亦水鸟也。鹈音大奚反。鹕音胡。鹙音秋。”

②师古曰:“谓多治厷注冠,又以冠奴也。”

③师古曰:“辟,君也。”

成帝河平元年二月庚子,泰山山桑谷有鼓焚其巢。① 男子孙通等闻山中群鸟鼓鹊声,往视,见巢黦,尽堕地中,② 有三鼓鷇烧死。③ 树大四围,巢去地五丈五尺。太守平以闻。鼓色黑,近黑祥,贪虐之类也。易曰:“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④ 泰山,岱宗,五岳之长,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也。天戒若曰,勿近贪虐之人,听其贼谋,将生焚巢自害其子绝世易姓之祸。其后赵蜚燕得幸,立为皇后,弟为昭仪,姊妹专宠,闻后宫许美人、曹伟能生皇子也,⑤ 昭仪大怒,令上夺取而杀之,皆并杀其母。成帝崩,昭仪自杀,事乃发觉,赵后坐诛。此焚巢杀子后号咷之应也。一曰,王莽贪虐而任社稷之重,卒成易姓之祸云。京房易传曰:“人君暴虐,鸟焚其舍。”

①师古曰:“鼓,鵙也,音缘。”

②师古曰:“黦,古然字。”

③师古曰:“鸟子新生而哺者曰鷇,音口豆反,又音工豆反。”

④师古曰:“旅卦上九爻辞也。咷音逃。”

⑤师古曰:“曹伟能,宫人姓名也。伟能一名宫,见外戚传。”

鸿嘉二年三月,博士行大射礼,有飞雉集于庭,历阶登堂而雊。后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大司马车骑将军之府,又集未央宫承明殿屋上。时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待诏宠等上言:“天地之气,以类相应,① 谴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听察,先闻雷声,故月令以纪气。② 经载高宗雊雉之异,③ 以明转祸为福之验。今雉以博士行礼之日大众聚会,飞集于庭,历阶登堂,万众睢睢,④ 惊怪连日。径历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宗庙骨肉之官,然后入宫。其宿留告晓人,具备深切,⑤ 虽人

道相戒,何以过是!”后帝使中常侍黾闳诏音曰:“闻捕得雉,毛羽颇摧折,类拘执者,得无人为之?”⑥音复对曰:“陛下安得亡国之语? 不知谁主为佞謟之计,⑦诬乱圣德如此者! 左右阿谀甚众,不待臣音复謟而足。⑧公卿以下,保位自守,莫有正言。如令陛下觉寤,惧大祸且至身,深责臣下,绳以圣法,臣音当先受诛,岂有以自解哉! 今即位十五年,继嗣不立,日日驾车而出,泆行流闻,⑨海内传之,甚于京师。外有微行之害,内有疾病之忧,皇天数见灾异,⑩欲人变更,终已不改。天尚不能感动陛下,臣子何望? 独有极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如有不然,老母安得处所,尚何皇太后之有! 高祖天下当以谁属乎!⑪宜谋于贤知,克己复礼,以求天意,继嗣可立,灾变尚可销也。”

①师古曰:“以经术待诏,其人名宠,不记姓也。流浴书本宠上辄加孙字,非也。”

②师古曰:“谓季冬之月云‘雉雊鸡乳’也。”

③师古曰:“已解于上。”

④师古曰:“睢睢,仰目视貌也。音呼惟反。”

⑤师古曰:“宿音先就反。留音力救反。”

⑥师古曰:“言人放此雉,故欲为变异者。”

⑦师古曰:“謟,古諂(也)〔字〕。”[5]

⑧师古曰:“足,益也,音子喻反。”

⑨师古曰:“言帝行多骄泆,丑恶流布,闻于远方也。”

⑩师古曰:“见,显示。”

⑪如淳曰:“老母,音之老母也,当随己受罪诛也。又谓己言深切,触悟人主,积恚而死,必行之诛,不能复顾太后也。”师古曰:“如说非也。此言总属于成帝耳。不然者,谓不如所谏而自修改也。老母,帝之母,即太后也。言帝不自修改,国家危亡,太后不知处所,高祖天下无所付属也。属音之欲反。”

成帝绥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襄有燕生爵,哺食至大,俱飞去。①京房易传曰:“贼臣在国,厥咎燕生爵,诸侯销。”一曰,生非其类,子不嗣世。

①师古曰:"哺音蒲固反。食读曰饲。谓与母俱去。"

史记鲁定公时,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得虫若羊,[①]近羊祸也。羊者,地上之物,幽于土中,象定公不用孔子而听季氏,暗昧不明之应也。一曰,羊去野外而拘土缶者,象鲁君失其所而拘于季氏,季氏亦将拘于家臣也。是岁季氏家臣阳虎囚季桓子。后三年,阳虎劫公伐孟氏,兵败,窃宝玉大弓而出亡。[②]

①师古曰:"缶,盎也,即今之盆。"

②师古曰:"宝玉谓夏后氏之璜,大弓谓封父之繁弱,皆鲁始封之分器,所受于周也。定八年,阳虎作乱不克,窃之而入谨阳关以叛。"

左氏传鲁襄公时,宋有生女子赤而毛,弃之堤下,宋平公母共姬之御者见而收之,[①]因名曰弃。长而美好,纳之平公,生子曰佐。后宋臣伊戾谗太子痤而杀之。[②]先是,大夫华元出奔晋,[③]华弱奔鲁,[④]华臣奔陈,[⑤]华合比奔卫。[⑥]刘向以为时则火灾赤眚之明应也。京房易传曰:"尊卑不别,厥妖女生赤毛。"

①师古曰:"平公,宋共公之子也,名成。共读曰恭。"

②师古曰:"事在襄二十六年。痤音才戈反。"

③师古曰:"华元奔在成十五年。"

④师古曰:"事在襄六年。"

⑤师古曰:"事在襄十七年。"

⑥师古曰:"事在昭六年。据今春秋,合比奔在杀太子痤后,而志总言先是,未详其意。"

惠帝二年,天雨血于宜阳,一顷所,刘向以为赤眚也。时又冬雷,桃李华,常奥之罚也。是时政舒缓,诸吕用事,谗口妄行,杀三皇子,建立非嗣,[①]及不当立之王,[②]退王陵、赵尧、周昌。[③]吕太后崩,大臣共诛灭诸吕,僵尸流血。京房易传曰:"归狱不解,兹谓追非,厥咎天雨血;兹谓不亲,民有怨心,不过三年,无其宗人。"又曰:"佞人禄,功臣僇,天雨血。"[④]

①师古曰:"三皇子,谓赵隐王如意、赵幽王友、赵恭王恢,皆高帝子也。建立非嗣,谓立后宫美人子为嗣。"

②孟康曰:"吕氏三王也。"

③师古曰:"惠帝六年,王陵为右丞相。惠帝崩,吕后欲废陵,迁为太傅,实夺之相权。高祖以赵尧为御史大夫,高后元年怨尧前定赵王如意之策,乃抵尧罪。周昌为赵相,赵王见鸩杀,昌谢病不朝见,三岁而薨。"

④师古曰:"僇,古戮字。"

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阳湖陵雨血,广三尺,长五尺,大者如钱,小者如钱,小者如麻子。后二年,帝崩,王莽擅朝,诛贵戚丁、傅,大臣董贤等皆放徙远方,与诸吕同(众)〔象〕。[6]诛死者少,雨血亦少。

传曰:"听之不聪,是谓不谋,厥咎急,厥罚恒寒,厥极贫。时则有鼓妖,时则有鱼孽,时则有豕祸,时则有耳痈,时则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

"听之不聪,是谓不谋",言上偏听不聪,下情隔塞,则不能谋虑利害,失在严急,故其咎急也。盛冬日短,寒以杀物,政促迫,故其罚常寒也。寒则不生百谷,上下俱贫,故其极贫也。君严猛而闭下,臣战栗而塞耳,则妄闻之气发于音声,故有鼓妖。寒气动,故有鱼孽。雨以龟为孽,①龟能陆处,非极阴也。鱼去水而死,极阴之孽也。于易坎为豕,豕大耳而不聪察,听气毁,故有豕祸也。一曰,寒岁豕多死,及为怪,亦是也。及人,则多病耳者,故有耳痈。水色黑,故有黑眚黑祥。凡听伤者病水气,水气病则火沴之。其极贫者,顺之,其福曰富。刘歆听传曰有介虫孽也,庶徵之恒寒。刘向以为春秋无其应,周之末世舒缓微弱,政在臣下,奥暖而已,故籍秦以为验。②秦始皇帝即位尚幼,委政太后,太后淫于吕不韦及嫪毐,③封毐为长信侯,以太原郡为毐国,宫室苑囿自恣,政事断焉。故天冬雷,以见阳不禁闭,以涉危害,舒奥迫近之变也。始皇既冠,毐惧诛作乱,始皇诛之,斩首数百级,大臣二十人,皆车裂以徇,夷灭其宗,迁四千馀家于房陵。是岁四月,寒,民有冻死者。数年之

间,缓急如此,寒奥辄应,此其效也。刘歆以为大雨雪,及未当雨雪而雨雪,及大雨雹,陨霜杀叔草,皆常寒之罚也。刘向以为常雨属貌不恭。京房易传曰:"有德遭险,兹谓逆命,厥异寒。诛过深,当奥而寒,尽六日,亦为雹。害正不诛,兹谓养贼,寒七十二日,杀蜚禽。④道人始去兹谓伤,⑤其寒物无霜而死,涌水出。战不量敌,兹谓辱命,其寒虽雨物不茂。闻善不予,厥咎聋。"

①服虔曰:"多雨则龟多出。"

②师古曰:"籍,假借。"

③师古曰:"嫪或音居虬反。嫪,姓也。毐,名也。许慎说以为'嫪毐,士之无行者'。嫪音郎到反。毐音乌改反。与今史记、汉书本文不同。且缪乐之姓,又非嫪也,故当依本字以读。"

④师古曰:"蜚读曰飞。"

⑤服虔曰:"有道之人去。"

桓公八年"十月,雨雪"。周十月,今八月也,未可以雪,刘向以为时夫人有淫齐之行,而桓有妒(媚)〔娼〕之心,①[7]夫人将杀,其象见也。②桓不觉寤,后与夫人俱如齐而杀死。凡雨,阴也,雪又雨之阴也,出非其时,迫近象也。董仲舒以为象(大)〔夫〕人专恣,[8]阴气盛也。

①师古曰:"娼谓夫妒妇也。音莫报反。"

②师古曰:"谓欲杀桓公。"

釐公十年"冬,大雨雪"。刘向以为先是釐公立妾为夫人,阴居阳位,阴气盛也。公羊经曰"大雨雹"。董仲舒以为公胁于齐桓公,立妾为夫人,不敢进群妾,①故专壹之象见诸雹,皆为有所渐胁也,②行专壹之政云。

①师古曰:"已解于上。"

②孟康曰:"谓阴气渐胁。"

昭公四年"正月,大雨雪"。刘向以为昭取于吴而为同姓,谓之吴孟子。①君行于上,臣非于下。又三家已强,皆贱公行,慢侮之心生。②董

仲舒以为季孙宿任政,阴气盛也。③

①师古曰:"鲁与吴俱姬也。周礼同姓不为婚,故讳不称吴姬,而云孟子也。取读曰娶。"

②师古曰:"侮,古侮字。"

③师古曰:"季孙宿,季武子也。"

文帝四年六月,大雨雪。后三岁,淮南王长谋反,发觉,迁,道死。① 京房易传曰:"夏雨雪,戒臣为乱。"

①师古曰:"迁于蜀,未至而死于雍,故曰道死。"

景帝中六年三月,雨雪。其六月,匈奴入上郡取苑马,吏卒战死者二千馀人。明年,条侯周亚夫下狱死。

武帝元狩元年十二月,大雨雪,民多冻死。是岁淮南、衡山王谋反,发觉,皆自杀。使者行郡国,治党与,① 坐死者数万人。"

①师古曰:"行音下更反。"

元鼎二年三月,雪,平地厚五尺。是岁御史大夫张汤有罪自杀,丞相严青翟坐与三长史谋陷汤,① 青翟自杀,三长史皆弃市。

①师古曰:"谓朱买臣为丞相长史,王朝及边通皆守丞相长史也。"

元鼎三年三月水冰,四月雨雪,关东十馀郡人相食。是岁,民不占缗钱有告者,以半畀之。①

①师古曰:"言政急刻也。占音之赡反。"

元帝建昭二年十一月,齐楚地大雪,深五尺。是岁魏郡太守京房为石显所告,坐与妻父淮阳王舅张博、博弟光劝视淮阳王以不义,① 博要斩,光、房弃市,御史大夫郑弘坐免为庶人。成帝即位,显伏辜,淮阳王上书冤博,辞语增加,② 家属徙者复得还。

①师古曰:"视读曰示。"

②师古曰:"言博本为石显所冤,增加其语故陷罪。"

建昭四年三月,雨雪,燕多死。谷永对曰:"皇后桑蚕以治祭服,共

事天地宗庙,[①] 正以是日疾风自西北,大寒雨雪,坏败其功,以章不鄉。[②]宜齐戒辟寝,以深自责,[③]请皇后就宫,鬲闭门户,毋得擅上。[④]且令众妾人人更进,以时博施。皇天说喜,[⑤]庶几可以得贤明之嗣。即不行臣言,灾异俞甚,天变成形,臣虽欲复捐身关策,不及事已。"[⑥]其后许后坐祝诅废。

①师古曰:"共读曰恭。"

②师古曰:"言不当天心。鄉读曰向。"

③师古曰:"齐读曰斋。辟读曰避。"

④师古曰:"鬲与隔同。擅上,谓辄至御所也。上音时掌反。一曰,擅,专也。上谓天子也,读如本字。勿令皇后专固天子。"

⑤师古曰:"更音工衡反。说读曰悦。"

⑥师古曰:"言虽欲弃捐其身,不怀顾虑,极陈计策,关说天子,亦无所及。"

阳朔四年四月,雨雪,燕雀死。后十六年,许皇后自杀。

定公元年"十月,陨霜杀菽"。[①]刘向以为周十月,今八月也,消卦为观,[②]阴气未至君位而杀,诛罚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时季氏逐昭公,公死于外,定公得立,故天见灾以视公也。[③]釐公二年[9]"十月,陨霜不杀草",为嗣君微,失秉事之象也。[④]其后卒在臣下,则灾为之生矣。异故言草,灾故言菽,重杀谷。[⑤]一曰菽,草之难杀者也,言杀菽,知草皆死也;言不杀草,知菽亦不死也。董仲舒以为菽,草之强者,天戒若曰,加诛于强臣。言菽,以微见季氏之罚也。

①师古曰:"菽,大豆。"

②师古曰:"坤下巽上也。"

③师古曰:"视读曰示。"

④师古曰:"谓襄仲专权,杀嫡立庶,公室遂弱。秉音彼命反。"

⑤师古曰:"以其事为重,不比于杀草也。"

武帝元光四年四月,陨霜杀草木。先是二年,遣五将军三十万众伏

马邑下,[1]欲袭单于,单于觉之而去。自是始征伐四夷,师出三十馀年,天下户口减半。京房易传曰:"兴兵亡诛,兹谓亡法,厥灾霜,夏杀五谷,冬杀麦。诛不原情,兹谓不仁,其霜,夏先大雷风,冬先雨,乃陨霜,有芒角。贤圣遭害,其霜附木不下地。佞人依刑,兹谓私贼,其霜在草根土隙间。不教而诛兹谓虐,其霜反在草下。"

①师古曰:"谓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

元帝永光元年三月,陨霜杀桑;九月二日,陨霜杀稼,天下大饥。是时中书令石显用事专权,与春秋定公时陨霜同应。成帝即位,显坐作威福诛。

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刘向以为盛阳雨水,温暖而汤热,阴气胁之不相入,则转而为雹;盛阴雨雪,凝滞而冰寒,阳气薄之不相入,则散而为霰。[1]故沸汤之在闭器,而湛于寒泉,则为冰,[2]及雪之销,亦冰解而散,此其验也。故雹者阴胁阳也,霰者阳胁阴也,春秋不书霰者,犹月食也。釐公末年信用公子遂,遂专权自恣,将至于杀君,故阴胁阳之象见。釐公不寤,遂终专权,后二年杀子赤,立宣公。[3]左氏传曰:"圣人在上无雹,虽有不为灾。"说曰:凡物不为灾不书,书大,言为灾也。凡雹,皆冬之愆阳,夏之伏阴也。[4]

①师古曰:"霰,雨雪杂下,音先见反。"

②孟康曰:"投汤器中,以沈寒泉而成也。"师古曰:"湛读曰沈。"

③师古曰:"公子遂,东门襄仲也。赤,文公太子,即恶也。"

④师古曰:"愆,过也。过阳,冬温也。伏阴,夏寒也。"

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时季氏专权,胁君之象见。昭公不寤,后季氏卒逐昭公。

元封三年十二月,雷雨雹,大如马头。宣帝地节四年五月,山阳济阴雨雹如鸡子,深二尺五寸,杀二十人,蜚鸟皆死。[1]其十月,大司马霍

禹宗族谋反，诛，霍皇后废。

①师古曰："蜚读曰飞。"

成帝河平二年四月，楚国雨雹，大如斧，蜚鸟死。

左传曰釐公三十二年十二月己卯，晋文公卒，庚辰，将殡于曲沃，出绛，柩有声如牛。刘向以为近鼓妖也。丧，凶事；声如牛，怒象也。将有急怒之谋，以生兵革之祸。是时，秦穆公遣兵袭郑而不假道，还，晋大夫先轸谓襄公曰，秦师过不假涂，请击之。① 遂要崤阨，② 以败秦师，匹马觭轮无反者，③ 操之急矣。④ 晋不惟旧，而听虐谋，结怨强国，四被秦寇，祸流数世，凶恶之效也。⑤

①师古曰："先轸即原轸。"

②师古曰："即今之二崤山也。"

③服虔曰："觭音奇偶之奇。"师古曰："觭，只也。言尽虏获之。觭音居宜反。"

④师古曰："操，持也。谓执持所虏获也。操音千高反。"

⑤师古曰："旧者，谓晋襄之父文公本为秦所纳而得国，是旧恩也。虐谋，先轸之计也。四被秦寇，谓鲁文二年秦孟明视帅师伐晋，三年秦伯伐晋济河焚舟取王官及郊，十年秦伯伐晋取北徵，十二年秦伯伐晋取羁马。祸流，谓自襄公至厉公，凡五君与秦构难也。"

哀帝建平二年四月乙亥朔，御史大夫朱博为丞相，少府赵玄为御史大夫，临延登受策，有大声如钟鸣，① 殿中郎吏陛者皆闻焉。② 上以问黄门侍郎扬雄、李寻，寻对曰："洪范所谓鼓妖者也。师法以为人君不聪，为众所惑，空名得进，则有声无形，不知所从生。其传曰岁月日之中，则正卿受之。今以四月日加辰巳有异，是为中焉。正卿谓执政大臣也。宜退丞相、御史，以应天变。然虽不退，不出期年，其人自蒙其咎。"③ 扬雄亦以为鼓妖，听失之象也。朱博为人强毅多权谋，宜将不宜相，恐有凶恶亟疾之怒。④ 八月，博、玄坐为奸谋，博自杀，玄减死论。京房易传曰："令不修本，下不安，金毋故自动，若有音。"

①师古曰:“延入而登殿也。汉旧仪云丞相御史大夫初拜,皇帝延登亲诏也。”

②师古曰:“陛者,谓执兵列于陛侧。”

③师古曰:“期年,十二月也。蒙犹被也。期音基。”

④师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史记秦二世元年,天无云而雷。刘向以为雷当托于云,犹君托于臣,阴阳之合也。二世不恤天下,万民有怨畔之心。是岁陈胜起,天下畔,赵高作乱,秦遂以亡。一曰,易震为雷,为貌不恭也。

史记秦始皇八年,河鱼大上。刘向以为近鱼孽也。是岁,始皇弟长安君将兵击赵,反,死屯留,军吏皆斩,迁其民于临洮。[①] 明年有嫪(毒)〔毒〕之诛。[10] 鱼阴类,民之象,逆流而上者,民将不从君令为逆行也。其在天文,鱼星中河而处,车骑满野。至于二世,暴虐愈甚,终用急亡。京房易传曰:“众逆同志,厥妖河鱼逆流上。”

①师古曰:“本使长安君击赵,至屯留而谋反作乱,故赐长安君死,斩其军吏,迁其黔首也。屯留,上党县也。临洮,即今之洮州也。屯音纯。洮音土高反。”

武帝元鼎五年秋,蛙与虾蟆群斗。[①] 是岁,四将军众十万征南越,[②] 开九郡。[③]

①师古曰:“蛙音胡娲反。虾音遐。蟆音麻。”

②师古曰:“谓伏波将军路博德出桂阳下湟水,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下浈水,归义越侯严为戈船将军出零陵下漓水,田甲为下濑将军下苍梧。”

③师古曰:“谓得越地以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也。”

成帝鸿嘉四年秋,雨鱼于信都,长五寸以下。成帝永始元年春,北海出大鱼,长六丈,高一丈,四枚。哀帝建平三年,东莱平度出大鱼,[①] 长八丈,高丈一尺,七枚,皆死。京房易传曰:“海数见巨鱼,邪人进,贤人疏。”[②]

①师古曰:“平度,东莱之县。”

②师古曰:“数音所角反。”

桓公五年“秋,螽”。①刘歆以为贪虐取民则螽,介虫之孽也,与鱼同占。刘向以为介虫之孽属言不从。是岁,公获二国之聘,取鼎易邑,②兴役起城。③诸螽略皆从董仲舒说云。

①师古曰:“螽即阜螽,即今之蝗虫也。螽音终。蝗音之庸反。”

②师古曰:“二国,宋、郑也。宋以郜鼎赂公,郑以泰山之田易许田也。”

③师古曰:“谓五年夏城祝丘也。”

严公二十九年“有蜚”。刘歆以为负蠜也,性不食谷,食谷为灾,介虫之孽,①刘向以为蜚色青,近青眚也,非中国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泽,淫风所生,为虫臭恶。②是时严公取齐淫女为夫人,既入,淫于两叔,故蜚至。天戒若曰,今诛绝之尚及,不将生臭恶,闻于四方。严不寤,其后夫人与两叔作乱,二嗣以杀,③卒皆被辜。④董仲舒指略同。

①师古曰:“蜚音伏味反。蠜音烦。”

②师古曰:“蜚者,中国所有,非南越之虫,未详向所说。”

③师古曰:“二嗣,谓子般及闵公也。”

④师古曰:“谓二叔、哀姜皆不得其死也。已解于上。”

釐公十五年“八月,螽”。刘向以为先是釐有鄑之会,后城缘陵,①是岁复以兵车为牡丘会,使公孙敖帅师,及诸侯大夫救徐,②兵比三年[illegible]外。③

①师古曰:“僖十(二)[三]年,[11]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鄑。鄑,卫地。十四年而与诸侯城缘陵。缘陵,杞邑也。”

②师古曰:“十五年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孙敖帅师,及诸侯之大夫救徐。公孙敖,孟穆伯也。诸侯之大夫,即所与会诸侯也。时楚伐徐,故救之。”

③师古曰:“比,频也。”

文公三年"秋,雨螽于宋"。刘向以为先是宋杀大夫而无罪,[①]有暴虐赋敛之应。[②]穀梁传曰上下皆合,言甚。[③]董仲舒以为宋三世内取,[④]大夫专恣,杀生不中,[⑤]故螽先死而至。刘歆以为螽为谷灾,卒遇贼阴,坠而死也。

①师古曰:"谓僖二十五年经书'宋杀其大夫',不书名,以其无罪。"

②师古曰:"谓宋昭公也。"

③师古曰:"上下皆合,螽之多。"

④师古曰:"三世,谓襄公、成公、昭公也。内取于国之大夫也。事见公羊传。取读曰娶。"

⑤师古曰:"中音竹仲反。"

八年"十月,螽"。时公伐邾取须朐,城郜。[①]

①师古曰:"须朐,邾邑;郜,鲁邑也。事并在文七年。朐音钜俱反。郜声吾。"

宣公六年"八月,螽"。刘向以为先是时宣伐莒向,[①]后比再如齐,谋伐莱。[②]

①师古曰:"事在四年。向,莒邑也。向音饷。"

②师古曰:"比,频也。谓四年秋及五年春公如齐,七年公会齐侯伐莱是也。"

十三年"秋,螽"。公孙归父会齐伐莒。[①]

①师古曰:"事在十一年。归父,东门襄仲子也,字子家。父读曰甫。"

十五年"秋,螽"。宣亡熟岁,数有军旅。

襄公七年"八月,螽"。刘向以为先是襄兴师救陈,[①]滕子、郯子、小邾子皆来朝。[②]夏,城费。[③]

①师古曰:"谓五年楚伐陈,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齐太子光救陈也。"

②师古曰:"六年滕子来朝,七年郯子、小邾子来朝。"

③师古曰:"亦七年之夏。费,鲁邑也。音秘。"

哀公十二年"十二月,螽"。是时哀用田赋。[①]刘向以为春用田赋,冬而螽。

①师古曰:"言重敛也。解在刑法志。"

十三年"九月,螽;十二月,螽"。比三螽,虐取于民之效也。① 刘歆以为周十二月,夏十月也,火星既伏,蛰虫皆毕,天之见变,因物类之宜,不得以螽,是岁再失闰矣。周九月,夏七月,故传曰"火犹西流,司历过也"。

①师古曰:"比,频也。"

宣公十五年"冬,蝝生"。① 刘歆以为蝝,蜚蠊之有翼者,② 食谷为灾,黑眚也。董仲舒、刘向以为蝝,螟始生也,一曰(螟)〔蝗〕始生。[12] 是时民患上力役,解于公田。③ 宣是时初税亩。税亩,就民田亩择美者税其什一,乱先王制而为贪利,故应是而蝝生,属羸虫之孽。

①师古曰:"尔雅曰'蝝,蝮蜪',说者以为螽蝗之类。蝮音蒲北反,又音服。蜪音徒高反。"

②孟康曰:"蜚蠊,音蚍蜉。"

③师古曰:"解读曰懈。"

景帝中三年秋,蝗。先是匈奴寇边,中尉不害将车骑材官士屯代高柳。①

①师古曰:"魏不害。"

武帝元光五年秋,螟;六年夏,蝗。先是,五将军众三十万伏马邑,欲袭单于也。① 是岁,四将军征匈奴。"②

①师古曰:"已解于上。"

②师古曰:"谓车骑将军卫青出上谷,骑将军公孙敖出代,轻车将军公孙贺出云中,骁骑将军李广出雁门也。"

元鼎五年秋,蝗。是岁,四将军征南越① 及西南夷,② 开十馀郡。"③

①师古曰:"已解于上。"

②师古曰:"越(骑)〔驰〕义侯遗[13]将巴蜀罪人发夜郎兵征西南夷,平之。

③师古曰:"定越地为九郡,定西南夷为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汶山郡,凡十四郡。"

元封六年秋,蝗。先是,两将军征朝鲜,①开三郡。②

①师古曰:"二年,楼船将军杨仆、左将军荀彘将应募罪人击之。"

②师古曰:"武纪云以其地为乐浪、临屯、玄菟、真番郡,是四郡也,而此云三,盖传写志者误。"

太初元年夏,蝗从东方蜚至敦煌;① 三年秋,复蝗。元年贰师将军征大宛,天下奉其役连年。

①师古曰:"蜚读曰飞。"

征和三年秋,蝗;四年夏,蝗。先是一年,三将军众十馀万征匈奴。① 征和三年,贰师七万人没不还。

①师古曰:"谓三年贰师将军广利将七万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二万人出西河,重合侯马通四万骑出酒泉。"

平帝元始二年秋,蝗,遍天下。是时王莽秉政。

左氏传曰严公八年齐襄公田于贝丘,① 见豕。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坠车,伤足丧屨。刘向以为近豕祸也。先是,齐襄淫于妹鲁桓公夫人,使公子彭生杀(威)〔桓〕公,[14] 又杀彭生以谢鲁。公孙无知有宠于先君,襄公绌之,② 无知帅怨恨之徒攻襄于田所,③ 襄匿其户间,足见于户下,遂杀之。伤足丧屨,卒死于足,虐急之效也。

①师古曰:"贝丘,齐地。"

②师古曰:"无知,僖公弟,夷仲年之子也,于襄公从父昆弟。先君即僖公。"

③师古曰:"怨恨之徒,谓连称、管至父久戍葵丘也。"

昭帝元凤元年,燕王宫永巷中豕出圂,坏都灶,① 衔其鬴六七枚置殿前。② 刘向以为近豕祸也。时燕王旦与长公主、左将军谋为大逆,诛

杀谏者，暴急无道。灶者，生养之本，豕而败灶，陈黼于庭，黼灶将不用，宫室将废辱也。燕王不改，卒伏其辜。京房易传曰："众心不安君政，厥妖豕入居室。"

①师古曰："圂者，养豕之牢也。都灶，蒸炊之大灶也。圂也胡顿反。"

②晋灼曰："黼，古文釜字。"

史记鲁襄公二十三年，穀、洛水斗，将毁王宫。刘向以为近火沴水也。周灵王将拥之，有司谏曰："不可。长民者不崇薮，不堕山，不防川，不窦泽。①今吾执政毋乃有所辟，②而滑夫二川之神，③使至于争明，④以防王宫室，王而饰之，毋乃不可乎！⑤惧及子孙，王室愈卑。"王卒拥之。以传推之，以四渎比诸侯，穀、洛其次，卿大夫之象也，⑥为卿大夫将分争以危乱王室也。是时世卿专权，儋括将有篡杀之谋，⑦如灵王觉寤，匡其失政，⑧惧以承戒，则灾祸除矣。不听谏谋，简嫚大异，⑨任其私心，塞埤拥下，⑩以逆水势而害鬼神。后数年有黑如日者五。是岁蚤霜，灵王崩。景王立二年，儋括欲杀王，而立王弟佞夫。佞夫不知，景王并诛佞夫。⑪及景王死，五大夫争权，或立子猛，或立子朝，王室大乱。⑫京房易传曰："天子弱，诸侯力政，⑬厥异水斗。"

①师古曰："长萌为萌之长也。崇，聚也。薮谓泽之无水者。堕，毁也。防，止也。窦，穴也。堕音火规反。"

②服虔曰："音邪辟之辟。"

③师古曰："滑，乱也，音骨。"

④臣瓒曰："明，水道也。"师古曰："明谓神灵。"

⑤师古曰："言为欲防固王宫，使水不得毁，故遏饰二川。"

⑥师古曰："穀、洛皆大水，故为四渎之次。"

⑦师古曰："儋括，儋季之子，简王之孙也。篡杀之谋，谓除丧服，将见灵王，过庭而叹曰'呜呼，必有此夫！'"

⑧师古曰："匡，正也。"

⑨师古曰："谏谋，谓单公子愆旗闻儋括之言，恐必为害，请杀之，王不听也。

简媛大异，谓不忧穀、洛。”

⑩师古曰：“埤，卑也，音婢。”

⑪师古曰：“事在襄三十年。”

⑫师古曰：“五大夫，谓刘子、单子、尹氏、召伯、毛伯也。已解于上。”

⑬师古曰：“政亦征也，言专以武力相征讨。一说，诸侯之政，当以德礼，今王室微弱，文教不行，遂乃以力为政，相攻伐也。”

史记曰，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刘向以为近火沴水也。秦连相坐之法，弃灰于道者黥，[①]罔密而刑虐，加以武伐横出，残贼邻国，至于变乱五行，气色谬乱。天戒若曰，勿为刻急，将致败亡。秦遂不改，至始皇灭六国，二世而亡。昔三代居三河，河洛出图书，[②]秦居渭阳，而渭水数赤，[③]瑞异应德之效也。京房易传曰：“君湎于酒，淫于色，[④]贤人潜，国家危，厥异流水赤也。”

①孟康曰：“商鞅为政，以弃灰于道必坋人，坋人必斗，故设黥刑以绝其原也。”臣瓒曰：“弃灰或有火，火则燔庐舍，故刑之也。”师古曰：“孟说是也。坋音蒲顿反。”

②师古曰：“谓夏都安邑，即河东也；殷都朝歌，即河内也；周都洛阳，即河南也。”

③师古曰：“数音山角反。”

④师古曰：“湎，流也，音莫践反。”

【校勘记】

〔1〕 羊上角下(号)〔踬〕，景祐、殿本都作“踬”。

〔2〕 五为天位，(为)君位。 景祐本无下“为”字。

〔3〕 伊(涉)〔陟〕相太戊， 景祐、殿、局本都作“陟”。王先谦说作“陟”是。

〔4〕 故冬(华)华者， 王念孙说景祐本作“故冬华者”是也。“华”字不宜叠。

〔5〕 譮，古詻(也)〔字〕。 朱一新说汪本“也”作“字”，是。按殿本作“字也”。

〔6〕 与诸吕同(众)〔象〕。 景祐、殿本都作“象”。朱一新说作“象”是。

〔7〕 而桓有妒(媚)〔娼〕之心， 景祐、殿、局本都作“娼”。叶德辉说作“娼”是。

〔8〕 董仲舒以为象(大)〔夫〕人专恣， 景祐、殿本都作“夫”。王先谦说作“夫”是。

〔9〕 釐公二年 按左、公、穀经都在僖公三十三年。

〔10〕 明年有嫪(毒)〔毒〕之诛。 景祐、殿本都作“毒”，此误。

〔11〕 僖十(二)〔三〕年， 景祐、殿本都作“三”，左传亦作“三”。

〔12〕 一曰(螟)〔蝗〕始生。 叶德辉说“螟”为“蝗”之误，既云“一曰”，则非“螟”明矣。

〔13〕 越(骑)〔驰〕义侯遗 景祐、殿本都作“驰”。 王先谦说作“驰”是。

〔14〕 杀(威)〔桓〕公， 景祐、殿本都作“桓”。

汉书卷二十七下之上

五行志第七下之上

传曰:“思心之不容,是谓不圣,厥咎霿,[1]厥罚恒风,厥极凶短折。时则有脂夜之妖,时则有华孽,时则有牛祸,时则有心腹之痟,时则有黄眚黄祥,时则有金木水火沴土。”

①师古曰:“霿音莫豆反。”

“思心之不容,是谓不圣。”思心者,心思虑也;容,宽也。孔子曰:“居上不宽,吾何以观之哉!”[1]言上不宽大包容臣下,则不能居圣位。貌言视听,以心为主,四者皆失,则区霿无识,[2]故其咎霿也。雨旱寒奥,亦以风为本,[3]四气皆乱,故其罚常风也。常风伤物,故其极凶短折也。伤人曰凶,禽兽曰短,艸木曰折。[4]一曰,凶,夭也;兄丧弟曰短,父丧子曰折。在人腹中,肥而包裹心者脂也,心区霿则冥晦,故有脂夜之妖。[5]一曰,有脂物而夜为妖,若脂水夜汙人衣,淫之象也。一曰,夜妖者,云风并起而杳冥,故与常风同象也。温而风则生螟螣,[6]有裸虫之孽。[7]刘向以为于易巽为风为木,卦在三月四月,继阳而治,主木之华实。风气盛,至秋冬木复华,故有华孽。一曰,地气盛则秋冬复华。一曰,华者色也,土为内事,为女孽也。于易坤为土为牛,牛大心而不能思虑,思心气毁,故有牛祸。一曰,牛多死及为怪,亦是也。及人,则多病心腹者,故有心腹之痟。土色黄,故有黄眚黄祥。凡思心伤者病土气,土气病则金木水火沴之,故曰:“时则有金木水火沴土”。不言“惟”而独曰:“时则有”者,非一冲气所沴,明其异大也。其极曰凶短折,顺之,其

福曰考终命。⑧刘歆思心传曰时则有裸虫之孽，谓蜮螣之属也。庶徵之常风，刘向以为春秋无其应。

①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

②师古曰："区音口豆反。霿音莫豆反。其下并同。"

③师古曰："奥音于六反。"

④师古曰："屮，古草字。"

⑤师古曰："脂妖及夜妖。"

⑥师古曰："螣音徒得反。"

⑦师古曰："裸亦羸字也，从衣果声。"

⑧师古曰："寿考而终其命。"

釐公十六年"正月，六鹢退蜚，过宋都"。①左氏传曰："风也。"刘歆以为风发于它所，至宋而高，鹢高蜚而逢之，则退。经以见者为文，故记退蜚；传以实应著，言风，常风之罚也。象宋襄公区霿自用，不容臣下，逆司马子鱼之谏，而与强楚争盟，②后六年为楚所执，③应六鹢之数云。京房易传曰："潜龙勿用，④众逆同志，至德乃潜，厥异风。其风也，行不解物，不长，⑤雨小而伤。政悖德隐兹谓乱，厥风先风不雨，大风暴起，发屋折木。守义不进兹谓耄，厥风与云俱起，折五谷茎。臣易上政，兹谓不顺，厥风大狡发屋。⑥赋敛不理兹谓祸，厥风绝经(纪)〔纬〕，⑦[1]止即温，温即虫。侯专封兹谓不统，厥风疾，而树不摇，谷不成。辟不思道利，兹谓无泽，⑧厥风不摇木，旱无云，伤禾。公常于利兹谓乱，⑨厥风微而温，生虫蝗，害五谷。弃正作淫兹谓惑，厥风温，蜮虫起，害有益人之物。侯不朝兹谓叛，厥风无恒，地变赤而杀人。

①师古曰："鹢音五狄反。"

②师古曰："子鱼，公子目夷也，桓公之子，而为司马。争盟，谓为鹿上之盟，以求诸侯于楚。子鱼谏曰：'小国争盟，祸也。'公不听之。"

③师古曰："僖二十一年，楚执宋公以伐宋，距六鹢退飞凡六年。"

④师古曰："乾初九爻辞。"

⑤师古曰:“不解物,谓物逢之而不解散也。不长,所起者近也。”

⑥师古曰:“焱,疾风也,音必遥反。”

⑦如淳曰:“有所破坏,绝匹帛之属也。”晋灼曰:“南北为经,东西为纬,丝因风暴,乱不端理也。”

⑧师古曰:“道读曰导,不思导示于下而安利之。”

⑨师古曰:“公,上爵也。常于利,谓心常求利也。”

文帝二年六月,淮南王都寿春大风毁民室,杀人。刘向以为是岁南越反,攻淮南边,淮南王长破之,后年入朝,杀汉故丞相辟阳侯,上赦之,归聚奸人谋逆乱,自称东帝,见异不寤,后迁于蜀,道死雍。

文帝五年,吴暴风雨,坏城官府民室。时吴王濞谋为逆乱,天戒数见,终不改寤,后卒诛灭。

五年十月,楚王都彭城大风从东南来,毁市门,杀人。是月王戊初嗣立,后坐淫削国,与吴王谋反,刑僇谏者。[1]吴在楚东南,天戒若曰,勿与吴为恶,将败市朝。王戊不寤,卒随吴亡。

①师古曰:“谓楚相张尚、太傅赵夷吾也。僇,古戮字。下皆类此。”

昭帝元凤元年,燕王都蓟大风雨,[1]拔宫中树七围以上十六枚,坏城楼。燕王旦不寤,谋反发觉,卒伏其辜。

①师古曰:“蓟,县名,燕国之所都。”

釐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庙”。[1]刘向以为晦,暝也;震,雷也。夷伯,世大夫,正(书)〔昼〕雷,[2]其庙独冥。[2]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将专事暝晦。明年,公子季友卒,果世官,[3]政在季氏。至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正昼皆暝,阴为阳,臣制君也。成公不寤,其冬季氏杀公子偃。[4]季氏萌于釐公,[5]大于成公,此其应也。董仲舒以为夷伯,季氏之孚也,[6]陪臣不当有庙。震者雷也,晦暝,雷击其庙,明当绝去僭差之类也。向又以为此皆所谓夜妖者也。刘歆以为春秋及朔言朔,及晦言晦,人道所不及,则天震之。展氏有隐慝,故天加诛于其祖夷伯之

庙以谴告之也。

①师古曰:“夷伯,司空无骇之后,本鲁公族也,号展氏。”

②师古曰:“冥,暗也。”

③师古曰:“谓季友之孙行父仍执政专国,自此以后常为卿。”

④师古曰:“为季文子所杀也。已解于上。”

⑤师古曰:“萌,喻草木始生也。言其始有(成)〔威〕权。”[3]

⑥师古曰:“孚,信也。所信任之臣也。”

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晋侯及楚子、郑伯战于鄢陵”。皆月晦云。

隐公五年“秋,螟”。董仲舒、刘向以为时公观渔于棠,贪利之应也。①刘歆以为又逆臧僖伯之谏,②贪利区露,以生羸虫之孽也。

①师古曰:“棠,鲁地也。陈渔者之事而观之也。”

②师古曰:“臧僖伯,公子驱也,孝公之子,谏观渔。”

八年“九月,螟”。时郑伯以邴将易许田,①有贪利心。京房易传曰:“臣安禄兹谓贪,厥灾虫,虫食根。德无常兹谓烦,虫食叶。不绌无德,虫食本。与东作争,兹谓不时,②虫食节。蔽恶生孽,虫食心。”③

①师古曰:“〔邴〕,郑祀泰山之邑也,[4]音彼命反。已解于上。”

②师古曰:“夺农时也。”

③师古曰:“蔽谓恶人蔽君之明(谓)〔为〕灾孽也。”[5]

严公六年“秋,螟”。董仲舒、刘向以为先是卫侯朔出奔齐,齐侯会诸侯纳朔,①许诸侯赂。②齐人归卫宝,鲁受之,③贪利应也。

①师古曰:“朔谓惠公也。桓十六年,以左公子(涓)〔泄〕、[6]右公子职立公子黔牟,故惠公奔齐。至庄五年,会齐人、宋人、蔡人伐卫而纳惠公也。

②师古曰:“诸国各有赂。”

③师古曰:“以伐卫所获之宝来归鲁。”

文帝后六年秋，螟。是岁匈奴大入上郡、云中，烽火通长安，遣三将军屯边，三将军屯京师。①

①师古曰："并已解于上。"

宣公三年，"郊牛之口伤，改卜牛，牛死"。刘向以为近牛祸也。是时宣公与公子遂谋共杀子赤而立，① 又以丧娶，② 区霿昏乱。乱成于口，幸有季文子得免于祸，天犹恶之，生则不飨其祀，③ 死则灾燔其庙。④ 董仲舒指略同。

①师古曰："已解于上也。"

②师古曰："宣元年正月，公子遂如齐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时(成)〔文〕公丧制未除。"[7]

③师古曰："谓郊牛伤死，是天不欲飨其祀。"

④师古曰："成三年，新宫灾。新宫者，宣之庙也，以其新成，故谓之新宫。"

秦孝文王五年，游朐衍，有献五足牛者。① 刘向以为近牛祸也。先是文惠王初都咸阳，广大宫室，南临渭，北临泾，思心失，逆土气。足者止也，戒秦建止奢泰，将致危亡。② 秦遂不改，至于离宫三百，复起阿房，未成而亡。一曰，牛以力为人用，足所以行也。其后秦大用民力转输，起负海至北边，③ 天下叛之。京房易传曰："兴繇役，夺民时，厥妖牛生五足。"

①师古曰："朐衍，地名，在北地。朐音许于反。"

②如淳曰："建立基止。泰，奢泰。"

③师古曰："负海，犹言背海也。"

景帝中六年，梁孝王田北山，有献牛，足上出背上。刘向以为近牛祸。先是孝王骄奢，起苑方三百里，宫馆阁道相连三十馀里。纳于邪臣羊胜之计，欲求为汉嗣，刺杀议臣爰盎，事发，负斧归死。既退归国，犹有恨心，内则思虑霿乱，外则土功过制，故牛祸作。足而出于背，下奸上之象也。① 犹不能自解，发疾暴死，又凶短之极也。

①师古曰:“奸,犯也,音干。”

左氏传昭公二十一年春,周景王将铸无射钟,①泠州鸠曰:②“王其以心疾死乎! 夫天子省风以作乐,③小者不窕,大者不摷,④摷则不容,心是以感,感实生疾。今钟摷矣,王心弗(胾)〔戕〕,⑤[8]其能久乎?”刘向以为是时景王好听淫声,適庶不明,⑥思心霿乱,明年以心疾崩,近心腹之痾,凶短之极者也。

①师古曰:“钟声中无射之律也。射音弋石反。”

②应劭曰:“泠,官也,州鸠,名也。”师古曰:“乐官曰泠,后遂以为氏。泠音零,其字从水。”

③应劭曰:“风,土地风俗也。省中和之风以作乐,然后可移恶风易恶俗也。”臣瓒曰:“省风俗之流遁,作乐以救其敝也。”师古曰:“应说是也。省,观也。”

④师古曰:“窕,轻小也。摷,横大也。窕音它尧反。摷音胡化反。”

⑤师古曰:“古堪字。”

⑥师古曰:“適读曰嫡。谓太子寿卒,王立子猛为嗣,后又欲立子朝也。”

昭二十五年春,鲁叔孙昭子聘于宋,元公与燕,饮酒乐,语相泣也。①乐祁佐,②告人曰:“今兹君与叔孙其皆死乎! 吾闻之,哀乐而乐哀,皆丧心也。③心之精爽,是谓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冬十月,叔孙昭子死;十一月,宋元公卒。

①师古曰:“昭子,叔孙婼也。元公,宋平公子也。相泣,相对而俱泣也。”

②师古曰:“乐祁,宋司城子梁也。佐,佐酒。”

③师古曰:“哀乐,可乐而反哀也。乐哀,可哀而反乐也。丧,失之也。”

昭帝元凤元年九月,燕有黄鼠衔其尾舞王宫端门中,往视之,鼠舞如故。王使夫人以酒脯祠,鼠舞不休,夜死。黄祥也。时燕剌王旦谋反将败,死亡象也。其月,发觉伏辜。京房易传曰:“诛不原情,厥妖鼠舞

门。”

成帝建始元年四月辛丑夜,西北有如火光。壬寅晨,大风从西北起,云气赤黄,四塞天下,终日夜下著地者黄土尘也。是岁,帝元舅大司马大将军王凤始用事;又封凤母弟崇为安成侯,食邑万户;庶弟谭等五人赐爵关内侯,食邑三千户。[①]复益封凤五千户,悉封谭等为列侯,是为五侯。哀帝即位,封外属丁氏、傅氏、周氏、郑氏凡六人为列侯。[②]杨宣对曰:“五侯封日,天气赤黄,丁、傅复然。[③]此殆爵土过制,伤乱土气之祥也。”京房易传曰:“经称‘观其生’,[④]言大臣之义,当观贤人,知其性行,推而贡之,否则为闻善不与,兹谓不知,[⑤]厥异黄,厥咎聋,厥灾不嗣。黄者,日上黄光不散如火然,有黄浊气四塞天下。蔽贤绝道,故灾异至绝世也。经曰‘良马逐’。[⑥]逐,进也,言大臣得贤者谋,当显进其人,否则为下相攘善,[⑦]兹谓盗明,厥咎亦不嗣,至于身僇家绝。”[⑧]

①师古曰:“谭、商、音、根、逢时凡五人。”

②师古曰:“外戚传傅太后弟子喜封高武侯,晏封孔乡侯,商封汝昌侯,同母弟子郑业为阳信侯,丁太后兄明封阳安侯,子满封平周侯。傅氏、郑氏侯者四人,丁氏侯者二人。今此言六人为列侯,其数是也。傅氏、丁氏、郑氏则有之,而不见周氏所出。志传不同,未详其意。”

③服虔曰:“杨宣,谏大夫也。”

④师古曰:“易观卦上九爻辞。”

⑤师古曰:“徒知之而已,不能进助也。”

⑥师古曰:“此易大畜九三爻辞。”

⑦师古曰:“攘,却也。言不进达之也。一曰攘,因也。因而窃取曰攘。音人羊反。”

⑧师古曰:“僇,古戮字。”

史记周幽王二年,周三川皆震。[①]刘向以为金木水火渫土者也。伯阳甫曰:[②]“周将亡矣!天地之气不过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升,[③]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

填阴也。④阳失而在阴，原必塞；⑤原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⑥土无所演，而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雒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如二代之季，其原又塞，塞必竭；川竭，山必崩。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

①应劭曰：“震，地震三川竭也。”师古曰：“三川，泾、渭、洛也。洛即漆沮也。川自震耳，故将壅塞，非地震也。”

②服虔曰：“周太史。”

③应劭曰：“迫，阴迫阳，使不能升也。”

④应劭曰：“失其所，失其道也。填阴，为阴所填不得升也。师古曰：“填音竹刃反。”

⑤师古曰：“原谓水泉之本也。”

⑥应劭曰：“演，引也，所以引出土气者也。”师古曰：“演音衍。”

是岁(二)〔三〕川竭[9]，岐山崩。刘向以为阳失在阴者，谓火气来煎枯水，故川竭也。山川连体，下竭上崩，事势然也。时幽王暴虐，妄诛伐，不听谏，迷于褒姒，废其正后，①废后之父申侯与犬戎共攻杀幽王。一曰，其在天文，水为辰星，辰星为蛮夷。月食辰星，国以女亡。幽王之败，女乱其内，夷攻其外。京房易传曰：“君臣相背，厥异名水绝。”②

①师古曰：“褒姒，褒人所献之女也。正后，申后也。盖白华之诗所为作也。”

②师古曰：“有名之水。”

文公九年“九月癸酉，地震”。刘向以为先是时，齐桓、晋文、鲁釐二伯贤君新没，①周襄王失道，②楚穆王杀父，③诸侯皆不肖，权倾于下，天戒若曰，臣下强盛者将动为害。后宋、鲁、晋、莒、郑、陈、齐皆杀君。④诸震，略皆从董仲舒说也。京房易传曰：“臣事虽正，专必震，其震，于水则波，于木则摇，于屋则瓦落。大经在辟而易臣，兹谓阴动，⑤厥震摇政宫。大经摇政，兹谓不阴，厥震摇山，山出涌水。嗣子无德专禄，兹谓不顺，厥震动丘陵，涌水出。”

①师古曰：“齐桓、晋文，二伯也。鲁僖，贤君也。伯读曰霸。”

②师古曰:"谓避叔带之难而出奔,失为君之道。"

③师古曰:"穆王,商臣也,杀其父成王也。"

④师古曰:"文十六年宋人杀其君杵臼,十八年襄仲杀恶,宣二年晋赵盾杀其君夷皋,文十八年莒弑其君庶其,宣四年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十年陈夏徵舒杀其君平国,文十八年齐人杀其君商人。"

⑤服虔曰:"经,常也。辟音刑辟之辟。"苏林曰:"大经,五行之常经也。在辟,众阴犯杀其上也。"师古曰:"辟读曰僻,谓常法僻坏而易臣也。"

襄公十六年"五月甲子,地震"。刘向以为先是鸡泽之会,诸侯盟,大夫又盟。[①]是岁三月,诸侯为溴梁之会,而大夫独相与盟,[②]五月地震矣。其后崔氏专齐,栾盈乱晋,良霄倾郑,阍杀吴子,燕逐其君,楚灭陈、蔡。[③]

①师古曰:"鸡泽,卫地也。襄三年,公会单子、晋侯、宋公、卫侯、郑伯、莒子、邾子、齐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鸡泽。陈侯使袁侨如会,戊寅,叔孙豹及诸侯大夫及陈袁侨盟也。"

②师古曰:"经书诸大夫盟,谓晋、宋、卫、郑、曹、莒、邾、薛、杞、小邾之大夫。"

③师古曰:"崔氏,齐卿崔杼也。栾盈,晋大夫栾桓子之子怀子也,二十一年奔楚,二十三年复入于晋而作乱。良霄,郑大夫伯有也。三十年,子晳以驷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遂奔许,晨自墓门之窦入,介于襄库,以伐旧北门。驷带率国人伐之,伯有死于羊肆。阍,守门者也。吴子,馀祭也。吴人伐越,获俘焉,以为阍,使守舟。二十九年,馀祭观舟,阍以刀杀之。燕,北燕国也。昭三年冬,燕大夫杀公之外嬖,公惧奔齐。昭八年,楚师灭陈。十一年,楚灭蔡也。"

昭公十九年"五月己卯,地震"。刘向以为是时季氏将有逐君之变。其后宋三臣、曹会皆以地叛,[①]蔡、莒逐其君,吴败中国杀二君。[②]

①师古曰:"二十年,宋华亥、向宁、华定出奔陈,二十一年自陈入于宋南里以叛。曹会,大夫公孙会也,二十年自鄸出奔宋。穀梁传曰'自鄸者'专鄸也'。鄸,会之邑也。鄸音莫凤反。"

②师古曰:"昭二十一年,蔡人信费无极之言,出蔡侯朱,朱出奔楚。二十三

年，莒子庚舆虐而好剑，国人患之。秋七月，乌存帅国人以逐之，庚舆出奔鲁。戊辰，吴败楚、顿、胡、沈、蔡、陈、许之师于鸡父，胡子髡、沈子逞灭，是也。”

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刘向以为是时周景王崩，刘、单立王子猛，尹氏立子朝。[①]其后季氏逐昭公，黑肱叛邾，[②]吴杀其君僚，[③]宋五大夫、晋二大夫皆以地叛。[④]

①师古曰：“已解于上。”

②师古曰：“黑肱，邾大夫也。三十一年，经书‘邾黑肱以滥来奔’。滥，邾邑。”

③师古曰：“二十七年，吴公子光使专设诸抽剑刺王是也。”

④师古曰：“定十年，宋公之弟辰暨仲它、石驱出奔陈。十一年春，辰及仲它、石驱、公子地自陈入于萧以叛。秋，宋乐大心自曹入于萧。十三年，晋荀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

哀公三年“四月甲午，地震”。刘向以为是时诸侯皆信邪臣，莫能用仲尼，盗杀蔡侯，齐陈乞弑君。[①]

①师古曰：“哀四年，经书‘盗杀蔡侯申’。左氏传曰：‘蔡昭侯将如吴，诸大夫恐其又迁也，公孙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陈乞，齐大夫陈僖子也。六年，乞杀其君荼。荼，景公之子安孺子也。荼音大胡反。”

惠帝二年正月，地震陇西，厌四百馀家。[①]武帝征和二年八月癸亥，地震，厌杀人。宣帝本始四年四月壬寅，地震河南以东四十九郡，北海琅邪坏祖宗庙城郭，杀六千馀人。元帝永光三年冬，地震。绥和二年九月丙辰，地震，自京师至北边郡国三十馀坏城郭，凡杀四百一十五人。

①师古曰：“厌音一甲反。次下亦同。”

釐公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麓崩”。穀梁传曰：“林属于山曰麓，[①]沙其名也。”刘向以为臣下背叛，散落不事上之象也。先是，齐桓行伯道，会诸侯，[②]事周室。管仲既死，桓德日衰，天戒若曰，伯道将废，诸侯散落，政逮大夫，陪臣执命，臣下不事上矣。桓公不寤，天子蔽晦。[③]及

齐(威)〔桓〕死,[10]天下散而从楚。王札子杀二大夫。④晋败天子之师,⑤莫能征讨,从是陵迟。公羊以为沙麓,河上邑也。董仲舒说略同。一曰,河,大川象;齐,大国;桓德衰,伯道将移于晋文,故河为徙也。左氏以为沙麓,晋地;沙,山名也;地震而麓崩,不书震,举重者也。伯阳甫所谓"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不过十年,数之纪也"。至二十四年,晋怀公杀于高梁。⑥京房易传曰:"小人剥庐,⑦厥妖山崩,兹谓阴乘阳,弱胜强。"

①师古曰:"属,联也,音之欲反。"

②师古曰:"伯读曰霸。其下亦同。"

③师古曰:"被,掩蔽而暗也。"

④师古曰:"二大夫,召伯、毛伯也。"

⑤师古曰:"谓败之于贸戎也。已解于上也。"

⑥师古曰:"怀公谓子圉,惠公之子也。文公入国而使杀之。高梁,晋地。"

⑦师古曰:"剥卦上九爻之辞。"

成公五年"夏,梁山崩"。穀梁传曰雝河三日不流,①晋君帅群臣而哭之,乃流。②刘向以为山阳,君也,水阴,民也,天戒若曰,君道崩坏,下乱,百姓将失其所矣。哭然后流,丧亡象也。梁山在晋地,自晋始而及天下也。后晋暴杀三卿,厉公以弒。③溴梁之会,天下大夫皆执国政,④其后孙、甯出卫献,⑤三家逐鲁昭,单、尹乱王室。⑥董仲舒说略同。刘歆以为梁山,晋望也;崩,弛崩也。⑦古者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吉凶祸福,不是过也。国主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美恶周必复。⑧是岁岁在鹑火,至十七年复在鹑火,栾书、中行偃杀厉公而立悼公。

①师古曰:"雝读曰壅。"

②师古曰:"从伯宗用辇者之言。"

③师古曰:"三卿谓郤犨、郤锜、郤至也。厉公杀之,而栾书、中行偃又弒厉公。事在成十七年。"

④师古曰:"已解于上。"

⑤师古曰:“孙,孙林父,甯,甯殖,皆卫大夫也。卫献公,定公之子也,名衎。献公戒二子食,日旰不召,而射鸿于囿,二子怒,因作乱。公如鄄,遂出奔齐。孙氏追之,败公徒于柯泽。事在襄十四年。”

⑥师古曰:“并解于上。”

⑦师古曰:“言渐解散也。弛音式尔反。”

⑧师古曰:“复音扶目反。”

高后二年正月,武都山崩,杀七百六十人,地震至八月乃止。文帝元年四月,齐楚地山二十九所同日俱大发水,溃出,刘向以为近水沴土也。天戒若曰,勿盛齐楚之君,今失制度,将为乱。后十六年,帝庶兄齐悼惠王之孙文王则薨,无子,帝分齐地,立悼惠王庶子六人皆为王。①贾谊、晁错谏,以为违古制,恐为乱。至景帝三年,齐楚七国起兵百馀万,汉皆破之。春秋四国同日灾,②汉七国同日众山溃,咸被其害,不畏天威之明效也。

①师古曰:“谓齐孝王将闾、济北王志、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胶西王卬、济南王辟光。”

②师古曰:“宋、卫、陈、郑。”

成帝河平三年二月丙戌,犍为柏江山崩,捐江山崩,皆雍江水,①江水逆流坏城,杀十三人,地震积二十一日;百二十四动。元延三年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雍江,江水逆流,三日乃通。刘向以为周时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兴也。汉家本起于蜀汉,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摄提、大角,从参至辰,②殆必亡矣。其后三世亡嗣,王莽篡位。

①师古曰:“雍读曰壅。次下亦同。”

②如淳曰:“孛星尾长及摄提、大角,始发于参至辰也。”

传曰:“皇之不极,是谓不建,厥咎眊,①厥罚恒阴,厥极弱。时则有射妖,时则有龙蛇之孽,时则有马祸,时则有下人伐上之痾,时则有日月

乱行,星辰逆行。”

①服虔曰:“眊音老耄。”

“皇之不极,是谓不建”,皇,君也。极,中;建,立也。人君貌言视听思心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则不能立万事,失在眊悖,故其咎眊也。① 王者自下承天理物。云起于山,而弥于天;② 天气乱,故其罚常阴也。一曰,上失中,则下强盛而蔽君明也。易曰“亢龙有悔,贵而亡位,高而亡民,贤人在下位而亡辅”,③ 如此,则君有南面之尊,而亡一人之助,故其极弱也。盛阳动进轻疾。④ 礼,春而大射,以顺阳气。⑤ 上微弱则下奋动,故有射妖。易曰“云从龙”,⑥ 又曰“龙蛇之蛰,以存身也”。⑦ 阴气动,故有龙蛇之孽。于易,乾为君为马,马任用而强力,君气毁,故有马祸。一曰,马多死及为怪,亦是也。君乱且弱,人之所叛,天之所去,不有明王之诛,则有篡弑之祸,故有下人伐上之痾。凡君道伤者病天气,不言五行沴天,而曰“日月乱行,星辰逆行”者,为若下不敢沴天,犹春秋曰“王师败绩于贸戎”,不言败之者,以自败为文,尊尊之意也。刘歆皇极传曰有下体生上之痾。说以为下人伐上,天诛已成,不得复为痾云。皇极之常阴,刘向以为春秋亡其应。一曰,久阴不雨是也。刘歆以为自属常阴。

①师古曰:“眊,不明也。悖,惑也,音布内反。”

②师古曰:“弥,满也。”

③师古曰:“乾上九文言也。”

④服虔曰:“阳行轻且疾也。”

⑤韦昭曰:“将祭,与群臣射,谓之大射。”

⑥师古曰:“乾九五文言。”

⑦师古曰:“下系辞也。”

昭帝元平元年四月崩,亡嗣,立昌邑王贺。贺即位,天阴,昼夜不见日月。贺欲出,光禄大夫夏侯胜当车谏曰:“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

者,陛下欲何之?"贺怒,缚胜以属吏,[①]吏白大将军霍光。光时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贺。光让安世,以为泄语,安世实不泄,召问胜。胜上洪范五行传曰:"'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有下人伐上。'不敢察察言,[②]故云臣下有谋。"光、安世读之,大惊,以此益重经术士。后数日卒共废贺,此常阴之明效也。京房易传曰:"有蜺、蒙、雾。雾,上下合也。蒙如尘云。蜺,日旁气也。其占曰:后妃有专,蜺再重,赤而专,至冲旱。[③]妻不壹顺,黑蜺四背,又白蜺双出日中。妻以贵高夫,兹谓擅阳,蜺四方,日光不阳,解而温。[④]内取兹谓禽,[⑤]蜺如禽,在日旁。以尊降妃,兹谓薄嗣,蜺直而塞,六辰乃除,夜星见而赤。[⑥]女不变始,兹谓乘夫,[⑦]蜺白在日侧,黑蜺果之,气正直。[⑧]妻不顺正,兹谓擅阳,蜺中窥贯而外专。夫妻不严兹谓媟,[⑨]蜺与日会。妇人擅国兹谓顷,[⑩]蜺白贯日中,赤蜺四背。[⑪]適不答兹谓不次,[⑫]蜺直在左,蜺交在右。取于不专,兹谓危嗣,蜺抱日两未及。君淫外兹谓亡,蜺气左日交于外。取不达兹谓不知,蜺白夺明而大温,温而雨。[⑬]尊卑不别兹谓媟,蜺三出三已,三辰除,[⑭]除则日出且雨。臣私禄及亲,兹谓罔辟,[⑮]厥异蒙,其蒙先大温,已蒙起,日不见。行善不请于上,兹谓作福,蒙一日五起五解。辟不下谋,臣辟异道,兹谓不见,上蒙下雾,风三变而俱解。立嗣子疑,兹谓动欲,蒙赤,日不明。德不序兹谓不聪,蒙,日不明,温而民病。德不试,空言禄,[⑯]兹谓主窳臣夭,[⑰]蒙起而白。君乐逸人兹谓放,蒙,日青,黑云夹日,左右前后行过日。公不任职,兹谓怙禄,蒙三日,又大风五日,蒙不解。利邪以食,兹谓闭上,蒙大起,白云如山行蔽日。公惧不言道,兹谓闭下,蒙大起,日不见,若雨不雨,至十二日解,而有大云蔽日。禄生于下,兹谓诬君,蒙微而小雨,已乃大雨。下相攘善,兹谓盗明,蒙黄浊。下陈功,求于上,兹谓不知,蒙,微而赤,风鸣条,解复蒙。下专刑兹谓分威,蒙而日不得明。大臣厌小臣兹谓蔽,蒙微,日不明,若解不解,大风发,赤云起而蔽日。众不恶恶兹谓闭,蒙,尊卦用事,[⑱]三日而起,日不见。漏言亡喜,兹谓下厝用,[⑲]蒙微,日无光,有雨云,雨不降。废忠惑佞兹谓亡,蒙,天先清而暴,蒙微而日不明。有逸民兹谓不明,蒙

浊,夺日光。公不任职,兹谓不绌,蒙白,三辰止,则日青,青而寒,寒必雨。忠臣进善君不试,兹谓遏,⑳蒙,先小雨,雨已蒙起,微而日不明。惑众在位,兹谓覆国,蒙微而日不明,一温一寒,风扬尘。知佞厚之兹谓庳,蒙甚而温。君臣故弼兹谓悖,㉑厥灾风雨雾,风拔木,乱五谷,已而大雾。庶正蔽恶,兹谓生孽灾,厥异雾。"此皆阴云之类云。

①师古曰:"属,委也,音之欲反。"

②臣瓒曰:"不敢察察明言之。"

③孟康曰:"专,员也。若五月再重,赤而员,至十一月旱也。"

④服虔曰:"蒙气解而温。"

⑤服虔曰:"人君内淫于骨肉也。"臣瓒曰:"人君取于国中也。"师古曰:"取,如礼记'聚麀'之聚,瓒说非。"

⑥韦昭曰:"六辰,谓从卯至申。"

⑦孟康曰:"始贵高于夫,终行此不变也。"

⑧师古曰:"果谓干之也。"

⑨韦昭曰:"媟言媟慢也。"师古曰:"音先列反。"

⑩师古曰:"顷读曰倾。"

⑪服虔曰:"蜺背日。"

⑫服虔曰:"言適妻不见答也。"臣瓒曰:"夫不接妻谓不答。"师古曰:"適读曰嫡。答,报也。言妻有承顺之心,不见报答也。一曰,答,对也,言不以恩意接对之。"

⑬师古曰:"取读曰聚。"

⑭韦昭曰:"若从寅至辰也。蜺旦见西,晏则雨。"

⑮韦昭曰:"辟,君也。"师古曰:"辟音壁。其下并同。"

⑯师古曰:"试,用也。"

⑰孟康曰:"谓君惰窳,用人不以次第,为夭也。"师古曰:"窳音庾。"

⑱孟康曰:"尊卦,乾坤也。"臣瓒曰:"京房谓之方伯卦,震、兑、坎、离也。"师古曰:"孟说是。"

⑲师古曰:"厝音千各反。"

⑳师古曰:"试,用也。"

㉑师古曰:"弼犹相戾也。悖,惑也。"

严公十八年"秋,有蜮"。刘向以为蜮生南越。越地多妇人,男女同川,淫女为主,乱气所生,故圣人名之曰蜮。蜮犹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处,甚者至死。[①]南方谓之短弧,[②]近射妖,死亡之象也。时严将取齐之淫女,故蜮至。天戒若曰,勿取齐女,将生淫惑篡弑之祸。严不寤,遂取之。入后淫于二叔,二叔以死,两子见弑,夫人亦诛。[③]刘歆以为蜮,盛暑所生,非自越来也。京房易传曰:"忠臣进善君不试,厥咎国生蜮。"[④]

①师古曰:"以气射人也。"

②师古曰:"即射工也,亦呼水弩。"

③师古曰:"并解于上。"

④师古曰:"试,用也。"

史记鲁哀公时,有隼集于陈廷而死,[①]楛矢贯之,[②]石毒,[③]长尺有咫。[④]陈闵公使使问仲尼,[⑤]仲尼曰:"隼之来远矣!昔武王克商,通道百蛮,使各以方物来贡,肃慎贡楛矢,[⑥]石毒长尺有咫。先王分异姓以远方职,使毋忘服,[⑦]故分陈以肃慎矢。"试求之故府,果得之。[⑧]刘向以为隼近黑祥,贪暴类也;矢贯之,近射妖也;死于廷,国亡表也。象陈眊乱,不服事周,[⑨]而行贪暴,将致远夷之祸,为所灭也。是时中国齐晋、南夷吴楚为强,[⑩]陈交晋不亲,附楚不固,数被二国之祸。后楚有白公之乱,[⑪]陈乘而侵之,[⑫]卒为楚所灭。[⑬]

①师古曰:"隼,鹯鸟,即今之鸇也。说者以为鹞,失之矣。廷,朝廷也。鸇字音胡骨反。"

②应劭曰:"楛,木名。"师古曰:"音怙,其木堪为箭笴,今幽以北皆用之,土俗呼其木为楛子也。"

③应劭曰:"砮,镞也,音奴,又乃互反。"

④张晏曰:“八寸曰咫。”

⑤师古曰:“闵公名周,怀公之子。”

⑥臣瓒曰:“肃慎,东北夷。”

⑦师古曰:“服,事也。”

⑧师古曰:“得昔所分之矢于府藏中。”

⑨师古曰:“眊音莫报反。”

⑩师古曰:“中国则齐、晋为强,南夷则吴、楚为强。”

⑪师古曰:“白公,楚平王太子建之子胜也。建遇谗,奔郑而死。胜在吴,子西召之,使处吴境,为白公。吴人伐慎,白公败之,请以战备献,因作乱,子西、子期皆死。事在哀十六年。”

⑫师古曰:“白公之乱,陈人恃其聚而侵楚。事见哀十七年。”

⑬师古曰:“陈闵公之二十年,获麟之岁也。其二十四年,而为楚所灭。”

史记夏后氏之衰,有二龙止于夏廷,而言“余,褒之二君也”。[①]夏帝卜杀之,去之,止之,莫吉;卜请其沫而藏之,乃吉。[②]于是布币策告之。[③]龙亡而沫在,乃椟去之。[④]其后夏亡,传椟于殷周,三代莫发,至厉王末,发而观之,沫流于廷,不可除也。厉王使妇人裸而噪之,[⑤]沫化为玄黿,[⑥]入后宫。处妾遇之而孕,[⑦]生子,惧而弃之。宣王立,女童谣曰:“檿弧箕服,实亡周国。”[⑧]后有夫妇鬻是器者,宣王使执而僇之。[⑨]既去,见处妾所弃妖子,闻其夜号,哀而收之,遂亡奔褒。后褒人有罪,入妖子以赎,是为褒姒,幽王见而爱之,生子伯服。王废申后及太子宜咎,而立褒姒、伯服代之。废后之父申侯与缯西畎戎共攻杀幽王。[⑩]诗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⑪]刘向以为夏后季世,周之幽、厉,皆谗乱逆天,[⑫]故有龙黿之怪,近龙蛇孽也。沫,血也,一曰沫也。檿弧,桑弓也。箕服,盖以箕草为箭服,近射妖也。女童谣者,祸将生于女,国以兵寇亡也。[⑬]

①师古曰:“褒,古国名。”

②应劭曰:"蔡,沫也。"郑氏曰:"蔡音牛齘之齘。"师古曰:"去谓驱逐也,止谓拘留也。去音丘吕反。蔡音丑之反。"

③师古曰:"奠币为礼,读策辞而告之也。说者以为策者糈米,盖失之矣。"

④师古曰:"棲,匿也。去,藏也。棲音读。去音丘吕反。"

⑤应劭曰:"群呼曰噪。"师古曰:"噪音先到反。"

⑥韦昭曰:"玄,黑,黿,蜥蜴也,似蛇而有足。"师古曰:"黿似鳖而大,非蛇及蜥蜴。"

⑦师古曰:"处妾,宫中之童女。"

⑧服虔曰:"檿,檿桑也。"师古曰:"女童谣,闾里之童女为歌谣也。檿,山桑之有点文者也。木弓曰弧。服,盛箭者,即今之步叉也。萁,草,似荻而细,织之为服也。檿音一簟反。萁音基。荻音敌。"

⑨师古曰:"鬻,卖也,音弋六反。"

⑩师古曰:"畎戎即犬戎,亦曰昆夷。"

⑪师古曰:"小雅正月之诗也。赫赫,盛貌也。宗周,镐京也。戚,灭也,音呼悦反。"

⑫师古曰:"诼,惑也,音布内反。"

⑬师古曰:"因妇人以致兵寇也。"

左氏传昭公十九年,龙斗于郑时门之外洧渊。[①]刘向以为近龙孽也。郑以小国摄乎晋楚之间,[②]重以强吴,[③]郑当其冲,不能修德,将斗三国,以自危亡。[④]是时子产任政,内惠于民,外善辞令,以交三国,郑卒亡患,能以德消变之效也。京房易传曰:"众心不安,厥妖龙斗。"

①师古曰:"时门,郑城门也。洧泉,洧水之泉也。洧水出荥阳密县东南,至颍川长平入颍也。"

②师古曰:"摄,收持之。"

③师古曰:"重音直用反。"

④师古曰:"言若不修德,则三国伐之,必危亡。"

惠帝二年正月癸酉旦,有两龙见于兰陵廷东里温陵井中,[①]至乙亥

夜去。刘向以为龙贵象而困于庶人井中,象诸侯将有幽执之祸。其后吕太后幽杀三赵王,诸吕亦终诛灭。京房易传曰:"有德遭害,厥妖龙见井中。"又曰:"行刑暴恶,黑龙从井出。"

①师古曰:"兰陵县之廷东里也。温陵,人姓名也。"

左氏传鲁严公时有内蛇与外蛇斗郑南门中,内蛇死。刘向以为近蛇孽也。先是郑厉公劫相祭仲而逐兄昭公代立。①后厉公出奔,昭公复入。②死,弟子仪代立。③厉公自外劫大夫傅瑕,使僇子仪。④此外蛇杀内蛇之象也。蛇死六年,而厉公立。严公闻之,问申繻曰:"犹有妖乎?"⑤对曰:"人之所忌,其气炎以取之,⑥妖由人兴也。人亡豐焉,妖不自作。人弃常,故有妖。"⑦京房易传曰:"立嗣子疑,厥妖蛇居国门斗。"

①师古曰:"厉公母,宋雍氏之女也。祭仲,祭封人仲足也。桓十一年,宋人执祭仲,曰:'不立突,将死。'仲乃与宋盟而立厉公。昭公奔卫。祭音侧介反。"

②师古曰:"桓十五年,厉公与祭仲之婿雍纠谋杀祭仲,不克,五月,出奔蔡。六月,昭公复归于郑。九月,厉公杀檀伯而居栎也。"

③师古曰:"桓十七年,高渠弥弑昭公而立其弟子亹。十八年,齐人杀子亹,祭仲乃立亹之弟仪也。"

④师古曰:"傅瑕,郑大夫也。庄十四年,厉公自栎侵郑,获傅瑕,与之盟。于是傅瑕杀子仪而纳厉公也。"

⑤师古曰:"申繻,鲁大夫也。繻音须。"

⑥师古曰:"炎音弋赡反。"

⑦师古曰:"已解于上。"

左氏传文公十六年夏,有蛇自泉宫出,①入于国,如先君之数。刘向以为近蛇孽也。泉宫在囿中,公母姜氏尝居之,蛇从之出,象宫将不居也。诗曰:"维虺维蛇,女子之祥。"②又蛇入国,国将有女忧也。如先君之数者,公母将薨象也。秋,公母薨。公恶之,乃毁泉台。夫妖孽应

行而自见,非见而为害也。文不改行循正,共御厥罚,③而作非礼,以重其过。④后二年薨,公子遂杀文之二子恶、视,而立宣公。⑤文公夫人大归于齐。⑥

①师古曰:"泉宫,即泉台。"

②师古曰:"小雅斯干之诗。"

③师古曰:"共读曰恭。御读曰禦,又读如本字。"

④师古曰:"重音直用反。"

⑤师古曰:"恶即子赤也。视,其母弟。"

⑥师古曰:"本齐女,故出而归齐,所谓哀姜者也。"

武帝太始四年七月,赵有蛇从郭外入,与邑中蛇斗孝文庙下,邑中蛇死。后二年秋,有卫太子事,事自赵人江充起。

左氏传定公十年,宋公子地有白马驷,①公嬖向魋欲之,②公取而朱其尾鬣③以予之。地怒,使其徒抶魋而夺之。④魋惧将走,公闭门而泣之,目尽肿。公弟辰谓地曰:"子为君礼,不过出竟,君必止子。"⑤地出奔陈,公弗止。辰为之请,不听。辰曰:"是我迁吾兄也,⑥吾以国人出,君谁与处?"遂与其徒出奔陈。明年俱入于萧以叛,大为宋患,⑦近马祸也。

①师古曰:"地,宋元公子也。四马曰驷。"

②师古曰:"公谓景公,即地之兄也。魋,宋司马桓魋也。向音式尚反。魋音大回反。"

③师古曰:"鬣,领上鬣也,音力涉反。"

④师古曰:"抶,击也,音丑失反。"

⑤师古曰:"辰亦元公子也。言若见君怒,惧而出奔,是为臣之礼也。竟读曰境(也)。"[11]

⑥应劭曰:"迁音君狂〔反〕。"[12]臣瓒曰:"迁音九放反。"师古曰:"二说皆非也。迁,欺也,音求往反。"

⑦师古曰:"萧,宋邑。"

史记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马生人，昭王二十年牡马生子而死。刘向以为皆马祸也。孝公始用商君攻守之法，东侵诸侯，至于昭王，用兵弥烈。[①]其象将以兵革抗极成功，而还自害也。牡马非生类，妄生而死，犹秦恃力强得天下，而还自灭之象也。〔一〕曰，诸畜生非其类，[13]子孙必有非其姓者，至于始皇，果吕不韦子。京房易传曰："方伯分威，厥妖牡马生子。亡天子，诸侯相伐，厥妖马生人。"

①师古曰："烈，猛也。"

文帝十二年，有马生角于吴，角在耳前，上鄉。[①]右角长三寸，左角长二寸，皆大二寸。刘向以为马不当生角，犹吴不当举兵鄉上也。是时，吴王濞封有四郡五十馀城，[②]内怀骄恣，变见于外，天戒早矣。王不寤，后卒举兵，诛灭。京房易传曰："臣易上，政不顺，厥妖马生角，兹谓贤士不足。"又曰："天子亲伐，马生角。"

①师古曰："鄉读曰向。次下亦同。"

②师古曰："高纪云'六年春，以故东阳郡、鄣郡、吴郡五十三县立刘贾为荆王'。十二年十月诏曰：'吴，古之建国，日者荆王兼有其地，今死无后，朕欲复立吴王。'长沙王臣等请立沛侯为吴王。而荆燕吴传云：'荆王刘贾为黥布所杀，无后，上患会稽轻悍，无壮王填之，乃立濞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是则濞之所封，贾本地也，止有三郡，荆燕吴传与纪(冈)〔同〕矣。[14]今此云四郡，未详其说。若以贾本不得会稽，濞加一郡者，则不得言五十三城也。"

成帝绥和(三)〔二〕年二月，[15]大厩马生角，在左耳前，围长各二寸。是时王莽为大司马，害上之萌自此始矣。[①]哀帝建平二年，定襄牡马生驹，三足，随群饮食，太守以闻。马，国之武用，三足，不任用之象也。后侍中董贤年二十二为大司马，居上公之位，天下不宗。哀帝暴崩，成帝母王太后召弟子新都侯王莽入，收贤印绶，贤恐，自杀，莽因代之，并诛外家丁、傅。又废哀帝傅皇后，令自杀，发掘帝祖母傅太后、母丁太后陵，更以庶人葬之。辜及至尊，大臣微弱之祸也。

①师古曰:"萌,若草木之始生也。"

文公十一年,"败狄于咸"。①穀梁、公羊传曰,长狄②兄弟三人,一者之鲁,③一者之齐,④一者之晋。⑤皆杀之,身横九畮;⑥断其首而载之,眉见于轼。⑦何以书?记异也。刘向以为是时周室衰微,三国为大,可责者也。天戒若曰,不行礼义,大为夷狄之行,将至危亡。其后三国皆有篡弑之祸,⑧近下人伐上之痾也。刘歆以为人变,属黄祥。一曰,属羸虫之孽。一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凡人为变,皆属皇极下人伐上之痾云。京房易传曰:"君暴乱,疾有道,厥妖长狄入国。"又曰:"丰其屋,下独苦。⑨长狄生,世主虏。"

①师古曰:"咸,鲁地也。"

②师古曰:"防风之后,漆姓也,国号鄅瞞。鄅音所求反。瞞音莫干反。"

③师古曰:"侨如也。来伐鲁,为叔孙得臣所获。"

④师古曰:"荣如也。齐襄公二年伐齐,为王子成父所获。"

⑤师古曰:"焚如也。宣十五年,晋灭潞国而获之。"

⑥师古曰:"畮,古亩字。"

⑦师古曰:"轼,车前横木。"

⑧师古曰:"谓鲁文公薨,襄仲弑恶及视而立宣公;齐连称、管至父弑襄公而立无知;晋栾书、中行偃弑厉公而立悼公。"

⑨师古曰:"丰其屋,易丰卦上六爻辞也。丰,大也。"

史记秦始皇帝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①天戒若曰,勿大为夷狄之行,将受其祸。是岁始皇初并六国,反喜以为瑞,销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遂自贤圣,燔诗书,坑儒士;奢淫暴虐,务欲广地;南戍五岭,北筑长城以备胡越,②堑山填谷,西起临洮,东至辽东,径数千里。故大人见于临洮,明祸乱之起。后十四年而秦亡,亡自戍卒陈胜发。

①师古曰:"陇西之县也。音吐高反。"

②师古曰:"五岭,解在张耳陈馀传。"

史记魏襄王十三年,魏有女子化为丈夫。京房易传曰:"女子化为丈夫,兹谓阴昌,贱人为王;丈夫化为女子,兹谓阴胜,厥咎亡。"一曰,男化为女,宫刑滥也;①女化为男,妇政行也。

①如淳曰:"宫刑之行大滥也。"

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为女子,嫁为人妇,生一子。长安陈凤言此阳变为阴,将亡继嗣,自相生之象。一曰,嫁为人妇生一子〔者〕,[16]将复一世乃绝。

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阳方与女子田无啬生子。① 先未生二月,儿啼腹中,及生,不举,葬之陌上,三日,人过闻啼声,母掘收养。

①师古曰:"方与者,山阳之县也。女子姓田,名无啬。方与音房豫。"

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广牧女子赵春病死,① 敛棺积六日,② 出在棺外,自言见夫死父,曰:"年二十七,不当死。"太守谭以闻。京房易传曰:"'干父之蛊,有子,考亡咎'。③ 子三年不改父道,思慕不皇,亦重见先人之非,④ 不则为私,厥妖人死复生。"一曰,至阴为阳,下人为上。

①师古曰:"广牧,朔方之县也。姓赵,名春。"

②师古曰:"敛音力赡反。棺音工唤反。"

③韦昭曰:"蛊,事也。子能正父之事,是为有子,故考不为咎累。"师古曰:"易蛊卦初六爻辞也。"

④师古曰:"言父有不善之事,当速改之,若唯思慕而已,无所变易,是重显先人之非也。一曰,三年之内,但思慕而已,不暇见父之非,故不改也。重音直用反。"

六月,长安女子有生儿,两头异颈面相鄉,四臂共匈俱前鄉,① 尻上有目长二寸所。京房易传曰:"'睽孤,见豕负涂',② 厥妖人生两头。下相攘善,妖亦同。人若六畜首目在下,兹谓亡上,正将变更。凡妖之作,以譴失正,各象其类。二首,下不壹也;足多,所任邪也;足少,下不胜任,或不任下也。凡下体生于上,不敬也;上体生于下,媟渎也;生非其

类,淫乱也;人生而大,上速成也;生而能言,好虚也。群妖推此类,不改乃成凶也。”

①师古曰:“鄉读曰向。”

②师古曰:“易睽卦上九象辞也。睽孤,乖刺之意也。涂,泥也。睽音苦携反。”

景帝二年九月,胶东下密人年七十馀,生角,角有毛。时胶东、胶西、济南、齐四(主)〔王〕[17]有举兵反谋,谋由吴王濞起,连楚、赵,凡七国,下密,县居四齐之中;①角,兵象,上鄉者也;②老人,吴王象也;年七十,七国象也。天戒若曰,人不当生角,犹诸侯不当举兵以鄉京师也,祸从老人生,七国俱败云。诸侯不寤,明年吴王先起,诸侯从之,七国俱灭。京房易传曰:“冢宰专政,厥妖人生角。”

①师古曰:“四齐即上所云胶东、胶西、济南、齐也。本皆齐地,故谓之四齐。”

②师古曰:“鄉读曰向。次下亦同。”

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丁未,京师相惊,言大水至。渭水虖上小女陈持弓年九岁,①走入横城门,入未央宫尚方掖门,殿门门卫户者莫见,至句盾禁中而觉得。②民以水相惊者,阴气盛也。小女而入宫殿中者,下人将因女宠而居有宫室之象也。名曰持弓,有似周家桑弧之祥。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③是时,帝母王太后弟凤始为上将,秉国政,天知其后将威天下而入宫室,故象先见也。其后,王氏兄弟父子五侯秉权,至莽卒篡天下,盖陈氏之后云。京房易传曰:“妖言动众,兹谓不信,路将亡人,司马死。”

①师古曰:“虖上,地名也。音斯。”

②师古曰:“句盾,少府之署。觉得,事觉而见执得也。”

③师古曰:“下系之辞也。”

成帝绥和二年八月庚申,郑通里男子王褒①衣绛衣小冠,带剑入北司马门殿东门,②上前殿,入非常室中,③解帷组结佩之,④招前殿署长

业等曰:“天帝令我居此。”业等收缚考问,褒故公车大谁卒,⑤病狂易,⑥不自知入宫状,下狱死。是时王莽为大司马,哀帝即位,莽乞骸骨就第,天知其必不退,故因是而见象也。姓名章服甚明,径上前殿路寝,入室取组而佩之,称天帝命,然时人莫察。后莽就国,天下冤之,哀帝徵莽还京师。明年帝崩,莽复为大司马,因是而篡国。

①师古曰:“郑县之通里。”

②师古曰:“入北司马门,又入殿之东门也。”

③如淳曰:“殿上室名。”

④师古曰:“组,绶类,所以系帷,又垂以为饰也。佩带之。”

⑤应劭曰:“在司马殿门掌謹呵者也。”服虔曰:“卫士之师也,著樊哙冠。”师古曰:“大谁者,主问非常之人,云姓名是谁也。而应氏乃以謹哗为义,云大謹呵,不当厥理。后之学者辄改此书谁字为謹,违本文矣。大谁本以谁何称,因用名官,有大谁长。今此卒者,长所领士卒也。”

⑥师古曰:“谓病狂而变易其常也。”

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惊走,持稿或椒一枚,① 传相付与,曰行诏筹。道中相过逢多至千数,或被发徒跣,② 或夜折关,或逾墙入,或乘车骑奔驰,以置驿传行,经历郡国二十六,至京师。其夏,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仟佰,设(祭)张博具,[18] ③ 歌舞祠西王母。又传书曰:“母告百姓,佩此书者不死。不信我言,视门枢下,当有白发。”④ 至秋止。是时帝祖母傅太后骄,与政事,⑤ 故杜邺对曰:“春秋灾异,以指象为言语。筹,所以纪数。民,阴,水类也。水以东流为顺走,而西行,反类逆上。象数度放溢,妄以相予,违忤民心之应也。西王母,妇人之称。博弈,男子之事。于街巷仟伯,明离阊内,⑥ 与疆外。⑦ 临事盘乐,炕阳之意。白发,衰年之象,体尊性弱,难理易乱。门,人之所由;枢,其要也。居人之所由,制持其要也。其明甚著,今外家丁、傅并侍帷幄,布于列位,有罪恶者不坐辜罚,亡功能者毕受官爵。皇甫、三桓,诗人所刺,春秋所讥,亡以甚此。⑧ 指象昭昭,以觉圣朝,奈何不应!”后哀帝崩,成帝母王太后临

朝，王莽为大司马，诛灭丁、傅。一曰丁、傅所乱者小，此异乃王太后、莽之应云。

①如淳曰："椒，麻干也。"师古曰："稿，禾秆也，音工老反。椒音邹，又音侧九反。"

②师古曰："徒跣，谓(徙)〔徒〕跣也。"[19]

③师古曰："博戏之具。"

④师古曰："枢，门扇所由开闭者也，音昌于反。"

⑤师古曰："与读曰豫。"

⑥师古曰："阑，门橛也，音鱼列反。"

⑦师古曰："与读曰预。"

⑧师古曰："皇甫，周卿士之字也。用后嬖宠，而处职位，诗人刺之。事见小雅十月之交篇。"

【校勘记】

〔1〕 厥风绝经(纪)〔纬〕， 殿、局本都作"纬"。王先谦说，据注文，作"纬"是。

〔2〕 正(书)〔昼〕雷， 景祐、殿本都作"昼"。王先谦说作"昼"是。

〔3〕 言其始有(成)〔威〕权。 景祐、殿本都作"威"。朱一新说作"威"是。

〔4〕 〔邴〕，郑祀泰山之邑也。 王先谦说殿本"郑"作"邴"是。按景祐、局本都作"郑"，当于"郑"上补"邴"字，文义方足。

〔5〕 (谓)〔为〕灾孽也。 景祐、殿本都作"为"。 朱一新说作"为"是。

〔6〕 左公子(涓)〔泄〕， 景祐、殿本都作"泄"，朱一新说作"泄"是。

〔7〕 时(成)〔文〕公丧制未除。 殿本作"文"，景祐、汲古、局本都误作"成"。

〔8〕 王心弗(栽)〔戕〕， 景祐、殿本作"戕"。朱一新说作"戕"是。

〔9〕 是岁(二)〔三〕川竭， 景祐、殿本都作"三"。叶德辉说作"三"是。

〔10〕 及齐(威)〔桓〕死， 景祐、殿本都作"桓"。

〔11〕 竟读曰境(也)。 殿本无"也"字。

〔12〕 迁音君狂〔反〕。 "反"字据景祐本补。

〔13〕 〔一〕曰，诸畜生非其类， 景祐、殿本都有"一"字。

〔14〕 荆燕吴传与纪(罔)〔同〕矣。 景祐、殿本都作“同”。朱一新说作“同”是。

〔15〕 成帝绥和(三)〔二〕年二月， 景祐、殿本都作“二”。

〔16〕 嫁为人妇生一子〔者〕， 景祐、殿本都有“者”字。

〔17〕 四(主)〔王〕 景祐、殿本都作“王”。朱一新说作“王”是。

〔18〕 设(祭)张博具， 钱大昭说闽本无“祭”字。朱一新说汪本无“祭”字。景祐本亦无。

〔19〕 谓(徙)〔徒〕跣也。 景祐、殿本都作“徒”。王先谦说作“徒”是。

汉书卷二十七下之下

五行志第七下之下

隐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穀梁传曰,言日不言朔,食晦。公羊传曰,食二日。董仲舒、刘向以为其后戎执天子之使,[①]郑获鲁隐,[②]灭戴,[③]卫、鲁、宋咸杀君。[④]左氏刘歆以为正月二日,燕、越之分野也。凡日所躔而有变,则分野之国失政者受之。[⑤]人君能修政,共御厥罚,则灾消而福至;[⑥]不能,则灾息而祸生。[⑦]故经书灾而不记其故,盖吉凶亡常,随行而成祸福也。周衰,天子不班朔,[⑧]鲁历不正,置闰不得其月,月大小不得其度。史记(曰)〔日〕食,[1]或言朔而实非朔,或不言朔而实朔,或脱不书朔与日,皆官失之也。京房易传曰:"亡师兹谓不御,厥异日食,其食也既,并食不一处。诛众失理,兹谓生叛,厥食既,光散。纵畔兹谓不明,厥食先大雨三日,雨除而寒,寒即食。专禄不封,兹谓不安,厥食既,先日出而黑,光反外烛。[⑨]君臣不通兹谓亡,厥蚀三既。同姓上侵,兹谓诬君,厥食四方有云,中央无云,其日大寒。公欲弱主位,兹谓不知,厥食中白青,四方赤,已食地震。诸侯相侵,兹谓不承,厥食三毁三复。君疾善,下谋上,兹谓乱,厥食既,先雨雹,杀走兽。弒君获位兹谓逆,厥食既,先风雨折木,日赤。内臣外鄉兹谓背,[⑩]厥食食且雨,地中鸣。[⑪]冢宰专政兹谓因,厥食先大风,食时日居云中,四方亡云。伯正越职,兹谓分威,[⑫]厥食日中分。诸侯争美于上兹谓泰,厥食日伤月,食半,天营而鸣。[⑬]赋不得兹谓竭,厥食星随而下。受命之臣专征云试,厥食虽侵光犹明,[⑭]若文王臣独诛纣矣。[⑮]小人顺受命者征其君云

杀,厥食五色,至大寒陨霜,⑯若纣臣顺武王而诛纣矣。⑰诸侯更制兹谓叛,⑱厥食三复三食,食已而风,地动。適让庶兹谓生欲,⑲厥食日失位,光晻晻,月形见。⑳酒亡节兹谓荒,厥蚀乍青乍黑乍赤,明日大雨,发雾而寒。"凡食二十占,其形二十有四,改之辄除;不改三年,三年不改六年,六年不改九年。推隐三年之食,贯中央,上下竟而黑,臣弑从中成之形也。后卫州吁弑君而立。

①师古曰:"凡伯,周大夫也。隐七年,天王使凡伯来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

②师古曰:"公羊传隐六年春郑人来渝平。渝平,堕(城)〔成〕也。[2]曰'吾成败矣,吾与郑人未有成'。狐壤之战,隐公获焉。何以不言战?讳获也。"

③师古曰:"十年秋,宋人、蔡人、卫人伐戴,郑伯伐取之。戴国,今外黄县东南戴城是也。读者多误为载,故随室置载州焉。"

④师古曰:"四年,卫州吁杀其君完。十一年,羽父使贼杀公于穷氏。桓二年春,宋督弑其君与夷。"

⑤师古曰:"躔,践也,音缠。"

⑥师古曰:"共读曰恭。御读曰禦,又读如本字。"

⑦师古曰:"息谓蕃滋也。"

⑧师古曰:"班,布也。"

⑨韦昭曰:"中无光,四边有明外烛。"

⑩师古曰:"鄉读曰向。"

⑪韦昭曰:"地中有声如鸣耳,或曰如狗子声。"

⑫师古曰:"伯读曰霸。正者,长帅之称。"

⑬韦昭曰:"食半,谓食望也。"臣瓒曰:"月食半,谓食月之半也。月食常以望,不为异也。"

⑭师古曰:"试,用也,自擅意也。一说试与弑同,谓欲弑君。"

⑮韦昭曰:"是时纣臣尚未欲诛纣,独文王之臣欲诛之。"

⑯师古曰:"杀亦读曰弑。"

⑰韦昭曰:"纣恶益甚,其臣欲顺武王而诛纣。"

⑱师古曰:“更,改也。”

⑲师古曰:“適读曰嫡。”

⑳师古曰:“晻音乌感反。见音胡电反。”

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董仲舒、刘向以为前事已大,后事将至者又大,则既。先是鲁、宋弒君,鲁又成宋乱,易许田,亡事天子之心;楚僭称王。后郑岕王师,射桓王,① 又二君相篡。② 刘歆以为六月,赵与晋分。③ 先是,晋曲沃伯再弒晋侯,④ 是岁晋大乱,⑤ 灭其宗国。⑥ 京房易传以为桓三年日食贯中央,上下竟而黄,臣弒而不卒之形也。后楚严称王,兼地千里。⑦

①师古曰:“并已解于上。”

②师古曰:“谓厉公奔蔡而昭公入,高渠弥杀昭公而立子亹。”

③晋灼曰:“周之六月,今之四月,始去毕而入参。参,晋分也。毕,赵也。日行去赵远,入晋分多,故曰与。计二十八宿,分其次,度其月,及所属,下皆以为例。”

④师古曰:“曲沃伯,本桓叔成师之封号也,其后遂继袭焉。鲁惠公三十年,大夫潘父杀昭侯而纳成师,不克,晋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成师之子曲沃庄伯伐翼,杀孝侯也。”

⑤师古曰:“桓三年,庄伯之子曲沃武公伐翼,逐翼侯于汾隰,夜获而杀之。”

⑥师古曰:“桓八年,曲沃武公灭翼,遂并其国。”

⑦师古曰:“楚武王荆尸久已见传,今此言庄始称王,未详其说。”

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之”。穀梁传曰,言朔不言日,食二日也。刘向以为是时卫侯朔有罪出奔齐,① 天子更立卫君。② 朔藉助五国,举兵伐之而自立,王命遂坏。③ 鲁夫人淫失于齐,卒杀威公。④ 董仲舒以为言朔不言日,恶鲁桓且有夫人之祸,将不终日也。刘歆以为楚、郑分。

①师古曰:“朔,卫惠公也。桓十六年经书‘卫侯朔出奔齐’。公羊传曰‘得罪乎天子’,穀梁传曰‘天子召而不往也’。”

②师古曰:“谓公子黔牟。”

③师古曰:"庄五年冬,公会齐人、宋人、陈人、蔡人伐卫。庄六年春,王人子突救卫,夏,卫侯朔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是也。"

④师古曰:"失读曰佚。"

严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穀梁传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①]史推合朔在夜,明旦日食而出,出而解,[②]是为夜食。刘向以为夜食者,阴因日明之衰而夺其光,象周天子不明,齐桓将夺其威,专会诸侯而行伯道。[③]其后遂九合诸侯,[④]天子使世子会之,[⑤]此其效也。公羊传曰食晦。董仲舒以为宿在东壁,鲁象也。后公子庆父、叔牙果通于夫人以劫公。刘歆以为晦鲁、卫分。

①张晏曰:"日夜食,则无景。立六尺木不见其景,以此为候。"

②孟康曰:"夜食地中,出而止。"

③师古曰:"伯读曰霸。"

④师古曰:"解在郊祀志。"

⑤师古曰:"僖五年,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会王太子于首止是。"

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为宿在毕,主边兵夷狄象也。后狄灭邢、卫。[①]刘歆以为五月二日鲁、赵分。

①师古曰:"春秋闵元年狄伐邢,二年狄灭卫,其后并为齐所立,而邢迁于夷仪,卫迁于楚丘。"

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为宿在心,心为明堂,文武之道废,中国不绝若线之象也。[①]刘向以为时戎侵曹,[②]鲁夫人淫于庆父、叔牙,将以弒君,故比年再蚀以见戒。[③]刘歆以为十月二日楚、郑分。

①师古曰:"线,缕也,音先箭反。"

②师古曰:"事在庄二十四年。"

③师古曰:"比,频也。见,显也。"

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刘向以为后鲁二君弒,[①]夫人诛,[②]两弟死,[③]狄灭邢,[④]徐取舒,[⑤]晋杀世子,[⑥]楚灭弦。[⑦]刘歆以为八月秦、周分。

①师古曰:"谓子般为圉人所杀,闵公为卜齮所杀也。"

②师古曰:"哀姜为齐人所杀。"

③师古曰:"谓叔牙及庆父也。"

④师古曰:"已解于上。"

⑤师古曰:"僖三年,徐人取舒。舒,国名也,在庐江舒县也。"

⑥师古曰:"僖五年,晋侯杀其太子申生。"

⑦师古曰:"僖五年,楚人灭弦,弦,国名也,在弋阳。"

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刘向以为先是齐桓行伯,江、黄自至,[①]南服强楚。[②]其后不内自正,而外执陈大夫,则陈、楚不附,[③]郑伯逃盟,[④]诸侯将不从桓政,故天见戒。其后晋灭虢,[⑤]楚(国)〔围〕许,[3][⑥]诸侯伐郑,[⑦]晋弒二君,[⑧]狄灭温,[⑨]楚伐黄,[⑩]桓不能救。刘歆以为七月秦、晋分。

①师古曰:"伯读曰霸。江、黄,二国名也。僖二年,齐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贯。传曰'服江、黄也'。江国在汝南安阳县,黄国在弋阳县。"

②师古曰:"僖四年,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遂伐楚,盟于邵陵。"

③师古曰:"邵陵盟后,以陈辕涛涂为误军而执之,陈不服罪,故伐之。楚自是不复通。"

④师古曰:"僖五年秋,齐侯与诸侯盟于首止,郑伯逃归不盟。"

⑤师古曰:"事在僖五年。"

⑥师古曰:"事并在僖六年。"

⑦师古曰:"谓里克弒奚齐及卓子。"

⑧师古曰:"温,周邑也。僖十年,狄灭之。"

⑨师古曰:"僖十一年,黄不归楚贡,故伐之。"

十二年"三月庚午(朔),[4]日有食之"。董仲舒、刘向以为是时楚灭

黄,[1]狄侵卫、郑,[2]莒灭杞。[3]刘歆以为三月齐、卫分。

①师古曰:"事在十二年夏。"

②师古曰:"僖十三年狄侵卫,十四年狄侵郑。"

③师古曰:"僖十四年诸侯城缘陵。公羊传曰:'曷为城?杞灭也。孰灭之?盖徐、莒也。'"

十五年"五月,日有食之"。刘向以为象晋文公将行伯道,[1]后遂伐卫,执曹伯,败楚城濮,[2]再会诸侯,[3]召天王而朝之,[4]此其效也。日食者臣之恶也,夜食者掩其罪也,以为上亡明王,桓、文能行伯道,攘夷狄,安中国,[5]虽不正犹可,盖春秋实与而文不与之义也。董仲舒以为后秦获晋侯,[6]齐灭项,[7]楚败徐于娄林。[8]刘歆以为二月朔齐、越分。

①师古曰:"伯读曰霸。"

②师古曰:"事并在二十八年。"

③师古曰:"二十八年五月盟于践土,冬会于温。"

④师古曰:"晋侯不欲就朝王,故召王使来。经书'天王狩于河阳'。"

⑤师古曰:"伯读曰霸。攘,却也。"

⑥师古曰:"晋侯,夷吾也。僖十五年十一月,晋侯及秦伯战于韩,秦获晋侯以归也。"

⑦师古曰:"事在公羊传僖十七年。项国,今项城县是也。"

⑧师古曰:"事在僖十五年冬。娄林,徐地。"

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董仲舒、刘向以为先是大夫始执国政,[1]公子遂如京师,[2]后楚世子商臣杀父,齐公子商人弑君,皆自立,[3]宋子哀出奔,[4]晋灭江,[5]楚灭六,[6]大夫公孙敖、叔彭生并专会盟。[7]刘歆以为正月朔燕、越分。

①师古曰:"谓东门襄仲也。"

②师古曰:"事在僖三十年,报宰周公之聘。"

③师古曰:"已解于上。"

④师古曰:"宋子哀,宋卿高哀也。不义宋公,而来奔鲁。事在文十四年。"

⑤师古曰:"春秋文四年'楚人灭江',今此云晋,未详其说。"

⑥师古曰:"六,国名也,在庐江六县。文五年楚人灭之。"

⑦师古曰:"文七年冬公孙敖如莒莅盟,十一年叔彭生会邰缺于承匡。公孙敖,孟穆伯;叔彭生,叔仲惠伯也。

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刘向以为后宋、齐、莒、晋、郑八年之间五君杀死,①(夷)〔楚〕灭舒蓼。[5]刘歆以为四月二日鲁、卫分。

①师古曰:"文十六年宋弑其君杵臼,十八年夏齐人弑其君商人,冬莒弑其君庶其,宣二年晋赵盾弑其君夷皋,四年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也。"

宣公八年"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董仲舒、刘向以为先是楚商臣弑父而立,至于严王遂强。诸夏大国唯有齐、晋,齐、晋新有篡弑之祸,内皆未安,故楚乘弱横行,八年之间六侵伐而一灭国;①伐陆浑戎,观兵周室;②后又入郑,郑伯肉袒谢罪;北败晋师于邲,流血色水;③围宋九月,析骸而炊之。④刘歆以为十月二日楚、郑分。

①师古曰:"六侵伐者,谓宣元年侵陈,三年侵郑,四年伐郑,五年伐郑,六年伐郑,八年伐陈也。一灭国者,谓八年灭舒蓼也。"

②师古曰:"宣三年'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洛,观兵于周疆'。观兵者,示威武也。"

③师古曰:"事并在十二年。邲,郑地。色水,谓血流入水而变水之色也。邲音蒲必反。"

④师古曰:"事在十五年。炊,爨也。言无薪樵,示困之甚也。"

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董仲舒、刘向以为后陈夏徵舒弑其君,①楚灭萧,②晋灭二国,③王札子杀召伯、毛伯。④刘歆以为二月鲁、卫分。

①师古曰:"弑灵公也。事在十年。"

②师古曰:"萧,宋附庸国也。事在十二年。"

③师古曰:"谓十五年灭赤狄潞氏,十六年灭赤狄甲氏。"

④师古曰:"事在十五年。"

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董仲舒、刘向以为后邾支解鄫子,①晋败王师于贸戎,②败齐于窜。③刘歆以为三月晦朓鲁、卫分。④

①师古曰:"十八年,邾人戕鄫子于鄫,支解而节断之,谓解其四支,断其骨节。"

②师古曰:"事在成元年。"

③师古曰:"事在成二年。"

④服虔曰:"朓,相规也。日晦食为朓。"臣瓒曰:"志云晦而月见西方曰朓,以此名之,非日食晦之名也。"师古曰:"朓音佗了反。"

成公十六年"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刘向以为后晋败楚、郑于鄢陵,①执鲁侯。②刘歆以为四月二日鲁、卫分。

①师古曰:"事在十六年。鄢陵,郑地。"

②师古曰:"已解于上。"

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刘向以为后楚灭舒庸,①晋弑其君,②宋鱼石因楚夺君邑,③莒灭鄫,齐灭莱,④郑伯弑死。⑤刘歆以为九月周、楚分。

①师古曰:"事在十七年日食之后。舒庸,盖群舒之一种,楚与国也。"

②师古曰:"谓厉公也。事在十八年。"

③师古曰:"鱼石,宋大夫也,十五年出奔楚,至十八年楚伐宋,取彭城而纳之。"

④师古曰:"事并在襄六年。鄫、莱皆小国。"

⑤师古曰:"郑僖公也,襄七年会于邬,其大夫子驷使贼夜杀之,而以虐疾赴。邬音芳。"

襄公十四年"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刘向以为后卫大夫孙、甯共逐献公,立孙剽。①刘歆以为前年十二月二日宋、燕分。

①孟康曰:"剽音骠。"师古曰:"孙林父、甯殖逐献公,襄十四年四月出奔齐,而立剽。剽,穆公之孙也。剽又音匹妙反。"

十五年"八月丁巳〔朔〕,[6]日有食之"。董仲舒、刘向以为先是晋为鸡泽之会,诸侯盟,又大夫盟,后为溴梁之会,诸侯在而大夫独相与盟,①君若缀旒,不得举手。②刘歆以为五月二日鲁、赵分。

①师古曰:"并已解于上。"

②应昭曰:"旒,旌旗之流,随风动摇也。"师古曰:"言为下所执,随人东西也。"

二十年"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为陈庆虎、庆寅蔽君之明,①邾庶其有叛心,②后庶其以漆、闾丘来奔,③陈杀二庆。④刘歆以为八月秦、周分。

①师古曰:"二庆,并陈大夫也。襄二十年,陈侯之弟黄出奔楚,将出,呼於国曰:'庆氏无道,求专陈国,暴蔑其君,而去其亲,五年不灭,是无天也。'"

②师古曰:"庶其,邾大夫。"

③师古曰:"事在二十一年。漆及闾丘,邾之二邑。"

④师古曰:"二十三年,陈侯如楚,公子黄诉二庆。楚人召之,庆氏以陈叛楚,屈建从陈侯围陈,遂杀二庆也。"

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为晋栾盈将犯君,后入于曲沃。①刘歆以为七月秦、晋分。

①师古曰:"已解于上。"

"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为宿在轸、角,楚大国象也。后楚屈氏谮杀公子追舒,①齐庆封胁君乱国。②刘歆以为八月秦、周分。

①师古曰:"公子追舒,楚令尹子南也。二十二年,楚杀之。"

②师古曰:"庆封,齐大夫也。二十七年,使卢蒲嬰帅甲攻崔氏,杀成及彊,尽俘其家。崔杼缢而死,自是庆封当国,专执政也。"

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为后卫侯入陈仪,①甯喜弒其君剽。②刘歆以为前年十二月二日宋、燕分。

①师古曰:"卫侯衎也,前为孙、甯所逐,二十五年入于陈仪。陈仪,卫邑。左

传云夷仪。”

②师古曰:“二十六年,甯喜杀剽,而衍入于卫。甯喜,殖子也。

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刘歆以为五月鲁、赵分。“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为比食又既,①象阳将绝,②夷狄主上国之象也。后六君弒,③楚子果从诸侯伐郑,④灭舒鸠,⑤鲁往朝之,⑥卒主中国,⑦伐吴讨庆封。⑧刘歆以为六月晋、赵分。

①师古曰:“比,频也。”

②孟康曰:“阳,君也。”

③师古曰:“谓二十五年齐崔杼杀其君光,二十六年卫甯喜弒其君剽,二十九年阍弒吴子馀祭,三十年蔡太子班弒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昭元年楚令尹子围入问王疾,缢而杀之。”

④师古曰:“二十四年冬,楚子、蔡侯、陈侯、许男伐郑。”

⑤师古曰:“二十五年,楚屈建帅师灭舒鸠。舒鸠亦群舒一种。”

⑥师古曰:“二十八年,公如楚。”

⑦师古曰:“谓楚灵王以昭四年与诸侯会于申。”

⑧师古曰:“庆封以二十八年为庆舍之难自齐出奔鲁,遂奔吴。至申之会,楚灵王伐吴,执庆封而杀之。

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为礼义将大灭绝之象也。时吴子好勇,使刑人守门;①蔡侯通于世子之妻;②莒不早立嗣。③后阍戕吴子,④蔡世子般弒其父,莒人亦弒君而庶子争。⑤刘向以为自二十年至此岁,八年间日食七作,祸乱将重起,⑥故天仍见戒也。⑦后齐崔杼弒君,⑧宋杀世子,⑨北燕伯出奔,⑩郑大夫自外入而篡位,⑪指略如董仲舒。刘歆以为九月周、楚分。

①师古曰:“吴子即馀祭也。刑人,阍者。”

②师古曰:“即蔡侯固,为太子所杀者也。”

③师古曰:“即密州也,生去疾及展舆,既立展舆又废之。”

④师古曰:“戕,伤也。它国臣来弒君曰戕。音墙。”

⑤师古曰:“展舆因国人攻其父而杀之。展舆即位,去疾奔齐。明年去疾入而展舆出奔吴。并非嫡嗣,故云庶子争。”

⑥师古曰:“重音直用反。”

⑦师古曰:“仍,频也。”

⑧师古曰:“已解于上。”

⑨师古曰:“宋平公太子痤也。事在二十六年。”

⑩孟康曰:“有南燕,故言北燕,南燕姞姓,北燕姬姓也。”师古曰:“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齐’。”

⑪师古曰:“谓伯有也。已解于上。”

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刘向以为先是楚灵王弒君而立,会诸侯,[①]执徐子,灭赖,[②]后陈公子招杀世子,[③]楚因而灭之,[④]又灭蔡,[⑤]后灵王亦弒死。[⑥]刘歆以为二月鲁、卫分。传曰晋侯问于士文伯曰:“谁将当日食?”[⑦]对曰:“鲁、卫恶之,卫大鲁小。”公曰:“何故?”对曰:“去卫地,如鲁地,于是有灾,其卫君乎? 鲁将上卿。”是岁,八月卫襄公卒,十一月鲁季孙宿卒。晋侯谓士文伯曰:“吾所问日食从矣,可常乎?”[⑧]对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类,官职不则,同始异终,胡可常也? 诗曰:‘或宴宴居息,或尽瘁事国。’[⑨]其异终也如是。”公曰:“何谓六物?”对曰:“岁、时、日、月、星、辰是谓。”公曰:“何谓辰?”对曰:“日月之会是谓。”公曰:“诗所谓‘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⑩]对曰:’不善政之谓也。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適于日月之灾。[⑪]故政不可不慎也,务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此推日食之占循变复之要也。易曰:“县象著明,莫大于日月。”[⑫]是故圣人重之,载于三经。[⑬]于易在丰之震曰:“丰其沛,日中见昧,折其右肱,亡咎。”[⑭]于诗十月之交,则著卿士、司徒,下至趣马、师氏,咸其非材。[⑮]同于右肱之所折,协于三务之所择,明小人乘君子,阴侵阳之原也。

①师古曰:“已解于上。”

②师古曰:“申之会,楚人执徐子,遂灭赖。”

③师古曰:"招,成公子,哀公弟也。昭八年,经书'陈侯之弟招杀陈太子偃师'。偃师即哀公之子也。招音韶。"

④师古曰:"偃师之死,哀公缢。其九月,楚公子弃疾奉偃师之子孙吴围陈,遂灭之。"

⑤师古曰:"十一年,楚师灭蔡也。执太子有以归,用之。"

⑥师古曰:"十三年,楚公子比弒其君虔于乾谿是也。"

⑦师古曰:"士文伯,晋大夫伯瑕。"

⑧师古曰:"从,谓如士文伯之言也。可常,谓常可以此占之(下)〔不〕。"[7]

⑨如淳曰:"顚,古悴字也。"师古曰:"小雅北山之诗也。宴宴,安息之貌也。尽悴,言尽力而悴病也。"

⑩师古曰:"小雅十月之交之诗也。臧,善也。"

⑪师古曰:"適读曰谪。"

⑫师古曰:"上系之辞也。"

⑬师古曰:"谓易、诗、春秋。"

⑭服虔曰:"日中而昏也。"师古曰:"此丰卦九三爻辞也,言遇此灾,则当退去右肱之臣,乃免咎。"

⑮师古曰:"十月之交诗曰:'皇父卿士,番维司徒。棸维趣马,楀维师氏,艳妻煽方处。'司徒,地官卿也,掌邦教。趣马,中士也,掌王马之政。师氏,中大夫也,掌司朝得失之事。番、棸、楀,皆氏也。美色曰艳。艳妻,褒姒也。艳或作閻,閻亦嫔妾之姓也。煽,炽也。诗人刺王淫于色,故皇父之徒皆用后宠而处职位,不以德选也。趣音千后反。棸音居卫反。楀音居禹反。番音扶元反。"

十五年"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刘歆以为三月鲁、卫分。

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为时宿在毕,晋国象也。晋厉公诛四大夫,失众心,以弒死。① 后莫敢复责大夫,六卿遂相与比周,专晋国,君还事之。② 日比再食,其事在春秋后,故不载于经。刘歆以为鲁、赵分。左氏传平子曰:③"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天子不举,伐鼓于社,诸侯用币于社,伐鼓于朝,礼也。其馀则否。"太

史曰:“在此月也,日过分而未至,三辰有灾,百官降物,君不举,避移时,乐奏鼓,祝用币,史用辞,啬夫驰,庶人走,此月朔之谓也。当夏四月,是谓孟夏。”说曰:正月谓周六月,夏四月,正阳纯乾之月也。慝谓阴爻也,冬至阳爻起初,故曰复。至建巳之月为纯乾,亡阴爻,而阴侵阳,为灾重,故伐鼓用币,责阴之礼。降物,素服也。不举,去乐也。避移时,避正堂,须时移灾复也。啬夫,掌币吏。庶人,其徒役也。刘歆以为六月二日鲁、赵分。

①师古曰:“四大夫,谓三郤及胥童也。胥童非厉公所诛,以导乱而死,故总书四大夫。厉公竟为栾书、中行偃所杀。”

②师古曰:“六卿谓范氏、中行氏、智氏、韩、魏、赵也。”

③师古曰:“季平子。”

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为周景王老,刘子、单子专权,[①]蔡侯朱骄,君臣不说之象也。[②]后蔡侯朱果出奔,[③]刘子、单子立王猛。刘歆以为五月二日鲁、赵分。”

①师古曰:“已解于上。”

②师古曰:“蔡侯朱,蔡平公之子。说读曰悦。”

③师古曰:“昭二十一年出奔楚。”

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为宿在心,天子之象也。后尹氏立王子朝,天王居于狄泉。[①]刘歆以为十月楚、郑分。

①师古曰:“天王,敬王也,避子朝之难,故居狄泉。”

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为宿在胃,鲁象也。后昭公为季氏所逐。刘向以为自十五年至此岁,十年间天戒七见,人君犹不寤。后楚杀戎蛮子,[①]晋灭陆浑戎,[②]盗杀卫侯兄,[③]蔡、莒之君出奔,[④]吴灭巢,[⑤]公子光杀王僚[⑥]宋三臣以邑叛其君。[⑦]它如仲舒。刘歆以为二日鲁、赵分。是月斗建辰。左氏传梓慎曰:“将大水。”[⑧]昭子曰:“旱也。[⑨]日过分而阳犹不克,克必甚,能无旱乎![⑩]阳不克,莫将积聚

也。”⑪是岁秋，大雩，旱也。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为灾。日月之行也，春秋分日夜等，故同道；冬夏至长短极，故相过。相过同道而食轻，不为大灾，水旱而已。

①师古曰：“昭十六年楚子诱戎蛮子杀之。戎蛮国在河南新城县。”

②师古曰：“十七年晋荀吴帅师灭陆浑之戎。其地今陆浑县是也。”

③师古曰：“卫灵公兄也，名絷，二十年为齐豹所杀。以豹不义，故贬称盗，所谓求名而不得。”

④师古曰：“蔡君，即朱也。莒君，莒子庚与也，二十三年出奔鲁。”

⑤师古曰：“二十四年吴灭巢，巢、吴、楚间小国，即居巢城是也。”

⑥师古曰：“事在二十七年。”

⑦师古曰：“二十一年，宋华亥、向宁、华定入于宋南里以叛是也。”

⑧师古曰：“梓慎，鲁大夫。”

⑨师古曰：“叔孙昭子。”

⑩孟康曰：“谓春分后阴多阳少，为不克。阳胜则盛，故言甚。”

⑪苏林曰：“莫，莫尔不胜，为积聚也。”

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为宿在心，天子象也。时京师微弱，后诸侯果相率而城周，① 宋中几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② 刘向以为时吴灭徐，③ 而蔡灭沈，④ 楚围蔡，吴败楚入郢，昭王走出。⑤ 刘歆以为二日宋、燕分。

①师古曰：“定元年，晋魏舒合诸侯之大夫于狄泉以城周是也。”

②师古曰：“中幾，宋大夫。衰城，谓以差次受功赋也。衰音初为反。一曰，衰读曰蓑。蓑城，谓以草覆城也。蓑音先和反。中读曰仲。”

③师古曰：“事在昭三十年。”

④师古曰：“定四年蔡公孙姓帅师灭沈。”

⑤师古曰：“事并在定四年。”

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刘向以为后郑灭许，① 鲁阳虎作乱，窃宝玉大弓，季桓子退仲尼，宋三臣以邑叛。② 刘歆

以为正月二日燕、赵分。

①师古曰:"六年郑游速帅师灭许,以许男斯归。"

②师古曰:"已解于上。"

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刘向以为后晋三大夫以邑叛,薛弒其君,①楚灭顿、胡,②越败吴,③卫逐世子。④刘歆以为十二月二日楚、郑分。

①师古曰:"十三年,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荀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薛杀其君比。"

②师古曰:"十四年,楚公子结帅师灭顿,以顿子牂归。十五年,楚人灭胡,以胡子豹归。"

③师古曰:"十四年五月於越败吴于檇李是也。檇音醉。"

④师古曰:"十四年,卫太子蒯聩出奔宋。"

十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为宿在柳,周室大坏,夷狄主诸夏之象也。明年,中国诸侯果累累从楚而围蔡,①蔡恐,迁于州来。②晋人执戎蛮子归于楚,③京师楚也。④刘向以为盗杀蔡侯,⑤齐陈乞弒其君而立阳生,⑥孔子终不用。刘歆以为六月晋、赵分。

①师古曰:"哀元年楚子、陈侯、随侯、许男围蔡是也。累读曰蔂。蔂,不绝之貌。"

②师古曰:"哀二年十一月,蔡迁于州来。州来,楚邑,今下蔡县是。"

③师古曰:"哀公四年,晋人执戎蛮子赤归于楚。"

④师古曰:"言以楚为京师。"

⑤师古曰:"哀四年,蔡公孙翩杀蔡侯申。翩非大夫,故贱之而书盗。"

⑥师古曰:"哀六年齐陈乞弒其君荼。荼即景公之子也。阳生,荼之兄,即悼公也。荼音涂。"

哀公十四年"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在获麟后。刘歆以为三月二日齐、卫分。

凡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穀梁以为朔二十六,

晦七,夜二,二日一。公羊以为朔二十七,二日七,晦二。左氏以为朔十六,二日十八,晦一,不书日者二。

高帝三年十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在斗二十度,燕地也。后二年,燕王臧荼反,诛,立卢绾为燕王,后又反,败。

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在虚三度,齐地也。后二年,齐王韩信徙为楚王,明年废为列侯,后又反,诛。

九年六月乙未晦,日有食之,既,在张十三度。

惠帝七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在危十三度。谷永以为岁首正月朔日;是为三朝,尊者恶之。

五月丁卯,先晦一曰,日有食之,几尽,①在七星初。刘向以为五月微阴始起而犯至阳,其占重。至其八月,宫车晏驾,有吕氏诈置嗣君之害。京房易传曰:"凡日食不以晦朔者,名曰薄。人君诛将不以理,或贼臣将暴起,日月虽不同宿,阴气盛,薄日光也。"

①师古曰:"几音钜依反。后皆类此。"

高后二年六月丙戌晦,日有食之。

七年正月己丑晦,日有食之,既,在营室九度,为宫室中。时高后恶之,曰:"此为我也!"明年应。①

①师古曰:"谓高后崩也。"

文帝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在婺女一度。

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在斗二十(三)〔二〕度。[8]

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在虚八度。

后四年四月丙辰晦,日有食之,在东井十三度。

七年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景帝三年二月壬午晦,日有食之,在胃二度。

七年十一月庚寅晦,日有食之,在虚九度。

中元年十二月甲寅晦,日有食之。

中二年九月甲戌晦,日有食之。

三年九月戊戌晦，日有食之，几尽，在尾九度。

六年七月辛亥晦，日有食之，在轸七度。

后元年七月乙巳，先晦一日，日有食之，在翼十七度。

武帝建元二年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在奎十四度。刘向以为奎为卑贱妇人，后有卫皇后自至微兴，卒有不终之害。①

①师古曰："皇后自杀，不终其位也。"

三年九月丙子晦，日有食之，在尾二度。

五年正月己巳朔，日有食之。

元光元年二月丙辰晦，日有食之。

七月癸未，先晦一日，日有食之，在翼八度。刘向以为前年高园便殿灾，与春秋御廪灾后日食于翼、轸同。其占，内有女变，外为诸侯。其后陈皇后废，江都、淮南、衡山王谋反，诛。日中时食从东北，过半，晡时复。

元朔二年二月乙巳晦，日有食之，在胃三度。

六年十一月癸丑晦，日有食之。

元狩元年五月乙巳晦，日有食之，在柳六度。京房易传推以为是时日食从旁右，法曰君失臣。明年丞相公孙弘薨。日食从旁左者，亦君失臣；从上者，臣失君；从下者，君失民。

元鼎五年四月丁丑晦，日有食之，在东井二十三度。

元封四年六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太始元年正月乙巳晦，日有食之。

四年十月甲寅晦，日有食之，在斗十九度。

征和四年八月辛酉晦，日有食之，不尽如钩，在亢二度。晡时食从西北，日下晡时复。

昭帝始元三年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在斗九度，燕地也。后四年，燕剌王谋反，诛。

元凤元年七月己亥晦，日有食之，几尽，在张十二度。刘向以为己

亥而既，其占重。[①]后六年，宫车晏驾，卒以亡嗣。

①孟康曰："己，土；亥，水也。纯阴，故食为最重也。日食尽为既。"

宣帝地节元年十二月癸亥晦，日有食之，在营室十五度。

五凤元年十二月乙酉朔，日有食之，在婺女十度。

四年四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在毕十九度。是为正月朔，慝未作，左氏以为重异。

元帝永光二年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在娄八度。

四年六月戊寅晦，日有食之，在张七度。

建昭五年六月壬申晦，日有食之，不尽如钩，因入。

成帝建始三年十二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其夜未央殿中地震。谷永对曰："日食婺女九度，占在皇后。地震萧墙之内，咎在贵妾。[①]二者俱发，明同事异人，共掩制阳，将害继嗣也。亶日食，则妾不见；[②]亶地震，则后不见。异日而发，则似殊事；亡故动变，则恐不知。是月后妾当有失节之邮，[③]故天因此两见其变。若曰，违失妇道，隔远众妾，[④]妨绝继嗣者，此二人也。"杜钦对亦曰："日以戊申食，时加未。戊未，土也，中宫之部。其夜殿中地震，此必適妾将有争宠相害而为患者。[⑤]人事失于下，变象见于上。能应之(司)〔以〕德，[9]则咎异消；忽而不戒，则祸败至。[⑥]应之，非诚不立，非信不行。"

①师古曰："萧墙，谓门屏也。萧，肃也，人臣至此，加肃敬也。"

②师古曰："亶读曰但。下例并同。"

③师古曰："邮与尤同。尤，过也。"

④师古曰："远音于万反。"

⑤师古曰："適读曰嫡。"

⑥师古曰："忽，怠忘。"

河平元年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不尽如钩，在东井六度。刘向对曰："四月交于五月，月同孝惠，日同孝昭。东井，京师地，且既，其占恐害继嗣。"日蚤食时，从西南起。

三年八月乙卯晦，日有食之，在房。

四年三月癸丑朔，日有食之，在昴。

阳朔元年二月丁未晦，日有食之，在胃。

永始元年九月丁巳晦，日有食之。谷永以京房易占对曰："元年九月日蚀，酒亡节之所致也。独使京师知之，四国不见者，若曰，湛湎于酒，君臣不别，祸在内也。"①

①师古曰："湛读曰沈，又读曰耽也。"

永始二年二月乙酉晦，日有食之。谷永以京房易占对曰："今年二月日食，赋敛不得度，民愁怨之所致也。所以使四方皆见，京师阴蔽者，若曰，人君好治宫室，大营坟墓，赋敛兹重，而百姓屈竭，①祸在外也。"

①师古曰："兹，益也。屈，尽也，音其勿反。"

三年正月己卯晦，日有食之。

四年七月辛未晦，日有食之。

元延元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哀帝元寿元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不尽如钩，在营室十度，与惠帝七年同月日。

二年三月壬辰晦，日有食之。

平帝元始元年五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在东井。

二年九月戊申晦，日有食之，既。

凡汉著纪十二世，二百一十二年，日食五十三，朔十四，晦三十六，先晦一日三。

成帝建始元年八月戊午，晨漏未尽三刻，有两月重见。京房易传曰："'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①言君弱而妇强，为阴所乘，则月并出。晦而月见西方谓之朓，朔而月见东方谓之仄慝，②仄慝则侯王其肃，朓则侯王其舒。"刘向以为朓者疾也，君舒缓则臣骄慢，故日行迟而月行疾也。仄慝者不进之意，君肃急则臣恐惧，故日行疾而月行迟，不

敢迫近君也。不舒不急,以正失之者,食朔日,刘歆以为舒者侯王展意黼事,臣下促急,故月行疾也。肃者王侯缩朒不任事,③臣下弛纵,故月行迟也。④当春秋时,侯王率多缩朒不任事,故食二日仄慝者十八,食晦日朓者一,此其效也。考之汉家,食晦朓者三十六,终亡二日仄慝者,歆说信矣。此皆谓日月乱行者也。

①师古曰:"小畜上九爻辞也。几音钜依反。"

②孟康曰:"朓者,月行疾在日前,故早见。仄慝者,行迟在日后,当没而更见。"师古曰:"朓音吐了反。"

③服虔曰:"朒音忸怩之忸。"郑氏曰:"不任事之貌也。"师古曰:"朒音女六反。"

④师古曰:"弛,放也,音式尔反。"

元帝永光元年四月,日色青白,亡景,①正中时有景亡光。②是夏寒,至九月,日乃有光。京房易传曰:"美不上人,兹谓上弱,厥异日白,七日不温。顺亡所制兹谓弱,③日白六十日,物亡霜而死。天子亲伐,兹谓不知,日白,体动而寒。弱而有任,兹谓不亡,日白不温,明不动。辟(嬖)〔詈〕公行,[10]兹谓不伸,④厥异日黑,大风起,天无云,日光晻。⑤不难上政,兹谓见过,日黑居仄,大如弹丸。"

①韦昭曰:"日下无景也。无景,谓唯质见耳。"

②韦昭曰:"无光曜也。"

③孟康曰:"君顺从于臣下,无所能制。"

④孟康曰:"辟,君也。有过而公行之。"

⑤师古曰:"晻与闇同也。"

成帝河平元年正月壬寅朔,日月俱在营室,时日出赤,二月癸未,日朝赤,且入又赤,夜月赤。甲申,日出赤如血,亡光,漏上四刻半,乃颇有光,烛地赤黄,食后乃复。京房易传曰:"辟不闻道兹谓亡,厥异日赤。"三月乙未,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京房易传曰:"祭天不顺

兹谓逆,厥异日赤,其中黑,闻善不予,兹谓失知,厥异日黄。"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故圣王在上,总命群贤,以亮天功,[①]则日之光明,五色备具,烛耀亡主;有主则为异,应行而变也。色不虚改,形不虚毁,观日之五变,足以监矣。故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此之谓也。

①师古曰:"虞书舜典帝曰:'咨,二十有二人,钦哉,惟时亮天功。'谓敕六官、十二牧、四岳,令各敬其职事,信定其功,顺天道也。故志引之。"

严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董仲舒、刘向以为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象也;众星,万民之类也。列宿不见,象诸侯微也;众星陨坠,民失其所也。夜中者,为中国也。不及地而复,象齐桓起而救存之也。卿亡桓公,星遂至地,中国其良绝矣。[①]刘向以为夜中者,言不得终性命,中道败也。或曰象其叛也,言当中道叛其上也。天垂象以视下,[②]将欲人君防恶远非,慎卑省微,以自全安也。[③]如人君有贤明之材,畏天威命,若高宗谋祖己,[④]成王泣金縢,[⑤]改过修正,立信布德,存亡继绝,修废举逸,下学而上达,[⑥]裁什一之税,复三日之役,[⑦]节用俭服,以惠百姓,则诸侯怀德,士民归仁,灾消而福兴矣。遂莫肯改寤,法则古人,而各行其私意,终于君臣乖离,上下交怨。自是之后,齐、宋之君弒,[⑧]谭、遂、邢、卫之国灭,[⑨]宿迁于宋,[⑩]蔡获于楚,[⑪]晋相弒杀,五世乃定,[⑫]此其效也。左氏传曰:"恒星不见,夜明也;星陨如雨,与雨偕也。"刘歆以为昼象中国,夜象夷狄。夜明,故常见之星皆不见,象中国微也。"星陨如雨",如,而也,星陨而且雨,故曰"与雨偕也",明雨与星陨,两变相成也。洪范曰:"庶民惟星。"易曰:"雷雨作,解。"[⑬]是岁岁在玄枵,齐分野也。夜中而星陨,象庶民中离上也。雨以解过施,复从上下,象齐桓行伯,[⑭]复兴周室也。周四月,夏二月也,日在降娄,鲁分野也。先是,卫侯朔奔齐,卫公子黔牟立,齐帅诸侯伐之,天子使使救卫。[⑮]鲁公子溺专政,会齐以犯王命,[⑯]严弗能止,卒从而伐卫,

逐天王所立。⑰不义至甚，而自以为功。(名)〔民〕去其上，[11]政繇下作，⑱尤著，故星陨于鲁，天事常象也。

①师古曰："鄉读曰向。中国，中夏之国也。良犹信也。"

②师古曰："视读曰示。"

③师古曰："远，离也。省，视。"

④师古曰："谓殷之武丁有雊雉之异，而祖己训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训。"

⑤师古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之书为王请命，王翌日乃瘳。后武王崩，成王即位，管、蔡流言，而周公居东。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王启金縢，乃得周公代武王之说，王执书以泣，遣使者逆公。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

⑥师古曰："下学，谓博谋于群下也。上达，谓通于天道而畏威。"

⑦师古曰："古之田租，十税其一，一岁役兆庶不过三日也。"

⑧师古曰："庄八年齐无知弑其君诸儿，十二年宋万弑其君捷也。"

⑨师古曰："十年齐侯灭谭，十三年齐人灭遂，闵二年狄人入卫，僖二十五年卫侯燬灭邢。"

⑩师古曰："庄十年宋人迁宿，盖取其地也。宿国，东平无盐县是。"

⑪师古曰："庄十年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也。"

⑫师古曰："谓杀奚齐、卓子及怀公也。自献公以至文公反国，凡易五君乃定。"

⑬师古曰："解卦象辞也。"

⑭师古曰："伯读曰霸。"

⑮师古曰："已解于上。"

⑯师古曰："溺，鲁大夫名也。庄三年，'溺会齐师伐卫'，疾其专命，故贬而去族。天子救卫，而溺伐之，故云犯王命。"

⑰师古曰："谓放黜牟也。"

⑱师古曰："繇读与由同。次下亦同。"

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过中，星陨如雨，长一二丈，绎绎未至地

灭,[1]至鸡鸣止。谷永对曰"日月星辰烛临下土,其有食陨之异,则遐迩幽隐靡不咸睹。星辰附离于天,犹庶民附离王者也。王者失道,纲纪废顿,下将叛去,故星叛天而陨,以见其象。春秋记异,星陨最大,自鲁严以来,至今再见。臣闻三代所以丧亡者,皆繇妇人群小,湛湎于酒。[2]书云:'乃用其妇人之言,四方之逋逃多罪,是信是使。'[3]诗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4]'颠覆厥德,荒沈于酒。'[5]及秦所以二世而亡者,养生大奢,奉终大厚。方今国家兼而有之,社稷宗庙之大忧也。"京房易传曰:"君不任贤,厥妖天雨星。"

①师古曰:"绎绎,光采貌。"

②师古曰:"湛读曰沈,又读曰耽。其下亦同。"

③师古曰:"周书泰誓也。言纣惑于妲己,而昵近亡逃罪人,信用之。"

④师古曰:"小雅正月之诗也。已解于上。咸音许悦反。"

⑤师古曰:"大雅抑之诗也。刺王倾败其德,荒废政事而耽酒。"

文公十四年"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董仲舒以为孛者恶气之所生也。谓之孛者,言其孛孛有所妨蔽,暗乱不明之貌也。北斗,大国象。后齐、宋、鲁、莒、晋皆弒君。[1]刘向以为君臣乱于朝,政令亏于外,则上浊三光之精,五星赢缩,变色逆行,甚则为孛。北斗,人君象;孛星,乱臣类,簒杀之表也。星传曰"魁者,贵人之牢"。又曰"孛星见北斗中,大臣诸侯有受诛者"。一曰魁为齐、晋。夫彗星较然在北斗中,天之视人显矣,[2]史之有占明矣,时君终不改寤。是后,宋、鲁、莒、晋、郑、陈六国咸弒其君,[3]齐再弒焉。[4]中国既乱,夷狄并侵,兵革从横,楚乘威席胜,深入诸夏,[5]六侵伐,[6]一灭国,[7]观兵周室。[8]晋外灭二国,[9]内败王师,[10]又连三国之兵大败齐师于鞌,[11]追亡逐北,东临海水,[12]威陵京师,武折大齐。皆孛星炎之所及,流至二十八年。[13]星传又曰:"彗星入北斗,有大战。其流入北斗中,得名人;[14]不入,失名人。"宋华元,贤名大夫,大棘之战,华元获于郑,[15]传举其效云。左氏传曰有星孛北斗,周

史服曰:“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皆将死乱。”⑯刘歆以为北斗有环域,四星入其中也。斗,天之三辰,纲纪星也。宋、齐、晋,天子方伯,中国纲纪。彗所以除旧布新也。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至十六年,宋人弒昭公;⑰十八年,齐人弒懿公;⑱宣公二年,晋赵穿弒灵公。

①师古曰:“文十四年齐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十六年宋人弒其君杵臼,十八年襄仲杀恶及视,莒弒其君庶其,宣二年晋赵穿攻灵公于桃园。”

②师古曰:“视读曰示。”

③师古曰:“宋、鲁、莒、晋已解于上。宣四年郑公子归生弒其君夷,十年陈夏徵舒弒其君平国。”

④师古曰:“再弒者,谓(向)〔商〕人[12]杀舍,而阍职等又杀(向)〔商〕人。”

⑤师古曰:“谓邲战之后。”

⑥师古曰:“谓宣十二年春楚子围郑,夏与晋师战于邲,晋师败绩,十三年楚子伐宋,十四年楚子围宋,成二年楚师侵卫,遂侵鲁师于蜀,成六年楚公子婴齐帅师伐郑。”

⑦师古曰:“谓宣十二年楚子灭萧。”

⑧师古曰:“已解于上。”

⑨师古曰:“谓宣十五年晋灭赤狄潞氏,十六年灭赤狄甲氏也。”

⑩师古曰:“谓成元年晋败王师于贸戎是也。”

⑪师古曰:“谓成二年晋郤克会鲁季孙行父、卫孙良夫、曹公子首及齐侯战于鞌,齐师败绩。鞌,齐地。”

⑫师古曰:“谓逐之三周华不注,又从之入自丘舆,击马陉,东至海滨也。”

⑬师古曰:“炎音弋赡反。其下并同。”

⑭孟康曰:“谓得名臣也。”

⑮师古曰:“宣二年宋华元帅师及郑公子归生战于大棘,宋师败绩,获华元。大棘,宋地。”

⑯师古曰:“史服,周内史叔服也。”

⑰师古曰:“即杵臼。”

⑱师古曰:“即商人。”

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董仲舒以为大辰心也,心(在)〔为〕明堂,[13]天子之象。后王室大乱,三王分争,此其效也。① 刘向以为星传曰:"心,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后星,庶子也。尾为君臣乖离。"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将分争也。② 其在诸侯,角、亢、氐,陈、郑也;房、心,宋也。后五年,周景王崩,王室乱,大夫刘子、单子立王猛,尹氏、召伯、毛伯立子鼂。子鼂,楚出也。③ 时楚强,宋、卫、陈、郑皆南附楚。王猛既卒,敬王即位,子鼂入王城,天王居狄泉,莫之敢纳。五年,楚平王居卒,子鼂奔楚,王室乃定。后楚帅六国伐吴,吴败之于鸡父,杀获其君臣。④ 蔡怨楚而灭沈,楚怒,围蔡。吴人救之,遂为柏举之战,败楚师,屠郢都,妻昭王母,鞭平王墓。⑤ 此皆孛彗流炎所及之效也。左氏传曰:"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申缯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⑥ 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诸侯其有火灾乎?'梓慎曰:'往年吾见,是其徵也。火出而见,今兹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与不然乎? 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夏数得天,若火作,其四国当之,在宋、卫、陈、郑乎? 宋,大辰之虚;陈,太昊之虚;郑,祝融之虚;⑦ 皆火房也。星孛及汉;汉,水祥也。卫,颛顼之虚,其星为大水。水,火之牡也。⑧ 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 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过见之月。'"明年"夏五月,火始昏见,丙子风。梓慎曰:'是谓融风,火之始也。⑨ 七日其火作乎?'⑩ 戊寅风甚,壬午太甚,⑪ 宋、卫、陈、郑皆火。"刘歆以为大辰,房、心、尾也,八月心星在西方,孛从其西过心东及汉也。宋,大辰虚,谓宋先祖掌祀大辰星也。陈,太昊虚,虙羲木德,⑫ 火所生也。郑,祝融虚,高辛氏火正也。故皆为火所舍。卫,颛顼虚,星为大水,营室也。天星既然,又四国失政相似,及为王室乱皆同。

①师古曰:"三王,已解于上。"

②师古曰:"適读曰嫡。"

③师古曰:"姊妹之子曰出。"

④师古曰:"昭二十三年,楚薳越帅师,及顿、胡、沈、蔡、陈、许之师与吴师战于鸡父,楚师败绩。胡子髡、沈子逞灭,获陈大夫夏啮。鸡父,楚地也。父读曰甫。"

⑤师古曰:"沈,楚之与国。定四年四月,蔡公孙姓帅师灭沈,以沈子嘉归。秋,楚为沈故围蔡。冬,吴兴师以救之,与楚战于柏举,楚师败绩。庚辰,吴入郢,君舍乎君室,大夫舍乎大夫室,妻楚王之母,挞平王之墓也。"

⑥师古曰:"申繻,鲁大夫。"

⑦师古曰:"虚读皆曰墟。其下并同。"

⑧张晏曰:"水以天一为地二牡。丙与午,南方火也,子及壬,北方水也,又其配合。"

⑨张晏曰:"融风,立春木风也,火之母也,火所始生也。淮南子曰'东北曰炎风'。高诱以为艮气所生也。炎风一曰融风。"

⑩张晏曰:"自丙子至壬午凡七日,既其配合之日,又火以七为纪。"

⑪师古曰:"太甚者,又更甚也。"

⑫师古曰:"虚读与伏同。"

哀公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东方"。董仲舒、刘向以为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①]以辰乘日而出,乱气蔽君明也。明年,春秋事终。一曰,周之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氐。出东方者,轸、角、亢也。轸,楚;角、亢,陈、郑也。或曰角、亢大国象,为齐、晋也。其后楚灭陈,[②]田氏篡齐,[③]六卿分晋,[④]此其效也。刘歆以为孛,东方大辰也,不言大辰,旦而见与日争光,星人而彗犹见。是岁再失闰,十一月实八月也。日在鹑火,周分野也。十四年冬,"有星孛",在获麟后。刘歆以为不言所在,官失之也。

①孟康曰:"不在二十八宿之中也。"

②师古曰:"襄十七年楚公孙朝帅师灭陈也。"

③师古曰:"齐平公十三年,春秋之传终矣。平公二十五年卒。卒后七十年而康公为田和所灭。"

④师古曰:"晋出公八年,春秋之传终矣。出公十七年卒。卒后八十年,至静

公为韩、魏、赵所灭，而三分其地。盖晋之衰也，六卿擅权，其后范氏、中行氏、智氏灭，而韩、魏、赵兼其土田人众，故总言六卿分晋也。”

高帝三年七月，有星孛于大角，旬馀乃入。刘向以为是时项羽为楚王，伯诸侯，[①] 而汉已定三秦，与羽相距荥阳，天下归心于汉，楚将灭，故彗除王位也。一曰，项羽坑秦卒，烧宫室，弑义帝，乱王位，故彗加之也。

①师古曰：“伯读曰霸。”

文帝后七年九月，有星孛于西方，其本直尾、箕，末指虚、危，长丈馀，及天汉，十六日不见。刘向以为尾宋地，今楚彭城也。箕为燕，又为吴、越、齐。宿在汉中，负海之国水泽地也。是时景帝新立，信用晁错，将诛正诸侯王，其象先见。后三年，吴、楚、四齐与赵七国举兵反，[①] 皆诛灭云。

①师古曰：“四齐，胶东、胶西、菑川、济南也。”

武帝建元六年六月，有星孛于北方。刘向以为明年淮南王安入朝，与太尉武安侯田蚡有邪谋，而陈皇后骄恣，其后陈后废，而淮南王反，诛。

八月，长星出于东方，长终天，三十日去。占曰：“是为蚩尤旗，见则王者征伐四方。”其后兵诛四夷，连数十年。

元狩四年四月，长星又出西北，是时伐胡尤甚。

元封元年五月，有星孛于东井，又孛于三台。其后江充作乱，京师纷然。此明东井、三台为秦地效也。

宣帝地节元年正月，有星孛于西方，去太白二丈所。刘向以为太白为大将，彗孛加之，扫灭象也。明年，大将军霍光薨，后二年家夷灭。

成帝建始元年正月，有星孛于营室，青白色，长六七丈，广尺馀。刘向、谷永以为营室为后宫怀任之象，彗星加之，将有害怀任绝继嗣者。一曰，后宫将受害也。其后许皇后坐祝诅后宫怀任者废。赵皇后立妹为昭仪，害两皇子，上遂无嗣。赵后姊妹卒皆伏辜。

元延元年七月辛未，有星孛于东井，践五诸侯，[①] 出河戍北率行轩

辕、太微，后日六度有馀，晨出东方。十三日夕见西方，犯次妃、长秋、斗、填，蠭炎再贯紫宫中。大火当后，达天河，除于妃后之域。南逝度犯大角、摄提，至天市而按节徐行，② 炎入市，中旬而后西去，五十六日与仓龙俱伏。谷永对曰："上古以来，大乱之极，所希有也。察其驰骋骤步，芒炎或长或短，所历奸犯，③ 内为后宫女妾之害，外为诸夏叛逆之祸。"刘向亦曰："三代之亡，摄提易方；秦、项之灭，星孛大角。"是岁，赵昭仪害两皇子。后五年，成帝崩，昭仪自杀。哀帝即位，赵氏皆免官爵，徙辽西。哀帝亡嗣。平帝即位，王莽用事，追废成帝赵皇后、哀帝傅皇后，皆自杀。外家丁、傅皆免官爵，徙合浦，归故郡。平帝亡嗣，莽遂篡国。

①孟康曰："五诸侯，星名。"

②服虔曰："谓行迟。"

③师古曰："奸音干。"

釐公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董仲舒、刘向以为象宋襄公欲行伯道将自败之戒也。① 石阴类，五阳数，自上而陨，此阴而阳行，欲高反下也。石与金同类，色以白为主，近白祥也。鹢水鸟，六阴数，退飞，欲进反退也。其色青，青祥也，属于貌之不恭。天戒若曰，德薄国小，勿持炕阳，欲长诸侯，与强大争，必受其害。襄公不寤，明年齐威死，伐齐丧，② 执滕子，围曹，③ 为盂之会，与楚争盟，卒为所执。后得反国，④ 不悔过自责，复会诸侯伐郑，与楚战于泓，军败身伤，为诸侯笑。⑤ 左氏传曰：陨石，星也；鹢退飞，风也。宋襄公以问周内史叔兴曰："是何祥也？吉凶何在？"对曰："今兹鲁多大丧，明年齐有乱，⑥ 君将得诸侯而不终。"退而告人曰："是阴阳之事，非吉凶之所生也。吉凶繇人，吾不敢逆君故也。"⑦ 是岁，鲁公子季友、鄫季姬、公孙兹皆卒。⑧ 明年齐威死，適庶乱。⑨ 宋襄公伐齐行伯，卒为楚所败。⑩ 刘歆以为是岁岁在寿星，其冲降娄。⑪ 降娄，鲁分野也，故为鲁多大丧。正

月，日在星纪，厌在玄枵。玄枵，齐分野也。石，山物；齐，大岳后。⑫五石象齐威卒而五公子作乱，⑬故为明年齐有乱。庶民惟星，陨于宋，象宋襄将得诸侯之众，而治五公子之乱。星陨而鹢退飞，故为得诸侯而不终。六鹢象后六年伯业始退，执于盂也。⑭民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言吉凶繇人，然后阴阳冲厌受其咎。齐、鲁之灾非君所致，故曰"吾不敢逆君故也"。京房易传曰："距谏自强，兹谓却行，厥异鹢退飞。適当黜，则鹢退飞。"⑮

①师古曰："伯读曰霸。"

②师古曰："僖十七年齐桓公卒，十八年宋襄公以诸侯伐齐。"

③师古曰："十九年三月，宋人执滕子婴齐，秋，宋人围曹。"

④师古曰："二十一年春，为鹿上之盟。秋，会于盂，于是楚执宋公以伐宋，冬，会于薄以释之。鹿上、盂、薄，皆宋地。"

⑤师古曰："二十二年夏，宋公、卫侯、许男、滕子伐郑。十一月，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二十三年卒，伤于泓故也。泓，水名也，音於宏反。"

⑥师古曰："今兹谓此年。"

⑦师古曰："繇读与由同。"

⑧师古曰："僖十六年三月公子季友卒，四月季姬卒，七月公孙兹卒。季姬，鲁女适鄫者也。公孙兹，叔孙戴伯也。"

⑨师古曰："適读曰嫡。"

⑩师古曰："已解于上，伯读曰霸。"

⑪师古曰："降音胡江反。"

⑫师古曰："齐，姜姓也，其先为尧之四岳，四岳分掌四方诸侯。"

⑬师古曰："五公子，谓无亏也，元也，昭也，潘也，商人也。"

⑭师古曰："伯读曰霸。"

⑮师古曰："適读曰嫡。"

惠帝三年，陨石鄠诸，一。①

①师古曰："鄠诸，道也，属天水郡也。

武帝征和四年二月丁酉，陨石雍，二，天晏亡云，声闻四百里。①

①师古曰："雍，扶风之县也。晏，天清也。"

元帝建昭元年正月戊辰，陨石梁国，六。

成帝建始四年正月癸卯，陨石稟，四，肥累，一。①

①孟康曰："皆县名也，故属真定。"师古曰："稟音工老反。累音力追反。"

阳朔三年二月壬戌，陨石白马，八。①

①师古曰："东郡之县名。"

鸿嘉二年五月癸未，陨石杜衍，三。①

①师古曰："南阳之县名。"

元延四年三月，陨石都关，二。①

①师古曰："山阳之县名。"

哀帝建平元年正月丁未，陨石北地，十。其九月甲辰，陨石虞，二。①

①师古曰："梁国之县名。"

平帝元始二年六月，陨石钜鹿，二。

自惠尽平，陨石凡十一，皆有光耀雷声，成、哀尤屡。

【校勘记】

〔1〕 史记(曰)〔日〕食， 殿本作"日"。王先谦说作"日"是。

〔2〕 渝平，堕(城)〔成〕也。 景祐、殿、局本都作"成"。朱一新说"成"字是。

〔3〕 楚(国)〔围〕许， 景祐、殿、局本都作"围"。朱一新说作"围"是。

〔4〕 三月庚午(朔)， 王引之说"朔"衍字，检左氏、公羊、穀梁皆无"朔"字。

〔5〕 (夷)〔楚〕灭舒蓼。 景祐、殿本都作"楚"。

〔6〕 十五年八月丁巳〔朔〕， 钱大昭说闽本有"朔"字。按景祐本有。

〔7〕 谓常可以此占之(下)〔不〕。 景祐、殿本都作"不"。

〔8〕 在斗二十(三)〔二〕度。 钱大昭说闽本作“二”。按景祐本作“二”。

〔9〕 能应之(司)〔以〕德， 景祐、殿、局本都作“以”。

〔10〕 辟(譬)〔僻〕公行， 杨树达说“譬”当作“僻”，僻与愆同。按各本皆误。

〔11〕 (名)〔民〕去其上， 景祐、殿本都作“民”，此误。

〔12〕 (向)〔商〕人 景祐、殿本都作“商”。王先谦说作“商”是。

〔13〕 心(在)〔为〕明堂， 景祐、殿本都作“为”。王先谦说作“为”是。

汉书卷二十八上

地理志第八上

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①方制万里，画壄分州，②得百里之国万区。是故易称"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③〔1〕书云"协和万国"，④此之谓也。尧遭洪水，襄山襄陵，⑤天下分绝，为十二州，⑥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⑦任土作贡。⑧

①师古曰："旁行，谓四出而行之。"

②师古曰："方制，制为方域也。画谓为之界也。壄，古野字。画音获。"

③师古曰："易比卦象辞。"

④师古曰："虞书尧典之辞也。"

⑤师古曰："襄字与(古)怀(字)同。〔2〕怀，包也。襄，驾也。言水大泛溢，包山而驾陵也。"

⑥师古曰："九州之外有并州、幽州、营州，故曰十二。水中可居者曰州。洪水泛大，各就高陆，人之所居，凡十二处。"

⑦师古曰："其数在下也。"

⑧师古曰："任其土地所有，以定贡赋之差也。"

曰：禹敷土，①随山栞木，奠高山大川。②

①师古曰："敷，分也，谓分别治之。自此以下皆是夏书禹贡之文。"

②师古曰："栞，古刊字也。奠，定也。言禹随行山之形状而刊斫其木，以为表记，决水通道，故高山大川各得安定也。"

冀州既载，①壺口治梁及岐。②既脩太原，至于岳阳。③覃怀底绩，

至于衡章。④厥土惟白壤。⑤厥赋上上错，⑥厥田中中。⑦恒、卫既从，大陆既作。⑧鸟夷皮服。⑨夾右碣石，入于河。⑩

①师古曰："两河间曰冀州。载，始也。冀州，尧所都，故禹治水自冀州始也。"

②师古曰："壶口山在河东。梁山在夏阳。岐山在美阳，即今之岐州岐山县箭括岭也。禹循山而西，治众水。"

③师古曰："太原即今之晋阳是也。岳阳在太原西南。"

④师古曰："覃怀，近河地名也。底，致也。绩，功也。衡章，谓章水横流而入河也。言禹于覃怀致功以至衡章也。底音之履反。"

⑤师古曰："柔土曰壤。"

⑥师古曰："赋者，发敛土地所生之物以供天子也。上上，第一也。错，杂也。言赋第一，又杂出诸品也。"

⑦师古曰："言其高下之形总于九州之中为第五也。一曰，为其肥瘠之等差也。它皆类此。"

⑧师古曰："恒、卫，二水名。恒水出恒山，卫水在灵寿。大陆，泽名，在钜鹿北。言恒、卫之水各从故道，大陆之泽已可耕作也。"

⑨师古曰："此东北之夷，搏取鸟兽，食其肉而衣其皮也。一说，居在海曲，被服容止皆象鸟也。"

⑩师古曰："碣石，海边山名也。言禹夾行此山之右而入于河，逆上也。"

沛、河惟兖州。①九河既道，②雷夏既泽，雍、沮会同，③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④厥土黑坟，⑤少繇木条。⑥厥田中下，⑦赋贞，⑧作十有三年乃同。⑨厥贡漆丝。⑩厥棐织文。⑪浮于沛、潔，通于河。⑫

①师古曰："沛本济水之字，从水市声。言此州东南据济水，西北距河。沛音姊。"

②师古曰："九河，河水分为九，各从其道。尔雅曰：'徒骇、太史、马颊、覆鬴、胡苏、简、絜、钩般、鬲津，是曰九河。'一说，道读曰导。导，治也。"

③师古曰："雷夏，泽名，在济阴城阳西北。言此泽还复其故，而雍、沮二水同会其中也。沮音千余反。"

④师古曰："降，下也。宅，居也。言此地宜桑，先时人众避水，皆上丘陵，今水

害除,得以蚕织,故皆下丘居平土也。”

⑤师古曰:“色黑而坟起也。坟音扶粉反。”

⑥师古曰:“艸,古草字也。繇,悦茂也。条,脩畅也。繇音弋昭反。”

⑦师古曰:“第六也。”

⑧师古曰:“贡,正也。州第九,赋亦正当也。”

⑨师古曰:“治水十三年,乃同于它州,言用功多也。”

⑩师古曰:“贡,献也。地宜漆林,又善蚕丝,故以献也。”

⑪师古曰:“棐与篚同。篚,竹器,筐属也。织文,锦绮之类,盛于筐篚而献之。”

⑫师古曰:“浮,以舟渡也。沛、漯,二水名。漯水出东郡东武阳。因水入水曰通。漯音它合反。”

海、岱惟青州。[①]嵎夷既略,惟、淄其道。[②]厥土白坟,海滨广潟。[③]田上下,赋中上。[④]贡盐、絺海物惟错,[⑤]岱畎丝、枲、铅、松、怪石,[⑥]莱夷作牧,厥棐檿丝。[⑦]浮于汶,达于沛。[⑧]

①师古曰:“东北据海,西南距岱。岱即太山也。”

②师古曰:“嵎夷,地名也,即阳谷所在。略,言用功少也。惟、淄,二水名。皆复故道也。惟水出琅邪箕屋山。淄水出泰山莱芜县。惟字今作潍,淄字或作淄,古今通用也。一曰,道读曰导。导,治也。”

③师古曰:“滨,水涯也。潟,卤咸之地。滨音频,又音宾。潟音昔。”

④师古曰:“田第三,赋第四。”

⑤师古曰:“葛之精者曰絺。海中物产既多,故杂献。”

⑥师古曰:“畎,小谷也。枲,麻属也。铅,青金也。怪石,石之次玉美好者也。言岱山之谷,出丝、枲、铅、松、怪石五种,皆献之。畎音工犬反。”

⑦师古曰:“莱山之夷,地宜畜牧。檿,檿桑也。食檿之蚕丝,可以弦琴瑟。檿音乌簟反。”

⑧师古曰:“汶水出泰山郡莱芜县原山。言渡汶水西达于沛也。汶音问。”

海、岱及淮惟徐州。[①]淮、沂其乂,蒙、羽其艺。[②]大野既猪,东原厎平。[③]厥土赤埴坟,草木渐包。[④]田上中,赋中中。[⑤]贡土五色,[⑥]羽畎夏

狄，峄阳孤桐，⑦泗滨浮磬，⑧淮夷蠙珠暨鱼，⑨厥篚玄纤缟。⑩浮于淮、泗，达于河。⑪

①师古曰："东至海，北至岱，南及淮。"

②师古曰："淮、沂二水已治，蒙、羽二山皆可种艺也。淮出大复山。沂出泰山。沂音牛依反。"

③师古曰："大野即钜野泽也。猪，停水也。东原，地名。厎，致也。言大野之水既已停蓄也。东原之地致功而平，可耕稼也。"

④师古曰："埴，黏土也。渐包，言相渐及包裹而生。"

⑤师古曰："田第二，赋第五。"

⑥师古曰："王者取五色土，封以为太社，而此州毕贡之，言备有。"

⑦师古曰："羽畎，羽山之谷也。夏狄，狄雉之羽可为旌旄者也，羽山之谷出焉。峄阳，峄山之阳也。山南曰阳。孤桐，特生之桐也，可为琴瑟，峄山之生焉。峄音驿。"

⑧师古曰："泗水之涯浮出好石，可为磬也。泗水出济阴乘氏县。"

⑨师古曰："淮夷，淮水上之夷也。蠙珠，珠名。暨，及也。言其地出珠及美鱼也。蠙音步千反，字或作玭。"

⑩师古曰："玄，黑也。纤，细缯也。缟，鲜支也，即今所谓素者也。言献黑细缯及鲜支也。"

⑪师古曰："渡二水而入于河。"

淮、海惟扬州。①彭蠡既猪，阳鸟逌居。②三江既入，震泽厎定。③篠簜既敷，④ 艹天木乔。⑤厥土涂泥。⑥田下下，赋下上错。⑦贡金三品，⑧瑶、琨、篠簜，齿、革、羽毛，⑨鸟夷卉服。⑩厥篚织贝，⑪厥包橘、柚，锡贡。⑫均江海，通于淮、泗。⑬

①师古曰："北据淮，南距海。"

②师古曰："彭蠡，泽名，在彭泽县西北。阳鸟，随阳之鸟也。言彭蠡之水既已蓄聚，则鸿雁之属所共居之。蠡音礼。"

③师古曰："三江，谓北江、中江、南江也。震泽在吴西，即具区也。厎，致也。言三江既入，则震泽致定。"

④师古曰:“篠,小竹也。荡,大竹也。数谓布地而生也。篠音先了反。荡音荡。”

⑤师古曰:“夭,盛貌也。乔,上竦也。夭音于骄反。乔音桥,又音骄。”

⑥师古曰:“濒洳湿也。”

⑦师古曰:“田第九,赋第七。又杂出诸品。”

⑧师古曰:“金、银、铜。”

⑨师古曰:“瑶、琨,皆美玉名也。齿,象齿也。革,犀革也。羽旄,谓众鸟之羽可为旄者也。琨音昆。”

⑩师古曰:“鸟夷,东南之夷善捕鸟者也。卉服,絺葛之属。”

⑪师古曰:“织谓细布也。贝,水虫也,古以为货。”

⑫师古曰:“柚,似橘而大,其味尤酸。橘、柚皆不耐寒,故包裹而致之也。锡贡者,须锡命而献之,言不常来也。柚音弋救反。”

⑬师古曰:“均,平也。通淮、泗而入江海,故云平。”

荆及衡阳惟荆州。[①]江、汉朝宗于海。[②]九江孔殷,[③]沱、潜既道,云梦土作乂。[④]厥土涂泥。田下中,赋上下。[⑤]贡羽旄、齿、革,金三品,[⑥]杶、干、栝、柏、厉、砥、砮、丹,[⑦]惟箘簵、楛,三国底贡厥名,[⑧]包匦菁茅,[⑨]厥棐玄纁玑组,[⑩]九江纳锡大龟。[⑪]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⑫]

①师古曰:“北据荆山,南及衡山之阳也。”

②师古曰:“江、汉二水归入于海,有似诸侯朝于天子,故曰朝宗。宗,尊也。”

③师古曰:“孔,甚也。殷,中也。言江水于此州界分为九道,甚得地形之中。”

④师古曰:“沱、潜,二水名,自江出为沱,自汉出为潜。云梦,泽名。言二水既从其道,则云梦之土可为(畋鱼)〔畎亩〕之治也。[3]沱音徒何反。潜音潜。一曰,道读曰导。导,治也。”

⑤师古曰:“田第八,赋第三。”

⑥师古曰:“自金以上所贡与扬州同。”

⑦师古曰:“杶木似樗而实。干,柘也。栝木柏叶而松身。厉,磨也。砥,其尤细者也。砮,石名,可为矢镞。丹,赤石也,所谓丹沙者也。杶音丑伦反。

栝音古活反。砥音指，又音(祗)〔抵〕。[4]砮音奴。”

⑧师古曰：“箘簵，竹名，楛，木名也，皆可为矢。言此州界本有三国致贡斯物，其名称美也。箘音囷。簵音路。楛音(枯)〔怙〕。”[5]

⑨师古曰：“匭，柙也。菁，菜也，可以为菹。茅可以缩酒。苞其茅匭其菁而献之。匭音轨。菁音精。”

⑩师古曰：“玄，黑色。纁，绛也。玑，珠之不圜者。组，绶类也。纁音勋。玑音机，又音祈。”

⑪师古曰：“大龟尺有二寸，出于九江。锡命而纳，不常献也。”

⑫师古曰：“逾，越也。言渡四水而越洛，乃至南河也。南河在冀州南。”

荆、河惟豫州。① 伊、雒、瀍、涧既入于河，② 荥、波既猪，③ 道荷泽，被盟猪。④ 厥土惟壤，下土坟垆。⑤ 田中上，赋错上中。⑥ 贡漆、枲、绨、纻、栉纤纩，⑦ 锡贡磬错。⑧ 浮于洛，入于河。⑨

①师古曰：“西南至荆山，北距河水。”

②师古曰：“伊出陆浑山，雒出冢领山，瀍出穀成山，涧出黾池山，四水皆入河”。

③师古曰：“荥，沇水泆出所为也，即今荥泽是也。波，亦水名。言其水并已遏聚矣。一说，谓荥水之波。”

④师古曰：“荷泽在湖陵。盟猪亦泽名，在荷之东北。言治荷泽之水衍溢，则使被及盟猪，不常入也。道读曰导。荷音歌。被音被马之被。盟音孟。”

⑤师古曰：“高地则壤，下地则坟。垆谓土之刚黑者也，音卢。”

⑥师古曰：“田第四，赋第二，杂出第一。”

⑦师古曰：“纻，织纻为布及绤也。纤纩，细绵也。纻音仡。纩音旷。”

⑧师古曰：“错，治玉之石。磬错，言可以治磬也。亦待锡命而贡。”

⑨师古曰：“因洛入河也。”

华阳、黑水惟梁州。① 岷、嶓既艺，沱、潛既道，② 蔡、蒙旅平，和夷厎绩。③ 厥土青黎。④ 田下上，赋下中三错。⑤ 贡璆、铁、银、镂、砮、磬，⑥ 熊、罴、狐、狸、织皮。⑦ 西倾因桓是来，⑧ 浮于潛，逾于沔，⑨ 入于渭，乱于

河。⑩

①师古曰:“东据华山之南,西距黑水。”

②师古曰:“岷,岷山也。嶓,嶓冢山也。言水已去,二山之土皆可种艺。沱、潛,二水,治从故道也。岷音旻。嶓音波。道读曰导。”

③师古曰:“蔡、蒙,二(水)〔山〕名。[6]旅,陈也。旅平,言已平治而陈祭也。和夷,地名,亦以致功可耕稼也。”

④师古曰:“色青而细疏。”

⑤师古曰:“田第七,赋第八,又杂出第七至第九,凡三品。”

⑥师古曰:“璆,美玉也。镂,刚铁也。磬,磬石也。璆音虬。”

⑦师古曰:“织皮,谓罽也。言贡四兽之皮,又贡(维)〔杂〕罽。”[7]

⑧师古曰:“西倾,山名,在临洮西南。桓,水名也。言治西倾山,因桓水是来,无它道也。倾读曰倾。”

⑨师古曰:“汉上曰沔,音莫践反。”

⑩师古曰:“正绝流曰乱。”

黑水、西河惟雍州。① 弱水既西,② 泾属渭汭。③ 漆、沮既从,灃水逌同。④ 荆、岐既旅,⑤ 终南、惇物、至于鸟鼠。⑥ 原隰厎绩,至于猪野。⑦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⑧ 厥土黄壤。田上上,赋中下。⑨ 贡球、琳、琅玕。⑩ 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⑪ 会于渭汭。⑫ 织皮昆仑、析支、渠叟,西戎即叙。⑬

①师古曰:“西据黑水,东距西河。西河即龙门之河也,在冀州西,故曰西河。”

②师古曰:“治使西流至合黎。”

③师古曰:“属,逮也。水北曰汭。言治泾水入于渭也。属音之欲反。汭音芮,又音而悦反。”

④师古曰:“漆、沮,即冯翊之洛水也。灃水出鄠之南山。言漆、沮既从入渭,灃水亦来同也。逌,古攸字也。攸,所也。沮音七余反。”

⑤师古曰:“荆、岐,二山名。荆在岐东。言二山治毕,已旅祭也。”

⑥师古曰:“终南、惇物二山皆在武功。鸟鼠山在陇西首阳西南。自终南西出至于鸟鼠也。”

⑦师古曰:"高平曰原,下湿曰隰。猪塥,地名。言皆致功也。"

⑧师古曰:"三危,山名,已可居也。三苗,本有苗氏之族,徙居于此,分而为三,故言三苗。今皆大得其次叙。"

⑨师古曰:"田第一,赋第六。"

⑩师古曰:"球、琳,皆玉名。琅玕,石似珠者也。球音求,又音虬。琳音林,琅音郎。玕音干。"

⑪师古曰:"积石山在金城西南,龙门山在河东之西界,皆河水所经。"

⑫师古曰:"逆流曰会。自渭北涯逆流西上。"

⑬师古曰:"昆仑、析支、渠叟,三国名也。言此诸国皆织皮毛,各得其业。而西方远戎,并就次叙也。叟读曰搜。"

道汧及岐,至于荆山,① 逾于河;② 壶口、雷首,至于大岳;③ 厎柱、析城,至于王屋;④ 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 海。⑤ 西倾、朱圉、鸟鼠,至于太华;⑥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⑦ 道嶓冢,至于荆山;⑧ 内方,至于大别;⑨ 嶓山之阳,至于衡山,⑩ 过九江,至于敷浅原。⑪

①师古曰:"自此以下,更说所治山水首尾之次也。治山通水,故举山言之。汧山在汧县西。道读曰导。后皆类此。汧音苦坚反。"

②师古曰:"即梁山龙门。"

③师古曰:"自壶口、雷首而至大岳也。雷首在河东蒲阪南。大岳即所谓岳阳者。"

④师古曰:"厎柱在陕县东北,山在河中,形若柱也。析城山在濩泽西南。王屋山在垣县东北。"

⑤师古曰:"太行山在河内山阳西北。恒山在上曲阳西北。言二山连延,东北接碣石而入于海。行音胡郎反。"

⑥师古曰:"朱圉山在汉阳冀县南。太华即今华阴山。"

⑦师古曰:"熊耳在陕东。外方在颍川故县,即崇高也。桐柏在平氏东南。陪尾在安陆东北。言四山相连也。陪读曰陪。"

⑧师古曰:"嶓冢山在梁州南。此荆山在南郡临沮东北。嶓音波。"

⑨师古曰:"内方在荆州。大别在庐江安丰也。"

⑩师古曰:"嶓山在蜀郡湔氐西。衡山在长沙湘南之东南。嶓山,江所出。衡山,江所经。"

⑪师古曰:"敷浅原,一名(博)〔傅〕阳山,[8]在豫章历陵南。"

道弱水,至于合黎,馀波入于流沙。① 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② 道河积石,至于龙门,③ 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厎柱,④ 又东至于盟津,⑤ 东过洛汭,至于大伾,⑥ 北过降水,至于大陆,⑦ 又北播为九河,⑧ 同为逆河,入于海。⑨ 嶓冢道漾,东流为汉,⑩ 又东为沧浪之水,⑪ 过三澨,至于大别,⑫ 南入于江,⑬ 东汇泽为彭蠡,⑭ 东为北江,入于海。⑮ 嶓山道江,东别为沱,⑯ 又东至于醴,⑰ 过九江,至于东陵,⑱ 东迤北会于汇,⑲ 东为中江,入于海。⑳ 道沇水,东流为沸,㉑ 入于河,轶为荥,㉒ 东出于陶丘北,㉓ 又东至于荷,㉔ 又东北会于汶,㉕ 又北东入于海。㉖ 道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道渭自鸟鼠同穴,东会于酆,又东至于泾,又东过漆、沮,入于河。道洛自熊耳,东北会于涧、瀍,又东会于伊,又东北入于河。

①师古曰:"合黎山在酒泉。流沙在敦煌西。"

②师古曰:"黑水出张掖鸡山,南流至敦煌,过三危山,又南流而入于南海。"

③师古曰:"积石山在河关西羌中。龙门山在夏阳北。言治河施功,自积石起,凿山穿地,以通其流,至龙门山也。"

④师古曰:"自龙门南流以至华阴,又折而东经厎柱。"

⑤师古曰:"盟读曰孟。孟津在洛阳之北,都道所凑,故号孟津。孟,长大也。"

⑥师古曰:"洛汭,洛入河处,盖今所谓洛口也。山再重曰伾。大伾山在成皋。伾音平鄙反。"

⑦师古曰:"降水在信都。大陆在钜鹿。"

⑧师古曰:"播,布也。"

⑨师古曰:"同,合也。九河又合而为一,名为逆河,言相迎受也。海即渤海是也。"

⑩师古曰:"漾水出陇西氐道,东流过武关山南为汉。禹治漾水自嶓冢始也。

漾音恙。”

⑪师古曰:“出荆山东南流为沧浪之水,即渔父所歌者也。浪音琅。”

⑫师古曰:“三溢水在江夏竟陵。溢音筮。”

⑬师古曰:“触大别山而南入江也。”

⑭师古曰:“汇,回也,又东回而为彭蠡泽也。汇音胡贿反。”

⑮师古曰:“自彭蠡,江分为三,遂为北江而入海。”

⑯师古曰:“别而出也,江东南流,沱东行也。沱音徒何反。”

⑰师古曰:“醴水在荆州。”

⑱师古曰:“东陵,地名。”

⑲师古曰:“迤,溢也。东溢分流,都共北会彭蠡也。迤音弋尔反。”

⑳师古曰:“亦自彭蠡出”

㉑师古曰:“泉出王屋山,名为沇,流去乃为沛也。沇音弋竞反。”

㉒师古曰:“轶与溢同。言济水入河,并流而南,截河,又并流溢出,乃为荥泽。一曰轶,过也,音逸。”

㉓师古曰:“陶丘,丘再重也,在济阴定陶西南。”

㉔师古曰:“即荷泽。”

㉕师古曰:“济与汶合。”

㉖师古曰:“北折而东也。”

九州逖同,[①]四奥既宅,[②]九山刊旅,[③]九川涤原,[④]九泽既陂,[⑤]四海会同。[⑥]六府孔修,[⑦]庶土交正,厎慎财赋,[⑧]咸则三壤,成赋中国。[⑨]锡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⑩]

①师古曰:“各以其所而同法。”

②师古曰:“奥读曰燠,谓土之可居者也。宅亦居也。言四方之土已可定居也。燠音于六反。”

③师古曰:“九州之山皆已刊木通道而旅祭也。”

④师古曰:“九州泉源皆已清涤无壅塞。”

⑤师古曰:“九州陂泽皆已遏障无决溢。”

⑥师古曰:“四海之内皆同会京师。”

⑦师古曰:“水、火、金、木、土、谷皆甚治。”

⑧师古曰:“言众土各以其所出,交易有无,而不失正,致慎货财,以供贡赋。”

⑨师古曰:“言皆随其土田上中下三品,而成其赋于中国也。中国,京师也。”

⑩师古曰:“台,养也。言封诸侯,赐之土田,因以为姓。所敬养者,惟德为先,故无距我之行也。台音怡。”

五百里甸服:①百里赋内总,②二百里(纳)〔内〕铚,③[9]三百里内戛服,④四百里粟,五百里米。⑤五百里侯服:⑥百里采,⑦二百里男国,⑧三百里诸侯。⑨五百里绥服:⑩三百里揆文教,⑪二百里奋武卫。⑫五百里要服:⑬三百里夷,⑭二百里蔡。⑮五百里荒服:⑯三百里蛮,⑰二百里流。⑱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⑲

①师古曰:“规方千里,最近王城者为甸服,则四面五百里也。甸之为言田也,主为王者治田。”

②师古曰:“自此以下,说甸服之内,以差言之也。总,禾稿总入也。内读曰纳。下皆类此。”

③师古曰:“铚谓所刈,即禾穗也。铚音窒。”

④师古曰:“戛,稿也。言服者,谓有役则服之耳。戛音工黠反。”

⑤师古曰:“精者纳少,粗者纳多。”

⑥师古曰:“此次甸服之外方五百里也。侯,候也,主斥候而服事也。”

⑦师古曰:“又说侯服内之差次也。采,事也。王事则供之,不主一也。”

⑧师古曰:“男之言任,任王事者。”

⑨师古曰:“三百里同主斥候,故合而言之为一等。”

⑩师古曰:“此又次侯服外之五百里也。绥,安也,言其安服王者政教。”

⑪师古曰:“揆度王者文教而行之也。三百里皆同。”

⑫师古曰:“奋其武力以卫王者。二百里皆同。”

⑬师古曰:“此又次绥服外之五百里也。要,以文教要来之也。要音一遥反。”

⑭师古曰:“夷,易也,言行平易之法也。三百里皆同。”

⑮师古曰:“蔡,法也,遵刑法而已。二百里皆同。”

⑯师古曰:“又次要服外五百里,此五服之最在外者也。荒,言其荒忽,各因本

俗。”

⑰师古曰:“蛮谓以文德蛮幕而覆之。三百里皆同。”

⑱师古曰:“任其流移,不考诘也。二百里皆同。”

⑲师古曰:“渐,入也。被,加也。朔,北方也。讫,尽也。言东入于海,西加流沙,北方南方皆及,声教尽于四海也。一曰,渐,浸;暨,及也。”

禹锡玄圭,告厥成功。①

①师古曰:“玄,天色也。尧以禹治水功成,故赐玄圭以表之也。自此以上,皆禹贡之文。”

后受禅于虞,为夏后氏。

殷因于夏,亡所变改。周既克殷,监于二代而损益之,定官分职,改禹徐、梁二州合之于雍、青,① 分冀州之地以为幽、并。故周官有职方氏,② 掌天下之地,辩九州之国。

①师古曰:“省徐州以入青州,并梁州以合雍州。”

②师古曰:“夏官之属也。职,主也,主四方之土地。”

东南曰扬州:其山曰会稽,① 薮曰具区,② 川曰三江,寖曰五湖;③ 其利金、锡、竹箭,民二男五女;畜宜鸟兽,④ 谷宜稻。

①师古曰:“在山阴县。”

②师古曰:“薮,大泽也。具区在吴也。”

③师古曰:“寖,古浸字也。川,水之通流者也。浸谓引以灌溉者。五湖在吴。”

④师古曰:“鸟,孔翠之属。兽,犀象之属。”

正南曰荆州:其山曰衡,薮曰云梦,川曰江、汉,浸曰颍、湛;① 其利丹、银、齿、革;民一男二女;畜及谷宜,与扬州同。

①师古曰:“颍水出阳城阳乾山,宜属豫州。许慎又云‘湛水,豫州浸’。并未详也。湛音直林反,又音直减反。”

河南曰豫州:其山曰华,① 薮曰圃田,② 川曰荥、雒,浸曰波、溠;③

其利林、漆、丝、枲；民二男三女；畜宜六扰，④其谷宜五种。⑤

①师古曰："即华阴之华山也。连延东出，故属豫州。"

②师古曰："在中牟。"

③师古曰："荥即沇水所溢者也。波即上禹贡所云荥波者也。溠水在楚，亦不当为豫州浸也。溠音庄亚反。"

④师古曰："马、牛、羊、豕、犬、鸡也。谓之扰者，言人所驯养也。扰音人沼反。"

⑤师古曰："黍、稷、菽、麦、稻。"

正东曰青州：其山曰沂，薮曰孟诸，①川曰淮、泗，浸曰沂、沭；②其利蒲、鱼；民二男三女；其畜宜鸡、狗，谷宜稻、麦。

①师古曰："沂山在盖县，即沂水所出也。孟诸，即盟猪也。"

②师古曰："沭水出东莞，音术。"

河东曰兖州：其山曰岱，薮曰泰野，①其川曰河、沛，浸曰卢、潍；②其利蒲、鱼；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扰，谷宜四种。③

①师古曰："即大野。"

②师古曰："卢水在济北卢县。郑康成读曰雷，非也。"

③师古曰："马、牛、羊、豕、犬、鸡，黍、稷、稻、麦也。"

正西曰雍州：其山曰岳，①薮曰弦蒲，②川曰泾、汭，③其浸曰渭、洛；④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畜宜牛、马，谷宜黍、稷。

①师古曰："即吴岳也。"

②师古曰："在汧县。"

③师古曰："汭在豳地。诗大雅公刘之篇曰'汭鞫之即'。"

④师古曰："洛即漆、沮也，在冯翊。"

东北曰幽州：其山曰医无闾，①薮曰貕养，②川曰河、沛，浸曰菑、时；③其利鱼、盐；民一男三女；畜宜四扰，④谷宜三种。⑤

①师古曰："在辽东。"

②师古曰:"在长广。"

③师古曰:"菑出菜芜,时水出般阳。"

④师古曰:"马、牛、羊、豕。"

⑤师古曰:"黍、稷、稻。"

河内曰冀州:其山曰霍,①薮曰扬纡,②川曰漳,浸曰汾、潞;③其利松、柏;民五男三女;畜宜牛、羊,谷宜黍、稷。

①师古曰:"在平阳永安县东北。"

②师古曰:"尔雅曰'秦有扬纡',而此以为冀州,未详其义及所在。"

③师古曰:"漳水出上党长子。汾水出汾阳北山。潞出归德。"

正北曰并州:其山曰恒山,薮曰昭馀祁,①山曰虖池、呕夷、浸曰涞、易;②其利布帛;民二男三女;畜宜五扰,③谷宜五种。

①师古曰:"在太原邬县。邬音一户反,又音于庶反。"

②师古曰:"虖池出卤城。呕夷出平舒。涞出广昌。易出故安。虖音呼。池音徒河反。呕音于侯反。"

③师古曰:"马、牛、羊、犬、豕。"

而保章氏掌天文,以星土辩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视吉凶。①

①师古曰:"保章氏,春官之属也。保,守也,言守天文之职也。分音扶问反。"

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满为附庸,盖千八百国。而太昊、黄帝之后,唐、虞侯伯犹存,帝王图籍相踵而可知。周室既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转相吞灭,数百年间,列国耗尽。①至春秋时,尚有数十国,五伯迭兴,总其盟会。②陵夷至于战国,天下分而为七,③合从连衡,经数十年。秦遂并兼四海。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遗者矣。

①师古曰:"耗,灭也,音呼到反。"

②师古曰:"此五伯谓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也。迭,互也。伯读曰霸。迭音徒结反。"

③师古曰:"谓秦、韩、魏、赵、燕、齐、楚也。"

汉兴,因秦制度,崇恩德,行简易,以抚海内。至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①]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郡)〔部〕,[10]置刺史。先王之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②]是以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焉。[③]

①师古曰:"胡广记云,汉既定南越之地,置交阯刺史,别于诸州,令持节治苍梧,分雍州置朔方刺史。"

②师古曰:"数音所角反。"

③师古曰:"中古以来,说地理者多矣,或解释经典,或撰述方志,竞为新异,妄有穿凿,安处互会,颇失其真。后之学者,因而祖述,曾不考其谬论,莫能寻其根本。今并不条,盖无尤焉。"

京兆尹,故秦内史,高帝元年属塞国,二年更为渭南郡,九年罢,复为内史。武帝建元六年分为右内史,太初元年更为京兆尹。元始二年户十九万五千七百二,口六十八万二千四百六十八。[①]县十二:长安,高帝五年置。惠帝元年初城,六年成。户八万八百,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王莽曰常安。[②]新丰,骊山在南,故骊戎国。秦曰骊邑。高祖七年置。[③]船司空,莽曰船利。[④]蓝田,山出美玉,有虎侯山祠,秦孝公置也。华阴,故阴晋,秦惠文王五年更名宁秦,高帝八年更名华阴。太华山在南,有祠,豫州山。集灵宫,武帝起。莽曰华坛也。郑,周宣王弟郑桓公邑。有铁官。[⑤]湖,有周天子祠二所,故曰胡,武帝建元年更名湖。下邽,[⑥]南陵,文帝七年置。沂水出蓝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水。霸水亦出蓝田谷,北入渭。(师)古曰兹水,秦穆公更名以章霸功,视子孙。[⑦][11]奉明,宣帝置也。霸陵,故芷阳,文帝更名。莽曰水章也。杜陵。故杜伯国,宣帝更名。有周右将军杜主祠四所。莽曰饶安也。

①师古曰:"汉之户口当元始时最为殷盛,故志举之以为数也。后皆类此。"

②师古曰:"王莽篡位,改汉郡县名,普易之也。下皆类此。"

③应劭曰:"太上皇思东归,于是高祖改筑城寺街里以象丰,徙丰民以实之,故号新丰。"

④服虔曰:"县名。"师古曰:"本主船之官,遂以为县。"

⑤应劭曰:"宣王母弟友所封也。其子与平王东迁,更称新郑。"臣瓒曰:"周自穆王以下都于西郑,不得以封桓公也。初桓公为周司徒,王室将乱,故谋于史伯而寄帑与贿于虢、会之间。幽王既败,二年而灭会,四年而灭虢,居于郑父之丘,是以为郑桓公,无封京兆之文也。"师古曰:"春秋外传云:'幽王既败,郑桓公死之,其子武公与平王东迁。'故左氏传云:'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又郑庄公云'我先君新邑于此',盖道新郑也。穆王以下无都西郑之事,瓒说非也。会音工外反。"

⑥应劭曰:"秦武公伐邽戎,置有上邽,故加下。"师古曰:"邽音圭,取邽戎之人而来为此县。"

⑦〔师古曰〕:"沂音先历反。视读曰示。"

左冯翊,故秦内史,高帝元年属塞国,二年更名河上郡,九年罢,复为内史。武帝建元六年分为左内史,太初元年更名左冯翊。户二十三万五千一百一,口九十一万七千八百二十二。县二十四:高陵,左辅都尉治。莽曰千春。栎阳,秦献公自雍徙。莽曰师亭。① 翟道,莽曰渙。池阳,惠帝四年置。嵕嶅山在北。② 夏阳,故少梁,秦惠文王十一年更名。禹贡梁山在西北,龙门山在北。有铁官。莽曰冀亭。衙,莽曰达昌。③ 粟邑,莽曰粟城。谷口,九嵕山在西。有天齐公、五床山、仙人、五帝祠四所。莽曰谷喙。④ 莲勺,⑤ 鄜,莽曰脩令。⑥ 频阳,秦厉公置。⑦ 临晋,故大荔,秦获之,更名。有河水祠。芮乡,故芮国。莽曰监晋。⑧ 重泉,莽曰调泉。郃阳,⑨ 祋祤,景帝二年置。⑩ 武城,莽曰桓城。⑪ 沈阳,莽曰制昌。褒德,禹贡北条荆山在南,下有彊梁原。洛水东南入渭,雍州浸。莽曰德骥。⑫ 徵,莽曰氾爱。⑬ 云陵,昭帝置也。万年,高帝置。莽曰异赤。⑭ 长陵,高帝置。户五万五十七,口十七万九千四百六十九。莽曰长平。阳陵,故弋阳,景帝更名。莽曰渭阳。云阳。有休屠、金人及径路神祠三所,越巫贴鄹祠三所。⑮

①如淳曰:“栎音药。”

②应劭曰:“在池水之阳。”师古曰:“嶕嵲,即今俗所呼嵯峨山是也,音截啮。音才葛反,又音五葛反。”

③如淳曰:“衙音牙。”师古曰:“即春秋所云‘秦晋战于彭衙’。”

④师古曰:“窭音子公反,又音子孔反。喙音许秽反。”

⑤如淳曰:“音辇酌。”

⑥孟康曰:“音敷。”

⑦应劭曰:“在频水之阳。”

⑧应劭曰:“临晋水,故曰临晋。”臣瓒曰:“晋水在河之间,此县在河之西,不得云临晋水也。旧说曰,秦筑高垒以临晋国,故曰临晋也。”师古曰:“瓒说是也。说者或以为魏文侯伐秦始置临晋,非也。文侯重城之耳,岂始置乎!”

⑨应劭曰:“在郃水之阳也。”师古曰:“音合,即大雅大明之诗所谓‘在洽之阳’。”

⑩师古曰:“役音丁活反,又音丁外反。栩音诩。”

⑪师古曰:“即左氏传所云‘(伐秦)〔秦伐〕晋取武城’者也。”[12]

⑫师古曰:“褱亦怀字。”

⑬师古曰:“徵音惩,即今之澄城县是也。左传所云‘取北徵’,谓此地耳,而杜元凯未详其处也。”

⑭师古曰:“三辅黄图云太上皇葬栎阳北原,起万年陵是也。”

⑮孟康曰:“骷音辜磔之辜,越人祠也。鄹音穰。休音许虬反。屠音除。”

右扶风,故秦内史,高帝元年属雍国,二年更为中地郡。九年罢,复为内史。武帝建元六年分为右内史,太初元年更名主爵都尉为右扶风。① 户二十一万六千三百七十七,口八十三万六千七十。县二十一:渭城,故咸阳,高帝元年更名新城,七年罢,属长安。武帝元鼎三年更名渭城。有兰池宫。莽曰京城。槐里,周曰犬丘,懿王都之。秦更名废丘。高祖三年更名。有黄山宫,孝惠二年起。莽曰槐治。鄠,古国。有扈谷亭。扈,夏启所伐。鄠水出东南,又有滈水,皆北过上林苑入渭。有萯阳宫,秦文王起。② 盩厔,有长杨宫,有射熊馆,秦昭王起。灵轵渠,武帝穿也。鄠,周后稷所封。③ 郁夷,诗“周道郁夷”。有汧水祠。莽曰郁

平。④美阳，禹贡岐山在西北。中水乡，周大王所邑。有高泉宫，秦宣太后起也。鄠，成国渠首受渭，东北至上林入蒙笼渠。右辅都尉治。⑤雍，秦惠公都之。有五畤，太昊、黄帝以下祠三百三所。橐泉宫，孝公起。祈年宫，惠公起。棫阳宫，昭王起。有铁官。⑥漆，水在县西。有铁官。莽曰漆治。栒邑，有豳乡，诗豳国，公刘所都。⑦隃麋，有黄帝子祠。莽曰扶亭。⑧陈仓，有上公、明星、黄帝孙、舜妻(盲)〔育〕冢祠。[13]有羽阳宫，秦武王起也。杜阳，杜水南入渭。〔诗曰"自杜"〕[14]莽曰通杜。⑨汧，吴山在西，古文以为汧山。雍州山。北有蒲谷乡弦中谷，雍州弦蒲薮。汧水出西北，入渭。芮水出西北，东入泾。诗芮(院)〔陧〕，[15]雍州川也。⑩好畤，垝山在东。有梁山宫，秦始皇起。莽曰好邑。⑪虢，有黄帝子、周文武祠。虢宫，秦宣太后起也。安陵，惠帝置。莽曰嘉平。⑫茂陵，武帝置。户六万一千八十七，口二十七万七千二百七十七。莽曰宣城。⑬平陵，昭帝置。莽曰广利。武功，太壹山，古文以为终南。垂山，古文以为敦物。皆在县东。斜水出衙领山北，至郿入渭。褒水亦出衙领，至南郑入沔。有垂山、斜水、(淮)〔褒〕水祠三所。[16]莽曰新光。⑭

①师古曰："主爵都尉，本秦之主爵中尉，掌列侯，至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风，而治于内史右地。故此志追书建元六年分为右内史，又云更名主爵都尉为右扶风。"

②师古曰："漘音决。莩音倍。"

③师古曰："读与郃同，音(怡)〔胎〕。"[17]

④师古曰："小雅四牡之诗曰'四牡骙骙，周道倭迟'。韩诗作郁夷字，言使臣乘马行于此道。"

⑤师古曰："鄠音媚。"

⑥应劭曰："四面积高曰雍。"师古曰："棫音域。"

⑦应劭曰："左氏传曰'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郇侯、夏伯伐晋是也。"臣瓒曰："汲郡古文'晋武公灭荀，以赐大夫原氏黯，是为荀叔'。又云'文公城荀'。然则荀当在晋之境内，不得在扶风界也。今河东有荀城，古荀国。"师古曰："瓒说是也。此栒读与荀同，自别邑耳，非伐晋者。"

⑧师古曰："隃音逾。"

⑨师古曰："大雅绵之诗曰'人之初生，自土、漆、沮'，齐诗作'自杜'，言公刘避

狄而来居杜与漆、沮之地。”

⑩师古曰:“(阮)〔阮〕读与鞠同。大雅公刘之诗曰‘止旅乃密,芮鞠之即’,韩诗作芮(阮)〔阮〕。言公刘止其军旅,欲使安静,乃就芮(阮)〔阮〕之间耳。”

⑪师古曰:“堶音丘毁反。”

⑫师古曰:“阚骃以为本周之程邑也。”

⑬师古曰:“黄图云本槐里之茂乡。”

⑭师古曰:“斜音弋奢反。衙音牙。”

弘农郡,武帝元鼎四年置。莽曰右队。户十一万八千九十一,口四十七万五千九百五十四。有铁官,在黾池。县十一:弘农,故秦函谷关。衙山领下谷,熇水所出,北入河。卢氏,熊耳山在东。伊水出,东北入雒,过郡一,行四百五十里。又有育水,南至顺阳入沔。又有洵水,东南至鲁阳,亦入沔。皆过郡二,行六百里。莽曰昌富。①陕,故虢国。有焦城,故焦国。北虢在大阳,东虢在荥阳,西虢在雍州。莽曰黄眉。宜阳,在黾池有铁官也。黾池,高帝八年复黾池中乡民。景帝中二年初城,徙万家为县。穀水出穀阳谷,东北至穀城入雒。莽曰陕亭。②丹水,水出上雒冢领山,东至析入钧。密阳乡,故商密也。③新安,禹贡涧水在东,南入雒。商,秦相卫鞅邑也。析,黄水出黄谷,鞠水出析谷,俱东至酈入湍水。莽曰君亭。④陆浑,春秋迁陆浑戎于此。有关。⑤上雒。禹贡雒水出冢领山,东北至巩入河,过郡二,行千七十里,豫州川。又有甲水,出秦领山,东南至钘入沔,过郡三,行五百七十里。熊耳获舆山在东北。⑥

①师古曰:“洵音耳。”

②师古曰:“黾音莫践反,又音莫忍反。”

③师古曰:“钧亦水名也,音均。”

④师古曰:“析音先历反。鞠水即今所谓菊潭也。酈音持益反。湍音专。”

⑤师古曰:“浑音胡昆反。”

⑥师古曰:“钘音阳。”

河东郡,秦置。莽曰兆阳。有根仓、湿仓。户二十三万六千八百九十六,口九十六万二千九百一十二。县二十四:安邑,巫咸山在南,盐池在西南。魏绛自魏徙此,至惠王徙大梁。有铁官、盐官。莽曰河东。大阳,吴山在西,

上有吴城，周武王封太伯后于此，是为虞公，为晋所灭。有天子庙。莽曰勤田。① 猗氏，解，② 蒲反，有尧山、首山祠。雷首山在南。故曰蒲，秦更名。莽曰蒲城。③ 河北，诗魏国，晋献公灭之，以封大夫毕万，曾孙绛徙安邑也。左邑，莽曰兆亭。汾阴，介山在南。闻喜，故曲沃。晋武公自晋阳徙此。武帝元鼎六年行过，更名。④ 濩泽，禹贡析城山在西南。⑤ 端氏，临汾，垣，禹贡王屋山在东北，沇水所出，东南至武德入河，轶出荥阳北地中，又东至琅槐入海，过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⑥ 皮氏，耿乡，故耿国，晋献公灭之，以赐大夫赵夙。后十世献侯徙中牟。有铁官。莽曰延平。长脩，平阳，韩武子玄孙贞子居此。有铁官。莽曰香平。⑦ 襄陵，有班氏(香)〔乡〕亭。[18] 莽曰幹昌。⑧ 彘，霍大山在东，冀州山，周厉王所奔。莽曰黄城。⑨ 杨，莽曰有年亭。⑩ 北屈，禹贡壶口山在东南。莽曰朕北。⑪ 蒲子，⑫ 绛，晋武公自曲沃徙此。有铁官。⑬ 狐谖，⑭ 骐。侯国。⑮

①应劭曰："在大河之阳。"

②师古曰："音蟹。"

③应劭曰："秦始皇东巡见长坂，故加'反'云。"孟康曰："本蒲也，晋文公以赂秦；后秦人还蒲，魏人喜曰'蒲反矣'。谓秦名之，非也。"臣瓒曰："秦世家云'以垣为蒲反'，然则本非蒲也。"师古曰："应说是。"

④应劭曰："今曲沃也。秦改为左邑。武帝于此闻南越破，改曰闻喜。"

⑤应劭曰："有濩泽，在西北。"师古曰："濩音乌虢反。"

⑥师古曰："琅音郎。槐音回。"

⑦应劭曰："尧都也，在平河之阳。"

⑧应劭曰："襄陵在西北。"师古曰："晋襄公之陵，因以名县。"

⑨应劭曰："顺帝改曰永安。"

⑩应劭曰："杨侯国。"

⑪应劭曰："有南故称北。"臣瓒曰："汲郡古文'翟章救郑，次于南屈'。"师古曰："屈音居勿反。即晋公子夷吾所居。"

⑫应劭曰："故蒲反旧邑，武帝置。"师古曰："重耳所居也。应说失之。"

⑬应劭曰："绛水出西南。"

⑭师古曰："谖音之涉反。"

⑮师古曰:“音其。”

太原郡,秦置。有盐官,在晋阳。属并州。户十六万九千八百六十三,口六十八万四百八十八。有家马官。①县二十一:晋阳,故诗唐国,周成王灭唐,封弟叔虞。龙山在西北。有盐官。晋水所出,东入汾。②葰人,③界休,莽曰界美。④榆次,涂水乡,晋大夫知徐吾邑。梗阳乡,魏戊邑。莽曰大原亭。⑤中都,于离,莽曰于合。兹氏,莽曰兹同。狼孟,莽曰狼调。邬,九泽在北,是为昭馀祁,并州薮。晋大夫司马弥牟邑。⑥盂,晋大夫孟丙邑。平陶,莽曰多穰。汾阳,北山,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阴入河,过郡二,行千三百四十里,冀州浸。京陵,莽曰致城。⑦阳曲,⑧大陵,有铁官。莽曰大宁。原平,祁,晋大夫贾辛邑。莽曰示。上艾,绵曼水,东至蒲吾,入虖池水。⑨虑虒,⑩阳邑,莽曰繁穰。广武。(河主)〔句注〕、贾屋山在北。[19]都尉治。莽曰信桓。⑪

①臣瓒曰:“汉有家马厩,一厩万匹,时以边表有事,故分来在此。家马后改曰挏马也。”师古曰:“挏音动。”

②臣瓒曰:“所谓唐,今河东永安是也,去晋四百里。”师古曰:“瓒说是也。”

③如淳曰:“音璞。”师古曰:“又音山寡反。”

④师古曰:“休音许虬反。”

⑤师古曰:“涂音塗。梗音鲠。”

⑥师古曰:“音一户反,又音于据反。”

⑦师古曰:“即九京。”

⑧应劭曰:“河千里一曲,当其阳,故曰阳曲也。”师古曰:“隋文帝自以姓杨,故恶阳曲之号,乃改其县为阳直。今则复旧名焉。”

⑨师古曰:“虖音呼。池音徒何反。”

⑩师古曰:“音庐夷。”

⑪师古曰:“贾屋山,即史记所云‘赵襄子北登夏屋’者。”

上党郡,秦置,属并州。有上党关、壶口关、石研关、天井关。①户七万三千七百九十八,口三十三万七千七百六十六。县十四:长子,周史辛甲所封。鹿谷山,浊漳水所出,东至邺入(青)〔清〕漳。②[20]屯留,桑钦言“绛水出西南

东入海”。③余吾，铜鞮，有上虒亭，下虒聚。④沾，大黾谷，清漳水所出，东北至邑成入大河，过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冀州川。⑤涅氏，涅水也。⑥襄垣，莽曰上党亭。壶关，有羊肠版。沾水东至朝歌入淇。⑦泫氏，杨谷，绝水所出，南至壑王入沁。⑧高都，莞谷，丹水所出，东南入泫水。有天井关。⑨潞，故潞子国。隃氏，⑩阳阿，穀远。羊头山世靡谷，沁水所出，东南至荥阳入河，过郡三，行九百七十里。莽曰穀近。⑪

①师古曰：“研音形。”

②师古曰：“长读曰长短之长，今俗为长幼之长，非也。”

③师古曰：“屯音纯。”

④师古曰：“虒音斯。”

⑤应劭曰：“沾水出壶关。”师古曰：“沾音他兼反。”

⑥师古曰：“涅水出焉，故以名县也。涅音乃结反。”

⑦应劭曰：“黎侯国也，今黎亭是。”

⑧应劭曰：“山海经泫水所出者也。”师古曰：“泫音工玄反。”

⑨师古曰：“莞音丸。”

⑩师古曰：“音于义反。”

⑪师古曰：“今沁水至怀州武陟县界入河。此云至荥阳，疑传写错误。”

河内郡，高帝元年为殷国，二年更名。莽曰后队，属司隶。户二十四万一千二百四十六，口百六万七千九十七。县十八：怀，有工官。莽曰河内。汲，武德，①波，②山阳，东太行山在西北。③河阳，莽曰河亭。州，共，故国。北山，淇水所出，东至黎阳入河。④平皋，⑤朝歌，纣所都。周武王弟康叔所封，更名卫。莽曰雅歌。脩武，⑥温，故国，己姓，苏忿生所封也。壑王，太行山在西北。卫元君为秦所夺，自(仆)〔濮〕阳徙此。[21]莽曰平壑。⑦获嘉，故汲之新中乡，武帝行过更名也。轵，⑧沁水，⑨隆虑，国水东北至信成入张甲河，过郡三，行千八百四十里。有铁官。⑩荡阴。荡水东至内黄泽。西山，羑水所出，亦至内黄入荡。有羑里城，西伯所拘也。⑪

①孟康曰：“始皇东巡置，自以武德定天下。”

②孟康曰:“今有绵城,晋文公所得赐者。”

③师古曰:“行音胡郎反。”

④孟康曰:“共伯入为三公者也。”师古曰:“共音恭。”

⑤应劭曰:“邢侯自襄国徙此。当齐桓公时,卫人伐邢,邢迁于夷仪,其地属晋,号曰邢丘。以其在河之皋,处势平夷,故曰平皋。”臣瓒曰:“春秋传狄人伐邢,邢迁于夷仪,不至此也。今襄国西有夷仪城,去襄国百馀里。邢是丘名,非国也。”师古曰:“应说非也。左氏传曰‘晋侯送女于邢丘’。盖谓此耳。”

⑥应劭曰:“晋始启南阳,今南阳城是也,秦改曰脩武。”臣瓒曰:“韩非书‘秦昭王越赵长平西伐脩武’,时秦未兼天下,脩武之名久矣。”师古曰:“瓒说是也。”

⑦孟康曰:“故邘国也,今邘亭是也。”师古曰:“行音胡郎反。”

⑧孟康曰:“原乡,晋文公所围是也。”师古曰:“音只。”

⑨师古曰:“沁音千浸反。”

⑩应劭曰:“隆虑山在北,避殇帝名改曰林虑也。”师古曰:“虑音庐。”

⑪师古曰:“荡音汤。羌音羊九反。”

河南郡,故秦三川郡,高帝更名。雒阳户五万二千八百三十九。莽曰保忠信乡,属司隶也。户二十七万六千四百四十四,口一百七十四万二百七十九。有铁官、工官。敖仓在荥阳。县二十二:雒阳,周公迁殷民,是为成周。春秋昭公(二)〔三〕十(一)〔二〕年,[22]晋合诸侯于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居敬王。莽曰宜阳。①荥阳,卞水、冯池皆在西南。有狼汤渠,首受沛,东南至陈入颍,过郡四,行七百八十里。②偃师,尸乡,殷汤所都。莽曰师成。③京,④平阴,⑤中牟,圃田泽在西,豫州薮。有莞叔邑,赵献侯自耿徙此。⑥平,莽曰治平。阳武,有博狼沙。莽曰阳桓。⑦河南,故郑鄏地。周武王迁九鼎,周公致太平,营以为都,是为王城,至平王居之。⑧缑氏,刘聚,周大夫刘子邑。有延寿成仙人祠。莽曰中亭。⑨卷,⑩原武,莽曰原桓。鞏,东周所居。穀成,禹贡瀍水出暆亭北,东南入雒。⑪故市,密,故国。有大騩山,溱水所出,南至临颍入颍。⑫新成,惠帝四年置。蛮中,故戎蛮子国。开封,逢池在东北,或曰宋之逢泽也。⑬成皋,故虎牢。

或曰制。⑭苑陵，莽曰左亭。梁，嚚狐聚，秦灭西周徙其君于此。阳人聚，秦灭东周徙其君于此。⑮新郑。诗郑国，郑桓公之子武公所国，后为韩所灭，韩自平阳徙都之。⑯

①师古曰："鱼豢去汉火行忌水，故云'洛''水'而加'隹'。如鱼氏说，则光武以后改为'雒'字也。"

②应劭曰："故虢国，今虢亭是也。"师古曰："狼音浪。汤音宕。沛音子礼反，本济水字。"

③臣瓒曰："汤居亳，今济阴县是也。今亳有汤冢，己氏有伊尹冢，皆相近也。"师古曰："瓒说非也。又如皇甫谧所云汤都在穀熟，事并不经。刘向云'汤无葬处'，安得汤冢乎！"

④师古曰："即郑共叔段所居也。"

⑤应劭曰："在平城南，故曰平阴。"

⑥师古曰："筦与管同。"

⑦师古曰："狼音浪。"

⑧师古曰："郏音夹，鄏音辱。"

⑨师古曰："缑音工侯反。"

⑩师古曰："音去权反。"

⑪师古曰："即今新安。瞀间潜。"

⑫应劭曰："'密人不恭'，密须氏姞姓之国也。"臣瓒曰："密，姬姓之国也，见世本。密须，今安定阴密是也。"师古曰："应、瓒二说皆非也。此密即春秋僖六年'围新密'者也，盖郑地。而诗所云'密人'，即左传所谓'密须之鼓'者也，在安定阴密。鴋音隗。洫音翼，又音昌力反。"

⑬臣瓒曰："汲郡古文梁惠王发逢忌之藪以赐民，今浚仪有逢陂忌泽是也。"

⑭师古曰："穆天子传云'七萃之士生捕兽，即献天子，天子畜之东虢，号曰兽牢'。"

⑮应劭曰："左传曰秦取梁。梁，伯爵之后，与秦同祖。"臣瓒曰："秦取梁，后改曰夏阳，今冯翊夏阳是也。此梁，周之小邑，见于春秋。"师古曰："瓒说是也。嚚音乃旦反。"

⑯应劭曰："国语曰，郑桓公为周司徒，王室将乱，寄帑与贿于虢、会之间。幽

王败,威公死之,其子武公与平王东迁洛邑,遂伐虢、会而并其地,而邑于此。”

东郡,秦置。莽曰治亭。属兖州。户四十万一千二百九十七,口百六十五万九千二十八。县二十二:濮阳,卫成公自楚丘徙此。故帝丘,颛顼虚。莽曰治亭。①(畔)观,[23]莽曰观治。②聊城,顿丘,莽曰顺丘。③发干,莽曰戢楯。范,莽曰建睦。茌平,莽曰功崇。④东武阳,禹治漯水,东北至千乘入海,过郡三,行千二十里。莽曰武昌。⑤博平,莽曰加睦。黎,莽曰黎治。⑥清,莽曰清治。⑦东阿,都尉治。⑧离狐,莽曰瑞狐。临邑,有(涑)〔沛〕庙。[24]莽曰穀城亭。⑨利苗,须昌,故须句国,大昊后,风姓。⑩寿良,蚩尤祠在西北(涑)〔沛〕上。有朐城。⑪乐昌,阳平,白马,南燕,南燕国,姞姓,黄帝后。⑫廪丘。

①应劭曰:“濮水南入钜野。”师古曰:“虚读曰墟。”

②应劭曰:“夏有观扈,世祖更名卫国,以封周后。”师古曰:“观音工唤反。”

③师古曰:“以丘名县也。丘一成为顿丘,谓一(成)〔顿〕而成也。[25]或曰,成,重也,一重之丘也。”

④应劭曰:“在茌山之平地者也。”师古曰:“音仕疑反。”

⑤应劭曰:“武水之阳也。”师古曰:“漯音它合反。”

⑥孟康曰:“诗黎侯国,今黎阳也。”臣瓒曰:“黎阳在魏郡,非黎县也。”师古曰:“瓒说是。”

⑦应劭曰:“章帝更名乐平。”

⑧应劭曰:“卫邑也。有西故称东。”

⑨师古曰:“(涑)〔沛〕亦济水字也。其后并同。”

⑩师古曰:“句音劬。”

⑪应劭曰:“世祖(父叔)〔叔父〕名良,[26]故曰寿张。”

⑫师古曰:“姞音其乙反。”

陈留郡,武帝元狩元年置。属兖州。户二十九万六千二百八十四,口一百五十万九千五十。县十七:陈留,鲁渠水首受狼汤渠,东至阳夏,入涡渠。①小黄,成安,宁陵,莽曰康善。②雍丘,故杞国也,周武王封禹后东楼公。先春秋时徙鲁东北,二十一世简公为楚所灭。酸枣,东昏,莽曰东明。襄邑,有

服官。莽曰襄平。③外黄，都尉治。④封丘，濮渠水首受(涞)〔沛〕，[27]东北至都关，入羊里水，过郡三，行六百三十里。⑤长罗，侯国。莽曰惠泽。尉氏，⑥傿，莽曰顺通。⑦长垣，莽曰长固。⑧平丘，济阳，莽曰济前。浚仪。故大梁。魏惠王自安邑徙此。睢水首受狼汤水，东至取虑入泗，过郡四，行千三百六十里。⑨

①孟康曰："留，郑邑也，后为陈所并，故曰陈留。"臣瓒曰："宋亦有留，彭城留是也。留属陈，故称陈留也。"师古曰："瓒说是也。涡音戈。"

②孟康曰："故葛伯国，今葛乡是。"

③应劭曰："春秋传曰'师于襄牛'是也。"师古曰："图称云襄邑宋地，本承匡襄陵乡也。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秦始皇以承匡卑湿，故徙县于襄陵，谓之襄邑，县西三十里有承匡城。然则应说以为襄牛，误也。"

④张晏曰："魏郡有内黄，故加外。"臣瓒曰："县有黄沟，故氏之也。"师古曰："左氏传云'惠公败宋师于黄'，杜预以为外黄县东有黄城，即此地也。"

⑤孟康曰："春秋传'败狄于长丘'，今翟沟是。"

⑥应劭曰："古狱官曰尉氏，郑之别狱也。"臣瓒曰："郑大夫尉氏之邑，故遂以为邑。"师古曰："郑大夫尉氏亦以掌狱之官故为族耳。应说是也。"

⑦应劭曰："郑伯克段于鄢是也。"师古曰："鄢音偃。"

⑧孟康曰："春秋会于匡，今匡城是。"

⑨应劭曰："魏惠王自安邑徙此，号曰梁。"师古曰："取虑，县名也，音秋庐。取又音趋。"

颍川郡，秦置。高帝五年为韩国，六年复故。莽曰左队。阳翟有工官。属豫州。①户四十三万二千四百九十一，口二百二十一万九百七十三。县二十：阳翟，夏禹国。周末，韩景侯自新郑徙北。户四万一千六百五十，口十万九千。莽曰颍川。②昆阳，③颍阳，④定陵，有东不羹。莽曰定城。⑤长社，⑥新汲，⑦襄城，有西不羹。莽曰相城。郾，⑧郏，⑨舞阳，⑩颍阴，嵩高，武帝置，以奉太室山，是为中岳。有太室、少室山庙。古文以崇高为外方山也。⑪许，故国，姜姓，四岳后，太叔所封，二十四世为楚所灭。傿陵，户四万九千一百一，口二十六万一千四百一十八。莽曰左亭。⑫临颍，莽曰监颍。父城，应乡，故国，周武王弟所封。⑬成安，侯国也。周承休，侯国，元帝置，元始二年更名郑公。莽曰嘉

美。⑭阳城，阳城山，洧水所出，东南至长平入颍，过郡三，行五百里。阳乾山，颍水所出，东至下蔡入淮，过郡三，行千五百里，荆州浸。有铁官。⑮纶氏。

①孟康曰："夏启有钧台之飨，今钧台在南。"

②应劭曰："夏禹都也。"臣瓒曰："世本禹都阳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不居阳翟也。"师古曰："阳翟本禹所受封耳。应、瓒之说皆非。"

③应劭曰："昆水出南阳。"

④应劭曰："颍水出阳城。"

⑤师古曰："箕音郎。其后亦同。"

⑥应劭曰："宋人围长葛是也。其社中树暴长，更名长社。"师古曰："长读如本字。"

⑦师古曰："阚骃云本汲乡也，宣帝神爵三年置。以河内有汲，故加新也。"

⑧师古曰："音一战反。"

⑨师古曰："音夹。"

⑩应劭曰："舞水出南。"

⑪师古曰："宗，古崇字。"

⑫李奇曰："六国为安陵。"师古曰："焉音偃。"

⑬应劭曰："韩诗外传周成王与弟戏，以桐叶为圭，'吾以此封汝。'周公曰：'天子无戏言。'王应时而封，故曰应侯乡，是也。"臣瓒曰："吕氏春秋曰成王以戏授桐叶为圭以封叔虞，非应侯也。汲郡古文殷时已自有国，非成王之所造也。"师古曰："武王之弟自封应国，非桐圭之事也。应氏之说盖失之焉。又据左氏传云'邘、晋、应、韩，武之穆也'，是则应侯武王之子，又与志说不同。"

⑭〔师古曰〕："休音许虬反。"[28]

⑮师古曰："乾音干。洧音于轨反。"

汝南郡，高帝置。莽曰汝汾。分为赏都尉。属豫州。户四十六万一千五百八十七，口二百五十九万六千一百四十八。县三十七：平舆，① 阳安，② 阳城，侯国。莽曰新安。慎强，③ 富波，女阳，④ 鲖阳，⑤ 吴房，⑥ 安成，侯国。莽曰至成。南顿，故顿子国，姬姓。⑦ 朗陵，⑧ 细阳，莽曰乐庆。⑨ 宜

春，侯国。莽曰宣屏。女阴，故胡国。都尉治。莽曰汝坟。新蔡，蔡平侯自蔡徙此，后二世徙下蔡。莽曰新迁。新息，莽曰新德。⑩灌阳，⑪期思，⑫慎阳，⑬慎，莽曰慎治。召陵，⑭弋阳，侯国。⑮西平，有铁官，莽曰新亭。⑯上蔡，故蔡国，周武王弟叔度所封。度放，成王封其子胡，十八世徙新蔡。寖，莽曰闰治。⑰西华，莽曰华望。长平，莽曰长正。宜禄，莽曰赏都亭。项，故国。新郪，莽曰新延。⑱归德，侯国。宣帝置。莽曰归惠。新阳，莽曰新明。⑲安昌，侯国。莽曰始成。安阳，侯国。莽曰均夏。⑳博阳，侯国。莽曰乐家。成阳，侯国。莽曰新利。定陵。高陵山，汝水出，东南至新蔡入淮，过郡四，行千三百四十里。

①应劭曰："故沈子国。今沈亭是也。臾音豫。"

②应劭曰："道国也。今道亭是。"

③应劭曰："溵水出颍川阳城。"师古曰："溵音于谨反，又音殷。"

④应劭曰："汝水出弘农，入淮。"师古曰："女读曰汝。其下汝阴亦同。"

⑤应劭曰："在峒水之阳也。"孟康曰："峒音纣。"

⑥孟康曰："本房子国。楚灵王迁房于楚。吴王阖闾弟夫槩奔楚，楚封于此，为堂谿氏。以封吴，故曰吴房，今吴房城堂谿亭是。"

⑦应劭曰："顿迫于陈，其后南徙，故号南顿，故城尚在。"

⑧应劭曰："朗陵山在西南。"

⑨师古曰："居细水之阳，故曰细阳。细水本出新郪。郪音千私反。"

⑩孟康曰："故息国，其后徙东，故加新云。"

⑪应劭曰："濯水出吴房，东入溵也。"师古曰："濯音劬。溵音楚人反，又音楚刃反。"

⑫师古曰："故蒋国。"

⑬应劭曰："慎水出东北，入淮。"师古曰："慎字本作滇，音真，后误为慎耳。今犹有真丘、真阳县，字并单作真，知其音不改也。阚骃云永平五年失印更刻，遂误以'水'为'心'。"

⑭师古曰："即桓公伐楚次于召陵者也。召读曰邵。"

⑮应劭曰："弋山在西北。故黄国，今黄城是。"

⑯应劭曰："故柏子国也，今柏亭是。"

⑰应劭曰:"孙叔敖子所邑之寝丘是也。世祖更名固始。"师古曰:"寝音子衽反。"

⑱应劭曰:"秦伐魏,取鄚丘。汉兴为新鄚。章帝封殷后,更名宋。"臣瓒曰:"光武既封殷后于宋,又封新鄚。"师古曰:"封于新鄚,号为宋国耳。瓒说非。"

⑲应劭曰:"在新水之阳。"

⑳应劭曰:"故江国,今江亭是。"

南阳郡,秦置。莽曰前队。属荆州。户三十五万九千(一)〔三〕百一十六,[29]口一百九十四万二千五十一。县三十六:宛,故申伯国。有屈申城。县南有北筮山。户四万七千五百四十七。有工官、铁官。莽曰南阳。犨,① 杜衍,莽曰闰衍。鄧,侯国。莽曰南庚。② 育阳,有南筮聚,在东北。③ 博山,侯国。哀帝置。故顺阳。④ 涅阳,莽曰前亭。⑤ 阴,⑥ 堵阳,莽曰阳城。⑦ 雉,衡山,洧水所出,东至郾入汝。⑧ 山都,蔡阳,莽之母功显君邑。⑨ 新野,筑阳,故穀伯国。莽曰宜禾。⑩ 棘阳。⑪ 武当,舞阴,中阴山,溵水所出,东至蔡入汝。西鄂,⑫ 穰,莽曰农穰。⑬ 酈,育水出西北,南入汉。⑭ 安众,侯国。故宛西乡。冠军,武帝置。故穰卢阳乡、宛临骁聚。⑮ 比阳,⑯ 平氏,禹贡桐柏大复山在东南,淮水所出,东南至淮(陵)〔浦〕入海,[30]过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青州川。莽曰平善。随,故国。厉乡,故厉国也。⑰ 叶,楚叶公邑。有长城,号曰方城。⑱ 邓,故国。都尉治。⑲ 朝阳,莽曰厉信。⑳ 鲁阳,有鲁山。古鲁县,御龙氏所迁。鲁山,滍水所出,东北至定陵入汝。又有昆水,东南至定陵入汝。㉑ 春陵,侯国。故蔡阳白水乡。上唐乡,故唐国。㉒ 新都,侯国。莽曰新林。湖阳,故蓼国也。㉓ 红阳,侯国。莽曰红俞。㉔ 乐成,侯国。博望,侯国。莽曰宜乐。复阳。侯国。故湖阳乐乡。㉕

①师古曰:"音昌牛反。"

②孟康曰:"音谮。"师古曰:"即萧何所封。"

③应劭曰:"育水出弘农卢氏,南入于沔。"

④应劭曰:"汉明帝改曰顺阳,在顺水之阳也。"师古曰:"顺阳,旧名。应说非。"

⑤应劭曰:“在涅水之阳。”师古曰:“涅音乃结反。”

⑥师古曰:“即春秋左氏传所云迁阴于下阴者也,与鄫相近。今襄州有阴城县,县有鄫城乡。”

⑦韦昭曰:“堵音者。”

⑧师古曰:“旧读雉音弋尔反。而太康地志云即陈仓人所逐二童子名宝鸡者,雄止陈仓为石,雌止此县,故名雉县,疑不可据也。廆音屋。”

⑨应劭曰:“蔡水所出,东入淮。”

⑩应劭曰:“筑水出汉中房陵,东入沔。”师古曰:“春秋云‘穀伯绥来朝’是也。今襄州有穀城县,在筑水之阳。筑音逐。”

⑪应劭曰:“在棘水之阳。”

⑫应劭曰:“江夏有鄂,故加西云。”

⑬师古曰:“今邓州穰县是也。音人羊反。”

⑭如淳曰:“鄫音踔躅之踔。”

⑮应劭曰:“武帝以封霍去病。去病仍出匈奴,功冠诸军,故曰冠军。骁音桃。”

⑯应劭曰:“比水所出,东入蔡。”

⑰师古曰:“厉读曰赖。”

⑱师古曰:“音式涉反。”

⑲应劭曰:“邓侯国。”

⑳应劭曰:“在朝水之阳。”

㉑师古曰:“即淮南所云鲁阳公与韩战日反三舍者也。滍音峙,又音雉。”

㉒师古曰:“汉记云元朔五年以零陵泠道之舂陵乡封长沙王子买为舂陵侯。至戴侯仁,以舂陵地形下湿,上书徙南阳。元帝许之,以蔡阳白水乡徙仁为舂陵侯。”

㉓师古曰:“廖音力救反。左氏传作飂字,其音同耳。”

㉔师古曰:“俞音逾。”

㉕应劭曰:“在桐柏下复山之阳。”师古曰:“复音房目反。”

南郡,秦置,高帝元年更为临江郡,五年复故。景帝二年复为临江,中二年复

故。莽曰南顺。属荆州。户十二万五千五百七十九，口七十一万八千五百四十。有发弩官。①县十八：江陵，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阳徙此。后九世平王城之。后十世秦拔我郢，徙(东)〔陈〕。[31]莽曰江陆。临沮，禹贡南条荆山在东北，漳水所出，东至江陵入阳水，阳水入沔，行六百里。②夷陵，都尉治。莽曰居利。③华容，云梦泽在南，荆州薮。夏水首受江，东入沔，行五百里。④宜城，故鄢，惠帝三年更名。郢，楚别邑，故郢。莽曰郢亭。邔，⑤当阳，中庐，⑥枝江，故罗国。江沱出西，东入江。⑦襄阳，莽曰相阳。⑧编，有云梦官。莽曰南顺。⑨秭归，归乡、故归国。⑩夷道，莽曰江南。⑪州陵，莽曰江夏。若，楚昭王畏吴，自郢徙此，后复还郢。⑫巫，夷水东至夷道入江，过郡二，行五百四十里。有盐官。⑬高成。沲山，沲水所出，东入繇。繇水南至华容入江，过郡二，行五百里。莽曰言程⑭

①师古曰："主教放弩也。"

②应劭曰："沮水出汉中房陵，东入江。"师古曰："沮水即左传所云'江、汉、沮、漳，楚之望也'。音千余反。"

③应劭曰："夷山在西北。"

④应劭曰："春秋'许迁于容城'是。"

⑤孟康曰："音忌。"师古曰："音其已反。"

⑥师古曰："在襄阳县南。今犹有次庐村。以隋室讳忠，故改忠为次。"

⑦师古曰："沱即江别出者也，音徒何反。"

⑧应劭曰："在襄水之阳。"

⑨孟康曰："编音鞭。"

⑩孟康曰："秭音姊。"

⑪应劭曰："夷水出巫，东入江。"

⑫师古曰："春秋传作鄀，其音同。"

⑬应劭曰："巫山在西南。"

⑭师古曰："沲音危。繇读曰由。"

江夏郡，高帝置。属荆州。①户五万六千八百四十四，口二十一万九千二百一十八。县十四：西陵，有云梦官。莽曰江阳。竟陵，章山在东北，古文以为内方山。鄳乡，楚鄳公邑。莽曰守平。②西阳，襄，莽曰襄非。邾，衡山王

吴芮都。③轪，故弦子国。④鄂，⑤安陆，横尾山在东北，古文以为陪尾山。沙羡，⑥蕲春，⑦鄳，⑧云杜，⑨下雉，莽曰闰光。⑩钟武。侯国。莽曰当利。

①应劭曰："沔水自江别至南郡华容为夏水，过郡入江，故曰江夏。"

②师古曰："音云。"

③师古曰："音朱，又音诛。"

④孟康曰："音汏。"师古曰："又音徒系反。"

⑤师古曰："音五各反。"

⑥晋灼曰："美音夷。"

⑦晋灼曰："音祈。"

⑧苏林曰："音盲。"师古曰："音萌，又音莫耿反。"

⑨应劭曰："左传'若敖取于邬'，今邬亭是也。"师古曰："邬音云。"

⑩如淳曰："音羊氏反。"

庐江郡，故淮南，文帝十六年别为国。金兰西北有东陵乡，淮水出。属扬州。庐江出陵阳东南，北入江。①户十二万四千三百八十三，口四十五万七千三百三十三。有楼船官。县十二：舒，故国。莽曰昆乡。居巢，②龙舒，③临湖，雩娄，决水北至蓼入淮，又有灊水，亦北至蓼入决，过郡二，行五百一十里。④襄安，莽曰庐江亭也。枞阳，⑤寻阳，禹贡九江在南，皆东合为大江。灊，天柱山在南。有祠。沘山，沘水所出，北至寿春入芍陂。⑥皖，有铁官。⑦湖陵邑，北湖在南。松兹。侯国。莽曰诵善。

①应劭曰："故庐子国。"

②应劭曰："春秋'楚人围巢'。巢，国也。"

③应劭曰："群舒之邑。"

④师古曰："雩音许于反。娄音力于反。"

⑤师古曰："音七容反。"

⑥晋灼曰："音潜。"师古曰："沘音比，又音布几反。芍音酌，又音鹊。"

⑦师古曰："音胡管反。"

九江郡，秦置，高帝四年更名为淮南国，武帝元狩元年复故。莽曰延平。属

扬州。①户十五万五十二，口七十八万五百二十五。有陂官、湖官。县十五：寿春邑，楚考烈王自陈徙此。浚遒，②成德，莽曰平阿。橐皋，③阴陵，莽曰阴陆。历阳，都尉治。莽曰明义。当涂，侯国。莽曰山聚。④钟离，莽曰蚕富。⑤合肥，⑥东城，莽曰武城。博乡，侯国。莽曰扬陆。曲阳，侯国。莽曰延平亭。⑦建阳，全椒，阜陵。莽曰阜陆。

①应劭曰："江自庐江寻阳分为九。"

②晋灼曰："音茜熟之茜。"师古曰："浚音峻。遒音才由反。"

③孟康曰："音拓姑。"

④应劭曰："禹所娶塗山侯国也。有禹虚。"

⑤应劭曰："钟离子国。"

⑥应劭曰："夏水出父城东南，至此与淮合，故曰合肥。"

⑦应劭曰："在淮曲之阳。"

山阳郡，故梁。景帝中六年别为山阳国。武帝建元五年别为郡。莽曰钜野。属兖州。户十七万二千八百四十七，口八十万一千二百八十八。有铁官。县二十三：昌邑，武帝天汉四年更山阳为昌邑国。有梁丘乡。春秋传曰"宋、齐会于梁丘"。南平阳，莽曰黾平。① 成武，有楚丘亭。齐桓公所城，迁卫文公于此。子成公徙濮阳。莽曰成安。湖陵，禹贡"浮于泗、淮，通于河"，水在南。莽曰湖陆。② 东缗，③ 方与，④ 橐，莽曰高平。⑤ 钜野，大野泽在北，兖州薮。单父，都尉治。莽曰利父。⑥ 薄，⑦ 都关，城都，侯国。莽曰城穀。黄，侯国。爰戚，侯国。莽曰戚亭。郜成，侯国。莽曰告成。中乡，侯国。平乐，侯国。(淮)〔包〕水东北至(沛)〔沛〕入泗。[32] 郑，侯国。瑕丘，⑧ 甾乡，侯国。⑨ 栗乡，侯国。莽曰足亭。曲乡，侯国。西阳。侯国。

①孟康曰："郗庶期以漆来奔，又城漆，今漆乡是。"

②应劭曰："尚书一名湖。章帝封东平王仓子为湖陵侯，更名湖陵。"

③师古曰："春秋僖二十三年'齐侯伐宋围缗'，即谓此。音旻。"

④晋灼曰："音房豫。"

⑤臣瓒曰："音拓。"

⑥师古曰:“音善甫。”

⑦臣瓒曰:“汤所都。”

⑧应劭曰:“瑕丘在西南。”

⑨师古曰:“音侧其反。”

济阴郡,故梁。景帝中六年别为济阴国。宣帝甘露二年更名定陶。禹贡荷泽在定陶东。属兖州。①户二十九万二(千)〔十〕五,[33]口百三十八万六千二百七十八。县九:定陶,故曹国,周武王弟叔振铎所封。禹贡陶丘在西南。陶丘亭。冤句,莽改定陶曰济平,冤句县曰济平亭。②吕都,莽曰祈都。葭密,③成阳,有尧(家)〔冢〕灵台。[34]禹贡雷泽在西北。鄄城,莽曰鄄良。④句阳,⑤秬,莽曰万岁。⑥乘氏。泗水东南至睢陵入淮,过郡六,行千一百一十里。⑦

①师古曰:“荷音柯。”

②师古曰:“句音劬。”

③师古曰:“葭音家。”

④师古曰:“鄄音工掾反。”

⑤应劭曰:“左氏传‘句渎之丘’也。”师古曰:“音钩。”

⑥孟康曰:“音妒。”

⑦应劭曰:“春秋‘败宋师于乘丘’是也。”师古曰:“睢音虽。”

沛郡,故秦泗水郡。高帝更名。莽曰吾符。属豫州。户四十万九千七十九,口二百三万四百八十。县三十七:相,莽曰吾符亭。龙亢,①竹,莽曰笃亭。②蕲阳,③萧,故萧叔国,宋别封附庸也。向,故国。春秋曰“莒人入向”。姜姓,炎帝后。④铚,⑤广戚,侯国。莽曰力聚。下蔡,故州来国,为楚所灭,后吴取之,至夫差迁昭侯于此。后四世侯齐竟为楚所灭。丰,莽曰吾丰。鄑,莽曰单城。⑥谯,莽曰延成亭。蕲,墨乡。高祖破黥布。都尉治。莽曰蕲城。⑦虹,莽曰贡。⑧辄与,莽曰华乐。山桑,公丘,侯国。故滕国,周懿王子错叔绣所封,三十一世为齐所灭。⑨符离,莽曰符合。敬丘,侯国。⑩夏丘,莽曰归思。洨,侯国。垓下,高祖破项羽。莽曰(有)〔育〕成。⑪[35]沛,有铁官。芒,莽曰博治。⑫建成,侯国。城父,夏肥水东南至下蔡入淮,过郡二,行六百二十里。莽曰思善。建

平，侯国。莽曰田平。鄤，莽曰赞治。⑬栗，侯国。莽曰成富。扶阳，侯国。莽曰合治。高，侯国。高柴，侯国。漂阳，⑭平阿，侯国。莽曰平宁。东乡，临都，义成，祁乡。侯国。莽曰会穀。

①晋灼曰："亢音冈。"

②李奇曰："今竹邑。"

③应劭曰："在穀水之阳。"

④师古曰："音饷。"

⑤师古曰："铤音竹乙反。"

⑥孟康曰："音多。"

⑦师古曰："墨音直恚反。"

⑧师古曰："琐亦音贡。"

⑨师古曰："左氏传云'郜、雍、曹，滕，文之昭也'，系本亦云'错叔绣，文王子'，而此志云懿王子，未详其义耳。"

⑩应劭曰："春秋'遇于犬丘'，明帝更名(犬)〔大〕丘。"[36]

⑪应劭曰："泫水所出，南入淮。"师古曰："泫音肴。"

⑫应劭曰："世祖更名临睢。睢水出焉。"师古曰："芒音莫郎反。睢音虽。"

⑬应劭曰："音嵯。"师古曰："此县本为鄤，应音是也。中古以来借鄤字为之耳，读皆为鄤，而莽呼为赞治，则此县亦有赞音。"

⑭如淳曰："漂音票。"

魏郡，高帝置。莽曰魏城。属冀州。户二十一万二千八百四十九，口九十万九千六百五十五。县十八：邺，故大河在东北入海。馆陶，河水别出为屯氏河，东北至章武入海，过郡四，行千五百里。斥丘，莽曰利丘。①沙、内黄，清河水出南。②清渊，③魏，都尉治。莽曰魏城亭。④繁阳，⑤元城，⑥梁期，黎阳，莽曰黎蒸。⑦即裴，侯国。莽曰即是。⑧武始，漳水东至邯郸入漳，又有拘涧水，东北至邯郸入白渠。⑨邯会，侯国。⑩阴安，平恩，侯国。莽曰延平。邯沟，侯国。⑪武安。钦口山，白渠水所出，东至列人入漳。又有滏水，东北至东昌入虖池河，过郡五，行六百一里。有铁官。莽曰桓安。⑫

①应劭曰："斥丘在西南也。"师古曰："阚骃云地多斥卤，故曰斥丘。"

②应劭曰:"春秋'吴子、晋侯会于黄池'。今黄泽在西。陈留有外黄,故加内云。"臣瓒曰:"国语曰'吴子会诸侯于黄池,掘沟于齐、鲁之间'。今陈外黄有黄沟是也。史记曰'伐宋取黄池'。然则不得在魏郡明矣。"师古曰:"瓒说是也,应说失之。"

③应劭曰:"清河在西北。"

④应劭曰:"魏武侯别都。"

⑤应劭曰:"在繁水之阳。"张晏曰:"其界为繁渊。"

⑥应劭曰:"魏武侯公子元食邑于此,因而遂氏焉。"

⑦晋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经其东。其山上碑云县取山之名,取水之阳以为名。"

⑧应劭曰:"裴音非。"

⑨应劭曰:"拘音矩。"

⑩张晏曰:"漳水之别,自城西南与邯山之水会,今城旁犹有沟渠在也。"师古曰:"邯音下安反。"

⑪师古曰:"邯水之沟。"

⑫师古曰:"窳音子衽反。庳音呼。池音徒何反。其下并同。"

钜鹿郡,秦置。属冀州。户十五万五千九百五十一,口八十二万七千一百七十七。县二十:**钜鹿**,禹贡,大陆泽在北。纣所作沙丘台在东北七十里。①**南緧**,莽曰富平。②**广阿**,**象氏**,侯国。莽曰宁昌。**廮陶**,③**宋子**,莽曰宜子。**杨氏**,莽曰功陆。**临平**,**下曲阳**,都尉治。④**贯**,⑤**鄗**,莽曰秦聚。⑥**新市**,侯国。莽曰市乐。**堂阳**,有盐官。尝分为(泾)〔经〕县。⑦[37]**安定**,侯国。**敬武**,**历乡**,侯国。莽曰历聚。**乐信**,侯国。**武陶**,侯国。**柏乡**,侯国。**安乡**。侯国。

①应劭曰:"鹿,林之大者也。"臣瓒曰:"山足曰鹿。"师古曰:"应说是。"

②孟康曰:"緧音良全反。"

③师古曰:"廮音一井反。"

④应劭曰:"晋荀吴灭鼓,今鼓聚昔阳亭是也。"师古曰:"常山有上曲阳,故此云下。"

⑤师古曰:“音式制反。”

⑥师古曰:“音苦么反。”

⑦应劭曰:“在堂水之阳。”

常山郡,高帝置。莽曰井关。属冀州。① 户十四万一千七百四十一,口六十七万七千九百五十六。县十八:元氏,沮水首受中丘西山穷泉谷,东至堂阳入黄河。莽曰井关亭。② 石邑,井陉山在西,洨水所出,东南至槖陶入泜。③ 桑中,侯国。灵寿,中山桓公居此。禹贡卫水出东北,东入滹池。蒲吾,有铁山。大白渠水首受绵曼水,东南至下曲阳入斯洨。④ 上曲阳,恒山北谷在西北。有祠。并州山。禹贡恒水所出,东入滱。莽曰常山亭。⑤ 九门,莽曰久门。井陉,⑥ 房子,赞皇山,(石)济水所出,[38] 东至槖陶入泜。莽曰多子。⑦ 中丘,逢山长谷,(诸)〔渚〕水所出,[39] 东至张邑入浊。莽曰直聚。封斯,侯国。关,平棘,⑧ 鄗,世祖即位,更名高邑。莽曰禾成亭。⑨ 乐阳,侯国。莽曰畅苗。平台,侯国。莽曰顺台。都乡,侯国。有铁官。莽曰分乡。南行唐。牛饮山白陆谷,滋水所出。东至新市入滹池。都尉治。莽曰延亿。

①张晏曰:“恒山在西,避文帝讳,故改曰常山。”

②师古曰:“阚骃云赵公子元之封邑,故曰元氏。”

③师古曰:“洨音效,又音爻。泜音脂,又音丁计反。其后亦同。”

④应劭曰:“蒲水出中山蒲阴,东入河。”

⑤应劭曰:“滱音驱。”

⑥应劭曰:“井陉山在南,音刑。”

⑦师古曰:“济音子诣反。”

⑧应劭曰:“伐晋取棘蒲也。”师古曰:“功臣表棘蒲侯陈武,平棘侯林挚,是则平棘、棘蒲非一地也。应说失之。”

⑨师古曰:“鄗音呼各反。”

清河郡,高帝置。莽曰平河。属冀州。户二十万一千七百七十四,口八十七万五千四百二十二。县十四:清阳,王都。东武城,绎幕,① 灵,河水别出为鸣犊河,东北至脩入屯氏河。莽曰播。② 厝,莽曰厝治。③ 鄃,莽曰善

陆。④贝丘，都尉治。⑤信成，张甲河首受屯氏别河，东北至蒗入漳水。怵题，⑥东阳，侯国。莽曰胥陵。信乡，侯国。⑦缭，⑧枣疆，复阳。莽曰乐岁。⑨

①应劭曰："绎音亦。"师古曰："本音弋尺反。"

②师古曰："蒗音条。其下亦同。"

③应劭曰："安帝以孝德皇后葬于厝，改曰甘陵也。"师古曰："音趋亦反。"

④师古曰："音输。"

⑤应劭曰："左氏传'齐襄公田于贝丘'是。"

⑥师古曰："怵，古莎字。"

⑦孟康曰："顺帝更名安平。"

⑧师古曰："音良笑反。"

⑨应劭曰："音腹。"

涿郡，高帝置。莽曰垣翰。属幽州。户十九万五千六百七，口七十八万二千七百六十四。有铁官。县二十九：涿，桃水(受首)〔首受〕涞水，[40]分东至安次入河。①逎，莽曰逎屏。②縠丘，故安，阎乡，易水所出，东至范阳入濡也，并州浸。水亦至范阳入涞。③南深泽，范阳，莽曰顺阴。④蠭吾，⑤容城，莽曰深泽。易，广望，侯国。鄚，莽曰言符。⑥高阳，莽曰高亭。⑦州乡，侯国。安平，都尉治。莽曰广望亭。樊舆，侯国。莽曰握符。成，侯国。莽曰宜家。良乡，侯国。垣水南东至阳乡入桃。莽曰广阳。利乡，侯国。莽曰章符。临乡，侯国。益昌，侯国。莽曰有秩。阳乡，侯国。莽曰章武。西乡，侯国。莽曰移风。饶阳，⑧中水，⑨武垣，莽曰垣翰亭。⑩阿陵，莽曰阿陆。阿武，侯国。高郭，侯国。莽曰广堤。新昌。侯国。

①应劭曰："涿水出上谷涿鹿县。"师古曰："涞音来。"

②师古曰："逎古道字，音字由反。"

③师古曰："言易水又至范阳入涞也。濡音乃官反。"

④应劭曰："在范水之阳。"

⑤师古曰："蠭音礼。"

⑥应劭曰："音莫。"

⑦应劭曰:“在高河之阳。”

⑧应劭曰:“在饶河之阳。”

⑨应劭曰:“在易、滱二水之间,故曰中水。”

⑩应劭曰:“垣水出良乡,东入桃。”

勃海郡,高帝置。莽曰迎河。属幽州。①户二十五万六千三百七十七,口九十万五千一百一十九。县二十六:浮阳,莽曰浮城。阳信,东光,有胡苏亭。阜城,莽曰吾城。千童,②重合,南皮,莽曰迎河亭。③定,侯国。章武,有盐官。莽曰桓章。中邑,莽曰检阴。高成,都尉治。高乐,莽曰为乡。参户,侯国。成平,虖池河,民曰徒骇河。莽曰泽亭。柳,侯国。临乐,侯国。莽曰乐亭。东平舒,④重平,安次,脩市,侯国。[41]莽曰居宁。⑤文安,景成,侯国。束州,建成,章乡,〔侯国〕。蒲领。侯国。

①师古曰:“在勃海之滨,因以为名。”

②应劭曰:“灵帝改曰饶安。”

③师古曰:“阚骃云章武有北皮亭,故此云南。”

④师古曰:“代郡有平舒,故此加东。”

⑤应劭曰:“音条。”

平原郡,高帝置。莽曰河平。属青州。户十五万四千三百八十七,口六十六万四千五百四十三。县十九:平原,有笃马河,东北入海,五百六十里。鬲,平当以为鬲津。莽曰河平亭。①高唐,桑钦言漯水所出。②重丘,平昌,侯国。羽,侯国。莽曰羽贞。般,莽曰分明。③乐陵,都尉治。莽曰美阳。④祝阿,莽曰安成。瑗,莽曰东顺亭。阿阳,漯阴,莽曰翼成。⑤枏,莽曰张乡。⑥富平,侯国。莽曰乐安亭。⑦安惠,⑧合阳,侯国。莽曰宜乡。楼虚,侯国。龙额,侯国。莽曰清乡。⑨安。侯国。

①师古曰:“读与(耿)〔隔〕同。”[42]

②师古曰:“漯音它合反。”

③如淳曰:“般音如面般之般。”韦昭曰:“音逋垣反。”师古曰:“尔雅说九河云‘钩般’,郭璞以为水曲如钩,流般桓也。然今其土俗用如、韦之音。”

④师古曰:“乐音来各反。”

⑤应劭曰:“漯水出东武阳,东北入海。”师古曰:“漯音它合反。”

⑥应劭曰:“音力。”

⑦应劭曰:“明帝更名厌次。”

⑧师古曰:“悳,古德字。”

⑨师古曰:“今书本颎字或作额,而崔浩云有龙颎村,作额者非。”

千乘郡,高帝置。莽曰建信。属青州。① 户十一万六千七百二十七,口四十九万七百二十。有铁官、盐官、均输官。县十五:千乘,有铁官。东邹,湿沃,莽曰延亭。平安,侯国。莽曰鸿睦。博昌,时水东北至钜定入马车渎,幽州浸。② 蓼城,都尉治。莽曰施武。建信,狄,莽曰利居。③ 琅槐,④ 乐安,被阳,侯国。⑤ 高昌,繁安,侯国。莽曰瓦亭。高宛,莽曰常乡。延乡。

①应劭曰:“和帝更名乐安。”

②应劭曰:“昌水出东莱昌阳。”臣瓒曰:“从东莱至博昌,经历宿水,不得至也。取其嘉名耳。”师古曰:“瓒说是。”

③应劭曰:“安帝更名曰临济。”

④师古曰:“槐音回。”

⑤如淳曰:“一作疲,音罢军之罢。”师古曰:“音皮彼反。”

济南郡,故齐。文帝十六年别为济南国。景帝二年为郡。莽曰乐安。属青州。户十四万七百六十一,口六十四万二千八百八十四。县十四:东平陵,有工官、铁官。邹平,台,莽曰台治。梁邹,土鼓,於陵,都尉治。莽曰於陆。阳丘,般阳,莽曰济南亭。① 菅,② 朝阳,侯国。莽曰脩治。③ 历城,有铁官。猇,侯国。莽曰利成。④ 著,⑤ 宜成。侯国。

①应劭曰:“在般水之阳。”师古曰:“般音盘。”

②应劭曰:“音奸。”

③应劭曰:“在朝水之阳。”

④应劭曰:“音篾。”苏林曰:“音爻。今东朝阳有猇亭。蔡谟音由,音(鸮)〔鴞〕。”[43] 师古曰:“蔡音是,音于虬反。”

⑤师古曰:"音竹庶反,又音直庶反。而韦昭误以为蓍龟之蓍字,乃音纪咨反,失之远矣。"

泰山郡,高帝置。属兖州。户十七万二千八十六,口七十二万六千六百四。有工官。汶水出莱毋,西入济。①县二十四:奉高,有明堂,在西南四里,武帝元封二年造。有工官。博,有泰山庙。岱山在西北,(求山上)〔兖州山〕。[44]茬,②卢,都尉治。济北王都也。肥成,③蛇丘,隧乡,故隧国。春秋曰"齐人歼于隧"也。④刚,故阐。莽曰柔。⑤柴,盖,临乐(于)〔子〕山,洙水所出,[45]西北至盖入池水。又沂水南至下邳入泗,过郡五,行六百里,青州浸。⑥梁父,⑦东平阳,南武阳,冠石山,治水所出,南至下邳入泗,过郡二,行九百四十里。莽曰桓宣。⑧莱芜,原山,甾水所出,东至(传)〔博〕昌入沛,幽(川)〔州〕浸。[46]又禹贡汶水出西南入沛。汶水,桑钦所言。⑨钜平,有亭亭山祠。⑩嬴,有铁官。⑪牟,故国。⑫蒙阴,禹贡蒙山在西南,有祠。颛臾国在蒙山下。莽曰蒙恩。华,莽曰翼阴。宁阳,侯国。莽曰宁顺。乘丘,⑬富阳,桃山,侯国。莽曰裒鲁。桃乡,侯国。莽曰鄗亭。式。

①师古曰:"汶音问。毋与无同。"

②应劭曰:"茬山在东北。音淄。"师古曰:"又音仕疑反。"

③应劭曰:"肥子国。"

④师古曰:"蛇音移。隧音遂。"

⑤应劭曰:"春秋'秋取鄆及阐',今阐亭是也。"师古曰:"鄆音骥。"

⑥师古曰:"盖读如本字,又音古盍反。洙音殊。"

⑦师古曰:"以山名县也。父音甫。"

⑧应劭曰:"武水所出,南入泗。"

⑨师古曰:"沛音子礼反。"

⑩应劭曰:"左氏传'阳虎入于鄆阳关以叛'。今阳关亭是也。"

⑪师古曰:"音盈。"

⑫应劭曰:"附庸也。"师古曰:"春秋桓十五年'牟人来朝',即此也。"

⑬师古曰:"春秋庄公十五年'公败宋师于乘丘',即此是也。"

齐郡，秦置。莽曰济南。属青州。户十五万四千八百二十六，口五十五万四千四百四十四。县十二：临淄，师尚父所封。如水西北至梁邹入沛。有服官、铁官。莽曰齐陵。① 昌国，德会水西北至西安入如。利，莽曰利治。西安，莽曰东宁。钜定，马车渎水首受钜定，东北至琅槐入海。广，为山，浊水所出，东北至广饶入钜定。广饶，昭南，临朐，有逢山祠。石膏山，洋水所出，东北至广饶入钜定。莽曰监朐。② 北乡，侯国。莽曰禹聚。平广，侯国。台乡。

①应劭曰："齐献公自营丘徙此。"臣瓒曰："临淄即营丘也。故晏子曰：'始爽鸠氏居之，逢伯陵居之，太公居之。'又曰：'先君太公筑营之丘。'今齐之城中有丘，即营丘也。"师古曰："瓒说是也。筑营之丘，言于营丘地筑城邑。"

②应劭曰："临朐山有伯氏骈邑。"师古曰："朐音劬。洋音祥。"

北海郡，景帝中二年置。属青州。户十二万七千，口五十九万三千一百五十九。县二十六：营陵，或曰营丘。莽曰北海亭。① 剧魁，侯国。莽曰上符。安丘，莽曰诛郅。② 瓠，侯国。莽曰道德。③ 淳于，④ 益，莽曰探阳。平寿，⑤ 剧，侯国。都昌，有盐官。平望，侯国。莽曰所聚。平的，侯国。⑥ 柳泉，侯国。莽曰弘睦。寿光，有盐官。莽曰翼平亭。⑦ 乐望，侯国。饶，侯国。斟，故国，禹后。桑犊，覆甑山，溉水所出，东北至都昌入海。⑧ 平城，侯国。密乡，侯国。羊石，侯国。乐都，侯国。莽曰拔垄，一作杕，一作枝也。石乡，侯国。一作正乡。上乡，侯国。新成，侯国。成乡，侯国。莽曰石乐。胶阳。侯国。

①应劭曰："师尚父封于营丘，陵亦丘也。"臣瓒曰："营丘即临淄也。营陵，春秋谓之缘陵。"师古曰："临淄、营陵，皆旧营丘地。"

②孟康曰："今渠丘是。"

③师古曰："瓠即执字。"

④应劭曰："春秋'州公如曹'，左氏传曰'淳于公如曹'。"臣瓒曰："州，国名也，淳于公国之所都。"

⑤应劭曰："古斟寻，禹后，今斟城是也。"臣瓒曰："斟寻在河南，不在此也。汲郡古文云'大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亦居之'。尚书序云'大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此即大康所居为近洛也。又吴起对魏武侯曰'昔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河南城为值之。又周书度

邑篇曰武王问太公曰:'吾将因有夏之居,南望过于三涂,北瞻望于有河。'有夏之居,即河南是也。"师古曰:"应说止云坏寻本是禹后耳,何豫夏国之都乎?瓒说非也。坏音斟。"

⑥师古曰:"的音丁历反,其字从白。"

⑦应劭曰:"古坏灌,禹后,今灌亭是。"

⑧师古曰:"溉音功代反。"

东莱郡,高帝置。属青州。①户十万三千二百九十二,口五十万二千六百九十三。县十七:掖,莽曰掖通。腄,有之罘山祠。居上山,声洋(丹)水所出,[47]东北入海。②平度,莽曰利卢。黄,有莱山松林莱君祠。莽曰意母。临朐有海水祠。莽曰监朐。③曲成,有参山万里沙祠。阳丘山,治水所出,南至沂入海。有盐官。牟平,莽曰望利。东牟,有铁官、盐官。莽曰弘德。帜,有百支莱王祠。有盐官。④育犁,昌阳,有盐官。莽曰夙敬亭。不夜,有成山日祠。莽曰夙夜。⑤当利有盐官。莽曰(来)〔东〕莱亭。[48]卢乡,阳乐,侯国。莽曰延乐。阳石,莽曰识命。徐乡。

①师古曰:"故莱子国也。"

②师古曰:"腄音直瑞反。洋音祥。"

③师古曰:"齐郡已有临朐,而东莱又有此县,盖各以所近为名也。斯类非一。"

④师古曰:"帜音坚。"

⑤师古曰:"齐地记云古有日夜出,见于东莱,故莱子立此城,以不夜为名。"

琅邪郡,秦置。莽曰填夷。属徐州。①户二十二万八千九百六十,口一百七万九千一百。有铁官。县五十一:东武,莽曰祥善。不其,有太一、仙人祠九所,及明堂,武帝所起。②海曲,有盐官。赣榆,③朱虚,凡山,丹水所出,东北至寿光入海。东泰山,汶水所出,东至安丘入维。有三山、五帝祠。④诸,莽曰诸并。⑤梧成,灵门,有高枭山。壶山,浯水所出,东北入淮。⑥姑幕,都尉治。或曰薄姑。莽曰季睦。⑦虚水,侯国。⑧临原,侯国。莽曰填夷亭。琅邪,越王句践尝治此,起馆台。(存)〔有〕四时祠。⑨[49]祓,侯国。⑩柜,根艾水东入海。莽曰祓

同。⑪餅，侯国。⑫邦，胶水东至平度入海。莽曰纯德。⑬雩(段)〔叚〕，[50]侯国。⑭黔陬，故介国也。⑮云，侯国。计斤，莒子始起此，后徙莒。有盐官。⑯稻，侯国。皋虞，侯国。莽曰盈庐。平昌，长广，有莱山莱王祠。奚养泽在西，秦地图曰剧清(地)〔池〕，[51]幽州薮。有盐官。横，故山，久台水所出，东南至东武入淮。莽曰令丘。⑰东莞，术水南至下邳入泗，过郡三，行七百一十里，青州浸。⑱魏其，侯国。莽曰青泉。昌，有环山祠。兹乡，侯国。箕，侯国。禹贡潍水北至(昌)都〔昌〕入海，[52]过郡三，行五百二十里，兖州浸也。椑，夜头水南至海。莽曰识命。⑲高广，侯国。高乡，侯国。柔，侯国。即来，侯国。莽曰盛睦。丽，侯国。武乡，侯国。莽曰顺理。伊乡，侯国。新山，侯国。高阳，侯国。昆山，侯国。参封，侯国。折泉，侯国。折泉水北至莫入淮。博石，侯国。房山，侯国。慎乡，侯国。驷望，侯国。莽曰泠乡。⑳安丘，侯国。莽曰宁乡。高陵，侯国。莽曰蒲(睦)〔陆〕。[53]临安，侯国。莽曰诚信。石山。侯国。

①师古曰："填音竹人反。"

②如淳曰："其音基。"

③师古曰："赣音绀。榆音逾。"

④师古曰："前言汶水出莱芜入济，今此又言出朱虚入维，将桑钦所说有异，或者有二汶水乎？五帝祠在汶水之上。"

⑤师古曰："春秋'城诸(入)〔及〕郓'者。"[54]

⑥师古曰："桑即柘字也。浯音吾。"

⑦应劭曰："左氏传曰'薄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

⑧如淳曰："虚音墟。"

⑨师古曰："山海经云琅邪台在琅邪之东。"

⑩师古曰："音废。"

⑪如淳曰："音巨。"

⑫如淳曰："音瓶。"

⑬师古曰："音夫，又音扶。"

⑭师古曰："雩音许于反。(段)〔叚〕音工下反。"

⑮师古曰："陬音子侯反。"

⑯师古曰:“即春秋左氏传所谓介根也,语音有轻重。”

⑰师古曰:“台音怡。”

⑱孟康曰:“故郓邑,今郓亭是也。”师古曰:“莞音官。术水即沭水也,音同。”

⑲应劭曰:“音禅。”

⑳师古曰:“泠音零。”

东海郡,高帝置。莽曰沂平。属徐州。①户三十五万八千四百一十四,口百五十五万九千三百五十七。县三十八:郯,故国,少昊后,盈姓。②兰陵,莽曰兰东。③襄贲,莽曰章信。④下邳,(万)〔葛〕峄山在西,[55]古文以为峄阳。有铁官。莽曰闰俭。⑤良成,侯国。莽曰承翰。⑥平曲,莽曰平端。戚,⑦朐,秦始皇立石海上以为东门阙。有铁官。开阳,故鄪国。莽曰厌虏。⑧费,故鲁季氏邑。都尉治。莽曰顺从。⑨利成,莽曰流泉。海曲,莽曰东海亭。兰祺,侯国。莽曰溥睦。缯,故国,禹后。莽曰缯治。南成,侯国。山乡,侯国。建乡,侯国。即丘,莽曰就信。⑩祝其,禹贡羽山在南,鲧所殛。莽曰犹亭。临沂,厚丘,莽曰祝其亭。容丘,侯国。柯水东南至下邳入泗。东安,侯国。莽曰业亭。合乡,莽曰合聚。承,莽曰承治。⑪建阳,侯国。莽曰建力。曲阳,莽曰从羊。⑫司吾,莽曰息吾。⑬于乡,侯国。平曲,侯国。莽曰端平。都阳,侯国。⑭阴平,侯国。郜乡,侯国。莽曰徐亭。⑮武阳,侯国。莽曰弘亭。新阳,侯国。莽曰博聚。建陵,侯国。莽曰付亭。昌虑,侯国。莽曰虑聚。⑯都平。侯国。

①应劭曰:“秦郯郡。”

②应劭曰:“音谈。”

③孟康曰:“次室亭鲁伯是。”

④应劭曰:“贲音肥。”

⑤应劭曰:“邳在薛,其后徙此。故曰下。”臣瓒曰:“有上邳,故曰下邳也。”师古曰:“瓒说是。”

⑥师古曰:“左氏传所谓‘晋侯会吴子于良’,即此是。”

⑦郑氏曰:“音忧戚。”

⑧师古曰:“鄪音禹。厌音一涉反。”

⑨师古曰:“音秘。”

⑩孟康曰:“古祝丘。”

⑪应劭曰:“音证。”

⑫应劭曰:“在淮曲之阳。”

⑬应劭曰:“左传吴执钟吾子。”

⑭应劭曰:“春秋‘齐人迁阳’是。”

⑮师古曰:“郜音吾,又音鱼。”

⑯师古曰:“虑音庐。”

临淮郡,武帝元狩六年置。莽曰淮平。户二十六万八千二百八十三,口百二十三万七千七百六十四。县二十九:徐故国,盈姓。至春秋时徐子章禹为楚所灭。莽曰徐调。取虑,①淮浦,游水北入海。莽曰淮敬。②盱眙,都尉治。莽曰武匡。③公犹,莽曰秉义。④僮,莽曰成信。射阳,莽曰监淮亭。⑤开阳,赘其,⑥高山,⑦睢陵,莽曰睢陆。⑧盐渎,有铁官。淮阴,莽曰嘉信。淮陵,莽曰淮陆。下相,莽曰从德。⑨富陵,莽曰樸虏。⑩东阳,播旌,莽曰著信。西平,莽曰永聚。高平,侯国。莽曰成丘。开陵,侯国。莽曰成乡。昌阳,侯国。广平,侯国。莽曰平宁。兰阳,侯国。莽曰建节。襄平,侯国。莽曰相平。海陵,有江海会祠。莽曰亭间。舆,莽曰美德。堂邑,有铁官。乐陵。侯国。

①师古曰:“取音趣,又音秋。虑音庐。”

②应劭曰:“淮涯也。”

③应劭曰:“音吁怡。”

④师古曰:“刍音仇。”

⑤应劭曰:“在射水之阳。”

⑥师古曰:“赘音之锐反。”

⑦应劭曰:“高山在东南。”

⑧师古曰:“睢音虽。”

⑨应劭曰:“相水出沛国,故加下。”

⑩〔师古〕曰:“樸音朔。”[56]

会稽郡,秦置。高帝六年为荆国,十二年更名吴。景帝四年属江都。属扬

州。户二十二万三千三十八，口百三万二千六百四。县二十六：吴，故国，周太伯所邑。具区泽在西，扬州薮，古文以为震泽。南江在南，东入海，扬州川。莽曰泰德。曲阿，故云阳。莽曰风美。乌伤，莽曰乌孝。毗陵，季札所居。江在北，东入海，扬州川。莽曰毗坛。① 馀暨，萧山，潘水所出，东入海。莽曰馀衍。② 阳羡，诸暨，莽曰疏虏。无锡，有历山，春申君岁祠以牛。莽曰有锡。山阴，会稽山在南，上有禹冢、禹井，扬州山。越王句践本国。有灵文园。③ 丹徒，④ 馀姚，娄，有南武城，阖闾所起以候越。莽曰娄治。上虞，有仇亭。柯水东入海。莽曰会稽。海盐，故武原乡。有盐官。莽曰展武。剡，莽曰尽忠。⑤ 由拳，柴辟，故就李乡，吴、越战地。⑥ 大末，穀水东北至钱唐入江。莽曰末治。⑦ 乌程，有欧阳亭。⑧ 句章，渠水东入海。馀杭，莽曰进睦。⑨ 鄞，有镇亭，有鲒埼亭。东南有天门水入海。有越天门山。莽曰谨。⑩ 钱唐，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东入海，行八百三十里。莽曰泉亭。鄮，莽曰海治。⑪ 富春，莽曰诛岁。冶，⑫ 回浦。南部都尉治。

①师古曰："旧延陵，汉改之。"

②应劭曰："吴王阖闾弟夫概之所邑。"师古曰："应说非也。暨音既。下诸暨亦同。潘音甫元反。"

③师古曰："灵文侯，薄太后父。"

④师古曰："即春秋云朱方也。"

⑤师古曰："音上冉反。"

⑥应劭曰："古之槜李也。"师古曰："拳音权。辟读曰壁。槜音子遂反。"

⑦孟康曰："大音如闼。"

⑧师古曰："欧音乌侯反。"

⑨孟康曰："杭音行伍之行。"

⑩师古曰："鄞音牛斤反。鲒音结，蚌也，长一寸，广二分，有一小蟹在其腹中。埼，曲岸也，其中多鲒，故以名亭。埼音钜依反。"

⑪孟康曰："音贸。"

⑫师古曰："本闽越地。"

丹扬郡，故鄣郡。属江都。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扬。属扬州，户十万七千

五百四十一，口四十万五千一百七十一。有铜官。县十七：宛陵，彭泽聚在西南。清水西北至芜湖入江。莽曰无宛。於瞀，[①]江乘，莽曰相武。春穀，秣陵，莽曰宣亭。故鄣，莽曰侯望。[②]句容，泾，[③]丹阳，楚之先熊绎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石城，分江水首受江，东至餘姚入海，过郡二，行千二百里。胡孰，陵阳，桑钦言淮水出东南，北入大江。芜湖，中江出西南，东至阳羡入海，扬州川。黝，浙江水出南蛮夷中，东入海。成帝鸿嘉二年为广德王国。莽曰懋虏。[④]溧阳，[⑤]歙，都尉治。[⑥]宣城。

①师古曰："瞀音潜。"

②师古曰："鄣音章。"

③韦昭曰："泾水出芜湖。"

④师古曰："黝音伊，字本作黟。其音同。"

⑤应劭曰："溧水所出南湖也。"师古曰："音栗。"

⑥师古曰："音摄。"

豫章郡，高帝置。莽曰九江。属扬州。户六万七千四百六十二，口三十五万一千九百六十五。县十八：南昌，莽曰宜善。庐陵，莽曰桓亭。彭泽，禹贡彭蠡泽在西。鄱阳，武阳乡右十餘里有黄金采。鄱水西入湖汉。莽曰乡亭。[①]历陵，傅易山、傅易川在南，古文以为傅浅原。莽曰蒲亭。[②]馀汗，馀水在北，至鄡阳入湖汉。莽曰治干。[③]柴桑，莽曰九江亭。艾，脩水东北至彭泽入湖汉，行六百六十里。莽曰治翰。赣，豫章水出西南，北入大江。[④]新淦，都尉治。莽曰偶亭。[⑤]南城，盱水西北至南昌入湖汉。[⑥]建成，蜀水东至南昌入湖汉。莽曰多聚。宜春，南水东至新淦入湖汉。莽曰脩晓。海昏，莽曰宜生。[⑦]雩都，湖汉水东至彭泽入江，行千九百八十里。[⑧]鄡阳，莽曰豫章。南野，彭水东入湖汉。安平。侯国。莽曰安宁。

①孟康曰："鄱音婆。"师古曰："采者，谓采取金之处。"

②师古曰："傅读曰敷。易，古阳字。"

③应劭曰："汗音干。"师古曰："鄡音口尧反。"

④如淳曰："音感。"

⑤应劭曰:“淦水所出,西入湖汉也。”师古曰:“淦音绀,又音古含反。”

⑥师古曰:“盱音香于反。”

⑦师古曰:“即昌邑王贺所封。”

⑧师古曰:“音于。”

桂阳郡,高帝置。莽曰南平。属荆州。户二万八千一百一十九,口十五万六千四百八十八。有金官。县十一:郴,耒山,耒水所出,西南至湘南入湖。项羽所立义帝都此。莽曰宣风。①临武,秦水东南至浈阳入汇,行七百里。莽曰大武。②便,莽曰便屏。南平,耒阳,(春)〔舂〕山,(春)〔舂〕水所出,[57]北至酃入湖,过郡二,行七百八十里。莽曰南平亭。③桂阳,汇水南至四会入郁(林),[58]过郡二,行九百里。④阳山,侯国。⑤曲江,莽曰除虏。含涯,⑥浈阳,莽曰基武。⑦阴山。侯国。

①师古曰:“郴音丑林反。耒音郎内反。”

②师古曰:“浈音丈庚反,又音贞。汇音胡贿反。”

③师古曰:“在耒水之阳也。酃音灵。”

④应劭曰:“桂水所出,东北入湘。”

⑤应劭曰:“今阴山也。”师古曰:“下自有阴山。应说非也。”

⑥应劭曰:“涯水所出,东北入沅。”师古曰:“涯音匡。沅音元。”

⑦应劭曰:“浈水出南海龙川,西入秦。”

武陵郡,高帝置。莽曰建平。属荆州。户三万四千一百七十七,口十八万五千七百五十八。县十三:索,漸水东入沅。①孱陵,莽曰孱陆。②临沅,莽曰监元。③沅陵,莽曰沅陆。镡成,康谷水南入海。玉山,潭水所出,东至阿林入郁,过郡二,行七百二十里。④无阳,无水首受故且兰,南入沅,八百九十里。⑤迁陵,莽曰迁陆。辰阳,三山谷,辰水所出,南入沅,七百五十里。莽曰会亭。⑥酉阳,⑦义陵,鄙梁山,序水所出,西入沅。莽曰建平。⑧佷山,⑨零阳,⑩充。酉原山,酉水所出,南至沅陵入沅,行千二百里。历山,澧水所出,东至下隽入沅,过郡二,行一千二百里。⑪

①应劭曰:“顺帝更名汉寿。”如淳曰:“音绳索之索。”师古曰:“沅音元。”

②应劭曰:"孱音践。"师古曰:"音仕连反。"

③应劭曰:"沅水出牂柯,入于江。"

④应劭曰:"潭水所出,东入郁。音淫。"孟康曰:"镡音潭。"师古曰:"孟音是。"

⑤师古曰:"且音子余反。"

⑥应劭曰:"辰水所出,东入沅。"

⑦应劭曰:"酉水所出,东入湘。"

⑧师古曰:"鄢音敷。"

⑨孟康曰:"音恒。出药草恒山。"

⑩应劭曰:"零水所出,东南入湘。"

⑪师古曰:"澧音礼。隽音辞兖反。"

零陵郡,武帝元鼎六年置。莽曰九疑。属荆州。户二万一千九十二,口十三万九千三百七十八。县十:零陵,阳海山,湘水所出,北至酃入江,过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又有离水,东南至广信入郁林,行九百八十里。营道,九疑山在南。莽曰九疑亭。始安,夫夷,营浦,都梁,侯国。路山,资水所出,东北至益阳入沅,过郡二,行千八百里。泠道,莽曰泠陵。① 泉陵,侯国。莽曰溥闰。洮阳,莽曰洮治。② 钟武。莽曰钟桓。③

①应劭曰:"泠水出丹阳宛陵,西北入江。"臣瓒曰:"宛陵在豫章北界,相去三千里,又隔诸水,不得从下逆至泠道而复入江也。"师古曰:"瓒说是。泠音零。"

②如淳曰:"洮音韬。"

③应劭曰:"今重安。"

汉中郡,秦置。莽曰新成。属益州。户十万一千五百七十,口三十万六百一十四。县十二:西城,① 旬阳,北山,旬水所出,南入沔。南郑,旱山,池水所出,东北入汉。褒中,都尉治。汉阳乡。房陵,淮山,淮水所出,东至中庐入沔。又有筑水,东至筑阳亦入沔。东山,沮水所出,东至鄀入江,行七百里。② 安阳,駹谷水出西南,北入汉。在谷水出北,南入汉。③ 成固,沔阳,有铁官。④ 锡,莽曰锡治。⑤ 武陵,上庸,长利。有鄀关。⑥

①应劭曰:“世本妫虚在西北,舜之居。”

②师古曰:“筑音逐。”

③师古曰:“鬻音潜,其字亦或从水。”

④应劭曰:“沔水出武(昌)〔都〕,[59]东南入江。”如淳曰:“此方人谓汉水为沔水。”师古曰:“汉上曰沔。音莫践反。”

⑤应劭曰:“音阳。”师古曰:“即春秋所谓钖穴。”

⑥师古曰:“音云。”

广汉郡,高帝置。莽曰就都。属益州。户十六万七千四百九十九,口六十六万二千二百四十九。有工官。县十三:梓潼,五妇山,驰水所出,南入涪,行五百五十里。莽曰子同。①汁方,莽曰美信。②涪,有孱亭。莽曰统睦。③雒,章山,雒水所出,南至新都谷入湔。有工官。莽曰吾雒。④绵竹,紫岩山,绵水所出,东至新都北入雒。都尉治。广汉,莽曰广信。葭明,⑤郪,⑥新都,甸氐道,白水出徼外,东至葭明入汉,过郡一,行九百五十里。莽曰致治。⑦白水,⑧刚氐道,涪水出徼外,南至垫江入汉,过郡二,行千六十九里。阴平道。北部都尉治。莽曰摧虏。

①应劭曰:“潼水所出,南入垫江。垫音徒浹反。”师古曰:“潼音童。涪音浮。”

②应劭曰:“汁音十。”

③应劭曰:“涪水出广汉,南入汉。”

④师古曰:“湔音子先反。”

⑤应劭曰:“音家盲。”师古曰:“明音萌。”

⑥师古曰:“音妻,又音千私反。”

⑦李奇曰:“甸音滕。”师古曰:“音食证反。”

⑧应劭曰:“出徼外,北入汉。”

蜀郡,秦置。有小江入,并行千九百八十里。禹贡桓水出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莽曰导江。属益州。户二十六万八千二百七十九,口百二十四万五千九百二十九。县十五:成都,户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六。有工官。郫,禹贡江沱在西,东入大江。①繁,广都,莽曰就都亭。临邛,仆千水东至武阳入江,

过郡二,行五百一十里。有铁官、盐官。莽曰监邛。②青衣,禹贡蒙山谿大渡水东南至南安入濈。③江原,郪水首受江,南至武阳入江。莽曰邛原。④严道,邛来山,邛水所出,东入青衣。有木官。莽曰严治。绵虒,玉垒山,湔水所出,东南至江阳入江,过郡三,行千八百九十里。⑤旄牛,鲜水出徼外,南入若水。若水亦出徼外,南至大莋入绳,过郡二,行千六百里。⑥徙,⑦湔氏道,禹贡嶓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东南至江都入海,过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⑧汶江,濛水出徼外,南至南安,东入江,过郡三,行三千四十里。江沱在西南,东入江。⑨广柔,蚕陵。莽曰步昌。

①师古曰:"郪音疲。沱音徒何反。"

②应劭曰:"邛水出严道邛来山,东入青衣。"

③应劭曰:"顺帝更名汉嘉也。"师古曰:"濛音哉。"

④应劭曰:"郪音寿。"

⑤应劭曰:"虒音斯。"〔师古曰〕[60]:"湔音子千反。"

⑥师古曰:"莋音才各反。"

⑦师古曰:"音斯。"

⑧师古曰:"音丁奚反。"

⑨师古曰:"沱音徒何反。"

犍为郡,武帝建元六年开。莽曰西顺。属益州。①户十万九千四百一十九,口四十八万九千四百八十六。县十二:僰道,莽曰僰治。②江阳,武阳,有铁官。莽曰戢成。南安,有盐官、铁官。资中,符,温水南至鳖入黔水,黔水亦南至鳖入江。莽曰符信。③牛鞞,④南广,汾关山,符黑水所出,北至僰道入江。又有大涉水,北至符入江,过郡三,行八百四十里。汉阳,都尉治。山阁谷,汉水所出,东至鳖入延。莽曰新通。⑤郁鄢,莽曰孱鄢。⑥朱提,山出银。⑦堂琅。

①应劭曰:"故夜郎国。"

②应劭曰:"故僰侯国也。音蒲北反。"

③师古曰:"鳖音蔽,又音鳖。黔音纪炎反。"

④孟康曰:"音髀。"师古曰:"音必尔反。"

⑤师古曰:"阁音它盍反。"

⑥师古曰:"邪音莫亚反。孱音仕连反。"

⑦应劭曰:"朱提山在西南。"苏林曰:"朱音铢。提音时。北方人名匕曰匙。"

越嶲郡,武帝元鼎六年开。莽曰集嶲。属益州。① 户六万一千二百八,口四十万八千四百五。县十五:邛都,南山出铜。有邛池泽。遂久,绳水出徼外,东至僰道入江,过郡二,行千四百里。灵关道,台登,孙水南至会无入若,行七百五十里。② 定莋,出盐。步北泽在南。都尉治。③ 会无,东山出碧。莋秦,大莋,姑复,临池泽在南。④ 三绛,苏示,巳江在西北。⑤ 阑,⑥ 卑水,⑦ 灊街,⑧ 青蛉。临池灊在北。仆水出徼外,东南至来惟入劳,过郡二,行千八百八十里。(则)〔有〕禺同山,[61]有金马、碧鸡。⑨

①应劭曰:"故邛都国也。有僬水。言越此水以章休盛也。"师古曰:"僬音先蕝反。"

②应劭曰:"今曰台高。"

③师古曰:"莋音才各反。其下并同。本莋都也。"

④师古曰:"复音扶目反。"

⑤师古曰:"示读曰祇。巳,古夷字。"

⑥师古曰:"音兰。"

⑦孟康曰:"音班。"

⑧师古曰:"灊音潜,又音才心反。其下亦同。"

⑨应劭曰:"青蛉水出西,东入江也。"师古曰:"蛉音零。禺音愚。"

益州郡,武帝元封二年开。莽曰就新。属益州。① 户八万一千九百四十六,口五十八万四百六十三。县二十四:滇池,大泽在西,滇池泽在西北。有黑水祠。双柏,同劳,铜濑,谈虏山,迷水所出,东至谈稟入温。连然,有盐官。俞元,池在南,桥水所出,东至毋单入温,行千九百里。怀山出铜。收靡,南山腊〔谷〕,涂水所出,[62]西北至越嶲入绳,过郡二,行千二十里。② 穀昌,秦臧,牛兰山,即水所出,南至双柏入仆,行八百二十里。邪龙,味,③ 昆泽,叶榆,叶榆泽在东。贪水首受青蛉,南至邪龙入仆,行五百里。④ 律高,西石空山出锡,东南

盐町山出银、铅。⑤不韦，云南，嵩唐，周水首受徼外。又有类水，西南至不韦，行六百五十里。弄栋，东农山，毋血水出，北至三绛南入绳，行五百一十里。比苏，⑥贲古，北采山出锡，西羊山出银、铅，南乌山出锡。⑦毋棳，桥水首受桥山，东至中留入潭，过郡四，行三千一百二十里。莽曰有棳。⑧胜休，河水东至毋棳入桥。莽曰胜狻。健伶，⑨来唯。从陁山出铜。劳水出徼外，东至麋泠入南海，过郡三，行三千五百六十里。⑩

①应劭曰："故滇王国也。"师古曰："滇音颠。其下并同。"

②李奇曰："靡音麻，即升麻，杀毒药所出也 。"师古曰："涂音途。"

③孟康曰："音昧。"

④师古曰："叶音弋涉反。"

⑤师古曰："盐音呼鹅反。町音挺。"

⑥师古曰："比音频二反。"

⑦师古曰："贲音奔。"

⑧师古曰："毋读与无同。棳音之悦反，其字从木。"

⑨应劭曰："音铃。"

⑩师古曰："陁音胡工反。泠音零。"

牂柯郡，武帝元鼎六年开。莽曰同亭。有柱蒲关。属益州。①户二万四千二百一十九，口十五万三千三百六十。县十七：故且兰，沅水东南至益阳入江，过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②镡封，温水东至广郁入郁，过郡二，行五百六十里。③鳖，不狼山，鳖水所出，东入沅，过郡二，行七百三十里。④漏卧，⑤平夷，同并，⑥谈指，宛温，⑦毋敛，刚水东至潭中入潭。莽曰有敛。⑧夜郎，豚水东至广郁。都尉治。莽曰同亭。⑨毋单，⑩漏江，西随，麋水西受徼外，东至麋泠入尚龙谿，过郡二，行千一百六里。都梦，壶水东南至麋泠入尚龙谿，过郡二，行千一百六十里。谈稟，⑪进桑，南部都尉治。有关。句町。文象水东至增食入郁。又有卢唯水、来细水、伐水。莽曰从化。⑫

①应劭曰："临牂柯江也。"师古曰："牂柯，系船杙也。华阳国志云，楚顷襄王时，遣庄跻伐夜郎，军至且兰，栘船于岸而步战。既灭夜郎，以且兰有栘船

牂柯处,乃改其名为牂柯。栈音戈。”

②应劭曰:“故且兰侯邑也。且音苴。”师古曰:“音子闾反。”

③师古曰:“镡音寻,又音淫。”

④孟康曰:“鄨音鳖。”师古曰:“音不列反。”

⑤应劭曰:“故漏卧侯国。”

⑥应劭曰:“故同并侯邑。并音伴。”

⑦师古曰:“宛音于元反。”

⑧师古曰:“潭音大含反。”

⑨应劭曰:“故夜郎侯邑。”

⑩师古曰:“毋读与无同。单音丹。”

⑪师古曰:“橐音工老反。”

⑫应劭曰:“故句町国。”师古曰:“音劬挺。”

巴郡,秦置。属益州。①户十五万八千六百四十三,口七十万八千一百四十八。县十一:江州,临江,莽曰监江。枳,② 阆中,彭道将池在南。彭道鱼池在西南。③ 垫江,④ 朐忍,容毋水所出,南〔入江〕。[63]有橘官、盐官。⑤ 安汉,是鱼池在南。莽曰安新。宕渠,符特山在西南。潜水西南入江。不曹水出东北〔徐谷〕,南入灊(徐谷)。⑥[64] 鱼复,江关,都尉治。有橘官。⑦ 充国,涪陵。莽曰巴亭。⑧

①应劭曰:“左氏巴子使韩服告楚。”

②如淳曰:“音徙,或音抵。”师古曰:“音之尔反。”

③师古曰:“阆音浪。”

④孟康曰:“音重叠之叠。”

⑤师古曰:“朐音劬。”

⑥师古曰:“宕音徒浪反。”

⑦应劭曰:“复音腹。”

⑧师古曰:“涪音浮。”

【校勘记】

〔1〕 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 景祐本无“以”字。

〔2〕 褒字与(古)怀(字)同。 景祐本无“古”“字”二字。

〔3〕 (畋鱼)〔畎亩〕之治也。 景祐、殿本作“畎亩”。王先谦说作“畎亩”是。

〔4〕 砥音指,又音(祗)〔抵〕。 景祐、殿本都作“抵”。王先谦说作“抵”是。

〔5〕 楛音(枯)〔怙〕。 景祐、殿本都作“怙”。王先谦说作“怙”是。

〔6〕 蔡、蒙,二(水)〔山〕名。 景祐、殿、局本都作“山”。王先谦说作“山”是。

〔7〕 又贡(维)〔杂〕屦。 景祐、殿本都作“杂”。王先谦说作“杂”是。

〔8〕 敷浅原,一名(博)〔傅〕阳山, 景祐、殿本都作“傅”。王先谦说作“傅”是。

〔9〕 二百里(纳)〔内〕铚。 景祐、殿本都作“内”。

〔10〕 凡十三(郡)〔部〕, 杨树达说“郡”字误,当作“部”。按景祐、殿、局本都作“部”。

〔11〕 (师)古曰兹水,秦穆公更名以章霸功,视子孙, 钱大昕说“古”下皆班氏本文,“师”字后人妄加,“沂音”上则当有“师古曰”三字。

〔12〕 即左氏传所云(伐秦)〔秦伐〕晋取武城者也。 景祐、殿、局本都作“秦伐”。

〔13〕 舜妻(盲)〔育〕冢祠。 梁玉绳说竹书舜三十年葬后育于渭,育乃后名,“盲”必“育”之误。

〔14〕 〔诗曰“自杜”。〕 四字据景祐本补。

〔15〕 诗芮(陇)〔阮〕。 景祐、殿本都作“阮”。段玉裁说作“阮”是。注同。

〔16〕 有垂山、斜水、(淮)〔褒〕水祠三所。 汪士锋、王先谦都说“淮水”当作“褒水”。按与上文合。

〔17〕 音(眙)〔胎〕 景祐、殿本都作“胎”。王鸣盛说作“胎”是。

〔18〕 有班氏(香)〔乡〕亭。 景祐、殿本都作“乡”。朱一新说作“乡”是。

〔19〕 (河主)〔句注〕、贾屋山在北。 王念孙说“河主”当作“句注”。王先谦说王说是。

〔20〕 人(青)〔清〕漳。 景祐、殿本都作“清”。王鸣盛说作“清”是。

〔21〕 自(仆)〔濮〕阳徙此。 景祐、殿本都作"濮"。王先谦说作"濮"是。

〔22〕 春秋昭公(二)〔三〕十(一)〔二〕年， 王鸣盛说"二十一年"南监本作"二十二年",当作"三十二年"。

〔23〕 (畔)观， 陈景云、王先谦都说"畔"字衍。

〔24〕 有(涕)〔沛〕庙。 王先谦说"涕"当为"沛"。按景祐、殿、局本都作"沛"。

〔25〕 丘一成为顿丘,谓一(成)〔顿〕而成也。 景祐、殿、局本都作"顿"。王鸣盛说作"顿"是。

〔26〕 世祖(父叔)〔叔父〕名良， 景祐、殿本都作"叔父"。

〔27〕 濮渠水首受(涕)〔沛〕， 同上。

〔28〕 〔师古曰〕:"休音许虬反。" 钱大昭说"休"字上脱"师古曰"三字。

〔29〕 户三十五万九千(一)〔三〕百一十六， 景祐、殿本都作"三"。

〔30〕 东南至淮(陵)〔浦〕入海， 齐召南说"淮陵"当作"淮浦",各本俱误。王先谦说齐说是。

〔31〕 后十世秦拔我郢,徙(东)〔陈〕。 齐召南说"东"当作"陈",各本俱误。

〔32〕 (淮)〔包〕水东北至(沛)〔沛〕入泗。 王先谦说"淮"当作"泡"。按景祐、殿本都作"包"。齐召南说"沛"盖"沛"字之讹,水经泗水注引此文云"泡水东北至沛入泗"是也。

〔33〕 户二十九万二(千)〔十〕五， 景祐、殿本都作"十"。

〔34〕 有尧(家)〔冢〕灵台。 钱大昭说"家"当作"冢"。按景祐、殿、局本都作"冢"。

〔35〕 莽曰(有)〔育〕成。 景祐、殿本都作"育"。王念孙说当为"肴"字之误。

〔36〕 明帝更名(犬)〔大〕丘。 汪士铎说"犬"当作"大"。按景祐、殿本都作"大"。

〔37〕 尝分为(泾)〔经〕县。 景祐、殿本都作"经"。

〔38〕 (石)济水所出， 王念孙说"石"字衍。

〔39〕 逢山长谷,(诸)〔渚〕水所出， 景祐本作"渚"。

〔40〕 桃水(受首)〔首受〕涞水， 景祐、殿本都作"首受"。

〔41〕 “侯国”二字据景祐、殿本补。

〔42〕 读与(耿)〔隔〕同。 景祐、殿本都作“隔”。

〔43〕 蔡谟音由,音(鸮)〔鴞〕。 景祐、殿本都作“鴞”。

〔44〕 (求山上)〔究州山〕。 钱大昕说“求山上”三字为“究州山”之讹。

〔45〕 临乐(于)〔子〕山,洙水所出, 景祐、殿本都作“子”。

〔46〕 东至(传)〔博〕昌人沛,幽(川)〔州〕湔。 景祐、殿本作“博”作“州”,此误。

〔47〕 居上山,声洋(丹)水所出, 王先谦说“丹”是衍文。

〔48〕 莽曰(来)〔东〕莱亭。 景祐、殿本都作“东”。王先谦说作“东”是。

〔49〕 (存)〔有〕四时祠。 钱大昭说“存”当作“有”。按景祐、殿本都作“有”。

〔50〕 雩(叚)〔叚〕, 王先谦说据颜注“叚”当作“叚”。按景祐本正作“叚”,注同。

〔51〕 秦地图曰剧清(地)〔池〕, 据王先谦补注引于钦齐乘,“地”当作“池”。

〔52〕 至(昌)都〔昌〕人海, 殿本作“都昌”。钱大昭说作“都昌”是。

〔53〕 莽曰蒲(瞳)〔陆〕。 景祐、殿本都作“陆”。周寿昌说作“陆”是。

〔54〕 城诸(人)〔及〕郓者。 景祐、殿本都作“及”。王先谦说作“及”是。

〔55〕 (万)〔葛〕峄山在西。 景祐、殿本都作“葛”。王先谦说作“葛”是。

〔56〕 〔师古曰〕:“樏音朔。” 齐召南说上脱“师古曰”三字,各本俱误。

〔57〕 (春)〔春〕山,(春)〔春〕水所出, 景祐、殿本都作“春”。王先谦说作“春”是。

〔58〕 汇水南至四会入郁(林), 景祐本无“林”字。王念孙说无“林”字是。

〔59〕 沔水出武(昌)〔都〕, 景祐、殿都本作“都”。王鸣盛说作“都”是。

〔60〕 “师古曰”三字据景祐、殿本补。

〔61〕 (则)〔有〕禺同山, 王先谦说“则”当作“有”。

〔62〕 南山腊〔谷〕,涂水所出, 王先谦说“腊”下脱“谷”字。按各本都脱。

〔63〕 容毋水所出,南〔入江〕。 王先谦说“南”下脱“入江”二字。

〔64〕 不曹水出东北〔徐谷〕,南入灊(徐谷)。 王先谦说“徐谷”二字当在“东北”之下。

汉书卷二十八下

地理志第八下

武都郡，武帝元鼎六年置。莽曰乐平。① 户五万一千三百七十六，口二十三万五千五百六十。县九：武都，东汉水受氐道水，一名沔，过江夏，谓之夏水，入江。天池大泽在县西。莽曰循虏。② 上禄，故道，莽曰善治。河池，泉街水南至沮入汉，行五百二十里。莽曰乐平亭。③ 平乐道，沮，沮水出东狼谷，南至沙羡南入江，过郡五，行四千里，荆州川。④ 嘉陵道，循成道，下辨道。莽曰杨德。⑤

①应劭曰："故白马氐羌。"

②师古曰："以有天池大泽，故谓之都。"

③师古曰："华阳国志云一名仇池，地方百顷。"

④师古曰："沮音千余反。羡音夷。"

⑤师古曰："辨音步见反。"

陇西郡，秦置。莽曰厌戎。① 户五万三千九百六十四，口二三十万六千八百二十四。有铁官、盐官。县十一：狄道，白石山在东。莽曰操虏。② 上邽，③ 安故，氐道，禹贡养水所出，至武都为汉。莽曰亭道。④ 首阳，禹贡鸟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东至船司空入河，过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雍州浸。予道，莽曰德道。大夏，莽曰顺夏。羌道，羌水出塞外，南至阴平入白水，过郡三，行六百里。⑤ 襄武，莽曰相桓。临洮，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东入(西)〔河〕。[1] 禹贡西倾山在县西，南部都尉治也。⑥ 西。禹贡嶓冢山，西汉所出，南入广汉白水，东南至江州入江，过郡四，行二千七百六十里。莽曰西治。

①应劭曰："有陇坻，在其西也。"师古曰："陇坻谓陇阪，即今之陇山也。此郡

在陇之西,故曰陇西,坻音丁计反,又音底。”

②师古曰:“其地有狄种,故云狄道。”

③应劭曰:“史记故邽戎邑也。”师古曰:“邽音圭。”

④师古曰:“氐,夷种名也。氐之所居,故曰氐道,氐音丁溪反。养音弋向反,字本作漾,或作漾。”

⑤师古曰:“水经云羌水出羌中参谷。”

⑥师古曰:“洮音吐高反。枹读曰肤。顷读曰倾。”

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置。莽曰西海。① 户三万八千四百七十,口十四万九千六百四十八。县十三:允吾,乌亭逆水出参街谷,东至枝阳入湟。莽曰修远。② 浩亹,浩亹水出西塞外,东至允吾入湟水。莽曰兴武。③ 令居,涧水出西北塞外,至县西南,入郑伯津。莽曰罕虏。④ 枝阳,金城,莽曰金屏。榆中,枹罕,⑤ 白石,离水出西塞外,东至枹罕入河。莽曰顺砾。⑥ 河关,积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东北入塞内,至章武入海,过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破羌,宣帝神爵二年置。安夷,允街,宣帝神爵二年置。莽曰修远。⑦ 临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盐池。北则湟水所出,东至允吾入河。西有须抵池,有弱水、昆仑山祠。莽曰盐羌。⑧

①应劭曰:“初筑城得金,故曰金城。”臣瓒曰:“称金,取其坚固也,故墨子曰‘虽金城汤池’。”师古曰:“瓒说是也。一云,以郡在京师之西,故谓金城。金,西方之行。”

②应劭曰:“允吾音钧乎。”

③孟康曰:“浩亹音合门。”师古曰:“浩音诰。浩,水名也。亹者,水流峡山,岸深若门也。诗大雅曰‘凫鹥在亹’,亦其义也。今俗呼此水为阎门河,盖疾言之,浩为阎耳。湟音皇。”

④孟康曰:“令音连。”师古曰:“令音零。”

⑤应劭曰:“故罕羌侯邑也。枹音钬。”师古曰:“读曰肤,本枹鼓字也。其字从木。”

⑥应劭曰:“白石山在东。”

⑦孟康曰:“允音钧。”

⑧师古曰:"阚骃云西有(毕)〔卑〕和羌,[2]即献王莽地为西海郡者也。抵音丁礼反。"

天水郡,武帝元鼎三年置。莽曰填戎。明帝改曰汉阳。① 户六万三百七十,口二十六万一千三百四十八。县十六:平襄,莽曰平相。②街泉,戎邑道,莽曰填戎亭。望垣,莽曰望亭。罕开,③绵诸道,阿阳,略阳道,冀,禹贡朱圉山在县南梧中聚。莽曰冀治。④勇士,属国都尉治满福。莽曰纪德。⑤成纪,清水,莽曰识睦。奉捷,陇,⑥獂道,骑都尉治密艾亭。⑦兰干。莽曰兰盾。

①师古曰:"秦州地记云郡前湖水冬夏无增减,因以名焉。填音竹真反。其后并同。"

②师古曰:"阚骃云故襄戎邑也。"

③应劭曰:"音羌肩反。"师古曰:"本破罕开之羌,处其人于此,因以名云。"

④师古曰:"续汉郡国志云有缇群山、落门聚。圉读与围同。"

⑤师古曰:"即今土俗呼为健士者也。隨室之初避皇太子讳,因而遂改。"

⑥师古曰:"今呼陇城县者也。"

⑦应劭曰:"獂,戎邑也,音完。"

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开。莽曰张掖。① 户万七千五百八十一,口七万六千四百一十九。县十:姑臧,南山,谷水所出,北至武威入海,行七百九十里。张掖,武威,休屠泽在东北,古文以为猪野泽。休屠,莽曰晏然。都尉治熊水障。北部都尉治休屠城。揟次,莽曰播德。② 鸾(鸟)〔乌〕,[3]扑剸,莽曰敷虏。③媪围,苍松,南山,松陕水所出,北至揟次入海。莽曰射楚。④宣威。

①师古曰:"休音许虬反。屠音直闾反。其后并同。"

②孟康曰:"揟音子如反。次音咨,诸本作恣。"

③孟康曰:"音蒲环。"

④师古曰:"松,古松字也。陕音下夹反,两山之间也。松陕,陕名。"

张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武帝太初元年开。莽曰设屏。① 户二万四千三百五十二,口八万八千七百三十一。县十:觻得,千金渠西至乐涫入泽中。

羌谷水出羌中，东北至居延入海，过郡二，行二千一百里。莽曰官式。② 昭武，莽曰渠武。删丹，桑钦以为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莽曰贯虏。氐池，莽曰否武。屋兰，莽曰传武。(曰)〔日〕勒，[4]都尉治泽索谷。莽曰勒治。③ 骊靬，莽曰揭虏。④ 番和，农都尉治。莽曰罗虏。⑤ 居延，居延泽在东北，古文以为流沙。都尉治。莽曰居成。⑥ 显美。

①应劭曰："张国臂掖，故曰张掖也。"师古曰："昆音胡门反。"

②应劭曰："觻得渠西入泽羌谷。"孟康曰："觻音鹿。"师古曰："孟音是也。涫音官。其下并同。"

③师古曰："泽音铎。索音先各反。"

④李奇曰："音迟虔。"如淳曰："音弓靬。"师古曰："骊音力迟反。靬音虔是也。今其土俗人呼骊靬，疾言之曰力虔。揭音其谒反。"

⑤如淳曰："番音盘。"

⑥师古曰："阚骃云武帝使伏波将军路博德筑遮虏障于居延城。"

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开。莽曰辅平。① 户万八千一百三十七，口七万六千七百二十六。县九：禄福，呼蚕水出南羌中，东北至会水入羌谷。莽曰显德。表是，莽曰载武。乐涫，莽曰乐亭。天陈，② 玉门，莽曰辅平亭。③ 会水，北部都尉治偃(前)〔泉〕障。[5]东部都尉治东部障。莽曰肃武。④ 池头，绥弥，⑤ 乾齐。西部都尉治西部障。莽曰测虏。⑥

①应劭曰："其水若酒，故曰酒泉也。"师古曰："旧俗传云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

②师古曰："音衣。此地有天陈阪，故以名。"

③师古曰："阚骃云汉罢玉门关屯，徙其人于此。"

④师古曰："阚骃云众水所会，故曰会水。"

⑤如淳曰："今曰安弥。"

⑥孟康曰："乾音干。"

敦煌郡，武帝后元年分酒泉置。正西关外有白龙堆沙，有蒲昌海。莽曰敦德。① 户万一千二百，口三万八千三百三十五。县六：敦煌，中部都尉治步

广侯官。杜林以为古瓜州地,生美瓜。莽曰敦德。② 冥安,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泽,溉民田。③ 效穀,④ 渊泉,⑤ 广至,宜禾都尉治昆仑障。莽曰广桓。龙勒。有阳关、玉门关,皆都尉治。氐置水出南羌中,东北入泽,溉民田。

①应劭曰:"敦,大也。煌,盛也。敦音屯。"

②师古曰:"即春秋左氏传所云'允姓之戎居于瓜州'者也。其地今犹出大瓜,长者狐入瓜中食之,首尾不出。"

③应劭曰:"冥水出北,入其泽。"

④师古曰:"本渔泽障也。桑钦说孝武元封六年济南崔不意为鱼泽尉,教力田,以勤效得谷,因立为县名。"

⑤师古曰:"阚骃云地多泉水,故以为名。"

安定郡,武帝元鼎三年置。户四万二千七百二十五,口十四万三千二百九十四。县二十一:高平,莽曰铺睦。复累,① 安俾,② 抚夷,莽曰抚宁。朝那,有端旬祠十五所,胡巫祝。又有湫渊祠。③ 泾阳,开头山在西,禹贡泾水所出,东南至阳陵入渭,过郡三,行千六十里,雍州川。④ 临泾,莽曰监泾,鹵,灌水出西。⑤ 乌氏,乌水出西,北入河。都卢山在西。莽曰乌亭。⑥ 阴密,诗密人国。有嚣安亭。⑦ 安定,参縣,主骑都尉治。⑧ 三水,属国都尉治。有盐官。莽曰广延亭。阴槃,安武,莽曰安桓。祖厉,莽曰乡礼。⑨ 爰得,朐卷,河水别出为河沟,东至富平北入河。⑩ 彭阳,鹑阴,月(支)〔氏〕道。[6] 莽曰月顺。⑪

①师古曰:"复音服。累音力追反。"

②孟康曰:"俾音卑。"

③应劭曰:"史记故戎那邑也。"师古曰:"湫音子由反。"

④师古曰:"开音苦见反,又音牵。此山在今灵州东南,土俗语讹谓之汗屯山。"

⑤师古曰:"灈音其于反。"

⑥师古曰:"氐音支。"

⑦师古曰:"即诗大雅所云'密人不恭,敢距大邦'者。"

⑧师古曰:"縣音力全反。"

⑨应劭曰:"祖音(置)〔置〕。"[7] 师古曰:"厉音赖。"

⑩应劭曰:"眴音旬日之旬。卷音箘簬之箘。"

⑪应劭曰:"氏音支。"

北地郡,秦置。莽曰威成。户六万四千四百六十一,口二十一万六百八十八。县十九:马领,①直路,沮水出(东,西)〔西,东〕入洛。[8]灵武,莽曰威成亭。富平,北部都尉治神泉障。浑怀都尉治塞外浑怀障。莽曰特武。②灵州,惠帝四年置。有河奇苑、号非苑。莽曰令周。③眴衍,④方渠,除道,莽曰通道。五街,莽曰吾街。鹑孤,归德,洛水出北蛮夷中,入河。有堵苑、白马苑。回获,略畔道,莽曰延年道。⑤泥阳,莽曰泥阴,⑥郁郅,泥水出北蛮夷中。有牧师苑官。莽曰功著。⑦义渠道,莽曰义沟。弋居,有盐官。大卑,⑧廉。卑移山在西北。莽曰西河亭。

①师古曰:"川形似马领,故以为名。领,颈也。"

②师古曰:"浑音胡昆反。"

③师古曰:"苑谓马牧也。水中可居者曰州。此地在河之州,随水高下,未尝沦没,故号灵州,又曰河奇也。二苑皆在北焉。"

④应劭曰:"眴音煦。"师古曰:"音香于反。"

⑤师古曰:"有略畔山,今在庆州界,其土俗呼曰洛盘,音讹耳。"

⑥应劭曰:"泥水出郁郅北蛮中。"

⑦师古曰:"郁音于六反。郅音之日反。"

⑧师古曰:"卑即古要字也,音一遥反。"

上郡,秦置,高帝元年更为翟国,七月复故。匈归都尉治塞外匈归障。属并州。①户十万三千六百八十三,口六十万六千六百五十八。县二十三:膚施,有五龙山、帝、原水、黄帝祠四所。独乐,有盐官。阳周,桥山在南,有黄帝冢。莽曰上陵畤。木禾,平都,浅水,莽曰广信。京室,莽曰积粟。洛都,莽曰卑顺。白土,圜水出西,东入河。莽曰黄土。②襄洛,莽曰上党亭。原都,漆垣,莽曰漆墙。奢延,莽曰奢节。雕阴,③推邪,莽曰排邪。④桢林,莽曰桢幹。⑤高望,北部都尉治。莽曰坚宁。雕阴道,龟兹,属国都尉治。有盐官。⑥定阳,⑦高奴,有洧水,可燃。莽曰利平。⑧望松,北部都尉治。宜都。莽曰坚宁

小邑。

①师古曰:“匈归者,言匈奴归附。”

②师古曰:“圜音银。其释在下。”

③应劭曰:“雕山在西南。”

④师古曰:“邪音似嗟反。”

⑤师古曰:“桢音贞。”

⑥应劭曰:“音丘慈。”师古曰:“龟兹国人来降附者,处之于此,故以名云。”

⑦应劭曰:“在定水之阳。”

⑧师古曰:“爨,古然火字。”

西河郡,武帝元朔四年置。南部都尉治塞外翁龙、埤是。莽曰归新。属并州。①户十三万六千三百九十,口六十九万八千八百三十六。县三十六:富昌,有盐官。莽曰富成。驺虞,鹄泽,②平定,莽曰阴平亭。美稷,属国都尉治。中阳,乐街,莽曰截虏。徒经,莽曰廉耻。皋狼,大成,莽曰好成。广田,莽曰广翰。圜阴,惠帝五年置。莽曰方阴。③益闐,莽曰香闐。平周,鸿门,有天封苑火井祠,火从地出也。蔺,宣武,莽曰讨貉。千章,增山,有道西出眩雷塞,北部都尉治。④圜阳,⑤广衍,武车,莽曰桓车。虎猛,西部都尉治。离石,穀罗,武泽在西北。饶,莽曰饶衍。方利,莽曰广德。隰成,莽曰慈平亭。临水,莽曰(坚)〔监〕水。[9]土军,西都,莽曰五原亭。平陆,阴山,莽曰山宁。鮌是,莽曰伏鮌。⑥博陵,莽曰助桓。盐官。

①师古曰:“翁龙、埤是,二障名也。埤音婢。”

②孟康曰:“鹄音告。”师古曰:“音古督反。”

③师古曰:“圜字本作圄,县在圄水之阴,因以为名也。王莽改为方阴,则是当时已误为圜字。今有银州、银水,即是旧名犹存,但字变耳。”

④师古曰:“眩音州县之县。”

⑤师古曰:“此县在圄水之阳。”

⑥苏林曰:“音麑。”师古曰:“鮌音倪,其字从角。”

朔方郡,武帝元朔二年开。西部都尉治窳浑。莽曰沟搜。属并州。①户三

万四千三百三十八，口十三万六千六百二十八。县十：三封，武帝元狩三年城。朔方，金连盐泽、青盐泽皆在南。莽曰武符。修都，临河，莽曰监河。呼遒，②窳浑，有道西北出鸡鹿塞。屠申泽在东。莽曰极武。渠搜，中部都尉治。莽曰沟搜。沃壄，武帝元狩三年城。有盐官。莽曰绥武。广牧，东部都尉治。莽曰盐官。临戎。武帝元朔五年城。莽曰推武。

①师古曰："窳音庾。浑音魂。"

②师古曰："道音在由反。"

五原郡，秦九原郡，武帝元朔二年更名。东部都尉治稒阳。莽曰获降。属并州。①户三万九千三百二十二，口二十三万一千三百二十八。县十六：九原，莽曰成平。固陵，莽曰固调。五原，莽曰填河亭。临沃，莽曰振武。文国，莽曰繁聚。河阴，蒲泽，属国都尉治。南兴，莽曰南利。武都，莽曰桓都。宜梁，曼柏，莽曰延柏。②成宜，中部都尉治原高，西部都尉治田辟。有盐官。莽曰艾虏。③稒阳，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又西北得虖河城，又西得宿虏城。莽曰固阴。④莫黑，⑤西安阳，莽曰鄣安。河目。

①师古曰："稒音固。"

②师古曰："曼音万。"

③师古曰："辟读曰壁。艾读曰刈。"

④师古曰："曼音莫安反。虖音呼。"

⑤如淳曰："音忉怛。"师古曰："音丁葛反。"

云中郡，秦置。莽曰受降。属并州。户三万八千三百三，口十七万三千二百七十。县十一：云中，莽曰远服。咸阳，莽曰贡武。陶林，东部都尉治。桢陵，缘胡山在西北。西部都尉治。莽曰桢陆。犊和，沙陵，莽曰希恩。原阳，沙南，北舆，中部都尉治。①武泉，莽曰顺泉。阳寿。莽曰常得。

①师古曰："阚骃云广陵有舆，故此加北。"

定襄郡，高帝置。莽曰得降。属并州。户三万八千五百五十九，口十六万三千一百四十四。县一十二：成乐，桐过，莽曰椅桐。①都武，莽曰通德。武进，白渠水出塞外，西至沙陵入河。西部都尉治。莽曰伐蛮。襄阴，武

皋，荒干水出塞外，西至沙陵入河。中部都尉治。莽曰永武。骆，莽曰遮要。定陶，莽曰迎符。武城，莽曰桓就。武要，东部都尉治。莽曰厌胡。②定襄，莽曰著武。复陆。莽曰闻武。③

①师古曰："过音工禾反。"

②师古曰："厌音一叶反。其下并同。"

③师古曰："复音服。"

雁门郡，秦置。句注山在阴馆。莽曰填狄。属并州。户七万三千一百三十八，口二十九万三千四百五十四。县十四：善无，莽曰阴馆。沃阳，盐泽在东北，有长丞。西部都尉治。莽曰敬阳。繁畤，莽曰当要。①中陵，莽曰遮害。阴馆，楼烦乡。景帝后三年置。累头山，治水所出，东至泉州入海，过郡六，行千一百里。莽曰富代。②楼烦，有盐官。③武州，莽曰桓州。洼陶，④剧阳，莽曰善阳。崞，莽曰崞张。⑤平城，东部都尉治。莽曰平顺。埒，莽曰填狄亭。马邑，莽曰章昭。⑥彊阴。诸闻泽在东北。莽曰伏阴。

①师古曰："畤音止。"

②师古曰："累音力追反。治音弋之反。燕剌王传作台字。"

③应劭曰："故楼烦胡地。"

④孟康曰："音汪。"

⑤孟康曰："音郭。"

⑥师古曰："晋太康地记云秦时建此城辄崩不成，有马周旋驰走反覆，父老异之，因依以筑城，遂名为马邑。"

代郡，秦置。莽曰厌狄。有五原关、常山关。属幽州。①户五万六千七百七十一，口二十七万八千七百五十四。县十八：桑乾，莽曰安德。②道人，莽曰道仁。③当城，④高柳，西部都尉治。马城，东部都尉治。班氏，秦地图书班氏。莽曰班副。延陵，狋氏，莽曰狋聚。⑤且如，于延水出塞外，东至宁入沽。中部都尉治。⑥平邑，莽曰平胡。阳原，东安阳，莽曰竟安。⑦参合，平舒，祁夷水北至桑乾入沽。莽曰平葆。代，莽曰厌狄亭。⑧灵丘，滱河东至文安入大河，过郡五，行九百四十里。并州川。⑨广昌，涞水东南至容城入河，过郡三，行五百里，

并州浸。莽曰广屏。⑩鹵城。虖池河东至参(合)〔户〕入虖池别,[10]过郡九,行千三百四十里,并州川。从河东至文安入海。过郡六,行千三百七十里。莽曰鲁盾。⑪

①应劭曰:"故代国。"

②孟康曰:"乾音干。"

③师古曰:"本有仙人游其地,因以为名。"

④师古曰:"阚骃云当桓都城,故曰当城。"

⑤孟康曰:"狟音权。氏音精。"

⑥师古曰:"且音子如反。沽音姑,又音故。"

⑦师古曰:"阚骃云五原有安阳,故此加东也。"

⑧应劭曰:"故代国。"

⑨应劭曰:"武灵王葬此,因氏焉。"臣瓒曰:"灵丘之号在赵武灵王之前也。"师古曰:"瓒说是也。滹音寇,又音苦侯反。其下并同。"

⑩师古曰:"涞音来。"

⑪师古曰:"虖音呼。池音徒河反。"

上谷郡,秦置。莽曰朔调。属幽州。户三万六千八,口十一万七千七百六十二。县十五:沮阳,莽曰沮阴。①泉上,莽曰塞泉。潘,莽曰树武。②军都,温馀水东至路,南入沽。居庸,有关。雊瞀,③夷舆,莽曰朔调亭。宁,西部都尉治。莽曰博康。昌平,莽曰长昌。广宁,莽曰广康。涿鹿,莽曰挤陆。④且居,(乐阳)〔阳乐〕水出东,(东)〔南〕入(海)〔沽〕。[11]莽曰久居。茹,莽曰穀武。女祁,东部都尉治。莽曰祁。下落。莽曰下忠。

①孟康曰:"音俎。"

②师古曰:"音普半反。"

③孟康曰:"音句无。"师古曰:"雊音工豆反。瞀音莫豆反。"

④应劭曰:"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

渔阳郡,秦置。莽曰(北顺)〔通路〕。[12]属幽州。户六万八千八百二,口二十六万四千一百一十六。县十二:渔阳,沽水出塞外,东南至泉州入海,

行七百五十里。有铁官。莽曰得渔。狐奴，莽曰举符。路，莽曰通路亭。雍奴，泉州，有盐官。莽曰泉调。平谷，安乐，犀奚，莽曰敦德。① 犷平，莽曰平犷。② 要阳，都尉治。莽曰要术。③ 白檀，洫水出北蛮夷。④ 滑盐。莽曰匡德。⑤

①孟康曰："犀音题，字或作蹄。"

②服虔曰："犷音巩。"师古曰："音九永反，又音矿。"

③师古曰："音一妙反。"

④师古曰："洫音呼鹘反。"

⑤应劭曰："明帝改名盐。"

右北平郡，秦置。莽曰北顺。属幽州。户六万六千六百八十九，口三十二万七百八十。县十六：平刚，无终，故无终子国。浭水西至雍奴入海，过郡二，行六百五十里。① 石成，廷陵，莽曰铺武。俊靡，濡水南至无终东入庚。莽曰俊麻。② 茨，都尉治。莽曰哀睦。③ 徐无，莽曰北顺亭。字，榆水出东。土垠，④ 白狼，莽曰伏狄。⑤ 夕阳，有铁官。莽曰夕阴。昌城，莽曰淑武。骊成，大揭石山在县西南。莽曰揭石。⑥ 广成，莽曰平虏。聚阳，莽曰笃睦。平明。莽曰平阳。

①师古曰："浭音庚，即下所云入庚者同一水也。"

②师古曰："濡音力水反，又音郎贿反。"

③师古曰："音才私反。"

④师古曰："垠音银。"

⑤师古曰："有白狼山，故以名县。"

⑥师古曰："揭音桀。"

辽西郡，秦置。有小水四十八，并行三千四十六里。属幽州。户七万二千六百五十四，口三十五万二千三百二十五。县十四：且虑，有高庙。莽曰钮虑。① 海阳，龙鲜水东入封大水。封大水、缓虚水皆南入海。有盐官。新安平，夷水东入塞外。柳城，马首山在西南。参柳水北入海。西部都尉治。令支，有孤竹城。莽曰令氏亭。② 肥如，玄水东入濡水。濡水南入海阳。又有卢水，南入玄。莽曰肥而。③ 宾从，莽曰勉武。交黎，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东部都尉治。

莽曰禽虏。④阳乐，狐苏，唐就水至徒河入海。徒河，莽曰河福。文成，莽曰言虏。临渝，渝水首受白狼，东入塞外。又有侯水，北入渝。莽曰冯德。⑤絫。下官水南入海。又有揭石水、宾水，皆南入官。莽曰选武。⑥

①师古曰："且音子余反。虑音庐。"

②应劭曰："故伯夷国，今有孤竹城。令音铃。"孟康曰："支音秖。"师古曰："令又音郎定反。"

③应劭曰："肥子奔燕，燕封于此也。"师古曰："濡音乃官反。"

④应劭曰："今昌黎。"师古曰："渝音喻。其下并同。"

⑤师古曰："冯读曰凭。"

⑥师古曰："絫音力追反。"

辽东郡，秦置。属幽州。户五万五千九百七十二，口二十七万二千五百三十九。县十八：襄平，有牧师官。莽曰昌平。新昌，无虑，西部都尉治。①望平，大辽水出塞外，南至安市入海，行千二百五十里。莽曰长说。②房，候城，中部都尉治。辽队，莽曰顺睦。③辽阳，大梁水西南至辽阳入辽。莽曰辽阴。险渎，④居就，室伪山，室伪水所出，北至襄平入梁也。高显，安市，武次，东部都尉治。莽曰桓次。平郭，有铁官、盐官。西安平，莽曰北安平。文，莽曰(受)〔文〕亭。[13]番汗，沛水出塞外，西南入海。⑤沓氏。⑥

①应劭曰："虑音闾。"师古曰："即所谓医巫闾。"

②师古曰："说读曰(悦)〔悦〕。"[14]

③师古曰："队音遂。"

④应劭曰："朝鲜王满都也。依水险，故曰险渎。"臣瓒曰："王险城在乐浪郡浿水之东，此自是险渎也。"师古曰："瓒说是也。浿音普大反。"

⑤应劭曰："汗水出塞外，西南入海。番音盘。"师古曰："沛音普盖反。汗音寒。"

⑥应劭曰："氏水也。音长答反。"师古曰："凡言氏者，皆谓因之而立名。"

玄菟郡，武帝元封四年开。高句骊，莽曰下句骊。属幽州。①户四万五千六，口二十二万一千八百四十五。县三：高句骊，辽山，辽水所出，西南至辽

队人大辽水。又有南苏水，西北经塞外。② 上殷台，莽曰下殷。③ 西盖马。马訾水西北人盐难水，西南至西安平入海，过郡二，行二千一百里。莽曰玄菟亭。

①应劭曰："故真番，朝鲜胡国。"

②应劭曰："故句骊胡。"

③如淳曰："台音鲐。"师古曰："音胎。"

乐浪郡，武帝元封三年开。莽曰乐鲜。属幽州。① 户六万二千八百一十二，口四十万六千七百四十八。有云鄣。县二十五：朝鲜，② 讲邯，③ 浿水，水西至增地入海。莽曰乐鲜亭。④ 含资，带水西至带方入海。黏蝉，⑤ 遂成，增地，莽曰增土。带方，驷望，海冥，莽曰海桓。列口，长岑，屯有，昭明，南部都尉治。镂方，提奚，浑弥，⑥ 吞列，分黎山，列水所出，西至黏蝉入海，行八百二十里。东暆，⑦ 不而，东(郡)〔部〕都尉治。[15] 蚕台，⑧ 华丽，邪头昧，⑨ 前莫，夫租。

①应劭曰："故朝鲜国也。"师古曰："乐音洛。浪音狼。"

②应劭曰："武王封箕子于朝鲜。"

③孟康曰："讲音男。"师古曰："讲音乃甘反。邯音酣。"

④师古曰："浿音普大反。"

⑤服虔曰："蝉音提。"

⑥师古曰："浑音下昆反。"

⑦应劭曰："音移。"

⑧师古曰："台音胎。"

⑨孟康曰："昧音妹。"

南海郡，秦置。秦败，尉佗王此地。武帝元鼎六年开。属交州。户万九千六百一十三，口九万四千二百五十三。有圃羞官。县六：番禺，尉佗都。有盐官。① 博罗，中宿，有涯浦官。② 龙川，③ 四会，揭阳。莽曰南海亭。④

①如淳曰："番音潘。禺音愚。"

②师古曰："涯音崖。"

③师古曰："裴氏广州记云本博罗县之东乡也，有龙穿地而出，即穴流泉，因以

为号。”

④韦昭曰:“揭音其逝反。”师古曰:“音竭。”

郁林郡,故秦桂林郡,属尉佗。武帝元鼎六年开,更名。有小黔川水七,并行三千一百一十里。莽曰郁平。属交州。户万二千四百一十五,口七万一千一百六十二。县十二:布山,安广,阿林,广郁,郁水首受夜郎豚水,东至四会入海,过郡四,行四千三十里。中留,①桂林,潭中,莽曰中潭。②临尘,朱涯水入领方。又有斤(员)〔南〕水。[16]又有侵离水,行七百里。莽曰监尘。定周,〔周〕水首受无敛,[17]东入潭,行七百九十里。增食,骥水首受牂柯东界,入朱涯水,行五百七十里。领方。斤(员)〔南〕水入郁。又有峤水。都尉治。③雍鸡。有关。

①师古曰:“留音力救反,水名。”

②师古曰:“潭音大含反。”

③师古曰:“峤音桥。”

苍梧郡,武帝元鼎六年开。莽曰新广。属交州。有离水关。户二万四千三百七十九,口十四万六千一百六十。县十:广信,莽曰广信亭。谢沐,有关。高要,有盐官。封阳,①临贺,莽曰大贺。端谿,冯乘,富川,荔蒲,有荔平关。②猛陵。龙山,合水所出,南至布山入海。莽曰孟陆。

①应劭曰:“在封水之阳。”

②师古曰:“荔音(肄)〔隶〕。”

交趾郡,武帝元鼎六年开,属交州。户九万二千四百四十,口七十四万六千二百三〔十〕七。[18]县十:羸陵,有羞官。①安定,苟屈,②麓泠。都尉治。③曲易,④北带,稽徐,⑤西于,龙编,⑥朱鸢。

①孟康曰:“羸音莲。陵音受土篓。”师古曰:“陵篓二字并音来口反。”

②师古曰:“屈与漏同。”

③应劭曰:“麓音弥。”孟康曰:“音螟蛉。”师古曰:“音麋零。”

④师古曰:“易,古阳字。”

⑤师古曰:“稽音古奚反。”

⑥师古曰:“编音鞭。”

合浦郡,武帝元鼎六年开。莽曰桓合。属交州。户万五千三百九十八,口七万八千九百八十。县五:徐闻,高凉,合浦,有关。莽曰桓亭。临允,牢水北入高要入郁,过郡三,行五百三十里。莽曰大允。朱卢。都尉治。

九真郡,武帝元鼎六年开。有小水五十二,并行八千五百六十里。户三万五千七百四十三,口十六万六千一十三。有界关。县七:胥浦,莽曰骥成。居风,都庞,①馀发,咸骢,无切,都尉治。无编。莽曰九真亭。

①应劭曰:“庞音龙。”师古曰:“音聋。”

日南郡,故秦象郡,武帝元鼎六年开,更名。有小水十六,并行三千一百八十里。属交州。①户万五千四百六十,口六万九千四百八十五。县五:朱吾,比景,②卢容,西捲,水入海,有竹,可为杖。莽曰日南亭。③象林。

①师古曰:“言其在日之南,所谓开北户以向日者。”

②如淳曰:“日中于头上,景在已下,故名之。”

③孟康曰:“音卷。”师古曰:“音权。”

赵国,故秦邯郸郡,高帝四年为赵国,景帝三年复为邯郸郡,五年复故。莽曰桓亭。属冀州。户八万四千二百二,口三十四万九千九百五十二。县四:邯郸,堵山,牛首水所出,东入白渠。赵敬侯自中牟徙此。①易阳,②柏人,莽曰寿仁。③襄国。故刑国。西山,渠水所出,东北至任入浸。又有蓼水、冯水,皆东至朝平入潤。④

①张晏曰:“邯郸山在东城下。单,尽也。城郭从邑,故加邑云。”师古曰:“邯音寒。”

②应劭曰:“易水出涿郡故安。”师古曰:“在易水之阳。”

③师古曰:“本晋邑。”

④师古曰:“潤音藕,又音牛吼反。”

广平国,武帝征和二年置为平干国,宣帝五凤二年复故。莽曰富昌。属冀州。户二万七千九百八十四,口十九万八千五百五十八。县十六:广

平，张，朝平，南和，列葭水东入漉。①列人，莽曰列治。斥章，②任，③曲周，武帝建元四年置。莽曰直周。南曲，曲梁，侯国。莽曰直梁。广乡，平利，平乡，阳台，侯国。广年，莽曰富昌。城乡。

①师古曰："葭音家，漉音斯。"

②应劭曰："漳水出治北，入河。其国斥卤，故曰斥章。"

③师古曰："本晋邑也。郑皇颉奔晋，为任大夫。"

真定国，武帝元鼎四年置。属冀州。户三万七千一百二十六，口十七万八千六百一十六。县四：真定，故东垣，高帝十一年更名。莽曰思治。稾城，莽曰稾实。①肥纍，故肥子国。②绵曼。斯洨水首受太白渠，东至鄡入河。莽曰绵延。③

①师古曰："稾音工老反。"

②师古曰："纍音力追反。"

③师古曰："曼音万。鄡音口尧反。"

中山国，高帝郡，景帝三年为国。莽曰常山。属冀州。①户十六万八百七十三，口六十六万八千八十。县十四：卢奴，②北平，徐水东至高阳入博。又有卢水，亦至高阳入河。有铁官。莽曰善和。北新成，桑钦言易水出西北，东入滋。莽曰朔平。唐，尧山在南。莽曰和亲。③深泽，莽曰翼和。苦陉，莽曰北陉。④安国，莽曰兴睦。曲逆，蒲阳山，蒲水所出，东入濡。又有苏水，亦东入濡。莽曰顺平。⑤望都，博水东至高阳入河。莽曰顺调。⑥新市，⑦新处，毋极，陆成，安险。莽曰宁险。⑧

①应劭曰："中山，故国。"

②应劭曰："卢水出右北平，东入河。"

③应劭曰："故尧国也。唐水在西。"张晏曰："尧为唐侯，国于此。尧山在唐东北望都界。"孟康曰："晋荀吴伐鲜虞及中人，今中人亭是。"

④应劭曰："章帝更名汉昌。陉音邢。"

⑤张晏曰："濡水于城北曲而西流，故曰曲逆。章帝丑其名，改曰蒲阴，在蒲水之阴。"师古曰："濡音乃官反。"

⑥张晏曰:"尧山在北,尧母庆都山在南,登尧山见都山,故以为名。"

⑦应劭曰:"鲜虞子国,今鲜虞亭是。"

⑧应劭曰:"章帝更名安熹。"

信都国,景帝二年为广川国,宣帝甘露三年复故。莽曰新博。属冀州。① 户六万五千五百五十六,口三十万四千三百八十四。县十七:信都,王都。故章河、故虖池皆在北,东入海。禹贡绛水亦入海。莽曰新博亭。历,莽曰历宁。扶柳,② 辟阳,莽曰乐信。③ 南宫,莽曰序下。下博,莽曰闰博。④ 武邑,莽曰顺桓。观津,莽曰朔定亭。⑤ 高隄,⑥ 广川,⑦ 乐乡,侯国。莽曰乐丘。平隄,侯国。桃,莽曰桓分。西梁,侯国。昌成,侯国。东昌,侯国。莽曰田昌。脩。莽曰脩治。⑧

①应劭曰:"明帝更名乐安。安帝改曰安平。"

②师古曰:"阚骃云其地有扶泽,泽中多柳,故曰扶柳。"

③师古曰:"辟音珪璧。"

④应劭曰:"博水出中山望都,入河。"

⑤师古曰:"观音工唤反。"

⑥师古曰:"隄音丁奚反。"

⑦师古曰:"阚骃云其县中有长河为流,故曰广川也。至隋仁寿元年,初立炀帝为皇太子,以避讳故,改为长河县,至今为名。"

⑧师古曰:"脩音条。"

河间国,故赵,文帝二年别为国。莽曰朔定。① 户四万五千四十三,口十八万七千六百六十二。县四:乐成,虖池别水首受虖池河,东至东光入虖池河。莽曰陆信。候井,武隧,莽曰桓隧。② 弓高。虖池别河首受虖池河,东至平舒入海。莽曰乐成。

①应劭曰:"在两河之间。"

②师古曰:"隧音遂。"

广阳国,高帝燕国,昭帝元凤元年为广阳郡,宣帝本始元年更为国。莽曰广有。户二万七百四十,口七万六百五十八。县四:蓟,故燕国,召公所封。

莽曰伐戎。方城，广阳，阴乡。莽曰阴顺。

甾川国，故齐，文帝十八年别为国。后并北海。户五万二百八十九，口二十二万七千三十一。县三：剧，义山，蒙水所出，北至寿光入海。莽曰俞。① 东安平，菟头山，女水出，东北至临甾入钜定。② 楼乡。

①应劭曰："故肥国，今肥亭是。"

②孟康曰："纪季以酅入于齐，今酅亭是也。"师古曰："阚骃云博陵有安平，故此加东。酅音携。"

胶东国，故齐，高帝元年别为国，五月复属齐国，文帝十六年复为国。莽曰郁秩。户七万二千二，口三十二万三千三百三十一。县八：即墨，有天室山祠。莽曰即善。昌武，下密，有三石山祠。① 壮武，莽曰晓武。郁秩，有铁官。挺，② 观阳，③ 邹卢。莽曰始斯。

①应劭曰："密水出高密。"

②师古曰："挺音徒鼎反。"

③应劭曰："在观水之阳。"师古曰："观音工唤反。"

高密国，故齐，文帝十六年别为胶西国，宣帝本始元年更为高密国。户四万五百三十一，口十九万二千五百三十六。县五：高密，莽曰章牟。昌安，石泉，莽曰养信。夷安，莽曰原亭。① 成乡。莽曰顺成。

①应劭曰："故莱夷维邑。"

城阳国，故齐。文帝二年别为国。莽曰莒陵。属兖州。户五万六千六百四十二，口二十万五千七百八十四。县四：莒，故国，盈姓，三十世为楚所灭。少昊后。有铁官。莽曰莒陵。阳都，① 东安，虑。莽曰著善。

①应劭曰："齐人迁阳，故阳国是。"

淮阳国，高帝十一年置。莽曰新平。属兖州。① 户十三万五千五百四十四，口九十八万一千四百二十三。县九：陈，故国。舜后，胡公所封，为楚所灭。楚顷襄王自郢徙此。莽曰陈陵。苦，莽曰赖陵。② 阳夏，③ 宁平，扶沟，涡水首受狼汤渠，东至向入淮，过郡三，行千里。④ 固始，⑤ 圉，新平，柘。

①孟康曰:"孝明帝更名陈国。"

②师古曰:"晋太康地记云城东有赖乡祠,老子所生地。"

③应劭曰:"夏音贾。"

④师古曰:"狼音浪。汤音徒浪反。涡音戈,又音瓜。"

⑤师古曰:"本名寝丘,楚令尹孙叔敖所封地。"

梁国,故秦砀郡,高帝五年为梁国。莽曰陈定。属豫州。① 户三万八千七百九,口十万六千七百五十二。县八:砀,山出文石。莽曰节砀。② 甾,故戴国。莽曰嘉穀。③ 杼秋,莽曰予秋。④ 蒙,获水首受甾获渠,东北至彭城入泗,过郡五,行五百五十里。莽曰蒙恩。已氏,莽曰已善。虞,莽曰陈定亭。下邑,莽曰下洽。睢阳。故宋国,微子所封。禹贡盟诸泽在东北。⑤

①师古曰:"以有砀山,故名砀郡。"

②应劭曰:"砀山在东。"师古曰:"砀,文石也,其山出焉,故以名县。砀音唐,又音徒浪反。"

③应劭曰:"章帝改曰考城。"

④师古曰:"杼音食汝反。"

⑤师古曰:"睢音虽。"

东平国,故梁国,景帝中六年别为济东国,武帝元鼎元年为大河郡,宣帝甘露二年为东平国。莽曰有盐。属兖州。户十三万一千七百五十三,口六十万七千九百七十六。有铁官。县七:无盐,有郚乡。莽曰有盐亭。① 任城,故任国,太昊后,风姓。莽曰延就亭。东平陆,② 富城,莽曰成富。章,亢父,诗亭,故诗国。莽曰顺父。③ 樊。

①师古曰:"郚音后。"

②应劭曰:"古厥国,今有厥亭是。"

③师古曰:"音抗甫。"

鲁国,故秦薛郡,高后元年为鲁国。属豫州。户十一万八千四十五,口六十万七千三百八十一。县六:鲁,伯禽所封。户五万二千。有铁官。卞,泗水西南至方与入沛,过郡三,行五百里,青州川。① 汶阳,莽曰汶亭。② 蕃,南梁

水西至胡陵入沛渠。③驺，故邾国，曹姓，二十九世为楚所灭。峄山在北。莽曰驺亭。④薛。夏车正奚仲所国，后迁于邳，汤相仲虺居之。

①师古曰："即春秋僖十七年夫人姜氏会齐侯于卞者也。方与音房豫。"

②应劭曰："诗曰'汶水汤汤'。"师古曰："汶音问。即左传所云公赐季友汶阳之田者也。"

③应劭曰："邾国也，音皮。"师古曰："白哀云陈蕃之子为鲁相，国人为讳，改曰皮。此说非也。郡县之名，土俗各有别称，不必皆依本字。"

④应劭曰："邾文公卜迁于峄者也。音驿。"

楚国，高帝置，宣帝地节元年更为彭城郡，黄龙元年复故。莽曰和乐。属徐州。户十一万四千七百三十八，口四十九万七千八百四。县七：彭城，古彭祖国。户四万一百九十六。有铁官。留，梧，莽曰吾治。傅阳，故偪阳国。莽曰辅阳。①吕，武原，莽曰和乐亭。甾丘。莽曰善丘。

①师古曰："偪音福。左氏传所云偪阳妘姓者也。"

泗水国，故东海郡，武帝元鼎四年别为泗水国。莽曰水顺。户二万五千二十五，口十一万九千一百一十四。县三：凌，莽曰生麦。①泗阳，莽曰淮平亭。于。莽曰于屏。

①应劭曰："凌水所出，(入淮南)〔南入淮〕。"[19]

广陵国，高帝六年属荆州，十一年更属吴，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狩三年更名广陵。莽曰江平。属徐州。户三万六千七百七十三，口十四万七百二十二。有铁官。县四：广陵，江都易王非、广陵厉王胥皆都此，并得郡郡，而不得吴。莽曰安定。江都，有江水祠。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阳入湖。高邮，平安。莽曰杜乡。

六安国，故楚，高帝元年别为衡山国，五年属淮南，文帝十六年复为衡山，武帝元狩二年别为六安国。莽曰安风。户三万八千三百四十五，口十七万八千六百一十六。县五：六，故国，皋繇后，偃姓，为楚所灭。如豁水首受沘，东北至寿春入芍陂。①蓼，故国，皋繇后，为楚所灭。安丰，禹贡大别山在西南。莽曰美丰。安风，莽曰安风亭。阳泉。

①师古曰:"沘音匕,又音鄙。芍音鹊。"

长沙国。秦郡,高帝五年为国。莽曰填蛮。属荆州。户四万三千四百七十,口二十三万五千八百二十五。县十三:临湘,莽曰抚睦。① 罗,② 连道,益阳,湘山在北。③ 下隽,莽曰闰隽。④ (收)〔攸〕,[20] 酃,⑤ 承阳,⑥ 湘南,禹贡衡山在东南,荆州山。昭陵,荼陵,泥水西入湘,行七百里。莽曰声乡。⑦ 容陵,安成。庐水东至庐陵入湖汉。莽曰思成。

①应劭曰:"湘水出零山。"

②应劭曰:"楚文王徙罗子自枝江居此。"师古曰:"盛弘之荆州记云县北带汨水,水原出豫章艾县界,西流注湘。沿汨西北去县三十里,名为屈潭,屈原自沉处。"

③应劭曰:"在益水之阳。"

④师古曰:"隽音字兖反,又音辞究反。"

⑤孟康曰:"音铃。"

⑥应劭曰:"承水之阳。"师古曰:"承水原出零陵永昌县界,东流注湘也。承音丞。"

⑦师古曰:"荼音弋奢反,又音丈加反。"

本秦京师为内史,① 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汉兴,以其郡(大)〔太〕大,[21] 稍复开置,又立诸侯王国。武帝开广三边。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讫于孝平,凡郡国一百三,县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地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田一万万四千五百一十三万六千四百五顷,② 其一万万二百五十二万八千八百八十九顷,邑居道路,山川林泽,群不可垦,其三千二百二十九万九百四十七顷,可垦不可垦,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汉极盛矣。

①师古曰:"京师,天子所都畿内也。秦并天下,改立郡县,而京畿所统,特号内史,言其在内,以别于诸郡守也。"

②师古曰:“提封者,大举其封疆也。”

凡民函五常之性,①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②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③言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虖中和,然后王教成也。汉承百(年)〔王〕之末,[22]国土变改,民人迁徙,成帝时刘向略言其(域)〔地〕分,[23]丞相张禹使属颍川朱赣条其风俗,犹未宣究,故辑而论之,④终其本末著于篇。

①师古曰:“函,苞也,读与含同。”

②师古曰:“好音呼到反。恶音一故反。”

③师古曰:“孝经载孔子之言。”

④师古曰:“辑与集同。”

秦地,于天官东井、舆鬼之分壄也。其界自弘农故关以西,京兆、扶风、冯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陇西,南有巴、蜀、广汉、犍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柯、越巂、益州,皆宜属焉。

秦之先曰柏益,出自帝颛顼,尧时助禹治水,为舜朕虞,养育草木鸟兽,赐姓嬴氏,①历夏、殷为诸侯。至周有造父,②善驭习马,得华骝、绿耳之乘,③幸于穆王,封于赵城,故更为赵氏。后有非子,为周孝王养马汧、渭之间。孝王曰:“昔伯益知禽兽,子孙不绝。”乃封为附庸,邑之于秦,今陇西秦亭秦谷是也。至玄孙,氏为庄公,④破西戎,有其地。子襄公时,幽王为犬戎所败,平王东迁雒邑。襄公将兵救周有功,赐受郊、酆之地,列为诸侯。⑤后八世,穆公称伯,以河为竟。⑥十馀世,孝公用商君,制辕田,⑦开仟伯,⑧东雄诸侯。子惠公初称王,得上郡、西河。孙昭王开巴蜀,灭周,取九鼎。昭王曾孙政并六国,称皇帝,负力怙威,燔书坑儒,自任私智。至子胡亥,天下畔之。

①师古曰:“伯益一号伯翳,盖翳益声相近故也。”

②师古曰:“造音(于)〔千〕到反。[24]父读曰甫。”

③师古曰:“华骝,言其色如华之赤也。绿耳,耳绿色。”

④师古曰:“氏与是同,古通用字。”

⑤师古曰:“郊亦岐字。”

⑥师古曰:“伯读曰霸。竟读曰境,言其地界东至于河。”

⑦张晏曰:“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恶,商鞅始割列田地,开立阡陌,令民各有常制。”孟康曰:“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末世侵废。商鞅相秦,复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复易居也。食货志曰‘自爰其处而已’是也。辕爰同。”

⑧师古曰:“南北曰仟,东西曰伯,皆谓开田之疆亩也。伯音莫白反。”

故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昔后稷封黍,①公刘处豳,②大王徙郊,③文王作酆,④武王治镐,⑤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⑥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⑦始皇之初,郑国穿渠,引泾水溉田,⑧沃野千里,⑨民以富饶。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⑩盖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⑪是故五方杂厝,⑫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桀则游侠通奸。濒南山,⑬近夏阳,⑭多阻险轻薄,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又郡国辐凑,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放效,羞不相及,⑮嫁娶尤崇侈靡,送死过度。

①师古曰:“黍读曰邰,今武功故城是也。”

②师古曰:“即今豳州栒邑是。”

③师古曰:“今岐山县是。”

④师古曰:“今长安西北界灵台乡丰水上是。”

⑤师古曰:“今昆明池北镐陂是。”

⑥师古曰:“谓七月之诗。”

⑦师古曰:"言其地高陆而饶物产,如海之无所不出,故云陆海。腹之下肥曰腴,故取谕云。"

⑧师古曰:"郑国,人姓名。事具在沟洫志。"

⑨师古曰:"沃即溉也,言千里之地皆得溉灌。"

⑩师古曰:"訾读与赀同。高訾,言多财也。"

⑪如淳曰:"黄图谓陵冢为山。"师古曰:"谓京师为干,四方为支也。"

⑫晋灼曰:"厝,古错(反)〔字〕。"[25]

⑬师古曰:"濒犹边。濒音频,又音宾。"

⑭师古曰:"夏阳即河之西岸也,今在同州韩城县界。"

⑮师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

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① 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② 及车辚、四载、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③ 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④ 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孔子曰:"君子有勇而亡谊则为乱,小人有勇而亡谊则为盗。"⑤ 故此数郡,民俗质木,不耻寇盗。⑥

①师古曰:"小戎之诗也。言襄公出征,则妇人居板屋之中而念其君子。"

②师古曰:"无衣之诗也。言于王之兴师,则修我甲兵,而与子俱征伐也。"

③师古曰:"车辚、美秦仲大有车马。其诗曰'有车辚辚,有马白颠'。四载,美襄公田狩也。其诗曰'四载孔阜,六辔在手','辎车鸾镳,载猃猲骄'。小戎,美襄公备兵甲,讨西戎。其诗曰'小戎伐收,五楘梁辀','文茵畅毂,驾我骐馵','龙盾之合,鋈以觼軜'。辚音邻。载音謻。辎音犹,又音诱。猃音力瞻反。骄音许昭反。伐音践。楘音木。馵音寔。鋈音沃。觼音玦。軜音纳。"

④如淳曰:"医、商贾、百工不得豫也。"师古曰:"六郡谓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羽林、期门,解在百官公卿表。"

⑤师古曰:"论语载孔子对子路之言也。"

⑥师古曰:"质木者,无有文饰,如木石然。"

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① 武帝时攘之，② 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绝南羌、匈奴。③ 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④ 或以谗逆亡道，家属徙焉。⑤ 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少宜畜牧，⑥ (古)〔故〕凉州之畜当为天下饶。[26] 保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此政宽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

①师古曰："昆音下门反。休音许虬反。屠音除。"

②师古曰："攘，却也，音人羊反。"

③师古曰："鬲与隔同。"

④师古曰："过其本所杀。"

⑤师古曰："谗，乱也，惑也，音布内反。"

⑥师古曰："少，古草字。"

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① 南贾滇、僰僮，② 西近邛、莋马旄牛。③ 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泆，柔弱褊阨。④ 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⑤ 文章冠天下。蜀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⑥ 故孔子曰："有教亡类。"⑦

①师古曰："疏，菜也。"

②师古曰："言滇、僰之地多出僮隶也。滇音颠。僰音蒲北反。"

③师古曰："言邛、莋之地出马及旄牛，莋音材各反。"

④师古曰："言其材质不强，而心忿愜。"

⑤师古曰："遵即严君平。"

⑥师古曰："蜀读与由同。倡，始也，音充向反。"

⑦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言人之性术在所教耳，无种类。"

武都地杂氐、羌，及犍为、牂柯、越巂，皆西南外夷，武帝初开置。民

俗略与巴、蜀同，而武都近天水，俗颇似焉。

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秦繇）吴札观乐，为之歌秦，①[27]曰："此之谓夏声。②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旧乎？"

①师古曰："札，吴王寿梦子也，来聘鲁而请观周乐。事见左氏传襄二十九年。"

②师古曰："夏，中国。"

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谓之鹑首之次，秦之分也。

魏地，觜觿、参之分野也。①其界自高陵以东，尽河东、河内，南有陈留及汝南之召陵、漯疆、新汲、西华、长平，②颍川之舞阳、郾、许、傿陵，③河南之开封、中牟、阳武、酸枣、卷，④皆魏分也。

①师古曰："觿音弋随反。"

②师古曰："召读曰邵。漯音于靳反，又音殷。"

③师古曰："郾音一扇反。傿音偃。"

④师古曰："卷音去权反。"

河内本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庸、卫国是也。①鄘，以封纣子武庚；庸，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②故书序曰"武王崩，三监畔"，③周公诛之，尽以其地封弟康叔，号曰孟侯，④以夹辅周室；迁邶、庸之民于雒邑，故邶、庸、卫三国之诗相与同风。邶诗曰"在浚之下"，⑤庸曰"在浚之郊"；⑥邶又曰"亦流于淇"，⑦"河水洋洋"，⑧庸曰"送我淇上"，⑨"在彼中河"，⑩卫曰"瞻彼淇奥"，⑪"河水洋洋"。⑫故吴公子札聘鲁观周乐，闻邶、庸、卫之歌，曰："美哉渊乎！吾闻康叔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至十六世，懿公亡道，为狄所灭。齐桓公帅诸侯伐狄，而更封卫于河南曹、楚丘，是为文公。⑬而河内殷虚，更属于晋。⑭康叔之风既歇，而纣之化犹存，故俗刚强，多豪

桀侵夺，薄恩礼，好生分。⑮

①师古曰："自纡城而北谓之邶，南谓之庸，东谓之卫。邶音步内反，字或作鄁。庸字或作鄘。"

②师古曰："武庚即禄父也。尹，主也。管叔、蔡叔皆武王之弟。"

③师古曰："周书大诰之序。"

④师古曰："康叔亦武王弟也。孟，长也。言为诸侯之长。"

⑤师古曰："凯风之诗也。浚，卫邑也，音峻。"

⑥师古曰："干旄之诗。"

⑦师古曰："泉水之诗。"

⑧师古曰："今邶诗无此句。"

⑨师古曰："桑中之诗。淇上，淇水之上。"

⑩师古曰："柏舟之诗也。中河，河中也。"

⑪师古曰："淇奥之诗也。奥，水隈也，音于六反。"

⑫师古曰："硕人之诗也。洋洋，盛大也，音羊，又音翔。"

⑬师古曰："曹及楚丘，二邑名。"

⑭师古曰："殷虚，汲郡朝歌县也。虚读曰墟。"

⑮师古曰："生分，谓父母在而昆弟不同财产。"

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本唐尧所居，诗风唐、魏之国也。周武王子唐叔在母未生，① 武王梦帝谓己② 曰："余名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之参。"③ 及生，名之曰虞。至成王灭唐，而封叔虞。唐有晋水，及叔虞子燮为晋侯云，故参为晋星。其民有先王遗教，君子深思，小人俭陋。故唐诗蟋蟀、山枢、葛生之篇曰"今我不乐，日月其迈"；④ "宛其死矣，它人是媮"；⑤ "百岁之后，归于其居"。⑥ 皆思奢俭之中，念死生之虑。⑦ 吴札闻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

①师古曰："谓怀孕时。"

②师古曰："帝，天也。"

③师古曰："属音之欲反。参音所林反。"

④师古曰:"蟋蟀之诗也。迈,行也。言日月行往,将老而死也。蟋音悉,蟀音率。"

⑤师古曰:"山有枢之诗也。娭,乐也。言己俭吝,死亡之后当为它人所乐也。娭音愉,又音偷,枢音区。"

⑥师古曰:"葛生之诗也。居谓坟墓也。言死当归于坟墓,不能复为乐也。"

⑦师古曰:"中音竹仲反。"

魏国,亦姬姓也,在晋之南河曲,故其诗曰"彼汾一曲",①"寘诸河之侧"。② 自唐叔十六世至献公,灭魏以封大夫毕万,③灭耿以封大夫赵夙,④及大夫韩武子食采于韩原,⑤晋于是始大。至于文公,伯诸侯,尊周室,⑥始有河内之土。⑦吴札闻魏之歌,曰:"美哉沨沨乎!⑧以德辅此,则明主也。"文公后十六世为韩、魏、赵所灭,三家皆自立为诸侯,是为三晋。赵与秦同祖,韩、魏皆姬姓也。自毕万后十世称侯,至孙称王,徙都大梁,故魏一号为梁,七世为秦所灭。

①师古曰:"汾沮洳之诗。沮音子豫反。洳音人豫反。"

②师古曰:"伐檀之诗。寘,置也,音之豉反。"

③师古曰:"毕万,毕公高之后,魏犨祖父。"

④师古曰:"赵夙,赵衰之兄。"

⑤师古曰:"韩武子,韩厥之曾祖也,本与周同姓,食采于韩,更为韩氏。此说依史记,而与释春秋传者不同。"

⑥师古曰:"伯读曰霸。"

⑦师古曰:"左氏传所谓'始启南阳'者。"

⑧师古曰:"沨沨,浮貌也。言其中庸,可与为善,可与为恶也。沨音冯。"

周地,柳、七星、张之分野也。今之河南雒阳、穀成、平阴、偃师、巩、缑氏,是其分也。

昔周公营雒邑,以为在于土中,诸侯蕃屏四方,① 故立京师。至幽王淫褒姒,以灭宗周,子平王东居雒邑。其后五伯更帅诸侯以尊周

室,②故周于三代最为长久。八百馀年至于赧王,乃为秦所兼。初雒邑与宗周通封畿,③东西长而南北短,短长相覆为千里。至襄王以河内赐晋文公,又为诸侯所侵,故其分壄小。④

①师古曰:"言雒阳四面皆有诸侯为蕃屏。"

②师古曰:"伯读曰霸。解在刑法志。更,互也,音工衡反。"

③韦昭曰:"通在二封之地,共千里也。"师古曰:"宗周,镐京也,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为方百里者六十四也。雒邑,成周也,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为方百里者三十六。(三)〔二〕都得百里者〔百〕,方千里也。[28]故诗云'邦畿千里'。"

④师古曰:"壄,古地字。"

周人之失,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憙为商贾,不好仕宦。①

①师古曰:"憙音许吏反。"

自柳三度至张十二度,谓之鹑火之次,周之分也。

韩地,角、亢、氐之分野也。韩分晋得南阳郡及颍川之父城、定陵、襄城、颍阳、颍阴、长社、阳翟、郏,① 东接汝南,西接弘农得新安、宜阳,皆韩分也。及诗风陈、郑之国,与韩同星分焉。

①师古曰:"郏音工洽反,即今郏城县是也。"

郑国,今河南之新郑,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虚也。① 及成皋、荥阳,颍川之崇高、阳城,皆郑分也。本周宣王弟友为周司徒,食采于宗周畿内,是为郑。②郑桓公问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四方之国,非王母弟甥舅则夷狄,不可入也,其济、洛、河、颍之间乎!③子男之国,虢、会为大,④恃势与险,峦侈贪冒,⑤君若寄帑与贿,周乱而敝,必将背君;⑥君以成周之众,奉辞伐罪,亡不克矣。"公曰:"南方不可乎?"对曰:"夫楚,重黎之后也,黎为高辛氏火正,昭显天地,以生柔嘉之材。姜、嬴、荆、芈,实与诸姬代相干也。⑦姜,伯夷之后也;嬴,伯益之后

也。伯夷能礼于神以佐尧，伯益能仪百物以佐舜，⑧其后皆不失祠，而未有兴者，周衰将起，不可偪也。”桓公从其言，乃东寄帑与贿，虢、会受之。后三年，幽王败，(威)〔桓〕公死，[29]其子武公与平王东迁，卒定虢、会之地，右雒左(沛)〔洙〕，[30]食溱、洧焉。⑨土陿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⑩故其俗淫。郑诗曰：“出其东门，有女如云。”⑪又曰：“溱与洧方灌灌兮，士与女方秉菅兮。”“恂盱且乐，惟士与女，伊其相谑。”⑫此其风也。吴札闻郑之歌，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⑬自武公后二十三世。为韩所灭。

①师古曰：“虚读曰墟。后皆类此。”

②师古曰：“即今之华阴郑县。”

③师古曰：“济音子礼反。”

④师古曰：“会读曰郐，字或作桧。桧国在豫州外方之北，荥播之南，溱、洧之间，妘姓之国。”

⑤师古曰：“冒，蒙也，蔽于义理。”

⑥师古曰：“帑读与孥同，谓妻子也。”

⑦师古曰：“代，递也。干，犯也。”

⑧师古曰：“仪与宜同。宜，安也。”

⑨师古曰：“溱、洧，二水也。溱音臻。洧音鲔。”

⑩师古曰：“亟，屡也，音丘吏反。”

⑪师古曰：“出其东门之诗。东门，郑之东门也。如云，言其众多而往来不定。”

⑫师古曰：“溱洧之诗也。灌灌，水流盛也。菅，兰也。恂，信也。盱，大也。伊，惟也。谑，戏言也。谓仲春之月，二水流盛，而士与女执芳草于其间，以相赠遗，信大乐矣，惟以戏谑也。灌音胡贯反。菅音奸。”

⑬臣瓒曰：“谓音声细弱也，此衰弱之征。”

陈国，今淮阳之地。陈本太昊之虚，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是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陈诗曰：“坎其击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鹭羽。”①又曰：“东门之枌，宛

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② 此其风也。吴札闻陈之歌，曰：“国亡主，其能久乎！”③ 自胡公后二十三世为楚所灭。陈虽属楚，于天文自若其故。

①师古曰：“宛丘之诗也。坎坎，击鼓声，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值，立也。鹭鸟之羽以为翿，立之而舞，以事神也。无冬无夏，言其恒也。”

②师古曰：“东门之枌之诗也。东门，陈国之东门也。枌，白榆也。栩，杼也。子仲，陈大夫之氏也。婆娑。舞貌也。亦言于枌栩之下歌舞以娱神也。枌音扶云反。栩音许羽反。杼音神汝反。”

③师古曰：“言政由妇人，不以君为主也。”

颍川、南阳，本夏禹之国。夏人上忠，其敝鄙朴。韩自武子后七世称侯，六世称王，五世而为秦所灭。秦既灭韩，徙天下不轨之民于南阳，① 故其俗夸奢，上气力，好商贾渔猎，藏匿难制御也。宛，西通武关，东受江、淮，一都之会也。宣帝时，郑弘、召信臣为南阳太守，② 治皆见纪。信臣劝民农桑，去末归本，郡以殷富。颍川，韩都。士有申子、韩非刻害馀烈，③ 高(士)〔仕〕宦，[31] 好文法，民以贪遴争讼生分为失。④ 韩延寿为太守，先之以敬让；黄霸继之，教化大行，狱或八年亡重罪囚。南阳好商贾，召父富以本业；⑤ 颍川好争讼分异，黄、韩化以笃厚。“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信矣。⑥

①师古曰：“不轨，不循法度者。”

②师古曰：“召读曰邵。”

③师古曰：“申子，申不害也。烈，业也。”

④师古曰：“遴与吝同。”

⑤师古曰：“召父，谓召信臣也。劝其务农以致富。”

⑥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言从教而化。”

自东井六度至亢六度，谓之寿星之次，郑之分壄，与韩同分。

赵地，昴、毕之分墜。赵分晋，得赵国。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阳、鄚、州乡；[①]东有广平、钜鹿、清河、河间，又得渤海郡之东平舒、中邑、文安、束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阳、内黄、斥丘；西有太原、定襄、云中、五原、上党。上党，本韩之别郡也，远韩近赵，后卒降赵，皆赵分也。

①师古曰："鄚音莫。"

自赵夙后九世称侯，四世敬侯徙都邯郸，至曾孙武灵王称王，五世为秦所灭。

赵、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乱馀民，[①]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椎剽掘冢，[②]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女子弹弦跕蹀，游媚富贵，遍诸侯之后宫。[③]

①晋灼曰："言地薄人众，犹复有沙丘纣淫地馀民。通系之于淫风而言之也，不说沙丘在中山也。"

②师古曰："椎杀人而剽劫之也。椎音直追反，其字从木。剽音频妙反。掘冢，发冢也。"

③如淳曰："跕音蹀足之蹀。蹀音屣。"臣瓒曰："蹑跟为跕，拄指为蹀。"师古曰："跕音它颊反。蹀字与屣同。屣谓小履之无跟者也。跕谓轻蹑之也。"

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其土广俗杂，大率精急，高气势，轻为奸。

太原、上党又多晋公族子孙，以诈力相倾，矜夸功名，报仇过直，[①]嫁取送死奢靡。[②]汉兴，号为难治，常择严猛之将，或任杀伐为威。父兄被诛，子弟怨愤，至告讦刺史二千石，[③]或报杀其亲属。

①师古曰："直，亦当也。"

②师古曰："取读曰娶。其下并同。"

③师古曰："讦，面相斥罪也，音居列反，又音居谒反。"

钟、代、石、北，迫近胡寇，[①]民俗懻忮，[②]好气为奸，不事农商，自全晋时，已患其剽悍，[③]而武灵王又益厉之。故冀州之部，盗贼常为它州

剧。

①如淳曰:“钟,所在未闻。石,山险之限,在上曲阳。”

②臣瓒曰:“憬音冀,今北土名强直为憬中。”师古曰:“憬,坚也。忮,恨也,音章豉反。”

③师古曰:“剽,急也,轻也。悍,勇也。剽音频妙反,又音匹妙反。悍音胡旦反。”

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徙。[①]其民鄙朴,少礼文,好射猎。雁门亦同俗,于天文别属燕。

①师古曰:“言四国之人被迁徙来居之。”

燕地,尾、箕分壄也。武王定殷,封召公于燕,其后三十六世与六国俱称王。东有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西有上谷、代郡、雁门,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阳、北新城、故安、涿县、良乡、新昌,及勃海之安次,皆燕分也。乐浪、玄菟,亦宜属焉。

燕称王十世,秦欲灭六国,燕王太子丹遣勇士荆轲西刺秦王,不成而诛,秦遂举兵灭燕。

蓟,南通齐、赵,勃、碣之间一都会也。[①]初太子丹宾养勇士,不爱后宫美女,民化以为俗,至今犹然。宾客相过,以妇侍宿,嫁取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后稍颇止,然终未改。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亦有所长,敢于急人。[②]燕丹遗风也。

①师古曰:“蓟县,燕之所都也。勃,勃海也。碣,碣石也。”

②如淳曰:“赴人之急,果于赴难也。”

上谷至辽东,地广民希,数被胡寇,俗与赵、代相类,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隙乌丸、夫馀,[①]东贾真番之利。

①如淳曰:“有怨隙也。或曰,隙,际也。”师古曰:“训际是也。乌丸,本东胡也,为冒顿所灭,馀类保乌丸山,因以为号。夫馀在长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夫读曰扶。”

玄菟、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濊貉、句骊蛮夷。[①]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②]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③]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穀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取无所雠，[④]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⑤]其田民饮食以笾豆，[⑥]都邑颇放效吏及内郡贾人，往往以杯器食。[⑦]郡初取吏于辽东，吏见民无闭臧，及贾人往者，夜则为盗，俗稍益薄。今于犯禁浸多，至六十馀条。可贵哉，仁贤之化也！然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⑧]故孔子悼道不行，设浮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⑨][32]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馀国，以岁时来献见云。[⑩]

①师古曰："濊音秽，字或作薉，其音同。"

②师古曰："史记云'武王伐纣，封箕子于朝鲜'，与此不同。"

③师古曰："八条不具见。"

④师古曰："雠，匹也。一曰，雠读曰售。"

⑤师古曰："辟读曰僻。"

⑥师古曰："以竹曰笾，以木曰豆，若今之槃也。槃音其敬反。"

⑦师古曰："都邑之人颇用杯器者，效吏及贾人也。放音甫往反。"

⑧师古曰："三方，谓南、西、北也。"

⑨师古曰："论语称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也欤！'言欲乘桴筏而适东夷，以其国有仁贤之化可以行道也。桴音孚。筏音伐。"

⑩如淳曰："如墨委面，在带方东南万里。"臣瓒曰："倭是国名，不谓用墨，故谓之委也。"师古曰："如淳云'如墨委面'，盖音委字耳，此音非也。倭音一戈反，今犹有倭国。魏略云倭在带方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国，度海千里，复有国，皆倭种。"

自危四度至斗六度，谓之析木之次，燕之分也。

齐地，虚、危之分壄也。东有甾川、东莱、琅邪、高密、胶东，南有泰山、城阳，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乐、高城、重合、阳信，西有济

南、平原，皆齐分也。

少昊之世有爽鸠氏，虞、夏时有季崱，[①]汤时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为诸侯，国此地。至周成王时，薄姑氏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是为太公。[②]诗风齐国是也。临淄名营丘，故齐诗曰："子之营兮，遭我虖峐之间兮。"[③]又曰："竢我于著乎而。"[④]此亦其舒缓之体也。吴札闻齐之歌，曰："泱泱乎，大风也哉！[⑤]其太公乎？国未可量也"。

①师古曰："崱音仕力反。"

②师古曰："武王封太公于齐，初未得爽鸠之地，成王以益之也。"

③师古曰："齐国风营诗之辞也。毛诗作还，齐诗作营。之，往也。峐，山名也，字或作嵫，亦作嶷，音皆乃高反。言往适营丘而相逢于峐山也。"

④师古曰："齐国风著诗之辞也。著，地名，即济南郡著县也。乎而，语助也。一曰，门屏之间曰著，音直庶反。"

⑤师古曰："泱泱，弘大之意也，音乌郎反。"

古有分土，亡分民。[①]太公以齐地负海舄卤，少五谷而人民寡，[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凑。后十四世，桓公用管仲，设轻重以富国，[③]合诸侯成伯功，[④]身在陪臣而取三归。[⑤]故其俗弥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⑥]号为冠带衣履天下。[⑦]

①师古曰："有分土者，谓立封疆也。无分民者，谓通往来不常厥居也。"

②师古曰："舄卤，解在食货志。"

③师古曰："解在食货志。"

④师古曰："伯读曰霸。"

⑤师古曰："三归，三姓之女。"

⑥如淳曰："纨，白熟也。纯，缘也，谓绦组之属也。丽，好也。"臣瓒曰："冰纨，纨细密坚如冰者也。纯丽，温纯美丽之物也。"师古曰："如说非也。冰，谓布帛之细，其色鲜絜如冰者也。纨，素也。绮，文缯也，即今之所谓细绫也。纯，精好也。丽，华靡也。纨音丸。纯音淳。"

⑦师古曰:"言天下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

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其失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①]急之则离散,缓之则放纵。始桓公兄襄公淫乱。姑姊妹不嫁,于是令国中民家长女不得嫁,名曰"巫见",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为俗。痛乎,道民之道,可不慎哉![②]

①师古曰:"不可得其情。"

②师古曰:"上道读曰导。"

昔太公始封,周公问"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周公曰:"后世必有篡杀之臣。"其后二十九世为强臣田和所灭,而和自立为齐侯。初,和之先陈公子完有罪来奔齐,[①]齐桓公以为大夫,更称田氏。九世至和而篡齐,至孙威王称王,五世为秦所灭。

①师古曰:"公子完,陈厉公之子也。左氏传鲁庄二十二年'陈人杀其太子御寇,公子完与颛孙奔齐',盖御寇之党也。"

临甾,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中具五民云。[①]

①服虔曰:"士、农、商、工、贾也。"如淳曰:"游子乐其俗,不复归,故有五方之民也。"师古曰:"如说是。"

鲁地,奎、娄之分壄也。东至东海,南有泗水,至淮,得临淮之下相、睢陵、僮、取虑,皆鲁分也。[①]

①师古曰:"睢音虽。取音趣,又音秋。虑音闾。"

周兴,以少昊之虚曲阜封周公子伯禽为鲁侯,[①]以为周公主。[②]其民有圣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言近正也。[③]濒洙泗之水,[④]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⑤]俗既益薄,长老不自安,与幼少相让,故曰:"鲁道衰,洙泗之间斩斩如也。"[⑥]孔子闵王道将废,乃修六经,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业而通者七十有七人。

是以其民好学,上礼义,重廉耻。周公始封,太公问"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而亲亲。"太公曰:"后世浸弱矣。"⑦故鲁自文公以后,禄去公室,政在大夫,季氏逐昭公,陵夷微弱,三十四世而为楚所灭。然本大国,故自为分墜。

①师古曰:"少昊,金天氏之(地)〔帝〕。"[33]

②师古曰:"主周公之祭祀。"

③师古曰:"鲁庶几至道,齐人不如鲁也。"

④师古曰:"言所居皆边于一水也。濒音频,又音宾。"

⑤师古曰:"任,负戴也。"

⑥师古曰:"斮斮,分辨之意也,音牛斤反。"

⑦师古曰:"言渐微弱也。"

今去圣久远,周公遗化销微,孔氏庠序衰坏。地陋民众,颇有桑麻之业,亡林泽之饶。俗俭啬爱财,趋商贾,好訾毁,多巧伪,①丧祭之礼文备实寡,然其好学犹愈于它俗。②

①师古曰:"以言相毁曰訾。訾音子尔反。"

②师古曰:"愈,胜也。"

汉兴以来,鲁东海多至卿相。东平、须昌、寿良,皆在济东,属鲁,非宋地也,当考。①

①师古曰:"当考者,言当更考核之,其事未审。"

宋地,房、心之分墜也。今之沛、梁、楚、山阳、济阴、东平及东郡之须昌、寿张,皆宋分也。

周封微子于宋,今之睢阳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阏伯之虚也。济阴定陶,诗风曹国也。武王封弟叔振铎于曹,其后稍大,得山阳、陈留,二十馀世为宋所灭。

昔尧作游成阳,①舜渔雷泽,②汤止于亳,故其民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恶衣食,以致畜藏。③

①如淳曰:“作,起也。成阳在定陶,今有尧冢灵台。”师古曰:“作游者,言为宫室游止之处也。”

②师古曰:“渔,捕鱼也。靁,古雷字。”

③师古曰:“畜读曰蓄。”

宋自微子二十馀世,至景公灭曹,灭曹后五世亦为齐、楚、魏所灭,参分其地。魏得其梁、陈留,齐得其济阴、东平,楚得其沛。故今之楚彭城,本宋也,春秋经曰:“围宋彭城”。宋虽灭,本大国,故自为分壄。

沛楚之失,急疾颛己,地薄民贫,① 而山阳好为奸盗。

①师古曰:“颛与专同。急疾颛己,言性褊狭而自用。”

卫地,营室、东壁之分壄也。今之东郡及魏郡黎阳,河内之野王、朝歌,皆卫分也。

卫本国既为狄所灭,① 文公徙封楚丘,三十馀年,子成公徙于帝丘。故春秋经曰“卫毖于帝丘”,② 今之濮阳是也。本颛顼之虚,故谓之帝丘。夏后之世,昆吾氏居之。成公后十馀世,为韩、魏所侵,尽亡其旁邑,独有濮阳。后秦灭濮阳,置东郡,徙之于野王。始皇既并天下,犹独置卫君,二世时乃废为庶人。凡四十世,九百年,最后绝,故独为分野。

①师古曰:“卫懿公为狄人所灭,事在春秋闵公二年。”

②师古曰:“毖,古迁字。”

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① 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② 故俗称郑卫之音。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③ 故其俗刚武,上气力。汉兴,二千石治者亦以杀戮为威。宣帝时韩延寿为东郡太守,承圣恩,崇礼义,尊谏争,至今东郡号善为吏,延寿之化也。其失颇奢靡,嫁取送死过度,而野王好气任侠,有濮上风。

①师古曰:“阻者,言其隐阸得肆淫僻之情也。”

②师古曰:“亟,屡也,音丘吏反。”

③师古曰:“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性好勇。夏育亦古之壮士。皆卫人。”

楚地，翼、轸之分壄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及汉中、汝南郡，尽楚分也。

周成王时，封文、武先师鬻熊之曾孙熊绎于荆蛮，为楚子，居丹阳。后十馀世至熊达，是为武王，寖以强大。[①] 后五世至严王，总帅诸侯，观兵周室，并吞江、汉之间，内灭陈、鲁之国。后十馀世，顷襄王东徙于陈。

①师古曰："寖，渐也。"

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①] 果蓏蠃蛤，食物常足。[②] 故呰窳媮生，而亡积聚，[③] 饮食还给，不忧冻饿，[④] 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汉中淫失枝柱，与巴蜀同俗。[⑤] 汝南之别，皆急疾有气势。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亦一都会也。

①师古曰："山伐，谓伐山取竹木。"

②师古曰："蠃音来戈反。蛤音闾，似蜂而圜。"

③应劭曰："呰，弱也。言风俗朝夕取给媮生而已，无长久之虑也。"如淳曰："呰或作訾，音紫。窳音庾。"晋灼曰："呰，病也。窳，惰也。"师古曰："诸家之说皆非也。呰，短也。窳，弱也。言短力弱材不能勤作，故朝夕取给而无储偫也。如音是也。"

④师古曰："还，及也，言常相及而给足也。"

⑤师古曰："失读曰佚。柱音竹甫反。枝柱，言意相节却，不顺从也。"

吴地，斗分壄也。今之会稽、九江、丹阳、豫章、庐江、广陵、六安、临淮郡，尽吴分也。

殷道既衰，周大王亶父兴郊梁之地，长子大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圣子昌，大王欲传国焉。大伯、仲雍辞行采药，遂奔荆蛮，公季嗣位，至昌为西伯，受命而王。故孔子美而称曰："大伯，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①] 大伯初奔荆蛮，荆蛮归之，号曰句吴。[②] 大伯卒，仲雍立，至

曾孙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中于河北，是为北吴，③后世谓之虞，十二世为晋所灭。后二世而荆蛮之吴子寿梦盛大称王。其少子则季札，有贤材。兄弟欲传国，札让而不受。自(大伯)寿梦称王六世，[34]阖庐举伍子胥、孙武为将，战胜攻取，兴伯名于诸侯。④至子夫差，诛子胥，用宰嚭，⑤为粤王句践所灭。

①师古曰："皆论语载孔子之言也。虞仲，即仲雍也。夷逸，言窜于蛮夷而遁逸也。隐居而不言，故其身清洁，所废中于权道。"

②师古曰："句音钩，夷俗语之发声也，亦犹越为于越也。"

③师古曰："中读曰仲。"

④师古曰："伯读曰霸。"

⑤师古曰："嚭音披美反。"

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粤既并吴，后六世为楚所灭。后秦又击楚，徙寿春，至子为秦所灭。

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①亦一都会也。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②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其失巧而少信。初淮南王异国中民家有女者，③以待游士而妻之，故至今多女而少男。④本吴粤与楚接比，数相并兼，⑤故民俗略同。

①师古曰："皮革，犀兕之属也。鲍，鲍鱼也。木，枫柟豫章之属。"

②师古曰："诸赋，谓九歌、天问、九章之属。"

③晋灼曰："有女者见优异。"

④如淳曰："得女宠，或去男也。"臣瓒曰："周官职方云'扬州之民，二男而五女'，此风气非由淮南王安能使多女也。"师古曰："二说皆非也。志亦言土地风气既足女矣，因淮南之化，又更聚焉。"

⑤师古曰："比，近也，音频寐反。"

吴东有海盐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之一都会也。豫章出黄金，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①江南卑湿，丈夫多夭。

①应劭曰："堇堇，少也。更，(赏)〔偿〕也。[35]言金少耳，取不足用顾费用也。"师古曰："应说非也。此言所出之金既以少矣，自外诸物盖亦不多，故总言取之不足偿功直也。堇读曰仅。更音庚。"

会稽海外有东鳀人，①分为二十馀国，以岁时来献见云。

①孟康曰："音题。"晋灼曰："音鍉。"师古曰："孟音是也。"

粤地，牵牛、婺女之分壄也。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

其君禹后，帝少康之庶子云，封于会稽，① 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②后二十世，至句践称王，与吴王阖庐战，败之檇李。③夫差立，句践乘胜复伐吴，吴大破之，栖会稽，④臣服请平。后用范蠡、大夫种计，遂伐灭吴，兼并其地。度淮与齐、晋诸侯会，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使赐命为伯，诸侯毕贺。后五世为楚所灭，子孙分散，君服于楚。⑤后十世，至闽君摇，佐诸侯平秦。汉兴，复立摇为越王。是时，秦南海尉赵佗亦自王，传国至武帝时，尽灭以为郡云。

①臣瓒曰："自交阯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不得尽云少康之后也。按世本，越为芈姓，与楚同祖，故国语曰'芈姓夔、越'，然则越非禹后明矣。又芈姓之越，亦句践之后，不谓南越也。"师古曰："越之为号，其来尚矣，少康封庶子以主禹祠，君于越地耳。故此志云其君禹后，岂谓百越之人皆禹苗裔？瓒说非也。"

②应劭曰："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也。"

③师古曰："檇音醉，字本作槜，其旁从木。"

④师古曰："会稽，山名。登山而处，以避兵难，言若鸟之栖。"

⑤师古曰："事楚为君而服从之。"

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①中国往商贾者

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

①韦昭曰:"果谓龙眼、离支之属。布,葛布也。"师古曰:"毒音代。冒音莫内反。玑谓珠之不圆者也,音祈,又音机。布谓诸杂细布皆是也。"

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为儋耳、珠崖郡。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①男子耕农,种禾稻纻麻,女子桑蚕织绩。亡马与虎,民有五畜,②山多麈麋。③兵则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为镞。④自初为郡县,吏卒中国人多侵陵之,故率数岁壹反。元帝时,遂罢弃之。

①师古曰:"著时从头而贯之。"

②师古曰:"牛、羊、豕、鸡、犬。"

③师古曰:"麈似鹿而大,麋似鹿而小。麈音主。麋音京。"

④师古曰:"镞,矢锋,音子木反。"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馀日,有谌离国;①步行可十馀日,有夫甘都卢国。②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馀,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③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④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八)〔二〕月,[36]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①师古曰:"谌音士林反。"

②师古曰:"都卢国人劲捷善缘高,故张衡西京赋云'乌获扛鼎,都卢寻橦',又曰'非都卢之轻趯,孰能超而究升'也。夫音扶。"

③师古曰:"禀,给也,耦,媲也。给其食而侣媲之,相随行也。"

④师古曰:"剽,劫也,音频妙反。"

【校勘记】

〔1〕 北至抱罕东人(西)〔河〕。 景祐、殿、局本都作“河”。王鸣盛说作“河”是。

〔2〕 西有(毕)〔卑〕和羌， 景祐、殿本都作“卑”。王先谦说作“卑”是。

〔3〕 鸾(鸟)〔乌〕， 景祐、殿本都作“乌”。段玉裁说作“乌”是。

〔4〕 (曰)〔日〕勒， 殿本考证说，按匈奴传当作“日勒”。

〔5〕 治偃(前)〔泉〕障。 景祐本作“泉”，殿本作“水”。

〔6〕 月(支)〔氏〕道。 景祐、殿、局本都作“氏”。

〔7〕 祖音(置)〔罝〕。 景祐、殿本都作“罝”。

〔8〕 沮水出(东，西)〔西，东〕入洛。 王念孙、陈澧、王先谦都说“西”“东”误倒。

〔9〕 莽曰(坚)〔监〕水。 景祐、殿本都作“监”。王先谦说作“监”是。

〔10〕 泑池河东至参(合)〔户〕入泑池别， 齐召南说“参合”当是“参户”之误。王念孙说齐说是。

〔11〕 (乐阳)〔阳乐〕水出东，(东)〔南〕入(海)〔沽〕。 王念孙说“乐阳”当为“阳乐”，“入海”当为“入沽”。王鸣盛说南监本下“东”作“南”，是。按殿本亦作“南”。

〔12〕 莽曰(北顺)〔通路〕。 景祐、殿本都作“通路”。王先谦说此涉下右北平而误。

〔13〕 莽曰(受)〔文〕亭。 景祐、殿本都作“文”。王先谦说作“文”是。

〔14〕 说读曰(倪)〔悦〕。 景祐、殿本都作“悦”。

〔15〕 东(郡)〔部〕都尉治。 朱一新说汪本“郡”作“部”，是。按景祐、殿本都作“部”。

〔16〕 又有斤(员)〔南〕水。 景祐本作“南”，温水注同。

〔17〕 〔周〕水首受无敛， 王先谦说“水”上夺“周”字。

〔18〕 三〔十〕七。 “十”字据景祐、殿本补。

〔19〕 (入淮南)〔南入淮〕。 王鸣盛说南监本作“南入淮”，是。按景祐、殿本都同南监本。

〔20〕 (收)〔攸〕。 景祐、殿本“收”作“攸”。

〔21〕 以其郡(大)〔太〕大， 上“大”字殿本作“太”。

〔22〕 汉承百(年)〔王〕之末， 朱一新说汪本“年”作“王”，是。按景祐、殿本都作“王”。

〔23〕 成帝时刘向略言其(域)〔地〕分， 景祐、殿本都作“地”。

〔24〕 造音(于)〔千〕到反。 景祐、殿、局本都作“千”。

〔25〕 厝，古错(反)〔字〕。 景祐、殿本都作“字”。朱一新说作“字”是。

〔26〕 (古)〔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 景祐、殿本都作“故”。朱一新说作“故”是。

〔27〕 (秦幽)吴札观乐，为之歌秦， 王念孙说“秦幽”二字衍。

〔28〕 (三)〔二〕都得百里者〔百〕，方千里也。 朱一新说“三都”当作“二都”，谓宗周及雒邑也。“者”下当有“百”字。按景祐、殿本都作“二都”，“者”下都有“百”字。

〔29〕 (威)〔桓〕公死， 景祐、殿本都作“桓”。

〔30〕 右雒左(沛)〔沛〕， 朱一新说“沛”当作“沛”。按景祐、殿本都作“沛”。

〔31〕 高(士)〔仕〕宦， 景祐、殿本都作“仕”。钱大昭说作“仕”是。

〔32〕 有以也夫！⑨ 注⑨原在“也”字下。刘攽说“夫”字宜属上句。

〔33〕 金天氏之(地)〔帝〕。 景祐、殿本都作“帝”。

〔34〕 自(大伯)寿梦称王六世， 陈奂说“大伯”二字疑衍。

〔35〕 更，(赏)〔偿〕也。 景祐、殿、局本都作“偿”。

〔36〕 船行可(八)〔二〕月， 景祐、殿本都作“二”。

汉书卷二十九

沟洫志第九

应劭曰:“沟广四尺,深四尺;洫广深倍于沟。”师古曰:“洫音许域反。”

夏书:禹堙洪水十三年,①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毳,②山行则梮,③以别九州;④随山浚川,⑤任土作贡;⑥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⑦然河灾之羡溢,害中国也尤甚。⑧唯是为务,故道河自积石,⑨历龙门,南到华阴,东下底柱,⑩及盟津、雒内,至于大伾。⑪于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⑫数为败,乃酾二渠以引其河,⑬北载之高地,过洚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⑭同为迎河,入于勃海。⑮九川既疏,九泽既陂,诸夏乂安,⑯功施乎三代。

①如淳曰:“堙,没也。”师古曰:“堙,塞也。洪水泛溢,疏通而止塞之。堙音因。”

②孟康曰:“毳形如箕,擿行泥上。”如淳曰:“毳音茅蒩之蒩。谓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师古曰:“孟说是也。毳读如本字。”

③如淳曰:“梮谓以铁如锥头,长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韦昭曰:“梮,木器,如今舆床,人举以行也。”师古曰:“如说是也。梮音居足反。”

④师古曰:“分其界。”

⑤师古曰:“顺山之高下而深其流。”

⑥师古曰:“任其土地所有以定贡赋之差也。”

⑦师古曰:“言通九州之道,及郭遏其泽,商度其山也。度音大各反。”

⑧师古曰:“羡读与衍同,音弋展反。”

⑨师古曰:“道,治也,引也。从积石山而治引之令通流也。道读曰导。”

⑩师古曰:“底音之履反。”

⑪郑氏曰:“山一成为仵,在修武、武德界。”张晏曰:“成皋县山是也。臣瓒以为今修武、武德无此山也。成皋县山又不一成也。今黎阳山临河,岂是乎?”师古曰:“内读曰汭。仵音皮彼反。解在地理志。”

⑫师古曰:“急流曰湍。悍,勇也。湍音它端反。”

⑬孟康曰:“醧,分也。分其流,泄其怒也。二渠,其一出贝丘西南南折者也。其一则漯川也。河自王莽时遂空,唯用漯耳。”师古曰:“醧音山支反。漯音它合反。”

⑭师古曰:“播,布也。”

⑮臣瓒以为“禹贡‘夹右碣石入于河’,则河入海乃在碣石也。武帝元光二年,河移徙东郡,更注勃海。禹时不注也。”师古曰:“解在地理志。”

⑯师古曰:“疏,分流。”

自是之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川、云梦之际,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淄济之间。于蜀,则蜀守李冰凿离堆,[①] 避沫水之害,[②] 穿二江成都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馀则用溉,[③] 百姓飨其利。至于它,往往引其水,用溉田,沟渠甚多,然莫足数也。

①晋灼曰:“堆,古堆字也。堆,岸也。”师古曰:“音丁回反。”

②师古曰:“沫音本末之末。水出蜀西南徼外,东南入江。”

③师古曰:“溉,灌也,音工代反。”

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有令名。[①] 至文侯曾孙襄王时,与群臣饮酒,王为群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门豹之为人臣也!”[1] 史起进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②] 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西门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兴,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尽,何足法也!”于是以史起为邺令,遂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民歌之曰:“邺有贤

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粱。"③

①师古曰:"有善政之称。"

②师古曰:"赋田之法,一夫百亩也。"

③苏林曰:"终古,犹言久古也。尔雅曰'卤,咸苦也'。"师古曰:"舄即斥卤也。谓咸卤之地也。"

其后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无令东伐。① 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② 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③ 并北山,东注洛,三百馀里,④ 欲以溉田。中作而觉,⑤ 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渠成而用(溉)注填阏之水,[2] 溉舄卤之地四万馀顷,收皆亩馀一钟。⑥ 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名曰郑国渠。

①如淳曰:"息秦灭韩之计也。"师古曰:"罢读曰疲,令其疲劳不能出兵。"

②师古曰:"间音居莧反。其下亦同。"

③师古曰:"中读曰仲,即今九嵕之东仲山也。邸,至也。"

④师古曰:"并音步浪反。洛水,即冯翊漆沮水。"

⑤师古曰:"中作,谓用功中道,事未竟也。"

⑥师古曰:"注,引也。阏读与淤同。音于据反。填阏谓壅泥也。言引淤浊之水灌咸卤之田,更令肥美,故一亩之收至六斛四斗。"

汉兴三十有九年,孝文时河决酸枣,东溃金堤,① 于是东郡大兴卒塞之。

①师古曰:"溃,横决也。金堤,河堤名也,在东郡白马界。堤音丁奚反。"

其后三十六岁,孝武元光中,河决于瓠子,东南注钜野,① 通于淮、泗。上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辄复坏。是时武安侯田蚡为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② 河决而南则鄃无水灾,邑收入多。蚡言于上曰:"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强塞,强塞之未必(顺)〔应〕天。"[3] 而望气用数者亦以为然,是以久不复塞也。

①师古曰:"钜野,泽名,旧属兖州界,即今之郓州钜野县。"

②师古曰:"奉音扶用反。郃音输,清河之县也。"

时郑当时为大司农,言"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上,①度六月罢,②而渭水道九百馀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旁南山下,③至河三百馀里,径,易遭,④度可令三月罢;(罢)而渠下民田万馀顷又可得以溉。此(捐)〔损〕漕省卒,[4]而益肥关中之地,得谷。"上以为然,令齐人水工徐伯表,⑤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以漕,大便利。其后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颇得以溉矣。

①师古曰:"异时,往时也。"

②师古曰:"计度其功,六月而后可罢也。度音大各反。"

③师古曰:"旁音步浪反。"

④〔师古曰:"径,直也。易音弋豉反。"〕[5]

⑤师古曰:"巡行穿渠之处而表记之,今之竖标是。"

后河东守番系①言:"漕从山东西,岁百馀万石,②更底柱之艰,③败亡甚多而烦费。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阴、蒲坂下,④度可得五千顷。故尽河堧弃地,⑤民茭牧其中耳,⑥今溉田之,⑦度可得谷二百万石以上。谷从渭上,与关中无异,⑧而底柱之东可毋复漕。"上以为然,发卒数万人作渠田。数岁,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偿种。⑨久之,河东渠田废,予越人,令少府以为稍入。⑩

①师古曰:"姓番名系也。番音普安反。"

②师古曰:"谓从山东运漕而西入关也。"

③师古曰:"更,历也,音庚。"

④师古曰:"引汾水可用溉皮氏及汾阴以下,而引河水可用溉汾阴及蒲坂以下,地形所宜也。"

⑤师古曰:"谓河岸以下缘河边地素不耕垦者也。堧音而缘反。"

⑥师古曰:"茭,干草也。谓收茭草及牧畜产于其中。茭音交。"

⑦师古曰:"溉而种之。"

⑧师古曰:"虽从关外而来,于渭水运上,皆可致之,故曰与关中收谷无异也。"

⑨师古曰:"言所收之直不足偿粮种之费也。种音之勇反。"

⑩如淳曰:"时越人有徙者,以田与之,其租税入少府也。"师古曰:"越人习于水田,又新至,未有业,故与之也。稍,渐也。其入未多,故谓之稍也。"

其后人有上书,欲通褒斜道及漕,[①]事下御史大夫张汤。汤问之,言"抵蜀从故道,故道多阪,回远。[②]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从南阳上沔入褒。褒绝水至斜,间百馀里,以车转,从斜下渭,如此,汉中谷可致,而山东从沔无限,便于底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饶,僪于巴蜀。"[③]上以为然。拜汤子卬为汉中守,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馀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

①师古曰:"褒、斜,二谷名,其谷皆各自有水耳。斜音弋奢反。"

②师古曰:"抵,至也。故道属武都,有蛮夷,故曰道,即今凤州界也。回音胡内反。"

③师古曰:"僪,比也。"

其后严熊言"临晋民愿穿洛以溉重泉以东万馀顷故恶地。[①]诚即得水,可令亩十石。"于是为发卒万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颜下。[②]岸善崩,[③]乃凿井,深者四十馀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隤以绝商颜,[④]东至山领十馀里间。井渠之生自此始。穿得龙骨,故名曰龙首渠。作之十馀岁,渠颇通,犹未得其饶。

①师古曰:"临晋、重泉皆冯翊之县也。洛即漆沮水。"

②应劭曰:"徵在冯翊。商颜,山名也。"师古曰:"徵音惩,即今所谓澄城也。商颜,商山之颜也。谓之颜者,譬人之颜额也,亦犹山(额)〔领〕象人之颈领。"[6]

③如淳曰:"洛水岸也。"师古曰:"善崩,言辄崩也。"

④师古曰:"下流曰隤。"

自河决瓠子后二十馀岁,岁因以数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上既

封禅,巡祭山川,其明年,乾封少雨。[①] 上乃使汲仁、郭昌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河。于是上以用事万里沙,则还自临决河,湛白马玉璧,[②] 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寘决河。[③] 是时东郡烧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园之竹以为捷。[④] 上既临河决,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

①师古曰:"乾音干。解在郊祀志。"

②师古曰:"湛读曰沈。沈马及璧以礼水神也。"

③师古曰:"寘音大千反。"

④晋灼曰:"淇园,卫之苑也。"如淳曰:"树竹塞水决之口,稍稍布插按树之,水稍弱,补令密,谓之捷。以草塞其衷,乃以土填之。有石,以石为之。"师古曰:"捷音其偃反。"

瓠子决兮将奈何?浩浩洋洋,虑殚为河。[①] 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②] 吾山平兮钜野溢,[③] 鱼弗郁兮柏冬日。[④] 正道弛兮离常流,[⑤] 蛟龙骋兮放远游。归旧川兮神哉沛,[⑥] 不封禅兮安知外![⑦] 皇谓河公兮何不仁,[⑧] 泛滥不止兮愁吾人!啮桑浮兮淮、泗满,[⑨] 久不反兮水维缓。[⑩]

①如淳曰:"殚,尽也。"师古曰:"浩浩洋洋,皆水盛貌。虑犹恐也。浩音胡老反。洋音羊。"

②如淳曰:"恐水渐山使平也。"韦昭曰:"凿山以填河。"师古曰:"韦说是也。已,止也。言用功多不可毕止也。"

③如淳曰:"瓠子决,灌钜野泽使溢也。"

④孟康曰:"钜野满溢,则众鱼弗郁而滋长,迫冬日乃止也。"师古曰:"孟说非也。弗郁,忧不乐也。水长涌溢,濊浊不清,故鱼不乐,又迫于冬日,将甚困也。柏读与迫同。弗音佛。"

⑤晋灼曰:"言河道皆弛坏。"

⑥臣瓒曰:"水还旧道,则群害消除,神祐滂沛也。"师古曰:"沛音普大反。"

⑦师古曰:"言不因巡(将)〔狩〕封禅而出,[7] 则不知关外有此水。"

⑧张晏曰:"皇,武帝也。河公,河伯也。"

⑨如淳曰:"啮桑,邑名,为水所浮漂。"

⑩师古曰:“水维,水之纲维也。”

一曰:

河汤汤兮激潺湲,[①]北渡回兮迅流难。[②]搴长茭兮湛美玉,[③]河公许兮薪不属。[④]薪不属兮卫人罪,[⑤]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⑥]隤林竹兮捷石菑,[⑦]宣防塞兮万福来。

①师古曰:“歌有二章,自‘河汤汤’以下更是其一,故云一曰也。汤汤,疾貌也。潺湲,激流也。汤音伤。潺音仕连反。湲音于权反。”

②师古曰:“迅,疾也,音讯。”

③如淳曰:“搴,取也。茭,草也,音(茭)〔郊〕。[8]一曰,茭,竿也。取长竿树之,用著石间以塞决河也。”臣瓒曰:“竹苇绚谓之茭也,所以引置土石也。”师古曰:“瓒说是也。搴,拔也。绚,索也。湛美玉者,以祭河也。茭字宜从竹。搴音骞。茭音交,又音爻。湛读曰沈。绚音工登反。”

④如淳曰:“旱烧,故薪不足也。”师古曰:“沈玉礼神,见许福祐,但以薪不属逮,故无功也。属音之欲反。”

⑤师古曰:“东郡本卫地,故言此卫(之人)〔人之〕罪也。”[9]

⑥师古曰:“烧草皆尽,故野萧条然也。噫乎,叹辞也。噫音于期反。”

⑦师古曰:“隤林竹者,即上所说‘下淇园之竹以为捷’也。石菑者谓垂石立之,然后以土就填塞也。菑亦垂耳,音侧其反,义与(剚)〔插〕同。”[10]

于是卒塞瓠子,筑宫其上,名曰宣防。而道河北行二渠,复禹旧迹,[①]而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

①师古曰:“道读曰导。”

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灵轵、成国、沣渠[①]引诸川,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钜定,[②]泰山下引汶水,[③]皆穿渠为溉田,各万馀顷。它小渠及陂山通道者,不可胜言也。[④]

①如淳曰:“地理志‘盩厔有灵轵渠’。成国,渠名,在陈仓。沣音丰,水出丰

谷。”

②臣瓒曰:“钜定,泽名也。”

③师古曰:“汶音问。”

④师古曰:“陂山,因山之形也。道,引也。陂音彼义反。道读曰导。一曰,陂山,遏山之流以为陂也,音彼皮反。”

自郑国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岁,而兒宽为左内史,奏请穿凿六辅渠,[①]以益溉郑国傍高卬之田。[②]上曰:“农,天下之本也。泉流灌寖,所以育五谷也。[③]左、右内史地,名山川原甚众,细民未知其利,故为通沟渎,畜陂泽,[④]所以备旱也。今内史稻田租挈重,不与郡同,[⑤]其议减。令吏民勉农,尽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时。”[⑥]

①师古曰:“在郑国渠之里,今尚谓之辅渠,亦曰六渠也。”

②师古曰:“素不得郑国之溉灌者也。卬谓上向也,读曰仰。”

③师古曰:“寖,古浸字。”

④师古曰:“畜读曰蓄。”

⑤师古曰:“租挈,收田租之约令也。郡谓四方诸郡也。挈音苦计反。”

⑥师古曰:“平繇者,均齐渠堰之力役,谓俱得水利也。繇读曰徭。”

后十六岁,太始二年,赵中大夫白公[①]复奏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②]注渭中,袤二百里,[③]溉田四千五百馀顷,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饶,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④]举臿为云,决渠为雨。[⑤]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⑥]衣食京师,亿万之口。”言此两渠饶也。

①郑氏曰:“白,姓。公,爵。时人多相谓为公。”师古曰:“此时无公爵也,盖相呼尊老之称耳。”

②师古曰:“谷口即今云阳县治谷是。”

③师古曰:“袤,长也,音茂。”

④师古曰:“郑国兴于秦时,故云前。”

⑤师古曰:“臿,锸也,所以开渠者也。”

⑥如淳曰:"水渟淤泥,可以当粪。"

是时方事匈奴,兴功利,言便宜者甚众。齐人延年上书[①]言:"河出昆仑,经中国,注勃海,是其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下也。可案图书,观地形,令水工准高下,开大河上领,[②]出之胡中,东注之海。如此,关东长无水灾,北边不忧匈奴,可以省堤防备塞,士卒转输,胡寇侵盗,覆军杀将,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备匈奴而不忧百越者,以其水绝壤断也。此功一成,万世大利。"书奏,上壮之,报曰:"延年计议甚深。然河乃大禹之所道也,[③]圣人作事,为万世功,通于神明,恐难改更。"

①师古曰:"史不得其姓。"

②晋灼曰:"上领,山头也。"

③师古曰:"道读曰导。"

自塞宣房后,河复北决于馆陶,分为屯氏河,[①]东北经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广深与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堤塞也。此开通后,馆陶东北四五郡虽时小被水害,而兖州以南六郡无水忧。宣帝地节中,光禄大夫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势皆邪直贝丘县。[②]恐水盛,堤防不能禁,乃各更穿渠,直东,经东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元帝永光五年,河决清河灵鸣犊口,[③]而屯氏河绝。

①师古曰:"屯音大门反。而隋室分析州县,误以为毛氏河,乃置毛州,失之甚矣。"

②师古曰:"直,当也。"

③师古曰:"清河之灵县鸣犊河口也。"

成帝初,清河都尉冯逡[①]奏言:"郡承河下流,与兖州东郡分水为界,城郭所居尤卑下,土壤轻脆易伤。顷所以阔无大害者,以屯氏河通,两川分流也。[②]今屯氏河塞,灵鸣犊口又益不利,独一川兼受数河之任,虽高增堤防,终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霁。必盈溢。[③]灵鸣犊口在清河东界,所在处下,虽令通利,犹不能为魏郡、清河减损水害。禹非不

爰民力，以地形有势，故穿九河，今既灭难明，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馀年，新绝未久，其处易浚。④又其口所居高，于以分〔流〕杀水力，[11]道里便宜，可复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备非常。又地节时郭昌穿直渠，后三岁，河水更从故第二曲间北可六里，复南合。今其曲势复邪直贝丘，百姓寒心，宜复穿渠东行。不豫修治，北决病四五郡，南决病十馀郡，然后忧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白博士许商治尚书，善为算，能度功用。⑤遣行视，⑥以为屯氏河盈溢所为，方用度不足，⑦可且勿浚。

①师古曰："逡音七旬反。"

②师古曰："阔，稀也。"

③师古曰："雨止曰霁，音子计反，又音才诣反。"

④师古曰："浚谓治道之令其深也。浚音峻。"

⑤师古曰："白，白于天子也。度音大各反。"

⑥师古曰："行音下更反。"

⑦师古曰："言国家少财役。"

后三岁，河果决于馆陶及东郡金堤，泛溢兖、豫，入平原、千乘、济南，凡灌四郡三十二县，水居地十五万馀顷，深者三丈，坏败官亭室庐且四万所。御史大夫尹忠对方略疏阔，上切责之，忠自杀。遣大司农非调①调均钱谷河决所灌之郡，②谒者二人发河南以东漕船五百艘，③徙民避水居丘陵，九万七千馀口。河堤使者王延世使塞，④以竹落长四丈，大九围，盛以小石，两船夹载而下之。三十六日，河堤成。上曰："东郡河决，流漂二州，校尉延世堤防三旬立塞。其以五年为河平元年。卒治河者为著外繇六月。⑤惟延世长于计策，功费约省，用力日寡，朕甚嘉之。其以延世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

①师古曰："大司农名非调也。"

②师古曰："令其调发均平钱谷遭水之郡，使存给也。调音徒钓反。"

③师古曰："一船为一艘，音先劳反，其字从木。"

④师古曰："命其为使而塞河也。华阳国志云延世字长叔，犍为资中人也。"

⑤如淳曰:"律说,戍边一岁当罢,若有急,当留守六月。今以卒治河之故,复留六月。"孟康曰:"外繇,戍边也。治水不复戍边也。"师古曰:"如、孟二说皆非也。以卒治河有劳,虽执役日近,皆得比繇戍六月也。著谓著于簿籍也。著音竹助反。下云'非受平贾,为著外繇',其义亦同。"

后二岁,河复决平原,流入济南、千乘,所坏败者半建始时,复遣王延世治之。杜钦说大将军王凤,以为"前河决,丞相史杨焉言延世受焉术以塞之,蔽不肯见。今独任延世,延世见前塞之易,恐其虑害不深。又审如焉言,延世之巧,反不如焉。且水势各异,不博议利害而任一人,如使不及今冬成,来春桃华水盛,必羡溢,有填淤反壤之害。① 如此,数郡种不得下,② 民人流散,盗贼将生,虽重诛延世,无益于事。宜遣焉及将作大匠许商、谏大夫乘马延世杂作。③ 延世与焉必相破坏,深论便宜,以相难极。④ 商、延年皆明计算,能商功利,⑤ 足以分别是非,择其善而从之,必有成功。"凤如钦言,白遣焉等作治,六月乃成。复赐延世黄金百斤。治河卒非受平贾者,为著外繇六月。⑥

①师古曰:"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华'。盖桃方华时,既有雨水,川谷冰泮,众流猥集,波澜盛长,故谓之桃华水耳。而韩诗传云'三月桃华水'。反壤者,水塞不通,故令其土壤反还也。羡音弋缮反。淤音于庶反。"

②师古曰:"种,五谷之子也,音之勇反。"

③孟康曰:"乘马,姓也。"师古曰:"乘音食证反。"

④师古曰:"坏,毁也,音怪。极,穷也,音居力反。"

⑤师古曰:"商,度也。"

⑥苏林曰:"平贾,以钱取人作卒,顾其时庸之平贾也。"如淳曰:"律说,平贾一月,得钱二千。"师古曰:"贾音价。"

后九岁,鸿嘉四年,杨焉言"从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镌广之。"① 上从其言,使焉镌之。镌之裁没水中,不能去,而令水益湍怒,为害甚于故。

①师古曰:"镌谓琢凿之也,音子全反。"

是岁，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灌县邑三十一，[①]败官亭民舍四万馀所。河堤都尉许商与丞相史孙禁共行视，图方略。[②]禁以为"今河溢之害数倍于前决平原时。今可决平原金堤间，开通大河，令入故笃马河。[③]至海五百馀里，水道浚利，又干三郡水地，得美田且二十馀万顷，足以偿所开伤民田庐处，又省吏卒治堤救水，岁三万人以上。"许商以为"古说九河之名，有徒骇、胡苏、鬲津，今见在成平、东光、鬲界中。[④]自鬲以北至徒骇间，相去二百馀里，今河虽数移徙，不离此域。孙禁所欲开者，在九河南笃马河，失水之迹，处势平夷，旱则淤绝，水则为败，不可许。"公卿皆从商言。先是，谷永以为"河，中国之经渎，[⑤]圣王兴则出图书，王道废则竭绝。今溃溢横流，漂没陵阜，异之大者也。修政以应之，灾变自除。"是时李寻、解光亦言"阴气盛则水为之长，故一日之间，昼减夜增，江河满溢，所谓水不润下，虽常于卑下之地，犹日月变见于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众庶见王延世蒙重赏，竞言便巧，不可用。议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决，可且勿塞，以观水势。河欲居之，当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后顺天心而图之，必有成功，而用财力寡。"于是遂止不塞。满昌、师丹等数言百姓可哀，上数遣使者处业振赡之。[⑥]

①师古曰："溢，踊也，音普顿反。"

②师古曰："图，谋也。行音下更反。"

③韦昭曰："在平原县。"

④师古曰："此九河之三也。徒骇在成平，胡苏在东光，鬲津在鬲。成平、东光属勃海，鬲属平原。徒骇者，言禹治此河，用功极众，故人徒惊骇也。胡苏，下流急疾之貌也。鬲津，言其陿小，可鬲以为津而度也。鬲与隔同。"

⑤师古曰："经，常也。"

⑥师古曰："处业，谓安处之使得其居业。"

哀帝初，平当使领河堤，[①]奏言"九河今皆寘灭，按经义治水，有决河深川，[②]而无堤防雍塞之文。[③]河从魏郡以东，北多溢决，水迹难以分明。四海之众不可诬，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

武,奏请部刺史、三辅、三河、弘农太守举吏民能者,莫有应书。待诏贾让奏言:

①师古曰:"为使而领其事。"

②师古曰:"决,分泄也。深,浚治也。"

③师古曰:"雍读曰壅。"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①大川无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为汙泽,②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犹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犹止儿啼而塞其口,岂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③故曰:"善为川者,决之使道;④善为民者,宣之使言。"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雍防百川,各以自利。⑤齐与赵、魏,以河为竟。⑥赵、魏濒山,齐地卑下,⑦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泽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⑧今堤防陿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近黎阳南故大金堤,从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头,乃折东,与东山相属。⑨民居金堤东,为庐舍,(住)〔往〕十馀岁更起堤,[12]从东山南头直南与故大堤会。又内黄界中有泽,方数十里,环之有堤,⑩往十馀岁太守以赋民,⑪民今起庐舍其中,此臣亲所见者也。东郡白马故大堤亦复数重,民皆居其间。从黎阳北尽魏界,故大堤去河远者数十里,内亦数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从河内北至黎阳为石堤,激使东抵东郡平刚;⑫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黎阳、观下;⑬又为石堤,使东北抵东郡津北;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魏郡昭阳;又为石堤,激使东北。百馀里间,河再西三东,迫阨如此,不得安息。

①师古曰:"遗,留也。度,计也。言川泽水所流聚之处,皆留而置之,不以为居邑而妄垦殖,必计水所不及,然后居而田之也。分音扶问反。度音大各

反。”

②师古曰:“停水曰汙,音一胡反。”

③师古曰:“遽,速也,音其庶反。”

④师古曰:“道读曰导。导,通引也。”

⑤师古曰:“雍读曰壅。”

⑥师古曰:“竟读曰境。”

⑦师古曰:“濒山,犹言以山为边界也。”师古曰:“濒音频,又音宾。”

⑧师古曰:“湛读曰沈。”

⑨师古曰:“属,连及也,音之欲反。”

⑩师古曰:“环,绕也。”

⑪师古曰:“以堤中之地给与民。”

⑫师古曰:“激者,聚石于堤旁冲要之处,所以激去其水也。激音工历反。”

⑬师古曰:“观,县名也,音工唤反。”

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东薄金堤,势不能远泛滥,期月自定。难者将曰:“若如此,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当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伊阙,[①] 析底柱,破碣石,[②] 堕断天地之性。[③]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 今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及其大决,所残无数。如出数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徙之民,遵古圣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处其所,而不相奸。[④] 且以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 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患,故谓之上策。

①师古曰:“辟读曰闢。闢,开也。”

②师古曰:“析,分也。”

③师古曰:“堕,毁也,音火规反。”

④师古曰:“奸音干。”

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虽非圣人

法,然亦救败术也。难者将曰:"河水高于平地,岁增堤防,犹尚决溢,不可以开渠。"臣窃按视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乃有金堤,高一丈。自是东,地稍下,堤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六七岁,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坏黎阳南郭门,入至堤下。①水未逾堤二尺所,从堤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堤溃(二所),[13]吏民塞之。臣循堤上,行视水势,②南七十馀里,至淇口,水适至堤半,计出地上五尺所。今可从淇口以东为石堤,多张水门。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堤足数十步,至今四十馀岁,适至堤足。由是言之,其地坚矣。恐议者疑河大川难禁制,荥阳漕渠足以(下)〔卜〕之,③[14]其水门但用木与土耳,今据坚地作石堤,势必完安。冀州渠首尽当卬此水门。治渠非穿地也,④但为东方一堤,北行三百馀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⑤旱则开东方下水门溉冀州,水则开西方高门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罢于救水,半失作业;⑥水行地上,凑润上彻,民则病湿气,木皆立枯,卤不生谷;⑦决溢有败,为鱼鳖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则盐卤下湿,填淤加肥;⑧故种禾麦,更为粳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⑨转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濒河堤吏卒郡数千人,伐买薪石之费岁数千万,足以通渠成水门;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虽劳不罢。⑩民田适治,河堤亦成,此诚富国安民,兴利除害,支数百岁,故谓之中策。

①如淳曰:"然则堤在郭内也。"臣瓒曰:"谓水从郭南门入,北门出,而至堤也。"师古曰:"瓒说是也。"

②师古曰:"行音下更反。"

③如淳曰:"今砾谿口是也。言作水门通水流,不为害也。"师古曰:"砾谿,谿名,即水经所云(涑)〔沛〕水东通砾谿者。"[15]

④师古曰:"卬音牛向反。"

⑤如淳曰:"股,支别也。"

⑥师古曰:"此一害也。罢读曰疲。"

⑦师古曰:“此二害。”

⑧师古曰:“此一利。”

⑨师古曰:“此二利也。粳谓稻之不粘者也,音庚。”

⑩师古曰:“罢读曰疲。”

若乃缮完故堤,增卑倍薄,劳费无已,数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王莽时,征能治河者以百数,其大略异者,长水校尉平陵关并[①]言:“河决率常于平原、东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恶。闻禹治河时,本空此地,以为水猥,盛则放溢,[②]少稍自索,[③]虽时易处,犹不能离此。上古难识,近察秦汉以来,河决曹、卫之域,其南北不过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为官亭民室而已。”大司马史长安张戎[④]言:“水性就下,行疾则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诸郡,以至京师东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干燥,少水时也,故使河流迟,贮淤而稍浅;雨多水暴至,则溢决。而国家数堤塞之,稍益高于平地,犹筑垣而居水也。可各顺从其性,毋复灌溉,则百川流行,水道自利,无溢决之害矣。”御史临淮韩牧[⑤]以为“可略于禹贡九河处穿之,纵不能为九,但为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横[⑥]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于韩牧所欲穿处。往者天尝连雨,东北风,海水溢,西南出,寖数百里,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矣。[⑦]禹之行河水,本随西山下东北去。[⑧]周谱云定王五年河徙,[⑨]则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决河灌其都,决处遂大,不可复补。宜却徙完平处,更开空,[⑩]使缘西山足乘高地而东北入海,乃无水灾。”沛郡桓谭为司空掾,典其议,为甄丰言:“凡此数者,必有一是。宜详考验,皆可豫见,计定然后举事,费不 过数亿万,亦可以事诸浮食无产业民。[⑪]空居与行役,同当衣食;衣食县官,而为之作,乃两便,[⑫]可以上继禹功,下除民疾。”王莽时,但崇空语,无施行者。

①师古曰:“桓谭新论云并字子阳,材智通达也。”

②师古曰:“猥,多也。”

③师古曰:“索,尽也,音先各反。”

④师古曰:“(杂)〔新〕论云[16]字仲功,习溉灌事也。”

⑤师古曰:“新论云字子台,善水事。”

⑥师古曰:“横字平中,琅邪人。见儒林传。中读曰仲。”

⑦师古曰:“渐,浸也,读如本字,又音子廉反。”

⑧师古曰:“行谓通流也。”

⑨如淳曰:“谱音补,世统谱谍也。”

⑩师古曰:“空犹穿。”

⑪师古曰:“事谓役使也。”

⑫师古曰:“言无产业之人,端居无为,及发行力役,俱须衣食耳。今县官给其衣食,而使修治河水,是为公私两便也。”

赞曰:古人有言:“微禹之功,吾其鱼乎!”① 中国川原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孔子曰:“多闻而志之,知之次也。”② 国之利害,故备论其事。

①师古曰:“左氏传载周大夫刘定公之辞也。言无禹治水之功,则天下之人皆为鱼鳖耳。”

②师古曰:“论语称孔子之言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志之,知之次也’。志,记也,字亦作识,音式冀反。”

【校勘记】

〔1〕 令吾臣皆〔如〕西门豹之为人臣也! 景祐、殿、局本都有“如”字。

〔2〕 渠成而用(溉)注填阏之水, 王念孙说此“溉”字涉下“溉”字而衍。

〔3〕 强塞之未必(顺)〔应〕天。 景祐、汲古、殿、局本都作“应”。

〔4〕 (罢)而渠下民田万馀顷又可得以溉。此(捐)〔损〕漕省卒, “罢”字史记无,苏舆疑衍。“捐”字景祐、殿本都作“损”,史记同。

〔5〕 注④十一字据景祐、殿本补。

〔6〕 亦犹山(額)〔领〕象人之颈领。 景祐、殿本都作“领”。王先谦说作“领”是。

〔7〕 言不因巡(將)〔狩〕封禅而出， 景祐、殿、局本都作“狩”，此误。

〔8〕 茭，草也，音(茭)〔郊〕。 景祐、殿本都作“郊”，此误。

〔9〕 故言此卫(之人)〔人之〕罪也。 景祐、殿本都作“人之”，是。

〔10〕 义与(剿)〔插〕同。 景祐本作“插”。

〔11〕 于以分〔流〕杀水力， 景祐、殿本都有“流”字。

〔12〕 (住)〔往〕十馀岁更起堤， 王念孙说“住”当作“往”。

〔13〕 水留十三日，堤溃(二所)， 景祐、殿本无“二所”二字。朱一新说二字涉上文而衍。

〔14〕 荥阳漕渠足以(下)〔卜〕之， 景祐、汲古、殿、局本都作“卜”。

〔15〕 (涑)〔沛〕水东过砾谿者。 殿本“涑”作“沛”。王先谦说作“沛”是。

〔16〕 (杂)〔新〕论云 景祐、殿本都作“新”。

汉书卷三十

艺文志第十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①]七十子丧而大义乖。[②]故春秋分为五,[③]诗分为四,[④]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真伪分争,[⑤]诸子之言纷然淆乱。[⑥]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⑦]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⑧]圣上喟然而称曰:[⑨]"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⑩]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⑪]侍医李柱国校方技。[⑫]每一书已,[⑬]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⑭]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⑮]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⑯]有六艺略,[⑰]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⑱]

①李奇曰:"隐微不显之言也。"师古曰:"精微要妙之言耳。"

②师古曰:"七十子,谓弟子达者七十二人。举其成数,故言七十。"

③韦昭曰:"谓左氏、公羊、穀梁、邹氏、夹氏也。"

④韦昭曰:"谓毛氏、齐、鲁、韩。"

⑤师古曰:"从音子容反。"

⑥师古曰:"淆,杂也。"

⑦师古曰:"燔,烧也。秦谓人为黔首,言其头黑也。燔音扶元反。黔音其炎反,又音琴。"

⑧师古曰:“编绝散落故简脱。脱音吐活反。”

⑨师古曰:“喟,叹息之貌也,音丘位反。”

⑩如淳曰:“刘歆七略曰‘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

⑪师古曰:“占卜之书。”

⑫师古曰:“医药之书。”

⑬师古曰:“已,毕也。”

⑭师古曰:“撮,总取也,音千括反。”

⑮师古曰:“卒,终也。”

⑯师古曰:“辑与集同,谓诸书之总要。”

⑰师古曰:“六艺,六经也。”

⑱师古曰:“删去浮冗,取其指要也。其每略所条家及篇数,有与总凡不同者,转(为)〔写〕脱误,[1]年代久远,无以详知。

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①

易传周氏二篇。字王孙也。

服氏二篇。②

杨氏二篇。名何,字叔元,菑川人。

蔡公二篇。卫人,事周王孙。

韩氏二篇。名婴。

王氏二篇。名同。

丁氏八篇。名宽,字子襄,梁人也。

古五子十八篇。自甲子至壬子,说易阴阳。

淮南道训二篇。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号九师(法)〔说〕。[2]

古杂八十篇,杂灾异三十五篇,神输五篇,图一。③

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略说三篇,京氏段嘉十二篇。④

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

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

①师古曰:"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

②师古曰:"刘向别录云,服氏,齐人,号服光。"

③师古曰:"刘向别录云'神输者,王道失则灾害生,得则四海输之祥瑞'。"

④苏林曰:"东海人,为博士。"晋灼曰:"儒林不见。"师古曰:"苏说是也。嘉即京房所从受易者也,见儒林传及刘向别录。"

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① 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② 世历三古。③ 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兴,田(和)〔何〕传之。[3] 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④ 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⑤ 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

①师古曰:"下系之辞也。鸟兽之文,谓其迹在地者。宓读与伏同。"

②韦昭曰:"伏羲、文王、孔子。"师古曰:"更,经也,音工衡反。"

③孟康曰:"易系辞曰'易之兴,其于中古乎?'然则伏羲为上古,文王为中古,孔子为下古。"

④师古曰:"费音扶味反。"

⑤师古曰:"中者,天子之书也。言中,以别于外耳。"

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为五十七篇。①

经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欧阳经(二)〔三〕十二卷。②[4]

传四十一篇。

欧阳章句三十一卷。

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

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

欧阳说义二篇。

刘向五行传记十一卷。

许商五行传记一篇。

周书七十一篇。周史记。③

议奏四十二篇。宣帝时石渠论。④

凡书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入刘向稽疑一篇。⑤

①师古曰："孔安国书序云'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承诏作传，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郑玄叙赞云'后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

②师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传授者。"

③师古曰："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馀也。'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

④韦昭曰："阁名也，于此论书。"

⑤师古曰："此凡言入者，谓七略之外班氏新入之也。其云出者与此同。"

易曰："河出图，雒出书，圣人则之。"① 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② 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讫孝宣世，有欧阳、大小夏侯氏，立于学官。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③ 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④ 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⑤ 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馀，脱字数十。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

①师古曰:“上系之辞也。”

②孟康曰:“纂音撰。”

③师古曰:“家语云孔腾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书、孝经、论语于夫子旧堂壁中,而汉记尹敏传云孔鲋所藏。二说不同,未知孰是。”

④师古曰:“壁中书多,以考见行世二十九篇之外,更得十六篇。”

⑤师古曰:“召读曰邵。”

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①

鲁故二十五卷。②

鲁说二十八卷。

齐后氏故二十卷。

齐孙氏故二十七卷。

齐后氏传三十九卷。

齐孙氏传二十八卷。

齐杂记十八卷。

韩故三十六卷。

韩内传四卷。

韩外传六卷。

韩说四十一卷。

毛诗二十九卷。

毛诗故训传三十卷。

凡诗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①应劭曰:“申公作鲁诗,后苍作齐诗,韩婴作韩诗。”

②师古曰:“故者,通其指义也。它皆类此。今流俗毛诗改故训传为诂字,失真耳。”

书曰:“诗言志,(哥)〔歌〕咏言。”①[5]故哀乐之心感,而(哥)〔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哥)〔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

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② 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

①师古曰："虞书舜典之辞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咏者，永也。永。长也，(哥)〔歌〕所以长言之。"

②师古曰："与不得已者，言皆不得也。三家(者)〔皆〕不得其真，[6]而鲁最近之。"

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十七〕篇。[7]后氏、戴氏。

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

明堂阴阳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遗事。

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①

曲台后仓九篇。②

中庸说二篇。③

明堂阴阳说五篇。

周官经六篇。王莽时刘歆置博士。④

周官传四篇。

军礼司马法百五十五篇。

古封禅群祀二十二篇。

封禅议对十九篇。武帝时也。

汉封禅群祀三十六篇。

议奏三十八篇。石渠。

凡礼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入司马法一家，百五十五篇。

①师古曰："刘向别录云六国时人也。"

②如淳曰："行礼射于曲台，后仓为记，故名曰曲台记。汉官曰大射于曲台。"晋灼曰："天子射宫也。西京无太学，于此行礼也。"

③师古曰："今礼记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礼经，盖此之流。"

④师古曰："即今之周官礼也，亡其冬官，以考工记充之。"

易曰:“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有所错。”① 而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② 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③ 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④ 及孔氏,(学七十)〔与十七〕篇文相似,[8] 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备,犹瘉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⑤

①师古曰:“序卦之辞也。错,置也,音千故反。”

②师古曰:“委曲防闲,每事为制也。”

③韦昭曰:“周礼三百六十官也。三百,举成数也。”臣瓒曰:“礼经三百,谓冠、婚、吉、凶。周礼三百,是官名也。”师古曰:“礼经三百,韦说是也。威仪三千乃谓冠、婚、吉、凶,盖仪礼是也。”

④苏林曰:“里名也。”

⑤师古曰:“瘉与愈同。愈,胜也。”

乐记二十三篇。

王禹记二十四篇。

雅歌诗四篇。

雅琴赵氏七篇。名定,勃海人,宣帝时丞相魏相所奏。

雅琴师氏八篇。名中,东海人,传言师旷后。

雅琴龙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①

凡乐六家,百六十五篇。出淮南刘向等琴颂七篇。

①师古曰:“刘向别录云亦魏相所奏也。与赵定俱召见待诏,后拜为侍郎。”

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享祖考。”① 故自黄帝下至三代,乐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② 二者相与并行。周衰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③ 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

言其义。④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⑤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⑥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寖以益微。⑦

①师古曰："豫卦象辞也。殷，盛也。"

②师古曰："孝经载孔子之言。"

③师古曰："眇，细也。言其道精微，节在音律，不可具于书。眇亦读曰妙。"

④师古曰："铿音初衡反。"

⑤师古曰："桓谭新论云窦公年百八十岁，两目皆盲，文帝奇之，问曰：'何因至此？'对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众技，教鼓琴，臣导引，无所服饵。'"

⑥师古曰："数音所角反。"

⑦师古曰："寖，渐也。"

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

左氏传三十卷。左丘明，鲁太史。

公羊传十一卷。公羊子，齐人。①

穀梁传十一卷。穀梁子，鲁人。②

邹氏传十一卷。

夹氏传十一卷。有录无书。③

左氏微二篇。④

铎氏微三篇。楚太傅铎椒也。

张氏微十篇。

虞氏微传二篇。赵相虞卿。

公羊外传五十篇。

穀梁外传二十篇。

公羊章句三十八篇。

穀梁章句三十三篇。

公羊杂记八十三篇。

公羊颜氏记十一篇。

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

议奏三十九篇。石渠论。

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

新国语五十四篇。刘向分国语。

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

战国策三十三篇。记春秋后。

奏事二十篇。秦时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

楚汉春秋九篇。陆贾所记。

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录无书。

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⑤

太古以来年纪二篇。

汉著记百九十卷。⑥

汉大年纪五篇。

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省太史公四篇。

①师古曰:"名高。"

②师古曰:"名喜。"

③师古曰:"夹音颊。"

④师古曰:"微谓释其微指。"

⑤韦昭曰:"冯商受诏续太史公十馀篇,在班彪别录。商字子高。"师古曰:"七略云商阳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后事刘向,能属文,后与孟柳俱待诏,颇序列传,未卒,病死。"

⑥师古曰:"若今之起居注。"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

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① 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② 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③ 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

①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征,成也。献,贤也。孔子自谓能言夏、殷之礼,而杞、宋之君文章贤材不足以成之,故我不得成此礼也。"

②师古曰:"仍亦因也。"

③师古曰:"谓人执所见,各不同也。"

论语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两子张。①

齐二十二篇。多问王、知道。②

鲁二十篇,传十九篇。③

齐说二十九篇。

鲁夏侯说二十一篇。

鲁安昌侯说二十一篇。④

鲁王骏说二十篇。⑤

燕传说三卷。

议奏十八篇。石渠论。

孔子家语二十七卷。⑥

孔子三朝七篇。⑦

孔子徒人图法二卷。

凡论语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

①如淳曰:“分尧曰篇后子张问‘何如可以从政’已下为篇,名曰从政。”

②如淳曰:“问王、知道,皆篇名也。”

③师古曰:“解释论语意者。”

④师古曰:“张禹也。”

⑤师古曰:“王吉子。”

⑥师古曰:“非今所有家语。”

⑦师古曰:“今大戴礼有其一篇,盖孔子对[鲁]哀公语也。[9]三朝见公,故曰三朝。”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①汉兴,有齐、鲁之说。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②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③传鲁论语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张氏最后而行于世。

①师古曰:“辑与集同。纂与撰同。”

②师古曰:“畸音居宜反。”

③师古曰:“王吉字子阳,故谓之王阳。”

孝经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①

孝经一篇。十八章。长孙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

长孙氏说二篇。

江氏说一篇。

翼氏说一篇。

后氏说一篇。

杂传四篇。

安昌侯说一篇。

五经杂议十八篇。石渠论。

尔雅三卷二十篇。②

小尔雅一篇，古今字一卷。

弟子职一篇。③

说三篇。

凡孝经十一家，五十九篇。

①师古曰："刘向云古文字也。庶人章分为二也，曾子敢问章为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

②张晏曰："尔，近也。雅，正也。"

③应劭曰："管仲所作，在管子书。"

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汉兴，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之，各自名家。经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为异。"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诸家说不安处，古文字读皆异。①

①臣瓒曰："孝经云'续莫大焉'，而诸家之说各不安处之也。"师古曰："桓谭新论云古孝经千八百七十(一)〔二〕字，[10]今异者四百馀字。"

史籀十五篇。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时亡六篇矣。①

八体六技。②

苍颉一篇。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历六章，车府令赵高作；博学七章，太史令胡母敬作。

凡将一篇。司马相如作。

急就一篇。(成)〔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11]

元尚一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

训纂一篇。扬雄作。

别字十三篇。

苍颉传一篇。

扬雄苍颉训纂一篇。

杜林苍颉训纂一篇。

杜林苍颉故一篇。

凡小学十家，四十五篇。入扬雄、杜林二家二篇。

①师古曰："籀音胄。"

②韦昭曰："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

易曰："上古结绳以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① "夬，扬于王庭'，② 言其宣扬于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③ 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④ 汉兴，萧何草律，⑤ 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⑥ 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⑦ 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古制，书必同文，不知则阙，问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无正，人用其私。⑧ 故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矣夫！"⑨ 盖伤其寖不正。⑩ 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⑪ 施之于徒隶也。汉(书)〔兴〕，[12] 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⑫ 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⑬ 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扬雄作十(二)〔三〕章，⑭ [13] 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苍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

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为作训故,并列焉。

①师古曰:"下系之辞。"

②师古曰:"夬卦之辞。"

③师古曰:"保氏,地官之属也。保,安也。"

④师古曰:"象形,谓画成其物,随体诘屈,日、月是也。象事,即指事也,谓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象意,即会意也,谓比类合谊,以见指挥,武、信是也。象声,即形声,谓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转注,谓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谓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文字之义,总归六书,故曰立字之本也。"

⑤师古曰:"草,创造之。"

⑥韦昭曰:"若今尚书兰台令史也。"臣瓒曰:"史书,今之太史书。"

⑦师古曰:"古文谓孔子壁中书。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篆书谓小篆,盖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隶书亦程邈所献,主于徒隶,从简易也。缪篆谓其文屈曲缠绕,所以摹印章也。虫书谓为虫鸟之形,所以书幡信也。"

⑧师古曰:"各任私意而为字。"

⑨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书)〔言〕,[14]谓文字有疑,则当阙而不说。孔子自言,我初涉学,尚见阙文,今则皆无,任意改(治)〔作〕也。"[15]

⑩师古曰:"寖,渐也。"

⑪师古曰:"趋读曰趣,谓趣向之也。易音弋豉反。"

⑫师古曰:"并,合也,总合以为苍颉篇也。"

⑬师古曰:"复,重也,音扶目反。后皆类此。"

⑭韦昭曰:"臣,班固自谓也。作十三章,后人不别,疑在苍颉下篇三十四章中。"

凡六艺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入三家,一百五十九篇;出重十一篇。

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

矣”,[1]言与天地为终始也。至于五学,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2]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3]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4]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5]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6]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7]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序六艺为九种。

①苏林曰:“不能见易意,则乾坤近于灭息也。”师古曰:“此上系之辞也。几,近也,音巨依反。”

②师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

③师古曰:“畜读曰蓄。蓄,聚也。易大畜卦象辞曰:‘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④师古曰:“论语称孔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馀,则寡尤’。言为学之道,务在多闻,疑则阙之,慎于言语,则少过也,故志引之。”

⑤师古曰:“苟为僻辟之义,以避它人之攻难者,故为便辞巧说,以析破文字之形体也。”

⑥师古曰:“言其烦妄也。桓谭新论云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馀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

⑦师古曰:“己所常习则保安之,未尝所见者则妄毁诽。”

晏子八篇。名婴,谥平仲,相齐景公,孔子称善与人交,有列传。[1]

子思二十三篇。名伋,孔子孙,为鲁缪公师。

曾子十八篇。名参,孔子弟子。

漆雕子十三篇。孔子弟子漆雕启后。

宓子十六篇。名不齐,字子贱,孔子弟子。[2]

景子三篇。说宓子语,似其弟子。

世子二十一篇。名硕,陈人也,七十子之弟子。

魏文侯六篇。

李克七篇。子夏弟子,为魏文侯相。

公孙尼子二十八篇。七十子之弟子。

孟子十一篇。名轲,邹人,子思弟子,有列传。③

孙卿子三十三篇。名况,赵人,为齐稷下祭酒,有列传。④

羊子十八篇。名婴,齐人,七十子之后。⑤

内业十五篇。不知作书者。

周史六弢六篇。惠、襄之间,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⑥

周政六篇。周时法度政教。

周法九篇。法天地,立百官。

河间周制十八篇。似河间献王所述也。

谰言十(一)篇。[16]不知作者,陈人君法度。⑦

功议四篇。不知作者,论功德事。

宁越一篇。中牟人,为周威王师。

王孙子一篇。一曰巧心。

公孙固一篇。十八章。齐闵王失国,(闲)〔问〕之,[17]固因为陈古今成败也。

李氏春秋二篇。

羊子四篇。百章。故秦博士。

董子一篇。名无心,难墨子。

(侯)〔俟〕子一篇。⑧[18]

徐子四十二篇。宋外黄人。

鲁仲连子十四篇。有列传。

平原君七篇。朱建也。

虞氏春秋十五篇。虞卿也。

高祖传十三篇。高祖与大臣述古语及诏策也。

陆贾二十三篇。

刘敬三篇。

孝文传十一篇。文帝所称及诏策。

贾山八篇。

太常蓼侯孔臧十篇。父聚,高祖时以功臣封,臧嗣爵。

贾谊五十八篇。

河间献王对上下三雍宫三篇。

董仲舒百二十三篇。

兒宽九篇。

公孙弘十篇。

终军八篇。

吾丘寿王六篇。

虞丘说一篇。难孙卿也。

庄助四篇。

臣彭四篇。

钩盾冗从李步昌八篇。宣帝时数言事。

儒家言十八篇。不知作者。

桓宽盐铁论六十篇。⑨

刘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也。

扬雄所序三十八篇。太玄十九,法言十三,乐四,箴二。

右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入扬雄一家〔三〕十八篇。[19]

①师古曰:"有列传者,谓太史公书。"

②师古曰:"宓读与伏同。"

③师古曰:"圣证论云轲字子车,而此志无字,未详其所得。"

④师古曰:"本曰荀卿,避宣帝讳,故曰孙。"

⑤师古曰:"羋音弭。"

⑥师古曰:"即今之六韬也,盖言取天下及军旅之事。弢字与韬同也。"

⑦如淳曰:"谰音粲烂。"师古曰:"说者引孔子家语云孔穿所造,非也。"

⑧李奇曰:"或作倅子。"

⑨师古曰:"宽字次公,汝南人也。孝昭帝时,丞相御史与诸贤良文学论盐铁事,宽撰次之。"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

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①]于道最为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②]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③]苟以哗众取宠。[④]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寖衰，此辟儒之患。[⑤]

①师古曰："祖，始也。述，修也。宪，法也。章，明也。宗，尊也。言以尧舜为本始而遵修之，以文王、武王为明法，又师尊仲尼之道。"

②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言于人有所称誉者，辄试以事，取其实效也。誉音弋于反。"

③师古曰："辟读曰僻。"

④师古曰："哗，谊也。宠，尊也。哗音呼华反。"

⑤师古曰："寖，渐也。辟读曰僻。"

伊尹五十一篇。汤相。

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①]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辛甲二十九篇。纣臣，七十五谏而去，周封之。

鬻子二十二篇。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楚祖。[②]

筦子八十六篇。名夷吾，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也，有列传。[③]

老子邻氏经传四篇。姓李，名耳，邻氏传其学。

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述老子学。

老子徐氏经说六篇。字少季，临淮人，传老子。

刘向说老子四篇。

文子九篇。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

蜎子十三篇。名渊，楚人，老子弟子。[④]

关尹子九篇。名喜，为关吏，老子过关，喜去吏而从之。

庄子五十二篇。名周，宋人。

列子八篇。名圄寇，先庄子，庄子称之。

老成子十八篇。

长卢子九篇。〔楚人〕。[20]

王狄子一篇。

公子牟四篇。魏之公子也,先庄子,庄子称之。

田子二十五篇。名骈,齐人,游稷下,号天口骈。⑤

老莱子十六篇。楚人,与孔子同时。

黔娄子四篇。齐隐士,守道不诎,威王下之。⑥

宫孙子二篇。⑦

鹖冠子一篇。楚人,居深山,以鹖为冠。⑧

周训十四篇。⑨

黄帝四经四篇。

黄帝铭六篇。

黄帝君臣十篇。起六国时,与老子相似也。

杂黄帝五十八篇。六国时贤者所作。

力牧二十二篇。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

孙子十六篇。六国时。

捷子二篇。齐人,武帝时说。

曹羽二篇。楚人,武帝时说于齐王。

郎中婴齐十二篇。武帝时。⑩

臣君子二篇。蜀人。

郑长者一篇。六国时。先韩子,韩子称之。⑪

楚子三篇。

道家言二篇。近世,不知作者。

右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

①师古曰:"父读曰甫也。"

②师古曰:"鬻音弋六反。"

③师古曰:"筦读与管同。"

④师古曰:"蜎,姓也,音一元反。"

⑤师古曰:“骈音步田反。”

⑥师古曰:“黔音其炎反。下音胡稼反。”

⑦师古曰:“宫孙,姓也,不知名。”

⑧师古曰:“以鹖鸟羽为冠。”

⑨师古曰:“刘向别录云人间小书,其言俗薄。”

⑩师古曰:“刘向云故待诏,不知其姓,数从游观,名能为文。”

⑪师古曰:“别录云郑人,不知姓名。”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①]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②]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③]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①师古曰:“虞书尧典称尧之德曰‘允恭克让’,言其信恭能让也,故志引之云。攘,古让字。”

②师古曰:“四益,谓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也。此谦卦象辞。嗛字与谦同。”

③师古曰:“放,荡也。”

宋司星子韦三篇。景公之史。

公檮生终始十四篇。传邹奭始终书。①

公孙发二十二篇。六国时。

邹子四十九篇。名衍,齐人,为燕昭王师,居稷下,号谈天衍。

邹子终始五十六篇。②

乘丘子五篇。六国时。

杜文公五篇。六国时。③

黄帝泰素二十篇。六国时韩诸公子所作。④

南公三十一篇。六国时。

容成子十四篇。

张苍十六篇。丞相北平侯。

邹奭子十二篇。齐人,号曰雕龙奭。⑤

闾丘子十三篇。名快,魏人,在南公前。

冯促十三篇。郑人。

将钜子五篇。六国时。先南公,南公称之。

五曹官制五篇。汉制,似贾谊所条。

周伯十一篇。齐人,六国时。

卫侯官十二篇。近世,不知作者。

于长天下忠臣九篇。平阴人,近世。⑥

公孙浑邪十五篇。平曲侯。

杂阴阳三十八篇。不知作者。

右阴阳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

①师古曰:"梼音畴,其字从木。"

②师古曰:"亦邹衍所说。"

③师古曰:"刘向别录云韩人也。"

④师古曰:"刘向别录云或言韩诸公孙之所作也。言阴阳五行,以为黄帝之道也,故曰泰素。"

⑤师古曰:"奭音试亦反。"

⑥师古曰:"刘向别录云传天下忠臣。"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①舍人事而任鬼神。②

①师古曰:"泥,滞也,音乃计反。"

②师古曰:"舍,废也。"

李子三十二篇。名悝,相魏文侯,富国强兵。

商君二十九篇。名鞅,姬姓,卫后也,相秦孝公,有列传。

申子六篇。名不害,京人,相韩昭侯,终其身诸侯不敢侵韩。①

处子九篇。②

慎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韩,申韩称之。

韩子五十五篇。名非,韩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杀之。

游棣子一篇。③

晁错三十一篇。

燕十事十篇,不知作者。

法家言二篇。不知作者。

右法十家,二百一十七篇。

①师古曰:"京,河南京县。"

②师古曰:"史记云赵有处子。"

③师古曰:"棣音徒计反。"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①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②

①师古曰:"噬嗑之象辞也。饬,整也,读与敕同。"

②师古曰:"薄厚者,变厚为薄。"

邓析二篇。郑人,与子产并时。①

尹文子一篇。说齐宣王。先公孙龙。②

公孙龙子十四篇。赵人。③

成公生五篇。与黄公等同时。④

惠子一篇。名施,与庄子并时。

黄公四篇。名疵,为秦博士,作歌诗,在秦时歌诗中。⑤

毛公九篇。赵人,与公孙龙等并游平原君赵胜家。⑥

右名七家,三十六篇。

①师古曰:"列子及孙卿并云子产杀邓析。据左传,昭公二十年子产卒,定公九年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则非子产所杀也。"

②师古曰:"刘向云与宋钘俱游稷下。钘音形。"

③师古曰:“即为坚白之辩者。”

④师古曰:“姓成公。刘向云与李斯子由同时。由为三川守,成公生游谈不仕。”

⑤师古曰:“疵音才斯反。”

⑥师古曰:“刘向别录云论坚白同异,以为可以治天下。此盖史记所云‘藏于博徒’者。”

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① 此其所长也。及警者为之,② 则苛钩(钮)〔钜〕析乱而已。③[21]

①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言欲为政,必先正其名。”

②晋灼曰:“警,讦也。”师古曰:“警音工钓反。”

③师古曰:“(钮)〔钜〕,破也,音普革反,又音普狄反。”

尹佚二篇。周臣,在成、康时也。

田俅子三篇。先韩子。①

我子一篇。②

随巢子六篇。墨翟弟子。

胡非子三篇。墨翟弟子。

墨子七十一篇。名翟,为宋大夫,在孔子后。

右墨六家,八十六篇。

①苏林曰:“俅音仇。”

②师古曰:“刘向别录云为墨子之学。”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① 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② 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③ 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④ 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

①师古曰:“采,柞木也,字作棌,本从木。以茅覆屋,以棌为椽,言其质素也。

采音千在反。”

②如淳曰:“右鬼,谓信鬼神。若杜伯射宣王,是亲鬼而右之。”师古曰:“右犹尊尚也。”

③苏林曰:“非有命者,言儒者执有命,而反劝人修德积善,政教与行相反,故讥之也。”如淳曰:“言无吉凶之命,但有贤不肖(之)善恶。”[22]

④如淳曰:“言皆同,可以治也。”师古曰:“墨子有节用、兼爱、上贤、明鬼神、非命、上同等诸篇,故志历序其本意也。视读曰示。”

苏子三十一篇。名秦,有列传。

张子十篇。名仪,有列传。

庞煖二篇。为燕将。①

阙子一篇。

国筮子十七篇。

秦零陵令信一篇。难秦相李斯。

荆子五篇。名通。

邹阳七篇。

主父偃二十八篇。

徐乐一篇。

庄安一篇。

待诏金马聊苍三篇。赵人,武帝时。②

右从横十二家,百七篇。

①师古曰:“煖音许远反。”

②师古曰:“严助传作胶苍,而此志作聊。志传不同,未知孰是。”

从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① 又曰:“使乎,使乎!”② 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③

①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谓人不达于事,诵诗虽多,亦无所用。”

②师古曰:“亦论语载孔子之言,叹使者之难其人。”

③师古曰:"谖,诈言也,音许远反。"

孔甲盘盂二十六篇。黄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

大佘三十七篇。传言禹所作,其文似后世语。①

五子胥八篇。名员,春秋时为吴将,忠直遇谗死。

子晚子三十五篇。齐人,好议兵,与司马法相似。

由余三篇。戎人,秦穆公聘以为大夫。

尉缭(子)二十九篇。[23]六国时。②

尸子二十篇。名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逃入蜀。③

吕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

淮南内二十一篇。王安。

淮南外三十三篇。④

东方朔二十篇。

伯象先生一篇。⑤

荆轲论五篇。轲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马相如等论之。

吴子一篇。

公孙尼一篇。

博士臣贤对一篇。汉世,难韩子、商君。

臣说三篇。武帝时(所)作赋。⑥[24]

解子簿书三十五篇。

推杂书八十七篇。

杂家言一篇。王伯,不知作者。⑦

右杂二十家,四百三篇。入兵法。

①师古曰:"佘,古禹字。"

②师古曰:"尉,姓;缭,名也。音了,又音聊。刘向别录云缭为商君学。"

③师古曰:"佼音绞。"

④师古曰:"内篇论道,外篇杂说。"

⑤应劭曰:"盖隐者也,故公孙敖难以无益世主之治。"

⑥师古曰:"说者,其人名,读曰悦。"

⑦师古曰:"言伯王之道。伯读曰霸。"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①]见王治之无不贯,[②]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③]

①师古曰:"治国之体,亦当有此杂家之说。"

②师古曰:"王者之治,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

③师古曰:"漫,放也。羡音弋战反。"

神农二十篇。六国时,诸子疾时(念)〔怠〕于农业,[25]道耕农事,托之神农。①

野老十七篇。六国时,在齐、楚间。②

宰氏十七篇。不知何世。

董安国十六篇。汉代内史,不知何帝时。

尹都尉十四篇。不知何世。

赵氏五篇。不知何世。

氾胜之十八篇。成帝时为议郎。③

王氏六篇。不知何世。

蔡癸一篇。宣帝时,以言便宜,至弘农太守。④

右农九家,百一十四篇

①师古曰:"刘向别录云疑李悝及商君所说。"

②应劭曰:"年老居田野,相民耕种,故号野老。"

③师古曰:"刘向别录云使教田三辅,有好田者师之,徙为御史。氾音凡,又音敷剑反。"

④师古曰:"刘向别录云邯郸人。"

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①]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②]欲使君臣并耕,诬上下之序[③]

①师古曰:"论语载孔子称殷汤伐桀告天辞也。言为君之道,所重者在人之食。"

②师古曰:“言不须圣(主)〔王〕,[26]天下自治。”

③师古曰:“诤,乱也,音布内反。”

伊尹说二十七篇。其语浅薄,似依托也。

鬻子说十九篇。后世所加。

周考七十六篇。考周事也。

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记事也。

师旷六篇。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之。

务成子十一篇。称尧问,非古语。

宋子十八篇。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

天乙三篇。天乙谓汤,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

黄帝说四十篇。迂诞依托。

封禅方说十八篇。武帝时。

待诏臣饶心术二十五篇。武帝时。①

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一篇。②

臣寿周纪七篇。项国圉人,宣帝时。

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陇)〔号〕黄车使者。③[27]

百家百三十九卷。

右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

①师古曰:“刘向别录云饶,齐人也,不知其姓,武帝时待诏,作书名曰心术也。”

②应劭曰:“道家也,好养生事,为未央之术。”

③应劭曰:“其说以周书为本。”师古曰:“史记云虞初洛阳人,即张衡西京赋‘小说九百,本自虞初’者也。”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①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②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

夫之议也。

①如淳曰:"稗音锻家排。九章'细米为稗'。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今世亦谓偶语为稗。"师古曰:"稗音稊稗之稗,不与锻排同也。稗官,小官。汉名臣奏唐林请省置吏,公卿大夫至都官稗官各减什三,是也。"

②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泥,滞也,音乃细反。

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出蹴鞠一家,二十五篇。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① 是以九家之(说)〔术〕[28]蠭出并作,② 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③ 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④ 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⑤ 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⑥ 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⑦ 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⑧ 彼九家者,不犹瘉于野乎?⑨ 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⑩

①师古曰:"好音呼到反。恶音一故反。"

②师古曰:"蠭与锋同。"

③师古曰:"辟读曰譬。"

④师古曰:"下系之辞。"

⑤师古曰:"裔,衣末也。其于六经,如水之下流,衣之末裔。"

⑥师古曰:"已,语终辞。"

⑦师古曰:"言都邑失礼,则于外野求之,亦将有获。"

⑧师古曰:"索,求也。"

⑨师古曰:"瘉与愈同。愈,胜也。"

⑩师古曰:"舍,废也。"

屈原赋二十五篇。楚怀王大夫,有列传。

唐勒赋四篇。楚人。

宋玉赋十六篇。楚人,与唐勒并时,在屈原后也。

赵幽王赋一篇。

庄夫子赋二十四篇。名忌,吴人。

贾谊赋七篇。

枚乘赋九篇。

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

淮南王赋八十二篇。

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

太常蓼侯孔臧赋二十篇。

阳丘侯刘隁赋十九篇。①

吾丘寿王赋十五篇。

蔡甲赋一篇。

上所自造赋二篇。②。

兒宽赋二篇。

光禄大夫张子侨赋三篇。与王褒同时也。

阳成侯刘德赋九篇。

刘向赋三十三篇。

王褒赋十六篇。

右赋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

①师古曰:"隁音偃。"

②师古曰:"武帝也。"

陆贾赋三篇。

枚皋赋百二十篇。

朱建赋二篇。

常侍郎庄夕奇赋十一篇。枚皋同时。①

严助赋三十五篇。②

朱买臣赋三篇。

宗正刘辟彊赋八篇。

司马迁赋八篇。

郎中臣婴齐赋十篇。

臣说赋九篇。③

臣吾赋十八篇。

辽东太守苏季赋一篇。

萧望之赋四篇。

河内太守徐明赋三篇。字长君，东海人，元、成世历五郡太守，有能名。

给事黄门侍郎李息赋九篇。

淮阳宪王赋二篇。

扬雄赋十二篇。

待诏冯商赋九篇。

博士弟子杜参赋二篇。④

车郎张丰赋三篇。张子侨子。

骠骑将军朱宇赋三篇。⑤

右赋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入扬雄八篇。

①师古曰："七略云'匆奇者，或言庄夫子子，或言族家子庄助昆弟也。从行至茂陵，(造作)〔诏造〕赋'。"[29]

②师古曰："上言庄匆奇，下言严助，史驳文。"

③师古曰："说，名，音悦。"

④师古曰："刘向别录云'臣向谨与长社尉杜参校中秘书'。刘歆又云'参，杜陵人，以阳朔元年病死，〔死〕时年二十馀'。"[30]

⑤师古曰："刘向别录云'骠骑将军史朱宇'，志以宇在骠骑府，故总言骠骑将军。"

孙卿赋十篇。

秦时杂赋九篇。

李思孝景皇帝颂十五篇。

广川惠王越赋五篇。

长沙王群臣赋三篇。

魏内史赋二篇。

东暶令延年赋七篇。①

卫士令李忠赋二篇。

张偃赋二篇。

贾充赋四篇。

张仁赋六篇。

秦充赋二篇。

李步昌赋二篇。

侍郎谢多赋十篇。

平阳公主舍人周长孺赋二篇。

雒阳锜华赋九篇。②

眭弘赋一篇。③

别栩阳赋五篇。④

臣昌市赋六篇。

臣义赋二篇。

黄门书者假史王商赋十三篇。

侍中徐博赋四篇。

黄门书者王广吕嘉赋五篇。

汉中都尉丞华龙赋二篇。

左冯翊史路恭赋八篇。

右赋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

①师古曰："东暶，县名，暶音移。"

②师古曰："锜，姓；华，名。锜音鱼绮反。"

③师古曰："即眭孟也。眭音先随反。"

④服虔曰："栩音诩。"

客主赋十八篇。

杂行出及颂德赋二十四篇。

杂四夷及兵赋二十篇。

杂中贤失意赋十二篇。

杂思慕悲哀死赋十六篇。

杂鼓琴剑戏赋十三篇。

杂山陵水泡云气雨旱赋十六篇。①

杂禽兽六畜昆虫赋十八篇。

杂器械草木赋三十三篇。

(文)〔大〕杂赋三十四篇。[31]

成相杂辞十一篇。

隐书十八篇。②

右杂赋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

①师古曰:"泡,水上浮沤也。泡音普交反。沤音一侯反。"

②师古曰:"刘向别录云'隐书者,疑其言以相问,对者以虑思之,可以无不谕'。"

高祖歌诗二篇。

泰一杂甘泉寿宫歌诗十四篇。

宗庙歌诗五篇。

汉兴以来兵所诛灭歌诗十四篇。

出行巡狩及游歌诗十篇。

临江王及愁思节士歌诗四篇。

李夫人及幸贵人歌诗三篇。

诏赐中山靖王子哙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诗四篇。①

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

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九篇。

邯郸河间歌诗四篇。

齐郑歌诗四篇。

淮南歌诗四篇。

左冯翊秦歌诗三篇。

京兆尹秦歌诗五篇。

河东蒲反歌诗一篇。

黄门倡车忠等歌诗十五篇。

杂各有主名歌诗十篇。

杂歌诗九篇。

雒阳歌诗四篇。

河南周歌诗七篇。

河南周歌声曲折七篇。

周谣歌诗七十五篇。

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

诸神歌诗三篇。

送迎灵颂歌诗三篇。

周歌诗二篇

南郡歌诗五篇。

右歌诗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

①师古曰:"孺子,王妾之有品号者也。妾,王之众妾也。冰,其名。材人,天子内官。"

凡诗赋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入扬雄八篇。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①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②春秋之后,周道寖坏,③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

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④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⑤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⑥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序〕诗赋为五种。[32]

①师古曰："岂，古端字也。因物动志，则造辞义之端绪。"

②师古曰："论语载孔子戒伯鱼之辞也。"

③师古曰："寖，渐也。"

④师古曰："离，遭也。风读曰讽。次下亦同。"

⑤师古曰："辞人，言后代之为文辞。"

⑥师古曰："言孔氏之门既不用赋，不可如何。谓贾谊、相如无所施也。"

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①

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②

公孙鞅二十七篇。

吴起四十八篇。有列传。

范蠡二篇。越王句践臣也。

大夫種二篇。与范蠡俱事句践。

(季)〔李〕子十篇。[33]

娵一篇。③

兵春秋一篇。

庞煖三篇。④

兒良一篇。⑤

广武君一篇。李左车。

韩信三篇。⑥

右兵权谋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种，出司马法入礼也。

①师古曰："孙武也，臣于阖庐。"

②师古曰："孙膑。"

③师古曰："嫕音女瑞反，盖说兵法者，人名也。"

④师古曰："煖音许远反，又音许元反。"

⑤师古曰："六国时人也。兒音五溪反。"

⑥师古曰："淮阴侯。"

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

楚兵法七篇。图四卷。

蚩尤二篇。见吕刑。

孙轸五篇。图二卷。

繇叙二篇。

王孙十六篇。图五卷。

尉缭三十一篇。

魏公子二十一篇。图十卷。名无忌，有列传。

景子十三篇。

李良三篇。

丁子一篇。

项王一篇。名籍。

右兵形势十一家，九十二篇，图十八卷。

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鄉，变化无常，[①]以轻疾制敌者也。

①师古曰："背音步内反。鄉读曰向。"

太壹兵法一篇。

天一兵法三十五篇。

神农兵法一篇。

黄帝十六篇。图三卷。

封胡五篇。黄帝臣,依托也。

风后十三篇。图二卷。黄帝臣,依托也。

力牧十五篇。黄帝臣,依托也。

鹖冶子一篇。图一卷。①

鬼容区三篇。图一卷。黄帝臣,依托。②

地典六篇。

孟子一篇。

东父三十一篇。

师旷八篇。晋平公臣。

苌弘十五篇。周史。

别成子望军气六篇。图三卷。

辟兵威胜方七十篇。

右阴阳十六家,二百四十九篇,图十卷。

①晋灼曰:"鹖音夹。"

②师古曰:"即鬼臾区也。"

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①假鬼神而为助者也。

①师古曰:"五胜,五行相胜也。"

鲍子兵法十篇。图一卷。

五子胥十篇。图一卷。

公胜子五篇。

苗子五篇。图一卷。

逢门射法二篇。①

阴通成射法十一篇。

李将军射法三篇。②

魏氏射法六篇。

强弩将军王围射法五卷。③

望远连弩射法具十五篇。

护军射师王贺射书五篇。

蒲苴子弋法四篇。④

剑道三十八篇。

手搏六篇。

杂家兵法五十七篇。

蹴鞠二十五篇。⑤

右兵技巧十三家，百九十九篇。省墨子重，入蹴鞠也。

①师古曰："即逢蒙。"

②师古曰："李广。"

③师古曰："围，郁郅人也，见赵充国传。"

④师古曰："苴音子余反。"

⑤师古曰："鞠以韦为之，实以物，蹴蹋之以为戏也。蹴鞠，陈力之事，故附于兵法焉。蹴音子六反。鞠音巨六反。"

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

凡兵书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图四十三卷。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重，入蹴鞠一家二十五篇，出司马法百五十五篇入礼也。

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洪范八政，八曰师。孔子曰为国者"足食足兵"，① "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② 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③ 其用上矣。后世燿金为刃，割革为甲，④ 器械甚备。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

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盗取之。武帝时,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⑤犹未能备。至于孝成,命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

①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无兵与食,不可以为国。"

②师古曰:"亦论语所载孔子之言,非其不素习武备。"

③师古曰:"下系之辞也。弧,木弓也。剡谓锐而利之也,音弋冉反。"

④师古曰:"燿读与铄同,谓销也。"

⑤师古曰:"捃摭,谓拾取之。捃音九问反。摭音之石反。"

泰壹杂子星二十八卷。

五残杂变星二十一卷。①

黄帝杂子气三十三篇。

常从日月星气二十一卷。②

皇公杂子星二十二卷。

淮南杂子星十九卷。

泰壹杂子云雨三十四卷。

国章观霓云雨三十四卷。

泰阶六符一卷。③

金度玉衡汉五星客流出入八篇。

汉五星彗客行事占验八卷。

汉日旁气行事占验三卷。

汉流星行事占验八卷。

汉日旁气行占验十三卷。

汉日食月晕杂变行事占验十三卷。

海中星占验十二卷。

海中五星经杂事二十二卷。

海中五星顺逆二十八卷。

海中二十八宿国分二十八卷。

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

海中日月彗虹杂占十八卷。

图书秘记十七篇。

右天文二十一家,四百四十五卷。

①师古曰:"五残,星名也。见天文志。"

②师古曰:"常从,人姓名也,老子师之。"

③李奇曰:"三台谓之泰阶,两两成体,三台故六。观色以知吉凶,故曰符。"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① 然星事殆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② 夫观景以谴形,非明王亦不能服听也。以不能由之臣,谏不能听之王,此所以两有患也。

①师古曰:"贲卦之彖辞也。"

②师古曰:"殆读与凶同。湛读曰沈。由,用也。"

黄帝五家历三十三卷。

颛顼历二十一卷。

颛顼五星历十四卷。

日月宿历十三卷。

夏殷周鲁历十四卷。

天历大历十八卷。

汉元殷周谍历十七卷。

耿昌月行帛图二百三十二卷。

耿昌月行度二卷。

传周五星行度三十九卷。

律历数法三卷。

自古五星宿纪三十卷。

太岁谋日晷二十九卷。
帝王诸侯世谱二十卷。
古来帝王年谱五卷。
日晷书三十四卷。
许商算术二十六卷。
杜忠算术十六卷。

右历谱十八家,六百六卷。

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故圣王必正历数,以定三统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会。凶厄之患,吉隆之喜,其术皆出焉。此圣人知命之术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与焉![1]道之乱也,患出于小人而强欲知天道者,坏大以为小,削远以为近,是以道术破碎而难知也。

①师古曰:"与读曰豫。"

泰一阴阳二十三卷。
黄帝阴阳二十五卷。
黄帝诸子论阴阳二十五卷。
诸王子论阴阳二十五卷。
太元阴阳二十六卷。
三典阴阳谈论二十七卷。
神农大幽五行二十七卷。
四时五行经二十六卷。
猛子闾昭二十五卷。
阴阳五行时令十九卷。
堪舆金匮十四卷。[1]
务成子灾异应十四卷。
十二典灾异应十二卷。
钟律灾异二十六卷。

钟律丛辰日苑二十三卷。
钟律消息二十九卷。
黄钟七卷。
天一六卷。
泰一二十(二)九卷。[34]
刑德七卷。
风鼓六甲二十四卷。
风后孤虚二十卷。
六合随典二十五卷。
转位十二神二十五卷。
羡门式法二十卷。
羡门式二十卷。
文解六甲十八卷。
文解二十八宿二十八卷。
五音奇胲用兵二十三卷。②
五音奇胲刑德二十一卷。
五音定名十五卷。

右五行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二卷。

①师古曰:"许慎云'堪,天道;舆,地道也'。"

②如淳曰:"音该。"师古曰:"许慎云'胲,军中约也'。"

五行者,五常之形气也。书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①言进用五事以顺五行也。貌、言、视、听、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乱,五星之变作,皆出于律历之数而分为一者也。②其法亦起五德终始,推其极则无不至。而小数家因此以为吉凶,而行于世,寖以相乱。③

①师古曰:"周书洪范之辞也。"

②师古曰:"说皆在五行志也。"

③师古曰:"寖,渐也。"

龟书五十二卷。
夏龟二十六卷。
南龟书二十八卷。
巨龟三十六卷。
杂龟十六卷。
蓍书二十八卷。
周易三十八卷。
周易明堂二十六卷。
周易随曲射匿五十卷。
大筮衍易二十八卷。
大次杂易三十卷。
鼠序卜黄二十五卷。
於陵钦易吉凶二十三卷。
任良易旗七十一卷。
易卦八具。

右蓍龟十五家,四百一卷。

蓍龟者,圣人之所用也。书曰:"女则有大疑,谋及卜筮。"[①]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于蓍龟。""是故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向,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②]及至衰世,解于齐戒,而娄烦卜筮,[③]神明不应。故筮渎不告,易以为忌;[④]龟厌不告,诗以为刺。[⑤]

①师古曰:"周书洪范之辞也。言所为之事有疑,则以卜筮决之也。龟曰卜,蓍曰筮。"

②师古曰:"皆上系之辞也。亹亹,深远也。言君子所为行,皆以其言问于易。受命如向者,谓示以吉凶,其应速疾,如响之随声也。遂犹究也。来物谓当来之事也。向与响同。与读曰豫。"

③师古曰:"解读曰懈。齐读曰斋。娄读曰屡。"

④师古曰:"易蒙卦之辞曰'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言童蒙之来决疑,初

则以实而告，至于再三，为其烦渎，乃不告也。”

⑤师古曰：“小雅小旻之诗曰‘我龟既厌，不我告犹’，言卜问烦数，媟嫚于龟，龟灵厌之，不告以道也。”

黄帝长柳占梦十一卷。

甘德长柳占梦二十卷。

武禁相衣器十四卷。

嚏耳鸣杂占十六卷。①

祯祥变怪二十一卷。

人鬼精物六畜变怪二十一卷。

变怪诰咎十三卷。

执不祥劾鬼物八卷。

请官除诐祥十九卷。②

禳祀天文十八卷。③

请祷致福十九卷。

请雨止雨二十六卷。

泰壹杂子候岁二十二卷。

子贛杂子候岁二十六卷。

五法积贮宝臧二十三卷。

神农教田相土耕种十四卷。

昭明子钓种生鱼鳖八卷。

种树臧果相蚕十三卷。

右杂占十八家，三百一十三卷。

①师古曰：“嚏音丁计反。”

②师古曰：“诐字与妖同。”

③师古曰：“禳，除灾也，音人羊反。”

杂占者，纪百事之象，候善恶之征。① 易曰：“占事知来。”② 众占非

一,而梦为大,故周有其官。③而诗载熊罴虺蛇众鱼旐旟之梦,著明大人之占,以考吉凶,④盖参卜筮。春秋之说讹也,曰:"人之所忌,其气炎以取之,讹由人兴也。人失常则讹兴,人无衅焉,讹不自作。"⑤故曰:"德胜不祥,义厌不惠。"⑥桑谷共生,大戊以兴;鸲雉登鼎,武丁为宗。⑦然惑者不稽诸躬,而忌讹之见,⑧是以诗刺"召彼故老,讯之占梦",⑨伤其舍本而忧末,不能胜凶咎也。

①师古曰:"征,证也。"

②师古曰:"下系之辞也。言有事而占,则睹方来之验也。"

③师古曰:"谓大卜掌三梦之法,又占梦中士二人,皆宗伯之属官。"

④师古曰:"小雅斯干之诗曰:'吉梦维何?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无羊之诗曰:'牧人乃梦,众维鱼矣,旐维旟矣。大人占之,众维鱼矣,实维丰年,旐维旟矣,室家溱溱。'言熊罴虺蛇皆为吉祥之梦,而生男女。及见众鱼,则为丰年之应,旐旟则为多盛之象。大人占之,谓以圣人占梦之法占之也。画龟蛇曰旐,鸟隼曰旟。"

⑤师古曰:"申繻之辞也,事见庄公十四年。炎谓火之光始焰焰也。言人之所忌,其气焰引致于灾也。衅,瑕也。失常,谓反五常之德也。炎读与焰同。"

⑥师古曰:"厌音伊叶反。惠,顺也。"

⑦师古曰:"说在郊祀、五行志。"

⑧师古曰:"稽,考也,计也。"

⑨师古曰:"小雅正月之诗也。故老,元老也。讯,问也。言不能修德以禳灾,但问元老以占梦之吉凶。"

山海经十三篇。

国朝七卷。

宫宅地形二十卷。

相人二十四卷。

相宝剑刀二十卷。

相六畜三十八卷。

右形法六家,百二十二卷。

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犹律有长短,而各征其声,非有鬼神,数自然也。然形与气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无其气,有其气而无其形,此精微之独异也。

凡数术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

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史官之废久矣,其书既不能具,虽有其书而无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① 春秋时鲁有梓慎,郑有裨灶,晋有卜偃,宋有子韦。六国时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汉有唐都,庶得粗觕。② 盖有因而成易,无因而成难,故因旧书以序数术为六种。

①师古曰:"下系之辞也。言道由人行。"

②师古曰:"觕,粗略也,音才户反。"

黄帝内经十八卷。

外经三十(九)〔七〕卷。[35]

扁鹊内经九卷。

外经十二卷。

白氏内经三十八卷。

外经三十六卷。

旁篇二十五卷。

右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

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落〕[36]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① 调百药齐和之所宜。② 至齐之得,犹慈石取铁,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瘉为剧,(以死为生)〔以生为死〕。③[37]

①师古曰:"箴,所以刺病也。石谓砭石,即石箴也。古者攻病则有砭,今其术绝矣。箴音之林反。砭音彼廉反。"

②师古曰:“齐音才诣反,其下并同。和音乎卧反。”

③师古曰:“瘉读与愈同。愈,差也。”

五藏六府痹十二病方三十卷。①

五藏六府疝十六病方四十卷。②

五藏六府痿十二病方四十卷。③

风寒热十六病方二十六卷。

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二十三卷。④

五藏伤中十一病方三十一卷。

客疾五藏狂颠病方十七卷。

金创疡瘛方三十卷。⑤

妇人婴儿方十九卷。

汤液经法三十二卷。

神农黄帝食禁七卷。

右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

①师古曰:“痹,风湿之病,音必二反。”

②师古曰:“疝,心腹气病,音山谏反,〔又音删〕。”[38]

③师古曰:“痿,黄病,音丁韩反。”

④应劭曰:“黄帝时医也。”师古曰:“拊音肤。”

⑤服虔曰:“音瘅引之瘅。”师古曰:“小儿病也。瘛音充制反。疡音子用反。”

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故谚曰:“有病不治,常得中医。”

容成阴道二十六卷。

务成子阴道三十六卷。

尧舜阴道二十三卷。

汤盘庚阴道二十卷。

天老杂子阴道二十五卷。

天一阴道二十四卷。

黄帝三王养阳方二十卷。

三家内房有子方十七卷。

右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

房中者,(性情)〔情性〕之极,[39]至道之际,是以圣王制外乐以禁内情,而为之节文。传曰:"先王之作乐,所以节百事也。"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及迷者弗顾,以生疾而陨性命。

宓戏杂子道二十篇。

上圣杂子道二十六卷。

道要杂子十八卷。

黄帝杂子步引十二卷。

黄帝岐伯按摩十卷。

黄帝杂子芝菌十八卷。①

黄帝杂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

泰壹杂子十五家方二十二卷。

神农杂子技道二十三卷。

泰壹杂子黄冶三十一卷。②

右神仙十家,二百五卷。

①师古曰:"服饵芝菌之法也。菌音求闵反。"

②师古曰:"黄冶,释在郊祀志。"

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①而无怵惕于胸中。然而或者专以为务,则诞欺怪迂之文弥以益多,②非圣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不为之矣。"③

①师古曰:“荡,涤。一曰,荡,放也。”

②师古曰:“诞,大言也。迂,远也。”

③师古曰:“礼记载孔子之言。索隐,求索隐暗之事,而行怪迂之道,妄令后人有所祖述,非我本志。”

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

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①]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②]汉兴有仓公。今其技术晻昧,[③]故论其书,以序方技为四种。

①师古曰:“和,秦医名也。”

②师古曰:“诊,视验,谓视其脉及色候也。诊音轸,又音丈刃反。”

③师古曰:“晻与暗同。”

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入三家,五十篇,省兵十家。

【校勘记】

〔1〕 转(为)〔写〕脱误, 景祐、殿本都作“写”。

〔2〕 号九师(法)〔说〕。 景祐、殿本都作“说”。

〔3〕 汉兴,田(和)〔何〕传之。 钱大昭说“和”当作“何”。按景祐、殿本都作“何”。

〔4〕 欧阳经(二)〔三〕十二卷。 景祐、殿本都作“三”。

〔5〕 诗言志,(哥)〔歌〕咏言。 景祐、殿本都作“歌”。下及注并同。

〔6〕 三家(者)〔皆〕不得其真, 景祐、殿本都作“皆”。

〔7〕 经(七十)〔十七〕篇。 刘敞说此“七十”与后“七十”皆当作“十七”。钱大昭、王先谦都说刘说是。

〔8〕 (学七十)〔与十七〕篇文相似, 刘敞说“学七十”当作“与十七”。杨树达以为刘说确凿不可易。

〔9〕 盖孔子对〔鲁〕哀公语也。 景祐、殿本都有“鲁”字。

〔10〕 千八百七十(一)〔二〕字， 景祐、殿本都作“二”。

〔11〕 (成)〔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 钱大昭说“成旁”当作“元帝”。按景祐、殿本都作“元帝”。

〔12〕 汉(书)〔兴〕， 景祐、殿本都作“兴”，此误。

〔13〕 臣复续扬雄作十(二)〔三〕章， 景祐、殿本都作“三”。王先谦说作“三”是。

〔14〕 论语载孔子之(书)〔言〕， 景祐、殿本都作“言”。王先谦说作“言”是。

〔15〕 任意改(治)〔作〕也。 景祐、殿本都作“作”。王先谦说作“作”是。

〔16〕 谰言十(一)篇。 景祐、殿本都作“十篇”。

〔17〕 齐闵王失国，(间)〔问〕之， 景祐、殿、局本都作“问”。王先谦说作“问”是。

〔18〕 (侯)〔俟〕子一篇。 景祐、殿本都作“俟”。王先谦说作“俟”是。

〔19〕 入扬雄一家〔三〕十八篇。 景祐、殿本都作“三十八”。

〔20〕 “楚人”二字据景祐、殿本补。

〔21〕 则苟钩(钒)〔钣〕析乱而已。 李慈铭说“钒”当作“钣”，注同。

〔22〕 但有贤不肖(之)善恶。 景祐、殿本都无“之”字。

〔23〕 尉缭(子)二十九篇。 景祐、殿本都无“子”字。

〔24〕 武帝时(所)作赋。 景祐、殿本都无“所”字。

〔25〕 诸子疾时(念)〔怠〕于农业， 景祐、殿本都作“怠”，此误。

〔26〕 言不须圣(圭)〔王〕， 景祐、殿本都作“王”。

〔27〕 武帝时以方士侍郎(陛)〔号〕黄车使者。 景祐、殿本都作“号”。

〔28〕 是以九家之(说)〔术〕 景祐、殿本都作“术”。

〔29〕 从行至茂陵，(造作)〔诏造〕赋。 景祐、殿本都作“诏造”。

〔30〕 〔死〕时年二十馀。 景祐、殿本都有“死”字。

〔31〕 (文)〔大〕杂赋三十四篇。 景祐、殿本都作“大”。

〔32〕 〔序〕诗赋为五种。 景祐、殿本都有“序”字。

〔33〕 (季)〔李〕子十篇。 景祐、殿本都作“李”。

〔34〕 秦一二十(二)九卷。 景祐、殿本都作“二十九卷”，“二”字衍。

〔35〕 外经三十(九)〔七〕卷。 景祐、殿本都作“七”。

〔36〕 原人血脉经(络)〔落〕 景祐、殿本都作“落”。

〔37〕 以瘉为剧,(以死为生)〔以生为死〕。 景祐、殿本都作“以生为死。”

〔38〕 音山谏反,〔又音删〕。 景祐、殿本都有末三字。

〔39〕 房中者,(性情)〔情性〕之极, 景祐、殿本都作“情性”。

汉书卷三十一

陈胜项籍传第一

服虔曰:"传次其时之先后耳,不以贤智功之大小也。"师古曰:"虽次时之先后,亦以事类相从。如江充、息夫躬与蒯通同传,贾山与路温舒同传,严助与贾捐之同传之类是也。"

陈胜字涉,阳城人。[①] 吴广,字叔,阳夏人也。[②] 胜少时,尝与人佣耕。[③] 辍耕之垄上,[④] 怅然甚久,曰:"苟富贵 ,无相忘!"[⑤] 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胜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⑥]

①师古曰:"地理志属汝南郡。"

②师古曰:"地理志属淮阳。夏音工雅反。"

③师古曰:"与人,与人俱也。佣耕,谓受其雇直而为之耕,言卖功佣也。"

④师古曰:"辍,止也。之,往也。垄上,谓田中之高处。"

⑤师古曰:"但一人富贵,不问彼此,皆不相忘也。"

⑥师古曰:"鸿,大鸟也,水居。鹄,黄鹄也,一举千里。鹄音胡督反。"

秦二世元年秋七月,发闾左戍渔阳九百人,[①] 胜、广皆为屯长。[②] 行至蘄大泽乡,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斩,[③] 胜、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胜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不得立,上使外将兵。[④] 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⑤] 项燕为楚将,数有功,[⑥] 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在。今诚以吾众为天下倡,宜多应者。"[⑦] 广以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

功。然足下卜之鬼乎!”⑧胜、广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众耳。”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⑨卒买鱼享食,得书,已怪之矣。⑩又间令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构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⑪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指目胜、广。⑫

①师古曰:“闾,里门也。发闾左之人皆遣戍也。解具在食货志。”

②师古曰:“人所聚曰屯,为其长帅也。”

③师古曰:“度谓量计之,音大各反。”

④师古曰:“数音所角反。下皆类此。”

⑤如淳曰:“扶苏自杀,故人不知其死。或以为不知何坐而死,故天下冤二世杀之。”师古曰:“如、或说皆非也。此言我闻二世已杀扶苏矣,而百姓皆未知之,故胜、广举事诈自称扶苏耳。”

⑥师古曰:“燕音一千反。”

⑦师古曰:“倡读曰唱,谓首号令也。”

⑧李奇曰:“卜者诚曰,所卜事虽成,当死为鬼。恶指斥言,而胜失其指,反依鬼神起怪也。”苏林曰:“狐鸣祠中即是也。”如淳曰:“以鬼道威众乎,或但用人事也。”师古曰:“李、如之说皆非也。卜者云事成有功,然须假托鬼神乃可暴起耳。故胜、广晓此意,则为鱼书狐鸣以威众耳。”

⑨师古曰:“罾,鱼网也,形如仰伞盖,四维而举之,音曾。”

⑩师古曰:“享音普庚反。”

⑪郑氏曰:“间谓窃令人行也。”张晏曰:“戍人所止处也。丛,鬼所凭也。”师古曰:“张说非也。此言密于广所次舍处旁侧丛祠中为之,非戍人所止处也。丛谓草木岑蔚者也。祠,神祠也。构谓结起也。呼音火故反。”

⑫师古曰:“指而私目视之。”

胜、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将尉醉,①广故数言欲亡,忿尉,令辱之,以激怒其众。尉果笞广。尉剑挺,广起夺而杀尉。②胜佐之,并杀两尉。召令徒属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当斩。藉弟令毋斩,③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壮士不死则已,死则举大名耳。侯王将相,宁有种乎!”④徒属皆曰:“敬受令。”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从民望也。袒右,

称大楚。⑤为坛而盟，祭以尉首。⑥胜自立为将军，广为都尉。攻大泽乡，拔之。收兵而攻蕲，蕲下。乃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徇蕲以东，⑦攻铚、酂、苦、柘、谯，皆下之。⑧行收兵，比至陈，⑨兵车六七百乘，骑千馀，卒数万人。攻陈，陈守令皆不在，⑩独守丞与战谯门中。⑪不胜，守丞死。乃入据陈。数日，号召三老豪桀会计事。⑫皆曰："将军身被坚执锐，⑬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之社稷，功宜为王。"胜乃立为王，号(为)张楚。⑭[1]

①师古曰："将尉者，其官本尉耳，时领戍人，故为将尉。"

②师古曰："挺，拔也。尉剑自拔出，广因夺取之。"

③服虔曰："藉犹借也。弟，使也。"应劭曰："藉，吏士名藉也。弟，次也。言今失期当斩，就使藉弟幸得不斩，戍死者固十六七也。"苏林曰："藉，假；弟，且也。"晋灼曰："郦食其传'弟言之'，外戚传'弟一见我'，苏说是也。"师古曰："服、应说弟义皆非也。晋氏意颇近之，而犹未得。汉书诸言弟者甚众。弟，但也，语有缓急耳。言但令无斩也。今俗人语称但者，急言之则音如弟矣。郦食其、外戚传所云弟者，皆谓但耳，义非且也。"

④师古曰："言求之而得，不必胤胄。"

⑤师古曰："袒右者，脱右肩之衣。当时取异于凡众也。"

⑥师古曰："以所杀尉之首祭神也。"

⑦李奇曰："徇，略也。"师古曰："音似峻反。"

⑧师古曰："五县名也。铚音竹乙反。酂音才多反。"

⑨师古曰："比音必寐反。"

⑩师古曰："守，郡守也。令，县令也。"

⑪晋灼曰："谯门，义阙。"师古曰："守丞，谓郡丞之居守者。一曰郡守之丞，故曰守丞。谯门，谓门上为高楼以望者耳。楼一名谯，故谓美丽之楼为丽谯。谯亦呼为巢。所谓巢车者，亦于兵(革)[车]之上为楼以望敌也。[2]谯巢声相近，本一物也。今流俗书本谯下有城字，非也。此自陈耳，非谯之城。谯城前已下矣。"

⑫师古曰："号令召呼之。"

⑬师古曰:"坚,坚甲也。锐,利兵也。"

⑭刘德曰:"若云张大楚国也。"张晏曰:"先是楚为秦灭,已弛,今立楚,为张也。"师古曰:"张说是也。"

于是诸郡县苦秦吏暴,皆杀其长吏,将以应胜。乃以广为假王,监诸将以西击荥阳。令陈人武臣、张耳、陈馀徇赵,汝阴人邓宗徇九江郡。当此时,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①

①师古曰:"聚音材喻反。"

葛婴至东城,立襄彊为楚王。① 后闻胜已立,因杀襄彊,还报。至陈,胜杀婴,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② 广围荥阳。李由为三川守守荥阳,广不能下。胜征国之豪桀与计,③ 以上蔡人房君蔡赐为上柱国。④

①师古曰:"东城,县名,地理志属九江郡。"

②师古曰:"即梁地,非河东之魏也。"

③师古曰:"征,召也。"

④郑氏曰:"房君,官号也。姓蔡名赐。"晋灼曰:"张耳传言相国房君是也。"师古曰:"房君者,封邑之名,非官号也。"

周文,陈贤人也,尝为项燕军视日,① 事春申君,② 自言习兵。胜与之将军印,西击秦。行收兵至关,车千乘,卒十万,至戏,军焉。③ 秦令少府章邯免骊山徒、人奴产子,④ 悉发以击楚军,大败之。周文走出关,止屯曹阳。⑤ 二月馀,章邯追败之,复走黾池。⑥ 十馀日,章邯击,大破之。周文自刭,军遂不战。

①文颖曰:"周文即周章也。"服虔曰:"视日旁气也。"如淳曰:"视日时吉凶举动之占。"师古曰:"视日,如说是也。"

②应劭曰:"楚相黄歇。"

③师古曰:"戏,水名,在新丰东,音许宜反。解具在高纪。"

④服虔曰:"家人之产奴也。"师古曰:"奴产子,犹今人云家生奴也。"

⑤晋灼曰:"亭名也,在弘农东十三里,魏武帝改为好阳。"师古曰:"曹水之阳也。其水出陕县西南岘头山而北流入河,今谓之好阳涧,在陕县西四十五

里。”

⑥师古曰:“黾音湎。”

武臣至邯郸,自立为赵王,陈馀为大将军,张耳、召骚为左右丞相。①胜怒,捕系武臣等家室,欲诛之。柱国曰:“秦未亡而诛赵王将相家属,此生一秦,②不如因立之。”胜乃遣使者贺赵,而徙系武臣等家属宫中。③而封张耳子敖为成都君,趣赵兵亟入关。④赵王将相相与谋曰:“王王赵,非楚意也。楚已诛秦,必加兵于赵。计莫如毋西兵,⑤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广。赵南据大河,北有燕代,楚虽胜秦,不敢制赵,若不胜秦,必重赵。⑥赵承秦楚之敝,可以得志于天下。”赵王以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韩广将兵北徇燕。⑦

①师古曰:“召读曰邵。”

②师古曰:“言为仇敌,与秦无异。”

③师古曰:“徙居宫中,示优礼也。拘而不遣,故谓之系。”

④师古曰:“趣读曰促。亟,急也,音居力反。”

⑤师古曰:“勿令兵西出也。”

⑥师古曰:“重谓尊重也。”

⑦张晏曰:“卒史,曹史也。”

燕地贵人豪桀谓韩广曰:“楚赵皆已立王。燕虽小,亦万乘之国也,愿将军立为王。”韩广曰:“广母在赵,不可。”燕人曰:“赵方西忧秦,南忧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强,不敢害赵王将相之家,今赵(又)〔独〕安敢害将军(之)家乎?”[3]韩广以为然,乃自立为燕王。居数月,赵奉燕王母家属归之。

是时,诸将徇地者不可胜数。周市北至狄,①狄人田儋杀狄令,自立为齐王,反击周市。市军散,还至魏地,立魏后故宁陵君咎为魏王。②咎在胜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立周市为王,市不肯。使者五反,③胜乃立宁陵君为魏王,遣之国。周市为相。

①师古曰:“县名也,后汉安帝时改名临济。”

②应劭曰:“魏诸公子,名咎。欲立六国后以树党也。”

③师古曰:“反谓回还也。”

将军田臧等相与谋曰:“周章军已破,①秦兵且至,我守荥阳城不能下,秦军至,必大败。不如少遗兵,足以守荥阳,②悉精兵迎秦军。③今假王骄,不知兵权,不可与计,非诛之,事恐败。”因相与矫陈王令以诛吴广,④献其首于胜。胜使赐田臧楚令尹印,使为上将。田臧乃使诸将李归等守荥阳城,自以精兵西迎秦军于敖仓。与战,田臧死,军破。章邯进击李归等荥阳下,破之,李归死。

①服虔曰:“周章即周文。”

②师古曰:“遗,留也。”

③师古曰:“悉,尽也。”

④师古曰:“矫,诈也。托言受令也。”

阳城人邓说将兵居郯,①章邯别将击破之,邓说走陈。铚人五逢将兵居许,章邯击破之。五逢亦走陈。胜诛邓说。

①师古曰:“说读曰悦。郯,东海县也,音谈。”

胜初立时,凌人秦嘉、铚人董绁、符离人朱鸡石、取虑人郑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①将兵围东海守于郯。胜闻,乃使武平君畔为将军,②监郯下军。秦嘉自立为大司马,恶属人,③告军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听。”因矫以王命杀武平君畔。

①张晏曰:“凌,泗水县也。铚、符离,沛县也。取虑、徐,临淮县也。”师古曰:“绁音先列反。取音趣,又音秋。虑音庐。”

②张晏曰:“畔,名也。”

③师古曰:“不欲统属于人。”

章邯已破五逢,击陈,柱国房君死。章邯又进击陈西张贺军。胜出临战,军破,张贺死。腊月,①胜之汝阴,还至下城父,②其御庄贾杀胜以降秦。葬砀,谥曰隐王。

①张晏曰:“秦之腊月,夏之九月。”臣瓒曰:“建丑之月也。”师古曰:“史记云胡亥二年十月诛葛婴,十一月周文死,十二月陈涉死。瓒说是也。”

②师古曰:“下城父,地名,在城父县东。父音甫。”

胜故涓人将军吕臣为苍头军,①起新阳,②攻陈下之,杀庄贾,复以陈为楚。

①应劭曰:“涓人,如谒者。将军姓吕名臣也。时军皆著青巾,故曰苍头。”服虔曰:“苍头谓士卒青帛巾,若赤眉之号,以相别也。”师古曰:“涓,洁也。涓人,主洁除之人。涓音蠲。”

②师古曰:“县名也,属汝南郡。”

初,胜令铚人宋留将兵定南阳,入武关。留已徇南阳,闻胜死,南阳复为秦。①宋留不能入武关,乃东至新蔡,遇秦军,宋留以军降秦。秦传留至咸阳,车裂留以徇。②

①师古曰:“为音于伪反。”

②师古曰:“徇,行示也,以示众为戒。徇音辞峻反。”

秦嘉等闻胜军败,乃立景驹为楚王,引兵之方与,①欲击秦军济阴下。使公孙庆使齐王,欲与并力俱进。齐王曰:“陈王战败,未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请而立王?”公孙庆曰:“齐不请楚而立王,楚何故请齐而立王?且楚首事,当令于天下。”②田儋杀公孙庆。

①师古曰:“之,往也。方与,县名也。方音房。与音豫。”

②师古曰:“首事,谓最先(兵起)〔起兵〕。”[4]

秦左右校复攻陈,下之。吕将军走,徼兵复聚,①与番盗英布相遇,②攻击秦左右校,破之青波,③复以陈为楚。会项梁立怀王孙心为楚王。

①如淳曰:“徼,要也。徼(要)散卒复相聚敛也。”[5]师古曰:“徼音工尧反。”

②师古曰:“番即番阳县也。于番为盗,故曰番盗。番音蒲何反。其后番字改作鄱。”

③文颖曰:"地名也。"

陈胜王凡六月。初为王,其故人尝与佣耕者闻之,乃之陈,叩宫门曰:"吾欲见涉。"宫门令欲缚之。自辩数,乃置,[①]不肯为通。胜出,遮道而呼涉。[②]乃召见,载与归。入宫,见殿屋帷帐,客曰:"夥,涉之为王沈沈者!"[③]楚人谓多为夥,故天下传之,"夥涉为王",由陈涉始。客出入愈益发舒,言胜故情。或言"客愚无知,专妄言,轻威。"胜斩之。诸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胜者。以朱防为中正,胡武为司过,主司群臣。诸将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系而罪之。以苛察为忠。其所不善者,不下吏,辄自治。[④]胜信用之,诸将以故不亲附。此其所以败也。

①师古曰:"辨数,谓自分别其姓名也,并历道与涉故旧之事,故舍而不缚也。数音山羽反。"

②师古曰:"呼谓大唤也,音火故反。"

③应劭曰:"夥音祸。沈沈,宫室深邃之貌也。沈音长含反。"

④师古曰:"不以付吏,而防、武自治之。"

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高祖时为胜置守冢于砀,至今血食。王莽败,乃绝。[①]

①师古曰:"至今血食者,司马迁作史记本语也。莽败乃绝者,班固之词也。于文为衍,盖失不删耳。"

项籍字羽,下相人也。[①]初起,年二十四。其季父梁,梁父即楚名将项燕者也。家世楚将,封于项,[②]故姓项氏。

①韦昭曰:"临淮县。"

②师古曰:"即今项城县。"

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去。梁怒之。籍曰:"书足记姓名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耳。"于是梁奇其意,乃教以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梁尝有栎阳逮,请蕲狱掾曹咎书抵栎阳

狱史司马欣，以故事皆已。① 梁尝杀人，与籍避仇吴中。吴中贤士大夫皆出梁下。② 每有大徭役及丧，梁常主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子弟，以知其能。秦始皇帝东游会稽，渡浙江，③ 梁与籍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无妄言，族矣！"④ 梁以此奇籍。籍长八尺二寸，力扛鼎，⑤ 才气过人。吴中(弟子)〔子弟〕皆悚籍。[6]

①应劭曰："项梁曾坐事传系栎阳狱，从薪狱掾曹咎取书与司马欣。抵，相归抵也。已，止也。"

②师古曰："言皆不及也。"

③应劭曰："浙音折。"晋灼曰："江水至会稽山阴与浙江。"

④师古曰："凡言族者，谓族诛之。"

⑤师古曰："扛，举也，音江。"

秦二世元年，陈胜起。九月，会稽假守通① 素贤梁，乃召与计事。梁曰："方今江西皆反秦，此亦天亡秦时也。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守叹曰："闻夫子楚将世家，唯足下耳！"梁曰："吴有奇士桓楚，亡在泽中，人莫知其处，独籍知之。"梁乃戒籍持剑居外待。梁复入，与守语曰："请召籍，使受令召桓楚。"籍入，梁眴籍曰："可行矣！"② 籍遂拔剑击斩守。梁持守头，佩其印绶。门下惊扰，籍所击杀数十百人。③ 府中皆謟伏，莫敢复起。④ 梁乃召故人所知豪吏，谕以所为，⑤ 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⑥ 得精兵八千人，部署豪桀为校尉、候、司马。⑦ 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时某丧，使公主某事，不能办，以故不任公。"众乃皆服。梁为会稽将，籍为裨将，⑧ 徇下县。

①张晏曰："假守，兼守也。"晋灼曰："楚汉春秋云姓殷。"

②师古曰："眴，动目也，音舜，动目而使之也。今书本有作眄字者，流俗所改耳。"

③师古曰："数十百人者，八九十乃至百也。他皆类此。"

④师古曰："謟，失气也，音章涉反。"

⑤师古曰："谕，晓告之。"

⑥师古曰:"四面诸县也。非郡所都,故谓之下也。"

⑦师古曰:"分部而署置之。"

⑧师古曰:"禅,助也,相副助也。禅音频移反。他皆类此。"

秦二年,广陵人召平为陈胜徇广陵,[①]未下。闻陈胜败走,秦将章邯且至,乃渡江矫陈王令,拜梁为楚上柱国,曰:"江东已定,急引兵西击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闻陈婴已下东阳,使使欲与连和俱西。陈婴者,故东阳令史,[②]居县,素信,为长者。[③]东阳少年杀其令,相聚数千人,欲立长,无适用,[④]乃请陈婴。婴谢不能,遂强立之,县中从之者得二万人。欲立婴为王,异军苍头特起。[⑤]婴母谓婴曰:"自吾为乃家妇,闻先故未曾贵。[⑥]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属,事成犹得封侯,事败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婴乃不敢为王,谓其军〔吏〕曰:[7]"项氏世世将家,有名于楚,今欲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⑦]我倚名族,亡秦必矣。"[⑧]其众从之,乃以其兵属梁。梁渡淮,英布、蒲将军亦以其兵属焉。[⑨]凡六七万人,军下邳。

①师古曰:"召读曰邵。"

②苏林曰:"曹吏也。"晋灼曰:"汉仪注令(史)〔吏〕曰令史,丞(史)〔吏〕曰丞史。"[8]师古曰:"晋说是也。"

③师古曰:"素立恩信,号为长者。"

④师古曰:"適,主也,音与的同。"

⑤应劭曰:"言与众异也。"

⑥师古曰:"乃,汝也。"

⑦师古曰:"言以不材之人为将,不可求胜也。"

⑧师古曰:"倚,依也,音于绮反。"

⑨服虔曰:"英布起于蒲地,因以为号也。"如淳曰:"史记项羽纪言当阳君、蒲将军皆属项羽,(自比)〔此自〕更有蒲将军也。"[9]师古曰:"此二人也,服说失之。若是一人,不当先言姓名,后乃称将军也。"

是时,秦嘉已立景驹为楚王,军彭城东,欲以距梁。梁谓军吏曰:

"陈王首事,战不利,未闻所在。今秦嘉背陈王立景驹,大逆亡道。"乃引兵击秦嘉。〔嘉〕军败走,[10]追至胡陵。嘉还战①一日,嘉死,军降。景驹走死梁地,梁已并秦嘉军,〔军〕胡陵[11],将引而西。章邯至栗,②梁使别将朱鸡石、馀樊君与战。馀樊君死。朱鸡石败,亡走胡陵。梁乃引兵入薛,诛朱鸡石。梁前使羽别攻襄城,襄城坚守不下。已拔,皆坑之,③还报梁。闻陈王定死,召诸别将会薛计事。时沛公亦从沛往。

①师古曰:"复来战。"

②师古曰:"栗,县名。地理志属沛郡。"

③师古曰:"陷之于坑,尽杀之。"

居鄛人范增①年七十,素好奇计,往说梁曰:"陈胜败固当。②夫秦灭六国,楚最亡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南公称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③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蠭起之将皆争附君者,④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于是梁乃求楚怀王孙心,在民间为人牧羊,立以为楚怀王,从民望也。陈婴为上柱国,封五县,与怀王都盱台。⑤梁自号武信君,引兵攻亢父。⑥

①晋灼曰:"鄛音鄛绝之鄛。"师古曰:"居鄛,县名也,地理志属庐江郡。鄛音巢,字亦作巢。本春秋时巢国。"

②师古曰:"言其计画非是,宜应败也。"

③服虔曰:"南公,南方之老人也。"苏林曰:"但令有三户在,其怨深,足以亡秦。"

④师古曰:"蠭,古蜂字也。蠭起,如蠭之起,言其众也。一说蠭与锋同,言锋锐而起者。"

⑤师古曰:"盱音许于反。台音怡。"

⑥师古曰:"亢音抗。父音甫。"

初,章邯既杀齐王田儋于临菑,①田假复自立为齐王。儋弟荣走保东阿,章邯追围之。梁引兵救东阿,大破秦军东阿。田荣即引兵归,逐王假。假亡走楚,相田角亡走赵。角弟闬,故将,居赵不敢归。田荣立

僭子市为齐王。梁已破东阿下军，遂追秦军。数使使趣齐兵俱西。②荣曰："楚杀田假，赵杀田角、田閒，乃发兵。"梁曰："田假与国之王，③穷来归我，不忍杀。"赵亦不杀角、閒以市于齐。④齐遂不肯发兵助楚。梁使羽与沛公别攻城阳，屠之。西破秦军濮阳东，秦兵收入濮阳。沛公、羽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雍丘，大破秦军，斩李由。还攻外黄，外黄未下。

①师古曰："高纪及僭传并言于临济，此独言临菑，疑此误也。"

②师古曰："趣读曰促。"

③张晏曰："与，党与也。"

④张晏曰："若市买相贸易以利也。梁救荣难，荣犹不用命。梁念杀假等，荣未必多出兵，不如待以(初)〔礼〕，[12]又可以贸易他利，以除己害，遂背德，可辅假以伐齐，故曰市。市，贸易也。"晋灼曰："欲令楚杀田假，以为己利，而楚保全不杀，以买其计，故曰市也。"师古曰："二说皆非也。市者，以角、閒市取齐兵也，直言赵不杀角、閒以求齐兵耳。"

梁起东阿，比至定陶，再破秦军，①羽等又斩李由，益轻秦，有骄色。宋义谏曰："战胜而将骄卒惰者败。今少惰矣，秦兵日益，臣为君畏之。"梁不听。乃使宋义于齐。道遇齐使者高陵君显，②曰："公将见武信君乎？"曰："然"。义曰："臣论武信君军必败。公徐行则免，疾行则及祸。"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夜衔枚击楚，大破之定陶，③梁死。沛公与羽去外黄，攻陈留，陈留坚守不下。沛公、羽相与谋曰："今梁军败，士卒恐。"乃与吕臣俱引兵而东。吕臣军彭城东，羽军彭城西，沛公军砀。

①师古曰："比音必寐反。"

②张晏曰："名显，封于高陵。"晋灼曰："高陵，琅邪县也。"

③师古曰："衔枚，解在高纪。"

章邯已破梁军，则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北击赵，大破之。当此之时，赵歇为王，陈馀为将，张耳为相，走入钜鹿城。①秦将王离、涉閒围钜鹿，②章邯军其南，筑甬道而输之粟。③陈馀将卒数万人军钜鹿北，

所谓河北军也。

①师古曰:“赵歇、张耳共入钜鹿也。”

②张晏曰:“秦二将也。王离,王翦孙。涉,姓;閒,名也。”

③师古曰:“章邯为甬道而运粟,以饷王离、涉閒之军。”

宋义所遇齐使者高陵君显见楚怀王曰:“宋义论武信君必败,数日果败。军未战先见败征,①可谓知兵矣。”王召宋义与计事而说之,②因以为上将军;羽为鲁公,为次将,范增为末将。诸别将皆属,号卿子冠军。③北救赵,至安阳,留不进。④秦三年,羽谓宋义曰:“今秦军围钜鹿,疾引兵渡河,楚击其外,赵应其内,破秦军必矣。”宋义曰:“不然。夫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虱。⑤今秦攻赵,战胜则兵罢,我承其敝;⑥不胜,则我引兵鼓行而西,必举秦矣。⑦故不如先斗秦、赵。夫击轻锐,我不如公;坐运筹策,公不如我。”因下令军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贪如狼,强不可令者,皆斩。”遣其子襄相齐,身送之无盬,⑧饮酒高会。⑨天寒大雨,士卒冻饥。羽曰:“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卒食半日菽,⑩军无见粮,⑪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并力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秦强,何敝之承! 且国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扫境内而属将军,⑫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私(宴),[13]非社稷之臣也。”羽晨朝上将军宋义,即其帐中斩义头。⑬出令军中曰:“宋义与齐谋反楚,楚王阴令籍诛之。”诸将詟服,⑭莫敢枝梧。⑮皆曰:“首立楚者,将军家也。今将军诛乱。”乃相与共立羽为假上将军。⑯使人追宋义子,及之齐,杀之。使桓楚报命于王。王因使使立羽为上将军。

①师古曰:“征,证也。”

②师古曰:“说读曰悦。”

③师古曰:“冠军,言其在诸军之上。”

④师古曰:“今相州安阳县。

⑤张晏曰:“搏音博。”苏林曰:“虻喻秦,虱喻章邯等,言小大不同势,欲灭秦当

宽邯等也。”如淳曰:“犹言本欲以大力伐秦,而不可以救赵也。”师古曰:“搏,击也,言以手击牛之背,可以杀其上虻,而不能破虱,喻今将兵方欲灭秦,不可尽力与章邯即战。或未能禽,徒费力也。如说近也。”

⑥师古曰:“罢读曰疲。”

⑦师古曰:“鼓行,谓击鼓而行,无畏惧也。”

⑧师古曰:“县名。”

⑨师古曰:“高会,大会也。”

⑩孟康曰:“半,五升器名也。”臣瓒曰:“士卒食蔬菜以菽杂半之。”师古曰:“瓒说是也。菽谓豆也。”

⑪师古曰:“无见在之粮。”

⑫师古曰:“属,委也,音之欲反。”

⑬师古曰:“即,就也。”

⑭师古曰:“謷,失气也,音之涉反。”

⑮如淳曰:“梧音悟。枝梧犹枝扞也。”臣瓒曰:“小柱为枝,邪柱为梧,今屋梧邪柱是也。”

⑯师古曰:“未得怀王之命,故且为假也。”

羽已杀卿子冠军,威震楚国,名闻诸侯。乃遣当阳君、蒲将军将卒二万人渡河救钜鹿。战少利,陈馀复请兵。羽乃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湛船,[①]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视士必死,无还心。[②]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甬道,大破之,杀苏角,[③]虏王离。涉间不降,自烧杀。当是时,楚兵冠诸侯。[④]诸侯军救钜鹿者十馀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侯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当十,呼声动天地。[⑤]诸侯军人人惴恐。[⑥]于是楚已破秦军,羽见诸侯将,入辕门,[⑦]膝行而前,莫敢仰视。羽遂是始为诸侯上将军,[⑧][14]兵皆属焉。

①师古曰:“湛读曰沈,谓沈没其船于水中。”

②师古曰:“视读曰示。”

③文颖曰:“秦将。”

④师古曰:“言最为上也。”

⑤师古曰:“呼音火故反。”

⑥服虔曰:“惴音章瑞反。”

⑦张晏曰:“军行以车为陈,辕相向为门,故曰辕门。”师古曰:“周礼掌舍,王行则‘设车宫辕门’也。”

⑧师古曰:“繇读与由同。”

章邯军棘原,[①]羽军漳南,相持未战。秦军数却,[②]二世使人让章邯。[③]章邯恐,使长史欣请事。至咸阳,留司马门三日,[④]赵高不见,有不信之心。长史欣恐,还走,不敢出故道。赵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军,报曰:“事亡可为者。[⑤]相国赵高颛国主断。[⑥]今战而胜,高嫉吾功,不胜,不免于死。愿将军熟计之。”陈馀亦遗章邯书曰:“白起为秦将,南并鄢郢,北坑马服,[⑦]攻城略地,不可胜计,而卒赐死。[⑧]蒙恬为秦将,北逐戎人,开榆中地数(十)〔千〕里,[⑨][15]竟斩阳周。[⑩]何者?功多,秦不能封,因以法诛之。今将军为秦将三岁矣,所亡失已十万数,而诸侯并起兹益多。彼赵高素谀日久,[⑪]今事急,亦恐二世诛之,故欲以法诛将军以塞责,[⑫]使人更代以脱其祸。[⑬]将军居外久,多内隙,有功亦诛,亡功亦诛。且天之亡秦,无愚智皆知之。今将军内不能直谏,外为亡国将,孤立而欲长存,岂不哀哉!将军何不还兵与诸侯为从,[⑭]南面称孤,孰与身伏斧质,妻子为戮乎?”[⑮]章邯狐疑,阴使候始成使羽,欲约。[⑯]约未成,羽使蒲将军引兵渡三户,[⑰]军漳南,与秦战,再破之。羽悉引兵击秦军汙水上,[⑱]大破之。

①晋灼曰:“地名,在钜鹿南。”

②师古曰:“却,退也,音丘略反。”

③师古曰:“让谓责也。”

④师古曰:“凡言司马门者,宫垣之内兵卫所在,四面皆有司马。司马主武事,故总谓宫之外门为司马门。”

⑤师古曰:“言不可复为军旅之事。”

⑥师古曰:“颛与专同也。”

⑦服虔曰:“马服,赵括也。父奢为赵将,有功,赐号马服。马服犹肥马也,故世称之。”师古曰:“鄗郢,皆楚邑也。鄗音偃。郢音弋井反。”

⑧师古曰:“卒,终也。”

⑨服虔曰:“金城县所治也。”苏林曰:“在上郡。”师古曰:“即今之榆林,古者上郡界。苏说是也。”

⑩孟康曰:“县名也,属上郡。”晋灼曰:“恬赐死,死于此县。”

⑪师古曰:“诿,诿也。”

⑫师古曰:“塞,当也。”

⑬师古曰:“脱,免也。”

⑭文颖曰:“关东为从,关西为横。”孟康曰:“南北为从,东西为横。”师古曰:“言欲如六国时共敌秦。二说皆是也。还兵谓回兵内向以攻秦也。从音子容反。”

⑮师古曰:“质谓锧也。古者斩人,加于锧上而斫之也。锧音竹林反。”

⑯郑氏曰:“候,军候也。始,姓;成,名也。”

⑰服虔曰:“漳水津也。”孟康曰:“在邺西三十里。”

⑱师古曰:“汙水在邺西南,音于。”

邯使使见羽,欲约。羽召军吏谋曰:“粮少,欲听其约。”军吏皆曰:“善。”羽乃与盟洹水南殷虚上。[①]已盟,章邯见羽流涕,为言赵高。羽乃立章邯为雍王,置军中。使长史欣为上将,将秦军行前。[②]

①应劭曰:“洹水在汤阴界。殷虚,故殷都也。”师古曰:“洹水出林虑县东北,至于长乐入清水。洹音桓,俗音袁,非也。虚读曰墟。”

②师古曰:“行前,谓居前而行。”

汉元年,羽将诸侯兵三十馀万,行略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①]异时诸侯吏卒徭役屯戍过秦中,[②]秦中遇之多亡状,[③]及秦军降诸侯,诸侯吏卒乘胜奴虏使之,轻(重)折辱秦吏卒。[16]吏卒多窃言〔曰〕:“章将军〔等〕诈吾属降诸侯,今能入关破秦,大善;即不能,诸侯虏吾属而东,秦

又尽诛吾父母妻子。”诸将微闻其计，以告羽。羽乃召英布、蒲将军计曰：“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不听，事必危，不如击之，独与章邯、长史欣、都尉翳入秦。”于是夜击坑秦军二十馀万人。

①师古曰：“今穀州新安城是。”

②师古曰：“异时犹言先时也。秦中，关中秦地也。”

③师古曰：“无善形状也。”

至函谷关，有兵守，不得入。闻沛公已屠咸阳，羽大怒，使当阳君击关。羽遂入，至戏西鸿门，闻沛公欲王关中，独有秦府库珍宝。亚父范增亦大怒，劝羽击沛公。飨士，旦日合战。羽季父项伯素善张良。良时从沛公，项伯夜以语良。良与俱见沛公，因伯自解于羽。[1]明日，沛公从百馀骑至鸿门谢羽，自陈“封秦府库，还军霸上以待大王，闭关以备他盗，不敢背德。”羽意既解，范增欲害沛公，赖张良、樊哙得免。语在高纪。

①师古曰：“自解，犹今言分疏也。”

后数日，羽乃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其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宝货，略妇女而东。秦民失望。[1]于是韩生说羽曰：“关中阻山带河，四塞之地，肥饶，可都以伯。”[2]羽见秦宫室皆已烧残，又怀思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3]韩生曰：“人谓楚人沐猴而冠，果然。”[4]羽闻之，斩韩生。

①师古曰：“沛公入关，俭节自处，约法三章，反秦之政。而项羽屠杀焚烧，恣其残酷，故关中之人失所望也。”

②师古曰：“伯读曰霸。”

③师古曰：“言无人见之，不荣显矣。”

④张晏曰：“沐猴，猕猴也。”师古曰：“言虽著人衣冠，其心不类人也。果然，果如人之言也。”

初，怀王与诸将约，先入关者王其地。羽既背约，使人致命于怀王。怀王曰：“如约。”羽乃曰：“怀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1]何

以得颛主约?② 天下初发难,③ 假立诸侯后以伐秦。然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力也。怀王亡功,固当分其地王之。"诸将皆曰:"善。"羽乃阳尊怀王为义帝,曰:"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④ 徙之长沙,都郴。⑤ 乃分天下以王诸侯。

①张晏曰:"积功曰伐。"

②师古曰:"颛与专同。"

③服虔曰:"兵初起时也。"

④文颖曰:"居水之上流也。游或作流。"师古曰:"游即流也。"

⑤师古曰:"郴音丑林反。"

羽与范增疑沛公,业已讲解,① 又恶背约恐诸侯叛之,阴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民皆居之。"乃曰:"巴、蜀亦关中地。"故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而参分关中,王秦降将以距塞汉道。乃立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长史司马欣,故栎阳狱吏,尝有德于梁;都尉董翳,本劝章邯降。故立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立翳为翟王,王上郡。徙魏王豹为西魏王,王河东。瑕丘公申阳者,② 张耳嬖臣也,③ 先下河南,迎楚河上。立阳为河南王。赵将司马卬定河内,数有功。立卬为殷王,王河内。徙赵王歇王代。赵相张耳素贤,又从入关,立为常山王,王赵地。当阳君英布为楚将,常冠军。立布为九江王。番君吴芮④ 帅百粤佐诸侯从入关。立芮为衡山王。义帝柱国共敖⑤ 将兵击南郡,功多,因立为临江王。徙燕王韩广为辽东王。燕将臧荼⑥ 从楚救赵,因从入关。立荼为燕王。徙齐王田市为胶东王。齐将田都从共救赵,入关。立都为齐王。故秦所灭齐王建孙田安,羽方渡河救赵,安下济北数城,引兵降羽。立安为济北王。田荣者,背梁不肯助楚击秦,以故不得封。陈馀弃将印去,不从入关,然素闻其贤,有功于赵,闻其在南皮,故因环封之三县。⑦ 番君将梅鋗⑧ 功多,故封十万户侯。羽自立为西楚伯王,⑨ 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

①苏林曰:"讲,和也。"

②孟康曰:“瑕丘县之老人也,姓申名阳。”

③师古曰:“嬖谓爱幸也。”

④师古曰:“番音蒲河反。”

⑤师古曰:“共读曰龚。”

⑥师古曰:“荼音涂。”

⑦孟康曰:“绕南皮三县以封之。”师古曰:“环音宦。”

⑧师古曰:“锔音火玄反。”

⑨师古曰:“伯读曰霸。”

诸侯各就国。田荣闻羽徙齐王市胶东,而立田都为齐王,大怒,不肯遣市之胶东,因以齐反,迎击都。都走楚。市畏羽,乃亡之胶东就国。荣怒,追杀之即墨,自立为齐王。予彭越将军印,令反梁地。越乃击杀济北王田安。田荣遂并王三齐之地。时汉王还定三秦。羽闻汉并关中,且东,[①]齐、梁畔之,大怒,乃以故吴令郑昌为韩王以距汉,令萧公角等击彭越。越败萧公角等。时,张良徇韩,遗项王书曰:“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东。”[②]又以齐、梁反书遗羽,羽以此故无西意,而北击齐。征兵九江王布。布称疾不行,使将将数千人往。二年,羽阴使九江王布杀义帝。陈馀使张同、夏说说齐王荣,[③]曰:“项王为天下宰不平,今尽王故王于丑地,[④]而王群臣诸将善地,逐其故主赵王,乃北居代,馀以为不可。[⑤]闻大王起兵,且不听不义,[⑥]愿大王资馀兵,[⑦]使击常山,以复赵王,请以国为扞蔽。”[⑧]齐王许之,因遣兵往。陈馀悉三县兵,[⑨]与齐并力击常山,大破之。张耳走归汉。陈馀迎故赵王歇反之赵。赵王因立馀为代王。羽至城阳,田荣亦将兵会战。荣不胜,走至平原,平原民杀之。羽遂北烧夷齐城郭室屋,[⑩]皆坑降卒,系虏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所过残灭。齐人相聚而畔之。于是田荣弟横收得亡卒数万人,反城阳。羽因留,连战未能下。

①师古曰:“言方欲出关而击楚也。”

②师古曰:“如本要约也。”

③师古曰:“夏说读曰悦,下说齐王,说音式芮反。”

④师古曰:“丑,恶也。”

⑤师古曰:“于义不当然。”

⑥师古曰:“凡不义之事,皆不听顺。”

⑦师古曰:“资,给也。”

⑧师古曰:“犹为齐之藩屏。”

⑨师古曰:“悉,尽也。”

⑩师古曰:“夷,平也。”

汉王劫五诸侯兵,[①]凡五十六万人,东伐楚。羽闻之,即令诸将击齐,而自以精兵三万人南从鲁出胡陵。汉王皆已破彭城,收其货赂美人,日置酒高会。羽乃从萧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②]汉军皆走,迫之穀、泗水。[③]汉军皆南走山,[④]楚又追击至灵辟东睢水上。[⑤]汉军却,为楚所挤,[⑥]多杀。汉卒十馀万皆入睢水,睢水为不流。[⑦]汉王乃与数十骑遁去。语在高纪。太公、吕后间求汉王,[⑧]反遇楚军。楚军与归,羽常置军中。

①服虔曰:“时有十八诸侯,汉得其五。”师古曰:“常山、河南、魏、韩、殷也。解在高纪。十八诸侯,汉时又先已得塞、翟矣。服说非也。”

②张晏曰:“一日之中。或曰早击之,至日中大破。”师古曰:“或说是也。”

③臣瓒曰:“二水皆在沛郡彭城。”

④师古曰:“走,趣也,音奏。”

⑤师古曰:“睢音虽。”

⑥臣瓒曰:“挤,排也。”师古曰:“音子诣反,又音子奚反。”

⑦师古曰:“言杀人多,填于水中。”

⑧师古曰:“间行而求之。”

汉王稍收散卒,萧何亦发关中卒悉诣荥阳,战京、索间,[①]败楚。楚以故不能过荥阳而西。汉军荥阳,筑甬道,取敖仓食。三年,羽数击绝汉甬道,汉王食乏,请和,割荥阳以西为汉。羽欲听之。历阳侯范增曰:

"汉易与耳,今不取,后必悔之。"羽乃急围荥阳。汉王患之,乃与陈平金四万斤以间楚君臣。[②]语在陈平传。项羽以故疑范增,稍夺之权。范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 愿赐骸骨归。"行未至彭城,疽发背死。[③]于是汉将纪信诈为汉王出降,以诳楚军,故汉王得与数十骑从西门出。令周苛、枞公、魏豹守荥阳。[④]汉王西入关收兵,还出宛、叶间,[⑤]与九江王黥布行收兵。羽闻之,即引兵南。汉王坚壁不与战。

①师古曰:"索音山各反。"

②师古曰:"间音居莧反。"

③师古曰:"疽,痈创也,音千馀反。"

④师古曰:"苛音何。枞音千容反。"

⑤师古曰:"叶音式涉反。"

是时,彭越渡睢,与项声、薛公战下邳,杀薛公。羽乃东击彭越。汉王亦引兵北军成皋。羽已破走彭越,[①]引兵西下荥阳城,亨周苛,杀枞公,虏韩王信,进围成皋。汉王跳,[②]独与滕公得出。北渡河,至修武,从张耳、韩信。楚遂拔成皋。汉王得韩信军。留止,使卢绾、刘贾渡白马津入楚地,佐彭越共击破楚军燕郭西,[③]烧其积聚,攻下梁地十馀城。羽闻之,谓海春侯大司马曹咎曰:"谨守成皋。即汉欲挑战,慎毋与战,勿令得东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复从将军。"于是引兵东。

①师古曰:"击破之令其走。"

②师古曰:"轻身而急出也。跳音徒雕反。"

③师古曰:"燕县,故南燕国也,属东郡。"

四年,羽击陈留、外黄,外黄不下。数日降,羽悉令男子年十五以上诣城东,欲坑之。外黄令舍人儿年十三,[①]往说羽曰:"彭越强劫外黄,[②]外黄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岂有所归心哉! 从此以东,梁地十馀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乃赦外黄当坑者。而东至睢阳,闻之皆争下。

①苏林曰:"令之舍人儿也。"臣瓒曰:"称儿者,以其幼弱,故系其父。"

②师古曰:"强音其两反。"

汉果数挑楚军战,楚军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马怒,渡兵氾水。①卒半渡,汉击,大破之,尽得楚国金玉货赂。大司马咎、长史欣皆自刭氾水上。咎故蕲狱掾,欣故塞王,羽信任之。羽至睢阳,闻咎等破,则引兵还。汉军方围钟离(昧)〔眛〕于荥阳东,②[17]羽军至,汉军畏楚,尽走险阻。③羽亦军广武相守,乃为高俎,置太公其上,④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亨太公。"汉王曰:"吾与若俱北面受命怀王,⑤约为兄弟,吾翁即汝翁。⑥必欲亨乃翁,幸分我一杯羹。"⑦羽怒,欲杀之。项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为天下者不顾家,虽杀之无益,但益怨耳。"羽从之。乃使人谓汉王曰:"天下匈匈,徒以吾两人。⑧愿与王挑战,决雌雄,毋徒罢天下父子为也。"⑨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羽令壮士出挑战。汉有善骑射曰楼烦,⑩楚挑战,三合,楼烦辄射杀之。羽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战。楼烦欲射,羽瞋目叱之。⑪楼烦目不能视,手不能发,走还入壁,不敢复出。汉王使间问之,乃羽也。⑫汉王大惊。于是羽与汉王相与临广武间而语。汉王数羽十罪。⑬语在高纪。羽怒,伏弩射伤汉王。汉王入成皋。

①师古曰:"氾音凡。解在高纪。"

②师古曰:"(昧)〔眛〕音莫葛反。"

③师古曰:"走音奏。"

④如淳曰:"高俎,几之上也。"李奇曰:"军中巢櫓谓之俎。"师古曰:"俎者,所以荐肉。示欲烹之,故置俎上。如说是也。"

⑤师古曰:"若,汝也。"

⑥师古曰:"翁谓父也。"

⑦师古曰:"乃亦汝也。古者以杯盛羹,今之侧杯有两耳者是也。"

⑧师古曰:"匈匈,谨扰之意也。他皆类此。"

⑨师古曰:"罢读曰疲。"

⑩应劭曰:"楼烦,胡人也。"李奇曰:"后为县,属雁门。此县人善骑射,谓士为

楼烦。取其称耳,未必楼烦人也。"师古曰:"李说是也。"

⑪师古曰:"瞋目,张目也,音充人反。"

⑫师古曰:"间,微问之也。"

⑬师古曰:"数,责也,音所具反。"

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又韩信破齐,且欲击楚。羽使从兄子项它为大将,龙且为裨将,[①] 救齐。韩信破杀龙且,追至成阳,虏齐王广。信遂自立为齐王。羽闻之,恐,使武涉往说信。语在信传。

①师古曰:"它音徒何反。且音子馀反。高纪云项声,此传云项它,纪传不同,未知孰是。"

时,汉关中兵益出,食多,羽兵食少。汉王使侯公说羽,羽乃与汉王约,中分天下,割鸿沟而西者为汉,东者为楚,归汉王父母妻子。已约,羽解而东。五年,汉王进兵追羽,至(故)〔固〕陵,[18] 复为羽所败。汉王用张良计,致齐王信、建成侯彭越兵,及刘贾入楚地,围寿春。大司马周殷叛楚,举九江兵随刘贾,迎黥布,与齐梁诸侯皆大会。

羽壁垓下,军少食尽。汉帅诸侯兵围之数重。羽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乃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饮帐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①] 乃悲歌慷慨,自为歌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②] 歌数曲,美人和之。羽泣下数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①师古曰:"苍白杂毛曰骓,盖以其色名之。"

②师古曰:"若,汝也。"

于是羽遂上马,戏下骑从者八百馀人,[①] 夜直溃围南出驰。平明,汉军乃觉之,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羽。羽渡淮,骑能属者百馀人。[②] 羽至阴陵,迷失道,[③] 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④] 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羽复引而东,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追者数千,羽自度不得脱,[⑤] 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馀战,所当者破,所击者

服,未尝败北,遂伯有天下。⑥然今卒困于此,⑦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军快战,必三胜,斩将,艾旗,乃后死,⑧使诸君知我非用兵罪,天亡我也。"于是引其骑因四隤山⑨而为圜陈外向。⑩汉骑围之数重。羽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于是羽大呼驰下,⑪汉军皆披靡。⑫遂杀汉一将。是时,杨喜为郎骑,追羽,羽还叱之,⑬喜人马俱惊,辟易数里。⑭与其骑会三处。汉军不知羽所居,分军为三,复围之。羽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两骑。乃谓骑曰:"何如?"骑皆服曰:"如大王言。"

①师古曰:"戏,大将之旗也,音许宜反,又音许为反。汉书通以戏为旌麾及指麾字。"

②师古曰:"属,联及也,音之欲反。"

③孟康曰:"县名,属九江郡。"

④文颖曰:"绐,欺也;欺令左也。"

⑤师古曰:"脱,免也,音土活反。"

⑥师古曰:"伯读曰霸。"

⑦师古曰:"卒,终也。"

⑧师古曰:"艾音刈。"

⑨孟康曰:"四下隤陁也。"师古曰:"隤音徒回反。"

⑩师古曰:"圜陈,四周为之也。外向,谓兵刃皆在外也。"

⑪师古曰:"呼,叫也,音火故反。"

⑫师古曰:"披音普彼反。"

⑬师古曰:"还谓回面也。"

⑭师古曰:"辟易,谓开张而易其本处。辟音频亦反。"

于是羽遂引东,欲渡乌江。① 乌江亭长舣船待,② 谓羽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亡以渡。"羽笑曰:"乃天亡我,何渡为! 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而西,今亡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哉? 纵彼不言,籍

独不愧于心乎!”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也,吾骑此马五岁,所当亡敌,尝一日千里,吾不忍杀,以赐公。”乃令骑皆去马,步持短兵接战。羽独所杀汉军数百人。羽亦被十馀创。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③马童面之,④指王翳曰:⑤“此项王也。”羽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⑥吾为公得。”⑦乃自刭。王翳取其头,乱相蹂蹈⑧争羽相杀者数十人。最后杨喜、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一体。故分其地以封五人,皆为列侯。

①臣瓒曰:“在牛渚。”

②服虔曰:“舣音蚁。”如淳曰:“南方人谓整船向岸曰舣。”

③师古曰:“若,汝也。”

④张晏曰:“以故人难亲斫之,故背之也。”如淳曰:“面谓不正视也。”师古曰:“如说非也。面谓背之,不面向也。面缚亦谓反偝而缚之。杜元凯以为但见其面,非也。”

⑤如淳曰:“指示王翳。”

⑥师古曰:“购,以财设赏,音工豆反。”

⑦邓展曰:“令公得我为功也。”晋灼曰:“字或作德。”

⑧师古曰:“蹂,践也,音人九反。”

汉王乃以鲁公号葬羽于穀城。诸项支属皆不诛。封项伯等四人为列侯,赐姓刘氏。

赞曰:昔贾生之过秦曰:①

①应劭曰:“贾生书有过秦二篇,言秦之过。此第一篇也。司马迁取以为赞,班固因之。”

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①君臣固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②当是时也,商君佐之,③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④

①师古曰:"殽谓殽山,今陕县东二殽是也。函谓函谷,今桃林县南洪溜涧是也。"

②张晏曰:"括,结囊也,言其能包含天下。"师古曰:"八荒,八方荒忽极远之地也。"

③师古曰:"卫鞅也,封于商。"

④师古曰:"言其不费功力也。"

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①]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②]相与为一。当此之时,齐有孟尝,[③]赵有平原,[④]楚有春申,[⑤]魏有信陵。[⑥]此四贤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重士,约从离横,[⑦]兼韩、魏、燕、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⑧]吴起、孙膑、带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朋制其兵。[⑨]常以十倍之地,百万之军,仰关而攻秦。[⑩]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⑪]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已困矣。[⑫]于是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秦有馀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鹵,[⑬]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国请服,弱国入朝。

①师古曰:"惠文王,孝公之子。武王,惠文王之子。昭襄王,武王之弟。"

②师古曰:"缔,结也。从音子容反。缔音大系反。"

③师古曰:"孟尝君田文。"

④师古曰:"平原君赵胜。"

⑤师古曰:"春申君黄歇。"

⑥师古曰:"公子无忌为信陵君。"

⑦师古曰:"约誓为从,欲以分离为横。横谓秦也。从音子容反。其下亦同。"

⑧师古曰:"召读曰邵。"

⑨师古曰:"膑音频忍反。他音徒何反。兒音五奚反。廖音聊。"

⑩师古曰:"秦之地形高,而诸侯之兵欲攻关中者皆仰向,故云仰关也。今流俗书本仰字作叩,非也。"

⑪师古曰:"遁巡,谓疑惧而却退也。遁音千旬反。流俗书本巡字误作逃,读者因之而为遁逃之义。潘岳西征赋云'逃遁以奔窜',斯亦误矣。"

⑫师古曰:"鍭,矢锋也,音子木反。"

⑬师古曰:"漂,浮也。鹵,盾也。其血可以浮盾,言杀人多也。漂音匹遥反。"

施及孝文、庄襄王,[①]享国之日浅,国家亡事。

①师古曰:"施,延也。孝文王,昭襄王之子也。庄襄王,孝文王之子,即始皇父也。施音弋豉反。"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馀烈,[①]振长策而驭宇内,[②]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以鞭笞天下,[③]威震四海。南取百粤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粤之君俯首系颈,[④]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⑤]却匈奴七百馀里,[⑥]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⑦]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⑧]铸以为金人十二,[⑨]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⑩]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川,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⑪]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①师古曰:"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凡六君也。烈,业也。"

②师古曰:"以乘马为喻也。策,所以挞马也。"

③邓展曰:"敲,短杖也。扑,捶也。"师古曰:"敲音苦交反。扑音普木反。"

④邓展曰:"颊音俯。"师古曰:"古俯字。"

⑤师古曰:"言以长城扞蔽胡寇,如人家之有藩篱。"

⑥师古曰:"却音丘略反。"

⑦师古曰:“堕,毁也,音火规反。”

⑧如淳曰:“锲音嫡,箭镞也。”师古曰:“锋,戈戟刃也。锲与镝同,即箭镞也。如音是也。”

⑨师古曰:“所谓公仲者也。三辅黄图云坐高三丈。其铭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改诸侯为郡县,一法律,同度量。大人来见临洮,其长五丈,足迹六尺。’”

⑩服虔曰:“断华山为城。”晋灼曰:“践,登也。”师古曰:“晋说是。”

⑪师古曰:“问之为谁,又云何人,其义一也。”

始皇既没,馀威震于殊俗。然而陈涉,瓮牖绳枢之子,[①]甿隶之人,[②]迁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知,[③]陶朱、猗顿之富。[④]蹑足行伍之间,[⑤]而免起阡陌之中,[⑥]帅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⑦]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⑧]天下云合响应,[⑨]赢粮而景从,[⑩]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①服虔曰:“以绳系户枢。”孟康曰:“瓦瓮为(枢)〔窗〕也。”[19]

②如淳曰:“甿,古文萌字。甿,民也。”

③文颖曰:“墨翟,宋人为墨家者也。”

④师古曰:“越人范蠡逃越,止于陶,自谓陶朱公。猗顿本鲁人,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赁(拨)〔拟〕王公,[20]驰名天下。”

⑤如淳曰:“蹑音叠。”师古曰:“蹑音女涉反。”

⑥如淳曰:“时皆僻屈在阡陌之中也。”师古曰:“免者,言免脱徭役也。免字或作俛,读与俯同。”

⑦师古曰:“罢读曰疲。”

⑧师古曰:“揭音竭,谓竖之也。今读之者为负揭之揭,非也。”

⑨师古曰:“向读曰响,言如响之应声。”

⑩师古曰:“赢,担也。景从,言如影之随形也。”

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①]陈涉之位,不齿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②]锄耰棘矜,不敌于

钩戟长铩;③適戍之众,不亢于九国之师;④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曩时之士也。⑤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何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⑥比权量力,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⑦招八州而朝同列,⑧百有馀年,然后以六合为家,⑨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⑩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谊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①师古曰:"自若,犹言如故也。"

②师古曰:"齿谓齐列如齿。"

③服虔曰:"耰,钼柄也;以钼柄及棘作矛戟也。"晋灼曰:"耰椎,块椎也。"师古曰:"服说非也。耰,摩田器也。棘,戟也。矜与戟同,戟谓矛铤之把也。钩戟,戟刃钩曲者也。铩,铍也。言往者秦销兵刃,陈涉起时但用钼耰及戈戟之戟以相攻战也。耰音忧。矜音其巾反。铩音(其)〔山〕列反。"[21]

④师古曰:"適读曰谪,谓罪罚而行也。亢,当也,读与抗同。"

⑤师古曰:"曩,昔也,音乃朗反。"

⑥师古曰:"絜谓围束之也。度音徒各反。絜音下结反。"

⑦师古曰:"区区,小貌也。"

⑧邓展曰:"招,举也。"苏林曰:"招音翘。"

⑨师古曰:"后与後同,古通用字也。"

⑩师古曰:"堕,毁也,音火规反。"

周生亦有言,①"舜盖重童子",项羽又重童子,②岂其苗裔邪?何其兴之暴也!夫秦夫其政,陈涉首难,豪桀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拔起陇亩之中,③三年,遂将五诸侯兵灭秦,分裂天下而威海内,封立王侯,政繇羽出,④号为"伯王",⑤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⑥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⑦而怨王侯畔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始霸王之国,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不自责过失,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岂不谬哉!

①郑氏曰:“周时贤(大夫)〔人也〕。”[22]师古曰:“史记称太史公曰‘余闻之周生’则知非周时人,盖姓周耳。”

②师古曰:“童子,目之眸子。”

③晋灼曰:“拔音卒拔之拔。”邓展曰:“疾起也。”师古曰:“音步末反。”

④师古曰:“繇与由同。”

⑤师古曰:“伯读曰霸。”

⑥师古曰:“近古犹末代。”

⑦师古曰:“背关,谓背约不王高祖于关中。怀楚,谓思东归而都彭城。”

【校勘记】

〔1〕 号(为)张楚。 景祐、殿本都无“为”字。

〔2〕 亦于兵(革)〔车〕之上为楼以望敌也。 景祐、殿、局本都作“车”。王先谦说作“车”是。

〔3〕 今赵(又)〔独〕安敢害将军(之)家乎? 景祐、殿本“又”作“独”,无“之”字。

〔4〕 首事,谓最先(兵起)〔起兵〕。 景祐、殿本都作“起兵”。

〔5〕 徼(要)散卒复相聚敛也。 景祐、殿本都无“要”字。

〔6〕 吴中(弟子)〔子弟〕皆惮籍。 景祐、殿本都作“子弟”。王先谦说此误倒。

〔7〕 谓其军〔吏〕曰: 景祐、殿本都有“吏”字。王先谦说此脱。

〔8〕 汉仪注令(史)〔吏〕曰令史,丞(史)〔吏〕曰丞史。 据史记集解改。

〔9〕 (自比)〔此自〕更有蒲将军也。 景祐、殿本都作“自此”,“比”字误。王先谦说史记集解引作“此自”,是。

〔10〕 乃引兵击秦嘉。〔嘉〕军败走, 王先谦说“军”上当更有“嘉”字,按史记有,此脱。

〔11〕 梁已并秦嘉军,〔军〕胡陵, 景祐、殿本都有下“军”字。王先谦说史记同,此脱。

〔12〕 不如待以(初)〔礼〕, 景祐、殿本都作“礼”字。王先谦说作“礼”是。

〔13〕 今不恤士卒而徇私(宴)， 景祐、殿本都无“宴”字。

〔14〕 羽繇是始为诸侯上将军,⑧ 注⑧原在“上”字下,刘敞说“上将军”当连文。

〔15〕 开榆中地数(十)〔千〕里， 景祐、殿、局本都作“千”,史记同。

〔16〕 轻(重)折辱秦吏卒。 吏卒多窃言〔曰〕:“章将军〔等〕诈吾属降诸侯,宋祁说一本无“重”字。王先谦说史记亦无,一本是。景祐、殿本“言”下有“曰”字,“章将军”下有“等”字,史记同。

〔17〕 汉军方围钟离(昧)〔眛〕于荥阳东， 景祐、殿本都作“眛”,注同。王先谦说作“眛”是。

〔18〕 汉王进兵追羽,至(故)〔固〕陵， 殿本作“固”。王先谦说作“固”是。

〔19〕 瓦瓮为(枢)〔窗〕也。 景祐、殿本都作“窗”。王先谦说作“窗”是。

〔20〕 赍(拨)〔拟〕王公， 景祐、殿本都作“拟”。王先谦说作“拟”是。

〔21〕 铩音(其)〔山〕列反。 景祐、殿本都作“山”。

〔22〕 周时贤(大夫)〔人也〕。 景祐、殿本都作“贤人也”,王先谦说此“大夫”二字有误。

汉书卷三十二

张耳陈馀传第二

张耳，大梁人也，[①]少时及魏公子毋忌为客。[②]尝亡命游外黄，[③]外黄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④]亡邸父客。[⑤]父客谓曰："必欲求贤夫，从张耳。"女听，为请决，嫁之。[⑥]女家厚奉给耳，耳以故致千里客，宦为外黄令。

①臣瓒曰："今陈留大梁城也。"

②师古曰："毋忌，六国时信陵君也。言其尚及见毋忌，为之宾客。"

③师古曰："命者，名也。凡言亡命，谓脱其名籍而逃亡。"

④师古曰："言不恃赖其夫，视之若庸奴。"

⑤如淳曰："父时故宾客也。"师古曰："邸，归也，音丁礼反。"

⑥师古曰："请决绝于前夫而嫁于耳。"

陈馀，亦大梁人，好儒术。游赵苦陉，[①]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馀年少，父事耳，相与为刎颈交。[②]

①张晏曰："苦陉，章帝丑其名，改曰汉昌。"师古曰："陉音刑。"

②师古曰："刎，断也。刎颈交者，言托契深重，虽断颈绝头，无所顾也。刎音舞粉反。"

高祖为布衣时，尝从耳游。秦灭魏，购求耳千金，馀五百金。两人变名姓，俱之陈，为里监门。[①]吏尝以过笞馀，馀欲起，耳摄使受笞。[②]吏去，耳数之曰：[③]"始吾与公言何如？今见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馀谢罪。

①师古曰:“监门,卒之贱者,故为卑职以自隐。”

②师古曰:“摄谓引持之。”

③师古曰:“数,责也,音所具反。”

陈涉起蘄至陈,耳、馀上谒涉。①涉及左右生平数闻耳、馀贤,见,大喜。

①师古曰:“上其谒而见也。上谒,若今之通名。”

陈豪桀说涉曰:“将军被坚执锐,帅士卒以诛暴秦,复立楚社稷,功德宜为王。”陈涉问两人,两人对曰:“将军瞋目张胆,①出万死不顾之计,为天下除残。今始至陈而王之,视天下私。②愿将军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国后,自为树党。③如此,野无交兵,诛暴秦,据咸阳以令诸侯,则帝业成矣。今独王陈,恐天下解(矣)〔也〕。”④[1]涉不听,遂立为王。

①师古曰:“张胆,言勇之甚。”

②师古曰:“视读曰示。”

③师古曰:“树,立也。”

④师古曰:“解谓离散其心也。”

耳、馀复说陈王曰:“大王兴梁、楚,务在入关,未及收河北也。臣尝游赵,知其豪桀,①愿请奇兵略赵地。”于是陈王许之,以所善陈人武臣为将军,耳、馀为左右校尉,与卒三千人,从白马渡河。②至诸县,说其豪桀③曰:“秦为乱政虐刑,残灭天下,北为长城之役,南有五领之戍,④外内骚动,百姓罢敝,⑤头会箕敛⑥以供军费,财匮力尽,⑦重以苛法,⑧使天下父子不相聊。⑨今陈王奋臂为天下倡始,莫不向应,⑩家自为怒,各报其怨,⑪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今以张大楚,王陈,⑫使吴广、周文将卒百万西击秦。于此时而不成封侯之业者,非人豪也。夫因天下之力而攻无道之君,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之业,此一时也。”豪桀皆然其

言。乃行收兵,得数万人,号武信君。⑬下赵十馀城,馀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东北击范阳。范阳人蒯通说其令徐公降武信君,又说武信君以侯印封范阳令。语在通传。赵地闻之,不战下者三十馀城。

①师古曰:"与相知也。"

②师古曰:"津名,即今滑州白马县界也。"

③邓展曰:"至河北县说之。"

④服虔曰:"山领有五,因以为名。交趾、合浦界有此领。"师古曰:"服说非也。领者,西自衡山之南,东穷于海,一山之限耳。而别标名,则有五焉。裴氏广州记云'大庾、始安、临贺、桂阳、揭阳,是为五领。'邓德明南康记曰'大庾领一也,桂阳骑田领二也,九真都庞领三也,临贺萌渚领四也,始安越城领五也。'裴说是也。"

⑤师古曰:"罢读曰疲。"

⑥服虔曰:"吏到其家,人人头数出谷,以箕敛之。"

⑦师古曰:"匮,竭也。"

⑧师古曰:"重音直用反。"

⑨师古曰:"言无聊赖,以相保养。"

⑩师古曰:"倡读曰唱。向读曰响。"

⑪师古曰:"为音于伪反。"

⑫师古曰:"言张建大楚之国,而王于陈也。"

⑬师古曰:"武臣自号也。"

至邯郸,耳、馀闻周章军入关,至戏却;① 又闻诸将为陈王徇地,多以谗毁得罪诛。怨陈王不以为将军而以为校尉,乃说武臣曰:"陈王非必立六国后。② 今将军下赵数十城,独介居河北,③ 不王无以填之。④ 且陈王听谗,还报,恐不得脱于祸。⑤ 愿将军毋失时。"武臣乃听,遂立为赵王。以馀为大将军,耳为丞相。

①苏林曰:"至戏地而却兵。"

②师古曰:"非,不也。"

③晋灼曰:"介音戛。"臣瓒曰:"介,特也。"师古曰:"二说并非也。介,隔也,读

如本字。”

④师古曰:“填音竹刃反。”

⑤师古曰:“脱,免也,音土活反。”

使人报陈王,陈王大怒,欲尽族武臣等家,而发兵击赵。相国房君谏曰:“秦未亡,今又诛武臣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贺之,使急引兵西击秦。”陈王从其计,徙系武臣等家宫中,封耳子敖为成都君。使使者贺赵,趣兵西入关。① 耳、馀说武臣曰:“王王赵,非楚意,特以计贺王。② 楚已灭秦,必加兵于赵。愿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内以自广。赵南据大河,北有燕、代,楚虽胜秦,必不敢制赵。”赵王以为然,因不西兵,而使韩广略燕,李良略常山,张黶略上党。③

①师古曰:“趣读曰促。”

②师古曰:“言力不能制,且事安抚为权宜之计耳。”

③师古曰:“黶音乌黯反。”

韩广至燕,燕人因立广为燕王。赵王乃与(陈)〔耳〕、馀北略地燕界。[2] 赵王间出,为燕军所得。① 燕囚之,欲与分地。② 使者往,燕辄杀之,以固求地。耳、馀患之。有厮养卒谢其舍曰:③“吾为二公说燕,与赵王载归。”④ 舍中人皆笑曰:“使者往十辈皆死,若何以能得王?”⑤ 乃走燕壁。⑥ 燕将见之,问曰:“知臣何欲?”燕将曰:“若欲得王耳。”曰:“君知张耳、陈馀何如人也?”燕将曰:“贤人也。”曰:“其志何欲?”燕将曰:“欲得其王耳。”赵卒笑曰:“君未知两人所欲也。夫武臣、张耳、陈馀,杖马箠下赵数十城,⑦ 亦各欲南面而王。夫臣之与主,岂可同日道哉!顾其势初定,⑧ 且以长少先立武臣,以持赵心。今赵地已服,两人亦欲分赵而王,时未可耳。今君因赵王,念此两人名为求王,实欲燕杀之,此两人分赵而王。夫以一赵尚易燕,⑨ 况以两贤王左提右挈,而责杀王,灭燕易矣。”⑩ 燕以为然,乃归赵王。养卒为御而归。

①师古曰:“间出,谓投间隙而微出也。”

②师古曰:“要劫之,令割赵地输燕以和解也。”

③苏林曰:“厮,取薪者也。养,养人者也。舍谓所舍宿主人也。”晋灼曰:“以辞相告曰谢。”师古曰:“谢其舍,谓告其舍中人也。故下言舍中人皆笑。今流俗书本于此舍下辄加人字,非也。厮音斯。”

④师古曰:“二公,张耳、陈馀。”

⑤师古曰:“若,汝也。次下亦同。”

⑥师古曰:“走,趣也,音奏。”

⑦张晏曰:“言其不用兵革也。”师古曰:“箠谓马挞也,音止蘂反。”

⑧师古曰:“顾,思念也。”

⑨师古曰:“易,轻也,音弋豉反。”

⑩师古曰:“提挈,言相扶持也。”

李良已定常山,还报赵王,赵王复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陉,未能前。秦将诈称二世使使遗良书,不封,[①]曰:“良尝事我,得显幸,诚能反赵为秦,赦良罪,贵良。”良得书,疑不信。之邯郸益请兵。[②]未至,道逢赵王姊,从百馀骑。良望见,以为王,伏谒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将,使骑谢良。良素贵,起,惭其从官。从官有一人曰:“天下叛秦,能者先立。且赵王素出将军下,今女儿乃不为将军下车,请追杀之。”良以得秦书,欲反赵,未决,因此怒,遣人追杀王姊,遂袭邯郸。邯郸不知,竟杀武臣。赵人多为耳、馀耳目者,故得脱出。收兵得数万人。客有说耳、馀曰:“两君羁旅,[③]而欲附赵,难可独立;〔立〕赵后,[3]辅以谊,[④]可就功。”[⑤]乃求得赵歇,立为赵王,居信都。[⑥]

①张晏曰:“欲其漏泄,君臣相疑也。”

②师古曰:“之,往也。”

③张晏曰:“羁,寄。旅,客也。”

④师古曰:“谓求取六国时赵王后而立之,以名义自辅助也。”

⑤师古曰:“就,成也。”

⑥张晏曰:“歇,赵之苗裔也。信都,襄国也。”

李良进兵击馀，馀败良。良走归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郸，皆徙其民河内，夷其城郭。①耳与赵王歇走入钜鹿城，王离围之。馀北收常山兵，得数万人，军钜鹿北。章邯军钜鹿南棘原，筑甬道属河，②馕王离。③王离兵食多，急攻钜鹿。钜鹿城中食尽，耳数使人召馀，馀自度兵少，不能敌秦，不敢前。数月，耳大怒，怨馀，使张黶、陈释往让馀④曰："始吾与公为刎颈交，今王与耳旦暮死，而公拥兵数万，不肯相救，胡不赴秦俱死？⑤且什〔有〕一二相全。"⑥〔4〕馀曰："所以不俱死，欲为赵王、张君报秦。今俱死，如以肉喂虎，何益？"⑦张黶、陈释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后虑！"馀曰："吾顾以无益。"⑧乃使五千人令张黶、陈释先尝秦军，⑨至皆没。

①师古曰："夷，平也。"

②师古曰："属，联及也，音之欲反。"

③师古曰："馕，古饷字，谓馈运其军粮也。"

④师古曰："让，责也。"

⑤师古曰："胡，何也。"

⑥师古曰："十中尚冀得一二胜秦。"

⑦师古曰："喂，饲也，音于伪反。"

⑧师古曰："顾，思念也。"

⑨师古曰："尝，试也，言若尝食云。"

当是时，燕、齐、楚闻赵急，皆来救。张敖亦北收代，得万馀人来，皆壁馀旁。项羽兵数绝章邯甬道，王离军乏食。项羽悉引兵渡河，破章邯军。诸侯军乃敢击秦军，遂虏王离。于是赵王歇、张耳得出钜鹿，与馀相见，责让馀，问张黶、陈释所在。馀曰："黶、释以必死责臣，臣使将五千人先尝秦军，皆没。"耳不信，以为杀之，数问馀。馀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①岂以臣重去将哉！"②乃脱解印绶与耳，耳不敢受。馀起如厕，客有说耳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今陈将军与君印绶，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馀还，亦望耳不让，趋出。耳

遂收其兵。馀独与麾下数百人之河上泽中渔猎。由此有隙。

①师古曰:“望,怨望也。次下亦同。”

②师古曰:“重,难也。”

赵王歇复居信都。耳从项羽入关。项羽立诸侯,耳雅游,多为人所称。[①]项羽素亦闻耳贤,乃分赵立耳为常山王,治信都。[②]信都更名襄国。

①师古曰:“雅,故也。言其久故倦游,交结英杰,是以多为人所称誉也。”

②师古曰:“治,为治处也,音丈吏反。”

馀客多说项羽:“陈馀、张耳一体有功于赵。”羽以馀不从入关,闻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县封之。而徙赵王歇王代。

耳之国,馀愈怒曰:“耳与馀功等也,今耳王,馀独侯。”及齐王田荣叛楚,馀乃使夏说说田荣[①]曰:“项羽为天下宰不平,尽王诸将善地,徙故王王恶地,今赵王乃居代!愿王假臣兵,请以南皮为扞蔽。”[②]田荣欲树党,乃遣兵从馀。馀悉三县兵,[③]袭常山王耳。耳败走,曰:“汉王与我有故,[④]而项王强,立我,我欲之楚。”[⑤]甘公曰:[⑥]“汉王之入关,五星聚东井。东井者,秦分也。[⑦]先至必王。楚虽强,后必属汉。”耳走汉。汉亦还定三秦,方围章邯废丘。耳谒汉王,汉王厚遇之。[⑧]

①师古曰:“夏说读曰悦。说田荣,音式锐反。”

②师古曰:“扞蔽,犹言藩屏也。”

③师古曰:“悉,尽也。”

④张晏曰:“汉王布衣时常从耳游也。”

⑤师古曰:“羽既强盛,又为所立,是以狐疑,莫知所往。”

⑥文颖曰:“善说星者甘氏也。”晋灼曰:“齐人。”

⑦师古曰:“分音扶问反。”

⑧师古曰:“高纪云元年五月汉王定雍地,东如咸阳,引兵围雍王废丘,而遣诸将略地。八月,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汉。二年十月,陈馀击常山王张耳,耳败走,降汉。而此传乃言方围废丘时耳谒汉王,隔以他事,于后始云汉二年

东击楚，则与帝纪前后参错不同，疑传误也。”

馀已败耳，皆收赵地，迎赵王于代，复为赵王。赵王德馀，[①]立以为代王。馀为赵王弱，国初定，留傅赵王，而使夏说以相国守代。[②]

①师古曰：“怀其德。”

②师古曰：“为代相国而居守。”

汉二年，东击楚，使告赵，欲与俱。馀曰：“汉杀张耳乃从。”于是汉求人类耳者，斩其头遗馀，馀乃遣兵助汉。汉败于彭城西，馀亦闻耳诈死，即背汉。汉遣耳与韩信击破赵井陉，斩馀泜水上，[①]追杀赵王歇襄国。

①苏林曰：“泜音祇也。”晋灼曰：“问其方人音柢。”师古曰：“苏、晋二说皆是也。苏音祇敬之祇，音执夷反，古音如是。晋音根柢之柢，音丁计反，今其土俗呼水则然。”

四年夏，立耳为赵王。五年秋，耳薨，谥曰景王。子敖嗣立为王，尚高祖长女鲁元公主，为王后。

七年，高祖从平城过赵，赵王旦暮自上食，体甚卑，有子婿礼。高祖箕踞骂詈，甚慢之。[①]赵相贯高、赵午年六十馀，故耳客也，怒曰：“吾王孱王也！”[②]说敖曰：“天下豪桀并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帝甚恭，皇帝遇王无礼，请为王杀之。”敖啮其指出血，[③]曰：“君何言之误！且先王亡国，赖皇帝得复国，[④]德流子孙，秋豪皆帝力也。愿君无复出口。”贯高等十馀人相谓曰：“吾等非也。吾王长者，不背德。且吾等义不辱，今帝辱我王，故欲杀之，何乃汙王为？[⑤]事成归王，事败独身坐耳。”

①师古曰：“箕踞者，谓申两脚其形如箕。”

②孟康曰：“冀州人谓懦弱为孱。”师古曰：“音士连反。”

③师古曰：“自啮其指出血，以表至诚，而为誓约，不背汉也。”

④师古曰：“复音房目反。”

⑤师古曰：“言何为乃汙染王。”

八年，上从东垣过。[①]贯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厕。[②]上过欲宿，心动，问曰："县名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于人！"不宿去。

①师古曰："击韩王信馀寇于东垣，还而过赵。"

②文颖曰："置人厕壁中以伺高祖。"

九年，贯高怨家知其谋，告之。于是上逮捕赵王诸反者。赵午等十馀人皆争自刭，贯高独怒骂曰："谁令公等为之？今王实无谋，而并捕王；公等死，谁当白王不反者？"[①]乃槛车与王诣长安。[②]高对狱曰："独吾属为之，王不知也。"吏榜笞数千，[③]刺爇，身无完者，[④]终不复言。吕后数言张王以鲁元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张敖据天下，岂少乃女乎！"[⑤]廷尉以贯高辞闻，上曰："壮士！谁知者，以私问之。"[⑥]中大夫泄公曰："臣素知之，[⑦]此固赵国立名义不侵为然诺者也。"[⑧]上使泄公持节问之箯舆前。卬视泄公，[⑨]劳苦如平生欢。[⑩]与语，问张王果有谋不。[⑪]高曰："人情岂不各爱其父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以论死，岂以王易吾亲哉！[⑫]顾为王实不反，[⑬]独吾等为之。"具道本根所以、王不知状。于是泄公具以报上，上乃赦赵王。

①师古曰："白，明也。"

②师古曰："槛车者，车而为槛形，谓以板四周之，无所通见。"

③师古曰："榜谓捶击之也，音彭。他皆类此。"

④应劭曰："以铁刺之，又烧灼之。"师古曰："爇音而说反。"

⑤师古曰："乃，汝也。"

⑥张晏曰："以和悦问之。"臣瓒曰："字多作私，谓以私情相问也。"师古曰："瓒说是也。"

⑦师古曰："泄音薛。"

⑧师古曰："侵犹犯负也。"

⑨师古曰："箯舆者，编竹木以为舆形，如今之食舆矣。高时榜笞刺爇委困，故以箯舆处之也。箯音鞭。卬读曰仰。"

⑩师古曰："劳苦，相劳问其勤苦也。"

⑪师古曰:“果犹决也。”

⑫师古曰:“易,代也。”

⑬师古曰:“顾,思念也。”

上贤高能自立然诺,使泄公赦之,告曰:“张王已出,上多足下,①故赦足下。”高曰:“所以不死,白张王不反耳。今王已出,吾责塞矣。②且人臣有篡弑之名,岂有面目复事上哉!”乃仰绝亢而死。③

①师古曰:“多犹重也。”

②师古曰:“塞,当也,满也。”

③苏林曰:“亢,颈大脉也,俗所谓胡脉也。”师古曰:“亢者,总谓颈耳。尔雅云‘亢,鸟咙’,即喉咙也,音下郎反,又音工郎反。”

敖已出,尚鲁元公主如故,①封为宣平侯。于是上贤张王诸客,皆以为诸侯相、郡守。语在田叔传。及孝惠、高后、文、景时,张王客子孙皆为二千石。

①师古曰:“尚犹配也。易泰卦九二爻辞曰‘得尚于中行’,王弼亦以为配也。诸言尚公主者其义皆然。而说者乃云尚公主,与尚书尚食同意,训尚为主,言主掌之,失其理矣。公主既尊,又非物类,不得以主掌为辞,贡禹又云‘诸侯则国人承公主’,益知主不得言主掌也。”

初,孝惠时,齐悼惠王献城阳郡,尊鲁元公主为太后。①高后元年,鲁元太后薨。后六年,宣平侯敖复薨。吕太后立敖子偃为鲁王,以母为太后故也。②又怜其年少孤弱,乃封敖前妇子二人:寿为乐昌侯,侈为信都侯。高后崩,大臣诛诸吕,废鲁王及二侯。孝文即位,复封故鲁王偃为南宫侯。薨,子生嗣。武帝时,生有罪免,国除。元光中,复封偃孙广国为睢陵侯。③薨,子昌嗣。太初中,昌坐不敬免,国除。孝平元始二年,继绝世,封敖玄孙庆忌为宣平侯,食千户。

①师古曰:“为齐太后,以母礼事之。”

②师古曰:“以公主为齐王太后,故立其子为王。”

③师古曰:“睢音虽。”

赞曰:“张耳、陈馀,世所称贤,其宾客厮役皆天下俊桀,所居国无不取卿相者。然耳、馀始居约时,① 相然信死,岂顾问哉! 及据国争权,卒相灭亡,何乡者慕用之诚,② 后相背之盭也!③ 势利之交,古人羞之,盖谓是矣。

①晋灼曰:“始在贫贱俭约之时。”

②师古曰:“乡读曰向。向谓曩昔也。”

③师古曰:“盭,古戾字。戾,违也。”

【校勘记】

〔1〕 恐天下解(矣)〔也〕。 景祐、殿本都作“也”。

〔2〕 赵王乃与(陈)〔耳〕、馀北略地燕界。 景祐、殿本都作“耳”。王先谦说“陈”为“耳”之误。

〔3〕 难可独立;〔立〕赵后, 景祐、殿本都重“立”字。王先谦说重“立”字是。

〔4〕 且什〔有〕一二相全。 景祐、殿本都有“有”字。 王先谦说有“有”字是。

汉书卷三十三

魏豹田儋韩〔王〕[1]信传第三

魏豹，故魏诸公子也。①其兄魏咎，故魏时封为宁陵君，秦灭魏，②为庶人。陈胜之王也，咎往从之。胜使魏人周市徇魏地，③魏地已下，欲立周市为魏王。市曰："天下昏乱，忠臣乃见。④今天下共畔秦，其谊必立魏王后乃可。"齐、赵使车各五十乘，立市为王。市不受，迎魏咎于陈，五反，⑤陈王乃遣立咎为魏王。

①师古曰："六国时魏也。"

②文颖曰："魏，大梁也。"

③师古曰："徇，略也，音辞峻反。"

④师古曰："言当昏乱之时，忠臣乃得显其节义也。老子道经曰'国家昏乱有忠臣'。"

⑤师古曰："反谓回还也。"

章邯已破陈王，进兵击魏王于临济。魏王使周市请救齐、楚。齐、楚遣项它、田巴将兵，随市救魏。①章邯遂击破杀周市等军，围临济。咎为其民约降。②约降定，咎自杀。③

①师古曰："楚遣项它，齐遣田巴。"

②师古曰："与章邯为誓而约降。"

③师古曰："但欲全其人，而身自不降。"

魏豹亡走楚。楚怀王予豹数千人，复徇魏地。项羽已破秦兵，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馀城，立为魏王。①豹引精兵从项羽入关。羽封诸侯，欲

有梁地，②乃徙豹于河东，都平阳，为西魏王。

①师古曰："项羽立之。"

②师古曰："羽欲自取梁地。"

汉王还定三秦，渡临晋，豹以国属焉，遂从击楚于彭城。汉王败，还至荥阳，豹请视亲病，①至国，则绝河津畔汉。汉王谓郦生曰："缓颊往说之。"郦生(至)〔往〕，豹谢曰：[2]"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②今汉王嫚侮人，骂詈诸侯群臣如奴耳，非有上下礼节，吾不忍复见也。"汉王遣韩信击豹，遂虏之，传豹诣荥阳，以其地为河东、太原、上党郡。汉王令豹守荥阳。楚围之急，周苛曰："反国之王，难与共守。"遂杀豹。"③

①师古曰："亲谓母也。"

②师古曰："言其速疾也。白驹谓日景也。隙，壁际也。"

③师古曰："反国，言其尝叛也。"

田儋，狄人也，①故齐王田氏之族也。②儋从弟荣，荣弟横，皆豪桀，宗强，能得人。陈涉使周市略地，北至狄，狄城守。儋阳为缚其奴，从少年之廷，欲谒杀奴。③见狄令，因击杀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诸侯皆反秦自立，齐，古之建国，儋，田氏，当王。"遂自立为齐王，发兵击周市。市军还去，儋因率兵东略定齐地。

①师古曰："狄，县名也，地理志属千乘。"

②师古曰："亦六国时齐也。"

③服虔曰："古杀奴婢，皆当告官，儋欲杀令，故诈缚奴以谒也。"师古曰："阳缚其奴，为杀奴之状。廷，县廷之中也，音定。今流俗书本为字作伪，非也。阳即伪耳，不当重言之。"

秦将章邯围魏王咎于临济，急。魏王请救于齐，儋将兵救魏。章邯夜衔枚击，大破齐、楚军，杀儋于临济下。儋从弟荣收儋馀兵东走东阿。

齐人闻儋死，乃立故齐王建之弟田假为王，田角为相，田闲为将，以距诸侯。

荣之走东阿，章邯追围之。项梁闻荣急，乃引兵击破章邯东阿下。章邯走而西，项梁因追之。而荣怒齐之立假，乃引兵归，击逐假。假亡走楚。相角亡走赵。角弟閒前救赵，因不敢归。荣乃立儋子市为王，荣相之，横为将，平齐地。

项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项梁使使趣齐兵共击章邯。[①] 荣曰："楚杀田假，赵杀角、閒，乃出兵。"楚怀王曰："田假与国之王，穷而归我，杀之不诚。"赵亦不杀田角、田閒以市于齐。齐王曰："蝮蠚手则斩手，蠚足则斩足。[②] 何者？为害于身也。田假、田角、田閒于楚、赵，非手足戚，[③]何故不杀？且秦复得志于天下，则掎龁首用事者坟墓矣。"[④]楚、赵不听齐，齐亦怒，终不肯出兵。章邯果败杀项梁，[⑤]破楚兵。楚兵东走，而章邯渡河围赵于钜鹿。项羽由此怨荣。

①师古曰："趣读曰促。"

②应劭曰："蝮一名虺。蠚，螫也。螫人手足则割去其肉，不然则死。"师古曰："尔雅及说文皆以为蝮即虺也，博三寸，首大如擘，而郭璞云各自一种蛇。其蝮蛇，细颈大头焦尾，色如绶文，文间有毛，似猪鬣，鼻上有针，大者长七八尺，一名反鼻，非虺之类也。以今俗名证之，郭说得矣。虺若土色，所在有之，俗呼土虺。其蝮唯出南方。蝮音方六反。蠚音火各反。螫音式亦反。虺音许伟反。擘者，人手大指也，音步历反。"

③文颖曰："言将亡身，非手足忧也。"臣瓒曰："田假于楚，非手足之亲也。"师古曰："瓒说是也。"

④如淳曰："掎，侧啮也。龁，齕也。"师古曰："首用事，谓起兵而立号者也。掎音蟜。龁音纥。齕音五绞反。"

⑤师古曰："击败而杀之。"

羽既存赵，降章邯，西灭秦，立诸侯王，乃徙齐王市更王胶东，治即墨。[①]齐将田都从共救赵，因入关，故立都为齐王，治临菑。故齐王建孙田安，项羽方渡河救赵，安下济北数城，引兵降项羽，羽立安为济北王，治博阳。荣以负项梁，不肯助楚攻秦，故不得王。赵将陈馀亦失职，不得王。二人俱怨项羽。

①师古曰:"治谓都之也,音丈吏反。下皆类此。"

荣使人将兵助陈馀,令反赵地,而荣亦发兵以距击田都,都亡走楚。荣留齐王市毋之胶东。市左右曰:"项王强暴,王不就国,必危。"市惧,乃亡就国。荣怒,追击杀市于即墨,还攻杀济北王安,自立为王,尽并三齐之地。①

①师古曰:"三齐,齐及济北、胶东。"

项王闻之,大怒,乃北伐齐。荣发兵距之城阳。荣兵败,走平原,平原民杀荣。项羽遂烧夷齐城郭,① 所过尽屠破。齐人相聚畔之。荣弟横收齐散兵,得数万人,反击项羽于城阳。而汉王帅诸侯败楚,入彭城。项羽闻之,乃释齐② 而归击汉于彭城,因连与汉战,相距荥阳。以故横复收齐城邑,立荣子广为王,而横相之,政事无巨细皆断于横。

①师古曰:"夷,平也。"

②师古曰:"释,解也。"

定齐三年,闻汉将韩信引兵且东击齐,齐使华毋伤、田解① 军历下以距汉。② 会汉使郦食其往说王广及相横,与连和。横然之,乃罢历下守备,纵酒,③ 且遣使与汉平。④ 韩信乃渡平原,袭破齐历下军,因入临菑。王广、相横以郦生为卖己而亨之。⑤ 广东走高密,横走博,⑥ 守相田光走城阳,⑦ 将军田既军于胶东。楚使龙且救齐,⑧ 齐王与合军高密。汉将韩信、曹参破杀龙且,虏齐王广。汉将灌婴追得守相光,至博。而横闻王死,自立为王,还击婴,婴败横军于嬴下。⑨ 横亡走梁,归彭越。越时居梁地,中立,且为汉,且为楚。⑩ 韩信已杀龙且,因进兵破杀田既于胶东,灌婴破杀齐将田吸于千乘,⑪ 遂平齐地。

①师古曰:"二人也。华音户化反。"

②张晏曰:"济南历山之下。"

③师古曰:"纵,放也。放意而饮酒。"

④师古曰:"方欲遣使。"

⑤师古曰:“谓其与韩信合谋。”

⑥苏林曰:“泰山博县。”

⑦师古曰:“守相者,言为相而专主居守之事。”

⑧师古曰:“且音子闾反。”

⑨晋灼曰:“泰山嬴县也。”师古曰:“音弋成反。”

⑩师古曰:“言在楚、汉之间,居中自立而两助之也。中音竹仲反。”

⑪师古曰:“吸音许及反。”

汉灭项籍,汉王立为皇帝,彭越为梁王。横惧诛,而与其徒属五百馀人入海,居鸱中。[①]高帝闻之,以横兄弟本定齐,齐人贤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后恐有乱,乃使使赦横罪而召之。横谢曰:“臣亨陛下之使郦食其,今闻其弟商为汉将而贤,臣恐惧,不敢奉诏,请为庶人,守海鸱中。”使还报,高帝乃诏卫尉郦商曰:“齐王横即至,人马从者敢动摇者致族夷!”[②]乃复使使持节具告以诏意,曰:“横来,大者王,小者乃侯耳;[③]不来,且发兵加诛。”横乃与其客二人乘传诣雒阳。[④]

①韦昭曰:“海中山曰鸱。”师古曰:“音丁老反。”

②师古曰:“族夷,言平除其族。”

③师古曰:“大者谓横身,小者其徒属。”

④师古曰:“传音张恋反。”

至尸乡厩置,[①]横谢使者曰:“人臣见天子,当洗沐。”止留。谓其客曰:“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②]今汉王为天子,而横乃为亡虏,北面事之,其愧固已甚矣。又吾亨人之兄,与其弟并肩而事主,[③]纵彼畏天子之诏,不敢动摇,我独不愧于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见我,不过欲壹见我面貌耳。陛下在雒阳,今斩吾头,驰三十里间,形容尚未能败,犹可知也。”遂自刭,令客奉其头,从使者驰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起布衣,兄弟三人更王,[④]岂非贤哉!”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为都尉,发卒二千,以王者礼葬横。

①(师古)〔应劭〕曰:[3]“尸乡在偃师城西。”臣瓒曰:“案厩置谓置马以传驿

者。”

②师古曰:“王者自称曰孤,盖为谦也。老子德经曰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穀。”

③师古曰:“并音步鼎反。”

④师古曰:“更音工衡反。”

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刭从之。高帝闻而大惊,以横之客皆贤者,“吾闻其馀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至,闻横死,亦皆自杀。于是乃知田横兄弟能得士也。

韩王信,故韩襄王孽孙也,[①] 长八尺五寸。项梁立楚怀王,燕、齐、赵、魏皆已前王,唯韩无有后,故立韩公子横阳(城君)〔君成〕为韩王,[4] 欲以抚定韩地。项梁死定陶,成犇怀王。[②] 沛公引兵击阳城,使张良以韩司徒徇韩地,得信,以为韩将,将其兵从入武关。

①张晏曰:“孺子为孽。”师古曰:“孽谓庶耳。张说非也。”

②师古曰:“犇,古奔字。”

沛公为汉王,信从入汉中,乃说汉王曰:“项王王诸将,王独居此,迁也。士卒皆山东人,竦而望归,及其鑱东乡,可以争天下。”[①] 汉王还定三秦,乃许王信,先拜为韩太尉,将兵略韩地。

①郑氏曰:“及军中将士气锋也。”师古曰:“高纪及韩彭英卢传皆称斯说是楚王韩信之辞,而此传复云韩王信之语,岂史家谬错乎?将二人所劝大指实同也?竦谓引领举足也。鑱与锋同。乡读曰向。”

项籍之封诸王皆就国,韩王成以不从无功,不遣之国,更封为穰侯,[①] 后又杀之。闻汉遣信略韩地,乃令故籍游吴时令郑昌为韩王[②] 距汉。汉二年,信略定韩地十馀城。汉王至河南,信急击韩王昌,昌降汉。乃立信为韩王,常将韩兵从。汉王使信与周苛等守荥阳,楚拔之,信降楚。已得亡归汉,[③] 汉复以为韩王,竟从击破项籍。五年春,与信剖符,王颍川。[④]

①文颖曰:"穰,南阳县也。"臣瓒曰:"穰县属江夏。"师古曰:"文说是也。"

②孟康曰:"项籍在吴时,昌为吴县令。"

③师古曰:"降楚之后复得归汉。"

④师古曰:"剖,分也。为合符而分之。"

六年春,上以为信壮武,北近巩、雒,[①]南迫宛、叶,[②]东有淮阳,皆天下劲兵处也,乃更以太原郡为韩国,徙信以备胡,都晋阳。信上书曰:"国被边,[③]匈奴数入,晋阳去塞远,请治马邑。"上许之。秋,匈奴冒顿大入围信,信数使使胡求和解。汉发兵救之,疑信数间使,有二心。[④]上赐信书责让之曰:"专死不勇,专生不任,[⑤]寇攻马邑,君王力不足以坚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责于君王。"[⑥]信得书,恐诛,因与匈奴约共攻汉,以马邑降胡,击太原。

①师古曰:"巩即今巩县。"

②师古曰:"南阳之二县也。宛音于元反。叶音式涉反。"

③李奇曰:"被音被马之被。"师古曰:"被犹带也。"

④师古曰:"间,私也。"

⑤李奇曰:"言为将军,贵必死之意不得为勇,贵必生之心不任军事。传曰'期死非勇也,必生非任也'。"

⑥师古曰:"言虽处危亡之地,执忠履信,可以安存,责其有二心。"

七年冬,上自往击破信军铜鞮,[①]斩其将王喜。信亡走匈奴,(与)其将白土人曼丘臣、[5]王黄[②]立赵苗裔赵利为王,[③]复收信散兵,而与信及冒顿谋攻汉。匈奴使左右贤王将万馀骑与王黄等屯广武以南,至晋阳,[④]与汉兵战,汉兵大破之,追至于离石,复破之。[⑤]匈奴复聚兵楼烦西北。汉令车骑击匈奴,常败走,汉乘胜追北。闻冒顿居代谷,上居晋阳,使人视冒顿,还报曰"可击"。上遂至平城,上白登。[⑥]匈奴骑围上,上乃使人厚遗阏氏。[⑦]阏氏说冒顿曰:"今得汉地,犹不能居,且两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骑稍稍引去。天雾,汉使人往来,胡不觉。护军中尉

陈平言上曰:"胡者全兵,⑧请令强弩傅两矢外乡,⑨徐行出围。"入平城,汉救兵亦至。胡骑遂解去,汉亦罢兵归。信为匈奴将兵往来击边,令王黄等说误陈豨。

①师古曰:"上党之县也。鞮音丁奚反。"

②张晏曰:"白土,县名也,属上郡。"

③师古曰:"六国时赵后"

④师古曰:"广武亦太原之县。"

⑤师古曰:"离石,西河之县。"

⑥服虔曰:"台名,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地,若丘陵也。"师古曰:"在平城东山上,去平城十馀里,今其处犹存。服说非也。"

⑦师古曰:"阏氏,匈奴单于之妻也。阏音于连反。氏音支。"

⑧李奇曰:"言唯弓矛无杂仗也。"

⑨师古曰:"傅读曰附。每一弩而加两矢外乡者,以御敌也。乡读曰向。"

十一年春,信复与胡骑入居参合。①汉使柴将军击之,②遗信书曰:"陛下宽仁,诸侯虽有叛亡,而后归,辄复故位号,不诛也。③大王所知。今王以败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归。"信报曰:"陛下擢仆闾巷,南面称孤,此仆之幸也。荥阳之事,仆不能死,囚于项籍,此一罪也。寇攻马邑,仆不能坚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为反寇,将兵与将军争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种、蠡无一罪,身死亡;④仆有三罪,而欲求活,此伍子胥所以馈于吴世也。⑤今仆亡匿山谷间,旦暮乞贡蛮夷,⑥仆之思归,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视,⑦势不可耳。"遂战。柴将军屠参合,斩信。

①师古曰:"代郡之县。"

②邓展曰:"柴奇也。"应劭曰:"柴武也。"晋灼曰:"奇,武之子。"师古曰:"应说是也。"

③师古曰:"复音扶目反。"

④文颖曰:"大夫种、范蠡也。"师古曰:"二人皆越王句践之臣也。大夫种位为大夫,名种也,有功于越,而句践逼令自死。范蠡即陶朱公也,浮海而逃之

齐，又居陶，自号朱公，竟以寿终。信引之以自喻者，盖言种不去则见杀，蠡逃亡则获免。蠡音礼。”

⑤苏林曰：“馈音奋。”孟康曰：“馈犹毙也。言子胥得罪于夫差而不知去，所以毙于世也。”师古曰：“馈谓僵仆而倒也，音方问反。”

⑥师古曰：“贲音吐得反。”

⑦师古曰：“瘘，风痹病也，音人住反。”

信之入匈奴，与太子俱，及至颓当城，生子，因名曰颓当。韩太子亦生子婴。至孝文时，颓当及婴率其众降。汉封颓当为弓高侯，[①]婴为襄城侯。[②]吴楚反时，弓高侯功冠诸将。传子至孙，孙无子，国绝。婴孙以不敬失侯。颓当孽孙嫣，[③]贵幸，名显当世。嫣弟说，[④]以校尉击匈奴，封龙额侯。[⑤]后坐酎金失侯，复以待诏为横海将军，击破东越，封按道侯。[⑥]太初中，为游击将军屯五原外列城，还为光禄勋，掘蛊太子宫，为太子所杀。[⑦]子兴嗣，坐巫蛊诛。上曰：“游击将军死事，无论坐者。”[⑧]乃复封兴弟增为龙额侯。增少为郎，诸曹侍中光禄大夫，昭帝时至前将军，与大将军霍光定策立宣帝，益封千户。本始二年，五将征匈奴，增将三万骑出云中，斩首百馀级，至期而还。神爵元年，代张安世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增世贵 ，幼为忠臣，事三主，重于朝廷。为人宽和自守，以温颜逊辞承上接下，无所失意，保身固宠，不能有所建明。五凤二年薨，谥曰安侯。子宝嗣，亡子，国除。成帝时，继功臣后，封增兄子岑为龙额侯。薨，子持弓嗣。王莽败，乃绝。

①晋灼曰：“功臣表属营陵。”

②晋灼曰：“功臣表属魏郡。”

③郑氏曰：“音隋陵之隋。”师古曰：“郑音是也，音偃。”

④师古曰：“说读曰悦。”

⑤师古曰：“字或作雒。”

⑥师古曰：“史记年表并卫青传载韩说初封龙雒侯，后为按道侯，皆与此传同。而汉书功臣侯表乃云龙额侯名谈，按道侯名说，列为二人，与此不同，疑表

误。”

⑦师古曰:“掘音其勿反。”

⑧服虔曰:“时无故见杀,而无为之论坐伏辜者也。”臣瓒曰:“按说无故见杀,而子复为巫蛊见诛,皆为怨枉,故上曰毋有应论坐者也。”师古曰:“二说皆非。言韩说以掘蛊为太子所杀,死于国事,忠诚可闵。今兴虽以巫蛊见诛,其昆弟宗族应从坐者,可勿论之,所以追宠说也。”

赞曰:“周室既坏,至春秋末,诸侯秏尽,[1]而炎黄唐虞之苗裔尚犹颇有存者。[2]秦灭六国,而上古遗烈埽地尽矣。[3]楚汉之际,豪桀相王,唯魏豹、韩信、田儋兄弟为旧国之后,然皆及身而绝。横之志节,宾客慕义,犹不能自立,岂非天乎!韩氏自弓高后贵显,盖周烈近与![4]

①师古曰:“秏,减也,言渐少而尽也,音呼到反。”

②师古曰:“谓神农、黄帝、尧、舜之后。”

③师古曰:“烈,业也。”

④晋灼曰:“韩先与周同姓,其后苗裔事晋,封于韩原,姓韩氏,韩厥其后也,故曰周烈。”臣瓒曰:“案武王之子,方于三代,世为最近也。”师古曰:“左氏传云‘邘、晋、应、韩,武之穆也’。据如此赞所云,则韩万先祖,武王之裔。而杜预等以为出自曲沃成师,未详其说。与读曰欤。”

【校勘记】

〔1〕“王”字据殿本补。王先谦说有“王”字是。

〔2〕鄙生(至)〔往〕,豹谢曰: 景祐、殿本都作“往”。

〔3〕(师古)〔应劭〕曰: 景祐、殿本都作“应劭”。王先谦说作“应劭”是。

〔4〕故立韩公子横阳(城君)〔君成〕为韩王, 景祐、殿本都作“君成”。王先谦说作“君成”是,史记同。

〔5〕(与)其将白土人曼丘臣、 刘攽说“与”字不当有。王先谦亦说“与”字误衍。

汉书卷三十四

韩彭英卢吴传第四

韩信，淮阴人也。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①]又不能治生为商贾，[②]常从人寄食。其母死无以葬，乃行营高燥地，令傍可置万家者。[③]信从下乡南昌亭长食，[④]亭长妻苦之，[⑤]乃晨炊蓐食。[⑥]食时信往，不为具食。信亦知其意，自绝去。至城下钓，有一漂母哀之，饭信，[⑦]竟漂数十日。信谓漂母曰："吾必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⑧]岂望报乎！"淮阴少年又侮信曰："虽长大，好带刀剑，怯耳。"众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⑨]于是信孰视，俛出跨下。[⑩]一市皆笑信，以为怯。

①李奇曰："无善行可推举选择也。"

②师古曰："行卖曰商，坐贩曰贾。"

③师古曰："言其有大志也。行音下更反。燥音先老反。"

④张晏曰："下乡，属淮阴。"

⑤师古曰："苦，厌也。"

⑥张晏曰："未起而床蓐中食。"

⑦韦昭曰："以水击絮曰漂。"师古曰："哀怜而饭之。漂音匹妙反。饭音扶晚反。"

⑧苏林曰："王孙，如言公子也。"

⑨师古曰："众辱，于众中辱之。跨下，两股之间也。"

⑩师古曰："俛亦俯字。"

及项梁度淮，信乃杖剑从之，①居戏下，无所知名。②梁败，又属项羽，为郎中。信数以策干项羽，羽弗用。汉王之入蜀，信亡楚归汉，未得知名，为连敖。③坐法当斩，其畴十三人皆已斩，④至信，信乃仰视，适见滕公，⑤曰："上不欲就天(子)〔下〕乎？[1]而斩壮士！"滕公奇其言，壮其貌，释弗斩。⑥与语，大说之，言于汉王。汉王以为治粟都尉，上未奇之也。

①师古曰："言直带一剑，更无馀资。"

②师古曰："汎在旌戏之下也。戏读曰麾，又音许宜反。"

③李奇曰："楚官名。"

④师古曰："畴，类也。"

⑤师古曰："夏侯婴。"

⑥师古曰："释，放也，置也。"

数与萧何语，何奇之。至南郑，诸将道亡者数十人。信度何等已数言上，①不我用，即亡。[2]何闻信亡，不及以闻，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来谒。上且怒且喜，骂何曰："若亡，何也？"②何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谁也？"曰："韩信。"上复骂曰："诸将亡者已数十，公无所追；追信，诈也。"何曰："诸将易得，至如信，国士无双。③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④必欲争天下，非信无可与计事者。顾王策安决。"⑤王曰："吾亦欲东耳，安能郁郁久居此乎？"何曰："王计必东，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终亡耳。"王曰："吾为公以为将。"何曰："虽为将，信不留。"王曰："以为大将。"何曰："幸甚。"于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嫚无礼，⑥今拜大将如召小儿，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3]择日斋戒，设坛场具礼，乃可。"王许之。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乃韩信也，一军皆惊。

①师古曰："度，计量也，音大各反。"

②师古曰："若，汝也。"

③师古曰:“为国家之奇士。”

④张晏曰:“无事用信。”

⑤师古曰:“顾,思念也。”

⑥师古曰:“嫚与慢同。”

信(以)〔已〕拜,上坐。[4]王曰:“丞相数言将军,将军何以教寡人计策?”信谢,因问王曰:“今东鄉争权天下,岂非项王邪?”① 上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强孰与项王?”② 汉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贺曰:“唯③信亦以为大王弗如也。[5]然臣尝事项王,请言项王为人也。项王意乌猝嗟,千人皆废,④然不能任属贤将,⑤此特匹夫之勇也。⑥项王见人恭谨,言语姁姁,⑦人有病疾,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刻印刓,忍不能予,⑧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不居关中而都彭城;又背义帝约,而以亲爱王,诸侯不平。诸侯之见项王逐义帝江南,亦皆归逐其主,自王善地。项王所过亡不残灭,多怨百姓,⑨百姓不附,特劫于威,强服耳。⑩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⑪故曰其强易弱。⑫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诛!⑬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 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不散!⑭且三秦王为秦将,⑮将秦子弟数岁,而所杀亡不可胜计,又欺其众降诸侯。至新安,项王诈坑秦降卒二十馀万人,唯独邯、欣、翳脱。⑯秦父兄怨此三人,痛于骨髓。今楚强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爱也。大王之入武关,秋豪亡所害,⑰除秦苛法,与民约,法三章耳,秦民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于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户知之。⑱王失职之蜀,民亡不恨者。⑲今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⑳于是汉王大喜,自以为得信晚。遂听信计,部署诸将所击。㉑

①师古曰:“鄉读曰向。”

②师古曰:“料,量也。与,如也。”

③师古曰:“唯,应辞,音弋癸反。”

④李奇曰:“猝嗟犹咄嗟也。言羽一咄嗟,千人皆失气也。”晋灼曰:“意乌,恚

怒声也。猝嗟,形发动也。废,不收也。”师古曰:“意乌,晋说是也。猝嗟,暴猝嗟叹也。猝音千忽反。”

⑤师古曰:“属,委也,音之欲反。”

⑥师古曰:“特,但也。”

⑦师古曰:“姁姁,和好貌也,音许于反。”

⑧苏林曰:“刓音刓角之刓,刓与抶同。手弄角讹,不忍授也。”师古曰:“刓音五丸反。抶音大官反。又音专。”

⑨师古曰:“结怨于百姓。”

⑩师古曰:“强音其两反。其下‘强以威王’亦同。”

⑪师古曰:“羽自号西楚霸王,故云名为霸也。”

⑫师古曰:“易使弱也。”

⑬师古曰:“言何所不诛也。下皆类此。”

⑭师古曰:“散谓四散而立功。”

⑮师古曰:“章邯、司马欣、董翳。”

⑯师古曰:“脱,免也,音土活反。”

⑰师古曰:“秋豪,喻细微之物。”

⑱师古曰:“言家家皆知。”

⑲师古曰:“之,往也。”

⑳师古曰:“檄谓檄书也。传檄可定,言不足用兵也。檄,解在高纪。”

㉑师古曰:“部分而署置之。”

汉王举兵东出陈仓,定三秦。二年,出关,收魏、河南,韩、殷王皆降。令齐、赵共击楚彭城,汉兵败散而还。信复发兵与汉王会荥阳,复击破楚京、索间,[①]以故楚兵不能西。

①师古曰:“索音山客反。”

汉之败却彭城,[①]塞王欣、翟王翳亡汉降楚,齐、赵、魏亦皆反,与楚和。汉王使郦生往说魏王豹,豹不听,乃以信为左丞相击魏。信问郦生:“魏得毋用周叔为大将乎?”曰:“柏直也。”信曰:“竖子耳。”遂进兵击

魏。魏盛兵蒲坂，塞临晋。信乃益为疑兵，[2]陈船欲度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罂缶度军，袭安邑。[3]魏王豹惊，引兵迎信。信遂虏豹，定河东，使人请汉王："愿益兵三万人，臣请以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之粮道，西与大王会于荥阳。"汉王与兵三万人，遣张耳与俱，进击赵、代。破代，禽夏说阏与。[4]信之下魏、代，汉辄使人收其精兵，诣荥阳以距楚。

①师古曰："兵败于彭城而却退也。却音丘略反。"

②师古曰："多张兵形，令敌人疑也。"

③服虔曰："以木柙缚罂缶以度也。"韦昭曰："以木为器，如罂缶也。"师古曰："服说是也。罂缶谓瓶之大腹小口者也，音一政反。临晋在今同州朝邑县界。夏阳在韩城县界。"

④李奇曰："夏说，代相也。"孟康曰："阏与是邑名也，在上党隰县。"师古曰："说读曰悦。阏音一曷反。与音豫。"

信、耳以兵数万，欲东下井陉击赵。赵王、成安君陈馀闻汉且袭之，聚兵井陉口，号称二十万。广武君李左车说成安君曰："闻汉将韩信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新喋血阏与。[1]今乃辅以张耳，议欲以下赵，[2]此乘胜而去国远斗，其锋不可当。臣闻'千里馈粮，士有饥色；[3]樵苏后爨，师不宿饱。'[4]今井陉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5]行数百里，其势粮食必在后。愿足下假臣奇兵三万人，从间(道)〔路〕绝其辎重；[6][6]足下深沟高垒勿与战。彼前不得斗，退不得还，吾奇兵绝其后，野无所掠卤，不至十日，两将之头可致戏下。[7]愿君留意臣之计，必不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常称义兵不用诈谋奇计，谓曰："吾闻兵法'什则围之，倍则战。'[8]今韩信兵号数万，其实不能，千里袭我，亦以罢矣。[9]今如此避弗击，后有大者，何以距之？诸侯谓吾怯，而轻来伐我。"不听广武君策。

①师古曰："喋音牒。喋血，解在文纪。"

②师古曰："言其立计议如此。"

③师古曰:“言难继也。馈字与馈同。”

④师古曰:“樵,取薪也。苏,取草也。小雅白华之诗曰‘樵彼桑薪’。樵音在消反。”

⑤师古曰:“方轨,谓并行也。列,行列。”

⑥师古曰:“间路,微路也。重音直用反。”

⑦师古曰:“戏读曰麾,又音许宜反。”

⑧师古曰:“言多十倍者可以围城,多一倍者战则可胜。”

⑨师古曰:“罢读曰疲。”

信使间人窥知其不用,[①]还报,则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陉口三十里,止舍。[②]夜半传发,选轻骑二千人,[③]人持一赤帜,[④]从间道萆山而望赵军,[⑤]戒曰:“赵见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赵帜,立汉帜。”[⑥]令其裨将传餐,[⑦]曰:“今日破赵会食。”诸将皆呴然,阳应曰:“诺。”[⑧]信谓军吏曰:“赵已先据便地壁,且彼未见大将旗鼓,未肯击前行,[⑨]恐吾阻险而还。”乃使万人先行,出,背水陈。赵兵望见大笑。平旦,信建大将旗鼓,鼓行出井陉口,[⑩]赵开壁击之,大战良久。于是信、张耳弃鼓旗,走水上军,[⑪]复疾战。赵空壁争汉鼓旗,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军,军皆殊死战,不可败。[⑫]信所出奇兵二千骑者,候赵空壁逐利,即驰入赵壁,皆拔赵旗帜,立汉赤帜二千。赵军已不能得信、耳等,欲还归壁,壁皆汉赤帜,大惊,以汉为皆已破赵王将矣,遂乱,遁走。赵将虽斩之,弗能禁。于是汉兵夹击,破虏赵军,斩成安君泜水上,[⑬]禽赵王歇。

①师古曰:“间人,微伺之也。”

②师古曰:“舍,息也。”

③孟康曰:“传令军中使发也。”

④师古曰:“帜,旌旗之属也,音式志反。”

⑤如淳曰:“萆音蔽,依山自覆蔽也。”师古曰:“蔽隐于山间使敌不见。”

⑥师古曰:“若,汝也。”

⑦服虔曰:“立(骑)〔驻〕传餐食也。”[7]如淳曰:“小饭曰餐,破赵后乃当共饱食也。”师古曰:“餐,古飧字,音千安反。”

⑧孟康曰:“吮音抚,不精明也。”刘德曰:“音伉。”师古曰:“刘音是也。音文府反。”

⑨师古曰:“行音胡郎反。”

⑩师古曰:“声鼓而行。”

⑪师古曰:“走,趣也,音奏。”

⑫师古曰:“殊,绝也。谓决意必死。”

⑬师古曰:“泜音祇,又音丁计反。”

信乃令军毋斩广武君,有生得之者,购千金。顷之,有缚而至戏下者,信解其缚,东鄉坐,西鄉对,而师事之。①

①师古曰:“鄉皆读曰向。”

诸校(劾)〔効〕首虏休,[8]皆贺,①因问信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泽’,今者将军令臣等反背水陈,曰破赵会食,臣等不服。然竟以胜,此何术也?”信曰:“此在兵法,顾诸君弗察耳。②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投之亡地而后存’乎? 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经所谓‘驱市人而战之’也,③其势非置死地,人人自为战;今即予生地,皆走,宁尚得而用之乎!”诸将皆服曰:“非所及也。”

①师古曰:“诸校,诸部也,犹今言诸营也。(劾)〔効〕,致也,谓各致其所获。”

②师古曰:“顾,念也。”

③师古曰:“经亦谓兵法也。驱与驱同也。忽入市廛而驱取其人令战,言非素所练习。”

于是问广武君曰:“仆欲北攻燕,东伐齐,何若有功?”①广武君辞曰:“臣闻‘亡国之大夫不可以图存,②败军之将不可以语勇。’若臣者,何足以权大事乎!”信曰:“仆闻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③非愚于虞而智于秦也,用与不用,听与不听耳。向使成安君听子计,仆亦禽矣。仆委心归计,愿子勿辞。”广武君曰:“臣闻‘智者千虑,必有一

失;愚者千虑,亦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圣人择焉。'(故)〔顾〕恐臣计未足用,④[9]愿效愚忠。故成安君有百战百胜之计,一日而失之,军败鄗下,⑤身死泜水上。今足下虏魏王,禽夏说,不旬朝破赵二十万众,诛成安君。名闻海内,威震诸侯,众庶莫不辍作怠惰,靡衣媮食,倾耳以待(禽)〔命〕者。⑥[10]然而众劳卒罢,⑦其实难用也。今足下举倦敝之兵,顿之燕坚城之下,情见力屈,⑧欲战不拔,旷日持久,粮食单竭。⑨若燕不破,齐必距境而以自强。二国相持,则刘项之权未有所分也。臣愚,窃以为亦过矣。"信曰:"然则何由?"⑩广武君对曰:"当今之计,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内,牛酒日至,以飨士大夫,北首燕路,⑪然后发一乘之使,奉咫尺之书,⑫以使燕,燕必不敢不听。从燕而东临齐,虽有智者,亦不知为齐计矣。如是,则天下事可图也。兵故有先声而后实者,此之谓也。"信曰:"善。敬奉教。"于是用广武君策,发使燕,燕从风而靡。乃遣使报汉,因请立张耳王赵以抚其国。汉王许之。

①师古曰:"何若,犹言何如也。"

②师古曰:"图,谋也。"

③师古曰:"百里奚,本虞臣也。后事于秦,遂为大夫,穆公用其言,以取霸。伯读曰霸。"

④师古曰:"顾,念也。"

⑤李奇曰:"鄗音冀臞之臞,常山县也。光武即位于此,故改曰高邑。"

⑥师古曰:"辍,止也。靡,轻丽也。媮与偷字同。偷,苟且也。言为靡丽之衣,苟且而食,恐惧之甚,不为久计也。"

⑦师古曰:"罢读曰疲。"

⑧师古曰:"见,显露也。屈,尽也。见音胡电反。屈音其勿反。"

⑨师古曰:"单亦尽。"

⑩师古曰:"由,从也,言当从何计也。"

⑪师古曰:"首谓趣向也,音式究反。"

⑫师古曰:"八寸曰咫。咫尺者,言其简牍或长咫,或长尺,喻轻率也。今俗言尺书,或言尺牍,盖其遗语耳。"

楚数使奇兵度河击赵，王耳、信往来救赵，因行定赵城邑，发卒佐汉。楚方急围汉王荥阳，汉王出，南之宛、叶，[①]得九江王布，入成皋，楚复急围之。四年，汉王出成皋，度河，独与滕公从张耳军修武。至，宿传舍。晨自称汉使，驰入壁。张耳、韩信未起，即其卧，夺其印符，[②]麾召诸将易置之。信、耳起，乃知独汉王来，大惊。汉王夺两人军，即令张耳备守赵地，拜信为相国，发赵兵未发者击齐。[③]

①师古曰："之，往也。宛、叶，二县名。宛音于元反。叶音式涉反。"

②师古曰："就其卧处。"

③文颖曰："谓赵人未尝见发者。"

信引兵东，未度平原，闻汉王使郦食其已说下齐。信欲止，蒯通说信令击齐。语在通传。信然其计，遂渡河，袭历下军，至临菑。齐王走高密，使使于楚请救。信已定临菑，东追至高密西。楚使龙且将，号称二十万，[①]救齐。

①师古曰："且音子余反。"

齐王、龙且并军与信战，未合。[①]或说龙且曰："汉兵远斗，穷寇〔久〕战，锋不可当也。[11]齐、楚自居其地战，兵易败散。[②]不如深壁，令齐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③]城闻王在，楚来救，必反汉。汉二千里客居齐，齐城皆反之，其势无所得食，可毋战而降也。"龙且曰："吾平生知韩信为人，易与耳。寄食于漂母，无资身之策；受辱于跨下，无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救齐而降之，吾何功？今战而胜之，齐半可得，[④]何为而止！"遂战，与信夹潍水陈。[⑤]信乃夜令人为万馀囊，〔盛〕沙以壅水上流，[12]引兵半度，击龙且。阳不胜，还走。龙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度水。信使人决壅囊，水大至。龙且军太半不得度，即急击，杀龙且。龙且水东军散走，齐王广亡去。信追北至城阳，虏广。楚卒皆降，遂平齐。

①师古曰："欲战而未交兵也。"

②师古曰："近其室家，怀顾望也。"

③师古曰:“信臣,常所亲信之臣。”

④师古曰:“自谓当得封齐之半地。”

⑤师古曰:“潍音维。潍水出琅邪北箕县,东北经台昌入海,即禹贡所云‘潍淄其道’者也。”

使人言汉王曰:“齐夸诈多变,反覆之国,南边(荒)〔楚〕,①[13]不为假王以填之,其势不定。②今权轻,不足以安之,臣请自立为假王。”当是时,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使者至,发书,③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而来佐我,④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伏后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亦寤,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遣张良立信为齐王,征其兵使击楚。

①师古曰:“边,近也。”

②师古曰:“填音竹刃反。”

③张晏曰:“发信使者所赍书也。”

④师古曰:“而,汝也。”

楚以亡龙且,项王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说信曰:“足下何不反汉与楚?楚王与足下有旧故。且汉王不可必,①身居项王掌握中数矣,②然得脱,背约,复击项王,其不可亲信如此。今足下虽自以为与汉王为金石交,③然终为汉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须臾至今者,以项王在。项王即亡,次取足下。何不与楚连和,三分天下而王齐?今释此时,自必于汉王以击楚,且为智者固若此邪!”信谢曰:“臣得事项王数年,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④言不听,画策不用,故背楚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数万之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⑤言听计用,吾得至于此。夫人深亲信我,背之不祥。幸为信谢项王。”武涉已去,蒯通知天下权在于信,深说以三分天下,(之计)〔鼎足而王〕。[14]语在通传。信不忍背汉,又自以功大,汉王不夺我齐,遂不听。

①师古曰:“必谓必信之。”

②师古曰:“数音山角反。”

③师古曰:“称金石者,取其坚固。”

④张晏曰:“郎中宿卫执戟。”

⑤师古曰:“下衣音于记反。下食读曰饲也。”

汉王之败固陵,用张良计,征信将兵会陔下。项羽死,高祖袭夺信军,徙信为楚王,都下邳。

信至国,召所从食漂母,赐千金。及下乡亭长,钱百,[①]曰:“公,小人,为德不竟。”[②]召辱己少年令出跨下者,以为中尉,告诸将相曰:“此壮士也。方辱我时,宁不能死?死之无名,故忍而就此。”[③]

①师古曰:“以耻辱之。”

②师古曰:“言晨炊蓐食。”

③师古曰:“就,成也。成今日之功。”

项王亡将钟离昧[①]家在伊庐,[②]素与信善。项王败,昧亡归信。汉怨昧,闻在楚,诏楚捕之。信初之国,行县邑,陈兵出入。[③]有变告信欲反,[④]书闻,[⑤]上患之。用陈平谋,伪游于云梦者,实欲袭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发兵,自度无罪;[⑥]欲谒上,恐见禽。人或说信曰:“斩昧谒上,上必喜,亡患。”信见昧计事,昧曰:“汉所以不击取楚,以昧在。公若欲捕我自媚汉,吾今死,公随手亡矣。”乃骂信曰:“公非长者!”卒自刭。信持其首谒于陈。高祖令武士缚信,载后车。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⑦]上曰:“人告公反。”遂械信。至雒阳,赦以为淮阴侯。

①师古曰:“昧音莫曷反。”

②刘德曰:“东海朐南有此邑。”韦昭曰:“今中庐县也。”师古曰:“韦说非也。中庐在襄阳之南。”

③师古曰:“行音下更反。”

④师古曰:“凡言变告者,谓告非常之事。”

⑤师古曰:“闻于天子。”

⑥师古曰:“度音大各反。”

⑦张晏曰:“狡狯猾也。”师古曰:“此黄石公三略之言。”

信知汉王畏恶其能,称疾不朝从。[①] 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②] 羞与绛、灌等列。尝过樊将军哙,哙趋拜送迎,言称臣,曰:“大王乃肯临臣。”信出门,笑曰:“生乃与哙等为伍!”[③]

①师古曰:“朝,朝见也。从,从行也。”

②师古曰:“鞅鞅,志不满也,音于两反。”

③师古曰:“言俱为列侯。”

上尝从容与信言诸将[①] 能各有差。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如公何如?”曰:“如臣,多多益办耳。”上笑曰:“多多益办,何为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①师古曰:“从音千容反。”

后陈豨为代相监边,辞信,信挈其手,[①] 与步于庭数匝,仰天而叹曰:“子可与言乎?吾欲与子有言。”豨因曰:“唯将军命。”信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处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反,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三至,必怒而自将。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陈豨素知其能,信之,曰:“谨奉教!”

①师古曰:“挈谓执提之。”

汉十年,豨果反,高帝自将而往,信〔称〕病不从。[15] 阴使人之豨所,而与家臣谋,夜诈赦诸官徒奴,欲发兵袭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报。其舍人得罪信,信囚,欲杀之。[①] 舍人弟上书变告信欲反状于吕后。吕后欲召,恐其党不(乱)〔就〕,[②][16] 乃与萧相国谋,诈令人从帝所来,称豨已死,群臣皆贺。相国绐信曰:“虽病,强入贺。”[③] 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④] 信方斩,曰:“吾不用蒯通计,反为女子所诈,岂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①晋灼曰:“楚汉秦秋云谢公也。”

②师古曰:“党音他朗反。”

③师古曰:“绐,诈也。”

④师古曰:“钟室,谓悬钟之室。”

高祖已破豨归,至,闻信死,且喜且哀之,问曰:“信死亦何言?”吕后道其语。高祖曰:“此齐辩士蒯通也。”召欲亨之。通至自说,释弗诛。①语在通传。

①师古曰:“自说,谓自解说也。释,放也,置也。”

彭越字仲,昌邑人也。常渔钜野泽中,为盗。①陈胜起,或谓越曰:“豪桀相立畔秦,仲可效之。”越曰:“两龙方斗,且待之。”②

①师古曰:“渔,捕鱼也。钜野,即今郓州钜野(中)〔县〕。”[17]

②师古曰:“两龙,谓秦与陈胜。”

居岁馀,泽间少年相聚百馀人,往从越,“请仲为长”,越谢不愿也。少年强请,乃许。与期旦日日出时,后会者斩。旦日日出,十馀人后,后者至日中。于是越谢曰:“臣老,诸君强以为长。今期而多后,不可尽诛,诛最后者一人。”令校长斩之。①皆笑曰:“何至是!请后不敢。”于是越乃引一人斩之,设坛祭,令徒属。徒属皆惊,畏越,不敢仰视。乃行略地,收诸侯散卒,得千馀人。

①师古曰:“一校之长也。校音下教反。”

沛公之从砀北击昌邑,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越亦将其众居钜野泽中,收魏败散卒。项籍入关,王诸侯,还归,越众万馀人无所属。齐王田荣叛项王,汉乃使人赐越将军印,使下济阴以击楚。楚令萧公角将兵击越,越大破楚军。汉二年春,与魏豹及诸侯东击楚,越将其兵三万馀人,归汉外黄。①汉王曰:“彭将军收魏地,得十馀城,欲急立魏后。今西魏王豹,魏咎从弟,真魏也。”②乃

拜越为魏相国，擅将兵，略定梁地。③

①师古曰："于外黄来归汉。"

②郑氏曰："豹，真魏后也。"

③师古曰："擅，专也，使专为此事。"

汉王之败彭城解而西也，越皆亡其所下城，独将其兵北居河上。汉三年，越常往来为汉游兵击楚，绝其粮于梁地。项王与汉王相距荥阳，越攻下睢阳、外黄十七城。项王闻之，乃使曹咎守成皋，自东收越所下城邑，皆复为楚。越将其兵北走穀城。项王南走阳夏，①越复下昌邑旁二十馀城，得粟十馀万斛，以给汉食。

①师古曰："走并音奏。夏音攻雅反。"

汉王败，使使召越并力击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汉王追楚，为项籍所败固陵。乃谓留侯曰："诸侯兵不从，为之奈何？"留侯曰："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为相国。今豹死亡后，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①今取睢阳以北至穀城，皆许以王彭越。"又言所以许韩信。语在高纪。于是汉王发使使越，如留侯策。使者至，越乃引兵会垓下。项籍死，立越为梁王，都定陶。

①师古曰："蚤，古早字。"

六年，朝陈。九年，十年，皆来朝长安。

陈豨反代地，高帝自往击之，至邯郸，征兵梁。梁王称病，使使将兵诣邯郸。高帝怒，使人让梁王。①梁王恐，欲自往谢。其将扈辄曰："王始不往，见让而往，往即为禽，不如遂发兵反。"梁王不听，称病。梁太仆有罪，亡走汉，告梁王与扈辄谋反。于是上使使掩捕梁王，囚之雒阳。有司治反形已具，②请论如法。上赦以为庶人，徙蜀青衣。③西至郑，④逢吕后从长安东，欲之雒阳，道见越。越为吕后泣涕，自言亡罪，愿处故昌邑。吕后许诺，诏与俱东。至雒阳，吕后言上曰："彭越壮士也，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妾谨与俱来。"于是吕后令其舍人告越复谋反。廷尉奏请，遂夷越宗族。

①师古曰:“让,责也。”

②张晏曰:“扈辄劝越反,越不听,而云反形已具,有司非也。”臣瓒曰:“扈辄劝越反,而越不诛辄,是反形已具也。”师古曰:“瓒说是也。”

③文颖曰:“青衣,县名。”

④师古曰:“即今华州郑县是也。”

黥布,六人也,[①]姓英氏。少时客相之,当刑而王。及壮,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当刑而王,几是乎?”[②]人有闻者,共戏笑之。布以论输骊山,[③]骊山之徒数十万人,布皆与其徒长豪桀交通,乃率其曹耦,亡之江中为群盗。[④]

①师古曰:“六,县名也。解在高纪。”

②臣瓒曰:“几,近也。”师古曰:“几音钜依反。”

③师古曰:“有罪论决,而输作于骊山。”

④师古曰:“曹,辈也。”

陈胜之起也,布乃见番君,[①]其众数千人。番君以女妻之。章邯之灭陈胜,破吕臣军,布引兵北击秦左右校,破之青波,[②]引兵而东。闻项梁定会稽,西度淮,布以兵属梁。梁西击景驹、秦嘉等,布常冠军。[③]项梁闻陈涉死,立楚怀王,以布为当阳君。项梁败死,怀王与布及诸侯将皆聚彭城。当是时,秦急围赵,赵数使人请救怀王。怀王使宋义为上将〔军〕,[18]项籍与布皆属之,北救赵。及籍杀宋义河上,自立为上将军,使布先涉河,[④]击秦军,数有利。籍乃悉引兵从之,遂破秦军,降章邯等。楚兵常胜,功冠诸侯。诸侯兵皆服属楚者,以布数以少败众也。

①师古曰:“番音蒲何反。”

②师古曰:“地名也。”

③师古曰:“言其骁勇为众军之最。”

④师古曰:“涉谓无舟楫而渡也。”

项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击坑章邯秦卒二十馀万人。至

关,不得入,又使布等先从间道破关下军,①遂得入。至咸阳,布为前锋。项王封诸将,立布为九江王,都六。尊怀王为义帝,徙都长沙,乃阴令布击之。布使将追杀之郴。

①师古曰:"间道,微道也。"

齐王田荣叛楚,项王往击齐,征兵九江,布称病不往,遣将将数千人行。汉之败楚彭城,布又称病不佐楚。项王由此怨布,数使使者谯让召布,①布愈恐,不敢往。项王方北忧齐、赵,西患汉,所与者独布,又多其材,②欲亲用之,以故未击。

①师古曰:"谯让,责之也。谯音在笑反。"

②师古曰:"多犹重也。"

汉王与楚大战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①谓左右曰:"如彼等者,无足与计天下事者。"谒者随何进曰:"不审陛下所谓。"汉王曰:"孰能为我使淮南,②使之发兵背楚,留项王于齐数月,我之取天下可以万全。"随何曰:"臣请使之。"乃与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太宰主之,③三日不得见。随何因说太宰曰:"王之不见何,必以楚为强,以汉为弱,此臣之所为使。④使何得见,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闻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质淮南市,⑤以明背汉而与楚也。"太宰乃言之王,王见之。随何曰:"汉王使使臣敬进书大王御者,窃怪大王与楚何亲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⑥随何曰:"大王与项王俱列为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为强,可以托国也。项王伐齐,身负版筑,⑦以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众,⑧身自将,为楚军前锋,今乃发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汉王战于彭城,项王未出齐也,大王宜埽淮南之众,日夜会战彭城下。⑨今抚万人之众,无一人渡淮者,阴拱而观其孰胜。⑩夫托国于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⑪而欲厚自托,臣窃为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背楚者,以汉为弱也。夫楚兵虽强,天下负之以不义之名,⑫以其背明约而杀义帝也。然而楚王特以战

胜自强。汉王收诸侯,还守成皋、荥阳,下蜀、汉之粟,深沟壁垒,分卒守徼乘塞。楚人还兵,间以梁地,⑬深入敌国八九百里,⑭欲战则不得,攻城则力不能,老弱转粮千里之外。楚兵至荥阳、成皋,汉坚守而不动,进则不得攻,退则不能解,故楚兵不足罢也。⑮使楚兵胜汉,则诸侯自危惧而相救。夫楚之强,适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汉,其势易见也。今大王不与万全之汉,而自托于危亡之楚,臣窃为大王或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发兵而背楚,项王必留;留数月,汉之取天下可以万全。臣请与大王杖剑而归汉王,汉王必裂地而分大王,又况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汉王敬使使臣进愚计,愿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请奉命。"阴许叛楚与汉,未敢泄。

①师古曰:"即今宋州虞城县是也。"

②师古曰:"孰,谁也。"

③服虔曰:"淮南太宰作内主。"

④师古曰:"此事正是臣所为来欲言之。"

⑤师古曰:"质,锧也。言伏于锧上而斧斩之。锧音竹林反。"

⑥师古曰:"鄉读曰向。次下亦同。"

⑦李奇曰:"版,墙版也。筑,杵也。"

⑧师古曰:"悉,尽也。"

⑨师古曰:"埽者,谓尽举之,如埽地之为。"

⑩师古曰:"敛手曰拱。孰,谁也。言不动摇,坐观成败也。"

⑪师古曰:"提,举也。鄉读曰向。"

⑫师古曰:"负,加也。加于身上,若言被也。"

⑬服虔曰:"梁在楚、汉之中央。"师古曰:"间音居苋反。"

⑭张晏曰:"羽从齐还,当经梁地八九百里,乃得羽地也。"

⑮师古曰:"不足者,言易也。罢读曰疲。"

楚使者在,①方急责布发兵,随何直入曰:"九江王已归汉,楚何以得发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说布曰:"事已构,②独可遂杀楚使,

毋使归,而疾走汉并力。"③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项声、龙且攻淮南,项王留而攻下邑。④数月,龙且攻淮南,破布军。布欲引兵走汉,恐项王击之,故间行与随何俱归汉。

①文颖曰:"在淮南王所也。"

②师古曰:"构,结也。言背楚之事以结成也。"

③师古曰:"走音奏。次下亦同。"

④师古曰:"县名也,在梁地。"

至,汉王方踞床洗,①而召布入见。布大怒,悔来,欲自杀。出就舍,张御食饮从官如汉王居,布又大喜过望。②于是乃使人之九江。楚已使项伯收九江兵,尽杀布妻子。布使者颇得故人幸臣,将众数千人归汉。汉益分布兵而与俱北,收兵至成皋。四年秋七月,立布为淮南王,与击项籍。布使人之九江,得数县。五年,布与刘贾入九江,诱大司马周殷,殷反楚。遂举九江兵与汉击楚,破垓下。

①师古曰:"洗,濯足也,音先典反。"

②师古曰:"高祖以布先久为王,恐其意自尊大,故峻其礼,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帷帐,厚其饮食,多其从官,以悦其心,此权道也。张音竹亮反,若今言张设。"

项籍死,上置酒对众折随何曰腐儒,①"为天下安用腐儒哉!"②随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齐也,陛下发步卒五万人,骑五千,能以取淮南乎?"曰:"不能。"随何曰:"陛下使何与二十人使淮南,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贤于步卒数万,骑五千也。然陛下谓何腐儒,'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图子之功。"③乃以随何为护军中尉。布遂剖符为淮南王,都六,九江、庐江、衡山、豫章郡皆属焉。

①师古曰:"腐者,烂败。言无所堪任。"

②师古曰:"高祖意欲褒赏随何,恐群臣不服,故对众折辱,令其自数功劳也。"

③师古曰:"图,谋也。"

六年,朝陈。七年,朝雒阳。九年,朝长安。

十一年，高后诛淮阴侯，布因心恐。夏，汉诛梁王彭越，盛其醢以遍赐诸侯。[①]至淮南，淮南王方猎，见醢，因大恐，阴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②]

①师古曰："反者被诛，皆以为醢，即刑法志所云'菹其骨肉'是也。"

②师古曰："恐被收捕，即欲发兵反。"

布有所幸姬病，就医。医家与中大夫贲赫对门，[①]赫乃厚馈遗，从姬饮医家。姬侍王，从容语次，誉赫长者也。[②]王怒曰："女安从知之？"[③]具道，王疑与乱。赫恐，称病。王愈怒，欲捕赫。赫上变事，乘传诣长安。[④]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变，言布谋反有端，可先未发诛也。[⑤]上以其书语萧相国，萧相国曰："布不宜有此，[⑥]恐仇怨妄诬之。[⑦]请系赫，使人微验淮南王。"[⑧]布见赫以罪亡上变，已疑其言国阴事，汉使又来，颇有所验，遂族赫家，发兵反。

①师古曰："贲音肥。姓贲，名赫。"

②师古曰："从音千容反。"

③师古曰："安从，何由者也。"

④师古曰："传音张恋反。"

⑤师古曰："及其未发兵，先诛伐之。"

⑥师古曰："不应有反谋。"

⑦师古曰："怨音于元反。"

⑧师古曰："微验，不显言其事。"

反书闻，上乃赦赫，以为将军。召诸侯问："布反，为之奈何？"皆曰："发兵坑竖子耳，何能为！"汝阴侯滕公以问其客薛公，薛公曰："是固当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贵之，[①]南面而立万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前年杀彭越，往年杀韩信，[②]三人皆同功一体之人也。自疑祸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其人有筹策，可问。"上乃见问薛公，对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于上计，山东

非汉之有也;出于中计,胜负之数未可知也;出于下计,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谓上计?”薛公对曰:“东取吴,西取楚,并齐取鲁,传檄燕、赵,固守其所,山东非汉之有也。”“何谓中计?”“东取吴,西取楚,并韩取魏,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胜败之数未可知也。”“何谓下计?”“东取吴,西取下蔡,归重于越,身归长沙,③陛下安枕而卧,汉无事矣。”上曰:“是计将安出?”④薛公曰:“出下计。”上曰:“胡为废上计而出下计?”⑤薛公曰:“布故骊山之徒也,致万乘之主,此皆为身,不顾后为百姓万世虑者也,故出下计。”上曰:“善”。封薛公千户。遂发兵自将东击布。

①张晏曰:“疏,分也。”

②张晏曰:“往年与前年同耳,文相避也。”

③师古曰:“重,辎重也,音直用反。”

④师古曰:“是者,谓布也。”

⑤师古曰:“胡,何也。”

布之初反,谓其将曰:“上老矣,厌兵,必不能来。使诸将,诸将独患淮阴、彭越,今已死,馀不足畏。”故遂反。果如薛公揣之,①东击荆,荆王刘贾走死富陵。②尽劫其兵,度淮击楚。楚发兵与战徐、僮间,③为三军,欲以相救为奇。④或说楚将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诸侯自战其地为散地。⑤今别为三,彼败吾一,馀皆走,安能相救!”不听。布果破其一军,二军散走。

①文颖曰:“揣,度也,音初委反。”

②师古曰:“县名,属临淮郡。”

③师古曰:“二县之间也。”

④师古曰:“不聚一处,分而为三,欲互相救,出奇兵。”

⑤师古曰:“谓在其本地恋土怀安,故易逃散。”

遂西,与上兵遇蘄西,会甀。①布兵精甚,上乃壁庸城,②望布军置陈如项籍军。上恶之,与布相望见,隃谓布“何苦而反?”③布曰:“欲为帝耳。”上怒骂之,遂战,破布军。布走度淮,数止战,不利,与百馀人走

江南。布旧与番君婚,故长沙哀王使人诱布,④伪与俱亡走越,⑤布信而随至番阳。番阳人杀布兹乡,⑥遂灭之。封贲赫为列侯,将率封者六人。

①师古曰:"会音工外反。鬻音丈瑞反,解在高纪。"

②邓展曰:"地名也。"

③师古曰:"隃读曰遥。"

④晋灼曰:"芮之孙回也。"师古曰:"据表云惠帝二年哀王回始立,今此是芮之子成王臣耳。传既不同,晋说亦误也。"

⑤师古曰:"伪谓诈为此计。"

⑥师古曰:"鄡阳县之乡也。鄡音口尧反。"

卢绾,丰人也,与高祖同里。绾亲与高祖太上皇相爱,①及生男,高祖、绾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贺两家。及高祖、绾壮,学书,又相爱也。里中嘉两家亲相爱,生子同日,壮又相爱,复贺羊酒。高祖为布衣时,有吏事避宅,绾常随上下。②及高祖初起沛,绾以客从,入汉为将军,常侍中。从东击项籍,以太尉常从,出入卧内,衣被食饮赏赐,群臣莫敢望。虽萧、曹等,特以事见礼,至其亲幸,莫及绾者。封为长安侯。长安,故咸阳也。

①晋灼曰:"亲,父也。绾之父与高祖父太上皇相爱。"

②师古曰:"避宅,谓不居其家,潜匿东西。"

项籍死,使绾别将,与刘贾击临江王共尉,①还,从击燕王臧荼,皆破平。时诸侯非刘氏而王者七人。上欲王绾,为群臣觖望。②及虏臧荼,乃下诏,诏诸将相列侯择群臣有功者以为燕王。群臣知上欲王绾,皆曰:"太尉长安侯卢绾常从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上乃立绾为燕王。诸侯得幸莫如燕王者。绾立六年,以陈豨事见疑而败。

①李奇曰:"共敖子也。"师古曰:"共谓曰龚。"

②师古曰:"觖谓相觖也。望,怨望也。觖音决。"

猏者，宛句人也，[①]不知始所以得从。及韩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还，猏以郎中封为列侯，以赵相国将监赵、代边，边兵皆属焉。猏少时，常称慕魏公子，[②]及将守边，招致宾客。常告过赵，[③]宾客随之者千馀乘，邯郸官舍皆满。猏所以待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④]赵相周昌乃求入见上，具言猏宾客盛，擅兵于外，恐有变。上令人覆案猏客居代者诸为不法事，多连引猏。猏恐，阴令客通使王黄、曼丘臣所。[⑤]汉十年秋，太上皇崩，上因是召猏。猏称病，遂与王黄等反，自立为代王，劫略赵、代。上闻，乃赦吏民为猏所诖误劫略者。上自击猏，破之。语在高纪。

①师古曰："宛句，县名也，地理志属济阴。宛音于元反。句音劬。"

②师古曰："谓信陵君无忌。"

③师古曰："因休告之假而过赵。"

④师古曰："言屈己礼之，不以富贵自尊大。"

⑤师古曰："二人皆韩王信将。"

初，上如邯郸击猏，[①]燕王绾亦击其东北。猏使王黄求救匈奴，绾亦使其臣张胜使匈奴，言猏等军破。胜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亡在胡，见胜曰："公所以重于燕者，以习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诸侯数反，兵连不决也。今公为燕欲急灭猏等，猏等已尽，次亦至燕，公等亦且为虏矣。公何不令燕且缓猏，而与胡连和？事宽，得长王燕，即有汉急，可以安国。"胜以为然，乃私令匈奴兵击燕。绾疑胜与胡反，上书请族胜。胜还报，具道所以为者。绾寤，乃诈论他人，以脱胜家属，使得为匈奴间。[②]而阴使范齐之猏所，欲令久连兵毋决。[③]

①师古曰："如，往也。"

②师古曰："间音居莧反。"

③晋灼曰："使猏久亡畔。"

汉既斩猏，其裨将降，言燕王绾使范齐通计谋猏所。上使使召绾，绾称病。又使辟阳侯审食其、御史大夫赵尧往迎绾，因验问其左右。绾

愈恐,闷匿,[1]谓其幸臣曰:"非刘氏而王者,独我与长沙耳。往年汉族淮阴,诛彭越,皆吕后计。今上病,属任吕后。[2]吕后妇人,专欲以事诛异姓王者及大功臣。"乃称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语颇泄,辟阳侯闻之,归具报,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张胜亡在匈奴,为燕使。于是上曰:"绾果反矣!"使樊哙击绾。绾悉将其宫人家属,骑数千,居长城下候伺,幸上病瘉,自入谢。[3]高祖崩,绾遂将其众亡入匈奴,匈奴以为东胡卢王。为蛮夷所侵夺,常思复归。居岁馀,死胡中。

①师古曰:"闷,闭也,闭其踪迹,藏匿其人也。闷音秘。"

②师古曰:"属音之欲反。"

③师古曰:"瘉与愈同。"

高后时,绾妻与其子亡降,会高后病,不能见,舍燕邸,[1]为欲置酒见之。高后竟崩,绾妻亦病死。

①师古曰:"舍,止也。诸侯王及诸郡朝宿之馆,在京师者谓之邸。"

孝景帝时,绾孙它人以东胡王降,[1]封为恶谷侯。传至曾孙,有罪,国除。

①如淳曰:"为东胡王而来降也。东胡,乌丸也。"

吴芮,秦时番阳令也,[1]甚得江湖间民心,号曰番君。天下之初叛秦也,黥布归芮,芮妻之,[2]因率越人举兵以应诸侯。沛公攻南阳,乃遇芮之将梅鋗,[3]与偕攻析、酈,[4]降之。及项羽相王,[5]以芮率百越佐诸侯,从入关,故立芮为衡山王,都邾。[6]其将梅鋗功多,封十万户,为列侯。项籍死,上以鋗有功,从入武关,故德芮,徙为长沙王,都临湘,一年薨,谥曰文王,子成王臣嗣。薨,子哀王回嗣。薨,子共王右嗣。[7]薨,子靖王差嗣。孝文后七年薨,无子,国除。初,文王芮,高祖贤之,制诏御史:"长沙王忠,其定著令。"[8]至孝惠、高后时,封芮庶子二人为列侯,传国数世绝。

①师古曰:"番音蒲何反。"

②师古曰:“嫁女与之也。妻音千计反。他皆类此。”

③师古曰:“锔音呼玄反。”

④师古曰:“二县也,并属南阳。鄀音郎益反。”

⑤李奇曰:“自相尊王也。”

⑥师古曰:“邾音朱,又音姝。”

⑦师古曰:“共读曰恭。”

⑧邓展曰:“汉约非刘氏不王,而芮王,故著令中,使特王也。或曰,以芮至忠,故著令也。”师古曰:“寻后赞文,或说是也。”

赞曰:昔高祖定天下,功臣异姓而王者八国。张耳、吴芮、彭越、黥布、臧荼、卢绾与两韩信,皆侥一时之权变,以诈力成功,[①]咸得裂土,南面称孤。见疑强大,怀不自安,事穷势迫,卒谋叛逆,终于灭亡。张耳以智全,至子亦失国。唯吴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传号五世,以无嗣绝,庆流支庶,有以矣夫,[②]著于甲令而称忠也![③]

①师古曰:“侥,要也,音工尧反。”

②师古曰:“以其不用诈力也。”

③师古曰:“甲者,令篇之次也。”

【校勘记】

〔1〕 上不欲就天(子)〔下〕乎? 景祐、殿、局本都作“下”,史记同。

〔2〕 信度何等已数言上,①不我用,即亡。 注①原在“言”字下。杨树达说“上”字当属上读,颜于“言”字下断句,非是。

〔3〕 〔王〕必欲拜之, 景祐、殿本都有“王”字,史记同。

〔4〕 信(以)〔已〕拜,上坐。 景祐、殿本都作“已”。

〔5〕 唯③信亦以为大王弗如也。 王念孙说当作一句读,“唯”读为“虽”。史记淮阴侯传作“惟信亦为大王不如也”,则不得断“惟”字为句而读为唯诺之唯矣。

〔6〕 从间(道)〔路〕绝其辎重; 景祐、殿本都作“路”。王先谦说作“路”是。

〔7〕 立(骑)〔驻〕传餐食也。　景祐、殿本都作“驻”。

〔8〕 诸校(劾)〔效〕首虏休，　沈钦韩说“劾”当作“褒”。按景祐、殿本都作“效”，注同。

〔9〕 (故)〔顾〕恐臣计未足用，　景祐、殿、局本都作“顾”。

〔10〕 倾耳以待(禽)〔命〕者。　景祐、汲古、殿、局本都作“命”。

〔11〕 汉兵远斗，穷寇〔久〕战，锋不可当也。　宋祁说一本“战”字上有“久”字。按景祐本有。

〔12〕 〔盛〕沙以壅水上流，　景祐、殿本都有“盛”字。王先谦说有“盛”字是。

〔13〕 南边(荒)〔楚〕，　景祐、殿本都作“楚”，史记同。

〔14〕 深说以三分天下，(之计)〔鼎足而王〕。　景祐本无“之计”二字，有“鼎足而王”四字。

〔15〕 信〔称〕病不从。　宋祁说浙本“病”字上有“称”字。钱大昭说南监本、闽本有“称”字。按景祐本有。

〔16〕 恐其党不(乱)〔就〕，　景祐、殿本都作“就”。王先谦说作“就”是。

〔17〕 即今郓州钜野(中)〔县〕。　景祐、殿本都作“县”。王先谦说作“县”是。

〔18〕 怀王使宋义为上将〔军〕，　景祐本有“军”字。

汉书卷三十五

荆燕吴传第五

荆王刘贾，高帝从父兄也，[①]不知其初起时。汉元年，还定三秦，贾为将军，定塞地，[②]从东击项籍。

①师古曰："父之兄弟之子，为从父兄弟也。言本同祖，从父而别。"

②师古曰："司马欣之国也。塞音先代反。"

汉王败成皋，北度河，得张耳、韩信军，军修武，深沟高垒，使贾将二万人，骑数百，击楚，度白马津[①]入楚地，烧其积聚，[②]以破其业，无以给项王军食。已而楚兵击之，贾辄避不肯与战，而与彭越相保。[③]

①师古曰："即今滑州白马县河津也。"

②师古曰："仓廪刍稾之属。"

③师古曰："保谓依恃，以自安固。"

汉王追项籍至固陵，使贾南度淮围寿春。还至，使人间招楚大司马周殷。[①]周殷反楚，佐贾举九江，迎英布兵，皆会垓下，诛项籍。汉王因使贾将九江兵，与太尉卢绾西南击临江王共尉，[②]尉死，以临江为南郡。

①师古曰："间谓私求间隙而招之。"

②师古曰："共敖之子也。共读曰龚。"

贾既有功，而高祖子弱，昆弟少，又不贤，欲王同姓以填天下，[①]乃下诏曰："将军刘贾有功，及择子弟可以为王者。"群臣皆曰："立刘贾为荆王，王淮东。"立六年而淮南王黥布反，东击荆。贾与战，弗胜，走富

陵,②为布军所杀。

①师古曰:"填音竹刃反。"

②师古曰:"县名,地理志属临淮郡。"

燕王刘泽,高祖从祖昆弟也。①高祖三年,泽为郎中。十一年,以将军击陈豨将王黄,封为营陵侯。

①师古曰:"言同曾祖,从祖而别也。"

高后时,齐人田生①游乏资,以画奸泽。②泽大说之,③用金二百斤为田生寿。④田生已得金,即归齐。二岁,泽使人谓田生曰:"弗与矣。"⑤田生如长安,不见泽,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吕后所幸大谒者张卿。⑥居数月,田生子请张卿临,亲修具。⑦张卿往,见田生帷帐具置如列侯。张卿惊。酒酣,乃屏人说张卿曰:"臣观诸侯邸第百馀,皆高帝一切功臣。今吕氏雅故本推毂高帝就天下,⑧功至大,又有亲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长,⑨诸吕弱,太后欲立吕产为吕王,王代。(吕)〔太〕后又重发之,⑩〔1〕恐大臣不听。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风大臣以闻太后,⑪太后必喜。诸吕以王,万户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为内臣,不急发,恐(过)〔祸〕及身矣。"〔2〕张卿大然之,乃风大臣语太后。太后朝,因问大臣。大臣请立吕产为吕王。太后赐张卿千金,⑫张卿以其半进田生。田生弗受,因说之曰:"吕产王也,诸大臣未大服。今营陵侯泽,诸刘长,为大将军,独此尚觖望。⑬今卿言太后,裂十馀县王之,彼得王喜,于诸吕王益固矣。"张卿入言之。又太后女弟吕须女亦为营陵侯妻,故遂立营陵侯泽为琅邪王。琅邪王与田生之国,急行毋留。⑭出关,太后果使人追之。已出,即还。

①晋灼曰:"楚汉春秋云字子春。"

②服虔曰:"以计画干之。"文颖曰:"以工画得宠也。"师古曰:"共为计策,欲以求王。服说是也。画音获。"

③师古曰:"说读曰悦。"

④师古曰:“因饮酒献寿而与之金。”

⑤孟康曰:“与,党与也。言不复与我为友也。”文颖曰:“不复与汝相知也。”师古曰:“孟说是。”

⑥如淳曰:“奄人也。”

⑦师古曰:“亲,父也。具,供具也。”

⑧如淳曰:“吕公知高祖贵,以女妻之,推毂使为长者也。”师古曰:“谓翼戴崇奖,以成帝业,若车之行,助推其毂,故得引重而致远也。”

⑨师古曰:“言年老。”

⑩邓展曰:“重,难发其事。”

⑪师古曰:“风读曰讽。其下亦同。”

⑫师古曰:“千斤之金。”

⑬师古曰:“缺音决。”

⑭师古曰:“田生劝之。”

泽王琅邪二年,而太后崩,泽乃曰:“帝少,诸吕用事,诸刘孤弱。”引兵与齐王合谋西,欲诛诸吕。至梁,闻汉灌将军屯荥阳,泽还兵备西界,遂跳驱至长安,[①]代王亦从代至。诸将相与琅邪王共立代王,是为孝文帝。文帝元年,徙泽为燕王,而复以琅邪归齐。[②]

①师古曰:“齐王传云使祝午给琅邪王,琅邪王驰见齐王,齐王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尽发琅邪国而并将其兵。琅邪王既见欺,不得反国,乃说齐王求入关计事,齐王以为然,乃益具车送琅邪王,与此传不同,疑此传误也。”

②李奇曰:“本齐地,前分以王泽,今复与齐也。”

泽王燕二年,薨,谥曰敬王。子康王嘉嗣,九年薨。子定国嗣。定国与父康王姬奸,生子男一人。夺弟妻为姬。与子女三人奸。定国有所欲诛杀臣肥如令郢人,郢人等告定国。[①]定国使谒者以它法劾捕格杀郢人灭口。至元朔中,郢人昆弟复上书具言定国事。下公卿,皆议曰:“定国禽兽行,乱人伦,逆天道,当诛。”上许之。定国自杀,立四十二年,国除。哀帝时继绝世,乃封敬王泽玄孙之孙无终公士归生为营陵侯,[②]

更始中为兵所杀。③

①如淳曰:"定国自欲有所杀馀臣,肥如知,令郢人以告也。"师古曰:"此说非也。肥如,燕之属县也。郢人者,县令之名也。定国别欲诛其臣,又欲诛肥如令郢人,而为郢人等所告也。"

②师古曰:"无终,其所属县也。公士,第一爵。归生,名也。"

③师古曰:"更始,刘圣公之年号也。"

吴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帝立仲为代王。匈奴攻代,仲不能坚守,弃国间行,走雒阳,自归,天子不忍致法,废为合阳侯。子濞,封为沛侯。黥布反,高祖自将往诛之。濞年二十,以骑将从破布军。荆王刘贾为布所杀,无后。上患吴会稽轻悍,无壮王填之,①诸子少,②乃立濞于沛,为吴王,③王三郡 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曰:"若状有反相。"④独悔,业已拜,⑤因拊其背,⑥曰:"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无反!"濞顿首曰:"不敢。"

①师古曰:"悍,勇也。填音竹刃反。"

②师古曰:"少,幼也。"

③师古曰:"行至沛而封拜濞也。"

④师古曰:"若,汝也。此下亦同。"

⑤师古曰:"独悔者,心自怀悔,不以语人也。既以封拜为事,臣下皆知之,故不改。"

⑥师古曰:"拊,摩循之也。一曰拊,轻击之,音芳羽反。"

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吴有豫章郡铜山,①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东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饶足。②

①韦昭曰:"此有豫字,误也。但当言章郡,今故章也。"

②如淳曰:"铸钱煮海,收其利以足国用,故无赋于民也。"

孝文时,吴太子入见,得侍皇太子饮博。吴太子师傅皆楚人,轻悍,

又素骄。博争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①]于是遣其丧归葬吴。吴王愠[②]曰:"天下一宗,[③]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复遣丧之长安葬。吴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礼,称疾不朝。京师知其以子故,验问实不病,诸吴使来,辄系责治之。吴王恐,所谋滋甚。[④]及后使人为秋请,[⑤]上复责问吴使者。使者曰:"察见渊中鱼,不祥。[⑥]今吴王始诈疾,(反)〔及〕觉,[3]见责急,愈益闭,恐上诛之,计乃无聊。唯上与更始。"[⑦]于是天子皆赦吴使者归之,而赐吴王几杖,老,不朝。吴得释,其谋亦益解。然其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卒践更,辄予平贾。[⑧]岁时存问茂材,赏赐闾里。[⑨]它郡国吏欲来捕亡人者,颂共禁不与。[⑩]如此者三十馀年,以故能使其众。

①师古曰:"提,掷也,音徒计反。"

②师古曰:"愠,怒也,音于问反。"

③师古曰:"犹言同姓共为一家。"

④师古曰:"滋,益也。"

⑤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请,如古诸侯朝聘也。"如淳曰:"溥不自行也,使人代己致请礼。"师古曰:"二说皆是也。请音材姓反。"

⑥服虔曰:"天子察见下之私,则不祥也。"

⑦师古曰:"言赦其已往之事。"

⑧服虔曰:"以当为更卒,出钱三百,谓之过更。自行为卒,谓之践更。吴王欲得民心,为卒者顾其庸,随时月与平贾也。"晋灼曰:"谓借人自代为卒者,官为出钱,顾其时庸平贾也。"师古曰:"晋说是也。贾读曰价,谓庸直也。"

⑨师古曰:"茂,美也。茂材者,有美材之人也。"

⑩如淳曰:"颂犹公也。"师古曰:"颂读曰容。"

朝错为太子家令,得幸皇太子,数从容言吴过可削。[①]数上书说之,文帝宽,不忍罚,以此吴王日益横。[②]及景帝即位,错为御史大夫,说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齐七十二城,[③]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吴五十馀城。封三庶孽,分天

下半。今吴王前有太子之隙,诈称病不朝,于古法当诛。文帝不忍,因赐几杖,德至厚也。不改过自新,乃益骄恣,公即山铸钱,煮海为盐,④诱天下亡人谋作乱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⑤三年冬,楚王来朝,错因言楚王戊往年为薄太后服,私奸服舍,⑥请诛之。诏赦,削东海郡。及前二年,赵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胶西王卬以卖爵事有奸,削其六县。

①师古曰:"从音子容反。"

②师古曰:"横音胡孟反。"

③师古曰:"孽亦庶也。"

④师古曰:"公谓显然为之也。即,就也。"

⑤师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⑥服虔曰:"服在丧次,而私奸宫中也。"师古曰:"言于服舍为奸,非宫中也。服舍,居丧之次,垩室之属也。"

汉廷臣方议削吴,吴王恐削地无已,因欲发谋举事。念诸侯无足与计者,闻胶西王勇,好兵,诸侯皆畏惮之,于是乃使中大夫应高口说胶西王曰:"吴王不肖,有夙夜之忧,①不敢自外,使使臣谕其愚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听信谗贼,变更律令,②侵削诸侯,征求滋多,诛罚良重,③日以益甚。语有之曰:'狉糠及米。'④吴与胶西,知名诸侯也,一时见察,不得安肆矣。⑤吴王身有内疾,不能朝请二十馀年,⑥常患见疑,无以自白,⑦胁肩累足,犹惧不见释。⑧窃闻大王以爵事有过,所闻诸侯削地,罪不至此,⑨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将奈何?"高曰:"同恶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求,同欲相趋,同利相死。今吴王自以与大王同忧,愿因时循理,弃躯以除患于天下,⑩意亦可乎?"胶西王瞿然骇曰:⑪"寡人何敢如是?主上虽急,固有死耳,安得不事?"⑫高曰:"御史大夫朝错营惑天子,侵夺诸侯,⑬蔽忠塞贤,朝廷疾怨,诸侯皆有背叛之意,人事极矣。彗星出,蝗虫起,此万世一时,而愁劳,圣人所以起也。吴王内以朝错为诛,外从大王后车,方洋天

下,⑭所向者降,所指者下,莫敢不服。大王诚幸而许之一言,则吴王率楚王略函谷关,守荥阳敖仓之粟,距汉兵,治次舍,须大王。⑮大王幸而临之,则天下可并,两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归报吴王,犹恐其不果,乃身自为使者,⑯至胶西面约之。

①师古曰:"凡言不肖者,谓其鄙陋无所象似也。解在刑法志。"

②师古曰:"更,改也。"

③师古曰:"滋亦益也。良,实也,信也。"

④师古曰:"狧,古舐字。舐,用舌食也,盖以犬为喻也。言初舐糠,遂至食米也。舐音食尔反。"

⑤师古曰:"肆,纵也。"

⑥师古曰:"内疾,谓在身中,不显于外。请音材姓反。"

⑦师古曰:"白,明也。"

⑧师古曰:"胁,翕也,谓敛之也。絫,古累字也。累足,重足也。并谓惧耳。释,解也,放也。"

⑨师古曰:"言其本罪皆不合削地也。"

⑩师古曰:"循,顺也。"

⑪师古曰:"瞿然,无守之貌,音居具反。"

⑫师古曰:"安,焉也。"

⑬师古曰:"营谓回绕之也。"

⑭师古曰:"方洋犹翱翔也。方音房,又音旁。洋音羊。"

⑮师古曰:"次舍,息止之处也。须,待也。"

⑯师古曰:"潜行而去也。"

胶西群臣或闻王谋,谏曰:"诸侯地不能为汉十二,①为叛逆以忧太后,非计也。②今承一帝,尚云不易,假令事成,两主分争,患乃益生。"王不听,遂发使约齐、菑川、胶东、济南,皆许诺。

①师古曰:"不当汉十分之二。"

②文颖曰:"王之太后也。"

诸侯既新削罚，震恐，多怨错。及削吴会稽、豫章郡书至，则吴王先起兵，诛汉吏二千石以下。胶西、胶东、菑川、济南、楚、赵亦皆反，发兵西。齐王后悔，背约城守。济北王城坏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发兵。胶西王、胶东王为渠率，[①]与菑川、济南共攻围临菑。赵王遂亦阴使匈奴与连兵。

①师古曰："渠，大也。"

七国之发也，吴王悉其士卒，[①]下令国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同，下与少子等，皆发。"二十馀万人。南使闽、东越，闽、东越亦发兵从。

①师古曰："悉，尽也，尽发使行。"

孝景前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于广陵。西涉淮，因并楚兵。发使遗诸侯书曰："吴王刘濞敬问胶西王、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赵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故长沙王子：[①]幸教！以汉有贼臣错，无功天下，侵夺诸侯之地，使吏劾系讯治，以侵辱之为故，[②]不以诸侯人君礼遇刘氏骨肉，[③]绝先帝功臣，进任奸人，诳乱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逸，不能省察。[④]欲举兵诛之，谨闻教。敝国虽狭，地方三千里；[⑤]人民虽少，精兵可具五十万。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馀年，其王诸君皆不辞分其兵以随寡人，[⑥]又可得三十万。寡人虽不肖，愿以身从诸王。南越直长沙者，因王子定长沙以北，[⑦]西走蜀、汉中。告越、[⑧]楚王、淮南三王，与寡人西面；[⑨]齐诸王与赵王定河间、河内，或入临晋关，或与寡人会雒阳；[⑩]燕王、赵王故与胡王有约，燕王北定代、云中，转胡众入萧关，走长安，[⑪]匡正天下，以安高庙。愿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馀年，怨人骨髓，[⑫]欲壹有所出久矣，[⑬]寡人未得诸王之意，未敢听。今诸王苟能存亡继绝，振弱伐暴，以安刘氏，社稷所愿也。吴国虽贫，寡人节衣食用，积金钱，修兵革，聚粮食，夜以继日，三十馀年矣。凡皆为此，[⑭]愿诸王勉之。能斩捕大将者，赐金五千斤，封万户；列将，三千斤，

封五千户;裨将,二千斤,封二千户;二千石,千斤,封千户:皆为列侯。其以军若城邑降者,卒万人,邑万户,如得大将;⑮人户五千,如得列将;人户三千,如得裨将;人户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它封赐皆倍军法。⑯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⑰愿诸王明以令士大夫,不敢欺也。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于吴,⑱诸王日夜用之不能尽。有当赐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遗之。敬以闻。”

①如淳曰:“吴芮后四世无嗣,国除,庶子二人为列侯,不得嗣王,志将不满,故诱与之反也。”

②孟康曰:“故,事也。”师古曰:“言专以侵辱诸侯为事业。”

③师古曰:“人君者,言诸王各自君其国。”

④师古曰:“逸,放也。”

⑤师古曰:“狭音胡夹反。”

⑥师古曰:“诸君谓其酋豪。”

⑦如淳曰:“南越直长沙者,因王子定之。”师古曰:“直,当也。言越地之北,当长沙者也。”

⑧如淳曰:“告东越,使定之也。”师古曰:“此说非也。言王子定长沙已北,而西趣蜀及汉中,平定以讫,使报南越也。走音奏。”

⑨师古曰:“淮南三王,谓厉王三子为王者,淮南、衡山、济北也。”

⑩师古曰:“临晋关即今之蒲津关。”

⑪师古曰:“走音奏。”

⑫师古曰:“言心有所怀,志不在洗沐也。”

⑬师古曰:“谓发兵。”

⑭师古曰:“为此谓欲反也。为音于伪反。”

⑮师古曰:“以卒万人或邑万户来降附者,其封赏则与大将同。下皆类此。”

⑯服虔曰:“封赐倍汉之常法。”

⑰师古曰:“于旧爵之外,特更与之。”

⑱师古曰:“言处处郡国皆有之。”

七国反书闻,天子乃遣太尉条侯周亚夫将三十六将军往击吴楚;遣

曲周侯酈寄击赵，将军栾布击齐，大将军窦婴屯荥阳监齐赵兵。

初，吴楚反书闻，兵未发，窦婴言故吴相爰盎。召入见，上问以吴楚之计，盎对曰："吴楚相遗书，曰'贼臣朝错擅適诸侯，削夺之地'，[①]以故反，名为西共诛错，复故地而罢。[②]方今计独斩错，发使赦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③]上从其议，遂斩错。语具在盎传。以盎为泰常，奉宗庙，使吴王，[④]吴王弟子德侯为宗正，[⑤]辅亲戚。使至吴，[⑥]吴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亲故，先入见，谕吴王拜受诏。吴王闻盎来，亦知其欲说，笑而应曰："我已为东帝，尚谁拜？"不肯见盎而留军中，欲劫使将。盎不肯，使人围守，且杀之。盎得夜亡走梁，[⑦]遂归报。

①师古曰："適读曰谪。"

②师古曰："复音扶目反。次下亦同。"

③师古曰："血刃，谓杀伤人而刃著血也。"

④师古曰："奉宗庙之指意也。"

⑤师古曰："德哀侯广之子也，名通。"

⑥师古曰："以亲戚之意谕说也。"

⑦服虔曰："梁王与吴战，盎得奔梁。"

条侯将乘六乘传，会兵荥阳。[①]至雒阳，见剧孟，喜曰："七国反，吾乘传至此，不自意全。[②]又以为诸侯已得剧孟。孟今无动，吾据荥阳，[③]荥阳以东无足忧者。"至淮阳，问故父绛侯客邓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吴(楚)兵锐甚，[4]难与争锋。楚兵轻，不能久。方今为将军计，莫若引兵东北壁昌邑，以梁委吴，吴必尽锐攻之。将军深沟高垒，使轻兵绝淮泗口，塞吴饟道。[④]使吴、梁相敝而粮食竭，乃以全制其极，破吴必矣。"条侯曰："善。"从其策，遂坚壁昌邑南，轻兵绝吴饟道。

①师古曰："会兵谓集大兵。传音张恋反。"

②师古曰："意不自言得安全至雒阳也。"

③师古曰："言剧孟既不动摇，吾又得据荥阳也。"

④师古曰："饟，古馌字。"

吴王之初发也,吴臣田禄伯为大将军。田禄伯曰:“兵屯聚而西,无它奇道,难以立功。臣愿得五万人,别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长沙,入武关,与大王会,此亦一奇也。”吴王太子谏曰:“王以反为名,此兵难以藉人,[①]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别,多它利害,[②]徒自损耳。”吴王即不许田禄伯。

①师古曰:“藉,假也。”

②苏林曰:“禄伯傥将兵降汉,自为己利,于吴为生患害。”师古曰:“苏说非也。上言‘难以藉人,人亦且反王’,是则已疑禄伯矣。下乃云‘多它利害’,谓分兵而去,前事不测,或有利害,难可决机耳,非重云畏其降汉者。”

吴少将桓将军说王曰:“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过城不下,直去,疾西据雒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无入关,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汉军车骑至,驰入梁楚之郊,事败矣。”吴王问吴老将,老将曰:“此年少(椎)〔推〕锋可耳,[5]安知大虑!”于是王不用桓将军计。

王专并将其兵,未度淮,诸宾客皆得为将、校尉、行间候、司马,[①]独周丘不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吴,酤酒无行,王薄之,不任。周丘乃上谒,说王曰:“臣以无能,不得待罪行间。臣非敢求有所将也,愿请王一汉节,必有以报。”王乃予之。周丘得节,夜驰入下邳。下邳时闻吴反,皆城守。至传舍,召令入户,使从者以罪斩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吴反兵且至,屠下邳不过食顷。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至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万人,使人报吴王,遂将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阳,兵十馀万,[②]破城阳中尉军。闻吴王败走,自度无与共成功,[③]即引兵归下邳。未至,痈发背死。

①孟康曰:“行伍间候也。”师古曰:“在行伍间,或为候,或为司马也。”

②师古曰:“比音必寐反。”

③师古曰:“度音大各反。”

二月,吴王兵既破,败走,于是天子制诏将军:“盖闻为善者天报以

福,为非者天报以殃。高皇帝亲垂功德,建立诸侯,幽王、悼惠王绝无后,孝文皇帝哀怜加惠,[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庙,为汉藩国,德配天地,明并日月。而吴王濞背德反义,诱受天下亡命罪人,乱天下币,[②]称疾不朝二十馀年。有司数请濞罪,孝文皇帝宽之,欲其改行为善。今乃与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卬、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约从谋反,[③]为逆无道,起兵以危宗庙,贼杀大臣及汉使者,迫劫万民,伐杀无罪,烧残民家,掘其丘垄,甚为虐暴。而卬等又重逆无道,[④]烧宗庙,卤御物,[⑤]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将军其劝士大夫击反虏。击反虏者,深入多杀为功,斩首捕虏比三百石以上皆杀,无有所置。[⑥]敢有议诏及不如诏者,皆要斩。”

①师古曰:“怜其国绝,故加恩惠而更封。”

②如淳曰:“币,钱也。以私钱淆乱天下钱。”

③师古曰:“从音子容反。”

④师古曰:“重音直用反。”

⑤如淳曰:“卤,抄掠也。”师古曰:“御物,供宗庙之服器也。”

⑥师古曰:“置,放释也。”

初,吴王之度淮,与楚王遂西败棘壁,乘胜而前,锐甚。梁孝王恐,遣将军击之,又败梁两军,士卒皆还走。梁数使使条侯求救,条侯不许。又使使诉条侯于上,上使告条侯救梁,又守便宜不行。梁使韩安国及楚死事相弟张羽为将军,[①]乃得颇败吴兵。吴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即走条侯军,[②]会下邑。欲战,[③]条侯壁,不肯战。吴粮绝,卒饥,数挑战,遂夜奔条侯壁,惊东南。条侯使备西北,果从西北。不得入,吴大败,士卒多饥死叛散。于是吴王乃与其戏下壮士千人夜亡去,[④]度淮走丹徒,保东越。东越兵可万馀人,使人收聚亡卒。汉使人以利啖东越,[⑤]东越即给吴王,[⑥]吴王出劳军,使人钦杀吴王,[⑦]盛其头,驰传以闻。[⑧]吴王太子驹亡走闽越。吴王之弃军亡也,军遂溃,往往稍降太尉条侯及梁军。楚王戊军败,自杀。

①李奇曰:“相,即张尚也。”

②师古曰:“走音奏。”

③师古曰:“下邑,梁之县。”

④师古曰:“戏读曰麾,又音许宜反。”

⑤师古曰:“啖音徒滥反。解在高纪。”

⑥师古曰:“绐,诳也。”

⑦孟康曰:“方言戟谓之钦。”苏林曰:“钦音从容之从。”师古曰:“钦谓以矛戟撞之,音楚江反。”

⑧师古曰:“传音张恋反。”

三王之围齐临菑也,三月不能下。汉兵至,胶西、胶东、菑川王各引兵归国。胶西王徒跣,席稿,饮水,谢太后。王太子德曰:“汉兵还,臣观之以罢,[①]可袭,愿收王馀兵击之,不胜而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坏,不可用。”不听。汉将弓高侯颓当遗王书[②]曰:“奉诏诛不义,降者赦,除其罪,复故;不降者灭之。王何处?须以从事。”[③]王肉袒叩头汉军壁,谒曰:“臣卬奉法不谨,惊骇百姓,乃苦将军远道至于穷国,敢请菹醢之罪。”弓高侯执金鼓见之,曰:“王苦军事,愿闻王发兵状。”王顿首膝行对曰:“今者,朝错天子用事臣,变更高皇帝法令,侵夺诸侯地。卬等以为不义,恐其败乱天下,七国发兵,且以诛错。今闻错已诛,卬等谨已罢兵归。”将军曰:“王苟以错为不善,何不以闻?及未有诏虎符,擅发兵击义国。以此观之,意非徒欲诛错也。”乃出诏书为王读之,曰:“王其自图之。”[④]王曰:“如卬等死有馀罪。”遂自杀。太后、太子皆死。胶东、菑川、济南王皆伏诛。鄢将军攻赵,十月而下之,赵王自杀。济北王以劫故,不诛。

①师古曰:“罢读曰疲。”

②师古曰:“韩颓当。”

③师古曰:“言王欲以何理自安处,吾待以行事也。处音昌汝反。”

④师古曰:“图,谋也。”

初，吴王首反，并将楚兵，连齐、赵。正月起，三月皆破灭。

赞曰："荆王王也，由汉初定，天下未集，[①]故虽疏属，以策为王，镇江淮之间。刘泽发于田生，权激吕氏，[②]然卒南面称孤者三世。事发相重，岂不危哉！[③]吴王擅山海之利，能薄敛以使其众，逆乱之萌，自其子兴。[④]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山海不以封，盖防此矣。朝错为国远虑，祸反及身。"毋为权首，将受其咎"，岂谓错哉！[⑤]

①师古曰："集，和也。"

②晋灼曰："田生欲王刘泽，先使张卿说封吕产，恐其大臣觖望，泽卒得王，故云以权激吕氏也。"

③晋灼曰："刘泽以金与田生，以事张卿，言之吕后，而刘泽得王，故曰事发相重也。"师古曰："重犹累也。言泽得王，本由田生行说，若其事发觉，则相随入罪，事相累误。累音力瑞反。"

④师古曰："萌谓始生也。"

⑤师古曰："此逸周书之言，赞引之者，谓错适当此言耳。"

【校勘记】

〔1〕 (吕)〔太〕后又重发之， 王先谦说"吕后"驳文，当作"太后"。按殿本作"太后"。

〔2〕 不急发，恐(过)〔祸〕及身矣。 景祐、殿本都作"祸"。王先谦说作"祸"是，史记同。

〔3〕 (反)〔及〕觉， 景祐、殿本都作"及"。王先谦说作"及"是。

〔4〕 吴(楚)兵锐甚， 王先慎说"楚"字衍文，史记无"楚"字。

〔5〕 此年少(椎)〔推〕锋可耳， 景祐、殿本都作"推"。王先谦说作"推"是，史记亦作"推"。

汉书卷三十六

楚元王传第六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①]好书，多材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②]伯者，孙卿门人也。[③]及秦焚书，各别去。

①师古曰："言同父，知其异母。"

②服虔曰："白生，鲁国奄里人。浮丘伯，秦时儒生。"

③师古曰："孙卿姓荀名况，为楚兰陵令，汉以避宣帝讳，改之曰孙。"

高祖兄弟四人，长兄伯，次仲，伯蚤卒。[①]高祖既为沛公，景驹自立为楚王。高祖使仲与审食其留侍太上皇，[②]交与萧、曹等俱从高祖见景驹，遇项梁，共立楚怀王。因西攻南阳，入武关，与秦战于蓝田。至霸上，封交为文信君，从入蜀汉，还定三秦，诛项籍。即帝位，交与卢绾常侍上，出入卧内，传言语诸内事隐谋。而上从父兄刘贾数别将。

①师古曰："蚤，古早字也。"

②师古曰："食音异。其音基。"

汉六年，既废楚王信，分其地为二国，立贾为荆王，交为楚王，王薛郡、东海、彭城三十六县，先有功也。后封次兄仲为代王，长子肥为齐王。

初，高祖微时，常避事，时时与宾客过其丘嫂食。[①]嫂厌叔与客来，阳为羹尽，辗釜，[②]客以故去。已而视釜中有羹，繇是怨嫂。[③]及立齐、代王，而伯子独不得侯。太上皇以为言，高祖曰："某非敢忘封之也，为

其母不长者。”七年十月，封其子信为羹颉侯。④

①应劭曰：“丘，姓也。”孟康曰：“西方谓亡女婿为丘婿。丘，空也，凡亡空有嫂也。”张晏曰：“丘，大也，长嫂称也。”晋灼曰：“礼谓大妇为冢妇。”师古曰：“史记丘字作巨。丘、巨皆大也。张、晋二说，其义得之。”

②服虔曰：“音劳。辽，轹也。”师古曰：“以勺轹釜，令为声也。轹音洛，又音历。”

③师古曰：“繇与由同。”

④师古曰：“颉音戛。言其母戛羹釜也。”

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高后时，浮丘伯在长安，元王遣子郢客与申公俱卒业。① 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② 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③ 世或有之。

①师古曰：“卒，终也。”

②师古曰：“凡言传者，谓为之解说，若今诗毛氏传也。”

③师古曰：“次谓缀集之。”

高后时，以元王子郢客为宗正，封上邳侯。元王立二十三年薨，太子辟非先卒，① 文帝乃以宗正上邳侯郢客嗣，是为夷王。申公为博士，失官，随郢客归，复以为中大夫。立四年薨，子戊嗣。文帝尊宠元王，子生，爵比皇子。② 景帝即位，以亲亲封元王宠子五人：子礼为平陆侯，富为休侯，岁为沈犹侯，③ 埶为宛朐侯，④ 调为棘乐侯。

①师古曰：“辟非者，犹辟邪辟兵之类也。先卒者，元王未薨之时已卒也。辟音壁。”

②师古曰：“元王生子，封爵皆与皇子同，所以尊宠元王也。”

③晋灼曰：“沈音审 。王子侯表属千乘高宛。”

④师古曰：“埶，古艺字。”

初，元王敬礼申公等，穆生不耆酒，① 元王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② 及王戊即位，常设，后忘设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设，

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将钳我于市。"③称疾卧。申公、白生强起之曰:"独不念先生之德与?④今王一旦失小礼,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称'知幾其神乎!⑤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⑥君子见幾而作,不俟终日。'先王之所以礼吾三人者,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⑦忘道之人,胡可与久处!岂为区区之礼哉?"⑧遂谢病去。申公、白生独留。

①师古曰:"耆读曰嗜。"

②师古曰:"醴,甘酒也。少曲多米,一宿而熟,不齐之。"

③师古曰:"钳,以铁束颈也,音其炎反。"

④师古曰:"与读曰欤。"

⑤师古曰:"下系之辞也。"

⑥师古曰:"见音胡电反。"

⑦师古曰:"忽,怠也。"

⑧师古曰:"区区,谓小也。"

王戊稍淫暴,二十年,为薄太后服私奸,削东海、薛郡,乃与吴通谋。二人谏,不听,胥靡之,①衣之赭衣,使杵臼雅舂于市。②休侯使人谏王,王曰:"季父不吾与,我起,先取季父矣。"③休侯惧,乃与母太夫人奔京师。④二十一年春,景帝之三年也,削书到,遂应吴王反。其相张尚、太傅赵夷吾谏,不听。遂杀尚、夷吾,起兵会吴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南,与汉将周亚夫战。汉绝吴楚粮道,士饥,吴王走,戊自杀,军遂降汉。

①应劭曰:"诗云'若此无罪,沦胥以铺'。胥靡,刑名也。"晋灼曰:"胥,相也。靡,随也。古者相随坐轻刑之名。"师古曰:"联系使相随而服役之,故谓之胥靡,犹今之役因徒以锁联缀耳。晋说近之,而云随坐轻刑,非也。"

②晋灼曰:"高肱举杵,正身而舂之。"师古曰:"为木杵而手舂,即今所谓步臼者耳,非碓臼也。"

③师古曰:"不吾与,言不与我同心。"

④臣瓒曰:"侯母号太夫人。"

汉已平吴楚,景帝乃立宗正平陆侯礼为楚王,奉元王后,是为文王。四年薨,子安王道嗣。二十二年薨,子襄王注嗣。十四年薨,子节王纯嗣。十六年薨,子延寿嗣。宣帝即位,延寿以为广陵王胥武帝子,天下有变必得立,阴欲附倚辅助之,[①]故为其(後)〔后〕母弟赵何齐取广陵王女为妻。[1]与何齐谋曰:"我与广陵王相结,天下不安,发兵助之,使广陵王立,何齐尚公主,列侯可得也。"因使何齐奉书遗广陵王曰:"愿长耳目,[②]毋后人有天下。"[③]何齐父长年上书告之。事下有司,考验辞服,延寿自杀。立三十二年,国除。

①师古曰:"倚,依也。音于绮反。"

②师古曰:"言常伺听,勿失机也。"

③师古曰:"方争天下,勿使在人后。"

初,休侯富既奔京师,而王戊反,富等皆坐免侯,削属籍。后闻其数谏戊,乃更封为红侯。太夫人与窦太后有亲,愍山东之寇,[①]求留京师,诏许之。富子辟彊等四人[②]供养,仕于朝。[③]太夫人薨,赐茔,[④]葬灵户。[⑤]富传国至曾孙,无子,绝。

①师古曰:"愍,创也。"

②师古曰:"辟音必亦反。彊音居良反。又辟读曰闸,彊读曰疆。解在文纪。"

③师古曰:"四子以在京师供养其祖母,故仕于汉朝也。"

④师古曰:"茔,冢地,谓为界域。茔音营。"

⑤师古曰:"地名也。"

辟彊字少卿,亦好读诗,能属文。[①]武帝时,以宗室子随二千石论议,冠诸宗室。[②]清静少欲,常以书自娱,不肯仕。昭帝即位,或说大将军霍光曰:"将军不见诸吕之事乎?处伊尹、周公之位,摄政擅权,而背宗室,不与共职,是以天下不信,卒至于灭亡。今将军当盛位,帝春秋富,宜纳宗室,又多与大臣共事,[③]反诸吕道,如是则可以免患。"[④]光然之,乃择宗室可用者。辟彊子德待诏丞相府,[⑤]年三十馀,欲用之。或

言父见在,亦先帝之所宠也。遂拜辟彊为光禄大夫,守长乐卫尉,时年已八十矣。徙为宗正,数月卒。

①师古曰:"属文,谓会缀文辞也,音之欲反。后皆类此。"

②师古曰:"论议每出宗室之上也。"

③服虔曰:"共议事也。"师古曰:"每事皆与参共知之。"

④师古曰:"言诸吕专权,所以灭亡,今纳宗室,是反其道,乃可免患也。"

⑤师古曰:"于丞相府听诏命也。"

德字路叔(少),[2]修黄老术,有智略。少时数言事,召见甘泉宫,武帝谓之"千里驹"。①昭帝初,为宗正丞,杂治刘泽诏狱。②父为宗正,徙大鸿胪丞,迁太中大夫,后复为宗正,杂案上官氏、盖主事。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计。③妻死,大将军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满也。盖长公主孙谭遮德自言,④德数责以公主起居无状。⑤侍御史以为光望不受女,⑥承指劾德诽谤诏狱,⑦免为庶人,屏居山田。光闻而恨之,⑧复白召德守青州刺史。岁馀,复为宗正,与立宣帝,⑨以定策赐爵关内侯。地节中,以亲亲行谨厚封为阳城侯。子安民为郎中右曹,宗家以德得官宿卫者二十馀人。

①师古曰:"言若骏马可致千里也。年齿幼少,故谓之驹。"

②师古曰:"杂谓以他官共治之也。刘泽,齐孝王之孙,谋反欲杀青州刺史者。"

③师古曰:"老子德经云'知足不辱'。"

④师古曰:"公主之孙名谭,自言者,申理公主所坐。"

⑤师古曰:"无状,无善状也。数音所具反。"

⑥师古曰:"望,怨望也。"

⑦师古曰:"承指,谓取霍光之意指,德实责数公主,而御史乃以为受谭冤诉,故云诽谤诏狱。"

⑧师古曰:"以御史不知己意。"

⑨师古曰:"与读曰豫。豫其谋议也。"

德宽厚,好施生,[①]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②]家产过百万,则以振昆弟[③]宾客食饮,[④]曰:"富,民之怨也。"立十一年,子向坐铸伪黄金,当伏法,[⑤]德上书讼罪。会薨,大鸿胪奏德讼子罪,失大臣体,不宜赐谥置嗣。制曰:"赐谥缪侯,[⑥]为置嗣。"传至孙庆忌,复为宗正太常。薨,子岑嗣,为诸曹中郎将,列校尉,至太常。薨,传子,至王莽败,乃绝。

①师古曰:"言好施恩惠于人,而生全之。"

②苏林曰:"反音幡,幡罪人辞使从轻也。"

③师古曰:"振,举救之。"

④师古曰:"既以救贫昆弟,又散供食饮之费。"

⑤如淳曰:"律,铸伪黄金弃市也。"

⑥师古曰:"缪,恶谥也,以其妄讼子。"

向字子政,[①]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为辇郎。[②]既冠,以行修饬擢为谏大夫。[③]是时,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选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达能属文辞,与王褒、张子侨等并进对,[④]献赋颂凡数十篇。上复兴神仙方术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鸿宝苑秘书。[⑤]书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见,而更生父德武帝时治淮南狱得其书。更生幼而读诵,以为奇,献之,言黄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铸作事,[⑥]费甚多,方不验。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铸伪黄金,系当死。更生兄阳城侯安民上书,入国户半,赎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逾冬减死论。[⑦]会初立穀梁春秋,征更生受穀梁,讲论五经于石渠,[⑧]复拜为郎中、给事黄门,迁散骑、谏大夫、给事中。

①师古曰:"名向,字子政。义则相配,而近代学者读向音饷,既无别释,靡所据凭,当依本字为胜也。"

②服虔曰:"父保任其子为郎也。辇郎,如今引御辇郎也。"

③师古曰:"饬,整也,读与敕同,其字从力。"

④师古曰:"子侨官至光禄大夫,见艺文志。进对,谓进见而对诏命也。侨字或作蛟,或作乔,皆音巨骄反。"

⑤师古曰:"鸿宝苑秘书,并道术篇名。臧在枕中,言常存录之不漏泄也。"

⑥师古曰:"尚方,主巧作金银之所。若今之中尚署。"

⑦服虔曰:"逾冬,至春行宽大而减死罪。"如淳曰:"狱冬尽当决竟,而得逾冬,复至后冬,故或逢赦,或得减死也。"师古曰:"服说是也。"

⑧师古曰:"三辅旧事云石渠阁在未央大殿北,以藏秘书。"

元帝初即位,太傅萧望之为前将军,少傅周堪为诸吏光禄大夫,[①]皆领尚书事,甚见尊任。更生年少于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荐更生宗室忠直,明经有行,擢为散骑宗正给事中,与侍中金敞拾遗于左右。四人同心辅政,患苦外戚许、史在位放纵,而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弄权。望之、堪、更生议,欲白罢退之。未白而语泄,遂为许、史及恭、显所谮诉,堪、更生下狱,及望之皆免官。语在望之传。其春地震,夏,客星见昴、卷舌间。[②]上感悟,下诏赐望之爵关内侯,奉朝请。秋,征堪、向,欲以为谏大夫,恭、显白皆为中郎。冬,地复震。时恭、显、许、史子弟侍中诸曹,皆侧目于望之等,更生惧焉,乃使其外亲上变事,[③]言:

①师古曰:"加官也。百官公卿表云诸吏所加或列侯、将军、卿大夫,得举不法也。"

②师古曰:"见于昴与卷舌之间也。卷音俱免反。"

③师古曰:"非常之事,故谓之变也。"

窃闻故前将军萧望之等,皆忠正无私,欲致大治,忤于贵戚尚书。[①]今道路人闻望之等复进,以为且复见毁谗,必曰尝有过之臣不宜复用,是大不然。[②]臣闻春秋地震,为在位执政太盛也,不为三独夫动,亦已明矣。[③]且往者高皇帝时,季布有罪,至于夷灭,后赦以为将军,高后、孝文之间卒为名臣。[④]孝武帝时,兒宽有重罪系,按道侯韩说谏曰:[⑤]"前吾丘寿王死,陛下至今恨之;[⑥]今杀宽,后将复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贳宽,[⑦]复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

夫未有及宽者也。又董仲舒坐私为灾异书,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诛,复为太中大夫,胶西相,以老病免归。汉有所欲兴,常有诏问。⑧仲舒为世儒宗,定议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时,夏侯胜坐诽谤系狱三年,免为庶人。宣帝复用胜,至长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群臣,多此比类,难一二记。⑨有过之臣,无负国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观矣。

①师古曰:"忤犹逆也,音五故反。他皆类此。"

②师古曰:"言不宜用有过之臣者,此议非也。"

③应劭曰:"谓萧望之、周堪及向。"师古曰:"独夫犹言匹夫也。"

④师古曰:"卒,终也。"

⑤师古曰:"说读曰悦。"

⑥师古曰:"恨犹悔也。"

⑦师古曰:"贳谓缓恕其罪也。"

⑧师古曰:"兴谓改作(虑)〔宪〕章。"[3]

⑨师古曰:"比音必寐反。"

前弘恭奏望之等狱决,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①后复视事,天阴雨雪。②由是言之,地动殆为恭等。③

①师古曰:"移病者,移书言病也,一曰言以病移出,不居官府。"

②师古曰:"雨音于具反。"

③师古曰:"殆,近也。"

臣愚以为宜退恭、显以章蔽善之罚,①进望之等以通贤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门开,灾异之原塞矣。

①师古曰:"章,明也。"

书奏,恭、显疑其更生所为,白请考奸诈。辞果服,遂逮更生系狱,下太傅韦玄成、谏大夫贡禹,与廷尉杂考。劾更生前为九卿,坐与望之、堪谋排车骑将军高、许、史氏侍中者,毁离亲戚,欲退去之,而独专权。为臣不忠,幸不伏诛,复蒙恩征用,不悔前过,而教令人言变事,诬罔不

道。更生坐免为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书自冤前事,恭、显白令诣狱置对。[①]望之自杀。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为光禄勋,堪弟子张猛光禄大夫给事中,大见信任。恭、显惮之。数谮毁焉。更生见堪、猛在位,几已得复进,[②]惧其倾危,乃上封事谏曰:

①师古曰:"置对者,立为对辞。"

②师古曰:"几读曰冀。"

臣前幸得以骨肉备九卿,奉法不谨,乃复蒙恩。窃见灾异并起,天地失常,征表为国。[①]欲终不言,念忠臣虽在畎亩,犹不忘君,惓惓之义也。[②]况重以骨肉之亲,[③]又加以旧恩未报乎!欲竭愚诚,又恐越职,然惟二恩未报,[④]忠臣之义,一杼愚意,退就农亩,死无所恨。[⑤]

①师古曰:"征,证也。"

②师古曰:"畎者,田中之沟也。田沟之法,耜广五寸,二耜为耦,一耦之伐,广尺深尺,谓之畎,六畎而为一亩。畎音工犬反,字或作畎,其音同耳。惓惓,忠谨之意。惓读与拳同,音其专反。礼记曰'得一善则拳拳服膺,弗失之矣'。"

③师古曰:"重音直用反。"

④师古曰:"惟,思也。"

⑤师古曰:"杼谓引而泄之也。音食汝反。"

臣闻舜命九官,[①]济济相让,和之至也。众贤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故箫韶九成,而凤皇来仪;击石拊石,百兽率舞。[②]四海之内,靡不和宁。及至周文,开基西郊,[③]杂沓众贤,罔不肃和,[④]崇推让之风,以销分争之讼。文王既没,周公思慕,歌咏文王之德,其诗曰:"於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⑤]当此之时,武王、周公继政,朝臣和于内,万国欢于外,故尽得其欢心,以事其先祖。其诗曰:"有来雍雍,至止肃肃,相维辟公,天子穆穆。"[⑥]言四方皆以和来也。诸侯和于下,天应报于上,故周颂曰"降福穰

穰”，⑦又曰“饴我厘麰”。⑧厘麰，麦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获天助也。

①师古曰：“尚书禹作司空，弃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垂共工，(作)〔益〕朕虞，[4]伯夷秩宗，夔典乐，龙纳言，凡九官也。”

②师古曰：“韶，舜乐名。举箫管之属，示其备也。于韶乐九奏则凤皇见其容仪，击钟鸣磬而百兽相率来舞，言感至和也。”

③师古曰：“言文王始受命作周也。”

④师古曰：“杂沓，取积之貌，沓音大合反。”

⑤师古曰：“此周颂祀文王清庙之诗也。於，叹辞也。穆，美也。肃，敬也。雍，和也。显，明也。相，助也。济济，盛也。言文王有清净之化，敬而且和，光明著见，故济济之众士皆执行文王之德也。於读曰乌。”

⑥师古曰：“此周颂禘太祖之雝诗也。相，助也。辟，百辟也。公，诸侯也。言有此宾客以和而来至(也)〔止〕而敬者，[5]乃助王祭之人，百辟与诸侯耳。于是时，天子则穆穆然。礼记曰‘天子穆穆，诸侯皇皇’。辟音璧。”

⑦师古曰：“此执竞之篇祀武王之诗也。穰穰，多也。音人羊反。”

⑧师古曰：“此思文之篇以后稷配天之诗也。饴，遗也，言天遗此物也。饴读与贻同也。厘音力之反，又读与来同。麰音牟。”

下至幽、厉之际，朝廷不和，转相非怨，①诗人疾而忧之曰：“民之无良，相怨一方。”②众小在位而从邪议，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诗曰：“歙歙泚泚，亦孔之哀！谋之其臧，则具是违；谋之不臧，则具是依！”③君子独处守正，不桡众枉，④勉强以从王事则反见憎毒谗诉，故其诗曰：“密勿从事，不敢告劳，无罪无辜，谗口嚣嚣！”⑤当是之时，日月薄蚀而无光，⑥其诗曰：“朔日辛卯，日有蚀之，亦孔之丑！”⑦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⑧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⑨天变见于上，地变动于下，水泉沸腾，山谷易处。其诗曰：“百川沸腾，山冢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⑩霜降失节，不以其时，其诗曰：“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民之讹言，亦孔之将！”言民以是为非，

甚众大也。⑪此皆不和，贤不肖易位之所致也。⑫

①师古曰："厉王，夷王之子，厉王生宣王，宣王生幽王。"

②师古曰："此小雅角弓之篇刺幽王之诗也。良，善也。言人各为不善，其意乖离，而相怨也。一方，谓自守一方，所向异之。"

③师古曰："此小雅小旻篇刺幽王之诗也。言在位卿士，欿欿然患其上，诎诎然不供职，各失臣节，甚可哀痛。而谋之善者，则背违之，不善之谋，依而施用，所以为刺也。欿音翕。诎音紫。"

④师古曰："桡，屈也，不为众曲而自屈也。桡音女教反。"

⑤师古曰："此小雅十月之交篇刺幽王之诗也。密勿犹黾勉从事也。哿哿，众声也。言己黾勉行事，不敢自陈劳苦，实无罪辜，而被谗谮嗷嗷然也。哿音敖。"

⑥师古曰："薄，迫也。谓被掩迫也。"

⑦师古曰："自此已下至'百川沸腾'，皆十月之交诗也。孔，甚也。丑，恶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朔日有辛卯，日月交会，而日见蚀，阴侵于阳。辛，金日也。卯，木辰也。以卯侵金，则臣侵君，故甚恶之。"

⑧师古曰："微，亏微也。言彼月者，当有亏耳，而今此日，乃复微也。言君臣失道，是为灾异，故令人甚哀也。"

⑨师古曰："鞫，告也。言日月不用其常行之道以告凶灾者，由四方之国无政理，不能用善人也。"

⑩师古曰："沸，涌出也。腾，乘也。冢，山顶也。卒，尽也。胡，何也。憯，曾也。惩，乂也。言百川沸涌而相乘陵，山顶隆高而尽崩坏，陵谷易处，尊卑失序，咎异大矣，诚可畏惧。哀哉今人，何为会莫创乂也！憯音千感反。"

⑪张晏曰："正月，夏之四月也，纯阳用事，而反多霜，急恒寒(苦)〔若〕之灾也。"[6]师古曰："此小雅正月之篇刺幽王之诗也。四月正阳之月，故谓之正月。繁，多也。讹，伪也。孔，甚也。将，大也。此言王政乖舛，阳月多霜，害于生物，故己心为忧伤，而众庶之人，共为伪言，以是为非，排斥贤俊，祸甚大也。"

⑫师古曰："贤人在下，不肖居上，故云易位。"

自此之后，天下大乱，篡杀殃祸并作，厉王奔彘，①幽王见

杀。②至乎平王末年，鲁隐之始即位也，③周大夫祭伯乖离不和，出奔于鲁，④而春秋为讳，不言来奔，伤其祸殃自此始也。是后尹氏世卿而专恣，⑤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间，⑥日食三十六，⑦地震五，⑧山陵崩陁二，⑨彗星三见，⑩夜常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一，⑪火灾十四。⑫长狄入三国，⑬五石陨坠，六鹢退飞，多麋，有蜮、蜚，鸜鹆来巢者，皆一见。⑭昼冥晦。⑮雨木冰。⑯李梅冬实。七月霜降，草木不死。⑰八月杀菽。⑱大雨雹。⑲雨雪霢霂失序相乘。⑳水、旱、饥、蝝、螽、蜮蜂午并起。㉑当是时，祸乱辄应，弒君三十六，㉒亡国五十二，㉓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也。㉔周室多祸：晋败其师于贸戎；㉕伐其郊；㉖郑伤桓王；㉗戎执其使；㉘卫侯朔召不往，齐逆命而助朔；㉙五大夫争权，三君更立，莫能正理。㉚遂至陵夷不能复兴。㉛

①师古曰："厉王无道，下不堪命，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彘。彘，晋地，今晋州北永安县是也。"

②师古曰："为犬戎所攻，杀幽王于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

③师古曰："平王，幽王之子。"

④张晏曰："隐元年'祭伯来'穀梁传曰'奔也'。"师古曰："祭音侧介反。"

⑤师古曰："春秋公羊经隐公三年'夏四月，尹氏卒。'传曰'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称尹氏何？贬也。曷为贬？讥继卿。继卿，非礼也。'又诗小雅节南山云'尹氏太师，赫赫师尹，不平谓何！'刺之也。"

⑥师古曰："谓从隐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获麟也。隐公十一年，桓公十八年，庄公三十二年，闵公(三)〔二〕年，[7]僖公三十三年，文公十八年，宣公十八年，成公十八年，襄公三十一年，昭公三十二年，定公十五年，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也。"

⑦师古曰："谓隐三年二月己巳；桓三年七月壬辰朔，十七年十月朔；庄十八年三月，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三十年九月庚午朔；僖五年九月戊申朔，十二年三月庚午，十五年五月；文元年二月癸亥朔，十五年六月辛丑朔；宣八年七月甲子，十年四月丙辰，十七年六月癸卯；成十

六年六月丙寅朔,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襄十四年二月乙未朔,十五年秋八月丁巳,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朔,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冬十月庚辰朔,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八月癸巳朔,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朔;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十五年六月丁巳朔,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定五年正月辛亥朔,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十五年八月庚辰朔:凡三十六也。"

⑧师古曰:"谓文九年九月癸酉,襄十六年五月甲子,昭十九年五月己卯,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哀三年四月甲午,凡五也。"

⑨师古曰:"谓僖十四年八月辛卯沙鹿崩,成五年夏梁山崩,凡二也。陁,下颓也,音丈尔反。"

⑩师古曰:"谓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哀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东方。"

⑪师古曰:"事在庄七年夏四月辛卯。"

⑫师古曰:"桓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灾,庄二十年夏齐大灾,僖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宫灾,成三年二月甲子新宫灾,襄九年春宋火,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灾,昭九年夏四月陈火,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卫、陈、郑灾,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门及两观灾,哀三年五月辛卯桓宫、僖宫灾,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灾,凡十四也。"

⑬师古曰:"谓春秋文十一年经书'冬十月甲午叔孙得臣败狄于鹹',公羊传曰:'狄者何?长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齐,一者之鲁,一者之晋。'之齐荣如,之鲁乔如,之晋焚如。长狄,鄋瞒之种。鄋音搜,瞒音末安反。"

⑭师古曰:"谓僖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庄十七年'冬,多麋。'十八年'秋,有蜮。'二十九年'秋,有蜚。'昭二十五年'夏,有鸜鹆来巢。'蜮,短尾狐也。鹢,水鸟也。蜚,负蠜也。鹢音五历反。蜮音域。蜚音扶味反。鸜音劬。鹆音欲。"

⑮师古曰:"僖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庙。'穀梁传曰'晦,冥也。'"

⑯师古曰:"事在成十六年正月。雨木冰者,气著树木结为冰也,今俗呼为间树。雨音于具反。"

⑰师古曰:"僖三十三年经书'冬陨霜,不杀草。'李梅实,未知在何月也。而此

言李梅冬实，又云七月霜降，草木不死，与今春秋不同，未见义所出。”

⑱师古曰：“谓定公元年‘十月，陨霜杀菽。’周之十月，夏之八月。菽谓豆也。”

⑲师古曰：“事在僖二十九年秋，及昭三年冬，四年正月。雨音于具反。”

⑳师古曰：“隐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庄六年冬十月雨雪，僖十年冬大雨雪，皆是也。靁，古雷字也。霆，雷之急者也，音大丁反。”

㉑如淳曰：“螽午犹杂沓也。”师古曰：“谓桓元年秋大水，十三年夏大水，庄七年秋大水，十一年秋宋大水，二十四年秋大水，二十五年秋大水，宣十年秋大水，成五年秋大水，襄二十四年秋七月大水；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宣十年冬饥，十五年冬蝝生饥，襄二十四年冬大饥；桓五年秋螽，僖十五年八月螽，文三年秋雨螽于宋，八年冬螽，宣六年八月螽，十三年秋、十五年秋螽，襄七年八月螽，哀十二年十二月螽，十三年九月螽，十二月螽；隐五年九月螟，八年九月螟，庄六年秋螟：皆是也。螽即螟也。螟，虫之食苗心者也。螽音终，螟音冥。”

㉒师古曰：“谓隐公四年卫州吁弑其君完；十一年羽父使贼弑公于寫氏；桓二年宋督弑其君与夷；七年曲沃伯诱晋小子侯杀之；十七年郑高渠弥杀昭公；庄八年齐无知弑其君诸儿；十二年宋万弑其君捷；十四年傅瑕弑其君郑子；三十二年共仲使圉人荦贼子般；闵二年共仲使卜齮贼公于武闱；僖十年晋里克弑其君卓，二十四年晋弑怀公于高梁；文元年楚太子商臣弑其君頵；十四年齐公子商人杀其君舍；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十八年齐人弑其君商人；鲁襄仲杀子恶；莒弑其君庶其；宣二年晋赵盾弑其君夷皋；四年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十年陈夏征舒弑其君平国；成十八年晋弑其君州蒲；襄七年郑子驷使贼夜弑僖公；二十五年齐崔杼弑其君光；二十六年卫宁喜弑其君剽；二十九年阍弑吴子馀祭；三十年蔡太子般弑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昭元年楚公子围问王疾，缢而弑之；十三年楚公子比弑其君虔于乾谿；十九年许太子止弑其君买；二十七年吴弑其君僚；定十三年薛弑其君比；哀四年盗杀蔡侯申；六年齐陈乞弑其君荼；十年齐人弑悼公；凡三十六。”

㉓师古曰：“谓桓五年州公如曹；庄四年纪侯大去其国；十年齐师灭谭；十三年齐人灭遂；十四年楚子灭息；十六年楚灭邓；闵元年晋灭耿，灭霍，灭魏；僖五年楚灭弦，晋灭虢，灭虞；十二年楚人灭黄；十七年楚灭项；十九年秦人取

梁;二十五年卫侯燬灭邢;二十六年楚人灭蔿;三十三年秦灭滑;文四年楚灭江;五年楚人灭六,灭蓼;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灭庸;宣八年楚人灭舒蓼,九年取根牟;十二年楚子灭萧;十五年晋师灭赤狄潞氏;成六年取郇;十七年楚灭舒(萧)〔庸〕;[8]襄六年莒人灭鄫,齐侯灭莱;十年诸侯灭偪阳;十三年取邾;二十五年楚灭舒鸠;昭四年楚子灭赖;十三年晋灭肥;十六年楚子取戎蛮氏;十七年晋灭陆浑戎;二十一年晋灭鼓;三十年吴灭徐;定四年蔡灭沈;五年楚灭唐;六年郑灭许;十四年楚人灭顿;十五年楚子灭胡;哀八年宋公灭曹;又邾灭须句,楚灭权,晋灭焦、杨,楚灭道、房、申:凡五十二。"

㉔师古曰:"谓桓十五年郑伯突出奔蔡,襄十四年卫侯出奔齐,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齐,二十三年莒子庚舆来奔之类是也。"

㉕师古曰:"贸戎,地名也。春秋公羊经成元年秋,王师败绩于贸戎。传曰'孰败之?盖晋败之'也。贸音莫侯反。"

㉖师古曰:"郊,周邑也。昭二十三年正月,经书'晋人围郊'也。"

㉗应劭曰:"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射王中肩。"师古曰:"事在桓五年秋。"

㉘师古曰:"隐七年冬,经书'天王使凡伯来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

㉙师古曰:"春秋桓十六年,经书'卫侯朔出奔齐',穀梁传曰'天子召而不往也'。"

㉚应劭曰:"周景王崩,单穆公、刘文公、巩简公、甘平公、召庄公,此五大夫相与争夺,更立王子猛、子朝及敬王,是为三君也。更音工衡反。"

㉛师古曰:"陵夷谓卑替也。解在成纪及异姓诸侯王表也。"

由此观之,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今陛下开三代之业,招文学之士,优游宽容,使得并进。今贤不肖浑淆,[①]白黑不分,邪正杂糅,忠谗并进。[②]章交公车,人满北军。[③]朝臣舛午,胶戾乖刺,[④]更相谗诉,转相是非。[⑤]传授增加,文书纷纠,前后错缪,毁誉浑乱。[⑥]所以营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胜载。[⑦]分曹为党,往往群朋,[⑧]将同心以陷正臣。正臣进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乱之机也。乘治乱之机,未知孰任,而灾异数见,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权藉势之人,子

弟鳞集于朝,⑨羽翼阴附者众,辐凑于前,⑩毁誉将必用,以终乖离之咎。⑪是以日月无光,雪霜夏陨,海水沸出,陵谷易处,列星失行,皆怨气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轨迹,循诗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颂,犹却行而求及前人也。⑫初元以来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⑬夫有春秋之异,无孔子之救,犹不能解纷,⑭况甚于春秋乎?

①师古曰:"言杂乱也。浑音胡本反,其下亦同。"

②师古曰:"糅,和也,音汝救反。"

③如淳曰:"汉仪注中垒校尉主北军垒门内,尉一人主上书者狱。上章于公车,有不如法者,以付北军尉,北军尉以法治之。杨恽上书,遂幽北阙。北阙,公车所在。"

④师古曰:"言志意不和,各相违背。午音五故反,刺音来曷反。"

⑤师古曰:"更音工衡反。"

⑥师古曰:"言各任私情,不得其实。"

⑦师古曰:"言其诬罔天子也。营谓回绕之。"

⑧师古曰:"曹,辈也。"

⑨师古曰:"言其相次如鱼鳞。"

⑩师古曰:"辐凑,言如车辐之归于毂也。"

⑪师古曰:"言谗佞之人毁誉得进,则忠贤被斥,日以乖离也。"

⑫师古曰:"却音邱略反。"

⑬师古曰:"稠,多也。音直流反。"

⑭师古曰:"纷,乱也。"

原其所以然者,谗邪并进也。谗邪之所以并进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贤人而行善政,如或谮之,则贤人退而善政还。① 夫执狐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持不断之意者,开群枉之门。② 谗邪进则众贤退,群枉盛则正士消。故易有否泰。③ 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则政日乱,故为否。否者,闭而乱也。君子道长,小人道消,

小人道消,则政日治,故为泰。泰者,通而治也。诗文云"雨雪麃麃,见晛聿消",④与易同义。昔者鯀、共工、驩兜与舜、禹杂处尧朝,⑤周公与管、蔡并居周位,当是时,迭进相毁,⑥流言相谤,岂可胜道哉! 帝尧、成王能贤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荣华至今。孔子与季、孟偕仕于鲁,⑦李斯与叔孙俱宦于秦,⑧定公、始皇贤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孙,故以大乱,污辱至今。故治乱荣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贤,在于坚固而不移。诗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⑨言守善笃也。易曰"涣汗其大号"。⑩言号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逾时而反,是反汗也;⑪用贤未能三旬而退,是转石也。论语曰:"见不善如探汤。"⑫今二府奏佞谄不当在位,历年而不去。⑬故出令则如反汗,用贤则如转石,去佞则如拔山,如此望阴阳之调,不亦难乎!

①师古曰:"还谓收还也。"

②师古曰:"枉,曲也。"

③师古曰:"否音皮鄙反。"

④师古曰:"此小雅角弓篇刺幽王好谗佞之诗也。麃麃,盛也。见,无云也。晛,日气也。聿,辞也。言雨雪之盛麃麃然,至于无云,日气始出,而雨雪皆消释矣。喻小人虽多,王若欲兴善政,则贤者升用,而小人诛灭矣。麃音彼骄反。晛音乃见反。"

⑤师古曰:"鯀,崇伯之名,即梼杌也。共工,少皞氏之后,即穷奇也。驩兜,帝鸿氏之后,即浑敦也。鯀音工本反。驩音火官反。梼音徒高反。杌音兀。浑音胡本反。敦音徒本反。"

⑥师古曰:"迭,互也。音大结反。"

⑦师古曰:"季、孟谓季孙、孟孙,皆桓公之后代,执国权而卑公室也。"

⑧师古曰:"叔孙者,叔孙通也。"

⑨师古曰:"此邶柏舟之诗也,言石性虽坚,尚可移转,己志贞确,执德不倾,过于石也。"

⑩师古曰:"此易涣卦九(四)〔五〕爻辞也。[9]言王者涣然大发号令,如汗之出

也。”

⑪师古曰:“一时,三月也。”

⑫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探汤,言其除难无所避也。”

⑬如淳曰:“二府,丞相、御史也。”师古曰:“谰,古谄字。”

是以群小窥见间隙,缘饰文字,巧言丑诋,[①]流言飞文,诈于民间。[②]故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③]小人成群,诚足愠也。昔孔子与颜渊、子贡更相称誉,不为朋党;[④]禹、稷与皋陶传相汲引,不为比周。[⑤]何则?忠于为国,无邪心也。故贤人在上位,则引其类而聚之于朝,易曰“飞龙在天,大人聚也”;[⑥]在下位,则思与其类俱进,易曰“拔茅茹以其汇,征吉”。[⑦]在上则引其类,在下则推其类,故汤用伊尹,不仁者远,而众贤至,类相致也。今佞邪与贤臣并在交戟之内,[⑧]合党共谋,违善依恶,歙歙泚泚,数设危险之言,欲以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灾异之所以重至者也。[⑨]

①师古曰:“诋,毁也,辱也。音丁礼反。”

②师古曰:“诈,喧也。诈音火瓜反。”

③师古曰:“此邶柏舟言仁而不遇之诗也。悄悄,忧貌。愠,怒也。悄音千小反。”

④师古曰:“事具见论语。更音工衡反。”

⑤师古曰:“事见尚书舜典。比音频寐反。”

⑥师古曰:“此乾卦九五象辞也。言圣王正位,临驭四方,则贤人君子皆来见也。”

⑦郑氏曰:“汇音谓。汇,类也。茹,牵引也。茅喻君有洁白之德,臣下引其类而仕之。”师古曰:“此泰卦初九爻辞。征,行也。茹音汝据反。”

⑧师古曰:“交戟,谓宿卫者。”

⑨师古曰:“重音直用反。”

自古明圣,未有无诛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罚,[①]而孔子有

两观之诛,②然后圣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诚深思天地之心,迹察两观之诛,③览否泰之卦,观雨雪之诗,历周、唐之所进以为法,原秦、鲁之所消以为戒,④考祥应之福,省灾异之祸,以揆当世之变,⑤放远佞邪之党,坏散险诐之聚,⑥杜闭群枉之门,广开众正之路,⑦决断狐 疑,分别犹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则百异消灭,而众祥并至,太平之基,万世之利也。”

①师古曰:“谓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也。”

②应劭曰:“少正卯奸人之雄,故孔子摄司寇七日,诛之于两观之下。”师古曰:“两观,谓阙也。”

③师古曰:“寻其馀迹而察之。”

④师古曰:“历谓历观之,原谓思其本也。”

⑤师古曰:“省,视也。揆,度也。”

⑥师古曰:“险言曰诐,音彼义反。”

⑦师古曰:“杜,塞也。”

臣幸得托肺附,①诚见阴阳不调,不敢不通所闻。窃推春秋灾异,以(效)〔救〕今事一二,[10]条其所以,②不宜宣泄。臣谨重封昧死上。

①师古曰:“旧解云肺附谓肝肺相附著,犹言心膂也。一说肺谓斫木之肺札也,自言于帝室犹肺札附于大材木也。”

②师古曰:“以,由也。”

恭、显见其书,愈与许、史比而怨更生等。①堪性公方,自见孤立,遂直道而不曲。是岁夏寒,日青无光,恭、显及许、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内重堪,又患众口之浸润,无所取信。时长安令杨兴以材能幸,常称誉堪。上欲以为助,乃见问兴:“朝臣斤斤不可光禄勋,何(也)〔邪〕?”②[11]兴者倾巧士,谓上疑堪,因顺指曰:“堪非独不可于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见众人闻堪前与刘更生等谋毁骨肉,以为当诛,故臣前言堪不可诛伤,为国养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诛?今宜奈何?”兴

曰:“臣愚以为可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师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于是疑。会城门校尉诸葛丰亦言堪、猛短,上因发怒免丰。语在其传。又曰:“丰言堪、猛贞信不立,朕闵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迁堪为河东太守,猛槐里令。”

①师古曰:“比音频寐反。”

②师古曰:“斮斮,忿嫉之意也。斮音牛斤反。”

显等专权日甚。后三岁馀,孝宣庙阙灾,其晦,日有蚀之。于是上召诸前言日变在堪、猛者责问,皆稽首谢。乃因下诏曰:“河东太守堪,先帝贤之,命而傅朕。资质淑茂,道术通明,①论议正直,秉心有常,发愤悃愊,②信有忧国之心。以不能阿尊事贵,孤特寡助,抑厌遂退,③卒不克明。④往者众臣见异,⑤不务自修,深惟其故,而反晻昧说天,托咎此人。⑥朕不得已,⑦出而试之,以彰其材。堪出之后,大变仍臻,众亦嘿然。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属有识之士咏颂其美,使者过郡,靡人不称。⑧此固足以彰先帝之知人,而朕有以自明也。俗人乃造端作基,非议诋欺,⑨或引幽隐,非所宜明,意疑以类,欲以陷之,朕亦不取也。朕迫于俗,不得专心,乃者天著大异,朕甚惧焉。今堪年衰岁暮,恐不得自信,⑩排于异人,将安究之哉?⑪其征堪诣行在所。”拜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领尚书事。猛复为太中大夫给事中。显于尚书〔事〕,⑫[12]尚书五人,皆其党也。堪希得见,常因显白事,事决显口。会堪疾痞,不能言而卒。⑬显诬谮猛,令自杀于公车。更生伤之,乃著疾谗、摘要、救危及世颂,凡八篇,⑭依兴古事,悼己及同类也。⑮遂废十馀年。

①师古曰:“淑,善也。茂,美也。”

②张晏曰:“悃,诚也。愊,致密也。”师古曰:“悃愊,至诚也。悃音口本反。愊音平力反。”

③师古曰:“厌音一甲反,谓不伸也。”

④师古曰:“卒,终也。克,能也。”

⑤师古曰:“异,灾异也。”

⑥师古曰:“晻,不明也,读与暗同,又音乌感反。”

⑦师古曰:“已,止也。”

⑧师古曰:“靡,无也。”

⑨师古曰:“诋,毁也,音丁礼反。”

⑩师古曰:“信读曰伸。”

⑪师古曰:“究,竟也,明也。”

⑫师古曰:“干与管同,言管主其事。”

⑬师古曰:“瘖音于今反。”

⑭师古曰:“擿谓指发之也,音吐历反。”

⑮师古曰:“兴谓比喻也,音许证反。”

成帝即位,显等伏辜,更生乃复进用,更名向。向以故九卿召拜为中郎,使领护三辅都水。[①]数奏封事,迁光禄大夫。是时帝元舅阳平侯王凤为大将军秉政,倚太后,专国权,[②]兄弟七人皆封为列侯。时数有大异,向以为外戚贵盛,凤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于诗书,观古文,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③]向见尚书洪范,箕子为武王陈五行阴阳休咎之应。[④]向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为凤兄弟起此论也,然终不能夺王氏权。

①苏林曰:“三辅多溉灌渠,悉主之,故言都水。”

②师古曰:“倚音于绮反。”

③师古曰:“言中者以别于外。”

④师古曰:“休,美也,音许求反。它皆类此。”

久之,营起昌陵,数年不成,复还归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谏曰:

臣闻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①]故贤圣之君,博观终始,穷极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统,[②]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孔子论诗,至于“殷士肤敏,裸将于京”,[③]喟然叹曰:[④]“大哉天命!善不可不传于子孙,是以富贵无

常;不如是,则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劝勉?"⑤盖伤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虽有尧舜之圣,不能化丹朱之子;虽有禹汤之德,不能训末孙之桀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昔高皇帝既灭秦,将都雒阳,感寤刘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贤于秦,遂徙都关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长短,以德为效,⑥故常战栗,不敢讳亡。孔子所谓"富贵无常",盖谓此也。

①师古曰:"易下系之辞。"

②应劭曰:"二王之后,与己为三统也。"孟康曰:"天地人之始也。"张晏曰:"一曰天统,为周十一月建子为正,天始施之端也。二曰地统,谓殷以十二月建丑为正,地始化之端也。三曰人统,谓夏以十三月建寅为正,人始成之端也。"师古曰:"二家之说皆不备也。言王者象天地人之三统,故存三代也。"

③师古曰:"此大雅文王之篇。殷士,殷之卿士也。肤,美也。敏,疾也。裸,灌鬯也。将,行也。京,周京也。言殷之臣有美德而敏疾,乃来助祭于周,行裸鬯之事,是天命无常,归于有德。"

④师古曰:"喟然,叹息貌,音丘位反。"

⑤师古曰:"萌与甿同,无知之貌。"

⑥师古曰:"效谓征验也。"

孝文皇帝居霸陵,北临厕,①意凄怆悲怀,顾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纻絮斫陈漆其间,②岂可动哉!"张释之进曰:"使其中有可欲,虽铟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可欲,虽无石椁,又何戚焉?"③夫死者无终极,而国家有废兴,故释之之言,为无穷计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坟。

①服虔曰:"厕,侧近水也。"李奇曰:"霸陵山北头厕近霸水,帝登其上以远望也。"

②应劭曰:"斫,斩也。陈,施也。"孟康曰:"斫絮以漆著其间也。"师古曰:"美石 出京师北山,今宜州石是也,故云以北山石为椁。斫絮者,可以纻衣之絮也。斫而陈其间,又从而漆之也。纻音张吕反。斫音侧略反。"

③师古曰:"有可欲,谓多藏金玉而厚葬之,人皆欲发取之,是有间隙也。无可

欲,谓不置器(卫)〔备〕而薄葬,[13]人无欲攻掘取之,故无忧戚也。锢谓铸塞也。云锢南山者,取其深大,假为喻也。锢音固。”

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树。① 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棺椁之作,自黄帝始。黄帝葬于桥山,② 尧葬济阴,丘垄皆小,葬具甚微。③ 舜葬苍梧,二妃不从。④ 禹葬会稽,不改其列。⑤ 殷汤无葬处。⑥ 文、武、周公葬于毕,⑦ 秦穆公葬于雍橐泉宫祈年馆下,樗里子葬于武库,⑧ 皆无丘陇之处。此圣帝明王贤君智士远览独虑无穷之计也。其贤臣孝子亦承命顺意而薄葬之,此诚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

①师古曰:“厚衣之以薪,言积薪以覆之也。不封,谓不聚土为坟也。不树,谓不种树也。衣音于既反。”

②师古曰:“在上郡阳周县。”

③晋灼曰:“丘垄,冢坟也。”

④师古曰:“二妃,尧之二女。”

⑤郑氏曰:“不改树木百物之列也。”如淳曰:“列,陇也。墨子曰‘禹葬会稽之山,既葬,收馀壤其上,垄若参耕之亩,则止矣。’”晋灼曰:“列,肆也。淮南子云‘舜葬苍梧,不变其肆’,言不烦于民也。”师古曰:“郑说是也。淮南所云‘不变其肆’,肆者故也,言山川田亩皆如故耳,非别义也。晋氏失之。”

⑥师古曰:“谓不见传记也。”

⑦李奇曰:“在岐州之间。”臣瓒曰:“汲郡古文毕西于丰三十里。”师古曰:“二说皆非也。毕陌在长安西北四十里也。”

⑧文颖曰:“秦惠王异母弟也。”师古曰:“樗里子且死,曰:‘葬我必于渭南章台东,后百年当有天子宫夹我墓。’及汉兴,长乐宫在其东,未央宫在其西,武库正直其上也。”

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于防,① 称古墓而不坟,② 曰:“丘,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识也。”③ 为四尺坟,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闻之,古〔者〕不修

墓。”[14]盖非之也。④延陵季子适齐而反，其子死，葬于嬴、博之间，⑤穿不及泉，敛以时服，封坟掩坎，其高可隐，⑥而号曰：⑦“骨肉归复于土，命也，魂气则无不之也。”夫嬴、博去吴千有馀里，季子不归葬。孔子往观曰：“延陵季子于礼合矣。”⑧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⑨其葬君亲骨肉，皆微薄矣；非苟为俭，诚便于体也。宋桓司马为石椁，仲尼曰“不如速朽”。⑩秦相吕不韦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义，皆明于事情者也。

①师古曰：“防，鲁邑名也。音扶方反。”

②师古曰：“墓谓圹穴也。坟谓积土也。”

③师古曰：“东西南北，言周游以行其道，不得专在本邦，故墓须表识，音式志反。”

④师古曰：“事见礼记。”

⑤师古曰：“二邑并在泰山，其子死于其间。”

⑥孟康曰：“隐蔽之，才可见而已。”臣瓒曰：“谓人立可隐肘也。”师古曰：“瓒说是也。隐音于靳反。”

⑦师古曰：“号谓哭而且言也。”

⑧师古曰：“事亦见礼记。”

⑨师古曰：“弟弟者，言弟能顺理也。上弟音徒计反。”

⑩李奇曰：“宋桓魋为石椁，奢泰，故激以此言。”

逮至吴王阖闾，违礼厚葬，十有馀年，越人发之。及秦惠文、武、昭、严襄五王，①皆大作丘陇，多其瘗臧，②咸尽发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于骊山之阿，③下锢三泉，上崇山坟，其高五十馀丈，周回五里有馀；石椁为游馆，④人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珍宝之臧，机械之变，⑤棺椁之丽，宫馆之盛，不可胜原。⑥又多杀宫人，生臿工匠，计以万数。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之师至其下矣。⑦项籍燔其宫室营宇，往者咸见发掘。⑧其后牧儿亡羊，羊入其凿，⑨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烧

其臧椁。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数年之间，外被项籍之灾，内离牧竖之祸，⑩岂不哀哉！

①师古曰："严襄者，谓庄襄，则始皇父也。"

②师古曰："瘞，埋也。音于例反。"

③师古曰："阿谓山曲也。"

④李奇曰："圹中为游戏之观也。"师古曰："多累石作椁于圹中，以为离宫别馆也。"

⑤孟康曰："作机发木人之属，尽其巧变也。"晋灼曰："始皇本纪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辄射之。又言工匠为机，咸皆知之，已下，闭羡门，皆杀工匠也。"师古曰："晋说是也。"

⑥师古曰："言不能尽其本数。"

⑦师古曰："周章，陈胜之将。"

⑧师古曰："言至其墓所者发掘之而求财物也。"

⑨师古曰："凿谓所穿冢藏者，音在到反。"

⑩师古曰："离，遭也。"

是故德弥厚者葬弥薄，知愈深者葬愈微。无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陇弥高，宫庙甚丽，发掘必速。由是观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见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贤而中兴，更为俭宫室，小寝庙。诗人美之，斯干之诗是也，① 上章道宫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孙之众多也。② 及鲁严公③ 刻饰宗庙，多筑台囿，④ 后嗣再绝，⑤ 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鲁、秦如此而绝，是则奢俭之得失也。

①师古曰："小雅篇名，美宣王考室。其首章曰'秩秩斯干'。秩秩，流行也。干，涧也。喻宣王之德如涧水源，秩秩流出，无极已也。"

②师古曰："宫室如制，谓'殖殖其庭，有觉其楹，君子攸宁'也。子孙众多，谓'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也。"

③师古曰："即庄公也。"

④师古曰："解在五行志。"

⑤孟康曰："谓子般、闵公皆杀死也。"

陛下即位,躬亲节俭,始营初陵,其制约小,天下莫不称贤明。及徙昌陵,增埤为高,①积土为山,发民坟墓,积以万数,营起邑居,期日迫卒,②功费大万百馀。③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怨气感动阴阳,因之以饥馑,物故流离以十万数,④臣甚惛焉。⑤以死者为有知,发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无知,又安用大?⑥谋之贤知则不说,以示众庶则苦之;⑦若苟以说愚夫淫侈之人,又何为哉! 陛下慈仁笃美甚厚,聪明疏达盖世,宜弘汉家之德,崇刘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顾与暴秦乱君竞为奢侈,比方丘陇,⑧说愚夫之目,隆一时之观,违贤知之心,亡万世之安,臣窃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览明圣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观贤知穆公、延陵、椁里、张释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坟薄葬,以俭安神,可以为则;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为戒。初陵之模,宜从公卿大臣之议,⑨以息众庶。

①师古曰:"埤,下也,音婢。"

②师古曰:"卒读曰猝。"

③应劭曰:"大万,亿也。大,巨也。"

④师古曰:"物故,谓死也。流离,谓亡其居处也。"

⑤师古曰:"惛谓不了,言惑于此事也。惛音昏。一曰,惛,古闵字,忧病也。"

⑥师古曰:"安,焉也。"

⑦师古曰:"说读曰悦。其下亦同。"

⑧师古曰:"顾犹反也。"

⑨应劭曰:"模音规摹之摹。"师古曰:"谓规度墓地,应音是也。韦玄成传及萧望之传规橅音(议)〔义〕皆同,[15]其字从木。"

书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从其计。

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①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②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

苑凡五十篇奏之。数上疏言得失，陈法戒。书数 十上，以助观览，补遗阙。上虽不能尽用，然内嘉其言，常嗟叹之。

①师古曰："赵皇后、昭仪、卫婕妤也。"

②师古曰："孽，庶也。嬖，爱也。嬖音必计反。"

时上无继嗣，政由王氏出，灾异浸甚。[①] 向雅奇陈汤智谋，与相亲友，独谓汤曰："灾异如此，而外家日(甚)〔盛〕，[16] 其渐必危刘氏。吾幸得同姓末属，枲世蒙汉厚恩，[②] 身为宗室遗老，历事三主。上以我先帝旧臣，每进见常加优礼，吾而不言，孰当言者？"[③] 向遂上封事极谏曰：

①师古曰："浸，渐也。"

②师古曰："枲，古累字。"

③师古曰："孰，谁也。"

臣闻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术也。夫大臣操权柄，持国政，[①] 未有不为害者也。昔晋有六卿，[②] 齐有田、崔，卫有孙、甯，鲁有季、孟，常掌国事，世执朝柄。终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崔杼弒其君光；孙林父、甯殖出其君衍，弒其君剽；[③] 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彻，[④] 并专国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⑤] 浊乱王室，子朝、子猛更立，连年乃定。[⑥] 故经曰"王室乱"，又曰"尹氏杀王子克"，甚之也。[⑦] 春秋举成败，录祸福，如此类甚众，皆阴盛而阳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书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国。"[⑧] 孔子曰"禄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⑨] 秦昭王舅穰侯及泾阳、叶阳君[⑩] 专国擅势，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权重于昭王，家富于秦国，国甚危殆，赖寤范雎之言，而秦复存。二世委任赵高，专权自恣，壅蔽大臣，终有阎乐望夷之祸，[⑪] 秦遂以亡。近事不远，即汉所代也。

①师古曰："操，执也。音千高反。"

②应劭曰："智伯、范、中行、韩、魏、赵也。"

③师古曰:"衍音口旦反。剥音匹照反。解在五行志。"

④师古曰:"佾,列也,谓舞者之行列也。八人一佾,八佾六十四人也。雍,乐诗名,彻馔奏之。皆僭王者之礼。"

⑤师古曰:"筦与管同。"

⑥师古曰:"更音工衡反。解并在五行志。"

⑦师古曰:"言其恶大甚也。"

⑧师古曰:"周书洪范也。而,汝也。言唯君得作威作福,臣下为之,则致凶害也。"

⑨李奇曰:"卿当为政,而反大夫为政也。"臣瓒曰:"政不由君,下及大夫也。上大夫即卿也。"师古曰:"瓒说是也。论语孔子曰:'禄去公室五君矣,政逮于大夫四君矣,故三桓之子孙微矣。'"

⑩郑氏曰:"皆昭王母之弟也。"师古曰:"穰侯,魏冉也。泾阳、叶阳,皆其弟也。叶音式涉反。"

⑪郑氏曰:"望夷,秦宫名也。"应劭曰:"秦二世斋于望夷之宫,阎乐以兵杀二世也。"师古曰:"博物志云宫在长陵西北,长平观道东,临泾水,作之以望北夷。此说非也。胡亥葬于宜春苑,苑不在渭北也。"

汉兴,诸吕无道,擅相尊王。吕产、吕禄席太后之宠,据将相之位,[①]兼南北军之众,拥梁、赵王之尊,骄盈无厌,欲危刘氏。赖忠正大臣绛侯、朱虚侯等竭诚尽节以诛灭之,然后刘氏复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轮华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蝉充盈幄内,鱼鳞左右。[②]大将军秉事用权,五侯骄奢僭盛,并作威福,击断自恣,行污而寄治,身私而托公,[③]依东宫之尊,假甥舅之亲,以为威重。[④]尚书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门,[⑤]管执枢机,朋党比周。称誉者登进,忤恨者诛伤;游谈者助之说,执政者为之言。排摈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毁而不进。远绝宗室之任,不令得给事朝省,恐其与己分权;数称燕王、盖主以疑上心,[⑥]避讳吕、霍而弗肯称。[⑦]内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论,兄弟据重,宗族磐互。[⑧]历上古至秦汉,外戚僭贵未有如王氏者也。虽周皇甫、秦穰侯、汉武安、吕、霍、上官之

属，皆不及也。⑨

①师古曰："席犹因也，言若人之坐于席也。"

②师古曰："言在帝之左右，相次若鱼鳞也。"

③师古曰："寄，托也。内为污私之行，而外托治公之道也。"

④师古曰："东宫，太后所居也。"

⑤师古曰："言为其僚吏者皆居显要之职。"

⑥师古曰："示宗室亲近而反逆也。"

⑦师古曰："吕后、霍后二家皆坐僭擅诛灭，故为王氏讳而不言也。"

⑧师古曰："磬结而交互也。字或作牙，谓若犬牙相交入之意也。"

⑨师古曰："皇甫，周卿士字也，周后宠之，故处于盛位，权党于朝，诗人刺之。事见小雅十月之交篇。武安侯，田蚡也。"

物盛必有非常之变先见，为其人微象。孝昭帝时，冠石立于泰山，①仆柳起于上林。②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坟墓在济南者，其梓柱生枝叶，扶疏上出屋，根函地中，虽立石起柳，无以过此之明也。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则上有累卵之危。陛下为人子孙，守持宗庙，而令国祚移于外亲，降为皂隶，③纵不为身，奈宗庙何！妇人内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④孝宣皇帝不与舅平昌、乐昌侯权，所以安全之也。

①晋灼曰："汉注冠山石名。"臣瓒曰："冠山下有石自立，三石为足，一石在上，故曰冠石也。"师古曰："事具在眭孟传。"

②师古曰："其树已死，僵仆于地，而更起生，事亦具在眭孟传。"

③师古曰："皂隶，卑贱之人也。春秋左氏传曰'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也。"

④如淳曰："内犹亲也，而皇太后反外夫家也。"

夫明者起福于无形，销患于未然。宜发明诏，吐德音，援近宗室，亲而纳信，①黜远外戚，毋授以政，②皆罢令就弟，以则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诚东宫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

存,保其爵禄,刘氏长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内之姓,子子孙孙无疆之计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复见于今,六卿必起于汉,③为后嗣忧,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图,不可不蚤虑。④易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幾事不密,则害成。"⑤唯陛下深留圣思,审固幾密,览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万安之实,用保宗庙;久承皇太后,⑥天下幸甚。

①师古曰:"援,引也,谓升引而附近之也。援音爰。"

②师古曰:"远谓疏而离之也。音于万反。"

③师古曰:"如,若也。"

④师古曰:"蚤,古早字。"

⑤师古曰:"上系之辞也。"

⑥师古曰:"言社稷不安,则帝身亦不得久事皇太后也。"

书奏,天子召见向,叹息悲伤其意,谓曰:"君且休矣,吾将思之。"①以向为中垒校尉。

①师古曰:"且令出外休息。"

向为人简易无威仪,廉靖乐道,不交接世俗,专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或不寐达旦。元延中,星孛东井,蜀郡岷山崩雍江。①向恶此异,语在五行志。怀不能已,复上奏,其辞曰:

①师古曰:"雍读作壅。"

臣闻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傲;①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纣。②诗曰"殷监不远,在夏后之世",③亦言汤以桀为戒也。圣帝明王常以败乱自戒,不讳废兴,故臣敢极陈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

①师古曰:"事见虞书益稷篇。丹朱,尧子也。傲读曰傲。"

②师古曰:"事见周书亡逸篇。"

③师古曰:"大雅荡之诗。"

谨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蚀三十六,襄公尤数,率三岁五月

有奇而壹食。①汉兴讫竟宁，孝景帝尤数，率三岁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数言日当食，今连三年比食。② 自建始以来，二十岁间而八食，率二岁六月而一发，古今罕有。异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缓急，而圣人所以断疑也。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③昔孔子对鲁哀公，并言夏桀、殷纣暴虐天下，故历失则摄提失方，孟陬无纪，④此皆易姓之变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时，日月薄食，山陵沦亡，辰星出于四孟，⑤太白经天而行，⑥无云而雷，⑦枉矢夜光，⑧荧惑袭月，⑨蓬火烧宫，⑩野禽戏廷，⑪都门内崩，⑫长人见临洮，石陨于东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⑬观孔子之言，考暴秦之异，天命信可畏也。及项籍之败，亦孛大角。汉之入秦，五星聚于东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时，有雨血，日食于冲，灭光星见之异。⑭孝昭时，有泰山卧石自立，上林僵柳复起，大星如月西行，众星随之，此为特异。孝宣兴起之表，天狗夹汉而西，⑮久阴不雨者二十馀日，昌邑不终之异也。皆著于汉纪。观秦、汉之易世，览惠、昭之无后，察昌邑之不终，视孝宣之绍起，天之去就，岂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变，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复风之报。⑯神明之应，应若景向，⑰世所同闻也。

①师古曰："奇谓成数之馀，不满者也。音居宜反。"

②师古曰："比，频也。"

③师古曰："贲象辞也。"

④孟康曰："摄提，星名也。随斗杓建十二月，历不正，则失其所建。首时为孟，正月为陬。"师古曰："陬音子侯反，又音邹。"

⑤师古曰："四时之孟月也。当见四仲也。"

⑥孟康曰："谓出东入西，出西入东也。太白阴星，出东当伏东，出西当伏西。过午为经天也。"

⑦张晏曰："雷当托云，犹君之托臣也。二世不恤天下，人有叛心，象独号令而无臣也。"

⑧应劭曰:“流星也,其射如矢,蛇行不正,故曰枉矢流,以乱伐乱。”苏林曰:“有声为天狗,无声为枉矢也。”

⑨应劭曰:“荧惑主内乱,月主刑,故赵高杀二世也。”

⑩师古曰:“孽,灾也。”

⑪张晏曰:“野鸟入处,主人将去。”

⑫师古曰:“内向而坏。”

⑬应劭曰:“天王坐席也。流星茀大角,大角因伏不见也。”

⑭孟康曰:“日月行交道之冲也。相薄而既也,京房所谓阴气盛,薄夺日光者也。”

⑮李奇曰:“流星也。下堕地为天狗,皆袄星。”

⑯师古曰:“复,反也。事并见尚书高宗肜日及金縢篇,解在五行志。”

⑰师古曰:“向读曰响。”

臣幸得托末属,诚见陛下有宽明之德,冀销大异,而兴高宗、成王之声,以崇刘氏,故狺狺数奸死亡之诛。① 今日食尤屡,星孛东井,摄提炎及紫宫,② 有识长老莫不震动,此变之大者也。其事难一二记,故易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③ 是以设卦指爻,而复说义。书曰“俾来以图”,④ 天文难以相晓,臣虽图上,犹须口说,然后可知,愿赐清燕之閒,⑤ 指图陈状。

①师古曰:“狺狺,款诚之意也。奸,犯也。狺音恳。奸音干。”

②师古曰:“炎音弋赡反。”

③师古曰:“上系之辞。”

④孟康曰:“俾,使也。使人以图来示成王,明(曰)〔口〕说不了,[17] 指图乃了也。”师古曰:“周书洛诰之辞。”

⑤师古曰:“閒读曰闲。”

上辄入之,① 然终不能用也。向每召见,数言公族者国之枝叶,枝叶落则本根无所庇荫;② 方今同姓疏远,母党专政,禄去公室,权在外家,非所以强汉宗,卑私门,保守社稷,安固后嗣也。”

①师古曰:“谓召入也。”

②师古曰:“庇音必寐反。荫音于禁反。”

向自见得信于上,故常显讼宗室,讥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发于至诚。上数欲用向为九卿,辄不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终不迁,[①]居列大夫官前后三十馀年,年七十二卒。卒后十三岁而王氏代汉。向三子皆好学:长子伋,[②]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赐,九卿丞,早卒;少子歆,最知名。

①师古曰:“持谓扶持佐助也。”

②师古曰:“伋音汲。”

歆字子骏,少以通诗书能属文召,见成帝,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河平中,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向死后,歆复为中垒校尉。

哀帝初即位,大司马王莽举歆宗室有材行,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贵幸。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语在艺文志。

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时,诏向受穀梁春秋,十馀年,大明习。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①]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②]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歆亦湛靖有谋,[③]父子俱好古,博见强志,[④]过绝于人。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⑤]亲见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后,[⑥]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歆数以难向,向不能非间也,[⑦]然犹自持其穀梁义。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⑧]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曰:

①师古曰:“质,正也。”

②师古曰:“故谓指趣也。”

③师古曰:“湛读曰沈。”

④师古曰:“志,记也。”

⑤师古曰:“论语载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⑥师古曰:“七十子是孔子弟子也,实七十二人,指其(言成数)〔成数言〕也。”[18]

⑦师古曰:“间音居苋反。”

⑧师古曰:“并不与歆意同,故不肯立其学也。置对,置辞以对也。”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兴,① 圣帝明王,累起相袭,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礼乐不正,道之难全也如此。是故孔子忧道之不行,历国应聘。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乃得其所;修易,序书,制作春秋,以纪帝王之道。及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重遭战国,弃笾豆之礼,理军旅之陈,② 孔氏之道抑,而孙吴之术兴。陵夷至于暴秦,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③ 道术由是遂灭。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至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错④ 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时师传读而已。诗始萌牙。⑤ 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⑥ 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⑦ 皆起于建元之间。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故诏书称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甚闵焉。”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已远矣。⑧

①师古曰:“迭,互也。音大结反。”

②师古曰:“笾豆,礼食之器也。以竹曰笾,以木曰豆。笾音边。”

③师古曰:“以古事为是者即罪之。”

④李奇曰:“掌故,官名也。”

⑤师古曰:“言若草木之初生。”

⑥师古曰:“谓贾谊。”

⑦师古曰:“前学之师也。”

⑧师古曰:“言废绝以久,不可得其真也。”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馀通,臧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臧,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①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柏)〔桓〕公、[19]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识者之所惜闵,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②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③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④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

①师古曰:“脱简,遗失之。间编,谓旧编烂绝,就更次之,前后错乱也。间音古苋反。”

②师古曰:“罢读曰疲。究,竟也。”

③师古曰:“幽冥犹暗昧也。”

④苏林曰:“备之而已。”臣瓒曰:“当时学者,谓尚书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存)〔有〕百篇也。”[20]师古曰:“瓒说是也。”

今圣上德通神明,继统扬业,亦闵文学错乱,学士若兹,虽昭其情,犹依违谦让,①乐与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诏,试左氏可立不,遣

近臣奉指衔命，将以辅弱扶微，与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废遗。[2]今则不然，深闭固距，而不肯试，猥以不诵绝之，[3]欲以杜塞馀道，绝灭微学。夫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此乃众庶之所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数家之事，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其古文旧书，皆有征验，外内相应，岂苟而已哉！

①师古曰："依违，言不专决也。"

②师古曰："比，合也。经艺有废遗者，冀得兴立之也。比音频寐反。"

③师古曰："猥，苟也。苟不诵习之，而欲绝去此学。"

夫礼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犹愈于野乎？[1]往者博士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然孝宣皇帝犹复广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义虽相反，犹并置之。何则？与其过而废之也，宁过而立之。[2]传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志其大者，不贤者志其小者。"[3]今此数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义，岂可偏绝哉！若必专己守残，[4]党同门，妒道真，[5]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

①师古曰："愈，胜也。"

②师古曰："过犹误。"

③师古曰："论语孔子弟子子贡之言。志，识也，一曰记。"

④师古曰："专执己所偏见，苟守残缺之文也。"

⑤师古曰："党同师之学，妒道艺之真也。"

其言甚切，诸儒皆怨恨。是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以歆移书上疏深自罪责，愿乞骸骨罢。及儒者师丹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广道术，亦何以为非毁哉？"歆由是忤执政大臣，为众儒所讪，[1]惧诛，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后复转在涿郡，历三郡守。数年，以病免官，起家复为安定属国都尉。会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与歆俱为黄门郎，重之，白太后。太后留歆为右曹太中大夫，迁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

红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历,著三统历谱。

①师古曰:"讪,谤也,音所谏反。"

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颖叔云。① 及王莽篡位,歆为国师,后事皆在莽传。

①庆劭曰:"河图赤伏符云'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故改名,幾以趣也。"

赞曰:仲尼称"材难不其然与!"① 自孔子后,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② 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传曰"圣人不出,其间必有命世者焉",岂近是乎?③ 刘氏洪范论发明大传,著天人之应;七略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三统历谱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④ 呜虖! 向言山陵之戒,于今察之,⑤ 哀哉! 指明梓柱以推废兴,昭矣!⑥ 岂非直谅多闻,古之益友与!⑦

①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贤材难得。与读曰欤。"

②师古曰:"孙况即荀卿也。"

③师古曰:"近音其靳反。"

④师古曰:"言其究极根本,深有意也。"

⑤师古曰:"虖读曰呼。"

⑥师古曰:"昭然明白。"

⑦师古曰:"谅,信也。论语称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赞言向直谅多闻,可谓益矣。与读曰欤。"

【校勘记】

〔1〕 故为其(後)〔后〕母弟赵何齐取广陵王女为妻。 宋祁说"後"疑是"后"字。杨树达说宋说是。

〔2〕 德字路叔(少),修黄老术, 景祐、殿本都无"叔"字。王念孙说"叔"字误

为“少”,“少”字与下文“少时”重复,不当有。

〔3〕 兴谓改作(虑)〔宪〕章。 景祐、殿本都作“宪”。王先谦说作“宪”是。

〔4〕 (作)〔益〕朕虞, 景祐、殿本都作“益”。王先谦说作“益”是。

〔5〕 言有此宾客以和而来至(也)〔止〕而敬者, 殿本作“至止”。王先谦说殿本是。

〔6〕 急恒寒(苦)〔若〕之灾也。 景祐、殿本都作“若”。王先谦说作“若”是。

〔7〕 闵公(三)〔二〕年, 景祐、殿本都作“二”。王先谦说作“二”是。

〔8〕 十七年楚灭舒(蓼)〔庸〕; 景祐、殿本作“庸”。王先谦说作“庸”是。

〔9〕 九(四)〔五〕爻辞也。 景祐、殿本都作“五”,此误。

〔10〕 以(效)〔救〕今事一二, 景祐、殿本都作“救”。

〔11〕 朝臣斮斮不可光禄勋,何(也)〔邪〕? 景祐、殿本都作“邪”。

〔12〕 显干尚书〔事〕, 殿本有“事”字。王先谦说据注文当有。

〔13〕 谓不置器(卫)〔备〕而薄葬, 景祐、殿本都作“备”。

〔14〕 古〔者〕不修墓。 景祐、殿本都有“者”字。

〔15〕 规橅音(议)〔义〕皆同, 景祐、殿、局本都作“义”,此误。

〔16〕 而外家日(甚)〔盛〕, 景祐、殿本都作“盛”。王先谦说作“盛”是。

〔17〕 明(曰)〔口〕说不了, 景祐、殿本都作“口”。王先谦说作“口”是。

〔18〕 指其(言成数)〔成数言〕也。 殿本作“成数言”。王先谦说殿本是。

〔19〕 则有鲁国(柏)〔桓〕公、 王先谦说“柏”当作“桓”。按殿本作“桓”,景祐本亦作“柏”。

〔20〕 不知本(存)〔有〕百篇也。 景祐、殿本都作“有”。王先谦说作“有”是。

汉书卷三十七

季布栾布田叔传第七

季布，楚人也，为任侠有名。[①]项籍使将兵，数窘汉王。[②]项籍灭，高祖购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③]布匿濮阳周氏，周氏曰："汉求将军急，迹且至臣家，[④]能听臣，臣敢进计；即否，愿先自刭。"布许之。乃髡钳布，衣褐，[⑤]置广柳车中，[⑥]并与其家僮数十人，之鲁朱家所卖之。[⑦]朱家心知其季布也，买置田舍。乃之雒阳见汝阴侯滕公，[⑧]说曰："季布何罪？臣各为其主用，职耳。[⑨]项氏臣岂可尽诛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广也！且以季布之贤，汉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壮士以资敌国，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⑩]君何不从容为上言之？"[⑪]滕公心知朱家大侠，意布匿其所，乃许诺。侍间，果言如朱家指。[⑫]上乃赦布。当是时，诸公皆多布能摧刚为柔，[⑬]朱家亦以此名闻当世。布召见，谢，拜郎中。

①应劭曰："任谓有坚完可任托以事也。"如淳曰："相与信为任，同是非为侠。"

师古曰："任谓任使其气力。侠之言挟也，以权力侠辅人也。任音人禁反。侠音下颊反。"

②如淳曰："窘，困也。"师古曰："窘音求闵反。"

③师古曰："舍，止；匿，隐也。"

④师古曰："迹谓寻其踪迹也。"

⑤师古曰："衣，著之也。褐，毛布之衣也。"

⑥服虔曰："东郡谓广辙车为广柳车。"郑氏曰："作大柳衣车，若周礼丧车也。"

李奇曰:"广柳,大隆穹也。"晋灼曰:"周礼说'衣翠柳',柳,聚也,众饰之所聚也。此为载以丧车,欲人不知也。"师古曰:"晋、郑二说是也。隆穹,所谓车辇者耳,非此之谓也。辇音扶晚反。"

⑦师古曰:"朱家,鲁人,见游侠传。"

⑧师古曰:"夏侯婴也,本为滕令,遂号为滕公。"

⑨师古曰:"职,常也。言此乃常道也。一曰职,主掌其事也。"

⑩师古曰:"子胥,伍员也。荆即楚也。子胥之父伍奢为平王所杀,子胥奔吴,教吴伐楚。平王已卒,其后吴师入郢,子胥掘平王之墓,取尸鞭之三百也。"

⑪师古曰:"从音千容反。"

⑫师古曰:"侍,侍于天子。间谓事务之隙。"

⑬师古曰:"多犹重也。"

孝惠时,为中郎将。单于尝为书嫚吕太后,[①]太后怒,召诸将议之。上将军樊哙曰:"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诸将皆阿吕太后,[②]以哙言为然。布曰:"樊哙可斩也。夫以高帝兵三十馀万,困于平城,哙时亦在其中。今哙奈何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面谩![③]且秦以事胡,陈胜等起。今疮痍未瘳,[④]哙又面谀,欲摇动天下。"是时殿上皆恐,太后罢朝,遂不复议击匈奴事。

①师古曰:"嫚谓辞语亵污也。嫚读与慢同。"

②师古曰:"阿,曲也,曲从其意。"

③师古曰:"谩,欺诳也,音嫚,又音莫连反。"

④师古曰:"痍,伤也。瘳,差也。痍音夷。瘳音丑留反。"

布为河东守。孝文时,人有言其贤,召欲以为御史大夫。人又言其勇,使酒难近。[①]至,留邸一月,[②]见罢。[③]布进曰:"臣待罪河东,陛下无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④]今臣至,无所受事,罢去,此人必有毁臣者。夫陛下以一人誉召臣,一人毁去臣,臣恐天下有识者闻之,有以窥陛下。"[⑤]上默然,惭曰:"河东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之官。

①应劭曰:"使酒,酗酒也。"师古曰:"言因酒沾洽而使气也。近谓附近天子为

大臣也。”

②师古曰:“邸,诸郡朝宿之舍在京师也。”

③师古曰:“既引见而罢,令还郡也。”

④师古曰:“谓妄言其贤,故云欺也。”

⑤师古曰:“窥见陛下浅深也。”

辩士曹丘生数招权顾金钱,① 事贵人赵谈等,② 与窦长君善。③ 布闻,寄书谏长君曰:“吾闻曹丘生非长者,勿与通。”及曹丘生归,欲得书请布。④ 窦长君曰:“季将军不说足下,⑤ 足下无往。”固请书,遂行。使人先发书,⑥ 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则揖布曰:“楚人谚曰‘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诺’,⑦ 足下何以得此声梁楚之间哉? 且仆与足下俱楚人,使仆游扬足下名于天下,顾不美乎?⑧ 何足下距仆之深也!”布乃大说。⑨ 引人,留数月,为上客,厚送之。布名所以益闻者,曹丘扬之也。

①孟康曰:“招,求也。以金钱事权贵,而求得其形势以自炫耀也。”李奇曰:“持权属以请人,顾以金钱也。”师古曰:“二家之说皆非也。言招求贵人威权,因以请托,故得他人顾金钱也。”

②李奇曰:“宦者赵谈也。”

③服虔曰:“景帝舅。”

④师古曰:“欲得窦长君书与布,为己绍介也。”

⑤师古曰:“说读曰悦。”

⑥师古曰:“使人先致书于市。发,视也。”

⑦师古曰:“谚,传也。”

⑧师古曰:“顾,念也。”

⑨师古曰:“说读曰悦。”

布弟季心气盖关中,遇人恭谨,为任侠,方数千里,士争为死。尝杀人,亡吴,从爰丝匿,长事爰丝,① 弟畜灌夫、籍福之属。尝为中司马,② 中尉郅都不敢加。少年多时时窃借其名以行。③ 当是时,季心以勇,布以诺,闻关中。

①师古曰:"丝,爰盎字。言以兄长之礼事也。"

②如淳曰:"中尉之司马。"

③师古曰:"诈自称为心之宾客徒党也。"

布母弟丁公,[①]为项羽将,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汉王急,顾谓丁公曰:"两贤岂相厄哉!"[②]丁公引兵而还。及项王灭,丁公谒见高祖,以丁公徇军中,[③]曰:"丁公为项王臣不忠,使项王失天下者也。"遂斩之,曰:"使后为人臣无效丁公也!"

①晋灼曰:"楚汉春秋云薛人,名固。"师古曰:"此母弟为同母异父之弟。"

②孟康曰:"丁公及彭城赖鬲追上,故曰两贤也。"师古曰:"孟说非也。两贤,高祖自谓并谓固耳,言吾与固俱是一贤,岂相厄困也。故固感此言而止也。虽与赖鬲俱追,而高祖独与固言耳。"

③师古曰:"徇,行示也,音辞俊反。"

栾布,梁人也。彭越为家人时,尝与布游,[①]穷困,卖庸于齐,为酒家保。[②]数岁别去,而布为人所略,卖为奴于燕。为其主家报仇,[③]燕将臧荼举以为都尉。荼为燕王,布为将。及荼反,汉击燕,虏布。梁王彭越闻之,乃言上,请赎布为梁大夫。使于齐,未反,[④]汉召彭越责以谋反,夷三族,枭首雒阳,下诏有收视者辄捕之。布还,奏事彭越头下,祠而哭之。吏捕以闻。上召布骂曰:"若与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独祠而哭之,与反明矣。[⑤]趣亨之。"[⑥]方提趋汤,[⑦]顾曰:"愿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城,败荥阳、成皋间,项王所以不能遂西,徒以彭王居梁地,[⑧]与汉合从苦楚也。[⑨]当是之时,彭王壹顾,与楚则汉破,与汉则楚破。且垓下之会,微彭王,项氏不亡。[⑩]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传之万世。[1]今(汉)〔帝〕壹征兵于梁,[2]彭王病不行,而疑以为反。反形未见,以苛细诛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请就亨。"上乃释布,拜为都尉。

①师古曰:"家人,犹言编户之人也。"

②孟康曰:“酒家作保。保,庸也。可保信,故谓之保。”师古曰:“谓庸作受顾也。为保,谓保可任使。”

③服虔曰:“为买者报仇也。”

④师古曰:“反,还也。”

⑤师古曰:“若,汝也。”

⑥师古曰:“趣读曰促。促,急也。”

⑦师古曰:“提,举也,举而欲投之于汤也。趋读曰趣,趋,向也。”

⑧师古曰:“徒,但也。”

⑨师古曰:“从音子容反。”

⑩师古曰:“微,无也。”

孝文时,为燕相,至将军。布称曰:“穷困不能辱身,非人也;富贵不能快意,非贤也。”于是尝有德,厚报之;有怨,必以法灭之。吴楚反时,以功封为俞侯,[①]复为燕相。燕齐之间皆为立社,号曰栾公社。

①苏林曰:“俞音输,清河县也。”

布薨,子贲嗣侯,[①]孝武时坐为太常牺牲不如令,国除。

①师古曰:“贲音奔。”

田叔,赵陉城人也。[①]其先,齐田氏也。叔好剑,学黄老术于乐钜公。[②]为人廉直,喜任侠。[③]游诸公,[④]赵人举之赵相赵午,言之赵王张敖,以为郎中。数岁,赵王贤之,未及迁。

①苏林曰:“陉音刑。”

②师古曰:“姓乐,名钜也。公者,老人之称也。”

③师古曰:“喜,好也,音许吏反。”

④师古曰:“诸公,皆长者也。”

会赵午、贯高等谋弒上,事发觉,汉下诏捕赵王及群臣反者。赵有敢随王,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十馀人赭衣自髡钳,随王至长安。赵王敖事白,得出,[①]废王为宣平侯,乃进言叔等十人。上召见,与语,汉

廷臣无能出其右者。② 上说,③ 尽拜为郡守、诸侯相。叔为汉中守十馀年。

①师古曰:"白,明也。"

②师古曰:"材不胜。"

③师古曰:"说读曰悦。"

孝文帝初立,召叔问曰:"公知天下长者乎?"对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长者,宜知之。"叔顿首曰:"故云中守孟舒,长者也。"是时孟舒坐虏大人云中免。上曰:"先帝置孟舒云中十馀年矣,虏常一人,孟舒不能坚守,无故士卒战死者数百人。长者固杀人乎?"叔叩头曰:"夫贯高等谋反,天子下明诏,赵有敢随张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钳,随张王,以身死之,岂自知为云中守哉! 汉与楚相距,士卒罢敝,① 而匈奴冒顿新服北夷,来为边寇,孟舒知士卒罢敝,不忍出言,士争临城死敌,如子为父,以故死者数百人,孟舒岂啎之哉!② 是乃孟舒所以为长者。"于是上曰:"贤哉孟舒!"复召以为云中守。

①师古曰:"罢读为疲。下亦同。"

②师古曰:"啎与驱同。言不啎之令战也。啎字从攴。攴音普木反。"

后数岁,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杀汉议臣爰盎,景帝召叔案梁,具得其事。还报,上曰:"梁有之乎?"对曰:"有之。""事安在?"① 叔曰:"上无以梁事为问也。② 今梁王不伏诛,是废汉法也;如其伏诛,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忧在陛下。"于是上大贤之,以为鲁相。

①师古曰:"索其状也。"

②师古曰:"言不须更论之也。"

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财物自言者百馀人。叔取其渠率二(千)〔十〕人笞,[3] 怒之① 曰:"王非汝主邪? 何敢自言主!"鲁王闻之,大惭,发中府钱,使相偿之。② 相曰:"王自使人偿之,不尔,是王为恶而相为善也。"③

①师古曰:“渠,大也。”

②师古曰:“中府,王之财物藏也。”

③师古曰:“不尔,是则王为恶。”

鲁王好猎,相常从入苑中,王辄休相就馆。相常暴坐苑外,①终不休,曰:“吾王暴露,独何为舍?”王以故不大出游。

①师古曰:“于外自暴露而坐。”

数年以官卒,鲁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曰:“义不伤先人名。”

仁以壮勇为卫将军舍人,①数从击匈奴。卫将军进言仁为郎中,至二千石、丞相长史,失官。后使刺三河,还,②奏事称意,拜为京辅都尉。月馀,迁司直。数岁,戾太子举兵,仁部闭城门,令太子得亡,坐纵反者族。③

①张晏曰:“卫青也。”

②如淳曰:“为刺史于三河郡。三河谓河南、河内、河东也。”

③师古曰:“遣仁掌闭城门,乃令太子得出,故云纵反也。”

赞曰:“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名楚,身履军搴旗者数矣,①可谓壮士。及至困厄奴僇,苟活而不变,何也?②彼自负其材,受辱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非能勇也,③其画无俚之至耳。④栾布哭彭越,田叔随张敖,赴死如归,彼诚知所处,⑤虽古烈士,何以加哉!

①邓展曰:“履军,战胜蹈履之。”李奇曰:“搴,拔也。”孟康曰:“搴,斩取也。”师古曰:“谓胜敌拔取旗也。邓、李二说皆是。搴音骞。今流俗书本改履谓屣,而加典字,云身屣典军,非也。”

②师古曰:“僇,古戮字也。奴僇,谓髡钳为奴而卖之也。”

③师古曰:“感慨,谓感念局狭为小节。慨音工代反。”

④张晏曰:“言其计画道理无所至,故自杀耳。”苏林曰:“俚,赖也。言其计画无所成赖。”晋灼曰:“扬雄方言曰‘俚,聊也’,许慎曰‘赖也’。此为其计画

无所聊赖，至于自杀耳。”师古曰：“晋说是也。”

⑤如淳曰：“太史公曰‘非死者难，处死者难’也。”

【校勘记】

〔1〕 彭王剖符受封，(亦)欲传之万世。 景祐本无“亦”字。

〔2〕 今(汉)〔帝〕壹征兵于梁， 宋祁说越本“汉”作“帝”。按景祐本作“帝”。

〔3〕 叔取其渠率二(千)〔十〕人笞， 景祐、殿、局本都作“十”。王先谦说作“十”是。

汉书卷三十八

高五王传第八

高皇帝八男：吕后生孝惠帝，曹夫人生齐悼惠王肥，薄姬生孝文帝，戚夫人生赵隐王如意，赵姬生淮南厉王长，诸姬生赵幽王友、赵共王恢、燕灵王建。[①] 淮南厉王长自有传。

①郑氏曰："诸，姬姓也。"张晏曰："非一之称也。"师古曰："诸姬，总言在姬妾之列者耳。其知姓位者，史各具言之。不知氏族及秩次者，则云诸姬也。而赵幽以下三王非必同母，盖以皆不知其所生之姬姓，故总言之。文三王传云'诸姬生代孝王参、梁怀王揖'，景十三王传云'属诸姬子于栗姬'，此意皆同。张云非一，近得之矣。春秋左氏传曰'诸子仲子、戎子'，'诸子鬻姒'，此其例也。岂以诸为姓乎？郑说非矣。共读曰恭。其下类此。"

齐悼惠王肥，其母高祖微时外妇也。[①] 高祖六年立，食七十馀城。诸民能齐言者皆与齐。[②] 孝惠二年，入朝。帝与齐王燕饮太后前，置齐王上坐，如家人礼。[③] 太后怒，乃令人酌两巵鸩酒置前，[④] 令齐王为寿。齐王起，帝亦起，欲俱为寿。太后恐，自起反巵。[⑤] 齐王怪之，因不敢饮，阳醉去。问知其鸩，乃忧，自以为不得脱长安。[⑥] 内史士曰：[⑦]"太后独有帝与鲁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馀城，而公主乃食数城。王诚以一郡上太后为公主汤沐邑，太后必喜，王无患矣。"于是齐王献城阳郡以尊公主为王太后。[⑧] 吕太后喜而许之。乃置酒齐邸，乐饮，遣王归国。后十三年薨，子襄嗣。

①师古曰："谓与旁通者。"

②孟康曰:“此时流移,故使齐言者还齐也。”师古曰:“欲其国大,故多封之。”

③师古曰:“以兄弟齿列,不从君臣之礼,故曰家人也。坐音材卧反。”

④应劭曰:“鸩鸟黑身赤目,食蝮(蛟)〔蛇〕野葛,[1]以其羽画酒中,饮之立死。”

⑤师古曰:“反音幡。”

⑥师古曰:“脱,免也。言死于长安,不得更至齐国也。脱音吐活反。”

⑦师古曰:“内史,王官。士者,其名也。”

⑧师古曰:“为齐王太后也。言以母礼事之,所以自媚也。解具在惠纪。”

赵隐王如意,九年立。① 四年,高祖崩,② 吕太后征王到长安,鸩杀之。无子,绝。

①师古曰:“高祖之九年也。他皆类此。”

②师古曰:“赵王之四年。”

赵幽王友,十一年立为淮阳王。赵隐王如意死,孝惠元年,徙友王赵,凡立十四年。友以诸吕女为后,不爱,爱它姬。诸吕女怒去,谗之于太后曰:“王曰‘吕氏安得王?① 太后百岁后,吾必击之。’”太后怒,以故召赵王。赵王至,置邸不见,令卫围守之,不得食。其群臣或窃馈之,辄捕论之。赵王饿,乃歌曰:“诸吕用事兮,刘氏微;迫胁王侯兮,强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诬我以恶;② 谗女乱国兮,上曾不寤。我无忠臣兮,何故弃国?③[2] 自快中野兮,苍天与直!④ 于嗟不可悔兮,宁早自贼!⑤ 为王饿死兮,谁者怜之? 吕氏绝理兮,托天报仇!”遂幽死。以民礼葬之长安。

①师古曰:“安犹焉也。”

②师古曰:“恶音一故反。”

③师古曰:“谓不能明白之也。”

④师古曰:“天色苍苍,故曰苍天。言己之理直,冀天临监之。”

⑤师古曰:“贼,害也。悔不早弃赵国而快意自杀于田野之中,今乃被幽饿也。”

高后崩，孝文即位，立幽王子遂为赵王。二年，有司请立皇子为王。上曰："赵幽王幽死，朕甚怜之。已立其长子遂为赵王。遂弟辟彊及齐悼惠王子朱虚侯章、东牟侯兴居有功，皆可王。"于是取赵之河间立辟彊，是为河间文王。文王立十三年薨，子哀王福嗣。一年薨，无子，国除。

赵王遂立二十六年，孝景时晁错以过削赵常山郡，诸侯怨，吴楚反，遂与合谋起兵。其相建德、内史王悍谏，不听。遂烧杀德、悍，[1]发兵住其西界，欲待吴楚俱进，北使匈奴与连和。汉使曲周侯郦寄击之，赵王城守邯郸，相距七月。吴楚败，匈奴闻之，亦不肯入边。栾布自破齐还，并兵引水灌赵城。城坏，王遂自杀，国除。景帝怜赵相、内史守正死，皆封其子为列侯。

①师古曰："上云其相建德、内史王悍，下云烧杀德、悍，是为相姓建名德也。而景武功臣侯表云'遽侯横父建德，以赵相死事，子侯'，则是不知其姓。表传不同，疑后人转写此传，误脱去一建字也。"

赵共王恢。十一年，梁王彭越诛，立恢为梁王。十六年，赵幽王死，吕后徙恢王赵，恢心不乐。太后以吕产女为赵王后，王后从官皆诸吕也，内擅权，微司赵王，王不得自恣。王有爱姬，王后鸩杀之。王乃为歌诗四章，令乐人歌之。王悲思，六月自杀。太后闻之，以为用妇人故自杀，无思奉宗庙礼，废其嗣。

燕灵王建。十一年，燕王卢绾亡入匈奴，明年，立建为燕王。十五年薨，有美人子，[1]太后使人杀之，绝后。

①师古曰："王之美人生子也。"

齐悼惠王子，前后凡九人为王：太子襄为齐哀王，次子章为城阳景王，兴居为济北王，将闾为齐王，志为济北王，辟光为济南王，[1]贤为菑川王，卬为胶西王，雄渠为胶东王。

①师古曰:"辟音壁,又读曰阖。"

齐哀王襄,孝惠六年嗣立。明年,惠帝崩,吕太后称制。元年,以其兄子郦侯吕台为吕王,①割齐之济南郡为吕王奉邑。②明年,哀王弟章入宿卫于汉,高后封为朱虚侯,以吕禄女妻之。后四年,封章弟兴居为东牟侯,皆宿卫长安。高后七年,割齐琅邪郡,立营陵侯刘泽为琅邪王。是岁,赵王友幽死于邸。三赵王既废,高后立诸吕为三王,擅权用事。

①师古曰:"郦音敷。"

②师古曰:"奉音扶用反。他皆类此。"

章年二十,有气力,忿刘氏不得职。尝入侍燕饮,高后令章为酒吏。章自请曰:"臣,将种也,请得以军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进歌舞,已而曰:"请为太后言耕田。"①高后儿子畜之,②笑曰:"顾乃父知田耳,③若生而为王子,安知田乎?"④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试为我言田意。"章曰:"深耕穊种,立苗欲疏;⑤非其种者,锄而去之。"⑥太后默然。顷之,诸吕有一人醉,亡酒,⑦章追,拔剑斩之,而还报曰:"有亡酒一人,臣谨行军法斩之。"太后左右大惊。业已许其军法,亡以罪也。因罢酒。自是后,诸吕惮章,虽大臣皆依朱虚侯。刘氏为强。⑧

①师古曰:"欲申讽喻也。"

②师古曰:"比之于子也。"

③师古曰:"顾,念也。乃,汝也。汝父,谓高帝也。"

④师古曰:"若亦汝也。"

⑤师古曰:"穊,稠也。穊种者,言多生子孙也。疏立者,四散置之,令为藩辅也。穊音冀。"

⑥师古曰:"以斥诸吕也。"

⑦师古曰:"避酒而逃亡。"

⑧师古曰:"为音于伪反。"

其明年,高后崩。赵王吕禄为上将军,吕王产为相国,皆居长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为乱。章以吕禄女为妇,知其谋,乃使人阴出告其兄

齐王，欲令发兵西，[1]朱虚侯、东牟侯欲从中与大臣为内应，以诛诸吕，因立齐王为帝。

①师古曰："西诣京师。"

齐王闻此计，与其舅驷钧、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阴谋发兵。齐相召平闻之，[1]乃发兵入卫王宫。魏勃绐平曰：[2]"王欲发兵，非有汉虎符验也。而相君围王，固善。勃请为君将兵卫卫王。"[3]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将。勃既将，以兵围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遂自杀。于是齐王以驷钧为相，魏勃为将军，祝午为内史，悉发国中兵。使祝午绐琅邪王曰："吕氏为乱，齐王发兵欲西诛之。齐王自以儿子，年少，不习兵革之事，愿举国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将也，[4]习战事。齐王不敢离兵，[5]使臣请大王幸之临菑见齐王计事，并将齐兵以西平关中之乱。"琅邪王信之，以为然，乃驰见齐王。齐王与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尽发琅邪国而并将其兵。

①师古曰："召读曰邵。"

②师古曰："绐，诳也。"

③师古曰："谓将兵及卫守之具，以禁卫王，令不得发也。"

④师古曰："言自高帝之时已为将也。"

⑤服虔曰："不敢离其兵而到琅邪。"

琅邪王刘泽既欺，不得反国，乃说齐王曰："齐悼惠王，高皇帝长子也，推本言之，大王高皇帝適长孙也，[1]当立。今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泽于刘氏最为长年，大臣固待泽决计。今大王留臣无为也，不如使我人关计事。"齐王以为然，乃益具车送琅邪王。

①师古曰："適读曰嫡。"

琅邪王既行，齐遂举兵西攻吕国之济南。于是齐王遗诸侯王书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诸子弟。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张良立臣为齐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听诸吕擅废帝更立，又杀三赵王，灭梁、赵、

燕,以王诸吕,分齐国为四。① 忠臣进谏,上或乱不听。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② 未能治天下,固待大臣诸侯。今诸吕又擅自尊官,聚(官)〔兵〕严威,[3] 劫列侯忠臣,挢制以令天下,③ 宗庙以危。寡人帅兵入诛不当为王者。”

①师古曰:“本自齐国,更分为济南、琅邪、城阳,凡为四也。”

②师古曰:“言年幼也。比之于财,方未匮竭,故谓之富。”

③师古曰:“挢,托也。托天子之制诏也。挢音矫。”

汉闻之,相国吕产等遣大将军颍阴侯灌婴将兵击之。婴至荥阳,乃谋曰:“诸吕举兵关中,欲危刘氏而自立,今我破齐还报,是益吕氏资也。”乃留兵屯荥阳,使人谕齐王及诸侯,与连和,① 以待吕氏之变而共诛之。齐王闻之,乃屯兵西界待约。

①师古曰:“谕谓晓告也。”

吕禄、吕产欲作乱,朱虚侯章与太尉勃、丞相平等诛之。章首先斩吕产,太尉勃等乃尽诛诸吕。而琅邪王亦从齐至长安。

大臣议欲立齐王,皆曰:“母家驷钧恶戾,虎而冠者也。① 访以吕氏故,几乱天下,② 今又立齐王,是欲复为吕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长者,且代王高帝子,于今见在最为长。以子则顺,以善人则大臣安。”于是大臣乃谋迎代王,而遣章以诛吕氏事告齐王,令罢兵。

①张晏曰:“言钧恶戾,如虎著冠。”

②如淳曰:“访犹方也。”师古曰:“几音巨依反。”

灌婴在荥阳,闻魏勃本教齐王反,既诛吕氏,罢齐兵,使使召责问魏勃。勃曰:“失火之家,岂暇先言丈人后救火乎!”① 因退立,股战而栗。② 恐不能言者,终无他语。灌将军孰视,笑曰:“人谓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为乎!”乃罢勃。③ 勃父以善鼓琴见秦皇帝。及勃少时,欲求见齐相曹参,家贫无以自通,乃常独早埽齐相舍人门外。舍人怪之,以为物而司之,得勃。④ 勃曰:“愿见相君无因,故为子埽,欲以求见。”于是舍

人见勃,曹参因以为舍人。壹为参御言事,以为贤,言之悼惠王。王召见,拜为内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薨,哀王嗣,勃用事重于相。

①师古曰:"言以社稷将危,故举兵以匡之,不暇待有诏命也。"

②师古曰:"股,脚也。战者,惧之甚也。"

③师古曰:"放令去。"

④师古曰:"物谓鬼神。司者,察视之。"

齐王既罢兵归,而代王立,是为孝文帝。

文帝元年,尽以高后时所割齐之城阳、琅邪、济南郡复予齐,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虚侯、东牟侯各二千户,黄金千斤。

是岁,齐哀王薨,子文王则嗣。十四年薨,无子,国除。

城阳景王章,孝文二年以朱虚侯与东牟侯兴居俱立,二年薨。子共王喜嗣。孝文十二年,徙王淮南,五年,复还王城阳,凡立三十三年薨。子顷王延嗣,二十六年薨,子敬王义嗣,九年薨。子惠王武嗣,十一年薨。子荒王顺嗣,四十六年薨。子戴王恢嗣,八年薨。子孝王景嗣,二十四年薨。子哀王云嗣,一年薨,无子,国绝。成帝复立云兄俚为城阳王,[①] 王莽时绝。

①师古曰:"俚音里。"

济北王兴居,初以东牟侯与大臣共立文帝于代邸,曰:"诛吕氏,臣无功,请与太仆滕公俱入清宫。"[①] 遂将少帝出,迎皇帝入宫。

①师古曰:"滕公,夏侯婴也。"

始诛诸吕时,朱虚侯章功尤大,大臣许尽以赵地王章,尽以梁地王兴居。及文帝立,闻朱虚、东牟之初欲立齐王,故黜其功。[①] 二年,王诸子,乃割齐二郡以王章、兴居。章、兴居意自以失职夺功。岁馀,章薨,而匈奴大入边,汉多发兵,丞相灌婴将击之,文帝亲幸太原。兴居以为天子自击胡,遂发兵反。上闻之,罢兵归长安,使棘蒲侯柴将军[②] 击破,虏济北王。王自杀,国除。

①师古曰:"不赏之。"

②张晏曰:"柴武。"

文帝悯济北王逆乱以自灭,明年,尽封悼惠王诸子罢军等七人为列侯。①至十五年,齐文王又薨,无子。时悼惠王后尚有城阳王在,文帝怜悼惠王適嗣之绝,②于是乃分齐为六国,尽立前所封悼惠王子列侯见在者六人为王。齐孝王将闾以杨虚侯立,济北王志以安都侯立,菑川王贤以武成侯立,胶东王雄渠以白石侯立,胶西王卬以平昌侯立,济南王辟光以扐侯立。③孝文十六年,六王同日俱立。

①师古曰:"罢音皮彼反,又读曰疲。"

②师古曰:"適读曰嫡。"

③服虔曰:"扐音勒。扐,平原县也。"

立十一年,孝景三年,吴楚反,胶东、胶西、菑川、济南王皆发兵应吴楚。欲与齐,①齐孝王狐疑,城守不听。三国兵共围齐,②齐王使路中大夫告于天子。③天子复令路中大夫还报,告齐王坚守,汉兵今破吴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国兵围临菑数重,无从入。三国将与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汉已破矣,④齐趣下三国,不且见屠。"⑤路中大夫既许,至城下,望见齐王,曰:"汉已发兵百万,使太尉亚夫击破吴楚,方引兵救齐,齐必坚守无下!"三国将诛路中大夫。

①师古曰:"与之同反。"

②张晏曰:"胶西、菑川、济南也。"

③张晏曰:"姓路,为中大夫。"

④师古曰:"若,汝也。反谓反易其辞也。"

⑤师古曰:"趣读曰促。"

齐初围急,阴与三国通谋,约未定,会路中大夫从汉来,其大臣乃复劝王无下三国。会汉将栾布、平阳侯等兵至齐,① 击破三国兵,解围。已后闻齐初与三国有谋,将欲移兵伐齐。齐孝王惧,饮药自杀。而胶

东、胶西、济南、菑川王皆伏诛，国除。独济北王在。

①师古曰："平阳侯，曹襄。"

齐孝王之自杀也，景帝闻之，以为齐首善，① 以迫劫有谋，非其罪也，召立孝王太子寿，是为懿王。二十三年薨，子厉王次昌嗣。

①师古曰："言其初首无逆乱之心。"

其母曰纪太后。太后取其弟纪氏女为王后，王不爱。纪太后欲其家重宠，① 令其长女纪翁主入王宫② 正其后宫无令得近王，欲令爱纪氏女。王因与其姊翁主奸。

①师古曰："重音直用反。"

②师古曰："诸王女曰翁主，而纪氏所生，故谓之纪翁主。"

齐有宦者徐甲，① 入事汉皇太后。② 皇太后有爱女曰修成君，修成君非刘氏子，③ 太后怜之。修成君有女娥，太后欲嫁之于诸侯。宦者甲乃请使齐，必令王上书请娥。皇太后大喜，使甲之齐。时主父偃知甲之使齐以取后事，亦因谓甲："即事成，幸言偃女愿得充王后宫。"甲至齐，风以此事。④ 纪太后怒曰："王有后，后宫备具。且甲，齐贫人，及为宦者入事汉，初无补益，乃欲乱吾王家！且主父偃何为者？乃欲以女充后宫！"甲大穷，还报皇太后曰："王已愿尚娥，⑤ 然事有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与其子昆弟奸，坐死。⑥ 故以燕感太后。⑦ 太后曰："毋复言嫁女齐事。"事寖淫闻于上。⑧ 主父偃由此与齐有隙。

①师古曰："宦者，奄人。"

②张晏曰："皇太后，武帝之母。"

③苏林曰："皇太后前嫁金氏所生。"

④师古曰："风读曰讽。"

⑤师古曰："尚，配也。"

⑥师古曰："燕王定国传云'与其子女三人奸'。子昆弟者，言是其子女又长幼非一，故云子昆弟也。一曰，子昆弟者，定国之姊妹也。言定国奸其子女及

其姊妹。”

⑦师古曰:“言齐王与其姊妹奸,终当坐之致死,不足嫁女与之。”

⑧师古曰:“寖,古浸字也。寖淫,犹言渐染也。”

偃方幸用事,因言:“齐临菑十万户,市租千金,[①]人众殷富,巨于长安,[②]非天子亲弟爱子不得王此。今齐王于亲属益疏。”乃从容言吕太后时齐欲反,[③]及吴楚时孝王几为乱。[④]今闻齐王与其姊乱。于是武帝拜偃为齐相,且正其事。偃至齐,急治王后宫宦者为王通于姊翁主所者,辞及王。王年少,惧以罪为吏所执诛,乃饮药自杀。

①师古曰:“收一市之租,直千金也。”

②师古曰:“巨,大也。”

③师古曰:“从音千容反。”

④师古曰:“几音巨依反。”

是时赵王惧主父偃壹出败齐,恐其渐疏骨肉,乃上书言偃受金及轻重之短,[①]天子亦因囚偃。公孙弘曰:“齐王以忧死,无后,非诛偃无以塞天下之望。”[②]偃遂坐诛。

①师古曰:“轻重,谓用心不平。”

②师古曰:“塞,满也。”

厉王立五年,国除。

济北王志,吴楚反时初亦与通谋,后坚守不发兵,故得不诛,徙王菑川。元朔中,齐国绝。

悼惠王后唯有二国:城阳、菑川。菑川地比齐,[①]武帝为悼惠王冢园在齐,乃割临菑东圜悼惠王冢园邑尽以予菑川,[②]令奉祭祀。

①师古曰:“比,近也,音频二反。”

②师古曰:“圜谓周绕之。”

志立三十五年薨,是为懿王。子靖王建嗣,二十年薨。子顷王遗嗣,三十五年薨。子思王终古嗣。五凤中,青州刺史奏终古使所爱奴与

八子及诸御婢奸,①终古或参与被席,②或白昼使(羸)〔嬴〕伏,[4]犬马交接,③终古亲临观。产子,辄曰:"乱不可知,使去其子。"④事下丞相御史,奏终古位诸侯王,以令置八子,秩比六百石,所以广嗣重祖也。而终古禽兽行,乱君臣夫妇之别,悖逆人伦,⑤请逮捕。有诏削四县。二十八年薨。子考王尚嗣,五年薨。子孝王横嗣,三十一年薨。子怀王交嗣,六年薨。子永嗣,王莽时绝。

①如淳曰:"八子,妾号。"

②师古曰:"与读曰豫。"

③师古曰:"(羸)〔嬴〕者,露形体也,音郎果反。"

④师古曰:"去,除也,音丘吕反。"

⑤师古曰:"悖,乖也,音步内反。"

赞曰:"悼惠之王齐,最为大国。以海内初定,子弟少,激秦孤立亡藩辅,①故大封同姓,以填天下。②时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群卿以下众官,如汉朝,汉独为置丞相。自吴楚诛后,稍夺诸侯权,左官附益阿党之法设。③其后诸侯唯得衣食租税,贫者或乘牛车。

①师古曰:"激,感发也,音工历反。"

②师古曰:"填音竹刃反。"

③张晏曰:"诸侯有罪,傅相不举奏,为阿党。"师古曰:"皆新制律令之条也。左官,解在诸侯王表。附益,言欲增益诸侯王也。"

【校勘记】

〔1〕 食蝮(蛟)〔蛇〕野葛, 景祐、殿、局本都作"蛇"。 王先谦说作"蛇"是。

〔2〕 我无忠臣兮,何故弃国?③ 注③原在"何故"下。 刘攽说"弃国"当属上句。

〔3〕 聚(官)〔兵〕严威, 景祐、殿本都作"兵",史记同。

〔4〕 或白昼使(羸)〔嬴〕伏, 景祐本作"嬴"。王念孙说此古字之仅存者。

汉书卷三十九

萧何曹参传第九

萧何，沛人也。以文毋害为沛主吏掾。[①] 高祖为布衣时，数以吏事护高祖。高祖为亭长，常佑之。[②] 高祖以吏繇咸阳，[③] 吏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④] 秦御史监郡者，与从事辨之。[⑤] 何乃给泗水卒史事，[⑥] 第一[⑦][1]。秦御史欲入言征何，何固请，得毋行。[⑧]

①服虔曰："为人解通，无嫉害也。"应劭曰："虽为文吏，而不刻害也。"苏林曰："毋害，若言无比也。一曰，害，胜也，无能胜害之者。"晋灼曰："酷吏传赵禹为丞相亚夫吏，府中皆称其廉，然亚夫不任，曰：'极知禹无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苏说是也。"师古曰："害，伤也，无人能伤害之者。苏、晋两说皆得其意，服、应非也。"

②师古曰："佑，助也。言居家时，为何所护，及为亭长，何又拥助也。"

③师古曰："繇读曰徭。徭，役也。"

④师古曰："出钱以资行，他人皆三百，何独五百。奉音扶用反。"

⑤张晏曰："何与共事备辨，明何素有方略也。苏林曰："辟何与从事也。秦时无刺史，以御史监郡。"师古曰："二说皆同。"

⑥师古曰："泗水郡，沛所属也。何为郡卒史。"

⑦师古曰："课最上。"

⑧孟康曰："当还入相秦事，故召何也。"师古曰："此说非也。御史以何明辨，欲因入奏事之次，言于朝廷，征何用之。何心不愿，以情固请，而御史止，故得不行也。"

及高祖起为沛公，何尝为丞督事。[①] 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②] 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臧之。沛公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图书也。

①师古曰："督谓监视之也。何为沛丞，专督众事。"

②师古曰："走谓趣向之，音奏。"

初，诸侯相与约，先入关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项羽后至，欲攻沛公，沛公谢之得解。羽遂屠烧咸阳，与范增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民皆居蜀。"乃曰："蜀汉亦关中地也。"故立沛公为汉王，而三分关中地，王秦降将以距汉王。汉王怒，欲谋攻项羽。周勃、灌婴、樊哙皆劝之，何谏之曰："虽王汉中之恶，不犹愈于死乎？"[①] 汉王曰："何为乃死也？"何曰："今众弗如，百战百败，不死何为？周书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②] 语曰'天汉'，其称甚美。[③] 夫能诎于一人之下，而信于万乘之上者，汤武是也。[④] 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汉王曰："善。"乃遂就国，以何为丞相。何进韩信，汉王以为大将军，说汉王令引兵东定三秦。语在信传。

①师古曰："愈，胜也。"

②师古曰："周书者，本与尚书同类，盖孔子所删百篇之外，刘向所奏有七十一篇。"

③孟康曰："语，古语也。言地之有汉，若天之有河汉，名号休美。"臣瓒曰："流俗语云'天汉'，其言常以汉配天，此美名也。"师古曰："瓒说是也。天汉，河汉也。"

④师古曰："信读曰伸，古通用字。"

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抚谕告，[①] 使给军食。汉二年，汉王与诸侯击楚，何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为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辄奏，上可许以从事；[②] 即不及奏，辄以便宜施行，上来以闻。[③] 计户转漕给军，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上以此刬属任何关中事。[④]

①师古曰:“填音竹刃反。”

②师古曰:“可其所奏,许其所请,依以行事。”

③应劭曰:“上来还,乃以所为闻也。”

④师古曰:“刳读与专同,又音章阮反。此即言专声之急上者也,(又)〔今〕俗语犹然。[2]他皆类此。属音之欲反。”

汉三年,与项羽相距京、索间,① 上数使使劳苦丞相。② 鲍生谓何曰:③“今王暴衣露盖,数劳苦君者,有疑君心。为君计,莫若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上益信君。”于是何从其计,汉王大说。④

①师古曰:“索音山客反。”

②师古曰:“劳音来到反。次下亦同 。”

③师古曰:“鲍生,当时有识之士,姓鲍而为诸生也。”

④师古曰:“说读曰悦。”

汉五年,已杀项羽,即皇帝位,论功行封,群臣争功,岁馀不决。上以何功最盛,先封为鄼侯,① 食邑八千户。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兵,多者百馀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居臣等上,何也?”② 上曰:“诸君知猎乎?”曰:“知之。”“知猎狗乎?”曰:“知之。”上曰:“夫猎,追杀兽者狗也,而发纵指示兽处者人也。③ 今诸君徒能走得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纵指示,功人也。且诸君独以身从我,多者三两人,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群臣后皆莫敢言。

①文颖曰:“音赞。”师古曰:“先封何者,谓诸功臣旧未爵者,何最在前封也。鄼属南阳,解在高纪。”

②师古曰:“顾犹反也。”

③师古曰:“发纵,谓解绁而放之也。指示者,以手指示之,今俗言放狗。纵音子用反,而读者乃为踪迹之踪,非也。书本皆不为踪字。自有逐踪之狗,不待人发也。”

列侯毕已受封,奏位次,皆曰:“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

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桡功臣多封何,[①] 至位次未有以复难之,然心欲何第一。关内侯鄠(千)秋时为谒者,[3]进曰:“群臣议皆误。夫曹参虽有野战略地之功,此特一时之事。夫上与楚相距五岁,失军亡众,跳身遁者数矣,[②]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非上所诏令召,而数万众会上乏绝者数矣。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③]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待陛下,此万世功也。今虽无曹参等百数,何缺于汉?[④]汉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万世之功哉![4]萧何当第一,曹参次之。”上曰:“善。”于是乃令何第一,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上曰:“吾闻进贤受上赏,萧何功虽高,待鄠君乃得明。”于是因鄠(千)秋故所食关内侯邑二千户,封为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母兄弟十馀人,皆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户,“以尝繇咸阳时何送我独赢钱二也”。[⑤]

①应劭曰:“桡,屈也。”师古曰:“音女教反。”

②师古曰:“跳身,谓轻身走出也。”

③师古曰:“无见在之粮。”

④师古曰:“数音所具反。”

⑤师古曰:“赢,馀也。二谓二百也。众人送皆三百,何独五百,故云赢二也。”

陈豨反,上自将,至邯郸。而韩信谋反关中,吕后用何计诛信。语在信传。上已闻诛信,使使拜丞相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诸君皆贺,召平独吊。[①]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长安城东,瓜美,故世谓“东陵瓜”,从召平始也。平谓何曰:“祸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内,非被矢石之难,而益君封置卫者,以今者淮阴新反于中,有疑君心。夫置卫卫君,非以宠君也。[②]愿君让封勿受,悉以家私财佐军。”何从其计,上说。[③]

①师古曰:“召读曰邵。”

②师古曰:“恐其为变,故守卫之。”

③师古曰:“说读曰悦。”

其秋，黥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①]曰："为上在军，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军，如陈豨时。"[②]客又说何曰："君灭族不久矣。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不可复加。然君初入关，本得百姓心，十馀年矣。皆附君，尚复孳孳得民和。[③]上所谓数问君，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汙？上心必安。"[④]于是何从其计，上乃大说。[⑤]

①师古曰："问其居守，何所营为。"

②师古曰："悉，尽也，尽所有粮食资用出以佐军也。"

③师古曰："孳字与孜同。孜孜，言不怠也。"

④师古曰："贳，赊也。贷音土得反。"

⑤师古曰："说读曰悦。"

上罢布军归，民道遮行，[①]上书言相国强贱买民田宅数千人。上至，何谒。上笑曰："今相国乃利民！"民所上书皆以与何，曰："君自谢民。"后何为民请曰："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地，弃，愿令民得入田，毋收稾为兽食。"[②]上大怒曰："相国多受贾人财物，为请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系之。数日，王卫尉侍，[③]前问曰："相国胡大罪，陛下系之暴也？"[④]上曰："吾闻李斯相秦皇帝，有善归主，有恶自予。今相国多受贾竖金，为请吾苑，以自媚于民。[⑤]故系治之。"王卫尉曰："夫职事苟有便于民而请之，真宰相事也。陛下奈何乃疑相国受贾人钱乎！且陛下距楚数岁，陈豨、黥布反时，陛下自将往，当是时相国守关中，关中摇足则关西非陛下有也。相国不以此时为利，乃利贾人之金乎？且秦以不闻其过亡天下，夫李斯之分过，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浅也！"上不怿。[⑥]是日，使使持节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谨，徒跣入谢。上曰："相国休矣！[⑦]相国为民请吾苑不许，我不过为桀纣主，而相国为贤相。吾故系相国，欲令百姓闻吾过。"

①师古曰："在道上遮天子行。"

②师古曰："稾，禾杆也。言恣人田之，不收其稾税也。稾音工老反。杆音工

旱反。”

③如淳曰:“百官公卿表‘卫尉王氏’,无名字。”师古曰:“史失之也。侍谓侍天子也。”

④师古曰:“前问,谓进而请也。胡,何也。”

⑤师古曰:“媚,爱也,求爱于民。”

⑥师古曰:“怿,悦也。感卫尉之言,故惭悔而不悦也。”

⑦师古曰:“令出外自休息。”

高祖崩,何事惠帝。何病,上亲自临视何疾,因问曰:“君即百岁后,谁可代君?”对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参何如?”何顿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

何买田宅必居穷辟处,①为家不治垣屋。②曰:“令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

①师古曰:“辟读曰僻。僻,隐也。”

②师古曰:“垣,墙也。”

孝惠二年,何薨,谥曰文终侯。子禄嗣,薨,无子。高后乃封何夫人同为鄼侯,小子延为筑阳侯。①孝文元年,罢同,更封延为鄼侯。薨,子遗嗣。薨,无子。文帝复以遗弟则嗣,有罪免。[5]景帝二年,制诏御史:“故相国萧何,高皇帝大功臣,所与为天下也。②今其祀绝,朕甚怜之。其以武阳县户二千封何孙嘉为列侯。”嘉,则弟也。薨,子胜嗣,后有罪免。武帝元狩中,复下诏御史:“以鄼户二千四百封何曾孙庆为鄼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报萧相国德也。”庆,则子也。薨,子寿成嗣,坐为太常(仪)〔牺〕牲瘦免。[5]宣帝时,诏丞相御史求问萧相国后在者,得玄孙建世等十二人,复下诏以鄼户二千封建世为鄼侯。传子至孙获,坐使奴杀人减死论。成帝时,复封何玄孙之子南緤长喜为鄼侯。③传子至曾孙,王莽败乃绝。

①师古曰:“鄼及筑阳皆南阳县也。今其地(见)〔并〕属襄州。[6]筑音逐。”

②师古曰:“为,治也。亦曰共造其功业。”

③苏林曰:"繇音人足挛躃之挛,钜鹿县名也。"师古曰:"喜为此县之长。"

曹参,沛人也。秦时为狱掾,而萧何为主吏,居县为豪吏矣。[①]高祖为沛公也,参以中涓从。[②]击胡陵、方与,[③]攻秦监公军,大破之,[④]东下薛,击泗水守军薛郭西。复攻胡陵,取之。徙守方与。方与反为魏,击之。丰反为魏,攻之。赐爵七大夫。北击司马欣军砀东,取狐父、祁善置。[⑤]又攻下邑以西,至虞,击秦将章邯车骑。攻辕戚及亢父,[⑥]先登。迁为五大夫。北救东阿,击章邯军,陷陈,追至濮阳。攻定陶,取临济。南救雍丘,击李由军,破之,杀李由,虏秦候一人。章邯破杀项梁也,沛公与项羽引兵而东。楚怀王以沛公为砀郡长,将砀郡兵。于是乃封参执帛,[⑦]号曰建成君。迁为戚公,属砀郡。[⑧]

①师古曰:"言参及萧何并为吏之豪长也。"

②如淳曰:"中涓,如中谒者也。"师古曰:"涓,洁也,言其在内主知洁清洒扫之事,盖亲近左右也。"

③师古曰:"音房豫。"

④孟康曰:"监,御史监郡者。公,名也。"晋灼曰:"按高纪名平也。秦一郡置守尉监三人。"师古曰:"公者,时人尊称之耳。晋说是也。"

⑤文颖曰:"善置,置名也。"晋灼曰:"祁音坻。"师古曰:"狐父、祁,二县名也。祁音巨夷反,又音十夷反。父音甫。置若今之驿也。"

⑥师古曰:"亢父音抗甫。"

⑦郑氏曰:"楚爵也。"张晏曰:"孤卿也。"

⑧师古曰:"为戚县之令。"

其后从攻东郡尉军,破之成武南。击王离军成阳南,又攻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开封,击赵贲军,破之,[①]围赵贲开封城中。西击秦将杨熊军于曲遇,[②]破之,虏秦司马及御史各一人。迁为执珪。[③]从西攻阳武,下辕辕、缑氏,绝河津。击赵贲军尸北,破之。[④]从南攻犨,与南阳守齮战阳城郭东,[⑤]陷陈,取宛,虏齮,定南阳郡。[⑥]从西攻武关、峣关,

取之。⑦前攻秦军蓝田南，又夜击其北军，大破之，遂至咸阳，破秦。

①师古曰："贲音奔。"

②师古曰："曲音丘羽反。遇音颙。"

③张晏曰："侯伯执珪，以朝位比之"如淳曰："吕氏春秋'得五员者位执珪'，古爵名也。"

④孟康曰："尸乡之北。"

⑤应劭曰："今堵阳。"

⑥师古曰："高纪言'南阳守龁降，封为殷侯'，而此传言虏龁，纪传不同，疑传误。"

⑦师古曰："峣音尧。"

项羽至，以沛公为汉王。汉王封参为建成侯。从至汉中，迁为将军。从还定三秦，攻下辨、故道、①雍、斄。②击章平军于好畤南，破之，围好畤，取壤乡。③击三秦军壤东及高栎，破之。④复围章平，平出好畤走。因击赵贲、内史保军，破之。东取咸阳，更名曰新城。参将兵守景陵二十三日，⑤三秦使章平等攻参，参出击，大破之。赐食邑于宁秦。⑥以将军引兵围章邯废丘；以中尉从汉王出临晋关。至河内，下修武，度围津，⑦东击龙且、项佗定陶，破之。⑧东取砀、萧、彭城。击项籍军，汉军大败走。参以中尉围取雍丘。王武反于外黄，程处反于燕，⑨往击，尽破之。柱天侯反于衍氏，进破取衍氏。击羽婴于昆阳，追至叶。⑩还攻武彊，⑪因至荥阳。参自汉中为将军中尉，从击诸侯，及项王败，还至荥阳。⑫

①邓展曰："武都二县也。"

②苏林曰："右扶风二县也。斄音胎。"

③文颖曰："壤，地名也。"

④师古曰："栎音历。"

⑤孟康曰："县名也。"

⑥苏林曰："今华阴。"

⑦师古曰:“在东郡。”

⑧师古曰:“且音子馀反。佗音徒何反。”

⑨服虔曰:“皆汉将。”师古曰:“燕,东郡之县,故南燕国。音一千反。”

⑩师古曰:“叶,南阳县也,音式涉反。”

⑪师古曰:“武彊城在阳武。”

⑫师古曰:“败谓战彭城而败。”

汉二年,拜为假左丞相,入屯兵关中。月馀,魏王豹反,以假丞相别与韩信东攻魏将孙遬东张,[①]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将王襄。击魏王于曲阳,追至东垣,生获魏王豹。取平阳,得豹母妻子,尽定魏地,凡五十二县。赐食邑平阳。因从韩信击赵相国夏说军于邬东,[②]大破之,斩夏说。韩信与故常山王张耳引兵下井陉,击成安君陈馀,而令参还围赵别将戚公于邬城中。戚公出走,追斩之。乃引兵诣汉王在所。韩信已破赵,为相国,东击齐,参以左丞相属焉。攻破齐历下军,遂取临淄。还定济北郡,收著、漯阴、平原、鬲、卢。[③]已而从韩信击龙且军于上假密,[④]大破之,斩龙且,虏亚将周兰。[⑤]定齐郡,凡得七十县。得故齐王田广相田光,其守相许章,及故将军田既。[⑥]韩信立为齐王,引兵东诣陈,与汉王共破项羽,而参留平齐未服者。

①苏林曰:“东张属河东。”师古曰:“遬,古速字。”

②苏林曰:“邬,太原县也。”师古曰:“说读曰悦。邬音一户反,又音乙据反。”

③师古曰:“五县名也。时未有济北郡,史追书之耳。著音竹庶反,又音直庶反。漯音它合反。鬲与隔同。”

④文颖曰:“或以为高密。”

⑤师古曰:“亚将,次将也。”

⑥师古曰:“守相,为相居守者。”

汉王即皇帝位,韩信徙为楚王。参归相印焉。高祖以长子肥为齐王,而以参为相国。高祖六年,与诸侯剖符,赐参爵列侯,食邑平阳万六百三十户,世世勿绝。

参以齐相国击陈豨将张春，破之。黥布反，参从悼惠王将军骑十二万，与高祖会击黥布军，大破之。南至蘄，还定竹邑、相、萧、留。①

①师古曰："四县名。"

参功：凡下二国，县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将军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马、候、御史各一人。①

①如淳曰："敖音敖。"张晏曰："莫敖，楚卿号也。时近六国，故有令尹、莫敖之官。"

孝惠元年，除诸侯相国法，更以参为齐丞相。参之相齐，齐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参尽召长老诸先生，问所以安集百姓。而齐故诸儒以百数，①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②善治黄老言，③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④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

①师古曰："数音所具反。"

②师古曰："盖音古盍反。"

③张晏曰："黄帝、老子之书。"

④师古曰："舍，止也。"

萧何薨，参闻之，告舍人趣治行，①"吾且入相。"居无何，使者果召参。参去，属其后相②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后相曰："治无大于此者乎？"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③

①师古曰："舍人犹家人也，一说私属官主家事者也。趣读曰促，谓速也。治行，谓修治行装也。"

②师古曰："属音之欲反。"

③孟康曰："夫狱市者，兼受善恶，若穷极奸人，奸人无所容窜，久且为乱。秦人极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狱繁，此其效也。"师古曰："老子云'我无为，民自化；我好静，民自正。'参欲以道化为本，不欲扰其末也。"

始参微时，与萧何善，及为宰相，有隙。[①] 至何且死，所推贤唯参。参代何为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何之约束。[②] 择郡国吏长大，[③] 讷于文辞，谨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辄斥去之。[④] 日夜饮酒。卿大夫以下吏及宾客见参不事事，[⑤] 来者皆欲有言。至者，参辄饮以醇酒，[⑥] 度之欲有言，复饮酒，醉而后去，[⑦] 终莫得开说，[⑧] 以为常。

①师古曰："参自以战斗功多，而封赏每在何后，故怨何也。"

②师古曰："举，皆也，言凡事皆无变改。"

③孟康曰："取年长大者。"

④师古曰："斥，却也。"

⑤如淳曰："不事丞相之事。"

⑥师古曰："醇酒不浇，谓厚酒也。"

⑦师古曰："度音大各反。饮音于禁反。"

⑧如淳曰："开谓有所启白。"

相舍后园近吏舍，吏舍日饮歌呼。[①] 从吏患之，无如何，[②] 乃请参游后园。闻吏醉歌呼，从吏幸相国召按之。乃反取酒张坐饮，[③] 大歌呼与相和。

①师古曰："呼音火故反。其下并同。"

②师古曰："从吏，吏之常从相者也。从音材用反。"

③师古曰："张设坐席而饮也。坐音才卧反。"

参见人之有细过，掩匿覆盖之，府中无事。

参子窋为中大夫。[①] 惠帝怪相国不治事，以为"岂少朕与？"[②] 乃谓窋曰："女归，试私从容问乃父[③] 曰：'高帝新弃群臣，帝富于春秋，君为相国，日饮，无所请事，何以忧天下？'然无言吾告女也。"窋既洗沐归，时间，自从其所谏参。[④] 参怒而笞之二百，曰："趣入侍，[⑤] 天下事非乃所当言也。"至朝时，帝让参[⑥] 曰："与窋胡治乎？[⑦] 乃者我使谏君也。"[⑧] 参免冠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参曰：

"陛下观参孰与萧何贤?"上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⑨

①师古曰:"宝音张律反。"

②师古曰:"言岂以我为年少故也。与读曰欤。"

③师古曰:"乃,汝也。"

④师古曰:"间谓空隙也。自从其所,犹言自出其意也。"

⑤师古曰:"趣读曰促。"

⑥师古曰:"让,责也。"

⑦师古曰:"胡,何也。言共宝为何治也。治音丈吏反。"

⑧师古曰:"乃者犹言曩者。"

⑨师古曰:"且令出休息。"

参为相国三年,薨,谥曰懿侯。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讲若画一;①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靖,民以宁壹。"②

①文颖曰:"讲或作较。"师古曰:"讲,和也。画一,言整齐也。"

②师古曰:"载犹乘也。"

窋嗣侯,高后时至御史大夫。传国至曾孙襄,武帝时为将军,击匈奴,薨。子宗嗣,有罪,完为城旦。至哀帝时,乃封参玄孙之孙本始为平阳侯,二千户,王莽时薨。子宏嗣,建武中先降河北,封平阳侯。至今八侯。

赞曰:"萧何、曹参皆起秦刀笔吏,① 当时录录未有奇节。② 汉兴,依日月之末光,③ 何以信谨守管籥,参与韩信俱征伐。④ 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内。淮阴、黥布等已灭,唯何、参擅功名,位冠群臣,声施后世,⑤ 为一代之宗臣,⑥ 庆流苗裔,盛矣哉!

①师古曰:"刀所以削书也,古者用简牒,故吏皆以刀笔自随也。"

②师古曰:“录录犹鹿鹿,言在凡庶之中也。”

③师古曰:“易文言云‘圣人作而万物睹’,又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赞言何、参值汉初兴,故以日月为喻耳。”

④师古曰:“高祖出征,何每居守,故言守管龠。”

⑤师古曰:“冠谓居其首。”

⑥师古曰:“言为后世之所尊仰,故曰宗臣也。”

【校勘记】

〔1〕 何乃给泗水卒史事,⑥第一。　注⑥原在“卒史”下,明旧读以“事第一”为句。齐召南说“事”字当属上句。

〔2〕 (又)〔今〕俗语犹然。　殿、局本都作“今”。

〔3〕 关内侯鄠(千)秋时为谒者,　景祐、殿本都无“千”字,下同。

〔4〕 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万世之功哉!　景祐、殿本都无“而”字。

〔5〕 坐为太常(仪)〔牺〕牲瘦免。　景祐、殿、局本都作“牺”,此误。

〔6〕 今其地(见)〔并〕属襄州。　景祐、殿本都作“并”。

汉书卷四十

张陈王周传第十

张良字子房，其先韩人也。大父开地，[①]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②]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岁，秦灭韩。良(年)少，[1]未宦事韩，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五世相韩故。[③]

①应劭曰："大父，祖父，开地，名也。"

②师古曰："釐读曰僖。"

③师古曰："从昭侯至悼惠王，凡五君。"

良尝学礼淮阳，东见仓海君，[①]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至博狼沙中，[②]良与客狙击秦皇帝，[③]误中副车。[④]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⑤]求贼急甚。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⑥]

①晋灼曰："海神也。"如淳曰："东夷君长也。"师古曰："二说并非。盖当时贤者之号也。良既见之，因而求得力士。"

②服虔曰："河南阳武南地名也，今有亭。"师古曰："狼音浪。"

③师古曰："狙谓密伺之，音千豫反，字本作覷。"

④师古曰："副谓后乘也。"

⑤师古曰："索，搜也。索音山客反。"

⑥师古曰："更，改也。"

良尝闲从容步游下邳圮上，[①]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②]直堕其履圮下，[③]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④]良愕然，欲欧之。[⑤]为其老，乃强

忍,下取履,因跪进。父以足受之,笑去。良殊大惊。父去里所,复还,⑥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期此。"良因怪(之),[2]跪曰:"诺。"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与老人期,后,何也?去,后五日蚤会。"⑦五日,鸡鸣往。父又先在,复怒曰:"后,何也?去,后五日复蚤来。"五日,良夜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出一编书,⑧曰:"读是则为王者师。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穀城山下黄石即我已。"⑨遂去不见。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良因异之,常习〔读〕诵。[3]

①服虔曰:"圮音颐,楚人谓桥曰圮。"应劭曰:"汜水之上也。"文颖曰:"沂水上桥也。"师古曰:"下邳之水,非汜水也,又非沂水。服说是矣。"

②师古曰:"褐制若裘,今道士所服者是。"

③师古曰:"直犹故也,一曰正也。"

④师古曰:"孺,幼也。"

⑤师古曰:"愕,惊貌也。欧,击也,音一口反。"

⑥师古曰:"行一里许而还来。"

⑦师古曰:"放良令去,戒以后会也。其下亦同。蚤音早。"

⑧师古曰:"编谓联次之也。联简牍以为书,故云一编。编音鞭。"

⑨师古曰:"已,语终之辞。"

居下邳,为任侠。项伯尝杀人,从良匿。

后十年,陈涉等起,良亦聚少年百馀人。景驹自立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从之,行道遇沛公。沛公将数千人略地下邳,遂属焉。沛公拜良为厩将。①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良为它人言,皆不省。②良曰:"沛公殆天授。"③故遂从不去。

①服虔曰:"官名也。"

②师古曰:"省,视也。"

③师古曰:"殆,近也。"

沛公之薛,见项梁,共立楚怀王。良乃说项梁曰:"君已立楚后,韩

诸公子横阳君成贤;可立为王,益树党。"①项梁使良求韩成,立为韩王。以良为韩司徒,与韩王将千馀人西略韩地,得数城,秦辄复取之,往来为游兵颍川。

①师古曰:"广立六国之后共攻秦也。"

沛公之从雒阳南出辕辕,良引兵从沛公,下韩十馀城,击杨熊军。沛公乃令韩王成留守阳翟,与良俱南,攻下宛,西人武关。沛公欲以二万人击秦峣关下军,①良曰:"秦兵尚强,未可轻。臣闻其将屠者子,贾竖易动以利。②愿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为五万人具食,益张旗帜诸山上,为疑兵,③令郦食其持重宝啖秦将。"④秦将果欲连和俱西袭咸阳,⑤沛公欲听之。良曰:"此独其将欲叛,士卒恐不从。不从必危,不如因其解击之。"⑥沛公乃引兵击秦军,大破之。逐北至蓝田,再战,秦兵竟败。遂至咸阳,秦王子婴降沛公。

①师古曰:"峣音尧。"

②师古曰:"商贾之人志无远大,譬犹僮竖,故云贾竖。"

③师古曰:"皆所以表己军之多,夸示敌人。帜音式志反。"

④师古曰:"啖音徒滥反,解在高纪。"

⑤师古曰:"欲与汉王和而随汉兵袭咸阳。"

⑥师古曰:"解读曰懈。"

沛公入秦,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谏,沛公不听。良曰:"夫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为天下除残去贼,宜缟素为资。①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沛公乃还军霸上。

①晋灼曰:"资,质也。欲令沛公反秦奢泰,服俭素以为资。"师古曰:"缟,白素也,音工老反。"

项羽至鸿门,欲击沛公,项伯夜驰至沛公军,私见良,欲与俱去。良

曰:“臣为韩王送沛公,今(有事)〔事有〕急,[4]亡去不义。”乃具语沛公。沛公大惊,曰:“为之奈何?”良曰:“沛公诚欲背项王邪?”沛公曰:“鄫生说我距关毋内诸侯,①秦地可王也,故听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项王乎?”②沛公默然,曰:“今为奈何?”良因要项伯见沛公。沛公与伯饮,为寿,结婚,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项王,所以距关者,备它盗也。项羽后解,语在羽传。

①服虔曰:“鄫音七垢反。鄫,小人也。”臣瓒曰:“楚汉春秋鄫姓。”师古曰:“服说是也。音才垢反。”

②师古曰:“却音丘略反。”

汉元年,沛公为汉王,王巴蜀,赐良金百溢,①珠二斗,良具以献项伯。汉王亦因令良厚遗项伯,使请汉中地。②项王许之。汉王之国,良送至褒中,遣良归韩。良因说汉王烧绝栈道,③示天下无还心,以固项王意。乃使良还。行,烧绝栈道。④

①服虔曰:“二十两曰溢。”师古曰:“秦以溢名金,若汉之论斤也。”

②服虔曰:“本不尽与汉中,故请求之。”

③师古曰:“栈道,阁道也。”

④师古曰:“还谓归还韩。且行且烧,所过之处皆烧之也。”

良归至韩,闻项羽以良从汉王故,不遣韩王成之国,与俱东,至彭城杀之。时汉王还定三秦,良乃遗项羽书曰:“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复东。”又以齐反书遗羽,曰:“齐与赵欲并灭楚。”项羽以故北击齐。

良乃间行归汉。汉王以良为成信侯,从东击楚。至彭城,汉王兵败而还。至下邑,①汉王下马踞鞍而问曰:“吾欲捐关已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②良曰:“九江王布,楚枭将,③与项王有隙,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④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汉王乃遣随何说九江王布,而使人连彭

越。⑤及魏王豹反，使韩信特将北击之，⑥因举燕、(伐)〔代〕、齐、赵。[5]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

①师古曰："梁国之县也，今属宋州。"

②师古曰："捐关以东，谓不自有其地，将以与人，令其立功，共破楚也。"

③师古曰："枭谓最勇健也。"

④师古曰："属，委也，音之欲反。"

⑤师古曰："与相连结也。"

⑥师古曰："特，独也。专任之使将也。"

良多病，未尝特将兵，常为画策臣，时时从。

汉三年，项羽急围汉王于荥阳，汉王忧恐，与郦食其谋桡楚权。①郦生曰："昔汤伐桀，封其后杞；武王诛纣，封其后宋。今秦无道，伐灭六国，无立锥之地。陛下诚复立六国后，此皆争戴陛下德义，愿为臣妾。德义已行，南面称伯，②楚必敛衽而朝。"③汉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④

①师古曰："桡，弱也，音女教反，其字从木。"

②师古曰："伯读曰霸。"

③师古曰："衽，衣襟也。"

④师古曰："趣读曰促。佩谓授与六国使带也。"

郦生未行，良从外来谒汉王。汉王方食，曰："客有为我计桡楚权者。"具以郦生计告良，曰："于子房何如？"良曰："谁为陛下画此计者？陛下事去矣。"汉王曰："何哉？"良曰："臣请借前箸以筹之。①昔汤武伐桀纣封其后者，度能制其死命也。②今陛下能制项籍死命乎？其不可一矣。武王入殷，表商容闾，③式箕子门，④封比干墓，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矣。发钜桥之粟，⑤散鹿台之财，⑥以赐贫穷，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矣。殷事以毕，偃革为轩，⑦倒载干戈，示不复用，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四矣。休马华山之阳，示无所为，

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五矣。息牛桃林之野，⑧(示)天下不复输积，[6]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矣。且夫天下游士，(左)〔离〕亲戚，[7]弃坟墓，⑨去故旧，从陛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今乃立六国后，唯无复立者，⑩游士各归事其主，从亲戚，反故旧，陛下谁与取天下乎？其不可七矣。且楚唯毋强，六国复桡而从之，⑪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矣。诚用此谋，陛下事去矣。”汉王辍食吐哺，骂曰：“竖儒，几败乃公事！”⑫令趣销印。⑬

①张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画也。或曰，前世汤武箸明之事，以筹度今时之不若也。”师古曰：“或说非也。箸音直庶反。”

②师古曰：“度音大各反。”

③师古曰：“商容，殷贤人也。里门曰闾。表谓显异之。”

④师古曰：“式亦表也。一说，至其门而抚车式，所以敬之。”

⑤服虔曰：“钜桥，仓名也。”师古曰：“许慎云钜鹿之大桥，有漕粟也。”

⑥臣瓒曰：“鹿台，台名，今在朝歌城中。”师古曰：“刘向云鹿台大三里，高千尺也。”

⑦苏林曰：“革者，兵车革辂。轩者，朱轩也。”如淳曰：“偃武备而治礼乐也。”

⑧晋灼曰：“在弘农阌乡南谷中。”师古曰：“山海经云‘夸父之山，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广围三百里”，即谓此也。其山谷今在阌乡县东南，湖城县西南，去湖城三十五里。”

⑨师古曰：“(左)〔离〕者，言其乖避而委离之，以从汉也。”

⑩师古曰：“既立六国后，土地皆尽，无以封功劳之人，故云无复立者。唯，发语之辞。”

⑪服虔曰：“唯当使楚无强，强则六国弱而从之。”晋灼曰：“当今唯楚大，无有强之者，若复立六国，皆桡而从之，陛下焉得而臣之乎？”师古曰：“服说是也。”

⑫师古曰：“辍，止也。哺，食在口中者也。几，近也。哺音捕。几音巨依反。”

⑬师古曰：“趣读曰促。”

后韩信破齐欲自立为齐王，汉王怒。良说汉王，汉王使良授齐王信印。语在信传。

五年冬，汉王追楚至阳夏南，[①]战不利，壁固陵，诸侯期不至。良说汉王，汉王用其计，诸侯皆至。语在高纪。

①师古曰："夏音工雅反。"

汉六年，封功臣。良未尝有战斗功，高帝曰："运筹策帷幄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择齐三万户。"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乃封良为留侯，与萧何等俱封。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馀人，其馀日夜争功而不决，未得行封。上居雒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①]往往数人偶语。上曰："此何语？"良曰："陛下不知乎？此谋反耳。"上曰："天下属安定，何故而反？"[②]良曰："陛下起布衣，与此属取天下，今陛下已为天子，而所封皆萧、曹故人所亲爱，而所诛者皆平生仇怨。今军吏计功，天下不足以遍封，此属畏陛下不能尽封，又恐见疑过失及诛，故相聚而谋反耳。"上乃忧曰："为将奈何？"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上曰："雍齿与我有故怨，数窘辱我，[③]我欲杀之，为功多，不忍。"良曰："今急先封雍齿，以示群臣，群臣见雍齿先封，则人人自坚矣。"于是上置酒，封雍齿为什方侯，[④]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⑤]群臣罢酒，皆喜曰："雍齿且侯，我属无患矣。"

①师古曰："复读曰複。"

②师古曰："属，近也，言近始安。属音之欲反。"

③服虔曰："未起之时与我有故怨也。"师古曰："每以勇力困辱高祖。"

④苏林曰："汉中县也。"师古曰："地理志属广汉，非汉中也。今则属益州。什音十。"

⑤师古曰："趣音促。"

刘敬说上都关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东人，多劝上都雒阳："雒

阳东有成皋，西有殽黽，[①]背河鄉雒，其固亦足恃。”[②]良曰：“雒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③]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④]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⑤]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⑥]刘敬说是也。”于是上即日驾，西都关中。

①师古曰：“殽，山也。黽，池也，音渑。”

②师古曰：“鄉读曰向。”

③师古曰：“沃者，溉灌也。言其土地皆有溉灌之利，故云沃野。”

④师古曰：“谓安定、北地、上郡之北与胡相接之地，可以畜牧者也。养禽兽谓之苑。”

⑤师古曰：“挽，引也。挽音晚。”

⑥师古曰：“财物所聚谓之府。言关中之地物产饶多，可备赡给，故称天府也。”

良从入关，性多疾，即道引不食谷，[①]闭门不出岁馀。

①孟康曰：“服辟谷药而静居行气。道读曰导。”

上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大臣多争，未能得坚决也。吕后恐，不知所为。或谓吕后曰：“留侯善画计，上信用之。”吕后乃使建成侯吕泽劫良，曰：“君常为上谋臣，今上日欲易太子，[①]君安得高枕而卧？”[②]良曰：“始上数在急困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爱欲易太子，骨肉之间，虽臣等百人何益！”吕泽强要曰：“为我画计。”良曰：”此难以口舌争也。顾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③]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嫚侮士，[④]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诚能毋爱金玉璧帛，令太子为书，卑辞安车，因使辩士固请，宜来。[⑤]来，以为客，时从入朝，令上见之，则一助也。”于是吕后令吕泽使人奉太子书，卑辞厚礼，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

①师古曰：“言日日欲易之。”

②师古曰:“安,焉也。”

③师古曰:“顾,念也。四人,谓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所谓商山四皓也。”

④师古曰:“嫚与慢同。誨,古侮字。”

⑤师古曰:“宜应得其来。”

汉十一年,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往击之。四人相谓曰:“凡来者,将以存太子。太子将兵,事危矣。”乃说建成侯曰:“太子将兵,有功即位不益,[①] 无功则从此受祸。且太子所与俱诸将,皆与上定天下枭将也,今乃使太子将之,此无异使羊将狼,皆不肯为用,其无功必矣。臣闻‘母爱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赵王常居前,上〔曰〕‘终不使不肖子居爱子上’,明〔其〕代太子位必矣。[8] 君何不急请吕后承间为上泣[②] 言:‘黥布,天下猛将,善用兵,今诸将皆陛下故等夷,[③] 乃令太子将,此属莫肯为用,且布闻之,鼓行而西耳。[④] 上虽疾,强载辎车,卧而护之,[⑤] 诸将不敢不尽力。上虽苦,强为妻子计。’于是吕泽夜见吕后。吕后承间为上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之,竖子固不足遣,[⑥] 乃公自行耳。”[⑦] 于是上自将而东,群臣居守,皆送至霸上。良疾,强起至曲邮,[⑧] 见上曰:“臣宜从,疾甚。楚人剽疾,愿上慎毋与楚争锋。”[⑨] 因说上令太子为将军监关中兵。上谓“子房虽疾,强卧傅太子”。是时叔孙通已为太傅,良行少傅事。

①师古曰:“太子嗣君,贵已极矣,虽更立功,位无加益矣。”

②师古曰:“因空隙之时。”

③师古曰:“夷,平也,言故时皆齐等。”

④师古曰:“击鼓而行,言无所畏。”

⑤师古曰:“辎车,衣车也。护谓监领诸将。”

⑥师古曰:“惟,思也。”

⑦师古曰:“乃公,汝父也。”

⑧师古曰:"在新丰西,今俗谓之邮头。"

⑨师古曰:"剽音匹妙反。"

汉十二年,上从破布归,疾益甚,愈欲易太子。良谏不听,因疾不视事。叔孙太傅称说引古,以死争太子。上阳许之,犹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从太子,年皆八十有馀,须眉皓白,衣冠甚伟。① 上怪,问曰:"何为者?"四人前对,各言其姓名。上乃惊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四人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辱,故恐而亡匿。今闻太子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愿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上曰:"烦公幸卒调护太子。"②

①师古曰:"所以谓之四皓。"

②师古曰:"调谓和平之,护谓保安之。"

四人为寿已毕,趋去。上目送之,① 召戚夫人指视曰:② "我欲易之,彼四人为之辅,羽翼已成,难动矣。吕氏真乃主矣。"③ 戚夫人泣涕,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④ 歌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⑤ 羽翼以就,横绝四海。⑥ 横绝四海,又可奈何! 虽有矰缴,尚安所施!"⑦ 歌数阕,⑧ 戚夫人嘘唏流涕。⑨ 上起去,罢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①师古曰:"以目瞻之讫其出也。"

②师古曰:"视读曰示。"

③师古曰:"乃,汝也。"

④师古曰:"若亦汝也。"

⑤师古曰:"鹄音胡督反。"

⑥师古曰:"就,成也。绝谓飞而直度也。"

⑦师古曰:"缴,弋射也。其矢为矰。矰音增。缴音之若反。"

⑧师古曰:"阕,尽也。曲终为阕,音口穴反。"

⑨师古曰:"歔音虚,欷音稀,又音许气反。"

良从上击代,出奇计下马邑,及立萧相国,[①]所与从容言天下事甚众,[②]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③]良乃称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震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④]乃学道,欲轻举。[⑤]高帝崩,吕后德良,乃强食之,[⑥]曰:"人生一世〔间〕,[9]如白驹之过隙,[⑦]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强听食。后六岁薨。谥曰文成侯。

①服虔曰:"何时未为相国,良劝高祖立之。"

②师古曰:"从音千容反。"

③师古曰:"著谓书之于史。著音竹助反。"

④师古曰:"赤松子,仙人号也,神农时为雨师,服水玉,教神农能入火自烧。至昆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随风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

⑤师古曰:"道谓仙道。"

⑥师古曰:"食读曰饲。"

⑦师古曰:"解在魏豹传。"

良始所见下邳圮上老父与书者,后十三岁从高帝过济北,果得穀城山下黄石,取而宝祠之。及良死,并葬黄石。每上冢伏腊祠黄石。

子不疑嗣侯。孝文三年坐不敬,国除。

陈平,阳武户牖乡人也。[①]少时家贫,好读书,治黄帝、老子之术。有田三十亩,与兄伯居。伯常耕田,纵平使游学。平为人长大美色,人或谓平:"贫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亲家生产,曰:"亦食糠覈耳。[②]有叔如此,不如无有!"伯闻之,逐其妇弃之。

①师古曰:"阳武,县名,属陈留。户牖者,其乡名。"

②孟康曰:"覈,麦糠中不破者也。"晋灼曰:"覈音纥。京师人谓粗屑为纥头。"

及平长,可取妇,富人莫与者,贫者平亦愧之。久之,户牖富人张负有女孙,五嫁夫辄死,人莫敢取,平欲得之。邑中有大丧,平家贫侍丧,

以先往后罢为助。张负既见之丧所,独视伟平,[①]平亦以故后去。负随平至其家,家乃负郭穷巷,[②]以席为门,然门外多长者车辙。张负归,谓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孙予陈平。"仲曰:"平贫不事事,[③]一县中尽笑其所为,独奈何予之女?"负曰:"固有美如陈平长贫者乎?"卒与女。为平贫,乃假贷币以聘,[④]予酒肉之资以内妇。负戒其孙曰:"毋以贫故,事人不谨。事兄伯如事乃父,事嫂如事乃母。"[⑤]平既取张氏女,资用益饶,游道日广。

①师古曰:"视而悦其奇伟。"

②师古曰:"负谓偕也。"

③师古曰:"不事产业之事。"

④师古曰:"贷音土戴反。"

⑤师古曰:"乃,汝也。"

里中社,平为宰,[①]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陈孺子之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

①师古曰:"主切割肉也。"

陈涉起王,使周市略地,立魏咎为魏王,与秦军相攻于临济。平已前谢兄伯,[①]从少年往事魏王咎,为太仆。说魏王,王不听。人或谗之,平亡去。

①服虔曰:"谢语其兄伯,往事魏也。"

项羽略地至河上,平往归之,从入破秦,赐爵卿。[①]项羽之东王彭城也,汉王还定三秦而东。殷王反楚,项羽乃以平为信武君,将魏王客在楚者往击,殷降而还。项王使项悍拜平为都尉,[②]赐金二十溢。居无何,[③]汉攻下殷。项王怒,将诛定殷者。平惧诛,乃封其金与印,使使归项王,而平身间行杖剑亡。度河,船人见其美丈夫,独行,疑其亡将,要下当有宝器金玉,目之,欲杀平。平心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④]船人知其无有,乃止。

①张晏曰:“礼秩如卿,不治事。”

②师古曰:“悍音下旦反。”

③师古曰:“无何,犹言无几时。”

④师古曰:“自露其形,示无所怀挟。”

平遂至修武降汉,因魏无知求见汉王,汉王召入。是时,万石君石奋为中涓,受平谒。平等十人俱进,赐食。王曰:“罢,就舍矣。”平曰:“臣为事来,所言不可以过今日。”于是汉王与语而说之,[①]问曰:“子居楚何官?”平曰:“为都尉。”是日拜平为都尉,使参乘,典护军。诸将尽欢,[②]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即与共载,使监护长者!”汉王闻之,愈益幸平,遂与东伐项王。至彭城,为楚所败,引师而还。收散兵至荥阳,以平为亚将,属韩王信,军广武。

①师古曰:“说读曰悦。”

②师古曰:“欢谑而议也。”

绛、灌等或谗平曰:[①]“平虽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②]闻平居家时盗其嫂;[③]事魏王不容,亡而归楚;归楚不中,又亡归汉。[④]今大王尊官之,令护军。臣闻平使诸将,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平,反覆乱臣也,愿王察之。”汉王疑之,以让无知,问曰:“有之乎?”无知曰:“有。”汉王曰:“公言其贤人何也?”对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问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⑤]而无益于胜败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汉相距,臣进奇谋之士,顾其计诚足以利国家耳。[⑥]盗嫂受金又安足疑乎?”汉王召平而问曰:“吾闻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⑦]今又从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说,故去事项王。项王不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臣居楚闻汉王之能用人,故归大王。裸身来,不受金无以为资。诚臣计画有可采者,愿

大王用之;使无可用者,大王所赐金具在,请封输官,得请骸骨。"汉王乃谢,厚赐,拜以为护军中尉,尽护诸将。诸将乃不敢复言。

①师古曰:"旧说云,绛,绛侯周勃也,灌,灌婴也。而楚汉春秋高祖之臣别有绛灌,疑昧之文,不可据也。"

②孟康曰:"饰冠以玉,光好外见,中非所有也。"

③师古曰:"盗犹私也。"

④师古曰:"中音竹仲反。"

⑤如淳曰:"孝已,高宗之子,有孝行。"师古曰:"尾生,古之信士,一说即微生高。"

⑥师古曰:"顾,念也。"

⑦师古曰:"遂犹竟(也)。"[10]

其后,楚急击,绝汉甬道,围汉王于荥阳城。汉王患之,请割荥阳以西和。项王弗听。汉王谓平曰:"天下纷纷,何时定乎?"平曰:"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赏爵邑,重之,①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嫚而少礼,士之廉节者不来;然大王能饶人以爵邑,士之顽顿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②诚各去两短,集两长,天下指麾即定矣。然大王资倨人,③不能得廉节之士。顾楚有可乱者,④彼项王骨鲠之臣亚父、钟离昧、龙且、周殷之属,⑤不过数人耳。大王能出捐数万斤金,行反间,间其君臣,以疑其心,⑥项王为人意忌信谗,必内相诛。汉因举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汉王以为然,乃出黄金四万斤予平,恣所为,不问出入。

①师古曰:"言爱惜之。"

②如淳曰:"顽顿,谓无廉隅也。"师古曰:"顿读曰钝。嗜读曰嗜。"

③师古曰:"资谓天性也。倨,古侮字。"

④师古曰:"顾,念也。"

⑤师古曰:"昧音秣。且音子闾反。"

⑥师古曰:"间音居苋反。"

平既多以金纵反间于楚军，宣言诸将钟离昧等为项王将，功多矣，然终不得列地而王，欲与汉为一，以灭项氏，分王其地。项王果疑之，使使至汉。汉为太牢之具，举进，见楚使，[①]即阳惊曰："以为亚父使，乃项王使也！"复持去，以恶草具进楚使。[②]使归，具以报项王，果大疑亚父。亚父欲急击下荥阳城，项王不信，不肯听亚父。亚父闻项王疑之，乃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乞骸骨归！"归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③]

①师古曰："举鼎俎而来。"

②服虔曰："去肴肉，更以恶草之具。"

③师古曰："疽，痈疮也，音千馀反。"

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荥阳东门，楚因击之。平乃与汉王从城西门出去。遂入关，收聚兵而复东。

明年，淮阴侯信破齐，自立为假齐王，使使言之汉王。汉王怒而骂，平蹑汉王。[①]汉王寤，乃厚遇齐使，使张良往立信为齐王。于是封平以户牖乡。用其计策，卒灭楚。

①孟康曰："蹑谓蹑汉王足。"

汉六年，人有上书告楚王韩信反。高帝问诸将，诸将曰："亟发兵坑竖子耳。"[①]高帝默然。以问平，平固辞谢，曰："诸将云何？"上具告之。平曰："人之上书言信反，人有闻知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弗知。"平曰："陛下兵精孰与楚？"[②]上曰："不能过也。"平曰："陛下将用兵有能敌韩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将弗及，而举兵击之，是趣之战也，[③]窃为陛下危之。"上曰："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会诸侯。南方有云梦，[④]陛下弟出，伪游云梦，[⑤]会诸侯于陈。陈，楚之西界，信闻天子以好出游，其势必郊迎谒。[⑥]而陛下因禽之，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为然，乃发使告诸侯会陈，"吾将南游云梦。"上因随以行。行

至陈,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见信,即执缚之。语在信传。

①师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②师古曰:"与,如也。"

③师古曰:"趣读曰促。"

④师古曰:"楚泽名。梦音莫风反,又读如本字。"

⑤师古曰:"弟,但也,语声急也。它皆类此。"

⑥师古曰:"出〔其〕郊远迎谒也。"[11]

遂会诸侯于陈。还至雒阳,与功臣剖符定封,封平为户牖侯,世世勿绝。平辞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计谋,战胜克敌,非功而何?"平曰:"非魏无知臣安得进?"上曰:"若子可谓不背本矣!"① 乃复赏魏无知。

①师古曰:"若,如也。"

其明年,平从击韩王信于代。至平城,为匈奴围,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计,使单于阏氏解,围以得开。① 高帝既出,其计秘,世莫得闻。高帝南过曲逆,② 上其城,望室屋甚大,曰:"壮哉县! 吾行天下,独见雒阳与是耳。"顾问御史:"曲逆户口几何?"对曰:"始秦时三万馀户,间者兵数起,多亡匿,今见五千馀户。"于是(召)〔诏〕御史,[12] 更封平为曲逆侯,尽食之,除前所食户牖。

①师古曰:"阏氏音焉支。"

②孟康曰:"中山蒲阴县。"

平自初从,至天下定后,常以护军中尉从击臧荼、陈豨、黥布。凡六出奇计,辄益邑封。奇计或颇秘,世莫得闻也。

高帝从击布军还,病创,徐行至长安。燕王卢绾反,上使樊哙以相国将兵击之。既行,人有短恶哙者。① 高帝怒曰:"哙见吾病,乃幾我死也!"② 用平计,召绛侯周勃受诏床下,曰:"〔陈〕平乘驰传[13] 载勃代哙

将,③平至军中即斩哙头!”二人既受诏,驰传未至军,行计曰:“樊哙,帝之故人,功多,④又吕后女弟吕须夫,有亲且贵,帝以忿怒故欲斩之,即恐后悔。宁囚而致上,令上自诛之。”未至军,为坛,以节召樊哙。哙受诏,即反接,⑤载槛车诣长安,而令周勃代将兵定燕。

①师古曰:“陈其短失过恶于上,谓谮毁之。它皆类此。”

②孟康曰:“幾幸我死也。几音冀。”

③师古曰:“传音张恋反。”

④师古曰:“行计,谓于道中且计也。”

⑤师古曰:“反缚两手也。”

平行闻高帝崩,①平恐吕后及吕须怒,乃驰传先去。逢使者诏平与灌婴屯于荥阳。平受诏,立复驰至宫,哭殊悲,因奏事丧前。吕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畏谗之就,②因固请之,得宿卫中。太后乃以为郎中令,日傅教帝。③是后吕须谗乃不得行。樊哙至,即赦复爵邑。

①师古曰:“未至京师,于道中闻高帝崩。”

②师古曰:“就,成也,言畏谗毒己者得(其成)〔成其〕计。”[14]

③如淳曰:“傅相之。”

惠帝六年,相国曹参薨,安国侯王陵为右丞相,平为左丞相。

王陵,沛人也。始为县豪,高祖微时兄事陵。及高祖起沛,入咸阳,陵亦聚党数千人,居南阳,不肯从沛公。及汉王之还击项籍,陵乃以兵属汉。项羽取陵母置军中,陵使至,则东鄉坐陵母,欲以招陵。①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愿为老妾语陵,善事汉王。汉王长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剑而死。项王怒,亨陵母。陵卒从汉王定天下。以善雍齿,雍齿,高祖之仇,陵又本无从汉之意,以故后封陵,为安国侯。

①师古曰:“鄉读曰向。”

陵为人少文任气,好直言。为右丞相二岁,惠帝崩。高后欲立诸吕为王,问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马而盟曰:'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太后不说。①问〔左〕丞相平[15]及绛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欲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太后喜。罢朝,陵让平、勃曰:"始与高帝啑血而盟,诸君不在邪?②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吕氏,诸君纵欲阿意背约,何面目见高帝于地下乎!"平曰:"于面折廷争,臣不如君;③全社稷,定刘氏后,君亦不如臣。"陵无以应之。于是吕太后欲废陵,乃阳迁陵为帝太傅,实夺之相权。陵怒,谢病免,杜门竟不朝请,④十年而薨。

①师古曰:"说读曰悦。"

②师古曰:"啑,小歃也,音所甲反。"

③师古曰:"廷争,谓当朝廷而谏争。"

④师古曰:"杜,塞也,闭塞其门也。请音才性反。杜字本作敝,音同。"

陵之免,吕太后徙平为右丞相,以辟阳侯审食其为左丞相。①食其亦沛人也。汉王之败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吕后为质,食其以舍人侍吕后。其后从破项籍为侯,幸于吕太后。及为相,不治,②监宫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决事。

①师古曰:"食其音异基。"

②郑氏曰:"不立治处,使止宫中也。"李奇曰:"不治丞相职事也。"师古曰:"李说是也。"

吕须常以平前为高帝谋执樊哙,数谗平曰:"为丞相不治事,日饮醇酒,戏妇人。"平闻,日益甚。吕太后闻之,私喜。面质吕须于平前,①曰:"鄙语曰'儿妇人口不可用',顾君与我何如耳,无畏吕须之谮。"②

①师古曰:"质,对也。"

②师古曰:"顾,念也。"

吕太后多立诸吕为王,平伪听之。①及吕太后崩,平与太尉勃合谋,

卒诛诸吕，立文帝，平本谋也。审食其免相，文帝立，举以为相。②

①师古曰："谓且顺从之，不乖牾也。"

②如淳曰："举犹皆也。众人之议皆以为勃、平功多矣。"师古曰："言文帝以平、勃俱旧臣，有功，皆欲以为相。"

太尉勃亲以兵诛吕氏，功多；平欲让勃位，乃谢病。文帝初立，怪平病，问之。平曰："高帝时，勃功不如臣；及诛诸吕，臣功亦不如勃。愿以相让勃。"于是乃以太尉勃为右丞相，位第一；平徙为左丞相，位第二。赐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户。

居顷之，上益明习国家事，朝而问右丞相勃曰："天下一岁决狱几何？"① 勃谢不知。问"天下钱谷一岁出入几何？"勃又谢不知。汗出洽背，② 愧不能对。上亦问左丞相平。平曰："(各)有主者。"[16] 上曰："主者为谁乎？"平曰："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谢曰："主臣！③ 陛下不知其驽下，使待罪宰相。④ 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⑤ 外填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也。"上称善。勃大惭，出而让平曰："君独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独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问长安盗贼数，又欲强对邪？"于是绛侯自知其能弗如平远矣。居顷之，勃谢(病请)免相，[17] 而平颛为丞相。⑥

①师古曰："临朝问也。几音居岂反。"

②师古曰："洽，沾也。"

③文颖曰："惶恐之辞也，犹今言死罪也。"孟康曰："主臣，主群臣也，若今言人主。"晋灼曰："主，击也。臣，服也。言其击服，惶恐之辞。"师古曰："文、晋二说是也。"

④师古曰："驽，凡马之称，非骏者也，故以自喻。驽音奴。"

⑤师古曰："遂，申也。"

⑥师古曰："颛与专同。"

孝文二年，平薨，谥曰献侯。传子至曾孙何，坐略人妻弃(主)〔市〕。[18]王陵亦至玄孙，坐酎金国除。辟阳侯食其免后三岁而为淮南王所杀，文帝令其子平嗣侯。淄川王反，辟阳近淄川，平降之，国除。

始平曰："我多阴谋，道家之所禁。①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其后曾孙陈掌以卫氏亲戚贵，②愿得续封，然终不得也。

①师古曰："此平谓陈平。"

②师古曰："掌妻，卫子夫之姊。"

周勃，沛人。其先卷人也，①徙沛。勃以织薄曲为生，②常以吹箫给丧事，③材官引强。④

①师古曰："卷，县名也，地理志属河南，音丘权反。其下亦同。"

②苏林曰："薄一名曲。月令曰'具曲植'。"师古曰："许慎云苇薄为曲也。"

③师古曰："吹箫以乐丧宾，若乐人也。"

④服虔曰："能引强弓弩官也。"孟康曰："如今挽强司马也。"师古曰："强音其两反。"

高祖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从攻胡陵，下方与。①方与反，与战，却敌。攻丰。击秦军砀东。还军留及萧。复攻砀，破之。下下邑，先登。赐爵五大夫，攻(兰)〔蒙〕、虞，取之。[19]击章邯车骑殿。②略定魏地。攻辕戚、东缗，以往至栗，③取之。攻啮桑，先登。击秦军阿下，破之。追至濮阳，下蕲城。攻都关、定陶，袭取宛朐，得单父令。④夜袭取临济，攻寿张，以前至卷，破李由雍丘下。攻开封，先至城下为多。⑤后章邯破项梁，沛公与项羽引兵东如砀。自初起沛还至砀，一岁二月。楚怀王封沛公号武安侯，为砀郡长。沛公拜勃为襄贲令。⑥从沛公定魏地，攻东郡尉于成武，破之。攻长社，先登。攻颍阳、缑氏，绝河津。击赵贲军尸北。⑦南攻南阳守崎，破武关、峣关。攻秦军于蓝田。至咸阳，灭秦。

①师古曰："音房豫。"

②师古曰:“殿之言填也,谓镇军后以扞敌。勃击破章邯之殿兵也。殿音丁见反。”

③师古曰:“缗音昏。”

④师古曰:“音善甫。”

⑤文颖曰:“勃士卒至者多也。”如淳曰:“周礼‘战功曰多’。”师古曰:“多谓功多也。”

⑥师古曰:“贲音肥。”

⑦师古曰:“贲音奔。尸即尸乡。”

项羽至,以沛公为汉王。汉王赐勃爵为威武侯。从入汉中,拜为将军。还定三秦,赐食邑怀德。攻槐里、好畤,最。[①]北击赵贲、内史保于咸阳,最。北救漆。[②]击章平、姚卬军。西定汧。[③]还下郿、频阳。[④]围章邯废丘,破之。西击益已军,破之。[⑤]攻上邽。[⑥]东守峣关。击项籍。攻曲遇,最。[⑦]还守敖仓,追籍。籍已死,因东定楚地泗水、东海郡,凡得二十二县。还守雒阳、栎阳,赐与颍阴侯共食锺离。以将军从高祖击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将卒当驰道为多。[⑧]赐爵列侯,剖符世世不绝。食绛八千二百八十户。

①如淳曰:“于将率之中功为最也。”

②师古曰:“漆,扶风县。”

③师古曰:“汧亦扶风县,音口肩反。”

④师古曰:“郿即岐州郿县也。频阳在栎阳东北。郿音媚。”

⑤如淳曰:“章邯将也。”

⑥师古曰:“邽音圭。”

⑦师古曰:“曲音丘禹反。遇音颙。”

⑧师古曰:“当高祖所行之前。”

以将军从高帝击韩王信于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①]击胡骑,破之武泉北。转攻韩信军铜鞮,破之。还,降太原六城。击韩信胡骑晋阳下,破之,下晋阳。后击韩信军于谿石,[②]破之,追北八

十里。还攻楼烦三城，因击胡骑平城下，所将卒当驰道为多。勃迁为太尉。

①孟康曰："县属云中也。"

②应劭曰："㵲音沙。"孟康曰："地名也。"齐恭曰："㵲音赤坐反。"师古曰："齐音是也。"

〔击〕陈豨，[20]屠马邑。所将卒斩豨将军乘马降。① 转击韩信、陈豨、赵利军于楼烦，破之。得豨将宋最、雁门守遫。② 因转攻得云中守遨、丞相箕肆、将军博。③ 定雁门郡十七县，云中郡十二县。因复击豨灵丘，破之，斩豨、丞相程纵、将军陈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县。

①师古曰："姓乘马，名降也。乘音食孕反。"

②师古曰："囷者，雁门守之名，音下顿反。"

③师古曰："遫，古速字也。肆音弋二反。博者，亦豨将之名也。"

燕王卢绾反，勃以相国代樊哙将，击下蓟，① 得绾大将抵、丞相偃、守陉、② 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浑都。③ 破绾军上兰，后击绾军沮阳。④ 追至长城，定上谷十二县，右北平十六县，辽东二十九县，渔阳二十二县。最从高帝得相国一人，⑤ 丞相二人，将军、二千石各三人；别破军二，下城三，定郡五，县七十九，得丞相、大将各一人。

①师古曰："即幽州蓟县也，音计。"

②张晏曰："卢绾郡守，陉其名也。"师古曰："陉音刑。"

③师古曰："姓施屠，名浑都。浑音胡昆反。"

④服虔曰："沮音阻。"师古曰："县名，属上谷。"

⑤师古曰："最者，凡也。总言其攻战克获之数。"

勃为人木强敦厚，① 高帝以为可属大事。② 勃不好文学，每召诸生说士，东鄉坐责之：③"趣为我语。"④ 其椎少文如此。⑤

①师古曰："木谓质朴。强音其两反。"

②师古曰:“属,委也,音之欲反。”

③如淳曰:“勃自东鄤,责诸生说士,不以宾主之礼也。”师古曰:“鄤读曰向。”

④苏林曰:“音趣舍。”臣瓒曰:“令直言勿称经书也。”师古曰:“二说皆非也。趣读曰促。谓令速言也。”

⑤服虔曰:“谓讷钝也。”应劭曰:“今俗名拙语为椎储。”师古曰:“椎谓朴钝如椎也。音直推反。”

勃既定燕而归,高帝已崩矣,以列侯事惠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为太尉。十年,高后崩。吕禄以赵王为汉上将军,吕产以吕王为相国,秉权,欲危刘氏。勃与丞相平、朱虚侯章共诛诸吕。语在高后纪。

于是阴谋(乃)〔以〕为[21]“少帝及济川、淮阳、恒山王皆非惠帝子,吕太后以计诈名它人子,杀其母,养之后宫,令孝惠子之,立以为后,用强吕氏。今已灭诸吕,少帝即长用事,吾属无类矣,① 不如视诸侯贤者立之。”遂迎立代王,是为孝文皇帝。

①师古曰:“云被诛灭无遗种。”

东牟侯兴居,朱虚侯章弟也,曰:“诛诸吕,臣无功,请得除宫。”乃与太仆汝阴滕公入宫。滕公前谓少帝曰:“足下非刘氏,不当立。”乃顾麾左右执戟,皆仆兵罢。① 有数人不肯去,(官)〔宦〕者令张释谕告,亦去。②[22]滕公召乘舆车载少帝出。少帝曰:“欲持我安之乎?”③滕公曰:“就舍少府。”乃奉天子法驾,迎皇帝代邸,报曰:“宫谨除。”皇帝入未央宫,有谒者十人持戟卫端门,④ 曰:“天子在也,足下何为者?”不得入。太尉往喻,乃引兵去,皇帝遂入。是夜,有司分部诛济川、淮阳、常山王及少帝于邸。

①师古曰:“仆,顿也,音赴。”

②师古曰:“荆燕吴传云张择,今此作释,参错不同,未知孰是也。”

③师古曰:“言往何所也。”

④师古曰:“端门,殿之正门。”

文帝即位,以勃为右丞相,赐金五千斤,邑万户。居十馀月,人或说勃曰:"君既诛诸吕,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赏处尊位以厌之,则祸及身矣。"①勃惧,亦自危,乃谢请归相印。上许之。岁馀,陈丞相平卒,上复用勃为(丞)相。[23]十馀月,上曰:"前日吾诏列侯就国,或颇未能行,丞相朕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乃免相就国。

①师古曰:"厌谓当之也。言既有大功,又受厚赏而居尊位,以久当之〔不去〕,即祸及矣。[24]厌音一涉反,又音乌狎反。"

岁馀,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绛侯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其后人有上书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辞。①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与狱吏,狱吏乃书牍背示之,②曰"以公主为证"。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胜之尚之,③故狱吏教引为证。初,勃之益封,尽以予薄昭。及系急,薄昭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为无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④曰:"绛侯绾皇帝玺,将兵于北军,⑤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邪!"⑥文帝既见勃狱辞,乃谢曰:"吏方验而出之。"于是使使持节赦勃,复爵邑。勃既出,曰:"吾尝将百万军,安知狱吏之贵也!"

①师古曰:"置,立也。辞,对狱之辞。"

②李奇曰:"吏所执簿也。"师古曰:"牍,木简,以书辞也,音读。"

③师古曰:"尚,配也,解在张耳传。"

④应劭曰:"陌頟絮也。"晋灼曰:"巴蜀异志谓头上巾为冒絮。"师古曰:"冒,覆也,老人所以覆其头。提,掷也。提音徒计反。"

⑤应劭曰:"言勃诛诸吕,废少帝,手贯国玺时尚不反,况今更有异乎?"师古曰:"绾谓引结其组,音乌版反。"

⑥师古曰:"顾犹倒也。"

勃复就国,孝文十一年薨,谥曰武侯。子胜之嗣,尚公主不相中,①坐杀人,死,国绝。一年,〔文帝乃择勃子贤者河内太守〕(弟)亚夫复为侯。[25]

①如淳曰:"犹言不相合当也。"师古曰:"意不相可也。中音竹仲反。"

亚夫为河内守时,许负相之:①"君后三岁而侯。侯八岁,为将相,持国秉,②贵重矣,于人臣无二。后九年而饿死。"亚夫笑曰:"臣之兄以代父侯矣,有如卒,子当代,我何说侯乎?然既已贵如负言,又何说饿死?指视我。"③负指其口曰:"从理入口,此饿死法也。"④居三岁,兄绛侯胜之有罪,文帝择勃子贤者,皆推亚夫,乃封为条侯。⑤

①应劭曰:"许负,河内温人,老妪也。"

②师古曰:"秉音彼命反。"

③师古曰:"视读曰示。"

④师古曰:"从,竖也,音子容反。"

⑤师古曰:"县在勃海。地理志作蒲字,其音同耳。"

文帝后六年,匈奴大入边。以宗正刘礼为将军军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军棘门,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军细柳,以备胡。上自劳军,至霸上及棘门军,直驰入,将以下骑出入送迎。已而之细柳军,军士吏被甲,锐兵刃,彀弓弩,持满。①天子先驱至,不得入。②先驱曰:"天子且至!"军门都尉曰:"军中闻将军之令,不闻天子之诏。"有顷,上至,又不得入。于是上使使持节诏将军曰:"吾欲劳军。"亚夫乃传言开壁门。壁门士请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于是天子乃按辔徐行。至中营,将军亚夫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③天子为动,改容式车。④使人称谢:⑤"皇帝敬劳将军。"成礼而去。既出军门,群臣皆惊。文帝曰:"嗟乎,此真将军矣!乡者霸上、棘门如儿戏耳,⑥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邪!"称善者久之。月馀,三军皆罢。乃拜亚夫为中尉。

①师古曰:"彀,张也,音遘。"

②师古曰:"先驱,导驾者也,若今之武候队矣。"

③应劭曰:"礼,介者不拜。"

④师古曰:"古者立乘,凡言式车者,谓俛身抚式,以礼敬人。式,车前横木

也。”

⑤师古曰:“谢,告也。”

⑥师古曰:“鄉读曰向。”

文帝且崩时,戒太子曰:“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文帝崩,亚夫为车骑将军。

孝景帝三年,吴楚反。亚夫以中尉为太尉,东击吴楚。因自请上曰:“楚兵剽轻,难与争锋。[①] 愿以梁委之,绝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许之。[②]

①师古曰:“剽音匹妙反。”

②师古曰:“吴王传云亚夫至淮阳,问邓都尉,为画此计,亚夫乃从之。今此云自请而后行。二传不同,未知孰是。”

亚夫既发,至霸上,赵涉遮说亚夫曰:“将军东诛吴楚,胜则宗庙安,不胜则天下危,能用臣之言乎?”亚夫下车,礼而问之。涉曰:“吴王素富,怀辑死士久矣。[①] 此知将军且行,必置间人于淆黾阨狭之间。且兵事上神密,将军何不从此右去,走蓝田,[②] 出武关,抵雒阳,[③] 间不过差一二日,[④] 直入武库,击鸣鼓。诸侯闻之,以为将军从天而下也。”[⑤] 太尉如其计。至雒阳,使吏搜殽黾间,果得吴伏兵。乃请涉为护军。

①师古曰:“辑与集同。”

②师古曰:“右谓少西去也。走音奏。”

③师古曰:“抵,至也。”

④师古曰:“谓右去行迟止一二日也。”

⑤师古曰:“不意其猝至。”

亚夫至,会兵荥阳。[①] 吴方攻梁,梁急,请救。亚夫引兵东北走昌邑,[②] 深壁而守。梁王使使请亚夫,亚夫守便宜,不往。梁上书言景帝,景帝诏使救梁。亚夫不奉诏,坚壁不出,而使轻骑兵弓高侯等绝吴楚兵

后食道。吴楚兵乏粮,饥,欲退,数挑战,终不出。夜,军中惊,内相攻击扰乱,至于帐下。亚夫坚卧不起。顷之,复定。吴奔壁东南陬,③亚夫使备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吴楚既饿,乃引而去。亚夫出精兵追击,大破吴王濞。吴王濞弃其军,与壮士数千人亡走,保于江南丹徒。汉兵因乘胜,遂尽虏之,降其县,购吴王千金。月馀,越人斩吴王头以告。凡相守攻三月,而吴楚破平。于是诸将乃以太尉计谋为是。由此梁孝王与亚夫有隙。

①师古曰:"会,集也。"

②师古曰:"走音奏。"

③如淳曰:"陬,隅也。"师古曰:"音子侯反,又音邹。"

归,复置太尉官。五岁,迁为丞相,景帝甚重之。上废栗太子,亚夫固争之,不(待)〔得〕。[26]上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与太后言亚夫之短。

窦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上让曰:"始南皮及章武先帝不侯,①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窦太后曰:"人生各以时行耳。②窦长君在时,竟不得封侯,死后,乃其子彭祖顾得侯。③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④上曰:"请得与丞相计之。"亚夫曰:"高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今信虽皇后兄,无功,侯之,非约也。"上默然而沮。⑤

①师古曰:"南皮窦彭祖,太后弟长君之子。章武,太后母弟广国。"

②师古曰:"言富贵当及己身也。"

③师古曰:"顾,反也。"

④师古曰:"趣读曰促。"

⑤师古曰:"沮者,止坏之意也,音才与反。"

其后匈奴王徐卢等五人降汉,①上欲侯之以劝后。亚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即何以责人臣不守节者乎?"上曰:"丞相议不可用。"乃悉封徐卢等为列侯。亚夫因谢病免相。

①师古曰:"功臣表云唯徐卢。"

顷之,上居禁中,召亚夫赐食。独置大胾,①无切肉,又不置箸。亚夫心不平,顾谓尚席取箸。②上视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③亚夫免冠谢上。上曰:"起。"亚夫因趋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

①师古曰:"胾,大脔,音侧吏反。"

②应劭曰:"尚席,主席者也。"

③孟康曰:"设胾无箸者,此非不足满于君所乎?嫌恨之也。"如淳曰:"非故不足君之食具,偶失之也。"师古曰:"孟说近之。帝言赐君食而不设箸,此由我意,于君有不足乎?"

居无何,亚夫子为父买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①取庸苦之,不与钱。②庸知其盗买县官器,怨而上变告子,事连汙亚夫。书既闻,上下吏。吏簿责亚夫,③亚夫不对。上骂之曰:"吾不用也。"④召诣廷尉。廷尉责问曰:"君侯欲反何?"亚夫曰:"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乎?"吏曰:"君纵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亚夫,亚夫欲自杀,其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欧血而死。国绝。

①如淳曰:"工官,官名也。"张晏曰:"被,具也。五百具甲楯也。"师古曰:"被音皮义反。"

②师古曰:"庸谓赁也。苦谓极苦使也。"

③如淳曰:"簿音主簿之簿,簿问其辞情。"师古曰:"簿问者,书之于簿,一一问之也。"

④孟康曰:"言不用汝对,欲杀之也。"如淳曰:"恐狱吏畏其复用事,不敢折辱也。"师古曰:"孟说是也。一云,帝责此吏云不胜其任,吾不用汝,故召亚夫令诣廷尉也。"

一岁,上乃更封绛侯勃它子坚为平曲侯,续绛侯后。传子建德,为太子太傅,坐酎金免官。后有罪,国除。

亚夫果饿死。死后，上乃封王信为盖侯。至平帝元始二年，继绝世，复封勃玄孙之子恭为绛侯，千户。

赞曰："闻张良之智勇，以为其貌魁梧奇伟，[①]反若妇人女子。故孔子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②]学者多疑于鬼神，[③]如良受书老父，亦异矣。高祖数离困厄，良常有力，[④]岂可谓非天乎！陈平之志，见于社下，倾侧扰攘楚、魏之间，卒归于汉，而为谋臣。及吕后时，事多故矣，[⑤]平竟自免，以智终。王陵廷争，杜门自绝，亦各其志也。周勃为布衣时，鄙朴庸人，至登辅佐，匡国家难，诛诸吕，立孝文，为汉伊周，[⑥]何其盛也！始吕后问宰相，高祖曰："陈平智有馀，王陵少戇，可以佐之；[⑦]安刘氏者必勃也。"又问其次，云"过此以后，非乃所及"。[⑧]终皆如言，圣矣夫！

①应劭曰："魁梧，丘虚壮大之意也。"苏林曰："梧音悟。"师古曰："魁，大貌也。梧者，言其可惊悟，今人读为吾，非也。"

②师古曰："子羽，孔子弟子澹台灭明字，貌恶而行善，故云然也。"

③师古曰："谓无鬼神之事也。"

④师古曰："离，遭也。"

⑤师古曰："故谓中屯难也。"

⑥师古曰："处伊尹、周公之任。"

⑦师古曰："戇，愚也，旧音下绀反，今读音竹巷反。"

⑧师古曰："乃，汝也，言汝亦不及见也。"

【校勘记】

〔1〕 良(年)少， 景祐、殿本都无"年"字。

〔2〕 良因怪(之)， 景祐、殿本都无"之"字。

〔3〕 常习〔读〕诵。 宋祁说一本"习"下有"读"字。按景祐本有。

〔4〕 今(有事)〔事有〕急， 景祐、殿本都作"事有"。

〔5〕 因举燕、(伐)〔代〕、齐、赵。 何焯说“伐”当作“代”。按各本都作“伐”，史记作“代”。

〔6〕 (示)天下不复输积， 景祐、殿本都无“示”字。

〔7〕 (左)〔离〕亲戚， 景祐、殿本都作“离”，注同。

〔8〕 上〔曰〕‘终不使不肖子居爱子上’，明〔其〕代太子位必矣。 景祐、殿本都有“曰”字“其”字，史记同。

〔9〕 人生一世〔间〕， 景祐、殿本都有“间”字，史记同。

〔10〕 遂犹竟(也)。 景祐、殿本都无“也”字。

〔11〕 出〔其〕郊远迎谒也。 景祐、殿本都有“其”字。

〔12〕 于是(召)〔诏〕御史， 景祐、殿本都作“诏”。王先谦说作“诏”是。

〔13〕 〔陈〕平乘驰传 景祐、殿本都有“陈”字。

〔14〕 言畏谗毒已者得(其成)〔成其〕计。 王先谦说“其成”字误倒。

〔15〕 问〔左〕丞相平 景祐、殿本都有“左”字。

〔16〕 (各)有主者。 宋祁说越本无“各”字。按景祐本亦无。王念孙说无“各”字是。

〔17〕 勃谢“病请”免相， 宋祁说越本无“病请”二字。按景祐本亦无。

〔18〕 坐略人妻弃(主)〔市〕。 景祐、汲古、殿、局本都作“市”，“主”字误。

〔19〕 攻(兰)〔蒙〕、虞，取之。 齐召南说史记作“攻蒙、虞”，“兰”当作“蒙”。王先谦说地无“兰虞”名，齐说是。

〔20〕 〔击〕陈豨， 景祐、殿本都有“击”字，史记亦有，此脱。

〔21〕 于是阴谋(乃)〔以〕为 景祐、殿本都作“以”。王先谦说作“以”是。

〔22〕 有数人不肯去，(官)〔宦〕者令张释谕告，亦去。 景祐、殿、局本都作“宦”。王先谦说作“宦”是。

〔23〕 上复用勃为(丞)相。 景祐、殿本都无“丞”字。

〔24〕 以久当之〔不去〕，即祸及矣。 景祐、殿本都有“不去”二字。王先谦说此脱。

〔25〕 一年，〔文帝乃择勃子贤者河内太守〕(弟)亚夫复为侯 钱大昭说闽本无“弟”字，“亚夫”上多十二字。按景祐本同闽本。

〔26〕 不(待)〔得〕。 钱大昭说“待”当作“得”。按景祐、殿本都作“得”。

汉书卷四十一

樊郦滕灌傅靳周传第十一

樊哙，沛人也，以屠狗为事。[①]后与高祖俱隐于芒砀山泽间。

①师古曰："时人食狗亦与羊豕同，故哙专屠以卖。"

陈胜初起，萧何、曹参使哙求迎高祖，立为沛公。[①]哙以舍人从攻胡陵、方与，[②]还守丰，击泗水监丰下，破之。[③]复东定沛，破泗水守薛西。[④]与司马尼战砀东，[⑤]却敌，斩首十五级，赐爵国大夫。[⑥]常从，沛公击章邯军濮阳，攻城先登，斩首二十三级，赐爵列大夫。[⑦]从攻(阳城)〔城阳〕，[1]先登。下户牖，[⑧]破李由军，斩首十六级，赐上闻爵。[⑨]后攻圉都尉、东郡守尉于成武，[⑩]却敌，斩首十四级，捕虏十六人，[⑪]赐爵五大夫。从攻秦军，出亳南。[⑫]河间守军于杠里，破之。[⑬]击破赵贲军开封北，[⑭]以却敌先登，斩候一人，首六十八级，捕虏二十六人，[⑮]赐爵卿。从攻破扬熊于曲遇。[⑯]攻宛陵，先登，斩首八级，捕虏四十四人，赐爵封号贤成君。[⑰]从攻长社、辕辕，绝河津，东攻秦军尸乡，南攻秦军于犨，破南阳守齮于阳城。东攻宛城，先登。西至郦，[⑱]以却敌，斩首十四级，捕虏四十(四)人，[2]赐重封。[⑲]攻武关，至霸上，斩都尉一人，首十级，捕虏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

①师古曰："高祖时亡在外，故求而迎之。"

②师古曰："皆县名。方音房。与音豫。"

③师古曰："泗水，郡名。监谓御史监郡者也，破之于丰县下。"

④师古曰："破郡守于薛县之西。"

⑤师古曰:"秦将章邯之司马也。尼读与夷同。"

⑥文颖曰:"即官大夫也,爵第六级。"

⑦文颖曰:"即公大夫也,爵第七级。"

⑧师古曰:"阳武县之乡。"

⑨张晏曰:"得径上闻也。"如淳曰:"吕氏春秋曰'魏文侯东胜齐于长城,天子赏文侯以上闻'。"晋灼曰:"名通于天子也。"

⑩师古曰:"圉即陈留圉县。"

⑪师古曰:"生获曰虏。"

⑫郑氏曰:"亳,成汤封邑,今河南偃师汤亭是。"

⑬师古曰:"杠音江。"

⑭师古曰:"贲音奔。"

⑮师古曰:"既斩候一人,又更斩它首六十八。"

⑯师古曰:"曲音丘羽反。遇音颙。"

⑰张晏曰:"食禄比封君而无邑也。"臣瓒曰:"秦制,列侯乃有封爵。"师古曰:"瓒说非也。楚汉之际,权设宠荣,假其位号,或得邑地,或空受爵,此例多矣。约以秦制,于义不通。"

⑱师古曰:"南阳之县也,音直益反。"

⑲张晏曰:"益禄也。"如淳曰:"正爵名也。"臣瓒曰:"增封也。"师古曰:"诸家之说皆非也。重封者,加二号耳。"

项羽在戏下,欲攻沛公。沛公从百馀骑因项伯面见项羽,谢无有闭关事。项羽既飨军士,中酒,[①]亚父谋欲杀沛公,令项庄拔剑舞坐中,欲击沛公,项伯常屏蔽之。时独沛公与张良得入坐,樊哙居营外,闻事急,乃持盾入。初入营,营卫止哙,[②]哙直撞人,立帐下。[③]项羽目之,问为谁。张良曰:"沛公参乘樊哙也。"项羽曰:"壮士。"赐之卮酒彘肩。哙既饮酒,拔剑切肉食之。项羽曰:"能复饮乎?"哙曰:"臣死且不辞,岂特卮酒乎! 且沛公先入定咸阳,暴师霸上,以待大王。[④]大王今日至,听小人之言,与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项羽默然。沛公如厕,麾哙去。既出,沛公留车骑,[⑤]独骑马,哙等四人步从,从山下走归霸上

军,而使张良谢项羽。羽亦因遂已,⑥无诛沛公之心。是日微樊哙奔入营谯让项羽,沛公几殆。⑦

①张晏曰:"酒酣也。"师古曰:"饮酒之中也。不醉不醒,故谓之中。中音竹仲反。"

②师古曰:"营卫,谓营垒之守卫者。"

③师古曰:"谓以盾撞击人。撞音丈江反。"

④师古曰:"时项羽未为王,故高纪云'以待将军'。此言大王,史追书耳。"

⑤师古曰:"沛公所乘之车及从者之骑。"

⑥师古曰:"已,止也。"

⑦师古曰:"微,无也。谯,责也。殆,危也。谯音才笑反。几音巨依反。"

后数日,项羽入屠咸阳,立沛公为汉王。汉王赐哙爵为列侯,号临武侯。迁为郎中,从入汉中。

还定三秦,别击西丞白水北,①(拥)〔雍〕轻车骑雍南,[3]破之。从攻雍、壅城,先登。②击章平军好畤,攻城,先登陷阵,斩县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级,虏二十人,迁为郎中骑将。从击秦车骑壤东,③却敌,迁为将军。攻赵贲,下郿、槐里、柳中、咸阳;④灌废丘,最。⑤至栎阳,赐食邑杜之樊乡。⑥从攻项籍,屠煮枣,⑦击破王武、程处军于外黄。攻邹、鲁、瑕丘、薛。项羽败汉王于彭城,尽复取鲁、梁地。哙还至荥阳,益食平阴二千户,以将军守广武一岁。⑧项羽引东,从高祖击项籍,下阳夏,⑨虏楚周将军卒四千人。⑩围项籍陈,大破之。⑪屠胡陵。

①服虔曰:"西丞,县名也。"晋灼曰:"白水,今广平魏县也。地理志无西丞,似秦将名也。"师古曰:"二说并非也。西谓陇西郡西县也。白水,水名,经西县东南流而过。言击西县之丞于白水之北。"

②师古曰:"壅读与邕同,县名,即后稷所封,今武功故城是,音胎。"

③师古曰:"地名也。"

④师古曰:"柳中即细柳地也,在长安西。"

⑤李奇曰:"以水灌废丘也。"张晏曰:"最,功第一也。"晋灼曰:"京辅治华阴灌

北也。”师古曰:“高纪言‘引水灌废丘’,李说是也。或者云汉王自彭城败还始灌废丘,此时未也。此说非矣。彭城还,更灌废丘,始平定之,无废丘。此时已当灌矣。”

⑥师古曰:“杜县之乡也,今曰樊川。”

⑦晋灼曰:“地理志无也。清河有煮枣城,功臣表有煮枣侯。”师古曰:“既云攻项籍,屠煮枣,则其地当在大河之南,非清河之城明矣,但未详其处耳。”

⑧师古曰:“即荥阳之广武。”

⑨师古曰:“夏音工雅反。”

⑩师古曰:“周殷。”

⑪师古曰:“于陈县围之。”

项籍死,汉王即皇帝位,以哙有功,益食邑八百户。其秋,燕王臧荼反,哙从攻虏荼,定燕地。楚王韩信反,哙从至陈,取信,定楚。更赐爵列侯,与剖符,世世勿绝,食舞阳,号为舞阳侯,除前所食。以将军从攻反者韩王信于代。自霍人以往至云中,与绛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户。因击陈豨与曼丘臣军,战襄国,破柏人,先登,降(之)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县,[4]残东垣,①迁为左丞相。破得綦母(印)〔卬〕、[5]尹潘军于无终、广昌。②破豨别将胡人王黄军代南,因击韩信军参合。军所将卒斩韩信,击豨胡骑横谷,斩将军赵既,虏代丞相冯梁、守孙奋、大将王黄、将军(大将)一人、[6]太仆解福等十人。与诸将共定代乡邑七十三。后燕王卢绾反,哙以相国击绾,破其丞相抵蓟南,③定燕县十八,乡邑五十一。益食千三百户,定食舞阳五千四百户。从,斩首百七十六级,虏二百八十七人。别,破军七,下城五,定郡六,县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将军十三人,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十二人。

①张晏曰:“残,有所毁也。”臣瓒曰:“残谓多所杀伤也。”师古曰:“瓒说是。”

②师古曰:“姓綦母,名(印)〔卬〕也。綦音其。”

③师古曰:“抵,至也。一说,抵者,其丞相之名也,音丁礼反。”

哙以吕后弟吕须为妇,生子伉,①故其比诸将最亲。先黥布反时,

高帝尝病,② 恶见人,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群臣。群臣绛、灌等莫敢入。十馀日,哙乃排闼直入,③大臣随之。上独枕一宦者卧。哙等见上流涕曰:"始陛下与臣等起丰沛,定天下,何其壮也! 今天下已定,又何惫也!④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见臣等计事,顾独与一宦者绝乎!⑤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⑥高帝笑而起。

①师古曰:"伉音抗,又音刚。"

②师古曰:"黥布未反之前。"

③师古曰:"闼,宫中小门也,一曰门屏也,音土曷反。"

④师古曰:"惫,力极也,音蒲拜反。"

⑤师古曰:"顾犹反也。"

⑥师古曰:"谓始皇崩,赵高矫为诏命,杀扶苏而立胡亥。"

其后卢绾反,高帝使哙以相国击燕。是时高帝病甚,人有恶哙党于吕氏,① 即上一日宫车晏驾,则哙欲以兵尽诛戚氏、赵王如意之属。高帝大怒,乃使陈平载绛侯代将,而即军中斩哙。② 陈平畏吕后,执哙诣长安。至则高帝已崩,吕后释哙,③得复爵邑。

①师古曰:"恶谓毁谮,言其罪恶也。"

②师古曰:"即,就也。"

③师古曰:"释,解也,解免其罪。"

孝惠六年,哙薨,谥曰武侯,子伉嗣。而伉母吕须亦为临光侯,(哙)高后时用事颛权,[7]① 大臣尽畏之。高后崩,大臣诛吕须等,因诛伉,舞阳侯中绝数月。孝文帝立,乃复封哙庶子市人为侯,复故邑。薨,谥曰荒侯。子佗广嗣。六岁,其舍人上书言:"荒侯市人病不能为人,②令其夫人与其弟乱而生佗广,佗广实非荒侯子。"下吏,免。平帝元始二年,继绝世,封哙玄孙之子章为舞阳侯,邑千户。

①师古曰:"颛与专同。"

②师古曰:"言无人道也。"

酈商，高阳人也。[①]陈胜起，商聚少年得数千人。沛公略地六月馀，商以所将四千人属沛公于岐。从攻长社，先登，赐爵封信成君。从攻缑氏，绝河津，破秦军雒阳东。从下宛、穰，定十七县。别将攻旬关，[②]西定汉中。[③]

①师古曰："酈音历。"

②师古曰："汉中旬水上之关也，今在洵阳县。"

③师古曰："先言攻旬关，定汉中，然后云沛公为汉王，是则沛公从武关、蓝田而来，商时别从西道平定汉中。"

沛公为汉王，赐商爵信成君，以将军为陇西都尉。别定北地郡，破章邯别将于乌氏、栒邑、泥阳，[①]赐食邑武城六千户。从击项籍军，与锺离昧战，受梁相国印，[②]益食四千户。从击项羽二岁，攻胡陵。

①师古曰："乌氏，安定县也。栒邑今在豳州。泥阳，北地县。氏音支。栒音荀。"

②师古曰："汉以梁相国印授之。"

汉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商以将军从击荼，战龙脱，[①]先登陷阵，破荼军易下，[②]却敌，迁为右丞相，赐爵列侯，与剖符，世世勿绝，食邑涿郡五千户。别定上谷，因攻代，受赵相国印。[③]与绛侯等定代郡、雁门，得代丞相程纵、守相郭同、[④]将军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还，以将军将太上皇卫一岁。十月，以右丞相击陈豨，残东垣。又从击黥布，攻其前垣，[⑤]陷两陈，得以破布军，更封为曲周侯，食邑五千一百户，除前所食。凡别破军三，降定郡六，县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将(军)各一人，小将(军)二人，[8]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

①孟康曰："地名也。"

②师古曰："今易县。"

③师古曰："初受梁相国印，今又受赵相国印。"

④师古曰："守相，谓为相而居守者。"

⑤李奇曰："前锋坚蔽若垣墙也。或曰，军前以大(军)〔车〕自障若垣也。"[9]师

古曰:"二说皆非也。谓攻其壁垒之前垣。"

商事孝惠帝、吕后。吕后崩,商疾不治事。① 其子寄,字况,与吕禄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诛诸吕,吕禄为将军,军于北军,太尉勃不得入北军,于是乃使人劫商,令其子寄绐吕禄。吕禄信之,与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据北军,遂以诛诸吕。商是岁薨,谥曰景侯。子寄嗣。天下称郦况卖友。

①文颖曰:"商有疾病,不能治官事。"

孝景时,吴、楚、齐、赵反,上以寄为将军,围赵城,七月不能下。栾布自平齐来,乃灭赵。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姊)为夫人,①〔10〕景帝怒,下寄吏,免。上乃封商它子坚为缪侯,② 奉商后。传至玄孙终根,武帝时为太常,坐巫蛊诛,国除。元始中,赐高祖时功臣自郦商以下子孙爵(乎)〔皆〕关内侯,〔11〕食邑凡百馀人。

①苏林曰:"景帝王皇后母臧儿也。"

②师古曰:"缪,所封邑名。"

夏侯婴,沛人也。为沛厩司御,每送使客,还过泗上亭,与高祖语,未尝不移日也。婴已而试补县吏,与高祖相爱。高祖戏而伤婴,人有告高祖。高祖时为亭长,重坐伤人,① 告故不伤婴,② 婴证之。移狱覆,婴坐高祖系岁馀,掠笞数百,终脱高祖。

①如淳曰:"为吏伤人,其罪重。"

②苏林曰:"自告情故,不伤婴也。"

高祖之初与徒属欲攻沛也,① 婴时以县令史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② 高祖为沛公,赐爵七大夫,以婴为太仆,常奉车。③ 从攻胡陵,婴与萧何降泗水监平,④ 平以胡陵降,赐婴爵五大夫。从击秦军砀东,攻济阳,下户牖,破李由军雍丘,以兵车趣攻战疾,破之,⑤ 赐爵执帛。从击章邯军东阿、濮阳下,以兵车趣攻战疾,破之,赐爵执圭。从击赵贲军开

封,杨熊军曲遇。婴从捕虏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匮⑥。又击秦军雒阳东,以兵车趣攻战疾,赐爵封,转为滕令。⑦因奉车⑧从攻定南阳,战于蓝田、芷阳,⑨至霸上。沛公为汉王,赐婴爵列侯,号昭平侯,复为太仆,从入蜀汉。

①师古曰:"谓始亡在外,未被樊哙召时。"

②师古曰:"谓父老开城门迎高祖时也。"

③师古曰:"为沛公御车。"

④张晏曰:"胡陵,平所止县,何尝给之,故与降。"

⑤师古曰:"趣读曰促,谓急速也。次下亦同。"

⑥师古曰:"时自相署置官之印。"

⑦邓展曰:"今沛郡公丘县。"

⑧师古曰:"因此又每奉车从攻战,以至霸上。"

⑨师古曰:"芷阳后为霸陵县。"

还定三秦,从击项籍。至彭城,项羽大破汉军。汉王不利,驰去。见孝惠、鲁元,载之。汉王急,马罢,虏在后,①常跋两儿弃之,②婴常收载行,面雍树驰。③汉王怒,欲斩婴者十馀,卒得脱,而致孝惠、鲁元于丰。

①师古曰:"罢读曰疲。"

②服虔曰:"跋音拔。"晋灼曰:"音足跋物之跋。"师古曰:"服音是。"

③服虔曰:"高祖欲斩之,故婴围树走,面向树也。"应劭曰:"古者立乘,婴恐小儿堕坠,各置一面拥持之。树,立也。"苏林曰:"南方人谓抱小儿为雍树。面者,以面首向临之也。"师古曰:"面,俯也。雍,抱持之。言取两儿,令面背己,而抱持之以驰,故云面雍树驰。服言围树而走,义尤疏越。雍读曰拥。"

汉王既至荥阳,收散兵,复振,赐婴食邑沂阳。①击项籍下邑,追至陈,卒定楚。至鲁,益食兹氏。②

①师古曰:"沂音鱼依反。"

②师古曰:"兹氏,县名,地理志属太原。"

汉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婴从击荼。明年,从至陈,取楚王信。更食汝阴,剖符,世世勿绝。从击代,至武泉、云中,益食千户。因从击韩信军胡骑晋阳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为胡所围,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遗阏氏,冒顿乃开其围一角。高帝出欲驰,婴固徐行,弩皆持满外乡,[①]卒以得脱。[②]益食婴细阳千户。[③]从击胡骑句注北,大破之。击胡骑平城南,三陷陈,功为多,(阏)〔赐〕所夺邑五百户。[④][12]从击陈豨、黥布军,陷陈却敌,益千户,定食汝阴六千九百户,除前所食。

①师古曰:"故示闲暇,所以固士卒心,而令敌不测也。乡读曰向。"

②师古曰:"卒,终也。"

③师古曰:"益其邑使食之。"

④孟康曰:"时有罪过夺邑者,以赐之。"

婴自上初起沛,常为太仆从,竟高祖崩。以太仆事惠帝。惠帝及高后德婴之脱孝惠、鲁元于下邑间也,乃赐婴北第第一,[①]曰"近我",以尊异之。惠帝崩,以太仆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来,婴以太仆与东牟侯入清宫,废少帝,以天子法驾迎代王代邸,与大臣共立文帝,复为太仆。八岁薨,谥曰文侯。传至曾孙颇,[②]尚平阳公主,坐与父御婢奸,自杀,国除。

①师古曰:"北第者,近北阙之第,婴最第一也。故张衡西京赋云'北阙甲第,当道直启'。"

②师古曰:"颇音普河反。"

初婴为滕令奉车,故号滕公。及曾孙颇尚主,主随外家姓,号孙公主,故滕公子孙更为孙氏。

灌婴,睢阳贩缯者也。[①]高祖为沛公,略地至雍丘,章邯杀项梁,而沛公还军于砀,婴以中涓从,击破东郡尉于成武及秦军于杠里,疾斗,赐爵七大夫。又从攻秦军亳南、开封、曲遇,战疾力,[②]赐爵执帛,号宣陵

君。从攻阳武以西至雒阳，破秦军尸北。北绝河津，南破南阳守齮阳城东，遂定南阳郡。西入武关，战于蓝田，疾力，至霸上，赐爵执圭，号昌文君。

①师古曰："缯者，帛之总名。"

②孟康曰："攻战速疾也。"师古曰："疾，急速也。力，强力也。"

沛公为汉王，拜婴为郎中，从入汉中，十月，拜为中谒者。从还定三秦，下栎阳，降塞王。还围章邯废丘，未拔。从东出临晋关，击降殷王，定其地。击项羽将龙且、魏相项佗军定陶南，疾战，破之。赐婴爵列侯，号昌文侯，食杜平乡。①

①师古曰："杜县之平乡。"

复以中谒者从降下邳，以北至彭城。项羽击破汉王，汉王遁而西，婴从还，军于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①从击破之。攻下外黄，西收军于荥阳。楚骑来众，汉王乃择军中可为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②习骑兵，今为校尉，可为骑将。汉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臣愿得大王左右善骑者傅之。"③婴虽少，然数力战，乃拜婴为中大夫，令李必、骆甲为左右校尉，将郎中骑兵击楚骑于荥阳东，大破之。受诏别击楚军后，绝其饟道，④起阳武至襄邑。击项羽之将项冠于鲁下，破之，所将卒斩右司马、骑将各一人。⑤击破柘公王武军燕西，⑥所将卒斩楼烦将五人，⑦连尹一人。⑧击王武别将桓婴白马下，破之，所将卒斩都尉一人。以骑度河南，送汉王到雒阳，从北迎相国韩信军于邯郸。还至敖仓，婴迁为御史大夫。

①张晏曰："故秦将，降为公，今反。"

②师古曰："重泉，县名也，地理志属左冯翊。"

③如淳曰："傅音附，犹言随从者。"

④师古曰："饟，古馌字。"

⑤张晏曰："主右方之马，左亦如之。"晋灼曰："下所谓左右千人之骑。"

⑥师古曰："柘，县名。公者，柘之令也。王武，其人姓名也。燕亦县名，古南

燕国也。音一千反。”

⑦李奇曰:“楼烦,县名,其人善骑射,故名射士为楼烦,取其称也。”师古曰:“解在项羽传。”

⑧苏林曰:“楚官也。”

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乡。受诏将郎中骑兵东属相国韩信,击破齐军于历下,所将卒虏(单)〔车〕骑将(军)华毋伤①[13]及将吏四十六人。降下临淄,得相田光。追齐相田横至嬴、博,②击破其骑,所将卒斩骑将一人,生得骑将四人。攻下嬴、博,破齐将军田吸于千乘,斩之。东从韩信攻龙且、留公于假密,③卒斩龙且,④生得右司马、连尹各一人,楼烦将十人,身生得亚将周兰。⑤

①师古曰:“华音下化反。”

②师古曰:“二县名。”

③师古曰:“留,县名。公,留令也。攻龙且及留令于假密。”

④师古曰:“婴所将之卒也。其下亦同。”

⑤师古曰:“亚,次也。”

齐地已定,韩信自立为齐王,使婴别将击楚将公杲于鲁北,破之。转南,破薛郡长,①身虏骑将(人)〔一人〕。攻(博)〔傅〕阳,[14]前至下相以东南僮、取虑、徐。②度淮,尽降其城邑,至广陵。③项羽使项声、薛公、郯公复定淮北,婴度淮击破项声、郯公下邳,斩薛公,下下邳、寿春。击破楚骑平阳,④遂降彭城。虏柱国项佗,⑤降留、薛、沛、鄫、萧、相。⑥攻苦、谯,⑦复得亚将。与汉王会颉乡 。从击项籍军陈下,破之。所将卒斩楼烦将二人,虏将八人。赐益食邑二千五百户。

①师古曰:“长,亦如郡守也,时每郡置长。”

②师古曰:“僮及取虑及徐,三县名也。取音趣,又音秋。虑音庐。”

③苏林曰:“别将兵屯广陵也。”师古曰:“此说非也。谓从下相以东南尽降城邑,乃至广陵皆平定。”

④师古曰:“此平阳在东郡。”

⑤师古曰:"佗音徒何反。"

⑥师古曰:"凡六县也,酂音才何反。"

⑦师古曰:"二县也。"

项籍败垓下去也,婴以御史大夫将车骑别追项籍至东城,破之。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籍,皆赐爵列侯。降左右司马各一人,卒万二千人,尽得其军将吏。下东城、历阳。度江,破吴郡长吴下,①得吴守,遂定吴、豫章、会稽郡。还定淮北,凡五十二县。

①如淳曰:"雄长之长也。"师古曰:"此说非也。吴郡长,当时为吴郡长,婴破之于吴下。"

汉王即帝位,赐益婴邑三千户。以车骑将军从击燕王荼。明年,从至陈,取楚王信。还,剖符,世世勿绝,食颍阴二千五百户。

从击(汉)〔韩〕王信于代,[15]至马邑,别降楼烦以北六县,斩代左将,破胡骑将于武泉北。复从击信胡骑晋阳下,所将卒斩胡白题将一人。①又受诏并将燕、赵、齐、梁、楚车骑,击破胡骑于砀石。②至平城,为胡所困。

①师古曰:"胡名也。"

②师古曰:"砀音千坐反。"

从击陈豨,别攻豨丞相侯敞军曲逆下,破之,卒斩敞及特将五人。①降曲逆、卢奴、上曲阳、安国、安平。攻下东垣。

①师古曰:"卒谓所将之卒也。特,独也,各(特)〔独〕为将。"[16]

黥布反,以车骑将军先出,攻布别将于相,破之,斩亚将楼烦将三人。又进击破布上柱国及大司马军。又进破布别将肥铁。婴身生得左司马一人,所将卒斩其小将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邑二千五百户。布已破,高帝归,定令婴食颍阴五千户,除前所食邑。凡从所得,二千石二人,别破军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国一,郡二,县五十二,得将军二人,柱国、相各一人,二千石十人。

婴自破布归，高帝崩，以列侯事惠帝及吕后。吕后崩，吕禄等欲为乱。齐哀王闻之，举兵西，吕禄等以婴为大将军往击之。婴至荥阳，乃与绛侯等谋，因屯兵荥阳，风齐王以诛吕氏事，[①] 齐兵止不前。绛侯等既诛诸吕，齐王罢兵归。婴自荥阳还，与绛侯、陈平共立文帝。于是益封婴三千户，赐金千斤，为太尉。

①师古曰："风读曰讽。"

三岁，绛侯勃免相，婴为丞相，罢太尉官。是岁，匈奴大入北地，上令丞相婴将骑八万五千击匈奴。匈奴去，济北王反，诏罢婴兵。后岁馀，以丞相薨，谥曰懿侯。传至孙(疆)〔彊〕，[17]有罪，绝。武帝复封婴孙贤为临汝侯，奉婴后，后有罪，国除。

傅宽，以魏五大夫骑将从，为舍人，起横阳。从攻安阳、杠里，赵贲军于开封，及击杨熊曲遇、阳武，斩首十二级，赐爵卿。从至霸上。沛公为汉王，赐宽封号共德君。[①] 从入汉中，为右骑将。定三秦，赐食邑雕阴。[②] 从击项籍，待怀，[③] 赐爵通德侯。从击项冠、周兰、龙且，所将卒斩骑将一人敖下，[④] 益食邑。

①师古曰："共读曰恭。"

②孟康曰："县名，属上郡。"

③服虔曰："(侍)〔待〕高帝于怀。怀，县(召)〔名也〕。"[18]师古曰："地理志属河内，即今怀州。"

④师古曰："敖，地名。敖仓盖取此名也。左氏传曰'敖、鄗之间'。"

属淮阴，[①] 击破齐历下军，击田解。属相国参，残博，[②] 益食邑。因定齐地，剖符世世勿绝，封阳陵侯，二千六百户，除前所食。为齐右丞相，备齐。[③] 五岁为齐相国。

①张晏曰："韩信也。信时为相国，云淮阴者，终言之也。"

②师古曰："参，曹参也。博，太山县也。"

③张晏曰："时田横未降，故设屯备。"

四月，击陈豨，属太尉勃，以相国代丞相哙击豨。一月，徙为代相国，将屯。[①]二岁，为丞相，将屯。孝惠五年薨，谥曰景侯。传至曾孙偃，谋反，诛，国除。

①如淳曰："既为相国，有警则将卒而屯守也。"师古曰："此说非也。时代国常有屯兵以备边寇，宽为代相，兼将此屯兵也。"

靳歙，以中涓从，起宛朐。[①]攻济阳。破李由军。击秦军开封东，斩骑千人将一人，[②]首五十七级，捕虏七十三人，赐爵封临平君。又战蓝田北，斩车司马二人，[③]骑长一人，[④]首二十八级，捕虏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为汉王，赐歙爵建武侯，迁骑都尉。

①师古曰："歙音翕。宛音于元反。朐音其于反。"

②如淳曰："骑将率号为千人。汉仪注边郡置部都尉、千人、司马、候也。"

③张晏曰："主车也。"

④张晏曰："骑之长。"

从定三秦。别西击章平军于陇西，破之，定陇西六县，所将卒斩车司马、候各四人，骑长十二人。从东击楚，至彭城。汉军败还，保雍丘，击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别西击邢说军菑南，破之，[①]身得说都尉二人，司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军荥阳东。食邑四千二百户。

①师古曰："菑，县名也，后为考城。说读曰悦。"

别之河内，击赵贲军朝歌，破之，所将卒得骑将二人，车马二百五十匹。从攻安阳以东，至棘蒲，下十县。别攻破赵军，得其将司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从降下邯郸。别下平阳，身斩守相，所将卒斩兵守郡一人，[①]降邺。从攻朝歌、邯郸，又别击破赵(郡)〔军〕，[19]降邯郸郡六县。还军敖仓，破项籍军成皋南，击绝楚饷道，起荥阳至襄邑。破项冠鲁下。略地东至酂、郯、下邳，南至蘄、竹邑。击项悍济阳下。还击项籍军陈下，破之。别定江陵，降柱国、大司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

王,致雒阳,②因定南郡。从至陈,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绝,定食四千六百户,为信武侯。

①李奇曰:"或以为郡守也,字反耳。"晋灼曰:"将兵郡守也。"师古曰:"当言兵郡守一人也。"

②师古曰:"江陵王谓共敖之子共尉也,得而送致于雒阳。"

以骑都尉〔从〕击代,[20]攻韩信平城下,还军东垣。有功,迁为车骑将军,并将梁、赵、齐、燕、楚车骑,别击陈豨丞相敞,破之,①因降曲逆。从击黥布有功,益封,定食邑五千三百户。凡斩首九十级,虏百四十二人,别破军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国各一,县二十三,得王、柱国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21]

①师古曰:"侯敞。"

高后五年,薨,谥曰肃侯。子亭嗣,有罪,国除。

周緤,沛人也。①以舍人从高祖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汉,还定三秦,常为参乘,赐食邑池阳。②从东击项羽荥阳,绝甬道,从出度平阴,遇韩信军襄国,战有利不利,终亡离上心。上以緤为信武侯,③食邑三千三百户。

①师古曰:"緤音息列反。"

②师古曰:"即冯翊池阳县。"

③师古曰:"以其忠信,故加此号。"

上欲自击陈豨,豨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常自行,是亡人可使者乎?"上以为"爱我",赐入殿门不趋。

十二年,更封緤为鄲城侯,①孝文五年薨,谥曰贞侯。子昌嗣,有罪,国除。景帝复封緤子应为郸侯,②薨,谥曰康侯。子仲居嗣,坐为太常有罪,国除。

①服虔曰:"音菅蒯之蒯。"苏林曰:"音簿催反。"晋灼曰:"功臣表属长沙。"师古曰:"此字从崩,从邑,音蒯,非也。吕忱音陪。而楚汉春秋作凭城侯。

陪、凭声相近,此其实也。又音普肯反。”

②苏林曰:“音多,属沛国。”

赞曰:仲尼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① 言士不系于世类也。语曰“虽有兹基,不如逢时”,②信矣! 樊哙、夏侯婴、灌婴之徒,方其鼓刀、仆御、贩缯之时,③岂自知附骥之尾,④(勤)〔勒〕功帝籍,[22]庆流子孙哉? 当孝文时,天下以鄙寄为卖友。夫卖友者,谓见利而忘义也。若寄父为功臣而又执劫,⑤虽摧吕禄,以安社稷,谊存君亲,可也。

①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为弟子仲弓发此言也。犁,杂色;骍,赤色也。舍,置也。言牛色纯而角美,堪为牺牲,虽以其母犁色而不欲用,山川宁肯置之? 喻父虽不材,不害子之美。”

②张晏曰:“兹基,锄也。言虽有田具,值时乃获。”

③师古曰:“鼓刀谓屠狗。”

④师古曰:“盖以蚊虻为喻,言托骥之尾,则涉千里。”

⑤师古曰:“周勃等劫其父而令寄行说。”

【校勘记】

〔1〕 从攻(阳城)〔城阳〕, 史记作“城阳”,正义说汉书作“阳城”,大错误。

〔2〕 捕虏四十(四)人, 景祐、殿本都作“四十人”,史记同。

〔3〕 (拥)〔雍〕轻车骑雍南, 景祐本作“雍”,史记同。王念孙说作“雍”是。

〔4〕 降(之)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县, 王先谦说“之”字衍,史记无。

〔5〕 破得綦母(印)〔卬〕、 景祐、殿本都作〔卬〕。王先谦说作“卬”是。注同。

〔6〕 将军(大将)一人、 史记作“将军太卜”,王先谦疑“大将”即“太卜”之误。但汲古本史记无“太卜”二字,则此“大将”二字当是衍文。

〔7〕 (哙)高后时用事颛权, 景祐、殿本都无“哙”字。钱大昭说无“哙”字是。

〔8〕 得丞相、守相、大将(军)各一人,小将(军)二人, 景祐本无二“军”字。王念孙说景祐本是,史记亦无二“军”字。

〔9〕 军前以大(军)〔车〕自障若垣也。　景祐、殿本都作“车”。王先谦说作“车”是。

〔10〕 寄欲取平原君(姊)为夫人，　王先谦说各本无“姊”字，是。

〔11〕 酈商以下子孙爵(乎)〔皆〕关内侯，　景祐、殿本都作“皆”。王先谦说作“皆”是。

〔12〕 (阙)〔赐〕所夺邑五百户。　景祐、殿本都作“赐”。王先谦说“阙”字误。

〔13〕 所将卒虏(单)〔车〕骑将(军)华毋伤　景祐、殿本都作“车”。王先谦说“单”字误。“华”字上景祐本无“军”字。

〔14〕 身虏骑将(人)〔一人〕。攻(博)〔傅〕阳，　齐召南说“人”字系“一人”两字传写误并。沈钦韩说“博阳”当作“傅阳”。

〔15〕 从击(汉)〔韩〕王信于代，　景祐、殿、局本都作“韩”，“汉”字误。

〔16〕 各(特)〔独〕为将。　景祐、殿本都作“独”。王先谦说作“独”是。

〔17〕 传至孙(疆)〔彊〕，　景祐、殿本都作“彊”。

〔18〕 (待)〔待〕高帝于怀。怀，县(召)〔名〕也。　景祐、殿、局本都作“待”作“名”，此误。

〔19〕 又别击破赵(郡)〔军〕，　景祐、殿本都作“军”。　王先谦说作“军”是。

〔20〕 以骑都尉〔从〕击代，　景祐、殿本都有“从”字。

〔21〕 至五〔百〕石三十九人。　景祐、殿本都有“百”字，此脱。

〔22〕 (勤)〔勒〕功帝籍，　景祐、殿本都作“勒”。王先谦说作“勒”是。

汉书卷四十二

张周赵任申屠传第十二

张苍，阳武人也，好书律历。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①有罪，亡归。及沛公略地过阳武，苍以客从攻南阳。苍当斩，解衣伏质，②身长大，肥白如瓠，时王陵见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斩。遂西入武关，至咸阳。

①如淳曰："方，板也，谓事在板上者也。秦置柱下史，苍为御史，主其事。或曰主四方文书也。"师古曰："下云苍自秦时为柱下御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则主四方文书是也。柱下，居殿柱之下，若今侍立御史矣。"

②师古曰："质，锧也。"

沛公立为汉王，入汉中，还定三秦。陈馀击走常山王张耳，耳归汉，汉以苍为常山守。从韩信击赵，苍得陈馀。赵地已平，汉王以苍为代相，备边寇。已而徙为赵相，相赵王耳。耳卒，相其子敖。复徙相代。燕王臧荼反，苍以代相从攻荼有功，(六年)封为北平侯，[1]食邑千二百户。

迁为计相，①一月，更以列侯为主计四岁。②是时萧何为相国，而苍乃自秦时为柱下御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又善用算律历，故令苍以列侯居相府，领主郡国上计者。黥布反，汉立皇子长为淮南王，而苍相之。十四年，迁为御史大夫。

①文颖曰："以能计，故号曰计相。"师古曰："专主计籍，故号计相。"

②张晏曰："以列侯典校郡国簿书。"如淳曰："以其所主，因以为官号，与计相同。时所卒立，非久施也。"师古曰："去计相之名，更号主计。"

周昌者，沛人也。其从兄苛，[①]秦时皆为泗水卒史。及高祖(沛起)〔起沛〕，[2]击破泗水守监，于是苛、昌(自)〔以〕卒史从沛公，[3]沛公以昌为职志，[②]苛为客。[③]从入关破秦。沛公立为汉王，以苛为御史大夫，昌为中尉。

①师古曰："苛音何。"

②应劭曰："掌主职也。"郑氏曰："主旗志也。"师古曰："志与帜同，音式异反。"

③张晏曰："为帐下宾客，不掌官也。"

汉三年，楚围汉王荥阳急，汉王出去，而使苛守荥阳城。楚破荥阳城，欲令苛将，苛骂曰："若趣降汉王！不然，今为(虏)〔虏〕矣！"①[4]项羽怒，亨苛。汉王于是拜昌为御史大夫。常从击破项籍。六年，与萧、曹等俱封，为汾阴侯。苛子成以父死事，封为高景侯。

①师古曰："若，汝也。趣读曰促。"

昌为人强力，敢直言，自萧、曹等皆卑下之。[①]昌尝燕人奏事，[②]高帝方拥戚姬，[③]昌还走。[④]高帝逐得，骑昌项上，问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纣之主也。"于是上笑之，然尤惮昌。及高帝欲废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为太子，大臣固争莫能得，上以留侯策止。而昌庭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⑤]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心)〔期期〕知其(其)不可。[5]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⑥]上欣然而笑，即罢。吕后侧耳于东箱听，[⑦]见昌，为跪谢曰："微君，太子几废。"[⑧]

①师古曰："下音胡驾反。"

②孟康曰："以上宴时入奏事。"师古曰："燕谓安闲之居也。"

③师古曰："拥，抱也。"

④师古曰："还谓却退也。"

⑤师古曰："吃，言之难也，音讫。"

⑥师古曰："以口吃，故每重言期期。"

⑦师古曰："正寝之东西室皆曰箱，言似箱箧之形。"

⑧师古曰:“微,无也。几音巨依反。”

是岁,戚姬子如意为赵王,年十岁,高祖忧万岁之后不全也。赵尧为符玺御史,赵人方与公[①]谓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赵尧,年虽少,然奇士,君必异之,是且代君之位。”昌笑曰:“尧年少,刀笔吏耳,何至是乎!”居顷之,尧侍高祖,高祖独心不乐,悲歌,群臣不知上所以然。尧进请(间)〔问〕曰:[6]“陛下所为不乐,非以赵王年少,而戚夫人与吕后有隙,备万岁之后而赵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我私忧之,不知所出。”[②]尧曰:“陛下独为赵王置贵强相,及吕后、太子、群臣素所敬惮者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群臣谁可者?”尧曰:“御史大夫昌,其人坚忍伉直,自吕后、太子及大臣皆素严惮之。独昌可。”高祖曰:“善。”于是召昌谓曰:“吾固欲烦公,[③]公强为我相赵。”[④]昌泣曰:“臣初起从陛下,陛下独奈何中道而弃之于诸侯乎?”高祖曰:“吾极知其左迁,[⑤]然吾私忧赵,念非公无可者。公不得已强行!”[⑥]于是徙御史大夫昌为赵相。

①孟康曰:“方与,县名。公,其号也。”师古曰:“音房豫。”

②师古曰:“不知计所出。”

③师古曰:“固,必也,言必欲劳烦公。”

④师古曰:“强音其两反。次下亦同。”

⑤师古曰:“是时尊右而卑左,故谓贬秩位为左迁。佗皆类此。”

⑥师古曰:“已,止也。”

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谁可以为御史大夫者?”孰视尧曰:“无以易尧。”[①]遂拜尧为御史大夫。尧亦前有军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从击陈豨有功,封为江邑侯。

①师古曰:“言尧可为之,馀人不能胜也。易,代也。”

高祖崩,太后使使召赵王,其相昌令王称疾不行。使者三反,昌曰:“高帝属臣赵王,[①]王年少,窃闻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赵王并诛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疾,不能奉诏。”太后怒,乃使使召赵相。相至,谒太后,

太后骂昌曰:"尔不知我之怨戚氏乎? 而不遣赵王!"昌既被征,高后使使召赵王。王果来,至长安月馀,见鸩杀。昌谢病不朝见,三岁而薨,谥曰悼侯。传子至孙意,有罪,国除。景帝复封昌孙左车为安阳侯,有罪,国除。

①师古曰:"属,委也,音之欲反。"

初,赵尧既代周昌为御史大夫,高祖崩,事惠帝终世。高后元年,怨尧前定赵王如意之画,①乃抵尧罪,以广阿侯任敖为御史大夫。

①师古曰:"画谓画策令周昌为相。"

任敖,沛人也,少为狱吏。高祖尝避吏,吏系吕后,遇之不谨。任敖素善高祖,怒,击伤主吕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从为御史,守丰二岁。高祖立为汉王,东击项羽,敖迁为上党守。陈豨反,敖坚守,封为广阿侯,食邑千八百户。高后时为御史大夫,三岁免。孝文元年薨,谥曰懿侯。传子至曾孙越人,坐为太常庙酒酸不敬,国除。

初任敖免,平阳侯曹窋代敖为御史大夫。①高后崩,与大臣共诛诸吕。后坐事免,以淮南相张苍为御史大夫。苍与绛侯等尊立孝文皇帝,四年,代灌婴为丞相。

①师古曰:"窋音竹律反。"

汉兴二十馀年,天下初定,公卿皆军吏。苍为计相时,绪正律历。①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时本十月为岁首,不革。②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上黑如故。吹律调乐,人之音声,及以比定律令。③若百工,天下作程品。④至于为丞相,卒就之。⑤故汉家言律历者本张苍。苍(尤)〔凡〕好书,无所不观,[7]无所不通,而尤邃律历。⑥

①文颖曰:"绪,寻也,谓本其统绪而正之。"

②师古曰:"革,改也。"

③如淳曰:"比音比次之比。谓五音清浊,各有所比,不相错入,以定十二律之法令于乐官,使长行之。或曰,比谓比方之比,音必履反。"臣瓒曰:"谓以比

故取类，以定法律与条令也。”师古曰：“依如氏之说，比音频二反。”

④如淳曰：“若，顺也。百工为器物皆有尺寸斤两斛斗轻重之宜，使得其法，此之谓顺。”晋灼曰：“若，豫及之辞。”师古曰：“言吹律调音以定法令，及百工程品，皆取则也。若，晋说是。”

⑤师古曰：“卒，终也。就，成也。”

⑥师古曰：“邃，深也，音先遂反。”

苍德安国侯王陵，[①]及贵，父事陵。陵死后，苍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后敢归家。

①师古曰：“以救其死刑故也。”

苍为丞相十馀年，鲁人公孙臣上书，陈终始五德传，[①]言汉土德时，其符黄龙见，当改正朔，易服色。事下苍，苍以为非是，罢之。其后黄龙见成纪，于是文帝召公孙臣以为博士，草立土德时历制度，[②]更元年。苍由此自绌，谢病称老。苍任人为中候，[③]大为奸利，上以为让，[④]苍遂病免。孝景五年薨，谥曰文侯。传子至孙类，有罪，国除。

①师古曰：“传谓传次也，音直恋反。”

②张晏曰：“以秦水德，汉土胜之。”晋灼曰：“草，创始也。”

③张晏曰：“所选举保任也。按中候，官名。”师古曰：“苍有所保举，而其人为中候之官。”

④师古曰：“用此事责苍。”

初苍父长不满五尺，苍长八尺馀，苍子复长八尺，及孙类长六尺馀。苍免相后，口中无齿，食乳，女子为乳母。[①]妻妾以百数，尝孕者不复幸。年百馀岁乃卒。著书十八篇，言阴阳律历事。

①师古曰：“言每就饮之。”

申屠嘉，梁人也。以材官蹶张[①]从高帝击项籍，迁为队率。[②]从击黥布，为都尉。孝惠时，为淮阳守。孝文元年，举故以二千石从高祖者，悉以为关内侯，食邑二十四人，而嘉食邑五百户。十六年，迁为御史大

夫。张苍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窦广国贤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广国。"久念不可,而高帝时大臣馀见无可者,③乃以御史大夫嘉为丞相,因故邑封为故安侯。

①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脚踏强弩张之,故曰蹶张。律有蹶张士。"师古曰:"今之弩,以手张者曰擘张,以足蹋者曰蹶张。蹶音厥。擘音布麦反。"

②师古曰:"一队之率也,音所类反。"

③师古曰:"见谓见在之人。"

嘉为人廉直,门不受私谒。是时太中大夫邓通方爱幸,赏赐累巨万。文帝常燕饮通家,其(见)宠如是。[8]是时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礼。嘉奏事毕,因言曰:"陛下幸爱群臣则富贵之,至于朝廷之礼,不可以不肃!"①上曰:"君勿言,吾私之。"②罢朝坐府中,嘉为檄召通(诣)丞相府,③不来,且斩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弟往,④吾今使人召若。"⑤通至(诣)丞相府,[9]免冠,徒跣,顿首谢嘉。嘉坐自如,⑥弗为礼,责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戏殿上,大不敬,当斩。史今行斩之!"⑦通顿首,首尽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⑧使使持节召通,而谢丞相:"此吾弄臣,君释之。"邓通既至,为上泣曰:"丞相几杀臣。"⑨

①师古曰:"肃,敬也。"

②师古曰:"言欲私戒教之。"

③师古曰:"檄,木书也,长二尺。"

④师古曰:"弟,但也。"

⑤师古曰:"若亦汝也。"

⑥师古曰:"如其故。"

⑦如淳曰:"嘉语其史曰:'今便行斩之。'"

⑧师古曰:"度音徒各反。"

⑨师古曰:"几音巨依反。"

嘉为丞相五岁,文帝崩,孝景即位。二年,晁错为内史,贵幸用事,

诸法令多所请变更,议以適罚侵削诸侯。[①]而丞相嘉自绌,[②]所言不用,疾错。错为内史,门东出,不便,更穿一门,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庙堧垣也。[③]嘉闻错穿宗庙垣,为奏请诛错。客有语错,错恐,夜入宫上谒,自归上。[④]至朝,嘉请诛内史错。上曰:"错所穿非真庙垣,乃外堧垣,故冗官居其中,[⑤]且又我使为之,错无罪。"罢朝,嘉谓长史曰:"吾悔不先斩错乃请之,[⑥]为错所卖。"至舍,因欧血而死。谥曰节侯。传子至孙臾,有罪,国除。

①师古曰:"適读曰谪。"

②师古曰:"绌,退也。"

③服虔曰:"宫外垣馀地也。"如淳曰:"堧音畏懦之懦。"师古曰:"堧音如椽反,解在食货志。"

④师古曰:"归首于天子。"

⑤师古曰:"冗谓散辈也,如今之散官,音如勇反。"

⑥师古曰:"言先斩而后奏。"

自嘉死后,开封侯陶青、桃侯刘舍及武帝时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强侯庄青翟、商陵侯赵周,皆以列侯继踵,踖踖廉谨,[①]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著于世者。

①师古曰:"踖踖,持整之貌也。踖音初角反。"

赞曰:"张苍文好律历,为汉名相,[①]而专遵用秦之颛顼历,何哉?[②]周昌,木强人也。[③]任敖以旧德用。[④]申屠嘉可谓刚毅守节,然无术学,殆与萧、曹、陈平异矣。[⑤]

①师古曰:"文好律历,犹言名为好律历也。"

②张晏曰:"不考经典,专用颛顼历,何哉?"师古曰:"何哉,何为其然哉?"

③师古曰:"言其强(直)〔质〕如木石然。[10]强音其两反。"

④张晏曰:"谓伤辱吕后吏。"

⑤师古曰:"殆,近也,言其识见不如萧、曹等也。"

【校勘记】

〔1〕 (六年)封为北平侯， 景祐、殿本都无"六年"二字。

〔2〕 及高祖(沛起)〔起沛〕， 景祐、殿本都作"起沛"，此误倒。

〔3〕 于是苛、昌(自)〔以〕卒史从沛公， 宋祁说越本"自"作"以"。按景祐本作"以"。

〔4〕 今为(虙)〔虏〕矣！ 景祐、殿本都作"虏"。钱大昭说当为"虏"。

〔5〕 然臣(心)〔期期〕知其(其)不可。 景祐、殿本都无"心"字及下"其"字，"知"上有"期期"二字。

〔6〕 尧进请(间)〔问〕曰： 景祐、殿本都作"问"。王念孙说"请问"义自可通，史记亦作"请问"。

〔7〕 苍(允)〔凡〕好书，无所不观， 景祐本作"凡"。王念孙说"凡"当读为"泛"。

〔8〕 其(见)宠如是。 宋祁说越本无"见"字。按景祐本亦无。

〔9〕 通至(诣)丞相府， 王先谦说"诣"字误衍。

〔10〕 言其强(直)〔质〕如木石然。 景祐、殿本都作"质"。

汉书卷四十三

酈陆朱刘叔孙传第十三

酈食其，陈留高阳人也。[①]好读书，家贫落魄，无衣食业。[②]为里监门，然吏县中贤豪不敢役，[③]皆谓之狂生。

①师古曰："食音异。其音基。"

②郑氏曰："魄音薄。"应劭曰："志行衰恶之貌也。"师古曰："落魄，失业无次也。郑音是。"

③师古曰："吏及贤者豪者皆不敢使役食其。"

及陈胜、项梁等起，诸将徇地过高阳者数十人，[①]食其闻其将皆握龌好荷礼[②]自用，不能听大度之言，食其乃自匿。后闻沛公略地陈留郊，沛公麾下骑士适食其里中子，[③]沛公时时问邑中贤豪。骑士归，食其见，谓曰："吾闻沛公嫚易人，有大略，此真吾所愿从游，莫为我先。[④]若见沛公，[⑤]谓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馀，长八尺，人皆谓之狂生'，自谓我非狂。"骑士曰："沛公不喜儒，[⑥]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其中。[⑦]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食其曰："第言之。"[⑧]骑士从容言食其所戒者。[⑨]

①师古曰："徇亦略也，音辞峻反。"

②应劭曰："握龌，急促之貌。"师古曰："荷与苛同。苛，细也。龌音初角反。"

③服虔曰："食其里中子适会作沛公骑士。"

④师古曰："先谓绍介也。"

⑤师古曰："若，汝也。"

⑥师古曰:“喜,好也,音许吏反。”

⑦师古曰:“溺读曰尿,音乃钓反。”

⑧师古曰:“第,但也。”

⑨师古曰:“从音千容反。”

沛公至高阳传舍,①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谒,沛公方踞床令两女子洗,②而见食其。食其人,即长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欲率诸侯(攻)〔破〕秦乎?”[1]沛公骂曰:“竖儒!③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攻秦,何谓助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踞见长者。”于是沛公辍洗,起衣,④延食其上坐,谢之。食其因言六国从衡时。⑤沛公喜,赐食其食,问曰:“计安出?”食其曰:“足下起瓦合之卒,⑥收散乱之兵,不满万人,欲以径入强秦,此所谓探虎口者也。夫陈留,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也,⑦今其城中又多积粟。臣知其令,⑧今请使,令下足下。⑨即不听,足下举兵攻之,臣为内应。”于是遣食其往,沛公引〔兵〕随之,[2]遂下陈留。号食其为广野君。

①师古曰:“传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后人复来,转相传也。一音张恋反,谓传置之舍也,其义两通。它皆类此。”

②师古曰:“洗足也,音先典反。”

③师古曰:“言其贱劣如僮竖。”

④师古曰:“辍,止也。起衣,著衣也。”

⑤师古曰:“从音子容反。衡,横也。”

⑥师古曰:“瓦合,谓如破瓦之相合,虽曰聚合而不齐同。”

⑦如淳曰:“四面往来通之,并数中央,凡五达也。”臣瓒曰:“四通五达,言无险阻也。”

⑧师古曰:“素与其县令相知。”

⑨师古曰:“下,降也。”

食其言弟商,使将数千人从沛公西南略地。食其(尝)〔常〕为说客,[3]驰使诸侯。

汉三年秋，项羽击汉，拔荥阳，汉兵遁保巩。楚人闻韩信破赵，彭越数反梁地，则分兵救之。①韩信方东击齐，汉王数困荥阳、成皋，计欲捐成皋以东，屯巩、雒以距楚。食其因曰："臣闻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夫敖仓，天下转输久矣，臣闻其下乃有臧粟甚多。楚人拔荥阳，不坚守敖仓，乃引而东，令適卒分守成皋，②此乃天所以资汉。方今楚易取而汉反却，自夺便，③臣窃以为过矣。且两雄不俱立，楚汉久相持不决，百姓骚动，海内摇荡，农夫释耒，红女下机，④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愿足下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据敖庾之粟，⑤塞成皋之险，杜太行之道，⑥距飞狐之口，⑦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形制之势，⑧则天下知所归矣。方今燕、赵已定，唯齐未下。今田广据千里之齐，田间将二十万之众军于历城，诸田宗强，负海岱，阻河济，⑨南近楚，齐人多变诈，足下虽遣数十万师，未可以岁月破也。臣请得奉明诏说齐王使为汉而称东藩。"上曰："善。"

①师古曰："(反)〔救〕赵及梁。"[4]

②师古曰："適读曰谪。谪卒谓卒之有罪谪者，即所谓谪戍。"

③师古曰："不图进取，是为自夺便利也。却音丘略反。"

④师古曰："耒，手耕曲木也，音卢对反。红读曰工。"

⑤师古曰："敖庾即敖仓。"

⑥师古曰："太行，山名，在河内野王之北，上党之南。行音胡刚反。"

⑦如淳曰："上党壶关也。"臣瓒曰："飞狐在代郡西南。"师古曰："瓒说是。壶关无飞狐之名。"

⑧师古曰："以地形而制服。"

⑨师古曰："负，背也。岱，泰山也。"

乃从其画，复守敖仓，而使食其说齐王，曰："王知天下之所归乎？"曰："不知也。"曰："知天下之所归，则齐国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归，即齐国未可保也。"齐王曰："天下何归？"食其曰："天下归汉。"齐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汉王与项王戮力西面击秦，约先入咸阳者王之，项王背

约不与,而王之汉中。项王迁杀义帝,汉王起蜀汉之兵击三秦,出关而责义帝之负处,收天下之兵,立诸侯之后。降城即以侯其将,得赂则以分其士,与天下同其利,豪英贤材皆乐为之用。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汉之粟方船而下。[①]项王有背约之名,杀义帝之负;于人之功无所记,于人之罪无所忘;[②]战胜而不得其赏,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项氏莫得用事;[③]为人刻印,玩而不能授;[④]攻城得赂,积财而不能赏。天下畔之,贤材怨之,而莫为之用。故天下之士归于汉王,可坐而策也。夫汉王发蜀汉,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党之兵;[⑤]下井陉,诛成安君;破北魏,[⑥]举三十二城:此黄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据敖庾之粟,塞成皋之险,守白马之津,杜太行之厄,距飞狐之口,天下后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汉王,齐国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汉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广以为然,乃听食其,罢历下兵守战备,与食其日纵酒。[⑦]

①师古曰:"方,并也。"

②师古曰:"言项羽吝爵赏而念旧恶。"

③师古曰:"言唯任同姓之亲。"

④孟康曰:"刻断无复廉锷也。"臣瓒曰:"项羽吝于爵赏,玩惜侯印,不能以封人。"师古曰:"韩信传作刓,此作玩,其义各通。孟说非也。"

⑤师古曰:"援,引也,音爰。"

⑥师古曰:"谓魏豹也。梁地既有魏名,故谓此为北。"

⑦师古曰:"日日纵意而饮酒。"

韩信闻食其冯轼下齐七十馀城,[①]乃夜度兵平原袭齐。齐王田广闻汉兵至,以为食其卖己,[②]乃亨食其,引兵走。

①师古曰:"冯读曰凭。凭,据也。轼,车前横板隆起者也。云凭轼者,言但安坐乘车而游说,不用兵众。"

②师古曰:"言其与韩信通谋。"

汉十二年,曲周侯郦商以丞相将兵击黥布,有功。高祖举功臣,思食其。食其子疥[①]数将兵,上以其父故,封疥为高梁侯。后更食武阳,卒,子

遂嗣。三世,侯平有罪,国除。

①师古曰:"疥音介。"

陆贾,楚人也。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辩,①居左右,常使诸侯。

①师古曰:"时人皆谓其口辩。"

时中国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①高祖使贾赐佗印为南越王。贾至,尉佗魋结箕踞见贾。②贾因说佗曰:"足下中国人,亲戚昆弟坟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带,③欲以区区之越与天之(伉)〔抗〕衡为敌国,④[5]祸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诸侯豪桀并起,⑤唯汉王先入关,据咸阳。项籍背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皆属,可谓至强矣。然汉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诸侯,遂诛项羽。五年之间,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闻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诛暴逆,将相欲移兵而诛王,天子怜百姓新劳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称臣,⑥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⑦屈强于此。⑧汉诚闻之,掘烧君王先人(家)〔冢〕墓,[6]夷种宗族,⑨使一偏将将十万众临越,即越杀王降汉,如反覆手耳。"⑩

①师古曰:"佗音徒河反。"

②服虔曰:"魋音椎,今兵士椎头髻也。"师古曰:"结读曰髻。椎髻者,一撮之髻,其形如椎。箕踞,谓伸其两脚而坐。亦曰箕踞其形似箕。"

③师古曰:"俏父母之国,无骨肉之恩,是反天性也。"

④师古曰:"区区,小貌。"

⑤师古曰:"正亦政也。"

⑥师古曰:"郊迎,谓出郊而迎。"

⑦师古曰:"集犹成也。"

⑧师古曰:"屈音其勿反。屈强,谓不柔服也。"

⑨师古曰:"夷,平也,谓平除其种族。"

⑩师古曰:"言其易。"

于是佗乃蹶然起坐,[①]谢贾曰:"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义。"因问贾曰:"我孰与萧何、曹参、韩信贤?"[②]贾曰:"王似贤也。"复问曰:"我孰与皇帝贤?"贾曰:"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王之业,统天下,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舆,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③]今王众不过数万,皆蛮夷,崎岖山海间,[④]譬如汉一郡,王何乃比于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国,故王此。使我居中国,何遽不若汉?"[⑤]乃大说贾,[⑥]留与饮数月。曰:"越中无足与语,至生来,令我日闻所不闻。"[⑦]赐贾橐中装直千金,[⑧]它送亦千金。[⑨]贾卒拜佗为南越王,令称臣奉汉约。归报,高帝大说,[⑩]拜贾为太中大夫。

①师古曰:"蹶然,惊起之貌也,音厥。"

②师古曰:"与,如也。"

③师古曰:"言自开辟以来未尝有也。"

④师古曰:"崎音丘宜反,岖音区。"

⑤师古曰:"言有何迫促而不如汉也。遽音其庶反。"

⑥师古曰:"说读曰悦,谓爱悦之。"

⑦师古曰:"言素所不闻者,日闻之。"

⑧张晏曰:"珠玉之宝也。装,裹也。"如淳曰:"明月珠之属也。"师古曰:"有底曰囊,无底曰橐。言其宝物质轻而价重,可入囊橐以贵行,故曰橐中装也。"

⑨(师古)〔苏林〕曰:[7]"非橐中物,故曰它送也。"师古曰:"它犹馀也。"

⑩师古曰:"说读曰悦。"

贾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贾曰:"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①]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②]乡使秦以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③]高帝不怿,[④]有惭色,谓贾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⑤]及古成败之国。"贾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称其书曰新

语。⑥

①师古曰:“夫差,吴王阖闾子也,好用兵,卒为越所灭。智伯,晋卿荀瑶也,贪而好胜,率韩、魏共攻赵襄子,襄子与韩、魏约,反而丧之。夫音扶。差音楚宜反。”

②郑氏曰:“秦之先造父封于赵城,其后以为(信)〔姓〕。”[8]张晏曰:“庄襄王为质于赵,还为太子,遂称赵氏。”师古曰:“据秦本纪,郑说是。”

③师古曰:“乡读曰向。安,焉也。”

④师古曰:“怿,和乐也。”

⑤师古曰:“著,明也,谓作书明言(也)〔之〕。”[9]

⑥师古曰:“其书今见存。”

孝惠时,吕太后用事,欲王诸吕,畏大臣及有口者。①贾自度不能争之,②乃病免。以好畤田地善,往家焉。③有五男,乃出所使越橐中装,卖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为生产。贾常乘安车驷马,从歌鼓瑟侍者十人,宝剑直百金,谓其子曰:“与女约:过女,女给人马酒食极(饮)〔欲〕,[10]十日而更。④所死家,得宝剑车骑侍从者。一岁中以往来过它客,率不过再过,⑤数击鲜,毋久溷女为也。”⑥

①师古曰:“有口谓辩士。”

②师古曰:“度音徒各反。”

③师古曰:“好畤即今雍州好畤县。”

④师古曰:“又改向一子处。”

⑤师古曰:“非徒至诸子所,又往来经过它处为宾客,率计一岁之中,每子不过再过至也。上过音工禾反。”

⑥服虔曰:“溷,辱也。吾常行,数击新美食,不久辱汝也。”师古曰:“鲜谓新杀之肉也。溷,乱也。言我至之时,汝宜数数击杀牲牢,与我鲜食,我不久住,乱累汝也。数音所角反。溷音下困反。”

吕太后时,王诸吕,诸吕擅权,欲劫少主,危刘氏。右丞相陈平患之,力不能争,恐祸及己。平(尝)〔常〕燕居深念。①[11]贾往,不请,直入坐,②

陈平方念,不见贾。③贾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④贾曰:"足下位为上相,食三万户侯,可谓极富贵无欲矣。然有忧念,不过患诸吕、少主耳。"陈平曰:"然。为之奈何?"贾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则士豫附;⑤士豫附,天下虽有变,则权不分。权不分,为社稷计,在两君掌握耳。臣常欲谓太尉绛侯,⑥绛侯与我戏,易吾言。⑦君何不交欢太尉,深相结?"为陈平画吕氏数事。平用其计,乃以五百金为绛侯寿,厚具乐饮太尉,⑧太尉亦报如之。两人深相结,吕氏谋益坏。陈平乃以奴婢百人,车马五十乘,钱五百万,遗贾为食饮费。贾以此游汉廷公卿间,⑨名声籍甚。⑩及诛吕氏,立孝文,贾颇有力。

①师古曰:"念,思也。以国家不安,故静居独虑,思其方策。"

②师古曰:"言不因门人将命,而径入自坐。"

③师古曰:"思虑之际,故不觉贾至。"

④孟康曰:"揣,度也。"韦昭曰:"揣音初委反。"

⑤师古曰:"豫,素也。"

⑥师古曰:"谓者,与之言。"

⑦师古曰:"言绛侯与我相戏狎,轻易其言耳。"

⑧师古曰:"厚为(其)〔共〕具,[12]而与太尉乐饮。"

⑨师古曰:"廷谓朝廷。"

⑩孟康曰:"言狼籍(之)〔甚〕盛。"[13]

孝文即位,欲使人之南越,丞相平乃言贾为太中大夫,往使尉佗,去黄屋称制,①令比诸侯,皆如意指。语在南越传。陆生竟以寿终。

①师古曰:"黄屋,谓车上之盖也。黄屋及称制,皆天子之仪,故令去之。"

朱建,楚人也。故尝为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后复事布。布欲反时,问建,建谏止之。布不听,听梁父侯,遂反。①汉既诛布,闻建谏之,高祖赐建号平原君,家徙长安。

①如淳曰:"遂者,布臣也。"臣瓒曰:"布用梁甫侯之计而遂反。"师古曰:"瓒说是

也。”

为人辩有口,刻廉刚直,行不苟合,义不取容。辟阳侯行不正,得幸吕太后,①欲知建,②建不肯见。及建母死,贫未有以发丧,方假贷服具。③陆贾素与建善,乃见辟阳侯,贺曰:“平原君母死。”〔辟阳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贺我?”[14]陆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义不知君,以其母故。④今其母死,君诚厚送丧,则彼为君死矣。”辟阳侯乃奉百金税,⑤列侯贵人以辟阳侯故,往赙凡五百金。⑥

①师古曰:“审食其。”

②师古曰:“欲与相知。”

③师古曰:“贷音土得反。”

④张晏曰:“相知当同恤灾危,以母在,故义不知君也。”

⑤师古曰:“赠终者之衣被曰税。言以百金为衣被之具。税音式芮反,其字从衣。”

⑥师古曰:“布帛曰赙。”

久之,人或毁辟阳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诛之。太后惭,不可言。①大臣多害辟阳侯行,欲遂诛之。辟阳侯困急,使人欲见建。建辞曰:“狱急,不敢见君。”建乃求见孝惠幸臣闳籍孺,②说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闻。③今辟阳侯幸太后而下吏,④道路皆言君谗,欲杀之。今日辟阳侯诛,旦日太后含怒,亦诛君。君何不肉袒为辟阳侯言帝?⑤帝听君出辟阳侯,太后大欢。两主俱幸君,君富贵益倍矣。”于是闳籍孺大恐,从其计,言帝,帝果出辟阳侯。辟阳侯之囚,欲见建,建不见,辟阳侯以为背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大惊。

①师古曰:“不可自言之。”

②师古曰:“佞幸传云高祖时则有籍孺,孝惠有闳孺,斯则二人皆名为孺,而姓各别。今此云闳籍孺,误剩籍字,后人所妄加耳。”

③师古曰:“言不以材德进。”

④师古曰:“下音胡嫁反。它皆类此。”

⑤师古曰:"肉袒,谓脱其衣袖而见肉。肉袒者,自挫辱之甚,冀见哀怜。"

吕太后崩,大臣诛诸吕,辟阳侯与诸吕至深,①卒不诛。计画所以全者,皆陆生、平原君之力也。

①如淳曰:"辟阳侯与诸吕相亲信,为罪宜诛者至深也。"师古曰:"直言辟阳侯与诸吕相知,情义至深重耳。如说非也。"

孝文时,淮南厉王杀辟阳侯,以党诸吕故。孝文闻其客朱建为其策,使吏捕欲治。闻吏至门,建欲自杀。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自杀为?"建曰:"我死祸绝,不及乃身矣。"①遂自刭。文帝闻而惜之,曰:"吾无杀建意也。"乃召其子,拜为中大夫。使匈奴,单于无礼,骂单于,遂死匈奴中。

①师古曰:"乃,汝也。"

娄敬,齐人也。汉五年,戍陇西,过雒阳,高帝在焉。敬脱挽辂,①见齐人虞将军曰:"臣愿见上言便宜。"虞将军欲与鲜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见,②衣褐,衣褐见,③不敢易衣。"虞将军入言上,上召见,赐食。

①苏林曰:"辂音冻洛之洛。一木横遮车前,二人挽之,一人推之。"孟康曰:"辂音胡格反。"师古曰:"二音同声也。"

②师古曰:"衣,著也。帛谓缯也。"

③师古曰:"此褐谓织毛布之衣。"

已而问敬,敬说曰:"陛下都雒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异。周之先自后稷,尧封之邰,①积德累善十馀世。②公刘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马箠去居岐,③国人争归之。及文王为西伯,断虞芮讼,④始受命,吕望、伯夷自海滨来归之。⑤武王伐纣,不期而会孟津上八百诸侯,遂灭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属傅相焉,乃营成周都雒,以为此天下中,⑥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务以德致人,不欲阻险,令后世

骄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为二,⑦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势弱也。今陛下起丰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径往,卷蜀汉,定三秦,与项籍战荥阳,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不绝,伤夷者未起,⑧而欲比隆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矣。⑨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⑩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⑪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胜。⑫今陛下入关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①师古曰:“邰,邑名也,即今武功故城是其处,音吐材反。”

②师古曰:“絫,古累字。”

③师古曰:“箠,马策也。杖谓柱之也。云杖马箠者,以示无所携持也。箠音止蘂反。”

④文颖曰:“二国争田,见文王之德而自和也。”师古曰:“虞,今虞州是也。芮,今芮城县是也。”

⑤师古曰:“滨,涯也,音宾,又音频。”

⑥师古曰:“中音竹仲反。”

⑦师古曰:“谓东周君、西周君。”

⑧师古曰:“夷,创也,音痍。”

⑨师古曰:“侔,等也。”

⑩师古曰:“卒读曰猝。”

⑪师古曰:“府,聚也,万物所聚。”

⑫张晏曰:“亢,喉咙也。”师古曰:“搤与扼同,谓捉持之也。亢音冈,又音下郎反。”

高帝问群臣,群臣皆山东人,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则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决。及留侯明言入关便,即日驾西都关中。

于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娄敬,娄者刘也。”赐姓刘氏,拜为郎中,号曰奉春君。①

①张晏曰:"春,岁之始,以其首劝都关中。"

汉七年,韩王信反,高帝自往击。至晋阳,闻信与匈奴欲击汉,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壮士肥牛马,①徒见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辈来,皆言匈奴易击。上使刘敬复往使匈奴,还报曰:"两国相击,此宜夸矜见所长。②今臣往,徒见羸瘠老弱,③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是时汉兵以逾句注,三十馀万众,④兵已业行。上怒,骂敬曰:"齐虏! 以舌得官,乃今妄言沮吾军。"⑤械系敬广武。⑥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围高帝白登,七日然后得解。高帝至广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已斩先使十辈言可击者矣。"乃封敬二千户,为关内侯,号建信侯。

①师古曰:"匿,藏也。"

②师古曰:"见,示也。"

③师古曰:"瘠音渍,谓(见)〔死〕者之肉也。[15]一说瘠读曰瘠。瘠,瘦也。"

④师古曰:"句注,山名,在雁门。"

⑤师古曰:"沮谓止坏也,音材汝反。"

⑥师古曰:"械谓桎梏也。广武,县名,属雁门。"

高帝罢平城归,韩王信亡入胡。当是时,冒顿单于兵强,控弦四十万骑,①数苦北边。上患之,问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罢于兵革,②未可以武服也。冒顿杀父代立,妻群母,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也。独可以计久远子孙为臣耳,然陛下恐不能为。"上曰:"诚可,何为不能! 顾为奈何?"③敬曰:"陛下诚能以適长公主妻单于,④厚奉遗之,彼知汉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何者? 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馀彼所鲜数问遗,⑤使辩士风谕以礼节。⑥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外孙为单于。岂曾闻(外)孙敢与大父亢礼哉?[16]可毋战以渐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长公主,而(今)〔令〕宗室及后宫诈称公主,[17]彼亦知不肯贵近,无益也。"⑦高帝曰:"善。"欲遣长公主。吕后泣曰:" 妾唯以一太子、一女,⑧奈何弃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长公主,而取家人子为公主,妻单

于。⑨使敬往结和亲约。

①师古曰:“控,引也,谓皆引弓也,音口弄反。”

②师古曰:“罢读曰疲。”

③师古曰:“顾,思念也。”

④师古曰:“适读曰嫡,谓皇后所生。”

⑤师古曰:“鲜,少也。问遗,谓饷馈之也。鲜音息善反。遗音弋季反。”

⑥师古曰:“风读曰讽。”

⑦师古曰:“近音其靳反。”

⑧师古曰:“言唯以此自慰。”

⑨师古曰:“于外庶人之家取女而名之为公主。”

敬从匈奴来,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①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夕可以至。②秦中新破,③少民,地肥饶,可益实。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与。④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六国强族,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安枕而卧也。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且实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上曰:“善。”乃使刘敬徙所言关中十馀万口。⑤

①张晏曰:“白羊,匈奴国名也。”

②师古曰:“言匈奴欲来为寇者。”

③师古曰:“秦中谓关中,故秦地也。新破,谓经兵革之后未殷实。”

④师古曰:“皆二国之王族。”

⑤师古曰:“今高陵、栎阳诸田,华阴、好畤诸景,及三辅诸屈、诸怀尚多,皆此时所徙。”

叔孙通,薛人也。①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②数岁,陈胜起,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楚戍卒攻蕲入陈,于公何如?”博士诸生三十馀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则反,罪死无赦。③愿陛下急发兵击之。”二世怒,作

色。④通前曰:"诸生言皆非。夫天下为一家,毁郡县城,铄其兵,视天下弗复用。⑤且明主在上,法令具于下,吏人人奉职,四方辐辏,⑥安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⑦何足置齿牙间哉?郡守尉(令)〔今〕捕诛,何足忧?"[18]二世喜,尽问诸生,诸生或言反,或言盗。于是二世令御史按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诸生言盗者皆罢之。乃赐通帛二十疋,衣一袭,⑧拜为博士。通已出,反舍,⑨诸生曰:"生何言之谀也?"通曰:"公不知,我几不免虎口!"⑩乃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

①晋灼曰:"楚汉春秋名何。"师古曰:"薛,县名,属鲁国。"

②师古曰:"于博士中待诏。"

③臣瓒曰:"将谓为逆乱也。"师古曰:"将有其意。"

④师古曰:"不许其言陈胜为反。作色,谓变动其色。"

⑤师古曰:"铄,销也。视读曰示。"

⑥师古曰:"辏,聚也,言如车辐之聚于毂也。字或作凑,并音千豆反。"

⑦师古曰:"如鼠之窃,如狗之盗。"

⑧师古曰:"一袭,上下皆具也,今人呼为一副也。"

⑨师古曰:"还其所居也。"

⑩师古曰:"几音巨依反。"

及项梁之薛,通从之。败定陶,从怀王。怀王为义帝,徙长沙,通留事项王。汉二年,汉王从五诸侯入彭城,通降汉王。

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①汉王喜。

①师古曰:"制谓裁衣之形制。"

通之降汉,从弟子百馀人,然无所进,刺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①弟子皆曰:"事先生数年,幸得从降汉,今不进臣等,刺言大猾,何也?"②通乃谓曰:"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③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④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汉王拜通为博士,号稷嗣君。⑤

①师古曰:"刺与专同,又音之兖反。此则言专声之急上者耳。"

②师古曰:"狡猾之人。"

③师古曰:"蒙犹被也,冒也。"

④师古曰:"搴,拔取,音骞。"

⑤张晏曰:"后稷佐唐,欲令复如之。"

汉王已并天下,诸侯共尊为皇帝于定陶,通就其仪号。[①]高帝悉去秦仪法,为简易。群臣饮争功,醉或妄呼,[②]拔剑击柱,上患之。通知上益厌之,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③]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④]

①师古曰:"就,成也。"

②师古曰:"呼音火故反。"

③师古曰:"复,重也,因也,音扶目反。"

④师古曰:"度音徒各反。"

于是通使征鲁诸生三十馀人。[①]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百年积德而后可兴也。[②]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污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时变。"[③]

①师古曰:"通为使者,而征诸生。"

②师古曰:"言(德行)〔行德〕教百年,[19]然后可定礼乐也。"

③师古曰:"若,汝也。鄙,言不通。"

遂与所征三十人西,[①]及上左右为学者[②]与其弟子百馀人为绵蕞野外。[③]习之月馀,通曰:"上可试观。"上使行礼,曰:"吾能为此。"乃令群臣习肄,[④]会十月。

①师古曰:"西入关。"

②师古曰:"左右,谓近臣也。为学,谓素有学术。"

③应劭曰:"立竹及茅索营之,习礼仪其中也。"如淳曰:"谓以茅翦树地,为纂位

尊卑之次也。春秋传曰'置茅蕝'。师古曰:"蕞与蕝同,并音子悦反。如说是。"

④师古曰:"肄亦习也,音弋二反。"

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朝十月。①仪:②先平明,③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戍卒卫官,设兵,张旗志。④传曰:"趋"。⑤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⑥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⑦大行设九宾,胪句传。⑧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戟传警,⑨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至礼毕,尽伏,置法酒。⑩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⑪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拜通为奉常,⑫赐金五百斤。

①师古曰:"适会七年十月,而长乐宫新成也。汉时尚以十月为正月,故行朝岁之礼,史家追书十月。"

②师古曰:"欲叙其下仪法,先言仪如此也。"

③师古曰:"未平明之前。"

④师古曰:"志与帜同,音式饵反。"

⑤师古曰:"传声教入者皆令趋,谓疾行为敬也。"

⑥师古曰:"侠与挟同。挟其两旁,每陛皆数百人也。"

⑦师古曰:"鄉皆读曰向。"

⑧苏林曰:"上传语告下为胪,下告上为句也。"韦昭曰:"大行掌宾客之礼,今之鸿胪也。九宾则周礼九仪也。谓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师古曰:"胪音庐。"

⑨师古曰:"传声而唱警。"

⑩师古曰:"法酒者,犹言礼酌,谓不饮之至醉。"

⑪师古曰:"抑,屈也。谓依礼法不敢平坐而视。"

⑫师古曰:"解在百官公卿表。后改为太常也。"

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通出,皆以五百金赐诸生。诸生乃喜曰:"叔孙生圣人,知当世务。"

九年,高帝徙通为太子太傅。十二年,高帝欲以赵王如意易太子,通谏曰:"昔者晋献公以骊姬故、废太子,立奚齐,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苏,胡亥诈立,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吕后与陛下(共)〔攻〕苦食啖,①[20]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废適而立少,② 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高帝曰:"公罢矣,吾特戏耳。"③通曰:"太子天下本,本壹摇天下震动,奈何以天下戏!"高帝曰:"吾听公。"及上置酒,见留侯所招客从太子入见,上遂无易太子志矣。

①如淳曰:"食无菜茹为啖。"师古曰:"啖当作淡。淡谓无味之食也。言共攻击勤苦之事,而食无味之食也。淡音大敢反。"

②师古曰:"適读曰嫡。"

③师古曰:"特,但也。"

高帝崩,孝惠即位,乃谓通曰:"先帝园陵寝庙,群臣莫习。"徙通为奉常,①定宗庙仪法。及稍定汉诸仪法,皆通所论著也。惠帝为东朝长乐宫,②及间往,③数跸烦民,④作复道,方筑武库南,⑤通奏事,因请间,⑥曰:"陛下何自筑复道高帝寝,衣冠月出游高庙?⑦子孙奈何乘宗庙道(以)〔上〕行哉!"[21]惠帝惧,曰:"急坏之。"通曰:"人主无过举。⑧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愿陛下为原庙⑨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广宗庙,大孝之本。"上乃诏有司立原庙。

①师古曰:"又重为之也。"

②孟康曰:"朝太后于长乐宫。"

③师古曰:"非大朝时,中间小谒见。"

④孟康曰:"妨其往来也。"

⑤如淳曰:"作复道,方始筑武库南也。"师古曰:"复音方目反。"

⑥师古曰:"请空隙之时,不欲对众言之。"

⑦服虔曰:"持高庙中衣,月旦以游于众庙,已而复之。"应劭曰:"月旦出高帝衣冠,备法驾,名曰游衣冠。"如淳曰:"高祖之衣冠藏在宫中之寝,三月出游,其道正值今之所作复道下,故言乘宗庙道上行也。"晋灼曰:"黄图高庙在长安城门街东,寝在桂宫北。服言衣藏于庙中,如言宫中,皆非也。"师古曰:"诸家之说皆未允也。谓从高帝陵寝出衣冠,游于高庙,每月一为之,汉制则然。而后之学者不晓其意,谓以月出之时而夜游衣冠,失之远也。"

⑧师古曰:"举事不当有过失。"

⑨师古曰:"原,重也。先以有庙,今更立之,故云重也。"

惠帝常出游离宫,通曰:"古者有春尝果,方今樱桃孰,可献,①愿陛下出,因取樱桃献宗庙。"上许之。诸果献由此兴。

①师古曰:"礼记曰'仲春之月,羞以含桃,先荐寝庙',即此樱桃也。今所谓朱樱者是也。樱音于耕反。"

赞曰:"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缙绅之徒骋其知辩,①并成大业。语曰:"廊庙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②信哉!刘敬脱挽辂而建金城之安,叔孙通舍枹鼓而立一王之仪,③遇其时也。郦生自匿监门,待主然后出,犹不免鼎镬。④朱建始名廉直,既距辟阳,不终其节,亦以丧身。陆贾位止大夫,致仕诸吕,⑤不受忧责,从容平、勃之间,⑥附会将相以强社稷,身名俱荣,其最优乎!

①师古曰:"缙绅,儒者之服也,解在郊祀志。"

②师古曰:"此语本出慎子。"

③师古曰:"枹者鼓椎,所以击鼓也。舍枹鼓者,言新罢战阵之事,别创汉代之礼,故云一王之仪也。枹音桴,其字从木。"

④师古曰:"鼎大而无足曰镬,音胡郭反。"

⑤师古曰:"以诸吕僭差,托病归家。"

⑥师古曰:"谓和辑陈平、周勃以安汉朝也。从音七容反。"

【校勘记】

〔1〕 欲率诸侯(攻)〔破〕秦乎？ 景祐、殿本都作“破”，史记同。

〔2〕 沛公引〔兵〕随之， 景祐、殿本都有“兵”字。王先谦说此脱。

〔3〕 食其(尝)〔常〕为说客， 王先谦说“尝”字误，当依史记作“常”。

〔4〕 (反)〔救〕赵及梁。 景祐、殿本都作“救”。王先谦说作“救”是。

〔5〕 与天子(伉)〔抗〕衡为敌国， 景祐、殿本都作“抗”。

〔6〕 掘烧君王先人(家)〔冢〕墓， 景祐、殿、局本都作“冢”，此误。

〔7〕 (师古)〔苏林〕曰： 景祐、殿本都作“苏林”。

〔8〕 其后以为(信)〔姓〕。 景祐、殿本都作“姓”，此误。

〔9〕 谓作书明言(也)〔之〕。 景祐本“也”作“之”。

〔10〕 女给人马酒食极(饮)〔欲〕， 景祐、殿本都作“欲”。

〔11〕 平(尝)〔常〕燕居深念。 景祐本作“尝”，殿本作“常”，史记同。王先谦说作“尝”是。

〔12〕 厚为(其)〔共〕具， 景祐、殿本都作“共”。王先谦说作“共”是。

〔13〕 言狼籍(之)〔甚〕盛。 景祐、殿本都作“甚”。

〔14〕 〔辟阳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贺我？” 景祐、殿本都有“何”上九字。王先谦说史记同，此夺。

〔15〕 肵音渍，谓(见)〔死〕者之肉也。 景祐、殿本都作“死”。王先谦说作“死”是。

〔16〕 岂曾闻(外)孙敢与大父亢礼哉？ 宋祁说越本无“外”字。按景祐本无。

〔17〕 而(今)〔令〕宗室及后宫诈称公主， 景祐、殿、局本都作“令”，此误。

〔18〕 郡守尉(令)〔今〕捕诛，何足忧？ 景祐、殿本都作“今”。王先谦说作“今”是。

〔19〕 言(德行)〔行德〕教百年， 景祐、殿本都作“行德”。王先谦说作“行德”是。

〔20〕 吕后与陛下(共)〔攻〕苦食啖， 景祐、殿本都作“攻”。王先谦说作“攻”是。

〔21〕 子孙奈何乘宗庙道(以)〔上〕行哉！ 景祐、殿本都作“上”。王先谦说作“上”是。

汉书卷四十四

淮南衡山济北王传第十四

淮南厉王长，高帝少子也，其母故赵王张敖美人。高帝八年，从东垣过赵，赵王献美人，厉王母也，幸，有身。赵王不敢内宫，[①]为筑外宫舍之。[②]及贯高等谋反事觉，并逮治王，尽捕王母兄弟美人，系之河内。厉王母亦系，告吏曰："日得幸上，有子。"[③]吏以闻，上方怒赵，未及理厉王母。厉王母弟赵兼因辟阳侯言吕后，吕后妒，不肯白，辟阳侯不强争。厉王母已生厉王，恚，即自杀。吏奉厉王诣上，上悔，[④]令吕后母之，而葬其母真定。真定，厉王母家县也。

①师古曰："不敢更内之于宫中。"

②师古曰："舍，止也。"

③师古曰："日谓往日。"

④师古曰："(以)〔悔〕不理其母。"[1]

十一年，淮南王布反，上自将击灭布，即立子长为淮南王。王早失母，常附吕后，孝惠、吕后时以故得幸无患，然常心怨辟阳侯，不敢发。及孝文初即位，自以为最亲，[①]骄蹇，数不奉法。[②]上宽赦之。三年，入朝，甚横。[③]从上入苑猎，与上同辇，常谓上"大兄"。厉王有材力，力扛鼎，[④]乃往请辟阳侯。辟阳侯出见之，即自褒金椎椎之，[⑤]命从者刑之。[⑥]驰诣阙下，肉袒而谢曰："臣母不当坐赵时事，辟阳侯力能得之吕后，不争，罪一也。赵王如意子母无罪，吕后杀之，辟阳侯不争，罪二也。吕后王诸吕，欲以危刘氏，辟阳侯不争，罪三也。臣谨为天下诛贼，报母

之仇,伏阙下请罪。"文帝伤其志为亲,故不治,赦之。

①师古曰:"时高帝子唯二人在。"

②师古曰:"蹇谓不顺也。"

③师古曰:"横音胡孟反。"

④师古曰:"扛,举也,音江。"

⑤师古曰:"褒,古袖字也。谓以金椎藏置褒中,出而椎之。"

⑥如淳曰:"刻其形体,备五刑也。"师古曰:"直断其首,非五刑也。事见史记。"

当是时,自薄太后及太子、诸大臣皆惮厉王。厉王以此归国益恣,不用汉法,出入警跸,称制,自作法令,数上书不逊顺。[①] 文帝重自切责之。[②] 时帝舅薄昭为将军,尊重,上令昭予厉王书谏数之,曰:[③]

①师古曰:"数音所角反。"

②如淳曰:"重,难也。"

③师古曰:"数音所具反。"

窃闻大王刚直而勇,慈惠而厚,贞信多断,是天以圣人之资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称天资。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①] 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②] 使大王得三县之实,甚厚。大王以未尝与皇帝相见,求入朝见,未毕昆弟之欢,[③] 而杀列侯以自为名。皇帝不使吏与其间,[④] 赦大王,甚厚。汉法,二千石缺,辄言汉补,大王逐汉所置,而请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骫天下正法而许大王,甚厚。[⑤] 大王欲属国为布衣,守冢真定。[⑥] 皇帝不许,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⑦] 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贡职,以称皇帝之厚德,今乃轻言恣行,以负谤于天下,甚非计也。

①晋灼曰:"侯邑在淮南者,更易以它郡地封之,不欲使错在王国。"

②师古曰:"卒,终也。"

③师古曰:"毕,尽也。"

④师古曰:"与读曰豫,谓不令吏干豫治其事。"

⑤苏林曰:"不从正法,听王自置二千石。"师古曰:"骫,古委字。骫谓曲也。"

⑥师古曰:"属谓委弃之也,音之欲反。"

⑦师古曰:"毋失,不失也。南面之尊,谓王位也。"

夫大王以千里为宅居,以万民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沫风雨,[①]赴矢石,野战(次)〔攻〕城,[2]身被创痍,[②]以为子孙成万世之业,艰难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艰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养牺牲,丰洁粢盛,奉祭祀,以无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属国为布衣,甚过。且夫贪让国土之名,轻废先帝之业,不可以言孝。父为之基,而不能守,不贤。不求守长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后父,不谊。数逆天子之令,不顺。言节行以高兄,无礼。[③]幸臣有罪,大者立断,小者肉刑,不仁。[④]贵布衣一剑之任,贱王侯之位,不知。不好学问大道,触情妄行,不(详)〔祥〕。[⑤][3]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弃南面之位,奋诸、贲之勇,[⑥]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见,高皇帝之神必不庙食于大王之手,明白。

①师古曰:"沫亦颊字也。蒙,冒也。沫,洗面也,音胡内反,字从午未之未。"

②师古曰:"痍音夷。"

③郑氏曰:"淮南王呼帝为大兄也。"师古曰:"郑说非也。谓请守母冢,自为名节而表异行,用此矜高于兄耳。"

④师古曰:"断谓斩也。"

⑤师古曰:"任情意所欲则行之妄行。行音下更反。"

⑥应劭曰:"吴专诸,卫孟贲也。"师古曰:"贲音奔。"

昔者,周公诛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齐桓杀其弟,以反国;[①]秦始皇杀两弟,迁其母,以安秦;[②]顷王亡代,高帝夺之国,以便事;[③]济北举兵,皇帝诛之,以安汉。[④]故周、齐行之于古,秦、汉用之于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国便事,而欲以亲戚之意望于太上,不

可得也。⑤亡之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论皆有法。⑥其在王所，吏主者坐。⑦今诸侯子为吏者，御史主；⑧为军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门者，卫尉大行主；诸从蛮夷来归谊及以亡名数自(古)〔占〕者，[4]内史县令主。相欲委下吏，无与其祸，不可得也。⑨王若不改，汉系大王邸，论相以下，为之奈何？夫堕父大业，退为布衣所哀，⑩幸臣皆伏法而诛，为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⑪甚为大王不取也。

①韦昭曰："子纠兄也，言弟者讳也。"

②应劭曰："始皇母与嫪毐私通生二子，事觉诛毐，并杀二弟，迁其母于咸阳宫也。"

③应劭曰："顷王，高帝兄仲也。匈奴入代不能守，走归京师。高帝夺其国，退为邟阳侯，以便国法也。"师古曰："便音频面反。"

④应劭曰："济北王兴居与大臣共诛诸吕，自以功大，怨其赏薄，故反。"

⑤如淳曰："太上，天子也。"

⑥师古曰："舍匿，谓容止而藏隐也。"

⑦师古曰："言各有所主，而坐其罪。"

⑧如淳曰："主御史也。自此以下至县令主皆谓王官属。"

⑨师古曰："言诸侯王之相欲委罪于在下小吏，而身不干豫之，不可得也。与读曰豫。"

⑩师古曰："堕，毁也。布衣，贫贱之人。王既伏法，则贫贱之人反哀怜之。堕音火规反。"

⑪师古曰："羞，辱也。"

宜急改操易行，上书谢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吕氏之世，未尝忘死。①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骄盈，行多不轨。②追念罪过，恐惧，伏地待诛不敢起。"皇帝闻之必喜。大王昆弟欢欣于上，群臣皆得延寿于下；上下得宜，海内常安。愿孰计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祸如发矢，不可追已。③

①服虔曰："常恐畏死也。"

②师古曰："轨，法也。"

③师古曰:“发矢,喻速也。已,语终辞。”

王得书不说。[①]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与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谋,以辇车四十乘反谷口,[②]令人使闽越、匈奴。事觉,治之,乃使使召淮南王。

①师古曰:“说读曰悦。”

②孟康曰:“谷口在长安北,故县也,处多嵕阻。”师古曰:“辇车,人挽行以载兵器也。”

王至长安,丞相张苍,典客冯敬行御史大夫事,与宗正、廷尉杂奏:“长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居处无度,为黄屋盖儗天子,[①]擅为法令,不用汉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为丞相,收聚汉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与居,为治家室,赐与财物爵禄田宅,爵或至关内侯,奉以二千石所当得。[②]大夫但、[③]士伍开章等七十人[④]与棘蒲侯太子奇谋反,欲以危宗庙社稷,谋使闽越及匈奴发其兵。事觉,长安尉奇等往捕开章,长匿不予,与故中尉蔺忌谋,杀以闭口,[⑤]为棺椁衣衾,葬之肥陵,[⑥]谩吏曰‘不知安在’。[⑦]又阳聚土,树表其上曰‘开章死,葬此下’。[⑧]及长身自贼杀无罪者一人;令吏论杀无罪者六人;为亡命弃市诈捕命者以除罪;[⑨]擅罪人,无告劾系治城旦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赐人爵关内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长病,陛下心忧之,使使者赐枣脯,长不肯见拜使者。南海民处庐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击之。陛下遣使者赍帛五十匹,以赐吏卒劳苦者。长不欲受赐,谩曰‘无劳苦者’。南海王织上书献璧帛皇帝,忌擅燔其书,不以闻。[⑩]吏请召治忌,长不遣,谩曰‘忌病’。长所犯不轨,当弃市,臣请论如法。”

①师古曰:“儗,比也。”

②如淳曰:“赐亡畔来者,如赐其国二千石也。”臣瓒曰:“奉畔者以二千石之秩禄也。”师古曰:“瓒说是也。奉音扶用反。”

③张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本姓大夫也。”如淳曰:“但,大夫名也。”师古曰:“既曰大夫但,又士伍开章,明其为大夫也。上言男子但

等者，总谓反人耳，不妨但为大夫也。”

④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称士伍也。开章，名。”

⑤师古曰：“姓简，名忌。简音奸，严助传作间字，音同耳。今流俗书本此简字或有作简者，非也，盖后人所改。既杀开章，所有口语皆无端绪，故云闭口。”

⑥师古曰：“肥陵，地名，在肥水之上。”

⑦师古曰：“谩，诳也。实葬肥陵，诳云不知处。谩音慢，又音莫连反。次下亦同。”

⑧师古曰：“表者，竖木为之，若柱形也。”

⑨晋灼曰：“亡命者当弃市，而王藏之。诈捕不命者而言命，以脱命者之罪。”师古曰：“为音于伪反。”

⑩文颖曰：“忌，简忌也。”

制曰：“朕不忍置法于王，其与列侯吏二千石议。”列侯吏二千石臣婴等四十三人议，皆曰：“宜论如法。”制曰：“其赦长死罪，废勿王。”有司奏：“请处蜀严道邛邮，① 遣其子、子母从居，② 县为筑盖家室，皆日三食，给薪菜盐炊食器席蓐。”③ 制曰：“食长，给肉日五斤，④ 酒二斗。令故美人材人得幸者十人从居。”⑤ 于是尽诛所与谋者。乃遣长，载以辎车，⑥ 令县次传。

①张晏曰：“严道，蜀郡县也。邛，邮置名也。”师古曰：“邮，行书之舍，音尤。”

②师古曰：“子母者，所生子之姬妾。”

③师古曰：“炊器，釜鬲之属。食器，杯碗之属。”

④师古曰：“食音饲。”

⑤师古曰：“上言子母，则有子者令从之。今此云美人材人，则无子者亦令从之。”

⑥师古曰：“辎，衣车也，音甾。”

爰盎谏曰：“上素骄淮南王，不为置严相傅，以故至此。且淮南王为人刚，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雾露病死，陛下有杀弟之名，奈何！”上曰：

"吾特苦之耳,令复之。"[①] 淮南王谓侍者曰:"谁谓乃公勇者? 吾以骄不闻过,故至此。"乃不食而死。县传者不敢发车封。[②] 至雍,[③] 雍令发之,以死闻。上悲哭,谓爰盎曰:"吾不从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淮南王不可奈何,愿陛下自宽。"上曰:"为之奈何?"曰:"独斩丞相、御史以谢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诸县传淮南王不发封馈侍者,[④] 皆弃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十家。

①师古曰:"暂困苦之,令其自悔,即追还也。复音扶目反。"

②孟康曰:"槛车有封也。"

③师古曰:"雍,扶风雍县。"

④师古曰:"逮,追捕之也。馈亦馈字耳。"

孝文八年,怜淮南王,王有子四人,年皆七八岁,乃封子安为阜陵侯,子勃为安阳侯,子赐为阳周侯,子良为东城侯。

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①] 上闻之曰:"昔尧舜放逐骨肉,周公杀管蔡,[②] 天下称圣,不以私害公。天下岂以为我贪淮南地邪?"乃徙城阳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谥淮南王为厉王,置园如诸侯仪。

①孟康曰:"尺帛斗粟犹尚不弃,况于兄弟而更相逐乎!"臣瓒曰:"一尺帛可缝而共衣,一斗粟可舂而共食,况以天下之广,而不相容也。"师古曰:"瓒说是。"

②师古曰:"鲧及共工皆尧舜之同姓,故云骨肉。"

十六年,上怜淮南王废法不轨,自使失国早夭,乃徙淮南王喜复王故城阳,而立厉王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阜陵侯安为淮南王,安阳侯勃为衡山王,阳周侯赐为庐江王。东城侯良前薨,无后。

孝景三年,吴楚七国反,吴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发兵应之。[5] 其相曰:"王必欲应吴,臣愿为将。"王乃属之。[①] 相已将兵,因城守,不听王而为汉。汉亦使曲城侯将兵救淮南,[②] 淮南以故得完。吴使者至庐江,庐江王不应,而往来使越;至衡山,衡山王坚守无二心。孝景四年,吴楚

已破，衡山王朝，上以为贞信，乃劳苦之[3]曰："南方卑湿。"徙王王于济北以褒之。及薨，遂赐谥为贞王。庐江王以边越，数使使相交，[4]徙为衡山王，王江北。

①师古曰："属谓以兵委之也。属音之欲反。"

②晋灼曰："功臣表蠢达也。"师古曰："晋说非。此蠢达之子耳，名（捷）〔捷〕[6]。达已先薨也。"

③师古曰："劳音来到反。"

④师古曰："边越者，边界与越相接。"

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1]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2]亦二十馀万言。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3]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4]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5]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6]旦受诏，日食时上。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然后罢。

①师古曰："喜音许吏反。"

②张晏曰："黄，黄金；白，白银也。"

③师古曰："安于天子服属为从父叔父。"

④师古曰："赐，赐书也。"

⑤师古曰："草谓为文之稿草。"

⑥师古曰："传谓解说之，若毛诗传。"

安初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1]武安侯迎之霸上，与语曰："方今上无太子，王亲高皇帝孙，行仁义，天下莫不闻。宫车一日晏驾，非王尚谁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遗武安侯宝赂。其群臣宾客，江淮间多轻薄，以厉王迁死感激安。建元六年，彗星见，淮南王心怪之。或说王曰："先吴军时，彗星出，长数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天下兵当大起。"王心以为上无太子，天下有变，诸侯并争，愈益治攻战具，积金钱赂遗郡

国。游士妄作妖言阿谀王，王喜，多赐予之。

①师古曰："田蚡。"

王有女陵，慧有口。[①] 王爱陵，多予金钱，为中诇长安，[②] 约结上左右。元朔二年，上赐淮南王几杖，不朝。后荼爱幸，[③] 生子迁为太子，取皇太后外孙修成君女为太子妃。[④] 王谋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内泄事，乃与太子谋，令诈不爱，三月不同席。王阳怒太子，闭使与妃同内，终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书谢归之。后荼、太子迁及女陵擅国权，夺民田宅，妄致系人。[⑤]

①师古曰："性慧了而口辨。"

②孟康曰："诇音侦。西方人以反间为诇。王使其女为侦于中也。"如淳曰："诇音朽政反。"师古曰："诇，有所候伺也。如音是矣。侦者，义与诇同，然音则异。音丑政反。"

③师古曰："荼者，后名也，音涂。"

④服虔曰："武帝异姓姊之女也。"应劭曰："修成君，王太后先适金氏女也。"

⑤师古曰："致，至也，牵引而致之。"

太子学用剑，自以为人莫及，闻郎中雷被巧，[①] 召与戏。被一再辞让，误中太子。[②] 太子怒，被恐。此时有欲从军者辄诣长安，被即愿奋击匈奴。太子数恶被，[③] 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后。[④] 元朔五年，被遂亡之长安，上书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河南治，[⑤] 逮淮南太子。[⑥] 王、王后计欲毋遣太子，[⑦] 遂发兵。计未定，犹与十馀日。[⑧] 会有诏即讯太子，[⑨] 淮南相怒寿春丞留太子逮不遣，[⑩] 劾不敬。王请相，相不听。王使人上书告相，事下廷尉治。从迹连王，[⑪] 王使人候司。[⑫] 汉公卿请逮捕治王，王恐，欲发兵。太子迁谋曰："汉使即逮王，令人衣卫士衣，持戟居王旁，有非是者，即刺杀之，臣亦使人刺杀淮南中尉，乃举兵，未晚也。"是时上不许公卿，而遣汉中尉宏即讯验王。[⑬] 王视汉中尉颜色和，问斥雷被事耳，自度无何，[⑭] 不发。中尉还，以闻。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雍阏求

奋击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诏，[15]当弃市。”诏不许。请废勿王，上不许。请削五县，可二县。使中尉宏赦其罪，罚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闻公卿请诛之，未知得削地，闻汉使来，恐其捕之，乃与太子谋如前计。中尉至，即贺王，王以故不发。其后自伤曰：“吾行仁义见削地，寡人甚耻之。”为反谋益甚。诸使者道长安来，[16]为妄言，言上无男，即喜；言汉廷治，有男，即怒，[17]以为妄言，非也。[18]

①师古曰：“被音皮义反。巧者，善用剑也。”

②师古曰：“中音竹仲反。”

③师古曰：“谓谮毁之于王也。”

④师古曰：“令后人更不敢效之。”

⑤师古曰：“章下廷尉及河南令，于河南杂治其事。”

⑥师古曰：“追赴河南也。”

⑦师古曰：“王与王后共计也。”

⑧师古曰：“与读曰豫。”

⑨师古曰：“即，就也。讯，问也。就淮南问之，不逮诣河南。”

⑩如淳曰：“丞顺王意，不遣太子应逮书。”

⑪师古曰：“从读曰踪。”

⑫师古曰：“入京师候司其事。”

⑬师古曰：“即亦就也。”

⑭师古曰：“自计度更无罪。度音徒各反。”

⑮师古曰：“雍读曰壅。格音阁，谓攲阁不行之。”

⑯师古曰：“道，从也。”

⑰师古曰：“汉廷治者，朝廷皆治理也。治音丈吏反。”

⑱师古曰：“云治及有男皆妄言耳，非真实也。”

日夜与左吴等按舆地图，[1]部署兵所从入。王曰：“上无太子，宫车即晏驾，大臣必征胶东王，不即常山王，诸侯并争，吾可以无备乎！且吾高帝孙，亲行仁义，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万世之后，吾宁能北面事竖

子乎!”

①苏林曰:“舆犹尽载之意。”

王有孽子不害,最长,[①]王不爱,后、太子皆不以为子兄数。[②]不害子建,材高有气,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③]时诸侯皆得分子弟为侯,[④]淮南王有两子,一子为太子,而建父不得为侯。阴结交,[⑤]欲害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数捕系笞建。建具知太子之欲谋杀汉中尉,即使所善寿春严正上书天子曰:“毒药苦口利病,忠言逆耳利行。今淮南王孙建材能高,淮南王后荼、荼子迁常疾害建。建父不害无罪,擅数系,欲杀之。今建在,可征问,具知淮南王阴事。”书既闻,上以其事下廷尉、河南治。是岁元朔六年也。故辟阳侯孙审卿善丞相公孙弘,怨淮南厉王杀其大父,阴求淮南事而构之于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计,深探其狱。[⑥]河南治建,辞引太子及党与。

①师古曰:“孽,庶也。”

②如淳曰:“后不以为子,太子不以为兄秩数。”

③服虔曰:“不省录著兄弟数中也。”

④师古曰:“分国邑以封之。”

⑤师古曰:“与外人交通为援。”

⑥张晏曰:“探穷其根原。”

初,王数以举兵谋问伍被,被常谏之,以吴楚七国为效。[①]王引陈胜、吴广,被复言形势不同,必败亡。及建见治,王恐国阴事泄,欲发,复问被,被为言发兵权变。语在被传。于是王锐欲发,[②]乃令官奴入宫中,作皇帝玺,丞相、御史大夫、将军、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汉使节法冠。[③]欲如伍被计,使人为得罪而西,[④]事大将军、丞相;一日发兵,即刺大将军卫青,[⑤]而说丞相弘下之,如发蒙耳。[⑥]欲发国中兵,恐相、二千石不听,王乃与伍被谋,为失火宫中,相、二千石救火,因杀之。又欲令人衣求盗衣,[⑦]持羽檄从南方来,[⑧]呼言曰“南越兵入”,[⑨]欲因以发兵。乃使人之庐江、会稽为求盗,未决。

①师古曰:“言反事不成。”

②师古曰:“王意欲发兵如锋刃之锐利,故云锐也。”

③师古曰:“法冠,御史冠也。本楚王冠,秦灭楚,以其君冠赐御史。”

④苏林曰:“诈作得罪人而西也。”师古曰:“为得罪之状而去也。西谓如京师也。”

⑤师古曰:“发兵谓王发兵反。”

⑥如淳曰:“以物蒙覆其头,而为发去之,则其人欲之耳。”晋灼曰:“如发去物上之蒙,直取其易也。”师古曰:“晋说是。”

⑦师古曰:“求盗,卒之掌逐捕贼盗者。”

⑧师古曰:“羽檄,征兵之书也,解在高纪。”

⑨师古曰:“呼音火故反。”

廷尉以建辞连太子迁闻,上遣廷尉监与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王闻,与太子谋召相、二千石,欲杀而发兵。召相,相至;内史以出为解。① 中尉曰:“臣受诏使,不得见王。”王念独杀相而内史、中尉不来,无益也,即罢相。② 计犹与未决。③ 太子念所坐者谋杀汉中尉,所与谋杀者已死,以为口绝,乃谓王曰:“群臣可用者皆前系,今无足与举事者。王以非时发,恐无功,臣愿会逮。”④ 王亦愈欲休,即许太子。太子自刑,不殊。⑤ 伍被自诣吏,具告与淮南王谋反。吏因捕太子、王后,围王宫,尽捕王宾客在国中者,索得反具以闻。⑥ 上下公卿治,所连引与淮南王谋反列侯、二千石、豪桀数千人,皆以罪轻重受诛。

①师古曰:“不应召而云已出也。解者,解说也,若今言分疏矣。”

②师古曰:“遣出去。”

③师古曰:“与读曰豫。”

④师古曰:“会谓应逮书而往也。”

⑤晋灼曰:“不殊,不死也。”师古曰:“殊,绝也,虽自刑杀,而身首不绝也。”

⑥师古曰:“索,搜也,音山客反。”

衡山王赐,淮南王弟,当坐收。有司请逮捕衡山王,上曰:“诸侯各

以其国为本,不当相坐。与诸侯王列侯议。"赵王彭祖、列侯让等四十三人皆曰:"淮南王安大逆无道,谋反明白,当伏诛。"胶西王端议曰:"安废法度,行邪辟,①有诈伪心,以乱天下,营惑百姓,②背畔宗庙,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将,将而诛。'安罪重于将,谋反形已定。臣端所见,其书印图及它逆亡道事验明白,当伏法。论国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③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皆当免,④削爵为士伍,毋得官为吏。其非吏,它赎死金二斤八两,⑤以章安之罪,⑥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复有邪僻背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汤等以闻,上使宗正以符节治王。未至,安自刑杀。后、太子诸所与谋皆收夷。国除为九江郡。⑦

①师古曰:"辟读曰僻。下皆类此。"

②师古曰:"营谓回绕之。"

③师古曰:"谓真二百石及秩比二百石以上。"

④师古曰:"若本有重罪,自从其法,纵无反状者,亦皆免。"

⑤苏林曰:"非吏故曰它。"师古曰:"为近幸之人,非吏人者。"

⑥师古曰:"章,明也。"

⑦师古曰:"夷谓诛灭之。"

衡山王赐,后乘舒生子三人,长男爽为太子,次女无采,少男孝。姬徐来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淮南、衡山相责望礼节,间不相能。①衡山王闻淮南王作为畔逆具,亦心结宾客以应之,恐为所并。

①师古曰:"兄弟相责故有嫌。"

元光六年入朝,谒者卫庆有方术,欲上书事天子,王怒,故劾庆死罪,强榜服之。①内史以为非是,却其狱。②王使人上书告内史,内史治,言王不直。③又数侵夺人田,坏人冢以为田。有司请逮治衡山王,上不许,为置吏二百石以上。④衡山王以此恚,与奚慈、张广昌谋,求能为兵法候星气者,日夜纵臾王谋反事。⑤

①师古曰:"榜,击也。击笞之,令其自服死罪也。榜音彭。"

②师古曰:“却,退也。”

③师古曰:“内史被治而具言王之意状。”

④如淳曰:“汉仪注吏四百石已下自除国中。今以王之恶,天子皆为置。”

⑤如淳曰:“吏读曰勇。纵吏,犹言勉强也。”师古曰:“纵音子勇反。纵吏谓奖劝也。”

后乘舒死,立徐来为后,厥姬俱幸。两人相妒,厥姬乃恶徐来于太子,[①]曰“徐来使婢蛊杀太子母。”太子心怨徐来。徐来兄至衡山,太子与饮,以刃刑伤之。后以此怨太子,数恶之于王。女弟无采嫁,弃归,[②]与客奸。太子数以数让之,[③]无采怒,不与太子通。后闻之,即善遇无采及孝。孝少失母 ,附后,后以计爱之,[④]与共毁太子,王以故数系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贼伤后假母者,[⑤]王疑太子使人伤之,笞太子。后王病,太子时称病不侍。孝、无采恶太子:“实不病,自言,有喜色。”王于是大怒,欲废太子而立弟孝。后知王决废太子,又欲并废孝。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后欲令与孝乱以污之,欲并废二子而以己子广代之。太子知之,念后数恶已无已时,[⑥]欲与乱以止其口。后饮太子,太子前为寿,因据后股求与卧。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缚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废己而立孝,乃谓王曰:“孝与王御者奸,无采与奴奸,王强食,请上书。”即背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王乃自追捕太子。太子妄恶言,王械系宫中。

①师古曰:“恶谓谗毁之也。下皆类此。”

②师古曰:“为夫所弃而归也。”

③师古曰:“上数音所角反,下数音所具反。”

④师古曰:“非心实慈念,但以事计须抚之。”

⑤师古曰:“继母也。一曰父之旁妻。”

⑥师古曰:“已,止也,数见谗谮无休止。”

孝日益以亲幸。王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号曰将军,(今)〔令〕居外家,[7]多给金钱,招致宾客。宾客来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计,皆将养

劝之。[①] 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陈喜作辎车锻矢，刻天子玺，将、相、军吏印。王日夜求壮士如周丘等，[②] 数称引吴楚反时计画约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国，以为淮南已西，发兵定江淮间而有之，望如是。

①师古曰："将读曰奖。"

②师古曰："下邳人，吴王反时请得汉节下下邳者。"

元朔五年秋，当朝，六年，过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语，[①] 除前隙，约束反具。[②] 衡山王即上书谢病，上赐不朝。乃使人上书请废太子爽，立孝为太子。爽闻，即使所善白赢之长安上书，言衡山王与子谋逆，言孝作兵车锻矢，与王御者奸。至长安未及上书，即吏捕赢，以淮南事系。[③] 王闻之，恐其言国阴事，即上书告太子，以为不道。事下沛郡治。元狩元年冬，有司求捕与淮南王谋反者，得陈喜于孝家。吏劾孝首匿喜。[④] 孝以为陈喜雅数与王计反，[⑤] 恐其发之，闻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赢上书发其事，即先自告所与谋反者枚赫、陈喜等。廷尉治，事验，请逮捕衡山王治。上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即问王，[⑥] 王具以情实对。吏皆围王宫守之。中尉、大行还，以闻。公卿请遣宗正、大行与沛郡杂治王。王闻，即自杀。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⑦] 孝坐与王御婢奸，及后徐来坐蛊前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父不孝，皆弃市。诸坐与王谋反者皆诛。国除为郡。

①师古曰："为相亲爱之言。"

②师古曰："(芙)〔共〕契约为反具。"[8]

③师古曰："汉有司捕系之。"

④师古曰："为头首而藏匿之。"

⑤师古曰："数音所角反。"

⑥师古曰："就问之。"

⑦师古曰："先告有反谋，又告人与己反，而自得除反罪。"

济北贞王勃者，景帝四年徙。徙二年，因前王衡山，凡十四年薨。子式王胡嗣，五十四年薨。子宽嗣。十二年，宽坐与父式王后光、姬孝儿奸，悖人伦，[①] 又祠祭祝诅上，有司请诛。上遣大鸿胪利召王，王以刃自刭死。国除为北安县，属泰山郡。

①师古曰："悖，乱也，音布内反。"

赞曰：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①] 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亲为骨肉，疆土千里，列在诸侯，不务遵蕃臣职，以丞辅天子，而刳怀邪辟之计，[②] 谋为畔逆，仍父子再亡国，[③] 各不终其身。此非独王也，亦其俗薄，臣下渐靡使然。[④] 夫荆楚剽轻，好作乱，乃自古记之矣。[⑤]

①师古曰："此鲁颂闷宫之章也。膺，当也，惩，艾也。荆，楚也。舒，群舒也。言北有戎狄，南有荆舒，土俗强犷，好为寇乱，常须以兵膺当而惩艾也。"

②师古曰："刳与专同，音之兖反。"

③师古曰："仍，频也。"

④师古曰："靡谓相随从。"

⑤师古曰："剽音匹妙反。"

【校勘记】

〔1〕 (以)〔悔〕不理其母。 景祐、殿本都作"悔"。

〔2〕 野战(次)〔攻〕城， 钱大昭说"次"当作"攻"。按景祐、殿、局本都作"攻"。

〔3〕 触情妄行，不(详)〔祥〕。 景祐、殿本都作"祥"。

〔4〕 诸从蛮夷来归谊及以亡名数自(古)〔占〕者， 景祐、殿、局本都作"占"。此误。

〔5〕 吴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发兵应之。 钱大昭说"淮南"二字闽本不重。按景祐、殿本都不重。

〔6〕 此虫达之子耳，名(撄)〔捷〕。 景祐本作"捷"，与功臣表同。

〔7〕 号曰将军,(今)〔令〕居外家， 景祐、殿、局本都作“令”。

〔8〕 (芙)〔共〕契约为反具。 景祐、殿、局本都作“共”。王先谦说作“共”是。

汉书卷四十五

蒯伍江息夫传第十五

蒯通，范阳人也，①本与武帝同讳。②楚汉初起，武臣略定赵地，号武信君。通说范阳令徐公曰："臣，范阳百姓蒯通也，窃闵公之将死，故吊之。虽然，贺公得通而生也。"徐公再拜曰："何以吊之？"通曰："足下为令十馀年矣，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甚众。慈父孝子所以不敢事刃于公之腹者，畏秦法也。③今天下大乱，秦政不施，④然则慈父孝子将争接刃于公之腹，以复其怨而成其(功)名。⑤[1]此通之所以吊者也。"曰："何以贺得子而生也？"曰："赵武信君不知通不肖，使人候问其死生，通且见武信君而说之，⑥曰：'必将战胜而后略地，攻得而后下城，臣窃以为殆矣。⑦用臣之计，毋战而略地，不攻而下城，传檄而千里定。可乎？'彼将曰：'何谓也？'⑧臣因对曰：'范阳令宜整顿其士卒以守战者也，怯而畏死，贪而好富贵，故欲以其城先下君。先下君而君不利〔之〕，[2]则边地之城皆将相告曰："范阳令先降而身死"，必将婴城固守，⑨皆为金城汤池，不可攻也。⑩为君计者，莫若以黄屋朱轮迎范阳令，使驰骛于燕赵之郊，⑪则边城皆将相告曰："范阳令先下而身富贵"，必相率而降，犹如阪上走丸也。⑫此臣所谓传檄而千里定者也。'徐公再拜，具车马遣通。通遂以此说武臣。武臣以车百乘，骑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赵闻之，降者三十馀城，如通策焉。

①师古曰："涿郡之县也，旧属燕。通本燕人，后游于齐，故高祖云齐辩士蒯通。"

②师古曰:“本名为彻,其后史家追书为通。”

③李奇曰:“东方人以物畜地中为事。”师古曰:“事音侧吏反。字本作傳,周官考工记又作菑,音皆同耳。”

④师古曰:“施,设也,立也。”

⑤师古曰:“复犹报也,音扶目反。”

⑥师古曰:“今将欲见之。”

⑦师古曰:“殆,危也。”

⑧师古曰:“彼谓武信君也。”

⑨孟康曰:“婴,以城自绕。”

⑩师古曰:“金以喻坚,汤喻沸热不可近。”

⑪师古曰:“令众皆见。”

⑫师古曰:“言乘势便易。”

后汉将韩信虏魏王,破赵、代,降燕,定三国,引兵将东击齐。未度平原,闻汉王使酈食其说下齐,信欲止。通说信曰:“将军受诏击齐,而汉独发间使下齐,宁有诏止将军乎?①何以得无行!且酈生一士,伏轼掉三寸舌,下齐七十馀城,②将军将数万之众,乃下赵五十馀城。为将数岁,反不如一竖儒之功乎!”于是信然之,从其计,遂度河。齐已听酈生,即留之纵酒,罢备汉守御。信因袭历下军,遂至临菑。齐王以酈生为欺己而亨之,因败走。信遂定齐地,自立为齐假王。汉方困于荥阳,遣张良即立信为齐王,以安固之。项王亦遣武涉说信,欲与连和。

①师古曰:“间使,谓使人伺间隙而单行。”

②师古曰:“掉,摇也,音徒钓反。”

蒯通知天下权在信,欲说信令背汉,乃先微感信曰:“仆尝受相人之术,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贵而不可言。”①信曰:“何谓也?”通因请间,②曰:“天下初作难也,俊雄豪桀建号壹呼,③天下之士云合雾集,鱼鳞杂袭,④飘至风起。⑤当此之时,忧在亡秦而已。⑥今刘、项分争,使人肝脑涂地,流离中野,不可胜数。汉王将数十万众,

距巩、雒，阻山河，一日数战，无尺寸之功，折北不救，⑦败荥阳，伤成皋，⑧还走宛、叶之间，此所谓智勇俱困者也。楚人起彭城，转斗逐北，至荥阳，乘利席胜，威震天下，⑨然兵困于京、索之间，⑩迫西山而不能进，三年于此矣。⑪锐气挫于崄塞，粮食尽于内藏，百姓罢极，无所归命。⑫以臣料之，⑬非天下贤圣，其势固不能息天下之祸。当今之时，两主县命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臣愿披心腹，堕肝胆，⑭效愚忠，恐足下不能用也。方今为足下计，莫若两利而俱存之，参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势莫敢先动。夫以足下之贤圣，有甲兵之众，据强齐，从燕、赵，出空虚之地以制其后，因民之欲，西鄉为百姓请命，⑮天下孰敢不听！足下按齐国之故，有淮泗之地，怀诸侯以德，深拱揖让，⑯则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齐矣。盖闻'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弗行，反受其殃。'愿足下孰图之。"

①张晏曰："言背者，云背畔则大贵。"

②师古曰："不欲显言，故请间隙而私说。"

③师古曰："建号者，自立为侯王。呼音火故反。"

④师古曰："杂袭犹杂沓，言相杂而累积。"

⑤师古曰："飘读曰焱，谓疾风，音必遥反。"

⑥师古曰："志灭秦，所忧者唯此。"

⑦师古曰："折，挫也。北，奔也。不救，谓无援助也。"

⑧张晏曰："于成皋战伤胸也。"

⑨师古曰："席，因也，若人之在席上。"

⑩师古曰："索音山客反。"

⑪师古曰："至今已三年。"

⑫师古曰："罢读曰疲。"

⑬师古曰："料，量也。"

⑭师古曰："堕，毁也，音火规反。"

⑮师古曰："鄉读曰向。齐国在东，故曰西向。止楚汉之战斗，士卒不死亡，故

云请命。”

⑯师古曰:“深拱犹高拱。”

信曰:“汉遇我厚,吾岂可见利而背恩乎!”通曰:“始常山王、成安君故相与为刎颈之交,及争张黶、陈释之事,[①]常山王奉头鼠窜,以归汉王。[②]借兵东下,战于鄗北,成安君死于泜水之南,[③]头足异处。此二人相与,天下之至欢也,而卒相灭亡者,何也?患生于多欲而人心难测也。今足下行忠信以交于汉王,必不能固于二君之相与也,而事多大于张黶、陈释之事者,故臣以为足下必汉王之不危足下,过矣。[④]大夫种存亡越,伯句践,[⑤]立功名而身死。语曰:‘野禽殚,走犬亨;[⑥]敌国破,谋臣亡。’故以交友言之,则不过张王与成安君;以忠臣言之,则不过大夫种。此二者,宜足以观矣。愿足下深虑之。且臣闻之,勇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足下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⑦]下井陉,诛成安君之罪,以令于赵,胁燕定齐,南摧楚人之兵数十万众,遂斩龙且,西乡以报,[⑧]此所谓功无二于天下,略不世出者也。[⑨]今足下挟不赏之功,戴震主之威,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⑩]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切为足下危之。”信曰:“生且休矣,吾将念之。”[⑪]

①师古曰:“黶音一点反。”

②师古曰:“言其迫窘逃亡,如鼠之藏窜。”

③师古曰:“鄗音呼各反。泜音祇,又音丁计反。”

④师古曰:“过犹误也。”

⑤师古曰:“令句践致霸功也。伯读曰霸。”

⑥师古曰:“殚,尽也,音单。”

⑦师古曰:“说读曰悦。”

⑧师古曰:“且音子馀反。乡读曰向。”

⑨师古曰:“言其计略奇异,世所希有。”

⑩师古曰:“安,焉也。此下亦同。”

⑪师古曰:“念犹思也。”

数日,通复说曰:“听者,事之候也;①计者,存亡之机也。夫随厮养之役者,失万乘之权;守儋石之禄者,阙卿相之位。②计诚知之,而决弗敢行者,百事之祸也。故猛虎之犹与,不如蜂虿之致蠚;③孟贲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④此言贵能行之也。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值而易失。‘时乎时,不再来。’⑤愿足下无疑臣之计。”信犹与不忍背汉,又自以功多,汉不夺我齐,遂谢通。⑥通说不听,惶恐,乃阳狂为巫。

①师古曰:“谓能听善谋也。”

②应劭曰:“齐人名小罌为儋,受二斛。”晋灼曰:“石,斗石也。”师古曰:“儋音都滥反。或曰,儋者,一人之所负担也。”

③师古曰:“与读曰预。虿,蝎也。蠚,毒也。虿音丑界反。蠚音呼各反。”

④师古曰:“孟贲,古之勇力士。贲音奔。”

⑤师古曰:“此古语,叹时之不可失。”

⑥师古曰:“告令罢去。”

天下既定,后信以罪废为淮阴侯,谋反被诛,临死叹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于女子之手!”高帝曰:“是齐辩士蒯通。”乃诏齐召蒯通。通至,上欲亨之,曰:“若教韩信反,何也?”①通曰:“狗各吠非其主。当彼时,臣独知齐王韩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②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匈匈,争欲为陛下所为,顾力不能,③可殚诛邪!”④上乃赦之。

①师古曰:“若,汝也。”

②张晏曰:“以鹿喻帝位。”

③师古曰:“顾,念也。”

④师古曰:“殚,尽也。”

至齐悼惠王时,曹参为相,礼下贤人,请通为客。

初,齐王田荣怨项羽,谋举兵畔之,劫齐士,不与者死。①齐处士东

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强从。及田荣败，二人丑之，[2]相与入深山隐居。客谓通曰："先生之于曹相国，拾遗举过，显贤进能，齐国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东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进之于相国乎？"通曰："诺。臣之里妇，与里之诸母相善也。里妇夜亡肉，姑以为盗，怒而逐之。妇晨去，过所善诸母，语以事而谢之。[3]里母曰：'女安行，[4]我今令而家追女矣。'[5]即束缊请火于亡肉家，[6]曰：'昨暮夜，犬得肉，争斗相杀，请火治之。'[7]亡肉家遽追呼其妇。[8]故里母非谈说之士也，束缊乞火非还妇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适可。臣请乞火于曹相国。"乃见相国曰："妇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门者，足下即欲求妇，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则求臣亦犹是也，彼东郭先生、梁石君，齐之俊士也，隐居不嫁，未尝卑节下意以求仕也。愿足下使人礼之。"曹相国曰："敬受命。"皆以为上宾。

①师古曰："劫而取之，不从则杀也。"

②师古曰："自耻从乱，以为丑恶也。"

③师古曰："谢谓告辞也。"

④师古曰："安，徐也。"

⑤师古曰："而，亦汝。"

⑥师古曰："缊，乱麻，音于粉反。"

⑦师古曰："治谓焞治死犬。焞音似廉反。"

⑧师古曰："遽，速也。"

通论战国时说士权变，亦自序其说，凡八十一首，号曰隽永。[1]

①师古曰："隽音字兖反。隽，肥肉也。永，长也。言其所论甘美，而义深长也。"

初，通善齐人安其生，安其生尝干项羽，羽不能用其策。而项羽欲封此两人，两人卒不肯受。

伍被，楚人也。[1]或言其先伍子胥后也。被以材能称，为淮南中郎。

是时淮南王安好术学，折节下士，招致英隽以百数，被为冠首。②

①师古曰："被音皮义反。"

②师古曰："最居其上也。"

久之，淮南王阴有邪谋，被数微谏。① 后王坐东宫，召被欲与计事，呼之曰："将军上。"被曰："王安得亡国之言乎？昔子胥谏吴王，吴王不用，乃曰'臣今见麋鹿游姑苏之台也。'② 今臣亦将见宫中生荆棘，露沾衣也。"于是王怒，系被父母，囚之三月。

①师古曰："私谏之。"

②张晏曰："吴台名也。"师古曰："吴地记云因山为名，西南去国三十五里。"

王复召被曰："将军许寡人乎？"(对)〔被〕曰：[3]"不，臣将为大王画计耳。臣闻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未形，① 故圣人万举而万全。文王壹动而功显万世，列为三王，所谓因天心以动作者也。"王曰："方今汉庭治乎？乱乎？"被曰："天下治。"王不说② 曰："公何以言治也？"被对曰："被窃观朝廷，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举错遵古之道，③ 风俗纪纲未有所缺。重装富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交易之道行。南越宾服，羌、僰贡献，东瓯入朝，④ 广长榆，⑤ 开朔方，匈奴折伤。虽未及古太平时，然犹为治。"王怒，被谢死罪。

①师古曰："言智虑通达，事未形兆，皆预见之。"

②师古曰："说读曰悦。"

③师古曰："错音千故反。"

④师古曰："僰，西南夷也，音蒲北反。"

⑤如淳曰："广谓斥大之也。长榆，塞名，王恢所谓树榆以为塞者也。"师古曰："长榆在朔方，即卫青传所云榆溪旧塞是也。或谓之榆中。"

王又曰："山东即有变，汉必使大将军将而制山东，公以为大将军何如人也？"被曰："臣所善黄义，从大将军击匈奴，言大将军遇士大夫以礼，与士卒有恩，众皆乐为用。骑上下山如飞，材力绝人如此，数将习

兵,未易当也。及谒者曹梁使长安来,言大将军号令明,当敌勇,常为士卒先;须士卒休,乃舍;穿井得水,乃敢饮;军罢,士卒已逾河,乃度。皇太后所赐金钱,尽以赏赐。虽古名将不过也。"王曰:"夫蓼太子[1]知略不世出,非常人也,以为汉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被曰:"独先刺大将军,乃可举事。"

①服虔曰:"淮南太子也。"文颖曰:"食采于此,或言外家姓也。"师古曰:"蓼自地名,而王之太子岂以食地为号?文言外家姓,近为得之,亦犹汉之栗太子也。"

王复问被曰:"公以为吴举兵非邪?"被曰:"非也。夫吴王赐号为刘氏祭酒,[1]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众,地方数千里,采山铜以为钱,煮海水以为盐,伐江陵之木以为船,国富民众,行珍宝,赂诸侯,与七国合从,举兵而西,破大梁,败狐父,[2]奔走而还,为越所禽,死于丹徒,[3]头足异处,身灭祀绝,为天下戮。[4]夫以吴众不能成功者,何也?诚逆天违众而不见时也。"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5]且吴何知反?汉将一日过成皋者四十馀人。[6]今我令缓先要成皋之口,[7]周被下颍川兵塞辕辕、伊阙之道,陈定发南阳兵守武关。河南太守独有雒阳耳,[8]何足忧?然此北尚有临晋关、河东、上党与河内、赵国界者通谷数行。[9]人言'绝成皋之道,天下不通'。据三川之险,招天下之兵,公以为何如?"被曰:"臣见其祸,未见其福也。"

①应劭曰:"礼,饮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称祭酒,尊之也。"如淳曰:"祭祠时唯尊长者以酒沃酹。"师古曰:"如说是也。"

②师古曰:"在梁、砀之间也。父音甫。"

③师古曰:"即今润州丹徒县也。"

④师古曰:"天下之人皆共戮之。一曰天下之大戮也。"

⑤张晏曰:"不成即死,一言耳。"臣瓒曰:"或有一言,云以死报也。"师古曰:"二说死,并非也。言男子感气,相许一言,不顾其死。或曰,一言之恨,不顾危亡,以此致死也。"

⑥师古曰:"言不知塞成皋口,而令汉将得出之,是不知反计也。"

⑦韦昭曰:"淮南臣名也。"师古曰:"缓者,名也,不言其姓。今流俗书本于缓上妄加楼字,非也。"

⑧师古曰:"如此计,则汉河南郡唯有雒阳在耳,馀皆不属。"

⑨如淳曰:"言此北尚嶮阻,其溪谷可得通行者有数处。"

后汉逮淮南王孙建,系治之。王恐阴事泄,谓被曰:"事至,吾欲遂发。天下劳苦有间矣,① 诸侯颇有失行,皆自疑,我举兵西鄉,必有应者;② 无应,即还略衡山。势不得不发。"被曰:"略衡山以击(卢)〔庐〕江,[4]有寻阳之船,守下雉之城,③ 结九江之浦,绝豫章之口,强弩临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东保会稽,南通劲越,屈强江淮间,④ 可以延岁月之寿耳,未见其福也。"王曰:"左吴、赵贤、朱骄如皆以为什八九成,⑤ 公独以为无福,何?"被曰:"大王之群臣近幸素能使众者,皆前系诏狱,馀无可用者。"王曰:"陈胜、吴广无立锥之地,百人之聚,起于大泽,奋臂大呼,天下向应,⑥ 西至于戏而兵百二十万。今吾国虽小,胜兵可得二十万,公何以言有祸无福?"被曰:"臣不敢避子胥之诛,愿大王无为吴王之听。往者秦为无道,残贼天下,杀术士,燔诗书,灭圣迹,弃礼义,任刑法,转海滨之粟,致于西河。⑦ 当是之时,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馈,⑧ 女子纺绩不足于盖形。遣蒙恬筑长城,东西数千里。暴兵露师,常数十万,死者不可胜数,僵尸满野,流血千里。于是百姓力屈,⑨ 欲为乱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仙药,多赍珍宝,童男女三千人,五种百工而行。⑩ 徐福得平原大泽,止王不来。于是百姓悲痛愁思,欲为乱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佗逾五岭,攻百越,⑪ 尉佗知中国劳极,止王南越。⑫ 行者不还,往者莫返,于是百姓离心瓦解,欲为乱者十室而七。兴万乘之驾,作阿房之宫,收太半之赋,发闾左之戍。⑬ 父不宁子,兄不安弟,⑭ 政苛刑惨,民皆引领而望,倾耳而听,悲号仰天,叩心怨上,⑮ 欲为乱者,十室而八。客谓高皇帝曰:'时可矣。'高帝曰:'待之,圣人当起东南。'间不一岁,陈、吴大呼,⑯ 刘、项并和,天下向应,⑰ 所谓蹈瑕衅,因秦之亡时

而动，百姓愿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起于行陈之中，以成帝王之功。今大王见高祖得天下之易也，独不观近世之吴楚乎！当今陛下临制天下，壹齐海内，泛爱蒸庶，⑱布德施惠。口虽未言，声疾雷震；令虽未出，化驰如神。心有所怀，威动千里；下之应上，犹景向也。⑲而大将军材能非直章邯、杨熊也。王以陈胜、吴广论之，被以为过矣。⑳且大王之兵众不能什分吴楚之一，天下安宁又万倍于秦时。愿王用臣之计。臣闻箕子过故国而悲，作麦秀之歌，㉑痛纣之不用王子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纣贵为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纣先自绝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今臣亦窃悲大王弃千乘之君，将赐绝命之书，为群臣先，㉒身死于东宫也。”㉓被因流涕而起。

①如淳曰：“言天下劳苦，人心有间隙，易动乱。”师古曰：“此说非也。有间，犹言中间已有也。故谓此者乃为间也。”

②师古曰：“鄉读曰向。”

③孟康曰：“下雉，江夏县名。”师古曰：“雉音羊氏反。”

④师古曰：“屈音具勿反。”

⑤师古曰：“吴、贤、骄如，王之三臣也。”

⑥师古曰：“呼音火故反。向读曰响。”

⑦师古曰：“濒，涯也。海滨谓缘海涯之地。濒音频，又音宾。”

⑧师古曰：“馈亦馈字也。”

⑨师古曰：“屈，尽也，音其勿反。”

⑩师古曰：“五种，五谷之种也。”

⑪师古曰：“五岭解在张耳传。”

⑫师古曰：“南越传云南海尉任嚣谓赵佗曰‘闻陈胜等作乱，豪桀叛秦相立’，即被佗书行南海尉事。嚣死后，佗始自为王。今此乃言尉佗先王，陈胜乃反，此盖伍被一时对辞，不究其实也。”

⑬师古曰：“闾左解在食货志。”

⑭师古曰：“言不能相保。”

⑮师古曰：“叩，击也。”

⑯师古曰:“中间不经一岁也。呼音火故反。”

⑰师古曰:“和音胡(计)〔卦〕反。[5]向读曰响。”

⑱师古曰:“泛,普也。蒸亦众也。泛音敷剑反。”

⑲师古曰:“言如景之随形,响之应声。向读曰响。”

⑳师古曰:“过,误也。”

㉑张晏曰:“箕子将朝周,过殷故都,见麦及禾黍,心悲,乃作歌曰:‘麦秀之渐渐兮,黍苗之绳绳兮,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狡童谓纣也。”

㉒师古曰:“在群臣先死。”

㉓如淳曰:“王时所居也。”

后王复召问被:“苟如公言,不可以徼幸邪?”①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计。”王曰:“奈何?”被曰:“当今诸侯无异心,百姓无怨气。朔方之郡土地广美,民徙者不足以实其地。可为丞相、御史请书,②徙郡国豪桀及耐罪以上,以赦令除,家产五十万以上者,皆徙其家属朔方之郡,③益发甲卒,急其会日。④又伪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诏狱书,⑤逮诸侯太子及幸臣。⑥如此,则民怨,诸侯惧,即使辩士随而说之,党可以徼幸。”⑦王曰:“此可也。虽然,吾以不至若此,专发而已。”⑧后事发觉,被诣吏自告与淮南王谋反(纵)〔踪〕迹如此。[6]天子以伍被雅辞多引汉美,欲勿诛。张汤进曰:“被首为王画反计,罪无赦。”遂诛被。

①师古曰:“徼,要也。幸,非望之福也。”

②师古曰:“谓诈为此文书,令徙人也。”

③师古曰:“以赦令除,谓遇赦免罪者。”

④师古曰:“促其期日。”

⑤晋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也。”师古曰:“中都官,京师诸官府。”

⑥师古曰:“追对狱。”

⑦师古曰:“党读曰傥。”

⑧师古曰:“言不须为此诈,直自发兵而已。”

江充字次倩，赵国邯郸人也。[①]充本名齐，有女弟善鼓琴歌舞，嫁之赵太子丹。齐得幸于敬肃王，为上客。

①师古曰："倩音千见反。"

久之，太子疑齐以己阴私告王，与齐忤，[①]使吏逐捕齐，不得，收系其父兄，按验，皆弃市。齐遂绝迹亡，西入关，更名充。诣阙告太子丹与同产姊及王后宫奸乱，交通郡国豪猾，攻剽为奸，[②]吏不能禁。书奏，天子怒，遣使者诏郡发吏卒围赵王宫，收捕太子丹，移系魏郡诏狱，与廷尉杂治，法至死。

①师古曰："言相乖。"

②师古曰："剽，劫也，音频妙反。"

赵王彭祖，帝异母兄也，上书讼太子罪，言"充逋逃小臣，苟为奸讹，激怒圣朝，[①]欲取必于万乘以复私怨。[②]后虽享醢，计犹不悔。臣愿选从赵国勇敢士，[③]从军击匈奴，极尽死力，以赎丹罪。"上不许，竟败赵太子。[④]

①师古曰："讹，古讹字也。"

②师古曰："取必，谓必取胜也。复，报也，音扶目反。"

③师古曰："选取勇敢之士(已)〔以〕自随。"[7]

④张晏曰："虽遇赦，终见废也。"

初，充召见犬台宫，[①]自请愿以所常被服冠见上。[②]上许之。充衣纱縠禅衣，[③]曲裾后垂交输，[④]冠禅缨步摇冠，飞翮之缨。[⑤]充为人魁岸，容貌甚壮。[⑥]帝望见而异之，谓左右曰："燕赵固多奇士。"既至前，问以当世政事，上说之。

①晋灼曰："黄图上林有犬台宫，外有走狗观也。"师古曰："今书本犬台有作太一字者，误也。汉无太一宫也。"

②师古曰："被音皮义反。"

③师古曰："纱縠，纺丝而织之也。轻者为纱，绉者为縠。禅衣，制若今之朝服

中禅也。汉官仪曰武贲中郎将衣纱縠禅衣。禅音单,字从衣。次下亦同。"④张晏曰:"曲裾者,如妇人衣也。"如淳曰:"交输,割正幅,使一头狭若燕尾,垂之两旁,见于后,是礼深衣'(绩)〔续〕衽钩边'。[8]贾逵谓之'衣圭'。"苏林曰:"交输,如今新妇袍上挂全幅缯角割,名曰交输裁也。"师古曰:"如、苏二说皆是也。"

⑤服虔曰:"冠禅缅,故行步则摇,以鸟羽作缨也。"苏林曰:"析翠鸟羽以作蕤也。"臣瓒曰:"飞翮之缨,谓如蝉翼者也。"师古曰:"服说是也。缅,织丝为之,即今方目纱是也。缅音山尔反。摇音(戈)〔弋〕招反。"[9]

⑥师古曰:"魁,大也。岸者,有廉棱如崖岸之形。"

充因自请,愿使匈奴。诏问其状,充对曰:"因变制宜,以敌为师,事不可豫图。"上以充为谒者,使匈奴还,拜为直指绣衣使者,督三辅盗贼,禁察逾侈。贵戚近臣多奢僭,充皆举劾,奏请没入车马,令身待北军击匈奴。①奏可。充即移书光禄勋中黄门,逮名近臣侍中诸当诣北军者,移劾门卫,禁止无令得出入宫殿。于是贵戚子弟惶恐,皆见上叩头求哀,愿得入钱赎罪。上许之,令各以秩次输钱北军,凡数千万。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②

①文颖曰:"令贵戚身待于北军也。"

②师古曰:"中,当也。"

充出,逢馆陶长公主行驰道中。① 充呵问之,公主曰:"有太后诏。"充曰:"独公主得行,车骑皆不得。"②尽劾没入官。③

①师古曰:"武帝之姑,即陈皇后母也。"

②师古曰:"从公主之车骑也。"

③如淳曰:"令乙,骑乘车马行驰道中,已论者,没入车马被具。"

后充从上甘泉,①逢太子家使②乘车马行驰道中,充以属吏。③太子闻之,使人谢充曰:"非爱车马,诚不欲令上闻之,以教敕亡素者。④唯江君宽之!"充不听,遂白奏。上曰:"人臣当如是矣。"大见信用,威震京师。

①师古曰:"甘泉在北山,故言上也。他皆类此。"

②师古曰:"太子遣人之甘泉请问者也。使音山吏反。"

③师古曰:"属音之欲反。"

④师古曰:"言素不教敕左右。"

迁为水衡都尉,宗族知友多得其力者。久之,坐法免。

会阳陵朱安世告丞相公孙贺子太仆敬声为巫蛊事,连及阳石、诸邑公主,贺父子皆坐诛。语在贺传。后上幸甘泉,疾病,充见上年老,恐晏驾后为太子所诛,因是为奸,奏言上疾祟在巫蛊。[①] 于是上以充为使者治巫蛊。充将胡巫掘地求偶人,[②]捕蛊及夜祠,视鬼,染污令有处,[③]辄收捕验治,烧铁钳灼,强服之。[④]民转相诬以巫蛊,吏辄劾以大逆亡道,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

①师古曰:"祟谓祸咎之征也,音息遂反。故其子从出从示。示者,鬼神所以示人也。"

②张晏曰:"胡者,言不与华同,故充任使之。"

③张晏曰:"充捕巫蛊及夜祭祠祝诅者,令胡巫视鬼,诈以酒醊地,令有处也。"师古曰:"捕夜祠及视鬼之人,而充遣巫污染地上,为祠祭之处,以诬其人也。"

④师古曰:"以烧铁或钳之,或灼之。钳,镊也。灼,炙也。钳音其炎反。"

是时,上春秋高,疑左右皆为蛊祝诅,有与亡,莫敢讼其冤者。充既知上意,因言宫中有蛊气,先治后宫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蛊于太子宫,得桐木人。[①]太子惧,不能自明,收充,自临斩之。骂曰:"赵虏!乱乃国王父子不足邪![②]乃复乱吾父子也!"太子繇是遂败。[③]语在戾园传。[④]后武帝知充有诈,夷充三族。

①师古曰:"三辅旧事云充使胡巫作而埋之。"

②师古曰:"乃,汝也。"

③师古曰:"繇读与由同。"

④师古曰:"即武五子传也,其中叙戾太子。后加谥,置园邑,故云戾园。"

息夫躬字子微，河内河阳人也。少为博士弟子，受春秋，通览记书。[①]容貌壮丽，为众所异。

①师古曰："传记及诸家之书。"

哀帝初即位，皇后父特进孔乡侯傅晏与躬同郡，相友善，躬繇是以为援，交游日广。[①]先是，长安孙宠亦以游说显名，免汝南太守，[②]与躬相结，俱上书，召待诏。是时哀帝被疾，始即位，而人有告中山孝王太后祝诅上，太后及弟宜乡侯冯参皆自杀，其罪不明。是后无盐危山有石自立，开道。[③]躬与宠谋曰："上亡继嗣，体久不平，关东诸侯，心争阴谋。今无盐有大石自立，闻邪臣托往事，以为大山石立而先帝龙兴。[④]东平王云以故与其后日夜祠祭祝诅上，欲求非望。[⑤]而后舅伍宏反因方术以医技得幸，出入禁门。霍显之谋将行于杯杓，[⑥]荆轲之变必起于帷幄。事势若此，告之必成；发国奸，诛主仇，取封侯之计也。"躬、宠乃与中郎右师谭，[⑦]共因中常侍宋弘上变事告焉。上恶之，下有司案验，东平王云、云后谒及伍宏等皆坐诛。[⑧]上擢宠为南阳太守，谭颍川都尉，弘、躬皆光禄大夫左曹给事中。是时侍中董贤爱幸，上欲侯之，遂下诏云："躬、宠因贤以闻，封贤为高安侯，宠为方阳侯，躬为宜陵侯，食邑各千户。赐谭爵关内侯，食邑。"丞相王嘉内疑东平狱事，[⑨]争不欲侯贤等，语在嘉传。嘉固言董贤泰盛，宠、躬皆倾覆有佞邪材，恐必挠乱国家，[⑩]不可任用。嘉以此得罪矣。

①师古曰："繇读与由同。"

②师古曰："为太守免而归也。"

③服虔曰："山开自成道也。"张晏曰："从石立之下道径自通也。"

④师古曰："言邪人有此私议。"

⑤师古曰："言求帝位也。"

⑥师古曰："杓，所以抒挹也，字与勺同，音上灼反。"

⑦张晏曰："右师，姓。谭，名也。"

⑧师古曰:"谒者,后之名也。"

⑨师古曰:"疑不实也。"

⑩师古曰:"挠,搅也。挠音呼高反。"

躬既亲近,数进见言事,论议亡所避。众畏其口,见之仄目。[①]躬上疏历诋公卿大臣,[②]曰:"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缩,不可用。[③]御史大夫贾延堕弱不任职。左将军公孙禄、司隶鲍宣皆外有直项之名,内实骙不晓政事。[④]诸曹以下仆遫不足数。[⑤]卒有强弩围城,长戟指阙,[⑥]陛下谁与备之?如使狂夫梁呼于东崖,[⑦]匈奴饮马于渭水,边竟雷动,四野风起,[⑧]京师虽有武蜂精兵,未有能窥左足而先应者也。[⑨]军书交驰而辐凑,羽檄重迹而押至,[⑩]小夫慓臣之徒愦眊不知所为。[⑪]其有犬马之决者,仰药而伏刃,[⑫]虽加夷灭之诛,何益祸败之至哉!"

①师古曰:"仄,古侧字也。"

②师古曰:"诋谓毁訾也,音丁礼反。"

③师古曰:"蓄缩,谓丞于事也。"

④师古曰:"骙,愚也,音五骇反。"

⑤师古曰:"仆遫,凡短之貌也。仆音步木反。遫,古速字。"

⑥师古曰:"卒读曰猝。"

⑦师古曰:"东崖谓东海之边也。梁,古叫字。呼音火故反。"

⑧师古曰:"竟读曰境。"

⑨苏林曰:"窥音跬。"师古曰:"跬,半步也,言一举足也,音口婢反。"

⑩文颖曰:"押音狎习之狎。"师古曰:"押至,言相因而至也。羽檄,檄之插羽者也,解在高纪。"

⑪师古曰:"愦,心乱也。眊,目暗也。愦音工内反。眊音莫报反。"

⑫师古曰:"仰药,仰首而饮药。"

躬又言:"秦开郑国渠以富国强兵,今为京师,土地肥饶,可度地势水泉,广溉灌之利。"[①]天子使躬持节领护三辅都水。躬立表,欲穿长安城,引漕注太仓下以省转输。议不可成,乃止。

①师古曰:"度音徒各反。"

董贤贵幸日盛,丁、傅害其宠,孔乡侯晏与躬谋,欲求居位辅政。会单于当来朝,遣使言病,愿朝明年。躬因是而上奏,以为"单于当以十一月入塞,后以病为解,①疑有他变。乌孙两昆弥弱,卑爰疐强盛,②居彊煌之地,③拥十万之众,东结单于,遣子往侍。如因素强之威,循乌孙就屠之迹,④举兵南伐,并乌孙之势也。乌孙并,则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诈为卑爰疐使者来上书曰:'所以遣子侍单于者,非亲信之也,实畏之耳。唯天子哀,⑤告单于归臣侍子。愿助戊己校尉保恶都奴之界。'因下其章诸将军,令匈奴客闻焉。则是所谓'上兵伐谋,⑥其次伐交'者也。"⑦

①师古曰:"自解说云病。"

②苏林曰:"疐音欻嚏之嚏。"晋灼曰:"音诗'载疐其尾'之疐。"师古曰:"以字言之,晋音是,音竹二反。而匈奴传服虔乃音献捷之捷,既已失之。末俗学者又改疐字为厔,以应服氏之音,尤离真矣。"

③臣瓒曰:"是其国所都地名。"

④孟康曰:"乌孙先王也。"

⑤师古曰:"谓闵念之。"

⑥服虔曰:"谋者,举兵伐解之也。"师古曰:"此说非也。言知敌有谋者,则以事而应之,沮其所为,不用兵革,所以为贵耳。"

⑦师古曰:"知敌有外交连结相援者,则间误之,令其解散也。"

书奏,上引见躬,召公卿将军大议。左将军公孙禄以为"中国常以威信怀伏夷狄,躬欲逆诈造不信之谋,不可许。且匈奴赖先帝之德,保塞称蕃。今单于以疾病不任奉朝贺,遣使自陈,不失臣子之礼。臣禄自保没身不见匈奴为边竟忧也。"①躬掎禄曰②"臣为国家计幾先,谋将然,③豫图未形,④为万世虑。而左将军公孙禄欲以其犬马齿保目所见。臣与禄异议,未可同日语也。"上曰:"善。"乃罢群臣,独与躬议。

①师古曰:"竟读曰境。"

②师古曰:“掎,从后引之也,谓引蹑其言也,音居绮反。”

③张晏曰:“几音冀。”师古曰:“先谋将然者,谓彼欲有其事,则为谋策以坏之。”

④师古曰:“图,谋也,未有形兆而谋之。”

因建言:“往年荧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茀于河鼓,[①]其法为有兵乱。是后讹言行诏筹,经历郡国,天下骚动,恐必有非常之变。可遣大将军行边兵,敕武备,[②]斩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厌应变异。”[③]上然之,以问丞相。丞相嘉对曰:“臣闻动民以行不以言,应天以实不以文。下民微细,犹不可诈,况于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见异,所以敕戒人君,[④]欲令觉悟反正,推诚行善。民心说而天意得矣。[⑤]辩士见一端,或妄以意傅著星历,[⑥]虚造匈奴、乌孙、西羌之难,谋动干戈,设为权变,非应天之道也。守相有罪,[⑦]车驰诣阙,交臂就死,恐惧如此,而谈说者云,动安之危,[⑧]辩口快耳,[⑨]其实未可从。夫议政者,苦其谰诐倾险辩慧深刻也。[⑩]謰诐则主德毁,倾险则下怨恨,辩慧则破正道,深刻则伤恩惠。昔秦缪公不从百里奚、蹇叔之言,[⑪]以败其师,[⑫]悔过自责,疾诖误之臣,思黄发之言,[⑬]名垂于后世。唯陛下观览古戒,反覆参考,无以先人之语为主。”[⑭]

①师古曰:“茀读与孛同。”

②师古曰:“敕,整也。行音下更反。”

③师古曰:“厌音一涉反。”

④师古曰:“见谓显示也。”

⑤师古曰:“说读曰悦。”

⑥师古曰:“傅读曰附。著音治略反。”

⑦邓展曰:“郡守、诸侯相。”

⑧师古曰:“之,往也,言摇动安全之计,往就危殆也。”

⑨师古曰:“苟快听者之耳。”

⑩师古曰:“謰,古诧字。”

⑪师古曰:“缪读曰穆。”

⑫师古曰:“谓败于殽。

⑬师古曰:“语在秦誓。”

⑭师古曰:“先入,谓躬先为此计入于帝耳。”

上不听,遂下诏曰:“间者灾变不息,盗贼众多,兵革之征,或颇著见。①未闻将军恻然深以为意,简练戎士,缮修干戈。②器用盬恶③孰当督之!④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将军与中二千石举明习兵法有大虑者各一人,将军二人,诣公车。”⑤就拜孔乡侯傅晏为大司马卫将军,阳安侯丁明又为大司马票骑将军。

①师古曰:“谓玄象。”

②师古曰:“缮,补也。”

③邓展曰:“盬,不坚牢也。”师古曰:“音公户反。”

④师古曰:“督,视察也。”

⑤师古曰:“堪为将军者,凡举二人。”

是日,日有食之,董贤因此沮躬、晏之策。后数日,收晏卫将军印绶,而丞相御史奏躬罪过。上繇是恶躬等,①下诏曰:“南阳太守方阳侯宠,素亡廉声,有酷恶之资,毒流百姓。左曹光禄大夫宜陵侯躬,虚造诈谖之策,②欲以诖误朝廷。皆交游贵戚,趋权门,为名。其免躬、宠官,遣就国。”

①师古曰:“繇读与由同。”

②师古曰:“谖,诈辞也,音虚远反。”

躬归国,未有第宅,寄居丘亭。①奸人以为侯家富,常夜守之。②躬邑人河内掾贾惠往过躬,教以祝盗方,以桑东南指枝为匕,③画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被发,立中庭,向北斗,④持匕招指祝盗。⑤人有上书言躬怀怨恨,非笑朝廷所进,(侯)〔候〕星宿,[10]视天子吉凶,与巫同祝诅。上遣侍御史、廷尉监逮躬,系雒阳诏狱。欲掠问,躬仰天大谑,⑥因僵

仆。吏就问,云咽已绝,⑦血从鼻耳出。食顷,死。党友谋议相连下狱百馀人。⑧躬母圣,坐祠灶祝诅上,大逆不道。圣弃市,妻充汉与家属徙合浦。躬同族亲属素所厚者,皆免,废锢。⑨哀帝崩,有司奏:"方阳侯宠及右师谭等,皆造作奸谋,罪及王者骨肉,虽蒙赦令,不宜处爵位,在中土。"皆免宠等,徙合浦郡。

①张晏曰:"丘亭,野亭名。"师古曰:"此说非也。丘,空也。"

②师古曰:"谓欲盗之,伺其便。"

③师古曰:"桑东南出之枝。"

④师古曰:"被音皮义反。"

⑤师古曰:"或招或指,所以求福排祸也。"

⑥师古曰:"谇,古呼字,音火故反。"

⑦师古曰:"咽,喉咙,音一千反。"

⑧师古曰:"亲党及朋友。"

⑨师古曰:"终身不得仕。"

初,躬待诏,数危言高论,自恐遭害,著绝命辞曰:"玄云泱郁,将安归兮!①鹰隼横厉,鸾徘徊兮!②矰若浮猋,动则机兮!③蓁棘找找,曷可栖兮!④发忠忘身,自绕罔兮! 冤颈折翼,庸得往兮!⑤涕泣流兮霍兰,⑥心结愒兮伤肝。⑦虹蜺曜兮日微,⑧孽杳冥兮未开。⑨痛入天兮鸣呼,冤际绝兮谁语!⑩仰天光兮自列,招上帝兮我察。⑪秋风为我唫,浮云为我阴。⑫嗟若是兮欲何留,⑬抚神龙兮揽其须。⑭游旷迥兮反亡期,⑮雄失据兮世我思。"⑯后数年乃死,如其文。

①师古曰:"泱郁,盛貌。泱音焉朗反。"

②师古曰:"厉,疾飞也。鸾,神鸟也,赤灵之精,赤色,五采,鸡形,鸣中五音。徘徊,谓不得其所也。"

③师古曰:"矰,弋射矢也。猋,疾风也。言缯弋张设,其疾若风,动则机发。猋音必遥反。"

④师古曰:"找找,众盛貌,音仕巾反。"

⑤应劭曰:"虽冤颈折翼,庸得不往也。"张晏曰:"陷于谗人之网,何用得去

也。”师古曰:“冤,屈也。张说是。”

⑥张晏曰:“萑兰,草名也,蔓延于地,有所依凭则起。躬怨哀帝不用己为大臣以(置)〔致〕治也。”[11] 臣瓒曰:“萑兰,泣涕阑干也。”师古曰:“瓒说是。萑音完。”

⑦师古曰:“结憝,乱也。”孟康曰:“憝音骨。”

⑧张晏曰:“虹蜺,邪阴之气,而有照曜,以蔽日月。云谗言流行,忠良浸微也。”

⑨如淳曰:“虹蜺覆日光明谓之孽。”师古曰:“孽,邪气也,音牛列反。”

⑩师古曰:“躬自以被谗枉而与君绝也。”师古曰:“呜呼者,以鸟自喻也。谁语,言无所告语也。呼音火故反。语音牛助反。”

⑪张晏曰:“上帝,天也。招,呼也。”师古曰:“列谓陈列其本心。”

⑫师古曰:“唫,古吟字。”

⑬师古曰:“言变故如是,何用久留而生。”

⑭师古曰:“揽与擥同,谓执持之。”

⑮师古曰:“言一死不可复生。”

⑯师古曰:“雄谓君上也。据谓尊位也。言上失所据,乃思我耳。”

赞曰:仲尼“恶利口之覆邦家”,① 蒯通一说而丧三俌,② 其得不亨者,幸也。伍被安于危国,身为谋主,忠不终而诈雠,③ 诛夷不亦宜乎!书放四罪,④ 诗歌青蝇,⑤ 春秋以来,祸败多矣。昔子翠谋桓而鲁隐危,⑥ 栾书构郤而晋厉弑。⑦ 竖牛奔仲,叔孙卒;⑧ 郈伯毁季,昭公逐;⑨ 费忌纳女,楚建走;⑩ 宰嚭谗胥,夫差丧;⑪ 李园进妹,春申毙;⑫ 上官诉屈,怀王执;⑬ 赵高败斯,二世缢;⑭ 伊戾坎盟,宋痤死;⑮ 江充造蛊,太子杀;息夫作奸,东平诛:皆自小覆大,繇疏陷亲,可不惧哉!可不惧哉!⑯

①应劭曰:“事具论语。”

②应劭曰:“亨郦食其,败田横,骄韩信也。”

③李奇曰:“诈为王画策,而雠见纳也。”师古曰:“雠读曰(集)〔售〕。[12] 谓被初

忠于汉,而不能终,为王画诈伪之策,而见纳用也。”

④师古曰:“谓流共工,放驩兜,窜三苗,殛鲧也。事见虞书。”

⑤师古曰:“小雅青蝇之诗也。其首章曰:‘营营青蝇,止于樊,恺悌君子,无信谗言。’盖蝇之为虫,毁污白黑,以喻佞人变乱善恶。”

⑥应劭曰:“公子翬谓隐公曰:‘吾将为君杀桓公,以我为太宰。’公曰:‘为其少故,今将授之矣。’翬惧,反谮隐公而杀之。”

⑦应劭曰:“栾书使楚公子茂语厉公曰:‘鄢陵之战,郤至以为必败,欲奉孙周以代君也。’公信之而灭三郤。栾书因是反,弑厉公。”

⑧张晏曰:“牛,叔孙穆子之孽子也。仲,正妻子也。牛谗仲,叔孙怒而逐之,奔齐。叔孙病,牛饿杀之。”

⑨张晏曰:“邵昭伯毁季平子于昭公,昭公伐平子不胜,因出奔齐。”

⑩应劭曰:“楚平王为太子建娶于秦。无忌曰秦女美甚,劝王自纳之,因而构焉,云其怨望,今将畔,令王杀之。”

⑪应劭曰:“吴将伐齐,子胥谏之。宰嚭曰:‘伍员自以先王谋臣,心常鞅鞅,临事沮大众,冀国之败。’夫差大怒,赐之属镂之剑。其明年越灭吴。”

⑫张晏曰:“李园,春申君之舍人也,进其妹于春申君。已有身,使妹谓春申君曰:‘楚王无子,百年之后,将立兄弟。君用事日久,多失礼于王之兄弟。兄弟诚立,祸将及身。今妾有子,人莫知。若进妾于王,后若生男,则君之子为王也。’春申君乃言之王,召入之,遂生男,立为太子。后(孝)〔考〕烈王薨,[13]李园害春申君之宠,乃刺杀之。”

⑬师古曰:“屈平忠而有谋,为上官子兰所谮,见放逐。后秦昭诱怀王会于武关,遂执以归,卒死于秦。”

⑭张晏曰:“赵高谮杀李斯而代其位,乃使其婿阎乐攻二世于望夷宫,乞为黔首,不听,乃缢而死。”

⑮李奇曰:“伊戾为太子傅,无宠,欲败太子,言与楚客盟谋宋,诈歃血加盟书以证之,公以故杀痤。”师古曰:“痤音在戈反。”

⑯师古曰:“覆音芳福反。繇与由同。”

【校勘记】

〔1〕 以复其怨而成其(功)名。 景祐、殿本都无“功”字,史记张耳陈馀传同。

〔2〕 先下君而君不利〔之〕, 景祐本有“之”字。

〔3〕 (对)〔被〕曰: 景祐、殿本都作“被”。

〔4〕 略衡山以击(卢)〔庐〕江, 景祐、殿本都作“庐”。王先谦说此误。

〔5〕 和音胡(计)〔卧〕反。 景祐、殿本都作“卧”,此误。

〔6〕 被诣吏自告与淮南王谋反(纵)〔踪〕迹如此。 景祐、殿本都作“踪”,此误。

〔7〕 选取勇敢之士(已)〔以〕自随。 景祐、殿本都作“以”。

〔8〕 (绩)〔续〕衽钩边。 殿本作“续”。王先谦说作“续”是。按景祐本作“绩”。

〔9〕 摇音(戈)〔弋〕招反。 景祐、殿本都作“弋”,此误。

〔10〕 (侯)〔候〕星宿, 景祐、殿、局本都作“候”,此误。

〔11〕 以(置)〔致〕治也。 殿本作“致”。王先谦说作“致”是。

〔12〕 雠读曰(集)〔售〕。 景祐、殿、局本都作“售”,此误。

〔13〕 后(孝)〔考〕烈王薨, 王先谦说“孝”当作“考”。

汉书卷四十六

万石卫直周张传第十六

万石君石奋，其父赵人也。赵亡，徙温。[①]高祖东击项籍，过河内，时奋年十五，为小吏，侍高祖。高祖与语，爱其恭敬，问曰："若何有？"[②]对曰："有母，不幸失明。家贫。有姊，能鼓瑟。"高祖曰："若能从我乎？"曰："愿尽力。"于是高祖召其姊为美人，以奋为中涓，受书谒。[③]徙其家长安中戚里，[④]以姊为美人故也。

①师古曰："温，河内之县。"

②师古曰："若，汝也。有何戚属？"

③师古曰："中涓，官名，主居中而涓洁者也。外有书谒，令奋受之也。涓音绢。"

④师古曰："于上有姻戚者，则皆居之，故名其里为戚里。"

奋积功劳，孝文时官至太中大夫。无文学，恭谨，举无与比。[①]东阳侯张相如为太子太傅，免。选可为傅者，皆推奋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奋为九卿。迫近，惮之，[②]徙奋为诸侯相。奋长子建，次甲，次乙，次庆，[③]皆以驯行孝谨，[④]官至二千石。于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宠乃举集其门。"凡号奋为万石君。[⑤]

①张晏曰："举朝无比也。"师古曰："举，皆也。"

②张晏曰："以其恭敬履度，故难之。"

③师古曰："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

④师古曰："驯，顺也，音巡。"

⑤师古曰:"集,合也。凡,最计也。总合其一门之计,五人为二千石,故号万石君。"

孝景季年,万石君以上大夫禄归老于家,以岁时为朝臣。[①]过宫门阙必下车趋,见路马必轼焉。[②]子孙(谓)〔为〕小吏,[1]来归谒,万石君必朝服见之,不名。子孙有过失,不诮让,为便坐,[③]对案不食。然后诸子相责,因长老肉袒固谢罪,改之,乃许。子孙胜冠者在侧,虽燕必冠,申申如也。[④]僮仆诉诉如也,[⑤]唯谨。[⑥]上时赐食于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执丧,哀戚甚。[⑦]子孙遵教,亦如之。万石君家以孝谨闻乎郡国,虽齐鲁诸儒质行,皆自以为不及也。"[⑧]

①师古曰:"豫朝请。"

②师古曰:"路马,天子路车之马。轼谓抚轼,盖为敬也。"

③师古曰:"便坐于便侧之处,非正室也。"

④师古曰:"申申,整敕之貌。"

⑤晋灼曰:"许慎云古欣字也。"师古曰:"晋说非也。此诉读与闾闾同,谨敬之貌也,音牛巾反。"

⑥师古曰:"唯以谨敬为先。"

⑦师古曰:"执丧,犹言持丧服也。礼记曰:'执亲之丧'。"

⑧师古曰:"质,重也。"

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学获罪皇太后。[①]太后以为儒者文多质少,今万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长子建为郎中令,少子庆为内史。

①张晏曰:"窦太后。"

建老白首,万石君尚无恙。[①]每五日洗沐归谒亲,[②]入子舍,[③]窃问侍者,取亲中裙厕腧,身自澣洒,[④]复与侍者,不敢令万石君知之,以为常。建奏事于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极切;[⑤]至廷见,如不能言者。[⑥]上以是亲而礼之。

①师古曰:"恙,忧病。"

②文颖曰:“郎官五日一下。”

③师古曰:“入诸子之舍,自其所居也,若今言诸房矣。”

④服虔曰:“亲身之衣也。”苏林曰:“牖音投。贾逵解周官云‘牖,行清也’。”孟康曰:“厕,行清;牖,中受粪函者也。东南人谓凿木空中如曹谓之牖。”晋灼曰:“今世谓反门小袖衫为侯牖。”师古曰:“亲谓父也。中裙,若今言中衣也。厕牖者,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苏音晋说是矣。洒音先礼反。”

⑤师古曰:“有可言,谓有事当奏谏。”

⑥师古曰:“廷见,谓当朝而见时。”

万石君徙居陵里。[1]内史庆醉归,入外门不下车。万石君闻之,不食。庆恐,肉袒谢请罪,不许。举宗及兄建肉袒,万石君让曰:[2]“内史贵人,入闾里,里中长老皆走匿,而内史坐车中自如,固当!”[3]乃谢罢庆。[4]庆及诸子入里门,趋至家。

①师古曰:“茂陵邑中之里。”

②师古曰:“让,责也。”

③师古曰:“此深责之也,言内史贵人,正固当尔。”

④师古曰:“告令去。”

万石君元朔五年卒,建哭泣哀思,杖乃能行。岁馀,建亦死。诸子孙咸孝,然建最甚,甚于万石君。

建为郎中令,奏事下,[1]建读之,惊恐曰:“书‘马’者与尾而五,[2]今乃四,不足一,获谴死矣!”其为谨慎,虽他皆如是。

①师古曰:“建有所奏上而被报下也。下音胡亚反。”

②服虔曰:“作马字下曲者而五,建时上书误作四。”师古曰:“马字下曲者为尾,并四点为四足,凡五。”

庆为太仆,御出,[1]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于兄弟最为简易矣,然犹如此。出为齐相,齐国慕其家行,不治而齐国大治,[2]为立石相祠。

①师古曰:“为上御车而出。”

②师古曰:"不治,言无所治罚。"

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选群臣可傅者,庆自沛守为太子太傅,七岁迁御史大夫。元鼎五年,丞相赵周坐酎金免,制诏御史:"万石君先帝尊之,子孙至孝,其以御史大夫庆为丞相,封牧丘侯。"是时汉方南诛两越,东击朝鲜,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国多事。天子巡狩海内,修古神祠,封禅,兴礼乐。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属峻法,兒宽等推文学,九卿更进用事,①事不关决于庆,庆醇谨而已。②在位九岁,无能有所匡言。尝欲请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③不能服,反受其过,赎罪。

①师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

②师古曰:"醇,专厚也,音纯。"

③服虔曰:"咸音减损之减。"师古曰:"治所忠及咸宣(三)〔二〕人。"[2]

元封四年,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①公卿议欲请徙流民于边以谪之。②上以为庆老谨,不能与其议,③乃赐丞相告归,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议为请者。庆惭不任职,上书曰:"臣幸得待罪丞相,疲驽无以辅治。城郭仓廪空虚,民多流亡,罪当伏斧质,上不忍致法。愿归丞相侯印,乞骸骨归,避贤者路。"

①师古曰:"名数,若今户籍。"

②师古曰:"谪读曰谴。"

③师古曰:"与读曰豫。"

上报曰:"间者,河水滔陆,①泛滥十馀郡,堤防勤劳,弗能堙塞,②朕甚忧之。是故巡方州,③礼嵩岳,通八神,以合宣房。④济淮江,历山滨海,⑤问百年民所疾苦。惟吏多私,征求无已,⑥去者便,居者扰,故为流民法,以禁重赋。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况,神物并见。⑧朕方答气应,未能承意,⑨是以切比闾里,知吏奸邪。⑩委任有司,然则官旷民愁,盗贼公行。⑪往年覩明堂,赦殊死,无禁锢,咸自新,与更始。今流民愈多,计文不改,⑫君不绳责长吏,而请以兴徙四十万口,摇荡百姓,⑬孤

儿幼年未满十岁,无罪而坐率,⑭朕失望焉。今君上书言仓库城郭不充实,民多贫,盗贼众,请入粟为庶人。⑮夫怀知民贫而请益赋,⑯动危之而辞位,⑰欲安归难乎?⑱君其反室!"⑲

①晋灼曰:"滔,漫也。"师古曰:"高平曰陆。漫音莫干反。"

②师古曰:"堙,填也,音因。"

③张晏曰:"四方之州也。"师古曰:"东方诸州。"

④孟康曰:"八神,郊祀志八神也,于宣房宫合祀之。"师古曰:"此说非也。自言致礼中岳,通敬八神耳。合宣房者,于宣房塞决河也,事见沟洫志。"

⑤师古曰:"滨海者,循海涯而行也。滨音宾,又音频。"

⑥师古曰:"惟,思也。已,止也。"

⑦师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则免于吏征求,在旧居者则见烦扰,故朝廷特为流人设法,又禁吏之重赋也。一曰,去者,谓吏出使而侵扰居人以自便也。"

⑧师古曰:"况,赐也。见,显示也。"

⑨师古曰:"言自修整,以报瑞应,恐未承顺上天之意。"

⑩师古曰:"比,校考也,音频寐反。"

⑪师古曰:"旷,空也。人不举职,是空其官。"

⑫苏林曰:"校户口文书不改减也。"如淳曰:"郡上计文书,自文饰,不改正也。"师古曰:"如说是。"

⑬师古曰:"荡,动也。"

⑭服虔曰:"率,坐刑法也。"如淳曰:"率,家长也。"师古曰:"幼年无罪,坐为父兄所率而并徙,如说近之。"

⑮服虔曰:"庆自以居相位不能理,请入粟赎己罪,退为庶人。"

⑯师古曰:"怀此(志)〔心〕。"[3]

⑰师古曰:"摇动百姓,使其危急,而自欲去位。"

⑱师古曰:"以此危难之事,欲归之于何人。"

⑲师古曰:"若此自谓理当然者,可还家。"

庆素质,见诏报反室,自以为得许,欲上印绶。掾史以为见责甚深,

而终以反室者，丑恶之辞也。或劝庆宜引决。[1]庆甚惧，不知所出，遂复起视事。

①师古曰："令自杀。"

庆为丞相，文深审谨，无他大略。后三岁馀薨，谥曰恬侯。中子德，庆爱之。上以德嗣，后为太常，坐法免，国除。庆方为丞相时，诸子孙为小吏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庆死后，稍以罪去，孝谨衰矣。

卫绾，代大陵人也，以戏车为郎，事文帝，[1]功次迁中郎将，醇谨无它。[2]孝景为太子时，召上左右饮，而绾称病不行。[3]文帝且崩时，属孝景曰："绾长者，善遇之。"及景帝立，岁馀，不孰何绾，[4]绾日以谨力。[5]

①服虔曰："力士能扶戏车也。"应劭曰："能左右超乘。"师古曰："二说皆非也。戏车，若今之弄车之技。"

②师古曰："无它馀志念也。"

③张晏曰："恐文帝谓豫有二心事太子。"

④服虔曰："不问也。"李奇曰："孰，谁也。何，呵也。"师古曰："何即问也。不谁何者，犹言不借问耳。"

⑤师古曰："自勉力为谨慎，日日益甚。"

景帝幸上林，诏中郎将参乘，还而问曰："君知所以得(骖)〔参〕乘乎？"[1][4]绾曰："臣代戏车士，幸得功次迁，待罪中郎将，不知也。"上问曰："吾为太子时召君，君不肯来，何也？"[2]对曰："死罪，病。"上赐之剑，绾曰："先帝赐臣剑凡六，不敢奉诏。"上曰："剑，人之所施易，独至今乎？"[3]绾曰："具在。"上使取六剑，剑常盛，未尝服也。[4]

①师古曰："言何以得参乘？"

②师古曰："言以此特识之。"

③如淳曰："施读曰移。言剑者人所好，故多数移易贸换之也。"师古曰："施读曰貤。貤，延也，音弋豉反。"

④师古曰："盛谓在削室之中也。盛音成。削音先召反。"

郎官有谴，常蒙其罪，[①]不与它将争；有功，常让它将。上以为廉，忠实无它肠，[②]乃拜绾为河间王太傅。吴楚反，诏绾为将，将河间兵击吴楚有功，拜为中尉。三岁，以军功封绾为建陵侯。

①师古曰："蒙谓覆蔽之。"

②师古曰："心肠之内无他恶。"

明年，上废太子，诛栗卿之属。[①]上以绾为长者，不忍，乃赐绾告归，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胶东王为太子，召绾拜为太子太傅，迁为御史大夫。五岁，代桃侯舍为丞相，[②]朝奏事如职所奏。[③]然自初宦以至相，终无可言。[④]上以为敦厚可相少主，尊宠之，赏赐甚多。

①师古曰："太子废为临江王，故诛其外家亲属。"

②师古曰："刘舍。"

③师古曰："言守职分而已。"

④师古曰："不能有所兴建及废罢。"

为丞相三岁，景帝崩，武帝立。建元中，丞相以景帝病时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职，[①]免之。后薨，谥曰哀侯。子信嗣，坐酎金，国除。

①师古曰："天子不亲政，则丞相当理之，而绾不申其冤。"

直不疑，南阳人也。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归，误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觉，亡意不疑，[①]不疑谢有之，[②]买金偿。后告归者至而归金，亡金郎大惭，以此称为长者。稍迁至中大夫。朝，廷见，人或毁不疑[③]曰："不疑状貌甚美，然特毋奈其善盗嫂何也！"[④]不疑闻，曰："我乃无兄。"然终不自明也。

①师古曰："(谥)〔疑〕其盗取。"[5]

②师古曰："告云实取。"

③师古曰："当于阙廷大朝见之时，而人毁之。"

④师古曰："盗谓私之。"

吴楚反时，不疑以二千石将击之。景帝后元年，拜为御史大夫。天子修吴楚时功，封不疑为塞侯。[①] 武帝即位，与丞相绾俱以过免。

①师古曰："塞音先代反。"

不疑学老子言。其所临，为官如故，唯恐人之知其为吏迹也。不好立名，称为长者。薨，谥曰信侯。传子至孙彭祖，坐酎金，国除。

周仁，其先任城人也。以医见。[①] 景帝为太子时，为舍人，积功迁至太中大夫。景帝初立，拜仁为郎中令。

①师古曰："见于天子。"

仁为人阴重不泄。[①] 常衣弊补衣溺裤，期为不洁清，[②] 以是得幸，入卧内。于后宫秘戏，仁常在旁，终无所言。[③] 上时问人，[④] 仁曰："上自察之。"然亦无所毁，如此。[⑤] 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阳陵。上所赐甚多，然终常让，不敢受也。诸侯群臣赂遗，终无所受。武帝立，为先帝臣重之。[⑥] 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禄归老，子孙咸至大官。

①服虔曰："质重不泄人之阴谋也。"张晏曰："阴重不泄，下湿，故溺裤，是以得比宦者，得入后宫也。仁有子孙，先未得此疾时所生也。"师古曰："张、服二说皆非也。阴，密也。为性密重不泄人言也。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类也。"

②师古曰："故为不洁清之事而弊败其衣服也。溺读曰尿。尿裤者，为小裤，以藉其尿。"

③师古曰："是不泄也。"

④师古曰："问以他人之善恶。"

⑤师古曰："虽知其恶，不欲言毁之，故云上自察之。"

⑥师古曰："重谓敬难之。"

张欧字叔，[①] 高祖功臣安丘侯说少子也。[②] 欧孝文时以治刑名侍太子，[③] 然其人长者。景帝时尊重，常为九卿。至武帝元朔中，代韩安国

为御史大夫。欧为吏，未尝言按人，刬以诚长者处官。④官属以为长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狱事，有可却，却之；⑤不可者，不得已，为涕泣，面而封之。⑥其爱人如此。

①孟康曰："欧音驱。"

②师古曰："说读曰悦。"

③师古曰："刘向别录云申子学号曰刑名。刑名者，循名以责实，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于六经。说者云，刑，刑家，名，名家也，即太史公所论六家之(一)〔二〕也。[6]此说非。"

④师古曰："郝与专同，又音之究反。"

⑤师古曰："退令更平番之。"

⑥如淳曰："不正视，若不见者也。"晋灼曰："面对囚读而封之，使其闻见，死而无恨也。"师古曰："二说皆非也。面谓偝之也，言不忍视之，与吕马童面之同义。"

老笃，请免，天子亦宠以上大夫禄，归老于家。家阳陵。子孙咸至大官。

赞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①其万石君、建陵侯、塞侯、张叔之谓与？②是以其教不肃而成，不严而治。至石建之澣衣，周仁为垢污，君子讥之。

①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讷，迟也。敏，疾也。"

②师古曰："与读曰欤。"

【校勘记】

〔1〕 子孙(谓)〔为〕小吏， 景祐、殿、局本都作"为"。

〔2〕 治所忠及咸宣(三)〔二〕人。 景祐、殿本都作"二"，此误。

〔3〕 怀此(志)〔心〕。 景祐、殿本都作"心"。

〔4〕 君知所以得(驂)〔参〕乘乎？ 殿本作"参"。王先谦说作"参"是。

〔5〕 (益)〔疑〕其盗取。 景祐、殿本都作"疑",此误。

〔6〕 即太史公所论六家之(一)〔二〕也。 景祐、殿本都作"二"。王先谦说作"二"是。

汉书卷四十七

文三王传第十七

孝文皇帝四男：窦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诸姬生代孝王参、梁怀王揖。[①]

①师古曰："不得其姓氏，故曰诸姬，言在诸姬之列者也。解在高五王传。"

梁孝王武以孝文二年与太原王参、梁王揖同日立。武为代王，四年徙为淮阳王，十二年徙梁，自初王通历已十一年矣。[①]

①师古曰："总数其为王之年。"

孝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①]其明年，乃之国。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复入朝。是时，上未置太子，与孝王宴饮，从容言曰：[②]"千秋万岁后传于王。"王辞谢。虽知非至言，然心内喜。太后亦然。

①师古曰："比，频也。留谓留在京师。"

②师古曰："从音千容反。"

其春，吴、楚、齐、赵七国反，先击梁棘壁，[①]杀数万人。梁王城守睢阳，[②]而使韩安国、张羽等为将军以距吴、楚。吴、楚以梁为限，不敢过而西，与太尉亚夫等相距三月。吴、楚破，而梁所杀虏略与汉中分。[③]

①文颖曰："地名。"

②师古曰："据睢阳城而自守。"

③孟康曰："梁所虏吴、楚之捷略与汉同。"

明年，汉立太子。梁最亲，有功，又为大国，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①]四十馀城，多大县。孝王，太后少子，爱之，赏赐不可胜道。[②]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馀里，广睢阳城七十里，[③]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馀里。[④]得赐天子旌旗，从千乘万骑，出称警，入言跸，[⑤]僭于天子。[⑥]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东游士莫不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⑦]公孙诡多奇邪计，初见日，王赐千金，官至中尉，号曰公孙将军。多作兵弩弓数十万，而府库金钱且百巨万，[⑧]珠玉宝器多于京师。

①苏林曰："陈留北县。"

②师古曰："道谓言。"

③师古曰："更广大之也。晋太康地记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筑之。鼓倡节杵而后下和之者称睢阳曲，今踵以为故。今之乐家睢阳曲是其遗音。"

④如淳曰："平台在大梁东北，离宫所在也。"晋灼曰："或说在城中东北角。"师古曰："今其城东二十里所有故台基，其处宽博，土俗云平台也。复音方目反。"

⑤师古曰："警者，戒肃也。跸，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跸。汉仪注皇帝辇动，左右侍帷幄者称警，出殿则传跸，止人清道也。"

⑥师古曰："僭，比也，音拟。"

⑦师古曰："言皆游梁。"

⑧师古曰："巨万，百万也。有百万者，言凡百也。"

二十九年十月，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舆驷，迎梁王于关下。[①]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故，入则侍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谒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门，[②]与汉宦官亡异。

①邓展曰："但持驷马往也。"臣瓒曰："称乘舆驷，则车马皆往。言四，不驾六马耳。天子副车驾四马。"师古曰："舆即车也。瓒说是。"

②师古曰："著音竹略反。"

十一月，上废栗太子，太后心欲以梁王为嗣。大臣及爰盎等有所关

说于帝，太后议格，①孝王不敢复言太后以嗣事。②事秘，世莫知，乃辞归国。

①服虔曰："格音格斗。"张晏曰："止也。"苏林曰："音阁。"师古曰："苏音、张说是。"

②师古曰："不敢更以此事言于太后。"

其夏，上立胶东王为太子。梁王怨爰盎及议臣，乃与羊胜、公孙诡之属谋，阴使人刺杀爰盎及他议臣十馀人。贼未得也。于是天子意梁，①逐贼，果梁使之。遣使冠盖相望于道，覆案梁事。捕公孙诡、羊胜，皆匿王后宫。使者责二千石急，梁相轩丘豹②及内史安国③皆泣谏王，王乃令胜、诡皆自杀，出之。上由此怨望于梁王。④梁王恐，乃使韩安国因长公主谢罪太后，然后得释。

①师古曰："意，疑也。"

②师古曰："姓轩丘，名豹。"

③师古曰："即韩安国。"

④师古曰："望谓责而怨之。"

上怒稍解，因上书请朝。既至关，茅兰说王，①使乘布车，②从两骑入，匿于长公主园。汉使迎王，王已入关，车骑尽居外，外不知王处。太后泣曰："帝杀吾子！"(弟)〔帝〕忧恐。[1]于是梁王伏斧质，之阙下谢罪。然后太后、帝皆大喜，相与泣，复如故。悉召王从官入关。然帝益疏王，不与同车辇矣。

①服虔曰："茅兰，孝王大夫也。"

①张晏曰："布车降服，自比丧人也。"

三十五年冬，复入朝。上疏欲留，上弗许。归国，意忽忽不乐。北猎梁山，有献牛，足上出背上，孝王恶之。六月中，病热，六日薨。①

①张晏曰："足当处下，所以辅身也。今出背上，象孝王背朝而干上也。北者，阴也，又在梁山，明为梁也。牛者，丑之畜，冲在六月。北方数六，故六月六日王薨也。"

孝王慈孝，每闻太后病，口不能食，常欲留长安侍太后。太后亦爱之。及闻孝王死，窦太后泣极哀，不食，曰："帝果杀吾子！"帝哀惧，不知所为。与长公主计之，乃分梁为五国，尽立孝王男五人为王，女五人皆令食汤沐邑。奏之太后，太后乃说，为帝壹餐。①

①师古曰："说读曰悦。餐，古飡字。"

孝王未死时，财以巨万计，不可胜数。及死，藏府馀黄金尚四十馀万斤，他财物称是。

代孝王参初立为太原王。四年，代王武徙为淮阳王，而参徙为代王，复并得太原，都晋阳如故。① 五年一朝，凡三朝。十七年薨，子共王登嗣。② 二十九年薨，子义嗣。元鼎中，汉广关，以常山为阻，③ 徙代王于清河，是为刚王。并前在代凡立四十年薨，子顷王汤嗣。二十四年薨，子年嗣。

①师古曰："如文帝在代时。"

②师古曰："共读曰恭。"

③师古曰："依山以为关。"

地节中，冀州刺史林奏年为太子时与女弟则私通。及年立为王后，则怀年子，其婿使勿举。① 则曰："自来杀之。"婿怒曰："为王生子，自令王家养之。"则送儿顷太后所。② 相闻知，禁止则，令不得入宫。③ 年使从季父往来送迎则，④ 连年不绝。有司奏年淫乱，年坐废为庶人，徙房陵，与汤沐邑百户。立三年，国除。

①师古曰："不养也。"

②师古曰："顷王之后，年之太后，故曰顷太后。"

③师古曰："相者，王之相。"

④师古曰："宗室诸从也。"

元始二年，新都侯王莽兴灭继绝，白太皇太后，立年弟子如意为广宗王，奉代孝王后。莽篡位，国绝。

梁怀王揖，文帝少子也。好诗书，帝爱之，异于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堕马死，立十年薨。无子，国除。明年，梁孝王武徙王梁。

梁孝王子五人为王。太子买为梁共王，[1]次子明为济川王，彭离为济东王，定为山阳王，不识为济阴王，皆以孝景中六年同日立。

①师古曰："共读曰恭。"

梁共王买立十年薨，子平王襄嗣。

济川王明以垣邑侯立。七年，坐射杀其中尉，有司请诛，武帝弗忍，废为庶人，徙房陵，国除。

济东王彭离立二十九年。彭离骄悍，[1]昏莫私与其奴亡命少年数十人行剽，[2]杀人取财物以为好。[3]所杀发觉者百馀人，国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杀者子上书告言，有司请诛，武帝弗忍，废为庶人，徙上庸，国除，为大河郡。

①师古曰："悍，勇也。"

②师古曰："剽，劫也，音频妙反。"

③如淳曰："以是为好喜之事也。"师古曰："好音呼到反。"

山阳哀王定立九年薨。亡子，国除。

济阴哀王不识立一年薨。亡子，国除。

孝王支子四王，皆绝于身。[1]

①师古曰："支子，谓非正嫡也。"

梁平王襄，母曰陈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亲平王之大母也。[1]而平王之后曰任后，任后甚有宠于襄。

①师古曰："大母，祖母也。共王即李太后所生，故云亲祖母也。"

初，孝王有鬬尊，[1]直千金，戒后世善宝之，毋得以与人。[2]任后闻而欲得之。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毋得以尊与人。他物虽百巨万，犹自恣。"任后绝欲得之。王襄直使人开府取尊赐任后，又王及母陈太后事

李太后多不顺。有汉使者来,李太后欲自言,王使谒者中郎胡等遮止,闭门。李太后与争门,措指,③太后啼呼,④不得见汉使者。李太后亦私与食官长及郎尹霸等奸乱,王与任后以此使人风止李太后。⑤李太后亦已,⑥后病薨。病时,任后未尝请疾;⑦薨,又不侍丧。

①应劭曰:"诗云'酌彼金罍'。罍,画云雷之象,以金饰之也。"郑氏曰:"上盖刻为山云雷之象。"师古曰:"郑说是也。罍,古雷字。"

②师古曰:"宝谓爱守也。"

③晋灼曰:"许慎云'措,置'。字借以为笮耳。"师古曰:"音壮客反,谓为门扉所笮。"

④师古曰:"呼音火故反。"

⑤师古曰:"风读曰讽。止者,止其自言也。"

⑥师古曰:"已,止也。"

⑦张晏曰:"请,问也。"

元朔中,睢阳人犴反,①人辱其父,而与睢阳太守客俱出同车。犴反杀其仇车上,亡去。睢阳太守怒,以让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急,执反亲戚。反知国阴事,乃上变告梁王与大母争尊状。时相以下具知之,欲以伤梁长吏,书闻。天子下吏验问,有之。公卿治,奏以为不孝,请诛王及太后。②天子曰:"首恶失道,任后也。朕置相吏不逮,③无以辅王,故陷不谊,不忍致法。"削梁王五县,夺王太后汤沐成阳邑,枭任后首于市,中郎胡等皆伏诛。梁馀尚有八城。

①师古曰:"犴姓,反名也。犴音岸。"

②师古曰:"陈太后。"

③师古曰:"逮,及也,言其材知不及。"

襄立四十年薨,子顷王无伤嗣。十一年薨,子敬王定国嗣。四十年薨,子夷王遂嗣。六年薨,子荒王嘉嗣。十五年薨,子立嗣。

鸿嘉中,太傅辅奏:"立一日至十一犯法,臣下愁苦,莫敢亲近,不可谏止。愿令王,非耕、祠,法驾毋得出宫,尽出马置外苑,收兵杖藏私府,

毋得以金钱财物假赐人。”事下丞相、御史，请许。[1]奏可。后数复殴伤郎，[2]夜私出宫。傅相连奏，坐削或千户或五百户，如是者数焉。

①师古曰：“许太傅所奏。”

②师古曰：“殴，椎击，音一口反。”

荒王女弟园子为立舅任宝妻，宝兄子昭为立后。数过宝饮食，报宝曰：“我好翁主，[1]欲得之。”宝曰：“翁主，姑也，法重。”立曰：“何能为！”[2]遂与园子奸。

①师古曰：“诸王女皆称翁主，言其父自主婚也。”

②师古曰：“言罪不能至重也。”

积数岁，永始中，相禹奏立对外家怨望，有恶言。有司案验，因发淫乱事，奏立禽兽行，请诛。太中大夫谷永上疏曰：“臣闻‘礼，天子外屏，不欲见外’也。[1]是故帝王之意，不窥人闺门之私，听闻中冓之言。[2]春秋为亲者讳。诗云‘戚戚兄弟，莫远具尔’。[3]今梁王年少，颇有狂病，始以恶言按验，既亡事实，而发闺门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辞又不服，猥强劾立，傅致难明之事，[4]独以偏辞成罪断狱，亡益于治道。污蔑宗室，[5]以内乱之恶披布宣扬于天下，非所以为公族隐讳，增朝廷之荣华，昭圣德之风化也。臣愚以为王少，而父同产长，年齿不伦；梁国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丽；父同产亦有耻辱之心。[6]案事者乃验问恶言，[7]何故猥自发舒？[8]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过误失言，文吏蹑寻，不得转移。萌牙之时，加恩勿治，上也。[9]既已案验举宪，宜及王辞不服，诏廷尉选上德通理之吏，更审考清问，著不然之效，定失误之法，[10]而反命于下吏，[11]以广公族附疏之德，为宗室刷污乱之耻，[12]甚得治亲之谊。”天子由是寝而不治。

①师古曰：“屏谓当门之墙，以屏蔽者也。外屏，于门外为之。”

②应劭曰：“中冓，材构在堂之中也。”灼曰：“鲁诗以为夜也。”师古曰：“冓谓舍之交积材木也。应说近之。冓音工豆反。”

③师古曰：“小雅行苇之诗也。戚戚，内相亲也。尔，近也。言王之族亲，情无

疏远，皆昵近也。”

④师古曰：“傅读曰附。”

⑤孟康曰：“蔑音漫。”师古曰：“蔑音秣，谓涂染也。”

⑥师古曰：“言其姑亦当自耻，必不与奸。”

⑦师古曰：“本所问者，怨望朝廷之言耳。”

⑧师古曰：“猥，曲也。”

⑨如淳曰：“覆盖之，则计之上。”

⑩师古曰：“著，明也。”

⑪师古曰：“使者还反，以清白之状付有司也。”

⑫师古曰：“刷谓拭刷除之也，音所劣反。”

居数岁，元延中，立复以公事怨相掾及睢阳丞，使奴杀之，杀奴以灭口。凡杀三人，伤五人，手殴郎吏二十馀人。上书不拜奏。谋篡死罪囚。[1]有司请诛，上不忍，削立五县。

①师古曰：“逆取曰篡。”

哀帝建平中，立复杀人。天子遣廷尉赏、大鸿胪由持节即讯。[1]至，移书傅、相、中尉曰：“王背策戒，[2]悖暴妄行，[3]连犯大辟，毒流吏民。比比蒙恩，不伏重诛，[4]不思改过，复贼杀人。幸得蒙恩，丞相长史、大鸿胪丞即问。王阳病抵谰，置辞骄嫚，[5][2]不首主令，与背畔亡异。[6]丞相、御史请收王玺绶，送陈留狱。明诏加恩，复遣廷尉、大鸿胪杂问。今王当受诏置辞，恐复不首实对。书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尔命。’[7]傅、相、中尉皆以辅正为职，‘虎兕出于匣，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也？’[8]书到，明以谊晓王。敢复怀诈，罪过益深。傅、相以下，不能辅导，有正法。”

①师古曰：“就问也。”

②师古曰：“初封时，策书有戒敕之言。”

③师古曰：“悖，乖也，音布内反。”

④师古曰：“比犹频也。”

⑤师古曰:“抵,距也。谰,诬讳也。抵音丁礼反。谰音来亶反。”

⑥师古曰:“不首谓不伏其罪也。主令者,于法令之条与背畔无异也。首音失救反。次下亦同。”

⑦师古曰:“此周书多方篇之辞也。言我教汝,至于再三,汝不能用,则我下罚黜汝命也。”

⑧师古曰:“此论语孔子责冉有、季路之辞也。言虎兕出于槛,龟玉毁于椟匮,岂非典守者之过邪?喻辅相人者,当能持危扶颠也。”

立惶恐,免冠对曰:“立少失父母,孤弱处深宫中,独与宦者婢妾居,渐渍小国之俗,加以质性下愚,有不可移之姿。①往者傅相亦不纯以仁谊辅翼立,大臣皆尚苛刻,刺求微密。谗臣在其间,左右弄口,积使上下不和,更相眄伺。②宫殿之里,毛氂过失,亡不暴陈。当伏重诛,以视海内,③数蒙圣恩,得见贳赦。④今立自知贼杀中郎曹将,冬月迫促,贪生畏死,即诈僵仆阳病,⑤徼幸得逾于须臾。⑥谨以实对,伏须重诛。”⑦时冬月尽,其春大赦,不治。

①师古曰:“言不从化也。论语称孔子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

②师古曰:“更音工衡反。”

③师古曰:“视读曰示。”

④师古曰:“贳谓宽其罪。”

⑤师古曰:“僵仆,倒地也。僵音薑。仆音赴。”

⑥师古曰:“冀得逾冬月而减罪也。”

⑦师古曰:“须,待也。”

元始中,立坐与平帝外家中山卫氏交通,新都侯王莽奏废立为庶人,徙汉中。立自杀。二十七年,国除。后二岁,莽白太皇太后立孝王玄孙之曾孙沛郡卒史音为梁王,奉孝王后。莽篡,国绝。

赞曰:梁孝王虽以爱亲故王膏腴之地,①然会汉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殖其货财,广其宫室车服。然亦僭矣。怙亲亡厌,牛祸告罚,卒用

忧死,悲夫!

①师古曰:"太后爱子,而帝亲弟,故曰爱亲。"

【校勘记】

〔1〕 (弟)〔帝〕忧恐。 景祐、殿、局本都作"帝"。王先谦说作"帝"是。

〔2〕 王阳病抵谰,置辞骄嫚,⑤ 注⑤原在"置辞"下。刘攽说"骄嫚"当属上句。王先谦亦说当读"置辞骄嫚"为句。

汉书卷四十八

贾谊传第十八

贾谊，雒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①]河南守吴公闻其秀材，召置门下，[②]甚幸爱。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③]故与李斯同邑，而尝学事焉，[④]征以为廷尉。廷尉乃言谊年少，颇通诸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

①师古曰："属谓缀辑之也，言其能为文也。属音之欲反。"

②师古曰："秀，美也。"

③师古曰："治平，言其政治和平也。"

④师古曰："事之而从其学也。"

是时，谊年二十馀，最为少。每诏令议下，[①]诸老先生未能言，谊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诸生于是以为能。文帝说之，[②]超迁，岁中至太中大夫。

①师古曰："谓有诏令出下及遣议事。"

②师古曰："说读曰悦。"

谊以为汉兴二十馀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草具其仪法，[①]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奏之。[②]文帝谦让未皇也。[③]然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国，其说皆谊发之。于是天子议以谊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④]乃毁谊曰："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以谊为长沙王太傅。

①师古曰:“草谓创造之。”

②师古曰:“更,改也。”

③师古曰:“皇,暇也。自以为不当改制。”

④师古曰:“绛,绛侯周勃也。灌,灌婴也。东阳侯,张相如也。冯敬,时为御史大夫。”

谊既以谪去,[①]意不自得,及度湘水,[②]为赋以吊屈原。屈原,楚贤臣也,被谗放逐,作离骚赋,[③]其终篇曰:“已矣!国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谊追伤之,因以自谕。[④]其辞曰:

①师古曰:“谪读曰谪。其下亦同。”

②师古曰:“湘水出零陵阳海山,北流入江也。”

③师古曰:“离,遭也。忧动曰骚。遭忧而作此辞。”

④师古曰:“谕,譬也。”

恭承嘉惠兮,[①]俟罪长沙。[②]仄闻屈原兮,自湛汨罗。[③]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④]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⑤]呜呼哀哉兮,逢时不祥![⑥]鸾凤伏窜兮,鸱鸮翱翔。[⑦]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⑧]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⑨]谓随、夷溷兮,[⑩]谓跖、跻廉;[⑪]莫邪为钝兮,[⑫]铅刀为铦。[⑬]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⑭]斡弃周鼎,[⑮]宝康瓠兮。[⑯]腾驾罢牛,骖蹇驴兮;[⑰]骥垂两耳,服盐车兮。[⑱]章父荐屣,渐不可久兮;[⑲]嗟(若)〔苦〕先生,[1]独离此咎兮![⑳]

①师古曰:“恭,敬也。嘉惠,谓诏命也。”

②师古曰:“俟,古俟字。俟,待也。”

③师古曰:“仄,古侧字。汨,水名,在长沙罗县,故曰汨罗。湛读曰沉。汨音莫历反。”

④师古曰:“造,至也。言至湘水而因托其流也。造音千到反。”

⑤张晏曰:“谗言罔极。”师古曰:“罔,无也。极,中也,无中正之道。一曰极,止也。”

⑥师古曰:“庳读曰呼。”

⑦师古曰:“鴟,鴟鵂,怪鸟也。鴞,恶声之鸟也。鴟音尺夷反。鴞音于骄反。鵂音休。”

⑧师古曰:“阘茸,下材不肖之人也。阘音吐盍反。茸音人勇反。”

⑨师古曰:“植,立也,音值。”

⑩应劭曰:“随,卞随,汤时廉士,汤以天下让而不受。夷,伯夷也,不食周粟,饿于首阳之下。”师古曰:“溷,浊也,音胡困反。”

⑪李奇曰:“跖,秦大盗也。楚之大盗为庄跻。”师古曰:“跖音之石反。跻音居略反。庄周云,盗跖,柳下惠之弟,盖寓言也。”

⑫应劭曰:“莫邪,吴大夫也,作宝剑,因以冠名。”

⑬晋灼曰:“世俗为利为钻彻。”师古曰:“音弋占反。”

⑭应劭曰:“默默,不得意也。”邓展曰:“言屈原无故遇此祸也。”师古曰:“生,先生也。”

⑮师古曰:“斡,转也,音管。”

⑯郑氏曰:“康瓠,瓦盆底也。尔雅曰:‘康瓠谓之甈。’”师古曰:“甈音五列反。”

⑰师古曰:“罢读曰疲。蹇,跛也。”

⑱师古曰:“驾盐车也。”

⑲师古曰:“章父,殷冠名也。言冠乃居下,屣反在上也。父读曰甫。”

⑳应劭曰:“嗟,咨嗟也。劳苦屈原遇此难也。”师古曰:“离,遭也。”

讫曰:①已矣! 国其莫吾知兮,②子独壹郁其谁语?③凤缥缥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远去。④袭九渊之神龙兮,⑤沕渊潜以自珍;⑥偭蟂獭以隐处兮,⑦夫岂从虾与蛭蟺?⑧所贵圣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臧。使麒麟可系而羁兮,岂云异夫犬羊? 般纷纷其离此邮兮,⑨亦夫子之故也!⑩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⑪凤皇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⑫见细德之险(微)〔徼〕兮,[2]遥增击而去之。⑬彼寻常之污渎兮,岂容吞舟之鱼!⑭横江湖之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⑮

①李奇曰:“讫,告也。”张晏曰:“讫,离骚下章乱也。”师古曰:“讫音碎。”

②师古曰:“一国之人不知我也。”

③师古曰:“壹郁犹怫郁也。”

④师古曰:“缥缥,轻举貌,音匹遥反。”

⑤邓展曰:“袭,重也。”师古曰:“九渊,九旋之川,言至深也。”

⑥邓展曰:“汩音昧。”张晏曰:“潜,藏也。”

⑦服虔曰:“螭音枭。”应劭曰:“螭獭,水虫害鱼者也。偭,背也。欲舍螭獭,从神龙游也。”师古曰:“偭音面。”

⑧服虔曰:“蛭,水虫。蝡,今之蜿蝡也。”孟康曰:“言龙自绝于螭獭,况从虾与蛭蝡也。”师古曰:“虾亦水虫也,音遐。蛭音质。蝡字与蚓同,音引,今合韵,当音弋人反。蜿音丘谨反。”

⑨苏林曰:“般音槃。”孟康曰:“般音班。般,反也。纷纷,构谗意也。”师古曰:“般,孟音是也。字从丹青之丹。离,遭也。邮,过也。”

⑩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凤之故,离此咎也。”师古曰:“此说非也。贾谊自言今之离邮,亦犹屈原耳。”

⑪师古曰:“言往长沙为傅,不足哀伤,何用苟怀此之都邑,盖亦谊自宽广之言。”

⑫师古曰:“八尺曰仞。千仞,言其极高。”

⑬师古曰:“增,重也。言见苛细之人,险厄之证,故重击其羽而高去。”

⑭应劭曰:“八尺曰寻,倍寻曰常。”师古曰:“水不泄为污,音一胡反,又音一故反。”

⑮如淳曰:“鳣、鲟,皆大鱼也。”臣瓒曰:“鳣鱼无鳞,口在腹下。鲟鱼长者长数里。”晋灼曰:“小水不容大鱼,而横鳣鲟于污渎,必为蝼蚁所制。以况小朝主暗,不容受忠逆之言,亦为谗贼小臣所害。”师古曰:“鳣音竹连反,字或作鱣。鱣亦大鱼也,音淫,又音寻。蝼音楼,谓蝼蛄也。”

谊为长沙傅三年,有服飞入谊舍,止于坐隅。[1] 服似鸮,[2] 不祥鸟也。谊既以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谊自伤悼,以为寿不得长,乃为赋以自广。其辞曰:

①师古曰:“坐音才卧反。”

①晋灼曰:"异物志曰'有鸟小鸡,体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远飞,行不出域'也。"

单阏之岁,四月孟夏,①庚子日斜,服集余舍,②止于坐隅,貌甚闲暇。③异物来萃,私怪其故,④发书占之,谶言其度。⑤曰"野鸟入室,主人将去。"问于子服:"余去何之?⑥吉乎告我,凶言其灾。淹速之度,语余其期。"⑦

①应劭曰:"太岁在卯为单阏。"师古曰:"阏音一葛反。"

②孟康曰:"日斜,日昳时。"

③师古曰:"閒读曰闲。"

④孟康曰:"萃音萃。萃,聚集也。"

⑤师古曰:"谶,验也,有征验之书也。谶音初禁反。"

⑥师古曰:"子服者,言加其美称也。"

⑦师古曰:"淹,迟也。"

服乃太息,举首奋翼,口不能言,请对以意。①万物变化,固亡休息。斡流而迁,或推而还。②形气转续,变化而嬗。③沕穆亡间,胡可胜言!④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⑤忧喜聚门,吉凶同域。⑥彼吴强大,夫差以败;粤栖会稽,句践伯世。⑦斯游遂成,卒被五刑;⑧傅说胥靡,乃相武丁。⑨夫祸之与福,何异纠缦!⑩命不可说,孰知其极?⑪水激则旱,矢激则远。⑫万物回薄,震荡相转。云烝雨降,纠错相纷。大钧播物,块圠无垠。⑬天不可与虑,道不可与谋。迟速有命,乌识其时?⑭

①师古曰:"意字合韵,宜音亿。"

②师古曰:"斡音管。斡,转也。还读曰旋。"

③服虔曰:"嬗音如蝉,谓变蜕也。"苏林曰:"相传与也。"师古曰:"此即禅代字,合韵故音婵耳。苏说是也。"

④师古曰:"沕穆,深微貌。胡,何也。言其理深微,不可尽言。沕音勿。"

⑤师古曰:"此老子德经之言也。倚音于绮反。"

⑥师古曰:"言祸福相因,吉凶不定。"

⑦师古曰:"会稽,山名也。句践避吴之难,保于兹山,故曰栖也。句音钩。伯读曰霸。"

⑧应劭曰:"李斯西游于秦,身登相位,二世时为赵高所谗,身伏五刑。"

⑨张晏曰:"胥靡,刑名也。傅说被刑,筑于傅岩,武丁以为己相。"师古曰:"胥靡,相随之刑也,解在楚元王传。"

⑩应劭曰:"祸福相为表里,如纠绳索相附会也。"臣瓒曰:"纠,绞也。缦,索也。"师古曰:"缦音墨。"

⑪师古曰:"极,止也。"

⑫师古曰:"言水之激疾,则去尽,不能浸润。矢之激发,则去远。"

⑬如淳曰:"陶者作器于钧上,此以造化为大钧也。"应劭曰:"其气块圠,非有限齐也。"师古曰:"今造瓦者谓所转者为钧,言造化为人,亦犹陶之造瓦耳。块音乌朗反。圠音于黠反。"

⑭师古曰:"乌犹何也。"

且夫天地为炉,造化为工;阴阳为炭,万物为铜,[①]合散消息,安有常则?千变万化,未始有极。忽然为人,何足控揣;[②]化为异物,又何足患![③]小智自私,贱彼贵我;达人大观,物亡不可。贪夫徇财,列士徇名;[④]夸者死权,品庶每生。[⑤]怵迫之徒,或趋西东;[⑥]大人不曲,意变齐同。愚士系俗,儒若囚拘;[⑦]至人遗物,独与道俱。众人惑惑,好恶积意;[⑧]真人恬漠,独与道息。[⑨]释智遗形,超然自丧;[⑩]寥廓忽荒,与道翱翔。[⑪]乘流则逝,得坎则止;[⑫]纵躯委命,不私与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⑬]澹乎若深渊之靓,泛乎若不系之舟。[⑭]不以生故自保,养空而浮。[⑮]德人无累,知命不忧。细故蒂芥,何足以疑![⑯]

①师古曰:"以冶铸为喻。"

②孟康曰:"控,引也。揣,持也。言人生忽然,何足引持自贵(借)〔惜〕也。"[3]

如淳曰:"控,引也。揣音团。控抟,玩弄爱生之意也。"师古曰:"如说是。"

③师古曰:"患合韵,音环。"

④臣瓚曰:“以身从物曰徇。”

⑤臣瓚曰:“谓夸泰也。庄子曰‘权势不(充)〔尤〕,则夸者悲’。”[4]孟康曰:“每,贪也。”师古曰:“品庶犹庶品也。”

⑥孟康曰:“怵,为利所诱诔也。迫,迫贫贱,东西趋利也。”师古曰:“诱诔之诔则音戌。或曰,怵,怵惕也,音丑出反,其义两通。而说者欲改字为钵,盖穿凿耳。”

⑦李奇曰:“儽音块。”苏林曰:“音人肩伛儽尔。音欺全反。”师古曰:“苏音是。”

⑧李奇曰:“憱憱,东西也。所好所恶,积之万亿也。”臣瓚曰:“言众怀好恶,积之心意也。”师古曰:“瓚说是也。意合韵,音于力反。”

⑨师古曰:“恬,安也。漠,静也。”

⑩服虔曰:“绝圣弃智,而亡其身也。”师古曰:“丧合韵,音先郎反。”

⑪师古曰:“荒音呼广反。”

⑫孟康曰:“易‘坎为险’,遇险难而止也。”张晏曰:“谓夷易则仕,险难则隐也。”

⑬师古曰:“休,息也。”

⑭师古曰:“澹,安也,音徒滥反。靓与静同。泛音敷剑反。”

⑮服虔曰:“道家养空虚,若浮舟也。”

⑯师古曰:“蒂芥,小鲠也。蒂音丑芥反。”

后岁馀,文帝思谊,征之。至,人见,上方受釐,坐宣室。[①]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谊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②]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乃拜谊为梁怀王太傅。怀王,上少子,爱,而好书,故令谊傅之,数问以得失。[③]

①苏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应劭曰:“釐,祭馀肉也。汉仪注祭天地五畤,皇帝不自行,祠还致福。釐音禧。”师古曰:“禧,福也。借釐字为之耳,言受神之福也。”

②师古曰:“渐迫近谊,听说其言也。”

③师古曰:“汉朝问以国家之事。”

是时，匈奴强，侵边。天下初定，制度疏阔。诸侯王僭儗，地过古制，[①]淮南、济北王皆为逆诛。谊数上疏陈政事，多所欲匡建，[②]其大略曰：

①师古曰："儗，比也，上比于天子。儗音拟。"

②师古曰："匡，正也，正其失也。建，立也，立制节也。"

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①]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②]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③]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④]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⑤]非甚有纪，[⑥]胡可谓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数之于前，因陈治安之策，试详择焉！

①师古曰："言不可尽条记也。"

②师古曰："进言者，谓陈说于天子前者也。治音直吏反。此下并同。"

③师古曰："实谓治安，则是愚也；知其不尔而假言之，是谄谀也。"

④师古曰："厝，置也，音千故反。"

⑤苏林曰："抢音济济跄跄，不安貌也。"晋灼曰："抢音伧。吴人骂楚人曰伧。伧攘，乱貌也。"师古曰："晋音是。伧音仕庚反。攘音女庚反。"

⑥师古曰："纪，理也。"

夫射猎之娱，与安危之机孰急？[①]使为治劳智虑，苦身体，乏钟鼓之乐，勿为可也。乐与今同，而加之诸侯轨道，兵革不动，[②]民保首领，匈奴宾服，四荒乡风，[③]百姓素朴，狱讼衰息。大数既得，则天下顺治，海内之气，清和咸理，生为明帝，没为明神，名誉之美，垂于无穷。礼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上配太祖，与汉亡极。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以承祖庙，以奉六亲，至孝也；[④]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经陈纪，轻重同得，后可以为万世法程，[⑤]虽有愚幼不肖之嗣，犹得蒙业而安，至明也。以陛下

之明达，因使少知治体者得佐下风，致此非难也。⑥其具可素陈于前，愿幸无忽。⑦臣谨稽之天地，⑧验之往古，按之当今之务，日夜念此至孰也，虽使禹舜复生，为陛下计，亡以易此。⑨

①师古曰："言二事之中，何者为急。"

②师古曰："轨道，言遵法制也。"

③师古曰："鄉读曰向。"

④应劭曰："六亲，父母兄弟妻子也。"

⑤师古曰："程，式也。"

⑥师古曰："少知治体者，谊自谓也。"

⑦师古曰："忽，怠忘也。"

⑧师古曰："稽，考也。"

⑨师古曰："易，改也。"

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①下数被其殃，上数爽其忧，②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亲弟谋为东帝，③亲兄之子西乡而击，④今吴又见告矣。⑤天子春秋鼎盛，⑥行义未过，⑦德泽有加焉，犹尚如是，况莫大诸侯，⑧权力且十此者乎！⑨

①郑氏曰："今建立国泰大，其势必固相疑也。"臣瓒曰："树国于险固，诸侯强大，则必与天子有相疑之势也。"师古曰："郑说是也。"

②如淳曰："爽，忒也。"

③应劭曰："淮南厉王长。"

④如淳曰："谓齐悼惠王子兴居而为济北王反，欲击取荥阳也。"师古曰："乡读曰向。"

⑤如淳曰："时吴王又不循汉法，有告之者。"

⑥应劭曰："鼎，方也。"

⑦师古曰："行音下更反。"

⑧师古曰："莫大，谓无有大于其国者，言最大也。"

⑨师古曰："十倍于此。"

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邪!此时而欲为治安,虽尧舜不治。

①师古曰:"大抵,犹言大略也,音丁礼反。其下亦同。"

黄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①]今令此道顺而全安,甚易,不肯早为,已乃堕骨肉之属而抗刭之,[②]岂有异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时,因天之助,尚惮以危为安,以乱为治,假设陛下居齐桓之处,将不合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以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设天下如曩时,[③]淮阴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韩信王韩,张敖王赵,贯高为相,卢绾王燕,陈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④]当是时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叛乱,高皇帝与诸公并起,[⑤]非有仄室之势以豫席之也。[⑥]诸公幸者,乃为中涓,其次廑得舍人,[⑦]材之不逮至远也。高皇帝以明圣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诸公,多者百馀城,少者乃三四十县,意至渥也,[⑧]然其后十年之间,反者九起。陛下之与诸公,非亲角材而臣之也,[⑨]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岁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诿者,曰疏,[⑩]臣请试言其亲者。假令悼惠王王齐,元王王楚,中子王赵,幽王王淮阳,共王王梁,[⑪]灵王王燕,厉王王淮南,六七贵人皆亡恙,当是时陛下即位,能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诸王,虽名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⑫]虑亡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⑬]擅爵人,赦死罪,[⑭]甚者或戴黄屋,[⑮]汉法令非行也。虽行不轨如厉王者,令之不肯听,召之安可致乎![⑯]幸而来至,法安可得加!动一亲戚,天下圜视而起,[⑰]陛下之臣虽有悍如冯敬者,[⑱]适启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⑲]陛下虽贤,谁与领此?[⑳]故疏者必危,亲者必乱,已然之效也。其异姓负强而动者,汉已幸胜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袭

是迹而动，[21]既有征矣，[22]其势尽又复然。殃祸之变，未知所移，[23]明帝处之尚不能以安，后世将如之何！

①孟康曰："蔕音卫。日中盛者，必暴蔕也。"臣瓒曰："太公曰'日中不蔕，是谓失时；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当及时也。"师古曰："此语见六韬。蔕谓暴晒之也。晒音所智反，又音所懈反。"

②应劭曰："抗其头而到之也。"师古曰："堕，毁也。抗，举也。到，割颈也。堕音火规反。到音工鼎反。"

③师古曰："曩，久也。谓昔时。"

④师古曰："无恙，言无忧病。"

⑤师古曰："骰，杂也。并音步鼎反。"

⑥应劭曰："礼，卿大夫之支子为侧室。席，大也。"臣瓒曰："席，藉也。言非有侧室之势为之资藉也。"师古曰："瓒说是也。"

⑦师古曰："廑与仅同。廑，劣也，言才得舍人。"

⑧师古曰："悳，古德字。渥，厚也，音握。"

⑨师古曰："角，校也，竞也。"

⑩孟康曰："诿，累也。以疏为累，言不以国也。"蔡谟曰："诿者，托也。尚可托言信、越等以疏故反，故其下句曰'臣请试言其亲者'。亲者亦恃强为乱，明信等不以疏也。"师古曰："蔡说是矣。诿音女瑞反。"

⑪师古曰："共读曰恭。"

⑫师古曰："自以为于天子为昆弟，而不论君臣之义。"

⑬师古曰："虑，大计也，言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为天子之事。"

⑭师古曰："擅，专也。"

⑮师古曰："天子车盖之制。"

⑯师古曰："不轨，谓不修法制也。致，至也。"

⑰应劭曰："圜，精正视也。"师古曰："言惊愕也。"

⑱如淳曰："冯无择子，名忠直，为御史大夫，奏淮南厉王诛之。"师古曰："悍，勇也。"

⑲师古曰："始欲发言节制诸侯王，则为刺客所杀。"

⑳师古曰:"领,理也。"

㉑师古曰:"易其所以然,谓改其法制使不然。"

㉒师古曰:"征,证验也。"

㉓师古曰:"骫,古祸字。"

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①]而芒刃不顿者,[②]所排击剥割,皆众理解也。[③]至于髀髀之所,非斤则斧。[④]夫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诸侯王皆众髀髀也,释斤斧之用,而欲婴以芒刃,[⑤]臣以为不缺则折。胡不用之淮南、济北?势不可也。[⑥]

①苏林曰:"孔子时人也。"师古曰:"坦,屠牛者之名也。事见管子。"

②师古曰:"芒刃,谓刃之利如芒芒也。顿读曰钝。"

③师古曰:"解,支节也,音胡懈反。"

④师古曰:"髀,股骨也。髀,髀上也。言其骨大,故须斤斧也。髀音宽。髀音陛,又音必尔反。"

⑤师古曰:"婴,绕也。"

⑥晋灼曰:"(一)〔二〕国皆反诛。[5]何不施之仁恩?势不可故也。"

臣窃迹前事,[①]大抵强者先反。淮阴王楚最强,则最先反;韩信倚胡,则又反;[②]贯高因赵资,则又反;陈豨兵精,则又反;彭越用梁,则又反;[③]黥布用淮南,则又反;卢绾最弱,最后反。长沙乃在二万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然也。曩令樊、郦、绛、灌据数十城而王,今虽以残亡可也;[④]令信、越之伦列为彻侯而居,虽至今存可也。[⑤]然则天下之大计可知已。[⑥]欲诸王之皆忠附,则莫若令如长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则莫若令如樊、郦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⑦]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虽在细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⑧]

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⑨地尽而止,及燕、梁它国皆然。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⑩诸侯之地其削颇入汉者,为徙其侯国及封其子孙也,⑪所以数偿之;一寸之地,一人之众,天子亡所利焉,⑫诚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孙莫虑不王,⑬下无倍畔之心,上无诛伐之志,⑭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贯高、利幾之谋不生,柴奇、开章之计不萌,⑮细民鄉善,大臣致顺,⑯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义。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遗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乱,⑰当时大治,后世诵圣。⑱壹动而五业附,陛下谁惮而久不为此?⑲

①师古曰:"寻前事之踪迹。"

②师古曰:"倚,依也,音于绮反。"

③晋灼曰:"用,役用之也。"

④晋灼曰:"事势可亡也。"师古曰:"曩亦谓昔时也。"

⑤晋灼曰:"事势可存。"

⑥师古曰:"已,语终辞。"

⑦师古曰:"使以义,使之遵礼义也。"

⑧师古曰:"若干,豫设数也。解在食货志。"

⑨师古曰:"分音扶问反,次下亦同。"

⑩师古曰:"须,待也。"

⑪师古曰:"徙其侯国,列侯国邑在诸侯王封内而犬牙相入者,则正其疆界,令其隔绝也。封其子孙者,分诸侯王之国邑,各自封其子孙,而受封之人若有罪黜,其地皆入于汉,故云颇入也。"

⑫师古曰:"偿者,谓所正列侯疆界,有侵诸侯王者,则汉偿之。"

⑬师古曰:"虑,计也。"

⑭师古曰:"倍读曰偝。"

⑮应劭曰:"柴奇、开章,皆与淮南王谋反者也。"

⑯师古曰:"鄉读曰向。"

⑰服虔曰:“言天下安,虽赤子遗腹在位,犹不危也。”应劭曰:“置遗腹,朝委裘,皆未有所知也。”孟康曰:“委裘,若容衣,天子未坐朝,事先帝裘衣也。”师古曰:“应、孟二说皆是。”

⑱师古曰:“称诵其圣明。”

⑲师古曰:“惮,畏难也,音徒旦反。”

天下之势方病大瘇。[①]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②]平居不可屈信,[③]一二指搐,身虑亡聊。[④]失今不治,必为锢疾,[⑤]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⑥]病非徒瘇也,又苦跼蹜。[⑦]元王之子,帝之从弟也;[⑧]今之王者,从弟之子也。惠王,亲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⑨]亲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⑩]疏者或制大权以偪天子,[⑪]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跼蹜。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①如淳曰:“肿足曰瘇。”师古曰:“音上勇反。”

②师古曰:“几,并音巨依反。”

③师古曰:“信读曰伸。”

④师古曰:“搐谓动而痛也。聊,赖也。搐音丑六反。”

⑤师古曰:“锢疾,坚久之疾。”

⑥师古曰:“扁鹊,良医也。为,治也。已,语终辞。”

⑦师古曰:“跼,古蹐字也,音之石反。足下曰蹐,今所呼脚掌是也。蹜,古戾字,言足蹐反戾,不可行也。”

⑧师古曰:“楚元王,高帝之弟,其子于文帝为从弟。”

⑨师古曰:“惠王,齐悼惠王。”

⑩师古曰:“广立蕃屏,则天下安,故曰以安天下。”

⑪师古曰:“偪,古逼字。”

天下之势方倒县。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娰侵掠,至不敬也,[①]为天下患,至亡已也,[②]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③]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④]足反居上,首顾居下,[⑤]倒

县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⑥非亶倒县而已,⑦又类辟,且病痱。⑧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边北边之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⑨五尺以上不轻得息,⑩斥候望烽燧不得卧,⑪将吏被介胄而睡,⑫臣故曰一方病矣。医能治之,而上不使,⑬可为流涕者此也。

①师古曰:"嫚,古侮字。"

②师古曰:"亡已,言不可止也。"

③师古曰:"征,召也。令,号令也。操谓主上之所操持也。操音千高反。"

④师古曰:"共读曰恭。"

⑤师古曰:"顾亦反也,言如人反顾然。"

⑥师古曰:"颠倒如此,而不能解救,岂谓国有明智之人乎?"

⑦师古曰:"亶读曰但。"

⑧服虔曰:"病(癖)〔辟〕,不能行也。"[6]师古曰:"辟,足病。痱,风。辟音壁。痱音肥。"

⑨张晏曰:"长爵,高爵也。虽受高爵之赏,犹将御寇,不得复除逸豫也。"苏林曰:"轻,易也。不易得复除,言难也。"师古曰:"复音方目反。"

⑩如淳曰:"五尺谓小儿也。言无大小皆当自为战备。"

⑪文颖曰:"边方备胡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皋,桔皋头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然举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积薪,寇至即燃之,以望其烟,曰燧。"张晏曰:"昼举烽,夜燔燧也。"师古曰:"张说误也。昼则燔燧,夜则举烽。"

⑫师古曰:"被音皮义反。"

⑬师古曰:"医者,谊自谓。"

陛下何忍以帝皇之号为戎人诸侯,势既卑辱,而祸不息,长此安穷!①进谋者率以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②臣窃料匈奴之众,③不过汉一大县,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甚为执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试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计,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④举匈奴之众唯上之令。⑤今不

猎猛敌而猎田鼪,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细娱而不图大患,非所以为安也。德可远施,威可远加,而直数百里外威令不信,⑥可为流涕者此也。

①师古曰:"言长养此患,将何所穷极也。"

②师古曰:"无治安之具。"

③师古曰:"料,量也,音聊。"

④郑氏曰:"说,奄人也,汉使送公主妻匈奴,说不肯行,强之,因以汉事告匈奴也。"师古曰:"中行,姓也。说,名也。行音胡刚反。说读曰悦。中行说事具在匈奴传。"

⑤师古曰:"听天子之命。"

⑥师古曰:"信读曰伸。"

今民卖僮者,①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②内之闲中,③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庙而不宴者也,④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纨之裹,绨以偏诸,⑤美者黼绣,⑥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⑦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节适,⑧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⑨且帝之身自衣皂绨,⑩而富民墙屋被文绣;天子之后以缘其领,庶人蘡妾缘其履:⑪此臣所谓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⑫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亡为奸邪,不可得也。国已屈矣,⑬盗贼直须时耳,⑭然而献计者曰"毋动",⑮为大耳。⑯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⑰至冒上也,⑱进计者犹曰"毋为",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①如淳曰:"僮谓隶妾也。"

②服虔曰:"如牙条以作履缘。"师古曰:"偏诸,若今之织成以为要襻及褾领者也。古谓之车马裾,其上为乘车及骑从之象也。"

③服虔曰:"闲,卖奴婢阑。"

④师古曰:"入庙则服之,宴处则不著,盖贵之也。"

⑤晋灼曰:"以偏诸绨著衣也。"师古曰:"绨音妾,谓以偏诸缠著之也。缠音步

千反。”

⑥师古曰:“黼者,织为斧形。绣者,刺为众文。”

⑦师古曰:“被音皮义反。”

⑧师古曰:“得其节而合宜。”

⑨师古曰:“屈谓财力尽也,音其勿反。”

⑩师古曰:“绨,厚缯也,音徒奚反。”

⑪师古曰:“孺,庶贱者。”

⑫师古曰:“衣音于既反。”

⑬师古曰:“屈音其勿反。”

⑭师古曰:“言待时而发。”

⑮师古曰:“言天下安,不可动摇。”

⑯如淳曰:“好为大语者。”

⑰师古曰:“无尊卑之差。”

⑱师古曰:“冒,犯也。”

商君遗礼义,弃仁恩,[①]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②]借父耰钼,虑有德色;[③]母取箕帚,立而谇语。[④]抱哺其子,与公并倨;[⑤]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⑥]其慈子者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⑦]然并心而赴时,犹曰蹶六国,兼天下。[⑧]功成求得矣,[⑨]终不知反廉愧之节,仁义之厚。[⑩]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⑪]天下大败;众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壮陵衰,其乱至矣。是以大贤起之,威震海内,德从天下。[⑫]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然其遗风馀俗,犹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亡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不耳,虑非顾行也,[⑬]今其甚者杀父兄矣。盗者剟寝户之帘,[⑭]搴两庙之器,[⑮]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⑯]矫伪者出几十万石粟,[⑰]赋六百馀万钱,乘传而行郡国,[⑱]此其亡行义之(先)〔尤〕至者也。[7]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⑲]至于

俗流失，世坏败，因恬而不知怪，⑳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适然耳。㉑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㉒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㉓而不知大(礼)〔体〕。[8]陛下又不自忧，窃为陛下惜之。

①师古曰："谓商鞅。"

②应劭曰："出作赘婿也。"师古曰："谓之赘婿者，言其不当出在妻家，亦犹人身体之有疣赘，非应所有也。一说，赘，质也，家贫无有聘财，以身为质也。赘音之锐反。分音扶问反。"

③师古曰："耰，摩田器也，言以耰及钼借与其父，而容色自矜为恩德也。耰音忧。"

④服虔曰："谇犹骂也。"张晏曰："谇，责让也。"师古曰："张说是也。谇音碎。"

⑤师古曰："哺，饲也。言妇抱子而哺之，乃与其舅併倨，无礼之甚也。哺音步。併音步鼎反。"

⑥应劭曰："稽，计也，相与计校也。"师古曰："说音悦。稽音工奚反。"

⑦师古曰："唯有慈爱其子而贪嗜财利，小异于禽兽也。无几，言不多也。几音居岂反。"

⑧苏林曰："蹶音厥。"师古曰："蹶谓拔而取之。"

⑨师古曰："求得，所求者得也。"

⑩师古曰："反，还也。"

⑪师古曰："信读曰伸，一曰信任。"

⑫师古曰："大贤谓高祖也。德从天下，天下从其德。"

⑬师古曰："言其所追赴，唯计利与不耳。念虑之中，非顾行之善恶也。"

⑭师古曰："剟谓割取之也。室有东西箱曰庙，无东西箱曰寝，盖谓陵上之寝。剟音辍。"

⑮如淳曰："搴，取也。两庙，高祖、惠帝庙也。"师古曰："搴，拔也，音骞，又音蹇。"

⑯师古曰："白昼，昼日也。言白者，谓不阴晦也。剽，劫也，音频妙反。"

⑰服虔曰："吏矫伪征发，盈出十万石粟。"师古曰："服说非也。几，近也。言

诈为文书,以出仓粟近十万石耳。非谓征发于下也。几音巨依反。”

⑱如淳曰:“此言富者出钱谷,得高爵,或乃为使者,乘传车循行郡国,以为荣也。”师古曰:“如说亦非也。此又言矫伪之人诈为诏令,妄作赋敛,其数甚多,又诈乘传而行郡国也。行音下更反。”

⑲师古曰:“特,徒也。言公卿大臣特以簿书期会为急,不知正风俗、厉行义也。”

⑳师古曰:“恬,安也,音徒兼反。”

㉑师古曰:“适,当也,谓事理当然。”

㉒师古曰:“鞮读曰向。”

㉓师古曰:“刀所以削书札。筐篋所以盛书。”

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①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夫人之所设,不为不立,不植则僵,不修则坏。②筦子曰:③“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使筦子愚人也则可,筦子而少知治体,则是岂可不为寒心哉!④秦灭四维而不张,故君臣乖乱,六亲殃戮,奸人并起,万民离叛,凡十三岁,〔而〕社稷为虚。⑤[9]今四维犹未备也,故奸人幾幸,而众心疑惑。⑥岂如今定经制,⑦令君君臣臣,⑧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奸人亡所幾幸,而群臣众信,上不疑惑!⑨此业壹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⑩若夫经制不定,是犹度江河亡维楫,⑪中流而遇风波,船必覆矣。⑫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①师古曰:“纪,(礼)〔理〕也。”[10]

②师古曰:“植,建也。僵,偃也,音疆。”

③师古曰:“筦与管同。管子,管仲也。”

④师古曰:“若以管子为愚人,其言不实,则无礼义廉耻可也。若以管子为微识治体,则当寒心而忧之。”

⑤师古曰:“虚读曰墟,谓丘墟。”

⑥师古曰:“幾读曰冀。次下亦同。”

⑦师古曰:“经,常也。”

⑧师古曰:"君为君德,臣为臣道。"

⑨师古曰:"众信谓共为忠信也。"

⑩师古曰:"执持而顺行之。"

⑪师古曰:"维所以系船,楫所以刺船也。诗曰'绵蛮维之'。楫音集,又音接。"

⑫师古曰:"覆音芳目反。"

夏为天子,十有馀世,而殷受之。殷为天子,二十馀世,而周受之。周为天子,三十馀世,而秦受之。秦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远也,①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举以礼,②使士负之,有司齐肃端冕,③见之南郊,见于天也。④过阙则下,过庙则趋,孝子之道也。故自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⑤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意)〔义〕;[11]师,道之教训:⑥此三公之职也。于是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师,是与太子宴者也。⑦故乃孩提有识,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⑧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于是皆选天下之端士⑨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卫翼之,⑩使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夫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犹生长于齐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犹生长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择其所耆,必先受业,乃得尝之;⑪择其所乐,必先有习,乃得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贯如自然。"⑫及太子少长,知妃色,⑬则入于学。学者,所学之官也。⑭学礼曰:"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则亲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则长幼有差而民不诬矣;帝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则圣智在位而功不遗矣;帝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则贵贱有等而下不踰矣;⑮帝入太学,承师问道,退习而考于太傅,太傅罚其不则而匡其不及,⑯则德智长而治道得矣。此五学

者既成于上,则百姓黎民化辑于下矣。"⑰及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严,则有记过之史,⑱彻膳之宰,⑲进善之旌,⑳诽谤之木,㉑敢谏之鼓。㉒瞽史诵诗,工诵箴谏,㉓大夫进谋,士传民语。习与智长,故切而不愧;㉔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礼: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㉕春秋入学,坐国老,执酱而亲馈之,㉖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鸾和,㉗步中采齐,㉘趣中肆夏,㉙所以明有度也;其于禽兽,见其生不食其死,闻其声不食其肉,故远庖厨,所以长恩,且明有仁也。㉚

①师古曰:"远音于万反。"

②师古曰:"乃,始也。"

③师古曰:"齐读曰斋。"

④师古曰:"见音胡电反。"

⑤师古曰:"赤子,言其新生未有眉发,其色赤。"

⑥师古曰:"保,安也。傅,辅也。道读曰导。其下亦同。"

⑦师古曰:"宴谓安居。"

⑧师古曰:"孩,小儿也。提谓提撕之。"

⑨师古曰:"端,正也,直也。"

⑩师古曰:"悌音徒继反。"

⑪师古曰:"耆读曰嗜。"

⑫师古曰:"贯亦习也,音工宦反。"

⑬师古曰:"妃色,妃匹之色。"

⑭师古曰:"宫谓宫舍。"

⑮师古曰:"隃与逾同,谓越制。"

⑯师古曰:"则,法也。匡,正也。"

⑰师古曰:"辑与集同。辑,和也。"

⑱师古曰:"有过则记。"

⑲师古曰:"有阙则谏。"

⑳师古曰:"进善言者,立于旌下。"

㉑师古曰:"讥恶事者,书之于木。"

㉒师古曰:"欲显谏者则击鼓。"

㉓师古曰:"瞽,无目者也。工,习乐者也。"

㉔师古曰:"每被切磋,故无大过可耻愧之事。"

㉕师古曰:"朝日以朝,夕月以暮,皆迎其初出也。下朝音直遥反。"

㉖师古曰:"馈字与馈同。"

㉗师古曰:"鸾和,车上铃也,解在礼乐志。"

㉘师古曰:"乐诗名也。字或作荠,又作茨,并音(律)〔才〕私反。"[12]

㉙师古曰:"亦乐诗名。趣读曰趋。趋,疾步也。凡此中者,谓与其节相应也,并音竹仲反。"

㉚师古曰:"远音于万反。长音竹两反。"

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以其辅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贵辞让也,所上者告讦也;① 固非贵礼义也,所上者刑罚也。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② 岂惟胡亥之性恶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③

①师古曰:"讦谓面相斥罪也,音居谒反。"

②师古曰:"艾读曰刈。菅,茅也,音奸。"

③师古曰:"道读曰导。"

鄙谚曰:"不习为吏,视已成事。"又曰:"前车覆,后车诫。"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其已事可知也;① 然而不能从者,是不法圣智也。② 秦世之所以亟绝者,其辙迹可见也;③ 然而不避,是后车又将覆也。夫存亡之变,治乱之机,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县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④ 夫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开于道术智谊之指,则教之力也。若其服习积贯,则左右而已。⑤ 夫胡、粤之人,生而同声,耆欲不异,⑥ 及其长而成俗,累数译

而不能相通,行者〔有〕虽死而不相为者,⑦[13]则教习然也。臣故曰选左右早谕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书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⑧此时务也。

①师古曰:"已事,已往之事。"

②师古曰:"法谓则而效之。"

③师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车迹曰辙。"

④师古曰:"谕,晓告也。与犹及也。"

⑤师古曰:"贯音工宦反。"

⑥师古曰:"耆读曰嗜。"

⑦苏林曰:"言其人之行,不能易事相为处。"

⑧师古曰:"周书吕刑之辞也。一人,天子也。言天子有善,则兆庶获其利。"

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①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政,坚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时,据此之公,无私如天地耳,岂顾不用哉?②然而曰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③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④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毋讼乎!"⑤为人主计者,莫如先审取舍;⑥取舍之极定于内,而安危之萌应于外矣。⑦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或道之以德教,或驱之以法令。⑧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秦王之欲尊宗庙而安子孙,与汤武同,然而汤武广大其德行,六七百岁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馀岁则大败。此亡它故矣,汤武之定取舍审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审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诸安处则安,置诸危处则危。天下之情与器亡以异,

在天子之所置之。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而德泽洽，禽兽草木广裕，⑨德被蛮貊四夷，累子孙数十世，此天下所共闻也。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德泽亡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恶之如仇雠，祸几及身，子孙诛绝，⑩此天下之所共见也。是非其明效大验邪！人之言曰："听言之道，必以其事观之，则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礼谊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观之也？⑪

①师古曰："将然，谓欲有其事。"

②师古曰："顾犹反也。"

③师古曰："眇，细小也。"

④师古曰："见善则迁，畏罪而离。"

⑤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言使吾听讼，与众人齐等，然能先以德义化之，使其无讼。"

⑥师古曰："取谓所择用也。舍谓所弃置也。"

⑦师古曰："极，中也。萌，始生也。"

⑧师古曰："道读曰导。敺与驱同。下皆类此。"

⑨师古曰："裕，饶也。"

⑩师古曰："几音巨依反。"

⑪师古曰："胡，何也。"

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故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①陛亡级，廉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②理势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③延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谚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谕也。鼠近于器，尚惮不投，恐伤其器，况于贵臣之近主乎！④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离主上不远也。礼不敢齿君之路马，蹴其刍者有罚；⑤见君之几杖则起，遭君之乘车则下，入正门则趋；君之宠臣虽或有过，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

此所以为主上豫远不敬也,⑥所以体貌大臣而厉其节也。⑦今自王侯三公之贵,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礼之也,古天子之所谓伯父、伯舅也,⑧而令与众庶同黥劓髡刖笞 伲弃市之法,⑨然则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⑩廉耻不行,大臣无乃握重权、大官而有徒隶亡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见当以重法者,⑪投鼠而不忌器之习也。

①师古曰:"级,等也。廉,侧隅也。"

②师古曰:"陵,乘也。"

③师古曰:"官师,一官之长。"

④师古曰:"近音其靳反。"

⑤师古曰:"齿谓审其齿岁也。刍,所食之草也。蹴音千六反。"

⑥师古曰:"远,离也。"

⑦师古曰:"体貌,谓加礼容而敬之。"

⑧师古曰:"天子呼诸侯长者,同姓则曰伯父,异姓则曰伯舅。伯,长也。"

⑨苏林曰:"伲音骂。"

⑩师古曰:"迫,迫天子也。"

⑪如淳曰:"决罪曰当。阎乐杀二世于望夷宫,本由秦制无忌上之风也。"

臣闻之,履虽鲜不加于枕,冠虽敝不以苴履。①夫尝已在贵宠之位,天子改容而体貌之矣,吏民尝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过,帝令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灭之可也;若夫束缚之,系绁之,②输之司寇,编之徒官,③司寇小吏詈骂而榜笞之,④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夫卑贱者习知尊贵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⑤非所以习天下也,非尊尊贵贵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尝敬,众庶之所尝宠,死而死耳,贱人安宜得如此而顿辱之哉!

①师古曰:"苴者,履中之藉也,音子余反。"

②师古曰:"绁谓以长绳系之也。绁音先列反。"

③师古曰:"司寇,主刑罚之官。编,次列也。"

④师古曰:"榜音彭。"

⑤苏林曰:"知其有一旦之刑。"

豫让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灭之,[①]移事智伯。及赵灭智伯,豫让衅面吞炭,[②]必报襄子,五起而不中。人问豫子,豫子曰:"中行众人畜我,我故众人事之;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故此一豫让也,反君事仇,行若狗彘,已而抗节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马,彼将犬马自为也;如遇官徒,彼将官徒自为也。顽顿亡耻,[③]隳诟亡节,[④]廉耻不立,且不自好,[⑤]苟若而可,[⑥]故见利则逝,见便则夺。[⑦]主上有败,则因而挺之矣;[⑧]主上有患,则吾苟免而已,立而观之耳;有便吾身者,则欺卖而利之耳。人主将何便于此?[⑨]群下至众,而主上至少也,所托财器职业者粹于群下也。[⑩]俱亡耻,俱苟妄,则主上最病。故古者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厉宠臣之节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不廉,曰"簠簋不饰";[⑪]坐污秽淫乱男女亡别者,不曰污秽,曰"帷薄不修";坐罢软不胜任者,不谓罢软,曰"下官不职"。[⑫]故贵大臣定有其罪矣,犹未斥然正以谇之也,[⑬]尚迁就而为之讳也。故其在大谴大何之域者,[⑭]闻谴何则白冠麤缨,[⑮]盘水加剑,造请室而请罪耳,[⑯]上不执缚系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闻命而自弛,[⑰]上不使人颈盭而加也。[⑱]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⑲]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⑳]曰:"子大夫自有过耳![㉑]吾遇子有礼矣。"遇之有礼,故群臣自憙;[㉒]婴以廉耻,故人矜节行。[㉓]上设廉耻礼义以遇其臣,而臣不以节行报其上者,则非人类也。故化成俗定,则为人臣者主耳忘身,[㉔]国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义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诚死宗庙,法度之臣诚死社稷,辅翼之臣诚死君上,守圉扞敌之臣诚死城郭封疆。故曰圣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㉕]彼且为我死,故吾得与之俱生;彼且为我亡,故吾得与之俱存;夫将为我危,故吾得与之皆安。[㉖]顾行

而忘利，守节而仗义，故可以托不御之权，可以寄六尺之孤。㉗此厉廉耻行礼谊之所致也，主上何丧焉！㉘此之不为，而顾彼之久行，㉙故曰可为长太息者此也。㉚

①师古曰："行音胡刚反。"

②郑氏曰："衅，漆面以易貌。吞炭，以变声也。"师古曰："衅，熏也，以毒药熏之。"

③师古曰："顿读曰钝。"

④师古曰："亹诟，谓无志分也。亹音胡结反。诟音后。"

⑤师古曰："自好犹言自喜也。好音呼倒反。"

⑥师古曰："若犹然。"

⑦师古曰："逝，往也。"

⑧服虔曰："音挺起。"师古曰："挺音式延反。"

⑨师古曰："此于人主为不便也。便音频面反。"

⑩苏林曰："粹，纯也。言其势悉在群下。"

⑪师古曰："簠簋，所以盛饭也。方曰簠，圆曰簋。簠音甫，又音扶。簋音轨。"

⑫师古曰："罢，废于事也。软，弱也。罢读曰疲。软音人兖反。"

⑬师古曰："谇，古呼字。"

⑭师古曰："谴，责也。何，问也。域，界局也。"

⑮郑氏曰："以毛作缨。白冠，丧服也。"

⑯应劭曰："请室，请罪之室。"苏林曰："音絜清。胡公汉官车驾出有请室令在前先驱，此官有别狱也。"如淳曰："水性平，若已有正罪，君以平法治之也。加剑，当以自刎也。或曰，杀牲者以盘水取颈血，故示若此也。"师古曰："应、如二说皆是。"

⑰师古曰："中罪，非大非小也。弛，废也，自废而死。弛音式尔反。"

⑱苏林曰："不戾其颈而亲加刀锯也。"师古曰："盩，古戾字，音庐结反。"

⑲师古曰："裁，谓自刑杀也。"

⑳师古曰："捽，持头发也。抑谓按之也。捽音才兀反。"

㉑服虔曰："子者，男子美号。"

㉒师古曰:"意读曰喜,音许吏反。意,好也,好为志气也。"

㉓师古曰:"婴,加也。矜,尚也。"

㉔孟康曰:"唯为主耳,不念其身。"

㉕李奇曰:"志,记也。凡此上陈廉耻之事,皆古记也。"如淳曰:"比谓比方也。使忠臣以死社稷之志,比于金城也。"师古曰:"二家之说皆非也。此言圣人历此节行以御群下,则人皆怀德,戮力同心,国家安固不可毁,状若金城也。寻其下文,义可晓矣。"

㉖师古曰:"夫,夫人也,亦犹彼人耳。夫音扶。"

㉗应劭曰:"言念主忘身,忧国忘家,如此,可托权柄,不须复制御也。六尺之孤,未能自立者也。"

㉘师古曰:"如此则于主上无所失。"

㉙服虔曰:"彼谓亡国也。"师古曰:"顾,反也。久谓久行之也。言何不为投鼠忌器之法,而反久行无陛级之事。"

㉚师古曰:"谊上疏言可为长太息者六,今此至三而止,盖史家直取其要切者耳。故下赞云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

是时丞相绛侯周勃免就国,人有告勃谋反,逮系长安狱治,卒亡事,复爵邑,故贾谊以此讥上。上深纳其言,养臣下有节。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至武帝时,稍复人狱,自甯成始。

初,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后分代为两国,立皇子武为代王,参为太原王,小子胜则梁王矣。后又徙代王武为淮阳王,而太原王参为代王,尽得故地。居数年,梁王胜死,亡子。谊复上疏曰: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势,不过一传再传,[①]诸侯犹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强,[②]汉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阳、代二国耳。[③]代北边匈奴,与强敌为邻,能自完则足矣。而淮阳之比大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④]适足以饵大国耳,[⑤]不足以有所禁御。方今制在陛下,制国而令子适足以为饵,岂可谓工哉!人主之行异布衣。布衣者,饰小行,竞小廉,以自托于乡党,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

者如猬毛而起,⑥以为不可,故蚡去不义诸侯而虚其国。⑦择良日,立诸子雒阳上东门之外,⑧毕以为王,⑨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牵小行,以成大功。

①服虔曰:"一二传世也。"

②师古曰:"植,立也。"

③师古曰:"蕃(輜)〔扞〕得宜,则嗣王安固,[14]故云皇太子之所恃也。"

④师古曰:"黑子,今所谓黡子也。著音直略反。"

⑤师古曰:"饵谓为其所吞食。"

⑥师古曰:"猬,虫名也,其毛为刺,音谓。"

⑦如淳曰:"不义诸侯,彭越、黥布等。"师古曰:"蚡读与芟同,谓芟刈之。"

⑧师古曰:"诸侯国皆在关东,故于东门外立之也。东面最北出门曰上东门。"

⑨师古曰:"毕犹尽。"

今淮南地远者或数千里,越两诸侯,① 而县属于汉。② 其吏民徭役往来长安者,自悉而补,中道衣敝,③ 钱用诸费称此,④ 其苦属汉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归诸侯者已不少矣。其势不可久。臣之愚计,愿举淮南地以益淮阳,而为梁王立後,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⑤ 与东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阳。梁起于新郪以北著之河,⑥ 淮阳包陈以南 捷之江,⑦ 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梁足以扞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陛下高枕,终亡山东之忧矣,此二世之利也。⑧ 当今恬然,适遇诸侯之皆少,⑨ 数岁之后,陛下且见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劳力以除六国之祸,今陛下力制天下,颐指如意,⑩ 高拱以成六国之祸,难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乱宿祸,孰视而不定,⑪ 万年之后,传之老母弱子,将使不宁,不可谓仁。臣闻圣主言问其臣而不自造事,⑫ 故使人臣得毕其愚忠。唯陛下财幸!⑬

①师古曰:"越,过也。两诸侯,梁及淮阳。"

②师古曰:"为县而属汉。"

③应劭曰:“自悉其家资财,补缝作衣。”师古曰:“悉,尽也。”

④师古曰:“称音尺孕反。”

⑤孟康曰:“列城,县。”

⑥师古曰:“新鄣,颍川县也。鄣音千移反。著音直略反。”

⑦晋灼曰:“包,取也。”如淳曰:“捷谓立封界也。或曰,捷,接也。”师古曰:“捷音巨偃反。”

⑧如淳曰:“从谊言可二世安耳。”师古曰:“言帝身及太子嗣位之时。”

⑨师古曰:“恬,安也。少谓年少。”

⑩如淳曰:“但动颐指麾,则所欲皆如意。”

⑪师古曰:“畜读曰蓄。”

⑫师古曰:“欲发言则问其臣。”

⑬师古曰:“财与裁同。裁择而幸从其言。”

文帝于是从谊计,乃徙淮阳王武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得大县四十馀城;徙城阳王喜为淮南王,抚其民。

时又封淮南厉王四子皆为列侯。谊知上必将复王之也,上疏谏曰:“窃恐陛下接王淮南诸子,[①]曾不与如臣者孰计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罪?[②]陛下幸而赦迁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当?今奉尊罪人之子,适足以负谤于天下耳。[③]此人少壮,岂能忘其父哉?[④]白公胜所为父报仇者,大父与伯父、叔父也。[⑤]白公为乱,非欲取国代主也,发愤快志,剡手以冲仇人之匈,[⑥]固为俱靡而已。[⑦]淮南虽小,黥布尝用之矣,汉存特幸耳。[⑧]夫擅仇人足以危汉之资,于策不便。[⑨]虽割而为四,四子一心也。予之众,积之财,此非有子胥、白公报于广都之中,即疑有剸诸、荆轲起于两柱之间,[⑩]所谓假贼兵为虎翼者也。[⑪]愿陛下少留计!”

①孟康曰:“接音挟,挟持欲王淮南诸子也。”臣瓒曰:“谓以恩接待而王之。”师古曰:“二说皆非也。谓接今时当即王之,言不久也。接犹续也,犹今人言续复也。”

②师古曰:“悖,惑也,音布内反。”

③师古曰:“言若尊王其子,则是厉王无罪,汉枉杀之。”

④师古曰:“少壮,犹言稍长大。”

⑤师古曰:“白公,楚平王之孙,太子建之子也。大父即祖,谓平王也。伯父、叔父,平王(之)〔诸〕子也。[15]事见春秋传。”

⑥师古曰:“剟,利也,音弋(再)〔冉〕反。”[16]

⑦师古曰:“言与仇人俱灭毙也。靡,碎也,音武皮反。”

⑧师古曰:“言汉之胜布得存,此直天幸耳。”

⑨师古曰:“言假四子以资权,则当危汉。”

⑩师古曰:“剸诸刺吴王,荆轲刺秦皇。事见春秋传及燕丹子也。”

⑪应劭曰:“周书云‘无为虎傅翼,将飞入邑,择人而食之。’”

梁王胜坠马死,①谊自伤为傅无状,②常哭泣,后岁馀,亦死。贾生之死,年三十三矣。

①李奇曰:“文三王传言揖,此言胜,为有两名。”

②师古曰:“无善状。”

后四岁,齐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贾生之言,乃分齐为六国,尽立悼惠王子六人为王;又迁淮南王喜于城阳,而分淮南为三国,尽立厉王三子以王之。后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吴、楚、赵与四齐王合从举兵,①西乡京师,②梁王扞之,卒破七国。至武帝时,淮南厉王子为王者两国亦反诛。

①韦昭曰:“四齐王,胶东、胶西、菑川、济南也。”师古曰:“从音子容反。”

②师古曰:“乡读曰向。”

孝武初立,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贾嘉最好学,世其家。①

①师古曰:“言继其家业。”

赞曰:刘向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①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

痛。”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②谊之所陈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汉为土德,色上黄,数用五,及欲试属国,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③其术固以疏矣。谊(以夭)〔亦天〕年早终,[17]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云。④

①师古曰:“伊,伊尹。管,管仲。”

②师古曰:“躬行,谓身亲俭约之行也,自追观以下,并史家之词。”

③师古曰:“贾谊书谓爱人之状,好人之技,仁道也;信为大操,常义也;爱好有实,已诺可期,十死一生,彼将必至:此三表也。赐之盛服车乘以坏其目;赐之盛食珍味以坏其口;赐之音乐妇人以坏其耳;赐之高堂邃宇府库奴婢以坏其腹;于来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娱乐,亲酌而手食之,以坏其心:此五饵也。”

④师古曰:“掇,拾也,音丁活反。”

【校勘记】

〔1〕 嗟(若)〔苦〕先生, 王先谦说史记、文选“若”都作“苦”,据注文亦当作“苦”。

〔2〕 见细德之险(微)〔徵〕兮, 宋祁说浙本“微”作“徵”,作“微”者非是。

〔3〕 何足引持自贵(借)〔惜〕也。 宋祁说姚本“贵借”作“贵惜”。按景祐本作“赍惜”。

〔4〕 权势不(充)〔尤〕,则夸者悲。 景祐本作“尤”。史记集解引庄子亦作“尤”。

〔5〕 (一)〔二〕国皆反诛。 景祐、殿本都作“二”。王先谦说作“二”是。

〔6〕 病(癖)〔辟〕,不能行也。 王先谦说“癖”为“辟”之误。

〔7〕 此其亡行义之(先)〔尤〕至者也。 殿本作“尤”,景祐本亦作“先”。

〔8〕 而不知大(礼)〔体〕。 景祐、殿本都作“体”。王先谦说作“体”是。

〔9〕 凡十三岁,〔而〕社稷为虚。 景祐、殿本都有“而”字。

〔10〕 纪,(礼)〔理〕也。 景祐、殿本都作“理”。

〔11〕 傅,傅之德(意)〔义〕; 景祐、殿本都作“义”。王先谦说作“义”是。

〔12〕 并音(律)〔才〕私反。 景祐本作“才”。

〔13〕 行者〔有〕虽死而不相为者， 按景祐本作“行者有”,殿本作“行有”。

〔14〕 蕃(輸)〔扞〕得宜,则嗣王安固， 王先谦说“輸”当为“扞”之误。

〔15〕 伯父、叔父,平王(之)〔诸〕子也。 景祐、殿本都作“诸”。

〔16〕 音弋(再)〔冉〕反。 景祐、殿本都作“冉”,此误。

〔17〕 谊(以夭)〔亦天〕年早终， 景祐、殿本都作“亦天”。

,

汉书卷四十九

爰盎晁错传第十九

师古曰:"晁,古朝字,其下作朝,盖通用耳。"

爰盎字丝。其父楚人也,[①]故为群盗,徙安陵。[②]高后时,盎为吕禄舍人。孝文即位,盎兄哙任盎为郎中。[③]

①师古曰:"盎音一浪反。"

②师古曰:"群盗者,群众相随而为盗也。"

③(师古)〔如淳〕曰:[1]"盎为兄所保任,故得为郎中也。"

绛侯为丞相,朝罢趋出,意得甚。[①]上礼之恭,常目送之。盎进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绛侯所谓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与在,主亡与亡。[②]方吕后时,诸吕用事,擅相王,刘氏不绝如带。[③]是时绛侯为太尉,本兵柄,[④]弗能正。吕后崩,大臣相与共诛诸吕,太尉主兵,适会其成功,所谓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骄主色,陛下谦让,[⑤]臣主失礼,窃为陛下弗取也。"后朝,上益庄,丞相益畏。[⑥]已而绛侯望盎曰:"吾与汝兄善,今儿乃毁我!"[⑦]盎遂不谢。

①师古曰:"意甚自得也。"

②如淳曰:"人主在时,与共治在时之事;人主虽亡,其法度存,当奉行之。高祖誓非刘氏不王,而勃等听王诸吕,是从生主之欲,不与亡者也。"

③师古曰:"言微细也。"

④师古曰:"执兵权之本。"

⑤师古曰:"如,似也。"

⑥师古曰:“庄,严也。”

⑦师古曰:“望,责怨之也。”

及绛侯就国,人上书告以为反,征系请室,[①]诸公莫敢为言,唯盎明绛侯无罪。绛侯得释,盎颇有力。绛侯乃大与盎结交。

①师古曰:“请室,狱也,解在贾谊传。”

淮南厉王朝,杀辟阳侯,[①]居处骄甚。盎谏曰:“诸侯太骄必生患,可適削地。”[②]上弗许。淮南王益横。[③]谋反发觉,上征淮南王,迁之蜀,槛车传送。盎时为中郎将,谏曰:“陛下素骄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为人刚,有如遇霜露行道死,陛下竟为以天下大弗能容,有杀弟名,奈何?”上不听,遂行之。

①师古曰:“自国入朝而杀之。”

②师古曰:“適读曰谪。”

③师古曰:“横音胡孟反。”

淮南王至雍,病死,闻,[①]上辍食,哭甚哀。[②]盎入,顿首请罪。[③]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宽,此往事,岂可悔哉! 且陛下有高世行三,此不足以毁名。”上曰:“吾高世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时,太后尝病,三年,陛下不交睫解衣,[④]汤药非陛下口所尝弗进。夫曾参以布衣犹难之,今陛下亲以王者修之,过曾参远矣。诸吕用事,大臣颛制,[⑤]然陛下从代乘六乘传,驰不测渊,[⑥]虽贲育之勇不及陛下。[⑦]陛下至代邸,西乡让天子者三,南乡让天子者再。[⑧]夫许由一让,[⑨]陛下五以天下让,过许由四矣。且陛下迁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过,有司宿卫不谨,故病死。”于是上乃解,盎繇此名重朝廷。[⑩]

①师古曰:“雍是扶风雍县也。闻,闻于天子也。”

②师古曰:“辍,止也。”

③师古曰:“自责以不强谏也。”

④师古曰:“睫,目旁毛也。交睫,谓睡寐也。睫音接。”

⑤师古曰:“颛与专同。”

⑥郑氏曰:“大臣乱,乘传而赴之,故曰不测渊。”

⑦孟康曰:“孟贲、夏育,皆古勇士也。”

⑧师古曰:“鄉读曰向。”

⑨师古曰:“许由,古高士也。尧让天下于由,由不受也。”

⑩师古曰:“繇读与由同。”

盎常引大体伉慨。宦者赵谈以数幸,常害盎,盎患之。盎兄子种为常侍骑,谏盎曰:“君众辱之,后虽恶君,上不复信。”① 于是上朝东宫,赵谈骖乘,盎伏车前曰:“臣闻天子所与共六尺舆者,皆天下豪英。今汉虽乏人,陛下独奈何与刀锯之馀共载!”于是上笑,下赵谈。谈泣下车。

①师古曰:“恶谓谮毁之,言其过恶。”

上从霸陵上,欲西驰下峻阪,盎揽辔。① 上曰:“将军怯邪?”盎言曰:“臣闻千金之子不垂堂,② 百金之子不骑衡,③ 圣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骋六飞,④ 驰不测山,有如马惊车败,陛下纵自轻,奈高庙、太后何?”上乃止。

①师古曰:“揽与揽同。”

②师古曰:“言富人之子则自爱也。垂堂,谓坐堂外边,恐坠堕也。”

③如淳曰:“骑,倚也。衡,楼殿边栏楯也。”师古曰:“骑谓跨之耳,非倚也。”

④如淳曰:“六马之疾若飞也。”

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从。其在禁中,常同坐。① 及坐,郎署长布席,盎引却慎夫人坐。② 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盎因前说曰:“臣闻尊卑有序则上下和,今陛下既以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岂可以同坐哉! 且陛下幸之,则厚赐之。陛下所以为慎夫人,适所以祸之也。独不见‘人豕’乎?”③ 于是上乃说,④ 入语慎夫人。慎夫人赐盎金五十斤。

①师古曰:“同坐,谓所坐之处高下齐同,无差等也。”

②苏林曰:“郎署,上林中直卫之署也。”如淳曰:“盎时为中郎将,天子幸署,豫

设供帐待之,故得却慎夫人坐也。"师古曰:"却谓退而卑之也。坐音材卧反。"

③张晏曰:"戚夫人也。"

④师古曰:"说读曰悦。"

然盎亦以数直谏,不得久居中。调为陇西都尉,[①]仁爱士卒,士卒皆争为死。迁齐相,徙为吴相。辞行,种谓盎曰:"吴王骄日久,国多奸,今丝欲刻治,[②]彼不上书告君,则利剑刺君矣。南方卑湿,丝能日饮,亡何,说王毋反而已。[③]如此幸得脱。"盎用种之计,吴王厚遇盎。

①师古曰:"调,选也,音徒钓反。"

②如淳曰:"种称叔父字曰丝。"

③师古曰:"无何,言更无馀事。"

盎告归,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车拜谒,丞相从车上谢。盎还,愧其吏,[①]乃之丞相舍上谒,[②]求见丞相。丞相良久乃见。因跪曰:"愿请间。"[③]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与长史掾议之,吾且奏之;则私,吾不受私语。"盎即起说曰:"君为相,自度孰与陈平、绛侯?"[④]丞相曰:"不如。"盎曰:"善,君自谓弗如。夫陈平、绛侯辅翼高帝,定天下,为将相,而诛诸吕,存刘氏;君乃为材官蹶张,迁为队帅,[⑤]积功至淮阳守,非有奇计攻城野战之功。且陛下从代来,每朝,郎官者上书疏,未尝不止辇受。其言不可用,置之;言可采,未尝不称善。何也?欲以致天下贤英士大夫,日闻所不闻,以益圣。[⑥]而君自闭箝天下之口,[⑦]而日益愚。夫以圣主责愚相,君受祸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人,乃不知,将军幸教。"引与入坐,为上客。

①师古曰:"惭不见礼也。"

②师古曰:"上谒,若今通名也。"

③师古曰:"欲因间隙,私有所白也。"

④师古曰:"度,计量也。与犹如也。"

⑤如淳曰:"队帅,军中小官。"师古曰:"帅音所类反。"

⑥师古曰:"日日得闻异言也。"

⑦师古曰:"箝,箸也,音其炎反。"

盎素不好晁错,错所居坐,盎辄避;盎所居坐,错亦避:两人未尝同堂语。及孝景即位,晁错为御史大夫,使吏案盎受吴王财物,抵罪,诏赦以为庶人。吴楚反闻,[①]错谓丞史曰:[②]"爰盎多受吴王金钱,专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请治盎,宜知其计谋。"丞史曰:"事未发,治之有绝。[③]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盎不宜有谋。"[④]错犹与未决。[⑤]人有告盎,盎恐,夜见窦婴,为言吴所以反,愿(致)〔至〕前,口对状。[⑥][2]婴人言,上乃召盎。盎入见,竟言吴所以反,独急斩错以谢吴,吴可罢。上拜盎为泰常,窦婴为大将军。两人素相善。是时,诸陵长安中贤大夫争附两人,车骑随者日数百乘。

①师古曰:"闻,闻于天子。"

②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有两丞。丞史,丞及史也。"

③如淳曰:"事未发之时,治之乃有所绝也。"

④如淳曰:"盎大臣,不宜有奸谋。"

⑤师古曰:"与读曰豫。"

⑥师古曰:"至天子之前也。"

及晁错已诛,盎以泰常使吴。吴王欲使将,不肯。欲杀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围守盎军中。初,盎为吴相时,从史盗私盎侍儿。[①]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从史,"君知女与侍者通",乃亡去。盎驱自追之,[②]遂以侍者赐之,复为从史。及盎使吴见守,从史适在守盎校为司马,[③]乃悉以其装赍买二石醇醪。[④]会天寒,士卒饥渴,饮醉西南陬卒,卒皆卧。[⑤]司马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吴王期旦日斩君。"盎弗信,曰:"何为者?"司马曰:"臣故为君从史盗侍儿者也。"盎乃惊,谢曰:"公幸有亲,[⑥]吾不足累公。"[⑦]司马曰:"君弟去,[⑧]臣亦且亡,辟吾亲,[⑨]君何患!"乃以刀决帐,道从醉卒直出。[⑩]司马与分背,[⑪]盎解节旄怀之,[⑫]展步行七十里,[⑬]明,见梁骑,驰去,遂归报。[⑭]

①文颖曰:“婢也。”

②师古曰:“驱驰而追,言疾速。”

③师古曰:“为校中之司马,所领士卒,正当守盎。”

④师古曰:“装赍,谓所赍衣物自随者也。醇者不杂,言其酢也。醪,汁滓合之酒也,音牢。”

⑤师古曰:“酳,隅也。饮音于禁反。酳音子侯反,又音邹。”

⑥文颖曰:“言汝有亲老。”

⑦师古曰:“絫,古累字也,音力瑞反。”

⑧师古曰:“弟,但也。”

⑨如淳曰:“藏匿吾亲,不使遇害也。”晋灼曰:“辟音避。”

⑩师古曰:“于醉卒之处决帐而开,令通道得亡也。”

⑪师古曰:“一时各去也。”

⑫如淳曰:“不欲令人见。”

⑬如淳曰:“著屐步行而逃亡。”

⑭文颖曰:“梁骑将击吴楚者也。”师古曰:“遇梁军之骑,遂因得脱,归报天子。”

吴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陆侯礼为楚王,以盎为楚相。尝上书,不用。盎病免家居,与闾里浮湛,相随行斗鸡走狗。[①]洛阳剧孟尝过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谓盎曰:“吾闻剧孟博徒,[②]将军何自通之?”盎曰:“剧孟虽博徒,然母死,客送丧车千馀乘,此亦有过人者。且缓急人所有。[③]夫一旦叩门,不以亲为解,[④]不以在亡为辞,[⑤]天下所望者,独季心、剧孟。[⑥]今公阳从数骑,[⑦]一旦有缓急,宁足恃乎!”遂骂富人,弗与通。诸公闻之,皆多盎。[⑧]

①师古曰:“湛读曰沉。”

②服虔曰:“博戏之徒也。”

③师古曰:“凡人在生,不能无缓急之事。”

④张晏曰:“不语云亲不听也。”臣瓒曰:“凡人之于赴难济厄,多以有父母为

解,而孟兼行之。"师古曰:"瓒说是也。解者,若今言分疏矣。"

⑤师古曰:"或实在家,而辞云不在。"

⑥文颖曰:"心,季布弟也。"

⑦邓展曰:"阳,外也。"晋灼曰:"阳犹常也。"师古曰:"邓说是也。"

⑧师古曰:"多犹重。"

盎虽居家,景帝时时使人问筹策。梁王欲求为嗣,盎进说,其后语塞。[①]梁王以此怨盎,使人刺盎。刺者至关中,问盎,称之皆不容口。[②]乃见盎曰:"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长者,不忍刺君。然后刺者十馀曹,[③]备之!"盎心不乐,家多怪,乃之棓生所问占。[④]还,梁刺客后曹果遮刺杀盎安陵郭门外。

①师古曰:"塞,不行也。"

②师古曰:"称美其德,口不能容也。"

③如淳曰:"曹,辈也。"

④苏林曰:"音杯。"文颖曰:"音陪,秦时贤士善术者也。"师古曰:"苏音文说是。"

晁错,颍川人也。[①]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生所,[②]与洛阳宋孟及刘带同师。以文学为太常掌故。[③]

①晋灼曰:"音厝置之厝。"师古曰:"据申屠嘉傅序云'责通请错,匪躬之故',以韵而言,晋音是也。潘岳西征赋乃读为错杂之错,不可依也。"

②师古曰:"轵县之儒生姓张名恢,错从之受申商法也。"

③应劭曰:"掌故,六百石吏,主故事。"

错为人陗直刻深。[①]孝文时,天下亡治尚书者,独闻齐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书,年九十馀,老不可征。乃诏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还,因上书称说。[②]诏以为太子舍人,门大夫,[③]迁博士。又上书言:"人主所以尊显,功名扬于万世之后者,以知术数也。[④]故人主知所以临制臣下而治其众,则群臣畏服矣;知所以听言受事,则不欺

蔽矣;知所以安利万民,则海内必从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则臣子之行备矣:此四者,臣窃为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议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为也,⑤臣之愚,诚以为不然。窃观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庙而劫杀于其臣者,皆不知术数者也。(皇太子所读书多矣,而未深知术数者也。)[3]皇太子所读书多矣,而未深知术数者,不问书说也。⑥夫多诵而不知其说,所谓劳苦而不为功。臣窃观皇太子材智高奇,驭射伎艺过人绝远,然于术数未有所守者,以陛下为心也。⑦窃愿陛下幸择圣人之术可用今世者,以赐皇太子,因时使太子陈明于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于是拜错为太子家令。⑧以其辩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⑨

①师古曰:"陗字与峭同。峭谓峻陗也,音千笑反。"

②师古曰:"称师法而说其义。"

③师古曰:"初为舍人,又为门大夫。"

④张晏曰:"术数,刑名之书也。"臣瓒曰:"术数谓法制,治国之术也。"师古曰:"瓒说是也。公孙弘云'擅生杀之力,通壅塞之途,权轻重之数,论得失之道,使远近情伪必见于上,谓之术。'此与错所言同耳。"

⑤师古曰:"言何用知事。"

⑥师古曰:"说谓所说之义也。"

⑦张晏曰:"若伯鱼须仲尼教,乃读诗书也。"

⑧臣瓒曰:"茂陵中书太子家令秩八百石。"

⑨师古曰:"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智算,若囊橐之盛物也。"

是时匈奴强,数寇边,上发兵以御之。错上言兵事,曰:

臣闻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高后时再入陇西,攻城屠邑,攸略畜产;①其后复入陇西,杀吏卒,大寇盗。窃闻战胜之威,民气百倍;②败兵之卒,没世不复。③自高后以来,陇西三困于匈奴矣,民气破伤,亡有胜意。今兹陇西之吏,赖社稷之神灵,奉陛下之明诏,和辑士卒,底厉其节,④起破伤之民以当乘胜之匈奴,用少击众,杀一王,败其众而(法曰)大有利。[4]非陇西

之民有勇怯,乃将吏之制巧拙异也。故兵法曰:"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繇此观之,⑤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

①师古曰:"敺与驱同。"

②师古曰:"益奋厉也。"

③师古曰:"永挫折也。"

④师古曰:"辑与集同。底与砥同。"

⑤师古曰:"繇读与由同。"

臣又闻用兵,临战合刃之急者三:①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习,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沟,渐车之水,②山林积石,经川丘阜,③屮木所在,④此步兵之地也,车骑二不当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属,⑤平原广野,此车骑之地,步兵十不当一。平陵相远,川谷居间,⑥仰高临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当一。两陈相近,平地浅(草)〔屮〕,[5]可前可后,此长戟之地也,剑楯三不当一。(雚)〔萑〕苇竹萧,⑦[6]屮木蒙茏,支叶茂接,⑧此矛铤之地也,⑨长戟二不当一。曲道相伏,险阸相薄,此剑楯之地也,弓弩三不当一。士不选练,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动静不集,⑩趋利弗及,避难不毕,前击后解,与金鼓之(音)〔指〕相失,⑪[7]此不习勒卒之过也,百不当十。兵不完利,与空手同;甲不坚密,与袒裼同;⑫弩不可以及远,与短兵同;射不能中,与亡矢同;中不能入,与亡镞同:⑬此将不省兵之祸也,⑭五不当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敌也;卒不可用,以其将予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予敌也;君不择将,以其国予敌也。四者,(国)〔兵〕之至要也。[8]

①师古曰:"合刃,谓交兵。"

②师古曰:"渐读曰濸,谓浸也,音子廉反。"

③师古曰:"经川,常流之水也。大陆曰阜。"

④师古曰:"屮,古草字。"

⑤师古曰:"屬衍,犹联延也。属,续也。衍音弋战反。属音之欲反。"

⑥师古曰:“远,离也。”

⑦师古曰:“(蓳乱)〔萹,亂〕也。[9]苇,葭也。萧,蒿也。萹音完。”

⑧师古曰:“蒙茏,覆蔽之貌也。茏音来东反。”

⑨师古曰:“鋋,铁把短矛也,音上延反。”

⑩师古曰:“集,齐也。”

⑪师古曰:“金,金钲也。鼓所以进众,金所以止众也。”

⑫应劭曰:“袒裼,肉袒也。”师古曰:“裼音锡。”

⑬师古曰:“镞,矢锋也,音子木反。”

⑭师古曰:“省,视也。”

臣又闻小大异形,强弱异势,险易异备。①夫卑身以事强,小国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敌国之形也;②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③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④险道倾仄,且驰且射,⑤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⑥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⑦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⑧劲弩长戟,射疏及远,⑨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⑩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驰发,矢道同的,⑪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⑫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⑬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⑭此中国之长技也。以此观之,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陛下又兴数十万之众,以诛数万之匈奴,众寡之计,以一击十之术也。

①师古曰:“易,平也,音弋豉反。”

②师古曰:“彼我力均,不能相胜,则须连结外援共制之也。”

③师古曰:“不烦华夏之兵,使其同类自相攻击也。”

④师古曰:“与犹如。”

⑤师古曰:“仄,古侧字。”

⑥师古曰:“罢读曰疲。”

⑦师古曰:“易亦平也。突骑,言其骁锐可用冲突敌人也。”

⑧师古曰:“挠,搅也,音火高反,其字从手。一曰,桡,曲也,弱也,音女教反,其字从木。”

⑨师古曰:“疏亦阔远也。”

⑩师古曰:“五人为伍,二伍为什。”

⑪苏林曰:“驺音马骤之骤。”如淳曰:“驺,矢也。处平易之地可以矢相射也。”臣瓒曰:“材官,骑射之官也。射者驺发,其用矢者同中一的,言其工妙也。”师古曰:“驺谓矢之善者也。春秋左氏传作菆字,其音同耳。材官,有材力者。驺发,发驺矢以射也。手工矢善,故中则同的。的谓所射之准臬也。苏音失之矣。臬音牛列反,即谓橛也。”

⑫孟康曰:“革笥,以皮作如铠者被之。木荐,以木板作如楯。一曰,革笥若楯,木荐之以当人心也。”师古曰:“一说非也。笥音息嗣反。”

⑬师古曰:“薄,迫也。”

⑭师古曰:“给谓相连及。”

虽然,兵,凶器;战,危事也。以大为小,以强为弱,在俛卬之间耳。[①]夫以人之死争胜,跌而不振,[②]则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于万全。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絜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③]以陛下之明约将之。即有险阻,以此当之;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衡加之以众,[④]此万全之术也。

①师古曰:“言不知其术,则虽大必小,虽强必弱也。俛亦俯字。卬读曰仰。”

②服虔曰:“蹉跌不可复起也。”师古曰:“跌,足失据也。跌音徒结反。”

③师古曰:“辑与集同也。”

④张晏曰:“衡音横。”师古曰:“衡即横耳,无劳借音。”

传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臣错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财择。[①]

①师古曰:“财与裁同也。”

文帝嘉之,乃赐 错玺书宠答焉,曰:"皇帝问太子家令:上书言兵体三章,闻之。[①]书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今则不然。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使夫不明择于不狂,是以万听而万不当也。"

①李奇曰:"三者,得地形,卒服习,器用利。"

错复言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曰:

臣闻秦时北攻胡貉,筑塞河上,[①]南攻杨粤,[②]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粤者,非以卫边地而救民死也,贪戾而欲广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乱。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势,战则为人禽,屯则卒积死。夫胡貉之地,积阴之处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③]食肉而饮酪,其人密理,鸟兽毳毛,[④]其性能寒。[⑤]杨粤之地少阴多阳,其人疏理,鸟兽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⑥]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人闾,取其左。[⑦]发之不顺,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战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计为之也。[⑧]故战胜守固则有拜爵之赏,攻城屠邑则得其财卤以富家室,故能使其众蒙矢石,赴汤火,[⑨]视死如生。今秦之发卒也,有万死之害,而亡铢两之报,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⑩]天下明知祸烈及己也。[⑪]陈胜行戍,至于大泽,为天下先倡,[⑫]天下从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

①师古曰:"貉音莫客反。"

②张晏曰:"杨州之南越也。"

③文颖曰:"土地寒故也。"

④师古曰:"密理,谓其肌肉也。毳,细毛也。"

⑤师古曰:"能读曰耐。此下能暑亦同。"

⑥服虔曰:"偾,仆也。"如淳曰:"偾音奋。"

⑦孟康曰:"秦时复除者居闾之左,后发役不供,复役之也。或云直先发取其

左也。”师古曰:“闾,里门也。居闾之左者,一切皆发之,非谓复除也。解在食货志。”

⑧师古曰:“北谓败退。”

⑨师古曰:“蒙,冒犯也。”

⑩师古曰:“复,复除也,音方目反。”

⑪师古曰:“猛火曰烈,取以喻耳。”

⑫师古曰:“倡读曰唱。”

胡人衣食之业不著于地,[①]其势易以扰乱边竟。[②]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埜,[③]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以是观之,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而中国之所以离南晦也。[④]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于塞下,或当燕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⑤]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

①师古曰:“著音直略反。”

②师古曰:“竟读曰境。”

③师古曰:“埜,古野字。”

④师古曰:“晦,古亩字也。南亩,耕种之处也。”

⑤李奇曰:“才音裁。”师古曰:“才,浅也,犹言仅至也。他皆类此。”

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①]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具蓄石,布渠答,[②]复为一城其内,城间百五十步。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③]为中周虎落。[④]先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⑤]不足,募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复其家。[⑥]予冬夏衣,廉食,能自给而止。[⑦]郡县之民得买其

爵,以自增至卿。⑧其亡夫若妻者,县官买予之。人情非有匹敌,不能久安其处。塞下之民,禄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难之地。胡人入驱而能止其所驱者,以其半予之,⑨县官为赎其民。⑩〔10〕如是,则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⑪欲全亲戚而利其财也。此与东方之(戎)〔戍〕卒〔11〕不习地势而心畏胡者,功相万也。⑫以陛下之时,徙民实边,使远方无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系虏之患,利施后世,名称圣明,其与秦之行怨民,相去远矣。⑬

①师古曰:"更谓易代也,音庚,又读如本字。"

②服虔曰:"蔺石,可投人石也。"苏林曰:"渠答,铁蒺藜也。"如淳曰:"蔺石,城上雷石也。墨子曰:'城上二步一渠,立程长三尺,冠长十尺,臂长六尺;二步一答,广九尺,袤十二尺。'"师古曰:"蔺石,如说是也。渠答,苏说是也。雷音来内反。"

③师古曰:"调谓算度之也。总计城邑之中令有千家以上也。调音徒钓反。"

④郑氏曰:"虎落者,外蕃也,若今时竹虎也。"苏林曰:"作虎落于塞要下,以沙布其表,旦视其迹,以知匈奴来入,一名天田。"师古曰:"苏说非也。虎落者,以竹篾相连遮落之也。"

⑤张晏曰:"募民有罪自首,除罪定输作者也,复作如徒也。"臣瓒曰:"募有罪者及罪人遇赦复作竟其日月者,今皆除其罚,令居之也。"师古曰:"瓒说是也。复音扶目反。"

⑥师古曰:"复音方目反。"

⑦师古曰:"初徙之时,县官且稟给其衣食,于后能自供赡乃止也。"

⑧孟康曰:"食货志所谓乐卿者也,朝位从卿而无职也。"师古曰:"孟说非也。乐卿武帝所置耳,错之上书未得豫言之也。然二十等爵内无有卿名,盖谓其等级同列卿者也。"

⑨孟康曰:"谓胡人入为寇,驱收中国,能夺得之者,以半与之。"师古曰:"孟说非也。言胡人入为寇,驱略汉人及畜产,而它人能止得其所驱者,令其本主以半赏之。"

⑩张晏曰:"得汉人,官为赎也。"师古曰:"此承上句之言,谓官为备价赎之耳。张说非也。"

⑪师古曰:“言非以此事欲立德义于主上也。”

⑫如淳曰:“东方诸郡民不习战斗当戍边者也。”

⑬师古曰:“言发怨恨之人使行戍役也。”

上从其言,募民徙塞下。错复言: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实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输将之费益寡,①甚大惠也。下吏诚能称厚惠,奉明法,②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壮士,和辑其心而勿侵刻,③使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则贫民相募而劝往矣。臣闻古之徙远方以实广虚也,④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屮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⑤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色)〔邑〕也。⑥[12]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⑦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畜长,⑧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

①如淳曰:“将,送也。或曰,将,资也。”

②师古曰:“称,副也。”

③师古曰:“辑与集同。”

④师古曰:“所以充实宽广空虚之地。”

⑤张晏曰:“二内,二房也。”

⑥师古曰:“之,往也。”

⑦师古曰:“昏谓婚姻配合也。”

⑧张晏曰:“畜长,六畜也。”师古曰:“种树谓桑果之属。长音竹两反。”

臣又闻古之制边县以备敌也,使五家为伍,伍有长;十长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连,连有假五百;①十连一邑,邑有假候:皆择其邑之贤材有护,②习地形知民心者,居则习民于射法,出则教民于应敌。故卒伍成于内,则军正定于外。服习以成,勿令迁徙,③幼则同游,长则共事。夜战声相知,则足以相救;昼战目相见,则足以

相识;骫爱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劝以厚赏,威以重罚,则前死不还踵矣。④所徙之民非壮有材力,但费衣粮,不可用也;虽有材力,不得良吏,犹亡功也。

①服虔曰:"假音假借之假。五百,帅名也。"师古曰:"假,大也,音工雅反。"

②师古曰:"有保护之能者也。今流俗书本护字作让,妄改之耳。"

③师古曰:"各守其业也。"

④师古曰:"还读曰旋。旋踵,回旋其足也。"

陛下绝匈奴不与和亲,臣窃意其冬来南也,①壹大治,则终身创矣。②欲立威者,始于折胶,③来而不能困,使得气去,④后未易服也。愚臣亡识,唯陛下财察。

①师古曰:"意,疑之也。"

②师古曰:"创,惩艾也,音初亮反。"

③苏林曰:"秋气至,胶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为候而出(车)〔军〕。"[13]

④师古曰:"使之得胜,逞志气而去。"

后诏有司举贤良文学士,错在选中。上亲策诏之,曰:

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贤士,施及方外,①四极之内,舟车所至,人迹所及,靡不闻命,以辅其不逮;②近者献其明,远者通厥聪,比善戮力,以翼天子。③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长楙。④高皇帝亲除大害,去乱从,⑤并建豪英,以为官师,⑥为谏争,辅天子之阙,而翼戴汉宗也。赖天之灵,宗庙之福,方内以安,泽及四夷。今朕获执天子之正,以承宗庙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烛,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闻也。故诏有司、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⑦各帅其志,以选贤良明于国家之大体,通于人事之终始,及能直言极谏者,各有人数,将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当此三道,⑧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亲谕朕志。⑨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⑩四者之阙,悉陈其志,毋有所隐。上以荐先帝之宗

庙，下以兴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⑪朕亲览焉，观大夫所以佐朕，至与不至。书之，周之密之，重之闭之。⑫兴自朕躬，⑬大夫其正论，毋枉执事。⑭乌虖，戒之！⑮二三大夫其帅志毋怠！

①师古曰："施，延也，音弋豉反。"

②师古曰："意所不及者，取其言以自辅也。"

③师古曰："比，和也。翼，助也。比音频寐反。"

④师古曰："媺，美也。"

⑤师古曰："从音子容反。乱从，谓祸乱之踪迹也。一曰，乱谓作乱者，从谓合从者，若六国时为从者也。今书本从下或有顺字，或有治字，皆非也，后人妄加之也。"

⑥师古曰："师，长也，各为一官之长也。字或作帅，音所类反。"

⑦师古曰："主郡吏，谓郡守也。"

⑧张晏曰："三道，国体、人事、直言也。"师古曰："二三大夫，总谓当时受策者，非止错一人焉。"

⑨师古曰："谕，告也。"

⑩师古曰："永犹深也。惟，思也。"

⑪师古曰："休，美也。篇谓简也。"

⑫师古曰："重音直龙反。"

⑬师古曰："言朕自发视之。"

⑭张晏曰："毋为有司枉桡也。"

⑮师古曰："虖读曰呼。"

错对曰：

平阳侯臣窋、①汝阴侯臣灶、②颍阴侯臣何、③廷尉臣宜昌、陇西太守臣昆邪④所选贤良太子家令臣错⑤昧死再拜言：臣窃闻古之贤主莫不求贤以为辅翼，故黄帝得力牧而为五帝〔先〕，⑥[14]大禹得咎繇而为三王祖，齐桓得筦子而为五伯长。⑦今陛下讲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⑧退托于不明，以求贤良，⑨让之至也。臣

窃观上世之传,⑩若高皇帝之建功业,陛下之德厚而得贤佐,皆有司之所览,刻于玉版,藏于金匮,历之春秋,纪之后世,为帝者祖宗,与天地相终。今臣宬等乃以臣错充赋,⑪甚不称明诏求贤之意。臣错草茅臣,亡识知,昧死上愚对,曰:

①孟康曰:"曹宬,参子也。"

②如淳曰:"夏侯婴子也。"

③文颖曰:"灌婴子。"

④服虔曰:"公孙昆邪也。"师古曰:"昆读曰混,音下昆反。"

⑤师古曰:"诏列侯九卿及郡守举贤良,故错为宬等所举。"

⑥服虔曰:"力牧,黄帝之佐也。"

⑦师古曰:"笕字与管同。伯读曰霸。"

⑧臣瓒曰:"讲谓讲议也。"

⑨师古曰:"自托不明,是谦退。"

⑩师古曰:"谓史传。"

⑪〔如淳〕曰:[15]"犹言备数也。"臣瓒曰:"充赋,此错之谦也,云如赋调也。"

诏策曰"明于国家大体",愚臣窃以古之五帝明之。臣闻五帝神圣,其臣莫能及,故自亲事,①处于法宫之中,明堂之上;②动静上配天,下顺地,中得人。故众生之类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载也;③烛以光明,亡偏异也;④德上及飞鸟,下至水虫,草木诸产,皆被其泽。⑤然后阴阳调,四时节,日月光,风雨时,膏露降,⑥五谷孰,祆孽灭,贼气息,民不疾疫,河出图,洛出书,神龙至,凤鸟翔,德泽满天下,灵光施四海。此谓配天地,治国大体之功也。

①师古曰:"亲理万机之务。"

②如淳曰:"法宫,路寝正殿也。"

③师古曰:"有根著地者皆载之也。著音直略反。"

④师古曰:"烛,照也。"

⑤师古曰:"被音皮义反。"

⑥师古曰:"甘露凝如膏。"

诏策曰"通于人事终始",愚臣窃以古之三王明之。臣闻三王臣主俱贤,故合谋相辅,计安天下,莫不本于人情。人情莫不欲寿,三王生而不伤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节其力而不尽也。其为法令也,合于人情而后行之;其动众使民也,本于人事然后为之。取人以己,内恕及人。① 情之所恶,不以强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乐其政,归其德,望之若父母,从之若流水;百姓和亲,国家安宁,名位不失,施及后世。② 此明于人情终始之功也。

①师古曰:"以己之心揆之于人也。"

②师古曰:"施,延也,音弋豉反。"

诏策曰"直言极谏",愚臣窃以五伯之臣明之。① 臣闻五伯不及其臣,故属之以国,任之以事。② 五伯之佐之为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诬,③ 奉法令不容私,尽心力不敢矜,④ 遭患难不避死,见贤不居其上,受禄不过其量,不以亡能居尊显之位。自行若此,可谓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伤众而为之机陷也,⑤ 以之兴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乱也。其行赏也,非虚取民财妄予人也,以劝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赏厚,功少者赏薄。如此,敛民财以顾其功,⑥ 而民不恨者,知与而安己也。其行罚也,非以忿怒妄诛而从暴心也,⑦ 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国者也。故罪大者罚重,罪小者罚轻。如此,民虽伏罪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罚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谓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请而更之,不以伤民;⑧ 主行之暴者,逆而复之,不以伤国。⑨ 救主之失,补主之过,扬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内亡邪辟之行,外亡蹇污之名。⑩ 事君若此,可谓直言极谏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诸侯,功业甚美,名声章明。举天下之贤主,五伯与焉,⑪ 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极谏补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众,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

禁止之势,万万于五伯,而赐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识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

①师古曰:"伯读曰霸。"

②师古曰:"属,委也,音之欲反。"

③师古曰:"各察己之材用,不敢逾越而诬上。"

④师古曰:"矜谓自伐也。"

⑤孟康曰:"机,发也。陷,阱也。"

⑥师古曰:"顾,雠也,若今言雇赁也。"

⑦师古曰:"从读曰纵。"

⑧师古曰:"更,改也。"

⑨师古曰:"谓逆主意而反还之,不令施行,致伤国也。复音扶目反。"

⑩师古曰:"辟读曰僻。蹇,损也。污,辱也。"

⑪师古曰:"与读曰豫。"

诏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愚臣窃以秦事明之。臣闻秦始并天下之时,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①]然功力不迟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财用足,民利战。其所与并者六国,六国者,臣主皆不肖,谋不辑,[②]民不用,故当此之时,秦最富强。夫国富强而邻国乱者,帝王之资也,故秦能兼六国,立为天子。当此之时,三王之功不能进焉。[③]及其末涂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谗贼;宫室过度,耆欲亡极,[④]民力罢尽,赋敛不节;[⑤]矜奋自贤,群臣恐谀,[⑥]骄溢纵恣,不顾患祸;妄赏以随(善)〔喜〕意,[16]妄诛以快怒心,法令烦憯,[⑦]刑罚暴酷,轻绝人命,身自射杀;天下寒心,莫安其处。奸邪之吏,乘其乱法,以成其威,狱官主断,生杀自恣。上下瓦解,各自为制。秦始乱之时,吏之所先侵者,贫人贱民也;至其中节,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涂,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亲疏皆危,外内咸怨,离散逋逃,人有走心。陈胜先倡,天下大溃,[⑧]绝祀亡世,为异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宁之祸也。今陛下配

天象地，覆露万民，⑨绝秦之迹，除其乱法；躬亲本事，废去淫末；除苛解娆，⑩宽大爱人；肉刑不用，罪人亡帑；⑪非谤不治，铸钱者除；⑫通关去塞，⑬不孽诸侯；⑭宾礼长老，爱恤少孤；罪人有期，⑮后宫出嫁；尊赐孝悌，农民不租；⑯明诏军师，爱士大夫；求进方正，废退奸邪；除去阴刑，⑰害民者诛；忧劳百姓，列侯就都；⑱亲耕节用，视民不奢。⑲所为天下兴利除害，变法易故，以安海内者，大功数十，皆上世之所难及，陛下行之，道纯德厚，元元之民幸矣。

①师古曰："臣亦不及三王之佐。"

②师古曰："辑与集同。辑，和也。"

③师古曰："进，前也，言不在秦之前也。"

④师古曰："耆读曰嗜。"

⑤师古曰："罢读曰疲。"

⑥张晏曰："恐机发陷祸而为谄谀以求自全也。"师古曰："此说非也。直为恐惧而为谄谀也。恐音丘勇反。"

⑦师古曰："憯，痛也。言痛害于下。憯音千感反。"

⑧师古曰："倡读曰唱。"

⑨如淳曰："覆，荫也。露，膏泽也。"

⑩文颖曰："娆，烦绕也。"师古曰："音如绍反。"

⑪师古曰："谓除收帑相坐律。亡读曰无。帑读曰孥。"

⑫张晏曰："除铸钱之律，听民得自铸也。"师古曰："非读曰诽。"

⑬张晏曰："文帝十二年，除关不用传。"

⑭应劭曰："接之以礼，不以庶孽畜之。"如淳曰："孽，疑也。去关禁，明无疑于诸侯。"师古曰："应说是。"

⑮张晏曰："早决之也。"晋灼曰："刑法志云'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满其年，免为庶人也。"师古曰："晋说是也。"

⑯张晏曰："足用则除租也。"

⑰张晏曰："宫刑也。"

⑱师古曰："各就其国也。"

⑲师古曰:"视读曰示。"

诏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当之。

诏策曰"悉陈其志,毋有所隐",愚臣窃以五帝之贤臣明之。臣闻五帝其臣莫能及,则自亲之;三王臣主俱贤,则共忧之;五伯不及其臣,则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遗,而圣贤不废也,①故各当其世而立功德焉。传曰"往者不可及,来者犹可待,②能明其世者谓之天子",此之谓也。窃闻战不胜者易其地,民贫穷者变其业。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资财不下五帝,③临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盗贼不衰,边竟未安,④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亲,而待群臣也。今执事之臣皆天下之选已,⑤然莫能望陛下清光,⑥譬之犹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亲,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窃恐神明之遗也。⑦日损一日,岁亡一岁,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于天下,⑧以传万世,愚臣不自度量,窃为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草茅之愚,臣言唯陛下财择。

①师古曰:"遗,弃也。不弃神明之德,不废圣贤之名。"

②师古曰:"言各当其时务立功也。"

③师古曰:"资,质也,谓天子之财质。"

④师古曰:"竟读曰境。"

⑤师古曰:"已,语终之辞。"

⑥晋灼曰:"今之臣不能望见陛下之光景所及。"

⑦师古曰:"言天子虚弃神明之德。"

⑧师古曰:"究,竟也。"

时贾谊已死,对策者百馀人,唯错为高第,繇是迁中大夫。①

①师古曰:"繇读与由同。"

错又言宜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书凡三十篇。孝文虽不尽听,然奇其材。当是时,太子善错计策,爰盎诸大功臣多不好错。

景帝即位,以错为内史。错数请间言事,辄听,幸倾九卿,法令多所

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伤。内史府居太上庙堧中,①门东出,不便,错乃穿门南出,凿庙堧垣。丞相大怒,欲因此过为奏请诛错。错闻之,即请间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错擅凿庙垣为门,请下廷尉诛。上曰:"此非庙垣,乃堧中垣,不致于法。"丞相谢。②罢朝,因怒谓长史曰:"吾当先斩以闻,乃先请,固误。"丞相遂发病死。错以此愈贵。

①师古曰:"堧者,内垣之外游地也,音人缘反。"

②师古曰:"以所奏不当天子意,故谢。"

迁为御史大夫,请诸侯之罪过,削其支郡。①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杂议〕,[17]莫敢难,独窦婴争之,繇此与错有隙。②错所更令三十章,③诸侯谨哗。错父闻之,从颍川来,谓错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④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让多怨,公何为也!"⑤错曰:"固也。⑥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父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归矣!"遂饮药死,曰:"吾不忍见祸逮身。"

①师古曰:"支郡,在国之四边者也。"

②师古曰:"繇读与由同。"

③师古曰:"更,改也。"

④如淳曰:"错为御史大夫,位三公也。"

⑤师古曰:"让,责也。"

⑥师古曰:"言固当如此。"

后十馀日,吴楚七国俱反,以诛错为名。上与错议出军事,错欲令上自将兵,而身居守。会窦婴言爰盎,诏召入见,上方与错调兵食。①上问盎曰:"君尝为吴相,知吴臣田禄伯为人乎?今吴楚反,于公意何如?"对曰:"不足忧也,今破矣。"上曰:"吴王即山铸钱,煮海为盐,②诱天下豪桀,白头举事,此其计不百全,岂发乎?何以言其无能为也?"盎对曰:"吴铜盐之利则有之,安得豪桀而诱之!诚令吴得豪桀,亦且辅而为谊,不反矣。吴所诱,皆亡赖子弟,亡命铸钱奸人,故相诱以乱。"错曰:"盎策之善。"上问曰:"计安出?"盎对曰:"愿屏左右。"上屏人,独错在。盎

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错。错趋避东箱,甚恨。上卒问盎,③对曰:“吴楚相遗书,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④今贼臣晁错擅適诸侯,削夺之地,⑤以故反名为西共诛错,复故地而罢。方今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于是上默然,良久曰:“顾诚何如,吾不爱一人谢天下。”⑥盎曰:“愚计出此,唯上孰计之。”乃拜盎为太常,密装治行。

①师古曰:“调谓计发之也,音徒钓反。”

②师古曰:“即,就也。”

③师古曰:“卒,竟也。”

④师古曰:“分音扶问反。”

⑤师古曰:“適读曰谪。”

⑥师古曰:“顾,念也。诚,实也。”

后十馀日,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欧①劾奏错曰:“吴王反逆亡道,欲危宗庙,天下所当共诛。今御史大夫错议曰:‘兵数百万,独属群臣,不可信,②陛下不如自出临兵,使错居守。徐、僮之旁吴所未下者可以予吴。’③错不称陛下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吴,亡臣子礼,大逆无道。错当要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臣请论如法。”制曰:“可。”错殊不知。乃使中尉召错,绐载行市。④错衣朝衣斩东市。⑤

①师古曰:“张欧也,音区。”

②师古曰:“属,委也,音之欲反。”

③邓展曰:“徐、僮,临淮二县也。”

④师古曰:“诳云乘车案行市中也。行音下更反。”

⑤师古曰:“朝衣,朝服也。”

错已死,谒者仆射邓公为校尉,击吴楚为将。还,上书言军事,见上。上问曰:“道军所来,①闻晁错死,吴楚罢不?”邓公曰:“吴为反数十岁矣,发怒削地,以诛错为名,其意不在错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拑口不敢复言矣。”②上曰:“何哉?”邓公曰:“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

削之,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画始行,卒受大戮,③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④臣窃为陛下不取也。”于是景帝喟然长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邓公为城阳中尉。

①如淳曰:“道路从吴军所来也。”师古曰:“道军所来,即是从军所来耳,无烦更说道路也。”

②师古曰:“拑音其炎反。”

③师古曰:“卒,竟也。”

④师古曰:“杜,塞也。”

邓公,成固人也,① 多奇计。建元年中,上招贤良,公卿言邓先。② 邓先时免,起家为九卿。一年,复谢病免归。其子章,以修黄老言显诸公间。

①师古曰:“汉中之县。”

②师古曰:“邓先,犹云邓先生也。一曰,先者其名也。”

赞曰:爰盎虽不好学,亦善傅会,①仁心为质,引义慷慨。遭孝文初立,资适逢世。②时已变易,③及吴壹说,果于用辩,④身亦不遂。晁错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其父睹之,经于沟渎,⑤亡益救败,不如赵母指括,以全其宗。⑥悲夫! 错虽不终,世哀其忠。故论其施行之语著于篇。

①张晏曰:“因宜附著合会之。”

②张晏曰:“资,财也,适值其世,得骋其才。”

③张晏曰:“谓景帝。”

④师古曰:“谓杀晁错也。”

⑤师古曰:“论语称孔子曰:‘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人莫之知。’故赞引之云。”

⑥张晏曰:“赵奢卒,赵使赵括为将,其母言之赵王曰:‘愿王易括。’王不许。母要王:‘〔括〕有罪,愿不坐。[18]’王许之。后括果败于长平,以母前约故,

卒得不坐。”

【校勘记】

〔1〕 (师古)〔如淳〕曰： 景祐、殿本都作“如淳”，史记集解引亦作“如淳”。

〔2〕 愿(致)〔至〕前，口对状。 景祐、殿本都作“至”。王先谦说作“至”是。

〔3〕 (皇太子所读书多矣，而未深知术数者也。) 景祐、汲古、殿、局本都无此十六字。

〔4〕 败其众而(法曰)大有利。 宋祁说当从浙本作“败其众而有大利”。王先谦说通志九十七晁错传亦作“败其众而有大利”。

〔5〕 平地浅(草)〔屮〕， 景祐、殿本都作“屮”。

〔6〕 (雚)〔萑〕苇竹萧， 景祐、殿本都作“萑”，此误。注同。

〔7〕 与金鼓之(音)〔指〕相失， 景祐本作“指”。王念孙说作“指”是。

〔8〕 四者，(国)〔兵〕之至要也。 景祐、殿本都作“兵”。王先谦说作“兵”是。

〔9〕 (雚乱)〔萑，蒢〕也。 景祐、殿本都作“萑蒢”，此误。

〔10〕 县官为赎其民。⑩ 注⑩原在“为赎”下。 刘攽说“其民”当连上句。王先谦说刘说是。

〔11〕 此与东方之(戎)〔戍〕卒。 景祐、殿本都作“戎”。王先谦说作“戍”是。

〔12〕 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色)〔邑〕也。 钱大昭说“色”当作“邑”。按景祐、汲古、殿、局本都作“邑”。

〔13〕 匈奴常以为候而出(车)〔军〕。 景祐、殿本都作“军”。王先谦说作“军”是。

〔14〕 故黄帝得力牧而为五帝〔先〕， 景佑、殿本都有“先”字。王先谦说有“先”字是。

〔15〕 〔如淳〕曰： 景佑、殿本都有“如淳”二字，此脱。

〔16〕 妄赏以随(善)〔喜〕意， 景祐、殿本都作“喜”。

〔17〕 上〔令〕公卿列侯宗室〔杂议〕， 景祐、殿本都有“令”及“杂议”字。

〔18〕 〔括〕有罪，愿不坐。 景祐、殿本都有“括”字。

汉书卷五十

张冯汲郑传第二十

张释之字季，南阳堵阳人也。[①] 与兄仲同居，以赀为骑郎，[②] 事文帝，十年不得调，[③] 亡所知名。释之曰："久宦减仲之产，不遂。"[④] 欲免归。中郎将爰盎知其贤，惜其去，乃请徙释之补谒者。释之既朝毕，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论，[⑤] 令今可行也。"于是释之言秦汉之间事，秦所以失，汉所以兴者。文帝称善，拜释之为谒者仆射。

①师古曰："堵音者。"

②苏林曰："雇钱若出谷也。"如淳曰："汉注赀五百万得为常侍郎。"师古曰："如说是也。"

③师古曰："调，选也，音徒钓反。"

④师古曰："遂犹达。"

⑤师古曰："令其议论依附时事也。"

从行，上登虎圈，[①] 问上林尉禽兽簿，[②] 十馀问，尉左右视，尽不能对。[③] 虎圈啬夫从旁代尉对上所问禽兽簿甚悉，[④] 欲以观其能口对向应亡穷者。[⑤] 文帝曰："吏不当如此邪？尉亡赖！"[⑥] 诏释之拜啬夫为上林令。释之前曰："陛下以绛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长者。"又复问："东阳侯张相如何如人也？"上复曰："长者。"释之曰："夫绛侯、东阳侯称为长者，此两人言事曾不能出口，岂效此啬夫喋喋利口捷给哉！[⑦] 且秦以任刀笔之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⑧] 其敝徒文具，亡惨隐之实。[⑨] 以故不闻其过，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⑩] 今陛下以啬夫口辩而超迁之，臣恐

天下随风靡,争口辩,亡其实。且下之化上,疾于景向,举错不可不察也。"⑪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啬夫。

①师古曰:"圈,养兽之所也,音求远反。"

②师古曰:"簿谓簿书也,音步户反。"

③师古曰:"视其属官,皆不能对也。"

④师古曰:"悉谓详尽也。"

⑤师古曰:"观犹示也。向读曰(向)〔响〕。[1]如响应声,言其疾也。"

⑥张晏曰:"材无可恃也。"

⑦晋灼曰:"喋音牒。"

⑧师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⑨师古曰:"文具,谓具文而已。"

⑩师古曰:"陵夷,颓替也,解在成纪。"

⑪师古曰:"鬻读曰鬻。错音千故反。"

就车,召释之骖乘,徐行,行问释之秦之敝。①具以质言。②至宫,上拜释之为公车令。

①师古曰:"行问,且行且问也。"

②如淳曰:"质,诚也。"

顷之,太子与梁王共车入朝,不下司马门,①于是释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门。遂劾不下公门不敬,奏之。薄太后闻之,文帝免冠谢曰:"教儿子不谨。"薄太后使使承诏赦太子、梁王,然后得入。文帝繇是奇释之,②拜为中大夫。

①如淳曰:"宫卫令'诸出入殿门公车司马门者皆下,不如令,罚金四两'。"

②师古曰:"繇读与由同。"

顷之,至中郎将。从行至霸陵,上居外临厕。①时慎夫人从,上指视慎夫人新丰道,曰:"此走邯郸道也。"②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③意凄怆悲怀,顾谓君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纻絮斫陈漆

其间，岂可动哉！”④左右皆曰：“善”。释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使其中亡可欲，虽亡石椁，又何戚焉？”⑤文帝称善。其后，拜释之为廷尉。

①师古曰：“厕，岸之边侧也，解在刘向传。”

②张晏曰：“慎夫人，邯郸人也。”如淳曰：“走音奏。奏，趣也。”师古曰：“视读曰示。”

③李奇曰：“声气依倚瑟也。”师古曰：“倚瑟，即今之以歌合曲也。倚音于绮反。”

④师古曰：“纰音竹吕反。斫音侧略反。”

⑤师古曰：“解并在刘向传。”

顷之，上行出中渭桥，①有一人从桥下走，乘舆马惊。于是使骑捕之，属廷尉。②释之治问。曰：“县人来，③闻跸，匿桥下。久，以为行过，④既出，见车骑，即走耳。”释之奏当：此人犯跸，⑤当罚金。上怒曰：“此人亲惊吾马，马赖和柔，令它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⑥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⑦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民安所错其手足？⑧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当是也。”

①张晏曰：“在渭桥中路。”

②师古曰：“属，委也，音之欲反。次下亦同。”

③如淳曰：“长安县人也。”

④师古曰：“言天子已过。”

⑤如淳曰：“乙令‘跸先至而犯者，罚金四两’。”师古曰：“当谓处其罪也。”

⑥师古曰：“公谓不私也。”

⑦师古曰：“言初执获此人，天子即令诛之，其事即毕。”

⑧师古曰：“安，焉也。错，置也，音千故反。”

其后人有盗高庙座前玉环，得，①文帝怒，下廷尉治。案盗宗庙服

御物者为奏,当弃市。上大怒曰:"人亡道,乃盗先帝器!吾属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②非吾所以共承宗庙意也。"③释之免冠顿首谢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④然以逆顺为基。今盗宗庙器而族之,有如万分一,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⑤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文帝与太后言之,乃许廷尉当。是时,中尉条侯周亚夫与梁相山都侯王恬(咸)〔启〕[2]见释之持议平,乃结为亲友。张廷尉繇此天下称之。⑥

①师古曰:"得者,盗环之人为吏所捕得也。"

②师古曰:"法谓常法。"

③师古曰:"共读曰恭。"

④如淳曰:"俱死罪也,盗玉环不若盗长陵土之逆。"

⑤张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土喻也。"师古曰:"抔音步侯反,谓手掬之也,其字从手。不忍言毁彻,故止云取土耳。今学者读抔为(抔)〔杯〕勺之(抔)〔杯〕,非也。(抔)〔杯〕非应盛土之物也。"[3]

⑥师古曰:"繇读与由同。"

文帝崩,景帝立,释之恐,①称疾。欲免去,惧大诛至;欲见,则未知何如。用王生计,卒见谢,景帝不过也。

①师古曰:"以尝劾帝不下司马门。"

王生者,善为黄老言,处士。尝召居廷中,公卿尽会立,王生老人,曰"吾袜解",①顾谓释之:"为我结袜!"释之跪而结之。②既已,人或让王生:"独奈何廷辱张廷尉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贱,自度终亡益于张廷尉。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结袜,欲以重之。"诸公闻之,贤王生而重释之。

①师古曰:"袜音武伐反。"

②师古曰:"结读曰系。"

释之事景帝岁馀,为淮南相,犹尚以前过也。年老病卒。其子挚,字长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当世,故终身不仕。

冯唐,祖父赵人也。父徙代。汉兴徙安陵。唐以孝著,为郎中署长,[①]事文帝。帝辇过,问唐曰:"父老何自为郎?家安在?"[②]具以实言。文帝曰:"吾居代时,吾尚食监高祛数为我言赵将李齐之贤,战于钜鹿下。吾每饮食,意未尝不在钜鹿也。[③]父老知之乎?"唐对曰:"齐尚不如廉颇、李牧之为将也。"上曰:"何已?"[④]唐曰:"臣大父在赵时,为官帅将,[⑤]善李牧。臣父故为代相,善李齐,知其为人也。"上既闻廉颇、李牧为人,良说,[⑥]乃拊髀曰:[⑦]"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为将,岂忧匈奴哉!"唐曰:"主臣![⑧]陛下虽有廉颇、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让曰:"公众辱我,独亡间处乎?"[⑨]唐谢曰:"鄙人不知忌讳。"

①郑氏曰:"以至孝闻也。"师古曰:"以孝得为郎中,而为郎署之长也。著音竹助反。"

②师古曰:"言年已老矣,何乃自为郎也?崔浩以为自,从也。从何为郎?此说非也。"

③张晏曰:"每食念监所说李齐在钜鹿时也。"

④师古曰:"已犹耳。"

⑤师古曰:"大父,祖父也。帅音所类反。将音子亮反。"

⑥如淳曰:"良,善也。"师古曰:"说读曰悦。闻颇、牧之善,帝意大悦。"

⑦师古曰:"髀音陛。"

⑧师古曰:"恐惧之言。解在陈平传。"

⑨师古曰:"何不间隙之处而言。"

当是时,匈奴新大入朝那,杀北地都尉卬。上以胡寇为意,乃卒复问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颇、牧也?"唐对曰:"臣闻上古王者遣将也,跪而推毂,曰:'阃以内寡人制之,阃以外将军制之;[①]军功爵赏,皆决于外,归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赏赐决于外,不从中覆也。[②]委任而责成功,故李牧乃得尽其知能,选车千三百乘,彀骑万三千匹,[③]百金之士十万,[④]是以北逐单于,破东胡,灭澹林,[⑤]西抑强秦,南支韩、魏。当是时,赵几伯。[⑥]后会

赵王迁立,⑦其母倡也,⑧用郭开谗,而诛李牧,令颜聚代之。是以为秦所灭。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守,军市租尽以给士卒,出私养钱,五日壹杀牛,⑨以飨宾客军吏舍人,是以匈奴远避,不近云中之塞。虏尝一人,尚帅车骑击之,所杀甚众。夫士卒尽家人子,起田中从军,安知尺籍伍符?⑩终日力战,斩首捕虏,上功莫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其赏不行,吏奉法必用。愚以为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且云中守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罚作之。繇此言之,⑪陛下虽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诚愚,触忌讳,死罪!"文帝说。⑫是日,令唐持节赦魏尚,复以为云中守,而拜唐为车骑都尉,主中尉及郡国车士。⑬

①韦昭曰:"门中橛为阑。"师古曰:"音牛列反。"

②师古曰:"覆谓覆白之也,音芳目反。"

③师古曰:"彀,张弩也,音遘。"

④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如淳曰:"黄金一斤直万。言富家子弟可任使也。"师古曰:"百金喻其贵重耳。服说是也。"

⑤郑氏曰:"澹音担石之担。"如淳曰:"胡也。匈奴传曰'晋北有澹林之胡,楼烦之戎也'。"师古曰:"澹音都甘反,又音谈。"

⑥师古曰:"几致于霸也。几音巨依反。伯读曰霸。"

⑦苏林曰:"赵幽王。"

⑧师古曰:"倡,乐家之女。"

⑨服虔曰:"私假钱也。"

⑩李奇曰:"尺籍所以书军令。伍符,军士五五相保之符信也。"如淳曰:"汉军法曰吏卒斩首,以尺籍书下县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夺劳二岁。伍符亦什伍之符,要节度也。"师古曰:"家人子,谓庶人之家子也。"

⑪师古曰:"繇读与由同。"

⑫师古曰:"说读曰悦。"

⑬服虔曰:"车战之士也。"

十年,景帝立,以唐为楚相。武帝即位,求贤良,举唐。唐时年九十

馀,不能为官,乃以子遂为郎。遂字王孙,亦奇士。魏尚,槐里人也。

汲黯字长孺,濮阳人也。其先有宠于古之卫君也。[①]至黯十世,世为卿大夫。以父任,孝景时为太子洗马,[②]以严见惮。

①文颖曰:"六国时卫弱,但称君也。"

②孟康曰:"大臣任举其子弟为官。"

武帝即位,黯为谒者。东粤相攻,上使黯往视之。至吴而还,报曰:"粤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使者。"河内失火,烧千馀家,上使黯往视之。还报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烧,[①]不足忧。臣过河内,河内贫人伤水旱万馀家,或父子相食,臣谨以便宜,持节发河内仓粟以振贫民。请归节,伏矫制罪。"[②]上贤而释之,迁为荥阳令。黯耻为令,称疾归田里。上闻,乃召为中大夫。以数切谏,不得久留内,迁为东海太守。

①师古曰:"比,近也。言屋相近,故连延而烧也。比音频寐反。"

②师古曰:"矫,托也,托奉制诏而行之。"

黯学黄老言,治官民,好清静,择丞史任之,[①]责大指而已,不细苛。黯多病,卧阎内不出。岁馀,东海大治,称之。上闻,召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治务在无为而已,引大体,不拘文法。

①如淳曰:"择郡丞及史任之也。郑当时为大司农,官属丞史,亦是也。"

为人性倨,少礼,[①]面折,不能容人之过。合己者善待之,不合者弗能忍见,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游侠,任气节,行修洁。其谏,犯主之颜色。常慕傅伯、爰盎之为人。[②]善灌夫、郑当时及宗正刘弃疾。亦以数直谏,不得久居位。

①师古曰:"倨,简傲也,音居庶反。"

②应劭曰:"傅伯,梁人,为孝王将,素抗直也。"

是时,太后弟武安侯田蚡为丞相,中二千石拜谒,蚡弗为礼。黯见蚡,未尝拜,揖之。上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①]黯对曰:"陛下内

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变色而罢朝。公卿皆为黯惧。上退，谓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群臣或数黯，② 黯曰：“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于不谊乎？且已在其位，纵爱身，奈辱朝廷何！”

①张晏曰：“所言欲施仁义也。”师古曰：“云云，犹言如此如此也。史略其辞耳。”

②师古曰：“数，责之，音所具反。”

黯多病，病且满三月，上常赐告者数，终不瘉。① 最后，严助为请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职居官，亡以瘉人，② 然至其辅少主守成，虽自谓贲育弗能夺也。”③ 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

①如淳曰：“杜钦所谓病满赐告诏恩也。数者，非一也。”师古曰：“数音所角反。瘉与愈同。”

②师古曰：“瘉，胜也，读与愈同。”

③师古曰：“孟贲、夏育，皆古之勇士也。贲音奔。”

大将军青侍中，上踞厕视之。① 丞相弘宴见，上或时不冠。至如见黯，不冠不见也。上尝坐武帐，② 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见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见敬礼如此。

①如淳曰：“厕，溷也。”孟康曰：“厕，床边侧也。”师古曰：“如说是也。”

②应劭曰：“武帐，织成帐为武士象也。”孟康曰：“今御武帐，置兵闌五兵于帐中也。”师古曰：“孟说是也。”

张汤以更定律令为廷尉，① 黯质责汤于上前，② 曰：“公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业，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安国富民，使囹圄空虚，何空取高皇帝约束纷更之为？③ 而公以此无种矣！”④ 黯时与汤论议，汤辩常在文深小苛，黯愤发，骂曰：“天下谓刀笔吏不可(谓)〔为〕公卿，果然。[4] 必汤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仄目而视矣！”⑤

①师古曰:“更,改也。”

②师古曰:“质,对之也。”

③师古曰:“言何为乃纷乱而改更也。”

④师古曰:“言当诛及子孙也。”

⑤师古曰:“重累其足,言惧甚也。仄,古侧字也。”

是时,汉方征匈奴,招怀四夷。黯务少事,间常言与胡和亲,毋起兵。①上方鄉儒术,②尊公孙弘,及事益多,吏民巧。上分别文法,汤等数奏决谳以幸。而黯常毁儒,面触弘等徒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笔之吏专深文巧诋,③陷人于罔,以自为功。上愈益贵弘、汤,弘、汤心疾黯,虽上亦不说也,④欲诛之以事。⑤弘为丞相,乃言上曰:“右内史界部中多贵人宗室,难治,非素重臣弗能任,请徙黯为右内史。”数岁,官事不废。

①师古曰:“每因间隙而言也。”

②师古曰:“鄉读曰向。”

③师古曰:“诋,毁辱也,音丁礼反。”

④师古曰:“说读曰悦。”

⑤师古曰:“以事致其罪而诛也。”

大将军青既益尊,姊为皇后,然黯与亢礼。或说黯曰:“自天子欲令群臣下大将军,①大将军尊贵,诚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将军有揖客,反不重耶?”②大将军闻,愈贤黯,数请问以朝廷所疑,遇黯加于平日。

①师古曰:“下音胡稼反。”

②师古曰:“言能降贵以礼士,最为重也。”

淮南王谋反,惮黯,曰:“黯好直谏,守节死义;至说公孙弘等,如发蒙耳。”①

①师古曰:“说音式锐反。”

上既数征匈奴有功，黯言益不用。

始黯列九卿矣，而公孙弘、张汤为小吏。及弘、汤稍贵，与黯同位，黯又非毁弘、汤。已而弘至丞相封侯，汤御史大夫，黯时丞史皆与同列，或尊用过之。黯褊心，不能无少望，[①]见上，言曰："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黯罢，上曰："人果不可以无学，观汲黯之言，日益甚矣。"[②]

①师古曰："褊，狭也。望，怨也。"

②师古曰："言其鄙俚也。或曰，积薪之言出曾子，故云不可无学也。"

居无何，匈奴浑邪王帅众来降，[①]汉发车二万乘。县官亡钱，从民贳马。[②]民或匿马，马不具。上怒，欲斩长安令。黯曰："长安令亡罪，独斩臣黯，民乃肯出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汉，徐以县次传之，何至令天下骚动，罢中国，甘心夷狄之人乎！"[③]上默然。后浑邪王至，贾人与市者，坐当死五百馀人。黯入，请间，见高门，[④]曰："夫匈奴攻当路塞，绝和亲，中国举兵诛之，死伤不可胜计，而费以巨万百数。[⑤]臣愚以为陛下得胡人，皆以为奴婢，赐从军死者家；卤获，因与之，以谢天下，塞百姓之心。[⑥]今纵不能，浑邪帅数万之众来，虚府库赏赐，发良民侍养，若奉骄子。愚民安知市买长安中而文吏绳以为阑出财物如边关乎？[⑦]陛下纵不能得匈奴之赢以谢天下，[⑧]又以微文杀无知者五百馀人，臣窃为陛下弗取也。"上弗许，曰："吾久不闻汲黯之言，今又复妄发矣。"后数月，黯坐小法，会赦，免官。于是黯隐于田园者数年。

①师古曰："浑音胡昆反。"

②师古曰："赊买也。"

③师古曰："罢读曰疲。"

④晋灼曰："三辅黄图未央宫中有高门殿也。"

⑤师古曰："即数百巨万也。"

⑥师古曰："塞，满也。"

⑦应劭曰："阑，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铁出关。虽于京师市买，

其法一也。”臣瓒曰:“无符传出入为阑也。”

⑧师古曰:“羸,馀也,音弋成反。”

会更立五铢钱,民多盗铸钱者,楚地尤甚。上以为淮阳,楚地之郊也,①召黯拜为淮阳太守。黯伏谢不受印绶,诏数强予,然后奉诏。召上殿,黯泣曰:“臣自以为填沟壑,不复见陛下,②不意陛下复收之。臣常有狗马之心,③今病,力④不能任郡事。[5]臣愿为中郎,出入禁闼,补过拾遗,臣之愿也。”上曰:“君薄淮阳邪?吾今召君矣。⑤顾淮阳吏民不相得,⑥吾徒得君重,⑦卧而治之。”黯既辞,过大行李息,曰:“黯弃逐居郡,不得与朝廷议矣。⑧然御史大夫汤智足以距谏,诈足以饰非,非肯正为天下言,专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因而誉之。好兴事,舞文法,⑨内怀诈以御主心,外挟贼吏以为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何?⑩公与之俱受其戮矣!”息畏汤,终不敢言。黯居郡如其故治,淮阳政清。后张汤败,上闻黯与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诸侯相秩居淮阳。⑪居淮阳十岁而卒。

①师古曰:“郊谓交道冲要之处也。”

②师古曰:“填音大贤反。”

③师古曰:“思报效。”

④师古曰:“力谓甚也。”

⑤师古曰:“言后即召也。”

⑥师古曰:“顾谓思念也。”

⑦师古曰:“徒,但也。重,威重也。”

⑧师古曰:“与读曰豫。”

⑨如淳曰:“舞犹弄也。”

⑩师古曰:“言何不早言也。”

⑪如淳曰:“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律,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岁凡得千八百石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岁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耳。”

卒后,上以黯故,官其弟仁至九卿,子偃至诸侯相。黯姊子司马安

亦少与黯为太子洗马。安文深巧善宦,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时至二千石十人。濮阳段宏始事盖侯信,[①]信任宏,[②]官亦再至九卿。然卫人仕者皆严惮汲黯,出其下。

①服虔曰:"景帝王皇后兄也。"

②苏林曰:"任,保举。"

郑当时字庄,陈人也。其先郑君尝事项籍,籍死而属汉。高祖令诸故项籍臣名籍,郑君独不奉诏。诏尽拜名籍者为大夫,而逐郑君。郑君死孝文时。

当时以任侠自喜,脱张羽于厄,[①]声闻梁楚间。孝景时,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驿马长安诸郊,[②]请谢宾客,夜以继日,至明旦,常恐不遍。当时好黄老言,其慕长者,如恐不称。[③]自见年少官薄,然其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④]

①服虔曰:"梁孝王将,楚相之弟也。"师古曰:"喜音许吏反。脱音佗活反。"

②如淳曰:"郊,交道四通处也,以请宾客便。"臣瓒曰:"长安四面郊祀之处,闲静可以请宾客也。"师古曰:"二说皆非也。此谓长安城外四面之郊耳。邑外谓之郊,近郊二十里。"

③师古曰:"恐不称其意。"

④师古曰:"大父谓祖父。行音胡浪反。"

武帝即位,当时稍迁为鲁中尉,济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为右内史。以武安魏其时议,[①]贬秩为詹事,迁为大司农。

①师古曰:"议田蚡及窦婴事。"

当时为大吏,戒门下:"客至,亡贵贱亡留门(下)者。"[6]执宾主之礼,以其贵下人。性廉,又不治产,卬奉赐给诸公。[①]然其馁遗人,不过具器食。[②]每朝,候上间说,未尝不言天下长者。[③]其推毂士及官属丞史,诚有味其言也。[④]常引以为贤於己。未尝名吏,与官属言,若恐伤之。闻人之善言,进之上,唯恐后。山东诸公以此翕然称郑庄。

①师古曰:“卬音牛向反。奉音扶用反。”

②师古曰:“犹今言一盘食也。”

③师古曰:“候天子间隙之时,其所称说,皆言长者也。”

④师古曰:“推轂,言荐举人,如推轂之运转也。有味者,其言甚美也。”

使视决河,自请治行五日。[①]上曰:“吾闻郑庄行,千里不赍粮,治行者何也?”然当时在朝,常趋和承意,[②]不敢甚斥臧否。汉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费多,财用益屈。[③]当时为大司农,任人宾客傲,[④]入多逋负。司马安为淮阳太守,发其事,当时以此陷罪,赎为庶人。顷之,守长史。[⑤]迁汝南太守,数岁,以官卒。昆弟以当时故,至二千石者六七人。

①如淳曰:“治行,谓庄严。”

②师古曰:“趋读曰趣。趣,向也。和音胡卧反。”

③师古曰:“屈,尽也,音其勿反。”

④晋灼曰:“当时为大司农,而任使其宾客辜较作傲也。”师古曰:“傲谓受顾赁而载运也。言当时保任其宾客于司农载运也。傲音子就反。”

⑤如淳曰:“丞相长史也。”

当时始与汲黯列为九卿,内行修。两人中废,宾客益落。[①]当时死,家亡馀财。

①师古曰:“落,散也。”

先是下邽翟公为廷尉,[①]宾客亦填门,[②]及废,门外可设爵罗。[③]后复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门[④]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⑤]

①苏林曰:“邽音圭,京兆县名也。”

②师古曰:“填,满也,音田。”

③师古曰:“言其寂静,无人行也。”

④师古曰:“署谓书之。”

⑤师古曰:“见音胡电反。”

赞曰:张释之之守法,冯唐之论将,汲黯之正直,郑当时之推士,不如是,亦何以成名哉! 扬子以为孝文亲诎帝尊以信亚夫之军,① 曷为不能用颇、牧? 彼将有激云尔。②

①师古曰:"扬子,谓扬雄也。信读曰伸。"

②师古曰:"谓冯唐欲理魏尚,故以此言激文帝也。"

【校勘记】

〔1〕 向读曰(向)〔响〕, 景祐、殿本都作"响",此误。

〔2〕 王恬(咸)〔启〕 殿本作"启"。王念孙说"咸"字误。

〔3〕 今学者读抔为(抔)〔杯〕勺之(抔)〔杯〕,非也。(抔)〔杯〕非应盛土之物也。殿本作"杯",景祐本作"桮"。则是"桮"之误。

〔4〕 天下谓刀笔吏不可(谓)〔为〕公卿,果然。 景祐、殿本都作"为"。

〔5〕 今病,力④不能任郡事。 注④在"力"字下,明颜读"今病力"为句。周寿昌说"力"字属下句读似较顺。王先谦说周说是。

〔6〕 亡贵贱亡留门(下)者。 宋祁说邵本无"下"字。按景祐本亦无"下"字,史记同。

汉书卷五十一

贾邹枚路传第二十一

贾山，颍川人也。祖父(祛)〔祛〕，[1]故魏王时博士弟子也。① 山受学(祛)〔祛〕，所言涉猎书记，不能为醇儒。② 尝给事颍阴侯为骑。③

①师古曰："六国时魏也。"

②师古曰："涉若涉水，猎若猎兽，言历览之不专精也。醇者，不杂也。"

③师古曰："为骑者，常骑马而从也。"

孝文时，言治乱之道，借秦为谕，名曰至言。其辞曰：

臣闻为人臣者，尽忠竭愚，以直谏主，不避死亡之诛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远谕，愿借秦以为谕，唯陛下少加意焉。

夫布衣韦带之士，① 修身于内，成名于外，而使后世不绝息。至秦则不然。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赋敛重数，百姓任罢，② 赭衣半道，群盗满山，③ 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视，倾耳而听。④ 一夫大谑，天下向应者，陈胜是也。⑤ 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阳而西至雍，离宫三百，⑥ 钟鼓帷帐，不移而具。又为阿房之殿，殿高数十仞，⑦ 东西五里，南北千步，从车罗骑，四马驽驰，旌旗不桡。⑧ 为宫室之丽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聚庐而托处焉。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⑨ 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⑩ 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邪径而托足焉。死葬乎骊山，吏徒数十万人，⑪ 旷日十年。⑫ 下彻三泉，⑬ 合采金石，冶铜锢其内，漆涂其外，⑭ 被以珠玉，饰以翡

翠,⑮中成观游,上成山林。为葬埋之侈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蓬颗蔽冢而托葬焉。⑯秦以熊罴之力,虎狼之心,蚕食诸侯,并吞海内,而不笃礼义,⑰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闻,愿陛下少留意而详择其中。⑱

①师古曰:"言贫贱之人也。韦带,以单韦为带,无饰也。。"

②师古曰:"数,屡也。任谓役事也。罢读曰疲,言疲于役使也。"

③师古曰:"犯罪者则衣赭衣,行道之人半著赭衣,言被罪者众也。盗贼皆依山为阻,故云满山也。"

④师古曰:"戴目者,言常远视,有异志也。倾耳而听,言乐祸乱也。"

⑤师古曰:"谇字与呼同。谇,叫也,音火故反。向读曰响。"

⑥师古曰:"(此)〔凡〕言离宫者,皆谓于别处置之,[2]非常所居也。"

⑦师古曰:"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为房也。一说大陵曰阿,言其殿高若于阿上为房也。房字或作旁,说云始皇作此殿,未有名,以其去咸阳近,且号阿旁。阿,近也。八尺曰仞。"

⑧师古曰:"桡,屈也。言庭之广大,殿之高敞,众骑驰骛无所迫触,建立旌旗不屈桡。桡音女孝反。"

⑨师古曰:"濒,水涯也。濒海,谓缘海之边也。毕,尽也。濒音频,又音宾,字或作滨,音义同。"

⑩服虔曰:"作壁如甬道。隐筑也,以铁椎筑之。"师古曰:"筑令坚实而使隆高耳,不为甬壁也。隐音于靳反。"

⑪师古曰:"吏以督领,徒以役作也。"

⑫师古曰:"旷,空也,废也。言为重役,空废时日,积年岁也。"

⑬师古曰:"三重之泉,言其深也。"

⑭师古曰:"锢谓铸而合之也,音固。"

⑮应劭曰:"雄曰翡,雌曰翠。"臣瓒曰:"异物志云翡色赤而大于翠。"师古曰:"鸟各别类,非雄雌异名也。被音皮义反。"

⑯服虔曰:"谓块墣作冢,喻小也。"臣瓒曰:"蓬颗,犹裸颗小冢也。"晋灼曰:"东北人名土块为蓬颗。"师古曰:"诸家之说皆非。颗谓土块。蓬颗,言块

上生蓬者耳。举此以对冢上山林,故言蓬颗蔽冢也。颗音口果反。”

⑰师古曰:“笃,厚也。”

⑱师古曰:“中音竹仲反。”

臣闻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则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则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闻,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①]地之硗者,虽有善种,不能生焉;[②]江皋河濒,虽有恶种,无不猥大。[③]昔者夏商之季世,虽关龙逢、箕子、比干之贤,身死亡而道不用。[④]文王之时,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刍荛采薪之人皆得尽其力,[⑤]此周之所以兴也。故地之美者善养禾,君之仁者善养士。雷霆之所击,无不摧折者;[⑥]万钧之所压,无不糜灭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⑦]势重,非特万钧也。开道而求谏,和颜色而受之,用其言而显其身,士犹恐惧而不敢自尽,又乃况于纵欲恣行暴虐,恶闻其过乎!震之以威,压之以重,[⑧]则虽有尧舜之智,孟贲之勇,岂有不摧折者哉?[⑨]如此,则人主不得闻其过失矣;弗闻,则社稷危矣。古者圣王之制,史在前书过失,工诵箴谏,[⑩]瞽诵诗谏,[⑪]公卿比谏,[⑫]士传言谏(过),[3]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⑬]然后君得闻其过失也。闻其过失而改之,见义而从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内,其义莫不为臣。然而养三老于大学,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⑭]祝饴在前,祝鲠在后,[⑮]公卿奉杖,大夫进履,举贤以自辅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谏。[⑯]故以天子之尊,尊养三老,视孝也;[⑰]立辅弼之臣者,恐骄也;置直谏之士者,恐不得闻其过也;学问至于刍荛者,求善无厌也;商人庶人诽谤己而改之,从善无不听也。

①师古曰:“蒙,冒犯也。”

②师古曰:“硗,埆,瘠薄也。硗音口交反。”

③李奇曰:“皋,水边淤地也。”师古曰:“猥,盛也。”

④服虔曰:“关龙逢,桀之忠臣也。”师古曰:“比干谏纣而纣杀之。论语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

⑤师古曰:“刍,刈草也。荛,草薪也。言执贱役者也。大雅板之诗曰‘询于刍

莞'。"

⑥师古曰:"霆,疾雷也,音廷。"

⑦师古曰:"特,独也。"

⑧师古曰:"震,动也。"

⑨师古曰:"孟贲,古之勇士。贲音奔。"

⑩李奇曰:"古有诵诗之工,记过之史,常在君侧也。"师古曰"箴,戒也,音之林反。"

⑪师古曰:"瞽,无目之人。"

⑫李奇曰:"相亲比而谏也,或曰比方事类以谏也。"师古曰:"比方是也。"

⑬师古曰:"旅,众也。"

⑭师古曰:"馈字与馈同。进食曰馈。酳者,少少饮酒,谓食已而荡口也,音胤。"

⑮师古曰:"饟,古馆字,谓食不下也。以老人好馆餐,故为备祝以祝之。"

⑯师古曰:"修正,谓修身正行者。"

⑰师古曰:"视读曰示。"

昔者,秦政力并万国,富有天下,破六国以为郡县,筑长城以为关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势,轻重之权,其与一家之富,一夫之强,胡可胜计也![1]然而兵破于陈涉,地夺于刘氏者,何也?秦王贪狼暴虐,残贼天下,穷困万民,以适其欲也。[2]昔者,周盖千八百国,以九州之民养千八百国之君,用民之力不过岁三日,什一而籍,[3]君有馀财,民有馀力,而颂声作。[4]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5]一君之身耳,所以自养者驰骋弋猎之娱,天下弗能供也。[6]劳罢者不得休息,饥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无所告诉,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雠,[7]故天下坏也。秦皇帝身在之时,天下已坏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东巡狩,至会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为过尧舜统;[8]县石铸钟虡,[9]筛土筑阿房之宫,[10]自以为万世有天下也。古者圣王作谥,三四十世耳,虽尧

舜禹汤文武絫世广德⑪以为子孙基业，无过二三十世者也。⑫秦皇帝曰死而以谥法，是父子名号有时相袭也，以一至万，则世世不相复也，⑬故死而号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万也。秦皇帝计其功德，度其后嗣，世世无穷，⑭然身死才数月耳，⑮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庙灭绝矣。

①师古曰："胡，何也。胜，尽也。"

②师古曰："适，快也。"

③师古曰："什一，谓十分之中公取一也。籍，借也，谓借人力也。一曰为簿籍而税之。"

④师古曰："颂者，六诗之一，美盛德之形容，盖帝王之嘉致。"

⑤师古曰："胜，堪也。罢读曰疲。次下亦同。"

⑥师古曰："弋，缴射也。"

⑦师古曰："言人人为怨，家家为雠。"

⑧如淳曰："统，继也。尧舜子不才，不能长世，而秦自以过尧舜，可至万世也。"师古曰："此说非也。统，治也。言自美功德，治理天下过于尧舜也。其下乃言以一至万之事。"

⑨服虔曰："悬石以为磬也。"苏林曰："秦欲平天下法，使轻重如石之在称也。"师古曰："二说皆非也。悬，称也。石，百二十斤，称铜铁之斤石以铸钟虡，言其奢泰也。虡，猛兽之名，谓钟鼓之栒饰为此兽。虡音钜。"

⑩师古曰："筛以竹筵为之。筛音师。筵音山尔反。"

⑪师古曰："絫，古累字。"

⑫张晏曰："夏十七世，殷三十一世，周三十六世。"

⑬师古曰："复，重也，音扶目反。"

⑭师古曰："度音大各反。"

⑮师古曰："才音财，暂也，浅也。"

秦皇帝居灭绝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养老之义，亡辅弼之臣，亡进谏之士，纵恣行诛，退诽谤之人，杀直谏之士，是以道谀媮合苟容，① 比其德则贤于尧

舜，课其功则贤于汤武，天下已溃而莫之告也。②诗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听言则对，谮言则退。"此之谓也。③又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④天下未尝亡士也，然而文王独言以宁者何也？文王好仁则仁兴，得士而敬之则士用，用之有礼义。

①师古曰："道读曰导，导引主意于邪也。媮与偷同。"

②师古曰："水旁决曰溃，言天下之(壞)〔坏〕如水溃。"[4]

③师古曰："此大雅桑柔之篇也。言贤者见事之是非，非不能分别言之，而不言者何也？此但畏忌犯颜得罪罚也。又言，言而见听，则悉意答对；不见信受，则屏退也。今诗本云'听言则对，诵言如醉'。说者又别为义，与此不同。"

④师古曰："此大雅文王之篇也。济济，多威仪也。此言文王以多士之故，能安天下也。"

故不致其爱敬，则不能尽其心；不能尽其心，则不能尽其力；不能尽其力，则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贤君于其臣也，尊其爵禄而亲之；疾则临视之亡数，①死则往吊哭之，临其小敛大敛，已棺涂而后为之服锡衰麻绖，②而三临其丧；未敛不饮酒食肉，未葬不举乐，当宗庙之祭而死，为之废乐。故古之君人者于其臣也，可谓尽礼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颜色，然后见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尽死以报其上，功德立于后世，而令闻不忘也。③

①师古曰："言心实忧念之，不为礼饰也。"

②师古曰："已棺，谓已大敛也。涂谓涂殡也。锡衰，十五升布，无事其缕者也。棺音工唤反。"

③师古曰："令，善也。闻谓声之闻也。"

今陛下念思祖考，术追厥功，①图所以昭光洪业休德，②使天下举贤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诉诉焉，③曰将兴尧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④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选其贤者使为常侍诸吏，与之驰騶射猎，⑤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

解弛,⑥百官之堕于事也,诸侯闻之,又必怠于政矣。

①师古曰:"术亦作述。"

②师古曰:"图,谋也。休,美也。"

③师古曰:"讵读与欣同。"

④师古曰:"厉精而为洁白也。"

⑤师古曰:"敺与驱同。"

⑥师古曰:"解读曰懈。弛,放也,音式尔反。"

陛下即位,亲自勉以厚天下,损食膳,不听乐,减外徭卫卒,止岁贡;省厩马以赋县传,①去诸苑以赋农夫,出帛十万馀匹以振贫民;礼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②赐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发御府金赐大臣宗族,亡不被泽者;赦罪人,怜其亡发,赐之巾,怜其衣赭书其背,父子兄弟相见也③而赐之衣。平狱缓刑,天下莫不说喜。④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⑤刑轻于它时而犯法者寡,衣食多于前年而盗贼少,此天下之所以顺陛下也。⑥臣闻山东吏布诏令,民虽老羸瘖疾,扶杖而往听之,愿少须臾毋死,思见德化之成也。今功业方就,名闻方昭,四方鄉风,⑦今从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与之日日猎射,击兔伐狐,以伤大业,绝天下之望,臣窃悼之。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⑧臣不胜大愿,愿少衰射猎,以夏岁二月,⑨定明堂,造太学,修先王之道。风行俗成,万世之基定,然后唯陛下所幸耳。⑩古者大臣不媟,⑪故君子不常见其齐严之色,肃敬之容。⑫大臣不得与宴游,⑬方正修洁之士不得从射猎,使皆务其方以高其节,⑭则群臣莫敢不正身修行,尽心以称大礼。⑮如此,则陛下之道尊敬,功业施于四海,垂于万世子孙矣。诚不如此,则行日坏而荣日灭矣。夫士修之于家,而坏之于天子之廷,臣窃愍之。陛下与众臣宴游,与大臣方正朝廷论议。夫游不失乐,朝不失礼,议不失计,轨事之大者也。⑯

①师古曰:“赋,给与也。传音张恋反。”

②师古曰:“一子不事,蠲其赋役。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赋也。”

③师古曰:“衣音于既反。”

④师古曰:“说读曰悦。”

⑤师古曰:“相,助也。”

⑥师古曰:“天下之人也。”

⑦师古曰:“鄉读曰向。”

⑧师古曰:“此大雅荡之诗也。言人初始皆庶几于善道,而少有能终之者。”

⑨师古曰:“时以十月为岁首,则(为)〔谓〕夏正之二月为五月。[5]今欲定制度,循于古法,故特云用夏岁二月也。夏音胡雅反。”

⑩师古曰:“言乃可恣意也。”

⑪师古曰:“媟,狎也,音息列反。”

⑫师古曰:“见,显示也,音胡电反。”

⑬师古曰:“安息曰宴。与读曰豫。”

⑭师古曰:“方,道也。一曰方谓廉隅也。”

⑮师古曰:“称,副也。”

⑯师古曰:“轨谓法度也。”

其后文帝除铸钱令,山复上书谏,以为变先帝法,非是。又讼淮南王无大罪,宜急令反国。又言柴唐子为不善,足以戒。①章下诘责,②对以为“钱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贵。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也,③令民为之,是与人主共操柄,不可长也。”④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终不加罚,所以广谏争之路也。其后复禁铸钱云。

①邓展曰:“淮南传棘蒲侯柴武太子柴奇与士伍开章谋反。”

②师古曰:“以其所上之章,令有司诘问。”

③师古曰:“操,持也,音千高反。”

④师古曰:“长谓畜养也。言此事宜速禁绝,不可畜养。”

邹阳，齐人也。汉兴，诸侯王皆自治民聘贤。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辩著名。久之，吴王以太子事怨望，称疾不朝，阴有邪谋，阳奏书谏。为其事尚隐，恶指斥言，故先引秦为谕，因道胡、越、齐、赵、淮南之难，然后乃致其意。其辞曰：

臣闻秦倚曲台之宫，[①]悬衡天下，[②]画地而不犯，兵加胡越；[③]至其晚节末路，张耳、陈胜连从兵之据，[④]以叩函谷，咸阳遂危。[⑤]何则？列郡不相亲，万室不相救也。今胡数涉北河之外，上覆飞鸟，下不见伏菟，[⑥]斗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随，辇车相属，[⑦]转粟流输，千里不绝。何则？强赵责于河间，[⑧]六齐望于惠后，[⑨]城阳顾于卢博，[⑩]三淮南之心思坟墓。[⑪]大王不忧，臣恐救兵之不专，[⑫]胡马遂进窥于邯郸，越水长沙，还舟青阳。[⑬]虽使梁并淮阳之兵，下淮东，越广陵，以遏越人之粮，汉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辅大国，胡亦益进，越亦益深。此臣之所为大王患也。[⑭]

①应劭曰："始皇帝所治处也，若汉家未央宫。"师古曰："倚，恃也，音于绮反。"

②服虔曰："关西为衡。"应劭曰："衡，平也。"如淳曰："衡犹称之(权)〔衡〕也，[6]言其悬法度于其上也。"师古曰："此说秦自以为威力强固，非论平法也。下又言陈胜连从兵之据，则是说从横之事耳。服释是也。"

③师古曰："画地不犯者，法制之行也。"

④师古曰："从音子容反。"

⑤师古曰："叩，击也。"

⑥苏林曰："言胡来人马之盛，扬尘上覆飞鸟，下不见伏菟也。一曰，覆，尽也。言上射飞鸟，下尽伏菟也。"师古曰："覆，尽，是也，音芳目反。"

⑦师古曰："属，连也，音之欲反。"

⑧应劭曰："赵幽王为吕后所幽死，文帝立其长子遂为赵王，取赵之河间立遂弟辟彊为河间王，至子哀王无嗣，国除，遂欲复还得河间。"

⑨孟康曰："高后割齐济南郡为吕(王)台奉邑，[7]又割琅邪郡封营陵侯刘泽为琅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为王。言六齐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与吕后也。一说惠帝二年悼惠王入朝，吕后欲鸩杀之，献城阳郡，尊鲁元公

主,得免,六子以此怨之。”

⑩孟康曰:“城阳王喜也。喜父章与弟兴居讨诸吕有功,本当尽以赵地王章,梁地王兴居。文帝闻其欲立齐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职,岁馀薨。兴居诛死。卢博,济北王治处,喜顾念而怨也。”

⑪张晏曰:“淮南厉王三子为三王,念其父见迁杀,思墓,欲报怨也。”师古曰:“三子为王,谓淮南、衡山、济北也。”

⑫孟康曰:“不专救汉也。”如淳曰:“皆自私怨宿忿,不能为吴也。若吴举兵反,天子来讨,谓四国但有意,不敢相救也。”师古曰:“二说皆非也。言诸国各有私怨,欲申其志,不肯专为吴,非不敢相救也。”

⑬张晏曰:“青阳,地名。还舟,聚舟船也。言胡为赵难,越为吴难,不可恃也。”

⑭应劭曰:“时赵王遂北连匈奴,吴王濞素事三越,故邹阳微言胡越亦自受敌,救兵之不专也。胡马故曰进,越水故曰深。”苏林曰:“折,截也。阳知吴王阴连结齐、赵、淮南、胡、越,欲谏不敢指斥言,故陈胡、越之难,齐、赵之怨,微言梁并淮阳绝越人之粮,汉折西河以辅大国,以破难其计。欲隐其辞,故谬言胡益进,越益深,为大王患之,以错乱其语,若吴为忧助汉者也。自此以下,乃致其意焉。”师古曰:“苏说是。”

臣闻交龙襄首奋翼,则浮云出流,雾雨咸集。①圣王底节修德,则游谈之士归义思名。②今臣尽智毕议,易精极虑,③则无国不可奸;④饰固陋之心,则何王之门不可曳长裾乎?然臣所以历数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恶臣国而乐吴民也,窃高下风之行,尤说大王之义。⑤故愿大王之无忽,察听其志。

①师古曰:“襄,举也。”

②师古曰:“底,厉也,音指。”

③如淳曰:“改易精思以极尽谋虑也。”

④师古曰:“奸音干。”

⑤师古曰:“言在下风侧听,高尚美悦大王之行义也。说读曰悦。”

臣闻鹪鸟巢百,不如一鹨。①夫全赵之时,②武力鼎士袨服丛

台之下者一旦成市，③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④淮南连山东之侠，死士盈朝，不能还厉王之西也。⑤然而计议不得，虽诸、贲不能安其位，亦明矣。⑥故愿大王审画而已。⑦

①孟康曰："鸦，大雕也。"如淳曰："鸷鸟比诸侯，鸦比天子。"师古曰："鸷击之鸟，鹰鹞之属也。鸦自大鸟而鸷者耳，非雕也。叕，古累字。鸦音愕。"

②服虔曰："全赵，赵未分之时。"

③师古曰："祫服，盛服也。鼎士，举鼎之士也。丛台，赵王之台也，在邯郸。祫音州县之县。"

④师古曰："幽王谓赵幽王友也。湛读曰沈。沈患，言幽王为吕后所幽死。"

⑤师古曰："厉王，淮南厉王长也。西谓废迁严道而死于雍也。"

⑥师古曰："诸谓专诸，贲谓孟贲，皆古勇士也。"

⑦师古曰："画，计也，音获。"

始孝文皇帝据关入立，寒心销志，不明求衣。① 自立天子之后，使东牟朱虚东褒义父之后，②深割婴儿王之。③壤子王梁、代，④益以淮阳。卒仆济北，囚弟于雍者，岂非象新垣平等哉！⑤今天子新据先帝之遗业，左规山东，右制关中，变权易势，大臣难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复起于汉，新垣过计于朝，⑥则我吴遗嗣，不可期于世矣。⑦高皇帝烧栈道，水章邯，⑧兵不留行，⑨收弊民之倦，东驰函谷，西楚大破。⑩水攻则章邯以亡其城，陆击则荆王以失其地，⑪此皆国家之不几者也。⑫愿大王孰察之。

①张晏曰："据函谷关立为天子，诸国闻文帝入关为之寒心散志也。求衣，夜索衣著，不及待明，意不安也。"臣瓒曰："文帝入关而立，以天下多难，故乃寒心战栗，未明而起。"师古曰："瓒说是。"

②应劭曰："天下已定，文帝遣朱虚侯章东喻齐王，嘉其首举兵，欲诛诸吕，犹春秋褒郑仪父也。"师古曰："立天子，谓立为天子也。义读曰仪。父读曰甫。"

③应劭曰："封齐王六子为王，其中有小小婴儿者，文帝于骨肉厚也。或曰，皇

子武为代王，参为太原王，揖为梁王。”师古曰：“或说是也。”

④如淳曰：“文帝之二子。”晋灼曰：“扬雄方言‘梁益之间，所爱谓其肥盛曰壤’。或曰，言深割婴儿王之壤。壤，土也。壤字当上属也。”师古曰：“或说非也。”

⑤应劭曰：“仆，僵仆也。济北王兴居反，见诛。囚弟于雍者，淮南王长有罪，见徙，死于雍。所以然者，坐二国有奸臣如新垣平等，劝王共反。”师古曰：“仆音赴。”

⑥如淳曰：“新垣平诈言‘鼎在泗水中，臣望东北汾阴有金宝气，鼎其在乎？弗迎，则不至。’为吴计者，犹新垣平之言，周鼎终不可得也。”服虔曰：“过，误也。”

⑦师古曰：“言吴当绝灭无遗嗣也。”

⑧应劭曰：“章邯为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之也。”

⑨师古曰：“言无所稽留，不废于行。”

⑩张晏曰：“项羽自号西楚霸王。”

⑪如淳曰：“荆亦楚也，谓项羽败走。”

⑫应劭曰：“言不可庶几也。”李奇曰：“不但几微，乃著见也。或曰几，危也。此数事于国家皆无危险之虑也。”师古曰：“言汉朝之安，诸侯不当妄起邪意。应说是也。”

吴王不内其言。

是时，景帝少弟梁孝王贵盛，亦待士。于是邹阳、枚乘、严忌知吴不可说，皆去之梁，从孝王游。

阳为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①]介于羊胜、公孙诡之间。[②]胜等疾阳，恶之孝王。[③]孝王怒，下阳吏，将杀之。阳客游以谗见禽，恐死而负粲，[④]乃从狱中上书曰：

①师古曰：“慷音口朗反。”

②师古曰：“介谓间厕也。”

③师古曰：“恶谓谗毁也。其下亦同。”

④师古曰：“粲音力瑞反。”

臣闻忠无不报，信不见疑，臣常以为然，徒虚语耳。昔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① 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② 夫精(诚)变天地而信不谕两主，[8] 岂不哀哉！今臣尽忠竭诚，毕议愿知，③ 左右不明，卒从吏讯，为世所疑。④ 是使荆轲、卫先生复起，而燕、秦不寤也。愿大王孰察之。

①应劭曰："燕太子丹质于秦，始皇遇之无礼，丹亡去，厚养荆轲，令西刺秦王。精诚感天，白虹为之贯日也"如淳曰："白虹，兵象，日为君，为燕丹表可克之兆。"师古曰："精诚若斯，太子尚畏而不信也。太白食昴，义亦如之。"

②苏林曰："白起为秦伐赵，破长平军，欲遂灭赵，遣卫先生说昭王益兵粮，为应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诚上达于天，故太白为之食昴。昴，赵分也，将有兵，故太白食昴。食，干历之也。"如淳曰："太白，天之将军。"

③张晏曰："尽其计议，愿王知之。"

④师古曰："言左右不明者，不欲斥王也。讯谓鞫问也，音信。"

昔玉人献宝，楚王诛之；① 李斯竭忠，胡亥极刑。② 是以箕子阳狂，接舆避世，③ 恐遭此患也。愿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后楚王、胡亥之听，④ 毋使臣为箕子、接舆所笑。臣闻比干剖心，子胥鸱夷，⑤ 臣始不信，乃今知之。愿大王孰察，少加怜焉！

①应劭曰："卞和得玉璞，献之武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刖其右足。武王殁，复献文王，玉人复曰石也，刖其左足。至成王时，抱其璞哭于郊，乃使玉人攻之，果得宝玉也。"

②张晏曰："李斯谏二世以正，而二世杀之，具五刑。"

③张晏曰："接舆，楚贤人，阳狂避世。"师古曰："舆音弋于反。"

④师古曰："以谬听为后。后犹下也。"

⑤应劭曰："吴王取马革为鸱夷，受子胥，沈之江。鸱夷，榼形。"师古曰："鸱夷，即今之盛酒鸱夷滕。"

语曰"有白头如新，① 倾盖如故"。② 何则？知与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轲首以奉丹事；③ 王奢去齐之魏，临城自刭以

却齐而存魏。④夫王奢、樊於期非新于齐、秦而故于燕、魏也，所以去二国死两君者，行合于志，慕义无穷也。是以苏秦不信于天下，为燕尾生；⑤白圭战亡六城，为魏取中山。⑥何则？诚有以相知也。苏秦相燕，人恶之燕王，燕王按剑而怒，食以驮騠；⑦白圭显于中山，⑧人恶之于魏文侯，文侯赐以夜光之璧。何则？两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⑨岂移于浮辞哉！⑩

①孟康曰："初相识至白头不相知。"

②文颖曰："倾盖，犹交盖驻车也。"

③张晏曰："於期为秦将，被谗走之燕。始皇灭其家，又重购之。燕遣荆轲欲刺秦王，於期自刎首，令轲赍往。"师古曰："之，往也。藉，假也。"

④孟康曰："王奢，齐臣也，亡至魏。其后齐伐魏，奢登城谓齐将曰：'今君之来，不过以奢故也，义不苟生，以为魏累。'遂自到也。"

⑤服虔曰："苏秦于秦不出其信，于燕则出尾生之信也。"晋灼曰："说齐宣王使还燕十城，又令闵王厚葬以弊齐，终死为燕也。"师古曰："尾生，古之信士，守志亡躯，故以为喻。"

⑥张晏曰："白圭为中山将，亡六城，君欲杀之，亡入魏，魏文侯厚遇之，还拔中山。"

⑦孟康曰："驮騠，骏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敬重苏秦，虽有谗谤，而更食以珍奇之味。"师古曰："食读曰饮。驮音决。騠音题。"

⑧师古曰："以拔中山之功而尊显也。"

⑨师古曰："析，分也。"

⑩师古曰："不以浮说而移心。"

故女无美恶，入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昔司马喜髌脚于宋，卒相中山；① 范雎拉胁折齿于魏，卒为应侯。② 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画，捐朋党之私，挟孤独之交，故不能自免于嫉妒之人也。③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④徐衍负石入海。⑤不容于世，义不苟取比周于朝以移主上之心。⑥故百里奚乞食于道路，缪公委之以政；⑦甯戚饭牛车下，桓公任之以国。⑧此二人者，岂素宦于朝，借

誉于左右，然后二主用之哉？感于心，合于行，坚如胶漆，昆弟不能离，岂惑于众口哉？故偏听生奸，独任成乱。昔鲁听季孙之说逐孔子，⑨宋任子冉之计囚墨翟。⑩夫以孔、墨之辩，不能自免于谗谀，而二国以危。何则？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也。⑪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国，⑫齐用越人子臧而强威、宣。⑬此二国岂系于俗，牵于世，系奇偏之浮辞哉？公听并观，垂明当世。⑭故意合则胡越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则骨肉为雠敌，朱、象、管、蔡是矣。⑮今人主诚能用齐、秦之明，后宋、鲁之听，则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为也。⑯

①苏林曰："六国时人，被此刑也。"

②应劭曰："魏人也。魏相魏齐疑其以国阴事告齐，乃掠笞数百，拉胁折齿。"

师古曰："后入秦为相，封为应侯。拉，摧也，音卢合反。"

③师古曰："言直道而行，不求朋党之助，谓忠信必可恃也。画，计也，音获。"

④服虔曰："殷之末世(人)〔介士〕也。[9]雍之河，雍州之河也。"师古曰："雍者，河水溢出为小流也。言狄初因蹈雍，遂入大河也。尔雅曰'水自河出为雍'，又曰'江有沱，河有雍'。雍音于龙反。服虔曰雍州之河，非也。"

⑤服虔曰："周之末世人也。"师古曰："负石者，欲速沈也。"

⑥师古曰："比音频寐反。"

⑦应劭曰："虞人也，闻秦缪公贤，欲往干之，乏资，乞食以自致也。"

⑧应劭曰："齐桓公夜出迎客，甯戚疾击其牛角，高歌曰：'南山矸，白石烂，生不逢尧与舜禅。短布单衣适至骭，从昏饭牛薄夜半，长夜漫漫何时旦！'桓公召与语，说之，以为大夫。"师古曰："矸字与岸同。骭，胫也。薄，止也。骭音下谏反。漫音莫干反。"

⑨师古曰："季孙，鲁大夫季桓子也，名斯。论语云'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盖桓子故使定公受齐之女乐，欲令去孔子也。"

⑩文颖曰："子冉，子罕也。"

⑪师古曰："美金见毁，众共疑之，数被烧炼，以至销铄。谗佞之人，肆其诈巧，离散骨肉，而不觉知。"

⑫师古曰："伯读曰霸。"

⑬师古曰:"齐之二王谥也。"

⑭师古曰:"公听,言不私也。并观,所见齐同也。"

⑮师古曰:"朱,丹朱,尧子。象,舜弟。管、蔡,周之二叔也。"

⑯师古曰:"侔,等也。伯读曰霸。"

是以圣王觉寤,(损)〔捐〕子之之心,[10]而不说田常之贤,①封比干之后,修孕妇之墓,②故功业覆于天下。③何则?欲善亡厌也。夫晋文亲其雠,强伯诸侯;齐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④何则?慈仁殷勤,诚加于心,不可以虚辞借也。

①应劭曰:"燕王哙贤其相子之,欲禅以燕国,国乃大乱。田常,陈恒也。齐简公悦之,而杀简公。今使人君去此心,则国家安全也。"师古曰:"说读曰悦。"

②应劭曰:"纣刳妊者,观其胎产。"师古曰:"武王克商,反其故政,乃封修之。"

③师古曰:"覆犹被也。"

④张晏曰:"寺人勃鞮为晋献公逐文公,斩其袪。及文公即位,用其言以免吕郤之难。管仲射中桓公带钩,而用为相。"师古曰:"伯读为霸。下皆类此。"

至夫秦用商鞅之法,东弱韩、魏,立强天下,卒车裂之。①越用大夫种之谋,禽劲吴而伯中国,遂诛其身。是以孙叔敖三去相而不悔,②於陵子仲辞三公为人灌园。③今人主诚能去骄傲之心,怀可报之意,披心腹,见情素,④堕肝胆,施德厚,⑤终与之穷达,无爱于士,⑥则桀之犬可使吠尧,跖之客可使刺由,⑦何况因万乘之权,假圣王之资乎!然则〔荆〕轲湛七族,[11]要离燔妻子,岂足为大王道哉!⑧

①师古曰:"卒,终也。"

②师古曰:"叔敖三为楚相,而三去之。缯丘之封人谓之曰:'吾闻处官久者士妒之,禄厚者众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国有此三者,而不得罪于楚之士众,(仕)〔何〕也?'叔敖曰:'吾三相楚而(不)〔身〕愈卑,[12]每益禄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礼愈恭,是以不得罪于楚人也。'"

③师古曰:“於陵,地名也。子仲,陈仲子也。其先与齐同族,兄戴为齐相,仲子以为不义,乃将妻子适楚,居于於陵,自谓於陵子仲。楚王闻其贤,使使者持金百镒聘之,欲以为相。仲子不许,遂夫妻相与逃,而为人灌园,终身不屈其节。”

④师古曰:“见,显示之也。素谓心所向也。”

⑤师古曰:“堕,毁也,音火规反。”

⑥师古曰:“无所吝惜也。”

⑦应劭曰:“盗跖之客为其人使刺由。由,许由也。”师古曰:“此言被之以恩,则用命也。”

⑧应劭曰:“荆轲为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没也。吴王阖闾欲杀王子庆忌,要离诈以罪亡,令吴王燔其妻子。要离走见庆忌,以剑刺之。”张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孙。”师古曰:“此说云湛七族,无荆字也。寻诸史籍,荆轲无湛族之事,不知阳所云者定何人也。湛读曰沈。”

臣闻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于道,众莫不按剑相眄者。何则?无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轮囷离奇,[①]而为万乘器者,以左右先为之容也。[②]故无因而至前,虽出随珠和璧,柢怨结而不见德;[③]有人先游,则枯木朽株,树功而不忘。[④]今夫天下布衣穷居之士,身在贫羸,[⑤]虽蒙尧、舜之术,挟伊、管之辩,[⑥]怀龙逢、比干之意,而素无根柢之容,虽竭精神,欲开忠于当世之君,[⑦]则人主必袭按剑相眄之迹矣。[⑧]是使布衣之士不得为枯木(巧)〔朽〕株之资也。[13]

①苏林曰:“柢音蒂。”张晏曰:“柢,根下本也。轮囷离奇,委曲盘戾也。”师古曰:“蟠木,屈曲之木也。囷音去轮反。离音力尔反。奇音於绮反。一曰离奇各读如本字。”

②师古曰:“万乘器,天子车舆之属也。容谓雕刻加饰。”

③师古曰:“随国之侯见大蛇伤者,疗而愈之,蛇衔明珠以报其德,故称随珠。和氏之璧,即卞和所献之玉耳。柢,适也,音支。”

④师古曰:“先游,谓进纳之也。树,立也。”

⑤师古曰:"衣食不充,故羸瘦也。一曰羸谓无威力。"

⑥师古曰:"伊,伊尹。管,管仲。"

⑦师古曰:"开谓陈说也。"

⑧师古曰:"袭,重也。言蹑其故迹也。"

是以圣王制世御俗,独化于陶钧之上,[①]而不牵乎卑辞之语,不夺乎众多之口。[②]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③][14]以信荆轲,而匕首窃发;[④]周文王猎泾渭,载吕尚归,以王天下。[⑤]秦信左右而亡,周用乌集而王。[⑥]何则?以其能越挛拘之语,驰域外之议,[⑦]独观乎昭旷之道也。[⑧]

①张晏曰:"陶家名模下圆转者为钧,以其制器为大小,比之于天也。"师古曰:"此说非也。陶家名转者为钧,盖取周回调钧耳。言圣王制驭天下,亦犹陶人转钧,非陶家转象天也。"

②师古曰:"夺者,言欲行善道而为佞人夺其计也。"

③师古曰:"蒙者,庶子名也。今流俗书本蒙下辄加恬字,非也。"

④师古曰:"匕首,短剑也。其首类匕,便于用也。"

⑤应劭曰:"西伯出遇吕尚于渭之阳,与语大悦,因载归。"

⑥师古曰:"言文王之得太公,非因旧故,若乌鸟之暴集。"

⑦师古曰:"孪音力全反。"

⑧师古曰:"昭,明也。旷,广也。"

今人主沈谄谀之辞,牵帷廧之制,[①]使不羁之士与牛骥同皂,[②]此鲍焦所以愤于世也。[③]

①孟康曰:"言为左右便僻侍帷廧臣妾所见牵制矣。"

②师古曰:"不羁,言才识高远不可羁系也。皂,历也。扬雄方言云'梁、宋、齐、楚、燕之间谓历曰皂'。皂音在早反。"

③孟康曰:"周之介士也。"师古曰:"鲍焦怨时之不用己,采蔬于道。子贡难曰:'非其时而采其蔬,此焦之有哉?'弃其蔬,乃立枯于洛水之上。蔬谓菜也。"

臣闻盛饰入朝者不以私污义,底厉名号者不以利伤行。[①]故里名胜母,曾子不入;[②]邑号朝歌,墨子回车。[③]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笼于威重之权,胁于位势之贵,[④]回面污行,以事谄谀之人,[⑤]而求亲近于左右,则士有伏死堀穴岩藪之中耳,[⑥]安有尽忠信而趋阙下者哉!

①师古曰:"底厉,言其自修廉隅,若磨厉于石也。"

②师古曰:"曾子至孝,以胜母之名不顺,故不入也。"

③晋灼曰:"纡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时也。"师古曰:"朝歌,殷之邑名也。淮南子云'墨子非乐,不入朝歌'。"

④师古曰:"寥廓,远大之度也。胁,迫也。寥音聊。"

⑤师古曰:"回,邪也。污,不洁也,音一胡反。或曰污,曲也,音一故反。"

⑥师古曰:"堀与窟同。泽无水曰藪。"

书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为上客。

初,胜、诡欲使王求为汉嗣,王又尝上书,愿赐容车之地径至长乐宫,自使梁国士众筑作甬道朝太后。爰盎等皆建以为不可。[①]天子不许。梁王怒,令人刺杀盎。上疑梁杀之,使者冠盖相望责梁王。梁王始与胜、诡有谋,阳争以为不可,故见谗。枚先生、严夫子皆不敢谏。[②]

①师古曰:"建谓立议。"

②师古曰:"先生,枚乘。夫子,严忌。"

及梁事败,胜、诡死,孝王恐诛,乃思阳言,深辞谢之,赍以千金,令求方略解罪于上者。阳素知齐人王先生,[①]年八十馀,多奇计,即往见,语以其事。王先生曰:"难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诛,诚难解也。以太后之尊,骨肉之亲,犹不能止,况臣下乎?昔秦始皇有伏怒于太后,群臣谏而死者以十数。得茅焦为廓大义,[②]始皇非能说其言也,乃自强从之耳。[③]茅焦亦鼂脱死如毛氂耳,[④]故事所以难者也。今子欲安之乎?"[⑤]阳曰:"邹鲁守经学,齐楚多辩知,韩魏时有奇节,吾将历问之。"王先生曰:"子行矣。还,过我而西。"

①师古曰:"素与相知也。"

②郑氏曰:"齐人也。"应劭曰:"茅集谏云:'陛下车裂假父,有嫉妒之心;囊扑两弟,有不慈之名;迁母咸阳,有不孝之行。臣窃为陛下危之。臣所言毕。'乃解衣趋镬。始皇下殿,左手接之曰:'先生起矣!'即迎太后,遂为母子如初。"

③师古曰:"说读曰悦。"

④师古曰:"麈,少也。言才免于死也。麈音巨刃反。"

⑤师古曰:"安,焉也。之,往也。"

邹阳行月馀,莫能为谋,还过王先生,曰:"臣将西矣,为如何?"王先生曰:"吾先日欲献愚计,以为众不可盖,① 窃自薄陋不敢道也。若子行,必往见王长君,士无过此者矣。"邹阳发寤于心,曰:"敬诺。"辞去,不过梁,径至长安,因客见王长君。长君者,王美人兄也,后封为盖侯。邹阳留数日,乘间而请曰:② "臣非为长君无使令于前,故来侍也;③ 愚戇窃不自料,愿有谒也。"④ 长君跪曰:"幸甚。"阳曰:"窃闻长君弟得幸后宫,天下无有,⑤ 而长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爰盎事即穷竟,梁王恐诛。如此,则太后怫郁泣血,无所发怒,⑥ 切齿侧目于贵臣矣。臣恐长君危于叠卵,⑦ 窃为足下忧之。"长君惧然曰:"将为之奈何?"⑧ 阳曰:"长君诚能精为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长君必固自结于太后。太后厚德长君,入于骨髓,而长君之弟幸于两宫,⑨ 金城之固也。⑩ 又有存亡继绝之功,德布天下,名施无穷,愿长君深自计之。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杀舜为事,⑪ 及舜立为天子,封之于有卑。⑫ 夫仁人之于兄弟,无藏怒,无宿怨,厚亲爱而已,是以后世称之。鲁公子庆父使仆人杀子般,⑬ 狱有所归,⑭ 季友不探其情而诛焉;⑮ 庆父亲杀闵公,季子缓追免贼,⑯ 春秋以为亲亲之道也。⑰ 鲁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齐桓公法而不谲',以为过也。⑱ 以是说天子,徼幸梁事不奏。"长君曰:"诺。"乘间入而言之。及韩安国亦见长公主,事果得不治。

①师古曰:"盖,覆蔽也。"

②师古曰:“间谓空隙无事之时。”

③师古曰:“使令,谓役使之人也。令音力成反。”

④师古曰:“料,量也。谒,告也。”

⑤师古曰:“言独一耳,无所比类也。”

⑥师古曰:“怫郁,蕴积也。怫音佛。”

⑦师古曰:“枲卵者,言其将愦而破碎也。”

⑧师古曰:“惧读曰瞿,音居具反。瞿然,无守之貌。”

⑨如淳曰:“太后宫及帝宫也。”

⑩师古曰:“言其荣宠无极不可坏,故取喻于金城也。”

⑪师古曰:“言日日欲杀也。”

⑫服虔曰:“音畀予之畀也。”师古曰:“地名也,音鼻,今鼻亭是也,在零陵。”

⑬师古曰:“庆父,庄公弟也。子般,庄公太子也。仆人,即邓扈乐也。父读曰甫。般字与班同。”

⑭师古曰:“归罪于邓扈乐也。”

⑮师古曰:“季友,庆父之弟,不探庆父本情而诛扈乐。”

⑯师古曰:“庆父出奔,季友纵而不追,免其贼乱之罪。”

⑰师古曰:“公羊之说也,言季友亲其兄也。”

⑱师古曰:“哀姜,庄公夫人也,淫于二叔,而豫杀闵公,齐人杀之于夷。夷,齐地也。法而不谲者,言守法而行,不能用权以免其亲也。”

初,吴王濞与七国谋反,及发,齐、济北两国城守不行。汉既破吴,齐王自杀,不得立嗣。济北王亦欲自杀,幸全其妻子。齐人公孙玃谓济北王曰:①“臣请试为大王明说梁王,通意天子,说而不用,死未晚也。”公孙玃遂见梁王,曰:“夫济北之 地,东接强齐,南牵吴越,北胁燕赵,此四分五裂之国,②权不足以自守,劲不足以扞寇,③又非有奇怪云以待难也,④虽坠言于吴,非其正计也。⑤昔者郑祭仲许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义也,春秋记之,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也。⑥卿使济北见情实,示不从之端,⑦则吴必先历齐毕济北,⑧招燕、赵而总之。如此,则

山东之从结而无隙矣。⑨今吴楚之王练诸侯之兵，瓯白徒之众，⑩西与天子争衡，济北独底节坚守不下。使吴失与而无助，踆步独进，⑪瓦解土崩，破败而不救者，未必非济北之力也。夫以区区之济北而与诸侯争强，⑫是以羔犊之弱而扞虎狼之敌也。守职不桡，可谓诚一矣。⑬功义如此，尚见疑于上，胁肩低首，絫足抚衿，⑭使有自悔不前之心，⑮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职者疑之。臣窃料之，⑯能历西山，径长乐，抵未央，攘袂而正议者，独大王耳。⑰上有全亡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沦于骨髓，⑱恩加于无穷，愿大王留意详惟之。"⑲孝王大说，⑳使人驰以闻。济北王得不坐，徙封于淄川。

①师古曰："玃音俱略反。"

②张晏曰："四方受敌，济北居中央为五。"晋灼曰："四分，即交五而裂，如田字也。"

③师古曰："扞，御也，音胡旦反。"

④如淳曰："非有奇材异计欲以为乱逆也，但假权许吴以避其祸耳。"晋灼曰："非有以怪异之心而城守，须待变难而应吴也。"师古曰："二说皆非也。此言权谋劲力既不能扞守，又无奇怪神灵可以御难，恐不自全，故坠言于吴也。"

⑤苏林曰："坠犹失也。"

⑥师古曰："祭仲，郑大夫祭足也，事郑庄公，为公娶邓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而宋大夫雍氏以女妻庄公而生突。昭公既立，宋人诱祭仲而执之，曰：'不立突，将死。'祭仲与宋人盟，以厉公归而立之。昭公奔卫。言足胁于大国，苟顺其心，欲以全昭公也。祭音侧界反。"

⑦师古曰："鄉读曰向。见谓显也。"

⑧张晏曰："历，过。毕，尽收济北之地。"

⑨师古曰："从音子容反。"

⑩师古曰："练，选也。瓯与驱同。白徒，言素非军旅之人，若今言白丁矣。"

⑪师古曰："半步曰踆，音空桑反。"

⑫师古曰："区区，小貌也。"

⑬师古曰:“桡,曲也,音女教反。”

⑭师古曰:“胁,翕也,谓敛也。”

⑮张晏曰:“悔不与吴西也。”

⑯师古曰:“料,量也。”

⑰师古曰:“西山,谓嵩及华山也。抵,至也。攘,却也。袂,衣袖也。攘袂,犹今人云掉臂耳。”

⑱师古曰:“沦,入也。”

⑲师古曰:“惟,思也。”

⑳师古曰:“说读曰悦。”

枚乘字叔,淮阴人也,为吴王濞郎中。吴王之初怨望谋为逆也,乘奏书谏曰:

臣闻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无立锥之地,以有天下;禹无十户之聚,以王诸侯。① 汤、武之土不过百里,上不绝三光之明,下不伤百姓之心者,有王术也。② 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诛以直谏,③ 则事无遗策,功流万世。臣乘愿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恻怛之心于臣乘言。

①师古曰:“聚,聚邑也,音才喻反。”

②师古曰:“德政和平,上感天象,则日月星辰无有错谬,故言不绝三光之明也。”

③师古曰:“言父子君臣,其义一也。”

夫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悬无极之高,下垂不测之渊,虽甚愚之人犹知哀其将绝也。马方骇鼓而惊之,① 系方绝又重镇之;系绝于天不可复结,队人深渊难以复出。其出不出,间不容发。② 能听忠臣之言,百举必脱。③ 必若所欲为,危于累卵,难于上天;变所欲为,易于反掌,安于太山。今欲极天命之寿,敝无穷之乐,究万乘之势,④ 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难,⑤ 此愚臣之所以为大王惑也。

①师古曰:"骇亦惊也。鼓,击鼓也。"

②苏林曰:"改计取福正在今日,言其激切甚急也。"

③师古曰:"脱者,免于祸也,音土活反。"

④师古曰:"敝,尽也。究,竟也。"

⑤师古曰:"走,趋向之也,音奏。"

人性有畏其景而恶其迹者,却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①不知就阴而止,景灭迹绝。欲人勿闻,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为。欲汤之冷,②一人炊之,百人扬之,无益也,③不如绝薪止火而已。不绝之于彼,而救之于此,譬犹抱薪而救火也。养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杨叶百步,百发百中。杨叶之大,加百中焉,可谓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内耳,比于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④

①师古曰:"背音步内反。"

②郑氏曰:"音凄怆之怆,寒也。"

③师古曰:"炊谓爨火也。"

④师古曰:"乘自言所知者远,非止见百步之中,故谓由基为不晓射也。"

福生有基,祸生有胎;①纳其基,绝其胎,祸何自来?②泰山之霤穿石,单极之纰断干。③水非石之钻,索非木之锯,渐靡使之然也。④夫铢铢而称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过。⑤石称丈量,径而寡失。⑥夫十围之木,始生如蘗,足可搔而绝,手可擢而拔,⑦据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砻底厉,不见其损,有时而尽;⑧种树畜养,不见其益,有时而大;积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时而用;弃义背理,不知其恶,有时而亡。臣愿大王孰计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①服虔曰:"基、胎,皆始也。"

②师古曰:"纳犹藏也。何自来,言无所从来也。"

③孟康曰:"西方人名屋梁谓极。单,一也。一梁,谓井鹿卢也。言鹿卢为绠索久锲,断井干也。"晋灼曰:"纰,古绠字也。单,尽也,尽极之绠断干。干,

井上四交之干，常为汲索所契伤也。”师古曰：“晋说近之。干者，交木井上以为栏者也。孟云鹿卢，失其义矣。纶、绠皆音鲠。锲、契皆刻也，音口计反。”

④师古曰：“靡，尽也。”

⑤郑氏曰：“石，百二十斤。”张晏曰：“乘所转四万六千八十铢而至于石，合而称之必有盈缩也。”师古曰：“言自小小以至于大数，则有轻重不同也。度音徒各反。”

⑥师古曰：“径，直也。”

⑦师古曰：“如蘖，言若蘖之生牙也。搔谓抓也。搔音索高反。抓音庄交反。”

⑧师古曰：“磨亦磨也。底，柔石也；厉，皂石也：皆可以磨者。磨音莫。”

吴王不纳。乘等去而之梁，从孝王游。

景帝即位，御史大夫晁错为汉定制度，损削诸侯，吴王遂与六国谋反，举兵西鄉，[①]以诛错为名。汉闻之，斩错以谢诸侯。枚乘复说吴王曰：

①师古曰：“鄉读曰向。”

昔者，秦西举胡戎之难，北备榆中之关，[①]南距羌笮之塞，[②]东当六国之从。[③]六国乘信陵之籍，[④]明苏秦之约，厉荆轲之威，并力一心以备秦。然秦卒禽六国，灭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则地利不同，而民轻重不等也。今汉据全秦之地，兼六国之众，修戎狄之义，[⑤]而南朝羌笮，此其与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⑥]今夫谗谀之臣为大王计者，不论骨肉之义，民之轻重，国之大小，以为吴祸，[⑦]此臣所以为大王患也。

①师古曰：“即今所谓榆关也。”

②师古曰：“笮，西南夷也，音才各反。”

③师古曰：“从音子容反。”

④孟康曰：“魏公子无忌号信陵君。无忌尝总五国却秦，有地资也。”

⑤师古曰：“修恩义以抚戎狄。”

⑥师古曰:"地十倍于秦,众百倍于秦。"

⑦师古曰:"言劝王之反,则于吴为祸也。"

夫举吴兵以訾于汉,[①]譬犹蝇蚋之附群牛,腐肉之齿利剑,锋接必无事矣。[②]天子闻吴率失职诸侯,愿责先帝之遗约,[③]今汉亲诛其三公,以谢前过,是大王之威加于天下,而功越于汤武也。夫吴有诸侯之位,而实富于天子;有隐匿之名,而居过于中国。[④]夫汉并二十四郡,十七诸侯,方输错出,运行数千里不绝于道,其珍怪不如东山之府。[⑤]转粟西鄉,陆行不绝,水行满河,不如海陵之仓。[⑥]修治上林,杂以离宫,积聚玩好,圈守禽兽,不如长洲之苑。[⑦]游曲台,临上路,不如朝夕之池。[⑧]深壁高垒,副以关城,不如江淮之险。此臣之所(以)为大王乐也。[⑨][15]

①李奇曰:"訾,量也。"师古曰:"音子私反。"

②师古曰:"蚋,蚊属也。齿谓当之也。蚋音芮,又音人悦反。"

③师古曰:"失职,谓被削黜,失其常分。"

④师古曰:"隐匿,谓僻在东南。"

⑤张晏曰:"汉时有二十四郡,十七诸侯王也。四方更输,错互(更)出攻也。"[16]如淳曰:"东方诸郡以封王侯,不以封者二十四耳。时七国谋反,其馀不反者,十七也。东山,吴王之府藏也。"师古曰:"二说皆非也。言汉此时有二十四郡,十七诸侯,方轨而输,杂出贡赋,入于天子,犹不如吴之富也。"

⑥如淳曰:"言汉京师仰须山东漕运以自给也。"晋灼曰:"海陵,海中山为仓也。"臣瓒曰:"海陵,县名也。有吴大仓。"师古曰:"瓒说是也。鄉读曰向。"

⑦服虔曰:"吴苑。"孟康曰:"以江水洲为苑也。"韦昭曰:"长洲在吴东。"

⑧张晏曰:"曲台,长安台,临道上。"苏林曰:"吴以海水朝夕为池也。"师古曰:"三辅黄图未央宫有曲台殿。"

⑨师古曰:"言其富饶及游晏之处逾天子也。"

今大王还兵疾归,尚得十半。[①]不然,汉知吴之有吞天下之心

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黄头循江而下，②袭大王之都；鲁东海绝吴之饟道；③梁王饬车骑，习战射，④积粟固守，以备荥阳，待吴之饥。大王虽欲反都，亦不得已。⑤夫三淮南之计不负其约，⑥齐王杀身以灭其迹，⑦四国不得出兵其郡，⑧赵囚邯郸，⑨此不可掩，亦已明矣。⑩大王已去千里之国，而制于十里之内矣。⑪张、韩将北地，⑫弓高宿左右，⑬兵不得下壁，军不得大息，臣窃哀之。愿大王孰察焉。

①师古曰："十分之中可冀五分无患，故云尚得十半。"

②苏林曰："羽林黄头郎，习水战者也。"张晏曰："天子舟立黄旄于其端也。"师古曰："邓通以棹船为黄头郎。苏说是也。"

③师古曰："饟，古馌字。"

④师古曰："饬与敕同。饬，整也。"

⑤师古曰："已，语终之辞。"

⑥晋灼曰："吴楚反，皆守约不从也。"

⑦晋灼曰："齐孝王将闾也。吴楚反，坚守距三国。后栾布闻齐初与三国有谋，欲伐之，王惧自杀。"师古曰："齐王传云吴楚已平，齐王乃自杀，今此枚乘谏书即已称之。二传不同，当有误者。"

⑧晋灼曰："胶东、胶西、济南、淄川王也。发兵应吴楚，皆见诛。"

⑨应劭曰："汉将郦寄围赵王于邯郸，与囚无异。"

⑩师古曰："言事已彰著。"

⑪师古曰："梁下屯兵方十里也。"

⑫如淳曰："张，张羽；韩，韩安国也。时皆仕梁。北地良家子，善骑射者也。"师古曰："将北地者，言将兵而处吴军之北以距吴，非北地良家子也。张羽、韩安国不将汉兵，如说非也。"

⑬服虔曰："韩颓当也。"如淳曰："宿军左右也。后弓高侯竟将轻骑绝吴粮道。"师古曰："宿，止也。言弓高所将之兵屯止于吴军左右也。"

吴王不用乘策，卒见禽灭。

汉既平七国，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为弘农都尉。乘久为大国上宾，与英俊并游，得其所好，不乐郡吏，以病去官。

复游梁,梁客皆善属辞赋,乘尤高。孝王薨,乘归淮阴。

武帝自为太子闻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车蒲轮征乘,[①]道死。[②]诏问乘子,无能为文者,后乃得其孽子皋。[③]

①师古曰:"蒲轮,以蒲裹轮。"

②师古曰:"(道)在道病死也。"[17]

③师古曰:"孽,庶也。"

皋字少孺。乘在梁时,取皋母为小妻。乘之东归也,皋母不肯随乘,乘怒,分皋数千钱,留与母居。年十七,上书梁共王,[①]得召为郎。三年,为王使,与冗从争,[②]见谗恶遇罪,[③]家室没人。皋亡至长安。会赦,上书北阙,自陈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人见待诏,皋因赋殿中。诏使赋平乐馆,善之。拜为郎,使匈奴。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④]为赋颂,好嫚戏,[⑤]以故得媟黩贵幸,[⑥]比东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严助等得尊官。[⑦]

①师古曰:"恭王名买,孝王之子也。"

②师古曰:"冗从,散职之从王者也。冗音人勇反。"

③师古曰:"恶谓冗从言其短恶之事。"

④李奇曰:"诙,嘲也。"师古曰:"俳,杂戏也。倡,乐人也。诙音恢。俳音排。嘲音竹交反。"

⑤师古曰:"嫚,亵污也,音慢。"

⑥师古曰:"媟,狎也。黩,垢浊也,音渎。"

⑦师古曰:"尊,高也。"

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子,群臣喜,故皋与东方朔作皇太子生赋及立皇子禖祝,[①]受诏所为,皆不从故事,重皇子也。

①师古曰:"礼月令'祀于高禖'。高禖,求子之神也。武帝晚得太子,喜而立此禖祠,而令皋作祭祀之文也。"

初,卫皇后立,皋奏赋以戒终。[①]皋为赋善于朔也。

①师古曰:“令慎终如始也。”

从行至甘泉、雍、河东,东巡狩,封泰山,塞决河宣房,游观三辅离宫馆,临山泽,弋猎射驭狗马蹴鞠刻镂,① 上有所感,辄使赋之。为文疾,受诏辄成,故所赋者多。司马相如善为文而迟,故所作少而善于皋。皋赋辞中自言为赋不如相如,又言为赋乃俳,见视如倡,自悔类倡也。故其赋有诋娸东方朔,② 又自诋娸。其文骫骳,曲随其事,皆得其意,③ 颇诙笑,不甚闲靡。凡可读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戏不可读者尚数十篇。

①师古曰:“蹴,足蹴之也。鞠以韦为之,中实以物,蹴蹋为戏乐也。蹴音千六反。鞠音臣六反。”

②如淳曰:“娸音欺。诋犹刑辟也。”师古曰:“诋,毁也。娸,丑也。诋音丁礼反。”

③师古曰:“骫,古委字也。骳音被。骫骳,犹言屈曲也。”

路温舒字长君,钜鹿东里人也。父为里监门。使温舒牧羊,温舒取泽中蒲,截以为牒,编用写书。① 稍习善,求为狱小吏,因学律令,转为狱史,县中疑事皆问焉。太守行县,见而异之,署决曹史。又受春秋,通大义。举孝廉,为山邑丞,② 坐法免,复为郡吏。

①师古曰:“小简曰牒,编联次之。”

②苏林曰:“县名,在常山。”晋灼曰:“地理志常山有石邑,无山邑。”师古曰:“山邑不知其处。今流俗书本云常山石邑丞,后人妄加石字耳。”

元凤中,廷尉光以治诏狱,请温舒署奏曹掾,① 守廷尉史。会昭帝崩,昌邑王贺废,宣帝初即位,温舒上书,言宜尚德缓刑。其辞曰:

①张晏曰:“光,解光。”

臣闻齐有无知之祸,而桓公以兴;晋有骊姬之难,而文公用伯。① 近世赵王不终,诸吕作(难)〔乱〕,[18] 而孝文为大宗。繇是观之,② 祸乱之作,将以开圣人也。故桓文扶微兴坏,尊文武之业,泽加百姓,功润诸侯,虽不及三王,天下归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

天心，崇仁义，省刑罚，通关梁，一远近，敬贤如大宾，爱民如赤子，内恕情之所安，而施之于海内，是以囹圄空虚，天下太平。夫继变化之后，必有异旧之恩，此贤圣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无嗣，大臣忧戚，焦心合谋，皆以昌邑尊亲，援而立之。③然天不授命，淫乱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祸变之故，乃皇天之所以开至圣也。故大将军受命武帝，股肱汉国，④披肝胆，决大计，黜亡义，立有德，辅天而行，然后宗庙以安，天下咸宁。

①师古曰："伯读曰霸。"

②师古曰："繇读与由同。"

③师古曰："援，引也，音爰。"

④师古曰："谓霍光。"

臣闻春秋正即位，大一统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与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统，[19]涤烦文，除民疾，存亡继绝，以应天意。

臣闻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贱仁义之士，贵治狱之吏；正言者谓之诽谤，遏过者谓之妖言。①故盛服先生不用于世，忠良切言皆郁于胸，②誉谀之声日满于耳；虚美熏心，实祸蔽塞。③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赖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饥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狱乱之也。夫狱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属。④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⑤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敺，以刻为明；⑥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数，此仁圣之所以伤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之；⑦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则锻练而周内之。⑧盖奏当之成，⑨虽咎繇听之，犹

以为死有馀辜。⑩何则？成练者众，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狱吏专为深刻，残贼而亡极，偷为一切，⑪不顾国患，此世之大贼也。故俗语曰："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⑫此皆疾吏之风，悲痛之辞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狱；败法乱正，离亲塞道，莫甚乎治狱之吏。此所谓一尚存者也。

①师古曰："遏，止也，音一曷反。"

②师古曰："郁，积也。"

③师古曰："熏，气烝也，音勋。"

④师古曰："鬻，古绝字。属，连也，音之欲反。"

⑤师古曰："虞书大禹谟载咎繇之言。辜，罪也。经，常也。言人命至重，治狱宜慎，宁失不常之过，不滥无罪之人，所以(常)〔崇〕宽恕也。"[20]

⑥师古曰："敺与驱同。"

⑦师古曰："视读曰示。"

⑧晋灼曰："精熟周悉，致之法中也。"师古曰："却，退也，畏为上所却退。却音丘略反。"

⑨师古曰："当谓处其罪也。"

⑩师古曰："咎繇作士，善听狱讼，故以为喻也。"

⑪如淳曰："偷，苟且也。一切，权时也。"

⑫师古曰："画狱木吏，尚不入对，况真实乎。期犹必也。议必不入对。"

臣闻乌鸢之卵不毁，而后凤凰集；①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故古人有言："山薮藏疾，川泽纳污，瑾瑜匿恶，国君含诟。"②唯陛下除诽谤以招切言，开天下之口，广箴谏之路，扫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宽刑罚，以废治狱，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永履和乐，与天亡极，天下幸甚。③

①师古曰："鸢，鸱也，音弋全反。"

②师古曰："春秋左氏传载晋大夫伯宗之辞。诟，耻也。言山薮之有草木则毒害者居之，川泽之形广大则能受于污浊，人君之善御下，亦当忍耻病也。诟音垢。"

③师古曰:"与天长久,无穷极也。"

上善其言,迁广阳私府长。①

①师古曰:"藏钱之府,天子曰少府,诸侯曰私府。长者,其官之长也。"

内史举温舒文学高第,迁右扶风丞。时,诏书令公卿选可使匈奴者,温舒上书,愿给厮养,暴骨方外,① 以尽臣节。事下度辽将军范明友、太仆杜延年问状,罢归故官。② 久之,迁临淮太守,治有异迹,卒于官。

①师古曰:"求为卒而随使至匈奴也。"

②师古曰:"以其言无可取,故罢而遣归故官。"

温舒从祖父受历数天文,以为汉厄三七之间,① 上封事以豫戒。成帝时,谷永亦言如此。② 及王莽篡位,欲章代汉之符,著其语焉。温舒子及孙皆至牧守大官。

①张晏曰:"三七二百一十岁也。自汉初至哀帝元年二百一年也,至平帝崩二百十一年。"

②师古曰:"永上书所谓'涉三七之节绝'者也。"

赞曰:春秋鲁臧孙达以礼谏君,君子以为有后。① 贾山自下劘上,② 邹阳、枚乘游于危国,然卒免刑戮者,以其言正也。路温舒辞顺而意笃,遂为世家,宜哉!③

①师古曰:"臧孙达,鲁大夫臧哀伯也。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哀伯谏之。周内史闻之,曰:'臧孙达其有后于鲁乎!君违,不忘谏之以德。'"

②孟康曰:"劘谓剀切之也。"苏林曰:"劘音摩,厉也。"师古曰:"剀音工来反。"

③师古曰:"谓子孙为大官不绝。"

【校勘记】

〔1〕 祖父(祛)〔袪〕, 景祐、殿、局本都作"袪"。下同。

〔2〕 (此)〔凡〕言离宫者,皆谓于别处置之， 景祐、殿本都作“凡”。王先谦说作“凡”是。

〔3〕 士传言谏(过)， 王先谦说,此句不得独有“过”字,盖涉下文而衍。汉纪无“过”字。

〔4〕 言天下之(壤)〔坏〕如水溃。 景祐、殿本都作“坏”,此误。

〔5〕 则(为)〔谓〕夏正之二月为五月。 景祐、殿本都作“谓”。

〔6〕 衡犹称之(权)〔衡〕也， 景祐、殿本都作“衡”。王先谦说作“衡”是。

〔7〕 高后割齐济南郡为吕(王)台奉邑， 景祐本无“王”字。

〔8〕 夫精(诚)变天地而信不谕两主， 景祐、汲古、殿、局本都无“诚”字。

〔9〕 殷之末世(人)〔介士〕也。 景祐、殿本都作“介士”。

〔10〕 (损)〔捐〕子之之心， 景祐、殿本都作“捐”。王先谦说作“捐”是。

〔11〕 然则〔荆〕轲湛七族， 景祐本有“荆”字。王念孙、王先谦都说当有。

〔12〕 “今相国有此三者,而不得罪于楚之士众,(仕)〔何〕也?”叔敖曰:“吾三相楚而(不)〔身〕愈卑”， 景祐、殿、局本“仕”都作“何”。景祐、殿本“不”作“身”,局本作“心”。

〔13〕 是使布衣之士不得为枯木(巧)〔朽〕株之资也。 景祐、殿、局本都作“朽”。

〔14〕 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 顾炎武说传文脱“嘉”字。

〔15〕 此臣之所(以)为大王乐也。 景祐本无“以”字。王念孙说景祐本是。

〔16〕 四方更输,错互(更)出攻也。 王先谦说,据文选注引,明下“更”字衍。

〔17〕 (道)在道病死也。 景祐、殿本都无上“道”字。

〔18〕 诸吕作(难)〔乱〕， 景祐、殿本都作“乱”。

〔19〕 正始受(命)之统， 王念孙说“命”字涉上文而衍,汉纪及说苑贵德篇皆无“命”字。

〔20〕 所以(常)〔崇〕宽恕也。 景祐、殿本都作“崇”。

汉书卷五十二

窦田灌韩传第二十二

窦婴字王孙，孝文皇后从兄子也。父世观津人也。[①]喜宾客。[②]孝文时为吴相，病免。孝景即位，为詹事。

①师古曰："县名也，地理志属信都。观音工唤反。"

②师古曰："喜，好也，音许吏反。"

帝弟梁孝王，母窦太后爱之。孝王朝，因燕昆弟饮。[①]是时上未立太子，酒酣，上从容曰："千秋万岁后传王。"[②]太后欢。婴引卮酒进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传，汉之约也，上何以得传梁王！"太后由此憎婴。婴亦薄其官，[③]因病免。太后除婴门籍，不得朝请。[④]

①师古曰："序家人昆弟之亲，不为君臣礼也。"

②师古曰："从音千庸反。"

③师古曰："自嫌其官，轻薄之也。"

④师古曰："请音才性反。其下亦同。"

孝景三年，吴楚反，上察宗室诸窦无如婴贤，[①]召入见，固让谢，称病不足任。太后亦惭。于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孙宁可以让邪？"乃拜婴为大将军，赐金千斤。婴言爰盎、栾布诸名将贤士在家者进之。所赐金，陈廊庑下，[②]军吏过，辄令财取为用，[③]金无入家者。婴守荥阳，监齐赵兵。七国破，封为魏其侯。游士宾客争归之。每朝议大事，条侯、魏其，列侯莫敢与亢礼。[④]

①师古曰："宗室，帝之同姓亲也。诸窦，总谓帝外家也。以吴楚之难，故欲用

内外之亲为将也。”

②师古曰:“廊,堂下周屋也。庑,门屋也,音侮。”

③师古曰:“财与裁同,谓裁量而用之也。”

④师古曰:“言特敬此二人也。”

四年,立栗太子,①以婴为傅。七年,栗太子废,婴争弗能得,谢病,屏居蓝田南山下②数月,诸窦宾客辩士说,莫能来。梁人高遂乃说婴曰:“能富贵将军者,上也;能亲将军者,太后也。今将军傅太子,太子废,争不能拔,又不能死,自引谢病,拥赵女屏閒处而不朝,③祗加怼自明,扬主之过。④有如两宫薄将军,⑤则妻子无类矣。”⑥婴然之,乃起,朝请如故。

①师古曰:“栗姬之子,(敬)〔故〕曰栗太子。”[1]

②师古曰:“屏,隐也。”

③师古曰:“拥,抱也。閒处,犹言私处也。”

④师古曰:“祗,适也。怼,怨怒也。祗音支,其字从衣。怼音直类反。”

⑤师古曰:“两宫,太后及帝也。薄,怒貌也,音赫。”

⑥师古曰:“言被诛戮无遗类也。”

桃侯免相,①窦太后数言魏其。景帝曰:“太后岂以臣有爱相魏其者?②魏其沾沾自喜耳,多易,③难以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卫绾为丞相。

①服虔曰:“刘舍也。”

②师古曰:“爱犹惜也。”

③张晏曰:“沾沾,言自整顿也。多易,多轻薄之行也。或曰,沾音瞻。”师古曰:“沾沾,轻薄也,或音他兼反,今俗言薄沾沾。喜音许吏反。易音弋豉反。”

田蚡,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生长陵。窦婴已为大将军,方盛,蚡为诸曹郎,未贵,往来侍酒婴所,跪起如子姓。①及孝景晚节,蚡益贵幸,②

为中大夫。辩有口，学盘盂诸书，③王皇后贤之。

①师古曰："姓，生也，言同子礼，若己所生。"

②师古曰："晚节，犹言末时也。"

③应劭曰："黄帝史孔甲所作也，凡二十九篇，书盘盂中，所以为法戒也。诸书，诸子之书也。"孟康曰："孔甲盘盂二十六篇，杂家书，兼儒墨名法者也。"晋灼曰："案艺文志，孟说是也。"

孝景崩，武帝初即位，蚡以舅封为武安侯，弟胜为周阳侯。

蚡新用事，卑下宾客，①进名士家居者贵之，②欲以倾诸将相。③上所填抚，多蚡宾客计策。④会丞相绾病免，上议置丞相、太尉。藉福说蚡曰："魏其侯贵久矣，素天下士归之。今将军初兴，未如，即上以将军为相，必让魏其。魏其为相，将军必为太尉。太尉、相尊等耳，⑤有让贤名。"蚡乃微言太后风上，⑥于是乃以婴为丞相，蚡为太尉。藉福贺婴，因吊曰："君侯资性喜善疾恶，⑦方今善人誉君侯，故至丞相；然恶人众，亦且毁君侯。君侯能兼容，则幸久；⑧不能，今以毁去矣。"婴不听。

①师古曰："下音胡稼反。"

②晋灼曰："滞在里巷未仕者。"

③师古曰："倾谓逾越而胜之也。"

④如淳曰："多荐名士，名士得进为帝画计策也。"师古曰："填音竹刃反。"

⑤师古曰："言其尊贵同一等也。"

⑥师古曰："风读曰讽。"

⑦师古曰："喜，好也，音许吏反。"

⑧师古曰："兼容，谓不嫉恶人令其怨也。"

婴、蚡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①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②以礼为服制，③以兴太平。举谪诸窦宗室无行者，除其属籍。诸外家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国，以故毁日至窦太后。太后好黄老言，而婴、蚡、赵绾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④二年，御史大夫赵绾请毋奏事东宫。窦太

后大怒，曰："此欲复为新垣平邪！"乃罢逐赵绾、王臧，而免丞相婴、太尉蚡，以柏至侯许昌为丞相，武彊侯庄青翟为御史大夫。婴、蚡以侯家居。

①师古曰："推毂，谓升荐之，若转车毂之为也。"

②服虔曰："除关禁也。"

③师古曰："谓丧服之制也。"

④师古曰："滋，益也。说读曰悦。"

蚡虽不任职，以王太后故亲幸，数言事，多效，[①]士吏趋势利者皆去婴而归蚡。蚡日益横。[②]六年，窦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丧事不办，免。上以蚡为丞相，大司农韩安国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诸侯愈益附蚡。[③]

①师古曰："效谓见听用。"

②师古曰："横，恣也，音胡孟反。"

③师古曰："郡及诸侯也，犹言郡国耳。"

蚡为人貌侵，生贵甚。[①]又以为诸侯王多长，[②]上初即位，富于春秋，[③]蚡以肺附为相，[④]非痛折节以礼屈之，天下不肃。[⑤]当是时，丞相入奏事，语移日，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尽未？吾亦欲除吏。"[⑥]尝请考工地益宅，上怒曰："遂取武库！"是后乃退。[⑦]召客饮，坐其兄盖侯北乡，自坐东乡，[⑧]以为汉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桡。[⑨]由此滋骄，[⑩]治宅甲诸第，[⑪]田园极膏腴，[⑫]市买郡县器物相属于道。[⑬]前堂罗钟鼓，立曲旃；[⑭]后房妇女以百数。诸奏珍物狗马玩好，不可胜数。[⑮]

①服虔曰："侵，短小也。"师古曰："生贵，谓自尊高示贵宠也。"

②张晏曰："多长年。"

③师古曰："谓年幼也。齿历方久，故云富于春秋也。"

④师古曰："旧解云肺附，如肝肺之相附著也。一说，肺，斫木札也，喻其轻薄附著大材也。"

⑤师古曰："痛犹甚也。言以尊贵临之，皆令其屈节而下己也。"

⑥师古曰:“凡言除者,除去故官就新官。”

⑦师古曰:“考工,少府之属官也,主作器械。上责其此请,故谓之曰:‘何不遂取武库!’纷乃退也。”

⑧师古曰:“自处尊位也。乡读皆曰响。”

⑨师古曰:“桡,曲也,音女教反。”

⑩师古曰:“滋,益也。”

⑪师古曰:“言为诸第之(长)〔最〕也。[2]以甲乙之次,言甲则为上矣。”

⑫师古曰:“膏腴,谓肥厚之处。”

⑬师古曰:“属,逮及也,音之欲反。”

⑭如淳曰:“旃,旗之名也,通帛曰旃。曲旃,僭也。”苏林曰:“礼,大夫建旃。曲,柄上曲也。”师古曰:“苏说是也。许慎云‘旃,旗曲柄也,所以旃表士众’也。”

⑮师古曰:“奏,进也。”

而婴失窦太后,益疏不用,无势,诸公稍自引而怠(骜)〔骜〕,①[3]唯灌夫独否。故婴墨墨不得意,而厚遇夫也。

①师古曰:“(骜)〔骜〕与傲同。”

灌夫字仲孺,颍阴人也。父张孟,(常)〔尝〕为颍阴侯灌婴舍人,[4]得幸,因进之,①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为灌孟。②吴楚反时,颍阴侯灌婴为将军,属太尉,③请孟为校尉。夫以千人与父俱。④孟年老,颍阴侯强请之,郁郁不得意,故战常陷坚,遂死吴军中。汉法,父子俱,有死事,得与丧归。夫不肯随丧归,奋曰:“愿取吴王若将军头以报父仇。”⑤于是夫被甲持戟,募军中壮士所善愿从数十人。⑥及出壁门,莫敢前。独两人及从奴十馀骑驰入吴军,至戏下,⑦所杀伤数十人。不得前,复还走汉壁,⑧亡其奴,独与一骑归。夫身中大创十馀,适有万金良药,故得无死。⑨创少瘳,⑩又复请将军曰:“吾益知吴壁曲折,请复往。”⑪将军壮而义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召固止之。吴军(败)〔破〕,[5]夫以此名

闻天下。

①师古曰:“进,荐也。婴荐孟也。”

②师古曰:“蒙,冒也。”

③师古曰:“时颍阴侯是灌婴之子,名何,转写误为婴耳。”

④孟康曰:“官主千人,如候司马也。”

⑤张晏曰:“自奋厉也。”

⑥师古曰:“所善,素与己善者。”

⑦师古曰:“戏,大将之旗也,读与麾同,又音许宜反。”

⑧师古曰:“走,趣向也,音奏。”

⑨师古曰:“万金者,言其价贵也。金字或作全,言得之者必生全也。”

⑩师古曰:“瘳,差也,音丑流反。”

⑪师古曰:“曲折,犹言委曲也。”

颍阴侯言夫,夫为郎中将。数岁,坐法去。家居长安中,诸公莫不称,由是复为代相。

武帝即位,以为淮阳天下郊,劲兵处,[①]故徙夫为淮阳太守。入为太仆。二年,夫与长乐卫尉窦甫饮,轻重不得,[②]夫醉,搏甫。[③]甫,窦太后昆弟。上恐太后诛夫,徙夫为燕相。数岁,坐法免,家居长安。

①师古曰:“郊谓四交辐凑,而兵又劲强。”

②晋灼曰:“饮酒轻重不得其平也。”师古曰:“礼数之轻重也。”

③师古曰:“搏,以手击之。”

夫为人刚直,使酒,[①]不好面谀。贵戚诸势在己之右,欲必陵之;士在己左,愈贫贱,尤益礼敬,与钧。[②]稠人广众,荐宠下辈。[③]士亦以此多之。[④]

①师古曰:“使酒,因酒而使气也。”

②师古曰:“右,尊也。左,卑也。钧,等也。”

③师古曰:“稠,多也。下辈,下等之人也。每于人众之中故宠荐也。”

④师古曰:“多犹重之。”

夫不好文学，喜任侠，已然诺。[1]诸所与交通，无非豪桀大猾。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2]波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3]横颍川。[4]颍川儿歌之曰："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5]

①师古曰："已，必也。谓一言许人，必信之也。喜音许吏反。"

②师古曰："或八九十，或百人也。"

③师古曰："波读曰陂。"

④师古曰："横音胡孟反。其下亦同。"

⑤师古曰："深怨嫉之，故为此言也。"

夫家居，卿相侍中宾客益衰。[1]及窦婴失势，亦欲倚夫引绳排根生平慕之后弃者。[2]夫亦得婴通列侯宗室为名高。两人相为引重，[3]其游如父子然，相得欢甚，无厌，恨相知之晚。

①师古曰："以夫居家，而卿相侍中素为夫之宾客者，渐以衰退不复往也。"

②苏林曰："二人相倚，引绳直排根宾客去之者，不与交通也。"孟康曰："根者，根格，引绳以弹排摈根格之也。"师古曰："孟说近之。根音下恩反。格音下各反。言婴与夫共相提挈，有人生平慕婴、夫，后见其失职而颇慢弛，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复与交。譬如相对挽绳而根格之也。今吴楚俗犹谓牵引前却为根格也。"

③张晏曰："相荐达为声势也。"师古曰："相牵引而致于尊重也。为音于伪反。"

夫尝有服，[1]过丞相蚡。蚡从容曰：[2]"吾欲与仲孺过魏其侯，会仲孺有服。"夫曰："将军乃肯幸临况魏其侯，[3]夫安敢以服为解！[4]请语魏其具，[5]将军旦日蚤临。"[6]蚡许诺。夫以语婴。婴与夫人益市牛酒，[7]夜洒埽张具至旦。[8][6]平明，令门下候司。至日中，蚡不来。婴谓夫曰："丞相岂忘之哉？"夫不怿，[9]曰："夫以服请，不宜。"[10]乃驾，自往迎蚡。蚡特前戏许夫，[11]殊无意往。夫至门，蚡尚卧也。于是夫见，曰："将军昨日幸许过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至今未敢尝食。"蚡悟，谢曰："吾醉，忘与仲孺言。"乃驾往。往又徐行，夫愈益怒。及饮酒酣，夫起舞属蚡，[12]

蚡不起。夫徙坐，语侵之。⑬婴乃扶夫去，谢蚡。蚡卒饮至夜，极欢而去。

①师古曰："谓丧服也。"

②师古曰："从音千容反。"

③师古曰："况，赐也。"

④师古曰："解谓辞之也，若今言分疏矣。"

⑤师古曰："具，办具酒食。"

⑥师古曰："旦日，明旦也。蚤，古早字。"

⑦师古曰："益，多也。"

⑧师古曰："洒音灑，又音所寄反。"

⑨师古曰："怿，悦也。"

⑩师古曰："不当忘也。"

⑪师古曰："特，但也。"

⑫师古曰："属，付也，犹今之舞讫相劝也。属音之欲反。"

⑬师古曰："徙坐，谓移就其坐也。"

后蚡使藉福请婴城南田，婴大望曰：①"老仆虽弃，将军虽贵，宁可以势相夺乎！"不许。夫闻，怒骂福。福恶两人有隙，乃谩好谢蚡②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蚡闻婴、夫实怒不予，亦怒曰："魏其子尝杀人，蚡活之。蚡事魏其无所不可，爱数顷田？且灌夫何与也？③吾不敢复求田。"由此大怒。

①师古曰："望，怨也。"

②师古曰："谩犹诡也，诈为好言也。谩读与慢同，又音莫连反。"

③师古曰："与读曰预。预，干也。"

元光四年春，蚡言灌夫家在颍川，横甚，民苦之。请案之。上曰："此丞相事，何请？"夫亦持蚡阴事，为奸利，受淮南王金与语言。宾客居间，遂已，俱解。①

①师古曰："两家宾客处于中间和解之。"

夏,蚡取燕王女为夫人,[①]太后诏召列侯宗室皆往贺。婴过夫,欲与俱。夫谢曰:"夫数以酒失过丞相,[②]丞相今者又与夫有隙。"婴曰:"事已解。"强与俱。酒酣,蚡起为寿,坐皆避席伏。已婴为寿,独故人避席,馀半膝席。[③]夫行酒,至蚡,蚡膝席曰:"不能满觞。"夫怒,因嘻笑曰:"将军贵人也,毕之!"[④]时蚡不肯。[⑤]行酒次至临汝侯灌贤,贤方与程不识耳语,[⑥]又不避席。夫无所发怒,乃骂贤曰:"平生毁程不识不直一钱,今日长者为寿,乃效女曹儿咕嗫耳语!"[⑦]蚡谓夫曰:"程、李俱东西宫卫尉,[⑧]今众辱程将军,仲孺独不为李将军地乎?"[⑨]夫曰:"今日斩头穴匈,何知程、李!"[⑩]坐乃起更衣,[⑪]稍稍去。婴去,戏夫。[⑫]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骄灌夫罪也。"乃令骑留夫,[⑬]夫不得出。藉福起为谢,案夫项令谢。[⑭]夫愈怒,不肯顺。蚡乃戏骑缚夫[⑮]置传舍,[⑯]召长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诏。"[⑰][7]劾灌夫骂坐不敬,[⑱]系居室。[⑲]遂其前事,[⑳]遣吏分曹逐捕诸灌氏支属,皆得弃市罪。婴愧,为资使宾客请,莫能解。[㉑]蚡吏皆为耳目,诸灌氏皆亡匿,夫系,遂不得告言蚡阴事。

①师古曰:"燕王泽之子康王嘉女。"

②师古曰:"言因酒有失,得罪过于丞相。"

③苏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也。"如淳曰:"以膝跪席上也。"师古曰:"如说是也。"

④张晏曰:"行酒过之为已毕。"如淳曰:"言虽贵,且当尽酒,以其势劫之也。"师古曰:"如说近之。言将军虽贵人也,请尽此觞。嗤,强笑也,音许其反。"

⑤师古曰:"不为尽也。"

⑥师古曰:"附耳小语也。"

⑦师古曰:"女曹儿犹言儿女辈也。咕音昌涉反。嗫音人涉反。"

⑧孟康曰:"李广为东宫,程不识为西宫。"

⑨苏林曰:"不为李将军除道地邪?"如淳曰:"二人同号比尊,今辱一人,不当为毁广邪?"师古曰:"如说近之。言既毁程,令广何地自安处。"

⑩晋灼曰:"斩头见刺,犹不止也。"

⑪师古曰:“坐谓坐上之人也。更,改也。凡久坐者,皆起更衣,以其寒暖或变也。”

⑫晋灼曰:“戏,古麾字也。”师古曰:“招麾之令出也。汉书多以戏为麾字。”

⑬师古曰:“骑谓常从之骑也。”

⑭师古曰:“使其拜也。”

⑮师古曰:“戏读亦曰麾。谓指麾命之而令收缚夫也。”

⑯师古曰:“传舍,解在郦食其传。”

⑰师古曰:“长史,丞相长史也。召宗室,谓请召之为客也。”

⑱师古曰:“于大坐中骂詈,(不为)〔为不〕敬。”[8]

⑲师古曰:“居室,署名也,属少府。其后改名曰保宫。”

⑳师古曰:“遂,竟也。”

㉑如淳曰:“为出资费,使人为夫请罪也。”师古曰:“如说非也。为资,为其资地耳,非财物也。为读如本字。”

婴锐为救夫,婴夫人谏曰:“灌将军得罪丞相,与太后家迕,① 宁可救邪?”婴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无所恨。② 且终不令灌仲孺独死,婴独生。”乃匿其家,窃出上书。③ 立召人,具告言灌夫醉饱事,不足诛。上然之,赐婴食,曰:“东朝廷辩之。”④

①师古曰:“相逆迕也。迕音悟。”

②师古曰:“言不过失爵耳。”

③师古曰:“匿,避也。不令家人知之,恐其又止谏也。”

④如淳曰:“东朝,太后朝也。”张晏曰:“会公卿大夫东朝,共理而分别也。”

婴东朝,盛推夫善,言其醉饱得过,乃丞相以它事诬罪之。蚡盛毁夫所为横恣,罪逆不道。婴度无可奈何,① 因言蚡短。蚡曰:“天下幸而安乐无事,蚡得为(胁)〔肺〕附,[9] 所好音乐狗马田宅,所爱倡优巧匠之属,② 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壮士与论议,腹诽而心谤,叩视天,俛画地,③ 辟睨两宫间,④ 幸天下有变,而欲有大功。⑤ 臣乃不如魏其等所为。”上问朝臣:“两人孰是?”御史大夫韩安国曰:“魏其言灌夫父

死事，身荷戟驰不测之吴军，⑥身被数十创，名冠三军，此天下壮士，非有大恶，争杯酒，不足引它过以诛也。魏其言是。丞相亦言灌夫通奸猾，侵细民，家累巨万，横恣颍川，辏轹宗室，侵犯骨肉，⑦此所谓'支大于干，胫大于股，不折必披'。⑧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内史郑当时是魏其，后不坚。馀皆莫敢对。上怒内史曰："公平生数言魏其、武安长短，今日廷论，局趣效辕下驹，⑨吾并斩若属矣！"⑩即罢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司，具以语太后。太后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⑪令我百岁后，皆鱼肉之乎！⑫且帝宁能为石人邪！⑬此特帝在，即录录，⑭设百岁后，是属宁有可信者乎？"⑮上谢曰："俱外家，故廷辨之。⑯不然，此一狱吏所决耳。"是时郎中令石建为上分别言两人。

①师古曰："度音徒各反。"

②师古曰："倡，乐人也。优，谐戏者也。"

③张晏曰："视天，占三光也。画地，知分野所在也。念欲作反事也。"师古曰："卬读曰仰。"

④张晏曰："占太后与帝吉凶之期也。"师古曰："辟睨，傍视也。辟音普计反，字本作瞥。睨音吾计反。"

⑤张晏曰："幸有反者，当为将立大功也。"臣瓒曰："天下有变，谓因国家变难之际得立大功也。"师古曰："瓒说是。"

⑥师古曰："荷，负也。不测，言其强盛也。荷音何。"

⑦师古曰："辏轹，谓蹈践之也。辏音凌，轹音郎击反。"

⑧师古曰："披音丕靡反。"

⑨应劭曰："驹者，驾著辕下。局趣，踧小之貌也。"张晏曰："俛头于车辕下，随母而已。"师古曰："张说非也。驾车不以牝马。小雅皇皇者华之诗曰'我马维驹'，非随母也。"

⑩师古曰："若，汝也。"

⑪晋灼曰："藉，蹈也。"

⑫师古曰："以比鱼肉而食啖也。"

⑬师古曰:"言徒有人形耳,不知好恶也。一曰,石人者,谓常存不死也。"

⑭师古曰:"录录,言循众也。"

⑮师古曰:"设犹脱也。"

⑯师古曰:"婴,景帝从舅子。蚡,太后同母弟。故言俱外家。"

蚡已罢朝,出止车门,召御史大夫安国载,① 怒曰:"与长孺共一秃翁,何为首鼠两端?"② 安国良久谓蚡曰:"君何不自喜!③ 夫魏其毁君,君当免冠解印绶归,④ 曰'臣以(胁)〔肺〕附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让,⑤ 不废君。魏其必愧,杜门齰舌自杀。⑥ 今人毁君,君亦毁之,譬如贾竖女子争言,何其无大体也!"蚡谢曰:"争时急,不知出此。"

①师古曰:"韩安国也。载谓共乘车。"

②服虔曰:"秃翁,言婴无官位版授也。首鼠,一前一却也。"张晏曰:"婴年老,又嗜酒,头秃,言当共治一秃翁也。"师古曰:"服说是也。"

③师古曰:"何不自谦逊为可喜之事也。喜音许吏反。"

④师古曰:"归印绶于天子也。"

⑤师古曰:"多犹重也。"

⑥师古曰:"杜,塞也。齰,啮也,音仕客反。"

于是上使御史簿责婴① 所言灌夫颇不雠,② 劾系都司空。③ 孝景时,婴尝受遗诏,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论上。"④ 及系,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诸公莫敢复明言于上。婴乃使昆弟子上书言之,幸得召见。⑤ 书奏,案尚书,大行无遗诏。⑥ 诏书独藏婴家,婴家丞封。⑦ 乃劾婴矫先帝诏害,罪当弃市。⑧ 五年十月,悉论灌夫支属。婴良久乃闻有劾,即阳病痱,不食欲死。⑨ 或闻上无意杀婴,复食,治病,议定不死矣。乃有飞语为恶言闻上,⑩ 故以十二月晦论弃市渭城。⑪

①师古曰:"簿责,以文簿一一责之也。簿音步户反。"

②晋灼曰:"雠,当也。"

③师古曰:“都司空,宗正属官也,见百官公卿表。”

④师古曰:“论说其事而上于天子。”

⑤师古曰:“幸,冀也。”

⑥如淳曰:“大行,主诸侯官也。”师古曰:“此说非也。大行,景帝大行也。尚书之中无此大行遗诏也。”

⑦孟康曰:“以家丞印封遗诏也。”

⑧郑氏曰:“矫诏有害不害也。”

⑨师古曰:“痱,风疾也,音肥。”

⑩张晏曰:“蚡为作飞扬诽谤之语也。”臣瓒曰:“无根而至也。”

⑪张晏曰:“著日月者,见春垂至,恐遇赦赎之。”

春,蚡疾,一身尽痛,若有击者,谞服谢罪。① 上使视鬼者瞻之,曰:“魏其侯与灌夫共守,笞欲杀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中有罪免。

①晋灼曰:“服音庖。关西俗谓得杖呼及小儿啼呼为呼庖。或言蚡号呼谢服罪也。”师古曰:“两说皆通。谞,古呼字也。若谓啼为谞服,则谞音火交反,服音平卓反。”

后淮南王安谋反,觉。始安入朝时,蚡为太尉,迎安霸上,谓安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贤,高祖孙,即(公)〔宫〕车晏驾,[10]非大王立,尚谁立哉?”① 淮南王大喜,厚遗金钱财物。上自婴、夫事时不直蚡,特为太后故。及闻淮南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②

①师古曰:“言大王尚不得立,当谁立也?”

②师古曰:“言其赖自死。”

韩安国字长孺,梁成安人也,后徙睢阳。尝受韩子、杂说邹田生所。① 事梁孝王,为中大夫。吴楚反时,孝王使安国及张羽为将,扞吴兵于东界。张羽力战,安国持重,以故吴不能过梁。吴楚破,安国、张羽名由此显梁。

①师古曰:“田生,邹县人。”

梁王以至亲故，得自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戏，僭于天子。[①]天子闻之，心不善。太后知帝弗善，乃怒梁使者，弗见，案责王所为。安国为梁使，见大长公主而泣[②]曰："何梁王为人子之孝，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不省也？[③]夫前日吴、楚、齐、赵七国反，自关以东皆合从而西向，[④]唯梁最亲，为限难。梁王念太后、帝在中，[⑤]而诸侯扰乱，壹言泣数行而下，跪送臣等六人将兵击却吴楚，吴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之力也。今太后以小苛礼责望梁王。[⑥]梁王父兄皆帝王，而所见者大，故出称趩，入言警，[⑦]车旗皆帝所赐，即以婿鄙小县，[⑧]驱驰国中，欲夸诸侯，令天下知太后、帝爱之也。今梁使来，辄案责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为。何梁王之忠孝而太后不恤也？"长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为帝言之。"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谢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为太后遗忧。"悉见梁使，厚赐之。其后，梁王益亲欢。太后、长公主更赐安国直千馀金。[⑨]由此显，结于汉。

①师古曰："僭，拟也。"

②如淳曰："大长公主，景帝姊也。"

③师古曰："省，视也。"

④师古曰："从音子容反。"

⑤师古曰："中，关中也。一说谓京师为中，犹言中国也。"

⑥师古曰："苛，细也。"

⑦师古曰："趩，止行人也。警，令戒肃也。天子出入皆备此仪。而今云出称警入言趩者，互举之耳。"

⑧服虔曰："婿，夸妩也。"晋灼曰："婿音坼婿之婿。"邓展曰："婿，好也。自以车服之好曜边鄙之邑也。"师古曰："服说、晋音是也。鄙，小县，言在外鄙之小县也。"

⑨师古曰："更音工衡反。"

其后，安国坐法抵罪，蒙[①]狱吏田甲辱安国。安国曰："死灰独不复然乎？"甲曰："然即溺之。"[②]居无几，梁内史缺，[③]汉使使者拜安国为梁

内史，起(徙)〔徒〕中为二千石。[11]田甲亡。安国曰："甲不就官，我灭而宗。"④甲肉袒谢，安国笑曰："公等足与治乎？"⑤卒善遇之。

①师古曰："蒙，梁国之县也。"

②师古曰："溺读曰尿。"

③师古曰："无几，未多时也。几音居岂反。"

④师古曰："而，汝也。"

⑤师古曰："治谓当敌也，今人犹云对治。治音丈吏反。一曰，不足绳治也。治读如本字。"

内史之缺也，王新得齐人公孙诡，说之，①欲请为内史。窦太后(所)〔闻〕，乃诏王以安国为内史。[12]

①师古曰："说读曰悦。"

公孙诡、羊胜说王求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汉大臣不听，乃阴使人刺汉用事谋臣。及杀故吴相爰盎，景帝遂闻诡、胜等计画，乃遣使捕诡、胜，必得。①汉使十辈至梁，相以下举国大索，②月馀弗得。安国闻诡、胜匿王所，乃入见王而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无良臣，故纷纷至此。今胜、诡不得，请辞赐死。"王曰："何至此？"安国泣数行下，曰："大王自度于皇帝，孰与太上皇之与高帝及皇帝与临江王亲？"③王曰："弗如也。"安国曰："夫太上皇、临江亲父子间，然高帝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④故太上终不得制事，居于栎阳。临江，適长太子，⑤以一言过，废王临江；⑥用宫垣事，卒自杀中尉府。⑦何则？治天下终不用私乱公。语曰：'虽有亲父，安知不为虎？虽有亲兄，安知不为狼？'⑧今大王列在诸侯，诎邪臣浮说，⑨犯上禁，桡明法。⑩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于大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终不觉寤。有如太后宫车即晏驾，大王尚谁攀乎？"语未卒，王泣数行而下，谢安国曰："吾今出之。"即日诡、胜自杀。汉使还报，梁事皆得释，⑪安国力也。景帝、太后益重安国。

①师古曰："必令得之。"

②师古曰:"索,搜也,音山客反。"

③师古曰:"孰与,犹言何如也。"

④师古曰:"三尺,谓剑也。"

⑤师古曰:"適读曰嫡。"

⑥师古曰:"景帝尝属诸姬子,太子母栗姬言不逊,由是废太子,栗姬忧死也。"

⑦张晏曰:"以侵埜垣征,自杀也。"

⑧师古曰:"言其恩爱不可必保也。"

⑨师古曰:"诔,诱也,音戍。"

⑩师古曰:"桡,曲也,音女教反。"

⑪师古曰:"释,解也。"

孝王薨,共王即位,[①]安国坐法失官,家居。武帝即位,武安侯田蚡为太尉,亲贵用事。安国以五百金遗蚡,蚡言安国太后,上素闻安国贤,即召以为北地都尉,迁为大司农。闽、东越相攻,遣安国、大行王恢将兵。未至越,越杀其王降,汉兵亦罢。其年,田蚡为丞相,安国为御史大夫。

①师古曰:"共读曰恭。"

匈奴来请和亲,上下其议。[①]大行王恢,燕人,数为边吏,习胡事,议曰:"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背约。不如勿许,举兵击之。"安国曰:"千里而战,即兵不获利。今匈奴负戎马足,怀鸟兽心,[②]迁徙鸟集,难得而制。得其地不足为广,有其众不足为强,自上古弗属。[③]汉数千里争利,则人马罢,[④]虏以全制其敝,势必危殆。臣故以为不如和亲。"群臣议多附安国,于是上许和亲。

①师古曰:"下音胡亚反。"

②师古曰:"负,恃也。"

③师古曰:"不内属于中国。"

④师古曰:"罢读曰疲。"

明年，雁门马邑豪聂壹[①]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亲，亲信边，可诱以利致之，伏兵袭击，必破之道也。"上乃召问公卿曰："朕饰子女以配单于，币帛文锦，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嫚，侵盗无已，边竟数惊，朕甚闵之。[②]今欲举兵攻之，何如？"

①张晏曰："豪犹帅也。"

②师古曰："竟读曰境。其下亦同。"

大行恢对曰："陛下虽未言，臣固愿效之。[①]臣闻全代之时，[②]北有强胡之敌，内连中国之兵，然尚得养老长幼，种树以时，仓廪常实，[③]匈奴不轻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内为一，天下同任，[④]又遣子弟乘边守塞，[⑤]转粟挽输，以为之备，[⑥]然匈奴侵盗不已者，无它，以不恐之故耳。[⑦]臣窃以为击之便。"

①师古曰："效，致也，致其计。"

②服虔曰："代未分之时也。"李奇曰："六国之时全代为一国，尚能以击匈奴，况今加以汉之大乎！"

③师古曰："树，殖也。"

④如淳曰："任，事也。"

⑤师古曰："乘，登也。登其城而备守也。"

⑥师古曰："挽，引车也，音晚。"

⑦师古曰："不示威令恐惧也。"

御史大夫安国曰："不然。臣闻高皇帝尝围于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数所。[①]平城之饥，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围反位，而无忿怒之心。夫圣人以天下为度者也，[②]不以己私怒伤天下之功，故乃遣刘敬奉金千斤，以结和亲，至今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尝壹拥天下之精兵聚之广武常溪，[③]然终无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无不忧者。孝文寤于兵之不可宿，[④]故复合和亲之约。此二圣之迹，足以为效矣。臣窃以为勿击便。"

①师古曰："解脱其马，示闲暇也。投积其鞍，若营垒也。"

②师古曰:"言当随天下人心而宽大其度量也。"

③张晏曰:"广武,雁门县。常溪,溪名。"

④师古曰:"宿,久留也。"

恢曰:"不然。臣闻五帝不相袭礼,三王不相复乐,[①]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帝身被坚执锐,蒙雾露,沐霜雪,行几十年,[②]所以不报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边竟数惊,士卒伤死,中国槥车相望,[③]此仁人之所隐也。[④]臣故曰击之便。"

①师古曰:"袭,因也。复,重也。复音扶目反。"

②师古曰:"几,近也,音巨依反。"

③师古曰:"槥,小棺也。从军死者以槥送致其丧,载槥之车相望于道,言其多也。槥音卫。"

④张晏曰:"隐,痛也。"

安国曰:"不然。臣闻利不十者不易业,功不百者不变常,是以古之人君谋事必就祖,发政占古语,重作事也。[①]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与正朔服色,[②]非威不能制,强弗能服也,以为远方绝地不牧之民,不足烦中国也。[③]且匈奴,轻疾悍亟之兵也,[④]至如焱风,去如收电,[⑤]畜牧为业,弧弓射猎,[⑥]逐兽随草,居处无常,难得而制。今使边郡久废耕织,以支胡之常事,其势不相权也。[⑦]臣故曰勿击便。"

①师古曰:"祖,祖庙也。占,问也。重犹难之也。"

②师古曰:"与读曰豫。"

③师古曰:"不牧,谓不可牧养也。"

④师古曰:"悍,勇也。亟,急也,音居力反。"

⑤师古曰:"焱,疾风也,音必遙反。"

⑥师古曰:"以木曰弧,以角曰弓。"

⑦师古曰:"轻重不等也。"

恢曰:"不然。臣闻凤鸟乘于风,圣人因于时。昔秦缪公都雍,[①]地

方三百里，知时宜之变，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国十四，②陇西、北地是也。及后蒙恬为秦侵胡，辟数千里，以河为竟，③累石为城，树榆为塞，④匈奴不敢饮马于河，置烽燧然后敢牧马。⑤夫匈奴独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国之盛，万倍之资，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犹以强弩射且溃之痈也，必不留行矣。⑥若是，则北发月氏可得而臣也。⑦臣故曰击之便。”

①师古曰：“缪读与穆同。”

②师古曰：“辟读曰闢。次下亦同。”

③师古曰：“竟读曰境。”

④如淳曰：“塞上种榆也。”

⑤师古曰：“燧，古燧字。”

⑥师古曰：“留，止也。言无所碍也。”

⑦师古曰：“发犹征召也。言威声之盛，北自月支以来皆可征召而为臣也。氏读曰支。”

安国曰：“不然。臣闻用兵者以饱待饥，正治以待其乱，定舍以待其劳。①故接兵覆众，伐国堕城，②常坐而役敌国，此圣人之兵也。且臣闻之，冲风之衰，不能起毛羽；③强弩之末，力不能入鲁缟。④夫盛之有衰，犹朝之必莫也。今将卷甲轻举，深入长驱，难以为功；⑤从行则迫胁，衡行则中绝，⑥疾则粮乏，徐则后利，⑦不至千里，人马乏食。兵法曰：‘遗人获也。’⑧意者有它缪巧可以禽之，则臣不知也；不然，则未见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击便。”

①师古曰：“舍，止息也。”

②师古曰：“覆，败也。堕，毁也。言兵与敌接则败其众，所伐之国则毁其城也。覆音芳目反。堕音火规反。”

③师古曰：“冲风，疾风之冲突者也。”

④师古曰：“缟，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为轻细，故以取喻也。”

⑤师古曰：“敺与驱同。”

⑥师古曰:"从音子容反。衡犹横也。"

⑦师古曰:"后利,谓不及于利。"

⑧师古曰:"言以军遗敌人,令其虏获也。遗音弋季反。"

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风过,[1]清水明镜不可以形逃,[2]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乱。[3]今臣言击之者,固非发而深入也,将顺因单于之欲,诱而致之边,吾选枭骑壮士阴伏而处以为之备,审遮险阻以为其戒。吾势已定,或营其左,或营其右,或当其前,或绝其后,单于可禽,百全必取。"

①师古曰:"言易零落。"

②师古曰:"言美恶皆见。"

③师古曰:"方,道也。"

上曰:"善。"乃从恢议。阴使聂壹为间,[1]亡入匈奴,谓单于曰:"吾能斩马邑令丞,以城降,财物可尽得。"单于爱信,以为然而许之。聂壹乃诈斩死罪囚,县其头马邑城下,视单于使者为信,[2]曰:"马邑长吏已死,可急来。"于是单于穿塞,将十万骑入武州塞。[3]

①师古曰:"间音居苋反。"

②师古曰:"视读曰示。"

③师古曰:"在雁门。"

当是时,汉伏兵车骑材官三十馀万,匿马邑旁谷中。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御史大夫安国为护军将军,诸将皆属。约单于入马邑纵兵。王恢、李息别从代主击辎重。[1]于是单于入塞,未至马邑百馀里,觉之,还去。语在匈奴传。塞下传言单于已去,汉兵追至塞,度弗及,[2]王恢等皆罢兵。

①师古曰:"辎,衣车也。重谓载重物车也。故行者之资,总曰辎重。重音直用反。"

②师古曰:“度,音徒各反。”

上怒恢不出击单于辎重也,恢曰:“始约为入马邑城,兵与单于接,而臣击其辎重,可得利。今单于不至而还,臣以三万人众不敌,祇取辱。[①]固知还而斩,然完陛下士三万人。”于是下恢廷尉,廷尉当恢逗桡,当斩。[②]恢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于太后曰:“王恢首为马邑事,今不成而诛恢,是为匈奴报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蚡言告上。上曰:“首为马邑事者恢,故发天下兵数十万,从其言,为此。且纵单于不可得,恢所部击,犹颇可得,以尉士大夫心。[③]今不诛恢,无以谢天下。”于是恢闻,乃自杀。

①师古曰:“祇,适也,音支。”

②服虔曰:“逗音企。”应劭曰:“逗,曲行避敌也,桡,顾望也,军法语也。”苏林曰:“逗音豆。”如淳曰:“军法,行而逗留畏懦者要斩。”师古曰:“服、应二说皆非也。逗谓留止也。桡,屈弱也。逗又音住。”

③师古曰:“或当得其辎重人众也。(故)〔古〕尉安之字正如此,[13]其后流俗乃加心耳。”

安国为人多大略,知足以当世取舍,[①]而出于忠厚。贪耆财利,[②]然所推举皆廉士贤于己者。于梁举壶遂、臧固,至它,皆天下名士,[③]士亦以此称慕之,唯天子以为国器。[④]安国为御史大夫五年,丞相蚡薨。安国行丞相事,引堕车,蹇。[⑤]上欲用安国为丞相,使使视,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泽为丞相。安国病免,[⑥]数月,愈,复为中尉。

①师古曰:“舍,止也。取舍,言可取则取,可止则止。”

②师古曰:“耆读曰嗜。”

③师古曰:“于梁举二人,至于他馀所举,亦皆名士也。”

④师古曰:“言臣下皆敬重之,天子一人亦以为国器。国器者,言其器用重大,可施于国政也。”

⑤如淳曰:“为天子(尊)〔导〕引,[14]而堕车跛蹇也。”

⑥师古曰:“以足疾。”

岁馀,徙为卫尉。而将军卫青等击匈奴,破龙城。明年,匈奴大入边。语在青传。安国为材官将军,屯渔阳,捕生口虏,言匈奴远去。即上言方佃作时,[1]请且罢屯。罢屯月馀,匈奴大入上谷、渔阳。安国壁乃有七百馀人,出与战,安国伤,入壁。匈奴虏略千馀人及畜产去。上怒,使使责让安国。徙益东,屯右北平。是时虏言当入东方。

①师古曰:"安国上奏也。佃,治田也,音与田同。"

安国始为御史大夫及护军,后稍下迁。新壮将军卫青等有功,益贵。安国既斥疏,将屯又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罢归,[1]乃益东徙,意忽忽不乐,数月,病欧血死。

①师古曰:"冀得罢归,以徼幸也。他皆类此。"

壶遂与太史迁等定汉律历,官至詹事,其人深中笃行君子。上方倚欲以为相,会其病卒。[1]

①师古曰:"倚谓仗任之也,音於绮反。"

赞曰:窦婴、田蚡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时决策,[1]而各名显,并位卿相,大业定矣。然婴不知时变,夫亡术而不逊,[2]蚡负贵而骄溢。[3]凶德参会,待时而发,[4]藉福区区其间,恶能救斯败哉![5]以韩安国之见器,临其挚而颠坠,[6]陵夷以忧死,[7]遇合有命,悲夫!若王恢为兵首而受其咎,岂命也乎?[8]

①师古曰:"谓驰入吴军,欲报父雠也。"

②师古曰:"逊,顺也。"

③师古曰:"负,恃也。"

④师古曰:"三人相遇,故曰参会。"

⑤师古曰:"恶音乌,谓於何也。"

⑥李奇曰:"挚,极也。"

⑦师古曰:"陵夷,即陵迟也,言渐卑替也。"

⑧师古曰:"言自己为之,非由命也。"

【校勘记】

〔1〕 (敬)〔故〕曰栗太子。　景祐、殿本都作"故",此误

〔2〕 言为诸第之(长)〔最〕也。　景祐、殿本都作"最"。

〔3〕 诸公稍自引而怠(鹜)〔骜〕,　景祐、殿本都作"骜",注同。王先谦说作"骜"是。

〔4〕 (常)〔尝〕为颍阴侯灌婴舍人,　宋祁说南本、浙本"常"并作"尝"。王先谦说南、浙本是。

〔5〕 吴军(败)〔破〕,　景祐、殿本都作"破"。

〔6〕 夜洒埽张具至旦。⑧　注⑧原在"张具"下。王先谦说,"至旦"二字连上为文,言婴洒埽张具,自夜达旦。

〔7〕 "今日召宗室,有诏",⑰　注⑰原在"宗室"下,景祐、汲古、局本同。今从殿本,以"有诏"连上,蚡与长史语止此。

〔8〕 于大坐中骂詈(不为)〔为不〕敬。　景祐、殿本都作"为不"。

〔9〕 蚡得为(胏)〔肺〕附,　殿本"胏"作"肺",与上蚡传同。而此及景祐本都作"胏",与蚡传异。"肺""胏"盖一字之异体。

〔10〕 即(公)〔宫〕车晏驾,　景祐、殿本都作"宫",史记同。王先谦说作"宫"是。

〔11〕 起(徙)〔徒〕中为二千石。　景祐、殿本都作"徒",史记同,此误。

〔12〕 窦太后(所)〔闻〕,乃诏王以安国为内史。　杨树达说"所"是误字,当从史记作"闻"。

〔13〕 (故)〔古〕尉安之字正如此,　景祐、殿本都作"古"。王先谦说作"古"是。

〔14〕 为天子(尊)〔导〕引,　景祐、殿本都作"导",此误。

汉书卷五十三

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

孝景皇帝十四男。王皇后生孝武皇帝。栗姬生临江闵王荣、河间献王德、临江哀王阏。[①] 程姬生鲁共王馀、[②] 江都易王非、[③] 胶西于王端。[④] 贾夫人生赵敬肃王彭祖、中山靖王胜。唐姬生长沙定王发。王夫人生广川惠王越、胶东康王寄、清河哀王乘、常山宪王舜。[⑤]

①师古曰:"阏音乌葛反。"

②师古曰:"共读曰恭。下皆类此。"

③师古曰:"易音改易之易。谥法云'好更故旧曰易'。"

④师古曰:"于,远也,言其所行不善,远乖道德,故以为谥。"

⑤师古曰:"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也。"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①]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②]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③]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④]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⑤]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⑥]周官、尚书、礼、礼记、[⑦]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⑧]其学举六艺,[⑨]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⑩]山东诸儒(者)〔多〕从而游。[1]

①师古曰:"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今流俗书本云求长长老,以是从人得善书,盖妄加之耳。"

②师古曰:“真,正也。留其正本。”

③师古曰:“不以千里为远,而自致也。繇与由同。”

④师古曰:“奏,进也。”

⑤师古曰:“言无实用耳。”

⑥师古曰:“先秦,犹言秦先,谓未焚书之前。”

⑦师古曰:“礼者,礼经也。礼记者,诸儒记礼之说也。”

⑧师古曰:“七十子,孔子弟子也,解具在艺文志。”

⑨师古曰:“此六艺谓六经。”

⑩师古曰:“被服,言常居处其中也。造次,谓所向(必)〔所〕行也。[2]被音皮义反。造音千到反。”

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①及诏策所问三十馀事。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②文约指明。③

①应劭曰:“辟雍、明堂、灵台也。雍,和也,言天地君臣人民皆和也。”

②师古曰:“中音竹仲反。”

③师古曰:“约,少也。指谓义之所趣,若人以手指物也。他皆类此。”

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丽以闻,曰:“王身端行治,①温仁恭俭,笃敬爱下,明知深察,惠于鳏寡。”大行令奏:“谥法曰‘聪明睿知曰献’,②宜谥曰献王。”子共王不害嗣,四年薨。子刚王堪嗣,十二年薨。子顷王授嗣,③十七年薨。子孝王庆嗣,四十三年薨。子元嗣。

①师古曰:“端,直;治,理也。”

②师古曰:“睿,深也,通也。”

③师古曰:“顷音倾。诸为谥者,皆类此也。”

元取故广陵厉王、厉王太子及中山怀王故姬廉等以为姬。甘露中,冀州刺史敞奏元,事下廷尉,逮召廉等。元迫胁凡七人,令自杀。有司奏请诛元,有诏削二县,万一千户。后元怒少史留贵,留贵逾垣出,欲告元,元使人杀留贵母。有司奏元残贼不改,不可君国子民。废勿王,处汉中房陵。①居数年,坐与妻若共乘朱轮车,怒若,又笞击,令自髡。汉

中太守请治(元),病死。[3]立十七年,国除。

①师古曰:"房陵,汉中县。"

绝五岁,成帝建始元年,复立元弟上郡库令良,① 是为河间惠王。良修献王之行,母太后薨,服丧如礼。哀帝下诏褒扬曰:"河间王良,丧太后三年,为宗室仪表,其益封万户。"二十七年薨。子尚嗣,王莽时绝。

①如淳曰:"汉官北边郡库,官兵之所藏,故置令。"

临江哀王阏以孝景前二年立,三年薨。无子,国除为郡。

临江闵王荣以孝景前四年为皇太子,四岁废为临江王。三岁,坐侵庙壖地为宫,① 上征荣。荣行,祖于江陵北门,② 既上车,轴折车废。③ 江陵父老流涕窃言曰:"吾王不反矣!"荣至,诣中尉府对簿。中尉郅都簿责讯王,④ 王恐,自杀。葬蓝田,燕数万衔土置冢上,百姓怜之。

①师古曰:"壖音人缘反。解在食货志及晁错传。"

②师古曰:"祖者,送行之祭,因飨饮也。昔黄帝之子累祖好远游而死于道,故后人以为行神也。"

③师古曰:"废,坏也。"

④师古曰:"簿皆音薄户反。讯,问也,音信。"

荣最长,亡子,国除。① 地入于汉,为南郡。

①师古曰:"荣实最长,而传居二王之后者,以其从太子被废,后乃立为王也。"

鲁恭王馀以孝景前二年立为淮阳王。吴楚反破后,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鲁。好治宫室苑囿狗马,季年好音,① 不喜辞。② 为人口吃难言。③

①师古曰:"季年,末年也。"

②师古曰:"喜音许吏反。"

③师古曰:"吃音讫。"

二十八年薨。子安王光嗣,初好音乐舆马,晚节遵,① 唯恐不足于

财。四十年薨。子孝王庆忌嗣，三十七年薨。子顷王劲嗣，二十八年薨。子文王睦嗣，十八年薨，亡子，国除。哀帝建平三年，复立顷王子睦弟郜乡侯闵为王。[2]王莽时绝。

①师古曰："晚节犹言末时也。遴与悋同，犹言贪啬也。"

②苏林曰："郜音鱼，县名也，属东海郡。"师古曰："又音吾。"

恭王初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闻钟磬琴瑟之声，遂不敢复坏，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立为汝南王。吴楚反时，非年十五，有材气，上书自请击吴。景帝赐非将军印，击吴。吴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吴国，[1]以军功赐天子旗。元光中，匈奴大入汉边，非上书愿击匈奴，上不许。非好气力，治宫馆，招四方豪桀，骄奢甚。二十七年薨，子建嗣。

①师古曰："治谓都之。刘濞所居也。"

建为太子时，邯郸人梁纷持女欲献之易王，建闻其美，私呼之，因留不出。纷宣言曰："子乃与其公争妻！"建使人杀纷。纷家上书，下廷尉考，会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服舍，[1]召易王所爱美人淖姬等凡十人与奸。[2]建女弟徵臣为盖侯子妇，[3]以易王丧来归，建复与奸。建异母弟定国为淮阳侯，易王最小子也，其母幸立之，[4]具知建事，行钱使男子荼恬上书[5]告建淫乱，不当为后。事下廷尉，廷尉治恬受人钱财为上书，论弃市。建罪不治。后数使使至长安迎徵臣，鲁恭王太后闻之，[6]遗徵臣书曰："国中口语籍籍，慎无复至江都。"[7]后建使谒者吉请问共太后，[8]太后泣谓吉："归以吾言谓而王，[9]王前事漫漫，今当自谨，独不闻燕齐事乎？[10]言吾为而王泣也。"吉归，致共太后语，建大怒，击吉，斥之。[11]

①师古曰："倚庐垩室之次也。"

②郑氏曰："淖音卓王孙之卓。"苏林曰："淖音泥淖。"师古曰："苏说是，音女教

反。”

③师古曰:“女弟,即妹也。”

④师古曰:“冀得立其子为易王嗣。”

⑤苏林曰:“荼音食邪反。”

⑥师古曰:“易王即鲁恭王同母之弟,徵臣则太后之孙也,故与书戒之。”

⑦师古曰:“籍籍,喧聒之意。”

⑧师古曰:“谓请问起居也。”

⑨师古曰:“谓,告也。而,汝也。”

⑩张晏曰:“燕王定国、齐王次昌皆与子昆弟奸,发觉自杀也。”

⑪师古曰:“斥谓退弃之。”

建游章台宫,令四女子乘小船,建以足蹈覆其船,[①]四人皆溺,二人死。后游雷波,[②]天大风,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波中。船覆,两郎溺,攀船,乍见乍没。建临观大笑,令皆死。[③]

①师古曰:“覆音芳目反。其下亦同。”

②师古曰:“波读为陂。雷陂,陂名。其下云入波中亦同。”

③师古曰:“不救止之,并死陂中也。”

宫人姬八子有过者,辄令裸立击鼓,[①]或置树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髡钳以铅杵舂,[②]不中程,辄掠;[③]或纵狼令啮杀之,[④]建观而大笑;或闭不食,令饿死。凡杀不辜三十五人。建欲令人与禽兽交而生子,强令宫人裸而四据,与羝羊及狗交。[⑤]

①师古曰:“八子,姬妾官名也。裸者,露其形也,音来果反。”

②师古曰:“铅者,锡之类也,音弋全反。”

③师古曰:“程者,作之课也。掠,笞击也。”

④师古曰:“纵,放也。”

⑤师古曰:“羝羊,牡羊,音丁奚反。”

专为淫虐,自知罪多,国中多欲告言者,建恐诛,心内不安,与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诅上。与郎中令等语怨望:“汉廷使者即复来覆

我,我决不独死!”①

①师古曰:“覆,治也。不独死,言欲反也。覆音芳目反。”

建亦颇闻淮南、衡山阴谋,恐一日发,为所并,遂作兵器。号王后父胡应为将军。中大夫疾有材力,善骑射,①号曰灵武君。作治黄屋盖;刻皇帝玺,铸将军、都尉金银印;作汉使节二十,绶千馀;具置军官品员,及拜爵封侯之赏;具天下之舆地及军陈图。遣人通越繇王闽侯,遗以锦帛奇珍,繇王闽侯亦遗建荃、葛、②珠玑、③犀甲、翠羽、猿熊奇兽,数通使往来,约有急相助。④及淮南事发,治党与,颇连及建,建使人多推金钱绝其狱。⑤

①师古曰:“疾者,中大夫之名。”

②苏林曰:“荃音诠,细布属也。”服虔曰:“音荪,细葛也。”臣瓒曰:“荃,香草也。”师古曰:“服、瓒二说皆非也。许慎云‘荃,细布也’。字本作绻,音千全反,又音千劣反,盖今南方筒布之属皆为荃也。葛即今之葛布也。以荃及葛遗建也。”

③师古曰:“玑谓珠之不圆者也,音机,又音畿。”

④师古曰:“约谓言契也。”

⑤师古曰:“行贿赂以灭其踪绪也。”

后复谓近臣曰:“我为王,诏狱岁至,生又无欢怡日,壮士不坐死,欲为人所不能为耳。”①建时佩其父所赐将军印,载天子旗出。积数岁,事发觉,汉遣丞相长史与江都相杂案,索得兵器玺绶节反具,②有司请捕诛建。制曰:“与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议。”议皆曰:“建失臣子道,积久,辄蒙不忍,遂谋反逆。所行无道,虽桀纣恶不至于此。天诛所不赦,当以谋反法诛。”有诏宗正、廷尉即问建。③建自杀,后成光等皆弃市。六年国除,地入于汉,为广陵郡。

①师古曰:“亦言欲反也。”

②师古曰:“索,搜也。”

③师古曰:“即,就也,就其国问之。”

绝百二十一年，平帝时新都侯王莽秉政，兴灭继绝，立建弟盱眙侯子宫为广陵王，[①]奉易王后。莽篡，国绝。

①师古曰："盱音许于反。眙音怡。"

胶西于王端，孝景前三年立。为人贼盭，又阴痿，[①]一近妇人，病数月。有所爱幸少年，以为郎。郎与后宫乱，端禽灭之，及杀其子母。数犯法，[②]汉公卿数请诛端，天子弗忍，而端所为滋甚。[③]有司比再请，削其国，去太半。[④]端心愠，遂为无訾省。[⑤]府库坏漏，尽腐财物，以巨万计，终不得收徙。[⑥]令吏毋得收租赋。端皆去卫，封其宫门，从一门出入。数变名姓，为布衣，之它国。[⑦]

①师古曰："盭，古戾字也，言其性贼害而很戾也。痿音萎。"

②师古曰："数音所角反。次下亦同。"

③师古曰："滋，益也。"

④张晏曰："三分之二为太半，一为少半。"师古曰："比，频也。"

⑤苏林曰："为无所省录也。"师古曰："訾，訾财也。省，视也。言不视訾财也。"

⑥师古曰："不收又不徙置他处。"

⑦师古曰："之，往也。"

相二千石至者，奉汉法以治，端辄求其罪告之，亡罪者诈药杀之。所以设诈究变，[①]强足以距谏，知足以饰非。相二千石从王治，则汉绳以法。故胶西小国，而所杀伤二千石甚众。

①师古曰："究，极也。"

立四十七年薨，无子，国除。地入于汉，为胶西郡。

赵敬肃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立为广川王。赵王遂反破后，徙王赵。彭祖为人巧佞，卑谄足共，[①]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诡辩以中人。[②]多内宠姬及子孙。相二千石欲奉汉法以治，则害于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

至,彭祖衣帛布单衣,③自行迎除舍,④多设疑事以诈动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讳,辄书之。二千石欲治者,则以此迫劫;不听,乃上书告之,及污以奸利事。彭祖立六十馀年,相二千石无能满二岁,辄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赵王擅权。使使即县为贾人榷会,⑤人多于国租税。以是赵王家多金钱,然所赐姬诸子,亦尽之矣。

①师古曰:"共读曰恭。足恭,谓便辟也。"

②师古曰:"诡辩,违道之辩也。中,伤也,音竹仲反。"

③师古曰:"或帛或布以为单衣。"

④师古曰:"至除舍迎之也。除舍,谓初所至之舍。"

⑤韦昭曰:"平会两家买卖之贾者。榷者,禁他家,独王家得为之也。"师古曰:"即,就也。就诸县而专榷贾人之会,若今和市矣。榷音角。会音工外反。"

彭祖不好治宫室机祥,①好为吏。上书愿督国中盗贼。②常夜从走卒行徼邯郸中。③诸使过客,以彭祖险陂,莫敢留邯郸。④

①服虔曰:"求福也。"师古曰:"机,鬼俗也,字或作鬾。淮南子曰'荆人鬼,越人鬾'。机祥,总谓鬼神之事也。服说失之。机音居衣反。"

②师古曰:"督,视察也。"

③师古曰:"徼谓巡察也,音工钓反。"

④师古曰:"使谓京师使人也。过客,行客从赵过者也。陂谓倾侧也,音彼义反。"

久之,太子丹与其女弟及同产姊奸。江充告丹淫乱,又使人椎埋攻剽,为奸甚众。①武帝遣使者发吏卒捕丹,下魏郡诏狱,治罪至死。彭祖上书冤讼丹,愿从国中勇敢击匈奴,②赎丹罪,上不许。久之,竟赦出。后彭祖入朝,因帝姊平阳隆虙公主,③求复立丹为太子,上不许。

①师古曰:"椎杀人而埋之,故曰椎埋。剽,劫也。椎音直佳反,其字从木,剽音频妙反,其字从刀。"

②师古曰:"以勇敢自随。"

③师古曰:"虙音庐。"

彭祖取江都易王宠姬，王建所奸淖姬者，甚爱之，生一男，号淖子。彭祖以征和元年薨，谥敬肃王。彭祖薨时，淖姬兄为汉宦者，上召问："淖子何如？"对曰："为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国子民。"问武始侯昌，曰："无咎无誉。"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是为顷王，十九年薨。子怀王尊嗣，五年薨。无子，绝二岁。宣帝立尊弟高，是为哀王，数月薨。子共王充嗣，五十六年薨。子隐嗣，王莽时绝。

初，武帝复以亲亲故，立敬肃王小子偃为平干王，[①]是为顷王，十一年薨。子缪王元嗣，二十五年薨。大鸿胪禹奏："元前以刃贼杀奴婢，子男杀谒者，为刺史所举奏，罪名明白。病先令，令能为乐奴婢从死，[②]迫胁自杀者凡十六人，暴虐不道。故春秋之义，诛君之子不宜立。元虽未伏诛，不宜立嗣。"奏可，国除。

①孟康曰："今广平。"

②师古曰："先令者，预为遗令也。能为乐，作乐之人也。从死，以殉葬也。"

中山靖王胜以孝景前三年立。武帝初即位，大臣惩吴楚七国行事，议者(勿)〔多〕冤晁错之策，[①][4]皆以诸侯连城数十，泰强，欲稍侵削，数奏暴其过恶。[②]诸侯王自以骨肉至亲，先帝所以广封连城，犬牙相错者，为盘石宗也。[③]今或无罪，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④]笞服其臣，使证其君，多自以侵冤。

①师古曰："言错策为是，枉见杀也。"

②师古曰："暴谓披布之。"

③师古曰："错，杂也，言其地相交杂。"

④师古曰："疵，病也，音才斯反。"

建元三年，代王登、长沙王发、中山王胜、济川王明来朝，天子置酒，胜闻乐声而泣。问其故，胜对曰：

臣闻悲者不可为叀欷，[①]思者不可为叹息。[②]故高渐离击筑易水之上，荆轲为之低而不食；[③]雍门子壹微吟，孟尝君为之於邑。[④]

今臣心结日久,每闻幼眇之声,不知涕泣之横集也。⑤

①师古曰:"絫,古累字。累,重也。欷,歔欷也,音许既反。"

②师古曰:"言闻欷叹之声,则悲思益甚。"

③应劭曰:"燕太子丹遣荆轲刺秦王,宾客祖于易水之上,渐离击筑,士皆垂泣,荆卿不能复食也。"师古曰:"低谓俯首。"

④张晏曰:"齐之贤者,居雍门,因以为号。"苏林曰:"六国时人,名周,善鼓琴,母死无以葬,见孟尝君而微吟也。"如淳曰:"雍门子以善鼓琴见孟尝君,先说万岁之后,高台既已颠,曲池又已平,坟墓生荆棘,牧竖游其上,孟尝君亦如是乎?孟尝君喟然叹息也。"师古曰:"如说是也,苏失之矣。於邑,短气貌。於音乌。邑音一合反,或读如本字。"

⑤师古曰:"幼音一笑反。眇音妙。幼妙,精微也。"

夫众煦漂山,①聚蠹成雷,②朋党执虎,十夫桡椎。③是以文王拘于牖里,孔子厄于陈、蔡。此乃烝庶之成风,增积之生害也。④臣身远与寡,莫为之先,⑤众口铄金,积毁销骨,⑥丛轻折轴,羽翮飞肉,⑦纷惊逢罗,潸然出涕。⑧

①应劭曰:"煦,吹煦也。"师古曰:"漂,动也。煦音许句反,又音许于反。漂音匹遥反。"

②师古曰:"蠹,古蚊字。雷,古雷字。言众蚊飞声有若雷也。"

③师古曰:"桡,曲也,音女教反。"

④师古曰:"烝庶,谓众人也。"

⑤师古曰:"身远者,去帝京远。与寡者,少党与也。先谓素为延誉也。"

⑥师古曰:"解在邹阳传。"

⑦师古曰:"言积载轻物,物多至令车轴毁折。而鸟之所以能飞翔者,以羽翮扇扬之故也。"

⑧晋灼曰:"言皆惊乱遇法罔,可为出涕者也。"师古曰:"潸,垂涕貌,音所奸反。"

臣闻白日晒光,幽隐皆照;①明月曜夜,蠢蝨宵见。②然云烝列布,杳冥昼昏;尘埃扬覆,昧不〔见〕泰山。③[5]何则?物有蔽之也。

今臣雍阏不得闻,④谗言之徒蠭生。⑤道辽路远,曾莫为臣闻,臣窃自悲也。

①师古曰:"晒,暴也,舒也,音山豉反,又音力支反。"

②师古曰:"宵亦夜也。盲音盲。"

③师古曰:"抪亦布散也。昧,暗也。抪音铺。"

④师古曰:"雍读曰壅。雍,塞也。阏犹止也,音乌曷反。"

⑤师古曰:"蠭生,言众多也。一曰蠭与锋同。"

臣闻社鼷不灌,屋鼠不熏。①何则?所托者然也。臣虽薄也,得蒙肺附;位虽卑也,得为东藩,属又称兄。②今群臣非有葭莩之亲,鸿毛之重,③群居党议,朋友相为,使夫宗室摈却,骨肉冰释。④斯伯奇所以流离,比干所以横分也。⑤诗云"我心忧伤,怒焉如捣;假寐永叹,唯忧用老;心之忧矣,疢如疾首",⑥臣之谓也。

①师古曰:"鼷,小鼠,音奚。"

②师古曰:"言于戚属为帝兄。"

③张晏曰:"葭,芦〔叶〕也。[6]莩,叶里白皮也。"晋灼曰:"莩,葭里之白皮也,皆取喻于轻薄也。"师古曰:"葭,芦也。莩者,其筒中白皮至薄者也。葭莩喻(著)〔薄〕,[7]鸿毛喻轻薄甚也。莩音孚。张言叶里白皮非也。"

④师古曰:"摈却,谓斥退也。冰释,言销散也。摈音必刃反。却音丘略反。"

⑤师古曰:"伯奇,周尹吉甫之子也,事后母至孝,而后母谮之于吉甫。吉甫欲杀之,伯奇乃亡走山林。比干谏纣,纣怒,杀而剖其心,故云横分也。"

⑥师古曰:"小雅小弁之诗也。怒,思也。捣,筑也。不脱衣冠而寐曰假寐。永,长也。疢,病也。言我心中忧思,如被捣筑,假寐长叹,以忧致老,至于苦病,如遇首疾也。"

具以吏所侵闻。于是上乃厚诸侯之礼,省有司所奏诸侯事,①加亲亲之恩焉。其后更用主父偃谋,令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汉为定制封号,辄别属汉郡。汉有厚恩,而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

①师古曰:"省,减也。"

胜为人乐酒好内,[1]有子百二十馀人。常与赵王彭祖相非曰:"兄为王,专代吏治事。王者当日听音乐,御声色。"赵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称为藩臣!"

①师古曰:"好内,耽于妻妾也。乐音五教反。"

四十三年薨。子哀王昌嗣,一年薨。子康王昆侈嗣,二十一年薨。子顷王辅嗣,四年薨。子宪王福嗣,十七年薨。子怀王循嗣,十五年薨,无子,绝四十五岁。成帝鸿嘉二年复立宪王弟孙利乡侯子雲客,是为广德夷王。三年薨,无子,绝十四岁。哀帝复立雲客弟广汉为广平王。薨,无后。平帝元始二年复立广川惠王曾孙伦为广德王,奉靖王后。王莽时绝。

长沙定王发,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愿进,[1]而饰侍者唐儿使夜进。上醉,不知,以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觉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发。[2]以孝景前二年立。以其母微无宠,故王卑湿贫国。[3]

①师古曰:"谓月事。"

②张晏曰:"长沙王生,乃发寤己之缪幸唐姬。"

③应劭曰:"景帝后二年诸王来朝,有诏更前称寿歌舞。定王但张袖小举手,左右笑其拙。上怪问之,对曰:'臣国小地狭,不足回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阳益焉。"

二十八年薨。子戴王庸嗣,二十七年薨。子顷王鲋鉤嗣,[1]十七年薨。子剌王建德嗣,[2]宣帝时坐猎纵火燔民九十六家,[3]杀二人,又以县官事怨内史,教人诬告以弃市罪,削八县,罢中尉官。[4]三十四年薨。子炀王旦嗣,[5]二年薨。无子,绝岁馀。元帝初元三年复立旦弟宗,是为孝王,五年薨。子鲁人嗣,王莽时绝。

①服虔曰:"鉤音拘。"师古曰:"鲋音附。鉤音劬。字或作胕胸,其音同耳。"

②师古曰:"剌音来曷反。"

③师古曰:“纵,放也。”

④师古曰:“减其官属,所以贬抑之。”

⑤师古曰:“炀音弋向反。”

广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立,十三年薨。子缪王齐嗣,[①]四十四年薨。初齐有幸臣乘距,已而有罪,欲诛距。距亡,齐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书告齐与同产奸。[②]是后,齐数告言汉公卿及幸臣所忠等,[③]又告中尉蔡彭祖捕子明,[④]骂曰:“吾尽汝种矣!”[⑤]有司案验,不如王言,劾齐诬罔,大不敬,请系治。齐恐,上书愿与广川勇士奋击匈奴,上许之。未发,病薨。有司请除国,奏可。

①师古曰:“谥法曰‘蔽仁伤善曰缪’。”

②师古曰:“谓其姊妹也。”

③师古曰:“所姓,忠名。解具在食货志。”

④孟康曰:“彭祖子名明也。”师古曰:“孟说非也。明,广川王子也。”

⑤师古曰:“王诬彭祖骂明云然。”

后数月,下诏曰:“广川惠王于朕为兄,朕不忍绝其宗庙,其以惠王孙去为广川王。”去即缪王齐太子也,师受易、论语、孝经皆通,好文辞、方技、博弈、倡优。其殿门有成庆画,短衣大绔长剑,[①]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剑,被服皆效焉。有幸姬王昭平、王地馀,许以为后。去尝疾,姬阳成昭信侍视甚谨,[②]更爱之。去与地馀戏,得褒中刀,[③]笞问状,服欲与昭平共杀昭信。笞问昭平,不服,以铁针针之,[④]强服。乃会诸姬,去以剑自击地余,令昭信击昭平,皆死。昭信曰:“两姬婢且泄口。”复绞杀从婢三人。后昭信病,梦见昭平等,以状告去。去曰:“虏乃复见畏我![⑤]独可燔烧耳。”掘出尸,皆烧为灰。

①晋灼曰:“成庆,荆轲也,卫人谓之庆卿,燕人谓之荆卿。”师古曰:“成庆,古之勇士也,事见淮南子,非荆卿也。”

②师古曰:“阳成姓也,昭信名也。”

③师古曰:"褎,古衣袖字。"

④师古曰:"以针刺也。针音之林反。"

⑤师古曰:"言其见形令我畏忌也。见音胡电反。"

后去立昭信为后;幸姬陶望卿为脩靡夫人,主缯帛;崔脩成为明贞夫人,主永巷。昭信复谮望卿曰:"与我无礼,衣服常鲜于我,[①]尽取善缯丐诸宫人。"[②]去曰:"若数恶望卿,不能减我爱;[③]设闻其淫,我亨之矣。"后昭信谓去曰:"前画工画望卿舍,望卿袒裼傅粉其傍。[④]又数出入南户窥郎吏,疑有奸。"去曰:"善司之。"以故益不爱望卿。后与昭信等饮,诸姬皆侍,去为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嫖以忽,[⑤]谋屈奇,起自绝。[⑥]行周流,自生患,谅非望,今谁怨!"[⑦]使美人相和歌之。去曰:"是中当有自知者。"昭信知去已怒,即诬言望卿历指郎吏卧处,具知其主名,又言郎中令锦被,疑有奸。去即与昭信从诸姬至望卿所,裸其身,更击之。[⑧]令诸姬各持烧铁共灼望卿。望卿走,自投井死。昭信出之,椓杙其阴中,[⑨]割其鼻唇,断其舌。谓去曰:"前杀昭平,反来畏我,[⑩]今欲靡烂望卿,使不能神。"[⑪]与去共支解,置大镬中,取桃灰毒药并煮之,召诸姬皆临观,连日夜靡尽。复共杀其女弟都。

①师古曰:"鲜谓新华也。"

②师古曰:"丐,乞遗之也,音工艾反。"

③师古曰:"若,汝也。恶谓谇毁也。"

④师古曰:"袒裼,脱衣露其肩背也。袒音但。裼音锡。"

⑤孟康曰:"嫖音匹昭反。"师古曰:"尊章犹言舅姑也。今关中俗妇呼舅(姑)为锺。[8]锺者章声之转也。"

⑥师古曰:"屈奇,奇异也。屈音其勿反。"

⑦师古曰:"谅,信也。言昔被爱宠,信非所望,今见罪责,无所怨也。"

⑧师古曰:"更音工衡反。"

⑨师古曰:"杙,橛也。椓音竹角反。杙音弋。"

⑩师古曰:"令我恐畏也。"

⑪师古曰:“靡,碎也,音縻,其下亦同。”

后去数召姬荣爱与饮,昭信复谮之,曰:“荣姬视瞻,意态不善,疑有私。”时爱为去刺方领绣,[①]去取烧之。爱恐,自投井。出之未死,笞问爱,自诬与医奸。去缚系柱,烧刀灼溃两目,[②]生割两股,销铅灌其口中。爱死,支解以棘埋之。诸幸于去者,昭信辄谮杀之,凡十四人,皆埋太后所居长寿宫中。宫人畏之,莫敢复迕。[③]

①服虔曰:“如今小儿却袭衣也。颈下施衿,领正方直。”晋灼曰:“今之妇人直领也。绣为方领,上刺作黼黻文。王莽传曰‘有人著赤绩方领’。方领,上服也。”师古曰:“晋说是也。”

②师古曰:“溃,决也。”

③师古曰:“迕,逆也,不敢逆昭信意。”

昭信欲擅爱,曰:“王使明贞夫人主诸姬,淫乱难禁。请闭诸姬舍门,无令出敖。”[①]使其大婢为仆射,[②]主永巷,尽封闭诸舍,上籥于后,非大置酒召,不得见。去怜之,为作歌曰:“愁莫愁,居无聊。[③]心重结,意不舒。内茀郁,忧哀积。[④]上不见天,生何益!日崔隤,时不再。[⑤]愿弃躯,死无悔。”令昭信声鼓为节,以教诸姬歌之,歌罢辄归永巷,封门。独昭信兄子初为乘华夫人,得朝夕见。昭信与去从十馀奴博饮游敖。

①师古曰:“敖谓游戏也。”

②师古曰:“大婢,婢之长年也。”

③师古曰:“聊,赖也。”

④师古曰:“茀音拂。”

⑤师古曰:“崔隤犹言蹉跌也。崔音千回反。隤音颓。”

初去年十四五,事师受易,师数谏正去,[①]去益大,逐之。[②]内史请以为掾,师数令内史禁切王家。去使奴杀师父子,不发觉。后去数置酒,令倡俳裸戏坐中[③]以为乐。相彊劾系倡,阑入殿门,[④]奏状。事下考案,倡辞,本为王教脩靡夫人望卿弟都歌舞。使者召望卿、都,去对皆

淫乱自杀。会赦不治。望卿前亨煮,即取他死人与都死并付其母。⑤母曰:"都是,望卿非也。"数号哭求死,昭信令奴杀之。奴得,辞服。⑥本始三年,相内史奏状,具言赦前所犯。天子遣大鸿胪、丞相长史、御史丞、廷尉正杂治钜鹿诏狱,奏请逮捕去及后昭信。制曰:"王后昭信、诸姬奴婢证者皆下狱。"辞服。有司复请诛王。制曰:"与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议。"议者皆以为去悖虐,听后昭信谗言,燔烧亨煮,生割剥人,距师之谏,杀其父子。凡杀无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三人,逆节绝理。其十五人在赦前,大恶仍重,⑦当伏显戮以示众。制曰:"朕不忍致王于法,议其罚。"有司请废勿王,与妻子徙上庸。奏可。与汤沐邑百户。去道自杀,昭信弃市。

①师古曰:"数音所角反。其下亦同。"

②师古曰:"益大,谓年渐长大也。"

③师古曰:"倡,乐人也。俳,杂戏者也。"

④如淳曰:"彊,相名也。"

⑤师古曰:"死者,尸也。次下求其死亦同。"

⑥师古曰:"得者,为吏所捕得。"

⑦师古曰:"仍,频也。重音直用反。"

立二十二年,国除。后四岁,宣帝地节四年,复立去兄文,是为戴王。文素正直,数谏王去,故上立焉,二年薨。子海阳嗣,十五年,坐画屋为男女裸交接,置酒请诸父姊妹饮,令仰视画;又海阳女弟为人妻,而使与幸臣奸;又与从弟调等谋杀一家三人,已杀。甘露四年坐废,徙房陵,国除。后十五年,平帝元始二年,复立戴王弟襄隄侯子瘉为广德王,①奉惠王后,二年薨。子赤嗣,王莽时绝。

①师古曰:"隄音丁奚反。瘉音愈。"

胶东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立,二十八年薨。淮南王谋反时,寄微闻其事,私作兵车镞矢,① 战守备,备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事,辞出

之。②寄于上最亲，③意自伤，发病而死，不敢置后。于是上闻寄有长子贤，母无宠，少子庆，母爱幸，寄常欲立之，为非次，因有过，遂无所言。上怜之，立贤为胶东王，奉康王祀，而封庆为六安王，王故衡山地。胶东王贤立十五年薨，谥为哀王。子戴王通平嗣，二十四年薨。子顷王音嗣，五十四年薨。子共王授嗣，十四年薨。子殷嗣，王莽时绝。

①应劭曰："楼车也，所以看敌国营垒之虚实也。"师古曰："兵车止谓战车耳。镞矢，大镞之矢，今所谓兵箭者也。镞音子木反。"

②师古曰："辞语所连，出其事。"

③师古曰："寄母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于上为从母，故寄于诸兄弟之中又更亲也。此下有常山王云'天子为最亲'，其义亦同。"

六安共王庆立三十八年薨。子夷王禄嗣，十年薨。子缪王定嗣，二十二年薨。子顷王光嗣，二十七年薨。子育嗣，王莽时绝。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立，十二年薨。无子，国除。

常山宪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立。舜，帝少子，骄淫，数犯禁，上常宽之。三十三年薨，子勃嗣为王。

初，宪王有不爱姬生长男悦，①悦以母无宠故，亦不得幸于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内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后稀得幸。及宪王疾甚，诸幸姬侍病，王后以妒媚不常在，②辄归舍。医进药，太子勃不自尝药，又不宿留侍疾。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宪王雅不以悦为子数，③不分与财物。郎或说太子、王后，令分悦财，皆不听。太子代立，又不收恤悦。悦怨王后及太子。汉使者视宪王丧，悦自言宪王病时，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④太子勃私奸、饮酒、博戏、击筑，与女子载驰，环城过市，⑤入狱视囚。天子遣大行骞验问，⑥逮诸证者，⑦王又匿之。吏求捕，勃使人致击笞掠，擅出汉所疑囚。有司请诛勃及宪王后脩。上曰："脩素无行，使悦陷之罪。勃无良师傅，不忍致诛。"有司请废勿王，

徙王勃以家属处房陵，上许之。

①苏林曰："音夺。"师古曰："音他活反，其字从木。"

②师古曰："媚亦妒也。媚音冒。"

③师古曰："雅，素也。数音所具反。"

④如淳曰："出服舍也。"

⑤师古曰："环，绕也，音宦。"

⑥师古曰："张骞也。"

⑦师古曰："逮捕之。"

勃王数月，废，国除。月馀，天子为最亲，诏有司曰："常山宪王早夭，后妾不和，適孽诬争，[①]陷于不谊以灭国，朕甚闵焉。其封宪王子平三万户，为真定王；子商三万户，为泗水王。"顷王平立二十五年薨。[②]子烈王偃嗣，十八年薨。子孝王由嗣，二十二年薨。子安王雍嗣，二十六年薨。子共王普嗣，十五年薨。子阳嗣，王莽时绝。

①师古曰："適音嫡。孽，庶也。"

②师古曰："真定顷王也。"

泗水思王商立十〔二〕年薨。[9]子哀王安世嗣，一年薨，无子。于是武帝怜泗水王绝，复立安世弟贺，是为戴王。立二十二年薨，有遗腹子煖，[①]相内史不以闻。太后上书，昭帝闵之，抵相内史罪，立煖，是为勤王。[②]立三十九年薨。子戾王骏嗣，三十一年薨。子靖嗣，王莽时绝。

①师古曰："煖音许远反。"

②师古曰："勤，谥也。"

赞曰：昔鲁哀公有言："寡人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未尝知忧，未尝知惧。"[①]信哉斯言也！虽欲不危亡，不可得已。[②]是故古人以宴安为鸩毒，[③]亡德而富贵，谓之不幸。汉兴，至于孝平，诸侯王以百数，率多骄淫失道。何则？沈溺放恣之中，居势使然也。自凡人犹系于习俗，而况哀公之伦乎！夫唯大雅，卓尔不群，河间献王近之矣。

①师古曰:"哀公与孔子言也。事见孙卿子。"

②师古曰:"已,语终辞。"

③师古曰:"左氏传管敬仲云'宴安鸩毒,不可怀也'。"

【校勘记】

〔1〕 山东诸儒(者)〔多〕从而游。 钱大昕说闽本"者"作"多"。按景祐、殿本都作"多"。

〔2〕 造次,谓所向(必)〔所〕行也。 史记索隐"必"作"所"。王先谦说此误。

〔3〕 汉中太守请治(元),病死。 景祐、殿本都无"元"字。

〔4〕 议者(勿)〔多〕冤晁错之策, 景祐、殿本都作"多"。王先谦说作"多"是。

〔5〕 昧不〔见〕泰山。 钱大昭说,"泰山"上脱"见"字。按景祐、殿本都有"见"字。

〔6〕 葭,芦〔叶〕也。 景祐、殿本都有"叶"字。

〔7〕 葭莩喻(著)〔薄〕, 景祐本作"薄"。

〔8〕 今关中俗妇呼舅(姑)为钟。 景祐、殿本都无"姑"字。

〔9〕 泗水思王商立十〔二〕年薨。 景祐、殿本都有"二"字。史记作"十一年"。

汉书卷五十四

李广苏建传第二十四

李广，陇西成纪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时为将，逐得燕太子丹者也。广世世受射。[①] 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萧关，[②] 而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射，杀首虏多，为郎，骑常侍。[③] 数从射猎，格杀猛兽，文帝曰："惜广不逢时，令当高祖世，万户侯岂足道哉！"

①师古曰："受射法。"

②师古曰："在上郡北。"

③师古曰："官为郎，常骑以侍天子，故曰骑常侍。"

景帝即位，为骑郎将。[①] 吴楚反时，为骁骑都尉，从太尉亚夫战昌邑下，显名。以梁王授广将军印，故还，赏不行。[②] 为上谷太守，数与匈奴战。典属国公孙昆邪为上泣曰：[③]"李广材气，天下亡双，自负其能，数与虏确，恐亡之。"[④] 上乃徙广为上郡太守。

①师古曰："为骑郎之将，主骑郎。"

②文颖曰："广为汉将，私受梁印，故不得赏也。"

③服虔曰："昆邪，中国人也。"师古曰："对上而泣也。昆音下温反。"

④师古曰："负，恃也。确谓竞胜败也。确音角。"

匈奴(人)〔侵〕上郡，[1] 上使中贵人从广[①] 勒习兵击匈奴。中贵人者将数十骑从，[②] 见匈奴三人，与战。射伤中贵人，杀其骑且尽。中贵人走广，[③] 广曰："是必射雕者也。"[④] 广乃从百骑往驰三人。[⑤] 三人亡马步

行,行数十里。广令其骑张左右翼,⑥而广身自射彼三人者,杀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缚之上山,望匈奴数千骑,见广,以为诱骑,惊,上山陈。⑦广之百骑皆大恐,欲驰还走。广曰:"我去大军数十里,今如此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之诱,不我击。"⑧广令曰:"前!"未到匈奴陈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马解鞍!"骑曰:"虏多如是,解鞍,即急,奈何?"广曰:"彼虏以我为走,今解鞍以示不去,用坚其意。"⑨有白马将出护兵。⑩广上马,与十馀骑奔射杀白马将,而复还至其百骑中,解鞍,纵马卧。⑪时会暮,胡兵终怪之,弗敢击。夜半,胡兵以为汉有伏军于傍欲夜取之,即引去。平旦,广乃归其大军。后徙为陇西、北地、雁门、云中太守。

①服虔曰:"内臣之贵幸者。"

②张晏曰:"放(从)〔纵〕游猎也。[2]"师古曰:"张读作纵,此说非也。直言将数十骑自随,在大军前行而忽遇敌也。从音才用反。"

③师古曰:"走,趣也,音奏。"

④文颖曰:"雕,鸟也,故使善射者射之。"师古曰:"雕,大鹫鸟也,一名鹫,黑色,翮可以为箭羽,音雕。"

⑤师古曰:"疾驰而逐之。"

⑥师古曰:"旁引其骑,若鸟翼之为。"

⑦师古曰:"为陈以待广也。"

⑧师古曰:"不我击,不敢击我也。"

⑨师古曰:"示以坚牢,令敌意知之。"

⑩师古曰:"将之乘白马者也。护谓监视之。"

⑪师古曰:"纵,放也。"

武帝即位,左右言广名将也,由是入为未央卫尉,而程不识时亦为长乐卫尉。程不识故与广俱以边太守将屯。及出击胡,而广行无部曲行陈,①就善水草顿舍,人人自便,②不击(刀)〔刁〕斗自卫,③[3]莫府省文书,④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程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陈,击(刀)〔刁〕

斗,吏治军簿⑤至明,军不得自便。不识曰:"李将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⑥而其士亦佚乐,⑦为之死。我军虽烦扰,虏亦不得犯我。"是时汉边郡李广、程不识为名将,然匈奴畏广,士卒多乐从,而苦程不识。⑧不识孝景时以数直谏为太中大夫,为人廉,谨于文法。

①师古曰:"续汉书百官志云'将军领军,皆有部曲。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今广尚于简易,故行道之中而不立部曲也。"

②师古曰:"顿,止也。舍,息也。便,安利也,音频面反。其下亦同。"

③孟康曰:"(刀)〔刁〕斗,以铜作铫,受一斗。昼炊饭食,夜击持行夜,名曰(刀)〔刁〕斗。今在荥阳库中也。"苏林曰:"形如铫,无缘。"师古曰:"铫音谯郡之谯,温器也。铫音火玄反。铫即铞也。今俗或呼铜铞,音姚。"

④晋灼曰:"将军职在征行,无常处,所在为治,故言莫府也。莫,大也。或曰,卫青征匈奴,绝大莫,大克获,帝就拜大将军于幕中府,故曰莫府。莫府之名始于此也。"师古曰:"二说皆非也。莫府者,以军幕为义,古字通单用耳。军旅无常居止,故以帐幕言之。廉颇、李牧市租皆入幕府,此则非因卫青始有其号。又莫训大,于义乖矣。省,少也,音所领反。"

⑤师古曰:"簿,文簿,音步户反。"

⑥师古曰:"卒读曰猝。"

⑦师古曰:"佚与逸同。逸乐,谓闲豫也。"

⑧师古曰:"苦谓厌苦之也。"

后汉诱单于以马邑城,使大军伏马邑傍,而广为骁骑将军,属护军将军。①单于觉之,去,汉军皆无功。后四岁,广以卫尉为将军,出雁门击匈奴。匈奴兵多,破广军,生得广。单于素闻广贤,令曰:"得李广必生致之。"胡骑得广,广时伤,置两马间,络而盛(之)卧。[4]行十餘里,广阳死,睨其傍有一儿骑善马,②暂腾而上胡儿马,③因抱儿鞭马南驰数十里,得其餘军。匈奴骑数百追之,广行取儿弓射杀追骑,④以故得脱。于是至汉,汉下广吏。吏当广亡失多,为虏所生得,⑤当斩,赎为庶人。

①师古曰:"韩安国。"

②师古曰:"睨,邪视也,音五系反。"

③师古曰:"腾,跳跃也。"

④师古曰:"且行且射也。"

⑤师古曰:"当谓处其罪也。"

数岁,与故颍阴侯屏居蓝田南山中射猎。[①]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广亭下。居无何,匈奴入辽西,杀太守,败韩将军。[②]韩将军后徙居右北平,死。于是上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广请霸陵尉与俱,[③]至军而斩之,上书自陈谢罪。上报曰:"将军者,国之爪牙也。司马法曰:'登车不式,遭丧不服,[④]振旅抚师,以征不服;率三军之心,同战士之力,故怒形则千里竦,威振则万物伏;[⑤]是以名声暴于夷貉,威棱憺乎邻国。'[⑥]夫报忿除害,捐残去杀,朕之所图于将军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颡请罪,岂朕之指哉![⑦]将军其率师东辕,弥节白檀,[⑧]以临右北平盛秋。"[⑨]广在郡,匈奴号曰"汉飞将军",避之,数岁不入界。

①师古曰:"颍阴侯,灌婴之孙,名彊。"

②苏林曰:"韩安国。"

③师古曰:"奏请天子而将行。"

④服虔曰:"式,抚车之式以礼敬人也。式者,车前横木也,字或作轼。"

⑤师古曰:"竦,惊也。"

⑥李奇曰:"神灵之威曰棱。憺犹动也。"苏林曰:"陈留人语恐言憺之。"师古曰:"棱音来登反。憺音徒滥反。"

⑦师古曰:"指,意也。"

⑧孟康曰:"白檀,县名也,属右北平。"李奇曰:"弥节,少安之貌。"师古曰:"弥音亡俾反。"

⑨师古曰:"盛秋马肥,恐虏为寇,故令折冲御难也。"

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矢,视之,石也。他日射之,终不能入矣。广所居郡闻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腾

伤广,广亦射杀之。

石建卒,上召广代为郎中令。元朔六年,广复为将军,从大将军出定襄。诸将多中首虏率为侯者,[①]而广军无功。后三岁,广以郎中令将四千骑出右北平,博望侯张骞将万骑与广俱,异道。行数百里,匈奴左贤王将四万骑围广,广军士皆恐,广乃使其子敢往驰之。敢从数十骑直贯胡骑,出其左右而还,报广曰:"胡虏易与耳。"军士乃安。为圜陈外鄉,[②]胡急击,矢下如雨。汉兵死者过半,汉矢且尽。广乃令持满毋发,[③]而广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将,[④]杀数人,胡虏益解。会暮,吏士无人色,[⑤]而广意气自如,[⑥]益治军。[⑦]军中服其勇也。明日,复力战,而博望侯军亦至,匈奴乃解去。汉军罢,弗能追。[⑧]是时广军几没,[⑨]罢归。[5]汉法,博望侯后期,当死,赎为庶人。广军自当,亡赏。[⑩]

①如淳曰:"中犹充也,充本法得首若干封侯也。"师古曰:"率谓军功封赏之科著在法令者也。中音竹仲反。其下率亦同。"

②师古曰:"鄉读曰向。"

③师古曰:"注矢于弓弩而引满之,不发矢也。"

④服虔曰:"黄肩弩也。"孟康曰:"太公陷坚却敌,以大黄参连弩也。"晋灼曰:"黄肩即黄间也,大黄其大者也。"师古曰:"服、晋二说是也。"

⑤师古曰:"言惧甚。"

⑥师古曰:"自如,犹云如旧。"

⑦师古曰:"巡部曲,整行陈也。"

⑧师古曰:"罢读曰疲。"

⑨师古曰:"几音巨衣反。"

⑩师古曰:"自当,谓为虏所胜,又能胜虏,功过相当也。"

初,广与从弟李蔡俱为郎,事文帝。景帝时,蔡积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为轻车将军,从大将军击右贤王,有功中率,封为乐安侯。[①]元狩二年,代公孙弘为丞相。蔡为人在下中,[②]名声出广下远甚,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广之军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广与望气王朔语

云:"自汉击匈奴,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妄校尉已下,③材能不及中,④以军功取侯者数十人。广不为后人,然终无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邪?"朔曰:"将军自念,岂尝有恨者乎?"⑤广曰:"吾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降者八百馀人,诈而同日杀之,至今恨独此耳。"朔曰:"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

①师古曰:"此传及百官表并为乐安侯,而功臣表作安乐侯,是功臣表误也。"

②师古曰:"在下辈之中。"

③张晏曰:"妄犹凡也。"

④师古曰:"中谓中庸之人也。"

⑤师古曰:"恨,悔也。"

广历七郡太守,前后四十余年,得赏赐,辄分其戏下,①饮食与士卒共之。家无馀财,终不言生产事。为人长,爱臂,②其善射亦天性,虽子孙他人学者莫能及。广呐口少言,③与人居,则画地为军陈,射阔狭以饮。专以射为戏。④将兵,乏绝处见水,士卒不尽饮,不近水,不尽餐,不尝食。宽缓不苛,⑤士以此爱乐为用。其射,见敌,非在数十步之内,度不中不发,⑥发即应弦而倒。用此,其将数困辱,及射猛兽,亦数为所伤云。

①师古曰:"戏读曰麾,又音许宜反。"

②如淳曰:"臂如猿臂通肩也。或曰,似当为缓臂也。"师古曰:"王国风菀爰之诗云'有菀爰爰',爰爰,缓意也,其义两通。"

③师古曰:"呐亦讷字。"

④如淳曰:"为戏求疏密,持酒以饮不胜者也。"

⑤师古曰:"苛,细也。"

⑥师古曰:"度音待各反。中音竹仲反。"

元狩四年,大将军票骑将军大击匈奴,广数自请行。上以为老,不许;良久乃许之,以为前将军。

大将军青出塞,捕虏知单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①而令广并于

右将军军,出东道。②东道少回远,③大军行,水草少,其势不屯行。④广辞曰:"臣部为前将军,今大将军乃徙臣出东道,且臣结发而与匈奴战,⑤乃今一得当单于,臣愿居前,先死单于。"⑥大将军阴受上指,以为李广数奇,⑦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⑧是时公孙敖新失侯,为中将军,大将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故徙广。广知之,固辞。大将军弗听,令长史封书与广之莫府,⑨曰:"急诣部,如书。"广不谢大将军而起行,意象愠怒⑩而就部,引兵与右将军食其合军出东道。⑪惑失道,后大将军。⑫大将军与单于接战,单于遁走,弗能得而还。南绝幕,乃遇两将军。⑬广已见大将军,还入军。大将军使长史持糒醪遗广,⑭因问广、食其失道状,曰:"青欲上书报天子失军曲折。"⑮广未对。大将军长史急责广之莫府上簿。⑯广曰:"诸校尉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

①师古曰:"走,趣也,音奏。"

②师古曰:"并,合也,合军而同道。"

③师古曰:"回,绕也,曲也,音胡悔反。"

④张晏曰:"以水草少,不可群辈也。"

⑤师古曰:"言始胜冠即在战陈。"

⑥师古曰:"致死而取单于。"

⑦孟康曰:"奇,只不耦也。"如淳曰:"数为匈奴所败,为奇不耦。"师古曰:"言广命只不耦合也。孟说是矣。数音所角反。奇音居宜反。"

⑧师古曰:"谓不胜敌也。"

⑨师古曰:"之,往也。莫府,卫青行军府。"

⑩师古曰:"言愠怒之色形于外也。"

⑪师古曰:"赵食其也。食音异。其音基。"

⑫师古曰:"惑,迷也。在后不及期也。"

⑬师古曰:"绝,渡也。"

⑭师古曰:"糒,乾饭也。醪,汁滓酒也。糒音备。醪音牢。"

⑮师古曰:"曲折犹言委曲也。"

⑯师古曰:"之,往也。簿谓文状也,音步户反。"

至莫府,谓其麾下曰:"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馀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徙广部行回远,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馀,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矣!"遂引刀自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老壮皆为垂泣。① 而右将军独下吏,当死,赎为庶人。

①师古曰:"知谓素相识知也。"

广三子,曰当户、椒、敢,皆为郎。上与韩嫣戏,嫣少不逊,① 当户击嫣,嫣走,于是上以为能。当户蚤死,② 乃拜椒为代郡太守,皆先广死。广死军中时,敢从票骑将军。广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诏赐冢地阳陵当得二十亩,蔡盗取三顷,颇卖得四十馀万,又盗取神道外壖地一亩葬其中,③ 当下狱,自杀。敢以校尉从票骑将军击胡左贤王,力战,夺左贤王旗鼓,斩首多,赐爵关内侯,食邑二百户,代广为郎中令。顷之,怨大将军青之恨其父,④ 乃击伤大将军,大将军匿讳之。居无何,敢从上雍,至甘泉宫猎,⑤ 票骑将军去病怨敢伤青,射杀敢。去病时方贵幸,上为讳,云鹿触杀之。居岁馀,去病死。

①师古曰:"嫣音偃。"

②师古曰:"蚤,古早字。"

③师古曰:"壖音人椽反。"

④师古曰:"令其父恨而死也。"

⑤师古曰:"无何,谓未多时也。雍之所在,地形积高,故云上也。上音时掌反。他皆类此。"

敢有女为太子中人,爱幸。敢男禹有宠于太子,然好利,亦有勇。尝与侍中贵人饮,侵陵之,莫敢应。① 后诉之上,上召禹,使刺虎,县下圈中,未至地,有诏引出之。禹从落中以剑斫绝累,欲刺虎。② 上壮之,遂救止焉。而当户有遗腹子陵,将兵击胡,兵败,降匈奴。后人告禹谋欲亡从陵,下吏死。

①师古曰:“言畏其勇气。”

②师古曰:“落与络同,谓当时缠络之而下也。累,索也,音力追反。”

陵字少卿,少为侍中建章监。善骑射,爱人,谦让下士,[①]甚得名誉。武帝以为有广之风,使将八百骑,深入匈奴二千馀里,过居延视地形,不见虏,还。拜为骑都尉,将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备胡。数年,汉遣贰师将军伐大宛,使陵将五校兵随后。行至塞,会贰师还。上赐陵书,陵留吏士,与轻骑五百出敦煌,至盐水,迎贰师还,复留屯张掖。

①师古曰:“下音胡亚反。”

天汉二年,贰师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召陵,欲使为贰师将辎重。[①]陵召见武臺,[②]叩头自请曰:“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③]愿得自当一队,[④]到兰干山南以分单于兵,毋令专鄉贰师军。”[⑤]上曰:“将恶相属邪!吾发军多,毋骑予女。”陵对:“无所事骑,[⑥]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上壮而许之,因诏强弩都尉路博德将兵半道迎陵军。博德故伏波将军,亦羞为陵后距,奏言:“方秋匈奴马肥,未可与战,臣愿留陵至春,俱将酒泉、张掖骑各五千人并击东西浚稽,可必禽也。”[⑦]书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书,乃诏博德:“吾欲予李陵骑,云‘欲以少击众’。今虏人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钩营之道。”[⑧]诏陵:“以九月发,出遮虏鄣,[⑨]至东浚稽山南龙勒水上,徘徊观虏,即亡所见,从浞野侯赵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⑩]因骑置以闻。[⑪]所与博德言者云何?[⑫]具以书对。”陵于是将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营,举图所过山川地形,使麾下骑陈步乐还以闻。步乐召见,道陵将率得士死力,上甚说,[⑬]拜步乐为郎。

①师古曰:“重音直用反。”

②师古曰:“未央宫有武臺殿。”

③师古曰:“扼谓捉持之也。命中者,所指名处即中之也。扼音厄。”

④师古曰:“队,部也,音徒内反。”

⑤师古曰:“鄉读曰向。”

⑥师古曰:“犹言不事须骑也。”

⑦师古曰:“浚稽,山名。时虏分居此两山也。浚音竣。稽音鸡。”

⑧张晏曰:“胡来要害道,令博德遮之。”师古曰:“走音奏。”

⑨师古曰:“鄣者,塞上险要之处,往往修筑,别置候望之人,所以自鄣蔽而伺敌也。遮虏,鄣名也。”

⑩师古曰:“抵,归也。受降城本公孙敖所筑。休,息也。浞音仕角反。”

⑪师古曰:“骑置,谓驿骑也。”

⑫张晏曰:“天子疑陵教博德上书求至春乃俱西也。”

⑬师古曰:“说读曰悦。”

陵至浚稽山,与单于相直,骑可三万围陵军。军居两山间,以大车为营。陵引士出营外为陈,前行持戟盾,后行持弓弩,[①]令曰:“闻鼓声而纵,闻金声而止。”[②]虏见汉军少,直前就营。陵搏战攻之,[③]千弩俱发,应弦而倒。虏还走上山,汉军追击,杀数千人。单于大惊,召左右地兵八万馀骑攻陵。陵且战且引,南行数日,抵山谷中。[④]连战,士卒中矢伤,三创者载辇,两创者将车,一创者持兵战。陵曰:“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⑤]军中岂有女子乎?”始军出时,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大匿车中。陵搜得,皆剑斩之。明日复战,斩首三千馀级。引兵东南,循故龙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泽葭苇中,[⑥]虏从上风纵火,陵亦令军中纵火以自救。[⑦]南行至山下,单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将骑击陵。陵军步斗树木间,复杀数千人,因发连弩射单于,[⑧]单于下走。是日捕得虏,言“单于曰:‘此汉精兵,击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诸当户君长皆言[⑨]‘单于自将数万骑击汉数千人不能灭,后无以复使边臣,令汉益轻匈奴。复力战山谷间,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还。’”

①师古曰:“行并音胡刚反。”

②师古曰:“金谓钲也,一名镯,镯音浊。”

③如淳曰:“手对战也。”

④师古曰:“抵,当也,至也。其下亦同。”

⑤师古曰:“击鼓进士而士气不起也。一曰,士卒以有妻妇,故闻鼓音而不时起也。”

⑥师古曰:“葭即芦也,音家。”

⑦师古曰:“预自烧其旁草木,令虏火不得延及也。”

⑧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张晏曰:“三十槊共一臂也。”师古曰:“张说是也。槊音去权反,又音眷。”

⑨师古曰:“当户,匈奴官名也。”

是时陵军益急,匈奴骑多,战一日数十合,复伤杀虏二千馀人。虏不利,欲去,会陵军候管敢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军无后救,射矢且尽,独将军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为前行,以黄与白为帜,[①]当使精骑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颍川人,父韩千秋,故济南相,奋击南越战死,武帝封子延年为侯,以校尉随陵。单于得敢大喜,使骑并攻汉军,疾呼曰:“李陵、韩延年趣降!”[②]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虏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汉军南行,未至鞮汗山,[③]一日五十万矢皆尽,即弃车去。士尚三千馀人,徒斩车辐而持之,[④]军吏持尺刀,抵山入狭谷。单于遮其后,乘隅下垒石,[⑤]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后,陵便衣独步出营,[⑥]止左右:“毋随我,丈夫一取单于耳!”[⑦]良久,陵还,大息曰:“兵败,死矣!”军吏或曰:“将军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后求道径还归,如浞野侯为虏所得,后亡还,天子客遇之,况于将军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壮士也。”于是尽斩旌旗,及珍宝埋地中,陵叹曰:“复得数十矢,足以脱矣。今无兵复战,[⑧]天明坐受缚矣!各鸟兽散,犹有得脱归报天子者。”[⑨]令军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⑩]期至遮虏鄣者相待。夜半时,击鼓起士,鼓不鸣。陵与韩延年俱上马,壮士从者十馀人。虏骑数千追之,韩延年战死。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军人分散,脱至塞者四

百馀人。

①师古曰:“帜,旗也,音式志反。”

②师古曰:“且攻且呼也。呼音火故反。趣读曰促。”

③师古曰:“鞮音丁奚反。”

④师古曰:“徒,但也。”

⑤服虔曰:“山名也。”师古曰:“此说非也。言放石以投入,因山隅曲而下也。垒音卢对反。”

⑥苏林曰:“搴衣卷袖而行也。”师古曰:“此说非也。便衣,谓著短衣小袖也。”

⑦师古曰:“言一身独取也。”

⑧师古曰:“兵即谓矢及矛戟之属也。”

⑨师古曰:“脱,免也,音吐活反。次下亦同。”

⑩如淳曰:“半读曰片,或曰五升曰半。”师古曰:“半读曰判。判,大片也。时冬寒有冰,持之以备渴也。”

陵败处去塞百馀里,边塞以闻。上欲陵死战,召陵母及妇,使相者视之,无死丧色。后闻陵降,上怒甚,责问陈步乐,步乐自杀。群臣皆罪陵,上以问太史令司马迁,迁盛言:“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①其素所畜积也,②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③诚可痛也! 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辏戎马之地,④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⑤冒白刃,北首争死敌,⑥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⑦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⑧初,上遣贰师大军出,财令陵为助兵,⑨及陵与单于相值,而贰师功少。上以迁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⑩下迁腐刑。

①师古曰:“殉,营也,一曰从也。”

②师古曰:“畜读曰蓄。”

③服虔曰:“媒音欺,谓诋欺也。”孟康曰:“媒,酒酵;蘖,曲也。谓酿成其罪也。”师古曰:“孟说是也。齐人名曲饼曰媒。”

④师古曰:“辏,践也,音人九反。”

⑤文颖曰:“拳,弓弩拳也。”师古曰:“拳字与絭同,音去权反,又音眷。”

⑥师古曰:“冒,犯也。北首,北向也。冒音莫北反。首音式救反。”

⑦师古曰:“所摧败,败匈奴之兵也。暴犹章也。”

⑧师古曰:“言欲立功以当其罪也。”

⑨师古曰:“财与纔同,谓浅也,仅也。史传通用字。他皆类此。”

⑩师古曰:“沮谓毁坏之,音才吕反。”

久之,上悔陵无救,曰:“陵当发出塞,乃诏强弩都尉令迎军。坐预诏之,得令老将生奸诈。”①乃遣使劳赐陵馀军得脱者。

①孟康曰:“坐预诏强弩都尉路博德迎陵,博德老将,出塞不至,令陵见没也。”

陵在匈奴岁馀,上遣因杅将军公孙敖①将兵深入匈奴迎陵。敖军无功还,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上闻,于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②其后,汉遣使使匈奴,陵谓使者曰:“吾为汉将步卒五千人横行匈奴,以亡救而败,何负于汉而诛吾家?”使者曰:“汉闻李少卿教匈奴为兵。”陵曰:“乃李绪,非我也。”李绪本汉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之,绪降,而单于客遇绪,常坐陵上。陵痛其家以李绪而诛,使人刺杀绪。大阏氏欲杀陵,③单于匿之北方,大阏氏死乃还。

①孟康曰:“因杅,胡地名也。”师古曰:“杅音于。”

②师古曰:“耻其不能死节,累及家室。”

③师古曰:“大阏氏,单于之母。”

单于壮陵,以女妻之,立为右校王,卫律为丁灵王,①皆贵用事。卫律者,父本长水胡人。律生长汉,善协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荐言律使匈奴。使还,会延年家收,律惧并诛,亡还降匈奴。匈奴爱之,常在单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乃入议。

①师古曰:“丁灵,胡之别种也。立为王而主其人也。”

昭帝立,大将军霍光、左将军上官桀辅政,素与陵善,遣陵故人陇西

任立政等三人①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单于置酒赐汉使者,李陵、卫律皆侍坐。立政等见陵,未得私语,即目视陵,②而数数自循其刀环,③握其足,阴谕之,言可还归汉也。后陵、律持牛酒劳汉使,博饮,④两人皆胡服椎结。⑤立政大言曰:"汉已大赦,中国安乐,主上富于春秋,⑥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⑦以此言微动之。陵墨不应,孰视而自循其髮,答曰:"吾已胡服矣!"有顷,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⑧霍子孟、上官少叔谢女。"⑨陵曰:"霍与上官无恙乎?"⑩立政曰:"请少卿来归故乡,毋忧富贵。"陵字立政曰:"少公,⑪归易耳,恐再辱,奈何!"语未卒,卫律还,颇闻馀语,曰:"李少卿贤者,不独居一国。范蠡遍游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语之亲也!"因罢去。立政随谓陵曰:"亦有意乎?"⑫陵曰:"丈夫不能再辱。"

①师古曰:"故人,谓旧与相知者。"

②师古曰:"以目相视而感动之,今俗所谓眼语者也。"

③师古曰:"循谓摩顺也。"

④苏林曰:"博且饮也。"师古曰:"劳音来到反。"

⑤师古曰:"结读曰髻,一撮之髻,其形如椎。"

⑥师古曰:"言天子年少。"

⑦师古曰:"子孟,光之字;少叔,桀之字也。"

⑧师古曰:"言甚劳苦。"

⑨师古曰:"谢,以辞相问也。"

⑩师古曰:"恙,忧病也。"

⑪师古曰:"呼其字。"

⑫师古曰:"随其后而语之。"

陵在匈奴二十馀年,元平元年病死。

苏建,杜陵人也。以校尉从大将军青击匈奴,封平陵侯。以将军筑朔方。后以卫尉为游击将军,从大将军出朔方。后一岁,以右将军再从

大将军出定襄，亡翕侯，[①] 失军当斩，赎为庶人。其后为代郡太守，卒官。有三子：嘉为奉车都尉，贤为骑都尉，中子武最知名。

①服虔曰："赵信也。"

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并为郎，稍迁至栘中厩监。[①] 时汉连伐胡，数通使相窥观，匈奴留汉使郭吉、路充国等，前后十馀辈。匈奴使来，汉亦留之以相当。天汉元年，且鞮侯单于初立，[②] 恐汉袭之，乃曰："汉天子我丈人行也。"[③] 尽归汉使路充国等。武帝嘉其义，乃遣武以中郎将使持节送匈奴使留在汉者，因厚(辂)〔赂〕单于，[6] 答其善意。武与副中郎将张胜及假吏常惠等[④] 募士斥候百馀人俱。[⑤] 既至匈奴，置币遗单于。单于益骄，非汉所望也。

①师古曰："栘中，厩名，为之监也。栘音移。"

②师古曰："且音子闾反。鞮音丁奚反。"

③师古曰："丈人，尊老之称。行音胡浪反。"

④师古曰："假吏犹言兼吏也。时权为使之吏，若今之差人充使典矣。"

⑤师古曰："募人以充士卒，及在道为斥候者。"

方欲发使送武等，会缑王与长水虞常等谋反匈奴中。[①] 缑王者，昆邪王姊子也，[②] 与昆邪王俱降汉，后随浞野侯没胡中。[③] 及卫律所将降者，阴相与谋劫单于母阏氏归汉。会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汉时素与副张胜相知，私候胜曰："闻汉天子甚怨卫律，常能为汉伏弩射杀之。吾母与弟在汉，幸蒙其赏赐。"张胜许之，以货物与常。后月馀，单于出猎，独阏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馀人欲发，其一人夜亡，告之。单于子弟发兵与战。缑王等皆死，虞常生得。[④]

①师古曰："缑音工候反。"

②师古曰："昆音胡门反。"

③师古曰："从赵破奴击匈奴，兵败而降。"

④师古曰："被执获也。"

单于使卫律治其事。张胜闻之,恐前语发,以状语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见犯乃死,重负国。"欲自杀,①胜、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张胜。单于怒,召诸贵人议,欲杀汉使者。左伊秩訾曰:②"即谋单于,何以复加?③宜皆降之。"单于使卫律召武受辞,④武谓惠等:"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引佩刀自刺。卫律惊,自抱持武,驰召医。凿地为坎,置煴火,⑤覆武其上,⑥蹈其背以出血。武气绝,半日复息。⑦惠等哭,舆归营。单于壮其节,朝夕遣人候问武,而收系张胜。

①师古曰:"言被匈奴侵犯,然后乃死,是为更负汉国,故欲先自杀也。重音直用反。"

②臣瓒曰:"胡官之号也。"

③师古曰:"言谋〔杀〕卫律而杀之,[7]其罚太重也。"

④师古曰:"致单于之命,而取其对也。"

⑤师古曰:"煴谓聚火无焰者也,音於云反。焰音弋赡反。"

⑥师古曰:"覆身于坎上也。覆音芳目反。"

⑦师古曰:"息谓出气也。"

武益愈,单于使使晓武。①会论虞常,欲因此时降武。剑斩虞常已,律曰:"汉使张胜谋杀单于近臣,②当死,单于募降者赦罪。"举剑欲击之,胜请降。律谓武曰:"副有罪,当相坐。"武曰:"本无谋,又非亲属,何谓相坐?"复举剑拟之,武不动。律曰:"苏君,律前负汉归匈奴,幸蒙大恩,赐号称王,拥众数万,马畜弥山,富贵如此。③苏君今日降,明日复然。空以身膏草野,谁复知之!"武不应。律曰:"君因我降,与君为兄弟,今不听吾计,后虽欲复见我,尚可得乎?"武骂律曰:"女为人臣子,不顾恩义,畔主背亲,为降虏于蛮夷,何以女为见?④且单于信女,使决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斗两主,观祸败。南越杀汉使者,屠为九郡;宛王杀汉使者,头县北阙;朝鲜杀汉使者,即时诛灭。独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⑤欲令两国相攻,匈奴之祸从我始矣。"

①师古曰:"谕说令降也。"

②师古曰:“卫律自谓也。”

③师古曰:“弥,满也。”

④师古曰:“言何用见女为也。”

⑤师古曰:“若,汝也。言汝知我不肯降明矣。”

律知武终不可胁,白单于。单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①]绝不饮食。[②]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③]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上无人处,使牧羝,羝乳乃得归。[④]别其官属常惠等,各置他所。

①师古曰:“旧米粟之窖而空者也,音工孝反。”

②师古曰:“饮音於禁反。食读曰饮。”

③师古曰:“咽,吞也,音宴。”

④师古曰:“羝,牡羊也。羝不当产乳,故设此言,示绝其事。若燕太子丹乌白头、马生角之比也。羝音丁奚反。乳音人喻反。”

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①]掘野鼠去中实而食之。[②]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积五六年,单于弟於靬王弋射海上。[③]武能网纺缴,檠弓弩,[④]於靬王爱之,给其衣食。三岁馀,王病,赐武马畜服匿穹庐。[⑤]王死后,人众徙去。其冬,丁令盗武牛羊,[⑥]武复穷厄。

①师古曰:“无人给饮之。”

②苏林曰:“取鼠所去草实而食之。”张晏曰:“取鼠及草实并而食之。”师古曰:“苏说是也。中,古草字。去谓藏之也,音丘吕反。”

③师古曰:“靬音居言反。”

④师古曰:“缴,生丝缕也,可以弋射。檠谓辅正弓弩也。缴音斫。檠音警,又音巨京反。”

⑤刘德曰:“服匿如小旃帐。”孟康曰:“服匿如罌,小口大腹方底,用受酒酪。穹庐,旃帐也。”晋灼曰:“河东北界人呼小石罌受二斗所曰服匿。”师古曰:“孟、晋二说是也。”

⑥师古曰:“令音零。丁令,即上所谓丁灵耳。”

初,武与李陵俱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单于使陵至海上,为武置酒设乐,因谓武曰:"单于闻陵与子卿素厚,故使陵来说足下,虚心欲相待。终不得归汉,空自苦亡人之地,信义安所见乎?前长君为奉车,[①]从至雍棫阳宫,扶辇下除,[②]触柱折辕,劾大不敬,伏剑自刎,[③]赐钱二百万以葬。孺卿从祠河东后土,[④]宦骑与黄门驸马争船,[⑤]推堕驸马河中溺死,宦骑亡,诏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饮药而死。来时,大夫人已不幸,[⑥]陵送葬至阳陵。子卿妇年少,闻已更嫁矣。独有女弟二人,两女一男,今复十馀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⑦]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时,忽忽如狂,自痛负汉,加以老母系保宫,[⑧]子卿不欲降,何以过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复谁为乎?愿听陵计,勿复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常愿肝脑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所恨。愿勿复再言。"陵与武饮数日,复曰:"子卿壹听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⑨]王必欲降武,请毕今日之欢,效死于前!"[⑩]陵见其至诚,喟然叹曰:"嗟乎,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因泣下沾衿,与武决去。[⑪]

①服虔曰:"武兄嘉。"

②张晏曰:"主扶辇下除道也。"师古曰:"除谓门屏之间。"

③师古曰:"刎,断也,断其颈也,音武粉反。"

④张晏曰:"武弟贤。"

⑤师古曰:"宦骑,宦者而为骑也。黄门驸马,天子驸马之在黄门者。驸,副也。金日磾传曰'养马于黄门'也。"

⑥师古曰:"不幸亦谓死。"

⑦师古曰:"朝露见日则晞,人命短促亦如之。"

⑧师古曰:"百官公卿表云少府属官有居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保宫。"

⑨师古曰:"分音扶问反。"

⑩师古曰:“效,致也。”

⑪师古曰:“决,别也。”

陵恶自赐武,[①]使其妻赐武牛羊数十头。后陵复至北海上,语武:“区脱捕得云中生口,[②]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闻之,南鄉号哭,欧血,旦夕临。[③]

①师古曰:“谓若示己于匈奴中富饶以夸武。”

②服虔曰:“区脱,土室,胡儿所作以候汉者也。”李奇曰:“匈奴边境罗落守卫官也。”晋灼曰:“匈奴传东胡与匈奴间有弃地千馀里,各居其边为区脱。又云汉得区脱王,发人民屯区脱以备汉,此为因边境以为官。李说是也。”师古曰:“匈奴边境为候望之室,服说是也。本非官号,区脱王者,以其所部居区脱之处,因呼之耳。李、晋二说皆失之。区读(曰)〔与〕瓯同,[8]音一侯反。脱音土活反。”

③师古曰:“鄉读曰向。临,哭也,音力禁反。”

数月,昭帝即位。数年,匈奴与汉和亲。汉求武等,匈奴诡言武死。后汉使复至匈奴,常惠请其守者与俱,得夜见汉使,具自陈道。教使者谓单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使者大喜,如惠语以让单于。[①]单于视左右而惊,谢汉使曰:“武等实在。”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 陵虽驽怯,令汉且贳陵罪,[②]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③]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 已矣! 令子卿知吾心耳。异域之人,壹别长绝!”陵起舞,歌曰:“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隤。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④]陵泣下数行,因与武决。单于召会武官属,[⑤]前以降及物故,凡随武还者九人。[⑥]

①师古曰:“让,责也。”

②师古曰:“贳,宽也。”

③李奇曰:“欲劫单于,如曹刿劫齐桓公柯盟之时。”

④师古曰:“隤,坠也,音大回反。”

⑤师古曰:“会谓集聚也。”

⑥师古曰:“物故谓死也,言其同于鬼物而故也。一说,不欲斥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而说者妄欲改物为勿,非也。”

武以(元始)〔始元〕六年春至京师。[9]诏武奉一太牢谒武帝园庙,拜为典属国,秩中二千石,赐钱二百万,公田二顷,宅一区。常惠、徐圣、赵终根皆拜为中郎,赐帛各二百匹。其馀六人老归家,赐钱人十万,复终身。①常惠后至右将军,封列侯,自有传。武留匈奴凡十九岁,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

①师古曰:“复音芳目反。”

武来归明年,上官桀子安与桑弘羊及燕王、盖主谋反。武子男元与安有谋,坐死。

初桀、安与大将军霍光争权,数疏光过失予燕王,①令上书告之。又言苏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还乃为典属国,②大将军长史无功劳,为搜粟都尉,光颛权自恣。③及燕王等反诛,穷治党与,武素与桀、弘羊有旧,数为燕王所讼,子又在谋中,廷尉奏请逮捕武。霍光寝其奏,免武官。

①师古曰:“疏谓条录之。”

②师古曰:“实十九年,而言二十者,欲久其事以见冤屈,故多言也。”

③师古曰:“颛与专同。”

数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与计谋立宣帝,①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久之,卫将军张安世荐武明习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为遗言。宣帝即时召武待诏宦者署,②数进见,复为右曹典属国。以武著节老臣,令朝朔望,号称祭酒,③甚优宠之。

①师古曰:“与读曰预。”

②师古曰:“百官公卿表少府属官有宦者令丞。以其署亲近,故令于此待诏

也。”

③师古曰:“加祭酒之号,所以示优尊也。祭酒,已解在伍被传。”

武所得赏赐,尽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不餘财。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乐昌侯、[①]车骑将军韩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闵之,问左右:“武在匈奴久,岂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发匈奴时,胡妇适产一子通国,有声问来,愿因使者致金帛赎之。”上许焉。后通国随使者至,上以为郎。又以武弟子为右曹。武年八十馀,神爵二年病卒。

①师古曰:“平恩侯许伯、平昌侯王无故、乐昌侯王武也。”

甘露三年,单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①]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②]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次曰卫将军富平侯张安世,次曰车骑将军龙领侯韩增,次曰后将军营平侯赵充国,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阳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阳城侯刘德,次曰少府梁丘贺,次曰太子太傅萧望之,次曰典属国苏武。皆有功德,知名当世,是以表而扬之,明著中兴辅佐,列于方叔、召虎、仲山甫焉。[③]凡十一人,皆有传。自丞相黄霸、廷尉于定国、大司农朱邑、京兆尹张敞、右扶风尹翁归及儒者夏侯胜等,皆以善终,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于名臣之图,以此知其选矣。

①张晏曰:“武帝获麒麟时作此阁,图画其象于阁,遂以为名。”师古曰:“汉宫阁疏名云萧何造。”

②师古曰:“署,表也,题也。”

③师古曰:“三人皆周宣王之臣,有文武之功,佐宣王中兴者也。言宣帝亦重兴汉室,而霍光等并为名臣,皆比于方叔之属。召读曰邵。”

赞曰:李将军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辞,[①]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流涕,彼其中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②]此言虽小,可以喻大。然三代之将,道家所忌,自广至陵,遂亡其宗,哀

哉！孔子称“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③苏武有之矣。

①师古曰：“恂恂，诚谨貌也，音荀。”

②师古曰：“蹊谓径道也。言桃李以其华实之故，非有所召呼，而人争归趣，来往不绝，其下自然成径，以喻人怀诚信之心，故能潜有所感也。蹊音奚。”

③师古曰：“皆论语载孔子之言。”

【校勘记】

〔1〕匈奴(入)〔侵〕上郡，　景祐、殿本都作“侵”。

〔2〕放(从)〔纵〕游猎也。　殿本作“纵”。王先谦说作“纵”是。

〔3〕不击(刀)〔刁〕斗自卫，　景祐、殿本都作“刁”，注同。王先谦说作“刁”是。

〔4〕络而盛(之)卧，　宋祁说越本无“之”字。按景祐本亦无“之”字。

〔5〕是时广军几没，⑨罢归。　注⑨原在“罢”字下。王先谦说此师古误读，“罢”字连“归”为文。

〔6〕因厚(辂)〔赂〕单于，　景祐、殿、局本都作“赂”。王先谦说“辂”讹字。

〔7〕言谋〔杀〕卫律而杀之，　景祐本有“杀”字。

〔8〕区读(曰)〔与〕瓯同，　景祐、殿本都作“与”。王先谦说作“与”是。

〔9〕武以(元始)〔始元〕六年春至京师。　景祐、殿本都作“始元”，此误倒。

汉书卷五十五

卫青霍去病传第二十五

卫青字仲卿。其父郑季，河东平阳人也，以县吏给事侯家。平阳侯曹寿尚武帝姊阳信长公主。[①]季与主家僮卫媪通，[②]生青。青有同母兄卫长君及姊子夫，子夫自平阳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为卫氏。[③]卫媪长女君孺，次女少儿，次女则子夫。子夫男弟步广，皆冒卫氏。[④]

①师古曰："寿姓曹，为平阳侯，当是曹参之后，然参传及功臣侯表并无之，未详其意也。"

②师古曰："僮者，婢女之总称也。媪者，后年老之号，非当时所呼也。卫者，举其夫家姓也。"

③师古曰："冒谓假称，若人首之有覆冒也。"

④师古曰："言步广及青二人皆不姓卫，而冒称。"

青为侯家人，少时归其父，父使牧羊。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为兄弟数。[①]青尝从人至甘泉居室，[②]有一钳徒相青曰："贵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无笞骂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

①服虔曰："民母，嫡母也。"师古曰："言郑季正妻本在编户之间，以别于公主家也。今流俗书本云'牧羊人间，先母之子不以为兄弟数'，妄增也。"

②张晏曰："居室，甘泉中徒所居也。"

青壮，为侯家骑，从平阳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宫幸上。皇后，大长公主女也，[①]无子，妒。大长公主闻卫子夫幸，有身，妒之，乃使人捕青。青时给事建章，[②]未知名。大长公主执囚青，欲杀之。其友

骑郎公孙敖与壮士往篡之,③故得不死。上闻,乃召青为建章监,侍中。及母昆弟贵,赏赐数日间累千金。君孺为太仆公孙贺妻。少儿故与陈掌通,④上召贵掌。公孙敖由此益显。子夫为夫人。青为太中大夫。

①文颖曰:"陈皇后,武帝姑女也。"

②师古曰:"建章宫中。"

③师古曰:"逆取曰篡。"

④师古曰:"掌即陈平曾孙也。"

元光六年,拜为车骑将军,击匈奴,出上谷;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出云中;太中大夫公孙敖为骑将军,出代郡;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出雁门:军各万骑。青至笼城,①斩首虏数百。骑将军敖亡七千骑,卫尉广为虏所得,得脱归,皆当斩,赎为庶人。贺亦无功。唯青赐爵关内侯。是后匈奴仍侵犯边。②语在匈奴传

①师古曰:"笼读与龙同。"

②师古曰:"仍,频也。"

元朔元年春,卫夫人有男,立为皇后。其秋,青复将三万骑出雁门,李息出代郡。青斩首虏数千。明年,青复出云中,西至高阙,①遂至于陇西,捕首虏数千,畜百馀万,走白羊、楼烦王。遂取河南地为朔方郡。②以三千八百户封青为长平侯。青校尉苏建为平陵侯,张次公为岸头侯。③使建筑朔方城。④上曰:"匈奴逆天理,乱人伦,暴长虐老,⑤以盗窃为务,行诈诸蛮夷,造谋籍兵,数为边害。⑥故兴师遣将,以征厥罪。诗不云乎?'薄伐猃允,至于太原';⑦'出车彭彭,城彼朔方'⑧今车骑将军青度西河至高阙,获首二千三百级,车辎畜产毕收为卤,已封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案榆谿旧塞,⑨绝梓领,梁北河,讨蒲泥,破符离,⑩斩轻锐之卒,捕伏听者⑪三千一十七级。⑫执讯获醜,⑬驱马牛羊百有余万,全甲兵而还,益封青三千八百户。"其后匈奴比岁入代郡、雁门、定襄、上郡、朔方,⑭所杀略甚众。语在匈奴传。

①师古曰:“高阙,山名也,一曰塞名也,在朔方之北。”

②师古曰:“当北地郡之北,黄河之南也。”

③晋灼曰:“河东皮氏亭也。”

④师古曰:“苏建筑之也。”

⑤师古曰:“谓其俗贵少壮而贱长老也。”

⑥张晏曰:“从蛮夷借兵钞边。”

⑦师古曰:“小雅六月之诗,美宣王北(代)〔伐〕也。[1]薄伐者,言逐出之也。猃允,北狄名,即匈奴也。猃音险。”

⑧师古曰:“小雅出车之诗也。彭彭,众车声也。朔方,北方也。此诗人美出车而征,因筑城以攘猃允也。”

⑨如淳曰:“案,寻也。榆谿,旧塞名也。”师古曰:“上郡之北有诸次山,诸次水出焉,东经榆林塞为榆谿。言军寻此塞而行也。”

⑩如淳曰:“绝,度也。为北河作桥梁也。”晋灼曰:“蒲泥、符离,二王号也。”师古曰:“符离,塞名也。”

⑪张晏曰:“伏于隐处,听军虚实。”

⑫师古曰:“本以斩敌一首拜爵一级,故谓一首为一级,因复名生获一人为一级也。”

⑬师古曰:“执讯者,谓生执其人而讯问之也。获醜者,得其众也。一曰醜,恶也。讯音信。”

⑭师古曰:“比,频也。”

元朔五年春,令青将三万骑出高阙,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①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代相李蔡为轻车将军,皆领属车骑将军,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为将军,俱出右北平。匈奴右贤王当青等兵,以为汉兵不能至此,饮醉,汉兵夜至,围右贤王。右贤王惊,夜逃,独与其爱妾一人骑数百驰,溃围北去。汉轻骑校尉郭成等追数百里,弗得,得右贤裨王十馀人,②众男女万五千馀人,畜数十百万,③于是引兵而还。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将军印,即军中拜青为大将军,④诸将皆以兵属,立号而归。上曰:“大将军青躬率戎士,师大

捷,获匈奴王十有馀人,益封青八千七百户。"而封青子伉为宜春侯,[5]子不疑为阴安侯,子登为发干侯。青固谢曰:[6]"臣幸得待罪行间,赖陛下神灵,军大捷,皆诸校力战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劳,上幸裂地封为三侯,非臣待罪行间所以劝士力战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上曰:"我非忘诸校功也,今固且图之。"乃诏御史曰:"护军都尉公孙敖三从大将军击匈奴,常护军傅校获王,[7]封敖为合骑侯。[8]都尉韩说从大军出窴浑,[9]至匈奴右贤王庭,为戏下[10]搏战获王,[11]封说为龙颔侯。[12]骑将军贺从大将军获王,封贺为南窌侯。[13]轻车将军李蔡再从大将军获王,封蔡为乐安侯。校尉李朔、赵不虞、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获王,封朔为陟轵侯,不虞为随成侯,戎奴为从平侯。将军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中郎将绾皆有功,赐爵关内侯。沮、息、如意食邑各三百户。"其秋,匈奴入代,杀都尉。

①文颖曰:"沮音俎。"

②师古曰:"禅王,小王也,若言禅将也。禅音频移反。"

③师古曰:"数十万以至百万。"

④师古曰:"即,就也。"

⑤师古曰:"伉音抗,又音工郎反。"

⑥师古曰:"固谓再三也。"

⑦师古曰:"傅读曰附。言敖总护诸军,每附部校,以致克捷而获王也。校者,营垒之称,故谓军之一部为一校。或曰幡旗之名,非也。每军一校,则别为幡耳,不名校也。"

⑧晋灼曰:"犹冠军从票之名也。"

⑨服虔曰:"塞名也。"师古曰:"说读曰悦。窴音田。浑音魂。"

⑩师古曰:"戏读曰麾,又音许宜反。言在大将军麾旗之下,不别统众也。"

⑪师古曰:"搏战,击战。"

⑫师古曰:"颔字或作额。"

⑬臣瓒曰:"茂陵中书云南奄侯,此本字也。"师古曰:"窌音普教反。奄亦同字。"

明年春，大将军青出定襄，合骑侯敖为中将军，太仆贺为左将军，翕侯赵信为前将军，卫尉苏建为右将军，郎中令李广为后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咸属大将军，斩首数千级而还。月馀，悉复出定襄，斩首虏万馀人。苏建、赵信并军三千馀骑，独逢单于兵，与战一日馀，汉兵且尽。信故胡人，降为翕侯，见急，匈奴诱之，遂将其馀骑可八百犇降单于。[①]苏建尽亡其军，独以身得亡去，自归青。青问其罪正闳、长史安、议郎周霸等：[②]"建当云何？"[③]霸曰："自大将军出，未尝斩裨将，今建弃军，可斩，以明将军之威。"闳、安曰："不然。兵法'小敌之坚，大敌之禽也。'[④]今建以数千当单于数万，力战一日馀，士皆不敢有二心。自归而斩之，是示后无反意也。不当斩。"青曰："青幸得以肺附待罪行间，[⑤]不患无威，而霸说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职虽当斩将，以臣之尊宠而不敢自擅专诛于境外，其归天子，天子自裁之，于以风为人臣不敢专权，不亦可乎？"[⑥]军吏皆曰"善"。遂囚建行在所。

①师古曰："犇，古奔字也。"

②张晏曰："正，军正也。闳，名也。"如淳曰："律，都军官长史一人。"

③师古曰："谓处断其罪法何至也？"

④师古曰："言众寡不敌，以其坚战无有退心，故士卒丧尽也。一说，若建耻败而不自归，则亦被匈奴禽之而去。"

⑤师古曰："肺附，谓亲戚也。解在田蚡传也。"

⑥师古曰："风读曰讽。"

是岁也，霍去病始侯。

霍去病，大将军青姊少儿子也。其父霍仲孺先与少儿通，生去病。及卫皇后尊，少儿更为詹事陈掌妻。去病以皇后姊子，年十八为侍中。善骑射，再从大将军。大将军受诏，予壮士，为票姚校尉，[①]与轻勇骑八百直弃大(将)军数百里赴利，[2]斩捕首虏过当。[②]于是上曰："票姚校尉去病斩首捕虏二千二十八级，得相国、当户，斩单于大父行藉若侯产，[③]

捕季父罗姑比，再冠军，④[3]以二千五百户封去病为冠军侯。上谷太守郝贤四从大将军，捕首虏千三百级，封贤为终利侯。骑士孟已有功，赐爵关内侯，邑二百户。”

①服虔曰：“音飘摇。”师古曰：“票音频妙反。姚音羊召反。票姚，劲疾之貌也。荀悦汉纪作票鹞字。去病后为票骑将军，尚取票姚之字耳。今读者音飘遥，则不当其义也。”

②师古曰：“言计其所将人数，则捕首虏为多，过于所当也。一曰汉军失亡者少，而杀获匈奴数多，故曰过当也。其下并同。”

③张晏曰：“藉若，胡侯也。产，名也。”师古曰：“此人单于祖父之行也。行音胡浪反。”

④师古曰：“亦单于之季父也，罗姑，其名也。比，频也。”

是岁失两将军，亡翕侯，功不多，故青不益封。苏建至，上弗诛，赎为庶人。青赐千金。是时王夫人方幸于上，甯乘说青曰：①“将军所以功未甚多，身食万户，三子皆为侯者，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贵，愿将军奉所赐千金为王夫人亲寿。”②青以五百金为王夫人亲寿。上闻，问青，青以实对。上乃拜甯乘为东海都尉。

①师古曰：“史记云甯乘齐人。”

②师古曰：“亲，母也。”

校尉张骞从大将军，以尝使大夏，留匈奴中久，道军，知善水草处，①军得以无饥渴，因前使绝国功，封骞为博望侯。

①师古曰：“道读曰导。”

去病侯三岁，元狩(三)〔二〕年春[4]为票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有功。上曰：“票骑将军率戎士踰乌盭，①讨遨濮，②涉狐奴，③历五王国，辎重人众摄詟者弗取，④几获单于子。⑤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馀里，合短兵，鏖皋兰下，⑥杀折兰王，斩卢侯王，⑦锐悍者诛，全甲获醜，执浑邪王子⑧及相国、都尉，捷首虏八千九百六十级，收休屠祭天金人，⑨师率减什七，⑩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户。”

①师古曰:“隃与逾同。�practice,古戾字也。乌practice,山名也。”

②师古曰:“遨,古速字也。遨濮,匈奴部落名也。”

③晋灼曰:“水名也。”

④师古曰:“摄threatening,谓振动失志气。言距战者诛,服者则赦也。threatening音之涉反。”

⑤师古曰:“几音距衣反。”

⑥应劭曰:“陇西白石县塞外河名也。”苏林曰:“匈奴中山关名也。”李奇曰:“麋音麂,津名也。”晋灼曰:“世俗谓尽死杀人为麋糟。”文颖曰:“麋音意曹反。”师古曰:“麋字本从金麀声,转写讹耳。麋谓苦击而多杀也。皋兰,山名也。言苦战于皋兰山下而多杀虏也。晋说文音皆得之。今俗犹谓打击之甚者曰麋。麀,牡鹿也,音于求反。”

⑦张晏曰:“折兰、卢侯,胡国名也。杀者,杀之而已。斩者,获其首也。”师古曰:“折兰,匈奴中姓也。今鲜卑有是兰姓者,即其种也。折音上列反。”

⑧师古曰:“全甲,谓军中之甲不丧失也。浑音下昆反。”

⑨如淳曰:“祭天以金人为主也。”张晏曰:“佛徒祠金人也。”师古曰:“今之佛像是也。休音许虬反。屠音储。”

⑩师古曰:“言其破敌,故匈奴之师十减其七也。一曰,汉兵失亡之数。下皆类此也。”

其夏,去病与合骑侯敖俱出北地,异道。博望侯张骞、郎中令李广俱出右北平,异道。广将四千骑先至,骞将万骑后。匈奴左贤王将数万骑围广,广与战二日,死者过半,所杀亦过当。骞至,匈奴引兵去。骞坐行留,当斩,赎为庶人。[①]而去病出北地,遂深入,合骑侯失道,不相得。去病至祁连山,[②]捕首虏甚多。上曰:“票骑将军涉钧耆,济居延,[③]遂臻小月氏,[④]攻祁连山,扬武乎鲜得,[⑤]得单于单桓、酋涂王,[⑥]及相国、都尉以众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谓能舍服知成而止矣。[⑦]捷首虏三万二百,获五王,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师大率减什三,益封去病五千四百户。赐校尉从至小月氏者爵左庶长。[⑧]鹰击司马破奴[⑨]再从票骑将军斩遨濮王,捕稽且王,[⑩]右千骑将〔得〕王、王母各一人,[5]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虏三千三百三十人,前

行捕虏千四百人,⑪封破奴为从票侯。⑫校尉高不识从票骑将军捕呼于耆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虏千七百六十八人,封不识为宜冠侯。校尉仆多有功,封为烨渠侯。"⑬合骑侯敖坐行留不与票骑将军会,当斩,赎为庶人。诸宿将所将士马兵亦不如去病,⑭去病所将常选,⑮然亦敢深入,常与壮骑先其大军,军亦有天幸,未尝困绝也。然而诸宿将常留落不耦。⑯由此去病日以亲贵,比大将军。

①师古曰:"军行而辄稽留,故坐法。"

②师古曰:"祁连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为祁连。祁音上夷反。"

③张晏曰:"钧耆、居延,皆水名也。浅曰涉。深曰济。"师古曰:"涉谓人马涉度也。济谓以舟船。"

④师古曰:"臻,至也。氐音支。"

⑤郑氏曰:"鲜音鹿,张掖县也。"师古曰:"郑说非也。此鲜得,匈奴中地名,而张掖县转取其名耳。"

⑥张晏曰:"单桓、酋涂,皆胡王也。"师古曰:"酋音才由反。涂音塗。"

⑦师古曰:"服而舍之,功成则止也。"

⑧师古曰:"第十爵。"

⑨师古曰:"赵破奴。"

⑩师古曰:"且音子闾反。"

⑪师古曰:"前行,谓在军之前而行。"

⑫张晏曰:"从票骑将军有功,因以为号。"

⑬师古曰:"功臣侯表作仆朋,今此作多,转写者误也。烨音晖也。"

⑭师古曰:"宿,旧也。兵,兵器也。"

⑮师古曰:"选取骁锐。"

⑯师古曰:"留谓迟留,落谓坠落,故不谐耦而无功也。"

其后,单于怒浑邪王居西方数为汉所破,亡数万人,以票骑之兵也,欲召诛浑邪王。浑邪王与休屠王等谋欲降汉,使人先要道边。① 是时大行李息将城河上,得浑邪王使,即驰传以闻。② 上恐其以诈降而袭边,乃

令去病将兵往迎之。去病既度河，与浑邪众相望。浑邪裨王将见汉军而多欲不降者，③颇遁去。去病乃驰入，得与浑邪王相见，斩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独遣浑邪王乘传先诣行在所，尽将其众度河，降者数万人，号称十万。既至长安，天子所以赏赐数十钜万。封浑邪王万户，为漯阴侯。④封其裨王呼毒尼为下摩侯，⑤雁疵为烨渠侯，⑥禽黎为河綦侯，⑦大当户调虽为常乐侯。⑧于是上嘉去病之功，曰："票骑将军去病率师征匈奴，西域王浑邪王及厥众萌咸犇于率，⑨以军粮接食，并将控弦万有馀人，⑩诛猃悍，⑪捷首虏八千馀级，降异国之王三十二。战士不离伤，⑫十万之众毕怀集服。仍兴之劳，爰及河塞，庶几亡患。⑬以千七百户益封票骑将军。减陇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宽天下繇役。"乃分处降者于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⑭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杀略汉千馀人。

①师古曰："道犹言也。先为要约来言之于边界。"

②师古曰："传音张恋反。次下亦同。"

③师古曰："恐被掩覆也。"

④如淳曰："漯阴，平原县也。"师古曰："漯音吐合反。"

⑤文颖曰："呼毒尼，胡王名也。"

⑥文颖曰："雁音鹰。疵音庇荫之庇。"师古曰："疵音匹履反，其字从疒，非庇荫之庇。疒音女革反。"

⑦师古曰："功臣侯表作乌黎，今此作禽黎，转写误耳。"

⑧师古曰："功臣侯表作稠雕，今此传作调虽，表传不同，当有误者。"

⑨师古曰："萌字与甿同。犇，古奔字也。"

⑩师古曰："言能引弓皆堪战阵。"

⑪师古曰："猃，健行轻貌也，字或作趛。悍，勇也。猃音丘昭反，又音丘召反。"

⑫师古曰："离，遭也。"

⑬师古曰："重兴军旅之劳，及北河沙塞之表，可得宁息无忧患也。"

⑭师古曰："不改其本国之俗而属于汉，故号属国。"

其明年,上与诸将议曰:"翕侯赵信为单于画计,常以为汉兵不能度幕轻留,①今大发卒,其势必得所欲。"是岁元狩四年也。春,上令大将军青、票骑将军去病各五万骑,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②而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去病。去病始为出定襄,当单于。捕虏,虏言单于东,乃更令去病出代郡,令青出定襄。郎中令李广为前将军,太仆公孙贺为左将军,主爵赵食其为右将军,③平阳侯襄为后将军,④皆属大将军。赵信为单于谋曰:"汉兵即度幕,人马罢,⑤匈奴可坐收虏耳。"⑥乃悉远北其辎重,⑦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适直青军出塞千馀里,⑧见单于兵陈而待,⑨于是青令武刚车自环为营,⑩而纵五千骑往当匈奴,匈奴亦(从)〔纵〕万骑。[6]会日且入,⑪而大风起,沙砾击面,⑫两军不相见,汉益纵左右翼绕单于。⑬单于视汉兵多,而士马尚强,战而匈奴不利,薄莫,单于遂乘六裸,壮骑可数百,直冒汉围西北驰去。⑭昏,汉匈奴相纷挐,⑮杀伤大当。⑯汉军左校捕虏,言单于未昏而去,汉军因发轻骑夜追之,青因随其后。匈奴兵亦散走。会明,行二百馀里,不得单于,颇捕斩首虏万馀级,遂至寘颜山赵信城,⑰得匈奴积粟食军。⑱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城馀粟以归。

①师古曰:"言轻易汉军,故留而不去也。一曰,谓汉兵不能轻入而久留也。"

②师古曰:"转者谓运辎重也。踵,接也。"

③师古曰:"食音异。其音基。"

④师古曰:"曹襄。"

⑤师古曰:"罢读曰疲。"

⑥师古曰:"言收虏取汉军人马,可不费力,故言坐。"

⑦师古曰:"送辎重远去,令处北也。"

⑧师古曰:"直读曰值。"

⑨师古曰:"为行陈而待。"

⑩张晏曰:"兵车也。"师古曰:"环,绕也。"

⑪师古曰:"言日欲没也。"

⑫师古曰:“砾,小石也,音历。”

⑬师古曰:“翼谓左右舒引其兵,如鸟之翅翼。”

⑭师古曰:“裸者,驴种马子,坚忍。单于自乘善走裸,而壮骑随之也。冒,犯也。裸音来戈反。冒音莫克反。”

⑮师古曰:“纷挐,乱相持搏也。挐音女居反。”

⑯师古曰:“各大相杀伤。”

⑰如淳曰:“赵信前降匈奴,匈奴筑城居之。”

⑱师古曰:“食读曰饮。”

青之与单于会也,而前将军广、右将军食其军别从东道,或失道。[①]大将军引还,过幕南,乃相逢。青欲使使归报,令长史簿责广,[②]广自杀。食其赎为庶人。青军入塞,凡斩首虏万九千级。

①师古曰:“或,迷也。”

②师古曰:“簿音步户反。”

是时匈奴众失单于十馀日,右谷蠡王自立为单于。[①]单于后得其众,右王乃去单于之号。[②]

①师古曰:“谷音鹿。蠡音卢奚反。”

②师古曰:“去,除也,音丘吕反。”

去病骑兵车重与大将军军等,[①]而亡裨将。悉以李敢等为大校,当裨将,出代、右北平二千馀里,直左方兵,[②]所斩捕功已多于青。

①师古曰:“重音直用反。”

②师古曰:“直,当也。”

既皆还,上曰:“票骑将军去病率师躬将所获荤允之士,[①]约轻赍,绝大幕,[②]涉获单于章渠,[③]以诛北车耆,[④]转击左大将双,获旗鼓,历度难侯,[⑤]济弓卢,[⑥]获屯头王、韩王等三人,[⑦]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⑧]执讯获醜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师率减什二,取食于敌,卓行殊远而粮不绝。[⑨]以五千八百户益

封票骑将军。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属票骑将军，会兴城，不失期，从至梼余山，⑩斩首捕虏二千八百级，封博德为邳离侯。北地都尉卫山从票骑将军获王，封山为义阳侯。故归义侯因淳王复陆支、⑪楼刬王伊即靬⑫皆从票骑将军有功，封复陆支为杜侯，伊即靬为众利侯。从票侯破奴、昌武侯安稽从票骑有功，益封各三百户。渔阳太守解、校尉敢皆获鼓旗，赐爵关内侯，解食邑三百户，敢二百户。校尉自为爵左庶长。"军吏卒为官，赏赐甚多。而青不得益封，吏卒无封者。唯西河太守常惠、云中太守遂成受赏，遂成秩诸侯相，赐食邑二百户，黄金百斤，惠爵关内侯。

①服虔曰："荤音熏。荤允，熏鬻也。尧时曰熏鬻，周曰猃允，秦曰匈奴。"师古曰："荤字与薰同。鬻音弋六反。"

②师古曰："轻赍者，不以辎重自随，而所赍粮食少也。一曰赍字与资同，谓资装也。"

③师古曰："涉谓涉水也。章渠，单于之近臣也，涉水而破获之。"

④晋灼曰："王号也。"

⑤师古曰："山名也。"

⑥晋灼曰："水名也。"

⑦李奇曰："皆匈奴王号。"

⑧张晏曰："登海边山以望海也。有大功，故增山而广地也。"如淳曰："翰海，北海名也。"师古曰："积土增山曰封，为埠祭地曰禅也。"

⑨师古曰："卓亦远意。"

⑩师古曰："梼音筹，其字从木。"

⑪师古曰："复音芳福反。"

⑫师古曰："刬音之兖反。靬音居言反。"

两军之出塞，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后入塞者不满三万匹。乃置大司马位，大将军、票骑将军皆为大司马。①定令，令票骑将军秩禄与大将军等。自是后，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贵。青故人门下多去事去病，辄得官爵，唯独任安不肯去。②

①晋灼曰:“悉加大司马者,欲令票骑将军去病与大将军青等耳。”

②师古曰:“安,荥阳人,后为益州刺史,即遗司马迁书者。”

去病为人少言不泄,有气敢往。上尝欲教之吴孙兵法,①对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②上为治第,令视之,对曰:“匈奴不灭,无以家为也。”由此上益重爱之。然少而侍中,贵不省士。③其从军,上为遣太官赍数十乘,④既还,重车馀弃粱肉,⑤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⑥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也。⑦事多此类。青仁,喜士退让,⑧以和柔自媚于上,然于天下未有称也。

①师古曰:“吴,吴起也。孙,孙武也。”

②师古曰:“顾,念也。”

③师古曰:“省,视也。不恤视也。”

④师古曰:“赍与资同。解已在前也。”

⑤师古曰:“粱,粟类也,米之善者。重音直用反。”

⑥师古曰:“振,举也。”

⑦服虔曰:“穿地作鞠室也。”师古曰:“鞠,以皮为之,实以毛,蹴蹋而戏也。蹋音徒腊反。鞠音鉅六反。”

⑧师古曰:“喜音许吏反。”

去病自四年军后三岁,元狩六年薨。上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① 为冢象祁连山。② 谥之并武与广地曰景桓侯。③ 子嬗嗣。④嬗字子侯,上爱之,幸其壮而将之。为奉车都尉,从封泰山而薨。无子,国除。

①师古曰:“送其葬,所以宠卫之也。属国,即上所云分处降者于边五郡者也。玄甲,谓甲之黑色也。”

②师古曰:“在茂陵旁,冢上有(竖)〔竖〕石,[7]冢前有石人马者是也。”

③苏林曰:“景,武谥也。桓,广地谥也。义见谥法。”张晏曰:“谥法‘布义行刚曰景,辟土服远曰桓’也。”

④师古曰:“嬗音上战反。”

自去病死后，青长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后五岁，伉弟二人，阴安侯不疑、发干侯登，皆坐酎(伉)〔金〕失侯。[8]后二岁，冠军侯国绝。后四年，元封五年，青薨，谥曰烈侯。子伉嗣，六年坐法免。

自青围单于后十四岁而卒，竟不复击匈奴者，以汉马少，又方南诛两越，东伐朝鲜，击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

初，青既尊贵，而平阳侯曹寿有恶疾就国，长公主问："列侯谁贤者？"左右皆言大将军。主笑曰："此出吾家，常骑从我，奈何？"左右曰："于今尊贵无比。"于是长公主风白皇后，① 皇后言之，上乃诏青尚平阳主，② 与主合葬，起冢象庐山云。③

①师古曰："风读曰讽。"

②如淳曰："本阳信长公主也，为平阳侯所尚，故称平阳主。"

③师古曰："在茂陵东，次去病冢之西，相并者是也。"

最① 大将军青凡七出击匈奴，斩捕首虏五馀万级。一与单于战，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再益封，凡万六千三百户；封三子为侯，侯千三百户，并之二万二百户。其裨将及校尉侯者九人，为特将者十五人，② 李广、张骞、公孙贺、李蔡、曹襄、韩说、苏建皆自有传。③

①师古曰："最亦凡也。"

②师古曰："特将，谓独别为将而出征也。"

③师古曰："七人自有传，八人今列于此下，凡十五人也。说读曰悦。"

李息，郁郅人也，① 事景帝。至武帝立八岁，为材官将军，军马邑；后六岁，为将军，出代；后三岁，为将军，从大将军出朔方：皆无功。凡三为将军，其后常为大行。

①师古曰："北地之县也。郅音之日反。"

公孙敖，义渠人，以郎事景帝。至武帝立十二岁，为骑将军，出代，亡卒七千人，当斩，赎为庶人。后五岁，以校尉从大将军，封合骑侯。后一岁，以中将军从大将军再出定襄，无功。后二岁，以将军出北地，后票

骑,失期当斩,赎为庶人。后二岁,以校尉从大将军,无功。后十四岁,以因(杆)〔杆〕将军筑受降城。[9]七岁,复以因杆将军再出击匈奴,至余吾,①亡士多,下吏,当斩,诈死,亡居民间五六岁。后觉,复系。坐妻为巫蛊,族。凡四为将军。

①师古曰:"水名也,在朔方北。"

李沮,云中人,①事景帝。武帝立十七岁,以左内史为强弩将军。后一岁,复为强弩将军。

①〔师古曰〕:"沮音俎。"[10]

张次公,河东人,以校尉从大将军,封岸头侯。其后太后崩,为将军,军北军。后一岁,复从大将军。凡再为将军,后坐法失侯。

赵信,以匈奴相国降,为侯。武帝立十八年,为前将军,与匈奴战,败,降匈奴。

赵食其,祋祤人。①武帝立十八年,以主爵都尉从大将军,斩首六百六十级。元狩三年,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明年,为右将军,从大将军出定襄,迷失道,当斩,赎为庶人。

①师古曰:"冯翊之县也。祋音丁活反,又音丁外反。祤音许羽反。"

郭昌,云中人,以校尉从大将军。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为拔胡将军,屯朔方。还击昆明,无功,夺印。

荀彘,太原广武人,以御见,侍中,①用校尉数从大将军。元封三年,为左将军击朝鲜,无功,坐捕楼船将军诛。

①师古曰:"以善御得见,因为侍中也。御谓御车也。"

最票骑将军去病凡六出击匈奴,其四出以将军,①斩首虏十一万馀级。浑邪王以众降数万,开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万七千七百户。其校尉吏有功侯者六人,为将军者二人。

①师古曰:"再出为票姚校尉也。"

路博德,西河平州人,以右北平太守从票骑将军,封邳离侯。票骑死后,博德以卫尉为伏波将军,伐破南越,益封。其后坐法失侯。为强弩都尉,屯居延,卒。

赵破奴,太原人。尝亡入匈奴,已而归汉,为票骑将军司马。出北地,封从票侯,坐酎金失侯。后一岁,为匈河将军,攻胡至匈河水,无功。后一岁,击虏楼兰王,后为浞野侯。后六岁,以浚稽将军将二万骑击匈奴左王。左王与战,兵八万骑围破奴,破奴为虏所得,遂没其军。居匈奴中十岁,复与其太子安国亡入汉。后坐巫蛊,族。

自卫氏兴,大将军青首封,其后支属五人为侯。凡二十四岁而五侯皆夺国。征和中,戾太子败,卫氏遂灭。而霍去病弟光贵盛,自有传。

赞曰:苏建尝说责"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士大夫无称焉,[①]愿将军观古名将所招选者,勉之哉!"[②]青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待士大夫,招贤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③]票骑亦方此意,为将如此。[④]

①师古曰:"言不为贤士大夫所称誉。"

②师古曰:"劝令招贤荐士也。"

③师古曰:"与读曰豫。"

④师古曰:"方,比类也。"

【校勘记】

〔1〕美宣王北(代)〔伐〕也。 景祐、殿、局本都作"伐",此误。

〔2〕与轻勇骑八百直弃大(将)军数百里赴利, 刘敞说"大将军"衍"将"字。

〔3〕捕季父罗姑比,再冠军, 史记索隐说颜氏云"罗姑比,单于季父名也"。小颜云"比,频也"。案下文既云"再冠军",无容更言频也。王先谦说索隐说是。

〔4〕元狩(三)〔二〕年春 宋祁说,"三"越本作"二"。王念孙说越本是,景祐本及史记并作"元狩二年"。

〔5〕 右千骑将〔得〕王、王母各一人， 史记有“得”字，索隐说此千骑将是汉之将。王先谦说，此文自是右千骑将得王、王母各一人，本书脱“得”字。

〔6〕 匈奴亦(从)〔纵〕万骑。 王先谦说“从”当作“纵”，史记作“匈奴亦纵可万骑。”

〔7〕 冢上有(坚)〔竖〕石， 景祐、殿本都作“竖”，此误。

〔8〕 皆坐酎(伉)〔金〕失侯。 王先谦说“伉”字误。按景祐、殿、局本都作“金”。

〔9〕 以因(杆)〔扞〕将军筑受降城。 景祐、殿、局本都作“扞”。王先谦说作“扞”是。

〔10〕 〔师古曰〕：“沮音俎。” 王先谦说，脱“师古曰”三字。按各本都脱。

汉书卷五十六

董仲舒传第二十六

董仲舒，广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①] 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②] 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

①师古曰："言新学者但就其旧弟子受业，不必亲见仲舒。"

②师古曰："虽有园圃，不窥视之，言专学也。"

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①] 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

①师古曰："数音所具反。"

制曰：朕获承至尊休德，[①] 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②] 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③] 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④] 故广延四方之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絜博习之士，[⑤] 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⑥] 今子大夫褎然为举首，[⑦] 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

①师古曰："休，美也。言承先帝极尊之位、至美之德也。"

②师古曰："罔亦无也。极，尽也。"

③师古曰："皇，暇也。康，乐也。"

④师古曰："永，深也。惟，思也。统，绪也。"

⑤师古曰："郡，郡守也。国，王国也。诸侯，列侯也。郡国及诸侯，总谓四方在外者。公选，谓以公正之道选士，无偏私也。"

⑥师古曰："极，中也。"

⑦服虔曰:"子,男子之美号也。"张晏曰:"亵,进也,为举贤良之首也。"师古曰:"亵然,盛服貌也。诗邶风旄丘之篇曰'亵如充耳'。亵音弋授反。"

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①] 于周莫盛于勺。[②] 圣王已没,钟鼓筦弦之声未衰,[③] 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纣之行,[④] 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⑤] 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⑥] 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悖缪而失其统与?[⑦] 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⑧] 乌虖![⑨] 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⑩] 三代受命,其符安在? 灾异之变,何缘而起? 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⑪] 习闻其号,未烛厥理。[⑫] 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⑬] 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脩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⑭] 德润四海,泽臻屮木,[⑮] 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⑯] 享鬼神之灵,[⑰] 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⑱]

①师古曰:"韶,舜乐。"

②张晏曰:"勺,周颂篇也,言能成先祖之功以养天下也。"师古曰:"勺读与酌同。"

③师古曰:"筦与管字同。"

④师古曰:"陵夷,言渐颓替也。解在成纪。"

⑤师古曰:"翼,助也。"

⑥师古曰:"反,还也。还于正道也。仆,毙也,音赴。"

⑦师古曰:"操,执也。悖,乖也。统,绪也。操音千高反。与读曰欤。后皆类此。"

⑧师古曰:"息,止也。"

⑨师古曰:"虖读曰呼。呜呼,叹辞也。"

⑩师古曰:"屑屑,动作之貌。补,益也。"

⑪师古曰:"夭寿,命也。仁鄙,性也。鄙谓不通也。"

⑫师古曰:“烛,照也。”

⑬师古曰:“伊,惟也。”

⑭师古曰:“登,成也。”

⑮师古曰:“臻,至也。艹,古草字也。”

⑯师古曰:“祜,福也,音怙。”

⑰师古曰:“为鬼神所歆飨。”

⑱师古曰:“施亦延也。洋音羊。施音弋豉反。”

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①科别其条,勿猥勿并,②取之于术,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极,枉于执事,书之不泄,兴于朕躬,毋悼后害。③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焉。

①师古曰:“谕谓晓告也。”

②师古曰:“猥,积也。并,合也。欲其一二疏理而言之。”

③师古曰:“极,中也。公卿执事有不忠直而阿枉者,皆令言之。朕自发书,不有漏泄,勿惧有后害而不言也。”

仲舒对曰:

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①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②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③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立)有效者也。④[1]诗曰“夙夜匪解”,⑤书云“茂哉茂哉!”⑥皆强勉之谓也。

①师古曰:“谴,责也。”

②师古曰:“省,视也。”

③师古曰:“强音其两反。此下并同。”

④师古曰:"还读曰旋。旋,速也。"

⑤师古曰:"大雅烝人之诗也。夙,早也。解读曰懈。懈,怠也。其下亦同。"

⑥师古曰:"虞书咎繇谟之辞也。茂,勉也。"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①]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王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人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②]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故王道虽微缺,而筦弦之声未衰也。夫虞氏之不为政久矣,然而乐颂遗风犹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齐而闻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③]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为生贤佐,后世称诵,至今不绝。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④]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

①师古曰:"繇读与由同。由,从也。适,往也。"

②师古曰:"著,明也。易音弋豉反。著音竹筋反。"

③师古曰:"繇读与由同。下亦类此。"

④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言明智之人则能行道。内无其质,非道所化。"

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①]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哉复哉",[②]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③]皆积善象德之效也。[④]及至后世,淫佚衰微,[⑤]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

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⑥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⑦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妖孽生矣。⑧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①师古曰:"今文尚书泰誓之辞也。谓伐纣之时有此瑞也。复,归也,音扶目反。"

②师古曰:"周公视火乌之瑞,乃曰:'复哉复哉!'复,报也,言周有盛德,故天报以此瑞也。亦见今文泰誓也。"

③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邻,近也。言修德者不独空为之而已,必有近助也。"

④师古曰:"絫,古累字。"

⑤师古曰:"佚与逸同。"

⑥师古曰:"中音竹仲反。"

⑦师古曰:"畜读曰蓄。蓄,聚也。"

⑧师古曰:"盭,古戾字。孽,灾也。"

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①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艸(也),[2]艸上之风必偃。"②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③犹金之在镕,唯冶者之所铸。④"绥之斯俫,动之斯和",此之谓也。⑤

①师古曰:"陶以喻造瓦,冶以喻铸金也。言天之生人有似于此也。粹,纯也。"

②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言人之从化,若艸遇风则偃仆也。"

③师古曰:"甄,作瓦之人也。钧,造瓦之法其中旋转者。甄音吉延反。"

④师古曰:"镕谓铸器之模范也。镕音容。"

⑤师古曰:"论语载子贡对陈子禽之言也。绥,安也。言治国家者,安之则竞来,动之则和悦耳。"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① 正次王,王次

春。②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③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④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⑤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

①师古曰："谓正月也，音之成反。"

②师古曰："解春秋书'春王正月'之一句也。"

③苏林曰："卒以阳名岁，尚德不尚刑也。"师古曰："谓年首称春也。即上文所云'王次春'者是也。"

④师古曰："与读曰欤。"

⑤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

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①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②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③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④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中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①师古曰："释公始即位何不称一年而言元年也。"

②师古曰："易称'元者善之长也'，故曰辞之所谓大也。"

③师古曰："视读曰示。"

④师古曰:"奸,犯也,音干。"

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① 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② 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③ 又有能致之资,④ 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⑤ 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⑥ 渐民以仁,摩民以谊,⑦ 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①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

②师古曰:"凤鸟河图,皆王者之瑞。仲尼自叹有德无位,故不至也。"

③师古曰:"操,执持也,音千高反。"

④师古曰:"资,材质也。"

⑤师古曰:"走音奏。"

⑥师古曰:"庠序,教学之处也,所以养老而行礼焉。礼学记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也。"

⑦师古曰:"渐谓浸润之,摩谓砥砺之也。"

圣王之继乱世也,埽除其迹而悉去之,① 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② 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③ 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④ 其遗毒馀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抵冒殊扞,⑤ 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⑥ 今汉继秦之后,如朽

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⑦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蛛)〔退〕而结网。"⑧〔3〕今临政而愿治七十馀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天。"⑨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脩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①师古曰："去亦除也，音丘吕反。"

②师古曰："循，顺也，顺而行之。"

③苏林曰："苟为简易之治也。"师古曰："此说非也。苟谓苟于权利也，简谓简于仁义也。简易乾坤之德，岂秦所行乎？颇与专同。"

④师古曰："济，益也。"

⑤文颖曰："扞，突也。"师古曰："口不道忠信之言为罔。心不则德义之经为顽。抵，触也。冒，犯也。殊，绝也。扞，距也。冒读如字，又音莫克反。"

⑥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圬，镘也，所以泥饰墙也。言内质败坏不(能)〔可〕修治也。〔4〕圬音一胡反。镘音莫干反。"

⑦师古曰："下音胡亚反。"

⑧师古曰："言当自求之。"

⑨师古曰："大雅假乐之诗也。"

天子览其对而异焉，乃复册之曰：

制曰：盖闻虞舜之时，游于岩郎之上，①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②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③何逸劳之殊也？

①文颖曰："岩郎，殿下小屋也。"晋灼曰："堂边庑岩郎，谓严峻之郎也。"师古

曰:"晋说是也。"

②师古曰:"昊亦(昊)〔昊〕字。"[5]

③师古曰:"与读曰欤。"

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及至周室,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陈于庭,① 而颂声兴。夫帝王之道岂异指哉?② 或曰良玉不琢,③ 又曰非文无以辅德,二端异焉。

①师古曰:"两观,谓阙也。大路,玉路之车也。干,盾也。戚,钺也。朱丹其盾,玉为戚柄也。佾,列也,舞者之行列也。一列八人,天子八列,六十四人也。"

②师古曰:"言意趣不同。"

③师古曰:"琢谓雕刻为文也,音篆。下皆类此。"

殷人执五刑以督奸,伤肌肤以惩恶。① 成康不式,四十馀年② 天下不犯,囹圄空虚。秦国用之,死者甚众,刑者相望,秏矣哀哉!③

①师古曰:"督,视责也。惩,止也。"

②师古曰:"式,用也。成康之时刑措不用。"

③师古曰:"秏,虚也。言用刑酷烈,诛杀甚众,天下空虚也。秏音呼到反。或曰秏,不明也,言刑罚暗乱,音莫报反。"

乌虖!① 朕夙寤晨兴,② 惟前帝王之宪,③ 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业,④ 皆在力本任贤。⑤ 今朕亲耕藉田以为农先,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今阴阳错缪,氛气充塞,⑥ 群生寡遂,黎民未济,⑦ 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涌)〔叡〕[6],⑧ 未得其真,故详延特起之士,(意)庶几乎!⑨[7] 今子大夫待诏百有馀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于文系而不得骋(欤)〔与〕?⑩[8] 将所繇异术,所闻殊方与?⑪ 各悉对,著于篇,⑫ 毋讳有司。⑬ 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称朕意。⑭

①师古曰:“庠读曰呼。”

②师古曰:“夙,早也。寤,寐之觉也。兴,起也。觉音工孝反。”

③师古曰:“宪,法也。”

④师古曰:“永,深也。章,明也。洪,大也。”

⑤师古曰:“力本,谓勤力行于本业也。本谓农也。”

⑥师古曰:“氛,恶气也。充,满也。”

⑦师古曰:“遂,成也。”

⑧师古曰:“贸,易也。浑殽,杂也。贸音武又反。浑音胡本反。”

⑨师古曰:“详,尽也,一曰审也。”

⑩师古曰:“牵于文系,谓惧于文吏之法。与读曰欤。其下类此。”

⑪师古曰:“繇读与由同。方谓道也。”

⑫师古曰:“悉谓尽意而对也。”

⑬师古曰:“言不当忌畏有司而不极言。”

⑭师古曰:“究,极也。磪音千何反。”

仲舒对曰:

臣闻尧受命,以天下为忧,而未以位为乐也,故诛逐乱臣,务求贤圣,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谊,各得其宜,动作应礼,从容中道。[①]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此之谓也。[②]尧在位七十载,乃逊于位以禅虞舜。尧崩,天下不归尧子丹朱而归舜。舜知不可辟,[③]乃即天子之位,以禹为相,因尧之辅佐,继其统业,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尽美矣,又尽善(也)〔矣〕”,[④][9]此之谓也。至于殷纣,逆天暴物,杀戮贤知,残贼百姓。伯夷、太公皆当世贤者,隐处而不为臣。守职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⑤]天下秏乱,万民不安,[⑥]故天下去殷而从周。文王顺天理物,师用贤圣,是以闳夭、大颠、散宜生等亦聚于朝廷。[⑦]爰施兆民,天下归之,故太公起海滨而即三公也。[⑧]当此之时,纣尚在上,尊卑昏乱,百姓散亡,故

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⑨繇此观之,⑩帝王之条贯同,然而劳逸异者,所遇之时异也。孔子曰"武尽美矣,未尽善也",⑪此之谓也。

①师古曰:"从音千容反。中音仲反。"

②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言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

③师古曰:"辟读曰避。"

④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韶,舜乐也。孔子嘉舜之德,故听其乐,而云尽善尽美矣。"

⑤师古曰:"谓若鼓方叔、播鼗武、少师阳之属也。事在礼乐志。"

⑥师古曰:"秏,不明也,音莫报反。"

⑦臣瓒曰:"皆文王贤臣。"

⑧师古曰:"滨,涯也。即,就也。滨音宾,又音频。"

⑨师古曰:"见,显示也。"

⑩师古曰:"繇读与由同。"

⑪师古曰:"亦论语载孔子之言也。武,周武王乐也。以其用兵伐纣,故有惭德,未尽善也。"

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然则宫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① 俭非圣人之中制也。臣闻良玉不琢,资质润美,不待刻琢,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② 然则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

①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逊,顺也。固,陋也。"

②孟康曰:"人,项橐也。"

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① 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馀年。此

亦教化之渐而仁谊之流，非独伤肌肤之效也。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②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③非有文德以教训于(天)下也。[10]诛名而不察实，④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空言)虚辞而不顾实，[11]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又好用憯酷之吏，⑤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⑥此之谓也。

①服虔曰："在位当知材知日有益于政也。"应劭曰："随其材之优劣而授之位也。"师古曰："应说近之。谓授之位以试其材也。"

②师古曰："申，申不害也。商，商鞅也。"

③师古曰："狼性皆贪，故谓贪为贪狼也。"

④师古曰："诛，责也。"

⑤师古曰："憯，痛也，音千感反。"

⑥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言以政法教导之，以刑戮整齐之，则人苟免而已，无耻愧也。"

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①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②愿陛下因用所闻，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

①师古曰："夜郎，西南夷也。康居，西域国也。说读曰悦。"

②师古曰："曾子之书也。曾子，曾参。"

陛下亲耕藉田以为农先，夙寤晨兴，忧劳万民，思惟往古，而务以求贤，此亦尧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获者，士素不厉也。①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璩)〔琢〕玉而求文采也。[12]故养士之大者，

莫大(虐)〔虐〕太学;[13]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②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③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④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

①师古曰:"厉谓劝勉之也。一曰砥砺其行也。"

②师古曰:"关,由也。"

③师古曰:"书谓举贤良文学之诏书也。"

④师古曰:"言小吏有为奸欺者,守令不举,乃反与之交易求利也。"

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①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②非(所)谓积日累久也。[14]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③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累)〔累〕日以取贵,[15]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殽,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④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⑤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陛下加惠,宽臣之罪,令勿牵制于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尽愚!

①师古曰:"訾与资同。"

②师古曰:"差,次也。"

③师古曰:"害犹妨也。"

④师古曰:"授之以官,以使其材也。"

⑤师古曰:"录谓存视也。"

于是天子复册之。

制曰: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①]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寖微寖灭寖明寖昌之道,[②]虚心以改。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岂惑乎当世之务哉?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意朕之不明与?听若眩与?[③]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④]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⑤]诗不云乎:"嗟尔君子,毋常安息,神之听之,介尔景福。"[⑥]朕将亲览焉,子大夫其茂明之。[⑦]

①师古曰:"徵,证也。"

②师古曰:"寖,古浸字。寖,渐也。"

③师古曰:"眩,惑也,音郡县之县。与读皆曰欶。"

④师古曰:"祖,始也。"

⑤师古曰:"悉,尽也。究,竟也。复,反复重言之也。复音扶目反。"

⑥师古曰:"小雅小明之诗也。安息,安处也。介,助也。景,大也。言人君不当苟自安处而已,若能靖恭其位,直道而行,则神听而知之,助以大福也。"

⑦师古曰:"茂,勉也。"

仲舒复对曰:

臣闻论语曰:"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乎!"[①]今陛下幸加惠,留听于承学之臣,[②]复下明册,以切其意,而究尽圣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对,条贯靡竟,统纪不终,辞不别白,指不分明,此臣浅陋之罪也。

①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卒,终也,言终始如一者,唯圣人能之。"

②师古曰:"言转承师说而学之,盖谦辞也。"

册曰:"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臣闻天

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①]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②]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繇此言之,[③]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亡一人之狱矣。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以此见古之不可不用也,[④]故春秋变古则讥之。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人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⑤]粲然有文以相接,[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⑦]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⑧]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⑨]安处善,然后乐循理;[⑩]乐循理,然后谓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为君子",[⑪]此之谓也。

①师古曰:"函与含同。殊,异也。"

②师古曰:"溥,遍也,音普。"

③师古曰:"繇读与由同。下皆类此。"

④师古曰:"古谓古法也。"

⑤师古曰:"施,设也,陈设其序。"

⑥师古曰:"粲,明貌。"

⑦师古曰:“食读曰饮。衣音于既反。”

⑧师古曰:“孝经载孔子之言也。性,生也。”

⑨师古曰:“处于善道以为安。”

⑩师古曰:“循,顺也。”

⑪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

册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纣,寖微寖灭寖明寖昌之道,虚心以改。”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钜,[①]故圣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显。[②]是以尧发于诸侯,[③]舜兴乎深山,[④]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言出于己,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故尽小者大,慎微者著。[⑤]诗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⑥]故尧兢兢日行其道,而舜业业日致其孝,[⑦]善积而名显,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⑧]积恶在身,犹火之销膏,而人不见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夫善恶之相从,如景嚮之应形声也。[⑨]故桀纣暴谩,[⑩]谗贼并进,贤知隐伏,恶日显,国日乱,晏然自以如日在天,[⑪]终陵夷而大坏。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渐至,故桀、纣虽亡道,然犹享国十馀年,此其寖微寖灭之道也。

①师古曰:“钜,大也。”

②师古曰:“晻与暗同。”

③师古曰:“谓从唐侯升天子之位。”

④孟康曰:“舜耕于历山。”

⑤师古曰:“能尽众小,则致高大;能慎至微,则著明也。”

⑥师古曰:“大雅大明之诗也。翼翼,恭肃貌。”

⑦师古曰:“兢兢,戒慎也。业业,危惧也。”

⑧师古曰:“长言身形之修短,自幼及壮也。”

⑨师古曰:“嚮读曰响。”

⑩师古曰:"谩与慢同。"

⑪师古曰:"晏然,自安意也。如日在天,言终不坠亡也。"

册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臣闻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①道者万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②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③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捄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④故孔子曰:"亡为而治者,其舜乎!"⑤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馀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捄,当用此也。⑥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⑦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⑧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⑨用夏之忠者。

①师古曰:"复谓反复行之也,音扶目反。"

②师古曰:"言有弊非道,由失道故有弊。"

③师古曰:"眊,不明也,音莫报反。"

④师古曰:"捄,古救字。"

⑤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

⑥师古曰:"继谓所受先代之次也。救谓救其弊也。"

⑦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谓忠敬与文因循为教,立政垂则,不远此也。"

⑧师古曰:"言政和平,不须救弊也。"

⑨师古曰:"致,至极也。"

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①故举贤良方正之士,论(谊)〔议〕考问,[16]将欲兴仁谊之休德,明帝王之法

制,②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闻,诵所学,道师之言,廑能勿失耳。③若乃论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④此大臣辅佐之职,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窃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以〕大治,[17]上下和睦,习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盗贼,囹圄空虚,德润草木,泽被四海,凤皇来集,麒麟来游,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缪盩而陵夷若是?⑤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⑥试迹之〔于〕古,[18]返之于天,党可得见乎?⑦

①师古曰:"靡,散也。薄,轻也。昭,明也。"

②师古曰:"休,美也。"

③师古曰:"廑与仅同。仅,少也。"

④师古曰:"息,生也。耗,虚也。耗音呼到反。"

⑤师古曰:"安,焉也。"

⑥师古曰:"与读皆曰欤。诡,违也。"

⑦师古曰:"(反)〔返〕谓还归之也[19]。党音他朗反。"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①傅其翼者两其足,②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③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④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⑤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⑥务此而亡已,以迫蹙民,⑦民日削月朘,⑧寖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⑨穷急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⑩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故公

仪子相鲁,⑪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⑫曰:"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乎!"⑬古之贤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从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缓于谊而急于利,亡推让之风而有争田之讼。故诗人疾而刺之,曰:"节彼南山,惟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⑭尔好谊,则民乡仁而俗善;⑮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由是观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⑯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⑰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负且乘,致寇至。"⑱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亡可为者矣。⑲

①师古曰:"谓牛无上齿则有角,其馀无角者则有上齿。"

②师古曰:"傅读曰附。附,箸也。言鸟不四足。"

③师古曰:"末谓工商之业也。"

④师古曰:"詈读与嗷同,音敖。嗷嗷,众怨愁声也。"

⑤师古曰:"载亦乘也。"

⑥师古曰:"畜读曰蓄。"

⑦师古曰:"蹙音子育反。"

⑧孟康曰:"胺音揎,谓转褰踧也。"苏林曰:"胺音锲石。俗语谓缩肭为胺缩。"师古曰:"孟说是也。揎音宣。踧音子六反。"

⑨师古曰:"羡,饶也,读与衍同,音弋战反。"

⑩师古曰:"蕃,多也,音扶元反。"

⑪师古曰:"公仪休。"

⑫师古曰:"食菜曰茹,音(洳)〔汝〕。"[20]

⑬师古曰:"红读曰工。"

⑭师古曰:"小雅节南山之诗也。节,高峻貌,岩岩,积石貌。赫赫,显盛也。师尹,周太师尹氏也。言三公之位,人所瞻仰,若山之高也。节音才结反。"

⑮师古曰:"尔,汝也。卿读曰向。"

⑯师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

⑰师古曰:"皇皇,急速之貌也。"

⑱师古曰:"此易解卦六(二)〔三〕爻辞也。"[21]

⑲师古曰:"舍,废也。言为君子之行者,当如公仪休。若废其所行,则无可为也。"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①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②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①师古曰:"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此言诸侯皆系统天子,不得自专也。"

②师古曰:"辟读曰僻。"

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谊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问仲舒曰:"粤王句践与大夫泄庸、种、蠡谋伐吴,①遂灭之。孔子称殷有三仁,寡人亦以为粤有三仁。②桓公决疑于管仲,寡人决疑于君。"仲舒对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对。③闻昔者鲁君问柳下惠:④'吾欲伐齐,何如?'柳下惠曰:'不可。'归而有忧色,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此言何为至于我哉!'徒见问耳,且犹羞之,⑤况设诈以伐吴乎?繇此言之,粤本无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⑥为其先诈力而后仁谊也。苟为诈而已,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也。⑦五伯比于他诸侯为贤,其比三王,犹武夫之与美玉也。"⑧王曰:"善。"

①师古曰:"种,大夫种也。蠡,范蠡也。种音之勇反。蠡音礼。"

②师古曰:"泄庸一也,大夫种二也,范蠡三也。"

③师古曰:"大对,谓对大问也。"

④师古曰:"鲁大夫展禽也。柳下,所食(菜)〔采〕邑之名。[22]惠,谥也。"

⑤师古曰:“徒,但也。”

⑥师古曰:“伯读曰霸。次下亦同。”

⑦张晏曰:“仲尼之门,故称大也。”

⑧应劭曰:“武夫,石而似玉者也。”

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①]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②]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③]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

①师古曰:“谓若闭南门,禁举火,及开北门,水洒人之类是也。”

②师古曰:“所作起草为稿也。”

③师古曰:“视读曰示。”

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①]公孙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②]位至公卿。仲舒以弘为从谀,弘嫉之。胶西王亦上兄也,尤纵恣,数害吏二千石。弘乃言于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胶西王闻仲舒[③]大儒,善待之,[23]仲舒恐久获罪,病免。凡相两国,辄事骄王,正身以率下,数上疏谏争,教令国中,所居而治。及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

①师古曰:“攘,却也。”

②师古曰:“希,观相也。”

③师古曰:“素闻其贤也。”

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①]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年老,以寿终于家。家徙茂陵,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

①师古曰:"校音下教反。"

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①复数十篇,十馀万言,皆传于后世。掇其切当世施朝廷者著于篇。②

①师古曰:"皆其所著书名也。杯音布回反。蕃音扶元反。"

②师古曰:"掇,采拾也,音丁活反。"

赞曰: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②至向子歆以为"伊吕乃圣人之耦,③王者不得则不兴。故颜渊死,孔子曰'噫!天丧余。'④唯此一人为能当之,自宰我、子贛、子游、子夏不与焉。⑤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然考其师友渊源所渐,犹未及乎游夏,⑥而曰管晏弗及,伊吕不加,过矣。"至向曾孙棻,笃论君子也,以歆之言为然。

①师古曰:"伊,伊尹。吕,吕望也。"

②师古曰:"管,管仲也。晏,晏婴也。伯者,齐桓、晋文之属也。伯读曰霸。"

③师古曰:"耦,对也。"

④师古曰:"事见论语。噫,叹声也。言失其辅佐也。噫音于其反。"

⑤师古曰:"与读曰豫。"

⑥师古曰:"渐,浸润也。游,子游。夏,子夏也。"

【校勘记】

〔1〕此皆可使还至而(立)有效者也。　宋祁说越本无"立"字。按景祐本亦无。

〔2〕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尸(也),　宋祁说越本无两"也"字。按景祐本亦无。

〔3〕不如(蛛)〔退〕而结网。　景祐、殿本都作"退"。

〔4〕 言内质败坏不(能)〔可〕修治也。　景祐、殿本都作“可”。王先谦说,依正文则作“可”是。

〔5〕 昃亦(昊)〔昊〕字。　景祐、殿、局本都作“昊”,此误。

〔6〕 贤不肖浑(淆)〔殽〕,　景祐、殿、局本都作〔殽〕。王先谦说“淆”字后人妄改。

〔7〕 故详延特起之士,(意)庶几乎!　宋祁说,古浙本有“意”字,他本无。按景祐本无。

〔8〕 毋乃牵于文系而不得骋(欤)〔与〕?　殿本作“与”。据注作“与”是。景祐本亦误。

〔9〕 韶尽美矣,又尽善(也)〔矣〕,　景祐本作“矣”。王念孙说,据颜注,则正文本是“矣”字。

〔10〕 非有文德以教训于(天)下也。　宋祁说景德本无“天”字。按景祐本亦无。

〔11〕 是以百官皆饰(空言)虚辞而不顾实,　景祐本无“空言”二字。

〔12〕 譬犹不(琢)〔琢〕玉而求文采也。　景祐本作“琢”。宋祁说当从此本。按通鉴亦作“琢”。

〔13〕 故养士之大者,莫大(虐)〔庠〕太学;　景祐、汲古、殿、局本都作“庠”,此误。

〔14〕 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所)谓积日累久也。　景祐本无下“所”字。王念孙说下“所”字涉上“所”字而衍。

〔15〕 (累)〔絫〕日以取贵,　景祐本亦作“累”。殿本作“絫”,则与上文一致。

〔16〕 论(谊)〔议〕考问,　王先谦说此“谊”字不可通,盖涉下“谊”字而误。治要引作“论议考问”,当从之。

〔17〕 共是天下,古(亦)〔以〕大治,　钱大昭说“亦”闽本作“以”。王先谦说闽本是,治要正作“古以大治”。

〔18〕 试迹之〔于〕古,　宋祁说姚本“古”上有“于”字。

〔19〕 (反)〔返〕谓还归之也。　殿本作“返”。王先谦说作“返”是。

〔20〕 食菜曰茹,音(洳)〔汝〕。　景祐、殿本都作“汝”。

〔21〕 此易解卦六(二)〔三〕爻辞也。　景祐、殿本都作“三”,此误

〔22〕 柳下，所食(菜)〔采〕邑之名。 殿本作"采"，此误，景祐本亦误。

〔23〕 胶西王闻仲舒〔三〕大儒，善待之。 景祐、殿本都无"儒"字。宋祁说古本"大"字下有"儒"字，但不当于"仲舒"下作注，盖颜注时已失之矣。

汉书卷五十七上

司马相如传第二十七上

师古曰:"近代之读相如赋者多矣,皆改易文字,竞为音说,致失本真,徐广、邹诞生、诸诠之、陈武之属是也。今依班书旧文为正,于彼数家,并无取焉。自喻巴蜀之后分为下卷。"

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时好读书,学击剑,[①]名犬子。[②]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也,更名相如。[③]以訾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④]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严忌夫子之徒,[⑤]相如见而说之,[⑥]因病免,客游梁,得与诸侯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

①师古曰:"击剑者,以剑遥击而中之,非斩刺也。"

②师古曰:"父母爱之,不欲称斥,故为此名也。"

③师古曰:"蔺相如,六国时赵人也,义而有勇,故追慕之。"

④师古曰:"訾读与赀同。赀,财也。以家财多得拜为郎也。武骑常侍秩六百石。"

⑤师古曰:"严忌本姓庄,当时尊尚,号曰夫子。史家避汉明帝讳,故遂为严耳。"

⑥师古曰:"说读曰悦。"

会梁孝王薨,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素与临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长卿久宦游,不遂而困,[①]来过我。"于是相如往舍都亭。[②]临邛令缪为恭敬,[③]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见之,后称病,使从者谢吉,吉愈益

谨肃。

①师古曰:“遂,达也。”

②师古曰:“临邛所治都之亭。”

③师古曰:“缪,诈也。”

临邛多富人,卓王孙僮客八百人,[①]程郑亦数百人,[②]乃相谓曰:“令有贵客,为具召之。[③]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数,至日中请司马长卿,长卿谢病不能临。临邛令不敢尝食,身自迎相如,相如为不得已而强往,[④]一坐尽倾。[⑤]酒酣,临邛令前奏琴曰:“窃闻长卿好之,愿以自娱。”[⑥]相如辞谢,为鼓一再行。[⑦]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⑧]相如时从车骑,雍容闲雅,[⑨]甚都。[⑩]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心说而好之,[⑪]恐不得当也。[⑫]既罢,相如乃令侍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与驰归成都。家徒四壁立。[⑬]卓王孙大怒曰:“女不材,我不忍杀,一钱不分也!”人或谓王孙,王孙终不听。文君久之不乐,谓长卿曰:“弟俱如临邛,[⑭]从昆弟假贷,犹足以为生,[⑮]何至自苦如此!”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车骑,买酒舍,乃令文君当卢。[⑯]相如身自著犊鼻裈,[⑰]与庸保杂作,[⑱]涤器于市中。[⑲]卓王孙耻之,为杜门不出。[⑳]昆弟诸公更谓王孙曰:[㉑]“有一男两女,所不足者非财也。[㉒]今文君既失身于司马长卿,长卿故倦游,[㉓]虽贫,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奈何相辱如此!”[㉔]卓王孙不得已,[㉕]分与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

①师古曰:“僮谓奴。”

②师古曰:“程郑,亦人姓名。言其家富亚王孙也。”

③师古曰:“具谓酒食之具。召,请也。”

④师古曰:“示众人以此意也。”

⑤师古曰:“皆倾慕其风采也。”

⑥师古曰:“奏,进也。”

⑦师古曰:“行谓曲引也。古乐府长歌行短歌行,此其义也。”

⑧师古曰:“寄心于琴声以挑动之也。挑音徒了反。”

⑨师古曰:“閒读曰闲。”

⑩张揖曰:“甚得都士之节也。”韦昭曰:“都邑之容也。”师古曰:“都,閒美之称也。张说近之。诗郑风有女同车之篇曰‘洵美且都’,山有扶苏之篇又云‘不见子都’,则知都者,美也。韦言都邑,失之远矣。”

⑪师古曰:“说读曰悦。悦其人而好其音也。”

⑫师古曰:“当谓对偶之。”

⑬师古曰:“徒,空也。但有四壁,更无资产。”

⑭文颖曰:“弟,且也。”张揖曰:“如,往也。”师古曰:“弟,但也,发声之急耳。郦食其曰‘弟言之’,此类甚多,义非且也。”

⑮师古曰:“贠音吐得反。”

⑯郭璞曰:“卢,酒卢。”师古曰:“卖酒之处累土为卢以居酒瓮,四边隆起,其一面高,形如锻卢,故名卢耳。而俗之学者,皆谓当卢为对温酒火卢,失其义矣。”

⑰师古曰:“即今之祕也,形似犊鼻,故以名云。祕音之容反。”

⑱师古曰:“庸即谓赁作者。保谓庸之可信任者也。”

⑲师古曰:“涤,洒也。器,食器也。食已则洒之,贱人之役也。洒音先礼反。”

⑳师古曰:“杜,塞也。”

㉑师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

㉒师古曰:“言不患少财也。”

㉓文颖曰:“倦,疲也。言疲厌游学,博物多能也。”

㉔师古曰:“言县令之客,不可以辱也。”

㉕师古曰:“已,止也。”

居久之,蜀人杨得意为狗监,[①]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请为天子游猎

之赋。”上令尚书给笔札,② 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③“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④为齐难;⑤“亡是公”者,亡是人也,⑥欲明天子之义。故虚藉此三人为辞,⑦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⑧因以风谏。⑨奏之天子,天子大说。⑩其辞曰:

①师古曰:“主天子田猎犬也。”

②师古曰:“札,木简之薄小者也。时未多用纸,故给札以书。札音壮黠反。”

③师古曰:“称说楚之美也。”

④师古曰:“乌,於何也。”

⑤师古曰:“难诘楚事也。”

⑥师古曰:“亡读曰无。下皆类此。”

⑦师古曰:“藉,假也。”

⑧师古曰:“卒,终也。谓终篇之言,若赪墙填堑之比者。”

⑨师古曰:“风读曰讽。”

⑩师古曰:“说读曰悦。”

楚使子虚使于齐,齐王悉发车骑与使者出田。① 田罢,子虚过姹乌有先生,② 亡是公存焉。坐定,乌有先生问曰:“今日田乐乎?”子虚曰:“乐。”“获多乎?”曰:“少。”“然则何乐?”对曰:“仆乐王之欲夸仆以车骑之众,而仆对以云梦之事也。”③曰:“可得闻乎?”

①师古曰:“田,猎也。”

②师古曰:“姹,夸诳之也,音丑亚反,字本作诧也。”

③张揖曰:“楚薮也。在南郡华容县。”师古曰:“梦读如本字,又音莫风反,字或作瞢,其音同耳。”

子虚曰:“可。王驾车千乘,选徒万骑,田于海滨,① 列卒满泽,罘罔弥山。② 掩菟辚鹿,射麋格麟,③ 骛于盐浦,割鲜染轮。④ 射中获多,矜而自功,⑤ 顾谓仆曰:‘楚亦有平原广泽游猎之地饶乐若此者乎? 楚王之猎孰与寡人?’⑥仆下车对曰:‘臣,楚国之鄙人也,幸得宿卫十有馀年,时从出游,游于后园,览于有无,然犹未能遍睹

也。又乌足以言其外泽乎?'齐王曰:'虽然,略以子之所闻见言之。'

①师古曰:"滨,涯也,音宾,又音频。"

②师古曰:"罘,覆车也,即今幡车罔也。王国兔爰之诗曰'雉罹于罘'罘亦罘字耳。弥,竟也。罘音浮。"

③师古曰:"辚谓车践轹之也,音丧。格字或作脚,言持引其脚也。"

④张揖曰:"海水之涯多出盐也。"李奇曰:"鲜,生也。染,擩也。切生肉,擩车轮,盐而食之也。"师古曰:"骛谓乱驰也。擩,揾也。骛音务。擩音如阅反。揾音一顿反。"

⑤师古曰:"自矜其能以为功也。"

⑥师古曰:"与犹如也。"

"仆对曰:'唯唯。[1]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睹其馀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名曰云梦。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岪郁,隆崇律崒;[2]岑崟参差,日月蔽亏;[3]交错纠纷,上干青云;[4]罢池陂陁,下属江河。[5]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坿,锡碧金银,[6]众色炫耀,照烂龙鳞。[7]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琅昆吾,[8]瑊玏玄厉,[9]礝石武夫。[10]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11]穹穷昌蒲,江离蘼芜,[12]诸柘巴且。[13]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陁靡,[14]案衍坛曼,[15]缘以大江,限以巫山。[16]其高燥则生蔵析苞荔,[17]薜莎青薠。[18]其埤湿则生藏茛蒹葭,[19]东蘠雕胡,[20]莲藕觚卢,[21]奄间轩于。[22]众物居之,不可胜图。[23]其西则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24]外发夫容菱华,内隐钜石白沙。[25]其中则有神龟蛟鼉,毒冒鳖鼋。[26]其北则有阴林巨树。楩柟豫章,[27]桂椒木兰,檗离朱杨,[28]檀梨栗,橘柚芬芳。[29]其上则有宛雏孔鸾,腾远射干。[30]其下则有白虎玄豹,蟃蜒貙豻。[31]

①师古曰:"唯唯,恭应之辞也,音弋癸反。"

②郭璞曰:"诘屈竦起也。茀音佛。"

③张揖曰:“高山壅蔽,日月亏缺半见。”师古曰:“岑音仕林反。崟音吟。”

④郭璞曰:“言相摎结而峻绝。”

⑤郭璞曰:“言旁薄也。属,连也。罢音疲。陂音婆。陁音驼。”文颖曰:“南方无河也。冀州凡水大小皆谓之河,诗赋通方言耳。”晋灼曰:“文意假借协陁之韵也。”师古曰:“文、晋之说皆非也。下属江河者,总言山之广大,所连者远耳,于文无妨。陂音普河反。属音之欲反。”

⑥张揖曰:“丹,丹沙也。青,青腰也。赭,赤赭也。垩,白垩也。”苏林曰:“白坋,白石英也。”师古曰:“丹沙,今之朱沙也。青腰,今之空青也。赭,今之赤土也。垩,今之白土也。锡,青金也。碧谓玉之青白色者也。垩音恶。坋音坋,腰音一郭反。”

⑦师古曰:“言采色相耀,若龙鳞之间杂也。炫音州县之县。”

⑧张揖曰:“琳,玉也。珉,石之次玉者也。昆吾,山名也,出善金。尸子曰‘昆吾之金’。”晋灼曰:“玫瑰,火齐珠也。”师古曰:“火齐珠,今南方之出火珠也。玫音枚。瑰音回,又音壊。琳音林。珉音旻。”

⑨张揖曰:“璶玏,石之次玉者。玄厉,黑石可用磨也。”如淳曰:“璶音缄。玏音勒。”

⑩张揖曰:“皆石之次玉者。礝石,白者如冰,半有赤色。武夫,赤地白采,葱茏白黑不分。”郭璞曰:“礝音而兖反。”

⑪张揖曰:“蕙圃,蕙草之圃也。衡,杜衡也,其状若葵,其臭如蘼芜。芷,白芷。若,杜若也。”师古曰:“兰即今泽兰也。今流俗书本‘芷若’下有‘射干’字,妄增之也。”

⑫张揖曰:“江离,香草也。蘼芜,蕲芷也,似蛇床而香。”师古曰:“蘼芜即穷穷苗也。”郭璞曰:“江离似水荠,而药对曰蘼芜一名江离。张勃又云江离出临海县海水中,正青,似乱发。郭义恭云江离赤叶。诸说不同,未知孰是。今无识之者,然非蘼芜也,药对误耳。”

⑬张揖曰:“诸柘,甘柘也。箄苴,蘘荷也。”文颖曰:“巴且草一名巴蕉。”师古曰:“文说巴且是也。且音子余反。箄音普各反。箄苴自蘘荷耳,非巴且也。”

⑭师古曰:“登,上也。降,下也。陁靡,旁裹也。陁音弋尔反。”

⑮师古曰:“宽广之貌也。衍音弋战反。坛音徒但反。曼音莫干反。”

⑯张揖曰:“巫山在南郡巫县也。”

⑰张揖曰:“蒉,马蓝也。析似燕麦。苞,蘧也。荔,马荔。”苏林曰:“析音斯。”师古曰:“蘧即今所用作席者也。马荔,今之马蔺也。蒉音之林反。苞音包。荔音隶。蘧音皮表反。”

⑱张揖曰:“薛,赖蒿也。莎,鎬侯也。青薠似莎而大,生江湖,雁所食。”师古曰:“莎即今青莎草。薠音烦。”

⑲郭璞曰:“藏莨草中牛马刍。蒹,荻也,似萑而细小。葭,芦也。”师古曰:“埤音婢,谓下地也。莨音郎。蒹葭音兼瑕。荻音敌。”

⑳张揖曰:“东蘠,实可食。雕胡,菰米也。”师古曰:“东蘠似蓬,其实如葵子也。”

㉑张揖曰:“蓬,荷之实也,其根藕。”张晏曰:“觚卢,鹿鲁也。”郭璞曰:“苻,蒋也。芦,苇也。”师古曰:“书不为苻芦字,郭说非也,但不知觚芦于今是何草耳。”

㉒张揖曰:“奄闾,蒿也,子可治疾。轩于,茇草也,生水中,扬州有之。”师古曰:“奄音淹。茇音犹。”

㉓师古曰:“胜,举也。不可尽举而图写之,言其多也。”

㉔郭璞曰:“波抑扬也。”

㉕应劭曰:“夫容,莲华也。菱,芰也。”师古曰:“钜,大也。”

㉖张揖曰:“蛟状鱼身而蛇尾,皮有珠。鼉似蜥蜴而大,身有甲,皮可作鼓。毒冒似黿蠵,甲有文。鼊似鳖而大。”师古曰:“张说蛟者,乃是鲛鱼,非蛟龙之蛟也。蛟解在武纪。鼉音徒何反,又音大河反。毒音代。冒音妹。他皆仿此。”

㉗服虔曰:“阴林,山北之林也。豫章,大木也,生七年乃可知。”师古曰:“阴林,言其树木众而且大,常多阴也。楩音便,又音步田反,即今黄楩木也。柟音南,今所谓楠木。”

㉘师古曰:“桂即药之所用其皮者也。椒即所食椒树也。木兰皮似椒而香,可作面膏药。檗,黄檗也。离,山梨也。朱杨,赤茎柳也,生水边。”

㉙张揖曰:“櫨似梨而甘。栲,栲枣也。”师古曰:“櫨即今所谓樝子也。櫨枣即

今之椁枣也。柚即橙也，似橘而大，味酢皮厚。榹音侧加反。栲音弋整反。柚音弋救反。橙音丈茎反。芬芳，言橘柚之气也。”

㉚张揖曰：“宛雏似凤。孔，孔雀；鸾，鸾鸟也。射干似狐，能缘木。”服虔曰：“腾远，兽名也。”师古曰：“鸾鸟形如翟而五采文，见山海经。宛音于元反。射音弋舍反。”

㉛郭璞曰：“蟃蜒，大兽似狸，长百寻。貙似狸而大。豻，胡地野犬也，似狐而小。蟃音万。蜒音延。豻音岸。”师古曰：“蜒又音弋战反。貙音丑于反。豻合韵音五安反。”

“‘于是乎乃使刲诸之伦，手格此兽。① 楚王乃驾驯驳之驷，② 乘雕玉之舆，③ 靡鱼须之桡旃，④ 曳明月之珠旗，⑤ 建干将之雄戟，⑥ 左乌号之雕弓，⑦ 右夏服之劲箭；⑧ 阳子骖乘，孅阿为御；⑨ 案节未舒，即陵狡兽，⑩ 蹴蛩蛩，辚距虚，⑪ 轶野马，辒骃骝；⑫ 乘遗风，射游骐，⑬ 倏忽情浰，⑭ 雷动猋至，⑮ 星流电击，弓不虚发，中必决眦，⑯ 洞胸达掖，绝乎心系，⑰ 获若雨兽，掩尘蔽地。⑱ 于是楚王乃弭节徘徊，翱翔容与，⑲ 览乎阴林，观壮士之暴怒，与猛兽之恐惧，徼刮受诎，⑳ 殚睹众物之变态。㉑

①师古曰：“刲诸，吴人，刺吴王僚者也。方言勇士，故举以为类。刲与专同。”

②张揖曰：“驯，扰也。驳如马，白身黑尾，一角锯牙，食虎豹，扰而驾之，以当驷马也。”师古曰：“驯音旬。”

③师古曰：“以玉饰舆而雕镂之。”

④张揖曰：“以鱼须为旃柄，驱驰逐兽，正桡靡也。”郭璞曰：“通帛为旃。”师古曰：“大鱼之须出东海，见尚书大传。桡旃即曲旃也。桡音女教反。”

⑤张揖曰：“以明月珠缀饰旗也。”

⑥张揖曰：“干将，韩王剑师也。雄戟，胡中有钜者，干将所造。”

⑦应劭曰：“楚有柘桑，乌栖其上，支下著地，不得飞，欲堕号呼，故曰乌号。”张揖曰：“黄帝乘龙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龙頯，頯拔，堕黄帝弓，臣下抱弓而号，故名弓乌号。”郭璞曰：“雕，画也。”师古曰：“乌号，应、张二说皆有据也。”

⑧伏俨曰:“服,盛箭器也。夏后氏之良弓名烦弱,其矢亦良,即烦弱箭服也,故曰夏服。”师古曰:“箭服,即今之步叉也。”

⑨张揖曰:“阳子,伯乐也,秦缪公臣,姓孙,名阳。”郭璞曰:“孅阿,古之善御者。孅音纤。”

⑩师古曰:“案节犹弭节也。未舒,言未尽意驱驰,已凌狡兽,狡捷之兽也。”

⑪张揖曰:“蛩蛩,青兽,状如马。距虚似骡而小。”郭璞曰:“距虚即蛩蛩,变文互言耳。”师古曰:“据尔雅文,郭说是也。蹴音子六反。”

⑫张揖曰:“轶,过也。野马似马而小。北海内有兽,状如马,名驹駼。”郭璞曰:“辖,车轴头也。”师古曰:“辖谓轴头冲而杀之也。轶音逸。辖音卫。驹音逃。駼音涂。”

⑬张揖曰:“遗风,千里马也。尔雅曰騫如马一角,不角者曰骐。”师古曰:“騫音携。骐音其。”

⑭张揖曰:“皆疾貌也。”师古曰:“倏音式六反。眒音式刃反。倩音千见反。浰音练。”

⑮师古曰:“焱,疾风也。若雷之动,如焱之至,言其威且疾也。焱音必遥反。”

⑯师古曰:“〔决〕眦即决兽之目眦,[1]言射审也。眦即眥字。”

⑰张揖曰:“自左射之,贯胸通右髃,中心绝系也。”师古曰:“髃谓肩前骨也,音五口反。絫读曰系也。”

⑱师古曰:“言获杀之多,如天雨兽也。雨音于具反。艹,古草字也。”

⑲郭璞曰:“弭犹低也。节,所杖信节也。翱翔容与,言自得也。”师古曰:“弭节者,示安徐也。”

⑳苏林曰:“剫音倦剫之剫。诎音鞠强之鞠。”郭璞曰:“诎,诎折也。剫,疲极。诎音屈。”师古曰:“苏音是也。剫音与剧同。诎音其勿反。徼,工尧反。徼,要也。诎,尽也。言兽有倦极者要而取之,力尽者受而有之。”

㉑郭璞曰:“殚,尽也。变态,姿则也。”师古曰:“殚音单。”

“‘于是郑女曼姬,① 被阿锡,揄纻缟,② 杂纤罗,垂雾縠,③ 襞积褰绉,郁桡溪谷;④ 衯衯茷茷,扬袘戌削,⑤ 蜚襳垂髾;⑥ 扶舆猗靡,⑦ 翕呷萃蔡,⑧ 下摩兰蕙,上拂羽盖;⑨ 错翡翠之威蕤,⑩ 缪绕玉

绥;⑪眇眇忽忽,若神之仿佛。⑫

①文颖曰:"郑国出好女。曼者,言其色理曼泽也。"如淳曰:"郑女,夏姬也。曼姬,楚武王夫人邓曼也。"师古曰:"文说是也。"

②张揖曰:"阿,细缯也。锡,细布也。揄,引也。"师古曰:"纟,纤纟也。缟,鲜支也,今之所谓素者也。揄音逾,又音投也。"

③张揖曰:"縠络如雾,垂以为裳也。"师古曰:"纤,细也。雾縠者,言其轻靡如雾,非谓络文。"

④张揖曰:"襞积犹简蹟也。褰,缩也。络,裁也。其络中文理茀郁,有似于溪谷也。"师古曰:"张说非也。襞积即今之裙襬,古所谓皮弁素积者,即谓此积也。言襞积文理,随身所著,或褰络委屈如溪谷也。襞音壁。络音侧救反。"

⑤张揖曰:"衯音芬。祎,衣袖也。戍,鲜也。削,衣刻除貌也。"师古曰:"扬,举也。祎,曳也。或举或曳,则戍削然见其降杀之美也。褼音霏。祎音弋示反。戍读如本字。"

⑥张揖曰:"襳,离袿也。髾,髻后垂也。"师古曰:"张说非也。襳,袿衣之长带也。髾谓燕尾之属。皆衣上假饰,非髻垂也。蜚,古飞字也。襳音纤。髾音所交反。"

⑦张揖曰:"扶持楚王车舆相随也。"师古曰:"张说非也。此自言郑女曼姬为侍从者所扶舆而猗靡耳,非谓扶持楚王车舆也。猗音於绮反。今人犹呼相抚掩容养为猗靡。"

⑧张揖曰:"翕呷,衣张起也。萃蔡,衣声也。"师古曰:"呷音火甲反。萃音翠,又音千贿反。"

⑨师古曰:"下摩兰蕙,谓垂髾也。上拂羽盖,谓飞襳也。"

⑩师古曰:"错,杂也。蔽蔂,羽饰貌。"

⑪张揖曰:"楚王车之绥以玉饰之也。"郭璞曰:"绥,登车所执也。"师古曰:"二说皆非也。以玉饰绥,亦谓郑女曼姬之容服也。绥即今之所谓采缏垂镊者也。缪绕,相缠结也。缪音蓼。缏音隈。"

⑫郭璞曰:"言其容饰奇艳,非世所见。战国策曰:'郑之美女粉白黛黑而立于衢,不知者谓之神也。'"

“‘于是乃群相与猎于蕙圃，①婳姗勃窣，上金堤，②掩翡翠，射鵕鸃，③微矰出，纤缴施，④弋白鹄，连驾鹅，⑤双鸧下，玄鹤加。⑥怠而后游于清池，⑦浮文鹢，⑧扬旌枻，⑨张翠帷，建羽盖。⑩罔毒冒，钓紫贝，⑪拊金鼓，⑫吹鸣籁，⑬榜人歌，⑭声流喝，⑮水虫骇，波鸿沸，⑯涌泉起，奔扬会，⑰礧石相击，琅琅磕磕，⑱若雷霆之声，闻乎数百里外。

①文颖曰：“宵猎为猎。”师古曰：“猎音力笑反。”

②师古曰：“婳姗勃窣，谓行于丛薄之间也。金堤，言水之堤塘坚如金也。婳音盘。姗音先安反。窣音先忽反。堤音丁兮反。”

③师古曰：“鸟赤羽者曰翡，青羽者曰翠。鵕鸃，鹥鸟也，似山鸡而小冠，背毛黄，腹下赤，项绿色，其尾毛红赤，光采鲜明，今俗呼为山鸡，其实非也。鵕音峻。鸃音仪。”

④师古曰：“矰，短矢也。缴，生丝缕也。以缴系矰仰射高鸟，谓之弋射。矰音增。缴音灼。”

⑤师古曰：“鹄，水鸟也，其鸣声鹄鹄云。驾鹅，野鹅也。连谓重累获之也。鹄音胡沃反。驾音加。”

⑥师古曰：“鸧鹒也。今关西呼为鹒鹿，山东通谓之鸧，鄙俗名为锴落。锴者，亦言鸧声之急耳。又谓鹒捋。捋音来夺反。鹒鹿、鹒捋，皆象其鸣声也。玄鹤，黑鹤也。相鹤经云鹤寿满二百六十岁则色纯黑。言弋射之妙，既中白鹄而连驾鹅，又下双鸧而加玄鹤也。鸧音仓。”

⑦郭璞曰：“怠，倦也。”

⑧张揖曰：“鹢，水鸟也，画其象于船首。淮南子曰‘龙舟鹢首，天子之乘也’。”师古曰：“鹢音五历反。”

⑨张揖曰：“扬，举也。析羽为旌，建于船上。枻，栧也。”师古曰：“枻音曳。栧音大可反。”

⑩郭璞曰：“施之船上也。”师古曰：“翠帷，帷翠色也。羽盖，以杂羽饰盖。”

⑪郭璞曰：“紫贝，紫质黑文也。”师古曰：“贝，水中介虫，古以为货也。”

⑫师古曰：“拊，撞也。金鼓谓钲也。拊音窗。”

⑬张揖曰：“籁，箫也。”

⑭张揖曰:"榜,船也。月令云'命榜人',榜人,船长也,主倡声而歌者也。"师古曰:"榜音谤,又方孟反。"

⑮郭璞曰:"言悲嘶也。"师古曰:"喝音一介反。嘶音苏奚反。"

⑯郭璞曰:"鱼鳖跃,涛浪作也。"师古曰:"沸音普盖反。"

⑰郭璞曰:"暴溢激相鼓薄也。"师古曰:"溢音普顿反。"

⑱师古曰:"礧石,转石也。礧音卢对反。磕音口盖反。"

"'将息猎者,击灵鼓,起烽燧,① 车案行,骑就队,② 缅乎淫淫,般乎裔裔。③ 于是楚王乃登阳云之台,④ 泊乎无为,澹乎自持,⑤ 勺药之和具而后御之。⑥ 不若大王终日驰骋,曾不下舆,脟割轮焠,自以为娱。⑦ 臣窃观之,齐殆不如。'⑧ 于是王无以应仆也。"

①师古曰:"灵鼓,六面击之,所以警众也。"

②师古曰:"案,依也。行,列也。队,部也。行音胡郎反。队音大内反。"

③郭璞曰:"皆群行貌。"师古曰:"缅音腼。般音盘。"

④孟康曰:"云梦中高唐之台,宋玉所赋者,言其高出云之阳也。"

⑤师古曰:"泊、澹,皆安静意也。泊音步各反。澹音徒滥反。"

⑥伏俨曰:"勺药以兰桂调食。"文颖曰:"五味之和也。"晋灼曰:"南都赋曰'归雁鸣鹜,香稻鲜鱼,以为勺药,酸甜滋味,百种千名。'文说是也。"师古曰:"诸家之说皆未当也。勺药,药草名,其根主和五藏,又辟毒气,故合之于兰桂五味以助诸食,因呼五味之和为勺药耳。读赋之士不得其意,妄为音训,以误后学。今人食马肝马肠者,犹合勺药而煮之,岂非古之遗法乎?鹜音竹滑反"

⑦师古曰:"脟字与脔同。焠音千内反。焠亦揾染之义耳。言脔割其肉,揾车轮盐而食之。此盖以讥上割鲜染轮之言也。"

⑧师古曰:"殆,近也。"

乌有先生曰:"是何言之过也!足下不远千里,来况齐国,① 王悉境内之士,备车骑之众,② 与使者出田,乃欲戮力致获,以娱左右也,③ 何名为夸哉!问楚地之有无者,愿闻大国之风烈,先生之馀论也。④ 今足下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骄,奢言淫乐而

显侈靡,窃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国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恶也;无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章君恶,伤私义,⑤二者无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轻于齐而累于楚矣。⑥且齐东陼钜海,南有琅邪,⑦观乎成山,⑧射乎之罘,⑨浮勃瀣,⑩游孟诸,⑪邪与肃慎为邻,⑫右以汤谷为界。⑬秋田乎青丘,⑭仿徨乎海外,⑮吞若云梦者八九,其于匈中曾不蒂芥。⑯若乃俶傥瑰玮,异方殊类,⑰珍怪鸟兽,万端鳞萃,⑱充仞其中者,不可胜记,禹不能名,离不能计。⑲然在诸侯之位,不敢言游戏之乐,苑囿之大;先生又见客,⑳是以王辞不复,㉑何为无以应哉!”

①师古曰:“言有惠赐而来也。”

②师古曰:“悉,尽也。”

③师古曰:“谦不斥言使者,故指云其左右也。”

④张晏曰:“愿闻先贤之遗谈美论也。”师古曰:“此说非也。先生即谓子虚耳。下又言先生行之,岂先贤也?”

⑤师古曰:“非楚国之美,是章君恶;害足下之信,是伤私义也。”

⑥师古曰:“言楚使者失辞,自为累重,而于齐无所负檐,故云轻也。累音力瑞反。”

⑦苏林曰:“小州曰陼。”张揖曰:“琅邪,台名也,在勃海间。”师古曰:“东陼钜海,东有大海之陼。字与渚同也。”

⑧张揖曰:“观,阙也。成山在东莱不夜县,于其上筑宫阙。”师古曰:“观音工唤反。”

⑨晋灼曰:“之罘山在东莱腄县,射猎其上也。”师古曰:“腄音直瑞反,又音谁。”

⑩师古曰:“勃瀣,海别枝也。瀣音蟹。”

⑪文颖曰:“宋之大泽也,故属齐。”

⑫郭璞曰:“肃慎,国名,在海外也。”师古曰:“邪读为左,谓东北接也。”

⑬师古曰:“汤谷,日所出也。许慎云热如汤也。”

⑭服虔曰:“青丘国在海东三百里。”

⑮师古曰:"仿音旁。"

⑯张揖曰:"蒂芥,刺鲠也。"师古曰:"蒂音丑介反。"

⑰师古曰:"倜傥犹非常也。倜音吐历反。"

⑱师古曰:"崒与萃同。萃,集也。如鳞之集,言其多也。"

⑲张揖曰:"禹为尧司空,辨九州名山,别草木。禹为尧司徒,敷五教 ,率万事。"师古曰:"言其所有众多,虽禹、禹之贤圣,不能名而数之也。"

⑳师古曰:"见犹至也。言至此国为客也。若今人自称云见顾见至耳。"

㉑师古曰:"复,反也,谓不反报也。"

亡是公听然而笑曰:[1]"楚则失矣,而齐亦未为得也。夫使诸侯纳贡者,非为财币,所以述职也;[2]封疆画界者,非为守御,所以禁淫也。[3]今齐列为东藩,而外私肃慎,[4]捐国逾限,越海而田,[5]其于义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论,不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徒事争于游戏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扬名发誉,而适足以辱君自损也。[6]

①师古曰:"听,笑貌也。音龂,又音牛隐反。"

②郭璞曰:"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师古曰:"述,循也,谓顺行也。"

③郭璞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立境界者,欲以禁绝淫放耳。"师古曰:"彊读曰疆。"

④郭璞曰:"私与通也。"

⑤师古曰:"捐,弃也,谓田于青丘也。"

⑥师古曰:"辱,古贬字。"

"且夫齐楚之事又乌足道乎![1]君未睹夫巨丽也,[2]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左苍梧,右西极,[3]丹水更其南,[4]紫渊径其北。[5]终始灞产,出入泾渭,[6]酆镐潦滈,纡馀委蛇,经营其内。[7]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异态,[8]东西南北,驰骛往来,[9]出乎椒丘之阙,[10]行乎州淤之浦,[11]径乎桂林之中,[12]过乎泱莽之野,[13]汩乎混流,顺阿而下,[14]赴隘陿之口,[15]触穹石,激堆埼,[16]沸乎暴怒,[17]汹涌彭

湃,⑱泮汗弗宓汩,⑲偪侧泌沸,⑳横流逆折,转腾澈洌,㉑滂濞沆溉,㉒穹隆云桡,㉓宛潬胶盩,㉔逾波趋浥,淮淮下濑,㉕批岩衝拥,奔扬滞沛,㉖临坻注壑,瀺灂霣队,㉗沈沈隐隐,砰磅訇磕,㉘滴滴淈淈,涪潗鼎沸,㉙驰波跳沫,汩汨漂疾,㉚悠远长怀,寂漻无声,㉛肆乎永归。然后灏溔潢漾,㉜安翔徐佪,㉝翯乎滈滈,㉞东注大湖,㉟衍溢陂池。㊱于是蛟龙赤螭,㊲鲲鱏渐离,㊳鲋鮥鰋魦,㊴禺禺魼鰨,㊵揵鰭掉尾,振鳞奋翼,㊶潜处乎深岩。㊷鱼鳖欢声,万物众夥。㊸明月珠子,的皪江靡,㊹蜀石黄碝,水玉磊砢,㊺磷磷烂烂,采色澔汗,㊻丛积乎其中。鸧鹒鹄鸨,鸳鹅属玉,㊼交精旋目,㊽煩鹜庸渠,㊾箴疵鸂卢,㊿群浮乎其上。汎淫氾滥,随风澹淡,(51)与波摇荡,奄薄水渚,(52)唼喋菁藻,咀嚼菱藕。(53)

①师古曰:"乌,於何也。道,言也"

②师古曰:"巨,大也。丽,美也。"

③文颖曰:"苍梧郡属交州,在长安东南,故言左。尔雅曰西至于幽国为西极,在长安西,故言右也。"

④应劭曰:"丹水出上洛冢领山,东南至析县入钧水。"师古曰:"更,历也,音工衡反。"

⑤文颖曰:"西河(有)敦罗县有紫泽,[2]在县西北,于长安为在北也。"

⑥师古曰:"霸水出蓝田谷,西北而入渭。产水亦出蓝田谷,北至霸陵入霸。二水终始尽于苑中,不复出也。泾水出安定泾阳开头山,东至阳陵入渭。渭水出陇西首阳县鸟鼠同穴山,东北至华阴入河。从苑外来,又出苑去也。开音牵,又音口见反。"

⑦应劭曰:"潦,流也。潏,涌出声也。"张揖曰:"丰水出鄠南山(澧)〔丰〕谷,[3]北入渭。镐在昆明池北。潦,行潦也。又有潏水,出南山。"晋灼曰:"下言八川,计从丹水以下至潏,除潦为行潦,凡九川。从霸产以下,为数凡七川。潏音决。潏,水涌出声也。除潦潏下为水,馀适八,下言经营其内,于数则计其外者矣。"师古曰:"应、晋二说皆非也。张言潦为行潦,又失之。潦音牢,亦水名也,出鄠县西南山潦谷,而北流入于渭。上言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泉径其北。皆谓苑外耳。丹水、紫泉非八川数也。霸、产、泾、

渭、丰、镐、潦、滈，是为八川。言经营其内，信则然矣。滈，晋音是也。地里志鄠县有滈水，北过上林苑入渭，而今之鄠县则无此水。许慎云'滈水在京兆杜陵'，此即今所谓沈水，从皇子陂西北流经昆明池入渭者也。盖为字或作水旁穴，与沈字相似，俗人因名沈水乎？将鄠县滈水今则改名，人不识也？但八川之义，实在于斯耳。"

⑧郭璞曰："变态不同也。"

⑨郭璞曰："言更相错涉也。"师古曰："来音卢代反。"

⑩服虔曰："丘名也，两山俱起，象双阙者。"

⑪师古曰："水中可居者曰州。淤，漫也。浦，水涯也。淤音於庶反。"

⑫如淳曰："桂树之林也。"

⑬张揖曰："山海经所谓'大荒之野'也。"师古曰："凡言此者，著水流之长远也。泱音乌朗反。"

⑭师古曰："汩，疾貌也。混流，丰流也。曲陵曰阿。汩音于笔反。混音下本反。"

⑮师古曰："两岸间相迫近者也。隘音於懈反。陿音狭。"

⑯张揖曰："穹石，大石也。埼，曲岸头也。"师古曰："堆，高阜也，音丁回反。埼音巨依反。"

⑰郭璞曰："沸，水声也，音拂。"

⑱师古曰："汹涌，跳起也。彭湃，相戾也。汹音许勇反。湃音普拜反。"

⑲苏林曰："滭音毕，宓音密。"师古曰："滭弗，盛貌也。宓汩，去疾也。汩音于笔反。"

⑳郭璞曰："泌茀音笔栉。"师古曰："偪侧，相逼也。泌茀相楔也。偪字与逼同。楔音先结反。"

㉑孟康曰："转腾，相过也。潎洌，相撇也。"师古曰："潎音匹列反。洌音列。撇又音普结反。"

㉒郭璞曰："滂音旁。滂音匹秘反。溉音胡慨反。皆水流声貌。"师古曰："沆音胡朗反。"

㉓师古曰："桡，曲也。言水急旋回，如云之屈曲也。桡音女教反。"

㉔郭璞曰："愤薄相椓也。"师古曰："宛音婉。滭音善。盩，古戾字。"

㉕郭璞曰:“逾,跃也。浥,窅陷也。泣泣,声也。”师古曰:“浥音於侠反。泣音利。濑,疾流也。”

㉖师古曰:“批,反击也。拥,曲隈也。言水触批岩崖而衔隈曲,则奔扬而滞沛然也。批音步结反。滞音丑制反。沛音普盖反。”

㉗师古曰:“坻谓水中隆高处也。秦风终南之诗曰‘宛在水中坻’。坻音迟,濔音士咸反。潨音才弱反,又音仕角反。霣即陨字。队音直类反。”

㉘师古曰:“砰音普冰反。磅音普萌反。訇音呼宏反。礚音口盖反。皆水流鼓怒之声也。”

㉙郭璞曰:“皆水微转细涌貌也。淈音骨。浥音勒立反。”师古曰:“潏音决。潨音子入反。言水之流如鬻鼎沸也。”

㉚晋灼曰:“溶音华给反。”郭璞曰:“溶音许立反。”师古曰:“言水波急驰而白沫跳起,(汩)〔汩〕溶然也。[4]汩音于笔反。溶,晋、郭二音皆通。漂音匹妙反。”

㉛郭璞曰:“怀亦归,变文耳。潨音聊。”师古曰:“言长流安静。”

㉜郭璞曰:“皆水无涯际貌。”师古曰:“灏音浩。溔音弋少反。潢音胡广反。漾音弋丈反。肆,放也。言水放流而长归也。”

㉝郭璞曰:“言运转也。”

㉞郭璞曰:“水白光貌也。”师古曰:“翯音胡角反。滒音镐。”

㉟郭璞曰:“大湖在吴县,尚书所谓震泽也。”

㊱郭璞曰:“言溢溢而出也。陂池,江旁小水。”

㊲文颖曰:“龙子为螭。”张揖曰:“赤螭,雌龙也。”如淳曰:“螭,山神也,兽形。”师古曰:“许慎云‘离,山神也’,字则单作,螭形若龙,字乃从虫。此作螭,别是一物,既非山神,又非雌龙、龙子,三家之说皆失之。虫音许尾反。”

㊳李奇曰:“周洛曰鲔,蜀曰鲔鳣,出巩山穴中,三月溯河上,能度龙门之限,则得为龙矣。渐离,未闻。”师古曰:“鲔音工邓反。鳣音莫邓反。”

㊴如淳曰:“鰅音颙,鱋音乾。魦音托。”郭璞曰:“鰫音常容反。鰅鱼有文采。鰫似鲑而黑。鱋似鲋。魦,鲊也,一名黄颊。”师古曰:“鰅,如音是也。鰫、鱋、魦,郭说是也。鲋音善。鲊音感也。”

㊵如淳曰:“鲇音去鱼反。”晋灼曰:“鰼音奴搦反。”郭璞曰:“禺禺鱼皮有毛,黄

地黑文。鲇，比目鱼也，状似牛脾，细鳞紫色，两相合乃得行。鰨，鲽鱼也，似鲇，有四足，声如婴儿。”师古曰：“禺音隅，又音颙。鲽音五奚反。鲇音乃兼反。”

㊶师古曰：“揵，举也。鰭，鱼背上鬣也。掉，摇也。揵音钜言反。掉音徒钓反。”

㊷郭璞曰：“隐岸底也。”

㊸师古曰：“谨，哗也。夥，多也。喧音许元反。夥音下果反。”

㊹应劭曰：“明月珠子生于江中，其光耀乃照于江边也。”师古曰：“皎音历。的皎，光貌也。江靡，江边靡迤之处也。迤音弋尔反。”

㊺张揖曰：“蜀石，石次玉者也。”郭璞曰：“硬石黄色。水玉，水精也。”师古曰：“硬音如究反。磊音洛贿反。砢音洛可反，又音可。”

㊻郭璞曰：“皆玉石符采映曜也。”师古曰：“磷音悉。皓音浩。”

㊼张揖曰：“鸧，大鸟也。”郭璞曰：“鹅，鹅鹅也。鴇似雁而无后指。鳧似鸭而大，长颈赤目，紫绀色。鹅音肃。鴇音保。”师古曰：“鸧，古鸿字。鴇即今俗呼为独豹者也。豹者，鴇声之讹耳。鳧音加。鳧音之欲反。鹅音霜。”

㊽郭璞曰：“交精似凫而脚高，有毛冠，辟火灾。旋目，未闻也。”师古曰：“今荆郢间有水鸟，大于鹭而短尾，其色红白，深目，目旁毛皆长而旋，此其旋目乎？”

㊾郭璞曰：“烦鹜，鸭属也。庸渠似凫，灰色而鸡脚，一名章渠。鹜音木。”师古曰：“庸渠，即今之水鸡也。”

㊿张揖曰：“箴疵似鱼虎而苍黑色。鸧，鸧头鸟也。卢，白雉也。”郭璞曰：“卢，卢鹚也。箴音针。”师古曰：“卢，郭说是也。白雉不浮水上。疵音赀。鸧音火交反。鸧音鸟了反。鹚音慈也。”

(51)郭璞曰：“皆鸟任风波自纵漂貌。”师古曰：“汎音冯。氾音敷剑反。澹音大览反。淡音琰。”

(52)张揖曰：“奄，覆也。草丛生曰薄。”郭璞曰：“薄犹集也。”师古曰：“薄，郭说是也。言奄集陼上而游戏。”

(53)张揖曰：“菱，芰也。”郭璞曰：“菁，水草。藻，聚藻也。”师古曰：“唼喋，衔食也。唼音所甲反。喋音丈甲反。咀音才汝反。嚼音才削反。”

“于是乎崇山矗矗，崔嵬，①深林巨木，嵾岩参差。②九嵕巀嶭，南山峨峨，③岩陁甗锜，嵚嵜崛崎，④振溪通谷，蹇产沟渎，⑤岑呀豁闿，阜陵别隝，⑥崴磈嵔廆，丘虚堀礨，⑦隐辚郁埳，登降施靡，⑧陂池貤豸。⑨允溶淫鬻，⑩散涣夷陆，⑪亭皋千里，靡不被筑。⑫掩以绿蕙，⑬被以江离，糅以靡芜，杂以流夷。⑭布结缕，⑮攒戾莎，⑯揭车衡兰，⑰稿本射干，⑱茈姜蘘荷，⑲葴持若荪，⑳鲜支黄砾，㉑蒋芧青顁，㉒布濩闳泽，延曼太原，㉓离靡广衍，㉔应风披靡，吐芳扬烈，㉕郁郁菲菲，众香发越，㉖肸蠁布写，晻蔓丛茸。㉗

①郭璞曰：“皆高峻貌也。嵾音笼。嵸音才总反。崔音摧。巍音五回反。”师古曰：“嵸音总。”

②师古曰：“嵾岩，尖锐貌。参差，不齐也。嵾音士衔反。参音楚林反。差音楚宜反。”

③师古曰：“九嵕山今在醴泉县界。巀嶭山即今所谓嵯峨山也，在三原县西也。南山，终南山也。峨峨，高貌。嵕音子公反，又音总。巀音截。嶭音喈。巀嶭又音在割、五割反。峨音娥。”

④张揖曰：“嵚嵜，高貌。崛崎，斗绝也。”苏林曰：“嵚音赖水反。嵜音卒鄂反。”郭璞曰：“陁，岸际也，音豸。甗锜，隆屈宖折貌。甗音鱼晚反。锜音蚁。崛音掘。崎音倚。嵚音作罪反。嵜字作委。”师古曰：“苏、郭两说并通。郭音作罪反，又音将水反。”

⑤张揖曰：“振，拔也。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蹇产，屈折也。”郭璞曰：“自溪及渎，皆水相通注也。”

⑥郭璞曰：“岑呀豁闿，涧谷之形容也。隝，水中山也。岑音呼含反。呀音呼加反。闿音呼下反。隝音掏。”师古曰：“大阜曰陵，言阜陵居在水中，各别为隝也。豁音呼活反。”

⑦郭璞曰：“皆其形势也。嵬音於鬼反。磈音鱼鬼反。嵔音恶罪反。廆音瘣。虚音墟。堀音窟。礨音磊。”师古曰：“磈又音於甽反。廆音胡贿反。”

⑧郭璞曰：“隐辚郁埳，堆埳不平貌。辚音洛尽反。”师古曰：“埳音律。施音弋尔反。施靡，犹连延也。”

⑨郭璞曰：“陂池，旁颓貌也。陂音皮。貤音衣被之被。”师古曰：“陂又音彼奇

反。貱又音彼。”

⑩张揖曰:“水流溪谷之间也。”师古曰:“溶音容。鬻音育。”

⑪师古曰:“散涣,分散而涣然也。易曰‘风行水上,涣’。夷,平也。广平曰陆。”

⑫师古曰:“为亭候于皋隰之中,千里相接,皆筑令平也。被音皮义反。”

⑬张揖曰:“掩,覆也。绿,王刍也。蕙,薰草也。”师古曰:“绿蕙,言蕙草色绿耳,非王刍也。”

⑭张揖曰:“留夷,新夷也。”师古曰:“留夷,香草也,非新夷。新夷乃树耳。”

⑮师古曰:“结缕蔓生,著地之处皆生细根,如线相结,故名结缕,今俗呼鼓筝草。两幼童对衔之,手鼓中央,则声如筝也,因以名云。”

⑯师古曰:“攒,聚也。戾莎,言莎草相交戾也。攒音材官反。”

⑰应劭曰:“揭车一名芑舆,香草也。”师古曰:“揭音巨列反。芑音乞。”

⑱师古曰:“稿本,草类白芷,根似芎藭。射干,即乌扇耳。射音弋舍反。”

⑲如淳曰:“茈姜,姜上齐也。”师古曰:“姜之息生者,连其株本,则紫色也。蘘荷,蔓苴也,根旁生笋,可以为菹,又治蠱毒。茈音紫。蘘音人羊反。”

⑳如淳曰:“蒿音针。”张揖曰:“蒿持阙。若,杜若也。荪,香草也。”师古曰:“蒿,寒浆也。持当为符,字之误耳。符,鬼目也。杜若苗颇类姜,而为棕叶之状。今流俗书本持字或作橙,非也。后人妄改耳。其下乃言黄甘橙榛,此无橙也。蒿音之林反。荪音孙。”

㉑师古曰:“鲜支,即今支子树也。黄砾,今用染者黄屑之木也。二者虽非草类,既云延曼太原,或者赋杂言之耳。”

㉒张揖曰:“蒋,菰也。芧,三棱也。”郭璞曰:“芧音杼。”师古曰:“蒋音将。芧音丈与反。”

㉓郭璞曰:“布濩犹布露也。”师古曰:“闳亦大也。濩音护。延音弋战反。”

㉔师古曰:“离靡,谓相连不绝也。衍,布也。离音力尔反。”

㉕师古曰:“烈,酷烈之气也。披音丕蚁反。”

㉖郭璞曰:“香气射散也。菲音妃。”

㉗师古曰:“肹蚗,盛作也。写,吐也。晻萋吸茀,皆芳香意也。肹音许乙反。蚗音响。晻音奄,又音乌感反。萋音爱。吸音步必反。茀音勃。萋字或作

隐也。”

“于是乎周览氾观,① 缤纷轧茀,② 芒芒怳忽,③ 视之无端,察之无涯。④ 日出东沼,入乎西陂。⑤ 其南则隆冬生长,涌水跃波;⑥ 其兽则庸旄貘犛,沈牛麈麋,⑦ 赤首圜题,穷奇象犀。⑧ 其北则盛夏含冻裂地,涉冰揭河;⑨ 其兽则麒麟角端,驹骕橐驼,⑩ 蛩蛩驒騱,驴骡驒騨。⑪

①师古曰:“氾,普也,音敷剑反。”

②孟康曰:“缤纷,众盛也。轧茀,致密也。”师古曰:“缤音丑人反。轧音於黠反。茀音勿。”

③郭璞曰:“言眼乱也。”师古曰:“芒音莫郎反。”

④师古曰:“涯,畔也,音仪。”

⑤张揖曰:“朝出苑之东池,莫入于苑西陂中也。”

⑥师古曰:“言其土地气温,经冬草木不死,水不冻。”

⑦张揖曰:“旄,旄牛,其状如牛而四节毛。犛牛黑色,出西南徼外。沈牛,水牛也,能沈没水中。麈似鹿而大。”郭璞曰:“庸牛,领有肉堆。貘似熊,庳脚锐鬐,骨无髓,食铜铁。貘音貊。犛音狸。”师古曰:“庸牛即今之犎牛也。旄牛即今所谓偏牛者也。犛牛即今之猫牛者也。犛字又音茅。麈音主。”

⑧张揖曰:“题,额也。穷奇状如牛而蝟毛,其音如嗥狗,食人。”师古曰:“象,大兽也,长鼻,牙长一丈。犀头似猪,一角在鼻,一角在额前。”

⑨师古曰:“言其土地气寒,当暑凝冻,地为之裂,故涉冰而渡河也。揭,褰衣也。诗邶风匏有苦叶之篇曰‘深则厉,浅则揭’,揭音丘例反。”

⑩张揖曰:“雄曰麒,雌曰麟,其状麋身牛尾,狼题一角,角端似牛,其角可以为弓。”郭璞曰:“麒似麟而无角,角端似猪,角在鼻上,中作弓。”师古曰:“麒麟角端,郭说是也。橐驼者,言其可负橐囊而驼物,故以名云。”

⑪郭璞曰:“驒騱,驒騱类也。驹骕生三日而超其母。驒音颠,騱音奚。驹音决。骕音提。”

“于是乎离宫别馆,弥山跨谷,① 高廊四注,重坐曲阁,② 华榱璧珰,辇道缅属,③ 步櫩周流,长途中宿。④ 夷峻筑堂,累台增成,⑤

岩突洞房。⑥頫杳眇而无见,仰水橑而扪天,⑦奔星更于闺闼,宛虹拖于楯轩。⑧青龙蚴蟉于东箱,象舆婉僤于西清,⑨灵圄燕于閒馆,⑩偓佺之伦暴于南荣,⑪醴泉涌于清室,通川过于中庭。⑫磐石裖崖,⑬嵌岩倚倾,⑭嵯峨嵳嶵,刻削峥嵘,⑮玫瑰碧琳,珊瑚丛生,⑯珉玉旁唐,玢豳文磷,⑰赤瑕驳荦,杂厕其间,⑱晁采琬琰,和氏出焉。⑲

①师古曰:"弥,满也。跨犹骑也。"

②师古曰:"廊,堂下四周屋也。重坐,谓增室也。曲阁,阁之屈曲相连者也。"

③师古曰:"榱,椽也。华谓雕画之也。璧琫,以玉为椽头,当即所谓璇题玉题者也。一曰以玉饰瓦之当也。辇道,谓阁道可以乘辇而行者也。缅属,缅迤相连属也。缅音力尔反。属音之欲反。"

④师古曰:"步檐,言其下可行步,即今之步廊也。谓其途长远,虽经日行之,尚不能达,故中道而宿也。"

⑤师古曰:"夷,平也。山之高聚者曰嵕。孳,古累字。言平山而筑堂于其上为累台也。增,重也,一重为一成也。嵕音子公反。"

⑥师古曰:"于岩穴底为室,若灶突然,潜通台上。"

⑦师古曰:"頫,古俯字也。杳眇,视远貌。𠂤,古攀字也。橑,椽也。扪,摸也。言台榭之高,有升上之者,俯视则不见地,仰攀其椽可以摸天也。橑音老。扪音门。"

⑧师古曰:"奔星,流星也。更,历也。闺闼,宫中小门也。宛虹,曲屈之虹也。拖谓申加于上也。楯轩,轩之兰板也。并言室宇之高,故星虹得经加之也。更音工衡反。虹音红。拖音吐贺反,又(言)〔音〕徒可反。"[5]

⑨师古曰:"象舆,瑞应车也。西清者,西箱清静之处也。蚴蟉、婉僤,皆行动之貌。蚴音一纠反。蟉音力纠反。僤音善。"

⑩张揖曰:"灵圄,众仙号也。"师古曰:"閒读曰闲。"

⑪郭璞曰:"偓佺,仙人也,食松子而眼方。暴谓偃卧日中也。荣,屋南檐也。偓音握。佺音铨。"

⑫师古曰:"醴泉,瑞水,味甘如醴,言于室中涌出,而通流为川,从中庭而过也。"

⑬孟康曰:"褭,砾致也。崖,廉也。以石致川之廉也。"师古曰:"褭砾并音之忍反。致音直二反。谓重密而累积。"

⑭郭璞曰:"嶔岩,欹貌。"师古曰:"嶔音口衔反。倚音於绮反。"

⑮苏林曰:"削音峭峻之峭。峥音侪争反。嵘音户枰反。"郭璞曰:"言自然若雕刻也。嶪音昨盍反。嵲音五盍反。"师古曰:"直言刻削耳,非云峭峻。郭说是也。嶪音捷。嵲音业。"

⑯郭璞曰:"珊瑚生水底石边,大者(可)〔树〕高三尺馀,[6]枝格交错,无有叶。"

⑰苏林曰:"玢音分。"郭璞曰:"旁唐言盘礴。玢豳,文理貌。"师古曰:"旁唐,文石也。唐字本作砀,言珉玉及石并玢豳也。玢音彼旻反。豳又音彼闲反。"

⑱张揖曰:"赤瑕,赤玉也。"郭璞曰:"言杂厕崖石中。驳荦,采点也。荦音洛角反。"

⑲晋灼曰:"曇采阙。"师古曰:"曇,古朝字也。朝采者,美玉每旦有白虹之气,光采上出,故名朝采,犹言夜光之璧矣。琬琰,美玉名。和氏之璧,卞和所得,亦美玉也。言今皆出于上林。"

"于是乎卢橘夏孰,① 黄甘橙楱,② 枇杷橪柿,亭奈厚朴,③ 梬枣杨梅,④ 樱桃蒲陶,⑤ 隐夫薁棣,⑥ 荅遝离支,⑦ 罗乎后宫,列乎北园,贬丘陵,下平原,⑧ 扬翠叶,扤紫茎,⑨ 发红华,垂朱荣,煌煌扈扈,照曜巨野。⑩ 沙棠栎槠,⑪ 华枫枰栌,⑫ 留落胥邪,仁频并闾,⑬ 樗檀木兰,⑭ 豫章女贞,⑮ 长千仞,大连抱,⑯ 夸条直畅,实叶葰楙,⑰ 攒立丛倚,连卷栾佹,⑱ 崔错癹骫,⑲ 坑衡闿砢,⑳ 垂条扶疏,落英幡缅,㉑ 纷溶前蓁,猗柅从风,㉒ 茇苞荔,㉓ 盖象金石之声,管籥之音。㉔ 柴池茈虒,旋还乎后宫,㉕ 杂袭累辑,㉖ ,被山缘谷,循阪下隰,㉗ 视之无端,究之亡穷。

①应劭曰:"伊尹书曰'箕山之东,青马之所,有卢橘夏孰'。"晋灼曰:"此虽赋上林,博引异方珍奇,不系于一也。"师古曰:"卢,黑色也。"

②郭璞曰:"黄甘,橘属而味精。楱亦橘之类也,音凑。"张揖曰:"楱,小橘也,出武陵。"师古曰:"橙即柚也,音丈耕反。"

③张揖曰:"枇杷似斛树,长叶,子若杏。橪,橪支,香草也。亭,山梨也。厚

朴，药名也。”郭璞曰：“樕支木也。”师古曰：“此二句总论树木，不得杂以香草也。樕，郭说得之。朴，木皮也。此药以皮为用，而皮厚，故呼厚朴云。樕音烟。朴音匹角反。”

④张揖曰：“杨梅，其实似穀子而有核，其味酢，出江南也。”

⑤师古曰：“樱桃，即今之朱樱也。礼记谓含桃，尔雅谓之荆桃。樱音於耕反。”

⑥师古曰：“隐夫未详。蔓即今之郁李也。棣，今之山樱桃。蔓音於六反。棣音(徒)〔徒〕计反。”[7]

⑦张揖曰：“荅遝似李，出蜀。”晋灼曰：“离支大如鸡子，皮粗，剥去皮，肌如鸡子中黄，味甘多酢少。”师古曰：“遝音沓。离音力智反。”

⑧师古曰：“貤犹延也，一曰次第而重也。貤音弋豉反。”

⑨师古曰：“扤，摇也，音兀。”

⑩师古曰：“言其光采之盛也。巨野，大野。煌音皇。”

⑪张揖曰：“沙棠，状如棠，黄华赤实，其味似李，无核。吕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实’。栎，果名也。櫧似柃，叶冬不落。”应劭曰：“栎，采木也。”郭璞曰：“櫧似采柔。”师古曰：“栎非果名，又非采木之栎，盖木蓼也，叶辛，初生可食。栎音历。櫧音诸。柃音零。采音菜。柔音食诸反。”

⑫师古曰：“华即今之皮贴弓者也。枫树脂可为香，今之枫胶香也。尔雅云一名欇欇。枰即平仲木也。栌，今黄栌木也。华音胡化反。枫音风。枰音平。栌音卢。”

⑬张揖曰：“并闾，棕也。”郭璞曰：“落，榎也，中作器素。胥邪似并闾，皮可作索。”师古曰：“仁频即宾根也。频字或作宾。胥音先余反。邪音弋奢反。榎音镬。”

⑭孟康曰：“欙檀，檀别名。”郭璞曰：“欙音谏。”

⑮师古曰：“女贞树冬夏常青，未尝凋落，若有节操，故以名焉。”

⑯师古曰：“八尺曰仞。连抱者，言非一人所抱。”

⑰郭璞曰：“夸，张布也。”张揖曰：“菱，甬也。”师古曰：“畅，通也，通谓上下相称也。菱音峻。楙，古茂字也。甬音踊。”

⑱师古曰：“攒立，聚立也。丛倚，相倚也。连卷，屈曲也。楯伲，支柱也。倚

音於绮反。卷音丘专反,又音巨专反。棁音力尔反。倪音诡。”

⑲师古曰:“崔错,交杂也。婑委,蜷戾也。崔音千赐反。婑音步葛反。骫,古委字。”

⑳师古曰:“坑衡,径直貌也。闿砢,相扶持也。坑音口庚反。闿音乌可反。砢音来可反。坑字或作抗,言树之支干相抗争衡也。其义两通。”

㉑师古曰:“扶疏,四布也。英谓华也。幡缅,飞扬貌也。缅音山尔反。”

㉒郭璞曰:“纷溶蔚蓁,支竦擢也。猗柅犹阿那也。蔚音萧。蓁音森。猗音於氏反。柅音诺氏反。”师古曰:“溶音容。蔚亦音山交反。”

㉓师古曰:“林木鼓动之声也。菊音刘。莅音利。𣏌,古卉字也,音讳。歙音翕。”

㉔师古曰:“金石,谓钟磬也。管长一尺,围一寸,六孔无底,簻三孔,并以竹为之。”

㉕如淳曰:“茈音此。旃音豸。”张揖曰:“柴池,参差也。茈旃,不齐也。”郭璞曰:“柴音差。还,还绕也,音宣。”

㉖师古曰:“杂袭,相因也。絫辑,重积也。絫,古累字。辑与集同。”

㉗师古曰:“循,顺也。下湿曰隰。”

“于是乎玄猿素雌,蜼玃飞蠝,①蛭蝹玃蠼,②獑胡毅蜮,③栖息乎其间。长啸哀鸣,翩幡互经,④夭蟜枝格,偃蹇枒捎,⑤隃绝梁,腾殊榛,⑥捷垂条,掉希间,⑦牢落陆离,烂漫远迁。⑧

①张揖曰:“蜼如母猴,卬鼻而长尾。玃似弥猴而大。飞蠝,飞鼠也,其状如兔而鼠首,以其颊飞。”郭璞曰:“蠝,鼯鼠也,毛紫赤色,飞且生,一名飞生。蜼音赠遗之遗。蠝音诛。”师古曰:“玄猿素雌,言猿之雄者玄黑而雌者白素也。尔雅曰‘玃父善顾’也。玃音钁。鼯音吾。”

②如淳曰:“蛭音质。”张揖曰:“蛭,虮也。蝹,蝉也。玃蠼,弥猴也。”师古曰:“方言兽属,而引蛭虮水虫,又及蝹蝉,乖于事类,如说非也,但未详是何兽耳。蠼音乃高反,又音柔,即今所谓戎皮为鞍褥者也。戎音柔,声之转耳,非弥猴也。”

③张揖曰:“獑胡似弥猴,头上有髦,要以后黑。毅,白狐子也。”郭璞曰:“毅似貙而大,要以后黄,一名黄要,食弥猴。蜮未闻也。獑音谗。毅音呼毅反。

蜿音诡。”师古曰:“毂,郭说是也。”

④郭璞曰:“互经,互相经过也。”

⑤郭璞曰:“皆猿猴在树共戏姿态也。夭蟜,频申也。”师古曰:“杪颠,枝上端也。蟜音矫。杪音眇。”

⑥师古曰:“绝梁,谓正绝水无桥梁也。殊榛,特立株枿也。言超度无梁之水,而跳上株枿之上也。隃字与逾同。榛音仕人反。枿音五曷反。”

⑦张揖曰:“捷持县垂之条,掉往著稀疏无支之间也。”师古曰:“掉音徒钓反。”

⑧师古曰:“言其聚散不恒,杂乱移徙也。”

“若此者数百千处,娱游往来,宫宿馆舍,[①]庖厨不徙,后宫不移,百官备具。[②]

①师古曰:“娱,戏也。戏音许其反。”

②师古曰:“言所在之处供具皆足也。”

“于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猎。[①]乘镂象,六玉虬,[②]拖霓旌,[③]靡云旗,[④]前皮轩,后道游;[⑤]孙叔奉辔,卫公参乘,[⑥]扈从横行,出乎四校之中。[⑦]鼓严簿,纵猎者,[⑧]江河为陂,泰山为橹,[⑨]车骑阗起,殷天动地,[⑩]先后陆离,离散别追,[⑪]淫淫裔裔,缘陵流泽,云布雨施。[⑫]生貔豹,搏豺狼,[⑬]手熊罴,足野羊。[⑭]蒙鹖苏,[⑮]绔白虎,[⑯]被斑文,[⑰]跨野马,[⑱]陵三嵕之危,[⑲]下碛历之坻,[⑳]径峻赴险,越壑厉水。[㉑]推蜚廉,弄解廌,[㉒]格虾蛤,铤猛氏,[㉓]褭要裹,射封豕。[㉔]箭不苟害,解脰陷脑;弓不虚发,应声而倒。[㉕]

①李奇曰:“以五校兵出猎也。”师古曰:“李说非也。校猎者,以木相贯穿,总为阑校,遮止禽兽而猎取之。说者或以为周官校人掌田猎之马,因云校猎,亦失其义。养马称校人者,谓以为阑校以养马耳,故呼为闲也。事具周礼,非以猎马故称校人。”

②张揖曰:“镂象,象路也,以象牙疏镂其车辂。六玉虬,谓驾六马,以玉饰其镳勒,有似玉虬。龙子有角曰虬。”

③张揖曰:“析羽毛,染以五采,缀以缕为旌,有似虹霓之气也。”师古曰:“拖音土贺反,又音徒可反。”

④张揖曰:“画熊虎于旒为旗,似云气。”

⑤文颖曰:“皮轩,以虎皮饰车。天子出,道车五乘,游车九乘,在乘舆车前,赋颂为偶辞耳。”师古曰:“文说非也。言皮轩最居前,而道游次皮轩之后耳,非谓在乘舆之后也。皮轩之上以赤皮为重盖,今此制尚存,又非猛兽之皮用饰车也。道读曰导。”

⑥郑氏曰:“孙叔者,太仆公孙贺也,字子叔。卫公者,大将军卫青也。大驾,太仆御,大将军参乘。”师古曰:“参乘,在车之右也。解具在文纪也。”

⑦文颖曰:“凡五校,今言四者,一校中随天子乘舆也。”师古曰:“此说又非也。四校者,阑校之四面也。言其跋扈纵恣而行,出于校之四外也。”

⑧孟康曰:“鼓严,严鼓也。簿,卤簿也。”师古曰:“纵,放也。簿音步户反。”

⑨苏林曰:“陁,猎者圜陈遮禽兽也。”张揖曰:“櫓,大盾,以为翳也。”郭璞曰:“櫓,望楼也。因山谷遮禽兽为陁。”师古曰:“因江河以遮禽,登泰山而望获,言田猎之广远耳。郭说是也。陁音(怯)〔祛〕。”[8]

⑩郭璞曰:“殷犹震也。”师古曰:“靁,古雷字也。殷音隐。”

⑪师古曰:“陆离,分散也。言各有所追逐也。追合韵,音竹遂反。”

⑫郭璞曰:“言遍山野也。”

⑬郭璞曰:“貔,执夷,虎属也,音毗。”师古曰:“貔豹二物,皆猛兽也。生谓生取之也。搏,击也。”

⑭张揖曰:“熊,犬身人足,黑色。罴如熊,黄白色。野羊,麈羊也,似羊而青。”师古曰:“野羊,今之所谓山羊也,非麈羊矣。手,言手击杀之。足谓蹴蹈而获之。”

⑮孟康曰:“鶡,鶡尾也。苏,析羽也。”张揖曰:“鶡似雉,斗死不却。”郭璞曰:“蒙其尾为帽也。鶡音曷。”

⑯张揖曰:“著白虎文绔也。”师古曰:“绔,古袴字。”

⑰师古曰:“被谓衣著之也。斑文,亦貙豹之皮也。被音皮义反。”

⑱师古曰:“骑之也。”

⑲师古曰:“陵,上也。三嵕,三聚之山也。”

⑳师古曰:“碛历,沙石之貌也。坻,水中高处也。碛音千狄反。坻音迟。”

㉑师古曰:“厉,以衣度也。”

㉒郭璞曰:“飞廉,龙雀也,鸟身鹿头。”张揖曰:“解鹿似鹿而一角,人君刑罚得中则生于朝廷,主触不直者,可得而弄也。”师古曰:“推亦谓弄之也,其字从手。今流俗读作椎击之椎,失其义矣。解音蟹。鹿音丈介反。”

㉓孟康曰:“虾蛤、猛氏,皆兽名也。”郭璞曰:“今蜀中有兽,状似熊而小,毛浅有光泽,名猛氏。”师古曰:“锬,铁把短矛也。虾音遐。蛤音闷。锬音蝉。”

㉔张揖曰:“要褭,马金(啄)〔喙〕赤色,[9]一日行万里者。”郭璞曰:“封豕,大猪也。要褭音窈嫋。”师古曰:“矰谓罗系之也,音工犬反。”

㉕张揖曰:“脰,项也。”师古曰:“言射必命中,非诡遇也。脰音豆。”

“于是乘舆弭节徘徊,翱翔往来,①睨部曲之进退,览将帅之变态。②然后侵淫促节,③倏夐远去,④流离轻禽,蹴履狡兽,⑤辚白鹿,捷狡菟。⑥轶赤电,遗光耀,⑦追怪物,出宇宙,⑧弯蕃弱,满白羽,⑨射游枭,栎蜚遽。⑩择肉而后发,先中而命处,⑪弦矢分,艺殪仆。⑫

①郭璞曰:“言周旋也。”

②师古曰:“睨,衰视也。部曲,解在李广传。睨音五计反。”

③郭璞曰:“言短驱也。”

④师古曰:“倏然夐然,疾远貌。”

⑤师古曰:“流离,困苦之也。”

⑥郭璞曰:“狡菟健跳,故捷取之也。”

⑦张揖曰:“轶,过也。”郭璞曰:“皆妖气为变怪者,游光之属。”

⑧张揖曰:“怪物,奇禽也。天地四方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师古曰:“张说宙,非也。许氏说文解字云‘宙,舟舆所极覆也’。”

⑨文颖曰:“弯,牵也。蕃弱,夏后氏之良(工)〔弓〕名。[10]引弓尽箭镝为满。以白羽羽箭,故言白羽也。”师古曰:“弯音乌还反。蕃音扶元反。”

⑩张揖曰:“枭,恶鸟,故射之也。栎,梢也。飞遽,天上神兽也,鹿头而龙身。”郭璞曰:“枭,枭羊也,似人长唇,被发食人。”师古曰:“枭,郭说近是矣,非谓恶鸟之枭也。栎音洛。遽音钜。”

⑪郭璞曰:“言必如所志者也。”

⑫文颖曰:“所射准的为翳,一发(矢)〔死〕为殪。”[11]郭璞曰:“仆,毙也。殪音翳。仆音赴。”师古曰:“言弦矢适分,则殪死而赴,如射翳也。翳谓射的,即今之垛上楬也。翳读与艺同,字亦作臬,音鱼列反。”

“然后扬节而上浮,① 陵惊风,历骇猋,② 乘虚亡,与神俱,③ 蔽玄鹤,乱昆鸡,④ 遒孔鸾,促鹓鸿,⑤ 拂翳鸟,⑥ 捎凤凰,⑦ 捷鹓鸹,掩焦明。⑧

①郭璞曰:“言腾游也。”

②师古曰:“猋谓疾风从下而上也,音必遥反。”

③张揖曰:“虚无寥廓,与元通灵,言其所乘气之高,故能出飞鸟之上而与神俱也。”

④张揖曰:“昆鸡似鹤,黄白色。”郭璞曰:“乱者,言乱其行伍也。”

⑤郭璞曰:“遒、促,皆迫捕之也。”师古曰:“遒音材由反。”

⑥张揖曰:“山海经曰九疑之山有五采之鸟,名曰翳鸟也。”

⑦师古曰:“捎音山交反。”

⑧张揖曰:“焦明似凤,西方之鸟也。”

“道尽涂殚,回车而还。消摇乎襄羊,降集乎北纮,① 率乎直指,② 掩乎反乡,③ 蹶石关,历封峦,过雄鹊,望露寒,④ 下堂梨,息宜春,⑤ 西驰宣曲,⑥ 濯鹢牛首,⑦ 登龙台,⑧ 掩细柳,⑨ 观士大夫之勤略,⑩ 钧猎者之所得获。⑪ 徒车之所阗轹,⑫ 骑之所蹂若,人之所蹈藉,⑬ 与其穷极倦乱,惊惮聾伏,⑭ 不被创刃而死者,它它藉藉,⑮ 填坑满谷,掩平弥泽。⑯

①张揖曰:“淮南子云九州之外曰八泽,八泽之外乃有八纮,北方之纮曰委羽。”郭璞曰:“襄羊犹彷徉也。”师古曰:“纮音宏。”

②师古曰:“率然直去意。”

③师古曰:“掩然疾归貌。”

④张揖曰:“此四观武帝建元中作,在云阳甘泉宫外。”师古曰:“蹶,蹋;历,经也。蹶音钜月反。峦音鸾。雄音支。”

⑤张揖曰:“堂梨,宫名,在云阳东南三十里。”师古曰:“宜春,宫名,在杜县东,

即今曲江池是其处也。”

⑥张揖曰:“宣曲,宫名也,在昆明池西。”

⑦张揖曰:“牛首,池名也,在上林苑西头。”师古曰:“濯者,所以刺船也。鹢即鹢首之舟也。濯音直孝反。”

⑧张揖曰:“观名也,在丰水西北,近渭。”

⑨郭璞曰:“观名也,以昆明池南也。”

⑩师古曰:“略,智略也。观士之勤,大夫之略也。”

⑪郭璞曰:“平其多少也。”

⑫郭璞曰:“徒,步也。阎,践也。辗,辗也,音来各反。”师古曰:“辗音女展反。”

⑬师古曰:“蹂若,谓践蹋也。蹂音人九反。”

⑭郭璞曰:“穷极倦乱,疲惫也。惊惮詟伏,詟怖不动貌。”师古曰:“乱音剧。惮音丁曷反。詟音之涉反。”

⑮郭璞曰:“言交横也。”师古曰:“它音徒何反。”

⑯师古曰:“平,平原也。弥亦满也。”

“于是乎游戏懈怠,置酒乎颢天之台,①张乐乎胶葛之寓,②撞千石之钟,③立万石之虡,④建翠华之旗,树灵鼉之鼓,⑤奏陶唐氏之舞,⑥听葛天氏之歌,⑦千人倡,万人和⑧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⑨巴俞宋蔡,淮南干遮,⑩文成颠歌,⑪族居递奏,金鼓迭起,⑫铿鎗闿軨,洞心骇耳。⑬荆吴郑卫之声,⑭韶濩武象之乐,⑮阴淫案衍之音,⑯鄢郢缤纷,激楚结风,⑰俳优侏儒,狄鞮之倡,⑱所以娱耳目乐心意者,丽靡烂漫于前,⑲靡曼美色于後。⑳

①张揖曰:“台高上干皓天也。”师古曰:“颢音胡考反。”

②郭璞曰:“言旷远深貌也。”

③张揖曰:“千石,十二万斤也。”

④师古曰:“虡,兽名也。立一百二十万斤之虡以县钟也。”

⑤师古曰:“翠华之旗,以翠羽为旗上葆也。灵鼉之鼓,以鼉皮为鼓。鼉音徒

河反,又音徒丹反。"

⑥郭璞曰:"陶唐,尧有天下号也。"如淳曰:"舞咸池。"师古曰:"二家之说皆非也。陶唐当为阴康,传写字误耳。古今人表有葛天氏,阴康氏。吕氏春秋曰:'昔阴康氏之始,阴多滞伏湛积,阳道壅塞,不行其序,民气郁阏,筋骨缩栗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高诱亦误解云'陶唐,尧有天下之号也'。案吕氏说阴康之後,方一一历言黄帝、颛顼、帝喾,乃及尧、舜作乐之本,皆有次第,岂再陈尧而错乱其序乎?盖诱不视古今人表,妄改易吕氏本文。"

⑦张揖曰:"葛天氏,三皇时君号也。其乐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曲: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育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彻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师古曰:"张说八曲是也。其事亦见吕氏春秋。张云三皇时君,失之矣。"

⑧师古曰:"倡读曰唱。"

⑨郭璞曰:"波浪起也。"

⑩师古曰:"巴俞之人刚勇好舞,初高祖用之,克平三秦,美其功力,后使乐府习之,因名巴俞舞也。宋蔡,二国名。淮南,地名,干遮,曲名也,"

⑪文颖曰:"文成,辽西县名也。其县人善歌。颠,益州颠县,其民能作西南夷歌也。"师古曰:"颠即滇字也,其音则同耳。"

⑫师古曰:"族,聚也。聚居而递奏也。金,钟也。钟之与鼓,亦互起也。迭音徒结反。"

⑬师古曰:"铿鎗,金声也。闛茸,鼓音也。洞,彻也。骇,惊也。铿音口耕反。鎗音切衡反。闛音托郎反。茸音榻。"

⑭郭璞曰:"皆淫哇之声。"

⑮文颖曰:"韶,舜乐也。濩,汤乐也。武,武王乐也。"张揖曰:"象,周公乐也。南人服象,为虐于夷,成王命周公以兵追之,至于海南,乃为三象乐也。"

⑯郭璞曰:"流湎曲也。"师古曰:"衍音弋战反。"

⑰李奇曰:"鄢,今宜城县也。郢,楚都也。缤纷,舞貌也。"郭璞曰:"激楚,歌曲也。"师古曰:"结风,亦曲名也。缤音匹人反。"

⑱张揖曰:"狄鞮,西方译名。"郭璞曰:"西戎乐名也。"师古曰:"俳优侏儒,倡乐可狎玩者也。狄鞮,郭说是也。鞮音丁奚反。"

⑲郭璞曰:“言恣所观也。”

⑳张揖曰:“靡,细也。曼,泽也。”

“若夫青琴虙妃之徒,① 绝殊离俗,② 妖冶闲都,靓庄刻饰,便嬛绰约,③ 柔桡嫚嫚,妩媚孅弱,④ 曳独茧之褕袘,眇阎易以恤削,⑤ 便姗婆屑,与世殊服,⑥ 芬芳沤郁,酷烈淑郁,⑦ 皓齿粲烂,宜笑的皪,⑧ 长眉连娟,微睇绵藐,⑨ 色授魂予,心愉于侧。⑩

①伏俨曰:“青琴,古神女也。”文颖曰:“虙妃,洛水之神女也。”师古曰:“虙读与伏字同,字本作虙也。”

②郭璞曰:“世无双也。”

③郭璞曰:“靓庄,粉白黛黑也。刻,刻画鬓鬟也。便嬛,轻丽也。绰约,婉约也。嬛音翾。靓音净。”师古曰:“妖冶,美好也。闲都,雅丽也。绰音绰。”

④师古曰:“桡,动曲也。嫚嫚,柔屈貌也。纤,细也。细弱总谓骨体也。桡音女教反。嫚音於圆反。妩音武。孅即纤字耳。”

⑤张揖曰:“褕,襜褕也。袘,袖也。”郭璞曰:“独茧,一茧丝也。阎易,衣长貌也。恤削,言如刻画作之也。”师古曰:“褕音逾。袘音曳。易,弋示反。”

⑥师古曰:“言其行步安详,容服绝异也。便音步千反。姗音先。婆音步结反。”

⑦郭璞曰:“香气盛也。”师古曰:“沤音一候反。”

⑧郭璞曰:“鲜明貌也。”师古曰:“皪音砾。”

⑨郭璞曰:“连娟言曲细。绵藐,视远貌。藐音邈。”师古曰:“微睇,小视也。娟音一全反。睇音大计反。”

⑩张揖曰:“彼色来授,魂往与接也。”师古曰:“愉,乐也。音逾。”

“于是酒中乐酣,① 天子芒然而思,② 似若有亡,③ 曰:‘嗟乎,此大奢侈! 朕以览听馀閒,无事弃日,④ 顺天道以杀伐,⑤ 时休息(以)于此,⑥[12] 恐後世靡丽,遂往而不返,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⑦ 于是乎乃解酒罢猎,而命有司曰:‘地可垦辟,悉为农郊,以赡氓隶,⑧ 隤墙填堑,⑨ 使山泽之民得至焉。⑩ 实陂池而勿禁,虚宫

馆而勿仞。[11]发仓廪以救贫穷,补不足,恤鳏寡,存孤独。出德号,省刑罚,[13]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与天下为始。'

①师古曰:"酒中,饮酒中半也。乐酣,奏乐洽也。中音竹仲反。"

②师古曰:"芒然犹罔然也。芒音莫郎反。"

③师古曰:"如有失也。"

④师古曰:"言听政馀暇,不能弃日也。閒读曰闲。"

⑤郭璞曰:"因秋气也。"

⑥郭璞曰:"谓苑圃中也。"

⑦郭璞曰:"言不可以示将来也。"师古曰:"为音于伪反。"

⑧师古曰:"辟读曰阚。阚,开也。邑外谓之郊,郊野之田故曰农郊也。卫风硕人之诗曰'稅子农郊'也。"

⑨师古曰:"隤,坠也,音徒回反。"

⑩师古曰:"恣其刍牧樵采者也。"

⑪师古曰:"实谓人满其中,言恣其有所取也。仞亦满也。勿仞,言(发)〔废〕罢之也。"[13]

⑫师古曰:"德号,德音之号令也。易夬卦曰'孚号有厉'是也。"

"于是历吉日以斋戒,[①]袭朝服,乘法驾,建华旗,鸣玉鸾,[②]游于六艺之囿,驰骛乎仁义之涂,[③]览观春秋之林,[④]射狸首,兼驺虞,[⑤]弋玄鹤,舞干戚,[⑥]载云罕,掩群雅,[⑦]悲伐檀,[⑧]乐乐胥,[⑨]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⑩]述易道,[⑪]放怪兽,[⑫]登明堂,坐清庙,恣群臣,奏得失,四海之内,靡不受获。[⑬]于斯之时,天下大说,乡风而听,随流而化,[⑭]沕然兴道而迁义,[⑮]刑错而不用,德隆于三皇,功羡于五帝。[⑯]若此,故猎乃可喜也。

①张揖曰:"历犹算也。"

②郭璞曰:"鸾,铃也,在轨曰鸾,在轼曰和。"

③郭璞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也。涂,道也。"师古曰:"郭说非也。此六艺谓六经者也。"

④如淳曰:“春秋义理繁茂,故比之于林藪也。”

⑤郭璞曰:“狸首,逸诗篇名,诸侯以为射节。驺虞,召南之卒章,天子以为射节也。”

⑥郭璞曰:“干,盾;戚,斧也。”

⑦张揖曰:“罕,毕也,前有九流云罕之车。诗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故曰群雅也。”

⑧师古曰:“伐檀,魏国之诗,刺在位贪鄙也。”

⑨郑氏曰:“诗云‘于胥乐兮’。”师古曰:“此说非也。谓取小雅桑扈之篇云‘君子乐胥,万邦之屏’耳。胥,有材知之人也。王者乐得有材知之人使在位也。胥音先吕反。”

⑩师古曰:“此以上皆取经典之嘉辞,以代游猎之娱乐。”

⑪郭璞曰:“修絜静精微之术。”

⑫张揖曰:“苑中奇怪之兽,不复猎也。”

⑬师古曰:“言天下之人,皆受恩惠,岂直如田猎得兽而已。”

⑭师古曰:“说读曰悦。乡读曰向。”

⑮师古曰:“芒然犹歾然也。迁,徙也,徙就于义也。芒音许贵反。”

⑯师古曰:“错,置也。羡,饶也。五帝谓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也,一曰少昊、颛顼、高辛、尧、舜也。错音千故反。羡音弋战反。”

“若夫终日驰骋,劳神苦形,罢车马之用,抏士卒之精,[①] 费府库之财,而无德厚之恩,务在独乐,不顾众庶,忘国家之政,贪雉菟之获,则仁者不繇也。[②] 从此观之,齐楚之事,岂不哀哉! 地方不过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垦辟,而民无所食也。[③] 夫以诸侯之细,而乐万乘之所侈,仆恐百姓被其尤也。”[④]

①师古曰:“罢读曰疲。抏,挫也,音五官反。”

②师古曰:“繇读与由同。由,用也。”

③师古曰:“辟读曰闢。”

④师古曰:“尤,过也;被音皮义反。”

于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1]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讳,乃今日见教,谨受命矣。"

①师古曰:"愀,变色貌,音材小反,又音秋诱反。"

赋奏,天子以为郎。亡是公言上林广大,山谷水泉万物,及子虚言云梦所有甚众,侈靡多过其实,且非义理所止,故删取其要,归正道而论之。[1]

①师古曰:"言不尚其侈靡之论,但取终篇归于正道耳,非谓削除其辞也,而说者便谓此赋已经史家刊剟,失其意矣。"

【校勘记】

〔1〕〔决〕眙即决兽之目眙, 王先谦说,"曰"下当有"决"字。

〔2〕 西河(有)縠罗县有紫泽, 景祐、殿本都无上"有"字。

〔3〕 丰水出鄠南山(澧)〔丰〕谷, 景祐本作"丰"。

〔4〕 (泪)〔汨〕淫然也。 景祐、殿、局本都作"汨",此误。

〔5〕 又(言)〔音〕徒可反。 殿、局本都作"音",此误。 景祐本无"音"字。

〔6〕 大者(可)〔树〕高三尺馀, 景祐、殿本都作"树"。

〔7〕 棣音(徙)〔徒〕计反。 景祐、殿本都作"徒",此误。

〔8〕 陔音(怯)〔袪〕。 景祐、殿本都作"袪"。王先谦说作"袪"是。

〔9〕 马金(啄)〔喙〕赤色, 殿、局本都作"喙"。王先谦说作"喙"是。

〔10〕 蕃弱,夏后氏之良(工)〔弓〕名。 景祐、殿、局本都作"弓",此误。

〔11〕 一发(矢)〔死〕为殪。 景祐、殿、局本都作"死",此误。

〔12〕 时休息(以)于此。 王先谦说史记、文选并无"以"字,则无"以"字者是。

〔13〕 言(发)〔废〕罢之也。 景祐、殿本都作"废"。王先谦说作"废"是。

汉书卷五十七下

司马相如传第二十七下

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僰中，[①]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馀人，用军兴法诛其渠率。[②]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遣相如责唐蒙等，因谕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

①师古曰："行取曰略。夜郎、僰中，皆西南夷也。僰音蒲北反。"

②师古曰："渠，大也。"

告巴蜀太守：蛮夷自擅，不讨之日久矣，时侵犯边境，劳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抚天下，集安中国，然后兴师出兵，北征匈奴，单于怖骇，交臂受事，屈膝请和。康居西域，重译纳贡，稽首来享。[①]移师东指，闽越相诛；右吊番禺，太子入朝。[②]南夷之君，西僰之长，常效贡职，不敢惰怠，延颈举踵，喁喁然，[③]皆鄉风慕义，欲为臣妾，[④]道里辽远，山川阻深，不能自致。[⑤]夫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发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币，卫使者不然，[⑥]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今闻其乃发军兴制，[⑦]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擅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⑧]亦非人臣之节也。

①师古曰："来入朝觐，豫享祀也。一曰享，献也，献其国珍也。"

②文颖曰："吊，至也。番禺，南海郡治也。东伐越，后至番禺，故言右也。"师古曰："南越为东越所伐，汉发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入朝，所以云吊耳，非训至也。"

③师古曰:“喁喁,众口向上也,音鱼龙反。”

④师古曰:“鄉读曰向。”

⑤师古曰:“致,至也。”

⑥张揖曰:“不然之变也。”

⑦师古曰:“以发军之法为兴众之制也。”

⑧师古曰:“贼犹害也。”

夫边郡之士,闻燧举燧燔,[①]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②]流汗相属,惟恐居后,[③]触白刃,冒流矢,[④]议不反顾,计不旋踵,人怀怒心,如报私雠。彼岂乐死恶生,非编列之民,而与巴蜀异主哉?[⑤]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为通侯,[⑥]居列东第。[⑦]终则遗显号于后世,传土地于子孙,事行甚忠敬,居位甚安佚,[⑧]名声施于无穷,功(业)〔烈〕著而不灭。[1]是以贤人君子,肝脑涂中原,膏液润埜艸而不辞也。[⑨]今奉币使至南夷,即自贼杀,或亡逃抵诛,[⑩]身死无名,[⑪]谥为至愚,[⑫]耻及父母,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岂不远哉!然此非独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⑬]寡廉鲜耻,而俗不长厚也。[⑭]其被刑戮,不亦宜乎!

①孟康曰:“燧如覆米簁,县著契皋头,有寇则举之。燧,积薪,有寇则燔然之也。”

②师古曰:“摄谓张弓注矢而持之也。摄音女涉反。”

③师古曰:“属,逮也,音之欲反。”

④师古曰:“冒,犯也。”

⑤师古曰:“编列,谓编户也。编音布先反。”

⑥如淳曰:“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诸侯也。”

⑦师古曰:“东第,甲宅也。居帝城之东,故曰东第也。”

⑧师古曰:“佚,乐也,读与逸同。”

⑨师古曰:“埜与墅同,古野字也。艸,古草字。”

⑩师古曰:“抵,至也,亡逃而至于诛也。”

⑪师古曰:"无善名也。"

⑫师古曰:"谥者,行之迹也。终以愚死,后叶传称,故谓之谥。"

⑬师古曰:"不先者,谓往日不素教之也。"

⑭师古曰:"寡、鲜,皆少也。鲜音息浅反。"

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①]晓谕百姓以发卒之事,[②]因数之以不忠死亡之罪,[③]让三老孝弟以不教诲之过。[④]方今田时,重烦百姓,[⑤]已亲见近县,[⑥]恐远所溪谷山泽之民不遍闻,檄到,亟下县道,[⑦]咸喻陛下意,毋忽![⑧]

①师古曰:"诚信之人以为使也。"

②师古曰:"谕,告也。"

③师古曰:"数,责也,音所具反。"

④师古曰:"让,责也,责其教诲不备也。"

⑤师古曰:"重,难也,不欲召聚之也。"

⑥师古曰:"近县之人,使者以自见而口谕之矣,故为檄文驰以示远所也。"

⑦师古曰:"亟,急也。县有蛮夷曰道。"

⑧师古曰:"忽,怠忽也。"

相如还报。[①]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治道二岁,道不成,士卒多物故,[②]费以忆万计。蜀民及汉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时邛、莋之君长[③]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上问相如,相如曰:"邛、莋、冉、駹者近蜀,道易通,[④]异时尝通为郡县矣,[⑤]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县,愈于南夷。"[⑥]上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副使者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驰四乘之传,[⑦]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⑧]县令负弩矢先驱,[⑨]蜀人以为宠。于是卓王孙、临邛诸公皆因门下献牛酒以交欢。卓王孙喟然而叹,自以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⑩]乃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相如使略定西南夷,邛、莋、冉、駹、斯榆之君

皆请为臣妾，除边关，〔边关〕益斥，⑪[2]西至沫、若水，⑫南至牂牁为徼，⑬通灵山道，桥孙水，⑭以通邛、莋。还报，天子大说。⑮

①师古曰："使讫还报天子也。"

②师古曰："物故，死也。解在苏武传。"

③文颖曰："邛者，今为邛都县。莋者，今为定莋县。"师古曰："莋，才各反。"

④师古曰："今夔州、开州等首领姓冉者，皆旧冉种也。骆音龙。"

⑤师古曰："异时犹言往时也。"

⑥晋灼曰："南夷谓犍为、牂牁也。西夷谓越巂、益州也。"师古曰："愈，胜也。"

⑦师古曰："传音张恋反。"

⑧师古曰："迎于郊界之上也。"

⑨师古曰："导路也。"

⑩师古曰："尚犹配也，义与尚公主同。今流俗书本此尚字作当。盖后人见前云文君恐不得当，故改此文以就之耳。"

⑪师古曰："斥，开广也。"

⑫张揖曰："沫水出蜀广平徼外。若水出旄牛徼外。"师古曰："沫音妹。"

⑬张揖曰："徼谓以木石水为界者也。"如淳曰："斯榆之君等自求去边关，欲与牂牁作徼塞也。"师古曰："徼音工钓反。"

⑭张揖曰："凿开灵山道，置灵道县。孙水出台登县，南至会无入若水。"师古曰："于孙水上作桥也。"

⑮师古曰："说读曰悦。"

相如使时，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为用，大臣亦以为然。相如欲谏，业已建之，不敢，[①]乃著书，藉蜀父老为辞，而己诘难之，以风天子，[②]且因宣其使(诣)〔指〕，[3]令百姓皆知天子意。其辞曰：

①师古曰："本由相如立此事，故不敢更谏也。"

②师古曰："藉，假也。风读曰讽。"

汉兴七十有八载，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纷云，湛恩汪涉，[①]群生沾濡，洋溢乎方外。[②]于是乃命使西征，随流而攘，[③]风之所被，罔

不披靡。④因朝冉从骆，定莋存邛，略斯榆，举苞蒲，结轨还辕，东乡将报，⑤至于蜀都。

①师古曰："纷云，盛貌。汪洋，深广也。湛读曰沈。汪音乌皇反。洋音於喙反。"

②师古曰："洋音羊。"

③师古曰："攘，却退也，音人羊反。"

④师古曰："被音丕靡反。"

⑤师古曰："结，屈也。轨，车迹也。乡读曰向。报，报天子也。"

耆老大夫搢绅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俨然造焉。①辞毕，进曰：②"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③今罢三郡之士，通夜郎之涂，④三年于兹，而功不竟，士卒劳倦，万民不赡；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业，⑤此亦使者之累也，⑥窃为左右患之。且夫邛、莋、西僰之与中国并也，历年兹多，不可记已。⑦仁者不以德来，强者不以力并，意者殆不可乎！⑧今割齐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无用，⑨鄙人固陋，不识所谓。"

①师古曰："造，至也，音千到反。"

②师古曰："辞谓初谒见之辞。"

③师古曰："羁，马络头也。縻，牛纼也。言牵制之，故取谕也。"

④师古曰："罢读曰疲。"

⑤师古曰："屈，尽也。卒，终也。业，事也。屈音其勿反。"

⑥师古曰："累音力瑞反。"

⑦师古曰："已，(诏)〔语〕终之辞也。"[4]

⑧师古曰："言古往帝王虽有仁德，不能招来之，虽有强力，不能并吞之，以其险远，理不可也。"

⑨师古曰："所恃即中国之人也，无用谓西南夷也。"

使者曰："乌谓此乎？①必若所云，则是蜀不变服而巴不化俗也，仆尚恶闻若说。②然斯事体大，固非观者之所觏也。③余之行

急,其详不可得闻已。④请为大夫粗陈其略:⑤

①师古曰:"乌,於何也。"

②师古曰:"尚,犹也。若,如也。言仆犹恶闻如此之说,况乎远识之人也。恶音一故反。"

③师古曰:"覯,见也,音构。"

④师古曰:"言行程急速,不暇为汝详言之。"

⑤师古曰:"粗犹麁也,音千户反。"

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①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惧焉;②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③

①师古曰:"常人见之以为异也。"

②师古曰:"元,始也。非常之事,其始难知,众人惧之。"

③师古曰:"臻,至也。晏,安也。"

昔者,洪水沸出,氾滥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岖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洪原,①决江疏河,洒沈澹灾,东归之于海,②而天下永宁。当斯之勤,岂惟民哉?心烦于虑,而身亲其劳,躬亻鹹骿胝无胈,肤不生毛,③故休烈显乎无穷,声称洽乎于兹。④

①师古曰:"堙,塞也。水本曰原。堙音因。"

②师古曰:"疏,通也。洒,分也。沈,深也。澹,安也。言分散其深水,以安定其灾也。洒音所宜反。澹音徒滥反。"

③张揖曰:"躬,体也。戚,凑理也。"孟康曰:"胈,毳;肤,皮也。言禹勤,骿胝无有毳毛也。"师古曰:"(胈音步曷反)[5]骿音步千反。胝音竹尸反。〔胈音步曷反〕。"

④师古曰:"休,美也。烈,业也。洽,彻也。于兹犹言今兹也。洽音子牒反。"

且夫贤君之践位也,岂特委琐握龊,拘文牵俗,①循诵习传,当世取说云尔哉!②必将崇论弘议,③创业垂统,为万世规。故驰骛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参天贰地。④且诗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

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⑤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⑥浸淫衍溢,⑦怀生之物有不浸润于泽者,贤君耻之。今封疆之内,冠带之伦,⑧咸获嘉祉,靡有阙遗矣。而夷狄殊俗之国,辽绝异党之域,舟车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风犹微,内之则犯义侵礼于边境,外之则邪行横作,放杀其上,⑨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为奴虏,系累号泣。⑩内乡而怨,⑪曰:'盖闻中国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⑫今独曷为遗已!'⑬举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盩夫为之垂涕,⑭况乎上圣,又乌能已?⑮故北出师以讨强胡,南驰使以诮劲越。⑯四面风德,⑰二方之君鳞集仰流,⑱愿得受号者以亿计。⑲故乃关沫、若,⑳徼牂牁,镂灵山,梁孙原,㉑创道德之涂,垂仁义之统,将博恩广施,远抚长驾,㉒使疏逖不闭,㉓溷爽暗昧得耀乎光明,㉔以偃甲兵于此,而息讨伐于彼。遐迩一体,中外禔福,不亦康乎?㉕夫拯民于沈溺,㉖奉至尊之休德,㉗反衰世之陵夷,继周氏之绝业,㉘天子之急务也。百姓虽劳,又恶可以已哉?㉙

①师古曰:"握龊,局狭也。不拘微细之文,不牵流俗之议也。龊音初角反。"

②师古曰:"说读曰悦。言非直因循自诵,习所传闻,取美悦於当时而已。"

③师古曰:"兹,深也,音宏。"

④师古曰:"比德于地,是贰地也。地与己并天为三,是参天也。"

⑤师古曰:"小雅北山之诗也。普,大也。滨,涯也。"

⑥师古曰:"天地四方谓之六合,四方四维谓之八方也。"

⑦师古曰:"浸淫犹渐渍也。衍溢言有馀也。"

⑧师古曰:"伦,类也。"

⑨师古曰:"内之,谓通其朝献也。外之,谓弃而绝之也。横音胡孟反。杀读曰(试)〔弒〕。"[6]

⑩师古曰:"为人所获而絫系之,故号泣也。絫,(音)力追(切)〔反〕。"[7]

⑪师古曰:"乡读曰向。向中国而怨慕也。"

⑫师古曰:"洋,多也。"

⑬师古曰:"曷,何也。已,谓怨者之身也。"

⑭张揖曰:“很戾之夫也。”师古曰:“盩,古戾字。”

⑮师古曰:“乌犹焉也。已,止也。”

⑯师古曰:“诮,责也,音材笑反。”

⑰师古曰:“风,化也。”

⑱师古曰:“二方谓西夷及南夷也。若鱼鳞之相次而仰向承流也。”

⑲师古曰:“号谓爵号也,一曰受天子之号令也。”

⑳张揖曰:“以沫、若水为关也。”

㉑师古曰:“镂谓疏通之以开道也。梁,桥也。孙原,孙水之原也。”

㉒张揖曰:“驾,行也,使恩远安长行之也。”

㉓师古曰:“遰,远也,言疏远者不被闭绝也。”

㉔师古曰:“眇爽,未明也。眇音忽。”

㉕师古曰:“禔,安也。康,乐也。禔音土支反。”

㉖师古曰:“(沈)〔拯〕,升也,[8]言人在沈溺之中,升而举之也。”

㉗师古曰:“休,美也。”

㉘师古曰:“陵夷谓弛替也。”

㉙师古曰:“恶读与乌同。已,止也。”

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于忧勤,而终于佚乐者也。①然则受命之符合在于此。②方将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鸣和鸾,扬乐颂,上咸五,下登三。③观者未睹指,听者未闻音,犹焦朋已翔乎寥廓,④而罗者犹视乎薮泽,⑤悲夫!”

①师古曰:“言始能忧勤则终获逸乐也。佚字与逸同。”

②张揖曰:“合在于忧勤逸乐之中也。”

③李奇曰:“五帝之德比汉为减,三王之德汉出其上。”师古曰:“此说非也。咸,皆也,言汉德与五帝皆盛,而登于三王之上也。相如不当言汉减于五帝也。”

④师古曰:“寥廓,天上宽广之处。寥音聊。”

⑤师古曰:“泽无水曰薮。”

于是诸大夫茫然[1]丧其所怀来，失厥所以进，[2]喟然并称曰："允哉汉德，[3]此鄙人之所愿闻也。百姓虽劳，请以身先之。"敞罔靡徙，迁延而辞避。[4]

①师古曰："茫音莫郎反。"

②师古曰："初有所怀而来，欲进而陈之，今并丧失其来意也。"

③师古曰："允，信也。小雅车攻之诗曰'允矣君子'。"

④师古曰："敞罔，失志貌。靡徙，自抑退也。"

其後人有上书言相如使时受金，失官。居岁馀，复召为郎。

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常有消渴病。与卓氏婚，饶于财。故其(事)〔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1][9]常称疾閒居，不慕官爵。[2]尝从上至长杨猎。[3]是时天子方好自击熊豕，驰逐野兽，相如因上疏谏。其辞曰：

①师古曰："与读曰豫。"

②师古曰："閒读曰闲也。"

③师古曰："长杨宫也，在盩厔。"

臣闻物有同类而殊能者，故力称乌获，捷言庆忌，[1]勇期贲育。[2]臣之愚，窃以为人诚有之，兽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险，射猛兽，卒然遇逸材之兽，骇不存之地，[3]犯属车之清尘，[4]舆不及还辕，人不暇施巧，虽有乌获、逢蒙之技不能用，[5]枯木朽株尽为难矣。是胡越起于毂下，而羌夷接轸也，岂不殆哉！[6]虽万全而无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

①师古曰："乌获，秦武王力士也。庆忌，吴王僚子也，射能捷矢也。"

②师古曰："孟贲，古之勇士也，水行不避蛟龙，陆行不避豺狼，发怒吐气，声响动天。夏育，亦猛士也。"

③师古曰："卒读曰猝，音千忽反，谓暴疾也。不存，不可得安存也。"

④应劭曰："古者诸侯贰车九乘，秦灭九国，兼其车服，汉依秦制，故大驾属车

八十一乘。”师古曰:“属者,言相连续不绝也。尘谓行而起尘也。言清者,尊贵之意也。而说者乃以为清道洒尘谓之清尘,非也。属音之欲反。”

⑤师古曰:“逢蒙,古之善射者也。孟子曰‘逢蒙学射于羿也’。”

⑥师古曰:“轸,车后横木。殆,危也。”

且夫清道而后行,中路而驰,犹时有衔橛之变。[①]况乎涉丰草,骋丘虚,[②]前有利兽之乐,而内无存变之意,其为害也不〔亦〕难矣![10]夫轻万乘之重不以为安,乐出万有一危之涂以为娱,臣窃为陛下不取。

①张揖曰:“衔,马勒衔也。橛,骓马口长衔也。”师古曰:“橛谓车之钩心也。衔橛之变,言马衔或断,钩心或出,则致倾败以伤人也。橛音巨月反。”

②师古曰:“丰草,茂草也。虚读曰墟。”

盖明者远见于未萌,而知者避危于无形,[①]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谚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②]此言虽小,可以谕大。臣愿陛下留意幸察。

①师古曰:“萌谓事始,若草木初生者也。”

②张揖曰:“畏栋瓦堕中人也。”师古曰:“垂堂者,近堂边外,自恐坠堕耳,非畏栋瓦也。言富人之子则自爱深也。”

上善之。还过宜春宫,相如奏赋以哀二世行失。[①]其辞曰:

①师古曰:“宜春本秦之离宫,胡亥于此为阎乐所杀,故感其处而哀之。”

登陂陁之长阪兮,坌入曾宫之嵯峨。[①]临曲江之隈州兮,望南山之参差。[②]岩岩深山之碕碕兮,通谷豁乎谾谾。[③]汩淈滒以永逝兮,注平皋之广衍。[④]观众树之蓊茏兮,览竹林之榛榛。[⑤]东驰土山兮,北揭石濑。[⑥]弭节容与兮,历吊二世。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⑦]乌乎!操行之不得,[⑧]墓芜秽而不修兮,魂亡归而不食。

①苏林曰:“坌音马坌叱之坌。”张揖曰:“坌,并也。”师古曰:“曾,重也。嵯峨,高貌也。陂音普何反。陁音徒何反。坌音普顿反,又音步顿反。”

②张揖曰:“陒,长也。苑中有曲江之象,中有长洲也。”师古曰:“曲岸头曰陒。陒即碕字耳。言临曲岸之洲,今犹谓其处曰曲江。陒音钜依反。”

③晋灼曰:“窐音笼,古窿字也。”师古曰:“窐窐,深通貌。礧音呼活反。礧,大开貌。礧音呼含反。砑音呼加反。”

④师古曰:“汩汨,疾貌也。颗然,轻举意也。皋,水边地也。汩音于笔反。汨音域。颗音先合反。”

⑤师古曰:“蓊蔓,荫蔽貌。榛榛,盛貌。蓊音乌孔反。蔓音爱。榛音侧巾反。”

⑥师古曰:“揭,褰衣而渡也。石而浅水曰濑,音赖。揭音丘例反。”

⑦师古曰:“信谗,谓杀李斯也。”

⑧师古曰:“操音千到反。”

相如拜为孝文园令。上既美子虚之事,相如见上好仙,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①]臣尝为大人赋,未就,[②]请具而奏之。”相如以为列仙之儒居山泽间,[③]形容甚臞,[④]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奏大人赋。其辞曰:

①师古曰:“靡,丽也。”

②师古曰:“就,成也。”

③师古曰:“儒,柔也,术士之称也,凡有道术皆为儒。今流俗书本作侏字,非也,后人所改耳。”

④师古曰:“臞,瘠也,音钜句反,又音衢。”

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①]宅弥万里兮,曾不足以少留。[②]悲世俗之迫隘兮,揭轻举而远游。[③]乘绛幡之素霓兮,载云气而上浮。[④]建格泽之修竿兮,[⑤]总光耀之采旄。[⑥]垂旬始以为幨兮,[⑦]曳彗星而为髾。[⑧]掉指桥以偃蹇兮,[⑨]又猗抳以招摇。[⑩]揽捖抢以为旌兮,靡屈虹而为绸。[⑪]红杳眇以玄湣兮,猋风涌而云浮。[⑫]驾应龙象舆之蝼略委丽兮,骖赤螭青虬之蜿蟉宛蜒。[⑬]低卬天蛟裾以骄骜兮,

诎折隆穷躩以连卷。⑭沛艾赳蟆仡以佁儗兮，⑮放散畔岸骧以孱颜。⑯踅踱辐蟷容以骫丽兮，⑰蜩螗偃蹇怵惕穴奂以梁倚。⑱纠蓼叫奡踏以腹路兮，⑲蔑蒙踊跃腾而狂趭。⑳荏菥淖溺淼至电过兮，焕然雾除，霍然云消。㉑

①师古曰："大人，以谕天子也。中州，中国也。"

②师古曰："弥，满也。"

③师古曰："朅，去意也，音丘例反。"

④张揖曰："乘，用也。赤气为幡，缀以白气也。"师古曰："上音时掌反。"

⑤张揖曰："格泽之气如炎火状，黄白色，起地上至天，下大上锐。修，长也。建此气为长竿也。"师古曰："格音胡各反。泽音大各反。"

⑥张揖曰："旄，葆也。总，系也。系光耀之气于长竿以为葆也。"师古曰："总音揔。葆即今所谓鼛头也。"

⑦李奇曰："旬始，气如雄鸡，见北斗旁。"张揖曰："慘，旒也。县旬始於葆下，以为十二旒也。"师古曰："慘音所衔反。"

⑧张揖曰："髻，燕尾也。枉彗星缀著旒以为燕尾也。"

⑨张揖曰："指桥，随风指靡也。偃蹇，委曲貌。"师古曰："捭音徒钓反。蹇音居偃反。"

⑩晋灼曰："猗音依倚反。扤音年细反。"张揖曰："猗扤，下垂貌。招摇，跳踃也。"师古曰："招音韶。踃音萧。"

⑪张揖曰："彗星为捲抢。注髦首曰旌，今以彗星代之也。靡，顺也。绸，韬也。以断虹为旌杠之韬也。"师古曰："韬谓(裹)〔裹〕冒旌旗之竿也。[11]捲音初咸反。抢音初衡反。屈音其勿反。绸音直流反。"

⑫苏林曰："玄音炫。滑音面。"晋灼曰："红，赤色貌。杳眇，深远也。玄滑，混合也。言自缘幡以下，众气色盛，光采相耀，幽蔼炫乱也。"师古曰："如焱风之涌，如云之浮，言轻举也。焱音必遥反。"

⑬文颖曰："有翼曰应龙，最其神妙者也。"师古曰："蠖略委丽、蜘蠖宛蜒，皆其行步进止之貌也。蠖音於缚反，丽音力尔反。蜘音一纠反。蠖音力纠反。宛音於元反。蜒音延。"

⑭张揖曰："裾，直项也。骄骜，纵恣也。诎折，曲委也。隆穷，举蹙也。躩，跳

也。连卷,句蹄也。”师古曰:“裾音倨。骄音居召反。鹜音五到反。躣音钜缚反。卷音钜圈反。”

⑮张揖曰:“沛艾,驼骁也。赵螔,申颈低卬也。仡,举头也。佁儗,不前也。”师古曰:“沛音普盖反。赵音古幼反。螔音火幼反。仡音鱼乞反。佁音丑吏反。儗音鱼吏反。佁儗又音态碍。”

⑯师古曰:“畔岸,自纵之貌也。骧,举也。孱颜,不齐也。孱音士颜反。”

⑰张揖曰:“踅跼,互前却也。蝎螛,摇目吐舌也。容,龙体貌也。散丽,左右相随也。”师古曰:“踅音丑日反。跼音丑略反。蝎音遏。螛音曷。散,古委字也。丽音力尔反。”

⑱张揖曰:“蜩蟉,掉头也。怵惕,奔走也。深倚,相著也。”师古曰:“蜩音徒钓反。蟉音卢钓反。怵音黜。惕音丑若反。倚音於绮反。”

⑲张揖曰:“纠蓼,相引也。叫乔,相呼也。踏,下也。腹,著也。皆下著道也。”师古曰:“叫乔,高举之貌。蓼音力纠反。乔音五到反。踏音沓。腹音届。”

⑳张揖曰:“蔑蒙,飞扬也。踊跃,跳也。腾,驰也。趫,奔走也。”师古曰:“蒙音莫孔反。趫音醮。”

㉑张揖曰:“茇飒,飞相及也。𧾷歙,走相追也。”师古曰:“茇音利。飒音立。𧾷音讳。歙音翕。”

邪绝少阳而登太阴兮,与真人乎相求。① 互折窈窕以右转兮,横厉飞泉以正东。② 悉徵灵圉而选之兮,部署众神于摇光。③ 使五帝先导兮,反大壹而从陵阳。④ 左玄冥而右黔雷兮,⑤ 前长离而后鸰皇。⑥ 厮征伯侨而役羡门兮,诏岐伯使尚方。⑦ 祝融警而跸御兮,清气氛而后行。⑧ 屯余车而万乘兮,绎云盖而树华旗。⑨ 使句芒其将行兮,吾欲往乎南娭。⑩

①张揖曰:“少阳,东极。太阴,北极。邪度东极而升北极也。真人,谓若士也,游於太阴之中。”师古曰:“真人,至真之人也,非指谓若士也。”

②张揖曰:“飞泉,飞谷也,在昆仑山西南。”师古曰:“厉,渡也。”

③张揖曰:“摇光,北斗杓头第一星。”

④应劭曰:“五帝,五畤,太皞之属也。”如淳曰:“天极,大星,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张揖曰:“陵阳,仙人陵阳子明也。”师古曰:“令太一反其所居,而使陵阳侍从于己。”

⑤张揖曰:“玄冥,北方黑帝佐也。黔雷,黔羸也,天上造化神名也。楚辞曰‘召黔羸而见之’。或曰水神也。”

⑥服虔曰:“皆神名也。”师古曰:“长离,灵鸟也,解在礼乐志。离音以出反。”

⑦应劭曰:“厮,役也。”张揖曰:“伯侨,仙人王子侨也。羡门,碣石山上仙人羡门高也。尚,主也。岐伯者,黄帝太医,属使主方药也。”师古曰:“征伯侨者,仙人,姓征,名伯侨,非王子侨也。郊祀志征字作正,其音同耳。或说云征谓役使之,非也。”

⑧张揖曰:“祝融,南方炎帝之佐也,兽身人面,乘两龙。”师古曰:“跸,止行人也。御,禦也。氛,恶气也。”

⑨师古曰:“绛,合也,合五采云以为盖也。绛音子内反。”

⑩张揖曰:“句芒,东方青帝之佐也,鸟身人面,乘两龙。”师古曰:“将行,将领从行也。娭音许其反。”

历唐尧于崇山兮,过虞舜于九疑。[①]纷湛湛其差错兮,杂遝胶葛以方驰。[②]骚扰冲苃其(相)纷拿兮,[12]滂濞泱轧丽以林离。[③]攒罗列聚丛以茏茸兮,衍曼流烂痹以陆离。[④]径入雷室之砰磷郁律兮,洞出鬼谷之堀礨崴嵬。[⑤]遍览八纮而观四海兮,揭度九江越五河。[⑥]经营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绝浮渚涉流沙。[⑦]奄息葱极泛滥水娭兮,[⑧]使灵娲鼓琴而舞冯夷。[⑨]时若暧暧将混浊兮,召屏翳诛风伯,刑雨师。[⑩]西望昆仑之轧沕荒忽兮,[⑪]直径驰乎三危。[⑫]排阊阖而入帝宫兮,载玉女而与之归。[⑬]登阆风而遥集兮,亢鸟腾而壹止。[⑭]低徊阴山翔以纡曲兮,吾乃今日睹西王母。暵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⑮]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⑯]

①张揖曰:“崇山,狄山也。海外经曰狄山,帝尧葬於其阳。九疑山在零陵营道县,舜所葬也。”师古曰:“疑,似也。山有九峰,其形相似,故曰九疑。”

②师古曰:“湛湛,积厚之貌。差错,交互也。杂遝,重累也。胶葛犹交加也。湛音徒感反。遝音大合反。葛音葛。”

③张揖曰:“冲苁,相入貌。滂濞,众盛貌。泱漭,不前也。丽,靡也。林离,槮棚也。”师古曰:“冲音尺勇反。苁音相勇反。拿音女居反。滂音普郎反。濞音普备反。泱音乌朗反。漭音於黠反。槮音所林反。棚音所宜反。”

④张揖曰:“疡,众貌,一曰罢极也。陆离,参差也。”师古曰:“茏茸,聚貌。流烂,布散也。疡,自放纵也。茏音来孔反。茸音而孔反。衍音弋扇反。疡音式尔反,张云罢极,义则非矣。”

⑤张揖曰:“雷室,雷渊也。洞,通也。鬼谷在昆仑北直北辰下,众鬼之所聚也。堀嶅崴魁,不平也。”师古曰:“砰磕郁律,深峻貌。砰音普萌反。磕音力耕反。堀音口骨反。嶅音洛贿反。崴音一回反。”

⑥张揖曰:“九江在庐江寻阳县南,皆东合为大江者。”服虔曰:“河有九,今越其五也。”晋灼曰:“五河,五湖,取河之声合其音耳。”师古曰:“服、晋说五河皆非也。五河,五色之河也。仙经说有紫碧绛青黄之河,非谓九河之内,亦非五(河)〔湖〕也。”[13]

⑦应劭曰:“楚辞曰‘越炎火之万里’。弱水出张掖删丹,西至酒泉合黎馀波入于流沙。”张揖曰:“杭,船也。绝,度也。浮渚,流沙中渚也。流沙,沙与水流行也。”师古曰:“弱水谓西域绝远之水,乘毛车以度者耳,非张掖弱水也。又流沙但有沙流,本无水也。言绝度浮渚,乃涉流沙也。杭音下郎反。”

⑧张揖曰:“奄然休息也。葱极,葱领山也,在西域中。”

⑨服虔曰:“灵娲,女娲也。伏犧作琴,使女祸鼓之。冯夷,河伯字也,淮南子曰‘冯夷得道以潜大川’。”师古曰:“娲音瓜,又工蛙反。”

⑩应劭曰:“屏翳,天神使也。”张揖曰:“风伯字飞廉。”师古曰:“屏音步丁反。”

⑪张揖曰:“昆仑去中国五万里,天帝之下都也。其山广袤百里,高八万仞,增城九重,面有九井,以玉为槛,旁有五门,开明兽守之。轧汩荒忽,不分明之貌。”师古曰:“汩音勿。荒音呼广反。”

⑫张揖曰:“三危山在鸟鼠山之西,与嶓山相近,黑水出其南陂,书曰‘导黑水至于三危’也。”

⑬张揖曰:“玉女,青要、乘戈等也。”

⑭张揖曰:"阆风山在昆仑阊阖之中。遥,远也。"应劭曰:"亢然高飞,如鸟之腾也。"师古曰:"阆音浪,亢音抗。"

⑮张揖曰:"阴山在昆仑西二千七百里。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首,蓬髮戴胜,石城金室,穴居其中。三足乌,三足青鸟也,主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墟之北。"如淳曰:"山海经曰'西王母梯几而戴胜'。"师古曰:"低徊犹徘徊也。胜,妇人首饰也,汉代谓之(革)〔华〕胜。[14]髑音工老反,字或作鬠,音学。"

⑯师古曰:"昔之谈者咸以西王母为仙灵之最,故相如言大人之仙,娱游之盛,顾视王母,鄙而狭之,不足羡慕也。"

回车朅来兮,绝道不周,① 会食幽都。呼吸沆瀣兮餐朝霞,② 咀噍芝英兮叽琼华。③ 僸俟寻而高纵兮,纷鸿溶而上厉。④ 贯列缺之倒景兮,⑤ 涉丰隆之滂沛。⑥ 骋游道而脩降兮,骛遗雾而远逝。⑦ 迫区中之隘陕兮,舒节出乎北垠。⑧ 遗屯骑于玄阙兮,⑨ 轶先驱于寒门。⑩ 下峥嵘而无地兮,⑪ 上嵺廓而无天。⑫ 视眩泯而亡见兮,听敞怳而亡闻。⑬ 乘虚亡而上遐兮,超无友而独存。⑭

①张揖曰:"不周山在昆仑东南二千三百里也。"

②张揖曰:"幽都在北方。"如淳曰:"淮南云八极西北曰幽都之门。"应劭曰:"列仙传陵阳子言春(朗)〔食〕朝霞,[15]朝霞者,日始欲出赤黄气也。夏食沆瀣,沆瀣,北方夜半气也。并天地玄黄之气为六气。"师古曰:"沆音胡朗反。瀣音邂"

③张揖曰:"芝,草蓊也。荣而不实谓之英。叽,食也。琼树生昆仑西流沙滨,大三百围,高万仞。华,蘂也,食之长生。"师古曰:"芝英,芝菌之英也。咀音才汝反。噍音才笑反,又音才弱反。叽音机,又音祈。"

④张揖曰:"僸,卬也。鸿溶,竦踊也。"师古曰:"僸音角甚反。俟音子禁反。鸿音胡孔反。溶音弋孔反。"

⑤服虔曰:"列缺,天闪也。人在天上,下向视日月,故景倒在下也。"张揖曰:"贯,穿也。陵阳子明经曰列缺气去地二千四百里,倒景气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也。"

⑥应劭曰:“丰隆,云师也。楚辞曰‘吾令丰隆乘云兮’。淮南子曰‘季春三月,丰隆乃出以将雨’。”师古曰:“丰隆将雨,故言涉也。滂沛,雨水多也。滂音普郎反。沛音匹备反。”

⑦张揖曰:“驰疾而遗雾在后也。”师古曰:“游,游车也。道,道车也。脩,长也。降,下也。言周览天上,然后骋车也,循长路而下驰,弃遗雾而远逝也。道读曰导。”

⑧师古曰:“舒,缓也,垠,崖也,音银。”

⑨张揖曰:“玄阙,北极之山也。”

⑩应劭曰:“寒门,北极之门也。”师古曰:“轶,过也,音逸。”

⑪师古曰:“峥嵘,深远貌。峥音仕耕反。嵘音宏。”

⑫师古曰:“嵺廓,广远也。嵺音辽。”

⑬师古曰:“眩泯,目不安也。敞怳,耳不谛也。眩音州县之县。泯音眄。”

⑭师古曰:“上音时掌反。”

相如既奏大人赋,天子大说,[①]飘飘有陵云气游天地之閒意。

①师古曰:“说读曰悦。”

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马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其书,若后之矣。”[①]使所忠往,[②]而相如已死,家无遗书。问其妻,对曰:“长卿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来求书,奏之。”其遗札书言封禅事,[③]所忠奏焉,天子异之。其辞曰:

①师古曰:“若,汝也。言汝今去已在他人后也。”

②师古曰:“使者姓名也,解在食货志。”

③师古曰:“书於札而留之,故云遗札。”

伊上古之初肇,自颢穹生民。[①]历选列辟,以迄乎秦。[②]率迹者踵武,听遝者风声。[③]纷轮威蕤,堙灭而不称者,不可胜数也。[④]继昭夏,崇号谥,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⑤]罔若淑而不昌,畴逆失而能存?[⑥]

①师古曰:“肇,始也。颢、穹,皆谓天也。颢言气颢汗也,穹言形穹隆也。谓自初始有天地以来也。颢音胡老反。”

②师古曰:“选,数也。辟,君也。迄,至也。辟音璧。”

③文颖曰:“率,循也。迹,近也。踵,蹈也。武,迹也。迪,远也。言循履近者之遗迹,听远者之风声。风谓著於雅颂者也。”师古曰:“风声,总谓遗风嘉声耳,无系于雅颂也。”

④张揖曰:“纷轮威蕤,乱貌。”

⑤文颖曰:“昭,明也。夏,大也。德明大,相继封禅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人也。”

⑥应劭曰:“罔,无也。若,顺也。淑,善也。畴,谁也。”师古曰:“言行顺善者无不昌大,为逆失者谁能久存也。”

轩辕之前,遐哉邈乎,其详不可得闻已。① 五三六经载籍之传,维见可观也。② 书曰:“元首明哉! 股肱良哉!”③ 因斯以谈,君莫盛于尧,臣莫贤于后稷。后稷创业于唐,公刘发迹于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④ 而后陵夷衰微,千载亡声,岂不善始善终哉!⑤ 然无异端,慎所由于前,谨遗教于后耳。⑥ 故轨迹夷易,易遵也;⑦ 湛恩厖洪,易丰也;⑧ 宪度著明,易则也;垂统理顺,易继也。⑨ 是以业隆于禋保而崇冠乎二后。⑩ 揆厥所元,终都攸卒,⑪ 未有殊尤绝迹可考于今者也。⑫ 然犹蹑梁甫,登大山,建显号,施尊名。大汉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漫羡,⑬ 旁魄四塞,云布雾散,⑭ 上畅九垓,下泝八埏。⑮ 怀生之类,沾濡浸润,协气横流,武节焱逝,⑯ 尔狭游原,迥阔泳末,⑰ 首恶郁没,暗昧昭晰,⑱ 昆虫闿怿,回首面内。⑲ 然后囿驺虞之珍群,徼麋鹿之怪兽,⑳ 导一茎六穗于庖,㉑ 牺双觡共抵之兽,㉒ 获周馀放龟于岐,㉓ 招翠黄乘龙于沼。㉔ 鬼神接灵圉,宾于閒馆。㉕ 奇物谲诡,俶傥穷变。㉖ 钦哉,符瑞臻兹,犹以为薄,不敢道封禅。盖周跃鱼陨杭,休之以燎。㉗ 微夫斯之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㉘ 进攘之道,何其爽与?㉙

①师古曰:“遐、遴,皆远也。已,语终之辞。”

②师古曰:“五,五帝也。三,三(皇)〔王〕也。”[16]

③师古曰:“此虞书益稷之辞也。元首,君也。股肱,大臣也。”

④文颖曰:“郅,至也。行,道也。文王始开王业,改正朔服色,太平之道于是成也。”应劭曰:“大行,道德大行也。”师古曰:“郅音质。”

⑤郑氏曰:“无声,无有恶声也。”师古曰:“虽后嗣衰微,政教颓替,犹经千载而无恶声。”

⑥师古曰:“言既创业定制,又垂裕后昆也。”

⑦师古曰:“夷、易,皆平也。易音弋豉反。”

⑧师古曰:“湛读曰沈。沈,深也。厖、洪,皆大也。厖音龙。”

⑨张揖曰:“垂,县也。统,绪也。理,道也。文王重易六爻,穷理尽性,县于后世,其道和顺,易续而明,孔子得错其象而彖其辞也。”师古曰:“统业直言所垂之业,其理至顺,故令后嗣易继之耳,非谓演易也。”

⑩孟康曰:“襁保谓成王也。二后谓文武也。周公负成王以致太平,功德冠于文武者,遵成法易故也。”

⑪师古曰:“元,始也。都,於也。攸,所也。卒亦终也。言度其所始,究其所终也。”

⑫师古曰:“尤,异也。考,校也。言不得与汉校其德也。”

⑬师古曰:“逢读曰蓬。言如蓬火之升,原泉之流也。汹滈旻美,盛大之意也。汹音匆。滈音聿。美音(戈)〔弋〕扇反。”[17]

⑭师古曰:“旁魄,广被也。魄音步各反。”

⑮服虔曰:“畅,达也。垓,重也。天有九重。”如淳曰:“淮南云若士谓卢敖:‘吾与汗漫期乎九垓之上。’”孟康曰:“泬,流也。埏,地之八际也。言德上达于九重之天,下流于地之八际。”师古曰:“埏,本音延,合韵音弋战反。淮南子作八紘也。”

⑯师古曰:“言和气横被四表,威武如焱之盛。。”

⑰孟康曰:“尔,近也。原,本也。迥,远也。阔,广也。泳,浮也。恩德比之于水,近者游其原,远者浮其末也。”

⑱师古曰:“始为恶者皆即湮灭,素暗昧者皆得光明也。晰音之舌反。”

⑲文颖曰:"闿、怿,皆乐也。"师古曰:"闿读曰凯。言四方幽遐,皆怀和乐,回首革面,而内向也。"

⑳师古曰:"言貊虞自扰而充苑囿,怪兽自来若入徼塞。言符瑞之盛也。徼音工钓反。"

㉑郑氏曰:"导,择也。一茎六穗,谓嘉禾之米,於庖厨以供祭祀也。"

㉒服虔曰:"牺,牲也。觡,角也。抵,本也。武帝获白麟,两角共一本,因以为牲也。"

㉓文颖曰:"周放畜馀龟于池沼之中,至汉得之于岐山之旁。龟能吐故纳新,千岁不死也。"

㉔张揖曰:"乘龙,四龙也。"孟康曰:"翠黄,乘黄也,龙翼马身,黄帝乘之而仙。言见乘黄而招呼之。礼乐志曰'訾黄其何不来下'。余吾渥(津)〔洼〕水中出神马,[18]故曰乘龙于沼也。"师古曰:"此说非也。言招致翠黄及乘龙于池沼耳。乘音食证反。春秋传曰'帝赐之乘龙'。"

㉕文颖曰:"是时上求神仙之人,得上郡之巫长陵女子,能与鬼神交接,治病辄愈,置于上林苑中,号曰神君。有似于古之灵围,礼待之于闾馆舍中也。"师古曰:"閒读曰闲。"

㉖师古曰:"俶音吐历反。"

㉗应劭曰:"杭,舟也。休,美也。"师古曰:"燎,祭天也。谓武王伐纣,白鱼入于王舟,俯取以燎。"

㉘服虔曰:"介,大也。丘,山也。言周以白鱼为瑞,登太山封禅,不亦惭乎?"

㉙张揖曰:"进,周也。攘,汉也。爽,差也。言周未可封禅而封,为进;汉可封禅而不为,为攘也。"师古曰:"攘,古让字也。"

于是大司马进曰:①"陛下仁育群生,义征不谌,②诸夏乐贡,百蛮执赞,③德牟往初,功无与二,④休烈洽洽,符瑞众变,期应绍至,不特创见。⑤意者太山、梁父设坛场望幸,盖号以况荣,⑥上帝垂恩储祉,将以庆成,⑦陛下嗛让而弗发也。⑧挈三神之欢,缺王道之仪,⑨群臣恧焉。⑩或谓且天为质暗,示珍符固不可辞;⑪若然辞之,是泰山靡记而梁父罔几也。⑫亦各并时而荣,咸济厥世而屈,说

者尚何称于后,而云七十二君哉?⑬夫修德以锡符,奉符以行事,不为进越也。⑭故圣王弗替,而修礼(以)〔地〕祇,[19]谒款天神,⑮勒功中岳,以章至尊,⑯舒盛德,发号荣,受厚福,以浸黎民。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壮观,王者之卒业,不可贬也。⑰愿陛下全之。⑱而后因杂缙绅先生之略术,使获曜日月之末光绝炎,以展采错事。⑲犹兼正列其义,祓饰厥文,作春秋一艺。⑳将袭旧六为七,摅之无穷,㉑俾万世得激清流,扬微波,蜚英声,腾茂实。㉒前圣之所以永保鸿名而常为称首者用此。㉓宜命掌故悉奏其仪而览焉。"㉔

①文颖曰:"大司马,上公,故先进议也。"

②文颖曰:"谏,顺也。"

③师古曰:"夏,大也。诸夏谓中国之人,比蛮夷为大也。"

④师古曰:"牟,等也。"

⑤师古曰:"言符瑞众多,应期相续而至,不独初创而见也。"

⑥孟康曰:"意者,言太山、梁父设坛场,望圣帝往封禅记号以表荣名也。"师古曰:"幸,临幸也。盖,发语辞也。"

⑦师古曰:"上帝,天也。言垂恩于下,豫积祉福,用庆告成之礼。"

⑧张揖曰:"不肯发意往也。"师古曰:"嗛,古谦字。"

⑨应劭曰:"挈,绝也。缺,阙也。"如淳曰:"三神,地祇、天神、山岳也。"师古曰:"挈音口计反。"

⑩师古曰:"恧,愧也,音女六反。"

⑪师古曰:"言天道质昧,以符瑞见意,不可辞让也。"

⑫张揖曰:"泰山之上无所表记,梁父坛场无所庶几也。"

⑬应劭曰:"屈,绝也。言古帝王若但各一时之荣,毕世而绝者,则说者无从显称于后也。"师古曰:"屈音其勿反。"

⑭文颖曰:"越,逾也。不为苟进逾礼也。"

⑮文颖曰:"谒,告也。款,诚也。"师古曰:"替,废也。不废封禅之事也。"

⑯张揖曰:"盖先礼中岳而幸太山也。"师古曰:"章,明也。"

⑰师古曰:"皇皇,盛貌也。卒,终也,字或作本,或作丕,丕,大也。"

⑱张揖曰:“愿以封禅全其终也。”

⑲文颖曰:“采,官也。使诸儒记功著业,得观日月末光殊绝之明,以展其官职,设错其事业也。”李奇曰:“炎音火之光炎。”师古曰:“炎音弋赡反。错音千故反。”

⑳孟康曰:“犹作春秋者,正天时,列人事也。言诸儒既得展事业,因兼正天时,列人事,叙述大义为一经也。”师古曰:“祓,除也。祓饰者,言除去旧事,更饰新文也。祓音敷勿反。”

㉑文颖曰:“六经加一为七也。”师古曰:“摅,布也,音丑居反。”

㉒师古曰:“蜚,古飞字。”

㉓师古曰:“称音尺孕反。”

㉔师古曰:“掌故,太常官属,主故事者。”

于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试哉!”①乃迁思回虑,总公卿之议,询封禅之事,诗大泽之博,广符瑞之富。②遂作颂曰:

①师古曰:“沛然,感动之意也。俞者,然也,然其所请也。沛音普大反。俞音逾。”

②孟康曰:“诗所以咏功德,谓下四章之颂也。大泽之博,谓‘自我天覆,云之油油’也。广符瑞之富,谓‘斑斑之兽’以下三章,言符应广大富饶也。”

自我天覆,云之油油。②甘露时雨,厥壤可游。②滋液渗漉,何生不育!③嘉穀六穗,我穑曷蓄?④

①苏林曰:“油音油麻之油。”李奇曰:“油油,云行貌。孟子曰‘油然作云,沛然下雨’。”

②师古曰:“言雨雾滂沛,其泽可以游泳也。”

③师古曰:“渗漉,谓润泽下究,故无生而不育也。渗音山禁反。漉音鹿。”

④李奇曰:“我之稼穑,何等不蓄积?”

匪唯雨之,又润泽之;匪唯偏我,氾布护之;①万物熙熙,怀而慕之。名山显位,望君之来。君兮君兮,侯不迈哉!②

①师古曰:“氾,普也。布护,言遍布也。氾音敷剑反。”

②师古曰:“侯,何也。迈,行也。言君何不行封禅。”

殷殷之兽,乐我君圃;白质黑章,其仪可喜;[①] 旼旼穆穆,君子之态。[②] 盖闻其声,今视其来。[③] 厥涂靡从,天瑞之徵。[④] 兹尔于舜,虞氏以兴。[⑤]

①师古曰:“谓驺虞也。殷字与斑同耳,从丹青之丹。喜音许记反。”

②孟康曰:“旼旼,和也。穆穆,敬也。言容态和且敬,有似君子也。”张揖曰:“旼音旻。”

③师古曰:“言往昔但闻其声,今亲见其来也。来合韵音郎代反。”

④文颖曰:“其来之道何从乎?此乃天瑞之应也。”

⑤文颖曰:“百兽舞,则驺虞在其中也。”

濯濯之麟,游彼灵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①] 驰我君舆,帝用享祉。[②] 三代之前,盖未尝有。

①文颖曰:“濯濯,肥也。武帝冬幸雍,祠五畤,获白麟也。”师古曰:“濯音直角反。大雅灵台之诗云‘麀鹿濯濯’。”

②文颖曰:“驰我君车之前也。”师古曰:“帝,天帝也。以此祭天,天既享之,答以祉福也。”

宛宛黄龙,兴德而升;[①] 采色玄耀,炳炳烺煌。[②] 正阳显见,觉寤黎烝。[③] 于传载之,云受命所乘。[④]

①文颖曰:“起至德而见也。”

②师古曰:“玄读曰炫。烺煌,光貌。烺音下本反。”

③文颖曰:“阳,明也。”师古曰:“黎烝,众庶也。”

④师古曰:“谓易云‘时乘六龙以御天也’。”

厥之有章,不必谆谆。[①] 依类托寓,谕以封峦。[②]

①文颖曰:“天之所命,表以符瑞,章明其德,不必谆谆然有语言也。”师古曰:“谆谆,告喻之熟也,音之纯反。”

②文颖曰:“寓,寄也。峦,山也。言依事类托寄,以喻封禅。”

披艺观之,天人之际已交,上下相发允答。圣王之事,兢兢翼翼。①故曰於兴必虑衰,安必思危。是以汤武至尊严,不失肃祇,②舜在假典,顾省厥遗:③此之谓也。

①师古曰:"兢兢,戒也。翼翼,敬也。"

②师古曰:"言居天子之位,犹不忘恭敬也。"

③师古曰:"在,察也。假,(天)〔大〕也。[20]典,则也。言舜察璇玑玉衡,恐己政化有所遗失,不合天心。今汉亦当顺天意而封禅也。"

相如既卒五岁,上始祭后土。八年而遂礼中岳,封于太山,至梁甫,禅肃然。

相如它所著,若遗平陵侯书、与五公子相难、草木书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赞曰:司马迁称"春秋推见至隐,①易本隐以之显,②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③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④所言虽殊,其合德一也。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要其归引之于节俭,此亦诗之风谏何异?"⑤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风一,⑥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⑦

①李奇曰:"隐犹微也。言其义显而文隐,若隐公见弑死,而经不书,隐讳之也。"

②张揖曰:"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是本隐也。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以类万物之情,是之显也。"师古曰:"之,往也。"

③张揖曰:"谓文王、公刘在位,大人之德下及众民者也。"

④张揖曰:"己,诗人自谓也。己小有得失,不得其所,作诗流言,以讽其上也。"师古曰:"小己者,谓卑少之人,以对上言大人耳。"

⑤师古曰:"风读曰讽,次下亦同。"

⑥师古曰:"奢靡之辞多,而节俭之言少也。"

⑦张揖曰:"不亦轻戏乎哉。"

【校勘记】

〔1〕 功(业)〔烈〕著而不灭。 景祐、殿本都作"烈"。

〔2〕 除边关。〔边关〕益斥， 景祐、殿本都重"边关"字。

〔3〕 且因宣其使(诣)〔指〕， 钱大昭说"诣"当作"指"。按景祐、殿本都作"指"。

〔4〕 已，(诏)〔语〕终之辞也。 景祐、殿、局本都作"语"，此误。

〔5〕 (胺音步曷反) 殿本此五字在注末。王先谦说在注末是，此误。按景祐本亦误。

〔6〕 杀读曰(试)〔弒〕。 殿本作"弒"。王先谦说作"弒"是。按景祐本亦误。

〔7〕 彖(音)力追(切)〔反〕。 景祐、殿本无"音"字，"切"作"反"。

〔8〕 (沈)〔拯〕，升也。 景祐、殿、局本都作"拯"，此误。

〔9〕 故其(事)〔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 刘奉世说"事"当作"仕"。王先谦说，"仕""事"音近，又涉下"事"字而讹。史记作"其进仕宦"。

〔10〕 其为害也不〔亦〕难矣！ 景祐本有"亦"字。王先谦说史记、文选并有"亦"字。

〔11〕 韬谓(裹)〔裹〕冒旌旗之竿也。 景祐、殿本都作"裹"。王先谦说作"裹"是。

〔12〕 骚扰冲苅其(相)纷拿兮， 景祐、殿本都无"相"字。

〔13〕 亦非五(河)〔湖〕也。 景祐、殿、局本都作"湖"。王先谦说作"湖"是。

〔14〕 汉代谓之(革)〔华〕胜。 景祐、殿本都作"华"。王先谦说作"华"是。

〔15〕 春(朗)〔食〕朝霞， 景祐、殿、局本都作"食"，此误。

〔16〕 三，三(皇)〔王〕也。 王先谦说"皇"当作"王"。按史记索隐作"王"。

〔17〕 羡音(戈)〔弋〕扇反。 景祐、殿本都作"弋"，此误。

〔18〕 余吾渥(津)〔洼〕水中出神马， 景祐、殿本都作"洼"，此误。

〔19〕 而修礼(以)〔地〕祇， 景祐、殿本都作"地"。史记、文选同，此误。

〔20〕 假，(天)〔大〕也。 景祐、殿本都作"大"，此误。

汉书卷五十八

公孙弘卜式兒宽传第二十八

公孙弘，菑川薛人也。少时为狱吏，有罪，免。家贫，牧豕海上。年四十馀，乃学春秋杂说。

武帝初即位，招贤良文学士，是时弘年六十，以贤良征为博士。使匈奴，还报，不合意，[①]上怒，以为不能，弘乃移病免归。[②]

①师古曰："奏事不合天子之意。"

②师古曰："移病，谓移书言病也。一曰，以病移居。"

元光五年，复征贤良文学，菑川国复推上弘。弘谢曰："前已尝西，用不能罢，愿更选。"国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策诏诸儒：

制曰：盖闻上古至治，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阴阳和，五谷登，六畜蕃，[①]甘露降，风雨时，嘉禾兴，朱草生，[②]山不童，泽不涸；[③]麟凤在郊薮，龟龙游于沼，[④]河洛出图书；父不丧子，兄不哭弟；北发渠搜，南抚交阯，[⑤]舟车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⑥]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⑦]子大夫修先圣之术，明君臣之义，讲论洽闻，有声乎当世，〔敢〕问子大夫：[1]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⑧]禹汤水旱，厥咎何由？仁义礼知四者之宜，当安设施？属统垂业，物鬼变化，[⑨]天命之符，废兴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纪，子大夫习焉。其悉意正议，详具其对，著之于篇，[⑩]朕将亲览焉，靡有所隐。

①师古曰："登，成也。蕃，多也，音扶元反。"

②师古曰:“屮,古草字。”

③师古曰:“童,无草木也。涸,水竭也,音胡各反。”

④师古曰:“邑外谓之郊。泽无水曰薮。沼,池也。”

⑤师古曰:“言威德之盛,北则征发于渠搜,南则绥抚于交阯也。渠搜,远夷之国也。”

⑥师古曰:“跂行,有足而行者也。喙息,谓有口能息者也。跂音岐。喙音许秽反。”

⑦师古曰:“臻,至也。”

⑧师古曰:“安,焉也。”

⑨师古曰:“属,系也,音之欲反。其下亦同。”

⑩师古曰:“悉,尽也。篇,简也。”

弘对曰:

臣闻上古尧舜之时,不贵爵赏而民劝善,不重刑罚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① 末世贵爵厚赏而民不劝,深刑重罚而奸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当)〔赏〕重刑未足以劝善而禁非,[2]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则分职治;② 去无用之言,则事情得;不作无用之器,即赋敛省;不夺民时,不妨民力,则百姓富;有德者进,无德者退,则朝廷尊;有功者上,无功者下,则群臣逡;③ 罚当罪,则奸邪止;赏当贤,则臣下劝: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3]故民者,业之即不争,理得则不怨,有礼则不暴,爱之则亲上,④ 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远义,则民服而不离;和不远礼,则民亲而不暴。⑤ 故法之所罚,义之所去也;⑥ 和之所赏,礼之所取也。礼义者,民之所服也,而赏罚顺之,则民不犯禁矣。故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

①师古曰:“躬谓身亲行之,遇谓处待之而已。”

②师古曰:“分音扶问反。”

③(师古)李奇曰[4]:“言有次第也。”师古曰:“逡音七旬反,其字从辶。”

④师古曰:“各得其业则无争心,各申其理则无所怨,使之由理则无暴慢,子而

爱之则知亲上也。”

⑤师古曰:“远,违也,音于万反。”

⑥师古曰:“去,除也,音丘吕反。”

臣闻之,气同则从,声比则应。[①]今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②]故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故阴阳和,风雨时,甘露降,五谷登,六畜蕃,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则无疾,无疾则不夭,故父不丧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并日月,则麟凤至,龟龙在郊,河出图,洛出书,远方之君莫不说义,[③]奉币而来朝,此和之极也。

①师古曰:“比亦和也,音频寐反。”

②师古曰:“合谓与上合德也。”

③师古曰:“说读曰悦。”

臣闻之,仁者爱也,义者宜也,礼者所履也,[①]智者术之原也。致利除害,兼爱无私,谓之仁;[②]明是非,立可否,谓之义;进退有度,尊卑有分,谓之礼;[③]擅杀生之柄,通〔壅〕塞之涂,[④][5]权轻重之数,论得失之道,使远近情伪必见于上,谓之术:[⑤]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当设施,不可废也。得其要,则天下安乐,法设而不用;[⑥]不得其术,则主蔽于上,官乱于下。此事之情,属统垂业之本也。

①师古曰:“履而行之。”

②师古曰:“致谓引而至也。”

③师古曰:“分音扶问反。”

④师古曰:“擅,专也。”

⑤师古曰:“见,显也。”

⑥师古曰:“下不犯法,无所加刑也。”

臣闻尧遭鸿水,使禹治之,未闻禹之有水也。若汤之旱,则桀之馀烈也。桀纣行恶,受天之罚;禹汤积德,以王天下。因此观之,

天德无私亲,顺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纪。臣弘愚戇,不足以奉大对。①

①师古曰:"大对,大问之对也。"

时对者百馀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召人见,容貌甚丽,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①

①如淳曰:"武帝时,相马者东门京作铜马法献之,立马于鲁(班)〔班〕门外,更名鲁(班)〔班〕门[6]为金马门。"

弘复上疏曰:"陛下有先圣之位而无先圣之名,有先圣之名而无先圣之吏,是以势同而治异。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笃;①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听。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异也。臣闻周公旦治天下,期年而变,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②书奏,天子以册书答曰:"问:弘称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视孰与周公贤?"③弘对曰:"愚臣浅薄,安敢比材于周公! 虽然,愚心晓然见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马牛,禽兽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驯服习之,④至可牵持驾服,唯人之从。⑤臣闻揉曲木者不累日,⑥销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于利害好恶,岂比禽兽木石之类哉?⑦期年而变,臣弘尚窃迟之。"上异其言。

①师古曰:"笃,厚也。"

②师古曰:"言志所在也。"

③师古曰:"与犹如也。"

④师古曰:"驯,顺也,音巡。"

⑤师古曰:"从人意。"

⑥师古曰:"揉谓矫而正之也。累,积也。揉音人九反。"

⑦师古曰:"好音呼到反。恶音一故反。"

时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诏使弘视焉。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上不听。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于是上

察其行慎厚,辩论有馀,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①]上说之,[②]一岁中至左内史。

①师古曰:"缘饰者,譬之于衣,加纯缘者。"

②师古曰:"说读曰悦。"

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辩。[①]常与主爵都尉汲黯请间,[②]黯先发之,弘推其后,上常说,[③]所言皆听,以此日益亲贵。尝与公卿约议,[④]至上前,皆背其约以顺上指。汲黯庭诘弘曰:"齐人多诈而无情,始为与臣等建此议,今皆背之,不忠。"上问弘,弘谢曰:"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毁弘,上益厚遇之。

①师古曰:"不于朝廷显辩论之。"

②师古曰:"求空隙之暇。"

③师古曰:"说读曰悦。"

④师古曰:"约,要也。"

弘为人谈笑多闻,[①]常称以为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俭节。养后母孝谨,后母卒,服丧三年。

①师古曰:"善于谈笑而又多闻也。谈字或作诶,音恢,谓啁也,善啁谑也。"

为内史数年,迁御史大夫。时又东置苍海,北筑朔方之郡。弘数谏,以为罢弊中国以奉无用之地,[①]愿罢之。于是上乃使朱买臣等难弘置朔方之便。发十策,弘不得一。[②]弘乃谢曰:"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罢西南夷、苍海,专奉朔方。"上乃许之。

①师古曰:"罢读曰疲。"

②师古曰:"言其利害十条,弘无以应之。"

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①]然为布被,此诈也。"上问弘,弘谢曰:"有之。夫九卿与臣善者无过黯,然今日庭诘弘,诚中弘之病。夫以三公为布被,诚饰诈欲以钓名。[②]且臣闻管仲相齐,有三归,[③]侈拟于君,[④]桓公以霸,亦上僭于君。晏婴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丝,齐国

亦治,亦下比于民。⑤今臣弘位为御史大夫,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于小吏无差,诚如黯言。且无黯,陛下安闻此言?"上以为有让,愈益贤之。

①师古曰:"奉音扶用反。其下亦同。"

②师古曰:"钓,取也。言若钓鱼之谓也。"

③师古曰:"三归,取三姓女也。妇人谓嫁曰归。"

④师古曰:"拟,疑也,言相似也。"

⑤师古曰:"比,方也。一曰,比,近也,音频寐反。"

元朔中,代薛泽为丞相。先是,汉常以列侯为丞相,唯弘无爵,上于是下诏曰:"朕嘉先圣之道,开广门路,宣招四方之士,盖古者任贤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劳大者厥禄厚,德盛者获爵尊,故武功以显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乡户六百五十封丞相弘为平津侯。"其后以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

时上方兴功业,娄举贤良。①弘自见为举首,起徒步,数年至宰相封侯,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②与参谋议。弘身食一肉,脱粟饭,③故人宾客仰衣食,④奉禄皆以给之,家无所馀。然其性意忌,外宽内深。⑤诸常与弘有隙,无近远,虽阳与善,后竟报其过。杀主父偃,徙董仲舒胶西,皆弘力也。

①师古曰:"娄,古屡字。"

②师古曰:"阁者,小门也,东向开之,避当庭门而引宾客,以别于掾史官属也。"

③师古曰:"才脱粟而已,不精(凿)〔糱〕也。[7]脱音他活反。"

④师古曰:"故人,平生故交也。仰音牛向反。"

⑤师古曰:"意忌,多所忌害也。"

后淮南、衡山谋反,治党与方急,弘病甚,自以为无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填抚国家,①使人由臣子之道。②今诸侯有畔逆之计,此大臣奉职不称也。③恐病死无以塞责,④乃上书曰:"臣闻天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

仁、知、勇三者，所以行之也。故曰‘好问近乎知，⑤力行近乎仁，⑥知耻近乎勇：⑦知此三者，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后知所以治人。’⑧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陛下躬孝弟，监三王，建周道，兼文武，招徕四方之士，任贤序位，量能授官，将以厉百姓劝贤材也。今臣愚驽，无汗马之劳，⑨陛下(下)过意擢臣弘卒伍之中，⑩[8]封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称，⑪加有负薪之疾，恐先狗马填沟壑，终无以报德塞责。愿归侯，乞骸骨，避贤者路。”上报曰：“古者赏有功，褒有德，守成〔上〕文，[9]遭遇右武，⑫未有易此者也。⑬朕夙夜庶几，获承至尊，惧不能宁，惟所与共为治者，君宜知之。⑭盖君子善善及后世，若兹行，常在朕躬。⑮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⑯乃上书归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⑰今事少閒，⑱君其存精神，止念虑，辅助医药以自持。”因赐告牛酒杂帛。居数月，有瘳，视事。

①师古曰：“填音竹刃反。”

②师古曰：“由，从也。”

③师古曰：“称，副也。”

④师古曰：“塞，当也。”

⑤师古曰：“疑则问之，故成其智。”

⑥师古曰：“屈己济物，故为仁也。”

⑦师古曰：“不求苟得，故为勇也。”

⑧师古曰：“自‘好问近乎知’以下，皆礼记中庸之辞。”

⑨师古曰：“言未尝从军旅。”

⑩师古曰：“过犹误也。”

⑪师古曰：“不副其任也。”

⑫师古曰：“右亦上也，祸乱时则上武耳。”

⑬师古曰：“易，改也。”

⑭师古曰：“惟，思也。知谓知治道也。”

⑮师古曰：“朕常思此，不息于心也。”

⑯师古曰：“罹，遭也。恙，忧也。已，止也。言何忧于疾不止也。礼记曰‘疾

止复初'也。"

⑰师古曰:"章,明也。"

⑱师古曰:"闇言有空隙也。闇读曰闲。"

凡为丞相御史六岁,年八十,终丞相位。其后李蔡、严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氂继踵为丞相。[①] 自蔡至庆,丞相府客馆丘虚而已,[②]至贺、屈氂时坏以为马厩车库奴婢室矣。唯庆以惇谨,复终相位,[③]其馀尽伏诛云。

①师古曰:"继踵,言相蹑也。屈音丘勿反,又钜勿反。氂音力之反。"

②师古曰:"言不能进贤,故不缮修其室屋也。虚读曰墟。"

③师古曰:"惇,厚也,音敦。"

弘子度嗣侯,为山阳太守十馀岁,诏征钜野令史成诣公车,度留不遣,坐论为城旦。

元始中,修功臣后,下诏曰:"汉兴以来,股肱在位,身行俭约,轻财重义,未有若公孙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为布被脱粟之饭,奉禄以给故人宾客,无有所馀,可谓减于制度,[①]而率下笃俗者也,[②]与内富厚而外为诡服以钓虚誉者殊科。[③]夫表德章义,所以率世厉俗,圣王之制也。其赐弘后子孙之次见为適者,[④]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

①应劭曰:"礼,贵有常尊,衣服有品。"

②师古曰:"笃,厚也。"

③师古曰:"诡,违也。诡服,谓与心志相违也。一曰,违众之服也。"

④师古曰:"见音胡电反。適读曰嫡。"

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为事。有少弟,弟壮,式脱身出,[①]独取畜羊百馀,田宅财物尽与弟。式入山牧,十馀年,羊致千馀头,买田宅。而弟尽破其产,式辄复分与弟者数矣。[②]

①师古曰:"脱身谓引身出也。脱音他活反。"

②师古曰:"数音所角反。"

时汉方事匈奴，式上书，愿输家财半助边。上使使问式："欲为官乎？"式曰："自(少)〔小〕牧羊，[10]不习仕宦，不愿也。"使者曰："家岂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与人亡所争，邑人贫者贷之，①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从式，式何故见冤！"使者曰："苟，子何欲？"②式曰："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有财者宜输之，如此而匈奴可灭也。"使者以闻。上以语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轨之臣③不可以为化而乱法，愿陛下勿许。"上不报，数岁乃罢式。式归，复田牧。

①师古曰："贷音土戴反。"

②师古曰："言子苟如此输财，必有所欲。"

③师古曰："轨亦法也。"

岁馀，会浑邪等降，县官费众，仓府空，①贫民大徙，皆卬给县官，②无以尽赡。式复持钱二十万与河南太守，以给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贫民者，上识式姓名，曰："是固前欲输其家半财助边。"乃赐式外繇四百人，③式又尽复与官。是时富豪皆争匿财，④唯式尤欲助费。上于是以式终长者，乃召拜式为中郎，赐爵左庶长，⑤田十顷，布告天下，尊显以风百姓。⑥

①师古曰："仓，粟所积也。府，钱所聚也。"

②师古曰："卬音牛向反。"

③苏林曰："外繇谓戍边也。一人出三百钱，谓之过更。式岁得十二万钱也。一说，在徭役之外得复除四百人也。"师古曰："一说是。"

④师古曰："匿，藏也。"

⑤师古曰："第十爵。"

⑥师古曰："风读曰讽。"

初式不愿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为郎，布衣屮跣而牧羊。①岁余，羊肥息。②上过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独羊也，治民亦犹是矣。以时起居，恶者辄去，③毋令败群。"上奇其言，欲试使治民。拜式缑氏令，缑氏便之；迁成皋令，将漕最。④上以式朴忠，⑤

拜为齐王太傅,转为相。

①师古曰:"跻,即今之鞋也,南方谓之跻。字本作屐,并音居略反。"

②师古曰:"息,生也。言羊既肥而又生多也。"

③师古曰:"去,除也,音丘巨反。"

④师古曰:"为县令而又使(令)领漕,[11]其课最上。"

⑤师古曰:"朴,质也。"

会吕嘉反,式上书曰:"臣闻主愧臣死。群臣宜尽死节,其驽下者宜出财以佐军,如是则强国不犯之道也。①臣愿与子男②及临菑习弩博昌习船者请行,死之以尽臣节。"③上贤之,下诏曰:"朕闻报德以德,报怨以直。④今天下不幸有事,郡县诸侯未有奋繇直道者也。⑤齐相雅行躬耕,⑥随牧蓄番,辄分昆弟,更造,⑦不为利惑。⑧日者北边有兴,⑨上书助官。往年西河岁恶,率齐人入粟。⑩今又首奋,⑪虽未战,可谓义形于内矣。⑫其赐式爵关内侯,黄金四(百)〔十〕斤,[12]田十顷,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①师古曰:"国家威强而不见侵犯。"

②师古曰:"子男,自谓其子也。"

③师古曰:"从军而致死。"

④师古曰:"论语称孔子〔曰〕[13]'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故诏引之。"

⑤孟康曰:"未有奋迅乐出身劳于徭役者也。"臣瓒曰:"言未有奋厉于正直之道也。"师古曰:"二说皆非也。奋,愤激也。繇读与由同。由,从也。直道,谓报怨以直,征南越也。言无欲奋厉而从于报怨之道也。"

⑥臣瓒曰:"雅,素也。言卜式躬耕于野,不要名利。"晋灼曰:"雅,正也。"师古曰:"晋说是也。言其行雅正,又躬耕也。"

⑦师古曰:"言其蓄牧滋多,则与昆弟,而更自营为也。番音扶元反。"

⑧师古曰:"言不惑于利。"

⑨师古曰:"日者,往日也。兴谓发军。"

⑩师古曰:"风恶,犹凶岁也。礼记曰'岁凶,年谷不登'。"

⑪师古曰:“为首而奋厉,愿从军也。”

⑫师古曰:“形,见也。”

元鼎中,征式代石庆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言郡国不便盐铁而船有算,可罢。上由是不说式。[①]明年当封禅,式又不习文章,贬秩为太子太傅,以兒宽代之。式以寿终。

①师古曰:“说读曰悦。”

兒宽,千乘人也。[①]治尚书,事欧阳生。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贫无资用,尝为弟子都养。[②]时行赁作,带经而锄,休息辄读诵,其精如此。以射策为掌故,功次补廷尉文学卒史。[③]

①师古曰:“千乘郡千乘县也。兒音五奚反。”

②师古曰:“都,凡众也。养,主给烹炊者也。贫无资用,故供诸弟子烹炊也。养音弋向反。”

③苏林曰:“秩六百石,旧郡亦有也。”臣瓒曰:“汉注卒史秩百石。”师古曰:“瓒说是也。”

宽为人温良,有廉知自将,[①]善属文,[②]然懦于武,[③]口弗能发明也。时张汤为廷尉,廷尉府尽用文史法律之吏,[④]而宽以儒生在其间,见谓不习事,不署曹,[⑤]除为从史,[⑥]之北地视畜数年。[⑦]还至府,上畜簿,[⑧]会廷尉时有疑奏,已再见却矣,[⑨]掾史莫知所为。宽为言其意,掾史因使宽为奏。奏成,读之皆服,以白廷尉汤。汤大惊,召宽与语,乃奇其材,以为掾。上宽所作奏,即时得可。异日,汤见上。问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谁为之者?”汤言兒宽。上曰:“吾固闻之久矣。”汤由是鄉学,[⑩]以宽为奏谳掾,以古法义决疑狱,甚重之。及汤为御史大夫,以宽为掾,举侍御史。见上,语经学。上说之,[⑪]从问尚书一篇。擢为中大夫,迁左内史。

①师古曰:“将,卫也,以智自卫护也。”

②师古曰:“属,缀也,音之欲反。”

③师古曰:"懦,柔也,音乃唤反,又音儒。"

④师古曰:"史谓善史书者。"

⑤张晏曰:"不署为列曹也。"师古曰:"署,表也,置也。凡言署官,表其秩位,置立为之也。"

⑥师古曰:"从史者,但只随官僚,不主文书。"

⑦师古曰:"之,往也。畜谓廷尉之畜在北地者,若今诸司公廨牛羊。"

⑧师古曰:"簿谓文计也。"

⑨师古曰:"却,退也。"

⑩师古曰:"鄉读曰向。"

⑪师古曰:"说读曰悦。"

宽既治民,劝农业,缓刑罚,理狱讼,卑体下士,务在于得人心;①择用仁厚士,推情与下,不求名声,吏民大信爱之。宽表奏开六辅渠,②定水令以广溉田。③收租税,时裁阔狭,与民相假贷,④以故租多不入。后有军发,左内史以负租课殿,当免。民闻当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车,小家担负,输租繦属不绝,⑤课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宽。

①师古曰:"下音胡稼反。"

②韦昭曰:"六辅谓京兆、冯翊、扶风、河东、河南、河内也。"刘德曰:"于六辅界中为渠也。"师古曰:"二说皆非也。沟洫志云'兒宽为左内史,奏请穿六辅渠以益溉郑国旁高卬之田',此则于郑国渠上流南岸更开六道小渠以辅助溉灌耳。今雍州云阳、三原两县界此渠尚存,乡人名曰六渠,亦号辅渠。故河渠书云'关内则辅渠、灵轵'是也,焉说三河之地哉!"

③师古曰:"为用水之次具立法,令皆得其所也。"

④师古曰:"谓有贫弱及农要之时不即征收也。贷音土代反。"

⑤师古曰:"繦,索也,言输者接连,不绝于道,若绳索之相属也,犹今言续索矣。属音之欲反。"

及议欲放古巡狩封禅之事,①诸儒对者五十馀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马相如病死,有遗书,颂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书,以

问宽，宽对曰："陛下躬发圣德，统楫群元，[2]宗祀天地，荐礼百神，精神所鄉，征兆必报，[3]天地并应，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禅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节也。然享荐之义，不著于经，[4]以为封禅告成，合祛于天地神祇，[5]祗戒精专以接神明。总百官之职，各称事宜而为之节文。[6]唯圣主所由，制定其当，[7]非群臣之所能列。今将举大事，优游数年，[8]使群臣得人自尽，终莫能成。[9]唯天子建中和之极，兼总条贯，[10]金声而玉振之，[11]以顺成天庆，垂万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仪，采儒术以文焉。

①师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

②张晏曰："统，察；楫，聚也。"如淳曰："历数之元也。"臣瓚曰："统犹总览也。楫当作辑。"师古曰："辑、楫与集，三字并同。虞书曰'楫五瑞'是也，其字从木。瓚曰当为辑，不通。"

③师古曰："鄉读曰向。征，证也。"

④师古曰："封禅之享荐也，以非常礼，故经无其文，著音竹筋反。"

⑤李奇曰："祛，开散；合，闭也。开闭于天地也。"

⑥师古曰："称，副也。"

⑦师古曰："当犹中也。"

⑧师古曰："言不决也。"

⑨师古曰："所言不同，各有执见也。"

⑩师古曰："极，正也。周礼曰'以为人极'也。"

⑪师古曰："言振扬德音，如金玉之声也。"

既成，将用事，拜宽为御史大夫，从东封泰山，还登明堂。宽上寿曰："臣闻三代改制，属象相因。[1]间者圣统废绝，[2]陛下发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3]宗祀泰一[4]，六律五声，[5]幽赞圣意，[6]神乐四合，各有方象，[7]以丞嘉祀，为万世则，[8]天下幸甚。将建大元本瑞，登告岱宗，发祉闿门，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肃邕永享。[9]光辉充塞，天文粲然，[10](充)〔见〕象日昭，[14]报降符应。[11]臣宽奉觞再拜，上千万岁寿。"制曰："敬举君之觞。"

①李奇曰:“政教之法象相因属也。”师古曰:“属,连也,音之欲反。”

②师古曰:“圣统,圣人之遗业,谓礼文也。”

③师古曰:“祖,始也。”

④师古曰:“宗,尊也。”

⑤师古曰:“六律,谓黄钟、太蔟、姑洗、蕤宾、夷则、无射也。五声,宫、商、角、徵、羽也。”

⑥师古曰:“幽,深也。赞,明也。”

⑦如淳曰:“四方色及五神祭祀声乐各有等。”

⑧师古曰:“则,法也。”

⑨李奇曰:“太平之世,日抱重光,谓日有重日也。”苏林曰:“将,甫始之辞也。太元,太初历也。本瑞,谓白麟、宝鼎之属也。以候景至,冬至之景也。上元甲子,太初元年甲子朔旦冬至也。”师古曰:“宗,尊也。肃,敬也。雍,和也。既敬且和,则长为天所享也。閤读与开同。”

⑩师古曰:“塞,满也。粲然,明貌。”

⑪师古曰:“言(大)〔天〕显示景象,[15]日日昭明也。降下符应,以报德化。”

后太史令司马迁等言:“历纪坏废,汉兴未改正朔,宜可正。”上乃诏宽与迁等共定汉太初历。语在律历志。

初梁相褚大通五经,为博士,时宽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征褚大,大自以为得御史大夫。至洛阳,闻兒宽为之,褚大笑。及至,与宽议封禅于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诚知人。”宽为御史大夫,以称意任职,故久无有所匡谏于上,官属易之。①居位九岁,以官卒。

①师古曰:“易,轻也,音弋(鼓)〔豉〕反。”[16]

赞曰:公孙弘、卜式、兒宽皆以鸿渐之翼困于燕爵,①远迹羊豕之间,②非遇其时,焉能致此位乎?③是时,汉兴六十馀载,海内艾安,④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⑤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⑥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明)〔朋〕

已。⑦[17]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⑧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馀不可胜纪。⑨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将相则张安世、赵充国、魏相、丙吉、于定国、杜延年，治民则黄霸、王成、龚遂、郑弘、召信臣、⑩韩延寿、尹翁归、赵广汉、严延年、张敞之属，皆有功迹见述于世。参其名臣，亦其次也。⑪

①李奇曰："渐，进也。鸿一举而进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皆以大材初为俗所薄，若燕爵不知鸿志也。"师古曰："易渐卦上九爻辞曰：'鸿渐于陆，其羽可以为仪。'鸿，大鸟。渐，进也。高平曰陆。言鸿进于陆，以其羽翼为威仪也。喻弘等皆有鸿之羽仪，未进之时，燕爵所轻也。"

②师古曰："远窜其迹也。"

③师古曰："焉，于(日)〔何〕也。"[18]

④师古曰："艾读曰乂。"

⑤师古曰："恐失之。"

⑥师古曰："谓言'公皆安在？何相见之晚！'。"

⑦师古曰："版筑，傅说也。饭牛，宁戚也。已，语终辞也。饭音扶晚反。"

⑧师古曰："滑稽，转利之称也。滑，乱也。稽，碍也。言其变乱无留碍也。一说，稽，考也。言可滑乱不可考校也。滑音骨，稽音工奚反。"

⑨师古曰："纪，记也。"

⑩师古曰："召读曰邵。"

⑪师古曰："次于武帝时。"

【校勘记】

〔1〕〔敢〕问子大夫：　景祐、殿本都有"敢"字。王先谦说有"敢"字是。

〔2〕 夫厚(当)〔赏〕重刑未足以劝善而禁非， 景祐、汲古、殿、局本都作“赏”，此误。

〔3〕 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 景祐、殿本都有“民”字。

〔4〕 (师古)〔李奇〕曰： 景祐、殿本都作“李奇”，此误。

〔5〕 通〔壅〕塞之涂， 钱大昭说“通”下脱“壅”字。按景祐、殿本都有“壅”字。

〔6〕 鲁(班)〔班〕门 殿本作“班”。王先谦说作“班”是。

〔7〕 不精(凿)〔鑿〕也。 李祯说“凿”当作“鑿”。按景祐、殿本都作“鑿”字。

〔8〕 陛下(下)过意擢臣弘卒伍之中， 景祐、殿本都不重“下”字。

〔9〕 守成〔上〕文， 景祐、殿本都有“上”字。王先谦说据下颜注当有。

〔10〕 自(少)〔小〕牧羊， 景祐、殿本都作“小”。

〔11〕 为县令而又使(令)领漕， 景祐、殿本都无下“令”字。

〔12〕 黄金四(百)〔十〕斤， 景祐、殿本都作“十”。王先谦说，以理度之，“十”字是。

〔13〕 论语称孔子〔曰〕 景祐、殿本都有“曰”字，此脱。

〔14〕 (充)〔见〕象日昭， 景祐、殿本都作“见”。

〔15〕 言(大)〔天〕显示景象， 殿本作“天”。王先谦说作“天”是。

〔16〕 音弋(鼓)〔豉〕反。 景祐、殿本都作“豉”，此误。

〔17〕 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明)〔朋〕已。 殿本作“朋”。王先谦说殿本是。

〔18〕 焉，于(日)〔何〕也。 景祐、殿本都作“何”，此误。

汉书卷五十九

张汤传第二十九

张汤，杜陵人也。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①]还，鼠盗肉，父怒，笞汤。汤掘熏得鼠及馀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②]，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③]父见之，视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④]

①师古曰："称为儿者，言其尚幼小也。"

②师古曰："传谓传逮，若今之追逮赴对也。爰，换也，以文书代换其口辞也。讯，考问也。鞫，穷也，谓穷核之也。论报，谓上论之而获报也。讯音信。"

③师古曰："具为治狱之文，处正其罪而磔鼠也。"

④如淳曰："决狱之书，谓律令也。"

父死后，汤为长安吏。周阳侯为诸卿时，[①]尝系长安，汤倾身事之。及出为侯，大与汤交，遍见贵人。汤给事内史，为宁成掾，以汤为无害，言大府，[②]调茂陵尉，[③]治方中。"[④]

①师古曰："姓赵。"

②师古曰："大府，丞相府也。无害，言其最胜也，解在萧何传。"

③师古曰："调，选也，选以为此官也。调音徒钓反。"

④孟康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汤主治之。"苏林曰："天子即位，豫作陵，讳之，故言方中，或言斥土。"如淳曰："汉注陵方中用地一顷，深十二丈。"师古曰："苏说非也。古谓掘地为阬曰方，今荆楚俗土功筑作算程课者，犹以方计之，非谓避讳也。"

武安侯为丞相，[①]征汤为史，荐补侍御史。治陈皇后巫蛊狱，深竟

党与,上以为能,迁太中大夫。与赵禹共定诸律令,务在深文,拘守职之吏。②已而禹至少府,汤为廷尉,两人交欢,兄事禹。③禹志在奉公孤立,而汤舞知以御人。④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之属交私。⑤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己心内虽不合,然阳浮道与之。⑥

①师古曰:"田纷。"

②苏林曰:"拘刻于守职之吏。"

③师古曰:"事之如兄。"

④师古曰:"舞弄其智,制御它人也。"

⑤服虔曰:"乾没,射成败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为乾,失利为没。"师古曰:"乾音干。"

⑥师古曰:"阳以道义为交,非其中心,故云浮也。"

是时,上方鄉文学,①汤决大狱,欲傅古义,②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平亭疑法。奏谳疑,③必奏先为上分别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谳法廷尉挈令,④扬主之明。⑤奏事即谴,汤摧谢,⑥鄉上意所便,⑦必引正监掾史贤者,曰:"固为臣议,如(此)上责臣,⑧[1]臣弗用,愚抵此。"⑨罪常释。⑩间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为此奏,乃监、掾、史某所为。"⑪其欲荐吏,扬人之善解人之过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吏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释,予监吏轻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诋;⑫即下户羸弱,时口言"虽文致法,上裁察"。于是往往释汤所言。⑬汤至于大吏,内行修,交通宾客饮食,于故人子弟为吏及贫昆弟,调护之尤厚。⑭其造请诸公,不避寒暑。⑮是以汤虽文深意忌不专平,然得此声誉。而深刻吏多为爪牙用者,依于文学之士。丞相弘数称其美。

①师古曰:"鄉读曰向。"

②师古曰:"傅读曰附。"

③李奇曰:"亭亦平也。"师古曰:"亭,均也,调也。言平均疑法及为谳疑奏之。"

④韦昭曰:"在板挈也。"师古曰:"著谓明书之也。挈,狱讼之要也。书于谳法

挈令以为后式也。挈音口计反。”

⑤师古曰:“言此自天子之意,非由臣下有司。”

⑥苏林曰:“深自挫按也。”师古曰:“若上有责,即摧折而谢也。”

⑦师古曰:“谓如天子责汤之指而言其端也。鄉读曰向。”

⑧师古曰:“如上之意。”

⑨苏林曰:“坐不用诸掾语,故至于此。”

⑩臣瓒曰:“谓常见原也。”

⑪师古曰:“间谓非当朝奏者。”

⑫师古曰:“诋,诬也,音丁礼反。其下并同。”

⑬李奇曰:“先见上口言之,欲与轻平,故皆见原释也。”如淳曰:“虽文书按察致下户之罪,汤以先口解之矣。上以汤言,辄裁察之,轻其罪也。”师古曰:“李、如二说皆非也。此言下户羸弱,汤欲佐助,虽具文奏之,而又口奏,言虽律令之文合致此罪,听上裁察,盖为此人希恩宥也。于是上得汤言,往往释其人罪,非未奏之前口豫言也。”

⑭师古曰:“调,和适之,令得其所也。护谓保佑也。”

⑮师古曰:“造,至诣也。请,谒问也。造音七到反。”

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狱,皆穷根本。严助、伍被,上欲释之,汤争曰:“伍被本造反谋,而助亲幸出入禁闼腹心之臣,乃交私诸侯,如此弗诛,后不可治。”上可论之。[①]其治狱所巧排大臣自以为功,多此类。繇是益尊任,[②]迁御史大夫。

①师古曰:“可汤所奏而论决之。”

②师古曰:“繇读与由同。”

会浑邪等降汉,大兴兵伐匈奴,山东水旱,贫民流徙,皆卬给县官,[①]县官空虚。汤承上指,请造白金及五铢钱,笼天下盐铁,[②]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锄豪强并兼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③]汤每朝奏事,语国家用,日旰,[④]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⑤]天下事皆决汤。百姓不安其生,骚动,县官所兴未获其利,奸吏并侵渔,[⑥]于是痛绳以罪。自公卿

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汤。汤尝病，上自至舍视，其隆贵如此。

①师古曰："印音牛向反。"

②师古曰："笼罗其事，皆令利入官。"

③师古曰："辅，助也。以巧诋助法，言不公平也。"

④师古曰："旰，晚也。论事既多，至于日晚。旰音干。"

⑤师古曰："但充其位而已，无所造设也。"

⑥师古曰："并，且也。"

匈奴求和亲，群臣议前，[1]博士狄山曰："和亲便。"上问其便，山曰："兵，凶器，未易数动。[2]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结和亲。孝惠、高后时，天下安乐，及文帝欲事匈奴，北边萧然苦兵。[3]孝景时，吴楚七国反，景帝往来东宫间，[4]天下寒心数月。[5]吴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6]天下富实。今自陛下兴兵击匈奴，中国以空虚，边大困贫。由是观之，不如和亲。"上问汤，汤曰："此愚儒无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汤，乃诈忠。汤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诋诸侯，别疏骨肉，使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汤之(为)诈忠。"[2]于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无使虏人盗乎？"[7]山曰："不能。"曰："居一县？"曰："不能。"复曰："居一鄣间？"[8]山自度辩穷且下吏，[9]曰："能。"乃遣山乘鄣。[10]至月馀，匈奴斩山头而去，是后群臣震詟。[11]

①师古曰："于上前议事。"

②师古曰："言难可屡动。"

③师古曰："萧然犹骚然，扰动之貌也。"

④师古曰："谓咨谋于太后也。"

⑤师古曰："惧于兵难也。"

⑥师古曰："讫景帝之身更不议征伐之事。"

⑦师古曰："博士之官，故呼为生也。"

⑧师古曰："鄣谓塞上要险之处，别筑为城，因置吏士而为鄣蔽以扞寇也。鄣音之向反。"

⑨师古曰:“度,计也。见诘自辨而辞穷,当下吏也。”

⑩师古曰:“乘,登也,登而守之。”

⑪师古曰:“震,动也。謷,失(失)气也。[3] 謷音之涉反。”

汤客田甲虽贾人,有贤操,① 始汤为小吏,与钱通,② 及为大吏,而甲所以责汤行义,有烈士之风。

①师古曰:“操谓所执持之志行也。音千到反。”

②师古曰:“为小吏之时与田甲为钱财之交。”

汤为御史大夫七岁,败。

河东人李文,故尝与汤有隙,已而为御史中丞,荐数从中文事有可以伤汤者,不能为地。① 汤有所爱史鲁谒居,知汤弗平,使人上飞变告文奸事。② 事下汤,汤治论杀文,而汤心知谒居为之。上问:“变事从迹安起?”③ 汤阳惊曰:“此殆文故人怨之。”④ 谒居病卧闾里主人,汤自往视病,为谒居摩足。赵国以冶铸为业,王数讼铁官事,汤常排赵王。赵王求汤阴事。谒居尝案赵王,赵王怨之,并上书告:“汤大臣也,史谒居有病,汤至为摩足,疑与为大奸。”事下廷尉。谒居病死,事连其弟,弟系导官。⑤ 汤亦治它囚导官,见谒居弟,欲阴为之,而阳不省。⑥ 谒居弟不知而怨汤,使人上书,告汤与谒居谋,(兵)〔共〕变李文。[4] 事下减宣。宣尝与汤有隙,及得此事,穷竟其事,未奏也。会人有盗发孝文园瘗钱,⑦ 丞相青翟朝,与汤约俱谢,⑧ 至前,⑨ 汤念独丞相以四时行园,当谢,汤无与也,不谢。⑩ 丞相谢,上使御史案其事。汤欲致其文丞相见知,⑪ 丞相患之。三长史皆害汤,欲陷之。⑫

①服虔曰:“荐,藉也。文与汤故有隙,已而为御史中丞,藉己在内台,中文书有可用伤汤者因会致之,不能为汤作道地。”苏林曰:“荐,仍也。”师古曰:“荐、数义同,苏说是也。数数在中,其有文书事可用伤汤者,不为作道地也。荐音在见反。数音所角反。大雅云汉之诗曰‘饥馑荐臻’,字亦如此。”

②师古曰:“飞变犹言急变也。”

③师古曰:“从读曰踪。”

④师古曰:"殆,近也。"

⑤苏林曰:"汉仪注狱二十六所,导官无狱也。"师古曰:"苏说非也。导,择也。以主择米,故曰导官。事见百官表。时或以诸狱皆满,故权寄在此署系之,非本狱所也。"

⑥师古曰:"省,视也。"

⑦如淳曰:"瘞,埋也,埋钱于园陵以送死也。"

⑧师古曰:"将入朝之时为此要约。"

⑨师古曰:"至天子之前。"

⑩师古曰:"行音下更反。与读曰豫。无豫谓不干其事也。"

⑪张晏曰:"见知故纵,以其罪罪之也。"

⑫师古曰:"百官表丞相有两长史,今此云三者,盖以守者,非正员也。"

始,长史朱买臣素怨汤,语在其传。王朝,齐人,以术至右内史。边通学短长,[①]刚暴人也,官至济南相。故皆居汤右,[②]已而失官,守长史,诎体于汤。[③]汤数行丞相事,知此三长史素贵,常陵折之,故三长史合谋曰:"始汤约与君谢,已有卖君;今欲劾君以宗庙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汤阴事。"使吏捕案汤左田信等,[④]曰汤且欲为请奏,信辄先知之,居物致富,与汤分之。[⑤]及它奸事。事辞颇闻。[⑥]上问汤曰:"吾所为,贾人辄知,益居其物,[⑦]是类有以吾谋告之者。"[⑧]汤不谢,又阳惊曰:"固宜有。"减宣亦奏谒居事。上以汤怀诈面欺,[⑨]使使八辈簿责汤。[⑩]汤具自道无此,不服。于是上使赵禹责汤。禹至,让汤曰:[⑪]"君何不知分也![⑫]君所治,夷灭者几何人矣![⑬]今人言君皆有状,天子重致君狱,[⑭]欲令君自为计,[⑮]何多以对为?"[⑯]汤乃为书谢曰:"汤无尺寸之功,起刀笔吏,陛下幸致位三公,无以塞责。[⑰]然谋陷汤者,三长史也。"遂自杀。

①(师古)〔应劭〕曰:"[5]短长术兴于六国时,长短其语,隐谬用相激怒也。"张晏曰:"苏秦、张仪之谋,趣彼为短,归此为长,战国策名长短术也。"

②师古曰:"言旧在汤上。"

③师古曰:"谓拜伏也。"

④李奇曰:“左,证左也。”师古曰:“谓之左者,言除罪人正身之外,又取其左右者考问也。”

⑤服虔曰:“居谓储也。”

⑥师古曰:“闻于天子也。”

⑦师古曰:“益,多也。”

⑧师古曰:“类,似也。”

⑨师古曰:“对面欺诬也。”

⑩苏林曰:“簿音主簿之簿。簿,悉责也。”师古曰:“以文簿次第一一责之。”

⑪师古曰:“让亦责也。”

⑫师古曰:“分音扶问反。”

⑬师古曰:“几音居起反。”

⑭师古曰:“重犹难也。”

⑮师古曰:“言引决也。”

⑯师古曰:“言何用多对。”

⑰师古曰:“塞,当也。”

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①无它赢。②昆弟诸子欲厚葬汤,汤母曰:“汤为天子大臣,被恶言而死,③何厚葬为!”载以牛车,有棺而无椁。上闻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尽按诛三长史。丞相青翟自杀。出田信。上惜汤,复稍进其子安世。

①师古曰:“奉音扶用反。”

②师古曰:“赢,馀也。”

③师古曰:“被,加也,音皮义反。”

安世字子孺,少以父任为郎。用善书给事尚书,①精力于职,休沐未尝出。上行幸河东,尝亡书三篋,诏问莫能知,唯安世识之,②具作其事。后购求得书,以相校无所遗失。上奇其材,擢为尚书令,迁光禄大夫。

①师古曰:"于尚书中给事也。给,供也。"

②师古曰:"识,记也,音式志反。"

昭帝即位,大将军霍光秉政,以安世笃行,[1]光亲重之。会左将军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皆与燕王、盖主谋反诛,光以朝无旧臣,白用安世为右将军光禄勋,以自副焉。久之,天子下诏曰:"右将军光禄勋安世辅政宿卫,肃敬不怠,十有三年,咸以康宁。夫亲亲任贤,唐虞之道也,其封安世为富平侯。

①师古曰:"笃,厚也。"

明年,昭帝崩,未葬,大将军光白太后,徙安世为车骑将军,与共征立昌邑王。王行淫乱,光复与安世谋废王,尊立宣帝。帝初即位,褒赏大臣,〔下〕诏曰:"[6]夫褒有德,赏有功,古今之通义也。车骑将军光禄勋富平侯安世,宿卫忠正,宣德明恩,勤劳国家,守职秉义,以安宗庙,其益封万六百户,功次大将军光。"安世子千秋、延寿、彭祖,皆中郎将侍中。

大将军光薨后数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圣王褒有德以怀万方,[1]显有功以劝百寮,是以朝廷尊荣,天下乡风。[2]国家承祖宗之业,制诸侯之重,新失大将军,宜宣章盛德以示天下,显明功臣以填藩国。[3]毋空大位,以塞争权,[4]所以安社稷绝未萌也。[5]车骑将军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馀年,忠信谨厚,勤劳政事,夙夜不怠,与大将军定策,天下受其福,国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为大将军,毋令领光禄勋事,使专精神,忧念天下,思惟得失。安世子延寿重厚,可以为光禄勋,领宿卫臣。"上亦欲用之。安世闻指,惧不敢当,请间求见,免冠顿首曰:"老臣耳妄闻,言之为先事,不言情不达,[6]诚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继大将军后,唯天子财哀,以全老臣之命。"[7]上笑曰:"君言泰谦。君而不可,尚谁可者!"[8]安世深辞弗能得。后数日,竟拜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数月,罢车骑将军屯兵,更为卫将军,两宫卫尉,城门、北军兵属焉。

①师古曰:"怀,来也。"

②师古曰:“鄉读曰向。”

③师古曰:“填音竹刃反。”

④师古曰:“大臣位空,则起争夺之权也。”

⑤师古曰:“未萌,谓变故未生者也。”

⑥师古曰:“事未施行而遽言之,故曰先事也。”

⑦师古曰:“财与裁同。”

⑧师古曰:“言君尚不可,谁更可也!”

时霍光子禹为右将军,上亦以禹为大司马,罢其右将军屯兵,以虚尊加之,而实夺其众。后岁馀,禹谋反,夷宗族,安世素小心畏忌,已内忧矣。[①]其女孙敬为霍氏外属妇,[②]当相坐,安世瘦惧,形于颜色。[③]上怪而怜之,以问左右,乃赦敬,以慰其意。安世寝恐。[④]职典枢机,以谨慎周密自著,外内无间。[⑤]每定大政,已决,辄移病出,[⑥]闻有诏令,乃惊,使吏之丞相府问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与议也。[⑦]

①师古曰:“忌者,戒盈满之祸。”

②师古曰:“女孙,即今所谓孙女也。”

③师古曰:“形,见也。”

④师古曰:“寖,益也。”

⑤师古曰:“著,明也。间,隙也。”

⑥师古曰:“移病,谓移书言病也。一曰以病而移居。”

⑦师古曰:“与读曰豫。”

尝有所荐,其人来谢,安世大恨,以为举贤达能,岂有私谢邪?绝勿复为通。[①]有郎功高不调,[②]自言,安世应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执事,何长短而自言乎!”绝不许。已而郎果迁。[③]莫府长史迁,辞去之官,安世问以过失。[④]长史曰:“将军为明主股肱,而士无所进,论者以为讥。”安世曰:“明主在上,贤不肖较然,[⑤]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荐之?”其欲匿名迹远权势如此。[⑥]

①师古曰:“有欲谢者,皆不通也。一曰告此人而绝之,更不与相见也。”

②师古曰:“调,选也,音徒钓反。”

③师古曰:“安世外阳距之,而实令其迁。”

④师古曰:“问己有何失。”

⑤师古曰:“较,明貌。”

⑥师古曰:“远,离也,音于万反。”

为光禄勋,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浆邪?① 如何以小过成罪!”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诬污衣冠。”(自)〔告〕署適奴。②[7]其隐人过失,皆此类也。

①师古曰:“反读曰翻。”

②师古曰:“適读曰谪。”

安世自见父子尊显,怀不自安,为子延寿求出补吏,上以为北地太守。岁馀,上闵安世年老,复征延寿为左曹太仆。

初,安世兄贺幸于卫太子,太子败,宾客皆诛,安世为贺上书,得下蚕室。① 后为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孙收养掖庭。贺内伤太子无辜,而曾孙孤幼,所以视养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孙壮大,贺教书,令受诗,为取许妃,以家财聘之。曾孙数有征怪,② 语在宣纪。贺闻知,为安世道之,称其材美。安世辄绝止,以为少主在上,不宜称述曾孙。及宣帝即位,而贺已死。上谓安世曰:“掖(廷)〔庭〕令平生称我,[8]将军止之,是也。”上追思贺恩,欲封其冢为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③ 贺有一子蚤死,④ 无子,子安世小男彭祖。⑤ 彭祖又小与上同席研书,指欲封之,先赐爵关内侯。故安世深辞贺封,又求损守冢户数,稍减至三十户。上曰:“吾自为掖(廷)〔庭〕令,非为将军也。”安世乃止,不敢复言。遂下诏曰:“其为故掖(廷)〔庭〕令张贺置守冢三十家。”上自处置其里,⑥ 居冢西斗鸡翁舍南,上少时所尝游处也。明年,复下诏曰:“朕微眇时,故掖(廷)〔庭〕令张贺辅道朕躬,⑦ 修文学经术,恩惠卓异,厥功茂焉。诗云:‘无言不雠,无德不报。’⑧ 其封贺弟子侍中关内侯彭祖为阳都侯,赐贺谥曰阳都哀侯。”时贺有孤孙霸,年七岁,拜为散骑中郎将,赐爵关内侯,食邑

三百户。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大盛，乃辞禄。诏都内别臧张氏无名钱以百万数。⑨

①师古曰："谓腐刑也。凡养蚕者，欲其温而早成，故为密室蓄火以置之。而新腐刑亦有中风之患，须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为蚕室耳。"

②师古曰："征，证也。"

③师古曰："身死追封，故云封冢也。"

④师古曰："蚤，古早字。"

⑤师古曰："言养以为子。"

⑥师古曰："处，安也，音昌汝反。"

⑦师古曰："道读曰导。"

⑧师古曰："大雅抑之诗。"

⑨文颖曰："都内，主藏官也。"张晏曰："安世以还官，官不簿也。"

安世尊为公侯，食邑万户，然身衣弋绨，①夫人自纺绩，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内治产业，累积纤微，是以能殖其货，②富于大将军光。天子甚尊惮大将军，然内亲安世，心密于光焉。

①师古曰："弋，黑色也。绨，厚缯也。"

②师古曰："殖，生也。"

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疏归侯，乞骸骨。天子报曰："将军年老被病，朕甚闵之。虽不能视事，折冲万里，君先帝大臣，明于治乱，朕所不及，得数问焉，①何感而上书归卫将军富平侯印？②薄朕忘故，③非所望也！愿将军强餐食，近医药，专精神，以辅天年。"安世复强起视事，至秋薨。天子赠印绶，送以轻车介士，④谥曰敬侯。赐茔杜东，⑤将作穿复土，起冢祠堂。子延寿嗣。

①师古曰："言意所不及者，即以问君也。"

②师古曰："感，恨也，音胡暗反。"

③苏林曰："本望君重于此也。"师古曰："苏说非也。薄犹嫌也，君意嫌朕遗忘故旧，而求去也。"

④师古曰:"轻车,古之战车。续汉书曰:'雕朱轮舆,不巾不盖,菑矛戟幢(也)麾,瑳弩。'[9]介士谓甲士也。菑,插也。瑳,皮箧盛弩也。菑音侧事反。瑳音服。"

⑤师古曰:"茔,冢地也。"

延寿已历位九卿,既嗣侯,国在陈留,别邑在魏郡,租人岁千馀万。延寿自以身无功德,何以能久堪先人大国,数上书让减户邑,又因弟阳都侯彭祖口陈至诚。天子以为有让,乃徙封平原,并一国,户口如故,而租税减半。薨,谥曰爱侯。子勃嗣,为散骑谏大夫。

元帝初即位,诏列侯举茂材,勃举太官献丞陈汤。[①]汤有罪,勃坐削户二百,会薨,故赐谥曰缪侯。[②]后汤立功西域,世以勃为知人。子临嗣。

①苏林曰:"献丞,主贡献物也。"

②师古曰:"以其所举不得人,故加恶谥。(谬)〔缪〕者,妄也。"[10]

临亦谦俭,每登阁殿,常叹曰:"桑、霍为我戒,岂不厚哉!"[①]且死,分施宗族故旧,[②]薄葬不起坟。临尚敬武公主。[③]薨,子放嗣。

①师古曰:"桑,桑弘羊也。霍,霍禹也。言以骄奢致祸也。"

②师古曰:"言将死之时,多以财分施也。"

③文颖曰:"成帝姊也。"(陈)〔臣〕瓒曰:[11]"敬武公主是元帝姊也。"师古曰:"二说皆非也。薛宣传云主怒曰:'嫂何以取妹杀之?'既谓元后为嫂,是则元帝妹也。"

鸿嘉中,上欲遵武帝故事,与近臣游宴,放以公主子开敏得幸。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许嘉女,上为放供张,[①]赐甲第,充以乘舆服饰,号为天子取妇,皇后嫁女。大官私官并供(具)〔其〕第,[②][12]两宫使者冠盖不绝,赏赐以千万数。放为侍中中郎将,监平乐屯兵,置莫府,仪比将军。与上卧起,宠爱殊绝,常从为微行出游,北至甘泉,南至长杨、五柞,[③]斗鸡走马长安中,积数年。

①师古曰:“供音居用反。张音竹亮反。”

②服虔曰:“私官,皇后之官也。”

③师古曰:“荐与柞同。”

是时上诸舅皆害其宠,白太后。太后以上春秋富,动作不节,甚以过放。[①]时数有灾异。议者归咎放等。于是丞相宣、御史大夫方进[②]奏:“放骄蹇纵恣,奢淫不制。前侍御史修等四人奉使至放家逐名捕贼,[③]时放见在,奴从者闭门设兵弩射吏,距使者不肯内。知男子李游君欲献女,使乐府音监景武强求不得,[④]使奴康等之其家,贼伤三人。又以县官事怨乐府游徼莽,[⑤]而使大奴骏等四十馀人群党盛兵弩,白昼入乐府攻射官寺,缚束长吏子弟,斫破器物,宫中皆犇走伏匿。[⑥]莽自髡钳,衣赭衣,及守令史调等皆徒跣叩头谢放,放乃止。奴从者支属并乘权势为暴虐,至求吏妻不得,杀其夫,或恚一人,妄杀其亲属,辄亡入放(弟)〔第〕,[13]不得,幸得勿治。放行轻薄,连犯大恶,有感动阴阳之咎,为臣不忠首,[⑦]罪名虽显,前蒙恩。骄逸悖理,[⑧]与背畔无异,臣子之恶,莫大于是,不宜宿卫在位。臣请免放归国,以销众邪之萌,厌海内之心。”[⑨]

①师古曰:“以放为罪过。”

②师古曰:“薛宣、翟方进。”

③刘德曰:“谓诏捕罪人有名者也。”

④孟康曰:“音监,监主乐人也。姓景名武。”

⑤师古曰:“乐府之游徼名莽。”

⑥师古曰:“犇,古奔字。”

⑦师古曰:“不忠之罪放为首。”

⑧师古曰:“悖,乖也,音布内反。”

⑨师古曰:“萌,始生者也。厌,满也,音一艳反。”

上不得已,[①]左迁放为北地都尉。数月,复征入侍中。太后以放为言,出放为天水属国都尉。永始、元延间,比年日蚀,[②]故久不还放,玺

书劳问不绝。居岁馀,征放归第视母公主疾。数月,主有瘳,出放为河东都尉。上虽爱放,然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后复征放为侍中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岁馀,丞相方进复奏放,上不得已,免放,赐钱五百万,遣就国。数月,成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死。

①师古曰:"已,止也。"

②师古曰:"比,频也。"

初,安世长子千秋与霍光子禹俱为中郎将,将兵随度辽将军范明友击乌桓。还,谒大将军光,问千秋战斗方略,山川形势,千秋口对兵事,画地成图,无所忘失。光复问禹,禹不能记,曰:"皆有文书。"光由是贤千秋,以禹为不材,叹曰:"霍氏世衰,张氏兴矣!"及禹诛灭,而安世子孙相继,自宣、元以来为侍中、中常侍、诸曹散骑、列校尉者凡十馀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张氏,亲近宠贵,比于外戚。

放子纯嗣侯,恭俭自修,明习汉家制度故事,有敬侯遗风。王莽时不失爵,建武中历位至大司空,更封富平之别乡为武始侯。

张汤本居杜陵,安世武、昭、宣世辄随陵,[①]凡三徙,复还杜陵。

①服虔曰:"随所事帝,徙处其陵也。"

赞曰:冯商称张汤之先与留侯同祖,而司马迁不言。故阙焉。[①]汉兴以来,侯者百数,保国持宠,未有若富平者也。汤虽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贤扬善,固宜有后。安世履道,满而不溢,贺之阴德,亦有助云。

①如淳曰:"班固目录冯商,长安人,成帝时以能属书待诏金马门,受诏续太史公书十馀篇。"师古曰:"刘歆七略云商阳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能属文,博通强记,与孟柳俱待诏,颇序列传,未卒,会病死。"

【校勘记】

〔1〕固为臣议,如(此)上责臣,⑧ 注⑧原在"此"字下。王先谦说"此"是衍文。按史记无"此"字。颜注正解"如上责臣",当在"臣"字下。

〔2〕 臣固知汤之(为)诈忠。　景祐、殿本都无“为”字。

〔3〕 失(失)气也。　王先谦说“失”字误衍。按殿本无。

〔4〕 告汤与谒居谋,(兵)〔共〕变李文。　景祐、殿本都作“共”,此误。

〔5〕 (师古)〔应劭〕曰:“　景祐、殿本都作“应劭”。王先谦说作“应劭”是。

〔6〕 帝初即位,褒赏大臣,〔下〕诏曰:　景祐、殿本都有“下”字。

〔7〕 (自)〔告〕署適奴。　景祐、殿本都作“告”。郭嵩焘说作“告”是。

〔8〕 掖(廷)〔庭〕令平生称我,　殿本作“庭”,下同。王先谦说“廷”字误。按景祐本亦误。

〔9〕 菑矛戟幢(也)麾,斑驳。　宋祁说别本、浙本无“也”字。王先谦说无“也”字是。

〔10〕 (谬)〔缪〕者,妄也。　景祐、殿本都作“缪”。

〔11〕 (陈)〔臣〕瓒曰:　景祐、殿、局本都作“臣”,此误。

〔12〕 大官私官并供(具)〔其〕第,　景祐、殿、局本都作“其”,此误。

〔13〕 辄亡入放(弟)〔第〕,　王先谦说殿本作“第”是。

汉书卷六十

杜周传第三十

杜周，南阳杜衍人也。义纵为南阳太守，以周为爪牙，荐之张汤，为廷尉史。使案边失亡，[①]所论杀甚多。奏事中意，任用，[②]与减宣更为中丞者十馀岁。[③]

①文颖曰："边卒多亡也。或曰，郡县主守有所亡失也。"师古曰："此说皆非也。谓因虏入为寇，而失人畜甲兵仓廪者也。"

②师古曰："以奏事当天子之意旨，故被任用也。中音竹仲反。"

③师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

周少言重迟，[①]而内深次骨。[②]宣为左内史，周为廷尉，其治大抵放张汤，[③]而善候司。[④]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⑤]上所欲释，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⑥]客有谓周曰："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⑦]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⑧]周曰："三尺安出哉？[⑨]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⑩]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⑪]

①师古曰："迟谓性非敏速也。"

②李奇曰："其用法深刻至骨。"

③师古曰："大抵，大归也。放，依也，音甫往反。"

④师古曰："观望天子意。"

⑤孟康曰："挤音跻。"师古曰："挤，坠也。"

⑥师古曰："见，显也。"

⑦孟康曰："以三尺竹简书法律也。"师古曰："循，因也，顺也。"

⑧师古曰:“言不当然也。”

⑨师古曰:“安犹焉也。”

⑩师古曰:“著谓明表也。疏谓分条也。”

⑪师古曰:“各当其时而为是也。”

至周为廷尉,诏狱亦益多矣。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不减百馀人。郡吏大府举之廷尉,①一岁至千馀章。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小者数十人;远者数千里,近者数百里。会狱,②吏因责如章告劾,③不服,以掠笞定之。④于是闻有逮证,皆亡匿。狱久者至更数赦十馀岁而相告言,⑤大氏尽诋以不道,⑥以上[1]廷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至六七万人,⑦吏所增加十有馀万。⑧

①如淳曰:“郡吏,太守也。”文颖曰:“大府,公府也。”孟康曰:“举之廷尉,以章劾付廷尉治之也。”师古曰:“孟说非也。举,皆也。言郡吏大府狱事皆归廷尉也。大府,丞相、御史之府也。”

②师古曰:“往赴对也。”

③师古曰:“皆令服罪如所告劾之本章。”

④师古曰:“定其辞,令服也。”

⑤师古曰:“更,历也。其罪或非赦例,故不得除,而久逃亡不出至于十馀岁,犹相告言,由周用法深刻故也。更音工衡反。”

⑥师古曰:“氐读与抵同。抵,归也。诋,诬也。并音丁礼反。”

⑦师古曰:“中都官,凡京师诸官府也。狱辞所及,追考问者六七万人也。”

⑧师古曰:“吏又于此外以文致之,更增加也。”

周中废,后为执金吾,逐捕桑弘羊、卫皇后昆弟子刻深,上以为尽力无私,迁为御史大夫。

始周为廷史,有一马,①及久任事,列三公,而两子夹河为郡守,家訾累巨万矣。②治皆酷暴,唯少子延年行宽厚云。

①师古曰:“廷史,即廷尉史也。”

②师古曰:“訾与赀同。”

延年字幼公，亦明法律。昭帝初立，大将军霍光秉政，以延年三公子，吏材有馀，补军司空。[①]始元四年，益州蛮夷反，延年以校尉将南阳士击益州，还，为谏大夫。左将军上官桀父子与盖主、燕王谋为逆乱，假稻田使者燕仓知其谋，以告大司农杨敞，敞惶惧，移病，[②]以语延年。延年以闻，桀等伏辜。延年封为建平侯。

①苏林曰："主狱官也。"如淳曰："律，营军司空、军中司空各二人。"

②师古曰："移病，谓移书言病也。一曰，以病而移居。"

延年本大将军霍光吏，首发大奸，[①]有忠节，由是擢为太仆右曹给事中。光持刑罚严，延年辅之以宽。治燕王狱时，御史大夫桑弘羊子迁亡，过父故吏侯史吴。[②]后迁捕得，伏法。会赦，侯史吴自出系狱，廷尉王平与少府徐仁杂治反事，[③]皆以为桑迁坐父谋反而侯史吴臧之，非匿反者，乃匿为随者也。[④]即以赦令除吴罪。后侍御史治实，[⑤]以桑迁通经术，知父谋反而不谏争，与反者身无异；侯史吴故三百石吏，首匿迁，[⑥]不与庶人匿随从者等，吴不得赦。奏请覆治，劾廷尉、少府纵反者。[⑦]少府徐仁即丞相车千秋女婿也，故千秋数为侯史吴言。恐光不听，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士会公车门，议问吴法。[⑧]议者知大将军指，皆执吴为不道。明日，千秋封上众议，光于是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内异言，[⑨]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狱。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延年乃奏记光争，以为"吏纵罪人，有常法，今更诋吴为不道，恐于法深。[⑩]又丞相素无所守持，而为好言于下，尽其素行也。[⑪]至擅召中二千石，甚无状。[⑫]延年愚，以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⑬]非有大故，不可弃也。间者民颇言狱深，吏为峻诋，[⑭]今丞相所议，又狱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众心。群下欢哗，庶人私议，流言四布，延年窃重将军失此名于天下也！"[⑮]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轻重，皆论弃市，而不以及丞相，终与相竟。[⑯]延年论议持平，合和朝廷，皆此类也。

①师古曰："首谓初首先发之。"

②师古曰:“姓侯史,名吴。”

③师古曰:“交杂同共治之也。”

④孟康曰:“言桑迁但随坐耳,非自反也。”

⑤师古曰:“重核其事也。”

⑥师古曰:“首匿者,言身为谋首而藏匿人也。他皆类此。”

⑦师古曰:“纵,放也。”

⑧师古曰:“(言)〔于〕法律之中吴当得何罪。”[2]

⑨张晏曰:“外则去疾欲尽,内则为其婿也。”师古曰:“此说非也。外内,谓外朝及内朝也。”

⑩师古曰:“诋,诬也。次下亦同。”

⑪师古曰:“言非故有所执持,但其素行好与在下人言议耳。”

⑫师古曰:“无善状。”

⑬师古曰:“言在位已久,是为故旧,又尝及仕先帝而任事也。”

⑭师古曰:“峻谓峭刻也。”

⑮师古曰:“重犹难也。以此为重事也。”

⑯师古曰:“谓终丞相之身无贬黜也。”

见国家承武帝奢侈师旅之后,数为大将军光言:“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还,① 宜修孝文时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民意,年岁宜应。”② 光纳其言,举贤良,议罢酒榷盐铁,皆自延年发之。吏民上书言便宜,有异,辄下延年平处复奏。③ 言可官试者,至为县令,[3]或丞相、御史除用,满岁以状闻,或抵其罪法,④ 常与两府及廷尉分章。⑤

①师古曰:“比,频也。”

②师古曰:“言俭约宽和,则丰年当应也。说读曰悦。”

③师古曰:“先平处其可否,然后奏言。处音昌汝反。”

④师古曰:“抵,至也。言事之人有奸妄者,则(特)致之于罪法。”[4]

⑤如淳曰:“两府,丞相、御史府也。诸章有所疑,使延年决之。”师古曰:“此说非也。上书言事者,其章或下丞相、御史,或付延年,故云分章耳,非令决疑

也。”

昭帝末,寝疾,征天下名医,延年典领方药。帝崩,昌邑王即位,废,大将军光、车骑将军张安世与大臣议所立。时宣帝养于掖廷,号皇曾孙,与延年中子佗相爱善,延年知曾孙德美,劝光、安世立焉。宣帝即位,褒赏大臣,延年以定策安宗庙,益户二千三百,与始封所食邑凡四千三百户。诏有司论定策功,大司马大将军光功德过太尉绛侯周勃,车骑将军安世、丞相杨敞功比丞相陈平,前将军韩增、御史大夫蔡谊功比颍阴侯灌婴,太仆杜延年功比朱虚侯刘章,后将军赵充国、大司农田延年、少府史乐成功比典客刘揭,[①] 皆封侯益土。

①师古曰:“据如此传,乐成姓史,而霍光传云使乐成小家子,则又似姓使,功臣侯表乃云便乐成,三者不同。寻史、使一也,故当姓史,或作使字,而表遂误为便耳。”

延年为人安和,备于诸事,[①] 久典朝政,上任信之,出即奉驾,入给事中,居九卿位十馀年,赏赐赂遗,訾数千万。

①师古曰:“言皆明习也。”

霍光薨后,子禹与宗族谋反,诛。上以延年霍氏旧人,欲退之,而丞相魏相奏延年素贵用事,官职多奸。遣吏考案,但得苑马多死,官奴婢乏衣食,[①] 延年坐免官,削户二千。后数月,复召拜为北地太守。延年以故九卿外为边吏,治郡不进,[②] 上以玺书让延年。[③] 延年乃选用良吏,捕(聚)〔擊〕豪强,[5] 郡中清静。居岁馀,上使谒者赐延年玺书,黄金二十斤,徙为西河太守,治甚有名。五凤中,征入为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当旧位,坐卧皆易其处。是时四夷和,海内平,延年视事三岁,以老病乞骸骨,天子优之,使光禄大夫持节赐延年黄金百斤、(牛)酒,加致医药。延年遂称(疾)〔病〕笃。[6] 赐安车驷马,罢就第。[④] 后数月薨,谥曰敬侯,子缓嗣。

①师古曰:“传言延年身不犯法,但丞相致之于罪耳。”

②师古曰:“比于诸郡,不为最也。”

③师古曰:“让,责也。”

④师古曰:“安车,坐乘之车也。后汉舆服志云‘公列侯安车,朱斑轮,倚鹿较,伏熊轼,皂盖’。倚鹿较者,画立鹿于车之前两藩外也。伏熊轼者,车前横轼为伏熊之形也。”

缓少为郎,本始中以校尉从蒲类将军击匈奴,[①]还为谏大夫,迁上谷都尉,雁门太守。父延年薨,征视丧事,拜为太常,治诸陵县,每冬月封具狱日,常去酒省食,[②]官属称其有恩。元帝初即位,谷贵民流,永光中西羌反,缓辄上书入钱谷以助用,前后数百万。

①文颖曰:“赵充国也。”臣瓒曰:“征蒲类海,故以为名。”

②师古曰:“狱案已具,当论决之,故封上。”

缓六弟,五人至大官,少弟熊历五郡二千石,三州牧刺史,有能名,唯中弟钦官不至而最知名。

钦字子夏,少好经书,家富而目偏盲,[①]故不好为吏。茂陵杜邺与钦同姓字,[②]俱以材能称京师,故衣冠谓钦为“盲杜子夏”以相别。[③]钦恶以疾见诋,[④]乃为小冠,高广财二寸,[⑤]由是京师更谓钦为“小冠杜子夏”,而邺为“大冠杜子夏”云。

①师古曰:“盲,目无见也。偏盲者,患一目也。今俗乃以两目无见者始为盲,语移转也。”

②师古曰:“并字子夏。”

③师古曰:“衣冠谓士大夫也。”

④师古曰:“诋,毁也,音丁礼反。”

⑤师古曰:“财与才同,古通用字。”

时帝舅大将军王凤以外戚辅政,求贤知自助。凤父顷侯禁与钦兄缓相善,故凤深知钦能,奏请钦为大将军军武库令。职閒无事,钦所好也。[①]

①师古曰:“閒读曰闲。”

钦为人深博有谋。自上为太子时,以好色闻,及即位,皇太后诏采良家女。钦因是说大将军凤曰:“礼壹娶九女,所以极阳数,广嗣重祖也;①必乡举救窈窕,不问华色,②所以助德理内也;娣侄虽缺不复补,所以养寿塞争也。③故后妃有贞淑之行,则胤嗣有贤圣之君;制度有威仪之节,则人君有寿考之福。废而不由,则女德不厌;④女德不厌,则寿命不究于高年。⑤书云‘或四三年’,⑥言失欲之生害也。⑦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妇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于未衰之年,而不以礼为制,则其原不可救而后徐异态;后徐异态,则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间適之心。⑧是以晋献被纳谗之谤,申生蒙无罪之辜。⑨今圣主富于春秋,未有適嗣,方鄉术人学,⑩未亲后妃之议。将军辅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详择有行义之家,求淑女之质,毋必有(声色)〔色声〕音技能,[7]为万世大法。⑪夫少,戒之在色,⑫小卞之作,可为寒心。⑬唯将军常以为忧。”

①张晏曰:“阳数一三五七九,九,数之极也。”臣瓒曰“天子一娶九女,夏殷之制也,钦故举前代之约以刺今之奢也。”

②师古曰:“乡举者,博问乡里而举之也。窈窕,幽闲也。窈音一了反。窕音徒了反。”

③师古曰:“媵女之内,兄弟之女则谓之侄,己之女弟则谓之娣。塞,绝也。”

④师古曰:“由,用也,从也。女德不厌,言好色之甚也。”

⑤师古曰:“究,竟也。”

⑥师古曰:“周书亡逸篇曰‘惟湛乐之从,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谓逸欲过度则损寿也。”

⑦师古曰:“失读曰佚,佚与逸同。”

⑧师古曰:“间,代也,音居莧反。適读曰嫡。次下亦同。”

⑨师古曰:“蒙亦被也。”

⑩师古曰:“鄉读曰向。”

⑪师古曰:“惟求淑质,无论美色及音声技能,如此,则可为万代法也。”

⑫师古曰:“论语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言好色

无节则致损败，故戒之也。”

⑬张晏曰：“刺幽王废申后而立褒姒，黜太子宜咎而立伯服也。”臣瓒曰：“小卞之诗，太子之傅作也，哀太子之放逐，愍周室之大坏也。”师古曰：“诗小雅也。二说皆是。卞音盘。”

凤白之太后，太后以为故事无有。钦复重言：①“诗云‘殷监不远，在夏后氏之世’。②刺戒者至迫近，而省听者常怠忽，③可不慎哉！前言九女，略陈其祸福，其可悼惧，窃恐将军不深留意。后妃之制，夭寿治乱存亡之端也。迹三代之季世，览宗、宣之飨国，察近属之符验，④祸败曷常不由女德？是以佩玉晏鸣，关雎叹之，⑤知好色之伐性短年，离制度之生无厌，天下将蒙化，陵夷而成俗也。⑥故咏淑女，几以配上，⑦忠孝之笃，仁厚之作也。⑧夫君亲寿尊，国家治安，诚臣子之至愿，所当勉之也。易曰：‘正其本，万物理。’⑨凡事论有疑未可立行者，求之往古则典刑无，考之来今则吉凶同，卒摇易之则民心惑，⑩若是者诚难施也。今九女之制，合于往古，无害于今，不逆于民心，至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将军辅政而不蚤定，⑪非天下之所望也。唯将军信臣子之愿，念关雎之思，⑫逮委政之隆，及始初清明，⑬为汉家建无穷之基，诚难以忽，不可以遴。”⑭凤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会皇太后女弟司马君力⑮与钦兄子私通，事上闻，钦惭惧，乞骸骨去。

①师古曰：“重音直用反。”

②师古曰：“大雅荡之诗也。言殷之所监见，其事不远，近在夏后氏之时。”

③师古曰：“忽，忘也。”

④韦昭曰：“宗，殷高宗也。宣，周宣王也。皆飨国长久。”师古曰：“宗、宣之义，韦说是也。近属者，谓汉家之事耳。属犹言甫尔也，音之欲反。”

⑤李奇曰：“后夫人鸡鸣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诗人叹而伤之。”臣瓒曰：“此鲁诗也。”

⑥师古曰：“蒙，被也。”

⑦师古曰：“关雎之诗云‘窈窕淑女，君子好仇’，故云然也。淑，善也。几读曰冀。”

⑧师古曰:“作谓作诗也。”

⑨师古曰:“今易无此文。”

⑩郑(玄)〔氏〕曰:[8]“卒,急也。”师古曰:“卒音(于)〔千〕忽反。”[9]

⑪师古曰:“蚤,古早字。”

⑫师古曰:“信读曰申。”

⑬师古曰:“委政之隆,言天子委凤政事,权宠隆盛也。始初清明,天子新即位,宜立法制。”

⑭李奇曰:“遴,难也。”师古曰:“遴与悉同。”

⑮苏林曰:“字君力,为司马氏妇。”

后有日蚀地震之变,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士,合阳侯梁放举钦。钦上对曰:“陛下畏天命,悼变异,延见公卿,举直言之士,将以求天心,迹得失也。①臣钦愚戇,经术浅薄,不足以奉大对。②臣闻日蚀地震,阳微阴盛也。臣者,君之阴也;子者,父之阴也;妻者,夫之阴也;夷狄者,中国之阴也。春秋日蚀三十六,地震五,③或夷狄侵中国,或政权在臣下,或妇乘夫,④或臣子背君父,事虽不同,其类一也。臣窃观人事以考变异,则本朝大臣无不自安之人,外戚亲属无乖刺之心,⑤关东诸侯无强大之国,三垂蛮夷无逆理之节;⑥殆为后宫。⑦何以言之?日以戊申蚀,时加未。戊(夫)〔未〕,土也。[10]土者,中宫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宫殿中,此必適妾将有争宠相害而为患者,⑧唯陛下深戒之。变感以类相应,人事失于下,变象见于上。能应之以德,则异咎消亡;不能应之以善,则祸败至。高宗遭雊雉之戒,饬己正事,享百年之寿,殷道复兴,⑨要在所以应之。应之非诚不立,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国之诸侯耳,有不忍移祸之诚,出人君之言三,荧惑为之退舍。⑩以陛下圣明,内推至诚,深思天变,何应而不感?何摇而不动?孔子曰:‘仁远乎哉!’⑪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宠,防奢泰,去佚游,躬节俭,亲万事,数御安车,由辇道,⑫亲二宫之饘膳,⑬致晨昏之定省。如此,即尧舜不足与比隆,咎异何足消灭!如不留听于庶事,不论材而授位,殚天下之财以奉淫侈,匮万姓

之力以从耳目,⑭近谄谀之人而远公方,⑮信谗贼之臣以诛忠良,贤俊失在岩穴,大臣怨于不以,⑯虽无变异,社稷之忧也。天下至大,万事至众,祖业至重,诚不可以佚豫为,不可以奢泰持也。⑰唯陛下忍无益之欲,以全众庶之命。臣钦愚戇,言不足采。”

①师古曰:“观得失之踪迹也。”

②师古曰:“大对谓对大问也。”

③师古曰:“解在刘向传。”

④师古曰:“乘,陵也。”

⑤师古曰:“剌,戾也,音来曷反。”

⑥师古曰:“三垂谓东南西也。”

⑦师古曰:“殆,近也。”

⑧师古曰:“適读曰嫡。嫡谓正后也。”

⑨师古曰:“解在五行志。”

⑩张晏曰:“宋景公荧惑守心,太史子韦请移之于大臣及国人与岁,公皆不听。天感其诚,荧惑为之退舍,景公享延期之祚也。”

⑪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言仁道不远,求之而至也。”

⑫师古曰:“由,从也。”

⑬韦昭曰:“二宫即成太后与成帝母也。”师古曰:“熟食曰饔,具食曰膳。膳之言善也。”

⑭师古曰:“殚、匮皆尽也。从读曰纵。”

⑮师古曰:“方,正也。”

⑯师古曰:“失在岩穴,谓隐处岩穴,朝廷失之也。论语称周公谓鲁公‘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以,用也。不见用而怨也。”

⑰师古曰:“为,治也。”

其夏,上尽召直言之士诣白虎殿对策,①策曰:“天地之道何贵?王者之法何如?六经之义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术何以?②当世之治何务?各以经对。”③

①师古曰:“此殿在未央宫也。”

②师古曰:“以,用也。”

③师古曰:“据经义以对。”

钦对曰:“臣闻天道贵信,地道贵贞;①不信不贞,万物不生。生,天地之所贵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虫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无以广施,非义无以正身;克己就义,恕以及人,②六经之所上也。不孝,则事君不忠,莅官不敬,③战陈无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④孝,人行之所先也。观本行于乡党,考功能于官职,达观其所举,富观其所予,穷观其所不为,乏观其所不取,近观其所为〔主〕,[11]远观其所主。⑤孔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⑥取人之术也。殷因于夏尚质,周因于殷尚文,今汉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质,废奢长俭,表实去伪。⑦孔子曰‘恶紫之夺朱’,⑧当世治之所务也。臣窃有所忧,言之则拂心逆指,⑨不言则渐日长,为祸不细,然小臣不敢废道而求从,违忠而耦意。⑩臣闻玩色无厌,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则爱宠偏于一人;爱宠偏于一人,则继嗣之路不广,而嫉妒之心兴矣。如此,则匹妇之说,不可胜也。⑪唯陛下纯德普施,无欲是从,⑫此则众庶咸说,⑬继嗣日广,而海内长安。万事之是非何足备言!”⑭

①师古曰:“贞,正也。”

②师古曰:“恕,仁也。言以仁爱为心,内省己志施之于人也。”

③师古曰:“莅,临也。”

④师古曰:“孝经载孔子之言也。言人能终始行孝,而患不及于道者,未之有也。一说行孝终始不备,而患祸不及者,无此事也。”

⑤师古曰:“所为主,谓托人以为援而自进也。其所主,为人之援而进也。”

⑥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廋,匿也。此言视人之所用,观人之所从,察人之所乐,则可知其善恶,无所匿其情也。”

⑦师古曰:“长谓崇贵之也。表,明也。”

⑧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朱,正色也。紫,间色之好者也。恶其邪好

而夺正色，以喻利口之人，多言少实，倾惑者也。”

⑨师古曰：“拂谓违戾也，音佛。”

⑩师古曰：“从，顺也。耦，合也。”

⑪师古曰：“匹妇，一妇人也。”

⑫师古曰：“从读曰纵。不纵心于所欲也。”

⑬师古曰：“说读曰悦。”

⑭师古曰：“如此，则细故万端不足忧也。”

钦以前事病，赐帛罢，后为议郎，复以病免。

征诣大将军莫府，国家政谋，凤常与钦虑之。[①]数称达名士王骏、韦安世、王延世等，[②]救解冯野王、王尊、胡常之罪过，及继功臣绝世，填抚四夷，[③]当世善政，多出于钦者。见凤专政泰重，戒之曰：“昔周公身有至圣之德，属有叔父之亲，而成王有独见之明，无信谗之听，然管蔡流言而周公惧。穰侯，昭王之舅也，[④]权重于秦，威震邻敌，有旦莫偃伏之爱，[⑤]心不介然有间，然范雎起徒步，由异国，无雅信，[⑥]开一朝之说，而穰侯就封。[⑦]及近者武安侯之见退，[⑧]三事之迹，相去各数百岁，若合符节，甚不可不察。愿将军由周公之谦惧，[⑨]损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范雎之徒得间其说。”[⑩]

①师古曰：“虑，计也。”

②师古曰：“王骏，王阳子也。韦安世，韦贤之孙，方山之子也。王延世即成帝时塞河堤者也。”

③师古曰：“填音竹刃反。”

④文颖曰：“穰侯，魏冉也。”

⑤师古曰：“言昭王幼少，旦夕偃伏戏弄于舅之旁侧也。”

⑥师古曰：“雅信，谓素相任信。”

⑦(师古)〔文颖〕曰：[12]“范雎为丞相，穰侯就国。”

⑧师古曰：“武安侯谓田蚡也。退谓请考工地益宅，上怒乃退之也。”

⑨师古曰：“由，从也，用也。”

⑩师古曰:“间音居莧反。”

顷之,复日蚀,京兆尹王章上封事求见,果言凤专权蔽主之过,宜废勿用,以应天变。于是天子感悟,召见章,与议,欲退凤。凤甚忧惧,钦令凤上疏谢罪,乞骸骨,文指甚哀。太后涕泣为不食。上少而亲倚凤,亦不忍废,① 复起凤就位。凤心惭,称病笃,欲遂退。钦复说之曰:“将军深悼辅政十年,变异不已,故乞骸骨,归咎于身,刻己自责,至诚动众,愚知莫不感伤。虽然,是无属之臣,执进退之分,絜其去就之节者耳,② 非主上所以待将军,非将军所以报主上也。昔周公虽老,犹在京师,明不离成周,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父异姓之臣,无亲于宣,就封于齐,③ 犹叹息永怀,宿夜徘徊,不忍远去,况将军之于主上,主上之与将军哉! 夫欲天下治安变异之意,莫有将军,④ 主上照然知之,故攀援不遣,⑤ 书称‘公毋困我!’⑥ 唯将军不为四国流言自疑于成王,以固至忠。”凤复起视事。上令尚书劾奏京兆尹章,章死诏狱。语在元后传。

①师古曰:“倚音于绮反。”

②师古曰:“无属,无亲属于上也。分音扶问反,字或作介。介,隔也,其义两通。”

③邓展曰:“诗言仲山甫徂齐者,言衔命往治齐城郭也,而韩诗以为封于齐,此误耳。”晋灼曰:“韩诗误而钦引之,阿附权贵求容媚也。”师古曰:“韩诗既有明文,而钦引以为喻,则是其义非缪,而与今说诗者不同。邓、晋诸人虽曰涉学,未得专非杜氏,追咎韩诗也。”

④师古曰:“言众人之意皆不如也。”

⑤师古曰:“援,引也,音爰。”

⑥师古曰:“此周书洛诰成王告周公词也。言公必须留此,毋得遂去,而令我困。盖成帝与凤诏书引此言之。”

章既死,众庶冤之,以讥朝廷。钦欲救其过,复说凤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吏民见章素好言事,以为不坐官职,疑其以日蚀见对有所言也。假令章内有所犯,虽陷正法,事不暴扬,自京师不晓,况于远方。恐

天下不知章实有罪,而以为坐言事也。如是,塞争引之原,损宽明之德。①钦愚以为宜因章事举直言极谏,并见郎从官展尽其意,加于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圣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则流言消释,疑惑著明。"凤白行其策。钦之补过将美,皆此类也。②

①师古曰:"争引谓引事类以谏争也。一曰,下有谏争之言,上引而纳之也。"

②师古曰:"将,助也。"

优游不仕,以寿终。钦子及昆弟支属至二千石者且十人。钦兄缓前免太常,以列侯奉朝请,成帝时乃薨,子业嗣。

业有材能,以列侯选,复为太常。数言得失,不事权贵,与丞相翟方进、卫尉定陵侯淳于长不平。后业坐法免官,复为函谷关都尉。会定陵侯长有罪,当就国,长舅红阳侯立与业书曰:"诚哀老姊垂白,随无状子出关,①愿勿复用前事相侵。"定陵侯既出关,伏罪复发,②下雒阳狱。丞相史搜得红阳侯书,奏业听请,不敬,③坐免就国。

①师古曰:"垂白者,言白发下垂也。无状犹言不肖。"

②苏林曰:"长与许后书也。语在外戚传。"

③服虔曰:"受立属请为不敬。"

其春,丞相方进薨,业上书言:"方进本与长深结厚,更相称荐,①长陷大恶,独得不坐,苟欲障塞前过,不为陛下广持平例,②又无恐惧之心,反因时信其邪辟,③报睚眦怨。④故事,大逆朋友坐免官,无归故郡者,今(在)〔坐〕长者归故郡,[13]已深一等;红阳侯立坐子受长货赂故就国耳,非大逆也,而方进复奏立党友后将军朱博、钜鹿太守孙宏、故少府陈咸,皆免官,归咸故郡。刑罚无平,在方进之笔端,众庶莫不疑惑,皆言孙宏不与红阳侯相爱。宏前为中丞时,方进为御史大夫,举掾隆可侍御史,⑤宏奏隆前奉使欺谩,⑥不宜执法近侍,方进以此怨宏。又方进为京兆尹时,陈咸为少府,在九卿高弟,陛下所自知也。方进素与司直师丹相善,临御史大夫缺,使丹奏咸为奸利,请案验,卒不能有所得,而

方进果自得御史大夫。为丞相,即时诋欺,奏免咸,⑦复因红阳侯事归咸故郡。众人皆言国家假方进权太甚。案师丹行能无异,及光禄勋许商被病残人,⑧皆但以附从方进,尝获尊官。丹前亲(屬)〔荐〕邑子丞相史能使巫下神,[14]为国求福,幾获大利。⑨幸赖陛下至明,遣使者毛莫如先考验,卒得其奸,皆坐死。假令丹知而白之,此诬罔罪也;不知而白之,是背经术惑左道也:⑩二者皆在大辟,重于朱博、孙宏、陈咸所坐。方进终不举白,专作威福,阿党所厚,排挤英俊,⑪托公报私,横厉无所畏忌,⑫欲以熏辽天下。⑬天下莫不望风而靡,⑭自尚书近臣皆结舌杜口,⑮骨肉亲属莫不股栗。⑯威权泰盛而不忠信,非所以安国家也。今闻方进卒病死,⑰不以尉示天下,反复赏赐厚葬,唯陛下深思往事,以戒来今。”

①师古曰:“更音工衡反。”

②师古曰:“俱与长厚善,而方进独不坐,是不平也。”

③师古曰:“信读曰伸。辟读曰僻。”

④师古曰:“睚音厓。睚,举眼也。眦即眥字,谓目匡也。言举目相忤者,即报之也。一说睚音五懈反。眦音仕懈反。睚眦,瞋目貌也。两义并通。他皆类此。”

⑤师古曰:“御史大夫之掾也,名隆。”

⑥师古曰:“谩,诳也,音慢,又音莫连反。”

⑦师古曰:“诋,诬也。”

⑧服虔曰:“残,癃也。”

⑨师古曰:“幾读曰冀。”

⑩师古曰:“左道,不正之道也。”

⑪师古曰:“挤,坠也,音子诣反。”

⑫师古曰:“纵横陵厉也。”

⑬师古曰:“熏言熏灼之。辽读曰燎。假借用字。”

⑭师古曰:“靡犹弭。”

⑮师古曰:“杜,塞也。”

⑯师古曰:“言惧之甚,故股战栗也。”

⑰师古曰:“卒读曰猝。”

会成帝崩,哀帝即位,业复上书言:“王氏世权日久,朝无骨鲠之臣,①宗室诸侯微弱,与系囚无异,自佐史以上至于大吏皆权臣之党。曲阳侯根前为三公辅政,知赵昭仪杀皇子,不辄白奏,反与赵氏比周,恣意妄行,②谮愬故许后,被加以非罪,③诛破诸许族,败元帝外家。内嫉妒同产兄姊红阳侯立及淳于氏,④皆老被放弃。新喋血京师,威权可畏。高阳侯薛宣有不养母之名,安昌侯张禹奸人之雄,惑乱朝廷,使先帝负谤于海内,尤不可不慎。陛下初即位,谦让未皇,⑤孤独特立,莫可据杖,权臣易世,意若探汤。⑥宜早以义割恩,安百姓心,窃见朱博忠信勇猛,材略不世出,⑦诚国家雄俊之宝臣也,宜征博置左右,以填天下。⑧此人在朝,则陛下可高枕而卧矣。昔诸吕欲危刘氏,赖有高祖遗臣周勃、陈平尚存,不者,几为奸臣笑。”⑨

①师古曰:“骾亦鲠字。”

②师古曰:“比音频寐反。”

③师古曰:“被音皮义反。”

④师古曰:“兄,红阳侯立也。姊,淳于长母也。”

⑤师古曰:“皇,暇也。”

⑥师古曰:“言重难之,若以手探热汤也。”

⑦师古曰:“言其希有也。”

⑧师古曰:“填音竹刃反。”

⑨师古曰:“几音钜依反。”

业又言宜为恭王立庙京师,以章孝道。时高昌侯董宏亦言宜尊帝母定陶王丁后为帝太后。大司空师丹等劾宏误朝不道,坐免为庶人,业复上书讼宏。前后所言皆合指施行,朱博果见拔用。业由是征,复为太常。岁馀,左迁上党都尉。会司隶奏业为太常选举不实,业坐免官,复就国。

哀帝崩，王莽秉政，诸前议立庙尊号者皆免，徙合浦。业以前罢黜，故见阔略，[①]忧恐，发病死。业成帝初尚帝妹颍邑公主，主无子，薨，业家上书求还京师与主合葬，不许，而赐谥曰荒侯，传子至孙绝。初，杜周武帝时徙茂陵，至延年徙杜陵云。

①师古曰："阔略，谓宽纵不问也。"

赞曰：张汤、杜周并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于酷吏。而俱有良子，德器自过，[①]爵位尊显，继世立朝，相与提衡，[②]至于建武，杜氏爵乃独绝。[③]迹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后莫能及也。[④]自谓唐杜苗裔，岂其然乎？[⑤]及钦浮沈当世，好谋而成，以建始之初深陈女戒，终如其言，庶几乎关雎之见微，[⑥]非夫浮华博习之徒所能规也。业因势而抵陧，[⑦]称朱博，毁师丹，爱憎之议可不畏哉！

①师古曰："言其子德器各过二人之身。"

②如淳曰："提衡犹言相提携也。"臣瓒曰："衡，平也，言二人齐也。"师古曰："瓒说是也。"

③师古曰："建武之后，张氏尚有张纯为侯，故言杜氏独绝也。"

④师古曰："元功，萧、曹、张、陈之属也。儒林，贡、薛、韦、匡之辈。"

⑤师古曰："谓在周为唐杜氏也。"

⑥师古曰："关雎，国风之始，言夫妇之际政化所由，故云见微。微谓微妙也。"

⑦服虔曰："抵音纸。陧音义。谓罪败而复抨弹之，苏秦书有此法。"师古曰："抵，击也。陧，毁也。言因事形势而击毁之也。陧音诡。一说陧读与戏同，音许宜反。戏亦险也，言击其危险之处，鬼谷有抵戏篇也。"

【校勘记】

〔1〕大氏尽诋以不道，⑥以上　注⑥原在"以上"下。王先谦说索隐"以上"属下读，似当从之。

〔2〕(言)〔于〕法律之中，吴当得何罪。　景祐、殿本都作"于"。

〔3〕辄下延年平处复奏。③言可官试者，至为县令，　注③原在"言"字下。

王先谦说"言"字当下属。

〔4〕 言事之人有奸妄者,则(特)致之于罪法。 殿本"特"作"持"。景祐本无"特"字。

〔5〕 延年乃选用良吏,捕(聚)〔擊〕豪强。 刘奉世说"聚"当作"擊",字之误也。按景祐本作"擊"。

〔6〕 赐延年黄金百斤,(牛)酒,加致医药。延年遂称(疾)〔病〕笃。 宋祁说浙本"酒"字上有"牛"字。按景祐、殿本都无"牛"字。钱大昭说"疾"南监本、闽本作"病"。按景祐、殿本都作"病"。

〔7〕 毋必有(声色)〔色声〕音技能, 王先谦说,据颜注,明后人传写误倒"色声"作"声色"。

〔8〕 郑(玄)〔氏〕曰: 景祐、殿本都作"郑氏","玄"字误。

〔9〕 卒音(于)〔千〕忽反。 景祐、殿本都作"千",此误。

〔10〕 戊(夫)〔未〕,土也。 钱大昭说"夫"当作"未"。按景祐、殿、局本都作"未"。

〔11〕 近观其所为〔主〕, 宋祁说"为"字下南本、浙本并有"主"字。王先谦、杨树达都说当有。

〔12〕 (师古)〔文颖〕曰: 景祐、殿本都作"文颖"。

〔13〕 今(在)〔坐〕长者归故郡, 钱大昭说"在"当作"坐"。按景祐、殿、局本都作"坐"。

〔14〕 丹前亲(属)〔荐〕邑子丞相史能使巫下神, 景祐、殿本都作"荐"。王先谦说作"荐"是。

汉书卷六十一

张骞李广利传第三十一

张骞，汉中人也，[①]建元中为郎。时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②]以其头为饮器，[③]月氏遁而怨匈奴，无与共击之。[④]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⑤]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奴甘父[⑥]俱出陇西。径匈奴，[⑦]匈奴得之，传诣单于。单于曰："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留骞十馀岁，予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

①师古曰："陈寿益部耆旧传云骞汉中成固人也。"

②师古曰："月氏，西域胡国也。氏音支。"

③韦昭曰："饮器，椑榼也。"晋灼曰："饮器，虎子属也，或曰饮酒之器也。"师古曰："匈奴传云'以所破月氏王头共饮血盟'，然则饮酒之器是也。韦云椑榼，晋云兽子，皆非也。椑榼，即今之偏榼，所以盛酒耳，非用饮者也。兽子亵器，所以溲便者也。椑音鼻。"

④师古曰："无人援助也。"

⑤师古曰："更，过也，音工衡反。"

⑥服虔曰："堂邑，姓也，汉人，其奴名甘父。"师古曰："堂邑氏之奴，本胡人，名甘父。下云堂邑父者，盖取主之姓以为氏，而单称其名曰父。"

⑦师古曰："道由匈奴过。"

居匈奴西，骞因与其属亡鄉月氏，[①]西走数十日[②]至大宛。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欲何之。骞曰："为汉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今亡，唯王使人道送我。[③]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

胜言。”大宛以为然，遣骞，为发译道，抵康居。④康居传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夫人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⑤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远汉，殊无报胡之心。⑥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⑦

①师古曰：“属谓同使之官属。鄉读曰向。”

②师古曰：“走，趋也。不指知其道里多少，故以日数言之。走音奏。一曰走谓奔走也，读如本字。”

③师古曰：“道读曰导。”

④师古曰：“抵，至也。道读曰导。”

⑤师古曰：“以大夏为臣，为之作君也。”

⑥师古曰：“下远音(千)〔于〕万反。”[1]

⑦李奇曰：“要领，要契也。”师古曰：“李说非也。要，衣要也。领，衣领也。凡持衣者则执要与领。言骞不能得月氏意趣，无以持归于汉，故以要领为喻。要音一遥反。”

留岁馀，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①复为匈奴所得。留岁馀，单于死，国内乱，骞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归汉。拜骞太中大夫，堂邑父为奉使君。

①师古曰：“并音步浪反。”

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①蛮夷爱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穷急射禽兽给食。②初，骞行时百馀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

①师古曰：“强力，言坚忍于事。”

②师古曰：“给，供也。”

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①语皆在西域传。

①师古曰：“土地之形及所生之物也。”

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①问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

贾人往市之身毒国。② 身毒国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③ 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其民乘象以战。④ 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⑤ 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⑥ 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俗，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则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⑦ 诚得而以义属之，⑧ 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天子欣欣以骞言为然。乃令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⑨ 出骆，出莋，出徙、邛，出僰，⑩ 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莋，⑪ 南方闭巂、昆明。⑫ 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馀里，有乘象国，名滇越，⑬ 而蜀贾间出物者或至焉，⑭ 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初，汉欲通西南夷，费多，罢之。及骞言可以通大夏，乃复事西南夷。⑮

①臣瓒曰："邛，山名。生此竹，高节，可作杖。"服虔曰："布，细布也。"师古曰："邛竹杖，人皆识之，无假多释。而苏林乃言节间合而体离，误后学矣。"

②邓展曰："毒音笃。"李奇曰："一名天笃，则浮屠胡是也。"师古曰："即敬佛道者。"

③师古曰："土著者，谓有城郭常居，不随畜牧移徙也。著音直略反。其下亦同。"

④师古曰："象，大兽，垂鼻长牙。"

⑤师古曰："度，计也。"

⑥师古曰："径，直也。宜犹当也。从蜀向大夏，其道当直。"

⑦师古曰："设，施也。施之以利，诱令入朝。"

⑧师古曰："谓不以兵革。"

⑨师古曰："间使者，求间隙而行。"

⑩师古曰："皆夷种名。骆音龙。莋音材各反。徙音斯。僰音蒲(此)〔北〕反。"[2]

⑪服虔曰："汉使见闭于夷也。"师古曰："氐与莋二种也。"

⑫师古曰:"鶱、昆明,亦皆夷种名也。鶱音先荣反。"

⑬服虔曰:"滇音颠。滇(乌)〔马〕出其国。"[3]

⑭师古曰:"间出物,谓私往市者。"

⑮师古曰:"事谓经略通之,专以为事也。"

骞以校尉从大将军击匈奴,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乃封骞为博望侯。①是岁元朔六年也。后二年,骞为卫尉,与李广俱出右北平击匈奴。匈奴围李将军,军失亡多,而骞后期当斩,赎为庶人。是岁骠骑将军破匈奴西边,杀数万人,至祁连山。其秋,浑邪王率众降汉,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4]空无匈奴。②匈奴时有候者到,而希矣。后二年,汉击走单于于幕北。

①师古曰:"取其能广博瞻望。"

②师古曰:"并音步浪反。"

天子数问骞大夏之属。骞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小国也。①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②为求食,还,见狼乳之,③又乌衔肉翔其旁,以为神,遂持归匈奴,单于爱养之。及壮,以其父民众与昆莫,使将兵,数有功。时,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④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请单于报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复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众,因留居,兵稍强,会单于死,不肯复朝事匈奴。匈奴遣兵击之,不胜,益以为神而远之。⑤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昆莫地空。蛮夷恋故地,又贪汉物,诚以此时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汉遣公主为夫人,结昆弟,其势宜听,⑥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天子以为然,拜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钜万,多持节副使,⑦道可便遣之旁国。骞既至乌孙,致赐谕指,⑧未能得其决。语在西域传。骞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

居、月氏、大夏。乌孙发译道送骞,⑨与乌孙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⑩因令窥汉,知其广大。

①师古曰:"祁连山以东,敦煌以西。"

②服虔曰:"傅父,如傅母也。"李奇曰:"布就,字也。翎侯,乌孙官名也。为昆莫作傅父也。"师古曰:"翎侯,乌孙大臣官号,其数非一,亦犹汉之将军耳。而布就者,又翎侯之中别号,犹右将军、左将军耳,非其人之字。翎与翕同。"

③师古曰:"以乳饮之。"

④师古曰:"塞音先得反,西域国名,即佛经所谓释种者。塞、释声相近,本一姓耳。"

⑤师古曰:"远,离也,音于万反。"

⑥师古曰:"言事事听从于汉。"

⑦师古曰:"为骞之副,而各令持节。"

⑧师古曰:"以天子意指晓告之。"

⑨师古曰:"道读曰导。"

⑩师古曰:"与骞相随而来,报谢天子。"

骞还,拜为大行。岁馀,骞卒。后岁馀,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①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然骞凿空,②诸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③外国由是信之。其后,乌孙竟与汉结婚。

①晋灼曰:"其国人。"

②苏林曰:"凿,开也。空,通也。骞始开通西域道也。"师古曰:"空,孔也。犹言始凿其孔穴也。故此下言'当空道',而西域传谓'孔道'也。"

③李奇曰:"质,信也。"

初,天子发书易,①曰"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马",宛马曰"天马"云。而汉始筑令居以西,②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犁靬、条支、身毒国。③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

百,少者百馀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④其后益习而衰少焉。⑤汉率一岁中使者多者十馀,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⑥

①邓展曰:"发易书以卜。"

②臣瓒曰:"令居,县名也,属金城。筑塞西至酒泉也。"师古曰:"令音零。"

③李奇曰:"軒音劇。"服虔曰:"犛軒,张掖县名也。"师古曰:"抵,至也。自安息以下五国皆西域胡也。犛軒即大秦国也。张掖骊軒县盖取此国为名耳。骊犛声相近。軒读与軒同。李奇音是也,服说非也。"

④师古曰:"操,持也。所赍持,谓节及币也。放,依也,音甫往反。"

⑤师古曰:"以其串习,故不多发人。"

⑥师古曰:"道远则还迟,近则来疾。"

是时,汉既灭越,蜀所通西南夷皆震,请吏。置牂柯、越巂、益州、沈黎、文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①乃遣使岁十馀辈,出此初郡,②皆复闭昆明,③为所杀,夺币物。于是汉发兵击昆明,斩首数万。后复遣使,竟不得通。语在西南夷传。

①李奇曰:"欲地界相接至大夏也。"

②师古曰:"文山以上初置者。"

③如淳曰:"为昆明所闭。"

自骞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听其言,①予节,募吏民无问所从来,②为具备人众遣之,以广其道。来还不能无侵盗币物,及使失指,③天子为其习之,辄覆按致重罪,④以激怒令赎,⑤复求使。使端无穷,而轻犯法。其吏卒亦辄复盛推外国所有,言大者予节,言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皆争相效。其使皆私县官赍物,⑥欲贱市以私其利。⑦外国亦厌汉使人人有言轻重,⑧度汉兵远,不能至,⑨而禁其食物,以苦汉使。⑩汉使乏绝,责怨,至相攻击。楼兰、姑师小国,当空道,⑪攻劫汉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时时遮击之。使者争言外国利害,⑫皆有城邑,兵弱易击。于是天子遣从票侯破奴⑬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以击胡,胡皆去。明年,

击破姑师，虏楼兰王。酒泉列亭鄣至玉门矣。⑭

①师古曰："凡人皆不乐去，故有自请为使者，即听而遣之。"

②师古曰："不为限禁远近，虽家人私隶并许应募。"

③师古曰："乖天子指意。"

④师古曰："言其串习，不以为难，必当更求充使也。"

⑤师古曰："令立功以赎罪。"

⑥师古曰："言所赍官物，窃自用之，同于私有。"

⑦师古曰："所市之物，得利多者，不尽入官也。"

⑧服虔曰："汉使言于外国，人人轻重不实。"

⑨师古曰："度，计也。"

⑩师古曰："令其困苦也。"

⑪师古曰："空即孔也。"

⑫师古曰："言服之则利，不讨则为害。"

⑬师古曰："赵破奴。"

⑭韦昭曰："玉门关在龙勒界。"

而大宛诸国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犛靬眩人献于汉，① 天子大说。② 而汉使穷河源，其山多玉石，采来，③ 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

①应劭曰："卵大如一二石罂也。眩，相诈惑也。邓太后时，西夷檀国来朝贺，诏令为之。而谏大夫陈禅以为夷狄伪道不可施行。后数日，尚书陈忠案汉旧书，乃知世宗时犛靬献见幻人，天子大悦，与俱巡狩，乃知古有此事。"师古曰："鸟卵如汲水之罂耳，无一二石也。应说失之。眩读与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种树，屠人截马之术皆是也。本从西域来。罂音瓮。"

②师古曰："说读曰悦。"

③臣瓒曰："汉使采取持来至汉。"

是时，上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帛赏赐，厚具饶给之，以览视汉富厚焉。① 大角氐，② 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

者,③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臧之积,欲以见汉广大,倾骇之。④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氐奇戏岁增变,其益兴,自此始。而外国使更来更去。⑤大宛以西皆自恃远,尚骄恣,未可诎以礼羁縻而使也。

①师古曰:"视读曰示。言示之令其观览。"

②师古曰:"氐音丁礼反。解在武纪。"

③师古曰:"聚都邑人,令观看,以夸示之。观音工唤反。"

④师古曰:"见,显示。"

⑤师古曰:"递互来去,前后不绝。更音工衡反。"

汉使往既多,其少从率进孰于天子,① 言大宛有善马在贰师城,匿不肯示汉使。天子既好宛马,闻之甘心,②使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宛国饶汉物,③相与谋曰:"汉去我远,而盐水中数有败,④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绝邑,⑤乏食者多。汉使数百人为辈来,常乏食,死者过半,是安能致大军乎?且贰师马,宛宝马也。"遂不肯予汉使。汉使怒,妄言,椎金马而去。⑥宛中贵人怒曰:⑦"汉使至轻我!"遣汉使去,令其东边郁成王遮攻,杀汉使,取其财物。天子大怒。诸尝使宛姚定汉等言。"宛兵弱,诚以汉兵不过三千人,强弩射之,即破宛矣。"天子以尝使浞野侯攻楼兰,以七百骑先至,虏其王,,以定汉等言为然,而欲侯宠姬李氏,⑧乃以李广利为将军,伐宛。

①孟康曰:"少从,不如计也。或曰,少者,少年从行之微者也。进孰,美语如成孰也。"晋灼曰:"多进虚美之言必成之计于天子,而率不果也。"师古曰:"汉时谓随使而出外国者为少从,总言其少年而从使也。从音材用反。事见班固与弟仲升书。进孰者,但空进成孰之言。"

②师古曰:"志怀美悦,专事求之。"

③师古曰:"素有汉地财物,故不贪金马之币。"

④服虔曰:"水名,道从水中行。"师古曰:"沙碛之中不生草木,水又咸苦,即今敦煌西北恶碛者也。数有败,言每自死亡也。"

⑤师古曰:“言近道之处无城郭之居也。”

⑥如淳曰:“骂詈也。”师古曰:“椎破金马也。椎音直追反,其字从木。”

⑦师古曰:“中贵人,中臣之贵者。”

⑧师古曰:“欲封其兄弟。”

骞孙猛,字子游,有俊才,元帝时为光禄大夫,使匈奴,给事中,为石显所谮,自杀。

李广利,女弟李夫人有宠于上,产昌邑哀王。太初元年,以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①]期至贰师城取善马,故号“贰师将军”。故浩侯王恢使道军。既西过盐水,当道小国各坚城守,不肯给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数日则去。比至郁成,士财有数千,[②]皆饥罢。[③]攻郁成城,郁成距之,所杀伤甚众。贰师将军与左右计:“至郁成尚不能举,况至其王都乎?”引而还。往来二岁,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④]使使上书言:“道远,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战而患饥。人少,不足以拔宛。愿且罢兵,益发而复往。”[⑤]天子闻之,大怒,使使遮玉门关,曰:“军有敢入,斩之。”贰师恐,因留屯敦煌。

①师古曰:“恶少年谓无行义者。”

②师古曰:“比音必寐反。财与才同。”

③师古曰:“罢读曰疲。”

④师古曰:“十人之中,一二人得还。”

⑤师古曰:“益,多也。”

其夏,汉亡浞野之兵二万馀于匈奴,[①]公卿议者皆愿罢宛军,专力攻胡。天子业出兵诛宛,宛小国而不能下,则大夏之属渐轻汉,而宛善马绝不来,乌孙、轮台易苦汉使,[②]为外国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邓光等。[③]赦囚徒扞寇盗,[④]发恶少年及边骑,岁馀而出敦煌六万人,[⑤]负私从者不与。[⑥]牛十万,马三万匹,驴橐驼以万数赍粮,兵弩甚设。[⑦]天下骚动,转相奉伐宛,五十馀校尉。宛城中无井,汲城外流水,于是遣水

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⑧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⑨而发天下七科適，⑩及载糒给贰师，⑪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⑫而拜习马者二人为执驱马校尉，⑬备破宛择取其善马云。

①师古曰："赵破奴后封浞野侯。浞音士角反。"

②晋灼曰："易，轻也。"师古曰："轮台亦国名。"

③师古曰："案其罪而行罚。"

④如淳曰："放囚(徙)〔徒〕使其扞御寇盗。"[5]师古曰："使从军为斥候。"

⑤师古曰："兴发部署，岁馀乃得行。"

⑥师古曰："负私粮食及私从者，不在六万人数中也。与读曰豫。"

⑦师古曰："施张甚具也。"

⑧师古曰："空，孔也。徙其城下水者，令从他道流，不迫其城也。空以穴其城者，围而攻之，令作孔使穿穴也。下云'决其水原移之'，又云'围其城攻之'，皆再叙其事也。一曰，既徙其水，不令于城下流，而因其旧引水入城之孔，攻而穴之。"

⑨如淳曰："立二县以卫边也。或曰置二部都尉。"

⑩师古曰："適读曰谪。七科，解在武纪。"

⑪师古曰："糒，干饭，音备。"

⑫师古曰："属音之欲反。"

⑬师古曰："习犹便也。一人为执马校尉，一人为驱马校尉。"

于是贰师后复行，兵多，所至小国莫不迎，出食给军。至轮台，轮台不下，攻数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①兵到者三万。宛兵迎击汉兵，汉兵射败之，宛兵走入保其城。贰师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诈，②乃先至宛，决其水原，移之，则宛固已忧困。围其城，攻之四十馀日。宛贵人谋曰："王毋寡匿善马，杀汉使。③今杀王而出善马，汉兵宜解；即不，乃力战而死，未晚也。"宛贵人皆以为然，共杀王。其外城坏，虏宛贵人勇将煎靡。④宛大恐，走入中城，相与谋曰："汉所为攻宛，以王毋寡。"持其头，遣人使贰师，约曰："汉无攻我，我尽出善马，恣所

取,而给汉军食。即不听我,我尽杀善马,康居之救又且至。至,我居内,康居居外,与汉军战。孰计之,何从?"⑤是时,康居候视汉兵尚盛,不敢进。贰师闻宛城中新得汉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计以为来诛首恶者毋寡,毋寡头已至,如此不许,则坚守,而康居候汉兵罢来救宛,破汉军必矣。⑥军吏皆以为然,许宛之约。宛乃出其马,令汉自择之,而多出食食汉军。⑦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牝牡三千馀匹,而立宛贵人之故时遇汉善者名昧蔡为宛王,⑧与盟而罢兵。终不得入中城,罢而引归。

①师古曰:"平行,言无寇难。"

②师古曰:"留行谓留止军废其行。"

③师古曰:"毋寡,宛王名。"

④师古曰:"宛之贵人为将而勇者名煎靡也。煎音子延反。"

⑤师古曰:"令贰师孰计之,而欲攻战乎?欲不攻而取马乎?"

⑥师古曰:"罢读曰疲。"

⑦师古曰:"下食读曰饮。"

⑧服虔曰:"蔡音楚言蔡。"师古曰:"昧音本末之末。蔡音千曷反。"

初,贰师起敦煌西,为人多,道上国不能食,①分为数军,从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鸿胪壶充国等千馀人别至郁成,城守不肯给食。申生去大军二百里,负而轻之,②攻郁成急。郁成窥知申生军少,晨用三千人攻杀申生等,数人脱亡,走贰师。③贰师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降。其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闻汉已破宛,出郁成王与桀。桀令四骑士缚守诣大将军。④四人相谓:"郁成,汉所毒,⑤今生将,卒失大事。"⑥欲杀,莫適先击。⑦上邽骑士赵弟拔剑击斩郁成王。桀等遂追及大将军。

①师古曰:"起,发也。道上国,近道诸国也。食读曰饮。"

②师古曰:"负,恃也,恃大军之威而轻敌人。"

③师古曰:"走音奏。"

④如淳曰:“时多别将,故谓贰师为大将军。”

⑤师古曰:“言毒恨。”

⑥师古曰:“卒读曰猝。”

⑦师古曰:“適,主也。无有主意先击者也。音丁历反。”

初,贰师后行,天子使使告乌孙大发兵击宛。乌孙发二千骑往,持两端,不肯前。贰师将军之东,[①]诸所过小国闻宛破,皆使其子弟从人贡献,见天子,因为质焉。军还,入玉门者万馀人,马千馀匹。后行,非乏食,战死不甚多,而将吏贪,不爱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众。[②]天子为万里而伐,不录其过,乃下诏曰:“匈奴为害久矣,今虽徙幕北,与旁国谋共要绝大月氏使,遮杀中郎将江、故雁门守攘。危须以西及大宛皆合约杀期门车令、[③]中郎将朝及身毒国使,隔东西道。贰师将军广利征讨厥罪,伐胜大宛。赖天之灵,从溯河山,涉流沙,通西海,山雪不积,[④]士大夫径度,[⑤]获王首虏,珍怪之物毕陈于阙。其封广利为海西侯,食邑八千户。”又封斩郁成王者赵弟为新畤侯;军正赵始成功最多,为光禄大夫;上官桀敢深入,为少府;李哆有计谋,为上党太守。[⑥]军官吏为九卿者三人,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馀人,千石以下千馀人。奋行者官过其望,[⑦]以適过行者皆黜其劳。[⑧]士卒赐直四万钱。[⑨]伐宛再反,[⑩]凡四岁而得罢焉。

①师古曰:“东,旋军东出。”

②师古曰:“侵牟,言如牟贼之食苗也。物故,谓死也。解具在景纪及苏武传。”

③服虔曰:“危须,国名也。”文颖曰:“汉使期门郎也,车令,姓名也。”

④张晏曰:“是岁雪少,故得往还,喜得天人之应也。”师古曰:“从,由也。溯,逆流而上也。言路由山险,又溯河也。溯音素。”

⑤师古曰:“言无屯难也。”

⑥师古曰:“哆音昌野反。”

⑦孟康曰:“奋,迅也。自乐而行者。”

⑧师古曰:“谪读曰谪。言以罪谪而行者,免其所犯,不叙功劳。”

⑨师古曰:“或以他财物充之,故云直。”

⑩师古曰:“再反犹今言两回。”

后十一岁,征和三年,贰师复将七万骑出五原,击匈奴,度郅居水。[①]兵败,降匈奴,为单于所杀。语在匈奴传。

①师古曰:“郅音质。”

赞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高二千五百里馀,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自张骞使大夏之后,穷河原,恶睹所谓昆仑者乎?[①]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经所有,放哉![②]

①邓展曰:“汉以穷河原,于何见昆仑乎?尚书曰‘道河积石’,是谓河原出于积石。积石在金城河关,不言出昆仑也。”师古曰:“恶音乌。”

②如淳曰:“放荡迂阔,不可信也。”师古曰:“如说是也。荀悦误以放为效字,因解为不效,盖失之矣。”

【校勘记】

〔1〕下远音(千)〔于〕万反。　景祐、殿、局本都作“于”,此误。

〔2〕樊音蒲(此)〔北〕反。　景祐、殿、局本都作“北”,此误。

〔3〕滇(乌)〔马〕出其国。　景祐、殿本都作“马”。王先谦说作“马”是。

〔4〕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　景祐、殿本都无下“西”字,史记大宛传有。

〔5〕放囚(徙)〔徒〕使其扞御寇盗。　景祐、殿本都作“徒”,此误。

汉书卷六十二

司马迁传第三十二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①]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②]当宣王时，官失其守而为司马氏。[③]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适晋。[④]晋中军随会奔魏，[⑤]而司马氏入少梁。[⑥]

①张晏曰："南方，阳也。火，水配也。水为阴，故命南正重主天，火正黎兼地职也。"臣瓒曰："重、黎，司天地之官也。唐虞谓之羲和，则司地者宜曰北正。古文作北正。"师古曰："瓒说非也。据班氏幽通赋云'黎淳燿于高辛'，则此为火正是也。"

②应劭曰："封为程国伯。休甫，字也。"

③师古曰："失其〔所〕守之职也。"[1]

④张晏曰："周惠王、襄王有子颓、叔带之难，故司马氏奔晋也。"

⑤如淳曰："左氏传晋伪使魏寿馀诱士会于秦绕而还时也。"师古曰："奔，古奔字也。据春秋，随会奔秦，其后自秦入魏而还晋。今此言随会奔魏，司马氏因入少梁，则似谓自晋出奔魏耳。但魏国在献公时已灭为邑，封毕万矣。既非别国，不得言奔。未详迁之所说。"

⑥师古曰："少梁，本梁国也，为秦所灭，号为少梁。"

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①]在赵者，以传剑论显，[②]蒯聩其后也。[③]在秦者错，与张仪争论，[④]于是惠王使错将兵伐蜀，遂拔，因而守之。[⑤]错孙蕲，[⑥]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夏阳。蕲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⑦]还而与之俱赐死

杜邮,⑧葬于华池。⑨蔚孙昌,为秦王铁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卬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⑩诸侯之相王,王卬于殷。⑪汉之伐楚,卬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毋怿,⑫毋怿为汉市长。毋怿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⑬喜生谈,谈为太史公。⑭

①张晏曰:"司马喜为中山相。"

②服虔曰:"世善剑也。"师古曰:"剑论,剑术之论也。论,来顿反。"

③如淳曰:"刺客传之蒯聩也。"师古曰:"蒯,苦怪反。聩,五怪反。"

④应劭曰:"秦惠王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司马错以当先伐蜀。惠王从之,起兵伐蜀取之。"师古曰:"错音千(古)[各]反。"[2]

⑤苏林曰:"为郡守。"

⑥师古曰:"音祈。"

⑦文颖曰:"赵孝成王时,赵括为将。"

⑧李奇曰:"地名,在咸阳西十里。"师古曰:"邮音尤。"

⑨晋灼曰:"池名也,在鄠县。"师古曰:"晋说非也。华池在左冯翊界,近夏阳,非鄠县。"

⑩师古曰:"武信君即武臣也,未为赵王之前号武信君。项籍传曰'赵将司马卬',是知为武臣之将也。"

⑪师古曰:"项羽封卬为殷王。"

⑫师古曰:"怿,弋赤反。"

⑬苏林曰:"长安北门也。"师古曰:"苏说非也。高门,地名,在夏阳西北,而东去华池三里。"

⑭如淳曰:"汉仪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迁死后,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晋灼曰:"百官表无太史公在丞相上。又卫宏所说多不实,未可以为正。"师古曰:"谈为太史令耳,迁尊其父,故谓之为公。如说非也。"

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① 受易于杨何,② 习道论于黄子。③ 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不达其意而师悖,④ 乃论六家之要指曰:

①师古曰:"即律历志所云方士唐都者。"

②师古曰:"何字叔元,菑川人,见儒林传。"

③师古曰:"景帝时人也,儒林传谓之黄生,与辕固争论于上前,谓汤武非受命,乃杀也。"

④师古曰:"悖,惑也。各习师法,惑于所见。悖音布内反。"

易大传曰:"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① 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② 尝窃观阴阳之术,大详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③ 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④ 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⑤ 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⑥ 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澹足万物,⑦ 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⑧ 与时迁徙,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⑨ 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佚。⑩ 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⑪ 黜聪明,⑫ 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神形虽衰,⑬ 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①张晏曰:"大传谓易系辞。"

②师古曰:"言发迹虽殊,同归于治,但学者不能省察,昧其端绪耳。直犹但也。"

③李奇曰:"阴阳之术,月令星官,是其枝叶也。"师古曰:"拘,曲碍也。"

④师古曰:"易,变也。"

⑤师古曰:"言难尽用。"

⑥师古曰:"刘向别录云名家者流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

⑦师古曰:"澹,古赡字。"

⑧师古曰:"撮,总取也,音千活反。"

⑨师古曰:"操,执持也,音千高反。"

⑩师古曰:"佚,乐也,字与逸同。"

⑪服虔曰:"门户健壮也。"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是去羡也。"晋灼曰:"老子曰'善闭者无关楗'。严君平曰'折关破楗,使奸者自止'。服说是也。"师古曰:"二义并通,楗,其偃反,然今书本字皆作健字也。"

⑫如淳曰:"不尚贤,绝圣弃知也。"晋灼曰:"严君平曰'黜聪弃明,倚依太素,反本归真,则理得而海内钧也。'"师古曰:"黜,废也。"

⑬师古曰:"蚤,古早字。"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① 曰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臧,此天道之大经也,② 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纪纲,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①张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二十四节,就中气也。各有禁,谓月令也。"

②师古曰:"经,常法。"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① 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①师古曰:"究,尽也。"

墨者亦上尧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斫;① 饭土簋,歠土刑,② 粝粱之食,③ 藜藿之羹;④ 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率。故天下共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也。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⑤ 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不能废也。

①师古曰:"屋盖曰茨。茅茨,以茅覆屋也。采,柞木也。茨音疾兹反。采音

采,又音菜。”

②师古曰:“簋所以盛饭也,刑以盛羹也。土谓烧土为之,即瓦器也。饭,扶晚反。簋音轨。歠,尺悦反。”

③服虔曰:“粝,粗米也。”张晏曰:“一斛粟七斗米为粝,音赖。”师古曰:“食,饭也。”

④师古曰:“藜,草似蓬也。藿,豆叶也。”

⑤师古曰:“给亦足也。人人家家皆得足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壹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不能改也。①

①师古曰:“分,扶问反。”

名家苛察缴绕,①使人不得反其意,刳决于名,时失人情,②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③此不可不察也。

①如淳曰:“缴绕犹缠绕也。”师古曰:“缴,公鸟反。”

②师古曰:“刳读与专同,又音章免反。”

③晋灼曰:“引名责实,参错交互,明知事情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①其实易行,其辞难知。②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③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兴舍。④故曰“圣人不巧,时变是守”。⑤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⑥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款。⑦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⑧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⑨光耀天下,复反无名。⑩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合,故圣人重之。由此观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⑪

①师古曰:“无为者,守静一也。无不为者,功利大也。”

②师古曰:“言指趣幽远。”

③师古曰:“任自然也。”

④师古曰:“兴,起也。舍,废也。”

⑤师古曰:“无机巧之心,但顺时也。”

⑥师古曰:“言因百姓之心以为教,但执其纲而已。”

⑦服虔曰:“款,空也。”李奇曰:“声则名也。”师古曰:“中,当也,充也,音竹仲反。”

⑧师古曰:“形,见也。”

⑨师古曰:“元气之貌也。混音胡本反。”

⑩师古曰:“反,还也。”

⑪师古曰:“凡此皆言道家之教为长也。”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

迁生龙门,[①]耕牧河山之阳。[②]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③]浮沅湘。[④]北涉汶泗,[⑤]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峄;[⑥]阨困蕃、薛、彭城,[⑦]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⑧]还报命。

①苏林曰:“禹所凿龙门也。”师古曰:“龙门山,其东则在今秦州龙门县北,其西则在今同州韩城县北,而河从其中下流。”

②师古曰:“河之北,山之南也。”

③张晏曰:“禹巡狩至会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间云禹入此穴。九疑,舜墓在焉。”师古曰:“会稽,山名,本茅山也,禹于此会诸侯之计,因名曰会稽。九疑山有九峰,解在司马相如传。”

④师古曰:“沅水出牂柯,湘水出零陵,二水皆入江。”

⑤师古曰:“汶、泗两水名在地理志。汶音问。”

⑥师古曰:“邹,县名也。峄,山名也,近曲阜地也。于此行乡射之礼,峄音怿。”

⑦师古曰:“蕃,县名也,音皮。”

⑧师古曰:“筰,才各反。”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①不得与从事,②发愤且卒。而子迁适反,见父于河雒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予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尔必为太史;为太史,毋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也。③夫天下称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④达大王王季思虑,爱及公刘,以尊后稷也。⑤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馀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壹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予为太史而不论载,废天下之文,予甚惧焉,尔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不敢阙。”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纵史记石室金匮之书。⑥五年而当太初元年,⑦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记。⑧

①如淳曰:“周南,洛阳也。”张晏曰:“洛阳而谓周南者,自陕以东皆周南之地也。”

②师古曰:“与读曰豫。”

③师古曰:“此孔子说孝经之辞也。”

④师古曰:“召读曰邵。”

⑤师古曰:“爰,曰也,发语辞也。一曰,爰,于也。”

⑥如淳曰:“纵彻旧书故事而次述之。”师古曰:“此说非也。纵谓缓集之,音胄。锬与匮同。”

⑦李奇曰:“迁为太史后五年适当武帝太初元年,时述史记也。”

⑧张晏曰:“以元新改,立明堂,朝诸侯及郡守受正朔,各有山川之祀,故曰诸神受记。”孟康曰:“明堂班十二月之政,历纪四时,故改建于明堂。诸神受记,若勾芒祝融之属皆受瑞记。迁因此而作。”师古曰:“张说是矣。”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而明之,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攘焉!”①

①师古曰:“攘,古让字。言当述成先人之业,何敢自谦,当五百岁而让之也。”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为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之董生:①‘周道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时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②以为天下仪表,贬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③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经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与,④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⑤礼纲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⑥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⑦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胜数。⑧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⑨故易曰‘差以豪厘,谬以千里’。⑩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渐久矣’。⑪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⑫为人君父者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⑬为人臣子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诛死之罪。其实皆以善为之,而不知其义,⑭被之空言不敢辞。⑮夫不通礼义之指,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大过予之,受而不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①服虔曰:“仲舒也。”

②师古曰:“是非谓本其得失。”

③师古曰:“时诸侯僭侈,大夫擅权,故贬讨之也。贬,退也,讨,治也。”

④师古曰:“与读曰豫。”

⑤师古曰:“以变化之道为长也。长读如本字。一曰长谓崇长之也,音竹两反。下皆类此。”

⑥师古曰:“道,言也。”

⑦张晏曰:“春秋万八千字,当言减,而云成,字误也。”师古曰:“张说非也。一万之外即以万言之,故云数万,何乃忽言减乎?学者又为曲解,云公羊经传凡四万四千馀字,尤疏谬矣。史迁岂谓公羊之传为春秋乎?”

⑧师古曰:“解并在刘向传。”

⑨师古曰:“已,语终之辞。”

⑩师古曰:“今之易经及彖象系辞,并无此语。所称易纬者,则有之焉。斯盖易家之别说者也。”

⑪师古曰:“易坤卦文言之辞。”

⑫师古曰:“经,常也。”

⑬师古曰:“蒙犹被也。”

⑭师古曰:“其心虽善,以不知义理之故,则陷于恶也。”

⑮苏林曰:“赵盾不知讨贼,而不敢辞弑君之罪。”

⑯师古曰:“为臣下所干犯也。〔一〕曰违犯礼义也。”[3]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①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②不然。余闻之先人曰:‘虙戏至纯厚,作易八卦。③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已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④泽流罔极,⑤海外殊俗重译款塞,⑥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⑦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⑧且士贤能矣,而不用,有国者耻也;主上明圣,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

臣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⑨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谬矣。”

①师古曰:“断,决也,决之于礼义也。”

②晋灼曰:“唯唯,谦应也。否否,不通也。”师古曰:“唯,弋癸反。”

③师古曰:“虡读与伏同。”

④师古曰:“於,叹辞也。穆,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政化清也。於读曰乌,”

⑤师古曰:“罔,无也。极,止也。”

⑥师古曰:“款,叩也。”

⑦师古曰:“道,言也。”

⑧师古曰:“力,勤也。”

⑨师古曰:“堕,毁也,谓不修之也。音火规反。”

于是论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祸,幽于累绁。①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夫!②身亏不用矣。”[4]退而深惟曰:③“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④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⑤自黄帝始。⑥五帝本纪第一,夏本纪第二,殷本纪第三。周本纪第四,秦本纪第五,始皇本纪第六,项羽本纪第七,高祖本纪第八,吕后本纪第九,孝文本纪第十,孝景本纪第十一,今上本纪第十二。三代世表第一,十二诸侯年表第二,六国年表第三,秦楚之际月表第四,汉诸侯年表第五,高祖功臣年表第六,惠景间功臣年表第七,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王子侯者年表第九,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礼书第一,乐书第二,律书第三,历书第四,天官书第五,封禅书第六,河渠书第七,平准书第八。吴太伯世家第一,齐太公世家第二,鲁周公世家第三,燕召公世家第四,⑦管蔡世家第五,陈杞世家第六,卫康叔世家第七,宋微子世家第八,晋世家第九,楚世家第十,越世家第十一,郑世家第十二,赵世家第十三,魏世家第十四,韩世家第十五,田完世家第十六,孔子世家第十七,陈涉世家第十八,外戚世家第十九,楚元王世家第二十,荆燕王世家第二十一,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留侯世家第二

十五，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绛侯世家第二十七，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世家第二十九，[8]三王世家第三十。伯夷列传第一，管晏列传第二，老子韩非列传第三，司马穰苴列传第四，[9]孙子吴起列传第五，伍子胥列传第六，仲尼弟子列传第七，商君列传第八，苏秦列传第九，张仪列传第十，樗里甘茂列传第十一，穰侯列传第十二，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平原虞卿列传第十五，孟尝君列传第十六，魏公子列传第十七，春申君列传第十八，范雎蔡泽列传第十九，乐毅列传第二十，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田单列传第二十二，鲁仲连列传第二十三，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刺客列传第二十六，李斯列传第二十七，蒙恬列传第二十八，张耳陈馀列传第二十九，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黥布列传第三十一，淮阴侯韩信列传第三十二，韩王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田儋列传第三十四，樊酈滕灌列传第三十五，张丞相仓列传第三十六，酈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傅靳蒯成侯列传第三十八，[10]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爰盎朝错列传第四十一，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田叔列传第四十四，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魏其武安列传第四十七，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平津主父列传第五十一，匈奴列传第五十二，南越列传第五十三，闽越列传第五十四，朝鲜列传第五十五，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循吏列传第五十九，汲郑列传第六十，儒林列传第六十一，酷吏列传第六十二，大宛列传第六十三，游侠列传第六十四，佞幸列传第六十五，滑稽列传第六十六，日者列传第六十七，龟策列传第六十八，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①师古曰："纍，系也。绁，长绳也。纍音力追反。绁音先列反。"

②师古曰："喟然，叹息貌也。音邱位反。"

③师古曰："惟，思也。"

④师古曰："隐，忧也。约，屈也。"

⑤服虔曰："武帝得白麟，而铸金作麟足形。作史记止于此也。"张晏曰："武帝

获麟，迁以为述事之端，上记黄帝，下至麟止，犹春秋止于获麟也。”师古曰：“迁序事尽太初，故言至麟而止。张说是也。”

⑥师古曰：“迁之书序众篇各别有辞，班氏以其文多，故略而不载，但取最后一首，故此单目尽于六十九。至‘惟汉继五帝末流’之后，乃言第七十。读者不详其意，或于目中加云‘叙传第七十’，此大妄矣。”

⑦师古曰：“召读曰邵。”

⑧师古曰：“景帝子凡十三人为王，而母五人所生，迁谓同母者为一宗，故云五宗也。”

⑨师古曰：“苴音子闾反。”

⑩师古曰：“鄦成侯，周缯也。鄦音普肯反，又音陪。”

惟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绝业。周道既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1]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2]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谊、朝错明申韩，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继纂其职，[3]曰：“於戏！[4]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唐虞。至于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钦念哉！”[5]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6]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7]辅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8]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言，[9]协六经异传，齐百家杂语，臧之名山，副在京师，[10]以俟后圣君子。第七十，[11]迁之自叙云尔。[12]而十篇缺，有录无书。[13]

①如淳曰：“玉版，刻玉版画为文字也。”

②师古曰：“彬彬，文章貌。彬音邠。间音居莧反。”

③师古曰:“簪读与撰同。”

④师古曰:“於戏,叹声也。於读曰乌,戏读曰呼。古字或作乌虖,今字或作乌呼,音义皆同耳。而俗之读者,随字而别,又曲为解释云有吉凶美恶之殊,是不通其大指也。义例具在诗及尚书,不可一二遍举之。”

⑤师古曰:“钦,敬也。”

⑥师古曰:“并时则年历差殊,异代则难以明辨,故作表也。”

⑦孟康曰:“象黄帝以下三十家也。老子言车三十辐运行无穷,以象王者如此也。”师古曰:“此说非也。言众星共绕北辰,诸辐咸归车毂,若文武之臣尊辅天子也。”

⑧师古曰:“俶傥,大节也。俶,吐历反。”

⑨孟康曰:“蓺音褋。谓裳下坏褋。”李奇曰:“蓺,六蓺也。”师古曰:“李说是也。蓺,古艺字。”

⑩师古曰:“臧于山者。备亡失也。其副贰本乃留京师也。”

⑪师古曰:“竣,古俊字。”

⑫师古曰:“自此以前,皆其自叙之辞也。自此以后,乃班氏作传语耳。。

⑬张晏曰:“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师古曰:“序目本无兵书,张云亡失,此说非也。”

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故人益州刺史任安[1]予迁书,责以古贤臣之义。迁报之曰:

①师古曰:“故人者,言其旧交也。”

少卿足下:[1]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2]若望仆不相师用,[3]而流俗人之言。[4]仆非敢如是也。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遗风矣。[5]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6]欲益反损,是以抑郁而无谁语。[7]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8]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9]何则?士为知己用,女为说己容。[10]若仆大质已亏缺,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11]终不可以为荣,

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⑫

①如淳曰:“少卿,任安字。”

②师古曰:“恳恳,至诚也。音垦。”

③师古曰:“望,怨也。”

④师古曰:“谓随俗人之言,而流移其志。”

⑤师古曰:“罢读日疲。”

⑥师古曰:“顾,思念也。尤,过也。”

⑦师古曰:“无谁语者,言无相知心之人,谁可告语?”

⑧师古曰:“言无知己者,设欲修名节,立言行,谁可为作之,又令谁听之?上为音于伪反。”

⑨师古曰:“伯牙、钟子期皆楚人也。伯牙鼓琴,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子期曰:‘巍巍乎若泰山。’既而志在流水,子期又曰:‘汤汤乎若流水。’及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时人无足复为鼓琴耳。”

⑩师古曰:“说读曰悦。”

⑪应劭曰:“由、夷,许由、伯夷也。”师古曰:“随,随侯珠也。和,和氏璧。”

⑫师古曰:“点,污也。”

书辞宜答,①会东从上来,②又迫贱事,③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④今少卿抱不测之罪,⑤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⑥恐卒然不可讳。⑦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⑧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⑨请略陈固陋。阙然不报,幸勿过。⑩

①师古曰:“宜早答。”

②服虔曰:“从武帝还也。”

③孟康曰:“卑贱之事,苦烦务也。”晋灼曰:“贱事,家之私事贱小者也。”师古曰:“谓所供职事也。孟说是也。”

④文颖曰:“卒言仓卒。”师古曰:“卒卒,促遽之意也。间,隙也。卒音千忽反。”

⑤如淳曰:“平居时,迁不肯报其书。今有罪在狱,故报往日书,欲使其恕以度己也。”师古曰:“不测谓深也。”

⑥李奇曰:“薄,迫也。迫当从行也。”如淳曰:“迁时从上在卤簿中也。”师古曰:“李说是也。”

⑦师古曰:“卒读曰猝。不可讳谓安死也。”

⑧师古曰:“懑,烦闷也。晓,告喻也。懑音满。”

⑨师古曰:“谓任安恨不见报。”

⑩师古曰:“谓中间久不报也。”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府也,[①]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②]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懵于欲利,[③]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④]刑馀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⑤]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⑥]同子参乘,爰丝变色:[⑦]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慷慨之士乎![⑧]如今朝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馀荐天下豪隽哉!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馀年矣。[⑨]所以自惟:[⑩]上之,不能纳忠效信,[⑪]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战野)〔野战〕,[5]有斩将搴旗之功;[⑫]下之,不能累日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乡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⑬]陪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埽除之隶,在闾茸之中,[⑭]乃欲卬首信眉,论列是非,[⑮]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⑯]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①师古曰:“府者,所聚之处也。”

②师古曰:“符,信也。”

③师古曰:“懵亦痛也。音千敢反。”

④师古曰:“诟,耻也,音垢。”

⑤应劭曰:“雍渠,奄人也,灵公近之。”

⑥应劭曰:“景监,秦嬖人也。”服虔曰:“赵良,贤者。”

⑦苏林曰:“赵谈也。与迁父同讳,故曰同子。”

⑧师古曰:“慷音口朗反。”

⑨师古曰:“言侍从天子之车舆。”

⑩师古曰:“惟,思也。”

⑪师古曰:“效,致也。”

⑫师古曰:“搴,拔也,拔取敌人之旗也。搴音蹇。”

⑬韦昭曰:“周官太史位下大夫也。”臣瓒曰:“汉太史令千石,故比下大夫。”师古曰:“卿读曰向。向,曩昔时也。”

⑭师古曰:“阘茸,猥贱也。阘,下也。茸,细毛也。言非豪桀也。阘,吐合反。茸,人勇反。”

⑮师古曰:“卬读曰仰。信读曰伸。列,陈也。”

⑯师古曰:“羞,辱也。”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①]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卫之中。[②]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③]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④]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⑤]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⑥]其素所畜积也,[⑦]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壹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⑧]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⑨]卬亿万之师,[⑩]与单于连战十馀日,所杀过当。[⑪]虏救死扶伤不给,[⑫]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⑬]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⑭]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拳,

冒白刃,北首争死敌。⑮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⑯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⑰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⑱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⑲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⑳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㉑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㉒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㉓因为诬上,卒从吏议。㉔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诉者!此正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㉕而仆又茸以蚕室,㉖重为天下观笑。㉗悲夫!悲夫!

①师古曰:“不羁,言其材质高远,不可羁系也。负者,亦言无此事也。”

②服虔曰:“薄技,薄材也。”师古曰:“周卫,言宿卫周密也。”

③如淳曰:“头戴盆则不得望天、望天则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言己方有所造,不暇修人事也。”师古曰:“言营职务耳,未论造书也。如说失之。”

④师古曰:“趣,所向也。舍所废也。”

⑤师古曰:“下音胡亚反。”

⑥师古曰:“徇,从也,营也。”

⑦师古曰:“畜读曰蓄。”

⑧臣瓒曰:“媒谓遘合会之,孽谓为生其罪豐也。”师古曰:“媒如媒娉之媒,孽如麴糵之孽。一曰齐人谓麴饼为媒也。”

⑨李奇曰:“挑音(铫)〔诏〕。”[6]师古曰:“音徒了反。”

⑩师古曰:“卬读曰仰。汉军北向,匈奴南下,北方地高,故云然。”

⑪师古曰:“率计战士,杀敌数多,故云过当也。”

⑫师古曰:“给犹供也。”

⑬师古曰:“能引弓者皆发之。”

⑭师古曰:“呼音火故反。”

⑮孟康曰:“沫音頮。”李奇曰:“眷,弩弓也。”师古曰:“沫,古頮字。頮,洒面也。言流血在面如盥頮。冒,犯也。首,向也。沫音呼内反,字从午未之未。眷音丘权反。又音睠。冒音莫克反。首音式救反。读者乃以拳擊之拳,大谬矣。拳则屈指,不当言张。陵时矢尽,故张弩之空弓,非是手拳也。”

⑯师古曰:“料,量也,音聊。”

⑰师古曰:“自绝旨甘,而与众人分之,共同其少多也。”

⑱师古曰:“欲于匈奴立功而归,以(其当)〔当其〕破败之罪。”[7]

⑲师古曰:“谓摧破匈奴之兵也。”

⑳师古曰:“指,意也。”

㉑师古曰:“睚眦,举目眥也,犹言顾瞻之顷也。睚音厓。眦音才賜反。”

㉒师古曰:“沮,毁坏也。音才汝反。”

㉓师古曰:“拳拳,忠谨之貌。刘向传作惓惓字,音义同耳。列,陈也。”

㉔师古曰:“卒,终也。”

㉕孟康曰:“家世为将有名声,陵降而隤之也。”师古曰:“隤,坠也,音颓。”

㉖苏林曰:“茸,次也,若人相俾次。”师古曰:“此说非也。茸音人勇反,推也。蚕室,初腐刑所居温密之室也。谓推致蚕室之中也。”

㉗师古曰:“观视之而笑也。”

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① 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② 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③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棰楚受辱,④ 其次髡毛发婴金铁受辱,⑤ 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⑥ 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厉也。猛虎处深山,百兽震恐,及

其在阱槛之中，摇尾而求食，⑦积威约之渐也。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入，削木为吏议不对，定计于鲜也。⑧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⑨幽于圜墙之中，⑩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⑪视徒隶则心惕息。⑫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⑬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⑭淮阴，王也，受械于陈；⑮彭越、张敖南鄉称孤，系狱具罪；⑯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⑰魏其，大将也，衣赭关三木；⑱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财。⑲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早自财绳墨之外，已稍陵夷至于鞭棰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⑳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㉑乃有不得已也。今仆不幸，早失二亲，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㉒仆虽怯耎欲苟活，㉓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绁之辱哉！㉔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㉕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①师古曰："蝼，蝼蛄也。蚁，蚍蜉也。皆虫之微小者。蝼音楼。"

②师古曰："与，许也。不许其能死节。"

③师古曰："趋读曰趣。趣，向也。"

④师古曰："棰，杖也，音止蘂反。"

⑤师古曰："婴，绕也。髡音吐计反。"

⑥师古曰："腐刑，解在景纪。"

⑦师古曰："阱，掘地以陷兽也，音才性反。"

⑧文颖曰："未遇刑自杀，为鲜明也。"

⑨师古曰："榜音彭。"

⑩师古曰："圜墙，狱也，周礼谓之圜土。"

⑪师古曰:“枪,千羊反。”

⑫师古曰:“惕,惧也。息,喘息也。”

⑬师古曰:“强音其两反。”

⑭师古曰:“说在刑法志。”

⑮师古曰:“高祖伪游云梦,而信至陈上谒,(助)〔即〕见囚执。[8]械谓桎梏之。”

⑯师古曰:“或系于狱,或至大罪也。鄉读曰向。”

⑰师古曰:“伯读曰霸。”

⑱师古曰:“三木,在颈及手足。”

⑲师古曰:“财与裁同,古通用字。”

⑳师古曰:“重,难也。”

㉑师古曰:“言激于义理者,则不顾念亲戚妻子。”

㉒师古曰:“勇敢之人暗于分理,未必能死名节。怯懦之夫心知慕义,则处处皆能勉励也。”

㉓师古曰:“耎,柔弱也,音人阮反。”

㉔师古曰:“湛读曰沈。累音力追反。”

㉕应劭曰:“扬雄方言云:‘海岱之间,骂奴曰臧,骂婢曰获。燕之北郊,民而骂婢谓之臧,女而妇奴谓之获。’”晋灼曰:“臧获,败敌所被虏获为奴隶者。”师古曰:“应说是也。”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戹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①不韦迁蜀,世传吕览;②韩非囚秦,说难、孤愤。③诗三百篇,大氏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④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⑤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⑥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⑦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⑧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

被戮,岂有悔哉! 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①文颖曰:"孙子与庞涓学,而为庞涓所断足。"师古曰:"髌音频忍反。"

②苏林曰:"吕氏春秋篇名八览、六论。"

③师古曰:"说难、孤愤,韩子之篇名。"

④师古曰:"氐,归也,音丁礼反。"

⑤师古曰:"令将来之人,见己志也。"

⑥师古曰:"见,胡电反。"

⑦师古曰:"稽,计也。"

⑧师古曰:"其人谓能行其书者。"

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 虽累百世,垢弥甚耳! 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①] 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阁之臣,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 故且从俗浮湛,与时俯仰,[②] 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之私指谬乎。[③] 今虽欲自雕琢,[④] 曼辞以自解,[⑤] 无益,于俗不信,祇取辱耳。[⑥] 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书不能尽意,故略陈固陋。

①师古曰:"如亦往也。"

②师古曰:"湛读曰沉。"

③师古曰:"指,意也。"

④师古曰:"琢,刻也,音篆。"

⑤如淳曰:"曼,美也。"师古曰:"曼音万。"

⑥师古曰:"祇,适也。"

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至王莽时,求封迁后,为史通子。[①]

①应劭曰:"以迁世为史(宜)[官],[9] 通于古今也。"李奇曰:"史通国子爵也。"

赞曰：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至孔氏纂之，[①]上(继)〔断〕唐尧，下讫秦缪。[10]唐虞以前虽有遗文，其语不经，[②]故言黄帝、颛顼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③]又纂异同为国语。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并争，[④]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大)〔天〕汉。[11]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⑤]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⑥]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⑦]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⑧]其文直，其事核，[⑨]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⑩]乌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⑪]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⑫]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⑬]

①师古曰："纂与撰同。"

②师古曰："非经典所说。"

③师古曰："辑与集同。"

④服虔曰："关东六国，与秦七国。"

⑤师古曰："摭，拾也，音之亦反。"

⑥如淳曰："梧读曰迕，相触迕也。"师古曰："抵，触也。梧，相支柱不安也。梧音悟。"

⑦师古曰："颇，普我反。"

⑧刘德曰："俚，鄙也。"如淳曰："言虽质，犹不如闾里之鄙言也。"师古曰："刘说是也。俚音里。"

⑨师古曰："核，坚实也。"

⑩应劭曰："言其录事实。"

⑪师古曰:“言其报任安书,自陈己志,信不谬。”

⑫师古曰:“巷伯,奄官也,遇谗而作诗,列在小雅。其诗曰‘萋兮菲兮,成是贝锦’是也。”

⑬师古曰:“尹吉甫作烝民之诗,美宣王而论仲山甫之德,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诗列于大雅,故赞云然。”

【校勘记】

〔1〕 失其〔所〕守之职也。　景祐、殿本都有“所”字。

〔2〕 错音千(古)〔各〕反。景祐、殿本都作“各”。王先谦说作“各”是。

〔3〕 〔一〕曰违犯礼义也。　景祐、殿本都有“一”字。王先谦说此夺。

〔4〕 是余之罪夫!② 身亏不用矣。　注②原在“罪”字下,王先谦说殿本在“夫”字下,是。

〔5〕 攻城(战野)〔野战〕,　景祐、殿本都作“野战”。

〔6〕 挑音(佻)〔诏〕。　景祐、殿本都作“诏”。

〔7〕 以(其当)〔当其〕破败之罪。　殿本作“当其”。王先谦说殿本是。

〔8〕 (助)〔即〕见囚执。　景祐、殿本都作“即”。王先谦说作“即”是。

〔9〕 以迁世为史(宦)〔官〕,　景祐、殿本都作“官”,此误。

〔10〕 上(继)〔断〕唐尧,下讫秦缪。　吴承仕说,“继”字无义,字当为“断”。艺文志“断自尧典”,儒林传“上断唐虞”,并其证。按艺文志作“上断于尧”。

〔11〕 接其后事,讫于(大)〔天〕汉。　杨树达说,“大汉”无义,当作“天汉”。天汉,武帝年号。

汉书卷六十三

武五子传第三十三

师古曰:"诸帝子传皆言王,而此独云子者,以戾太子在其中也。"

孝武皇帝六男。卫皇后生戾太子,赵婕妤生孝昭帝,王夫人生齐怀王闳,[①]李姬生燕剌王旦、广陵厉王胥,[②]李夫人生昌邑哀王髆。[③]

①师古曰:"闳音宏。"

②师古曰:"不知官秩,故云李姬。谥法'暴戾无亲曰剌'。剌音来葛反。"

③师古曰:"髆音博。"

戾太子据,元狩元年立为皇太子,年七岁矣。初,上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为立禖,[①]使东方朔、枚皋作禖祝。[②]少壮,诏受公羊春秋,[③]又从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宫,上为立博望苑,[④]使通宾客,从其所好,故多以异端进者。元鼎四年,纳史良娣,[⑤]产子男进,号曰史皇孙。[⑥]

①师古曰:"禖,求子之神也,解在枚皋传。"

②师古曰:"祝,禖之祝辞。"

③师古曰:"少壮者,言渐长大也。少读如本字。"

④师古曰:"取其广博观望也。"

⑤韦昭曰:"良娣,太子之内官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三等。"师古曰:"娣音弟。"

⑥张晏曰:"皆以舅氏姓为氏,以相别也。"师古曰:"进者,皇孙名。"

武帝末,卫后宠衰,江充用事。充与太子及卫氏有隙,[①]恐上晏驾后为太子所诛,会巫蛊事起,充因此为奸。是时,上春秋高,意多所恶,以为左右皆为蛊道祝诅,穷治其事。丞相公孙贺父子,阳石、诸邑公主,[②]及皇后弟子长平侯卫伉皆坐诛。[③]语在公孙贺、江充传。

①师古曰:"充为直指使者,劾太子家车行驰道上,没入车马,太子求充,充不听也。"

②师古曰:"两公主。"

③师古曰:"伉音抗,又音刚。"

充典治巫蛊,既知上意,白言宫中有蛊气,入宫至省中,坏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助充。[①]充遂至太子宫掘蛊,得桐木人。时上疾,辟暑甘泉宫,[②]独皇后、太子在。[③]太子召问少傅石德,[④]德惧为师傅并诛,因谓太子曰:"前丞相父子、两公主及卫氏皆坐此,今巫与使者掘地得征验,不知巫置之邪,将实有也,无以自明,可矫以节收捕充等系狱,[⑤]穷治其奸诈。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请问皆不报,[⑥]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耶?"[⑦]太子急,然德言。

①师古曰:"说读曰悦。赣音贡。"

②师古曰:"辟读曰避。"

③师古曰:"在京师。"

④师古曰:"石庆子。"

⑤师古曰:"矫,托也,托诏命也。"

⑥苏林曰:"家吏,皇后吏也。"臣瓒曰:"太子称家,家吏是太子吏也。"师古曰:"既言皇后及家吏,此为皇后吏及太子吏耳。瓒说是也。"

⑦韦昭曰:"始皇死,赵高诈杀扶苏而立胡亥也。"

征和二年七月壬午,乃使客为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说疑使者有(诏)〔诈〕,不肯受诏,[1]客格杀说。御史章赣被创突亡,自归甘泉。太子使舍人无且[①]持节夜入未央宫殿长秋门,因长御倚华[②]具白皇后,发中

厩车载射士，③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卫，告令百官曰江充反。乃斩充以徇，炙胡巫上林中。④遂部宾客为将率，与丞相刘屈氂等战。长安中扰乱，言太子反，以故众不肯附。太子兵败，亡，不得。⑤

①师古曰："且音子闾反。"

②郑氏曰："长音长者。"如淳曰："汉仪注女长御比侍中，皇后见婕妤以下，长御称谢。倚华，字也。"师古曰："倚音于绮反。"

③师古曰："中厩，皇后车马所在也。"

④服虔曰："作巫蛊之胡人也。炙，烧也。"师古曰："胡巫受充意指，妄作蛊状，太子特忿，且欲得其情实，故以火炙之，令毒痛耳。"

⑤师古曰："太子出亡，而吏追捕不得也。"

上怒甚，群下忧惧，不知所出。①壶关三老茂上书曰：②"臣闻父者犹天，母者犹地，子犹万物也。故天平地安，阴阳和调，物乃茂成；父慈母爱，室家之中，子乃孝顺。阴阳不和则万物夭伤，父子不和则室家(散)〔丧〕亡。[2]故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③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于瞽叟；④孝己被谤，伯奇放流，⑤骨肉至亲，父子相疑。何者？积毁之所生也。由是观之，子无不孝，而父有不察。(令)〔今〕皇太子为汉适嗣，⑥[3]承万世之业，体祖宗之重，亲则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闾阎之隶臣耳，⑦陛下显而用之，衔至尊之命以迫蹴皇太子，⑧造饰奸诈，群邪错谬，是以亲戚之路鬲塞而不通。⑨太子进则不得上见，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⑩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诗云：'营营青蝇，止于藩；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谗言罔极，交乱四国。'⑪往者江充谗杀赵太子，天下莫不闻，其罪固宜。⑫陛下不省察，深过太子，⑬发盛怒，举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将，智者不敢言，辩士不敢说，臣窃痛之。臣闻子胥尽忠而忘其号，⑭比干尽仁而遗其身，⑮忠臣竭诚不顾铁钺之诛⑯以陈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⑰诗云：'取彼谮人，投畀豺虎。'⑱唯陛下宽心慰意，少察所亲，⑲毋患太子之非，亟罢甲兵，无

令太子久亡。⑳臣不胜惓惓，㉑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阙下。”书奏，天子感寤。

①师古曰：“计无所出。”

②师古曰：“壶关，上党之县也。荀悦汉纪云令狐茂，班史不载其姓，不知于何得也。”

③师古曰：“论语云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言父子君臣之道不立，则国必危亡，仓廪虽多，吾不得食也。”

④师古曰：“中，当也。瞽叟，舜父也。言不当其意也。中音竹仲反。”

⑤师古曰：“孝己、伯奇并已解于上。”

⑥师古曰：“谪读曰嫡。”

⑦师古曰：“隶，贱也。”

⑧师古曰：“蹴音千六反。”

⑨师古曰：“鬲与隔同。”

⑩师古曰：“逋，亡也。”

⑪师古曰：“小雅青蝇之诗也。营营，往来之貌也。藩，篱也。恺，乐；悌，易也。言青蝇来往，止于藩篱，变白作黑，谗人构毁，间亲令疏，乐易之君子不当信用。若谗言无极，则四国亦以交乱，宜深察也。”

⑫师古曰：“充宜得罪也。”

⑬师古曰：“以太子为罪过而深责之。”

⑭师古曰：“忘，亡也。吴王杀之，被以恶名，失其善称号。”

⑮师古曰：“比干，殷之贤臣，以道谏纣，纣怒杀之，而剖其心也。”

⑯师古曰：“铁，所以斫人，如今莝刃也，音胡。”

⑰师古曰：“匡，正也。正其失也。”

⑱师古曰：“小雅巷伯之诗。言谮诉之人，诚可疾恶，愿投与猛兽食之。畀音必寐反。”

⑲师古曰：“父子之道，天性之亲也。”

⑳师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㉑师古曰:"悗读曰拳,解在刘[illegible]。"

太子之亡也,东至湖,①臧匿泉鸠里。② 主人家贫,常卖屨以给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闻其富赡,使人呼之③而发觉。吏围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脱,④即入室距户自经。山阳男子张富昌为卒,足蹋开户,新安令史李寿趋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斗死,皇孙二人皆并遇害。上既伤太子,乃下诏曰:"盖行疑赏,所以申信也。其封李寿为邘侯,⑤张富昌为题侯。"⑥

①师古曰:"湖,县名,今虢州阌乡、湖城二县皆其地也。"

②师古曰:"泉鸠水今在阌乡县东南十五里,见有戾太子冢,冢在涧东也。"

③师古曰:"赡,足也。"

④师古曰:"度音大各反。"

⑤韦昭曰:"邘在河内。"师古曰:"为其解救太子也。邘音于。"

⑥孟康曰:"县名也。"晋灼曰:"地理志无也。功臣表食邑钜鹿。"师古曰:"晋说是也。"

久之,巫蛊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无他意,而车千秋复讼太子冤,上遂擢千秋为丞相,而族灭江充家,焚苏文于横桥上,①及泉鸠里加兵刃于太子者,初为北地太守,后族。上怜太子无辜,乃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②天下闻而悲之。

①(师古)〔孟康〕曰:[4]"横音光。"师古曰:"即横门渭桥也。"

②师古曰:"言己望而思之,庶太子之魂来归也。其台在今湖城县之西,阌乡之东,基趾犹存。"

初,太子有三男一女,女者平舆侯嗣子尚焉。及太子败,皆同时遇害。卫(侯)〔后〕、史良娣葬长安城南。[5]史皇孙、皇孙妃王夫人及皇女孙葬广明。① 皇孙二人随太子者,与太子并葬湖。②

①苏林曰:"苑名也。"

②师古曰:"今太子冢北有二冢相次,则二皇孙也。"

太子有遗孙一人，史皇孙子，王夫人男，年十八即尊位，是为孝宣帝。帝初即位，(帝)〔下〕诏曰：[6]“故皇太子在湖，未有号谥，岁时祠，其议谥，置园邑。”有司奏请：“礼‘为人后者，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①尊祖之义也。陛下为孝昭帝后，承祖宗之祀，制礼不逾闲。②谨行视孝昭帝所为故皇太子起位在湖，③史良娣冢在博望苑北，亲史皇孙位在广明郭北。④谥法曰‘谥者，行之迹也’，愚以为亲谥宜曰悼(皇)，母曰悼后，[7]比诸侯王园，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谥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园置长丞，周卫奉守如法。”以湖闵乡邪里聚为戾园，⑤长安白亭东为戾后园，广明成乡为悼园。皆改葬焉。

①师古曰：“谓本生之父母也。”

②师古曰：“闲犹限也。”

③文颖曰：“位，冢位也。”师古曰：“行音下更反。”

④如淳曰：“亲谓父也。”

⑤(师古)孟康曰：[8]“闵，古闵字，从门中旻。建安中正作(闻)〔闵〕。”师古曰：“旻，举目使人也。旻音许密反。闵字本从旻，其后转讹误，遂作门中受耳。而郭璞乃音汝授反，盖失理远耳。”

后八岁，有司复言：“礼‘父为士，子为天子，祭以天子’。悼园宜称尊号曰皇考，立庙，因园为寝，以时荐享焉。益奉园民满千六百家，以为奉明县。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园奉邑，及益戾园各满三百家。”

齐怀王闳与燕王旦、广陵王胥同日立，皆赐策，各以国土风俗申戒焉，曰：“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汤①庙立子闳为齐王，②曰：乌呼！小子闳，受兹青社。③朕承天序，惟稽古，建尔国家，④封于东土，世为汉藩辅。乌呼！念哉，共朕之诏。⑤惟命不于常，⑥人之好德，克明显光；义之不图，俾君子怠。⑦悉尔心，允执其中，天禄永终；⑧厥有愆不臧，乃凶于乃国，而害于尔躬。⑨呜呼！保国乂民，可不敬与！王其戒之！”⑩闳母王夫人有宠，闳尤爱幸，立八年，薨，无子，国

除。

①师古曰:“张汤。”

②师古曰:“于庙授策也。”

③张晏曰:“王者以五色土为太社,封四方诸侯,各以其方色土与之,苴以白茅,归以立社。”

④师古曰:“言考于古道而立子为王。”

⑤师古曰:“共读曰恭。言敬听我诏。”

⑥师古曰:“言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善则得之,恶则失之。”

⑦师古曰:“言人若好德,则能明显有光辉;若不图于义,则君子懈怠,无归附之者。图,谋也。俾,使也。”

⑧师古曰:“能尽尔心,信执中和之(得)〔德〕,[9]则能终天禄者也。”

⑨师古曰:“臧,善也。乃,汝也。”

⑩师古曰:“保,安也。乂,治也。与读曰欤。”

燕剌王旦赐策曰:“呜呼!小子旦,受兹玄社,建尔国家,封于北土,世为汉藩辅。呜呼!薰鬻氏虐老兽心,以奸巧边甿。①朕命将率,徂征厥罪。②万夫长,千夫长,三十有二帅,③降旗奔师。④薰鬻徙域,⑤北州以妥。⑥悉尔心,毋作怨,毋作莫德,⑦毋乃废备。⑧非教士不得从征。⑨王其戒之!”

①服虔曰:“薰鬻,尧时匈奴号也。”孟康曰:“甿音萌。”师古曰:“虐老,谓贵少壮而食甘肥,贱者老而与粗恶也。兽心,言贪暴而无仁义也。甿,庶人。薰音勋。鬻音育。”

②师古曰:“徂,往也。”

③张晏曰:“时所获三十二帅也。”

④如淳曰:“昆邪王偃其旗鼓而来降也。”

⑤张晏曰:“匈奴徙东。”

⑥孟康曰:“古绥字也。”臣瓒曰:“妥,安也。”师古曰:“瓒说是也。妥音他果反。”

⑦服虔曰:“棨,薄也。”师古曰:“棨,古匪字也。匪,非也。”

⑧师古曰:“御边之备不可废。”

⑨张晏曰:“士不素习不得应召。”

旦壮大就国,为人辩略,博学经书杂说,好星历数术倡优射猎之事,招致游士。及卫太子败,齐怀王又薨,旦自以次第当立,上书求入宿卫。上怒,下其使狱。后坐臧匿亡命,削良乡、安次、文安三县。武帝由是恶旦,后遂立少子为太子。

帝崩,太子立,是为孝昭帝,赐诸侯王玺书。旦得书,不肯哭,曰:“玺书封小。[①]京师疑有变。”遣幸臣寿西长、孙纵之、王孺等之长安,[②]以问礼仪为名。王孺见执金吾广(义)〔意〕,[③][10]问帝崩所病,[④]立者谁子,年几岁。广意言待诏五柞宫,[⑤]宫中欢言帝崩,诸将军共立太子为帝,年八九岁,葬时不出临。[⑥]归以报王。王曰:“上弃群臣,无语言,盖主又不得见,甚可怪也。”复遣中大夫至京师上书言:“窃见孝武皇帝躬圣道,孝宗庙,慈爱骨肉,和集兆民,德配天地,明并日月,威武洋溢,[⑦]远方执宝而朝,增郡数十,斥地且倍,[⑧]封泰山,禅梁父,巡狩天下,远方珍物陈于太庙,德甚休盛,[⑨]请立庙郡国。”奏报闻。时大将军霍光秉政,褒赐燕王钱三千万,益封万三千户。旦怒曰:“我当为帝,何赐也!”遂与宗室中山哀王子刘长、齐孝王孙刘泽等结谋,诈言以武帝时受诏,得职吏事,修武备,备非常。[⑩]

①张晏曰:“文少则封小。”

②师古曰:“之,往也。”

③师古曰:“郭广(义)〔意〕。”

④师古曰:“因何病而崩。”

⑤师古曰:“柞读与柞同。”

⑥师古曰:“临音力禁反。”

⑦师古曰:“洋溢,言盛多也。洋音羊。”

⑧师古曰:“斥,开也。”

⑨师古曰:"休,美也。"

⑩如淳曰:"诸侯不得治民与职事,是以为诈言受诏,得知职事,发兵为备也。"

长于是为旦命令群臣曰:"寡人赖先帝休德,[1]获奉北藩,亲受明诏,职吏事,领库兵,饬武备,[2]任重职大,夙夜兢兢,子大夫将何以规佐寡人?且燕国虽小,成周之建国也,[3]上自召公,下及昭、襄,[4]于今千载,岂可谓无贤哉?寡人束带听朝三十馀年,曾无闻焉。其者寡人之不及与?[5]意亦子大夫之思有所不至乎?其咎安在?方今寡人欲挢邪防非,章闻扬和,[6]抚慰百姓,移风易俗,厥路何由?子大夫其各悉心以对,寡人将察焉。"

①师古曰:"休,美也。"

②师古曰:"饬读与勅同。饬,整也。"

③师古曰:"自周以来即为燕国,言以久远。"

④师古曰:"召公,谓召公奭也。昭、襄,六国时燕之二王也。召读曰邵。"

⑤师古曰:"与读曰欤。"

⑥师古曰:"挢,正也。章,表也。挢与矫同,其字从手也。"

群臣皆免冠谢。郎中成轸谓旦曰:"大王失职,独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也。[1]大王壹起,国中虽女子皆奋臂随大王。"旦曰:"前高后时,伪立子弘为皇帝,诸侯交手事之八年。[2]吕太后崩,大臣诛诸吕,迎立文帝,天下乃知非孝惠子也。我亲武帝长子,反不得立,上书请立庙,又不听。立者疑非刘氏。"

①师古曰:"失职,谓当为汉嗣而不被用也。索,求也。"

②师古曰:"交手,谓拱手也。"

即与刘泽谋为奸书,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人传行郡国,以摇动百姓。泽谋归发兵临淄,与燕王俱起。旦遂招来郡国奸人,赋敛铜铁作甲兵,数阅其车骑材官卒,建旌旗鼓车,旄头先驱,[1]郎中侍从者著貂羽,黄金附蝉,[2]皆号侍中。旦从相、中尉以下,勒车骑,发民会围,大猎文安县,以讲士马,须期日。[3]郎中韩义等数谏

旦,旦杀义等凡十五人。会絣侯刘成知泽等谋,④告之青州刺史隽不疑,不疑收捕泽以闻。天子遣大鸿胪丞治,连引燕王。有诏弗治,而刘泽等皆伏诛。益封絣侯。

①师古曰:"欧与驱同。"

②晋灼曰:"以翠羽饰冠也。"师古曰:"貂羽,以貂尾为冠之羽也。附蝉,(谓)〔为〕金蝉以附冠前也。[11]凡此旄头先驱,皆天子之制。而貂羽附蝉,又天子侍中之饰,王僭为之。"

③师古曰:"讲,习也。须,待也。"

④师古曰:"絣侯,菑川靖王子也。絣音步丁反。"

久之,旦姊鄂邑盖长公主、①左将军上官桀父子与霍光争权有隙,皆知旦怨光,即私与燕交通。旦遣孙纵之等前后十馀辈,多赍金宝走马,②赂遗盖主。上官桀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等皆与交通,数记疏光过失与旦,令上书告之。桀欲从中下其章。③旦闻之,喜,上疏曰:"昔秦据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轻弱骨肉,显重异族,废道任刑,无恩宗室。其后尉佗人南夷,陈涉呼楚泽,④近狎作乱,内外俱发,⑤赵氏无炊火焉。⑥高皇帝览踪迹,观得失,见秦建本非是,故改其路,规土连城,布王子孙,⑦是以支叶扶疏,异姓不得间也。⑧今陛下承明继成,⑨委任公卿,群臣连与成朋,非毁宗室,⑩肤受之诉,日骋于廷,恶吏废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⑪臣闻武帝使中郎将苏武使匈奴,见留二十年不降,还拜为典属国。⑫今大将军长史敞无劳,为搜粟都尉。⑬又将军都郎羽林,⑭道上移跸,⑮太官先置。⑯臣旦愿归符玺,入宿卫,察奸臣之变。"

①张晏曰:"食邑鄂,盖侯王信妻也。"师古曰:"为盖侯妻是也,非王信。信者,武帝之舅耳,不取鄂邑主为妻,当是信子顷侯充耳。"

②师古曰:"走马,马之善走者。"

③师古曰:"下音胡稼反。"

④师古曰:"呼音火故反。"

⑤师古曰:"狎,习也。近习之人,谓赵高也。"

⑥韦昭曰:“赵,秦之别氏。”师古曰:“无炊火,言绝祀也。”

⑦师古曰:“规,画也。”

⑧师古曰:“间音工苋反。”

⑨师古曰:“承圣明之后,继已成之业。”

⑩师古曰:“与谓党与也。”

⑪师古曰:“究,竟也。言不终竟于下。”

⑫师古曰:“亶音但。”

⑬师古曰:“杨敞也。”

⑭张晏曰:“都试郎、羽林也。”师古曰:“都,大也,谓大会试之。汉光禄勋令‘诸当试者,不会都所,免之’。”

⑮如淳曰:“移犹传也。”

⑯师古曰:“昭纪云‘诈令人为燕王旦上书’,又云上曰‘朕知此书诈也。将军都郎属耳,燕王何以得知之?’而此传乃云旦自上疏,此下又云帝觉有诈,遂亲信光,参错不同,疑此传为误。”

是时昭帝年十四,觉其有诈,遂亲信霍光,而疏上官桀等。桀等因谋共杀光,废帝,迎立燕王为天子。旦置驿书,往来相报,许立桀为王,外连郡国豪桀以千数。旦以语相平,平曰:“大王前与刘泽结谋,事未成而发觉者,以刘泽素夸,好侵陵也。平闻左将军素轻易,车骑将军少而骄,臣恐其如刘泽时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旦曰:“前日一男子诣阙,自谓故太子,长安中民趣鄉之,[①]正欢不可止,[②]大将军恐,出兵陈之,以自备耳。我帝长子,天下所信,何忧见反?”后谓群臣:“盖主报言,独患大将军与右将军王莽。[③]今右将军物故,[④]丞相病,幸事必成,征不久。”令群臣皆装。

①师古曰:“鄉读曰向。”

②师古曰:“人众既多,故欢哗也。”

③张晏曰:“天水人也,字稚叔。”

④师古曰:“谓死也。”

是时天雨,虹下属宫中① 饮井水,(水泉)〔井水〕竭。[12] 厕中豕群出,坏大官灶。② 乌鹊斗死。鼠舞殿端门中。③ 殿上户自闭,不可开。天火烧城门。大风坏宫城楼,折拔树木。流星下堕。后姬以下皆恐。王惊病,使人祠葭水、台水。④ 王客吕广等知星,为王言"当有兵围城,期在九月十月,汉当有大臣戮死者。"语具在五行志。

①师古曰:"属犹注也,音之欲反。"

②师古曰:"厕,养豕圈也。圈音胡困反。"

③师古曰:"端门,正门也。"

④晋灼曰:"地理志葭水在广平南和,台水在雁门。"师古曰:"葭音家。台音怡。"

王愈忧恐,谓广等曰:"谋事不成,妖祥数见,兵气且至,奈何?"会盖主舍人父燕仓知其谋,告之,由是发觉。丞相赐玺书,部中二千石逐捕孙纵之及左将军桀等,皆伏诛。旦闻之,召相平曰:"事败,遂发兵乎?"平曰:"左将军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发也。"王忧懑,① 置酒万载宫,会宾客群臣妃妾坐饮。王自歌曰:"归空城兮,狗不吠,鸡不鸣,横术何广广兮,固知国中之无人!"② 华容夫人起舞曰:"发纷纷兮置渠,③ 骨籍籍兮亡居。④ 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两渠间兮,君子独安居!"⑤ 坐者皆泣。

①师古曰:"懑音满,又音闷,解在司马迁传。"

②苏林曰:"广音旷。"臣瓒曰;"术,道路也。"师古曰:"广读如本字。此歌意,言身死之后,国当空也。"

③孟康曰:"置音罝。发历罝挂岸也。"臣瓒曰:"置塞沟渠。"师古曰:"瓒说是也。置音徒(一)〔千〕反。"[13]

④师古曰:"籍籍,从横貌也。居,处也。"

⑤师古曰:"置酒之宫,池沼所在,其间有渠,故即其所见以为歌辞也。"

有赦令到,王读之,曰:"嗟乎! 独赦吏民,不赦我。"因迎后姬诸夫人之明光殿,王曰:"老虏曹为事当族!"① 欲自杀。左右曰:"党得削

国，②幸不死。”后(妃)〔姬〕夫人共啼泣止王。[14]会天子使使者赐燕王玺书曰：“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诸吕阴谋大逆，刘氏不绝若发，赖绛侯等诛讨贼乱，尊立孝文，以安宗庙，非以中外有人，表里相应故邪？樊、酈、曹、灌，携剑推锋，③从高〔皇〕帝垦菑除害，[15]耘钼海内，④〔当此之时，头如蓬葆〕，⑤[16]勤苦至矣，然其赏不过(诸)〔封〕侯。[17]今宗室子孙曾无暴衣露冠之劳，裂地而王之，分财而赐之，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今王骨肉至亲，敌吾一体，⑥乃与他姓异族谋害社稷，亲其所疏，疏其所亲，有逆悖之心，无忠爱之义。如使古人有知，当何面目复(举)〔奉〕齐酎见高祖之庙乎！”⑦[18]

①师古曰：“曹，辈也。”

②师古曰：“党音他朗反。”

③师古曰：“樊哙、酈商、曹参、灌婴等。”

④师古曰：“菑，古灾字。”

⑤服虔曰：[19]〔“头久不理，如蓬草羽葆也。”师古曰：“草丛生曰葆，音保。”〕

⑥师古曰：“言若四肢之一也。”

⑦师古曰：“古人谓先人。”

旦得书，以符玺属医工长，①谢相二千石：“奉事不谨，死矣。”即以绶自绞。后夫人随旦自杀者二十馀人。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为庶人，赐旦谥剌王。旦立三十八年而诛，国除。

①师古曰：“属，委也。医工长，王官之〔主〕医者也。[20]属音之欲反。”

后六年，宣帝即位，封旦两子，庆为新昌侯，贤为(定安)〔安定〕侯，[21]又立故太子建，是为广阳顷王，二十九年薨。子穆王舜嗣，二十一年薨。子思王璜嗣，二十年薨。子嘉嗣。王莽时，皆废汉藩王为家人，嘉独以献符命封扶美侯，赐姓王氏。

广陵厉王胥赐策曰：“呜呼！小子胥，受兹赤社，建尔国家，封于南土，世世为汉藩辅。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间，其人轻心。扬

州保强,[①] 三代要服,不及以正。'[②] 呜呼! 悉尔心,祗祗兢兢,乃惠乃顺,[③]毋桐好逸,毋迩宵人,[④]惟法惟则![⑤]书云'臣不作福,不作威',[⑥]靡有后羞。王其戒之!"[⑦]

①李奇曰:"保,恃也。"

②师古曰:"要服,次荒服之内者也。正,政也。要音一遥反。"

③师古曰:"祗祗,敬也。兢兢,慎也。言当慈惠于下,忠顺于上也。"

④应劭曰:"无好逸游之事,迩近小人也。"张晏曰:"桐音同。"师古曰:"桐音通。桐,轻脱之貌也。"

⑤师古曰:"言当依法则。"

⑥师古曰:"周书洪范云'臣无有作威作福也'。"

⑦师古曰:"言宜戒慎,勿令后有羞辱之事也。"

胥壮大,好倡乐逸游,力扛鼎,[①]空手搏熊彘猛兽。动作无法度,故终不得为汉嗣。

①师古曰:"扛,举也,音江。"

昭帝初立,益封胥万三千户,元凤中入朝,复益万户,赐钱二千万,黄金二千斤,安车驷马宝剑。及宣帝即位,封胥四子圣、曾、宝、昌皆为列侯,又立胥小子弘为高密王。所以褒赏甚厚。

始,昭帝时,胥见上年少无子,有觊欲心。[①]而楚地巫鬼,[②]胥迎女巫李女须,使下神祝诅。[③]女须泣曰:"孝武帝下我。"左右皆(服)〔伏〕。[④][22]言"吾必令胥为天子。"胥多赐女须钱,使祷巫山。[⑤]会昭帝崩,胥曰:"女须良巫也!"杀牛塞祷。[⑥]及昌邑王征,复使巫祝诅之。后王废,胥寝信女须等,[⑦]数赐予钱物。宣帝即位,胥曰:"太子孙何以反得立?"复令女须祝诅如前。又胥女为楚王延寿后弟妇,数相馈遗,通私书。[⑧]后延寿坐谋反诛,辞连及胥。有诏勿治,赐胥黄金前后五千斤,它器物甚众。胥又闻汉立太子,谓姬南等曰:"我终不得立矣。"乃止不诅。后胥子南利侯宝坐杀人夺爵,还归广陵,与胥姬左修奸。事发觉,系狱,弃市。相胜之奏夺王射陂草田以赋贫民,[⑨]奏可。胥复使巫祝诅如前。

①师古曰:“觊音冀。”

②师古曰:“言其土俗尊尚巫鬼之事。”

③师古曰:“女须者,巫之名也。”

④师古曰:“见女须云武帝神下,故伏而听之。”

⑤师古曰:“即楚地之巫山也。”

⑥师古曰:“以为因祷祝诅而崩也。塞音先代反。”

⑦师古曰:“寖,古浸字也。寖,渐也,益也。”

⑧师古曰:“馈亦馈字。”

⑨张晏曰:“射水之陂,在射阳县。”

胥宫园中枣树生十馀茎,茎正赤,叶白如素。池水变赤,鱼死。有鼠昼立舞王后廷中。胥谓姬南等曰:“枣水鱼鼠之怪甚可恶也。”居数月,祝诅事发觉,有司按验,胥惶恐,药杀巫及宫人二十馀人以绝口。公卿请诛胥,天子遣廷尉、大鸿胪即讯。[①] 胥谢曰:“罪死有馀,诚皆有之。[②]事久远,请归思念具对。”胥既见使者还,置酒显阳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訾、胡生等夜饮,[③]使所幸八子郭昭君、家人子赵左君等鼓瑟歌舞。[④]王自歌曰:“欲久生兮无终,长不乐兮安穷![⑤]奉天期兮不得须臾,[⑥]千里马兮驻待路。[⑦]黄泉下兮幽深,人生要死,何为苦心![⑧]何用为乐心所喜,出入无惊为乐亟。[⑨]蒿里召兮郭门闵,[⑩]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⑪]左右悉更涕泣奏酒,[⑫]至鸡鸣时罢。胥谓太子霸曰:“上遇我厚,今负之甚。我死,骸骨当暴。幸而得葬,薄之,无厚也。”即以绶自绞死。及八子郭昭君等二人皆自杀。天子加恩,赦王诸子皆为庶人,赐谥曰厉王。立六十四年而诛,国除。

①师古曰:“就问也。”

②师古曰:“诚,实也。”

③师古曰:“董訾、胡生,皆女名。”

④师古曰:“八子,姬妾之秩号也。家人子,无官秩者也。”

⑤师古曰:“人所以欲久生者,贵其安豫无有终极,而我在生,长不欢乐,焉用

穷尽年寿也。”

⑥张晏曰:“奉天子期,当死,不得复延年。”

⑦张晏曰:“二卿亭驿待以答诏命。”

⑧师古曰:“言人生必当有死,无假劳心怀悲戚。”

⑨韦昭曰:“悰亦乐也,音裁宗反。亟,数,亦疾也,谓不久也。言人生以何为乐,但以心志所喜好耳。今我出入皆无欢怡,不得久长也。喜音许吏反。亟音邱吏反。”

⑩师古曰:“蒿里,死人里。”

⑪师古曰:“言死当自去,不如他徭役得顾庸自代也。逝,合韵音上列反。”

⑫师古曰:“更,互也。奏,进也。更音工衡反。”

后七年,元帝复立胥太子霸,是为孝王,十三年薨。子共王意嗣,[①]三年薨。子哀王护嗣:十六年薨,无子,绝。后六年,成帝复立孝王子守,是为靖王,立二十年薨。子宏嗣,王莽时绝。

①师古曰:“共读曰恭。”

初,高密哀王弘本始元年以广陵王胥少子立,九年薨。子顷王章嗣,三十三年薨。子怀王宽嗣,十一年薨。子慎嗣,王莽时绝。

昌邑哀王髆天汉四年立,十一年薨,子贺嗣。立十三年,昭帝崩,无嗣,大将军霍光征王贺典丧。[①]玺书曰:“制诏昌邑王:[②]使行大鸿胪事少府乐成、[③]宗正德、光禄大夫吉、[④]中郎将利汉[⑤]征王,乘七乘传诣长安邸。”夜漏未尽一刻,以火发书。其日中,贺发,晡时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郎中令龚遂谏王,令还郎谒者五十馀人。贺到济阳,求长鸣鸡,[⑥]道买积竹杖。[⑦]过弘农,使大奴善以衣车载女子。[⑧]至湖,[⑨]使者以让相安乐。[⑩]安乐告遂,遂入问贺,贺曰:“无有。”遂曰:“即无有,何爱一善以毁行义!请收属吏,[⑪]以湔洒大王。”[⑫]即捽善,属卫士长行法。[⑬]

①师古曰:“(今)〔令〕为丧主。”[23]

②师古曰:“太后玺书。”

③师古曰:“史乐成。”

④师古曰:“丙吉也。”

⑤师古曰:“不知姓。”

⑥师古曰:“鸣声长者也。”

⑦文颖曰:“合竹作杖也。”

⑧师古曰:“凡言大奴者,谓奴之尤长大者也。”

⑨师古曰:“即湖县。”

⑩张晏曰:“使者,长安使人也。”师古曰:“让,责也。”

⑪师古曰:“以善付吏也。属音之欲反。其下亦同。”

⑫师古曰:“湔,浣也。洒,濯也。湔音子颠反。洒音先礼反。”

⑬师古曰:“捽,持头也。卫士长,主卫之官。捽音材兀反。”

贺到霸上,大鸿胪郊迎,驸奉乘舆车。王使仆寿成御,郎中令遂参乘。旦至广明东都门,遂曰:“礼,奔丧望见国都哭。此长安东郭门也。”贺曰:“我嗌痛,不能哭。”① 至城门,遂复言,贺曰:“城门与郭门等耳。”且至未央宫东阙,遂曰:“昌邑帐在是阙外驰道北,② 未至帐所,有南北行道,马足未至数步,大王宜下车,乡阙西面伏,哭尽哀止。”③ 王曰:“诺。”到,哭如仪。

①师古曰:“嗌,喉咽也,音益。”

②文颖曰:“吊哭帐也。”师古曰:“是谓此。”

③师古曰:“乡读曰向。”

王受皇帝玺绶,袭尊号。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乱。大将军光与群臣议,白孝昭皇后,废贺归故国,赐汤沐邑二千户,故王家财物皆与贺。及哀王女四人各赐汤沐邑千户。语在霍光传。国除,为山阳郡。

初贺在国时,数有怪。尝见白犬,高三尺,无头,其颈以下似人,而冠方山冠。后见熊,左右皆莫见。又大鸟飞集宫中。王知,恶之,辄以问郎中令遂。遂为言其故,语在五行志。王叩天叹曰:“不祥何为数

来!”①遂叩头曰:“臣不敢隐忠,数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说。②夫国之存亡,岂在臣言哉? 愿王内自揆度。③大王诵诗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备,④王之所行中诗一篇何等也?⑤大王位为诸侯王,行污于庶人,⑥以存难,以亡易,宜深察之。”后又血污王坐席,王问遂,遂叫然号曰:“宫空不久,祆祥数至。血者,阴忧象也。宜畏慎自省。”贺终不改节。居无何,征。既即位,后王梦青蝇之矢积西阶东,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⑦发视之,青蝇矢也。以问遂,遂曰:“陛下之诗不云乎?⑧‘营营青蝇,至于藩;恺悌君子,毋信谗言。’⑨陛下左侧谗人众多,如是青蝇恶矣。⑩宜进先帝大臣子孙亲近以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⑪信用谗谀,必有凶咎。愿诡祸为福,皆放逐之。⑫臣当先逐矣。”贺不用其言,卒至于废。

①师古曰:“印读曰仰。”

②师古曰:“说读曰悦。”

③师古曰:“度音徒各反。”

④师古曰:“浹,彻也,音子牒反。”

⑤师古曰:“言王所行,皆不合法度。王自谓当于何诗之文也。中音竹仲反。”

⑥师古曰:“污,浊秽。”

⑦师古曰:“版瓦,大瓦也。”

⑧苏林曰:“犹言陛下所读之诗也。”

⑨师古曰:“已解于上。”

⑩师古曰:“恶即矢也。越王句践为吴王尝恶,亦其义也。”

⑪师古曰:“如,若也。不忍谓不能疏远也。”

⑫师古曰:“诡犹反。”

大将军光更尊立武帝曾孙,是为孝宣帝。即位,心内忌贺,元康二年遣使者赐山阳太守张敞玺书曰:“制诏山阳太守:其谨备盗贼,察往来过客。毋下所赐书!”①敞于是条奏贺居处,著其废亡之效,②曰:“臣敞地节三年五月视事,故昌邑王居故宫,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闭大门,开小门,廉吏一人为领钱物市买,朝内食物,③它不得出入。④督盗一人

别主徼循,察往来者。以王家钱取卒,迾宫清中备盗贼。[5]臣敞数遣丞吏行察。[6]四年九月中,臣敞入视居处状,故王年二十六七,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锐卑,少须眉,身体长大,疾瘘,行步不便。[7]衣短衣大绔,冠惠文冠,[8]佩玉环,簪笔持牍趋谒。[9]臣敞与坐语中庭,阅妻子奴婢。臣敞欲动观其意,即以恶鸟感之,曰:'昌邑多枭。'故王应曰:'然。前贺西至长安,殊无枭。复来,东至济阳,乃复闻枭声。'臣敞阅至子女持礬,[10]故王跪曰:'持礬母,严长孙女也。'臣敞故知执金吾严延年字长孙,女罗绂,[11]前为故王妻。察故王衣服言语跪起,清狂不惠。[12]妻十六人,子二十二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死奏名籍及奴婢财物簿。臣敞前书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张修等十人,无子,又非姬,但良人,无官名,王薨当罢归。太傅豹等擅留,以为哀王园中人,所不当得为,[13]请罢归。'故王闻之曰:'中人守园,疾者当勿治,相杀伤者当勿法,欲令亟死,太守柰何而欲罢之?'[14]其天资喜由乱亡,终不见仁义如此。[15]后丞相御史以臣敞书闻,奏可。皆以遣。"上由此知贺不足忌。

①师古曰:"密令警察,不欲宣露也。"

②师古曰:"著,明也。"

③师古曰:"每旦一内之。"

④师古曰:"食物之外皆不得妄有出入。"

⑤李奇曰:"迾,遮也。"邓展曰:"令其宫中清靖,不得妄有异人也。"师古曰:"以王家钱顾人为卒也。"

⑥师古曰:"行音下更反。"

⑦师古曰:"瘘,风痹疾也,音人佳反。"

⑧苏林曰:"治狱法冠也。"孟康曰:"今侍中所著也。"服虔曰:"武冠也,或曰赵惠文王所服,故曰惠文。"晋灼曰:"柱后惠文,法冠也。但言惠文,侍中冠。孟说是也。"

⑨师古曰:"簪笔,插笔于首也。牍,木简也。"

⑩师古曰:"贺之子女名持礬。"

⑪师古曰:"罗绂,其名也。绂音敷。"

⑫苏林曰:"凡狂者,阴阳脉尽浊。今此人不狂似狂者,故言清狂也。或曰,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曰清狂。清狂,如今白痴也。"

⑬师古曰:"于法不当然。"

⑭师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⑮师古曰:"喜,好也。由,从也。喜音许吏反。"

其明年春,乃下诏曰:"盖闻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亲,析而不殊。①其封故昌邑王贺为海昏侯,食邑四千户。"②侍中卫尉金安上上书言:"贺天之所弃,陛下至仁,复封为列侯。贺鬲顽放废之人,不宜得奉宗庙朝聘之礼。"奏可。贺就国豫章。

①师古曰:"析,分也。殊,绝也。"

②师古曰:"海昏,豫章之县。"

数年,扬州刺史柯奏贺①与故太守卒史孙万世交通,万世问贺:"前见废时,何不坚守毋出宫,斩大将军,而听人夺玺绶乎?"贺曰:"然。失之。"万世又以贺且王豫章,不久为列侯。贺曰:"且然,②非所宜言。"有司案验,请逮捕。制曰:"削户三千。"后薨。

①师古曰:"柯者,刺史之名也。"

②师古曰:"谓亦将如此。"

豫章太守廖奏言:"舜封象于有鼻,①死不为置后,以为暴乱之人不宜为太祖。②海昏侯贺死,上当为后者子充国;③充国死,复上弟奉亲;奉亲复死,是天绝之也。陛下圣仁,于贺甚厚,虽舜于象无以加也。宜以礼绝贺,以奉天意。愿下有司议。"议皆以为不宜为立嗣,国除。

①师古曰:"廖,太守名也。有鼻在零陵,今鼻亭是也。廖音聊。"

②师古曰:"谓一国之始祖。"

③师古曰:"上谓由上其名于有司。"

元帝即位,复封贺子代宗为海昏侯,传子至孙,今见为〔侯〕。[24]

赞曰:巫蛊之祸,岂不哀哉! 此不唯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时,非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见,其长竟天。后遂命将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后,师行三十年,兵所诛屠夷灭死者不可胜数。及巫蛊事起,京师流血,僵尸数万,[①]太子子父皆败。故太子生长于兵,与之终始,何独一嬖臣哉! 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内平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暴骨长城之下,头卢相属于道,[②]不一日而无兵。由是山东之难兴,四方溃而逆秦。秦将吏外畔,贼臣内发,乱作萧墙,祸成二世。[③]故曰'兵犹火也,弗戢必自焚",[④]信矣。是以仓颉作书,"止""戈"为"武"。[⑤]圣人以武禁暴整乱,止息干戈,非以为残而兴纵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顺,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⑥]故车千秋指明蛊情,章太子之冤。千秋材知未必能过人也,以其销恶运,遏乱原,[⑦]因衰激极,道迎善气,[⑧]传得天人之祐助云。[⑨]

①师古曰:"僵,偃也,音居羊反。"

②师古曰:"卢,额骨也。属,连也,音之欲反。"

③师古曰:"萧墙谓屏墙也,解在五行志。"

④师古曰:"左传隐四年卫有州吁之乱,公问于众仲曰:'州吁其成乎?'对曰:'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也。'言兵不可妄动,久而不戢,则自焚烧。戢,敛也。"

⑤师古曰:"武字从止,从戈,所谓会意。"

⑥师古曰:"易上系辞也。"

⑦师古曰:"遏,止也,音一曷反。"

⑧师古曰:"激去至极之灾,引致福善之气也。道读曰导。"

⑨师古曰:"传,引也。"

【校勘记】

〔1〕 按道侯说疑使者有(诏)〔诈〕,不肯受诏, 钱大昭说"诏"当作"诈"。按

景祐、殿本都作"诈"。

〔2〕 父子不和则室家(散)〔丧〕亡， 景祐、殿本都作"丧"。

〔3〕 (令)〔今〕皇太子为汉適嗣， 钱大昭说"令"当作"今"。按景祐、殿、局本都作"今"。

〔4〕 (师古)〔孟康〕曰： 景祐、殿本都作"孟康"，此误。

〔5〕 卫(侯)〔后〕、史良娣葬长安城南。 钱大昭说"侯"当作"后"。按景祐、殿、局本都作"后"。

〔6〕 帝初即位，(帝)〔下〕诏曰： 景祐、殿本都作"下"。王先谦说作"下"是。

〔7〕 愚以为亲谥宜曰悼(皇)，母曰悼后。 王念孙说景祐本无"皇"字是。

〔8〕 (师古)〔孟康〕曰："闵，古閔字，从门中旻。建安中正作(闻)闵。"景祐、殿本"师古"作"孟康"，"闻"作"闵"，此误。

〔9〕 信执中和之(得)〔德〕，景祐、殿本都作"德"，此误。

〔10〕 王孺见执金吾广(义)意， 景祐、殿本都作"广意"，注同。按下文作"广意"。

〔11〕 (谓)〔为〕金蝉以附冠前也。 景祐、殿本都作"为"。

〔12〕 饮井水，(水泉)〔井水〕竭。 景祐本作"井水"。王念孙说景祐本是。

〔13〕 置音徒(一)〔千〕反。 景祐、殿本都作"千"。王先谦说作"千"是。

〔14〕 后(妃)〔姬〕夫人共啼泣止王。 景祐、汲古、殿、局本都作"姬"，此误。

〔15〕 从高〔皇〕帝垦菑除害， 景祐、殿本都有"皇"字。

〔16〕 〔当此之时，头如蓬葆〕， 景祐、殿本有此八字，此脱。

〔17〕 然其赏不过(诸)〔封〕侯。 景祐、殿本都作"封"。王先谦说作"封"是。

〔18〕 当何面目复(举)〔奉〕齐酎见高祖之庙乎！ 景祐、殿本都作"奉"。王先谦说作"奉"是。

〔19〕 〔服虔曰〕： 宋祁说，浙本注文"头"字上有此三字。又此注二十字，景祐、殿本有，此脱。

〔20〕 王官之〔主〕医者也。 景祐、殿本都有"主"字。王先谦说有"主"字是。

〔21〕 贤为(定安)〔安定〕侯， 景祐、殿本都作"安定"。王先谦说作"安定"是。

〔22〕 左右皆(服)〔伏〕。 景祐、殿本都作“伏”。

〔23〕 (今)〔令〕为丧主。 景祐、殿本都作“令”,此误。

〔24〕 今见为〔侯〕。 景祐、殿本都有“侯”字。

汉书卷六十四上

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三十四上

师古曰:"分严安以后为下卷。"

严助,会稽吴人,严夫子子也,[①]或言族家子也。[②]郡举贤良,对策百馀人,武帝善助对,繇是独擢助为中大夫。后得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葱奇等,并在左右。是时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娄举贤良文学之士。[③]公孙弘起徒步,数年至丞相,开东阁,延贤人与谋议,朝觐奏事,因言国家便宜。上令助等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④]大臣数诎。[⑤]其尤亲幸者,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相如常称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畜之。[⑥]唯助与寿王见任用,而助最先进。

①张晏曰:"夫子,严忌也。"

②师古曰:"亦云夫子之族子也。"

③师古曰:"娄,古屡字。"

④师古曰:"中谓天子之宾客,若严助之辈也。外谓公卿大夫也。"

⑤师古曰:"谓计议不如助等,每诎服也,音丘勿反。"

⑥师古曰:"论议委随,不能持正,如树木之无根柢也。"

建元三年,闽越举兵围东瓯,东瓯告急于汉。时武帝年未二十,以问太尉田蚡。蚡以为越人相攻击,其常事,又数反覆,不足烦中国往救也,自秦时弃不属。[①]于是助诘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诚能,

何故弃之？且秦举咸阳而弃之，何但越也！②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诉，③又何以子万国乎？”④上曰：“太尉不足与计。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乃遣助以节发兵会稽。会稽守欲距法，不为发。⑤助乃斩一司马，谕意指，⑥遂发兵浮海救东瓯。未至，闽越引兵罢。

①师古曰：“言不臣属于中华。”

②师古曰：“举，总也。言总天下乃至京师皆弃也。”

③师古曰：“振，举也，起也。安，焉也。”

④师古曰：“子谓畜为臣子也。”

⑤师古曰：“以法距之，为无符验也。”

⑥师古曰：“以天子意指晓告之。”

后三岁，闽越复兴兵击南越。南越守天子约，不敢擅发兵，而上书以闻。上多其义，①大为发兴，遣两将军将兵诛闽越。淮南王安上书谏曰：

①师古曰：“多犹重也。”

陛下临天下，布德施惠，缓刑罚，薄赋敛，哀鳏寡，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盛德上隆，和泽下洽，近者亲附，远者怀德，天下摄然，①人安其生，自以〔没〕身不见兵革。[1]今闻有司举兵将以诛越，臣安窃为陛下重之。②越，方外之地，剪发文身之民也。③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④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⑤故古者封内甸服，⑥封外侯服，⑦侯卫宾服，⑧蛮夷要服，⑨戎狄荒服，⑩远近势异也。自汉初定已来七十二年，吴越人相攻击者不可胜数，然天子未尝举兵而人其地也。

①孟康曰：“摄，安也，音奴协反。”

②师古曰：“重，难也。”

③晋灼曰：“淮南云‘越人翦发’，张揖以为古翦字也。”师古曰：“翦与翦同，

(晋)〔张〕说是也。"[2]

④师古曰:"与读曰豫。"

⑤师古曰:"地不可居,而民不可牧养也。"

⑥师古曰:"封内谓封圻千里之内也。甸服,主治王田以供祭祀也。"

⑦师古曰:"封外,千里之外也。侯,候也,为王者斥候。"

⑧服虔曰:"侯服之外,又有卫服。宾,宾见于王也。侯卫二服同为宾也。"

⑨师古曰:"又在侯卫之外而居九州之(地)〔内〕也。[3]要,言以文德要来之耳,音一遥反。"

⑩师古曰:"此在九州之外者也。荒,言其荒忽绝远,来去无常也。"

臣闻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① 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② 中国之人不知其势阻而入其地,虽百不当其一。得其地,不可郡县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过寸数,而间独数百千里,③ 阻险林丛弗能尽著。④ 视之若易,行之甚难。天下赖宗庙之灵,方内大宁,戴白之老不见兵革,⑤ 民得夫妇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为藩臣,贡酎之奉,不输大内,⑥ 一卒之用不给上事。⑦ 自相攻击而陛下发兵救之,是反以中国而劳蛮夷也。⑧ 且越人愚戇轻薄,负约反覆,其不(可)用天子之法度,[4] 非一日之积也。⑨ 壹不奉诏,举兵诛之,臣恐后兵革无时得息也。

①服虔曰:"竹丛也。音皇。"师古曰:"竹田曰篁。"

②师古曰:"昧,暗也。言多草木。"

③师古曰:"间,中间也。或八九百里,或千里也。"

④师古曰:"不可尽载于图也。著音竹助反。"

⑤师古曰:"戴白,言白发在首。"

⑥应劭曰:"越国僻远,珍奇之贡,宗庙之祭皆不与也。大内,都内也,国家宝藏也。"师古曰:"百官公卿表云治粟属官有都内令丞也。"

⑦师古曰:"给,供也。"

⑧师古曰:"疲劳中国之人于蛮夷之地。"

⑨师古曰:"积,久也。"

间者,数年岁比不登,民待卖爵赘子以接衣食,[①]赖陛下德泽振救之,得毋转死沟壑。四年不登,五年复蝗,民生未复。[②]今发兵行数千里,资衣粮,入越地,[③]舆轿而踰领,[④]拖舟而入水,[⑤]行数百千里,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⑥]林中多蝮蛇猛兽,[⑦]夏月暑时,欧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⑧]曾未施兵接刃,死伤者必众矣。前时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将军间忌将兵击之,[⑨]以其军降,处之上淦。[⑩]后复反,会天暑多雨,楼船卒水居击棹,[⑪]未战而疾死者过半。亲老涕泣,孤子诹号,[⑫]破家散业,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归。悲哀之气数年不息,长老至今以为记。曾未入其地而祸已至此矣。

①如淳曰:"淮南俗卖子与人作奴婢,名为赘子,三年不能赎,遂为奴婢。"师古曰:"赘,质也。一说,云赘子者,谓令子出就妇家为赘婿耳。赘婿解在贾谊传。"

②师古曰:"生谓生业。复音(拱)〔扶〕目反。"[5]

③师古曰:"资犹费。"

④服虔曰:"轿音桥梁,谓隘道舆车也。"臣瓒曰:"今竹舆车也,江表作竹舆以行是也。"项昭曰:"陵绝水曰轿,音旗庙反。领,山领也。不通船车,运转皆担舆也。"师古曰:"服音、瓒说是也。项氏谬矣。此直言以轿过领耳,何云陵绝水乎!又旗庙之音无所依据。踰与逾同。"

⑤师古曰:"拖,曳也,音它。"

⑥师古曰:"谓船触石,难以行也。"

⑦师古曰:"蝮,恶蛇也,音敷福反,解在田儋传。"

⑧师古曰:"泄,吐也,音弋制反。属音之欲反。"

⑨文颖曰:"先臣,淮南厉王长也。间忌,人姓名。"师古曰:"淮南王传作简忌,此本作间,转写字误省耳。"

⑩苏林曰:"淦音耿贪之禽。"师古曰:"音工含反。"

⑪师古曰:"言常居舟中水上,而又有击棹行舟之役,故多死也。棹音直孝反。"

⑫师古曰:"譆,古嘻字。"

臣闻军旅之后,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若之气,薄阴阳之和,感天地之精,[①]而灾气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兽,泽及草木,一人有饥寒不终其天年而死者,为之凄怆于心。今方内无狗吠之警,[②]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沾渍山谷,边境之民为之早闭晏开,[③]鼘不及夕,[④]臣安窃为陛下重之。[⑤]

①师古曰:"薄,迫也。"

②师古曰:"方内,中国四方之内 也。"

③师古曰:"晏,晚也。言有兵难,故边城早闭而晚开也。"

④师古曰:"鼘,古朝字也。言忧危亡不自保也。"

⑤师古曰:"重,难也。"

不习南方地形者,多以越为人众兵强,能难边城。[①]淮南全国之时,多为边吏,[②]臣窃闻之,与中国异。[③]限以高山,人迹所绝,车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内也。其入中国必下领水,领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④]不可以大船载食粮下也。越人欲为变,必先田馀于界中,[⑤]积食粮,乃入伐材治船。边城守候诚谨,越人有入伐材者,辄收捕,焚其积聚,虽百越,奈边城何! 且越人绵力薄材,[⑥]不能陆战,又无车骑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险,而中国之人不能其水土也。[⑦]臣闻越甲卒不下数十万,所以入之,五倍乃足,[⑧]挽车奉饟者,不在其中。[⑨]南方暑湿,近夏瘴热,[⑩]暴露水居,蝮蛇蓁生,[⑪]疾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虽举越国而虏之,不足以偿所亡。[⑫]

①服虔曰:"为边城作难也。"

②师古曰:"全国谓未分为三之时也。淮南人于边为吏,与越接境,故知其地形也。"

③师古曰:"言其风土不同。"

④师古曰:"言水流湍急,石为之漂转,触破舟船也。漂音匹遥反。"

⑤韦昭曰:"越邑,今鄱阳县也。"

⑥孟康曰:"绵音灭,薄力也。"师古曰:"绵,弱也,言其柔弱如绵,读如本字。孟说非也。"

⑦师古曰:"能,堪也。"

⑧师古曰:"不下,言不减也。汉军多之五倍,然后可入其地也。"

⑨师古曰:"挽,引也,音晚。镘亦饷字。"

⑩师古曰:"瘴,黄病,音丁干反。"

⑪师古曰:"蠚,毒也,音螫。"

⑫师古曰:"举谓总取也。"

臣闻道路言,闽越王弟甲弒而杀之,① 甲以诛死,其民未有所属。陛下若欲来内,处之中国,使重臣临存,② 施德垂赏以招致之,此必携幼扶老以归圣德。若陛下无所用之,则继其绝世,存其亡国,建其王侯,以为畜越,③ 此必委质为藩臣,世共贡职。④ 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组,填抚方外,⑤ 不劳一卒,不顿一戟,⑥ 而威德并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为欲屠灭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险阻。⑦ 背而去之,则复相群聚;留而守之,历岁经年,则士卒罢勘,食粮乏绝,⑧ 男子不得耕稼(种树)〔树种〕,[6] 妇人不得纺绩织纴,⑨ 丁壮从军,老弱转饷,⑩ 居者无食,行者无粮。民苦兵事,亡逃者必众,随而诛之,不可胜尽,盗贼必起。

①师古曰:"甲者,闽王弟之名。"

②师古曰:"存谓省问之。"

③李奇曰:"如人畜养六畜也。"师古曰:"直谓畜养之耳,非六畜也。"

④师古曰:"共读曰供。"

⑤师古曰:"组者,印之绶。"

⑥师古曰:"顿,坏也。一曰顿读曰钝。"

⑦师古曰:"如雉兔之逃窜而入山林险阻之中。"

⑧师古曰:"罢读曰疲。勘亦倦字。"

⑨师古曰:"树,植也。机缕曰絟。絟音人禁反。"

⑩师古曰:"饷亦馕字。"

臣闻长老言,秦之时尝使尉屠睢击越,① 又使监禄凿渠通道。②越人逃入深山林丛,不可得攻。留军屯守空地,旷日(持)〔引〕久,士卒劳倦,越(乃)出击之。[7]秦兵大破,乃发谪戍以备之。③当此之时,外内骚动,百姓靡敝,④行者不还,往者(莫)〔莫〕反,[8]皆不聊生,亡逃相从,群为盗贼,于是山东之难始兴。此老子所谓"师之所处,荆棘生之"者也。⑤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从。臣恐变故之生,奸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⑥鬼方,小蛮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蛮夷,三年而后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

①张晏曰:"郡都尉,姓屠名睢也。"

②张晏曰:"监郡御史也,名禄。"

③师古曰:"谪读曰谪。"

④师古曰:"靡,散也,音縻。"

⑤师古曰:"老子道经之言也。师旅行,必杀伤士众,侵暴田亩,故致荒残而生荆棘也。"

⑥师古曰:"既济九三爻辞。"

臣闻天子之兵有征而无战,言莫敢(抶)〔校〕也。①[9]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执事之颜行,②[10]厮舆之卒有一不备而归者,③虽得越王之首,臣犹窃为大汉羞之。陛下以四海为境,九州为家,八(蔬)〔薮〕为囿,江(海)〔汉〕为池,④[11]生民之属皆为臣妾。人徒之众足以奉千官之共,⑤租税之收足以给乘舆之御。玩心神明,秉执圣道,负黼依,⑥冯玉几,⑦南面而听断,号令天下,四海之内莫不向应。⑧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⑨使元元之民安生乐业,则泽被万

世,传之子孙,施之无穷。天下之安犹泰山而四维之也,⑩夷狄之地何足以为一日之闲,⑪而烦汗马之劳乎!诗云"王犹允塞,徐方既来",⑫言王道甚大,而远方怀之也。臣闻之,农夫劳而君子养焉,⑬愚者言而智者择焉。臣安幸得为陛下守藩,以身为鄣蔽,人臣之任也。边境有警,爱身之死而不毕其愚,非忠臣也。⑭臣安窃恐将吏之以十万之师为一使之任也!⑮

①师古曰:"(挍)〔校〕,计也。不敢与计强弱曲直。"

②文颖曰:"颜行犹雁行,在前行,故曰颜也。"师古曰:"蒙,犯也。行音胡郎反。"

③张晏曰:"厮,微;舆,众也。"师古曰:"厮,析薪者。舆,主驾车者。此皆言贱役之人。"

④师古曰:"八薮,谓鲁有大野,晋有大陆,秦有杨汙,宋有孟诸,楚有云梦,吴越之间有具区,齐有海隅,郑有圃田。"

⑤师古曰:"千官犹百官也,多言之耳。共读曰供。"

⑥师古曰:"负,背也。白与黑画为斧文,谓之黼也。依读曰扆。扆形如屏风而曲之,画以黼文,张于户牖之间。"

⑦师古曰:"冯读曰凭。"

⑧师古曰:"向读曰响。"

⑨师古曰:"露谓使之沾润泽也。或露或覆,言养育也。"

⑩师古曰:"维谓联系之。"

⑪如淳曰:"得其地物,不足为一日闲暇之虞也。"

⑫师古曰:"大雅常武之诗。犹,道也。允,信也。塞,满也。既,尽也。言王道信充满于天下,则徐方淮夷尽来服也。"

⑬师古曰:"言农夫勤力于耕稼,所得五谷以养君子也。"

⑭师古曰:"毕,尽也,尽言其意也。"

⑮师古曰:"言汉发一使镇抚之,则越人宾服,不烦兵往。"

是时,汉兵遂出,〔未〕逾领,[12]适会闽越王弟馀善杀王以降。汉兵罢。上嘉淮南之意,美将卒之功,乃令严助谕意风指于南越。①南越王

顿首曰:"天子乃幸兴兵诛闽越,死无以报!"即遣太子随助入侍。

①师古曰:"风读曰讽,以天子之意指讽告也。"

助还,又谕淮南曰:"皇帝问淮南王:使中大夫玉上书言事,闻之。朕奉先帝之休德,夙兴夜(昧)〔寐〕,[13]明不能烛,①重以不德,②是以比年凶菑害众。③夫以眇眇之身,托于王侯之上,内有饥寒之民,南夷相攘,④使边骚然不安,朕甚惧焉。今王深惟重虑,⑤明太平以弼朕失,称三代至盛,际天接地,人迹所及,咸尽宾服,藐然甚惭⑥嘉王之意,靡有所终,⑦使中大夫助谕朕意,告王越事。"

①师古曰:"烛,照也。"

②师古曰:"重音直用反。"

③师古曰:"菑,古灾字。"

④师古曰:"攘谓相侵夺也,音人羊反。"

⑤师古曰:"惟,思也。虑,计也。"

⑥如淳曰:"王之所言藐然,闻之甚惭也。"师古曰:"藐,远也。言不可及也。藐音武卓反。"

⑦师古曰:"靡,无也。终,极也。"

助谕意曰:"今者大王以发屯临越事上书,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居远,事薄遽,不与王同其计。①朝有阙政,遗王之忧,②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也,③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乱,非兵,未之闻也。汉为天下宗,操杀生之柄,④以制海内之命,危者望安,乱者叩治。⑤今闽越王狼戾不仁,⑥杀其骨肉,离其亲戚,所为甚多不义,又数举兵侵陵百越,并兼邻国,以为暴强,阴计奇策,入燔寻阳楼船,⑦欲招会稽之地,以践句践之迹。⑧今者,边又言闽王率两国击南越。陛下为万民安危久远之计,使人谕告之曰:'天下安宁,各继世抚民,禁毋敢相并。'有司疑其以虎狼之心,贪据百越之利,或于逆顺,不奉明诏,则会稽、豫章必有长患。且天子诛而不伐,焉有劳百姓苦士卒乎?⑨故遣两将屯于境上,震威武,扬声鄉。⑩屯曾未会,⑪天诱其衷,闽王陨命,辄遣

使者罢屯，毋后农时。⑫南越王甚嘉被惠泽，蒙休德，愿革心易行，身从使者入谢。⑬有狗马之病，不能胜服，⑭故遣太子婴齐入侍；病有瘳，愿伏北阙，望大廷，以报盛德。闽王以八月举兵于冶南，⑮士卒罢倦，⑯三王之众相与攻之，因其弱弟馀善以成其(谋)〔诛〕。[14]至今国空虚，遣使者上符节，请所立，不敢自立，以待天子之明诏。此一举，不挫一兵之锋，不用一卒之死，而闽王伏辜，南越被泽，威震暴王，义存危国，此则陛下深计远虑之所出也。事效见前，⑰故使臣助来谕王意。”

①如淳曰：“薄，迫也。言事迫，不暇得先与王共议之。或曰薄，语助也。”师古曰：“薄，迫，是也。遽，速也，音其据反。”

②师古曰：“言朝政有阙，乃使王有忧也。遗犹与也。”

③师古曰：“重，难也。”

④师古曰：“操，执持也，音千高反。”

⑤师古曰：“卬读曰仰，谓仰而望之。”

⑥师古曰：“狼性贪戾，凡言狼戾者，谓贪而戾。”

⑦师古曰：“汉有楼船贮在寻阳也。”

⑧师古曰：“先是越王勾践称霸中国，今越王欲慕之。句音工侯反。”

⑨师古曰：“王者之兵，但行诛耳，无有战斗，故云不伐也。”

⑩师古曰：“鄉读曰响。”

⑪师古曰：“言兵未尽集。”

⑫师古曰：“令及农时，不待后也。”

⑬师古曰：“革，改也。”

⑭师古曰：“服谓朝服也。”

⑮苏林曰：“山名也，今名东冶，属会稽。”

⑯师古曰：“罢读曰疲。”

⑰师古曰：“见，显也。前谓目前。”

于是王谢曰：“虽汤伐桀，文王伐崇，诚不过此。臣安妄以愚意狂言，陛下不忍加诛，使使者临诏臣安以所不闻，①臣不胜厚幸！”助由是

与淮南王相结而还。上大说。②

①师古曰:“先未闻者今得闻也。”

②师古曰:“说读曰悦。”

助侍燕从容,① 上问助居乡里时,助对曰:“家贫,为友婿富人所辱。”② 上问所欲,对愿为会稽太守。于是拜为会稽太守。数年,不闻问。③ 赐书曰:“制诏会稽太守:君厌承明之庐,④ 劳侍从之事,怀故土,⑤ 出为郡吏。会稽东接于海,南近诸越,⑥ 北枕大江。⑦ 间者,阔焉久不闻问,具以春秋对,毋以苏秦从横。”⑧ 助恐,上书谢称:“春秋天王出居于郑,不能事母,故绝之。⑨ 臣事君,犹子事父母也,臣助当伏诛。陛下不忍加诛,愿奉三年计最。”⑩ 诏许,因留侍中。有奇异,辄使为文,⑪ 及作赋颂数十篇。

①师古曰:“从容,闲语也。从音千容反。”

②师古曰:“友婿,同门之婿。”

③师古曰:“无善声。”

④张晏曰:“承明庐在石渠阁外。直宿所止曰庐。”

⑤师古曰:“怀,思也。”

⑥师古曰:“越种非一,故言诸。”

⑦师古曰:“枕,临也。”

⑧师古曰:“从音子容反。”

⑨师古曰:“周惠王之子襄王也。弟叔带有宠于惠后,欲立之,故襄王避难而出奔也。僖二十四年经书:‘天王出居于郑。’公羊传曰:‘王者无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

⑩如淳曰:“旧法,当使丞奉岁计,(令)〔今〕躬自欲入奉也。”[15] 晋灼曰:“最,凡要也。”

⑪师古曰:“谓非常之文。”

后淮南王来朝,厚赂遗助,交私论议。及淮南王反,事与助相连,上薄其罪,欲勿诛。① 廷尉张汤争,以为助出入禁门,腹心之臣,而外与诸

侯交私如此,不诛,后不可治。助竟弃市。

①师古曰:"以其过为轻小。"

朱买臣字翁子,吴人也。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薪樵,卖以给食,①担束薪,行且诵书。其妻亦负戴相随,数止买臣毋歌呕道中。②买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买臣笑曰:"我年五十当富贵,今已四十馀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贵报女功。"③妻恚怒曰:"如公等,终饿死沟中耳,何能富贵?"买臣不能留,即听去。其后,买臣独行歌道中,负薪墓间。故妻与夫家俱上冢,见买臣饥寒,呼饭饮之。④

①师古曰:"艾读曰刈。给,供也。"

②师古曰:"呕读曰讴,音一侯反。"

③师古曰:"女皆读曰汝。"

④师古曰:"饭谓饮之,音扶晚反。饮音於禁反。"

后数岁,买臣随上计吏为卒,将重车至长安,①诣阙上书,书久不报。待诏公车,粮用乏,上计吏卒更乞匄之。②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甚说之,③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是时方筑朔方,公孙弘谏,以为罢敝中国。④上使买臣难诎弘,语在弘传。后买臣坐事免,久之,召待诏。

①师古曰:"买臣身自充卒,而与计吏将重车也。载衣食具曰重车。重音直用反。"

②师古曰:"更音工衡反。乞音气。匄音工大反。"

③师古曰:"说读曰悦。"

④师古曰:"罢读曰疲。"

是时,东越数反覆,买臣因言:"故东越王居保泉山,①一人守险,千人不得上。今闻东越王更徙处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泽中。今发兵浮海,直指泉山,陈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灭也。"上拜买臣会稽太守。上谓买臣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今子何如?"买臣顿首辞谢。

诏买臣到郡，治楼船，备粮食、水战具，须诏书到，军与俱进。②

①师古曰："泉山即今泉州之山也，临海，去海十馀里。保者，保守之以自固也。说者乃云保是地名，失之矣。"

②师古曰："须，待也。"

初，买臣免，待诏，常从会稽守邸者寄居饭食。①拜为太守，买臣衣故衣，怀其印绶，步归郡邸。直上计时，会稽吏方相与群饮，②不视买臣。买臣入室中，守邸与共食，食且饱，少见其绶。③守邸怪之，前引其绶，视其印，会稽太守章也。守邸惊，出语上计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诞耳！"④守邸曰："试来视之。"其故人素轻买臣者入〔内〕视之，[16]还走，疾呼曰："实然！"坐中惊骇，白守丞，⑤相推排陈列中庭拜谒。买臣徐出户。有顷，长安厩吏乘驷马车来迎，⑥买臣遂乘传去。⑦会稽闻太守且至，发民除道，县吏并送迎，车百馀乘。入吴界，见其故妻、妻夫治道。买臣驻车，呼令后车载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园中，给食之。⑧居一月，妻自经死，买臣乞其夫钱，令葬。⑨悉召见故人与饮食诸尝有恩者，皆报复焉。⑩

①师古曰："饭音扶晚反。"

②师古曰："直读曰值。"

③师古曰："见，显示也。"

④师古曰："诞，大言也。呼音火故反。次下亦同。"

⑤服虔曰："守邸丞也。"张晏曰："汉旧郡国丞长吏与计吏俱送计也。"师古曰："张说是也。谓之守丞者，系太守而言也。守音式授反。"

⑥张晏曰："故事，大夫乘官车驾驷，如今州牧刺史矣。"

⑦师古曰："传音张恋反。"

⑧师古曰："食读曰饮。"

⑨师古曰："乞音气。"

⑩师古曰："复音扶目反。"

居岁馀，买臣受诏将兵，与横海将军韩说等俱击破东越，①有功。

征人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

①师古曰："说读曰悦。"

数年，坐法免官，复为丞相长史。张汤为御史大夫。始买臣与严助俱侍中，贵用事，汤尚为小吏，趋走买臣等前。后汤以廷尉治淮南狱，排陷严助，买臣怨汤。及买臣为长史，汤数行丞相事，知买臣素贵，故陵折之。买臣见汤，坐床上弗为礼。① 买臣深怨，常欲死之。② 后遂告汤阴事，汤自杀，上亦诛买臣。买臣子山拊③官至郡守，右扶风。

①师古曰："言不动容以礼之也。为音于伪反。"

②师古曰："致死以害之。"

③如淳曰："拊音夫。"

吾丘寿王字子赣，赵人也。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诏。① 诏使从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材通明。迁侍中中郎，坐法免。上书谢罪，愿养马黄门，上不许。② 后愿守塞扞寇难，复不许。久之，上疏愿击匈奴，诏问状，寿王对良善，复召为郎。

①苏林曰："博之类，不用箭，但行枭散。"孟康曰："格音各。行伍相各，故言各。"刘德曰："格五，棋行。簺法曰簺白乘五，至五格不得行，故云格五。"师古曰："即今戏之簺也。音先代反。"

②师古曰："请于黄门供养马之事。"

稍迁，会东郡盗贼起，拜为东郡都尉。上以寿王为都尉，不复置太守。是时，军旅数发，年岁不熟，多盗贼。诏赐寿王玺书曰：'子在朕前之时，知略辐凑，① 以为天下少双，海内寡二。及至连十馀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② 职事并废，盗贼从横，③ 甚不称在前时，何也？"寿王谢罪，因言其状。

①师古曰："言其无方而至，若车轮之归于毂。"

②师古曰："郡守、都尉皆二千石，以寿王为都尉，不置太守，兼总二任，故云四千石也。"

③师古曰:"从音子庸反。"

后征人为光禄大夫侍中。丞相公孙弘奏言:"民不得挟弓弩。十贼弸弩,百吏不敢前,①盗贼不辄伏辜,免脱者众,害寡而利多,此盗贼所以蕃也。②禁民不得挟弓弩,则盗贼执短兵,短兵接则众者胜。以众吏捕寡贼,其势必得。盗贼有害无利,则莫犯法,刑错之道也。臣愚以为禁民毋得挟弓弩便。"上下其议。寿王对曰:

①张晏曰:"弸音郭。"师古曰:"引满曰弸。"

②师古曰:"蕃亦多也,音扶元反。"

臣闻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讨邪也。①安居则以制猛兽而备非常,有事则以设守卫而施行阵。及至周室衰微,上无明王,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海内抏敝,②(是以)巧诈并生。〔是以〕知者陷愚,[17]勇者威怯,苟以得胜为务,不顾义理。故机变械饰,所以相贼害之具不可胜数。于是秦兼天下,废王道,立私议,灭诗书而首法令,③去仁恩而任刑戮,④堕名城。杀豪桀,⑤销甲兵,折锋刃。其后,民以耰锄棰梃相挞击,⑥犯法滋众,盗贼不胜,⑦至于赭衣塞路,群盗满山,卒以乱亡。故圣王务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

①师古曰:"五兵谓矛、戟、弓、剑、戈。"

②师古曰:"抏,讹尽也,音五官反。"

③师古曰:"以法令为首。"

④师古曰:"去,除也。"

⑤师古曰:"堕,毁也,音火规反。"

⑥师古曰:"耰,摩田之器也。棰,马柽也。梃,大杖也。耰音忧。棰音之累反。梃音大鼎反。"

⑦师古曰:"滋,益也。不胜,言不可胜也。"

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举俊材,兴学官,三公有司或由穷巷,起白屋,裂地而封,①宇内日化,方外鄉风,②然而盗贼犹有者,郡

国二千石之罪，非挟弓弩之过也。礼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举之，明示有事也。③孔子曰："吾何执？执射乎？"④大射之礼，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诗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张，射夫既同，献尔发功"，⑤言贵中也。⑥愚闻圣王合射以明教矣，未闻弓矢之为禁也。且所为禁者，为盗贼之以攻夺也。攻夺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奸之于重诛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挟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备而抵法禁，⑦是擅贼威而夺民救也。⑧窃以为无益于禁奸，而废先王之典，使学者不得习行其礼，大不便。

①师古曰："白屋，以白茅覆屋也。寿王言此者，并以讥公孙弘。"

②师古曰："鄉读曰向。"

③师古曰："有四方扞御之事。"

④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

⑤师古曰："小雅宾之初筵之诗也。侯，所以居的，以皮为之。天子射豹侯，诸侯射熊侯，卿大夫射麋侯，士射鹿豕侯。抗，举也。射夫，众射者也。同，同耦也。言既举大侯，又张弓矢，分耦而射，则献其发矢中的之功也。"

⑥师古曰："中音竹仲反。"

⑦师古曰："抵，触也。"

⑧师古曰："擅，专也。"

书奏，上以难丞相弘。弘诎服焉。

及汾阴得宝鼎，武帝嘉之，荐见宗庙，臧于甘泉宫。群臣皆上寿贺曰："陛下得周鼎。"寿王独曰非周鼎。上闻之，召而问之，曰："今朕得周鼎，群臣皆以为然，寿王独以为非，何也？有说则可，无说则死。"寿王对曰：'臣安敢无说！臣闻周德始乎后稷，长于公刘，大于大王，①成于文武，显于周公，德泽上昭，天下漏泉，②无所不通。上天报应，鼎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汉自高祖继周，亦昭德显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于陛下，恢廓祖业，功德愈盛，天瑞并至，珍祥毕见。昔秦始皇亲出鼎于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宝鼎自出，此天之所以与汉，乃汉宝，非周宝

〔也〕。”[18]上曰:“善。”群臣皆称万岁。是日,赐寿王黄金十斤。后坐事诛。

①师古曰:“公刘,后稷曾孙也。大王,文王之祖,则古公亶父也。”

②师古曰:“昭,明也。漏,言润泽下霑如屋之漏。”

主父偃,齐国临菑人也。学长短从横术,①晚乃学易、春秋、百家之言。游齐诸子间,②诸儒生相与排摈,不(客)〔容〕于齐。[19]家贫,假贷无所得,③北游燕、赵、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以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乃西入关见卫将军。④卫将军数言上,上不省。资用乏,留久,诸侯宾客多厌之,乃上书阙下。朝奏,暮召入见。所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曰:

①服虔曰:“苏秦法百家书说也。”师古曰:“长短解在张汤传。从横说在艺文志。”

②师古曰:“诸子,诸侯王子。”

③师古曰:“贷音土得反。”

④师古曰:“卫青。”

臣闻明主不恶切谏以博观,忠臣不避重诛以直谏,是故事无遗策而功流万世。今臣不敢隐忠避死,以效愚计,愿陛下幸赦而少察之。

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①天下既平,天子大恺,②春蒐秋狝,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③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末节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圣王重行之。④夫务战胜,穷武事,未有不悔者也。

①师古曰:“司马穰苴善用兵,著书言兵法,谓之司马法。一说司马,古主兵之官,有军陈用兵之法。”

②应劭曰:“大恺,周礼还师振旅之乐也。”

③师古曰:“春为阳中,其行木也;秋为阴中,其行金也。金、木,兵器所资,故

于此时蒐狝治兵也。蒐，蒐索也，取不孕者。狝，应杀气也。振，整；旅，众也。狝音先浅反。”

④师古曰：“重，难也。”

昔秦皇帝任战胜之威，蚕食天下，并吞战国，海内为一，功齐三代。务胜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谏曰：“不可。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轻兵深入，粮食 必绝；运粮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为利；得其民，不可调而守也。①胜必弃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国，甘心匈奴，②非完计也。”秦皇帝不听，遂使蒙恬将兵而攻胡，却地千里，以河为境。地固泽卤，不生五谷，③然后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师十有馀年，死者 不可胜数，终不能逾河而北。是岂人众之不足，兵革之不备哉？其势不可也。又使天下飞刍挽粟，④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⑤率三十钟而致一石。⑥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⑦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死者 相望 ，⑧盖天下始叛也。

①李奇曰：“不可和调也。”

②师古曰：“靡，散也，音縻。其下类此。”

③师古曰：“地多沮泽而咸卤。”

④师古曰：“运载刍槁，令其疾至，故曰飞刍也。挽谓引车船也，音晚。”

⑤师古曰：“黄、腄，二县名也，并在东莱。言自东莱及琅邪缘海诸郡，皆令转输至北河也。腄音直瑞反，又音诣。”

⑥师古曰：“六斛四斗为钟。计其道路所费，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至。”

⑦师古曰：“饷亦馕字。”

⑧师古曰：“道死谓死于路也。”

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于边，闻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击之。御史成谏曰：“不可。夫匈奴，兽聚而鸟散，从之如搏景，①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窃危之。”高帝不听，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围。高帝悔之，乃使刘敬往结和亲，然后天下亡干戈之事。

①师古曰:"搏,击也。搏人之阴景,言不可得也。"

故兵法曰:"兴师十万,日费千金。"秦常积众数十万人,虽有覆军杀将,系虏单于,①适足以结怨深仇,不足以偿天下之费。夫匈奴行盗侵欧,所以为业,天性固然。②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③禽兽畜之,不比为人。夫不上观虞夏殷周之统,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则变生,事苦则虑易。④使边境之民靡敝愁苦,将吏相疑而外市,⑤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⑥而秦政不行,权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书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⑦愿陛下孰计之而加察焉。

①师古曰:"覆音芳目反。"

②师古曰:"来侵边境而欧略人畜也。欧与驱同,其字从攵,音普木反。"

③师古曰:"程,课也。督,视责也。"

④师古曰:"言思虑变易,失其常也。"

⑤张晏曰:"与外国交市己利,若章邯之比也。"

⑥师古曰:"佗音徒何反。"

⑦师古曰:"此周书者,本尚书之馀。"

是时,徐乐、严安亦俱上书言世务。书奏,上召见三人,谓曰:"公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①乃拜偃、乐、安皆为郎中。偃数上疏言事,迁谒者,中郎,中大夫。岁中四迁。

①师古曰:"言皆者,各在何处。"

偃说上曰:"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①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则逆节萌起,②前日朝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適嗣代立,③馀虽骨肉,无尺地之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必稍自销弱矣。"于是上从其计。又说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兼并之家,乱

众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上又从之。

①师古曰：“从音子容反。”

②师古曰：“萌谓事之始生，如草木之萌芽也。”

③师古曰：“適读曰嫡。”

尊立卫皇后及发燕王定国阴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赂遗累千金。或说偃曰：“大横！”①偃曰：“臣结发游学四十馀年，身不得遂，②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陁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亨耳！③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④

①师古曰：“横音胡孟反。”

②师古曰：“遂犹达也。”

③张晏曰：“五鼎食，牛、羊、豕、鱼，麋也。诸侯五，卿大夫三。”师古曰：“五鼎亨之，谓被镬亨之诛。”

④师古曰：“暮言年齿老也。倒行逆施，谓不遵常理。此语本出五子胥，偃述而称之。”

偃盛言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筑城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上览其说，下公卿议，皆言不便。公孙弘曰：“秦时尝发三十万众筑北河，终不可就，① 已而弃之。”朱买臣难诎弘，遂置朔方，本偃计也。

①师古曰：“就，成也。”

元朔中，偃言齐王内有淫失之行，① 上拜偃为齐相。至齐，遍召昆弟宾客，散五百金予之，数曰：②“始吾贫时，昆弟不我衣食，宾客不我内门，③今吾相齐，诸君迎我或千里。吾与诸君绝矣，毋复人偃之门！”乃使人以王与姊奸事动王。王以为终不得脱，恐效燕王论死，乃自杀。

①师古曰：“失读曰佚，音尹一反。”

②师古曰：“数，责也。数音所具反”

③师古曰：“衣音于既反。食读曰饮。内门，谓内之于门中也。”

偃始为布衣时，尝游燕、赵，及其贵，发燕事。赵王恐其为国患，欲上书言其阴事，为居中，不敢发。及其为齐相，出关，即使人上书，告偃受诸侯金，以故诸侯子多以得封者。及齐王以自杀闻，上大怒，以为偃劫其王令自杀，乃征下吏治。偃服受诸侯之金，实不劫齐王令自杀。上欲勿诛，公孙弘争曰："齐王自杀无后，国除为郡，入汉，偃本首恶，非诛偃无以谢天下。"乃遂族偃。

偃方贵幸时，客以千数，及族死，无一人视，独孔车收葬焉。上闻之，以车为长者。

徐乐，燕(郡)无终人也。[20]上书曰：

臣闻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

何谓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陈涉无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后，〔无〕乡曲之誉，[21]非有孔、曾、墨子之贤，陶朱、猗顿之富也。然起穷巷，奋棘矜，①偏袒大呼，天下从风，②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此三者陈涉之所以为资也。此之谓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

①师古曰："棘，戟也。矜者，戟之把也。时秦销兵器，故但有戟之把耳。矜音巨巾反。此下亦同。"

②师古曰："呼音火故反。"

何谓瓦解？吴、楚、齐、赵之兵是也。七国谋为大逆，号皆称万乘之君，带甲数十万，威足以严其境内，财足以劝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①而身为禽于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权轻于匹夫而兵弱于陈涉也，当是之时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乐俗之民众，故诸侯无竟外之助。②此之谓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

①师古曰："攘谓侵取汉地。"

②师古曰："竟读曰境。其下同。"

由此观之，天下诚有土崩之势，虽布衣穷处之士或首难而危海

内,①陈涉是也,况三晋之君或存乎?② 天下虽未治也,诚能无土崩之势,虽有强国劲兵,不得还踵而身为禽,③吴楚是也,况群臣百姓,能为乱乎? 此二体者,安危之明要,贤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

①师古曰:"首难谓首唱而作难也。"

②师古曰:"韩、赵、魏三国本共分晋,故称三晋。"

③师古曰:"还读曰旋。"

间者,关东五谷数不登,年岁未复,① 民多穷困,重之以边境之事,② 推数循理而观之,民宜有不安其处者矣。不安故易动,易动者,土崩之势也。故贤主独观万化之原,明于安危之机,修之庙堂之上,而销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无土崩之势而已矣。故虽有强国劲兵,陛下逐走兽,射飞鸟,弘游燕之囿,淫从恣之观,极驰骋之乐自若。③金石丝竹之声不绝于耳,帷幄之私俳优朱儒之笑不乏于前,而天下无宿忧。④ 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⑤ 虽然,臣窃以为陛下天然之质,宽仁之资,而诚以天下为务,则禹、汤之名不难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复兴也。⑥ 此二体者立,然后处尊安之实,扬广誉于当世,亲天下而服四夷,馀恩遗德为数世隆,南面背依摄袂而揖王公,⑦ 此陛下之所服也。⑧ 臣闻图王不成,其敝足以安。⑨ 安则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⑩

①师古曰:"复音扶目反。"

②师古曰:"重音直用反。"

③师古曰:"自若者,言如其常,无所废损也。从读曰纵。"

④师古曰:"宿,久也。"

⑤服虔曰:"夏,禹也。子,汤也。汤,子姓。"

⑥师古曰:"侔,等也。"

⑦师古曰:"依读曰扆。已解于上。"

⑧师古曰:"服,事也。"

⑨师古曰:"言其敝末之法,犹足自安也。"

⑩〔师古曰:“奚,何也。”〕[22]

【校勘记】

〔1〕 自以〔没〕身不见兵革。 钱大昭说,“自以”下脱“没”字。按景祐、殿本都有“没”字。

〔2〕 (晋)〔张〕说是也。 景祐、殿本都作“张”。王先谦说作“张”是。

〔3〕 而居九州之(地)〔内〕地。景祐、殿本都作“内”。王先谦说作“内”是。

〔4〕 其不(可)用天子之法度, 景祐、殿本都无“可”字。

〔5〕 复音(拱)〔扶〕目反。 景祐、殿本都作“扶”,此误。

〔6〕 男子不得耕稼(种树)〔树种〕,景祐、殿本都作“树种”。

〔7〕 旷日(持)〔引〕久,士卒劳倦,越(乃)出击之。景祐本“持”作“引”,“越”下无“乃”字。

〔8〕 行者不还,往者(莫)〔莫〕反,景祐、汲古、殿、局本都作“莫”,此误。

〔9〕 言莫敢(挍)〔校〕也。 景祐、汲古、殿、局本都作“校”,注同。

〔10〕 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执事之颜行, 景祐本无“死”字。

〔11〕 八(蔬)〔薮〕为圃,江(海)〔汉〕为池, 景祐、殿本“蔬”都作“薮”,“海”都作“汉”。

〔12〕 〔未〕逾领, 宋祁说,一本“逾”上有“未”字。王念孙说一本是。

〔13〕 夙兴夜(昧)〔寐〕, 景祐、殿本都作“寐”。王先谦说作“寐”是。

〔14〕 因其弱弟馀善以成其(谋)〔诛〕。 殿本作“诛”。王先谦说殿本是。

〔15〕 (令)〔今〕躬自欲人奉也。 景祐本作‘今’。殿本“躬”作“助”。

〔16〕 其故人素轻买臣者人〔内〕视之, 王念孙说景祐本有“内”字是。

〔17〕 (是以)巧诈并生,〔是以〕知者陷愚, 景祐、殿本“是以”二字都在“巧诈并生”下。

〔18〕 乃汉宝,非周宝〔也〕。 景祐、殿本都有“也”字。

〔19〕 不(客)〔容〕于齐。 钱大昭说“客”疑当作“容”。按景祐、殿本都作“容”,史记同。

〔20〕 徐乐,燕(郡)无终人也。 景祐本无“郡”字。王念孙、王先谦都说燕是

国名,“郡”字不当有。

〔21〕〔无〕乡曲之誉, 王念孙说史记有“无”字,此脱,则文义不明。

〔22〕〔师古曰:“奚,何也。”〕 景祐、殿本都有此注。

汉书卷六十四下

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三十四下

师古曰:"此卷首尚载严、朱、吾丘、主父、徐者,存其本书题目,以示不变易也。"

严安者,临菑人也。以故丞相史上书,曰:

臣闻邹(衍)〔子〕曰:①[1]"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②当时则用,过则舍之,③有易则易(也)〔之〕,④[2]故守一而不变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财侈靡,车马衣裘宫室皆竞修饰,调五声使有节族,⑤杂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于前,以观欲天下。⑥彼民之情,见美则愿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无节,则不可赡,⑦民离本而徼末矣。⑧末不可徒得,⑨故搢绅者不惮为诈,带剑者夸杀人以矫夺,⑩而世不知愧,故奸轨浸长。⑪夫佳丽珍怪固顺于耳目,故养失而泰,乐失而淫,礼失而采,⑫教失而伪。伪、采、淫、泰,非所以范民之道也。⑬是以天下人民逐利无已,犯法者众。臣愿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贫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营,则盗贼销;盗贼销,则刑罚少;刑罚少,则阴阳和,四时正,风雨时,草木畅茂,五谷蕃孰,六畜遂字,⑭民不夭厉,和之至也。⑮

①师古曰:"邹衍之书也。"

②师古曰:"以救敝。"

③师古曰:"非其时则废置也。"

④师古曰:"可变易者则易也。"

⑤苏林曰:"族音奏。"师古曰:"节,止也。奏,进也。"

⑥孟康曰:"观犹显也。"师古曰:"显示之,使其慕欲也。"

⑦师古曰:"赡,足也。"

⑧师古曰:"徼,要求也,音工尧反。"

⑨师古曰:"徒,空也。"

⑩师古曰:"夸,大也,竞也。矫,伪也。"

⑪师古曰:"浸,渐也。"

⑫如淳曰:"采,饰也。"师古曰:"采者,文过其实也。"

⑬师古曰:"范谓为之立法也。"

⑭师古曰:"蕃,多也。遂,成也。字,生也。蕃音扶元反。"

⑮师古曰:"厉,病也。"

臣闻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馀岁,成康其隆也,刑错四十馀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馀年,故五伯更起。[①]伯者,常佐天子兴利除害,诛暴禁邪,匡正海内,以尊天子。五伯既没,贤圣莫续,天子孤弱,号令不行。诸侯恣行,强陵弱,众暴寡。田常篡齐,六卿分晋,并为战国,此民之始苦也。于是强国务攻,弱国修守,合从连衡,驰车毂击,[②]介胄生虮虱,民无所告诉。

①师古曰:"伯读曰霸。(晋)〔更〕音工衡反。[3]以下并同。"

②师古曰:"车毂相击,言其众多也。从音子容反。"

及至秦王,蚕食天下,并吞战国,称号皇帝,一海内之政,坏诸侯之城。销其兵,铸以为钟虡[①]示不复用。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逢明天子,人人自以为更生。[②]鄉使秦缓刑罚,薄赋敛,[③]省繇役,贵仁义,贱权利,上笃厚,下佚巧,变风易俗,化于海内,则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风,循其故俗,为知巧权利者进,笃厚忠正者退,法严令苛,譸诐者众,[④](曰)〔日〕闻其美,(意)〔意〕广心逸。[4]欲威海外,使蒙恬将兵以北攻强胡,辟地进境,[⑤]戍于北河,飞刍挽粟以随其后。又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攻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旷日持久,粮食乏绝,越人击之,秦兵大败。秦乃使尉佗

将卒以戍越。当是时，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⑥宿兵于无用之地，⑦进而不得退。行十馀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陈胜、吴广举陈，⑧武臣、张耳举赵，项梁举吴，田儋举齐，景驹举郢，周市举魏，韩广举燕，穷山通谷，豪士并起，不可胜载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后，非长官之吏，⑨无尺寸之势，起闾巷，杖棘矜，应时而动，不谋而俱起，不约而同会，壤长地进，至乎伯王 ，⑩时教使然也。秦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灭世绝祀，穷兵之祸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强，不变之患也。

①师古曰："虡，悬钟者也。解在贾山、司马相如传。"

②师古曰："言天下既免战国之苦，若逢明圣之主则可以更生，而秦皇反为虐政以残害也。"

③师古曰："鄉读曰向。"

④师古曰："謌，古诡字。"

⑤师古曰："辟读曰闸。"

⑥师古曰："挂，悬也。"

⑦师古曰："宿，留也。"

⑧师古曰："举谓起兵也。"

⑨师古曰："长官谓一官之长也。"

⑩张晏曰："长，进益也。"师古曰："言其稍稍攻伐，进益土境，以至强大也。长音竹两反。伯读曰霸。"

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莋州，建城邑，①深入匈奴，燔其龙城，②议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长策也。今中国无狗吠之警，而外累于远方之备，靡敝国家，③非所以子民也。④行无穷之欲，甘心快意，结怨于匈奴，非所以安边也。祸挐而不解，兵休而复起，⑤近者愁苦，远者惊骇，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锻甲摩剑，矫箭控弦，⑥转输军粮，未见休时，此天下所共忧也。夫兵久而变起，事

烦而虑生。今外郡之地或几千里,⑦列城数十,形束壤制,⑧带胁诸侯,⑨非宗室之利也。上观齐晋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览秦之所以灭,刑严文刻,欲大无穷也。今郡守之权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几千里非特闾巷之资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万世之变,则不可胜讳也。⑩

①张晏曰:"茅,貉也。"师古曰:"茅与秽同。"

②师古曰:"燔,烧也。龙城,匈奴祭天处。燔音扶元反。"

③师古曰:"累音力瑞反。"

④师古曰:"子谓养之如子也。"

⑤师古曰:"挈,相连引也,音女居反。"

⑥师古曰:"矫,正曲使直也。控,引也。"

⑦师古曰:"几音钜依反。次下亦同。"

⑧孟康曰:"言其土地形势,足以束制其民。"

⑨师古曰:"带者,言诸侯之于郡守,譬若佩带,谓轻小也。胁谓其威力足以胁之也。一曰带在胁旁,附著之义也。"

⑩师古曰:"言不可尽讳者,言必灭亡也。"

后以安为骑马令。①

①师古曰:"主天子之骑马也。骑音其寄反。"

终军字子云,济南人也。少好学,以辩博能属文闻于郡中。①年十八,选为博士弟子。至府受遗,②太守闻其有异材,召见军,甚奇之,与交结。军揖太守而去,至长安上书言事。武帝异其文,拜军为谒者给事中。

①师古曰:"属音之欲反。"

②师古曰:"博士弟子属太常。受遣者,由郡遣诣京师。"

从上幸雍祠五畤,获白麟,一角而五蹄。①时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辄复合于木上。上异此二物,博谋群臣。②军上对曰:

①师古曰:"每一足有五蹄也。"

②师古曰:"访其徵应也。"

臣闻诗颂君德,乐舞后功,异经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窜屏葭苇,与鸟鱼群,①正朔不及其俗。有司临境,而东瓯内附,闽王伏辜,南越赖救。北胡随畜薦居,②禽兽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摄。大将军秉钺,单于犇幕;③票骑抗旌,昆邪右衽。④是泽南洽而威北畅也。⑤若罚不阿近,举不遗远,设官竣贤,县赏待功,⑥能者进以保禄,罢者退而劳力,⑦刑于宇内矣。⑧履众美而不足,怀圣明而不专,⑨建三宫之文质,章厥职之所宜,⑩封禅之君无闻焉。⑪

①师古曰:"葭,芦也,成长则曰苇。葭音加。"

②苏林曰:"薦,草也。"师古曰:"苏说非也。薦读曰荐。荐,屡也。言随畜牧屡易故居,不安住也。左传'戎狄荐居'者也。"

③师古曰:"犇,古奔字。"

④师古曰:"抗,举也。右衽,从中国化也。昆音下门反。"

⑤师古曰:"洽,溥也。畅,达也。"

⑥师古曰:"竣,古俊字。次下亦同。"

⑦师古曰:"罢读曰疲,谓不堪职任者也。劳力,归农亩也。"

⑧师古曰:"刑,法也,言成法于宇内也。一曰,刑,见也。"

⑨师古曰:"言自谦也。"

⑩服虔曰:"三宫,明堂、辟雍、灵台也。"郑氏曰:"于三宫班政教,有文质者也。"

⑪张晏曰:"前世封禅之君不闻若斯之美也。"

夫(人)〔天〕命初定,万事草创,①[5]及臻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必待明圣润色,祖业传于无穷。②故周至成王,然后制定,而休徵之应见。③陛下盛日月之光,垂圣思于勤成,专神明之敬,奉燔瘗于郊宫,④献享之精交神,积和之气塞明,⑤而异兽来获,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济,白鱼入于王舟,俯取以燎,群公咸曰"休哉!"⑥今郊祀未

见于神祇,而获兽以馈,⑦此天之所以示飨,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时令日,改定告元,⑧苴(以)白茅于江淮,[6]发嘉号于营丘,以应缉熙,⑨使著事者有纪焉。⑩

①师古曰:"谓始受命之君也。"

②师古曰:"润色谓光饰之。"

③师古曰:"休,美也。徵,证也。"

④师古曰:"燔,祭天也。瘞,祭地也。祭天则烧之,祭地则藏之。郊宫,谓泰畤及后土也。"

⑤师古曰:"塞,荅也。明者,明灵,亦谓神也。"

⑥师古曰:"谓伐纣时。解在董仲舒传。"

⑦师古曰:"以馈谓充祭俎也。"

⑧张晏曰:"改元年以告神祇也。"师古曰:"昭,明也。令,善也。"

⑨服虔曰:"苴,作席也。"张晏曰:"江淮职贡三脊茅为藉也。"孟康曰:"嘉号,封禅也。泰山在齐分野,故曰营丘也。或曰登封泰山以明姓号也。"师古曰:"苴音祖,又音子豫反。非苞苴之苴也。"

⑩师古曰:"谓史官也。纪,记也。"

盖六鹢退飞,逆也;①白鱼登舟,顺也。②夫明暗之徵,上乱飞鸟,下动渊鱼,③各以类推。今野兽并角,明同本也;④众支内附,示无外也。若此之应,殆将有解编发,削左衽,袭冠带,要衣裳,而蒙化者焉。⑤斯拱而俟之耳!⑥

①张晏曰:"六鹢退飞,象诸侯畔逆,宋襄公伯道退也。"

②张晏曰:"周,木德也。舟,木也。殷,水德。鱼,水物。鱼跃登舟,象诸侯顺周,以纣畀武王也。"臣瓒曰:"时论者未以周为木殷为水也。谓武王伐殷而鱼入王舟,象征而必获,故曰顺也。"师古曰:"瓒说是也。"

③师古曰:"乱,变也。"

④师古曰:"并,合也。兽皆两角,今此独一,故云并也。"

⑤师古曰:"要衣裳谓著中国之衣裳也。编读曰辫。要音一遥反。"

⑥师古曰:"拱手而待之,言其即至。"

对奏，上甚异之，由是改元为元狩。后数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众来降者，时皆以军言为中。①

①师古曰："中音竹仲反。"

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风俗。① 偃矫制，② 使胶东、鲁国鼓铸盐铁。③还，奏事，徙为太常丞。御史大夫张汤劾偃矫制大害，法至死。偃以为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万民，颛之可也。④ 汤以致其法，不能诎其义。有诏下军问状，军诘偃曰："古者诸侯国异俗分，百里不通，时有聘会之事，安危之势，呼吸成变，故有不受辞造命颛己之宜；今天下为一，万里同风，故春秋'王者无外'。偃巡封域之中，称以出疆何也？且盐铁，郡有馀臧，⑤ 正二国废，国家不足以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万民为辞，何也？"又诘偃："胶东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鲁国西枕泰山，东有东海，受其盐铁。偃度四郡口数田地，⑥ 率其用器食盐，不足以并给二郡邪？将势宜有馀，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矫制而鼓铸者，欲及春耕种赡民器也。⑦ 今鲁国之鼓，当先具其备，⑧ 至秋乃能举火。此言与实反者非？⑨ 偃已前三奏，无诏，⑩ 不惟所为不许，⑪ 而直矫作威福，以从民望，干名采誉，⑫ 此明圣所必加诛也。'枉尺直寻'，孟子称其不可；⑬ 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⑭ 偃自予必死而为之邪？⑮ 将幸诛不加，欲以采名也？"⑯ 偃穷诎，服罪当死。军奏"偃矫制颛行，非奉使体，请下御史徵偃即罪。"⑰ 奏可。上善其诘，有诏示御史大夫。

①师古曰："行音下更反。"

②师古曰："矫，托也。托言受诏也。"

③如淳曰："铸铜铁，扇炽火，谓之鼓。"

④师古曰："颛与专同。下亦类此。"

⑤师古曰："先有畜积。"

⑥师古曰："度，计也，音大各反。"

⑦师古曰："赡，足也。"

⑧师古曰："备者犹今言调度。"

⑨师古曰:“重问之。”

⑩师古曰:“不报听也。”

⑪师古曰:“惟,思也。”

⑫师古曰:“干,求也。采,取也。”

⑬师古曰:“孟子,孟轲也。八尺曰寻。孟子之书曰陈代问于孟子曰:‘枉尺直寻,若可为也。’孟子曰:‘子过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寻长而尺短。故陈代言所直者多,而所曲者少,则可为之。孟子以为苟有小曲,则害于大直,故不可也。”

⑭师古曰:“就,成也。”

⑮师古曰:“予,许也。”

⑯师古曰:“幸,冀也。”

⑰师古曰:“徵,召也。即,就也。”

初,军从济南当诣博士,步入关,关吏予军繻。① 军问:“以此何为?”吏曰:“为复传,② 还当以合符。”军曰:“大丈夫西游,终不复传还。”弃繻而去。军为谒者,使行郡国,③ 建节东出关,关吏识之,曰:“此使者乃前弃繻生也。”军行郡国,所见便宜以闻。还奏事,上甚说。④

①张晏曰:“繻音须。繻,符也。书帛裂而分之,若券契矣。”苏林曰:“繻,帛边也。旧关出入皆以传。传(须)〔烦〕,因裂繻头合以为符信也。”[7] 师古曰:“苏说是也。”

②师古曰:“复,返也。谓返出关更以为传。复音扶福反。传音张恋反。次下亦同。”

③师古曰:“行音下更反。其后亦同。”

④师古曰:“说读曰悦。”

当发使(使)匈奴,①[8] 军自请曰:“军无横草之功,② 得列宿卫,食禄五年。边境时有风尘之警,臣宜被坚执锐,当矢石,启前行。③ 驽下不习金革之事,今闻将遣匈奴使者,臣愿尽精厉气,奉佐明使,画吉凶于单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于外官,④ 不足以亢一方之任,⑤ 窃不胜愤懑。”

诏问画吉凶之状，上奇军对，擢为谏大夫。

①师古曰："汉朝欲遣人为使于匈奴也。"

②师古曰："言行草中，使草偃卧，故云横草也。"

③师古曰："行音下郎反。"

④师古曰："孤，远也。外官谓非侍卫之臣也。"

⑤师古曰："亢，当也，音抗。"

南越与汉和亲，乃遣军使南越，说其王，欲令入朝，比内诸侯。军自请："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①] 军遂往说越王，越王听许，请举国内属。天子大说，[②] 赐南越大臣印绶，壹用汉法，以新改其俗，令使者留填抚之。[③] 越相吕嘉不欲内属，发兵攻杀其王，及汉使者皆死。语在南越传。军死时年二十馀，故世谓之"终童"。

①师古曰："言如马羁也。"

②师古曰："说读曰悦。"

③师古曰："填音竹刃反。"

王褒字子渊，蜀人也。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①] 召见诵读，益召高材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待诏金马门。[②] 神爵、五凤之间，天下殷(当)〔富〕，[9] 数有嘉应。上颇作歌诗，欲兴协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赵定、梁国龚德，皆召见待诏。于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风化于众庶，闻王褒有俊材，请与相见，使褒作中和、乐职、宣布诗，[③] 选好事者令依鹿鸣之声习而歌之。时汜乡侯何武为僮子，选在歌中。[④] 久之，武等学长安，歌太学下，转而上闻。宣帝召见武等观之，皆赐帛，谓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当之！"

①师古曰："被，姓也，音皮义反。"

②师古曰："华音户化反。"

③师古曰："中和者，言政治和平也。乐职者，言百官各得其职也。宣布者，风

化普洽，无所不被。”

④师古曰：“氾音凡。”

褒既为刺史作颂，① 又作其传，② 益州刺史因奏褒有轶材。③ 上乃徵褒。既至，诏褒为圣主得贤臣颂其意。褒对曰：

①师古曰：“即上中和、乐职、宣布诗也。以美盛德，故谓之颂也。”

②师古曰：“解释颂歌之义及作者之意。”

③师古曰：“轶与逸同。”

夫荷旃被毳者，难与道纯绵之丽密；① 羹(黎)〔藜〕啗糗者，[10] 不足与论太牢之滋味。② 今臣辟在西蜀，③ 生于穷巷之中，长于蓬茨之下，④ 无有游观广览之知，顾有至愚极陋之累，⑤ 不足以塞厚望，应明指。⑥ 虽然，敢不略陈愚而抒情素！⑦

①师古曰：“纯，丝也。”谓织为缯帛之丽，丝纩之密也。一说，纯绵，不杂绵也。”

②服虔曰：“啗音含。师古曰：“糗即今之熬米麦所为者，音丘九反，又音昌少反。”

③师古曰：“辟读曰僻。”

④师古曰：“蓬茨，以蓬盖屋也。茨音才私反。”

⑤师古曰：“顾犹反也。累音力瑞反。”

⑥师古曰：“塞，当也。”

⑦师古曰：“抒犹泄也，音食汝反。”

记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① 在乎审己正统而已。夫贤者，国家之器用也。所任贤，则趋舍省而功施普；② 器用利，则用力少而就效众。故工人之用钝器也，劳筋苦骨，终日砣砣。③ 及至巧冶铸干将之朴，清水焠其锋，④ 越砥敛其咢，⑤ 水断蛟龙，陆剸犀革，⑥ 忽若彗氾画涂。⑦ 如此，则使离娄督绳，公输削墨，⑧ 虽崇台五增，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⑨ 庸人之御驽马，亦伤吻敝策而不进于行，⑩ 匈喘肤汗，人极马倦。及至驾啮桑，骖乘旦，⑪

王良执靶,⑫韩哀附舆,⑬纵驰骋骛,忽如景靡,⑭过都越国,蹶如历块;⑮追奔电,逐遗风,⑯周流八极,万里壹息。何其辽哉?人马相得也。⑰故服绨绤之凉者,不苦盛暑之郁燠;⑱袭貂狐之煟者,不忧至寒之凄怆。⑲何则?有其具者易其备。贤人君子,亦圣(主)〔王〕之所以易海内也。[11]是以呕喻受之,⑳开宽裕之路,以延天下英俊也。㉑夫竭知附贤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树伯迹。㉒昔周公躬吐捉之劳,故有圉空之隆;㉓齐桓设庭燎之礼,故有匡合之功。㉔由此观之,君人者勤于求贤而逸于得人。㉕

①服虔曰:"共,敬之。"张晏曰:"要,春秋称'元年春王正月',此五始也。"师古曰:"元者气之始,春者四时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国之始,是为五始。共读曰恭。"

②师古曰:"趋读曰趣。普,博也。"

③应劭曰:"砉砉,劳极貌。"如淳曰:"健作貌也。"师古曰:"如说是也。砉音口骨反。"

④师古曰:"焠谓(尧)〔烧〕而内水中以坚之也。[12]锋,刃芒端也。焠音千内反。"

⑤晋灼曰:"砆(百)〔石〕出南昌,[13]故曰越也。"师古曰:"罅,刃旁也,音五各反。"

⑥师古曰:"剟,截也,音之兖反,又音徒官反。"

⑦师古曰:"彗,帚也。氾,氾洒地也。涂,泥也。如以帚埽氾洒之地,以刀画泥中,言其易。"

⑧张晏曰:"离娄,黄帝时明目者也。"应劭曰:"公输,鲁般,性巧者也。"师古曰:"督,察视也。"

⑨师古曰:"溷,乱也,音胡顿反。"

⑩师古曰:"吻,口角也。策,所以击马也。"

⑪孟康曰:"良马低头,口至鄴,故曰啮鄴。"张晏曰:"驾则旦至,故曰乘旦。"师古曰:"乘音食证反。"

⑫张晏曰:"王良,邮无恤,字伯乐。"晋灼曰:"靶音霸,谓辔也。"师古曰:"参验

左氏传及国语、孟子，邮无恤、邮良、刘无止、王良，总一人也。楚辞云'骥踌躇于敝辇，遇孙阳而得代'。王逸云孙阳，伯乐姓名也。列子云伯乐，秦穆公时人。考其年代不相当，张说云良字伯乐，斯失之矣。"

⑬应劭曰："世本'韩哀作御'。"师古曰："宋衷云韩哀，韩文侯也。时已有御，此复言作者，加其精巧也。然则善御者耳，非始作也。"

⑭师古曰："乱驰曰骜。景靡者，如光景之徙靡也。"

⑮师古曰："如经历一块，言其(起)〔速〕疾之甚。[14]块音口内反。"

⑯师古曰："吕氏春秋云'遗风之乘'，言马行尤疾，每在风前，故遗风于后。今此言逐遗风，则是风之遗逸在后者，马能逐及也。"

⑰师古曰："辽谓所行远。"

⑱师古曰："郁，热气也。燠，温也，音於六反。"

⑲师古曰："凄怆，寒冷也。煖音乃短反。"

⑳应劭曰："呕喻，和悦貌。"师古曰："呕音於付反。"

㉑师古曰："裕，饶也。"

㉒师古曰："伯读曰霸。"

㉓师古曰："一饭三吐飧，一沐三捉发，以宾贤士，故能成太平之化，刑措不用，囹圄空虚也。"

㉔应劭曰："有以九九求见桓公，桓公不纳。其人曰：'九九小术，而君不纳之，况大于九九者乎！'于是桓公设庭燎之礼而见之。居无几，隰朋自远而至，齐桓(逐)〔遂〕以霸。"[15]师古曰："九九，计数之书，若今算经也。匡谓一匡天下也。合谓九合诸侯。"

㉕师古曰："逸，闲也。"

人臣亦然。昔贤者之未遭遇也，图事揆策则君不用其谋，陈见悃诚则上不然其信，① 进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于鼎俎，太公困于鼓刀，② 百里自鬻，甯子饭牛，③ 离此患也。④ 及其遇明君遭圣主也，运筹合上意，谏诤即见听，进退得关其忠，任职得行其术，去卑辱奥渫而升本朝，⑤ 离疏释蹏而享膏粱，⑥ 剖符锡壤而光祖考，传之子孙，以资说士。⑦ 故世必有圣知之君，而后有贤

明之臣。故虎啸而(冽风)〔风冽〕,⑧[16]龙兴而致云,蟋蟀俟秋唫,蜉蝣出以阴。⑨易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⑩诗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国。"⑪故世平主圣,俊艾将自至,⑫若尧、舜、禹、汤、文、武之君,获稷、契、皋陶、伊尹、吕望,⑬明明在朝,穆穆列布,⑭聚精会神,相得益章。⑮虽伯牙操遂钟,⑯逢门子弯乌号,⑰犹未足以喻其意也。

①师古曰:"恒,至也,音口本反。"

②师古曰:"勤于鼎俎,谓负鼎俎以干汤也。鼓刀,谓屠牛于朝歌也。"

③师古曰:"鬻,卖也。吕氏春秋云百里奚之未遇时也,虞亡而虏缚,鬻以五羊之皮。公孙枝得而悦之,献诸穆公。饭牛,解在邹阳传。鬻音弋六反。"

④师古曰:"离,遭也。"

⑤张晏曰:"奥,幽也。渫,狎也,污也。言敝奥渫污,不章显也。"师古曰:"渫音先列反。"

⑥应劭曰:"离此疏食,释此木蹻也。"臣瓒曰:"以绳为蹻也。"师古曰:"蹻(自)〔即〕今之鞋耳。[17]瓒说是也。蹻音居略反。"

⑦师古曰:"谈说(也)〔之〕士传以为资也。"[18]

⑧师古曰:"冽冽,风貌也,音列。"

⑨孟康曰:"蜉蝣,渠略也。"师古曰:"蟋蟀,今之促织也。蜉蝣,甲(虫)〔虫〕也,[19]好丛聚而生也,朝生而夕死。蝣音由,字亦作蝤,其音同也。"

⑩师古曰:"乾卦九五爻辞也。言王者居正阳之位,贤才见之,则利用也。"

⑪师古曰:"大雅文王之诗也。思,语辞也。皇,美也。言美哉,此众多贤士,生此周王之国也。"

⑫师古曰:"艾读曰乂。"

⑬师古曰:"契读与卨同,字本作偰,后从省耳。"

⑭师古曰:"明明,察也。穆穆,美也。"

⑮师古曰:"章,明也。"

⑯晋灼曰:"递音递迭之递。二十四钟各有节奏,击之不常,故曰递。"臣瓒曰:"楚辞云'奏伯牙之号钟'。号钟,琴名也。马融笛赋曰'号钟高调'。伯牙

以善鼓琴，不闻说能击钟也。”师古曰：“琴名是也，字既作递，则与楚辞不同，不得即读为号，当依晋音耳。”

⑰师古曰：“逢门，善射者，即逢蒙也。乌号，弓名也。并解在前也。”

故圣主必待贤臣而弘功业，俊士亦俟明主以显其德。上下俱欲，欢然交欣，千载壹合，论说无疑，翼乎如鸿毛过顺风，沛乎如巨鱼纵大壑。①其得意若此，则胡禁不止，曷令不行？②化溢四表，横被无穷，遐夷贡献，万祥毕溱。③是以圣王不遍窥望而视已明，不单顷耳而听已聪，④恩从祥风翱，德与和气游，⑤太平之责塞，优游之望得；⑥遵游自然之势，恬淡无为之场，休徵自至，寿考无疆，雍容垂拱，永永万年，何必偃卬诎信若彭祖，呴嘘呼吸如侨、松，⑦眇然绝俗离世哉！⑧诗云“济济多士，文王以宁”，⑨盖信乎其以宁也！

①师古曰：“巨亦大也。沛音普大反。”

②师古曰：“胡、蜀皆何也。”

③师古曰：“溱字与臻同。”

④师古曰：“单，尽极也。顷读曰倾。”

⑤师古曰：“翱，翔也。”

⑥师古曰：“塞，满也。”

⑦如淳曰：“五帝纪彭祖，尧舜时人。列仙传彭祖，殷大夫也，历夏至商末，寿年七百。”师古曰：“信读曰伸。呴嘘，皆开口出气也。侨，王侨，松，赤松子，皆仙人也。呴音许于反。嘘音虚。”

⑧师古曰：“眇然，高远之意也。”

⑨师古曰：“亦文王之诗也。济济，盛貌也。言文王能多用贤人，故邦国得以安宁也。”

是时，上颇好神仙，故褒对及之。

上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①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为

之犹贤乎已！'②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③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④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⑤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⑥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顷之，擢褒为谏大夫。

①师古曰："放，士众大猎也，一曰游放及田猎。"

②师古曰："此论语载孔子之辞也。言博弈虽非道艺，无事为之，犹贤也。弈，今之围(其)〔棋〕也。"[20]

③师古曰："喜，好也，音许吏反。"

④师古曰："辟读曰譬。"

⑤师古曰："虞与娱同。说读曰悦。"

⑥师古曰："风读曰讽。"

其后太子体不安，苦忽忽善忘，不乐。诏使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①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复，乃归。②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③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

①师古曰："之，往也。"

②师古曰："复音扶目反。"

③师古曰："喜音许吏反。"

后方士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宝，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褒于道病死，上闵惜之。

贾捐之字君房，贾谊之曾孙也。元帝初即位，上疏言得失，召待诏金马门。

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儋耳、珠厓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①广袤可千里，②合十六县，户二万三千馀。其民暴恶，自以阻绝，数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数年壹反，杀吏，汉辄发兵击定之。自初为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馀年间，凡六反叛。至其五年，罢儋耳郡并属珠厓。至宣帝神爵三年，珠厓三县复反。反后七年，甘露元年，九县反，辄发兵击定之。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发兵击之。诸县更叛，连年不定。③上与

有司议大发军，捐之建议，以为不当击。上使侍中驸马都尉乐昌侯王商诘问捐之曰："珠厓内属为郡久矣，今背畔逆节，而云不当击，长蛮夷之乱，亏先帝功德，经义何以处之？"④捐之对曰：

①师古曰："居海中之洲也。水中可居者曰洲。"

②师古曰："衰，长也。"

③师古曰："更音工衡反。"

④师古曰："于六经之内，当何者之科条也。"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无忌讳之患，①敢昧死竭卷卷。②

①师古曰："危言，直言也。言出而身危，故云危言。论语称孔子曰：'邦有道，危言(行危)〔危行〕'。"[21]

②师古曰："卷读与拳同。"

臣闻尧舜，圣之盛也，禹入圣域而不优，①故孔子称尧曰"大哉"，韶曰"尽善"，禹曰"无间"。②以三圣之德，地方不过数千里，〔西〕被流沙，[22]东渐于海，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③欲与声教则治之，不欲与者不强治也。④故君臣歌德，⑤含气之物各(德)〔得〕其宜。[23]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⑥然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是以颂声并作，视听之类咸乐其生，越裳氏重九译而献，⑦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还，⑧齐桓救其难，⑨孔子定其文。⑩以至乎秦，兴兵远攻，贪外虚内，务欲广地，不虑其害。然地南不过闽越，北不过太原，而天下溃畔，祸卒在于二世之末，⑪长城之歌至今未绝。

①臣瓒曰："禹之功德，裁入圣人区域，但不能优泰耳。"

②师古曰："论语称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又曰'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又曰'禹，吾无间然矣'。韶，舜乐名。间音工苋反。"

③师古曰："此引禹贡之辞。渐，入也，一曰浸也。朔，北方也。暨，及也。讫，至也。"

④师古曰:“与读曰豫。”

⑤师古曰:“言皆有德可歌颂。”

⑥师古曰:“武丁,殷之高宗。”

⑦晋灼曰:“远国使来,因九译言语乃通也。”张晏曰:“越不著衣裳,慕中国化,遣译来著衣裳也,故曰越裳也。”师古曰:“张说非也。越裳自是国名,非以裳衣裳始为称号。王充论衡作越尝,此则不作衣裳之字明矣。”

⑧师古曰:“谓昭王也。(谓)〔为〕楚所溺也。”[24]

⑨师古曰:“谓襄王也。初为太子,而惠王欲立王子带,齐桓公为首止之盟,以定太子之位。事在左传僖五年。”

⑩张晏曰:“孔子作春秋,夷狄之国虽大,自称王者皆贬为子。”

⑪师古曰:“卒,终也。”

赖圣汉初兴,为百姓请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闵中国未安,偃武行文,则断狱数百,民赋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① 时有献千里马者,诏曰:“鸾旗在前,属车在后,② 吉行日五十里,师行(二)〔三〕十里,[25] 朕乘千里之马,独先安之?③ 于是还马,与道里费,而下诏曰:“朕不受献也,其令四方毋求来献。”当此之时,逸游之乐绝,奇丽之赂塞,郑卫之倡微矣。夫后(宫)〔宫〕盛色[26] 则贤者隐处,佞人用事则诤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谥为孝文,庙称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④ 都内之钱贯朽而不可(挍)〔校〕。⑤[27] 乃探平城之事,⑥ 录冒顿以来数为边害,籍兵历马,因富民以攘服之。⑦ 西连诸国至于安息,东过碣石以玄菟、乐浪为郡,⑧(比)〔北〕却匈奴万里,更起营塞,[28] 制南海以为八郡,则天下断狱万数,民赋数百,造盐铁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犹不能足。当此之时,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鄣,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⑨ 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淮南王盗写虎符,阴聘名士,关东公孙勇等诈为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

①如淳曰:“常赋岁百二十,岁一事。时天下民多,故出赋四十,三岁而一事。”

②师古曰:“鸾旗,编以羽毛,列系橦旁,载于车上,大驾出,则陈于道而先行。属车,相连属而陈于后也。属音之欲反。”

③师古曰:“安之,言何所适往。”

④师古曰:“粟久腐坏,则色红赤也。”

⑤师古曰:“(挍)〔校〕谓数计也。”

⑥师古曰:“追计其事,故言探。”

⑦师古曰:“攘,却也。”

⑧师古曰:“乐音洛。浪音郎。”

⑨师古曰:“泪流被面以入于口,故言饮泣也。”

今天下独有关东,关东大者独有齐楚,民众久困,连年流离,离其城郭,相枕席于道路。① 人情莫亲父母,莫乐夫妇,至嫁妻卖子,法不能禁,义不能止,此社稷之忧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驱士众挤之大海之中,② 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饥馑,保全元元也。诗云‘蠢尔蛮荆,大邦为雠”,③ 言圣人起则后服,中国衰则先畔,动为国家难,自古而患之久矣,何况乃复其南方万里之蛮乎!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本不足郡县置也。颛颛独居一海之中,④ 雾露气湿,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人未见虏,战士自死。又非独珠厓有珠犀瑇瑁也,⑤ 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其民譬犹鱼鳖,何足贪也!

①如淳曰:“席音藉。”师古曰:“席即藉也,不劳借音。”

②师古曰:“挤,坠也,音子诣反,又子奚反。”

③师古曰:“诗小雅采芑之诗也。蠢,动貌也。蛮荆,荆州之蛮也。言敢与大国为雠敌也。”

④师古曰:“颛与专同。专专犹区区也,一曰圜貌也。”

⑤师古曰:“瑇瑁,文甲也。瑇音代。瑁音妹。”

臣窃以往者羌军言之,暴师曾未一年,兵出不逾千里,费四十

馀万万，大司农钱尽，乃以少府禁钱续之。[1]夫一隅为不善，费尚如此，况于劳师远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则不合，施之当今又不便。臣愚以为非冠带之国，禹贡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无以为。[2]愿遂弃珠厓，专用恤关东为忧。

①师古曰："少府钱主供天子，故曰禁钱。"

②师古曰："为犹用也。"

对奏，上以问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陈万年以为当击；丞相于定国以为"前日兴兵击之连年，护军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还者二人，卒士及转输死者万人以上，费用三万万馀，尚未能尽降。今关东困乏，民难摇动，捐之议是。"上乃从之。遂下诏曰："珠厓虏杀吏民，背畔为逆，今廷议者或言可击，或言可守，或欲弃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议者之言，羞威不行，则欲诛之；狐疑辟难，则守屯田；[1]通于时变，则忧万民。夫万民之饥饿，与远蛮之不讨，危孰大焉？且宗庙之祭，凶年不备，况乎辟不嫌之辱哉！今关东大困，仓库空虚，无以相赡，又以动兵，非特劳民，凶年随之。其罢珠厓郡。民有慕义欲内属，便处之；[2]不欲，勿强。"珠厓由是罢。

①师古曰："辟读曰避。次下亦同。"

②师古曰："欲有来入内郡者，所至之处，即安置之。"

捐之数召见，言多纳用。时中书令石显用事，捐之数短显，[1]以故不得官，后稀复见。而长安令杨兴新以材能得幸，与捐之相善。捐之欲得召见，谓兴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见，言君兰，[2]京兆尹可立得。"兴曰："县官尝言兴瘉薛大夫，[3]我易助也。君房下笔，言语妙天下，[4]使君房为尚书令，胜五鹿充宗远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兰为京兆，京兆郡国首，尚书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则不隔矣。捐之前言平恩侯可为将军，[5]期思侯并可为诸曹，[6]皆如言；又荐谒者满宣，立为冀州刺史；言中谒者不宜受事，宦者不宜入宗庙，立止。相荐之信，不当如是乎！"[7]兴曰："我复见，言君房也。"捐之复短石显。兴曰："显鼎贵，[8]上

信用之。今欲进,弟从我计,⑨且与合意,即得入矣。”

①师古曰:“谈说其长短。”

②张晏曰:“杨兴字。”

③张晏曰:“瘉,〔胜〕也。[29]薛广德为御史大夫。”师古曰:“瘉与愈同。”

④师古曰:“于天下最为精妙耳。”

⑤张晏曰:“许嘉也。”

⑥师古曰:“期思侯,当是贲赫之后嗣也,而表不载。”

⑦师古曰:“冀相荐之效,当如前所言诸事见纳用。”

⑧如淳曰:“鼎音钉,言方且欲贵矣。”师古曰:“方且,是也。读如(今)〔本〕字。”[30]

⑨师古曰:“弟,但也。”

捐之即与兴共为荐显奏,曰:“窃见石显本山东名族,有礼义之家也。持正六年,未尝有过,明习于事,敏而疾见,出公门,入私门。①宜赐爵关内侯,引其兄弟以为诸曹。”又共为荐兴奏,曰:“窃见长安令兴,幸得以知名数召见。兴事父母有曾氏之孝,②事师有颜闵之材,③荣名闻于四方。明诏举茂材,列侯以为首。为长安令,吏民敬鄉,④道路皆称能。观其下笔属文,则董仲舒;进谈动辞,则东方生;置之争臣,则汲直;⑤用之介胄,则冠军侯;施之治民,则赵广汉;抱公绝私,则尹翁归。兴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坚固,执义不回,⑥临大节而不可夺,国之良臣也,可试守京兆尹。”

①师古曰:“言自公庭出,即归其家,不妄交游。”

②师古曰:“曾参也。”

③师古曰:“颜回,闵子骞。”

④师古曰:“鄉读曰向。”

⑤张晏曰:“汲黯方直,故世谓之汲直。”

⑥师古曰:“回,邪也。”

石显闻知,白之上。乃下兴、捐之狱,令皇后父阳平侯禁与显共杂

治,奏"兴、捐之怀诈伪,以上语相风,更相荐誉,①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语,(冈)〔罔〕上不道。[31]书曰:'谗说殄行,震惊朕师。'②王制:'顺非而泽,不听而诛。'③请论如法。"

①师古曰:"风读曰讽。更音工衡反。"

②师古曰:"虞书舜典之辞也。言谗巧之说,殄绝君子之行,震惊我众。"

③师古曰:"礼记王制云:'行伪而坚,言伪而辨,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谓人有坚为辨言,不以诚质,学于非道,虽博无用,饰非文过,辞语顺泽,不听教命,有如此者,皆诛杀也。"

捐之竟坐弃市。兴减死罪一等,髡钳为城旦。成帝时,至部刺史。

赞曰:诗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①久矣其为诸夏患也。汉兴,征伐胡越,于是为盛。究观淮南、捐之、主父、严安之义,深切著明,②故备论其语。世称公孙弘排主父,张汤陷严助,石显谮捐之,察其行迹,主父求欲鼎亨而得族,严、贾出入禁门招权利,死皆其所也,亦何排陷之恨哉!

①师古曰:"鲁颂閟宫之诗也。膺,当也。惩,创刈也。言鲁僖公与齐桓举义兵,北当戎狄,南创荆蛮与群舒以靖难。"

②师古曰:"究,极也。"

【校勘记】

〔1〕 臣闻邹(衍)〔子〕曰: 景祐、殿、局本都作"子"。

〔2〕 有易则易(也)〔之〕。 景祐、殿本都作"之"。

〔3〕 (晋)〔更〕音工衡反。 景祐、殿、局本都作"更",此误。

〔4〕 (曰)〔日〕闻其美,(章)〔意〕广心逸。 景祐、殿、局本都作"日"作"意",此误。

〔5〕 夫(人)〔天〕命初定,万事草创, 景祐、殿、局本字都作"天"。王先谦说作"天"是。

〔6〕 苴(以)白茅于江淮, 王先谦说"以"字衍。按殿本无"以"字。

〔7〕 传(须)〔烦〕,因裂缯头合以为符信也。 景祐、殿本都作"烦"。王先谦说作"烦"是。

〔8〕 当发使(使)匈奴, 景祐本不重"使"字。王念孙说,按注文则正文似只有一"使"字。

〔9〕 天下殷(当)〔富〕, 景祐、殿、局本都作"富",此误。

〔10〕 冀(黎)〔藜〕晗糗者, 景祐、殿本都作"藜"。杨树达说作"藜"是。

〔11〕 亦圣(主)〔王〕之所以易海内也。 景祐、殿本都作"王",文选同。

〔12〕 焠谓(尧)〔烧〕而内水中以坚之也。 景祐、殿、局本都作"烧",此误。

〔13〕 砥(百)〔石〕出南昌, 景祐、殿本都作"石",此误。

〔14〕 言其(起)〔速〕疾之甚。 景祐、殿本都作"速"。

〔15〕 齐桓(逐)〔遂〕以霸。 景祐、殿、局本都作"遂",此误。

〔16〕 故虎啸而(洌风)〔风洌〕, 景祐、殿本都作"风洌",通鉴同。

〔17〕 蹻(自)〔即〕今之鞋耳。 景祐、殿本都作"即"。

〔18〕 谈说(也)〔之〕士传以为资也。 景祐、汲古、殿、局本都作"之",此误。

〔19〕 蜉蝣,甲(患)〔虫〕也, 景祐、殿、局本都作"虫",此误。

〔20〕 奕,今之围(其)〔棋〕也。 景祐、局本作"棋",殿本作"碁"。此误,汲古本又误作"甚"。

〔21〕 邦有道,危言(行危)〔危行〕。 景祐、殿、局本都作"危行",此误倒。

〔22〕 〔西〕被流沙, 景祐、殿本都有"西"字,此脱。

〔23〕 含气之物各(德)〔得〕其宜。 景祐、殿、局本都作"得"。

〔24〕 (谓)〔为〕楚所溺也。 景祐、殿、局本都作"为"。

〔25〕 师行(二)〔三〕十里 景祐、殿本都作"三",此误。

〔26〕 夫后(官)〔宫〕盛色 景祐、殿本都作"宫",此误。

〔27〕 贯朽而不可(挍)〔校〕。 景祐、殿本都作"校",注同。

〔28〕 (比)〔北〕却匈奴万里更起营塞, 景祐、殿、局本都作"北",此误。

〔29〕 瘉,〔胜〕也。 景祐、殿本都有"胜"字,此脱。

〔30〕 读如(今)〔本〕字。 殿、局本作"本"。王先谦说作"本"是。

〔31〕 (冈)〔罔〕上不道。　景祐、殿、局本都作“罔”,此误。

汉书卷六十五

东方朔传第三十五

东方朔字曼倩,①平原厌次人也②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③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数,④其不足采者辄报闻罢。⑤朔初来,上书曰:"臣朔少失父母,长养兄嫂。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⑥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⑧亦诵二十二万言。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又常服子路之言。⑨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⑩勇若孟贲,⑪捷若庆忌,⑫廉若鲍叔,⑬信若尾生。⑭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闻。"

①师古曰:"倩音千见反。"

②师古曰:"高祖功臣表有厌次侯爰类,是则厌次之名也其来久矣,而说者乃云后汉始为县,于此致疑,斯未通也。厌音一涉反,又音一琰反。"

③师古曰:"不拘常次,言超擢也。"

④师古曰:"衒,行卖也。鬻亦卖也。衒音州县之县,又音工县反。"

⑤师古曰:"报云天子已闻其所上之书,而罢之令归。"

⑥如淳曰:"贫子冬日乃得学书,言文史之事足可用也。"

⑦师古曰:"学剑,遥击而中之,非斩刺也。"

⑧师古曰:"钲鼓,所以为进退士众之节也。钲音正。"

⑨服虔曰:"无宿诺。"

⑩师古曰:"编,列次也,音鞭。"

⑪师古曰:"孟贲,卫人,古之勇士也。尸子说云:'人谓孟贲生乎?曰勇。贵乎?曰勇。富乎?曰勇。三者人之所难,而皆不足以易勇,故能慑三军,服猛兽也。'"

⑫师古曰:"王子庆忌也。射之,矢满把不能中;驷马追之不能及也。"

⑬师古曰:"齐大夫也,与管仲分财,自取其少。而说者乃妄解云鲍焦,非也。焦自介士耳。"

⑭师古曰:"尾生,古之信士,与女子期于梁下,待之不至,遇水而死。一曰即微生高也。"

朔文辞不逊,高自称誉,上伟之,①令待诏公车,②奉禄薄,未得省见。③

①师古曰:"以为大奇也。"

②师古曰:"公车令属卫尉,上书者所诣也。"

③师古曰:"不被省纳,不得见于天子也。奉音扶用反。其下并同。"

久之,朔绐骀朱儒,①曰:"上以若曹无益于县官,②耕田力作固不及人,临众处官不能治民,从军击虏不任兵事,无益于国用,徒索衣食,③今欲尽杀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过,叩头请罪。"居有顷,闻上过,朱儒皆号泣顿首。上问:"何为?"对曰:"东方朔言上欲尽诛臣等。"上知朔多端,召问朔:"何恐朱儒为?"对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长三尺馀,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臣朔长九尺馀,亦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朱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臣言可用,幸异其礼;不可用,罢之,无令但索长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诏金马门,稍得亲近。

①文颖曰:"朱儒之为骀者也。"师古曰:"朱儒,短人也。骀本厩之御骀也,后人以为骑,谓之骀骑。"

②师古曰:"若,女也。曹,辈也。"

③如淳曰:"索,尽也。"师古曰:"音先各反。下云索长安米亦同也。"

上尝使诸数家射覆,①置守宫盂下,射之,皆不能中。②朔自赞曰:"臣尝受易,请射之。"③乃别蓍布卦而对曰:④"臣以为龙又无角,谓之

为蛇又有足，跂跂脉脉善缘壁，是非守宫即蜥蜴。”⑤上曰：“善。”赐帛十匹。复使射他物，连中，辄赐帛。⑥

①师古曰：“数家，术数之家也。于覆器之下而置诸物，令暗射之，故云射覆。数音所具反。覆音芳目反。”

②师古曰：“守宫，虫名也。术家云以器养之，食以丹砂，满七斤，捣治万杵，以点女人体，终身不灭，若有房室之事，则灭矣。言可以防闲淫逸，故谓之守宫也。今俗呼为辟宫，辟亦御扞之义耳。盂，食器也，若钵而大，今之所谓钵盂也。钵音拨。”

③师古曰：“赞，进也。”

④师古曰：“别，分也，音彼列反。”

⑤师古曰：“跂跂，行貌也。脉脉，视貌也。尔雅云‘蜥蜴，蜥蜴；蜥蜴，蝘蜓，守宫’。是则一类耳。扬雄方言云其在泽中者谓之蜥蜴。故朔曰是非守宫则蜥蜴也。蜥音先历反。蜴音余赤反。蜥音荣。蜴音原。蝘音乌典反。蜓音珍。”

⑥师古曰：“中音竹仲反。其下并同。”

时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穷，① 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数也。② 臣愿令朔复射，朔中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赐帛。”③ 乃覆树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窭薮也。”④ 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为脍，乾肉为脯；著树为寄生，盆下为窭数。”上令倡监榜舍人，舍人不胜痛，呼謈。⑤ 朔笑之曰：“咄！口无毛，声謷謷，(尻)〔尻〕益高。”⑥[1] 舍人恚曰：“朔擅诋欺天子从官，当弃市。”⑦ 上问朔：“何故诋之？”对曰：“臣非敢诋之，乃与为隐耳。”⑧ 上曰：“隐云何？”朔曰：“夫口无毛者，狗窦也；声謷謷者，鸟哺穀也；⑨ 尻益高者，鹤俛啄也。”⑩ 舍人不服，因曰：“臣愿复问朔隐语，不知，亦当榜。”即妄为谐语曰：⑪“令壶龅，老柏涂，伊优亚，狖吽牙。何谓也？”⑫ 朔曰：“令者，命也。壶者，所以盛也。⑬ 龅者，齿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⑭ 涂者，渐洳径也。⑮ 伊优亚者，辞未定也。狖吽牙者，两犬争也。”舍人所问，朔

应声辄对，变诈锋出，莫能穷者，左右大惊。上以朔为常侍郎，遂得爱幸。

①师古曰："幸倡，倡优之见幸遇者也。滑音骨。滑稽，解在公孙弘传。"

②师古曰："至，实也。"

③师古曰："榜，击也，音步行反。"

④苏林曰："窶音贫窶之窶，薮音数钱之数。窶数，钩灌，四股钩也。"师古曰："窶数，戴器也，以盆盛物戴于头者，则以窶数荐之，今卖白团饼人所用者是也。寄生者，芝菌之类，淋潦之日，著树而生，形有周圜象窶数者，今关中俗亦呼为寄生。非为蒿之寄生寓木宛童有(林)〔枝〕叶者也。[2]故朔云'著树为寄生，盆下为窶数'。明其常在盆下。今读书者不晓其意，谓射覆之物覆在盆下，辄改前'覆守宫盂下'为盆字，失之远矣。杨恽传云'鼠不容穴，衔窶数也。'盆下之物有饮食气，故鼠衔之，四股铁钩，非所衔也。"

⑤服虔曰："謈音暴。"邓展曰："呼音骁箭之骁。謈音瓜瓠之瓠。"师古曰："邓音是也。谓痛切而叫呼也，与田蚡传'呼服'音义皆同。一曰，邓音近之。謈，自冤痛之声也。舍人榜痛，乃呼云謈。今人痛甚，则称阿謈，音步高反。是故朔逐韵而嘲之云'口无毛，声謈謈'也。"

⑥邓展曰："咄音豽褭之豽也。"师古曰："咄，叱咄之声也，音丁骨反。邓说非也。謈音敖。"

⑦师古曰："诋，毁辱也，音丁礼反。"

⑧师古曰："隐谓隐语也。"

⑨项昭曰："凡鸟哺子而活者为鷇，生而自啄曰雏。"师古曰："(雏)〔鷇〕音口豆反。"[3]

⑩师古曰："俛即俯字也。俯，低也。啄，鸟喙也。俛又音免。啄音竹救反。"

⑪师古曰："谐者，和韵之言也。"

⑫张晏曰："龁音楂梨之楂。"应劭曰："狺音银。"师古曰："龁音侧加反，又，壮加反。涂音丈加反。优音一侯反。亚音乌加反。狺音五伊反。吟音五侯反。"

⑬师古曰："盛，受物也，音时政反。"

⑭师古曰："言鬼神尚幽暗，故以松柏之树为廷府。"

⑮师古曰:“渐洳,浸湿也。渐音子廉反。洳音人庶反。”

久之,伏日,[①]诏赐从官肉。大官丞日晏不来,[②]朔独拔剑割肉,谓其同官曰:“伏日当蚤归,[③]请受赐。”既怀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赐肉,不待诏,以剑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谢。上曰:“先生起自责也。”朔再拜曰:“朔来!朔来!受赐不待诏,何无礼也!拔剑割肉,壹何壮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归遗细君,又何仁也!”[④]上笑曰:“使先生自责,乃反自誉!”复赐酒一石,肉百斤,归遗细君。

①师古曰:“三伏之日也,解在郊祀志。”

②师古曰:“晏,晚也。”

③师古曰:“蚤古早字。”

④师古曰:“细君,朔妻之名。一说,细,小也,朔自比于诸侯,谓其妻曰小君。”

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阳,西至黄山,[①]南猎长杨,东游宜春。[②]微行常用饮酎已。[③]八九月中,与侍中常侍武骑及待诏陇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期诸殿门,故有“期门”之号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乃出,常称平阳侯。[④]旦明,入山下驰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罴,驰骛禾稼稻粳之地。[⑤]民皆号呼骂詈,[⑥]相聚会,自言鄠杜令。令往,欲谒平阳侯,诸骑欲击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猎者数骑见留,乃示以乘舆物,久之乃得去。时夜出夕还,后赍五日粮,会朝长信宫,[⑦]上大欢乐之。是后,南山下乃知微行数出也,然尚迫于太后,未敢远出。丞相御史知指,[⑧]乃使右辅都尉徼循长杨以东,[⑨]右内史发小民共待会所。[⑩]后乃私置更衣,[⑪]从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⑫]投宿诸宫,[⑬]长杨、五柞、倍阳、宣曲尤幸。[⑭]于是上以为道远劳苦,又为百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寿王与待诏能用算者二人,举籍阿城以南,[⑮]盩厔以东,宜春以西,提封顷亩,及其贾直,[⑯]欲除以为上林苑,属之南山。[⑰]又诏中尉、左右内史表属县草田,欲以偿鄠杜之民。[⑱]吾丘寿王奏事,上大说称善。[⑲]时朔在傍,进谏曰:

①晋灼曰:"宫名,在槐里。"

②师古曰:"宜春宫也,在长安城东南。说者乃以为在鄠,非也。在鄠者,自是宜春观耳,在长安城西,岂得言东游也?"

③师古曰:"酎,酒新孰以祭宗庙也。酎音纣。解在景纪。"

④如淳曰:"平阳侯曹寿尚帝姊,时见尊宠,故称之。"

⑤师古曰:"稻,有芒之谷总称也。粳,其不黏者也,音庚。"

⑥师古曰:"呼音火故反。"

⑦师古曰:"五日一朝长信宫,故赍五日粮也。长信,太后之宫也。"

⑧师古曰:"指谓天子之意也。"

⑨师古曰:"徼,遮绕也。循,行视也。戒备非常也。徼音工钓反。"

⑩师古曰:"共读曰供。"

⑪师古曰:"为休息易衣之处,亦置宫人。"

⑫师古曰:"宣曲,宫名,在昆明池西。"

⑬师古曰:"昼休更衣,夜则别宿于诸宫。"

⑭师古曰:"倍阳,即邰阳也,其音同耳,宫名,在鄠县也。"

⑮师古曰:"举计其数而为簿籍也。阿城,本秦阿房宫也,以其墙壁崇广,故俗呼为阿城。"

⑯师古曰:"提封,亦谓提举四封之内,总计其数也。赍读曰价。"

⑰师古曰:"属,连也,音之欲反。"

⑱师古曰:"时未为京兆、冯翊、扶风,故云中尉及左右内史也。草田谓荒田未耕垦也。"

⑲师古曰:"说读曰悦。"

臣闻谦逊静悫,天表之应,应之以福;[①]骄溢靡丽,天表之应,应之以异。今陛下累郎台,恐其不高也;[②]弋猎之处,恐其不广也。如天不为变,则三辅之地尽可以为苑,何必盩厔、鄠、杜乎![③]奢侈越制,天为之变,上林虽小,臣尚以为大也。

①师古曰:"悫,谨也,音口角反。"

②师古曰:"郎,堂下周屋。"

③师古曰:"中尉及左右内史则为三辅矣,非必谓京兆、冯翊、扶风也。学者疑此言为后人所增,斯未达也。"

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从汧陇以东,商雒以西,[①]厥壤肥饶。汉兴,去三河之地,止霸产以西,都泾渭之南,此所谓天下陆海之地,[②]秦之所以虏西戎兼山东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类之物,不可胜原,[③]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卬足也。[④]又有粳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鲭鱼,[⑤]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鄠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⑥]今规以为苑,绝陂池水泽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弃成功,就败事,损耗五谷,[⑦]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长养麋鹿,广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虚,[⑧]又坏人冢墓,发人室庐,令幼弱怀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营之,垣而囿之,[⑨]骑驰东西,车骛南北,[⑩]又有深沟大渠,夫一日之乐不足以危无堤之舆,[⑪]是其不可三也。故务苑囿之大,不恤农时,非所以强国富人也。

①服虔曰:"商与上雒二县也。"师古曰:"汧,汧水也。陇,陇坻也。"

②师古曰:"高平曰陆,关中地高故称耳。海者,万物所出,言关中山川物产饶富,是以谓之陆海也。"

③师古曰:"原,本也。言说不能尽其根本。"

④师古曰:"卬音牛向反。"

⑤师古曰:"芋,草名,其叶似藕荷而长,不圆,其根正白可食。鲭即蛙字也,似虾蟆而小,长脚,盖人亦取食之。"

⑥师古曰:"贾读曰价。"

⑦师古曰:"耗,减也,音呼到反。"

⑧师古曰:"虚读曰墟。"

⑨师古曰:"斥,却也。"

⑩师古曰:"乱驰曰骛。"

⑪苏林曰:"堤,限也。舆,乘舆也。无限,若言不訾也。不敢斥天子,故言舆也。"张晏曰:"一日之乐,谓田猎也。无堤之舆,谓天子富贵无堤限也。"师古曰:"张说是也。〔堤〕音丁奚反。"[4]

夫殷作九市之宫而诸侯畔,① 灵王起章华之台而楚民散,② 秦兴阿房之殿而天下乱。粪土愚臣,忘生触死,③ 逆盛意,犯隆指,罪当万死,不胜大愿,愿陈泰阶六符,④ 以观天变,不可不省。

①应劭曰:"纣于宫中设九市。"

②师古曰:"楚灵王作章华之台,纳亡人以实之,卒有乾谿之祸也。章华台在华容城也。"

③师古曰:"忽忘其生而触死罪也。"

④孟康曰:"泰阶,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验也。"应劭曰:"黄帝泰阶六符经曰:'泰阶者,天之三阶也。上阶为天子,中阶为诸侯公卿大夫,下阶为士庶人。上阶上星为男主,下星为女主。中阶上星为诸侯三公,下星为卿大夫。下阶上星为元士,下星为庶人。三阶平则阴阳和,风雨时,社稷神祇咸获其宜,天下大安,是为太平。三阶不平,则五神乏祀,日有食之,水润不浸,稼穑不成,冬雷夏霜,百姓不宁,故治道倾。天子行暴令,好兴甲兵,修宫榭,广苑囿,则上阶为之奄奄疏阔也。'以孝武皆有此事,故朔为陈之。"

是日因奏泰阶之事,上乃拜朔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赐黄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寿王所奏云。

久之,隆虑公主子昭平君① 尚帝女夷安公主,隆虑主病困,以金千斤钱千万为昭平君豫赎死罪,上许之。隆虑主卒,昭平君日骄,醉杀主傅,狱系内官。② 以公主子,廷尉上请请论。③ 左右人人为言:"前又人赎,陛下许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属我。"④ 于是为之垂涕叹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诬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庙乎! 又下负万民。"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尽悲。朔前上寿,曰:"臣闻圣王为政,赏不避仇讐,诛不择骨肉。书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⑤ 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难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内元元

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 臣朔奉觞,昧死再拜上万岁寿。"上乃起,入省中,夕时召让朔,⑥曰:"传曰:'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⑦今先生上寿,时乎?"⑧朔免冠顿首曰:"臣闻乐太甚则阳溢,哀太甚则阴损,阴阳变则心气动,心气动则精神散,精神散而邪气及。销忧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寿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讳,当死。"先是,朔尝醉入殿中,小遗殿上,⑨劾不敬。有诏免为庶人,待诏宦者署,因此(时)〔对〕复为中郎,[5]赐帛百匹。

①师古曰:"虑音庐。"

②服虔曰:"主傅,主之官也。"如淳曰:"礼有傅姆。说者又曰傅者老大夫也,汉使中行说傅翁主也。"师古曰:"傅姆是也。服说失之。内官,署名,解在律历志。"

③师古曰:"论决其罪也。"

④师古曰:"老乃有子,言其晚孕育也。属音之欲反。"

⑤师古曰:"周书洪范之辞也。荡荡,平坦之貌。"

⑥师古曰:"让,责也。"

⑦师古曰:"论语称孔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对曰:'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

⑧师古曰:"言所上寿岂谓时乎?"

⑨师古曰:"小遗者,小便也。"

初,帝姑馆陶公主号窦太主,①堂邑侯陈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馀矣,近幸董偃。始偃与母以卖珠为事,偃年十三,随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②主召见,曰:"吾为母养之。"因留第中,教书计相马御射,③颇读传记。至年十八而冠,出则执辔,入则侍内。为人温柔爱人,以主故,诸公接之,名称城中,号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财交士,令中府曰:④"董君所发,一日金满百斤,钱满百万,帛满千匹,乃白之。"⑤安陵爰叔者,爰盎兄子也;与偃善,谓偃曰:"足下私侍汉主,挟不测之罪,将

欲安处乎?"⑥偃惧曰:"忧之久矣,不知所以。"⑦爰叔曰:"顾城庙远无宿宫,又有萩竹籍田,⑧足下何不白主献长门园?⑨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计出于足下也,则安枕而卧,长无惨怛之忧。久之不然,上且请之,于足下何如?"偃顿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书献之。上大说,⑩更名窦太主园为长门宫。主大喜,使偃以黄金百斤为爰叔寿。

①如淳曰:"窦太后之女也,故曰窦太主也。"

②师古曰:"姣,美丽也,音狡。"

③师古曰:"计谓用算也。"

④师古曰:"中府,掌金帛之藏者也。"

⑤师古曰:"言不满此数者,皆恣与之。"

⑥师古曰:"不测者,言其深也。安处,何以自安处也。一曰,身挟大罪,乃欲自安而居处者乎?"

⑦师古曰:"以,用也。不知用何计也。"

⑧如淳曰:"其间虽有地,皆有萩竹籍田,无可作宿观也。"师古曰:"如说非也。萩即楸字也。言有楸树及竹林可游玩,而籍田所在,上又须躬亲行事,当有宿宫,故宜献此园。"

⑨如淳曰:"窦太主园在长门。长门在长安城东南。园可以为宿馆处所,故献之。"

⑩师古曰:"说读曰悦。"

叔因是为董君画求见上之策,令主称疾不朝。上往临疾,问所欲,主辞谢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遗德,奉朝请之礼,备臣妾之仪,①列为公主,赏赐邑入,②隆天重地,死无以塞责。③一日卒有不胜洒扫之职,④先狗马填沟壑,窃有所恨,不胜大愿,愿陛下时忘万事,养精游神,从中掖庭回舆,枉路临妾山林,⑤得献觞上寿,娱乐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忧?幸得愈。恐群臣从官多,大为主费。"上还。有顷,主疾愈,起谒,上以钱千万从主饮。后数日,上临山林,主自执宰敝膝,⑥道入登阶就坐。坐未定,上曰:"愿谒主人翁。"主乃下殿,去簪珥,⑦徒跣顿首谢曰:"妾无状,⑧负陛下,身当伏诛。陛下不致之法,顿

首死罪。”有诏谢。主簪履起，之东箱自引董君。⑨董君绿帻傅韝，⑩随主前，伏殿下。主乃赞：⑪“馆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谒。”⑫因叩头谢，上为之起。有诏赐衣冠上。⑬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进觞。当是时，董君见尊不名，称为“主人翁”，饮大欢乐。主乃请赐将军列侯从官金钱杂缯各有数。于是董君贵宠，天下莫不闻。郡国狗马蹴鞠剑客辐凑⑭董氏。常从游戏北宫，驰逐平乐，观鸡鞠之会，角狗马之足，⑮上大欢乐之。于是上为窦太主置酒宣室，使谒者引内董君。

①师古曰：“请音才姓反。”

②师古曰：“既别得赏赐，又所食之邑入其租赋也。”

③师古曰：“塞，补也。”

④师古曰：“卒读曰猝。洒音信，又音山豉反。”

⑤应劭曰：“公主园中有山，谦不敢称第，故托山林也。”服虔曰：“主所豫作庙陵，故曰山林。”师古曰：“山林，应说是也。不当请帝临其冢墓也。”

⑥师古曰：“为贱者之服。”

⑦师古曰：“珥，珠玉饰耳者也，音饵。”

⑧师古曰：“状，形貌也。无状，犹言无颜面以见人也。一曰，自言所行丑恶无善状。”

⑨师古曰：“之，往也。”

⑩应劭曰：“宰人服也。”韦昭曰：“韝形如射韝，以缚左右手，于事便也。”师古曰：“绿帻，贱人之服也。傅，著也。韝即今之臂韝也。傅读曰附。韝音工侯反。”

⑪师古曰：“赞，进也。进传谒辞。”

⑫师古曰：“胞与庖同。”

⑬师古曰：“上，上坐。”

⑭师古曰：“蹴音千六反。鞠音钜六反。解在艺文志。”

⑮师古曰：“角犹校也。”

是时，朔陛戟殿下，①辟戟而前曰：“②“董偃有斩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谓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败男女之化，而

乱婚姻之礼，伤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积思於六经，留神於王事，驰骛於唐虞，折节於三代，偃不遵经劝学，反以靡丽为右，奢侈为务，③尽狗马之乐，极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径淫辟之路，④是乃国家之大贼，人主之大蜮。⑤偃为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诸侯惮，⑥奈何乎陛下？”上默然不应，良久曰：“吾业以设饮，后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处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乱之渐，其变为篡，是以竖貂为淫而易牙作患，⑦庆父死而鲁国全，⑧管蔡诛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诏止，更置酒北宫，引董君从东司马门。东司马门更名东交门。⑨赐朔黄金三十斤。董君之宠由是日衰，至年三十而终。后数岁，窦太主卒，与董君会葬於霸陵。是后，公主贵人多逾礼制，自董偃始。

①师古曰：“持戟列陛侧。”

②师古曰：“辟音频亦反。”

③师古曰：“右，尊也。”

④师古曰：“径，由也。辟读曰僻。”

⑤师古曰：“蜮，魅也，音或。说者以为短狐，非也。短狐，射工耳，於此不当其义。今俗犹(河)〔云〕魅蜮也。”[6]

⑥应劭曰：“惮，敬也。敬其节直也。”师古曰：“伯姬，宋恭姬也。遇火灾，待姆不出而死也。”

⑦师古曰：“竖貂、易牙皆齐桓公臣也。管仲有病，桓公往问之曰：‘将何以教寡人？’管仲曰：‘愿君之远易牙、竖貂。’公曰：‘易牙亨其子以快寡人，尚可疑邪？’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子，其子之忍，又将何有於君？’公曰：‘竖貂自宫以近寡人，犹可疑邪？’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将何有於君？’公曰：‘诺。’管仲死，尽逐之，而公食不甘，宫不治。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过乎？’于是皆复召，即反之。明年，公有病，易牙、竖貂相与作乱，塞宫门，筑高墙，不通人。有一妇人逾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妇人曰：‘吾无所得。’又曰：‘我欲饮。’妇人曰：‘吾无所得。’公曰：‘何故？’对曰：‘易牙、竖貂相与作乱，塞宫门，筑高墙，不通人，故无所得。’公慨然叹

涕出,曰'嗟乎! 圣人所见岂不远哉? 若死者有知,我将何面目见仲父乎!'蒙衣袂而绝乎寿宫,虫流出於户,盖以杨门之扉,三月不葬。"

⑧师古曰:"庆父,鲁桓公子,庄公弟也。庄公薨,庆父杀庄公之子闵公而欲作乱,不克,奔莒。其后僖公立,以赂求之於莒,莒人归之,及密乃缢而死。僖公乃定其位。"

⑨苏林曰:"以偃从此门入,交会於内,故以名焉。"

时天下侈靡趋末,[①]百姓多离农亩。上从容问朔:"吾欲化民,岂有道乎?"[②]朔对曰:"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经历数千载,尚难言也,臣不敢陈。愿近述孝文皇帝之时,当世耆老皆闻见之。贵为天(下)〔子〕,[7]富有四海,身衣弋绨,[③]足履革舄,[④]以韦带剑,[⑤]莞蒲为席,[⑥]兵木无刃,[⑦]衣缊无文,[⑧]集上书囊以为殿帷;[⑨]以道德为丽,以仁义为准。[⑩]於是天下望风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为小,图起建章,左凤阙,右神明,[⑪]号称千门万户;木土衣绮绣,狗马被缋罽;[⑫]宫人簪瑇瑁,垂珠玑;[⑬]设戏车,教驰逐,饰文采,戫珍怪;[⑭]撞万石之钟,击雷霆之鼓,[⑮]作俳优,舞郑女。上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独不奢侈失农,事之难者也。[⑯]陛下诚能用臣朔之计,推甲乙之帐燔之於四通之衢,[⑰]却走马示不复用,[⑱]则尧舜之隆宜可与比治矣。易曰:'正其本,万事理;失之豪厘,差以千里。'[⑲]愿陛下留意察之。"

①师古曰:"趋读曰趣。末谓工商之业。"

②师古曰:"从音千容反。"

③师古曰:"弋,黑色也。绨,厚缯,音徒奚反。"

④师古曰:"革,生皮也。不用柔韦,言俭率也。"

⑤师古曰:"但空用韦,不加饰。"

⑥师古曰:"莞,夫离也,今谓之葱蒲。以莞及蒲为席,亦尚质也。莞音完,又音官。"

⑦服虔曰:"兵器如木而无刃,言不大治兵器也。"

⑧师古曰:"缊,乱絮也。言内有乱絮,上无文彩也。缊音於粉反。"

⑨师古曰:“集谓合聚也。”

⑩师古曰:“丽,美也。准,平法也。”

⑪如淳曰:“阙名也。”师古曰:“凤阙,阙名。神明,台名也。”

⑫师古曰:“绩,五彩也。罽,织毛也,即氍毹之属。”

⑬师古曰:“琠瑁,文甲也。玑,珠之不圜者。琠音代。瑁音昧。玑音居依反,又音钜依反。”

⑭师古曰:“蘧,古蒢字。”

⑮师古曰:“言其声震大也。”

⑯师古曰:“失农谓失农业也。”

⑰应劭曰:“帐多故以甲乙第之耳。”孟康曰:“西域传赞云‘兴造甲乙之帐,络以随珠和璧,天子袭翠被,凭玉几,而处其中’也。”师古曰:“谓推而去之。燔,焚烧也。”

⑱师古曰:“却,退也。走马,善走之马也。”

⑲师古曰:“今易无此文,已解於上也。”

朔虽诙笑,[1]然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无所为屈。[2]

①师古曰:“诙,嘲戏也。诙笑,谓嘲谑,发言可笑也。诙音恢。其下诙啁、诙谐并同。”

②师古曰:“敖读曰傲。为音于伪反。”

上以朔口谐辞给,[1]好作问之。[2]尝问朔曰:“先生视朕何如主也?”朔对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际,未足以谕当世。臣伏观陛下功德,陈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3]非若此而已,诚得天下贤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为丞相,[4]孔丘为御史大夫,[5]太公为将军,[6]毕公高拾遗於后,[7]弁严子为卫尉,[8]皋陶为大理,[9]后稷为司农,[10]伊尹为少府,[11]子赣使外国,[12]颜闵为博士,[13]子夏为太常,[14]益为右扶风,[15]季路为执金吾,[16]契为鸿胪,[17]龙逢为宗正,[18]伯夷为京兆,[19]管仲为冯翊,[20]鲁般为将作,[21]仲山甫为光禄,[22]申伯为太仆,[23]延陵季子为水

衡,㉔百里奚为典属国,㉕柳下惠为大长秋,㉖史鱼为司直,㉗蘧伯玉为太傅,㉘孔父为詹事,㉙孙叔敖为诸侯相,子产为郡守,㉚王庆忌为期门,㉛夏育为鼎官,㉜羿为旄头,㉝宋万为式道侯。㉞上乃大笑。

①师古曰:"给,捷也。"

②师古曰:"故动作之而问以言辞也。"

③师古曰:"右亦高上也。"

④师古曰:"周公旦、邵公奭二人也。"

⑤应劭曰:"御史大夫职典制度文章。"

⑥师古曰:"太公,吕望也。知战陈征伐之事,故云为将军。"

⑦师古曰:"毕公高,文王之子也,为周太师,故云拾遗也。"

⑧师古曰:"以其有勇。"

⑨师古曰:"以其作士,士亦理官。"

⑩师古曰:"主播种。"

⑪应劭曰:"伊尹善亨割,大官属少府,故令作之也。"

⑫师古曰:"以其有辩说。"

⑬师古曰:"颜回、闵子骞为皆有德行也。"

⑭师古曰:"以有文学故为太常也。而应劭(曰)以子夏两字总合为夔,[8]解云夔知乐,故可以为太常,此说非也。"

⑮应劭曰:"益作舜虞,掌山泽之官也。诸苑多在右扶风,故令作之。"

⑯师古曰:"亦以有勇力。"

⑰应劭曰:"卨作司徒,敬敷五教。是时诸侯王治民,鸿胪主诸侯王也。"师古曰:"契读与卨同,字本作偰,盖后从省耳。"

⑱师古曰:"关龙逢,桀之臣也,忠谏而死也。以其直,无所阿私。"

⑲应劭曰:"帝曰'伯夷,汝作秩宗。'秩宗,主郊庙。京兆与太常同典斋祀,故令为之。"

⑳应劭曰:"管仲定民之居,寄军令於内政,终令匡霸,故令为冯翊也。"

㉑师古曰:"以其巧也。般与班同。"

㉒晋灼曰:"光禄,主三大夫谏正之官,取其柔亦不茹,刚亦不吐。"

㉓应劭曰:"申伯,周宣王之舅也。太仆主大驾亲御,职又密近,故用亲亲也。"

㉔应劭曰:"水衡主池苑。季子,吴人,故使为之。"师古曰:"季子即吴公子札。"

㉕应劭曰:"奚,秦人。秦近西戎,晓其风俗,故令为之。"

㉖师古曰:"惠,鲁大夫展禽也。食采柳下,谥曰惠。以其贞洁,故为大长秋。"

㉗师古曰:"史鱼,卫大夫史鰌也。论语称孔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

㉘如淳曰:"太傅傅人主使无过。伯玉欲寡其过,故令为之。"师古曰:"蘧伯玉,卫大夫也,名瑗。蘧音渠。"

㉙应劭曰:"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则莫敢过而致难乎其君,故为詹事。"师古曰:"孔父,宋大夫也。父读曰甫。"

㉚师古曰:"善治邦邑也。"

㉛应劭曰:"以其劲捷,可为期门郎也。"师古曰:"王庆忌即王子庆忌也。"

㉜(或)师古曰:"[9]夏育,卫人,力举千钧。鼎官,今殿前举鼎者也。"

㉝应劭曰:"羿善射,故令为旄头。今以羽林为之,发正上向而长衣绣衣,在乘舆车前。"师古曰:"羿音诣。"

㉞师古曰:"万,宋闵公臣,亦有勇力也。式,表也。表道之候,若今之武候引驾。"

是时朝廷多贤材,上复问朔:"方今公孙丞相、兒大夫、①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主父偃、朱买臣、严助、汲黯、胶仓、终军、严安、徐乐、司马迁之伦,皆辩知闳达,溢于文辞,②先生自视,何与比哉?"③朔对曰:"臣观其垂齿牙,树颊胲,④吐唇吻,擢项颐,⑤结股脚,连脽尻,⑥遗蛇其迹,行步倜旅,⑦臣朔虽不肖,尚兼此数子者。"朔之进对滑稽,皆此类也。⑧

①师古曰:"公孙弘及兒宽也。兒音五奚反。"

②师古曰:"溢者,言其有馀也。"

③师古曰:"何与犹言何如也。"

④师古曰:"颊肉曰胲,音改。"

⑤师古曰:“颐,颔下也,音怡。”

⑥师古曰:“脽,臂也,音谁。”

⑦师古曰:“遗蛇犹逶迤也。倜旅,曲躬貌也。蛇音移。倜音禹。”

⑧师古曰:“澹,古赡字也。赡,给也。”

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①] 时方外事胡越,内兴制度,国家多事,自公孙弘以下至司马迁皆奉使方外,或为郡国守相至公卿,而朔尝至太中大夫,后常为郎,与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诙啁而已。[②] 久之,朔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因自讼独不得大官,欲求试用。其言专商鞅、韩非之语也,指意放荡,颇复诙谐,辞数万言,终不见用。朔因著论,设客难己,用位卑以自慰谕。其辞曰:

①师古曰:“程谓量计之也。如不及者,恐失之也。”

②师古曰:“啁与嘲同,音竹交反。”

客难东方朔曰:“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①] 泽及后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数,著於竹帛,唇腐齿落,服膺而不释,[②] 好学乐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内无双,则可谓博闻辩智矣。然悉力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久,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意者尚有遗行邪?[③] 同胞之徒无所容居,其故何也?”[④]

①如淳曰:“都,居也。”

②师古曰:“服膺,俯服其胸臆也。释,废置也。”

③师古曰:“可遗之行,言不尽(言)〔善〕也。”[10]

④苏林曰:“胞音胞胎之胞也,言亲兄弟。”

东方先生喟然长息,仰而应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备也。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夫苏秦、张仪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禽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①] 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谈说行焉。身处尊位,珍宝充内,外有廪仓,泽及后世,

子孙长享。今则不然。圣帝流德,天下震慑,诸侯宾服,②连四海之外以为带,③安於覆盂,④动犹运之掌,⑤贤不肖何以异哉?遵天之道,顺地之理,物无不得其所;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夫天地之大,士民之众,竭精谈说,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悉力募之,困於衣食,或失门户。⑥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故曰时异事异。

①师古曰:"十二国,谓鲁、卫、齐、楚、宋、郑、魏、燕、赵、中山、秦、韩也。"

②师古曰:"慑,恐也,音之涉反。"

③师古曰:"言如带之相连也。"

④师古曰:"言不可倾摇。"

⑤师古曰:"言至易。"

⑥师古曰:"言不得所由入也。一曰,谓被诛戮,丧其家室也。"

"虽然,安可以不务修身乎哉!诗云:'鼓钟于宫,声闻于外。'①'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②苟能修身,何患不荣!太公体行仁义,七十有二(延)〔乃〕设用於文武,[11]得信厥说,③封於齐,七百岁而不绝。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④辟若鹏鸽,飞且鸣矣。⑤传曰:'天不为人之恶寒而辍其冬,⑥地不为人之恶险而辍其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⑦'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计其功。'⑧诗云:'礼义之不愆,何恤人之言?'⑨故曰:'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⑩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纩充耳,所以塞聪。'⑪明有所不见,聪有所不闻,举大德,赦小过,无求备於一人之义也。⑫枉而直之,使自得之;优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⑬盖圣人教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则敏且广矣。⑭

①师古曰:"小雅白华之诗也。言苟有于中,必形于外也。"

②师古曰:“小雅鹤鸣之诗也。言处卑而声彻其高远。”

③师古曰:“设,施也。信读曰伸。”

④师古曰:“孳与孜同。敏,勉也。”

⑤师古曰:“鹏鸽,雍渠,小青雀也,飞则鸣,行则摇,言其勤苦也。辟读曰譬。鹏音脊。鸽音零。”

⑥师古曰:“辍,止也。”

⑦师古曰:“匈匈,谨议之声。”

⑧师古曰:“道,由也。”

⑨师古曰:“逸诗也。愆,过也。恤,忧也。”

⑩师古曰:“徒,众也。”

⑪如淳曰:“蒨音工苟反。谓以玉为瑱,用蒨纊县之也。”师古曰:如说非也。蒨,黄色也。纊,绵也。以黄绵为丸,用组悬之於冕,垂两耳旁,示不外听,非玉瑱之县也。”

⑫师古曰:“论语仲弓问政于孔子,孔子曰:‘赦小过,举贤才。’周公谓鲁公曰:‘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毋求备于一人。’故朔引此言也。士有百行,功过相除,不可求备也。”

⑬师古曰:“枉,曲也。索亦求也。度音徒各反。”

⑭师古曰:“敏,疾也。”

“今世之处士,魁然无徒,廓然独居,① 上观许由,下察接舆,计同范蠡,忠合子胥,② 天下和平,与义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③ 子何疑於我哉? 若夫燕之用乐毅,秦之任李斯,鄙食其之下齐,说行如流,曲从如环,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内定,国家安,是遇其时也,子又何怪之邪! 语曰‘以筦窥天,以蠡测海,④ 以莛撞钟’,⑤ 岂能通其条贯,考其文理,发其音声哉!⑥ 繇是观之,譬犹鼫鼠之袭狗,⑦ 孤豚之咋虎,⑧ 至则靡耳,何功之有?⑨ 今以下愚而非处士,虽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适足以明其不知权变而终或於大道也。”

①师古曰:“魁读曰块。”

②师古曰:“许由,尧让以天下而耻闻之。楚狂接舆阳狂匿迹。范蠡佐句践,

功成而退。子胥忠谏，至死不易。”

③师古曰：“耦，合也。徒，众也。”

④服虔曰：“笕音管。”张晏曰：“蠡，瓠瓢也。”师古曰：“笕，古管字。蠡音来奚反。瓢音平摇反。”

⑤文颖曰：“谓橐筵也。”师古曰：“音唐丁反。”

⑥师古曰：“考，究也。”

⑦服虔曰：“音纵劬。”如淳曰：“鼬鼠，小鼠也，音精劬。”

⑧师古曰：“孤豚，孤特之豚也。咋，啮也，音仕客反。”

⑨师古曰：“靡，碎灭也。耳，语辞。”

又设非有先生之论，其辞曰：

非有先生仕于吴，进不称往古以厉主意，退不能扬君美以显其功，默(默)〔然〕无言者三年矣。[12]吴王怪而问之，曰：“寡人获先人之功，寄于众贤之上，夙兴夜寐，未尝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举，远集吴地，①将以辅治寡人，诚窃嘉之，体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视靡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虚心定志欲闻流议者三年于兹矣。②今先生进无以辅治，退不扬主誉，窃不为先生取之也。盖怀能而不见，是不忠也；见而不行，主不明也。③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④吴王曰：“可以谈矣，寡人将竦意而览焉。”⑤先生曰：“於戏！⑥可乎哉？可乎哉？⑦谈何容易！⑧夫谈有悖于目拂于耳谬于心而便于身者，⑨或有说于目顺于耳快于心而毁于行者，⑩非有明王圣主，孰能听之？”吴王曰：“何为其然也？‘中人已上可以语上也。’⑪先生试言，寡人将听焉。”

①师古曰：“率然犹飒然。”

②师古曰：“流，末流也，犹言馀论也。”

③师古曰：“见，显也。”

④师古曰：“唯唯，恭应也，音弋癸反。”

⑤师古曰：“竦，企待也。”

⑥师古曰:“於读曰乌。戏读曰呼。”

⑦师古曰:“言不可。”

⑧师古曰:“不见宽容,则事不易,故曰何容易也。易,弋豉反。”

⑨师古曰:“悖,逆也。拂,违戾也。悖音布内反。拂音佛。”

⑩师古曰:“说读曰悦。”

⑪师古曰:“引论语载孔子之言。中品之人则可以与言上道也。”

先生对曰:“昔者关龙逢深谏于桀,而王子比干直言于纣,此二臣者,皆极虑尽忠,闵王泽不下流,而万民骚动,[①]故直言其失,切谏其邪者,将以为君之荣,除主之祸也。今则不然,反以为诽谤君之行,无人臣之礼,[②]果纷然伤于身,蒙不辜之名,[③]戮及先人,为天下笑,故曰谈何容易! 是以辅弼之臣瓦解,而邪谄之人并进,〔遂〕及蜚廉、恶来(辈)〔革〕等。[④][13]二人皆诈伪,巧言利口以进其身,阴奉琱琢刻镂之好以纳其心。[⑤]务快耳目之欲,以苟容为度。遂往不戒,身没被戮,宗庙崩陁,国家为虚,[⑥]放戮圣贤,亲近谗夫。诗不云乎?‘谗人罔极,交乱四国’,[⑦]此之谓也。故卑身贱体,说色微辞,[⑧]愉愉呴呴,终无益于主上之治,[⑨]则志士仁人不忍为也。将俨然作矜严之色,深言直谏,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损百姓之害,[⑩]则忤于邪主之心,历于衰世之法。[⑪]故养寿命之士莫肯进也,遂居(家)〔深〕山之间,[14]积土为室,编蓬为户,弹琴其中,以咏先王之风,亦可以乐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齐避周,饿于首阳之下,后世称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谈何容易!”

①师古曰:“闵,病也。”

②师古曰:“不省其忠而被以此罪也。”

③师古曰:“蒙,被也。”

④苏林曰:“二人皆纣时邪佞人也。”孟康曰:“蜚廉善走。”师古曰:“蜚,古飞字。”

⑤师古曰:“琱与雕同,画也。琢谓刻为文也,音篆。”

⑥师古曰:“陁,颓也。音直氏反。虚读曰墟。”

⑦师古曰:“小雅青蝇之诗也。解在戾太子传。”

⑧师古曰:“说读曰悦。”

⑨师古曰:“愉愉,颜色和也。呴呴,言语顺也。呴音许于反。”

⑩师古曰:“拂与弼同。损,减也。”

⑪师古曰:“忤,逆也。历犹经也,离也。”

于是吴王惧然易容,[①]捐荐去几,危坐而听。[②]先生曰:“接舆避世,箕子被发阳狂,[③]此二人者,皆避浊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圣主,得清燕之閒,宽和之色,[④]发愤毕诚,[⑤]图画安危,揆度得失,[⑥]上以安主体,下以便万民,则五帝三王之道可几而见也。[⑦]故伊尹蒙耻辱负鼎俎和五味以干汤,[⑧]太公钓于渭之阳以见文王。心合意同,谋无不成,计无不从,诚得其君也。深念远虑,引义以正其身,推恩以广其下,本仁祖义,[⑨]褒有德,禄贤能,诛恶乱,总远方,一统类,美风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变天性,下不夺人伦,则天地和洽,远方怀之,故号圣王。臣子之职既加矣,于是裂地定封,爵为公侯,传国子孙,名显后世,民到于今称之,以遇汤与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龙逢、比干独如彼,岂不哀哉!故曰谈何容易!”

①师古曰:“惧然,失守之貌也。惧音居具反。”

②师古曰:“捐荐席而去冯几,自贬损也。”

③师古曰:“解并在邹阳传。”

④师古曰:“閒读曰闲。闲,暇也。”

⑤师古曰:“毕,尽也。”

⑥师古曰:“图,谋;画,计也。”

⑦师古曰:“几,庶几。”

⑧师古曰:“蒙,冒也,犯也。”

⑨师古曰:“以仁为本,以义为始。”

于是吴王穆然,① 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颐,曰:"嗟乎! 余国之不亡也,绵绵连连,殆哉,世〔之〕不绝也!"②[15] 于是正明堂之朝,齐君〔臣〕之位,[16]举贤材,布德惠,施仁义,赏有功;躬节俭,减后宫之费,损车马之用;放郑声,远佞人,③ 省庖厨,去侈靡;卑宫馆,坏苑囿,填池堑,以予贫民无产业者;开内藏,振贫穷,存耆老,恤孤独;薄赋敛,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内晏然,天下大洽,阴阳和调,万物咸得其宜;国无灾害之变,民无饥寒之色,家给人足,畜积有馀,囹圄空虚;④ 凤凰来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牙;远方异俗之人鄉风慕义,⑤ 各奉其职而来朝贺。故治乱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见,而君人者莫肯为也,臣愚窃以为过。故诗云:"王国克生,惟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⑥ 此之谓也。

①张晏曰:"穆音默。"师古曰:"穆然,静思貌。"

②师古曰:"殆,危也。"

③师古曰:"远,离也,音于万反。"

④师古曰:"圄读曰圉。"

⑤师古曰:"鄉读曰向。"

⑥师古曰:"大雅文王之诗也。言文王之国生此多士为周室桢干之臣,所以安宁也。"

朔之文辞,此二篇最善。其馀有封泰山,责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风,殿上柏柱,平乐观赋猎,八言、七言上下,① 从公孙弘借车,凡〔刘〕向所录朔书具是矣。②[17] 世所传他事皆非也。③

①晋灼曰:"八言、七言诗,各有上下篇。"

②师古曰:"刘向别录所载。"

③师古曰:"谓如东方朔别传及俗用五行时日之书,皆非实事也。"

赞曰:"刘向言少时数问长老贤人通於事及朔时者,① 皆曰朔口谐倡辩,不能持论,喜为庸人诵说,② 故令后世多传闻者。而扬雄亦以为

朔言不纯师，行不纯德，其流风遗书蔑如也。③然朔名过实者，以其诙达多端，不名一行，应谐似优，不穷似智，正谏似直，秽德似隐。非夷齐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④“首阳为拙，⑤柱下为工；⑥饱食安步，以仕易农；依隐玩世，诡时不逢。⑦其滑稽之雄乎！⑧朔之诙谐，逢占射覆，⑨其事浮浅，行于众庶，童儿牧竖莫不眩耀。而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故详录焉。⑩

①师古曰：“与朔同时也。”

②师古曰：“喜音许吏反。为音于伪反。”

③师古曰：“言辞义浅薄，不足称也。”

④师古曰：“容身避害也。”

⑤应劭曰：“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为拙。”

⑥应劭曰：“老子为周柱下史，朝隐，故终身无患，是为工也。”

⑦如淳曰：“依违朝隐，乐玩其身於一世也。反时直言正谏，则与富贵不相逢矣。”臣瓒曰：“行与时诡而不逢祸害也。”师古曰：“瓒说是也。诡，违也。”

⑧师古曰：“雄谓为之长帅也。”

⑨如淳曰：“逢占，逢人所问而占之也。”师古曰：“此说非也。逢占，逆占事，犹云逆刺也。”

⑩师古曰：“言此传所以详录朔之辞语者，为俗人多以奇异妄附於朔故耳。欲明传所不记，皆非其实也。而今之为汉书学者，犹更取他书杂说，假合东方朔之事以博异闻，良可叹矣。他皆类此。著音直略反。”

【校勘记】

〔1〕(尻)〔尻〕益高。　王先慎说“尻”当作“尻”，从“九”。按各本皆误。

〔2〕非为鸢之寄生寓木宛童有(林)〔枝〕叶者也。　景祐、殿、局本都作“枝”，此误。

〔3〕(雏)〔彀〕音口豆反。　景祐、殿、局本都作“彀”，此误。

〔4〕〔堤〕音丁奚反。　殿本有“堤”字。

〔5〕因此(时)〔对〕复为中郎，　殿、局本都作“对”。王先谦说作“对”是。

〔6〕 今俗犹(河)〔云〕魅蜮也。 景祐、殿本都作“云”,局本作“呵”。

〔7〕 贵为天(下)〔子〕, 景祐、殿、局本都作“子”,此误。

〔8〕 而应劭(曰)以子夏两字总合为夔, 景祐、殿本无“曰”字。

〔9〕 (或)〔师古〕曰: 王先谦说“或”字误,当作“师古”。按各本皆误。

〔10〕 言不尽(言)〔善〕也。 景祐、殿本都作“善”。王先谦说作“善”是。

〔11〕 七十有二(延)〔乃〕设用於文武, 景祐、殿、局本都作“乃”,此误。

〔12〕 默(默)〔然〕无言者三年矣。 景祐、殿本都作“然”。

〔13〕 〔遂〕及蜚廉、恶来(辈)〔革〕等。 景祐、殿本都有“遂”字,“辈”作“革”。

〔14〕 遂居(家)〔深〕山之间, 景祐、殿本都作“深”。

〔15〕 殆哉,世〔之〕不绝也! 景祐、殿本都有“之”字。

〔16〕 齐君〔臣〕之位, 景祐、殿、局本都有“臣”字。

〔17〕 凡〔刘〕向所录朔书具是矣。 景祐、殿本都有“刘”字。

汉书卷六十六

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第三十六

公孙贺字子叔，北地义渠人也。贺祖父昆邪，[①]景帝时为陇西守，以将军击吴楚有功，封平曲侯，著书十馀篇。[②]

①师古曰："昆音户门反。"

②师古曰："艺文志阴阳家有公孙浑邪十五篇是也。"

贺少为骑士，从军数有功。自武帝为太子时，贺为舍人，及武帝即位，迁至太仆。贺夫人君孺，卫皇后姊也，贺由是有宠。元光中为轻车将军，军马邑。后四岁，出云中。后五岁，以车骑将军从大将军青出，有功，封南窌侯。[①]后再以左将军出定襄，无功，坐酎金，失侯。复以浮沮将军出五原二千馀里，无功。[②]后八岁，遂代石庆为丞相，封葛绎侯。时朝廷多事，督责大臣。[③]自公孙弘后，丞相李蔡、严青翟、赵周三人比坐事死。[④]石庆虽以谨得终，然数被谴。初贺引拜为丞相，不受印绶，顿首涕泣，曰："臣本边鄙，以鞍马骑射为官，材诚不任宰相。"上与左右见贺悲哀，感动下泣，曰："扶起丞相。"贺不肯起，上乃起去，贺不得已拜。出，左右问其故，贺曰："主上贤明，臣不足以称，恐负重责，从是殆矣。"[⑤]

①臣瓒曰："茂陵中书云封南奋侯，表亦作奋。"师古曰："窌、奋二字同耳，音普教反。"

②师古曰："沮音子闾反。"

③师古曰："督谓察视也。"

④师古曰:"比,频也。"

⑤师古曰:"殆,危也。"

贺子敬声,代贺为太仆,父子并居公卿位。敬声以皇后姊子,骄奢不奉法,征和中擅用北军钱千九百万,发觉,下狱。是时诏捕阳陵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贺自请逐捕安世以赎敬声罪。上许之。后果得安世。安世者,京师大侠也,闻贺欲以赎子,笑曰:"丞相祸及宗矣。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辞,斜谷之木不足为我械。"①安世遂从狱中上书,告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②及使人巫祭祠诅上,且上甘泉当驰道埋偶人,③祝诅有恶言。下有司案验贺,穷治所犯,遂父子死狱中,家族。

①师古曰:"斜,谷名也,其中多木。械谓桎梏也。言我方欲告丞相事,狱辞且多,械系方久,故云然也。斜音弋奢反。"

②师古曰:"武帝女。"

③师古曰:"甘泉宫在北山,故欲往皆言上也。刻木为人,象人之形,谓之偶人。偶,并也,对也。"

巫蛊之祸起自朱安世,成于江充,遂及公主、皇后、太子,皆败。语在江充、戾园传。①

①师古曰:"武五子传叙戾太子谥戾,而置园邑,故云戾园也。"

刘屈氂,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子也,①不知其始所以进。

①师古曰:"屈音丘勿反,又音其勿反。"

征和二年春,制诏御史:"故丞相贺倚旧故乘高势而为邪,①兴美田以利子弟宾客,不顾元元,无益边谷,②货赂上流,③朕忍之久矣。终不自革,④乃以边为援,⑤使内郡自省作车,⑥又令耕者自转,⑦以困农烦扰畜者,重马伤秏,武备衰减;⑧下吏妄赋,百姓流亡;又诈为诏书,以奸传朱安世。⑨狱已正于理。其以涿郡太守屈氂为左丞相,分丞相长史为两府,以待天下远方之选。⑩夫亲亲任贤,周唐之道也。以澎户二千二

百封左丞相为澎侯。"⑪

①师古曰："帝为太子，贺已为舍人，故云旧故。"

②如淳曰："戍边卒粮乏，不能为方计以益之也。"

③师古曰："丞相贪冒，受赂于下，故使众庶货赇上流执事者也。"

④师古曰："革，改也。"

⑤如淳曰："使内郡自作车，耕者自转，所以饶边，饶边所以行恩施，为己名援也。或曰以胡为援也。"

⑥服虔曰："诈令内郡自省作车转输也。边屯无事之时，宜自治作车，以给军用。"师古曰："令郡自省减诸馀功用而作车也。省音所领反。"

⑦文颖曰："自输谷于边。"

⑧师古曰："重谓怀孕者也。言转运之劳，畜产疲困，故(反)使怀孕者为之伤秏，[1]以减武备也。秏音呼到反。"

⑨师古曰："传，逮捕也。"

⑩师古曰："待得贤人当拜为右丞相。"

⑪服虔曰："澎音彭。"晋灼曰："东海县。"

其秋，戾太子为江充所谮，杀充，发兵入丞相府，屈氂挺身逃，亡其印绶。①是时上避暑在甘泉宫，丞相长史乘疾置以闻。②上问"丞相何为?"对曰："丞相秘之，未敢发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谓秘也?③丞相无周公之风矣。周公不诛管蔡乎?"乃赐丞相玺书曰："捕斩反者，自有赏罚。以牛车为槽，④毋接短兵，多杀伤士众。⑤坚闭城门，毋令反者得出。"

①师古曰："挺，引也。独引身而逃难，故失印绶也。"

②师古曰："置谓所置驿也。"

③师古曰："籍籍犹纷纷也。"

④师古曰："槽，楯也。远与敌战，故以车为槽，用自蔽也。一说槽，望敌之楼也。"

⑤师古曰："用短兵则士众多死伤。"

太子既诛充发兵，宣言帝在甘泉病困，疑有变，奸臣欲作乱。上于是从甘泉来，幸城西建章宫，诏发三辅近县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将。太子亦遣使者挢制[①]赦长安中都官囚徒，[②]发武库兵，命少傅石德及宾客张光等分将，使长安囚如侯持节发长水及宣曲胡骑，[③]皆以装会。侍郎莽通使长安，因追捕如侯，告胡人曰："节有诈，勿听也。"遂斩如侯，引骑入长安，又发辑濯士，以予大鸿胪商丘成。[④]初，汉节纯赤，以太子持赤节，故更为黄旄加上以相别。太子召监北军使者任安发北军兵，安受节已，闭军门不肯应太子。太子引兵去，驱四市人[⑤]凡数万众，至长乐西阙下，逢丞相军，合战五日，死者数万人，血流入沟中。[⑥]丞相附兵浸多，[⑦]太子军败，南奔覆盎城门，得出。[⑧]会夜司直田仁部闭城门，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斩仁。御史大夫暴胜之谓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当先请，柰何擅斩之？"丞相释仁。[⑨]上闻而大怒，下吏责问御史大夫曰："司直纵反者，丞相斩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胜之皇恐，自杀。及北军使者任安，坐受太子节，怀二心，司直田仁纵太子，皆要斩。上曰："侍郎莽通获反将如侯，长安男子景建从通获少傅石德，可谓元功矣。大鸿胪商丘成力战获反将张光。其封通为重合侯，建为德侯，成为秺侯。[⑩]诸太子宾客，尝出入宫门，皆坐诛。其随太子发兵，以反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⑪]以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长安诸城门。后二十馀日，太子得于湖。语在太子传。[⑫]

①师古曰："挢与矫同，其字从手。矫制，托称诏命也。"

②师古曰："京师诸官府。"

③师古曰："长水，校名，宣曲，宫也，并胡骑所屯。今鄠县东长水乡即旧营校之地。"

④师古曰："辑濯士，主用辑及濯行船者也。短曰辑，长曰濯。辑音集，字本从木，其音同耳。濯字本亦作櫂，并音直孝反。"

⑤师古曰："驱与驱同。"

⑥师古曰："沟，街衢之旁通水者也。"

⑦师古曰:“浸,渐也。”

⑧师古曰:“长安城南出东头第一门曰覆盎城门,一号杜门。”

⑨师古曰:“释,放也。”

⑩孟康曰:“秲音妒,在济阴成武,今有亭。”

⑪师古曰:“非其本心,然被太子劫略,故徙之也。”

⑫师古曰:“湖,县名。”

其明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兵出击匈奴,丞相为祖道,送至渭桥[1]与广利辞决。广利曰:“愿君侯早请昌邑王为太子。[2]如立为帝,君侯长何忧乎?”[3]屈氂许诺。昌邑王者,贰师将军女弟李夫人子也。贰师女为屈氂子妻,故共欲立焉。是时治巫蛊狱急,内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以丞相数有谴,使巫祠社,祝诅主上,有恶言,及与贰师共祷祠,欲令昌邑王为帝。有司奏请案验,罪至大逆不道。有诏载屈氂厨车以徇,[4]要斩东市,妻子枭首华阳街。贰师将军妻子亦收。贰师闻之,降匈奴,宗族遂灭。

①师古曰:“祖者,送行之祭,因设宴饮焉。”

②如淳曰:“汉仪注列侯为丞相,称君侯。”师古曰:“杨恽传丘常谓恽为君侯,是则通呼列侯之尊称耳,非必在于丞相也。如氏之说,不为通矣。”

③师古曰:“如,若也。”

④师古曰:“厨车,载食之车也。徇,行示也。”

车千秋,本姓田氏,其先齐诸田徙长陵。[1]千秋为高寝郎。[2]会卫太子为江充所谮败,久之,千秋上急变讼太子冤,[3]曰:“子弄父兵,罪当笞;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罪哉!臣尝梦见一白头翁教臣言。”是时,上颇知太子惶恐无他意,乃大感寤,召见千秋。至前,千秋长八尺馀,体貌甚丽,武帝见而说之,[4]谓曰:“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也,公独明其不然。此高庙神灵使公教我,公当遂为吾辅佐。”立拜千秋为大鸿胪。[5]数月,遂代刘屈氂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无他材能术学,又无伐阅功劳,[6]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尝有也。后汉使者至匈奴,

单于问曰:"闻汉新拜丞相,何用得之?"⑦使者曰:"以上书言事故。"单于曰:"苟如是,汉置丞相,非用贤也,妄一男子上书即得之矣。"使者还,道单于语。武帝以为辱命,欲下之吏。良久,乃贳之。⑧

①师古曰:"刘敬所言徙关东大族者。"

②师古曰:"高庙卫寝之郎。"

③师古曰:"所告非常,故云急变也。"

④师古曰:"说读曰悦。"

⑤师古曰:"当其立见而即拜之,言不移时也。"

⑥师古曰:"伐,积功也。阅,经历也。"

⑦师古曰:"言此人何以得为相也。"

⑧师古曰:"贳,宽纵也,谓释放之也。其下亦同。"

然千秋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称,逾于前后数公。①初,千秋始视事,见上连年治太子狱,诛罚尤多,群下恐惧,思欲宽广上意,尉安众庶。②乃与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寿颂德美,劝上施恩惠,缓刑罚,玩听音乐,养志和神,为天下自虞乐。③上报曰:"朕之不德,自左丞相与贰师阴谋逆乱,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④朕日一食者累月,乃何乐之听?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⑤虽然,巫蛊始发,诏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⑥廷尉治,未闻九卿廷尉有所鞫也。⑦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宫人,转至未央椒房,⑧以及敬声之畴、李禹之属谋入匈奴,有司无所发,今丞相亲掘兰台盖验,所明知也。至今馀巫颇脱不止,⑨阴贼侵身,远近为蛊,朕愧之甚,何寿之有?敬不举君之觞!谨谢丞相、二千石各就馆。⑩书曰:'毋偏毋党,王道荡荡。'⑪毋有复言。"⑫

①师古曰:"言称其职也。"

②师古曰:"尉安之字,本无心也,是以汉书往往存古体字焉。"

③师古曰:"虞与娱同。"

④师古曰:"谓与太子战死者也。"

⑤师古曰:"言既往之事,不可追咎。"

⑥师古曰:“督,察视也。”

⑦师古曰:“鞫,问也。”

⑧师古曰:“椒房,殿名,皇后所居也。以椒和泥涂壁,取其温而芳也。”

⑨师古曰:“言往往尚为盛也。”

⑩师古曰:“谢,告也。馆,(宫)〔官〕舍也。”[2]

⑪师古曰:“周书洪范之辞也。”

⑫师古曰:“不许其更请。”

后岁馀,武帝疾,立皇子钩弋夫人男为太子,①拜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千秋,并受遗诏,辅道少主。②武帝崩,昭帝初即位,未任听政,③政事壹决大将军光。千秋居丞相位,谨厚有重德。每公卿朝会,光谓千秋曰:“始与君侯俱受先帝遗诏,今光治内,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毋负天下。”④千秋曰:“唯将军留意,即天下幸甚。”终不肯有所言。光以此重之。每有吉祥嘉应,数褒赏丞相。讫昭帝世,国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实。始元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士,问以民所疾苦,于是盐铁之议起焉。⑤

①师古曰:“钩弋,宫名也,昭帝母赵婕妤居之,故号钩弋夫人也。”

②师古曰:“道读曰导。”

③师古曰:“年幼,故未堪听政。”

④师古曰:“督,视也。”

⑤师古曰:“议罢盐铁之官,令百姓皆得煮盐铸铁,因总论政治得失也。”

千秋为相十二年,薨,谥曰定侯。初,千秋年老,上优之,朝见,得乘小车入宫殿中,故因号曰“车丞相”。子顺嗣侯,官至云中太守,宣帝时以虎牙将军击匈奴,坐盗增卤获自杀,国除。

桑弘羊为御史大夫八年,自以为国家兴榷筦之利,①伐其功,②欲为子弟得官,怨望霍光,与上官桀等谋反,遂诛灭。

①师古曰:“榷谓专其利使入官也。筦即管字也,义与幹同,皆谓主也。榷解在昭纪。”

'②师古曰:"自矜其功也。"

王诉,济南人也。[①]以郡县吏积功,稍迁为被阳令。[②]武帝末,军旅数发,郡国盗贼群起,绣衣御史暴胜之使持斧逐捕盗贼,以军兴从事,诛二千石以下。胜之过被阳,欲斩诉,诉已解衣伏质,[③]仰言曰:"使君颛杀生之柄,威震郡国,[④]今复斩一诉,不足以增威,不如时有所宽,以明恩贷,[⑤]令尽死力。"胜之壮其言,贳不诛,因与诉相结厚。

①师古曰:"诉字与欣同。"

②孟康曰:"故千乘县也。被音罢。"师古曰:"音皮彼反。"

③师古曰:"质,锧也,欲斩人皆伏于锧上也。锧音竹林反。"

④师古曰:"为使者,故谓之使君。使音所吏反。颛与专同。"

⑤师古曰:"贷犹假也,言饶假之。贷音土戴反。"

胜之使还,荐诉,征为右辅都尉,守右扶风。上数出幸安定、北地,过扶风,宫馆驰道修治,供张办。[①]武帝嘉之,驻车,拜诉为真,视事十馀年。昭帝时为御史大夫,代车千秋为丞相,封宜春侯。明年薨,谥曰敬侯。

①师古曰:"供音居用反。张音竹亮反。"

子谭嗣,以列侯与谋废昌邑王立宣帝,[①]益封三百户。薨,子咸嗣。王莽妻即咸女,莽篡位,宜春氏以外戚宠。[②]自诉传国至玄孙,莽败,乃绝。

①师古曰:"与读曰豫。"

②张晏曰:"莽讳取同姓,故氏侯邑也。"师古曰:"此说非也。若云王氏则与莽族相涉,故以侯号称之耳。莽本以与谭得姓不同,祖系各别,故为婚娶,既非私窃,不须避讳,讳亦不可掩也。"

杨敞,华阴人也。给事大将军莫府,为军司马,霍光爱厚之,稍迁至大司农。元凤中,稻田使者燕苍知上官桀等反谋,以告敞。敞素谨畏

事,不敢言,乃移病卧。① 以告谏大夫杜延年,延年以闻。苍、延年皆封,敞以九卿不辄言,故不得侯。② 后迁御史大夫,代王诉为丞相,封安平侯。

①师古曰:"移病,(请以)〔谓移〕书言病。[3]一曰以病而移居也。"

②师古曰:"闻之不即告言也。"

明年,昭帝崩。昌邑王征即位,淫乱,大将军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王更立。议既定,使大司农田延年报敞。敞惊惧,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① 延年起至更衣,② 敞夫人遽从东箱③ 谓敞曰:"此国大事,今大将军议已定,使九卿来报君侯。君侯不疾应,与大将军同心,犹与无决,④ 先事诛矣。"延年从更衣还,敞、夫人与延年参语许诺,⑤ 请奉大将军教令,遂共废昌邑王,立宣帝。宣帝即位月馀,敞薨,谥曰敬侯。子忠嗣,以敞居位定策安宗庙,益封三千五百户。

①师古曰:"唯唯,恭应之辞也,音弋癸反。"

②师古曰:"古者延宾必有更衣之处也。"

③师古曰:"遽,速也。"

④师古曰:"与读曰豫。"

⑤师古曰:"三人共言,故云参语。"

忠弟恽,字子幼,① 以忠任为郎,补常侍骑。② 恽母,司马迁女也。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以材能称。好交英俊诸儒,名显朝廷,擢为左曹。霍氏谋反,恽先闻知,因侍中金安上以闻,召见言状。霍氏伏诛,恽等五人皆封,恽为平通侯,迁中郎将。

①师古曰:"恽音於粉反。"

②师古曰:"为骑郎而常侍,故谓之常侍骑也。"

郎官故事,令郎出钱市财用,给文书,乃得出,名 曰"山郎"。① 移病尽一日,辄偿一沐,② 或至 岁馀不得沐。其豪富郎,日出游戏,或行钱得 善部。③ 货赂流行,传相放效。④ 恽为中郎将,罢山郎,移长度大司

农,以给财用。⑤其疾病休谒洗沐,皆以法令从事。郎、谒者有罪过,辄奏免,荐举其高弟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厉,绝请谒货赂之端,令行禁止,宫殿之内翕然同声。由是擢为诸吏光禄勋,亲近用事。

①张晏曰:"山,财用之所出,故取名焉。"

②晋灼曰:"五日一洗沐也。"师古曰:"言出财用者,虽非休沐,常得在外也。贫者实病,皆以沐假偿之也。"

③师古曰:"郎官之职,各有主部,故行钱财而择其善,以招权也。"

④师古曰:"放音斧往反。"

⑤应劭曰:"长,久也。一岁之调度也。"苏林曰:"簿书给缣之长也。"师古曰:"应说是也。言总计一岁所须财用,及文书之调度,而移大司农,以官钱供给之,更不取于郎也。"

初,恽受父财五百万,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后母无子,财亦数百万,死皆予恽,恽尽复分后母昆弟。再受訾千馀万,皆以分施。其轻财好义如此。

恽居殿中,廉洁无私,郎官称公平。然恽伐其行治,① 又性刻害,好发人阴伏,同位有忤己者,必欲害之,以其能高人。由是多怨于朝廷,与太仆戴长乐相失,卒以是败。②

①师古曰:"自矜其节行及政治之能也。"

②师古曰:"卒,终也。"

长乐者,宣帝在民间时与相知,及即位,拔擢亲近。长乐尝使行事(隶)〔肄〕宗庙,①[4] 还谓掾史曰:"我亲面见受诏,副帝(隶)〔肄〕,秅侯御。"②人有上书告长乐非所宜言,事下廷尉。长乐疑恽教人告之,亦上书告恽罪:"高昌侯车犇人北掖门,③恽语富平侯张延寿曰:'闻前曾有犇车抵殿门,④门关折,马死,而昭帝崩。今复如此,天时,非人力也。'左冯翊韩延寿有罪下狱,恽上书讼延寿。郎中丘常谓恽曰:'闻君侯讼韩冯翊,当得活乎?'恽曰:'事何容易! 胫胫者未必全也。⑤我不能自

保,⑥真人所谓鼠不容穴衔窭数者也。'⑦又中书谒者令宣持单于使者语,视诸将军、中朝二千石。⑧恽曰:'冒顿单于得汉美食好物,谓之殽恶,单于不来明甚。'⑨恽上观西阁上画人,指桀纣画谓乐昌侯王武曰:'天子过此,一二问其过,可以得师矣。'⑩画人有尧舜禹汤不称,而举桀纣。恽闻匈奴降者道单于见杀,恽曰:'得不肖君,大臣为画善计不用,自令身无处所。⑪若秦时但任小臣,诛杀忠良,竟以灭亡;令亲任大臣,即至今耳。⑫古与今如一丘之貉。'⑬恽妄引亡国以诽谤当世,无人臣礼。又语长乐曰:'正月以来,天阴不雨,此春秋所记,夏侯君所言。⑭行必不至河东矣。'⑮以主上为戏语,尤悖逆绝理。"

①服虔曰:"兼行天子事,先(隶)〔肄〕习威仪也。"师古曰:"肄音弋二反。"

②师古曰:"我副帝(隶)〔肄〕而秬侯乃为御耳。御谓御车也。秬音丁故反。"

③师古曰:"犇,古奔字也。"

④师古曰:"抵,触也,音丁礼反。"

⑤师古曰:"胫胫,直貌也。"

⑥师古曰:"言我尚不能自保,讼人何以得活。"

⑦李奇曰:"真人,正人也。"如淳曰:"所以不容穴,坐衔窭数自妨,故不得入穴。"师古曰:"窭数,戴器也。窭音其羽反。数音山羽反。解在东方朔传。恽自云今之讼人,亦于己有妨。"

⑧师古曰:"谓译者所录也。视读曰示。"

⑨师古曰:"时使者云单于欲来朝,故恽云不来。"

⑩师古曰:"过此谓经过此也。问其过,谓桀纣之过恶。"

⑪师古曰:"无处所谓死灭也。"

⑫师古曰:"言国祚长远,可以至今犹不亡也。"

⑬师古曰:"言其同类也。貉,兽名,似狐而善睡,音胡各反。"

⑭张晏曰:"夏侯胜谏昌邑王曰:'天久阴不雨,臣下必有谋上者。'春秋无久阴不雨之异也。汉史记胜所言,故曰'春秋所记',谓说春秋灾异者耳。"师古曰:"春秋有不雨事,说者因论久阴,附著之也。张谓汉史为春秋,失之矣。"

⑮张晏曰:"后土祠在河东,天子岁祠之。"

事下廷尉。廷尉定国考问,左验明白,[①]奏"恽不服罪,而召户将尊,[②]欲令戒饬富平侯延寿,[③]曰'太仆定有死罪数事,朝暮人也。[④]恽幸与富平侯婚姻,今独三人坐语,侯言"时不闻恽语",自与太仆相触也'。[⑤]尊曰:'不可。'恽怒,持大刀,曰:'蒙富平侯力,得族罪![⑥]毋泄恽语,令太仆闻之乱馀事。'[⑦]恽幸得列九卿诸吏,宿卫近臣,上所信任,与闻政事,[⑧]不竭忠爱,尽臣子义,而妄怨望,称引为诋恶言,[⑨]大逆不道,请逮捕治。"上不忍加诛,有诏皆免恽、长乐为庶人。

①师古曰:"定国,于定国也。左,证左也,言当时在其左右见此事者也。"

②苏林曰:"直主门户者也。"师古曰:"户将,官名,主户卫,属光禄也。"

③师古曰:"饬与敕同。富平侯张延寿也。"

④师古曰:"言不久活也。"

⑤师古曰:"令延寿证云恽无此语,长乐诬之也。"

⑥师古曰:"恽言富平侯依太仆言而证之,则我得罪至于族灭,深怨之辞也。"

⑦文颖曰:"勿使太仆闻恽此语。"师古曰:"乱馀事者,恐长乐心忿,更加增其馀罪状也。"

⑧师古曰:"与读曰豫。"

⑨师古曰:"诋与妖同。"

恽既失爵位,家居治产业,起室宅,以财自娱。岁馀,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孙会宗,知略士也,与恽书谏戒之,为言大臣废退,当阖门惶惧,为可怜之意,[①]不当治产业,通宾客,有称(举)〔誉〕。[5]恽宰相子,少显朝廷,一朝〔以〕晻昧语言见废,[②][6]内怀不服,报会宗书曰:

①师古曰:"阖,闭也。"

②师古曰:"晻与暗同。"

恽材朽行秽,文质无所底,[①]幸赖先人馀业得备宿卫,遭遇时变以获爵位,终非其任,卒与祸会。[②]足下哀其愚,蒙赐书,教督以所不及,[③]殷勤甚厚。然窃恨足下不深惟其终始,[④]而猥随俗之毁誉也。[⑤]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过,[⑥]默而息乎,恐违孔氏"各

言尔志”之义，⑦故敢略陈其愚，唯君子察焉！

①师古曰：“底，致也，音之履反。”

②师古曰：“卒亦终也。”

③师古曰：“蒙，蔽；督，视〔也〕。”[7]

④师古曰：“惟，思也。”

⑤师古曰：“猥，曲也。”

⑥师古曰：“逆足下之意指，而自文饰其过。”

⑦师古曰：“论语云颜回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故恽引之。”

恽家方隆盛时，乘朱轮者十人，位在列卿，爵为通侯，总领从官，与闻政事，①曾不能以此时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与群僚同心并力，陪辅朝廷之遗忘，已负窃位素餐之责久矣。②怀禄贪势，不能自退，遭遇变故，横被口语，③身幽北阙，妻子满狱。当此之时，自以夷灭不足以塞责，④岂意得全首领，复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圣主之恩，不可胜量。君子游道，乐以忘忧；小人全躯，说以忘罪。⑤窃自思念，过已大矣，行已亏矣，长为农夫以没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园治产，以给公上，⑥不意当复用此为讥议也。

①师古曰：“与读曰豫。”

②师古曰：“素，空也。不称其职，空食禄也。”

③师古曰：“横音胡孟反。”

④师古曰：“塞，补也。”

⑤师古曰：“说读曰悦。”

⑥师古曰：“充县官之赋敛也。”

夫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故君父至尊亲，①送其终也，有时而既。②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岁时伏腊，亨羊炰羔，斗酒自劳。③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拊缶④而呼乌乌。⑤其诗曰：“田彼南山，芜

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⑥是日也，拂衣而喜，奋褎低卬，⑦顿足起舞，诚淫荒无度，不知其不可也。⑧恽幸有馀禄，方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此贾竖之事，污辱之处，恽亲行之。下流之人，众毁所归，不寒而栗。⑨虽雅知恽者，犹随风而靡，⑩尚何称誉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财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⑪故“道不同，不相为谋。”⑫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责仆哉！

①师古曰：“父至亲，君至尊。”

②张晏曰：“丧不过三年，臣见放逐，降居三月，复初。”师古曰：“既，已也。”

③师古曰：“刍，毛炙肉也，即今所谓燔也。刍音步交反。燔音一高反。劳音来到反。”

④应劭曰：“缶，瓦器也，秦人击之以节歌。”师古曰：“缶即今之盆类也。”

⑤师古曰：“李斯上书云：‘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呼乌乌快耳者，真秦声也。’是关中旧有此曲也。”

⑥张晏曰：“山高而在阳，人君之象也。芜秽不治，言朝廷之荒乱也。一顷百亩，以喻百官也。言豆者，贞实之物，当在囷仓，零落在野，喻己见放弃也。其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谄谀也。”师古曰：“萁，豆茎也，音基。须，待也。”

⑦师古曰：“褎，古衣袖字。”

⑧师古曰：“自谓为可也。”

⑨师古曰：“栗，蹙缩也。”

⑩师古曰：“言逐众议，皆相毁也。”

⑪师古曰：“引董仲舒之辞也。仲舒传作皇皇也。”

⑫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辞，恽又引之。为音于伪反。”

夫西河魏土，文侯所兴，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遗风，①漂然皆有节概，知去就之分。②顷者，足下离旧土，临安定，安定山谷之间，昆戎旧壤，③子弟贪鄙，岂习俗之移人哉？于今乃睹子之志矣。④方当盛汉之隆，愿勉旃，毋多谈。⑤

①应劭曰:“段干木、田子方,魏贤人也。”

②师古曰:“漂然,高远意。概,度量也。漂音匹遥反。概音工代反。分音扶问反。”

③文颖曰:“昆夷之地也。”

④师古曰:“言岂随安定贪鄙之俗而易其操乎?平生谓子为达道,今乃见子之志与我不同〔者〕也。”[8]

⑤师古曰:“旃,之也。言子当自勉励以立功名,不须多与我言也。”

又恽兄子安平侯谭为典属国,谓恽曰:“西河太守建平杜侯[1]前以罪过出,今征为御史大夫。侯罪薄,又有功,且复用。”恽曰:“有功何益?县官不足为尽力。”恽素与盖宽饶、韩延寿善,谭即曰:“县官实然,盖司隶、韩冯翊皆尽力吏也,俱坐事诛。”会有日食变,驺马猥佐成上书告恽[2]“骄奢不悔过,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案验,得所予会宗书,宣帝见而恶之。廷尉当恽大逆无道,[3]要斩。妻子徙酒泉郡。谭坐不谏正恽,与相应,有怨望语,免为庶人。召拜成为郎,诸在位与恽厚善者,未央卫尉韦玄成、京兆尹张敞及孙会宗等,皆免官。

①师古曰:“杜延年。”

②如淳曰:“驺马,以给驺使乘之。佐,主猥马吏也。有吏有佐名成者。”

③师古曰:“当谓处断其罪。”

蔡义,河内温人也。以明经给事大将军莫府。家贫,常步行,资礼不逮众门下,好事者相合[1]为义买犊车,令乘之。数岁,迁补覆盎城门候。[2]

①师古曰:“言众敛钱物。”

②师古曰:“门候,主候时而开闭也。”

久之,诏求能为韩诗者,征义待诏,久不进见。义上疏曰:“臣山东草莱之人,行能亡所比,容貌不及众,然而不弃人伦者,窃以闻道于先师,自托于经术也。愿赐清閒之燕,[1]得尽精思于前。”上召见义,说诗,

甚说之,②擢为光禄大夫、给事中,进授昭帝。数岁,拜为少府,迁御史大夫,代杨敞为丞相,封阳平侯。又以定策安宗庙益封,加赐黄金二百斤。

①师古曰:"燕,安息也。闲读曰闲。"

②师古曰:"下说读曰悦。"

义为丞相时年八十馀,短小无须眉,貌似老妪,行步俛偻,①常两吏扶夹乃能行。时大将军光秉政,议者或言光置宰相不选贤,苟用可颛制者。②光闻之,谓侍中左右及官属曰:"以为人主师当为宰相,何谓云云?③此语不可使天下闻也。"

①师古曰:"俛即俯字也。偻,曲背也。偻音力主反。"

②师古曰:"颛与专同。其后类此。"

③师古曰:"云云,众语,谓有不选贤之言也。"

义为相四岁,薨,谥曰节侯。无子,国除。

陈万年字幼公,沛郡相人也。为郡吏,察举,至县令,迁广陵太守,①以高弟入为右扶风,迁太仆。

①师古曰:"屡被察廉及举荐,故得迁之也。"

万年廉平,内行修,然善事人,赂遗外戚许、史,倾家自尽,尤事乐陵侯史高。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谒问疾。①遣家丞出谢,谢已皆去,万年独留,昏夜乃归。及吉病甚,上自临,问以大臣行能。吉荐于定国、杜延年及万年。万年竟代定国为御史大夫,八岁病卒。

①师古曰:"上谒,若今通名也。"

子咸字子康,年十八,以万年任为郎。有异材,抗直,数言事,刺讥近臣,书数十上,迁为左曹。万年尝病,召咸教戒于床下,语至夜半,咸睡,头触屏风。万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听吾言,何也?"咸叩头谢曰:"具晓所言,大要教咸謵也。"①万年乃不复言。

①师古曰:“大要,大归也。謰,古诿字也。”

万年死后,元帝擢咸为御史中丞,总领州郡奏事,课第诸刺史,内执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惮之。是时中书令石显用事颛权,咸颇言显短,显等恨之。时槐里令朱云残酷杀不辜,有司举奏,未下。①咸素善云,云从刺候,教令上书自讼。②于是石显微伺知之,白奏咸漏泄省中语,下狱掠治,③减死,髡为城旦,因废。

①师古曰:“天子未下其章也。”

②晋灼曰:“云从咸刺探伺候事之轻重,咸因教令上书。”

③师古曰:“掠,笞击也,音力向反。”

成帝初即位,大将军王凤以咸前指言石显,有忠直节,奏请咸补长史。迁冀州刺史,奉使称意,徵为谏大夫。复出为楚内史,北海、东郡太守。坐为京兆尹王章所荐,章诛,咸免官。起家复为南阳太守。所居以杀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辄论输府,①以律程作司空,②为地臼木杵,舂不中程,或私解脱钳钛,衣服不如法,③辄加罪笞。督作剧,不胜痛,④自绞死,岁数百千人,久者虫出腐烂,家不得收。其治放严延年,其廉不如。所居调发属县所出食物以自奉养,⑤奢侈玉食。⑥然操持掾史,⑦郡中长吏皆令闭门自敛,不得逾法。公移敕书曰:⑧“即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下吏畏之,豪强执服,⑨令行禁止,然亦以此见废。咸,三公子,少显名于朝廷,而薛宣、朱博、翟方进、孔光等仕宦绝在咸后,皆以廉俭先至公卿,而咸滞于郡守。

①师古曰:“府谓郡之府。”

②师古曰:“司空,主行役之官。”

③师古曰:“钳在颈,钛在足,皆以铁为之。钳音其炎反。钛音弟。”

④师古曰:“作程剧苦,又被督察,笞罚既多,故不胜痛也。”

⑤师古曰:“调,徒钓反。”

⑥师古曰:“玉食,美食如玉也。”

⑦师古曰:“操,执也,音(于向)〔千高〕反。”[9]

⑧师古曰:“公然移书以约敕也。”

⑨师古曰:“执读曰恰,音之涉反。”

时车骑将军王音辅政,信用陈汤。咸数赂遗汤,予书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① 后竟征入为少府。少府多宝物,属官咸皆钩校,发其奸臧,② 没入辜榷财物。③ 官属及诸中宫黄门、钩盾、掖庭官吏,举奏按论,畏咸,皆失气。为少府三岁,与翟方进有隙。方进为丞相,奏“咸前为郡守,所在残酷,毒螫加于吏民。主守盗,受所监。④ 而官媚邪臣陈汤以求荐举。苟得无耻,不宜处位。”咸坐免。顷之,红阳侯立举咸方正,为光禄大夫给事中,方进复奏免之。后数年,立有罪就国,方进奏归咸故郡,以忧死。

①师古曰:“子公,汤之字。”

②师古曰:“钧音工侯反。”

③师古曰:“辜,〔罪也〕。[10] 榷,专固也。”

④如淳曰:“律,主守而盗直十金,弃市。”师古曰:“受所监法,解在景纪。”

郑弘字稚卿,泰山刚人也。① 兄昌字次卿,亦好学,皆明经,通法律政事。次卿为太原、涿郡太守,弘为南阳太守,皆著治迹,条教法度,为后所述。次卿用刑罚深,不如弘平。迁淮阳相,以高弟入为右扶风,京师称之。代韦玄成为御史大夫。六岁,坐与京房论议免,语在房传。

①师古曰:“稚,古稚字。”

赞曰:所谓盐铁议者,起始元中,征文学贤良问以治乱,皆对愿罢郡国盐铁酒榷均输,① 务本抑末,毋与天下争利,然后〔教〕化可兴。[11] 御史大夫弘羊以为此乃所以安边竟,制四夷,② 国家大业,不可废也。当时相诘难,颇有其议文。至宣帝时,汝南(相)〔桓〕宽次公③ 治公羊春秋,[12] 举为郎,至庐江太守丞,博通善属文,推衍盐铁之议,增广条目,极其论难,著数万言,④ 亦欲以究治乱,成一家之法焉。其辞曰:⑤“观

公卿贤良文学之议，‘异乎吾所闻’。⑥闻汝南朱生言，当此之时，英俊并进，贤良茂陵唐生、文学鲁国万生之徒六十有馀人咸聚阙庭，舒六艺之风，陈治平之原，知者赞其虑，仁者明其施，勇者见其断，⑦辩者骋其辞，龂龂焉，行行焉，⑧虽未详备，斯可略观矣。中山刘子推言王道，挢当世，反诸正，⑨彬彬然弘博君子也。⑩九江祝生奋史鱼之节，发愤懑，讥公卿，⑪介然直而不挠，⑫可谓不畏强圉矣。桑大夫据当世，合时变，上权利之略，虽非正法，钜儒宿学不能自解，⑬博物通达之士也。然摄公卿之柄，不师古始，放于末利，⑭处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陨其性，以及厥宗。⑮车丞相履伊吕之列，当轴处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⑯彼哉！彼哉！⑰若夫丞相、御史两府之士，不能正议以辅宰相，成同类，长同行，阿意苟合，以说其上，⑱‘斗筲之徒，何足选也！’”⑲

①师古曰：“酒榷均输解在武纪及食货志。”

②师古曰：“竟读曰境。”

③师古曰：“次公者，宽之字。”

④师古曰：“即今之所行盐铁论十卷是也。”

⑤师古曰：“谓(相)〔桓〕宽总评议其善恶。”

⑥师古曰：“论语载子张之言，言不与己志同也，故宽引〔之〕。”[13]

⑦师古曰：“龂音丁喚反。”

⑧师古曰：“龂龂，辩争之貌；行行，刚强之貌也。龂音牛斤反。行音胡浪反。”

⑨师古曰：“正曲曰挢。诸，之也。挢读(曰)〔与〕矫同，[14]其字从手。”

⑩师古曰：“彬彬，文章貌也，音彼旻反。”

⑪师古曰：“懑音满，又莫本反。”

⑫师古曰：“挠，曲也，音女教反。”

⑬师古曰：“解，释也，言理不出于弘羊也。”

⑭师古曰：“放，纵也，谓纵心于利也。一说放，依也，音方往反。论语称孔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也。”

⑮师古曰：“性，生也，谓与上官桀谋反诛也。”

⑯师古曰：“括，结也。易坤卦六四爻辞曰‘括囊，无咎无誉’，言自闭慎如囊之

括结也。”

⑰师古曰:“论语云或问子西,孔子曰:‘彼哉! 彼哉!’言彼人者,无足称也。”

⑱师古曰:“说读曰悦。”

⑲师古曰:“筲,竹器也,容一斗。选,数也。论语云子贡问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孔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选也!’言其材器小劣,不足数也。筲音所交反。选音先阮反。噫,叹声也。噫音於其反。”

【校勘记】

〔1〕 故(反)使怀孕者为之伤秏, 殿本无“反”字。

〔2〕 馆,(宫)〔宫〕舍也。 景祐、汲古、殿、局本都作“宫”,此误。

〔3〕 (请以)〔谓移〕书言病。 景祐、殿本都作“谓移”。

〔4〕 长乐尝使行事(隶)〔肄〕宗庙, 景祐、殿、局本都作“肄”。注及下文同。

〔5〕 不当治产业,通宾客,有称(举)〔誉〕。 景祐、殿本都作“誉”。杨树达说作“誉”是。

〔6〕 一朝〔以〕晦昧语言见废, 殿本有“以”字。王先谦说有“以”字是。

〔7〕 蒙,蔽;督,视〔也〕。 景祐、殿、局本都有“也”字。

〔8〕 今乃见子之志与我不同〔者〕也。 景祐、殿本都有“者”字。

〔9〕 音(于向)〔千高〕反。 景祐、殿本都作“千高”,此误。

〔10〕 辜,〔罪也〕。 景祐、殿本都有“罪也”二字。

〔11〕 然后〔教〕化可兴, 钱大昭说南监本、闽本都有“教”字。按殿本有,景祐本无。

〔12〕 汝南(相)〔桓〕宽次公治公羊春秋, 景祐、殿、局本都作“桓”。

〔13〕 故宽引〔之〕。 景祐本有“之”字,他本都脱。

〔14〕 挢读(曰)〔与〕矫同, 景祐、殿、局本都作“与”。

汉书卷六十七

杨胡朱梅云传第三十七

杨王孙者，孝武时人也。学黄老之术，家业千金，厚自奉养生，亡所不致。①及病且终，先令其子，②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③必亡易吾意。④死则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从足引脱其囊，以身亲土。"其子欲默而不从，重废父命，⑤欲从(其)〔之〕，心又不忍，[1]乃往见王孙友人祁侯。⑥

①师古曰："致，至也。"

②师古曰："先令，为遗令。"

③师古曰："裸者，不为衣衾棺椁者也。反，归也。真者，自然之道也。裸音郎果反。"

④师古曰："易，改也。"

⑤师古曰："重，难也。"

⑥师古曰："祁侯缯贺之孙承嗣者，名它。"

祁侯与王孙书曰："王孙苦疾，仆迫从上祠雍，未得诣前。①愿存精神，省思虑，进医药，厚自持。窃(闻)〔闻〕王孙先令裸葬，[2]令死者亡知则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将裸见先人，窃为王孙不取也。且孝经曰'为之棺椁衣衾'，是亦圣人之遗制，何必区区独守所闻？②愿王孙察焉。"

①师古曰："诣，至也。至前，言(求)〔来〕见也。"[3]

②师古曰："区区，小意也。"

王孙报曰:“盖闻古之圣王,缘人情不忍其亲,故为制礼,今则越之,①吾是以裸葬,将以矫世也。②夫厚葬诚亡益于死者,而俗人竞以相高,靡财单币,腐之地下。③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发,④此真与暴骸于中野何异! 且夫死者,终生之化,而物之归者也。归者得至,化者得变,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声,乃合道情。夫饰外以华众,厚葬以鬲真,⑤使归者不得至,化者不得变,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闻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⑥精神离形,各归其真,故谓之鬼,鬼之为言归也。其尸块然独处,岂有知哉?⑦裹以币帛,鬲以棺椁,支体络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郁为枯腊,千载之后,棺椁朽腐,乃得归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⑧昔帝尧之葬也,窾木为匮,葛藟为缄,⑨其穿下不乱泉,上不泄殠。⑩故圣王生易尚,死易葬也。⑪不加功于亡用,不损财于亡谓。⑫今费财厚葬,留归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谓重惑。於戏! 吾不为也。”⑬

①师古曰:“言逾礼而厚葬也。”

②师古曰:“正曲曰矫。”

③师古曰:“靡,散也。单,尽也。”

④师古曰:“言见发掘也。”

⑤师古曰:“鬲与隔同。其后并类此。”

⑥师古曰:“文子称天气为魂。延陵季子云‘骨肉下归于土’,是以云然。”

⑦师古曰:“块音口对反。”

⑧师古曰:“言不用久为客也。繇读与由同。”

⑨服虔曰:“窾音款。款,空也,空木为匮。”师古曰:“匮即椟字也。椟,小棺也。藟,葛蔓也。一曰,藟亦草名,葛之类也。缄,束也。藟音力水反。缄音工咸反。”

⑩师古曰:“乱,绝也。”

⑪师古曰:“尚,崇也。言生死皆俭约也。”

⑫师古曰:“谓者,名称也,亦指趣也。”

⑬师古曰:“於读曰乌。戏读曰呼。”

祁侯曰:“善。”遂裸葬。

胡建字子孟,河东人也。孝武天汉中,守军正丞,①贫亡车马,常步与走卒起居,所以尉荐走卒,甚得其心。②时监军御史为奸,穿北军垒垣以为贾区,③建欲诛之,乃约其走卒④曰:“我欲与公有所诛,吾言取之则取,斩之则斩。”于是当选士马日,监御史与护军诸校列坐堂皇上,⑤建从走卒趋至堂皇下拜谒,因上堂〔皇〕,[4]走卒皆上。建指监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斩之。”遂斩御史。护军诸校皆愕惊,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怀中,遂上奏曰:“臣闻军法,立武以威众,诛恶以禁邪。今监御史公穿军垣以求贾利,⑥私买卖以与士市,不立刚毅之心,勇猛之节,亡以帅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议,不至重法。黄帝李法曰:⑦‘壁垒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谓奸人,奸人者杀。’⑧臣谨按军法曰:‘正亡属将军,将军有罪以闻,⑨二千石以下行法焉。’⑩丞于用法疑,⑪执事不谘上,⑫臣谨以斩,昧死以闻。”制曰:“司马法曰‘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何文吏也?⑬三王或誓于军中,欲民先成其虑也;或誓于军门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⑭或将交刃而誓,致民志也。⑮建又何疑焉?”建繇是显名。

①师古曰:“南北军各有正,正又置丞,而建未得真官,兼守之。”

②师古曰:“尉者,自上安之也。荐者,举籍也。”

③师古曰:“坐卖曰贾,为卖物之区也。区者,小室之名,若今小庵屋之类耳。故卫士之屋谓之区庐,宿卫(官)〔宫〕外士称为区士也。[5]贾音古。其下亦同。”

④师古曰:“约,束也。”

⑤师古曰:“校者,军之诸部校也。室无四壁曰皇。”

⑥师古曰:“公谓显然为之。”

⑦苏林曰:“狱官名也。天文志‘左角李,右角将’。”孟康曰:“兵书之法也。”师古曰:“李者,法官之号也,总主征伐刑戮之事也,故称其书曰李法。苏说近之。”

⑧师古曰:"窬,小窦也,音逾。蹂读与由同。下皆类此。"

⑨师古曰:"言军正不属将军。将军有罪过,得表奏之。"

⑩孟康曰:"二千石谓军中校尉、都尉之属。"

⑪孟康曰:"丞属军正,斩御史于法有疑。"

⑫师古曰:"诿,累也。言执事者,当见法即行,不可以事累于上也。诿音女瑞反。累音力瑞反。"

⑬师古曰:"司马法亦兵书之名也,解在主父偃传。诏言在于军中,何用文吏议也。"

⑭师古曰:"虑谓计念也。先意谓先为之意也。"

⑮师古曰:"欲致民勇志,使不奔北。"

后为渭城令,治甚有声。值昭帝幼,皇后父上官将军安与帝姊盖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娇)〔骄〕恣,[6]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杀之。客臧公主庐,吏不敢捕。渭城令建将吏卒围捕。盖主闻之,与外人、上官将军多从奴客往,犇射追吏,① 吏散走。主使仆射劾渭城令游徼伤主家奴。建报亡它坐。② 盖主怒,使人上书告建侵辱长公主,射甲舍门。③ 知吏贼伤奴,辟报故不穷审。④ 大将军霍光寝其奏。后光病,上官氏代听事,下吏捕建,建自杀。吏民称冤,至今渭城立其祠。

①师古曰:"犇,古奔字也。奔走赴之而射也。"

②服虔曰:"言游徼奉公,无它坐也。"

③师古曰:"甲舍即甲第,公主之宅。"

④苏林曰:"辟,回也。报,论也。断狱(也)为报。故言有故也。不穷审,〔不〕穷尽其事也。"[7]师古曰:"苏说非也。言为游徼避罪而妄报文书,故不穷治也。辟读曰避。"

朱云字游,鲁人也,徙平陵。少时通轻侠,借客报仇。① 长八尺馀,容貌甚壮,以勇力闻。年四十,乃变节从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将军萧望之受论语,皆能传其业。好倜傥大节,② 当世以是高之。

①师古曰:“借,助也,音子夜反。”

②师古曰:“倜音吐历反。”

元帝时,琅邪贡禹为御史大夫,而华阴守丞嘉上封事,① 言“治道在于得贤,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② 不可不选。平陵朱云,兼资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试守御史大夫,以尽其能。”上乃下其事问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对,以为“大臣者,国家之股肱,万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择也。传曰下轻其上爵,贱人图柄臣,则国家摇动而民不静矣。③ 今嘉从守丞而图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走)〔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右,[8] 非所以重国家而尊社稷也。自尧之用舜,文王于太公,犹试然后爵之,又况朱云者乎? 云素好勇,数犯法亡命,受易颇有师道,其行义未有以异。今御史大夫禹洁白廉正,经术通明,有伯夷、史鱼之风,海内莫不闻知,而嘉(很)〔狠〕称云,④[9] 欲令为御史大夫,妄相称举,疑有奸心,渐不可长,宜下有司案验以明好恶。”嘉竟坐之。

①师古曰:“守华阴县丞者,其人名嘉。”

②师古曰:“右言在上也。”

③师古曰:“上爵,大官也。图,谋也。柄臣,执权之(官)〔臣〕。”[10]

④师古曰:“(很)〔狠〕,曲也。”

是时,少府五鹿充宗贵幸,为梁丘易。自宣帝时善梁丘氏说,元帝好之,欲考其异同,令充宗与诸易家论。充宗乘贵辩口,① 诸儒莫能与抗,皆称疾不敢会。有荐云者,召入,摄齍登堂,② 抗首而请,③ 音动左右。既论难,连拄五鹿君,④ 故诸儒为之语曰:“五鹿岳岳,朱云折其角。”⑤ 繇是为博士。

①师古曰:“乘,因也。言因藉尊贵之权也。”

②师古曰:“齍,衣下之裳音子私反。”

③师古曰:“抗,举也。”

④师古曰:“拄,刺也,距也,音竹庾反。”

⑤师古曰:“岳岳,长角之貌。”

迁杜陵令，坐故纵亡命，会赦，举方正，为槐里令。时中书令石显用事，与充宗为党，百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陈咸年少抗节，不附显等，而与云相结。云数上疏，言丞相韦玄成容身保位，亡能往来，[①]而咸数毁石显。久之，有司考云，疑风吏杀人。[②]群臣朝见，上问丞相以云治行。丞相玄成言云暴虐亡状。[③]时陈咸在前，闻之，以语云。云上书自讼，咸为定奏草，求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丞相部吏考立其杀人罪。[④]云亡入长安，复与咸计议。丞相具发其事，奏"咸宿卫执法之臣，幸得进见，漏泄所闻，以私语云，为定奏草，欲令自下治，[⑤]后知云亡命罪人，而与交通，云以故不得。"[⑥]上于是下咸、云狱，减死为城旦。咸、云遂废锢，终元帝世。

①李奇曰："不能有所前却也。"师古曰："周书君奭之篇称周公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有夏，有若虢叔、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宫括。'又曰'亡能往来'。故云引此以为言也。"

②师古曰："风读曰讽。"

③师古曰："无善状也。"

④师古曰："立，成也。"

⑤师古曰："咸为御史中丞，而奏请下中丞，故云自下治。"

⑥师古曰："吏捕之不得。"

至成帝时，丞相故安昌侯张禹以帝师位特进，甚尊重。云上书求见，公卿在前。云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①]孔子所谓'鄙夫不可与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②]臣愿赐尚方斩马剑，断佞臣一人以厉其馀。"[③]上问："谁也？"对曰"安昌侯张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讪上，廷辱师傅，[④]罪死不赦！"御史将云下，云攀殿槛，槛折。[⑤]云呼曰：[⑥]"臣得下从龙逢、比干游于地下，足矣！[⑦]未知圣朝何如耳？"[⑧]御史遂将云去。于是左将军辛庆忌免冠解印绶，叩头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于世。[⑨]使其言是，不可诛；其言非，固当容之。臣敢以死争。"庆忌叩头流血。上意解，然后得已。及后当治槛，上

曰:“勿易！因而辑之,以旌直臣。”⑩

①师古曰:“尸,主也。素,空也。尸位者,不举其事,但主其位而已。素餐者,德不称官,空当食禄。”

②师古曰:“皆论语所载孔子之言也。苟患失其宠禄,则言行僻邪,无所不至也。”

③师古曰:“尚方,少府之属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斩马剑,剑利可以斩马也。”

④师古曰:“讪,谤也,音所谏反,又音删。”

⑤师古曰:“槛,轩前栏也。”

⑥师古曰:“呼,叫也,音火故反。”

⑦师古曰:“关龙逢,桀臣,王子比干,纣之诸父,皆以谏而死,故云然。”

⑧师古曰:“言杀直臣其声恶。”

⑨师古曰:“著,表也。言此名久彰表。”

⑩师古曰:“辑与集同,谓补合之也。旌,表也。”

云自是之后不复仕,常居鄠田,时出乘牛车从诸生,所过皆敬事焉。薛宣为丞相,云往见之。宣备宾主礼,因留云宿,从容谓云曰:①“在田野亡事,且留我东阎,可以观四方奇士。”云曰:“小生乃欲相吏邪?”②宣不敢复言。

①师古曰:“从音七庸反。”

②师古曰:“小生谓其新学后进。言欲以我为吏乎?”

其教授,择诸生,然后为弟子。九江严望及望兄子元,字仲,能传云学,皆为博士。望至泰山太守。

云年七十馀,终于家。病不呼医饮药。遗言以身服敛,棺周于身,土周于椁,①为丈五坟,葬平陵东郭外。

①师古曰:“棺周于身,小棺裁容身也。土周于椁,冢圹裁容椁也。”

梅福字子真,九江寿春人也。少学长安,明尚书、穀梁春秋,为郡文

学,补南昌尉。[①]后去官归寿春,数因县道上言变事,[②]求假轺传,[③]诣行在所条对急政,[④]辄报罢。

①师古曰:"豫章之县。"

②师古曰:"附县道之使而封奏也。变谓非常之事。"

③师古曰:"小车之传也。轺音遥。传音张恋反。"

④师古曰:"条对者,一一条录而对之。"

是时成帝委任大将军王凤,凤专势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讥刺凤,为凤所诛。王氏浸盛,[①]灾异数见,群下莫敢正言。福复上书曰:

①师古曰:"浸,渐也。"

臣闻箕子佯狂于殷,而为周陈洪范;叔孙通遁秦归汉,制作仪品。[①]夫叔孙先非不忠也,[②]箕子非疏其家而畔亲也,[③]不可为言也。昔高祖纳善若不及,从谏若转圜,[④]听言不求其能,举功不考其素。[⑤]陈平起于亡命而为谋主,韩信拔于行陈而建上将。[⑥]故天下之士云合归汉,[⑦]争进奇异,知者竭其策,愚者尽其虑,勇士极其节,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举秦如鸿毛,取楚若拾遗,[⑧]此高祖所以亡敌于天下也。[⑨]孝文皇帝起于代谷,[⑩]非有周召之师,伊吕之佐也,[⑪]循高祖之法,加以恭俭。当此之时,天下几平。[⑫]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则治,不循则乱。何者?秦为亡道,削仲尼之迹,灭周公之轨,[⑬]坏井田,除五等,礼废乐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文)〔武〕皇帝好忠谏,[11]说至言,[⑭]出爵不待廉茂,庆赐不须显功,[⑮]是以天下布衣各厉志竭精以赴阙廷自衒鬻者不可胜数。汉家得贤,于此为盛。使孝武皇帝听用其计,升平可致。[⑯]于是积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安王)〔王安〕缘间而起。[12]所以计虑不成而谋议泄者,以众贤聚于本朝,[⑰]故其大臣势陵不敢和从也。[⑱]方今布衣乃窥国家之隙,见间而起者,蜀郡是也。[⑲]及山阳亡徒苏令之群,蹈藉名都大郡,求党与,索

随和,⑳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轻量大臣,亡所畏忌,国家之权轻,故匹夫欲与上争衡也。

①师古曰:"遁,逃也。"

②师古曰:"先犹言先生也。一曰,先谓在秦时。"

③师古曰:"箕子,纣之诸父,故言疏家畔亲也。"

④师古曰:"不及,恐失之也。转圜,言其顺也。"

⑤师古曰:"直取其功,不论其旧行及所从来也。"

⑥师古曰:"立以为大将军。"

⑦师古曰:"言四面而至。"

⑧师古曰:"鸿毛喻轻。拾遗,言其易也。"

⑨师古曰:"亡读曰无。"

⑩师古曰:"从代而来即帝位。"

⑪师古曰:"召读曰邵。"

⑫师古曰:"几音距依反。"

⑬师古曰:"轨,法也。"

⑭师古曰:"说读曰悦。"

⑮师古曰:"谓谏争合意即得官爵,不由荐举及军功也。廉,廉吏也。茂,茂材也。"

⑯张晏曰:"民有三年之储曰升平。"

⑰师古曰:"本朝,汉朝也。"

⑱服虔曰:"臣势陵君也。"师古曰:"谓淮南大臣相内史之属也。"

⑲孟康曰:"成帝鸿嘉中广汉男子郑躬等反是也。"

⑳李奇曰:"求索与己和及随己者。"

士者,国之重器;得士则重,失士则轻。诗云:"济济多士,文王以宁。"①庙堂之议,非草茅所当言也。臣诚恐身涂野草,尸并卒伍,故数上书求见,辄报罢。臣闻齐桓之时有以九九见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②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

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关自鬻;③缪公行伯,繇余归德。④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书求见者,辄使诣尚书问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禄,赐以一束之帛。若此,则天下之士发愤懑,吐忠言,⑤嘉谋日闻于上,天下条贯,国家表里,烂然可睹矣。⑥夫以四海之广,士民之数,能言之类至众多也。然其俪桀指世陈政,言成文章,质之先圣而不缪,施之当世合时务,⑦若此者,亦亡几人。⑧故爵禄束帛者,天下之厎石,高祖所以厉世摩钝也。⑨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⑩至秦则不然,张诽谤之罔,以为汉欧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⑪故诚能勿失其柄,天下虽有不顺,莫敢触其锋,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为汉世宗也。⑫今不循伯者之道,⑬乃欲以三代选举之法取当时之士,犹察伯乐之图,求骐骥于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弃陈平之过而获其谋,⑭晋文召天王,齐桓用其仇,⑮(亡)〔有〕益于时,不顾逆顺,此所谓伯道者也。[13]一色成体谓之醇,白黑杂合谓之驳。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绪,⑯犹以乡饮酒之礼理军市也。

①师古曰:"大雅文王之诗也。已解于上。"

②师古曰:"九九,算术,若今九章、五曹之辈。"

③师古曰:"秦武王即孝公之孙,惠文王之子也。任鄙,力士也。"

④师古曰:"即秦穆公。伯读曰霸。繇读曰由。"

⑤师古曰:"懑音满。"

⑥师古曰:"烂然,分明之貌也。"

⑦师古曰:"质,正也。"

⑧师古曰:"无几,言不多也。几音居岂反。"

⑨师古曰:"厎,细石也,音之履反,又音祇。"

⑩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工以喻国政,利器喻贤材。"

⑪师古曰:"泰阿,剑名,欧冶所铸也。言秦无道,令陈涉、项羽乘间而发,譬倒持剑而以把授与人也。"

⑫师古曰:“辟读曰闸。”

⑬师古曰:“伯读曰霸。次下亦同。”

⑭师古曰:“盗嫂受金之事。”

⑮师古曰:“召天王,谓狩于河阳也。用其仇,谓以管仲为相。并解于上。”

⑯师古曰:“绪谓馀业也。”

今陛下既不纳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戟鹊遭害,则仁鸟增逝;①愚者蒙戮,则知士深退。②间者愚民上疏,多触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众。③自阳朔以来,天下以言为讳,朝廷尤甚,④群臣皆承顺上指,莫有执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书,陛下之所善,试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资质忠直,敢面引廷争,孝元皇帝擢之,以厉具臣而矫曲朝。⑤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恶恶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节,结谏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争,天下以言为戒,最国家之大患也。愿陛下循高祖之轨,杜亡秦之路,⑥数御十月之歌,⑦留意亡逸之戒,⑧除不急之法,下亡讳之诏,博览兼听,谋及疏贱,令深者不隐,远者不塞,所谓“辟四门,明四目”也。⑨且不急之法,诽谤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来者犹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夺,⑩外戚之权日以益隆,陛下不见其形,愿察其景。建始以来,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灾亡与比数。⑪阴盛阳微,金铁为飞,此何景也!⑫汉兴以来,社稷三危。吕、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亲亲之道,全之为右,⑬当与之贤师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宠其位,授以魁柄,⑭使之骄逆,至于夷灭,⑮此失亲亲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贤,不能为子孙虑,故权臣易世则危。书曰:“毋若火,始庸庸。”⑯势陵于君,权隆于主,然后防之,亦亡及已。⑰

①师古曰:“戟,鹅也。仁鸟,鸾凤也。戟音缘。”

②师古曰:“蒙,被也。”

③师古曰:"以其所言为不急而罪之也。"

④师古曰:"妨人之口,法禁严切。"

⑤师古曰:"具臣,具位之臣无益者也。矫,正也。"

⑥师古曰:"杜,塞也。"

⑦孟康曰:"福讥切王氏。十月之诗,刺后族太盛也。"师古曰:"诗小雅十月之交篇也。"

⑧师古曰:"周书篇名也,周公作之以戒成王。"

⑨师古曰:"虞书舜典曰'辟四门,明四目',言开四门以致众贤,则明视于四方也。"

⑩师古曰:"君命犯者,谓大臣犯君之命。"

⑪师古曰:"言其极多,不可比较而数也。"

⑫张晏曰:"河平二年,沛郡铁官铸铁如星飞上去,权臣用事之异也。"苏林曰:"'言之不从,是谓不艾,则金不从革。'景,象也。何象,言将危亡也。"

⑬师古曰:"务全安之,此为上。"

⑭师古曰:"以斗为喻也,斗身为魁。"

⑮师古曰:"夷,平也,谓平除之。"

⑯师古曰:"周书洛诰之辞也。庸庸,微小貌也。言火始微小,不早扑灭则至炽盛。大臣贵擅,亦当早图黜其权也。"

⑰师古曰:"已,语终辞。"

上遂不纳。

成帝久亡继嗣,福以为宜建三统,封孔子之世以为殷后,复上书曰:

臣闻"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政者职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职触罪,危言世患,虽伏质横分,臣之愿也。[①]守职不言,没齿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灭,虽有景公之位,伏历千驷,臣不贪也。[②]故愿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涂,[③]当户牖之法坐,[④]尽平生之愚虑。亡益于时,有遗于世,[⑤]此臣寝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愿陛下深省臣言。[⑥]

①师古曰:"伏质,斩刑也。横分,谓身首分离也。"

②师古曰:“景公,齐景公也。论语云:‘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得而称焉。’故引之也。”

③应劭曰:“以丹淹泥涂殿上也。”

④师古曰:“户牖之间谓之扆,言负扆也。法坐,正坐也。听朝之处,犹言法官、法驾也。坐音才卧反。”

⑤师古曰:“遗,留也。”

⑥师古曰:“省,察也。”

臣闻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恶之报,各如其事。昔者秦灭二周,夷六国,[①]隐士不显,佚民不举,[②]绝三统,灭天道,是以身危子杀,厥孙不嗣,[③]所谓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车,存五帝之后,封殷于宋,绍夏于杞,[④]明著三统,示不独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迁庙之主,流出于户,[⑤]所谓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汤不祀,殷人亡后,陛下继嗣久微,殆为此也。春秋经曰:“宋杀其大夫。”穀梁传曰:“其不称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⑥]此言孔子故殷后也,虽不正统,封其子孙以为殷后,礼亦宜之。何者?诸侯夺宗,圣庶夺適。[⑦]传曰“贤者子孙宜有土”,而况圣人,又殷之后哉!昔成王以诸侯礼葬周公,而皇天动威,雷风著灾。[⑧]今仲尼之庙不出阙里,[⑨]孔氏子孙不免编户,[⑩]以圣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诚能据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孙,[⑪]则国家必获其福,又陛下之名与天亡极。何者?追圣人素功,封其子孙,未有法也,后圣必以为则。不灭之名,可不勉哉!

①师古曰:“二周,东周、西周君也。六国,齐、楚、韩、魏、赵、燕。”

②师古曰:“佚与逸同。”

③张晏曰:“身为燕丹、张良所谋,子二世见杀。孙谓子婴。”

④师古曰:“谓封黄帝之后于蓟,帝尧之后于祝,帝舜之后于陈,并杞、宋,是为五帝。”

⑤李奇曰:“言其多。”

⑥师古曰:"事在僖二十五年。穀梁所云'在祖位'者,谓孔子本宋孔父之后,防叔奔鲁,遂为鲁人。今宋所杀者亦孔父之后留在宋者,于孔子为(祀)〔祖〕列,[14]故尊而不名也。"

⑦如淳曰:"夺宗,始封之君尊为诸侯,则夺其旧为宗子之事也。夺適,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是也。孔子虽庶,可为殷后。"师古曰:"適读曰嫡。"

⑧师古曰:"尚书大传云:'周公疾,曰:"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国恐,王与大夫开金縢之书,执书以泣曰:"周公勤劳王家,予幼人弗及知。"乃不葬于成周而葬之于毕,示天〔下〕不敢臣。'"[15]

⑨师古曰:"阙里,孔子旧里也。言除此之外,更无祭祀孔子者也。"

⑩师古曰:"列为庶人也。"

⑪师古曰:"素功,素王之功也。穀梁传曰'孔子素王'。"

福孤远,又讥切王氏,故终不见纳。

〔初〕,武帝时,[16]始封周后姬嘉为周子南君,至元帝时,尊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位次诸侯王。使诸大夫博士求殷后,分散为十馀姓,郡国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孙,绝不能纪。① 时匡衡议,以为"王者存二王后,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统也。其犯诛绝之罪者绝,而更封他亲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义,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绝。今宋国已不守其统而失国矣,则宜更立殷后为始封君,而上承汤统,非当继宋之绝侯也,宜明得殷后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远不可得;虽得其嫡,嫡之先已绝,不当得立。礼记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师所共传,宜以孔子世为汤后。"上以其语不经,② 遂见寝。至成帝时,梅福复言宜封孔子后以奉汤祀。绥和元年,立二王后,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礼记相明,遂下诏封孔子世为殷绍嘉公。语在成纪。是时,福居家,常以读书养性为事。

①师古曰:"不自知其昭穆之数也。"

②师古曰:"不合于经也。"

至元始中，王莽颛政，[①]福一朝弃妻子，去九江，至今传以为仙。其后，人有见福于会稽者，变名姓，为吴市门卒云。[②]

①师古曰："颛读与专同。"

②师古曰："其后谓弃妻子去之后。"

云敞字幼(儒)〔孺〕，[17]平陵人也。师事同县吴章，章治尚书经为博士。平帝以中山王即帝位，年幼，莽秉政，自号安汉公。以平帝为成帝后，不得顾私亲，帝母及外家卫氏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师。莽长子宇，非莽鬲绝卫氏，[①]恐帝长大后见怨。宇与吴章谋，夜以血涂莽门，若鬼神之戒，冀以惧莽。章欲因对其咎。事发觉，莽杀宇，诛灭卫氏，谋所联及，死者百馀人。章坐要斩，磔尸东市门。初，章为当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馀人，莽以为恶人党，皆当禁(固)〔锢〕，[18]不得仕宦。门人尽更名他师。[②]敞时为大司徒掾，自劾吴章弟子，收抱章尸归，棺敛葬之，[③]京师称焉。车骑将军王舜高其志节，比之栾布，表奏以为掾，荐为中郎谏大夫。莽篡位，王舜为太师，复荐敞可辅职。[④]以病免。唐林言敞可典郡，擢为鲁郡大尹。更始时，安车征敞为御史大夫，复病免去，卒于家。

①师古曰："鬲读与隔同。"

②师古曰："更以他人为师，讳不言是章弟子。"

③师古曰："棺音工唤反。敛音力赡反。"

④师古曰："为辅弼之任。"

赞曰："昔仲尼称不得中行，则思狂狷。[①]观杨王孙之志，贤于秦始皇远矣。世称朱云多过其实，〔故曰〕[19]"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亡是也。"[②]胡建临敌敢断，武昭于外。[③]斩伐奸隙，军旅不队。梅福之辞，合于大雅，虽无老成，尚有典刑；殷监不远，夏后所闻。[④]遂从所好，全性市门。云敞之义，著于吴章，为仁由己，再入大府，[⑤]清则濯缨，何远之

有?⑥

①师古曰:"论语载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中行,中庸也。狷,介也。言不必得中庸之人与之论道,则思狂狷,犹愈于顽嚚无识者也。狷音子掾反。"

②师古曰:"论语称孔子之言也。疾时人妄有述作,非有实也。"

③师古曰:"昭,明也。"

④师古曰:"大雅荡之诗曰'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言今虽无其人,尚有故法可案用也。又曰'殷监不远,在夏后之时',言殷视夏桀之亡,可为戒也。赞引此者,谓梅福请封孔子后,是案武王克商之法而行之。又视秦灭二周,夷六国,不为立后,自取丧亡,可为戒也。"

⑤师古曰:"论语称孔子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赞引之。再入大府,谓初为大司徒掾,后为车骑将军掾也。"

⑥师古曰:"楚辞渔父之歌曰:'沧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可以濯我足。'遇治则仕,遇乱则隐,云敞谢病去职,近于此义也。"

【校勘记】

〔1〕 欲从(其)〔之〕,心又不忍。 钱大昭说闽本"其"作"之"。按景祐、殿本都作"之"。

〔2〕 窃(閒)〔闻〕王孙先命裸葬, 景祐、汲古、殿、局本都作"闻",此误。

〔3〕 言(求)〔来〕见也。 景祐、殿本都作"来"。王先谦说作"来"是。

〔4〕 因上堂〔皇〕, 钱大昭说"堂"下脱"皇"字。按殿本有。

〔5〕 宿卫(官)〔宫〕外士称为区士也。 景祐、殿本都作"宫"。王先谦说作"宫"是。

〔6〕 外人(矫)〔骄〕恣, 景祐、殿本都作"骄"。

〔7〕 报,论也。断狱(也)为报。故言有故也。不穷审,〔不〕穷尽其事也。 景祐、殿、局本都无"也"字。殿、局本都有"不"字。王先谦说无"也"字有"不"字是。

〔8〕 欲以匹夫徒(走)〔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右, 景祐、殿本都作"步"。

〔9〕 而嘉(很)〔狠〕称云, 景祐、殿、局本都作"狠"。注同。

〔10〕 柄臣,执权之(官)〔臣〕。 景祐、殿本都作"臣"。

〔11〕 孝(文)〔武〕皇帝好忠谏, 景祐、殿、局本都作"武"。王先谦说作"武"是。

〔12〕 故淮南(安王)〔王安〕缘间而起, 景祐、殿、局本都作"王安"。

〔13〕 (亡)〔有〕益于时,不顾逆顺,此所谓伯道者也。 王念孙说,"亡"当为"有",盖涉后文"亡益于时,有遗于世"而误。

〔14〕 于孔子为(祀)〔祖〕列, 景祐、殿本都作"祖"。王先谦说作"祖"是。

〔15〕 示天〔下〕不敢臣。 景祐、殿、本都有"下"字。王先谦说有"下"字是。

〔16〕 〔初〕,武帝时, 钱大昭说,"武帝"上闽本有"初"字。按殿本有,景祐本无。

〔17〕 云敞字幼(儒)〔孺〕, 景祐、殿本都作"孺"。王先谦说作"孺"是。

〔18〕 皆当禁(固)〔锢〕, 景祐、殿本都作"锢"。

〔19〕 〔故曰〕 二字据景祐、殿本补。

汉书卷六十八

霍光金日磾传第三十八

霍光字子孟，票骑将军去病弟也。父中孺，河东平阳人也，[①]以县吏给事平阳侯家[②]与侍者卫少儿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毕归家，娶妇生光，因绝不相闻。久之，少儿女弟子夫得幸于武帝，立为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贵幸。既壮大，乃自知父为霍中孺，未及求问。会为票骑将军击匈奴，道出河东，河东太守郊迎，负弩矢先驱，[③]至平阳传舍，遣吏迎霍中孺。中孺趋入拜谒，将军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为大人遗体也。"中孺扶服叩头，[④]曰："老臣得托命将军，此天力也。"去病大为中孺买田宅奴婢而去。还，复过焉，乃将光西至长安，时年十馀岁，任光为郎，稍迁诸曹侍中。去病死后，光为奉(常)〔车〕都尉[1]光禄大夫，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出入禁闼二十馀年，[⑤]小心谨慎，未尝有过，甚见亲信。

①师古曰："中读曰仲。"

②师古曰："县遣吏于侯家供事也。"

③师古曰："郊迎，迎于郊界之上也。先驱者，导其路也。"

④师古曰："服音蒲北反。"

⑤师古曰："宫中小门谓之闼。"

征和二年，卫太子为江充所败，而燕王旦、广陵王胥皆多过失。是时上年老，宠姬钩弋赵倢伃有男，[①]上心欲以为嗣，命大臣辅之。察群臣唯光任大重，可属社稷。[②]上乃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③]后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宫，病笃，光涕泣问曰："如有不讳，谁当嗣

者?"④上曰:"君未谕前画意邪?⑤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顿首让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国人,不如光。"上以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日磾为车骑将军,及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床下,⑥受遗诏辅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袭尊号,是为孝昭皇帝。帝年八岁,政事壹决于光。

①师古曰:"使仔居钩弋宫,故称之。"

②师古曰:"任,堪也。属,委也。任音壬。属音之欲反。"

③师古曰:"黄门之署,职任亲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故亦有画工。"

④师古曰:"不讳,言不可讳也。"

⑤师古曰:"谕,晓也。"

⑥师古曰:"于天子所卧床前拜职。"

先是,后元年,侍中仆射莽何罗与弟重合侯通谋为逆,①时光与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诛之,功未录。武帝病,封玺书曰:"帝崩发书以从事。"遗诏封金日磾为秺侯,上官桀为安阳侯,光为博陆侯,②皆以前捕反者功封。时卫尉王莽子男忽侍中,③扬语曰:④"帝(病)〔崩〕,[2]忽常在左右,安得遗诏封三子事!⑤群儿自相贵耳。"光闻之,切让王莽,⑥莽鸩杀忽。

①师古曰:"莽音莫户反。"

②文颖曰:"博,大。陆,平。取其嘉名,无此县也,食邑北海、河〔间〕、东(城)〔郡〕。"[3]师古曰:"盖亦取乡聚之名以为国号,非必县也,公孙弘平津乡则是矣。"

③师古曰:"即右将军王莽也,其子名忽。"

④师古曰:"扬谓宣唱之。"

⑤师古曰:"安犹焉。"

⑥师古曰:"切,深也。让,责也。"

光为人沈静详审,长财七尺三寸,①白皙,疏眉目,美须髯。②每出入下殿门,止进有常处,郎仆射窃识视之,不失尺寸,③其资性端正如

此。初辅幼主,政自己出,④天下想闻其风采。⑤殿中尝有怪,一夜群臣相惊,光召尚符玺郎,⑥郎不肯授光。光欲夺之,郎按剑曰:"臣头可得,玺不可得也!"光甚谊之。明日,诏增此郎秩二等。众庶莫不多光。⑦

①师古曰:"财与才同。"

②师古曰:"暂,洁白也。颡,颊毛也。暂音先历反。颡音人占反。"

③师古曰:"识,记也,音式志反。"

④师古曰:"自,从也。"

⑤师古曰:"采,文采。"

⑥师古曰:"恐有变难,故欲收(其)〔取〕玺。"[4]

⑦师古曰:"多犹重也。以此事为多足重也。"

光与左将军桀结婚相亲,光长女为桀子安妻。有女年与帝相配,①桀因帝姊鄂邑盖主内安女后宫为倢伃,②数月立为皇后。父安为票骑将军,封桑乐侯。光时休沐出,桀辄入代光决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长公主。③公主内行不修,近幸河间丁外人。桀、安欲为外人求封,幸依国家故事以列侯尚公主者,光不许。又为外人求光禄大夫,欲令得召见,又不许。长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数为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惭。自先帝时,桀已为九卿,位在光右。④及父子并为将军,有椒房中宫之重,⑤皇后亲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顾专制朝事,⑥繇是与光争权。⑦

①晋灼曰:"汉语光嫡妻东闾氏生安夫人,昭后之母也。"

②师古曰:"鄂邑,所食邑,为盖侯所尚,故云盖主也。"

③师古曰:"怀其恩德也。"

④师古曰:"右,上也。"

⑤师古曰:"椒房殿,皇后所居。"

⑥师古曰:"顾犹反也。"

⑦师古曰:"繇读与由同。"

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怀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盐铁,为国兴利,伐其功,①欲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于是盖主、上官桀、安

及弘羊皆与燕王旦通谋，诈令人为燕王上书，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称跸，②太官先置。③又引苏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还乃为典属国，而大将军长史敞亡功为搜粟都尉。④又擅调益莫府校尉。⑤光专权自恣，疑有非常。臣旦愿归符玺，入宿卫，察奸臣变。”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从中下其事，⑥桑弘羊当与诸大臣共执退光。书奏，帝不肯下。

①师古曰：“伐，矜也。”

②孟康曰：“都，试也。肄，习也。”师古曰：“谓总阅试习武备也。”

③师古曰：“供饮食之具。”

④师古曰：“杨敞也。”

⑤师古曰：“调，选也。莫府，大将军府也。调音徒钓反。”

⑥师古曰：“下谓下有司也，音胡稼反。”

明旦，光闻之，止画室中不入。①上问“大将军安在？”左将军桀对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诏召大将军。光入，免冠顿首谢，上曰：“将军冠。②朕知是书诈也，将军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将军之广明，都郎属耳。③调校尉以来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将军为非，不须校尉。”④是时帝年十四，尚书左右皆惊，而上书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惧，白上小事不足遂，⑤上不听。

①如淳曰：“近臣所止计画之室也，或曰雕画之室。”师古曰：“雕画是也。”

②师古曰：“令复著冠也。”

③师古曰：“之，往也。广明，亭名也。属耳，近耳也。属音之欲反。”

④文颖曰：“帝云将军欲反，不由一校尉。”

⑤师古曰：“遂犹竟也。不须穷竟也。”

后桀党与有谮光者，上辄怒曰：“大将军忠臣，先帝所属以辅朕身，①敢有毁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复言，乃谋令长公主置酒请光，伏兵格杀之，因废帝，迎立燕王为天子。事发觉，光尽诛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盖主皆自杀。光威震海内。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讫十三

年，百姓充实，四夷宾服。

①师古曰："属，委也，音之欲反。其下亦同。"

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独有广陵王胥在，群臣议所立，咸持广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内不自安。郎有上书言"周太王废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①虽废长立少可也。广陵王不可以承宗庙。"言合光意。光以其书视丞相敞等，②擢郎为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诏，遣行大鸿胪事少府乐成、宗正德、光禄大夫吉、中郎将利汉迎昌邑王贺。

①师古曰："太伯者，王季之兄。伯邑考，文王长子也。"

②师古曰："视读曰示。敞即杨敞也。"

贺者，武帝孙，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乱。光忧懑，①独以问所亲故吏大司农田延年。延年曰："将军为国柱石，②审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③更选贤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于古尝有此否？"④延年曰："伊尹相殷，废太甲以安宗庙，后世称其忠。⑤将军若能行此，亦汉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给事中，阴与车骑将军张安世图计，⑥遂召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会议未央宫。光曰："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惊鄂失色，⑦莫敢发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离席按剑，曰："先帝属将军以幼孤，寄将军以天下，以将军忠贤能安刘氏也。今群下鼎沸，社稷将倾，且汉之传谥常为孝者，以长有天下，令宗庙血食也。如今汉家绝祀，⑧将军虽死，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乎？今日之议，不得旋踵。⑨群臣后应者，臣请剑斩之。"光谢曰："九卿责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当受难。"⑩于是议者皆叩头，曰："万姓之命在于将军，唯大将军令。"⑪

①师古曰："懑音满，又音闷。"

②师古曰："柱者，梁下之柱；石者，承柱之础也。言大臣负国重任，如屋之柱及其石也。"

③师古曰:"立议而白之。"

④师古曰:"光不涉学,故有此问也。"

⑤师古曰:"商书太甲篇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诸桐'是也。"

⑥师古曰:"图,谋也。"

⑦师古曰:"凡言鄂者,皆谓阻碍不依顺也,后字作愕,其义亦同。"

⑧师古曰:"如,若也。"

⑨师古曰:"宜速决。"

⑩师古曰:"受其忧责也。"

⑪师古曰:"言一听之也。"

光即与群臣俱见白太后,具陈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庙状。皇太后乃车驾幸未央承明殿,诏诸禁门毋内昌邑群臣。王入朝太后还,乘辇欲归温室,中黄门宦者各持门扇,王入,门闭,昌邑群臣不得人。王曰:"何为?"大将军跪曰:"有皇太后诏,毋内昌邑群臣。王曰:"徐之,何乃惊人如是!"光使尽驱出昌邑群臣,置金马门外。车骑将军安世将羽林骑收缚二百馀人,皆送廷尉诏狱。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敕左右:"谨宿卫,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负天下,有杀主名。"① 王尚未自知当废,谓左右:"我故群臣从官安得罪,而大将军尽系之乎。"② 顷之,有太后诏召王。王闻召,意恐,乃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③ 盛服坐武帐中,侍御数百人皆持兵,期门武士陛戟,陈列殿下。④ 群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听诏。光与群臣连名奏王,尚书令读奏曰:

①师古曰:"卒读曰猝。物故,死也。自裁,自杀也。"

②师古曰:"安,焉也。"

③如淳曰:"以珠饰襦也。"晋灼曰:"贯珠以为襦,形若今革襦矣。"师古曰:"晋说是也。"

④师古曰:"陛戟谓执戟以卫陛下也。"

丞相臣敞、① 大司马大将军臣光、车骑将军臣安世、② 度辽将军臣明友、③ 前将军臣增、④ 后将军臣充国、⑤ 御史大夫臣谊、⑥ 宜

春侯臣谭、⑦当涂侯臣圣、⑧随桃侯臣昌乐、⑨杜侯臣屠耆堂、⑩太仆臣延年、⑪太常臣昌、⑫大司农臣延年、⑬宗正臣德、⑭少府臣乐成、⑮廷尉臣光、⑯执金吾臣延寿、⑰大鸿胪臣贤、⑱左冯翊臣广明、⑲右扶风臣德、⑳长信少府臣嘉、㉑典属国臣武、㉒京辅都尉臣广汉、㉓司隶校尉臣辟兵、㉔诸吏文学光禄大夫臣迁、㉕臣畸、㉖臣吉、㉗臣赐、臣管、臣胜、臣梁、臣长幸、㉘臣夏侯胜、㉙太中大夫臣德、㉚臣叩㉛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顿首死罪。(大)〔天〕子所以永保宗庙总壹海内者，[5]以慈孝礼谊赏罚为本。孝昭皇帝早弃天下，亡嗣，臣敞等议，礼曰“为人后者为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后，遣宗正、大鸿胪、光禄大夫奉节使徵昌邑王典丧。服斩缞，㉜亡悲哀之心，[6]废礼谊，居道上不素食，㉝使从官略女子载衣车，内所居传舍。始至谒见，立为皇太子，常私买鸡豚以食。受皇帝信玺、行玺大行前，㉞就次发玺不封。㉟从官更持节，㊱引内昌邑从官驺宰官奴二百馀人，常与居禁闼内敖戏。自之符玺取节十六，㊲朝暮临，㊳令从官更持节从。㊴为书曰“皇帝问侍中君卿：㊵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黄金千斤，赐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发乐府乐器，引内昌邑乐人，击鼓歌吹作俳倡。㊶会下还，上前殿，㊷击钟磬，召内泰壹宗庙乐人辇道牟首，㊸鼓吹歌舞，悉奏众乐。发长安厨三太牢具祠阁室中，㊹祀已，与从官饮啖。㊺驾法驾，皮轩鸾旗，驱驰北宫、桂宫，弄彘斗虎。㊻召皇太后御小马车，㊼使官奴骑乘，游戏掖庭中。与孝昭皇帝宫人蒙等淫乱，诏掖庭令敢泄言要斩。

①师古曰：“杨敞也。”

②师古曰：“张子孺。”

③师古曰：“范明友。”

④师古曰：“韩增。”

⑤师古曰：“赵充国。”

⑥师古曰：“蔡谊。”

⑦师古曰:“王诉子。”

⑧师古曰:“姓魏也。”

⑨师古曰:“姓赵,故苍梧王赵光子。”

⑩师古曰:“故胡人。”

⑪师古曰:“杜延年。”

⑫师古曰:“蒲侯苏昌。”

⑬师古曰:“田延年。”

⑭师古曰:“刘向父。”

⑮师古曰:“姓史也。”

⑯师古曰:“李光。”

⑰师古曰:“李延寿。”

⑱师古曰:“韦贤。”

⑲师古曰:“田广明。”

⑳师古曰:“周德。”

㉑师古曰:“不知姓。”

㉒师古曰:“苏武。”

㉓师古曰:“赵广汉。”

㉔师古曰:“不知姓。”

㉕师古曰:“王迁。”

㉖师古曰:“宋畸。”

㉗师古曰:“景吉。”

㉘师古曰:“并不知姓也。”

㉙李奇曰:“同官同名,故以姓别也。”

㉚师古曰:“不知姓。”

㉛师古曰:“赵充国子也。”

㉜师古曰:“典丧服,言为丧主也。斩缞,谓缞裳下不缉,直斩(斩)割之而已。[7]缉音步千反。”

㉝师古曰:“素食,菜食无肉也。言王在道常肉食,非居丧之制也。而郑康成

解丧服素食云"平常之食",失之远矣。素食,义亦见王莽传。"

㉞孟康曰:"汉初有三玺,天子之玺自佩,行玺、信玺在符节台。大行前,昭帝柩前也。"韦昭曰:"大行,不反之辞也。"

㉟师古曰:"玺既国器,常当缄封,而王于大行前受之,退还所次,遂尔发漏,更不封之,得令凡人皆见,言不重慎也。"

㊱师古曰:"更音工衡反。次下亦同。"

㊲师古曰:"之,往也。自往至署取节也。"

㊳师古曰:"临,哭临也,音力禁反。"

㊴师古曰:"更互执节,从至哭临之所。"

㊵师古曰:"昌邑之侍中名君卿也。"

㊶师古曰:"俳优,谐戏也。倡,乐人也。俳音排。"

㊷如淳曰:"下谓柩之入冢。葬还不居丧位,便处前殿也。"师古曰:"下音胡稼反。"

㊸郑氏曰:"祭泰壹神乐人也。"孟康曰:"牟首,地名也,上有观。"如淳曰:"辇道,阁道也。牟首,屏面也。以屏面自隔,无哀戚也。"臣瓒曰:"牟首,池名也,在上林苑中。方在衰绖而辇游于池,言无哀戚也。"师古曰:"召泰壹乐人,内之于辇道牟首而鼓吹歌舞也。牟首,瓒说是也。屏面之言,失之远矣。又左思吴都赋云'长涂牟首',刘逵以为牟首阁道有室屋也,此说更无所出。或者思及逵据此'辇道牟首'便误用之乎?"

㊹如淳曰:"黄图北出中门有长安厨,故谓之厨城门。阁室,阁道之有室者。不知祷何淫祀也。"

㊺师古曰:"啖,食也,音徒敢反。"

㊻师古曰:"皮轩鸾旗皆法驾所陈也。北宫、桂宫并在未央宫北。"

㊼张晏曰:"皇太后所驾游宫中辇车也。汉厩有果下马,高三尺,以驾辇。"师古曰:"小马可于果树下乘之,故号果下马。"

太后曰:"止!①为人臣子当悖乱如是邪!"②王离席伏。尚书令复读曰:

①师古曰:"令且止读奏。"

②师古曰:"责王也。悖,乖也,音布内反。"

取诸侯王、列侯、二千石绶及墨绶、黄绶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①]变易节上黄旄以赤。[②]发御府金钱刀剑玉器采缯，赏赐所与游戏者。与从官官奴夜饮，湛沔于酒。[③]诏太官上乘舆食如故。食监奏未释服未可御故食，[④]复诏太官趣具，无关食监。[⑤]太官不敢具，即使从官出买鸡豚，诏殿门内，以为常。[⑥]独夜设九宾温室，[⑦]延见姊夫昌邑关内侯。祖宗庙祠未举，为玺书使使者持节，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园庙，称嗣子皇帝。[⑧]受玺以来二十七日，使者旁午，[⑨]持节诏诸官署征发，凡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学光禄大夫夏侯胜等及侍中傅嘉数进谏以过失，使人簿责胜，[⑩]缚嘉系狱。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臣敞等数进谏，不变更，[⑪]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

①师古曰："免奴谓免放为良人者。"

②师古曰："以刘屈氂与庚太子战，加节上黄旄，遂以为常。贺今辄改之。"

③师古曰："湛读曰沈，又读曰耽。沈沔，荒迷也。"

④师古曰："释谓解脱也。"

⑤师古曰："趣读曰促。关，由也。"

⑥师古曰："内，入也。令每日常入鸡豚也。"

⑦师古曰："于温室中设九宾之礼也。九宾，解在叔孙通传。"

⑧师古曰："时在丧服，故未祠宗庙而私祭昌邑哀王也。"

⑨如淳曰："旁午，分布也。"师古曰："一从一横为旁午，犹言交横也。"

⑩师古曰："簿音步户反。簿责，以文簿具责之。"

⑪师古曰："更，改也。"

臣敞等谨与博士臣霸、臣隽舍、[①]臣德、臣虞舍、臣射、臣仓议，皆曰："高皇帝建功业为汉太祖，孝文皇帝慈仁节俭为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后，行淫辟不轨。[②]诗云：'籍曰未知，亦既抱子。'[③]五辟之属，莫大不孝。[④]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郑'，繇不孝出之，绝之于天下也。[⑤]宗庙重于君，陛下未见命高庙，不可以

承天序，奉祖宗庙，子万姓，当废。”臣请有司御史大夫臣谊、宗正臣德、太常臣昌与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庙。臣敞等昧死以闻。

①晋灼曰：“隽姓，舍名也。下有臣虞舍，故以姓别之。”师古曰：“隽音辞阮反，又音字阮反。”

②师古曰：“轨，法也。辟读曰僻。”

③师古曰：“大雅抑之诗。卫武公刺厉王也。籍，假也。此言假令人云王尚幼少，未有所知，亦已长大而抱子矣，实不幼少也。”

④师古曰：“五辟即五刑也。辟音频亦反。”

⑤师古曰：“襄王，惠王子也。僖二十四年经书‘天王出居于郑’。公羊传曰：‘王者无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繇读与由同。”

皇太后诏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诏，王曰：“闻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天下。”①光曰：“皇太后诏废，安得天子！”乃即持其手，②解脱其玺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马门，群臣随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汉事。”起就乘舆副车。大将军光送至昌邑邸，光谢曰：“王行自绝于天，臣等驽怯，不能杀身报德。臣宁负王，不敢负社稷。愿王自爱，臣长不复见左右。”③光涕泣而去。群臣奏言：“古者废放之人屏于远方，不及以政，④请徙王贺汉中房陵县。”太后诏归贺昌邑，赐汤沐邑二千户。昌邑群臣坐亡辅导之谊，陷王于恶，光悉诛杀二百馀人。出死，号呼市中⑤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⑥

①师古曰：“引孝经之言。”

②师古曰：“即，就也。”

③师古曰：“言不复得侍见于左右。”

④师古曰：“言不豫政令。”

⑤师古曰：“呼音火故反。”

⑥师古曰：“悔不早杀光等也。”

光坐庭中，会丞相以下议定所立。广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剌王反诛，其子不在议中。近亲唯有卫太子孙号皇曾孙在民间，咸称述焉。光

遂复与丞相敞等上奏曰:"礼曰'人道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太)〔大〕宗亡嗣,择支子孙贤者为嗣。[8]孝武皇帝曾孙病已,武帝时有诏掖庭养视,至今年十八,师受诗、论语、孝经,躬行节俭,慈仁爱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后,奉承祖宗庙,子万姓。臣昧死以闻。"皇太后诏曰:"可。"光遣宗正刘德至曾孙家尚冠里,洗沐赐御衣,太仆以轺猎车迎曾孙就斋宗正府,入未央宫见皇太后,封为阳武侯。①已而光奉上皇帝玺绶,谒于高庙,是为孝宣皇帝。明年,下诏曰:"夫褒有德,赏元功,古今通谊也。大司马大将军光宿卫忠正,宣德明恩,守节秉谊,以安宗庙。其以河北、东武阳益封光万七千户。"与故所食凡二万户。赏赐前后黄金七千斤,钱六千万,杂缯三万疋,奴婢百七十人,马二千疋,甲第一区。

①师古曰:"解并在宣纪。轺音遥。"

自昭帝时,光子禹及兄孙云皆中郎将,云弟山奉车都尉侍中,领胡越兵。光两女婿为东西宫卫尉,昆弟诸婿外孙皆奉朝请,为诸曹大夫,骑都尉,给事中。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光自后元秉持万机,及上即位,乃归政。上谦让不受,诸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御天子。光每朝见,上虚己敛容,礼下之已甚。①

①师古曰:"下音胡稼反。"

光秉政前后二十年,地节二年春病笃,车驾自临问光病,上为之涕泣。光上书谢恩曰:"愿分国邑三千户,以封兄孙奉车都尉山为列侯,奉兄票骑将军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光子禹为右将军。

光薨,上及皇太后亲临光丧。太中大夫任宣与侍御史五人持节护丧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①赐金钱、缯絮,绣被百领,衣五十箧,璧珠玑玉衣,②梓宫、③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④枞木外藏椁十五具。⑤东园温明,⑥皆如乘舆制度。载光尸柩以辒辌车,⑦黄屋左纛,⑧发材官轻车北军五校士军陈至茂陵,以送其葬。谥曰宣成侯。发三河卒穿复土,起冢祠堂,置园邑三百家,长丞奉守如旧法。

①如淳曰:"典为冢者。"

②师古曰:"汉仪注以玉为襦,如铠状连缀之,以黄金为缕,要已下玉为札,长尺,广二寸半为甲,下至足,亦缀以黄金缕。"

③服虔曰:"棺也。"师古曰:"以梓木为之,亲身之棺也。为天子制,故亦称梓宫。"

④服虔曰:"便房,藏中便坐也。"苏林曰:"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内向,故曰题凑。"如淳曰:"汉仪注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丈,内梓宫,次椁幄,柏黄肠题凑。"师古曰:"便房,小曲室也。如氏以为椁木名,非也。"

⑤服虔曰:"在正藏外,婢妾藏也。或曰厨厩之属也。"苏林曰:"枞木,柏叶松身。"师古曰:"尔雅及毛诗传并云枞木松叶柏身,桧木乃柏叶松身耳。苏说非也。枞音七庸反。桧音工闼反,字亦作栝。"

⑥服虔曰:"东园处此器,形如方漆桶,开一面,漆画之,以镜置其中,以悬尸上,大敛并盖之。"师古曰:"东园,署名也,属少府。其署主作此器也。"

⑦文颖曰:"辒辌车,如今丧辎车也。"孟康曰:"如衣车有窗牖,闭之则温,开之则凉,故名之辒辌车也。"臣瓒曰:"秦始皇道崩,秘其事,载以辒辌车,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辎车类也。案杜延年奏,载霍光柩以辌车,驾大厩白虎驷,以辒车驾大厩白鹿驷为倅。"师古曰:"辒辌本安车也,可以卧息。后因载丧,饰以柳翣,故遂为丧车耳。辒者密闭,辌者旁开窗牖,各别一乘,随事为名。后人既专以载丧,又去其一,总为藩饰,而合二名呼之耳。倅,副也,音千内反。"

⑧师古曰:"解在高纪也。"

既葬,封山为乐平侯,以奉车都尉领尚书事。天子思光功德,下诏曰:"故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宿卫孝武皇帝三十有馀年,辅孝昭皇帝十有馀年,遭大难,躬秉谊,率三公九卿大夫定万世册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宁。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复其后世,畴其爵邑,[①]世世无有所与,功如萧相国。[②]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许广汉为平恩侯。复下诏曰:"宣成侯光宿卫忠正,勤劳国家。善善及后世,[③]其封光兄孙中郎将云为冠阳侯。"

①应劭曰:"畴,等也。"师古曰:"复音方目反。"

②师古曰:“与读曰豫。”

③师古曰:“善善者,谓褒宠善人也。”

禹既嗣为博陆侯,太夫人显改光时所自造茔制而侈大之。①起三出阙,筑神道,北临昭灵,南出承恩,②盛饰祠室,辇阁通属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③广治第室,作乘舆辇,加画绣绸冯,黄金涂,④韦絮荐轮,⑤侍婢以五采丝辀显,游戏第中。⑥初,光爱幸监奴冯子都,常与计事,及显寡居,与子都乱。⑦而禹、山亦并缮治第宅,走马驰逐平乐馆。云当朝请,数称病私出,⑧多从宾客,张围猎黄山苑中,使苍头奴上朝谒,⑨莫敢谴者。而显及诸女,昼夜出入长信宫殿中,亡期度。⑩

①师古曰:“茔,墓域也,音营。”

②服虔曰:“昭灵、承恩,皆馆名也。”李奇曰:“昭灵,高祖母冢园也。”文颖曰:“承恩,宣平侯冢园也。”师古曰:“服说是也,文、李并失之。”

③晋灼曰:“阁道乃通属至永巷中也。”师古曰:“此亦其冢上作辇阁之道及永巷也,非谓掖庭之永巷也。”

④如淳曰:“绸亦茵。冯(所谓)〔谓所〕冯者也,[9]以黄金涂饰之。”师古曰:“茵,蓐也,以绣为茵冯而黄金涂舆辇也。”

⑤晋灼曰:“御辇以韦缘轮,著之以絮。”师古曰:“取其行安,不摇动也。著音张吕反。”

⑥师古曰:“辀谓牵引车辇也,音晚。”

⑦晋灼曰:“汉语东闾氏亡,显以婢代立,素与冯殷奸也。”师古曰:“监奴,谓奴之监知家务者也,殷者,子都之名。”

⑧师古曰:“请音才姓反。”

⑨文颖曰:“朝当用谒,不自行而令奴上谒者也。”师古曰:“上谒,若今参见尊贵而通名也。”

⑩师古曰:“长信宫,上官太后所居。”

宣帝自在民间闻知霍氏尊盛日久,内不能善。光薨,上始躬亲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给事中。显谓禹、云、山:“女曹不务奉大将军馀业,①

今大夫给事中，他人壹间，女能复自救邪？”② 后两家奴争道，③ 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蹋大夫门，御史为叩头谢，乃去。人以谓霍氏，④ 显等始知忧。会魏大夫为丞相，数燕见言事。平恩侯与侍中金安上等径出入省中。时霍山自若领尚书，⑤ 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关尚书，群臣进见独往来，⑥ 于是霍氏甚恶之。

①师古曰：“女音汝。曹，辈也。”

②师古曰：“间音居莧反。”

③师古曰：“谓霍氏及御史家。”

④师古曰：“告语也。”

⑤师古曰：“自若犹言如故也。”

⑥师古曰：“谓各各得尽言于上也。”

宣帝始立，立微时许妃为皇后。显爱小女成君，欲贵之，私使乳医淳于衍行毒药杀许后，① 因劝光内成君，代立为后。语在外戚传。始许后暴崩，吏捕诸医，劾衍侍疾亡状不道，下狱。吏簿问急，② 显恐事败，即具以实语光。光大惊，欲自发举，不忍，犹与。③ 会奏上，因署衍勿论。④ 光薨后，语稍泄。于是上始闻之而未察，⑤ 乃徙光女婿度辽将军未央卫尉平陵侯范明友为光禄勋，次婿诸吏中郎将羽林监任胜出为安定太守。数月，复出光姊婿给事中光禄大夫张朔为蜀郡太守，群孙婿中郎将王汉为武威太守。顷之，复徙光长女婿长乐卫尉邓广汉为少府。更以禹为大司马，冠小冠，亡印绶，罢其右将军屯兵官属，特使禹官名与光俱大司马者。⑥ 又收范明友度辽将军印绶，但为光禄勋。及光中女婿赵平为散骑骑都尉光禄大夫将屯兵，又收平骑都尉印绶。诸领胡越骑、羽林及两宫卫将屯兵，悉易以所亲信许、史子弟代之。

①师古曰：“乳医，视产乳之疾者。乳音而树反。”

②师古曰：“簿音步户反。”

③师古曰：“犹与，不决也。与读曰豫。”

④师古曰：“署者，题其奏后也。”

⑤师古曰:“未知其虚实。”

⑥苏林曰:“特,但也。”

禹为大司马,称病。禹故长史任宣候问,禹曰:“我何病?县官非我家将军不得至是,①今将军坟墓未干,尽外我家,②反任许、史,夺我印绶,令人不省死。”③宣见禹恨望深,④乃谓曰:“大将军时何可复行!⑤持国权柄,杀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⑥左冯翊贾胜胡及车丞相女婿少府徐仁皆坐逆将军(竟)〔意〕下狱死。[10]使乐成小家子得幸将军,至九卿封侯。⑦百官以下但事冯子都、王子方等,⑧视丞相亡如也。⑨各自有时,今许、史自天子骨肉,贵正宜耳。大司马欲用是怨恨,愚以为不可。”禹默然。数日,起视事。

①如淳曰:“县官谓天子。”

②师古曰:“外谓疏斥之。”

③师古曰:“不自省有过也。”

④师古曰:“望,怨也。”

⑤师古曰:“言今何得复如此也。”

⑥师古曰:“种音冲。”

⑦师古曰:“即上所云少府乐成者也。使者,其姓也,字或作史。”

⑧服虔曰:“皆光奴。”

⑨师古曰:“亡如犹言无所象似也。”

显及禹、山、云自见日侵削,数相对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县官信之,尽变易大将军时法令,以公田赋与贫民,发扬大将军过失。又诸儒生多窭人子,①远客饥寒,喜妄说狂言,②不避忌讳,大将军常讎之,③今陛下好与诸儒生语,人人自使书对事,多言我家者。尝有上书言大将军时主弱臣强,专制擅权,今其子孙用事,昆弟益骄恣,恐危宗庙,灾异数见,尽为是也。其言绝痛,山屏不奏其书。后上书者益黠,尽奏封事,辄(使)〔下〕中书令出取之,[11]不关尚书,益不信人。”显曰:“丞相数言我家,独无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诸婿

多不谨。又闻民间谨言霍氏毒杀许皇后,④宁有是邪?"显恐急,即具以实告山、云、禹。山、云、禹惊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县官离散斥逐诸婿,用是故也。此大事,诛罚不小,奈何?"于是始有邪谋矣。

①师古曰:"窭,贫而无礼,音其羽反。"

②师古曰:"喜音许吏反。"

③师古曰:"言嫉之如仇雠也。"

④师古曰:"谨,众声也,音(计)〔许〕爰反。"[12]

初,赵平客石夏善为天官,①语平曰:"荧惑守御星,御星,太仆奉车都尉也,不黜则死。"平内忧山等。云舅李竟所善张赦见云家卒卒,②谓竟曰:"今丞相与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诛此两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长安男子张章告之,事下廷尉。执金吾捕张赦、石夏等,后有诏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谓曰:"此县官重太后,故不竟也。③然恶端已见,又有弒许后事,陛下虽宽仁,恐左右不听,久之犹发,发即族矣,不如先也。"④遂令诸女各归报其夫,皆曰:"安所相避?"⑤

①师古曰:"晓星文者。"

②师古曰:"卒读曰猝,匆遽之貌也。"

③师古曰:"重,难也。竟,穷竟其事也。"

④师古曰:"言先反。"

⑤师古曰:"言无处相避,当受祸也。"

会李竟坐与诸侯王交通,辞语及霍氏,有诏云、山不宜宿卫,免就第。光诸女遇太后无礼,①冯子都数犯法,上并以为让,②山、禹等甚恐。显梦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灶居树上,又梦大将军谓显曰:"知捕儿不?③亟下捕之。"④第中鼠暴多,与人相触,以尾画地。鸮数鸣殿前树上。⑤第门自坏。云尚冠里宅中门亦坏。巷端人共见有人居云屋上,彻瓦投地,就视,亡有,大怪之。禹梦车骑声正谨来捕禹,举家忧愁。山曰:"丞相擅减宗庙羔、菟、蛙,⑥可以此罪也。"谋令太后为博平君置酒,⑦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邓广汉承太后制引斩之,因废天

子而立禹。约定未发，云拜为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为代郡太守。山又坐写秘书，显为上书献城西第，入马千匹，以赎山罪。书报闻。⑧会事发觉，云、山、明友自杀，显、禹、广汉等捕得。禹要斩，显及诸女昆弟皆弃市。唯独霍后废处昭台宫。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千家。

①服虔曰："光诸女自以(为)〔于〕上官太后为姨母，[13]遇之无礼。"

②师古曰："总以此事责之也。"

③师古曰："知儿见捕否？"

④苏林曰："且疾下捕之。"师古曰："亟音居力反。"

⑤师古曰："鸱，恶声之鸟也。古者室屋高大，则通呼为殿耳，非止天子宫中。其语亦见黄霸传。鸱音羽骄反。"

⑥如淳曰："高后时定令，敢有擅议宗庙者，弃市。"师古曰："羔、菟、蛙所以供祭也。"

⑦文颖曰："宣帝外祖母也。"

⑧师古曰："不许之。"

上乃下诏曰："乃者东织室令史张赦使魏郡豪李竟报冠阳侯云谋为大逆，①朕以大将军故，抑而不扬，冀其自新。今大司马博陆侯禹与母宣成侯夫人显及从昆弟子冠阳侯云、乐平侯山诸姊妹婿谋为大逆，欲诖误百姓。赖(祖宗)〔宗庙〕神灵，[14]先发得，咸伏其辜，②朕甚悼之。诸为霍氏所诖误，事在丙申前，未发觉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张章先发觉，以语期门董忠，忠告左曹杨恽，恽告侍中金安上。恽召见对状，后章上书以闻。侍中史高与金安上建发其事，③言无人霍氏禁闼，卒不得遂其谋，④皆雠有功。⑤封章为博成侯，忠高昌侯，恽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乐陵侯。"

①师古曰："解在宣纪也。"

②师古曰："事发而捕得。"

③师古曰："言共立意发之也。"

④师古曰："遂，成也。"

⑤晋灼曰:“雠,等也。”师古曰:“言其功相等类也。”

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则不逊,不逊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众必害之。①霍氏秉权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爱厚之,宜以时抑制,无使至亡。”书三上,辄报闻。其后霍氏诛灭,而告霍氏者皆封。人为徐生上书曰:“臣闻客有过主人者,见其灶直突,傍有积薪,客谓主人,更为曲突,远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应。俄而家果失火,邻里共救之,幸而得息。于是杀牛置酒,谢其邻人,灼烂者在于上行,②馀各以功次坐,而不录言曲突者。人谓主人曰:‘乡使听客之言,不费牛酒,终亡火患。③今论功而请宾,曲突徙薪亡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请之。今茂陵徐福数上书言霍氏且有变,宜防绝之。乡使福说得行,则国亡裂土出爵之费,臣亡逆乱诛灭之败。往事既已,而福独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贵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发灼烂之右。”④上乃赐福帛十疋,后以为郎。

①师古曰:“右,上也。”

②师古曰:“灼谓被烧炙者也。行音胡(浪)〔郎〕反。”[15]

③师古曰:“乡读曰向。次下亦同也。”

④师古曰:“右,上也。”

宣帝始立,谒见高庙,大将军光从骖乘,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后车骑将军张安世代光骖乘,天子从容肆体,甚安近焉。①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诛,故俗传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祸萌于骖乘。”②

①师古曰:“肆,放也,展也。近音钜斬反。”

②师古曰:“萌谓始生也。”

至成帝时,为光置守冢百家,吏卒奉祠焉。元始二年,封光从父昆弟曾孙阳为博陆侯,千户。

金日磾字翁叔,①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②武帝元狩中,票骑将军

霍去病将兵击匈奴右地，多斩首，虏获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票骑复西过居延，攻祁连山，大克获。于是单于怨昆邪、休屠居西方多为汉所破，③召其王欲诛之。昆邪、休屠恐，谋降汉。休屠王后悔，昆邪王杀之，并将其众降汉。封昆邪王为列侯。日磾以父不降见杀，与母阏氏、弟伦俱没入官，输黄门养马，时年十四矣。

①师古曰："磾音丁奚反。"

②师古曰："休音许蚪反。屠音储。"

③师古曰："昆音下门反。"

久之，武帝游宴见马，①后宫满侧。日磾等数十人牵马过殿下，莫不窃视，②至日磾独不敢。日磾长八尺二寸，容貌甚严，马又肥好，上异而问之，具以本状对。上奇焉，即日赐汤沐衣冠，拜为马监，迁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日磾既亲近，未尝有过失，上甚信爱之，赏赐累千金，出则骖乘，入侍左右。贵戚多窃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儿，反贵重之！"上闻，愈厚焉。

①师古曰："方于宴游之时，而召阅诸马。"

②师古曰："视宫人。"

日磾母教诲两子，甚有法度，上闻而嘉之。病死，诏图画于甘泉宫，署曰"休屠王阏氏。"① 日磾每见画常拜，卿之涕泣，然后乃去。② 日磾子二人皆爱，为帝弄儿，常在旁侧。弄儿或自后拥上项，③ 日磾在前，见而目之。④弄儿走且啼曰："翁怒。"上谓日磾"何怒吾儿为？"其后弄儿壮大，不谨，自殿下与宫人戏，日磾适见之，恶其淫乱，遂杀弄儿。弄儿即日磾长子也。上闻之大怒，日磾顿首谢，具言所以杀弄儿状。上甚哀，为之泣，已而心敬日磾。

①师古曰："题其画。"

②师古曰："卿读曰向。"

③师古曰："拥，抱也。"

④师古曰："目，视怒也。"

初,莽何罗与江充相善,及充败卫太子,何罗弟通用诛太子时力战得封。后上知太子冤,乃夷灭充宗族党与。何罗兄弟惧及,[①]遂谋为逆。日磾视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阴独察其动静,与俱上下。[②]何罗亦觉日磾意,以故久不得发。是时上行幸林光宫,[③]日磾小疾卧庐。[④]何罗与通及小弟安成矫制夜出,共杀使者,发兵。明旦,上未起,何罗亡何从外入。[⑤]日磾奏厕心动,[⑥]立入坐内户下。须臾,何罗褒白刃从东箱上,[⑦]见日磾,色变,走趋卧内欲入,[⑧]行触宝瑟,僵。日磾得抱何罗,因传曰:"莽何罗反!"[⑨]上惊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⑩]止勿格。日磾捽胡投何罗殿下,[⑪]得禽缚之,穷治皆伏辜。繇是著忠孝节。[⑫]

①师古曰:"及谓及于祸也。"

②师古曰:"上下于殿也。"

③服虔曰:"甘泉一名林光。"师古曰:"秦之林光宫,胡亥所造,汉又于其旁起甘泉宫。"

④师古曰:"殿中所止曰庐。"

⑤师古曰:"无何犹言无故也。"

⑥师古曰:"奏,向也。日磾方向厕而心动。"

⑦师古曰:"置刃于衣褒中也。褒,古袖字。"

⑧师古曰:"趋读曰趣,向也。卧内,天子卧处。"

⑨师古曰:"传谓传声而唱之。"

⑩师古曰:"中音竹仲反。"

⑪孟康曰:"胡音互。捽胡,若今相僻卧轮之类也。"晋灼曰:"胡,颈也,捽其颈而投殿下也。"师古曰:"晋说是也。捽音才乞反。"

⑫师古曰:"繇读与由同。"

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视者数十年。[①]赐出宫女,不敢近。上欲内其女后宫,不肯。其笃慎如此,上尤奇异之。[②]及上病,属霍光以辅少主,[③]光让日磾。日磾曰:"臣外国人,且使匈奴轻汉。"于是遂为光副。

光以女妻日磾嗣子赏。初，武帝遗诏以讨莽何罗功封日磾为秺侯，④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辅政岁馀，病困，大将军光白封日磾，卧授印绶。一日，薨，赐葬具冢地，送以轻车介士，军陈至茂陵，谥曰敬侯。

①师古曰："忤，逆也。"

②师古曰："笃，厚也。"

③师古曰："属音之欲反。"

④师古曰："秺音丁故反。"

日磾两子，赏、建，俱侍中，与昭帝略同年，共卧起。赏为奉车、建驸马都尉。及赏嗣侯，佩两绶，上谓霍将军曰："金氏兄弟两人不可使俱两绶邪？"霍光对曰："赏自嗣父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与将军乎？"光曰："先帝之约，有功乃得封侯。"时年俱八九岁。宣帝即位，赏为太仆，霍氏有事萌牙，上书去妻。①上亦自哀之，独得不坐。元帝时为光禄勋，薨，亡子，国除。元始中继绝世，封建孙当为秺侯，奉日磾后。

①师古曰："萌牙者，言始有端绪，若草之始生。"

初，日磾所将俱降弟伦，字少卿，为黄门郎，早卒。日磾两子贵，及孙则衰矣，而伦后嗣遂盛，子安上始贵显封侯。

安上字子侯，少为侍中，惇笃有智，宣帝爱之。颇与发举楚王延寿反谋，①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后霍氏反，安上传禁门闼，无内霍氏亲属，②封为都成侯，至建章卫尉。薨，赐冢茔杜陵，谥曰敬侯。四子，常、敞、岑、(哭)〔明〕。[16]

①师古曰："与读曰豫。"

②师古曰："禁，止也。门闼，宫中大小之门也。传声而止诸门闼也。"

(今)〔岑〕、明皆为诸曹中郎将，[17]常光禄大夫。元帝为太子时，敞为中庶子，幸有宠，帝即位，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中郎将侍中。元帝崩，故事，近臣皆随陵为园郎，敞以世名忠孝，太后诏留侍成帝，为奉车水衡都尉，至卫尉。敞为人正直，敢犯颜色，左右惮之，唯上亦难焉。①病甚，

上使使者问所欲,以弟岑为托。上召岑,拜为(郎)使主客。②[18]敞子涉本为左曹,上拜涉为侍中,使待幸绿车载送卫尉舍。③须臾卒。敞三子,涉、参、馀。

①师古曰:"臣下皆敬惮,唯有天子一人,亦难之。"

②服虔曰:"官名,属鸿胪,主胡客也。"

③李奇曰:"辇绿车,常设以待幸也。临敞病〔困〕,拜子为侍中,[19]以此车送,欲敞见其荣宠也。"如淳曰:"幸绿车常置左右以待召载皇孙,今遣涉归,以皇孙车载之,宠之也。"晋灼曰:"汉注绿车名皇孙车,太子有子乘以从。"师古曰:"如、晋二说是也。"

涉明经俭节,诸儒称之。成帝时为侍中骑都尉,领三辅胡越骑。①哀帝即位,为奉车都尉,至长信少府。而参使匈奴,匈奴中郎将,②越骑校尉,关〔内〕都尉,[20]安定、东海太守。馀为越骑校尉。

①师古曰:"胡越骑之在三辅者,若长水、长杨、宣曲之属是也。"

②师古曰:"以其出使匈奴,故拜为匈奴中郎将也。"

涉两子,汤、融,皆侍中诸曹将大夫。①而涉之从父弟钦举明经,为太子门大夫,哀帝即位,为太中大夫给事中,钦从父弟迁为尚书令,兄弟用事。帝祖母傅太后崩,钦使护作,②职办,擢为泰山、弘农太守,著威名。平帝即位,征为大司马司直、京兆尹。帝年幼,选置师友,大司徒孔光以明经高行为孔氏师,京兆尹金钦以家世忠孝为金氏友。徙光禄大夫侍中,秩中二千石,封都成侯。

①师古曰:"将亦谓中郎将也。"

②师古曰:"监主葬送之事也。"

时王莽新诛平帝外家卫氏,召明礼少府宗伯凤①入说为人后之谊,白令公卿、将军、侍中、朝臣并听,②欲以内厉平帝而外塞百姓之议。③钦与族昆弟秺侯当俱封。初,当曾祖父日磾传子节侯赏,而钦祖父安上传子夷侯常,皆亡子,国绝,故莽封钦、当奉其后。当母南即莽母功显君同产弟也。当上南大行为太夫人。④钦因缘谓当:"诏书陈日磾功,亡

有赏语。当名为以孙继祖也，自当为父、祖父立庙。⑤赏故国君，使大夫主其祭。”⑥时甄邯在旁，庭叱钦，⑦因劾奏曰：“钦幸得以通经术，超擢侍帷幄，重蒙厚恩，封袭爵号，⑧知圣朝以世有为人后之谊。前遭故定陶太后背本逆天，孝哀不获厥福，乃者吕宽、卫宝复造奸谋，至于反逆，咸伏厥辜。太皇太后惩艾悼惧，⑨逆天之咎，非圣诬法，大乱之殃，诚欲奉承天心，遵明圣制，专壹为后之谊，以安天下之命，数临正殿，延见群臣，讲习礼经。孙继祖者，谓亡正统持重者也。赏见嗣日磾，后成为君，持大宗重，则礼所谓‘尊祖故敬宗’，大宗不可以绝者也。钦自知与当俱拜同谊，即数扬言殿省中，教当云云。⑩当即如其言，则钦亦欲为父明立庙而不人夷侯常庙矣。进退异言，颇惑众心，乱国大纲，开祸乱原，诬祖不孝，罪莫大焉。尤非大臣所宜，大不敬。秭侯当上母南为太夫人，失礼不敬。”莽白太后，下四辅、公卿、大夫、博士、议郎，皆曰：“钦宜以时即罪。”⑪谒者召钦诣诏狱，钦自杀。邯以纲纪国体，亡所阿私，忠孝尤著，益封千户。更封长信少府涉子右曹汤为都成侯。汤受封日，不敢还归家，以明为人后之谊。益封之后，莽复用钦弟遵，封侯，历九卿位。

①如淳曰：“宗伯，姓。”

②师古曰：“白令皆听之。”

③师古曰：“塞，止也。”

④文颖曰：“南，名也。大行，官名也。当上名状于大行也。”邓展曰：“当上南为太夫人，恃莽嫉母故耳。为父立庙，非也。”

⑤晋灼曰：“当是赏弟建之孙，此言自当为其父及祖父建立庙也。”

⑥如淳曰：“以赏故国君，使大夫掌其祭事。”臣瓒曰：“当是支庶上继大宗，不得顾其外亲也。而钦见当母南为太夫人，遂尊其(祖父)〔父祖〕以续日磾，[21]不复为后赏，而令大夫主赏祭事。”师古曰：“瓒说是也。”

⑦师古曰：“于朝庭中叱之也。”

⑧师古曰：“重音直用反。”

⑨师古曰：“艾读曰乂。乂，创也。”

⑩师古曰:“云云者,多言也。谓上所陈以孙继祖也。”

⑪师古曰:“即,就也。”

赞曰:霍光以结发内侍,起于阶闼之间,确然秉志,谊形于主。[①]受襁褓之托,任汉室之寄,当庙堂,拥幼君,摧燕王,仆上官,[②]因权制敌,以成其忠。处废置之际,临大节而不可夺,遂匡国家,安社稷。拥昭立宣,光为师保,虽周公、阿衡,何以加此![③]然光不学亡术,暗于大理,阴妻邪谋,[④]立女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颠覆之祸,[⑤]死财三年,宗族诛夷,[⑥]哀哉! 昔霍叔封于晋,[⑦]晋即河东,光岂其苗裔乎? 金日磾夷狄亡国,羁虏汉庭,而以笃敬瘖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将,传国后嗣,世名忠孝,七世内侍,何其盛也! 本以休屠 作金人为祭天主,故国赐姓金氏云。

①师古曰:“形,见也。”

②师古曰:“仆,顿也,音赴。”

③师古曰:“阿衡,伊尹官号也。阿,倚也。衡,平也。言天子所倚,群下取平也。”

④晋灼曰:“不扬其过也。”

⑤师古曰:“湛读曰沈。”

⑥师古曰:“财与才同。”

⑦师古曰:“霍叔,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

【校勘记】

〔1〕 光为奉(常)〔车〕都尉、 景祐、殿、局本都作“车”。

〔2〕 帝(病)〔崩〕, 景祐、殿本都作“崩”。

〔3〕 食邑北海、河〔间〕、东(城)〔郡〕。 齐召南说“河”下脱“间”字,“城”则“郡”之讹,见恩泽侯表。

〔4〕 故欲收(其)〔取〕玺。 景祐、殿本都作“取”。

〔5〕 (大)〔天〕子所以永保宗庙总壹海内者， 钱大昭说"大"当作"天"。按景祐、殿、局本都作"天"。

〔6〕 遣宗正、大鸿胪、光禄大夫奉节使徵昌邑王典丧。服斩缞，㉜亡悲哀之心。 钱大昭说，典丧，为丧主也，颜以"典丧服"为句，失其指矣。杨树达说钱说是，昌邑王传云"霍光征王贺典丧"，其明证也。

〔7〕 直斩(斩)割之而已。 景祐、殿本都不重"斩"字。

〔8〕 (太)〔大〕宗亡嗣，择支子孙贤者为嗣。 王念孙说"太宗"当为"大宗"，各本皆误。

〔9〕 冯(所谓)〔谓所〕冯者也， 景祐、殿、局本都作"谓所"，此误倒。

〔10〕 皆坐逆将军(竟)〔意〕下狱死。 朱一新说"竟"当为"意"。按景祐、殿、局本都作"意"。

〔11〕 辄(使)〔下〕中书令出取之。 景祐、殿本都作"下"。

〔12〕 谨，众声也，音(计)〔许〕爱反。 景祐、殿、局本都作"许"，此误。

〔13〕 光诸女自以(为)〔于〕上官太后为姨母， 景祐、殿、局本都作"于"，此误。

〔14〕 赖(祖宗)〔宗庙〕神灵， 景祐、殿本都作"宗庙"。

〔15〕 行音胡(浪)〔郎〕反。 景祐、殿本都作"郎"。

〔16〕 四子，常、敞、岑、(哭)〔明〕。 景祐、殿、局本都作"明"，此误。

〔17〕 (今)〔岑〕、明皆为诸曹中郎将， 景祐、殿、局本都作"岑"，此误。

〔18〕 上召岑，拜为(郎)使主客。 景祐、殿本都无"郎"字。

〔19〕 临敞病〔困〕，拜子为侍中， 景祐、殿本都有"困"字。王先谦说有"困"字是。

〔20〕 关〔内〕都尉， 景祐、殿本都有"内"字。宋祁说当删。

〔21〕 遂尊其(祖父)〔父祖〕以续日磾， 景祐、殿本都作"父祖"。

汉书卷六十九

赵充国辛庆忌传第三十九

赵充国字翁孙，陇西上邽人也，[①]后徙金城令居。[②]始为骑士，以六郡良家子[③]善骑射补羽林。为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将帅之节，而学兵法，通知四夷事。[④]

①师古曰："邽音圭。"

②师古曰："令音零。"

③服虔曰："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是也。"师古曰："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是也。昭帝分陇西、天水置金城。充国武帝时已为假司马，则初以六郡良家子者非金城也。此名数正与地理志同也。"

④师古曰："通知者，谓明晓也。"

武帝时，以假司马从贰师将军击匈奴，大为虏所围。汉军乏食数日，死伤者多，充国乃与壮士百馀人溃围陷陈，贰师引兵随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馀创，贰师奏状，诏征充国诣行在所。武帝亲见视其创，嗟叹之，拜为中郎，迁车骑将军长史。

昭帝时，武都氐人反，[①]充国以大将军护军都尉将兵击定之，迁中郎将，将屯上谷，[②]还为水衡都尉。击匈奴，获西祁王，[③]擢为后将军，兼水衡如故。

①师古曰："氐音丁奚反。"

②师古曰："领兵屯于上谷也。将音子亮反。"

③文颖曰："匈奴王也。"

与大将军霍光定册尊立宣帝，封营平侯。本始中，为蒲类将军征匈奴，斩虏数百级，还为后将军、少府。匈奴大发十馀万骑，南旁塞，至符奚庐山，[①]欲入为寇。亡者题除渠堂降汉言之，遣充国将四万骑屯缘边九郡。[②]单于闻之，引去。

①师古曰："旁，依也，音步浪反。"

②文颖曰："五原、朔方之属也。"师古曰："九郡者，五原、朔方、云中、代郡、雁门、定襄、北平、上谷、渔阳也。四万骑分屯之，而充国总统领之。"

是时，光禄大夫义渠安国使行诸羌，[①]先零豪言愿时渡湟水北，[②]逐民所不田处畜牧。安国以闻。充国劾安国奉使不敬。是后，羌人旁缘前言，抵冒渡湟水，[③]郡县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遂与诸羌种豪二百馀人解仇交质盟诅。[④]上闻之，以问充国，对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种自有豪，数相攻击，势不壹也。往三十馀岁，西羌反时，亦先解仇合约攻令居，[⑤]与汉相距，五六年乃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⑥]匈奴使人至小月氏，[⑦]传告诸羌曰：'汉贰师将军众十馀万人降匈奴。羌人为汉事苦。[⑧]张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击居之。'以此观匈奴欲与羌合，非一世也。间者匈奴困于西方，闻乌桓来保塞，恐兵复从东方起，数使使尉黎、危须诸国，设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⑨]其计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从沙阴地，出盐泽，过长坑，入穷水塞，南抵属国，与先零相直。[⑩]臣恐羌变未止此，且复结联他种，宜及未然为之备。"[⑪]后月馀，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⑫]欲击鄯善、敦煌以绝汉道。[⑬]充国以为"狼何，小月氏种，在阳关西南，势不能独造此计，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乃解仇作约。[⑭]到秋马肥，变必起矣。宜遣使者行边兵豫为备，敕视诸羌，毋令解仇，[⑮]以发觉其谋。"于是两府复白遣义渠安国行视诸羌，分别善恶。安国至，召先零诸豪三十馀人，以尤桀黠，皆斩之。[⑯]纵兵击其种人，斩首千馀级。于是诸降羌及归义羌侯杨玉等恐怒，亡所信乡，[⑰]遂劫略小种，背畔犯塞，攻城邑，杀长吏。

安国以骑都尉将骑三千屯备羌，至浩亹，[18]为虏所击，失亡车重兵器甚众。[19]安国引还，至令居，以闻。是岁，神爵元年春也。

①师古曰："行音下更反。"

②师古曰："零音怜。"孟康曰："豪，帅长也。"师古曰："湟水出金城临羌塞外，东入河。湟水之北是汉地。湟音皇。"

③师古曰："旁，依也。抵冒，犯突而前。旁音步浪反。冒音莫北反。"

④师古曰："羌人无大君长，而诸种豪递相杀伐，故每有仇雠，往来相报。今解仇交质者，自相亲结，欲入汉为寇也。"

⑤师古曰："合约，共为要契也。"

⑥师古曰："煎读曰翦。"

⑦师古曰："氐音支。"

⑧师古曰："事，使役。"

⑨师古曰："设谓(闻)〔开〕许之也。[1]沮，坏也。欲坏其计，令解散之。沮音才汝反。"

⑩师古曰："直，当也。"

⑪师古曰："未然者，其计未成。"

⑫师古曰："藉，借也。"

⑬师古曰："鄯音善。"

⑭苏林曰："罕、开在金城南。"师古曰："罕、开，羌之别种也。此下言'遣开豪雕库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属皆闻知明诏'，其下又云'河南大开、小开'，则罕羌、开羌姓族殊矣。开音口坚反。而地理志天水有罕开县，盖以此二种羌来降，处之此地，因以名县也。而今之羌姓有罕开者，总是罕开之类，合而言之，因为姓耳。变开为井，字之讹也。"

⑮师古曰："行音下更反。视读曰示。示，语之也。其下并同。"

⑯师古曰："桀，坚也，言不顺从也。黠，恶也，为恶坚也。"

⑰师古曰："恐中国泛怒，不信其心，而纳向之。乡读曰向。"

⑱师古曰："浩音诰。亹音门。水名也，解在地理志。"

⑲师古曰："重音直用反。"

时充国年七十馀，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问谁可将者，充国对曰："亡逾于老臣者矣。"上遣问焉，曰："将军度羌虏何如，当用几人？"① 充国曰："百闻不如一见。兵难踰度，② 臣愿驰至金城，图上方略。③ 然羌戎小夷，逆天背畔，灭亡不久，愿陛下以属老臣，勿以为忧。"④ 上笑曰："诺。"

①师古曰："度，计也，音大各反。其下亦同。"

②郑氏曰："踰，遥也，三辅言也。"师古曰："踰读曰遥。"

③师古曰："图其地形，并为攻讨方略，俱奏上也。"

④师古曰："属，委也，音之欲反。"

充国至金城，须兵满万骑，① 欲渡河，恐为虏所遮，即夜遣三校衔枚先渡，② 渡辄营陈，会明，毕，遂以次尽渡。虏数十百骑来，出入军傍。充国曰："吾士马新倦，不可驰逐。此皆骁骑难制，又恐其为诱兵也。击虏以殄灭为期，小利不足贪。"令军勿击。遣骑候四望陿中，亡虏。③ 夜引兵上至落都，④ 召诸校司马，谓曰："吾知羌虏不能为兵矣。使虏发数千人守杜四望陿中，兵岂得入哉！"⑤ 充国常以远斥候为务，行必为战备，止必坚营壁 ，尤能持重，爱士卒，先计而后战。遂西至西部都尉府，⑥ 日飨军士，⑦ 士皆欲为用。虏数挑战，充国坚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数责曰："语汝亡反，今天子遣赵将军来，年八九十矣，善为兵。今请欲一斗而死，可得邪！"

①师古曰："须，待也。"

②师古曰："衔枚者，欲其无声，使虏不觉。"

③文颖曰："金城有三陿，在南六百里。"师古曰："山峭而夹水曰陿。四望者，陿名也。陿音狭。"

④服虔曰："山名也。"

⑤师古曰："杜，塞也。"

⑥孟康曰："在金城。"

⑦师古曰："日飨饮之。"

充国子右曹中郎将印，将期门佽飞、羽林孤儿、胡越骑为支兵，至令居。虏并出绝转道，[①]印以闻。有诏将八校尉与骁骑都尉、金城太守合疏捕山间虏，[②]通转道津渡。

①师古曰："并犹俱也。转道，运粮之道也。并读如字，又音步朗反。"

②苏林曰："疏，搜索也。"师古曰："疏字本作迹，言寻迹而捕之也。"

初，罕、开豪靡当儿使弟雕库来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后数日果反。雕库种人颇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库为质。充国以为亡罪，乃遣归告种豪："大兵诛有罪者，明白自别，毋取并灭。[①]天子告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斩，除罪。斩大豪有罪者一人，赐钱四十万，中豪十五万，下豪二万，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钱，又以其所捕妻子财物尽与之。"充国计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虏谋，徼极乃击之。[②]

①师古曰："言勿相和同，自取灭亡。"

②师古曰："徼，要也，要其倦极者也。徼音工尧反。"

时上已发三辅、太常徒弛刑，[①]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材官，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骑士、羌骑，与武威、张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万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贤奏言："郡兵皆屯备南山，北边空虚，势不可久。或曰至秋冬乃进兵，此虏在竟外之册。[②]今虏朝夕为寇，土地寒苦，汉马不能冬，[③]屯兵在武威、张掖、酒泉万骑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马食，以七月上旬赍三十日粮，分兵并出张掖、酒泉合击罕、开在鲜水上者。虏以畜产为命，今皆离散，兵即分出，虽不能尽诛，亶夺其畜产，虏其妻子，[④]复引兵还，冬复击之，大兵仍出，虏必震坏。"[⑤]

①师古曰："弛刑谓不加钳钛者也。弛之言解也，音式尔反。"

②师古曰："竟读曰境。"

③师古曰："能读曰耐。"

④师古曰："亶读曰但。"

⑤师古曰："仍，频也。"

天子下其书充国，令与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议。充国及长史董通年以为"武贤欲轻引万骑，分为两道出张掖，回远千里。[①]以一马自佗负三十日食，[②]为米二斛四斗，麦八斛，又有衣装兵器，难以追逐。勤劳而至，虏必商军进退，稍引去，[③]逐水草，入山林。[④]随而深入，虏即据前险，守后阸，以绝粮道，必有伤危之忧，为夷狄笑，千载不可复。[⑤]而武贤以为可夺其畜产，虏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计也。[⑥]又武威县、张掖日勒皆当北塞，有通谷水草。[⑦]臣恐匈奴与羌有谋，且欲大人，幸能要杜张掖、酒泉以绝西域，[⑧]其郡兵尤不可发。先零首为畔逆，它种劫略。[⑨]故臣愚册，欲捐罕、开暗昧之过，隐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诛以震动之，宜悔过反善，因赦其罪，选择良吏知其俗者摭循和辑，[⑩]此全师保胜安边之册。"天子下其书。公卿议者咸以为先零兵盛，而负罕、开之助，[⑪]不先破罕、开，则先零未可图也。

①师古曰："回谓路纡曲也，音胡悔反。"

②师古曰："佗音徒何反。凡以畜产载负物者皆为佗。"

③师古曰："商，计度也。"

④师古曰："屮，古草字。"

⑤师古曰："复音扶目反。"

⑥师古曰："殆，仅也。"

⑦师古曰："日勒。张掖之县。"

⑧师古曰："要，遮也。杜，塞也。"

⑨师古曰："言被劫略而反叛，非其本心。"

⑩师古曰："摭，古抚字。辑与集同。"

⑪师古曰："负，恃也。"

上乃拜侍中乐成侯许延寿为强弩将军，即拜酒泉太守武贤为破羌将军，[①]赐玺书嘉纳其册。以书敕让充国曰：[②]

①师古曰："即，就也，就其郡而拜之。"

②师古曰："让，责也。"

皇帝问后将军，甚苦暴露。将军计欲至正月乃击罕羌，羌人当获麦，已远其妻子，①精兵万人欲为酒泉、敦煌寇。边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张掖以东粟石百馀，刍槁束数十。②转输并起，百姓烦扰。将军将万馀之众，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争其畜食，③欲至冬，虏皆当畜食，④多藏匿山中依险阻，将军士寒，手足皲瘃，⑤宁有利哉？将军不念中国之费，欲以岁数而胜微，⑥将军谁不乐此者！⑦

①师古曰："徙其妻子令远居而身来为寇也。"

②师古曰："皆谓直钱之数，言其贵。"

③师古曰："此畜谓畜产牛羊之属也。食谓谷麦之属也。一曰畜食，畜之所食，即谓草也。"

④师古曰："此畜读曰蓄。蓄，聚积也。"

⑤文颖曰："皲，坼裂也。瘃，寒创也。"师古曰："皲音军。瘃音竹足反。"

⑥师古曰："久历年岁，乃胜小敌也。数音所具反。"

⑦师古曰："言凡为将军者，皆乐此。"

今诏破羌将军武贤将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将二千人，长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候〕奉世将娖、月氏兵四千人，①[2]亡虑万二千人。②赍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击罕羌，入鲜水北句廉上，③去酒泉八百里，去将军可千二百里。将军其引兵便道西并进，虽不相及，使虏闻东方北方兵并来，分散其心意，离其党与，虽不能殄灭，当有瓦解者。已诏中郎将卬将胡越佽飞射士、步兵二校，益将军兵。

①服虔曰："娖音兒，羌名也。"苏林曰："娖音兒遮反。"师古曰："苏音是也。"

②师古曰："亡虑，大计也，解在食货志。"

③服虔曰："句音钩。"师古曰："句廉，谓水岸曲而有廉棱也。"

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①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将军急装，因天时，诛不义，万下必全，勿复

有疑。

①张晏曰:"五星所聚,其下胜。羌人在西,星在东,则为汉。"

充国既得让,以为将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国家。① 乃上书谢罪,因陈兵利害,曰:

①师古曰:"言为将之道,受任行兵于外,虽受诏命,若有便宜,则当(国)〔固〕守以取安利也。"[3]

臣窃见骑都尉安国前幸赐书,择羌人可使使罕,谕告以大军当至,汉不诛罕,以解其谋。恩泽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独私美陛下盛德至计亡已,故遣开豪雕库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属皆闻知明诏。今先零羌杨玉(此羌之首帅名王)[4]将骑四千及煎巩骑五千,阻石山木,候便为寇,① 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击罕,释有罪,诛亡辜,② 起壹难,就两害,诚非陛下本计也。

①师古曰:"谓依阻山之木石以自保固。"

②师古曰:"释,置也,放也。"

臣闻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馀",又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① 今罕羌欲为敦煌、酒泉寇,伤兵马,练战士,以须其至,② 坐得致敌之术,以逸击劳,取胜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发之行攻,释致虏之术而从为虏所致之道,③ 臣愚以为不便。先零羌虏欲为背畔,故与罕、开解仇结约,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汉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为其计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坚其约,先击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虏马肥,粮食方饶,击之恐不能伤害,适使先零得施德于罕羌,坚其约,合其党。④ 虏交坚党合,精兵二万馀人,迫胁诸小种,附著者稍众,莫须之属不轻得离也。⑤ 如是,虏兵寖多,⑥ 诛之用力数倍,臣恐国家忧累繇十年数,不二三岁而已。⑦

①师古曰:"皆兵法之辞也。致人,引致而取之也。致于人,为人所引也。"

②师古曰:"饬,整也。须,待也。饬与敕同也。"

③师古曰:“释,废也。”

④师古曰:“施德,自树恩德也。”

⑤服虔曰:“莫须,小种羌名也。”

⑥师古曰:“寖,渐也。”

⑦师古曰:“累音力瑞反。繇与由同。”

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为显列。臣位至上卿,爵为列侯,犬马之齿七十六,为明诏填沟壑,死骨不朽,亡所顾念。独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于臣之计,先诛先零已,则罕、开之属不烦兵而服矣。先零已诛而罕、开不服,涉正月击之,得计之理,又其时也。

以今进兵,诚不见其利,唯陛下裁察。

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玺书报从充国计焉。

充国引兵至先零在所。虏久屯聚,解弛,[①]望见大军,弃车重,欲渡湟水,[②]道陿狭,充国徐行驱之。或曰逐利行迟,[③]充国曰:“此穷寇不可迫也。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④]诸校皆曰:“善。”虏赴水溺死者数百,降及斩首五百馀人,卤马牛羊十万馀头,车四千馀两。兵至罕地,令军毋燔聚落刍牧田中。[⑤]罕羌闻之,喜曰:“汉果不击我矣!”豪靡忘使人来言:“愿得还复故地。”[⑥]充国以闻,未报。靡忘来自归,充国赐饮食,遣还谕种人。护军以下皆争之,曰:“此反虏,不可擅遣。”充国曰:“诸君但欲便文自营,[⑦]非为公家忠计也。”[⑧]语未卒,玺书报,令靡忘以赎论。后罕竟不烦兵而下。

①师古曰:“解读曰懈。弛,放也。”

②师古曰:“重音直用反。”

③师古曰:“逐利宜疾,今行太迟。”

④师古曰:“谓更回还尽力而死战。”

⑤师古曰:“不得燔烧人居及于田亩之中刈刍放牧也。”

⑥服虔曰:“靡忘,羌帅名也。”

⑦师古曰:“苟取文墨之便而自营卫。便音频面反。”

⑧师古曰:"为音于伪反。"

其秋,充国病,上赐书曰:"制诏后将军:闻苦脚胫、寒泄,①将军年老加疾,一朝之变不可讳,②朕甚忧之。今诏破羌将军诣屯所,为将军副,急因天时大利,吏士锐气,以十二月击先零羌。即疾剧,留屯毋行,独遣破羌、强弩将军。"时羌降者万馀人矣。充国度其必坏,欲罢骑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会得进兵玺书,中郎将印惧,使客谏充国曰:"诚令兵出,破军杀将以倾国家,将军守之可也。即利与病,又何足争?一旦不合上意,遣绣衣来责将军,将军之身不能自保,③何国家之安?"充国叹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虏得至是邪?④往者举可先行羌者,吾举辛武贤,⑤丞相御史复白遣义渠安国,竟沮败羌。⑥金城、湟中谷斛八钱,吾谓耿中丞,⑦籴二百万斛谷,羌人不敢动矣。⑧耿中丞请籴百万斛,乃得四十万斛耳。义渠再使,且费其半。失此二册,羌人故敢为逆。失之毫厘,差(之)〔以〕千里,[5]是既然矣。今兵久不决,四夷卒有动摇,相因而起,⑨虽有知者不能善其后,羌独足忧邪!⑩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

①师古曰:"胫,膝以下骨也。寒泄,下利也。言其患足胫又苦下利。胫音下定反。泄音息列反。"

②师古曰:"恐其死。"

③师古曰:"绣衣谓御史。"

④师古曰:"言豫防之,可无今日之寇也。"

⑤师古曰:"行音下更反。"

⑥师古曰:"沮,坏也,音才汝反。"

⑦服虔曰:"耿寿昌也,为司农中丞。"

⑧师古曰:"言豫储粮食,可以制敌。"

⑨师古曰:"卒读曰猝。"

⑩师古曰:"言傥如此,则所忧不独在羌。"

臣闻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举得于外,则福生于内,不可不

慎。臣所将吏士马牛食，月用粮谷十九万九千六百三十斛，盐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万二百八十六石。[①]难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变，[②]相因并起，为明主忧，诚非素定庙胜之册。[③]且羌虏易以计破，难用兵碎也，故臣愚以为击之不便。

①师古曰："茭，乾刍也。藁，禾秆也。石，百二十斤。秆音工旱反。"

②师古曰："卒读曰猝。"

③师古曰："庙胜，谓谋于庙堂而胜敌也。"

计度临羌东至浩亹，[①]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其间邮亭多坏败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万馀枚，皆在水次。愿罢骑兵，留弛刑应募，及淮阳、汝南步兵与吏士私从者，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用谷月二万七千三百六十三斛，盐三百八斛，分屯要害处。冰解漕下，缮乡亭，浚沟渠，[②]治湟陿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左右。田事出，赋人二十晦。[③]至四月草生，发郡骑及属国胡骑伉健各千，倅马什二，就草，[④]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积畜，省大费。[⑤]今大司农所转谷至者，足支万人一岁食。谨上田处及器用簿，[⑥]唯陛下裁许。

①师古曰："度音大各反。"

②师古曰："漕下，以水运木而下也。缮，补也。浚，深治也。"

③师古曰："田事出，谓至春人出营田也。赋谓班与之也。晦，古亩字。"

④师古曰："倅，副也。什二者，千骑则与副马二百匹也。伉音口浪反。"

⑤师古曰："畜读曰蓄。"

⑥师古曰："簿音步户反。"

上报曰："皇帝问后将军，言欲罢骑兵万人留田，即如将军之计，虏当何时伏诛，兵当何时得决？孰计其便，复奏。"充国上状曰：

臣闻帝王之兵，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战而百胜，非善之善者也，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①]蛮夷习俗虽殊于礼义之国，然其欲避害就利，爱亲戚，畏死亡，一也。今虏亡其美地荐

草,②愁于寄托远遁,骨肉离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师罢兵,③万人留田,顺天时,因地利,以待可胜之虏,虽未即伏辜,兵决可期月而望。羌虏瓦解,前后降者万七百馀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辈,④此坐支解羌虏之具也。

①师古曰:"此兵法之辞也。言先自完坚,令敌不能胜我,乃可以胜敌也。"

②师古曰:"荐,稠草。"

③邓展曰:"般音班。班,还也。"

④如淳曰:"羌胡言欲降,受其言遣去者。"师古曰:"如说非也。谓羌受充国之言,归相告喻者也。羌虏即羌贼耳,无豫于胡也。"

臣谨条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①吏士万人,留屯以为武备,因田致谷,威德并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虏,令不得归肥饶之墨,②贫破其众,以成羌虏相畔之渐,二也。居民得并田作,不失农业,三也。③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④罢骑兵以省大费,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谷至临羌,以视羌虏,⑤扬威武,传世折冲之具,五也。以闲暇时下所伐材,⑥缮治邮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侥幸,⑦不出,令反畔之虏窜于风寒之地,离霜露疾疫瘃堕之患,⑧坐得必胜之道,七也。亡经阻远追死伤之害,八也。内不损威武之重,外不令虏得乘间之势,九也。⑨又亡惊动河南大开、小开⑩使生它变之忧,十也。治湟陿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⑪从枕席上过师,十一也。⑫大费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国材下,犬马齿衰,不识长册,唯明诏博详公卿议臣采择。

①师古曰:"一部为一校也。"

②师古曰:"墨,古地字。"

③师古曰:"并,且也,读如本字,又音步浪反。"

④师古曰:"度音大各反。"

⑤师古曰:"睹亦示字。"

⑥师古曰:“閒读曰闲。”

⑦师古曰:“言不可必胜。”

⑧师古曰:“离,遭也。堕谓因寒瘃而堕指者也。”

⑨师古曰:“间谓军之间隙者也。”

⑩服虔曰:“皆羌种,在河西之河南也。”

⑪师古曰:“信读曰申。”

⑫郑氏曰:“桥成军行安易,若于枕席上过也。”

上复赐报曰:“皇帝问后将军,言十二便,闻之。虏虽未伏诛,兵决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谓今冬邪,谓何时也?将军独不计虏闻兵颇罢,且丁壮相聚,攻扰田者及道上屯兵,复杀略人民,将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汉军先零所在,兵不往击,久留,得亡效五年时不分别人而并击我?’①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变生,与先零为一?将军孰计复奏。”充国奏曰:

①如淳曰:“此语谓本始五年伐先零,不分别大小开本意,是以大小开有此言也。”

臣闻兵以计为本,故多算胜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馀不过七八千人,失地远客,分散饥冻。罕、开、莫须又颇暴略其羸弱畜产,畔还者不绝,皆闻天子明令相捕斩之赏。臣愚以为虏破坏可日月冀,远在来春,故曰兵决可期月而望。窃见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馀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数千人,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万人屯田,地势平易,多高山远望之便,部曲相保,为堑垒木樵,①校联不绝,②便兵弩,饬斗具。③烽火幸通,势及并力,以逸待劳,兵之利者也。臣愚以为屯田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骑兵虽罢,虏见万人留田为必禽之具,其土崩归德,宜不久矣。从今尽三月,虏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于他种中,远涉河山而来为寇。又见屯田之士精兵万人,终不敢复将其累重还归故地。④是臣之愚计,所以度虏且必瓦解其处,⑤不战而自破之册也。至于虏小寇

盗,时杀人民,其原未可卒禁。⑥臣闻战不必胜,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劳众。诚令兵出,虽不能灭先零,亶能令虏绝不为小寇,则出兵可也。⑦即今同是⑧而释坐胜之道,从乘危之势,往终不见利,空内自罢敝,⑨贬重而自损,非所以视蛮夷也。⑩又大兵一出,还不可复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复发也。且匈奴不可不备,乌桓不可不忧。今久转运烦费,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⑪臣愚以为不便。校尉临众幸得承威德,奉厚币,拊循众羌,谕以明诏,宜皆鄉风。⑫虽其前辞尝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窃自惟念,奉诏出塞,引军远击,穷天子之精兵,散车甲于山野,虽亡尺寸之功,偷得避慊之便,⑬而亡后咎余责,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奋精兵,讨不义,久留天诛,⑭罪当万死。陛下宽仁,未忍加诛,(今)〔令〕臣数得孰计。⑮[6]愚臣伏计孰甚,不敢避斧钺之诛,昧死陈愚,唯陛下省察。

①师古曰:"樵与谯同,谓为高楼以望敌也,音才消反。"

②如淳曰:"播校相连也。"师古曰:"此校谓用木自相贯穿以为固者,亦犹周易'荷校灭耳'也。周礼'校人掌王马之政','六厩成校',盖用关械阑养马也。说文解字云'校,木囚也',亦谓以木相贯,遮阑禽兽也。今云校联不绝,言营垒相次。"

③师古曰:"便,利也。饬,整也,其字从力。"

④师古曰:"累重谓妻子也。累音力瑞反。重音直用反。"

⑤师古曰:"各于其处自瓦解。"

⑥师古曰:"卒读曰猝。"

⑦师古曰:"亶读曰但。"

⑧师古曰:"俱不能止小寇盗。"

⑨师古曰:"罢读曰疲。"

⑩师古曰:"视读曰示。"

⑪师古曰:"澹,古赡字。赡,给也。"

⑫师古曰:"谕,晓告之。鄉读曰向。"

⑬师古曰:“偷,苟且也。慊亦嫌字。”

⑭师古曰:“言不早殄灭贼也。”

⑮师古曰:“数音所角反。其下亦同。”

充国奏每上,辄下公卿议臣。初是充国计者什三,中什五,最后什八。有诏诘前言不便者,皆顿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数画军册,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可必用也。”① 上于是报充国曰:“皇帝问后将军,上书言羌虏可胜之道,今听将军,将军计善。其上留屯田及当罢者人马数。将军强食,慎兵事,自爱!”上以破羌、强弩将军数言当击,又用充国屯田处离散,恐虏犯之,于是两从其计,诏两将军与中郎将卬出击。强弩出,降四千馀人,破羌斩首二千级,中郎将卬斩首降者亦二千馀级,而充国所降复得五千馀人。诏罢兵,独充国留屯田。

①师古曰:“任,保也。”

明年五月,充国奏言:“羌本可五万人军,凡斩首七千六百级,降者三万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饥饿死者五六千人,定计遗脱与煎巩、黄羝俱亡者不过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诡必得,① 请罢屯兵。”奏可,充国振旅而还。

①师古曰:“诡,责也。自以为忧,责言必能得之。”

所善浩星赐迎说充国,① 曰:“众人皆以破羌、强弩出击,多斩首获降,虏以破坏。然有识者以为虏势穷困,兵虽不出,必自服矣。将军即见,宜归功于二将军出击,非愚臣所及。如此,将军计未失也。”充国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极,岂嫌伐一时事以欺明主哉! 兵势,国之大事,当为后法。老臣不以馀命壹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谁当复言之者?”② 卒以其意对。③ 上然其计,罢遣辛武贤归酒泉太守官,充国复为后将军卫尉。

①邓展曰:“浩星,姓,赐,名也。”

②师古曰:“卒读曰猝。”

③师古曰:“卒,终也。”

其秋，羌若零、离留、且种、兒库[①]共斩先零大豪犹非、杨玉首，[②]及诸豪弟泽、阳雕、良兒、靡忘皆帅煎巩、黄羝之属四千馀人降汉。封若零、弟泽二人为帅众王，离留、且种二人为侯，兒库为君，阳雕为言兵侯，良兒为君，靡忘为献牛君。初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

①师古曰："且，子閭反。"

②文颖曰："犹非，人名也。"师古曰："犹非及杨玉，二人也。宣纪作酋非，而此传作犹字，疑纪误。"

诏举可护羌校尉者，时充国病，四府举辛武贤小弟汤。充国遽起奏："汤使酒，不可典蛮夷。[①]不如汤兄临众。"时汤已拜受节，有诏更用临众。后临众病免，五府复举汤，汤数醉酗羌人，[②]羌人反畔，卒如充国之言。

①师古曰："使酒，因酒以使气，若今言恶酒者。"

②师古曰："酗音况务反。"师古曰：[7]"即酗字也。醉怒曰酗。"

初，破羌将军武贤在军中时与中郎将卬宴语，[①]卬道："车骑将军张安世始尝不快上，[②]上欲诛之，卬家将军以为安世本持橐簪笔[③]事孝武帝数十年，见谓忠谨，宜全度之。[④]安世用是得免。"及充国还言兵事，武贤罢归故官，深恨，上书告卬泄省中语。卬坐禁止而入至充国莫府司马中乱屯兵[⑤]下吏，自杀。

①师古曰："闲宴时共语也。"

②如淳曰："所为行不可上意。"

③张晏曰："橐，契囊也。近臣负橐簪笔，从备顾问，或有所纪也。"师古曰："橐，所以盛书也。有底曰囊，无底曰橐。簪笔者，插笔于首。橐音丁各反，又音托。"

④师古曰："全安而免度之，不令丧败也。"

⑤如淳曰："方见禁止而入至充国莫府司马中。司马中，律所谓营军司马中也。"

充国乞骸骨，赐安车驷马、黄金六十斤，罢就第。朝庭每有四夷大

议，常与参兵谋，问筹策焉。[①]年八十六，甘露二年薨，谥曰壮侯。传子至孙钦，钦尚敬武公主。主亡子，主教钦良人习诈有身，名它人子。钦薨，子岑嗣侯，习为太夫人。岑父母求钱财亡已，忿恨相告。岑坐非子免，国除。元始中，修功臣后，复封充国曾孙伋为营平侯。[②]

①师古曰："与读曰豫。"

②师古曰："伋音汲。"

初，充国以功德与霍光等列，画未央宫。成帝时，西羌尝有警，上思将帅之臣，追美充国，乃召黄门郎杨雄即充国图画而颂之，[①]曰：

①师古曰："即，就也。于画侧而书颂。"

明灵惟宣，戎有先零。先零昌狂，侵汉西疆。汉命虎臣，惟后将军，整我六师，是讨是震。[①]既临其域，谕以威德，有守矜功，谓之弗克。请奋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从之鲜阳。[②]营平守节，娄奏封章，[③]料敌制胜，威谋靡亢。[④]遂克西戎，还师于京，鬼方宾服，罔有不庭。[⑤]昔周之宣，有方有虎，[⑥]诗人歌功，乃列于雅。[⑦]在汉中兴，充国作武，赳赳桓桓，亦绍厥后。[⑧]

①师古曰："震合韵音真。"

②应劭曰："酒泉太守辛武贤自将万骑出张掖击羌。宣帝使充国共武贤讨罕、开于鲜水之阳也。"

③师古曰："娄，古屡字。"

④师古曰："料，量也。亢，当也。合韵音康。"

⑤师古曰："鬼方，言其幽昧也。庭，来帝庭也。一说庭，直也。"

⑥张晏曰："方叔、邵虎也。"

⑦师古曰："大雅、小雅之诗也。"

⑧师古曰："赳赳，劲也。桓桓，威也。绍厥后谓继周之方、邵也。"

充国为后将军，徙杜陵。辛武贤自羌军还后七年，复为破羌将军，征乌孙至敦煌，后不出，征未到，病卒。子庆忌至大官。

辛庆忌字子真，少以父任为右校丞，随长罗侯常惠屯田乌孙赤谷城，与歙侯战，[①]陷陈却敌，惠奏其功，拜为侍郎，迁校尉，将吏士屯焉耆国。还为谒者，尚未知名。元帝初，补金城长史，举茂材，迁郎中车骑将(军)，[8]朝庭多重之者。转为校尉，迁张掖太守，徙酒泉，所在著名。

①师古曰："歙即翕字也。歙侯，乌孙官名。"

成帝初，征为光禄大夫，迁左曹中郎将，至执金吾。始武贤与赵充国有隙，后充国家杀，辛氏至庆忌为执金吾，坐子杀赵氏，左迁酒泉太守。岁馀，大将军王凤荐庆忌"前在两郡著功迹，征入，历位朝廷，莫不信鄉。[①]质行正直，仁勇得众心，通于兵事，明略威重，任国柱石。[②]父破羌将军武贤显名前世，有威西夷。臣凤不宜久处庆忌之右。"[③]乃复征为光禄大夫、执金吾。数年，坐小法左迁云中太守，复征为光禄勋。

①师古曰："鄉读曰向。"

②师古曰："任，堪也。"

③师古曰："右，上也。"

时数有灾异，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宫之奇，晋献不寐；[①]卫青在位，淮南寝谋。故贤人立朝，折冲厌难，胜于亡形。[②]司马法曰：'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夫将不豫设，则亡以应卒；[③]士不素厉，则难使死敌。是以先帝建列将之官，近戚主内，异姓距外，故奸轨不得萌动而破灭，[④]诚万世之长册也。光禄勋庆忌行义修正，柔毅敦厚，[⑤]谋虑深远。前在边郡，数破敌获虏，外夷莫不闻。乃者大异并见，未有其应。加以兵革久寝。春秋大灾未至而豫御之，[⑥]庆忌宜在爪牙官以备不虞。"[⑦]其后拜为右将军诸吏散骑给事中，岁馀徙为左将军。

①应劭曰："晋献公欲伐虞，以宫之奇在，寝不寐。"

②师古曰："厌，抑也。未有祸难之形，豫胜之也。厌音一叶反。"

③师古曰："卒读曰猝，谓暴也。"

④师古曰："始生曰萌。"

⑤师古曰："和柔而能沈毅也。尚书咎繇谟曰'扰而毅'。扰亦柔也。今流俗

书本柔字作果者，妄改之。”

⑥师古曰：“庄十八年‘公追戎于济西’。公羊传曰：‘此未有伐中国者，言追何？大其未至而豫御也。’”

⑦师古曰：“虞，度也。言有寇难非意所度也。”

庆忌居处恭俭，食饮被服尤节约，然性好舆马，号为鲜明，唯是为奢。为国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亲附，敬其威信。年老卒官。长子通为护羌校尉，中子遵函谷关都尉，少子茂水衡都尉出为郡守，皆有将帅之风。宗族支属至二千石者十馀人。

元始中，安汉公王莽秉政，见庆忌本大将军凤所成，三子皆能，欲亲厚之。是时莽方立威柄，用甄丰、甄邯以自助，丰、邯新贵，威震朝廷。水衡都尉茂自见名臣子孙，兄弟并列，不甚诎事两甄。时平帝幼，外家卫氏不得在京师，而护羌校尉通长子次兄素与帝从舅卫子伯相善，[①]两人俱游侠，宾客甚盛。及吕宽事起，莽诛卫氏。两甄构言诸辛阴与卫子伯为心腹，有背恩不说安汉公之谋。[②]于是司直陈崇举奏其宗亲陇西辛兴等侵陵百姓，威行州郡。莽遂按通父子、遵茂兄弟及南郡太守辛伯等，皆诛杀之。辛氏繇是废。[③]庆忌本狄道人，为将军，徙昌陵。昌陵罢，留长安。

①师古曰：“次兄，其字也。兄读如本字，亦读曰况。”

②师古曰：“说读曰悦。”

③师古曰：“繇读与由同。”

赞曰：秦汉已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秦将军白起，郿人；[①]王翦，频阳人。汉兴，郁郅王围、甘延寿，[②]义渠公孙贺、傅介子，成纪李广、李蔡，杜陵苏建、苏武，上邽上官桀、赵充国，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贤、庆忌，皆以勇武显闻。苏、辛父子著节，此其可称列者也，其馀不可胜数。何则？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皆行。”[③]其风声气

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

①师古曰："鄜，扶风之县也，音媚。"

②师古曰："围为强弩将军，见艺文志。郁音於六反。郅音质。"

③师古曰："小戎之诗也，解在地理志。"

【校勘记】

〔1〕 设谓(闻)〔开〕许之也。 景祐、殿本都作"开"。王先谦说作"开"是。

〔2〕 长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候〕奉世将嫏、月氏兵四千人， 沈钦韩说，"侯"当为"候"，奉世即冯奉世。

〔3〕 若有便宜，则当(国)〔固〕守以取安利也。 王先谦说，"国"当为"固"。按景祐、殿、局本都作"固"。

〔4〕 (此羌之首帅名王) 钱大昭说，闽本无"此羌"句。按景祐本无此句。

〔5〕 失之毫厘，差(之)〔以〕千里， 景祐、殿本都作"以"。

〔6〕 (今)〔令〕臣数得孰计。 景祐、殿本都作"令"。王先谦说作"令"是。

〔7〕 师古曰： 王先谦说前"师古"误。按各本皆误。

〔8〕 迁郎中车骑将(军)， 刘敞、齐召南、沈钦韩都说"军"字衍。

汉书卷七十

傅常郑甘陈段传第四十

傅介子，北地人也，[1]以从军为官。先是龟兹、楼兰皆尝杀汉使者，[2]语在西域传。至元凤中，介子以骏马监求使大宛，因诏令责楼兰、龟兹国。

①师古曰："赵充国传赞云'义渠公孙贺、傅介子'然则介子北地义渠人也。"

②服虔曰："龟兹音丘慈。"

介子至楼兰，责其王教匈奴遮杀汉使："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匈奴使过至诸国，何为不言？"王谢服，言"匈奴使属过，[1]当至乌孙，道过龟兹。"介子至龟兹，复责其王，王亦服罪。介子从大宛还到龟兹，龟兹言"匈奴使从乌孙还，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诛斩匈奴使者。还奏事，诏拜介子为中郎，迁平乐监。

①师古曰："属，近也。近始过去。属音之欲反。"

介子谓大将军霍光曰："楼兰、龟兹数反覆而不诛，无所惩艾。[1]介子过龟兹时，其王近就人，易得也，[2]愿往刺之，以威示诸国。"大将军曰："龟兹道远，且验之于楼兰。"于是白遣之。

①师古曰："艾读曰乂。"

②师古曰："附近而亲就，言不相猜阻也。"

介子与士卒俱赍金币，扬言以赐外国为名。至楼兰，楼兰王意不亲介子，介子阳引去，至其西界，使译谓曰："汉使者持黄金锦绣行赐诸国，[1]王不来受，我去之西国矣。"即出金币以示译。译还报王，王贪汉

物,来见使者。介子与坐饮,陈物示之。饮酒皆醉,介子谓王曰:"天子使我私报王。"②王起随介子入帐中,屏语,③壮士二人从后刺之,刃交胸,立死。其贵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谕以"王负汉罪,天子遣我来诛王,当更立前太子质在汉者。汉兵方至,毋敢动,动,灭国矣!"遂持王首还诣阙,公卿将军议者咸嘉其功。上乃下诏曰:"楼兰王安归尝为匈奴间,候遮汉使者,④发兵杀略卫司马安乐、光禄大夫忠、期门郎遂成等三辈,及安息、大宛使,盗取节印献物,⑤甚逆天理。平乐监傅介子持节使诛斩楼兰王安归首,县之北阙,以直报怨,⑥不烦师众。其封介子为义阳侯,食邑七百户。士刺王者皆补侍郎。"

①师古曰:"遍往赐之。"

②师古曰:"谓密有所论。"

③师古曰:"屏人而独共语也。"

④师古曰:"(间)〔言〕为匈奴之间(为)〔而〕候伺。"[1]

⑤晋灼曰:"此安息、大宛远遣使献汉,而楼兰王使人盗取所献之物也。"师古曰:"节及印,汉使者所赍也。献物,大宛等使所献也。楼兰既杀汉使,又杀诸国使者。"

⑥师古曰:"论语载孔子言曰'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言怨于我者则直道而报之。故诏引之也。"

介子薨,子敞有罪不得嗣,国除。元始中,继功臣世,复封介子曾孙长为义阳侯,王莽败,乃绝。

常惠,太原人也。少时家贫,自奋应募,随栘中监苏武使匈奴,①并见拘留十馀年,昭帝时乃还。汉嘉其勤劳,拜为光禄大夫。

①师古曰:"栘中,厩名也,音移。解在昭纪。"

是时,乌孙公主上书言:匈奴发骑田车师,①车师与匈奴为一,共侵乌孙,唯天子救之!"汉养士马,议欲击匈奴。会昭帝崩,宣帝初即位,本始二年,遣惠使乌孙。公主及昆弥皆遣使,因惠言"匈奴连发大兵击乌

孙,取车延、恶师地,收其人民去,使使胁求公主,②欲隔绝汉。昆弥愿发国半精兵,自给人马五万骑,尽力击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弥!"于是汉大发十五万骑,五将军分道出,③语在匈奴传。

①师古曰:"车师,西域国名也。"

②师古曰:"胁谓以威迫之也。"

③师古曰:"祁连将军田广明、蒲类将军赵充国、武牙将军田顺、度辽将军范明友、前将军韩增。"

以惠为校尉,持节护乌孙兵。昆弥自将翎侯以下五万馀骑①从西方入至右谷蠡庭,②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③名王骑将以下三万九千人,得马牛驴骡橐佗五万馀匹,羊六十馀万头,乌孙皆自取卤获。惠从吏卒十馀人随昆弥还,未至乌孙,乌孙人盗惠印绶节。惠还,自以当诛。④时汉五将皆无功,天子以惠奉使克获,遂封惠为长罗侯。复遣惠持金币还赐乌孙贵人有功者,惠因奏请龟兹国尝杀校尉赖丹,未伏诛,请便道击之,宣帝不许。大将军霍光风惠以便宜从事。⑤惠与吏士五百人俱至乌孙,还过,发西国兵二万人,令副使发龟兹东国二万人,乌孙兵七千人,从三面攻龟兹,兵未合,先遣人责其王以前杀汉使状。王谢曰:"乃我先王时为贵人姑翼所误耳,我无罪。"惠曰:"即如此,缚姑翼来,吾置王。"⑥王执姑翼诣惠,惠斩之而还。

①师古曰:"翎即翕字也。翎侯,乌孙官号也。"

②师古曰:"谷音鹿。蠡音黎。"

③晋灼曰:"匈奴女号,若言公主也。"师古曰:"行音胡浪反。"

④师古曰:"谓失印绶及节为辱命。"

⑤师古曰:"言至前所专命而行也。风读曰讽。"

⑥师古曰:"置犹放。"

后代苏武为典属国,明习外国事,勤劳数有功。甘露中,后将军赵充国薨,天子遂以惠为右将军,典属国如故。宣帝崩,惠事元帝,三岁薨,谥曰壮武侯。传国至曾孙,建武中乃绝。

郑吉，会稽人也，以卒伍从军，数出西域，由是为郎。吉为人强执，习外国事。[1]自张骞通西域，李广利征伐之后，初置校尉，屯田渠黎。至宣帝时，吉以侍郎田渠黎，积谷，因发诸国兵攻破车师，迁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南道。[2]

①师古曰："强力而有执志者。"

②师古曰："鄯音善。"

神爵中，匈奴乖乱，日逐王先贤掸欲降汉，[1]使人与吉相闻。吉发渠黎、龟兹诸国五万人迎日逐王，口万二千人、小王将十二人随吉至河曲，颇有亡者，吉追斩之，遂将诣京师。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

①师古曰："掸音蝉。"

吉既破车师，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护车师以西北道，故号都护。[1]都护之置自吉始焉。

①师古曰："并护南北二道，故谓之都。都犹大也，总也。"

上嘉其功效，乃下诏曰："都护西域骑都尉郑吉，拊循外蛮，宣明威信，[1]迎匈奴单于从兄日逐王众，击破车师兜訾城，[2]功效茂著。其封吉为安远侯，食邑千户。"吉于是中西域而立莫府，[3]治乌垒城，镇抚诸国，诛伐怀集之。汉之号令班西域矣，[4]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语在西域传。

①师古曰："礼云东夷、北狄、西戎、南蛮，然夷蛮戎狄亦四方之总称耳，故史传又云百蛮也。"

②师古曰："訾音子移反。"

③师古曰："中西域者，言最处诸国之中，近远均也。中音竹仲反。"

④师古曰："班，布也。"

吉薨，谥曰缪侯。子光嗣，薨，无子，国除。元始中，录功臣不以罪绝者，封吉曾孙永为安远侯。

甘延寿字君况，北地郁郅人也。少以良家子善骑射为羽林，投石拔距绝于等伦，[①]尝超逾羽林亭楼，由是迁为郎。试弁，为期门，[②]以材力爱幸。稍迁至辽东太守，免官。车骑将军许嘉荐延寿为郎中谏大夫，使西域都护骑都尉，与副校尉陈汤共诛斩郅支单于，封义成侯。薨，谥曰壮侯。传国至曾孙，王莽败，乃绝。

①应劭曰："投石，以石投人也。拔距，即下超逾羽林亭楼是也。"张晏曰："范蠡兵法飞石重十二斤，为机发，行二百步。延寿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师古曰："投石，应(劭)〔说〕是也。[2]拔距者，有人连坐相把据地，距以为坚而能拔取之，皆言其有手擘之力。超逾亭楼，又言其趯捷耳，非拔距也。今人犹(言)〔有〕拔爪之戏，[3]盖拔距之遗法。"

②孟康曰："弁，手搏。"

陈汤字子公，山阳瑕丘人也。少好书，博达善属文。[①]家贫匄贡无节，不为州里所称。[②]西至长安求官，得太官献食丞。数岁，富平侯张勃与汤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诏列侯举茂材，勃举汤，汤待迁，父死不奔丧，[③]司隶奏汤无循行，勃选举故不以实，坐削(二百户)〔户二百〕，[4]会薨，因赐谥曰缪侯。[④]汤下狱论。后复以荐为郎，数求使外国。久之，迁西域副校尉，与甘延寿俱出。

①师古曰："属音之欲反。"

②师古曰："匄，乞也。贡音吐得反。"

③师古曰："奔，古奔字。"

④师古曰："以其缪举人也。"

先是，宣帝时匈奴乖乱，五单于争立，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俱遣子入侍，汉两受之。后呼韩邪单于身入称臣朝见，郅支以为呼韩邪破弱降汉，不能自还，即西收右地。会汉发兵送呼韩邪单于，郅支由是遂西破呼偈、坚昆、丁令，[①]兼三国而都之。怨汉拥护呼韩邪而不助己，困辱

汉使者江乃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献，因求侍子，愿为内附。汉议遣卫司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贡禹、博士匡衡以为春秋之义"许夷狄者不壹而足"，②今郅支单于鄉化未(涓)〔醇〕，③[5]所在绝远，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还。吉上书言："中国与夷狄有羁(靡)〔縻〕不绝之义，[6]今既养全其子十年，德泽甚厚，空绝而不送，近从塞还，示(捐弃)〔弃捐〕不畜，④[7]使无鄉从之心。⑤弃前恩，立后怨，不便。议者见前江乃始无应敌之数，知勇俱困，以致耻辱，即豫为臣忧。臣幸得建强汉之节，承明圣之诏，宣谕厚恩，不宜敢桀。⑥若怀禽兽，加无道于臣，则单于长婴大罪，⑦必遁逃远舍，不敢近边。⑧没一使以安百姓，国之计，臣之愿也。愿送至庭。"⑨上以示朝者，禹复争，以为吉往必为国取悔生事，不可许。右将军冯奉世以为可遣，上许焉。既至，郅支单于怒，竟杀吉等。自知负汉，又闻呼韩邪益强，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胁诸国。⑩郅支数借兵击乌孙，深入至赤谷城，杀略民人，(欧)〔欧〕畜产，⑪[8]乌孙不敢追，西边空虚，不居者且千里。郅支单于自以大国，威名尊重，又乘胜骄，不为康居王礼，怒杀康居王女及贵人、人民数百，或支解投都赖水中。⑫发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岁乃已。又遣使责阖苏、大宛诸国岁遗，⑬不敢不予。汉遣使三辈至康居求谷吉等死，⑭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诏，而因都护上书言："居困戹，愿归计强汉，遣子入侍。"⑮其骄嫚如此。

①服虔曰："呼偈，小国名，在匈奴北。"师古曰："偈音起厉反。令与零同。"

②师古曰："言(制节)〔节制〕之，[9]不皆称其所求也。"

③师古曰："鄉读曰向。不杂曰醇。醇，一也，厚也。"

④师古曰："畜谓爱养也。"

⑤师古曰："鄉读曰向。向从谓向化而从命也。"

⑥师古曰："言郅支畏威，当不敢桀黠也。"

⑦师古曰："婴犹带也。"

⑧师古曰："舍，止也。"

⑨师古曰:“单于庭。”

⑩师古曰:“倚音於绮反。”

⑪师古曰:“(欧)〔欧〕与驱同。下皆类此。”

⑫师古曰:“支解谓〔解〕截其四支也。[10]都赖,郅支水名。”

⑬师古曰:“胡广云康居北可一千里有国名奄蔡,一名阖苏。然则阖苏即奄蔡也。岁遗者,年常所献遗之物。遗音弋季反。”

⑭师古曰:“死,尸也。”

⑮师古曰:“故为此言以调戏也。归计谓归附而受计策也。”

建昭三年,汤与延寿出西域。汤为人沈勇有大虑,多策谋,喜奇功,①每过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领外国,与延寿谋曰:“夷狄畏服大种,其天性也。西域本属匈奴,今郅支单于威名远闻,侵陵乌孙、大宛,常为康居画计,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国,北击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离乌弋,数年之间,城郭诸国危矣。②且其人剽悍,③好战伐,数取胜,久畜之,必为西域患。郅支单于虽所在绝远,蛮夷无金城强弩之守,如发屯田吏士,欧从乌孙众兵,④直指其城下,彼亡则无所之,守则不足自保,⑤千载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寿亦以为然,欲奏请之,汤曰:“国家与公卿议,大策非凡所见,事必不从。”⑥延寿犹与不听。⑦会其久病,汤独矫制发城郭诸国兵、车师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延寿闻之,惊起,欲止焉。汤怒,按剑叱延寿曰:“大众已集会,竖子欲沮众邪?”⑧延寿遂从之,部勒行陈,益置扬威、白虎、合骑之校,⑨汉兵胡兵合四万馀人,延寿、汤上疏自劾奏矫制,陈言兵状。

①师古曰:“喜音许吏反。”

②服虔曰:“山离乌弋不在(二)〔三〕十六国中,[11]去中国二万里。”师古曰:“谓西域国为城郭者,言不随畜牧迁徙,以别于匈奴也。”

③师古曰:“剽,轻也。悍,勇也。剽音频妙反,又音匹妙反。悍音胡幹反。”

④师古曰:“欧,帅之令随从也。”

⑤师古曰:“之,往也。保,安也。”

⑥师古曰:"言凡庸之人,不能远见,故坏其事也。"

⑦师古曰:"与读曰豫。"

⑧师古曰:"沮,止也,坏也,音才汝反。"

⑨张晏曰:"西域陈法之名也。"师古曰:"张说非也。一校则别为一部军,故称校耳。汤特新置此等诸校名,以为威声也。"

即日引军分行,别为六校,其三校从南道逾葱领径大宛,其三校都护自将,发温宿国,从北道入赤谷,过乌孙,涉康居界,至阗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阗将数千骑,寇赤谷城东,[①]杀略大昆弥千馀人,畜产甚多。从后与汉军相及,颇寇盗后重。[②]汤纵胡兵击之,杀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还付大昆弥,其马牛羊以给军食。又捕得抱阗贵人伊奴毒。

①文颖曰:"阗音填。"

②师古曰:"重谓辎重也,音直用反。"

入康居东界,令军不得为寇。[①]间呼其贵人屠墨见之,[②]谕以威信,与饮盟遣去。径引行,未至单于城可六十里,止营。复捕得康居贵人贝色子男开牟以为导。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③]皆怨单于,由是具知郅支情。

①师古曰:"勿抄掠。"

②师古曰:"间谓密呼也。"

③师古曰:"母之弟即谓舅也。"

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营。单于遣使问汉兵何以来,应曰:"单于上书言居困隘,愿归计强汉,身入朝见。天子哀闵单于弃大国,屈意康居,故使都护将军来迎单于妻子,恐左右惊动,故未敢至城下。"使数往来相答报。延寿、汤因让之:[①]"我为单于远来,而至今无名王大人见将军受事者,[②]何单于忽大计,失客主之礼也![③]兵来道远,人畜罢极,食度且尽,[④]恐无以自还,愿单于与大臣审计策。"

①师古曰:"让,责也。"

②师古曰:“名王,诸王之贵者,受事,受教命而供事也。”

③师古曰:“忽,忘也。”

④师古曰:“罢读曰疲。度音大各反。”

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赖水上,离城三里,止营傅陈。[①]望见单于城上立五采幡织,[②]数百人披甲乘城,[③]又出百馀骑往来驰城下,步兵百馀人夹门鱼鳞陈,[④]讲习用兵。城上人更招汉军曰“斗来!”[⑤]百余骑驰赴营,营皆张弩持满指之,骑引却。颇遣吏士射城门骑步兵,骑步兵皆入。延寿、汤令军闻鼓音皆薄城下,[⑥]四面围城,各有所守,穿堑,塞门户,卤楯为前,戟弩为后,卬射城中楼上人,[⑦]楼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从木城中射,颇杀伤外人。外人发薪烧木城。夜,数百骑欲出外,迎射杀之。

①师古曰:“傅读曰敷。敷,布也。”

②师古曰:“织读曰帜,音式志反。”

③师古曰:“乘谓登之备守也。”

④师古曰:“言其相接次,形若鱼鳞。”

⑤师古曰:“更,互也,音工行反。”

⑥师古曰:“薄,迫也。”

⑦师古曰:“卬读曰仰。”

初,单于闻汉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为汉内应,又闻乌孙诸国兵皆发,自以无所之。[①]郅支已出,复还,曰:“不如坚守。汉兵远来,不能久攻。”单于乃被甲在楼上,诸阏氏夫人数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单于鼻,诸夫人颇死。单于下骑,传战大内。[②]夜过半,木城穿,中人却入土城,乘城呼。[③]时康居兵万馀骑分为十馀处,四面环城,亦与相应和。[④]夜,数犇营,不利,辄却。[⑤]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⑥]钲鼓声动地。康居兵引却。汉兵四面推卤楯,并入土城中。单于男女百馀人走入大内。汉兵纵火,吏士争入,单于被创死。军候假丞杜勋斩单于首,得汉使节二及谷吉等所赍帛书。诸卤获以畀得者。[⑦]凡斩阏

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级，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馀人，赋予城郭诸国所发十五王。⑧

①师古曰："之，往也。"

②师古曰："下骑谓下楼而骑马也。传战，转战也。大内，单于之内室也。言且战且行而入内室。"

③师古曰："乘，登也。呼音火故反。次下亦同。"

④师古曰："环，绕也，音患。和音胡卧反。"

⑤师古曰："犇，古奔字也。"

⑥师古曰："乘，逐也。"

⑦师古曰："畀，予也。各以与所得人。畀音必寐反。"

⑧师古曰："赋谓班与之也。所发十五王，谓所发诸国之兵，共围郅支王者也。"

于是延寿、汤上疏曰："臣闻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①昔有唐虞，今有强汉。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称北藩，唯郅支单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为强汉不能臣也。②郅支单于惨毒行于民，大恶通于天。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天气精明，陷陈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县头槀街蛮夷邸间，③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寿④以为"郅支及名王首更历诸国，蛮夷莫不闻知。⑤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时，⑥宜勿县。"车骑将军许嘉、右将军王商以为"春秋夹谷之会，优施笑君，孔子诛之，⑦方盛夏，首足异门而出。宜县十日乃埋之。"有诏将军议是。

①师古曰："混，同也，音胡本反。"

②师古曰："谓汉为不能使郅支臣服也。"

③晋灼曰："黄图在长安城门内。"师古曰："槀街，街名，蛮夷邸在此街也。邸，若今鸿胪客馆也。崔浩以为槀当为橐，橐街即铜驼街也。此说失之。铜驼街在雒阳，西京无也。"

④师古曰："繁音蒲何反。"

⑤师古曰:“更音工衡反。”

⑥应劭曰:“禽兽之骨曰骼。骼,大也。鸟鼠之骨曰觜。觜,可恶也。”臣瓒曰:“枯骨曰骼,有肉曰觜。”师古曰:“瓒说是也。骼音工客反。觜音才赐反。”

⑦师古曰:“夹谷,地名,即祝其也。定十年‘公会齐侯于夹谷,孔子摄相事,齐侯奏宫中之乐,俳优侏儒戏于前,孔子历阶而上曰:“匹夫侮诸侯者,罪应诛。”于是斩侏儒,首足异处,齐侯惧,有惭色。’施者,优人之名。夹音颊。”

初,中书令石显尝欲以姊妻延寿,延寿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恶其矫制,皆不与汤。[①]汤素贪,所卤获财物人塞多不法。[②]司隶校尉移书道上,系吏士按验之。汤上疏言:“臣与吏士共诛郅支单于,幸得禽灭,万里振旅,[③]宜有使者迎劳道路。[④]今司隶反逆,收系按验,是为郅支报仇也!”上立出吏士,令县道具酒食以过军。既至,论功,石显、匡衡以为“延寿、汤擅兴师矫制,幸得不诛,如复加爵土,则后奉使者争欲乘危侥幸,生事于蛮夷,[⑤]为国招难,渐不可开。”元帝内嘉延寿、汤功,而重违衡、显之议,[⑥]议久不决。

①师古曰:“与犹许。”

②师古曰:“不法者,私自取之,不依军法。”

③师古曰:“师入曰振旅。振,整也。旅,众也。”

④师古曰:“劳音力到反。”

⑤师古曰:“(若如)〔如,若〕也。”[12]

⑥师古曰:“重,难也。”

故宗正刘向上疏曰:“郅支单于囚杀使者吏士以百数,事暴扬外国,伤威毁重,群臣皆闵焉。[①]陛下赫然欲诛之,意未尝有忘。西域都护延寿、副校尉汤承圣指,倚神灵,总百蛮之君,揽城郭之兵,[②]出百死,入绝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③]斩郅支之首,县旌万里之外,扬威昆山之西,扫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万夷慑伏,莫不惧震。[④]呼韩邪单于见郅支已诛,且喜且惧,鄉风驰义,稽首来宾,[⑤]愿守北藩,累世称臣。立千载之功,建万世之安,群臣之勋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

为宣王诛猃狁而百蛮从，其诗曰：‘啴啴焞焞，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猃狁，蛮荆来威。’⑥易曰：‘有嘉折首，获(非)〔匪〕其丑。’⑦〔13〕言美诛首恶之人，而诸不顺者皆来从也。今延寿、汤所诛震，虽易之折首、诗之雷霆不能及也。论大功者不录小过，举大美者不疵细瑕。司马法曰‘军赏不逾月’，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盖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归，周厚赐之，其诗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⑧千里之镐犹以为远，况万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寿、汤既未获受祉之报，反屈捐命之功，久挫于刀笔之前，⑨非所以劝有功厉戎士也。昔齐桓公前有尊周之功，⑩后有灭项之罪，⑪君子以功覆过而为之讳行事。⑫贰师将军李广利捐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⑬而厘获骏马三十匹，⑭虽斩宛王毋鼓之首，⑮犹不足以复费，⑯其私罪恶甚多。孝武以为万里征伐，不录其过，遂封拜两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馀人。今康居国强于大宛，郅支之号重于宛王，杀使者罪甚于留马，而延寿、汤不烦汉士，不费斗粮，比于贰师，功德百之。⑰且常惠随欲击之乌孙，郑吉迎自来之日逐，犹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劳则大于方叔、吉甫，列功覆过则优于齐桓、贰师，近事之功则高于安远、长罗，⑱而大功未著，小恶数布，臣窃痛之！宜以时解县通籍，⑲除过勿治，尊宠爵位，以劝有功。”

①师古曰：“闵，病也。”

②师古曰：“揽，总持之也。其字从手。”

③师古曰：“搴，拔也，音骞。”

④师古曰：“慑，恐也，音之涉反。”

⑤师古曰：“驰义，慕义驱驰而来也，乡读曰向。”

⑥师古曰：“小雅采芑之诗也。啴啴，众也。焞焞，盛也。言车徒既众且盛，有如雷霆，故能克定猃狁而令荆土之蛮亦畏威而来也。啴音他丹反。焞音他回反。”

⑦师古曰：“离上九爻辞也。嘉，善也。丑，类也。言王者出征，克胜斩首，多获非类，故以为善。”

⑧师古曰:“小雅六月之诗也。镐,地名,非丰镐之镐。此镐及方皆在周之北。时猃狁侵镐及方,至于泾阳。吉甫薄伐,自镐而还。王以燕礼乐之,多受福赐,以其行役有功,日月长久故也。”

⑨师古曰:“捐弃其躯命,言无所顾也。挫,屈折也。刀笔谓吏也。”

⑩师古曰:“谓伐楚责苞茅,及会王太子于首止。”

⑪师古曰:“项,国名也。春秋僖十七年夏,灭项。公羊传曰:‘齐灭之也。不言齐,为桓公讳也。桓常有继绝存亡之功,故君子为之讳。’”

⑫师古曰:“行事谓灭项之事也。”

⑬师古曰:“靡,散也,音縻。”

⑭师古曰:“孱与仅同。仅,少也。”

⑮师古曰:“西域传作毋寡,而此云毋鼓,鼓寡声相近,盖戎狄之言不甚谛也。”

⑯师古曰:“复,偿也,音扶目反。”

⑰师古曰:“百倍胜之。”

⑱师古曰:“安远侯郑吉,长罗侯常惠也。”

⑲孟康曰:“县,罪未竟也,如言县罚也。通籍,不禁止,令得出入也。”

于是天子下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畔礼义,留杀汉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岂忘之哉! 所以优游而不征者,重动师众,劳将帅,[①]故隐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寿、汤睹便宜,乘时利,结城郭诸国,擅兴师矫制而征之,赖天地宗庙之灵,诛讨郅支单于,斩获其首,及阏氏贵人名王以下千数。虽逾义干法,[②]内不烦一夫之役,不开府库之臧,因敌之粮以赡军用,立功万里之外,威震百蛮,名显四海。为国除残,兵革之原息,边竟得以安。[③]然犹不免死亡之患,罪当在于奉宪,朕甚闵之! 其赦延寿、汤罪,勿治。”诏公卿议封焉。议者皆以为宜如军法捕斩单于令。匡衡、石显以为“郅支本亡逃失国,窃号绝域,非真单于。”元帝取安远侯郑吉故事,封千户,衡、显复争。乃封延寿为义成侯,赐汤爵关内侯,食邑各三百户,加赐黄金百斤。告上帝、宗庙,大赦天下。拜延寿为长水校尉,汤为射声校尉。

①师古曰:“重,难也。”

②师古曰:“干,犯也。”

③师古曰:“竟读曰境。”

延寿迁城门校尉,护军都尉,薨于官。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复奏“汤以吏二千石奉使,颛命蛮夷中,[①]不正身以先下,而盗所收康居财物,戒官属曰绝域事不覆校。虽在赦前,不宜处位。”汤坐免。

①师古曰:“颛与专同。”

后汤上书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验,实王子也。汤下狱当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讼汤曰:“臣闻楚有子玉得臣,文公为之仄席而坐;[①]赵有廉颇、马服,强秦不敢窥兵井陉;[②]近汉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鄙沙幕。[③]由是言之,战克之将,国之爪牙,不可不重也。盖‘君子闻鼓鼙之声,则思将率之臣’。[④]窃见关内侯陈汤,前使副西域都护,忿郅支之无道,闵王诛之不加,[⑤]策虑愊亿,义勇奋发,[⑥]卒兴师奔逝,横厉乌孙,逾集都赖,[⑦]屠三重城,斩郅支首,报十年之逋诛,雪边吏之宿耻,[⑧]威震百蛮,武畅西海,汉元以来,征伐方外之将,未尝有也。今汤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系,历时不决,执宪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为秦将,南拔郢都,北坑赵括,以纤介之过,赐死杜邮,[⑨]秦民怜之,莫不陨涕。今汤亲秉钺,席卷喋血万里之外,[⑩]荐功(宗)〔祖〕庙,[14]告类上帝,[⑪]介胄之士靡不慕义。以言事为罪,无赫赫之恶。周书曰:‘记人之功,忘人之过,宜为君者也。’[⑫]夫犬马有劳于人,尚加帷盖之报,[⑬]况国之功臣者哉!窃恐陛下忽于鼓鼙之声,不察周书之意,而忘帷盖之施,庸臣遇汤,卒从吏议,[⑭]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⑮]非所以厉死难之臣也。”书奏,天子出汤,夺爵为士伍。

①师古曰:“子玉,楚大夫也,得臣其名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子玉帅师与晋文公战于城濮,楚师败绩。晋师三日馆谷,而文公犹有忧色,曰:‘得臣犹在,忧未歇也。’及楚杀子玉,公喜而后可知也。礼记曰‘有忧者仄席而坐’,盖自贬也。仄,古侧字也。”

②师古曰:“廉颇,赵将也。马服君赵奢亦赵将也。井陉之口,赵之西界山险

道也。”

③师古曰:“鄉读曰向。”

④师古曰:“礼之乐记曰‘鼓鼙之声讙,讙以立动,动以进众。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率之臣’也。”

⑤师古曰:“闵,忧也。”

⑥师古曰:“愠亿,愤怒之貌也。愠音皮逼反。”

⑦如淳曰:“逾,远也。远集郅支都赖水上也。”师古曰:“卒读曰猝。厉,度也。逾读曰遥。”

⑧师古曰:“逋,亡也。”

⑨师古曰:“地名也,在咸阳西也。”

⑩师古曰:“如席之卷。言其疾也。喋血,解在文纪。”

⑪张晏曰:“谓以所征之国事类告天也。”

⑫师古曰:“尚书之外逸书也。”

⑬师古曰:“礼记称孔子云:‘敝帷弗弃,为蘧马也;敝盖弗弃,为蘧狗也’。”

⑭师古曰:“以庸臣之礼待遇之也。卒,终也。”

⑮师古曰:“介然犹耿耿。”

后数岁,西域都护段会宗为乌孙兵所围,驿骑上书,愿发城郭敦煌兵以自救。[①]丞相王商、大将军王凤及百僚议数日不决。凤言“汤多筹策,习外国事,可问。”上召汤见宣室。汤击郅支时中寒病,两臂不诎申。汤入见,有诏毋拜,示以会宗奏。汤辞谢,曰:“将相九卿皆贤材通明,小臣罢癃,不足以策大事。”[②]上曰:“国家有急,君其毋让。”对曰:“臣以为此必无可忧也。”上曰:“何以言之?”汤曰:“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后敌’,今围会宗者人众不足以胜会宗,唯陛下勿忧!且兵轻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会宗欲发城郭敦煌,历时乃至,所谓报仇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柰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时解?”[③]汤知乌孙瓦合,不能久攻,[④]故事不过数日,[⑤]因对曰:“已解矣!”诎指计其日,

曰:"不出五日,当有吉语闻。"⑥居四日,军书到,言已解。大将军凤奏以为从事中郎,莫府事壹决于汤。汤明法令,善因事为势,纳说多从。常受人金钱作章奏,卒以此败。

①师古曰:"西域城郭诸国及敦煌兵也。"

②师古曰:"罢读曰疲。"

③师古曰:"度音徒各反。"

④师古曰:"瓦合谓碎瓦之杂居不齐同。"

⑤师古曰:"故事谓以旧事测之。"

⑥师古曰:"吉,善也。善谓兵解之事。"

初,汤与将作大匠解万年相善。自元帝时,渭陵不复徙民起邑。成帝起初陵,数年后,乐霸陵曲亭南,更营之。万年与汤议,以为"武帝时工杨光以所作数可意① 自致将作大匠,及大司农中丞耿寿昌造杜陵赐爵关内侯,将作大匠乘马延年以劳苦秩中二千石;② 今作初陵而营起邑居,成大功,万年亦当蒙重赏。子公妻家在长安,儿子生长长安,不乐东方,宜求徙,可得赐田宅,俱善。"汤心利之,即上封事言:"初陵,京师之地,最为肥美,可立一县。天下民不徙诸陵三十馀岁矣,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③ 可徙初陵,以强京师,衰弱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贫富。汤愿与妻子家属徙初陵,为天下先。"于是天子从其计,果起昌陵邑,后徙内郡国民。万年自诡三年可成,④ 后卒不就,⑤ 群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议,皆曰:"昌陵因卑为高,积土为山,度便房犹在平地上,⑥ 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灵,浅外不固,卒徒工庸以钜万数,至燋脂火夜作,⑦ 取土东山,且与谷同贾。⑧ 作治数年,天下遍被其劳,国家罢敝,府臧空虚,⑨ 下至众庶,熬熬苦之。⑩ 故陵因天性,据真土,处势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绪,⑪ 宜还复故陵,勿徙民。"上乃下诏罢昌陵,语在成纪。丞相御史请废昌陵邑中室,⑫ 奏未下,人以问汤:"第宅不(得彻)〔彻,得〕毋复发徙?"⑬〔15〕汤曰:"县官且顺听群臣言,犹且复发徙之也。"

①师古曰:“可天子之意。”

②师古曰:“姓乘马,名延年。乘音食孕反。”

③师古曰:“规,画也,自占为疆界也。”

④师古曰:“诡,责也,自以为忧责也。”

⑤师古曰:“卒,终也。就亦成也。”

⑥师古曰:“度音徒各反。”

⑦师古曰:“燋,古然字也。”

⑧师古曰:“贾读曰价。”

⑨师古曰:“罢读曰疲。”

⑩师古曰:“熬熬,众愁声。”

⑪师古曰:“绪谓端次也。”

⑫师古曰:“徙人新所起室居。”

⑬师古曰:“问其不被发彻,更移徙邪?”

时成都侯商新为大司马卫将军辅政,素不善汤。商闻此语,白汤惑众,下狱治,按验诸所犯。汤前为骑都尉王莽上书言:“父早死,(犯)〔独〕不封,[16]母明君共养皇太后,尤劳苦,①宜封。”竟为新都侯。后皇太后同母弟苟参为水衡都尉,死,子伋为侍中,②参妻欲为伋求封,汤受其金五十斤,许为求比上奏。③弘农太守张匡坐臧百万以上,狡猾不道,有诏即讯,④恐下狱,使人报汤。汤为讼罪,得逾冬月,许谢钱二百万,皆此类也。事在赦前。后东莱郡黑龙冬出,人以问汤,汤曰:“是所谓玄门开。微行数出,出入不时,故龙以非时出也。”又言当复发徙,传相语者十馀人。丞相御史奏“汤惑众不道,妄称诈归异于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廷尉增寿议,以为“不道无正法,⑤以所犯剧易为罪,⑥臣下(丞)〔承〕用失其中,[17]故移狱廷尉,⑦无比者先以闻,⑧所以正刑罚,重人命也。明主哀悯百姓,下制书罢昌陵勿徙吏民,已申布。汤妄以意相谓且复发徙,虽颇惊动,所流行者少,百姓不为变,不可谓惑众。汤称诈,虚设不然之事,非所宜言,大不敬也。”制曰:“廷尉增寿当是。⑨汤前有讨

郅支单于功，其免汤为庶人，徙边。”又曰：“故将作大匠万年佞邪不忠，妄为巧诈，多赋敛，烦繇役，兴卒暴之作，⑩卒徒蒙辜，死者连属，⑪毒流众庶，海内怨望，虽蒙赦令，不宜居京师。”于是汤与万年俱徙敦煌。

①师古曰：“莽传言莽母渠，今此云明君。则明君者字也。”

②师古曰：“伋音汲。”

③师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

④师古曰：“就其所居考问之。”

⑤晋灼曰：“增寿，姓赵也。”

⑥师古曰：“易音弋豉反。”

⑦如淳曰：“如今谳罪轻重。”

⑧师古曰：“比谓相比附也。”

⑨师古曰：“当谓处正其罪也。”

⑩师古曰：“卒读曰猝。”

⑪师古曰：“蒙，被也，属音之欲反。”

久之，敦煌太守奏“汤前亲诛郅支单于，威行外国，不宜近边塞。”诏徙安定。

议郎耿育上书言便宜，因冤讼汤曰：“延寿、汤为圣汉扬钩深致远之威，雪国家累年之耻，讨绝域不羁之君，系万里难制之虏，岂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诏，宣著其功，①改年垂历，传之无穷。②应是，南郡献白虎，边陲无警备。会先帝寝疾，然犹垂意不忘，数使尚书责问丞相，趣立其功。③独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寿、汤数百户，此功臣战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业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动，国家无事，而大臣倾邪，谗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难，以防未然之戒，欲专主威，排妒有功，使汤块然④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无罪，老弃敦煌，正当西域通道，令威名折冲之臣旋踵及身，复为郅支遗虏所笑，诚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蛮者，未尝不陈郅支之诛以扬汉国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惧敌，弃人之身以快谗，⑤岂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虑衰，今国家素无文帝累年节

俭富饶之畜,⑥又无武帝荐延⑦枭俊禽敌之臣,独有一陈汤耳!⑧假使异世不及陛下,尚望国家追录其功,封表其墓,以劝后进也。汤幸得身当圣世,功曾未久,反听邪臣鞭逐斥远,使亡逃分窜,死无处所。⑨远览之士,莫不计度,⑩以为汤功累世不可及,而汤过人情所有,⑪汤尚如此,虽复破绝筋骨,暴露形骸,犹复制于唇舌,为嫉妒之臣所系虏耳。此臣所以为国家尤戚戚也。"书奏,天子还汤,卒于长安。

①师古曰:"仍,频也。"

②师古曰:"谓改年为竟宁也。不以此事,盖当其年,上书者附著耳。"

③师古曰:"趣读曰促。"

④师古曰:"块然,独处之意,如土块也。音口内反。"

⑤师古曰:"援,引也,音爰。"

⑥师古曰:"畜读曰蓄,谓府库也。"

⑦如淳曰:"荐延,使群臣荐士而延纳之。"

⑧师古曰:"枭谓斩其首而县之也。俊谓敌之魁率,郅支是也。春秋左氏传曰'得俊曰克'。"

⑨师古曰:"分谓散离也。虞书舜典曰'分北三苗'。"

⑩师古曰:"度音大各反。"

⑪师古曰:"言汤所犯之罪过,人情共有此事耳,非特诡异深可诛责也。"

死后数年,王莽为安汉公秉政,既内德汤旧恩,又欲谄皇太后,以讨郅支功尊元帝庙称高宗。以汤、延寿前功大赏薄,及候丞杜勋不赏,乃益封延寿孙迁千六百户,追谥汤曰破胡壮侯,封汤子冯为破胡侯,勋为讨狄侯。

段会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也。竟宁中,以杜陵令五府举为西域都护、骑都尉光禄大夫,西域敬其威信。三岁,更尽还,①拜为沛郡太守。以单于当朝,徙为雁门太守。数年,坐法免。西域诸国上书愿得会宗,阳朔中复为都护。

①如淳曰:"边吏三岁一更,下言终更皆是也。"师古曰:"更,工衡反。其下并同。"

会宗为人好大节,矜功名,与谷永相友善。谷永闵其老复远出,予书戒曰:"足下以柔远之令德,复典都护之重职,① 甚休甚休!② 若子之材,可优游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昆山之仄,总领百蛮,怀柔殊俗?子之所长,愚无以喻。③ 虽然,朋友以言赠行,敢不略意。④ 方今汉德隆盛,远人宾服,傅、郑、甘、陈之功没齿不可复见,愿吾子因循旧贯,毋求奇功,⑤ 终更亟还,亦足以复雁门之踦。⑥ 万里之外以身为本。愿详思愚言。"

①师古曰:"柔,安也。柔远,言能安远人。虞书舜典曰'柔远能迩'。"

②师古曰:"休,美也。"

③师古曰:"言子思虑深长,当不待己晓告也。"

④师古曰:"赠行谓将别相赠也。略意,略陈本意也。"

⑤师古曰:"贯,事也。"

⑥应劭曰:"踦,只也。会宗从沛郡下为雁门,又坐法免,为踦只不偶也。"师古曰:"亟,急也。复犹补也。亟音居力反。踦音居宜反。"

会宗既出。诸国遣子弟郊迎。小昆弥安日前为会宗所立,德之,① 欲往谒,诸翎侯止不听,遂至龟兹谒。城郭甚亲附。② 康居太子保苏匿率众万馀人欲降,会宗奏状,汉遣卫司马逢迎。③ 会宗发戊己校尉兵随司马受降。司马畏其众,欲令降者皆自缚,保苏匿怨望,举众亡去。会宗更尽还,以擅发戊己校尉之兵乏兴,有诏赎论。拜为金城太守,以病免。

①师古曰:"怀会宗之恩德也。"

②师古曰:"谓城郭诸国。"

③师古曰:"迎之于道,随所到而逢之,故曰逢迎也。"

岁馀,小昆弥为国民所杀,诸翎侯大乱。征会宗为左曹中郎将光禄大夫,使安辑乌孙,① 立小昆弥兄末振将,② 定其国而还。

①师古曰:“辑与集同。”

②服虔曰:“人姓名也。”师古曰:“其名也。昆弥之兄不可别举姓也。”

明年,末振将杀大昆弥,会病死,汉恨诛不加。元延中,复遣会宗发戊己校尉诸国兵,即诛末振将太子番丘。[①]会宗恐大兵入乌孙,惊番丘,亡逃不可得,即留所发兵垫娄地,[②]选精兵三十弩,[③]径至昆弥所在,召番丘,责以“末振将骨肉相杀,杀汉公主子孙,未伏诛而死,使者受诏诛番丘。”即手剑击杀番丘。官属以下惊恐,驰归。小昆弥乌犁靡者,末振将兄子也,勒兵数千骑围会宗,会宗为言来诛之意:“今围守杀我,如取汉牛一毛耳。宛王郅支头县槀街,乌孙所知也。”昆弥以下服,曰:“末振将负汉,诛其子可也,独不可告我,令饮食之邪?”[④]会宗曰:“豫告昆弥,逃匿之,为大罪。即饮食以付我,伤骨肉恩,故不先告。”昆弥以下号泣罢去。会宗还奏事,公卿议会宗权得便宜,以轻兵深入乌孙,即诛番丘,[⑤]宣明国威,宜加重赏。天子赐会宗爵关内侯,黄金百斤。

①师古曰:“番音步安反。”

②服虔曰:“垫音垫阨之垫。”郑氏曰:“娄音羸。”师古曰:“垫音丁念反。娄音楼。”

③李奇曰:“三十人,人持一弩。”

④师古曰:“饮音於禁反。食读曰饫。次下亦同。”

⑤师古曰:“即,就也。”

是时,小昆弥季父卑爰疐[①]拥众欲害昆弥,汉复遣会宗使安辑,与都护孙建并力。明年,会宗病死乌孙中,年七十五矣,城郭诸国为发丧立祠焉。

①师古曰:“疐音竹二反。”

赞曰:自元狩之际,张骞始通西域,至于地节,郑吉建都护之号,讫王莽世,凡十八人,皆以勇略选,然其有功迹者具此。廉褒以恩信称,郭舜以廉平著,孙建用威重显,其馀无称焉。陈汤傥荡,不自收敛,[①]卒用

困穷,议者闵之,故备列云。

①师古曰:"侥葛,无行检也。葛音荡。"

【校勘记】

〔1〕 (间)〔言〕为匈奴之间(为)〔而〕候伺。 景祐、殿本"间"作"言","为"作"而"。

〔2〕 投石,应(劭)〔说〕是也。 景祐、殿本都作"说",此误。

〔3〕 今人犹(言)〔有〕拔爪之戏, 景祐、殿本都作"有",此误。

〔4〕 坐削(二百户)〔户二百〕, 景祐、殿本都作"户二百"。

〔5〕 今郅支单于乡化未(湆)〔醇〕, 景祐、殿本都作"醇"。王先谦说"湆"字误。

〔6〕 中国与夷狄有羁(靡)〔縻〕不绝之义, 景祐、殿本都作"縻"。王先谦说作"縻"是。

〔7〕 示(捐弃)〔弃捐〕不畜, 景祐、殿本都作"弃捐"。

〔8〕 杀略民人,(欧)〔欧〕畜产,景祐、殿、局本都作"欧",注同。

〔9〕 言(制节)〔节制〕之, 景祐、殿本都作"节制"。

〔10〕 支解谓〔解〕截其四支也。 景祐、殿本都有"解"字。

〔11〕 山离乌弋不在(二)〔三〕十六国中, 景祐、殿、局本都作"三"。

〔12〕 (若如)〔如,若〕也。 景祐、殿、局本都作"如若",此误倒。

〔13〕 获(非)〔匪〕其丑。 景祐、殿本都作"匪",通鉴、易今本并同。

〔14〕 荐功(宗)〔祖〕庙, 景祐、殿本都作"祖"。

〔15〕 第宅不(得彻)〔彻,得〕毋复发徙? 景祐、殿、局本都作"彻得"。王文彬说此误倒。

〔16〕 父早死,(犯)〔独〕不封, 景祐、殿、局本都作"独"。

〔17〕 臣下(丞)〔承〕用失其中, 景祐、殿、局本都作"承"。

汉书卷七十一

隽疏于薛平彭传第四十一

隽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①] 治春秋，为郡文学，进退必以礼，名闻州郡。

①师古曰："隽音字兖反，又辞兖反。"

武帝末，郡国盗贼群起，暴胜之为直指使者，衣绣衣，持斧，逐捕盗贼，督课郡国，[①] 东至海，以军兴诛不从命者，[②] 威振州郡。胜之素闻不疑贤，至勃海，遣吏请与相见。不疑冠进贤冠，带櫑具剑，[③] 佩环玦，[④] 褒衣博带，[⑤] 盛服至门上谒。[⑥] 门下欲使解剑，不疑曰："剑者君子武备，所以卫身，不可解。请退。"吏白胜之。胜之开阎延请，望见不疑容貌尊严，衣冠甚伟，胜之蹶履起迎。[⑦] 登堂坐定，不疑据地曰："窃伏海濒，闻暴公子威名旧矣，[⑧] 今乃承颜接辞。凡为吏，太刚则折，太柔则废，威行施之以恩，然后树功扬名，永终天禄。"[⑨] 胜之知不疑非庸人，[⑩] 敬纳其戒，深接以礼意，问当世所施行。门下诸从事皆州郡选吏，[⑪] 侧听不疑，莫不惊骇。至昏夜，罢去。胜之遂表荐不疑，征诣公车，拜为青州刺史。

①师古曰："督谓察视之。"

②师古曰："有所追捕及行诛罚，皆依兴军之制。"

③应劭曰："櫑具，木摽首之剑，櫑落壮大也。"晋灼曰："古长剑首以玉作井鹿卢形，上刻木作山形，如莲花初生未敷时。今大剑木首，其状似此。"师古曰："晋说是也。櫑音磊。摽音匹遥反。"

④师古曰："环，玉环也。玦即玉佩之玦也。带环而又著玉佩也。礼记曰'孔

子佩象环'也。"

⑤师古曰:"褒,大裾也。言着褒大之衣,广博之带也。而说者乃以为朝服垂褒之衣,非也。"

⑥师古曰:"上谒,若今通名也。"

⑦文颖曰:"蹝音缅。"师古曰:"履不著跟曰蹝。蹝谓纳履未正,曳之而行,言其遽也。蹝音山尔反。"

⑧师古曰:"濒,崖也。公子,胜之字也。旧,久也。濒音频,又音宾。"

⑨师古曰:"树,立也。"

⑩师古曰:"庸,常也。"

⑪师古曰:"选州郡吏之最者乃得为从事。"

久之,武帝崩,昭帝即位,而齐孝王孙刘泽交结郡国豪杰谋反,欲先杀青州刺史。不疑发觉,收捕,皆伏其辜。擢为京兆尹,赐钱百万。京师吏民敬其威信。每行县录囚徒还,[①]其母辄问不疑:"有所平反,活几何人?"[②]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为饮食语言异于他时;或亡所出,母怒,为之不食。故不疑为吏,严而不残。

①师古曰:"省录之,知其情状有冤滞与不也。今云虑囚,本录声之去者耳,音力具反。而近俗不晓其意,讹其文遂为思虑之虑,失其源矣。行音下更反。"

②如淳曰:"反音幡。幡,奏使从轻也。"师古曰:"几音居起反。"

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黄犊车,建黄旐,[①]衣黄襜褕,著黄冒,[②]诣北阙,自谓卫太子。[③]公车以闻,[④]诏使公卿将军中二千石杂识视。[⑤]长安中吏民聚观者数万人。右将军勒兵阙下,以备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并〕莫敢发言。[1]京兆尹不疑后到,叱从吏收缚。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⑥]不疑曰:"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违命出奔,辄距而不纳,春秋是之。[⑦]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遂送诏狱。

①师古曰:"旐,旌旗之属,画龟蛇曰旐。"

②师古曰:“襜褕,直裾禅衣。襜音昌瞻反。褕音踰。冒所以覆冒其首,即今之下裙冒也。”

③师古曰:“戾太子。”

④师古曰:“公车,主受章奏者。”

⑤师古曰:“杂,共也。有素识之者,令视知其是非也。”

⑥师古曰:“安犹徐也。”

⑦师古曰:“蒯聩,卫灵公太子。辄,蒯聩子也。蒯聩得罪于灵公而出奔晋。及灵公卒,使辄嗣位,而晋赵鞅纳蒯聩于戚,欲求入卫。鲁哀公三年春,齐国夏、卫石曼姑帅师围戚。公羊传曰:‘曼姑受命于灵公而立辄,曼姑之义固可以距蒯聩也。辄之义可以立乎?曰可。奈何?不以父命辞王父命也。’”

天子与大将军霍光闻而嘉之,曰:“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繇是名声重于朝廷,①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大将军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辞,不肯当。久之,以病免,终于家。京师纪之。后赵广汉为京兆尹,言:“我禁奸止邪,行于吏民,至于朝廷事,不及不疑远甚。”廷尉验治何人,竟得奸诈。②本夏阳人,姓成名方遂,居湖,③以卜筮为事。有故太子舍人尝从方遂卜,谓曰:“子状貌甚似卫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几得以富贵,④即诈自称诣阙。廷尉逮召乡里识知者张宗禄等,方遂坐诬罔不道,要斩东市。一〔云〕姓张名延年。⑤[2]

①师古曰:“繇读与由同。”

②师古曰:“凡不知姓名及所从来者,皆曰何人。他皆类此。”

③师古曰:“湖,县名。”

④师古曰:“几读曰冀。”

⑤师古曰:“故昭纪谓之张延年。”

疏广字仲翁,东海兰陵人也。少好学,明春秋,家居教授,学者自远方至。征为博士太中大夫。地节三年,立皇太子,选丙吉为太傅,广为少傅。数月,吉迁御史大夫,广徙为太傅,广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贤良举

为太子家令。受好礼恭谨，敏而有辞。[1]宣帝幸太子宫，受迎谒应对，及置酒宴，奉觞上寿，辞礼闲雅，上甚欢说。[2]顷之，拜受为少傅。

①师古曰："敏谓所见捷利。"

②师古曰："说读曰悦。"

太子外祖父特进平恩侯许伯以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将舜监护太子家。上以问广，广对曰："太子国储副君，师友必于天下英俊，不宜独亲外家许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属已备，今复使舜护太子家，视陋，非所以广太子德于天下也。"[1]上善其言，以语丞相魏相，相免冠谢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广繇是见器重，数受赏赐。[2]太子每朝，因进见，太傅在前，少傅在后。父子并为师傅，朝廷以为荣。

①师古曰："视读曰示。言独亲外家，示天下以浅陋。"

②师古曰："繇读与由同。"

在位五岁，皇太子年十二，通论语、孝经。广谓受曰："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1]今仕(宦)〔官〕至二千石，[3]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惧有后悔，岂如父子相随出关，归老故乡，以寿命终，不亦善乎？"受叩头曰："从大人议。"即日父子俱移病。[2]满三月赐告，广遂称笃，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笃老，皆许之，加赐黄金二十斤，皇太子赠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设祖道，供张东都门外，[3]送者车数百两，辞决而去。及道路观者皆曰："贤哉二大夫！"或叹息为之下泣。

①师古曰："此皆老子之言，广引之。殆，危也。遂，成也。"

②师古曰："移病即移书言病也。一曰以病而移居。"

③苏林曰："长安东郭门也。"师古曰："祖道，饯行也，解在景十三王及刘屈氂传。供音居共反。张音竹亮反。"

广既归乡里，日令家共具设酒食，[1]请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数问其家金馀尚有几所，趣卖以共具。[2]居岁馀，广子孙窃谓其昆弟老人广所爱信者曰："子孙几及君时颇立产业基址，[3]今日饮食(废)〔费〕且

尽。[4]宜从丈人所，劝说君买田宅。”④老人即以閒暇时为广言此计，⑤广曰：“吾岂老悖不念子孙哉？⑥顾自有旧田庐，⑦令子孙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与凡人齐。今复增益之以为赢馀，但教子孙怠堕耳。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且夫富者，众人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孙，不欲益其过而生怨。又此金者，圣主所以惠养老臣也，故乐与乡党宗族共飨其赐，以尽吾馀日，不亦可乎！”于是族人说服。⑧皆以寿终。

①师古曰：“日日设之也。共读曰供。其他类此。”

②师古曰：“几所犹言几许也。趣读曰促。”

③师古曰：“几读曰冀。”

④邓展曰：“宜令意自从丈人所出，无泄吾言也。”师古曰：“丈人，庄严之称也，故亲而老者皆称焉。”

⑤师古曰：“閒即闲字也。”

⑥师古曰：“悖，惑也，音布内反。”

⑦师古曰：“顾，思念也。”

⑧师古曰：“说读曰悦。”

于定国字曼倩，东海郯人也。①其父于公为县狱史，郡决曹，决狱平，罗文法者于公所决皆不恨。②郡中为之生立祠，号曰于公祠。

①师古曰：“郯音谈。”

②师古曰：“罗，罹也，遭也。”

东海有孝妇，少寡，亡子，养姑甚谨，姑欲嫁之，终不肯。姑谓邻人曰：“孝妇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枲丁壮，奈何？”①其后姑自经死，②姑女告吏：“妇杀我母。”吏捕孝妇，孝妇辞不杀姑。吏验治，孝妇自诬服。具狱上府，③于公以为此妇养姑十馀年，以孝闻，必不杀也。太守不听，于公争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狱，哭于府上，④因辞疾去。太守竟论杀孝妇。郡中枯旱三年。后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妇

不当死，前太守强断之，咎党在是乎？”⑤于是太守杀牛自祭孝妇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岁孰。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

①师古曰：“枲，古累字也，音力瑞反。”

②师古曰：“不欲累妇，故自杀。”

③师古曰：“府，郡之曹府也。上音时掌反。”

④师古曰：“具狱者，狱案已成，其文备具也。”

⑤师古曰：“党音他朗反。”

定国少学法于父，父死，后定国亦为狱史，郡决曹，补廷尉史，以选与御史中丞从事治反者狱，以材高举侍御史，迁御史中丞。会昭帝崩，昌邑王征即位，行淫乱，定国上书谏。后王废，宣帝立，大将军光领尚书事，条奏群臣谏昌邑王者皆超迁。定国繇是为光禄大夫，①平尚书事，甚见任用。数年，迁水衡都尉，超为廷尉。

①师古曰：“繇与由同。”

定国乃迎师学春秋，身执经，北面备弟子礼。为人谦恭，尤重经术士，虽卑贱徒步往过，定国皆与钧礼，①恩敬甚备，学士咸(声)〔称〕焉。[5]其决疑平法，务在哀鳏寡，罪疑从轻，加审慎之心。朝廷称之曰：“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②于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不冤。”③定国食酒至数石不乱，④冬月请治谳，饮酒益精明。⑤为廷尉十八岁，迁御史大夫。

①师古曰：“钧礼犹言亢礼。”

②师古曰：“言决罪皆当。”

③师古曰：“言知其宽平，皆无冤枉之虑。”

④如淳曰：“食酒犹言喜酒也。”师古曰：“若依如氏之说，食字当音嗜，此说非也。下叙定国子永乃言嗜酒耳。食酒者，谓能多饮，费尽其酒，犹云食言焉。今流俗书本辄改食字作饮字，失其真也。”

⑤师古曰：“谳，平议也，音鱼列反。”

甘露中，代黄霸为丞相，封西平侯。三年，宣帝崩，元帝立，以定国任职旧臣，敬重之。时陈万年为御史大夫，与定国并位八年，论议无所

拂。①后贡禹代为御史大夫，数处驳议，②定国明习政事，率常丞相议可。③然上始即位，关东连年被灾害，民流入关，言事者归咎于大臣。④上于是数以朝日引见丞相、御史，⑤入受诏，条责以职事，曰："恶吏负贼，妄意良民，⑥至亡辜死。或盗贼发，吏不亟追而反系亡家，⑦后不敢复告，以故寖广。⑧民多冤结，州郡不理，连上书者交于阙廷。二千石选举不实，是以在位多不任职。⑨民田有灾害，吏不肯除，收趣其租，以故重困。⑩关东流民饥寒疾疫，已诏吏转漕，虚仓廪开府藏相振救，赐寒者衣，至春犹恐不赡。⑪今丞相、御史将欲何施以塞此咎？⑫悉意条状，陈朕过失。"⑬定国上书谢罪。

①师古曰："言不相违戾也。拂音佛。"

②师古曰："言与定国不同。"

③师古曰："(言事者)〔天子皆〕可定国所言。"[6]

④师古曰："言事者谓上书陈事也。"

⑤师古曰："五日一听朝，故云朝日也。"

⑥师古曰："贼发不得，恐负其殿，故妄疑善人，致其罪也。"

⑦师古曰："亟，急也，不急追贼，反禁系失物之家。"

⑧师古曰："寖，渐也。"

⑨师古曰："谓令长丞尉。"

⑩师古曰："趣读曰促。重音直用反。"

⑪师古曰："赡，足也。"

⑫师古曰："塞，补也。"

⑬师古曰："悉，尽也。"

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亡光，上复以诏条责曰："郎有从东方来者，言民父子相弃。①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将从东方来者加增之也？何以错缪至是？②欲知其实。方今年岁未可预知也，即有水旱，其忧不细。公卿有可以防其未然，救其已然者不？各以诚对，③毋有所讳。"定国惶恐，上书自劾，归侯印，乞骸骨。上报曰："君相朕躬，不

敢怠息,④万方之事,大录于君。⑤能毋过者,其唯圣人。方今承周秦之敝,俗化陵夷,⑥民寡礼谊,阴阳不调,灾咎之发,不为一端而作,自圣人推类以记,不敢专也,况于非圣者乎!⑦日夜惟思所以,未能尽明。⑧经曰:'万方有罪,罪在朕躬。'⑨君虽任职,何必颛焉?⑩其勉察郡国守相(郡)〔群〕牧,[7]非其人者毋令久贼民。永执纲纪,务悉聪明,强食慎疾。"⑪定国遂称笃,固辞。上乃赐安车驷马、黄金六十斤,罢就第。数岁,七十馀薨,谥曰安侯。

①师古曰:"以遭饥馑不能相养。"

②师古曰:"错,互也。缪,违也。谓吏及东方人言不相同也。"

③师古曰:"言能防救已不,宜各以实对。"

④师古曰:"息谓自休息。"

⑤师古曰:"大录,总录也。"

⑥师古曰:"言颓替也。"

⑦师古曰:"非圣者谓常人。"

⑧师古曰:"所以,所由也。言何由致此灾。"

⑨师古曰:"此论语尧曰篇载殷汤伐桀告天之辞。"

⑩师古曰:"颛与专同。事不专由君也。"

⑪师古曰:"悉,尽也。"

子永嗣。少时,耆酒多过失,①年且三十,乃折节修行,以父任为侍中中郎将、长水校尉。定国死,居丧如礼,孝行闻。由是以列侯为散骑光禄勋,至御史大夫。尚馆陶公主施。施者,宣帝长女,成帝姑也,贤有行,永以选尚焉。上方欲相之,会永薨。子恬嗣。恬不肖,薄于行。

①师古曰:"耆读曰嗜。"

始定国父于公,其闾门坏,父老方共治之。①于公谓曰:"少高大闾门,令容驷马高盖车。我治狱多阴德,未尝有所冤,子孙必有兴者。"至定国为丞相,永为御史大夫,封侯传世云。

①师古曰:"闾门,里门也。"

薛广德字长卿，沛郡相人也。以鲁诗教授楚国，龚胜、舍师事焉。萧望之为御史大夫，除广德为属，数与论议，器之，[1]荐广德经行宜充本朝。[2]为博士，论石渠，[3]迁谏大夫，代贡禹为长信少府、御史大夫。

①师古曰："以为大器也。"

②师古曰："经明行修，宜于本朝任职也。"

③张晏曰："石渠，阁名也。"

广德为人温雅有酝藉。[1]及为三公，直言谏争。始拜旬日间，上幸甘泉，郊泰畤，礼毕，因留射猎。广德上书曰："窃见关东困极，人民流离。陛下日撞亡秦之钟，听郑卫之乐，[2]臣诚悼之。今士卒暴露，从官劳倦，愿陛下亟反宫，[3]思与百姓同忧乐，天下幸甚。"上即日还。其秋，上酎祭宗庙，出便门，[4]欲御楼船，广德当乘舆车，免冠顿首曰："宜从桥。"诏曰："大夫冠。"广德曰："陛下不听臣，臣自刎，以血污车轮，陛下不得入庙矣！"[5]上不说。[6]先驱光禄大夫张猛进曰：[7]"臣闻主圣臣直。乘船危，就桥安，圣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听。"上曰："晓人不当如是邪！"[8]乃从桥。

①服虔曰："宽博有馀也。"师古曰："酝言如酝酿也。藉，有所荐藉也。酝音於问反。藉，才夜反。"

②师古曰："撞音丈江反。"

③师古曰："亟，急也。"

④师古曰："长安城南面西头第一门。"

⑤师古曰："言不以理，终不得立庙也。一曰以见死伤，犯于齐絜，不得入庙祠也。"

⑥师古曰："说读曰悦。"

⑦师古曰："先驱，导乘舆也。驱与驱同。猛，张骞之孙。"

⑧师古曰："谓谏争之言，当如猛之详善也。"

后月馀，以岁恶民流，[1]与丞相定国、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俱乞骸

骨，皆赐安车驷马、黄金六十斤，罢。广德为御史大夫，凡十月免。东归沛，太守迎之界上。沛以为荣，县其安车传子孙。②

①师古曰："岁恶，年谷不熟也。"

②师古曰："县其所赐安车以示荣也。致仕县车，盖亦古法。韦孟诗云'县车之义，以洎小臣'也。"

平当字子思，祖父以訾百万，自下邑徙平陵。①当少为大行治礼丞，功次补大鸿胪文学，察廉为顺阳长，栒邑令，②以明经为博士，公卿荐当论议通明，给事中。每有灾异，当辄傅经术，言得失。③文雅虽不能及萧望之、匡衡，然指意略同。

①师古曰："下邑，梁国之县也。"

②师古曰："栒音询。"

③师古曰："傅读曰附。"

自元帝时，韦玄成为丞相，奏罢太上皇寝庙园，当上书言："臣闻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①三十年之间，道德和洽，制礼兴乐，灾害不生，祸乱不作。今圣汉受命而王，继体承业二百馀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风俗未和，阴阳未调，灾害数见，意者大本有不立与？②何德化休征不应之久也！祸福不虚，必有因而至者焉。宜深迹其道而务修其本。③昔者帝尧南面而治，先'克明俊德，以亲九族'，而化及万国。④孝经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⑤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业而制作礼乐，修严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临父，故推而序之，上极于后稷而以配天。⑥此圣人之德，亡以加于孝也。高皇帝圣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犹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汉之始祖，后嗣所宜尊奉以广盛德，孝之至也。书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传于亡穷。'"⑦上纳其言，下诏复太上皇寝庙园。

①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言治天下者，三十年然后仁道成著也。"

②师古曰:"与读曰钦。"

③师古曰:"迹谓求其踪迹也。"

④师古曰:"虞书尧典序尧之德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故云然也。"

⑤师古曰:"言严谓尊严。"

⑥师古曰:"言文王始受命,宜为周之始祖。乃追王太王、王季,以及后稷,是不以卑临尊。"

⑦师古曰:"今文泰誓之辞。言能正考古道以立功立事,则可长年享国。"

顷之,使行流民幽州,[①]举奏刺史二千石劳徕有意者,[②]言勃海盐池可且勿禁,以救民急。[③]所过见称,奉使者十一人为最,迁丞相司直。坐法,左迁朔方刺史,[④]复征入为太中大夫给事中,枭迁长信少府、大鸿胪、光禄勋。[⑤]

①师古曰:"行音下更反。"

②师古曰:"劳徕谓劝勉也。劳者,恤其勤劳也。徕者,以恩招徕也。劳音卢到反。徕音卢代反。"

③师古曰:"恣民煮盐,官不专也。"

④师古曰:"武帝初置朔方郡,别令刺史监之,不在十三州之限。"

⑤师古曰:"枭,古梟字。"

先是太后姊子卫尉淳于长白言昌陵不可成,下有司议。当以为作治连年,可遂就。[①]上既罢昌陵,以长首建忠策,复下公卿议封长。当又以为长虽有善言,不应封爵之科。坐前议不正,左迁钜鹿太守。[②]后上遂封长。当以经明禹贡,使行河,[③]为骑都尉,领河堤。

①师古曰:"就亦成也。"

②师古曰:"前议谓罢昌陵。"

③师古曰:"尚书禹贡载禹治水次第,山川高下,当明此经,故使行河也。行音下更反。"

哀帝即位,征当为光禄大夫诸吏散骑,复为光禄勋,御史大夫,至丞

相。以冬月,赐爵关内侯。明年春,上使使者召,欲封当。[1]当病笃,不应召。室家或谓当:"不可强起受侯印为子孙邪?"当曰:"吾居大位,已负素餐之责矣,起受侯印,还卧而死,死有馀罪。今不起者,所以为子孙也。"遂上书乞骸骨。上报曰:"朕选于众,以君为相,视事日寡,辅政未久,阴阳不调,冬无大雪,旱气为灾,朕之不德,何必君罪?君何疑而上书乞骸骨,归关内侯爵邑?使尚书令谭赐君养牛一,上尊酒十石。[2]君其勉致医药以自持。"后月馀,卒。子晏以明经历位大司徒,封防乡侯。汉兴,唯韦、平父子至宰相。[3]

①如淳曰:"汉仪注御史大夫为丞相,更春乃封,故先赐爵关内侯。"李奇曰:"(一)以冬月非封侯时,[8]故且先赐爵关内侯也。"师古曰:"李说是也。"

②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下尊。"师古曰:"稷即粟也。中尊者宜为黍米,不当言稷。且作酒自有浇醇之异为上中下耳,非必系之米。"

③师古曰:"韦谓韦贤也。"

彭宣字子佩,淮阳阳夏人也。[1]治易,事张禹,举为博士,迁东平太傅。禹以帝师见尊信,荐宣经明有威重,可任政事,繇是入为右扶风,[2]迁廷尉,以王国人出为太原太守。[3]数年,复入为大司农、光禄勋、右将军。哀帝即位,徙为左将军。岁馀,上欲令丁、傅处爪牙官,乃策宣曰:"有司数奏言诸侯国人不得宿卫,将军不宜典兵马,处大位。朕唯将军任汉将之重,而子又前取淮阳王女,婚姻不绝,非国之制。使光禄大夫曼赐将军黄金五十斤、安车驷马,其上左将军印绶,以关内侯归家。"

①师古曰:"夏音假。"

②师古曰:"繇读与由同。"

③李奇曰:"初,汉制王国人不得在京师。"

宣罢数岁,谏大夫鲍宣数荐宣。会元寿元年正月朔日蚀,鲍宣复(上言)〔言,上〕乃召宣为光禄大夫,[9]迁御史大夫,转为大司空,封长平

侯。

会哀帝崩，新都侯王莽为大司马，秉政专权。宣上书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则覆乱美实。①臣资性浅薄，年齿老眊，②数伏疾病，昏乱遗忘，愿上大司空、长平侯印绶，乞骸骨归乡里，竣寘沟壑。"③莽白太后，策宣曰："惟君视事日寡，功德未效，迫于老眊昏乱，非所以辅国家，绥海内也。使光禄勋丰册诏君，其上大司空印绶，便就国。"莽恨宣求退，故不赐黄金安车驷马。宣居国数年，薨，谥曰顷侯。传子至孙，王莽败，乃绝。

①师古曰："美实谓鼎中之实也。易鼎卦九四爻辞曰：'鼎折足，覆公餗。'餗，食也。故宣引以为言。覆音芳目反。"

②师古曰："眊与耄同。"

③师古曰："竣，古俊字。"

赞曰：隽不疑学以从政，临事不惑，遂立名迹，终始可述。疏广行止足之计，免辱殆之枲，①亦其次也。于定国父子哀鲜哲狱，为任职臣。②薛广德保县车之荣，平当逡遁有耻，彭宣见险而止，③异乎"苟患失之"者矣。④

①师古曰："枲音力瑞反。"

②应劭曰："哲，智也。"郑氏曰："当言折狱。"师古曰："哀鲜，哀恤鲜寡也。哲狱，知狱情也。"

③师古曰："遁读与巡同。"

④师古曰："论语称孔子曰：'鄙夫不可与事君。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谓其患于失位而为倾邪也。赞言当、宣二人立操有异于此矣。"

【校勘记】

〔1〕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并〕莫敢发言。　各本都作"立"。王念孙说"立"当为"并"。王先谦说通鉴亦作"并"。

〔2〕 一〔云〕姓张名延年。 王念孙说“一”下本有“云”字,汉纪正作“一云姓张名延年”。

〔3〕 今仕(宦)〔官〕至二千石， 景祐、殿本都作“官”。

〔4〕 今日饮食(废)〔费〕且尽。 景祐、殿本都作“费”。王先谦说作“费”是。

〔5〕 学士咸(声)〔称〕焉。 钱大昭说“声”当作“称”。按景祐、殿本都作“称”。

〔6〕 (言事者)〔天子皆〕可定国所言。 景祐、殿本都作“天子皆”。王先谦说此涉下“言事者”而误。

〔7〕 其勉察郡国守相(郡)〔群〕牧， 景祐、殿本都作“群”。王先谦说作“群”是。

〔8〕 (一)以冬月非封侯时， 景祐、殿、局本无“一”字。

〔9〕 鲍宣复(上言)〔言上〕乃召宣为光禄大夫， 景祐、殿本都作“言上”。王先谦说“上”属下读。

汉书卷七十二

王贡两龚鲍传第四十二

昔武王伐纣，迁九鼎于洛邑，① 伯夷、叔齐薄之，② 饿〔死〕于首阳，[1] 不食其禄，③ 周犹称盛德焉。然孔子贤此二人，以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④ 而孟子亦云：“闻伯夷之风者，贪夫廉，懦夫有立志；”⑤ “奋乎百世之上，(行乎)[2] 百世之下莫不兴起，非贤人而能若是乎！”

①师古曰：“九鼎，即夏禹所铸者也。迁谓从纣都迁之以来。春秋左氏传曰：‘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以铸鼎象物。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记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

②师古曰：“夷、齐以武王父死不葬而用干戈为不孝，以臣伐君为不忠。”

③师古曰：“马融云首阳山在河东蒲阪华山之北，河曲之中。高诱则云在洛阳东北。阮籍咏怀诗亦以为然。今此二山并有夷齐祠耳。而曹大家注幽通赋云陇西首阳县是也。今陇西亦有首阳山。许慎又云首阳山在辽西。诸说不同，致有疑惑，而伯夷歌云‘登彼西山’，则当陇西者近为是也。”

④师古曰：“事见论语。”

⑤师古曰：“懦，柔弱也，音乃唤反，又音儒。”

汉兴有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① 此四人者，当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② 以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闻而召之，不至。其后吕后用留侯计，使皇太子卑辞束帛致礼，安车迎而致之。四人既至，从太子见，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以为重，遂用自安。语在留侯传。

①师古曰：“四皓称号，本起于此，更无姓名可称知。此盖隐居之人，匿迹远害，不自标显，秘其氏族，故史传无得而详。至于后代皇甫谧、圈称之徒，及

诸地理书说，竞为四人施安姓字，自相错互，语又不经，班氏不载于书。诸家皆臆说，今并弃略，一无取焉。”

②师古曰：“即今之商州商雒县山也。”

其后谷口有郑子真，蜀有严君平，[①]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时，元舅大将军王凤以礼聘子真，子真遂不诎而终。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以为“卜筮者贱业，而可以惠众人。有邪恶非正之问，则依蓍龟为言利害。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与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势导之以善，从吾言者，已过半矣。”裁日阅数人，[②]得百钱足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③]博览亡不通，依老子、严周之指著书十馀万言。[④]杨雄少时从游学，以而仕京师显名，数为朝廷在位贤者称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为益州牧，喜谓雄曰：“吾真得严君平矣。”雄曰：“君备礼以待之，彼人可见而不可得诎也。”彊心以为不然。及致蜀，至礼与相见，卒不敢言以为从事，乃叹曰：“杨子云诚知人！”君平年九十馀，遂以其业终，蜀人爱敬，至今称焉。及雄著书言当世士，称此二人。其论曰：“或问：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⑤]盍势诸名卿可几？[3]曰：君子德名为几。[⑥]梁、齐、楚、赵之君非不富且贵也，[⑦]恶睹成其名！[⑧]谷口郑子真不诎其志，耕于岩石之下，名震于京师，岂其卿？岂其卿？楚两龚之絜，其清矣乎！蜀严湛冥，[⑨]不作苟见，不治苟得，[⑩]久幽而不改其操，虽随、和何以加诸？[⑪]举兹以旃，不亦宝乎！”[⑫]

①师古曰：“地理志谓君平为严遵。三辅决录云子真名朴，君平名尊，则君平、子真皆其字也。”

②师古曰：“裁与才同。阅，历也。”

③师古曰：“肆者，市也，列所坐之处也。”

④师古曰：“严周即庄周。”

⑤师古曰：“以身没而无名为病。”

⑥孟康曰：“盍，何不也，言何不因名卿之势以求名。”韦昭曰：“言有势之名卿，庶几可不朽。杨子以为不然，唯有德者可以有名。”师古曰：“或人以事有权力之卿，用自表显，则其名可庶几而立。杨雄以为自蓄其德，则有名也。”

⑦师古曰:“谓当时诸侯王也。”

⑧师古曰:“恶,于何也。恶音乌。”

⑨孟康曰:“蜀郡严君平湛深玄默无欲也。”师古曰:“湛读曰沉。”

⑩师古曰:“不为苟显之行,不事苟得之业。”

⑪师古曰:“随,随侯珠也。和,和氏璧也。诸,之也。”

⑫师古曰:“旃亦之也。言举此人而用之,不亦国之宝乎!自此以上皆杨雄之言也。”

自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郑子真、严君平皆未尝仕,然其风声足以激贪厉俗,近古之逸民也。若王吉、贡禹、两龚之属,皆以礼让进退云。

王吉字子阳,琅邪皋虞人也。少(时)〔好〕学明经,[4]以郡吏举孝廉为郎,补若卢右丞,①迁云阳令。举贤良为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猎,驱驰国中,动作亡节,吉上疏谏,曰:

①师古曰:“少府之属官有若卢令丞。汉旧仪以为主治库兵者。”

臣闻古者师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诗云:“匪风发兮,匪车揭兮,顾瞻周道,中心怛兮。”①说曰:是非古之风也,发发者;是非古之车也,揭揭者。盖伤之也。②今者大王幸方舆,③曾不半日而驰二百里,百姓颇废耕桑,治道牵马,臣愚以为民不可数变也。④昔召公述职,⑤当民事时,舍于棠下而听断焉。⑥是时人皆得其所,后世思其仁恩,至于不伐甘棠,甘棠之诗是也。⑦

①师古曰:“桧国匪风之篇。发发,飘风貌。揭揭,疾驱貌。怛,古怛字,伤也。言见此飘风及疾驱,则顾念哀伤,思周道也。揭音丘列反。”

②师古曰:“今之发发然者非古有道之风也,今之揭揭然者非古有道之车也,故伤之。”

③师古曰:“县名也,音房预。”

④师古曰:“数音所角反。”

⑤师古曰:"召读曰邵。邵公名奭。自陕以西邵公主之。"

⑥师古曰:"舍,止息。"

⑦师古曰:"邵南之诗也,其诗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蔽芾,小树貌也。甘棠,杜也。茇,舍也。蔽音必二反。芾音方未反。茇音步末反。"

大王不好书术而乐逸游,冯式撙衔,[①]驰骋不止,口倦乎叱咤,[②]手苦于箠辔,[③]身劳乎车舆;朝则冒雾露,昼则被尘埃,[④]夏则为大暑之所暴炙,冬则为风寒之所匿薄。[⑤]数以软脆之玉体犯勤劳之烦毒,[⑥]非所以全寿命之宗也,[⑦]又非所以进仁义之隆也。[⑧]

①臣瓒曰:"撙,促也。"师古曰:"撙,挫也,音子本反。"

②师古曰:"咤亦吒字也,音竹驾反。"

③师古曰:"箠,马策,音止蕊反。"

④师古曰:"冒,犯也,音莫克反。"

⑤师古曰:"匿与偃同,言遇疾风则偃靡也。薄,迫也。"

⑥师古曰:"软,柔也,音而兖反。"

⑦师古曰:"宗,尊也。"

⑧师古曰:"隆,高也。"

夫广夏之下,细旃之上,[①]明师居前,劝诵在后,上论唐虞之际,下及殷周之盛,考仁圣之风,习治国之道,訢訢焉发愤忘食,日新厥德,[②]其乐岂徒衔橛之间哉![③]休则俯仰诎信以利形,[④]进退步趋以实下,[⑤]吸新吐故以练臧,专意积精以适神,[⑥]于以养生,岂不长哉!大王诚留意如此,则心有尧舜之志,体有乔松之寿,[⑦]美声广誉登而上闻,则福禄其臻而社稷安矣。[⑧]

①师古曰:"广夏,大屋也。旃与毡同。"

②师古曰:"訢,古欣字。"

③师古曰:"衔,马衔也。橛,车钩心也。张揖以橛为马之长衔,非也。橛音其月反。"

④师古曰:"形,体也。信读曰伸。"

⑤如淳曰:"今人不行,则膝已下虚弱不实。"

⑥师古曰:"臧,五臧也。练,练其气也。适,和也。"

⑦师古曰:"乔松,仙人伯乔及赤松子也。"

⑧师古曰:"辏与臻同。臻,至也。"

皇帝仁圣,至今思慕未怠,① 于宫馆囿池弋猎之乐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圣意。诸侯骨肉,莫亲大王,大王于属则子也,于位则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责加焉,恩爱行义孅介有不具者,于以上闻,非飨国之福也。臣吉愚戇,愿大王察之。

①师古曰:"皇帝谓昭帝也。言武帝晏驾未久,故尚思慕。"

王贺虽不遵道,然犹知敬礼吉,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无惰,中(愍)〔尉〕甚忠,[5]数辅吾过。使谒者千秋赐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后复放从自若。① 吉辄谏诤,甚得辅弼之义,虽不治民,国中莫不敬重焉。

①师古曰:"从音子用反。"

久之,昭帝崩,亡嗣,大将军霍光秉政,遣大鸿胪宗正迎昌邑王。吉即奏书戒王曰:"臣闻高宗谅闇,三年不言。① 今大王以丧事征,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发。② 且何独丧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时行焉,百物生焉,③ 愿大王察之。大将军仁爱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闻,事孝武皇帝二十馀年未尝有过。先帝弃群臣,属以天下,寄幼孤焉,④ 大将军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内晏然,虽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将军惟思可以奉宗庙者,攀援而立大王,⑤ 其仁厚岂有量哉!⑥ 臣愿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听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愿留意,(尝)〔常〕以为念。"[6]

①师古曰:"已解于上。"

②师古曰:"发谓兴举众事。"

③师古曰:"论语称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故吉引之。"

④师古曰:"属音之欲反。"

⑤师古曰:"援,引也,音爰。"

⑥师古曰:"言其深多也。量音力向反。"

王既到,即位二十馀日以行淫乱废。昌邑群臣坐在国时不举奏王罪过,令汉朝不闻知,又不能辅道,陷王大恶,①皆下狱诛。唯吉与郎中令龚遂以忠直数谏正得减死,髡为城旦。

①师古曰:"道读曰导。"

起家复为益州刺史,病去官,复征为博士谏大夫。是时宣帝颇修武帝故事,宫室车服盛于昭帝。时外戚许、史、王氏贵宠,而上躬亲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

陛下躬圣质,总万方,帝王图籍日陈于前,惟思世务,将兴太平。诏书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谓至恩,未可谓本务也。①

①师古曰:"言天子如此,虽于百姓为至恩,然未尽政务之本也。"

欲治之主不世出,①公卿幸得遭遇其时,言听谏从,然未有建万世之长策,举明主于三代之隆者也。②其务在于期会簿书,断狱听讼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

①师古曰:"言有时遇之不常值。"

②师古曰:"三代,夏、殷、周。"

臣闻圣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备,难以言治;右右不正,难以化远。民者,弱而不可胜,愚而不可欺也。圣主独行于深宫,得则天下称诵之,失则天下咸言之。行发于近,必见于远,故谨选左右,审择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诗云:"济济多士,文王以宁。"①此其本也。

①师古曰:"大雅文王之诗。"

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①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礼义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独设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②以意穿凿,各取一切,权谲自在,故一变之后不可复修也。③是以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户异政,人殊服,诈伪萌生,刑罚亡极,④质朴日销,恩爱寖薄。⑤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⑥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礼之时,引先王礼宜于今者而用之。臣愿陛下承天心,发大业,与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旧礼,明王制,驱一世之民济之仁寿之域,⑦则俗何以不若成康,寿何以不若高宗?⑧窃见当世趋务不合于道者,谨条奏,⑨唯陛下财择焉。⑩

①师古曰:"解在董仲舒传。"

②师古曰:"繇与由同。"

③师古曰:"言其敝深难久行。"

④师古曰:"萌生,言其争出,如草木之初生。"

⑤师古曰:"寖,渐也。"

⑥师古曰:"孝经载孔子之言。"

⑦师古曰:"以仁抚下,则群生安逸而寿考。"

⑧师古曰:"高宗,殷王武丁也,享国百年。"

⑨师古曰:"趋读曰趣。趣,向也。"

⑩师古曰:"财与裁同。"

吉意以为"夫妇,人伦大纲,夭寿之萌也。①世俗嫁娶太早,未知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节,则贫人不及,故不举子。又汉家列侯尚公主,诸侯则国人承翁主,②使男事女,夫诎于妇,逆阴阳之位,故多女乱。古者衣服车马贵贱有章,以褒有德而别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③是以贪财(趋)〔诛〕利,[7]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于冥冥,绝恶于未萌也。"④又言"舜、汤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举皋陶、伊尹,⑤不仁者远。⑥今使俗

吏得任子弟,⑦率多骄骜,不通古今,⑧至于积功治人,亡益于民,此伐檀所为作也。⑨宜明选求贤,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财,不宜居位。去角抵,减乐府,省尚方,⑩明视天下以俭。⑪古者工不造雕瑑,商不通侈靡,⑫非工商之独贤,政教使之然也。民见俭则归本,本立而末成。"其指如此,上以其言迂阔,不甚宠异也。⑬吉遂谢病归琅邪。

①师古曰:"由之而生,故云萌。"

②晋灼曰:"娶天子女则曰尚公主。国人娶诸侯女曰承翁主。尚承皆卑下之名也。"师古曰:"翁主者,言其父自主婚也。解具在高纪。"

③师古曰:"言无节度。"

④师古曰:"冥冥,言未有端绪。"

⑤李奇曰:"不继世而爵也。言皋陶、伊尹非三公九卿之世。"

⑥师古曰:"任用贤人,放黜谗佞。"

⑦张晏曰:"子弟以父兄任为郎。"

⑧师古曰:"骜与傲同。"

⑨师古曰:"伐檀,诗篇名,刺不用贤也,在魏国风也。"

⑩师古曰:"尚方主巧作。"

⑪师古曰:"视读曰示。"

⑫师古曰:"瑑者,刻镂为文。瑑音篆。"

⑬师古曰:"迂,远也,音于。"

始吉少时学问,居长安。东家有大枣树垂吉庭中,吉妇取枣以啖吉。①吉后知之,乃去妇。东家闻而欲伐其树,邻里共止之,因固请吉令还妇。里中为之语曰:"东家有树,王阳妇去;东家枣完,去妇复还。"其厉志如此。

①师古曰:"啖谓使食之,音徒滥反。啖亦啗字耳。此义与高纪'啗以利'同。"

吉与贡禹为友,世称"王阳在位,贡公弹冠",①言其取舍同也。②元帝初即位,遣使者征贡禹与吉。吉年老,道病卒,上悼之,复遣使者吊祠云。

①师古曰:“弹冠者,且入仕也。”

②师古曰:“取,进趣也。舍,止息也。”

初,吉兼通五经,能为驺氏春秋,以诗、论语教授,好梁丘贺说易,令子骏受焉。骏以孝廉为郎。左曹陈咸荐骏贤父子,经明行修,宜显以厉俗。光禄勋匡衡亦举骏有专对材。[①]迁谏大夫,使责淮阳宪王。[②]迁赵内史。吉坐昌邑王被刑后,戒子孙毋为王国吏,故骏道病,免官归。起家复为幽州刺史,迁司隶校尉,奏免丞相匡衡,迁少府。八岁,成帝欲大用之,出骏为京兆尹,试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赵广汉、张敞、王尊、王章,至骏皆有能名,故京师称曰:“前有赵、张,后有三王。”而薛宣从左冯翊代骏为少府,会御史大夫缺,谷永奏言:“圣王不以名誉加于实效。[③]考绩用人之法,[④]薛宣政事已试。”[⑤]上然其议。宣为少府月馀,遂超御史大夫,至丞相。骏乃代宣为御史大夫,并居位。六岁病卒,翟方进代骏为大夫。数月,薛宣免,遂代为丞相。众人为骏恨不得封侯。骏为少府时,妻死,因不复娶,或问之,骏曰:“德非曾参,子非华、元,[⑥]亦何敢娶?”

①师古曰:“专对谓见问即对,无所疑也。论语称孔子曰:‘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②师古曰:“以其有口辩。”

③师古曰:“言不听虚名。”

④师古曰:“言用人之法,皆须考以功绩。”

⑤师古曰:“言有效也。”

⑥如淳曰:“华与元,曾参之二子也。韩诗外传曰曾参丧妻不更娶,人问其故,曾子曰:‘以华、元善人也。’一曰曾参之子字华元。”师古曰:“二子是也。”

骏子崇以父任为郎,历刺史、郡守,治有能名。建平三年,以河南太守征入为御史大夫数月。是时成帝舅安成恭侯夫人放寡居,共养长信宫,[①]坐祝诅下狱,崇奏封事,为放言。放外家解氏与崇为昏,[②]哀帝以崇为不忠诚,策诏崇曰:“朕以君有累世之美,故逾列次。[③]在位以来,忠

诚匡国未闻所繇,④反怀诈谖之辞,⑤欲以攀救旧姻之家,大逆之辜,举错专恣,⑥不遵法度,亡以示百僚。”左迁为大司农,后徙卫尉左将军。平帝即位,王莽秉政,大司空彭宣乞骸骨罢,崇代为大司空,封扶平侯。岁馀,崇复谢病乞骸骨,皆避王莽,莽遣就国。岁馀,为傅婢所毒,薨,国除。⑦

①师古曰:“放者,夫人之名也。共音居用反。养音弋亮反。”

②师古曰:“婚姻之家。”

③师古曰:“谓自祖及身皆有名也。”

④师古曰:“繇与由同。由,从也。”

⑤师古曰:“谖,诈言也,音虚袁反。”

⑥师古曰:“错,置也。”

⑦师古曰:“凡言傅婢者,谓傅相其衣服衽席之事。一说傅曰附,谓近幸也。”

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称稍不能及父,而禄位弥隆。皆好车马衣服,其自奉养极为鲜明,而亡金银锦绣之物。及迁徙去处,所载不过囊衣,①不畜积馀财。②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传“王阳能作黄金”。③

①师古曰:“一囊之衣也,有底曰囊,无底曰橐。”

②师古曰:“畜读曰蓄。”

③师古曰:“以其无所求取,不营产业而车服鲜明,故谓自作黄金以给用。”

贡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经絜行著闻,征为博士,凉州刺史,病去官。复举贤良为河南令。岁馀,以职事为府官所责,①免冠谢。禹曰:“冠壹免,安复可冠也!”遂去官。

①师古曰:“太守之府。”

元帝初即位,征禹为谏大夫,数虚己问以政事。①是时年岁不登,郡国多困,禹奏言:

①师古曰:“虚己谓听受其言也。”

古者宫室有制，宫女不过九人，秣马不过八匹；①墙涂而不雕，木摩而不刻，②车舆器物皆不文画，苑囿不过数十里，与民共之；任贤使能，什一而税，亡它赋敛徭戍之役，使民岁不过三日，千里之内自给，千里之外各置贡职而已。③故天下家给人足，颂声并作。

①师古曰："秣，养也，谓以粟米(饭)〔饲〕也。"[8]

②师古曰："雕字与彫同。彫，画也。"

③师古曰："言天子以畿内赋敛自供，千里之外令其以时入贡，不欲烦劳也。"

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节俭，宫女不过十馀，厩马百馀匹。孝文皇帝衣绨履革，①器亡雕文金银之饰。后世争为奢侈，转转益(盛)〔甚〕，[9]臣下亦相放效，②衣服履绔刀剑乱于主上，③主上时临朝入庙，众人不能别异，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犹鲁昭公曰："吾何僭矣？"

①师古曰："绨，厚缯，音徒奚反。"

②师古曰："放音甫往反。其下亦同。"

③师古曰："绔，古袴字。"

今大夫僭诸侯，诸侯僭天子，天子过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乱，矫复古化，在于陛下。①臣愚以为尽如太古难，宜少放古以自节焉。论语曰："君子乐节礼乐。"②方今宫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馀尽可减损。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③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钜万。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三工官官费五千万，④东西织室亦然。厩马食粟将万匹。臣禹尝从之东宫，⑤见赐杯案，尽文画金银饰，非当所以赐食臣下也。⑥东宫之费亦不可胜计。天下之民所为大饥饿死者，是也。今民大饥而死，死又不葬，为犬猪(所)食。⑦[10]人至相食，而厩马食粟，苦其大肥，气盛怒至，乃日步作之。⑧王者受命于天，为民父母，固当若此乎！天不见邪？武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⑨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专事，不知礼正，妄多臧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

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藏之，又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大失礼，逆天心，又未必称武帝意也。昭帝晏驾，光复行之。至孝宣皇帝时，陛下(乌)〔恶〕有所言，⑩〔11〕群臣亦随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过度，⑪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是以内多怨女，外多旷夫。⑫及众庶葬埋，皆虚地上以实地下。其过自上生，⑬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

①师古曰："正曲曰矫。复音方目反。"

②师古曰："论语称孔子曰'益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也。"

③师古曰："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在齐地。笥，盛衣竹器，音先嗣反。"

④如淳曰："地理志河内怀、蜀郡成都、广汉皆有工官。工官，主作漆器物者也。"师古曰："如说非也。三工官，谓少府之属官，考工室也，右工室也，东园匠也。上已言蜀汉主金银器，是不入三工之数也。"

⑤师古曰："从天子往太后宫。"

⑥师古曰："食读曰饲。"

⑦师古曰："食人之骸骨。"

⑧师古曰："日日行步而动作之，以散充溢之气。"

⑨师古曰："此填字读与寘同。"

⑩师古曰："不能自言减省之事。"

⑪师古曰："取读曰娶。"

⑫师古曰："旷，空也。室家空也。"

⑬师古曰："自，从也。上谓天子也。"

唯陛下深察古道，从其俭者，大减损乘舆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产多少有命，审察后宫，择其贤者留二十人，馀悉归之。①及诸陵园女亡子者，宜悉遣。独杜陵宫人数百，诚可哀怜也。厩马可亡过数十匹。独舍长安城南苑地以为田猎之囿，② 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复其田，以与贫民。③方今天下饥馑，可亡大自损减以救之，称天意乎？天生圣人，盖为万民，非独使自娱乐而已也。故诗曰："天

难谌斯，不易惟王；”“上帝临女，毋贰尔心。”④“当仁不让”，⑤独可以圣心参诸天地，揆之往古，⑥不可与臣下议也。若其阿意顺指，随君上下，⑦臣禹不胜拳拳，不敢不尽愚心。⑧

①师古曰：“言人产子多少自有定命，非由广妾媵也，故请止留二十人。”

②师古曰：“舍，置也。独留置之，其馀皆废去。”

③师古曰：“复音方目反。”

④师古曰：“大雅大明之诗也。谌，诚也。上帝亦天也。言承天之意，此诚难也。王者之命不妄改易，天常降监，信可畏也，毋贰尔心，机事易失，勿犹豫也。”

⑤师古曰：“论语称孔子曰‘当仁不让于师’，故引之。”

⑥师古曰：“揆，度也。”

⑦师古曰：“上下犹言高下，谓苟顺从也。上音时掌反。”

⑧师古曰：“拳拳，解在刘向传。下鲍宣传(倦倦)〔惓惓〕音义亦同。”[12]

天子纳善其忠，乃下诏令太仆减食谷马，水衡减食肉兽，省宜春下苑以与贫民，又罢角抵诸戏及齐三服官。迁禹为光禄大夫。

顷之，禹上书曰：“臣禹年老贫穷，家訾不满万钱，妻子糠豆不赡，裋褐不完。①有田百三十亩，陛下过意征臣，②臣卖田百亩以供车马。至，拜为谏大夫，秩八百石，奉钱月九千二百。③廪食太官，④又蒙赏赐四时杂缯绵絮衣服酒肉诸果物，德厚甚深。疾病侍医临治，⑤赖陛下神灵，不死而活。又拜为光禄大夫，秩二千石，奉钱月万二千。禄赐愈多，家日以益富，身日以益尊，诚非尸茅愚臣所当蒙也。⑥伏自念终亡以报厚(恩)〔德〕，[13]日夜惭愧而已。臣禹犬马之齿八十一，血气衰竭，耳目不聪明，非复能有补益，所谓素餐尸禄涓朝之臣也。⑦自痛去家三千里，凡有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为臣具棺椁者也。诚恐一旦蹎仆气竭，不复自还，⑧涓席荐于宫室，骸骨弃捐，孤魂不归。不胜私愿，愿乞骸骨，及身生归乡里，⑨死亡所恨。”

①师古曰：“裋者，谓僮竖所著布长襦也。褐，毛布之衣也。裋音竖。”

②师古曰：“过犹误也。”

③师古曰:“奉音扶用反。其下亦同。”

④师古曰:“谓太官给其食。”

⑤师古曰:“侍医,天子之医也。”

⑥师古曰:“屮,古草字。”

⑦师古曰:“涔与污同,音一故反。”

⑧师古曰:“踬音颠,蹶踬也。仆音赴。仆,顿也。不自还者,遂死也。还读曰旋。”

⑨师古曰:“及身生,谓及未死之前。”

天子报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鱼之直,[①]守经据古,不阿当世,孳孳于民,俗之所寡,[②]故亲近生,几参国政。[③]今未得久闻生之奇论也,而云欲退,意岂有所恨与?[④]将在位者与生殊乎?[⑤]往者尝令金敞语生,欲及生时禄生之子,既已谕矣,今复云子少。夫以王命辨护生家,虽百子何以加? 传曰亡怀土,[⑥]何必思故乡! 生其强饭慎疾以自辅。”后月馀,以禹为长信少府。会御史大夫陈万年卒,禹代为御史大夫,列于三公。

①师古曰:“生谓先生也。史鱼,卫大夫史鰌也。论语称孔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言其壹志。”

②师古曰:“孳与孜同。孜孜,不怠也。寡,少也,言少有此人。”

③师古曰:“几读曰冀。”

④师古曰:“与读曰欤。”

⑤师古曰:“言志趣不同。”

⑥师古曰:“论语孔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

自禹在位,数言得失,书数十上。禹以为古民亡赋算口钱,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①]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宜令儿七岁去齿乃出口钱,年二十乃算。

①师古曰:“重音直用反。”

又言古者不以金钱为币,专意于农,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饥者。

今汉家铸钱,及诸铁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铜铁,一岁功十万人已上,中农食七人,是七十万人常受其饥也。凿地数百丈,销阴气之精,地臧空虚,不能含气出云,斩伐林木亡有时禁,水旱之灾未必不繇此也。[①] 自五铢钱起已来七十馀年,民坐盗铸钱被刑者众,富人积钱满室,犹亡厌足。民心(摇动)〔动摇〕,[14] 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岁有十二之利,[②] 而不出租税。农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艸杷土,手足胼胝,[③] 已奉谷租,又出稿税,[④] 乡部私求,不可胜供。[⑤] 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⑥] 穷则起为盗贼。何者? 末利深而惑于钱也。是以奸邪不可禁,其原皆起于钱也。疾其末者绝其本,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亡复以为币。市井勿得贩卖,[⑦] 除其租铢之律,[⑧] 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壹归于农,复古道便。[⑨]

①师古曰:"繇读与由同。"

②师古曰:"若有万钱为贾,则获二千之利。"

③师古曰:"捽,拔取也。艸,古草字也。杷,手捂之也。胼,并也。胝,茧也。捽音才兀反。杷音蒲巴反,其字从木。胼音步千反。胝音竹尸反。捂音蒲交反。"

④师古曰:"稿,禾秆也。"

⑤师古曰:"言乡部之吏又私有所求,不能供之。"

⑥师古曰:"卖田与人而更为商贾之业。"

⑦师古曰:"贱买贵卖曰贩。"

⑧师古曰:"租税之法皆依田亩,不得杂计百物之铢两。"

⑨师古曰:"追遵古法,于事便也。复音扶目反。"

又言诸离宫及长乐宫卫可减其太半,以宽繇役。[①] 又诸官奴婢十万馀人戏游亡事,税良民以给之,岁费五六钜万,宜免为庶人,廪食,[②] 令代关东戍卒,乘北边亭塞候望。[③]

①师古曰:"繇读曰徭。"

②师古曰:"给其食。"

③师古曰:"乘,登也。"

又欲令近臣自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贩卖，与民争利，犯者辄免官削爵，不得仕宦。禹又言：

孝文皇帝时，贵廉絜，贱贪污，贾人、赘婿及吏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赏善罚恶，不阿亲戚，罪白者伏其诛，[①]疑者以与民，[②]亡赎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内大化，天下断狱四百，与刑错亡异。武帝始临天下，尊贤用士，辟地广境数千里，自见功大威行，遂从奢欲，[③]用度不足，乃行壹切之变，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④]奸轨不胜，则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⑤]故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⑥]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⑦]故俗皆曰："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故黥劓而髡钳者犹复攘臂为政于世，行虽犬彘，家富势足，目指气使，是为贤耳。[⑧]故谓居官而置富者为雄桀，处奸而得利者为壮士，兄劝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坏败，乃至于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赎罪，求士不得真贤，相守崇财利，[⑨]诛不行之所致也。

①师古曰："白，明也。"

②师古曰："罪疑从轻也。"

③师古曰："从读曰纵。奢读曰侈。"

④师古曰："上府谓所属之府。右职，高职也。"

⑤师古曰："操，持也。切，刻也。操音千高反。"

⑥师古曰："谩，诳也。谩音慢，又音武连反。"

⑦师古曰："悖，乱也。音布内反。"

⑧师古曰："动目以指物，出气以使人。"

⑨师古曰："相，诸侯相也。守，郡守也。崇，尚也。"

今欲兴至治，致太平，宜除赎罪之法。相守选举不以实，及有

臧者，辄行其诛，亡但免官，[①]则争尽力为善，贵孝弟，贱贾人，进真贤，举实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乐道正身不解之故，[②]四海之内，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③]况乎以汉地之广，陛下之德，处南面之尊，秉万乘之权，因天地之助，其于变世易俗，调和阴阳，陶冶万物，化正天下，易于决流抑队。[④]自成康以来，几且千岁，[⑤]欲为治者甚众，然而太平不复兴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也。

①师古曰："不止免官而已。"

②师古曰："解读曰懈。"

③师古曰："微亦无也。折，断也。非孔子之言则无以为中也，音竹仲反。断音丁焕反。"

④师古曰："决欲流之水，抑将队之物，言其便易。"

⑤师古曰："几音钜依反。"

陛下诚深念高祖之苦，[①]醇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选贤以自辅，开进忠正，致诛奸臣，远放谗佞，[②]放出园陵之女，罢倡乐，绝郑声，去甲乙之帐，退伪薄之物，修节俭之化，驱天下之民皆归于农，如此不解，[③]则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

①师古曰："言取天下艰难也。"

②师古曰："远，离也。音于万反。谗，古谄字。"

③师古曰："解读曰懈。"

天子下其议，令民产子七岁乃出口钱，自此始。又罢上林宫馆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宫卫卒，减诸侯王庙卫卒省其半。馀虽未尽从，然嘉其质直之意。禹又奏欲罢郡国庙，定汉宗庙迭毁之礼，皆未施行。[①]

①师古曰："迭，互也。亲尽则毁，故曰迭毁。迭音大结反。"

为御史大夫数月卒，天子赐钱百万，以其子为郎，官至东郡都尉。

禹卒后，上追思其议，竟下诏罢郡国庙，定迭毁之礼。〔然通儒或非之〕，[15]语在韦玄成传。

两龚皆楚人也，胜字君宾，舍字君倩。① 二人相友，并著名节，故世谓之楚两龚。少皆好学明经，胜为郡吏，舍不仕。

①师古曰："倩音千见反。"

久之，楚王入朝，闻舍高(明)〔名〕，聘舍为常侍，[16]不得已随王，归国固辞，愿卒学，复至长安。① 而胜为郡吏，三举孝廉，以王国人不得宿卫。补吏，再为尉，壹为丞，胜辄至官乃去。州举茂材，为重泉令，② 病去官。大司空何武、执金吾阎崇荐胜，哀帝自为定陶王固已闻其名，征为谏大夫。引见，胜荐龚舍及亢父甯寿、济阴侯嘉，③ 有诏皆征。胜曰："窃见国家征医巫，常为驾，征贤者宜驾。"上曰："大夫乘私车来邪？"胜曰："唯唯。"④ 有诏为驾。龚舍、侯嘉至，皆为谏大夫。甯寿称疾不至。

①师古曰："卒，终也，终其经业。"

②师古曰："重泉，左冯翊县也。"

③师古曰："亢音抗。父音甫。"

④师古曰："唯唯，恭应之词也，音(戈)〔弋〕癸反。"[17]

胜居谏官，数上书求见，言百姓贫，盗贼多，吏不良，风俗薄，灾异数见，不可不忧。制度泰奢，刑罚泰深，赋敛泰重，宜以俭约先下。其言祖述王吉、贡禹之意。为大夫二岁馀，迁丞相司直，徙光禄大夫，守右扶风。数月，上知胜非拨烦吏，乃复还胜光禄大夫① 诸吏给事中。胜言董贤乱制度，繇是逆上指。②

①师古曰："依旧官。"

②师古曰："繇读与由同。"

后岁馀，丞相王嘉上书荐故廷尉梁相等，尚书劾奏嘉"言事恣意，迷国罔上，不道"。下将军中朝者议，左将军公孙禄、司隶鲍宣、光禄大夫

孔光等十四人皆以为嘉应迷国不道法。胜独书议曰:"嘉资性邪僻,所举多贪残吏。位列三公,阴阳不和,诸事并废,咎皆繇嘉,[①]迷国不疑,[②]今举相等,过微薄。"日暮议者罢。明旦复会,左将军禄问胜:"君议亡所据,今奏当上,宜何从?"[③]胜曰:"将军以胜议不可者,通劾之。"[④]博士夏侯常见胜应禄不和,起至胜前谓曰:"宜如奏所言。"[⑤]胜以手推常曰:"去!"

①师古曰:"繇读与由同。"

②文颖曰:"信必迷国,不疑也。"

③师古曰:"今欲奏此事,君定从何议也?"

④师古曰:"并劾胜。"

⑤师古曰:"谓如尚书所劾奏也。"

后数日,复会议可复孝惠、孝景庙不,议者皆曰宜复。胜曰:"当如礼。"常复谓胜:"礼有变。"胜疾言曰:"去!是时之变。"[①]常恚,谓胜曰:"我视君何若,[②]君欲小与众异,外以采名,君乃申徒狄属耳!"[③]

①师古曰:"疾,急也。言时人意自变耳,礼不变也。"

②师古曰:"何若,言无所似也。"

③服虔曰:"殷之末世介士也,自沉于河者。"

先是常又为胜道高陵有子杀母者。胜白之,尚书问:"谁受?"[①]对曰:"受夏侯常。"尚书使胜问常,常连恨胜,[②]即应曰:"闻之白衣,戒君勿言也。[③]奏事不详,妄作触罪。"[④]胜穷,亡以对尚书,即自劾奏与常争言,涔辱朝廷。事下御史中丞,召诘问,劾奏"胜吏二千石,常位大夫,皆幸得给事中,与论议,[⑤]不崇礼义,而居公门下相非恨,疾言辩讼,婿谩亡状,[⑥]皆不敬"。制曰:"贬秩各一等。"胜谢罪,乞骸骨。上乃复加赏赐,以子博为侍郎,出胜为渤海太守。胜谢病不任之官,积六月免归。

①师古曰:"言于谁闻之也。"

②师古曰:"连恨谓再被(谓)〔谮〕去。"[18]

③服虔曰:“闻之白衣耳,戒君勿言之,如何便上之邪?”师古曰:“白衣,给官府趋走贱人,若今诸司亭长掌固之属。”

④师古曰:“言奏事不审,妄有发作自触罪。”

⑤师古曰:“与读曰豫。”

⑥师古曰:“疾,急也。堕,古惰字。谩读与慢同。亡状,无善状也。”

上复征为光禄大夫。胜常称疾卧,数使子上书乞骸骨,会哀帝崩。

初,琅邪邴汉亦以清行征用,至京兆尹,后为太中大夫。王莽秉政,胜与汉俱乞骸骨。自昭帝时,涿郡韩福以德行征至京师,赐策书束帛遣归。诏曰:“朕闵劳以官职之事,其务修孝弟以教乡里。行道舍传舍,①县次具酒肉,食从者及马。②长吏以时存问,常以岁八月赐羊一头,酒二斛。不幸死者,赐复衾一,祠以中牢。”于是王莽依故事,白遣胜、汉。策曰:“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禄大夫、太中大夫耆艾二人以老病罢。太皇太后使谒者仆射策诏之曰:盖闻古者有司年至则致仕,所以恭让而不尽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愍以官职之事烦大夫,其上子若孙若同产、同产子一人。③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终高年。赐帛及行道舍宿,岁时羊酒衣衾,皆如韩福故事。所上子男皆除为郎。”于是胜、汉遂归老于乡里。汉兄子曼容亦养志自修,为官不肯过六百石,辄自免去,其名过出于汉。

①师古曰:“于传舍止宿,若今官人行得过驿也。”

②师古曰:“道次给酒肉,并饲其从者及马也。食读曰饲。”

③师古曰:“同产,兄弟也。同产子,即兄弟子也。”

初,龚舍以龚胜荐,征为谏大夫,病免。复征为博士,又病去。顷之,哀帝遣使者即楚拜舍为太山太守。①舍家居在武原,使者至县请舍,欲令至廷拜授印绶。②舍曰:“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县官?”遂于家受诏,便道之官。既至数月,上书乞骸骨。上征舍,至京兆东湖界,③固称病笃。天子使使者收印绶,拜舍为光禄大夫。数赐告,舍终不肯起,乃遣归。

①师古曰:"即犹就也。"

②师古曰:"廷谓县之庭内。"

③师古曰:"湖,县也,时属京兆。"

舍亦通五经,以鲁诗教授。舍、胜既归乡里,郡二千石长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师弟子之礼。舍年六十八,王莽居摄中卒。

莽既篡国,遣五威将帅行天下风俗,将帅亲奉羊酒存问胜。明年,莽遣使者即拜胜为讲学祭酒,①胜称疾不应征。后二年,莽复遣使者奉玺书,太子师友祭酒印绶,安车驷马迎胜,即拜,②秩上卿,先赐六月禄直以办装,使者与郡太守、县长吏、三老官属、行义诸生千人以上入胜里致诏。③使者欲令胜起迎,久立门外。胜称病笃,为床室中户西南牖下,④东首加朝服拖绅。⑤使者入户,西行南面立,致诏付玺书,迁延再拜奉印绶,内安车驷马,进谓胜曰:"圣朝未尝忘君,制作未定,待君为政,思闻所欲施行,以安海内。"胜对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随使君上道,必死道路,⑥无益万分。"使者要说,⑦至以印绶就加胜身,胜辄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热,胜病少气,可须秋凉乃发。"⑧有诏许。使者五日壹与太守俱问起居,为胜两子及门人高晖等言:"朝廷虚心待君以茅土之封,虽疾病,宜动移至传舍,示有行意,必为子孙遗大业。"晖等白使者语,胜自知不见听,即谓晖等:"吾受汉家厚恩,亡以报,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谊岂以一身事二姓,下见故主哉?"胜因敕以棺敛丧事:⑨"衣周于身,棺周于衣。勿随俗动吾冢,种柏,作祠堂。"⑩语毕,遂不复开口饮食,积十四日死,死时七十九矣。使者、太守临敛,赐复衾祭祠如法。门人衰绖治丧者百数。有老父来吊,哭甚哀,既而曰:"嗟虖! 薰以香自烧,膏以明自销。⑪龚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趋而出,莫知其谁。胜居彭城廉里,后世刻石表其里门。

①师古曰:"即,就也。就其家而拜之。"

②师古曰:"就家迎之,因拜官。"

③师古曰:"行义谓乡邑有行义之人也。诸生谓学徒也。行音下更反。"

④师古曰:"牖,窗也。于户之西室之南牖下也。"

⑤师古曰:"抎,引也。卧著朝衣,故云加引大带于体也。论语称孔子'疾,君视之,东首加朝服抎绅',故放之也。抎音土贺反。"

⑥师古曰:"示若尊敬使者,故谓之使君。"

⑦师古曰:"要音一遥反。说音式锐反。"

⑧师古曰:"须,待也。"

⑨师古曰:"棺音工焕反。敛音力赡反。"

⑩师古曰:"若葬多设器备,则恐被掘,故云动吾冢也。亦不得种柏及作祠堂,皆不随俗。"

⑪师古曰:"薰,芳草。"

鲍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也。好学明经,为县乡啬夫,守束州丞。[①]后为都尉太守功曹,举孝廉为郎,病去官,复为州从事。大司马卫将军王商辟宣,荐为议郎,后以病去。哀帝初,大司空何武除宣为西曹掾,甚敬重焉,荐宣为谏大夫,迁豫州牧。岁馀,丞相司直郭钦奏"宣举错烦苛,代二千石署吏听讼,所察过诏条。[②]行部乘传去法驾,[③]驾一马,[④]舍宿乡亭,为众所非。"宣坐免。归家数月,复征为谏大夫。

①师古曰:"束州,渤海之县也。"

②师古曰:"出六条之外。"

③师古曰:"行音下更反。传音张恋反。"

④师古曰:"言其单率不依典制也。"

宣每居位,常上书谏争,其言少文多实。是时帝祖母傅太后欲与成帝母俱称尊号,封爵亲属,丞相孔光、大司空师丹、何武、大司马傅喜始执正议,失傅太后指,皆免官。丁、傅子弟并进,董贤贵幸,宣以谏大夫从其后,上书谏曰:

窃见孝成皇帝时,外亲持权,人人牵引所私以充塞朝廷,[①]妨贤人路,浊乱天下,奢泰亡度,穷困百姓,是以日蚀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征,陛下所亲见也,今奈何反覆剧于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

鲠,白首耆艾,魁垒之士;② 论议通古今,喟然动众心,③ 忧国如饥渴者,臣未见也。敦外亲小童及幸臣董贤等在公门省户下,④ 陛下欲与此共承天地,安海内,甚难。⑤ 今世俗谓不智者为能,谓智者为不能。昔尧放四罪而天下服,⑥ 今除一吏而众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赏人反惑。⑦ 请寄为奸,⑧ 群小日进。国家空虚,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盗贼并起,吏为残贼,岁增于前。

①师古曰:"塞,满也。"

②服虔曰:"魁垒,壮貌也。"师古曰:"魁音口贿反。垒音磊。"

③师古曰:"喟然,叹息貌,音丘位反。"

④师古曰:"敦谓厚重也。"

⑤师古曰:"共读曰恭。"

⑥师古曰:"四罪,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也。"

⑦邓展曰:"不得其人使之,天下惑也。"

⑧师古曰:"请寄谓以事私相托也。"

凡民有七亡:① 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② 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③ 豪强大姓蚕食亡厌,四亡也;苛吏繇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迣,六亡也;④ 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殴杀,一死也;⑤ 治狱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盗贼横发,四死也;⑥ 怨仇相残,五死也;岁恶饥饿,六死也;时气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此非公卿守相贪残成化之所致邪?⑦ 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禄,岂有肯加恻隐于细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⑧ 志但在营私家,称宾客,为奸利而已。⑨ 以苟容曲从为贤,以拱默尸禄为智,⑩ 谓如臣宣等为愚。陛下擢臣岩穴,诚冀有益豪毛,岂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门之地哉!⑪

①师古曰:“亡谓失其作业也。”

②师古曰:“更谓为更卒也,音工行反。”

③师古曰:“并,依也,音步浪反。”

④晋灼曰:“迣,古列字也。”师古曰:“言闻桴鼓之声以为有盗贼,皆当遮列而追捕。”

⑤师古曰:“殴,击也,音一口反。”

⑥师古曰:“横音胡孟反。”

⑦师古曰:“守,郡守也。相,诸侯相也。”

⑧师古曰:“恻隐,皆痛也。”

⑨师古曰:“务称宾客所求也。称音尺孕反。”

⑩师古曰:“尸,主也。不忧其职,但主食禄而已。”

⑪晋灼曰:“高门,殿名也。”师古曰:“在未央宫中。”

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为皇天子,下为黎庶父母,为天牧养元元,视之当如一,合尸鸠之诗。[①]今贫民菜食不厌,衣又穿空,[②]父子夫妇不能相保,诚可为酸鼻。陛下不救,将安所归命乎?[③]奈何独私养外亲与幸臣董贤,多赏赐以大万数,使奴从宾客浆酒霍肉,[④]苍头庐儿皆用致富!非天意也。[⑤]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⑥]而望天说民服,岂不难哉![⑦]

①师古曰:“尸鸠,曹国风之篇也。其诗云:‘尸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言尸鸠之鸟养其子七,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布德施惠,亦当然也。尸鸠,拮掎也。拮音居黠反。”

②师古曰:“厌,饱足也。空,孔也。”

③师古曰:“安,焉也。”

④刘德曰:“视酒如浆,视肉如霍也。”师古曰:“霍,豆叶也。贫人茹之也。”

⑤孟康曰:“黎民、黔首,黎、黔皆黑也。下民阴类,故以黑为号。汉名奴为苍头,非纯黑,以别于良人也。诸给殿中者所居为庐,苍头侍从因呼为庐儿。”臣瓒曰:“汉仪注官(如)〔奴〕给书计,[19]从侍中已下为苍头青帻。”

⑥师古曰:"此官不当加于此人,此人不当受于此官也。"

⑦师古曰:"说读曰悦。"

方阳侯孙宠、宜陵侯息夫躬辩足以移众,强可用独立,奸人之雄,或世尤剧者也,宜以时罢退。及外亲幼童未通经术者,皆宜令休就师傅。急征故大司马傅喜使领外亲。故大司空何武、师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将军彭宣,经皆更博士,位皆历三公,[①]智谋威信,可与建教化,图安危。[②]龚胜为司直,郡国皆慎选举,三辅委输官不敢为奸,[③]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内失望。[④]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众,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当用天下之心为心,不得自专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见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谏争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恶臣,天下犹不听也。臣虽愚戇,独不知多受禄赐,美食太官,广田宅,厚妻子,不与恶人结仇怨以安身邪?诚迫大义,官以谏争为职,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览五经之文,原圣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呐钝于辞,[⑤]不胜惓惓,尽死节而已。

①师古曰:"更亦历也,音工衡反。"

②师古曰:"建,立也。图,谋也。"

③师古曰:"委输谓输委积者也。委音迂伪反。输音式喻反。"

④师古曰:"小有不快于心,不能忍之也。"

⑤师古曰:"呐亦讷字也。"

上以宣名儒,优容之。

是时郡国地震,民讹言行筹,明年正月朔日蚀,上乃征孔光,免孙宠、息夫躬,罢侍中诸曹黄门郎数十人。宣复上书言:

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养黎民,即位已来,父亏明,母震动,子讹言相惊恐。今日蚀于三始,[①]诚可畏惧。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毁败器物,何况于日亏乎!陛下深内自责,避正殿,举直言,求过失,罢退外亲及旁仄素餐之人,[②]征拜孔光为光禄大夫,发觉孙宠、息

夫躬过恶,免官遣就国,众庶歙然,莫不说喜。③天人同心,人心说则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虸日,连阴不雨,④此天有忧结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

①如淳曰:"正月一日为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始犹朝也。"

②师古曰:"仄,古侧字也。"

③师古曰:"歙音翕。说音悦。次亦同也。"

④师古曰:"虸音干。"

侍中驸马都尉董贤本无葭莩之亲,①但以令色谀言自进,②赏赐亡度,竭尽府藏,并合三第尚以为小,复坏暴室。③贤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将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赏赐。④上冢有会,辄太官为供。海内贡献当养一君,今反尽之贤家,岂天意与民意邪! 天(下)〔不〕可久负,[20]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诚欲哀贤,宜为谢过天地,解仇海内,免遣就国,收乘舆器物,还之县官。如此,可以父子终其性命;不者,海内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

①师古曰:"葭音工遐反。莩音孚。葭莩,喻轻薄而附著也,解在景十三王传。"

②师古曰:"令,善也。谀,谄也。"

③师古曰:"时以三第总为一第赐贤,犹嫌狭小,复取暴室之地以增益之也。"

④师古曰:"为贤第上持时行夜者。音下更反。"

孙宠、息夫躬不宜居国,可皆免以视天下。①复征何武、师丹、彭宣、傅喜,旷然使民易视,以应天心,②建立大政,以兴太平之端。

①师古曰:"视读曰示。"

②师古曰:"易,改也。"

高门去省户数十步,求见出入,二年未省,①欲使海濒仄陋自通,远矣!②愿赐数刻之间,③极竭罢罢之思,④退入三泉,死亡所恨。⑤

①师古曰:"不被省视也。"

②师古曰:“濒,涯也,音频,又音宾。”

③师古曰:“刻,漏刻也。间,空隙。”

④师古曰:“罣音沐。沐〔沐〕犹蒙蒙也。”[21]如淳曰:“谨愿之貌也。”

⑤师古曰:“三重之泉,言其深也。”

上感大异,纳宣言,征何武、彭宣,旬月皆复为三公。拜宣为司隶。时哀帝改司隶校尉但为司隶,官比司直。

丞相孔光四时行园陵,① 官属以令行驰道中,② 宣出逢之,使吏钩止丞相掾史,③ 没入其车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隶官,欲捕从事,闭门不肯内。④ 宣坐距闭使者,亡人臣礼,大不敬,不道,下廷尉狱。博士弟子济南王咸举幡太学下,曰:“欲救鲍司隶者会此下。”诸生会者千馀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⑤ 丞相车不得行,又守阙上书。上遂抵宣罪减死一等,髡钳。宣既被刑,乃徙之上党,以为其地宜田牧,又少豪俊,易长雄,⑥ 遂家于长子。⑦

①师古曰:“行音下更反。”

②如淳曰:“令诸使有制得行驰道中者,行旁道,无得行中央三丈也。”

③师古曰:“钩,留也。”

④师古曰:“御史欲捕从事,而司隶闭门不得入也。”

⑤师古曰:“朝日谓早旦欲入朝也。”

⑥师古曰:“长,为之长帅也。雄,为之雄豪〔也〕。”[22]

⑦师古曰:“上党之县也。长读如本字。”

平帝即位,王莽秉政,阴有篡国之心,乃风州郡以罪法案诛诸豪桀,① 及汉忠直臣不附己者,宣及何武等皆死。时名捕陇西辛兴,② 兴与宣女婿许绀俱过宣,一饭去,③ 宣不知情,坐系狱,自杀。

①师古曰:“风读曰讽。”

②师古曰:“诏显其名而捕之。”

③师古曰:“饭音扶晚反。”

自成帝至王莽时，清名之士，琅邪又有纪逡王思，齐则薛方子容，太原则郇越臣仲、郇相稚宾，沛郡则唐林子高、唐尊伯高，[①]皆以明经饬行显名于世。[②]

①师古曰："并列其人本土及姓名字也。后皆类此。逡音千旬反。郇音荀，又音胡顽反。今荀郇二姓并有之，俱称周武王之后也。"

②师古曰："饬，谨也，读与敕同。"

纪逡、两唐皆仕王莽，封侯贵重，历公卿位。唐林数上疏谏正，有忠直节。唐尊衣敝履空，[①]以瓦器饮食，又以历遗公卿，[②]被虚伪名。[③]

①服虔曰："履犹屧也。"师古曰："衣音於既反。著敝衣蹑空履也。空，穿也。"

②服虔曰："以瓦器遗之。"

③师古曰："被音皮义反。"

郇越、相，同族昆弟也，并举州郡孝廉茂材，数病，去官。越散其先人訾千馀万，以分施九族州里，志节尤高。相王莽时征为太子四友，病死，莽太子遣使裞以衣衾，[①]其子攀棺不听，曰："死父遗言，师友之送勿有所受，今于皇太子得托友官，故不受也。"京师称之。

①师古曰："赠丧衣服曰裞。裞音式芮反，其字从衣。"

薛方尝为郡掾祭酒，尝征不至，及莽以安车迎方，方因使者辞谢曰："尧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节也。"[①]使者以闻，莽说其言，不强致。[②]方居家以经教授，喜属文，[③]著诗赋数十篇。

①张晏曰："许由隐于箕山，在阳城，有许由祠。"

②师古曰："说读曰悦。"

③师古曰："喜音许吏反。属音之欲反。"

始隃麋郭钦，哀帝时为丞相司直，[①]奏免豫州牧鲍宣、京兆尹薛修等，又奏董贤，左迁卢奴令，平帝时迁南郡太守。而杜陵蒋诩元卿为兖州刺史，亦以廉直为名。王莽居摄，钦、诩皆以病免官，归乡里，卧不出

户,卒于家。

①师古曰:"隃麋,扶风之县也。隃音逾。"

齐栗融客卿、北海禽庆子夏、苏章游卿、山阳曹竟子期皆儒生,去官不仕于莽。莽死,汉更始征竟以为丞相,封侯,欲视致贤人,销寇贼。[①] 竟不受侯爵。会赤眉入长安,欲降竟,竟手剑格死。

①师古曰:"视读曰示。"

世祖即位,征薛方,道病卒。两龚、鲍宣子孙皆见褒表,至大官。

赞曰:易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①] 言其各得道之一节,譬诸草木,区以别矣。[②] 故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春秋列国卿大夫及至汉兴将相名臣,怀禄耽宠以失其世者多矣![③] 是故清节之士于是为贵。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贡之材,优于龚、鲍。守死善道,胜实蹈焉。[④] 贞而不谅,薛方近之。[⑤] 郭钦、蒋诩好遁不污,绝纪、唐矣![⑥]

①师古曰:"上系辞也。谓发迹虽异,同归于道。"

②师古曰:"言兰桂异类而各芬馨也。"

③师古曰:"怀,思也,言不能去。"

④师古曰:"论语称孔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今龚胜不受莽官,蹈斯之迹也。"

⑤师古曰:"论语称孔子曰'君子贞而不谅',谓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信也。薛方志避乱朝,诡引巢许为喻,近此义也。"

⑥师古曰:"钦、诩不仕于莽,遁逃浊乱,不污其节,殊于纪逸及两唐。"

【校勘记】

〔1〕 俄〔死〕于首阳, 殿本有"死"字,无"于"字,景祐本有"死"字,又有"于"字。

〔2〕 奋乎百世之上,(行乎)百世之下莫不兴起, 景祐、殿本都无"行乎"二

字。

〔3〕 或问: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盍势诸? 名,卿可几。 杨树达说,近人汪荣宝注法言,以"名"一字为句,"卿可几"三字为句,是也。诸说以"名卿"连读,非是。

〔4〕 少(时)〔好〕学明经, 景祐、殿本都作"好"。王先谦说作"好"是。

〔5〕 中(慰)〔尉〕甚忠, 景祐、殿、局本都作"尉",此误。

〔6〕 愿留意(尝)〔常〕以为念, 景祐、殿本都作"常"。王先谦说作"常"是。

〔7〕 是以贪财(趋)〔诛〕利, 景祐、殿本都作"诛"。

〔8〕 谓以粟米(饭)〔饲〕也。 景祐、殿本都作"饲"。

〔9〕 后世争为奢侈,转转益(盛)〔甚〕, 景祐、殿本都作"甚",通鉴同。

〔10〕 为犬猪(所)食。 宋祁说浙本无"所"字 按景祐本无"所"字。

〔11〕 陛下(乌)〔恶〕有所言, 景祐、殿本都作"恶"。杨树达说作"恶"是。

〔12〕 下鲍宣传(倦倦)〔惓惓〕音义亦同, 景祐、殿本都作"惓惓"。

〔13〕 伏自念终亡以报厚(恩)〔德〕, 景祐、殿本都作"德"。

〔14〕 民心(摇动)〔动摇〕, 景祐、殿本都作"动摇"。

〔15〕 〔然通儒或非之〕, 景祐、殿本都有此六字。

〔16〕 闻舍高(明)〔名〕,聘舍为常侍。 景祐、殿本都作"名"。王先谦说作"名"是。

〔17〕 音(戈)〔弋〕癸反。 景祐、殿本都作"弋",此误。

〔18〕 连恨谓再被(谓)〔谮〕去。 殿本作"谮",此误。

〔19〕 宦(如)〔奴〕给书计, 景祐、殿本都作"奴",此误。

〔20〕 天(下)〔不〕可久负, 王先谦说"下"字误 按景祐、殿本都作"不"。

〔21〕 沐〔沐〕犹蒙蒙也。 殿本重"沐"字。王先谦说重"沐"字是。

〔22〕 雄为之雄豪〔也〕。 景祐、殿本都有"也"字。

汉书卷七十三

韦贤传第四十三

韦贤字长孺，鲁国邹人也。其先韦孟，家本彭城，为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孙王戊。[①]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诗风谏。后遂去位，徙家于邹，又作一篇。其谏诗曰：

①师古曰："官为楚王傅而历相三王也。"

肃肃我祖，国自豕韦，[①]黼衣朱绂，四牡龙旂7。[②]彤弓斯征，抚宁遐荒，[③]总齐群邦，以翼大商，[④]迭彼大彭，勋绩惟光。[⑤]至于有周，历世会同。[⑥]王赧听谮，实绝我邦。[⑦]我邦既绝，厥政斯逸，[⑧]赏罚之行，非繇王室。[⑨]庶尹群后，靡扶靡卫，五服崩离，宗周以队。[⑩]我祖斯微，窘于彭城，[⑪]在予小子，勤诒厥生，[⑫]厄此嫚秦，末耜以耕。[⑬]悠悠嫚秦，上天不宁，乃眷南顾，授汉于京。[⑭]

①应劭曰："在商为豕韦氏也。"

②师古曰："黼衣画为斧形，而白与黑为彩也。朱绂为朱裳画为亚文也。亚，古弗字也，故因谓之。绂字又作黻，其音同声。"

③师古曰："言受彤弓之赐，于此得专征伐也。"

④师古曰："翼，佐助也。"

⑤应劭曰："国语曰'大彭、豕韦为商伯'。"师古曰："迭，互也。自言豕韦氏与大彭互为伯于殷商也。迭音徒结反。"

⑥师古曰："继为诸侯预盟会之事也。"

⑦应劭曰："王赧，周末王，听谗受谮，绝豕韦氏也。"

⑧应劭曰:"言自绝豕韦氏之后,政教逸漏,不由王者也。"臣瓒曰:"逸,放也。管仲曰'令而不行谓之放'。"师古曰:"瓒说是也。"

⑨师古曰:"繇与由同也。"

⑩应劭曰:"五服谓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也。"师古曰:"庶尹,众官之长也。群后,诸侯也。队,失也,音直类反。"

⑪师古曰:"言我之先祖于此遂徙也。卷,古迁字。其下并同。"

⑫师古曰:"诶,叹声,音许其反。"

⑬师古曰:"言遭秦暴嫚,无有列位,躬耕于野。"

⑭师古曰:"高祖起在丰沛,于秦为南,故曰南顾。言以秦之京邑,授与汉也。"

於赫有汉,四方是征,① 靡适不怀,万国逌平。② 乃命厥弟,建侯于楚,俾我小臣,惟傅是辅。兢兢元王,恭俭净壹,③ 惠此黎民,纳彼辅弼。飨国渐世,垂烈于后,④ 乃及夷王,克奉厥绪。咨命不永,唯王统祀,⑤ 左右陪臣,此惟皇士。⑥

①师古曰:"於读曰乌。乌,叹辞也。赫,明貌。凡此诗中诸叹辞称於者,其音皆同。"

②师古曰:"怀,思也,来也。逌,古攸字。攸,所也。言汉兵所往之处,人皆思附而来,万国所以平也。"

③师古曰:"兢兢,谨戒也。"

④师古曰:"元王立二十七年而薨,垂遗业于后嗣也。"

⑤师古曰:"咨,嗟也。永,长也。夷王立四年而薨,戊乃嗣位,故言不永也。"

⑥师古曰:"尔雅云:'皇,正也。'"

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继祖考!① 邦事是废,逸游是娱,犬马繇繇,是放是驱。② 务彼鸟兽,忽此稼苗,烝民以匮,我王以媮。③ 所弘非德,所亲非俊,唯圃是恢,唯谀是信。④ 睮睮诌夫,骂骂黄发,⑤ 如何我王,曾不是察! 既藐下臣,追欲从逸,⑥ 嫚彼显祖,轻兹削黜。

①师古曰:"惟亦思也,言不思念敬慎如履薄冰之义,用继其祖考之业也。"

②师古曰:“繇与悠同。悠悠,行貌。放,放犬也。驱,驱马也。”

③师古曰:“媮与愉同,乐也。言众人失此稼穑,以致困匮,而王反以为乐也。”

④师古曰:“恢,大也。谀,谄言也。”

⑤如淳曰:“睮睮,自媚貌也。”师古曰:“丐丐,直言也。睮音踰。丐音五各反。”

⑥应劭曰:“藐,远也。言疏远忠贤之辅,追情欲,从逸游也。”臣瓒曰:“藐,陵藐也。”师古曰:“藐与邈同。应说是也。下臣,孟自谓也。从读曰纵。”

嗟嗟我王,汉之睦亲,[①]曾不夙夜,以休令闻![②]穆穆天子,临尔下土,明明群司,执宪靡顾。[③]正遐繇近,殆其怙兹,[④]嗟嗟我王,曷不此思!

①师古曰:“睦,密也,言服属近。”

②师古曰:“休,美也。令,善也。闻,声名也。”

③师古曰:“靡,无也。言执天子之法,无所顾望也。顾读如古,协韵。”

④师古曰:“言欲正远人,先从近〔亲〕始,[1]而王怙恃与汉戚属,不自勖慎,以致危殆也。繇读与由同。”

非思非鉴,嗣其罔则,[①]弥弥其失,岌岌其国。[②]致冰匪霜,致队靡嫚,瞻惟我王,昔靡不练。[③]兴国救颠,孰违悔过,追思黄发,秦缪以霸。[④]岁月其徂,年其逮耇,[⑤]於昔君子,庶显于后。[⑥]我王如何,曾不斯览![⑦]黄发不近,胡不时监![⑧]

①师古曰:“不思鉴戒之义,是令后嗣无所法则也。”

②应劭曰:“弥弥犹稍稍也,罪过兹甚也。岌岌,欲毁坏也。”师古曰:“岌岌,危动貌,音五合反。”

③师古曰:“言坚冰之成起于微霜,陨队之咎由于怠嫚也。练犹阅历之,言往昔之事,皆在王心,无所不阅也。”

④师古曰:“言兴复邦国,救止颠队之道,无如能自悔其过恶。秦穆公伐郑,为晋所败而归,乃作秦誓曰:‘虽则员然,尚犹询兹黄发,则罔所愆。’谓虽有员然之失,庶几以道谋于黄发之贤,则行无所过矣。黄发,老寿之人也,谓发落更生黄者也。员与云同。”

⑤师古曰:“逮,及也,耇者,老人面色如垢也。言岁月骤往,年将及耇,不可殆忽。”

⑥师古曰:“於,叹辞也。言昔之君子,庶几善道,所以能光显于后世也。”

⑦师古曰:“览,视也,叶韵音滥。”

⑧师古曰:“黄发不近者,斥远耇老之人也。近音其靳反。”

其在邹诗曰:

微微小子,既耇且陋,① 岂不牵位,秽我王朝。② 王朝肃清,唯俊之庭,顾瞻余躬,惧秽此征。③

①师古曰:“自言年老,材质鄙陋也。”

②应劭曰:“言岂不恋此爵位乎?以王朝污秽不肃清故也。”师古曰:“此说非也。恐己秽王朝,所以去耳,故下又言‘惧秽此征’也。”

③李奇曰:“于此便行也。”师古曰:“此皆孟已去逊辞,不欲显王之过恶也。”

我之退征,请于天子,天子我恤,矜我发齿。赫赫天子,明惠且仁,悬车之义,以洎小臣。① 嗟我小子,岂不怀土?庶我王寤,越迁于鲁。②

①应劭曰:“古者七十县车致仕。洎,及也。天子以县车之义及我也。”师古曰:“洎音钜异反。”

②应劭曰:“言岂不怀土乎?庶几王之寤觉,欲还辅相之,相近居鲁也。”

既去祢祖,惟怀惟顾,① 祁祁我徒,戴负盈路。② 爰戾于邹,翦茅作堂,③ 我徒我环,筑室于墙。④

①师古曰:“父庙曰祢。言去其父祖旧居,所以怀顾也。祢音乃礼反。”

②师古曰:“祁祁,众貌。一曰祁祁,徐行也。徒谓学徒也。戴负者,谓随其徙居也。”

③师古曰:“戾,至也。翦字与剪同。”

④师古曰:“环,绕也。”

我既罄逝,心存我旧,梦我渎上,立于王朝。① 其梦如何?梦争王室。其争如何?梦王我弼。② 寤其外邦,叹其喟然,③ 念我祖考,

泣涕其涟。④微微老夫，咨既迁绝，⑤洋洋仲尼，视我遗烈。⑥济济邹鲁，礼义唯恭，诵习弦歌，于异他邦。⑦我虽鄙耇，心其好而，我徒侃尔，乐亦在而。⑧

①应劭曰："渎上，孟所居彭城东里名(曰)〔也〕。犹不忘本也。"

②师古曰："弼，戾也。言梦争王室之事，王违戾我言也。"

③师古曰："梦在王朝，及寐之寤，乃在邹也。寤，觉也。喟音丘位反。觉音工效反。"

④师古曰："涟涟，泣下貌，音连。"

⑤师古曰："咨，嗟也。绝谓与旧居绝也。"

⑥师古曰："洋洋，美盛也。烈，业也。视读曰示。孔子，邹人，故言示我遗业也。洋音祥，又音羊。"

⑦师古曰："言礼乐之教，不同馀土也。"

⑧师古曰："而者，句(端)〔绝〕之辞。[3]侃，和乐貌，音口旦反。"

孟卒于邹。或曰其子孙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诗也。

自孟至贤五世。贤为人质朴少欲，笃志于学，①兼通礼、尚书，以诗教授，号称邹鲁大儒。征为博士，给事中，进授昭帝诗，稍迁光禄大夫詹事，至大鸿胪。昭帝崩，无嗣，大将军霍光与公卿共尊立孝宣帝。帝初即位，贤以与谋议，安宗庙，赐爵关内侯，食邑。②徙为长信少府。③以先帝师，甚见尊重。本始三年，代蔡义为丞相，封扶阳侯，④食邑七百户。时贤七十馀，为相五岁，地节三年，以老病乞骸骨，赐黄金百斤，罢归，加赐弟一区。丞相致仕自贤始。年八十二薨，谥曰节侯。

①师古曰："笃，厚也。"

②师古曰："与读曰豫。"

③师古曰："长信者，太后宫名，为太后官属也。"

④孟康曰："属沛郡。"

贤四子：长子方山为高寝令，早终；次子弘，至东海太守；次子舜，留鲁守坟墓；少子玄成，复以明经历位至丞相。故邹鲁谚曰："遗子黄金满

籯,不如一经。"①

①如淳曰:"籯,竹器,受三四斗。今陈留俗有此器。"蔡谟曰:"满籯者,言其多耳,非器名也。若论陈留之俗,则我陈人也,不闻有此器。"师古曰:"许慎说文解字云'籯,笭也',杨雄方言云'陈、楚、宋、魏之间谓筲为籯',然则筐笼之属是也。今书本籯字或作盈,又是盈满之义,盖两通也。"

玄成字少翁,以父任为郎,常侍骑。少好学,修父业,尤谦逊下士。①出遇知识步行,辄下从者,与载送之,②以为常。其接人,贫贱者益加敬,繇是名誉日广。③以明经擢为谏大夫,迁大河都尉。④

①师古曰:"下音胡亚反。"

②师古曰:"辄从者之车马也。"

③师古曰:"繇与由同。"

④服虔曰:"今东平郡也。本为济东国,后王国除,为大河郡。"

初,玄成兄弘为太常丞,职奉宗庙,典诸陵邑,烦剧多罪过。父贤以弘当为嗣,故敕令自免。①弘怀谦,不去官。②及贤病笃,弘竟坐宗庙事系狱,罪未决。室家问贤当为后者,贤恚恨不肯言。于是贤门下生博士义倩等与宗家计议,③共矫贤令,④使家丞上书言大行,⑤以大河都尉玄成为后。贤薨,玄成在官闻丧,又言当为嗣,玄成深知其非贤雅意,即阳为病狂,卧便利,妄笑语昏乱。⑥征至长安,既葬,当袭爵,以病狂不应召。大鸿胪(奉)〔奏〕状,[4]章下丞相御史案验。玄成素有名声,士大夫多疑其欲让爵辟兄者。⑦案事丞相史乃与玄成书⑧曰:"古之辞让,必有文义可观,故能垂荣于后。今子独坏容貌,蒙耻辱,为狂痴,光曜晻而不宣。⑨微哉!子之所托名也。⑩仆素愚陋,过为宰相执事,⑪愿少闻风声。不然,恐子伤高而仆为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圣王贵以礼让为国,宜优养玄成,勿枉其志,⑫使得自安衡门之下。"⑬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实不病,劾奏之。有诏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节,以玄成为河南太守。兄弘太山都尉,迁东海太守。

①师古曰:“恐其有罪见黜,妨为继嗣,故令以病去官也。”

②师古曰:“谓若欲代父为侯,故避嫌不肯也。”

③师古曰:“博士姓义名倩也。宗家,贤之同族也。倩音千见反。”

④师古曰:“矫,托也。”

⑤师古曰:“为文书于大行,以言其事也。”

⑥师古曰:“便利,大小便。”

⑦师古曰:“辟读曰避。”

⑧师古曰:“即案验玄成事者。”

⑨师古曰:“晻读与暗同。”

⑩李奇曰:“名,声名也。”

⑪师古曰:“过犹谬也。”

⑫师古曰:“枉,屈也。”

⑬师古曰:“衡门,谓横一木于门上,贫者之所居也。”

数岁,玄成征为未央卫尉,迁太常。坐与故平通侯杨恽厚善,恽诛,党友皆免官。后以列侯侍祀孝惠庙,当晨入庙,天雨淖,[①]不驾驷马车而骑至庙下。有司劾奏,等辈数人皆削爵为关内侯。玄成自伤贬黜父爵,叹曰:“吾何面目以奉祭祀!”作诗自劾责,曰:

①师古曰:“淖,泥也,音女教反。”

赫矣我祖,侯于豕韦,赐命建伯,有殷以绥。[①]厥绩既昭,车服有常,朝宗商邑,四牡翔翔。[②]德之令显,庆流于裔,宗周至汉,群后历世。[③]

①师古曰:“建,立也。立为伯也。绥,安也。以有此伯,故天下安也。”

②师古曰:“翔翔,安舒貌。”

③应劭曰:“历世有爵位。”

肃肃楚傅,辅翼元、夷,[①]厥驷有庸,惟慎惟祗。[②]嗣王孔佚,越迁于邹,[③]五世圹僚,至我节侯。[④]

①师古曰:"元王、夷王也。"

②孟康曰:"驷,驷马也。尚书'车服以庸'。庸,功也。"师古曰:"庸亦常也,即上车服有常同义也。祗,敬也。"

③师古曰:"孔,甚也。佚与逸同。"

④应劭曰:"自孟至贤五世无官。圹,空也。"

惟我节侯,显德遐闻,[①]左右昭、宣,五品以训。[②]既耇致位,惟懿惟奂,[③]厥赐祁祁,百金洎馆。[④]国彼扶阳,在京之东,惟帝是留,政谋是从。绎绎六辔,是列是理,[⑤]威仪济济,朝享天子。天子穆穆,是宗是师,[⑥]四方遐尔,观国之辉。[⑦]

①师古曰:"闻,合韵音问。"

②师古曰:"左右,助也,言为相也。五品,五教也。训,理也。左读曰佐,右读曰佑。"

③师古曰:"言以年致仕也。懿,美也。奂,盛也。"

④师古曰:"祁祁,行来貌。洎,及也。"

⑤师古曰:"绎绎,和调之貌。"

⑥师古曰:"穆穆,天子之容也。宗,尊也,言天子尊之以为师。"

⑦师古曰:"辉,光也。"

茅土之继,在我俊兄,惟我俊兄,是让是形。[①]於休厥德,於赫有声,[②]致我小子,越留于京。[③]惟我小子,不肃会同,[④]婧彼车服,黜此附庸。[⑤]

①师古曰:"形,见也。言其谦让志节显见也。"

②师古曰:"於,皆叹辞也。休,美也。"

③师古曰:"言致爵位于己身而留在京师,豫朝请。"

④师古曰:"肃,敬也。"

⑤师古曰:"婧,古惰字也。削爵为关内侯,故云黜此附庸,言见黜而为附庸也。"

赫赫显爵,自我队之;微微附庸,自我招之。谁能忍愧,寄之我

颜;谁将遐征,从之夷蛮。[①]於赫三事,匪俊匪作,於蔑小子,终焉其度。[②]谁谓华高,企其齐而;谁谓德难,厉其庶而。[③]嗟我小子,于贰其尤,[④]队彼令声,申此择辞。[⑤]四方群后,我监我视,威仪车服,唯肃是履![⑥]

①师古曰:"言己耻辱之甚,无所自措,故曰谁有能忍愧者,以我颜寄之;谁欲远行去者,当与相从,适于蛮夷,不能见朝廷之士也。"

②师古曰:"於,叹辞也。三事,三公之位也。度,居也。言三公显职,以贤俊为之,我虽微蔑,方自勉厉,终当居此也。度音大各反。后并同。"

③师古曰:"华,华山也。华山虽高,企仰则能齐观。道德不易,克厉然庶几可及也。"

④师古曰:"于,往也。尤,过也。自戒云,今以往勿贰其过。一曰,贰〔谓〕不一也,[5]言心不专一,致此过也。"

⑤师古曰:"令,善也。择,可择之辞。一曰,择谓创也。"

⑥师古曰:"戒他人。"

初,宣帝宠姬张婕妤男淮阳宪王好政事,通法律,上奇其材,有意欲以为嗣,然用太子起于细微,又早失母,故不忍也。久之,上欲感风宪王,辅以礼让之臣,[①]乃召拜玄成为淮阳中尉。是时王未就国,玄成受诏,与太子太傅萧望之及五经诸儒杂论同异于石渠阁,条奏其对。及元帝即位,以玄成为少府,迁太子太傅,至御史大夫。永光中,代于定国为丞相。贬黜十年之间,遂继父相位,封侯故国,荣当世焉。玄成复作诗,自著复玷缺之黯难,[②]因以戒示子孙,曰:

①师古曰:"风读曰讽。"

②师古曰:"玉缺曰玷。复音房目反。黯,古艰字。玷音丁念反。"

於肃君子,既令厥德,[①]仪服此恭,棣棣其则。[②]咨余小子,既德靡逮,[③]曾是车服,荒嫚以队。[④]

①师古曰:"於,叹辞也。肃,敬也。令,善也。言君子之人,皆肃敬以善其德也。"

②李奇曰:"善威仪也。"师古曰:"诗邶柏舟曰:'威仪逮逮,不可选也。'逮逮,闲习之貌,音徒继反。"

③师古曰:"逮,及也,自言德不及也。"

④师古曰:"曾之言则也。"

明明天子,俊德烈烈,不遂我遗,恤我九列。[①]我既兹恤,惟夙惟夜,[②]畏忌是申,供事靡惰。[③]天子我监,登我三事,[④]顾我伤队,爵复我旧。

①师古曰:"恤,安也。九列,卿之位,谓少府。"

②师古曰:"夙,早也。言早夜常自戒也。"

③师古曰:"申,言自约束也。惰,古惰字。"

④师古曰:"监,察也。三事,三公之位,谓丞相也。"

我既此登,望我旧阶,先后兹度,涟涟孔怀。[①]司直御事,我熙我盛;[②]群公百僚,我嘉我庆。于异卿士,非同我心,三事惟鬻,莫我肯矜。[③]赫赫三事,力虽此毕,非(吾)〔我〕所度,[6]退其冏日。[④]昔我之队,畏不此居,[⑤]今我度兹,戚戚其惧。[⑥]

①应劭曰:"我既此登,为丞相也。先后兹度,父所在也。"臣瓒曰:"案古文宅度同。"师古曰:"先后即先君也。以父昔居此位,故泣涕而甚思之也。"

②师古曰:"司直,丞相司直也。御事,治事之吏也。言司直及治事之人助我兴盛而为职务也。"

③师古曰:"言己居尊位,惧不克胜,而群公百官,皆来相庆,是与我心不同也。"

④师古曰:"我虽毕力于此,然惧非所居,贬退无日。"

⑤师古曰:"居,合韵音基庶反。"

⑥师古曰:"度亦居也。"

嗟我后人,命其靡常,靖享尔位,瞻仰靡荒。[①]慎尔会同,戒尔车服,无婿尔仪,以保尔域。[②]尔无我视,不慎不整;我之此复,惟禄之幸。[③]於戏后人,惟肃惟栗。[④]无忝显祖,以蕃汉室!

①师古曰:"靖,谋也。享,当也。言天(会)〔命〕无常,唯善是祐。[7]谋当尔位,无荒怠也。"

②师古曰:"婧亦古惰字也。域谓封邑也。"

③师古曰:"言我之得复此爵,乃蒙天之福幸而遇之,尔等不当视效而怠慢也。"

④师古曰:"於戏读曰呜乎。"

玄成为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贤,而文采过之。建昭三年薨,谥曰共侯。初,贤以昭帝时徙平陵,玄成别徙杜陵,病且死,因使者自白曰:"不胜父子恩,愿乞骸骨,归葬父墓。"上许焉。

子顷侯宽嗣。薨,子僖侯育嗣。薨,子节侯沈嗣。自贤传国至玄孙乃绝。玄成兄高寝令方山子安世历郡守,大鸿胪,长乐卫尉,朝廷称有宰相之器,会其病终。而东海太守弘子赏亦明诗。哀帝为定陶王时,赏为太傅。哀帝即位,赏以旧恩为大司马车骑将军,列为三公,赐爵关内侯,食邑千户,亦年八十馀,以寿终。宗族至吏二千石者十馀人。

初,高祖时,令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庙。至惠帝尊高帝庙为太祖庙,景帝尊孝文庙为太宗庙,行所尝幸郡国各立太祖、太宗庙。至宣帝本始二年,复尊孝武庙为世宗庙,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庙在郡国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①而京师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庙,②并为百七十六。又园中各有寝、便殿。③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寝,日四上食;庙,岁二十五祠;④便殿,岁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卫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寝园,与诸帝合,凡三十所。一岁祠,上食二万四千四百五十五,用卫士四万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乐人万二千一百四十七人,养牺牲卒不在数中。

①师古曰:"六十八者,郡国之数也。百六十七所,宗庙之数也。"

②师古曰:"悼皇考者,宣帝之父,即史皇孙。"

③如淳曰:"黄图高庙有便殿,是中央正殿也。"师古曰:"如说非也。凡言便殿、便室者,皆非正大之处。寝者,陵上正殿,若平生露寝矣。便殿者,寝侧

之(便)〔别〕殿耳。"[8]

④如淳曰:"月祭朔望,加腊月二十五。"晋灼曰:"汉仪注宗庙一岁十二祠。五月尝麦。六月、七月三伏、立秋貙娄,又尝粢。八月先夕馈飧,皆一太牢,酎祭用九太牢。十月尝稻,又饮蒸,二太牢。十〔一〕月尝,[9]十二月腊,二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闰加一祀,与此上十二为二十五祠。"师古曰:"晋说是也。"

至元帝时,贡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庙,今孝惠、孝景庙皆亲尽,宜毁。及郡国庙不应古礼,宜正定。"天子是其议,未及施行而禹卒。永光四年,乃下诏先议罢郡国庙,曰:"朕闻明王之御世也,遭时为法,因事制宜。①往者天下初定,远方未宾,因尝所亲以立宗庙,② 盖建威销萌,一民之至权也。③今赖天地之灵,宗庙之福,四方同轨,蛮貊贡职,④久遵而不定,令疏远卑贱共承尊祀,⑤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惧焉。传不云乎?'吾不与祭,如不祭。'⑥其与将军、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议。"丞相玄成、御史大夫郑弘、太子太傅严彭祖、少府欧阳地馀、谏大夫尹更始等七十人皆曰:"臣闻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出,生于心也。⑦故唯圣人为能飨帝,孝子为能飨亲。⑧立庙京师之居,躬亲承事,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助祭,尊亲之大义,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⑨诗云:'有来雍雍,至止肃肃,相维辟公,天子穆穆。'⑩春秋之义,父不祭于支庶之宅,君不祭于臣仆之家,王不祭于下土诸侯。臣等愚以为宗庙在郡国,宜无修,臣请勿复修。"奏可。因罢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戾太子、戾后园,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

①师古曰:"言不必同也。"

②师古曰:"亲谓亲临幸处也。"

③师古曰:"销遏逆乱,使不得萌生。"

④师古曰:"同轨,言车辙皆同,示法制齐也。"

⑤师古曰:"共读曰恭。"

⑥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与读曰预。"

⑦师古曰:"繇读与由同。"

⑧师古曰:“言情礼皆备。”

⑨师古曰:“易,改也。”

⑩师古曰:“此周颂雍篇(祖)〔禘〕太祖之诗也。[10]雍雍,和也。肃肃,敬也。相,助也。辟,百辟卿士也。公,诸侯也。有来而和者,至而敬者,助王禘祭,是百辟诸侯也。天子是时则穆穆然承事也。”

罢郡国庙后月馀,复下诏曰:“盖闻明王制礼,立亲庙四,祖宗之庙,万世不毁,所以明尊祖敬宗,著亲亲也。① 朕获承祖宗之重,惟大礼未备,战栗恐惧,不敢自颛,② 其与将军、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议曰:“礼,王者始受命,诸侯始封之君,皆为太祖。以下,五庙而迭毁,③ 毁庙之主臧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④ 祫祭者,毁庙与未毁庙之主皆合食于太祖,父为昭,子为穆,孙复为昭,古之正礼也。⑤ 祭义曰:‘王者禘其祖自出,⑥ 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为立庙,亲尽也。立亲庙四,亲亲也。亲尽而迭毁,亲疏之杀,示有终也。⑦ 周之所以七庙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庙不毁,与亲庙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当亲尽而毁。成王成二圣之业,⑧ 制礼作乐,功德茂盛,庙犹不世,以行为谥而已。⑨ 礼,庙在大门之内,不敢远亲也。⑩ 臣愚以为高帝受命定天下,宜为帝者太祖之庙,世世不毁,承后属尽者宜毁。今宗庙异处,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庙而序昭穆如礼。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庙皆亲尽宜毁,皇考庙亲未尽,如故。”⑪ 大司马车骑将军许嘉等二十九人以为孝文皇帝除诽谤,去肉刑,躬节俭,不受献,罪人不帑,不私其利,⑫ 出美人,重绝人类,宾赐长老,收恤孤独,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宜为帝者太宗之庙。廷尉忠以为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为世宗之庙。⑬ 谏大夫尹更始等十八人以为皇考庙上序于昭穆,非正礼,宜毁。

①师古曰:“著亦明也。”

②师古曰:“颛与专同。”

③师古曰:“迭,互也。亲尽则毁,故云迭也,音大结反。”

④师古曰:“殷,大也。禘,谛也。(一)〔壹〕,一祭之也。[11]祫,合也。禘音大系反。祫音洽。”

⑤师古曰:“昭穆者,父子易其号序也。昭,明也。穆,美也。后以晋室讳昭,故学者改昭为韶。”

⑥师古曰:“祖所从出者。”

⑦师古曰:“杀,渐降也,音所例反。”

⑧师古曰:“二圣,文王、武王也。”

⑨师古曰:“谓之成王,则是以行表谥也。”

⑩师古曰:“远,离也,音于万反。”

⑪张晏曰:“悼皇考于元帝祖也。”

⑫师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不私其利也。帑读与孥同。”

⑬师古曰:“忠,尹忠也。攘,却也。”

于是上重其事,①依违者一年,②乃下诏曰:“盖闻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义也;存亲庙四,亲亲之至恩也。高皇帝为天下诛暴除乱,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国为代王,诸吕作乱,海内摇动,然群臣黎庶靡不壹意,北面而归心,犹谦辞固让而后即位,削乱秦之迹,兴三代之风,是以百姓晏然,咸获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为汉太祖,孝文皇帝为太宗,世世承祀,传之无穷,朕甚乐之。孝宣皇帝为孝昭皇帝后,于义壹体。③孝景皇帝庙及皇考庙皆亲尽,其正礼仪。”玄成等奏曰:“祖宗之庙世世不毁,继祖以下,五庙而迭毁。今高皇帝为太祖,孝文皇帝为太宗,孝景皇帝为昭,孝武皇帝为穆,孝昭皇帝与孝宣皇帝俱为昭。皇考庙亲未尽。太上、孝惠庙皆亲尽,宜毁。太上庙主宜瘗园,孝惠皇帝为穆,主迁于太祖庙,寝园皆无复修。”奏可。

①师古曰:“重,难也。”

②师古曰:“依违者,不决也。”

③师古曰:“一体谓俱为昭也。礼,孙与祖俱为昭。宣帝之于昭帝为从孙,故云于义一体。”

议者又以为清庙之诗言交神之礼无不清静,[①]今衣冠出游,有车骑之众,风雨之气,非所谓清静也。"祭不欲数,数则渎,渎则不敬。"[②]宜复古礼,四时祭于庙,诸寝园日月间祀皆可勿复修。[③]上亦不改也。明年,玄成复言:"古者制礼,别尊卑贵贱,国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则荐于寝,[④]身没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毁,序昭穆,大礼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寝祠园宜如礼勿复修。"奏可。

①师古曰:"清庙,周颂祀文王之诗。其诗云'於穆清庙,肃雍显相',又曰'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

②师古曰:"此礼记祭法之言。渎,烦污也。数音所角反。"

③师古曰:"间音工苋反。"

④师古曰:"適读曰嫡也。"

后岁馀,玄成薨,匡衡为丞相。上寝疾,梦祖宗谴罢郡国庙,上少弟楚孝王亦梦焉。上诏问衡,议欲复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惶恐,祷高祖、孝文、孝武庙曰:"嗣曾孙皇帝恭承洪业,夙夜不敢康宁,思育休烈,以章祖宗之盛功。[①]故动作接神,必因古圣之经。往者有司以为前因所幸而立庙,将以系海内之心,非为尊祖严亲也。今赖宗庙之灵,六合之内莫不附亲,庙宜一居京师,天子亲奉,郡国庙可止毋修。皇帝祗肃旧礼,尊重神明,即告于祖宗而不敢失。[②]今皇帝有疾不豫,乃梦祖宗见戒以庙,楚王梦亦有其序。[③]皇帝悼惧,即诏臣衡复修立。谨案上世帝王承祖祢之大(义)〔礼〕,[12]皆不敢不自亲。郡国吏卑贱,不可使独承。又祭祀之义以民为本,间者岁数不登,百姓困乏,郡国庙无以修立。礼,凶年则岁事不举,以祖祢之意为不乐,是以不敢复。[④]如诚非礼义之中,违祖宗之心,咎尽在臣衡,[⑤]当受其殃,大被其疾,队在沟渎之中。皇帝至孝肃慎,宜蒙祐福。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飨皇帝之孝,[⑥]开赐皇帝眉寿亡疆,[⑦]令所疾日瘳,平复反常,[⑧]永保宗庙,天下幸甚!"

①师古曰:"育,养也。休,美也。烈,业也。"

②师古曰:“不敢失礼。”

③师古曰:“序,绪也,谓端绪也。”

④师古曰:“复音房目反。”

⑤师古曰:“如,若也。中音竹仲反。”

⑥师古曰:“右读曰祐。”

⑦师古曰:“眉寿言寿考而眉秀也。疆,境也。”

⑧师古曰:“反犹还也。”

又告谢毁庙曰:“往者大臣以为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于天地,①天序五行,人亲五属,②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尝之序,靡有过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万世不堕。继烈以下,五庙而迁,③上陈太祖,间岁而祫,④其道应天,故福禄永终。太上皇非受命而属尽,义则当迁。又以为孝莫大于严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异子不敢同。礼,公子不得为母信,为后则于子祭,于孙止,⑤尊祖严父之义也。寝日四上食,园庙间祠,皆可亡修。⑥皇帝思慕悼惧,未敢尽从。惟念高皇帝圣德茂盛,受命溥将,钦若稽古,承顺天心,⑦子孙本支,陈锡亡疆。⑧诚以为迁庙合祭,久长之策,高皇帝之意,乃敢不听?⑨即以令日⑩迁太上、孝惠庙,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寝,将以昭祖宗之德,顺天人之序,定无穷之业。今皇帝未受兹福,乃有不能共职之疾。⑪皇帝愿复修承祀,臣衡等咸以为礼不得。⑫如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尽在臣衡等,当受其咎。今皇帝尚未平,诏中朝臣具复毁庙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复以为天子之祀义有所断,礼有所承,违统背制,不可以奉先祖,皇天不祐,鬼神不飨。六艺所载,皆言不当,⑬无所依缘,以作其文。事如失指,罪乃在臣衡,当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气日兴,疾病平复,永保宗庙,与天亡极,群生百神,有所归息。”⑭诸庙皆同文。

①师古曰:“休,美也。典,法也。”

②师古曰:“五属谓同族之五服,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也。”

③师古曰:“堕,毁也。烈,业也。继谓始嗣位者也。堕音火规反。”

④师古曰:“间岁,隔一岁也。”

⑤李奇曰:“不得信,尊其父也。公子去其所而为大宗后,尚得私祭其母,为孙则止,不得祭公子母也,明继祖不(得)〔复〕顾其私祖母也。”[13]师古曰:“信读曰伸。”

⑥师古曰:“间音工苋反。”

⑦师古曰:“溥,广也。将,大也。钦,敬也。若,善也。稽,考也。商颂烈祖之篇曰‘我受命溥将’。虞书尧典曰‘钦若昊天’,又曰‘若稽古帝尧’,故衡总引之。”

⑧师古曰:“诗大雅文王之篇曰:‘陈锡载周,侯文王孙子。文王孙子,本支百世。’陈,敷也。载,始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言子孙承受敷锡初始之福,故得永久无穷竟也。”

⑨师古曰:“言不敢不从。”

⑩师古曰:“令,善也。谓吉日也。”

⑪师古曰:“共读曰恭。”

⑫师古曰:“于礼不合也。”

⑬师古曰:“六艺,(之)〔六〕经也。”[14]

⑭师古曰:“息,止也。”

久之,上疾连年,遂尽复诸所罢寝庙园,皆修祀如故。初,上定迭毁礼,独尊孝文庙为太宗,而孝武庙亲未尽,故未毁。上于是乃复申明之,曰:“孝宣皇帝尊孝武庙曰世宗,损益之礼,不敢有与焉。①他皆如旧制。”唯郡国庙遂废云。

①师古曰:“与读曰预。其下亦同。”

元帝崩,衡奏言:“前以上体不平,故复诸所罢祠,卒不蒙福。①案卫思后、戾太子、戾后园,亲未尽。②孝惠、孝景庙亲尽,宜毁。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灵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请悉罢,勿奉。”奏可。初,

高后时患臣下妄非议先帝宗庙寝园官，故定著令，敢有擅议者弃市。至元帝改制，蠲除此令。成帝时以无继嗣，河平元年复复太上皇寝庙园，世世奉祠。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于太上寝庙如故，又复擅议宗庙之命。③

①师古曰："卒，终也。"

②师古曰："言不当毁也。"

③师古曰："复音方目反。"

成帝崩，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书，高皇帝为汉太祖，孝文皇帝为太宗。建昭五年制书，孝武皇帝为世宗。损益之礼，不敢有与。臣愚以为迭毁之次，当以时定，非令所为擅议宗庙之意也。臣请与群臣杂议。"奏可。于是，光禄勋彭宣、詹事满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为继祖宗以下，五庙而迭毁，后虽有贤君，犹不得与祖宗并列。子孙虽欲褒大显扬而立之，鬼神不飨也。孝武皇帝虽有功烈，亲尽宜毁。

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议曰："臣闻周室既衰，四夷并侵，猃狁最强，于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诗人美而颂之曰'薄伐猃狁，至于太原'，①又曰'啴啴推推，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猃狁，荆蛮来威'，②故称中兴。及至幽王，犬戎来伐，杀幽王，取宗器。③自是之后，南夷与北夷交侵，中国不绝如线。④春秋纪齐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⑤是故弃桓之过而录其功，以为伯首。⑥及汉兴，冒顿始强，破东胡，禽月氏，⑦并其土地，地广兵强，为中国害。南越尉佗总百粤，自称帝。故中国虽平，犹有四夷之患，且无宁岁。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动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货赂，与结和亲，犹侵暴无已。甚者，兴师十馀万众，近屯京师及四边，岁发屯备虏，其为患久矣，非一世之渐也。诸侯郡守连匈奴及百粤以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杀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胜数。孝武皇帝愍中国罢劳无安宁之时，⑧乃遣大将军、骠骑、伏波、楼船之属，南灭百粤，起七郡；北攘匈

奴,降昆邪十万之众,⑨置五属国,起朔方,以夺其肥饶之地;东伐朝鲜,起玄菟、乐浪,以断匈奴之左臂;⑩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国,结乌孙,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⑪单于孤特,远遁于幕北。四垂无事,斥地远境,起十馀郡。⑫功业既定,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实百姓,其规橅可见。⑬又招集天下贤俊,与协心同谋,兴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禅,殊官号,存周后,定诸侯之制,永无逆争之心,至今累世赖之。单于守藩,百蛮服从,万世之基也,中兴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业,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为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发德音也。礼记王制及春秋穀梁传,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此丧事尊卑之序也,与庙数相应。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⑭春秋左氏传曰:'名位不同,礼亦异数。'自上以下,降杀以两,礼也。⑮七者,其正法数,可常数者也。宗不在此数中。宗,变也,⑯苟有功德则宗之,不可预为设数。故于殷,太甲为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⑰周公为毋逸之戒,举殷三宗以劝成王。⑱繇是言之,宗无数也,⑲然则所以劝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庙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毁;以所宗言之,则不可谓无功德。礼记祀典曰:'夫圣王之制祀也,功施于民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救大灾则祀之。'窃观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于异姓,犹将特祀之,况于先祖?或说天子五庙无见文,又说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毁其庙。名与实异,非尊德贵功之意也。诗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⑳思其人犹爱其树,况宗其道而毁其庙乎?迭毁之礼自有常法,无殊功异德,固以亲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数,经传无明文,至尊至重,难以疑文虚说定也。孝宣皇帝举公卿之议,用众儒之谋,既以为世宗之庙,建之万世,宣布天下。臣愚以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毁。"上览其议而从之。制曰:"太仆舜、中垒校尉歆议可。"

①师古曰:"小雅六月之诗也。薄伐,言逐出之。"

②师古曰:"小雅采芑之诗也。啴啴,众也。推推,盛也。显,明也。允,信也。方叔,周之卿士,命为将率也。言出师众盛,有如雷霆。方叔又能信明其德,既伐猃狁,惩其侵暴,则南荆之蛮,亦畏威而来服也。啴啴音他丹反。推音他回反。"

③师古曰:"宗器,宗庙之器也。"

④师古曰:"线,缕也,音思荐反。"

⑤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微,无也。被发左衽,戎狄之服。言无管仲佐齐桓公征讨,则中夏皆将为夷狄也。"

⑥师古曰:"伯读曰霸。"

⑦师古曰:"氏读曰支。"

⑧师古曰:"罢读曰疲。"

⑨师古曰:"昆音下门反。"

⑩师古曰:"乐音来各反。浪音郎。"

⑪师古曰:"娣音而遮反。"

⑫师古曰:"斥,开也。远,广也。"

⑬师古曰:"樵读曰蕉,其字从木。"

⑭师古曰:"流谓流风馀福。"

⑮师古曰:"杀音所例反。"

⑯师古曰:"言非常数,故云变也。"

⑰师古曰:"太甲,汤之孙,太丁之子也。太戊,太庚之子,雍己之弟也。武丁,小乙之子。"

⑱师古曰:"毋逸,尚书篇名。戒以无逸豫也。"

⑲师古曰:"繇与由同也。"

⑳师古曰:"召南甘棠之诗也。解已在前。翦字与翦同。芟音步葛反。"

歆又以为"礼,去事有杀,[1]故春秋外传曰:'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祖祢则日祭,曾高则月祀,二祧则时享,坛墠则岁贡,[2]大禘则终王。[3]德盛而游广,亲亲之杀也;[4]弥远则弥尊,故禘为重矣。孙居

王父之处，正昭穆，则孙常与祖相代，此迁庙之杀也。圣人于其祖，出于情矣，礼无所不顺，故无毁庙。[5]自贡禹建迭毁之议，惠、景及太上寝园废而为虚，[6]失礼意矣。”

①师古曰：“去，除也。杀，渐也。去音丘吕反。杀音所例反。其下并同也。”

②张晏曰：“去祧为坛。墠，扫地而祭也。”师古曰：“祧是远祖也。筑土为坛，除地为墠。祧音他尧反。墠音善。”

③服虔曰：“蛮夷，终王乃入助祭，各以其珍贡，以共大禘之祭也。”师古曰：“每一王终，新王即位，乃来助祭。”

④如淳曰：“游亦流也。”

⑤晋灼曰：“以情推子，以子况祖，得人心，礼何所违，故无毁弃不禘之主也。谓下三庙废而为虚者也。”

⑥师古曰：“虚读曰墟。”

至平帝元始中，大司马王莽奏：“本始元年丞相义等议，[1]谥孝宣皇帝亲曰悼园，置邑三百家，至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2]父为士，子为天子，祭以天子，悼园宜称尊号曰‘皇考’，立庙，益故奉园民满千六百家，以为县。臣愚以为皇考庙本不当立，累世奉之，非是。又孝文太后南陵、[3]孝昭太后云陵园，虽前以礼不复修，陵名未正。谨与大司徒晏等百四十七人议，皆曰孝宣皇帝以兄孙继统为孝昭皇帝后，以数，故孝元世以孝景皇帝及皇考庙亲未尽，不毁。此两统贰父，违于礼制。案义奏亲谥曰‘悼’，裁置奉邑，皆应经义。相奏悼园称‘皇考’，立庙，益民为县，违离祖统，乖缪本义。父为士，子为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谓若虞舜、夏禹、殷汤、周文、汉之高祖受命而王者也，非谓继祖统为后者也。臣请皇高祖考庙奉明园毁勿修，[4]罢南陵、云陵为县。”奏可。

①师古曰：“蔡义也。”

②师古曰：“魏相也。”

③师古曰：“在霸陵之南，故曰南陵。”

④张晏曰：“奉明园，悼皇考园也。”

司徒掾班彪曰：①汉承亡秦绝学之后，祖宗之制因时施宜。自元、成后学者(番)〔蕃〕滋，②[15]贡禹毁宗庙，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后皆数复，故纷纷不定。③何者？礼文缺微，古今异制，各为一家，未易可偏定也。考观诸儒之议，刘歆博而笃矣。

①师古曰："汉书诸赞，皆固所为。其有叔皮先论述者，(谓)固亦具显以示后人，而或者〔谓〕固窃盗父名，观此可以免矣。"[16]

②师古曰："蕃音扶元反。"

③师古曰："数音所角反。复音扶目反。"

【校勘记】

〔1〕 言欲正远人先从近〔亲〕始。 景祐、殿本都有"亲"字。

〔2〕 孟所居彭城东里名(曰)〔也〕。 景祐、殿本都作"也"。王先谦说作"也"是。

〔3〕 而者，句(端)〔绝〕之辞。 殿本作"绝"，景祐本作"端"。

〔4〕 大鸿胪(奉)〔奏〕状， 景祐、殿本都作"奏"。王先谦说作"奏"是。

〔5〕 贰〔谓〕不一也， 景祐、殿本都有"谓"字。

〔6〕 非(吾)〔我〕所度， 景祐、殿本都作"我"。

〔7〕 言天(会)〔命〕无常，唯善是祐。 景祐、殿、局本都作"命"，此误。

〔8〕 便殿者寝侧之(便)〔别〕殿耳。 景祐、殿本都作"别"。

〔9〕 十〔一〕月尝， 景祐、殿本都有"一"字。

〔10〕 此周颂雍篇(祖)〔禘〕太祖之诗也。 景祐、殿、局本都作"禘"。王先谦说作"禘"是。

〔11〕 (一)〔壹〕，一祭之也。 殿本作"壹"。王先谦说殿本是。

〔12〕 谨案上世帝王承祖祢之大(义)〔礼〕， 宋祁说越本作"礼"。钱大昭说闽本作"礼"。按景祐本作"礼"。

〔13〕 明继祖不(得)〔复〕顾其私祖母也。 景祐、殿本都作"复"。

〔14〕 六艺，(之)〔六〕经也。 景祐本作"之"，殿本作"六"。王先谦说作"六"

是。

〔15〕 自元、成后学者(番)〔蕃〕滋， 景祐、殿本都作“蕃”。王先谦说作“蕃”是。

〔16〕 其有叔皮先论述者，(谓)固亦具显以示后人，而或者〔谓〕固窃盗父名，观此可以免矣。 宋祁说，越本“谓”字在后“或者”下。刘攽说，“谓”字合在“或者”下。按景祐、局本都在“或者”下。

汉书卷七十四

魏相丙吉传第四十四

魏相字弱翁，济阴定陶人也，①徙平陵。少学易，为郡卒史，举贤良，以对策高第，为茂陵令。顷之，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诈称御史止传，②丞不以时谒，客怒缚丞。相疑其有奸，收捕，案致其罪，论弃客市，③茂陵大治。

①师古曰："说者谓相即魏无知之后，盖承浅近之书，为妄深矣。"

②师古曰："传谓县之传舍。"

③师古曰："杀之于市。"

后迁河南太守，禁止奸邪，豪强畏服。会丞相车千秋死，先是千秋子为雒阳武库令，自见失父，而相治郡严，恐久获罪，乃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还。相独恨曰："大将军闻此令去官，必以为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当世贵人非我，殆矣！"①武库令西至长安，大将军霍光果以责过相曰："幼主新立，以为函谷京师之固，武库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为关都尉，子为武库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国家大策，②苟见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浅薄也！"后人有告相贼杀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③遮大将军，自言愿复留作一年以赎太守罪。河南老弱万馀人守关欲入上书，关吏以闻。大将军用武库令事，遂下相廷尉狱。④久系逾冬，会赦出。复有诏守茂陵令，迁杨州刺史。考案郡国守相，多所贬退。相与丙吉相善，时吉为光禄大夫，与相书曰："朝廷已深知弱翁(行治)〔治行〕，[1]方且大用矣。愿少慎事自重，臧器于身。"⑤

相心善其言，为霁威严。⑥居部二岁，征为谏大夫，复为河南太守。

①师古曰："殆，危也。"

②师古曰："惟，思也。"

③师古曰："来京师诸官府为戍卒，若今卫士上番分守诸司。"

④师古曰："光心以武库令事嫌之，而下其贼杀不辜之狱也。"

⑤师古曰："易下系辞云：'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言不显见其材能。"

⑥苏林曰："霁音限齐之齐。"臣瓒曰："此雨霁字也。霁，止也。"师古曰："二说皆是也。音才诣反，又音子诣反。"

数年，宣帝即位，征相入为大司农，迁御史大夫。四岁，大将军霍光薨，上思其功德，以其子禹为右将军，兄子乐平侯山复领尚书事。①相因平恩侯许伯奏封事，言："春秋讥世卿，恶宋三世为大夫，②及鲁季孙之专权，皆危乱国家。自后元以来，禄去王室，政繇冢宰。③今光死，子复为大将军，兄子秉枢机，昆弟诸婿据权势，在兵官。光夫人显及诸女皆通籍长信宫，④或夜诏门出入，骄奢放纵，恐寖不制。⑤宜有以损夺其权，破散阴谋，以固万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诸上书者皆为二封，署其一曰副，领尚书者先发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复因许伯白，去副封以防雍蔽。⑥宣帝善之，诏相给事中，皆从其议。霍氏杀许后之谋始得上闻。乃罢其三侯，令就第，⑦亲属皆出补吏。于是韦贤以老病免，相遂代为丞相，封高平侯，食邑八百户。及霍氏怨相，又惮之，谋矫太后诏，先召斩丞相，然后废天子。事发觉，伏诛。宣帝始亲万机，厉精为治，练群臣，核名实，而相总领众职，甚称上意。

①师古曰："山者，去病之孙。今言兄子，此传误。"

②师古曰："解在五行志。"

③师古曰："繇与由同。"

④师古曰："通籍谓禁门之中皆有名籍，恣出入也。"

⑤师古曰："寖，渐也。不制，不可制御也。"

⑥师古曰："雍读曰壅。"

⑦师古曰:"禹及云、山也。"

元康中,匈奴遣兵击汉屯田车师者,不能下。上与后将军赵充国等议,欲因匈奴衰弱,出兵击其右地,使不敢复扰西域。相上书谏曰:"臣闻之,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间者匈奴尝有善意,所得汉民辄奉归之,未有犯于边境,虽争屯田车师,不足致意中。今闻诸将军欲兴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边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莱之实,常恐不能自存,难于动兵。[1]'军旅之后,必有凶年',[2]言民以其愁苦之气,伤阴阳之和也。出兵虽胜,犹有后忧,恐灾害之变因此以生。今郡国守相多不实选,[3]风俗尤薄,水旱不时。案今年计,子弟杀父兄、妻杀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为此非小变也。今左右不忧此,[4]乃欲发兵报纤介之忿于远夷,殆孔子所谓'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5]愿陛下与平昌侯、乐昌侯、平恩侯及有识者详议乃可。"[6]上从(其)〔相〕言而止。[2]

①师古曰:"不可以兵事动之。"

②师古曰:"此引老子道经之言。"

③师古曰:"言不得其人。"

④师古曰:"左右谓近臣在天子左右者。"

⑤师古曰:"论语季氏将伐颛臾,孔子谓冉有、季路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故相引之。颛臾,鲁附庸国。萧墙,屏墙也,解在五行志。"

⑥师古曰:"平昌侯王无故、乐昌侯王武,并帝之舅。平恩侯许伯,皇太子外祖父也。"

相明易经,有师法,好观汉故事及便宜章奏,[1]以为古今异制,方今务在奉行故事而已。数条汉兴已来国家便宜行事,及贤臣贾谊、晁错、

董仲舒等所言，奏请施行之，曰："臣闻明主在上，贤辅在下，则君安虞而民和睦。②臣相幸得备位，不能奉明法，广教化，理四方，以宣圣德。民多背本趋末，③或有饥寒之色，为陛下之忧，臣相罪当万死。臣相知能浅薄，不明国家大体，时用之宜，惟民终始，未得所繇。④窃伏观先帝圣德仁恩之厚，勤劳天下，垂意黎庶，忧水旱之灾，为民贫穷发仓廪，赈乏餧；⑤遣谏大夫博士巡行天下，⑥察风俗，举贤良，平冤狱，冠盖交道；⑦省诸用，宽租赋，弛山泽波池，⑧禁秣马酤酒贮积；⑨所以周急继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备。臣相不能悉陈，昧死奏故事诏书凡二十三事。臣谨案王法必本于农而务积聚，量入制用以备凶灾，⑩亡六年之畜，尚谓之急。⑪元鼎二年，平原、勃海、太山、东郡溥被灾害，⑫民饿死于道路。二千石不豫虑其难，使至于此，⑬赖明诏振救，乃得蒙更生。⑭今岁不登，谷暴腾踊，⑮临秋收敛犹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羌未平，师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窃寒心，宜蚤图其备。⑯唯陛下留神元元，帅繇先帝盛德以抚海内。"⑰上施行其策。

①师古曰："既观国家故事，又观前人所奏便宜之章也。"

②师古曰："虞与娱同。"

③师古曰："本，农业也。末，商贾也。趋读曰趣。"

④师古曰："惟，思也。繇读与由同。由，从也，因也。"

⑤师古曰："餧，饿也，音乃贿反。"

⑥师古曰："行音下更反。"

⑦师古曰："言其往来不绝也。"

⑧师古曰："弛，放也，言不禁障之也。波音陂。"

⑨师古曰："秣，以粟米饲马也。酤酒者，糜费深也。贮积者，滞米粟也。"

⑩师古曰："谓视年岁之丰俭。"

⑪师古曰："畜读曰蓄。礼记王制云：'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

⑫师古曰："溥与普同。"

⑬师古曰:“虑,思也。”

⑭师古曰:“抶,古救字。”

⑮师古曰:“价忽大责也。”

⑯师古曰:“蚤,古早字也。”

⑰师古曰:“帅,循也。繇与由同。由,从也。”

又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① 曰:“臣相幸得备员,奉职不修,不能宣广教化。阴阳未和,灾害未息,咎在臣等。臣闻易曰:‘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四时不忒;圣王以顺动,故刑罚清而民服。’② 天地变化,必繇阴阳,③ 阴阳之分,以日为纪。日冬夏至,则八风之序立,万物之性成,各有常职,不得相干。东方之神太昊,乘震执规司春;④ 南方之神炎帝,乘离执衡司夏;⑤ 西方之神少昊,乘兑执矩司秋;⑥ 北方之神颛顼,乘坎执权司冬;⑦ 中央之神黄帝,乘坤艮执绳司下土。⑧ 兹五帝所司,各有时也。东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兴兑治则饥,秋兴震治则华,冬兴离治则泄,⑨ 夏兴坎治则雹。明王谨于尊天,慎于养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时,⑩ 节授民事。⑪ 君动静以道,奉顺阴阳,则日月光明,风雨时节,寒暑调和。三者得叙,则灾害不生,五谷熟,丝麻遂,⑫ 中木茂,鸟兽蕃,⑬ 民不夭疾,衣食有馀。若是,则君尊民说,上下亡怨,⑭ 政教不违,礼让可兴。夫风雨不时,则伤农桑;农桑伤,则民饥寒;饥寒在身,则亡廉耻,寇贼奸宄所繇生也。⑮ 臣愚以为阴阳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贤圣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义,必纯取法天地,而观于先圣。高皇帝所述书天子所服第八⑯ 曰:‘大谒者臣章受诏长乐宫,曰:“令群臣议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国臣何、御史大夫臣昌⑰ 谨与将军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议:⑱“春夏秋冬天子所服,当法天地之数,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顺四时,以治国家,身亡祸殃,年寿永究,⑲ 是奉宗庙安天下之大礼也。臣请法之。中谒者赵尧举春,⑳ 李舜举夏,兒汤举秋,贡禹举冬,㉑ 四人各职一时。”大谒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时,以二月施恩

惠于天下，赐孝弟力田及罢军卒，祠死事者，颇非时节。㉒御史大夫朝错时为太子家令，奏言其状。臣相伏念陛下恩泽甚厚，然而灾气未息，窃恐诏令有未合当时者也。愿陛下选明经通知阴阳者四人，各主一时，时至明言所职，以和阴阳，天下幸甚！”相数陈便宜，上纳用焉。

①师古曰：“表为标明之。采，撮取也。”

②师古曰：“豫卦象辞也。忒，差也。”

③师古曰：“繇与由同。”

④张晏曰：“木为仁，仁者生，生者圜，故为规。”

⑤张晏曰：“火为礼，礼者齐，齐者平，故为衡。”

⑥张晏曰：“金为义，义者成，成者方，故为矩。”

⑦张晏曰：“水为智，智者谋，谋者重，故为权。”

⑧张晏曰：“土为信，信者诚，诚者直，故为绳。”

⑨师古曰：“天地之气不闭密也。”

⑩师古曰：“乘，治也。”

⑪师古曰：“各依其节而授以事。”

⑫师古曰：“遂，成也。”

⑬师古曰：“屮，古草字。蕃，多也，音扶元反。”

⑭师古曰：“说读曰悦。”

⑮师古曰：“乱在外为奸，在内为宄。繇与由同。其下类此。”

⑯如淳曰：“第八，天子衣服之制也，于施行诏书第八。”

⑰师古曰：“萧何、周昌也。”

⑱师古曰：“陵，王陵。通，叔孙通。”

⑲师古曰：“究，竟也。”

⑳应劭曰：“四时各举所施行政事。”服虔曰：“主一时衣服礼物朝祭百事也。”师古曰：“服说是也。”

㉑师古曰：“高帝时自有一贡禹也。兒音五奚反。”

㉒师古曰：“罢军卒，卒之疲于军事者也。罢音疲。一曰新从军而休罢者也，音薄蟹反。”

相救掾史案事郡国及休告从家还至府，辄白四方异闻，或有逆贼风雨灾变，郡不上，相辄奏言之。时丙吉为御史大夫，同心辅政，上皆重之。相为人严毅，不如吉宽。视事九岁，神爵三年薨，谥曰宪侯。子弘嗣，甘露中有罪削爵为关内侯。①

①师古曰："弘坐骑至宗庙下，大不敬也。"

丙吉字少卿，鲁国人也。治律令，为鲁狱史。积功劳，稍迁至廷尉右监。坐法失官，归为州从事。武帝末，巫蛊事起，吉以故廷尉监征，①诏治巫蛊郡邸狱。时宣帝生数月，以皇曾孙坐卫太子事系，吉见而怜之。又心知太子无事实，重哀曾孙无辜，②吉择谨厚女徒，令保养曾孙，置閒燥处。③吉治巫蛊事，连岁不决。后元二年，武帝疾，往来长杨、五柞宫，④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于是上遣使者分条中都官诏狱系者，⑤亡轻重一切皆杀之。内谒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狱，吉闭门拒使者不纳，曰："皇曾孙在。他人亡辜死者犹不可，况亲曾孙乎！"相守至天明不得人，穰还以闻，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狱系者独赖吉得生，恩及四海矣。⑥曾孙病，几不全者数焉，⑦吉数赦保养乳母加致医药，视遇甚有恩惠，以私财物给其衣食。

①师古曰："被召诣京师。"

②师古曰："重音直用反。"

③师古曰："閒读曰闲。闲，宽静之处也。燥，高敞也。"

④师古曰："长杨、五柞宫并在盩厔，往来二宫之间。"

⑤师古曰："条谓疏录之。"

⑥师古曰："吉拒闭使者，天子感寤，乃普赦天下。其郡邸系狱者，既因吉得生，而赦宥之恩遂及四海也。"

⑦师古曰："几音钜依反。数音所角反。次下亦同。"

后吉为车骑将军军市令，迁大将军长史，霍光甚重之，入为光禄大夫给事中。昭帝崩，亡嗣，大将军光遣吉迎昌邑王贺。贺即位，以行淫

乱废,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诸大臣议所立,未定。吉奏记光曰:"将军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属,任天下之寄,①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内忧惧,欲亟闻嗣主。②发丧之日以大谊立后,③所立非其人,复以大谊废之,④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庙群生之命在将军之壹举。窃伏听于众庶,察其所言,诸侯宗室在(列位)〔位列〕者,[3]未有所闻于民间也。而遗诏所养武帝曾孙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⑤吉前使居郡邸时见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经术,有美材,行安而节和。愿将军详大议,参以蓍龟,岂宜褒显,先使人侍,⑥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后决定大策,天下幸甚!"光览其议,⑦遂尊立皇曾孙,遣宗正刘德与吉迎曾孙于掖庭。宣帝初即位,赐吉爵关内侯。

①师古曰:"属音之欲反。"

②师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③师古曰:"虽无嫡嗣,旁立支属,令宗庙有奉,故云大谊。"

④师古曰:"恐危社稷,故废黜之。"

⑤苏林曰:"外家犹言外人民家,不在宫中。"晋灼曰:"出郡邸狱,归在外家史氏,后入掖庭耳。"师古曰:"晋说是也。"

⑥师古曰:"侍太后。"

⑦师古曰:"省纳而用之。"

吉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孙遭遇,吉绝口不道前恩,①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地节三年,立皇太子,吉为太子太傅,数月,迁御史大夫。及霍氏诛,上躬视政,省尚书事。是时,掖庭宫婢则令民夫上书,自陈尝有阿保之功。②章下掖庭令考问,则辞引使者丙吉知状。掖庭令将则诣御史府以视吉。③吉识,谓则曰:"汝尝坐养皇曾孙不谨督笞,汝安得有功?④独渭城胡组、淮阳郭徵卿有恩耳。"分别奏组等共养劳苦状。⑤诏吉求组、徵卿,已死,有子孙,皆受厚赏。诏免则为庶人,赐钱十万。上亲见问,然后知吉有旧恩,而终不言。上大贤之,制诏丞相:"朕微眇时,御史大夫吉与朕有旧恩,厥德茂焉。⑥诗不云虖:'亡德不报。'⑦其封吉

为博阳侯，邑千三百户。”临当封，吉疾病，上将使人加绋而封之，及其生存也。⑧上忧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胜曰：“此未死也。臣闻有阴德者，必飨其乐以及子孙。今吉未获报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后病果瘉。⑨吉上书固辞，自陈不宜以空名受赏。上报曰：“朕之封君，非空名也，而君上书归侯印，是显朕之不德也。方今天下少事，君其专精神，省思虑，近医药，以自持。”后五岁，代魏相为丞相。

①师古曰：“遭遇谓升大位也。”

②师古曰：“谓未为宫婢时，有旧夫见在俗间者。”

③师古曰：“视读曰示。”

④师古曰：“督谓视察之。”

⑤师古曰：“共音居用反。养音弋亮反。”

⑥师古曰：“茂，美也。”

⑦师古曰：“大雅抑之诗。”

⑧应劭曰：“吉时病不能起，欲如君视疾，(如)〔加〕朝服拖绅，[4]就封之也。”师古曰：“绋，系印之组也，音弗也。”

⑨师古曰：“瘉与愈同。”

吉本起狱法小吏，后学诗、礼，皆通大义。及居相位，上宽大，好礼让。掾史有罪臧，不称职，辄予长休告，①终无所案验。客或谓吉曰：“君侯为汉相，奸吏成其私，然无所惩艾。”②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窃陋焉。”后人代吉，因以为故事，公府不案吏，自吉始。

①师古曰：“长给休假，令其去职也。”

②师古曰：“艾读曰乂。”

于官属掾史，务掩过扬善。吉驭吏耆酒，数逋荡，①尝从吉出，醉欧丞相车上。②西曹主吏白欲斥之，③吉曰：“以醉饱之失去士，使此人将复何所容？④西曹地忍之，⑤此不过污丞相车茵耳。”⑥遂不去也。此驭吏边郡人，习知边塞发犇命警备事，⑦尝出，适见驿骑持赤白囊，边郡发犇命书驰来至。驭吏因随驿骑至公车刺取，⑧知虏入云中、代郡，遽归

府见吉白状,⑨因曰:"恐虏所入边郡,二千石长吏有老病不任兵马者,宜可豫视。"吉善其言,召东曹案边长吏,瑣科条其人。⑩未已,诏召丞相、御史,问以虏所入郡吏,吉具对。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详知,⑪以得谴让。⑫而吉见谓忧边思职,驭吏力也。吉乃叹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长。向使丞相不先闻驭吏言,何见劳勉之有?"掾史繇是益贤吉。⑬

①师古曰:"逋,亡也。荡,放也。谓亡其所供之职而游放也。耆读曰嗜。"

②师古曰:"欧,吐也,音一口反。"

③师古曰:"斥,弃逐。"

④师古曰:"言无所容身也。"

⑤李奇曰:"地犹第也。"师古曰:"地亦但也,语声之急也。"

⑥师古曰:"茵,蓐也,音因。"

⑦师古曰:"犇,古奔字也。有命则奔赴之,言应速也。"

⑧师古曰:"剌谓探候之也。"

⑨师古曰:"遽,速也。"

⑩张晏曰:"瑣,录也。欲科条其人老少及所经历,知其本以文武进也。"

⑪师古曰:"卒读曰猝。"

⑫师古曰:"让,责也。"

⑬师古曰:"繇与由同。"

吉又尝出,逢清道群斗者,死伤横道,①吉过之不问,掾史独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②吉止驻,使骑吏问:"逐牛行几里矣?"掾史独谓丞相前后失问,或以讥吉,吉曰:"民斗相杀伤,长安令、京兆尹职所当禁备逐捕,岁竟丞相课其殿最,奏行赏罚而已。宰相不亲小事,非所当于道路问也。方春少阳用事,未可大热,③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时气失节,恐有所伤害也。三公典调和阴阳,职(所)当忧,[5]是以问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体。

①李奇曰:"清道时反群斗也。"师古曰:"清道,谓天子当出,或有斋祠,先令道路清净。"

②师古曰:“喘,急息,音昌兖反。”

③师古曰:“少音式邵反。”

五凤三年春,吉病笃。上自临问吉,曰:“君即有不讳,谁可以自代者?”①吉辞谢曰:“群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无所能识。”上固问,吉顿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于法度,晓国家故事,前为九卿十馀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国执宪详平,天下自以不冤。太仆陈万年事后母孝,惇厚备于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唯上察之。”上以吉言皆是而许焉。及吉薨,御史大夫黄霸为丞相,征西河太守杜延年为御史大夫,会其年老,乞骸骨,病免。以廷尉于定国代为御史大夫。黄霸薨,而定国为丞相,太仆陈万年代定国为御史大夫,居位皆称职,上称吉为知人。

①师古曰:“不讳,言死不可复言也。”

吉薨,谥曰定侯。子显嗣,甘露中有罪削爵为关内侯,官至卫尉太仆。始显少为诸曹,尝从祠高庙,至夕牲日,乃使出取斋衣。①丞相吉大怒,谓其夫人曰:“宗庙至重,而显不敬慎,亡吾爵者必显也。”夫人为言,然后乃已。②吉中子禹为水衡都尉,少子高为中垒校尉。

①师古曰:“未祭一日,其夕展视牲具,谓之夕牲。”

②师古曰:“免其罪罚也。”

元帝时,长安士伍尊上书,①言“臣少时为郡邸小吏,窃见孝宣皇帝以皇曾孙在郡邸狱。是时治狱使者丙吉见皇曾孙遭离无辜,吉仁心感动,涕泣凄恻,选择复作胡组养视皇孙,吉常从。臣尊日再侍卧庭上。②后遭条狱之诏,吉扞拒大难,不避严刑峻法。既遭大赦,吉谓守丞谁如,皇孙不当在官,③使谁如移书京兆尹,遣与胡组俱送京兆尹,不受,复还。及组日满当去,皇孙思慕,吉以私钱顾组,令留与郭徵卿并养数月,乃遣组去。后少内啬夫白吉曰:‘食皇孙亡诏令。’④时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给皇孙。吉即时病,⑤辄使臣尊朝夕请问皇孙,视省席蓐燥湿。候伺组、徵卿,不得令晨夜去皇孙敖溷,⑥数奏甘毳食物。⑦所以拥全神

灵,成育圣躬,功德已亡量矣。时岂豫知天下之福,而徼其报哉!⑧诚其仁恩内结于心也。虽介之推割肌以存君,不足(比也)〔以比〕。⑨[6]孝宣皇帝时,臣上书言状,幸得下吉,吉谦让不敢自伐,删去臣辞,⑩专归美于组、徵卿。组、徵卿皆以受田宅赐钱,吉封为博阳侯。臣尊不得比组、徵卿。臣年老居贫,死在旦暮,欲终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显坐微文夺爵为关内侯,臣愚以为宜复其爵邑,⑪以报先人功德。"先是显为太仆十馀年,与官属大为奸利,臧千馀万,司隶校尉昌案劾,罪至不道,奏请逮捕。上曰:"故丞相吉有旧恩,朕不忍绝。"免显官,夺邑四百户。后复以为城门校尉。显卒,子昌嗣爵关内侯。

①师古曰:"先尝有爵,经夺免之,而与士卒为伍,故称士伍。其人名尊。"

②师古曰:"郡邸之庭也。侍谓参省之也。时皇孙孩弱,常在襁褓,故指言卧也。"

③孟康曰:"郡守丞也,来诣京师邸治狱,姓谁名如。言皇孙不当在狱官,宜属郡县也。"文颖曰:"不当在郡邸官也。"师古曰:"守丞者,守狱官之丞耳,非郡丞也。谁如者,其人名,不作譙宇,言姓,又非也。"

④师古曰:"少内,掖庭主府藏之官也。食读曰饲。诏令无文,无从得其廪具也。"

⑤师古曰:"有病时也。"

⑥师古曰:"去,离也。敖,游戏也。盪,放也。盪读与荡同。"

⑦师古曰:"奏,进也。毳读与脆同。"

⑧师古曰:"缴,要也,音工尧反。"

⑨师古曰:"韩诗外传云:'晋公子重耳之亡也,过曹,里凫须以从,因盗其资而逃。重耳无粮,馁不能行,介子推割其股肉以食重耳,然后能行也。'"

⑩师古曰:"删,削也。"

⑪师古曰:"复音扶目反。"

成帝时,修废功,以吉旧恩尤重,鸿嘉元年制诏丞相御史:"盖闻褒功德,继绝统,所以重宗庙,广贤圣之路也。故博阳侯吉以旧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绝,朕甚怜之。夫善善及子孙,古今之通谊也,其封吉孙中郎

将关内侯昌为博阳侯，奉吉后。”国绝三十二岁复续云。昌传子至孙，王莽时乃绝。

赞曰：古之制名，必繇象类，[①]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故经谓君为元首，臣为股肱，[②]明其一体，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势也。近观汉相，高祖开基，萧、曹为冠，[③]孝宣中兴，丙、魏有声。是时黜陟有序，众职修理，公卿多称其位，[④]海内兴于礼让。览其行事，岂虚廓哉！[⑤]

①师古曰：“繇与由同。”

②师古曰：“谓虞书益稷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也。”

③师古曰：“名位在众臣之上。”

④师古曰：“称，副也。”

⑤师古曰：“言君明臣贤，所以致治，非徒然也。”

【校勘记】

〔1〕 朝廷已深知弱翁(行治)〔治行〕， 景祐、殿本都作“治行”。王先谦说作“治行”是。

〔2〕 上从(其)〔相〕言而止。 景祐、殿本都作“相”。

〔3〕 诸侯宗室在(列位)〔位列〕者， 景祐、殿本都作“位列”。

〔4〕 (如)〔加〕朝服拖绅， 景祐、殿本都作“加”。

〔5〕 三公典调和阴阳职(所)当忧， 景祐、殿本都无“所”字。

〔6〕 虽介之推割肌以存君不足(比也)〔以比〕。 景祐、殿本都作“以比”。

汉书卷七十五

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第四十五

眭弘字孟，鲁国蕃人也。[①] 少时好侠，斗鸡走马，长乃变节，从嬴公受春秋。[②] 以明经为议郎，至符节令。

①师古曰："眭音息随反。今河朔尚有此姓，音字皆然。而韦昭、应劭并云音桂，非也。今有炅姓，乃音桂耳。汉之(决录)〔炔钦〕又不作眭字，[1] 宁可混糅将为一族？又近代学者旁引炅氏谱以相附著。私谱之文出于闾巷，家自为说，事非经典，苟引先贤，妄相假托，无所取信，宁足据乎？蕃音皮。"

②师古曰："嬴，姓也。公，长老之号耳。"

孝昭元凤三年正月，泰山莱芜山南匈匈有数千人声，民视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三石为足。石立后有白乌数千下集其旁。是时昌邑有枯社木卧复生，[①] 又上林苑中大柳树断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虫食树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为"石柳皆阴类，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之岳，[2] 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②] 非人力所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枯社木复生，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说曰："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③] 禹以帝位，[④] 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孟使友人内官长赐上此书。[⑤] 时，昭帝幼，大将军霍光秉政，恶之，下其书廷尉。奏赐、孟妄设祆言惑众，大逆不道，皆伏诛。后五年，孝宣帝兴于民间，即位，征孟子为郎。

①师古曰:“社木,社主之树也。”

②师古曰:“僵,偃也,偃卧于地,音居羊反。”

③孟康曰:“谁,问;差,择也。问择天下贤人。”

④师古曰:“禫,古禅字也。”

⑤师古曰:“内官,署名。百官表云:‘内官长丞,初属少府,中属主爵,后属宗正。’赐者,其长之名。”

夏侯始昌,鲁人也。通五经,以齐诗、尚书教授。自董仲舒、韩婴死后,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于阴阳,先言柏梁台灾日,至期日果灾。时昌邑王以少子爱,上为选师,始昌为太傅。年老,以寿终。族子胜亦以儒显名。

夏侯胜字长公。初,鲁共王分鲁西宁乡[1]以封子节侯,别属大河,大河后更名东平,故胜为东平人。胜少孤,好学,从始昌受尚书及洪范五行传,说灾异。后事简卿,[2]又从欧阳氏问。为学精孰,所问非一师也。善说礼服。[3]征为博士、光禄大夫。会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数出。[4]胜当乘舆前谏曰:“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出欲何之?”[5]王怒,谓胜为祆言,缚以属吏。[6]吏白大将军霍光,光不举法。是时,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昌邑王。光让安世以为泄语,安世实不言。乃召问胜,胜对言:“在洪范传曰‘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下人有伐上者’,恶察察言,[7]故云臣下有谋。”光、安世大惊,以此益重经术士。后十馀日,光卒与安世(共)白太后,[8][3]废昌邑王,尊立宣帝。光以为群臣奏事东宫,太后省政,[9]宜知经术,白令胜用尚书授太后。迁长信少府,赐爵关内侯,以与谋废立,[10]定策安宗庙,益千户。

①师古曰:“共读如恭。恭王名馀,景帝之子也。”

②师古曰:“姓简名卿。简音奸。”

③师古曰:“礼之丧服也。”

④师古曰:“每出游戏也。”

⑤师古曰:“之,往也。”

⑥师古曰:“属,委也。音之欲反。”

⑦师古曰:“恶谓忌讳也。察(谓)[为]计谋不敢明显言之也。[4]五行志曰‘不敢察察言’也。”

⑧师古曰:“卒,终也。”

⑨师古曰:“省,视也。”

⑩师古曰:“与读曰豫。”

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诏丞相御史曰:“朕以眇身,蒙遗德,承圣业,奉宗庙,夙夜惟念。① 孝武皇帝躬仁谊,厉威武,北征匈奴,单于远遁,南平氐羌、昆明、瓯骆两越,② 东定藏、貉、朝鲜,③ 廓地斥境,立郡县,百蛮率服,款塞自至,珍贡陈于宗庙;协音律,造乐歌,荐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开圣绪,尊贤显功,兴灭继绝,褒周之后;备天地之礼,广道术之路。上天报况,④ 符瑞并应,宝鼎出,白麟获,海效巨鱼,⑤ 神人并见,山称万岁。功德茂盛,不能尽宣,而庙乐未称,⑥ 朕甚悼焉。其与列侯、二千石、博士议。”于是群臣大议廷中,皆曰:“宜如诏书。”长信少府胜独曰:“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⑦ 百姓流离,物故者(过)半。⑧[5] 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⑨ 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⑩ 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公卿共难胜曰:“此诏书也。”胜曰:“诏书不可用也。人臣之谊,宜直言正论,非苟阿意顺指。议已出口,虽死不悔。”于是丞相义、御史大夫广明⑪ 劾奏胜非议诏书,毁先帝,不道,及丞相长史黄霸阿纵胜,不举劾,俱下狱。有司遂请尊孝武帝庙为世宗庙,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下世世献纳,以明盛德。武帝巡狩所幸郡国凡四十九,皆立庙,如高祖、太宗焉。

①师古曰:“惟,思也。”

②师古曰:“瓯骆皆越号。”

③张晏曰:"蔑也,貉也,在辽东之东。"师古曰:"蔑字与秽字同。貉音莫客反。"

④师古曰:"况,赐也。"

⑤师古曰:"效,致也。巨,大也。"

⑥师古曰:"称,副也。"

⑦师古曰:"耗,减也。音呼到反。"

⑧师古曰:"物故谓死也。"

⑨师古曰:"言无五谷之苗。"

⑩师古曰:"畜读曰蓄。"

⑪师古曰:"蔡义、田广明。"

胜、霸既久系,霸欲从胜受经,胜辞以罪死。霸曰:"'朝闻道,夕死可矣'。"[①]胜贤其言,遂授之。系再更冬,讲论不怠。[②]

①师古曰:"论语称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故霸引之。"

②师古曰:"更,历也,音工衡反。"

至四年夏,关东四十九郡同日地动,或山崩,坏城郭室屋,杀六千馀人。上乃素服,避正殿,遣使者吊问吏民,赐死者棺钱。下诏曰:"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业,托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曩者地震北海、琅邪,坏祖宗庙,朕甚惧焉。其与列侯、中二千石博问术士,有以应变,补朕之阙,毋有所讳。"因大赦,胜出为谏大夫给事中,霸为扬州刺史。

胜为人质朴守正,简易亡威仪。见时谓上为君,[①]误相字于前,[②]上亦以是亲信之。[③]尝见,出道上语,[④]上闻而让胜,[⑤]胜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扬之。尧言布于天下,至今见诵。臣以为可传,故传耳。"朝廷每有大议,上知胜素直,谓曰:"先生通正言,无惩前事。"[⑥]

①师古曰:"见,见于天子。"

②师古曰:"前,天子之前也。君前臣名不当相呼字也。"

③师古曰:"知其质朴也。"

④师古曰:"入见天子而以其言为外人道之。"

⑤师古曰:"让,责也。"

⑥师古曰:"通谓陈道之也。惩,创也。前事谓坐议庙乐事。"

胜复为长信少府,迁太子太傅。受诏撰尚书、论语说,[①] 赐黄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赐冢茔,葬平陵。太后赐钱二百万,为胜素服五日,以报师傅之恩,儒者以为荣。

①师古曰:"解说其意,若今义疏也。"

始,胜每讲授,常谓诸生曰:"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①] 学经不明,不如归耕。"

①师古曰:"地芥谓草芥之横在地上者。俛而拾之,言其易而必得也。青紫,卿大夫之服也。俛即俯字也。"

胜从父子建字长卿,[①] 自师事胜及欧阳高,左右采获,[②] 又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胜非之曰:"建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胜为学疏略,难以应敌。建卒自颛门名经,[③] 为议郎博士,至太子少傅。胜子兼为左曹太中大夫,孙堯至长信少府、司农、鸿胪,曾孙蕃郡守、州牧、长乐少府。胜同产弟子赏为梁内史,梁内史子定国为豫章太守。而建子千秋亦为少府、太子少傅。

①师古曰:"从父昆弟之子,名建字长卿。"

②师古曰:"言于胜及高两处采问疑义而得(之)。"[6]

③师古曰:"颛与专同。专门者,自别为一家之学。"

京房字君明,东郡顿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寿。延寿字赣。[①] 赣贫贱,以好学得幸梁王,王共其资用,[②] 令极意学。既成,为郡史,察举补小黄令。以候司先知奸邪,盗贼不得发。[③] 爱养吏民,化行县中。举最当迁,[④] 三老官属上书愿留赣,有诏许增秩留,[⑤] 卒于小黄。赣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

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⑥各有占验。房用之尤精。好钟律,知音声。初元四年以孝廉为郎。

①师古曰:"赣音贡。"

②师古曰:"共读曰恭。"

③师古曰:"以其常先知奸邪,故欲为盗贼者,不敢起发。"

④师古曰:"以课最而被举,故欲迁为他官也。"

⑤师古曰:"依许留而增其秩。"

⑥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为三百六十日。馀四卦,震、离、兑、坎,为方伯监司之官。所以用震、离、兑、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时各专王之气。各卦主时,其占法各以其日观其善恶也。"师古曰:"更音工衡反。"

永光、建昭间,西羌反,日蚀,又久青亡光,阴雾不精。①房数上疏,先言其将然,②近数月,远一岁,所言屡中,天子说之。③数召见问,房对曰:"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著,④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诏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课吏法。⑤上令公卿朝臣与房会议温室,⑥皆以房言烦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许。上意鄉之。⑦时部刺史奏事京师,上召见诸刺史,令房晓以课事,刺史复以为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郑弘、光禄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后善之。

①师古曰:"精谓日光清明也。"

②师古曰:"言且欲有此事。"

③师古曰:"说读曰悦。"

④师古曰:"万化,万机之事,施教化者也。一曰万物之类也。"

⑤晋灼曰:"令丞尉治一县,崇教化亡犯法者辄迁。有盗贼,满三日不觉者则尉事也。令觉之,自除,二尉负其(二)〔罪〕。[7]率相准如此法。"

⑥师古曰:"温室,殿名也。。"

⑦师古曰:"鄉读曰向。"

是时中书令石显颛权,① 显友人五鹿充宗为尚书令,与房同经,论议相非。二人用事,房尝宴见,② 问上曰:"幽厉之君何以危? 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将以为贤也?"上曰:"贤之。"房曰:"然则今何以知其不贤也?"上曰:"以其时乱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贤必治,任不肖必乱,必然之道也。幽厉何不觉寤而更求贤,曷为卒任不肖以至于是?"③ 上曰:"临乱之君各贤其臣,令皆觉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齐桓公、秦二世亦尝闻此君而非笑之,然则任竖刁、赵高,政治日乱,盗贼满山,何不以幽厉卜之而觉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来耳。"房因免冠顿首,曰:"春秋纪二百四十二年灾异,以视万世之君。④ 今陛下即位已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靁,⑤ 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蝗虫,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春秋所记灾异尽备。⑥ 陛下视今为治邪,乱邪?"上曰:"亦极乱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谁与?"⑦ 上曰:"然幸其瘉于彼,又以为不在此人也。"⑧ 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后之视今,犹今之视前也。"上良久乃曰:"今为乱者谁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之?"⑨[8] 房曰:"上最所信任,与图事帷幄之中进退天下之士者是矣。"⑩ 房指谓石显,上亦知之,谓房曰:"已谕。"⑪

①师古曰:"颛与专同。"

②师古曰:"以闲宴时而入见天子。"

③师古曰:"卒,终也。"

④师古曰:"视读曰示。"

⑤师古曰:"靁,古雷字。"

⑥师古曰:"言今皆备有之。"

⑦师古曰:"与读曰欤。"

⑧师古曰:"瘉与愈同,愈犹胜也。言今之灾异及政道犹幸胜于往日,又不由所任之人。"

⑨师古曰:"如,若也。"

⑩师古曰:"图,谋也。"

⑪师古曰:"言已晓此意。"

房罢出,后上令房上弟子晓知考功课吏事者,欲试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愿以为刺史,试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为奏事,以防雍塞"。①石显、五鹿充宗皆疾房,欲远之,②建言宜试以房为郡守。③元帝于是以房为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居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请,愿无属刺史,得除用它郡人,自第吏千石已下,④岁竟乘传奏事。⑤天子许焉。

①师古曰:"雍读曰壅。"

②师古曰:"出之,令远去。"

③师古曰:"立议云然也。"

④如淳曰:"令长属县,自课第殿最。"

⑤师古曰:"传音张恋反。其下亦同。"

房自知数以论议为大臣所非,内与石显、五鹿充宗有隙,不欲远离左右,及为太守,忧惧。房以建昭二年二月朔拜,上封事曰:"辛酉以来,蒙气衰去,太阳精明,臣独欣然,以为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阴倍力而乘消息。①臣疑陛下虽行此道,犹不得如意,臣窃悼惧。守阳平侯凤欲见未得,至己卯,臣拜为太守,此言上虽明下犹胜之效也。②臣出之后,恐必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愿岁尽乘传奏事,蒙哀见许。乃辛巳,蒙气复乘卦,太阳侵色,③此上大夫覆阳而上意疑也。④己卯、庚辰之间,必有欲隔绝臣令不得乘传奏事者。"

①孟康曰:"房以消息卦为辟。辟,君也。息卦曰太阴,消卦曰太阳,其馀卦曰少阴少阳,谓臣下也。并力杂卦气干消息也。"

②师古曰:"言权臣蔽主之明,故己出为郡守也。"

③张晏曰:"晋卦、解卦也。太阳侵色,谓大壮。"

④师古曰:"覆,掩蔽也。"

房未发,上令阳平侯凤承制诏房,止无乘传奏事。房意愈恐,去至

新丰，因邮上封事①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遁卦不效，[9]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为灾。'②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谓臣曰：'房可谓知道，未可谓信道也。房言灾异，未尝不中，今涌水已出，道人当逐死，尚复何言？'臣曰：'陛下至仁，于臣尤厚，虽言而死，臣犹言也。'③平又曰：'房可谓小忠，未可谓大忠也。昔秦时赵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④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乱，正先趣之。'⑤今臣得出守郡，自诡效功，⑥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异，⑦当正先之死，为姚平所笑。"

①师古曰："邮，行书者也，若今传送文书矣。邮音尤。"

②师古曰："道人，有道术之人也。天气寒而又有水涌出也。"

③师古曰："自云不避死也。"

④孟康曰："姓正名先，秦博士也。"

⑤师古曰："趣读曰促。"

⑥师古曰："诡，责也，〔自以为忧责也〕。"[10]

⑦师古曰："塞亦当也。"

房至陕，复上封事①曰："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气去，然少阴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气复起。②此陛下欲正消息，杂卦之党并力而争，消息之气不胜。强弱安危之机不可不察。己丑夜，有还风，尽辛卯，③太阳复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④此邪阴同力而太阳为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异。⑤臣愿出任良试考功，臣得居内，星亡之异可去。议者知如此于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试师。臣为刺史又当奏事，故复云为刺史恐太守不与同心，不若以为太守，此其所以隔绝臣也。陛下不违其言而遂听之，此乃蒙气所以不解，太阳亡色者也。臣去朝稍远，太阳侵色益甚，唯陛下毋难还臣而易逆天意。⑥邪说虽安于人，天气必变，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愿陛下察焉。"房去月馀，竟征下狱。

①师古曰："陕，弘农之县也，音式冉反。"

②孟康曰:“分一日为八十分,分起夜半,是为戊子之日日在巳西而蒙也。蒙常以晨夜,今向中而蒙起,是臣党盛君不胜也。”

③孟康曰:“诸卦气以寒温不效后九十一日为还风。还风,暴风也。风为教令,言正令还也。”

④孟康曰:“京房传曰:‘虽非日月同宿之时,阴道盛,犹上薄日光如此,但日无光不食也。’”

⑤张晏曰:“九,阳数之极也。”孟康曰:“昼食为既,夜食为尽,而星亡为星不见也。”

⑥师古曰:“易,轻也。音弋豉反。”

初,淮阳宪王舅张博从房受学,以女妻房。房与相亲,每朝见,辄为博道其语,[①]以为上意欲用房议,而群臣恶其害己,故为众所排。博曰:“淮阳王上亲弟,敏达好政,欲为国忠。[②]今欲令王上书求入朝,得佐助房。”房曰:“得无不可?”[③]博曰:“前楚王朝荐士,何为不可?”房曰:“中书令石显、尚书令五鹿君相与合同,巧佞之人也,事县官十馀年;及丞相韦侯,皆久亡补于民,可谓亡功矣。[④]此尤不欲行考功者也。淮阳王即朝见,劝上行考功,事善;不然,但言丞相、中书令任事久而不治,可休丞相,以御史大夫郑弘代之,迁中书令置他官,以钩盾令徐立代之,如此,房考功事得施行矣。”博具从房记诸所说灾异事,(固)〔因〕令房为淮阳王作求朝奏草,[11]皆持柬与淮阳王。石显微司具知之,以房亲近,未敢言。及房出守郡,显告房与张博通谋,非谤政治,归恶天子,诖误诸侯王,语在宪王传。初,房见,道幽厉事,出为御史大夫郑弘言之。房、博皆弃市,弘坐免为庶人。房本姓李,推律自定为京氏,死时年四十一。

①师古曰:“所与天子言,皆具说之。”

②师古曰:“为音于伪反。”

③师古曰:“恐不可也。”

④师古曰:“韦玄成也。”

翼奉字少君，东海下邳人也。治齐诗，与萧望之、匡衡同师。三人经术皆明，衡为后进，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学不仕，好律历阴阳之占。元帝初即位，诸儒荐之，征待诏宦者署，数言事宴见，天子敬焉。

时，平昌侯王临以宣(布)〔帝〕外属侍中，[12]称诏欲从奉学其术。奉不肯与言，而上封事曰："臣闻之于师，治道要务，在知下之邪正。人诚鄉正，虽愚为用；①若乃怀邪，知益为害。知下之术，在于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贪狼，申子主之。②东方之情，怒也；怒行阴贼，亥卯主之。③贪狼必待阴贼而后动，阴贼必待贪狼而后用，二阴并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礼经避之，春秋讳焉。④南方之情，恶也；恶行廉贞，寅午主之。⑤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宽大，巳酉主之。⑥二阳并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诗曰：'吉日庚午。'⑦上方之情，乐也；乐行奸邪，辰未主之。⑧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⑨辰未属阴，戌丑属阳，万物各以其类应。今陛下明圣虚静以待物至，万事虽众，何闻而不谕，⑩岂况乎执十二律而御六情！于以知下参实，亦甚优矣，万不失一，自然之道也。乃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风从西南来。未主奸邪，申主贪狼，风以大阴下抵建前，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气也。⑪平昌侯比三来见臣，皆以正辰加邪时。辰为客，时为主人。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秘道也，⑫愚臣诚不敢以语邪人。"

①师古曰："鄉读曰向。"

②孟康曰："北方水，水生于申，盛于子。水性触地而行，触物而润，多所好故；多好则贪而无厌，故为贪狼也。"

③孟康曰："东方木，木生于亥，盛于卯。木性受水气而生，贯地而出，故为怒；以阴气贼害土，故为阴贼也。"

④李奇曰："北方阴也，卯又阴贼，故为二阴，王者忌之，不举乐。春秋、礼记说皆同。贾氏说：'桀以乙卯亡，纣以甲子丧，恶以为戒。'"张晏曰："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为忌。而云夏以乙卯亡，殷以甲子亡，不推汤武以兴，此说非也。"师古曰："儒者以为子卯夏殷亡日，大失之矣。何儒亮以为学者虽驳云，只取夏殷亡日，不论殷周之兴，以为大失，不博考其义。且天

人之际，其理相符，有德者昌，无德者亡。以桀纣之暴虐，又遇恶日，其理必亡。以汤武之德，固先天而天不违，所谓德能消殃矣，岂殃能消德也！”

⑤孟康曰：“南方火，火生于寅，盛于午。火性炎猛，无所(加)〔容〕受，[13]故为恶；其气精专严整，故为廉贞。”

⑥孟康曰：“西方金，金生于巳，盛于酉。金之为物，喜以利刃加于万物，故为喜；利刃所加，无不宽大，故曰宽大也。”

⑦师古曰：“小雅吉日之诗也。其诗曰‘吉日庚午，既差我马’，言以庚午之吉日简择车马以出田也。”

⑧孟康曰：“上方谓北与东也。阳气所萌生，故为上。辰，穷水也。未，穷木也。翼氏风角曰‘木落归本，水流归末’，故木利在亥，水利在辰，盛衰各得其所，故乐也。水穷则无隙不入，木上出，穷则旁行，故为奸邪。”

⑨孟康曰：“下方谓南与西也。阴气所萌生，故为下。戌，穷火也。丑，穷金也。翼氏风角曰‘金刚火强，各归其向’，故火刑于午，金刑于酉。酉午，金火之盛也。盛时而受刑，至穷无所归，故曰哀也。火性无所私，金性方刚，故曰公正。”

⑩师古曰：“谕谓晓解之。”

⑪张晏曰：“初元二年，岁在甲戌，正月二十二日癸未也，太阴在太岁后。”孟康曰：“时太阴在未，月建在寅，风从未下至寅南也。建为主气，太阴臣气也，加主气，是人主左右邪臣验也。”晋灼曰：“癸未日风，未辰也，时加申。张说是也。”

⑫张晏曰：“平昌侯欲依上来学，为时邪也。风日加申，申知秘道也。”孟康曰：“谓乙丑之日也。丑为正日，加未而来为邪时。”晋灼曰：“奉以未为邪时，占知平昌侯为邪人，此当言皆以邪辰加邪时，字误作正耳。下言大邪之见，辰时俱邪是也。翼氏曰‘五行动为五音，四时散为十二律’也。”

上以奉为中郎，召问奉：“来者以善日邪时，孰与邪日善时？”奉对曰：“师法用辰不用日。①辰为客，时为主人。见于明主，侍者为主人。②辰正时邪，见者正，侍者邪；辰邪时正，见者邪，侍者正。忠正之见，侍者虽邪，辰时俱正；③大邪之见，侍者虽正，辰时俱邪。④即以自知侍者之邪，而时邪辰正，见者反邪；⑤即以自知侍者之正，而时正辰邪，见者反

正。⑥辰为常事,时为一行。⑦辰疏而时精,其效同功,必参五观之,然后可知。故曰:察其所繇,省其进退,⑧参之六合五行,则可以见人性,知人情。难用外察,从中甚明,故诗之为学,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兴废。⑨观性以历,⑩观情以律,⑪明主所宜独用,难与二人共也。故曰:'显诸仁,臧诸用。'⑫露之则不神,独行则自然矣,唯奉能用之,学者莫能行。"

①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子为辰,甲为日,用子不用甲也。"

②张晏曰:"礼,君燕见臣,则使臣为主人,故侍者为主人。"

③孟康曰:"大正厌小邪也。凡辰时属南与西为正,北与东为邪。"晋灼曰:"以上占推之,南方巳午、西方酉戌、东北寅丑为正,西南申未、北方亥子、东方辰卯为邪。"

④孟康曰:"大邪厌小正也。"

⑤孟康曰:"凡占以见者为本。今自知侍者邪,而时复邪,则邪无所施,故属见者。"晋灼曰:"上言忠正客见,侍者虽邪,辰时俱正,然则小邪属主人矣。何以知之,见者以大正来反我小邪故也。"

⑥孟康曰:"已自知侍者正,而时复正,则正无所施。辰虽邪,而见者更正也。"晋灼曰:"上言大邪客见,侍者虽正,辰时俱邪,然则小正属主人矣。以此法占之,即以自知主人之正,而时正辰邪矣。何以知之?见者以大邪来反我小正故也。"

⑦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则一日一夜为子。时,十二时也。日加之,行过也。"

⑧师古曰:"繇与由同。"

⑨师古曰:"更音工衡反。"

⑩张晏曰:"性谓五行也。历谓日也。"晋灼曰:"翼氏五性:肝性静,静行仁,甲己主之;心性躁,躁行礼,丙辛主之;脾性力,力行信,戊癸主之;肺性坚,坚行义,乙庚主之;肾性智,智行敬,丁壬主之也。"

⑪张晏曰:"情谓六情,廉贞、宽大、公正、奸邪、阴贼、贪狼也。律,十二律也。"

⑫师古曰:"易上系之辞也。道周万物,故曰显诸仁;日用不知,故曰藏诸用也。"

是岁，关东大水，郡国十一饥，疫尤甚。上乃下诏江海陂湖园池属少府者以假贫民，勿租税；损大官膳，减乐府员，省苑(囿)〔马〕，[14]诸宫馆稀御幸者勿缮治；太仆少府减食谷马，水衡省食肉兽。明年二月戊午，地震。其夏，齐地人相食。七月己酉，地复震。上曰："盖闻贤圣在位，阴阳和，风雨时，日月光，星辰静，黎庶康宁，考终厥命。今朕共承天地，托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烛，德不能绥，灾异并臻，连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大震于陇西郡，毁落太上庙殿壁木饰，坏败貟道县[①]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厌杀人众，山崩地裂，水泉涌出。一年地再动，天惟降灾，震惊朕躬。治有大亏，咎至于此。夙夜兢兢，不通大变，深怀郁悼，未知其序。比年不登，元元困乏，不胜饥寒，以陷刑辟，朕甚闵焉，懵怛于心。[②]已诏吏虚仓廪，开府臧，振捄贫民。[③]群司其茂思天地之戒，[④]有可蠲除减省以便万姓者，各条奏。悉意陈朕过失，靡有所讳。"[⑤]因赦天下，举直言极谏之士。奉奏封事曰：

①师古曰："貟音(完)〔桓〕。"[15]

②师古曰："懵音千感反。"

③师古曰："捄，古救字。"

④师古曰："茂，勉也。"

⑤师古曰："悉，尽也。"

臣闻之于师曰，天地设位，悬日月，布星辰，分阴阳，定四时，列五行，以视圣人，名之曰道。[①]圣人见道，然后知王治之象，故画州土，建君臣，立律历，陈成败，以视贤者，名之曰经。贤者见经，然后知人道之务，则诗、书、易、春秋、礼、乐是也。易有阴阳，诗有五际，[②]春秋有灾异，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至秦乃不说，伤之以法，[③]是以大道不通，至于灭亡。今陛下明圣，深怀要道，烛临万方，[④]布德流惠，靡有阙遗。罢省不急之用，振救困贫，赋医药，赐棺钱，[⑤]恩泽甚厚。又举直言，求过失，盛德纯备，天下幸甚。

①师古曰:"视读曰示。下亦类此。"

②应劭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也。"孟康曰:"诗内传曰:'五际,卯、酉、午、戌、亥也。阴阳终始际会之岁,于此则有变改之政也。'"

③师古曰:"说音悦。言不悦诗、书而以文法伤文学之人也。"

④师古曰:"烛,照也。"

⑤师古曰:"赋谓分给之。"

臣奉窃学齐诗,闻五际之要十月之交篇,①知日蚀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犹巢居知风,穴处知雨,②亦不足多,适所习耳。臣闻人气内逆,则感动天地;天变见于星气日蚀,地变见于奇物震动。所以然者,阳用其精,阴用其形,犹人之有五臧六体,五臧象天,六体象地。故臧病则气色发于面,体病则欠申动于貌。今年太阴建于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历以甲午从春。③历中甲庚,律得参阳,性中仁义,情得公正贞廉,④百年之精岁也。正以精岁,本首王位,⑤日临中时接律而地大震,其后连月久阴,虽有大令,犹不能复,⑥阴气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亲亲,必有异姓以明贤贤,此圣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亲而易进,异姓疏而难通,故同姓一,异姓五,乃为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独以舅后之家为亲,异姓之臣又疏。二后之党满朝,非特处位,势尤奢僭过度,吕、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爱人之道,又非后嗣之长策也。阴气之盛,不亦宜乎!

①师古曰:"小雅篇名也。"

②师古曰:"巢居,乌鹊之属也。穴处,狐狸之类也。"

③孟康曰:"太阴在甲戌,则太岁在子。十一月庚寅日,黄钟律初起用事也。"

④张晏曰:"甲庚皆三阳。甲在东方为仁,庚在西方为义。戌为公正,寅午为廉贞。"晋灼曰:"木数三。寅在东方,木位之始,故曰参阳也。"师古曰:"中音竹仲反。"

⑤张晏曰:"春也。"

⑥师古曰:"大令谓虚仓廪,开府库之属也。复,补也,音扶目反。"

臣又闻未央、建章、甘泉宫才人各以百数，皆不得天性。[①]若杜陵园，其已御见者，臣子不敢有言，虽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诸侯王园，与其后宫，宜为设员，出其过制者，此损阴气应天救邪之道也。今异至不应，灾将随之。其法大水，极阴生阳，反为大旱，甚则有火灾，春秋宋伯姬是矣。[②]唯陛下财察。[③]

①师古曰："言绝男女之好也。"

②师古曰："伯姬，鲁成公女，宋恭公之夫人也。幽居守寡，既久而遇火灾，极阴生阳也。"

③师古曰："财与裁同。"

明年夏四月乙未，孝武园白鹤馆灾。奉自以为中，上疏曰："臣前上五际地震之效，曰极阴生阳，恐有火灾。不合明听，未见省答，臣窃内不自信。今白鹤馆以四月乙未，时加于卯，月宿亢灾，与前地震同法。臣奉乃深知道之可信也。不胜拳拳，愿复赐间，卒其终始。"[①]

①师古曰："间，空隙也。卒，尽也。"

上复延问以得失。奉以为祭天地于云阳汾阴，及诸寝庙不以亲疏迭毁，皆烦费，违古制。又宫室苑囿，奢泰难供，以故民困国虚，亡累年之畜。所繇来久，[①]不改其本，难以末正，乃上疏曰：

①师古曰："畜读曰蓄。繇与由同。"

臣闻昔者盘庚改邑以兴殷道，圣人美之。[①]窃闻汉德隆盛，在于孝文皇帝躬行节俭，外省徭役。其时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诸离宫馆也。未央宫又无高门、武台、麒麟、(鳳)〔凤〕皇、[16]白虎、玉堂、金华之殿，独有前殿、曲台、渐台、宣室、温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台，度用百金，[②]重民之财，废而不为，其积土基，至今犹存，[③]又下遗诏，不起山坟。故其时天下大和，百姓洽足，德流后嗣。

①师古曰："盘庚，殷王名也。将迁亳，殷众庶咸怨，作盘庚三篇以告之，遂乃迁都，事见尚书也。"

②师古曰："度，计也，音大各反。"

③师古曰:"今在新丰县南,骊山顶上也。"

如令处于当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应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后能立非常之功。臣愿陛下徙都于成周,左据成皋,(左)〔右〕阻黾池,[17]前鄉崧高,后介大河,①建荥阳,扶河东,南北千里以为关,而入敖仓;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娱;东厌诸侯之权,西远羌胡之难,② 陛下共己亡为,③按成周之居,兼盘庚之德,万岁之后,长为高宗。汉家郊兆寝庙祭祀之礼多不应古,臣奉诚难亶居而改作,④故愿陛下迁都正本。众制皆定,亡复缮治宫馆不急之费,岁可馀一年之畜。⑤

①师古曰:"鄉读曰向。介,隔也,碍也。"

②师古曰:"厌,抑也。音一叶反。远音于万反。"

③师古曰:"共读曰恭。"

④如淳曰:"亶居犹虚居也,欲徙都乃可更制度也。"师古曰:"亶读曰但。但居,谓依旧都也。"

⑤师古曰:"畜读曰蓄。次下亦同。"

臣闻三代之祖积德以王,然皆不过数百年而绝。周至成王,有上贤之材,因文武之业,以周召为辅,①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②天下甫二世耳,③然周公犹作诗书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书则曰:"王毋若殷王纣。"④其诗则曰:"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监于殷,骏命不易。"⑤今汉初取天下,起于丰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后世奢侈,国家之费当数代之用,非直费财,又乃费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胜数。有天下虽未久,至于陛下八世九主矣,⑥虽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之佐。⑦今东方连年饥馑,加之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⑧地比震动,天气溷浊,日光侵夺。⑨繇此言之,⑩执国政者岂可以不怀怵惕而戒万分之一乎! 故臣愿陛下因天变而徙都,所谓与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终而复始,穷则反本,故

能延长而亡穷也。今汉道未终，陛下本而始之，于以永世延祚，不亦优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顺太阴以东行，⑪到后七年之明岁，必有五年之馀蓄，然后大行考室之礼，⑫虽周之隆盛，亡以加此。唯陛下留神，详察万世之策。

①师古曰："召读曰邵。"

②师古曰："言所任皆得贤材也。"

③师古曰："甫，始也。"

④师古曰："周书亡逸篇也。其书曰周公曰：'乌虖！毋若殷王纣之迷乱，酗于酒德哉！'是也。"

⑤师古曰："诗大雅文王之诗也。师，众也。骏，大也。言殷家自帝乙以上，未丧天下之时，皆能配天而行。至纣荒怠，自取败灭。今宜以殷王贤愚为镜，知天之大命甚难也。"

⑥如淳曰："吕后为主，不得为世，故八世九主矣。"

⑦师古曰："召读曰邵。"

⑧师古曰："人专食菜，故肌肤青黄，为菜色也。"

⑨师古曰："比，频也。溷，污也，音下顿反。"

⑩师古曰："繇与由同。"

⑪张晏曰："如因今丙子之四月也。太阴是时在甲戌，当转在乙亥、丙子，左旋之也。"

⑫李奇曰："凡宫新成，杀牲以衅祭，致其五祀之神，谓之考室。"师古曰："考，成也，成其礼也。诗小雅斯干之诗序曰'斯干，宣王考室也'，故奉引之。"

书奏，天子异其意，答曰："问奉：今园庙有七，云东徙，状何如？"奉对曰："昔成王徙洛，殷庚迁殷，其所避就，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圣明，不能一变天下之道。臣奉愚戇狂惑，唯陛下裁赦。"

其后，贡禹亦言当定迭毁礼，上遂从之。及匡衡为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议皆自奉发之。

奉以中郎为博士、谏大夫，年老以寿终。子及孙，皆以学在儒官。

李寻字子长，平陵人也。治尚书，与张孺、郑宽中同师。宽中等守师法教授，寻独好洪范灾异，又学天文月令阴阳。事丞相翟方进，方进亦善为星历，除寻为吏，数为翟侯言事。帝舅曲阳侯王根为大司马票骑将军，厚遇寻。是时多灾异，根辅政，数虚己问寻。寻见汉家有中衰厄会之象，其意以为且有洪水为灾，乃说根曰：

书云"天聪明"，[①]盖言紫宫极枢，通位帝纪，[②]太微四门，广开大道，[③]五经六纬，尊术显士，[④]翼张舒布，烛临四海，[⑤]少微处士，为比为辅，[⑥]故次帝廷，女宫在后。[⑦]圣人承天，贤贤易色，取法于此。[⑧]天官上相上将，皆颛面正朝，[⑨]忧责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败之机，不可不勉也。昔秦穆公说诜诜之言，任仡仡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几亡。[⑩]悔过自责，思惟黄发，任用百里奚，卒伯西域，德列王道。[⑪]二者祸福如此，可不慎哉！

①师古曰："虞书皋陶谟之辞也。天视听，人君之行不可不畏慎也。"

②孟康曰："紫宫，天之北宫也。极，天之北极星也，极是其回转者也。天文志曰：'天极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太一，天皇大帝也，与通极为一体，故曰通位帝纪也。"

③孟康曰："太微，天之南宫也。四门，太微之四门也。"

④孟康曰："六纬，五经与乐纬也。"张晏曰："六纬，五经就孝经纬也。"师古曰："六纬者，五经之纬及乐纬也。孟说是也。"

⑤张晏曰："翼二十八星，十八度。舒布，张广也。翼翅夹张，故言也。"

⑥孟康曰："少微四星在太微西，主处士儒学之官，为太微辅佐也。"

⑦孟康曰："言少微四星在太微次。太微为天帝廷。女宫谓轩辕星也。"

⑧师古曰："贤贤，尊上贤人。易色，轻略于色，不贵之也。易音弋二反。"

⑨孟康曰："朝太微宫垣也。西垣为上将，东垣为上相，各专一面而正天之朝事也。"

⑩师古曰："诜诜，小善也。仡仡，壮健也。谓听杞子、逢孙、杨孙之言，言郑可袭，乃使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帅师伐郑，遂为晋襄公所御而败于淆，三帅尽获，匹马只轮皆无反者。诜音践。仡音(目)〔巨〕乙反，[18]又音牛乞反。"

⑪师古曰:"谓晋归三帅之后,穆公自悔,作秦誓云:'虽则员然,尚犹询兹黄发,则罔所詈。'自言前有云然之过,今庶几以道谋此黄发贤老,则行事无所过失矣。百里奚本虞人也,穆公用之,卒成霸业。"

夫士者,国家之大宝,功名之本也。将军一门九侯,二十朱轮,汉兴以来,臣子贵盛,未尝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贤友强辅,庶几可以保身命,全子孙,安国家。

书曰"历象日月星辰",① 此言仰视天文,俯察地理,观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变动,参人民繇俗,② 以制法度,考祸福。举错悖逆,咎败将至,征兆为之先见。③ 明君恐惧修正,侧身博问,转祸为福;不可救者,即蓄备以待之,故社稷亡忧。

①师古曰:"虞书尧典之辞也。"

②师古曰:"繇读与谣同。繇俗者,谓若童谣及舆人之诵。"

③师古曰:"悖,乖也,音布内反。"

窃见往者赤黄四塞,地气大发,动土竭民,天下扰乱之征也。彗星争明,① 庶雄为桀,大寇之引也。② 此二者已颇效矣。城中讹言大水,奔走上城,朝廷惊骇,女孽入宫,③ 此独未效。间者重以水泉涌溢,旁宫阙仍出。④ 月、太白入东井,犯积水,缺天渊。⑤ 日数湛于极阳之色。⑥ 羽气乘宫,⑦ 起风积云。又错以山崩地动,河不用其道。⑧ 盛冬靁电,潜龙为孽。⑨ 继以陨星流彗,维、填上见,⑩ 日蚀有背乡。⑪ 此亦高下易居,洪水之征也。不忧不改,洪水乃欲荡涤,流彗乃欲埽除;改之,则有年亡期。⑫ 故属者颇有变改,小贬邪猾,⑬ 日月光精,时雨气应,⑭ 此皇天右汉亡已也,⑮ 何况致大改之!

①张晏曰:"与日月争明。"

②师古曰:"将引致大寇也。"

③应劭曰:"谓小女陈持弓也。"

④李奇曰:"旁宫阙而出水也。"师古曰:"旁,附也。仍,频也。重音直用反。

旁音薄郎反。”

⑤张晏曰:“犯东井,有水灾。”孟康曰:“积水一星在北河北。天渊十星在北斗星东南。缺者,拂其角而过之也。”

⑥张晏曰:“众阳之宗,故为极阳也。色宜明耀,而无光也。”

⑦孟康曰:“天文志曰西方为羽。羽,少阴之位。少阴臣气,乘于君也。”晋灼曰:“羽,北方水也,水阴为臣。宫,中央土也,土为君。今水乘土,言臣气胜于君也。”

⑧师古曰:“错,杂也。言河徙流不从故道也。”

⑨孟康曰:“黑龙冬见。”张晏曰:“五行传曰:‘龙见井中,幽囚之象也。’”

⑩孟康曰:“有地维星,有四填星,皆妖星也。”晋灼曰:“天文志四填星出四隅,去地可四丈,地维藏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二丈,若月始出,所见下有乱者亡,有德者昌。”

⑪师古曰:“背音步内反。乡读曰向。”

⑫师古曰:“言可延期,得禳灾。”

⑬师古曰:“属者谓近时也。属音之欲反。”

⑭师古曰:“精谓光明也。”

⑮师古曰:“右读曰祐。”

宜急博求幽隐,拔擢天士,任以大职。[①]诸阘茸佞谄,抱虚求进,[②]及用残贼酷虐闻者,若此之徒,皆嫉善憎忠,坏天文,败地理,涌趯邪阴,湛溺太阳,[③]为主结怨于民,[④]宜以时废退,不当得居位。诚必行之,凶灾销灭,子孙之福不旋日而至。政治感阴阳,犹铁炭之低卬,见效可信者也。[⑤]及诸蓄水连泉,务通利之。修旧堤防,省池泽税,以助损邪阴之盛。案行事,考变易,讹言之效,未尝不至。请征韩放,[⑥]掾周敞、王望可与图之。

①李奇曰:“天士,知天道者也。”晋灼曰:“严君平言师于天士。天士,应宿台鼎之臣也。”师古曰:“李说是也。”

②师古曰:“阘音吐腊反。茸音人勇反。谄,古谄字。”

③师古曰:“趯字与跃同。湛读曰沉。”

④师古曰:"为音于伪反。"

⑤孟康曰:"天文志云'县土炭'也,以铁易土耳。先冬夏至,县铁炭于衡,各一端,令适停。冬,阳气至,炭仰而铁低。夏,阴气至,炭低而铁仰。以此候二至也。"

⑥服虔曰:"姓名也,晓水。"

根于是荐寻。哀帝初即位,召寻待诏黄门,使侍中卫尉傅喜问寻曰:"间者水出地动,日月失度,星辰乱行,灾异仍重,①极言毋有所讳。"寻对曰:

①师古曰:"重音直用反。"

陛下圣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惧变异,不忘疏贱之臣,幸使重臣临问,愚臣不足以奉明诏。窃见陛下新即位,开大明,除忌讳,博延名士,靡不并进。臣寻位卑术浅,过随众贤待诏,①食太官,衣御府,久污玉堂之署。②比得召见,亡以自效。③复特见延问至诚,自以逢不世出之命,愿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几万分有一可采。唯弃须臾之间,宿留瞽言,④考之文理,稽之五经,揆之圣意,以参天心。夫变异之来,各应象而至,臣谨条陈所闻。

①师古曰:"过犹谬也。"

②师古曰:"玉堂殿在未央宫。"

③师古曰:"比,频也。"

④师古曰:"间谓空隙之时也。宿音先就反。留音力救反。"

易曰:"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①夫日者,众阳之长,辉光所烛,万里同晷,人君之表也。②故日将旦,清风发,群阴伏,君以临朝,不牵于色。日初出,炎以阳,君登朝,佞不行,忠直进,不蔽障。日中辉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将入,专以壹,君就房,有常节。君不修道,则日失其度,晻昧亡光。③各有云为。其于东方作,日初出时,④阴云邪气起者,法为牵于女谒,⑤有所畏难;日出后,为近臣乱政;日中,为大臣欺诬;日且入,为妻妾役使所营。⑥间者日尤

不精,光明侵夺失色,邪气珥蜺数作。本起于晨,相连至昏,其日出后至日中间差瘉。⑦小臣不知内事,窃以日视陛下志操,衰于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伤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执乾刚之德,强志守度,毋听女谒邪臣之态。诸保阿乳母甘言悲辞之托,断而勿听。勉强大谊,绝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赐以财货,不可私以官位,诫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则星辰放流。⑧阳不能制阴,阴桀得作。间者太白正昼经天。宜隆德克躬,以执不轨。

①师古曰:"上系之辞也。在天成象,故曰县象也。"

②师古曰:"晷,景也。"

③师古曰:"晻与暗同,又音乌感反。"

④师古曰:"作,起也。日出之时,人物皆起。"

⑤服虔曰:"谒,请也。"

⑥师古曰:"营谓绕也。"

⑦师古曰:"瘉与愈同。"

⑧张晏曰:"日夜食则失光,昼立六尺木,不见其景也。日阳失光明,阴得施也。"

臣闻月者,众阴之长,销息见伏,百里为品,千里立表,万里连纪,①妃后大臣诸侯之象也。朔晦正终始,弦为绳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间者,月数以春夏与日同道,②过轩辕上后受气,③入太微帝廷(杨)〔扬〕光辉,[19]犯上将近臣,列星皆失色,厌厌如灭,④此为母后与政乱朝,⑤阴阳俱伤,两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窃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⑥屋大柱小,可为寒心。⑦唯陛下亲求贤士,无强所恶,以崇社稷,尊强本朝。⑧

①孟康曰:"品,同也,言百里内数度同也。千里则当立表度其景,万里则继其本所起纪其宿度也。"

②孟康曰:"房有四星,其间有三道。春夏南行,南头第一星里道也。秋冬北行,北头第一星里道也。与日同道者,谓中央道也。此三道者,日月五星之所由也。"

③孟康曰:“轩辕南大星为后。”

④郑氏曰:“厌音屑桑之屑。”师古曰:“音乌点反。”

⑤师古曰:“与读曰豫。”

⑥师古曰:“杖谓倚任也。”

⑦师古曰:“言天下事重大,臣之任当得贤能者。”

⑧师古曰:“邪佞之人诚可贱恶,勿得宠异,令其盛强也。”

臣闻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应王者号令为之节度。岁星主岁事,为统首,号令所纪,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为,未得其节也。又填星不避岁星者,后帝共政,相留于奎、娄,[①]当以义断之。(营)[荧]惑往来亡常,[20]周历两宫,作态低卬,[②]入天门,上明堂,贯尾乱宫。[③]太白发越犯库,[④]兵寇之应也。贯黄龙,入帝庭,[⑤]当门而出,随荧惑入天门,至房而分,欲与荧惑为患,不敢当明堂之精。此陛下神灵,故祸乱不成也。荧惑厥弛,[⑥]佞巧依势,微言毁誉,进类蔽善。[⑦]太白出端门,[⑧]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⑨]不以时解,其忧凶。填、岁相守,又主内乱。宜察萧墙之内,毋忽亲疏之微,[⑩]诛放佞人,防绝萌牙,以荡涤浊涉,消散积恶,[⑪]毋使得成祸乱。辰星主正四时,当效于四仲;四时失序,则辰星作异。今出于岁首之孟,天所以谴告陛下也。政急则出蚤,政缓则出晚,政绝不行则伏不见而为彗茀。[⑫]四孟皆出,为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讳。今幸独出寅孟之月,盖皇天所以笃右陛下也,[⑬]宜深自改。

①张晏曰:“岁星为帝,填星为女主也。”

②张晏曰:“两宫谓紫微、太微。”

③孟康曰:“角两星为天门,房为明堂,尾为后宫。”苏林曰:“常占(常)[当]从尾北,[21]而今贯之,尾为后宫之义也。”

④张晏曰:“发越,疾貌也。库,天库也。”孟康曰:“奎为天库。”

⑤张晏曰:“黄龙,轩辕也。”

⑥张晏曰:"厥弛,动摇貌。"

⑦师古曰:"进其党类而拥蔽善人。"

⑧孟康曰:"端门,太微正南门。"

⑨张晏曰:"荧惑入营室也。"孟康曰:"火入室谓荧惑历两宫也。金谓太白也。上堂,入房星也。"

⑩师古曰:"微谓其事微。"

⑪师古曰:"涉与秒同也。"

⑫师古曰:"茀与孛同。"

⑬师古曰:"笃,厚也。右与祐同。祐犹助也。"

治国故不可以戚戚,欲速则不达。经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①]加以号令不顺四时,既往不咎,来事之师也。间者春三月治大狱,时贼阴立逆,恐岁小收;季夏举兵法,时寒气应,恐后有霜雹之灾;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湿奥,[②]恐后有雷雹之变。夫以喜怒赏罚,而不顾时禁,虽有尧舜之心,犹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于人。设上农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种之,然犹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时不得也。易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③]书曰:"敬授民时。"[④]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阴阳,敬四时,严月令。顺之以善政,则和气可立致,犹枹鼓之相应也。[⑤]今朝廷忽于时月之令,诸侍中尚书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设群下请事;若陛下出令有谬于时者,当知争之,以顺时气。

①师古曰:"虞书舜典之辞也,言三年一考功绩,三考一行黜陟也。"

②张晏曰:"违于月令也。"师古曰:"奥,温也,音於六反。"

③师古曰:"此艮卦象辞也。言动止随时则有光明也。"

④师古曰:"虞书尧典之辞也。言授下以四时之命,不可不敬也。"

⑤师古曰:"枹,击鼓之椎也,音孚。其字从木也。"

臣闻五行以水为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纪,终始所生。[①]水为准平,王道公正修明,则百川理,落脉通;[②]偏党失纲,则踊溢为

败。书云"水曰润下",③阴动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则河出图,洛出书,故河、洛决溢,所为最大。今汝、颍畎浍皆川水漂踊,与雨水并为民害,④此诗所谓"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者也。⑤其咎在于皇甫卿士之属。⑥唯陛下留意诗人之言,少抑外亲大臣。

①孟康曰:"婺女,须女也,北方天地之统,阴阳之终始也。"

②师古曰:"落谓经络也。"

③师古曰:"周书洪范之辞也。"

④师古曰:"畎浍,小流也。许慎说广尺深尺曰畎,广二寻深二仞谓之浍。川者,水贯穿而通流也。畎音工犬反。浍音工外反。"

⑤师古曰:"诗小雅十月之交之诗也。烨烨,光貌。宁,安;令,善也。言阴阳失和,雷电失序,不安不善,故百川又沸腾。"

⑥师古曰:"皇甫卿士,周室女宠之族也,解在刘向传。"

臣闻地道柔静,阴之常义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应妃后不顺,中位应大臣作乱,下位应庶民离畔。震或于其国,国君之咎也。四方中央连国历州俱动者,其异最大。间者关东地数震,五星作异,亦未大逆,宜务崇阳抑阴,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闭绝私路,拔进英隽,退不任职,以强本朝。夫本强则精神折冲,本弱则招殃致凶,为邪谋所陵。①闻往者淮南王作谋之时,其所难者,独有汲黯,〔以为〕公孙弘等不足言也。[22]弘,汉之名相,于今亡比,而尚见轻,何况亡弘之属乎?故曰朝廷亡人,则为贼乱所轻,其道自然也。天下未闻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语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贤,不务于通人,故世陵夷。②

①师古曰:"折冲,言有欲冲突为害者,则能折挫之。"

②师古曰:"通人谓荐达贤材也。陵夷谓颓替也。"

马不伏历,不可以趋道;士不素养,不可以重国。①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②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③非虚言也。

陛下秉四海之众，曾亡柱干之固守闻于四境，殆开之不广，取之不明，劝之不笃。传曰："士之美者善养禾，君之明者善养士。"中人皆可使为君子。④诏书进贤良，赦小过，无求备，以博聚英俊。如近世贡禹，以言事忠切蒙尊荣，当此之时，士厉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后，日日以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诛灭，智者结舌，⑤邪伪并兴，外戚颛命，⑥君臣隔塞，至绝继嗣，女宫作乱。⑦此行事之败，诚可畏而悲也。

①师古曰："伏历谓伏槽历而秣之也。趋读曰趣。"

②师古曰："大雅文王之诗也。已解于上。"

③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

④师古曰："言在所以劝厉之。"

⑤师古曰："不敢出言也。"

⑥师古曰："颛与专同。"

⑦师古曰："谓赵飞燕姊妹也。"

本在积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渐，往者不可及，来者犹可追也。先帝大圣，深见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统，欲矫正之也。宜少抑外亲，选练左右，举有德行道术通明之士充备天官，然后可以辅圣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从官，行能亡以异，又不通一艺，及博士无文雅者，宜皆使就南亩，①以视天下，②明朝廷皆贤材君子，于以重朝尊君，灭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诛，唯财留神，反覆覆愚臣之言。③

①师古曰："遣归农业。"

②师古曰："视读曰示。"

③师古曰："财与裁同，谓裁量而反思之。"

是时哀帝初立，成帝外家王氏未甚抑黜，而帝外家丁、傅新贵，祖母傅太后尤骄恣，欲称尊号。丞相孔光、大司空师丹执政谏争，久之，上不得已，遂免光、丹而尊傅太后。语在丹传。上虽不从寻言，然采其语，每

有非常，辄问寻。寻对屡中，迁黄门侍郎。以寻言且有水灾，故拜寻为骑都尉，使护河堤。

初，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夏贺良、容丘丁广世、[①]东郡郭昌等，中垒校尉刘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众，下狱治服，未断病死。贺良等坐挟学忠可书以不敬论，后贺良等复私以相教。哀帝初立，司隶校尉解光亦以明经通灾异得幸，白贺良等所挟忠可书。事下奉车都尉刘歆，歆以为不合五经，不可施行。而李寻亦好之。光曰："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狱，歆安肯通此道？"时郭昌为长安令，劝寻宜助贺良等。寻遂白贺良等皆待诏黄门，数召见，陈说"汉历中衰，当更受命。成帝不应天命，故绝嗣。今陛下久疾，变异屡数，[②]天所以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号，乃得延年益寿，皇子生，灾异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亡，[③]不有洪水将出，灾火且起，涤荡(人民)〔民人〕。"[23]

①服虔曰："重平，勃海县也。"晋灼曰："容丘，东海县也。"

②师古曰："数音所角反。"

③师古曰："言知道不能行之，必有殃咎，将至灭亡。"

哀帝久寝疾，几其有益，[①]遂从贺良等议。于是诏制丞相御史："盖闻尚书'五曰考终命'，[②]言大运壹终，更纪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历定纪，数如甲子也。朕以眇身入继太祖，承皇天，总百僚，子元元，未有应天心之效。即位出入三年，灾变数降，日月失度，星辰错谬，高下贸易，[③]大异连仍，盗贼并起。[④]朕甚惧焉，战战兢兢，唯恐陵夷。[⑤]惟汉兴至今二百载，历纪开元，皇天降非材之右，汉国再获受命之符，[⑥]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与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24]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为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后月馀，上疾自若。[⑦]贺良等复欲妄变政事，大臣争以为不可许。贺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

寻辅政。上以其言亡验,遂下贺良等吏,而下诏曰:"朕获保宗庙,为政不德,变异屡仍,恐惧战栗,未知所繇。[8]待诏贺良等建言改元易号,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国家。朕信道不笃,过听其言,[9]几为百姓获福。[10]卒无嘉应,久旱为灾。以问贺良等,对当复改制度,皆背经谊,违圣制,不合时宜。夫过而不改,是为过矣。六月甲子诏书,非赦令也,皆蠲除之。[11][25]贺良等反道惑众,奸态当穷竟。"皆下狱,光禄勋平当、光禄大夫毛莫如与御史中丞、廷尉杂治,当贺良等执左道,乱朝政,[12]倾覆国家,诬罔主上,不道。贺良等皆伏诛。寻及解光减死一等,徙敦煌郡。

①师古曰:"几读曰冀。"

②师古曰:"周书洪范五福之数也。言得寿考而终其命也。"

③师古曰:"言山崩川竭也。"

④师古曰:"仍,频也。"

⑤师古曰:"虑渐灭亡也。"

⑥师古曰:"右读曰祐。祐,助也。帝自言不材而得天助也。"

⑦师古曰:"自若言如故也。"

⑧师古曰:"繇读与由同。"

⑨师古曰:"过,误也。"

⑩师古曰:"几读曰冀。"

⑪师古曰:"唯赦令不改,馀皆除之。"

⑫师古曰:"当谓处正其罪名。"

赞曰:幽赞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1]然子贛犹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2]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已矣。[3]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此其纳说时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4]假经设谊,依托象类,或不免乎"亿则屡中"。[5]仲舒下吏,夏侯囚执,眭孟诛戮,李寻流放,此学者之大戒

也。京房区区,不量浅深,危言刺讥,构怨强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⑥

①师古曰:"幽,深;赞,明也。"

②师古曰:"谓易辞文言及春秋之属是。"

③师古曰:"性命玄远,天道幽深,故孔子不言之也。此皆论语述子贡之言也。"

④师古曰:"仿读曰髣。佛与髣同。"

⑤师古曰:"论语称孔子曰'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故此赞引之,言仲舒等亿度,所言既多,故时有中者耳,非必道术皆通明也。亿音於力反。"

⑥师古曰:"易上系辞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故赞引之也。"

【校勘记】

〔1〕 汉之(决录)〔炔钦〕又不作眭字, 宋祁说,"决录"浙本作"炔钦"。叶德辉说,儒林传许商门人有齐人炔钦,则作"决录"者误也。

〔2〕 (而)泰山者岱宗之岳, 景祐、殿本都无"而"字。

〔3〕 光卒与安世(共)白太后, 景祐、殿本都无"共"字。

〔4〕 察(谓)〔为〕计谋不敢明显言之也。 景祐、殿本都作"为"。王先谦说"为""谓"同字。

〔5〕 物故者(过)半。 宋祁说,"者"字下疑有"过"字。按景祐本无"过"字,殿本亦无。

〔6〕 言于胜及高两处采问疑义而得(之)。 宋祁说,注末当有"之"字。按景祐本无"之"字,殿本亦无。

〔7〕 令觉之自除,二尉负其(二)〔罪〕。 殿本作"罪"。王先谦说作"罪"是。

〔8〕 如知(之)何故用之? 景祐、殿本都无"之"字,通鉴同。

〔9〕 臣〔前〕以六月中言遁卦不效, 景祐、殿本都有"前"字。

〔10〕 诡,责也,〔自以为忧责也〕。 景祐、殿本都有后六字。

〔11〕 (固)〔因〕令房为淮阳王作求朝奏草, 景祐、殿本都作"因"。

〔12〕 平昌侯王临以宣(布)〔帝〕外属侍中, 景祐、殿、局本都作"帝",此误。

〔13〕 无所(加)〔容〕受， 景祐、殿本都作“容”。王先谦说作“容”是。

〔14〕 省苑(圃)〔马〕， 景祐本作“马”。王念孙说景祐本是。

〔15〕 貟音(完)〔桓〕。 景祐、殿本都作“桓”。

〔16〕 (鳳)〔凤〕皇， 景祐、殿本都作“凤”,此误。

〔17〕 左据成皋,(左)〔右〕阻黽池， 景祐、殿、局本都作“右”。

〔18〕 仡音,(目)〔巨〕乙反， 景祐、殿、局本都作“巨”,此误。

〔19〕 入太微帝廷(杨)〔扬〕光辉， 景祐、殿本都作“扬”,此误。

〔20〕 (营)〔荧〕惑往来亡常， 刘攽说“营”当作“荧”。按殿本作“荧”。

〔21〕 常占(常)〔当〕从尾北， 景祐、殿本都作“当”。王先谦说作“当”是。

〔22〕 〔以为〕公孙弘等不足言也。 景祐、殿本都有“以为”二字。

〔23〕 涤荡(人民)〔民人〕。 景祐、殿本都作“民人”。

〔24〕 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 景祐、殿本都无“元将”二字。

〔25〕 六月甲子诏书,非赦令也,皆蠲除之。⑪ 注⑪原在“也”字下,改从景祐、殿本。

汉书卷七十六

赵尹韩张两王传第四十六

赵广汉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①]故属河间。[②]少为郡吏、州从事，以廉絜通敏下士为名。[③]举茂材，平准令。察廉为阳翟令。以治行尤异，迁京辅都尉，守京兆尹。会昭帝崩，而新丰杜建为京兆掾，护作平陵方上。[④]建素豪侠，宾客为奸利，广汉闻之，先风告。建不改，[⑤]于是收案致法。[⑥]中贵人豪长者为请无不至，终无所听。[⑦]宗族宾客谋欲篡取，[⑧]广汉尽知其计议主名起居，[⑨]使吏告曰："若计如此，且并灭家。"令数吏将建弃市，莫敢近者。京师称之。

①师古曰："蠡音礼。"

②师古曰："言蠡吾旧属河间，后属涿郡。"

③师古曰："敏谓材识捷疾也。下音胡嫁反。"

④孟康曰："圹臧上也。"师古曰："方上〔解〕在张汤传。"[1]

⑤师古曰："风读曰讽。"

⑥师古曰："致，至也。令至于罪罚之法。"

⑦师古曰："中贵人，居中朝而贵者也。豪，豪桀也。长者，有名德之人也。"

⑧师古曰："逆取曰篡。"

⑨师古曰："起居谓居止之处，及欲发起之状。"

是时，昌邑王征即位，行淫乱，大将军霍光与群臣共废王，尊立宣帝。广汉以与议定策，赐爵关内侯。[①]

①师古曰："与读曰豫。"

迁颍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横恣,[1]宾客犯为盗贼,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广汉既至数月,诛原、褚首恶,郡中震栗。

①李奇曰:"原音元。"师古曰:"原、褚,二姓也。原读如本字。横音胡孟反。"

先是,颍川豪桀大姓相与为婚姻,吏俗朋党。广汉患之,厉使其中可用者受记,[1]出有案问,既得罪名,行法罚之,广汉故漏泄其语,令相怨咎。[2]又教吏为鉅筒,[3]及得投书,削其主名,而托以为豪桀大姓子弟所言。其后强宗大族家家结为仇雠,奸党散落,风俗大改。吏民相告讦,[4]广汉得以为耳目,盗贼以故不发,发又辄得。壹切治理,威名流闻,[5]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闻广汉。

①服虔曰:"受相讼笺记也。"师古曰:"择其中可使者,奖厉而使之。"

②师古曰:"遣知其事由某人发,故结怨咎也。"

③苏林曰:"鉅音项,如瓶,可受投书。"孟康曰:"筒,竹筒也,如今官受密事筒也。"师古曰:"鉅,若今盛钱藏瓶,为小孔,可入而不可出。或鉅或(筒)〔筒〕,[2]皆为此制,而用受书,令投于其中也,筒音同。"

④师古曰:"面相斥曰讦,音居乂反,又音居谒反。"

⑤师古曰:"言诸事皆治理也。治音直吏反。一切,解在平纪。"

本始二年,汉发五将军击匈奴,征广汉以太守将兵,属蒲类将军赵充国。从军还,复用守京兆尹,满岁为真。

广汉为二千石,以和颜接士,其尉荐待遇吏,殷勤甚备。[1]事推功善,归之于下,曰:"某掾卿所为,非二千石所及。"行之发于至诚。吏见者皆输写心腹,无所隐匿,咸愿为用,僵仆无所避。[2]广汉聪明,皆知其能之所宜,尽力与否。其或负者,辄先闻知,风谕不改,乃收捕之,[3]无所逃,按之罪立具,即时伏辜。

①如淳曰:"尉亦荐藉也。"师古曰:"尉荐谓安尉而荐达之。"

②师古曰:"僵,偃也。仆,顿也。僵音姜。仆音赴。"

③师古曰:"风读曰讽。"

广汉为人强力,天性精于吏职。见吏民,或夜不寝至旦。尤善为钩

距,以得事情。[①]钩距者,设欲知马贾,则先问狗,[②]已问羊,又问牛,然后及马,参伍其贾,以类相准,则知马之贵贱不失实矣。唯广汉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郡中盗贼,闾里轻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请求铢两之奸,皆知之。长安少年数人会穷里空舍谋共劫人,[③]坐语未讫,广汉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苏回为郎,二人劫之。[④]有顷,广汉将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长安丞龚奢叩堂户晓贼,[⑤]曰:"京兆尹赵君谢两卿,无得杀质,此宿卫臣也。释质,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时解脱。"[⑥]二人惊愕,又素闻广汉名,即开户出,下堂叩头,广汉跪谢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狱,敕吏谨遇,给酒肉。至冬当出死,豫为调棺,给敛葬具,告语之,[⑦]皆曰:"死无所恨!"

①苏林曰:"钩得其情,使不得去也。"晋灼曰:"钩,致;距,闭也。使对者无疑,若不问而自知,众莫觉所由以闭,其术为距也。"师古曰:"晋说是也。"

②师古曰:"贾读曰价。"

③师古曰:"穷里,里中之极隐处。"

④师古曰:"劫取其身为质,令家将财物赎之。"

⑤师古曰:"晓谓喻告之。"

⑥师古曰:"若束手自来,虽合处牢狱,当善处遇之,或逢赦令,则得免脱也。脱音吐活反。"

⑦师古曰:"调,办具之也。棺敛,以棺衣敛尸也。调音徒钓反。棺音工唤反。敛音力赡反。"

广汉尝记召湖都亭长,[①]湖都亭长西至界上,界上亭长戏曰:"至府,为我多谢问赵君。"[②]亭长既至,广汉与语,问事毕,谓曰:"界上亭长寄声谢我,[③]何以不为致问?"亭长叩头服实有之。广汉因曰:"还为吾谢界上亭长,勉思职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发奸摘伏如神,皆此类也。[④]

①师古曰:"为书记以召之,若今之下符追呼人也。"

②师古曰:"多,厚也,言殷勤,若今人言千万问讯矣。"

③师古曰:"谢,告也。"

④师古曰:"撝谓动发之也,音它狄反。"

广汉奏请,令长安游徼狱吏秩百石,[①]其后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系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称之不容口。长老传以为自汉兴以来治京兆者莫能及。左冯翊、右扶风皆治长安中,[②]犯法者从迹喜过京兆界。[③]广汉叹曰:"乱吾治者,常二辅也!诚令广汉得兼治之,直差易耳。"

①师古曰:"特增其秩以厉其行。"

②师古曰:"治音直吏反。"

③师古曰:"从读曰纵。喜音许吏反。"

初,大将军霍光秉政,广汉事光。及光薨后,广汉心知微指,[①]发长安吏自将,与俱至光子博陆侯禹第,直突入其门,廋索私屠酤,椎破卢罂,斧斩其门关而去。[②]时光女为皇后,闻之,对帝涕泣。帝心善之,以召问广汉。广汉由是侵犯贵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孙新进年少者,[③]专厉强壮鷙气,[④]见事风生,无所回避,[⑤]率多果敢之计,莫为持难。广汉终以此败。

①师古曰:"识天子意也。"

②师古曰:"廋读与搜同,谓入室求之也。卢所以居罂,罂所以盛酒也。卢解在食货志、司马相如传。罂音於耕反。"

③师古曰:"言旧吏家子孙而其人后出求进,又年少也。"

④师古曰:"鷙与锋同,言锋锐之气。"

⑤师古曰:"风生,言其速疾不可当也。回,曲也。"

初,广汉客私酤酒长安市,丞相(史)〔吏〕逐去(客)。[3]客疑男子苏贤言之,以语广汉。广汉使长安丞按贤,[①]尉史禹故劾贤为骑士屯霸上,不诣屯所,乏军兴。[②]贤父上书讼罪,告广汉,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斩,请逮捕广汉。有诏即讯,[③]辞服,会赦,贬秩一等。广汉疑其邑子荣

畜教令,④后以它法论杀畜。人上书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验甚急。广汉使所亲信长安人为丞相府门卒,令微司丞相门内不法事。地节三年七月中,丞相傅婢有过,自绞死。广汉闻之,疑丞相夫人妒杀之府舍。而丞相奉斋酎入庙祠,⑤广汉得此,使中郎赵奉寿风晓丞相,⑥欲以胁之,毋令穷正己事。丞相不听,按验愈急。广汉欲告之,先问太史知星气者,言今年当有戮死大臣,广汉即上书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广汉知事迫切,遂自将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辞,⑦收奴婢十馀人去,责以杀婢事。丞相魏相上书自陈:"妻实不杀婢。广汉数犯罪法不伏辜,以诈巧迫胁臣相,幸臣相宽不奏。愿下明使者治广汉所验臣相家事。"事下廷尉治(罪),[4]实丞相自以过谴笞傅婢,出至外弟乃死,不如广汉言。司直萧望之劾奏:"广汉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节伤化,不道。"宣帝恶之,下广汉廷尉狱,又坐贼杀不辜,鞫狱故不以实,擅斥除骑士乏军兴数罪。⑧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阙号泣者数万人,或言"臣生无益县官,愿代赵京兆死,使得牧养小民。"广汉竟坐要斩。

①师古曰:"按,致其罪也。"

②文颖曰:"尉史,尉部史也。禹,其名。"

③师古曰:"令就问之,不追入狱也。"

④师古曰:"苏贤同邑之子也。令音力成反。"

⑤师古曰:"将酎祭宗庙而先絜斋也。"

⑥师古曰:"风读曰讽。"

⑦师古曰:"受其对辞也。"

⑧师古曰:"斥除,逐遣之。"

广汉虽坐法诛,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强,小民得职。①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①师古曰:"得职,各得其常所也。"

尹翁归字子兄,[1]河东平阳人也,徙杜陵。翁归少孤,与季父居。为狱小吏,晓习文法。喜击剑,人莫能当。[2]是时大将军霍光秉政,诸霍在平阳,奴客持刀兵入市斗变,吏不能禁,[3]及翁归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饭馈,[4]百贾畏之。

①师古曰:"兄读曰况。"

②师古曰:"喜音许吏反。"

③师古曰:"变,乱也。"

④师古曰:"馈亦馈字也。"

后去吏居家。会田延年为河东太守,行县至平阳,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亲临见,令有文者东,有武者西。阅数十人,次到翁归,独伏不肯起,对曰:"翁归文武兼备,唯所施设。"功曹以为此吏倨敖不逊,[1]延年曰:"何伤?"遂召上辞问,[2]甚奇其对,除补卒史,便从归府。案事发奸,穷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归,徙署督邮。河东二十八县,分为两部,闳孺部汾北,翁归部汾南。[3]所举应法,得其罪辜,属县长吏虽中伤,莫有怨者。举廉为缑氏尉,历守郡中,所居治理,[4]迁补都内令,举廉为弘农都尉。

①师古曰:"敖读曰傲。"

②师古曰:"为文辞而问之。"

③师古曰:"闳,姓也,音宏。"

④师古曰:"历于郡中守丞尉之职也。"

征拜东海太守,过辞廷尉于定国。定国家在东海,欲属托邑子两人,[1]令坐后堂待见。定国与翁归语终日,不敢见其邑子。既去,定国乃谓邑子曰:"此贤将,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2]

①师古曰:"邑子,同邑人之子也。属音之欲反。"

②师古曰:"任,堪也。干,求也。"

翁归治东海明察,郡中吏民贤不肖,及奸邪罪名尽知之。县县各有

记籍。自听其政,①有急名则少缓之;吏民小解,辄披籍。②县县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于死。收取人必于秋冬课吏大会中,及出行县,③不以无事时。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惧改行自新。东海大豪郯许仲孙④为奸猾,乱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辄以力势变诈自解,终莫能制。翁归至,论弃仲孙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东海大治。

①师古曰:"言决断诸县奸邪之事,不委令长。"

②服虔曰:"披有罪者籍也。"师古曰:"解读曰懈。"

③师古曰:"于大会之中及行县时则收取罪人,以警众也。行音下更反。"

④师古曰:"郯县之豪,姓许名仲孙。"

以高第入守右扶风,满岁为真。选用廉平疾奸吏以为右职,接待以礼,好恶与同之;其负翁归,罚亦必行。治如在东海故迹,奸邪罪名亦县县有名籍。盗贼发其比伍中,①翁归辄召其县长吏,晓告以奸黠主名,教使用类推迹盗贼所过抵,②类常如翁归言,无有遗(托)〔脱〕。③[5]缓于小弱,急于豪强。豪强有论罪,输掌畜官,④使斫垄,⑤责以员程,不得取代。⑥不中程,辄笞督,⑦极者至以铁自刭而死。⑧京师畏其威严,扶风大治,资贼课常为三辅最。⑨

①师古曰:"比谓左右相次者也。五家为伍,若今五保也。比音频寐反。"

②师古曰:"抵,归也。所经过及所归投也。"

③师古曰:"类犹率也。"

④师古曰:"论罪,决罪也。扶风畜牧所在,有苑师之属,故曰掌畜官也。畜音许救反。"

⑤师古曰:"垄,斩刍,音千卧反。"

⑥师古曰:"员,数也。计其人及日数为功程。"

⑦师古曰:"督,责也。"

⑧师古曰:"铁,斫垄刃也,音大夫之夫。使其斫垄,故因以垄刃自刭。而说者或谓为斧,或云剑铁,皆失之也。"

⑨师古曰:"言发则获之,无有遗失,故为最也。"

翁归为政虽任刑,其在公卿之间清絜自守,语不及私,然温良嗛退,不以行能骄人,[①]甚得名誉于朝廷。视事数岁,元康四年病卒。家无馀财,天子贤之,制诏御史:"朕夙兴夜寐,以求贤为右,[②]不异亲疏近远,务在安民而已。扶风翁归廉平卿正,[③]治民异等,早夭不遂,不得终其功业,朕甚怜之。其赐翁归子黄金百斤,以奉其祭祠。"

①师古曰:"嗛,古以为谦字。"

②师古曰:"右犹上也。"

③师古曰:"卿读曰向。"

翁归三子皆为郡守。少子岑历位九卿,至后将军。而闳孺亦至广陵相,有治名。由是世称田延年为知人。

韩延寿字长公,燕人也,徙杜陵。少为郡文学。父义为燕郎中。剌王之谋逆也,义谏而死,燕人闵之。是时昭帝富于春秋,大将军霍光持政,征郡国贤良文学,问以得失。时魏相以文学对策,以为"赏罚所以劝善禁恶,政之本也。日者燕王为无道,[①]韩义出身强谏,为王所杀。义无比干之亲而蹈比干之节,[②]宜显赏其子,以示天下,明为人臣之义。"光纳其言,因擢延寿为谏大夫,迁淮阳太守。治甚有名,徙颍川。

①师古曰:"日者犹言往日也。"

②师古曰:"殷之比干,纣之诸父,谏纣而死,故以为喻也。"

颍川多豪强,难治,国家常为选良二千石。先是,赵广汉为太守,患其俗多朋党,故构会吏民,令相告讦,[①]一切以为聪明,颍川由是以为俗,民多怨雠。延寿欲更改之,教以礼让,恐百姓不从,乃历召郡中长老为乡里所信向者数十人,设酒具食,亲与相对,接以礼意,人人问以谣俗,民所疾苦,[②]为陈和睦亲爱销除怨咎之路。长老皆以为便,可施行,因与议定嫁娶丧祭仪品,略依古礼,不得过法。延寿于是令文学校官诸

生皮弁执俎豆，③为吏民行丧嫁娶礼。百姓遵用其教，卖偶车马下里伪物者，弃之市道。④数年，徙为东郡太守，黄霸代延寿居颍川，霸因其迹而大治。

①师古曰："构，结也。"

②师古曰："谣俗谓闾里歌谣，政教善恶也。"

③师古曰："校亦学也，音效。"

④张晏曰："下里，地下蒿里伪物也。"师古曰："偶谓木土为之，象真车马之形也。偶，对也。弃其物于市之道上也。"

延寿为吏，上礼义，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贤士，以礼待用，广谋议，纳谏争；举行丧让财，表孝弟有行；修治学官，①春秋鄉(社)〔射〕，[6]陈钟鼓管弦，盛升降揖让，及都试讲武，设斧钺旌旗，习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赋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会为大事，吏民敬畏趋乡之。②又置正、五长，③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奸人。④闾里仟佰有非常，吏辄闻知，奸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烦，后吏无追捕之苦，民无箠楚之忧，⑤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约誓明。或欺负之者，延寿痛自刻责："岂其负之，何以至此？"⑥吏闻者自伤悔，其县尉至自刺死。及门下掾自刭，人救不殊，因喑不能言。⑦延寿闻之，对掾史涕泣，遣吏医治视，⑧厚复其家。⑨

①师古曰："学官谓庠序之舍也。"

②师古曰："趋读曰趣。鄉读曰向。"

③师古曰："正若今之乡正、里正也。五长，同伍之中置一人为长也。"

④师古曰："舍，止也。"

⑤师古曰："箠，杖也。楚，荆木也，即今之荆子也。箠音止蕊反。"

⑥师古曰："言岂我负之邪，其人何以为此事？"

⑦师古曰："殊，绝也。以人救之，故身首不相绝也。喑音於今反。"

⑧师古曰："遣医治之而吏护视之。"

⑨师古曰："复音方目反。"

延寿尝出，临上车，骑吏一人后至，敕功曹议罚白。①还至府门，门

卒当车,愿有所言。延寿止车问之,卒曰:"孝经曰:'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②今旦明府早驾,久驻未出,骑吏父来至府门,不敢入。骑吏闻之,趋走出谒,适会明府登车。以敬父而见罚,得毋亏大化乎?"延寿举手舆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过。"③归舍,召见门卒。卒本诸生,闻延寿贤,无因自达,故代卒,④延寿遂待用之。其纳善听谏,皆此类也。在东郡三岁,令行禁止,断狱大减,为天下最。

①师古曰:"令定其罪名而更白之。"

②师古曰:"资,取也。取事父之道以事君,其敬则同也。母则极爱,君则极敬,不如父之兼敬爱也。"

③师古曰:"微,无也。"

④师古曰:"代人为卒也。"

入守左冯翊,满岁称职为真。岁馀,不肯出行县。①丞掾数白:"宜循行郡中,览观民俗,考长吏治迹。"延寿曰:"县皆有贤令长,督邮分明善恶于外,行县恐无所益,重为烦扰。"②丞掾皆以为方春月,可壹出劝耕桑。延寿不得已,行县至高陵,民有昆弟相与讼田自言,延寿大伤之,曰:"幸得备位,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争讼,既伤风化,重使贤长吏、啬夫、三老、孝弟受其耻,③咎在冯翊,当先退。"是日移病不听事,因入卧传舍,闭阁思过。一县莫知所为,令丞、啬夫、三老亦皆自系待罪。于是讼者宗族传相责让,此两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谢,愿以田相移,终死不敢复争。④延寿大喜,开阁延见,内酒肉与相对饮食,厉勉以意告乡部,有以表劝悔过从善之民。⑤延寿乃起听事,劳谢令丞以下,引见尉荐。郡中歙然,莫不传相敕厉,不敢犯。延寿恩信周遍二十四县,莫复以辞讼自言者。推其至诚,吏民不忍欺绐。⑥

①师古曰:"行音下更反。其后亦同。"

②师古曰:"重音直用反。"

③师古曰:"重音直用反。"

④师古曰:“移犹传也。一说兄以让弟,弟又让之,故云相移。”

⑤师古曰:“以其悔过从善,故令表显以示劝励。”

⑥师古曰:“绐,诳也。”

延寿代萧望之为左冯翊,而望之迁御史大夫。侍谒者福为望之道延寿在东郡时放散官钱千馀万。望之与丞相丙吉议,吉以为更大赦,不须考。①会御史当问(事)东郡,[7]望之因令并问之。②延寿闻知,即部吏案校望之在冯翊时廪牺官钱放散百馀万。廪牺吏掠治急,自引与望之为奸。延寿劾奏,移殿门禁止望之。望之自奏“职在总领天下,闻事不敢不问,而为延寿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寿,各令穷竟所考。望之卒无事实,而望之遣御史案东郡,具得其事。延寿在东郡时,试骑士,③治饰兵车,画龙虎朱爵。延寿衣黄纨方领,④驾四马,傅总,建幢棨,⑤植羽葆,⑥鼓车歌车。⑦功曹引车,皆驾四马,载棨戟。五骑为伍,分左右部,军假司马、千人持幢旁夹毂。⑧歌者先居射室,⑨望见延寿车,嗷咷楚歌。⑩延寿坐射室,骑吏持戟夹陛列立,骑士从者带弓鞬罗后。⑪令骑士兵车四面营陈,被甲鞮鍪马上,抱弩负箭。⑫又使骑士戏车弄马盗骖。⑬延寿又取官铜物,候月蚀铸作刀剑钩镡,放效尚方事。⑭及取官钱帛,私假繇使吏。⑮及治饰车甲三百万以上。

①师古曰:“更音工衡反。”

②师古曰:“望之以延寿代己为冯翊,而有能名出己之上,故忌害之,欲陷以罪法。”

③师古曰:“每岁大试也。”

④晋灼曰:“以黄色素作直领也。”师古曰:“衣音於既反。”

⑤李奇曰:“棨也。”晋灼曰:“傅,著也。总,以缇缯饰镳辖也。建,立也。幢,旌幢也。棨,戟也。”师古曰:“幢,麾也。棨,有衣之戟也,其衣以赤黑缯为之。幢音大江反。棨音启。”

⑥师古曰:“植亦立也。羽葆,聚翟尾为之,亦今纛之类也。植音常职反。”

⑦孟康曰:“如今郊驾时车上鼓吹也。”师古曰:“郊驾,郊祀时备法驾也。”

⑧师古曰:"旁音步浪反。"

⑨李奇曰:"都试射堂也。"

⑩服虔曰:"嗷音叫呼之叫。咷音涤濯之涤。"师古曰:"咷音它钓反。"

⑪师古曰:"鞬,弓衣也,音居言反。"

⑫如淳曰:"簏,盛弩箭箙也。"师古曰:"鞮鍪即兜鍪也。簏,盛弩矢者也,其形如木桶。鞮音丁奚反。鍪音莫侯反。"

⑬孟康曰:"戏车弄马之技也。驰盗解骖马,御者不见也。"

⑭师古曰:"钩亦兵器也,似剑而曲,所以钩杀人也。镡,剑喉也。又曰镡似剑而小狭。镡音淫,又音寻。"

⑮师古曰:"假谓顾赁也。繇读与徭同。"

于是望之劾奏延寿上僭不道,又自陈:"前为延寿所奏,今复举延寿罪,众庶皆以臣怀不正之心,侵冤延寿。愿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议其罪。"事下公卿,皆以延寿前既无状,后复诬愬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天子恶之,延寿竟坐弃市。吏民数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车轂,争奏酒炙。[①]延寿不忍距逆,人人为饮,计饮酒石馀。使掾史分谢送者:"远苦吏民,延寿死无所恨。"百姓莫不流涕。

①师古曰:"奏,进也。"

延寿三子皆为郎吏。且死,属其子勿为吏,以己为戒。[①]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至孙威,乃复为吏至将军。威亦多恩信,能拊众,得士死力。威又坐奢僭诛,延寿之风类也。

①师古曰:"属音之欲反。"

张敞字子高,本河东平阳人也。祖父孺为上谷太守,徙茂陵。敞父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禄大夫。敞后随宣帝徙杜陵。敞本以乡有秩补太守卒史,[①]察廉为甘泉仓长,稍迁太仆丞,杜延年甚奇之。[②]会昌邑王征即位,动作不由法度,敞上书谏曰:"孝昭皇帝蚤崩无嗣,[③]大臣忧惧,选贤圣承宗庙,东迎之日,唯恐属车之行迟。[④]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

莫不拭目倾耳,观化听风。⑤国辅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辈先迁,⑥此过之大者也。”后十馀日王贺废,敞以切谏显名,擢为豫州刺史。以数上事有忠言,宣帝征敞为太中大夫,与于定国并平尚书事。以正违忤大将军霍光,⑦而使主兵车出军省减用度,⑧复出为函谷关都尉。宣帝初即位,废王贺在昌邑,上心惮之,徙敞为山阳太守。

①师古曰:“乡有秩者,啬夫之类也。”

②师古曰:“延年时为太仆也。”

③师古曰:“蚤,古早字。”

④师古曰:“不欲斥乘舆,故但言属车耳。属音之欲反。”

⑤师古曰:“言改易视听,欲急闻见善政化也。拭音式。”

⑥李奇曰:“挽辇小臣也。”

⑦师古曰:“守正不阿也。”

⑧师古曰:“令其主节减军兴之用度也。”

久之,大将军霍光薨,宣帝始亲政事,封光兄孙山、云皆为列侯,以光子禹为大司马。顷之,山、云以过归第,霍氏诸婿亲属颇出补吏。敞闻之,上封事曰:“臣闻公子季友有功于鲁,大夫赵衰有功于晋,①大夫田完有功于齐,皆畴其(官邑)〔庸〕,[8]延及子孙,终后田氏篡齐,赵氏分晋,季氏颛鲁。②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③讥世卿最甚。乃者大将军决大计,安宗庙,定天下,功亦不细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将军二十岁,海内之命,断于掌握。方其隆时,感动天地,侵迫阴阳,月朓日蚀,昼冥宵光,④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祆祥变怪,不可胜记,皆阴类盛长,臣下颛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宠故大将军以报功德足矣。间者辅臣颛政,贵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请罢霍氏三侯皆就弟。及卫将军张安世,宜赐几杖归休,时存问召见,以列侯为天子师。明诏以恩不听,群臣以义固争而后许,天下必以陛下为不忘功德,而朝臣为知礼,霍氏世世无所患苦。今朝廷不闻直声,⑤而令明诏自亲其文,非策之得者也。⑥今两侯以出,人情不相远,以臣心度之,大司马及其枝属

必有畏惧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计也，臣敞愿于广朝白发其端，直守远郡，其路无由。⑦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书不能文也，⑧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汤，⑨萧相国荐淮阴累岁乃得通，况乎千里之外，因书文谕事指哉！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计，然不征也。

①师古曰：“衰音初为反。”

②师古曰：“颛与专同。下皆类此。”

③师古曰：“著盛衰之迹。”

④师古曰：“冥，暗也。宵，夜也。朓音它了反。”

⑤师古曰：“言朝臣不进直言，以陈其事。”

⑥师古曰：“言失计也。”

⑦师古曰：“直读曰值。”

⑧师古曰：“眇，细也。”

⑨师古曰：“孟子云‘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言伊尹为汤臣，见贡于桀，桀不用而汤复贡之，如此者五也。”

久之，勃海、胶东盗贼并起，敞上书自请治之，曰：“臣闻忠孝之道，退家则尽心于亲，进宦则竭力于君。夫小国中君犹有奋不顾身之臣，况于明天子乎！今陛下游意于太平，劳精于政事，亹亹不舍昼夜。①群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阳郡户九万三千，口五十万以上，讫计盗贼未得者七十七人，②它课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驽，既无以佐思虑，久处閒郡，③身逸乐而忘国事，非忠孝之节也。伏闻胶东、勃海左右郡岁数不登，④盗贼并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纲纪，奸轨不禁。臣敞不敢爱身避死，唯明诏之所处，愿尽力摧挫其暴虐，存抚其孤弱。事即有业，所至郡条奏其所由废及所以兴之状。”⑤书奏，天子征敞，拜胶东相，赐黄金三十斤。敞辞之官，自请治剧郡非赏罚无以劝善惩恶，⑥吏追捕有功效者，愿得壹切比三辅尤异。⑦天子许之。

①师古曰：“亹亹言勉强也。舍，息也。亹音尾。”

②师古曰：“讫，尽也。”

③师古曰:“閒读曰闲。”

④师古曰:“年谷频不孰也。”

⑤师古曰:“有业,言各得其所。”

⑥师古曰:“惩,止也。”

⑦如淳曰:“壹切,权时也。赵广汉奏请令长安游徼狱史秩百石,又循吏传左冯翊有二百石卒史,此之谓尤异也。”

敞到胶东,明设购赏,开群盗令相捕斩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书调补县令者数十人。[①]由是盗贼解散,传相捕斩。吏民歙然,[②]国中遂平。

①师古曰:“调,选也,音徒钓反。”

②师古曰:“歙音翕。”

居顷之,王太后数出游猎,敞奏书谏曰:“臣闻秦王好淫声,叶阳后为不听郑卫之乐;[①]楚严好田猎,樊姬为(之)不食鸟兽之肉。[②][9]口非恶旨甘,耳非憎丝竹也,所以抑心意,绝耆欲者,[③]将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礼,君母出门则乘辎軿,下堂则从傅母,[④]进退则鸣玉佩,内饰则结绸缪。[⑤]此言尊贵所以自敛制,不从恣之义也。[⑥]今太后资质淑美,慈爱宽仁,诸侯莫不闻,而少以田猎纵欲为名,于以上闻,亦未宜也。[⑦]唯观览于往古,全行乎来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则,下臣有所称诵,臣敞幸甚!”书奏,太后止不复出。

①孟康曰:“叶阳,秦昭王后也。”师古曰:“叶(阳)〔音〕式涉反。”[10]

②师古曰:“樊姬,楚庄王姬也。”

③师古曰:“耆读曰嗜。”

④师古曰:“辎軿,衣车也。辎音留,又音楚疑反。軿音步千反,又音步丁反。”

⑤文颖曰:“谓衣衷结束绸缪也。”师古曰:“组纽之属,所以自结固也。绸音直留反。缪音一虬反。”

⑥师古曰:“从读曰纵。”

⑦师古曰:“上闻,闻于天子也。”

是时颍川太守黄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视事数月，不称，罢归颍川。于是制诏御史："其以胶东相敞守京兆尹。"自赵广汉诛后，比更守尹，[①]如霸等数人，皆不称职。京师寖废，[②]长安市偷盗尤多，百贾苦之。上以问敞，敞以为可禁。敞既视事，求问长安父老，偷盗酋长数人，[③]居皆温厚，出从童骑，闾里以为长者。[④]敞皆召见责问，因贳其罪，把其宿负，[⑤]令致诸偷以自赎。[⑥]偷长曰："今一旦召诣府，恐诸偷惊骇，愿一切受署。"[⑦]敞皆以为吏，遣归休。置酒，小偷悉来贺，且饮醉，偷长以赭污其衣裾。[⑧]吏坐里闾阅出者，[⑨]污赭辄收缚之，一日捕得数百人。穷治所犯，或一人百馀发，尽行法罚。由是枹鼓稀鸣，市无偷盗，[⑩]天子嘉之。

①师古曰："比，频也。更，历也，音工衡反。"

②师古曰："寖，渐也。"

③应劭曰："酋长，帅。"师古曰："酋音才由反。"。"

④师古曰："温厚，言富足也。童骑，以童奴为骑而自从也。"

⑤师古曰："贳，缓也。把，执持也，音步马反。"

⑥师古曰："致，至也，引至于官府。"

⑦师古曰："自言愿权补吏职也。"

⑧师古曰："赭，赤土也。"

⑨师古曰："闾谓里之门也。"

⑩师古曰："枹，击鼓椎也，音桴，其字从木也。"

敞为人敏疾，赏罚分明，见恶辄取，时时越法纵舍，有足大者。[①]其治京兆，略循赵广汉之迹。方略耳目，发伏禁奸，不如广汉，然敞本治春秋，以经术自辅，其政颇杂儒雅，往往表贤显善，不醇用诛罚，以此能自全，竟免于刑戮。

①如淳曰："有可责异而大之者也。"晋灼曰："越法纵舍，即足大者也。"师古曰："晋说是也。"

京兆典京师，长安中浩穰，于三辅尤为剧。[①]郡国二千石以高弟人

守,及为真,久者不过二三年,近者数月一岁,辄毁伤失名,以罪过罢。唯广汉及敞为久任职。敞为京兆,朝廷每有大议,引古今,处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数从之。然敞无威仪,时罢朝会,过走马章台街,② 使御吏驱,自以便面拊马。③ 又为妇画眉,长安中传张京兆眉怃。④ 有司以奏敞。上问之,对曰:"臣闻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过于画眉者。"上爱其能,弗备责也。然终不得大位。

①师古曰:"浩,大也。穰,盛也。言人众之多也。穰音人掌反。"

②孟康曰:"在长安中。"臣瓒曰:"在章台下街也。"

③师古曰:"便面,所以障面,盖(车)[扇]之类也。[11] 不欲见人,以此自障面则得其便,故曰便面,亦曰屏面。今之沙门所持竹扇,上衷平而下圜,即古之便面也。音频面反。"

④应劭曰:"怃,大也。"孟康曰:"怃音诩。北方人谓媚好为诩喜。"苏林曰:"怃音妩。"师古曰:"本以好媚为称,何说于大乎?苏音是。"

敞与萧望之、于定国相善。始敞与定国俱以谏昌邑王超迁。定国为大夫平尚书事。敞出为刺史,时望之为大行丞。后望之先至御史大夫,定国后至丞相,敞终不过郡守。为京兆九岁,坐与光禄勋杨恽厚善,后恽坐大逆诛,公卿奏恽党友,不宜处位,等比皆免,① 而敞奏独寝不下。② 敞使(卒)[贼]捕掾[12]絮舜有所案验。③ 舜以敞劾奏当免,不肯为敞竟事,私归其家。人或谏舜,舜曰:"吾为是公尽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复案事?"敞闻舜语,即部吏收舜系狱。是时冬月未尽数日,案事吏昼夜验治舜,竟致其死事。舜当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尽,延命乎?"④ 乃弃舜市。会立春,行冤狱使者出,⑤ 舜家载尸,并编敞教,⑥ 自言使者。使者奏敞贼杀不辜。天子薄其罪,⑦ 欲令敞得自便利,⑧ 即先下敞前坐杨恽不宜处位奏,免为庶人。敞免奏既下,诣阙上印绶,便从阙下亡命。⑨

①师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

②师古曰:"天子惜敞,故留所奏事不出。"

③李奇曰:"絮音挐。"师古曰:"贼捕掾,主捕贼者也。絮,姓也,音女居反,又音人馀反。"

④师古曰:"言汝不欲望延命乎?"

⑤师古曰:"行音下更反。"

⑥师古曰:"编,联也,联之于章前也。"

⑦师古曰:"以其事为轻小也。"

⑧师古曰:"从轻法以免也。便音频面反。"

⑨师古曰:"不还其本县邑也。"

数月,京师吏民解弛,[①]枹鼓数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贼。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②]敞身被重劾,[③]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惧,而敞独笑曰:"吾身亡命为民,郡吏当就捕,今使者来,此天子欲用我也。"即装随使者诣公(书)〔车〕上(车)〔书〕[13]曰:"臣前幸得备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杀贼捕掾絮舜。舜本臣敞素所厚吏,数蒙恩贷,[④]以臣有章劾当免,受记考事,[⑤]便归卧家,谓臣'五日京兆',背恩忘义,伤化薄俗。臣窃以舜无状,枉法以诛之。臣敞贼杀无辜,鞫狱故不直,虽伏明法,死无所恨。"天子引见敞,拜为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复奉使典州。既到部,而广川王国群辈不道,贼连发,不得。敞以耳目发起贼主名区处,[⑥]诛其渠帅。广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刘调等通行为之囊橐,[⑦]吏逐捕穷窘,踪迹皆人王宫。敞自将郡国吏,车数百两,[⑧]围守王宫,搜索调等,果得之殿屋重辕中。[⑨]敞傅吏皆捕格断头,[⑩]县其头王宫门外。因劾奏广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户。敞居部岁馀,冀州盗贼禁止。守太原太守,满岁为真,太原郡清。

①师古曰:"弛,放也,音式尔反。"

②师古曰:"就其所居处而召之。"

③师古曰:"谓前有贼杀不辜之事。"

④师古曰:"贷音土带反。"

⑤师古曰:"记,书也。若今之州县为符教也。"

⑥师古曰:“区谓居止之所也。”

⑦师古曰:“言容止贼盗,若囊橐之盛物也。”

⑧师古曰:“一乘车为〔一〕两也。”[14]

⑨苏林曰:“辽,椽也。重辽,重棼中。”师古曰:“重棼即今之廊舍也,一边虚为两夏者也。辽音老。棼音扶分反。”

⑩师古曰:“傅读曰附。言敞自监护吏而捕之。”

顷之,宣帝崩。元帝初即位,待诏郑朋荐敞先帝名臣,宜傅辅皇太子。上以问前将军萧望之,望之以为敞能吏,任治烦乱,材轻非师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征敞,欲以为左冯翊。会病卒。敞所诛杀太原吏吏家怨敞,随至杜陵刺杀敞中子璜。敞三子官皆至都尉。

初,敞为京兆尹,而敞弟武拜为梁相。是时梁王骄贵,民多豪强,号为难治。敞问武:“欲何以治梁?”武敬惮兄,谦不肯言。敞使吏送至关,戒吏自问武。武应曰:“驭黠马者利其衔策,梁国大都,吏民凋敝,且当以柱后惠文弹治之耳。”① 秦时狱法吏冠柱后惠文,武意欲以刑法治梁。吏还道之,敞笑曰:“审如掾言,武必辨治梁矣。”武既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

①应劭曰:“柱后,以铁为柱,今法冠是也,一名惠文冠。”晋灼曰:“汉注法冠也,一号柱后惠文,以缅裹铁柱卷。秦制执法服,今御史服之,谓之解廌,一角。今冠两角,以解廌为名耳。”师古曰:“晋说是也。缅即今方目纱也。缅音山尔反。卷音去权反。”

敞孙竦,王莽时至郡守,封侯,博学文雅过于敞,然政事不及也。竦死,敞无后。

王尊字子赣,① 涿郡高阳人也。少孤,归诸父,使牧羊泽中。尊窃学问,能史书。年十三,求为狱小吏。数岁,给事太守府,问诏书行事,尊无不对。② 太守奇之,除补书佐,署守属监狱。③ 久之,尊称病去,事师郡文学官,④ 治尚书、论语,略通大义。复召署守属治狱,为郡决曹史。

数岁，以令举幽州刺史从事。⑤而太守察尊廉，补辽西盐官长。⑥数上书言便宜事，事下丞相御史。

①师古曰："赣音贡。"

②师古曰："以施行诏条问之，皆晓其事。"

③师古曰："署为守属，令监狱主囚也。监音工衔反。"

④师古曰："郡有文学官，而尊事之以为师也。"

⑤如淳曰："汉仪注刺史得择所部二千石卒史与从事。"

⑥如淳曰："地理志辽西有盐官。"

初元中，举直言，迁虢令，①转守槐里，兼行美阳令事。春正月，美阳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儿常以我为妻，妒笞我。"尊闻之，遣吏收捕验问，辞服。尊曰："律无妻母之法，圣人所不忍书，此经所谓造狱者也。"②尊于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县磔著树，使骑吏五人张弓射杀之，吏民惊骇。

①如淳曰："本西虢也，属右扶风。"

②晋灼曰："欧阳尚书有此造狱事也。"师古曰："非常刑名，造杀戮之法。"

后上行幸雍，过虢，尊供张如法而办。①以高弟擢为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属县曰："令长丞尉奉法守城，为民父母，②抑强扶弱，宣恩广泽，甚劳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愿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贪鄙，能变更者与为治。③明慎所职，毋以身试法。"又出教敕掾功曹"各自底厉，助太守为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贤。④夫羽翮不修，则不可以致千里；阃内不理，无以整外。⑤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别白之。贤为上，毋以富。贾人百万，不足与计事。昔孔子治鲁，七日诛少正卯，今太守视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张辅怀虎狼之心，贪污不轨，⑥一郡之钱尽入辅家，然适足以葬矣。今将辅送狱，直符史诣阎下，后太守受其事。⑦丞戒之戒之！相随入狱矣！"⑧辅系狱数日死，尽得其狡猾不道，百万奸臧。威震郡中，盗贼分散，入傍郡界。豪强多诛伤伏辜者。坐残贼免。

①师古曰："尊虽行美阳令，而就虢供张也。供音居用反。张音竹亮反。"

②师古曰:“城谓县城也。”

③师古曰:“更,改也。有如此者太守乃共为治者也。”

④师古曰:“趣读曰促。”

⑤师古曰:“阑,门橛也,音鱼列反。”

⑥师古曰:“污,浊也。不轨,不修法制也。”

⑦师古曰:“直符史,若今之当直佐史也。”

⑧师古曰:“意丞教戒张辅,令其避罪,故以此言豫敕之。”

起家,复为护羌将军转校尉,[①]护送军粮委输。而羌人反,绝转道,[②]兵数万围尊。尊以千馀骑奔突羌贼。功未列上,[③]坐擅离部署,会赦,免归家。

①师古曰:“为校尉主转运事,而属护羌将军。”

②师古曰:“绝转运之道。”

③师古曰:“未列上于天子也。”

涿郡太守徐明荐尊不宜久在闾巷,上以尊为郿令,[①]迁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阳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阪,[②]叹曰:“奉先人遗体,奈何数乘此险!”[③]后以病去。及尊为刺史,至其阪,问吏曰:“此非王阳所畏道邪?”吏对曰:“是。”尊叱其驭曰:“驱之![④]王阳为孝子,王尊为忠臣。”尊居部二岁,怀来徼外,蛮夷归附其威信。博士郑宽中使行风俗,[⑤]举奏尊治状,迁为东平相。

①师古曰:“右扶风之县,音媚。”

②应劭曰:“在蜀郡严道县。”臣瓒曰:“郲,山名也。”师古曰:“郲音来。”

③师古曰:“乘,登也。”

④师古曰:“驱马令疾行也。”

⑤师古曰:“行音下更反。”

是时,东平王以至亲骄奢不奉法度,傅相连坐。[①]及尊视事,奉玺书至庭中,王未及出受诏,尊持玺书归舍,食已乃还。致诏后,谒见王,太

傅在前说相鼠之诗。②尊曰:"毋持布鼓过雷门!"③王怒,起入后宫。尊亦直趋出就舍。先是王数私出入,驱驰国中,与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敕厩长:"大王当从官属,鸣和鸾乃出,自今有令驾小车,叩头争之,言相教不得。"后尊朝王,王复延请登堂。尊谓王曰:"尊来为相,人皆吊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见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顾但负贵,安能勇?④如尊乃勇耳。"王变色视尊,意欲格杀之,即好谓尊曰:"愿观相君佩刀。"⑤尊举掖,顾谓傍侍郎:"前引佩刀视王,⑥王欲诬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⑦又雅闻尊高名,大为尊屈,酌酒具食,相对极欢。太后徵史奏尊⑧"为相倨慢不臣,王血气未定,不能忍。愚诚恐母子俱死。今妾不得使王复见尊。陛下不留意,妾愿先自杀,不忍见王之失义也。"尊竟坐免为庶人。大将军王凤奏请尊补军中司马,擢为司隶校尉。

①师古曰:"前任傅相者频坐以王得罪。"

②师古曰:"相鼠,鄘风篇名,刺无礼之诗也。其辞曰:'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相,视也。言视鼠有皮,虽处高显之地,偷食苟得,不知廉耻,人无礼仪,亦与鼠同,不如速死也。"

③师古曰:"雷门,会稽城门也,有大鼓。越击此鼓,声闻洛阳,故尊引之也。布鼓谓以布为鼓,故无声。"

④师古曰:"顾,念也。负,恃也。安,焉也。"

⑤师古曰:"阳为好语也。"

⑥师古曰:"视读曰示。"

⑦师古曰:"谓尊所测正得其情也。"

⑧张晏曰:"太后名也。"韦昭曰:"征,召也。召东平史,令为奏也。"师古曰:"张说是也。徵史,太后之名,亦犹东平王后之称谒也。"

初,中书谒者令石显贵幸,专权为奸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皆阿附畏事显,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帝初即位,显徙为中太仆,①不复典权。衡、谭乃奏显旧恶,请免显等。尊于是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谭位三公,典五常九德,②以总方略,壹统类,广教化,美风俗为职。

知中书谒者令显等专权擅势，大作威福，纵恣不制，无所畏忌，为海内患害，不以时(皆)〔白〕奏行罚，[15]而阿谀曲从，附下罔上，怀邪迷国，无大臣辅政之义，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后，衡、谭举奏显，不自陈不忠之罪，而反扬著先帝任用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于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称，失大臣体。又正月行幸曲台，临飨罢卫士，③衡与中二千石大鸿胪赏等会坐殿门下，衡南乡，赏等西乡。衡更为赏布东乡席，④起立延赏坐，私语如食顷。衡知行临，⑤百官共职，万众会聚，⑥而设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为小惠于公门之下，⑦动不中礼，⑧乱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问行起居，还言漏上十四刻行临到，衡安坐，不变色改容。无怵惕肃敬之心，骄慢不谨。皆不敬。”有诏勿治。于是衡惭惧，免冠谢罪，上丞相、侯印绶。天子以新即位，重伤大臣，⑨乃下御史丞问状。劾奏尊“妄诋欺非谤赦前事，⑩猥历奏大臣，⑪无正法，饰成小过，以涂污宰相，摧辱公卿，轻薄国家，奉使不敬。”有诏左迁尊为高陵令，数月，以病免。

①师古曰：“皇后之属官。”

②师古曰：“五常，仁、义、礼、智、信也。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也。事见虞书皋陶谟也。”

③如淳曰：“诸卫士更尽得代去，故天子自临而飨之。”

④师古曰：“鄉读曰向也。”

⑤如淳曰：“天子当临飨士时。”

⑥师古曰：“共读曰供。”

⑦师古曰：“比，周也，音频寐反。”

⑧师古曰：“中，当也，音竹仲反。”

⑨师古曰：“重，难也。”

⑩师古曰：“诋，毁也，音丁礼反。非读曰诽也。”

⑪师古曰：“猥，多也，曲也。历谓所奏非一人。”

会南山群盗傰宗等数百人①为吏民害，拜故弘农太守傅刚为校尉，

将迹射士千人逐捕,② 岁馀不能禽。或说大将军凤:"贼数百人在毂下,③发军击之不能得,难以视四夷。④独选贤京兆尹乃可。"于是凤荐尊,征为谏大夫,守京辅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间盗贼清。迁光禄大夫,守京兆尹,后为真,凡三岁。坐遇使者无礼。司隶遣假佐放奉诏书白尊发吏捕人,⑤放谓尊:"诏书所捕宜密。"尊曰:"治所公正,京兆善漏泄人事。"⑥放曰:"所捕宜今发吏。"⑦尊又曰:"诏书无京兆文,不当发吏。"及长安系者三月间千人以上。尊出行县,男子郭赐自言尊:⑧"许仲家十馀人共杀赐兄赏,公归舍。"⑨吏不敢捕。尊行县还,上奏曰:"强不陵弱,各得其所,宽大之政行,和平之气通。"御史大夫中奏尊暴虐不改,外为大言,倨嫚姗(嫌)〔上〕,⑩[16]威信日废,不宜备位九卿。尊坐(先)〔免〕,[17]吏民多称惜之。

①苏林曰:"傰音朋。"晋灼曰:"音倍。"师古曰:"晋音是也。"

②师古曰:"迹射,言能寻迹而射取之也。射音食亦反。"

③师古曰:"在天子辇毂之下,明其逼近也。"

④师古曰:"视读曰示。"

⑤苏林曰:"胡公汉官假佐,取内郡善史书佐给诸府也。"

⑥师古曰:"谓司隶官属为治所者,尊之也,若今谓使人为尚书矣。治音直吏反。"

⑦师古曰:"当即发也。"

⑧师古曰:"有冤事自言而与许仲相讼也。"

⑨师古曰:"公然而归,无所避畏者。"

⑩师古曰:"姗,古讪字也。讪,诽也,音所谏反,又音删。"

湖三老公乘兴等① 上书讼尊治京兆功效日著:"往者南山盗贼阻山横行,剽劫良民,杀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门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师露众,旷日烦费,不能禽制。二卿坐黜,② 群盗寖强,吏气伤沮,③流闻四方,为国家忧。当此之时,有能捕斩,不爱金爵重赏。关内侯宽中使问所征故司隶校尉王尊捕群盗方略,拜为谏大夫,守京辅都

尉，行京兆尹事。尊尽节劳心，夙夜思职，卑体下士，④厉奔北之吏，起沮伤之气，二旬之间，大党震坏，渠率效首。⑤贼乱蠲除，民反农业，拊循贫弱，锄耘豪强。长安宿豪大猾东市买万、城西萬章、剪张禁、酒赵放、⑥杜陵杨章等皆通邪结党，挟养奸轨，上干王法，下乱吏治，并兼役使，侵渔小民，为百姓豺狼。更数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讨，⑦尊以正法案诛，皆伏其辜。奸邪销释，吏民说服。⑧尊拨剧整乱，诛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将所不及。虽拜为真，未有殊绝褒赏加于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伤害阴阳，为国家忧，无承用诏书之意，靖言庸违，象龚滔天。'⑨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杨辅，故为尊书佐，素行阴贼，恶口不信，⑩好以刀笔陷人于法。辅常醉过尊大奴利家，利家捽搏其颊，⑪兄子闳拔刀欲刭之。辅以故深怨疾毒，欲伤害尊。疑辅内怀怨恨，外依公事，建画为此议，傅致奏文，⑫浸润加诬，以复私怨。⑬昔白起为秦将，东破韩、魏，南拔郢都，应侯谮之，赐死杜邮；⑭吴起为魏守西河，而秦、韩不敢犯，谗人间焉，斥逐奔楚。⑮秦听浸润以诛良将，魏信谗言以逐贤守，此皆偏听不聪，失人之患也。臣等窃痛伤尊修身絜己，砥节首公，⑯刺讥不惮将相，诛恶不避豪强，诛不制之贼，解国家之忧，功(岩)〔著〕职修，[18]威信不废，诚国家爪牙之吏，折冲之臣，今一旦无辜制于仇人之手，伤于诋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听，⑰独掩怨雠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恶，⑱无所陈怨愬罪。尊以京师废乱，群盗并兴，选贤征用，起家为卿，贼乱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废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间，乍贤乍佞，岂不甚哉！⑲孔子曰：'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润之谮不行焉，可谓明矣。'⑳愿下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伤害阴阳，死诛之罪也；靖言庸违，放殛之刑也。㉑审如御史章，尊乃当伏观阙之诛，㉒放于无人之域，不得苟免。㉓及任举尊者，当获选举之辜，不可但已。㉔即不如章，饰文深诋以愬无罪，㉕亦宜有诛，以惩谗贼之口，绝诈欺之(俗)〔路〕。㉖[19]唯明主参详，使白黑分别。"书奏，天子复

以尊为徐州刺史，迁东郡太守。

①师古曰："湖，县名也，今虢州湖城县取其名。"

②如淳曰："三辅皆秩中二千石，号为卿也。即前京兆尹王昌贬为雁门太守，甄遵河内太守也。"

③师古曰："浸，益也。沮，坏也，音才汝反。"

④师古曰："下音胡嫁反。"

⑤师古曰："效，致也，斩其首而致之也。"

⑥苏林曰："蒿音矩。"晋灼曰："剪张禁，酒赵放，此二人作剪、作酒之家。"

⑦师古曰："更，历也，音工衡反。"

⑧师古曰："释，解也，音怿。说读曰悦。"

⑨师古曰："引虞书尧典之辞也。靖，治也。庸，用也。违，僻也。滔，漫也。谓其言假托于治，实用违僻，貌象恭敬，过恶漫天也。漫音莫干反。一曰，滔，漫也。"

⑩师古曰："谓其口(而恶)〔恶而〕心不信也。"[20]

⑪师古曰："捽，持头也，音才兀反。搏，击也。"

⑫师古曰："建立谋画此议也。傅读曰附，谓益其事而引致于罪狱。"

⑬师古曰："浸润犹渐染也。复，报也。"

⑭师古曰："应侯，范雎也。杜邮，地名，在咸阳也。"

⑮师古曰："间音工苋反。"

⑯师古曰："砥，厉也。首，向也。砥音指。首音式救反。"

⑰张晏曰："周礼三槐九棘，公卿于下听讼。"

⑱臣瓒曰："共工，官名，尧时诸侯，舜流之于幽州也。"

⑲师古曰："期，年也，音基。"

⑳师古曰："论语称孔子之言。"

㉑师古曰："殛，诛也，音居力反。"

㉒张晏曰："孔子诛少正卯于两观之间。"

㉓师古曰："非止合免官而已也。"

㉔师古曰："但，徒也，空也。已，止也。不可空然而止也。"

㉕师古曰:"诋,毁也。"

㉖师古曰:"愆,(怆)〔创〕也。"[21]

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堤,老弱奔走,恐水大决为害。尊躬率吏民,投沉白马,①祀水神河伯。尊亲执圭璧,使巫策祝,请以身填金堤,②因止宿,庐居堤上。吏民数千万人争叩头救止尊,尊终不肯去。及水盛堤坏,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动。而水波稍却回还。吏民嘉壮尊之勇节,白马三老朱英等奏其状。下有司考,皆如言。于是制诏御史:"东郡河水盛长,毁坏金堤,未决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当水冲,履咫尺之难,不避危殆,以安众心,吏民复还就作,水不为灾,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赐黄金二十斤。"

①师古曰:"以祭水也。"

②师古曰:"填,塞也,音大贤反。"

数岁,卒官,吏民纪之。尊子伯亦为京兆尹,坐软弱不胜任免。

王章字仲卿,泰山钜平人也。少以文学为官,稍迁至谏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元帝初,擢为左曹中郎将,与御史中丞陈咸相善,共毁中书令石显,为显所陷,咸减死髡,章免官。成帝立,征章为谏大夫,迁司隶校尉,大臣贵戚敬惮之。王尊免后,代者不称职,章以选为京兆尹。时帝舅大将军王凤辅政,章虽为凤所举,非凤专权,不亲附凤。会日有蚀之,章奏封事,召见,言凤不可任用,宜更选忠贤。上初纳受章言,后不忍退凤。章由是见疑,遂为凤所陷,罪至大逆。语在元后传。

初,章为诸生学长安,独与妻居。章疾病,无被,卧牛衣中,①与妻决,涕泣。②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师尊贵在朝廷人谁逾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卬,③乃反涕泣,何鄙也!"

①师古曰:"牛衣,编乱麻为之,即今俗呼为龙具者。"

②师古曰:"自谓将死,故辞决。"

③如淳曰:"激厉抗扬之意也。"师古曰:"卬读曰仰。仰头为健。"

后章仕宦历位,及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当知足,独不念牛衣中涕泣时耶?"章曰:"非女子所知也。"书遂上,果下廷尉狱,妻子皆收系。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号哭曰:"平生狱上呼囚,(素)〔数〕常至九,今八而止。[1]我君(数)〔素〕刚,[22]先死者必君。"明日问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

①张晏曰:"平生,先时也。狱卒夜阅囚时有九人,常呼问九人。今八人便止,知一人死也。"

大将军凤薨后,弟成都侯商复为大将军辅政,白上还章妻子故郡。其家属皆完具,采珠致产数百万,时萧育为泰山太守,皆令赎还故田宅。

章为京兆二岁,死不以其罪,众庶冤纪之,号为三王。王骏自有传,骏即王阳子也。

赞曰:自孝武置左冯翊、右扶风、京兆尹,而吏民为之语曰:"前有赵、张,后有三王。"然刘向独序赵广汉、尹翁归、韩延寿、冯商传王尊,扬雄亦如之。[1]广汉聪明,下不能欺,延寿厉善,所居移风,然皆讦上不信,以失身堕功。[2]翁归抱公絜己,为近世表。张敞衎衎,履忠进言,[3]缘饰儒雅,刑罚必行,纵赦有度,条教可观,然被轻婧之名。[4]王尊文武自将,[5]所在必发,谲诡不经,好为大言。王章刚直守节,不量轻重,以陷刑戮,妻子流迁,哀哉!

①张晏曰:"刘向作新序,不道王尊。冯商续史记,为作传。雄作法言,亦论其美也。"

②师古曰:"堕,毁也,音火规反。"

③师古曰:"衎衎,强敏之貌也,音口翰反。"

④师古曰:"婧,古惰字也。谓走马拊马及画眉。"

⑤师古曰:"将,助也。"

【校勘记】

〔1〕 方上〔解〕在张汤传。　宋祁说“方上”下当有“解”字。按景祐本有“解”字。

〔2〕 或鲍或(简)〔笕〕，　景祐、汲古、殿、局本都作“笕”，此误。

〔3〕 丞相(史)〔吏〕逐去(客)。　景祐本“史”作“吏”。景祐、殿本都无“客”字。

〔4〕 事下廷尉治(罪)，　景祐本无“罪”字。王念孙说“罪”字后人所加。

〔5〕 类常如翁归言，无有遗(托)〔脱〕。　景祐、殿、局本都作“脱”。王先谦说作“脱”是。

〔6〕 春秋乡(社)〔射〕，　景祐、殿本都作“射”。王先谦说作“射”是。

〔7〕 会御史当问(事)东郡，　景祐本无“事”字。

〔8〕 皆畴其(官邑)〔庸〕，　景祐、殿本都作“庸”。

〔9〕 樊姬为(之)不食鸟兽之肉。　景祐本无“之”字。

〔10〕 叶(阳)〔音〕式涉反。　景祐、殿本都作“音”。

〔11〕 盖(车)〔扇〕之类也。　景祐、殿本都作“扇”，此误。

〔12〕 (卒)〔贼〕捕掾，　景祐、殿本都作“贼”，此误。

〔13〕 诣公(书)〔车〕上(车)〔书〕　景祐、殿本都作“诣公车上书”，此误倒。

〔14〕 一乘车为〔一〕两也。　景祐本有“一”字。

〔15〕 不以时(皆)〔白〕奏行罚，　景祐、殿、局本都作“白”，此误。

〔16〕 倨嫚姗(嫌)〔上〕，　景祐、汲古、殿、局本都作“上”，此误。

〔17〕 尊坐(先)〔免〕。　景祐、殿、局本都作“免”，此误。

〔18〕 功(岩)〔著〕职修，　景祐、殿、局本都作“著”，此误。

〔19〕 绝诈欺之(俗)〔路〕。　景祐、殿本都作“路”。王先谦说作“路”是。

〔20〕 谓其口(而恶)〔恶而〕心不信也。　景祐、殿本都作“恶而”。王先谦说作“恶而”是。

〔21〕 惩，(怆)〔创〕也。　景祐本作“创”，他本都误。

〔22〕 (素)〔数〕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数)〔素〕刚，　景祐、殿本上“素”作“数”，下“数”作“素”，此互讹。

汉书卷七十七

盖诸葛刘郑孙毋将何传第四十七

盖宽饶字次公，魏郡人也。[①]明经为郡文学，以孝廉为郎。举方正，对策高第，迁谏大夫，行郎中户将事。[②]劾奏卫将军张安世子侍中阳都侯彭祖不下殿门，[③]并连及安世居位无补。彭祖时实下门，宽饶坐举奏大臣非是，[④]左迁为卫司马。[⑤]

①师古曰："盖音公盍反。"

②师古曰："百官公卿表郎中令属官有郎中车、户、骑三将，盖各以所主为名也。户将者，主户卫也。"

③师古曰："过殿门不下车也。"

④师古曰："不以实也。"

⑤苏林曰："如今卫士令也。"臣瓒曰："汉注有卫屯司马。"

先是时，卫司马在部，见卫尉拜谒，常为卫官繇使市买。[①]宽饶视事，案旧令，遂揖官属以下行卫者。[②]卫尉私使宽饶出，宽饶以令诣官府门上谒辞。[③]尚书责问卫尉，[④]由是卫官不复私使候、司马。候、司马不拜，出先置卫，辄上奏辞，[⑤]自此正焉。

①师古曰："繇读与徭同。"

②苏林曰："卫尉官属也。或曰诏遣使行卫者也。"师古曰："或说非也。行音下更反。"

③文颖曰："私见使而公辞尚书也。"苏林曰："以法诣卫尉府门上谒也。"师古曰："文说是也。"

④文颖曰:"由宽饶以法令不给使,尚书责卫尉,不复使司马。"

⑤如淳曰:"天子出,为天子先导。先天子发,故上奏辞。"

宽饶初拜为司马,未出殿门,断其禅衣,令短离地,[①]冠大冠,带长剑,躬案行士卒庐室,视其饮食居处,有疾病者身自抚循临问,加致医药,遇之甚有恩。及岁尽交代,上临飨罢卫卒,[②]卫卒数千人皆叩头自请,愿复留共更一年,[③]以报宽饶厚德。宣帝嘉之,以宽饶为太中大夫,使行风俗,[④]多所称举贬黜,奉使称意。擢为司隶校尉,刺举无所回避,小大辄举,所劾奏众多,廷尉处其法,半用半不用,[⑤]公卿贵戚及郡国吏繇使至长安,皆恐惧莫敢犯禁,[⑥]京师为清。

①师古曰:"禅音单,其字从衣。"

②师古曰:"得代当归者也。"

③师古曰:"更犹今言上番也,音工衡反。"

④师古曰:"行音下更反。"

⑤师古曰:"以其峻刻,故有不用者。"

⑥师古曰:"繇读与徭同,供徭役及为使而来者。"

平恩侯许伯入第,[①]丞相、御史、将军、中二千石皆贺,宽饶不行。许伯请之,乃往,从西阶上,东乡特坐。[②]许伯自酌曰:"盖君后至。"宽饶曰:"无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属目卑下之。[③]酒酣乐作,长信少府檀长卿起舞,为沐猴与狗斗,[④]坐皆大笑。宽饶不说,叩视屋而叹[⑤]曰:"美哉!然富贵无常,忽则易人,此如传舍,所阅多矣。[⑥]唯谨慎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趋出,劾奏长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礼不敬。上欲罪少府,许伯为谢,良久,上乃解。

①师古曰:"许伯,皇太子外祖也。入第者,治第新成,始入居之。"

②师古曰:"言自尊抗,无所诎也。乡读曰向。"

③师古曰:"属犹注也,音之欲反。下音胡稼反。"

④师古曰:"沐猴,猕猴。"

⑤师古曰:“说读曰悦。卬读曰仰。”

⑥师古曰:“言如客舍行客,辄过之,故多所经历也。”

宽饶为人刚直高节,志在奉公。家贫,奉钱月数千,①半以给吏民为耳目言事者。身为司隶,子常步行自戍北边,②公廉如此。然深刻喜陷害人,③在位及贵戚人与为怨,④又好言事刺讥,奸犯上意。⑤上以其儒者,优容之,然亦不得迁。同列后进或至九卿,宽饶自以行清能高,有益于国,而为凡庸所越,愈失意不快,数上疏谏争。太子庶子王生高宽饶节,而非其如此,予书曰:“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强御,⑥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权,尊官厚禄已施于君矣。君宜夙夜惟思当世之务,奉法宣化,忧劳天下,虽日有益,月有功,犹未足以称职而报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术各有制度。⑦今君不务循职而已,乃欲以太古久远之事匡拂天子,⑧数进不用难听之语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扬令名全寿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习法令,言足以饰君之辞,文足以成君之过,君不惟蘧氏之高踪,⑨而慕子胥之末行,⑩用不訾之躯,临不测之险,⑪窃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诎。⑫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⑬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唯裁省览。”宽饶不纳其言。

①师古曰:“奉音扶用反。”

②苏林曰:“子自行戍,不取代。”

③师古曰:“喜音许吏反。”

④师古曰:“人人皆怨之。”

⑤师古曰:“奸音干。”

⑥师古曰:“强御,强梁而御善者也。”

⑦师古曰:“三王谓夏、殷、周,文质不同也。”

⑧师古曰:“匡,正也。拂读曰弼。”

⑨师古曰:“蘧伯玉,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⑩师古曰:“伍子胥知吴王不可谏,而不能止,自取诛灭也。”

⑪师古曰:“訾与赀同。不赀者,言无赀量可以比之,贵重之极也。不测谓深

也。”

⑫师古曰:“挺然,直貌。言虽执直道,而遭遇时变,与时纡曲,然其本志不屈桡也。挺音吐鼎反。”

⑬师古曰:“烝民之诗也。言明智者可以自全,不至亡身。”

是时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书宦官,宽饶奏封事曰:“方今圣道寝废,儒术不行,①以刑馀为周召,②以法律为诗书。”③又引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书奏,上以宽饶怨谤终不改,下其书中二千石。时执金吾议,以为宽饶指意欲求禅,大逆不道。④谏大夫郑昌愍伤宽饶忠直忧国,以言事不当意而为文吏所诋挫,⑤上书颂宽饶曰:⑥“臣闻山有猛兽,藜藿为之不采;国有忠臣,奸邪为之不起。司隶校尉宽饶居不求安,食不求饱,⑦进有忧国之心,退有死节之义,上无许、史之属,下无金、张之托,⑧职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与,⑨上书陈国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从大夫之后,官以谏为名,不敢不言。”上不听,遂下宽饶吏。宽饶引佩刀自刭北阙下,众莫不怜之。

①师古曰:“寖,渐也。”

②师古曰:“言使奄人当权轴也。周谓周公旦也,召谓召公奭也。召读曰邵。”

③师古曰:“言以(行)〔刑〕法成教化也。”[1]

④师古曰:“禪,古禅字。言欲使天子传位于己。”

⑤师古曰:“诋,毁也。挫,折也。”

⑥师古曰:“颂谓称其美。”

⑦师古曰:“论语称孔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故引之。”

⑧应劭曰:“许伯,宣帝皇后父。史高,宣帝外家也。金,金日磾也。张,张安世也。此四家属无不听。”师古曰:“此说非也。许氏、史氏有外属之恩,金氏、张氏自托在于近狎也。属读如本字也。”

⑨师古曰:“仇,怨雠也。与,党与也。”

诸葛豐字少季，琅邪人也。以明经为郡文学，名特立刚直。贡禹为御史大夫，除豐为属，举侍御史。元帝擢为司隶校尉，刺举无所避，京师为之语曰："间何阔，逢诸葛。"① 上嘉其节，加豐秩光禄大夫。

①师古曰："言间者何久阔不相见，以逢诸葛故也。"

时侍中许章以外属贵幸，奢淫不奉法度，宾客犯事，与章相连。豐案劾章，欲奏其事，适逢许侍中私出，豐驻车举节诏章曰："下！"欲收之。章迫窘，驰车去，豐追之。许侍中因得入宫门，自归上。① 豐亦上奏，于是收豐节。司隶去节自豐始。

①师古曰："归诚乞哀于天子也。"

豐上书谢曰："臣豐驽怯，文不足以劝善，武不足以执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为司隶校尉，未有以自效，复秩臣为光禄大夫，官尊责重，非臣所当处也。又迫年岁衰暮，常恐卒填沟渠，①(德)无以报厚〔德〕[2]，使论议士讥臣无补，长获素餐之名。② 故常愿捐一旦之命，不待时而断奸臣之首，縣于都市，编书其罪，③ 使四方明知为恶之罚，然后却就斧钺之诛，④ 诚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犹有刎颈之交，⑤ 今以四海之大，曾无伏节死谊之臣，率尽苟合取容，阿党相为，念私门之利，忘国家之政。邪秽浊溷之气上感于天，⑥ 是以灾变数见，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诚耻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诚为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载，物无不容，⑦ 使尚书令尧赐臣豐书曰：'夫司隶者刺举不法，善善恶恶，非得颛之也。⑧ 免处中和，顺经术意。'恩深德厚，臣豐顿首幸甚。臣窃不胜愤懑，愿赐清宴，⑨ 唯陛下裁幸。"上不许。

①师古曰："卒读曰猝。"

②师古曰："素，空也。言不举职务，空食禄奉而已。"

③师古曰："编谓联次简牒也。"

④师古曰："却，退也。"

⑤师古曰："刎，断也，音吻。"

⑥师古曰:"涸亦浊也,音下顿反。"

⑦师古曰:"如天之覆,如地之载也。"

⑧师古曰:"善善,褒赏善人也。恶恶,诛罚恶人也。颛与专同。"

⑨师古曰:"懑音满。"

是后所言益不用,豐复上书言:"臣闻伯奇孝而弃于亲,子胥忠而诛于君,①隐公慈而杀于弟,②叔武弟而杀于兄。③夫以四子之行,屈平之材,④然犹不能自显而被刑戮,岂不足以观哉!使臣杀身以安国,蒙诛以显君,⑤臣诚愿之。独恐未有云补,而为众邪所排,令谗夫得遂,正直之路雍塞,⑥忠臣沮心,智士杜口,⑦此愚臣之所惧也。"

①师古曰:"并解于上也。"

②师古曰:"鲁隐公欲立弟桓公,为其尚少,己且摄位,而卒为桓公所杀。"

③师古曰:"叔武,卫成公之弟夷叔也。成公避晋之难,出奔陈,使大夫元咺奉叔武以居守。其后晋人纳成公,成公疑叔武而先期入,叔武将沐,闻君至,喜,捉发走出,前驱射而杀之。事在左传僖二十八年。叔武弟音大计反。"

④师古曰:"屈平即是屈原也。"

⑤师古曰:"蒙,被也。"

⑥师古曰:"雍读曰壅。"

⑦师古曰:"沮,坏;杜,塞也。沮音才汝反。"

豐以春夏系治人,在位多言其短。上徙豐为城门校尉,豐上书告光禄勋周堪、光禄大夫张猛。上不直豐,乃制诏御史:"城门校尉豐,前与光禄勋堪、光禄大夫猛在朝之时,数称言堪、猛之美。豐前为司隶校尉,不顺四时,修法度,专作苛暴,以获虚威,朕不忍下吏,以为城门校尉。不内省诸己,①而反怨堪、猛,以求报举,②告案无证之辞,暴扬难验之罪,毁誉恣意,不顾前言,③不信之大者也。朕怜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为庶人。"终于家。

①师古曰:"省,察也。"

②师古曰:"举言其事以报怨。"

③师古曰:"前言谓誉堪、猛之美。今乃更言其短,是不顾也。"

刘辅,河间宗室〔人〕也。[3]举孝廉,为襄贲令。① 上书言得失,召见,上美其材,擢为谏大夫。会成帝欲立赵倢伃为皇后,先下诏封倢伃父临为列侯。辅上书言:"臣闻天之所与必先赐以符瑞,天之所违必先降以灾变,此神明之征应,自然之占验也。昔武王、周公承顺天地,以飨鱼乌之瑞,② 然犹君臣祗惧,动色相戒,况于季世,不蒙继嗣之福,屡受威怒之异者虖! 虽夙夜自责,改过易行,畏天命,念祖业,妙选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③ 以承宗庙 ,顺神祇心,塞天下望,④ 子孙之祥犹恐晚暮,今乃触情纵欲,倾于卑贱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愧于人,惑莫大焉。里语曰:'腐木不可以为柱,卑人不可以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祸而无福,市道皆共知之,⑤ 朝廷莫肯壹言,臣窃伤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禄不忠,污辱谏争之官,不敢不尽死,唯陛下深察。"书奏,上使侍御史收缚辅,系掖庭秘狱,⑥ 群臣莫知其故。

①苏林曰:"贲音肥,东海县也。"

②师古曰:"谓伐纣时有白鱼、赤乌之瑞也。事见今文尚书。"

③师古曰:"窈窕,幽闲也。"

④师古曰:"塞,满也。"

⑤师古曰:"市道,市中之道也。一曰市人及行于道路者也。"

⑥师古曰:"汉书旧仪掖庭诏狱令丞宦者为之,主理妇人女官也。"

于是中朝左将军辛庆忌、右将军廉褒、光禄勋师丹、太中大夫谷永① 俱上书曰:"臣闻明王垂宽容之听,崇谏争之官,广开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② 然后百僚在位,竭忠尽谋,不惧后患,朝廷无谰谀之士,元首无失道之僇。③ 窃见谏大夫刘辅,前以县令求见,擢为谏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诡切至,当圣心者,④ 故得拔至于此。旬日之间,收下秘狱,臣等愚,以为辅幸得托公族之亲,在谏臣之列,新从下土来,未知朝廷体,独触忌讳,不足深过。小罪宜隐忍而已,如有大恶,宜暴治理官,与众共

之。⑤昔赵简子杀其大夫鸣犊，孔子临河而还。⑥今天心未豫，⑦灾异屡降，水旱迭臻，⑧方当隆宽广问，褒直尽下之时也。而行惨急之诛于谏争之臣，震惊群下，失忠直心。假令辅不坐直言，所坐不著，⑨天下不可户晓。⑩同姓近臣本以言显，其于治亲养忠之义诚不宜幽囚于掖庭狱。公卿以下见陛下进用辅亟，而折伤之暴，⑪人有惧心，⑫精锐销耎，⑬莫敢尽节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听，广德美之风也。⑭臣等窃深伤之，唯陛下留神省察。”

①孟康曰：“中朝，内朝也。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也。”

②师古曰：“狷，急也，音绢。”

③师古曰：“元首谓天子也。谂，古谄字也。”

④师古曰：“卓，高远也。诡，异于众也。”

⑤师古曰：“令众人知其罪状而罚之。”

⑥张晏曰：“赵简子欲分晋国，故先杀鸣犊，又聘孔子。孔子闻其死，至河而还也。”师古曰：“战国策说二人姓名云‘鸣犊、铎鼱’，而史记及古今人表并以为鸣犊、窦鼱，盖铎、犊及窦，其声相近，故有不同耳。今永等指举杀鸣犊一人，不论窦鼱也。”

⑦张晏曰：“豫，悦豫也。”

⑧师古曰：“迭，互也。音徒结反。”

⑨师古曰：“著，明也。”

⑩师古曰：“言不可家家晓喻之也。”

⑪师古曰：“亟，急也。”

⑫师古曰：“人人皆惧也。”

⑬苏林曰：“耎，弱也。”师古曰：“音乃唤反。”

⑭师古曰：“舜有敢谏之鼓，故言有虞之听也。一曰谓达四聪也。”

上乃徙系辅共工狱，①减死罪一等，论为鬼薪。终于家。

①苏林曰：“考工也。”师古曰：“少府之属官也，亦有诏狱。共读与龚同。”

郑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与王家相嫁娶。[①]祖父以訾徙平陵。父宾明法令，为御史，事贡公，[②]名公直。崇少为郡文学史，至丞相大车属。[③]弟立与高武侯傅喜同门学，相友善。[④]喜为大司马，荐崇，哀帝擢为尚书仆射。数求见谏争，上初纳用之。每见曳革履，[⑤]上笑曰："我识郑尚书履声。"

①师古曰："女嫁王家，男又娶也。"

②师古曰："贡禹也。"

③如淳曰："丞相大车属如今公府御属。"

④师古曰："同门谓同师也。"

⑤师古曰："孰曰韦，生曰革。"

久之，上欲封祖母傅太后从弟商，崇谏曰："孝成皇帝封亲舅五侯，天为赤黄昼昏，日中有黑气。今祖母从昆弟二人已侯。孔乡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缘。[①]今无故欲复封商，坏乱制度，逆天人心，非傅氏之福也。臣闻师曰：'逆阳者厥极弱，逆阴者厥极凶短折，犯人者有乱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夭之祸。'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艰难，唯耽乐是从，时亦罔有克寿。'[②]故衰世之君夭折蚤没，[③]此皆犯阴之害也。臣愿以身命当国咎。"崇因持诏书案起。[④]傅太后大怒曰："何有为天子乃反为一臣所颛制邪！"[⑤]上遂下诏曰："朕幼而孤，皇太太后躬自养育，免于襁褓，教道以礼，至于成人，[⑥]惠泽茂焉。[⑦]'欲报之德，皞天罔极。'[⑧]前追号皇太太后父为崇祖侯，惟念德报未殊，朕甚恧焉。[⑨]侍中光禄大夫商，皇太太后父同产子，小自保大，[⑩]恩义最亲。其封商为汝昌侯，为崇祖侯后，更号崇祖侯为汝昌哀侯。"

①师古曰："孔乡侯，傅晏也。高武侯，傅喜也。"

②师古曰："周书亡逸之篇也。言王者不知稼穑之艰难，唯从耽乐，则致夭丧，无能寿考也。。"

③师古曰："蚤，古(早)〔早〕字也。"[4]

④李奇曰："持当受诏书案起也。"师古曰："李说非也。案者，即写诏之文。"

⑤师古曰:"颛与专同也。"

⑥师古曰:"道读曰导。"

⑦师古曰:"茂,美也。"

⑧师古曰:"诗小雅蓼莪之篇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言欲报父母之恩德,心无已也。呼昊天者,陈己至诚也。皞字与昊同。"

⑨师古曰:"殊,异也。忝,愧也,音女六反。"

⑩如淳曰:"太后从小养之,使至大也。"

崇又以董贤贵宠过度谏,由是重得罪。①数以职事见责,发疾颈痈,欲乞骸骨,不敢。尚书令赵昌佞谀,素害崇,知其见疏,因奏崇与宗族通,疑有奸,请治。上责崇曰:"君门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②崇对曰:"臣门如市,臣心如水。③愿得考覆。"上怒,下崇狱,穷治,死狱中。

①师古曰:"重音直用反。"

②师古曰:"言请求者多,交通宾客。"

③师古曰:"言至清也。"

孙宝字子严,颍川鄢陵人也。①以明经为郡吏。御史大夫张忠辟宝为属,欲令授子经,更为除舍,②设储偫。③宝自劾去,忠固还之,④心内不平。⑤后署宝主簿,宝徙入舍,祭灶请比邻。忠阴察,怪之,使所亲问宝:"前大夫为君设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为高节也。今两府高士俗不为主簿,子既为之,徙舍甚说,⑥何前后不相副也?"宝曰:"高士不为主簿,而大夫君以宝为可,一府莫言非,⑦士安得独自高?前日君男欲学文,而移宝自近。⑧礼有来学,义无往教;道不可诎,身诎何伤?且不遭者可无不为,况主簿乎!"⑨忠闻之,甚惭,上书荐宝经明质直,宜备近臣。为议郎,迁谏大夫。

①师古曰:"鄢音偃。"

②师古曰:"除谓修饰扫除也。"

③师古曰:"谓豫备器物也。偫音丈纪反。"

④师古曰:“固者,谓再三留之。”

⑤师古曰:“恨其去也。”

⑥师古曰:“说读曰悦。”

⑦师古曰:“言大夫以为宝适可为主簿耳,府中之人又不以为不当也。”

⑧师古曰:“文谓书也。”

⑨师古曰:“言士不遭遇知己,则当屈辱,无所不为也。”

鸿嘉中,广汉群盗起,选为益州刺史。广汉太守扈商者,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姊子,软弱不任职。宝到部,亲入山谷,谕告群盗,非本造意。渠率皆得悔过自出,① 遣归田里。自劾矫制,奏商为乱首,② 春秋之义,诛首恶而已。商亦奏宝所纵或有渠率当坐者。③ 商征下狱,宝坐失死罪免。益州吏民多陈宝功效,言为车骑将军所排。上复拜宝为冀州刺史,迁丞相司直。

①师古曰:“渠,大也。”

②师古曰:“擅放群盗归,故云矫制。(也)〔由〕商不任职,致有贼盗,[5] 故云为乱首也。”

③师古曰:“纵,放也。”

时帝舅红阳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垦草田数百顷,① 颇有民所假少府陂泽,略皆开发,② 上书愿以入县官。③ 有诏郡平田予直,④ 钱有贵一万万以上。⑤ 宝闻之,遣丞相史按验,发其奸,劾奏立、尚怀奸罔上,狡猾不道。尚下狱死。立虽不坐,后兄大司马卫将军商薨,次当代商,上度立而用其弟曲阳侯根为大司马票骑将军。⑥

①师古曰:“隐度而取之也。草田,荒田也。占音之赡反。”

②师古曰:“旧为陂泽,本属少府,其后以假百姓,百姓皆已田之,而立总谓为草田,占云新自垦。”

③师古曰:“立上书云新垦得此田,请以入官也。”

④师古曰:“受其田而准偿价直也。”

⑤师古曰:“增于时价。”

⑥如淳曰:“度,过也。过立而用根。”

会益州蛮夷犯法,巴蜀颇不安,上以宝著名西州,拜为广汉太守,秩中二千石,赐黄金三十斤。蛮夷安辑,吏民称之。①

①师古曰:“辑与集同。”

征为京兆尹。故吏侯文以刚直不苟合,常称疾不肯仕,宝以恩礼请文,欲为布衣友,日设酒食,妻子相对。文求受署为掾,进见如宾礼。数月,以立秋日署文东部督邮。入见,敕曰:“今日鹰隼始击,当顺天气取奸恶,以成严霜之诛,掾部渠有其人乎?”① 文卬曰:“无其人不敢空受职。”②宝曰:“谁也?”文曰:“霸陵杜稚季。”宝曰:“其次。”③文曰:“豺狼横道,不宜复问狐狸。”④宝默然。稚季者大侠,与卫尉淳于长、大鸿胪萧育等皆厚善。宝前失车骑将军,与红阳侯有郤,⑤自恐见危,时淳于长方贵幸,友宝,宝亦欲附之,始视事而长以稚季托宝,故宝穷,无以复应文。文怪宝气索,⑥知其有故,因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取稚季,当且阖閤,勿有所问。⑦如此竟岁,吏民未敢诬明府也。⑧即度稚季而谴它事,⑨众口谨哗,终身自堕。”⑩宝曰:“受教。”稚季耳目长,闻知之,杜门不通水火,⑪穿舍后墙为小户,但持锄自治园,因文所厚自陈如此。⑫文曰:“我与稚季幸同土壤,素无睚眦,⑬顾受将命,分当相直。⑭诚能自改,严将不治前事,即不更心,但更门户,适趣祸耳。”⑮稚季遂不敢犯法,宝亦竟岁无所谴。明年,稚季病死。宝为京兆尹三岁,京师称之。会淳于长败,宝与萧育等皆坐免官。文复去吏,死于家。稚季子杜苍,字君敖,名出稚季右,在游侠中。

①师古曰:“渠读曰讵。讵,岂也。言掾所部内,岂有其人乎?”

②师古曰:“卬读曰仰。谓仰头而对也。”

③师古曰:“除稚季之外更有谁也。”

④师古曰:“言不当释大而取小也。”

⑤师古曰:“失车骑将军,谓失王音意,奏鳳商事也。郤与隙同。”

⑥师古曰:“索,尽也,音先各反。”

⑦师古曰:“阖,闭也。”

⑧师古曰:“诬,谤也。”

⑨李奇曰:“过度不治罪。”

⑩师古曰:“堕,毁也,音火规反。”

⑪师古曰:“杜,塞也。不通水火,谓虽邻伍亦不往来也。”

⑫师古曰:“具言恐惧改节之状也。”

⑬师古曰:“睚音涯。眦音才赐反。睚又音五懈反。眦又音仕懈反。已解于前也。”

⑭师古曰:“言自顾念受郡将之命,分当相值遇也。分音胡问反。直读曰值也。”

⑮师古曰:“更,改也。趣读曰促。”

哀帝即位,征宝为谏大夫,迁司隶。初,傅太后与中山孝王母冯太后俱事元帝,有卻,[①]傅太后使有司考冯太后,令自杀,众庶冤之。宝奏请覆治,傅太后大怒,曰:“帝置司隶,主使察我。冯氏反事明白,故欲擿触以扬我恶。[②]我当坐之。”上乃顺指下宝狱。尚书仆射唐林争之,上以林朋党比周,[③]左迁敦煌鱼泽障候。大司马傅喜、光禄大夫龚胜固争,上为言太后,出宝复官。

①师古曰:“以当熊事,惭而嫉之。”

②师古曰:“擿触谓挑发之也。擿音它历反。触音决。挑音它聊反。”

③师古曰:“比音频寐反。”

顷之,郑崇下狱,宝上书曰:“臣闻疏不图亲,外不虑内。[①]臣幸得衔命奉使,职在刺举,不敢避贵幸之势,以塞视听之明。按尚书令昌奏仆射崇,下狱覆治,榜掠将死,卒无一辞,[②]道路称冤。疑昌与崇内有纤介,[③]浸润相陷,自禁门内枢机近臣,蒙受冤谮,[④]亏损国家,为谤不小。臣请治昌,以解众心。”书奏,天子不说,[⑤]以宝名臣不忍诛,乃制诏丞相大司空:“司隶宝奏故尚书仆射崇冤,请狱治尚书令昌。案崇近臣,罪恶

暴著,而宝怀邪,附下罔上,以春月作诋欺,遂其奸心,盖国之贼也。传不云乎?'恶利口之覆国家。'⑥其免宝为庶人。"

①师古曰:"图,谋也。虑,思也。"

②师古曰:"榜掠,谓笞击而考问之也。榜音彭。"

③师古曰:"言有细故宿嫌也。"

④师古曰:"蒙,被也。"

⑤师古曰:"说读曰悦。"

⑥师古曰:"论语称孔子之言。"

哀帝崩,王莽白王太后征宝以为光禄大夫,与王舜等俱迎中山王。平帝立,宝为大司农。会越嶲郡上黄龙游江中,太师孔光、大司徒马宫等咸称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庙。宝曰:"周公上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著于经典,两不相损。①今风雨未时,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群臣同声,②得无非其美者。"③时大臣皆失色,侍中奉车都尉甄邯即时承制罢议者。会宝遣吏迎母,母道病,留弟家,独遣妻子。司直陈崇以奏宝,事下三公即讯。④宝对曰:"年七十悖眊,恩衰共养,营妻子,如章。"⑤宝坐免,终于家。建武中,录旧德臣,以宝孙伉为诸长。⑥

①师古曰:"周书君奭之序曰'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说,周公作君奭'是也。两不相损者,言俱有令名也。召读曰邵。说读曰悦。"

②师古曰:"言雷同阿附,妄说福祥。"

③师古曰:"言此非朝廷美事也。"

④师古曰:"就问之也。"

⑤师古曰:"悖,惑也。眊与耄同。自言老耄,心志乱惑,供养之恩衰,具如所奏之章也。悖音布内反。共读曰供,音居用反。"

⑥师古曰:"伉音抗。诸,琅邪之县也。"

毋将隆字君房,东海兰陵人也。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内领尚书,外典兵马,踵故选置从事中郎① 与参谋议,奏请隆为从事中郎,迁谏大夫。

成帝末，隆奏封事言："古者选诸侯人为公卿，以褒功德，宜征定陶王使在国邸，以填万方。"② 其后上竟立定陶王为太子，隆迁冀州牧、颍川太守。哀帝即位，以高第入为京兆尹，迁执金吾。

①师古曰："踵犹蹑也，言承蹑故事也。"

②师古曰："填音竹刃反。"

时侍中董贤方贵，上使中黄门发武库兵，前后十辈，送董贤及上乳母王阿舍。隆奏言："武库兵器，天下公用，国家武备，缮治造作，皆度大司农钱。① 大司农钱自乘舆不以给共养，② 共养劳赐，壹出少府。盖不以本臧给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费，③ 别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诸侯方伯得颛征伐，乃赐斧钺。④ 汉家边吏，职在距寇，亦赐武库兵，皆任其事然后蒙之。春秋之谊，家不臧甲，所以抑臣威，损私力也。今贤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给其私门，契国威器共其家备。⑤ 民力分于弄臣，武兵设于微妾，建立非宜，以广骄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于三家之堂！'⑥ 臣请收还武库。"上不说。⑦

①苏林曰："用度皆出大司农。"

②师古曰："共音居用反。养音弋向反。"

③师古曰："共读曰供。"

④师古曰："颛与专同也。"

⑤李奇曰："契，缺也。"晋灼曰："契，取也。"师古曰："李说是也。共读曰供。"

⑥师古曰："三家，谓鲁大夫叔孙、仲孙、季孙也。论语云：'三家者，以雍彻。孔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言三家以雍彻食，此乃天子之礼耳，何为在三家之堂也！"

⑦师古曰："说读曰悦。"

顷之，傅太后使谒者买诸官婢，贱取之，复取执金吾官婢八人。隆奏言贾贱，请更平直。① 上于是制诏丞相、御史大夫："交让之礼兴，则虞芮之讼息。② 隆位九卿，既无以匡朝廷之不逮，而反奏请与永信宫争贵贱之贾，程奏显言，③ 众莫不闻。举错不由谊理，④ 争求之名自此始，无

以示百僚,伤化失俗。”以隆前有安国之言,⑤左迁为沛郡都尉,迁南郡太守。

①师古曰:“贾读曰价。其下亦同。”

②师古曰:“虞、芮,二国名。文王为西伯,为断其讼,二国各惭而止也。”

③苏林曰:“露奏也。”

④师古曰:“错音千故反。”

⑤如淳曰:“征定陶王使在国邸也。”

王莽少时,慕与隆交,隆不甚附。哀帝崩,莽秉政,使大司徒孔光奏隆前为冀州牧治中山冯太后狱冤陷无辜,不宜处位在中土。本中谒者令史立、侍御史丁玄自典考之,但与隆连名奏事。史立时为中太仆,丁玄泰山太守,及尚书令赵昌潘郑崇者为河内太守,皆免官,徙合浦。

何並字子廉,祖父以吏二千石自平舆徙平陵。① 並为郡吏,至大司空掾,事何武。武高其志节,举能治剧,为长陵令,道不拾遗。

①师古曰:“平(陵)〔舆〕,汝南之县也。”[6]

初,邛成太后外家王氏贵,① 而侍中王林卿通轻侠,倾京师。后坐法免,宾客愈盛,归长陵上冢,因留饮连日。並恐其犯法,自造门上谒,② 谓林卿曰:“冢间单外,君宜以时归。”③ 林卿曰:“诺。”先是林卿杀婢婿埋冢舍,④ 並具知之,以非己时,又见其新免,故不发举,欲无令留界中而已,即且遣吏奉谒传送。林卿素骄,惭于宾客,並度其为变,储兵马以待之。⑤ 林卿既去,北度泾桥,令骑奴还至寺门,拔刀剥其建鼓。⑥ 並自从吏兵追林卿。行数十里,林卿迫窘,乃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自代,乘车从童骑,⑦ 身变服从间径驰去。会日暮追及,收缚冠奴,奴曰:“我非侍中,奴耳。”並心自知已失林卿,乃曰:“王君困,自称奴,得脱死邪?”叱吏断头持还,縣所剥鼓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杀人埋冢舍,使奴剥寺门鼓。”⑧ 吏民惊骇。林卿因亡命,众庶讙哗,以为实死。⑨ 成帝太后以邛成太后爱林卿故,闻之涕泣,为言哀帝。哀帝问状

而善之,迁并陇西太守。

①应劭曰:"宣帝王皇后父奉光封邛成侯,成帝母亦姓王,故以父爵别之也。"

②师古曰:"造,至也,音千到反。"

③师古曰:"单外,言在郊郭之外而单露。"

④师古曰:"婢婿,外人与其婢奸者也。冢舍,守冢之舍也。"

⑤师古曰:"储,豫备也。度音徒各反。"

⑥师古曰:"诸官曹之所通呼为寺。建鼓一名植鼓。建,立也。谓植木而旁悬鼓焉。县有此鼓者,所以召集号令,为开闭之时。"

⑦师古曰:"襜褕,曲裾禅衣也。童骑,童奴之骑也。"

⑧师古曰:"署谓书表其事也。"

⑨师古曰:"谨哗,众议也。谨音许元反。"

徙颍川太守,代陵阳严诩。诩本以孝行为官,谓掾史为师友,有过辄闭閤自责,终不大言。郡中乱,王莽遣使征诩,官属数百人为设祖道,诩据地哭。掾史曰:"明府吉征,不宜若此。"诩曰:"吾哀颍川士,身岂有忧哉!我以柔弱征,必选刚猛代。代到,将有僵仆者,故相吊耳。"[1]诩至,拜为美俗使者。[2]是时颍川钟元为尚书令,领廷尉,用事有权。弟威为郡掾,臧千金。[3]并为太守,(故)〔过〕辞钟廷尉,[7]廷尉免冠为弟请一等之罪,[4]愿蚤就髡钳。并曰:"罪在弟身与君律,不在于太守。"元惧,驰遣人呼弟。阳翟轻侠赵季、李款多畜宾客,以气力渔食闾里,[5]至奸人妇女,持吏长短,从横郡中,[6]闻并且至,皆亡去。并下车求勇猛晓文法吏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狱,武吏往捕之,各有所部。敕曰:"三人非负太守,乃负王法,不得不治。钟威所犯多在赦前,驱使入函谷关,勿令污民间;不入关,乃收之。赵、李桀恶,虽远去,当得其头,以谢百姓。"钟威负其兄,止雒阳,[7]吏格杀之。亦得赵、李它郡,持头还,并皆縣头及其具狱于市。郡中清静,表善好士,[8]见纪颍川,名次黄霸。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数年,卒。疾病,召丞掾作先令书,[9]曰:"告子恢,吾生素餐日久,死虽当得法赙,勿受。[10]葬为小椁,敛容下棺。"[11]恢如父言。王

莽擢恢为关都尉。建武中以並孙为郎。

①师古曰:“僵,偃也。仆,颠也。僵音姜。仆音赴。”

②文颖曰:“宣美风化使者。”

③师古曰:“臧谓致罪之臧也。”

④如淳曰:“减死罪一等。”

⑤师古曰:“渔者,谓侵夺取之,若渔猎之为也。”

⑥师古曰:“从音子用反。横音胡孟反。”

⑦师古曰:“负谓恃其权力也。”

⑧师古曰:“好音呼到反。”

⑨师古曰:“先为遗令也。”

⑩如淳曰:“公令,吏死官,得法赙。”师古曰:“赠终者布帛曰赙,音附。”

⑪张晏曰:“礼三重棺。赵简子曰:‘不设属辟,下卿之罚也。’或曰但下棺,无馀器物也。”师古曰:“言止作小椁,才容下棺而已,无令高大也。亶读曰但。”

赞曰:盖宽饶为司臣,正色立于朝,虽诗所谓“国之司直”无以加也。①若采王生之言以终其身,斯近古之贤臣矣。诸葛、刘、郑虽云狂瞽,有异志焉。孔子曰:“吾未见刚者。”②以数子之名迹,然毋将污于冀州,③孙宝桡于定陵,④况俗人乎! 何並之节,亚尹翁归云。

①师古曰:“诗郑风羔裘之篇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言其德美,可主正直之任也。”

②师古曰:“论语称孔子之言也。言有刚德者为难也。”

③孟康曰:“污,下也。”师古曰:“毋将隆为冀州牧,与史立、丁元共奏冯太后事,是为污曲也。污音一胡反。”

④师古曰:“桡亦曲也。谓受淳于长托而不治杜稚季也。桡音女教反。”

【校勘记】

〔1〕 言以(行)〔刑〕法成教化也。 景祐、殿本都作“刑”。王先谦说作“刑”

是。

〔2〕 常恐卒填沟渠,(德)无以报厚〔德〕， 景祐、殿本都作"无以报厚德"。

〔3〕 河间宗室〔人〕也， 景祐、殿本都有"人"字。

〔4〕 蚤,古(早)〔早〕字也。 景祐、殿、局本都作"早",此误。

〔5〕 (也)〔由〕商不任职,致有贼盗， 景祐、殿本都作"由"。

〔6〕 平(陵)舆,汝南之县也。 周寿昌说"平陵"当作"平舆"。按景祐本正作"平舆"。

〔7〕 並为太守,(故)〔过〕辞钟廷尉， 景祐、殿本都作"过"。王先谦说作"过"是。

汉书卷七十八

萧望之传第四十八

萧望之字长倩，东海兰陵人也，①徙杜陵。家世以田为业，至望之，好学，治齐诗，事同县后仓且十年。以令诣太常受业，②复事同学博士白奇，③又从夏侯胜问论语、礼服。④京师诸儒称述焉。

①师古曰："近代谱谍妄相托附，乃云望之萧何之后，追次昭穆，流俗学者共祖述焉。但酂侯汉室宗臣，功高位重，子孙胤绪具详表、传。长倩钜儒达学，名节并隆，博览古今，能言其祖。市朝未变，年载非遥，长老所传，耳目相接，若其实承何后，史传宁得弗详？汉书既不叙论，后人焉所取信？不然之事，断可识矣。"

②如淳曰："令郡国官有好文学敬长肃政教者，二千石奏上，与计偕，诣太常受业如弟子也。"

③师古曰："常同于后仓受业，而奇后为博士。"

④师古曰："礼之丧服也。"

是时大将军霍光秉政，长史丙吉荐儒生王仲翁与望之等数人，皆召见。先是左将军上官桀与盖主谋杀光，光既诛桀等，后出入自备。吏民当见者，露索去刀兵，两吏挟持。①望之独不肯听，自引出阎曰："不愿见。"吏牵持匈匈。光闻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说光曰："将军以功德辅幼主，将以流大化，致于洽平，②是以天下之士延颈企踵，争愿自(劾)〔效〕，[1]以辅高明。今士见者皆先露索挟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礼，致白屋之意。"③于是光独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补大将军史。三岁间，仲翁至光禄大夫给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为郎，④署小苑

东门候。⑤仲翁出入从仓头庐儿,⑥下车趋门,传呼甚宠,⑦顾谓望之曰:"不肯录录,反抱关为。"⑧望之曰:"各从其志。"

①师古曰:"索,搜也,露形体而搜也。索音山客反。"

②师古曰:"令太平之化通洽四方也。"

③师古曰:"周公摄政,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以接天下之士。白屋,谓白盖之屋以茅覆之,贱人所居。盖音合。"

④师古曰:"射策者,谓为难问疑义书之于策,量其大小署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显。有欲射者,随其所取得而释之,以知优劣。射之,言投射也。对策者,显问以政事经义,令各对之,而观其(人)〔文〕辞定高下也。"[2]

⑤师古曰:"署,补署也。门候,主候时而开闭也。"

⑥师古曰:"皆官府之给贱役者也,解在贡禹传。"

⑦师古曰:"趋读曰趣。趣,向也。下车而向门,传声而呼侍从者,甚有尊宠也。"

⑧师古曰:"录录谓循常也。言望之不能随例搜索,以(为)〔违〕牾执政,[3]不得大官而守门也。"

后数年,坐弟犯法,不得宿卫,免归为郡吏。及御史大夫魏相除望之为属,察廉为大行治礼丞。

时大将军光薨,子禹复为大司马,兄子山领尚书,①亲属皆宿卫内侍。地节三年夏,京师雨雹,望之因是上疏,愿赐清闲之宴,口陈灾异之意。②宣帝自在民间闻望之名,曰:"此东海萧生邪?下少府宋畸问状,③无有所讳。"望之对,以为"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时季氏专权,卒逐昭公。鄉使鲁君察于天变,宜亡此害。④今陛下以圣德居位,思政求贤,尧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阴阳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势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贼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⑤唯明主躬万机,选同姓,举贤材,以为腹心,与参政谋,令公卿大臣朝见奏事,明陈其职,以考功能。如是,则庶事理,公道立,奸邪塞,私权废矣。"对奏,天子拜望之为谒者。时上初即位,思进贤良,多上书言便宜,辄下望之问状,高者请

丞相御史,⑥次者中二千石试事,满岁以状闻,⑦下者报闻,或罢归田里,所白处奏皆可。⑧累迁谏大夫,丞相司直,岁中三迁,官至二千石。其后霍氏竟谋反诛,望之寝益任用。⑨

①师古曰:"霍山,去病之孙,今云兄子者,转写误尔。"

②师古曰:"閒读曰闲。"

③师古曰:"畸音居宜反。"

④师古曰:"鄉读曰向。亡读曰无。"

⑤师古曰:"本心,树之本株也。"

⑥师古曰:"望之以其人所言之状请于丞相御史,或以奏闻,即见超擢。"

⑦师古曰:"试令行其所言之事,或以诸它职事试之。"

⑧师古曰:"当主上之意也。"

⑨师古曰:"寖,渐也。"

是时选博士谏大夫通政事者补郡国守相,以望之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远为郡守,内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①悉出谏官以补郡吏,所谓忧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无争臣则不知过,国无达士则不闻善。②愿陛下选明经术,温故知新,通于几微谋虑之士以为内臣,与参政事。诸侯闻之,则知国家纳谏忧政,亡有阙遗。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几乎!③外郡不治,岂足忧哉?"书闻,征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经明持重,论议有馀,材任宰相,④欲详试其政事,复以为左冯翊。望之从少府出为左迁,恐有不合意,即移病。⑤上闻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谕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⑥君前为平原太守日浅,故复试之于三辅,非有所闻也。"⑦望之即视事。

①师古曰:"究,竟也,谓周遍于天下。"

②师古曰:"达士谓达于政事也。"

③师古曰:"周成康二王致太平也。"

④师古曰:"任,堪也。"

⑤师古曰:"移病谓移书言病。一曰以病而移居。"

⑥师古曰:"更犹经历也,音工衡反。"

⑦师古曰:"所闻谓闻其短失。"

是岁西羌反,汉遣后将军征之。京兆尹张敞上书言:"国兵在外,军以夏发,陇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并给转输,田事颇废,素无馀积,虽羌虏以破,来春民食必乏。穷辟之处,买亡所得,① 县官谷度不足以振之。② 愿令诸有罪,非盗受财杀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谷此八郡赎罪。③ 务益致谷以豫备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与少府李彊议,以为"民函阴阳之气,有(仁)〔好〕义欲利之心,④〔4〕在教化之所助。尧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胜其好义也;虽桀在上,不能去民好义之心,而能令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尧、桀之分,在于义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⑤ 今欲令民量粟以赎罪,如此则富者得生,贫者独死,是贫富异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贫穷,父兄囚执,闻出财得以生活,为人子弟者将不顾死亡之患,败乱之行,以赴财利,求救亲戚。一人得生,十人以丧,如此,伯夷之行坏,公绰之名灭。⑥ 政教壹倾,虽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复。⑦ 古者臧于民,不足则取,有馀则予。诗曰'爰及矜人,哀此鳏寡',⑧ 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⑨ 下急上也。今有西边之役,民失作业,虽户赋口敛以赡其困乏,⑩ 古之通义,百姓莫以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⑪ 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尧舜亡以加也。今议开利路以伤既成之化,臣窃痛之。"

①师古曰:"辟读曰僻也。"

②师古曰:"度音徒各反。"

③师古曰:"差,次也。八郡,即陇西以北,安定以西。"

④师古曰:"函与含同也。"

⑤师古曰:"道读曰导。"

⑥师古曰:"公绰,鲁大夫孟公绰也。论语称孔子曰:'若臧武仲之智,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可以为成人矣。'"

⑦师古曰:"召读曰邵。复音扶目反。"

⑧师古曰:“小雅鸿雁之诗也。矜人,可哀矜之人,谓贫弱者也。言王者惠泽下及哀矜之人以至鳏寡。”

⑨师古曰:“小雅大田之诗也。言众庶喜于时雨,先润公田,又及私田,是则其心先公后私。雨音于具反。”

⑩师古曰:“率户而赋,计口而敛也。”

⑪师古曰:“子弟竭死以救父兄,令其生也。”

于是天子复下其议两府,丞相、御史以难问张敞。敞曰:“少府左冯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馀年,百姓犹不加赋,而军用给。今羌虏一隅小夷,跳梁于山谷间,汉但令罪人出财减罪以诛之,其名贤于烦扰良民横兴赋敛也。① 又诸盗及杀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赎;首匿、见知纵、所不当得为之属,议者或颇言其法可蠲除,② 今因此令赎,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乱? 甫刑之罚,小过赦,薄罪赎,③ 有金选之品,④ 所从来久矣,何贼之所生? 敞备皂衣二十馀年,⑤ 尝闻罪人赎矣,未闻盗贼起也。窃怜凉州被寇,方秋饶时,民尚有饥乏,病死于道路,况至来春将大困乎! 不早虑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经以难,恐后为重责。常人可与守经,未可与权也。敞幸得备列卿,以辅两府为职,不敢不尽愚。”

①师古曰:“横音胡孟反。”

②师古曰:“以其罪轻而法重,故常欲除此科条。”

③师古曰:“吕侯为周穆王司寇,作赎刑之法,谓之吕刑。后改为甫侯,故又称甫刑也。”

④应劭曰:“选音刷,金铢两名也。”师古曰:“音刷是也。字本作鍊,鍊即锾也,其重十一铢二十五分铢之十三,一曰重六两。吕刑曰:‘墨辟疑赦,其罚百锾;劓辟疑赦,其罚惟倍;非辟疑赦,其罚倍差;宫辟疑赦,其罚六百锾;大辟疑赦,其罚千锾。’是其品也。”

⑤如淳曰:“虽有五时服,至朝皆著皂衣。”

望之、彊复对曰:“先帝圣德,贤良在位,作宪垂法,为无穷之规,永惟边竟之不赡,① 故金布令甲曰② ‘边郡数被兵,离饥寒,③ 夭绝天年,

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给其费',④固为军旅卒暴之事也。⑤闻天汉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万钱减死罪一等,豪强吏民请夺假贫,⑥至为盗贼以赎罪。其后奸邪横暴,群盗并起,⑦至攻城邑,杀郡守,充满山谷,吏不能禁,明诏遣绣衣使者以兴兵击之,⑧诛者过半,然后衰止。愚以为此使死罪赎之败也,故曰不便。"时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为羌虏且破,转输略足相给,遂不施敞议。望之为左冯翊三年,京师称之,迁大鸿胪。

①师古曰:"惟,思也。竟读曰境。其下亦同。"

②师古曰:"金布者,令篇名也。其上有府库金钱布帛之事,因以名篇。令甲者,其篇甲乙之次。"

③师古曰:"离,遭也。"

④师古曰:"同共给之也。自此以上,令甲之文。"

⑤师古曰:"卒读曰猝。言此令文专为军旅猝暴而施设。"

⑥师古曰:"贫音土得反。"

⑦师古曰:"横音胡孟反。"

⑧师古曰:"军兴之法也。"

先是乌孙昆弥翁归靡因长罗侯常惠上书,①愿以汉外孙元贵靡为嗣,得复尚少主,②结婚内附,畔去匈奴。诏下公卿议,望之以为乌孙绝域,信其美言,万里结婚,非长策也。天子不听。神爵二年,遣长罗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贵靡。未出塞,翁归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约自立。惠从塞下上书,愿留少主敦煌郡。惠至乌孙,责以负约,因立元贵靡,还迎少主。诏下公卿议,望之复以为"不可。乌孙持两端,亡坚约,其效可见。前少主在乌孙四十馀年,恩爱不亲密,边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验也。今少主以元贵靡不得立而还,信无负于四夷,此中国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将兴,其原起此。"天子从其议,征少主还。后乌孙虽分国两立,以元贵靡为大昆弥,汉遂不复与结婚。

①师古曰:"昆弥,乌孙之王号也。翁归靡,其人名也。"

②苏林曰:"宗室女也。"

三年,代丙吉为御史大夫。五凤中匈奴大乱,议者多曰匈奴为害日久,可因其坏乱举兵灭之。诏遣中朝大司马车骑将军韩增、诸吏富平侯张延寿、光禄勋杨恽、太仆戴长乐问望之计策,望之对曰:"春秋晋士匄帅师侵齐,闻齐侯卒,引师而还,君子大其不伐丧,[①]以为恩足以服孝子,谊足以动诸侯。前单于慕化鄉善称弟,[②]遣使请求和亲,海内欣然,夷狄莫不闻。未终奉约,不幸为贼臣所杀,今而伐之,是乘乱而幸灾也,彼必奔走远遁。不以义动兵,恐劳而无功。宜遣使者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四夷闻之,咸贵中国之仁义。如遂蒙恩得复其位,必称臣服从,此德之盛也。"上从其议,后竟遣兵护辅呼韩邪单于定其国。

①师古曰:"士匄,晋大夫范宣子也。春秋公羊传襄十九年,齐侯环卒,'晋士匄帅师侵齐,至穀,闻齐侯卒,乃还。还者何?善辞也,大其不伐丧也。'"

②苏林曰:"弟,顺也。"师古曰:"鄉读曰向。弟音悌。"

是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设常平仓,上善之,望之非寿昌。[①]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姓或乏困,盗贼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职。三公非其人,则三光为之不明,今首岁日月少光,[②]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轻丞相,[③]乃下侍中建章卫尉金安上、光禄勋杨恽、御史中丞王忠,并诘问望之。[④]望之免冠置对,天子繇是不说。[⑤]

①师古曰:"此望之不知权道。"

②师古曰:"首岁,岁之初。首谓正月也。"

③师古曰:"言三公非其人,又云咎在臣等,是其意毁丞相。"

④师古曰:"三人同共问之。"

⑤师古曰:"繇读与由同。说读曰悦。"

后丞相司直鲁延寿[①]奏:"侍中竭者良使(丞)〔承〕制诏望之,[5]望之再拜已。良与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下手,[②]而谓御史曰'良礼不备'。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辄问病;朝奏事会庭中,差居丞相后,丞相

谢,大夫少进,揖。今丞相数病,望之不问病;会庭中,与丞相钧礼。③时议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宁能父我邪!'④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给车马,之杜陵护视家事。⑤少史冠法冠,为妻先引,⑥又使卖买,私所附益凡十万三千。⑦案望之大臣,通经术,居九卿之右,⑧本朝所仰,至不奉法自修,踞慢不逊攘,⑨受所监臧二百五十以上,⑩请逮捕系治。"上于是策望之曰:"有司奏君责使者礼,遇丞相亡礼,廉声不闻,敖慢不逊,⑪亡以扶政,帅先百僚。君不深思,陷于兹秽,朕不忍致君于理,使光禄勋恽策诏,左迁君为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⑫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正直是与,帅意亡僭,靡有后言。"⑬

①师古曰:"躲音婆。"

②苏林曰:"伏地而言也。"

③师古曰:"不为前后之差也。"

④服虔曰:"宁能与吾父同年邪?"

⑤如淳曰:"汉仪注御史大夫史(旨)〔员〕四十五人,[6]皆六百石,其十五人给事殿中,其馀三十人留守治百事,皆冠法冠。"师古曰:"自给车马者,令其自乘私车马也。"

⑥苏林曰:"少史,曹史之下者也。"文颖曰:"先引谓导车前。"

⑦师古曰:"使其史为望之家有所卖买,而史以其私钱增益之,用润望之也。"

⑧师古曰:"右,上也。"

⑨师古曰:"攘,古让字。"

⑩师古曰:"二百五十以上者,当时律令坐罪之次,若今律条言一尺以上、一匹以上矣。"

⑪师古曰:"敖读曰傲。"

⑫师古曰:"使者即谓杨恽也。命恽授太傅印,而望之以大夫印上于恽。"

⑬师古曰:"詈,古愆字。后言谓自申理。"

望之既左迁,而黄霸代为御史大夫。数月间,丙吉薨,霸为丞相。霸薨,于定国复代焉。望之遂见废,不得相。为太傅,以论语、礼服授皇

太子。

初，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诏公卿议其仪，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国议曰："圣王之制，施德行礼，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诗云：'率礼不越，遂视既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① 陛下圣德充塞天地，② 光被四表，③ 匈奴单于乡风慕化，奉珍朝贺，④ 自古未之有也。其礼仪宜如诸侯王，位次在下。"望之以为"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外夷稽首称藩，中国让而不臣，此则羁縻之谊，谦亨之福也。⑤ 书曰'戎狄荒服'，⑥ 言其来〔服〕，荒忽亡常。[7] 如使匈奴后嗣卒有鸟窜鼠伏，阙于朝享，不为畔臣。⑦ 信让行乎蛮貊，福祚流于亡穷，万世之长策也。"天子采之，下诏曰："盖闻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单于称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礼待之，令单于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

①师古曰："商颂长发之诗也。率，循也。遂，遍也。既，尽也。发，行也。相土，契之孙也。烈烈，威也。截，齐也。言殷宗受命为诸侯，能修礼度，无有所逾越也。遍省视之，教令尽行，而相土之威烈烈然盛，四海之外皆整齐。"

②师古曰："充，实也。塞，满也。"

③师古曰："四表，四海之外。"

④师古曰："鄉读曰向。"

⑤师古曰："易谦卦之辞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言谦之为德，无所不通也。亨音火庚反。"

⑥师古曰："逸书也。"

⑦师古曰："卒，终也。本以客礼待之，若后不来，非叛臣。"

及宣帝寝疾，选大臣可属者，① 引外属侍中东陵侯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堪为光禄大夫，皆受遗诏辅政，领尚书事。宣帝崩，太子袭尊号，是为孝元帝。望之、堪本以师傅见尊重，上即位，数宴见，言治乱，陈王事。望之选白宗室明经达学散骑谏大夫刘更生给事中，与侍中金敞并拾遗左右。四人同心谋议，劝道上以古制，② 多所欲匡正，上甚嚮纳之。③

①师古曰:"属音之欲反。"

②师古曰:"道读曰导。"

③师古曰:"鄉读曰向,意信向之而纳用其言。"

初,宣帝不甚从儒术,任用法律,而中书宦官用事。中书令弘恭、石显久典枢机,明习文法,亦与车骑将军高为表里,论议常独持故事,不从望之等。恭、显又时倾仄见诎。[①]望之以为中书政本,宜以贤明之选,自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国旧制,又违古不近刑人之义,[②]白欲更置士人,繇是大与高、恭、显忤。[③]上初即位,谦让重改作,[④]议久不定,出刘更生为宗正。

①文颖曰:"恭、显心不自安也。"师古曰:"文说非也。言其不能持正,故议论大事见诎于天子也。仄,古侧字。"

②师古曰:"礼曰'刑人不在君侧'也。"

③师古曰:"繇读与由同。忤谓相违逆也。"

④师古曰:"重,难也。未欲更置士人于中书也。"

望之、堪数荐名儒茂材以备谏官。会稽郑朋阴欲附望之,上疏言车骑将军高遣客为奸利郡国,及言许、史子弟罪过。章视周堪,[①]堪白令朋待诏金马门。朋奏记望之曰:"将军体周召之德,秉公绰之贤,有卞庄之威。[②]至乎耳顺之年,[③]履折冲之位,号至将军,诚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欢喜,咸曰将军其人也。[④]今将军规橅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召乃留乎?[⑤]若管晏而休,则下走将归延陵之皋,[⑥]修农圃之畴,[⑦]畜鸡种黍,竢见二子,没齿而已矣。[⑧]如将军昭然度行积思,塞邪枉之险蹊,宣中庸之常政,[⑨]兴周召之遗业,亲日仄之兼听,则下走其庶几愿竭区区,底厉锋锷,[⑩]奉万分之一。"望之见纳朋,接待以意。[⑪]朋数称述望之,短车骑将军,[⑫]言许、史过失。

①师古曰:"视读曰示。以朋所奏之章示堪也。"

②师古曰:"周谓周公旦。召谓召公奭。公绰,孟公绰也,廉正寡欲。卞庄子,鲁卞邑大夫,盖勇士也。召读曰邵。"

③师古曰:"论语孔子曰'六十而耳顺'。"

④师古曰:"国家委任,诚得其人也。"

⑤师古曰:"问望之立意当趣如管晏而止,为欲恢廓其道,日昃不食,追周召之迹然后已乎?橅读曰模。其字从木。"

⑥应劭曰:"下走,仆也。"张晏曰:"吴公子札食邑延陵,薄吴王之行,弃国而耕于皋泽。朋云望之所为若但如管晏,则不处汉朝,将归会稽,寻延陵之轨,隐耕皋泽之中也。"师古曰:"下走者,自谦言趋走之役也。"

⑦师古曰:"美田曰畴。"

⑧师古曰:"论语云:'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朋之所云盖谓此也。竢,古俟字也。俟,待(世)〔也〕。[8]没齿,终身也。蓧,草器也,音徒钓反。"

⑨师古曰:"度行,度越常检而为高行也。蹊,径,谓道也,音奚。"

⑩师古曰:"锋,刃端也。锷,刃旁也,音五各反。"

⑪师古曰:"与之相见,纳用其说也。"

⑫师古曰:"短谓毁其短恶也。"

后朋行倾邪,望之绝不与通。朋与大司农史李宫俱待诏,堪独白宫为黄门郎。朋,楚士,怨恨,[①]更求人许、史,推所言许、史事曰:"皆周堪、刘更生教我,我关东人,何以知此?"于是侍中许章白见朋。朋出扬言曰:"我见,言前将军小过五,大罪一。中书令在旁,知我言状。"望之闻之,以问弘恭、石显。显、恭恐望之自讼,下于它吏,即挟朋及待诏华龙。[②]龙者,宣帝时与张子蛸等待诏,[③]以行污涉不进,[④]欲入堪等,堪等不纳,故与朋相结。恭、显令二人告望之等谋欲罢车骑将军疏退许、史状,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龙上之。事下弘恭问状,望之对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国家,非为邪也。"恭、显奏"望之、堪、更生朋党相称举,数谮诉大臣,毁离亲戚,欲以专擅权势,为臣不忠,诬上不道,请谒者召致廷尉。"时上初即位,不省"谒者召致廷尉"为下狱也,可其奏。后上召堪、更生,曰系狱。上大惊曰:"非但廷尉问邪?"以责恭、显,皆叩头

谢。上曰:“令出视事。”恭、显因使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闻于天下,而先验师傅,既下九卿大夫狱,宜因决免。”于是制诏丞相御史:“前将军望之傅朕八年,亡它罪过,今事久远,识忘难明。⑤其赦望之罪,收前将军光禄勋印绶,及堪、更生皆免为庶人。”而朋为黄门郎。

①张晏曰:“朋,会稽人,会稽并属楚。”苏林曰:“楚人脆急也。”

②师古曰:“华音胡化反。”

③师古曰:“娇音巨遥反,字或作侨。”

④师古曰:“涉与秒同。”

⑤师古曰:“言不能尽记,有遗忘者,故难明。”

后数月,制诏御史:“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故前将军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经术,厥功茂焉。①其赐望之爵关内侯,食邑六百户,给事中,朝朔望,坐次将军。”天子方倚欲以为丞相,②会望之子散骑中郎伋上书讼望之前事,③事下有司,复奏“望之前所坐明白,无谮诉者,④而教子上书,称引亡辜之诗,失大臣体,不敬,请逮捕。”弘恭、石显等知望之素高节,不诎辱,建白“望之⑤前为将军辅政,欲排退许、史,专权擅朝。幸得不坐,复赐爵邑,与闻政事,⑥不悔过服罪,深怀怨望,教子上书,归非于上,⑦自以托师傅,怀终不坐。⑧非颇诎望之于牢狱,塞其怏怏心,则圣朝亡以施恩厚。”⑨上曰:“萧太傅素刚,安肯就吏?”显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语言薄罪,必亡所忧。”上乃可其奏。

①师古曰:“道读曰导。茂,美也。”

②师古曰:“倚音於绮反。”

③师古曰:“伋音级。”

④师古曰:“言望之自有罪,非人谗谮而诉之也。”

⑤师古曰:“建立此议而白之于天子。”

⑥师古曰:“与读曰豫。”

⑦师古曰:“言归恶于天子也。”

⑧师古曰:“言恃旧恩,自谓终无罪,坐怀此心。”

⑨服虔曰:"非,不也。"

显等封以付谒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发执金吾车骑驰围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杀,其夫人止之,以为非天子意。望之以问门下生朱云。云者好节士,劝望之自裁。于是望之叩天叹曰:[①]"吾尝备位将相,年逾六十矣,老入牢狱,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谓云曰:"游,[②]趣和药来,无久留我死!"[③]竟饮鸩自杀。天子闻之惊,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狱,果然杀吾贤傅!"是时太官方上昼食,上乃却食,为之涕泣,哀恸左右。[④]于是召显等责问以议不详。[⑤]皆免冠谢,良久然后已。

①师古曰:"叩读曰仰。"

②师古曰:"朱云字游,呼其字。"

③师古曰:"趣读曰促。"

④师古曰:"恸,动也。"

⑤师古曰:"详,审也。"

望之有罪死,有司请绝其爵邑。有诏加恩,长子伋嗣为关内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岁时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终元帝世。望之八子,至大官者育、咸、由。

育字次君,少以父任为太子庶子。元帝即位,为郎,病免,后为御史。大将军王凤以育名父子,著材能,除为功曹,迁谒者,使匈奴副校尉。[①]后为茂陵令,会课,育第六。[②]而漆令郭舜殿,见责问,[③]育为之请,扶风怒曰:"君课第六,裁自脱,[④]何暇欲为左右言?"[⑤]及罢出,传召茂陵令诣后曹,[⑥]当以职事对。[⑦]育径出曹,书佐随牵育,育案佩刀曰:"萧育杜陵男子,何诣曹也!"[⑧]遂趋出,欲去官。明旦,诏召入,拜为司隶校尉。育过扶风府门,官属掾史数百人拜谒车下。后坐失大将军指免官。复为中郎将使匈奴。历冀州、青州两郡刺史,长水校尉,泰山太守,入守大鸿胪。以鄠名贼梁子政阻山为害,久不伏辜,[⑨]育为右扶风

数月,尽诛子政等。坐与定陵侯淳于长厚善免官。

①师古曰:"时令校尉为使于匈奴而育为之副使,故授副校尉也。"

②师古曰:"如今之考第高下。"

③师古曰:"殿,后也。言有所负,最居下也。殿音丁见反。"

④师古曰:"脱,免也,音吐活反。"

⑤师古曰:"左右者,言与同列在其左右,若今言旁人也。"

⑥如淳曰:"贼曹、决曹皆后曹。"

⑦师古曰:"忿其为漆令言,故欲以职事责之。"

⑧师古曰:"自言欲免官而去,但是杜陵一白衣男子耳,何须召我诣曹乎?"

⑨师古曰:"名贼者,自显其名,无所避匿,言其强也。"

哀帝时,南郡江中多盗贼,拜育为南郡太守。上以育耆旧名臣,乃以三公使车载育入殿中受策,[①]曰:"南郡盗贼群辈为害,朕甚忧之。以太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其于为民除害,安元元而已,亡拘于小文。"加赐黄金二十斤。育至南郡,盗贼静。病去官,起家复为光禄大夫执金吾,以寿终于官。

①孟康曰:"使车,三公奉使之车,若安车也。"

育为人严猛尚威,居官数免,稀迁。少与陈咸、朱博为友,著闻当世。往者有王阳、贡公,故长安语曰"萧、朱结绶,王、贡弹冠",言其相荐达也。始育与陈咸俱以公卿子显名,咸最先进,年十八为左曹,二十馀御史中丞。时朱博尚为杜陵亭长,为咸、育所攀援,入王氏。[①]后遂并历刺史郡守相,及为九卿,而博先至将军上卿,历位多于咸、育,遂至丞相。育与博后有隙,不能终,故世以交为难。

①师古曰:"援,引也,音爰。"

咸字仲,为丞相史,举茂材,好畤令,迁淮阳、泗水内史,张掖、弘农、河东太守。所居有迹,数增秩赐金。后免官,复为越骑校尉、护军都尉、中郎将,使匈奴,至大司农,终官。

由字子骄，为丞相西曹卫将军掾，迁谒者，使匈奴副校尉。后举贤良，为定陶令，迁太原都尉，安定太守。治郡有声，多称荐者。初，哀帝为定陶王时，由为定陶令，失王指，顷之，制书免由为庶人。哀帝崩，为复土校尉、京辅左辅都尉，迁江夏太守。平江贼成重等有功，增秩为陈留太守。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诸侯，征由为大鸿胪，会病，不及宾赞，[①]还归故官，病免。复为中散大夫，终官。家至吏二千石者六七人。

①师古曰："赞导九宾之事。"

赞曰：萧望之历位将相，籍师傅之恩，可谓亲昵亡间。[①]及至谋泄隙开，谗邪构之，卒为便嬖宦竖所图，[②]哀哉！〔不然〕，望之堂堂，[9]折而不桡，[③]身为儒宗，有辅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①师古曰："间，隙也。"

②师古曰："图，谋也。"

③师古曰："桡，曲也，音女教反。"

【校勘记】

〔1〕 争愿自(劾)〔效〕， 景祐、殿本都作"效"，此误。

〔2〕 而观其(人)〔文〕辞定高下也。 景祐、殿本都作"文"，此误。

〔3〕 言望之不能随例搜索，以(为)〔违〕牾执政， 景祐、殿、局本都作"违"，此误。

〔4〕 民函阴阳之气，有(仁)〔好〕义欲利之心， 殿本作"好"。王先谦说作"好"是。

〔5〕 侍中谒者良使(丞)〔承〕制诏望之， 景祐、殿本都作"承"。

〔6〕 (旨)〔员〕四十五人， 景祐、殿本都作"员"，此误。

〔7〕 言其来〔服〕荒忽亡常。 景祐、殿本都有"服"字。

〔8〕 俟，待(世)〔也〕。 景祐、殿、局本都作"也"，此误。

〔9〕 〔不然〕，望之堂堂， 景祐、殿本都有"不然"二字。

汉书卷七十九

冯奉世传第四十九

冯奉世字子明，上党潞人也，[①]徙杜陵。其先冯亭，为韩上党守。秦攻上党，绝太行道，[②]韩不能守，冯亭乃入上党城守于赵。[③]赵封冯亭为华阳君，与赵将括距秦，[④]战死于长平。宗族繇是分散，[⑤]或留潞，或在赵。在赵者为官帅将，[⑥]官帅将子为代相。及秦灭六国，而冯亭之后冯毋择、冯去疾、冯劫皆为秦将相焉。

①师古曰："潞音路。"

②师古曰："太行，山名，险道所经行也。行音胡郎反。"

③师古曰："据守上党城而以降赵。"

④师古曰："括，赵括，赵奢之子也。"

⑤师古曰："繇读与由同。"

⑥师古曰："帅音所类反，字或作师，其义两通。"

汉兴，文帝时冯唐显名，即代相子也。至武帝末，奉世以良家子选为郎。昭帝时，以功次补武安长。失官，年三十馀矣，乃学春秋涉大义，读兵法明习，前将军韩增奏以为军司空令。本始中，从军击匈奴。军罢，复为郎。

先是时，汉数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称，或贪污，为外国所苦。[①]是时乌孙大，有击匈奴之功，而西域诸国新辑，[②]汉方善遇，欲以安之，选可使外国者。前将军增举奉世以卫候使持节送大宛诸国客。至伊脩城，[③]都尉宋将言莎车与旁国共攻杀汉所置莎车王万年，[④]并杀汉使者

奚充国。时匈奴又发兵攻车师城，不能下而去。莎车遣使扬言北道诸国已属匈奴矣，于是攻劫南道，与厎盟畔汉，从鄯善以西皆绝不通。⑤都护郑吉、校尉司马(意)〔憙〕[1]皆在北道诸国间。奉世与其副严昌计，以为不亟击之则莎车日强，⑥其势难制，必危西域。遂以节谕告诸国王，因发其兵，南北道合万五千人进击莎车，攻拔其城。莎车王自杀，传其首诣长安。诸国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罢兵以闻。宣帝召见韩增，曰："贺将军所举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闻其斩莎车王，敬之异于它使。得其名马象龙而还。⑦上甚说，⑧下议封奉世。⑨丞相、将军皆曰："春秋之议，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国家，则颛之可也。⑩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赏。"少府萧望之独以奉世奉使有指，⑪而擅矫制违命，发诸国兵，虽有功效，不可以为后法。即封奉世，开后奉使者利，以奉世为比，⑫争逐发兵，要功万里之外，⑬为国家生事于夷狄。渐不可长，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议，以奉世为光禄大夫、水衡都尉。

①师古曰："苦谓困辱之。"

②师古曰："辑与集同。集，和也。"

③师古曰："伊脩城在鄯善国，汉于其中置屯田吏士也。"

④师古曰："莎车，国名；万年，其(名王)〔王名〕也。[2]莎音素和反。"

⑤师古曰："鄯音善。"

⑥师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⑦师古曰："言马形似龙者。"

⑧师古曰："说读曰悦。"

⑨师古曰："下其事令议之。"

⑩师古曰："颛与专同。"

⑪师古曰："本为送诸国客。"

⑫师古曰："比音必寐反。"

⑬师古曰："逐，竞也。"

元帝即位，为执金吾。上郡属国归义降胡万馀人反去。初，昭帝

末，西河属国胡伊酋若王亦将众数千人畔，①奉世辄持节将兵追击。②右将军典属国常惠薨，奉世代为右将军典属国，加诸吏之号。数岁，为光禄勋。

①师古曰："酋音才由反。"

②师古曰："言西河、上郡羌胡反畔，子明再追击之。"

永光二年秋，陇西羌彡姐旁种反，①诏召丞相韦玄成、御史大夫郑弘、大司马车骑将军王接、左将军许嘉、右将军奉世入议。是(岁时)〔时，岁〕比不登，②[3]京师谷石二百馀，③边郡四百，关东五百。四方饥馑，朝廷方以为忧，而遭羌变。玄成等漠然莫有对者。④奉世曰："羌虏近在竟内背畔，⑤不以时诛，亡以威制远蛮。臣愿帅师讨之。"上问用兵之数，对曰："臣闻善用兵者，役不再兴，粮不三载，故师不久暴而天诛亟决。⑥往者数不料敌，⑦而师至于折伤；再三发辄，⑧则旷日烦费，威武亏矣。今反虏无虑三万人，⑨法当倍用六万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⑩可用四万人，一月足以决。"丞相、御史、两将军皆以为民方收敛时，未可多发；万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饥馑，士马羸耗，⑪守战之备久废不简，⑫夷狄皆有轻边吏之心，而羌首难。⑬今以万人分屯数处，虏见兵少，必不畏惧，战则挫兵病师，守则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见，羌人乘利，诸种并和，⑭相扇而起，臣恐中国之役不得止于四万，非财币所能解也。故少发师而旷日，⑮与一举而疾决，利害相万也。"⑯固争之，不能得。有诏益二千人。

①师古曰："彡音所廉反，又音先廉反。姐音紫。今西羌尚有此姓，而彡音先冉反。"

②师古曰："比，(类)〔频〕也。[4]登，成也。"

③师古曰："一石直二百馀钱也。下皆类此。"

④师古曰："漠，无声也，音莫。"

⑤师古曰："竟读曰境。"

⑥师古曰："暴，露也。亟，急也，音居力反。"

⑦师古曰:“料,量也,音聊。”

⑧如淳曰:“辀,推也。淮南子曰‘内郡辀车而饷’。音而陇反。”

⑨师古曰:“无虑,举凡之言也,无小思虑而大计也。”

⑩如淳曰:“今俗刀兵利为犀。”晋灼曰:“犀,坚也。”师古曰:“晋说是。”

⑪师古曰:“秏,减也,音呼到反。”

⑫师古曰:“简谓选拣。”

⑬师古曰:“言创首为寇难也。”

⑭师古曰:“和,应也,音胡卧反。”

⑮师古曰:“旷,空也,空费其日而无功也。”

⑯师古曰:“相比则为万倍也。”

于是遣奉世将万二千人骑,以将屯为名。[①] 典属国任立、护军都尉韩昌为偏裨,到陇西,分屯三处。典属国为右军,屯白石;护军都尉为前军,屯临洮;奉世为中军,屯首阳西极上。[②] 前军到降同阪,[③] 先遣校尉在前与羌争地利,又别遣校尉救民于广阳谷。羌虏盛多,皆为所破,杀两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众多少之计,愿益三万六千人乃足以决事。书奏,天子大为发兵六万馀人,拜太常弋阳侯任千秋为奋武将军以助焉。奉世上言:“愿得其众,不须(复)烦大将。”[3] 因陈转输之费。

①师古曰:“且云领兵屯田,不言讨贼。”

②如淳曰:“西极,山名也。”

③师古曰:“阪,平陂也。降同者,阪名也。阪音府板反。降音下江反。陂音普何反。”

上于是以玺书劳奉世,且让之,[①] 曰:“皇帝问将兵右将军,[②] 甚苦暴露。羌虏侵边境,杀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将军帅士大夫行天诛。以将军材质之美,奋精兵,诛不轨,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敌之名,[③] 大为中国羞。以昔不闲习之故邪?[④] 以恩厚未洽,信约不明也?[⑤] 朕甚怪之。上书言羌虏依深山,多径道,不得不多分部遮要害,须得后发营士,足以决事,部署已定,势不可复置大将,闻之。前为将军兵少,不足

自守,故发近所骑,日夜诣,⑥非为击也。⑦今发三辅、河东、弘农越骑、迹射、佽飞、彀者、羽林孤儿及呼速絫、嗢种,⑧方急遣。⑨且兵,凶器也,必有成败者,患策不豫定,料敌不审也,故复遣奋武将军。兵法曰大将军出必有偏裨,所以扬威武,参计策,将军又何疑焉?夫爱吏士,得众心,举而无悔,禽敌必全,将军之职也。若乃转输之费,则有司存,将军勿忧。须奋武将军兵到,拿击羌虏。"⑩

①师古曰:"让,责也,责其不须大将。"

②师古曰:"官为右将军而将兵在外,故谓之将兵右将军也。"

③如淳曰:"不敢当敌攻战,为畔敌也。"

④师古曰:"言未尝当羌虏,不测其形便。"

⑤师古曰:"言将军恩惠未洽于士卒,又不能明其约誓,使在下信也。"

⑥师古曰:"近所,随近之处也。日夜,言兼行不休息也。诣,诣军所。"

⑦师古曰:"助其守。"

⑧刘德曰:"嗢音晚,羌别种也。彀者,谓能张弩者也。彀音工豆反。絫音力追反。嗢音乃彀反。"

⑨师古曰:"言令速至军所也。"

⑩师古曰:"须,待也。"

十月,兵毕至陇西。十一月,并进。羌虏大破,斩首数千级,馀皆走出塞。兵未决间,汉复发募士万人,拜定襄太守韩安国为建威将军。①未进,闻羌破,还。上曰:"羌虏破散创艾,亡〔逃〕出塞,②[6]其罢吏士,颇留屯田,备要害处。"

①师古曰:"自别有此安国,非武帝时人也。"

②师古曰:"创艾谓惩惧也。创音初向反。艾读曰乂。"

明年二月,奉世还京师,更为左将军,光禄勋如故。其后录功拜爵,下诏曰:"羌虏桀黠,贼害吏民,攻陇西府寺,燔烧置亭,①绝道桥,甚逆天道。左将军光禄勋奉世前将兵征讨,斩捕首虏八千馀级,卤马牛羊以万数。赐奉世爵关内侯,食邑五百户,黄金六十斤。"裨将、校尉三十馀

人,皆拜。

①师古曰:"置谓置驿之所也。"

后岁馀,奉世病卒。居爪牙官前后十年,为折冲宿将,功名次赵充国。

奋武将军任千秋者,其父宫,昭帝时以丞相征事捕斩反者左将军上官桀,封侯,宣帝时为太常,薨。千秋嗣后,复为太常。成帝时,乐昌侯王商代奉世为左将军,而千秋为右将军,后亦为左将军。子孙传国,至王莽乃绝云。

奉世死后二年,西域都护甘延寿以诛郅支单于封为列侯。时丞相匡衡亦用延寿矫制生事,据萧望之前议,以为不当封,而议者咸美其功,上从众而侯之。于是杜钦上疏,追讼奉世前功曰:"前莎车王杀汉使者,约诸国背畔。①左将军奉世以卫候便宜发兵诛莎车王,策定城郭,功施边境。②议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义亡遂事,汉家之法有矫制,③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单于杀汉使者,亡保康居,都护延寿发城郭兵屯田吏士四万馀人以诛斩之,封为列侯。臣愚以为比罪则郅支薄,量敌则莎车众,用师则奉世寡,计胜则奉世为功于边境安,虑败则延寿为祸于国家深。其违命而擅生事同,延寿割地封,而奉世独不录。臣闻功同赏异则劳臣疑,罪钧刑殊则百姓惑;疑生无常,惑生不知所从;亡常则节趋不立,④不知所从则百姓无所(措)〔错〕手足。⑤[7]奉世图难忘死,信命殊俗,⑥威功白著,为世使表,⑦独抑厌而不扬,⑧非圣主所以塞疑厉节之意也。愿下有司议。"上以先帝时事,不复录。

①师古曰:"约谓共为契约。"

②师古曰:"城郭者,谓西域诸国为城郭而居者。"

③师古曰:"无遂事者,谓临时制宜,前事不可必遂也。汉家之法,擅矫诏命,虽有功劳不加赏也。"

④师古曰:"趋读曰趣。趣谓意所向。"

⑤师古曰:"错,置也,音千故反。"

⑥师古曰:“图难,谋除国难也。信读曰伸。”

⑦师古曰:“白著谓显明也。表犹首。”

⑧师古曰:“厌音一涉反。”

奉世有子男九人,女四人。长女媛以选充后宫,为元帝昭仪,产中山孝王。元帝崩,媛为中山太后,随王就国。奉世长子谭,太常举孝廉为郎,功次补天水司马。[①]奉世击西羌,谭为校尉,随父从军有功,未拜病死。谭弟野王、逡、立、参至大官。[②]

①如淳曰:“汉注边郡置都尉及千人、司马,皆不治民也。”

②师古曰:“逡音千旬反。”

野王字君卿,受业博士,通诗。少以父任为太子中庶子。年十八,上书愿试守长安令。宣帝奇其志,问丞相魏相,相以为不可许。后以功次补当阳长,迁为栎阳令,徙夏阳令。元帝时,迁陇西太守,以治行高,入为左冯翊。岁馀,而池阳令並素行贪污,轻野王外戚年少,治行不改。野王部督邮掾祋祤赵都[①]案验,得其主守盗十金罪,收捕。並不首吏,[②]都格杀。並家上书陈冤,事下廷尉。都诣吏自杀以明野王,京师称其威信,迁为大鸿胪。

①师古曰:“都,祋祤人而为掾也。祋音丁活反,又音丁外反。祤音许羽反。”

②师古曰:“不首吏,谓不伏从收捕也。”

数年,御史大夫李延寿病卒,在位多举野王。上使尚书选第中二千石,[①]而野王行能第一。上曰:“吾用野王为三公,后世必谓我私后宫亲属,以野王为比。”[②]乃下诏曰:“刚强坚固,确然亡欲,大鸿胪野王是也。心辨善辞,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絜节俭,太子少傅张谭是也。其以少傅为御史大夫。”上繇下第而用谭,[③]越次避嫌不用野王,以昭仪兄故也。野王乃叹曰:“人皆以女宠贵,我兄弟独以贱!”野王虽不为三公,甚见器重,有名当世。

①师古曰:“定其高下之差也。”

②师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

③师古曰:"繇读与由同。"

成帝立,有司奏野王王舅,不宜备九卿。以秩出为上郡太守,[①]加赐黄金百斤。朔方刺史萧育奏封事,荐言"野王行能高妙,内足与图身,外足以虑化。[②]窃惜野王怀国之宝,而不得陪朝廷与朝者并。野王前以王舅出,以贤复入,明国家乐进贤也。"上自为太子时闻知野王。会其病免,复以故二千石使行河堤,因拜为琅邪太守。是时,成帝长舅阳平侯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辅政八九年矣,时数有灾异,京兆尹王章讥凤颛权不可任用,荐野王代凤。上初纳其言,而后诛章,语在元后传。于是野王惧不自安,遂病,满三月赐告,与妻子归杜陵就医药。大将军凤风御史中丞劾奏野王[③]赐告养病而私自便,[④]持虎符出界归家,奉诏不敬。杜钦时在大将军莫府,钦素高野王父子行能,奏记于凤,为野王言曰:"窃见令曰,吏二千石告,过长安谒,[⑤]不分别予赐。[⑥]今有司以为予告得归,赐告不得,是一律两科,失省刑之意。[⑦]夫三最予告,令也;[⑧]病满三月赐告,诏恩也。令告则得,诏恩则不得,失轻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赐告得归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⑨]传曰:'赏疑从予,所以广恩劝功也;[⑩]罚疑从去,所以慎刑,阙难知也。'[⑪]今释令与故事而假不敬之法,[⑫]甚违阙疑从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马之重,不宜去郡,将以制刑为后法者,则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赏大信,不可不慎。"凤不听,竟免野王。郡国二千石病赐告不得归家,自此始。

①如淳曰:"以鸿胪秩为太守。"

②师古曰:"图,谋;虑,思也。"

③师古曰:"风读曰讽。"

④师古曰:"便,安也,音频面反。"

⑤如淳曰:"谒者,自白得告也。律,吏二千石以上告归归宁,道不过行在所者,便道之官无辞。"

⑥如淳曰:"予,予告也。赐,赐告也。"

⑦师古曰:“省,减也,音所领反。”

⑧师古曰:“在官连有三最,则得予告也。”

⑨如淳曰:“律施行无不得去郡之文也。”

⑩师古曰:“疑当赏不当赏则与之,疑厚薄则从厚。”

⑪师古曰:“疑当罚不当罚则赦之,疑轻重则从轻。”

⑫师古曰:“释,废弃也。假谓假托法律而致其罪。”

初,野王嗣父爵为关内侯,免归。数年,年老,终于家。子座嗣爵,[①]至孙坐中山太后事绝。

①师古曰:“座音才戈反。”

逡字子产,通易。太常察孝廉为郎,补谒者。建昭中,选为复土校尉。光禄勋于永举茂材,为美阳令。功次迁长乐屯卫司马,清河都尉,陇西太守。治行廉平,年四十馀卒。为都尉时,言河堤方略,在沟洫志。

立字圣卿,通春秋。以父任为郎,稍迁诸曹。竟宁中,以王舅出为五原属国都尉。数年,迁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居职公廉,治行略与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贷,[①]好为条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为太守,歌之曰:“大冯君,小冯君,兄弟继踵相因循,聪明贤知惠吏民,政如鲁、卫德化钧,周公、康叔犹二君。”[②]后迁为东海太守,下湿病痹。[③]天子闻之,徙立为太原太守。更历五郡,[④]所居有迹。年老卒官。

①师古曰:“贷音吐戴反。”

②师古曰:“论语称孔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言周公、康叔亲则兄弟,治国之政又相似。”

③师古曰:“东海土地下湿,故立病痹也。痹音必寐反。”

④师古曰:“更音工衡反。”

参字叔平,学通尚书。少为黄门郎给事中,宿卫十馀年。参为人矜

严,好修容仪,进退恂恂,甚可观也。[①]参,昭仪少弟,行又敕备,以严见惮,终不得亲近侍帷幄。竟宁中,以王舅出补渭陵食官令。[②]以数病徙为寝中郎,[③]有诏勿事。[④]阳朔中,中山王来朝,参擢为上河农都尉。[⑤]病免官,复为渭陵寝中郎。永始中,超迁代郡太守。以边郡道远,徙为安定太守。数岁,病免,复为谏大夫,使领护左冯翊都水。绥和中,立定陶王为皇太子,以中山王见废,[⑥]故封王舅参为宜乡侯,以慰王意。参之国,上书愿至中山见王、太后。行未到而王薨。王病时,上奏愿贬参爵以关内侯食邑留长安。上怜之,下诏曰:"中山孝王短命早薨,愿以舅宜乡侯参为关内侯,归家,朕甚愍之。其还参京师,以列侯奉朝请。"五侯皆敬惮之。[⑦]丞相翟方进亦甚重焉,数谓参:"物禁太甚。[⑧]君侯以王舅见废,不得在公卿位,今五侯至尊贵也,与之并列,宜少诎节卑体,视有所宗。[⑨]而君侯盛修容貌以威严加之,此非所以下五侯而自益者也。"[⑩]参性好礼仪,终不改其恒操。顷之,哀帝即位,帝祖母傅太后用事,追怨参姊中山太后,陷以祝诅大逆之罪,语在外戚传。参以同产当相坐,谒者承制召参诣廷尉,参自杀。且死,仰天叹曰:"参父子兄弟皆备大位,身至封侯,今被恶名而死,姊弟不敢自惜,伤无以见先人于地下!"死者十七人,众莫不怜之。宗族徙归故郡。

①师古曰:"恂恂,谨信之貌,音荀。"

②如淳曰:"给陵上祭祀之事。"

③师古曰:"亦渭陵之寝郎也。"

④张晏曰:"不与劳役,职事扰之。"师古曰:"虽居其官,不亲职也。"

⑤师古曰:"上河在西河富平,于此为农都尉。"

⑥师古曰:"见废,谓不得为汉嗣也。"

⑦师古曰:"王氏五侯也。"

⑧师古曰:"言万物之禁,在于太甚,人道亦当随时,不宜独异。"

⑨师古曰:"视读曰示。宗,尊也。"

⑩师古曰:"下音胡亚反。"

赞曰：诗称“抑抑威仪，惟德之隅”。[①]宜乡侯参鞠躬履方，择地而行，[②]可谓淑人君子，然卒死于非罪，不能自免，[③]哀哉！谗邪交乱，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④]孟子宫刑，[⑤]申生雉经，[⑥]屈原赴湘，[⑦]小弁之诗作，离骚之辞兴。[⑧]经曰：“心之忧矣，涕既陨之。”[⑨]冯参姊弟，亦云悲矣！

①师古曰：“大雅抑之诗也。抑抑，密也。隅，廉也。言有密静之德，审于威仪，则其持心有廉隅。”

②师古曰：“鞠躬，谨敬貌。履方，践方直之道也。鞠音居六反。”

③师古曰：“卒，终也。”

④师古曰：“说苑云王国子前母子伯奇，后母子伯封，兄弟相重。后母欲令其子立为太子，乃谮伯奇，而王信之，乃放伯奇也。”

⑤张晏曰：“寺人孟子，贤者，被谗见宫刑，作巷伯之诗也。”

⑥师古曰：“国语云晋献公黜太子申生，乃雉经于新城之庙。盖为俛颈闭气而死，若雉之为。”

⑦师古曰：“楚辞渔父之篇云屈原曰‘宁赴湘流，葬于江鱼腹中’也。”

⑧师古曰：“小弁，小雅篇名也，太子之傅作焉，刺幽王信谗，黜申后而放太子宜咎也。离骚经，屈原所作也。离，遭也。骚，忧 也。遭忧而作辞。弁音盘。”

⑨师古曰：“即小弁之诗也。陨，坠也。”

【校勘记】

〔1〕 司马(意)〔憙〕。　景祐、殿本、王先谦注本皆作“司马意”，而汉书西域传与通鉴作“司马憙”，“憙”是。

〔2〕 万年，其(名王)〔王名〕也。　景祐、殿本都作“王名”。王先谦说作“王名”是。

〔3〕 是(岁时)〔时，岁〕比不登，　景祐、殿本都作“时岁”，此误倒。

〔4〕 比，(类)〔频〕也。　景祐、殿本都作“频”，此误。

〔5〕 不须(复)烦大将。　景祐、殿本都无“复”字。

〔6〕 羌虏破散创艾，亡〔逃〕出塞。 景祐、殿本都有“逃”字。

〔7〕 不知所从则百姓无所(措)〔错〕手足。 殿本作“错”。王先谦说，据注，正文“措”当作“错”。

汉书卷八十

宣元六王传第五十

孝宣皇帝五男。许皇后生孝元帝，张倢伃生淮阳宪王钦，卫倢伃生楚孝王嚻，[①]公孙倢伃生东平思王宇，戎倢伃生中山哀王竟。

①师古曰："嚻音敖。"

淮阳宪王钦，元康三年立，母张倢伃有宠于宣帝。霍皇后废后，上欲立张倢伃为后。久之，惩艾霍氏欲害皇太子，[①]乃更选后宫无子而谨慎者，乃立长陵王倢伃为后，令母养太子。后无宠，希御见，唯张倢伃最幸。而宪王壮大，好经书法律，聪达有材，帝甚爱之。太子宽仁，喜儒术，[②]上数嗟叹宪王，曰："真我子也！"常有意欲立张倢伃与宪王，然用太子起于微细，上少依倚许氏，[③]及即位而许后以杀死，太子蚤失母，故弗忍也。[④]久之，上以故丞相韦贤子玄成阳狂让侯兄，经明行高，称于朝廷，乃召拜玄成为淮阳中尉，欲感谕宪王，辅以推让之臣，由是太子遂安。宣帝崩，元帝即位，乃遣宪王之国。

①师古曰："艾读曰乂。乂，创也。"

②师古曰："喜，好也，音许吏反。"

③师古曰："倚音於起反。"

④师古曰："蚤，古早字也。"

时张倢伃已卒，宪王有外祖母，舅张博兄弟三人岁至淮阳见亲，[①]辄受王赐。后王上书：请徙外家张氏于国，博上书：愿留守坟墓，独不徙。王恨之。后博至淮阳，王赐之少。博言："负责数百万，[②]愿王为

偿。”王不许。博辞去,令弟光恐(王)云王遇大人益解,③〔1〕博欲上书为大人乞骸骨去。王乃遣人持黄金五十斤送博。博喜,还书谢,④为谄语盛称誉王,因言:“当今朝廷无贤臣,灾变数见,足为寒心。万姓咸归望于大王,大王奈何恬然⑤不求入朝见,辅助主上乎?”使弟光数说王宜听博计,令于京师说用事贵人为王求朝。王不纳其言。

①师古曰:“宪王外祖母随王在淮阳,博等每来谒见其母。”

②师古曰:“责谓假贷人财物未偿者也。责音侧懈反。”

③师古曰:“恐谓怖动也。大人,博自称其母也。解读曰懈。”

④师古曰:“还书,报书。”

⑤师古曰:“恬然,安静貌也。恬音大兼反。”

后光欲至长安,辞王,复言“愿尽力与博共为王求朝。王即日至长安,可因平阳侯。”光得王欲求朝语,驰使人语博。博知王意动,复遗王书曰:“博幸得肺腑,①数进愚策,未见省察。北游燕赵,欲循行郡国求幽隐之士,闻齐有驺先生者,善为司马兵法,大将之材也,博得谒见,承间进问五帝三王究竟要道,卓尔非世俗之所知。②今边境不安,天下骚动,微此人其莫能安也。③又闻北海之濒有贤人焉,④累世不可逮,然难致也。⑤得此二人而荐之,功亦不细矣。博愿驰西以此赴助汉急,无财币以通显之。赵王使谒者持牛酒,黄金三十斤劳博,博不受;⑥复使人愿尚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许。⑦会得光书云大王已遣光西,与博并力求朝。博自以弃捐,不意大王还意反义,结以朱颜,⑧愿杀身报德。朝事何足言!大王诚赐咳唾,使得尽死,汤禹所以成大功也。驺先生蓄积道术,书无不有,⑨愿知大王所好,请得辄上。”王得书喜说,⑩报博书曰:“子高乃幸左顾存恤,发心恻隐,⑪显至诚,纳以嘉谋,语以至事,⑫虽亦不敏,敢不谕意!⑬今遣有司为子高偿责二百万。”

①师古曰:“自云于王有亲也。”

②师古曰:“卓尔,高远貌也。自言见驺先生问以要道,知其高远也。”

③师古曰:“微,无也。”

④师古曰:"濒,涯也,音频,又音宾。"

⑤师古曰:"逮,及也,言其材智不可及也。致,至也。难得召而至也。"

⑥师古曰:"劳谓问遗之,音来到反。"

⑦师古曰:"尚女者,王欲取博女以自配也。"

⑧师古曰:"还犹回也。"

⑨师古曰:"言凡是书籍皆有之。"

⑩如淳曰:"上与王也。"

⑪师古曰:"左顾犹言枉顾也。"

⑫师古曰:"以至极之事告语我。"

⑬师古曰:"谕,晓也。"

是时,博女婿京房以明易阴阳得幸于上,数召见言事。自谓为石显、五鹿充宗所排,谋不得用,数为博道之。博常欲诳耀淮阳王,即具记房诸所说灾异及召见密语,持予淮阳王以为信验,诈言"已见中书令石君求朝,许以金五百斤。贤圣制事,盖虑功而不计费。[①]昔禹治鸿水,百姓罢劳,[②]成功既立,万世赖之。今闻陛下春秋未满四十,发齿堕落,太子幼弱,佞人用事,阴阳不调,百姓疾疫饥馑死者且半,鸿水之害殆不过此。[③]大王绪欲救世,[④]将此功德,何可以忽?[⑤]博已与大儒知道者为大王为便宜奏,[⑥]陈安危,指灾异,大王朝见,先口陈其意而后奏之,上必大说。[⑦]事成功立,大王即有周、邵之名,邪臣散亡,公卿变节,功德亡比,而梁、赵之宠必归大王,[⑧]外家亦将富贵,何复望大王之金钱?"王喜说,[⑨]报博书曰:"乃者诏下,止诸侯朝者,寡人懵然不知所出。[⑩]子高素有颜冉之资,臧武之智,[⑪]子贡之辩,[⑫]卞庄子之勇,[⑬]兼此四者,世之所鲜。[⑭]既开端绪,愿卒成之。[⑮]求朝,义事也,奈何行金钱乎!"博报曰:"已许石君,须以成事。"[⑯]王以金五百斤予博。

①师古曰:"志在成功,不惜财费也。"

②师古曰:"罢读曰疲。"

③师古曰:"谓尧时水灾不大于今。"

④师古曰:"绪,业也,一曰始为端绪。"

⑤师古曰:"言比功德于古帝王也。忽,怠忘也。"

⑥师古曰:"大儒知道,谓京房也。道,道术也。"

⑦师古曰:"说读曰悦。"

⑧如淳曰:"梁王,景帝弟,欲为嗣。赵王如意几代惠帝也。"

⑨师古曰:"说读曰悦。"

⑩师古曰:"憯,痛也。不知计策何所出也。憯音才感反。"

⑪师古曰:"颜,颜回也。冉,冉耕也,字伯牛。皆孔子弟子。论语称孔子曰:'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臧武者,鲁大夫臧武仲也,名纥。论语称孔子曰'若臧武仲之智',故王引之为言也。"

⑫师古曰:"论语称孔子云'言语,宰我、子贡'。"

⑬师古曰:"卞庄子,古之勇士。"

⑭师古曰:"鲜,少也,音先践反。"

⑮师古曰:"卒,终也。"

⑯师古曰:"须,待也。"

会房出为郡守,离左右,显具得此事告之。房漏泄省中语,博兄弟诖误诸侯王,诽谤政治,狡猾不道,皆下狱。有司奏请逮捕钦,上不忍致法,遣谏大夫王骏赐钦玺书曰:"皇帝问淮阳王。有司奏王,王舅张博数遗王书,非毁政治,谤讪天子,褒举诸侯,称引周、汤,以譋惑王,①所言尤恶,悖逆无道。王不举奏而多与金钱,报以好言,罪至不赦,朕恻焉不忍闻,②为王伤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博,③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诏有司勿治王事,遣谏大夫骏申谕朕意。④诗不云乎?'靖恭尔位,正直是与。'⑤王其勉之!"

①师古曰:"譋,古诡字也。"

②师古曰:"恻,痛也。"

③师古曰:"祥,善也。自,从也。不善之事,从博起也。"

④师古曰:"申谓约束之。"

⑤师古曰:"大雅小明之诗也。与,偕也。言人能安静而恭以守其位,偕于正直,则明神听之,用锡福善。"

骏谕指曰:①"礼为诸侯制相朝聘之义,盖以考礼壹德,尊事天子也。②且王不学诗乎?诗云:'俾侯于鲁,为周室辅。'③今王舅博数遗王书,所言悖逆。王幸受诏策,通经术,④知诸侯名誉不当出竟。⑤天子普覆,德布于朝,而恬有博言,⑥多予金钱,与相报应,不忠莫大焉。故事,诸侯王获罪京师,罪恶轻重,纵不伏诛,必蒙迁削贬黜之罪,⑦未有但已者也。⑧今圣主赦王之罪,又怜王失计忘本,为博所惑,加赐玺书,使谏大夫申谕至意,殷勤之恩,岂有量哉!博等所犯(罪)[2]恶大,群下之所共攻,王法之所不赦也。自今以来,王毋复以博等累心,⑨务与众弃之。春秋之义,大能变改。⑩易曰'藉用白茅,无咎',⑪言臣子之道,改过自新,絜己以承上,然后免于咎也。王其留意慎戒,惟思所以悔过易行,塞重责,称厚恩者。⑫如此,则长有富贵,社稷安矣。"

①师古曰:"玺书之外,天子又有指意,并令骏晓告于王也。"

②师古曰:"考,成也。壹德谓不二其心也。"

③师古曰:"鲁颂闷宫之诗也。言立周公子伯禽,使为诸侯于鲁国而作周家之藩辅。"

④如淳曰:"诏策,若广陵王策曰'无迹宵人,毋作匪德'也。经术之义,不得内交。"

⑤师古曰:"竟读曰境。"

⑥师古曰:"恬,安也。闻博邪言,安而受之。"

⑦师古曰:"故事者,言旧制如此也。"

⑧师古曰:"但,徒也,空也。已,止也。未有空然而止者也。"

⑨师古曰:"累音力瑞反。"

⑩师古曰:"以有过而能变改者为大。"

⑪师古曰:"此大过初六爻辞也。茅者,絜白之物,取其自然,故用藉致享于神,慎之至也。"

⑫师古曰:"塞犹补也。称,副也。"

于是淮阳王钦免冠稽首谢曰:"奉藩无状,①过恶暴列,②陛下不忍致法,加大恩,遣使者申谕道术守藩之义。伏念博罪恶尤深,当伏重诛。臣钦愿悉心自新,奉承诏策。③顿首死罪。"

①师古曰:"无善状。"

②师古曰:"暴谓章显也。"

③师古曰:"悉,尽也。"

京房及博兄弟三人皆弃市,妻子徙边。

至成帝即位,以淮阳王属为叔父,敬宠之,异于它国。王上书自陈舅张博时事,颇为石显等所侵,因为博家属徙者求还。丞相御史复劾钦:"前与博相遗私书,指意非诸侯王所宜,蒙恩勿治,事在赦前。不悔过而复称引,自以为直,失藩臣体,不敬。"上加恩,许王还徙者。

三十六年薨。子文王玄嗣,二十六年薨。子缜嗣,①王莽时绝。

①孟康曰:"缜音引。"师古曰:"音弋善反。"

楚孝王嚣,甘露二年立为定陶王,三年徙楚。成帝河平中入朝,时被疾,天子闵之,下诏曰:"盖闻'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①楚王嚣素行孝顺仁慈,之国以来二十馀年,孅介之过未尝闻,朕甚嘉之。今乃遭命,离于恶疾,②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③朕甚闵焉。夫行纯茂而不显异,则有国者将何勖哉?④书不云乎?'用德章厥善。'⑤今王朝正月,诏与子男一人俱,⑥其以广戚县户四千三百封其子勋为广戚侯。"明年,嚣薨。子怀王文嗣,一年薨,无子,绝。明年,成帝复立文弟平陆侯衍,是为思王。二十一年薨,子纡嗣,王莽时绝。

①师古曰:"孝经载孔子之言。"

②师古曰:"离亦遭也。"

③师古曰:"夫子,孔子也。论语云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蔑之,

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蔑,无也。言命之所遭,无有善恶,如斯善人而有如此恶疾,深痛之也。"

④师古曰:"纯,大也。一曰善也。茂,美也。勖,勉厉也。"

⑤师古曰:"商书盘庚之辞也。言褒赏有德以明其善行。"

⑥师古曰:"从王入朝也。"

初,成帝时又立纡弟景为定陶王。广戚侯勋薨,谥曰炀侯,子显嗣。平帝崩,无子,王莽立显子婴为孺子,奉平帝后。莽篡位,以婴为定安公。汉既诛莽,更始时婴在长安,平陵方望等颇知天文,以为更始必败,婴本统当立者也,[①]共起兵将婴至临泾,立为天子。更始遣丞相李松击破杀婴云。

①师古曰:"言其旧已继平帝后当正统。"

东平思王宇,甘露二年立。元帝即位,就国。壮大,通奸犯法,[①]上以至亲贳弗罪,傅相连坐。[②]

①师古曰:"与奸猾交通,好犯法。"

②师古曰:"频坐王获罪。"

久之,事太后,内不相得,太后上书言之,求守杜陵园。[①]上于是遣太中大夫张子蛟[②]奉玺书敕谕之,[③]曰:"皇帝问东平王。盖闻亲亲之恩莫重于孝,尊尊之义莫大于忠,故诸侯在位不骄以致孝道,制节谨度以翼天子,[④]然后富贵不离于身,而社稷可保。今闻王自修有阙,本朝不和,[⑤]流言纷纷,谤自内兴,朕甚懵焉,为王惧之。[⑥]诗不云乎?'毋念尔祖,述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⑦]朕惟王之春秋方刚,[⑧]忽于道德,[⑨]意有所移,忠言未纳,[⑩]故临遣太中大夫子蛟谕王朕意。[⑪]孔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⑫]王其深惟孰思之,无违朕意。"

①张晏曰:"宣帝陵也。宫人无子,乃守园陵也。"

②师古曰:"蛟字或作侨,并音钜昭反。"

③师古曰:"约敕而晓告之也。"

④师古曰:“翼,佐也。”

⑤师古曰:“谓东平国之朝也。”

⑥师古曰:“憯,痛也,音千感反。”

⑦师古曰:“大雅文王之诗也。无念,念也。言当念尔先祖之道,修其德,则长配天命,此乃所以自求多福。”

⑧师古曰:“言其年少血气盛。”

⑨师古曰:“忽,遗忘也。”

⑩师古曰:“谓渐染其恶人而移其性,未受忠言也。”

⑪师古曰:“亲临遣之,令以朕意晓告王。”

⑫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谓人有失行,许以自新。”

又特以玺书赐王太后,曰:“皇帝使诸吏宦者令承问东平王太后。朕有闻,[①]王太后少加意焉。夫福善之门莫美于和睦,患咎之首莫大于内离。今东平王出襁褓之中而托于南面之位,加以年齿方刚,涉学日寡,骜忽臣下,[②]不自它于太后,[③]以是之间,能无失礼义者,其唯圣人乎!传曰:‘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④]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详。闺门之内,母子之间,同气异息,骨肉之恩,岂可忽哉!岂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旧无大故,则不可弃也,毋求备于一人。’[⑤]夫以故旧之恩,犹忍小恶,而况此乎!已遣使者谕王,王既悔过服罪,太后宽忍以贲之,[⑥]后宜不敢。[⑦]王太后强餐,止思念,慎疾自爱。”

①师古曰:“言母子不和也。不欲指斥言之,故云有闻也。”

②师古曰:“骜读(曰)〔与〕傲同。”[3]

③李奇曰:“不自它者,亲之辞也。师古曰:“言不自同它人。”

④师古曰:“论语云叶公谓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故引之也。”

⑤师古曰:“事见论语。言人有小恶,当思其善,不可责以备行而即弃之耳。”

⑥师古曰:“贲犹缓。”

⑦师古曰:“言王于后当不敢更为非也。”

宇惭惧,因使者顿首谢死罪,愿洒心自改。[①] 诏书又敕傅相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长,耳目牵于耆欲,[②]故五常销而邪心作,情乱其性,利胜其义,[③] 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于春秋,气力勇武,获师傅之教浅,加以少所闻见,自今以来,非五经之正术,敢以游猎非礼道王者,辄以名闻。"[④]

①师古曰:"洒音先弟反。"

②师古曰:"耆读曰嗜。"

③张晏曰:"性者,所受而生也。情者,见物而动者也。"

④师古曰:"道读曰导。"

宇立二十年,元帝崩。宇谓中谒者信等曰:"汉大臣议天子少弱,未能治天下,以为我知文法,建欲使我辅佐天子。[①]我见尚书晨夜极苦,使我为之,不能也。今暑热,县官年少,[②]持服恐无处所,[③]我危得之!"[④]比至下,宇凡三哭,[⑤]饮酒食肉,妻妾不离侧。又姬朐臑故亲幸,后疏远,[⑥]数叹息呼天。宇闻,斥朐臑家人子,[⑦]扫除永巷,数笞击之。朐臑私疏宇过失,数令家告之。宇觉知,绞杀朐臑。有(诏)〔司〕奏请逮捕,[4]有诏削樊、亢父二县。[⑧]后三岁,天子诏有司曰:"盖闻仁以亲亲,古之道也。前东平王有阙,[⑨]有司请废,朕不忍。又请削,朕不敢专。惟王之至亲,未尝忘于心。今闻王改行自新,尊修经术,亲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吏,[⑩]朕甚嘉焉。传不云乎?朝过夕改,君子与之。其复前所削县如故。"[⑪]

①师古曰:"建谓立其议。"

②张晏曰:"不敢指斥成帝,谓之县官也。"

③如淳曰:"言不从道,冀如昌邑王也。"

④孟康曰:"危,殆也。我殆得为天子也。"师古曰:"危者,犹今之言险不得之也。"

⑤张晏曰:"下,下棺也。"师古曰:"比音必寐反。下音胡稼反。"

⑥服虔曰:"朐音劬。臑音奴沟反,又音奴皋反。"

⑦师古曰:“黜其秩位。”

⑧师古曰:“音抗甫。”

⑨师古曰:“阙谓过失也。”

⑩师古曰:“奸音干。”

⑪师古曰:“复音扶目反。”

后年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对曰:“臣闻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礼不言。今东平王幸得来朝,不思制节谨度,以防危失,① 而求诸书,非朝聘之义也。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② 太史公书有战国从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不许之辞宜曰:‘五经圣人所制,万事靡不毕载。王审乐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讲诵,足以正身虞意。③ 夫小辩破义,小道不通,致远恐泥,皆不足以留意。④ 诸益于经术者,不爱于王。’”⑤ 对奏,天子如凤言,遂不与。

①师古曰:“危失谓失道而倾危也。”

②师古曰:“物亦鬼。”

③师古曰:“虞与娱同也。”

④师古曰:“论语称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泥谓陷滞不通也,音乃细反。”

⑤师古曰:“爱,惜也,于王无所惜。”

立三十三年薨,① 子炀王云嗣。哀帝时,无盐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驰道状,又瓠山石转立。② 云及后谒自之石所祭,治石象瓠山③ 立石,束倍草,并祠之。④ 建平三年,息夫躬、孙宠等共因幸臣董贤告之。是时,哀帝被疾,多所恶,事下有司,逮王、后谒下狱验治,言使巫傅恭、婢合欢等祠祭诅祝上,⑤ 为云求为天子。云又与知灾异者高尚等指星宿,言上疾必不愈,云当得天下。石立,宣帝起之表也。有司请诛王,有诏废徙房陵。云自杀,谒弃市。立十七年,国除。

①师古曰:“皇览云东平思王冢在无盐,人传言王在国思归京师,后葬,其冢上

松柏皆西靡也。”

②晋灼曰:“汉注作报山。山胁石一枚,转侧起立,高九尺六寸,旁行一丈,广四尺也。”师古曰:“报山,山名也。古作瓠字,为其形似瓠耳。晋说是也。”

③苏林曰:“于宫中作山象。”

④师古曰:“倍草,黄倍草也,音步赔反。”

⑤如淳曰:“傅恭,巫姓字。”

元始元年,王莽欲反哀帝政,[1]白太皇太后,立云太子开明为东平王,又立思王孙成都为中山王。开明立三年,薨,无子。复立开明兄严乡侯信子匡为东平王,奉开明后。王莽居摄,东郡太守翟义与严乡侯信谋举兵诛莽,立信为天子。兵败,皆为莽所灭。

①师古曰:“改其所为也。”

中山哀王竟,初元二年立为清河王。三年,徙中山,以幼少未之国。建昭四年,薨邸,葬杜陵,无子,绝。太后归居外家戎氏。

孝元皇帝三男。王皇后生孝成帝,傅昭仪生定陶共王康,[1]冯昭仪生中山孝王兴。

①师古曰:“共读曰恭。”

定陶共王康,永光三年立为济阳王。八年,徙为山阳王。八年,徙定陶。王少而爱,[1]长多材艺,习知音声,上奇器之。母昭仪又幸,几代皇后太子。[2]语在元后及史丹传。

①师古曰:“言少小即为帝所爱。”

②师古曰:“几音钜衣反。”

成帝即位,缘先帝意,厚遇异于它王。十九年薨,子欣嗣。十五年,成帝无子,征入为皇太子。上以太子奉大宗后,不得顾私亲,乃立楚思王子景为定陶王,奉共王后。成帝崩,太子即位,是为孝哀帝。即位二年,追尊共王为共皇,置寝庙京师,序昭穆,仪如孝元帝。[1]徙定陶王景

为信都王云。②

①如淳曰:“恭王,元帝子也。为庙京师,列昭穆之次。如元帝,言如天子之仪。”

②如淳曰:“不复为定陶王立后者,哀帝自以己为后故。”

中山孝王兴,建昭二年(王)〔立〕为信都王。[5]十四年,徙中山。成帝之议立太子也,御史大夫孔光以为尚书有殷及王,兄终弟及,①中山王元帝之子,宜为后。成帝以中山王不材,又兄弟,不得相入庙。外家王氏与赵昭仪皆欲用哀帝为太子,故遂立焉。上乃封孝王舅冯参为宜乡侯,而益封孝王万户,以尉其意。三十年,薨,子衎嗣。②七年,哀帝崩,无子,征中山王衎入即位,是为平帝。太皇太后以帝为成帝后,故立东平思王孙桃乡顷侯子成都为中山王,奉孝王后。王莽时绝。

①师古曰:“谓兄死以弟代立,非父子相继,故言及。”

②师古曰:“诸侯王表云‘中山孝王薨,绥和二年王箕子嗣’。而〔平纪〕元始二年诏云:[6]‘皇帝二名,通于器物,今更名合于古制。’是则嗣位之时名为箕子,未讳衎也。今此传云子衎嗣,盖史家追书之也。”

赞曰:孝元之后,偏有天下,①然而世绝于孙,岂非天哉!淮阳宪王于时诸侯为聪察矣,张博诱之,几陷无道。②诗云“贪人败类”,③古今一也。

①师古曰:“孝元之子孙偏得为天子也。偏即古遍字。”

②师古曰:“几音钜依反。”

③师古曰:“大雅荡之诗也。类,善也。言贪恶之人不可习近,则败善也。”

【校勘记】

〔1〕令弟光恐(王)云王遇大人益解, 宋祁说“恐”字下疑有“王”字。按景祐、殿本都无“王”字。

〔2〕博等所犯(罪)恶大, 宋祁说,“犯”字下当有“罪”字。按景祐、殿本都无

“罪”字。

〔3〕 骜读(曰)〔与〕傲同。　景祐、殿本都作“与”。

〔4〕 有(诏)〔司〕奏请逮捕。　钱大昭说，“诏”当作“司”。按景祐、殿本都作“司”。

〔5〕 建昭二年(王)〔立〕为信都王。　刘敞说上“王”字当作“立”字。

〔6〕 而〔平纪〕元始二年诏云　宋祁说浙本有“平纪”二字。按景祐本有“平纪”二字。

汉书卷八十一

匡张孔马传第五十一

匡衡字稚圭，东海承人也。[①]父世农夫，至衡好学，家贫，庸作以供资用，[②]尤精力过绝人。诸儒为之语曰："无说诗，匡鼎来；[③]匡说诗，解人颐。"[④]

①师古曰："承音证。"

②师古曰："庸作，言卖功庸为人作役而受顾也。"

③服虔曰："鼎犹言当也，若言匡且来也。"应劭曰："鼎，方也。"张晏曰："匡衡少时字鼎，长乃易字稚圭。世所传衡与贡禹书，上言'衡敬报'，下言'匡鼎白'，知是字也。'师古曰："服、应二说是也。贾谊曰'天子春秋鼎盛'，其义亦同，而张氏之说盖穿凿矣。假有其书，乃是后人见此传云'匡鼎来'，不晓其意，妄作衡书云'鼎白'耳。字以表德，岂人之所自称乎？今有西京杂记者，其书浅俗，出于里巷，多有妄说，乃云匡衡小名鼎，盖绝知者之听。"

④如淳曰："使人笑不能止也。"

衡射策甲科，以不应令除为太常掌故，[①]调补平原文学。[②]学者多上书荐衡经明，当世少双，令为文学就官京师；后进皆欲从衡平原，衡不宜在远方。事下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府梁丘贺问，衡对诗诸大义，其对深美。望之奏衡经学精习，说有师道，可观览。宣帝不甚用儒，遣衡归官。而皇太子见衡对，私善之。

①师古曰："投射得甲科之策，而所对文指不应令条也。儒林传说岁课甲科为郎中，乙科为太子舍人，景科补文学掌故。今不应令，是不中甲科之令，所以止为掌故。"

②师古曰:“调,选也,音徒钓反。”

会宣帝崩,元帝初即位,乐陵侯史高以外属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前将军萧望之为副。望之名儒,有师傅旧恩,天子任之,多所贡荐。高充位而已,①与望之有隙。长安令杨兴说高曰:“将军以亲戚辅政,贵重于天下无二,然众庶论议令问休誉不专在将军者何也?②彼诚有所闻也。③以将军之莫府,海内莫不卬望,④而所举不过私门宾客,乳母子弟,人情(以)〔忽〕不自知,⑤[1]然一夫窃议,语流天下。夫富贵在身而列士不誉,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⑥古人病其若此,故卑体劳心,以求贤为务。传曰:以贤难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贤,以食难得之故而曰饱不待食,或之甚者也。平原文学匡衡材智有馀,经学绝伦,但以无阶朝廷,故随牒在远方。⑦将军诚召置莫府,学士歙然归仁,⑧与参事议,观其所有,贡之朝廷,必为国器,⑨以此显示众庶,名流于世。”高然其言,辟衡为议曹史,荐衡于上,上以为郎中,迁博士,给事中。

①师古曰:“言凡事不在也。”

②师古曰:“令,善;问,名;休,美也。”

③师古曰:“以其不能进贤也。”

④师古曰:“卬读曰仰。”

⑤师古曰:“言高轻忽此事,不自知其非。”

⑥师古曰:“狐白,谓狐掖下之皮,其色纯白,集以为裘,轻柔难得,故贵也。反衣之者,以其毛在内也,今人则以背毛为裘而弃其白,盖取厚而温也。衣音於既反。”

⑦师古曰:“阶谓升次也。随牒,谓随选补之恒牒,不被超擢者。”

⑧师古曰:“诚谓实行之也。歙音翕。”

⑨师古曰:“所有,谓材艺所长。”

是时,有日蚀地震之变,上问以政治得失,衡上疏曰:

臣闻五帝不同(乐)〔礼〕,[2]三王各异教,民俗殊务,所遇之时异也。陛下躬圣德,开太平之路,闵愚吏民触法抵禁,①比年大赦,②

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窃见大赦之后,奸邪不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随入狱,此殆导之未得其务也。盖保民者,"陈之以德义","示之以好恶",③观其失而制其宜,故动之而和,绥之而安。今天下俗贪财贱义,好声色,上侈靡,廉耻之节薄,淫辟之意纵,④纲纪失序,疏者逾内,⑤亲戚之恩薄,婚姻之党隆,苟合徼幸,以身设利。不改其原,⑥虽岁赦之,刑犹难使错而不用也。⑦

①师古曰:"抵,触也。"

②师古曰:"比,频也。"

③师古曰:"保,养也。陈,施也。孝经曰'陈之以德义而民莫遗其亲','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故衡引以为言。"

④师古曰:"辟读曰僻。"

⑤师古曰:"疏者,妻妾之家。内者,同姓骨肉也。逾谓过越也。"

⑥师古曰:"设,施也。原,本也。"

⑦师古曰:"岁赦,谓每岁一赦也。错,置也,音千故反。"

臣愚以为宜壹旷然大变其俗。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①朝廷者,天下之桢干也。公卿大夫相与循礼恭让,则民不争;②好仁乐施,则下不暴;上义高节,则民兴行;宽柔和惠,则众相爱。四者,明王之所以不严而成化也。何者?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民:此其本也。③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礼让,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于罪,④贪财而慕势,故犯法者众,奸邪不止,虽严刑峻法,犹不为变。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⑤

①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谓能以礼让治国,则其事甚易。"

②师古曰:"循,顺也。"

③师古曰:"言下之所行,皆取化于上也。"

④师古曰:"忮,坚也。谓酷害之心坚也。忮音之豉反。"

⑤师古曰:"非其天性自恶,由上失于教化耳。"

臣窃考国风之诗，周南、召南被贤圣之化深，故笃于行而廉于色。①郑伯好勇，而国人暴虎；②秦穆贵信，而士多从死；③陈夫人好巫，而民淫祀；④晋侯好俭，而民畜聚；⑤太王躬仁，邠国贵恕。⑥由此观之，治天下者审所上而已。⑦今之伪薄忮害，不让极矣。臣闻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说之也。⑧贤者在位，能者布职，朝廷崇礼，百僚敬让。道德之行，由内及外，自近者始，然后民知所法，迁善日进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阴阳和，神灵应，而嘉祥见。诗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寿考且宁，以保我后生。"⑨此成汤所以建至治，保子孙，化异俗而怀鬼方也。⑩今长安天子之都，亲承圣化，然其习俗无以异于远方，郡国来者无所法则，或见侈靡而放效之。⑪此教化之原本，风俗之枢机，宜先正者也。

①师古曰："笃，厚也。谓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之类也。"

②师古曰："诗郑风太叔于田之篇曰：'襢裼暴虎，献于公所。将叔无狃，戒其伤汝。'襢裼，肉袒也。暴虎，空手以搏之也。公，郑庄公也。将，请也。叔，庄公之弟太叔也。狃，忕也。汝亦太叔也。言以庄公好勇之故，太叔肉袒空手搏虎，取而献之。国人爱叔，故请之曰勿忕为之，恐伤汝也。襢音袒，裼音锡，字并从衣。将音千羊反。狃音女九反。"

③应劭曰："秦穆公与群臣饮酒，酒酣，公曰：'生共此乐，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鍼虎许诺。及公薨，皆从死。黄鸟诗所为作也。"

④张晏曰："胡公夫人，武王之女大姬，无子，好祭鬼神，鼓舞而祀，故其诗云：'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

⑤师古曰："唐风山有枢之诗序云：'刺晋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国，有财不能用，有钟鼓不能以自乐。'其诗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它人是愉。'故其俗皆吝啬而积财也。畜读曰蓄。"

⑥师古曰："太王，周文王之祖，即古公亶父也。国于邠，修德行义。戎狄攻之，欲得地，与之。人人皆怒欲战。古公曰：'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居之，予不忍也。'乃与其私属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邠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及它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邠即今豳州，是其地也。

言化太王之仁，故其俗皆贵诚恕。”

⑦师古曰：“上谓崇尚也。”

⑧师古曰：“言非家家皆到，人人劝说也。”

⑨师古曰：“商颂殷武之诗也。商邑，京师也。极，中也。言商邑之礼俗翼翼然可则效，乃四方之中正也。王则寿考且安，以此全守我子孙也。”

⑩应劭曰：“鬼方，远方也。”

⑪师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

臣闻天人之际，精祲有以相荡，[①] 善恶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动乎上，阴阳之理各应其感，阴变则静者动，阳蔽则明者晦，[②] 水旱之灾随类而至。今关东连年饥馑，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于赋敛多，民所共者大，[③] 而吏安集之不称之效也。陛下祗畏天戒，哀闵元元，大自减损，省甘泉、建章宫卫，罢珠崖，偃武行文，将欲度唐虞之隆，绝殷周之衰也。[④] 诸见罢珠崖诏书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将见太平也。宜遂减宫室之度，省靡丽之饰，考制度，修外内，近忠正，远巧佞，放郑卫，进雅颂，举异材，开直言，任温良之人，退刻薄之吏，显絜白之士，昭无欲之路，[⑤] 览六艺之意，察上世之务，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视，[⑥] 令海内昭然咸见本朝之所贵，道德弘于京师，淑问扬乎疆外，[⑦] 然后大化可成，礼让可兴也。

①李奇曰：“祲，气也。言天人精气相动也。”师古曰：“祲谓阴阳气相浸渐以成灾祥者也，音子鸠反。”

②邓展曰：“静者动，谓地震也。明者晦，谓日蚀也。”师古曰：“晦与暗同。”

③师古曰：“共读曰供。”

④师古曰：“度，过也。绝谓除其恶政也。”

⑤师古曰：“昭亦明也。”

⑥师古曰：“匡，正也。易，变也。”

⑦师古曰：“淑，善也。问，名也。”

上说其言，[1]迁衡为光禄大夫、太子少傅。

①师古曰："说读曰悦。"

时，上好儒术文辞，颇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进见，人人自以为得上意。又傅昭仪及子定陶王爱幸，宠于皇后、太子。[1]衡复上疏曰：

①师古曰："宠，逾也。"

臣闻治乱安危之机，在乎审所用心。盖受命之王务在创业垂统传之无穷，继体之君心存于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养其心，休烈盛美皆归之二后而不敢专其名，[1]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诗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2]言成王常思祖考之业，而鬼神祐助其治也。

①师古曰："休亦美也。烈，业也。后，君也。二君，文王、武王也。"

②师古曰："周颂闵予小子之诗。言成王常念文王、武王之德，奉而行之，故鬼神上下临其朝廷。"

陛下圣德天覆，子爱海内，然阴阳未和，奸邪未禁者，殆论议者未丕扬先帝之盛功，[1]争言制度不可用也，务变更之，[2]所更或不可行，而复复之，[3]是以群下更相是非，[4]吏民无所信。臣窃恨国家释乐成之业，而虚为此纷纷也。[5]愿陛下详览统业之事，留神于遵制扬功，以定群下之心。大雅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6]孔子著之孝经首章，盖至德之本也。传曰："审好恶，理情性，而王道毕矣。"能尽其性，然后能尽人物之性；能尽人物之性，可以赞天地之化。[7]治性之道，必审己之所有馀，而强其所不足。[8]盖聪明疏通者戒于大察，寡闻少见者戒于壅蔽，[9]勇猛刚强者戒于大暴，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湛静安舒者戒于后时，[10]广心浩大者戒于遗忘。必审己之所当戒，而齐之以义，然后中和之化应，而巧伪之徒不敢比周而望进。[11]唯陛下戒所以崇圣德。

①师古曰："丕，大也。丕字或作本，言修其本业而显扬也。"

②师古曰："更，改也。"

③师古曰:“下复音扶目反。”

④师古曰:“更音工衡反。”

⑤师古曰:“释,废也。乐成,谓已成之业,人情所乐也。”

⑥师古曰:“大雅文王之诗也。无念,念也。聿,述也。”

⑦师古曰:“赞,明也。”

⑧师古曰:“强,勉也,音其两反。”

⑨师古曰:“雍读曰壅。”

⑩师古曰:“湛读曰沉。”

⑪师古曰:“比音频寐反。”

臣又闻室家之道修,则天下之理得,故诗始国风,[①]礼本冠婚。[②]始乎国风,原情性而明人伦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兴莫不本乎室家,(之道)〔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内。[③][3]故圣王必慎妃后之际,别適长之位。[④]礼之于内也,卑不隃尊,新不先故,[⑤]所以统人情而理阴气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礼之用醴,[⑥]众子不得与列,所以贵正体而明嫌疑也。非虚加其礼文而已,乃中心与之殊异,故礼探其情而见之外也。圣人动静游燕,所亲物得其序;[⑦]得其序,则海内自修,百姓从化。如当亲者疏,当尊者卑,[⑧]则佞巧之奸因时而动,以乱国家。故圣人慎防其端,禁于未然,不以私恩害公义。陛下圣德纯备,莫不修正,则天下无为而治。诗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⑨]传曰:“正家而天下定矣。”[⑩]

①师古曰:“关雎美后妃之德,而为国风之首。”

②师古曰:“礼记冠义曰:‘冠者,礼之始也。’婚义曰:‘婚者,礼之本也。’”

③师古曰:“梱与阃同,谓门橛也,音苦本反。”

④师古曰:“適读曰嫡。其下并同。”

⑤师古曰:“隃与逾同。”

⑥师古曰:“阼,主阶也。醴,甘酒也,贵于众酒。”

⑦师古曰:"言凡物大小高卑,皆有次序。"

⑧师古曰:"如,若也。"

⑨师古曰:"周颂桓之诗也。言欲治四方者,先当能定其家,从内以及外。"

⑩师古曰:"易家人卦之(象也)〔彖辞〕。"[4]

衡为少傅数年,数上疏陈便宜,及朝廷有政议,傅经以对,①言多法义。上以为任公卿,②由是为光禄勋、御史大夫。建昭三年,代韦玄成为丞相,封乐安侯,食邑六百户。

①师古曰:"傅读曰附。附,依也。"

②师古曰:"任,堪也。"

元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曰:

陛下秉至孝,哀伤思慕不绝于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①诚隆于慎终追远,无穷已也。②窃愿陛下虽圣性得之,犹复加圣心焉。③诗云"茕茕在疚",④言成王丧毕思慕,意气未能平也,盖所以就文武之业,崇大化之本也。⑤

①师古曰:"虞与娱同。"

②师古曰:"慎终,慎孝道之终也。追远,不忘本也。论语称孔子:'慎终追远,则民德归厚矣。'故衡引之。"

③师古曰:"言天性已自然矣,又当加意也。"

④师古曰:"周颂闵予小子之诗。茕茕,忧貌也。疚,病也。"

⑤师古曰:"就,成也。"

臣又闻之师曰:"妃匹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①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②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③故诗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④言能致其贞淑,不贰其操,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⑤宴私之意不形乎动静,⑥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来,三代兴废,未有不由此者也。愿陛下详览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

声色，近严敬，远技能。⑦

①师古曰："遂，成也。"

②师古曰："太上，居尊上之位也。"

③师古曰："侔，等也。"

④师古曰："周南关雎之诗也。窈窕，幽闲也。仇，匹也。"

⑤服虔曰："不见色于容仪也。"师古曰："介，系也。言不以情欲系心，而著于容仪者。"

⑥师古曰："形，见也。"

⑦师古曰："无德之人，虽有技能则斥远之。"

窃见圣德纯茂，专精诗书，好乐无厌。①臣衡材驽，无以辅相善义，宣扬德音。②臣闻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③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④故审六艺之指，则人天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虫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⑤及论语、孝经，圣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⑥

①师古曰："乐音五教反。"

②师古曰："相，助也。"

③师古曰："分音扶问反。"

④师古曰："悖，乖也，音布内反。"

⑤师古曰："易，变也。"

⑥师古曰："究，尽也。"

臣又闻圣王之自为动静周旋，奉天承亲，临朝享臣，物有节文，以章人伦。①盖钦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温恭敬逊，承亲之礼也；正躬严恪，临众之仪也；②嘉惠和说，飨下之颜也。③举错动作，物遵其仪，故形为仁义，动为法则。孔子曰："德义可尊，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是以其民畏而爱之，则而象之。"④大雅云："敬慎威仪，惟民之则。"⑤诸侯正月朝觐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视之，⑥又观以礼乐，飨醴乃归。⑦故万国莫不获赐祉福，蒙化而成

俗。今正月初幸路寝,临朝贺,置酒以飨万方,传曰"君子慎始",愿陛下留神动静之节,使群下得望盛德休光,⑧以立基桢,天下幸甚!

①师古曰:"物,事也,事事皆有节文。"

②师古曰:"严读曰俨。"

③师古曰:"说读曰悦。飨,燕飨也。"

④师古曰:"孝经载孔子之言也。则,法也。象,似也。"

⑤师古曰:"抑之诗。"

⑥师古曰:"昭,明也。穆穆,天子之容也。视读曰示。"

⑦师古曰:"观亦视也。飨醴,以醴酒飨也。"

⑧师古曰:"休,美也。"

上敬纳其言。顷之,衡复奏正南北郊,罢诸淫祀,语在郊祀志。

初,元帝时,中书令石显用事,自前相韦玄成及衡皆畏显,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初即位,衡乃与御史大夫甄谭共奏显,追条其旧恶,并及党与。于是司隶校尉王尊劾奏:"衡、谭居大臣位,知显等专权势,作威福,为海内患害,不以时白奏行罚,而阿谀曲从,附下罔上,无大臣辅政之义。既奏显等,不自陈不忠之罪,而反扬著先帝任用倾覆之徒,①罪至不道。"有诏勿劾。衡惭惧,上疏谢罪,因称病乞骸骨,上丞相乐安侯印绶。上报曰:"君以道德修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君遵修法度,勤劳公家,朕嘉与君同心合意,庶几有成。今司隶校尉尊妄诋欺,加非于君,②朕甚闵焉。方下有司问状,③君何疑而上书归侯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烛也。④传不云乎?'礼义不愆,何恤人之言!'⑤君其察焉。专精神,近医药,强食自爱。"因赐上尊酒、养牛。⑥衡起视事。上以新即位,褒优大臣,然群下多是王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风雨不时,连乞骸骨让位。上辄以诏书慰抚,不许。

①师古曰:"著,明也。"

②师古曰:"诋,毁也,音丁礼反。"

③师古曰:"问司隶。"

④师古曰:“烛,照也。”

⑤师古曰:“愆,过也。恤,忧也。”

⑥师古曰:“上尊,解在薛广德传。”

久之,衡子昌为越骑校尉,醉杀人,系诏狱。越骑官属与昌弟且谋篡昌。[①]事发觉,衡免冠徒跣待罪,天子使谒者诏衡冠履。而有司奏衡专地盗土,衡竟坐免。

①师古曰:“逆取曰篡。”

初,衡封僮之乐安乡,[①]乡本田堤封三千一百顷,[②]南以闽佰为界。[③]初元元年,郡图误以闽佰为平陵佰。积十馀岁,衡封临淮郡,[④][5]遂封真平陵佰以为界,多四百顷。至建始元年,郡乃定国界,上计簿,更定图,言丞相府。衡谓所亲吏赵殷曰:[⑤]“主簿陆赐故居奏曹,习事,晓知国界,署集曹掾。”明年治计时,衡问殷国界事:“曹欲奈何?”殷曰:“赐以为举计,令郡实之。[⑥]恐郡不肯从实,可令家丞上书。”衡曰:“顾当得不耳,何至上书?”[⑦]亦不告曹使举也,听曹为之。后赐与属明举计曰:“案故图,乐安乡南以平陵佰为界,不(足)〔从〕[6]故而以闽佰为界,解何?”[⑧]郡即复以四百顷付乐安国。衡遣从史之僮,收取所还田租谷千馀石入衡家。司隶校尉骏、少府忠行廷尉事劾奏“衡监临盗所主守直十金以上。[⑨]春秋之义,诸侯不得专地,所以壹统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辅国政,领计簿,知郡实,正国界,计簿已定而背法制,专地盗土以自益,及赐、明阿承衡意,猥举郡计,乱减县界,[⑩]附下罔上,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道。”于是上可其奏,勿治,丞相免为庶人,终于家。

①文颖曰:“属临淮郡。”

②师古曰:“提封,举其封界内之总数。”

③师古曰:“佰者,田之东西界也。闽者,佰之名也。佰音莫客反。”

④苏林曰:“平陵佰在闽佰南,误十馀岁,衡乃始封此乡。”〔晋灼曰:“举郡而言耳,自封县也。”〕[7]

⑤师古曰:“所亲,素所亲任者。”

⑥师古曰:“举发上计之簿,令郡(故)〔改〕从平陵佰以为定实。”[8]

⑦师古曰:“顾,念也。”

⑧师古曰:“不足故者,不依故图而满足也。解何者,以分解此时意,犹今言分疏也。”

⑨师古曰:“十金以上,当时律定罪之次,若今律条言一尺以上,一匹以上。”

⑩师古曰:“猥,曲也。”

子咸亦明经,历位九卿。家世多为博士者。

张禹字子文,河内轵人也,至禹父徙家莲(白)〔勺〕。①[9]禹为儿,数随家至市,喜观于卜相者前。②久之,颇晓其别蓍布卦意,③时从旁言。卜者爱之,又奇其面貌,谓禹父:“是儿多知,可令学经。”及禹壮,至长安学,从沛郡施雠受易,琅邪王阳、胶东庸生问论语,既皆明习,有徒众,举为郡文学。甘露中,诸儒荐禹,有诏太子太傅萧望之问。禹对易及论语大义,望之善焉,奏禹经学精习,有师法,可试事。④奏寝,罢归故官。⑤久之,试为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郑宽中以尚书授太子,荐言禹善论语。诏令禹授太子论语,由是迁光禄大夫。数岁,出为东平内史。

①师古曰:“左冯翊县名也,音辇酌。”

②师古曰:“至其人之前而观之。喜音许吏反。”

③师古曰:“别,分也,音彼列反。”

④师古曰:“试以职事也。”

⑤师古曰:“寝谓不下也。”

元帝崩,成帝即位,征禹、宽中,皆以师赐爵关内侯,宽中食邑八百户,禹六百户。拜为诸吏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给事中,领尚书事。是时,帝舅阳平侯王凤为大将军辅政专权,而上富于春秋,谦让,方鄉经学,敬重师傅。① 而禹与凤并领尚书,内不自安,数病上书乞骸骨,欲退避凤。上报曰:“朕以幼年执政,万机惧失其中,君以道德为师,故委国

政。君何疑而数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2]朕无闻焉。[3]君其固心致思，总秉诸事，推以孳孳，无违朕意。”加赐黄金百斤、养牛、上尊酒，太官致餐，侍医视疾，使者临问。[4]禹惶恐，复起视事，河平四年代王商为丞相，封安昌侯。

①师古曰：“鄉读曰向。”

②师古曰：“雅素，故也。谓师傅故旧之恩。”

③师古曰：“不闻有毁短之言。”

④师古曰：“侍医，侍天子之医。”

为相六岁，鸿嘉元年以老病乞骸骨，上加优再三，乃听许。赐安车驷马，黄金百斤，罢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进，见礼如丞相，置从事史五人，益封四百户。天子数加赏赐，前后数千万。

禹为人谨厚，内殖货财，[1]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2]它财物称是。禹性习知音声，内奢淫，身居大第，后堂理丝竹筦弦。[3]

①师古曰：“殖，生也。”

②师古曰：“贾读曰价。”

③如淳曰：“今乐家五日一习乐为理乐。”师古曰：“筦亦管字”。

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阳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为人恭俭有法度，而崇恺弟多智，[1]二人异行。禹心亲爱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责师宜置酒设乐与弟子相娱。禹将崇入后堂饮食，妇女相对，优人筦弦铿锵极乐，昏夜乃罢。[2]而宣之来也，禹见之于便坐，[3]讲论经义，日晏赐食，不过一肉卮酒相对。[4]宣未尝得至后堂。及两人皆闻知，各自得也。[5]

①师古曰：“恺，乐也。弟，易也。言性和乐而简易。”

②师古曰：“极乐，尽其欢乐之情。”

③师古曰：“便坐，谓非正寝，在于旁侧可以延宾者也。坐音才卧反。”

④师古曰：“一豆之肉，一卮行酒。”

⑤服虔曰:"各自为得宜。"

禹年老,自治冢茔,起祠室,好平陵肥牛亭部处地,[①]又近延陵,奏请求之,上以赐禹,诏令平陵徙亭它所。曲阳侯根闻而争之:"此地当平陵寝庙衣冠所出游道,禹为师傅,不遵谦让,至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徙坏旧亭,重非所宜。[②]孔子称'赐爱其羊,我爱其礼',[③]宜更赐禹它地。"根虽为舅,上敬重之不如禹,根言虽切,犹不见从,卒以肥牛亭地赐禹。根由是害禹宠,数毁恶之。[④]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辄以起居闻,[⑤]车驾自临问之。上亲拜禹床下,禹顿首谢恩,〔因〕归诚,[10]言"老臣有四男一女,爱女甚于男,远嫁为张掖太守萧咸妻,不胜父子私情,思与相近。"上即时徙咸为弘农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临候禹,禹数视其小子,上即禹床下拜为黄门郎,给事中。

①师古曰:"肥牛,亭名。欲得置亭处之地为冢茔。"

②师古曰:"重音直用反。"

③师古曰:"论语云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孔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故引之。"

④师古曰:"恶谓言其过恶。"

⑤师古曰:"谓其食饮寝卧之增损。"

禹虽家居,以特进为天子师,国家每有大政,必与定议。[①]永始、元延之间,日蚀地震尤数,吏民多上书言灾异之应,讥切王氏专政所致。上惧变异数见,意颇然之,未有以明见,乃车驾至禹弟,辟左右,[②]亲问禹以天变,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见年老,子孙弱,又与曲阳侯不平,恐为所怨。禹则谓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日蚀三十馀,地震五(十六),[11]或为诸侯相杀,或夷狄侵中国。灾变之异深远难见,故圣人罕言命,不语怪神。[③]性与天道,自子贡之属不得闻,[④]何况浅见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应之,与下同其福喜,此经义意也。新学小生,乱道误人,宜无信用,以经术断之。"上雅信爱禹,由此不疑王氏。后曲阳侯根及诸王子弟闻知禹言,皆喜说,[⑤]遂亲就禹。禹见时有

变异,若上体不安,择日絜斋露蓍,⑥正衣冠立筮,得吉卦则献其占,如有不吉,禹为感动忧色。

①师古曰:"与读曰豫。"

②师古曰:"辟读曰阸。"

③师古曰:"罕,稀也。论语云'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又曰'子不语怪力乱神'。"

④师古曰:"论语云'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谓孔子未尝言性命之事及天道。"

⑤师古曰:"说读曰悦。"

⑥服虔曰:"露(筮)易蓍于星宿下,[12]明日乃用。言得天气也。"师古曰:"蓍,草名,筮者所用也,音式夷反。"

成帝崩,禹及事哀帝,建平二年薨,谥曰节侯。禹四子,长子宏嗣侯,官至太常,列于九卿。三弟皆为校尉散骑诸曹。

初,禹为师,以上难数对己问经,为论语章句献之。始鲁扶卿及夏侯胜、王阳、萧望之、韦玄成皆说论语,篇第或异。禹先事王阳,后从庸生,采获所安,最后出而尊贵。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馀家浸微。①

①师古曰:"浸,渐也。"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孙也。孔子生伯鱼鲤,①鲤生子思伋,②伋生子上帛,帛生子家求,求生子真箕,箕生子高穿。穿生顺,顺为魏相。顺生鲋,鲋为陈涉博士,死陈下。鲋弟子襄为孝惠博士,长沙太傅。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国,武生延年。延年生霸,字次儒。霸生光焉。安国、延年皆以治尚书为武帝博士。安国至临淮太守。霸亦治尚书,事太傅夏侯胜,昭帝末年为博士,宣帝时为太中大夫,以选授皇太子经,迁詹事,高密相。是时,诸侯王相在郡守上。

①师古曰:"名鲤,字伯鱼。先言其字者,孔氏自为谱谍,示尊其先也。下皆类此。"

②师古曰:"仅音级。"

元帝即位,征霸,以师赐爵关内侯,食邑八百户,号褒成君,[①]给事中,加赐黄金二百斤,第一区,徙名数于长安。[②]霸为人谦退,不好权势,常称爵位泰过,何德以堪之! 上欲致霸相位,自御史大夫贡禹卒,及薛广德免,辄欲拜霸。霸让位,自陈至三,上深知其至诚,乃弗用。以是敬之,赏赐甚厚。及霸薨,上素服临吊者再,至赐东园秘器钱帛,策赠以列侯礼,谥曰烈君。

①如淳曰:"为帝师,教令成就,故曰褒成君。"

②师古曰:"名数,户籍也。"

霸四子,长子福嗣关内侯。次子捷、捷弟喜皆列校尉诸曹。光,最少子也,经学尤明,年未二十,举为议郎。光禄勋匡衡举光方正,为谏大夫。坐议有不合,左迁虹长,[①]自免归教授。成帝初即位,举为博士,数使录冤狱,行风俗,[②]振赡流民,奉使称旨,由是知名。是时,博士选三科,高(第)为尚书,[13]次为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补诸侯太傅。光以高第为尚书,观故事品式,数岁明习汉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转为仆射,尚书令。[③]有诏光周密谨慎,未尝有过,加诸吏官,以子男放为侍郎,给事黄门。数年,迁诸吏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给事中,赐黄金百斤,领尚书事。后为光禄勋,复领尚书,诸吏给事中如故。凡典枢机十馀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问,据经法以心所安而对,不希指苟合;[④]如或不从,不敢强谏争,以是久而安。时有所言,辄削草稿,[⑤]以为章主之过,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⑥]有所荐举,唯恐其人之闻知。沐日归休,兄弟妻子燕语,终不及朝省政事。或问光:"温室省中树皆何木也?"[⑦]光嘿不应,更答以它语,其不泄如是。光帝师傅子,少以经行自著,进官蚤成。[⑧]不结党友,养游说,有求于人。既性自守,亦其势然也。[⑨]徙光禄勋为御史大夫。

①师古曰:"不合,谓不合天子意也。虹,沛之县也,音贡。"

②师古曰:"行音下更反。"

③师古曰:“先为仆射,后为尚书令。”

④师古曰:“希指,希望天子之旨意也。”

⑤(师古)〔服虔〕曰:“言已缮(事)书,[14]辄削坏其草。”

⑥师古曰:“奸,求也。奸忠直之名也。奸音干。”

⑦晋灼曰:“长乐宫中有温室殿。”

⑧师古曰:“蚤,古早字。”

⑨师古曰:“言以名父之子,学官早成,不须党援也。”

绥和中,上即位二十五年,无继嗣,至亲有同产弟中山孝王及同产弟子定陶王在。定陶王好学多材,于帝子行。① 而王祖母傅太后阴为王求汉嗣,私事赵皇后、昭仪及帝舅大司马骠骑将军王根,故皆劝上。上于是召丞相翟方进、御史大夫光、右将军廉褒、后将军朱博,皆引入禁中,议中山、定陶王谁宜为嗣者。方进、根以为定陶王帝弟之子,礼曰“昆弟之子犹子也”,“为其后者为之子也”,定陶王宜为嗣。褒、博皆如方进、根议。光独以为礼立嗣以亲,中山王先帝之子,帝亲弟也,以尚书盘庚殷之及王为比,② 中山王宜为嗣。上以礼兄弟不相入庙,又皇后、昭仪欲立定陶王,故遂立为太子。光以议不中意,左迁廷尉。③

①师古曰:“行音胡浪反。”

②师古曰:“兄终弟及也。比音必寐反。”

③师古曰:“中,当也。”

光久典尚书,练法令,号称详平。时定陵侯淳于长坐大逆诛,长小妻迺始等六人皆以长事未发觉时弃去,或更嫁。及长事发,丞相方进、大司空武议,① 以为“令,犯法者各以法时律令论之,② 明有所讫也。③ 长犯大逆时,迺始等见为长妻,已有当坐之罪,与身犯法无异。后乃弃去,于法无以解。④ 请论。”光议以为“大逆无道,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欲惩后犯法者也。⑤ 夫妇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离。长未自知当坐大逆之法,而弃去迺始等,或更嫁,义已绝,而欲以为长妻论杀之,名不正,不当坐。”有诏光议是。

①师古曰:"翟方进及何武。"

②师古曰:"此(其)〔具〕引令条之文也。[15]法时谓始犯法之时也。"

③师古曰:"讫,止也。"

④师古曰:"解,免也。"

⑤师古曰:"惩,创止也。"

是岁,右将军褒、后将军博坐定陵、红阳侯[①]皆免为庶人。以光为左将军,居右将军官职,执金吾王咸为右将军,居后将军官职。罢后将军官。数月,丞相方进薨,召左将军光,当拜,已刻侯印书赞,[②]上暴崩,即其夜于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绶。

①师古曰:"廉褒、朱博坐与淳于长、王立交厚也。"

②师古曰:"赞,进也,延进而拜之。书赞者,书赞辞于策也。"

哀帝初即位,躬行俭约,省减诸用,政事由己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褒赏大臣,益封光千户。时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长乐宫,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国邸,有诏问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当何居?"光素闻傅太后为人刚暴,长于权谋,自帝在襁褓而养长教道至于成人,帝之立又有力。光心恐傅太后与政事,[①]不欲令与帝旦夕相近,即议以为定陶太后宜改筑宫。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宫。"上从武言。北宫有紫房复道通未央宫,[②]傅太后果从复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称尊号,贵宠其亲属,使上不得直道(而)行。[③][16]顷之,太后从弟子傅迁在左右尤倾邪,上免官遣归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复留迁。光与大司空师丹奏言:"诏书'侍中驸马都尉迁巧佞无义,漏泄不忠,国之贼也,免归故郡。'复有诏止。天下疑惑,无所取信,亏损圣德,诚不小愆。陛下以变异连见,避正殿,见群臣,思求其故,至今未有所改。[④]臣请归迁故郡,以销奸党,应天戒。"卒不得遣,复为侍中。胁于傅太后,皆此类也。

①师古曰:"与读曰豫。"

②师古曰:"复读曰複。"

③师古曰:"不得依正直之道。"

④师古曰:"旧有不善之事,皆未改除。"

又傅太后欲与成帝母俱称尊号,群下多顺指,言母以子贵,宜立尊号以厚孝道。唯师丹与光持不可。[①] 上重违大臣正议,[②] 又内迫傅太后,猗违者连岁。[③] 丹以罪免,而朱博代为大司空。光自先帝时议继嗣有持异之隙矣,又重忤傅太后指,[④] 由是傅氏在位者与朱博为表里,共毁谮光。后数月遂策免光曰:"丞相者,朕之股肱,所与共承宗庙,统理海内,[⑤] 辅朕之不逮以治天下也。朕既不明,灾异重仍,[⑥] 日月无光,山崩河决,五星失行,是章朕之不德而股肱之不良也。[⑦] 君前为御史大夫,辅翼先帝,出入八年,卒无忠言嘉谋,今相朕,出入三年,忧国之风复无闻焉。阴阳错谬,岁比不登,[⑧] 天下空虚,百姓饥馑,父子分散,流离道路,以十万数。而百官群职旷废,[⑨] 奸轨放纵,盗贼并起,或攻官寺,杀长吏。数以问君,君无怵惕忧惧之意,对毋能为。[⑩] 是以群卿大夫咸惰哉莫以为意,咎由君焉。君秉社稷之重,总百僚之任,上无以匡朕之阙,下不能绥安百姓。书不云乎?'毋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⑪] 於虖![⑫] 君其上丞相博山侯印绶,罢归。"[⑬]

①苏林曰:"执持不可。"

②师古曰:"重,难也。"

③如淳曰:"不决事之言也。"师古曰:"猗违犹依违耳。猗音於奇反。"

④师古曰:"重音直用反。"

⑤师古曰:"共读曰恭。"

⑥师古曰:"仍,频也。重音直用反。"

⑦师古曰:"章,明也。"

⑧师古曰:"比,频也。"

⑨师古曰:"旷,空也。"

⑩师古曰:"言盗贼不能为害。"

⑪师古曰:"虞书咎繇谟之辞也。位非其人,是为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材。"

⑫师古曰:"於读曰乌。庳读曰呼。"

⑬师古曰:"汉旧仪云丞相有它过,使者奉策书,即时步出府,乘栈车归田里。"

光退闾里,杜门自守。[①]而朱博代为丞相,数月,坐承傅太后指妄奏事自杀。平当代为丞相,数月薨。王嘉复为丞相,数谏争忤指。旬岁间阅三相,[②]议者皆以为不及光。上由是思之。

①师古曰:"杜,塞也。"

②师古曰:"阅犹历也。"

会元寿元年正月朔日有蚀之,后十馀日傅太后崩。是月征光诣公车,问日蚀事。光对曰:"臣闻日者,众阳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阴道盛强,侵蔽阳明,则日蚀应之。书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极'。[①]如貌、言、视、听、思失,[②]大中之道不立,则咎征荐臻,六极屡降。皇之不极,是为大中不立,其传曰'时则有日月乱行',谓朓、侧匿,[③]甚则薄蚀是也。又曰'六沴之作',[④]岁之朝曰三朝,[⑤]其应至重。乃正月辛丑朔日有蚀之,变见三朝之会。上天聪明,苟无其事,变不虚生。书曰'惟先假王正厥事',[⑥]言异变之来,起事有不正也。臣闻师曰,天(右)〔左〕与王者,[⑦][17]故灾异数见,以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惧,有以塞除,而轻忽简诬,则凶罚加焉,其至可必。[⑧]诗曰:'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⑨]又曰:'畏天之威,于时保之。'[⑩]皆谓不惧者凶,惧之则吉也。陛下圣德聪明,兢兢业业,[⑪]承顺天戒,敬畏变异,勤心虚己,延见群臣,思求其故,然后敕躬自约,总正万事,放远谗说之党,援纳断断之介,[⑫]退去贪残之徒,进用贤良之吏,平刑罚,薄赋敛,恩泽加于百姓,诚为政之大本,应变之至务也。天下幸甚。书曰'天既付命正厥德',[⑬]言正德以顺天也。又曰'天棐谌辞',[⑭]言有诚道,天辅之也。明承顺天道在于崇德博施,加精致诚,孳孳而已。[⑮]俗之祈禳小数,终无益于应天塞异,销祸兴福,[⑯]较然甚明,无可疑惑。"[⑰]

①师古曰:"周书洪范之言。羞,进也。皇,大也。极,中也。"

②师古曰:"如,若也。"

③孟康曰:"朓,行疾也。侧匿,行迟也。"师古曰:"朓音吐了反。"

④师古曰:"疹,恶气也,音戾。"

⑤师古曰:"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故曰三朝。"

⑥师古曰:"商书高宗肜日之辞也。假,至也。言先代至道之王必正其事。"

⑦师古曰:"(右)〔左〕读曰(佑)〔佐〕。(佑)〔佐〕,助也。"

⑧师古曰:"言轻忽天戒,简傲欺诬者,其罚必至。"

⑨师古曰:"周颂敬之篇。显,明也。思,辞也。言天甚明察,宜敬之,以承受天命甚难。"

⑩师古曰:"周颂我将之诗。言必敬天之威,于是乃得安。"

⑪师古曰:"兢兢,戒也。业业,危也。"

⑫师古曰:"援,引也。断断,专壹之貌。介谓一介之人。援音爰。"

⑬师古曰:"商书高宗肜日之辞。言既受天命,宜正其德。"

⑭师古曰:"周书大诰之辞。棐,辅也。谌,诚也。谌辞,至诚之辞也。棐音匪。谌音上林反。"

⑮师古曰:"孳孳,不怠也。孳音兹。"

⑯师古曰:"祈,求福也。禳,除祸也。"

⑰师古曰:"较,明貌也,音角。"

书奏,上说,[1]赐光束帛,拜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给事中,位次丞相。诏光举可尚书令者封上,光谢曰:"臣以朽材,前比历位典大职,卒无尺寸之效,[2]幸免罪诛,全保首领,今复拔擢,备内朝臣,与闻政事。[3]臣光智谋浅短,犬马齿载,[4]诚恐一旦颠仆,无以报称。[5]窃见国家故事,尚书以久次转迁,非有踔绝之能,不相逾越。[6]尚书仆射敞,公正勤职,通敏于事,可尚书令。谨封上。"敞以举故,为东平太守。敞姓成公,东海人也。

①师古曰:"说读曰悦。"

②师古曰:"卒,终也。"

③师古曰:"与读曰豫。"

④师古曰:"戴,老也,读与耋同。今书本有作截字者,俗写误也。"

⑤师古曰:"称,副也。"

⑥师古曰:"踔,高远也,音竹角反。"

光为大夫月馀,丞相嘉下狱死,①御史大夫贾延免。光复为御史大夫,二月(复)〔为〕丞相,[18]复故国博山侯。上乃知光前免非其罪,以过近臣毁短光者,复免傅嘉,曰:"前为侍中,毁谮仁贤,诬愬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②嘉倾覆巧伪,挟奸以罔上,崇党以蔽朝,伤善以肆意。③诗不云乎?'谗人罔极,交乱四国。'④其免嘉为庶人,归故郡。"

①师古曰:"王嘉也。"

②师古曰:"艾读曰乂。"

③师古曰:"肆,极也。"

④师古曰:"小雅青蝇之诗,解在车千秋传。"

明年,定三公官,光更为大司徒。会哀帝崩,太皇太后以新都侯王莽为大司马,征立中山王,是为平帝。帝年幼,太后称制,委政于莽。初,哀帝罢黜王氏,故太后与莽怨丁、傅、董贤之党。莽以光为旧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备礼事光。所欲搏击,辄为草,以太后指风光令上之,①厓眦莫不诛伤。②莽权日盛,光忧惧不知所出,上书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师傅。"徙光为帝太傅,位四辅,给事中,领宿卫供养,行内③署门户,省服御食物。④明年,徙为太师,而莽为太傅。光常称疾,不敢与莽并。有诏朝朔望,领城门兵。莽又风群臣奏莽功德,称宰衡,位在诸侯王上,百官统焉。光愈恐,固称疾辞位。太后诏曰:"太师光,圣人之后,先师之子,德行纯淑,道术通明,居四辅职,辅道于帝。⑤今年耆有疾,俊艾大臣,惟国之重,其犹不可以阙焉。⑥书曰'无遗耆老',⑦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其令太师毋朝,十日一赐餐。赐太师灵寿杖,⑧黄门令为太师省中坐置几,太师入省中用杖,赐餐十七物,⑨然后归老于第,官属按职如故。"⑩

①师古曰:"谓文书之稿草也。风读曰讽。次下亦同。"

②师古曰:“厓音崖。眦音渍。厓又音五懈反。眦又音仕懈反。解具在杜钦传。”

③师古曰:“行内,行在所之内中,犹言禁中也。”

④师古曰:“省,视也。”

⑤师古曰:“道读曰导。”

⑥师古曰:“艾读曰乂。”

⑦师古曰:“周书召诰之辞也。言不遗老成之人也。”

⑧孟康曰:“扶老杖也。”服虔曰:“灵寿,木名。”师古曰:“木似竹,有枝节,长不过八九尺,围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须削治也。”

⑨师古曰:“食具有十七种物。”

⑩师古曰:“言十日一入朝,受此宠礼。它日则常在家自养,而其属官依常各行职务。”

光凡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壹为大司徒、太傅、太师,历三世,居公辅位前后十七年。自为尚书,止不教授,后为卿,时会门下大生讲问疑难,举大义云。其弟子多成就为博士大夫者,见师居大位,几得其助力,①光终无所荐举,至或怨之。其公如此。

①师古曰:“几读曰冀。”

光年七十,元始五年薨。莽白太后,使九卿策赠以太师博山侯印绶,赐乘舆秘器,金钱杂帛。少府供张,谏大夫持节与谒者二人使护丧事,博士护行礼。太后亦遣中谒者持节视丧。公卿百官会吊送葬。载以乘舆辒辌及副各一乘,①羽林孤儿诸生合四百人挽送,车万馀两,道路皆举音以过丧。②将作穿复土,可甲卒五百人,起坟如大将军王凤制度。谥曰简烈侯。

①师古曰:“辒辌车及副各一乘也。辒辌,解具在霍光传。”

②师古曰:“丧到之处,行道之人皆举音哭,须过乃止。”

初,光以丞相封,后益封,凡食邑万一千户。病甚,上书让还七千户,及还所赐一弟。

子放嗣。莽篡位后，以光兄子永为大司马，封侯。昆弟子至卿大夫四五人。始光父霸以初元元年为关内侯食邑。霸上书求奉孔子祭祀，元帝下诏曰："其令师褒成君关内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户祀孔子焉。"故霸还长子福名数于鲁，奉夫子祀。霸薨，子福嗣。福薨，子房嗣。房薨，子莽嗣。元始元年，封周公、孔子后为列侯，食邑各二千户。莽更封为褒成侯，后避王莽，更名均。

马宫字游卿，东海戚人也。治春秋严氏，以射策甲科为郎，迁楚长史，免官。后为丞相史司直。师丹荐宫行能高絜，迁廷尉平，青州刺史，汝南、九江太守，所在见称。征为詹事，光禄勋，右将军，代孔光为大司徒，封扶德侯。光为太师薨，宫复代光为太师，兼司徒官。

初，宫哀帝时与丞相御史杂议帝祖母傅太后谥，及元始中，王莽发傅太后陵徙归定陶，以民葬之，追诛前议者。宫为莽所厚，独不及，内惭惧，上书谢罪乞骸骨。莽以太皇太后诏赐宫策曰："太师大司徒扶德侯上书言'前以光禄勋议故定陶共王母谥，曰"妇人以夫爵尊为号，谥宜曰孝元傅皇后，称渭陵东园。"臣知妾不得体君，卑不得敌尊，而希指雷同，诡经辟说，[①]以惑误上。为臣不忠，当伏斧钺之诛，幸蒙洒心自新，[②]又令得保首领。伏自惟念，人称四辅，出备三公，爵为列侯，诚无颜复望阙廷，无心复居官府，无宜复食国邑。愿上太师大司徒扶德侯印绶，避贤者路。'下君章有司，皆以为四辅之职为国维纲，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鲜明固守，无以居位。如君言至诚可听，惟君之恶在洒心前，不敢文过，朕甚多之，[③]不夺君之爵邑，以著'自古皆有死'之义。[④]其上太师大司徒印绶使者，以侯就弟。"王莽篡位，以宫为太子师，卒官。

①师古曰："诡，违。辟读曰僻。"

②师古曰："洒音先礼反。"

③师古曰："多犹重也。"

④孟康曰："以宫上书不文过为信，不夺其爵邑。"师古曰："论语载孔子言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故引之。"

本姓马矢，宫仕学，称马氏云。

赞曰：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①]传先王语，其酝藉可也，[②]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彼以古人之迹见绳，乌能胜其任乎！[③]

①孟康曰："方领逢掖之衣。"

②师古曰："酝藉，谓如酝酿及荐藉，道其宽博重厚也。酝音於问反。藉音才夜反。"

③如淳曰："迹谓既明且哲也。绳谓抨弹之也。"师古曰："古人之迹，谓直道以事人也。乌，何也。抨音普耕反。"

【校勘记】

〔1〕人情(以)〔忽〕不自知，　景祐、殿、局本都作"忽"。王先谦说作"忽"是。

〔2〕臣闻五帝不同(乐)〔礼〕，　景祐、殿本都作"礼"。

〔3〕(之道)〔道之〕衰莫不始乎椭内。　钱大昭说"之道"二字当乙。按殿、局本作"道之"，景祐本亦作"之道"。

〔4〕易家人卦之(象也)〔彖辞〕。　景祐、殿本都作"彖辞"。

〔5〕积十馀岁衡封临淮郡，④　注④原在"衡封"下。杨树达说敦煌残卷子本汉书此注在"临淮郡"下，"衡封临淮郡"五字属读。

〔6〕不(足)〔从〕故而以闽佰为界解何？　残卷本作"从"。

〔7〕〔晋灼曰："举郡而言耳，自封县也。"〕　残卷本多此十二字。

〔8〕令郡(故)〔改〕从平陵佰以为定实。　景祐、殿本都作"改"。

〔9〕至禹父徙家莲(白)〔勺〕。　景祐、殿、局本都作"勺"，此误。

〔10〕禹顿首谢恩，〔因〕归诚，　宋祁说"恩"字下当有"因"字。王念孙说宋说是。残卷本有"因"字。

〔11〕地震五(十六)，　宋祁、刘敞都说"十六"两字疑衍。按景祐本无"十六"两字。

〔12〕 露(筮)易蓍于星宿下， 殿本无“蓍”字。

〔13〕 高(第)为尚书， 景祐、殿本都无“第”字。

〔14〕 (师古)〔服虔〕曰：“言已缮(事)书， 景祐、殿本都作“服虔”，无“事”字。

〔15〕 此(其)〔具〕引令条之文也。 景祐、殿本都作“具”。

〔16〕 使上不得直道(而)行。 景祐、殿本都无“而”字。

〔17〕 天(右)〔左〕与王者， 景祐本作“左”，注同。王念孙说作“左”是。

〔18〕 二月(复)〔为〕丞相， 景祐、殿、局本都作“为”。王先谦说作“为”是。

汉书卷八十二

王商史丹傅喜传第五十二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①徙杜陵。商父武，武兄无故，皆以宣帝舅封。无故为平昌侯，武为乐昌侯。语在外戚传。

①师古曰："蠡音礼。"

商少为太子中庶子，以肃敬敦厚称。父薨，商嗣为侯，推财以分异母诸弟，身无所受，居丧哀戚。于是大臣荐商行可以厉群臣，义足以厚风俗，宜备近臣。繇是擢为诸曹侍中中郎将。①元帝时，至右将军、光禄大夫。是时，定陶共王爱幸，几代太子。②商为外戚重臣辅政，拥佑太子，颇有力焉。③

①师古曰："繇读与由同。"

②师古曰："共读曰恭。几音钜依反。"

③师古曰："佑，助也。"

元帝崩，成帝即位，甚敬重商，徙为左将军。而帝元舅大司马大将军王凤颛权，行多骄僭。商论议不能平凤，凤知之，亦疏商。建始三年秋，京师民无故相惊，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躏，①〔老弱号呼〕，②[1]长安中大乱。天子亲御前殿，召公卿议。大将军凤以为太后与上及后宫可御船，令吏民上长安城以避水。群臣皆从凤议。左将军商独曰："自古无道之国，水犹不冒城郭。③今政治和平，世无兵革，上下相安，何因当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讹言也，④不宜令上城，重惊百姓。"⑤上乃止。有顷，长安中稍定，问之，果讹言。上于是美壮商之固守，数称其

议。而凤大惭，自恨失言。

①师古曰："蹂，践也。蹯，轹也。蹂音人九反。蹯音蕃。"

②〔师古曰："呼音火故反。"〕

③师古曰："冒，蒙覆也。"

④师古曰："讹，伪也。"

⑤师古曰："重音直用反。"

明年，商代匡衡为丞相，益封千户，天子甚尊任之。为人多质有威重，①长八尺馀，身体鸿大，容貌甚过绝人。河平四年，单于来朝，引见白虎殿。②丞相商坐未央廷中，单于前，拜谒商。③商起，离席与言，单于仰视商貌，大畏之，迁延却退。天子闻而叹曰："此真汉相矣！"

①师古曰："多质，言不为文饰。"

②师古曰："在未央宫中。"

③师古曰："单于将见天子，而经未央廷中过也。"

初，大将军凤连昏杨肜为琅邪太守，①其郡有灾害十四，已上。商部属按问，②凤以晓商，③曰："灾异天事，非人力所为。肜素善吏，宜以为后。"④商不听，竟奏免肜，奏果寝不下，凤重以是怨商，⑤阴求其短，使人上书言商闺门内事。天子以为暗昧之过，不足以伤大臣，凤固争，下其事司隶。

①如淳曰："连昏者，婚家之婚亲也。"

②如淳曰："部属犹差次。差次其属令治之。"

③师古曰："告语也。"

④师古曰："且勿按问也。"

⑤师古曰："重音直用反。"

先是皇太后尝诏问商女，欲以备后宫。时女病，商意亦难之，以病对，不入。及商以闺门事见考，自知为凤所中，①惶怖，更欲内女为援，乃因新幸李婕妤家白见其女。

①师古曰:"中,伤也,音竹仲反。"

会日有蚀之,太中大夫蜀郡张匡,其人佞巧,上书愿对近臣陈日蚀咎。下朝者[①]左将军丹等问匡,[②]对曰:"窃见丞相商作威作福,从外制中,取必于上,[③]性残贼不仁,遣票轻吏微求人罪,[④]欲以立威,天下患苦之。前频阳耿定上书言商与父傅通,及女弟淫乱,[⑤]奴杀其私夫,疑商教使。[⑥]章下有司,商私怨怼。[⑦]商子俊欲上书告商,俊妻左将军丹女,持其书以示丹,丹恶其父子乖迕,[⑧]为女求去。商不尽忠纳善以辅至德,知圣主崇孝,远别不亲,[⑨]后庭之事皆受命皇太后,太后前闻商有女,欲以备后宫,商言有固疾,后有耿定事,更诡道因李贵人家内女。[⑩]执左道以乱政,[⑪]诬罔悖大臣节,[⑫]故应是而日蚀。周书曰:'以左道事君者诛。'[⑬]易曰:'日中见昧,则折其右肱。'[⑭]往者丞相周勃再建大功,及孝文时纤介怨恨,而日为之蚀,于是退勃使就国,卒无忧慑忧。[⑮]今商无尺寸之功,而有三世之宠,[⑯]身位三公,宗族为列侯、吏二千石、侍中诸曹,给事禁门内,连昏诸侯王,权宠至盛。审有内乱杀人怨怼之端,宜穷(意)〔竟〕考问。[2]臣闻秦丞相吕不韦见王无子,意欲有秦国,即求好女以为妻,阴知其有身而献之王,产始皇帝。及楚相春申君亦见王无子,心利楚国,即献有身妻而产怀王。自汉兴几遭吕、霍之患,[⑰]今商有不仁之性,乃因怨以内女,其奸谋未可测度。前孝景世七国反,将军周亚夫以为即得雒阳剧孟,关东非汉之有。今商宗族权势,合赀巨万计,私奴以千数,非特剧孟匹夫之徒也。且失道之至,亲戚畔之,闺门内乱,父子相讦,[⑱]而欲使之宣明圣化,调和海内,岂不谬哉!商视事五年,官职陵夷而大恶著于百姓,甚亏损盛德,有鼎折足之凶。[⑲]臣愚以为圣主富于春秋,即位以来,未有惩奸之威,加以继嗣未立,大异并见,尤宜诛讨不忠,以遏未然。[⑳]行之一人,则海内震动,百奸之路塞矣。"

①文颖曰:"令下朝者平之也。"孟康曰:"中朝臣也。"师古曰:"文说是也。下音胡稼反。"

②师古曰:"史丹也。"

③师古曰:“意欲所行,必果之。”

④师古曰:“票,疾也。微谓私求之也。票音频妙反,又音匹妙反。”

⑤师古曰:“傅谓傅婢也。”

⑥师古曰:“私夫,女弟之私与奸通者。”

⑦师古曰:“怼音直类反。”

⑧师古曰:“迕,逆也。”

⑨师古曰:“远离女色而分别之,故云不亲也。”

⑩师古曰:“诡,违也。”

⑪师古曰:“左道,僻左之道,谓不正。”

⑫师古曰:“悖,乖也,音布内反。”

⑬师古曰:“逸书也。”

⑭苏林曰:“日者君之象,中者明之盛,盛而昧,折去右肱之臣,用无咎也。”师古曰:“此丰卦九三爻辞。”

⑮师古曰:“卒,终也。悉,古惕字。”

⑯师古曰:“自宣帝至成帝凡三主。”

⑰师古曰:“几音钜依反。”

⑱师古曰:“讦,告斥其罪也,音居谒反。”

⑲师古曰:“易鼎卦九四爻辞曰:‘鼎折足,覆公悚,其形渥,凶。’悚,鼎实也,谓所享之物也。渥,厚也。言鼎折其足,则覆丧其实,喻大臣非其任,则亏败国典,故宜加以厚刑。”

⑳师古曰:“遏,止也。未然,谓未有其事,恐将然也。”

于是左将军丹等奏:“商位三公,爵列侯,亲受诏策为天下师,不遵法度以翼国家,[①]而回辟下媚以进其私,[②]执左道以乱政,为臣不忠,罔上不道,甫刑之辟,皆为上戮,罪名明白。臣请诏谒者召商诣若卢诏狱。”[③]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险,制曰“弗治”。凤固争之,于是制诏御史:“盖丞相以德辅翼国家,典领百寮,协和万国,为职任莫重焉。今乐昌侯商为丞相,出入五年,未闻忠言嘉谋,而有不忠执左道之辜,陷于大辟。前商女弟内行不修,奴贼杀人,疑商教使,为商重臣,故抑而不穷。今或

言商不以自悔而反怨怼,朕甚伤之。惟商与先帝有外亲,未忍致于理。其赦商罪。使者收丞相印绶。”

①师古曰:“翼,助也。”

②师古曰:“回,邪也。辟读曰僻。”

③孟康曰:“若卢,狱名,属少府,黄门内寺是也。”

商免相三日,发病呕血薨,谥曰戾侯。而商子弟亲属为驸马都尉、侍中、中常侍、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补吏,莫得留给事宿卫者。有司奏商罪过未决,请除国邑。有诏长子安嗣爵为乐昌侯,至长乐卫尉、光禄勋。

商死后,连年日蚀地震,直臣京兆尹王章上封事召见,讼商忠直无罪,言凤颛权蔽主。凤竟以法诛章,语在元后传。至元始中,王莽为安汉公,诛不附己者,乐昌侯安见被以罪,自杀,国除。①

①师古曰:“被,加也,音皮义反。”

史丹字君仲,鲁国人也,徙杜陵。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时为卫太子良娣,产悼皇考。皇考者,孝宣帝父也。宣帝微时依倚史氏。①语在史良娣传。及宣帝即尊位,恭已死,三子,高、曾、玄。曾、玄皆以外属旧恩封,曾为将陵侯,玄平台侯。高侍中贵幸,以发举反者大司马霍禹功封乐陵侯。宣帝疾病,拜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帝崩,太子袭尊号,是为孝元帝。高辅政五年,乞骸骨,赐安车驷马黄金,罢就第。薨,谥曰安侯。

①师古曰:“倚音於绮反。”

自元帝为太子时,丹以父高任为中庶子,侍从十馀年。元帝即位,为驸马都尉侍中,出常骖乘,甚有宠。上以丹旧臣,皇考外属,亲信之,诏丹护太子家。是时,傅昭仪子定陶共王有材艺,子母俱爱幸,而太子颇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无宠。

建昭之间,元帝被疾,不亲政事,留好音乐。①或置鞞鼓殿下,②天

子自临轩槛上，隤铜丸以擿鼓，③声中严鼓之节。④后宫及左右习知音者莫能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数称其材。丹进曰："凡所谓材者，敏而好学，温故知新，⑤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于丝竹鼓鼙之间，则是陈惠、李微高于匡衡，可相国也。"⑥于是上嘿然而咲。⑦其后，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吊。哀王者，帝之少弟，与太子游学相长大。⑧上望见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庙为民父母者乎！"上以责谓丹。⑨丹免冠谢上曰："臣诚见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损。向者太子当进见，臣窃戒属毋涕泣，感伤陛下。⑩罪乃在臣，当死。"上以为然，意乃解。丹之辅相，皆此类也。

①孟康曰："留意于音乐也。"

②师古曰："鼙本骑上之鼓，音步迷反。"

③师古曰："槛轩，阑版也。隤，下也。擿，投也。隤音颓。擿音持益反。一曰，擿，碓也，音丁历反。碓音丁回反。"

④李奇曰："庄严之鼓节也。"晋灼曰："疾击之鼓也。"师古曰："李说是也。"

⑤师古曰："敏，速疾也。温，厚也。温故，厚蓄故事也。"

⑥如淳曰："器人，取人器能也。陈惠、李微是时好音者也。"服虔曰："二人皆黄门鼓吹也。"

⑦师古曰："咲，古笑字。"

⑧师古曰："同处(同)〔长〕养以至于壮大。"[3]

⑨师古曰："谓者，告语也。"

⑩师古曰："属音之欲反。"

竟宁元年，上寝疾，傅昭仪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进见。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①数问尚书以景帝时立胶东王故事。是时，太子长舅阳平侯王凤为卫尉、侍中，与皇后、太子皆忧，不知所出。②丹以亲密臣得侍视疾，候上间独寝时，丹直入卧内，顿首伏青蒲上，③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长立，积十馀年，④名号系于百姓，天下莫不归心臣子。⑤见定陶王雅素爱幸，今者道路流言，为国生意，以为太子有动摇

之议。审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争,不奉诏。臣愿先赐死以示群臣!"天子素仁,不忍见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劣,而太子、两王幼少,意中恋恋,亦何不念乎!然无有此议。且皇后谨慎,先帝又爱太子,吾岂可违指!驸马都尉安所受此语?"⑥丹即却,顿首曰:"愚臣妄闻,罪当死!"⑦上因纳,谓丹曰:"吾病寖加,恐不能自还。⑧善辅道太子,毋违我意!"⑨丹嘘唏而起。⑩太子由是遂为嗣矣。

①师古曰:"稍侵,言渐笃也。平,和也。"

②师古曰:"不知计所出。"

③服虔曰:"青缘蒲席也。"应劭曰:"以青规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孟康曰:"以蒲青为席,用蔽地也。"师古曰:"应说是也。"

④师古曰:"適读曰嫡。"

⑤师古曰:"自托为臣子。"

⑥师古曰:"安,焉也。"

⑦师古曰:"却,退也,离青蒲上。"

⑧师古曰:"寖,渐也。不自还者,言当遂至崩亡也。还读曰旋。"

⑨师古曰:"道读曰导。"

⑩师古曰:"嘘音虚。唏音许既反。"

元帝竟崩,成帝初即位,擢丹为长乐卫尉,迁右将军,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给事中,后徙左将军、光禄大夫。鸿嘉元年,上遂下诏曰:"夫褒有德,赏元功,古今通义也。左将军丹往时导朕以忠正,秉义醇壹,旧德茂焉。其封丹为武阳侯,国东海郯之武彊聚,户千一百。"①

①如淳曰:"聚,字喻反。聚,邑居也。"

丹为人足知,恺弟爱人,①貌若倜荡不备,②然心甚谨密,故尤得信于上。丹兄嗣父爵为侯,让不受分。丹尽得父财,身又食大国邑,重以旧恩,数见褒赏,③赏赐累千金,僮奴以百数,后房妻妾数十人,内奢淫,好饮酒,极滋味声色之乐。为将军前后十六年,永始中病乞骸骨,上赐策曰:"左将军寝病不衰,④愿归治疾,朕愍以官职之事久留将军,使躬

不瘳。使光禄勋赐将军黄金五十斤,安车驷马,其上将军印绶。宜专精神,务近医药,以辅不衰。”

①师古曰:“恺,乐也。弟,易也。言有和乐简易之德。”

②师古曰:“傥荡,疏诞无检也。”

③师古曰:“重音直用反。”

④师古曰:“言病不损也。”

丹归第数月薨,谥曰顷侯。有子男女二十人,九男皆以丹任并为侍中诸曹,亲近在左右。史氏凡四人侯,至卿大夫二千石者十馀人,皆讫王莽乃绝,唯将陵侯曾无子,绝于身云。

傅喜字稚游,河内温人也,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从父弟。少好学问,有志行。哀帝立为太子,成帝选喜为太子庶子。哀帝初即位,以喜为卫尉,迁右将军。是时,王莽为大司马,乞骸骨,避帝外家。上既听莽退,众庶归望于喜。喜从弟孔乡侯晏亲与喜等,[1]而女为皇后。又帝舅阳安侯丁明,皆亲以外属封。喜执谦称疾。傅太后始与政事,喜数谏之,[2]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辅政。上于是用左将军师丹代王莽为大司马,赐喜黄金百斤,上将军印绶,以光禄大夫养病。

①如淳曰:“俱傅太后从父弟也。”

②师古曰:“与读曰豫。”

大司空何武、尚书令唐林皆上书言:“喜行义修絜,忠诚忧国,内辅之臣也,今以寝病,一旦遣归,众庶失望,皆曰傅氏贤子,以论议不合于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为国恨之。忠臣,社稷之卫,鲁以季友治乱,[1]楚以子玉轻重,[2]魏以无忌折冲,[3]项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带甲百万,邻国不以为难,子玉为将,则文公侧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庆。[4]百万之众,不如一贤,故秦行千金以间廉颇,[5]汉散万金以疏亚父。[6]喜立于朝,陛下之光辉,傅氏之废兴也。”[7]上亦自重之。明年正月,乃徙师丹为大司空,而拜喜为大司马,封高武侯。

①师古曰:"谓季氏亡,则鲁不昌。"

②师古曰:"谓楚杀子玉而晋侯喜可知。"

③师古曰:"信陵君。"

④师古曰:"已解在上也。"

⑤师古曰:"赵孝成王七年,秦与赵兵相距长平。赵将廉颇固壁不战,秦乃使人反间于赵,曰:'秦之所恶,独畏赵奢之子赵括为将耳。'赵王信之,因以括为将,代廉颇,而括军遂败,数十万之众降秦,秦皆坑之。"

⑥师古曰:"事在陈平传。"

⑦如淳曰:"傅喜显则傅氏兴,其废亦如之。"晋灼曰:"用喜于陛下有光明,而傅氏之废复得兴也。"师古曰:"如说是也。"

丁、傅骄奢,皆嫉喜之恭俭。又傅太后欲求称尊号,与成帝母齐尊,喜与丞相孔光、大司空师丹共执正议。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师丹以感动喜,喜终不顺。后数月,遂策免喜曰:"君辅政出入三年,未有昭然匡朕不逮,而本朝大臣遂其奸心,[①]咎由君焉。其上大司马印绶,就第。"傅太后又自诏丞相御史曰:"高武侯喜无功而封,内怀不忠,附下罔上,与故大司空丹同心背畔,放命圮族,[②]亏损德化,罪恶虽在赦前,不宜奉朝请,其遣就国。"后又欲夺喜侯,上亦不听。

①师古曰:"遂,成也,申也。"

②应劭曰:"放弃教令,毁其族类。"

喜在国三岁馀,哀帝崩,平帝即位,王莽用事,免傅氏官爵归故郡,晏将妻子徙合浦。莽白太后下诏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慤,论议忠直,[①]虽与故定陶太后有属,终不顺指从邪,介然守节,以故斥逐就国。传不云乎?'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②]其还喜长安,以故高安侯莫府赐喜,位特进,奉朝请。"喜虽外见褒赏,孤立忧惧,后复遣就国,以寿终。莽赐谥曰贞侯。子嗣,莽败乃绝。[③]

①师古曰:"慤,谨也,音口角反。"

②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以喻有节操之人也。"

③师古曰:"史不得其子名也。"

赞曰:自宣、元、成、哀外戚兴者,许、史、三王、丁、傅之家,[①]皆重侯累将,穷贵极富,见其位矣,未见其人也。[②]阳平之王多有材能,好事慕名,其势尤盛,旷贵最久。[③]然至于莽,亦以覆国。王商有刚毅节,废黜以忧死,非其罪也。史丹父子相继,高以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辅道副主,掩恶扬美,傅会善意,[④]虽宿儒达士无以加焉。及其历房闼,入卧内,推至诚,犯颜色,动辄万乘,转移大谋,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无言不雠",终获忠贞之报。[⑤]傅喜守节不倾,亦蒙后凋之赏。哀、平际会,祸福速哉!

①师古曰:"三王,谓印成侯及商、凤三家也。"

②师古曰:"言无善人也。"

③师古曰:"阳平谓王凤之家也。言居非其位,是为旷官,故云旷贵。"

④师古曰:"道读曰导。傅读曰附。"

⑤师古曰:"大雅抑之诗曰:'无言不雠,无德不报。'故赞引之以喻丹也。"

【校勘记】

〔1〕〔老弱号呼〕, 景祐、殿本都有此四字,并有注文"师古曰呼音火故反"八字。

〔2〕宜穷(意)〔竟〕考问。 钱大昭说"意"当作"竟"。按景祐、殿本都作"竟"。

〔3〕同处(同)〔长〕养以至于壮大。 景祐、殿本都作"长"。王先谦说作"长"是。

汉书卷八十三

薛宣朱博传第五十三

薛宣字赣君，东海郯人也。[①]少为廷尉书佐、都船狱史。后以大司农斗食属察廉，补不其丞。[②]琅邪太守赵贡行县，[③]见宣，甚说其能。[④]从宣历行属县，[⑤]还至府，令妻子与相见，戒曰："赣君至丞相，我两子亦中丞相史。"察宣廉，迁乐浪都尉丞。[⑥]幽州刺史举茂材，为宛句令。[⑦]大将军王凤闻其能，荐宣为长安令，治果有名，以明习文法诏补御史中丞。

①师古曰："赣音贡。郯音谈。"

②师古曰："斗食者，禄少，一岁不满百石，计日以斗为数也。不其，县名也。其音基。"

③师古曰："行音下更反。其下亦同。"

④师古曰："说读曰悦。"

⑤师古曰："以宣自从也。"

⑥师古曰："赵贡察举宣，故得迁也。乐音洛。浪音郎。"

⑦师古曰："乐浪属幽州。故为刺史所举也。宛音於元反。句音劬。"

是时，成帝初即位，宣为中丞，执法殿中，外总部刺史，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哀闵元元，躬有日仄之劳，而亡佚豫之乐，[①]允执圣道，刑罚惟中，[②]然而嘉气尚凝，阴阳不和，[③]是臣下未称，而圣化独有不洽者也。臣窃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烦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条职，[④]举错各以其意，多与郡县事，[⑤]至开私门，听谗佞，以求吏民过失，谴呵及细微，责义不量力。[⑥]郡县相迫促，亦内相刻，流至众庶。

是故乡党阙于嘉宾之欢，九族忘其亲亲之恩，饮食周急之厚弥衰，送往劳来之礼不行。⑦夫人道不通，则阴阳否鬲，⑧和气不兴，未必不由此也。诗云：'民之失德，乾糇以愆。'⑨鄙语曰：'苛政不亲，烦苦伤恩。'方刺史奏事时，宜明申敕，⑩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务。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上嘉纳之。

①师古曰："周书亡逸之篇称文王之德曰'至于日中仄，弗皇暇食'，宣引此言也。仄，古侧字也。佚与逸同。"

②师古曰："允，信也。中音竹仲反。"

③师古曰："凝谓不通也。"

④师古曰："刺史所察，本有六条，今则逾越故事，信意举劾，妄为苛刻也。六条解在百官公卿表。"

⑤师古曰："错，置也，音千故反。与读曰豫。豫，干也。"

⑥师古曰："言求备于人。"

⑦师古曰："劳音郎到反。来音郎代反。"

⑧师古曰："否，闭也，音皮鄙反。鬲与隔同。"

⑨师古曰："小雅伐木之诗也。糇，食也，解在元纪。糇音侯。"

⑩师古曰："申，束也，谓约束也。"

宣数言政事便宜，举奏部刺史郡国二千石，所贬退称进，白黑分明，①繇是知名。②出为临淮太守，政教大行。会陈留郡有大贼废乱，③上徙宣为陈留太守，盗贼禁止，吏民敬其威信。入守左冯翊，满岁称职为真。

①师古曰："称，举也。白黑犹言清浊也。"

②师古曰："繇读与由同。"

③师古曰："废乱者，政教不行也。"

始高陵令(阳)〔杨〕湛、[1]栎阳令谢游皆贪猾不逊，持郡短长，前二千石数案不能竟。①及宣视事，诣府谒，宣设酒饭与相对，接待甚备。已而阴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节敬宣之效，乃手自牒书，条其

奸臧，②封与湛曰："吏民条言君如牒，或议以为疑于主守盗。③冯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④故密以手书相晓，欲君自图进退，可复伸眉于后。⑤即无其事，复封还记，得为君分明之。"⑥湛自知罪臧皆应记，⑦而宣辞语温润，无伤害意。湛即时解印绶付吏，为记谢宣，终无怨言。而栎阳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轻宣。宣独移书显责之曰："告栎阳令：吏民言令治行烦苛，谪罚作使千人以上；⑧贼取钱财数十万，给为非法；⑨卖买听任富吏，贾数不可知。⑩证验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负举者，耻辱儒士，⑪故使掾平锡令。⑫孔子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⑬令详思之，方调守。"⑭游得檄，亦解印绶去。

①师古曰："虽每案验之，不能穷竟其事。"

②师古曰："牒书谓书于简牒也。"

③孟康曰："法有主守盗，断官钱自入己也。"

④师古曰："依当时律条，臧直十金，则至重罪。"

⑤师古曰："伸眉，言无忧也。且令自去职不废，其后更为官。"

⑥师古曰："记谓所与湛书也。分明谓考问使知清白也。宣恐其距讳，即欲验治之。"

⑦师古曰："与宣书记相当。"

⑧师古曰："谪读曰谪。"

⑨师古曰："言敛取钱财，以供给兴造非法之用。"

⑩师古曰："贾读曰价。"

⑪师古曰："游本因荐举得官，而身又是儒者，故云然。"

⑫如淳曰："平锡，激切使之自知过也。"晋灼曰："王常为光武锡说其将帅。此为徐以微言锡凿遣之也。"师古曰："平，掾之名。锡谓琢凿也。锡音子全反。"

⑬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答冉有、季路之言也。列，次也。言自审己之力用而就官次，不能则退。"

⑭师古曰："言欲选人且代游守令职。"

又频阳县北当上郡、西河，为数郡凑，多盗贼。其令平陵薛恭本县孝者，功次稍迁，未尝治民，职不办。而粟邑县小，辟在山中，[①]民谨朴易治。令巨鹿尹赏久郡用事吏，为楼烦长，举茂材，迁在粟。宣即以令奏赏与恭换县。[②]二人视事数月，而两县皆治。宣因移书劳勉之曰："昔孟公绰优于赵魏而不宜滕薛，[③]故或以德显，或以功举，'君子之道，焉可怃也！'[④]属县各有贤君，冯翊垂拱蒙成。[⑤]愿勉所职，卒功业。"[⑥]

①师古曰："辟读曰僻。"

②师古曰："时令条有材不称职得改之。"

③师古曰："孟公绰，鲁大夫也。论语云'孔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言器能各有所施也。赵魏：晋之卿族。老谓家之长相也。滕薛，小国诸侯也。"

④苏林曰："怃，同也，兼也。"晋灼曰："怃音诬。"师古曰："论语载子夏之言。谓行业不同，所守各异，唯圣人为能体备之。"

⑤师古曰："自言端拱无为而受县之成功。"

⑥师古曰："卒，终也。"

宣得郡中吏民罪名，辄召告其县长吏，使自行罚。晓曰："府所以不自发举者，不欲代县治，夺贤令长名也。"长吏莫不喜惧，免冠谢宣归恩受戒者。

宣为吏赏罚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条教可纪，多仁恕爱利。[①]池阳令举廉吏狱掾王立，府未及召，闻立受囚家钱。宣责让县，县案验狱掾，乃其妻独受系者钱万六千，受之再宿，狱掾实不知。掾惭恐自杀。宣闻之，移书池阳曰："县所举廉吏狱掾王立，家私受赇，而立不知，杀身以自明。立诚廉士，甚可闵惜！其以府决曹掾书立之柩，以显其魂。[②]府掾史素与立相知者，皆予送葬。"

①师古曰："爱人而安利也。"

②师古曰："以此职追赠。"

及日至休吏，[①]贼曹掾张扶独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盖礼

贵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来久。[2]曹虽有公职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从众，归对妻子，设酒肴，请邻里，壹关相乐，[3]斯亦可矣！”扶惭愧。官属善之。

①师古曰：“冬夏至之日不省官事，故休吏。”

②师古曰：“繇读与由同。由，从也。”

③应劭曰：“以壶矢相乐也。”晋灼曰：“书篆形‘壹关’字象壶矢，因曰壶矢。此说非也。”师古曰：“晋说是也。壹关，谓一为欢关耳。关，古笑字也。”

宣为人好威仪，进止雍容，甚可观也。性密静有思，[1]思省吏职，求其便安。[2]下至财用笔研，皆为设方略，利用而省费。[3]吏民称之，郡中清静。迁为少府，共张职办。[4]

①师古曰：“有智思也，音先寺反。”

②师古曰：“省，视也。”

③师古曰：“利，便也。省，减也。便于用而减于费也。省音所领反。”

④师古曰：“共读曰供，音居用反。张音竹亮反。”

月馀，御史大夫于永卒，谷永上疏曰：“帝王之德莫大于知人，知人则百僚任职，天工不旷。[1]故皋陶曰：‘知人则哲，能官人。’[2]御史大夫内承本朝之风化，外佐丞相统理天下，任重职大，非庸材所能堪。今当选于群卿，以充其缺。得其人则万姓欣喜，百僚说服；[3]不得其人则大职堕斁，王功不兴。[4]虞帝之明，在兹壹举，可不致详！窃见少府宣，材茂行絜，达于从政，前为御史中丞，执宪毂下，[5]不吐刚茹柔，[6]举错时当；[7]出守临淮、陈留，二郡称治；为左冯翊，崇教养善，威德并行，众职修理，奸轨绝息，辞讼者历年不至丞相府，赦后馀盗贼什分三辅之一。[8]功效卓尔，自左内史初置以来未尝有也。[9]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10]宣考绩功课，简在两府，[11]不敢过称以奸欺诬之罪。[12]臣闻贤材莫大于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馀，经术文雅足以谋王体，断国论；身兼数器，有‘退食自公’之节。[13]宣无私党游说之助，臣恐陛下忽于羔羊之诗，舍公实之臣，任华虚之誉，是用越职，陈宣行能，唯陛下留

神考察。”上然之,遂以宣为御史大夫。

①师古曰:“工,官也。旷,空也。”

②师古曰:“虞书皋陶谟之辞也。哲,智也。无所不知,故能官人也。”

③师古曰:“说读曰悦。”

④师古曰:“堕,毁也。靡,坏也。堕音火规反。靡音丁固反。”

⑤师古曰:“言在天子辇毂之下。”

⑥师古曰:“大雅(蒸人)〔烝民〕之诗[2]云‘惟仲山甫,刚亦不吐,柔亦不茹’,言其平正也。茹,食也,音人庶反。”

⑦师古曰:“言其合时而当理也。当音丁浪反。”

⑧文颖曰:“减三辅之贼什九也。”

⑨师古曰:“冯翊本左内史之地,故云然。”

⑩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所以言誉人者,必当试之以事。”

⑪师古曰:“简,大也,一曰明也。两府,丞相、御史府也。”

⑫师古曰:“过称,谓逾其实而妄称誉之也。奸,犯也,音干。”

⑬师古曰:“自,从也。召南羔羊之诗,美在位皆节俭正直。其诗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言卿大夫履行清絜,减退膳食,率从公道也。”

数月,代张禹为丞相,封高阳侯,食邑千户。宣除赵贡两子为史。贡者,赵广汉之兄子也,为吏亦有能名。宣为相,府辞讼例不满万钱不为移书,后皆遵用薛侯故事。然官属讥其烦碎无大体,不称贤也。时天子好儒雅,宣经术又浅,上亦轻焉。

久之,广汉郡盗贼群起,丞相御史遣掾史逐捕不能克。上乃拜河东都尉赵护为广汉太守,以军法从事。数月,斩其渠帅郑躬,[①]降者数千人,乃平。会邛成太后崩,丧事仓卒,吏赋敛以趋办。[②]其后上闻之,以过丞相御史,遂册免宣曰:“君为丞相,出入六年,忠孝之行,率先百僚,朕无闻焉。[③]朕既不明,变异数见,岁比不登,仓廪空虚,[④]百姓饥馑,流离道路,疾疫死者以万数,人至相食,盗贼并兴,群职旷废,是朕之不德而股肱不良也。乃者广汉群盗横恣,残贼吏民,朕恻然伤之,数以问君,

君对辄不如其实。西州鬲绝，几不为郡。[5]三辅赋敛无度，酷吏并缘为奸，[6]侵扰百姓，诏君案验，复无欲得事实之意。九卿以下，咸承风指，同时陷于谩欺之辜，咎繇君焉！[7]有司法君领职解嫚，[8]开谩欺之路，伤薄风化，无以帅示四方。不忍致君于理，其上丞相高阳侯印绶，罢归。”

①师古曰：“渠，大也。”

②师古曰：“邛成太后，宣帝王皇后也。趋读曰趣。言苟取办。”

③师古曰：“不闻其有此行也。”

④师古曰：“比，频也。登，成也。年谷不成。”

⑤师古曰：“鬲与隔同。几音钜依反。”

⑥师古曰：“并音步浪反。”

⑦师古曰：“谩，诳也，音慢，又音莫干反。繇读与由同。”

⑧师古曰：“法谓据法以劾也。解读曰懈。嫚与慢同。”

初，宣为丞相，而翟方进为司直。宣知方进名儒，有宰相器，深结厚焉。后方进竟代为丞相，思宣旧恩，宣免后二岁，荐宣明习文法，练国制度，[①]前所坐过薄，可复进用。上征宣，复爵高阳侯，加宠特进，位次师安昌侯，给事中，视尚书事。宣复尊重。任政数年，后坐善定陵侯淳于长罢就第。

①师古曰：“练犹熟也。言其详熟。”

初，宣有两弟，明、修。明至南阳太守。修历郡守、京兆尹、少府，善交接，得州里之称。后母常从修居官。宣为丞相时，修为临菑令，宣迎后母，修不遣。后母病死，修去官持服。宣谓修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驭不可，[①]修遂竟服，繇是兄弟不和。[②]

①师古曰：“驭者，执意不同，犹如色之间杂。”

②师古曰：“繇读与由同。”

久之，哀帝初即位，博士申咸给事中，亦东海人也，毁宣不供养行丧服，薄于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复列封侯在朝省。宣子况为右曹侍郎，数闻其语，赇客杨明，欲令创咸面目，使不居位。[①]会司隶缺，况恐咸

为之，遂令明遮斫咸宫门外，断鼻唇，身八创。

①师古曰："创谓伤之也，音初良反。其下并同。"

事下有司，御史中丞众等奏："况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不相敕丞化，而骨肉相疑，疑咸受修言以谤毁宣。咸所言皆宣行迹，众人所共见，公家所宜闻。况知咸给事中，恐为司隶举奏宣，而公令明等迫切宫阙，要遮创戮近臣于大道人众中，欲以鬲塞聪明，杜绝论议之端。①桀黠无所畏忌，万众讙哗，流闻四方，不与凡民忿怒争斗者同。臣闻敬近臣，为近主也。礼，下公门，式路马，②君畜产且犹敬之。春秋之义，意恶功遂，不免于诛，③上浸之源不可长也。④况首为恶，明手伤，功意俱恶，⑤皆大不敬。明当以重论，及况皆弃市。"廷尉直以为"律曰'斗以刃伤人，完为城旦，其贼加罪一等，与谋者同罪。'诏书无以诋欺成罪。⑥传曰：'遇人不以义而见疮者，与疡人之罪钧，恶不直也。'⑦咸厚善修，而数称宣恶，流闻不谊，不可谓直。⑧况以故伤咸，计谋已定，后闻置司隶，因前谋而趣明，⑨非以恐咸为司隶故造谋也。本争私变，虽于掖门外伤咸道中，与凡民争斗无异。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则至于刑罚不中；刑罚不中，而民无所错手足。⑩今以况为首恶，明手伤为大不敬，公私无差。春秋之义，原心定罪。⑪原况以父见谤发忿怒，无它大恶。加诋欺，辑小过成大辟，⑫陷死刑，违明诏，恐非法意，不可施行。圣王不以怒增刑。明当以贼伤人不直，⑬况与谋者皆爵减完为城旦。"⑭上以问公卿议臣。丞相孔光、大司空师丹以中丞议是，自将军以下至博士议郎皆是廷尉。况竟减罪一等，徙敦煌。宣坐免为庶人，归故郡，卒于家。

①师古曰："鬲与隔同。杜，塞也。"

②师古曰："过公门则下车，见路马则抚式，盖崇敬也。式，车前横木。"

③师古曰："遂，成也。言举意不善，虽有成功犹加诛。"

④师古曰："浸，近也。言伤戮大臣，有所逼近也。浸字或作侵。侵，犯也，其义两通。长音侧两反。"

⑤孟康曰:“手伤人为功,使人行伤人者为意。”

⑥师古曰:“诋,毁也,音丁礼反。”

⑦应劭曰:“以杖手殴击人,剥其皮肤,肿起青黑而无创瘢者,律谓痏痛。遇人不以义为不直,虽见殴与殴人罪同也。”师古曰:“痏音侮。痛音鲔。”

⑧师古曰:“言咸为修而毁宣,是不谊而不直。”

⑨师古曰:“趣读曰促。”

⑩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错,置也,音千故反。”

⑪师古曰:“原谓寻其本也。”

⑫师古曰:“辑与集同。集,合也。”

⑬师古曰:“以其受赇也。”

⑭师古曰:“以其身有爵级,故得减罪而为完也。况身及同谋之人,皆从此科。”

宣子惠亦至二千石。始惠为彭城令,宣从临淮迁至陈留,过其县,桥梁邮亭不修。[①]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数日,案行舍中,处置什器,[②]观视园菜,终不问惠以吏事。惠自知治县不称宣意,遣门下掾送宣至陈留,令掾进见,自从其所问宣不教戒惠吏职之意。[③]宣笑曰:“吏道以法令为师,可问而知。及能与不能,自有资材,何可学也?”众人传称,以宣言为然。

①师古曰:“邮,行书之舍,亦如今之驿及行道馆舍也,音尤。”

②师古曰:“处,安也。什器,为生之具也,解在平纪。”

③师古曰:“若自出其意,不云惠使之言。”

初,宣后封为侯时,妻死,而敬武长公主寡居,上令宣尚焉。及宣免归故郡,公主留京师。后宣卒,主上书愿还宣葬延陵,奏可。况私从敦煌归长安,会赦,因留与主私乱。哀帝外家丁、傅贵,主附事之,而疏王氏。元始中,莽自尊为安汉公,主又出言非莽。而况与吕宽相善,及宽事觉时,莽并治况,发扬其罪,使使者以太皇太后诏赐主药。主怒曰:“刘氏孤弱,王氏擅朝,排挤宗室,[①]且嫂何与取妹披抉其闺门而杀

之?"②使者迫守主,③遂饮药死。况枭首于市。白太后云主暴病薨。太后欲临其丧,莽固争,乃止。

①师古曰:"挤,坠也,音子诣反。"

②师古曰:"敬武公主,宣帝女也,故谓元后为嫂。披,发也。抉,挑也。与读曰豫。豫,干也。言此事不干于嫂也。抉音一穴反。挑音它凋反。"

③师古曰:"守而逼之。"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家贫,少时给事县为亭长,好客少年,捕搏敢行。①稍迁为功曹,伉侠好交,②随从士大夫,不避风雨。是时,前将军望之子萧育、御史大夫万年子陈咸以公卿子著材知名,博皆友之矣。时诸陵县属太常,博以太常掾察廉,补安陵丞。后去官入京兆,历曹史列掾,出为督邮书掾,所部职办,郡中称之。

①师古曰:"好宾客及少年而追捕击搏无所避也。"

②师古曰:"伉,健也,音口浪反。"

而陈咸为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语下狱。博去吏,间步至廷尉中,①候伺咸事。咸掠治困笃,博诈得为医入狱,得见咸,具知其所坐罪。博出狱,又变姓名,为咸验治数百,②卒免咸死罪。咸得论出,而博以此显名,为郡功曹。

①师古曰:"去吏,自解职也。间步,谓步行而伺间隙以去。"

②师古曰:"谓被掠笞也。"

久之,成帝即位,大将军王凤秉政,奏请陈咸为长史。咸荐萧育、朱博除莫府属,凤甚奇之,举博栎阳令,徙云阳、平陵(三)〔二〕县,[3]以高弟人为长安令。京师治理,迁冀州刺史。

博本武吏,不更文法,①及为刺史行部,②吏民数百人遮道自言,官寺尽满。从事白请且留此县录见诸自言者,事毕乃发,欲以观试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驾。③既白驾办,博出就车见自言者,使从事明敕告吏民:"欲言县丞尉者,刺史不察黄绶,各自诣郡。④欲言二千石墨绶长吏

者，使者行部还，诣治所。⑤其民为吏所冤，及言盗贼辞讼事，各使属其部从事。”⑥博驻车决遣，四五百人皆罢去，如神。吏民大惊，不意博应事变乃至于此。后博徐问，果老从事教民聚会。博杀此吏，州郡畏博威严。徙为并州刺史、护漕都尉，迁琅邪太守。

①师古曰：“更，历也，音工衡反。”

②师古曰：“行音下更反。”

③师古曰：“趣读曰促。”

④师古曰：“丞尉职卑皆黄绶。”

⑤师古曰：“治所，刺史所止理事处。”

⑥师古曰：“属，委也，音之欲反。”

齐郡舒缓养名，①博新视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②博问其故，对言“惶恐！③故事二千石新到，辄遣吏存问致意，乃敢起就职。”博奋髯抵几曰：④“观齐儿欲以此为俗邪！”乃召见诸曹史书佐及县大吏，选视其可用者，出教置之。⑤皆斥罢诸病吏，白巾走出府门。郡中大惊。顷之，门下掾赣遂耆老大儒，教授数百人，拜起舒迟。博出教主簿：⑥“赣老生不习吏礼，主簿且教拜起，闲习乃止。”又敕功曹：“官属多褒衣大袑，⑦不中节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博尤不爱诸生，所至郡辄罢去议曹，曰：“岂可复置谋曹邪！”文学儒吏时有奏记称说云云，博见谓曰：“如太守汉吏，奉三尺律令以从事耳，亡奈生所言圣人道何也！⑧且持此道归，尧舜君出，为陈说之。”其折逆人如此。视事数年，大改其俗，掾史礼节如楚、赵吏。

①师古曰：“言齐人之俗，其性迟缓，多自高大以养名声。”

②师古曰：“右曹，上曹也。移病，谓移书言病也，一曰以病而移居也。”

③师古曰：“言惧新太守之威。”

④师古曰：“髯，颊毛也。抵，击也，音纸。”

⑤师古曰：“皆新补置，以代移病者。”

⑥师古曰：“以此教告主簿。”

⑦师古曰:"袑音绍,谓大袴也。"

⑧师古曰:"言不能用。"

博治郡,常令属县各用其豪桀以为大吏,文武从宜。[①]县有剧贼及它非常,博辄移书以诡责之。其尽力有效,必加厚赏;怀诈不称,诛罚辄行。[②]以是豪强憝服。[③]姑幕县有群辈八人报仇廷中,皆不得。[④]长吏自系书言府,贼曹掾史自白请至姑幕。事留不出。功曹诸掾即皆自白,复不出。于是府丞诣阁,博乃见丞掾曰:"以为县自有长吏,府未尝与也,丞掾谓府当与之邪?"[⑤]阁下书佐入,博口占檄文曰:[⑥]"府告姑幕令丞:言贼发不得,有书。[⑦]檄到,令丞就职,游徼王卿力有馀,如律令!"[⑧]王卿得敕惶怖,亲属失色,昼夜驰骛,十馀日间捕得五人。博复移书曰:"王卿忧公甚效! 檄到,赍伐阅诣府。[⑨]部掾以下亦可用,渐尽其馀矣。"[⑩]其操持下,皆此类也。

①师古曰:"各因其材而任之。"

②师古曰:"称,副也。"

③师古曰:"憝音之涉反。"

④师古曰:"于县廷之中报仇杀人,而其贼亡,捕不得也。"

⑤师古曰:"与读皆曰豫。"

⑥师古曰:"隐度其言口授之。占音之赡反。"

⑦师古曰:"言已得县之文书如此。"

⑧师古曰:"游徼职主捕盗贼,故云如律令。"

⑨师古曰:"伐,功劳也。阅,所经历也。"

⑩师古曰:"部掾,所部之掾也。"

以高弟入守左冯翊,满岁为真。其治左冯翊,文理聪明殊不及薛宣,而多武谲,网络张设,少爱利,敢诛杀。[①]然亦纵舍,时有大贷,[②]下吏以此为尽力。

①师古曰:"言少仁爱而不能便利于人。"

②师古曰:"纵,放也。舍,置也。贷谓宽假于下也,音吐戴反。"

长陵大姓尚方禁[①]少时尝盗人妻，见斫，创著其颊。府功曹受赂，白除禁调守尉。博闻知，以它事召见，视其面，果有瘢。[②]博辟左右问禁：[③]“是何等创也？”禁自知情得，[④]叩头服状。博笑曰：“(大)丈夫固时有是。[⑤][4]冯翊欲洒卿耻，抆拭用禁，[⑥]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惧，对曰：“必死！”[⑦]博因敕禁：“毋得泄语，有便宜，辄记言。”[⑧]因亲信之以为耳目。禁晨夜发起部中盗贼及它伏奸，有功效。博擢禁连守县令。久之，召见功曹，闭阎数责以禁等事，与笔札(便)〔使〕自记，[5]“积受取一钱以上，无得有所匿。[⑨]欺谩半言，断头矣！”[⑩]功曹惶怖，具自疏奸臧，大小不敢隐。博知其对以实，乃令就席，受敕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记，遣出就职。功曹后常战栗，不敢蹉跌，[⑪]博遂成就之。[⑫]

①师古曰：“姓尚方，名禁。”

②师古曰：“瘢，创痕也，音盘。痕音胡恩反。”

③师古曰：“辟读曰闢。”

④师古曰：“言其得被斫之情状。”

⑤师古曰：“言情欲之事，人所不免。”

⑥师古曰：“抆拭，摩也。洒音先礼反。抆音文粉反。”

⑦师古曰：“言尽死力也。”

⑧师古曰：“不令泄抆拭之言，而外有便宜之事，为书记以言于博。”

⑨师古曰：“积累前后受取之事。”

⑩师古曰：“谩，诳也，音慢，又音莫连反。”

⑪师古曰：“蹉音千何反。跌音徒结反。”

⑫师古曰：“言进达也。”

迁为大司农。岁馀，坐小法，左迁犍为太守。先是南蛮若兒数为寇盗，[①]博厚结其昆弟，使为反间，袭杀之，[②]郡中清。

①师古曰：“若兒，其豪长之名。”

②师古曰：“间音居苋反。”

徙为山阳太守，病免官。复征为光禄大夫，迁廷尉，职典决疑，当谳

平天下狱。博恐为官属所诬,视事,召见正监典法掾史,谓曰:"廷尉本起于武吏,不通法律,幸有众贤,亦何忧!然廷尉治郡断狱以来且二十年,亦独耳剽日久,①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②掾史试与正监共撰前世决事吏议难知者数十事,持以问廷尉,得〔为〕诸君覆意之。"③[6]正监以为博苟强,意未必能然,即共条白焉。博皆召掾史,并坐而问,为平处其轻重,十中八九。④官属咸服博之疏略,材过人也。每迁徙易官,所到辄出奇谲如此,以明示下为不可欺者。

①师古曰:"剽,劫也,犹言行听也。剽音频妙反。"

②师古曰:"言可以人情知之。"

③如淳曰:"但欲用意覆之,不近法律事故也。"师古曰:"覆音芳目反。"

④师古曰:"中音竹仲反。"

久之,迁后将军,与红阳侯立相善。立有罪就国,有司奏立党友,博坐免。后岁馀,哀帝即位,以博名臣,召见,起家复为光禄大夫,迁为京兆尹,数月超为大司空。

初,汉兴袭秦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至武帝罢太尉,始置大司马以冠将军之号,非有印绶官属也。及成帝时,何武为九卿,建言"古者民朴事约,①国之辅佐必得贤圣,然犹则天三光,备三公官,各有分职。②今末俗(文)〔之〕弊,政事烦多,[7]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独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废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职授政,以考功效。"其后上以问师安昌侯张禹,禹以为然。时曲阳侯王根为大司马票骑将军,而何武为御史大夫。于是上赐曲阳侯根大司马印绶,置官属,罢票骑将军官,以御史大夫何武为大司空,封列侯,皆增奉如丞相,③以备三公官焉。议者多以为古今异制,汉自天子之号下至佐史皆不同于古,而独改三公,职事难分明,无益于治乱。是时御史府吏舍百馀区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曰"朝夕乌",乌去不来者数月,长老异之。④后二岁馀,朱博为大司空,奏言"帝王之道不必相袭,各繇时务。⑤高皇帝以圣德受命,建立鸿业,

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职相参,总领百官,上下相监临,历载二百年,天下安宁。今更为大司空,与丞相同位,未获嘉祐。故事,选郡国守相高第为中二千石,选中二千石为御史大夫,任职者为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圣德,重国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为丞相,⑥权轻,非所以重国政也。臣愚以为大司空官可罢,复置御史大夫,遵奉旧制。臣愿尽力,以御史大夫为百僚率。"哀帝从之,乃更拜博为御史大夫。会大司马喜免,以阳安侯丁明为大司马卫将军,置官属,大司马冠号如故事。后四岁,哀帝遂改丞相为大司徒,复置大司空、大司马焉。

①师古曰:"立此议而奏之也。约,少也。"

②师古曰:"则,法也。三光,日、月、星也。分音扶问反。"

③师古曰:"奉音扶用反。"

④师古曰:"史言此者,著御史大夫之职当休废也。"

⑤师古曰:"繇读与由同。"

⑥师古曰:"更,经也,音工衡反。"

初,何武为大司空,又与丞相方进共奏言:"古选诸侯贤者以为州伯,书曰'咨十有二牧',①所以广聪明,烛幽隐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统,选第大使,所荐位高至九卿,所恶立退,任重职大。春秋之义,用贵治贱,不以卑临尊。刺史位下大夫,而临二千石,轻重不相准,失位次之序。臣请罢刺史,更置州牧,以应古制。"奏可。及博奏复御史大夫官,又奏言:"汉家至德溥大,宇内万里,②立置郡县。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国,吏民安宁。故事,居部九岁举为守相,其有异材功效著者辄登擢,秩卑而赏厚,咸劝功乐进。③前丞相方进奏罢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弟补,其中材则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④奸轨不禁。臣请罢州牧,置刺史如故。"奏可。

①师古曰:"虞书舜典之辞也。"

②师古曰:"溥与普同。"

③师古曰:"劝功,自劝勉而立功也。"

④师古曰:"陵夷,渐废替。"

博为人廉俭,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贱至富贵,食不重味,案上不过三杯。夜寝早起,妻希见其面。有一女,无男。然好乐士大夫,为郡守九卿,宾客满门,欲仕宦者荐举之,欲报仇怨者解剑以带之。其趋事待士如是,博以此自立,然终用败。

初,哀帝祖母定陶太后欲求称尊号,太后从弟高武侯傅喜为大司马,与丞相孔光、大司空师丹共持正议。孔乡侯傅晏亦太后从弟,谄谀欲顺指,会博新征用为京兆尹,与交结,谋成尊号,以广孝道。繇是师丹先免,[①]博代为大司空,数燕见奏封事,言"丞相光志在自守,不能忧国;大司马喜至尊至亲,阿党大臣,无益政治。"上遂罢喜遣就国,免光为庶人,以博代光为丞相,封阳乡侯,食邑二千户。博上书让曰:"故事封丞相不满千户,而独臣过制,诚惭惧,愿还千户。"上许焉。傅太后怨傅喜不已,使孔乡侯晏风丞相,令奏免喜侯。[②]博受诏,与御史大夫赵玄议,玄言"事已前决,得无不宜?"[③]博曰:"已许孔乡侯有指。匹夫相要,尚相得死,何况至尊?博唯有死耳!"玄即许可。博恶独斥奏喜,以故大司空氾乡侯何武前亦坐过免就国,[④]事与喜相似,即并奏:"喜、武前在位,皆无益于治,虽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当得也。请皆免为庶人。"上知傅太后素常怨喜,疑博、玄承指,即召玄诣尚书问状。玄辞服,有诏左将军彭宣与中朝者杂问。宣等劾奏:"博宰相,玄上卿,晏以外亲封位特进,股肱大臣,上所信任,不思竭诚奉公,务广恩化,为百寮先,皆知喜、武前已蒙恩诏决,事更三赦,[⑤]博执左道,亏损上恩,以结信贵戚,背君鄉臣,[⑥]倾乱政治,奸人之雄,附下罔上,为臣不忠不道;玄知博所言非法,枉义附从,大不敬;晏与博议免喜,失礼不敬。臣请诏谒者召博、玄、晏诣廷尉诏狱。"制曰:"将军、中二千石、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议。"右将军蛎望等四十四人[⑦]以为"如宣等言,可许。"谏大夫龚胜等十四人以为"春秋之义,奸以事君,常刑不舍。[⑧]鲁大夫叔孙侨如欲黜公室,潛

其族兄季孙行父于晋，晋执囚行父以乱鲁国，春秋重而书之。⑨今晏放命圮族，干乱朝政，要大臣以罔上，本造计谋，职为乱阶，⑩宜与博、玄同罪，罪皆不道。”上减玄死罪三等，削晏户四分之一，假谒者节召丞相诣廷尉诏狱。博自杀，国除。

①师古曰：“繇读与由同。”

②师古曰：“风读曰讽。”

③师古曰：“得无犹言无乃也。”

④师古曰：“氾音凡。”

⑤师古曰：“诏已罢官，事又经三赦也。更音工衡反。”

⑥师古曰：“鄉读曰向。”

⑦师古曰：“娇音矫。”

⑧师古曰：“舍，置也。”

⑨师古曰：“侨如，叔孙宣伯也。行父，季文子也。宣伯通于成公之母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使告晋曰：‘鲁之有季孟，犹晋之有栾范也，政令于是乎成。今其谋曰晋政多门，不可从也。若欲得志于鲁，请止行父而杀之。不然，归必畔矣。’晋人执文子于苕丘。事在成十六年。”

⑩师古曰：“此引诗小雅巧言之章也。职，主也。阶者，基之渐也。”

初博以御史为丞相，封阳乡侯，玄以少府为御史大夫，并拜于前殿，延登受策，有音如钟声。语在五行志。

赞曰：薛宣、朱博皆起佐史，历位以登宰相。宣所在而治，为世吏师，及居大位，以苛察失名，①器诚有极也。博驰骋进取，不思道德，已亡可言，②又见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借用权。③世主已更，好恶异前，④复附丁、傅，称顺孔乡。⑤事发见诘，遂陷诬罔，辞穷情得，仰药饮鸩。⑥孔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博亦然哉！⑦

①师古曰：“苛，(副)〔细〕也。”[8]

②师古曰：“言其事行不足可道也。”

③邓展曰:“假音休假。借音以物借人。”

④师古曰:“更,改也。”

⑤师古曰:“称,副也。副其所求而顺其意也。称音尺孕反。”

⑥师古曰:“仰药谓仰头而饮药也。”

⑦师古曰:“论语云子疾病,子路欲使门人为臣。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故赞引之。”

【校勘记】

〔1〕 始高陵令(阳)〔杨〕湛、 景祐、殿本都作“杨”。

〔2〕 大雅(蒸人)〔烝民〕之诗, 殿本作“烝民”,景祐本作“烝人”。

〔3〕 徙云阳、平陵(三)〔二〕县, 杨树达说“三”当作“二”,景祐本亦误。

〔4〕 (大)丈夫固时有是。 景祐本无“大”字。王念孙说“大”字后人所加。

〔5〕 与笔札(便)〔使〕自记, 景祐、殿本都作“使”。朱一新说作“使”是。

〔6〕 得〔为〕诸君覆意之。 景祐、殿本都有“为”字,此脱。

〔7〕 今末俗(文)〔之〕弊,政事烦多。 景祐、殿本都作“之”。

〔8〕 苛(副)〔细〕也。 景祐、殿本都作“细”,此误。

汉书卷八十四

翟方进传第五十四

翟方进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家世微贱，至方进父翟公，好学，为郡文学。方进年十二三，失父孤学，给事太守府为小史，号迟顿不及事，①数为掾史所詈辱。方进自伤，乃从汝南蔡父相问己能所宜。②蔡父大奇其形貌，谓曰："小史有封侯骨，当以经术进，努力为诸生学问。"方进既厌为小史，闻蔡父言，心喜，因病归家，辞其后母，欲西至京师受经。母怜其幼，随之长安，织屦以给方进读，经博士受春秋。积十馀年，经学明习，徒众日广，诸儒称之。以射策甲科为郎。二三岁，举明经，迁议郎。

①师古曰："顿读曰钝。"

②师古曰："言从何术艺可以自达。"

是时宿儒有清河胡常，① 与方进同经。常为先进，名誉出方进下，② 心害其能，论议不右方进。③ 方进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时，④ 遣门下诸生至常所问大义疑难，因记其说。如是者久之，常知方进之宗让己，⑤ 内不自得，其后居士大夫之间未尝不称述方进，遂相亲友。

①师古曰："宿，久旧也。"

②师古曰："常宦学虽在前，而名誉不及方进。"

③师古曰："毁短也。"

④师古曰："都授，谓总集诸生大讲授也。"

⑤师古曰："宗，尊也。"

河平中,方进转为博士。数年,迁朔方刺史,居官不烦苛,所察应条辄举,甚有威名。再三奏事,[①]迁为丞相司直。从上甘泉,行驰道中,司隶校尉陈庆劾奏方进,没人车马。既至甘泉宫,会殿中,庆与廷尉范延寿语,时庆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赎论,[②]今尚书持我事来,当于此决。前我为尚书时,尝有所奏事,忽忘之,留月馀。"[③]方进于是举劾庆曰:"案庆奉使刺举大臣,故为尚书,知机事周密壹统,明主躬亲不解。[④]庆有罪未伏诛,无恐惧心,豫自设不坐之比。[⑤]又暴扬尚书事,言迟疾无所在,亏损圣德之聪明,奉诏不谨,皆不敬,[⑥]臣谨以劾。"庆坐免官。

①师古曰:"刺史岁尽辄奏事京师也。"

②师古曰:"当祭泰畤时,行事有阙失,罪合赎。"

③师古曰:"言此者,冀尚书忘己之事不奏。"

④师古曰:"解读曰懈。"

⑤师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

⑥师古曰:"既自云不坐,又言迟疾无所在,此之二条于法皆为不敬。"

会北地浩商为义渠长所捕,亡,[①]长取其母,与豭猪连系都亭下。[②]商兄弟会宾客,自称司隶掾、长安县尉,杀义渠长妻子六人,亡。丞相、御史请遣掾史与司隶校尉、部刺史并力逐捕,察无状者,[③]奏可。司隶校尉涓勋奏言:"春秋之义,王人微者序乎诸侯之上,尊王命也。臣幸得奉使,以督察公卿以下为职,[④]今丞相宣请遣掾史,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⑤]甚悖逆顺之理。[⑥]宣本不师受经术,因事以立奸威。案浩商所犯,一家之祸耳,而宣欲专权作威,乃害于乃国,不可之大者。[⑦]愿下中朝特进列侯、将军以下,正国法度。"议者以为丞相掾不宜移书督趣司隶。[⑧]会浩商捕得伏诛,家属徙合浦。

①师古曰:"义渠,北地之县也。商被县长捕而逃亡。"

②师古曰:"以深辱之。豭,牡豕也,音家。"

③师古曰:"无状,谓商及义渠长本状之违曲也。"

④师古曰:"督,视也。"

⑤师古曰："谓丞相掾史为宰士者，言其宰相之属官，而位为士也。奉使命大夫，谓司隶也。"

⑥师古曰："悖，乖也，音布内反。"

⑦师古曰："周书洪范云'臣之有作福作威，乃凶于乃国，害于厥躬'，故引之。"

⑧师古曰："趣读曰促。"

故事，司隶校尉位在司直下，初除，谒两府，[①]其有所会，居中二千石前，与司直并迎丞相、御史。初，方进新视事，而涓勋亦初拜为司隶，不肯谒丞相、御史大夫，后朝会相见，礼节又倨。[②]方进阴察之，勋私过光禄勋辛庆忌，又出逢帝舅成都侯商道路，下车立，须过，乃就车。[③]于是方进举奏其状，因曰："臣闻国家之兴，尊尊而敬长，爵位上下之礼，王道纲纪。[④]春秋之义，尊上公谓之宰，海内无不统焉。丞相进见圣主，御坐为起，在舆为下。[⑤]群臣宜皆承顺圣化，以视四方。[⑥]勋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礼仪，轻谩宰相，贱易上卿，[⑦]而又诎节失度，邪谄无常，[⑧]色厉内荏。[⑨]堕国体，[⑩]乱朝廷之序，不宜处位。臣请下丞相免勋。"

①师古曰："丞相及御史也。"

②师古曰："倨，傲也。"

③师古曰："须，待也。"

④师古曰："言王道纲纪以尊卑上下之礼为大也。"

⑤师古曰："汉旧仪云皇帝见丞相起，谒者赞称曰'皇帝为丞相起'。起立乃坐。皇帝在道，丞相迎谒，谒者赞称曰'皇帝为丞相下舆'。立乃升车。"

⑥师古曰："视读曰示。"

⑦师古曰："谩读与慢同。易音弋豉反。"

⑧师古曰："谄，古谗字也。私过辛庆忌，见王商而下车，是邪谗也。"

⑨应劭曰："荏，屈桡也。"师古曰："论语称孔子曰：'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言外色庄厉而内怀荏弱，故方进引以为言。"

⑩师古曰："堕，毁也，音火规反。"

时太中大夫平当给事中，奏言"方进国之司直，不自敕正以先群下，

前亲犯令行驰道中，司隶庆平心举劾，方进不自责悔而内挟私恨，伺记庆之从容语言，① 以诋欺成罪。② 后丞相宣以一不道贼，③ 请遣掾督趣司隶校尉，司隶校尉勋自奏暴于朝廷，今方进复举奏勋。议者以为方进不以道德辅正丞相，苟阿助大臣，欲必胜立威，④ 宜抑绝其原。勋素行公直，奸人所恶，可少宽假，使遂其功名。”上以方进所举应科，不得用逆诈废正法，⑤ 遂贬勋为昌陵令。方进旬岁间免两司隶，⑥ 朝廷由是惮之。丞相宣甚器重焉，常诫掾史：“谨事司直，翟君必在相位，不久。”

①师古曰：“从音七容反。”

②师古曰：“诋，毁也，音丁礼反。”

③如淳曰：“律，杀不辜一家三人为不道。”

④师古曰：“必胜，必取胜。”

⑤师古曰：“逆诈者，谓以诈意逆猜人也。逆，迎也。论语(曰子)〔子曰〕‘不逆诈’。”[1]

⑥师古曰：“旬，遍也，满也。旬岁犹言满岁也，若十日之一周。”

是时起昌陵，营作陵邑，贵戚近臣子弟宾客多辜榷为奸利者，① 方进部掾史覆案，发大奸赃数千万。上以为任公卿，② 欲试以治民，徙方进为京兆尹，(博)〔搏〕击豪强，[2] 京师畏之。时胡常为青州刺史，闻之，与方进书曰：“窃闻政令甚明，为京兆能，则恐有所不宜。”③ 方进心知所谓，其后少弛威严。④

①师古曰：“榷，专也。辜榷者，言己自专之，它人取者辄有辜罪。”

②师古曰：“任，堪也。”

③师古曰：“言当犯迕贵戚而见毁。”

④师古曰：“弛，解也。”

居官三岁，永始二年迁御史大夫。数月，会丞相薛宣坐广汉盗贼群起及太皇太后丧时三辅吏并征发为奸，① 免为庶人。方进亦坐为京兆尹时奉丧事烦扰百姓，左迁执金吾。二十馀日，丞相官缺，群臣多举方进，上亦器其能，遂擢方进为丞相，封高陵侯，食邑千户。身既富贵，而

后母尚在,方进内行修饰,供养甚笃。② 及后母终,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视事,以为身备汉相,不敢逾国家之制。③ 为相公絜,请托不行郡国。④持法刻深,举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诋,⑤ 中伤者尤多。如陈咸、朱博、萧育、逢信、孙闳之属,皆京师世家,以材能少历牧守列卿,知名当世,而方进特立后起,十馀年间至宰相,据法以弹咸等,皆罢退之。

①师古曰:"并音步浪反。"

②师古曰:"饰,谨也。笃,厚也。"

③师古曰:"汉制自文帝遗诏之后,国家遵以为常。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缌麻七日。方进自以大臣,故云不敢逾制。"

④师古曰:"言不以私事托于四方郡国。"

⑤师古曰:"诋,毁也,音丁礼反。"

初,咸最先进,自元帝初为御史中丞显名朝廷矣。成帝初即位,擢为部刺史,历楚国、北海、东郡太守。阳朔中,京兆尹王章讥切大臣,而荐琅邪太守冯野王可代大将军王凤辅政,东郡太守陈咸可御史大夫。是时方进甫从博士为刺史云。① 后方进为京兆尹,咸从南阳太守入为少府,与方进厚善。先是逢信已从高弟郡守历京兆、太仆为卫尉矣,官簿皆在方进之右。② 及御史大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选中,而方进得之。会丞相宣有事与方进相连,上使五二千石杂问丞相、御史,③ 咸诘责方进,冀得其处,方进心恨。初大将军凤奏除陈汤为中郎,与从事。④ 凤薨后,从弟车骑将军音代凤辅政,亦厚汤。逢信、陈咸皆与汤善,汤数称之于凤、音所。久之,音薨,凤弟成都侯商复为大司马卫将军辅政。商素憎陈汤,白其罪过,下有司案验,遂免汤,徙敦煌。时方进新为丞相,陈咸内惧不安,乃令小冠杜子夏往观其意,微自解说。⑤ 子夏既过方进,揣知其指,不敢发言。⑥ 居亡何,⑦ 方进奏咸与逢信"邪枉贪污,营私多欲。皆知陈汤奸佞倾覆,利口不轨,而亲交赂遗,以求荐举。后为少府,数馈遗汤。信、咸幸得备九卿,不思尽忠正身,内自知行辟亡功效,⑧ 而官媚邪臣,欲以侥幸,苟得亡耻。孔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⑨ 咸、信

之谓也。过恶暴见,不宜处位,臣请免以示天下。"奏可。

①师古曰:"甫,始也。"

②师古曰:"簿谓伐阅也。簿音主簿之簿。"

③晋灼曰:"大臣狱重,故以秩二千石五人诘责之。"

④师古曰:"每有政事皆与谋之而行也。"

⑤师古曰:"解说犹今言分疏。"

⑥师古曰:"揣谓探求之,音初委反。"

⑦师古曰:"无何犹言无几,谓少时。"

⑧师古曰:"辟读曰僻。"

⑨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谓鄙夫不可与事君也。与哉,与读曰欤。"

后二岁馀,诏举方正直言之士,红阳侯立举咸对策,拜为光禄大夫给事中。方进复奏:"咸前为九卿,坐为贪邪免,自知罪恶暴陈,依托红阳侯立侥幸,有司莫敢举奏。冒浊苟容,①不顾耻辱,不当蒙方正举,备内朝臣。"并劾红阳侯立选举故不以实。有诏免咸,勿劾立。

①师古曰:"冒,贪蔽也。"

后数年,皇太后姊子侍中卫尉定陵侯淳于长有罪,上以太后故,免官勿治罪。有司奏请遣长就国,长以金钱与立,立上封事为长求留曰:"陛下既托文以皇太后故,①诚不可更有它计。"②后长阴事发,遂下狱。方进劾立"怀奸邪,乱朝政,欲倾误要主上,狡猾不道,请下狱。"上曰:"红阳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国。"于是方进复奏立党友曰:"立素行积为不善,众人所共知。邪臣自结,附托为党,庶几立与政事,欲获其利。③今立斥逐就国,所交结尤著者,不宜备大臣,为郡守。案后将军朱博、钜鹿太守孙闳、故光禄大夫陈咸与立交通厚善,相与为腹心,有背公死党之信,④欲相攀援,死而后已;⑤皆内有不仁之性,而外有俊材,过绝(于)人〔伦〕,[3]勇猛果敢,处事不疑,所居皆尚残贼酷虐,苛刻惨毒以立威,而亡纤介爱利之风。⑥天下所共知,愚者犹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 人而不仁如乐何!'⑦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

国之患也。此三人皆内怀奸猾,国之所患,而深相与结,信于贵戚奸臣,此国家大忧,大臣所宜没身而争也。⑧昔季孙行父有言曰:'见有善于君者爱之,若孝子之养父母也;见不善者诛之,若鹰鹯之逐鸟爵也。'⑨翅翼虽伤,不避也。贵戚强党之众诚难犯,犯之,众敌并怨,善恶相冒。⑩臣幸得备宰相,不敢不尽死。请免博、闳、咸归故郡,以销奸雄之党,绝群邪之望。"奏可。咸既废锢,复徙故郡,以忧发疾而死。

①苏林曰:"托于诏文也。"

②师古曰:"言不宜遣长就国"

③师古曰:"与读曰豫。"

④师古曰:"死党,尽死力于朋党也。"

⑤师古曰:"援,引也。已,止也。援音爰。"

⑥师古曰:"爱利,谓仁爱而欲安利人也。"

⑦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言用不仁之人,则礼乐废坏。"

⑧师古曰:"没,尽也。"

⑨师古曰:"事见左氏传。行父,鲁卿季文子也。鹯似鸱而小,今谓之鹞。鹯音之然反。"

⑩师古曰:"冒,覆蔽也。"

方进知能有馀,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缘饬法律,号为通明相,天子甚器重之,奏事亡不当意,内求人主微指以固其位。初,定陵侯淳于长虽外戚,然以能谋议为九卿,新用事,方进独与长交,称荐之。及长坐大逆诛,诸所厚善皆坐长免,上以方进大臣,又素重之,为隐讳。方进内惭,上疏谢罪乞骸骨。上报曰:"定陵侯长已伏其辜,君虽交通,传不云乎,朝过夕改,君子与之,①君何疑焉?其专心壹意毋怠,近医药以自持。"方进乃起视事,条奏长所厚善京兆尹孙宝、右扶风萧育,刺史二千石以上免二十馀人,其见任如此。

①师古曰:"与,许也。"

方进虽受穀梁,然好左氏传、天文星历,其左氏则国师刘歆,星历则

长安令田终术师也。[1]厚李寻，以为议曹。为相九岁，绥和二年春荧惑守心，寻奏记言："应变之权，君侯所自明。往者数白，三光垂象，变动见端，[2]山川水泉，反理视患，[3]民人讹谣，斥事感名。[4]三者既效，可为寒心。今提扬眉，矢贯中，[5]狼奋角，弓且张，[6]金历库，土逆度，[7]辅湛没，火守舍，[8]万岁之期，近慎朝暮。[9]上无恻怛济世之功，下无推让避贤之效，欲当大位，为具臣以全身，难矣！[10]大责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戮？[11]阖府三百馀人，唯君侯择其中，与尽节转凶。"[12]

①如淳曰："刘歆及田终术二人皆受学于方进。"

②张晏曰："九年之中而日三食，月朓侧匿，星孛营室、东井，荧惑守心。"

③张晏曰："元延中，嵓山崩，壅江，江水不流。山，地之镇，宜固而崩。水逆流，反于常理，所以示人患也。"师古曰："视读曰示。"

④如淳曰："斥事，井水溢之事也。有言溢者，后果井溢。感名，'燕燕尾涎涎'是也。"

⑤服虔曰："提，摄提星也。扬眉，扬其芒角也。矢，枉矢也。"孟康曰："绥和元年正月，枉矢从东南入北斗摄提与北斗杓建寅贯摄提中是也。"张晏曰："矢一星。贯中者，谓正直弧中也。"

⑥张晏曰："狼，一星。奋角者，有芒角也。狼芒角则盗贼起。天弓九星不欲明，明犹张也，兵起之象。"

⑦张晏曰："库二十星在轸南。金，太白也，历武库则兵起。土，镇星也。逆度，逆行也。"

⑧张晏曰："北斗第四星旁一小星曰辅，沉没不见，则天下之兵销。三十日为守舍，谓日月所经宿舍也。一曰火守舍，荧惑守心。"师古曰："湛读曰沉。"

⑨师古曰："万岁之期，谓死也。慎朝暮者，言其事在朝夕。"

⑩师古曰："具，谓具位之臣，无功德也。"

⑪师古曰："言其事重，不但斥逐而已也。"

⑫师古曰："三百馀人，谓丞相之官属也。"

方进忧之，不知所出。会郎贲丽善为星，[1]言大臣宜当之。上乃召见方进。还归，未及引决，上遂赐册曰："皇帝问丞相：君有孔子之虑，孟

贲之勇，朕嘉与君同心一意，庶几有成。惟君登位，于今十年，灾害并臻，民被饥饿，加以疾疫溺死，关门牡开，②失国守备，盗贼党辈。③吏民残贼，欧杀良民，④断狱岁岁多前。上书言事，交错道路，怀奸朋党，相为隐蔽，皆亡忠虑，群下凶凶，更相嫉妒，⑤其咎安在？观君之治，无欲辅朕富民便安元元之念。间者郡国谷虽颇孰，⑥百姓不足者尚众，前去城郭，未能尽还，夙夜未尝忘焉。朕惟往时之用，与今一也，⑦百僚用度各有数。君不量多少，一听群下言，用度不足，奏请一切增赋，税城郭塝及园田，过更，算马牛羊，⑧增益盐铁，变更无常。朕既不明，随奏许可。(使)〔后〕议者以为不便，[4]制诏下君，君云卖酒酵，后请止。未尽月，复奏议令卖酒酵。朕诚怪君，何持容容之计，无忠固意，⑨将何以辅朕帅道群下？而欲久蒙显尊之位，岂不难哉！⑩传曰：'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⑪欲退君位，尚未忍。君其孰念详计，塞绝奸原，忧国如家，务便百姓以辅朕。朕既已改，君其自思，强食慎职。使尚书令赐君上尊酒十石，养牛一，君审处焉。"

①师古曰："贲，姓也。丽，名也。贲音肥。"

②张晏曰："元延元年，章门、函谷门牡自亡。"

③师古曰："党众多。"

④师古曰："殴，击也，音一口反。"

⑤师古曰："更音工衡反。"

⑥师古曰："间谓近者以来也。"

⑦师古曰："谓财用也。"

⑧张晏曰："一切，权时也。塝，城郭旁地。园田入多，益其税也。百人为卒，取一人所赡常为之月用二千，使人直之，谓之过更。又牛马羊头数出税，算千输二十也。"师古曰："塝音人缘反，解在食货志。"

⑨师古曰："容容，随众上下也。"

⑩师古曰："蒙，冒也。"

⑪师古曰："孝经之言也。"

方进即日自杀。① 上秘之，遣九卿册赠以丞相高陵侯印绶，赐乘舆

秘器，少府供张，柱槛皆衣素。② 天子亲临吊者数至，礼赐异于它相故事。③谥曰恭侯。长子宣嗣。

①如淳曰："汉仪注有天地大变，天下大过，皇帝使侍中持节乘四白马，赐上尊酒十斛，牛一头，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还，未白事，尚书以丞相不起病闻。"

②师古曰："柱，屋柱也。槛，轩前阑版也。皆以白素衣之。"

③师古曰："汉旧仪云丞相有疾，皇帝法驾亲至问疾，从西门入。即薨，移居第中，车驾往吊，赠棺、椁敛具，赐钱、葬地。葬日，公卿已下会葬焉。"

宣字太伯，亦明经笃行，君子人也。及方进在，为关都尉、南郡太守。①

①师古曰："言方进未死之时宣已为此官。"

少子曰义。义字文仲，少以父任为郎，稍迁诸曹，年二十出为南阳都尉。宛令刘立与曲阳侯为婚，又素著名州郡，轻义年少。义行太守事，行县至宛，① 丞相史在传舍。立持酒肴谒丞相史，对饮未讫，会义亦往，外吏白都尉方至，立语言自若。② 须臾义至，内谒径入，③ 立乃走下。义既还，大怒，阳以他事召立至，以主守盗十金，贼杀不辜，部掾夏恢等收缚立，传送邓狱。④ 恢亦以宛大县，恐见篡夺，白义可因随后行县送邓。⑤ 义曰："欲令都尉自送，则如勿收邪！"⑥ 载环宛市乃送，⑦ 吏民不敢动，威震南阳。

①师古曰："行音下更反。其下并同。"

②师古曰："自若，言如故。"

③师古曰："内谒，犹今之通名也。"

④师古曰："部分其掾而遣之。邓亦南阳之县。"

⑤师古曰："因太守行县，以立自随，即送邓之狱。"

⑥师古曰："言若都尉自送至狱，不如本不收治。"

⑦师古曰："环，绕也，音下串反。"

立家轻骑驰从武关入语曲阳侯，曲阳侯白成帝，帝以问丞相。方进

遣吏敕义出宛令。宛令已出,吏还白状。方进曰:"小儿未知为吏也,其意以为入狱当辄死矣。"①

①师古曰:"谓其不知立有所恃挟以自免脱。"

后义坐法免,起家而为弘农太守,迁河(南)〔内〕太守,[5]青州牧。所居著名,有父风烈。徙为东郡太守。

数岁,平帝崩,王莽居摄,义心恶之,乃谓姊子上蔡陈丰曰:"新都侯摄天子位,号令天下,故择宗室幼稚者以为孺子,依托周公辅成王之义,且以观望,①必代汉家,其渐可见。方今宗室衰弱,外无强蕃,天下倾首服从,莫能亢扞国难。吾幸得备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汉厚恩,义当为国讨贼,以安社稷。欲举兵西诛不当摄者,选宗室子孙辅而立之。设令时命不成,死国埋名,犹可以不惭于先帝。②今欲发之,乃肯从我乎?"③丰年十八,勇壮,许诺。

①师古曰:"言渐试天下人心。"

②师古曰:"埋名,谓身埋而名立。"

③师古曰:"乃,汝也。"

义遂与东郡都尉刘宇、严乡侯刘信、信弟武平侯刘璜结谋。及东郡王孙庆素有勇略,以明兵法,征在京师,义乃诈移书以重罪传逮庆。①于是以九月都试日②斩观令,③因勒其车骑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将帅。严乡侯信者,东平王云子也。云诛死,信兄开明嗣为王,薨,无子,而信子匡复立为王,故义举兵并东平,立信为天子。义自号大司马柱天大将军,以东平王傅苏隆为丞相,中尉皋丹为御史大夫,移檄郡国,言莽鸩杀孝平皇帝,矫摄尊号,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罚。④郡国皆震,比至山阳,众十馀万。⑤

①师古曰:"追赴狱也。"

②如淳曰:"太守、都尉、令长、丞尉会都试,课殿最也。"

③文颖曰:"观,县名。"师古曰:"音工唤反。"

④师古曰:"共读曰恭。"

⑤师古曰:"比音必寐反。"

莽闻之,大惧,乃拜其党亲轻车将军成武侯孙建为奋武将军,光禄勋成都侯王邑为虎牙将军,明义侯王骏为强弩将军,春王城门校尉王况为震威将军,[①]宗伯忠孝侯刘宏为奋冲将军,中少府建威侯王昌为中坚将军,中郎将震羌侯窦兄为奋威将军,[②]凡七人,自择除关西人为校尉军吏,将关东甲卒,发奔命以击义焉。复以太仆武让为积弩将军屯函谷关,将作大匠蒙乡侯逯並为横野将军屯武关,[③]羲和红休侯刘歆为扬武将军屯宛,太保后丞丞阳侯甄邯为大将军屯霸上,[④]常乡侯王恽为车骑将军屯平乐馆,骑都尉王晏为建威将军屯城北,城门校尉赵恢为城门将军,皆勒兵自备。

①师古曰:"春王,长安城东出北头第一门也。本名宣平门,莽更改焉。"

②师古曰:"兄读曰况。"

③师古曰:"逯,姓也。並,名也。逯音禄,又音鹿。今东郡有逯姓,二音并行。书本逯字或作逮。今河朔有逮姓,自呼音徒戴反,其义两通。"

④师古曰:"丞阳侯音烝。"

莽日抱孺子(谓)〔会〕群臣而称曰:[6]"昔成王幼,周公摄政,而管蔡挟禄父以畔,[①]今翟义亦挟刘信而作乱。自古大圣犹惧此,况臣莽之斗筲!"[②]群臣皆曰:"不遭此变,不章圣德。"莽于是依周书作大诰,[③]曰:

①师古曰:"禄父,纣子也。父读曰甫。"

②师古曰:"斗筲,自喻材器小也,解在公孙刘田传。"

③师古曰:"武王崩,周公相成王而三监、淮夷叛,周公作大诰。莽自比周公,故依放其事。"

惟居摄二年十月甲子,摄皇帝若曰:大诰道诸侯王、三公、列侯于汝卿大夫、元士御事。[①]不吊,天降丧于赵、傅、丁、董。[②]洪惟我幼冲孺子,当承继嗣无疆大历服事,[③]予未遭其明葸能道民于安,况其能往知天命![④]熙! 我念孺子,若涉渊水,[⑤]予惟往求朕所济

度,奔走⑥以傅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⑦[7]予岂敢自比于前人乎!⑧天降威明,用宁帝室,遗我居摄宝龟。⑨太皇太后以丹石之符,乃绍天明意,⑩诏予即命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

①应劭曰:"言以大道告于诸侯以下也。御事,主事也。"

②应劭曰:"赵飞燕、傅太后、丁太后、董贤也。"师古曰:"不吊,言不为天所吊闵。降,下也。"

③师古曰:"洪,大也。惟,思也。冲,稚也。大思幼稚孺子,当承继汉家无竟之历,服行政事。"

④师古曰:"予,莽自称也。言不遭遇明智之人以自辅佐,而道百姓于安,盖为谦辞也。道读曰导。"

⑤师古曰:"熙,叹辞。"

⑥师古曰:"言我当求所以济度之,故奔走尽力,不惮勤劳。"

⑦师古曰:"傅读曰附。近音其靳反。"

⑧师古曰:"前人谓周公。"

⑨师古曰:"威明犹言明威也。遗音弋季反。"

⑩师古曰:"绍,承也。"

反虏故东郡太守翟义擅兴师动众,曰"有大难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靖。"①于是动严乡侯信,诞敢犯祖乱宗之序。②天降威遗我宝龟,固知我国有眚灾,使民不安,③是天反复右我汉国也。④粤其闻日,⑤宗室之俊有四百人,⑥民献仪九万夫,⑦予敬以终于此谋继嗣图功。⑧我有大事,休,予卜并吉,⑨故我出大将告郡太守、诸侯相、令、长曰:"予得吉卜,予惟以汝于伐东郡严乡逋播臣。"⑩尔国君或者无不反曰:"难大,民亦不静,亦惟在帝宫诸侯宗室,于小子族父,敬不可征。"⑪帝不违卜,⑫故予为冲人长思厥难曰:"乌虖!义、信所犯,诚动鳏寡,哀哉!"⑬予遭天役遗,大解难于予身,以为孺子,不身自恤。⑭

①师古曰:"曰者,述翟义之言云尔也。西土谓(西京)〔京师〕也,[8]言在东郡

之西也。”

②师古曰:“诞,大也。”

③师古曰:“訾,病也。言天所以降威遗龟者,知国有灾病,义、信当反,天下不安之故也。訾读与疵同。”

④师古曰:“复音扶目反。右读曰祐。”

⑤孟康曰:“翟义反书上闻日也。”师古曰:“粤,发语辞也。”

⑥孟康曰:“诸刘见在者。”

⑦孟康曰:“民之表仪,谓贤者。”

⑧师古曰:“我用此宗室之俊及献仪者共谋图国事,终成其功。”

⑨师古曰:“大事,戎事也。言人谋既从,卜又并吉,是为美也。”

⑩师古曰:“逋,亡也。播,散也。”

⑪师古曰:“言尔等国君或有言曰,祸难既大,众庶不安,又刘信国之宗室,于孺子为族父,当加礼敬,不可征讨。”

⑫师古曰:“卜既得吉,天命不违。”

⑬师古曰:“无妻无夫之人亦同受其害,故可哀哉。”

⑭师古曰:“言天以汉家役事遗我,而令身解其难,故我征伐以为孺子除乱,非自忧己身也。”

予义彼国君泉陵侯上书[①]曰:“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乐,班度量,而天下大服。[②]太皇太后承顺天心,成居摄之义。皇太子为孝平皇帝子,[③]年在襁褓,宜且为子,知为人子道,令皇太后得加慈母恩。畜养成就,加元服,然后复(予)〔子〕明辟。”④[9]

①应劭曰:“泉陵侯,刘庆也。上书令莽行天子事。”

②师古曰:“班谓布行也。”

③师古曰:“皇太子即谓孺子。”

④师古曰:“辟,君也。以明君之事还孺子。”

熙! 为我孺子之故,[①]予惟赵、傅、丁、董之乱,遏绝继嗣,变剥

適庶,危乱汉朝,以成三陉,②队极厥命。③乌虖!害其可不旅力同心戒之哉!④予不敢僭上帝命。⑤天休于安帝室,兴我汉国,惟卜用克绥受兹命。⑥今天其相民,况亦惟卜用!⑦

①师古曰:"重叹而言。"

②晋灼曰:"古厄字。"服虔曰:"厄,会也,谓三七二百一十岁。"师古曰:"適读曰嫡。"

③师古曰:"队,陨也。极,尽也。"

④师古曰:"害读曰曷。曷,何也。旅,陈也。"

⑤师古曰:"僭,不信也。言顺天命而征讨。"

⑥师古曰:"言天美于兴复汉国,故我惟用卜吉,能安受此命。"

⑦师古曰:"言天道当思助人,况更用卜,吉可知矣。"

太皇太后肇有元城沙鹿之右,①阴精女主圣明之祥,②配元生成,以兴我天下之符,遂获西王母之应,③神灵之征,④以祐我帝室,以安我大宗,以绍我后嗣,以继我汉功。厥害適统不宗元绪者,辟不违亲,辜不避戚。⑤夫岂不爱?亦惟帝室。⑥是以广立王侯,并建曾玄,俾屏我京师,绥抚宇内;⑦博征儒生,请道于廷,论序乖缪,制礼作乐,同律度量,混壹风俗;⑧正天地之位,昭郊宗之礼,定五畤庙祧,咸秩亡文;⑨建灵台,立明堂,设辟雍,张太学,尊中宗、高宗之号。⑩昔我高宗崇德建武,克绥西域,以受白虎威胜之瑞,⑪天地判合,乾坤序德。⑫太皇太后临政,有龟龙麟凤之应,五德嘉符,相因而备。河图雒书远自昆仑,出于重壑。⑬古谶著言,肆今享实。⑭此乃皇天上帝所以安我帝室,俾我成就洪烈也。⑮乌虖!天(用)〔明〕威辅汉始而大大矣。⑯[10]尔有惟旧人泉陵侯之言,尔不克远省,尔岂知太皇太后若此勤哉!⑰

①张晏曰:"沙鹿在元城县。春秋时沙鹿崩,王莽以为元后之祥,语在元后传。"师古曰:"右读曰祐。"

②李奇曰:"李亲怀元后,梦月入怀,阴精女主之祥。"

③孟康曰:“民传祀西王母之应也。”

④师古曰:“征,证也。”

⑤师古曰:“其有害国之正统,不尊大绪者,当速加刑辟,不避亲戚。適读曰嫡。”

⑥师古曰:“非不爱此人,但为帝室不得止。”

⑦师古曰:“屏谓蔽捍其难也。”

⑧师古曰:“混亦同也,音胡本反。”

⑨孟康曰:“诸废祀无文籍皆祭之。”

⑩服虔曰:“宣帝、元帝也。”

⑪应劭曰:“元帝诛灭郅支单于,怀辑西域,时有献白虎者,所以威远胜猛也。”

⑫师古曰:“言元帝既有威德,太后又兆符应,则是天地乾坤夫妻之义相配合也。判之言片也。”

⑬师古曰:“昆仑河所出,重埒洛所出,皆有图书,故本言之。埒,古野字。”

⑭师古曰:“肆,故也。言有其瀛,故今当其实。”

⑮师古曰:“洪,大也。烈,业也。”

⑯师古曰:“言因此难更以强大。”

⑰师古曰:“言尔当思久旧之人泉陵侯所言,尔不克远省识古事,岂知太后之勤乎?”

天毖劳我成功所,①予不敢不极卒安皇帝之所图事。②肆予告我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③天辅诚辞,④天其累我以民,予害敢不于祖宗安人图功所终?⑤天亦惟劳我民,若有疾,予害敢不于祖宗所受休辅?⑥予闻孝子善继人之意,忠臣善成人之事。予思若考作室,厥子堂而构之;⑦厥父菑,厥子播而获之。⑧予害敢不于身抚祖宗之所受大命?⑨若祖宗乃有效汤武伐厥子,民长其劝弗救。⑩乌虖肆哉!⑪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其勉助国道明!⑫亦惟宗室之俊,民之表仪,迪知上帝命。⑬〔奥天辅诚,尔不得易定!〕⑭[11]况今天降定于汉国,惟大蠢人翟义、刘信大逆,欲相伐于厥室,岂亦知命之不易乎?⑮予永念曰天惟丧翟义、刘信,若畜

夫,予害敢不终予亩?⑯天亦惟休于祖宗,予害其极卜,害敢不(卜)〔于〕从?⑰〔12〕率宁人有旨疆土,况今卜并吉!⑱故予大以尔东征,命不僭差,⑲卜陈惟若此。⑳

①孟康曰:"天慎劳我国家成功之所在。"

②师古曰:"卒,终也。言我不敢不终祖宗之业,安帝室所谋之事。"

③师古曰:"肆,陈也,陈其理而告之。"

④师古曰:"言有至诚之辞则为天所辅。"

⑤师古曰:"累,托也。言天以百姓托我,我曷敢不谋终祖宗安人之功也。累音力瑞反。害读曰曷。下皆类此。"

⑥师古曰:"言天欲抚劳我众,众若有疾苦,我曷敢不顺祖宗之意,休息而辅助之。劳,来到反。"

⑦师古曰:"父有作室之意,则子当筑(室)〔堂〕而(御名)〔构〕棼榱以成之。"〔13〕

⑧师古曰:"父菑耕其田,子当布种而收获之。反土为菑。一曰田一岁曰菑。"

⑨师古曰:"作室农人犹不弃其本业,我于今日不得有避而不征讨叛逆也。"

⑩师古曰:"譬有人来伐其子,而长养彼心,反劝助之,弗救其子者,正以子恶故也。言汤武疾恶,其心亦然,今所征讨不得避亲,当以公义。"

⑪师古曰:"肆,陈也,劝令陈力。"

⑫师古曰:"道,由也。言当由于明智之事,以助国也。"

⑬师古曰:"迪亦道也,言当遵道而知天命。"

⑭〔师古曰:"粤,辞也。天道辅诚,尔不得改易天之定命。"〕

⑮师古曰:"言义、信不知天命不可改易,乃大为艰难以干国纪,是自相谋诛伐其室也。艰,古艰字。"

⑯师古曰:"啬夫治田,志除草秽。天之欲丧义、信,事亦如之。我当顺天以终竟田亩之事。"

⑰师古曰:"言天美祖宗之事,我何其极卜法,敢不往从,言必从也。"

⑱师古曰:"言循祖宗之业,务在安人而美疆土,况今卜并吉乎!言不可不从也。"

⑲师古曰:"言必信之矣。"

⑳师古曰:"卜兆陈列惟如此。"

乃遣大夫桓谭等班行谕告当反位孺子之意。还,封谭为明告里附城。①

①师古曰:"明告者,以其出使能明告谕于外也。附城,云如古附庸也。"

诸将东(破)〔至〕陈留菑,①[14]与义会战,破之,斩刘璜首。莽大喜,复下诏曰:"太皇太后遭家不造,国统三绝,②绝辄复续,恩莫厚焉,信莫立焉。孝平皇帝短命虽崩,③幼嗣孺冲,诏予居摄。予承明诏,奉社稷之任,持大宗之重,养六尺之托,受天下之寄,战战兢兢,不敢安息。伏念太皇太后惟经艺分析,王道离散,④汉家制作之业独未成就,故博征儒士,大兴典制,备物致用,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王道粲然,基业既著,千载之废,百世之遗,于今乃成,道德庶几于唐虞,功烈比齐于殷周。⑤今翟义、刘信等谋反大逆,流言惑众,欲以篡位,贼害我孺子,罪深于管蔡,恶甚于禽兽。信父故东平王云,不孝不谨,亲毒杀其父思王,名曰钜鼠,⑥后云竟坐大逆诛死。义父故丞相方进,险诐阴贼,⑦兄宣静言令色,外巧内嫉,⑧所杀乡邑汝南者数十人。今积恶二家,迷惑相得,此时命当殄,天所灭也。义始发兵,上书言宇、信等与东平相辅谋反,⑨执捕械系,欲以威民,先自相被以反逆大恶,⑩转相捕械,此其破殄之明证也。已捕斩断信二子谷乡侯章、德广侯鲔,义母练、兄宣、亲属二十四人皆磔暴于长安都市四通之衢。当其斩时,观者重叠,⑪天气和清,可谓当矣。命遣大将军共行皇天之罚,⑫讨海内之仇,功效著焉,予甚嘉之。司马法不云乎?'赏不逾时。'欲民速睹为善之利也。今先封车骑都尉孙贤等五十五人皆为列侯,户邑之数别下。遣使者持黄金印、赤韨縌、朱轮车,即军中拜授。"⑬因大赦天下。

①孟康曰:"菑,故戴国,在梁,后属陈留,今曰考城。"

②师古曰:"谓成帝、哀帝、平帝皆无子矣。"

③师古曰:"蚤,古早字。"

④师古曰:"惟,思也。"

⑤师古曰:“烈,业也。”

⑥师古曰:“钜,大也。莽诬云呼其父曰钜鼠也。”

⑦师古曰:“诐,佞也,音彼义反。”

⑧师古曰:“静,安也。令,善也。言其阳为安静之言,外有善色,而实嫉害也。”

⑨师古曰:“辅者,东平王相之名也。”

⑩师古曰:“被,加也,音皮义反。”

⑪师古曰:“言人多而聚积。”

⑫师古曰:“共读曰恭。”

⑬服虔曰:“縪即今之绶也。”师古曰:“韍,所以系印也。縪者,系也,谓逆受之也。即,就也。韍音弗。縪音逆。”

于是吏士精锐遂攻围义于圉城,破之,义与刘信弃军庸亡。[①] 至固始界中捕得义,尸磔陈都市。卒不得信。

①孟康曰:“谓挺身逃亡,如奴庸也。”

初,三辅闻翟义起,自茂陵以西至汧二十三县盗贼并发,赵明、霍鸿等自称将军,攻烧官寺,杀右辅都尉及鄼令,[①] 劫略吏民,众十馀万,火见未央宫前殿。莽昼夜抱孺子祷宗庙。复拜卫尉王级为虎贲将军,大鸿胪望乡侯阎迁为折冲将军,与甄邯、王晏西击赵明等。正月,虎牙将军王邑等自关东还,便引兵西。强弩将军王骏以无功免,扬武将军刘歆归故官。复以邑弟侍中王奇为扬武将军,城门将军赵恢为强弩将军,中郎将李棽为厌难将军,[②] 复将兵西。二月,明等殄灭,诸县悉平,还师振旅。莽乃置酒白虎殿,劳飨将帅,大封拜。先是益州蛮夷及金城塞外羌反畔,时州郡击破之。莽乃并录,以小大为差,封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人,曰“皆以奋怒,东指西击,羌寇蛮盗,反虏逆贼,不得旋踵,应时殄灭,天下咸服”之功封云。莽于是自谓大得天人之助,至其年十二月,遂即真矣。

①师古曰:“鄼读曰郃。”

②师古曰:"琴音所林反。"

初,义所收宛令刘立闻义举兵,上书愿备军吏为国讨贼,内报私怨。莽擢立为陈留太守,封明德侯。

始,义兄宣居长安,先义未发,家数有怪,①夜闻哭声,听之不知所在。宣教授诸生满堂,有狗从外入,啮其中庭群雁数十,比惊救之,已皆断头。②狗走出门,求不知处。宣大恶之,谓后母曰:"东郡太守文仲素俶傥,③今数有恶怪,恐有妄为而大祸至也。大夫人可归,为弃去宣家者以避害。"④母不肯去,后数月败。

①师古曰:"言义未发兵之前。"

②师古曰:"比音必寐反。"

③师古曰:"俶音土历反。"

④师古曰:"言归其本族,自绝于翟氏。"

莽尽坏义第宅,污池之。①发父方进及先祖冢在汝南者,烧其棺柩,夷灭三族,诛及种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并葬之。②而下诏曰:"盖闻古者伐不敬,取其鳙鲵筑武军,封以为大戮,于是乎有京观以惩淫慝。③乃者反虏刘信、翟义悖逆作乱于东,而芒竹群盗赵明、霍鸿造逆西土,④遣武将征讨,咸伏其辜。惟信、义等始发自濮阳,结奸无盐,殄灭于圉。赵明依阻槐里环堤,⑤霍鸿负倚盩厔芒竹,⑥咸用破碎,亡有馀类。其取反虏逆贼之鳙鲵,聚之通路之旁,濮阳、无盐、圉、槐里、盩厔凡五所,各方六丈,高六尺,筑为武军,封以为大戮,薦树之棘。⑦建表木,高丈六尺。⑧书曰'反虏逆贼鳙鲵',在所长吏常以秋循行,⑨勿令坏败,以惩淫慝焉。"

①师古曰:"污,停水也,音乌。"

②如淳曰:"野葛、狼毒之属也。"

③师古曰:"此左传载楚庄王之辞也。鳙鲵,大鱼为害者也。以此比敌人之勇桀者。京,高丘也。观谓如阙形也。惩,创义也。慝,恶也。鳙,古鲸字,音其京反。鲵音五奚反。观音工唤反。"

④师古曰:"芒竹在盩厔南界,芒水之曲而多竹林也,即(中)〔今〕司竹园是其地矣。[15]芒音亡。"

⑤师古曰:"槐里县界其中,有环曲之堤,而明依之以自固也。"

⑥师古曰:"负,恃也。倚音于绮反。"

⑦师古曰:"薦读曰荐。荐,重也,聚也。"

⑧师古曰:"表者,所以标明也。"

⑨师古曰:"行音下更反。"

初,汝南旧有鸿隙大陂,郡以为饶,①成帝时,关东数水,陂溢为害。方进为相,与御史大夫孔光共遣掾行(事)〔视〕,②[16]以为决去陂水,其地肥美,省堤防费而无水忧,遂奏罢之。及翟氏灭,乡里归恶,言方进请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罢陂云。王莽时常枯旱,郡中追怨方进,童谣曰:"坏陂谁?翟子威。饭我豆食羹芋魁。③反乎覆,陂当复。④谁云者?两黄鹄。"⑤

①师古曰:"鸿隙,陂名,藉其溉灌及鱼鳖莲蒲之利,以多财用。"

②师古曰:"行音下更反。"

③师古曰:"言田无溉灌,不生粳稻,又无黍稷,但有豆及芋也。豆食者,豆为饭也。羹芋魁者,以芋根为羹也。饭音扶晚反。食音饲。"

④师古曰:"事之反覆无常,言祸兮福所倚。"

⑤师古曰:"托言有神来告之。"

司徒掾班彪曰:"丞相方进以孤童携老母,羁旅入京师,身为儒宗,致位宰相,盛矣。当莽之起,盖乘天威,虽有贲育,奚益于敌?① 义不量力,怀忠愤发,以陨其宗,悲夫!"

①师古曰:"贲谓孟贲,育谓夏育,皆古之勇士。言得之无益,不能敌莽也。贲音奔。"

【校勘记】

〔1〕 论语(曰子)〔子曰〕'不逆诈'。 殿本作"子曰"。王先谦说殿本是。按景祐本亦误倒。

〔2〕 (搏)〔搏〕击豪强， 景祐、殿本都作"搏"。王先谦说作"搏"是。

〔3〕 而外有俊材过绝(于)人〔伦〕； 景祐本无"于"字。景祐、殿本都有"伦"字。

〔4〕 (使)〔后〕议者以为不便， 景祐、殿本都作"后"，此误。

〔5〕 迁河(南)内太守， 景祐、殿本都作"河内"。

〔6〕 莽日抱孺子(谓)〔会〕群臣而称曰： 景祐、殿、局本都作"会"。朱一新说作"会"是。

〔7〕 予惟往求朕所济度，奔走⑥以傅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 王念孙说"奔走"当属下句。皮锡瑞说王说是。

〔8〕 西土谓(西京)〔京师〕也。 景祐、殿本都作"京师"。

〔9〕 然后复(予)〔子〕明辟。 景祐、殿、局本都作"子"。王先谦说作"子"是。

〔10〕 天(用)〔明〕威辅汉始而大大矣。 景祐、殿本都作"明"。朱一新说作"明"是。

〔11〕 〔粤天辅诚，尔不得易定！〕 景祐、殿本都有此九字，此脱，注十九字亦脱。

〔12〕 害敢不(卜)〔于〕从？ 景祐、殿本都作"于"。按注云"往从"，作"于"是。

〔13〕 则子当筑(室)〔堂〕而(御名)〔构〕梦楹以成之。 景祐、殿本"室"都作"堂"，"御名"都作"构"。

〔14〕 诸将东(破)〔至〕陈留菑， 景祐、殿本都作"至"。钱大昭说"破"字误。

〔15〕 即(中)〔今〕司竹园是其地矣。 景祐、殿本都作"今"，此误。

〔16〕 共遣掾行(事)〔视〕， 景祐、殿本都作"视"，此误。

汉书卷八十五

谷永杜邺传第五十五

谷永字子云，长安人也。父吉，为卫司马，使送郅支单于侍子，[①]为郅支所杀，语在陈汤传。永少为长安小史，后博学经书。建昭中，御史大夫繁延寿[②]闻其有茂材，除补属，举为太常丞，数上疏言得失。

①师古曰："为使而送之还本国也。郅音质。"

②师古曰："即李延寿也。一姓繁，音蒲何反。"

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发，诏举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太常阳城侯刘庆忌举永待诏公车。对曰：

陛下秉至圣之纯德，惧天地之戒异，饬身修政，[①]纳问公卿，又下明诏，帅举直言，[②]燕见紬绎，以求咎愆，[③]使臣等得造明朝，承圣问。[④]臣材朽学浅，不通政事。窃闻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⑤]则庶征序于下，日月理于上；[⑥]如人君淫溺后宫，般乐游田，[⑦]五事失于躬，大中之道不立，则咎征降而六极至。[⑧]凡灾异之发，各象过失，以类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娄女之分，地震萧墙之内，[⑨]二者同日俱发，以丁宁陛下，[⑩]厥咎不远，宜厚求诸身。[⑪]意岂陛下志在闺门，未恤政事，不慎举错，[⑫]娄失中与？[⑬]内宠大盛，女不遵道，嫉妒专上，妨继嗣与？古之王者废五事之中，失夫妇之纪，妻妾得意，谒行于内，势行于外，至覆倾国家，或乱阴阳。[⑭]昔褒姒用国，宗周以丧；[⑮]阎妻骄扇，日以不臧。[⑯]此其效也。经曰："皇极，皇建其有极。"[⑰]传曰："皇之不极，是谓不建，时则有

日月乱行。”

①师古曰:“仿与敕同。敕,整也。”

②师古曰:“帅举,谓公卿守相皆令举也。帅字或作师。师,众也。”

③师古曰:“绌读曰抽。绌绎者,引其端绪也。”

④师古曰:“造,至也,音千到反。”

⑤师古曰:“五事,貌、言、视、听、思也。大中即皇极也。解在五行志。”

⑥师古曰:“庶,众也。征,证也。”

⑦师古曰:“如,若也。般读与盘同。”

⑧师古曰:“六极,谓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

⑨师古曰:“萧墙,屏墙也,解在五行志。”

⑩师古曰:“丁宁谓再三告示也。”

⑪师古曰:“厚犹深也。”

⑫师古曰:“志在闺门,谓留心于女色也。错,置也,音千故反。”

⑬师古曰:“娄,古屡字也。与读曰钦。下皆类此。”

⑭师古曰:“谒,请也。内则所请必行,外则擅其权力,言女宠盛也。”

⑮师古曰:“褒姒,褒人所献之女也。幽王惑之,卒有犬戎之祸。”

⑯师古曰:“阎,嬖宠之族也。扇,炽也。臧,善也。鲁诗小雅十月之交篇曰‘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曰‘阎妻扇方处’,言厉王无道,内宠炽盛,政化失理,故致灾异,日为之食,为不善也。”

⑰师古曰:“周书洪范之辞也。皇,大也。极,中也。大立其有中,所以行九畴之义也。”

陛下践至尊之祚为天下主,奉帝王之职以统群生,方内之治乱,在陛下所执。①诚留意于正身,勉强于力行,损燕私之閒以劳天下,②放去淫溺之乐,罢归倡优之笑,③绝却不享之义,慎节游田之虞,④起居有常,循礼而动,躬亲政事,致行无倦,安服若性。⑤经曰:“继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共。”⑥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

①师古曰:“方内,四方之内也。”

②师古曰:“损,减也。閒读曰闲。劳,忧也。”

③师古曰:“关,古笑字。”

④师古曰:“却,退也。享,当也。言所为不善,不当天心也。一曰天不祐之,不歆享其祀也。虞与娱同。”

⑤师古曰:“致,至也。安心而服行之,如天性自然也。”

⑥师古曰:“周书无逸之辞也。言从今以往,继业嗣立之王毋过欲于酒,毋放于田猎,惟宜正身恭己也。共读曰恭。”

夫妻之际,王事纲纪,安危之机,圣王所致慎也。昔舜饬正二女,以崇至德;[①]楚庄忍绝丹姬,以成伯功;[②]幽王惑于褒姒,周德降亡;鲁桓胁于齐女,社稷以倾。[③]诚修后宫之政,明尊卑之序,贵者不得嫉妒专宠,以绝骄嫚之端,抑褒、阎之乱,贱者咸得秩进,各得厥职,[④]以广继嗣之统,息白华之怨,[⑤]后宫亲属,饶之以财,勿与政事,[⑥]以远皇父之类,损妻党之权,[⑦]未有闺门治而天下乱者也。

①师古曰:“虞书尧典云‘釐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谓尧以二女妻舜,观其治家,欲使治国,而舜谨敕正躬以待二女,其德益崇,遂受尧禅也。饬与敕同。”

②应劭曰:“楚庄王得丹姬,三月不听朝。保申谏,忍绝不复见,乃勤政事,遂为盟主也。”师古曰:“丹姬是楚文王姬也。庄王用申公巫臣之谏,不纳夏姬。谷永集丹字作夏,是也。今此传作丹,转写误耳。应氏就而谬释,非本实也。伯读曰霸。”

③师古曰:“解并在五行志。”

④师古曰:“秩,次也,以次而进御也。”

⑤师古曰:“诗小雅白华之篇也。幽王惑于褒姒而黜申后,故国人作此诗以刺之。永言此者,讥成帝专宠赵昭仪也。”

⑥师古曰:“与读曰豫。”

⑦师古曰:“皇父,周卿士也。小雅十月之交诗曰‘皇父卿士,番惟司徒’,刺厉王淫于色,故皇父之属因嬖宠而为官也。远音于万反。父读曰甫。”

治远自近始,习善在左右。昔龙筦纳言,而帝命惟允;[①]四辅既备,成王靡有过事。[②]诚敕正左右齐栗之臣,[③]戴金貂之饰、执常伯之职者,[④]皆使学先王之道,知君臣之义,济济谨孚,无敖戏骄恣之过,[⑤]则左右肃艾,[⑥]群僚仰法,化流四方。经曰:"亦惟先正克左右。"[⑦]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⑧]

①师古曰:"龙,舜臣名也。筦字与管同。管,主也。虞书舜典曰帝曰:'龙,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允,信也。"

②师古曰:"四辅,谓左辅、右弼、前疑、后丞也。周书洛诰称成王曰:'诞保文武受命,乱为四辅。'"

③孟康曰:"左右谓尚书官也。齐栗,言其整齐万事,(尝)〔常〕战栗谨敬也。"[1]

④师古曰:"常伯,侍中也。伯,长也,常使长事者也。一曰常任使之人,此为长也。"

⑤师古曰:"孚,信也。"

⑥师古曰:"肃,敬也。艾读曰乂。乂,治也。"

⑦师古曰:"周书君牙之辞也。言王者欲正百官,要在能先正其左右近臣也。"

⑧师古曰:"枉,曲也。"

治天下者尊贤考功则治,简贤违功则乱。[①]诚审思治人之术,欢乐得贤之福,论材选士,必试于职,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实以定德,[②]无用比周之虚誉,毋听谗润之谮愬,[③]则抱功修职之吏无蔽伤之忧,比周邪伪之徒不得即工,[④]小人日销,俊艾日隆。[⑤]经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⑥]又曰:"九德咸事,俊艾在官。"[⑦]未有功赏得于前众贤布于官而不治者也。

①师古曰:"简,略也,谓轻慢也。"

②师古曰:"程,效也。"

③师古曰:"比周,言阿党亲密也。谗润,积渐之深也。比音频寐反。"

④李奇曰:"即,就也。工,官也。"

⑤师古曰:"艾读曰乂。其下亦同。"

⑥师古曰:"虞书舜典之辞也。言居官者三年一考其功,三考则退其幽暗无功者,升其昭明有功者。"

⑦师古曰:"虞书咎繇谟之辞也。言使九德之人皆用事,俊杰治能之士并在官也。九德,谓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

尧遭洪水之灾,天下分绝为十二州,制远之道微[①]而无乖畔之难者,德厚恩深,无怨于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内崩析者,[②]刑罚深酷,吏行残贼也。夫违天害德,为上取怨于下,莫甚乎残贼之吏。诚放退残贼酷暴之吏(一)〔辄〕废勿用,[2]益选温良上德之士以亲万姓,[③]平刑释冤以理民命,[④]务省繇役,毋夺民时,薄收赋税,毋殚民财,[⑤]使天下黎元咸安家乐业,不苦逾时之役,[⑥]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⑦]虽有唐尧之大灾,民无离上之心。[⑧]经曰:"怀保小人,惠于鳏寡。"[⑨]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

①孟康曰:"本九州,洪水隔分,更为十二州,处所离远,相制之道微也。"师古曰:"十二州谓冀、兖、豫、青、徐、荆、扬、雍、梁、幽、并、营也。"

②师古曰:"呼音火故反。"

③师古曰:"亲谓爱养之。"

④师古曰:"释,解也。"

⑤师古曰:"殚,尽也,音单。"

⑥师古曰:"古者行役不逾时。时谓三月,是为一(月)〔时〕。"[3]

⑦师古曰:"言免此疾患。"

⑧师古曰:"尧遭洪水,故云大灾。"

⑨师古曰:"周书无逸之辞也。怀,和也。保,安也。"

臣闻灾异,皇天所以谴告人君过失,犹严父之明诫。畏惧敬改,则祸销福降;忽然简易,则咎罚不除。经曰:"维用五福,畏用六极。"[①]传曰:"六沴作见,若不共御,六罚既侵,六极其下。"[②]今三年之间,灾异锋起,小大毕具,所行不享上帝,[③]上帝不豫,[④]炳然

甚著。不求之身,无所改正,疏举广谋,又不用其言,⑤是循不享之迹,无谢过之实也,天责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纲纪,南面之急务,唯陛下留神。

①师古曰:"周书洪范之辞。攸,当也。言所行当于天心,则降以五福;若所为不善,则以六极畏罚之。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之解已具于前。"

②师古曰:"此洪范之传也。沴,灾气也。共读曰恭。御读曰禦。言敬而修德以禦灾。"

③师古曰:"享,当也。不当天心。"

④师古曰:"豫,悦也。"

⑤晋灼曰:"疏,远也。"

对奏,天子异焉,特召见永。

其夏,皆令诸方正对策,语在杜钦传。永对毕。因曰:"臣前幸得条对灾异之效,祸乱所极,言关于圣聪。书陈于前,陛下委弃不纳,而更使方正对策,背可惧之大异,问不急之常论,废承天之至言,角无用之虚文,①欲末杀灾异,满谰诬天,②是故皇天勃然发怒,甲己之间暴风三溱,拔树折木,③此天至明不可欺之效也。"上特复问永,永对曰:"日食地震,皇后贵妾专宠所致。"语在五行志。

①师古曰:"角,竞也。"

②师古曰:"末杀,扫灭也。满谰谓欺罔也。杀音先曷反。谰音来亶反。"

③师古曰:"自甲至己,凡六日也。溱与臻同。臻,至也。"

是时,上初即位,谦让委政元舅大将军王凤,议者多归咎焉。永知凤方见柄用,①阴欲自托,乃复曰:

①师古曰:"言任用之授以权也。"

方今四夷宾服,皆为臣妾,北无薰粥冒顿之患,①南无赵佗、吕嘉之难,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②诸侯大者乃食数县,汉吏制其权柄,不得有为,亡吴、楚、燕、梁之势。百官盘互,亲疏相错,③骨

肉大臣有申伯之忠,④洞洞属属,小心畏忌,⑤无重合、安阳、博陆之乱。⑥三者无毛发之辜,不可归咎诸舅。此欲以政事过差丞相父子、中尚书宦官,槛塞大异,皆瞽说欺天者也。⑦窃恐陛下舍昭昭之白过,忽天地之明戒,听晻昧之瞽说,⑧归咎乎无辜,倚异乎政事。⑨重失天心,⑩不可之大者也。⑪

①师古曰:"弼音(戈)〔弋〕六反。"[4]

②师古曰:"晏,安也。"

③师古曰:"盘互,盘结而交互也。错,间杂也。互字或作牙,言如豕牙之盘曲,犬牙之相入也。"

④师古曰:"申伯,周申后之父。"

⑤师古曰:"洞洞,惊肃也。属属,专谨也。洞音动。属音之欲反。"

⑥师古曰:"重合,莽通;安阳、上官桀;博陆,霍禹也。"

⑦师古曰:"槛,义取槛柙之槛。槛,犹闭也,其字从木。瞽说,言不中道,若无目之人也。"

⑧师古曰:"舍谓留也。晻字与暗同,又音一感反。"

⑨师古曰:"倚,依也,音於绮反。次下亦同。"

⑩师古曰:"重音直用反。"

⑪师古曰:"此则为大不可也。"

陛下即位,委任遵旧,未有过政。元年正月,白气较然起乎东方,①至其四月,黄浊四塞,覆冒京师,申以大水,著以震蚀。②各有占应,相为表里,百官庶事无所归倚,陛下独不怪与?③白气起东方,贱人将兴之表也;黄浊冒京师,王道微绝之应也。夫贱人当起而京师道微,二者已丑。④陛下诚深察愚臣之言,致惧天地之异,长思宗庙之计,改往反过,抗湛溺之意,解偏驳之爱,⑤奋乾刚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进,犹尚未足也,⑥急复益纳宜子妇人,毋择好丑,毋避尝字,⑦毋论年齿。推法言之,陛下得继嗣于微贱之间,乃反为福。得继嗣而已,毋非有贱也。⑧后宫女史使令有直意者,广求于微贱之间,⑨以遇天所开右,⑩慰释皇太后之忧

愠,⑪解谢上帝之譴怒,则继嗣蕃滋,灾异讫息。⑫陛下则不深察愚臣之言,忽于天地之戒,咎根不除,水雨之灾,山石之异,将发不久;发则灾异已极,天变成形,臣虽欲捐身关策,不及事已。⑬

①师古曰:"较,明貌。"

②师古曰:"申,重也。著,明也。"

③师古曰:"倚音於绮反。与读曰欹。"

④师古曰:"已,甚也。"

⑤师古曰:"抗,举也。湛读曰沈。驳,不周普也。"

⑥师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

⑦如淳曰:"王凤上小妻弟以纳后宫,以尝字乳。王章言之,坐死。今永及此,为凤洗前过也。"

⑧师古曰:"苟得子耳,勿论其母之贵贱。"

⑨师古曰:"(求)〔直〕,当也。[5]令音力成反。"

⑩师古曰:"右读曰佑。佑,助也。"

⑪师古曰:"释,散也。"

⑫师古曰:"蕃,多也。讫,止也。蕃音扶元反。"

⑬师古曰:"言祸败既成,不可如何也。已,语终辞也。"

疏贱之臣,至敢直陈天意,斥讥帷幄之私,欲间离贵后盛妾,①自知忤心逆耳,必不免于汤镬之诛。此天保右汉家,使臣敢直言也。②三上封事,然后得召;待诏一旬,然后得见。夫由疏贱纳至忠,甚苦;③由至尊闻天意,甚难。语不可露,愿具书所言,因侍中奏陛下,以示腹心大臣。④腹心大臣以为非天意,臣当伏妄言之诛;即以为诚天意也,奈何忘国家大本,背天意而从欲!⑤唯陛下省察熟念,厚为宗庙计。

①师古曰:"间音居莧反。"

②师古曰:"右读曰佑。"

③师古曰:"由,从也。苦,劳苦也。"

④如淳曰:“永为凤言,而言示腹心大臣,无不可矣。”

⑤师古曰:“从读曰纵。”

时对者数十人,永与杜钦为上第焉。上皆以其书示后宫。后上尝赐许皇后书,采永言以责之,语在外戚传。

永既阴为大将军凤说矣,能实最高,由是擢为光禄大夫。永奏书谢凤曰:“永斗筲之材,①质薄学朽,无一日之雅,左右之介,②将军说其狂言,③擢之皂衣之吏,厕之争臣之末,不听浸润之谮,不食肤受之愬,④虽齐桓晋文用士笃密,察父悊兄覆育子弟,诚无以加!⑤昔豫子吞炭坏形以奉见异,⑥齐客陨首公门以报恩施,⑦知氏、孟尝犹有死士,何况将军之门!”凤遂厚之。

①师古曰:“筲,竹器也。斗筲,喻小而不大也。解在公孙刘田传。筲音所交反。”

②师古曰:“雅,素也。介,绍也。言非宿素之交,又无介绍而进也。”

③师古曰:“说读曰悦。”

④师古曰:“食犹受纳也。肤受,谓初入皮肤至骨髓,言其深也。”

⑤师古曰:“察,明也。悊,智也。”

⑥师古曰:“豫让也。为智伯报仇,欲杀赵襄子,恐人识之,故吞炭以变其声,衅面以坏其形,云‘智伯国士遇我’故也。”

⑦师古曰:“舍人魏子三收邑入,不与孟尝。孟尝怒之,魏子曰:‘假与贤者。’齐湣王受谗,孟尝出奔,魏子所与粟贤者到宫门自到,以明孟尝之心。”

数年,出为安定太守。时上诸舅皆修经书,任政事。平阿侯谭年次当继大将军凤辅政,尤与永善。阳朔中,凤薨。凤病困,荐从弟御史大夫音以自代。上从之,以音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而平阿侯谭位特进,领城门兵。永闻之。与谭书曰:“君侯躬周召之德,执管晏之操,①敬贤下士,乐善不倦,②宜在上将久矣,以大将军在,故抑郁于家,不得舒愤。今大将军不幸蚤薨,③枲亲疏,序材能,宜在君侯。④拜吏之日,京师士大夫怅然失望。此皆永等愚劣,不能褒扬万(一)〔分〕[6]。⑤属

闻以特进领城门兵，⑥是则车骑将军秉政雍容于内，而至戚贤舅执管籥于外也。愚窃不为君侯喜。宜深辞职，自陈浅薄不足以固城门之守，收太伯之让，保谦谦之路，⑦阖门高枕，为知者首。愿君侯与博览者参之，⑧小子为君侯安此。”谭得其书大感，遂辞让不受领城门职。由是谭、音相与不平。

①师古曰：“召读曰邵。其下亦同。”

②师古曰：“下音胡亚反。”

③师古曰：“蚤，古早字。”

④师古曰：“枲，古累字。累亲疏，谓积累其次而计之。”

⑤师古曰：“言万分之一。”

⑥师古曰：“属，近也，音之欲反。”

⑦师古曰：“太伯，王季之兄也，让不为嗣而适吴越。”

⑧师古曰：“参详其事。”

永远为郡吏，恐为音所危，病满三月免。音奏请永补营军司马，永数谢罪自陈，得转为长史。

音用从舅越亲辅政，威权损于凤时。永复说音曰：“将军履上将之位，食膏腴之都，任周召之职，拥天下之枢，①可谓富贵之极，人臣无二，天下之责四面至矣，将何以居之？宜夙夜孳孳，②执伊尹之强德，以守职匡上，诛恶不避亲爱，举善不避仇雠，以章至公，立信四方。③笃行三者，乃可以长堪重任，久享盛宠。④太白出西方六十日，法当参天，今已过期，⑤尚在桑榆之间，质弱而行迟，形小而光微。⑥荧惑角怒明大，逆行守尾。其逆，常也；守尾，变也。意岂将军忘湛渐之义，委曲从顺，⑦所执不强，不广用士，尚有好恶之忌，荡荡之德未纯，⑧方与将相大臣乖离之萌也？何故始袭司马之号，俄而金火并有此变？上天至明，不虚见异，唯将军畏之慎之，深思其故，改求其路，以享天意。”音犹不平，荐永为护菟使者。

①师古曰：“拥，持也。”

②师古曰:“孳孳,不怠也。孳与孜同。”

③师古曰:“章,明也。”

④师古曰:“笃,厚也。享,当也。”

⑤服虔曰:“太白出,当居天三分之一。已过期,言其行迟,在戌亥之间。”

⑥如淳曰:“言其行迟象王音也。永见音为司马,以疏间亲,自以位过,故以太白喻司马,司马主兵故也。是永之佞曲从苟合也。”

⑦师古曰:“湛读曰沈。渐读曰潜。周书洪范曰:‘沈潜刚克’,言人性沈密(谓)〔而〕潜深者[7],行之以刚则能堪也,故激劝之云尔。”

⑧师古曰:“此永自知有忤于音,故以斯言自救解。”

音薨,成都侯商代为大司马卫将军,永乃迁为凉州刺史。奏事京师讫,当之部,时有黑龙见东莱,上使尚书问永,受所欲言。①永对曰:

①师古曰:“永有所言,令尚书即受之。”

臣闻王天下有国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闻;如使危亡之言辄上闻,①则商周不易姓而迭兴,三正不变改而更用。②夏商之将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③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④是故恶日广而不自知,大命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⑤陛下诚垂宽明之听,无忌讳之诛,使刍荛之臣得尽所闻于前,不惧于后患,直言之路开,则四方众贤不远千里,辐凑陈忠,群臣之上愿,社稷之长福也。

①师古曰:“如,若也。有即上闻。”

②师古曰:“迭音徒结反。更音工衡反。”

③师古曰:“凡在道路行者也。”

④师古曰:“自谓如日在天而无有能伤危也。”

⑤师古曰:“下繫之辞也。言安必思危,存不忘亡,乃得保其安存。”

汉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龙,同姓之象也。①龙阳德,由小之大,②故为王者瑞应。未知同姓有见本朝无继嗣之庆,多危殆之隙,欲因扰乱举兵而起者邪?将动心冀为后者,残贼不仁,若广陵、

昌邑之类？臣愚不能处也。③元年九月黑龙见，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陨，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间，大异四发，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乱，未尝有也。臣闻三代所以陨社稷丧宗庙者，皆由妇人与群恶沈湎于酒。书曰："乃用妇人之言，自绝于天；"④"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长，是信是使。"⑤诗云："燎之方阳，宁或灭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⑥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⑦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养生泰奢，奉终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请略陈其效。

①张晏曰："夏以建寅为正，万物在地中，色黑，今黑龙见，同姓象也。"

②师古曰："言因小以至大。"

③师古曰："处谓断决也。"

④师古曰："今文周书泰誓之辞。妇人，妲己。言纣用妲己之言，自取殄灭，非天绝之。"

⑤师古曰："亦泰誓之辞也。宗，尊也。言纣容纳逃亡多罪之人，亲信使用，尊而长之。"

⑥师古曰："小雅正月之诗。威亦灭也，言火燎方炽，宁有能灭之者乎？而宗周之盛，乃为褒姒所灭，怨其甚也。威音呼悦反。"

⑦师古曰："未济上九爻辞也。言耽乐无节，饮酒濡首，有信之道于是遂失也。濡，湿也。"

易曰"在中馈，无攸遂"，①言妇人不得与事也。②诗曰："懿厥哲妇，为枭为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③建始、河平之际，许、班之贵，顷动前朝，④熏灼四方，赏赐无量，空虚内臧，女宠至极，不可上矣；⑤今之后起，天所不飨，什倍于前。⑥废先帝法度，听用其言，官秩不当，纵释王诛，⑦骄其亲属，假之威权，从横乱政，⑧刺举之吏，莫敢奉宪。又以掖庭狱大为乱阱，⑨榜箠痛于炮格，⑩绝灭人命，主为赵、李报德复怨，⑪反除白罪，建治正吏，⑫多系无辜，掠立迫恐，⑬至为人起责，分利受谢。⑭生入死出者，不可胜数。是以日

食再既,⑮以昭其辜。⑯

①师古曰:"家人六二爻辞也。餽与馈同。馈,食也。言妇人之道居中主食,逊顺而已,无所必遂。"

②师古曰:"与读曰豫。"

③师古曰:"大雅瞻卬之诗。懿,美也。悊,智也。言幽王以悊妇为美,实乃为枭鴟也。妇谓褒姒也。枭鴟,恶声之鸟,故以谕焉。又言此祸乱非从天而下,以宠褒姒之故,生此灾耳。"

④师古曰:"许皇后及班婕妤之家。"

⑤师古曰:"上犹加也。"

⑥如淳曰:"谓赵、李本从卑贱起也。"

⑦师古曰:"纵,放也,释,解也。王诛,谓王法当诛者。"

⑧师古曰:"从音子用反。横音胡孟反。"

⑨师古曰:"穿地为坑阱以拘系人也。乱者,言其非正而又多也。阱音材性反。"

⑩师古曰:"瘖,痛也。炮格,纣所作刑也。膏涂铜柱,加之(以)火上[8],令罪人行其上,辄堕炭中,笑而以为乐。瘖音千感反。"

⑪师古曰:"复亦报也,音扶福反。"

⑫师古曰:"反读曰幡。罪之明白者反而除之,吏之公正者建议劾治也。"

⑬师古曰:"掠笞服之,立其罪名。"

⑭师古曰:"言富贾有钱,假托其名,代之为主,放与它人,以取利息而共分之,或受报谢,别取财物。"

⑮孟康曰:"既,尽也。"

⑯师古曰:"昭,明也。"

王者必先自绝,然后天绝之。陛下弃万乘之至贵,乐家人之贱事,①厌高美之尊号,好匹夫之卑字,②崇聚僄轻无义小人以为私客,③数离深宫之固,挺身晨夜,与群小相随,④乌集杂会,饮醉吏民之家,⑤乱服共坐,流湎媟嫚,溷骴无别,闵免遁乐,昼夜在路。⑥典门户奉宿卫之臣执干戈而守空宫,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积数

年矣。

①师古曰:"谓私畜田及奴婢财物。"

②孟康曰:"成帝好微行,更作私字以相呼。"

③师古曰:"僄,疾也,音频妙反,又音匹妙反。"

④师古曰:"挺,引也,音大鼎反。"

⑤师古曰:"言聚散不恒,如乌鸟之集。"

⑥师古曰:"闵免犹黾勉也。遁,流遁也。"

王者以民为基,民以财为本,财竭则下畔,下畔则上亡。是以明王爱养基本,不敢穷极,使民如承大祭。[①]今陛下轻夺民财,不爱民力,听邪臣之计,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绪,[②]改作昌陵,反天地之性,因下为高,积土为山,发徒起邑,并治宫馆,大兴繇役,重增赋敛,征(法)〔发〕如雨,[③][9]役百乾谿,费疑骊山,[④]靡敝天下,[⑤]五年不成而后反故。又广盱营表,[⑥]发人冢墓,断截骸骨,暴扬尸柩。百姓财竭力尽,愁恨感天,灾异娄降,饥馑仍臻。[⑦]流散冗食,倭死于道,以百万数。[⑧]公家无一年之畜,百姓无旬日之储,[⑨]上下俱匮,无以相救。诗云:"殷监不远,在夏后之世。"[⑩]愿陛下追观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镜考己行。[⑪]有不合者,臣当伏妄言之诛![⑫]

①师古曰:"言常畏慎。"

②师古曰:"绪谓功作之端次。"

③师古曰:"言其多也。"

④师古曰:"疑读曰儗。儗,比也。言劳役之功百倍于楚灵王,费财之广比于秦始皇。"

⑤师古曰:"靡,散也,音式皮反。"

⑥晋灼曰:"盱音吁。盱,大也。"

⑦师古曰:"娄,古屡字也。仍,频也。"

⑧师古曰:"冗亦散也。馁,饿也。冗音人勇反。馁音乃贿反。"

⑨师古曰:"畜读曰蓄。"

⑩师古曰:“大雅荡之诗也。”

⑪师古曰:“镜谓监照之。考,校也。”

⑫师古曰:“言上之所为,违于节俭,皆与永言同。”

汉兴九世,百九十馀载,继体之主七,皆承天顺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兴,或以治安。至于陛下,独违道纵欲,轻身妄行,当盛壮之隆,无继嗣之福,有危亡之忧,积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为人后嗣,守人功业,如此,岂不负哉!方今社稷宗庙祸福安危之机在于陛下,陛下诚肯发明圣之德,昭然远寤,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惧危亡之征兆,荡涤邪辟之恶志,①厉精致政,专心反道,②绝群小之私客,免不正之诏除,③悉罢北宫私奴车马婿出之具,④克己复礼,毋贰微行出饮之过,⑤以防迫切之祸,深惟日食再既之意,抑损椒房玉堂之盛宠,⑥毋听后宫之请谒,除掖庭之乱狱,出炮格之陷阱,诛戮邪佞之臣及左右执左道以事上者,以塞天下之望,且寝初陵之作,止诸缮治宫室,阙更减赋,尽休力役,⑦存恤振救困乏之人,以弭远方,⑧厉崇忠直,放退残贼,无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禄,以次贯行,固执无违,⑨夙夜孳孳,娄省无怠,⑩旧愆毕改,新德既章,⑪纤介之邪不复载心,则赫赫大异庶几可销,天命去就庶几可复,⑫社稷宗庙庶几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臣幸得备边部之吏,不知本朝失得,瞽言触忌讳,罪当万死。

①师古曰:“辟读曰僻。”

②师古曰:“反犹还也。”

③师古曰:“除谓除补为官者。”

④师古曰:“婿亦惰字耳。惰出,惰游也。”

⑤师古曰:“贰谓重为之也。论语称孔子云颜回‘不贰过’。”

⑥师古曰:“椒房,皇后所居。玉堂,嬖幸之舍也。”

⑦师古曰:“阙亦谓减削之。更谓更卒也,音工衡反。”

⑧师古曰:“捄,古救字也。弭,安也。”

⑨师古曰:"贯,联续也。谓上所陈众条诸事,宜次第相续行之,不当更违异也。贯音工端反。"

⑩师古曰:"娄,古屡字也。屡省,屡自观省也。"

⑪师古曰:"章,明也。"

⑫师古曰:"去就者,言去离无德而就有德。"

成帝性宽而好文辞,又久无继嗣,数为微行,多近幸小臣,赵、李从微贱专宠,皆皇太后与诸舅夙夜所常忧。至亲难数言,故推永等使因天变而切谏,劝上纳用之。永自知有内应,展意无所依违,① 每言事辄见答礼。② 至上此对,上大怒。卫将军商密擿永令发去。③ 上使侍御史收永,敕过交道厩者勿追。④ 御史不及永,还,上意亦解,自悔。明年,征永为太中大夫,迁光禄大夫给事中。

①师古曰:"展,申也。"

②师古曰:"加礼而答之。"

③师古曰:"擿谓发动之,音它历反。"

④晋灼曰:"交道厩去长安六十里,近延陵。"

元延元年,为北地太守。时灾异尤数,永当之官,上使卫尉淳于长受永所欲言。永对曰:

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为太中大夫,备拾遗之臣,从朝者之后,进不能尽思纳忠辅宣圣德,退无被坚执锐讨不义之功,猥蒙厚恩,仍迁至北地太守。绝命陨首,身膏(草野)〔野草〕[10],不足以报塞万分。陛下圣德宽仁,不遗易忘之臣,① 垂周文之听,下及刍荛之愚,有诏使卫尉受臣永所欲言。臣闻事君之义,有言责者尽其忠,② 有官守者修其职。臣永幸得免于言责之辜,有官守之任,③ 当毕力遵职,养绥百姓而已,④ 不宜复关得失之辞。忠臣之于上,志在过厚,是故远不违君,死不忘国。昔史鱼既没,馀忠未讫,委柩后寝,以尸达诚;⑤ 汲黯身外思内,发愤舒忧,遗言李息。⑥ 经曰:"虽尔身在外,乃心无不在王室。"⑦ 臣永幸得给事中出入三年,虽执干戈守边

垂，思慕之心常存于省闼，是以敢越郡吏之职，陈累年之忧。

①师古曰："易忘，言其微贱不足记也。"

②师古曰："谓职当谏争。"

③师古曰："言不为谏官，但郡守耳。"

④师古曰："绥，安也。"

⑤如淳曰："礼，大夫殡于正室，士于適室。韩非曰史鱼卒，委柩后寝，卫君吊而问之，曰：'不能进蘧伯玉，退弥子瑕，以尸谏也。'"

⑥师古曰："谓论张汤也，事见黯传。"

⑦师古曰："周书康王之诰也。言诸蕃屏之臣，身虽在外，其心常当忠笃而在王室。"

臣闻天生蒸民，不能相治，[①]为立王者以统理之，方制海内非为天子，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垂三统，列三正，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顺天地，博爱仁恕，恩及行苇，[②]籍税取民不过常法，宫室车服不逾制度，事节财足，黎庶和睦，则卦气理效，五征时序，百姓寿考，庶艸蕃滋，[③]符瑞并降，以昭保右。[④]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穷奢极欲，湛湎荒淫，[⑤]妇言是从，诛逐仁贤，离逖骨肉，群小用事，[⑥]峻刑重赋，百姓愁怨，则卦气悖乱，咎征著邮，[⑦]上天震怒，灾异娄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渫，水泉踊出，妖孽并见，茀星耀光，[⑧]饥馑荐臻，百姓短折，万物夭伤。终不改寤，恶洽变备，不复谴告，更命有德。诗云："乃眷西顾，此惟予宅。"[⑨]

①师古曰："蒸，众也。"

②师古曰："诗大雅行苇之篇曰'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言政化所及，仁道沾被，虽草木至贱，无所残伤。"

③师古曰："庶，众也。艸，古草字也。蕃，多也，音扶元反。"

④师古曰："保，安也。右，助也。言为天所安助也。右读曰佑。"

⑤师古曰："湛读曰沈。"

⑥师古曰："逖，远也。"

⑦师古曰:“悖,乖也。邮字与尤同。尤,过也。悖音布内反。”

⑧师古曰:“茀与孛同,音步内反。”

⑨师古曰:“大雅皇矣之诗也。言天以殷纣为恶不变,乃眷然西顾,见文王之德,而与之宅居也。”

夫去恶夺弱,迁命贤圣,天地之常经,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质有修短,时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①]陛下承八世之功业,当阳数之标季,[②]涉三七之节纪,[③]遭无妄之卦运,[④]直百六之灾阨。[⑤]三难异科,杂焉同会。[⑥]建始元年以来二十载间,群灾大异,交错锋起,多于春秋所书。八世著记,久不塞除,[⑦]重以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⑧]三朝之会,[⑨]四月丁酉四方众星白昼流陨,七月辛未彗星横天。乘三难之际会,畜众多之灾异,[⑩]因之以饥馑,接之以不赡。彗星,极异也,土精所生,流陨之应出于饥变之后,兵乱作矣,厥期不久,隆德积善,惧不克济。[⑪]内则为深宫后庭将有骄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败,[⑫]北宫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闾之处[⑬]徵舒、崔杼之乱;[⑭]外则为诸夏下土将有樊並、苏令、陈胜、项梁奋臂之祸。内乱朝暮,日戒诸夏,[⑮]举兵以火角为期。[⑯]安危之分界,宗庙之至忧,[⑰]臣永所以破胆寒心,[⑱]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后变见于上,[⑲]可不致慎!

①师古曰:“中读曰仲。”

②孟康曰:“阳九之末季也。”师古曰:“标音必遥反。”

③孟康曰:“至平帝乃三七二百一十岁之厄,今已涉向其节纪。”

④应劭曰:“天必先云而后雷,雷而后雨,而今无云而雷。无妄者,无所望也。万物无所望于天,灾异之最大者也。”师古曰:“取易之无妄卦为义。”

⑤师古曰:“直,当也。”

⑥师古曰:“杂谓相参也。一曰杂音先合反。杂焉,总萃貌。”

⑦李奇曰:“高祖以来至元帝,著记灾异未塞除也。”

⑧师古曰:“重音直用反。”

⑨师古曰:“岁月日三者之始,故云三朝。”

⑩师古曰:“畜读曰蓄。蓄,积聚也。”

⑪师古曰:“修德积善尚恐不济,况不隆不积者乎。”

⑫师古曰:“卒读曰猝。”

⑬师古曰:“閒读曰闲。”

⑭师古曰:“陈夏徵舒杀其君平国,齐崔杼弑其君光。”

⑮师古曰:“内乱,则祸在朝暮;诸夏,则日戒有兵。”

⑯张晏曰:“以荧惑芒角为期。”

⑰师古曰:“分音扶问反。”

⑱师古曰:“言惧甚。”

⑲师古曰:“萌谓事之始生,如草木萌牙者也。”

祸起细微,奸生所易。① 愿陛下正君臣之义,无复与群小媟黩燕饮;② 中黄门后庭素骄慢不谨尝以醉酒失臣礼者,悉出勿留。勤三纲之严,修后宫之政,③ 抑远骄妒之宠,崇近婉顺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怀柔怨恨之心。④ 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觐法出而后驾,陈兵清道而后行,无复轻身独出,饮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内乱之路塞矣。

①师古曰:“易,轻也,音弋豉反。”

②师古曰:“媟,狎也。黩,污也。”

③师古曰:“三纲,君臣、父子、夫妇也。”

④师古曰:“怀,和也。”

诸夏举兵,萌在民饥馑而吏不恤,兴于百姓困而赋敛重,发于下怨离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① 传曰:“饥而不损兹谓泰,厥灾水,厥咎亡。”② 訞辞曰:“关动牡飞,辟为无道,臣为非,厥咎乱臣谋篡。”③ 王者遭衰难之世,有饥馑之灾,不损用而大自润,故凶;百姓困贫无以共求,④ 愁悲怨恨,故水;城关守国之固,固将去焉,故牡飞。往年郡国二十一伤于水灾,禾黍不入。今

年蚕麦咸恶。百川沸腾,江河溢决,大水泛滥郡国十五有馀,。比年丧稼,⑤时过无宿麦。⑥百姓失业流散,群辈守关。⑦大异较炳如彼,水灾浩浩,黎庶穷困如此,宜损常税小自润之时,⑧而有司奏请加赋,甚缪经义,逆于民心,布怨趋祸之道也。牡飞之状,殆为此发。古者谷不登亏膳,灾娄至损服,凶年不墅涂,明王之制也。⑨诗云:"凡民有丧,扶服捄之。"⑩论语曰:"百姓不足,君孰予足?"⑪臣愿陛下勿许加赋之奏,益减大官、导官、中御府、均官、掌畜、廪牺用度,止尚方、织室、京师郡国工服官发输造作,以助大司农。流恩广施,振赡困乏,开关梁,内流民,恣所欲之,⑫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风俗,宣布圣德,⑬存恤孤寡,问民所苦,劳二千石,⑭敕劝耕桑,毋夺农时,以慰绥元元之心,防塞大奸之隙。⑮诸夏之乱,庶几可息。

①孟康曰:"膏者所以润人肌肤,爵禄亦所以养人者也。小贡,臣也。大贡,君也。遭屯难饥荒,君当开仓廪,振百姓,而反吝,则凶;臣吝啬,则吉。论语曰:'出内之吝,谓之有司。'"师古曰:"易屯卦九五爻辞。"

②师古曰:"洪范传之辞。"

③师古曰:"易妖占之辞也。妖即妖字耳。"

④师古曰:"共读曰供。无以供在上之所求。"

⑤师古曰:"比,频也。"

⑥师古曰:"时过者,失时不得种也。秋种夏收,故云宿麦。"

⑦如淳曰:"欲入就贱谷也。"

⑧师古曰:"言所润益于己者,当减小之。"

⑨师古曰:"墅,如今仰泥屋也,音许既反。"

⑩师古曰:"邶国谷风之诗。服音蒲北反。捄,古救字。"

⑪师古曰:"论语载有若对鲁哀公之辞也。言百姓不足,君安得独足乎?"

⑫师古曰:"之,往也。"

⑬师古曰:"行音下更反。"

⑭师古曰:"劳,慰勉也。二千石,谓郡守、诸侯相也,音来到反。"

⑮师古曰:"绥,安也。"

臣闻上主可与为善而不可与为恶,下主可与为恶而不可与为善。陛下天然之性,疏通聪敏,上主之姿也。①少省愚臣之言,感寤三难,②深畏大异,定心为善,捐忘邪志,毋贰旧愆,厉精致(改)〔政〕[11]至诚应天,则积异塞于上,祸乱伏于下,何忧患之有?窃恐陛下公志未专,私好颇存,尚爱群小,不肯为耳!

①师古曰:"姿,材也。"

②师古曰:"省,视也。"

对奏,天子甚感其言。

永于经书,泛为疏达,①与杜钦、杜邺略等,不能洽浹如刘向父子及扬雄也。其于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灾异,前后所上四十馀事,略相反覆,专攻上身与后宫而已。党于王氏,上亦知之,不甚亲信也。

①师古曰:"泛,普也,音敷剑反。"

永所居任职,①为北地太守岁馀,卫将军商薨,曲阳侯根为票骑将军,荐永,征入为大司农。岁馀,永病,三月,有司奏请免。故事,公卿病,辄赐告,至永独即时免。数月,卒于家。本名并,以尉氏樊并反,更名永云。

①师古曰:"言所处之官皆称职。"

杜邺字子夏,本魏郡繁阳人也。祖父及父积功劳皆至郡守,武帝时徙茂陵。邺少孤,其母张敞女。邺壮,从敞子吉学问,得其家书。以孝廉为郎。

与车骑将军王音善。平阿侯谭不受城门职,后薨,上闵悔之,乃复令谭弟成都侯商位特进,领城门兵,得举吏如将军府。邺见音前与平阿有隙,即说音曰:"邺闻人情,恩深者其养谨,爱至者其求详。①夫戚而不见殊,孰能无怨?②此棠棣、角弓之诗所为作也。③昔秦伯有千乘之国,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亦书而讥焉。④周召则不然,⑤忠以相辅,义以相

匡,同己之亲,等己之尊,不以圣德独兼国宠,又不为长专受荣任,分职于陕,并为弼疑。⑥故内无感恨之隙,外无侵侮之羞,⑦俱享天祐,两荷高名者,盖以此也。窃见成都侯以特进领城门兵,复有诏得举吏如五府,此明诏所欲宠也。将军宜承顺圣意,加异往时,每事凡议,必与及之,指为诚发,出于将军,则孰敢不说谕?⑧昔文侯寤大雁之献而父子益亲,⑨陈平共壹饭之簋而将相加骧,⑩所接虽在楹阶俎豆之间,其于为国折冲厌难,岂不远哉!⑪窃慕仓唐、陆子之义,所白奥内,唯深察焉。"⑫音甚嘉其言,由是与成都侯商亲密,二人皆重邺。后以病去郎。商为大司马卫将军,除邺主簿,以为腹心,举侍御史。哀帝即位,迁为凉州刺史。邺居职宽舒,少威严,数年以病免。

①师古曰:"详,悉也。"

②师古曰:"戚,近也。殊谓异于疏也。"

③师古曰:"棠棣、角弓皆小雅篇名也。棠棣美燕兄弟,角弓刺不亲九族也。"

④师古曰:"秦景公母弟公子鍼有宠于其父桓公,景公立,鍼惧而奔晋。事在昭元年,故经书'秦伯之弟鍼出奔晋'。传曰'称弟,罪秦伯也'。"

⑤师古曰:"言周公召公无私怨也。"

⑥师古曰:"分职于陕,谓自陕以东周公主之,自陕以西召公主之。陕即今陕州县也,音式冉反。而说者妄云分郏是颍川郏县,缪矣。弼疑,谓左辅右弼前疑后承也。"

⑦师古曰:"感音胡暗反。"

⑧师古曰:"言此之意指皆出忠诚,彼必和悦,无忧乖异也。说读曰悦。"

⑨师古曰:"魏文侯废太子击,立击弟诉,封击于中山,三年不往来。击臣赵仓唐进大雁于文侯,应对以礼,文侯感寤,废诉而召立击,父子更亲也。"

⑩师古曰:"陈平用陆贾说,以五百金为绛侯具食是也。共读曰供。"

⑪师古曰:"厌音一叶反。"

⑫师古曰:"奥内,室中隐奥之处也。"

是时,帝祖母定陶傅太后称皇太太后,帝母丁姬称帝太后,而皇后即傅太后从弟子也。傅氏侯者三人,丁氏侯者二人。又封傅太后同母

弟子郑业为阳信侯。傅太后尤与政专权。[①]元寿元年正月朔，上以皇后父孔乡侯傅晏为大司马卫将军，而帝舅阳安侯丁明为大司马票骑将军。临拜，日食，诏举方正直言。扶阳侯韦育举邺方正，邺对曰：

①师古曰："与读曰豫。"

臣闻禽息忧国，碎首不恨；[①]卞和献宝，刖足愿之。[②]臣幸得奉直言之诏，无二者之危，敢不极陈！臣闻阳尊阴卑，卑者随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虽贱，各为其家阳；女虽贵，犹为其国阴。故礼明三从之义，[③]虽有文母之德，必系于子。[④]春秋不书纪侯之母，阴义杀也。[⑤]昔郑伯随姜氏之欲，终有叔段篡国之祸；周襄王内迫惠后之难，而遭居郑之危。[⑥]汉兴，吕太后权私亲属，又以外孙为孝惠后，是时继嗣不明，凡事多晻，[⑦]昼昏冬雷之变，不可胜载。窃见陛下行不偏之政，每事约俭，非礼不动，诚欲正身与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应，而日食地震，民讹言行筹，传相惊恐。案春秋灾异，以指象为言语，[⑧]故在于得一类而达之也。日食，明阳为阴所临，坤卦乘离，明夷之象也。[⑨]坤以法地，为土为母，以安静为德。震，不阴之效也。[⑩]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

①应劭曰："禽息，秦大夫，荐百里奚而不见纳。缪公出，当车以头击阑，脑乃播出，曰'臣生无补于国而不如死也！'缪公感寤而用百里奚，秦以大治。"

②师古曰："解在邹阳传。"

③师古曰："谓妇人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④师古曰："文母，文王之妃太姒也。"

⑤师古曰："隐(三)〔二〕年'纪侯使(履)〔裂〕繻来逆女'。[12]公羊传曰'婚礼不称主人'，主人谓婿也。'不称母，母不通也。'杀谓减降也，音所例反。"

⑥师古曰："解并在前。"

⑦师古曰："晻与暗同。"

⑧师古曰："谓天不言，但以景象指意告喻人。"

⑨应劭曰："明夷之卦：'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明夷者，明伤也。

初登于天者，初为天子，言以善闻于天也。后入于地者，伤贤害仁，佞恶在朝，必以恶终入于地也。”

⑩师古曰：“言地当安静而今乃震，是为不遵阴道也。”

昔曾子问从令之义，孔子曰：“是何言与！”① 善闵子骞守礼不苟，从亲所行，无非理者，故无可间也。② 前大司马新都侯莽退伏弟家，以诏策决，复遣就国。高昌侯宏去蕃自绝，犹受封土。③ 制书侍中驸马都尉迁不忠巧佞，免归故郡，④ 间未旬月，则有诏还，大臣奏正其罚，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显宠过故。及阳信侯业，皆缘私君国，非功义所止。⑤ 诸外家昆弟无贤不肖，并侍帷幄，布在列位，⑥ 或典兵卫，或将军屯，宠意并于一家，积贵之势，世所希见所希闻也。至乃并置大司马将军之官。皇甫虽盛，三桓虽隆，鲁为作三军，无以甚此。当拜之日，晻然日食。⑦ 不在前后，临事而发者，明陛下谦逊无专，承指非一，所言辄听，所欲辄随，⑧ 有罪恶者不坐辜罚，无功能者毕受官爵，流渐积猥，正尤在是，⑨ 欲令昭昭以觉圣朝。昔诗人所刺，春秋所讥，指象如此，殆不在它。由后视前，忿邑非之，⑩ 逮身所行，不自镜见，则以为可，计之过者。⑪ 疏贱独偏见，疑内亦有此类。⑫ 天变不空，保右世主如此之至，奈何不应！⑬

①师古曰：“曾子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孔子非之。事见孝经。与读曰欤。”

②师古曰：“论语称孔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是也。间音居苋反。”

③师古曰：“董宏也。”

④师古曰：“傅迁也。”

⑤师古曰：“谓缘私恩而得封爵为一国之君耳，非有功而侯也。”

⑥师古曰：“不问贤与不肖，皆亲近在位。”

⑦师古曰：“晻音乌感反。”

⑧师古曰：“谓皆迫于太后也。”

⑨师古曰:“尤,过也。言过恶正在于此。”

⑩师古曰:“由,从也。邑,于邑也。”

⑪师古曰:“逮,及也。镜,鉴照也。自以所行为可,是计策之误也。”

⑫如淳曰:“在外而贱,举错有过失,为主上所疑也。’师古曰:“此说非也。言天子不自见其过。疏贱独偏见,邺目谓傍观而见之也。疑内亦有此类,谓后宫嬖幸非理宠遇,亦有如傅迁、郑业等妄受恩赏者。”

⑬(应劭)〔师古〕曰:[13]“右读曰佑。应谓应天戒而修德政。”

臣闻野鸡著怪,高宗深动;① 大风暴过,成王怛然。② 愿陛下加致精诚,思承始初,事稽诸古,③ 以厌下心,④ 则黎庶群生无不说喜,⑤ 上帝百神收还威怒,祯祥福禄何嫌不报!⑥

①师古曰:“谓雉升鼎耳,故惧而修德,解在五行志。”

②师古曰:“谓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天乃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王乃启金縢之书,悔而还周公。”

③师古曰:“每事皆考于古昔。”

④师古曰:“厌,满也,音一赡反。”

⑤师古曰:“说读曰悦。”

⑥师古曰:“嫌,疑也。”

邺未拜,病卒。邺言民讹言行筹,及谷永言王者买私田,彗星陨石牡飞之占,语在五行志。

初,邺从张吉学,吉子竦又幼孤,从邺学问,亦著于世,尤长小学。① 邺子林,清静好古,亦有雅材,建武中历位列卿,至大司空。其正文字过于邺、竦,故世言小学者由杜公。

①师古曰:“小学,谓文字之学也。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以六书’,故因名云。”

赞曰:孝成之世,委政外家,诸舅持权,重于丁、傅在孝哀时。故杜邺敢讥丁、傅,而钦、永不敢言王氏,其势然也。及钦欲挹损凤权,而邺

附会音、商。永陈三七之戒，斯为忠焉，至其引申伯以阿凤，隙平阿于车骑，[①]指金火以求合，[②]可谓谅不足而谈有馀者。[③]孔子称"友多闻"，三人近之矣。[④]

①师古曰："谓劝王谭不受城门之职。"

②师古曰："谓陈金火之变说音云'荡荡之德未纯'。冀音亲己，忘旧怨也。"

③师古曰："谅，信也。"

④师古曰："孔子云：'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赞言杜邺、杜钦、谷永无直谅之德，但多闻也。"

【校勘记】

〔1〕 (尝)〔常〕战栗谨敬也。 景祐、殿本都作"常"，此误。

〔2〕 诚放退残贼酷暴之吏(一)〔镒〕废勿用， 景祐、殿本都作"镒"。

〔3〕 是为一(月)〔时〕。 景祐、殿本都作"时"。王先谦说作"时"是。

〔4〕 粥音(戈)〔弋〕六反。 景祐、殿本都作"弋"。

〔5〕 (求)〔直〕，当也。 景祐、殿、局本都作"直"，此误。

〔6〕 不能褒扬万(一)〔分〕。 景祐、殿本都作"分"。王文彬说疑作"分"是。

〔7〕 言人性沈密(谓)〔而〕潜深者，殿本作"而"。 王先谦说作"而"是。按景祐本亦作"谓"。

〔8〕 加之(以)火上， 景祐本无"以"字，殿本有"以"字，无"上"字。

〔9〕 征(法)〔发〕如雨， 景祐、殿本都作"发"，此误。

〔10〕 身膏(草野)〔野草〕， 景祐、殿、局本都作"野草"。

〔11〕 厉精致(改)〔政〕， 景祐、殿本都作"政"。

〔12〕 隐(三)〔二〕年，纪侯使(履)〔裂〕繻来逆女。 殿本"三"作"二"，"履"作"裂"。

〔13〕 (应劭)〔师古〕曰：景祐、殿本都作"师古"。

汉书卷八十六

何武王嘉师丹传第五十六

何武字君公，蜀郡郫县人也。[①]宣帝时，天下和平，四夷宾服，神爵、五凤之间娄蒙瑞应。[②]而益州刺史王襄使辩士王褒颂汉德，作中和、乐职、宣布诗三篇。[③]武年十四五，与成都杨覆众等共习歌之。是时，宣帝循武帝故事，求通达茂异士，召见武等于宣室。[④]上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当之哉！"以褒为待诏，武等赐帛罢。

①师古曰："郫音疲。"

②师古曰："娄，古屡字也。"

③师古曰："中和者，言政教隆平，得中和之道也。乐职，谓百官万姓乐得其常道也。宣布，德化周洽，遍于四海也。"

④师古曰："殿名也，解在贾谊传。"

武诣博士受业，治易。以射策甲科为郎，与翟方进交志相友。光禄勋举四行，[①]迁为鄠令，坐法免归。

①师古曰："元帝永光元年诏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义各一人。时诏书又令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故武以此四行得举之也。"

武兄弟五人，皆为郡吏，郡县敬惮之。武弟显家有市籍，租常不入，县数负其课。[①]市啬夫求商捕辱显家，[②]显怒，欲以吏事中商。[③]武曰："以吾家租赋繇役不为众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卒白太守，召商为卒吏，州里闻之皆服焉。

①师古曰："以显家不入租，故每令县负课殿。"

②师古曰:"求,姓;商,名也。"

③师古曰:"中伤之也,又音竹仲反。"

久之,太仆王音举武贤良方正,征对策,拜为谏大夫,迁扬州刺史。所举奏二千石长吏必先露章,服罪者为亏除,免之而已;①不服,极法奏之,抵罪或至死。

①师古曰:"亏,减也。减(系)[除]其状,直令免去也。"[1]

九江太守戴圣,礼经号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优容之。及武为刺史,行部录囚徒,有所举以属郡。①圣曰:"后进生何知,乃欲乱人治!"②皆无所决。武使从事廉得其罪,③圣惧,自免。后为博士,毁武于朝廷。武闻之,终不扬其恶。而圣子宾客为群盗,得,④系庐江,圣自以子必死。武平心决之,卒得不死。自是后,圣惭服。武每奏事至京师,⑤圣未尝不造门谢恩。⑥

①师古曰:"属,委也,音之欲反。"

②师古曰:"言武仕学未久,故谓之后进生也。"

③师古曰:"廉,察也。"

④师古曰:"聚为群盗而吏捕得也。"

⑤师古曰:"刺史每岁尽,则入奏事于京师也。"

⑥师古曰:"造,至也,音千到反。"

武为刺史,二千石有罪,应时举奏,其馀贤与不肖敬之如一,是以郡国各重其守相,州中清平。行部必先即学官见诸生,①试其诵论,问以得失,然后入传舍,出记问垦田顷亩,五谷美恶,②已乃见二千石,以为常。③

①师古曰:"即,就也。学官,学舍也。"

②师古曰:"记谓教命之书。"

③师古曰:"常依次第也。"

初,武为郡吏时,事太守何寿。寿知武有宰相器,以其同姓故厚之。

后寿为大司农,其兄子为庐江长史。时武奏事在邸,寿兄子适在长安,寿为具召武弟显及故人杨覆众等,①酒酣,见其兄子,②曰:"此子扬州长史,③材能驽下,未尝省见。"④显等甚惭,退以谓武,武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也,职在进善退恶。吏治行有茂异,民有隐逸,乃当召见,不可有所私问。'显、覆众强之,不得已召见,赐卮酒。⑤岁中,庐江太守举之。⑥其守法见惮如此。

①师古曰:"具谓酒食之具也。"

②师古曰:"令出见显等。"

③师古曰:"言扬州部内长史也。"

④师古曰:"省,视也。言不为武所识拔也。"

⑤师古曰:"对赐一卮之酒也。"

⑥师古曰:"终得武之力助也。"

为刺史五岁,入为丞相司直,丞相薛宣敬重之。出为清河太守,数岁,坐郡中被灾害什四以上免。久之,大司马曲阳侯王根荐武,征为谏大夫。迁兖州刺史,入为司隶校尉,徙京兆尹。二岁,坐举方正所举者召见槃辟雅拜,①有司以为诡众虚伪。②武坐左迁楚内史,迁沛郡太守,复入为廷尉。绥和(三)〔元〕年,[2]御史大夫孔光左迁廷尉,武为御史大夫。成帝欲修辟雍,通三公官,③即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④武更为大司空,封氾乡侯,食邑千户。氾乡在琅邪不其,⑤哀帝初即位,褒赏大臣,更以南阳犨之博望乡为氾乡侯国,⑥增邑千户。

①服虔曰:"行礼容拜也。"师古曰:"槃辟犹言槃旋也。辟音阸。"

②师古曰:"诡,违也。"

③师古曰:"通,开也,谓更开置之。"

④师古曰:"就其所任之人而并官俱改,不别拜授也。"

⑤师古曰:"为后改食博望乡,故此指言在琅邪不其也。氾音凡。其音基。"

⑥师古曰:"犨音昌牛反。"

武为人仁厚,好进士,奖称人之善。①为楚内史厚两龚,在沛郡厚两

唐,②及为公卿,荐之朝廷。此人显于世者,何侯力也,世以此多焉。③然疾朋党,问文吏必于儒者,问儒者必于文吏,以相参检。欲除吏,先为科例以防请托。其所居亦无赫赫名,去后常见思。

①师古曰:"奖,劝也,进而劝之。"

②师古曰:"两龚,龚胜、龚舍也。两唐,唐林、唐尊也。"

③师古曰:"多,重也,重武进贤也。"

及为御史大夫司空,与丞相方进共奏言:"往者诸侯王断狱治政,内史典狱事,相总纲纪辅王,中尉备盗贼。今王不断狱与政,① 中尉官罢,职并内史,郡国守相委任,所以壹统信,安百姓也。② 今内史位卑而权重,威职相逾,不统尊者,难以为治。臣请相如太守,内史如都尉,以顺尊卑之序,平轻重之权。"制曰:"可。"以内史为中尉。初武为九卿时,奏言宜置三公官,又与方进共奏罢刺史,更置州牧,后皆复复故,③语在朱博传。唯内史事施行。

①师古曰:"与读曰豫。"

②师古曰:"令百姓信之而安附也。"

③师古曰:"又依其旧也。下复音扶目反。"

多所举奏,号为烦碎,不称贤公。功名略比薛宣,其材不及也,而经术正直过之。武后母在郡,遣吏归迎。会成帝崩,吏恐道路有盗贼,后母留止,左右或讥武事亲不笃。① 哀帝亦欲改易大臣,遂策免武曰:"君举错烦苛,不合众心,② 孝声不闻,恶名流行,无以率示四方。其上大司空印绶,罢归就国。"后五岁,谏大夫鲍宣数称冤之,天子感丞相王嘉之对,而高安侯董贤亦荐武,武由是复征为御史大夫。月馀,徙为前将军。

①师古曰:"左右谓天子侧近之臣。"

②师古曰:"错,置也,音千故反。"

先是,新都侯王莽就国,数年,上以太皇太后故征莽还京师。莽从弟成都侯王邑为侍中,矫称太皇太后指白哀帝,为莽求特进给事中。哀

帝复请之,事发觉。[①]太后为谢,上以太后故不忍诛之,左迁邑为西河属国都尉,削千户。后有诏举大常,莽私从武求举,武不敢举。后数月,哀帝崩,太后即日引莽入,收大司马董贤印绶,诏有司举可大司马者。莽故大司马,辞位辟丁、傅,[②]众庶称以为贤,又太后近亲,自大司徒孔光以下举朝皆举莽。武为前将军,素与左将军公孙禄相善,二人独谋,以为往时孝惠、孝昭少主之世,外戚吕、霍、上官持权,几危社稷,[③]今孝成、孝哀比世无嗣,[④]方当选立亲近辅幼主,不宜令异姓大臣持权,[⑤]亲疏相错,为国计便。[⑥]于是武举公孙禄可大司马,而禄亦举武。太后竟自用莽为大司马。莽风有司劾奏武、公孙禄互相称举,[⑦]皆免。

①师古曰:"哀帝反更以此事请于太后,太后本无此言,故矫事发觉也。复音扶目反。"

②师古曰:"辟读曰避。"

③师古曰:"几音巨依反。"

④师古曰:"比,频也。"

⑤师古曰:"异姓谓非宗室及外戚。"

⑥师古曰:"错谓间杂也。"

⑦师古曰:"风读曰讽。"

武就国后,莽寖盛,为宰衡,[①]阴诛不附己者。元始三年,吕宽等事起。时大司空甄丰承莽风指,[②]遣使者乘传案治党与,[③]连引诸所欲诛,上党鲍宣,南阳彭伟、杜公子,[④]郡国豪桀坐死者数百人。武在见诬中,大理正槛车征武,武自杀。众人多冤武者,莽欲厌众意,令武子况嗣为侯,[⑤]谥武曰刺侯。[⑥]莽篡位,免况为庶人。

①师古曰:"寖,渐也。"

②师古曰:"风谓风采也。指,意也。"

③师古曰:"传音张恋反。"

④师古曰:"彭伟及杜公子二人皆南阳人。"

⑤师古曰:"厌,满也,音一赡反。"

⑥师古曰:"刺音来曷反。"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也。以明经射策甲科为郎,坐户殿门失阑免。[①]光禄勋于永除为掾,察廉为南陵丞,[②]复察廉为长陵尉。鸿嘉中,举敦朴能直言,召见宣室,对政事得失,超迁太中大夫。出为九江、河南太守,治甚有声。征人为大鸿胪,徙京兆尹,迁御史大夫。建平三年代平当为丞相,封新甫侯,加食邑千一百户。

①师古曰:"户,止也。嘉掌守殿门,止不当入者而失阑入之,故坐免也。春秋左氏传曰'屈荡户之'。"

②师古曰:"南陵,县名,属宣(州)[城]。"[3]

嘉为人刚直严毅有威重,上甚敬之。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变动,[①]嘉上疏曰:

①师古曰:"匡,正也,正其乖失者。"

臣闻圣王之功在于得人。孔子曰:"材难,不其然与!"[①]"故继世立诸侯,象贤也。"[②]虽不能尽贤,天子为择臣,立命卿以辅之。[③]居是国也,累世尊重,然后士民之众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于古诸侯,往者致选贤材,贤材难得,拔擢可用者,或起于囚徒。昔魏尚坐事系,文帝感冯唐之言,遣使持节赦其罪,拜为云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韩安国于徒中,拜为梁内史,骨肉以安。[④]张敞为京兆尹,有罪当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杀之,其家自冤,使者覆狱,劾敞贼杀人,[⑤]上逮捕不下,[⑥]会免,亡命数十日,宣帝征敞拜为冀州刺史,卒获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贪其材器有益于公家也。

①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材难,谓有贤材者难得也。与读曰欤。"

②师古曰:"象其先父祖之贤耳,非必其人皆有德也。"

③师古曰:"命卿,命于天子者也。"

④师古曰:"言梁孝王得免罪也。"

⑤师古曰:"覆音芳目反。"

⑥师古曰:"言使者上奏请逮捕敞,而天子不下其事也。下音胡稼反。"

孝文时,吏居官者或长子孙,以官为氏,仓氏、库氏则仓库吏之后也。其二千石长吏亦安官乐职,然后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后稍稍变易,公卿以下传相促急,又数改更政事,[①]司隶、部刺史察过悉劾,发扬阴私,[②]吏或居官数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错道路。中材苟容求全,[③]下材怀危内顾,[④]壹切营私者多。二千石益轻贱,吏民慢易之。[⑤]或持其微过,增加成罪,言于刺史、司隶,或至上书章下;[⑥]众庶知其易危,[⑦]小失意则有离畔之心。前山阳亡徒苏令等从横,[⑧]吏士临难,莫肯伏节死义,以守相威权素夺也。[⑨]孝成皇帝悔之,下诏书,二千石不为纵,[⑩]遣使者赐金,尉厚其意,诚以为国家有急,取办于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难危,乃能使下。

①师古曰:"更亦变也。"

②师古曰:"悉,尽也。言事无大小尽皆举劾,过于所察之条也。"

③师古曰:"不敢操持群下也。"

④师古曰:"常恐获罪,每为私计也。"

⑤师古曰:"易亦轻也,音弋豉反。"

⑥师古曰:"依其所上之章而下令治之。"

⑦师古曰:"言易可(轻)〔倾〕危也。"[4]

⑧师古曰:"从音子用反。横音胡孟反。"

⑨师古曰:"守,郡守也。相,诸侯相也。素夺,谓先不假之威权也。"

⑩孟康曰:"二千石不以故纵为罪,所以优也。"

孝宣皇帝爱其良民吏,[①]有章劾,事留中,会赦壹解。[②]故事,尚书希下章,为烦扰百姓,证验系治,或死狱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③]唯陛下留神于择贤,记善忘过,容忍臣子,勿责以备。[④]二千石、部刺史、三辅县令有材任职者,人情不能不有过差,宜可阔略,[⑤]令尽力者有所劝。此方今急务,国家之利也。前苏令发,[⑥]欲遣大夫使逐问状,时见大夫无可使者,[⑦]召盩厔令尹逢拜为谏大

夫遣之。(令)〔今〕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5]宜豫畜养可成就者,则士赴难不爱其死;临事仓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

①师古曰:"良,善也。良人吏,善治百姓者。"

②师古曰:"不即下治其事,恐为扰动,故每留中。或经赦令,一切皆解散也。"

③师古曰:"所以丁宁告者之辞,绝其相诬也。"

④师古曰:"不求备于一人也。"

⑤师古曰:"当宽恕其小罪也。"

⑥师古曰:"谓苏令等初发起为盗贼也。"

⑦师古曰:"谓见在大夫皆不堪为使也。"

嘉因荐儒者公孙光、满昌及能吏萧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称。天子纳而用之。

会息夫躬、孙宠等因中常侍宋弘上书告东平王云祝诅,又与后舅伍宏谋弒上为逆,云等伏诛,躬、宠擢为吏二千石。是时,侍中董贤爱幸于上,上欲侯之而未有所缘,傅嘉劝上因东平事以封贤。上于是定躬、宠告东平本章,①掇去宋弘,更言因董贤以闻,②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赐爵关内侯。顷之,欲封贤等,上心惮嘉,乃先使皇后父孔乡侯傅晏持诏书视丞相御史。③于是嘉与御史大夫贾延上封事言:"窃见董贤等三人始赐爵,众庶匈匈,咸曰贤贵,其馀并蒙恩,④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于贤等不已,宜暴贤等本奏语言,⑤延问公卿大夫博士议郎,考合古今,明正其义,然后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众心,海内引领而议。暴平其事,必有言当封者,在陛下所从;天下虽不说,咎有所分,⑥不独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长初封,其事亦议。大司农谷永以长当封,众人归咎于永,先帝不独蒙其讥。⑦臣嘉、臣延材驽不称,死有馀责。⑧知顺指不迕,可得容身须臾,⑨所以不敢者,思报厚恩也。"上感其言,止,数月,遂下诏封贤等,因以切责公卿曰:"朕居位以来,寝疾未瘳,⑩反逆之谋,相连不绝,贼乱之臣,近侍帷幄。前东平王云与后谒祝诅朕,使侍医伍宏等内侍案脉,⑪几危社稷,殆莫甚焉!⑫昔楚有子玉得臣,晋文为之侧席而

坐;⑬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谋。今云等至有图弒天子逆乱之谋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务聪明以销厌未萌之故。⑭赖宗庙之灵,侍中驸马都尉贤等发觉以闻,咸伏厥辜。书不云乎?'用德章厥善。'⑮其封贤为高安侯、南阳太守宠为方阳侯、左曹光禄大夫躬为宜陵侯。"

①师古曰:"定谓改治也。"

②师古曰:"掇读曰剟。剟,削也,削去其名也。剟音竹劣反。"

③师古曰:"视读曰示。"

④师古曰:"言董贤以贵宠故妄得封,而躬、宠等遂蒙恩。"

⑤师古曰:"暴谓章露也。"

⑥师古曰:"说读曰悦。"

⑦师古曰:"蒙,被也。"

⑧师古曰:"称,副也。"

⑨师古曰:"迕,逆也。"

⑩师古曰:"瘳,差也,音丑留反。"

⑪师古曰:"案谓切诊也。"

⑫师古曰:"几音巨依反。殆亦危也。"

⑬师古曰:"已解于上。"

⑭师古曰:"悉,尽也。务聪明者,广视听也。厌音一涉反。"

⑮师古曰:"商书盘庚之辞也。"

后数月,日食,举直言,嘉复奏封事曰:

臣闻咎繇戒帝舜曰:"亡敖佚欲有国,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机。"①箕子戒武王曰:"臣无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人用侧颇辟,民用僭慝。"②言如此则逆尊卑之序,乱阴阳之统,而害及王者,其国极危。国人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败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③自是以后,纵心恣欲,法度陵迟,④至于臣弒君,子弒父。父子至亲,失礼患生,何况异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国,

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⑤孝文皇帝备行此道,海内蒙恩,为汉太宗。孝宣皇帝赏罚信明,施与有节,记人之功,忽于小过,⑥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业,温恭少欲,都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⑦尝幸上林,后宫冯贵人从临兽圈,猛兽惊出,贵人前当之,元帝嘉美其义,赐钱五万。⑧掖庭见亲,有加赏赐,属其人勿众谢。⑨示平恶偏,重失人心,赏赐节约。是时外戚赀千万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见钱多也。⑩虽遭初元、永光凶年饥馑,加有西羌之变,外奉师旅,内振贫民,终无倾危之忧,以府藏内充实也。孝成皇帝时,谏臣多言燕出之害,⑪及女宠专爱,耽于酒色,损德伤年,其言甚切,然终不怨怒也。宠臣淳于长、张放、史育,育数贬退,家赀不满千万,放斥逐就国,长榜死于狱。⑫不以私爱害公义,故虽多内讥,朝廷安平,⑬传业陛下。

①师古曰:"虞书咎繇谟之辞也。言有国之人不可傲慢逸欲,但当戒慎危惧,以理万事之机也。敖读曰傲。"

②师古曰:"周书洪范载箕子对武王之辞也。玉食,精好如玉也。而,汝也。颇,偏也。僭,不信也。慝,恶也。"

③师古曰:"言武王能履法度,故至成康之时,德化隆盛也。"

④师古曰:"陵迟即陵夷也,言渐颓替也。"

⑤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道,治也。千乘谓兵车千乘,说在刑法志。"

⑥师古曰:"忽,忘也。"

⑦师古曰:"言不费用,故蓄积也。"

⑧师古曰:"此言虽嘉其义而赏亦不多。"

⑨师古曰:"掖庭宫人,有亲戚来见而帝赐之者,属其家勿使于众人中谢也。属音之欲反。"

⑩师古曰:"见在之钱也。"

⑪师古曰:"燕出谓微行也。"

⑫师古曰:"榜,笞击也,音彭。"

⑬师古曰:"虽有好内之讥,而不害政也。"

陛下在国之时，好诗书，上俭节，征来所过道上称诵德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①]初即位，易帷帐，去锦绣，乘舆席缘绨缯而已。[②]共皇寝庙比比当作，[③]忧闵元元，惟用度不足，[④]以义割恩，辄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驸马都尉董贤亦起官寺上林中，又为贤治大第，开门鄉北阙，[⑤]引王渠灌园池，[⑥]使者护作，[⑦]赏赐吏卒，甚于治宗庙。贤母病，长安厨给祠具，[⑧]道中过者皆饮食。[⑨]为贤治器，器成，奏御乃行，或物好，特赐其工，自贡献宗庙三宫，犹不至此。[⑩]贤家有宾婚及见亲，诸官并共，[⑪]赐及仓头奴婢，人十万钱。使者护视，发取市物，百贾震动，[⑫]道路谨哗，群臣惶惑。诏书罢菟，而以赐贤二千馀顷，均田之制从此堕坏。[⑬]奢僭放纵，变乱阴阳，灾异众多，百姓讹言，持筹相惊，[⑭]被发徒跣而走，乘马者驰，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为筹者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讥。

①师古曰："望为治也。"

②师古曰："绨，厚缯也，音徒奚反。"

③师古曰："共皇，哀帝之父，即定陶恭王也。比比犹频频也。共读曰恭。"

④师古曰："惟，思也。"

⑤师古曰："鄉读曰向。"

⑥苏林曰："王渠，官渠也，犹今御沟也。"晋灼曰："渠名也，在城东覆盎门外。"
师古曰："晋说是。"

⑦师古曰："护，监视也。"

⑧师古曰："长安有厨官，主为官食。"

⑨如淳曰："祷于道中，故行人皆得饮食。"

⑩师古曰："三宫，天子、太后、皇后也。"

⑪师古曰："见亲，亲戚相见也。并供，言百官各以所掌事及财物就供之。共读曰供。"

⑫师古曰："贾谓贩卖之人也。言百贾者，非一之称也。贾音古。"

⑬孟康曰："自公卿以下至于吏民名曰均田，皆有顷数，于品制中令均等。今

赐贤二千馀顷，则坏其等制也。”师古曰：“菟，古苑字。堕音火规反。”

⑭师古曰：“言行西王母筭也。”

孔子曰：“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安用彼相矣！”① 臣嘉幸得备位，窃内悲伤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于国，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己之所独鄉，察众人之所共疑。② 往者宠臣邓通、韩嫣③ 骄贵失度，逸豫无厌，小人不胜情欲，卒陷罪辜。④ 乱国亡躯，不终其禄，所谓爱之适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览前世，以节贤宠，全安其命。

①师古曰：“论语称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孔子以此言责之，以其不匡谏也。”

②师古曰：“鄉读曰向。”

③师古曰：“嫣音偃。”

④师古曰：“卒，终也。”

于是上寝不说，① 而愈爱贤，不能自胜。

①师古曰：“寖，渐也。说读曰悦。”

会祖母傅太后薨，上因托傅太后遗诏，令成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贤二千户，及赐孔乡侯、汝昌侯、阳新侯国。① 嘉封还诏书，② 因奏封事谏上及太后曰：“臣闻爵禄土地，天之有也。书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③ 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则众庶不服，感动阴阳，其害疾自深。④ 今圣体久不平，此臣嘉所内惧也。高安侯贤，佞幸之臣，陛下倾爵位以贵之，单货财以富之，⑤ 损至尊以宠之，⑥ 主威已黜，府藏已竭，唯恐不足。财皆民力所为，孝文皇帝欲起露台，重百金之费，克己不作。今贤散公赋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来贵臣未尝有此，流闻四方，皆同怨之。里谚曰：‘千人所指，无病而死。’臣常为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遗诏，诏丞相御史益贤户，赐三侯国，臣嘉窃惑。山崩地动，日食于三朝，⑦ 皆阴侵阳之戒也。前贤已再封，晏、商再易邑，业缘私横求，恩已过厚，⑧ 求索自恣，不知厌

足,甚伤尊(卑)〔尊〕[6]之义,不可以示天下,为害痛矣! 臣骄侵罔,阴阳失节,⑨气感相动,害及身体。陛下寝疾久不平,继嗣未立,宜思正万事,顺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轻身肆意,⑩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传之于无穷哉! 孝经曰:'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⑪臣谨封上诏书,不敢露见,非爱死而不自法,恐天下闻之,故不敢自劾。愚(赣)〔戇〕数犯忌讳,[7]唯陛下省察。"

①师古曰:"傅晏、傅商、郑业也。"

②师古曰:"还谓却上之于天子也。"

③师古曰:"虞书咎繇谟之辞也。言皇天命于有德者以居列位,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尊卑之服采章各异也。"

④师古曰:"言此气损害,故令天子身自有疾也。"

⑤师古曰:"单,尽也。"

⑥师古曰:"言上意倾惑,为下所窥也。"

⑦师古曰:"岁月日之朝也。已解于上。"

⑧师古曰:"横音胡孟反。"

⑨师古曰:"罔谓诬蔽也。"

⑩师古曰:"肆,放也。"

⑪师古曰:"言上能纳谏,则免于过恶也。"

初,廷尉梁相与丞相长史、御史中丞及五二千石杂治东平王云狱,时冬月未尽二旬,而相心疑云冤,狱有饰辞,①奏欲传之长安,②更下公卿覆治。尚书令鞫谭、仆射宗伯凤以为可许。③天子以相等皆见上体不平,外内顾望,操持两心,④幸云逾冬,无讨贼疾恶主仇之意,制诏免相等皆为庶人。后数月大赦,嘉奏封事荐相等明习治狱,"相计谋深沈,谭颇知雅文,凤经明行修,圣王有计功除过,⑤臣窃为朝廷惜此三人。"书奏,上不能平。⑥后二十馀日,嘉封还益董贤户事,上乃发怒,召嘉诣尚书,责问以"相等前坐在位不尽忠诚,外附诸侯,操持两心,背人臣之义,今所称相等材美,足以相计除罪。君以道德,位在三公,以总方略一统

万类分明善恶为职,知相等罪恶陈列,著闻天下,时辄以自劾,今又称誉相等,云为朝廷惜之。大臣举错,恣心自在,⑦迷国罔上,近由君始,将谓远者何!⑧对状"。⑨嘉免冠谢罪。

①师古曰:"假饰之辞,非其实也。"

②师古曰:"传谓移其狱事也。"

③师古曰:"鞫及宗伯皆姓也。鞫音居六反。"

④师古曰:"操音千高反。"

⑤师古曰:"收采其功,以(明)〔免〕罪过也。"[8]

⑥师古曰:"心怒也。"

⑦师古曰:"错,置也。"

⑧师古曰:"近臣尚然,则远者固宜尔也。"

⑨师古曰:"敕令具对也。"

事下将军中朝者。光禄大夫孔光、左将军公孙禄、右将军王安、光禄勋马宫、光禄大夫龚胜劾嘉迷国罔上不道,请与廷尉杂治。胜独以为嘉备宰相,诸事并废,咎由嘉生;① 嘉坐荐相等,微薄,以应迷国罔上不道,恐不可以示天下,遂可光等奏。

①师古曰:"孔光以下众共劾嘉,而胜独为异议也。"

光等请谒者召嘉诣廷尉诏狱,制曰:"票骑将军、御史大夫、中二千石、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议。"卫尉云等五十人以为"如光等言可许"。议郎龚等以为"嘉言事前后相违,无所执守,不任宰相之职,宜夺爵土,免为庶人。"永信少府猛等十人以为"圣王断狱,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衔怨而受罪。明主躬圣德,重大臣刑辟,广延有司议,欲使海内咸服。嘉罪名虽应法,圣王之于大臣,在舆为下,御坐则起,①疾病视之无数,死则临吊之,废宗庙之祭,进之以礼,退之以义,诔之以行。②案嘉本以相等为罪,罪恶虽著,大臣括发关械、裸躬就笞,③非所以重国褒宗庙也。今春月寒气错缪,霜露数降,宜示天下以宽和。臣等不知大义,唯陛下察焉。"有诏假谒者节,召丞相诣

廷尉诏狱。

①师古曰:"解在翟方进传。"

②师古曰:"言大臣之死,积累其行而为诔也。诔者,累德行之文。"

③师古曰:"括,结也。关,贯也。裸,露也。"

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药进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将相不对理陈冤,相踵以为故事,①君侯宜引决。"②使者危坐府门上。③主簿复前进药,嘉引药杯以击地,谓官属曰:"丞相幸得备位三公,奉职负国,当伏刑都市以示万众。丞相岂儿女子邪,何谓咀药而死!"④嘉遂装出,见使者再拜受诏,乘吏小车,去盖不冠,随使者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绶,缚嘉载致都船诏狱。

①师古曰:"踵由蹑也。"

②师古曰:"令自杀也。"

③师古曰:"以逼促嘉也。"

④师古曰:"咀,嚼也,音才汝反。"

上闻嘉生自诣吏,大怒,使将军以下与五二千石杂治。吏诘问嘉,嘉对曰:"案事者思得实。窃见相等前治东平王狱,不以云为不当死,欲关公卿示重慎;置驿马传囚,势不得逾冬月,诚不见其外内顾望阿附为云验。复幸得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窃为国惜贤,不私此三人。"狱吏曰:"苟如此,则君何以为罪犹当?有以负国,不空入狱矣。"吏稍侵辱嘉,嘉喟然叩天叹曰:①"幸得充备宰相,不能进贤退不肖,以是负国,死有馀责。"吏问贤不肖主名,嘉曰:"贤,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进;恶,高安侯董贤父子,佞邪乱朝,而不能退。罪当死,死无所恨。"嘉系狱二十馀日,不食欧血而死。帝舅大司马票骑将军丁明素重嘉而怜之,上遂免明,以董贤代之,语在贤传。

①师古曰:"叩读曰仰。"

嘉为相三年诛,国除。死后上览其对而思嘉言,复以孔光代嘉为丞相,征用何武为御史大夫。元始四年,诏书追录忠臣,封嘉子崇为新甫

侯,追谥嘉为忠侯。

师丹字仲公,琅邪东武人也。治诗,事匡衡。举孝廉为郎。元帝末,为博士,免。建始中,州举茂材,复补博士,出为东平王太傅。丞相方进、御史大夫孔光举丹论议深博,廉正守道,征入为光禄大夫、丞相司直。数月,复以光禄大夫给事中,由是为少府、光禄勋、侍中,甚见尊重。成帝末年,立定陶王为皇太子,以丹为太子太傅。哀帝即位,为左将军,赐爵关内侯,食邑,领尚书事,遂代王莽为大司马,封高乐侯。月馀,徙为大司空。

上少在国,见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常内邑邑。即位,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傅,夺王氏权。丹自以师傅居三公位,得信于上,上书言:"古者谅暗不言,听于冢宰,[①]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②] 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亲属,赫然皆贵宠。封舅为阳安侯,皇后尊号未定,豫封父为孔乡侯。出侍中王邑、射声校尉王邯等。诏书比下,变动政事,[③]卒暴无渐。[④] 臣纵不能明陈大义,复曾不能牢让爵位,[⑤] 相随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过。间者郡国多地动,水出流杀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举错失中,号令不定,法度失理,阴阳溷浊之(患)〔应〕也。[⑥][9] 臣伏惟人情无子,年虽六七十,犹博取而广求。[⑦] 孝成皇帝深见天命,烛知至德,[⑧] 以壮年克己,立陛下为嗣。先帝暴弃天下而陛下继体,四海安宁,百姓不惧,此先帝圣德当合天人之功也。臣闻天威不违颜咫尺,[⑨]愿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观群下之从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附何患不富贵,不宜仓卒。先帝不量臣愚,以为太傅,陛下以臣托师傅,故亡功德而备鼎足,封大国,加赐黄金,位为三公,职在左右,[⑩]不能尽忠补过,而令庶人窃议,灾异数见,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言乞骸骨归于海滨,恐嫌于伪。诚惭负重责,义不得不尽死。"书数十上,多切直之言。

①师古曰:"论语云子张曰:'书云高宗谅暗,三年不言。'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谅,信也,暗,默然也。"

②师古曰:“论语称孔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③师古曰:“比,频也。”

④师古曰:“卒读曰猝。”

⑤师古曰:“牢,坚也。”

⑥师古曰:“溷音胡顿反。”

⑦师古曰:“取读曰娶。”

⑧师古曰:“烛,照也。至德,指谓哀帝。”

⑨师古曰:“言常若在前,宜自肃惧也。”

⑩师古曰:“左右,助也。左读曰佐。右读曰佑。”

初,哀帝即位,成帝母称太皇太后,成帝赵皇后称皇太后,而上祖母傅太后与母丁后皆在国邸,自以定陶共王为称。高昌侯董宏上书言:“秦庄襄王母本夏氏,而为华阳夫人所子,[1]及即位后,俱称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为皇太后。”事下有司,时丹以左将军与大司马王莽共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号,天下一统,而称引亡秦以为比喻,诖误圣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谦让,纳用莽、丹言,免宏为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称尊号,上于是追尊定陶共王为共皇,尊傅太后为共皇太后,丁后为共皇后。郎中令泠褒,黄门郎段犹等复奏言:[2]“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复引定陶蕃国之名以冠大号,车马衣服宜皆称皇之意,[3]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职,[4]又宜为共皇立庙京师。”上复下其议,有司皆以为宜如褒、犹言。丹议独曰:“圣王制礼取法于天地,故尊卑之礼明则人伦之序正,人伦之序正则乾坤得其位而阴阳顺其节,人主与万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乱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为号者,母从子妻从夫之义也。欲立官置吏,车服与太皇太后并,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义也。定陶共皇号谥已前定,义不得复改。礼:‘父为士,子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义,尊父母也。为人后者为之子,故为所后服斩衰三年,而降其父

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统也。孝成皇帝圣恩深远,故为共王立后,奉承祭祀,今共皇长为一国太祖,万世不毁,恩义已备。陛下既继体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庙天地社稷之祀,义不得复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庙。今欲立庙于京师,而使臣下祭之,是无主也。又亲尽当毁,空去一国太祖不堕之祀,⑤而就无主当毁不正之礼,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⑥

①师古曰:"庄襄王,始皇之父也。华阳夫人,孝文王之夫人也。子谓养以为子也。"

②师古曰:"泠音零。"

③师古曰:"皇者,至尊之号,其服御宜皆副称之也。称音尺孕反。"

④师古曰:"谓詹事、太仆、少府等众官也。"

⑤师古曰:"堕亦毁也,音火规反。"

⑥师古曰:"浸,渐也。"

会有上书言古者以龟贝为货,今以钱易之,民以故贫,宜可改币。上以问丹,丹对言可改。章下有司议,皆以为行钱以来久,难卒变易。① 丹老人,忘其前语,后从公卿议。又丹使吏书奏,吏私写其草,丁、傅子弟闻之,使人上书告丹上封事行道人遍持其书。上以问将军中朝臣,皆对曰:"忠臣不显谏,大臣奏事不宜漏泄,令吏民传写流闻四方。'臣不密则失身',② 宜下廷尉治。"事下廷尉,廷尉劾丹大不敬。事未决,给事中博士申咸、炔钦上书,③ 言"丹经行无比,④ 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发愤懑,奏封事,不及深思远虑,使主簿书,漏泄之过不在丹。以此贬黜,恐不厌众心。"⑤ 尚书劾咸、钦:"幸得以儒官选擢备腹心,上所折中定疑,⑥ 知丹社稷重臣,议罪处罚,国之所慎,咸、钦初傅经义以为当治,⑦ 事以暴列,乃复上书妄称誉丹,前后相违,不敬。"上贬咸、钦秩各二等,遂策免丹曰:"夫三公者,朕之腹心也,辅善相过,匡率百僚,和合天下者也。朕既不明,委政于公,间者阴阳不调,寒暑失常,变异娄臻,⑧ 山崩地震,河决泉涌,流杀人民,百姓流连,无所归心,司空之职尤

废焉。君在位出入三年,未闻忠言嘉谋,而反有朋党相进不公之名。乃者以挺力田议改币章示君,⑨君内为朕建可改不疑;⑩以君之言博考朝臣,君乃希众雷同,外以为不便,令观听者归非于朕。朕隐忍不宣,为君受愆。朕疾夫比周之徒⑪虚伪坏化,寖以成俗,故屡以书饬君,⑫几君省过求己,⑬而反不受,退有后言。及君奏封事,传于道路,布闻朝市,言事者以为大臣不忠,辜陷重辟,获虚采名,谤讥匈匈,流于四方。腹心如此,谓疏者何?殆谬于二人同心之利焉,⑭将何以率示群下,附亲远方?朕惟君位尊任重,虑不周密,怀谖迷国,⑮进退违命,反覆异言,甚为君耻之,非所以共承天地,永保国家之意。⑯以君尝托傅位,未忍考于理,已诏有司赦君勿治。其上大司空高乐侯印绶,罢归。"

①师古曰:"卒读曰猝。"

②师古曰:"易上系之辞。"

③苏林曰:"炔音桂。"

④师古曰:"比音必寐反。"

⑤师古曰:"厌音一赡反。"

⑥师古曰:"折,断也。取其言以断事之中而定所疑。"

⑦师古曰:"傅读曰附。"

⑧师古曰:"娄,古屡字。"

⑨师古曰:"挺,引拔也,谓特拔异力田之人优宠之也。挺音徒鼎反。而说者以挺为县名,失之远矣。"

⑩师古曰:"共立此议也。"

⑪师古曰:"比音频寐反。"

⑫师古曰:"饬与敕同。"

⑬师古曰:"省,视也,自求诸己,不尤人也。几音冀。"

⑭师古曰:"易上系辞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故诏书引之。"

⑮师古曰:"谖,诈也,音虚袁反。"

⑯师古曰:"共读曰恭。"

尚书令唐林上疏曰:"窃见免大司空丹策书,泰深痛切,君子作文,

为贤者讳。丹经为世儒宗，德为国黄耆，[①] 亲傅圣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内未见其大过，事既已往，免爵大重，京师识者咸以为宜复丹邑爵，使奉朝请，[②] 四方所瞻卬也。[③] 惟陛下财览众心，有以尉复师傅之臣。”[④] 上从林言，下诏赐丹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

①师古曰：“黄耆，老人之称也。黄谓白发落更生黄者也。耆，老人面色不净如垢也。”

②师古曰：“识者，谓有识之人也。请音材性反。”

③师古曰：“卬读曰仰。”

④师古曰：“财与裁同。复，报也，音扶目反。”

丹既免数月，上用朱博议，尊傅太后为皇太太后，丁后为帝太后，与太皇太后及皇太后同尊，又为共皇立庙京师，仪如孝元皇帝。博迁为丞相，复与御史大夫赵玄奏言：“前高昌侯宏首建尊号之议，而为丹所劾奏，免为庶人。时天下衰粗，委政于丹。[①] 丹不深惟褒广尊亲之义而妄称说，抑贬尊号，亏损孝道，不忠莫大焉。陛下圣仁，昭然定尊号，宏以忠孝复封高昌侯。丹恶逆暴著，虽蒙赦令，不宜有爵邑，请免为庶人。”奏可。丹于是废归乡里者数年。

①师古曰：“言新有成帝之丧，斩衰粗服，故天子不亲政事也。”

平帝即位，新都侯王莽白太皇太后发掘傅太后、丁太后冢，夺其玺绶，更以民葬之，定陶隳废共皇庙。[①] 诸造议泠褒、段犹等皆徙合浦，复免高昌侯宏为庶人。征丹诣公车，赐爵关内侯，食故邑。数月，太皇太后诏大司徒、大司空曰：“夫褒有德，赏元功，先圣之制，百王不易之道也。故定陶太后造称僭号，甚悖义理。[②] 关内侯师丹端诚于国，不顾患难，执忠节，据圣法，分明尊卑之制，确然有柱石之固，临大节而不可夺，可谓社稷之臣矣。有司条奏邪臣建定称号者已放退，而丹功赏未加，殆缪乎先赏后罚之义，非所以章有德报厥功也。其以厚丘之中乡户二千一百封丹为义阳侯。”月馀薨，谥曰节侯。子业嗣，王莽败乃绝。

①师古曰：“隳音火规反。”

②师古曰:“悖,乖也,音布内反。”

赞曰:“何武之举,王嘉之争,师丹之议,①考其祸福,乃效于后。②当王莽之作,外内咸服,董贤之爱,疑于亲戚,③武、嘉区区,以一蒉障江河,用没其身。④丹与董宏更受赏罚,⑤哀哉!故曰“依世则废道,违俗则(免)〔危〕殆”,⑥[10]此古人所以难受爵位者也。

①师古曰:“何武举公孙禄为大司马,王嘉争益董贤封邑,师丹议丁、傅不宜称尊号。”

②师古曰:“终以王莽篡位,董贤遇祸,丁、傅丧败。”

③师古曰:“疑读曰拟。拟,比也。”

④师古曰:“蒉,织草为器,所以盛土也。一蒉之土,固不能障塞江河,是以其身沉没也。蒉音匮。”

⑤师古曰:“更,互也。宏初建议尊号,为丹所劾而免爵土。及丹废黜,宏复获封。至王莽执政,宏为庶人,丹受国邑。故云互受赏罚也。更音工衡反。”

⑥师古曰:“言随时曲直则废于正道,违忤流俗则其身不安也。”

【校勘记】

〔1〕 灭(系)〔除〕其状,直令免去也。　景祐、殿本都作“除”。王先谦说作“除”是。

〔2〕 绥和(三)〔元〕年,　景祐、殿本都作“元”。朱一新说作“三”误。

〔3〕 属宣(州)〔城〕。　景祐、殿本都作“宣城”。

〔4〕 言易可(轻)〔倾〕危也。　景祐、殿本都作“倾”。王先谦说作“倾”是。

〔5〕 (令)〔今〕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　景祐、殿、局本都作“今”,此误。

〔6〕 甚伤尊(卑)〔尊〕之义,　景祐、殿本都作“尊尊”,通鉴同。

〔7〕 愚(戆)〔戇〕数犯忌讳,　景祐、殿本都作“戇”。王先谦说此脱“戇”下“心”。

〔8〕 收采其功,以(明)〔免〕罪过也。　景祐、殿本都作“免”。王先谦说作“免”是。

〔9〕 阴阳溷浊之(患)〔应〕也。 景祐、殿本都作“应”。

〔10〕 违俗则(免)〔危〕殆， 景祐、殿本都作“危”。

汉书卷八十七上

扬雄传第五十七上

师古曰:"自长杨赋以后分为下卷。"

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有周伯侨者,以支庶初食采于晋之(杨)〔扬〕,①[1]因氏焉,不知伯侨周何别也。②扬在河、汾之间,③周衰而扬氏或称侯,号曰扬侯。会晋六卿争权,韩、魏、赵兴而范、中行、知伯弊。当是时,逼扬侯,④扬侯逃于楚巫山,因家焉。⑤楚汉之兴也,扬氏溯江上,处巴江州。⑥而扬季官至庐江太守。汉元鼎间避仇复溯江上,处嶓山之阳曰郫,⑦有田一壚,有宅一区,⑧世世以农桑为业。自季至雄,五世而传一子,故雄亡它扬于蜀。⑨

①师古曰:"采,官也。以官受地,谓之采地。"

②师古曰:"别谓分系绪也。"

③应劭曰:"左传霍、扬、韩、魏皆姬姓也。扬,今河东扬县。"

④晋灼曰:"汉名臣奏载张衡说,云晋大夫食采于扬,为扬氏,食我有罪而扬氏灭。无扬侯。有扬侯则非六卿所逼也。"师古曰:"晋说是也。雄之自序谱谍盖为疏谬,范、中行不与知伯同时灭,何得言当是时偪扬侯乎?偪,古逼(也)〔字〕。"[2]

⑤师古曰:"巫山,今在荆州西南也。"

⑥李奇曰:"江州,县名也,巴郡所治也。"师古曰:"溯谓逆流而上也,音素。"

⑦师古曰:"嶓山,江水所出也。山南曰阳。郫,县名也。嶓音妇。郫音疲。"

⑧晋灼曰:"周礼,上地夫一壚,一百亩也。"

⑨师古曰:"蜀诸姓扬者皆非雄族,故言雄无它扬。"

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①]博览无所不见。为人简易佚荡，[②]口吃不能剧谈，[③]默而好深湛之思，[④]清静亡为，少耆欲，[⑤]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⑥]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⑦]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⑧]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顾尝好辞赋。[⑨]

①师古曰："诂谓指义也。"

②张晏曰："佚音铁。荡音谠。"晋灼曰："佚荡，缓也。"

③郑氏曰："剧，甚也。"晋灼曰："或作遽。遽，疾也。口吃不能疾言。"师古曰："剧亦疾也，无烦作遽也。"

④师古曰："湛读曰沈。"

⑤师古曰："耆读曰嗜。"

⑥师古曰："汲汲，欲速之义，如井汲之为也。"

⑦师古曰："徼，要也，音工尧反。徼字或作激。激，发也，音工历反。"

⑧师古曰："儋石，解在蒯通传。"

⑨师古曰："顾，反也。"

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①]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②]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③]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④]自嶓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又旁离骚作重一篇，名曰广骚；[⑤]又旁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⑥]畔牢愁、广骚文多不载，独载反离骚，其辞曰：

①师古曰："拟谓比象也。"

②应劭曰："易曰'龙蛇之蛰，以存身也'。"师古曰："大行，安步徐行。"

③师古曰："湛读曰沈。谓投水而死。"

④师古曰："摭，拾取也，音之亦反。"

⑤师古曰："旁，依也，音步浪反。其下类此。重音直用反。"

⑥李奇曰："畔，离也。牢，聊也。与君相离，愁而无聊也。"师古曰："惜诵、怀

沙皆屈原所作九章中之名也。”

有周氏之蝉嫣兮,或鼻祖于汾隅,[①] 灵宗初谍伯侨兮,流于末之扬侯。[②] 淑周楚之丰烈兮,超既离摩皇波,[③] 因江潭而泚记兮,钦吊楚之湘累。[④]

①应劭曰:“蝉嫣,连也,言与周氏亲连也。”刘德曰:“鼻,始也。”师古曰:“雄自言系出周氏而食采于扬,故云始祖于汾隅也。嫣音於连反。”

②应劭曰:“谍,谱也,言从伯侨以来可得而叙也。”

③应劭曰:“淑,善也。言去汾隅从巫山得周楚之美烈也。超,速也。”晋灼曰:“离,历也。皇,大也。”师古曰:“言其先祖所居经河及江也。河江,四渎之水,故云大波也。摩,古乎字。其下并同。”

④苏林曰:“潭,水边也。”邓展曰:“泚,往也。”李奇曰:“诸不以罪死曰累,荀息、仇牧皆是也。屈原赴湘死,故曰湘累也。”师古曰:“记,书记也。谓吊文也。言因江水之边而投书记以往吊也。钦,敬也。潭音寻。泚音于放反。累音力追反。”

惟天轨之不辟兮,何纯洁而离纷![①] 纷累以其泆涊兮,暗累以其缤纷。[②]

①师古曰:“天轨,犹言天路。辟,开也。离,遭也。纷,难也。言天路不开,故使纯善贞洁之人遭此难也。易曰:‘天地闭,贤人隐。’辟读曰闢。”

②应劭曰:“泆涊,秽浊也。”师古曰:“缤纷,交杂也。泆音吐典反。涊音乃典反。缤音匹人反。”

汉十世之阳朔兮,招摇纪于周正,[①] 正皇天之清则兮,度后土之方贞。[②] 图累承彼洪族兮,又览累之昌辞,[③] 带钩矩而佩衡兮,履櫬枪以为綦。[④] 素初贮厥丽服兮,何文肆而质�almost![⑤] 资娥娃之珍髦兮,鬻九戎而索赖。[⑥]

①晋灼曰:“十世数高祖、吕后至成帝也。成帝八年乃称阳朔。”应劭曰:“招摇,斗杓星也,主天时。周正,十一月也。”苏林曰:“言己以此时吊屈原也。”

②应劭曰:“平正司法者莫过于天,养物均调者莫过于地也。父伯庸名我为平

以法天，宇我为原以法地也。”晋灼曰：“此雄取离骚辞反之，应说是也。”师古曰：“应、晋二说皆非也。自汉十世以下，四句不道屈原也，此乃雄自论己心所履行取法天地耳。自图累以下方论屈原云也。”

③师古曰：“图，按其本系之图书也。洪，大也。览，省视也。昌，美也。”

④应劭曰：“钧，规也。矩，方也。衡，平也。”邓展曰：“欃枪，妖星也。”晋灼曰：“綦，履迹也。此反屈原虽佩带方平之行，而蹈恶人迹，以致放退也。”师古曰：“綦，履下饰也。欃音初咸反。枪音初行反。綦音其。”

⑤应劭曰：“贮，积也。肆，放也。戃，狭也。”如淳曰：“文肆者，楚辞远游乘龙之言也。质戃者，恨世不用己而自沈也。”师古曰：“丽服谓‘扈江离与辟芷，纫秋兰以为佩’之类是也。戃音槭。”

⑥孟康曰：“娵，闾娵也。娃，吴娃也。髦，发也。赖，得也。九戎被发，髦虽珍好，无所用也。”师古曰：“娵、娃皆美女也。赖，利也。言屈原以高行仕楚，亦犹资美女之髦卖于九戎而求其利，必不得也。娵音子逾反。娃音乌佳反。髦音徒计反。”

凤皇翔于蓬陼兮，岂驾鹅之能捷！① 骋骅骝以曲囓兮，驴骡连蹇而齐足。② 枳棘之榛榛兮，蝯狖拟而不敢下，③ 灵修既信椒、兰之唼佞兮，吾累忽焉而不蚤睹？④

①应劭曰：“蓬陼，蓬莱之陼也，在海中。”晋灼曰：“捷，及也。”师古曰：“驾鹅，鸟名也。解在司马相如传。驾音加。”

②师古曰：“骅骝，骏马名也，其色如华而赤也。言使骏马驰骛于屈曲艰阻之中，则与驴骡齐足也。骅音华。连音力展反。囓，古艰字。”

③师古曰：“榛榛，梗秽貌也。蝯，善攀援。狖似猴，卬鼻而长尾。拟，疑也。榛音臻，又士臻反。狖音弋救反。”

④服虔曰：“灵修，楚王也。”苏林曰：“椒、兰，令尹子椒、子兰也。”师古曰：“蚤，古早字也。唼佞，谮言也。唼音妾。”

衿芰茄之绿衣兮，被夫容之朱裳，① 芳酷烈而莫闻兮，(固)不如襞而幽之离房。②〔3〕 闺中容竞淖约兮，相态以丽佳，③ 知众嫮之嫉妒兮，何必嫫母之自鉴？④

①应劭曰:“衿音衿系之衿。衿,带也。芰,菱也。”师古曰:“衿音其禁反。茄亦荷字也,见张揖古今字谱。被音披,又音皮义反。”

②师古曰:“褰,叠衣也。离房,别房也。褰音璧。”

③应劭曰:“众士竞善,犹女竞容也。”师古曰:“淖约,善容止也。相态以丽佳,言竞为佳丽之态以相倾也。淖音绰。”

④晋灼曰:“离骚云‘众女嫉余之蛾眉’。”师古曰:“嫮,美貌也。嫮,古扬字也。蛾眉,形若蚕蛾眉也。此亦讥屈原自举蛾眉令众嫉之。嫮音胡故反。眉,古眉字。”

懿神龙之渊潜,俟庆云而将举,亡春风之被离兮,孰焉知龙之所处?①愍吾累之众芬兮,嫮煇煇之芳苓,遭季夏之凝霜兮,庆天顜而丧荣。②

①晋灼曰:“龙俟风云而后升,士须明君而后进。国无道则愚,谁知其所邪?”师古曰:“懿,美也。俟,待也。龙以潜居待云为美,以讥屈原不能隐德,自取祸也。被读曰披。”

②晋灼曰:“雄愍屈原光香,奄先秋遇凋,生亦不辰也。”张晏曰:“庆,辞也。”师古曰:“煇煇,光盛。苓,香草名,音零。庆读与羌同。顜,古悴字。”

横江、湘以南浒兮,云走乎彼苍吾,驰江潭之泛溢兮,将折衷厚重华。①舒中情之烦或兮,恐重华之不累与,②陵阳侯之素波兮,岂吾累之独见许?③

①应劭曰:“舜葬苍梧,在江湘之南,屈原欲启质圣人,陈己情要也。”师古曰:“浒,往也。走,趣也。重华,舜名也。浒音于放反。走音奏。潭音寻。衷音竹仲反。”

②张晏曰:“舜圣,卒避父害以全身,资于事父以事君,恐不与屈原为党与。”

③应劭曰:“阳侯,古之诸侯也,有罪自投江,其神为大波。陵,乘也。言屈原袭阳侯之罪,而欲折中求舜,未必独见然许之也。”

精琼靡与秋菊兮,将以延夫天年;临汨罗而自陨兮,恐日薄于西山。①解扶桑之总辔兮,纵令之遂奔驰,②鸾皇腾而不属兮,岂独

飞廉与云师！③

①应劭曰："精，细；靡，屑也。琼，玉之华也。"晋灼曰："离骚云'精琼靡以为粻兮'，'予夕餐秋菊之落英'。又曰'老冉冉其将至'，'日忽忽其将暮'。"师古曰："此又讥屈原，云琼靡秋菊，将以延年，崦嵫忽迫，喜于未暮，何乃自投汨罗，言行相反！"

②应劭曰："总，结也。扶桑，日所拂木也。"晋灼曰："离骚云'总余辔于扶桑，聊消摇以相羊'。屈原言结我车辔于扶桑，以留日之入，人年得不老。日以喻君，而反离朝自沈，解辔纵君，使遂奔驰也。"

③应劭曰："楚辞云'鸾皇为余先戒兮'，'后飞廉使奔属'，'云师告余以未具'。飞廉，风伯也。云师，丰隆也。鸾皇，俊鸟也。"晋灼曰："已纵其辔使之奔驰，鸾皇迅飞亦无所及；非独飞廉、云师，言庄严未具，使君不适道也。"

卷薜芷与若蕙兮，临湘渊而投之；棍申椒与菌桂兮，赴江湖而沤之。① 费椒稀以要神兮，又勤索彼琼茅，② 违灵氛而不从兮，反湛身于江皋！③

①师古曰："离骚云'贯薜荔之落蕊'，'杂杜衡与芳芷'，'又树蕙之百亩'，'杂申椒与菌桂'，皆以自喻德行芬芳也。今何为自投江湘而丧此芳乎？棍，大束也。沤，渍也，今沤麻也。棍音下本反，沤音一枸反。又音一侯反。"

②孟康曰："椒稀，以椒香米馓也。离骚曰'怀椒稀而要之'。"晋灼曰："离骚云'索琼茅以筵篿'。"师古曰："索，求也。琼茅，灵草也。筵篿，析竹所用卜也。稀音所，又音思吕反。筵音廷。篿音专。"

③晋灼曰："灵氛，古之善占者。离骚曰'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师古曰："既不从灵氛之占，何为费椒稀而勤琼茅也？湛读曰沈。江皋，江水边之游地也。"

累既㚔夫傅说兮，奚不信而遂行？① 徒恐鹈鴂之将鸣兮，顾先百草为不芳！②

①晋灼曰："㚔，慕也。离骚曰'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之而不疑'。"师古曰："㚔，古攀字。既攀援傅说，何不信其所行，自见用而遂去？"

②师古曰："离骚云'鹈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不芳'。雄言终以自沈，何惜

芳草而忧鹈鴂也？鴂，鴃字也。鹈鴂鸟一名买鲕，一名子规，一名杜鹃，常以立夏鸣，鸣则众芳皆歇。鹈音大系反。鴂音桂。鹈字或作鶗，亦音题。鴃又音决。鲕音诡。”

初累弃彼虙妃兮，更思瑶台之逸女，[①]抨雄鸠以作媒兮，何百离而曾不壹耦！[②]乘云蜺之旖柅兮，望昆仑以榑流，览四荒而顾怀兮，奚必云女彼高丘？[③]

①师古曰：“离骚云‘吾命丰隆乘云兮，求虙妃之所在’，又曰‘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此又讥其执心不定也。虙妃，古神女。有娀女，即简狄也。虙读曰伏。”

②师古曰：“离骚云‘吾令鸠为媒兮，鸠告余以不好，雄鸠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故云百离不一耦也。抨，使也。耦，合也。抨音普耕反。”

③苏林曰：“离骚云‘登阆风而缥马，忽反顾以流涕，哀高丘之无女。’女以喻士，高丘谓楚也。”师古曰：“离骚又云‘扬云蜺之晻蔼’。阆风在昆仑山上，故云望昆仑也。旖柅，云貌也。榑流犹周流也。女，仕也，何必要仕于楚也。旖音于绮反。旎音女绮反。榑音居虬反。女音尼据反。”

既亡鸾车之幽蔼兮，(焉)驾八龙之委蛇？[①][4]临江濒而掩涕兮，何有九招与九歌？[②]夫圣哲之(不)遭兮，[5]固时命之所有；虽增欷以於邑兮，吾恐灵修之不累改。[③]昔仲尼之去鲁兮，斐斐迟迟而周迈，[④]终回复于旧都兮，何必湘渊与涛濑！[⑤]涸渔父之铺歠兮，洁沐浴之振衣，[⑥]弃由、聃之所珍兮，瞰彭咸之所遗！[⑦]

①晋灼曰：“离骚云‘驾八龙之蜿蜿兮，载云旗之委蛇’。”师古曰：“言既无鸾车，则不得云驾八龙也。幽蔼犹晻蔼也。蛇音移。”

②晋灼曰：“离骚云‘擥茹蕙以掩涕’，又曰‘奏九歌以舞韶’。”师古曰：“此又讥其哀乐不相副也。招读曰韶。”

③师古曰：“离骚云‘曾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增，重也。雄言自古圣哲，皆有不遇，屈原虽自叹於邑，而楚王终不改寤也。於邑，短气也。於音乌。邑音乌合反。于邑亦读如本字。”

④师古曰：“斐斐，往来貌也。音芳非反。”

⑤师古曰:"言孔子去其本邦,迟迟系恋,意在旧都,裴回反覆。屈原何独不怀鄢郢而赴江湘也?涛,大波也。濑,急流也。涛音大高反。"

⑥师古曰:"渔父云'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屈原以为溷浊,不肯从之,乃云:'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也。'餔音必胡反。歠音昌悦反。"

⑦师古曰:"由,许由也。聃,老聃也。二人守道,不为时俗所污,然保己全身,无残辱之丑。彭咸,殷之介士也,不得其志,投江而死。此又非屈原不慕由、聃高踪,而遵彭咸遗迹。踖,蹈也,(亦)〔音〕之亦反。"[6]

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① 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② 其辞曰:

①师古曰:"承明殿在未央宫。"

②师古曰:"风读曰讽。"

惟汉十世,将郊上玄,定泰畤,雍神休,尊明号,① 同符三皇,录功五帝,恤胤锡羡,拓迹开统。② 于是乃命群僚,历吉日,协灵辰,③ 星陈而天行。④ 诏招摇与泰阴兮,伏钩陈使当兵,⑤ 属堪舆以壁垒兮,梢夔魈而拔猛狂。⑥ 八神奔而警跸兮,振殷辚而军装;⑦ 蚩尤之伦带干将而秉玉戚兮,飞蒙茸而走陆梁。⑧ 齐总总撙撙,其相胶葛兮,焱骇云讯,奋以方攘;⑨ 骈罗列布,鳞以杂沓兮,柴虒参差,鱼颉而鸟眄;⑩ 翕赫曶霍,雾集蒙合兮,半散照烂,粲以成章。⑪

①晋灼曰:"雍,祐也。休,美也。言见祐护以休美之祥也。"师古曰:"雍,聚也。明号,谓总三皇五帝之号而称皇帝也。雍读曰拥。"

②应劭曰:"恤,忧也。胤,续也。锡,与也。羡,饶也。拓,广也。时成帝忧无继嗣,故修祠泰畤、后土,言神明饶与福祥,广迹而开统也。"师古曰:"羡音弋战反。拓音托。"

③师古曰:"历选吉日而合善时也。"

④师古曰:"如星之陈,象天之行也。"

⑤张晏曰:"礼记云'招摇在上,急缮其怒'。太阴,岁后三辰也。"服虔曰:"钩

陈，紫宫外营陈星。”

⑥张晏曰：“堪舆，天地总名也。”孟康曰：“堪舆，神名，造图宅书者。木石之怪曰夔，夔神如龙，有角，人面。魑，耗鬼也。獟狂亦恶鬼也。今皆梢而去之。”师古曰：“堪舆，张说是也。属，委也，以壁垒委之。梢，击也。扶，笞也。梢音山交反。魑音虚。属音之欲反。扶音丑乙反。獟音揆聿反。”

⑦师古曰：“自招摇至獟狂，凡八神也。殷辚，盛貌也。军装，为军戎之饰装也。辚音来忍反。”

⑧张晏曰：“玉戚，以玉为戚柄也。”晋灼曰：“飞者蒙茸而乱，走者陆梁而跳也。”师古曰：“茸音人蒙反。柄，柄也，音秘。”

⑨晋灼曰：“方攘，半散也。”师古曰：“总总撙撙，聚貌也。胶葛犹言胶加也。讯亦奋讯也。撙音子本反。讯音信。攘音人羊反。”

⑩师古曰：“柴虒参差，不齐貌也。颉眐，上下也。柴音初蚁反。虒音多。参音初林反。颉音胡结反。眐音胡刚反。”

⑪师古曰：“翕赫曶霍，开合之貌也。雾，地气发也。蒙，天气下也。如雾之集，如蒙之合也。半散照烂，言其分布而光明也。曶读与忽同。”

于是乘舆乃登夫凤皇兮翳华芝，①驷苍螭兮六素虬，②蠖略蘼绥，漓虖幓缅。③帅尔阴闭，霅然阳开，④腾清霄而轶浮景兮，夫何旖旎郅偈之旖柅也！⑤流星旄以电烛兮，咸翠盖而鸾旗。⑥敦万骑于中营兮，方玉车之千乘。⑦声駍隐以陆离兮，轻先疾雷而驭遗风。⑧陵高衍之嵱嵷兮，超纡谲之清澄。⑨登椽栾而狋天门兮，驰阊阖而入凌兢。⑩

①师古曰：“凤皇者，车以凤皇为饰也。翳，蔽也。以华芝为蔽也。”

②师古曰：“四、六，驾数也，言或四或六也。螭似龙，一名地蝼。虬即龙之无角者。”

③师古曰：“蠖略蘼绥，虬螭貌也。漓虖幓缅，车饰貌也。蠖音於镬反。漓音离。幓音森，其字从巾。缅音所宜反。”

④晋灼曰：“帅，聚也。霅，散也。”师古曰：“霅音所甲反，又音先合反。”

⑤师古曰：“腾，升也。霄，日旁气也。轶，过也。画鸟隼曰旖，龟蛇曰旎。郅

偈,竿杠之状也。旖柅,旒缘之形也。郅音吉,又音质。偈音居桀反。旖音猗。柅音女支反。”

⑥师古曰:“如星之流,如电之照也。咸,皆也。”

⑦师古曰:“敦读曰屯。屯,聚也。方,并也。”

⑧师古曰:“驭然,疾意也。骋音普萌反。驭音先合反。”

⑨孟康曰:“衍,无厓岸也。纡谲,曲折也。”李奇曰:“嵷音踊。嵷音竦。”如淳曰:“嵷嵷,上下众多貌。”师古曰:“衍即所谓坟衍者也。”

⑩服虔曰:“橡栗,甘泉南山也。”李奇曰:“狊音贡。”苏林曰:“狊,至也。”师古曰:“入凌兢者,(亦)〔言〕寒凉战栗之处也。[7]兢音巨陵反。”

是时未臻夫甘泉也。乃望通天之绎绎。① 下阴潜以惨廪兮,上洪纷而相错;② 直峣峣以造天兮,厥高庆而不可虖骫度。③ 平原唐其坛曼兮,列新雉于林薄;④ 攒并闾与茇苦兮,纷被丽其亡鄂。⑤ 崇丘陵之陂陁兮,深沟嵚岩而为谷;⑥ 崖崖离宫般以相烛兮,封峦石关施靡虖延属。⑦

①师古曰:“臻与臻同,臻,至也。通天,台名也。言虽未至甘泉,则遥望见通天臺也。绎绎,相连貌。”

②师古曰:“惨廪,亦寒凉之意也。洪,大也。纷,乱杂也。错,互也。廪读如本字,又音来感反。”

③师古曰:“峣峣,高貌。造,至也。庆,发语辞也。骫,境也。度,量也。言此台至天,其高不可究竟而量度也。峣音尧。造音千到反。庆读曰羌。度音大各反。”

④邓展曰:“唐,道也。”服虔曰:“新雉,香草也。雉、夷声相近。”师古曰:“言平原之道坛曼然广大,又列树辛夷于林薄之间也。草藂生曰薄。新雉即辛夷耳,为树甚大,非香草也。其木枝叶皆芳,一名新矧。坛音徒旦反。曼音莫旦反。”

⑤如淳曰:“并闾,其叶随时政,政平则平,政不平则倾也。”师古曰:“如氏所说自是平虑耳。此并闾谓棕树也。茇苦,草名也。鄂,垠也。茇音步末反。苦音括。被,皮义反。丽读如本字。被丽又音披离。”

⑥苏林曰:“跛骧音叵我。”师古曰:“跛骧,高大状也。嵌岩,深险貌也。嵌音口衔反。”

⑦应劭曰:“言秦离宫三百,武帝复往往修治之。”师古曰:“迳,古往字。往往,言所往之处则有之。般,连貌也。烛,照也。封峦、石关皆宫名也。施靡,相及貌。属,连也。般音盘。施音弋尔反。属音之欲反。”

于是大夏云谲波诡,摧嵬而成观,[①]仰挢首以高视兮,目冥眴而亡见。[②]正浏滥以弘惝兮,指东西之漫漫,[③]徒回回以徨徨兮,魂固眇眇而昏乱。[④]据轮轩而周流兮,忽轶轧而亡垠。[⑤]翠玉树之青葱兮,壁马犀之瞵瑞。[⑥]金人仡仡其承钟虡兮,嵌岩岩其龙鳞,[⑦]扬光曜之燎烛兮,乘景炎之炘炘,[⑧]配帝居之县圃兮,象泰壹之威神。[⑨]洪台掘其独出兮,掇北极之嶟嶟,[⑩]列宿乃施于上荣兮,日月才经于柍桭,[⑪]雷郁律而岩突兮,电倏忽于墙藩。[⑫]鬼魅不能自还兮,半长途而下颠。[⑬]历倒景而绝飞梁兮,浮蔑蠛而撇天。[⑭]

①孟康曰:“言夏屋变巧,乃为云气水波相谲诡也。嵬嵬,材木之崇积貌也。”晋灼曰:“嵬音赵水反。”师古曰:“嵬音子水反。观谓形也,音工唤反。赵音丑成反。”

②师古曰:“挢,举也。冥眴,视不谛也。挢与矫同,其字从手。冥音莫见反。眴音州县之县。”

③服虔曰:“惝音敞。”师古曰:“浏滥犹泛滥。弘惝,高大也。漫漫,长也。浏音刘。”

④师古曰:“言骇其深博。”

⑤师古曰:“轮轩谓前轩之轮也。轮者,轩间小木也,字与椽同。周流,周视也。轶轧,远相映也。轮音零。轶音乌朗反。轧音於黠反。”

⑥应劭曰:“瞵音邻。”晋灼曰:“瑞音蕤。”师古曰:“玉树者,武帝所作,集众宝为之,用供神也,非谓自然生之。而左思不晓其意,以为非本土所出,盖失之矣。马犀者,马脑及犀角也。以此二种饰殿之壁。瞵瑞,文貌。”

⑦师古曰:“仡仡,勇健状。嵌,开张貌,言其鳞甲开张,若真龙之形也。仡音鱼乙反,又音其乞反。嵌音火敢反。”

⑧师古曰:"炘炘,光盛貌也。炎音弋赡反。炘音欣。"

⑨服虔曰:"曾城、县圃、阆风,昆仑之山三重也,天帝神在其上。"

⑩应劭曰:"掘,特貌也。掇,至也。'晋灼曰:"嶟嶟,概掇也。"师古曰:"言高台特出乃至北极,其状竦峭,嶟嶟然也。掘音其勿反。掇音竹指反。嶟音千旬反,又音遵。"

⑪服虔曰:"柍,中央也。棎,屋栭也。"师古曰:"施,延也。荣,屋翼也。凡此者言屋宇高大之甚。施音弋豉反。柍音央。棎音辰。一曰施,直谓安施(音)之耳,[8]读如本字。"

⑫师古曰:"郁律,雷声也。倏忽,电光也。薄,薄篱也。倏音式六反。薄音甫元反。"

⑬师古曰:"言屋之高深,虽鬼魅亦不能至其极而反,故于长途之半而颠坠也。还读曰旋,或作逮。逮,及也。"

⑭晋灼曰:"飞梁,浮道之桥也。蔑蠓,(疾)〔蚊〕也。"[9]师古曰:"撇犹拂也。蠓音莫孔反。撇音匹列反,又音普结反。"

左欃枪右玄冥兮,前熛阙后应门;① 阴西海与幽都兮,涌醴汩以生川。② 蛟龙连蜷于东厓兮,白虎敦圉虣昆仑。③ 览榑流于高光兮,溶方皇于西清。④ 前殿崔巍兮,和氏珑玲,⑤ 炕浮柱之飞榱兮,神莫莫而扶倾,⑥ 闶阆阆其寥廓兮,似紫宫之峥嵘。⑦ 骈交错而曼衍兮,崛崒隗虣其相婴。⑧ 乘云阁而上下兮,纷蒙笼以捏成。⑨ 曳红采之流离兮,陋翠气之冤延。⑩ 袭璇室与倾宫兮,若登高妙远,肃虣临渊。⑪

①晋灼曰:"大人赋'搀欃枪以为旌'。又曰'左玄冥而右黔雷'。雄拟相如故云尔。熛阙,赤色之阙,南方之帝曰赤熛怒,应门正在熛阙之内也。"师古曰:"熛音匹遥反。"

②如淳曰:"言阙之高乃阴西海也。"师古曰:"荫映西海也,以及幽都。幽都,北方绝远之地也。涌醴,醴泉涌出汩汩然也。汩音于笔反。"

③师古曰:"连蜷,卷曲貌。敦圉,盛怒也。言甘泉宫中皆有此象也。蜷音拳,敦音屯。"

④服虔曰:“高光,宫名也。”师古曰:“椽流,屈折也。溶然,闲暇貌也。方皇,彷徨也。西清,西厢清闲之处也。溶音容。”

⑤孟康曰:“以和氏璧为梁壁带也,其声玲珑也。”晋灼曰:“以黄金为壁带,含蓝田璧。珑玲,明见貌也。”师古曰:“崔巍,高貌。珑玲,晋说是也。崔音才回反。巍音五回反。珑音聋。玲音零。”

⑥师古曰:“炕与抗同。抗,举也。榱,屋椽也。言举立浮柱而驾飞榱,其形危竦,有神于暗莫之中扶持,故不倾也。”

⑦师古曰:“闶,高门貌。阆阆,空虚也。寥廓,宏远也。紫宫,天帝之宫也。峥嵘,深邃也。闶音抗。阆音浪。寥音僚。峥音仕耕反。嵘音宏。”

⑧师古曰:“言宫室台观相连不绝也。峳,安施之貌。嶵隗犹崔巍也。衍音(赤)〔亦〕战反[10]。峳音它贿反。嶵音罪。隗音五贿反。”

⑨师古曰:“乘,登也。云阁,亦言其高入于云也。蒙笼,深通貌。揌成,言其有若自然也。揌音胡本反。”

⑩师古曰:“言宫室旷大,自然有红翠之气。”

⑪服虔曰:“袭,继也。桀作琁室,纣作倾宫,以此微谏也。”应劭曰:“登高远望,当以亡国为戒,若临深渊也。”

回猋肆其砀骇兮,辫桂椒,郁栘杨。[①]香芬芳以穷隆兮,击薄栌而将荣。[②]芧呋胖以揌根兮,声驸隐而历钟,[③]排玉户而颓金铺兮,发兰惠与穹窮。[④]惟弸彋其拂汨兮,稍暗暗而靓深。[⑤]阴阳清浊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调琴。[⑥]般、倕弃其剞劂兮,王尔投其钩绳。[⑦]虽方征侨与偓佺兮,犹仿佛其若梦。[⑧]

①师古曰:“回猋,回风也。肆,放也。砀,过也。骇,动也。辫,古拔字。郁,聚也。栘,唐棣也。杨,杨树也。言回风放起,过动众树,则桂椒拔散而栘杨郁聚也。砀音徒浪反。栘音移。”

②师古曰:“言桂椒香气乃击薄栌及屋翼也。薄,迫也。栌音卢。”

③师古曰:“又言风之动树,声响振起众根合,驸隐而盛,历入殿上之钟也。根犹株也。芧读与响同。呋音丑乙反。胖音许乙反。揌音下本反。驸音普耕反。”

④李奇曰:"铺,门首也。"师古曰:"言风之所至,又排门扬铺,击动锾钮,回旋入宫,发奋众芳。"

⑤苏林曰:"弸音石堕井弸尔之弸。彋音宏。"孟康曰:"弸彋,风吹帷帐鼓貌。"师古曰:"拂汨亦风动貌。暗暗,幽隐。靓即静字耳。弸音普萌反。拂音普密反。汨音于密反。暗音乌感反。"

⑥张晏曰:"声细不过羽,穆然相和也。"师古曰:"羾,舜典乐也。牙,伯牙也。"

⑦应劭曰:"刳,曲刃也。�current,曲凿也。"师古曰:"般,公输般也。倕,共工也。王尔亦巧人也,见淮南子。言土木之功穷极巧丽,故令般、倕之徒弃其常法也。般读与班同。倕音垂。刳音居尔反。�current音居卫反。"

⑧晋灼曰:"方,常也。征,行也。言宫观之高峻,虽使仙人常行其上,恐遽不识其形观,犹仿佛若梦也。"师古曰:"方谓并行也。征侨,姓征名伯侨,仙人也。偓佺亦仙人名。偓音屋。佺音诠。仿佛即髣髴字也。征,郊祀志作正字,其音同。"

于是事变物化,目骇耳回,①盖天子穆然珍台閒馆琁题玉英蜎蜎蠖濩之中,②惟夫所以澄心清魂,储精垂思,③感动天地,逆釐三神者。④乃搜逑索耦皋、伊之徒,冠伦魁能,⑤[11]函甘棠之惠,挟东征之意,⑥相与齐虖阳灵之宫。⑦靡薜荔而为席兮,折琼枝以为芳,⑧噏清云之流瑕兮,饮若木之露英,⑨集虖礼神之圜,登乎颂祗之堂。⑩建光耀之长旆兮,昭华覆之威威,⑪攀琁玑而下视兮,行游目虖三危,陈众车(所)〔于〕东阬兮,[12]肆玉钬而下驰,漂龙渊而还九垠兮,窥地底而上回。⑫风傱傱而扶辖兮,鸾凤纷其御蒸,⑬梁弱水之漼滥兮,蹑不周之逶蛇,⑭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寿兮,屏玉女而却虙妃。⑮玉女无所眺其清卢兮,虙妃曾不得施其蛾眉。⑯方擥道德之精刚兮,(睢)〔侔〕神明与之为资。⑰[13]

①师古曰:"言惊视听也。"

②应劭曰:"题,头也。榱椽之头,皆以玉饰,言其英华相烛也。"张晏曰:"蜎蜎蠖濩,刻镂之形。"师古曰:"穆然,天子之容也。蜎蜎蠖濩,言屋中之深广也。閒读曰闲。蜎音一兖反。濩音下兖反。蠖音乌郭反。濩音胡郭反。"

③师古曰:“言絜精以待,冀神降福。”

④师古曰:“釐读曰禧。禧,福也。”

⑤应劭曰:“冠其群伦魁桀也。”师古曰:“言选择贤臣,可匹耦于古贤皋陶、伊尹之类,冠等伦而魁桀。”

⑥师古曰:“甘棠之惠,劭公奭也。东征之意,周公旦也。”

⑦师古曰:“齐,同也,同集于此也。祭天之处,故曰阳灵之宫也。”

⑧师古曰:“靡,纤密也,谓纤织之也。一曰靡谓偃而靡之藉地也。”

⑨师古曰:“言其斋戒自新,居处饮食皆芳洁也。瑕谓日旁赤气也。露英,言其英华之露。”

⑩师古曰:“颂,歌也,登以祭也。地神曰祇。”

⑪服虔曰:“昭,明也。华覆,华盖也。”师古曰:“威威犹威蕤也。旃,旗之旒也,一曰燕尾。旃音所交反。”

⑫张晏曰:“三危,山名也。”晋灼曰:“钦,车辖也。九垓,九垓也。”师古曰:“假设言周流旷远,升降天地,为神通一也。肆,放也。阬,大阜也,读与冈同。钦音大,又音弟。还读曰旋。”

⑬师古曰:“倏倏,前进之意也。御犹乘也。蕤,车之垂饰缨蕤也。倏音蒐。今书御字或作衔者,俗妄改也。”

⑭服虔曰:“昆仑之东有弱水,度之若漏渌耳。”师古曰:“漏渌,小水之貌。不周,山名。逶蛇亦言不艰难也。漏音吐定反。渌音荧。又音胡荃反。蛇音移。”

⑮师古曰:“西王母在西方,周穆王所见者也。玉女、虙妃,皆神女也。虙读曰伏。”

⑯服虔曰:“卢,目童子也。”

⑰晋灼曰:“等天地之忖量也。”师古曰:“孽,总也,音览,其字从手。”

于是钦柴宗祈。燎熏皇天,[①]招繇泰壹。[14]举洪颐,树灵旗。[②]樵蒸焜上,配黎四施,[③]东烛仓海,西燿流沙,北爚幽都,南炀丹崖。[④]玄瓒觸觵,秬鬯泔淡,[⑤]胖向丰融,鬻鬻芬芬。[⑥]炎感黄龙兮,熛讹硕麟,[⑦]选巫咸兮叫帝阍,开天庭兮延群神。[⑧]傧暗蔼兮降清

坛，瑞穰穰兮委如山。⑨

①师古曰："钦，敬也。柴，积柴也。宗，尊也。祈，求福也。"

②张晏曰："招摇、泰壹，皆神名也。"服虔曰"洪颐，旗名也。"李奇曰："欲伐南越。告祈太一，画旗树太一坛上，名灵旗，以指所伐之国也。见郊祀志。"

③张晏曰："配藜，披离也。"师古曰：'樵，木薪也。蒸，麻干也。焜，同也。言以樵及蒸燎火，炎上于天，又披离四出。"

④服虔曰："丹崖，丹水之崖也。"师古曰："爟，古晃字。炀，热也。言柴燎之光远及四表也。炀音弋向反。"

⑤服虔曰："以玄玉饰之，故曰玄瓒。"张晏曰："瓒受五升，口径八寸，以圭为柄，用灌鬯。觫觵，其貌也。"应劭曰："泔淡，满也。"师古曰："觫音虱。觵音力幽反。泔音胡感反。淡音大敢反。"

⑥师古曰："言秬鬯之芬烈也。"

⑦师古曰："言光炎燡盛，感神物也。讹，化也。碩，大也。燡音必遥反。"

⑧服虔曰："令巫祝叫呼天门也。"师古曰："巫咸，古神巫之名。"

⑨张晏曰："傧，赞也。"师古曰："暗藹，神之形影也。穰穰，多也。委，积也。暗音乌感反。"

于是事毕功弘，回车而归，度三峦兮偈棠梨。① 天阃决兮地垠开，八荒协兮万国谐。② 登长平兮雷鼓磕，天声起兮勇士厉，③ 云飞扬兮雨滂沛，于胥德兮丽万世。④

①师古曰："三峦即封峦，观名也。棠梨，宫名。偈读曰憩。"

②师古曰："天阃，天门之阃也。决亦开也。言德泽普洽无极限也。"

③师古曰："长平，泾水上坂名也。磕，击鼓声也。天声，声至天也。声字或作严，言击严鼓也。厉，奋也。"

④师古曰："于，曰也。胥，皆也。丽，美也。沛音普大反。"

乱曰：① 崇崇圜丘，隆隐天兮，② 登降岊崒，单埢垣兮。③ 增宫嵯差，骈嵯峨兮，④ 岭嵚巆嶙峋，洞亡崖兮。⑤ 上天之绎，杳旭卉兮，⑥ 圣皇穆穆，信厥对兮。⑦ 俅祇郊禋，神所依兮，⑧ 徘徊招摇，灵遲迟兮。⑨ 辉光眩耀，隆厥福兮，⑩ 子子孙孙，长亡极兮。

①师古曰:“乱者,理也,总理一赋之终也。”

②师古曰:“言其高。”

③师古曰:“岝崪,上下之道也。单,周也。堵垣,圜貌也。岝音力尔反。崪音弋尔反。单音蝉。堵音拳。”

④师古曰:“增,重也。嵯差,不齐也。骈,并也。嵯音初林反。骈音步千反。嵯音材何反。峨音娥。”

⑤师古曰:“岭嵸,深邃貌。嶵峋,节级貌。岭音零,嵸音营。嶵音邻。峋音荀。”

⑥师古曰:“绎,事也。杳,高远也。旭卉,疾速也。绎读与载同。”

⑦李奇曰:“对,配也。能与天地相配也。诗云‘帝作邦作对’。”师古曰:“穆穆,美也。信,实也。”

⑧师古曰:“言以祇敬而来郊祭禋祀,则神祇依附。”

⑨师古曰:“言神久留安处,不即去也。招音上遥反。遐音栖。迟音(又)〔丈〕夷反。”[15]

⑩师古曰:“眩音州县之县。”

甘泉本因秦离宫,既奢泰,①,而武帝复增通天、高光、迎风。宫外近则洪厓、旁皇、储胥、弩阰,远则石关、封峦、枝鹊、露寒、棠梨、师得,游观屈奇瑰玮,②非木摩而不雕,墙涂而不画,周宣所考,殷庚所迁,夏卑宫室,唐虞采椽三等之制也。③且为其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谏则非时,欲默则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乃上比于帝室紫宫,④若曰此非人力之所(能)〔为〕[16],党鬼神可也。⑤又是时赵昭仪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从,⑥在属车间豹尾中。⑦故雄聊盛言车骑之众,参丽之驾,非所以感动天地,逆釐三神。⑧又言“屏玉女,却虙妃”,以微戒齐肃之事。赋成奏之,天子异焉。

①师古曰:“本秦之林光宫也。”

②师古曰:“棠梨宫在甘泉苑垣外,师得宫在栎阳界,其馀皆甘泉苑垣内之宫观也。阰音祛。”

③师古曰:"小雅斯干之诗序曰:'宣王考室也。'考谓成也。殷庚,殷王名也。迁谓迁都亳也。唐虞谓尧舜也。棌,柞木也。三等,土阶三等,言不过也。棌音采,又音菜,其字从木。"

④师古曰:"帝谓天也。"

⑤师古曰:"党音它莽反。"

⑥师古曰:"法从者,以言法当从耳,非失礼也。一曰从法驾也。"

⑦服虔曰:"大驾属车八十一乘,作三行,尚书御史乘之。最后一乘县豹尾,豹尾以前皆为省中。"

⑧师古曰:"参,三神也。丽,偶也。"

其三月,将祭后土,上乃帅群臣横大河,凑汾阴。[①]既祭,行游介山,回安邑,[②]顾龙门,览盐池,[③]登历观,[④]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虚,眇然以思唐虞之风。[⑤]雄以为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罔,[⑥]还,上河东赋以劝,其辞曰:

①师古曰:"横,横度之也。凑,趣也。"

②师古曰:"介山在汾阴东北。回谓绕过。"

③师古曰:"龙门山在今蒲州龙门县北。盐池在今虞州安邑县南。"

④师古曰:"历山上有观也。"晋灼曰:"在河东蒲阪县。"

⑤师古曰:"陟,升也。西岳华山之上高峻,故言以望八荒。殷都河内,周在岐丰,尧都平阳,舜都蒲阪,皆可(相)〔想〕见,[17]故云迹殷周之墟,思唐虞之风也。虚读曰墟。"

⑥师古曰:"言成帝追观先代遗迹,思欲齐其德号,故雄劝令自兴至治,以拟帝皇之风。"

伊年暮春,将瘗后土,[①]礼灵祇,谒汾阴于东郊,[②]因兹以勒崇垂鸿,发祥隤祉,钦若神明者,盛哉铄乎,越不可载已![③]于是命群臣,齐法服,整灵舆,乃抚翠凤之驾,六先景之乘,[④]掉奔星之流旃,覆天狼之威弧。[⑤]张燿日之玄旄,扬左纛,被云梢。[⑥]奋电鞭,骖雷辎,[⑦]鸣洪钟,建五旗。[⑧](乂)〔羲〕和司日,[18]颜伦奉舆,[⑨]风发飙

拂，神腾鬼趡；⑩千乘霆乱，万骑屈桥，⑪嘻嘻旭旭，天地稠嶪。⑫簸丘跳峦，涌渭跃泾。⑬秦神下詟，跖魂负渑；⑭河灵矍踢，爪华蹈衰。⑮遂臻阴宫，穆穆肃肃，蹲蹲如也。⑯

①师古曰："伊，是也，谓是祠甘泉之年也。祭地曰瘞薶，故曰瘞后土。瘞音乙例反。"

②师古曰："京师之东故曰东郊也。"

③师古曰："勒崇垂鸿，勒崇名而垂鸿业也。赉，降也。祉，福也。钦，敬也。若，顺也。铄，美也。越，曰也。已，辞也。言发祥降福，敬顺神明，其事盛美，不可尽载。"

④师古曰："翠凤之驾，天子所乘车，为凤形而饰以翠羽也。先景，为马行速疾，常在景前也。"

⑤晋灼曰："有狼、弧之星也。"师古曰："彏，急张也，音锲。"

⑥张晏曰："云梢，梢云也。"师古曰："梢与旓同。旓者，旌旗之流，以云为旓也。被音皮义反。"

⑦师古曰："輜，衣车也。淮南子云'电以为鞭策，雷以为车轮'，故雄用此言也。"

⑧师古曰："洪，大也。尚书大传云'天子左右五钟，天子将出则撞黄钟之钟，左五钟皆应，入则撞蕤宾之钟，右五钟皆应。'汉旧仪云皇帝车驾建五旗。盖谓五色之旗也，以木牛承其下，取其负重致远。"

⑨师古曰："伦，古善御者也。羲和，日御名。"

⑩师古曰："飙，回风也。趡，走也，飙音必遙反。趡音子笑反，又音才笑反。"

⑪师古曰："霆乱，言如雷霆之盛而乱动也。屈桥，(言)壮捷貌。[19]屈音其勿反。桥音其召反。"

⑫服虔曰："稠嶪，动摇貌。"师古曰："嘻嘻旭旭，自得之貌。嘻音许其反。稠音徒吊反。嶪音五到反。"

⑬师古曰："山小而锐曰峦。言车骑之威，鸾隐之盛，至于涌跃泾、渭，跳籋丘山者也。"

⑭苏林曰："秦文公时庭中有怪化为牛，走到南山梓树中，伐梓树，后化入丰水，文公恶之，故作其象以厌焉。今之茸头是也，故曰秦神。"服虔曰："渑，

河岸之坻也。”晋灼曰:“渚,渚也。”师古曰:“跖,蹈也。言此神怖聋,下入水中自蹈其魂而负渚,盖戚惧之甚也。跖音之亦反。坻音直尸反。”

⑮苏林曰:“河灵,巨灵也。华,华山也。衰,衰山也。掌据之,足蹈之也。踢音试郎反。”服虔曰:“踢音石臬反。”师古曰:“矍踢,惊动之貌。矍音钁。踢音惕,二音并通。爪,古掌字。凡言此者,以车骑之众,羽旄之盛,故秦神、河灵莫不恐惧而自放也。”

⑯师古曰:“阴宫,汾阴之宫也。穆穆,静也。肃肃,敬也。蹲蹲,行有节也。蹲音千旬反。”

灵祇既鄉,五位时叙,[①]绸缪玄黄,将绍厥后。[②]于是灵舆安步,周流容与,[③]以览虖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于龙门,[④]洒沈(蕃)〔菑〕于豁渎兮[20],播九河于东瀕。[⑤]登历观而遥望兮,聊浮游以经营。乐往昔之遗风兮,喜虞氏之所耕。[⑥]瞰帝唐之嵩高兮,眺隆周之大宁。[⑦]汩低回而不能去兮,行睨陔下与彭城。[⑧]濊南巢之坎坷兮,易豳岐之夷平。[⑨]乘翠龙而超河兮,陟西岳之峣嵘。[⑩]云霏霏而来迎兮,泽滂渥而下降,[⑪]郁萧条其幽蔼兮,潏泛沛以丰隆。[⑫]叱风伯于南北兮,呵雨师于西东,[⑬]参天地而独立兮,廓荡荡其亡双。[⑭]

①师古曰:“鄉读曰向。”服虔曰:“五位,五方之神。”

②师古曰:“绸缪,天地合气也。玄黄,天地色也。易下系辞曰:‘天地绸缪,万物化淳。’坤文言曰:‘玄黄者,天地之杂色也。天玄而地黄。’将,大也。言天地之气大兴发于祭祀之后。绸音因。缪音於云反。”

③师古曰:“灵舆,天子之舆也。容暇而安豫也。与读曰豫。”

④师古曰:“龙门山,禹凿之以通河水,故勤劳之。”

⑤师古曰:“洒,分也。(蕃)〔菑〕,古灾字也。沈灾,洪水也。豁,开也。渎谓江、河、淮、济也。播,布也。九河名在地理志。东瀕,东海之瀕也。禹分治洪水之灾,通之四渎,布散九河于东海之瀕也。洒音所宜反。瀕音频,又音宾。”

⑥师古曰:“舜耕历山,故云然。”

⑦师古曰:“瞰、睎,皆视也。帝唐,尧也。嵩亦高也。嵩高者,谓孔子云‘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也。一曰:尧曾游于阳城,故于嵩高山瞰其遗迹也。大宁者,诗大雅云‘济济多士,文王以宁’。瞰音苦滥反。睎即觅字。”

⑧应劭曰:“睨,不正视也。彭城,项羽所都也。”晋灼曰:“陔下,项羽败处也。”师古曰:“汩,往意也。低回犹言徘徊也。行,且也,意且欲往睹也。汩音于笔反。睨音五系反。”

⑨李奇曰:“南巢,桀败处也。易,乐也。”师古曰:“滅与秽同。坎坷,不平貌。坎音口绀反。坷音口贺反。易音弋豉反。”

⑩师古曰:“翠龙,穆天子所乘马也。西岳即华山也。峣嵘谓嶕峣而嵘嵘也。峣音尧。嵘音士耕反。”

⑪师古曰:“霏,古霏字。霏霏,云起貌。泽,雨露也。滲漓,流貌也。降,下也。滲音淋。漓音离。降音湖江反。”

⑫师古曰:“皆云雨之貌。滃音乌孔反。泛音敷剑反。沛音普盖反。”

⑬师古曰:“言皆从命也。”

⑭师古曰:“天地曰二仪,王者大位,与之合德,故曰参天地。参之言三也。荡荡,大貌。”

遵逝靡归来,① 以函夏之大汉兮,彼曾何足与比功?② 建乾坤之贞兆兮,将悉总之以群龙。③ 丽钩芒与骖蓐收兮,服玄冥及祝融。④ 敦众神使式道兮,奋六经以摅颂。⑤ 踰於穆之缉熙兮,过清庙之雝雝;⑥ 轶五帝之遐迹兮,躡三皇之高踪。⑦ 既发轫于平盈兮,谁谓路远而不能从?⑧

①师古曰:“遵路而旋京师也。”

②服虔曰:“函夏,函诸夏也。”师古曰:“函,包容也。彼谓尧、舜、殷、周也。函读与含同。”

③张晏曰:“乾六爻悉称龙也。”

④师古曰:“钩芒,东方神。蓐收,西方神。玄冥,北方神。祝融,南方神。丽,并驾也。骖,三马也。言皆役服也。”

⑤师古曰:“敦,勉也。式,表也。六经谓易、诗、书、春秋、礼、乐也。摅,散也。

颂谓诗颂,所以美盛德之形容也,言发其志而为歌颂也。摅音丑於反。颂读曰容。”

⑥师古曰:“周颂清庙之诗云‘於穆清庙,肃雍显相’,昊天有成命之诗曰‘於缉熙’,言汉德之盛,皆过之也。隃读与逾同。於读曰乌。”

⑦师古曰:“轶亦过也,音逸。”

⑧服虔曰:“轫,止车之木,将行,故发去。平盈之地无高下也。”师古曰:“轫音刃。”

其十二月羽猎,①雄从。以为昔在二帝三王,②宫馆台榭沼池苑囿林麓薮泽财足以奉郊庙,御宾客,充庖厨而已,③不夺百姓膏腴谷土桑柘之地。女有馀布,男有馀粟,国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④凤皇巢其树,黄龙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栖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艸木茂;⑤成汤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为尚小;齐宣王囿四十里,民以为大:裕民之与夺民也。⑥武帝广开上林,南至宜春、鼎胡、御宿、昆吾,⑦旁南山而西,至长杨、五柞,⑧北绕黄山,濒渭而东,⑨周袤数百里。⑩穿昆明池象滇河,⑪营建章、凤阙、神明、驺娶,⑫渐台、泰液⑬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莱。⑭游观侈靡,穷妙极丽。虽颇割其三垂以赡齐民,⑮然至羽猎田车戎马器械储偫禁御所营,⑯尚泰奢丽夸诩,⑰非尧、舜、成汤、文王三驱之意也。⑱又恐后世复修前好,不折中以泉台,⑲故聊因校猎赋以风,⑳其辞曰:

①服虔曰:“士负羽。”

②应劭曰:“二帝,尧、舜。三王,夏、殷、周。”

③师古曰:“财读与才同。御,侍也。充,当也。”

④应劭曰:“尔雅‘庙中路谓之唐’。”

⑤师古曰:“益,臣名也,任以为虞。虞,主山泽之官也。上,山也。下,平地也。艸,古草字。”

⑥师古曰:“裕,饶也。”

⑦晋灼曰:“鼎胡,宫也,黄图以为在蓝田。昆吾,地名也,有亭。”师古曰:“宜

春近下杜,御宿在樊川西也。”

⑧师古曰:“旁音步浪反。”

⑨师古曰:“循渭水涯而东也。濒音频,又音宾。”

⑩师古曰:“袤,长也,音茂。”

⑪师古曰:“滇音丁贤反。”

⑫师古曰:“殿名也。(师古曰)驺音先合反。[21]娑音先河反。”

⑬师古曰:“渐台在泰液池中。渐,浸也,言为池水所浸也。”

⑭服虔曰:“海中三山名。法效象之。”

⑮师古曰:“赡,给也。齐人,解在食货志。”

⑯师古曰:“营谓(囿)〔圃〕守也。”[22]

⑰师古曰:“诩,大也,音许羽反。”

⑱师古曰:“三驱,古射猎之等也。一为簉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也。”

⑲服虔曰:“鲁庄公筑泉台,非礼也,至文公毁之,公羊讥云:‘先祖为之而毁之,勿居而已。’今扬雄以宫观之盛,非成帝所造,勿修而已,当以泉台折中也。”

⑳师古曰:“校猎谓围守禽兽而大猎也。风读曰讽。”

或称戏农,岂或帝王之弥文哉?① 论者云否,各亦并时而得宜,奚必同条而共贯?② 则泰山之封,乌得七十而有二仪?③ 是以创业垂统者俱不见其爽,遐迹五三孰知其是非?④ 遂作颂曰:丽哉神圣,处于玄宫,富既与地侔訾,贵正与天庳比崇。⑤ 齐桓曾不足使扶毂,楚严未足以为骖乘;陋三王之阸薛,峤高举而大兴;⑥ 历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闶;⑦ 建道德以为师,友仁义与为朋。

①师古曰:“设或人云,言俭质者皆举伏戏、神农为之首,是则岂谓后代帝王弥加文饰乎?故论者答之于下也。论者,雄自谓也。弥犹稍稍也。诸家之释,皆不当意,徒为烦杂,故无所取。”

②师古曰:“所尚不必同也。”

③孟康曰:“言封禅各异也。”师古曰:“若不如是,于何得七十二仪也?”

④师古曰:“爽,差也。创业垂统,皆无差忒。五帝三王,谁是谁非,言文质政

教各不同也。”

⑤师古曰:“颂汉德也。玄宫,言清净也。营与赏同。”

⑥师古曰:“薛亦僻字也。峤,举步貌也,音去昭反。”

⑦师古曰:“寥廓,空旷也。登闳,高远也。寥音聊。”

于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①]万物权舆于内,徂落于外,[②]帝将惟田于灵之囿,[③]开北垠,受不周之制,[④]以终始颛顼、玄冥之统。[⑤]乃诏虞人典泽,东延昆邻,西驰闔阖。[⑥]储积共偫,戍卒夹道,[⑦]斩丛棘,夷野草,[⑧]御自汧、渭,经营酆、镐,[⑨]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与地杳。[⑩]尔乃虎路三嵎以为司马,围经百里而为殿门。[⑪]外则正南极海,邪界虞渊,[⑫]鸿濛沆茫,碣以崇山。[⑬]营合围会,然后先置虡白杨之南,昆明灵沼之东。[⑭]贲育之伦,蒙盾负羽,杖镆邪而罗者以万计,[⑮]其馀荷垂天之毕,张竟壑之罘,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飞旗。[⑯]青云为纷,红蜺为缨,属之虡昆仑之虚,[⑰]涣若天星之罗,浩如涛水之波,[⑱]淫淫与与,前后要遮,[⑲]槐枪为闑,明月为候,[⑳]荧惑司命,天弧发射,[㉑]鲜扁陆离,骈衍佖路。[㉒]徽车轻武,鸿绸绕猎,[㉓]殷殷轸轸,被陵缘阪,穷冥极远者,相与迾虡高原之上;[㉔]羽骑营营,盱分殊事,[㉕]缤纷往来,辐辏不绝,若光若灭者,布虡青林之下。[㉖]

①师古曰:“北方色黑,故曰玄冬。隆烈者,阴气盛。”

②师古曰:“权舆,始也。徂落,死也。言草木萌牙始生于内,而枝叶凋毁死伤于外也。”

③师古曰:“灵囿,有灵德之苑囿也。诗大雅灵台之篇曰‘王在灵囿’。”

④孟康曰:“西北为不周风,谓冬时也。”师古曰:“垠,崖也,音银。”

⑤应劭曰:“颛顼、玄冥,皆北方之神,主杀戮也。”

⑥张晏曰:“东至昆明之边也。”师古曰:“昆明池边也。闔闔,门名也。闔读与阖同也,又音吐郎反。”

⑦师古曰:“共读曰供。偫音丈纪反。”

⑧师古曰:“夷,平也。”

⑨应劭曰:“御,禁也。”师古曰:“将猎其中,故止禁不得人行及兽出也。汧、渭以东,鄠、镐以西,皆为猎围也。”

⑩师古曰:“章皇周流,言匝遍也,谓苑囿之大,遥望日月皆从中出入,而天地之际杳然县远也。说者反以杳为沓,解云重沓,非唯乖理,盖以失韵。”

⑪晋灼曰:“路音落。”服虔曰:“以竹虎落此山也。”应劭曰:“外门为司马门,殿门在内也。”师古曰:“落,累也,以绳周绕之也。三嵕,三峰聚之山也。嵕音子公反。”

⑫应劭曰:“虞渊,日所入。”

⑬师古曰:“鸿濛沆茫,广大貌。碣,山特立貌。鸿音胡孔反。濛音莫孔反。沆音胡浪反。茫音莽。碣音竭。”

⑭张晏曰:“先置供具于前。”服虔曰:“白杨,观名。”

⑮师古曰:“贲,孟贲也。育,夏育也。皆古之勇士也。镆邪,大戟也。罗,列遮禽兽。镆音莫。邪音弋奢反。”

⑯如淳曰:“垂天,言长大如天之垂也。”师古曰:“毕,田罔也。罘,幡车罔也。”

⑰师古曰:“纷,眊也。缨,系也。属,缀也。昆仑,西极之山也。缨音下犬反。属音之欲反。虚读曰墟。”

⑱师古曰:“天星之罗,言布列也。涛水之波,言广大。”

⑲师古曰:“淫淫与与,往来貌。”

⑳孟康曰:“圉,斗战自障蔽,如城门外女垣也。”

㉑张晏曰:“荧惑,法使,司不祥。天弧,虚、危上二星也。”

㉒师古曰:“鲜扁,轻疾貌。骈衍,言其并广大也。佖,次比也,一曰满也。扁音篇。骈音步千反。佖音频一反,又音步结反。”

㉓师古曰:“徽车,有徽(炽)〔帜〕之车也。[23]鸿绸,直驰貌。绕猎,相差次也。鸿音胡孔反。绸音徒孔反。绕音捷。”

㉔师古曰:“殷轸,盛也。冥,幽深也。殷读曰隐。”

㉕苏林曰:“盱,明也。”师古曰:“营营,周旋貌也。言其服饰分明,各殊异也。盱音户。”

㉖孟康曰:“辗转,连属貌。”如淳曰:“辗音雷。转音卢。”师古曰:“缤纷,众疾

也。辗转，环转也。缤音匹人反。”

于是天子乃以阳亹始出庳玄宫，①撞鸿钟，建九(流)〔旒〕，[24]六白虎，载灵舆，蚩尤并毂，蒙公先驱。②立历天之旗，曳捎星之旃，③辟历列缺，吐火施鞭。④萃傱允溶，淋离廓落，戏八镇而开关；⑤飞廉、云师，吸嚊潚率，鳞罗布列，攒以龙翰。⑥秋秋跄跄，入西园，切神光；⑦望平乐，径竹林，⑧蹂惠圃，践兰唐。⑨举烽烈火，轠者施披，⑩方驰千驷，校骑万师。⑪虓虎之陈，从横胶葛，猋泣雷厉，骫骳玲礧，⑫汹汹旭旭，天动地骇。⑬羡漫半散，萧条数千万里外。⑭

①师古曰：“阳朝，日出之后也。北方之宫，故曰玄宫。”

②服虔曰：“蒙公，蒙恬也。”孟康曰：“神名也。”师古曰：“服说是也。并音步浪反。”

③师古曰：“历，经也。捎犹拂也。历天捎云，言其高也。捎音所交反。”

④应劭曰：“辟历，雷也。列缺，天隙电照也。”师古曰：“言猎火之耀，及驰骑奋鞭，如电吐光，及象其疾。”

⑤应劭曰：“四方四隅为八镇。”如淳曰：“不言九者，一镇在中，天子居之故也。”师古曰：“戏读曰麾，谓指麾八镇使之开关也。傱音先勇反，又音丛。溶音容。”

⑥师古曰：“吸嚊，开张也。潚率，聚敛也。言布列则如鱼鳞之罗，攒聚则如龙之豪翰。嚊音许冀反。潚音肃。翰合韵音韩。”

⑦师古曰：“秋秋跄跄，腾骧之貌。切神光者，言车之众(饬)〔饰〕[25]相切靡而光起，有若神也。跄音千羊反。”

⑧张晏曰：“平乐，馆名也。”晋灼曰：“在上林中。”

⑨师古曰：“惠圃，惠草之圃也。兰唐，陂唐之上多生兰也。”

⑩师古曰：“轠者，御人执轠也。”

⑪师古曰：“方驰，并驱也。校骑，骑而为部校者也。”

⑫服虔曰：“虓音哮。”邓展曰：“泣音粒。”师古曰：“哮虎之陈，谓勇士奋怒，状如猛兽而为行陈也。泣，猋风疾貌也。骫骳玲礧，皆声响众盛也。哮音火

交反。輵音葛。騹音匹人反。駍音普萌反。骾音力茎反。磕音口盍反。”

⑬苏林曰:“岝音岝岝动摇之岝。”师古曰:“泓音闵。岝音五合反。”

⑭师古曰:“羌音弋战反。”

若夫壮士忼慨,殊鄉别趣,[①]东西南北,骋耆奔欲。[②]拖苍豨,跋犀犛,蹶浮麋。[③]斮巨狿,搏玄蝯,[④]腾空虚,距连卷。[⑤]踔夭蟜,娭涧门,[⑥]莫莫纷纷,山谷为之风焱,林丛为之生尘。[⑦]及至获夷之徒,蹶松柏,掌疾梨;[⑧]猎蒙茏,辚轻飞;[⑨]履般首,带修蛇;[⑩]钩赤豹,掝象犀;[⑪]跇峦阬,超唐陂。[⑫]车骑云会,登降暗蔼,[⑬]泰华为旒,熊耳为缀。[⑭]木仆山还,漫若天外,[⑮]储与庳大溥,聊浪庳宇内。[⑯]

①师古曰:“鄉读曰向。”

②师古曰:“言随其所欲而各驰骋取之也。耆读曰嗜。欲,合韵音弋树反。”

③张晏曰:“跋,蹑也。”郑氏曰:“蹶音马蹄蹶之蹶。”师古曰:“拖,曳也。跋,反戾也。蹶,蹴也。浮麋,水上浮者也。拖音佗。跋音步末反。”

④师古曰:“斮,斩也。狿,兽名也。解在司马相如传。斮音侧略反。”

⑤张晏曰:“连卷之木也。”师古曰:“距即距字也。卷音拳。”

⑥师古曰:“踔,走也。夭蟜亦木枝曲也。娭,戏也。踔音丑孝反,又音徒钓反。蟜音矫。娭音许其反。”

⑦师古曰:“莫莫,尘埃貌。纷纷,乱起貌。”

⑧服虔曰:“获夷,能获夷狄者也。”师古曰:“掌,以掌击也。”

⑨师古曰:“蒙茏,草木所蒙蔽处也。辚,轹也。轻飞犹言轻禽也。辚音吝。”

⑩如淳曰:“般音班。班首,虎之类也。”师古曰:“履谓践履之也。修,长也。”

⑪师古曰:“掝,古牵字。”

⑫师古曰:“跇,渡也。峦阬,并解于上。唐陂,陂之有隄唐者也。阬音刚。跇音弋制反。”

⑬师古曰:“暗音乌感反。”

⑭师古曰:“旒,旌旗之旒也。缀,所以县旌也。”

⑮如淳曰:“还音旋。言山为之回旋也。”

⑯服虔曰:"储与,相羊也。溥,水厓也。"师古曰:"聊浪,言游放也。与音馀。溥音普,浪音琅。"

于是天清日晏,[①]逢蒙列眦,羿氏控弦。[②]皇车幽辁,光纯天地,[③]望舒弥辔,[④]翼乎徐至于上兰。[⑤]移围徙陈,浸淫蹴部,[⑥]曲队坚重,各按行伍。[⑦]壁垒天旋,神抶电击,[⑧]逢之则碎,近之则破,鸟不及飞,兽不得过,军惊师骇,刮野埽地。[⑨]及至罕车飞扬,武骑聿皇;[⑩]蹈飞豹,绢噪阳;[⑪]追天宝,出一方;[⑫]应驰声,击流光。壑尽山穷,囊括其雌雄,[⑬]沈沈容容,遥噱虖紘中。[⑭]三军芒然,穷尤阸与,[⑮]亶观夫票禽之绌隃,犀兕之抵触,熊罴之挐攫,虎豹之凌遽,[⑯]徒角抢题注,蹙竦詟怖,魂亡魄失,触辐关脰。[⑰]妄发期中,进退履获,[⑱]创淫轮夷,丘累陵聚。[⑲]

①师古曰:"晏,无云也。"

②师古曰:"逢蒙及羿,皆古善射者。列,整也。控,引也。"

③李奇曰:"纯,缘也。"师古曰:"幽辁,车声也。辁音一轄反。纯音之允反。"

④师古曰:"望舒,月御也。弥,敛也。言天子之车敛辔徐行,故假望舒为言耳。弥音莫尔反。"

⑤晋灼曰:"上兰观在上林中。"

⑥师古曰:"部,军之部校也,言稍聚逼而重。蹴音千欲反。"

⑦师古曰:"队亦部也。按,依也。队音徒内反。行音胡郎反。"

⑧师古曰:"言所抶击如鬼神雷电也。抶音丑乙反。"

⑨师古曰:"言杀获皆尽,无遗馀也。扫音先早反。"

⑩师古曰:"罕车,毕罕之车也。聿皇,疾貌。"

⑪师古曰:"噪阳,赍赍也,人面黑身,有毛,反踵,见人则笑,唇蔽其目。绢音工犬反。噪音工聊反。赍音扶味反。"

⑫应劭曰:"天宝,陈宝也。"晋灼曰:"天宝鸡头人身。"

⑬如淳曰:"陈宝神来下时,驰然有声,又有光精也。"应劭曰:"下时穷极山川天地之间,然后得其雌雄也。"师古曰:"雄在陈仓,雌在南阳也。故云野尽山穷也。驰音普萌反。"

⑭师古曰:“口内之上下名为噱,言禽兽奔走倦极,皆遜张噱吐舌于纮罔之中也。”师古曰:“噱音其略反。纮,古纮字。”

⑮孟康曰:“尤,行也。闲,止也。言三军之盛,穷闲禽兽,使不得逸漏也。”晋灼曰:“闲与,容貌也。”师古曰:“闲与,容暇之貌也。芒音莫郎反。尤音淫。闲音於庶反。与音豫。”

⑯师古曰:“亶读曰但。票禽,轻疾之禽也。绁与跇同。绁,度也。隃与逾同。挈,牵引也。攫,搏持之也。凌,战栗也。遽,惶也。票音频妙反。绁音弋制反。触,合韵音昌树反。挈音女居反。攫音钁。遽音讵。”

⑰师古曰:“徒亦但也。抢犹刺也。题,额也。脰,颈也。言众兽迫急,以角抢地,以额注地,或自触车辐,关颈而死也。抢音千羊反。麾音子育反。脰音豆。”

⑱师古曰:“言矢虽妄发而必有中,进则履之,退则获之。”

⑲师古曰:“淫,过也。夷,平也。言创过大,血流平于车轮也。丘累陵聚,言其积多。”

于是禽殚中衰,[①]相与集于靖冥之馆,[②]以临珍池。灌以岐梁,溢以江河,[③]东瞰目尽,西畅亡厓,[④]随珠和氏,焯烁其陂。[⑤]玉石嵬崟,眩耀青荧,[⑥]汉女水潜,怪物暗冥,不可殚形。[⑦]玄鸾孔雀,翡翠垂荣,[⑧]王雎关关,鸿雁嘤嘤,[⑨]群娭虙其中,嘌嘌昆鸣;[⑩]鸟鹭振鹭,上下砰磕,声若雷霆。[⑪]乃使文身之技,水格鳞虫,[⑫]凌坚冰,犯严渊,探岩排碕,薄索蛟螭,[⑬]蹈猩獌,据鼋鼍,[⑭]抶灵蠵。[⑮]入洞穴,出苍梧,[⑯]乘钜鳞,骑京鱼。[⑰]浮彭蠡,目有虞。[⑱]方椎夜光之流离,剖明月之珠胎,[⑲]鞭洛水之虙妃,饷屈原与彭胥。[⑳]

①师古曰:“殚,尽也。中,射中也,音竹仲反。”

②晋灼曰:“靖冥,深闲之馆。”

③晋灼曰:“梁,梁山也。”服虔曰:“珍池,山下之流也。”

④师古曰:“瞰,视也。目尽,极望[也],亡厓(也),[26]言广远也。”

⑤师古曰:“焯,古灼字也。焯烁,光貌。烁音式药反。”

⑥师古曰:“玉石,石之似玉者也。嵬崟,高锐貌。青荧,言其色青而有光荧

也。嶜音仕金反。崟音牛林反。”

⑦应劭曰:“汉女,郑交甫所逢二女,弄大珠,大如荆鸡子。”师古曰:“不可殚形,不能尽其形貌之状。”

⑧师古曰:“言其毛羽有光华。”

⑨师古曰:“玉雎,雎鸠也。关关,和声也。嘤嘤,相命〔声〕也。[27]嘤音於行反。”

⑩师古曰:“蜼,戏也。昆,同也。蜼音许其反。噍音子由反。”

⑪师古曰:“凫,水鸟,即今之野鸭也。鹥,凫属也。鹭,白鸟也。振者,言振羽翼而飞也。诗大雅曰‘凫鹥在泾,’,周颂曰‘振鹭于飞’,三者皆水鸟也。言其群飞上下,翅翼之声若雷霆也。鹥音乌奚反。砰音普萌反。”

⑫服虔曰:“文身,越人也,能入水取物。”

⑬师古曰:“严,言不可犯也。岩,水岸嵌岩之处也。碕,曲岸也。薄,迫也。索,搜求也。碕音钜依反。嵌音口衔反。”

⑭苏林曰:“猏音宾。”师古曰:“獭,形如狗,在水中食鱼。猏,小獭也。獭音它曷反。”

⑮郑氏曰:“抾音怯。”应劭曰:“蠵,大龟也。雄曰毒冒,雌曰觜蠵。”师古曰:“抾,挹(扱)〔取〕也,[28]又音祛。蠵音弋随反,又音携。”

⑯晋灼曰:“洞穴,禹穴也。”师古曰:“洞,通也。”

⑰师古曰:“京,大也,或读为鲸。鲸,大鱼也。”

⑱应劭曰:“彭蠡,大泽,在豫章。”师古曰:“目犹视也,望也。有虞谓舜陟方在江南,言遥望也。”

⑲师古曰:“珠在蛤中若怀妊然,故谓之胎也。椎音直佳反,其字从木。”

⑳师古曰:“彭,彭咸,胥,伍子胥,皆水死者。虑读曰伏。”

于兹虙鸿生钜儒,俄轩冕,杂衣裳,①修唐典,匡雅颂,揖让于前。②昭光振耀,蠁留如神,③仁声惠于北狄,武义动于南邻。④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长,移珍来享,抗手称臣。⑤前入围口,后陈卢山。⑥群公常伯杨朱、墨翟之徒⑦喟然称曰:⑧“崇哉乎德,虽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兹!太古之觐东岳,禅梁基,舍此世也,

其谁与哉?”

①师古曰:“俄俄,陈举之貌。杂者,言衣与裳皆杂色也。”

②师古曰:“匡,正也。”

③师古曰:“蠙与嚣同。訇与忽同。”

④师古曰:“南方有金邻之国,极远也,故云南邻。一曰,邻邑也。”

⑤如淳曰:“以物与人曰移。”师古曰:“貉,东北夷也。享,献也。抗,举手也,言其肃恭合掌而拜也。貊音莫百反。”

⑥孟康曰:“单于南庭山也。”

⑦师古曰:“常伯,侍中也。解在谷永传。杨朱、墨翟,取古贤以为喻也。”

⑧师古曰:“喟,叹息也,音丘位反。”

上犹谦让而未俞也,[①]方将上猎三灵之流,下决醴泉之滋,[②]发黄龙之穴,窥凤皇之巢,临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云梦,侈孟诸,[③]非章华,是灵台,[④]罕徂离宫而辍观游,[⑤]土事不饰,木功不雕,承民乎农桑,[⑥]劝之以弗迨,侪男女使莫违;[⑦]恐贫穷者不遍被洋溢之饶,开禁苑,散公储,创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⑧]驰弋乎神明之囿,览观乎群臣之有亡;放雉菟,收罝罘,麋鹿刍荛与百姓共之,[⑨]盖所以臻兹也。于是醇洪鄙之德,丰茂世之规,[⑩]加劳三皇,勖勤五帝,不亦至乎!乃祗庄雍穆之徒,[⑪]立君臣之节,崇贤圣之业,未皇苑囿之丽,游猎之靡也,[⑫]因回轸还衡,[⑬]背阿房,反未央。

①张晏曰:“俞,然也。”师古曰:“俞音逾。”

②如淳曰:“三灵,日月星垂象之应也。”师古曰:“流者,言其和液下流。”

③师古曰:“云梦,楚薮泽名也。春秋昭公三年‘楚灵王与郑伯田于江南之梦’。孟诸,宋薮泽名。文公十年‘楚穆王欲伐宋,昭公导之以田孟诸’。言今皆以二者为奢侈而改也。”

④师古曰:“言以楚灵王章华之台为非,而周文王灵台之制为是也。”

⑤师古曰:“罕,希也。徂,往也。辍,止也。”

⑥师古曰:“承,举也。”

⑦师古曰:“侪,耦也。违谓失婚姻时也。侪音仕皆反。”

⑧师古曰:“虞与娱同。”

⑨师古曰:“刍所以(饭)〔饮〕牛马。[29]莽,草薪。”

⑩师古曰:“洪,大也。卭与畅同。畅,通也。”

⑪师古曰:“祗庄,敬也。雍穆,和也。”

⑫师古曰:“皇,暇也。”

⑬师古曰:“轸,舆后横木也。衡,辕前横木也。”

【校勘记】

〔1〕 以支庶初食采于晋之(杨)〔扬〕。 景祐、殿本都作“扬”,下文及注原作“杨”者并照改。

〔2〕 偪,古逼(也)〔字〕。 殿本作“字”。王先谦说殿本是。

〔3〕 (固)不如襞而幽之离房。 景祐、殿本都无“固”字。

〔4〕 (焉)驾八龙之委蛇? 景祐、殿本都无“焉”字。

〔5〕 夫圣哲之(不)遭兮, 景祐、殿本都无“不”字。

〔6〕 (亦)〔音〕之亦反。 景祐、殿、局本都作“音”,此误。

〔7〕 (亦)〔言〕寒凉战栗之处也。 景祐、殿本都作“言”,此误。

〔8〕 一曰施,直谓安施(音)之耳, 景祐本无“音”字,此衍。

〔9〕 蔑蠓,(疾)〔蚊〕也。 殿、局本都作“蚊”。

〔10〕 衍音(赤)〔亦〕战反。 景祐、殿、局本都作“亦”,此误。

〔11〕 冠伦魁能,⑤ 注⑤原在“能”字上,明颜师古以“冠伦魁”断句。 刘攽、刘敞、齐召南、王先谦都说“能”字当属上读,文选同。

〔12〕 陈众车(所)〔于〕东阬兮, 景祐、殿本都作“于”。王先谦说作“于”是。

〔13〕 (胖)〔侔〕神明与之为资。 景祐、殿本都作“侔”。

〔14〕 招繇泰壹,王先谦说招摇虽亦神名,施于此处则不类。 按礼乐志“体招摇若永望”。颜注“申动貌”。下文“徘徊招摇”同。

〔15〕 迟音(又)〔丈〕夷反。 景祐本作“丈”。王先谦说作“丈”是。

〔16〕 若曰此非人力之所(能)〔为〕, 景祐、殿本都作“为”。

〔17〕 皆可(相)〔想〕见,殿本作"想"。 王先谦说作"想"是。

〔18〕 (义)〔羲〕和司日, 景祐、汲古、殿、局本都作"羲",此误。

〔19〕 屈桥,(言)壮捷貌。 景祐、殿本都无"言"字,此衍。

〔20〕 洒沈(蕃)〔菑〕于豁渎兮,钱大昭说"蕃"当作"菑"。 按殿本作"菑"。

〔21〕 (师古曰)驭音先合反。 景祐、殿本都无"师古曰"三字,此衍。

〔22〕 营谓(园)〔围〕守也。 景祐、殿本都作"围",此误。

〔23〕 徽车,有徽(炽)〔帜〕之车也。 景祐、殿本都作"帜",此误。

〔24〕 撞鸿钟,建九(流)〔旒〕。 景祐、殿本都作"旒"。

〔25〕 言车之众(饬)〔饰〕殿本作"饰"。 王先谦说殿本是。

〔26〕 目尽,极望〔也〕。亡厓(也),言广远也。 殿本"也"字在"极望"下。王先谦说殿本是。

〔27〕 相命〔声〕也。 景祐、殿本都有"声"字。

〔28〕 抶,挹(抆)〔取〕也。 景祐、殿、局本都作"取"。

〔29〕 刍所以(饭)〔饮〕牛马。 景祐、殿本都作"饮"。

汉书卷八十七下

扬雄传第五十七下

明年，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秋，命右扶风发民人南山，西自褒斜，东至弘农，南驱汉中，[①]张罗罔罝罘，捕熊罴豪猪虎豹狖玃狐菟麋鹿，[②]载以槛车，输长杨射熊馆。[③]以罔为周阸，[④](从)〔纵〕禽兽其中，[1]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获，上亲临观焉。是时，农民不得收敛。雄从至射熊馆，还，上长杨赋，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风。[⑤]其辞曰：

①师古曰："褒斜，南山二谷名也。汉中，今梁州也。斜音弋奢反。"

②师古曰："狖似猕猴，仰鼻而长尾。玃亦猕猴类也，长臂善搏。玃身长，金色。狖音弋授反。玃音钁。"

③师古曰："长杨，宫名也，在盩厔县，其中有射熊馆。"

④李奇曰："阸，遮禽兽围陈也。"师古曰："阸音袄。"

⑤师古曰："藉，借也。风读曰讽。"

子墨客卿问于翰林主人曰："盖闻圣主之养民也，仁沾而恩洽，动不为身。[①]今年猎长杨，先命右扶风，左太华而右褒斜，[②]捣(截)〔嶄〕辟而为弋，[2]纡南山以为罝，[③]罗千乘于林莽，列万骑于山隅，[④]帅军踔阸，锡戎获胡。[⑤]掩熊罴，拕豪猪，[⑥]木雍枪累，以为储胥，[⑦]此天下之穷览极观也。虽然，亦颇扰于农民。三旬有馀，其廑至矣，[⑧]而功不图，[⑨]恐不识者，外之则以为娱乐之游，内之则不以为干豆之事，[⑩]岂为民乎哉！且人君以玄默为神，澹泊为德，[⑪]

今乐远出以露威灵,⑫数摇动以罢车甲,⑬本非人主之急务也,蒙窃或焉。”⑭

①师古曰:“言忧百姓也。”

②师古曰:“太华即西岳华山。”

③师古曰:“嶕峭即所谓嵯峨山也,在京师之北。凡言此者,示猎围之宽广也。嶕峭音截啮,又音材葛反,又音五葛反。”

④师古曰:“草平曰莽。”

⑤师古曰:“踤,足蹴之也。锡戎获胡,言以禽兽赐戎狄,令胡人获取之。踤音才恤反。”

⑥师古曰:“揾,捉持之也。豪猪亦名帚豲也,自为牝牡者也。揾音厄。拕音佗。豲音(完)〔桓〕。”[3]

⑦苏林曰:“木拥栅其外,又以竹枪累为外储也。”服虔曰:“储胥犹言有馀也。”师古曰:“储,峙也。胥,须也。以木拥枪及累绳连结以为储胥,言有储畜以待所须也。枪音千羊反。累音力佳反。”

⑧师古曰:“廑,古勤字。”

⑨张晏曰:“不可图画以示后人。”师古曰:“此说非也。图,谋也,言百姓甚勤劳矣,而不见谋赡恤之事。”

⑩师古曰:“干豆,三驱之一也。干豆者,言为脯羞以充实豆,荐宗庙。”

⑪师古曰:“澹泊,安静也。澹音徒滥反。泊音步各反,又音魄。”

⑫师古曰:“露谓显暴不深固。”

⑬师古曰:“罢读曰疲。”

⑭师古曰:“蒙,自谓蒙蔽也。”

翰林主人曰:“吁,谓之兹邪![1]若客,所谓知其一未睹其二,见其外不识其内者也。仆尝倦谈,不能一二其详,[2]请略举凡,而客自览其切焉。”[3]

①师古曰:“吁,疑怪之辞也。谓兹邪,犹云何为如此也。吁音于。”

②师古曰:“详,悉也。”

③师古曰:“凡,大指也。切,要也。”

客曰:“唯,唯。”

主人曰:“昔有强秦,封豕其士,窫窳其民,凿齿之徒相与摩牙而争之,①豪俊麋沸云扰,群黎为之不康,②于是上帝眷顾高祖,高祖奉命,顺斗极,运天关,横钜海,票昆仑,③提剑而叱之,所麾城(撕)〔撕〕邑,[4]下将降旗,④一日之战,不可殚记。⑤当此之勤,头蓬不暇疏,饥不及餐,⑥鞮鍪生虮虱,介胄被沾汗,⑦以为万姓请命庳皇天。乃展民之所诎,振民之所乏,⑧规亿载,恢帝业,七年之间而天下密如也。⑨

①应劭曰:“淮南子云,尧之时窫窳、封豨、凿齿皆为民害。窫窳类貙,虎爪食人。”服虔曰:“凿齿〔齿〕长五寸,[5]似凿,亦食人。”李奇曰:“以喻秦贪婪,残食其民也。”师古曰:“封,大也。窫音於黠反。窳音愈。”

②师古曰:“黎,众;康,安也。”

③师古曰:“票犹言摇动也,音匹昭反。”

④李奇曰:“(撕)〔撕〕音车幌之幌。”师古曰:“(撕)〔撕〕,举手拟之也。”

⑤师古曰:“殚,尽也。不可尽记,言其多也。”

⑥师古曰:“蓬谓发乱如蓬也。”

⑦师古曰:“鞮鍪即兜鍪也。鞮音丁奚反。鍪音牟。虮音居岂反。”

⑧师古曰:“展,申也。振,起也。”

⑨师古曰:“密,静也。”

“逮至圣文,随风乘流,方垂意于至宁,躬服节俭,绨衣不敝,革鞜不穿,①大夏不居,木器无文。②于是后宫贱瑇瑁而疏珠玑,却翡翠之饰,除雕琱之巧,③恶丽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④抑止丝竹晏衍之乐,憎闻郑卫幼眇之声,⑤是以玉衡正而太阶平也。⑥

①师古曰:“言不穿敝而已,无取纷华也。鞜,革履,音踏。”

②师古曰:“大夏,夏屋也。”

③师古曰:“琱,刻镂也。琱音篆。”

④师古曰:“斥,却也。”

⑤师古曰:"衍音弋战反。幼音一笑反。眇音妙。"

⑥师古曰:"玉衡,天仪也。太阶,解在东方朔传。"

"其后熏鬻作虐,东夷横畔,[①]羌戎睚眦,闽越相乱,[②]遐萌为之不安,中国蒙被其难。[③]于是圣武勃怒,爰整其旅,乃命票、卫,[④]汾沄沸渭,云合电发,[⑤]猋腾波流,机骇蜂轶,[⑥]疾如奔星,击如震霆,[⑦]砰辚辐辒,破穹庐,[⑧]脑沙幕,髓余吾。[⑨]遂猎乎王廷。[⑩]驱橐它,烧焚罴,[⑪]分梨单于,磔裂属国,[⑫]夷坑谷,拔卤莽,刊山石,[⑬]蹂尸舆厮,系累老弱,[⑭]兖铤瘢耆、金镞淫夷者数十万人,[⑮]皆稽颡树颔,扶服蛾伏,[⑯]二十馀年矣,尚不敢惕息。[⑰]夫天兵四临,幽都先加,[⑱]回戈邪指,南越相夷,[⑲]靡节西征,羌僰东驰。是以遐方疏俗殊邻绝党之域,[⑳]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绥,莫不跅足抗手,请献厥珍,[㉑]使海内澹然,[㉒]永亡边城之灾,金革之患。

①师古曰:"鬻音弋六反。横音胡孟反。"

②师古曰:"睚眦,瞋目貌。睚音五懈反。眦音仕懈反。睚字或作瞋,瞋者怒其目眦也,音工唤反。"

③师古曰:"遐,远也。"

④师古曰:"票,票骑霍去病。卫,卫青也。"

⑤师古曰:"汾沄沸渭,奋击貌。汾音纷。沄音云。"

⑥师古曰:"猋,疾风也。腾,举也。蜂与锋同。轶,过也。如机之骇,如蜂之过,言其疾也。轶与逸同。"

⑦师古曰:"霆,雷之急者,音廷。"

⑧应劭曰:"辚辐,匈奴车也。"师古曰:"穹庐,毡帐也。辚音扶云反。辐音於云反。"

⑨师古曰:"脑涂沙幕地,髓入余吾水,言其大破死亡。髓,古髓字。"

⑩孟康曰:"匈奴王廷也。"

⑪张晏曰:"橐它,干酪也,以为酪母。烧之,坏其养生之具也。"师古曰:"橐音觅。它音黎,又音来戈反。"

⑫师古曰:“梨与剺同,谓剥析也。剺音力私反。”

⑬师古曰:“卤莽,浅草之地也。坑音口衡反。莽音莫户反。”

⑭师古曰:“言已死则蹂践其尸,破伤者则舆之而行也。厮,破折也,音斯。累音力追反。”

⑮如淳曰:“究,括也。”孟康曰:“瘢者,马脊创瘢处也。”苏林曰:“以耆字为著字。著音偾之著,镞著其头也。”师古曰:“鋋,铁矜小矛也。淫夷,过伤也。据如、孟氏之说,则箭括及鋋所中,皆有创瘢于耆,而被金镞过伤者复众也。如苏氏以耆字为著字,依其所释,则括及鋋所伤皆有瘢,又著金镞于头上而过伤者亦多矣。用字既别,分句不同。据今书本多作耆字,宜从孟说。鋋音蝉,又音延。著音竹略反。矜音巨巾反。”

⑯如淳曰:“叩头时项下向,则颔树上向也。”师古曰:“树,竖也。颔音胡感反。服音蒲北反。蛾与蚁同。蛾伏者,言其伏如虫蚁也。”

⑰师古曰:“惕息,惧而小息也。息,出入气也。”

⑱师古曰:“幽都,北方,谓匈奴。”

⑲师古曰:“夷,伤也,一曰平殄也。”

⑳师古曰:“疏亦远也。邻,邑也。”

㉑师古曰:“跻,举也,音矫。”

㉒师古曰:“澹,安也,音徒滥反。”

“今朝廷纯仁,遵道显义,并包书林,圣风云靡;①英华沈浮,洋溢八区,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谈王道者则樵夫笑之。②故意者以为事罔隆而不杀,物靡盛而不亏,③故平不肆险,安不忘危。④乃时以有年出兵,整舆竦戎,⑤振师五荦,习马长杨,⑥简力狡兽,校武票禽。⑦乃萃然登南山,瞰乌弋,⑧西厌月窟,东震日域。⑨又恐后世迷于一时之事,常以此取国家之大务,淫荒田猎,陵夷而不御也。⑩是以车不安轫,日未靡旃,从者仿佛,骫属而还;⑪亦所以奉太宗之烈。遵文武之度,复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⑫使农不辍耨,工不下机,⑬婚姻以时,男女莫违;⑭出悾弟,行简易,矜劬劳,休力役;⑮见百年,存孤弱,帅与之同苦乐。然后陈钟鼓之乐,鸣鞀

磬之和，建碣磍之虡，⑯拮隔鸣球，掉八列之舞；⑰酌允铄，肴乐胥，⑱听庙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祜；⑲歌投颂，吹合雅。其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劳也。⑳方将俟元符，㉑以禅梁甫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于将来，比荣乎往号，岂徒欲淫览浮观，驰骋粳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践刍荛，夸诩众庶，盛狖玃之收，多麋鹿之获哉！且盲不见咫尺，而离娄烛千里之隅；㉒客徒爱胡人之获我禽兽，曾不知我亦已获其王侯。”

①师古曰：“靡，合韵音武义反。”

②师古曰：“樵夫，采樵之人。”

③师古曰：“罔、靡，皆无也。杀，衰也。音所例反。”

④服虔曰：“肆，弃也。”师古曰：“肆，放也，不放心于险而尝思念也。”

⑤师古曰：“有年，有丰年也。因丰年而时出兵也。竦，劝也。”

⑥师古曰：“振亦整也。荐与栫同。”

⑦师古曰：“校，计量也。票禽，轻疾之禽也。票音频妙反，又音匹妙反。”

⑧晋灼曰：“萃，集也。”服虔曰：“三十六国，乌弋最在其西。”师古曰：“瞰，远视也。音口滥反。”

⑨服虔曰：“蜎，音窟，穴。月蜎，月所生也。”师古曰：“日域，日初出之处也。厌音一涉反。”

⑩师古曰：“御，止也。”

⑪张晏曰：“从者见仿佛，委释回旋。”师古曰：“车不安轫，未及止也。日未靡旃，不移景也。仿佛读曰髣髴。骫，古委字也。属音之欲反。还读曰旋也。”

⑫师古曰：“虞与娱同，合韵音牛具反。”

⑬师古曰：“耨，摩田之器也。音忧。”

⑭师古曰：“已解于上也。”

⑮师古曰：“易，合韵音弋赤反。”

⑯孟康曰：“碣磍，刻猛兽为之，故其形碣磍而盛怒也。”师古曰：“鞉，古鼗字。鞉，小鼓也。碣音一辖反。磍音辖。”

⑰师古曰:"拮隔,击考也。鸣球,玉磬也。捽,摇也,摇身而舞也。一曰:拮隔,弹鼓也。鸣球,以玉饰琴瑟也。拮音居黠反。球音求,又音虬。捽音徒钓反。"

⑱张晏曰:"允,信也。铄,美也。言酌信义以当酒,帅礼乐以为肴也。"师古曰:"小雅车攻之诗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周颂酌之诗曰'于铄王师',小雅桑扈之诗曰'君子乐胥',故引之为言也。胥音先吕反。"

⑲师古曰:"大雅思齐之诗曰'雍雍在宫,肃肃在庙',小雅桑扈之诗曰'受天之祜'。祜,福也,音户。"

⑳师古曰:"大雅旱麓之诗曰'恺弟君子,神所劳矣'。劳谓劳来之,犹言劝勉也,故雄引之云。劳音郎到反。"

㉑师古曰:"元,善也。符,瑞也。"

㉒师古曰:"离娄,古明目者。一号离朱。烛,照也。"

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体乎!允非小子之所能及也。[①]乃今日发矇,廓然已昭矣!"

①师古曰:"允,信也。"

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诸附离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①]时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②]或嘲雄以玄尚白,[③]而雄解之,号曰解嘲。其辞曰:

①师古曰:"离,著也,音丽。"

②师古曰:"泊,安静也,音步各反。"

③师古曰:"玄,黑色也。言雄作之不成,其色犹白,故无禄位也。"

客嘲扬子曰:"吾闻上世之士,人纲人纪,[①]不生则已,生则上尊人君,下荣父母,析人之圭,儋人之爵,[②]怀人之符,分人之禄,纡青拖紫,朱丹其毂。[③]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处不讳之朝,与群贤同行,[④]历金门上玉堂有日矣,[⑤]曾不能画一奇,出一策,上说人主,下谈公卿。目如耀星,舌如电光,壹从壹衡,论者莫当,[⑥]顾而作太玄五千文,[⑦]支叶扶疏,独说十馀万言,[⑧]深者入黄泉,高者出苍

天,大者含元气,纤者人无伦,⑨然而位不过侍郎,擢缆给事黄门。⑩意者玄得毋尚白乎?何为官之拓落也?"⑪

①师古曰:"为众人之纲纪也。"

②师古曰:"析亦分也。儋,荷负也。"

③师古曰:"青紫谓绶之色也。纡,萦也。拕,曳也。拕音吐贺反,又音徒可反。"

④师古曰:"同行谓同行列。"

⑤应劭曰:"金门,金马门也。"晋灼曰:"黄图有大玉堂、小玉堂殿也。"

⑥师古曰:"从音子容反。"

⑦师古曰:"顾,反也。"

⑧师古曰:"扶疏,分布也。"

⑨师古曰:"纤微之甚,无等伦。"

⑩师古曰:"缆,浅也,言仅得之也。缆音才。"

⑪师古曰:"拓落,不耦也。拓音托。"

扬子笑而应之曰:"客徒欲朱丹吾毂,不知一跌将赤吾之族也!①往者周罔解结,群鹿争逸,②离为十二,合为六七,③四分五剖,并为战国。④士无常君,国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贫,矫翼厉翮,恣意所存,⑤故士或自盛以橐,或凿坏以遁。⑥是故驺衍以颉亢而取世资,⑦孟轲虽连蹇,犹为万乘师。⑧

①师古曰:"跌,足失厝也。见诛杀者必流血,故云赤族。跌音徒结反。"

②师古曰:"谓战国时诸侯也。"

③师古曰:"十二,谓鲁、卫、齐、楚、宋、郑、燕、秦、韩、赵、魏、中山也。六七者,齐、赵、韩、魏、燕、楚六国及秦为七也。"

④晋灼曰:"道其分离之意,四分则交五而裂如田字。"

⑤师古曰:"言来去如鸟之飞,各任所息也。"

⑥应劭曰:"自盛以橐,谓范雎也。凿坏,谓颜阖也。鲁君闻颜阖贤,欲以为相,使者往聘,因凿后垣而亡。坏,壁也。"苏林曰:"坏音陪。"师古曰:"又音普回反。"

⑦应劭曰:“衍,齐人也。著书所言皆天事,故齐人曰‘谈天衍’。游诸侯,所言则以为迂阔远于事情,然终不屈。尝仕于齐,位至卿。”师古曰:“颉亢,上下不定也。颉音下结反。亢音湖浪反。”

⑧张晏曰:“连蹇,难也,言值世之屯难也。”师古曰:“连音辇。”

“今大汉左东海,右渠搜,前番禺,后陶涂。[①]东南一尉,[②]西北一侯。[③]徽以纠墨,制以质铁,[④]散以礼乐,风以诗书,[⑤]旷以岁月,结以倚庐。[⑥]天下之土,雷动云合,鱼鳞杂袭,咸营于八区,[⑦]家家自以为稷契,人人自以为咎繇,戴缕垂缨而谈者皆拟于阿衡,[⑧]五尺童子羞比晏婴与夷吾;[⑨]当涂者人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鸟,乘雁集不为之多,双凫飞不为之少。[⑩]昔三仁去而殷虚,[⑪]二老归而周炽,[⑫]子胥死而吴亡,种、蠡存而粤伯,[⑬]五羖入而秦喜,乐毅出而燕惧,[⑭]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⑮]蔡泽虽嘿吟而笑唐举。[⑯]故当其有事也。非萧、曹、子房、平、勃、樊、霍则不能安;当其亡事也,章句之徒相与坐而守之,亦亡所患。[⑰]故世乱,则圣哲驰骛而不足;世治,则庸夫高枕而有馀。

①如淳曰:“小国也。”师古曰:“骃驺马出北海上。今此云后陶涂,则是北方国名也。本国出马,因以为名。今书本陶字有作椒者,流俗所改。”

②孟康曰:“会稽东部都尉也。”

③孟康曰:“敦煌玉门关候也。”

④师古曰:“言有罪者则系于徽墨,尤恶者则斩以铁质也。徽、纠、墨,皆绳也。质,锧也。铁,莝刃也,音胜。锧音竹林反。”

⑤师古曰:“风,化也。”

⑥孟康曰:“在倚庐行服三年也。”应劭曰:“汉律以不为亲行三年服不得选举。”师古曰:“倚庐,倚墙至地而为之,无椽柱。倚音於绮反。”

⑦师古曰:“八区,八方也。”

⑧师古曰:“缞,韬发者也,音山尔反。”

⑨师古曰:"夷吾,管仲也。羞比之也,以其不为王者之佐。"

⑩应劭曰:"乘雁,四雁也。"师古曰:"雀字或作崔。鸟字或作岛。岛,海中山也,其义两通。乘音食证反。"

⑪师古曰:"论语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虚,空也。一曰虚读曰墟,言其亡国为丘墟。"

⑫应劭曰:"二老,伯夷、太公也。"

⑬师古曰:"伯读曰霸。"

⑭师古曰:"五羖谓百里奚也。买以羖羊之皮五,故称五羖也。"

⑮晋灼曰:"摺,古拉字也。"

⑯师古曰:"喋吟,钳颐之貌。泽从唐举相,谓之曰:'圣人不相,殆先生乎!'泽曰:'吾自知富贵。'喋音钜锦反。吟音鱼锦反。举,合韵音居御反。"

⑰师古曰:"章句小儒也。患,合韵音胡关反。"

"夫上世之士,或解缚而相,[①]或释褐而傅;[②]或倚夷门而笑,[③]或横江潭而渔;[④]或七十说而不遇,[⑤]或立谈间而封侯;[⑥]或枉千乘于陋巷,[⑦]或拥帚彗而先驱。[⑧]是以士颇得信其舌而奋其笔,[⑨]窒隙蹈瑕而无所诎也。[⑩]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俛俯眉;[⑪]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⑫]是以欲谈者宛舌而固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⑬]鄉使上世之士处卑今,[⑭]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独可抗疏,时道是非,[⑮]高得待诏,下触闻罢,[⑯]又安得青紫?

①孟康曰:"管仲也。"

②孟康曰:"甯戚也。"

③应劭曰:"侯嬴也。为夷门卒,秦伐赵,赵求救,无忌将十馀人往辟嬴,嬴无所戒。更还,嬴笑之,以谋告无忌也。"

④(师古)〔服虔〕曰:[6]"渔父也。"师古曰:"江潭而渔,潭音寻。渔,合韵音牛助反。"

⑤应劭曰:"孔丘也。"

⑥服虔曰:"薛公也。"

⑦应劭曰:“齐有小臣稷,桓公一日三至而不得见,从者曰:‘可以止矣!’桓公曰:‘士之傲爵禄者,固轻其主,主傲霸王者亦轻其士,纵彼傲爵禄者,吾庸敢傲霸王乎!’遂见之。”

⑧应劭曰:“邹衍之燕,昭王郊迎,拥彗为之先驱也。”师古曰:“彗亦以扫者也,音似岁反。”

⑨师古曰:“信读曰申。”

⑩李奇曰:“君臣上下,有衅鏌瑕隙乖离之渐,则可抵而取也。”师古曰:“窒,窒塞也。鏌音呼驾反。”

⑪师古曰:“自高抗也。俛,低也。”

⑫师古曰:“辟,罪法。”

⑬师古曰:“宛,屈也。固,闭也。拟,疑也。”

⑭师古曰:“鄉读曰向。”

⑮师古曰:“抗,举也,谓上之也。疏者,疏条其事而言之。疏音所据反。”

⑯师古曰:“报闻而罢之。”

“且吾闻之,炎炎者灭,隆隆者绝;观雷观火,为盈为实,天收其声,地藏其热。① 高明之家,鬼瞰其室。② 攫挈者亡,默默者存;③ 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极;爰清爰静,游神之廷;④ 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异事变,人道不殊,彼我易时,未知何如。⑤ 今子乃以鸱枭而笑凤皇,执蝘蜓而嘲龟龙,⑥ 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遭臾跗、扁鹊,⑦ 悲夫!”

①师古曰:“炎炎,火光也。隆隆,雷声也。人之观火听雷,谓其盈实,终以天收雷声,地藏火热,则为虚无。言极盛者亦灭亡也。”

②李奇曰:“鬼神害盈而福谦也。”师古曰:“瞰,视也。音口滥反。”

③师古曰:“攫挈,妄有搏执牵引也。挈音女居反。”

④师古曰:“静,合韵音才性反。”

⑤李奇曰:“或能胜之。”

⑥师古曰:“蝘蜓,蜥蜴也。蝘音乌典反。蜓音殄。”

⑦师古曰:“二人皆古之良医也。跗音甫无反。”

客曰:"然则靡玄无所成名乎?[①]范、蔡以下何必玄哉?"

①师古曰:"靡亦无。"

扬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胁拉髂,免于徽索,[①]翕肩蹈背,扶服入橐,[②]激卬万乘之主,[③]界泾阳抵穰侯而代之,[④]当也。[⑤]蔡泽,山东之匹夫也,锧颐折颔,涕洟流沫,[⑥]西揖强秦之相,搤其咽,炕其气,附其背而夺其位,[⑦]时也。[⑧]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于雒阳,娄敬委辂脱挽,掉三寸之舌,[⑨]建不拔之策,举中国徙之长安,[⑩]适也。[⑪]五帝垂典,三王传礼,百世不易,叔孙通起于桴鼓之间,[⑫]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仪,得也。[⑬]甫刑靡敝,秦法酷烈,[⑭]圣汉权制,而萧何造律,宜也。[⑮]故有造萧何律于唐虞之世,则谇矣;[⑯]有作叔孙通仪于夏殷之时,则惑矣;有建娄敬之策于成周之世,则缪矣;有谈范、蔡之说于金、张、许、史之间,则狂矣。〔夫〕萧规曹随,[⑰][7]留侯画策,陈平出奇,功若泰山,向若陁隤,[⑱]唯其人之赡知哉,亦会其时之可为也。[⑲]故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夫蔺先生收功于章臺,[⑳]四皓采荣于南山,[㉑]公孙创业于金马,[㉒]票骑发迹于祁连,[㉓]司马长卿窃訾于卓氏,东方朔割(名)〔炙〕于细君。[㉔][8]仆诚不能与此数公者并,故默然独守吾太玄。"

①师古曰:"髂,骨也。徽,绳也。髂音格。"

②师古曰:"翕,敛也。服音蒲北反。"

③如淳曰:"卬,怒也。言秦安得王,独太后穰侯耳。"师古曰:"卬读曰仰。"

④苏林曰:"抵音纸。界,间其兄弟使疏。"应劭曰:"泾阳,秦昭王弟,贵用事也。"

⑤师古曰:"言当其际。"

⑥师古曰:"锧,曲颐也,音钦。"

⑦张晏曰:"蔡泽说范雎以功成身退,祸福之机。适值雎有间于王,因荐以自代。"师古曰:"搤谓急持之。咽,颈也。炕,绝也。咽音一千反。炕音抗。"

⑧师古曰:“遇其时。”

⑨师古曰:“辂音胡格反。挽音晚。掉音徒钓反。解在刘敬传。”

⑩师古曰:“不拔,谓其坚固不拔也。中国谓京师。”

⑪师古曰:“中其适。”

⑫师古曰:“桴音孚。”

⑬师古曰:“得其所。”

⑭师古曰:“靡,散也,音縻。”

⑮师古曰:“合其宜。”

⑯师古曰:“誖,乖也,音布内反。”

⑰师古曰:“随,从也。言萧何始作规模,曹参因而从之。”

⑱师古曰:“阺音氐。巴蜀人名山旁堆欲堕落曰阺。应劭以为天水陇氐,失之矣。氐音丁礼反。”

⑲师古曰:“非唯其人赡知,乃会时之可为也。”

⑳孟康曰:“秦昭王、赵成王饮于此台,蔺相如前折昭王也。”晋灼曰:“相如献璧于此台。”师古曰:“晋说是也,谓赍璧入秦,秦不与赵地,相如诡取其璧,使人间以归赵也。史记始皇本纪云章臺在渭南,而秦、赵会饮乃在黾池,非章臺也,孟说失之。”

㉑师古曰:“荣者,谓声名也。一曰,荣谓草木之英,采取以充食。”

㉒孟康曰:“公孙弘对策金马门。”

㉓师古曰:“霍去病也。祁音止夷反。”

㉔师古曰:“割,损也。言以肉归遗细君,是损割其名。”

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① 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② 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③ 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④ 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⑤ 繇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⑥ 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⑦ 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⑧ 而大潭思浑天,⑨ 参摹而四分之,⑩ 极于八十一。旁则三摹九据,⑪ 极之七百二十九赞,亦自然之道也。故观易

者,见其卦而名之;观玄者,数其画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数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昼一夜阴阳数度律历之纪,九九大运,与天终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赞,分为三卷,曰一二三,与泰初历相应,亦有颛顼之历焉。撱之以三策,⑫关之以休咎,绌之以象类,⑬播之以人事,⑭文之以五行,拟之以道德仁义礼知。无主无名,要合五经,苟非其事,文不虚生。为其泰曼漶而不可知,⑮故有首、冲、错、测、攡、莹、数、文、掜、图、告十一篇,⑯皆以解剥玄体,离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⑰玄文多,故不著;观之者难知,学之者难成。客有难玄大深,众人之不好也,雄解之,号曰解难。其辞曰:

①师古曰:"风读曰讽,下以讽刺上也。"

②师古曰:"言专为广大之言。"

③师古曰:"言其末篇反从之正道,故观览之者但得浮华,而无益于讽谏也。"

④师古曰:"风读曰讽。"

⑤师古曰:"缥音匹昭反。"

⑥师古曰:"繇读与由同。"

⑦师古曰:"髡、孟皆滑稽。"

⑧师古曰:"辄,止也。"

⑨师古曰:"潭,深也。浑天,天象也。浑音胡昆反。"

⑩苏林曰:"三(拆)〔析〕而四分天之宿度甲乙也。"[9]

⑪晋灼曰:"据,今據字也。据犹位也,处也。"

⑫苏林曰:"三三而分之。"师古曰:"撱音食列反。"

⑬晋灼曰:"绌,杂也。"师古曰:"绌,并也,音并。"

⑭师古曰:"播,布也。"

⑮张晏曰:"旻音满。漶音缓。"师古曰:"旻漶,不分别貌,犹言濛鸿也。旻音莫干反。漶音奂。"

⑯晋灼曰:"攡音离。"服虔曰:"掜音睨。"师古曰:"攡音摛。"

⑰师古曰:"玄中之文虽有章句,其旨深妙,尚不能尽存,故解剥而离散也。"

客难扬子曰:“凡著书者,为众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声调于比耳。①今吾子乃抗辞幽说,闳意眇指,②独驰骋于有亡之际,而陶冶大炉,旁薄群生,③历览者兹年矣,而殊不寤。④亶费精神于此,而烦学者于彼,⑤譬画者画于无形,弦者放于无声,殆不可乎?”⑥

①师古曰:“比,和也,音频二反。”

②师古曰:“眇读曰妙。”

③师古曰:“旁薄犹言荡薄也。”

④师古曰:“兹,益也。兹年,言其久也。不寤,不晓其意。”

⑤师古曰:“亶读曰但。”

⑥师古曰:“放,依也。殆,近也。放音甫往反。”

扬子曰:“俞。①若夫闳言崇议,幽微之涂,盖难与览者同也。昔人有观象于天,视度于地,察法于人者,天丽且弥,地普而深,②昔人之辞,乃玉乃金。③彼岂好为艰难哉?势不得已也。④独不见夫翠虬绛螭之将登虖天,⑤必耸身于仓梧之渊;不阶浮云,翼疾风,虚举而上升,则不能揳胶葛,腾九闳。⑥日月之经不千里,则不能烛六合,燿八纮;⑦泰山之高不嶕峣,则不能浡滃云而散歊烝。⑧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⑨绵络天地,经以八卦,文王附六爻,⑩孔子错其象而彖其辞,然后发天地之臧,定万物之基。典谟之篇,雅颂之声,不温纯深润,则不足以扬鸿烈而章缉熙。⑪盖胥靡为宰,⑫寂寞为尸;⑬大味必淡,大音必希;⑭大语叫叫,大道低回。⑮是以声之眇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⑯形之美者不可棍于世俗之目,⑰辞之衍者不可齐于庸人之听。⑱今夫弦者,高张急徽,追趋逐耆,则坐者不期而附矣;⑲试为之施咸池,揄六茎,发(箫)〔箫〕韶,[10]咏九成,则莫有和也。⑳是故钟期死,伯牙绝弦破琴而不肯与众鼓;㉑獶人亡,则匠石辍斤而不敢妄斲。㉒师旷之调钟,俟知音者之在后也;㉓孔子作春秋,几君子之前睹也。㉔老聃有遗言,贵知我者希,㉕此非其操

与!”㉖

①师古曰:“俞,然也。音逾。”

②师古曰:“丽,著也,日月星辰之所著也。弥,广也。普,遍也。”

③师古曰:“贞实美丽如金玉也。”

④师古曰:“已,止也。”

⑤师古曰:“虬、螭,解并在前。”

⑥师古曰:“揭,掲也。胶葛,上清之气也。腾,升也。九阂,九天之门。揭音载。掲音居足反。”

⑦师古曰:“烛,照也。六合,谓天地四方。八紘,八方之纲维也。紘音宏。”

⑧师古曰:“嶕峣,高貌也。浡滀,盛也。滀,云气貌。歊烝,气上出也。嶕峣音樵尧。浡音勃。滀音一孔反。歊音许昭反。”

⑨师古曰:“宓音伏。”

⑩师古曰:“因而重之。”

⑪师古曰:“造化鸿大也。烈,业也。缉熙,光明也。”

⑫李奇曰:“造化之神,宰割万物也。”张晏曰:“胥,相也。靡,无也。言相师以无为作宰者也。”

⑬李奇曰:“道化以寂寞为主。”

⑭师古曰:“淡谓无至味也,音徒滥反。”

⑮师古曰:“叫叫,远声也。低回,纡衍也。”

⑯〔师古曰〕:[11]“眇读曰妙。”

⑰师古曰:“棍亦同也,音胡本反。”

⑱师古曰:“衍,旁广也。”

⑲师古曰:“徽,琴徽也,所以表发抚抑之处。追趋逐者,随所趋向爱嗜而追逐之也。趋读曰趣。者读曰嗜。”

⑳师古曰:“揄,引也。和,应也。揄音逾。和音胡卧反。”

㉑师古曰:“解在司马迁传。”

㉒服虔曰:“獶,古之善涂壁者也。施广领大袖以仰涂,而领袖不污。有小飞泥误著其鼻,因令匠石挥斤而斲,知匠石之善斲,故敢使之也。”师古曰:“壁

即今之仰泥也。獷,扤拽也,故谓涂者为獷人。獷音乃高反,又音乃回反。今书本獷字有作郢者,流俗改之。塅者许既反。”

㉓应劭曰:“晋平公钟,工者以为调矣,师旷曰:‘臣窃听之,知其不调也。’至于师涓,而果知钟之不调。是师旷欲善调之钟,为后世之有知音。”

㉔师古曰:“几读曰冀。”

㉕师古曰:“老子德经云:‘知我者希,则我贵矣。’”

㉖师古曰:“与读曰欤。”

雄见诸子各以其知舛驰,①大氐诋訾圣人,即为怪迂,析辩诡辞,以挠世事,②虽小辩,终破大道而或众,使溺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记)〔讫〕麟止,[12]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③故人时有问雄者,常用法应之,譔以为十三卷,④象论语,号曰法言。法言文多不著,独著其目:⑤

①师古曰:“舛,相背。”

②师古曰:“大氐,大归也。诋訾,毁也。迂,远也。析,分也。诡,异也。言诸子之书,大归皆非毁周孔之教,为巧辩异辞以搅乱时政也。訾音紫。迂音于。挠音火高反,其字从手也。”

③师古曰:“颇音普我反。”

④师古曰:“譔与撰同。”

⑤师古曰:“雄(以)〔有〕序,[13]著篇之意。”

天降生民,倥侗颛蒙,①恣于情性,聪明不开,训诸理。②譔学行第一。

①郑氏曰:“童蒙无所知也。”师古曰:“倥音空。侗音同。颛与专同。”

②师古曰:“训,告也。”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①终后诞章乖离,诸子图微。②譔吾子第二。

①师古曰:“周,周公旦也。迄,至也。孔,孔子也。言自周公以降至于孔子,设教垂法,皆帝王之道。”

②师古曰:"言其后浇末,虚诞益章,乖于七十弟子所谋微妙之言。"

事有本真,陈施于亿,①动不克咸,②本诸身。谍修身第三。

①李奇曰:"布陈于亿万事也。"

②李奇曰:"不能皆善也。"

芒芒天道,在昔圣考,①过则失中,不及则不至,不可奸罔。②谍问道第四。

①李奇曰:"圣人能成天道。"

②苏林曰:"罔,诬也。言不可作奸诬于圣道。"

神心曾悦,经纬万方,①事系诸道德仁谊礼。谍问神第五。

①师古曰:"曾读与忽同。"

明哲煌煌,旁烛亡疆,①逊于不虞,以保天命。②谍问明第六。

①师古曰:"煌煌,盛貌也。烛,照也。无疆犹无极也。"

②李奇曰:"常行逊顺,备不虞。"

假言周于天地,赞于神明,①幽弘横广,绝于迩言。②谍寡见第七。

①师古曰:"假,至也。"

②李奇曰:"理过近世人之言也。"

圣人悤明渊懿,继天测灵,冠于群伦,经诸范。①谍五百②第八。

①师古曰:"经,常也。范,法也。"

②邓展曰:"五百岁圣人一出。"

立政鼓众,动化天下,莫上于中和,①中和之发,在于哲民情。②谍先知第九。

①邓展曰:"鼓亦动也。"

②师古曰:"哲,知也。"

仲尼以来，国君将相卿士名臣参差不齐，①壹概诸圣。②譔重黎第十。

①师古曰："言志业不同也。参音初林反。"

②师古曰："〔一〕以圣人大道概平。[14]概音工代反。"

仲尼之后，讫于汉道，德行颜、闵，股肱萧、曹，爰及名将尊卑之条，称述品藻。①譔渊骞第十一。

①师古曰："品藻者，定其差品及文质。"

君子纯终领闻，①蠢迪检押，②旁开圣则。譔君子第十二。

①李奇曰："领理所闻也。"师古曰："纯，善也。领，令也。闻，名也。言君子之道能善于终而不失令名。"

②师古曰："蠢，动也。迪，道也，由也。检押犹隐括也。言动由检押也。音狎。"

孝莫大于宁亲，宁亲莫大于宁神，宁神莫大于四表之欢心。①譔孝至第十三。

①师古曰："宁，安也。言大孝之在于尊严祖考，安其神灵。所以得然者，以得四方之外欢心。"

赞曰：雄之自序云尔。①初，雄年四十馀，自蜀来至游京师，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奇其文雅，召以为门下史，荐雄待诏，岁馀，奏羽猎赋，除为郎，给事黄门，与王莽、刘歆并。哀帝之初，又与董贤同官。当成、哀、平间，莽、贤皆为三公，权倾人主，所荐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恬于势利乃如是。②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③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④用心于内，不求于外，于时人皆曾之；⑤唯刘歆及范逡敬焉，⑥而桓谭以为绝伦。⑦

①师古曰:“自法言目之前,皆是雄本自序之文也。”

②师古曰:“恬,安也。”

③晋灼曰:“九州之箴也。”

④师古曰:“放音甫往反。”

⑤师古曰:“舀与忽同,谓轻也。”

⑥师古曰:“逡音千旬反。”

⑦师古曰:“无比类。”

王莽时,刘歆、甄丰皆为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后欲绝其原以神前事,而丰子寻、歆子棻复献之。[①]莽诛丰父子,投棻四裔,辞所连及,便收不请。[②]时雄校书天禄阁上,治狱使者来,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从阁上自投下,几死。[③]莽闻之曰:“雄素不与事,何故在此?”[④]间请问其故,[⑤]乃刘棻尝从雄学作奇字,[⑥]雄不知情。[⑦]有诏勿问。然京师为之语曰:“惟寂寞,自投阁;爰清静,作符命。”[⑧]

①师古曰:“棻亦枌字也。音扶云反。”

②师古曰:“不须奏请。”

③师古曰:“几音巨依反。”

④师古曰:“与读曰豫。”

⑤师古曰:“使人密问之。”

⑥师古曰:“古文之异者。”

⑦师古曰:“不知献符命之事也。”

⑧师古曰:“以雄解嘲之言讥之也。今流俗本云:‘惟寂惟寞,自投于阁;爰清爰静,作符命。’妄增之。”

雄以病免,复召为大夫。家素贫,耆酒,[①]人希至其门。时有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而钜鹿侯芭常从雄居,[②]受其太玄、法言焉。刘歆亦尝观之,谓雄曰:“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③]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④]雄笑而不应。年七十一,天凤五年卒,侯芭为起坟,丧之三年。

①师古曰:“耆读曰嗜。”

②服虔曰:“芭音葩。”

③师古曰:“言无奈之何。”

④师古曰:“瓿音部。小甖也。”

时大司空王邑、纳言严尤闻雄死,谓桓谭曰:“子尝称扬雄书,岂能传于后世乎?”谭曰:“必传。顾君与谭不及见也。[①]凡人贱近而贵远,亲见扬子云禄位容貌不能动人,故轻其书。昔老聃著虚无之言两篇,[②]薄仁义,非礼学,然后世好之者尚以为过于五经,自汉文景之君及司马迁皆有是言。今扬子之书文义至深,而论不诡于圣人,[③]若使遭遇时君,更阅贤知,为所称善,[④]则必度越诸子矣。”[⑤]诸儒或讥以为雄非圣人而作经,犹春秋吴楚之君僭号称王,盖诛绝之罪也。[⑥]自雄之没至今四十馀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终不显,然篇籍具存。

①师古曰:“顾,念也。”

②师古曰:“谓道德经也。”

③师古曰:“诡,违也。圣人谓周公、孔子。”

④师古曰:“更音工衡反。”

⑤师古曰:“度,过也。”

⑥师古曰:“绝谓无胤嗣也。”

【校勘记】

〔1〕 (从)〔纵〕禽兽其中, 景祐、汲古、殿、局本都作“纵”,文选同。

〔2〕 椓(截)〔巉〕辟而为弋, 殿本作“巉”,文选同。按注作“巉”,各本并同。

〔3〕 獂音(完)〔桓〕。 景祐、殿本都作“桓”。

〔4〕 所麾城(撕)〔撕〕邑, 景祐本作“撕”,注同,文选正文及注并同。

〔5〕 凿齿〔齿〕长五寸, 殿、局本都重“齿”字,文选李注同。

〔6〕 (师古)〔服虞〕曰:殿本作“服虔”。

〔7〕 〔夫〕萧规曹随, 景祐、殿本都有“夫”字,文选同。

〔8〕 割(名)〔炙〕于细君。文选作“炙”。顾炎武说“名”字是“炙”字之误，文选可证。

〔9〕 三(拆)〔析〕而四分天之宿度甲乙也。 景祐、殿、局本都作“析”。

〔10〕 发(箫)〔箾〕韶， 殿本作“箾”。王先谦说殿本是。

〔11〕〔师古曰〕：王先谦说各本都脱此三字。

〔12〕 (记)〔讫〕麟止，钱大昭说“记”当作“讫”。 按景祐、殿、局本都作“讫”。

〔13〕 雄(以)〔有〕序， 景祐、殿本都作“有”。

〔14〕〔一〕以圣人大道概平。 景祐本有“一”字。

汉书卷八十八

儒林传第五十八

古之儒者，博学孰六艺之文。① 六(学)〔艺〕者，[1] 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周道既衰，坏于幽厉，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陵夷二百馀年而孔子兴，② 以圣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乃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③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④ 于是应聘诸侯，以答礼行谊。⑤ 西入周，南至楚，畏匡戹陈，⑥ 奸七十馀君。⑦ 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⑧ 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⑨ 究观古今之篇籍，乃称曰："大哉，尧之为君也！ 唯天为大，唯尧则之。⑩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也)！"⑪[2] 又(云)〔曰〕："周监于二(世)〔代〕，[3] 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⑫ 于是叙书则断尧典，⑬ 称乐则法韶舞，⑭ 论诗则首周南。⑮ 缀周之礼，因鲁春秋，举十二公行事，绳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⑯ 至获麟而止。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⑰ 皆因近圣之事，昌(音以)立先王之教，[4] 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⑱

①师古曰："六艺谓易、礼、乐，诗、书、春秋。"

②师古曰："陵夷，言渐颓替。"

③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凤鸟、河图，皆王者之瑞。自伤有德而无位，故云已矣。"

④师古曰："言文王久已没矣，文章之事岂不在此乎？ 盖自谓也。亦见论语。"

⑤师古曰："答礼，谓有问礼者则为应答而申明之。"

⑥师古曰:"匡,邑名,即陈留匡城县。孔子貌类阳货,阳货尝有怨于匡,匡人见孔子,以为阳货也,故围而欲害之,后得免耳。尼陈,谓在陈绝粮也。"

⑦师古曰:"奸音干。"

⑧师古曰:"美舜乐之善也。"

⑨师古曰:"自卫反鲁,谓哀十一年也。是时道衰乐废,孔子还修正之,故雅颂各得其所。"

⑩师古曰:"言尧所行皆法天。"

⑪师古曰:"巍巍者,高貌。焕,明也。"

⑫师古曰:"言周追视夏殷二代之制而损益之,故礼文大备也。郁郁,文章盛貌。自此以上,孔子之言,皆见论语。"

⑬师古曰:"谓尚书起自尧典也。"

⑭师古曰:"论语云颜回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韶,舜乐也,孔子叹其尽善尽美,故欲用之。"

⑮师古曰:"以关雎为始也。"

⑯师古曰:"绳谓治正之。"

⑰师古曰:"编,所以联次简也。言爱玩之甚,故编简之韦为之三绝也。传谓彖、象、系辞、文言、说卦之属。"

⑱师古曰:"皆论语载孔子之言也。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故孔子自谦,言我但述者耳。下学上达,谓下学人事,上达天命也。行不违天,故唯天知我也。"

仲尼既没,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① 大者为卿相师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张居陈,② 澹臺子羽居楚,③ 子夏居西河,④ 子贡终于齐。⑤ 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⑥ 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黜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犹弗废,至于威、宣之际,孟子、孙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⑦

①师古曰:"七十子,谓弟子者七十七人也。称七十者,但言其成数也。"

②师古曰:"子张姓颛孙,名师。"

③师古曰:"子羽姓澹臺,名灭明。澹音徒甘反。"

④师古曰:"子夏姓卜,名商。"

⑤师古曰:"子贡姓端木,名赐。"

⑥师古曰:"子方以下皆魏人也。滑音于拔反。氂音离。"

⑦邓展曰:"威、宣,齐二王。"

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①]六学从此缺矣。陈涉之王也,鲁诸儒持孔氏礼器(而)〔往〕归之,[5]于是孔甲为涉博士,卒与俱死。[②]陈涉起匹夫,敺適戍以立号,[③]不满岁而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搢绅先生负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禁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

①师古曰:"燔,焚也。今新丰县温汤之处号慭儒乡,温汤西南三里有马谷,谷之西岸有坑,古老相传以为秦坑儒处也。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云:'秦既焚书,患苦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而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令冬种瓜于骊山坑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人不同,乃命就视之。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此则闵儒之地,其不谬矣。燔音扶元反。"

②师古曰:"孔光传云:'鲋为陈涉博士,死陈下。'今此云孔甲,将名鲋而字甲也。"

③师古曰:"敺与驱同。適读曰谪。"

及高皇帝诛项籍,引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遗化好学之国哉?于是诸儒始得修其经学,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奉常,诸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然后喟然兴于学。[①]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②]亦未皇庠序之事也。[③]孝惠、高后时,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时颇登用,[④]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⑤]

①师古曰:"喟然,叹息貌,音丘位反。"

②师古曰:"言陈豨、卢绾、韩信、黥布之徒相次反叛征伐也。"

③师古曰:"皇,暇也。"

④师古曰:"言少用文学之士。"

⑤师古曰:"具官,谓备员而已。"

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①]燕则韩太傅;[②]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毋生,于赵则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嚮风矣。[③]

①师古曰:"培、固者,其人名;公、生者,其号也。它皆类此。培音陪。"

②师古曰:"名嬰也。"

③师古曰:"嚮读曰向。"

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乃请曰:"丞相、御史言:[①]制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②]婚姻者,居室之大伦也。[③]今礼废乐崩,朕甚愍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登诸朝。[④]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⑤]太常议,予博士弟子,崇乡里之化,以厉贤材焉。'[⑥]谨与太常臧、博士平等议,[⑦]曰: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⑧]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繇内及外。[⑨]今陛下昭至德,开大明,配天地,本人伦,劝学兴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太平之原也。[⑩]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⑪]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⑫]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⑬]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⑭]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⑮]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⑯]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⑰]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谊,[⑱]文章尔雅,训辞深厚,[⑲]恩施甚美。小吏浅闻,弗能究宣,亡以明布谕下。以治礼掌故以文学礼义为

官,迁留滞。[20]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21]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22]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不足,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23]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24]请著功令。[25]它如律令。"[26]

①师古曰:"自此以下皆弘奏请之辞。"

②师古曰:"风,化也。"

③师古曰:"伦,理也。"

④师古曰:"详,悉也。方,道也。有道及博闻之士也。"

⑤师古曰:"举遗,谓经典遗逸者求而举之。"

⑥师古曰:"厉,劝勉之也,一曰砥厉也。自此以上,弘所引诏文。"

⑦师古曰:"臧,孔臧也。"

⑧师古曰:"教,效也。言可效道艺也。"

⑨师古曰:"繇音由。由,从也。"

⑩师古曰:"风,化也。"

⑪师古曰:"复音方目反。"

⑫师古曰:"悖,乖也,音布内反。"

⑬师古曰:"闻谓闻其部属有此人也。令,县令;相,侯相;长,县长;丞,县丞也。二千石谓郡守及诸王相也。"

⑭师古曰:"随上计吏俱至京师。"

⑮师古曰:"为名籍而奏。"

⑯师古曰:"谓列其能通艺业而称其任者,奏请补用之也。"

⑰师古曰:"下谓班行也。"

⑱师古曰:"分音扶问反。"

⑲师古曰:"尔雅,近正也,言诏辞雅正而深厚也。"

⑳师古曰:"言治礼掌故之官本以有文学习礼义而为之,又所以迁擢留滞之人。"

㉑师古曰:"左右内史后为左冯翊、右扶风,而大行后为大鸿胪也。"

㉒师古曰:"内地之郡,郡各补太守卒史二人也。"

㉓苏林曰:"属亦曹史,今县令文书解言属某甲也。"

㉔师古曰:"云备员者,示以升擢之,非籍其实用也。"

㉕师古曰:"新立此条,请以著于功令。功令,篇名,若今选举令。"

㉖师古曰:"此外并如旧律令。"

制曰:"可。"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①

①师古曰:"彬彬,文章貌,音斌。"

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①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岁馀,复如故。平帝时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员,②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云。

①师古曰:"蠲其徭赋也。复音方目反。"

②师古曰:"常员之外,更开此路。"

自鲁商瞿子木[6]受易孔子,①以授鲁桥庇子庸。②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③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及秦禁学,易为筮卜之书,独不禁,故传受者不绝也。汉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号杜田生,④授东武王同子中、雒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⑤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元光中征为太中大夫。齐即墨成,至城阳相。⑥广川孟但,为太子门大夫。鲁周霸、莒衡胡、⑦临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

①师古曰:"商瞿,姓也。瞿音衢。"

②师古曰:"姓桥,名庇,字子庸。它皆类此。庇音必寐反。"

③师古曰:"馯,姓也,音韩。"

④师古曰:"高祖用娄敬之言徙关东大族,故何以旧齐田氏见徙也。初徙时未为杜陵,盖史家本其地追言之也。"

⑤师古曰:"田生授王同、周王孙、丁宽、服生四人,而四人皆著易传也。子中,王同字也。中读曰仲。"

⑥师古曰:"姓即墨,名成。"

⑦师古曰:"菑人姓衡,名胡也。"

丁宽字子襄,梁人(一王)〔也。初〕梁项生从田何受易,[7]时宽为项生从者,读易精敏,材过项生,遂事何。学成,何谢宽。① 宽东归,何谓门人曰:"易以东矣。"② 宽至雒阳,复从周王孙受古义,号周氏传。景帝时,宽为梁孝王将军距吴楚,号丁将军,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而已,③今小章句是也。宽授同郡砀田王孙。④ 王孙授施雠、孟喜、梁丘贺。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⑤

①师古曰:"告令罢去。"

②师古曰:"言丁宽(行)〔得〕其法术以去。"[8]

③师古曰:"故谓经之旨趣也。它皆类此。"

④师古曰:"砀者,梁郡之县也,音唐,又音宕。"

⑤师古曰:"繇与由同。后类此。"

施雠字长卿,沛人也。沛与砀相近,雠为童子,从田王孙受易。后雠徙长陵,田王孙为博士,复从卒业,① 与孟喜、梁丘贺并为门人。谦让,常称学废,不教授。及梁丘贺为少府,事多,乃遣子临分将门人张禹等从雠问。雠自匿不肯见,贺固请,不得已乃授临等。于是贺荐雠:"结发事师数十年,② 贺不能及。"诏拜雠为博士。甘露中与五经诸儒杂论同异于石渠阁。③雠授张禹、琅邪鲁伯。伯为会稽太守,禹至丞相。禹授淮阳彭宣、沛戴崇子平。崇为九卿,宣大司空。禹、宣皆有传。鲁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④琅邪邴丹曼容,著清名。莫如至常山太守。此其知名者也。繇是施家有张、彭之学。

①师古曰:"卒,终也。"

②师古曰:"言从结发为童丱,即从师学,著其早也。"

③师古曰:"三辅故事云石渠阁在未央殿北,以藏秘书也。"

④师古曰:"姓毛,名莫如,字少路。"

孟喜字长卿,东海兰陵人也。父号孟卿,[①]善为礼、春秋,授后苍、疏广。世所传后氏礼、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卿以礼经多,春秋烦杂,乃使喜从田王孙受易。喜好自称誉,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郄,独传喜,诸儒以此耀之。[②]同门梁丘贺疏通证明之,[③]曰:"田生绝于施雠手中,时喜归东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赵宾好小数书,后为易,饰易文,以为"箕子明夷,阴阳气亡箕子;箕子者,万物方荄兹也。"[④]宾持论巧慧,易家不能难,皆曰"非古法也"。[⑤]云受孟喜,喜为名之。[⑥]后宾死,莫能持其说。喜因不肯仞,[⑦]以此不见信。喜举孝廉为郎,曲台署长,[⑧]病免,为丞相掾。博士缺,众人荐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⑨]皆为博士。繇是有翟、孟、白之学。

①师古曰:"时人以卿呼之,若言公矣。"

②师古曰:"用为光荣也。"

③师古曰:"同门,同师学者也。疏通犹言分别也。证明,明其伪也。"

④师古曰:"易明夷卦彖曰:'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而六五爻辞曰:'箕子之明夷,利贞。'此箕子者,谓殷父师说洪范者也,而宾妄为说耳。荄兹,言其根荄方滋茂也。荄音该,又音皆。"

⑤师古曰:"心不服。"

⑥师古曰:"名之者,承取其名,云实授也。"

⑦师古曰:"仞亦名也。仞音刃。"

⑧师古曰:"曲台,殿名。署者,主供其事也。"

⑨师古曰:"兄读曰况。"

梁丘贺字长翁,琅邪诸人也。以能心计,为武骑。从太中大夫京房受易。房者,淄川杨何弟子也。[①]房出为齐郡太守,贺更事田王孙。宣帝时,闻京房为易明,求其门人,得贺。贺时为都司空令,坐事,论免为

庶人。待诏黄门数人说教侍中,② 以召贺。贺人说,上善之,③ 以贺为郎。会八月饮酎,行祠孝昭庙,④ 先驱旄头剑挺堕墜,首垂泥中,⑤ 刃鄉乘舆车,⑥ 马惊。于是召贺簿之,有兵谋,不吉。上还,使有司侍祠。是时霍氏外孙代郡太守任宣坐谋反诛,⑦ 宣子章为公车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庙,居郎间,⑧ 执戟立庙门,待上至,欲为逆。发觉,伏诛。故事,上常夜入庙,其后待明而入,自此始也。贺以簿有应,繇是近幸,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至少府。为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年老终官。传子临,亦人说,为黄门郎。甘露中,奉使问诸儒于石渠。临学精孰,专行京房法。琅邪王吉通五经,闻临说,善之。时宣帝选高材郎十人从临讲,吉乃使其子郎中骏上疏从临受易。临代五鹿充宗君孟为少府,骏御史大夫,自有传。充宗授平陵士孙张仲方、⑨ 沛邓彭祖子夏、齐衡咸长宾。张为博士,至扬州牧,光禄大夫给事中,家世传业;彭祖,真定太傅;咸,王莽讲学大夫。繇是梁丘有士孙、邓、衡之学。

①师古曰:"自别一京房,非焦延寿弟子为课吏法者。或书字误耳,不当为京房。"

②师古曰:"为诸侍中说经为教授。"

③师古曰:"说于天子之前。"

④师古曰:"行谓天子出。"

⑤师古曰:"挺,引也,剑自然引拔出也。墜,古地字。"

⑥师古曰:"鄉读曰向。"

⑦师古曰:"霍光传云任宣霍氏之婿,此云外孙,误也。"

⑧师古曰:"郎皆皂衣,故章玄服以厕也。"

⑨师古曰:"姓士孙,名张,字仲方。"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① 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会喜死,房以为延寿易即孟氏学,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元〕、[9] 丁将军,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② 托之孟氏,不相与同。房以明灾异得幸,

为石显所谮诛，自有传。房授东海殷嘉、河东姚平、河南乘弘，③皆为郎、博士。繇是易有京氏之学。

①师古曰："延寿其字，名赣。"

②师古曰："党读曰傥。"

③师古曰："乘，姓也，音食证反。"

费直字长翁，东莱人也。①治易为郎，至单父令。②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琅邪王璜平中能传之。③璜又传古文尚书。

①师古曰："费音扶味反。"

②师古曰："单音善。父音甫。"

③师古曰："中读曰仲。"

高相，沛人也。治易与费公同时，其学亦亡章句，专说阴阳灾异，自言出于丁将军。传至相，相授子康及兰陵毋将永。康以明易为郎，永至豫章都尉。及王莽居摄，东郡太守翟谊谋举兵诛莽，事未发，康候知东郡有兵，私语门人，门人上书言之。后数月，翟谊兵起，莽召问，对受师高康。莽恶之，以为惑众，斩康。繇是易有高氏学。高、费皆未尝立于学官。

伏生，济南人也，①故为秦博士。孝文时，求能治尚书者，天下亡有，闻伏生治之，欲召。时伏生年九十馀，老不能行，于是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②秦时禁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大兵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齐学者由此颇能言尚书，山东大师亡不涉尚书以教。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张生为博士，而伏生孙以治尚书征，弗能明定。是后鲁周霸、雒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云。③

①张晏曰："名胜，伏生碑云也。"

②师古曰："卫宏定古文尚书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也，使其女传

言教错。齐人语多与颍川异,错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

③师古曰:"嘉者,贾谊之孙也。"

欧阳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倪宽。宽又受业孔安国,至御史大夫,自有传。宽有俊材,初见武帝,语经学。上曰:"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宽说,可观。"乃从宽问一篇。欧阳、大小夏侯氏学皆出于宽。宽授欧阳生子,世世相传,至曾孙高子阳,为博士。① 高孙地馀长宾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后为博士,论石渠。元帝即位,地馀侍中,贵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属即送汝财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孙,以廉絜著,可以自成。"及地馀死,少府官属共送数百万,其子不受。天子闻而嘉之,赐钱百万。地馀少子政为王莽讲学大夫。由是尚书世有欧阳氏学。

①师古曰:"名高,字子阳。"

林尊字长宾,济南人也。事欧阳高,为博士,论石渠。后至少府、太子太傅,授平陵平当、梁陈翁生。当至丞相,自有传。翁生信都太傅,家世传业。由是欧阳有平、陈之学。翁生授琅邪殷崇、楚国龚胜。崇为博士,胜右扶风,自有传。而平当授九江朱普公文、上党鲍宣。普为博士,宣司隶校尉,自有传。徒众尤盛,知名者也。

夏侯胜,其先夏侯都尉,从济南张生受尚书,以传族子始昌。始昌传胜,胜又事同郡蕳卿。① 蕳卿者,倪宽门人。胜传从兄子建,建又事欧阳高。胜至长信少府,建太子太傅,自有传。由是尚书有大小夏侯之学。

①师古曰:"蕳音奸。"

周堪字少卿,齐人也。与孔霸俱事大夏侯胜。霸为博士。堪译官令,论于石渠,经为最高,后为太子少傅,而孔霸以太中大夫授太子。及元帝即位,堪为光禄大夫,与萧望之并领尚书事,为石显等所谮,皆免官。望之自杀,上愍之,乃擢堪为光禄勋,语在刘向传。堪授牟卿及长安许商长伯。牟卿为博士。霸以帝师赐爵号褒成君,传子光,亦事牟

卿,至丞相,自有传。由是大夏侯有孔、许之学。商善为算,著五行论历,四至九卿,号其门人沛唐林子高为德行,平陵吴章伟君为言语,重泉王吉少音为政事,齐炔钦幼卿为文学。[①] 王莽时,林、吉为九卿,自表上师冢,大夫博士郎吏为许氏学者,各从门人,会车数百两,儒者荣之。钦、章皆为博士,徒众尤盛。章为王莽所诛。

①师古曰:"依孔子目弟子颜回以下为四科也。炔音桂。"

张山拊字长宾,平陵人也。[①] 事小夏侯建,为博士,论石渠,至少府。授同县李寻、郑宽中少君、山阳张无故子儒、信都秦恭延君、陈留假仓子骄。无故善修章句,为广陵太傅,守小夏侯说文。恭增师法至百万言,[②] 为城阳内史。仓以谒者论石渠,至胶东相。寻善说灾异,为骑都尉,自有传。宽中有俊材,以博士授太子,成帝即位,赐爵关内侯,食邑八百户,迁光禄大夫,领尚书事,甚尊重。会疾卒,谷永上疏曰:"臣闻圣王尊师傅,褒贤俊,显有功,生则致其爵禄,死则异其礼谥。昔周公薨,成王葬以变礼,而当天心。[③] 公叔文子卒,卫侯加以美谥,著为后法。[④] 近事,大司空朱邑、右扶风翁归德茂夭年,孝宣皇帝愍册厚赐,赞命之臣靡不激扬。[⑤] 关内侯郑宽中有颜子之美质,包商、偃之文学,[⑥] 严然总五经之眇论,立师傅之显位,[⑦] 入则鄉唐虞之闳道,王法纳乎圣听,[⑧] 出则参冢宰之重职,功列施乎政事,退食自公,私门不开,[⑨] 散赐九族,田亩不益,德配周召,忠合羔羊,未得登司徒,有家臣,[⑩] 卒然早终,尤可悼痛![⑪] 臣愚以为宜加其葬礼,赐之令谥,[⑫] 以章尊师褒贤显功之德。"上吊赠宽中甚厚。由是小夏侯有郑、张、秦、假、李氏之学。宽中授东郡赵玄,无故授沛唐尊,恭授鲁冯宾。宾为博士,尊王莽太傅,玄哀帝御史大夫,至大官,知名者也。

①师古曰:"拊音肤。"

②师古曰:"言小夏侯本所说之文不多,而秦恭又更增益,故至百万言也。"

③师古曰:"周公死,成王欲葬之于成周,天乃雷雨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国大恐。王乃葬周公于毕,示不敢臣也。事见尚书大传,而与古文尚书不

同。”

④师古曰:“公叔文子,卫大夫公叔发也。文子卒,其子请谥于君。君曰:‘昔者卫国凶饥,夫子为粥与国之饿者,不亦惠乎?卫国有难,夫子以其死卫寡人,不亦贞乎?夫子听卫国之政,修其班制,以与四邻交,卫国社稷不辱,不亦文乎?谓夫子贞惠文子。’事见礼记檀弓。”

⑤师古曰:“赞,佐也。”

⑥师古曰:“论语云‘文学子游、子夏’。商,子夏名。偃,子游名。”

⑦师古曰:“严与俨同。眇读曰妙。”

⑧师古曰:“鄉读曰向。闳,大也。言陈圣王之法,闻于天子。”

⑨师古曰:“‘退食自公’,召南羔羊诗之辞,言贬退所食之禄,而从至公之道也。”

⑩师古曰:“司徒,掌礼教之官,言宽中学行堪为之也。家臣,若今诸公国官及府佐也。”

⑪师古曰:“卒读曰猝。”

⑫师古曰:“令,善也。”

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馀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遭巫蛊,未立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①]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都尉朝授胶东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②]以明谷梁春秋为博士、部刺史,又传左氏。常授虢徐敖。敖为右扶风掾,又传毛诗,授王璜、平陵涂恽子真。子真授河南桑钦君长。王莽时,诸学皆立。刘歆为国师,璜、恽等皆贵显。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③]霸辞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并。时太中大夫平当、侍御史周敞劝上存之。[④]后樊并谋反,乃黜其书。

①服虔曰:“朝名,都尉姓。”

②师古曰:“少子,亦常字也。”

③师古曰:"以霸私增加分析,故与中书之文不同也。中书,天子所藏之书也。"

④师古曰:"存者,立其学。"

申公,鲁人也。少与楚元王交俱事齐人浮丘伯受诗。汉兴,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人见于鲁南宫。吕太后时,浮丘伯在长安,楚元王遣子郢与申公俱卒学。[①]元王薨,郢嗣立为楚王,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学,病申公。[②]及戊立为王,胥靡申公。[③]申公愧之,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复谢宾客,[④]独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千馀人,申公独以诗经为训故以教,亡传,[⑤]疑者则阙弗传。兰陵王臧既从受诗,已通,事景帝为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即位,臧乃上书宿卫,累迁,一岁至郎中令。及代赵绾亦尝受诗申公,为御史大夫。绾、臧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⑥]乃言师申公。于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⑦]至,见上,上问治乱之事。申公时已八十馀,老,对曰:"为治者不(至)〔在〕多言,[10]顾力行何如耳。"[⑧]是时上方好文辞,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即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⑨]议明堂事。太皇窦太后喜老子言,不说儒术,[⑩]得绾、臧之过,以让上曰:"此欲复为新垣平也!"[⑪]上因废明堂事,下绾、臧吏,皆自杀。申公亦病免归,数年卒。弟子为博士十馀人,孔安国至临淮太守,周霸胶西内史,夏宽城阳内史,砀鲁赐东海太守,兰陵缪生长沙内史,徐偃胶西中尉,邹人阙门庆忌胶东内史,[⑫]其治官民皆有廉节称。其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而至于大夫、郎、掌故以百数。申公卒以诗、春秋授,而瑕丘江公尽能传之,徒众最盛。及鲁许生、免中徐公,[⑬]皆守学教授。韦贤治诗,事(博士)大江公及许生,[⑭][11]又治礼,至丞相。传子玄成,以淮阳中尉论石渠,后亦至丞相。玄成及兄子赏以诗授哀帝,至大司马车骑将军,自有传。由是鲁诗有韦氏学。

①师古曰:"郢即郢客也。"

②师古曰:"患苦也。"

③师古曰:“胥靡,相系而作役,解具在楚元王传也。”

④师古曰:“身既不出门,非受业弟子,其它宾客来者又谢遣之,不与相见也。”

⑤师古曰:“口说其指,不为解说之传。”

⑥师古曰:“就,成也。”

⑦师古曰:“传音张恋反。”

⑧师古曰:“顾,念也。力行,(为)〔谓〕勉力为行也。”[12]

⑨师古曰:“舍,止息也。”

⑩师古曰:“喜音许既反。说读曰悦。”

⑪师古曰:“让,责也。”

⑫李奇曰:“姓阙门,名庆忌。”

⑬苏林曰:“免中,县名也。”李奇曰:“邑名也。”师古曰:“李说是也。”

⑭晋灼曰:“大江公即瑕丘江公也。以异下博士江公,故称大。”

王式字翁思,东平新桃人也。事免中徐公及许生。式为昌邑王师。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乱废,昌邑群臣皆下狱诛,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龚遂以数谏减死论。式系狱当死,治事使者责问曰:“师何以亡谏书?”式对曰:“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①]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流涕为王深陈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亡谏书。”使者以闻,亦得减死论,归家不教授。山阳张长安幼君[②]先事式,后东平唐长宾、沛褚少孙亦来事式,问经数篇,式谢曰:“闻之于师具是矣,自润色之。”[③]不肯复授。唐生、褚生应博士弟子选,诣博士,抠衣登堂,颂礼甚严,[④]试诵说,有法,疑者丘盖不言。[⑤]诸博士惊问何师,对曰事式。皆素闻其贤,共荐式。诏除下为博士。[⑥]式征来,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馀之人,何宜复充礼官?”既至,止舍中,会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劳式,皆注意高仰之。[⑦]博士江公世为鲁诗宗,[⑧]至江公著孝经说,心嫉式,谓歌吹诸生曰:[⑨]“歌骊驹。”[⑩]式曰:“闻之于师:客歌骊驹,主人歌客毋庸归。[⑪]今日诸君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经何以言之?”[⑫]式曰:“在曲礼。”江翁曰:“何狗曲

也!”⑬式耻之,阳醉逿墜。⑭式客罢,让诸生曰:“我本不欲来,⑮诸生强劝我,竟为竖子所辱!”遂谢病免归,终于家。张生、唐生、褚生皆为博士。张生论石渠,至淮阳中尉。唐生楚太傅。由是鲁诗有张、唐、褚氏之学。张生兄子游卿为谏大夫,以诗授元帝。其门人琅邪王扶为泗水中尉,陈留许晏为博士。由是张家有许氏学。初,薛广德亦事王式,以博士论石渠,授龚舍。广德至御史大夫,舍泰山太守,皆有传。

①师古曰:“复音方目反。”

②李奇曰:“长安,名。”

③师古曰:“言所闻师说具尽于此,若嫌简略,任更润色。”

④师古曰:“抠衣,谓以手内举之,令离地也。抠音口侯反。颂读曰容。”

⑤苏林曰:“丘盖不言,不知之意也。”如淳曰:“齐俗以不知为丘。”师古曰:“二说皆非也。论语载孔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欲遵此意,故效孔子自称丘耳。盖者,发语之辞。”

⑥师古曰:“下除官之书也。下音胡嫁反。”

⑦师古曰:“劳音来到反。”

⑧师古曰:“为鲁诗者所宗师也。”

⑨如淳曰:“其学官自有此法,酒坐歌吹以相乐也。”

⑩服虔曰:“逸诗篇名也,见大戴礼。客欲去,歌之。”文颖曰:“其辞云‘骊驹在门,仆夫具存;骊驹在路,仆夫整驾’也。”

⑪文颖曰:“庸,用也。主人礼未毕,且无用归也。”

⑫师古曰:“于经何所有此言?”

⑬师古曰:“意怒,故妄发言。言狗者,轻贱之甚也。今流俗书本云何曲狗,妄改之也。”

⑭师古曰:“逿,失据而倒也。墜,古地字。逿音徒浪反。”

⑮师古曰:“让,责也。”

辕固,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于上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杀也。”固曰:“不然。夫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弗为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

而立,非受命(而)〔为〕何?"①[13]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②何者?上下之分也。③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南面,非杀而何?"固曰:"必若云,④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上曰:"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⑤遂罢。窦太后好老子书,召问固。固曰:"此家人言耳。"⑥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⑦乃使固入圈击彘。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⑧下,固刺彘正中其心,彘应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复罪。后上以固廉直,拜为清河太傅,疾免。武帝初即位,复以贤良征。诸儒多嫉毁曰固老,罢归之。时固已九十馀矣。公孙弘亦征,仄目而事固。⑨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诸齐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自有传。

①师古曰:"此非受命更何为?"

②师古曰:"语见太公六韬也。"

③师古曰:"分音扶问反。"

④师古曰:"谓必如黄生之言。"

⑤师古曰:"马肝有毒,食之憙杀人,幸得无食。言汤武为杀,是背经义,故以为喻也。"

⑥师古曰:"家人言僮隶之属。"

⑦服虔曰:"道家以儒法为急,比之于律令也。"

⑧师古曰:"假,给与也。利兵,兵刃之利者。"

⑨师古曰:"言深惮之。"

后苍字近君,东海郯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经,苍亦通诗礼,为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萧望之、匡衡。奉为谏大夫,望之前将军,衡丞相,皆有传。衡授琅邪师丹、伏理斿君、颍川满昌君都。君都为詹事,理高密太傅,家世传业。丹大司空,自有传。由是齐诗有翼、匡、师、伏之学。满昌授九江张邯、琅邪皮容,皆至大官,徒众尤盛。

韩婴，燕人也。孝文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归一也。淮南贲生受之。[①]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韩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为之传。燕赵间好诗，故其易微，唯韩氏自传之。武帝时，婴尝与董仲舒论于上前，其人精悍，处事分明，[②]仲舒不能难也。后其孙商为博士。孝宣时，涿郡韩生其后也，以易征，待诏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传也。尝受韩诗，不如韩氏易深，太傅故专传之。"司隶校尉盖宽饶本受易于孟喜，见涿韩生说易而好之，即更从受焉。

①师古曰："贲音肥。"

②师古曰："悍，勇锐。"

赵子，河内人也。事燕韩生，授同郡蔡谊。谊至丞相，自有传。谊授同郡食子公与王吉。吉为昌邑〔王〕中尉，[14]自有传。食生为博士，授泰山栗丰。吉授淄川长孙顺。顺为博士，丰部刺史。由是韩诗有王、食、长孙之学。丰授山阳张就，顺授东海发福，皆至大官，徒众尤盛。

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长卿授解延年。延年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陈侠，为王莽讲学大夫。由是言毛诗者，本之徐敖。

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而鲁徐生善为颂。[①]孝文时，徐生以颂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延、襄。[②]襄，其资性善为颂，不能通经；延颇能，未善也。襄亦以颂为大夫，至广陵内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桓)〔桓〕生、[15]单次皆为礼官大夫。[③]而瑕丘萧奋以礼至淮阳太守。诸言礼为颂者由徐氏。

①苏林曰："汉旧仪有二郎为此颂貌威仪事。有徐氏，徐氏后有张氏，不知经，但能盘辟为礼容。天下郡国有容史，皆诣鲁学之。"师古曰："颂读与容同。下皆类此。"

②师古曰："延及襄二人。"

③师古曰:"姓公户,名满意也。与桓生及单次凡三人。单音善。"

孟卿,东海人也。事萧奋,以授后仓、鲁闾丘卿。仓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臺记,[①]授沛闻人通汉子方、[②]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沛庆普孝公。孝公为东平太傅。德号大戴,为信都太傅;圣号小戴,以博士论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通汉以太子舍人论石渠,至中山中尉。普授鲁夏侯敬,又传族子咸,为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斿卿,为博士、州牧、郡守,家世传业。小戴授梁人桥仁季卿、杨荣子孙。[③]仁为大鸿胪,家世传业,荣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桥、杨氏之学。

①服虔曰:"在曲台校书著记,因以为名。"师古曰:"曲台殿在未央宫。"

②如淳曰:"闻人,姓也,名通汉,字子方。"

③师古曰:"子孙,荣之字也。"

胡母生字子都,齐人也。治公羊春秋,为景帝博士。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年老。归教于齐,齐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孙弘亦颇受焉。而董生为江都相,自有传。弟子遂之者,兰陵褚大,东平嬴公,广川段仲,温吕步舒。[①]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长史,唯嬴公守学不失师法,为昭帝谏大夫,授东海孟卿、鲁眭孟。孟为符节令,坐说灾异诛,自有传。

①师古曰:"遂谓名位成达者。"

严彭祖字公子,东海下邳人也。与颜安乐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馀人,唯彭祖、安乐为明,质问疑谊,各持所见。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乐各颛门教授。[①]由是公羊春秋有颜、严之学。彭祖为宣帝博士,至河南、东郡太守。以高第人为左冯翊,迁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权贵。或说曰:"天时不胜人事,君以不修小礼曲意,亡贵人左右之助,经谊虽高,不至宰相。愿少自勉强!"彭祖曰:"凡通经术,固当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从俗,苟求富贵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终。授琅邪王中,为元帝少府,[②]家世传业。中授同郡公孙文、东门云。云为荆州刺

史,文东平太傅,徒众尤盛。云坐为江贼拜辱命,下狱诛。③

①师古曰:"颛与专同。专门言各自名家。"

②师古曰:"中读曰仲。"

③师古曰:"逢见贼而拜也。"

颜安乐字公孙,鲁国薛人,眭孟姊子也。家贫,为学精力,官至齐郡太守丞,后为仇家所杀。安乐授淮阳泠丰次君、① 淄川任公。公为少府,丰淄川太守。由是颜家有泠、任之学。始贡禹事赢公,成于眭孟,至御史大夫,疎广事孟卿,至太子太傅,皆自有传。广授琅邪筦路,② 路为御史中丞。禹授颍川堂谿惠,③ 惠授泰山冥都,④ 都为丞相史。都与路又事颜安乐,故颜氏复有筦、冥之学。路授孙宝,为大司农,自有传。丰授马宫、琅邪左咸。咸为郡守九卿,徒众尤盛。(宫)〔宫〕至大司徒,自有传。[16]

①师古曰:"泠音零。"

②师古曰:"筦亦管字也。"

③师古曰:"姓堂谿也。"

④师古曰:"冥音莫零反。"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子至孙为博士。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① 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② 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太子既通,复私问穀梁而善之。其后浸微,③ 唯鲁荣广王孙、皓星公二人受焉。广尽能传其诗、春秋,高材捷敏,与公羊大师眭孟等论,数困之,④ 故好学者颇复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庆幼君、丁姓子孙⑤ 皆从广受。千秋又事皓星公,为学最笃。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穀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穀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穀梁。时千秋为郎,召见,与公羊家并说,上善穀梁说,擢千秋为谏大夫给事中,后有过,左迁平陵令。复求能为穀梁者,莫

及千秋。上愍其学且绝,乃以千秋为郎中户将,⑥选郎十人从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能说矣,会千秋病死,征江公孙为博士。刘向以故谏大夫通达待诏,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复死,乃征周庆、丁姓待诏保宫,⑦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馀岁,皆明习。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穀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时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轶、伊推、宋显,⑧穀梁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并论。公羊家多不见从,愿请内侍郎许广,使者亦并内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⑨议三十馀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穀梁。由是穀梁之学大盛。庆、姓皆为博士。⑩姓至中山太傅,授楚申章昌曼君,⑪为博士,至长沙太傅,徒众尤盛。尹更始为谏大夫、长乐户将,又受左氏传,取其变理合者以为章句,传子咸及翟方进、琅邪房凤。咸至大司农,方进丞相,自有传。

①师古曰:"属音之欲反。呐,古讷字。"

②师古曰:"比,次也。辑,合也。比音频寐反。辑与集同。"

③师古曰:"浸,渐也。"

④师古曰:"孟等穷屈也。"

⑤师古曰:"姓丁,名姓,字子孙。"

⑥师古曰:"户将,官名,解在杨恽、盖宽饶传。"

⑦师古曰:"保宫,少府之属宫也,本名居室。"

⑧师古曰:"轶音晚。"

⑨师古曰:"使者,谓当时诏遣监议者也。内(外)〔谓〕引入议所也。[17]公羊家既请内许广,而使者因并内王亥也。"

⑩师古曰:"周庆、丁姓,二人也。"

⑪李奇曰:"姓申章,名昌,字曼君。"

房凤字子元,不其人也。① 以射策乙科为太史掌故。太常举方正,为县令都尉,失官。大司马票骑将军王根奏除补长史,荐凤明经通达,擢为光禄大夫,迁五官中郎将。时光禄勋王龚以外属内卿,② 与奉车都

尉刘歆共校书,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纳之,以问诸儒,皆不对。歆于是数见丞相孔光,为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唯凤、龚许歆,遂共移书责让太常博士,语在歆传。大司空师丹奏歆非毁先帝所立,上于是出龚等补吏,龚为弘农,歆河内,凤九江太守,至青州牧。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萧秉君房,王莽时为讲学大夫。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学。

①师古曰:"琅邪之县也。其音基。"

②如淳曰:"邛成太后亲也。内卿光禄勋治宫中。"

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子长卿为荡阴令,① 授清河张禹长子。② 禹与萧望之同时为御史,数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书数以称说。后望之为太子太傅,荐禹于宣帝,征禹待诏,未及问,会疾死。授尹更始,③ 更始传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授黎阳贾护季君,哀帝时待诏为郎,授苍梧陈钦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将军。而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

①师古曰:"荡阴,河内之县也。荡音汤。"

②如淳曰:"非成帝师张禹也。"

③师古曰:"禹先授更始。"

赞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馀年,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① 一经说至百馀万言,大师众至千馀人,盖禄利之路然也。② 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③

①师古曰:"寖,渐也。蕃,多也。滋,益也。"

②师古曰:"言为经学者则受爵禄而获其利,所以益劝。"

③如淳曰:"虽有虚妄之说,是当在其中,故兼而存之。"

【校勘记】

〔1〕 六(学)〔艺〕者， 景祐本作“艺”。王念孙说作“艺”是。

〔2〕 焕乎其有文章(也)！ 景祐本无“也”字，与今本论语同。

〔3〕 又(云)〔曰〕：周监于二(世)〔代〕，“云”， 景祐、殿本都作“曰”。“世”，景祐本作“代”，与今本论语同。

〔4〕 “昌”(音以)立先王之教，王先谦说“音以”二字后人妄加。 按景祐本有，殿本无。

〔5〕 鲁诸儒持孔氏礼器(而)〔往〕归之， 景祐、殿、局本都作“往”。

〔6〕 商瞿子木 沈钦韩说，索隐商姓，瞿名，字子木，未有以商瞿为复姓者。

〔7〕 梁人(一王)〔也。初〕梁项生从田何受易， 景祐、汲古、殿、局本都作“也初”，此误。

〔8〕 言丁宽(行)〔得〕其法术以去。 景祐、殿本都作“得”。

〔9〕 杨叔〔元〕、王先谦说，上文云杨何字叔元，艺文志班自注同，此脱“元”字。

〔10〕 为治者不(至)〔在〕多言， 殿、局本都作“在”，史记同。

〔11〕 事(博士)大江公及许生， 景祐本无“博士”二字。王念孙说，据晋注，景祐本是。

〔12〕 力行，(为)〔谓〕勉力为行也。 景祐、殿本都作“谓”。

〔13〕 非受命(而)〔为〕何？ 景祐、殿本都作“为”。朱一新说，按注则“为”字是。

〔14〕 吉为昌邑〔王〕中尉， 景祐、殿本都有“王”字。

〔15〕 (桓)〔桓〕生、 景祐、殿本都作“桓”。

〔16〕 (官)〔宫〕至大司徒，自有传。刘攽说“官”当作“宫”。 按刘说是，各本并误。

〔17〕 内(外)〔谓〕引人议所也。 景祐、殿、局本都作“谓”，此误。

汉书卷八十九

循吏传第五十九

师古曰:"循,顺也,上顺公法,下顺人情也。"

汉兴之初,反秦之敝,与民休息,凡事简易,禁罔疏阔,而相国萧、曹以宽厚清静为天下帅,[①]民作"画一"之歌。[②]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民务稼穑,衣食滋殖。[③]至于文、景,遂移风易俗。是时循吏如河南守吴公、蜀守文翁之属,皆谨身帅先,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

①师古曰:"帅,遵也。"

②师古曰:"谓歌曰:'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

③师古曰:"滋,益也。殖,生也。"

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内改法度,[①]民用凋敝,奸轨不禁。[②]时少能以化治称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内史公孙弘、兒宽,居官可纪。三人皆儒者,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数谢病去,弘、宽至三公。

①师古曰:"攘,却也。"

②师古曰:"不可禁。"

孝昭幼冲,霍光秉政,承奢侈师旅之后,海内虚耗,光因循守职,无所改作。至于始元、元凤之间,匈奴鄉化,百姓益富,[①]举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于是罢酒榷而议盐铁矣。

①师古曰:"鄉读曰向。"

及至孝宣，繇仄陋而登至尊，[①]兴于闾阎，[②]知民事之艰难。自霍光薨后始躬万机，厉精为治，五日一听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职而进。及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③]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④]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⑤]以为太守，吏民之本也，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厉，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⑥]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若赵广汉、韩延寿、尹翁归、严延年、张敞之属，皆称其位，然任刑罚，或抵罪诛。[⑦]王成、黄霸、朱邑、龚遂、郑弘、召信臣等，[⑧]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祀，此廉廉庶几德让君子之遗风矣。[⑨]

①师古曰："仄，古侧字。仄陋，言非正统，而身经微贱也。繇与由同。次下类此。"

②师古曰："闾，里门也。阎，里中门也。言从里巷而即大位也。"

③师古曰："质，正也。"

④师古曰："讼理，言所讼见理而无冤滞也。"

⑤师古曰："谓郡守、诸侯相。"

⑥师古曰："所表，谓增秩赐金爵也。"

⑦师古曰："抵，至也，音丁礼反。"

⑧师古曰："召读曰邵。"

⑨师古曰："廉廉，言有风采也。"

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①]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餘人亲自饬厉，[②]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③]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④]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

①师古曰:"辟读曰僻。"

②师古曰:"饬与敕同。"

③如淳曰:"金马书刀,今赐计吏是也。作马形于刀环内,以金镂之。"晋灼曰:"刀,书刀;布,布刀也。旧时蜀郡工官作金马书刀者,似佩刀形,金错其柄。布刀,谓妇人割裂财布刀也。"师古曰:"少府,郡掌财物之府,以供太守者也。刀,凡蜀刀有环者也。布,蜀布细密(环)也。[1]二者蜀人作之皆善,故贵以为货,无限于书刀布刀也。如、晋二说皆烦而不当也。"

④师古曰:"郡中高职也。"

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① 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② 为除更繇,③ 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④ 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⑤ 使传教令,出入闺阁。⑥ 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繇是大化,⑦ 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

①师古曰:"学官,学之官舍也。"

②师古曰:"下县,四郊之县,非郡所治也。"

③师古曰:"不令从役也。更音工衡反。繇读曰徭。"

④师古曰:"便坐,别坐,可以视事,非正廷也。坐音财卧反。"

⑤师古曰:"益,多也。饬,整也,读与敕同。"

⑥师古曰:"闺阁,内中小门也。"

⑦师古曰:"繇读曰由。"

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①

①师古曰:"文翁学堂于今犹在益州城内。"

王成,不知何郡人也。为胶东相,治甚有声。宣帝最先褒之,地节三年下诏曰:"盖闻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胶东

相成,劳来不怠,①流民自占八万馀口,②治有异等之效。③其赐成爵关内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征用,会病卒官。后诏使丞相御史问郡国上计长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对言前胶东相成伪自增加,以蒙显赏,是后俗吏多为虚名云。

①师古曰:"谓劝勉招怀百姓也。劳音郎到反。来音郎代反。"

②师古曰:"隐度名数而来附业也。占音之赡反。"

③师古曰:"异于常等。"

黄霸字次公,淮阳阳夏人也,①以豪桀役使徙云陵。②霸少学律令,喜为吏,③武帝末以待诏入钱赏官,补侍郎谒者,④坐同产有罪劾免。⑤后复入谷沈黎郡,补左冯翊二百石卒史。⑥冯翊以霸入财为官,不署右职,⑦使领郡钱谷计。⑧簿书正,以廉称,⑨察补河东均输长,⑩复察廉为河南太守丞。霸为人明察内敏,⑪又习文法,然温良有让,足知,善御众。为丞,处议当于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爱敬焉。

①师古曰:"夏音工雅反。"

②师古曰:"身为豪桀而役使乡里人也。"

③师古曰:"喜谓爱好也,音许吏反。"

④孟康曰:"赏官,主赏赐之官也。"师古曰:"此说非也,因入钱而见赏以官。"

⑤师古曰:"同产谓兄弟也。"

⑥如淳曰:"三辅郡得仕用它郡人,而卒史独二百石,所谓尤异者也。"

⑦师古曰:"轻其为人也。右职,高职也。"

⑧师古曰:"计谓出入之数也。"

⑨师古曰:"言无所侵隐,故簿书皆正,不虚谬也。"

⑩师古曰:"以廉见察而迁补。"

⑪师古曰:"内敏,言心思捷疾也。"

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将军霍光秉政,大臣争权,上官桀等与燕王谋作乱,光既诛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罚痛绳群下,繇是俗

吏上严酷以为能,[1]而霸独用宽和为名。

①师古曰:"縣读与由同。"

会宣帝即位,在民间时知百姓苦吏急也,闻霸持法平,召以为廷尉正,数决疑狱,庭中称平。[1]守丞相长史,坐公卿大议廷中[2]知长信少府夏侯胜非议诏书大不敬,霸阿从不举劾,皆下廷尉,[3]系狱当死。霸因从胜受尚书狱中,再踰冬,[4]积三岁乃出,语在胜传。胜出,复为谏大夫,令左冯翊宋畸举霸贤良。胜又口荐霸于上,上擢霸为扬州刺史。三岁,宣帝下诏曰:"制诏御史:其以贤良高第扬州刺史霸为颍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赐车盖,特高一丈,别驾主簿车,緹油屏泥于軨前,以章有德。"

①师古曰:"此廷中谓廷尉之中。"

②师古曰:"大议,总会议也。此廷中谓朝廷之中。"

③师古曰:"胜及霸俱下廷尉。"

④师古曰:"踰与逾同。"

时上垂意于治,数下恩泽诏书,吏不奉宣。[1]太守霸为选择良吏,分部宣布诏令,[2]令民咸知上意。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3]以赡鳏寡贫穷者。然后为条教,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去食谷马。米盐靡密,初若烦碎,[4]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见者,语次寻绎,[5]问它阴伏,以相参考。尝欲有所司察,择长年廉吏遣行,属令周密。[6]吏出,不敢舍邮亭,[7]食于道旁,乌攫其肉。[8]民有欲诣府口言事者适见之,霸与语道此。后日吏还谒霸,霸见迎劳之,曰:"甚苦! 食于道旁乃为乌所盗肉。"吏大惊,以霸具知其起居,所问豪氂不敢有所隐。鳏寡孤独有死无以葬者,乡部书言,霸具为区处,[9]某所大木可以为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某识事聪明如此,[10]吏民不知所出,[11]咸称神明。奸人去入它郡,盗贼日少。

①师古曰:"不令百姓皆知也。"

②师古曰:“分音扶问反。”

③师古曰:“邮行书舍,谓传送文书所止处,亦如今之驿馆矣。乡官者,乡所治处也。”

④师古曰:“米盐,言碎而且细。”

⑤师古曰:“绎谓抽引而出也。”

⑥师古曰:“属,戒也。周密,不泄(陋)〔漏〕也。[2]属音之欲反。”

⑦师古曰:“舍,止也。”

⑧师古曰:“攫,搏持之也。攫音钁。”

⑨师古曰:“区处谓分别而处置也,音昌汝反。”

⑩师古曰:“识,记也,音式二反。”

⑪师古曰:“不知其用何术也。”

霸力行教化而后诛罚,①务在成就全安长吏。②许丞老,病聋,③督邮白欲逐之,霸曰:“许丞廉吏,虽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颇重听,何伤?且善助之,毋失贤者意。”或问其故,霸曰:“数易长吏,送故迎新之费及奸吏缘绝簿书盗财物,④公私费耗甚多,皆当出于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贤,或不如其故,徒相益为乱。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

①师古曰:“力犹勤也。言先以德教化于下,若有弗从,然后用刑罚也。”

②师古曰:“不欲易代及损伤之也。”

③如淳曰:“许县丞。”

④师古曰:“缘,因也。因交代之际而弃匿簿书以盗官物也。”

霸以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征守京兆尹,秩二千石。坐发民治驰道不先以闻,又发骑士诣北军马不适士,①劾乏军兴,连贬秩。有诏归颍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治如其前。前后八年,郡中愈治。是时凤皇神爵数集郡国,颍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终长者,下诏称扬曰:“颍川太守霸,宣布诏令,百姓鄉化,②孝子弟弟贞妇顺孙日以众多,田者让畔,道不拾遗,养视鳏寡,赡助贫穷,狱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乡于教化,兴于行谊,可谓贤人君子矣。书不云乎?‘股肱良

哉!'③其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颍川孝弟、有行义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赐爵及帛。后数月,征霸为太子太傅,迁御史大夫。

①孟康曰:"关西人谓补满为适。马少士多,不相补满也。"

②师古曰:"鄉读曰向。下亦同。"

③师古曰:"虞书益稷之辞,已解于上。"

五凤三年,代丙吉为丞相,封建成侯,食邑六百户。霸材长于治民,及为丞相,总纲纪号令,风采不及丙、魏、于定国,功名损于治郡。时京兆尹张敞舍鹊雀飞集丞相府,①霸以为神雀,议欲以闻。敞奏霸曰:"窃见丞相请与中二千石博士杂问郡国上计长吏守丞,为民兴利除害成大化条其对,有耕者让畔,男女异路,道不拾遗,及举孝子弟弟贞妇者为一辈,先上殿,②举而不知其人数者次之,不为条教者在后叩头谢。丞相虽口不言,而心欲其为之也。长吏守丞对时,臣敞舍有鹊雀飞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见者数百人。边吏多知鹊雀者,问之,皆阳不知。丞相图议上奏③曰:'臣问上计长吏守丞以兴化条,④皇天报下神雀。'后知从臣敞舍来,乃止。郡国吏窃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昔汲黯为淮阳守,辞去之官,谓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张汤怀诈阿意,以倾朝廷,公不早白,与俱受戮矣。'息畏汤,终不敢言。后汤诛败,上闻黯与息语,乃抵息罪而秩黯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敞非敢毁丞相也。诚恐群臣莫白,而长吏守丞畏丞相指,归舍法令,各为私教,⑤务相增加,浇淳散朴,⑥并行伪貌,有名亡实,倾摇解怠,甚者为妖。⑦假令京师先行让畔异路,道不拾遗,其实亡益廉贪贞淫之行,而以伪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诸侯先行之,伪声轶于京师,非细事也。⑧汉家承敝通变,造起律令,所以劝善禁奸,条贯详备,不可复加。宜令贵臣明饬长吏守丞,⑨归告二千石,举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务得其人,郡事皆以义法令捡式,⑩毋得擅为条教;敢挟诈伪以奸名誉者,必先受戮,⑪以正明好恶。"天子嘉纳敞言,召上计吏,使侍中临饬如敞指意。霸甚惭。

①苏林曰:"今虎贲所著鹖也。"师古曰:"苏说非也。此鹖音芬,字本作鴐,此

通用耳。鸨雀大而色青，出羌中，非武贲所著也。武贲鶡色黑，出上党，以其斗死不止，故用其尾饰武臣首云。今时俗人所谓鶡鸡者也，音曷，非此鸨雀也。”

②师古曰：“丞相所坐屋也。古者屋之高严，通呼为殿，不必宫中也。”

③师古曰：“图，谋也。”

④师古曰：“凡言条者，一一而疏举之，若木条然也。”

⑤师古曰：“舍，废也。”

⑥师古曰：“不杂为淳。以水浇之，则味(离)〔漓〕薄。[3]朴，大质也，割之，散也。”

⑦师古曰：“解读曰懈。”

⑧师古曰：“轶，过也，音逸。”

⑨师古曰：“饬读与敕同。次下类此。”

⑩师古曰：“捡，局也，音居俭反。”

⑪师古曰：“奸，求也，音干。”

又乐陵侯史高以外属旧恩侍中贵重，霸荐高可太尉。天子使尚书召问霸：“太尉官罢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兴文也。如国家不虞，边境有事，①左右之臣皆将率也。夫宣明教化，通达幽隐，使狱无冤刑，邑无盗贼，君之职也。将相之官，朕之任焉。②侍中乐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亲，③君何越职而举之？”尚书令受丞相对，霸免冠谢罪，数日乃决。④自是后不敢复有所请。然自汉兴，言治民吏，以霸为首。

①师古曰：“如，若也。”

②师古曰：“言欲拜将相事，自在朕也。”

③师古曰：“具知其材质。”

④师古曰：“乃得免罪。”

为丞相五岁，甘露三年薨，谥曰定侯。霸死后，乐陵侯高竟为大司马。①霸子思侯赏嗣，为关都尉。薨，子忠侯辅嗣，至卫尉九卿。薨，子忠嗣侯，讫王莽乃绝。子孙为吏二千石者五六人。

①师古曰："史著此者，亦言霸奏高为太尉，适事宜也。"

始霸少为阳夏游徼，[①]与善相人者共载出，[②]见一妇人，相者言"此妇人当富贵，不然，相书不可用也。"霸推问之，乃其乡里巫家女也。霸即取为妻，与之终身。为丞相后徙杜陵。

①师古曰："游徼，主徼巡盗贼者也。"

②师古曰："同乘车。"

朱邑字仲卿，庐江舒人也。少时为舒桐乡啬夫，廉平不苛，以爱利为行，[①]未尝笞辱人，存问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爱敬焉。迁补太守卒史，举贤良为大司农丞，迁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人为大司农。为人淳厚，笃于故旧，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

①师古曰："仁爱于人而安利也。"

是时张敞为胶东相，与邑书曰："明主游心太古，广延茂士，[①]此诚忠臣竭思之时也。直敞远守剧郡，驭于绳墨，[②]匈臆约结，固亡奇也。[③]虽有，亦安所施？[④]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业，[⑤]犹饥者甘糟糠，穰岁馀粱肉。[⑥]何则？有亡之势异也。昔陈平虽贤，须魏倩而后进；[⑦]韩信虽奇，赖萧公而后信。[⑧]故事各达其时之英俊，若必伊尹、吕望而后荐之，则此人不因足下而进矣。"[⑨]邑感敞言，贡荐贤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为列卿，居处俭节，禄赐以共九族乡党，[⑩]家亡馀财。

①师古曰："茂，善也。"

②师古曰："直读曰值。"

③师古曰："约，屈也。"

④师古曰："言在远郡，无足展效也。"

⑤师古曰："司农主百谷，故云周稷之业。"

⑥师古曰："穰岁，丰穰之岁，穰音攘。"

⑦苏林曰："魏无知也。"韦昭曰："无知字也。"师古曰："倩，士之美称，故云魏倩也，而韦氏便以为无知之字，非也。譬犹谓汲黯为汲直，黯岂字直乎？且

次下句云'赖萧公而后信',亦非何之字也。"

⑧师古曰:"信谓为君上所信任也。一说信读曰伸,得伸其材用也。"

⑨师古曰:"言能自达也。"

⑩师古曰:"共读曰供。"

神爵元年卒。天子闵惜,下诏称扬曰:"大司农邑,廉洁守节,退食自公,亡强外之交,束脩之馈,[①]可谓淑人君子。遭离凶灾,朕甚闵之[②]其赐邑子黄金百斤,以奉其祭祀。"

①师古曰:"馈与馈同。"

②师古曰:"离亦遭。"

初邑病且死,属其子[①]曰:"我故为桐乡吏,其民爱我,必葬我桐乡。后世子孙奉尝我,不如桐乡民。"[②]及死,其子葬之桐乡西郭外,民果(然)共为邑起冢立祠,[4]岁时祠祭,至今不绝。

①师古曰:"属音之欲反。"

②师古曰:"尝谓蒸尝之祭。"

龚遂字少卿,山阳南平阳人也。以明经为官,至昌邑郎中令,事王贺。贺动作多不正,遂为人忠厚,刚毅有大节,内谏争于王,外责傅相,引经义,陈祸福,至于涕泣,蹇蹇亡已。[①]面刺王过,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②]及国中皆畏惮焉。[③]王尝久与驺奴宰人游戏饮食,赏赐亡度,遂入见王,涕泣悲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为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愿赐清閒竭愚。"王辟左右,[④]遂曰:"大王知胶西王所以为无道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臣闻胶西王有谀臣侯得,王所为诗于桀纣也,[⑤]得以为尧舜也。王说其谄谀,尝与寝处,[⑥]唯得所言,以至于是。[⑦]今大王亲近群小,渐渍邪恶所习,存亡之机,不可不慎也。臣请选郎通经术有行义者与王起居,坐则诵诗书,立则习礼容,宜有益。"王许之。遂乃选郎中张安等十人侍王。居数日,王皆(去逐)〔逐去〕安等。[5]久之,宫中数有妖怪,王以问遂,遂以为有大忧,宫室

将空,语在昌邑王传。会昭帝崩,亡子,昌邑王贺嗣立,官属皆征入。王相安乐迁长乐卫尉,遂见安乐,流涕谓曰:"王立为天子,日益骄溢,谏之不复听,今哀痛未尽,⑧日与近臣饮食作乐,斗虎豹,召皮轩,车九流,驱驰东西,所为谇道。⑨古制宽,大臣有隐退,今去不得,阳狂恐知,身死为世戮,奈何? 君,陛下故相,宜极谏争。"王即位二十七日,卒以淫乱废。昌邑群臣坐陷王于恶不道,皆诛,死者二百馀人,唯遂与中尉王阳以数谏争得减死,髡为城旦。

①师古曰:"蹇蹇,不阿顺之意也。易蹇卦曰'王臣蹇蹇'。"

②师古曰:"媿,古愧字。愧,辱也。"

③师古曰:"王及国人皆惮之。"

④师古曰:"閒读曰闲。辟音阸。"

⑤师古曰:"儗,比也。"

⑥师古曰:"说读曰悦。"

⑦师古曰:"唯用得之邪言,故至亡。"

⑧师古曰:"谓新居丧服。"

⑨师古曰:"谇,乖也,音布内反。"

宣帝即位,久之,渤海左右郡岁饥,盗贼并起,①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选能治者,丞相御史举遂可用,上以为渤海太守。时遂年七十馀,召见,形貌短小,宣帝望见,不副所闻,心内轻焉,谓遂曰:"渤海废乱,朕甚忧之。君欲何以息其盗贼,以称朕意?"遂对曰:"海濒遐远,不沾圣化,②其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③今欲使臣胜之邪,将安之也?"④上闻遂对,甚说,⑤答曰:"选用贤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闻治乱民犹治乱绳,不可急也;唯缓之,然后可治。臣愿丞相御史且无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从事。"上许焉,加赐黄金,赠遣乘传。至渤海界,⑥郡闻新太守至,发兵以迎,遂皆遣还,移书敕属县悉罢逐捕盗贼吏。诸持钼钩田器者皆为良民,吏无得问,⑦持兵者乃为盗贼。遂单车独行至府,郡中翕然,盗贼亦皆罢。⑧渤海又多

劫略相随,闻遂教令,即时解散,弃其兵弩而持钩钼。盗贼于是悉平,民安土乐业。遂乃开仓廪假贫民,⑨选用良吏,尉安牧养焉。

①师古曰:"左右谓侧近相次者。"

②师古曰:"濒,涯也,音频,又音宾。"

③师古曰:"赤子犹言初生幼小之意也。积水曰潢,(曰)〔音〕黄。"[6]

④师古曰:"胜谓以威力克而杀之也。安谓以德化抚而安之。"

⑤师古曰:"说读曰悦。"

⑥师古曰:"传音张恋反。"

⑦师古曰:"钩,镰也。"

⑧师古曰:"罢读曰疲。言为盗贼久,心亦罢厌。"

⑨师古曰:"假谓给与。"

遂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本鞠、五十本葱、一畦韭,① 家二母彘、五鸡。② 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曰:"何为带牛佩犊!"春夏不得不趋田亩,③秋冬课收敛,益蓄果实菱芡。劳来循行,郡中皆有畜积,④吏民皆富实。狱讼止息。

①师古曰:"每一口即如此种也。"

②师古曰:"每一家则如此养之也。"

③师古曰:"趋读曰趣。趣,向也。"

④师古曰:"菱,芰也。芡,鸡头也。劳来,劝勉也。畜读(皆)曰蓄。[7]芡音俭。劳音卢到反。来音卢代反。"

数年,上遣使者征遂,议曹王生愿从。功曹以为王生素耆酒,亡节度,不可使。① 遂不忍逆,从至京师。王生日饮酒,不视太守。② 会遂引入宫,王生醉,从后呼,③ 曰:"明府且止,愿有所白。"遂还问其故,④ 王生曰:"天子即问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陈对,宜曰'皆圣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问以治状,遂对如王生言。天子说其有让,⑤笑曰:"君安得长者之言而称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

乃臣议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为水衡都尉,议曹王生为水衡丞,以褒显遂云。水衡典上林禁苑,共张宫馆,⑥为宗庙取牲,官职亲近,上甚重之,以官寿卒。⑦

①师古曰:“耆读曰嗜。”

②师古曰:“日日恒饮酒也。”

③师古曰:“呼音火故反。”

④师古曰:“还,回也。”

⑤师古曰:“说读曰悦。”

⑥师古曰:“共音居用反。张音知亮反。下亦同。”

⑦师古曰:“以寿终而卒于官也。”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寿春人也。① 以明经甲科为郎,出补谷阳长。举高第,迁上蔡长。其治视民如子,所居见称述。超为零陵太守,病归。复征为谏大夫,迁南阳太守,其治如上蔡。

①师古曰:“召读曰(劭)〔邵〕。”[8]

信臣为人勤力有方略,好为民兴利,务在富之。躬劝耕农,出入阡陌,止舍离乡亭,①稀有安居时。行视郡中水泉,②开通沟渎,起水门提阏凡数十处,③以广溉灌,岁岁增加,多至三万顷。民得其利,畜积有馀。④信臣为民作均水约束,⑤刻石立于田畔,以防分争。禁止嫁娶送终奢靡,务出于俭约。府县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为事,辄斥罢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视好恶。⑥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归之,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吏民亲爱信臣,号之曰召父。荆州刺史奏信臣为百姓兴利,郡以殷富,赐黄金四十斤。迁河南太守,治行常为第一,复数增秩赐金。

①师古曰:“言休息之时,皆在野次。”

②师古曰:“行音下更反。”

③师古曰:“阏,所以壅水,音一曷反。”

④师古曰:"畜读曰蓄。"

⑤师古曰:"言用之有次第也。"

⑥师古曰:"视读曰示。"

竟宁中,征为少府,列于九卿,奏请上林诸离远宫馆稀幸御者,勿复缮治共张,又奏省乐府黄门倡优诸戏,及宫馆兵弩什器减过泰半。太官园种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庑,①昼夜黾蕴火,待温气乃生,②信臣以为此皆不时之物,有伤于人,不宜以奉供养,及它非法食物,悉奏罢,省费岁数千万。③信臣年老以官卒。

①师古曰:"庑,周室也。茹音人庶反。庑音舞。"

②师古曰:"黾,古然字。蕴火,蓄火也。蕴音於云反。"

③师古曰:"素所费者,今皆省也。"

元始四年,诏书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①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应诏书。岁时郡二千石率官属行礼,奉祠信臣冢,而南阳亦为立祠。

①师古曰:"百辟,百官。"

【校勘记】

〔1〕 布,蜀布细密(环)也。 景祐本无"环"字,此衍。

〔2〕 周密,不泄(陋)〔漏〕也。 景祐、殿本都作"漏"。王先谦说作"漏"是。

〔3〕 以水浇之,则味(离)〔漓〕薄。 殿本作"漓"。王先谦说作"漓"是。

〔4〕 民果(然)共为邑起冢立祠, 景祐本无"然"字。王念孙说"然"字后人所加。

〔5〕 王皆(去逐)〔逐去〕安等, 景祐、殿本都作"逐去"。朱一新说此误倒。

〔6〕 积水曰潢,(曰)〔音〕黄。 景祐、殿本都作"音",此误。

〔7〕 畜读(皆)曰蓄。 景祐、殿本都无"皆"字。王先谦说此衍。

〔8〕 召读曰(劭)〔邵〕。 景祐、殿本都作"邵"。王先谦说作"邵"是。

汉书卷九十

酷吏传第六十

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① 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② 信哉是言也! 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原也。③ 昔天下之罔尝密矣,④ 然(不)〔奸〕轨愈起,[1] 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⑤ 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⑥ 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媮快乎?⑦ 言道德者,溺于职矣。⑧ 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⑨“下士闻道大笑之。”⑩ 非虚言也。

①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格,至也。谓御以政刑,则人思苟免,不耻于恶;化以德礼,则下知愧辱,而至于治也。”

②师古曰:“老子德经之言也。上德体合自然,是以为德;下德务于修建,更以丧之。法令繁则巧诈益起,故多盗贼也。”

③师古曰:“言为治之体,亦须法令,而法令非治之本。”

④师古曰:“谓秦时。”

⑤师古曰:“遁,避也。言吏避于君,民避于吏,至乎丧败,不可振救也。”

⑥师古曰:“言迫急也。本敝不除,则其末难正。”

⑦师古曰:“恶读曰乌。乌,于何也。媮,苟且也。”

⑧师古曰:“溺谓沉滞而不举也。”

⑨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辞也。言使我听狱讼,犹凡人耳,然而立政施德,则能使其绝于争讼。”

⑩师古曰:“老子道经之言也。大道玄深,非其所及,故致笑也。”

汉兴，破觚而为圜，斲琱而为朴，[①]号为罔漏吞舟之鱼。[②]而吏治蒸蒸，不至于奸，[③]黎民艾安。[④]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⑤]高后时，酷吏独有侯封，刻辣宗室，侵辱功臣。[⑥]吕氏已败，遂夷侯封之家。[⑦]孝景时，晁错以刻深颇用术辅其资，[⑧]而七国之乱发怒于错，错卒被戮。[⑨]其后有郅都、甯成之伦。[⑩]

①孟康曰："觚，方也。"师古曰："去严刑而从简易，抑巧伪而务敦厚也。琱谓刻镂也，字与彫同。"

②师古曰："言其疏也。"

③师古曰："蒸蒸，纯一之貌也。"

④师古曰："黎，庶也。艾读曰乂。乂，治也。"

⑤师古曰："言不在于严酷也。"

⑥师古曰："辣谓陵践也，音来的反。"

⑦师古曰："诛除也。"

⑧师古曰："资，材也。"

⑨师古曰："卒，终也。"

⑩师古曰："郅音之日反。"

郅都，河东大阳人也。以郎事文帝。景帝时为中郎将，敢直谏，面折大臣于朝。尝从入上林，贾姬在厕，[①]野彘入厕，上目都，[②]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贾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复一姬进，天下所少宁姬等邪？陛下纵自轻，奈宗庙太后何？"上还，彘亦不伤贾姬。太后闻之，赐都金百斤，上亦赐金百斤，由此重都。

①师古曰："贾姬即贾夫人，生赵敬肃王彭祖、中山靖王胜者。"

②师古曰："动目以使也。"

济南瞯氏宗人三百馀家，豪猾，[①]二千石莫能制，于是景帝拜都为济南守。至则诛瞯氏首恶，余皆股栗。[②]居岁馀，郡中不拾遗，旁十馀郡守畏都如大府。[③]

①应劭曰:“瞷音马瞷眼之瞷。”师古曰:“音闲。”

②师古曰:“言惧之甚,至于股脚战栗也。”

③师古曰:“言犹如统属之也。”

都为人,勇有气,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常称曰:“己背亲而出,身固当奉职死节官下,终不顾妻子矣。”

都迁为中尉,丞相条侯至贵居也,① 而都揖丞相。是时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独先严酷,致行法不避贵戚,列侯宗室见都侧目而视,号曰“苍鹰”。②

①师古曰:“居,怠傲,读与倨同。”

②师古曰:“言其鸷击之甚。”

临江王征诣中尉府对簿,① 临江王欲得刀笔为书谢上,② 而都禁吏弗与。魏其侯使人间予临江王。③ 临江王既得,为书谢上,因自杀。窦太后闻之,怒,以危法中都,④ 都免归家。景帝乃使使即拜都为雁门太守,⑤ 便道之官,⑥ 得以便宜从事。匈奴素闻郅都节,举边为引兵去,竟都死不近雁门。匈奴至为偶人象都,⑦ 令骑驰射,莫能中,其见惮如此。匈奴患之。乃中都以汉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释之。⑧ 窦太后曰:“临江王独非忠臣乎?”于是斩都也。

①师古曰:“簿者,狱辞之文书也,音步户反。”

②师古曰:“刀,所以削治书也。古者书于简牍,故必用刀焉。”

③师古曰:“伺间隙而私与也。”

④师古曰:“谓构成其罪也。中音竹仲反。次下亦同。”

⑤师古曰:“就家拜。”

⑥师古曰:“不令(致)〔至〕阙陈谢也。”[2]

⑦师古曰:“以木为人,象都之形也。偶,对也。”

⑧师古曰:“释,置也,解也。谓放免也。”

甯成,南阳穰人也。以郎谒者事景帝。好气,为少吏,必陵其长吏;

为人上,操下急如束湿。[①] 猾贼任威。稍迁至济南都尉,而郅都为守。始前数都尉步入府,因吏谒守如县令,其畏都如此。及成往,直凌都出其上。都素闻其声,善遇,与结欢。久之,都死,后长安左右宗室多犯法,[②] 上召成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人皆惴恐。[③]

①师古曰:"操,执持也。束湿,言其急之甚也。湿物则易束。操音千高反。"

②师古曰:"长安左右,京邑之中也。"

③师古曰:"惴,战栗也。人人皆战恐也。惴音之瑞反。"

武帝即位,徙为内史。外戚多毁成之短,抵罪髡钳。是时九卿死即死,少被刑,而成刑极,自以为不复收,[①] 乃解脱,诈刻传出关归家。[②] 称曰:"仕不至二千石,贾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③] 乃贳贷陂田千馀顷,[④] 假贫民,役使数千家。[⑤] 数年,会赦,致产数千万,为任侠,持吏长短,出从数十骑。其使民,威重于郡守。

①如淳曰:"以被重刑,将不复见收用也。"师古曰:"刑极者,言残毁之重也。"

②师古曰:"辄解脱钳钛而亡去也。传,所以出关之符也,音张恋反。"

③师古曰:"贾谓贩卖之。"

④师古曰:"贳贷,假取之也。贷音吐得反。"

⑤师古曰:"假谓雇赁也。"

周阳由,其父赵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阳,[①] 故因氏焉。[②] 由以宗家任为郎,事文帝。景帝时,由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脩谨,然由居二千石中最为暴酷骄恣。所爱者,挠法活之;所憎者,曲法灭之。[③] 所居郡,必夷其豪。[④] 为守,视都尉如令;为都尉,陵太守,夺之治。汲黯为忮,[⑤] 司马安之文恶,[⑥] 俱在二千石列,同车未尝敢均茵冯。[⑦] 后由为河东都尉,与其守胜屠公争权,相告言,[⑧] 胜屠公当抵罪,(议)〔义〕不受刑,自杀,[3] 而由弃市。

①师古曰:"封为周阳侯。"

②师古曰:"遂改赵姓而为周阳也。"

③师古曰:“挠亦屈曲也,音女教反。”

④师古曰:“平除之。”

⑤师古曰:“忮,意坚也,音章豉反。”

⑥孟康曰:“以文法伤害人也。”

⑦师古曰:“茵,车中蓐也。冯,车中所冯者也。言此二人皆下让由,故同车之时自处其偏侧,不均敌也。冯读曰凭。”

⑧师古曰:“胜屠,姓也。”

自甯成、周阳由之后,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治类多成、由等矣。①

①师古曰:“大抵,大归也,音丁礼反。”

赵禹,鄠人也。①以佐史补中都官,②用廉为令史,事太尉周亚夫。亚夫为丞相,禹为丞相史,府中皆称其廉平。然亚夫弗任,曰:“极知禹无害,③然文深,④不可以居大府。”武帝时,禹以刀笔吏积劳,迁为御史。上以为能,至中大夫。与张汤论定律令,作见知,吏传相监司以法,尽自此始。

①师古曰:“鄠读曰郃,扶风县也,音胎。”

②师古曰:“京师诸官为吏也。”

③师古曰:“无害,言无人能胜之者。”

④应劭曰:“禹持文法深刻。”

禹为人廉倨,①为吏以来,舍无食客。公卿相造请,②禹终不行报谢,务在绝知友宾客之请,③孤立行一意而已。[4]见法辄取,亦不覆案求官属阴罪。④尝中废,已为廷尉。始条侯以禹贼深,及禹为少府九卿,酷急。至晚节,事益多。吏务为严峻,而禹治加缓,名为平。王温舒等后起,治峻禹。禹以老,徙为燕相。数岁,谆乱有罪,免归。⑤后十馀年,以寿卒于家。

①师古曰:“倨亦傲也,读与倨同。”

②师古曰:“造音千到反。”

③师古曰:“以此意告报公卿。”

④师古曰:“不见知者无所搜求也。”

⑤师古曰:“诖,惑也,言其心意昏惑也。诖音布内反。”

义纵,河东人也。少年时尝与张次公俱攻剽,为群盗。[①]纵有姊,以医幸王太后。[②]太后问:“有子兄弟为官者乎?”姊曰:“有弟无行,不可。”太后乃告上,上拜义姁弟纵为中郎,[③]补上党郡中令。治敢往,少温籍,[④]县无逋事,[⑤]举第一。迁为长陵及长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贵戚。以捕桉太后外孙脩成子中,[⑥]上以为能,迁为河内都尉。至则族灭其豪穰氏之属,河内道不拾遗。而张次公亦为郎,以勇悍从军,[⑦]敢深入,有功,封为岸头侯。

①师古曰:“剽,劫也,音频妙反。”

②师古曰:“武帝母。”

③孟康曰:“姁,纵姊名也。”师古曰:“姁音许于反。”

④服虔曰:“敢行暴害之政。”师古曰:“少温籍,言无所含容也。温音於问反。籍音才夜反。”

⑤师古曰:“逋,亡也,负也,音必胡反。”

⑥师古曰:“脩成君,王太后所生金氏女也。中者,其子名也,读曰仲。”

⑦师古曰:“悍音胡旦反。”

甯成家居,上欲以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①]“臣居山东为小吏时,甯成为济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上乃拜成为关都尉。岁馀,关吏税肆郡国出入关者,[②]号曰:“宁见乳虎,无直甯成之怒。”[③]其暴如此。义纵自河内迁为南阳太守,闻甯成家居南阳,及至关,甯成侧行送迎,然纵气盛,弗为礼。至郡,遂桉甯氏,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属皆奔亡,[④]南阳吏民重足一迹。[5]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为纵爪牙之吏,任用,[⑤]迁为廷尉史。

①师古曰:“公孙弘。”

②李奇曰:“肄,闵也。”师古曰:“肄音弋二反。”

③师古曰:“猛兽产乳,养护其子,则搏噬过常,故以喻也。直读曰值,一曰直当。”

④师古曰:“孔氏、暴氏二家素豪猾者。”

⑤师古曰:“平氏、杜衍,二县名也。”

军数出定襄,定襄吏民乱败,于是徙纵为定襄太守。纵至,掩定襄狱中重罪二百馀人,及宾客昆弟私人相视者亦二百馀人。纵壹切捕鞫,曰“为死罪解脱”。[①]是日皆报杀四百馀人。[②]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为治。[③]

①孟康曰:“壹切皆捕之也。律,诸囚徒私解脱桎梏钳赭,加罪一等;为人解脱,与同罪。纵鞫相赂饷者二百人以为解脱死罪,尽杀之。”师古曰:“鞫,穷也,谓穷治也。”

②师古曰:“奏请得报而论杀。”

③师古曰:“百姓有素豪猾为罪恶者,今畏纵之严,反为吏耳目,助治公务以自效。”

是时赵禹、张汤为九卿矣,然其治尚宽,辅法而行,纵以鹰击毛挚为治。[①]后会更五铢钱白金起,[②]民为奸,京师尤甚,乃以纵为右内史,王温舒为中尉。温舒至恶,所为弗先言纵,纵必以气陵之,[③]败坏其功。其治,所诛杀甚多,然取为小治,奸益不胜,[④]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斩杀缚束为务,阎奉以恶用矣。[⑤]纵廉,其治效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⑥]道不治。上怒曰:“纵以我为不行此道乎?”衔之。[⑦]至冬,杨可方受告缗,纵以为此乱民,部吏捕其为可使者。天子闻,使杜式治,以为废格沮事,[⑧]弃纵市。后一岁,张汤亦死。

①师古曰:“言如鹰隼之击,奋毛羽执取飞鸟也。”

②师古曰:“更,改也。”

③师古曰:“言温舒虽酷恶,而纵又甚也。”

④晋灼曰:“取音趣。”

⑤师古曰:"阎奉以严恶之故而见任用,言时政尚急刻也。"

⑥师古曰:"已谓病愈也。言帝久病,既得愈,而忽然即幸甘泉。卒读曰猝。"

⑦师古曰:"衔,含也。苞含在心,以为过也。"

⑧孟康曰:"武帝使杨可主告缗,没入其财物,纵捕为可使者。此为废格诏书,沮已成之事也。"师古曰:"沮,坏也,音材汝反。格读曰阁。"

王温舒,阳陵人也。少时椎埋为奸。[①] 已而试县亭长,[②] 数废。数为吏,以治狱至廷尉史。事张汤,迁为御史,督盗贼,杀伤甚多。稍迁至广平都尉,择郡中豪敢往吏十馀人为爪牙,[③] 皆把其阴重罪,[④] 而纵使督盗贼,[⑤] 快其意所欲得。此人虽有百罪,弗法;[⑥] 即有避回,夷之,亦灭宗。[⑦] 以故齐赵之郊盗不敢近广平,广平声为道不拾遗。上闻,迁为河内太守。

①师古曰:"椎杀人而埋之。椎音直追反,其字从木。"

②师古曰:"试,补也。"

③师古曰:"豪桀而性果敢,一往无所顾者,以为吏也。"

④师古曰:"把音布马反。"

⑤师古曰:"纵,放也。督,察视也。"

⑥师古曰:"言所捕盗贼得其人而快温舒意者,则不问其先所犯罪也。法谓行法也。"

⑦师古曰:"避回,谓不尽意捕击也。回音胡内反。"

素居广平时,皆知河内豪奸之家。及往,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马五十疋,为驿自河内至长安,[①] 部吏如居广平时方略,捕郡中豪猾,相连坐千馀家。上书请,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尽没入偿臧。[②] 奏行不过二日,得可,事论报,至流血十馀里。[③] 河内皆怪其奏,以为神速。尽十二月,郡中无犬吠之盗。其颇不得,失之旁郡,追求,会春,温舒顿足叹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卒吾事矣!"[④] 其好杀行威不爱人如此。

①师古曰:"以私马于道上往往置驿也。"

②师古曰:“以臧致罪者,既没入之,又令出倍臧,或收入官,或还其主也。”

③师古曰:“天子可其奏而论决之。杀人既多,故血流十馀里。”

④师古曰:“立春之后,不复行刑,故云然。展,伸也。”

上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其治复放河内,[①]徒请召猜祸吏与从事,[②]河内则杨皆、麻戊,关中扬赣、成信等。[③]义纵为内史,惮之,未敢恣治。[④]及纵死,张汤败后,徙为廷尉。而尹齐为中尉坐法抵罪,温舒复为中尉。为人少文,居它惛惛不辩,[⑤]至于中尉则心开。素习关中俗,知豪恶吏,豪恶吏尽复为用。吏苛察淫恶少年,投鉏购告言奸,[⑥]置伯落长以收司奸。[⑦]温舒多谄,善事有势者;即无势,视之如奴。有势家,虽有奸如山,弗犯;无势,虽贵戚,必侵辱。[⑧]舞文巧请下户之猾,以动大豪。[⑨]其治中尉如此。奸猾穷治,大氐尽靡烂狱中,[⑩]行论无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⑪]于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势者为游声誉,称治。数岁,其吏多以权贵富。[⑫]

①师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

②应劭曰:“徒,但也。猜,疑也。取吏好猜疑作贼害者,任用之。”

③师古曰:“此皆猜贼者。”

④师古曰:“言温舒惮纵,不得恣其酷暴。”

⑤师古曰:“言为馀官则心意蒙蔽,职事不举。惛音昏。”

⑥师古曰:“鉏,所以受投书也,音项。解在赵广汉传也。”

⑦师古曰:“伯亦长帅之称也。置伯及邑落之长,以收捕司察奸人也。”

⑧师古曰:“谓不居权要之职者。”

⑨师古曰:“弄法为巧,而治下户之狡猾者,用讽动大豪之家。所以然者,为大豪中有权要,不可治故也。请谓奏请。”

⑩师古曰:“大氐,大归也。靡,碎也。氐音丁礼反。靡音武皮反。”

⑪师古曰:“言其残暴之甚也,非有人情。”

⑫师古曰:“为权贵之家所拥佑,故积受取致富者也。”

温舒击东越还,议有不中意,[①]坐以法免。是时上方欲作通天台而

未有人，温舒请覆中尉脱卒，得数万人作。②上说，③拜为少府。徙右内史，治如其故，奸邪少禁。坐法失官，复为右辅，行中尉，如故操。

①师古曰："不当天子意也。中音竹仲反。"

②师古曰："覆校脱漏未为卒者也。脱音它活反。"

③师古曰："说读曰悦。"

岁馀，会宛军发，①诏征豪吏。温舒匿其吏华成，及人有变告温舒受员骑钱，它奸利事，罪至族，自杀。②其时两弟及两婚家亦各自坐它罪而族。光禄勋徐自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时而五族乎！"③温舒死，家累千金。④

①孟康曰："发兵伐大宛。"

②师古曰："员骑，骑之有正员也。"

③师古曰："温舒与弟同三族，而两妻家各一，故为五也。"

④师古曰："累，古累字。"

尹齐，东郡茌平人也。①以刀笔吏稍迁至御史。事张汤，汤数称以为廉。武帝使督盗贼，斩伐不避贵势。迁关都尉，声甚于甯成。上以为能，拜为中尉。吏民益凋敝，轻齐木强少文，②豪恶吏伏匿而善吏不能为治，③以故事多废，抵罪。④后复为淮阳都尉。王温舒败后数年，病死，家直不满五十金。所诛灭淮阳甚多，及死，仇家欲烧其尸，妻亡去，归葬。

①师古曰："茌音仕疑反。"

②师古曰："木，质也，言如木石之为也。"

③师古曰："恶吏不肯为用，独善吏在，故不能治事也。"

④师古曰："以职事多废，故至于坐罪也。"

杨仆，宜阳人也。以千夫为吏。①河南守举为御史，使督盗贼关东，治放尹齐，②以敢击行。③稍迁至主爵都尉，上以为能。南越反，拜为楼

船将军，有功，封将梁侯。东越反，上欲复使将，为其伐前劳，④以书敕责之曰："将军之功，独有先破石门、寻陿，⑤非有斩将搴旗之实也，⑥乌足以骄人哉！⑦前破番禺，捕降者以为虏，掘死人以为获，是一过也。建德、吕嘉逆罪不容于天下，⑧将军拥精兵不穷追，超然以东越为援，是二过也。⑨士卒暴露连岁，为朝会不置酒，将军不念其勤劳，而造佞巧，请乘传行塞，⑩因用归家，怀银黄，垂三组，夸乡里，是三过也。⑪失期内顾，以道恶为解，⑫失尊尊之序，是四过也。欲请蜀刀，问君贾几何，对曰率数百，⑬武库日出兵而阳不知，挟伪干君，是五过也。⑭受诏不至兰池宫，⑮明日又不对。假令将军之吏问之不对，令之不从，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间可得信乎！今东越深入，将军能率众以掩过不？"仆惶恐，对曰："愿尽死赎罪！"与王温舒俱破东越。后复与左将军荀彘俱击朝鲜，为彘所缚，语在朝鲜传。还，免为庶人，病死。

①孟康曰："千夫若五大夫。武帝以军用不足，令民出钱谷为之。"师古曰："所谓武功赏官，以宠战士。"

②师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

③师古曰："果敢搏击而行其治也。"

④师古曰："伐谓矜恃也。"

⑤刘德曰："南越中险地名也。"

⑥师古曰："骞与搴同。搴，拔取之。"

⑦师古曰："乌，于何也。"

⑧师古曰："建德，南越王名也，尉佗玄孙也。吕嘉，其相也。"

⑨师古曰："以仆不穷追之故，令建德得以东越为援也。"

⑩师古曰："传音张恋反。行音下更反。"

⑪师古曰："银，银印也。黄，金印也。仆为主爵都尉，又为楼船将军，并将梁侯三印，故三组也。组，印绶也。"

⑫师古曰："内顾，言思妻妾也。解谓自解说也，若今言分疏。"

⑬孟康曰："仆尝为将，请官蜀刀，诏问贾，答言比数率数百也。"师古曰："贾读

曰价。”

⑭师古曰:“干,犯也。”

⑮如淳曰:“本出军时,欲使之兰池宫,顿而不去。兰池宫在渭城。”

咸宣,杨人也。[①]以佐史给事河东守。卫将军青使买马河东,[②]见宣无害,言上,征为厩丞。官事办,稍迁至御史及〔中〕丞,[6]使治主父偃及淮南反狱,所以微文深诋杀者甚众,[③]称为敢决疑。数废数起,为御史及中丞者几二十岁。[④]王温舒为中尉,而宣为左内史。其治米盐,[⑤]事小大皆关其手,自部署县名曹宝物,官吏令丞弗得擅摇,痛以重法绳之。居官数年,壹切为小治辩,然独宣以小至大,能自行之,难以为经。[⑥]中废为右扶风,坐怒其吏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将吏卒,[⑦]阑入上林中蚕室门攻亭格杀信,射中苑门,[⑧]宣下吏,为大逆当族,自杀。而杜周任用。

①师古曰:“咸音减省之减。杨,河东之邑。”

②师古曰:“将军卫青充使而于河东买马也。”

③师古曰:“诋,诬也。”

④师古曰:“几音钜依反。”

⑤师古曰:“米盐,细杂也。”

⑥师古曰:“经,常也,不可为常法也。”

⑦师古曰:“郿,扶风县也,音媚。”

⑧师古曰:“中音竹仲反。”

是时郡守尉诸侯相二千石欲为治者,大抵尽效王温舒等,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①]南阳有梅免、百政,[②]楚有段中、杜少,[③]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主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④]缚辱郡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趋具食;[⑤]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称数。于是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长史使督之,[⑥]犹弗能禁,[⑦]乃使光禄大夫范昆、诸部都尉及故九卿张德等衣绣衣持

节,虎符发兵以兴击,⑧斩首大部或至万馀级。及以法诛通行饮食,坐相连郡,甚者数千人。数岁,乃颇得其渠率。⑨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往往而群,无可奈何。于是作沈命法,⑩曰:"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弗捕满品者,⑪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弗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不言。⑫故盗贼寖多,⑬上下相为匿,以避文法焉。

①师古曰:"滋亦益也。"

②师古曰:"梅、百,皆姓也。"

③师古曰:"中读曰仲。"

④师古曰:"释,解也。"

⑤师古曰:"趋读曰促。"

⑥师古曰:"出为使者督察也。"

⑦师古曰:"禁音居禽反。"

⑧师古曰:"以军兴之法而讨击也。"

⑨师古曰:"渠,大也。"

⑩应劭曰:"沈,没也。敢蔽匿盗贼者,没其命也。"孟康曰:"沈,藏匿也。命,亡逃也。"师古曰:"应说是。"

⑪师古曰:"品,率也,以人数为率也。"

⑫孟康曰:"县有盗贼,府亦并坐,使县不言之也。"师古曰:"府,郡府也。累音力瑞反。"

⑬师古曰:"寖,渐也。"

田广明字子公,郑人也。① 以郎为天水司马。功次迁河南都尉,以杀伐为治。郡国盗贼并起,迁广明为淮阳太守。岁馀,故城父令公孙勇与客胡倩等谋反,② 倩诈称光禄大夫,从车骑数十,言使督盗贼,止陈留传舍,太守谒见,欲收取之。广明觉知,发兵皆捕斩焉。而公孙勇衣绣衣,乘驷马车至圉,③ 圉使小史侍之,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与厩啬夫江德、尉史苏昌共收捕之。上封不害为当涂侯,德辕阳侯,④ 昌蒲侯。

初,四人俱拜于前,小史窃言。武帝问:"言何?"对曰:"为侯者得东归不?"上曰:"女欲不?贵矣。⑤女乡名为何?"对曰:"名遺乡。"上曰:"用遺汝矣。"⑥于是赐小史爵关内侯,食遺乡六百户。

①师古曰:"京兆郑县,即今之华州。"

②师古曰:"倩音千见反。"

③师古曰:"陈留圉县。"

④师古曰:"辽音辽。"

⑤师古曰:"言汝意欲归不?吾今贵汝,谓赐之爵也。"

⑥师古曰:"遺音弋季反。"

上以广明连禽大奸,征入为大鸿胪,擢广明兄云中代为淮阳太守。昭帝时,广明将兵击益州,还,赐爵关内侯,徙卫尉。后出为左冯翊,治有能名。宣帝初立,代蔡义为御史大夫,以前为冯翊与议定策,①封昌水侯。岁馀,以祁连将军将兵击匈奴,出塞至受降城。受降都尉前死,丧柩在堂,广明召其寡妻与奸。既出不至质,②引军空还。下太守杜延年簿责,③广明自杀阙下,国除。兄云中为淮阳守,亦敢诛杀,吏民守阙告之,竟坐弃市。

①师古曰:"与读曰豫。"

②服虔曰:"质,所期处也。"

③师古曰:"簿音步户反。"

田延年字子宾,先齐诸田也,徙阳陵。①延年以材略给事大将军莫府,霍光重之,迁为长史。出为河东太守,选拔尹翁归等以为爪牙,诛钮豪强,奸邪不敢发。以选入为大司农。会昭帝崩,昌邑王嗣位,淫乱,霍将军忧惧,与公卿议废之,莫敢发言。延年按剑,廷叱群臣,②即日议决,语在光传。宣帝即位,延年以决疑定策封阳成侯。

①师古曰:"高祖时徙之,其地后为阳陵县。"

②师古曰:"止于朝廷之中而叱之也,若言廷争矣。"

先是，茂陵富人焦氏、贾氏以数千万阴积贮炭苇诸下里物。[①]昭帝大行时，方上事暴起，[②]用度未办，延年奏言“商贾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③]非民臣所当为。请没入县官。”奏可。富人亡财者皆怨，出钱求延年罪。初，大司农取民牛车三万两为僦，[④]载沙便桥下，送致方上，车直千钱，延年上簿诈增僦直车二千，凡六千万，盗取其半。焦、贾两家告其事，下丞相府。丞相议奏延年“主守盗三千万，不道”。霍将军召问延年，欲为道地，[⑤]延年抵曰：[⑥]“本出将军之门，蒙此爵位，[⑦]无有是事。”光曰：“即无事，当穷竟。”[⑧]御史大夫田广明谓太仆杜延年：“春秋之义，以功覆过。当废昌邑王时，非田子宾之言大事不成。今县官出三千万自乞之何哉？[⑨]愿以愚言白大将军。”延年言之大将军，大将军曰：“诚然，实勇士也！当发大议时，震动朝廷。”光因举手自抚心曰：“使我至今病悸！[⑩]谢田大夫晓大司农，通往就狱，得公议之。”[⑪]田大夫使人语延年，延年曰：“幸县官宽我耳，何面目入牢狱，使众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闭阁独居齐舍，[⑫]偏袒持刀东西步。数日，使者召延年诣廷尉。闻鼓声，自刎死，[⑬]国除。

①孟康曰：“死者归蒿里，葬地下，故曰下里。”师古曰：“以数千万钱为本，而贮此物也。”

②师古曰：“方上谓圹中也。昭帝暴崩，故其事仓猝。”

③师古曰：“疾，速也。”

④师古曰：“一乘为一两。僦谓赁之与雇直也，音子就反。”

⑤师古曰：“为之开通道路，使有安全之地也。”

⑥师古曰：“抵，拒讳也，音丁礼反。”

⑦师古曰：“延年尝给事莫府，又为大将军长史，故云然也。”

⑧师古曰：“既无实事，当令有司穷治，尽其理。”

⑨师古曰：“自谓乞与之也。乞音气。”

⑩师古曰：“悸，心动也，音揆。”

⑪师古曰：“晓者，告白意指也。通者，从公家通理也。光忿其拒讳，故不佑

之。”

⑫师古曰:“齐读曰斋。”

⑬晋灼曰:“使者至司农,司农发诏书,故鸣鼓也。”师古曰:“刎谓断颈也。”

严延年字次卿,东海下邳人也。其父为丞相掾,延年少学法律丞相府,归为郡吏。以选除补御史掾,举侍御史。是时大将军霍光废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即位,延年劾奏光“擅废立,亡人臣礼,不道”。奏虽寝,然朝廷肃焉敬惮。延年后复劾大司农田延年持兵干属车,①大司农自讼不干属车。事下御史中丞,谴责延年何以不移书宫殿门禁止大司农,而令得出入宫。于是覆劾延年阑内罪人,法至死。②延年亡命。会赦出,丞相御史府征书同日到,延年以御史书先至,诣御史府,复为掾。宣帝识之,③拜为平陵令,坐杀不辜,去官。后为丞相掾,复擢好畤令。神爵中,西羌反,强弩将军许延寿请延年为长史,从军败西羌,还为涿郡太守。

①师古曰:“干,犯也。属车,天子后车也,音之欲反。”

②张晏曰:“故事有所劾奏,并移宫门,禁止不得入。”师古曰:“覆,反也,反以此事劾之。覆音芳目反。”

③张晏曰:“识其前劾霍光擅废立。”

时郡比得不能太守,①涿人毕野白等由是废乱。②大姓西高氏、东高氏,③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与牾,④咸曰:“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宾客放为盗贼,⑤发,辄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⑥道路张弓拔刃,然后敢行,其乱如此。延年至,遣掾盩吾赵绣桉高氏得其死罪。绣见延年新将,⑦心内惧,即为两劾,欲先白其轻者,观延年意怒,乃出其重劾。延年已知其如此矣。赵掾至,果白其轻者,延年索怀中,得重劾,⑧即收送狱。夜人,晨将至市论杀之,先所桉者死,⑨吏皆股弁。⑩更遣吏分考两高,穷竟其奸,诛杀各数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遗。

①师古曰:“比,频也。”

②师古曰:“废公法而狡乱也。”

③师古曰:“两高氏各以所居东西为号者。”

④师古曰:“牾,逆也,音悟。”

⑤师古曰:“放,纵也。”

⑥师古曰:“浸,渐也。”

⑦师古曰:“新为郡将也,谓郡守为郡将者,以其兼领武事也。”

⑧师古曰:“索,搜也,音山客反。”

⑨师古曰:“在高氏前死。”

⑩师古曰:“股战若弁。弁谓抚手也。”

三岁,迁河南太守,赐黄金二十斤。豪强胁息,[①]野无行盗,威震旁郡。其治务在摧折豪强,扶助贫弱。贫弱虽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桀侵小民者,以文内之。[②]众人所谓当死者,一朝出之;所谓当生者,诡杀之。[③]吏民莫能测其意深浅,战栗不敢犯禁。桉其狱,皆文致不可得反。[④]

①师古曰:“胁,敛也。屏气而息。”

②师古曰:“饰文而入之为罪。”

③师古曰:“诡,违正理而杀也。”

④师古曰:“致,至密也。言其文案整密也。反音幡。”

延年为人短小精悍,敏捷于事,[①]虽子贡、冉有通艺于政事,不能绝也。吏忠尽节者,厚遇之如骨肉,皆亲鄉之,[②]出身不顾,以是治下无隐情。然疾恶泰甚,中伤者多,尤巧为狱文,善史书,所欲诛杀,奏成于手,中主簿亲近史不得闻知。奏可论死,奄忽如神。冬月,传属县囚,会论府上,[③]流血数里,河南号曰“屠伯”。[④]令行禁止,郡中正清。

①师古曰:“悍,劲也。”

②师古曰:“鄉读曰向。”

③师古曰:“总集郡府而论杀。”

④邓展曰:“言延年杀人,如屠儿之杀六畜。伯,长也。”

是时张敞为京兆尹，素与延年善。敞治虽严，然尚颇有纵舍，闻延年用刑刻急，乃以书谕之曰："昔韩卢之取菟也，上观下获，①不甚多杀。愿次卿少缓诛罚，思行此术。"延年报曰："河南天下喉咽，二周馀毙，②莠(甚)〔盛〕苗秽，[7]何可不钼也？"③自钤伐其能，终不衰止。时黄霸在颍川以宽恕为治，郡中亦平，娄蒙丰年，④凤皇下，上贤焉，下诏称扬其行，加金爵之赏。延年素轻霸为人，及比郡为守，褒赏反在己前，⑤心内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虫，府丞义出行蝗，还见延年，延年曰："此蝗岂凤皇食邪？"义又道司农中丞耿寿昌为常平仓，利百姓，延年曰："丞相御史不知为也，当避位去。寿昌安得权此？"⑥后左冯翊缺，上欲征延年，符已发，为其名酷复止。⑦延年疑少府梁丘贺毁之，心恨。会琅邪太守以视事久病，满三月免，延年自知见废，谓丞曰："此人尚能去官，我反不能去邪？"⑧又延年察狱史廉，有臧不入身，⑨延年坐选举不实贬秩，笑曰："后敢复有举人者矣！"⑩丞义年老颇悖，⑪素畏延年，恐见中伤。延年本尝与义俱为丞相史，实亲厚之，无意毁伤也，馈遗之甚厚。义愈益恐，自筮得死卦，忽忽不乐，取告至长安，⑫上书言延年罪名十事。已拜奏，因饮药自杀，以明不欺。事下御史丞按验，有此数事，以结延年，⑬坐怨望非谤政治不道弃市。

①应劭曰："韩卢，六国时韩氏之黑犬也。"孟康曰："言良犬之取菟，仰观人主之意而获之，喻不妄杀。"

②师古曰："喉咽，言其所在襟要，如人体之有喉咽也。二周，东西周君国也。咽音一千反。"

③师古曰："莠，秕谷所(在)〔生〕也。[8]苗，粟苗也。莠音诱。"

④师古曰："娄，古屡字。"

⑤师古曰："比，接近也，音频二反。"

⑥师古曰："作此仓非奇异之功也，公卿不知为之，是旷官也。寿昌安得擅此以为权乎？"

⑦应劭曰："符，竹使符也，藏在符节台，欲有所拜，召治书御史符节令发符下

太尉也。”

⑧师古曰:“与丞言云尔。”

⑨师古曰:“延年察举其狱史为廉,而此人乃有臧罪,然臧不入身也。”

⑩师古曰:“言己滥被贬秩,后人宁敢复举人乎?”

⑪师古曰:“心思惑乱。悖音布内反。”

⑫师古曰:“取休假。”

⑬师古曰:“结,正其罪也。”

初,延年母从东海来,欲从延年腊,[①]到雒阳,适见报囚。[②]母大惊,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谒母,母闭阎不见。延年免冠顿首阎下,良久,母乃见之,因数责延年:[③]“幸得备郡守,专治千里,不闻仁爱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顾乘刑罚多刑杀人,[④]欲以立威,岂为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顿首谢,[⑤]因自为母御,归府舍。母毕正腊,[⑥]谓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独杀。[⑦]我不意当老见壮子被刑戮也![⑧]行矣!去女东归,埽除墓地耳。”[⑨]遂去。归郡,见昆弟宗人,复为言之。后岁馀,果败。东海莫不贤知其母。[⑩]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东海号曰“万石严妪”。[⑪]次弟彭祖,至太子太傅,在儒林传。

①师古曰:“建丑之(日)〔月〕为腊祭,[9]因会饮,若今之蜡节也。”

②师古曰:“奏报行决也。”

③师古曰:“数音所具反。”

④师古曰:“顾,反也。乘,因也。”

⑤师古曰:“重音直用反。”

⑥师古曰:“腊及正岁礼毕也。正音之盈反。”

⑦师古曰:“言多杀人者,己亦当死。”

⑧师古曰:“言素意不自谓如此也。”

⑨师古曰:“言待其丧至也。”

⑩师古曰:“称其贤知也。”

⑪师古曰:“一门之中五二千石,故总云万石。”

尹赏字子心，钜鹿杨氏人也。以郡吏察廉为楼烦长。举茂材，粟邑令。左冯翊薛宣奏赏能治剧，徙为频阳令，坐残贼免。后以御史举为郑令。

永始、元延间，上怠于政，贵戚骄恣，红阳长仲兄弟交通轻侠，臧匿亡命。[①]而北地大豪浩商等报怨，杀义渠长妻子六人，往来长安中。丞相御史遣掾求逐党与，诏书召捕，久之乃得。长安中奸猾浸多，闾里少年群辈杀吏，受赇报仇，[②]相与探丸为弹，[③]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者主治丧；[④]城中薄暮尘起，剽劫行者，死伤横道，枹鼓不绝。[⑤]赏以三辅高第选守长安令，得壹切便宜从事。赏至，修治长安狱，穿地方深各数丈，致令辟为郭，[⑥]以大石覆其口，名为"虎穴"。乃部户曹掾史，与乡吏、亭长、里正、父老、伍人，[⑦]杂举长安中轻薄少年恶子，[⑧]无市籍商贩作务，而鲜衣凶服被铠扞持刀兵者，悉籍记之，[⑨]得数百人。赏一朝会长安吏，车数百两，分行收捕，皆劾以为通行饮食群盗。[⑩]赏亲阅，见十置一，[⑪]其馀尽以次内虎穴中，百人为辈，覆以大石。数日壹发视，皆相枕藉死，便舆出，瘞寺门桓东，[⑫]楬著其姓名，[⑬]百日后，乃令死者家各自发取其尸。亲属号哭，道路皆歔欷。长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东少年场。[⑭]生时谅不谨，枯骨后何葬？"[⑮]赏所置皆其魁宿，[⑯]或故吏善家子失计随轻黠愿自改者，财数十百人，[⑰]皆贳其罪，[⑱]诡令立功以自赎。[⑲]尽力有效者，因亲用之为爪牙，追捕甚精，甘耆奸恶，甚于凡吏，[⑳]赏视事数月，盗贼止，郡国亡命散走，各归其处，不敢窥长安。

①邓展曰："红阳姓，长仲字也。"如淳曰："红阳，南阳县也。长姓，仲字也。"师古曰："姓红阳而兄字长，弟字仲。今书长字或作张者非也，后人所改耳。一曰红阳侯王立之子，兄弟长少者也。"

②师古曰："或有自怨于吏，或受人赇赂报仇雠也。"

③师古曰："为弹丸作赤、黑、白三色，而共探取之也。弹音徒旦反。"

④师古曰："其党与有为吏及它人所杀者，则主其丧事也。"

⑤师古曰:“袍,击鼓椎也,音孚。其字从木。”

⑥师古曰:“致谓积累之也。令辟,甎砖也。郭谓四周之内也。致读如本字,又音缀。令音零。辟音避历反。”

⑦师古曰:“五家为伍。伍人者,各其同伍之人也。”

⑧师古曰:“恶子,不承父母教命者。”

⑨师古曰:“凶服,危险之服。铠,甲也,扞,臂衣也。籍记,为名籍以记之。”

⑩师古曰:“饮音於禁反。食读曰饮。”

⑪师古曰:“置,放也。”

⑫如淳曰:“瘗,埋也。旧亭传于四角面百步筑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馀,有大板贯柱四出,名曰桓表。县所治夹两边各一桓。陈宋之俗言桓声如和,今犹谓之和表。”师古曰:“即华表也。”

⑬师古曰:“楬,栈也。栎栈于瘗处而书死者名也。楬音竭,栈音戈,字并从木。”

⑭师古曰:“安犹焉也。死谓尸也。”

⑮师古曰:“谅,信也。葬字合韵音子郎反。”

⑯师古曰:“魁,根本也。宿,久旧也。”

⑰师古曰:“财与才同。”

⑱师古曰:“贳,缓也。”

⑲师古曰:“诡,责也。”

⑳师古曰:“耆读曰嗜。”

江湖中多盗贼,以赏为江夏太守,捕格江贼及所诛吏民甚多,坐残贼免。南山群盗起,以赏为右辅都尉,迁执金吾,督大奸猾。三辅吏民甚畏之。

数年卒官。疾病且死,戒其诸子曰:“丈夫为吏,正坐残贼免,追思其功效,则复进用矣。一坐软弱不胜任免,终身废弃无有赦时,其羞辱甚于贪污坐臧。慎毋然!”赏四子皆至郡守,长子立为京兆尹,皆尚威严,有治办名。

赞曰：自郅都以下皆以酷烈为声，然都抗直，引是非，争大体。张汤以知阿邑人主，与俱上下，①时辩当否，国家赖其便。赵禹据法守正。②杜周从谀，以少言为重。张汤死后，罔密事丛，③以寖耗废，④九卿奉职，救(国)〔过〕不给，⑤[10]何暇论绳墨之外乎！自是以至哀、平，酷吏众多，然莫足数，此其知名见纪者也。其廉者足以为仪表，⑥其污者方略教道，壹切禁奸，⑦亦质有文武焉。虽酷，称其位矣。⑧汤、周子孙贵盛，故别传。⑨

①苏林曰："邑音人相悒纳之悒。"师古曰："如苏氏之说，邑字音乌合反。然今之书本或作色字，此言阿谀，观人主颜色而上下也。其义两通。"

②师古曰："据音據。"

③师古曰："丛谓众也。"

④师古曰："寖，渐也。耗，乱也，音莫报反。"

⑤师古曰："给，供也。"

⑥师古曰："谓有仪形可表明者。"

⑦师古曰："污，浊也。道读曰导。"

⑧师古曰："称音尺孕反。"

⑨师古曰："言所以不列于酷吏之篇也。"

【校勘记】

〔1〕 然(不)〔奸〕轨愈起， 景祐、殿本都作"奸"。王先谦说作"奸"是。

〔2〕 不令(致)〔至〕阙陈谢也。 景祐、殿本都作"至"。王先谦说作"至"是。

〔3〕 (议)〔义〕不受刑，自杀， 刘敞、王先谦都说"议"当为"义"。史记不误。

〔4〕 公卿相造请，②禹终不行报谢，务在绝知友宾客之请，③孤立行一意而已。 注②原在"不行"下，明颜读"报谢"属下句。刘敞说"报谢"当属上句。按史记此句作"禹终不报谢"，则刘说是。兹从殿本。

〔5〕 及孔、暴之属皆奔亡，④南阳吏民重足一迹。 注④原在"南阳"下。刘攽说"南阳"属下句。按史记读如刘说。

〔6〕 稍迁至御史及〔中〕丞， 王先谦说史记"丞"作"中丞"，此夺。下文亦作

“中丞”,尤其明证。

〔7〕 莠(甚)〔盛〕苗秽， 景祐、殿本都作“盛”。

〔8〕 莠,秕谷所(在)〔生〕也。 景祐、殿本都作“生”。王先谦说作“生”是。

〔9〕 建丑之(日)〔月〕为腊祭， 景祐、殿本都作“月”,此误。

〔10〕 救(国)〔过〕不给， 景祐、殿本都作“过”。

汉书卷九十一

货殖传第六十一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隶抱关击柝者，[①]其爵禄奉养宫室车服棺椁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于是辩其土地川泽丘陵衍沃原隰之宜，[②]教民种树畜养；[③]五谷六畜及至鱼鳖鸟兽 藿蒲材干器械之资，[④]所以养生送终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时，而用之有节。丱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⑤]豺獭未祭，罝网不布于壑泽；[⑥]鹰隼未击，矰弋不施于徯隧。[⑦]既顺时而取物，然犹山不茬蘖，泽不伐夭，[⑧]蝝鱼麛卵，咸有常禁。[⑨]所以顺时宣气，蕃阜庶物，[⑩]稽足功用，如此之备也。[⑪]然后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兴夜寐，以治其业，相与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赡，[⑫]非有征发期会，而远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财成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⑬]“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⑭]此之谓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杂处。[⑮]士相与言仁谊于閒宴，[⑯]工相与议技巧于官府，商相与语财利于市井，[⑰]农相与谋稼穑于田墅，朝夕从事，不见异物而迁焉。[⑱]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各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虽见奇丽纷华，非其所习，辟犹戎翟之与于越，不相入矣。[⑲]是以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于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⑳]齐之以礼，故民有耻而且敬，贵谊而贱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严而治之大略也。[㉑]

①师古曰：“皂，养马者也。隶之言著也，属著于人也。抱关，守门者也。击

桥,守夜击木以警众也。桥音土各反。”

②师古曰:“衍谓地平延者也。沃,水之所灌沃也。广平曰原,下湿曰隰。”

③师古曰:“树,殖也。”

④师古曰:“蒦,蠆也,即今之获也。械者,器之总名也。蒦音桓。蠆音五宦反。获音敌。”

⑤师古曰:“礼记月令云:‘季秋之月,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

⑥师古曰:“礼记王制云:‘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月令:‘孟春之月,獭祭鱼。’‘季秋之月,豺乃祭兽戮禽。’罝,兔网也,音嗟。”

⑦师古曰:“隼亦鹯鸟,即今所呼为鹞者也。月令:‘孟秋之月,鹰乃祭鸟,用始行戮。’弋,缴射也。矰者,弋之矢也。徼隧,径道也。矰音曾。徼音奚。隧音遂。鹞音胡骨反。”

⑧师古曰:“穭,古槎字也。槎,邪斫木也。蘖,髡斩之也。此夭谓草木之方长未成者也。槎音士牙反。蘖音五葛反。夭音乌老反。”

⑨师古曰:“蝝,小虫也。麑,鹿子也。卵,鸟卵也。月令:‘孟春之月,毋杀孩虫,毋麛毋卵。’蝝音弋全反。麑音奚奚反。”

⑩师古曰:“蕃,多也。阜,盛也。蕃音扶元反。”

⑪师古曰:“穭即蕃字。”

⑫师古曰:“言以其所有,交易所无,而不匮乏。”

⑬师古曰:“泰卦象辞也。后,君也。左右,助也。言王者资财用以成教,赞天地之化育,以救助其众庶也。左右读曰佐佑。”

⑭师古曰:“上系之辞也。备物致用,谓备取百物而极其功用。”

⑮师古曰:“管仲之书也。”

⑯师古曰:“閒读曰闲。”

⑰师古曰:“凡言市井者,市交易之处,井共汲之所,故总而言之也。说者云因井而为市,其义非也。”

⑱师古曰:“言非其本业则弗观视,故能各精其事,不移易。”

⑲孟康曰:“于越,南方越名也。”师古曰:“于,发语声也。戎蛮之语则然。于越犹句吴耳。辟读曰譬。”

⑳师古曰:“道读曰导。”

㉑师古曰:"直道而行,谓以德礼率下,不饰伪也。"

及周室衰,礼法堕,[①]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节藻棁,[②]八佾舞于庭,雍彻于堂。[③]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馀。

①师古曰:"堕,毁也,音火规反。"

②师古曰:"桷,椽也。楹,柱也。节,栭也。山,刻为山形也。棁,侏儒柱也。藻谓刻镂为水藻之文也。刻桷丹楹,鲁桓宫也。山节藻棁,臧文仲也。"

③师古曰:"八列舞于庭,谓季氏也。以雍乐彻食,三家则然,事见论语。"

陵夷至乎桓、文之后,[①]礼谊大坏,上下相冒,国异政,家殊俗,耆欲不制,僭差亡极。[②]于是商通难得之货,工作亡用之器,士设反道之行,以追时好而取世资。[③]伪民背实而要名,奸夫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国者为王公,圉夺成家者为雄桀。[④]礼谊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锦,犬马馀肉粟,而贫者裋褐不完,啗菽饮水。[⑤]其为编户齐民,同列而以财力相君,虽为仆虏,犹亡慍色。故夫饰变诈为奸轨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理者,不免于饥寒之患。其教自上兴,繇法度之无限也。[⑥]故列其行事,以传世变云。

①师古曰:"齐桓、晋文也。"

②师古曰:"耆读曰嗜,其下并同。极,止也。"

③师古曰:"追,逐也。"

④师古曰:"圉谓禁守其人也。"

⑤师古曰:"裋,布长襦也。褐,编枲衣也。裋音竖。啗亦含字也。菽,豆也。"

⑥师古曰:"繇读与由同。"

昔粤王句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①]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见矣。[②]故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③]推此类而脩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遂报强吴,刷会稽之耻。[④]范蠡叹曰:"计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国,吾欲施

之家。”乃乘扁舟,⑤浮江湖,变姓名,适齐为鸱夷子皮,⑥之陶为朱公。⑦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⑧而不责于人。故善治产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间三致千金,而再散分与贫友昆弟。后年衰老,听子孙脩业而息之,⑨遂至钜万。故言富者称陶朱。

①孟康曰:“姓计名然,越臣也。”蔡谟曰:“计然者,范蠡所著书篇名耳,非人也。谓之计然者,所计而然也。群书所称句践之贤佐,种、蠡为首,岂闻复有姓计名然者乎?若有此人,越但用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于范蠡,蠡之师也,焉有如此而越国不记其事,书籍不见其名,史迁不述其传乎?”师古曰:“蔡说谬矣。据古今人表,计然列在第四等,岂是范蠡书篇乎?计然一号计研,故宾戏曰‘研、桑心计于无垠’,即谓此耳。计然者,濮上人也,博学无所不通,尤善计算,尝南游越,范蠡卑身事之。其书则有万物录,著五方所出,皆直述之。事见皇览及晋中经簿。又吴越春秋及越绝书并作计倪,此则倪、研及然声皆相近,实一人耳。何云书籍不见哉?”

②师古曰:“形,显见。”

③师古曰:“旱极则水,水极则旱,故于旱时而预蓄舟,水时预蓄车,以待其贵,收其利也。”

④师古曰:“刷谓拭除之也,音所劣反。”

⑤孟康曰:“特舟也。”师古曰:“音匹延反。”

⑥师古曰:“自号鸱夷者,言若盛酒之鸱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怀,与时张弛也。鸱夷,皮之所为,故曰子皮。”

⑦孟康曰:“陶即今定陶也。”

⑧孟康曰:“逐时而居买也。”师古曰:“此说非也。言豫居货物随时而逐利。”

⑨师古曰:“息,生也。”

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卫,①发贮鬻财曹、鲁之间。②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③而颜渊箪食瓢饮,在于陋巷。④子赣结驷连骑,束帛之币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⑤然孔子贤颜渊而讥子赣,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意则屡中。”⑥

①师古曰:“孔子弟子,姓端木,名赐也。”

②师古曰:“多有积贮,趣时而发。鬻,卖之也。鬻音弋六反。”

③师古曰:“言于弟子之中最为富。”

④师古曰:“箪,笥也。食,饭也。瓢,瓠勺也。一箪之饭,一瓢之饮,至贫也。箪音丁安反。食音似。瓢音频遥反。”

⑤师古曰:“为宾主之礼。”

⑥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颜回庶几圣道,虽数空匮,而乐在其中。子赣不受教命,唯财是殖,亿度是非,幸而中耳。意读曰亿。中音竹仲反。”

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吾治生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故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以有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也。”盖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①

①师古曰:“祖,始也,以其法为本始也。”

猗顿用盬盐起,①邯郸郭纵以铸冶成业,与王者埒富。②

①师古曰:“猗顿,鲁之穷士也。盬,盐池也。于盬造盐,故曰盬盐。盬音古。”

②师古曰:“埒,等也。”

乌氏倮畜牧,①及众,斥卖,②求奇缯物,间献戎王。③戎王十倍其偿,予畜,畜至用谷量牛马。④秦始皇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⑤

①师古曰:“氏音支。乌氏,姓也。倮,名也。其人为畜牧之业也。”

②师古曰:“畜牧蕃盛,其数多则出而卖之也。”

③师古曰:“避时之禁,故伺间隙私遗戎王。”

④师古曰:“言其数饶不可计算,故以山谷多少言之。”

⑤师古曰:“与读曰豫。请音才性反。”

巴寡妇清,①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②家亦不訾。③清寡妇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人不敢犯。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

①师古曰:"以其行洁,故号曰清也。"

②师古曰:"丹,丹砂也。穴者,山谷之穴出丹也。"

③师古曰:"言资财众多无限数。訾音子移反。"

秦汉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即二十万,而更繇租赋出其中,①衣食好美矣。故曰陆地牧马二百匹,②牛千蹏角,③千足羊,④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波,⑤山居千章之萩。⑥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荥南河济之间千树萩;⑦陈、夏千亩黍;⑧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⑨若千亩卮茜,⑩千畦姜韭:⑪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①师古曰:"更音工衡反。繇读曰徭。"

②孟康曰:"五十匹也。"师古曰:"蹏,古蹄字。"

③孟康曰:"百六十七头也。马贵而牛贱,以此为率也。"师古曰:"百六十七头牛,则为蹄与角凡一千二也。言千者,举成数也。"

④师古曰:"凡言千足者,二百五十头也。"

⑤师古曰:"波读曰陂。言有大陂养鱼,一岁收千石鱼也。说者不晓,乃改其波字为皮,又读为披,皆失之矣。"

⑥孟康曰:"萩任方章者千枚也。"师古曰:"大材曰章,解在百官公卿表。萩即楸树字也。其下并同也。"

⑦师古曰:"荥亦水名,济水所溢作也,即今所谓荥泽也。"

⑧师古曰:"陈,陈县也,夏,夏县也,皆属淮阳。种黍树而取其汁。夏音蝦。"

⑨孟康曰:"一钟受六斛四斗。"师古曰:"一亩收钟者凡千亩也。"

⑩(师古)〔孟康〕曰:[1]"茜草、卮子可用染也。"师古曰:"茜音千见反。"

⑪师古曰:"畦音携。"

谚曰:"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①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②醯酱千瓦,③浆千儋,④屠

牛羊彘千皮,谷粜千钟,[5]薪槁千车,船长千丈,[6]木千章,竹竿万个,[7]轺车百乘,[8]牛车千两;[9]木器漆者千枚,铜器千钧,[10]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11]马蹏噭千,[12]牛千足,羊彘千双,[13]童手指千,[14]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15]荅布皮革千石,[16]漆千大斗,[17]蘖曲盐豉千合,[18]鲐鲍千斤,[19]鲰鲍千钧,[20]枣栗千石者三之,[21]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22]旃席千具,它果采千种,[23]子贷金钱千贯,节驵侩,[24]贪贾三之,廉贾五之,[25]亦比千乘之家,此其大率也。

①师古曰:"言其易以得利也。"

②师古曰:"千瓮以酿酒。"

③师古曰:"瓾,长颈罂也,受十升。瓾音胡双反。"

④孟康曰:"儋,罂也。"师古曰:"儋,人儋之也,一儋两罂。儋音丁滥反。"

⑤师古曰:"谓常籴取而居之。"

⑥师古曰:"总积船之丈数也。"

⑦孟康曰:"个者,一个两个。"师古曰:"个读曰箇。箇,枚也。"

⑧师古曰:"轺车,轻小之车也。轺音弋昭反。"

⑨师古曰:"车一乘曰一两。谓之两者,言其辕轮两两而耦。"

⑩孟康曰:"三十斤为一钧。"

⑪孟康曰:"百二十斤为石。素木,素器也。"

⑫师古曰:"噭,口也。蹄与口共千,则为马二百也。噭音江钓反,又音口钓反。"

⑬师古曰:"彘即豕。"

⑭孟康曰:"童,奴婢也。古者无空手游口,皆有作务,作务须手指,故曰手指,以别马牛蹏角也。"师古曰:"手指谓有巧伎者。指千则人百。"

⑮师古曰:"文,文缯也。帛之有色者曰采。"

⑯孟康曰:"荅布,白叠也。"师古曰:"粗厚之布也,其价贱,故与皮革同其量耳,非白叠也。荅者,厚重之貌,而读者妄为褡音,非也。"

⑰师古曰:"大斗者,异于量米粟之斗也。今俗犹有大量。"

⑱师古曰:"曲蘖以斤石称之,轻重齐则为合。盐豉则斗斛量之,多少等亦为

合。合者,相配偶之言耳。今西楚荆沔之俗卖盐豉者,盐豉各一升则各为裹而相随焉,此则合也。说者不晓,乃读为升合之合,又改作台,竞为解说,失之远矣。”

⑲师古曰:“鲐,海鱼也。鲨,刀鱼也,饮而不食者。鲐音胎,又音落。鲨音莽,又音才尔反。而说者妄读鲐为夷,非唯失于训物,亦不知音矣。”

⑳师古曰:“鲲,膊鱼也,即今不著盐而干者也。鲍,今之鲒鱼也。鲲音辄。膊音普各反。鲒音於业反。而说者乃读鲍为鲍鱼之鲍,音五回反,失义远矣。郑康成以为鲒于熇室干之,亦非也。熇室干之,即鲲耳。盖今巴荆人所呼鲢鱼者是也。音居偃反。秦始皇载鲍乱臭,则是鲒鱼耳。而熇室干者,本不臭也。熇音蒲北反。”

㉑师古曰:“三千石。”

㉒师古曰:“狐貂贵,故计其数;羔羊贱,故称其量也。”

㉓师古曰:“果采,谓于山野采取(菜)〔果〕实也。”[2]

㉔孟康曰:“节,节物贵贱也。谓除估侩,其馀利比于千乘之家也。”师古曰:“侩者,合会二家交易者也。驵者,其首率也。驵音子朗反。侩音工外反。”

㉕孟康曰:“贪贾,未当卖而卖,未当买而买,故得利少,而十得其三。廉贾,贵乃卖,贱乃买,故十得五也。”

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之蜀,夫妻推辇行。①诸迁虏少有馀财,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② 唯卓氏曰:“此地陿狭薄。吾闻嶓山之下沃壤,下有踆鹕,至死不饥。③ 民工作(市)〔布〕,[3]易贾。”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④ 运筹算,贾滇、蜀民,⑤ 富至童八百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

①师古曰:“步车曰辇。”

②师古曰:“县名也,地理志属广汉。葭音家。”

③孟康曰:“踆音蹲。水乡多鹕,其山下有沃野灌溉。”师古曰:“孟说非也。踆鹕谓芋也,其根可食,以充粮,故无饥年。华阳国志曰汶山郡都安县有大芋如蹲鹕也。”

④师古曰:“即,就也。”

⑤师古曰:“行贩卖于滇、蜀之间也。滇音丁贤反。”

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魋结民,富埒卓氏。①

①师古曰:“魋结,西南夷也。言程郑行贾,求利于其人也。埒,等也。魋音直追反。结读曰髻。”

程、卓既衰,至成、哀间,成都罗裒訾至钜万。初,裒贾京师,随身数十百万,①为平陵石氏持钱。其人强力。石氏訾次如、苴,②亲信,厚资遣之,令往来巴蜀,数年间致千馀万。裒举其半赂遗曲阳、定陵侯,③依其权力,赊贷郡国,人莫敢负。④擅盐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⑤遂殖其货。

①师古曰:“言其自有数十万,且至百万。”

②孟康曰:“平陵如氏、苴氏也。石氏勤力,故訾次二人也。”师古曰:“孟说非也。其人强力,谓罗裒耳。訾次如、苴,自谓石氏之饶财也。苴音侧于反。”

③师古曰:“谓王根、淳于长也。”

④师古曰:“贷音吐戴反。”

⑤师古曰:“期音基。”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灭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田,连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名。①然其赢得过当,瘉于孅啬,②家致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

①师古曰:“闲读曰闲,言其志宽大,不在急促。公子者,公侯贵人之子也,言其举动性行有似之也,若今言诸郎矣。”

②师古曰:“瘉读为愈。愈,胜也。孅,细也。啬,爱恡也。言其于利虽不汲汲苟得,然所获赢馀多于细恡者也。孅与纤同。下云周人既孅,义亦类此。”

鲁人俗俭啬,而丙氏尤甚,以铁冶起,富至钜万。然家自父兄子弟约,頫有拾,仰有取,①贳贷行贾遍郡国。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

①师古曰:“頫,古俯字也。俯仰必有所取拾,无钜细好恶也。”

齐俗贱奴虏,而刀閒独爱贵之。① 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刀閒收取,使之逐鱼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终得其力,起数千万。故曰"宁爵无刀",② 言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也。刀閒既衰,至成、哀间,临淄姓伟訾五千万。③

①师古曰:"刀姓,閒名也。刀音貂。"

②孟康曰:"刀閒能畜豪奴,奴或有连车骑交守相。奴自谓:'宁欲免去作民有爵邪?无将止为刀氏作奴乎?'无,发声助也。"

③师古曰:"姓姓,名伟。"

周人既孅,而师史尤甚,转毂百数,① 贾郡国,无所不至。雒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富家相矜以久贾,② 过邑不入门。设用此等,故师史能致十千万。③

①师古曰:"转毂,谓以车载物而逐利者。"

②孟康曰:"谓街巷居民无田地,皆相矜久贾在此诸国也。"师古曰:"此说非也。言雒阳之地居在诸国之中,无冲之所,若大街衢,故其贾人无所不至而多得利,不惮久行也。中音竹仲反。"

③师古曰:"十千万,即万万也。言其财至万万也。一曰至千万者十焉。"

师史既衰,至成、哀、王莽时,雒阳张长叔、薛子仲訾亦十千万。莽皆以为纳言士,欲法武帝,然不能得其利。①

①师古曰:"法武帝者,言用卜式、东郭咸阳、孔仅等为官也。"

宣曲任氏,其先为督道仓吏。① 秦之败也,豪桀争取金玉,任氏独窖仓粟。② 楚汉相距荥阳,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桀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奢侈,而任氏折节为力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③ 富者数世。④[4] 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生不衣食,公事不毕则不得饮酒食肉。⑤ 以此为闾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①孟康曰:"若今(史)〔吏〕督租谷使上道输在所也。"[5] 师古曰:"于京师四方诸道督其租耳。道者,非谓上道也。"

②师古曰:"取仓粟而窖藏之也。窖音工孝反。"

③师古曰:“言其居买之物,不计贵贱,唯在良美也。贾读曰价。”

④师古曰:“折节力田,务于本业,先公后私,率道闾里,故云善富。”

⑤师古曰:“任公,任氏之父也。言家为此私约制也。晋灼以为任用公家之约,此说非也。”

塞之斥也,唯桥桃以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粟以万钟计。①

①孟康曰:“边塞主斥候卒也。唯此一人能致富若此。”师古曰:“此说非也。塞斥者,言国家斥开边塞,更令宽广,故桥桃得恣其畜牧也。姓桥名桃。以万钟计者,不论斗斛千万之数,每率举万钟而计之者,其饶多也。”

吴楚兵之起,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家,①子钱家以为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予。唯(毋)〔毋〕盐氏出捐千金贷,②[6]其息十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毋)〔毋〕盐氏息十倍,用此富关中。

①师古曰:“行者须赍粮而出,于子钱家贳之也。贳谓求假之也,音吐得反。”

②师古曰:“贷谓假与之,音吐戴反。”

关中富商大贾,大氐尽诸田,①田墙、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氏亦钜万。前富者既衰,自元、成讫王莽,京师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挚网,平陵如氏、苴氏,长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孙大卿,为天下高訾。②樊嘉五千万,其馀皆钜万矣。王孙卿以财养士,与雄桀交,王莽以为京司市师,汉司东市令也。

①师古曰:“氐读曰抵。抵,归也。”

②师古曰:“王君房卖丹,樊少翁及王孙大卿卖豉,亦致高訾。訾读与资同。高訾谓多资财。”

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其馀郡国富民兼业颛利,①以货赂自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胜数。故秦杨以田农而甲一州,②翁伯以贩脂而倾县邑,张氏以卖酱而隃侈,质氏以洒削而鼎食,③浊氏以(冒)〔胃〕脯而连骑,④[7]张里以马医而击钟,皆越法矣。然常循守事业,积累赢利,渐有所起。至于蜀卓,宛孔,齐之刀闲,公擅山川铜铁鱼盐市井之人,运其筹策,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⑤皆陷不轨奢僭之恶。又况掘冢搏

掩,犯奸成富,⑥曲叔、稽发、雍乐成之徒,⑦犹复齿列,⑧伤化败俗,大乱之道也。

①师古曰:"颛与专同。"

②孟康曰:"以田地过限,从此而富,为州中第一也。"

③服虔曰:"治刀剑者也。"如淳曰:"作刀剑削者。"师古曰:"二说皆非也。洒,濯也。削谓刀剑室也。谓人有刀剑削故恶者,主为洒刷之,去其垢秽,更饰令新也。洒音先礼反。削音先召反。"

④晋灼曰:"今太官常以十月作沸汤煿羊胃,以末椒姜坌之,暴使燥是也。"师古曰:"煿音似兼反。坌音蒲顿反。"

⑤师古曰:"锢亦谓专取之也。"

⑥师古曰:"搏掩谓搏击掩袭,取人物者也。搏字或作博。一说搏,六博也,掩,意钱之属也,皆戏而赌取财物。"

⑦师古曰:"姓曲名叔,姓稽名发,姓雍名乐成也。稽音工奚反。"

⑧师古曰:"身为罪恶,尚复与良善之人齐齿并列。"

【校勘记】

〔1〕 (师古)〔孟康〕曰: 景祐、殿、局本都作"孟康"。

〔2〕 谓于山野采取(栗)〔果〕实也。 景祐、殿本都作"果"。王先谦说作"果"是。

〔3〕 民工作(市)〔布〕, 景祐、汲古、殿、局本都作"布"。

〔4〕 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③富者数世。④ 注③原在"贵"字下,明颜读善字属下。王念孙说,此当以"任氏独取贵善"为句,"富者数世"为句。 王先谦说王读是。

〔5〕 若今(史)〔吏〕督租谷使上道输在所也。 景祐、殿本都作"吏"。

〔6〕 唯(毋)〔毋〕盐氏出捐千金贷, 殿本作"毋",下同。 按史记作"无"。

〔7〕 浊氏以(冒)〔胃〕脯而连骑, 景祐、殿本都作"胃",此误。

汉书卷九十二

游侠传第六十二

古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①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②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脩所职，失职有诛，侵官有罚。夫然，故上下相顺，而庶事理焉。

①师古曰："觊，幸也。觎，欲也。幸得其所欲也。觊音冀。觎音逾，又音谕。"

②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谓权不移于下也。"

周室既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桓文之后，大夫世权，陪臣执命。①陵夷至于战国，合从连衡，力政争强。②繇是列国公子，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③皆藉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④而赵相虞卿弃国捐君，以周穷交魏齐之厄；⑤信陵无忌窃符矫命，戮将专师，以赴平原之急：⑥皆以取重诸侯，显名天下。揖拏而游谈者，以四豪为称首。⑦于是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矣。

①师古曰："齐桓、晋文，周之二霸也。陪，重也。"

②师古曰："力政者，弃背礼义专任威力也。从音子容反。"

③师古曰："繇读与由同。信陵君魏无忌，平原君赵胜，孟尝君田文，春申君黄歇。"

④师古曰："谓孟尝君用鸡鸣而得亡出关，因狗盗而取狐白裘也。"

⑤师古曰："魏齐，虞卿之交也，将为范雎所杀，卿救之也。"

⑥师古曰："秦兵围赵，赵相平原君告急于无忌，无忌因如姬以窃兵符，矫魏僖

侯命代晋鄙为将，而令朱亥锤杀晋鄙，遂率兵救赵，秦兵以却，而赵得全。”

⑦师古曰：“揾，捉持也。掔，古手腕字也。四豪即魏信陵以下也。揾音尼。”

及至汉兴，禁网疏阔，未之匡改也。[①]是故代相陈豨从车千乘，而吴濞、淮南皆招宾客以千数。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众庶荣其名迹，觊而慕之。虽其陷于刑辟，自与杀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②]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③]非明王在上，视之以好恶，齐之以礼法，民曷繇知禁而反正乎！[④]

①师古曰：“匡，正也。”

②师古曰：“季路，孔子弟子也，姓仲名由，卫人也。卫有蒯聩之乱，季路闻之，故入赴难，遇孟黡石乞以戈击之，断缨。季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仇牧，宋大夫也。宋万杀闵公，仇牧闻之，趋而至，手剑而叱之。万臂击仇牧，碎首，齿著于门阖。言游侠之徒自许节操，同于季路、仇牧。”

③师古曰：“论语载(孔)〔曾〕子之言也，[1]解在刑法志。”

④师古曰：“视读曰示。繇读曰由。”

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①]而六国，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国之罪人也。况于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观其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有绝异之姿。惜乎不入于道德，苟放纵于末流，杀身亡宗，非不幸也！

①师古曰：“伯读曰霸。下皆类此。”

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后，天子切齿，卫、霍改节。然郡国豪桀处处各有，京师亲戚冠盖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时，外家王氏宾客为盛，而楼护为帅。及王莽时，诸公之间陈遵为雄，闾里之侠原涉为魁。[①]

①师古曰：“魁者，斗之所用盛而杓之本也。故言根本者皆云魁。”

朱家，鲁人，高祖同时也。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所藏活

豪士以百数,其馀庸人不可胜言。然终不伐其能,饮其德,[①]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亡馀财,衣不兼采,食不重味,乘不过驽牛。[②]专趋人之急,甚于己私。[③]既阴脱季布之厄,及布尊贵,终身不见。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楚田仲以侠闻,父事朱家,自以为行弗及也。田仲死后,有剧孟。

①孟康曰:"有德于人,而不自美也。"师古曰:"饮,没也,谓不称显。"

②晋灼曰:"驽,驽桮也。驽牛,小牛也。"师古曰:"驽,重挽也,音工豆反。晋说是也。"

③师古曰:"趋读曰趣。趣,向也。"

剧孟者,洛阳人也。周人以商贾为资,剧孟以侠显。吴楚反时,条侯为太尉,乘传东,[①]将至河南,[2]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剧孟,吾知其无能为已。"[②]天下骚动,大将军得之若一敌国云。剧孟行大类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戏。然孟母死,自远方送丧盖千乘。及孟死,家无十金之财。而符离王孟,亦以侠称江淮之间。[③]是时,济南瞯氏、陈周肤亦以豪闻。[④]景帝闻之,使使尽诛此属。其后,代诸白、梁韩毋辟、阳翟薛况、陕寒孺,纷纷复出焉。[⑤]

①师古曰:"乘传车而东,出为大将也。传音张恋反。"

②师古曰:"已,语终辞。"

③师古曰:"符离,沛郡之县也。"

④师古曰:"瞯音闲。"

⑤师古曰:"代郡白姓非一家也,故称诸焉。梁国人姓韩,名毋辟。阳翟属颍川。陕即今陕州陕县也。薛况、寒孺,皆人姓名也。辟读曰避。"

郭解,河内轵人也,[①]温善相人许负外孙也。解父任侠,孝文时诛死。解为人静悍,[②]不饮酒。少时阴贼感概,[③]不快意,所杀甚众。以躯借友报仇,[④]臧命作奸剽攻,[⑤]休乃铸钱掘冢,[⑥]不可胜数。适有天幸,窘急常得脱,若遇赦。

①师古曰:"轵音只。"

②师古曰:"性沉静而勇悍。"

③师古曰:"阴贼者,阴怀贼害之意也。感慨者,感意气而立节概也。"

④师古曰:"藉,古藉字也。藉谓借助也。"

⑤师古曰:"臧命,臧亡命之人也。剽,劫也。攻谓穿窬而盗也。剽音匹妙反。"

⑥师古曰:"不报仇剽攻,则铸钱发冢也。"

及解年长,更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为侠益甚。①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②其阴贼著于心本发于睚眦如故云。③而少年慕其行,亦辄为报仇,不使知也。

①师古曰:"自好喜为此名也。喜音许吏反。"

②师古曰:"振谓举救也。矜,夸恃也。"

③师古曰:"著音直略反。心本犹言本心也。睚音崖。眦音赍。睚眦又音五懈、士懈反,解具在杜钦传。"

解姊子负解之势,①与人饮,使之酹,非其任,强灌之。②人怒,刺杀解姊子,(去亡)〔亡去〕。[3]解姊怒曰:"以翁伯时人杀吾子,贼不得!"③弃其尸道旁,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贼处。④贼窘自归,⑤具以实告解。解曰:"公杀之当,吾儿不直。"遂去其贼,⑥罪其姊子,收而葬之。诸公闻之,皆多解之义,⑦益附焉。

①师古曰:"负,恃也。"

②师古曰:"尽爵曰酹。其人不饮,而使尽爵,乃强灌之,故怨怒也。酹音子笑反。强音其两反。"

③师古曰:"翁伯,解字也。"

④师古曰:"微,伺问之也。"

⑤师古曰:"窘,困急。"

⑥师古曰:"除去其罪也。去音丘吕反。"

⑦师古曰:"多犹重也。"

解出,人皆避,有一人独箕踞视之。解问其姓名,客欲杀之。解曰:"居邑屋不见敬,是吾德不脩也,[①]彼何罪!"乃阴请尉史曰:"是人吾所重,至践更时脱之。"[②]每至直更,数过,吏弗求。[③]怪之,问其故,解使脱之。箕踞者乃肉袒谢罪。少年闻之,愈益慕解之行。

①师古曰:"邑屋犹今人言村舍、巷舍也。"

②师古曰:"践更,为践更之卒也。脱,免也。更音工衡反。脱音它活反。"

③师古曰:"直,当也,次当为更也。数音所角反。"

洛阳人有相仇者,邑中贤豪居间以十数,终不听。[①]客乃见解。解夜见仇家,仇家曲听。[②]解谓仇家:"吾闻洛阳诸公在间,多不听。今子幸而听解,解奈何从它县夺人邑贤大夫权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毋庸,待我去,令洛阳豪居间乃听。"[③]

①师古曰:"居中间为道地和辑之,而不见许也。"

②师古曰:"屈曲从其言。"

③师古曰:"庸,用也。且无用休,待洛阳豪更言之乃从其言也。"

解为人短小,恭俭,出未尝有骑,[①]不敢乘车入其县庭。[②]之旁郡国,为人请求事,事可出,出之;[③]不可者,各令厌其意,[④]然后乃敢尝酒食。诸公以此严重之,争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豪夜半过门,常十餘车,请得解客舍养之。[⑤]

①师古曰:"不以骑自随也。"

②师古曰:"所属之县也。"

③如淳曰:"事可为免出者,出之。"

④师古曰:"厌,满也,音一赡反。"

⑤师古曰:"舍,止也。言解多藏亡命,喜事少年与解同志者,知亡命者多归解,故夜将车来迎取其人居止而养之。"

及徙豪茂陵也,解贫,不中訾。[①]吏恐,不敢不徙。卫将军为言"郭解家贫,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权至使将军,此其家不贫!"[②]解徙,

诸公送者出千馀万。轵人杨季主子为县掾，鬲之，③解兄子断杨掾头。解入关，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声争交欢。④邑人又杀杨季主，季主家上书人又杀阙下。⑤上闻，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阳，身至临晋。临晋籍少翁素不知解，因出关。⑥籍少翁已出解，解传太原，所过辄告主人处。吏逐迹至籍少翁，少翁自杀，口绝。久之得解，穷治所犯为，而解所杀，皆在赦前。

①师古曰："中，充也，言营财不充合徙之数也。中音竹仲反。其下亦同。"

②师古曰："将军为之言，是为其所使也。"

③师古曰："鬲塞其送，不令解得之也。鬲与隔同。"

④师古曰："知谓先相知。"

⑤师古曰："于阙下杀上书人。"

⑥师古曰："出解于关也。"

轵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誉郭解，生曰："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解客闻之，杀此生，断舌。吏以责解，解实不知杀者，杀者亦竟莫知为谁。吏奏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议曰："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不知，此罪甚于解知杀之。当大逆无道。"①遂族解。

①师古曰："当谓处断其罪。"

自是之后，侠者极众，而无足数者。然关中长安樊中子，槐里赵王孙，长陵高公子，西河郭翁中，①太原鲁翁孺，临淮兒长卿，②东阳陈君孺，虽为侠而恂恂有退让君子之风。③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诸杜，南道仇景，东道佗羽公子，④南阳赵调之徒，盗跖而居民间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所羞也。⑤

①师古曰："中读皆曰仲。"

②师古曰："兒音五奚反。"

③师古曰："恂恂，谨信之貌也，音荀。"

④师古曰："据京师而言，指其东西南北谓也。姓佗，名羽，字公子。佗，古他字。"

⑤师古曰:“鄉读曰向。”

萭章字子夏,长安人也。[①] 长安炽盛,街闾各有豪侠,章在城西柳市,[②]号曰:“城西萭子夏”。为京兆尹门下督,从至殿中,[③]侍中诸侯贵人争欲揖章,莫与京兆尹言者。章逡循甚惧。其后京兆不复从也。[④]

①师古曰:“萭音拒。”

②师古曰:“汉宫阙疏云细柳仓有柳市。”

③师古曰:“章从京兆也。”

④师古曰:“更不以章自随也。”

与中书令石显相善,亦得显权力,门车常接轂。至成帝初,石显坐专权擅势免官,徙归故郡。显赀巨万,当去,留床席器物数百万直,欲以与章,章不受。宾客或问其故,章叹曰:“吾以布衣见哀于石君,[①]石君家破,不能有以安也,[②]而受其财物,此为石氏之祸,萭氏反当以为福邪!”诸公以是服而称之。

①师古曰:“言为石显所哀怜。”

②师古曰:“言力不能救。”

河平中,王尊为京兆尹,捕击豪侠,杀章及箭张回、[①]酒市赵君都、贾子光,[②]皆长安名豪,报仇怨养刺客者也。

①服虔曰:“作箭者姓张,名回。”

②服虔曰:“酒市中人也。”

楼护字君卿,齐人。父世医也,护少随父为医长安,出入贵戚家。护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长者咸爱重之,共谓曰:“以君卿之材,何不宦学乎?”繇是辞其父,学经传,[①]为京兆吏数年,甚得名誉。

①师古曰:“繇读与由同。”

是时王氏方盛,宾客满门,五侯兄弟争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①]唯护尽入其门,咸得其欢心。结士大夫,无所不倾,其交长者,尤

见亲而敬，众以是服。为人短小精辩，论议常依名节，听之者皆竦。与谷永俱为五侯上客，长安号曰“谷子云笔札，楼君卿唇舌”，言其见信用也。母死，送葬者致车二三千两，闾里歌之曰：“五侯治丧楼君卿。”

①师古曰：“不相经过也。”

久之，平阿侯举护方正，[①]为谏大夫，使郡国。护假贷，[②]多持币帛，过齐，上书求上先人冢，因会宗族故人，各以亲疏与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费。使还，奏事称意，擢为天水太守。数岁免，家长安中。时成都侯商为大司马卫将军，罢朝，欲候护，其主簿谏：“将军至尊，不宜入闾巷。”商不听，遂往至护家。家狭小，官属立车下，久住移时，天欲雨，主簿谓西曹诸掾曰：“不肯强谏，反雨立闾巷！”商还，或白主簿语，商恨，以他职事去主簿，终身废锢。

①师古曰：“王谭也。”

②师古曰：“官以物假贷贫人，令护监之。贷音吐戴反。”

后护复以荐为广汉太守。元始中，王莽为安汉公，专政，莽长子宇与妻兄吕宽谋以血涂莽第门，欲惧莽令归政。发觉，莽大怒，杀宇，而吕宽亡。宽父素与护相知，宽至广汉过护，不以事实语也。到数日，名捕宽诏书至，[①]护执宽。莽大喜，征护入为前辉光，[②]封息乡侯，列于九卿。

①师古曰：“举姓名而捕之也。”

②师古曰：“莽分三辅置前辉光，后丞烈，以护为之。辉音晖。”

莽居摄，槐里大贼赵朋、霍鸿等群起，延入前辉光界，护坐免为庶人。其居位，爵禄赂遗所得亦缘手尽。既退居里巷，时五侯皆已死，年老失势，宾客益衰。至王莽篡位，以旧恩召见护，封为楼旧里附城。[①]而成都侯商子邑为大司空，贵重，商故人皆敬事邑，唯护自安如旧节，邑亦父事之，不敢有阙。时请召宾客，邑居樽下，称“贱子上寿”。[②]坐者百数，皆离席伏，护独东乡正坐，[③]字谓邑曰：“公子贵如何！”[④]

①师古曰：“莽为此爵名，效古之附庸也。”

②师古曰:“言以父礼事。”

③师古曰:“鄉读曰向。”

④苏林曰:“邑字公子也。”

初,护有故人吕公,无子,归护。护身与吕公、妻与吕姁同食。及护家居,妻子颇厌吕公。护闻之,流涕责其妻子曰:“吕公以故旧穷老托身于我,义所当奉。”遂养吕公终身。护卒,子嗣其爵。

陈遵字孟公,杜陵人也。祖父遂,字长子,宣帝微时与有故,相随博弈,①数负进。②及宣帝即位,用遂,稍迁至太原太守,乃赐遂玺书曰:“制诏太原太守:官尊禄厚,可以偿博进矣。妻君宁时在旁,知状。”③遂于是辞谢,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见厚如此。元帝时,征遂为京兆尹,至廷尉。

①师古曰:“博,六博。弈,围棋也。”

②师古曰:“进者,会礼之财也,谓博所赌也,解在高纪。一说进,胜也,帝博而胜,故遂有所负。”

③师古曰:“史皇孙名进而此诏不讳之,盖史家追书故有其字耳。君宁,遂妻名也。云妻知负博之状者,著旧恩之深也。”

遵少孤,与张竦伯松俱为京兆史。竦博学通达,以廉俭自守,而遵放纵不拘,操行虽异,然相亲友,哀帝之末俱著名字,为后进冠。①并入公府,公府掾史率皆羸车小马,不上鲜明,而遵独极舆马衣服之好,门外车骑交错。又日出醉归,②曹事数废。西曹以故事谪之,③侍曹辄诣寺舍白遵曰:“陈卿今日以某事谪。”遵曰:“满百乃相闻。”故事,有百谪者斥,满百,西曹白请斥。大司徒马宫大儒优士,又重遵,④谓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责之?”乃举遵能治三辅剧县,补郁夷令。⑤久之,与扶风相失,⑥自免去。

①如淳曰:“为后进人士之冠首也。”

②师古曰:“言每日必出饮也。”

③师古曰:"案旧法令而罚之也。谪读曰谪。此下皆同。"

④师古曰:"优礼贤士,而尤敬重遵。"

⑤师古曰:"右扶风之县。"

⑥师古曰:"意不相得也。"

槐里大贼赵朋、霍鸿等起,遵为校尉,击朋、鸿有功,封嘉威侯。居长安中,列侯近臣贵戚皆贵重之。牧守当之官,及郡国豪桀至京师者,莫不相因到遵门。

遵耆酒,[1]每大饮,宾客满堂,辄关门,取客车辖投井中,虽有急,终不得去。[2]尝有部刺史奏事,过遵,值其方饮,刺史大穷,候遵沾醉时,突入见遵母,[3]叩头自白当对尚书有期会状,母乃令从(从)〔后〕阁出去。[4][4]遵大率常醉,然事亦不废。

①师古曰:"耆读曰嗜。"

②师古曰:"既关闭门,又投车辖也。而说者便欲改辖字为辖,云门之辖篇,妄穿凿耳。辖自主人所执,何烦投井也。"

③师古曰:"沾湿言其大醉也。沾音竹占反。"

④师古曰:"以其前门关闭,故从后阁出之也。"

长八尺馀,长头大鼻,容貌甚伟。略涉传记,赡于文辞。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1]请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怀之,唯恐在后。[2]时列侯有与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门,曰陈孟公,坐中莫不震动,既至而非,因号其人曰陈惊坐云。

①师古曰:"去亦藏也,音丘吕反,又音举。"

②师古曰:"怀,来也,谓招来而礼之。"

王莽素奇遵材,在位多称誉者,繇是起为河南太守。[1]既至官,当遣从史西,召善书吏十人于前,治私书谢京师故人。遵冯几,[2]口占书吏,且省官事,[3]书数百封,亲疏各有意,河南大惊。数月免。

①师古曰:"繇读与由同。"

②师古曰:“冯读曰凭。”

③师古曰:“占,隐度也。口隐其辞以授吏也。占音之赡反。”

初,遵为河南太守,而弟级为荆州牧,当之官,俱过长安富人故淮阳王外家左氏饮食作乐。后司直陈崇闻之,劾奏“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历位,遵爵列侯,备郡守,级州牧奉使,皆以举直察枉宣扬圣化为职,不正身自慎。始遵初除,乘藩车入闾巷,① 过寡妇左阿君置酒歌讴,遵起舞跳梁,顿仆坐上,暮因留宿,为侍婢扶卧。遵知饮酒佚宴有节,② 礼不入寡妇之门,而湛酒溷肴,③ 乱男女之别,轻辱爵位,羞污印韨,④ 恶不可忍闻。臣请皆免。”遵既免,归长安,宾客愈盛,饮食自若。⑤

①师古曰:“藩车,车之有屏蔽者。”

②师古曰:“宴食曰佚。佚音於庶反。”

③师古曰:“湛读曰沈,又音耽。”

④师古曰:“此韨谓印之组也。”

⑤师古曰:“言自如其故。”

久之,复为九江及河内都尉,凡三为二千石。而张竦亦至丹阳太守,封淑德侯。后俱免官,以列侯归长安。竦居贫,无宾客,时时好事者从之质疑问事,论道经书而已。① 而遵昼夜呼号,② 车骑满门,酒肉相属。③

①师古曰:“质,正也。”

②师古曰:“呼音火故反。”

③师古曰:“属,连续也。属音之欲反。”

先是黄门郎扬雄作酒箴以讽谏成帝,其文为酒客难法度士,譬之于物,曰:“子犹瓶矣。观瓶之居,居井之眉,① 处高临深,动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满怀,不得左右,牵于缧徽。一旦更碍,为甀所辘,② 身提黄泉,骨肉为泥。③ 自用如此,不如鸱夷。④ 鸱夷滑稽,腹如大壶,⑤ 尽日盛酒,人复借酤。⑥ 常为国器,托于属车,⑦ 出入两宫,经营公家。繇是

言之,酒何过乎!"⑧遵大喜之,⑨常谓张竦:"吾与尔犹是矣。足下讽诵经书,苦身自约,⑩不敢差跌,⑪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间,⑫官爵功名,不减于子,而差独乐,顾不优邪!"⑬竦曰:"人各有性,长短自裁。子欲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败矣。虽然,学我者易持,效子者难将,吾常道也。"

①师古曰:"眉,井边地,若人目上之有眉。"

②师古曰:"缶徽,井索也。垂,县也。甃,井以砖为甓者也。辗,击也。言瓶忽县碍不得下,而为井甃所击,则破碎也。垂音上绢反。甃音丁浪反。辗音雷。诸家之说,或以垂为聚,或音卫,又以甃为覽,皆失之。甓音侧救反。"

③师古曰:"提,掷也,掷入黄泉之中也。提音徒计反。"

④师古曰:"鹏夷,韦囊以盛酒,即今鹏夷(胜)〔滕〕也。"[5]

⑤师古曰:"滑稽,圜转纵舍无穷之状。滑音骨。稽音鸡。"

⑥师古曰:"尽犹竟日也。"

⑦师古曰:"天子属车,常载酒食,故有鹏夷也。属音之欲反。"

⑧师古曰:"繇读与由同。其下类此。"

⑨师古曰:"喜,好爱也,音许吏反。"

⑩师古曰:"约犹束也。"

⑪师古曰:"跌音徒结反。"

⑫师古曰:"湛读曰沈。"

⑬师古曰:"顾,念也。"

及王莽败,二人俱客于池阳,①竦为贼兵所杀。②更始至长安,大臣荐遵为大司马护军,与归德侯刘飒俱使匈奴。③单于欲胁诎遵,遵陈利害,为言曲直,单于大奇之,遣还。会更始败,遵留朔方,为贼所败,时醉见杀。

①师古曰:"左冯翊之县也。"

②李奇曰:"竦知有贼当去,会反支日,不去,因为贼所杀。桓谭(白)〔以〕为通人之蔽也。"[6]

③邓展曰:"飒音立。"

原涉字巨先。祖父武帝时以豪桀自阳翟徙茂陵。[①]涉父哀帝时为南阳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官,赋敛送葬皆千万以上,妻子通共受之,以定产业。时又少行三年丧者。及涉父死,让还南阳赙送,行丧冢庐三年,繇是显名京师。礼毕,扶风谒请为议曹,[②]衣冠慕之辐辏。为大司徒史丹举能治剧,为谷口令,[③]时年二十馀。谷口闻其名,不言而治。

①师古曰:"阳翟,颍川之县也。"

②师古曰:"礼毕,行丧终服也。"

③师古曰:"左冯翊之县,今之云阳谷口是其处也。"

先是涉季父为茂陵秦氏所杀,涉居谷口半岁所,自劾去官,欲报仇。谷口豪桀为杀秦氏,亡命岁馀,逢赦出。郡国诸豪及长安、五陵诸为气节者皆归慕之。[①]涉遂倾身与相待,人无贤不肖阗门,[②]在所闾里尽满客。或讥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结发自修,以行丧推财礼让为名,正复仇取仇,犹不失仁义,何故遂自放纵,为轻侠之徒乎?"涉应曰:"子独不见家人寡妇邪?始自约敕之时,意乃慕宋伯姬及陈孝妇,[③]不幸壹为盗贼所污,遂行淫失,[④]知其非礼,然不能自还。吾犹此矣!"[⑤]

①师古曰:"五陵,谓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平陵也。班固西都赋曰'南望杜、霸,北眺五陵',是知霸陵、杜陵非此五陵之数也。而说者以为高祖以下至茂陵为五陵,失其本意。"

②师古曰:"阗字与寘同,音大千反。"

③师古曰:"伯姬,鲁宣公女,嫁于宋恭公。恭公卒,伯姬寡居。至景公时,伯姬之宫夜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妇人之义,保傅不具,夜不下堂。'遂逮于火而死。陈孝妇者,其夫当行,戒属孝妇曰:'幸有老母,吾若不来,汝善养吾母。'孝妇曰:'诺。'夫果死,孝妇养姑愈谨。其父母将取嫁之,孝妇固欲自杀,父母惧而不取,遂使养姑。淮阳太守以闻,朝廷高其义,赐黄金四十斤,复之终身。号曰孝妇。"

④师古曰:"失读曰泆。"

⑤师古曰:"还读曰旋,谓反归故操。"

涉自以为前让南阳赙送,身得其名,而令先人坟墓俭约,非孝也。乃大治起冢舍,周阁重门。初,武帝时,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谓其道为京兆仟。涉慕之,乃买地开道,立表署曰南阳仟,人不肯从,谓之原氏仟。费用皆卬富人长者,[①]然身衣服车马才具,妻子内困。专以振施贫穷赴人之急为务。人尝置酒请涉,涉入里门,客有道涉所知母病避疾在里宅者。[②]涉即往候,叩门。家哭,涉因入吊,问以丧事。家无所有,涉曰:"但絜埽除沐浴,待涉。"还至主人,对宾客叹息曰:"人亲卧地不收,涉何心鄉此![③]愿彻去酒食。"宾客争问所当得,涉乃侧席而坐,[④]削牍为疏,[⑤]具记衣被棺木,下至饭含之物,分付诸客。[⑥]诸客奔走市买,至日昳皆会。[⑦]涉亲阅视已,谓主人:"愿受赐矣。"既共饮食,涉独不饱,乃载棺物,从宾客往至丧家,为棺敛劳徕毕葬。[⑧]其周急待人如此。后人有毁涉者曰"奸人之雄也",丧家子即时刺杀言者。

①师古曰:"卬音牛向反。"

②师古曰:"在此里之中宅上。"

③师古曰:"鄉读曰向。"

④师古曰:"礼,有忧者侧席而坐。今涉恤人之丧,故侧席。"

⑤师古曰:"牍,木简也。疏音所虑反。"

⑥师古曰:"饭音扶晚反。含音胡绀反。"

⑦师古曰:"昳音徒结反。"

⑧师古曰:"劳徕谓慰勉宾客也。棺音工唤反。敛音力赡反。劳音郎到反。徕音郎代反。"

宾客多犯法,罪过数上闻。王莽数收系欲杀,辄复赦出之。涉惧,求为卿府掾史,欲以避客。文母太后丧时,守复土校尉。[①]已为中郎,后免官。涉欲上冢,不欲会宾客,密独与故人期会。涉单车趿上茂陵,[②]投暮,入其里宅,因自匿不见人。遣奴至市买肉,奴乘涉气与屠争言,斫

伤屠者，亡。是时，茂陵守令尹公③新视事，涉未谒也，闻之大怒。知涉名豪，欲以示众厉俗，遣两吏胁守涉。至日中，奴不出，吏欲便杀涉去。涉迫窘不知所为。会涉所与期上冢者车数十乘到，皆诸豪也，共说尹公。尹公不听，诸豪则曰："原巨先奴犯法不得，使肉袒自缚，箭贯耳，诣廷门谢罪，于君威亦足矣。"尹公许之。涉如言谢，复服遣去。④

①苏林曰："文母太后，元后也。"

②师古曰："敺与驱同。"

③师古曰："守茂陵令，未真为之。"

④师古曰："令涉如故著衣服也。复音扶目反。"

初，涉与新丰富人祁太伯为友，太伯同母弟王游公素嫉涉，时为县门下掾，说尹公曰："君以守令辱原涉如是，一旦真令至，君复单车归为府吏，涉刺客如云，杀人皆不知主名，可为寒心。涉治冢舍，奢僭逾制，罪恶暴著，主上知之。今为君计，莫若堕坏涉冢舍，条奏其旧恶，①君必得真令。如此，涉亦不敢怨矣。"尹公如其计，莽果以为真令。涉繇此怨王游公，选宾客，遣长子初从车二十乘劫王游公家。游公母即祁太伯母也，诸客见之皆拜，传曰"无惊祁夫人"。遂杀游公父及子，断两头去。②

①师古曰："堕，毁也，音火规反。"

②师古曰："杀游公及其父。"

涉性略似郭解，外温仁谦逊，而内隐①好杀。睚眦于尘中，(独)〔触〕死者甚多。[7]王莽末，东方兵起，诸王子弟多荐涉能得士死，可用。莽乃召见，责以罪恶，赦贳，②拜镇戎大尹(天水太守)。[8]涉至官无几，长安败，③郡县诸假号起兵攻杀二千石长吏以应汉。诸假号素闻涉名，争问原尹何在，拜谒之。时莽州牧使者依附涉者皆得活。传送致涉长安，更始西屏将军申屠建请涉与相见，大重之。故茂陵令尹公坏涉冢舍者为建主簿，涉本不怨也。涉从建所出，尹公故遮拜涉，谓曰："易世矣，宜勿复相怨！"涉曰："尹君，何壹鱼肉涉也！"④涉用是怒，使客刺杀主簿。

①师古曰："隐，匿其情也。"

②师古曰:"贳谓宽其罪。"

③师古曰:"无几,言无多时也。几音居岂反。"

④师古曰:"言以涉为鱼肉,不以人遇之。"

涉欲亡去,申屠建内恨耻之,阳言'吾欲与原巨先共镇三辅,岂以一吏易之哉!'宾客通言,令涉自系狱谢,建许之。宾客车数十乘共送涉至狱。建遣兵道徼取涉於车上,[①]送车分散驰,遂斩涉,县之长安市。[②]

①师古曰:"徼,要也,音工尧反。"

②师古曰:"县其首。"

自哀、平间,郡国处处有豪桀,然莫足数。其名闻州郡者,霸陵杜君敖,池阳韩幼孺,马领绣君宾,西河漕中叔,皆有谦退之风。[①]王莽居摄,诛钮豪侠,名捕漕中叔,不能得。[②]素善强弩将军孙建,莽疑建藏匿,泛以问建。[③]建曰:"臣名善之,诛臣足以塞责。"莽性果贼,无所容忍,然重建,不竟问,遂不得也。中叔子少游,复以侠闻於世云。

①师古曰:"马领,北地之县。绣、漕,皆姓也。漕音才到反。中读曰仲。"

②师古曰:"指其名而捕之。"

③师古曰:"泛者,以常语问之,不切责也。泛音敷剑反。"

【校勘记】

〔1〕 论语载(孔)〔曾〕子之言也。 景祐、殿本都作"曾子"。

〔2〕 乘傅东,①将至河南, 注①原在"至"字上,明颜读以"将"字断句。王先谦说当从"东"字断,"将"字属下读,不若颜说。

〔3〕 人怒,刺杀解姊子,(去亡)〔亡去〕。 王先谦说史记作"亡去",是,此误倒。

〔4〕 母乃令从(从)〔后〕阁出去。 王先谦说下"从"字误。 按景祐、殿、局本都作"后"。

〔5〕 即今鸱夷(胜)〔滕〕也。汲古、局本作"滕", 景祐、殿本作"縢"。按"滕"本字,"縢"借字,"胜"字误。

〔6〕 桓谭(曰)〔以〕为通人之蔽也。　景祐、殿本都作“以”。王先谦说作“以”是。

〔7〕 睚眦于尘中,(独)〔触〕死者甚多。　王念孙说“独”当作“触”。

〔8〕 拜镇戎大尹(天水太守)。钱大昕说“天水太守”四字疑本注文,后人误入正文。

汉书卷九十三

佞幸传第六十三

汉兴，佞幸宠臣，高祖时则有籍孺，孝惠有闳孺。此两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贵幸，[①]与上卧起，公卿皆因关说。[②]故孝惠时，郎侍中皆冠鹔鹴，贝带，[③]傅脂粉，化闳、籍之属也。两人徙家安陵。其后宠臣，孝文时士人则邓通，宦者则赵谈、北宫伯子；[④]孝武时士人则韩嫣，[⑤]宦者则李延年；孝元时宦者则弘恭、石显；孝成时士人则张放、淳于长；孝哀时则有董贤。孝景、昭、宣时皆无宠臣。景帝唯有郎中令周仁。昭帝时，驸马都尉秺侯 金赏[⑥]嗣父车骑将军日磾爵为侯，二人之宠取过庸，不笃。[⑦]宣帝时，侍中中郎将张彭祖少与帝微时同席研书，及帝即尊位，彭祖以旧恩封阳都侯，出常参乘，号为爱幸。其人谨敕，无所亏损，[⑧]为其小妻所毒薨，国除。

①师古曰："婉，顺也。媚，悦也。"

②师古曰："关说者，言由之而纳说，亦如行者之有关津。"

③师古曰："以鹔鹴毛羽饰冠，海贝饰带。鹔鹴即鹥鸟也。鹔音峻。鹴音仪。说在司马相如传。"

④师古曰："姓北宫，名伯子。"

⑤师古曰："嫣音偃。"

⑥师古曰："秺音丁护反。"

⑦师古曰："才过于常人耳，不能大厚也。"

⑧师古曰："敕，整也。"

邓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为黄头郎。[①]文帝尝梦欲上天，不能，有一黄头郎推上天，顾见其衣尻带后穿。[②]觉而之渐臺，[③]以梦中阴目求推者郎，[④]见邓通，其衣后穿，梦中所见也。召问其名姓，姓邓，名通。邓犹登也，文帝甚说，[⑤]尊宰之，日日异。通亦愿谨，不好外交，[⑥]虽赐洗沐，不欲出。于是文帝赏赐通钜万以十数，[⑦]官至上大夫。

①师古曰："濯船，能持濯行船也。土胜水，其色黄，故刺船之郎皆著黄帽，因号曰黄头郎也。濯读曰擢，音直孝反。"

②师古曰："衣尻带后，谓衣当尻上而居革带之下处也。"

③师古曰："觉谓寝寐之寤也。未央殿西南有苍池，池中有渐臺。觉音工孝反。"

④师古曰："默而视之，求所梦者。"

⑤师古曰："说读曰悦。"

⑥师古曰："专谨曰愿，音願，又音原。"

⑦师古曰："每赐辄钜万，如此者十数。"

文帝时间如通家游戏，[①]然通无他伎能，不能有所荐达，独自谨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当贫饿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说贫？"於是赐通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②]邓氏钱布天下，其富如此。

①师古曰："间谓投隙私行，不公显也。如，往也。"

②师古曰："严道属蜀郡。县有蛮夷曰道。"

文帝尝病痈，邓通常为上嗽吮之。[①]上不乐，从容问曰："天下谁最爱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问疾，上使太子齰痈。[②]太子(嗽)〔齰〕痈而色难之。已而闻通尝为上齰〔之〕，[1]太子惭，繇是心恨通。[③]

①师古曰："嗽音山角反。吮音自兗反。"

②师古曰："齰，啮也，啮出其脓血。齰音仕客反。"

③师古曰："繇读与由同。其下类此。"

及文帝崩，景帝立，邓通免，家居。居无何，人有告通盗出徼外铸钱，①下吏验问，颇有，遂竟案，②〔2〕尽没入之，通家尚负责数巨万。③长公主赐邓通，④吏辄随没入之，一簪不得著身。于是长公主乃令假衣食。⑤竟不得名一钱，寄死人家。

①师古曰："徼犹塞也。东北谓之塞，西南谓之徼。塞者，以障塞为名。徼者，取徼遮之义也。徼音工钓反。"

②师古曰："遂，成也，成其罪状。"

③张晏曰："顾人采铜铸钱，未还庸直，而会没入故也。"师古曰："此说非也。积其前后所犯合没官者数多，除其见在财物以外，尚有负官数巨万，故云吏辄随没入之耳，非负顾庸之私直。"

④师古曰："即馆陶长公主，文帝之女也。"

⑤晋灼曰："使假贷而私为偿之也。"师古曰："此说非也。公主给其衣食也，而号云假借之耳，非通自有也。恐吏没入，故托云然。此所谓不得名一钱。"

赵谈者，以星气幸，北宫伯子长者爱人，故亲近，然皆不比邓通。

韩嫣字王孙，弓高侯颓当之孙也。武帝为胶东王时，嫣与上学书相爱。及上为太子，愈益亲嫣。嫣善骑射，聪慧。上即位，欲事伐胡，而嫣先习兵，①以故益尊贵，官至上大夫，赏赐拟邓通。②

①师古曰："言旧自便习。"

②师古曰："拟，比也。"

始时，嫣常与上共卧起。江都王入朝，从上猎上林中。天子车驾趮道未行，①先使嫣乘副车，从数十百骑驰视兽。江都王望见，以为天子，辟从者，伏谒道旁。②嫣驱不见。既过，江都王怒，为皇太后泣，请得归国③入宿卫，比韩嫣。太后繇此衔嫣。

①师古曰："已称趮，止行人讫，而天子未出也。"

②师古曰："辟去其从者，而身独伏谒也。辟音闢。"

③师古曰："还爵封于天子也。"

嫣侍，出入永巷不禁，①以奸闻皇太后。太后怒，使使赐嫣死。上

为谢,终不能得,嫣遂死。

①师古曰:"言上恣其出入也。"

嫣弟说,亦爱幸,①以军功封案道侯,巫蛊时为戾太子所杀。子增封龙雒侯,②大司马车骑将军,自有传。③

①师古曰:"说读曰悦。"

②师古曰:"雒字或作頞。"

③师古曰:"在韩信传末。"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①延年坐法腐刑,给事狗监中。②女弟得幸于上,号李夫人,列外戚传。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而李夫人产昌邑王,延年繇是贵为协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绶,而与上卧起,其爱幸埒韩嫣。③久之,延年弟季与中人乱,出入骄恣。及李夫人卒后,其爱弛,④上遂诛延年兄弟宗族。

①师古曰:"乐人也。"

②师古曰:"掌天子之狗,于其中供事也。"

③师古曰:"埒,等齐。"

④师古曰:"弛,解也,音式尔反。"

是后宠臣,大氏外戚之家也。①卫青、霍去病皆爱幸,然亦以功能自进。

①师古曰:"氏,归也,音丁礼反。"

石显字君房,济南人;弘恭,沛人也。皆少坐法腐刑,为中黄门,以选为中尚书。宣帝时任中书官,恭明习法令故事,善为请奏,能称其职。恭为令,显为仆射。元帝即位数年,恭死,显代为中书令。

是时,元帝被疾,不亲政事,方隆好于音乐,以显久典事,中人无外党,①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事无小大,因显白决,贵幸倾朝,百僚皆敬事显。显为人巧慧习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内深贼,持诡辩以中伤

人,②忤恨睚眦,辄被以危法。③初元中,前将军萧望之及光禄大夫周堪、宗正刘更生皆给事中。望之领尚书事,知显专权邪辟,④建白以为"尚书百官之本,国家枢机,⑤宜以通明公正处之。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罢中书宦官,应古不近刑人。"⑥元帝不听,繇是大与显忤。后皆害焉,望之自杀,堪、更生废锢,不得复进用,语在望之传。后太中大夫张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陈咸、待诏贾捐之皆尝奏封事,或召见,言显短。显求索其罪,房、捐之弃市,猛自杀于公车,咸抵罪,髡为城旦。及郑令苏建得显私书奏之,后以它事论死。自是公卿以下畏显,重足一迹。⑦

①师古曰:"少骨肉之亲,无婚姻之家也。"

②师古曰:"诡,违也,违道之辩。"

③师古曰:"被,加也,音皮义反。"

④师古曰:"辟读曰僻。"

⑤师古曰:"立此议而白之。"

⑥师古曰:"礼'刑人不在君侧',故曰应古。"

⑦师古曰:"言极恐惧,不敢自宽纵。"

显与中书仆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结为党友,诸附倚者皆得宠位。①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绶若若邪!"②言其兼官据势也。

①师古曰:"倚,依也,音於绮反。"

②师古曰:"累累,重积也。若若,长貌。累音力追反。"

显见左将军冯奉世父子为公卿著名,女又为昭仪在内,显心欲附之,荐言昭仪兄谒者逡①修敕宜侍帷幄。②天子召见,欲以为侍中,逡请间言事。上闻逡言显颛权,③天子大怒,罢逡归郎官。其后御史大夫缺,群臣皆举逡兄大鸿胪野王行能第一,天子以问显,显曰:"九卿无出野王者。然野王亲昭仪兄,臣恐后世必以陛下度越众贤,④私后宫亲以为三公。"上曰:"善,吾不见是。"⑤乃下诏嘉美野王,废而不用,语在野

王传。

①师古曰:“逡音千旬反。”

②师古曰:“敕,整也。”

③师古曰:“颛与专同。其下类此。”

④师古曰:“度,过也。”

⑤师古曰:“言不见此理。”

显内自知擅权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纳用左右耳目,有以间己,[①]乃时归诚,取一信以为验。显尝使至诸官有所征发,显先自白,恐后漏尽宫门闭,请使诏吏开门。上许之。显故投夜还,称诏开门人。后果有上书告显颛命矫诏开宫门,天子闻之,笑以其书示显。显因泣曰:“陛下过私小臣,属任以事,[②]群下无不嫉妒欲陷害臣者,事类如此非一,唯独明主知之。愚臣微贱,诚不能以一躯称快万众,[③]任天下之怨,[④]臣愿归枢机职,受后宫扫除之役,死无所恨,唯陛下哀怜财幸,[⑤]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为然而怜之,数劳勉显,加厚赏赐,赏赐及赂遗訾一万万。[⑥]

①师古曰:“间音工苋反。”

②师古曰:“过犹误也。属,委也,属音之欲反。”

③师古曰:“称音尺孕反。”

④师古曰:“任犹当也。”

⑤师古曰:“财与裁同。”

⑥师古曰:“赂遗,谓百官群下所遗也。訾读与赀同。”

初,显闻众人匈匈,言己杀前将军萧望之。望之当世名儒,显恐天下学士姗己,[①]病之。是时,明经著节士琅邪贡禹为谏大夫,显使人致意,深自结纳。显因荐禹天子,历位九卿,至御史大夫,礼事之甚备。议者于是称显,以为不妒谮望之矣。显之设变诈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类也。

①师古曰:“姗,古讪字。讪,谤也,音所谏反。”

元帝晚节寝疾,[①]定陶恭王爱幸,显拥祐太子颇有力。元帝崩,成帝初即位,迁显为长信中太仆,秩中二千石。显失倚,离权数月,丞相御史条奏显旧恶,及其党牢梁、陈顺皆免官。显与妻子徙归故郡,忧满不食,道病死。[②]诸所交结,以显为官,皆废罢。少府五鹿充宗左迁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为雁门都尉。长安谣曰:"伊徙雁,鹿徙菟,去牢与陈实无贾。"[③]

①师古曰:"晚节犹言末时也。"

②师古曰:"满读曰懑,音闷。"

③师古曰:"贾读曰价。"

淳于长字子鴽,魏郡元城人也。少以太后姊子为黄门郎,未进幸。会大将军王凤病,长侍病,晨夜扶丞左右,甚有甥舅之恩。凤且终,以长属托太后及帝。[①]帝嘉长义,拜为列校尉诸曹,迁水衡都尉侍中,至卫尉九卿。

①师古曰:"属音之欲反。"

久之,赵飞燕贵幸,上欲立以为皇后,太后以其所出微,难之。长主往来通语东宫。[①]岁馀,赵皇后得立,上甚德之,乃追显长前功,下诏曰:"前将作大匠解万年奏请营作昌陵,罢弊海内,[②]侍中卫尉长数白宜止徙家反故处,[③]朕以长言下公卿,议者皆合长计。首建至策,民以康宁。[④]其赐长爵关内侯。"后遂封为定陵侯,大见信用,贵倾公卿。外交诸侯牧守,赂遗赏赐亦累钜万。[⑤]多畜妻妾,淫于声色,不奉法度。

①师古曰:"主犹专。"

②师古曰:"罢读曰疲。"

③师古曰:"陵置邑,徙人以实之。长奏令止所徙之家各还本处。"

④师古曰:"康,安也。"

⑤师古曰:"累,古累字也。其下亦同。"

初,许皇〔后〕坐执左道[3]废处长定宫,而后姊嬿为龙领思侯夫

人,①寡居。长与嬿私通,因取为小妻。许后因嬿赂遗长,欲求复为倢伃。长受许后金钱乘舆服御物前后千馀万,诈许为白上,立以为左皇后。嬿每入长定宫,辄与嬿书,戏侮许后,嫚易无不言。②交通书记,赂遗连年。是时,帝舅曲阳侯王根为大司马票骑将军,辅政数岁,久病,数乞骸骨。长以外亲居九卿位,次第当代根。根兄子新都侯王莽心害长宠,私闻长取许嬿,受长定宫赂遗。莽侍曲阳侯疾,因言"长见将军久病,意喜,自以当代辅政,至对衣冠议语署置。"③具言其罪过。根怒曰:"即如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将军意,故未敢言。"根曰:"趣白东宫。"④莽求见太后,具言长骄佚,⑤欲代曲阳侯,对莽母上车,⑥私与长定贵人姊通,受取其衣物。太后亦怒曰:"儿至如此!往白之帝!"莽白上,上乃免长官,遣就国。

①晋灼曰:"嬿音靡。"

②师古曰:"嫚,亵污也。易,轻也。易音弋豉反。"

③师古曰:"自谓当辅政,故豫言某人为某官,某人为某事。"

④师古曰:"趣读曰促。"

⑤师古曰:"佚读与逸同。"

⑥师古曰:"莽母于长,舅之妻也,上车当于异处。便于前上,言不敬。"

初,长为侍中,奉两宫使,亲密。①红阳侯立独不得为大司马辅政,立自疑为长毁谮,常怨毒长。上知之。及长当就国也,立嗣子融从长请车骑,②长以珍宝因融重遗立,立因为长言。于是天子疑焉,下有司案验。吏捕融,立令融自杀以灭口。上愈疑其有大奸,遂逮长系洛阳诏狱穷治。长具服戏侮长定宫,③谋立左皇后,罪至大逆,死狱中。妻子当坐者徙合浦,母若归故郡。④红阳侯立就国。将军卿大夫郡守坐长免罢者数十人。莽遂代根为大司马。久之,还长母及子酺于长安。⑤后酺有罪,莽复杀之,徙其家属〔归〕故郡。[4]

①师古曰:"言为使者传言语于太后及帝,欲立赵飞燕之类。"

②师古曰:"嗣子谓嫡长子,当为嗣者也。"

③师古曰:“佞,古侮字。”

④师古曰:“若者,其母名。”

⑤师古曰:“酺音蒲。”

始长以外亲亲近,①其爱幸不及富平侯张放。放常与上卧起,俱为微行出入。

①师古曰:“亲近谓近幸于天子。近音其靳反。”

董贤字圣卿,云阳人也。父恭,为御史,任贤为太子舍人。哀帝立,贤随太子官为郎。①二岁馀,贤传漏在殿下,②为人美丽自喜,③哀帝望见,说其仪貌,④识而问之,曰:“是舍人董贤邪?”因引上与语,拜为黄门郎,繇是始幸。问及其父为云中侯,即日征为霸陵令,迁光禄大夫。贤宠爱日甚,为驸马都尉侍中,出则参乘,入御左右,旬月间赏赐累巨万,贵震朝廷。当与上卧起。尝昼寝,偏藉上褎,⑤上欲起,贤未觉,⑥不欲动贤,乃断褎而起。其恩爱至此。贤亦性柔和便辟,善为媚以自固。每赐洗沐,不肯出,(尝)〔常〕留中视医药。[5]上以贤难归,诏令贤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贤庐,⑦若吏妻子居官寺舍。又(诏)〔召〕贤女弟以为昭仪,[6]位次皇后,更名其舍为椒风,以配椒房云。⑧昭仪及贤与妻旦夕上下,并侍左右。赏赐昭仪及贤妻亦各千万数。迁贤父为少府,赐爵关内侯,食邑,复徙为卫尉。又以贤妻父为将作大匠,弟为执金吾。诏将作大匠为贤起大第北阙下,重殿洞门,⑨木土之功穷极技巧,柱槛衣以绨锦。⑩下至贤家僮仆皆受上赐,及武库禁兵,上方珍宝。其选物上弟尽在董氏,而乘舆所服乃其副也。及至东园秘器,珠襦玉柙,豫以赐贤,无不备具。⑪又令将作为贤起冢茔义陵旁,内为便房,刚柏题凑,⑫外为徽道,周垣数里,门阙罘罳甚盛。

①师古曰:“东宫官属,随例迁也。”

②师古曰:“传漏,奏时刻。”

③师古曰:“喜音许吏反。”

④师古曰:"说读曰悦。"

⑤师古曰:"藉谓身卧其上也。褏,古袖字。"

⑥师古曰:"觉,寐之寤也,音工效反。"

⑦师古曰:"庐谓殿中所宿止处也。"

⑧师古曰:"皇后殿称椒房。欲配其名,故曰椒风。"

⑨师古曰:"重殿谓有前后殿,洞门谓门门相当也。皆僭天子之制度者也。"

⑩师古曰:"槛谓轩阑之板也。绨,厚缯也,音徒奚反。"

⑪师古曰:"东园,署名也。汉旧仪云东园秘器作棺椁,素木长二丈,崇广四尺。珠襦,以珠为襦,如铠状,连缝之,以黄金为镂,要以下,玉为柙,至足,亦缝以黄金为缕。"

⑫孟康曰:"坚刚之柏也。"师古曰:"题凑解在霍光传。"

上欲侯贤而未有缘。会待诏孙宠、息夫躬等告东平王云后谒祠祀祝诅,[①]下有司治,皆伏其辜。上于是令躬、宠为因贤告东平事者,乃以其功下诏封贤为高安侯,躬宜陵侯,宠方阳侯,食邑各千户。顷之,复益封贤二千户。丞相王嘉内疑东平事冤,甚恶躬等,数谏争,以贤为乱国制度,嘉竟坐言事下狱死。

①师古曰:"谒者,后之名。"

上初即位,祖母傅太后、母丁太后皆在,两家先贵。傅太后从弟喜先为大司马辅政,数谏,失太后指,免官。上舅丁明代为大司马,亦任职,颇害贤宠,及丞相王嘉死,明甚怜之。上寝重贤,欲极其位,[①]而恨明如此,遂册免明曰:"前东平王云贪欲上位,祠祭祝诅,云后舅伍宏以医待诏,与校秘书郎杨闳结谋反逆,祸甚迫切。赖宗庙神灵,董贤等以闻,咸伏其辜。将军从弟侍中奉车都尉吴、族父左曹屯骑校尉宣皆知宏及栩丹诸侯王后亲,[②]而宣除用丹为御属,吴与宏交通厚善,数称荐宏。宏以附吴得兴其恶心,因医技进,几危社稷,[③]朕以恭皇后故,不忍有云。[④]将军位尊任重,既不能明威立义,折消未萌,[⑤]又不深疾云、宏之恶,而怀非君上,阿为宣、吴,[⑥]反痛恨云等扬言为群下所冤,又亲见言

伍宏善医,死可惜也,⑦贤等获封极幸。嫉妒忠良,非毁有功,於戏伤哉!⑧盖'君亲无将,将而诛之'。⑨是以季友鸩叔牙,春秋贤之;赵盾不讨贼,谓之弒君。⑩朕闵将军陷于重刑,故以书饬。⑪将军遂非不改,复与丞相嘉相比,⑫令嘉有依,得以罔上。有司致法将军请狱治,朕惟噬肤之恩未忍,⑬其上票骑将军印绶,罢归就第。"遂以贤代明为大司马卫将军,册曰:"朕承天序,惟稽古建尔于公,以为汉辅。往悉尔心,统辟元戎,⑭折冲绥远,匡正庶事,允执其中。天下之众,受制于朕,以将为命,以兵为威,可不慎与!"⑮是时贤年二十二,虽为三公,常给事中,领尚书,百官因贤奏事。以父恭不宜在卿位,徙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宽信代贤为驸马都尉。董氏亲属皆侍中诸曹奉朝请,宠在丁、傅之右矣。⑯

①师古曰:"寖,益也。"

②师古曰:"栩,姓也,音许羽反。"

③师古曰:"几音钜依反。"

④师古曰:"恭皇后,谓丁后,即哀帝母。"

⑤师古曰:"未萌,谓祸难之未生者。"

⑥师古曰:"以君上为非,怀此心也。"

⑦师古曰:"见,见天子也。"

⑧师古曰:"於读曰乌,戏读曰呼。"

⑨师古曰:"将谓将为逆乱也。"

⑩师古曰:"季友,鲁桓公少子,庄公母弟也。叔牙亦桓公子。庄公有疾,叔牙欲立其同母兄庆父,故季友使铖季鸩之。公羊传曰:'季子杀兄何善尔?诛不得避兄弟,君臣之义也。'赵盾,晋大夫赵宣子也,灵公欲杀之。宣子将出奔,而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太史书曰:'赵盾弒其君。'宣子曰:'不然'。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

⑪师古曰:"饬与敕同。"

⑫师古曰:"比谓比周也,音频寐反。"

⑬孟康曰:"易曰'噬肤灭鼻'。噬,食也。肤,膏也。喻爵禄恩泽加之,不忍诛也。"师古曰:"孟说非也。易噬嗑卦九二爻辞曰'噬肤灭鼻'。噬肤者,言自啮其肌肤。诏云,为明是恭后之亲,有肌肤之爱,是以不忍加法,故引噬肤之言也。"

⑭师古曰:"悉,尽也。统,领也。辟,君也。元戎,大众也。言为元戎之主而统之也。辟音必亦反。"

⑮师古曰:"与读曰欤。"

⑯师古曰:"右,上也。"

明年,匈奴单于来朝,宴见,群臣在前。单于怪贤年少,以问译,[①]上令译报曰:"大司马年少,以大贤居位。"单于乃起拜,贺汉得贤臣。

①师古曰:"传语之人也。"

初,丞相孔光为御史大夫,时贤父恭为御史,事光。及贤为大司马,与光并为三公,上故令贤私过光。光雅恭谨,知上欲尊宠贤,及闻贤当来也,光警戒衣冠出门待,望见贤车乃却入。贤至中门,光入阁,既下车,乃出拜谒,送迎甚谨,不敢以宾客均敌之礼。贤归,上闻之喜,立拜光两兄子为谏大夫常侍。贤繇是权与人主侔矣。[①]

①师古曰:"侔,等也。"

是时,成帝外家王氏衰废,唯平阿侯谭子去疾,哀帝为太子时为庶子得幸,及即位,为侍中骑都尉。上以王氏亡在位者,遂用旧恩亲近去疾,复进其弟闳为中常侍。闳妻父萧咸,前将军望之子也,久为郡守,病免,为中郎将。兄弟并列,贤父恭慕之,欲与结婚姻。闳为贤弟驸马都尉宽信求咸女为妇,咸惶恐不敢当,私谓闳曰:"董公为大司马,册文言'允执其中',此乃尧禅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长老见者,莫不心惧。此岂家人子所能堪邪!"[①]闳性有知略,闻咸言,心亦悟。乃还报恭,深达咸自谦薄之意。恭叹曰:"我家何用负天下,而为人所畏如是!"意不说。[②]后上置酒麒麟殿,[③]贤父子亲属宴饮,王闳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侧。上有酒所,[④]从容视贤笑,[⑤]曰:"吾欲法尧禅舜,何如?"闳进曰:"天下乃

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庙，当传子孙于亡穷。统业至重，天子亡戏言！”上默然不说，⑥左右皆恐。于是遣闳出，后不得复侍宴。

①师古曰：“家人犹言庶人也，盖咸自谓。”

②师古曰：“说读曰悦。”

③师古曰：“在未央宫。”

④师古曰：“言酒在体中。”

⑤师古曰：“从音千容反。”

⑥师古曰：“说读曰悦。”

贤第新成，功坚，①其外大门无故自坏，贤心恶之。后数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马贤，引见东厢，问以丧事调度。贤内忧，不能对，免冠谢。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马奉送先帝大行，晓习故事，吾令莽佐君。”贤顿首幸甚。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以太后指使尚书劾贤帝病不亲医药，禁止贤不得入出宫殿司马中。贤不知所为，诣阙免冠徒跣谢。莽使谒者以太后诏即阙下册贤②曰：“间者以来，阴阳不调，菑害并臻，③元元蒙辜。④夫三公，鼎足之辅也，高安侯贤未更事理，⑤为大司马不合众心，非所以折冲绥远也。其收大司马印绶，罢归第。”即日贤与妻皆自杀，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诈死，有司奏请发贤棺，至狱诊视。⑥莽复风大司徒光奏“贤⑦质性巧佞，翼奸以获封侯，⑧父子专朝，兄弟并宠，多受赏赐，治第宅，造冢圹，放效无极，不异王制，⑨费以万万计，国家为空虚。父子骄蹇，至不为使者礼，⑩受赐不拜，罪恶暴著。贤自杀伏辜，死后父恭等不悔过，乃复以沙画棺⑪四时之色，左苍龙，右白虎，上著金银日月，玉衣珠璧以棺，⑫至尊无以加。恭等幸得免于诛，不宜在中土。臣请收没入财物县官。诸以贤为官者皆免。”父恭、弟宽信与家属徙合浦，母别归故郡钜鹿。长安中小民谨哗，乡其弟哭，几获盗之。⑬县官斥卖董氏财凡四十三万万。贤既见发，裸诊其尸，⑭因埋狱中。

①师古曰:“言尽功力而作之,极坚牢也。功字或作攻。攻,治也,言作治之甚坚牢。”

②师古曰:“即,就也。”

③师古曰:“菑,古灾字。”

④师古曰:“蒙,被也。”

⑤师古曰:“更,历也,音工衡反。”

⑥师古曰:“谓发冢取其棺柩也。诊,验也,音轸。”

⑦师古曰:“风读曰讽。光,孔光也。”

⑧师古曰:“翼,进也。”

⑨师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

⑩师古曰:“言不敬天子之使。”

⑪师古曰:“以朱砂涂之,而又雕画也。”

⑫师古曰:“以此物棺敛也。棺音工唤反。”

⑬师古曰:“阳往哭之,实欲窃盗也。乡读曰向。几读曰冀。”

⑭师古曰:“裸,露形也,音郎果反。”

贤所厚吏沛朱诩自劾去大司马府,买棺衣收贤尸葬之。王莽闻之而大怒,以它罪击杀诩。诩子浮建武中贵显,至大司马,司空,封侯。而王闳王莽时为牧守,所居见纪,莽败乃去官。世祖下诏曰:“武王克殷,表商容之闾。[①] 闳修善谨敕,兵起,吏民独不争其头首。今以闳子补吏。”至墨绶卒官。萧咸外孙云。

①师古曰:“商容,殷贤人。”

赞曰:柔曼之倾意,[①]非独女德,盖亦有男色焉。观籍、闳、邓、韩之徒非一,而董贤之宠尤盛,父子并为公卿,可谓贵重人臣无二矣。然进不蹉道,[②]位过其任,莫能有终,所谓爱之适足以害之者也。汉世衰于元、成,坏于哀、平。哀、平之际,国多衅矣。[③]主疾无嗣,弄臣为辅,鼎足不强,栋干微挠。[④]一朝帝崩,奸臣擅命,董贤缢死,丁、傅流放,辜及母后,夺位幽废,[⑤]咎在亲便嬖,所任非仁贤。故仲尼著“损者三友”,[⑥]王

者不私人以官,殆为此也。⑦

①师古曰:“曼,泽也,言其质柔而色理光泽也。”

②师古曰:“言本不以德进。繇读与由同。”

③师古曰:“衅谓间隙也。”

④师古曰:“挠,弱也,音女教反。”

⑤师古曰:“谓贬皇太后赵氏为孝成皇后,退居北宫,哀皇后傅氏退居桂宫。”

⑥师古曰:“论语称孔子曰:‘损者三友: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⑦师古曰:“殆,近也。”

【校勘记】

〔1〕 太子(嗽)〔醋〕痈而色难之。已而闻通尝为上醋〔之〕, 景祐、殿本“嗽”作“醋”,下“醋”字下有“之”字。

〔2〕 遂竟案,② 注②原在“遂”字下。 刘攽说,“遂”字属下句。王先谦说刘说是。

〔3〕 初,许皇〔后〕坐执左道 景祐、殿、局本都有“后”字,此脱。

〔4〕 徙其家属〔归〕故郡。 景祐、殿本有“归”字。王先谦说有“归”字是。

〔5〕 (尝)〔常〕留中视医药。 景祐、殿本都作“常”。王先谦说作“常”是。

〔6〕 又(诏)〔召〕贤女弟以为昭仪, 景祐、殿本都作“召”。杨树达说作“召”是。

汉书卷九十四上

匈奴传第六十四上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维。[①] 唐虞以上有山戎、猃允、薰粥，[②] 居于北边，随草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佗、驴、骡、驒騱、骇骝、驔奚。[③] 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居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④] 无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⑤] 少长则射狐菟，[⑥] 肉食。[⑦] 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⑧] 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⑨] 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饮食其馀。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字。

①师古曰："以殷时始奔北边。"

②师古曰："皆匈奴别号。猃音险。粥音(戈)〔弋〕六反。"[1]

③师古曰："橐佗，言能负橐囊而驮物也。骡，驴种而马生也。驒騱，俊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骇骝，马类也，生北海。驔奚，驼騱类也。佗音徒何反。驒音决。騱音提。骇音桃。骝音涂。驔音颠。"

④师古曰："分音扶问反。其下亦同。"

⑤师古曰："言其幼小则能射。"

⑥师古曰："少长言渐大。"

⑦师古曰："言无米粟，唯食肉。"

⑧师古曰："人人皆习之。"

⑨师古曰："铤，铁把小矛也，音蝉。"

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①]邑于豳。[②]其后三百有馀岁，戎狄攻太王亶父，[③]亶父亡走于岐下，[④]豳人悉从亶父而邑焉，作周。[⑤]其后百有馀岁，周西伯昌伐畎夷。[⑥]后十有馀年，武王伐纣而营雒邑，复居于酆镐，放逐戎夷泾、洛之北，[⑦]以时入贡，名曰荒服。其后二百有馀年，周道衰，而周穆王伐畎戎，[⑧]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之后，荒服不至。于是作吕刑之辟。[⑨]至穆王之孙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猃允之故；""岂不日戒，猃允孔棘。"[⑩]至懿王曾孙宣王，兴师命将以征伐之，诗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猃狁，至于太原；"[⑪]"出车彭彭"，"城彼朔方。"[⑫]是时四夷宾服，称为中兴。

①师古曰："公刘，后稷之曾孙也。变，化也，谓行化于其俗。"

②师古曰："即今之豳州是其地也。"

③师古曰："自公刘至亶父凡九君也。父读曰甫。"

④师古曰："岐山之下。"

⑤师古曰："始作周国也。"

⑥师古曰："西伯昌即文王也。畎音工犬反。畎夷即畎戎也，又曰昆夷。昆字或作混，又作绲，二字并音工本反。昆、绲、畎声相近耳。亦曰犬戎也。山海经云：'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二，牝牡，是为犬戎。'许氏说文解字曰'赤狄本犬种也'，故字从犬。"

⑦师古曰："此洛即漆沮水也，本出上郡雕阴泰冒山，而东南入于渭。"

⑧师古曰："穆王，成王孙，康王子也。"

⑨师古曰："即尚书吕刑篇是也。辟，法也，音阸。"

⑩师古曰："小雅采薇之诗也。孔，甚也。棘，急也。言征役逾时，靡有室家夫妇之道者，以有猃允之难故也。岂不日日相警戒乎？猃允之难甚急。"

⑪师古曰："小雅六月之诗也。薄伐，言逐出之。"

⑫师古曰："小雅出车之诗也。彭彭，盛也。朔方，北方也。言猃允既去，北方安静，乃筑城以守。"

至于幽王，用宠姬褒姒之故，与申(后)〔侯〕有隙。①[2]申侯怒而与畎戎共攻杀幽王于丽山之下，②遂取周之地，卤获而居于泾渭之间，侵暴中国。秦襄公救周，于是周平王去酆镐而东徙于雒邑。③当时秦襄公伐戎至郊，④始列为诸侯。后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齐，齐釐公与战于齐郊。⑤后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齐，齐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后二十馀年，而戎翟至雒邑，伐周襄王，⑥襄王出奔于郑之氾邑。⑦初，襄王欲伐郑，故取翟女为后，与翟共伐郑。已而黜翟后，翟后怨，而襄王继母曰惠后，有子带，欲立之，于是惠后与翟后、子带为内应，开戎翟，戎翟以故得入，破逐襄王，而立子带为王。于是戎翟或居于陆浑，⑧东至于卫，侵盗尤甚。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晋。晋文公初立，欲修霸业，乃兴师伐戎翟，诛子带，迎内襄王于洛邑。

①师古曰："幽王，宣王之子。"

②师古曰："丽读曰骊。"

③师古曰："平王，幽王之子。"

④师古曰："郊，古岐字。"

⑤师古曰："釐读曰僖。"

⑥师古曰："襄王，惠王之子。"

⑦苏林曰："氾音凡，今颍川襄城是也。"师古曰："以襄王尝处之，因号襄城。"

⑧师古曰："今伊阙南陆浑山川是其地。"

当是时，秦晋为强国。晋文公攘戎翟，居于西河圜、洛之间，①号曰赤翟、白翟。②而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陇以西有绵诸、畎戎、狄獂之戎，③在岐、梁、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④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⑤各分散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馀戎，然莫能相壹。

①晋灼曰："圜音謜。三仓作囿。地理志'圜水出上郡白土县西，东流入河。'师古曰：'圜水即今银州银水是也。书本作囿，晋说是也。后转写者误为圜耳。洛水亦谓漆沮。"

②师古曰:“春秋所书晋师灭赤狄潞氏,邻缺获白狄子者。”

③师古曰:“皆在天水界,即绵诸道及狟道是也。狟音(宪)〔桓〕。”[3]

④师古曰:“此漆水在新平。荔音隶。氏音支。朐音许于反。”

⑤服虔曰:“乌桓之先也,后为鲜卑。”

自是之后百有馀年,晋悼公使魏绛和戎翟,戎翟朝晋。后百有馀年,赵襄子逾句注而破之,并代以临胡貉。①后与韩魏共灭知伯,分晋地而有之,则赵有代、句注以北,而魏有西河、上郡,以与戎界边。其后,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之,至于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惠王伐魏,魏尽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②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灭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距胡。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③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东胡,〔东胡〕却千馀里。④〔4〕与荆轲刺秦王秦舞阳者,开之孙也。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⑤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距胡。当是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⑥其后赵将李牧时,匈奴不敢入赵边。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数十万之(物)〔众〕北击胡,〔5〕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適戍以充之。⑦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缮之,⑧起临洮至辽东万馀里。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⑨

①师古曰:“貉音莫伯反。”

②师古曰:“即昭王母也。”

③师古曰:“并音步浪反。高阙,解在卫青霍去病传。”

④师古曰:“却,退也,音丘略反。”

⑤师古曰:“造阳,地名,在上谷界。襄平即辽东所治也。”

⑥如淳曰:“燕、赵、秦。”

⑦师古曰:“適读曰谪。有罪谪合徙戍者,令徙居之。”

⑧师古曰:“缮,补也。”

⑨师古曰:“北假,地名。”

当是时,东胡强而月氏盛。[①]匈奴单于曰头曼,[②]头曼不胜秦,北徙。十有馀年而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適边者皆复去,[③]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

①师古曰:“氏音支。”

②师古曰:“曼音莫安反。”

③师古曰:“適音谪。”

单于有太子,名曰冒顿。后有爱阏氏,生少子,[①]头曼欲废冒顿而立少子,乃使冒顿质于月氏。冒顿既质,而头曼急击月氏。月氏欲杀冒顿,冒顿盗其善马,骑亡归。头曼以为壮,令将万骑。冒顿乃作鸣镝,[②]习勒其骑射,[③]令曰:“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行猎兽,有不射鸣镝所射辄斩之。已而,冒顿以鸣镝自射善马,左右或莫敢射,冒顿立斩之。居顷之,复以鸣镝自射其爱妻,左右或颇恐,不敢射,复斩之。顷之,冒顿出猎,以鸣镝射单于善马,左右皆射之。于是冒顿知其左右可用,从其父单于头曼猎,以鸣镝射头曼,其左右皆随鸣镝而射杀头曼,尽诛其后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于是冒顿自立为单于。

①师古曰:“阏氏,匈奴皇后号也。阏音於连反。氏音支。”

②应劭曰:“骹箭也。”师古曰:“镝音嫡。骹音呼交反。”

③师古曰:“勒其所部骑,皆习射也。”

冒顿既立,时东胡强,闻冒顿杀父自立,乃使使谓冒顿曰:“欲得头曼时号千里马。”冒顿问群臣,群臣皆曰:“此匈奴宝马也,勿予。”冒顿曰:“奈何与人邻国爱一马乎?”遂与之。顷之,东胡以为冒顿畏之,使使谓冒顿曰:“欲得单于一阏氏。”冒顿复问左右,左右皆怒曰:“东胡无道,乃求阏氏!请击之。”冒顿曰:“奈何与人邻国爱一女子乎?”遂取所爱阏氏予东胡。东胡王愈骄,西侵。与匈奴中间有弃地莫居千馀里,各居其

边为�preceding脱。①东胡使使谓冒顿曰:“匈奴所与我界preceding脱外弃地,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顿问群臣,或曰:“此弃地,予之。”于是冒顿大怒,曰:“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人!”诸言与者,皆斩之。冒顿上马,令国中有后者斩,遂东袭击东胡。东胡初轻冒顿,不为备。及冒顿以兵至,大破灭东胡王,虏其民众畜产。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②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③遂侵燕、代。是时汉方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④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馀万。⑤

①服虔曰:“preceding脱,作土室以伺也。”师古曰:“境上候望之处,若今之伏宿(处)〔舍〕也。[6]preceding音一侯反。脱音土活反。”

②师古曰:“二王之居在河南。”

③师古曰:“朝那属安定。肤施属上郡。”

④师古曰:“罢读曰疲。”

⑤师古曰:“控,引也。控弦,言能引弓者。”

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馀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①其世传不可得而次。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诸夏为敌国,其世(信)〔姓〕官号可得而记云。[7]

①师古曰:“尚,久远。”

单于姓挛鞮氏,①其国称之曰“撑犁孤涂单于”。②匈奴谓天为“撑犁”,谓子为“孤涂”,单于者,广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单于然也。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③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匈奴谓贤曰“屠耆”,故常以太子为左屠耆王。自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馀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兰氏,④其后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诸左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东,⑤接秽貉、朝鲜;右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而单于庭直代、云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贤王、左右谷蠡最大国,左右骨都侯辅政。诸二十四长,亦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

王、⑥相、都尉、当户、且渠之属。⑦

①师古曰:“挛音力全反。鞮音丁奚反。”

②苏林曰:“撑音掌距之掌。”师古曰:“音丈庚反。”

③师古曰:“谷音鹿。蠡音卢奚反。”

④师古曰:“呼衍,即今鲜卑姓呼延者是也。兰姓今亦有之。”

⑤师古曰:“直,当也。其下亦同也。”

⑥师古曰:“禅音频移反。”

⑦师古曰:“且音子馀反。今之沮渠姓,盖本因此官。”

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计。①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盗者没入其家;有罪,小者軋,②大者死。狱久者不满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而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长左而北向。③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衾,而无封树丧服;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十百人。④举事常随月,盛壮以攻战,月亏则退兵。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趋利,⑤善为诱兵以包敌。⑥故其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瓦解云散矣。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财。

①服虔曰:“蹛音带,匈奴秋社八月中皆会祭处也。”师古曰:“蹛者,绕林木而祭也。鲜卑之俗,自古相传,秋天之祭,无林木者尚竖柳枝,众骑驰绕三周乃止。此其遗法。计者,人畜之数。”

②服虔曰:“刃刻其面也。”如淳曰:“軋,柱杖也。”师古曰:“二说皆非也。軋谓辗轹其骨节,若今之厌踩者也。軋音於黠反。辗音女展反。”

③师古曰:“左者,以左为尊。”

④师古曰:“或数十人,或百人。”

⑤师古曰:“趋读曰趣。趣,向也。”

⑥师古曰:“包裹取之。”

后北服浑窳、屈射、丁零、隔昆、(龙)新犁之国。①[8]于是匈奴贵人大

臣皆服，以冒顿为贤。

①师古曰："五小国也。浑音胡昆反。窳音(戈)〔弋〕主反。[9]鞮音提。"

是时，汉初定，徙韩王信于代，都马邑。匈奴大攻围马邑，韩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逾句注，攻太原，至晋阳下。高帝自将兵往击之。会冬大寒雨雪，①卒之堕指者十二三，于是冒顿阳败走，诱汉兵。汉兵逐击冒顿，冒顿匿其精兵，见其羸弱，于是汉悉兵，多步兵，三十二万，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三十馀万骑围高帝于白登，七日，②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匈奴骑，其西方尽白，东方尽骍，北方尽骊，南方尽骍马。③高帝乃使使间厚遗阏氏，④阏氏乃谓冒顿曰："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单于终非能居之。且汉主有神，单于察之。"冒顿与韩信将王黄、赵利期，而兵久不来，疑其与汉有谋，亦取阏氏之言，乃开围一角。于是高皇帝令士皆持满傅矢外鄉，从解角直出，⑤得与大军合，而冒顿遂引兵去。汉亦引兵罢，使刘敬结和亲之约。

①师古曰："雨音于具反。"

②师古曰："白登在平城东南，去平城十馀里。"

③师古曰："骍，青马也。骊，深黑；骍，赤马也。骍音龙。骍音先营反。"

④师古曰："求间隙而私遗之。"

⑤师古曰："傅读曰附。鄉读曰向。言满引弓弩，注矢外捍，从解围之隅(直角)〔角直〕以出去。"[10]

是后韩信为匈奴将，及赵利、王黄等数背约，侵盗代、雁门、云中。居无几何，陈豨反，①与韩信合谋击代。汉使樊哙往击之，复收代、雁门、云中郡县，不出塞。是时匈奴以汉将数率众往降，②故冒顿常往来侵盗代地。于是高祖患之，乃使刘敬奉宗室女翁主为单于阏氏，③岁奉匈奴絮缯酒食物各有数，约为兄弟以和亲，冒顿乃少止。后燕王卢绾复反，率其党且万人降匈奴，往来苦上谷以东，终高祖世。

①师古曰："无几何，言无多时也。几音居岂反。"

②师古曰："即谓韩信、陈豨之属耳。"

③师古曰:"诸王女曰翁主者,言其父自主婚。"

孝惠、高后时,冒顿寖骄,[①]乃为书,使使遗高后曰:"孤偾之君,[②]生于沮泽之中,[③]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④]愿以所有,易其所无。"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哙、季布等,议斩其使者,发兵而击之。樊哙曰:"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问季布,布曰:"哙可斩也! 前陈豨反于代,汉兵三十二万,哙为上将军,时匈奴围高帝于平城,哙不能解围。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诚苦! 七日不食,不能彀弩。'[⑤]今歌唫之声未绝,伤痍者甫起,[⑥]而哙欲摇动天下,妄言以十万众横行,是面谩也。[⑦]且夷狄譬如禽兽,得其善言不足喜,恶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谒者张泽报书曰:"单于不忘弊邑,赐之以书,弊邑恐惧。退日自图,[⑧]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⑨]弊邑无罪,宜在见赦。窃有御车二乘,马二驷,以奉常驾。"冒顿得书,复使使来谢曰:"未尝闻中国礼义,陛下幸而赦之。"因献马,遂和亲。

①师古曰:"寖,渐也。"

②如淳曰:"偾,仆也。犹言不能自立也。"师古曰:"偾音方问反。"

③师古曰:"沮,浸湿之地,音子豫反。"

④师古曰:"虞与娱同。"

⑤师古曰:"彀,张也,音工豆反。"

⑥师古曰:"唫,古吟字。痍,创也。甫,始也。痍音夷。"

⑦师古曰:"谩,欺诳也,音慢,又音莫连反。"

⑧师古曰:"图,谋也。"

⑨师古曰:"过,误也。"

至孝文即位,复修和亲。其三年夏,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为寇,于是文帝下诏曰:"汉与匈奴约为昆弟,无侵害边境,所以输遗匈奴甚厚。今右贤王离其国,将众居河南地,非常故。[①]往来入塞,捕杀吏卒,攻侵上郡保塞蛮夷,令不得居其故。[②]陵轹边吏,入盗,甚骜无道,[③]非

约也。其发边吏车骑八万诣高奴,④遣丞相灌婴将击右贤王。”右贤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时,济北王反,文帝归,罢丞相击胡之兵。

①师古曰:“言异于常,非旧事。”

②师古曰:“敂与驱同。保塞蛮夷,谓本来属汉而居边塞自保守。”

③师古曰:“轪音来各反。骜与傲同。”

④师古曰:“上郡之县也。”

其明年,单于遗汉书曰:“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前时皇帝言和亲事,称书意合欢。①汉边吏侵侮右贤王,右贤王不请,②听后义卢侯难支等计,与汉吏相恨,绝二主之约,离昆弟之亲。皇帝让书再至,发使以书报,不来,汉使不至。③汉以其故不和,邻国不附。今以少吏之败约,④故罚右贤王,使至西方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力强,以灭夷月氏,⑤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⑥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以定。愿寝兵休士养马,除前事,复故约,⑦以安边民,以应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长,老者得安其处,世世平乐。未得皇帝之志,故使郎中系虖浅奉书请,⑧献橐佗一,骑马二,驾二驷。⑨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则且诏吏民远舍。⑩使者至,即遣之。”六月中,来至新望之地。⑪书至,汉议击与和亲孰便,公卿皆曰:“单于新破月氏,乘胜,不可击也。且得匈奴地,泽卤非可居也,和亲甚便。”汉许之。

①师古曰:“称,副也。言与所遗书意相副,而共结欢亲。”

②师古曰:“不告单于也。”

③师古曰:“让书,有责让之言也。谓匈奴再得汉书,而发使将书以报汉。汉留其使不得来还,而汉又更不发使至匈奴也。”

④师古曰:“少吏犹言小吏。”

⑤师古曰:“夷,平也。”

⑥师古曰:“皆入匈奴国也。揭音丘列反。”

⑦师古曰:“复音扶目反。”

⑧师古曰:“虖音火姑反。”

⑨师古曰:“骑马,堪为骑也。驾,可驾车也。二驷,八匹。”

⑩师古曰:“舍,居止也。”

⑪师古曰:“汉界上塞下之地。”

孝文前六年,遗匈奴书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使系虖浅遗朕书,云,‘愿寝兵休(事)〔士〕,[11]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世世平乐’,朕甚嘉之。此古圣王之志也。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所以遗单于甚厚。背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然右贤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诛。单于若称书意,明告诸吏,使无负约,有信,敬如单于书。使者言单于自将并国有功,甚苦兵事。服绣袷绮衣、长襦、锦袍各一,① 比疏一,② 黄金饰具带一,黄金犀毗一,③ 绣十匹,锦二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④ 使中大夫意、谒者令肩遗单于。”

①师古曰:“服者,言天子自所服也。袷者,衣无絮也。绣袷绮衣,以绣为表,绮为里也。袷音工洽反。”

②师古曰:“辫发之饰也,以金为之。比音频寐反。疏字或作余。”

③孟康曰:“要中大带也。”张晏曰:“鲜卑郭洛带,瑞兽名也,东胡好服之。”师古曰:“犀毗,胡带之钩也。亦曰鲜卑,亦谓师比,总一物也,语有轻重耳。”

④师古曰:“缯者,帛之总称。绨,厚缯也,音徒奚反。”

后顷之,冒顿死,子稚粥立,① 号曰老上单于。

①师古曰:“稚音鸡。粥音育。”

老上稚粥单于初立,文帝复遣宗人女翁主为单于阏氏,① 使宦者燕人中行说傅翁主。② 说不欲行,汉强使之。说曰:“必我也,为汉患者。”③ 中行说既至,因降单于,单于爱幸之。

①师古曰:“宗人女,亦诸侯王之女。”

②师古曰:“姓中行,名说也。行音胡郎反。说读曰悦。”

③师古曰:“言我必于汉生患。”

初,单于好汉缯絮食物,中行说曰:"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之者,以衣食异,无卬于汉。[①]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②]其得汉絮缯,以驰草棘中,衣裤皆裂弊,以视不如旃裘坚善也;[③]得汉食物皆去之,[④]以视不如重酪之便美也。"[⑤]于是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识其人众畜牧。[⑥]

①师古曰:"卬音牛向反。"

②师古曰:"言汉赍物十分之二,则尽得匈奴之众也。"

③师古曰:"视读曰示。下皆类此。"

④师古曰:"去,弃也,音丘吕反。"

⑤师古曰:"重,乳汁也。重音竹用反,字本作湩,其音则同。"

⑥师古曰:"说者,举中行说之名也。疏,分条之也。识亦记,音式志反。"

汉遗单于书,以尺一牍,辞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所以遗物及言语云云。中行说令单于以尺二寸牍,及印封皆令广长大,倨骜其辞[①]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所以遗物言语亦云云。

①师古曰:"倨,慢也。骜与傲同。"

汉使或言匈奴俗贱老,中行说穷汉使曰:"而汉俗屯戍从军当发者,其亲岂不自夺温厚肥美赍送饮食行者乎?"[①]汉使曰:"然。"说曰:"匈奴明以攻战为事,老弱不能斗,故以其肥美饮食壮健以自卫,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以言匈奴轻老也?"汉使曰:"匈奴父子同穹庐卧。[②]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妻其妻。无冠带之节,闕庭之礼。"中行说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故其急则人习骑射,宽则人乐无事。约束径,易行;君臣简,可久。[③]一国之政犹一体也。父兄死,则妻其妻,恶种姓之失也。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今中国虽阳不取其父兄之妻,亲属益疏则相杀,至到易姓,皆从此类也。且礼义之敝,上下交怨,而室屋之极,生力屈焉。[④]夫力耕桑以求衣食,[⑤]筑城郭以自备,故其民急则不习战攻,缓则罢于作业。[⑥]嗟土室之人,顾

无喋喋佔佔,冠固何当!"⑦自是之后,汉使欲辩论者,中行说辄曰:"汉使毋多言,顾汉所输匈奴缯絮米蘖,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⑧何以言为乎?且所给备善则已,不备善而苦恶,则候秋孰,以骑驰蹂乃稼穑也。"⑨日夜教单于候利害处。

①师古曰:"而,汝也。饮音于禁反。食音似。其下亦同。"

②师古曰:"穹庐,旃帐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庐。"

③师古曰:"径,直也。简,率也。"

④师古曰:"言忠信衰薄,强为礼义,故其末流,怨恨弥起。栋宇之作,土木竞胜,劳役既重,所以力屈。屈,尽也,音其勿反。"

⑤师古曰:"力谓竭力也。"

⑥师古曰:"罢读曰疲。"

⑦师古曰:"嗟者,叹愍之言也。喋喋,利口也。佔佔,衣裳貌也。言汉人且当思念,无为喋喋佔佔耳。虽自谓著冠,何所当益也。喋音牒。佔音昌占反。"

⑧师古曰:"顾,念也。中犹满也。量中者,满其数也。中音竹仲反。"

⑨师古曰:"苦犹粗也。蹂,践也。乃,汝也。蹂音人九反。"

孝文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①使骑兵入烧回中宫,②候骑至雍甘泉。于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十万骑,军长安旁以备胡寇。而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甯侯魏遬为北地将军,③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④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为将军,⑤大发车骑往击胡。单于留塞内月馀,汉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匈奴日以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甚众,云中、辽东最甚,郡万馀人。汉甚患之,乃使使遗匈奴书,单于亦使当户报谢,复言和亲事。

①服虔曰:"安定县也。"师古曰:"即今彭原县是。"

②师古曰:"回中,地在安定,其中有宫也。"

③师古曰:"遬,古速字。"

④师古曰:"虑音庐。"

⑤师古曰:"文纪言建成侯,此言成侯,纪传不同,当有误。"

孝文后二年,使使(遣)〔遗〕匈奴书曰:[12]"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使当户且渠雕渠难、郎中韩辽遗朕马二匹,已至,敬受。①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毋离,臣主相安,(居)〔俱〕无暴虐。[13]今闻涿恶民贪降其趋,②背义绝约,忘万民之命,离两主之欢,然其事已在前矣。书云'二国已和亲,两主欢说,③寝兵休卒养马,④世世昌乐,翕然更始',朕甚嘉之。圣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长,各保其首领,而终其天年。朕与单于俱由此道,⑤顺天恤民,世世相传,施之无穷,天下莫不咸嘉。(使)汉与匈奴邻敌之国,[14]匈奴处北地,寒,杀气早降,故诏吏遗单于秫蘗金帛绵絮它物岁有数。今天下大安,万民熙熙,⑥独朕与单于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细故,谋臣计失,皆不足以离昆弟之欢。⑦朕闻天不颇覆,地不偏载。⑧朕与单于皆捐细故,俱蹈大道(也),⑨[15]"堕坏前恶,以图长久,⑩使两国之民若一家子。元元万民,下及鱼鳖,上及飞鸟,跂行喙息蠕动之类,⑪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来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⑫朕释逃虏民,⑬单于毋言章尼等。⑭朕闻古之帝王,约分明而不食言。⑮单于留志,天下大安,⑯和亲之后,汉过不先。⑰单于其察之。"

①师古曰:"当户且渠者,一人为二官。雕渠难者,其姓名。"

②晋灼曰:"涿音涿水之涿。邪恶不正之民。"师古曰:"涿音先列反。降,下也,谓下意于利也。趋读曰趣。"

③师古曰:"说读曰悦。"

④师古曰:"寝,息也。"

⑤师古曰:"由,从也,用也。"

⑥师古曰:"和乐貌。"

⑦师古曰:"细故,小事也。"

⑧师古曰:“颇亦偏也,音普何反。”

⑨师古曰:“捐,弃也。”

⑩师古曰:“堕,毁也。图,谋也。堕音火规反。”

⑪师古曰:“跂行,凡有足而行者也。喙息,凡以口出气者也。蠕蠕,动貌。跂音岐。喙音许秽反。蠕音人兖反。”

⑫师古曰:“去,除也,音丘吕反。”

⑬师古曰:“谓汉人逃入匈奴者,(今)〔令〕不追。”[16]

⑭师古曰:“背单于降汉者。”

⑮师古曰:“凡云食言者,终为不信,弃其前言,如食而尽。”

⑯师古曰:“留志谓计念和亲。”

⑰师古曰:“言更不负约。”

单于既约和亲,于是制诏御史:“匈奴大单于遗朕书,和亲已定,亡人不足以益众广地,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犯今约者杀之,可以久亲,后无咎,俱便。朕已许。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后四年,老上单于死,子军臣单于立,而中行说复事之。汉复与匈奴和亲。

军臣单于立岁馀,匈奴复绝和亲,大人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众。于是汉使三将军军屯北地,代屯句注,赵屯飞狐口,①缘边亦各坚守以备胡寇。又置三将军,军长安西细柳、渭北棘门、霸上以备胡。胡骑入代句注边,烽火通于甘泉、长安。数月,汉兵至边,匈奴亦远塞,②汉兵亦罢。后岁馀,文帝崩,景帝立,而赵王遂乃阴使于匈奴。吴楚反,欲与赵合谋入边。汉围破赵,匈奴亦止。自是后,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单于,遣翁主如故约。终景帝世,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

①师古曰:“险阨之处,在代郡之南,南冲燕赵之中。”

②师古曰:“远,离也,音于万反。”

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

汉,往来长城下。

汉使马邑人聂翁壹[①]间阑出物与匈奴交易,[②]阳为卖马邑城以诱单于。单于信之,而贪马邑财物,乃以十万骑入武州塞。汉伏兵三十馀万马邑旁,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护四将军以伏单于。[③]单于既入汉塞,未至马邑百馀里,见畜布野而无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时雁门尉史行徼,见寇,保此亭,[④]单于得,欲刺之。尉史知汉谋,乃下,[⑤]具告单于。单于大惊,曰:"吾固疑之。"乃引兵还。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为天王。汉兵约单于入马邑而纵(兵),[⑥][17]单于不至,以故无所得。将军王恢部出代击胡辎重,[⑦]闻单于还,兵多,不敢出。汉以恢本建造兵谋而不进,诛恢。自是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⑧]往往入盗于边,不可胜数。然匈奴贪,尚乐关市,耆汉财物,[⑨]汉亦通关市不绝以中之。[⑩]

①师古曰:"姓聂名壹。翁者,老人之称也。"

②孟康曰:"私出塞交易。"

③师古曰:"伏兵而待单于也。"

④师古曰:"汉律,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二人巡行徼塞也。行音下孟反。"

⑤师古曰:"尉史在亭楼上,虏欲以矛戟刺之,惧,乃自下以谋告。"

⑥师古曰:"放兵以击单于。"

⑦师古曰:"重音直用反。"

⑧师古曰:"塞之当行道处者。"

⑨师古曰:"耆读曰嗜。"

⑩师古曰:"以关市中其意。中音竹仲反。"

自马邑军后五岁之秋,汉使四将各万骑击胡关市下。将军卫青出上谷,至龙城,得胡首虏七百人。公孙贺出云中,无所得。公孙敖出代郡,为胡所败七千。李广出雁门,为胡所败,匈奴生得广,广道亡归。[①]汉囚敖、广,敖、广赎为庶人。其冬,匈奴数千人盗边,渔阳尤甚。汉使

将军韩安国屯渔阳备胡。其明年秋，匈奴二万骑入汉，杀辽西太守，略二千馀人。又败渔阳太守军千馀人，围将军安国。②安国时千馀骑亦且尽，会燕救之，至，匈奴乃去，又入雁门杀略千馀人。于是汉使将军卫青将三万骑出雁门，李息出代郡，击胡，得首虏数千。其明年，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羊百馀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而为固。汉亦弃上谷之斗辟县造阳地以予胡。③是岁，元朔二年也。

①师古曰："于道上亡还。"

②师古曰："即韩安国也。"

③孟康曰："县斗辟曲近胡。"师古曰："斗，绝也。县之斗曲入匈奴界者，其中造阳地也。辟读曰僻。"

其后冬，军臣单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为单于，攻败军臣单于太子於单。於单亡降汉，汉封於单为陟安侯，数月死。

伊稚斜单于既立，其夏，匈奴数万骑入代郡，杀太守共友，①略千馀人。秋，又入雁门，杀略千馀人。其明年，又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万骑，杀略数千人。匈奴右贤王怨汉夺之河南地而筑朔方，数寇盗边，及入河南，侵扰朔方，杀略吏民甚众。

①师古曰："共友，太守姓名也。共读曰龚。"

其明年春，汉遣卫青将六将军十馀万人出朔方高阙。右贤王以为汉兵不能至，饮酒醉。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围右贤王。右贤王大惊，脱身逃走，精骑往往随后去。汉将军得右贤王人众男女万五千人，裨小王十馀人。其秋，匈奴万骑入代郡，杀都尉朱央，略千馀人。

其明年春，汉复遣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十馀万骑，仍再出定襄数百里①击匈奴，得首虏前后万九千馀级，而汉亦亡两将军，三千馀骑。右将军建得以身脱，而前将军翕侯赵信兵不利，降匈奴。赵信者，故胡小王，降汉，汉封为翕侯，以前将军与右将军并军，介独遇单于兵，故尽

没。②单于既得翕侯，以为自次王，③用其姊妻之，与谋汉。信教单于益北绝幕，④以诱罢汉兵，徼极而取之，⑤毋近塞。⑥单于从之。其明年，胡数万骑入上谷，杀数百人。

①师古曰："仍，频也。"

②晋灼曰："介音戛。"师古曰："介，特也。本虽并军，至遇单于时特也。介读如本字。"

③师古曰："自次者，尊重次于单于。"

④师古曰："直度曰绝。"

⑤师古曰："罢读曰疲。徼，要也。诱令疲，要其困极，然后取之。徼音工尧反。"

⑥师古曰："不近塞居，所以疲劳汉兵也。"

明年春，汉使票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耆山千馀里，得胡首虏八千馀级，得休屠王祭天金人。①其夏，票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过居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馀级，裨小王以下十馀人。是时，匈奴亦来入代郡、雁门，杀略数百人。汉使博望侯及李将军广出右北平，击匈奴左贤王。左贤王围李广，广军四千人死者过半，杀虏亦过当。会博望侯军救至，李将军得脱，尽亡其军。合骑侯后票骑将军期，及博望侯皆当死，赎为庶人。

①孟康曰："匈奴祭天处本在云阳甘泉山下，秦击夺其地，后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也。"师古曰："作金人以为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遗法。"

其秋，单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为汉所杀虏数万人，欲召诛之。昆邪、休屠王恐，谋降汉，汉使票骑将军迎之。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降汉，凡四万馀人，号十万。于是汉已得昆邪，则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实之，①(西)〔而〕减北地以西戍卒半。[18]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数万骑，杀略千馀人。

①师古曰:"新秦,解在食货志。"

其〔明〕年春,[19]汉谋以为"翕侯信为单于计,居幕北,以为汉兵不能至"。乃粟马,①发十万骑,私负从马凡十四万匹,②粮重不与焉。③令大将军青、票骑将军去病中分军,大将军出定襄,票骑将军出代,咸约绝幕击匈奴。④单于闻之,远其辎重,⑤以精兵待于幕北。与汉大将军接战一日,会暮,大风起,汉兵纵左右翼围单于。单于自度战不能与汉兵,⑥遂独与壮骑数百溃汉围西北遁走。汉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斩首虏凡万九千级,⑦北至寘颜山赵信城而还。⑧

①师古曰:"以粟秣马也。"

②师古曰:"私负衣装者及私将马从者,皆非公家发与之限。"

③师古曰:"负戴粮食者。重音直用反。与读曰豫。"

④师古曰:"约谓为其要。"

⑤师古曰:"徙其辎重令远去。"

⑥师古曰:"与犹如也。度音徒各反。"

⑦师古曰:"且行且捕斩之。"

⑧孟康曰:"赵信所作,因以名城。"师古曰:"寘音徒千反。"

单于之走,其兵往往与汉军相乱而随单于。单于久不与其大众相得,右谷蠡王以为单于死,乃自立为单于。真单于复得其众,右谷蠡乃去号,复其故位。

票骑之出代二千馀里,与左王接战,汉兵得胡首虏凡七万馀人,左王将皆遁走。票骑封于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翰海而还。

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①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②

①师古曰:"令音零。下亦类此。"

②师古曰:"其地相接不绝。"

初,汉两将大出围单于,所杀虏八九万,而汉士物故者亦万数,①汉

马死者十馀万匹。匈奴虽病,远去,而汉马亦少,无以复往。单于用赵信计,遣使好辞请和亲。天子下其议,或言和亲,或言遂臣之。丞相长史任敞曰:"匈奴新困,宜使为外臣,朝请于边。"②汉使敞使于单于。单于闻敞计,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汉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单于亦辄留汉使相当。汉方复收士马,会票骑将军去病死,于是汉久不北击胡。

①师古曰:"物故谓死也。"

②师古曰:"请音材性反。"

数岁,伊稚斜单于立十三年死,子乌维立为单于。是岁,元鼎三年也。乌维单于立,而汉武帝始出巡狩郡县。其后汉方南诛两越,不击匈奴,匈奴亦不入边。

乌维立三年,汉已灭两越,遣故太仆公孙贺将万五千骑出九原二千馀里,至浮苴井,①从票侯赵破奴万馀骑出令居数千里,至匈奴河水,②皆不见匈奴一人而还。

①师古曰:"苴音子馀反。武纪苴字作沮,其音同。"

②臣瓒曰:"水名也。去令居千里。"

是时,天子巡边,亲至朔方,勒兵十八万骑以见武节,①而使郭吉风告单于。②既至匈奴,匈奴主客问所使,③郭吉卑体好言曰:"吾见单于而口言。"单于见吉,吉曰:"南越王头已县于汉北阙下。今单于即能前与汉战,天子自将兵待边;即不能,亟南面而臣于汉。④何但远走,亡匿于幕北寒苦无水草之地为?"⑤语卒,单于大怒,立斩主客见者,而留郭吉不归,迁辱之北海上。而单于终不肯为寇于汉边,休养士马,习射猎,数使使好辞甘言求和亲。

①师古曰:"见,示也。"

②师古曰:"风读曰讽。"

③师古曰:"主客,主接诸客者也。问以何事而来。"

④师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⑤师古曰:"但,空也。"

汉使王乌等窥匈奴。匈奴法,汉使不去节,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庐。[①]王乌,北地人,习胡俗,去其节,黥面入庐。单于爱之,阳许曰:"吾为遣其太子入质于汉,以求和亲。"[②]

①师古曰:"以墨黥面也。"

②师古曰:"言为王乌故遣太子入质。"

汉使杨信使于匈奴。是时汉东拔濊貉、朝鲜以为郡,[①]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绝胡与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又北益广田至眩雷为塞,[②]而匈奴终不敢以为言。是岁,翕侯信死,汉用事者以匈奴已弱,可臣从也。杨信为人刚直屈强,素非贵臣也,[③]单于不亲。欲召入,不肯去节,乃坐穹庐外见杨信。杨信说单于曰:"即欲和亲,以单于太子为质于汉。"单于曰:"非故约。故约,汉常遣翁主,给缯絮食物有品,以和亲,[④]而匈奴亦不复扰边。今乃欲反古,[⑤]令吾太子为质,无几矣。"[⑥]匈奴俗,见汉使非中贵人,其儒生,以为欲说,折其辞辩;少年,以为欲刺,折其气。每汉兵入匈奴,匈奴辄报偿。汉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汉使,必得当乃止。

①师古曰:"濊与秽同,亦或作薉。"

②服虔曰:"眩雷,地在乌孙北也。眩音州县之县。"

③师古曰:"屈音其勿反。强音其两反。"

④师古曰:"品谓等差也。"

⑤师古曰:"反,违也。"

⑥师古曰:"言遣太子为质,则匈奴国中所馀者无几,皆当尽也。几音居岂反。"

杨信既归,汉使王乌等如匈奴。匈奴复譋以甘言,[①]欲多得汉财物,绐王乌曰:"吾欲入汉[②]见天子,面相结为兄弟。"王乌归报汉,汉为单于筑邸于长安。匈奴曰:"非得汉贵人使,吾不与诚语。"[③]匈奴使其贵人至汉,病,服药欲愈之,不幸而死。汉使路充国佩二千石印绶,使送其丧,厚币直数千金。单于以为汉杀吾贵使者,乃留路充国不归。诸所

言者，单于特空绐王乌，④殊无意人汉，遣太子来质。于是匈奴数使奇兵侵犯汉边。汉乃拜郭昌为拔胡将军，及浞野侯屯朔方以东，备胡。⑤

①师古曰："謷，古谚字。"

②师古曰："绐，诈也。"

③师古曰："诚，实也。"

④师古曰："特，但也。"

⑤师古曰："浞野侯，赵破奴也。浞音仕角反。"

乌维单于立十岁死，子詹师庐立，年少，号为儿单于。是岁，元封六年也。自是后，单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

儿单于立，汉使两使，一人吊单于，一人吊右贤王，欲以乖其国。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将致单于。单于怒而悉留汉使。汉使留匈奴者前后十馀辈，而匈奴使来汉，亦辄留之相当。

是岁，汉使贰师将军西伐大宛，而令因杅将军筑受降城。①其冬，匈奴大雨雪，②畜多饥寒死，而单于年少，好杀伐，国中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杀单于，使人间告汉③曰："我欲杀单于降汉，汉远，汉即来兵近我，我即发。"④初汉闻此言，故筑受降城，犹以为远。

①师古曰："杅音于。"

②师古曰："雨音于具反。"

③师古曰："私来报。"

④师古曰："来兵，言以兵来也。"

其明年春，汉使浞野侯破奴将二万骑出朔方北二千馀里，①期至浚稽山而还。②浞野侯既至期，左大都尉欲发而觉，单于诛之，发兵击浞野侯。浞野侯行捕首虏数千人。还，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八万骑围之。浞野侯夜出自求水，匈奴生得浞野侯，因急击其军。军吏畏亡将而诛，莫相劝而归，军遂没于匈奴。单于大喜，遂遣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侵入边而去。明年，单于欲自攻受降城，未到，病死。

①师古曰："以迎左大都尉。"

②师古曰:"浚音俊。稽音鸡。在武威北。"

儿单于立三岁而死。子少,匈奴乃立其季父乌维单于弟右贤王句黎湖为单于。[①]是岁,太初三年也。

①师古曰:"句音钩。"

句黎湖单于立,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里,筑城障列亭至卢朐,[①]而使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屯其旁,[②]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

①师古曰:"卢朐,山名也。朐音劬。"

②师古曰:"说读曰悦。伉音抗,即卫青子。"

其秋,匈奴大入云中、定襄、五原、朔方,杀略数千人,败数二千石而去,行坏光禄所筑亭障。又使右贤王入酒泉、张掖,略数千人。会任文击救,[①]尽复失其所得而去。闻贰师将军破大宛,斩其王还,单于欲遮之,不敢,其冬病死。

①服虔曰:"任文,汉将也。"师古曰:"击救者,击匈奴而自救汉人。"

句黎湖单于立一岁死,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为单于。[①]

①师古曰:"且音子余反。鞮音丁奚反。"

汉既诛大宛,威震外国,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诏曰:"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①]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②]是岁,太初四年也。

①师古曰:"遗,留也。"

②师古曰:"公羊传庄四年春,齐襄公灭纪,复仇也。襄公之九世祖昔为纪侯所谮,而亨杀于周,故襄公灭纪也。九世犹可以复仇乎?曰:虽百世可也。"

且鞮侯单于初立,恐汉袭之,尽归汉使之不降者路充国等于汉。单于乃自谓"我儿子,安敢望汉天子!汉天子,我丈人行。"[①]汉遣中郎将苏武厚币赂遗单于,单于益骄,礼甚倨,非汉所望也。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归汉。

①师古曰:"丈人,尊老之称也。行音胡浪反。"

其明年,汉使贰师将军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得首虏万馀级而还。匈奴大围贰师,几不得脱。①汉兵物故什六七。②汉又使因杅将军出西河,与强弩都尉会涿邪山,亡所得。使骑都尉李陵将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馀里,与单于会,合战,陵所杀伤万馀人,兵食尽,欲归,单于围陵,陵降匈奴,其兵得脱归汉者四百人。单于乃贵陵,以其女妻之。

①师古曰:"几音钜依反。"

②师古曰:"物故谓死也。"

后二岁,汉使贰师将军六万骑,步兵七万,出朔方;强弩都尉路博德将万馀人,与贰师会;游击将军说步兵三万人,出五原;①因杅将军敖将骑万,步兵三万人,出雁门。匈奴闻,悉远其累重于余吾水北,②而单于以十万待水南,与贰师接战。贰师解而引归,与单于连斗十馀日。游击亡所得。因杅与左贤王战,不利,引归。

①师古曰:"即上韩说也。"

②师古曰:"累重谓妻子资产也。累音力瑞反。重音直用反。"

明年,且鞮侯单于死,立五年,长子左贤王立为狐鹿姑单于。是岁,太始元年也。

初,且鞮侯两子,长为左贤王,次为左大将,病且死,言立左贤王。左贤王未至,贵人以为有病,更立左大将为单于。左贤王闻之,不敢进。左大将使人召左贤王而让位焉。左贤王辞以病,左大将不听,谓曰:"即不幸死,传之于我。"左贤王许之,遂立为狐鹿姑单于。

狐鹿姑单于立,以左大将为左贤王,数年病死,其子先贤掸不得代,①更以为日逐王。日逐王者,贱于左贤王。单于自以其子为左贤王。

①师古曰:"掸音缠。"

单于既立六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杀略吏民。其年,匈奴复入五原、酒泉,杀两部都尉。于是汉遣贰师将军七万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将三万馀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将四万骑出酒泉千馀里。单于闻汉兵大出,悉遣其辎重,徙赵信城北邸郅居水。[①] 左贤王驱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衍山。单于自将精兵左安侯度姑且水。[②]

①师古曰:"邸,至也,音丁礼反。郅音之日反。"

②师古曰:"且音子余反。"

御史大夫军至追(斜)〔邪〕径,[20]无所见,还。[①] 匈奴使大将与李陵将三万馀骑追汉军,至浚稽山合,转战九日,汉兵陷陈却敌,杀伤虏甚众。至蒲奴水,虏不利,还去。

①师古曰:"从疾道而追之,不见虏而还也。邪音似嗟反。"

重合侯军至天山,匈奴使大将偃渠与左右呼知王将二万馀骑要汉兵,见汉兵强,引去。重合侯无所得失。是时,汉恐车师兵遮重合侯,乃遣阘陵侯将兵别围车师,[①] 尽得其王民众而还。

①师古曰:"阘读与开同。"

贰师将军将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与卫律将五千骑要击汉军于夫羊句山狭。[①] 贰师遣属国胡骑二千与战,虏兵坏散,死伤者数百人。汉军乘胜追北,至范夫人城,[②] 匈奴奔走,莫敢距敌。会贰师妻子坐巫蛊收,闻之忧惧。其掾胡亚夫亦避罪从军,说贰师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还不称意,适与狱会,郅居以北可复得见乎?"[③] 贰师由是狐疑,欲深入要功,遂北至郅居水上。虏已去,贰师遣护军将二万骑度郅居之水。一日,逢左贤王左大将,将二万骑与汉军合战一日,汉军杀左大将,虏死伤甚众。军长史与决胜都尉烨渠侯谋[④] 曰:"将军怀异心,欲危众求功,恐必败。"谋共执贰师。贰师闻之,斩长史,引兵还至速邪乌燕然山。[⑤] 单于知汉军劳倦,自将五万骑遮击贰师,相杀伤甚众。夜堑汉军前,深数尺,从后急击之,军大乱败,贰师降。单于素知其汉大将贵臣,以女妻

之,尊宠在卫律上。

①服虔曰:"夫羊,地名也。"师古曰:"句山,西山也。句音钩。"

②应劭曰:"本汉将筑此城。将亡,其妻率馀众完保之,因以为名也。"张晏曰:"范氏能胡诅者。"

③如淳曰:"以就诛后,虽复欲降匈奴,不可得。"

④晋灼曰:"本匈奴官也。功臣表归义侯仆多子(雷)〔雷〕后以属国都尉击匈奴,封烨渠。烨渠,鲁(闵)〔阳〕县也。"[21]师古曰:"眭音息随反。烨音辉。仆多者,字当为朋。"

⑤师古曰:"速邪乌,地名也,燕然山在其中。燕(一音)〔音一〕千反。"[22]

其明年,单于遣使遗汉书云:"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今欲与汉阘大关,取汉女为妻,①岁给遗我糵酒万石,稷米五千斛,②杂缯万匹,它如故约,则边不相盗矣。"汉遣使者报送其使,单于使左右难汉使者,曰:"汉,礼义国也。贰师道前太子发兵反,何也?"使者曰:"然。乃丞相私与太子争斗,太子发兵欲诛丞相,丞相诬之,故诛丞相。此子弄父兵,罪当笞,小过耳。孰与冒顿单于身杀其父代立,常妻后母,禽兽行也!"单于留使者,三岁乃得还。

①师古曰:"阘读与开同。"

②师古曰:"以糵为酒,味尤甜。稷米,稷粟米也。"

贰师在匈奴岁馀,卫律害其宠,会母阏氏病,①律饬胡巫②言先单于怒,曰"胡故时祠兵,常言得贰师以社,③今何故不用?"于是收贰师,贰师(怒)〔骂〕曰:[23]"我死必灭匈奴!"遂屠贰师以祠。会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孰,④单于恐,为贰师立祠室。

①师古曰:"单于之母也。"

②师古曰:"饬与敕同。"

③师古曰:"以祠社。"

④师古曰:"北方早寒,虽不宜(黍)〔禾〕稷,匈奴中亦种黍穄。"[24]

自贰师没后,汉新失大将军士卒数万人,不复出兵。三岁,武帝崩。

前此者，汉兵深入穷追二十馀年，匈奴孕重堕殰，罢极苦之。[1] 自单于以下常有欲和亲计。

①师古曰："孕重，怀任者也；堕，落也。殰，败也，音读。罢读曰疲，极，困也，苦之，心厌苦也。"

后三年，单于欲求和亲，会病死。初，单于有异母弟为左大都尉，贤，国人鄉之，[1] 母阏氏恐单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乃私使杀之。左大都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复会单于庭。又单于病且死，谓诸贵人："我子少，不能治国，立弟右谷蠡王。"及单于死，卫律等与颛渠阏氏谋，匿单于死，诈挢单于令，[2] 与贵人饮盟，更立子左谷蠡王为壶衍鞮单于。是岁，始元二年也。

①师古曰："鄉读曰向。谓悉皆附之。"

②师古曰："挢与矫同，其字从手。矫，托也。"

壶衍鞮单于既立，风谓汉使者，言欲和亲。[1] 左贤王、右谷蠡王以不得立怨望，率其众欲南归汉。恐不能自致，即胁卢屠王，欲与西降乌孙，谋击匈奴。卢屠王告之，单于使人验问，右谷蠡王不服，反以其罪罪卢屠王，国人皆冤之。于是二王去居其所，未尝肯会龙城。[2]

①师古曰："风读曰讽，谓不正言也。"

②师古曰："各自居其本处，不复会龙城祭。"

后二年秋，匈奴入代，杀都尉。单于年少初立，母阏氏不正，国内乖离，常恐汉兵袭之。于是卫律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1] 汉兵至，无奈我何。"即穿井数百，伐材数千。或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遗汉粮也，[2] 卫律于是止，乃更谋归汉使不降者苏武、马宏等。马宏者，前副光禄大夫王忠使西国，为匈奴所遮，忠战死，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归此二人，欲以通善意。是时，单于立三岁矣。

①师古曰："秦时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孙尚号秦人。"

②师古曰："遗音弋季反。"

明年,匈奴发左右部二万骑,为四队,[①]并入边为寇。汉兵追之,斩首获虏九千人,生得呿脱王,汉无所失亡。匈奴见呿脱王在汉,恐以为道击之,[②]即西北远去,不敢南逐水草,发人民屯呿脱。明年,复遣九千骑屯受降城以备汉,北桥余吾,令可度,[③]以备奔走。[④]是时,卫律已死。卫律在时,常言和亲之利,匈奴不信,及死后,兵数困,国益贫。单于弟左谷蠡王思卫律言,欲和亲而恐汉不听,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风汉使者。[⑤]然其侵盗益希,遇汉使愈厚,欲以渐致和亲,汉亦羁縻之。其后,左谷蠡王死。明年,单于使犁污王窥边,言酒泉、张掖兵益弱,出兵试击,冀可复得其地。时汉先得降者,闻其计,天子诏边警备。后无几,右贤王、犁污王四千骑[⑥]分三队,入日勒、屋兰、番和。[⑦]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发兵击,大破之,得脱者数百人。属国千长义渠王骑士射杀犁污王,[⑧]赐黄金二百斤,马二百匹,因封为犁污王。属国都尉郭忠封成安侯。自是后,匈奴不敢入张掖。

①师古曰:"队,部也,音徒内反。"

②师古曰:"道读曰导。"

③师古曰:"于余吾水上作桥。"

④师古曰:"拟有迫急,北走避汉,从此桥度也。"

⑤师古曰:"风读曰讽。"

⑥师古曰:"无几谓不多时也。几音居岂反。"

⑦师古曰:"皆张掖县也。番音盘。"

⑧师古曰:"千长者,千人之长。"

其明年,匈奴三千馀骑入五原,略杀数千人,后数万骑南旁塞猎,[①]行攻塞外亭(长)〔障〕,[25]略取吏民去。是时汉边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希复犯塞。汉复得匈奴降者,言乌桓尝发先单于冢,匈奴怨之,方发二万骑击乌桓。大将军霍光欲发兵(要)〔邀〕击之,[26]②以问护军都尉赵充国。充国以为"乌桓间数犯塞,[③]今匈奴击之,于汉便。又匈奴希寇盗,北边幸无事。蛮夷自相攻击,而发兵要之,招寇生事,非

计也。”光更问中郎将范明友，明友言可击。于是拜明友为度辽将军，将二万骑出辽东。匈奴闻汉兵至，引去。初，光诫明友：“兵不空出，即后匈奴，遂击乌桓。”④乌桓时新中匈奴兵，⑤明友既后匈奴，因乘乌桓敝，击之，斩首六千馀级，获三王首，还，封为平陵侯。

①师古曰：“旁音步浪反。”

②师古曰：“邀迎而击之。邀音工尧反。”

③师古曰：“间即中间也，犹言比日也。”

④师古曰：“后匈奴者，言兵迟后，邀匈奴不及。”

⑤师古曰：“为匈奴所中伤。”

匈奴繇是恐，①不能出兵。即使使之乌孙，求欲得汉公主。击乌孙，取车延、恶师地。乌孙公主上书，下公卿议救，未决。昭帝崩，宣帝即位，乌孙昆弥复上书，言“连为匈奴所侵削，昆弥愿发国半精兵人马五万匹，尽力击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本始二年，汉大发关东轻锐士，选郡国吏三百石伉健习骑射者，皆从军。②遣御史大夫田广明为祁连将军，四万馀骑，出西河；度辽将军范明友三万馀骑，出张掖；前将军韩增三万馀骑，出云中；后将军赵充国为蒲类将军，三万馀骑，出酒泉；云中太守田顺为虎牙将军，三万馀骑，出五原：凡五将军，兵十馀万骑，出塞各二千馀里。及校尉常惠使护发兵乌孙西域，昆弥自将翕侯以下五万馀骑从西方入，与五将军兵凡二十馀万众。匈奴闻汉兵大出，老弱辎重走，驱畜产远遁逃，③是以五将少所得。

①师古曰：“繇读与由同。”

②师古曰：“伉音古浪反。”

③师古曰：“犇，古奔字。驱与驱同。”

度辽将军出塞千二百馀里，至蒲离候水，斩首捕虏七百馀级，卤获马牛羊万馀。前将军出塞千二百馀里，至乌员，①斩首捕虏，至候山百馀级，②卤马牛羊二千馀。蒲类将军兵当与乌孙合击匈奴蒲类泽，乌孙先期至而去，汉兵不与相及。蒲类将军出塞千八百馀里，西去候山，斩

首捕虏，得单于使者蒲阴王以下三百馀级，卤马牛羊七千馀。闻虏已引去，皆不至期还。天子薄其过，宽而不罪。祁连将军出塞千六百里，至鸡秩山，斩首捕虏十九级，获牛马羊百馀。逢汉使匈奴还者冉弘等，言鸡秩山西有虏众，祁连即戒弘，使言无虏，欲还兵。御史属公孙益寿谏，以为不可，祁连不听，遂引兵还。虎牙将军出塞八百馀里，至丹余吾水上，即止兵不进，斩首捕虏千九百馀级，卤马牛羊七万馀，引兵还。上以虎牙将军不至期，诈增卤获，而祁连知虏在前，逗遛不进，③皆下吏自杀。擢公孙益寿为侍御史。校尉常惠与乌孙兵至右谷蠡庭，获单于父行④及嫂、居次、名王、犁污都尉、千长、将以下三万九千馀级，虏马牛羊驴骡橐驼七十馀万。汉封惠为长罗侯。然匈奴民众死伤而去者，及畜产远移死(于)〔亡〕不可胜数。[27]于是匈奴遂衰耗，⑤怨乌孙。

①师古曰："乌员，地名也，音云。"

②师古曰："候山，山名也。于此山斩捕得人。"

③孟康曰："律语也，谓军行顿止，稽留不进也。"师古曰："逗读与住同，又音豆。"

④师古曰："行音胡浪反。"

⑤师古曰："耗，减也，音呼到反。"

其冬，单于自将万骑击乌孙，颇得老弱，欲还。会天大雨雪，①一日深丈馀，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于是丁令乘弱攻其北，②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凡三国所杀数万级，马数万匹，牛羊甚众。又重以饿死，③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匈奴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其后汉出三千馀骑，为三道，并入匈奴，捕虏得数千人还。匈奴终不敢取当，④兹欲鄉和亲，⑤而边境少事矣。

①师古曰："雨音于具反。"

②师古曰："令音零。"

③师古曰："重音直用反。"

④师古曰："当者，报其直。"

⑤师古曰:"兹,益也。鄉读曰向。"

壶衍鞮单于立十七年死,弟左贤王立,为虚闾权渠单于。是岁,地节二年也。

虚闾权渠单于立,以右大将女为大阏氏,而黜前单于所幸颛渠阏氏。颛渠阏氏父左大且渠怨望。是时匈奴不能为边寇,于是汉罢外城,以休百姓。[①]单于闻之喜,召贵人谋,欲与汉和亲。左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汉使来,兵随其后,今亦效汉发兵,先使使者入。"乃自请与呼卢訾王各将万骑南旁塞猎,相逢俱入。[②]行未到,会三骑亡降汉,言匈奴欲为寇。于是天子诏发边骑屯要害处,使大将军军监治众等四人[③]将五千骑,分三队,[④]出塞各数百里,捕得虏各数十人而还。时匈奴亡其三骑,不敢入,即引去。是岁也,匈奴饥,人民畜产死十六七。又发两屯各万骑以备汉。其秋,匈奴前所得西嘑居左地者,[⑤]其君长以下数千人皆驱畜产行,与颇脱战,所战杀伤甚众,遂南降汉。

①师古曰:"外城,塞外诸城。"

②师古曰:"訾音子移反。旁音步浪反。"

③师古曰:"治众者,军监之名。"

④师古曰:"队音徒内反。"

⑤孟康曰:"嘑音呼,匈奴种也。"师古曰:"嘑音奴独反。"

其明年,西域城郭共击匈奴,取车师国,[①]得其王及人众而去。单于复以车师王昆弟兜莫为车师王,收其馀民东徙,不敢居故地。而汉益遣屯士分田车师地以实之。其明年,匈奴怨诸国共击车师,遣左右大将各万馀骑屯田右地,欲以侵迫乌孙西域。后二岁,匈奴遣左右奥鞬各六千骑,[②]与左大将再击汉之田车师城者,不能下。其明年,丁令比三岁入盗匈奴,[③]杀略人民数千,驱马畜去。匈奴遣万馀骑往击之,无所得。其明年,单于将十万馀骑旁塞猎,[④]欲入边寇。未至,会其民题除渠堂亡降汉言状,汉以为言兵鹿奚卢侯,而遣后将军赵充国将兵四万馀骑屯缘边九郡备虏。月馀,单于病欧血,因不敢入,还去,即罢兵。乃使题王

都犁胡次等人汉，请和亲，未报，会单于死。是岁，神爵二年也。

①师古曰："城郭谓诸国为城居者。"

②师古曰："奥音郁。鞠音居言反。"

③师古曰："比，频也。"

④师古曰："旁音步浪反。"

虚闾权渠单于立九年死。自始立而黜颛渠阏氏，颛渠阏氏即与右贤王私通。右贤王会龙城而去，颛渠阏氏语以单于病甚，且勿远。后数日，单于死。郝宿王刑未央使人召诸王，未至，[①]颛渠阏氏与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谋，立右贤王屠耆堂为握衍朐鞮单于。握衍朐鞮单于者，代父为右贤王，[②]乌维单于耳孙也。

①师古曰："郝音呼各反。"

②师古曰："朐音劬。"

握衍朐鞮单于立，复修和亲，遣弟伊酋若王胜之人汉献见。[①]单于初立，凶恶，尽杀虚闾权渠时用事贵人刑未央等，而任用颛渠阏氏弟都隆奇，又尽免虚闾权渠子弟近亲，而自以其子弟代之。虚闾权渠单于子稽侯狦既不得立，[②]亡归妻父乌禅幕。[③]乌禅幕者，本乌孙、康居间小国，数见侵暴，率其众数千人降匈奴，狐鹿姑单于以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长其众，居右地。[④]日逐王先贤掸，其父左贤王当为单于，让狐鹿姑单于，狐鹿姑单于许立之。国人以故颇言日逐王当为单于。日逐王素与握衍朐鞮单于有隙，即率其众数万骑归汉。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单于更立其从兄薄胥堂为日逐王。[⑤]

①师古曰："酋音材由反。"

②师古曰："狦音先安反，又音所奸反。"

③师古曰："禅音蝉。"

④师古曰："长，众为之长帅。"

⑤师古曰："胥音先余反。"

明年,单于又杀先贤掸两弟。乌禅幕请之,不听,心恚。其后左奥鞬王死,单于自立其小子为奥鞬王,留庭。奥鞬贵人共立故奥鞬王子为王,与俱东徙。单于遣右丞相将万骑往击之,失亡数千人,不胜。时单于已立二岁,暴虐杀伐,国中不附。及太子、左贤王数谗左地贵人,左地贵人皆怨。其明年,乌桓击匈奴东边姑夕王,颇得人民,单于怒。姑夕王恐,即与乌禅幕及左地贵人共立稽侯狦为呼韩邪单于,发左地兵四五万人,西击握衍朐鞮单于,至姑且水北。[①] 未战,握衍朐鞮单于兵败走,使人报其弟右贤王曰:"匈奴共攻我,若肯发兵助我乎?"[②] 右贤王曰:"若不爱人,杀昆弟诸贵人。各自死若处,无来污我。"[③] 握衍朐鞮单于恚,自杀。左大且渠都隆奇亡之右贤王所,其民众尽降呼韩邪单于。是岁,神爵四年也。握衍朐鞮单于立三年而败。

①师古曰:"且音子余反。"

②师古曰:"若,汝也。其下亦同。"

③师古曰:"言于汝所居处自死。"

【校勘记】

〔1〕 粥音(戈)〔弋〕六反, 景祐、殿本都作"弋",此误。

〔2〕 与申(后)〔侯〕有隙。 景祐、殿本都作"侯"。王先谦说"后"字误。

〔3〕 獯音(完)〔桓〕。 景祐、殿本都作"桓"。

〔4〕 〔东胡〕却千馀里。 景祐、殿本都重"东胡"二字。

〔5〕 而始皇帝使蒙恬将数十万之(物)〔众〕北击胡, 景祐、殿本都作"众",史记同,此误。

〔6〕 若今之伏宿(处)〔舍〕也。 景祐、殿本都作"舍"。

〔7〕 其世(信)〔姓〕官号可得而记云。 景祐、殿本都作"姓",此误。

〔8〕 (龙)新犁之国。 王念孙、沈钦韩都说"龙"字衍。 按史记作"薪犁之国"。

〔9〕 窳音(戈)〔弋〕主反。 景祐、殿本都作"弋",此误。

〔10〕 从解围之隅(直角)〔角直〕以出去。 殿本作"角直"。 王先谦说殿本

是。

〔11〕 愿寝兵休(事)〔士〕， 景祐、殿、局本都作"士"，此误。

〔12〕 使使(遣)〔遗〕匈奴书曰： 景祐、汲古、殿、局本都作"遗"，此误。

〔13〕 (居)〔俱〕无暴虐。 景祐、殿本都作"俱"，此误。

〔14〕 天下莫不咸嘉。(使)汉与匈奴邻敌之国，刘奉世疑"使"字衍。王念孙据史记以为"使"是"便"之误，"嘉"字后人所加，存参。

〔15〕 俱蹈大道(也)， 刘敞说"也"字衍。 按史记无"也"字。

〔16〕 (今)〔令〕不追。 景祐、殿本都作"令"，此误。

〔17〕 汉兵约单于人马邑而纵(兵)，王念孙说"纵"下"兵"字后人以意加之也，史记无。

〔18〕 (西)〔而〕减北地以西戍卒半。 刘敞说"西"当作"而"。按史记作"而"。

〔19〕 其〔明〕年春， 朱一新说此脱"明"字。王先谦说史记亦有"明"字。

〔20〕 御史大夫军至追(斜)〔邪〕径，无所见，还。 景祐、殿本都作"邪"。王先谦说作"邪"是。王念孙说"追邪径"是地名，与颜注异。

〔21〕 归义侯仆多子(雷)〔雷〕后以属国都尉击匈奴。 封烨渠。烨渠，鲁(闶)〔阳〕县也。 景祐、殿本"雷"作""雷"。"闶"作"阳"。

〔22〕 燕(一音)〔音一〕千反。 景祐、殿、局本都作"一千"，此误倒。

〔23〕 贰师(怒)〔骂〕曰： 景祐、殿本都作"骂"。

〔24〕 虽不宜(黍)〔禾〕稷，匈奴中亦种黍稑。 景祐、殿本都作"禾"。

〔25〕 行攻塞外亭(长)〔障〕， 钱大昭说"长"当作"障"。按景祐、殿本都作"障"。

〔26〕 大将军霍光欲发兵(要)〔邀〕击之， 钱大昭说"要"依注当作"邀"。按景祐、殿本都作"邀"。

〔27〕 及畜产远移死(于)〔亡〕不可胜数。钱大昭说"于"当作"亡"。 按景祐、殿、局本都作"亡"。

汉书卷九十四下

匈奴传第六十四下

呼韩邪单于归庭数月，罢兵使各归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民间者立为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贤贵人，欲令杀右贤王。其冬，都隆奇与右贤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为屠耆单于，发兵数万人东袭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于兵败走，屠耆单于还，以其长子都涂吾西为左谷蠡王，少子姑瞀楼头为右谷蠡王，[①]留居单于庭。

①师古曰："瞀音莫构反。"

明年秋，屠耆单于使日逐王先贤掸兄右奥鞬王为乌藉都尉[①]各二万骑，屯东方以备呼韩邪单于。是时，西方呼揭王来与唯犁当户谋，[②]共谗右贤王，言欲自立为乌藉单于。屠耆单于杀右贤王父子，后知其冤，复杀唯犁当户。于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为呼揭单于。右奥鞬王闻之，即自立为车犁单于。乌藉都尉亦自立为乌藉单于。凡五单于。屠耆单于自将兵东击车犁单于，使都隆奇击乌藉。乌藉、车犁皆败，西北走，与呼揭单于兵合为四万人。乌藉、呼揭皆去单于号，共并力尊辅车犁单于。屠耆单于闻之，使左大将、都尉将四万骑分屯东方，以备呼韩邪单于，自将四万骑西击车犁单于。车犁单于败，西北走，屠耆单于即引西南，留阏敦地。[③]

①师古曰："掸音缠。奥音郁。鞬音居言反。"

②师古曰："揭音丘例反。唯音弋癸反。"

③师古曰："阏音蹋。敦音顿，又音对。"

其明年，呼韩邪单于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袭屠耆单于屯兵，杀略万馀人。屠耆单于闻之，即自将六万骑击呼韩邪单于，行千里，未至嗕姑地，[1]逢呼韩邪单于兵可四万人，合战。屠耆单于兵败，自杀。都隆奇乃与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瞀楼头亡归汉，车犁单于东降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于左大将乌厉屈与父呼遫累乌厉温敦[2]皆见匈奴乱，率其众数万人南降汉。封乌厉屈为新城侯，乌厉温敦为义阳侯。是时李陵子复立乌藉都尉为单于，呼韩邪单于捕斩之，遂复都单于庭，然众裁数万人。屠耆单于从弟休旬王将所主五六百骑，击杀左大且渠，并其兵，至右地，自立为闰振单于，在西边。其后，呼韩邪单于兄左贤王呼屠吾斯亦自立为郅支骨都侯单于，在东边。其后二年，闰振单于率其众东击郅支单于。郅支单于与战，杀之，并其兵，遂进攻呼韩邪。呼韩邪破，其兵走，郅支都单于庭。

①师古曰："嗕音乃谷反。"

②师古曰："呼遫累者，其官号也。遫，古速字也。累音力追反。"

呼韩邪之败也，左伊秩訾王为呼韩邪计，劝令称臣入朝事汉，从汉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韩邪 议问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气力而下服役，[1]以马上战斗为国，故有威名于百蛮。战死，壮士所有也。[2]今兄弟争国，不在兄则在弟，虽死犹有威名，子孙常长诸国。[3]汉虽强，犹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乱先古之制，臣事于汉，卑辱先单于，[4]为诸国所笑！虽如是而安，何以复长百蛮！"左伊秩訾曰："不然。强弱有时，今汉方盛，乌孙城郭诸国皆为臣妾。[5]自且鞮侯单于以来，匈奴日削，不能取复，[6]虽屈强于此，未尝一日安也。[7]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计何以过此！"诸大人相难久之。呼韩邪从其计，引众南近塞，遣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8]郅支单于亦遣子右大将驹于利受入侍。是岁，甘露元年也。

①师古曰："以服役于人为下。"

②师古曰："言人皆有此事耳。"

③师古曰:“为诸国之长帅也。”

④师古曰:“言忝辱之更令卑下也。”

⑤师古曰:“谓西域诸国为城郭而居也。”

⑥师古曰:“且音子馀反。复音扶目反。”

⑦师古曰:“屈音其勿反。”

⑧师古曰:“娄音力于反。”

明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①]愿朝三年正月。[②]汉遣车骑都尉韩昌迎,发过所七郡郡二千骑,为陈道上。[③]单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宫,汉宠以殊礼,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赐以冠带衣裳,黄金玺盭绶,[④]玉具剑,[⑤]佩刀,弓一张,矢四发,[⑥]棨戟十,[⑦]安车一乘,鞍勒一具,[⑧]马十五匹,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被七十七袭,[⑨]锦绣绮縠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礼毕,使使者道单于先行,宿长平。[⑩]上自甘泉宿池阳宫。上登长平,诏单于毋谒,[⑪]其左右当户之群臣皆得列观,及诸蛮夷君长王侯数万,咸迎于渭桥下,夹道陈。上登渭桥,咸称万岁。单于就邸,留月馀,遣归国。单于自请愿留居光禄塞下,[⑫]有急保汉受降城。[⑬]汉遣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将骑万六千,又发边郡士马以千数,送单于出朔方鸡鹿塞。[⑭]诏忠等留卫单于,助诛不服,又转边谷米糒,[⑮]前后三万四千斛,给赡其食。是岁,郅支单于亦遣使奉献,汉遇之甚厚。明年,两单于俱遣使朝献,汉待呼韩邪使有加。明年,呼韩邪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百一十袭,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以有屯兵,故不复发骑为送。

①师古曰:“款,叩也。”

②师古曰:“会正旦之朝贺也。”

③师古曰:“所过之郡,每为发兵陈列于道,以为宠卫也。”

④师古曰:“盭,古戾字。戾,草名也。以戾染绶,亦诸侯王之制也。”

⑤孟康曰:“摽首镡卫尽用玉为之也。”师古曰:“镡,剑口旁横出者也。卫,剑鼻也。镡音淫。卫字本作衡,其音同耳。”

⑥服虔曰:"发,十二矢也。"韦昭曰:"射礼三而止,每射四矢,故以十二为一发也。"师古曰:"发犹今言箭一放两放也。今则以一矢为一放也。"

⑦师古曰:"檠载,有衣之载也。檠音启。"

⑧师古曰:"勒,马辔也。"

⑨师古曰:"一称为一袭,犹今人之言一副衣服也。"

⑩师古曰:"道读曰导。长平,泾水上坂也,解在宣纪。"

⑪师古曰:"不令拜也。"

⑫师古曰:"徐自为所筑者也。"

⑬师古曰:"保,守也。于此自守。"

⑭师古曰:"在朔方窳浑县西北。"

⑮师古曰:"糒,干饭也,音备。"

始郅支单于以为呼韩邪降汉,兵弱不能复自还,即引其众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单于小弟本侍呼韩邪,亦亡之右地,收两兄馀兵得数千人,自立为伊利目单于,道逢郅支,合战,郅支杀之,并其兵五万馀人。闻汉出兵谷助呼韩邪,即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①]乃益西近乌孙,欲与并力,遣使见小昆弥乌就屠。乌就屠见呼韩邪为汉所拥,郅支亡虏,欲攻之以称汉,[②]乃杀郅支使,持头送都护在所,发八千骑迎郅支。郅支见乌孙兵多,其使又不反,勒兵逢击乌孙,破之。[③]因北击乌揭,[④]乌揭降。发其兵西破坚昆,北降丁令,[⑤]并三国。数遣兵击乌孙,常胜之。坚昆东去单于庭七千里,南去车师五千里,郅支留都之。

①师古曰:"度音徒各反。"

②师古曰:"称汉朝之意也。称音尺孕反。"

③师古曰:"以兵逆之,相逢即击,故云逢击。"

④师古曰:"揭音丘例反。"

⑤师古曰:"令音零。"

元帝初即位,呼韩邪单于复上书,言民众困乏。汉诏云中、五原郡转谷二万斛以给焉。郅支单于自以道远,又怨汉拥护呼韩邪,遣使上书

求侍子。汉遣谷吉送之,郅支杀吉。汉不知吉音问,而匈奴降者言闻瓯脱皆杀之。[①]呼韩邪单于使来,汉辄簿责之甚急。[②]明年,汉遣车骑都尉韩昌、光禄大夫张猛送呼韩邪单于侍子,求问吉等,因赦其罪,勿令自疑。[③]昌、猛见单于民众益盛,塞下禽兽尽,单于足以自卫,不畏郅支。闻其大臣多劝单于北归者,[④]恐北去后难约束,[⑤]昌、猛即与为盟约曰:"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有窃盗者,相报,行其诛,偿其物;[⑥]有寇,发兵相助。汉与匈奴敢先背约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孙尽如盟。"昌、猛与单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诺水东山,[⑦]刑白马,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⑧]以老上单于所破月氏王头为饮器者共饮血盟。昌、猛还奏事,公卿议者以为"单于保塞为藩,虽欲北去,犹不能为危害。昌、猛擅以汉国世世子孙与夷狄诅盟,令单于得以恶言上告于天,羞国家,伤威重,[⑨]不可得行。宜遣使往告祠天,与解盟。昌、猛奉使无状,罪至不道。"[⑩]上薄其过,[⑪]有诏昌、猛以赎论,勿解盟。其后呼韩邪竟北归庭,人众稍稍归之,国中遂定。

①师古曰:"于瓯脱得声问,云杀之。"

②师古曰:"簿责,以文簿一一责之也。簿音步户反。"

③师古曰:"疑者,疑汉欲讨伐也。"

④师古曰:"塞下无禽兽,则射猎无所得,又不畏郅支,故欲北归旧处。"

⑤师古曰:"不可更共为言要。"

⑥师古曰:"汉人为盗于匈奴,匈奴人为盗于汉,皆相告报而诛偿。"

⑦师古曰:"诺水即今突厥地诺真水也。"

⑧应劭曰:"径路,匈奴宝刀也。金,契金也。留犁,饭匕也。挠,和也。契金著酒中,挠搅饮之。"师古曰:"契,刻;挠,搅也,音呼高反。"

⑨师古曰:"羞,辱也。"

⑩师古曰:"无状,盖无善状。"

⑪师古曰:"以其罪过为轻薄。"

郅支既杀使者,自知负汉,又闻呼韩邪益强,恐见袭击,欲远去。会

康居王数为乌孙所困，与诸翕侯计，以为匈奴大国，乌孙素服属之，今郅支单于困隃在外，可迎置东边，使合兵取乌孙以立之，[①]长无匈奴忧矣。即使使至坚昆通语郅支。郅支素恐，又怨乌孙，闻康居计，大说，[②]遂与相结，引兵而西。康居亦遣贵人，橐它驴马数千匹，迎郅支。郅支人众中寒道死，[③]馀财三千人到康居。[④]其后，都护甘延寿与副陈汤发兵即康居诛斩郅支。[⑤]语在延寿、汤传。

①师古曰："言与郅支并力共灭乌孙，以其地立郅支，令居之也。"

②师古曰："说读曰悦。"

③师古曰："中寒，伤于寒也。道死，死于道上也。"

④师古曰："财与才同。"

⑤师古曰："即，就也。"

郅支既诛，呼韩邪单于且喜且惧，上书言曰："常愿谒见天子，诚以郅支在西方，恐其与乌孙俱来击臣，以故未得至汉。今郅支已伏诛，愿入朝见。"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①]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②]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议，议者皆以为便。郎中侯应习边事，以为不可许。上问状，应曰："周秦以来，匈奴暴桀，寇侵边境，汉兴，尤被其害。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馀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③]建塞徼，起亭隧，[④]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来寇，少所蔽隐，从塞以南，径深山谷，往来差难。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如罢备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圣德广被，天覆匈奴，[⑤]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来臣。夫夷狄之情，困则卑顺，强则骄逆，天性然也。前以罢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复罢，二也。中国有礼义之教，刑罚之诛，愚

民犹尚犯禁，又况单于，能必其众不犯约哉！三也。⑥自中国尚建关梁以制诸侯，所以绝臣下之觊欲也。⑦设塞徼，置屯戍，非独为匈奴而已，亦为诸属国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旧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绝。今罢乘塞，则生嫚易分争之渐，五也。⑧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孙贫困，一旦亡出，从其亲戚，六也。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然时有亡出塞者，七也。盗贼桀黠，群辈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则不可制，八也。起塞以来百有馀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门，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功费久远，不可胜计。臣恐议者不深虑其终始，欲以一切省繇戍，⑩十年之外，百岁之内，卒有它变，障塞破坏，亭隧灭绝，当更发屯缮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复，九也。⑪如罢戍卒，省候望，单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汉，⑫请求无已。小失其意，则不可测。开夷狄之隙，亏中国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蛮之长策也。”

①师古曰：“言欲取汉女而身为汉家婿。”

②师古曰：“保，守也。自请保守之，令无寇盗。”

③师古曰：“斥，开也。攘，却也，音人羊反。”

④师古曰：“隧谓深开小道而行，避敌钞寇也。隧音遂。”

⑤师古曰：“如天之覆也。”

⑥师古曰：“必，极也，极保之也。”

⑦师古曰：“觊音冀。”

⑧师古曰：“乘塞，登之而守也。嫚易犹相欺侮也。易音弋豉反。”

⑨师古曰：“僵落，谓山上树木摧折或立死枯僵堕落者。僵音姜。”

⑩师古曰：“一切谓权时也，解在平纪。繇读曰徭。”

⑪师古曰：“卒读皆曰猝。”

⑫师古曰：“于汉自称恩德也。”

对奏，天子有诏：“勿议罢边塞事。”使车骑将军口谕单于①曰：“单

于上书愿罢北边吏士屯戍，子孙世世保塞。单于鄉慕礼义，②所以为民计者甚厚，此长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国四方皆有关梁障塞，非独以备塞外也，亦以防中国奸邪放纵，出为寇害，故明法度以专众心也。敬谕单于之意，③朕无疑焉。为单于怪其不罢，故使大司马车骑将军嘉晓单于。”单于谢曰：“愚不知大计，天子幸使大臣告语，甚厚！”

①师古曰：“将军许嘉也。谕谓晓告。”

②师古曰：“鄉读曰向。”

③师古曰：“言已晓知其意也。”

初，左伊秩訾为呼韩邪画计归汉，竟以安定。其后或谗伊秩訾自伐其功，常鞅鞅，①呼韩邪疑之。左伊秩訾惧诛，将其众千馀人降汉，汉以为关内侯，食邑三百户，令佩其王印绶。②及竟宁中，呼韩邪来朝，与伊秩訾相见，谢曰：“王为我计甚厚，令匈奴至今安宁，王之力也，德岂可忘！我失王意，使王去不复顾留，③皆我过也。今欲白天子，请王归庭。”伊秩訾曰：“单于赖天命，自归于汉，得以安宁，单于神灵，天子之佑也，我安得力！既已降汉，又复归匈奴，是两心也。愿为单于侍(史)〔使〕于汉，[1]不敢听命。”④单于固请不能得而归。

①师古曰：“伐谓矜其功力。”

②师古曰：“虽于汉为关内侯，而依匈奴王号与印绶。”

③师古曰：“言不复顾念而留住匈奴中。”

④师古曰：“言为单于充使，留侍于汉，不能还匈奴。”

王昭君号宁胡阏氏，①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呼韩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始呼韩邪娶左伊秩訾兄呼衍王女二人。长女颛渠阏氏，生二子，长曰且莫车，②次曰囊知牙斯。少女为大阏氏，生四子，长曰雕陶莫皋，次曰且麋胥，③皆长于且莫车，少子咸、乐二人，皆小于囊知牙斯。又它阏氏子十馀人。颛渠阏氏贵，且莫车爱。呼韩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车，其母颛渠阏氏曰：“匈奴乱十馀年，不绝如发，赖蒙汉力，故得复安。今平定未久，人民创艾战斗，④且莫车年少，百姓未附，

恐复危国。我与大阏氏一家共子,⑤不如立雕陶莫皋。”大阏氏曰:“且莫车虽少,大臣共持国事,今舍贵立贱,后世必乱。”⑥单于卒从颛渠阏氏计,立雕陶莫皋,约令传国与弟。呼韩邪死,雕陶莫皋立,为复株絫若鞮单于。⑦

①师古曰:“言胡得之,国以安宁也。”

②师古曰:“且音子馀反。”

③师古曰:“且音子馀反。胥音先於反。”

④师古曰:“创音初亮反。艾读曰乂。”

⑤师古曰:“一家,言亲姊妹也。共子,两人所生恩慈无别也。”

⑥师古曰:“舍谓弃置也。”

⑦师古曰:“复音服。絫音力追反。”

复株絫若鞮单于立,遣子右致卢儿王醯诸屠奴侯入侍,以且糜胥为左贤王,且莫车为左谷蠡王,囊知牙斯为右贤王。复株絫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①小女为当于居次。②

①李奇曰:“居次者,女之号,若汉言公主也。”文颖曰:“须卜氏,匈奴贵族也。”

②文颖曰:“当于亦匈奴大族也。”师古曰:“须卜、当于,皆其夫家氏族。”

河平元年,单于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献朝正月。①既罢,遣使者送至蒲反。②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杀,终不敢还归。”使者以闻,下公卿议。议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禄大夫谷永、议郎杜钦以为“汉兴,匈奴数为边害,故设金爵之赏以待降者。今单于诎体称臣,列为北藩,遣使朝贺,无有二心,汉家接之,宜异于往时。今既享单于聘贡之质,③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贪一夫之得而失一国之心,拥有罪之臣而绝慕义之君也。假令单于初立,欲委身中国,未知利害,④私使伊邪莫演诈降以卜吉凶,受之亏德沮善,⑤令单于自疏,不亲边吏;或者设为反间,欲因而生隙,⑥受之适合其策,使得归曲而直责。⑦此诚边竟安危之原,师旅动静之首,⑧不可不详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诈谖之谋,怀附亲之心,便”。⑨对奏,天子从之。遣中郎将王舜往

问降状。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归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见汉使。明年,单于上书愿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赐锦绣缯帛二万匹,絮二万斤,它如竟宁时。

①师古曰:“演音衍。”

②师古曰:“河东之县也。”

③师古曰:“享,当也。质,诚也。”

④师古曰:“假令犹言或当也。”

⑤师古曰:“沮,坏也,音材汝反。”

⑥师古曰:“间音居莧反。”

⑦师古曰:“归曲于汉,而以直义来责也。”

⑧师古曰:“竟读曰境。”

⑨师古曰:“谖,诈辞也,音许远反。”

复株絫单于立十岁,鸿嘉元年死。弟且麋胥立,为搜谐若鞮单于。

搜谐单于立,遣子左祝都韩王朐留斯侯入侍,① 以且莫车为左贤王。搜谐单于立八岁,元延元年,为朝二年发行,② 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车立,为车牙若鞮单于。

①师古曰:“朐音许于反。”

②师古曰:“欲会二年岁首之朝(会)〔礼〕[2],故豫发其国而行。”

车牙单于立,遣子右于涂仇撑王乌夷当入侍,① 以囊知牙斯为左贤王。车牙单于立四岁,绥和元年死。弟囊知牙斯立,为乌珠留若鞮单于。

①师古曰:“涂音徒。撑音缠。”

乌珠留单于立,以第二阏氏子乐为左贤王,以第五阏氏子舆为右贤王,① 遣子右股奴王乌鞮牙斯入侍。汉遣中郎将夏侯藩、副校尉韩容使匈奴。时帝舅大司马票骑将军王根领尚书事,或说根曰:“匈奴有斗入汉地,直张掖郡,② 生奇材木,箭竿就羽,③ 如得之,于边甚饶,国家有广

地之实,将军显功,垂于无穷。”根为上言其利,上直欲从单于求之,④为有不得,伤命损威。⑤根即但以上指晓藩,令从藩所说而求之。⑥藩至匈奴,以语次说单于曰:“窃见匈奴斗入汉地,直张掖郡。汉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数百人寒苦,候望久劳。单于宜上书献此地,直断阸之,省两都尉士卒数百人,以复天子厚恩,⑦其报必大。”⑧单于曰:“此天子诏语邪,将从使者所求也?”藩曰:“诏指也,然藩亦为单于画善计耳。”单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怜父呼韩邪单于,从长城以北匈奴有之。此温偶骄王所居地也,⑨未晓其形状所生,请遣使问之。”⑩藩、容归汉。后复使匈奴,至则求地。单于曰:“父兄传五世,汉不求此地,至知独求,何也? 已问温偶骄王,匈奴西边诸侯作穹庐及车,皆仰此山材木,⑪且先父地,不敢失也。”藩还,迁为太原太守。单于遣使上书,以藩求地状闻。诏报单于曰:“藩擅称诏从单于求地,法当死,更大赦二,⑫今徙藩为济南太守,不令当匈奴。”明年,侍子死,归葬。复遣子左于骄仇掸王稽留昆人侍。⑬

①师古曰:“此二人皆乌珠留之弟也。第二阏氏,即上所谓大阏氏也。第五阏氏,亦呼韩邪单于之阏氏。”

②师古曰:“斗,绝也。直,当也。”

③师古曰:“就,大雕也,黄头赤目,其羽可为箭。竿音工旱反。”

④师古曰:“直犹正耳。”

⑤师古曰:“诏命不行,故云伤命也。”

⑥师古曰:“自以藩意说单于而求之。”

⑦师古曰:“复亦报。”

⑧师古曰:“汉得此地,必厚报赏单于。”

⑨师古曰:“偶音五口反。骄音涂。次下亦同。”

⑩师古曰:“所生,谓山之所出草木、鸟兽为用者。”

⑪师古曰:“谓诸小王为诸侯者,效中国之言耳。仰音牛向反。”

⑫师古曰:“更,经也,音功衡反。”

⑬师古曰:“掸音蝉。稽音鸡。”

至哀帝建平二年，乌孙庶子卑援寔[①]翕侯人众入匈奴西界，寇盗牛畜，颇杀其民。单于闻之，遣左大当户乌夷泠[②]将五千骑击乌孙，杀数百人，略千馀人，驱牛畜去。[③]卑援寔恐，遣子趋逯为质匈奴。[④]单于受，以状闻。汉遣中郎将丁野林、副校尉公乘音使匈奴，责让单于，告令还归卑援寔质子。单于受诏，遣归。

①师古曰："援音爰。寔音竹二反。"

②师古曰："泠音零。"

③师古曰："驱与驱同。"

④师古曰："逯音录。"

建平四年，单于上书愿朝五年。时哀帝被疾，或言匈奴从上游来厌人，[①]自黄龙、竟宁时，单于朝中国辄有大故。[②]上由是难之，以问公卿，亦以为虚费府帑，[③]可且勿许。单于使辞去，未发，黄门郎扬雄上书谏曰：

①服虔曰："游犹流也。河水从西北来，故曰上游也。"师古曰："上游，亦总谓地形耳，不必系于河水也。厌音一涉反。"

②师古曰："大故谓国之大丧。"

③师古曰："府，物所聚也。帑，藏金帛之所也，音它莽反，又音奴。"

臣闻六经之治，贵于未乱；兵家之胜，贵于未战。[①]二者皆微，[②]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单于上书求朝，国家不许而辞之，臣愚以为汉与匈奴从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远称，请引秦以来明之：

①师古曰："已乱而后治之，战斗而后获胜，则不足贵。"

②师古曰："微谓精妙也。"

以秦始皇之强，蒙恬之威，带甲四十馀万，然不敢窥西河，乃筑长城以界之。会汉初兴，以高祖之威灵，三十万众困于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时奇谲之士石画之臣甚众，[①]卒其所以脱者，世莫得而

言也。② 又高皇后尝忿匈奴，群臣庭议，樊哙请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季布曰："哙可斩也，妄阿顺指！"于是大臣权书遗之，③ 然后匈奴之结解，，中国之忧平。及孝文时，匈奴侵暴北边，候骑至雍甘泉，京师大骇，发三将军屯细柳、棘门、霸上以备之，数月乃罢。孝武即位，设马邑之权，欲诱匈奴，使韩安国将三十万众徼于便墜，④ 匈奴觉之而去，徒费财劳师，一虏不可得见，况单于之面乎！其后深惟社稷之计，规恢万载之策，⑤ 乃大兴师数十万，使卫青、霍去病操兵，前后十馀年。⑥ 于是浮西河，绝大幕，破寘颜，袭王庭，穷极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以临翰海，⑦ 虏名王贵人以百数。自是之后，匈奴震怖，益求和亲，然而未肯称臣也。

①邓展曰："石，大也。"师古曰："石言坚固如石也。画，计策也，音获。"

②师古曰："卒，终也。莫得而言，谓自免之计，其事丑恶，故不传。"

③师古曰："以权道为书，顺辞以答之。"

④师古曰："徼，要也，音工尧反。墜，古地字。"

⑤师古曰："恢，大也。"

⑥师古曰："操，持也，音千高反。"

⑦师古曰："积土为封，而又禅祭也。"

且夫前世岂乐倾无量之费，役无罪之人，快心于狼望之北哉？①〔3〕以为不壹劳者不久佚，不蹔费者不永宁，② 是以忍百万之师以摧饿虎之喙，运府库之财填卢山之壑而不悔也。③ 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④ 欲掠乌孙，侵公主，乃发五将之师十五万骑猎其南，而长罗侯以乌孙五万骑震其西，皆至质而还。⑤ 时鲜有所获，⑥ 徒奋扬威武，明汉兵若雷风耳。虽空行空反，尚诛两将军。故北狄不服，中国未得高枕安寝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间，大化神明，鸿恩溥洽，而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日逐、呼韩邪携国归(死)〔化〕，〔4〕扶伏称臣，⑦ 然尚羁縻之，计不颛制。⑧ 自此之后，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⑨ 何者？外国天性忿鸷，⑩ 形容魁健，⑪ 负力怙气，⑫ 难化

以善，易肄以恶，⑬其强难诎，其和难得。故未服之时，劳师远攻，倾国殚货，伏尸流血，破坚拔敌，如彼之难也；既服之后，慰荐抚循，交接赂遗，威仪俯仰，如此之备也。往时尝屠大宛之城，蹈乌桓之垒，探姑缯之壁，⑭籍荡姐之场，⑮艾朝鲜之旃，拔两越之旗，⑯近不过旬月之役，远不离二时之劳，⑰固已犁其庭，扫其闾，⑱郡县而置之，云徹席卷，后无余菑。⑲唯北狄为不然，真中国之坚敌也，三垂比之悬矣，前世重之兹甚，⑳未易可轻也。

①师古曰："匈奴中地名也。"

②师古曰："佚与逸同。"

③师古曰："喙，口也，摧百万之师于兽口也。卢山，匈奴中山也。喙音许秽反。"

④师古曰："桀，坚也。言其起立不顺。"

⑤师古曰："质，信也，谓所期处。"

⑥师古曰："鲜，少也，音先践反。"

⑦师古曰："伏音蒲北反。"

⑧师古曰："颛与专同。专制谓以为臣妾也。"

⑨师古曰："强音其两反。"

⑩师古曰："惸，伶也，音竹二反。"

⑪师古曰："魁，大也。"

⑫师古曰："负，恃也。"

⑬师古曰："肄谓附属之也。恶谓威也。"

⑭师古曰："姑缯，谓西南夷种也，在益州，见昭纪也。"

⑮刘德曰："羌属也。"师古曰："籍犹蹈也。姐音紫。"

⑯师古曰："艾读曰刈。刈，绝也。"

⑰师古曰："离，历也。三月为一时。"

⑱师古曰："犁，耕也。"

⑲师古曰："菑，古灾字也。"

⑳师古曰："兹，益也。"

今单于归义，怀款诚之心，欲离其庭，陈见于前，此乃上世之遗策，神灵之所想望，国家虽费，不得已者也。[①]奈何距以来厌之辞，疏以无日之期，消往昔之恩，开将来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负前言，缘往辞，[②]归怨于汉，因以自绝，终无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谕之不能，焉得不为大忧乎！夫明者视于无形，聪者听于无声，诚先于未然，即蒙恬、樊哙不复施，棘门、细柳不复备，马邑之策安所设，卫、霍之功何得用，五将之威安所震？[③]不然，壹有隙之后，虽智者劳心于内，辩者鞿击于外，[④]犹不若未然之时也。且往者图西域，制车师，[⑤]置城郭都护三十六国，费岁以大万计者，[⑥]岂为康居、乌孙能逾白龙堆而寇西边哉？[⑦]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劳之，一日失之，费十而爱一，臣窃为国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于未乱未战，以遏边萌之祸。

①师古曰："已，止也。"

②师古曰："言单于因缘往昔和好之辞以怨汉也。"

③师古曰："先于未然，谓计策素定，御难折冲。"

④师古曰："鞿击，言使车交驰，其鞿相击也。"

⑤师古曰："图，谋也。"

⑥师古曰："财用之费，一岁数百万也。"

⑦孟康曰："龙堆形如土龙身，无头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埤者丈馀，皆东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中。"

书奏，天子嘉焉，召还匈奴使者，更报单于书而许之。赐雄帛五十匹，黄金十斤。单于未发，会病，复遣使愿朝明年。故事，单于朝，从名王以下及从者二百馀人。单于又上书言："蒙天子神灵，人民盛壮，愿从五百人入朝，以明天子盛德。"上皆许之。

元寿二年，单于来朝，上以太岁厌胜所在，[①]舍之上林苑蒲陶宫。[②]告之以加敬于单于，[③]单于知之。加赐衣三百七十袭，锦绣缯帛三万匹，絮三万斤，它如河平时。既罢，遣中郎将韩况送单于。单于出塞，到

休屯井，北度车田卢水，道里回远。④况等乏食，单于乃给其粮，失期不还五十馀日。

①师古曰："厌音一涉反。"

②师古曰："舍，止宿。"

③师古曰："云以赦于单于，故令止上林。"

④师古曰："回音胡内反。"

初，上遣稽留昆随单于去，到国，复遣稽留昆同母兄右大且方与妇人侍。①还归，复遣且方同母兄左日逐王都与妇人侍。是时，汉平帝幼，太皇太后称制，新都侯王莽秉政，欲说太后以威德至盛异于前，②乃风单于③令遣王昭君女须卜居次云人侍④太后，所以赏赐之甚厚。

①师古曰："且音子闾反。"

②师古曰："说读曰悦。以此事取悦于太后。"

③师古曰："风读曰讽。"

④师古曰："云者，其女名。"

会西域车师后王句姑、①去胡来王唐兜②皆怨恨都护校尉，将妻子人民亡降匈奴，语在西域传。单于受置左谷蠡地，遣使上书言状曰："臣谨已受。"诏遣中郎将韩隆、王昌、副校尉甄阜、侍中谒者帛敞、长水校尉王歙使匈奴，③告单于曰："西域内属，不当得受，④今遣之。"⑤单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怜，为作约束，自长城以南天子有之，长城以北单于有之。有犯塞，辄以状闻；有降者，不得受。臣知父呼韩邪单于蒙无量之恩，死遗言曰：'有从中国来降者，勿受，辄送至塞，以报天子厚恩。'此外国也，得受之。"使者曰："匈奴骨肉相攻，国几绝，⑥蒙中国大恩，危亡复续，妻子完安，累世相继，宜有以报厚恩。"单于叩头谢罪，执二虏还付使者。诏使中郎将王萌待西域恶都奴界上逆受。⑦单于遣使送到国，因请其罪。使者以闻，有诏不听，⑧会西域诸国王斩以示之。乃造设四条：⑨中国人亡入匈奴者，乌孙亡降匈奴者，西域诸国佩中国印绶降匈奴者，乌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将王骏、王昌、副校尉甄阜、王

寻使匈奴，班四条与单于，杂函封，⑩付单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为约束封函还。时，莽奏令中国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风单于，⑪宜上书慕化，为一名，汉必加厚赏。单于从之，上书言："幸得备藩臣，窃乐太平圣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谨更名曰知。"莽大说，⑫白太后，遣使者答谕，厚赏赐焉。

①师古曰："句音钩。"

②师古曰："为其去胡而来降汉，故以为王号。"

③师古曰："歙音翕。"

④师古曰："既属汉家，不得复臣匈奴。"

⑤师古曰："今即遣还。"

⑥师古曰："几音钜依反。"

⑦服虔曰："恶都奴，西域之谷名也。"师古曰："逆受，迎而受之。"

⑧师古曰："不免其罪。"

⑨师古曰："更新为此制也。"

⑩师古曰："与玺书同一函而封之。"

⑪师古曰："风读曰讽。"

⑫师古曰："说读曰悦。"

汉既班四条，后护乌桓使者告乌桓民，毋得复与匈奴皮布税。匈奴以故事遣使者责乌桓税，① 匈奴人民妇女欲贾贩者皆随往焉。乌桓距曰："奉天子诏条，(之)〔不〕当予匈奴税。"[5] 匈奴使怒，收乌桓酋豪，缚到悬之。酋豪昆弟怒，共(入)〔杀〕匈奴使及其官属，[6] 收略妇女马牛。单于闻之，遣使发左贤王兵入乌桓责杀使者，因攻击之。乌桓分散，或走上山，或东保塞。匈奴颇杀人民，驱妇女弱小且千人去，② 置左地，告乌桓曰："持马畜皮布来赎之。"乌桓见略者亲属二千馀人持财畜往赎，匈奴受，留不遣。③

①师古曰："故时常税，是以求之。"

②师古曰："驱与驱同。"

③师古曰:"受其皮布而留人不遣。"

王莽之篡位也,建国元年,遣五威将王骏率甄阜、王巽、陈饶、帛敞、丁业六人,[①]多赍金帛,重遗单于,谕晓以受命代汉状,因易单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单于玺",莽更曰"新匈奴单于章"。[②]将率既至,授单于印绂,[③]诏命上故印绂。单于再拜受诏。译前,欲解取故印绂,单于举掖授之。左姑夕侯苏从旁谓单于曰:"未见新印文,宜且勿与。"单于止,不肯与。请使者坐穹庐,单于欲前为寿。五威将曰:"故印绂当以时上。"单于曰:"诺。"复举掖授译。苏复曰:"未见印文,且勿与。"单于曰:"印文何由变更!"遂解故印绂奉上,将率受。著新绂,不解视印,饮食至夜乃罢。右率陈饶谓诸将率曰:"鄉者姑夕侯疑印文,几令单于不与人。[④]如令视印,见其变改,必求故印,此非辞说所能距也。既得而复失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椎破故印,以绝祸根。"将率犹与,莫有应者。[⑤]饶,燕士,果悍,[⑥]即引斧椎坏之。明日,单于果遣右骨都侯当白将率曰:"汉赐单于印,言'玺'不言'章',又无'汉'字,诸王已下乃有'汉'言'章'。今(印)〔即〕去'玺'加'新',[7]与臣下无别。愿得故印。"将率示以故印,谓曰:"新室顺天制作,故印随将率所自为破坏。单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当还白,单于知已无可奈何,又多得赂遗,即遣弟右贤王舆奉马牛随将率入谢,因上书求故印。

①师古曰:"巽音立。"

②师古曰:"新者,莽自系其国号。"

③师古曰:"绂者,印之组也,音弗。"

④师古曰:"鄉读曰向。几音钜依反。"

⑤师古曰:"与读曰豫。"

⑥师古曰:"果,决也。悍,勇也,音胡干反。"

将率还到左犁汗王咸所居地,见乌桓民多,以问咸。咸具言状,[①]将率曰:"前封四条,不得受乌桓降者,亟还之。"[②]咸曰:"请密与单于相闻,得语,归之。"单于使咸报曰:"当从塞内还之邪,从塞外还之邪?"将

率不敢颛决，以闻。诏报，从塞外还之。

①师古曰："谓前驱略得妇女弱小，赎之不还者。"

②师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单于始用夏侯藩求地有距汉语，后以求税乌桓不得，因寇略其人民，衅由是生，重以印文改易，[①]故怨恨。乃遣右大且渠蒲呼卢訾等十馀人将兵众万骑，以护送乌桓为名，[②]勒兵朔方塞下。朔方太守以闻。

①师古曰："重音直用反。"

②师古曰："阳言云护送乌桓人众，实来为寇。"

明年，西域车师后王须置离谋降匈奴，都护但钦诛斩之。置离兄狐兰支将人众二千馀人，驱畜产，举国亡降匈奴，[①]单于受之。狐兰支与匈奴共入寇，击车师，杀后成长，[②]伤都护司马，复还入匈奴。

①师古曰："驱与驱同。举其一国之人皆亡降也。"

②师古曰："后成，车师小国名也。长，其长帅也。"

时戊己校尉史陈良、终带、司马丞韩玄、右曲候任商等见西域颇背叛，闻匈奴欲大侵，恐并死，即谋劫略吏卒数百人，共杀戊己校尉刀护，[①]遣人与匈奴南犁汗王南将军相闻。匈奴南将军二千骑入西域迎良等，良等尽胁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馀人入匈奴。玄、商留南将军所，良、带径至单于庭，人众别置零吾水上田居。单于号良、带曰乌桓都将军，留居单于所，数呼与饮食。西域都护但钦上书言匈奴南将军右伊秩訾将人众寇击诸国。莽于是大分匈奴为十五单于，遣中郎将蔺苞、副校尉戴级将兵万骑，多赍珍宝至云中塞下，招诱呼韩邪单于诸子，欲以次拜之。使译出塞诱呼右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则胁拜咸为孝单于，赐安车驷车各一，黄金千斤，杂缯千匹，戎载十；[②]拜助为顺单于，赐黄金五百斤；传送助、登长安。莽封苞为宣威公，拜为虎牙将军；封级为扬威公，拜为虎贲将军。单于闻之，怒曰："先单于受汉宣帝恩，不可负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孙，何以得立？"遣左骨都侯、右伊秩訾王呼卢訾

及左贤王乐将兵人云中益寿塞，大杀吏民。是岁，建国三年也。

①师古曰："刀音貂。"

②师古曰："戏戟，有旗之戟也。戏音许宜反，又音麾。"

是后，单于历告左右部都尉、诸边王，人塞寇盗，大辈万馀，中辈数千，少者数百，杀雁门、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产不可胜数，缘边虚耗。莽新即位，怙府库之富欲立威，乃拜十二部将率，发郡国勇士，武库精兵，各有所屯守，转委输于边。议满三十万众，赍三百日粮，同时十道并出，穷追匈奴，内之于丁令，[①]因分其地，立呼韩邪十五子。

①师古曰："逐之遣入丁令地。令音零。"

莽将严尤谏曰："臣闻匈奴为害，所从来久矣，未闻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后世三家周、秦、汉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当周宣王时，猃允内侵，至于泾阳，命将征之，尽境而还。其视戎狄之侵，譬犹蠭虿之螫，趾之而已。[①]故天下称明，是为中策。汉武帝选将练兵，约赍轻粮，深入远戍，[②]虽有克获之功，胡辄报之，兵连祸结三十馀年，中国罢耗，匈奴亦创艾，[③]而天下称武，是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轻民力，筑长城之固，延袤万里，[④]转输之行，起于负海，疆境既完，中国内竭，以丧社稷，是为无策。今天下遭阳九之阨，比年饥馑，西北边尤甚。发三十万众，具三百日粮，东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后乃备。[⑤]计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师老械弊，势不可用，此一难也。边既空虚，不能奉军粮，内调郡国，不相及属，此二难也。[⑥]计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胜；牛又当自赍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卤，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军出未满百日，牛必物故且尽，[⑦]馀粮尚多，人不能负，此三难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风，多赍赙馁薪炭，重不可胜，[⑧]食糒饮水，以历四时，师有疾疫之忧，是故前世伐胡，不过百日，非不欲久，势力不能，此四难也。辎重自随，则轻锐者少，[⑨]不得疾行，虏徐遁逃，势不能及，幸而逢虏，又累辎重，[⑩]如遇险阻，衔尾相随，[⑪]虏要遮前后，危殆不测，此五难也。大用民力，功

不可必立,臣伏忧之。今既发兵,宜纵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击,且以创艾胡虏。"⑫莽不听尤言,转兵谷如故,天下骚动。

①师古曰:"蝥,古蚊字也。虻音盲。螫音式亦反。敺与驱同。"

②师古曰:"约,少也。少费衣装。"

③师古曰:"罢读曰疲。耗,损也。创音初向反。艾读曰乂。次下亦同。"

④师古曰:"袤,长也,音茂。"

⑤师古曰:"援,引也,音爰。"

⑥师古曰:"调,发也,音徒钓反。属音之欲反。"

⑦师古曰:"物故谓死也。"

⑧师古曰:"脯,古釜字也。镬,釜之大口者也。镬音富。"

⑨师古曰:"重音直用反。其下亦同。"

⑩师古曰:"累音力瑞反。"

⑪师古曰:"衔,马衔也。尾,马尾也。言前后单行,不得并驱。"

⑫师古曰:"请率见到之兵,且以击虏。"

咸既受莽孝单于之号,驰出塞归庭,具以见胁状白单于。单于更以为於粟置支侯,匈奴贱官也。后助病死,莽以登代助为顺单于。

厌难将军陈钦、①震狄将军王巡屯云中葛邪塞。是时,匈奴数为边寇,杀将率吏士,略人民,敺畜产去甚众。②捕得虏生口验问,皆曰孝单于咸子角数为寇。两将以闻。四年,莽会诸蛮夷,斩咸子登于长安市。

①师古曰:"厌音一涉反。"

②师古曰:"敺与驱同。"

初,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及莽挠乱匈奴,与之构难,①边民死亡系获,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罢弊,②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矣。

①师古曰:"挠,搅也,音火高反。"

②师古曰:"罢读曰疲。"

乌珠留单于立二十一岁,建国五年死。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须

卜当,即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婿也。云常欲与中国和亲,又素与咸厚善,见咸前后为莽所拜,故遂越舆而立咸为乌累若鞮单于。①

①师古曰:"累音力追反。"

乌累单于咸立,以弟舆为左谷蠡王。乌珠留单于子苏屠胡本为左贤王,以弟屠耆闕氏子卢浑为右贤王。① 乌珠留单于在时,左贤王数死,以为其号不祥,更易命左贤王曰"护于"。护于之尊最贵,次当为单于,故乌珠留单于授其长子以为护于,欲传以国。咸怨乌珠留单于贬贱己号,不欲传国,及立,贬护于为左屠耆王。云、当遂劝咸和亲。

①师古曰:"浑音胡昆反。"

天凤元年,云、当遣人之西河虎猛制虏塞下,① 告塞吏曰欲见和亲侯。和亲侯王歙者,王昭君兄子也。② 中部都尉以闻。莽遣歙、歙弟骑都尉展德侯讽使匈奴,③ 贺单于初立,赐黄金衣被缯帛,绐言侍子登在,因购求陈良、终带等。单于尽收四人及手杀校尉刀护贼芝音妻子以下二十七人,皆械槛付使者,遣厨唯姑夕王富等四十人送歙、讽。莽作焚如之刑,烧杀陈良等,④ 罢诸将率屯兵,但置游击都尉。单于贪莽赂遗,故外不失汉故事,然内利寇掠。又使还,知子登前死,怨恨,寇虏从左地入,不绝。⑤ 使者问单于,辄曰:"乌桓与匈奴无状黠民共为寇入塞,譬如中国有盗贼耳! 咸初立持国,威信尚浅,尽力禁止,不敢有二心。"

①师古曰:"虎猛,县名,制虏塞在其界。"

②师古曰:"歙音翕。"

③师古曰:"讽音立。"

④应劭曰:"易有焚如、死如、弃如之言,莽依此作刑名也。"如淳曰:"焚如、死如、弃如者,谓不孝子也。不畜于父母,不容于朋友,故烧杀弃之,莽依此作刑名也。"师古曰:"易离卦九四爻辞也。"

⑤师古曰:"入为寇而虏掠。"

天凤二年五月,莽复遣歙与五威将王咸率伏黯、丁业等六人,使送

右厨唯姑夕王,因奉归前所斩侍子登及诸贵人从者丧,皆载以常车。① 至塞下,单于遣云、当子男大且渠奢等至塞迎。咸等至,多遗单于金珍,因谕说改其号,号匈奴曰"恭奴",单于曰"善于",赐印绶。封骨都侯当为后安公,当子男奢为后安侯。单于贪莽金币,故曲听之,然寇盗如故。咸、欲又以陈良等购金付云、当,令自差与之。② 十二月,还入塞,莽大喜,赐欲钱二百万,悉封黯等。

①刘德曰:"县易车也。旧司农出钱市车,县次易牛也。"

②师古曰:"差其次第多少。"

单于咸立五岁,天凤五年死,弟左贤王舆立,为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匈奴谓孝曰"若鞮"。自呼韩邪后,与汉亲密,见汉谥帝为"孝",慕之,故皆为"若鞮"。

呼都而尸单于舆既立,贪利赏赐,遣大且渠奢与云女弟当(户)〔于〕居次[8]子醯椟王① 俱奉献至长安。莽遣和亲侯欲与奢等俱至制虏塞下,与云、当会,因以兵迫胁,将至长安。云、当小男从塞下得脱,归匈奴。当至长安,莽拜为须卜单于,欲出大兵以辅立之。兵调度亦不合,而匈奴愈怒,并入北边,北边由是坏败。会当病死,莽以其庶女陆逯任妻后安公奢,② 所以尊宠之甚厚,终为欲出兵立之者。③ 会汉兵诛莽,云、奢亦死。

①师古曰:"椟音读。"

②李奇曰:"陆逯,邑也。莽改公主曰任。奢本为侯,莽以女妻之,故进爵为公。"师古曰:"逯音录。任音壬。"

③师古曰:"言为此计意不止。"

更始二年冬,汉遣中郎将归德侯飒、大司马护军陈遵使匈奴,授单于汉旧制玺绶,王侯以下印绶,因送云、当馀亲属贵人从者。单于舆骄,谓遵、飒曰:"匈奴本与汉为兄弟,匈奴中乱,① 孝宣皇帝辅立呼韩邪单于,故称臣以尊汉。今汉亦大乱,为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击莽,空其边境,令天下骚动思汉,莽卒以败而汉复兴,亦我力也,当复尊我!"遵与相

掌距,②单于终持此言。其明年夏,还。会赤眉入长安,更始败。

①师古曰:"言中间之时也,读如本字,又音竹仲反。"

②师古曰:"掌谓支柱也,音丈庚反,又丑庚反。"

赞曰:书戒"蛮夷猾夏",①诗称"戎狄是膺",②春秋"有道守在四夷",③[9]久矣夷狄之为患也。故自汉兴,忠言嘉谋之臣曷尝不运筹策相与争于庙堂之上乎?高祖时则刘敬,吕后时樊哙、季布,孝文时贾谊、朝错,孝武时王恢、韩安国、朱买臣、公孙弘、董仲舒,人持所见,各有同异,然总其要,归两科而已。缙绅之儒则守和亲,介胄之士则言征伐,皆偏见一时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终始也。自汉兴以至于今,旷世历年,多于春秋,其与匈奴,有脩文而和亲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诎伸异变,强弱相反,是故其详可得而言也。

①师古曰:"虞书舜典载舜命皋陶作士之言也。猾,乱也。夏谓中夏诸国也。"

②师古曰:"鲁颂閟宫之诗,美僖公兴师与齐桓讨难。膺,当也。"

③师古曰:"春秋左氏传昭(三十二)〔二十三〕年[10]楚囊瓦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言德及远。"

④师古曰:"下音胡亚反。"

昔和亲之论,发于刘敬。是时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难,故从其言,约结和亲,赂遗单于,冀以救安边境。孝惠、高后时遵而不违,匈奴寇盗不为衰止,而单于反以加骄倨。逮至孝文,与通关市,妻以汉女,增厚其赂,岁以千金,而匈奴数背约束,边境屡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发愤,遂躬戎服,亲御鞍马,从六郡良家材力之士,①驰射上林,讲习战陈,聚天下精兵,军于广武,顾问冯唐,与论将帅,喟然叹息,思古名臣,此则和亲无益,已然之明效也。

①师古曰:"六郡,谓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其安定、天水、西河,武帝所置耳,史本其土地,而追言也。"

仲舒亲见四世之事,犹复欲守旧文,颇增其约。以为"义动君子,利动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义说也,[①]独可说以厚利,结之于天耳。[②]故与之厚利以没其意,[③]与盟于天以坚其约,质其爱子以累其心,[④]匈奴虽欲展转,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杀爱子何。[⑤]夫赋敛行赂不足以当三军之费,城郭之固无以异于贞士之约,[⑥]而使边城守境之民父兄缓带,稚子咽哺,[⑦]胡马不窥于长城,而羽檄不行于中国,不亦便于天下乎!"察仲舒之论,考诸行事,乃知其未合于当时,而有阙于后世也。当孝武时,虽征伐克获,而士马物故亦略相当;虽开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弃造阳之北九百馀里。匈奴人民每来降汉,单于亦辄拘留汉使以相报复,[⑧]其桀骜尚如斯,[⑨]安肯以爱子而为质乎?此不合当时之言也。若不置质,空约和亲,是袭孝文既往之悔,而长匈奴无已之诈也。[⑩]夫边城不选守境武略之臣,脩障隧备塞之具,厉长戟劲弩之械,恃吾所以待边寇。而务赋敛于民,远行货赂,割剥百姓,以奉寇雠。信甘言,守空约,而儿胡马之不窥,不已过乎![⑪]

①师古曰:"此说谓劝谕。"

②师古曰:"此说读曰悦。"

③师古曰:"没,溺也。"

④师古曰:"累音力瑞反。"

⑤师古曰:"展转,为移动其心。"

⑥晋灼曰:"坚城固守,不胜遣贞士为和亲之约也。"

⑦师古曰:"咽,吞也。哺谓所食在口者也。咽音宴。哺音捕。"

⑧师古曰:"复音扶目反。"

⑨师古曰:"骜与傲同。"

⑩师古曰:"袭,重也,重叠为其事。"

⑪师古曰:"几读曰冀。"

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奋击之威,直匈奴百年之运,[①]因其坏乱几亡之隙,[②]权时施宜,覆以威德,然后单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二)〔三〕

世称藩,[11]宾于汉庭。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③三世无犬吠之警,莠庶亡干戈之役。④

①师古曰:"直,当也。"

②师古曰:"几,近也,音钜依反。"

③师古曰:"晏,晚也。"

④师古曰:"莠,古黎字。"

后六十馀载之间,遭王莽篡位,始开边隙,单于由是归怨自绝,莽遂斩其侍子,边境之祸构矣。故呼韩邪始朝于汉,汉议其仪,而萧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来服荒忽无常,时至时去,宜待以客礼,让而不臣。如其后遽逃窜伏,①使于中国不为叛臣。"及孝元时,议罢守塞之备,侯应以为不可,可谓盛不忘衰,安必思危,远见识微之明矣。至单于咸弃其爱子,昧利不顾,②侵掠所获,岁钜万计,而和亲赂遗,不过千金,安在其不弃质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于是矣。

①师古曰:"遽,古遁字。"

②师古曰:"昧,贪也,音妹。"

夫规事建议,不图万世之固,而媮恃一时之事者,未(必)〔可〕以经远也。①[12]若乃征伐之功,秦汉行事,严尤论之当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②分九州,列五服,③物土贡,制外内,④或脩刑政,或昭文德,远近之势异也。是以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⑤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⑥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⑦天地所以绝外内也,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⑧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⑨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靡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

①师古曰:"媮与偷同。"

②师古曰:“度音大各反。中音竹仲反。”

③师古曰:“九州、五服,解并在前。”

④师古曰:“物土贡者,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贡之也。制外内,谓五服之差,远近异制。”

⑤师古曰:“春秋成十五年‘诸侯会吴于钟离’。公羊传曰:‘曷为殊会?吴外也。曷为外?春秋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也。’”

⑥师古曰:“辟读曰僻。”

⑦师古曰:“雍读曰壅。”

⑧师古曰:“戚,近也。”

⑨师古曰:“惩谓使其创艾。”

【校勘记】

〔1〕 愿为单于侍(史)〔使〕于汉, 景祐、殿、局本都作“使”。王先谦说作“使”是。

〔2〕 欲会二年岁首之朝(会)〔礼〕, 景祐、殿本都作“礼”。

〔3〕 快心于狼望之北哉? 王先谦据通鉴胡注,以“狼望”为狼烟候望之地,与颜注异。

〔4〕 呼韩邪携国归(死)〔化〕,王念孙说“归死”二字于义不可通,汉纪孝哀纪、通典边防十一并作“归化”。

〔5〕 (之)〔不〕当予匈奴税。 钱大昭说“之”当作“不”。 按景祐、殿、局本都作“不”。

〔6〕 共(人)〔杀〕匈奴使及其官属, 钱大昭说“人”当作“杀”。 按景祐、殿、局本都作“杀”。

〔7〕 今(印)〔即〕去‘玺’加‘新’, 景祐本作“即”。王念孙说作“即”是,即者若也。

〔8〕 云女弟当(户)〔于〕居次王先谦说“户”当为“于”。按见上文。

〔9〕 春秋“有道守在四夷”, 杨树达说,贾子春秋篇“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此春秋旧说。“有道”二字当在引号内。

〔10〕 春秋左氏传昭(三十二)〔二十三〕年　按当作“二十三年”,各本并误。

〔11〕 (二)〔三〕世称藩，　景祐、殿、局本都作“三”。王先谦说作“三”是。

〔12〕 未(必)〔可〕以经远也。　景祐、殿本都作“可”。王先谦说作“可”是。

汉书卷九十五

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第六十五

(西)〔南〕夷君长以十数,[1]夜郎最大。① 其西,靡莫之属以十数,滇最大。② 自滇以北,君长以十数,邛都最大。③ 此皆椎结,④ 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师以东,北至叶榆,⑤ 名为嶲、昆明,⑥ 编发,⑦ 随畜移徙,亡常处,亡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十数,徙、莋都最大。⑧ 自莋以东北,君长以十数,冉駹最大。⑨ 其俗,或土著,或移徙。⑩ 在蜀之西。自駹以东北,君长以十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①师古曰:"后为县,属牂柯郡。"

②师古曰:"地有滇池,因为名也。滇音颠。"

③师古曰:"今之邛州本其地。"

④师古曰:"椎音直追反。结读曰髻。为髻如椎之形也。陆贾传及货殖传皆作魋字,音义同耳。此下朝鲜传亦同。"

⑤师古曰:"叶榆,泽名,因以立号,后为县,属益州郡。"

⑥师古曰:"嶲即今之嶲州也。昆明又在其西南,即今之南宁州,诸爨所居,是其地也。嶲音髓。"

⑦师古曰:"编音步典反。"

⑧师古曰:"徙及莋都,二国也。徙后为徙县,属蜀郡。莋都后为沈黎郡。徙音斯。莋音材各反。"

⑨师古曰:"今夔州、开州首领多姓冉者,本皆冉种也。駹音龙。"

⑩师古曰:"土著,谓有常处著于土地也。著音直略反。"

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跻将兵循江上，[①]略巴、黔中以西。[②]庄跻者，楚庄王苗裔也。跻至滇池，方三百里，[③]旁平地肥饶数千里，[④]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乃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⑤]秦时尝破，略通五尺道，[⑥]诸此国颇置吏焉。十馀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关蜀故徼。[⑦]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荈马、僰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

①师古曰："循，顺也。谓缘江而上也。跻音居略反。"

②师古曰："黔中，即今黔州是其地，本巴人也。"

③师古曰："地理志益州滇池县，其泽在西北。华阳国志云泽下流浅狭，状如倒池，故云滇池。"

④师古曰："池旁之地也。"

⑤师古曰："为其长帅也。"

⑥师古曰："其处险阨，故道才广五尺。"

⑦师古曰："西南之徼，犹北方塞也。徼音工钓反。"

建元六年，大行王恢击东粤，东粤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晓南粤。[①]南粤食蒙蜀枸酱，[②]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柯江，[③]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④]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馀步，足以行船。南粤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桐师，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书说上曰："南粤王黄屋左纛[⑤]，地东西万馀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万，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粤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甚易。"上许之。乃拜蒙以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馀人，[⑥]从巴(笮)〔苻〕关入，[2]遂见夜郎侯多同。[⑦]厚赐，谕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⑧]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将往谕，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馀县，属蜀。

①师古曰:“番音蒲何反。风读曰讽。”

②晋灼曰:“枸音矩。”刘德曰:“枸树如桑,其椹长二三寸,味酢。取其实以为酱,美,蜀人以为珍味。”师古曰:“刘说非也。子形如(赤)〔桑〕椹耳。[3]缘木而生,非树也。子又不长二三寸,味尤辛,不酢。今宕渠则有之。食读曰饮。”

③师古曰:“道,由也,由此而来也。”

④师古曰:“番音普安反。禺音隅。”

⑤师古曰:“言为天子之车服。”

⑥师古曰:“食粮及衣重也。重音直用反。”

⑦师古曰:“多同,其侯名也。”

⑧师古曰:“比之于汉县也。”

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载转相馕。① 数岁,道不通,士罢饿馁,离暑湿,死者甚众。② 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耗费亡功。③ 上患之,使公孙弘往视问焉。还报,言其不便。及弘为御史大夫,时方筑朔方,据河逐胡,弘等因言西南夷为害,④ 可且罢,专力事匈奴。上许之,罢西夷,独置南夷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保就。⑤

①师古曰:“馕,古饷字。”

②师古曰:“罢读曰疲。馁,饥也。离,遭也。馁音能贿反。”

③师古曰:“耗,损也,音呼到反。”

④师古曰:“言通西南夷大为损害。”

⑤师古曰:“令自保守,且脩成其郡县。”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言使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① 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又亡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十馀辈间出西南夷,② 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当羌乃留为求道。③ 四岁馀,皆闭昆明,莫能通。④ 滇王与汉使言:“汉孰与我大?”⑤ 及夜郎侯亦然。各自以

一州王，不知汉广大。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⑥天子注意焉。

①师古曰："即天竺也，亦曰捐笃也。"

②师古曰："求间隙而出也。"

③师古曰："当羌，滇王名。"

④师古曰："为昆明所闭塞。"

⑤师古曰："与犹如。"

⑥师古曰："言可专事招来之，令其亲附。"

及至南粤反，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且兰君恐远行，旁国虏其老弱，①乃与其众反，杀使者及犍为太守。汉乃发巴蜀罪人当击南粤者八校尉击之。会越已破，汉八校尉不下，中郎将郭昌、卫广引兵还，行诛隔滇道者且兰，②斩首数万，遂平南夷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粤，南粤已灭，还诛反者，③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南粤破后，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榖侯，冉駹皆震恐，请臣置吏。以邛都为粤巂郡，榖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文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

①师古曰："恐发兵与汉行后，其国空虚，而旁国来寇，钞取其老弱也。且音子馀反。"

②师古曰："言因军行而便诛之也。"

③师古曰："谓军还而诛且兰。"

使王然于以粤破及诛南夷兵威风谕滇王入朝。①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劳深、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听。②劳、莫数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深、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③滇王离西夷，④滇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⑤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宠焉。

①师古曰："风读曰讽。"

②师古曰："扶犹倚也，相依倚为援而不听滇王入朝也。扶音直亮反。"

③师古曰:"言初始以来,常有善意。"

④师古曰:"言东向事汉。"

⑤师古曰:"为之长帅。"

后二十三岁,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廉头、姑缯民反,杀长吏。牂柯、谈指、同并等二十四邑,凡三万馀人皆反。[①]遣水衡都尉发蜀郡、犍为𠀋命万馀人[②]击牂柯,大破之。后三岁,姑缯、叶榆复反,遣水衡都尉吕辟胡将郡兵击之。[③]辟胡不进,蛮夷遂杀益州太守,乘胜与辟胡战,士战及溺死者四千馀人。明年,复遣军正王平与大鸿胪田广明等并进,大破益州,斩首捕虏五万馀级,获畜产十馀万。上曰:"钩町侯亡波率其邑君长人民击反者,[④]斩首捕虏有功,其立亡波为钩町王。大鸿胪广明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后间岁,武都氐人反,[⑤]遣执金吾马适建、龙领侯韩增与大鸿胪广明将兵击之。

①师古曰:"并音伴。"

②师古曰:"𠀋,古奔字。奔命,解在昭纪。"

③师古曰:"辟音壁。"

④师古曰:"钩音钜于反。町音大鼎反。"

⑤师古曰:"间岁,隔一岁。"

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兴与钩町王禹、漏卧侯俞[①]更举兵相攻。[②]牂柯太守请发兵诛兴等,议者以为道远不可击,乃遣太中大夫蜀郡张匡持节和解。兴等不从命,刻木象汉吏,立道旁射之。杜钦说大将军王凤曰:"太中大夫匡使和解蛮夷王侯,王侯受诏,已复相攻,轻易汉使,不惮国威,其效可见。恐议者选耎,复守和解,[③]太守察动静,有变乃以闻。如此,则复旷一时,[④]王侯得收猎其众,申固其谋,党助众多,各不胜忿,必相殄灭。自知罪成,狂犯守尉,[⑤]远臧温暑毒草之地,虽有孙吴将,贲育士,[⑥]若入水火,往必焦没,知勇亡所施。屯田守之,费不可胜量。宜因其罪恶未成,未疑汉家加诛,阴敕旁郡守尉练士马,[⑦]大司农豫调谷

积要害处,⑧选任职太守往,以秋凉时入,诛其王侯尤不轨者。即以为不毛之地,亡用之民,圣王不以劳中国,⑨宜罢郡,放弃其民,绝其王侯勿复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堕坏,⑩亦宜因其萌牙,早断绝之,及已成形然后战师,则万姓被害。”

①孟康曰:“漏卧,夷邑名,后为县。”师古曰:“俞音逾。”

②师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

③师古曰:“选耎,怯不前之意也。选音息究反。耎音人究反。”

④师古曰:“旷,空也。一时,(二)〔三〕月也。[4]言空废一时不早发兵也。”

⑤师古曰:“言起狂勃之心而杀守尉也。”

⑥师古曰:“孙,孙武也。吴,吴起也。贲,孟贲也。育,夏育也。”

⑦师古曰:“练,简也。”

⑧师古曰:“调,发也。要害者,在我为要,于敌为害也。调音徒钓反。”

⑨师古曰:“即犹若也。不毛,言不生草木。”

⑩师古曰:“如亦若也。堕,毁也,音火规反。”

大将军凤于是荐金城司马陈立为牂柯太守。立者,临邛人,前为连然长,不韦令,①蛮夷畏之。及至牂柯,谕告夜郎王兴,兴不从命,立请诛之。未报,乃从吏数十人出行县,②至兴国且同亭,③召兴。兴将数千人往至亭,从邑君数十人入见立。立数责,因断头。④邑君曰:“将军诛亡状,为民除害,愿出晓士众。”以兴头示之,皆释兵降。⑤钩町王禹、漏卧侯俞震恐,人粟千斛,牛羊劳吏士。立还归郡,兴妻父翁指与兴子邪务收馀兵,迫胁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诸夷与都尉长史分将攻翁指等。翁指据阬为垒,立使奇兵绝其馕道,纵反间以诱其众。⑥都尉万年曰:“兵久不决,费不可共。”⑦引兵独进,败走,趋立营。⑧立怒,叱戏下令格之。⑨都尉复还战,立引兵救之。时天大旱,立攻绝其水道。蛮夷共斩翁指,持首出降。立已平定西夷,征诣京师。会巴郡有盗贼,复以立为巴郡太守,秩中二千石居,赐爵左庶长。⑩徙为天水太守,劝民农桑为天下最,赐金四十斤。入为左曹卫将军、护军都尉,卒官。

①苏林曰:“皆益州县也。”

②师古曰:“行音下更反。”

③师古曰:“且音子馀反。”

④师古曰:“数音所具反。”

⑤师古曰:“释,解也。”

⑥师古曰:“间音居莧反。”

⑦师古曰:“共读曰供。”

⑧师古曰:“趋读曰趣。趣,向也。”

⑨师古曰:“戏音许宜反,又音麾。解在高纪及灌夫传。”

⑩师古曰:“第十爵也。”

王莽簒位,改汉制,贬钩町王以为侯。王邯怨恨,[①]牂柯大尹周钦诈杀邯。邯弟承攻杀钦,州郡击之,不能服。三边蛮夷愁扰尽反,复杀益州大尹程隆。莽遣平蛮将军冯茂发巴、蜀、犍为吏士,赋敛取足于民,以击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骚动。莽征茂还,诛之。更遣宁始将军廉丹与庸部牧史熊[②]大发天水、陇西骑士,广汉、巴、蜀、犍为吏民十万人,转输者合二十万人,击之。始至,颇斩首数千,其后军粮前后不相及,士卒饥疫,三岁馀死者数万。而粤巂蛮夷任贵亦杀太守枚根,自立为邛谷王。[③]会莽败汉兴,诛贵,复旧号云。[④]

①师古曰:“邯,其王名也。邯音酣。”

②师古曰:“莽改益州为庸部。”

③师古曰:“枚根,太守之姓名。”

④师古曰:“此汉兴者,谓光武中兴也。”

南粤王赵佗,真定人也。[①]秦并天下,略定扬粤,[②]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粤杂处。[③]十三岁,至二世时,南海尉任嚣[④]病且死,召龙川令赵佗[⑤]语曰:“闻陈胜等作乱,豪桀叛秦相立,南海辟远,恐盗兵侵此。[⑥]吾欲兴兵绝新道,[⑦]自备待诸侯变,会疾甚。且番禺负山险阻,[⑧]南

北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可为国。郡中长吏亡足与谋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书，行南海尉事。[9]嚣死，佗即移檄告横浦、阳山、湟谿关[10]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诛秦所置吏，以其党为守假。[11]秦已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粤武王。

①师古曰：“真定，本赵国之县也。佗音徒何反。”

②师古曰：“本扬州之分，故云扬粤。”

③师古曰：“谪读曰谪。谪有罪者，徙之于越地，与其土人杂居。”

④师古曰：“嚣音敖。”

⑤师古曰：“龙川，南海之县也，即今之循州。”

⑥师古曰：“辟读曰僻。”

⑦师古曰：“秦所开越道也。”

⑧师古曰：“负，倚也。”

⑨师古曰：“被，加也，音皮义反。”

⑩师古曰：“湟音皇。”

⑪师古曰：“令为郡县之职，或守或假也。”

高帝已定天下，为中国劳苦，故释佗不诛。[1]十一年，遣陆贾立佗为南粤王，与剖符通使，使和辑百粤，[2]毋为南边害，与长沙接境。

①师古曰：“释，置也。”

②师古曰：“辑与集同也。”

高后时，有司请禁粤关市铁器。佗曰：“高皇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鬲绝器物，[1]此必长沙王计，欲倚中国，[2]击灭南海并王之，自为功也。”于是佗乃自尊号为南武帝，发兵攻长沙边，败数县焉。高后遣将军隆虑侯灶击之，[3]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踰领。[4]岁馀高后崩，即罢兵。佗因此以兵威财物赂遗闽粤、西瓯骆，役属焉。[5]东西万馀里。乃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6]

①师古曰：“鬲与隔同。”

②师古曰：“倚音於绮反。”

③师古曰:"周灶也。虑音庐。"

④师古曰:"隃与逾同。下皆类此。"

⑤师古曰:"西瓯即骆越也。言西者,以别东瓯也。"

⑥师古曰:"侔,等也。"

文帝元年,初镇抚天下,使告诸侯四夷从代来即位意,谕盛德焉。[①]乃为佗亲冢在真定置守邑,[②]岁时奉祀。召其从昆弟,尊官厚赐宠之。诏丞相平举可使粤者,平言陆贾先帝时使粤。上召贾为太中大夫,谒者一人为副使,赐佗书曰:"皇帝谨问南粤王,甚苦心劳意。朕,高皇帝侧室之子,[③]弃外奉北藩于代,道里辽远,壅蔽朴愚,未尝致书。[④]高皇帝弃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白)〔自〕临事,[5]不幸有疾,日进不衰,[⑤]以故谆暴乎治。[⑥]诸吕为变故乱法,不能独制,乃取它姓子为孝惠皇帝嗣。赖宗庙之灵,功臣之力,诛之已毕。朕以王侯吏不释之故,[⑦]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闻王遗将军隆虑侯书,求亲昆弟,请罢长沙两将军。[⑧]朕以王书罢将军博阳侯,亲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问,修治先人冢。前日闻王发兵于边,为寇灾不止。当其时长沙苦之,南郡尤甚,虽王之国,庸独利乎![⑨]必多杀士卒,伤良将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问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长沙土也',[⑩]朕不得擅变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为大,得王之财不足以为富,服领以南,王自治之。'[⑪]虽然,王之号为帝。两帝并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争也;争而不让,仁者不为也。愿与王分弃前患,[⑫]终今以来,通使如故。[⑬]故使贾驰谕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为寇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遗王。[⑭]愿王听乐娱忧,存问邻国。"[⑮]

①师古曰:"言不以威武加于远方也。"

②师古曰:"亲谓父母也。"

③师古曰:"言非正嫡所生也。"

④师古曰:"言未得通使于越。"

⑤师古曰:"言疾病益甚也。"

⑥师古曰:"诖,乖也,音布内反。"

⑦孟康曰:"辟让帝位不见置也。"

⑧师古曰:"佗之昆弟在故乡者求访之,而两将军将兵击越者请罢之,以宾附于汉也。言亲昆弟者,谓有服属者也。"

⑨师古曰:"言越兵寇边,长沙、南郡皆厌苦之。而汉军亦当相拒,方有战斗,于越亦非利也。"

⑩师古曰:"介,隔也。"

⑪苏林曰:"山领名也。"如淳曰:"长沙南界也。"

⑫师古曰:"彼此共弃,故云分。"

⑬师古曰:"从今通使至于终久,故云终今以来也。"

⑭师古曰:"以绵装衣曰褚。上中下者,绵之多少薄厚之差也。褚音竹吕反。"

⑮师古曰:"谓东越及瓯骆等。"

陆贾至,南粤王恐,乃顿首谢,愿奉明诏,长为藩臣,奉贡职。于是下令国中曰:"吾闻两雄不俱立,两贤不并世。汉皇帝贤天子。自今以来,去帝制黄屋左纛。"因为书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老夫故粤吏也,高皇帝幸赐臣佗玺,以为南粤王,使为外臣,时内贡职。①孝惠皇帝即位,义不忍绝,所以赐老夫者厚甚。高后自临用事,近细士,信谗臣,②别异蛮夷,出令曰:'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③即予,予牡,毋与牝。'④老夫处辟,马牛羊齿已长,⑤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辈上书谢过,皆不反。又风闻老夫父母坟墓已坏削,兄弟宗族已诛论。⑥吏相与议曰:'今内不得振于汉,外亡以自高异。'⑦故更号为帝,自帝其国,非敢有害于天下也。高皇后闻之大怒,削去南粤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窃疑长沙王谗臣,故敢发兵以伐其边。且南方卑湿,蛮夷中西有西瓯,其众半羸⑧,南面称王;东有闽粤,其众数千人,亦称王;西北有长沙,其半蛮夷,亦称王。⑨老夫故敢妄窃帝号,聊以自娱。老夫身定百邑之地,东西南北数千万

里,带甲百万有馀,然北面而臣事汉,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处粤四十九年,于今抱孙焉。然夙兴夜寐,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视靡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汉也。今陛下幸哀怜,复故号,⑩通使汉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号不敢为帝矣!谨北面因使者献白璧一双,翠鸟千,犀角十,紫贝五百,桂蠹一器,⑪生翠四十双,孔雀二双。昧死再拜,以闻皇帝陛下。"

①师古曰:"言以时输入贡职。"

②师古曰:"细士犹言小人也。"

③师古曰:"言非中国,故云外越。"

④师古曰:"恐其蕃息。"

⑤师古曰:"辟读曰僻。齿已长,谓老矣。"

⑥师古曰:"风闻,闻风声。"

⑦师古曰:"振,起也。"

⑧师古曰:"羸谓劣弱也。"

⑨师古曰:"言长沙之国半杂蛮夷之人。"

⑩师古曰:"复音扶目反。"

⑪应劭曰:"桂树中蝎虫也。"苏林曰:"汉旧常以献陵庙,载以赤毂小车。"师古曰:"此虫食桂,故味辛,而渍之以蜜食之也。蠹音丁故反。"

陆贾还报,文帝大说。① 遂至孝景时,称臣遣使入朝请。② 然其居国,窃如故号;其使天子,称王朝命如诸侯。

①师古曰:"说读曰悦。"

②师古曰:"请音才性反。"

至武帝建元四年,佗孙胡为南粤王。立三年,闽粤王郢兴兵南击边邑。粤使人上书曰:"两粤俱为藩臣,毋擅兴兵相攻击。今东粤擅兴兵侵臣,臣不敢兴兵,唯天子诏之。"于是天子多南粤义,① 守职约,② 为兴师,遣两将军往讨闽粤。兵未逾领,闽粤王弟馀善杀郢以降,于是罢兵。

①师古曰:"多犹重也。"

②师古曰:"守藩臣之职,而不逾约制。"

天子使严助往谕意,南粤王胡顿首曰:"天子乃兴兵诛闽粤,死亡以报德!"遣太子婴齐入宿卫。谓助曰:"国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装人见天子。"助去后,其大臣谏胡曰:"汉兴兵诛郢,亦行以惊动南粤。且先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礼,要之不可以怵好语入见。[①]入见则不得复归,亡国之势也。"于是胡称病,竟不入见。后十馀岁,胡实病甚,太子婴齐请归。胡薨,谥曰文王。

①师古曰:"怵,诱也。不可被诱怵以好语而入汉朝也。怵音先聿反。"

婴齐嗣立,即臧其先武帝、文帝玺。[①]婴齐在长安时,取邯郸摎氏女,[②]生子兴。及即位,上书请立摎氏女为后,兴为嗣。汉数使使者风谕,[③]婴齐犹尚乐擅杀生自恣,惧入见,要以用汉法,比内诸侯,固称病,遂不入见。遣子次公入宿卫。婴齐薨,谥为明王。

①李奇曰:"去其僭号。"

②师古曰:"摎音居虬反。"

③师古曰:"风读曰讽。讽谕令入朝。"

太子兴嗣立,其母为太后。太后自未为婴齐妻时,曾与霸陵人安国少季通。[①]及婴齐薨后,元鼎四年,汉使安国少季谕王、王太后入朝,令辩士谏大夫终军等宣其辞,勇士魏臣等辅其决,[②]卫尉路博德将兵屯桂阳,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国人,安国少季往,复与私通,国人颇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乱起,亦欲倚汉威,[③]劝王及幸臣求内属。即因使者上书,请比内诸侯,三岁壹朝,除边关。于是天子许之,赐其丞相吕嘉银印,及内史、中尉、太傅印,馀得自置。[④]除其故黥劓刑,用汉法。诸使者皆留填抚之。[⑤]王、王太后饬治行装重资,为入朝具。

①师古曰:"姓安国,字少季。"

②师古曰:"助令决策也。"

③师古曰:“倚音於绮反。”

④师古曰:“丞相、内史、中尉、太傅之外,皆任其国自选置,不受汉之印绶。”

⑤师古曰:“填音竹刃反。”

相吕嘉年长矣,相三王,宗族官贵为长吏七十馀人,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弟宗室,及苍梧秦王有连。[①]其居国中甚重,粤人信之,多为耳目者,得众心愈于王。[②]王之上书,数谏止王,王不听。有畔心,数称病不见汉使者。使者注意嘉,势未能诛。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发,欲介使者权,谋诛嘉等。[③]置酒请使者,大臣皆侍坐饮。嘉弟为将,将卒居宫外。酒行,太后谓嘉:“南粤内属,国之利,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不敢发。[④]嘉见耳目非是,[⑤]即趋出。太后怒,欲钒嘉以矛,[⑥]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弟兵就舍,[⑦]称病,不肯见王及使者。乃阴谋作乱。王素亡意诛嘉,嘉知之,以故数月不发。太后独欲诛嘉等,力又不能。

①孟康曰:“苍梧,越中王,自名为秦王。连,亲婚也。”晋灼曰:“秦王即下赵光也。赵本与秦同姓,故曰秦王。”

②师古曰:“愈,胜也。”

③师古曰:“介,恃也。”

④师古曰:“杖音直亮反。”

⑤师古曰:“异于常也。”

⑥师古曰:“钒谓撞刺之也,音窗。”

⑦李奇曰:“介,被也。”师古曰:“介,甲也,被甲而自卫也,弟兵即上所云弟将卒居外者。”

天子闻之,罪使者怯亡决。又以为王、王太后已附汉,独吕嘉为乱,不足以兴兵,欲使庄参以二千人往。参曰:“以好往,数人足;以武往,二千人亡足以为也。”辞不可,天子罢参兵。郏壮士故济北相韩千秋[①]奋曰:“以区区粤,又有王应,独吕嘉为害,愿得勇士三百人,必斩嘉以报。”于是天子遣千秋与王太后弟樛乐将二千人往。入粤境,吕嘉乃遂反,下

令国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国人,又与使者乱,专欲内属,尽持先王宝入献天子以自媚,多从人,行至长安,虏卖以为僮。取自脱一时利,亡顾赵氏社稷为万世虑之意。"乃与其弟将卒攻杀太后、王,尽杀汉使者。遣人告苍梧秦王及其诸郡县,立明王长男粤妻子术阳侯建德为王。而韩千秋兵之人也,破数小邑。其后粤直开道给食,② 未至番禺四十里,粤以兵击千秋等,灭之。使人函封汉使节置塞上,好为谩辞谢罪,③ 发兵守要害处。于是天子曰:"韩千秋虽亡成功,亦军锋之冠。④ 封其子延年为成安侯。摎乐,其姊为王太后,首愿属汉,封其子广德为綦侯。"⑤ 乃赦天下,曰:"天子微弱,诸侯力政,讥臣不讨贼。⑥ 吕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⑦ 令粤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往讨之。"

①师古曰:"颍川郏县人也。郏音夹。"

②师古曰:"纵之令深入,然后诛灭之。"

③师古曰:"谩,诳也,音慢,又音莫连反。"

④师古曰:"言最为首也。"

⑤晋灼曰:"綦,古龙字。"

⑥师古曰:"力政谓以兵力相加也。讥臣不讨贼者,春秋之义。"

⑦师古曰:"言自相置立,而心安泰无恐惧。"

元鼎五年秋,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湟水;① 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粤侯二人为戈船、下濑将军,② 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

①师古曰:"湟音皇。"

②师古曰:"从粤来归义,而汉封之。"

六年冬,楼船将军将精卒先陷寻陿,破石门,得粤船粟,因推而前,挫粤锋,以粤数万人待伏波将军。伏波将军将罪人,道远后期,与楼船会乃有千馀人,遂俱进。楼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楼船自择便处,居东南面,伏波居西北面。会暮,楼船攻败粤人,纵火烧城。粤素

闻伏波,莫,不知其兵多少。①伏波乃为营,②遣使招降者,赐印绶,复纵令相招。③楼船力攻烧敌,④反陁而入伏波营中。⑤迟旦,城中皆降伏波。⑥吕嘉、建德以夜与其属数百人亡入海。伏波又问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故其校司马苏弘得建德,为海常侯;⑦粤郎都稽得嘉,为临蔡侯⑧。

①师古曰:"莫读曰暮。"

②师古曰:"设营垒以待降者。"

③师古曰:"来降者即赐以侯印,而放令还,更相招谕之也。"

④师古曰:"力,尽力也。"

⑤师古曰:"陁与驱同。"

⑥师古曰:"迟音丈二反。解在高纪。"

⑦师古曰:"校之司马,若今行军总管司马也。"

⑧孟康曰:"越中所自置郎也。"师古曰:"稽音鸡。"

苍梧王赵光与粤王同姓,闻汉兵至,降,为随桃侯。(又)〔及〕粤揭阳令史定降汉,[6]为安道侯。①粤将毕取以军降,为膫侯。②粤桂林监居翁③谕告瓯骆四十馀万口降,为湘城侯。戈船、下濑将军兵及驰义侯所发夜郎兵未下,南粤已平。遂以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九郡。伏波将军益封。楼船将军以推锋陷坚为将梁侯。

①苏林曰:"揭音羯。南海县。"

②师古曰:"越将姓毕名取也。功臣表膫属南阳,音来雕反。"

③服虔曰:"桂林部监也。姓居名翁。"

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岁而亡。

闽粤王无诸及粤东海王摇,其先皆粤王句践之后也,姓驺氏。秦并天下,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①及诸侯畔秦,无诸、摇率粤归番阳令吴芮,所谓番君者也,②从诸侯灭秦。当是时,项羽主命,不王也,③

以故不佐楚。汉击项籍，无诸、摇帅粤人佐汉。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粤王，王闽中故地，都冶。④孝惠三年，举高帝时粤功，⑤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号曰东瓯王。

①师古曰："即今之泉州建安是也。"

②师古曰："吴芮号也。番音蒲河反。"

③孟康曰："主号命诸侯，不王无诸、摇等也。"

④师古曰："地名，即侯官县是也。冶音弋者反。"

⑤师古曰："追论其功。"

后数世，①孝景三年，吴王濞反，欲从闽粤，②闽粤未肯行，独东瓯从。及吴破，东瓯受汉购，杀吴王丹徒，以故得不诛。

①师古曰："后与後同，古通用字。"

②师古曰："招粤令从也。"

吴王子驹亡走闽粤，怨东瓯杀其父，常劝闽粤击东瓯。建元三年，闽粤发兵围东瓯，东瓯使人告急天子。天子问太尉田蚡，蚡对曰："粤人相攻击，固其常，不足以烦中国往救也。"中大夫严助诘蚡，言当救。天子遣助发会稽郡兵浮海救之，语具在助传。汉兵未至，闽粤引兵去。东粤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与众处江淮之间。

六年，闽粤击南粤，南粤守天子约，不敢擅发兵，而以闻。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司农韩安国出会稽，皆为将军。兵未逾领，闽粤王郢发兵距险。其弟馀善与宗族谋曰："王以擅发兵，不请，故天子兵来诛。汉兵众强，即幸胜之，后来益多，①灭国乃止。今杀王以谢天子，天子罢兵，固国完。不听乃力战，不胜即亡入海。"皆曰："善。"即钦杀王，②使使奉其头致大行。大行曰："所为来者，诛王。王头至，不战而殒，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司农军，而使使奉王头驰报天子。诏罢两将军兵，曰："郢等首恶，独无诸孙繇君丑不与谋。"③乃使郎中将立丑为粤繇王，奉闽粤祭祀。

①师古曰："言汉地广大，兵众盛强，今虽胜之，后必更来也。"

②师古曰:“钦音初江反。”

③张晏曰:“繇,邑号也。”师古曰:“繇音摇。与读曰豫。”

馀善以杀郢,威行国中,民多属,窃自立为王,繇王不能制。上闻之,为馀善不足复兴师,曰:“馀善首诛郢,师得不劳。”因立余善为东粤王,与繇王并处。

至元鼎五年,南粤反,余善上书请以卒八(十)〔千〕[7]从楼船击吕嘉等。兵至揭阳,以海风波为解,① 不行,持两端,阴使南粤。② 及汉破番禺,楼船将军仆上书愿请引兵击东粤。上以士卒劳倦,不许。罢兵,令诸校留屯豫章梅领待命。③

①师古曰:“解者,自解说,若今言分疏。”

②师古曰:“遣使与相知。”

③师古曰:“听诏命也。”

明年秋,馀善闻楼船请诛之,汉兵留境,且往,① 乃遂发兵距汉道,号将军驺力等为“吞汉将军”,入白沙、武林、梅领,杀汉三校尉。是时,汉使大司农张成、故山州侯齿将屯,② 不敢击,却就便处,③ 皆坐畏懦诛。馀善刻“武帝”玺自立,诈其民,为妄言。④ 上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⑤ 浮海从东方往;楼船将军仆出武林,⑥ 中尉王温舒出梅领,粤侯为戈船、下濑将军出如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东粤。东粤素发兵距嶮,使徇北将军守武林,败楼船军数校尉,杀长史。楼船军卒钱唐椾终古斩徇北将军,⑦ 为语儿侯。⑧ 自兵未往。

①师古曰:“言兵在境首,恐将来讨之。”

②师古曰:“齿,城阳恭王子也,旧封山州侯。”

③师古曰:“却,退也,音丘略反。”

④师古曰:“妄自尊大也。”

⑤师古曰:“说读曰悦。句章,会稽之县。”

⑥师古曰:“杨仆也。”

⑦师古曰:“钱唐,会稽县也。椾,姓;终古,名也。椾音衰。”

⑧孟康曰:"越中地也。今吴南亭是。"师古曰:"语字或作篇,或作籥,其音同。"

故粤衍侯吴阳前在汉,汉使归谕馀善,不听。及横海军至,阳以其邑七百人反,攻粤军于汉阳。及故粤建成侯敖与繇王居股谋,俱杀馀善,以其众降横海军。封居股为东成侯,万户;封敖为开陵侯;①封阳为卯石侯,②横海将军说为按道侯,横海校尉福为缭蒌侯。③福者,城阳王子,故为海常侯,坐法失爵,从军亡功,以宗室故侯。及东粤将多军,④汉兵至,弃军降,封为无锡侯。故瓯骆将左黄同斩西于王,封为下鄜侯。⑤

①师古曰:"功臣表云开陵侯建成以故东粤建成侯斩馀善侯,二千户。而此传云名敖,疑表误。"

②师古曰:"功臣表作外石,与此不同,疑表误。"

③师古曰:"缭音辽。蒌音於耕反。"

④师古曰:"多军,名。"

⑤师古曰:"鄜音郭。"

于是天子曰"东粤陿多阻,闽粤悍,数反覆",①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之间。东粤地遂虚。

①师古曰:"悍,勇也。"

朝鲜王满,燕人。自始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①为置吏筑障。②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浿水为界,③属燕。燕王卢绾反,入匈奴、满亡命,聚党千馀人,椎结蛮夷服而东走出塞,度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在者王之,④都王险。⑤

①师古曰:"战国时燕国略得此地。"

②师古曰:"障,所以自障蔽也,音之亮反。"

③师古曰:"浿水在乐浪县,音普盖反。"

④师古曰:"燕、齐之人亡居此地,及真番、朝鲜蛮夷皆属满也。"

⑤李奇曰:"地名也。"

会孝惠、高后天下初定,辽东太守即约满为外臣,保塞外蛮夷,毋使盗边;蛮夷君长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以闻,上许之,以故满得以兵威财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临屯皆来服属,方数千里。

传子至孙右渠,[1]所诱汉亡人滋多,[2]又未尝入见;[3]真番、辰国欲上书见天子,又雍阏弗通。[4]元封二年,汉使涉何谯谕右渠,终不肯奉诏。[5]何去至界,临浿水,使驭刺杀送何者朝鲜裨王长,[6]即渡水,驰入塞,遂归报天子曰"杀朝鲜将"。上为其名美,弗诘,拜何为辽东东部都尉。朝鲜怨何,发兵攻袭,杀何。

①师古曰:"满死传子,子死传孙。右渠者,其孙名也。"

②师古曰:"滋,益也。"

③师古曰:"不朝见天子也。"

④师古曰:"辰谓辰韩之国也。雍读曰壅。"

⑤师古曰:"谯,责让也,音才笑反。"

⑥师古曰:"长者,裨王名也。送何至浿水,何因刺杀之。"

天子募罪人击朝鲜。其秋,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勃海,兵五万,左将军荀彘出辽东,诛右渠。右渠发兵距险。左将军卒多率辽东士[1]兵先纵,[8]败散。多还走,坐法斩。[2]楼船将齐兵七千人先至王险。右渠城守,窥知楼船军少,即出击楼船,楼船军败走。将军仆失其众,遁山中十馀日,稍求收散卒,复聚。左将军击朝鲜浿水西军,未能破。

①如淳曰:"辽东兵多也。"

②师古曰:"于法合斩。"

天子为两将未有利,乃使卫山因兵威往谕右渠。右渠见使者,顿首谢:"愿降,恐将诈杀臣;今见信节,请服降。"遣太子入谢,献马五千匹,及馈军粮。[1]人众万馀持兵,方度浿水,使者及左将军疑其为变,谓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将军诈之,遂不度浿水,复引

归。山报,天子诛山。

①师古曰:"馈亦馈字。"

左将军破浿水上军,乃前至城下,围其西北。楼船亦往会,居城南。右渠遂坚城守,数月未能下。

左将军素侍中,幸,①将燕代卒,悍,乘胜,军多骄。楼船将齐卒,入海已多败亡,其先与右渠战,困辱亡卒,卒皆恐,将心惭,其围右渠,常持和节。左将军急击之,朝鲜大臣乃阴间使人私约降楼船,②往来言,尚未肯决。左将军数与楼船期战,楼船欲就其约,不会。左将军亦使人求间隙降下朝鲜,不肯,心附楼船。以故两将不相得。左将军心意楼船前有失军罪,③今与朝鲜和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计,未敢发。天子曰:"将率不能前,乃使卫山谕降右渠,不能颛决,与左将军相误,卒沮约。④今两将围城又乖异,以故久不决。"使故济南太守公孙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从事。遂至,左将军曰:"朝鲜当下久矣,不下者,楼船数期不会。"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为大害,非独楼船,又且与朝鲜共灭吾军。"遂亦以为然,而以节召楼船将军入左将军军计事,即令左将军戏下执缚楼船将军,⑤并其军。以报,天子(许)〔诛〕遂。[9]

①师古曰:"亲幸于天子。"

②师古曰:"与楼船为要约而请降。"

③师古曰:"意,疑也。"

④师古曰:"颛与专同。卒,终也。沮,坏也。"

⑤师古曰:"戏读与麾同。"

左将军已并两军,即急击朝鲜。朝鲜相路人、相韩陶、尼谿相参、将军王唊①相与谋曰:"始欲降楼船,楼船今执,独左将军并将,战益急,恐不能与,②王又不肯降。"陶、唊、路人皆亡降汉。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参乃使人杀朝鲜王右渠来降。王险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复攻吏。左将军使右渠子长、③降相路人子最,④告谕其民,诛成已。故遂定朝鲜为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封参为澅清侯,⑤陶

为秋苴侯,⑥唊为平州侯,长为几侯。最以父死颇有功,为沮阳侯。左将军征至,坐争功相嫉乖计,弃市。楼船将军亦坐兵至列口当待左将军。⑦擅先纵,失亡多,当诛,赎为庶人。

①应劭曰:"凡五人也,戎狄不知官纪,故皆称相。"师古曰:"相路人一也,相韩陶二也,尼谿相参三也,将军王唊四也。应氏乃云五人,误读为句,谓尼谿人名,失之矣。不当寻下文乎?唊音频。"

②如淳曰:"不能与左将军相持也。"师古曰:"此说非也。不能与犹言不如也。"

③师古曰:"右渠之子名长。"

④师古曰:"相路人前已降汉而死于道,故谓之降相。最者,其子名。"

⑤师古曰:"濊音获。"

⑥晋灼曰:"功臣表秋苴属勃海。"师古曰:"苴音千馀反。"

⑦苏林曰:"列口,县名也。度海先得之。"

赞曰:楚、粤之先,历世有土。及周之衰,楚地方五千里,而句践亦以粤伯。①秦灭诸侯,唯楚尚有滇王。汉诛西南夷,独滇复宠。及东粤灭国迁众,繇王居股等犹为万户侯。三方之开,皆自好事之臣。故西南夷发于唐蒙、司马相如,两粤起严助、朱买臣,朝鲜由涉何。遭世富盛,〔动〕能成功,[10]然已勤矣。②追观太宗填抚尉佗,③岂古所谓"招携以礼,怀远以德"者哉!④

①师古曰:"伯读曰霸。"

②师古曰:"已,甚也。言其事甚勤劳。"

③师古曰:"言文帝以恩德安抚之也。填音竹刃反。"

④师古曰:"春秋左氏传僖七年诸侯盟于甯母,管仲言于齐侯曰:'臣闻之,招携以礼,怀远以德。'携谓离贰者也。怀,来也。言有离贰者则招集之,恃险远者则怀来之也。故赞引之。"

【校勘记】

〔1〕 (西)〔南〕夷君长以十数， 钱大昭说“西”当作“南”。按景祐、殿、局本都作“南”。

〔2〕 从巴(卷)〔苻〕关人， 王念孙说“笧”是“苻”之误。按景祐本正作“苻”。

〔3〕 子形如(赤)〔桑〕椹耳。 景祐、殿、局本都作“桑”。

〔4〕 一时，(二)〔三〕月也。 景祐、汲古、殿、局本都作“三”，此误。

〔5〕 高后(白)〔自〕临事， 景祐、汲古、殿、局本都作“自”。王先谦说“白”乃转写误耳。

〔6〕 (又)〔及〕粤揭阳令史定降汉， 景祐、殿本都作“及”。

〔7〕 以卒八(十)〔千〕 景祐、殿、局本都作“千”。王先谦说作“千”是。

〔8〕 左将军卒多率辽东① 士兵先纵，王先谦说史记作“卒正多”，多是卒正名，如解非。

〔9〕 天子(许)〔诛〕遂。王先谦说史记赞“荀彘争劳，与遂皆诛”，作“诛”无疑。按各本皆误。

〔10〕 〔动〕能成功， 景祐、殿本都有“动”字。

汉书卷九十六上

西域传第六十六上

师古曰:"自乌孙国已后分为下卷。"

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馀,[①]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馀里,南北千馀里。东则接汉,陧以玉门、阳关,[②]西则限以葱岭。[③]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④]其河有两原: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⑤]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馀里,广袤三百里。[⑥]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

①师古曰:"司马彪续汉书云至于哀、平,有五十五国也。"

②孟康曰:"(阳)〔二〕关皆在敦煌西界。"[1]师古曰:"陧,塞也。"

③师古曰:"西河旧事云葱岭其山高大,上悉生葱,故以名焉。"

④师古曰:"属,联也,音之欲反。"

⑤师古曰:"阗字与寘同,音徒贤反,又音徒见反。"

⑥师古曰:"袤,长也,音茂。"

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①]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②]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2]。

①师古曰:"波河,循河也。鄯音上扇反。傍音步浪反。波音彼义反。此下皆同也。"

②师古曰:"氏音支。"

西域诸国大率土著,[1]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故皆役属匈奴。[2]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3]

①师古曰:"言著土地而有常居,不随畜牧移徙也。著音直略反。"

②师古曰:"服属于匈奴,为其所役使也。"

③师古曰:"给,足也。"

自周衰,戎狄错居泾渭之北。[1]及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2]然西不过临洮。[3]

①师古曰:"错,杂也。"

②师古曰:"为中国之竟界也。"

③师古曰:"洮音土高反。"

汉兴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德,而张骞始开西域之迹。其后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1]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2]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3]列四郡,据两关焉。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4]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5]以给使外国者。[6]

①师古曰:"屠音除。"

②师古曰:"令音铃。"

③师古曰:"敦音徒门反。"

④师古曰:"赏其勤劳,皆得拜职也。"

⑤师古曰:"统领保护营田之事也。"

⑥师古曰:"收其所种五谷以供之。"

至宣帝时,遣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数国。及破姑师,未尽殄,[1]分以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时汉独护南道,未能尽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后日逐王畔单于,将众来降,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之。既至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吉为安远侯。是岁,神爵三年也。乃因使

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矣。[2]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于是徙屯田，田于北胥鞬，[3]披莎车之地，[4]屯田校尉始属都护。都护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5]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6]都护治乌垒城，去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与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饶，于西域为中，故都护治焉。

①师古曰："虽破其国，未能灭之。"

②师古曰："都犹总也，言总护南北之道，。"

③师古曰："胥鞬，地名也，胥音先馀反。鞬音居言反。"

④师古曰："披，分也。"

⑤师古曰："督，视也。"

⑥师古曰："辑与集同。"

至元帝时，复置戊己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是时匈奴东蒲类王兹力支将人众千七百馀人降都护，都护分车师后王之西为乌贪訾离地以处之。

自宣、元后，单于称藩臣，西域服从，其土地山川王侯户数道里远近翔实矣。[1]

①师古曰："翔与详同，假借用耳。"

出阳关，自近者始，曰婼羌。[1]婼羌国王号去胡来王。[2]去阳关千八百里，去长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当孔道。[3]户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胜兵者五百人。西与且末接。[4]随畜逐水草，不田作，仰鄯善、且末谷。[5]山有铁，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剑、甲。[6]西北至鄯善，乃当道云。

①孟康曰："婼音儿。"师古曰："音而遮反。"

②师古曰："言去离胡戎来附汉也。"

③师古曰："辟读曰僻。孔道者，穿山险而为道，犹今言穴径耳。"

④师古曰："且音子馀反。"

⑤师古曰:"赖以自给也。仰音牛向反。"

⑥刘德曰:"服刀,拍髀也。"师古曰:"拍音貊。髀音俾,又音陛。"

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扜泥城,[①]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户千五百七十,口万四千一百,胜兵二千九百十二人。辅国侯、却胡侯、[②]鄯善都尉、击车师都尉、左右且渠、击车师君各一人,译长二人。西北去都护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山国千三百六十五里,[③]西北至车师千八百九十里。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④]国出玉,多葭苇、柽柳、胡桐、白草。[⑤]民随畜牧逐水草,有驴马,多橐它。[⑥]能作兵,与婼羌同。

①师古曰:"扜音一胡反。"

②师古曰:"却音丘略反,其字从尸。尸音节,下皆类此。"

③师古曰:"此国山居,故名山国也。"

④师古曰:"寄于它国种田,又籴旁国之谷也。仰音牛向反。"

⑤孟康曰:"白草,草之白者。胡桐似桑而多曲。"师古曰:"柽柳,河柳也,今谓之赤柽。白草似莠而细,无芒,其干熟时正白色,牛马所嗜也。胡桐亦似桐,不类桑也。虫食其树而沫出下流者,俗名为胡桐泪,言似眼泪也,可以汗金银也,今工匠皆用之。流俗语讹呼泪为律。柽音丑成反。"

⑥师古曰:"它,古他字也,音徒何反。"

初,武帝感张骞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诸国,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多至十馀辈。楼兰、姑师当道,苦之,[①]攻劫汉使王恢等,又数为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汉使。汉使多言其国有城邑,兵弱易击。于是武帝遣从票侯赵破奴将属国骑[②]及郡兵数万击姑师。王恢数为楼兰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将兵。破奴与轻骑七百人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③]还,封破奴为浞野侯,恢为浩侯。[④]于是汉列亭障至玉门矣。

①师古曰:"每供给使者受其劳费,故厌苦之。"

②师古曰:"属国谓诸外国属汉也。"

③师古曰:"暴谓显扬也。"

④苏林曰:"浩音昊。"

楼兰既降服贡献,匈奴闻,发兵击之,于是楼兰遣一子质匈奴,一子质汉。后贰师军击大宛,匈奴欲遮之,贰师兵盛不敢当,即遣骑因楼兰候汉使后过者,欲绝勿通。时汉军正任文将兵屯玉门关,为贰师后距,[①]捕得生口,知状以闻。上诏文便道引兵捕楼兰王。将诣阙,簿责王,[②]对曰:"小国在大国间,不两属无以自安。愿徙国人居汉地。"上直其言,遣归国,[③]亦因使候司匈奴。匈奴自是不甚亲信楼兰。

①师古曰:"后距者,居后以距敌。"

②师古曰:"以文簿一一责之。簿音(簿)〔步〕户反。"[3]

③师古曰:"以其言为直。"

征和元年,楼兰王死,国人来请质子在汉者,欲立之。质子常坐汉法,下蚕室宫刑,故不遣。报曰:"侍子,天子爱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当立者。"楼兰更立王,汉复责其质子,亦遣一子质匈奴。后王又死,匈奴先闻之,遣质子归,得立为王。[①]汉遣使诏新王,令入朝,天子将加厚赏。楼兰王后妻,故继母也,谓王曰:"先王遣两子质汉皆不还,奈何欲往朝乎?"王用其计,谢使曰:"新立,国未定,愿待后年入见天子。"然楼兰国最在东垂,近汉,当白龙堆,乏水草,常主发导,负水儋粮,送迎汉使,又数为吏卒所寇,惩艾不便与汉通。[②]后复为匈奴反间,[③]数遮杀汉使。其弟尉屠耆降汉,具言状。

①师古曰:"匈奴在汉前闻楼兰王死,故即遣质子还也。"

②师古曰:"艾读曰乂。"

③师古曰:"间音居苋反。"

元凤四年,大将军霍光白遣平乐监傅介子往刺其王。介子轻将勇敢士,赍金币,扬言以赐外国为名。既至楼兰,诈其王欲赐之,王喜,与介子饮,醉,将其王屏语,壮士二人从后刺杀之,贵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谕以"王负汉罪,天子遣我诛王,当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汉者。汉兵方

至,毋敢动,自令灭国矣!”介子遂斩王尝归首,①驰传诣阙,②縣首北阙下。封介子为义阳侯。乃立尉屠耆为王,更名其国为鄯善,为刻印章,赐以宫女为夫人,备车骑辎重,③丞相〔将军〕率百官送至横门外,④[4]祖而遣之。⑤王自请天子曰:“身在汉久,今归,单弱,而前王有子在,恐为所杀。国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愿汉遣(二)〔一〕将屯田积谷,[5]令臣得依其威重。”于是汉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抚之。⑥其后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

①师古曰:“尝归者,其王名也。昭纪言安归,今此作尝归,纪传不同,当有误者。”

②师古曰:“传音张恋反。”

③师古曰:“重音直用反。”

④孟康曰:“横音光。”

⑤师古曰:“为设祖道之礼也。”

⑥师古曰:“填音竹刃反。”

鄯善当汉道冲,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自且末以往皆种五谷,土地草木,畜产作兵,略与汉同,有异乃记云。

且末国,王治且末城,去长安六千八百二十里。户二百三十,口千六百一十,胜兵三百二十人。辅国侯、左右将、译长各一人。西北至都护治所二千二百五十八里,北接尉犁,南至小宛可三日行。有蒲陶诸果。西通精绝二千里。

小宛国,王治扜零城,①去长安七千二百一十里。户百五十,口千五十,胜兵二百人。辅国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北至都护治所二千五百五十八里,东与婼羌接,辟南不当道。②

①师古曰:“扜音乌。”

②师古曰:“辟读曰僻。下皆类此。”

精绝国，王治精绝城，去长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户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胜兵五百人。精绝都尉、左右将、译长各一人。北至都护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南至戎卢国四日行，地阨狭，西通扜弥四百六十里。①

①师古曰："扜音乌。"

戎卢国，王治卑品城，去长安八千三百里。户二百四十，口千六百一十，胜兵三百人。东北至都护治所二千八百五十八里，东与小宛、南与婼羌、西与渠勒接，辟南不当道。

扜弥国，王治扜弥城，去长安九千二百八十里。户三千三百四十，口二万四十，胜兵三千五百四十人。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各一人，译长二人。东北至都护治所三千五百五十三里，南与渠勒、东北与龟兹、西北与姑墨接，① 西通于阗三百九十里。今名宁弥。

①师古曰："龟音丘。兹音慈。"

渠勒国，王治鞬都城，① 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户三百一十，口二千一百七十，胜兵三百人。东北至都护治所三千八里五十二里，东与戎卢、西与婼羌、北与扜弥接。

①师古曰："鞬音居言反。"

于阗国，王治西城，去长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户三千三百，口万九千三百，胜兵二千四百人。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骑君、东西城长、译长各一人。东北至都护治所三千九百四十七里，南与婼羌接，北与姑墨接。于阗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河原出焉。① 多玉石。② 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

①苏林曰："即中国河也。"

②师古曰:"玉石,玉之璞也。一曰石之似玉也。"

皮山国,王治皮山城,去长安万五十里。户五百,口三千五百,胜兵五百人。左右将、左右都尉、骑君、译长各一人。东北至都护治所四千二百九十二里,西南至乌秅国千三百四十里,①南与天笃接,北至姑墨千四百五十里,西南当罽宾、乌弋山离道,西北通莎车三百八十里。

①郑氏曰:"乌秅音鹅拿。"师古曰:"乌音一加反。秅音直加反。急言之声如鹅拿耳,非正音也。"

乌秅国,王治乌秅城,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户四百九十,口二千七百三十三,胜兵七百四十人。东北至都护治所四千八百九十二里,北与子合、蒲犁,西与难兜接。山居,田石间。有白草。累石为室。民接手饮。① 出小步马,② 有驴无牛。其西则有縣度,③ 去阳关五千八百八十八里,去都护治所五千二(百)〔十〕里。[6]縣度者,石山也,溪谷不通,以绳索相引而度云。

①师古曰:"自高山下溪涧中饮水,故接连其手,如蝾之为。"

②孟康曰:"种小能步也。"师古曰:"此说非也。小,细也。细步,〔言其〕能蹀足,[7]即今所谓百步千迹者也。岂谓其小种乎?"

③师古曰:"縣绳而度也。縣,古悬字耳。"

西夜国,王号子合王,治呼犍谷,① 去长安万二百五十里。户三百五十,口四千,胜兵千人。东北到都护治所五千四十六里,东与皮山、西南与乌秅、北与莎车、西与蒲犁接。蒲犁(反)〔及〕依耐、[8]无雷国② 皆西夜类也。西夜与胡异,其种类羌氐行国,③ 随畜逐水草往来。而子合土地出玉石。

①师古曰:"犍音钜言反。"

②师古曰:"耐音奴代反。"

③师古曰:"言不土著也。"

蒲犁国，王治蒲犁谷，去长安九千五百五十里。户六百五十，口五千，胜兵二千人。东北至都护治所五千三百九十六里，东至莎车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五百五十里，南与西夜子合接，西至无雷五百四十里。侯、都尉各一人。寄田莎车。种俗与子合同。

依耐国，王治去长安万一百五十里。户一百二十五，口六百七十，胜兵三百五十人。东北至都护治所二千七百三十里，至莎车五百四十里，至无雷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六百五十里，南与子合接，俗相与同。[①]少谷，寄田疏勒、莎车。

①师古曰："与子合同风俗也。"

无雷国，王治卢城，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户千，口七千，胜兵三千人。东北至都护治所二千四百六十五里，南至蒲犁五百四十里，南与乌秅、北与捐毒、西与大月氏接。[①]衣服类乌孙，俗与子合同。

①师古曰："捐毒即身毒、天笃也，本皆一名，语有轻重耳。"

难兜国，王治去长安万一百五十里，户五千，口三万一千，胜兵八千人。东北至都护治所二千八百五十里，西至无雷三百四十里，西南至罽宾三百三十里，南与婼羌、北与休循、西与大月氏接。种五谷、蒲陶诸果。有银铜铁，作兵与诸国同，属罽宾。

罽宾国，王治循鲜城，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不属都护。户口胜兵多，大国也。东北至都护治所六千八百四十里，东至乌秅国二千二百五十里，东北至难兜国九日行，西北与大月氏、西南与乌弋山离接。

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①]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②]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

①师古曰："君谓为之君也。塞音先得反。"

②师古曰:"即所谓释种者也,亦语有轻重耳。"

罽宾地平,温和,有目宿,杂草奇木,檀、槠、梓、竹、漆。[①]种五谷、蒲陶诸果,粪治园田。地下湿,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镂,治宫室,织罽,刺文绣,好治食。有金银铜锡,以为器。市列。[②]以金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③]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④]珠玑、珊瑚、虎魄、璧流离。[⑤]它畜与诸国同。

①师古曰:"槠音怀。即槐之类也,叶大而黑也。"

②师古曰:"市有列肆,亦如中国也。"

③张晏曰:"钱文面作骑马形,漫面作人面目也。"如淳曰:"幕音漫。"师古曰:"幕即漫耳,无劳借音。今所呼幕皮者,亦谓其平而无文也。"

④师古曰:"封牛,项上隆起者也。郭义恭广志云罽宾大狗大如驴,赤色,数里摇鞉以呼之。沐猴即弥猴也。"

⑤孟康曰:"流离青色如玉。"师古曰:"魏略云大秦国出赤、白、黑、黄、青、绿、缥、绀、红、紫十种流离。孟言青色,不博通也。此盖自然之物,采泽光润,逾于众玉,其色不恒。今俗所用,皆销(洽)〔治〕石汁[9],加以众药,灌而为之,尤虚脆不贞,实非真物。"

自武帝始通罽宾,自以绝远,汉兵不能至,其王乌头劳数剽杀汉使。[①]乌头劳死,子代立,遣使奉献。汉使关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复欲害忠,忠觉之,乃与容屈王子阴末赴共合谋,攻罽宾,杀其王,立阴末赴为罽宾王,授印绶。后军候赵德使罽宾,与阴末赴相失,[②]阴末赴锁琅当德,[③]杀副已下七十馀人,遣使者上书谢。孝元帝以绝域不录,放其使者于县度,绝而不通。

①师古曰:"剽,劫也,音频妙反。"

②师古曰:"相失意也。"

③师古曰:"琅当,长锁也,若今之禁系人锁矣。琅音郎。"

成帝时,复遣使献,谢罪,汉欲遣使者报送其使,杜钦说大将军王凤曰:"前罽宾王阴末赴本汉所立,后卒畔逆。[①]夫德莫大于有国子民,罪

莫大于执杀使者，所以不报恩，不惧诛者，自知绝远，兵不至也。有求则卑辞，无欲则娇嫚，终不可怀服。凡中国所以为通厚蛮夷，慑快其求者，为壤比而为寇也。②今縣度之院，非罽宾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③虽不附，不能危城郭。④前亲逆节，恶暴西域，⑤故绝而不通；今悔过来，而无亲属贵人，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故烦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实见欺。凡遣使送客者，欲为防护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属汉之国四五，⑥斥候士百馀人，五分夜击刀斗自守，⑦尚时为所侵盗。驴畜负粮，须诸国禀食，得以自赡。⑧国或贫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给，拥强汉之节，馁山谷之间，⑨乞丐无所得，⑩离一二旬则人畜弃损旷野而不反。⑪又历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阪，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⑫又有三池、盘石阪，道狭者尺六七寸，长者径三十里。临峥嵘不测之深，⑬行者骑步相持，绳索相引，二千馀里乃到縣度。畜队，未半坑谷尽靡碎；⑭人堕，势不得相收视。险阻危害，不可胜言。圣王分九州，制五服，⑮务盛内，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蛮夷之贾，劳吏士之众，涉危难之路，罢弊所恃以事无用，⑯非久长计也。使者业已受节，可至皮山而还。”⑰于是凤白从钦言。罽宾实利赏赐贾市，其使数年而壹至云。

①师古曰：“卒，终也。”

②师古曰：“比，近也。为其土壤接近，能为寇也。慑音苦颊反。比音频寐反。”

③师古曰：“鄉读曰向。”

④师古曰：“城郭，总谓西域诸国也。”

⑤师古曰：“暴谓章露也。”

⑥师古曰：“言经历不属汉者凡四五国也。更音工衡反。”

⑦师古曰：“夜有五更，故分而持之也。刀斗，解在李广传。”

⑧师古曰：“禀，给也。赡，足也。食读曰饲。次下并同。”

⑨师古曰：“馁，饥也，音能贿反。”

⑩师古曰:"丐亦乞也,音工大反。"

⑪师古曰:"离亦历也。旷,空也。"

⑫师古曰:"呕音一口反。"

⑬师古曰:"峥嵘,深险之貌也。峥音仕耕反。嵘音宏。"

⑭师古曰:"队亦堕也。靡,散也。队音直类反。靡音縻。"

⑮师古曰:"九州:冀、兖、豫、青、徐、荆、扬、梁、雍也。五服:侯、甸、绥、要、荒。"

⑯师古曰:"罢读曰疲。所恃,谓中国之人也。无用,谓远方蛮夷之国。"

⑰师古曰:"言已立计遣之,不能即止,可至皮山也。"

乌弋山离国,王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不属都护。户口胜兵,大国也。东北至都护治所六十日行,东与罽宾、北与扑挑、西与犁靬、条支接。①

①师古曰:"扑音布木反。犁读与骊同。靬音钜连反,又钜言反。"

行可百馀日,乃至条支。国临西海,暑湿,田稻。有大鸟,卵如瓮。①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②善眩。③安息长老传闻条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尝见也。④自条支乘水西行,可百馀日,近日所入云。

①师古曰:"瓮,汲水瓶也,音于龙反。"

②师古曰:"安息以条支为外国,如言蕃国也。"

③师古曰:"眩读与幻同,解在张骞传。"

④师古曰:"玄中记云'昆仑之弱水,鸿毛不能起'也。尔雅曰'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也。"

乌弋地暑热莽平,①其草木、畜产、五谷、果菜、食饮、宫室、市列、钱货、兵器、金珠之属皆与罽宾同,而有桃拔、师子、犀牛。②俗重妄杀。③其钱独文为人头,幕为骑马。以金银饰杖。④绝远,汉使希至。自玉门、阳关出南道,历鄯善而南行,至乌弋山离,南道极矣。转北而东得安息。

①师古曰:"言有草莽而平坦也。一曰莽莽平野之貌。"

②孟康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长尾,一角者或为天鹿,(者)两角〔者〕或为辟邪。[10]师子似虎,正黄有颊耏,尾端茸毛大如斗。”师古曰:“师子即尔雅所谓狻猊也。狻音酸。猊音倪。拔音步葛反。耏亦颊旁毛也,音而。茸音人庸反。”

③师古曰:“重,难也。言其仁爱不妄杀也。”

④师古曰:“杖谓所持兵器也,音直亮反。”

安息国,王治番兜城,①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不属都护。北与康居、东与乌弋山离、西与条支接。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与乌弋、罽宾同。亦以银为钱,文独为王面,幕为夫人面。王死辄更铸钱。有大马爵。②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大国也。临妫水,商贾车船行旁国。书革,旁行为书记。③

①苏林曰:“番音盘。”

②师古曰:“广志云‘大爵,颈及膺身,蹄似橐驼,色苍,举头高八九尺,张翅丈馀,食大麦。’”

③服虔曰:“横行为书记也。”师古曰:“今西方胡国及南方林邑之徒,书皆横行,不直下也。革为皮之不柔者。”

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将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①因发使随汉使者来观汉地,以大鸟卵及犁靬眩人献于汉,天子大说。②安息东则大月氏。

①师古曰:“属,联也,音之欲反。”

②师古曰:“说读曰悦。”

大月氏国,治监氏城,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不属都护。户十万,口四十万,胜兵十万人。东至都护治所四千七百四十里,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南与罽宾接。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钱货,与安息同。出一封橐驼。①

①师古曰:“脊上有一封也。封言其隆高,若封土也。今俗呼为封牛。封音

峰。”

大月氏本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十馀万，故强轻匈奴。[①]本居敦煌、祁连间，至冒顿单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单于杀月氏，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去，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②]都妫水北为王庭。其馀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

①师古曰：“自恃其强盛，而轻易匈奴也。”

②师古曰：“解在张骞传。”

大夏本无大君长，城邑往往置小长，民弱畏战，故月氏徙来，皆臣畜之，共禀汉使者。[①]有五翎侯：[②]一曰休密翎侯，治和墨城，去都护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阳关七千八百二里；二曰双靡翎侯，治双靡城，去都护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阳关七千七百八十二里；三曰贵霜翎侯，治护澡城，[③]去都护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阳关七千九百八十二里；四曰肸顿翎侯，[④]治薄茅城，去都护五千九百六十二里，去阳关八千二百二里；五曰高附翎侯，治高附城，去都护六千四十一里，去阳关九千二百八十三里。凡五翎侯，皆属大月氏。

①师古曰：“同受节度也。”

②师古曰：“翎即翕字。”

③师古曰：“澡音藻。”

④师古曰：“肸音许乙反。”

康居国，王冬治乐越匿地。[①]到卑阗城。[②]去长安万二千三百里。不属都护。至越匿地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内九千一百四里。[③]户十二万，口六十万，胜兵十二万人。东至都护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与大月氏同俗。东羁事匈奴。[④]

①师古曰：“乐音来各反。”

②师古曰：“阗音徒千反。”

③师古曰：“王每冬寒夏暑，则徙别居不一处。”

④师古曰:"为匈奴所羁牵也。"

宣帝时,匈奴乖乱,五单于并争,汉拥立呼韩邪单于,而郅支单于怨望,杀汉使者,西阻康居。[①]其后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发戊己校尉西域诸国兵至康居,诛灭郅支单于,语在甘延寿、陈汤传。是岁,元帝建昭三年也。

①师古曰:"依其险阻,以自保固也。"

至成帝时,康居遣子侍汉,贡献,然自以绝远,独骄嫚,不肯与诸国相望。都护郭舜数上言:"本匈奴盛时,非以兼有乌孙、康居故也;及其称臣妾,非以失二国也。汉虽皆受其质子,然三国内相输遗,交通如故,亦相候司,见便则发;合不能相亲信,离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结配乌孙竟未有益,反为中国生事。然乌孙既结在前,今与匈奴俱称臣,义不可距。而康居骄黠,讫不肯拜使者。[①]都护吏至其国,坐之乌孙诸使下,王及贵人先饮食已,乃饮啖都护吏,[②]故为无所省以夸旁国。[③]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贾市为好,辞之诈也。匈奴百蛮大国,[④]今事汉甚备,闻康居不拜,且使单于有自下之意,[⑤]宜归其侍子,绝勿复使,[⑥]以章汉家不通无礼之国。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国,给使者往来人马驴橐驼食,皆苦之。[⑦]空罢耗所过,送迎骄黠绝远之国,[⑧]非至计也。"汉为其新通,重致远人,[⑨]终羁縻而未绝。

①师古曰:"讫,竟也。"

②师古曰:"饮音于禁反。啖音徒滥反。"

③师古曰:"言故不省视汉使也。"

④师古曰:"于百蛮之中,最大国也。"

⑤师古曰:"言单于见康居不事汉,以之为高,自以事汉为太卑,而欲改志也。"

⑥师古曰:"不通使于其国也。"

⑦师古曰:"言二郡八国皆以此事为困苦。"

⑧师古曰:"所过,所经过之处。骄黠谓康居使也。罢读曰疲。耗音呼到反。"

⑨师古曰:"以此声名为重也。"

其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国。控弦者十馀万(大)〔人〕[11]。与康居同俗。临大泽,无崖,盖北海云。

康居有小王五:一曰苏薤王,治苏薤城,① 去都护五千七百七十六里,去阳关八千二十五里;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去都护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去阳关八千二十五里;三曰窳匿王,② 治窳匿城,去都护五千二百六十六里,去阳关七千五百二十五里;四曰罽王,治罽城,去都护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阳关八千五百五十五里;五曰奥鞬王,③ 治奥鞬城,去都护六千九百六里,去阳关八千三百五十五里。凡五王,属康居。

①师古曰:"薤音下戒反。"

②师古曰:"窳音庾。"

③师古曰:"奥音于六反。鞬音居言反。"

大宛国,王治贵山城,去长安万二千(二)〔五〕百五十里[12]。户六万,口三十万,胜兵六万人。副王、辅国王各一人。东至都护治所四千三十一里,北至康居卑阗城千五百一十里,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北与康居、南与大月氏接,土地风气物类民俗与大月氏、安息同。大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馀石,久者至数十岁不败。俗耆酒,马耆目宿。①

①师古曰:"耆读曰嗜。"

宛别邑七十馀城,多善马。马汗血,言其先天马子也。①

①(师古)〔孟康〕曰[13]:"言大宛国有高山,其上有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马置其下与集,生驹,皆汗血,因号曰天马子云。"

张骞始为武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善马。宛王以汉绝远,大兵不能至,爱其宝马不肯与。汉使妄言,① 宛遂攻杀汉使,取其财物。于是天子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兵前后十馀万人伐宛,连四年。宛人斩其王毋寡首,献马三千匹,汉军乃还,语在张骞传。贰师既斩宛王,更立贵人素遇汉善者名昧蔡为宛王。② 后岁馀,宛贵人以为昧蔡謷,

使我国遇屠,③相与(兵)〔共〕杀昧蔡[14],立毋寡弟蝉封为王,遣子入侍,质于汉,汉因使使赂赐镇抚之。又发(数)〔使〕十馀辈,抵宛西诸国④求(其)〔奇〕物,因风谕以(代)〔伐〕宛之威。⑤[15]宛王蝉封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汉使采蒲陶、目宿种归。天子以天马多,又外国使来众,益种蒲陶、目宿离宫馆旁,极望焉。⑥

①师古曰:"谓詈辱宛王。"

②师古曰:"昧音秣。蔡音千曷反。"

③师古曰:"譶,古诧字。"

④师古曰:"抵,至也。"

⑤师古曰:"风读曰讽。"

⑥师古曰:"今北道诸州旧安定、北地之境往往有目宿者,皆汉时所种也。"

自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自相晓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须髯。善贾市,争分铢。贵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决正。其地(皆)〔无〕丝漆,[16]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它兵器。①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

①师古曰:"汉使至其国及有亡卒降其国者,皆教之也。"

自乌孙以西至安息,近匈奴。匈奴尝困月氏,①故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到国,国传送食,②不敢留苦。③及至汉使,非出币物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所以然者,以远汉,而汉多财物,④故必市乃得所欲。及呼韩邪单于朝汉,后咸尊汉矣。

①师古曰:"困,苦也。"

②师古曰:"言畏之甚也。食读曰饲。"

③师古曰:"不敢留连及困苦之也。"

④师古曰:"远音于万反。"

桃槐国,王去长安万一千八十里。①户七百,口五千,胜兵千人。

①师古曰:"槐音回。"

休循国，王治鸟飞谷，在葱岭西，去长安万二百一十里。户三百五十八，口千三十，胜兵四百八十人。东至都护治所三千一百二十一里，至捐毒衍敦谷二百六十里，西北至大宛国九百二十里，西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里。民俗衣服类乌孙，因畜随水草，本故塞种也。

捐毒国，王治衍敦谷，去长安九千八百六十里。户三百八十，口千一百，胜兵五百人。东至都护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至疏勒。南与葱领属，[1]无人民。西上葱领，则休循也。西北至大宛千三十里，北与乌孙接。衣服类乌孙，随水草，依葱领，本塞种也。

①师古曰："属，联也，音之欲反。"

莎车国，王治莎车城，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户二千三百三十九，口万六千三百七十三，胜兵三千四十九人。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骑君、备西夜君各一人，都尉二人，译长四人。东北至都护治所四千七百四十六里，西至疏勒五百六十里，西南至蒲犁七百四十里。有铁山，出青玉。

宣帝时，乌孙公主小子万年，莎车王爱之。莎车王无子死，死时万年在汉。莎车国人计欲自托于汉，又欲得乌孙心，即上书请万年为莎车王。汉许之，遣使者奚充国送万年。万年初立，暴恶，国人不说。[1]莎车王弟呼屠徵杀万年，并杀汉使者，自立为王，约诸国背汉。会卫候冯奉世使送大宛客，即以便宜发诸国兵击杀之，更立它昆弟子为莎车王。还，拜奉世为光禄大夫。是岁，元康元年也。

①师古曰："说读曰悦。"

疏勒国，王治疏勒城，去长安九千三百五十里。户千五百一十，口万八千六百四十七，胜兵二千人。疏勒侯、击胡侯、辅国侯、都尉、左右将、左右骑君、左右译长各一人。东至都护治所二千二百一十里，南至

莎车五百六十里。有市列,西当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

尉头国,王治尉头谷,去长安八千六百五十里。户三百,口二千三百,胜兵八百人。左右都尉各一人,左右骑君各一人。东至都护治所千四百一十一里,南与疏勒接,山道不通,西至捐毒千三百一十四里,径道马行二日,田畜随水草,衣服类乌孙。

【校勘记】

〔1〕 (阳)〔二〕关皆在敦煌西界。 景祐、殿本都作"二",此误。

〔2〕 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 景祐本无"耆"字。王念孙说景祐本是,"焉"字绝句,"耆"字后人妄加之。

〔3〕 薄音(簿)〔步〕户反。 景祐、殿本都作"步",此误。

〔4〕 丞相〔将军〕率百官送至横门外, 景祐、殿本都有"将军"二字。

〔5〕 愿汉遣(二)〔一〕将屯田积谷, 景祐、殿本都作"一"。王先谦说作"一"是。

〔6〕 去都护治所五千二(百)〔十〕里。 景祐、殿本都作"十"。

〔7〕 细步,〔言其〕能蹀足, 景祐、殿本都有"言其"二字。

〔8〕 薄犁(反)〔及〕依耐、 景祐、殿本都作"及",此误。

〔9〕 皆销(洽)〔治〕石汁, 景祐、殿本都作"治"。王先谦说疑是"冶"字。

〔10〕 (者)两角〔者〕或为辟邪。 景祐、殿本都作"两角者",此误倒。

〔11〕 控弦者十馀万(大)〔人〕。 殿本作"人",景祐本作"大"。王先谦说作"人"是。

〔12〕 去长安万二千(二)〔五〕百五十里。 景祐、殿本都作"五"。

〔13〕 (师古)〔孟康〕曰: 景祐、殿本都作"孟康"。

〔14〕 相与(兵)〔共〕杀昧蔡, 景祐、殿本都作"共",此误。

〔15〕 又发(数)〔使〕十馀辈,抵宛西诸国④求(其)〔奇〕物,因风谕以(代)〔伐〕宛之威。 景祐、殿本"数"都作"使","其"都作"奇","代"都作"伐"。

〔16〕 其地(皆)〔无〕丝漆, 王念孙说"皆"当为"无",通典正作"无丝漆"。按

史记大宛传作“皆无丝漆”。

汉书卷九十六下

西域传第六十六下

乌孙国，大昆弥治赤谷城，[①]去长安八千九百里。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相，大禄，左右大将二人，侯三人，大将、都尉各一人，大监二人，大吏一人，舍中大吏二人，骑君一人。东至都护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西至康居蕃内地五千里。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槐。[②]不田作种树，[③]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民刚恶，贪(狠)〔狼〕无信[1]，多寇盗，最为强国。故服匈奴，[④]后盛大，取羁属，不肯往朝会。[⑤]东与匈奴、西北与康居、西与大宛、南与城郭诸国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

①师古曰："乌孙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弥猴者，本其种也。"

②师古曰："莽平谓有草莽而平坦也。一曰莽莽平野之貌。槐，木名，其心似松，音武元反。"

③师古曰："树，植也。"

④师古曰："故谓旧时也。服，属于匈奴也。"

⑤师古曰："言才羁縻属之而已。"

始张骞言乌孙本与大月氏共在敦煌间，今乌孙虽强大，可厚赂招，令东居故地，妻以公主，与为昆弟，以制匈奴。语在张骞传。武帝即位，令骞赍金币往，昆莫见骞如单于礼，[①]骞大惭，谓曰："天子致赐，王不

拜,则还赐。"②昆莫起拜,其它如故。

①师古曰:"昆莫自比于单于。"

②师古曰:"还赐,谓将赐物还归汉也。"

初,昆莫有十馀子,中子大禄强,善将,①将众万馀骑别居。大禄兄太子,太子有子曰岑陬。②太子蚤死,③谓昆莫曰:"必以岑陬为太子。"昆莫哀许之。大禄怒,乃收其昆弟,将众畔,谋攻岑陬。昆莫与岑陬万馀骑,令别居,昆莫亦自有万馀骑以自备。国分为三,大总羁属昆莫。骞既致赐,谕指曰:"乌孙能东居故地,则汉遣公主为夫人,结为昆弟,共距匈奴,不足破也。"乌孙远汉,未知其大小,④又近匈奴,服属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昆莫年老国分,不能专制,乃发使送骞,因献马数十匹报谢。其使见汉人众富厚,归其国,其国后乃益重汉。

①师古曰:"言其材力优强,能为将。"

②师古曰:"岑音仕林反。陬音子侯反。"

③师古曰:"蚤,古早字。"

④师古曰:"远音于万反。"

匈奴闻其与汉通,怒欲击之。又汉使乌孙,乃出其南,抵大宛、月氏,相属不绝。①乌孙于是恐,使使献马,愿得尚汉公主,为昆弟。天子问群臣,议许,曰:"必先内聘,然后遣女。"乌孙以马千匹聘。②汉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以妻焉。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赠送甚盛。乌孙昆莫以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为左夫人。

①师古曰:"抵,至也。属音之欲反。"

②师古曰:"入聘财。"

公主至其国,自治宫室居,岁时一再与昆莫会,置酒饮食,以币帛赐王左右贵人。昆莫年老,语言不通,公主悲愁,自为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

浆。①居常土思兮心内伤,②愿为黄鹄兮归故乡。"③天子闻而怜之,间岁遣使者持帷帐锦绣给遗焉。④

①师古曰:"食谓饭,音饲。"

②师古曰:"土思,谓忧思而怀本土。"

③师古曰:"鹄音下督反。"

④师古曰:"间岁者,谓每隔一岁而往也。"

昆莫年老,欲使其孙岑陬尚公主。公主不听,上书言状,天子报曰:"从其国俗,欲与乌孙共灭胡。"岑陬遂妻公主。昆莫死,岑陬代立。岑陬者,官号也,名军须靡。昆莫,王号也,名猎骄靡。后书"昆弥"云。①岑陬尚江都公主,生一女少夫。②公主死,汉复以楚王戊之孙解忧为公主,妻岑陬。岑陬胡妇子泥靡尚小,岑陬且死,以国与季父大禄子翁归靡,曰:"泥靡大,以国归之。"

①师古曰:"昆莫本是王号,而其人名猎骄靡,故书云昆弥。昆取昆莫,弥取骄靡。弥、靡音有轻重耳,盖本一也。后遂以昆弥为其王号也。"

②师古曰:"名少夫。"

翁归靡既立,号肥王,复尚楚主解忧,生三男两女:长男曰元贵靡;次曰万年,为莎车王;次曰大乐,为左大将;长女弟史为龟兹王绛宾妻;小女素光为若呼翎侯妻。①

①师古曰:"弟史、素光皆女名。"

昭帝时,公主上书,言"匈奴发骑田车师,车师与匈奴为一,共侵乌孙,唯天子幸救之!"汉养士马,议欲击匈奴。会昭帝崩,宣帝初即位,公主及昆弥皆遣使上书,言"匈奴复连发大兵侵击乌孙,取车延、恶师地,收人民去,使使谓乌孙趣持公主来,①欲隔绝汉。昆弥愿发国半精兵,自给人马五万骑,尽力击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弥。"汉兵大发十五万骑,五将军分道并出。语在匈奴传。遣校尉常惠使持节护乌孙兵,昆弥自将翎侯以下五万骑从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汙都尉、千长、骑将以下四万级,马牛羊驴橐驼七十馀

万头，乌孙皆自取所虏获。还，封惠为长罗侯。是岁，本始三年也。汉遣惠持金币赐乌孙贵人有功者。

①师古曰："趣读曰促。"

元康二年，乌孙昆弥因惠上书："愿以汉外孙元贵靡为嗣，得令复尚汉公主，结婚重亲，畔绝匈奴，愿聘马骡各千匹。"诏下公卿议，大鸿胪萧望之以为"乌孙绝域，变故难保，不可许。"上美乌孙新立大功，又重绝故业，①遣使者至乌孙，先迎取聘。昆弥及太子、左右大将、都尉皆遣使，凡三百馀人，入汉迎取少主。上乃以乌孙主解忧弟子相夫为公主，置官属侍御百馀人，舍上林中，学乌孙言。②天子自临平乐观，会匈奴使者、外国君长大角抵，设乐而遣之。使长(卢)〔罗〕侯光禄大夫惠为副，[2]凡持节者四人，送少主至敦煌。未出塞，闻乌孙昆弥翁归靡死，乌孙贵人共从本约，立岑陬子泥靡代为昆弥，号狂王。惠上书："愿留少主敦煌，惠驰至乌孙责让不立元贵靡为昆弥，还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复以为"乌孙持两端，难约结。前公主在乌孙四十馀年，恩爱不亲密，边竟未得安，③此已事之验也。今少主以元贵靡不立而还，信无负于夷狄，中国之福也。少主不止，徭役将兴，其原起此。"天子从之，征还少主。

①师古曰："重，难也。故业，谓先与乌孙婚亲也。"

②师古曰："舍，止也。"

③师古曰："竟读曰境。"

狂王复尚楚主解忧，生一男鸱靡，不与主和，又暴恶失众。汉使卫司马魏和意、副候任昌送侍子，公主言狂王为乌孙所患苦，易诛也。遂谋置酒会，罢，使士拔剑击之。剑旁下，①狂王伤，上马驰去。其子细沈瘦②会兵围和意、昌及公主于赤谷城。数月，都护郑吉发诸国兵救之，乃解去。汉遣中郎将张遵持医药治狂王，赐金二十斤，采缯。因收和意、昌系琐，从尉犁槛车至长安，斩之。车骑将军长史张翁留验公主与使者谋杀狂王状，主不服，叩头谢，张翁捽主头骂詈。③主上书，翁还，坐死。副使季都别将医养视狂王，狂王从十馀骑送之。都还，坐知狂王当

诛,见便不发,下蚕室。

①师古曰:"不正下(之)。"[3]

②师古曰:"瘦音搜。"

③师古曰:"捽,持其头,音材兀反。"

初,肥王翁归靡胡妇子乌就屠,狂王伤时惊,与诸翎侯俱去,居北山中,扬言母家匈奴兵来,故众归之。后遂袭杀狂王,自立为昆弥。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① 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

①孟康曰:"大井六通渠也,下泉流涌出,在白龙堆东土山下。"

初,楚主侍者冯嫪① 能史书,习事,尝持汉节为公主使,行尝赐于城郭诸国,敬信之,号曰冯夫人。为乌孙右大将妻,右大将与乌就屠相爱,都护郑吉使冯夫人说乌就屠,以汉兵方出,必见灭,不如降。乌就屠恐,曰:"愿得小号。"宣帝征冯夫人,自问状。遣谒者竺次、期门甘延寿为副,送冯夫人。冯夫人锦车持节,② 诏(焉)乌就屠诣长罗侯赤谷城,[4] 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皆赐印绶。破羌将军不出塞还。后乌就屠不尽归诸翎侯民众,汉复遣长罗侯惠将三校屯赤谷,因为分别其人民地界,大昆弥户六万馀,小昆弥户四万馀,然众心皆附小昆弥。

①师古曰:"音了。嫪者,慧也,故以为名。"

②服虔曰:"锦车,以锦衣车也。"

元贵靡、鸱靡皆病死,公主上书言年老土思,愿得归骸骨,葬汉地。天子闵而迎之,公主与乌孙男女三人俱来至京师。是岁,甘露三年也。时年且七十,赐以公主田宅奴婢,奉养甚厚,朝见仪比公主。后二岁卒,三孙因留守坟墓云。

元贵靡子星靡代为大昆弥,弱,① 冯夫人上书,愿使乌孙镇抚星(弥)〔靡〕[5]。汉遣之,卒百人送(乌孙)焉[6]。都护韩宣奏,乌孙大吏、大禄、大监皆可以赐金印紫绶,以尊辅大昆弥,汉许之。后都护韩宣复奏,星靡怯弱,可免,更以季父左大将乐代为昆弥,汉不许。后段会宗为都护,

招还亡畔,安定之。②

①师古曰:"言其尚幼少。"

②师古曰:"有人众亡畔者,皆招而还之,故安定也。"

星靡死,子雌栗靡代。小昆弥乌就屠死,子拊离代立,①为弟日贰所杀。汉遣使者立拊离子安日为小昆弥。日贰亡,阻康居。汉徙己校屯姑墨,②欲候便讨焉。安日使贵人姑莫匿等三人诈亡从日贰,刺杀之。③都护廉褒赐姑莫匿等金人二十斤,缯三百匹。

①师古曰:"拊读与抚同。"

②师古曰:"有戊己两校兵,此直徙己校也。"

③师古曰:"诈畔亡而投之,因得以刺杀。"

后安日为降民所杀,汉立其弟末振将代。时大昆弥雌栗靡健,翎侯皆畏服之,告民牧马畜无使入牧,①国中大安和翁归靡时。②小昆(靡)〔弥〕末振将恐为所并,[7]使贵人乌日领诈降刺杀雌栗靡。汉欲以兵讨之而未能,遣中郎将段会宗持金币与都护图方略,立雌栗靡季父公主孙伊秩靡为大昆弥。汉没入小昆弥侍子在京师者。久之,大昆弥翎侯难栖杀末振将,末振将兄安日子安犁靡代为小昆弥。③汉恨不自(责)诛末振将,[8]复使段会宗即斩其太子番丘。④还,赐爵关内侯。是岁,元延二年也。

①师古曰:"勿入昆弥牧中,恐其相扰也。"

②师古曰:"胜于翁归靡时也。"

③师古曰:"末振将之兄名安日,安日之子名安犁靡。"

④师古曰:"番音盘。"

会宗以翎侯难栖杀末振将,虽不指为汉,合于讨贼,奏以为坚守都尉。责大禄、大吏、大监以雌栗靡见杀状,夺金印紫绶,更与铜墨云。末振将弟卑爰疐①本共谋杀大昆弥,将众八万馀口北附康居,谋欲藉兵②兼并两昆弥。两昆弥畏之,亲倚都护。③

①师古曰:"寔音竹二反。"

②师古曰:"藉,借也。"

③师古曰:"倚,依附也,音于绮反。"

哀帝元寿二年,大昆弥伊秩靡与单于并入朝,汉以为荣。至元始中,卑爰寔杀乌日领以自效,汉封为归义侯。两昆弥皆弱,卑爰寔侵陵,都护孙建袭杀之。自乌孙分立两昆弥后,汉用忧劳,且无宁岁。①

①师古曰:"言或镇抚,或威制之,故多事也。"

姑墨国,王治南城,去长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户三千五百,口二万四千五百,胜兵四千五百人。姑墨侯、辅国侯、都尉、左右将、左右骑君各一人,译长二人。东至都护治所(一)〔二〕千二十一里,[9]南至(於)〔于〕阗马行十五日,北与乌孙接。出铜、铁、雌黄。东通龟兹六百七十里。王莽时,姑墨王丞杀温宿王,并其国。

温宿国,王治温宿城,① 去长安八千三百五十里。户二千二百,口八千四百,胜兵千五百人。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译长各二人。东至都护治所二千三百八十里,西至尉头三百里,北至乌孙赤谷六百一十里。土地物类所有与鄯善诸国同。东通姑墨二百七十里。

①师古曰:"今雍州醴泉县北有山名温宿岭者,本因汉时得温宿国人令居此地田牧,因以为名。"

龟兹国,王治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户六千九百七十,口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胜兵二万一千七十六人。大都尉丞、辅国侯、安国侯、击胡侯、却胡都尉、击车师都尉、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左右力辅君各一人,东西南北部千长各二人,却胡君三人,译长四人。南与精绝、东南与且末、西南与杅弥、北与乌孙、西与姑墨接。① 能铸冶,有铅。东至都护治所乌垒城三百五十里。

①师古曰:"杅音乌。"

乌垒,户百一十,口千二百,胜兵三百人。城都尉、译长各一人。与都护同治。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犁。

渠犁,城都尉一人,户百三十,口千四百八十,胜兵百五十人。东北与尉犁、东南与且末、南与精绝接。西有河,至龟兹五百八十里。

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是时军旅连出,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征和中,贰师将军李广利以军降匈奴。上既悔远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奏言:"故轮台(以)东捷枝、渠犁皆故国,[10]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孰。其旁国少锥刀,贵黄金采缯,可以易谷食,宜给足不(可)乏。①[11]臣愚以为可遣屯田卒诣故轮台以东,置校尉三人分护,各举图地形,通利沟渠,务使以时益种五谷。②张掖、酒泉[12]遣骑假司马为斥候,属校尉,事有便宜,因骑置以闻。③田一岁,有积谷,募民壮健有累重敢徙者诣田所,④就畜积为本业,⑤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为便。臣谨遣征事臣昌分部行边,⑥严敕太守都尉明烽火,选士马,谨斥候,蓄茭草。愿陛下遣使使西国,以安其意。臣昧死请。"

①师古曰:"言以锥刀及黄金彩缯与此旁国易谷食,可以给田卒,不忧乏粮也。"

②师古曰:"益,多也。"

③师古曰:"骑置即今之驿马也。"

④师古曰:"累重谓妻子家属也。累音力瑞反。重音直用反。"

⑤师古曰:"畜读曰蓄。"

⑥师古曰:"分音扶问反。行音下更反。"

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①是重困老弱孤独也。②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馀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③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

迎汉军,④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⑤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⑥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甚众。⑦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丐若马"',⑧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师)遣贰师将军,⑨〔13〕欲以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与谋,⑩参以蓍龟,不吉不行。⑪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⑫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⑬夫不足者视人有馀。'⑭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⑮匈奴困败。公车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⑯又曰'北伐行将,于蒲山必克。'⑰卦诸将,贰师最吉。⑱故朕亲发贰师下蒲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缪。⑲重合侯(毋)〔得〕虏候者〔14〕,言'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⑳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又卜'汉军一将不吉'。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能饥渴,㉑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㉒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㉓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五伯所弗能为也。㉔且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掖搜索,问以所闻。㉕今边塞未正,闾出不禁,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㉖后降者来,若捕生口虏,乃知之。㉗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㉘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㉙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

①师古曰:"三十者,每口转增三十钱也。"

②师古曰:"重音直用反。"

③晋灼曰:"开陵侯,匈奴介和王来降者。"

④师古曰:“畜谓马牛羊等也。”

⑤师古曰:“食读曰饲。”

⑥师古曰:“士虽各自载粮,而在道已尽。至于归涂,尚苦乏食不足,不能终师旅之事也。”

⑦师古曰:“厮留,言其前后离厮,不相逮及也。厮音斯。”

⑧师古曰:“谓中国人为秦人,习故言也。丐,乞与也。若,汝也。乞音气。”

⑨师古曰:“兴军而遣之。”

⑩师古曰:“与读曰豫。”

⑪师古曰:“谓共卿大夫谋事,尚不专决,犹杂问蓍龟也。”

⑫师古曰:“视读曰示。为文学,谓学经书之人。”

⑬师古曰:“见,显示。”

⑭师古曰:“言其夸张也。视亦读曰示。”

⑮孟康曰:“其谣曰‘枯杨生华’,象曰‘枯杨生华,何可久也!’谓匈奴破不久也。”

⑯师古曰:“今便利之时,后不可再得也。”

⑰师古曰:“行将谓遣将率行也。鼾山,山名也。鼾,古釜字。”

⑱师古曰:“上遣诸将,而于卦中贰师最吉也。”

⑲师古曰:“言不效也。缪,妄也。”

⑳师古曰:“于军所行之道及水上埋牛羊。”

㉑师古曰:“能音耐。”

㉒师古曰:“言死及被虏略,并自离散也。”

㉓师古曰:“隧者,依深险之处开通行道也。”

㉔师古曰:“伯读曰霸。五霸尚耻不为,况今大汉也。”

㉕师古曰:“搜索者,恐其或私赍文书也。”

㉖师古曰:“言边塞有阑出逃亡之人,而(止)〔主〕者不禁[15]。又长吏利于皮肉,多使障候之卒猎兽,故令烽火有乏。又其人劳苦,因致奔亡。凡有此失,皆不集于所(亡)〔上〕文书。”[16]

㉗师古曰:“既不上书,所以当时不知,至有降者来,及捕生口,或虏得匈奴人

言之，乃知此事。”

㉘孟康曰：“先是令长吏各以秩养马，亭有牝马，民养马皆复不事。后马多绝乏，至此复修之也。”师古曰：“此说非也。马复，因养马以免徭赋也。复音方目反。”

㉙师古曰：“与上计者同来赴对也。”

初，贰师将军李广利击大宛，还过杅弥，杅弥遣太子赖丹为质于龟兹。广利责龟兹曰：“外国皆臣属于汉，龟兹何以得受杅弥质？”即将赖丹入至京师。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议，以杅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田轮台，轮台与渠犁地皆相连也。龟兹贵人姑翼谓其王曰：“赖丹本臣属吾国，今佩汉印绶来，迫吾国而田，必为害。”王即杀赖丹，而上书谢汉，汉未能征。

宣帝时，长罗侯常惠使乌孙还，便宜发诸国兵，[①]合五万人攻龟兹，责以前杀校尉赖丹。龟兹王谢曰：“乃我先王时为贵人姑翼所误，我无罪。”执姑翼诣惠，惠斩之。时乌孙公主遣女来至京师学鼓琴，汉遣侍郎乐奉送主女，过龟兹。龟兹前遣人至乌孙求公主女，未还。会女过龟兹，龟兹王留不遣，复使使报公主，主许之。后公主上书，愿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龟兹王绛宾亦爱其夫人，上书言得尚汉外孙为昆弟，愿与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来朝贺。王及夫人皆赐印绶。夫人号称公主，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②]留且一年，厚赠送之。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徽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外国胡人皆曰：“驴非驴，马非马，若龟兹王，所谓骡也。”绛宾死，其子丞德自谓汉外孙，成、哀帝时往来尤数，汉遇之亦甚亲密。

①师古曰：“以便宜擅发兵也。”

②师古曰：“琦音奇。”

东通尉犁六百五十里。

尉犁国，王治尉犁城，去长安六千七百五十里。户千二百，口九千六百，胜兵二千人。尉犁侯、安世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击胡君各一人，译长二人。西至都护治所三百里，南与鄯善、且末接。

危须国，王治危须城，去长安七千二百九十里。户七百，口四千九百，胜兵二千人。击胡侯、击胡都尉、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击胡君、译长各一人。西至都护治所五百里，至焉耆百里。

焉耆国，王治员渠城，[①]去长安七千三百里。户四千，口三万二千一百，胜兵六千人。击胡侯、却胡侯、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击胡左右君、击车师君、归义车师君各一人，击胡都尉、击胡君各二人，译长三人。西南至都护治所四百里，南至尉犁百里，北与乌孙接。近海水多鱼。

①师古曰："员音于权反。"

乌贪訾离国，王治于娄谷，去长安万三百三十里。户四十一，口二百三十一，胜兵五十七人。辅国侯、左右都尉各一人。东与单桓、南与且弥、西与乌孙接。[①]

①师古曰："且音子余反。"

卑陆国，王治天山东乾当国，[①]去长安八千六百八十里。户二百二十七，口千三百八十七，胜兵四百二十二人。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译长各一人。西南至都护治所千二百八十七里。

①师古曰："乾音千。"

卑陆后国，王治番渠类谷，[①]去长安八千七百一十里。户四百六十二，口千一百三十七，胜兵三百五十人。辅国侯、都尉、译长各一人，将二人。东与郁立师、北与匈奴、西与劫国、南与车师接。

①师古曰:“番音盘。”

郁立师国,王治内咄谷,[①]去长安八千八百三十里。户百九十,口千四百四十五,胜兵三百三十一人。辅国侯、左右都尉、译长各一人。东与车师后城长、西与卑陆、北与匈奴接。

①师古曰:“咄音丁忽反。”

单桓国,王治单桓城,去长安八千八百七十里。户二十七,口百九十四,胜兵四十五人。辅国侯、将、左右都尉、译长各一人。

蒲类国,王治天山西疏榆谷,去长安八千三百六十里。户三百二十五,口二千三十二,胜兵七百九十九人。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护治所千三百八十七里。

蒲类后国,王去长安八千六百三十里。户百,口千七十,胜兵三百三十四人。辅国侯、将、左右都尉、译长各一人。

西且弥国,王治天山东于大谷,[①]去长安八千六百七十里。户三百三十二,口千九百二十六,胜兵七百三十八人。西且弥侯、左右将、左右骑君各一人。西南至都护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①师古曰:“且音子余反。”

东且弥国,王治天山东兑虚谷,去长安八千二百五十里。户百九十一,口千九百四十八,胜兵五百七十二人。东且弥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护治所千五百八十七里。

劫国,王治天山东丹渠谷,去长安八千五百七十里。户九十九,口五百,胜兵百一十五人。辅国侯、都尉、译长各一人。西南至都护治所

千四百八十七里。

狐胡国，王治车师柳谷，去长安八千二百里。户五十五，口二百六十四，胜兵四十五人。辅国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至都护治所千一百四十七里，至焉耆七百七十里。

山国，王去长安七千一百七十里。[①] 户四百五十，口五千，胜兵千人。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译长各一人。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西北至焉耆百六十里，西至危须二百六十里，东南与鄯善、且末接。山出铁，民山居，寄田籴谷于焉耆、危须。

①师古曰："常在山下居，不为城治也。"

车师前国，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绕城下，故号交河。去长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户七百，口六千五十，胜兵千八百六十五人。辅国侯、安国侯、左右将、都尉、归汉都尉、车师君、通善君、鄉善君各一人，[①] 译长二人。西南至都护治所千八百七里，至焉耆八百三十五里。

①师古曰："鄉读曰向。"

车师后(王)国，〔王〕[17]治务涂谷，去长安八千九百五十里。户五百九十五，口四千七百七十四，胜兵千八百九十人。击胡侯、左右将、左右都尉、道民君、译长各一人。[①] 西南至都护治所千二百三十七里。

①师古曰："道读曰导。"

车师都尉国，户四十，口三百三十三，胜兵八十四人。

车师后城长国，户百五十四，口九百六十，胜兵二百六十人。

武帝天汉二年，以匈奴降者介和王为开陵侯，将楼兰国兵始击车师，匈奴遣右贤王将数万骑救之，汉兵不利，引去。征和四年，遣重合侯马通将四万骑击匈奴，道过车师北，复遣开陵侯将楼兰、尉犁、危须凡六国兵别击车师，勿令得遮重合侯。诸国兵共围车师，车师王降服，臣属

汉。

昭帝时，匈奴复使四千骑田车师。宣帝即位，遣五将将兵击匈奴，[①]车师田者惊去，车师复通于汉。匈奴怒，召其太子军宿，欲以为质。军宿，焉耆外孙，不欲质匈奴，亡走焉耆。车师王更立子乌贵为太子。及乌贵立为王，与匈奴结婚姻，教匈奴遮汉道通乌孙者。

①师古曰："谓本始二年御史大夫田广明为祁连将军，后将军赵充国为蒲类将军，云中太守田顺为武牙将军，及度辽将军范明友、前将军韩增，凡五将也。"

地节二年，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憙[①]将免刑罪人田渠犁，积谷，欲以攻车师。至秋收谷，吉、憙发城郭诸国兵万馀人，自与所将田士千五百人共击车师，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中，未得，会军食尽，吉等且罢兵，归渠犁田。(秋收)〔收秋〕毕[18]，复发兵攻车师王于石城。王闻汉兵且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为发兵。王来还，与贵人苏犹议欲降汉，恐不见信。苏犹教王击匈奴边国小蒲类，斩首，略其人民，以降吉。车师旁小金附国随汉军后盗车师，车师王复自请击破金附。

①师古曰："憙音许吏反。"

匈奴闻车师降汉，发兵攻车师，吉、憙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憙即留一候与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归渠犁。车师王恐匈奴兵复至而见杀也，乃轻骑奔乌孙，吉即迎其妻子置渠犁。东奏事，至酒泉，有诏还田渠犁及车师，益积谷以安西国，侵匈奴。吉还，传送车师王妻子诣长安，赏赐甚厚，每朝会四夷，常尊显以示之。于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别田车师。得降者言，单于大臣皆曰"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也。"果遣骑来击田者，吉乃与校尉尽将渠犁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匈奴复益遣骑来，汉田卒少不能当，保车师城中。匈奴将即其城下谓吉曰：[①]"单于必争此地，不可田也。"围城数日乃解。后常数千骑往来守车师，吉上书言："车师去渠犁千馀里，间以河山，[②]北近匈奴，汉兵在渠犁者势不能相救，愿益田卒。"公卿议以

为道远烦费,可且罢车师田者。诏遣长罗侯[3]将张掖、酒泉骑出车师北千馀里,扬威武车师旁。胡骑引去,吉乃得出,归渠犁,凡三校尉屯田。

①师古曰:"即,就也。"

②师古曰:"间,隔也,音居莧反。"

③师古曰:"常惠也。"

车师王之走乌孙也,乌孙留不遣,遣使上书,愿留车师王,备国有急,可从西道以击匈奴。汉许之。于是汉召故车师太子军宿在焉耆者,立以为王,尽徙车师国民令居渠犁,遂以车师故地与匈奴。车师王得近汉田官,与匈奴绝,亦安乐亲汉。后汉使侍郎殷广德责乌孙,求车师王乌(孙)贵,[19]将诣阙,[1]赐第与其妻子居。是岁,元康四年也。其后置戊己校尉屯田,居车师故地。

①师古曰:"乌孙遣其将之贵者入汉朝。"

元始中,车师后王国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门关,往来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开以省道里半,避白龙堆之院。车师后王姑句[1]以道当为拄置,[2]心不便也。地又颇与匈奴南将军地接,普欲分明其界然后奏之,召姑句使证之,不肯,系之。姑句数以牛羊赇吏,求出不得。姑句家矛端生火,其妻股紫陬[3]谓姑句曰:"矛端生火,此兵气也,利以用兵。前车师前王为都护司马所杀,今久系必死,不如降匈奴。"即驰突出高昌壁,入匈奴。

①师古曰:"句音钩。"

②师古曰:"拄者,支拄也。言有所置立,而支拄于己,故心不便也。拄音竹羽反,又音竹具反。其字从手,而读之者或不晓,以拄为梁柱之柱,及分破其句,言置柱于心,皆失之矣。"

③师古曰:"陬音子侯反。"

又去胡来王唐兜,国比大种赤水羌,[1]数相寇,不胜,告急都护。都护但钦不以时救助,唐兜困急,怨钦,东守玉门关。玉门关不内,即将妻子人民千馀人亡降匈奴。匈奴受之,而遣使上书言状。是时,新都侯王

莽秉政,遣中郎将王昌等使匈奴,告单于西域内属,不当得受。单于谢罪,执二王以付使者。莽使中郎王萌待西域恶都奴界上逢受。②单于遣使送,因请其罪。③使者以闻,莽不听,诏下会西域诸国王,陈军斩姑句、唐兜以示之。

①师古曰:"比,近也,音频寐反。"

②师古曰:"逢受谓先至待之,逢见即受取也。"

③师古曰:"请免其罪也。"

至莽篡位,建国二年,以广新公甄丰为右伯,当出西域。车师后王须置离闻之,与其右将股鞮、左将尸泥支谋曰:①"闻甄公为西域太伯,当出,故事给使者牛羊谷刍茭,导译,前五威将过,所给使尚未能备。今太伯复出,国益贫,恐不能称。"②欲亡入匈奴。戊己校尉刀护闻之,③召置离验问,辞服,乃械致都护但钦在所埒娄城。④置离人民知其不还,皆哭而送之。至,钦则斩置离。置离兄辅国侯狐兰支将置离众二千馀人,驱畜产,举国亡降匈奴。⑤

①师古曰:"鞮音丁奚反。"

②师古曰:"不副所求也。"

③师古曰:"刀音雕。"

④师古曰:"埒娄,城名。埒音劣。娄音楼。"

⑤师古曰:"尽率一国之众也。"

是时,莽易单于玺,单于恨怒,遂受狐兰支降,遣兵与共寇击车师,杀后城长,伤都护司马,及狐兰兵复还入匈奴。时戊己校尉刀护病,遣史陈良屯桓且谷备匈奴寇,① 史终带取粮食,司马丞韩玄领诸壁,右曲候任商领诸垒,相与谋曰:"西域诸国颇背叛,匈奴欲大侵,要死。可杀校尉,将人众降匈奴。"② 即将数千骑至校尉府,胁诸亭令燔积薪,③分告诸壁曰:"匈奴十万骑来入,吏士皆持兵,后者斩!"得三(百四)〔四百〕人,[20]去校尉府数里止,晨火 爨。④校尉开门击鼓收吏士,良等随入,遂杀校尉刀护及子男四人、诸昆弟子男,独遗妇女小儿。⑤止留戊己校尉

城,遣人与匈奴南将军相闻,南将军以二千骑迎良等。良等尽胁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馀人入匈奴。单于以良、带为乌贲都尉。⑥

①师古曰:"且音子余反。"

②如淳曰:"言匈奴来侵,会当死耳,可降匈奴也。"师古曰:"要音一妙反。"

③师古曰:"示为烽火也。"

④师古曰:"古然字。"

⑤师古曰:"遗,留置不杀也。"

⑥师古曰:"贲音奔。"

后三岁,单于死,弟乌桑单于咸立,① 复与莽和亲。莽遣使者多赍金币赂单于,购求陈良、终带等。单于尽四人及手杀刀护者芝音妻子以下二十七人,皆槛车付使者。到长安,莽皆烧杀之。其后莽复欺诈单于,和亲遂绝。匈奴大击北边,而西域亦瓦解。焉耆国近匈奴,先叛,杀都护但钦,莽不能讨。

①师古曰:"桑音力追反。"

天凤(二)〔三〕年[21],乃遣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将戊己校尉出西域,诸国皆郊迎,送兵谷。焉耆诈降而聚兵自备。骏等将莎车、龟兹兵七千馀人,分为数部入焉耆,焉耆伏兵要遮骏。及姑墨、尉犁、危须国兵为反间,还共袭击骏等,皆杀之。唯戊己校尉郭钦别将兵,后至焉耆。焉耆兵未还,钦击杀其老弱,引兵还。莽封钦为剿胡子。① 李崇收馀士,还保龟兹。数年莽死,崇遂没,西域因绝。

①邓展曰:"剿音衫。"师古曰:"剿,绝也,音子小反。字本作剿,转写误耳。"

最凡国五十。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宾、乌弋之属,皆以绝远不在数中,其来贡献则相与报,不督录总领也。

赞曰: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① 乃表河(曲)

〔西〕,列(西)〔四〕郡,[22]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

①师古曰:"图,谋也。从音子容反。"

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馀,士马强盛。故能睹犀布、玳瑁则建珠崖七(部)〔郡〕,①[23]感枸酱、竹杖则开牂柯、越巂,②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③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④钜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⑤殊方异物,四面而至。于是广开上林,穿昆明池,营千门万户之宫,立神明通天之台,兴造甲乙之帐,⑥落以随珠和璧,⑦天子负黼依,袭翠被,冯玉几,而处其中。⑧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海中碔砆、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⑨及赂遗赠送,万里相奉,师旅之费,不可胜计。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笼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财用竭,⑩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绣杖斧,断斩于郡国,然后胜之,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龙堆,远则葱岭,身热、头痛、縣度之阨。淮南、杜钦、扬雄之论,皆以为此天地所以界别区域,绝外内也。书曰"西戎即序",⑪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贡物也。

①师古曰:"玳音代。瑁音妹。"

②师古曰:"枸音矩。"

③如淳曰:"文甲即玳瑁也。通犀,中央色白,通两头。"

④孟康曰:"四骏马名也。"师古曰:"梢马音所交反。"

⑤师古曰:"钜亦大。"

⑥师古曰:"其数非一,以甲乙次第名之也。"

⑦师古曰:"落与络同。"

⑧师古曰:"依读曰扆。扆如小屏风,而画为黼文也。白与黑谓之黼,又为斧形。袭,重衣也。被音皮义反。"

⑨晋灼曰:"都卢,国名也。"李奇曰:"都卢,体轻善缘者也。砀极,乐名也。"师古曰:"巴人,巴州人也。俞,水名,今渝州也。巴俞之人,所谓賨人也,劲锐善舞,本从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喜观其舞,因令乐人习之,故有巴俞之乐。漫衍者,即张衡西京赋所云'巨兽百寻,是为漫延'者也。鱼龙者,为舍利之兽,先戏于庭极,毕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鱼,跳跃漱水,作雾障日,毕,化成黄龙八丈,出水敖戏于庭,炫耀日光。西京赋云'海鳞变而成龙',即为此色也。俞音逾。砀音大浪反。衍音弋战反。视读曰示。观示者,视之令观也。"

⑩师古曰:"屈音其勿反。"

⑪师古曰:"禹贡之辞也。序,次也。"

西域诸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虽属匈奴,不相亲附。匈奴能得其马畜旃罽,而不能统率与之进退。与汉隔绝,道里又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盛德在我,无取于彼。故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唯其小邑鄯善、车师,界迫匈奴,尚为所拘。而其大国莎车、于阗之属,数遣使置质于汉,愿请属都护。圣上远览古今,因时之宜,羁縻不绝,辞而未许。虽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让白雉,太宗之却走马,义兼之矣,亦何以尚兹![1]

①师古曰:"'西戎即序',说已在前。昔周公相成王,越裳氏重九译而献白雉。至,王问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则君子不飨其质;政不施焉,则君子不臣其远。吾何以获此物也?'译曰:'吾受命国之黄耆曰"久矣天之无烈风雨雷也,意中国有圣人乎?盍往朝之,然后归之。"'王称先王之神所致,以荐宗庙。太宗,汉文帝也。却走马,谓有人献千里马,不受,还之,赐道路费也。老子德经曰'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故赞引也。"

【校勘记】

〔1〕贪(狠)〔狼〕无信, 景祐、殿本都作"狼"

〔2〕使长(卢)〔罗〕侯光禄大夫惠为副, 钱大昭说"卢"当作"罗"。按景祐、殿本都作"罗"。

〔3〕 不正下(之)。 景祐本无“之”字。殿本“之”作“也”。

〔4〕 诏(焉)乌就屠诣长罗侯赤谷城， 钱大昭说“焉”字衍。按景祐、殿本都无“焉”字。

〔5〕 愿使乌孙镇抚星(弥)〔靡〕， 景祐、殿、局本都作“靡”，此误。

〔6〕 卒百人送(乌孙)焉。 景祐本无“乌孙”二字。

〔7〕 小昆(靡)〔弥〕末振将恐为所并， 景祐、殿本都作“弥”。王先谦说作“弥”是。

〔8〕 汉恨不自(责)诛末振将， 景祐本无“责”字。

〔9〕 东至都护治所(一)〔二〕千二十一里，南至(於)〔于〕阗 景祐、殿本“一”都作“二”，“於”都作“于”。

〔10〕 故轮台(以)东捷枝、渠犁皆故国， 景祐本无“以”字。

〔11〕 宜给足不(可)乏。 王念孙说“可”字衍。

〔12〕 务使以时益种五谷。② 张掖、酒泉 注②原在“张掖酒泉”下。齐召南说“张掖酒泉”当连下读。兹从殿本。

〔13〕 故兴(师)遣贰师将军， 景祐本无“师”字。钱大昭说无“师”字是。按通鉴亦无。

〔14〕 重合侯(毋)〔得〕虏候者， 钱大昭说“毋”当作“得”。按景祐、殿本都作“得”。

〔15〕 而(止)〔主〕者不禁。 景祐、殿本都作“主”此误。

〔16〕 皆不集于所(亡)〔上〕文书。 景祐、殿、局本都作“上”，此误。

〔17〕 车师后(王)国，〔王〕 钱大昭说，依前后例当作“车师后国，王”。按殿本不误。

〔18〕 (秋收)〔收秋〕毕， 景祐、殿本都作“收秋”。

〔19〕 求车师王乌(孙)贵，将诣阙， 钱大昕说此误衍“孙”字，颜曲为之说。

〔20〕 得三(百四)〔四百〕人， 景祐、殿本都作“四百”。

〔21〕 天凤(二)〔三〕年， 景祐、殿本都作“三”。

〔22〕 乃表河(曲)〔西〕，列(西)〔四〕郡， 王念孙说“曲”当为“西”字之误。下“西”字景祐本作“四”。钱大昭说作“四”是。

〔23〕 七(部)〔郡〕， 景祐、殿本都作“郡”。

汉书卷九十七上

外戚传第六十七上

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①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兴也以涂山,②而桀之放也用末喜;③殷之兴也以有娀(又)〔及〕有娄[1],④而纣之灭也嬖妲己;⑤周之兴也以姜嫄及太任、太姒,⑥而幽王之禽也淫褒姒。⑦故易基乾坤,诗首关雎,⑧书美釐降,⑨春秋讥不亲迎。⑩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⑪礼之用,唯昏姻为兢兢。⑫夫乐调而四时和,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可不慎与!⑬人能弘道,末如命何。⑭甚哉妃匹之爱,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况卑下乎!⑮既欢合矣,或不能成子姓,⑯成子姓矣,而不能要其终,岂非命也哉!孔子罕言命,盖难言之。⑰非通幽明之变,恶能识乎性命!⑱

①师古曰:"继体谓嗣位也。守文,言遵成法,不用武功也。"

②师古曰:"禹娶涂山氏之女而生启也。"

③师古曰:"末喜,桀之妃,有施氏女也,美于色,薄于德,女子行,丈夫心。桀常置末喜于膝上,听用其言,昏乱失道。于是汤伐之,遂放桀,与末喜死于南巢。"

④师古曰:"有娀,国名,其女简狄吞燕卵而生离,为殷始祖。有娄氏女,汤妃也。娀音嵩。娄音诜。"

⑤师古曰:"妲己,纣之妃,有苏氏女也,美好辩辞,兴于奸宄,嬖幸于纣。纣用其言,毒虐众庶。于是武王伐纣,战于牧野,纣师倒戈,不为之战。武王克殷,致天之罚,斩妲己头,縣之于小白旗,以为纣之亡者,由此女也。"

⑥师古曰:"姜嫄,有邰氏之女,帝喾之妃也,履大人迹而生后稷,为周始祖。

太任，文王母；太姒，武王母也。嫄音原。”

⑦师古曰：“谓黜申后而致犬戎，举伪烽而诸侯莫救也。”

⑧师古曰：“基亦始。”

⑨师古曰：“釐，理也。尚书尧典称舜之美，云‘釐降二女于妫汭’，言尧欲观舜治迹，以己二女妻之，舜能以治降下二女，以成其德。”

⑩师古曰：“春秋公羊经：‘隐二年，纪履须来逆女。’传曰：‘外逆女不书，此何以书？讥也。何讥尔？始不亲迎也。’”

⑪师古曰：“伦，理也。”

⑫师古曰：“兢兢，戒慎也。”

⑬师古曰：“与读曰欤。”

⑭师古曰：“末，无也。论语载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又称子路曰：‘道之将兴，命也；道之将废，命也。公伯寮如命何？’故引之。”

⑮师古曰：“言虽君父之尊，不能夺其所好而移其本意。”

⑯师古曰：“姓，生也。”

⑰师古曰：“论语曰‘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罕者，希也。”

⑱师古曰：“恶音乌，谓於何也。论语称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已矣！’谓孔子不言性命及天道。而学者误读，谓孔子之言自然与天道合，非唯失于文句，实乃大乖意旨。”

汉兴，因秦之称号，帝母称皇太后，祖母称太皇太后，適称皇后，[①]妾皆称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之号焉。[②]至武帝制倢伃、婕妤、傛华、充依，各有爵位，[③]而元帝加昭仪之号，[④]凡十四等云。[⑤]昭仪位视丞相，爵比诸侯王。倢伃视上卿，比列侯。婕妤视中二千石，比关内侯。[⑥]傛华视真二千石，比大上造。[⑦]美人视二千石，比少上造。[⑧]八子视千石，比中更。[⑨]充依视千石，比左更。[⑩]七子视八百石，比右庶长。[⑪]良人视八百石，比左庶长。[⑫]长使视六百石，比五大夫。[⑬]少使视四百石，比公乘。[⑭]五官视三百石。[⑮]顺常视二百石。无涓、共和、娱灵、保林、良使、夜者皆视百石。[⑯]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视有秩斗食云。[⑰]五官以下，葬司马门外。[⑱]

①师古曰:“適读曰嫡。后亦君也。天曰皇天,地曰后土,故天子之妃,以后为称,取象二仪。”

②师古曰:“良,善也。八、七,禄秩之差也。长使、少使,主供使者。”

③师古曰:“倢,言接幸于上也。伃,美称也。娙娥,皆美貌也。傛傛犹言奕奕也,便习之意也。充依,言充后庭而依秩序也。倢音接。伃音予,字或从女,其音同耳。娙音五经反。傛音容。”

④师古曰:“昭显其仪,示隆重也。”

⑤师古曰:“除皇后,自昭仪以下至秩百石,十四等。”

⑥师古曰:“中二千石,实得二千石也。中之言满也。月得百八十斛,是为一岁凡得二千一百六十石。言二千者,举成数耳。”

⑦师古曰:“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一岁凡得千八百石耳。大上造,第十六爵。”

⑧师古曰:“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一岁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耳。少上造,第十五爵。”

⑨师古曰:“中更,第十三爵也。更,公衡反,其下亦同。”

⑩师古曰:“左更,第十二爵。”

⑪师古曰:“右庶长,第十一爵。”

⑫师古曰:“左庶长,第十爵。”

⑬师古曰:“五大夫,第九爵。”

⑭师古曰:“公乘,第八爵。”

⑮师古曰:“五官,所掌亦象外之五官也。”

⑯师古曰:“涓,洁也。无涓,言无所不洁也。共读曰恭,言恭顺而和柔也。娱灵,可以娱乐情灵也。保,安也。保林,言其可安众如林也。良使,使令之善者也。夜者,主职夜事。令音力成反。”

⑰师古曰:“家人子者,言采择良家子以入宫,未有职号,但称家人子也。斗食谓佐史也。谓之斗食者,言一岁不满百石,日食一斗二升。”

⑱服虔曰:“陵上司马门之外。”

高祖吕皇后,父吕公,单父人也,①好相人。高祖微时,吕公见而异

之,乃以女妻高祖,生惠帝、鲁元公主。高祖为汉王,元年封吕公为临泗侯,二年立孝惠为太子。

①师古曰:"单音善。父音甫。"

后汉王得定陶戚姬,爱幸,生赵隐王如意。太子为人仁弱,高祖以为不类己,常欲废之而立如意,"如意类我"。戚姬常从上之关东,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吕后年长,常留守,希见,益疏。如意且立为赵王,留长安,几代太子者数。①赖公卿大臣争之,及叔孙通谏,用留侯之策,得无易。

①师古曰:"几音钜依反。数音所角反。"

吕后为人刚毅,佐高帝定天下,兄二人皆为列将,从征伐。长兄泽为周吕侯,次兄释之为建成侯,逮高祖而侯者三人。高祖四年,临泗侯吕公薨。

高祖崩,惠帝立,吕后为皇太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钳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①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女?"②太后闻之大怒,曰:"乃欲倚女子邪?"③乃召赵王诛之。使者三反,④赵相周昌不遣。太后召赵相,相征至长安。使人复召赵王,王来。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赵王霸上,入宫,挟与起居饮食。数月,帝晨出射,赵王不能蚤起,太后伺其独居,使人持鸩饮之。迟帝还,赵王死⑤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饮喑药,⑥使居鞠域中,⑦名曰"人彘"。居数月,乃召惠帝视"人彘"。帝视而问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岁馀不能起。使人请太后曰:"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复治天下!"⑧以此日饮为淫乐,不听政,七年而崩。

①师古曰:"与死罪者为伍也。"

②师古曰:"女读曰汝。此下皆同。"

③师古曰:"乃亦汝。"

④师古曰:"反,还也。三还犹今言三回也。"

⑤师古曰:"迟音直二反,解在高纪。"

⑥师古曰:“去其眼精,以药熏耳令聋也。喑,不能言也,以喑药饮之也。饮音于禁反。喑音於今反。”

⑦师古曰:“鞠域,如蹋鞠之域,谓窟室也。鞠音巨六反。”

⑧师古曰:“令太后视事,己自如太子然。”

太后发丧,哭而泣不下。[①]留侯子张辟彊为侍中,年十五,谓丞相陈平曰:“太后独有帝,今哭而不悲,君知其解未?”[②]陈平曰:“何解?”辟彊曰:“帝无壮子,太后畏君等。今请拜吕台、吕产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则太后心安,君等幸脱祸矣!”[③]丞相如辟彊计请之,太后说,其哭乃哀。[④]吕氏权由此起。乃立孝惠后宫子为帝,太后临朝称制。复杀高祖子赵幽王友、共王恢[⑤]及燕(灵)王建〔子〕[2]。遂立周吕侯子台为吕王,[⑥]台弟产为梁王,建城侯释之子禄为赵王,台子通为燕王,又封诸吕凡六人皆为列侯,追尊父吕公为吕宣王,兄周吕侯为悼武王。

①师古曰:“泣谓泪也。”

②师古曰:“解犹解说其意。”

③师古曰:“脱,免也。”

④师古曰:“说读曰悦。”

⑤师古曰:“共读曰恭。”

⑥师古曰:“台音土来反。”

太后持天下八年,病犬祸而崩,语在五行志。病困,以赵王禄为上将军居北军,梁王产为相国居南军,戒产、禄曰:“高祖与大臣约,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大臣不平。我即崩,恐其为变,必据兵卫宫,慎毋送丧,为人所制。”太后崩,太尉周勃、丞相陈平、朱虚侯刘章等共诛产、禄,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而迎立代王,是为孝文皇帝。

孝惠张皇后。宣平侯敖尚帝姊鲁元公主,有女。惠帝即位,吕太后

欲为重亲,以公主女配帝为皇后。欲其生子,万方终无子,乃使阳为有身,取后宫美人子名之,[①]杀其母,立所名子为太子。

①师古曰:"名为皇后子。"

惠帝崩,太子立为帝,四年,乃自知非皇后子,出言曰:"太后安能杀吾母而名我!我壮即为所为。"[①]太后闻而患之,恐其作乱,乃幽之永巷,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见。太后下诏废之,语在高后纪。遂幽死,更立恒山王弘为皇帝,而以吕禄女为皇后。欲连根固本牢甚,[②]然而无益也。吕太后崩,大臣正之,卒灭吕氏。少帝恒山、淮南、济川王,皆以非孝惠子诛。独置孝惠皇后,废处北宫,[③]孝文后元年薨,葬安陵,不起坟。

①师古曰:"为其所为,谓所生之母也。并音于伪反。"

②师古曰:"牢,坚也。"

③师古曰:"置,留也。北宫,在未央宫之北。"

高祖薄姬,文帝母也。父吴人,秦时与故魏王宗女魏媪通,生薄姬。而薄姬父死山阴,因葬焉。[①]及诸侯畔秦,魏豹立为王,而魏媪内其女于魏宫。许负相薄姬,当生天子。是时项羽方与汉王相距荥阳,天下未有所定。豹初与汉击楚,及闻许负言,心喜,因背汉而中立,与楚连和。[②]汉使曹参等虏魏王豹,以其国为郡,而薄姬输织室。豹已死,汉王入织室,见薄姬,有诏内后宫,岁馀不得幸。

①师古曰:"山阴,会稽之县。"

②师古曰:"自谓当得天下。"

始姬少时,与管夫人、赵子儿相爱,约曰;"先贵毋相忘!"已而管夫人、赵子儿先幸汉王。汉王四年,坐河南成皋灵台,此两美人侍,相与笑薄姬初时约。汉王问其故,两人俱以实告。汉王心凄然怜薄姬,是日召,欲幸之。对曰:"昨暮梦龙据妾胸。"上曰:"是贵征也,吾为汝成之。"遂幸,有身。岁中生文帝,年八岁立为代王。自有子后,希见。高祖崩,

诸幸姬戚夫人之属，吕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宫。而薄姬以希见故，得出从子之代，为代太后。太后弟薄昭从如代。①

①师古曰："如，往也。"

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议立后，疾外家吕氏强暴，皆称薄氏仁善，故迎立代王为皇帝，尊太后为皇太后，封弟昭为轵侯。①太后母亦前死，葬栎阳北。乃追尊太后父为灵文侯，会稽郡致园邑三百家，长丞以下使奉守寝庙，上食祠如法。栎阳亦置灵文夫人园，令如灵文侯园仪。太后蚤失父，其奉太后外家魏氏有力，②乃召复魏氏，③赏赐各以亲疏受之。薄氏侯者一人。

①师古曰："轵音只。"

②师古曰："言太后为外家所养也。"

③师古曰："优复之也。复音方目反。"

太后后文帝二岁，孝景前二年崩，①葬南陵。②用吕后不合葬长陵，③故特自起陵，近文帝。

①师古曰："言文帝崩后二岁，太后乃崩。"

②师古曰："薄太后陵在霸陵之南，故称南陵，即今所谓薄陵。"

③师古曰："以吕后是正嫡，故薄不得合葬也。"

孝文窦皇后，景帝母也，吕太后时以良家子选入宫。太后出宫人以赐诸王各五人，窦姬与在行中。①家在清河，愿如赵，近家，②请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赵之伍中"。③宦者忘之，误置籍代伍中。籍奏，诏可。当行，窦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强乃肯行。至代，代王独幸窦姬，生女嫖。④孝惠七年，生景帝。

①师古曰："与读曰豫。"

②师古曰："如，往也。"

③师古曰："主遣宦者吏，谓宦者为吏而主发遣宫人者也。籍谓名簿也。伍犹列也。"

④师古曰:"嫖音匹昭反。"

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人立为帝而王后卒,及代王为帝后,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①]文帝立数月,公卿请立太子,而窦姬男最长,立为太子。窦姬为皇后,女为馆陶长公主[②]。明年,封少子武为代王,后徙梁,[③]是为梁孝王。

①师古曰:"更,互也,音公衡反。"

②师古曰:"年最长,故谓长公主。"

③师古曰:"初封代王,后更为梁王。"

窦皇后亲蚤卒,葬观津。[①]于是薄太后乃诏有司追封窦后父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园邑二百家,长丞奉守,比灵文园法。

①师古曰:"观津,清河之县也。观音工唤反。"

窦后兄长君。弟广国字少君,年四五岁时,家贫,为人所略卖,其家不知处。传十馀家至宜阳,为其主人入山作炭。暮卧岸下百馀人,岸崩,尽厌杀卧者,[①]少君独脱不死。[②]自卜,数日当为侯。从其家之长安,[③]闻皇后新立,家在观津,姓窦氏。广国去时虽少,识其县名及姓,又尝与其姊采桑,堕,[④]用为符信,上书自陈。皇后言帝,召见问之,具言其故,果是。复问其所识,[⑤]曰:"姊去我西时,与我决传舍中,丐沐沐我,已,饭我,乃去。"[⑥]于是窦皇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悲。乃厚赐之,家於长安。绛侯、灌将军等曰:"吾属不死,命乃且縻此两人。[⑦]此两人所出微,不可不为择师傅,又复放吕氏大事也。"[⑧]于是乃选长者之有节行者与居。窦长君、少君由此为退让君子,不敢以富贵骄人。

①师古曰:"厌音一甲反。"

②师古曰:"脱,免也。"

③师古曰:"从其主家也。之,往也。"

④师古曰:"堕谓堕树。"

⑤师古曰:"识,记也,音式志反。"

⑥师古曰:“乞沐具而为之沐,沐讫又饭食之也。饭音扶晚反。”

⑦师古曰:“恐其后擅权,则将相大臣当被害。”

⑧师古曰:“放音甫往反。”

窦皇后疾,失明。文帝幸邯郸慎夫人、尹姬,皆无子。文帝崩,景帝立,皇后为皇太后,乃封广国为章武侯。长君先死,封其子彭祖为南皮侯。吴楚反时,太后从昆弟子窦婴侠,喜士,① 为大将军,破吴楚,封魏其侯。窦氏侯者凡三人。

①师古曰:“喜音许吏反。”

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太后后景帝六岁,凡立五十一年,元光六年崩,① 合葬霸陵。遗诏尽以东宫金钱财物赐长公主嫖。② 至武帝时,魏其侯窦婴为丞相,后诛。

①师古曰:“武纪建元六年,太皇太后崩。此传云后景帝六岁是也。而以建元为元光,则是参错。又当言凡立四十五年,而云五十一。再三乖谬,皆是此传误。”

②师古曰:“东宫,太后所居。”

孝景薄皇后,孝文薄太后家女也。景帝为太子时,薄太后取以为太子妃。景帝立,立薄妃为皇后,无子无宠。立六年,薄太后崩,皇后废。废后四年薨,葬长安城东平望亭南。

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父王仲,槐里人也。母臧儿,故燕王臧荼孙也,为仲妻,生男信与两女。而仲死,臧儿更嫁为长陵田氏妇,生男蚡、胜。臧儿长女嫁为金王孙妇,生一女矣,而臧儿卜筮曰两女当贵,欲倚两女,① 夺金氏。金氏怒,不肯与决,乃内太子宫。太子幸爱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时,王夫人梦日入其怀,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贵征也。”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是时,薄皇后无子。后数岁,景帝立齐栗姬男为太子,而王夫人男为胶东王。

①师古曰:"冀其贵而依倚之得尊宠也。倚音於绮反。"

长公主嫖有女,欲与太子为妃,栗姬妒,而景帝诸美人皆因长公主见得贵幸,栗姬日怨怒,谢长主,不许。长主欲与王夫人,王夫人许之。会薄皇后废,长公主日谮栗姬短。景帝尝属诸姬子,①曰:"吾百岁后,善视之。"栗姬怒不肯应 ,言不逊,景帝心衔之而未发也。

①师古曰:"诸姬子,诸姬所生之子也。属音之欲反。此下皆同。"

长公主日誉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贤之。又耳曩者所梦日符,①计未有所定。王夫人又阴使人趣大臣立栗姬为皇后。②大行奏事,文曰:"'子以母贵,母以子贵。'今太子母号宜为皇后。"帝怒曰:"是乃所当言邪!"③遂案诛大行,而废太子为临江王。栗姬愈恚,不得见,以忧死。卒立王夫人为皇后,④男为太子。封皇后兄信为盖侯。

①师古曰:"耳常听闻而记之也。符犹瑞应。"

②师古曰:"趣音曰促。"

③师古曰:"乃,汝也。言此事非汝所当得言。"

④师古曰:"卒,终也。"

初,皇后始入太子家,后女弟儿姁亦复入,①生四男。儿姁蚤卒,四子皆为王。②皇后长女为平阳公主,次南宫公主,次隆虑公主。③

①师古曰:"姁音许于反。诸妇人之名字,音皆同。"

②师古曰:"谓广川惠王越,胶东康王寄,清河哀王乘,常山宪王舜。"

③师古曰:"虑音庐。"

皇后立九年,景帝崩。武帝即位,为皇太后,尊太后母臧儿为平原君,封田蚡为武安侯,胜为周阳侯。王氏、田氏侯者凡三人。盖侯信好酒,田蚡、胜贪,巧于文辞。蚡至丞相,追尊王仲为共侯,① 槐里起园邑二百家,长丞奉守。及平原君薨,从田氏葬长陵,亦置园邑如共侯法。

①师古曰:"共读曰恭。"

初,皇太后微时所(谓)〔为〕金王孙生女俗,在民间,盖讳之也。①[3]

武帝始立,韩嫣白之。②帝曰:"何为不蚤言?"乃车驾自往迎之。其家在长陵小市,直至其门,使左右入求之。家人惊恐,女逃匿。扶将出拜,帝下车立曰:"大姊,何藏之深也?"载至长乐宫,与俱谒太后,太后垂涕,女亦悲泣。帝奉酒,前为寿。钱千万,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顷,甲第,以赐姊。太后谢曰:"为帝费。"因赐汤沐邑,号修成君。男女各一人,女嫁诸侯,男号修成子仲,以太后故,横于京师。③太后凡立二十五年,后景帝十五岁,元朔三年崩,合葬阳陵。

①师古曰:"言随流俗而在闾巷,未显贵。"

②师古曰:"嫣音偃。"

③师古曰:"横音胡孟反。"

孝武陈皇后,长公主嫖女也。曾祖父陈婴与项羽俱起,后归汉,为堂邑侯。传子至孙午,午尚长公主,生女。

初,武帝得立为太子,长主有力,取主女为妃。及帝即位,立为皇后,擅宠骄贵,十馀年而无子,闻卫子夫得幸,几死者数焉。① 上愈怒。后又挟妇人媚道,颇觉。元光五年,上遂穷治之,女子楚服等坐为皇后巫蛊祠祭祝诅,大逆无道,相连及诛者三百馀人。楚服枭首于市。使有司赐皇后策曰:"皇后失序,惑于巫祝,② 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玺绶,罢退居长门宫。"

①师古曰:"几音钜依反,数音所角反。"

②师古曰:"言失德义之序,而妄祝诅也。"

明年,堂邑侯午薨,主男须嗣侯。主寡居,私近董偃。十馀年,主薨。须坐淫乱,兄弟争财,当死,自杀,国除。后数年,废后乃薨,葬霸陵郎官亭东。

孝武卫皇后,字子夫,生微也。其家号曰卫氏,出平阳侯邑。子夫为平阳主讴者。① 武帝即位,数年无子。平阳主求良家女十馀人,饰置

家。帝祓霸上,[②]还过平阳主。主见所偫美人,[③]帝不说。既饮,讴者进,帝独说子夫。[④]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⑤]轩中,得幸。[⑥]还坐欢甚,赐平阳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送人宫。子夫上车,主拊其背曰:"行矣![⑦]强饭勉之。[⑧]即贵,愿无相忘!"入宫岁馀,不复幸。武帝择宫人不中用者斥出之,子夫得见,涕泣请出。上怜之,复幸,遂有身,尊宠。召其兄卫长君、弟青侍中。而子夫生三女,元朔元年生男据,遂立为皇后。

①师古曰:"齐歌曰讴,音一侯反。"

②孟康曰:"祓,除也。于霸水上自祓除,今三月上巳祓禊也。"师古曰:"祓音废。禊音系。"

③师古曰:"偫,储偫也。偫音丈纪反。"

④师古曰:"说皆读曰悦。"

⑤如淳曰:"以帷帐障尊者也。"晋灼曰:"代侍五尚之衣。"师古曰:"二说皆非也。尚,主也。时于轩中侍帝,权主衣裳。"

⑥师古曰:"轩谓轩车,即今车之施幰者。"

⑦师古曰:"拊谓摩循之也。行矣,犹今言好去。"

⑧师古曰:"强音其两反。饭音扶晚反。"

先是卫长君死,乃以青为将军,击匈奴有功,封长平侯。青三子(皆)〔在〕襁褓中,皆为列侯。[4]及皇后姊子霍去病亦以军功为冠军侯,至大司马票骑将军。青为大司马大将军。卫氏支属侯者五人。青还,尚平阳主。

皇后立七年,而男立为太子。後色衰,赵之王夫人、中山李夫人有宠,皆蚤卒。后有尹健仔、钩弋夫人更幸。[①]卫后立三十八年,遭巫蛊事起,江充为奸,太子惧不能自明,遂与皇后共诛充,发兵,兵败,太子亡走。诏遣宗正刘长乐、执金吾刘敢奉策收皇后玺绶,自杀。黄门苏文、姚定汉舆置公车令空舍,盛以小棺,瘞之城南桐柏。[②]卫氏悉灭。宣帝立,乃改葬卫后,追谥曰思后,置园邑三百家,长丞周卫奉守焉。[③]

①师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

②师古曰:“瘗,薶也。桐柏,亭名也。瘗音於例反。”

③师古曰:“葬在杜门外大道东,以倡优杂伎千人乐其园,故号千人聚。其地在今长安城内金城坊西北隅是。”

孝武李夫人,本以倡进。[①]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爱之。每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②]上叹息曰:“善! 世岂有此人乎?”平阳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见之,实妙丽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为昌邑哀王。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怜闵焉,图画其形于甘泉宫。及卫思后废后四年,武帝崩,大将军霍光缘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③]追上尊号曰孝武皇后。

①师古曰:“倡,乐人,音昌。”

②师古曰:“非不丧惜城与国也,但以佳人难得,爱悦之深,不觉倾覆。”

③师古曰:“缘,因也。雅意,素旧之意。”

初,李夫人病笃,上自临候之,夫人蒙被谢曰:“妾久寝病,形貌毁坏,不可以见帝。愿以王及兄弟为托。”上曰:“夫人病甚,殆将不起,一见我属托王及兄弟,岂不快哉?”夫人曰:“妇人貌不修饰,不见君父。妾不敢以燕婿见帝。”[①]上曰:“夫人弟一见我,[②]将加赐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见。”上复言欲必见之,夫人遂转嚮歔欷而不复言。[③]于是上不说而起。[④]夫人姊妹让之曰:“[⑤]贵人独不可一见上属托兄弟邪? 何为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欲见帝者,乃欲以深托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从微贱爱幸于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⑥]爱弛则恩绝。上所以挛挛顾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⑦]今见我毁坏,颜色非故,必畏恶吐弃我,意尚肯复追思闵录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后礼葬焉。其后,上以夫人兄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封海西侯,延年为协律都尉。

①师古曰:“婿与惰同。谓不严饰。”

②师古曰:“弟,但也。”

③师古曰:"鄉读曰向,转面而向里也。歔音虚。欷音许既反。"

④师古曰:"说读曰悦。"

⑤师古曰:"让,责也。"

⑥师古曰:"弛,解也,音式尔反。"

⑦师古曰:"孪音力全反,又读曰恋。"

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齐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张灯烛,设帷帐,陈酒肉,而令上居他帐,遥望见好女如李夫人之貌,还幄坐而步。[①]又不得就视,上愈益相思悲感,为作诗曰:"是邪,非邪?[②]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③]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上又自为作赋,以伤悼夫人,其辞曰:

①师古曰:"夫人之神于幄中坐,又出而徐步。"

②师古曰:"言所见之状定是夫人以否。"

③师古曰:"姗姗,行貌,音先安反。"

美连娟以修嫮兮,[①]命樔绝而不长,[②]饰新宫以延贮兮,泯不归乎故乡。[③]惨郁郁其芜秽兮,隐处幽而怀伤,释舆马于山椒兮,奄修夜之不阳。[④]秋气(潜)〔懵〕以凄泪兮[5],桂枝落而销亡,[⑤]神茕茕以遥思兮,精浮游而出冒。托沈阴以圹久兮,惜蕃华之未央,[⑥]念穷极之不还兮,惟幼眇之相羊。[⑦]函菱茇以俟风兮,芳杂袭以弥章,[⑧]的容与以猗靡兮,缥飘姚虖愈庄。[⑨]燕淫衍而抚楹兮,连流视而娥扬,[⑩]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红颜而弗明。[⑪]欢接狎以离别兮,宵寤梦之芒芒,[⑫]忽迁化而不反兮,魄放逸以飞扬。何灵魂之纷纷兮,哀裴回以踌躇,[⑬]势路日以远兮,遂荒忽而辞去。[⑭]超兮西征,屑兮不见。[⑮]浸淫敞芃,寂兮无音,[⑯]思若流波,怛兮在心。[⑰]

①师古曰:"嫮,美也。连娟,嬿弱也。嫮音互。娟音一全反。"

②师古曰:"樔,截也,音子小反。"

③师古曰:"新宫,待神之处。贮与伫同。伫,待也。泯然,灭绝意。"

④孟康曰:"山椒,山陵也,置舆马于山陵也。"师古曰:"自惨郁郁以下,皆言夫

人身处坟墓而隐翳也。修，长也。阳，明也。”

⑤师古曰：“凄泪，寒凉之意也。桂枝芳香，亦喻夫人也。僭音千感反。泪音戾。”

⑥师古曰：“沈阴，言在地下也。圹与旷同。未央犹未半也。言年岁未半，而早落蕃华，故痛惜之。蕃音扶元反。”

⑦师古曰：“惟，思也。幼眇犹窈窕也。相羊，翱翔也。幼音一小反。相音襄。”

⑧李奇曰：“获音敷。”孟康曰：“菱音绥，华中齐也。夫人之色如春华含菱敷散，以待风也。”师古曰：“杂袭，重积也。”

⑨孟康曰：“言夫人之颜色的然盛美，虽在风中缥姚，愈益端严也。”师古曰：“缥音匹妙反。”

⑩师古曰：“追述平生欢宴之时也。娥扬，扬其娥眉。”

⑪晋灼曰：“包，藏也。谓夫人藏其颜色，不肯见帝属其家室也。”师古曰：“此说非也。心逐者，帝自言中心追逐夫人不能已也。包红颜者，言在坟墓之中不可见也。”

⑫师古曰：“言绝接狎之欢，而遂离别也。宵，夜也。芒芒，无知之貌也。芒音莫郎反。”

⑬师古曰：“踌躇，住足也。踌音畴。躇合韵音丈预反。”

⑭师古曰：“荒音呼广反。”

⑮师古曰：“屑然，疾意也。以日为喻，故言西征。”

⑯师古曰：“芃，古怃字。”

⑰师古曰：“流波，言恩宠不绝也，怛，悼也，音丁曷反。”

乱曰：① 佳侠函光，陨朱荣兮，② 嫉妒阎(葺)〔茸〕[6]，将安程兮！③ 方时隆盛，年夭伤兮，④ 弟子增欷，涔沫怅兮。⑤ 悲愁于邑，喧不可止兮。⑥ 向不虚应，亦云已兮。⑦ 嫶妍太息，叹稚子兮，⑧ 悯栗不言，倚所恃兮。⑨ 仁者不誓，岂约亲兮？⑩ 既往不来，申以信兮。⑪ 去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下新宫，不复故庭兮。⑫ 呜呼哀哉，想魂灵兮！

①师古曰:“乱,理也,总理赋中之意。”

②孟康曰:“佳侠犹佳丽。”

③师古曰:“言嫉妒阘茸之徒不足与夫人为程品也。阘茸,众贱之称也。阘音吐猎反。茸音人勇反。”

④师古曰:“伤合韵音式向反。”

⑤应劭曰:“弟,夫人弟兄也。子,昌邑王也。”孟康曰:“洿沫,涕洟也。”晋灼曰:“沫音水沫面之沫。言涕泪洿集覆面下也。”师古曰:“沫,晋说是也。怅,惆怅也。洿音乌。洿,下也。沫音呼内反,字从午未之未也。”

⑥师古曰:“朝鲜之间谓小儿泣不止名为噎,音许远反。”

⑦师古曰:“向读曰响。响之随声,必当有应,而今涕泣(从)〔徒〕自己耳[7],丈人不知之,是虚其应。”

⑧孟康曰:“夫人蒙被,歔欷不见,帝哀其子小而孤也。”晋灼曰:“三辅谓忧愁面省瘦曰嫶冥。嫶冥犹嫶妍也。”师古曰:“嫶音在消反。”

⑨孟康曰:“恃平日之恩,知上必感念之也。”师古曰:“悁慄,哀怆之意也。悁音刘。慄音栗。”

⑩如淳曰:“仁者之行惠尚一不以为恩施,岂有亲亲而反当以言约乎?”

⑪师古曰:“死者一往不返,情念酷痛,重以此心为信,不有忽忘也。信合韵音新。”

⑫师古曰:“故庭谓平生所居室之庭也。复音扶目反。”

其后李延年弟季坐奸乱后宫,广利降匈奴,家族灭矣。

孝武钩弋赵倢伃,昭帝母也,家在河间。武帝巡狩过河间,望气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既至,女两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时伸。由是得幸,号曰拳夫人。先是其父坐法宫刑,为中黄门,死长安,葬雍门。①

①师古曰:“雍门在长安西北孝里西南,去长安三十里。广记云赵父冢在门西也。”

拳夫人进为倢伃,居钩弋宫,① 大有宠,(元)〔太〕始三年生昭帝[8],

号钩弋子。任身十四月乃生，上曰："闻昔尧十四月而生，今钩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门曰尧母门。后卫太子败，而燕王旦、广陵王胥多过失，宠姬王夫人男齐怀王、李夫人男昌邑哀王皆蚤薨，钩弋子年五六岁，壮大多知，[2]上常言"类我"，又感其生与众异，甚奇爱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稚母少，恐女主颛恣乱国家，犹与久之。[3]

①师古曰："黄图钩弋宫在城外，汉武故事曰在直门南也。"

②师古曰："壮大者，言其形体伟大。"

③师古曰："与读曰豫。"

钩弋倢伃从幸甘泉，有过见谴，以忧死，[1]因葬云阳。[2]后上疾病，乃立钩弋子为皇太子。拜奉车都尉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辅少主。明日，帝崩。昭帝即位，追尊钩弋倢伃为皇太后，发卒二万人起云陵，邑三千户。追尊外祖赵父为顺成侯，诏右扶风置园邑二百家，长丞奉守如法。顺成侯有姊君妁，赐钱二百万，奴婢第宅以充实焉。诸昆弟各以亲疏受赏赐。赵氏无在位者，唯赵父追封。

①师古曰："谴，责也，音口羡反。"

②师古曰："在甘泉宫南，今土俗人呼为女陵。"

孝昭上官皇后，祖父桀，陇西上邽人也。少时为羽林期门郎，从武帝上甘泉，天大风，车不得行，解盖授桀。桀奉盖，虽风常属车；[1]雨下，盖辄御。上奇其材力，迁未央厩令。上尝体不安，及愈，见马，[2]马多瘦，上大怒："令以我不复见马邪！"欲下吏，桀顿首曰："臣闻圣体不安，日夜忧惧，意诚不在马。"[3]言未卒，泣数行下。上以为忠，由是亲近，为侍中，稍迁至太仆。武帝疾病，以霍光为大将军，太仆桀为左将军，皆受遗诏辅少主。以前捕斩反者莽通功，封桀为安阳侯。

①师古曰："属，连也，音之欲反。"

②师古曰："见谓呈见之，音胡电反。"

③师古曰："诚，实也。"

初，桀子安取霍光女，结婚相亲，光每休沐出，桀常代光入决事。昭帝始立，年八岁，帝长姊鄂邑盖长公主居禁中，共养帝。[①]盖主私近子客河间丁外人。[②]上与大将军闻之，不绝主欢，有诏外人侍长主。长主内周阳氏女，令配耦帝。时上官安有女，即霍光外孙，安因光欲内之。光以为尚幼，不听。安素与丁外人善，说外人曰："闻长主内女，安子容貌端正，诚因长主时得入为后，[③]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④]成之在于足下，汉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忧不封侯乎？"外人喜，言于长主。长主以为然，诏召安女入为倢伃，安为骑都尉。月馀，遂立为皇后，年甫六岁。[⑤]

①师古曰："共音居用反。养音弋亮反。"

②师古曰："子客，子之宾客也。外人，其名也。"

③师古曰："以时得入。"

④师古曰："椒房，殿名，在未央宫，皇后所居。"

⑤师古曰："甫，始也。"

安以后父封桑乐侯，食邑千五百户，迁车骑将军，日以骄淫。受赐殿中，出对宾客言："与我婿饮，大乐！"见其服饰，使人归，欲自烧物。安醉则裸行内，与后母及父诸良人、侍御皆乱。[①]子病死，仰而骂天。数守大将军光，为丁外人求侯，[②]及桀欲妄官禄外人，[③]光执正，皆不听。又桀妻父所幸充国为太医监，阑入殿中，下狱当死。冬月且尽，盖主为充国人马二十匹赎罪，乃得减死论。于是桀、安父子深怨光而重德盖主。知燕王旦帝兄，不得立，亦怨望，桀、安即记光过失予燕王，令上书告之，又为丁外人求侯。燕王大喜，上书称："子路丧姊，期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不忍除之。'[④]故曰'观过知仁'。[⑤]今臣与陛下独有长公主为姊，陛下幸使丁外人侍之，外人宜蒙爵号。"书奏，上以问光，光执不许。及告光罪过，上又疑之，愈亲光而疏桀、安。桀、安寖恚，[⑥]遂结党与谋杀光，诱征燕王至而诛之，因废帝而立桀。或曰："当如皇后何？"安曰："逐麋之狗，当顾菟邪！[⑦]且用皇后为尊，一旦人主意

有所移，虽欲为家人亦不可得，⑧此百世之一时也。”事发觉，燕王、盖主皆自杀。语在霍光传。桀、安宗族既灭，皇后以年少不与谋，⑨亦光外孙，故得不废。皇后母前死，葬茂陵郭东，追尊曰敬夫人，置园邑二百家，长丞奉守如法。皇后自使私奴婢守桀、安冢。⑩

①师古曰：“良人谓妾也。侍御则兼婢矣。”

②师古曰：“守，求请之。”

③师古曰：“不由材德，故云妄。”

④师古曰：“事见礼记。由，子路之名。”

⑤师古曰：“论语云孔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引此言者，谓子路厚于骨肉，虽违礼制，是其仁爱。”

⑥师古曰：“寖，渐也。”

⑦师古曰：“言所求者大，不顾小也。”

⑧师古曰：“家人，言凡庶匹夫。”

⑨师古曰：“与读曰豫。”

⑩师古曰：“庙记云上官桀、安冢并在霍光冢东，东去夏侯胜冢二十步。”

光欲皇后擅宠有子，帝时体不安，左右及医皆阿意，言宜禁内，虽宫人使令皆为穷绔，多其带，①后宫莫有进者。

①服虔曰：“穷绔，有前后当，不得交通也。”师古曰：“使令，所使之人也。绔，古袴字也。穷绔即今之绲裆袴也。令音力征反。绲音下昆反。”

皇后立十岁而昭帝崩，后年十四五云。昌邑王贺征即位，尊皇后为皇太后。光与太后共废王贺，立孝宣帝。宣帝即位，为太皇太后。凡立四十七年，年五十二，建昭二年崩，合葬平陵。

卫太子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妻妾凡三等，子皆称皇孙。史良娣家本鲁国，有母贞君，兄恭。以元鼎四年入为良娣，生男进，号史皇孙。①

①师古曰：“进者，皇孙之名。”

武帝末,巫蛊事起,卫太子及良娣、史皇孙皆遭害。史皇孙有一男,号皇曾孙,时生数月,犹坐太子系狱,积五岁乃遭赦。治狱使者邴吉怜皇曾孙无所归,载以(附)〔付〕史恭。[9]恭母贞君年老,见孙孤,甚哀之,自养视焉。

后曾孙收养于掖庭,遂登至尊位,是为宣帝。而贞君及恭已死,恭三子皆以旧恩封。长子高为乐陵侯,曾为将陵侯,玄为平台侯,及高子丹以功德封武阳侯,侯者凡四人。高至大司马车骑将军,丹左将军,自有传。

史皇孙王夫人,宣帝母也,名翁须,太始中得幸于史皇孙。皇孙妻妾无号位,皆称家人子。征和二年,生宣帝。帝生数月,卫太子、皇孙败,家人子皆坐诛,莫有收葬者,唯宣帝得全。即尊位后,追尊母王夫人谥曰悼后,祖母史良娣曰戾后,皆改葬,起园邑,长丞奉守。语在戾太子传。地节三年,求得外祖母王媪,媪男无故,无故弟武皆随使者诣阙。时乘黄牛车,故百姓谓之黄牛妪。

初,上即位,数遣使者求外家,久远,多似类而非是。既得王媪,令太中大夫任宣与丞相御史属杂考问乡里识知者,皆曰王妪。妪言名妾人,家本涿郡蠡吾平乡。①年十四嫁为同乡王更得妻。更得死,嫁为广望王廼始妇,②产子男无故、武,女翁须。翁须年八九岁时,寄居广望节侯子刘仲卿宅,仲卿谓廼始曰:"予我翁须,自养长之。"媪为翁须作缣单衣,③送仲卿家。仲卿教翁须歌舞,往来归取冬夏衣。居四五岁,翁须来言"邯郸贾长儿求歌舞者,仲卿欲以我与之。"媪即与翁须逃走,之平乡。④仲卿载廼始共求媪,媪惶急,将翁须归,曰:"儿居君家,非受一钱也,⑤奈何欲予它人?"仲卿诈曰:"不也。"后数日,翁须乘长儿车马过门,呼曰:"我果见行,⑥当之柳宿。"⑦媪与廼始之柳宿,见翁须相对涕泣,谓曰:"我欲为汝自言。"⑧翁须曰:"母置之,⑨何家不可以居?⑩自言无益也。"媪与廼始还求钱用,随逐至中山卢奴,见翁须与歌舞等比五

人同处,⑪媪与翁须共宿。明日,迺始留视翁须,媪还求钱,欲随至邯郸。媪归,粟买未具,迺始来归曰:"翁须已去,我无钱用随也。"因绝至今,不闻其问。贾长儿妻贞及从者师遂辞:⑫"往二十岁,太子舍人侯明从长安来求歌舞者,请翁须等五人。长儿使遂送至长安,皆入太子家。"及广望三老更始、刘仲卿妻其等四十五人辞,皆验。⑬宣奏王媪悼后母明白,上皆召见,赐无故、武爵关内侯,旬月间,赏赐以巨万计。顷之,制诏御史赐外祖母号为博平君,以博平、蠡吾两县户万一千为汤沐邑。封舅无故为平昌侯,武为乐昌侯,食邑各六千户。

①师古曰:"蠡音礼。"

②师古曰:"广望亦涿郡之县。"

③师古曰:"缣即今之绢也,音兼。"

④师古曰:"之,往也。"

⑤师古曰:"言未尝得其聘币。"

⑥师古曰:"呼音火故反。"

⑦苏林曰:"聚邑名也,在中山卢奴东北三十里。"

⑧师古曰:"言自讼理,不肯行。"

⑨师古曰:"置之犹言(在)〔任〕听之[10],不须自言。"

⑩师古曰:"言所去处,皆可安居。"

⑪师古曰:"比音必寐反。"

⑫师古曰:"辞,对辞。"

⑬师古曰:"其者,仲卿妻之名。"

初,迺始以本始四年病死,后三岁,家乃富贵,追赐谥曰思成侯。诏涿郡治冢室,置园邑四百家,长丞奉守如法。岁馀,博平君薨,谥曰思成夫人。诏徙思成侯合葬奉明顾成庙南,置园邑长丞,① 罢涿郡思成园。王氏侯者二人,无故子接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而武子商至丞相,自有传。

①师古曰:"本号广明,故戾太子传云皇孙及王夫人皆葬广明,其后以置园邑奉守,改曰奉明。"

孝宣许皇后,元帝母也。父广汉,昌邑人,少时为昌邑王郎。从武帝上甘泉,误取它郎鞍以被其马,发觉,吏劾从行而盗,当死,有诏募下蚕室。[①]后为宦者丞。上官桀谋反时,广汉部索,[②]其殿中庐有索长数尺可以缚人者数千枚,满一篋缄封,[③]广汉索不得,它吏往得之。[④]广汉坐论为鬼薪,输掖庭,后为暴室啬夫。时宣帝养于掖庭,号皇曾孙,与广汉同寺居。[⑤]时掖庭令张贺,本卫太子家吏,及太子败,贺坐下刑,以旧恩养视皇曾孙甚厚。及曾孙壮大,贺欲以女孙妻之。是时,昭帝始冠,长八尺二寸。贺弟安世为右将军,与霍将军同心辅政,闻贺称誉皇曾孙,欲妻以女,安世怒曰:"曾孙乃卫太子后也,幸得以庶人衣食县官,足矣,勿复言予女事。"于是贺止。时许广汉有女平君,年十四五,当为内者令欧侯氏子妇。[⑥]临当入,欧侯氏子死。其母将行卜相,[⑦]言当大贵,母独喜。贺闻许啬夫有女,乃置酒请之,[⑧]酒酣,为言"曾孙体近,下人,乃关内侯,[⑨]可妻也。"广汉许诺。明日姬闻之,怒。[⑩]广汉重令为介,[⑪]遂与曾孙,一岁生元帝。数月,曾孙立为帝,平君为倢伃。是时,霍将军有小女,与皇太后有亲。公卿议更立皇后,皆心仪霍将军女,[⑫]亦未有言。上乃诏求微时故剑,大臣知指,白立许倢伃为皇后。既立,霍光以后父广汉刑人不宜君国,岁馀乃封为昌成君。

①孟康曰:"死罪囚欲就宫者听之。"

②师古曰:"部分搜索罪人也。索音山客反。"

③师古曰:"殿中庐,桀所止宿庐舍在宫中者也。缄,束篋也,音工咸反。"

④师古曰:"须得此绳索者,用为桀之反具。"

⑤师古曰:"寺者,掖庭之官舍。"

⑥师古曰:"欧侯,姓也。欧音乌沟反。"

⑦师古曰:"将领自随而行卜。"

⑧师古曰:"请,召也,召啬夫饮酒也。"

⑨师古曰:"言曾孙之身于帝为近亲,纵其人材下劣,尚作关内侯。书本或无人字。"

⑩师古曰:“广汉之妻不欲与曾孙。”

⑪师古曰:“更令人作媒而结婚姻。重音直用反。”

⑫服虔曰:“仪音蚁。”晋灼曰:“仪,向也。”师古曰:“晋说是也,谓附向之。”

霍光夫人显欲贵其小女,道无从。①明年,许皇后当娠,病。女医淳于衍者,霍氏所爱,尝入宫侍皇后疾。衍夫赏为掖庭户卫,谓衍“可过辞霍夫人行,②为我求安池监。”衍如言报显。显因生心,辟左右,③字谓衍:“少夫幸报我以事,④我亦欲报少夫,可乎?”⑤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⑥显曰:“将军素爱小女成君,欲奇贵之,愿以累少夫。”⑦衍曰:“何谓邪?”显曰:“妇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⑧今皇后当免身,可因投毒药去也,⑨成君即得为皇后矣。如蒙力事成,富贵与少夫共之。”衍曰:“药杂治,当先尝,安可?”⑩显曰;“在少夫为之耳。将军领天下,谁敢言者? 缓急相护,但恐少夫无意耳!”衍良久曰:“愿尽力。”即捣附子,赍入长定宫。皇后免身后,衍取附子并合大医大丸以饮皇后。⑪有顷曰:“我头岑岑也,药中得无有毒?”⑫对曰:“无有。”遂加烦懑,崩。⑬衍出,过见显,相劳问,⑭亦未敢重谢衍。⑮后人有上书告诸医侍疾无状者,皆收系诏狱,劾不道。显恐(事)急[11],即以状具语光,因曰:“既失计为之,无令吏急衍!”光惊鄂,默然不应。其后奏上,署衍勿论。⑯

①师古曰:“从,因也,由也。无由得内其女。”

②师古曰:“过辞夫人,乃行入宫也。”

③师古曰:“辟音闸,谓屏去之。”

④如淳曰:“称衍字曰少夫,亲之也。”晋灼曰:“报我以事,谓求池监也。”

⑤晋灼曰:“报少夫谋弒许后事。”

⑥师古曰:“无事而不可。”

⑦师古曰:“累,托也,音力瑞反。”

⑧师古曰:“免乳谓产子也。大故,大事也。乳音人喻反。”

⑨师古曰:“去谓除去皇后也,音丘吕反。”

⑩师古曰:“与众医共杂治之,人有先尝者,何可行毒?”

⑪晋灼曰:“大丸,今泽兰丸之属。”

⑫师古曰:“岑岑,痡闷之意。”

⑬师古曰:“懑音满,又音闷。”

⑭师古曰:“劳音来到反。”

⑮师古曰:“恐人知觉之。”

⑯李奇曰:“光题其奏也。”师古曰:“言之于帝,故解释耳,光不自署也。”

许后立三年而崩,谥曰恭哀皇后,葬杜南,是为杜陵南园。[1]后五年,立皇太子,乃封太子外祖父昌成君广汉为平恩侯,位特进。后四年,复封广汉两弟,舜为博望侯,延寿为乐成侯。许氏侯者凡三人。广汉薨,谥曰戴侯,无子,绝。葬南园旁,置邑三百家,长丞奉守如法。宣帝以延寿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辅政。元帝即位,复封延寿中子嘉为平恩侯,奉戴侯后,亦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①师古曰:“即今之所谓小陵者,去杜陵十八里。”

孝宣霍皇后,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光女也。母显,既使淳于衍阴杀许后,显因为成君衣补,[1]治入宫具,劝光内之,果立为皇后。

①师古曰:“谓缝作嫁时衣被也。为音于伪反。”

初许后起微贱,登至尊日浅,从官车服甚节俭,五日一朝皇太后于长乐宫,亲奉案上食,以妇道共养。及霍后立,亦修许后故事。而皇太后亲霍后之姊子,故常竦体,敬而礼之。皇后舋驾侍从甚盛,赏赐官属以千万计,与许后时縣绝矣。上亦宠之,顓房燕。[1]立三岁而光薨。后一岁,上立许后男为太子,昌成君者为平恩侯。显怒恚不食,欧血,曰:“此乃民间时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为王邪!”复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数召太子赐食,保阿辄先尝之,后挟毒不得行。后杀许后事颇泄,显遂与诸婿昆弟谋反,发觉,皆诛灭。使有司赐皇后策曰:“皇后荧惑失道,怀不德,挟毒与母博陆宣成侯夫人显谋欲危太子,无人母之恩,不宜奉宗庙衣服,不可以承天命。乌呼伤哉!其退避宫,上玺绶有司。”霍后

立五年,废处昭台宫。②后十二岁,徙云林馆,乃自杀,葬昆吾亭东。③

①师古曰:"颛与专同。"

②师古曰:"在上林中。"

③师古曰:"昆吾,地名,在蓝田。"

初,霍光及兄骠骑将军去病皆自以功伐封侯居位,宣帝以光故,封去病孙山、山弟云皆为列侯,侯者前后四人。

孝宣王皇后,其先高祖时有功赐爵关内侯,自沛徙长陵,传爵至后父奉光。奉光少时好斗鸡,宣帝在民间数与奉光会,相识。奉光有女年十馀岁,每当适人,所当适辄死,故久不行。及宣帝即位,召入后宫,稍进为倢伃。是时,馆陶(主)〔王〕母华倢伃①[12]及淮阳宪王母张倢伃、楚孝王母卫倢伃皆爱幸。

①师古曰:"华音户花反。"

霍皇后废后,上怜许太子蚤失母,① 几为霍氏所害,② 于是乃选後宫素谨慎而无子者,遂立王倢伃为皇后,令母养太子。自为后后,希见无宠。封父奉光为邛成侯。立十六年,宣帝崩,元帝即位,为皇太后。封太后兄舜为安平侯。后二年,奉光薨,谥曰共侯,葬长门南,置园邑二百家,长丞奉守如法。元帝崩,成帝即位,为太皇太后。复爵太皇太后弟骏为关内侯,食邑千户。王氏列侯二人,关内侯一人。舜子章,章从弟咸,皆至左右将军。时成帝母亦姓王氏,故世号太皇太后为邛成太后。

①师古曰:"许后所生,故曰许太子。"

②师古曰:"几音巨依反。"

邛成太后凡立四十九年,年七十馀,永始元年崩,合葬杜陵,称东园。① 奉光孙勋坐法免。元始中,成帝太后下诏曰:"孝宣王皇后,朕之姑,深念奉质共脩之义,恩结于心。② 惟邛成共侯国废祀绝,朕甚闵焉。其封共侯曾孙坚固为邛成侯。"至王莽乃绝。

①师古曰:“虽同茔兆而别为坟,王后陵次宣帝陵东,故曰东园也。”

②师古曰:“质读曰赞。”

【校勘记】

〔1〕 殷之兴也以有娀(又)〔及〕有虁， 景祐、殿、局本都作“及”。王先谦说作“及”是。

〔2〕 燕(灵)王建〔子〕。 景祐本无“灵”字,有“子”字。周寿昌说何焯校本同,何校是。

〔3〕 皇太后微时所(谓)〔为〕金王孙生女俗,在民间,盖讳之也。景祐、殿本都作“为”。钱大昕说“俗”是金氏女之名。王先谦说钱说是,颜注误。

〔4〕 青三子(皆)〔在〕襁褓中,皆为列侯。 景祐、殿、局本都作“在”,此误。

〔5〕 秋气(潜)〔懵〕以凄泪兮， 景祐、殿、局本都作“懵”。王先谦说作“懵”是。

〔6〕 嫉妒阏(葬)〔茸〕， 景祐、殿、局本都作“茸”。

〔7〕 而今涕泣(从)〔徒〕自已耳， 殿本作“徒”。王先谦说作“徒”是。

〔8〕 (元)〔太〕始三年生昭帝， 景祐本作“太”。王念孙、朱一新都说作“太”是。

〔9〕 载以(附)〔付〕史恭。 景祐、殿本都作“付”。王先谦说作“付”是。

〔10〕 置之犹言(在)〔任〕听之。 景祐、殿、局本都作“任”,此误。

〔11〕 显恐(事) 急， 景祐本无“事”字。王念孙说“事”字衍。

〔12〕 馆陶(主)〔王〕母华健仔， 景祐、殿本都作“王”。

汉书卷九十七下

外戚传第六十七下

孝元王皇后，成帝母也。家凡十侯，五大司马，①外戚莫盛焉。自有传。

①师古曰："十侯者，阳平顷侯禁、禁子敬侯凤、安成侯崇、平阿侯谭、成都侯商、红阳侯立、曲阳侯根、高平侯逢时、安阳侯音、新都侯莽也。五大司马者，凤、音、商、根、莽也。一曰，凤嗣禁为侯，不当重数。而十人者，淳于长即其一也。"

孝成许皇后，大司马车骑将军平恩侯嘉女也。元帝悼伤母恭哀后居位日浅而遭霍氏之辜，故选嘉女以配皇太子。初入太子家，上令中常侍黄门亲近者侍送，还白太子欢说状，①元帝喜谓左右："酌酒贺我！"左右皆称万岁。久之，有一男，失之。及成帝即位，立许妃为皇后，复生一女，失之。

①师古曰："说读曰悦。"

初后父嘉自元帝时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辅政，已八九年矣。及成帝立，复以元舅阳平侯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与嘉并。杜钦以为故事后父重于帝舅，乃说凤曰："车骑将军至贵，将军宜尊(重)之敬之[1]，无失其意。盖轻细微眇之渐，必生乖忤之患，①不可不慎。卫将军之日盛于盖侯，②近世之事，语尚在于长老之耳，唯将军察焉。"久之，上欲专委任凤，乃策嘉曰："将军家重身尊，不宜以吏职自累。③赐黄金二百斤，以特

进侯就朝位。”後岁馀薨,谥曰恭侯。

①师古曰:“眇亦细也。忤,违也。”

②师古曰:“卫将军,卫青 也,武帝卫皇后之弟。盖侯,王信也,武帝之舅。”

③师古曰:“絫,古累字也,音力瑞反。”

后聪慧,善史书,自为妃至即位,常宠于上,後宫希得进见。皇太后及帝诸舅忧上无继嗣,时又数有灾异,刘向、谷永等皆陈其咎在于后宫。上然其言。于是省减椒房掖廷用度。① 皇后乃上疏曰:

①师古曰:“椒房殿皇后所居。”

妾诲布服粝食[2],① 加以幼稚愚惑,不明义理,幸得免离茅屋之下,备后宫埽除。蒙过误之宠,居非命所当托,洿秽不修,旷职尸官,② 数逆至法,逾越制度,当伏放流之诛,不足以塞责。乃壬寅日大长秋受诏:“椒房仪法,御服舆驾,所发诸官署,及所造作,遗赐外家群臣妾,③ 皆如竟宁以前故事。”妾伏自念,入椒房以来,遗赐外家未尝逾故事,每辄决上,④ 可覆问也。⑤ 今诚时世异制,长短相补,不出汉制而已,纤微之间,未必可同。若竟宁前与黄龙前,岂相放哉?⑥ 家吏不晓,⑦ 今壹受诏如此,且使妾摇手不得。今言无得发取诸官,殆谓未央宫不属妾,不宜独取也。⑧ 言妾家府亦不当得,妾窃惑焉。⑨ 幸得赐汤沐邑以自奉养,亦小发取其中,何害于谊而不可哉?又诏书言服御所造,皆如竟宁前,吏诚不能揆其意,即且令妾被服所为不得不如前。⑩ 设妾欲作某屏风张于某所,曰故事无有,或不能得,则必绳妾以诏书矣。⑪ 此二事诚不可行,唯陛下省察。

①孟康曰:“诲,大也,大布之衣也。粝,粗米也。”师古曰:“言在家时野贱也。诲音夸。粝音剌。”

②师古曰:“洿与污同。旷,空也。尸,主也,妾主其官。”

③师古曰:“外家谓后之家族,言在外也。”

④师古曰:“每事皆奉决于天子,乃敢行也。上音时掌反。”

⑤师古曰:“覆音芳目反。”

⑥晋灼曰:“竟宁,元帝时也。黄龙,宣帝时也。言二帝奢俭不同,岂相放哉?”

师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

⑦师古曰:“家吏,皇后之官属。”

⑧师古曰:“未央宫天子之宫,故其财物皇后不得取也。今言者,谓诏书新有所限约之言。”

⑨师古曰:“此言,谓家吏之言。”

⑩师古曰:“诏书本云奢俭之制,如竟宁耳,而吏乃谓衣服处置一一如之也。被音皮义反。”

⑪师古曰:“言或有所求,吏不肯备,因云诏书不许也。”

(官)〔宦〕吏忮佷[3],必欲自胜。① 幸妾尚贵时,犹以不急事操人,②况今日日益侵,又获此诏,其操约人,岂有所诉? 陛下见妾在椒房,终不肯给妾纤微内邪?③[4]若不私府小取,将安所仰乎?④旧故,中宫乃私夺左右之贱缯,及发乘舆服缯,言为待诏补,已而贸易其中。⑤左右多窃怨者,甚耻为之。又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今当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

①师古曰:“(官)〔宦〕吏,奄人为皇后吏也。忮,坚也。忮音之豉反。”

②师古曰:“尚贵时,谓昔被宠遇之时也。操,持也,音千高反。次下亦同。”

③师古曰:“言皇后自有汤沐,故吏无它纤毫给赐。”

④师古曰:“内邪,言内中所须者也。邪,语辞也。仰音牛向反。”

⑤师古曰:“托言此缯拟待别诏有所补浣,而私换易取其好者以自用。”

今吏甫受诏读记,① 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复若私府有所取也。②其萌牙所以约制妾者,恐失人理。③今但损车驾,及毋若未央宫有所发,遗赐衣服如故事,则可矣。④其馀诚太迫急,奈何? 妾薄命,端遇竟宁前。⑤竟宁前于今世而比之,岂可耶?⑥故时酒肉有所赐外家,辄上表乃决。又故杜陵梁美人岁时遗酒一石,肉百斤耳。⑦妾甚少之,遗田八子诚不可若是。⑧事率众多,不可胜以文

陈。⑨俟自见，索言之，⑩唯陛下深察焉！

①师古曰："甫，始也。"

②师古曰："若谓如未奉诏之前也。"

③师古曰："萌牙，言其初始发，意若草木之方生也。"

④师古曰："言今止当减损车马制度，及不得同未央宫辄有发取，妄遗赐人，于事则可。而后之衣服，自当如旧也。"

⑤师古曰："端，正也。言不得以他时为比例，而正依竟宁前也。"

⑥师古曰："言今时国家制度众事比竟宁前，不肯皆同也。"

⑦苏林曰："宣帝美人也。"

⑧师古曰："当多于梁美人也。"

⑨师古曰："率犹计也，类也。言以文书陈之不可胜书。"

⑩师古曰："俟，待也。自见，后自见于天子也。索，尽也。见音胡电反。索音先各反。"

上于是采刘向、谷永之言以报曰：

皇帝问皇后，所言事闻之。夫日者众阳之宗，天光之贵，王者之象，人君之位也。夫以阴而侵阳，亏其正体，是非下陵上，妻乘夫，贱逾贵之变与？①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变异为众，莫若日蚀大。自汉兴，日蚀亦为吕、霍之属见。以今揆之，岂有此等之效与？② 诸侯拘迫汉制，牧相执持之也，③ 又安获齐、赵七国之难？将相大臣褒诚秉忠，唯义是从，④ 又恶有上官、博陆、宣成之谋？⑤ 若乃徒步豪桀，非有陈胜、项梁之群也；匈奴、夷狄，非有冒顿、郅支之伦也。方外内鄉，百蛮宾服，⑥ 殊俗慕义，八州怀德，虽使其怀挟邪意，犹不足忧，又况其无乎？求于夷狄无有，求于臣下无有，微后宫也当，何以塞之？⑦

①师古曰："与读曰欤。"

②师古曰："与读曰欤。"

③师古曰："牧，州牧也。相，诸侯王相也。"

④师古曰:“褢,古怀字。”

⑤师古曰:“恶,於何也。上官,上官桀、安也。博陆,博陆侯霍禹也。宣成,宣成侯夫人显也。恶音乌。”

⑥师古曰:“鄉读曰向。内向,皆向中国也。”

⑦师古曰:“微,无也,犹言非也,塞,当也。”

日者,建始元年正月,[①]白气出於营室。营室者,天子之后宫也。正月于尚书为皇极。皇极者,王气之极也。白者西方之气,其于春当废。今正于(王)〔皇〕极之月[5],兴废气于后宫,视后妾无能怀任保全者,[②]以著继嗣之微,贱人将起也。[③]至其九月,流星如瓜,出于文昌,贯紫宫,尾委曲如龙,临于钩陈,此又章显前尤,著在内也。[④]其后则有北宫井溢,南流逆理,数郡水出,流杀人民。后则讹言传相惊震,女童入殿,咸莫觉知。[⑤]夫河者水阴,四渎之长,今乃大决,没漂陵邑,[⑥]斯昭阴盛盈溢,违经绝纪之应也。乃昔之月,鼠巢于树,野鹊变色。五月庚子,鸟焚其巢太山之域。易曰:“鸟焚其巢,旅人先咷后号咷。丧牛于易,凶。”[⑦]言王者处民上,如鸟之处巢也,不顾恤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鸟之自焚也,虽先快意说咷,[⑧]其后必号而无及也。百姓丧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称凶。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今正于岱宗之山,甚可惧也。三月癸未,大风自西摇祖宗寝庙,扬裂帷席,折拔树木,顿僵车辇,毁坏槛屋,灾及宗庙,足为寒心!四月己亥,日蚀东井,转旋且索,与既无异。[⑨]己犹戊也,亥复水也,[⑩]明阴盛,咎在内。于戊己,亏君体,著绝世于皇极,显祸败及京都。于东井,变怪众备,末重益大,来数益甚。成形之祸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寖娄深,[⑪]咎败灼灼若此,岂可以忽哉![⑫]

①师古曰:“日者犹言往日也。”

②师古曰:“视读曰示。”

③师古曰:“著,明也。”

④师古曰:“尤,过也。”

⑤师古曰:“谓陈持弓也。”

⑥师古曰:“大阜曰陵。”

⑦师古曰:“咲,古笑字也。咷音桃。解并在谷永传。”

⑧师古曰:“说读曰悦。”

⑨师古曰:“转旋且索,言须臾之间则欲尽也。既亦尽耳,春秋书‘日有食之,既’。故诏引以为言也。索音先各反。”

⑩张晏曰:“己戊皆中宫,为君。亥为水,阴气也。”

⑪师古曰:“寖,甚也。娄,古屡字。”

⑫师古曰:“灼灼,明白貌也。忽,怠忘也。”

书云“高宗肜日,粤有雊雉。[①]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虽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②]即饬椒房及掖庭耳。[③]今皇后有所疑,便不便,其条刺,使大长秋来白之。[④]吏拘于法,亦安足过?盖矫枉者过直,古今同之。[⑤]且财(帛)〔币〕之省[6],特牛之祠,其于皇后,所以扶助德美,为华宠也。咎根不除,灾变相袭,[⑥]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传不云乎?“以约失之者鲜。”[⑦]审皇后欲从其奢与?[⑧]朕亦当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则甘泉、建章可复兴矣。世俗岁殊,时变日化,遭事制宜,因时而移,旧之非者,何可放焉![⑨]君子之道,乐因循而重改作。昔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⑩]盖恶之也。诗云:“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听,大命以倾。”[⑪]孝文皇帝,朕之师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时不如职,今见亲厚,又恶可以逾乎![⑫]皇后其刻心秉德,毋违先后之制度,力谊勉行,称顺妇道,[⑬]减省群事,谦约为右。[⑭]其孝东宫,毋阙朔望,[⑮]推诚永究,爰何不臧![⑯]养名显行,以息众谨,[⑰]垂则列妾,使有法焉。[⑱]皇后深惟毋忽!

①师古曰:“肜音弋中反。”

②师古曰:“解并在谷永传。”

③师古曰:“谓祖己所言皆以戒后宫也。饬与敕同。”

④师古曰:“条谓分条之也。刺谓书之于刺板也。刺音千赐反。”

⑤师古曰:“矫,正也。枉,曲也。言意在正曲,遂过于直。”

⑥师古曰:“袭,重累也。”

⑦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鲜,少也。谓能行俭约而有过失之事,如此者少也。鲜音先践反。”

⑧师古曰:“与读曰欤。”

⑨师古曰:“放音甫往反。”

⑩师古曰:“事见论语。长府,藏货之府也。闵子骞,孔子弟子也。名损。仍,因也。贯,事也。因旧事则可,何乃复更改作乎?”

⑪师古曰:“大雅荡之诗也。老成人,旧故之臣也。典刑,常法也。言暗乱之时不用旧法,以至倾危。”

⑫师古曰:“言假令太后昔时不得其志,不依常理,而皇后今被亲厚,何可逾于太后制度乎?妇不可逾姑也。恶音乌。”

⑬师古曰:“称,副也。”

⑭师古曰:“以谦约为先。”

⑮师古曰:“东宫,太后所居也。朔望,朝谒之礼也。”

⑯师古曰:“究,竟也。爰,于也。臧,善也。于何不善,言何事而不善也。”

⑰师古曰:“谨,哗,众议也,音许元反。”

⑱师古曰:“言垂法于后宫,使皆遵行也。”

是时大将军凤用事,威权尤盛。其后,比三年日蚀,[①]言事者颇归咎于凤矣。而谷永等遂著之许氏,许氏自知为凤所不佑。[②]久之,皇后宠亦益衰,而后宫多新爱。后姊平安刚侯夫人谒等为媚道祝诅后宫有身者王美人及凤等,[③]事发觉,太后大怒,下吏考问,谒等诛死,许后坐废处昭台宫,[④]亲属皆归故郡山阳,后弟子平恩侯旦就国。凡立十四年而废,在昭台岁馀,还徙长定宫。[⑤]

①师古曰:“比,频也。”

②师古曰:“佑,助也。”

③师古曰:“譠,古诅字。”

④师古曰:“在上林苑中。”

⑤师古曰:“三辅黄图林光宫有长定宫。”

后九年,上怜许氏,下诏曰:“盖闻仁不遗远,谊不忘亲。前平安刚侯夫人谒坐大逆罪,家属幸蒙赦令,归故郡。朕惟平恩戴侯,先帝外祖,魂神废弃,莫奉祭祀,念之未尝忘于心。其还平恩侯旦及亲属在山阳郡者。”是岁,废后败。先是废后姊嬓寡居,与定陵侯淳于长私通,[①]因为之小妻。长绐之曰:[②]“我能白东宫,复立许后为左皇后。”废后因嬓私赂遗长,数通书记相报谢。长书有 悖谩,[③]发觉,天子使廷尉孔光持节赐废后药,自杀,葬延陵交道厩西。

①师古曰:“嬓者,后姊之名也,音靡。”

②师古曰:“绐,诳也。”

③师古曰:“悖,惑乱也。谩,媟污也。悖音布内反。谩与慢同。”

孝成班倢伃,帝初即位选入后宫。始为少使,蛾而大幸,[①]为倢伃,居增成舍,[②]再就馆,[③]有男,数月失之。成帝游于后庭,尝欲与倢伃同辇载,倢伃辞曰:“观古图画,贤圣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嬖女,[④]今欲同辇,得无近似之乎?”[⑤]上善其言而止。太后闻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倢伃。”[⑥]倢伃诵诗及窈窕、德象、女师之篇。[⑦]每进见上疏,依则古礼。[⑧]

①如淳曰:“蛾,无几之顷也。”师古曰:“蛾与俄同,古字通用。”

②应劭曰:“后宫有八区,增成第三也。”

③苏林曰:“外舍产子也。”晋灼曰:“谓阳禄与柘观。”

④师古曰:“嬖,爱也,音必计反。”

⑤师古曰:“近音钜靳反。”

⑥张晏曰:“楚王好田,樊姬为不食禽兽之肉。”

⑦师古曰:“诗谓关雎以下也。窈窕、德象、女师之篇,皆古箴戒之书也。故传云诵诗及窈窕以下诸篇,明诗外别有此篇耳。而说者便谓窈窕等即是诗篇,盖失之矣。”

⑧师古曰:“则,法也。”

自鸿嘉后,上稍隆于内宠。倢伃进侍者李平,平得幸,立为倢伃。上曰:“始卫皇后亦从微起。”乃赐平姓曰卫,所谓卫倢伃也。其後赵飞燕姊弟亦从自微贱兴,隃越礼制,寖盛于前。[①]班倢伃及许皇后皆失宠,稀复进见。鸿嘉三年,赵飞燕谐告许皇后、班倢伃挟媚道,祝诅后宫,詈及主上。许皇后坐废。考问班倢伃,倢伃对曰:“妾闻‘死生有命,富贵在天。’[②]修正尚未蒙福,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诉;[③]如其无知,诉之何益?故不为也。”上善其对,怜悯之,赐黄金百斤。

①师古曰:“隃与逾同。寖,渐也。”

②师古曰:“论语载子夏对司马牛之言也。”

③师古曰:“祝诅主上是不臣也。”

赵氏姊弟骄妒,倢伃恐久见危,求共养太后长信宫,[①]上许焉。倢伃退处东宫,作赋自伤悼,其辞曰:

①师古曰:“共音居用反。养音弋向反。”

承祖考之遗德兮,何性命之淑灵,[①]登薄躯于宫阙兮,充下陈于后庭。[②]蒙圣皇之渥惠兮,当日月之盛明,[③]扬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宠于增成。既过幸于非位兮,窃庶几乎嘉时,[④]每寤寐而叹息兮,申佩离以自思,[⑤]陈女图以镜监兮,顾女史而问诗。悲晨妇之作戒兮,[⑥]哀褒、阎之为邮;[⑦]美皇、英之女虞兮,荣任、姒之母周。[⑧]虽愚陋其靡及兮,敢舍心而忘兹?[⑨]历年岁而悼惧兮,闵蕃华之不滋。[⑩]痛阳禄与柘馆兮,仍襁褓而离灾,[⑪]岂妾人之殃咎兮?将天命之不可求。

①师古曰:“何,任也,负也。”

②师古曰:“陈,列也。”

③师古曰:“渥,厚也。”

④师古曰:“嘉,善也。”

⑤师古曰:“叒息,言惧而喘息也。离,袪衣之带也。女子适人,父亲结其离而戒之,故云自思也。叒,古累字。”

⑥张晏曰:“书云‘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喻妇人无男事也。”

⑦师古曰:“小雅刺幽王之诗曰‘赫赫宗周,褒姒灭之’,‘阎妻煽方处’,故云为邮。邮,过也。”

⑧师古曰:“皇,娥皇,英,女英,尧之二女也。女,妻也。虞,虞舜也。任,太任,文王之母;姒,太姒,武王之母也。女虞,女音尼据反。”

⑨师古曰:“舍,息也。”

⑩师古曰:“滋,益也。言时逝不留,华色落也。蕃音扶元反。”

⑪服虔曰:“二馆名也,生子此馆,皆失之也。”师古曰:“二观并在上林中。仍,频也。离,遭也。”

白日忽已移光兮,遂晻莫而昧幽,①犹被覆载之厚德兮,不废捐于罪邮。②奉共养于东宫兮,托长信之末流,③共洒埽于帷幄兮,永终死以为期。④愿归骨于山足兮,依松柏之馀休。⑤

①师古曰:“晻与暗同,又音乌感反。莫读曰暮。一曰,莫,静也,读如本字。”

②师古曰:“言主上之恩比于天地,虽有罪过,不废弃也。被音皮义反。”

③师古曰:“末流谓恩顾之末也。一曰流谓等列也。共音居用反。养音弋向反。”

④师古曰:“共音居容反。洒音灑,又音所寄反。埽音先到反。”

⑤师古曰:“山足谓陵下也。休,荫也。”

重曰:①潜玄宫兮幽以清,应门闭兮禁闼扃。②华殿尘兮玉阶落,中庭蓼兮绿草生。③广室阴兮帷幄暗,房栊虚兮风泠泠。④感帷裳兮发红罗,纷绰縩兮纨素声。⑤神眇眇兮密靓处,君不御兮谁为

荣?⑥俯视兮丹墀,思君兮履綦。⑦仰视兮云屋,双涕兮横流。⑧顾左右兮和颜,酌羽觞兮销忧。⑨惟人生兮一世,忽一过兮若浮。已独享兮高明,处生民兮极休。⑩勉虞精兮极乐,与福禄兮无期。⑪绿衣兮白华,自古兮有之。⑫

①师古曰:"重者,情志未申,更作赋也。音直用反。"

②师古曰:"正门谓之应门。扃,短关也,音工荧反。"

③师古曰:"菪,水气所生也。萋萋,青草貌也。菪音台。萋音妻。"

④师古曰:"栊,疏槛也,音来东反。泠音零。"

⑤师古曰:"感,动也。言风动发帷裳罗绮也。绰缉,衣声也。绰音千赐反。缉音蔡。"

⑥师古曰:"靓字与静同。"

⑦孟康曰:"丹墀,赤地也。"师古曰:"綦,履下饰也。言视殿上之地,则想君履綦之迹也。綦音其。"

⑧师古曰:"云屋,言其黮霅,状若云也。黮音徒感反。霅音徒对反。"

⑨刘德曰:"酒行疾如羽也。"孟康曰:"羽觞,爵也,作生爵形,有头尾羽翼。"如淳曰:"以玳瑁覆翠羽于下彻上见。"师古曰:"孟说是也。"

⑩师古曰:"享,当也。休,美也。"

⑪师古曰:"此虞与娱同。"

⑫师古曰:"绿衣,诗邶风刺妾上僭夫人失位。白华,小雅篇,周人刺幽王黜申后也。"

至成帝崩,倢伃充奉园陵,薨,因葬园中。

孝成赵皇后,本长安宫人。①初生时,父母不举,三日不死,乃收养之。及壮,属阳阿主家,②学歌舞,号曰飞燕。③成帝尝微行出,过阳阿主,作乐。上见飞燕而说之,④召入宫,大幸。有女弟复召入,俱为倢伃,贵倾后宫。

①师古曰:"本宫人以赐阳阿主家也。宫人者,省中侍使官婢,名曰宫人,非天子掖庭中也。事见汉旧仪。言长安者,以别甘泉等诸宫省也。"

②师古曰:“阳阿,平原之县也。今俗书阿字作河。又或为河阳,皆后人所妄改耳。”

③师古曰:“以其体轻故也。”

④师古曰:“说读曰悦。”

许后之废也,上欲立赵倢伃。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难之。太后姊子淳于长为侍中,数往来传语,得太后指,上立封赵倢伃父临为成阳侯。后月馀,乃立倢伃为皇后。追以长前白罢昌陵功,封为定陵侯。

皇后既立,后宠少衰,而弟绝幸,为昭仪。居昭阳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① 切皆铜沓(冒)黄金涂,②[7] 白玉阶,③ 壁带往往为黄金钉,函蓝田璧,明珠、翠羽饰之,④ 自后宫未尝有焉。姊弟顓宠十馀年,卒皆无子。⑤

①师古曰:“以漆漆物谓之髹,音许求反,又许昭反。今关东俗,器物一再著漆者谓之捎漆。捎即髹声之转重耳。髹字或作髤,音义亦与髹同。今关西俗云黑髹盘,朱髹盘,其音如此,两义并通。”

②师古曰:“切,门限也,音千结反。沓,冒其头也。涂,以金涂铜上也。沓音它合反。”

③师古曰:“阶,所由升殿陛也。”

④服虔曰:“钉,壁中之横带也。”晋灼曰:“以金环饰之也。”师古曰:“壁带,壁之横木露出如带者也。于壁带之中,往往以金为钉,若车钉之形也。其钉中著玉壁、明珠、翠羽耳。蓝田,山名,出美玉。钉音工,流俗读之音江,非也。”

⑤师古曰:“顓与专同。卒,终也。”

末年,定陶王来朝,王祖母傅太后私赂遗赵皇后、昭仪,定陶王竟为太子。

明年春,成帝崩。帝素强,无疾病。是时楚思王衍、梁王立来朝,明旦当辞去,上宿供张白虎殿。① 又欲拜左将军孔光为丞相,已刻侯印书赞。② 昏夜平善,鸡晨,傅绔襘③ 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昼漏上十刻而

崩。民间归罪赵昭仪，皇太后诏大司马莽、丞相大司空曰："皇帝暴崩，群众讙哗怪之。掖庭令辅等在后庭左右，侍燕迫近，杂与御史、丞相、廷尉治问皇帝起居发病状。"赵昭仪自杀。

①师古曰："白虎殿在未央宫中。供音居用反。张音竹亮反。"

②师古曰："赞谓延拜之文。"

③应劭曰："傅，著也。"师古曰："鄉读曰向。傅读曰附。绔，古袴字也。辄音武伐反。"

哀帝既立，尊赵皇后为皇太后，封太后弟侍中驸马都尉钦为新成侯。赵氏侯者凡二人。后数月，司隶解光奏言：

臣闻许美人及故中宫史曹宫皆御幸孝成皇帝，产子，子隐不见。

臣遣从事掾业、史望[1]验问知状者掖庭狱丞籍武，故中黄门王舜、吴恭、靳严，官婢曹晓、道房、张弃，故赵昭仪御者于客子、王偏、臧兼等，皆曰宫即晓子女，前属中宫，为学事史，通诗，授皇后。房与宫对食，[2]元延元年中宫语房曰："陛下幸宫。"后数月，晓入殿中，见宫腹大，问宫。宫曰："御幸有身。"其十月中，宫乳掖庭牛官令舍，[3]有婢六人。中黄门田客持诏记，盛绿绨方底，[4]封御史中丞印，予武曰："取牛官令舍妇人新产儿，婢六人，尽置暴室狱，毋问儿男女，谁儿也！"武迎置狱。宫曰："善臧我儿胞，[5]丞知是何等儿也！"[6]后三日，客持诏记与武，问："儿死未？手书对牍背。"[7]武即书对："儿见在，未死。"有顷，客出曰："上与昭仪大怒，奈何不杀？"武叩头啼曰："不杀儿，自知当死；杀之，亦死！"即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继嗣，子无贵贱，唯留意！"奏入，客复持诏记予武曰："今夜漏上五刻，持儿与舜，会东交掖门。"武因问客："陛下得武书，意何如？"曰："惶也。"[8]武以儿付舜。舜受诏，内儿殿中，为择乳母，告"善养儿，且有赏。毋令漏泄！"舜择弃为乳母，时儿生八九日。后三日，客复持诏记，封如前予武，中有封小绿篋，记曰："告武以篋

①师古曰："白虎殿在未央宫中。供音居用反。张音竹亮反。"

②师古曰："赞谓延拜之文。"

③应劭曰："傅，著也。"师古曰："鄉读曰向。傅读曰附。绔，古袴字也。辄音武伐反。"

中物书予狱中妇人，武自临饮之。"⑨武发箧中有裹药二枚，赫蹏书，⑩曰"告伟能：努力饮此药，不可复人。女自知之！"⑪伟能即宫。宫读书已，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儿男也，额上有壮发，类孝元皇帝。⑫今儿安在？危杀之矣！⑬奈何令长信得闻之？"⑭宫饮药死。后宫婢六人召入，出语武曰："昭仪言'女无过。⑮宁自杀邪，若外家也？'⑯我曹言愿自杀。"⑰即自缪死。⑱武皆表奏状。弃所养儿十一日，⑲宫长李南以诏书取儿去，⑳不知所置。㉑

①师古曰："业者搒之名，望者吏之名也，皆不言其姓。"

②应劭曰："宫人自相与为夫妇名对食，甚相妒忌也。"

③师古曰："乳，产也，音而具反。下皆类此。"

④师古曰："綈，厚缯也。绿，其色也。方底，盛书囊，形若今之算牒耳。綈音大奚反。"

⑤师古曰："胞谓胎之衣也，音苞。"

⑥师古曰："意言是天子儿耳。"

⑦师古曰："牍，木简也。时以为诏记问之，故令于背上书对辞。"

⑧服虔曰："惶，直视貌也。"师古曰："惶音丑庚反。字本作瞠，其音同耳。"

⑨师古曰："饮音于禁反。"

⑩孟康曰："蹏犹地也，染纸素令赤而书之，若今黄纸也。"邓展曰："赫音兄弟阋墙之阋。"应劭曰："赫蹏，薄小纸也。"晋灼曰："今谓薄小物为阋蹏。邓音应说是也。"师古曰："孟说非也。今书本赫字或作击。"

⑪师古曰："女读曰汝。"

⑫师古曰："壮发，当额前侵下而生，今俗呼为圭头者是也。"

⑬师古曰："危，险也。犹今人言险不杀耳。"

⑭师古曰："谓太后。"

⑮师古曰："言我知汝无罪过也。女读曰汝。"

⑯晋灼曰："宁便自杀，出至外舍死也。"

⑰师古曰："曹，辈也。"

⑱晋灼曰："缪音缪缚之缪。"郑氏曰："自缢也。"师古曰："缪，绞也，音居虬

反。”

⑲师古曰:“弃谓张弃也。”

⑳晋灼曰:“汉仪注有女长御,比侍中。宫长岂此邪?”

㉑师古曰:“终竟不知置何所也。”

许美人前在上林涿沐馆,数召入饰室中若舍,①一岁再三召,留数月或半岁御幸。元延二年褒子,②其十一月乳。③诏使严持乳医及五种和药丸三,送美人所。后客子、偏、兼闻昭仪谓成帝曰:“常绐我言从(宫中)〔中宫〕来,④[8]即从中宫来,许美人儿何从生中?许氏竟当复立邪!”⑤怼,以手自捣,⑥以头击壁户柱,从床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当安置我,欲归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为!⑦殊不可晓也。”⑧帝亦不食。昭仪曰:“陛下自知是,不食为何?⑨陛下常自言‘约不负女’,⑩今美人有子,竟负约,谓何?”帝曰:“约以赵氏,故不立许氏。使天下无出赵氏上者,毋忧也!”后诏使严持绿囊书予许美人,告严曰:“美人当有以予女,受来,置饰室中簏南。”⑪美人以苇篋一合盛所生儿,缄封,及绿囊报书予严。严持篋书,置饰室簏南去。帝与昭仪坐,使客子解篋缄。未已,⑫帝使客子、偏、兼皆出,自闭户,独与昭仪在。须臾开户,呼客子、偏、兼,使缄封篋及绿绨方底,推置屏风东。恭受诏,持篋方底予武,皆封以御史中丞印,曰:“告武:篋中有死儿,埋屏处,勿令人知。”武穿狱楼垣下为坎,埋其中。

①师古曰:“或暂入,或留止也。”

②师古曰:“褒,本怀字。”

③师古曰:“乳谓产子也,音而树反。其下亦同。”

④师古曰:“绐,诳也。中宫,皇后所居。”

⑤晋灼曰:“昭仪前要帝不得立许美人为皇后,而今有子中,许氏竟当复立为皇后邪!此前约之言也。”师古曰:“此说非也。言美人在内中,何从得儿而生也,故言何从生中。次此下,乃始言约耳。”

⑥师古曰:"怼,怨怒也。搤,筑也。怼音直类反。"

⑦师古曰:"故以许美人产子告汝,何为反怒?"

⑧师古曰:"言其不可告语也。"

⑨师古曰:"何为不食也。"

⑩师古曰:"女读曰汝。次下亦同。"

⑪师古曰:"簾,户簾也,音廉。"

⑫师古曰:"缄,束篋之绳也,音居咸反。"

故长定许贵人及故成都、平阿侯家婢王业、任嫕、公孙习前免为庶人,①诏召入,属昭仪为私婢。成帝崩,未幸梓宫,②仓卒悲哀之时,昭仪自知罪恶大,知业等故许氏、王氏婢,恐事泄,而以大婢羊子等赐予业等各且十人,以慰其意,属无道我家过失。③

①师古曰:"嫕音丽。"

②师古曰:"言未入敛也。"

③师古曰:"属音之欲反。"

元延二年五月,故掖庭令吾丘遵谓武曰:①"掖庭丞吏以下皆与昭仪合通,无可与语者,独欲与武有所言。我无子,武有子,是家轻族人,得无不敢乎?②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辄死,又饮药伤堕者无数,欲与武共言之大臣,票骑将军贪耆钱,不足计事,③奈何令长信得闻之?"遵后病困,谓武:"今我已死,前所语事,武不能独为也,慎语!"④

①师古曰:"姓吾丘,名遵。"

②苏林曰:"是家谓成帝也。不敢斥,故言是家。"师古曰:"遵自以无子,故无所顾惧,武既有子,恐祸相及,当止不敢言也。"

③师古曰:"耆读曰嗜。"

④师古曰:"言汝脱不能独为,勿漏泄其语。"

皆在今年四月丙辰赦令前。臣谨案永光三年男子忠等发长陵傅夫人冢。事更大赦,①孝元皇帝下诏曰:"(比)〔此〕朕不当所得赦

也。”[9]穷治,尽伏辜,天下以为当。鲁严公夫人杀世子,齐桓召而诛焉,春秋予之。②赵昭仪倾乱圣朝,亲灭继嗣,家属当伏天诛。前平安刚侯夫人谒坐大逆,同产当坐,以蒙赦令,归故郡。今昭仪所犯尤悖逆,罪重于谒,而同产亲属皆在尊贵之位,迫近帏幄,③群下寒心,非所以惩恶崇谊示四方也。请事穷竟,丞相以下议正法。

①师古曰:“更音工衡反。”

②师古曰:“严公夫人谓哀姜也。予谓许予之也。解具在五行志。”

③师古曰:“近音钜靳反。”

哀帝于是免新成侯赵钦、钦兄子成阳侯訢,皆为庶人,将家属徙辽西郡。时议郎耿育上疏言:

臣闻继嗣失统,废適立庶,①圣人法禁,古今至戒。然大伯见历知適,逡循固让,②委身吴粤,权变所设,不计常法,致位王季,以崇圣嗣,卒有天下,③子孙承业,七八百载,功冠三王,道德最备,是以尊号追及大王。故世必有非常之变,然后乃有非常之谋。孝成皇帝自知继嗣不以时立,念虽末有皇子,万岁之后未能持国,④权柄之重,制于女主,女主骄盛则耆欲无极,⑤少主幼弱则大臣不使,⑥世无周公抱负之辅,恐危社稷,倾乱天下。知陛下有贤圣通明之德,仁孝子爱之恩,怀独见之明,内断于身,故废后宫就馆之渐,绝微嗣祸乱之根,⑦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庙。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匮之计,⑧又不知推演圣德,述先帝之志,⑨乃反覆校省内,暴露私燕,⑩诬污先帝倾惑之过,成结宠妾妒媚之诛,甚失贤圣远见之明,逆负先帝忧国之意。

①师古曰:“適读曰嫡。次下亦同。”

②师古曰:“历谓王季,即文王之父也。知適谓知其当为適嗣也。”

③师古曰:“卒,终也。”

④师古曰:“末,晚暮也。万岁,言晏驾也。”

⑤师古曰:“耆读曰嗜。”

⑥师古曰:“不使,不可使从命也。”

⑦师古曰:“徼嗣者,谓幼主也。”

⑧师古曰:“愚臣谓解光等也。援,引也。金匮,言长久之法可藏于金匮石室者也。援音爰。”

⑨师古曰:“演,广也,音弋善反。”

⑩师古曰:“私燕谓成帝闲宴之私也。覆音芳目反。”

夫论大德不拘俗,立大功不合众,此乃孝成皇帝至思所以万万于众臣,陛下圣德盛茂所以符合于皇天也,岂当世庸庸斗筲之臣所能及哉! 且褒广将顺君父之美,匡救销灭既往之过,① 古今通义也。事不当时固争,防祸于未然,各随指阿从,以求容媚,晏驾之后,尊号已定,万事已讫,乃探追不及之事,讦扬幽昧之过,② 此臣所深痛也!

①师古曰:“救,古救字。”

②师古曰:“讦音居谒反。”

愿下有司议,即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晓知先帝圣意所起。不然,空使谤议上及山陵,下流后世,远闻百蛮,近布海内,甚非先帝托后之意也。盖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

哀帝为太子,亦颇得赵太后力,遂不竟其事。傅太后恩赵太后,赵太后亦归心,① 故成帝母及王氏皆怨之。

①师古曰:“恩谓以厚恩接遇之。一曰,恩谓衔其立哀帝为嗣之恩也。”

哀帝崩,王莽白太后诏有司曰:“前皇太后与昭仪俱侍帷幄,姊弟专宠锢寝,执贼乱之谋,残灭继嗣以危宗庙,悖天犯祖,① 无为天下母之义。贬皇太后为孝成皇后,② 徙居北宫。”后月馀,复下诏曰:“皇后自知罪恶深大,朝请希阔,③ 失妇道,无共养之礼,而有狼虎之毒,④ 宗室所怨,海内之雠也,而尚在小君之位,诚非皇天之心。夫小不忍乱大谋,恩之所不能已者义之所割也,⑤ 今废皇后为庶人,就其园。”是日自杀。凡立十六年而诛。先是有童谣曰:“燕燕,尾涎涎,⑥ 张公子,时相见。木

门仓琅根,燕飞来,啄皇孙。皇孙死,燕啄矢。"成帝每微行出,常与张放俱,而称富平侯家,故曰张公子。仓琅根,宫门铜锾也。⑦

①师古曰:"悖,违也。祖,先帝也。"

②晋灼曰:"使哀帝不母,罪之也。"

③师古曰:"请,谒也。阔犹阙也。"

④师古曰:"共读曰供,音居用反。养音弋向反。其下并同。"

⑤师古曰:"言以义割恩也。"

⑥师古曰:"涎涎,光泽之貌也,音徒见反。"

⑦师古曰:"锾读与环同。"

孝元傅昭仪,哀帝祖母也。父河内温人,蚤卒,母更嫁为魏郡郑翁妻,生男恽。昭仪少为上官太后才人,自元帝为太子,得进幸。元帝即位,立为倢伃,甚有宠。为人有材略,善事人,下至宫人左右,饮酒酹地,皆祝延之。①产一男一女,女为平都公主,男为定陶恭王。恭王有材艺,尤爱于上。元帝既重傅倢伃,及冯倢伃亦幸,生中山孝王,上欲殊之于后宫,以二人皆有子为王,上尚在,未得称太后,乃更号曰昭仪,赐以印绶,在倢伃上。昭其仪,尊之也。至成、哀时,赵昭仪、董昭仪皆无子,犹称焉。

①师古曰:"酹,以酒沃地也。祝延,祝之使长年也。酹音来外反。祝音之受反。"

元帝崩,傅昭仪随王归国,称定陶太后。后十年,恭王薨,子代为王。王母曰丁姬。傅太后躬自养视,既壮大,成帝无继嗣。时中山孝王在。元延四年,孝王及定陶王皆入朝。傅太后多以珍宝赂遗赵昭仪及帝舅票骑将军王根,阴为王求汉嗣。皆见上无子,欲豫自结为久长计,更称誉定陶王。①上亦自器之,明年,遂征定陶王立为太子,语在哀纪。月馀,天子立楚孝王孙景为定陶王,奉恭王后。太子议欲谢,少傅阎崇以为"春秋不以父命废王父命,②为人后之礼不得顾私亲,不当谢。"太

傅赵玄以为当谢，太子从之。诏问所以谢状，尚书劾奏玄，左迁少府，以光禄勋师丹为太傅。诏傅太后与太子母丁姬自居定陶国邸，下有司议皇太子得与傅太后、丁姬相见不，有司奏议不得相见。顷之，成帝母王太后欲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太子家，成帝曰："太子丞正统，当共养陛下，不得复顾私亲。"王太后曰："太子小，而傅太后抱养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于是令傅太后得至太子家。丁姬以不小养太子，独不得。

①师古曰："更音工衡反。"

②师古曰："王父谓祖也。"

成帝崩，哀帝即位。王太后诏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宫。高昌侯董宏希指，[①]上书言宜立丁姬为帝太后。师丹劾奏"宏怀邪误朝，不道。"上初即位，谦让，从师丹言止。后乃白令王太后下诏，尊定陶恭王为恭皇。哀帝因是曰："春秋'母以子贵'，尊傅太后为恭皇太后，丁姬为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长信宫、中宫。追尊恭皇太后父为崇祖侯，恭皇后父为褒德侯。"后岁馀，遂下诏曰："汉家之制，推亲亲以显尊尊，定陶恭皇之号不宜复称定陶。其尊恭皇太后为帝太太后，丁后为帝太后。"后又更号帝太太后为皇太太后，称永信宫，帝太后称中安宫，而成帝母太皇太后本称长信宫，成帝赵后为皇太后，并四太后，各置少府、太仆，秩皆中二千石。为恭皇立寝庙于京师，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序昭穆于前殿。[②]

①师古曰："希望天子意指也。"

②如淳曰："庙之前曰殿，半以后曰寝。"

傅太后父同产弟四人，曰子孟、中叔、子元、幼君。[①]子孟子喜至大司马，封高武侯。中叔子晏亦大司马，封孔乡侯。幼君子商封汝昌侯，为太后父崇祖侯后，更号崇祖曰汝昌哀侯。太后同母弟郑恽前死，以恽子业为阳信侯，追尊恽为阳信节侯。郑氏、傅氏侯者凡六人，大司马二人，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诸曹十馀人。

①师古曰:"中读曰仲。"

傅太后既尊,后尤骄,与成帝母语,至谓之妪。与中山孝王母冯太后并事元帝,追怨之,陷以祝诅罪,令自杀。元寿元年崩,合葬渭陵,称孝元傅皇后云。

定陶丁姬,哀帝母也,易祖师丁将军之玄孙。①家在山阳瑕丘,父至庐江太守。始定陶恭王先为山阳王,而丁氏内其女为姬。王后姓张氏,其母郑礼,即傅太后同母弟也。太后以亲戚故,欲其有子,然终无有。唯丁姬河平四年生哀帝。丁姬为帝太后,两兄忠、明。明以帝舅封阳安侯。忠蚤死,封忠子满为平周侯。太后叔父宪、望。望为左将军,宪为太仆。明为大司马票骑将军辅政。丁氏侯者凡二人,大司马一人,将军、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诸曹亦十馀人。丁、傅以一二年间暴兴尤盛。然哀帝不甚假以权势,权势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

①师古曰:"(始祖)〔祖,始〕也。[10]儒林传丁宽易之始师。"

建平二年,丁太后崩。上曰:"诗云'谷则异室,死则同穴'。①昔季武子成寝,杜氏之墓在西阶下,请合葬而许之。②附葬之礼,自周兴焉。孝子事亡如事存,帝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园。"遣大司马票骑将军明东送葬于定陶,贵震山东。

①师古曰:"王国大车之诗也。谷,生也。"

②师古曰:"事见礼记。"

哀帝崩,王莽秉政,使有司举奏丁、傅罪恶。莽以太皇太后诏皆免官爵,丁氏徙归故郡。莽奏贬傅太后号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号曰丁姬。

元始五年,莽复言"共王母、丁姬前不臣妾,①至葬渭陵,冢高与元帝山齐,怀帝太后、皇太太后玺绶以葬,②不应礼。礼有改葬,请发共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玺绶消灭,徙共王母及丁姬归定陶,葬共王冢次,而葬

丁姬复其故。”③太后以为既已之事，不须复发。莽固争之，太后诏曰：“因故棺为致椁作冢，④祠以太牢。”谒者护既发傅太后冢，崩压杀数百人；开丁姬椁户，火出炎四五丈，⑤吏卒以水沃灭乃得入，烧燔椁中器物。

①师古曰：“不遵臣妾之道。”

②师古曰：“怀谓挟之以自随也。”

③师古曰：“复音扶目反。”

④师古曰：“致谓累也。”

⑤师古曰：“炎音弋赡反。”

莽复奏言：“前共王母生，僭居桂宫，皇天震怒，灾其正殿；丁姬死，葬逾制度，今火焚其椁。此天见变以告，当改如媵妾也。臣前奏请葬丁姬复故，非是。①共王母及丁姬棺皆名梓宫，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请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葬丁姬媵妾之次。”奏可。既开傅太后棺，臭闻数里。公卿在位皆阿莽指，入钱帛，遣子弟及诸生四夷，凡十馀万人，操持作具，助将作掘平共王母、丁姬故冢，二旬间皆平。莽又周棘其处以为世戒云。②时有群燕数千，衔土投丁姬穿中。③丁、傅既败，孔乡侯晏将家属徙合浦，宗族皆归故郡。唯高武侯喜得全，自有传。

①师古曰：“言尚太优僭也。”

②师古曰：“以棘周绕也。”

③师古曰：“穿谓圹中也。”

孝哀傅皇后，定陶太后从弟子也。哀帝为定陶王时，傅太后欲重亲，取以配王。王入为汉太子，傅氏女为妃。哀帝即位，成帝大行尚在前殿，而傅太后封傅妃父晏为孔乡侯，与帝舅阳安侯丁明同日俱封。时师丹谏，以为“天下自王者所有，亲戚何患不富贵？而仓卒若是，其不久长矣！”晏封后月馀，傅妃立为皇后。傅氏既盛，晏最尊重。哀帝崩，王莽白太皇太后下诏曰：“定陶共王太后与孔乡侯晏同心合谋，背恩忘本，

专恣不轨，与至尊同称号，终没，至乃配食于左坐，[1]悖逆无道。今令孝哀皇后退就桂宫。”后月馀，复与孝成赵皇后俱废为庶人，就其园自杀。

①应劭曰：“若礼以其妃配者也。坐于左而并食。”师古曰：“坐音材卧反。”

孝元冯昭仪，平帝祖母也。元帝即位二年，以选入后宫。时父奉世为执金吾。昭仪始为长使，数月至美人，后五年就馆生男，拜为倢伃。时父奉世为右将军光禄勋，奉世长男野王为左冯翊，父子并居朝廷，议者以为器能当其位，非用女宠故也。而冯倢伃内宠与傅昭仪等。

建昭中，上幸虎圈斗兽，后宫皆坐。熊佚出圈，[1]攀槛欲上殿。左右贵人傅昭仪等皆惊走，冯倢伃直前当熊而立，左右格杀熊。上问：“人情惊惧，何故前当熊？”倢伃对曰：“猛兽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当之。”元帝嗟叹，以此倍敬重焉。傅昭仪等皆惭。明年夏，冯倢伃男立为信都王，尊倢伃为昭仪。元帝崩，为信都太后，与王俱居储元宫。[2]河平中，随王之国。后徙中山，是为孝王。

①师古曰：“佚字与逸同。”

②师古曰：“黄图在上林苑中。”

后征定陶王为太子，封中山王舅参为宜乡侯。参，冯太后少弟也。是岁，孝王薨，有一男，嗣为王，时未满岁，有眚病，[1]太后自养视，数祷祠解。[2]

①孟康曰：“灾眚之眚，谓妖病也。”服虔曰：“身尽青也。”苏林曰：“名为肝厥，发时唇口手足十指甲皆青。”师古曰：“下云祷祠解舍，孟说是也。未满岁者，谓为王未满岁也。眚音所领反，字不作青，服、(虔)〔苏〕误也。”[11]

②师古曰：“解音懈。”

哀帝即位，遣中郎谒者张由将医治中山小王。由素有狂易病，[1]病发怒去，西归长安。尚书簿责擅去状，[2]由恐，因诬言中山太后祝诅上及太后。太后即傅昭仪也，素常怨冯太后，因是遣御史丁玄案验，尽收御者官吏及冯氏昆弟在国者百馀人，分系雒阳、魏郡、钜鹿。数十日无

所得,更使中谒者令史立[3]与丞相长史大鸿胪丞杂治。立受傅太后指,几得封侯,[4]治冯太后女弟习及寡弟妇君之,死者数十人。巫刘吾服祝诅。医徐遂成言习、君之曰"武帝时医修氏刺治武帝得二千万耳,[5]今愈上,不得封侯,不如杀上,令中山王代,可得封。"立等劾奏祝诅谋反,大逆。责问冯太后,无服辞。立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还谓左右:"此乃中语,前世事,[6]吏何用知之?是欲陷我效也!"[7]乃饮药自杀。

①师古曰:"狂易者,狂而变易常性也。"

②师古曰:"簿责,以文簿一一责问也。"

③师古曰:"官为中谒者令,姓史,名立。"

④师古曰:"几读曰冀。"

⑤师古曰:"刺治谓箴之。"

⑥师古曰:"中语,谓宫中之言语也。"

⑦师古曰:"效,征验也。"

先未死,有司请诛之,上不忍致法,废为庶人,徙云阳宫。既死,有司复奏"太后死在未废前。"有诏以诸侯王太后仪葬之。宜乡侯参、君之、习夫及子当相坐者,或自杀,或伏法。参女弁为孝王后,有两女,有司奏免为庶人,与冯氏宗族徙归故郡。张由以先告赐爵关内侯,史立迁中太仆。

哀帝崩,大司徒孔光奏"由前诬告骨肉,立陷人人大辟,为国家结怨于天下,以取秩迁,获爵邑,幸蒙赦令,请免为庶人,徙合浦"云。

中山卫姬,平帝母也。父子豪,中山卢奴人,官至卫尉。子豪女弟为宣帝倢伃,生楚孝王;长女又为元帝倢伃,生平阳公主。成帝时,中山孝王无子,上以卫氏吉祥,以子豪少女配孝王。元延四年,生平帝。

〔平帝〕年二岁,[12]孝王薨,代为王。哀帝崩,无嗣,太皇太后与新都侯莽迎中山王立为帝。莽欲颛国权,惩丁、傅行事,[1]以帝为成帝后,

母卫姬及外家不当得至京师。乃更立宗室桃乡侯子成都为中山王，奉孝王后，遣少傅左将军甄丰赐卫姬玺绶，即拜为中山孝王后，以苦陉县为汤沐邑。又赐帝舅卫宝、宝弟玄爵关内侯。赐帝三妹，谒臣号修义君，哉皮为承礼君，鬲子为尊德君，[②]食邑各二千户。莽长子宇非莽隔绝卫氏，恐久后受祸，即私与卫宝通书记，教卫后上书谢恩，因陈丁、傅旧恶，几得至京师。[③]莽白太皇太后诏有司曰："中山孝王后深分明为人后之义，条陈故定陶傅太后、丁姬悖天逆理，上僭位号，[④]徙定陶王于信都，为共王立庙于京师，如天子制，不畏天命，佻圣人言，[⑤]坏乱法度，居非其制，称非其号。是以皇天震怒，火烧其殿，六年之间大命不遂，祸殃仍重，[⑥]竟令孝哀帝受其馀灾，大失天心，夭命暴崩，又令共王祭祀绝废，精魂无所依归。朕惟孝王后深说经义，明镜圣法，惧古人之祸败，近事之咎殃，畏天命，奉圣言，是乃久保一国，长获天禄，而令孝王永享无疆之祀，福祥之大者也。朕甚嘉之。夫褒义赏善，圣王之制，其以中山故安户七千益中山后汤沐邑，加赐及中山王黄金各百斤，增傅相以下秩。"

①师古曰："愆，创艾也。"

②师古曰："鬲音历。"

③师古曰："几读曰冀。"

④师古曰："悖，违也。"

⑤师古曰："论语称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故此文引之也。佻，古侮字。"

⑥师古曰："遂犹延也。重音直用反。"

卫后日夜啼泣，思见帝，而但益户邑。宇复教令上书求至京师。会事发觉，莽杀宇，尽诛卫氏支属。卫宝女为中山王后，免后，徙合浦。[①]唯卫后在，[②]王莽篡国，废为家人，后岁馀卒，葬孝王旁。

①师古曰："黜其后位而徙也。"

②师古曰："中山孝王后也。"

孝平王皇后，安汉公太傅大司马莽女也。平帝即位，年九岁，成帝母太皇太后称制，而莽秉政。莽欲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太后意不欲也。莽设变诈，令女必入，因以自重，事在莽传。太后不得已而许之，遣长乐少府夏侯藩、宗正刘宏、少府宗伯凤、尚书令平晏纳采，[①] 大师光、大司徒马宫、大司空甄丰、左将军孙建、执金吾尹赏、行太常事太中大夫刘歆及太卜、太史令以下四十九人赐皮弁素绩，[②] 以礼杂卜筮，太牢祠宗庙，待吉月日。明年春，遣大司徒宫、大司空丰、左将军建、右将军甄邯、光禄大夫歆奉乘舆法驾，迎皇后于安汉公第。[③] 宫、丰、歆授皇后玺绂，[④][13] 登车称警跸，便时上林延寿门，[⑤] 入未央宫前殿。群臣就位行礼，大赦天下。益封父安汉公地满百里，赐迎皇后及行礼者，自三公以下至驺宰执事长乐、未央宫、安汉公第者，皆增秩，赐金帛各有差。皇后立三月，以礼见高庙。尊父安汉公号曰宰衡，位在诸侯王上。赐公夫人号曰功显君，食邑。封公子安为褒新侯，临为赏都侯。

①师古曰："官为少府，姓宗伯，名凤也。纳采者，礼记云婚礼纳采问名，谓采择其可者。"

②师古曰："皮弁，以鹿皮为冠，形如人手之弁合也。素绩谓素裳也。朱衣而素裳。绩字或作积。积谓襞积之，若今之襳为也。"

③师古曰："本自莽第，以皇后在是，因呼曰宫。"

④师古曰："绂，所以系玺，音茀。"

⑤师古曰："取时日之便也，音频面反。"

后立岁馀，平帝崩。莽立孝宣帝玄孙婴为孺子，莽摄帝位，尊皇后为皇太后。三年，莽即真，以婴为定安公，改皇太后号为定安公太后。太后时年十八矣，为人婉嫕有节操。[①] 自刘氏废，常称疾不朝会。莽敬惮伤哀，欲嫁之，乃更号为黄皇室主，[②] 令立国将军成新公孙建世子禄饰将医往问疾。[③] 后大怒，笞鞭其旁侍御。因发病，不肯起，莽遂不复强也。及汉兵诛莽，燔烧未央宫，后曰："何面目以见汉家！"自投火中而死。

①师古曰:“婉,顺也。瘱,静也,音乌计反。”

②师古曰:“莽自谓土德,故云黄皇。室主者,若汉之称公主。”

③师古曰:“褖,盛饰也,音丈,又音象。一曰,褖,首饰也,在两耳后,刻镂而为之。”

赞曰:易著吉凶而言谦盈之效,天地鬼神至于人道靡不同之。[1]夫女宠之兴,繇至微而体至尊,[2]穷富贵而不以功,此固道家所畏,祸福之宗也。序自汉兴,终于孝平,外戚后庭色宠著闻二十有馀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王悼后、许恭哀后身皆夭折不辜,而家依托旧恩,不敢纵恣,是以能全。其馀大者夷灭,小者放流,乌呼!鉴兹行事,变亦备矣。

①师古曰:“易谦卦曰‘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

②师古曰:“繇与由同。”

【校勘记】

〔1〕 将军宜尊(重)之敬之， 景祐本无“重”字。

〔2〕 妾夸布服粝食， 李慈铭说孟注不可通,“夸”盖许后之名。杨树达说李说是。

〔3〕 (官)〔宦〕吏忮很， 景祐、殿、局本都作“宦”,注同。

〔4〕 终不肯给妾纤微内邪?③ 注③原在“纤微”下,明颜读“内邪”属下句。周寿昌、杨树达都说当属上句读。“纤微内”即上所云“纤微之间”。

〔5〕 今正于(王)〔皇〕极之月， 殿本作“皇”。

〔6〕 且财(帛)〔币〕之省， 景祐、殿本都作“币”。

〔7〕 切皆铜沓(冒)黄金涂， 景祐本无“冒”字。王念孙说“冒”字涉注文而衍。

〔8〕 常绐我言从(宫中)〔中宫〕来， 景祐、殿、局本都作“中宫”,此误倒。

〔9〕 (比)〔此〕朕不当所得赦也。 殿本作“此”。王先谦说作“此”是。

〔10〕 (始祖)〔祖,始〕也。 景祐、殿本都作"祖始"。王先谦说作"祖始"是。

〔11〕 服、(虔)〔苏〕误也。 景祐、殿本都作"苏",此误。

〔12〕 〔平帝〕年二岁, 景祐、殿本都有"平帝"二字。

〔13〕 迎皇后于安汉公第。③宫、丰、歆授皇后玺绂, 注③原在"宫"字下,颜以"宫"与"第"连文。董教增说此当以"第"为句,"宫"字连下"丰歆"读,颜说失之。

汉书卷九十八

元后传第六十八

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莽自谓黄帝之后，其自本曰：[①]黄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妫汭，以妫为姓。[②]至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是为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犇齐，[③]齐桓公以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齐国，(三)〔二〕世称王，[1]至王建为秦所灭。项羽起，封建孙安为济北王。至汉兴，安失国，齐人谓之"王家"，因以为氏。

①师古曰："述其本系。"

②师古曰："妫，水名也。水曲曰汭。言因水为姓也。汭音而锐反。"

③师古曰："犇，古奔字。"

文、景间，安孙遂字伯纪，处东平陵，[①]生贺，字翁孺。为武帝绣衣御史，逐捕魏郡群盗坚卢等党与，及吏畏懦逗遛当坐者，[②]翁孺皆纵不诛。它部御史暴胜之等奏杀二千石，诛千石以下，[③]及通行饮食坐连及者，大部至斩万馀人，语见酷吏传。翁孺以奉使不称免，[④]叹曰："吾闻活千人有封子孙，吾所活者万馀人，后世其兴乎！"

①师古曰："济南之县。"

②师古曰："懦音乃唤反。逗音住，又音豆。"

③师古曰："二千石者，奏而杀之，其千石以下，则得专诛。"

④师古曰："不称谓不副所委。"

翁孺既免，而与东平陵终氏为怨，乃徙魏郡元城委粟里，为三老，魏郡人德之。元城建公曰：[①]"昔春秋沙麓崩，晋史卜之，曰：'阴为阳雄，

土火相乘,② 故有沙麓崩。后六百四十五年,宜有圣女兴。其齐田乎!'③今王翁孺徙,正直其地,④日月当之。元城郭东有五鹿之虚,即沙鹿地也。⑤后八十年,当有贵女兴天下"云。

①服虔曰:"元城人年老者也。"

②李奇曰:"此龟繇文也。阴,元后也。阳,汉也。王氏舜后,土也。汉,火也。故曰土火相乘,阴盛而沙麓崩。"

③张晏曰:"阴数八,八八六十四。土数五,故六百四十五岁也。春秋僖十四年,沙麓崩,岁在乙亥,至[哀帝元寿二年],哀帝崩,[2]元后始摄政,岁在庚申,沙麓崩后六百四十五岁。"

④师古曰:"直亦当。"

⑤师古曰:"虚读曰墟。"

(王)翁孺生禁[3],字稚君,少学法律长安,为廷尉史。本始三年,生女政君,即元后也。禁有大志,不修廉隅,好酒色,多取傍妻,凡有四女八男:长女君侠,次即元后政君,次君力,次君弟;长男凤孝卿,次曼元卿,谭子元,崇少子,商子夏,立子叔,根稚卿,逢时季卿。唯凤、崇与元后政君同母。母,適妻,魏郡李氏女也。① 后以妒去,更嫁为河内苟宾妻。

①师古曰:"適读曰嫡。"

初,李亲任政君在身,① 梦月入其怀。及壮大,婉顺得妇人道。尝许嫁未行,所许者死。后东平王聘政君为姬,未入,王薨。禁独怪之,使卜数者相政君,② "当大贵,不可言。"禁心以为然,乃教书,学鼓琴。五凤中,献政君,年十八矣,入掖庭为家人子。

①师古曰:"任,怀任。"

②师古曰:"数,计也。若言今之禄命书也。数音所具反。"

岁馀,会皇太子所爱幸司马良娣病,且死,谓太子曰:"妾死非天命,乃诸娣妾良人更祝诅杀我。"① 太子怜之,且以为然。及司马良娣死,太子悲恚发病,忽忽不乐,因以过怒诸娣妾,莫得进见者。久之,宣帝闻太

子恨过诸婕妤，欲顺适其意，乃令皇后择后宫家人子可以虞侍太子者，②政君与在其中。③及太子朝，皇后乃见政君等五人，微令旁长御问知太子所欲。太子殊无意于五人者，不得已于皇后，④强应曰："此中一人可。"⑤是时政君坐近太子，又独衣绛缘诸于，⑥长御即以为〔是〕。[4]皇后使侍中杜辅、掖庭令浊贤交送政君太子宫，⑦见丙殿。得御幸，有身。先是者，太子后宫婕妤以十数，御幸久者七八年，莫有子，及王妃壹幸而有身。甘露三年，生成帝于甲馆画堂，为世適皇孙。⑧宣帝爱之，自名曰骜，字太孙，常置左右。

①师古曰："更音工衡反。"

②师古曰："此虞与娱同。"

③师古曰："与读曰豫。"

④师古曰："恐不副皇后意，故言不得已。"

⑤师古曰："非其本心，故曰强也。"

⑥师古曰："诸于，大掖衣，即袿衣之类也。"

⑦师古曰："浊，姓也。交送，谓侍中、掖庭令杂为使。"

⑧师古曰："適读曰嫡。"

后三年，宣帝崩，太子即位，是为孝元帝。立太孙为太子，以母王妃为婕妤，封父禁为阳平侯。后三日，婕妤立为皇后，禁位特进，禁弟弘至长乐卫尉。永光二年，禁薨，谥曰顷侯。长子凤嗣侯，为卫尉侍中。皇后自有子后，希复进见。太子壮大，宽博恭慎，语在成纪。其后幸酒，乐燕乐，①元帝不以为能。而傅昭仪有宠于上，生定陶共王。王多材艺，上甚爱之，坐则侧席，行则同辇，②常有意欲废太子而立共王。时凤在位，与皇后、太子同心忧惧，赖侍中史丹拥右太子，③语在丹传。上亦以皇后素谨慎，而太子先帝所常留意，故得不废。

①师古曰："幸酒，好酒也。乐宴乐，好燕私之乐也。解具在成纪。"

②师古曰："侧席谓附近御坐。"

③师古曰："右读曰佑，助也。"

元帝崩,太子立,是为孝成帝。尊皇后为皇太后,以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益封五千户。王氏之兴自凤始。又封太后同母弟崇为安成侯,食邑万户。凤庶弟谭等皆赐爵关内侯,食邑。

其夏,黄雾四塞终日。[①]天子以问谏大夫杨兴、博士驷胜等,对皆以为"阴盛侵阳之气也。高祖之约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诸弟皆以无功为侯,非高祖之约,外戚未曾有也,故天为见异。"[②]言事者多以为然。凤于是惧,上书辞谢曰:"陛下即位,思慕谅暗,[③]故诏臣凤典领尚书事,上无以明圣德,下无以益政治。今有茀星天地赤黄之异,[④]咎在臣凤,当伏显戮,以谢天下。今谅暗已毕,大义皆举,宜躬亲万机,以承天心。"因乞骸骨辞职。上报曰:"朕承先帝圣绪,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阴阳错缪,日月无光,赤黄之气,充塞天下。咎在朕躬,今大将军乃引过自予,欲上尚书事,归大将军印绶,罢大司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朕委将军以事,诚欲庶几有成,显先祖之功德。将军其专心固意,辅朕之不逮,毋有所疑。"

①师古曰:"塞,满也。言四方皆满。"

②师古曰:"见,显示。"

③师古曰:"商书云'高宗谅暗'。谅,信;暗,默也。言居父丧信默,三年不言也。"

④师古曰:"茀与孛同。"

后五年,诸吏散骑安成侯崇薨,谥曰共侯。有遗腹子奉世嗣侯,太后甚哀之。明年,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谭为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红阳侯,根曲阳侯,逢时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谓之"五侯"。太后同产唯曼蚤卒,[①]馀毕侯矣。太后母李亲,荀氏妻,生一男名参,寡居。顷侯禁在时,太后令禁还李亲。[②]太后怜参,欲以田蚡为比而封之。[③]上曰:"封田氏,非正也。"以参为侍中水衡都尉。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满朝廷。

①张晏曰:"同父则为同产,不必同母也。上言唯凤、崇同母也。"

②师古曰:“召还王氏。”

③李奇曰:“田蚡与孝景王后同母异父,得封故也。”师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

大将军凤用事,上遂谦让无所颛。①左右常荐光禄大夫刘向少子歆通达有异材。上召见歆,诵读诗赋,甚说之,②欲以为中常侍,召取衣冠。临当拜,左右皆曰:“未晓大将军。”③上曰:“此小事,何须关大将军?”左右叩头争之。上于是语凤,凤以为不可,乃止。其见惮如此。

①师古曰:“颛与专同。凡事皆不自专也。”

②师古曰:“说读曰悦。”

③师古曰:“晓犹白。”

上即位数年,无继嗣,体常不平。①定陶共王来朝,太后与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赏赐十倍于它王,不以往事为纤介。②共王之来朝也,天子留,不遣归国。上谓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讳,③一朝有它,且不复相见。④尔长留侍我矣!”其后天子疾益有瘳,共王因留国邸,旦夕侍上,上甚亲重。大将军凤心不便共王在京师,会日蚀,凤因言“日蚀阴盛之象,为非常异。定陶王虽亲,于礼当奉藩在国。今留侍京师,诡正非常,⑤故天见戒。⑥宜遣王之国。”上不得已于凤而许之。⑦共王辞去,上与相对〔涕〕泣而决。[5]

①师古曰:“言多疾疢。”

②师古曰:“往事,谓先帝时欲以代太子也。言无纤介之嫌怒。”

③师古曰:“人命无常,不可讳。”

④师古曰:“它谓晏驾也。”

⑤师古曰:“诡,违也。”

⑥师古曰:“见,显示。”

⑦师古曰:“言迫于凤不得止。”

京兆尹王章素刚直敢言,以为凤建遣共王之国非是,①乃奏封事言

日蚀之咎矣。天子召见章，延问以事，章对曰："天道聪明，(佐)〔佑〕善而灾恶[6]，以瑞异为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继嗣，引近定陶王，② 所以承宗庙，重社稷，上顺天心，下安百姓。此正义善事，当有祥瑞，何故致灾异？灾异之发，为大臣颛政者也。今闻大将军猥归日蚀之咎于定陶王，③ 建遣之国，苟欲使天子孤立于上，颛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蚀，阴侵阳，臣颛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凤出，天子曾不一举手，凤不内省责，反归咎善人，推远定陶王。④ 且凤诬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乐昌侯商⑤本以先帝外属，内行笃，有威重，位历将相，国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诎节随凤委曲，卒用闺门之事为凤所罢，身以忧死，众庶愍之。又凤知其小妇弟张美人已尝适人，⑥ 于礼不宜配御至尊，托以为宜子，内之后宫，苟以私其妻弟。闻张美人未尝任身就馆也。⑦ 且羌胡尚杀首子以荡肠正世，⑧ 况于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见，足以知其馀，及它所不见者。⑨ 凤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选忠贤以代之。"

①师古曰："建立其议也。"

②师古曰："近音巨靳反。"

③师古曰："猥犹曲也。"

④师古曰："远音于万反。"

⑤师古曰："王商也。"

⑥师古曰："小妇，妾也。弟谓女弟，即妹也。"

⑦师古曰："是则不为宜子，明凤所言非实。"

⑧师古曰："荡，洗涤也。言妇初来所生之子或它姓。"

⑨师古曰："以所见者譬之，则不见者可知。"

自凤之白罢商后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闻章言，天子感寤，纳之，谓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闻社稷计！① 且唯贤知贤，君试为朕求可以自辅者。"于是章奏封事，荐中山孝王舅琅邪太守冯野王"先帝时历二卿，忠信质直，知谋有馀。野王以王舅出，以贤复入，明圣主乐进贤

也。”上自为太子时数闻野王先帝名卿，声誉出凤远甚，方倚欲以代凤。

①师古曰：“微，无也。”

初，章每召见，上辄辟左右。[①]时太后从弟长乐卫尉弘子侍中音[②]独侧听，具知章言，以语凤。凤闻之，称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谢上曰：“臣材驽愚戇，得以外属兄弟七人封为列侯，宗族蒙恩，赏赐无量。辅政出入七年，国家委任臣凤，所言辄听，荐士常用。无一功善，阴阳不调，灾异数见，咎在臣凤奉职无状，此臣一当退也。五经传记，师所诵说，咸以日蚀之咎在于大臣非其人，易曰‘折其右肱’，[③]此臣二当退也。河平以来，臣久病连年，数出在外，旷职素餐，此臣三当退也。[④]陛下以皇太后故不忍诛废，臣犹自知当远流放，又重自念，[⑤]兄弟宗族所蒙不测，当杀身靡骨死辇毂下，[⑥]不当以无益之故有离寝门之心。诚岁馀以来，所苦加侵，[⑦]日日益甚，不胜大愿，愿乞骸骨，归自治养，冀赖陛下神灵，未埋发齿，期月之间，幸得瘳愈，复望帷幄，不然，必寘沟壑。臣以非材见私，天下知臣受恩深也；以病得全骸骨归，天下知臣被恩见哀，重巍巍也。[⑧]进退于国为厚，万无纤介之议。[⑨]唯陛下哀怜！”其辞指甚哀，太后闻之为垂涕，不御食。

①师古曰：“辟读曰闸。”

②师古曰：“弘者，太后之叔父也。音则从父弟。”

③师古曰：“丰卦九三爻辞也。肱，臂也。”

④师古曰：“空废职任，徒受禄秩也。”

⑤师古曰：“重音直用反。”

⑥师古曰：“靡，碎也，音武皮反。”

⑦师古曰：“诚，实也。”

⑧师古曰：“巍巍，高貌。重音直用反。”

⑨师古曰：“论者不云疏斥外戚也。”

上少而亲倚凤，弗忍废，乃报凤曰：“朕秉事不明，政事多阙，故天变(屖)〔娄〕臻[7]，咸在朕躬。[①]将军乃深引过自予，欲乞骸骨而退，则朕将

何向焉！书不云乎？‘公毋困我。’②务专精神，安心自持，期于亟瘳，称朕意焉。”③于是凤起视事。上使尚书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补吏，而私荐之，欲令在朝阿附诸侯；又知张美人体御至尊，而妄称引羌胡杀子荡肠，非所宜言。”遂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以为“比上夷狄，欲绝继嗣之端；背畔天子，私为定陶王。”章死狱中，妻子徙合浦。

①〔师古曰：“娄，古屡字。”〕

②师古曰：“周书洛诰载成王告周公辞也。言公必须留京师，毋得远去，而令我困。”

③师古曰：“亟，急。瘳，差也。”

自是公卿见凤，侧目而视，郡国守相刺史皆出其门。① 又以侍中太仆音为御史大夫，列于三公。而五侯群弟，争为奢侈，赂遗珍宝，四面而至；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罗钟磬，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渐台，洞门高廊阁道，连属弥望。② 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阳最怒，坏决高都，连竟外杜，③ 土山渐台西白虎。”④〔其〕奢僭如此[8]。然皆通敏人事，好士养贤，倾财施予，以相高尚。

①师古曰：“言为其家寮属者，皆得大官。”

②师古曰：“弥，竟也。言望之极目也。属音之欲反。”

③服虔曰：“坏决高都水入长安。高都水在长安西也。”孟康曰：“杜、鄠二县之间田亩一金。言其境自长安至杜陵也。”李奇曰：“长安有高都、(水)〔外〕杜里，[9]既坏决高都作殿，复衍及外杜里。”师古曰：“成都侯商自擅穿帝城引水耳，曲阳无此事。又虽大作第宅，不得从长安至杜陵也。(按)李说为(近)是。”[10]

④师古曰：“皆放效天子之制也。”

凤辅政凡十一岁。阳朔三年秋，凤病，天子数自临问，亲执其手，涕泣曰：“将军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谭次将军矣。”① 凤顿首泣曰：“谭等虽与臣至亲，行皆奢僭，无以率导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谨敕，② 臣敢以死保之。”及凤且死，上疏谢上，复固荐音自代，〔言〕谭等五人必不可

用。[11]天子然之。

①师古曰:"不可言,谓死也,不欲斥言之。"

②师古曰:"敕,整也。"

初,谭倨,不肯事凤,①而音敬凤,卑恭如子,故荐之。凤薨,天子临吊赠宠,送以轻车介士,军陈自长安至渭陵,谥曰敬成侯。子襄嗣侯,为卫尉。御史大夫音竟代凤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而平阿侯谭位特进,领城门兵。谷永说谭,令让不受城门职,由是与音不平,语在永传。

①师古曰:"倨,慢也,音据。"

音既以从舅越亲用事,小心亲职,岁馀,上下诏曰:"车骑将军音宿卫忠正,勤劳国家,前为御史大夫,以外亲宜典兵马,入为将军,不获宰相之封,朕甚慊焉! 其封音为安阳侯,食邑与五侯等,俱三千户。"

初,成都侯商尝病,欲避暑,从上借明光宫。① 后又穿长安城,引内洋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盖,张周帷,辑濯越歌。② 上幸商第,见穿城引水,意恨,内衔之,未言。后微行出,过曲阳侯第,又见园中土山渐台似类白虎殿。③ 于是上怒,以让车骑将军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劓谢太后。上闻之大怒,乃使尚书责问司隶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擅穿帝城,决引洋水,曲阳侯根骄奢僭上,赤墀青琐,④ 红阳侯立父子臧匿奸猾亡命,宾客为群盗,司隶、京兆皆阿纵不举奏正法。"二人顿首省户下。又赐车骑将军音策书曰:"外家何甘乐祸败,⑤ 而欲自黥劓,相戮辱于太后前,伤慈母之心,以危乱国! 外家宗族强,上一身寝弱日久,⑥ 今将一施之。⑦ 君其召诸侯,令待府舍。"⑧ 是日,诏尚书奏文帝时诛将军薄昭故事。车骑将军音藉槁请罪,⑨ 商、立、根皆负斧质谢。上不忍诛,然后得已。

①师古曰:"黄图云明光宫在城内,近桂宫也。"

②师古曰:"辑与楫同,濯与櫂同,皆所以行船也。令执楫櫂人为越歌也。辑为櫂之短者也。今吴越之人呼为桡,音饶。越歌,为越之歌。"

③师古曰:"黄图云在未央宫。"

④孟康曰:"以青画户边镂中,天子制也。"如淳曰:"门楣格再重,如人衣领再重,里者青,名曰青琐,天子门制也。"师古曰:"孟说是。青琐者,刻为连环文,而青涂之也。"

⑤师古曰:"言此罪过,并身自为之。"

⑥师古曰:"寖,渐也。"

⑦师古曰:"行刑罚。"

⑧师古曰:"令总集音之府舍,待诏命。"

⑨师古曰:"自坐槁上,言就刑戮也。"

久之,平阿侯谭薨,谥曰安侯,子仁嗣侯。太后怜弟曼蚤死,独不封,曼寡妇渠供养东宫,子莽幼孤不及等比,[1]常以为语。平阿侯谭、成都侯商及在位多称莽者。久之,上复下诏追封曼为新都哀侯,而子莽嗣爵为新都侯。后又封太后姊子淳于长为定陵侯。王氏亲属,侯者凡十人。

①师古曰:"比音必寐反。"

上悔废平阿侯谭不辅政而薨也,乃复进成都侯商以特进,领城门兵,置幕府,得举吏如将军。杜邺说车骑将军音令亲附商,语在邺传。王氏爵位日盛,唯音为修整,数谏正,有忠节,辅政八年,薨。吊赠如大将军,谥曰敬侯。子舜嗣侯,为太仆侍中。特进成都侯商代音为大司马卫将军,而红阳侯立位特进,领城门兵。商辅政四岁,病乞骸骨,天子悯之,更以为大将军,益封二千户,赐钱百万。商薨,吊赠如大将军故事,谥曰景成侯,子况嗣侯。红阳侯立次当辅政,有罪过,语在孙宝传。上乃废立而用光禄勋曲阳侯根为大司马票骑将军,岁馀益封千七百户。高平侯逢时无材能名称,是岁薨,谥曰戴侯,子买之嗣侯。

绥和元年,上即位二十馀年无继嗣,而定陶共王已薨,子嗣立为王。王祖母定陶傅太后重赂遗票骑将军根,为王求汉嗣,根为言,上亦欲立之,遂征定陶王为太子。时根辅政五岁矣,乞骸骨,上乃益封根五千户,赐安车驷马,黄金五百斤,罢就第。

先是定陵侯淳于长以外属能谋议，为卫尉侍中，在辅政之次。是岁，新都侯莽告长伏罪与红阳侯立相连，[①]长下狱死，立就国，语在长传。故曲阳侯根荐莽以自代，上亦以为莽有忠直节，遂擢莽从侍中骑都尉光禄大夫为大司马。

①师古曰："伏罪，谓旧罪阴伏未发者也。"

岁馀，成帝崩，哀帝即位。太后诏莽就第，避帝外家。哀帝初优莽，不听。莽上书固乞骸骨而退。上乃下诏曰："曲阳侯根前在位，建社稷策。侍中太仆安阳侯舜往时护太子家，导朕，忠诚专壹，有旧恩。新都侯莽忧劳国家，执义坚固，庶几与为治，太皇太后诏休就第，朕甚闵焉。其益封根二千户，舜五百户，莽三百五十户。以莽为特进，朝朔望。"又还红阳侯立京师。哀帝少而闻知王氏骄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优之。

后月馀，司隶校尉解光奏："曲阳侯根宗重身尊，三世据权，五将秉政，天下辐凑自效。[①]根行贪邪，臧累钜万，纵横恣意，[②]大治(第宅)〔室第〕[12]，第中起土山，立两市，殿上赤墀，户青琐；游观射猎，使奴从者被甲持弓弩，陈为步兵；止宿离宫，水衡共张，[③]发民治道，百姓苦其役。内怀奸邪，欲筦朝政，[④]推亲近吏主簿张业以为尚书，蔽上壅下，内塞王路，外交藩臣，骄奢僭上，坏乱制度。案根骨肉至亲，社稷大臣，[⑤]先帝弃天下，根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乐五官殷严、王飞君等，[⑥]置酒歌舞，捐忘先帝厚恩，背臣子义。及根兄子成都侯况幸得以外亲继父为列侯侍中，不思报厚恩，亦聘取故掖庭贵人以为妻，皆无人臣礼，大不敬不道。"于是天子曰："先帝遇根、况父子，至厚也，今乃背忘恩义！"以根尝建社稷之策，[⑦]遣就国。免况为庶人，归故郡。根及况父商所荐举为官者，皆罢。

①师古曰："效，献也，献其款诚。"

②师古曰："横音胡孟反。"

③师古曰："共音居用反。张音竹亮反。"

④师古曰："筦与管同。"

⑤师古曰:"至亲谓于成帝为舅。"

⑥如淳曰:"五官,官名也。外戚传曰五官视三百石。"

⑦师古曰:"谓立哀帝为嗣也。"

后二岁,傅太后、帝母丁姬皆称尊号。有司奏"新都侯莽前为大司马,贬抑尊号之议,亏损孝道,及平阿侯仁臧匿赵昭仪亲属,皆就国。"天下多冤王氏。

谏大夫杨宣上封事言:"孝成皇帝深惟宗庙之重,称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圣策深远,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岂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东宫哉![①] 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数更忧伤,[②] 敕令亲属引领以避丁、傅。[③]行道之人为之陨涕,况于陛下,时登高远望,独不惭于延陵乎!"哀帝深感其言,复封商中子邑为成都侯。

①师古曰:"言供养太后。"

②师古曰:"更,经也,音工衡反。"

③师古曰:"引领,自引首领而退也。"

元寿元年,日蚀。贤良对策多讼新都侯莽者,上于是征莽及平阿侯仁还京师侍太后。曲阳侯根薨,国除。

明年,哀帝崩,无子,太皇太后以莽为大司马,与共征立中山王奉哀帝后,是为平帝。帝年九岁,(常)〔当〕年被疾[13],太后临朝,委政于莽,莽颛威福。红阳侯立莽诸父,平阿侯仁素刚直,莽内惮之,令大臣以罪过奏遣立、仁就国。莽日诳耀太后,言辅政致太平,群臣奏请尊莽为安汉公。后遂遣使者迫守立、仁令自杀,赐立谥曰荒侯,子柱嗣,仁谥曰刺侯,子术嗣。是岁,元始三年也。明年,莽风群臣奏立莽女为皇后。[①]又奏尊莽为宰衡,莽母及两子皆封为列侯,语在莽传。

①师古曰:"风读曰讽。"

莽既外壹群臣,令称己功德,又内媚事旁侧长御以下,赂遗以千万数。白尊太后姊妹君侠为广恩君,君力为广惠君,君弟为广施君,皆食汤沐邑,日夜共誉莽。莽又知太后妇人厌居深宫中,莽欲虞乐以市其

权,①乃令太后四时车驾巡狩四郊,②存见孤寡贞妇。春幸茧馆,③率皇后列侯夫人桑,遵霸水而祓除;④夏游御宿、鄠、杜之间;⑤秋历东馆,望昆明,集黄山宫;冬飨饮飞羽,⑥校猎上兰,⑦登长平馆,⑧临泾水而览焉。太后所至属县,辄施恩惠,赐民钱帛牛酒,岁以为常。太后从容言曰:⑨"我始入太子家时,见于丙殿,至今五六十岁尚颇识之。"⑩莽因曰:"太子宫幸近,可壹往游观,不足以为劳。"于是太后幸太子宫,甚说。⑪太后旁弄儿病在外舍,⑫莽自亲候之。其欲得太后意如此。

①张晏曰:"以游观之乐易其权,若市买。"师古曰:"此虞与娱同。"

②师古曰:"邑外谓之郊,近二十里也。"

③师古曰:"汉宫阁疏云上林苑有茧观,盖蚕茧之所也。"

④师古曰:"桑,采桑也。遵,循也,谓缘水边。"

⑤师古曰:"御宿苑在长安城南,今之御宿川是也。"

⑥师古曰:"黄山宫在槐里。飞羽殿在未央宫中。羽字或作雨。"

⑦师古曰:"上兰,观名也,在上林中。"

⑧师古曰:"在长平坂也。"

⑨师古曰:"从音千容反。"

⑩师古曰:"识,记也,音式志反。"

⑪师古曰:"说读曰悦。"

⑫服虔曰:"官婢侍史生儿,取以作弄儿也。"

平帝崩,无子,莽征宣帝玄孙选最少者广戚侯子刘婴,年二岁,托以卜相为最吉。乃风公卿奏请立婴为孺子,①令宰衡安汉公莽践祚居摄,如周公傅成王故事。太后不以为可,力不能禁,于是莽遂为摄皇帝,改元称制焉。俄而宗室安众侯刘崇及东郡太守翟义等恶之,更举兵欲诛莽。②太后闻之,曰:"人心不相远也。③我虽妇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不可。"其后,莽遂以符命自立为真皇帝,先奉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惊。

①师古曰:"风读曰讽。"

②师古曰:"更音工衡反。"

③师古曰:"言所见者同。"

初,汉高祖入咸阳至霸上,秦王子婴降于轵道,奉上始皇玺。及高祖诛项籍,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玺,世世传受,号曰汉传国玺。以孺子未立,玺臧长乐宫。及莽即位,请玺,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阳侯舜谕指。舜素谨敕,太后雅爱信之。舜既见,太后知其为莽求玺,怒骂之曰:"而属父子宗族蒙汉家力,富贵累世,[①]既无以报,受人孤寄,乘便利时,夺取其国,[②]不复顾恩义。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馀,[③]天下岂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④]变更正朔服制,亦当自更作玺,传之万世,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而欲求之?我汉家老寡妇,旦暮且死,欲与此玺俱葬,终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侧长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谓太后:"臣等已无可言者。[⑤]莽必欲得传国玺,太后宁能终不与邪!"太后闻舜语切,恐莽欲胁之,乃出汉传国玺,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如〕而兄弟,今族灭也!"[14]舜既得传国玺,奏之,莽大说,[⑥]乃为太后置酒未央宫渐台,大纵众乐。

①师古曰:"而,汝也。"

②师古曰:"孤寄,言以孤寄托之。"

③师古曰:"言恶贱。"

④师古曰:"若亦汝。"

⑤师古曰:"言不可谏止。"

⑥师古曰:"说读曰悦。"

莽又欲改太后汉家旧号,易其玺绶,恐不见听,而莽疏属王谏欲谄莽,上书言:"皇天废去汉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称尊号,当随汉废,以奉天命。"莽乃车驾至东宫,亲以其书白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①]莽因曰:"此悖德之臣也,[②]罪当诛!"于是冠军张永献符命铜璧,文言"太皇太后当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③]莽乃下诏曰:"予视群公,咸曰'休哉![④]其文字非刻非画,厥性自然。'予伏念皇天命予为子,更命太

皇太后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协于新(室)故交代之际,[15]信于汉氏。哀帝之代,世传行诏筹,为西王母共具之祥,⑤当为历代(为)母[16],昭然著明。予祗畏天命,敢不钦承!谨以令月吉日,亲率群公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玺绂,⑥以当顺天心,光于四海焉。"太后听许。莽于是鸩杀王谏,而封张永为贡符子。

①师古曰:"恚怒之辞也。"

②师古曰:"悖,乖也,音布内反。"

③服虔曰:"铜璧,如璧形,以铜为之也。"

④师古曰:"视读曰示。休,美也。"

⑤师古曰:"共音居用反。"

⑥师古曰:"(比)〔此〕绂谓玺之组也。"[17]

初,莽为安汉公时,又谄太后,奏尊元帝庙为高宗,太后晏驾后当以礼配食云。及莽改〔号〕太后为新室文母[18],绝之于汉,不令得体元帝。堕坏孝元庙,①更为文母太后起庙,独置孝元庙故殿以为文母篹食堂,②既成,名曰长寿宫。以太后在,故未谓之庙。莽以太后好出游观,乃车驾置酒长寿宫,请太后。既至,见孝元庙废彻涂地,太后惊,泣曰:"此汉家宗庙,皆有神灵,与何治而坏之!③且使鬼神无知,又何用庙为!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岂宜辱帝之堂以陈馈食哉!"私谓左右曰:"此人嫚神多矣,能久得祐乎!"饮酒不乐而罢。

①师古曰:"堕,毁也,音火规反。"

②孟康曰:"篹音撰。"晋灼曰:"篹,具也。"

③师古曰:"与音预。言此何罪,于汝无所(过)〔干〕预,[19]何为毁坏之!"

自莽篡位后,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无不为,然愈不说。①莽更汉家黑貂,著黄貂,②又改汉正朔伏腊日。太后令其官属黑貂,至汉家正腊日,独与其左右相对饮酒食。

①师古曰:"说读曰悦。"

②孟康曰:"侍中所著貂也。莽更汉制也。"师古曰:"更亦改。"

太后年八十四,建国五年二月癸丑崩。三月乙酉,合葬渭陵。莽诏大夫扬雄作诔曰:"太阴之精,沙麓之灵,作合于汉,配元生成。"著其协于元城沙麓。(泰)〔太〕阴精者[20],谓梦月也。太后崩后十年,汉兵诛莽。

初,红阳侯立就国南阳,与诸刘结恩,立少子丹为中山太守。世祖初起,丹降为将军,战死。上闵之,封丹子泓为武桓侯,至今。①

①师古曰:"泓音於宏反。"

司徒掾班彪曰:三代以来,春秋所记,王公国君,与其失世,稀不以女宠。汉兴,后妃之家吕、霍、上官,几危国者数矣。① 及王莽之兴,由孝元后历汉四世为天下母,飨国六十馀载,群弟世权,更持国柄,② 五将十侯,卒成新都。位号已移于天下,而元后卷卷犹握一玺,③ 不欲以授莽,妇人之仁,悲夫!

①师古曰:"几音巨依反。数音所角反。"

②师古曰:"更音工衡反。"

③师古曰:"卷音其圆反。解在刘向传。"

【校勘记】

〔1〕 田和有齐国,(三)〔二〕世称王。 宋祁说旧本"三"作"二"。按景祐本作"二"。杨树达说实五世。

〔2〕 至〔哀帝元寿二年〕,哀帝崩, 景祐、殿本都有"至"下六字。

〔3〕 (王)翁孺生禁, 景祐、殿本都无"王"字。

〔4〕 长御即以为〔是〕。 钱大昭说"为"下脱"是"字。按景祐、殿、局本都不脱。

〔5〕 上与相对〔涕〕泣而决。 景祐、殿本有"涕"字。

〔6〕 天道聪明,(佐)〔佑〕善而灾恶, 景祐、殿本都作"佑"。

〔7〕 故天变(屡)〔娄〕臻, 景祐、殿本都作"娄",并有师古注四字。

〔8〕〔其〕奢僭如此。　景祐、汲古、殿、局本都有“其”字，此脱。

〔9〕长安有高都、(水)〔外〕杜里，　景祐本作“外”。

〔10〕(按)李说为(近)是。　景祐、殿本都无“按”字、“近”字。

〔11〕〔言〕谭等五人必不可用。　景祐、殿本都有“言”字，此脱。

〔12〕大治(第宅)〔室第〕，　景祐、殿本都作“室第”。

〔13〕帝年九岁，(常)〔当〕年被疾，　景祐本作“当”。

〔14〕(知)〔如〕而兄弟，今族灭也！　景祐本作“如”。杨树达说作“如”是。

〔15〕协于新(室)故交代之际，　何焯、李慈铭、杨树达都说“室”字衍。

〔16〕当为历代(为)母，　杨树达说“为母”“为”字疑因上文“为”字而衍。按读为“当历代为母”亦通。

〔17〕(比)〔此〕绂谓玺之组也。　景祐、殿本都作“此”，此误。

〔18〕及莽改〔号〕太后为新室文母，　景祐、殿本都有“号”字。

〔19〕于汝无所(过)〔干〕预，　景祐、殿、局本都作“干”。

〔20〕(泰)〔太〕阴精者，　殿本作“太”。

汉书卷九十九上

王莽传第六十九上

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元后父及兄弟皆以元、成世封侯，居位辅政，家凡九侯、五大司马，语在元后传。[①]唯莽父曼蚤死，不侯。[②]莽群兄弟皆将军五侯子，乘时侈靡，[③]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④]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⑤]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⑥]又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阳朔中，世父大将军凤病，[⑦]莽侍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凤且死，以托太后及帝，拜为黄门郎，迁射声校尉。

①师古曰："外戚传言十侯，此云九侯，以凤本嗣禁为侯。"

②师古曰："蚤，古早字。"

③师古曰："乘，因也，因贵戚之时。"

④师古曰："佚字与逸同。"

⑤师古曰："被音皮义反。"

⑥师古曰："敕，整也。"

⑦师古曰："谓伯父也，以居长嫡而继统也。"

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书，愿分户邑以封莽，及长乐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骑校尉箕闳、上谷都尉阳并、中郎陈汤，皆当世名士，咸为莽言，上由是贤莽。永始元年，封莽为新都侯，国南阳新野之都乡，千五百户。迁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宿卫谨敕，爵位益尊，节操愈谦。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①]家无所馀。收赡名士，交结将相卿大夫甚众。故在位更推

荐之,②游者为之谈说,虚誉隆洽,倾其诸父矣。敢为激发之行,处之不惭恧。③

①师古曰:"振,举也。"

②师古曰:"更音工衡反。"

③师古曰:"激,急动也。恧,愧也。激音工历反。恧音女六反。"

莽兄永为诸曹,蚤死,有子光,莽使学博士门下。莽休沐出,振车骑,①奉羊酒,劳遗其师,恩施下竟同学。②诸生纵观,长老叹息。光年小于莽子宇,莽使同日内妇,宾客满堂。须臾,一人言太夫人苦某痛,当饮某药,比客罢者数起焉。③(为)〔尝〕私买侍婢[1],昆弟或颇闻知,莽因曰:"后将军朱子元无子,④莽闻此儿种宜子,⑤为买之。"即日以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如此。

①师古曰:"振,整也。一曰,振,张起也。"

②师古曰:"竟,周遍也。"

③师古曰:"比音必寐反。数音所角反。"

④师古曰:"谓朱博。"

⑤师古曰:"此儿谓所买婢也。"

是时,太后姊子淳于长以材能为九卿,先进在莽右。①莽阴求其罪过,因大司马曲阳侯根白之,长伏诛,莽以获忠直,语在长传。根因乞骸骨,荐莽自代,上遂擢为大司马。是岁,绥和元年也,年三十八矣。莽既拔出同列,继四父而辅政,②欲令名誉过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诸贤良以为掾史,赏赐邑钱悉以享士,愈为俭约。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问知其夫人,皆惊。

①师古曰:"名位居其右。右,前也。"

②师古曰:"凤、商、音、根四人皆为大司马,而莽之诸父也。"

辅政岁馀,成帝崩,哀帝即位,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太后诏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哀帝遣尚书令诏莽曰:"先帝委政于君而

弃群臣,朕得奉宗庙,诚嘉与君同心合意。今君移病求退,①以著朕之不能奉顺先帝之意,②朕甚悲伤焉。已诏尚书待君奏事。"又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将军师丹、卫尉傅喜白太后曰:"皇帝闻太后诏,甚悲。大司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听政。"太后复令莽视事。

①师古曰:"移书言病也。一曰,以病而移居也。"

②师古曰:"著,明也。"

时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母丁姬在,高昌侯董宏上书言:"春秋之义,母以子贵,丁姬宜上尊号。"莽与师丹共劾宏误朝不道,语在丹传。后日,未央宫置酒,内者令为傅太后张幄,坐于太皇太后坐旁。①莽案行,责内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与至尊并!"彻去,更设坐。傅太后闻之,大怒,不肯会,重怨恚莽。②莽复乞骸骨,哀帝赐莽黄金五百斤,安车驷马,罢就第。公卿大夫多称之者,上乃加恩宠,置使家,中黄门③十日一赐餐[2]。下诏曰:"新都侯莽忧劳国家,执义坚固,朕庶几与为治。太皇太后诏莽就第,朕甚闵焉。其以黄邮聚户三百五十益封莽,④位特进,给事中,朝朔望见礼如三公,⑤车驾乘绿车从。"⑥后二岁,傅太后、丁姬皆称尊号,丞相朱博奏:"莽前不广尊尊之义,抑贬尊号,亏损孝道,当伏显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请免为庶人。"上曰:"以莽与太皇太后有属,勿免,遣就国。"

①师古曰:"坐,并音材卧反。"

②师古曰:"会谓至置酒所也。重音直用反。"

③苏林曰:"使黄门在其家中为使令。"

④服虔曰:"黄邮在南阳棘阳县。"

⑤师古曰:"见天子之礼也。见音胡电反。"

⑥师古曰:"绿车,皇孙之车,天子出行,令莽乘之以从,所以宠也。"

莽杜门自守,其中子获杀奴,①莽切责获,令自杀。在国三岁,吏上书冤讼莽者以百数。②元寿元年,日食,贤良周护、宋崇等对策深颂莽功德,上于是征莽。

①师古曰:"获者,莽子之名也。今书本有作护字者,流俗所改耳。"

②师古曰:"言其合管朝政,不当就国也。"

始莽就国,南阳太守以莽贵重,选门下掾宛孔休守新都相。[①]休谒见莽,莽尽礼自纳,休亦闻其名,与相答。后莽疾,休候之,莽缘恩意,进其玉具宝剑,欲以为好。[②]休不肯受,莽因曰:"诚见君面有瘢;[③]美玉可以灭瘢,欲献其璚耳。"即解其璚,[④]休复辞让。莽曰:"君嫌其贾邪?"[⑤]遂椎碎之,[⑥]自裹以进休,休乃受。及莽征去,欲见休,休称疾不见。

①师古曰:"姓孔名休,宛县人。"

②师古曰:"结欢好也,音呼到反。"

③师古曰:"瘢,创痕也。痕音下恩反。"

④服虔曰:"璚音卫。"苏林曰:"剑鼻也。"师古曰:"璚字本作璿,从王瞏声,后转写者讹也。璚自雕璚字耳,音(象)〔篆〕也。"[3]

⑤师古曰:"贾读曰价,言其所有价直也。"

⑥师古曰:"椎音直追反,其字从木。"

莽还京师岁馀,哀帝崩,无子,而傅太后、丁太后皆先薨,太皇太后即日驾之未央宫收取玺绶,遣使者驰召莽。诏尚书,诸发兵符节,百官奏事,中黄门、期门兵皆属莽。莽白:"大司马高安侯董贤年少,不合众心,收印绶。"贤即日自杀。太后诏公卿举可大司马者,大司徒孔光、大司空彭宣举莽,前将军何武、后将军公孙禄互相举。太后拜莽为大司马,与议立嗣。安阳侯王舜莽之从弟,其人修饬,[①]太后所信爱也,莽白以舜为车骑将军,使迎中山王奉成帝后,是为孝平皇帝。帝年九岁,太后临朝称制,委政于莽。莽白赵氏前害皇子,傅氏骄僭,遂废孝成赵皇后、孝哀傅皇后,皆令自杀,语在外戚传。

①师古曰:"饬读与敕同。敕,整也。"

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于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婿甄邯为侍中奉车都尉。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说者,[①]莽皆傅致其罪,[②]为请奏,令邯持与光。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

莽白太后，辄可其奏。于是前将军何武、后将军公孙禄坐互相举免，丁、傅及董贤亲属皆免官爵，徙远方。红阳侯立太后亲弟，虽不居位，莽以诸父内敬惮之，畏立从容言太后，令己不得肆意，③乃复令光奏立旧恶："前知定陵侯淳于长犯大逆罪，多受其赂，为言误朝；④后白以官婢杨寄私子为皇子，众言曰吕氏、少帝复出，纷纷为天下所疑，难以示来世，成襁褓之功。请遣立就国。"太后不听。莽曰："今汉家衰，比世无嗣，⑤太后独代幼主统政，诚可畏惧，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从，⑥今以私恩逆大臣议如此，群下倾邪，乱从此起！宜可且遣就国，安后复征召之。"⑦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国。莽之所以胁持上下，皆此类也。

①师古曰："说读曰悦。"

②师古曰："傅读曰附。附益而引致之令入罪。"

③师古曰："肆，放也。"

④师古曰："妄称誉之，误惑朝廷也。"

⑤师古曰："比，频也。"

⑥师古曰："力，勉力。"

⑦师古曰："安犹徐也。"

于是附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王舜、王邑为腹心，甄丰、甄邯主击断，平晏领机事，刘歆典文章，孙建为爪牙。丰子寻、歆子棻、①涿郡崔发、南阳陈崇皆以材能幸于莽。莽色厉而言方，②欲有所为，微见风采，③党与承其指意而显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让焉，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于众庶。

①师古曰："棻或作撰字，音扶云反。"

②师古曰："外示凛厉之色，而假为方直之言。"

③师古曰："见音胡电反。"

始，风益州令塞外蛮夷献白雉，①元始元年正月，莽白太后下诏，以白雉荐宗庙。群臣因奏言太后"委任大司马莽定策安宗庙。故大司马霍光有安宗庙之功，益封三万户，畴其爵邑，比萧相国。莽宜如光故

事。”太后问公卿曰:“诚以大司马有大功当著之邪?②将以骨肉故欲异之也?”于是群臣乃盛陈“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载同符。圣王之法,臣有大功则生有美号,故周公及身在而托号于周。莽有定国安汉家之大功,宜赐号曰安汉公,益户,畴爵邑,上应古制,下准行事,以顺天心。”太后诏尚书具其事。

①师古曰:“风读曰讽。下皆类此。”

②师古曰:“著,明也。”

莽上书言:“臣与孔光、王舜、甄丰、甄邯共定策,今愿独条光等功赏,寝置臣莽,勿随辈列。”甄邯白太后下诏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①属有亲者,义不得阿。君有安宗庙之功,不可以骨肉故蔽隐不扬。君其勿辞。”莽复上书让。太后诏谒者引莽待殿东箱,莽称疾不肯入。太后使尚书令恂诏之曰:“君以选故而辞以疾,②君任重,不可阙,以时亟起。”③莽遂固辞。太后复使长信太仆闳承制召莽,莽固称疾。左右白太后,宜勿夺莽意,但条孔光等,莽乃肯起。太后下诏曰:“太傅博山侯光宿卫四世,世为傅相,忠孝仁笃,行义显著,建议定策,益封万户,以光为太师,与四辅之政。④车骑将军安阳侯舜积累仁孝,使迎中山王,折冲万里,功德茂著,益封万户,以舜为太保。左将军光禄勋丰宿卫三世,忠信仁笃,⑤使迎中山王,辅导共养,以安宗庙,⑥封丰为广阳侯,食邑五千户,以丰为少傅。皆授四辅之职,畴其爵邑,各赐第一区。侍中奉车都尉邯宿卫勤劳,建议定策,封邯为承阳侯,食邑二千四百户。”⑦四人既受赏,莽尚未起,群臣复上言:“莽虽克让,朝所宜章,以时加赏,明重元功,无使百僚元元失望。”太后乃下诏曰:“大司马新都侯莽三世为三公,典周公之职,建万世策,功(能)〔德〕为忠臣宗[4],化流海内,远人慕义,越裳氏重译献白雉。其以召陵、新息二县户二万八千益封莽,复其后嗣,畴其爵邑,⑧封功如萧相国。以莽为太傅,干四辅之事,号曰安汉公。以故萧相国甲第为安汉公第,定著于令,传之无穷。”

①师古曰:“尚书洪范之言也。荡荡,广平之貌也。故引之。”

②师古曰:“选,善也。国家欲褒其善,加号畴邑,乃以疾辞。”

③师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④师古曰:“与读曰豫。”

⑤师古曰:“笃,厚也。”

⑥师古曰:“共音居用反。养音弋亮反”

⑦师古曰:“承音蒸。”

⑧师古曰:“复音方目反。”

于是莽为惶恐,不得已而起受策。策曰:“汉危无嗣,而公定之;四辅之职,三公之任,而公干之;群僚众位,而公宰之:功德茂著,宗庙以安,盖白雉之瑞,周成象焉。[①]故赐嘉号曰安汉公,辅翼于帝,期于致平,[②]毋违朕意。”莽受太傅安汉公号,让还益封畴爵邑事,云愿须百姓家给,然后加赏。[③]群公复争,太后诏曰:“公自期百姓家给,是以听之。其令公奉、舍人、赏赐皆倍故。[④]百姓家给人足,大司徒、大司空以闻。”莽复让不受,而建言宜立诸侯王后及高祖以来功臣子孙,大者封侯,或赐爵关内侯食邑,然后及诸在位,各有第序。上尊宗庙,增加礼乐,下惠士民鳏寡,恩泽之政无所不施。语在平纪。

①师古曰:“言莽致白雉之瑞,有周公相成王之象。”

②师古曰:“致太平。”

③师古曰:“给,足也。家给,家家自足。”

④师古曰:“奉,所食之奉也。舍人,私府吏员也。倍故,数多于(人)〔故〕各一倍也[5]。奉音扶用反。”

莽既说众庶,[①]又欲专断,知太后耽政,乃风公卿[②]奏言:“往者,吏以功次迁至二千石,及州部所举茂材异等吏,率多不称,宜皆见安汉公。又太后不宜亲省小事。”令太后下诏曰:“皇帝幼年,朕且统政,比加元服。[③]今众事烦碎,朕春秋高,精气不堪,殆非所以安躬体而育养皇帝者也。故选忠贤,立四辅,群下劝职,永以康宁。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④]自今以来,(非)〔惟〕封爵乃以闻[6]。他事,安汉公、

四辅平决。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辄引入至近署对安汉公，考故官，问新职，以知其称否。”于是莽人人延问，致密恩意，厚加赠送，其不合指，显奏免之，权与人主侔矣。

①师古曰：“说读曰悦。”

②师古曰：“风读曰讽。”

③师古曰：“比至平帝加元服以来，太后且统政也。比音必寐反。”

④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巍巍，高貌也。言舜禹之治天下，委任贤臣以成其功，而不身亲其事也。与读曰豫。”

莽欲以虚名说太后，[①]白言“亲承前孝哀丁、傅奢侈之后，百姓未赡者多，太后宜且衣缯练，颇损膳，以视天下。”[②]莽因上书，愿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付大司农助给贫民。于是公卿皆慕效焉。莽帅群臣奏言：“陛下春秋尊，久衣重练，减御膳，诚非所以辅精气，育皇帝，安宗庙也。臣莽数叩头省户下，白爭未见许。今幸赖陛下德泽，间者风雨时，甘露降，神芝生，蓂荚、朱草、嘉禾，休征同时并至。[③]臣莽等不胜大愿，愿陛下爱精休神，阔略思虑，[④]遵帝王之常服，复太官之法膳，使臣子各得尽欢心，备共养。惟哀省察！”莽又令太后下诏曰：“盖闻母后之义，思不出乎门阈。[⑤]国不蒙佑，皇帝年在襁褓，未任亲政，战战兢兢，惧于宗庙之不安。国家之大纲，微朕孰当统之？[⑥]是以孔子见南子，周公居摄，盖权时也。[⑦]勤身极思，忧劳未绥，故国奢则视之以俭，[⑧]矫枉者过其正，而朕不身帅，将谓天下何！夙夜梦想，五谷丰孰，百姓家给，比皇帝加元服，委政而授焉。[⑨]今诚未皇于轻靡而备味，[⑩]庶几与百僚有成，其勖之哉！”[⑪]每有水旱，莽辄素食，[⑫]左右以白。太后遣使者诏莽曰：“闻公菜食，忧民深矣。今秋幸孰，公勤于职，以时食肉，爱身为国。”

①师古曰：“说读曰悦。”

②师古曰：“缯练谓帛无文者。视读曰示。”

③师古曰：“休，美也。征，证也。”

④师古曰：“阔，宽也。略，简也。”

⑤师古曰:“阈,门橛也,音域。”

⑥师古曰:“微,无也。”

⑦师古曰:“南子,卫灵公夫人。孔子欲说灵公以治道,故见南子也。”

⑧师古曰:“视读曰示。”

⑨师古曰:“比音必寐反。”

⑩师古曰:“皇,暇也。靡,细也。”

⑪师古曰:“勖,勉也。”

⑫师古曰:“素食即菜食也,解在霍光传。”

莽念中国已平,唯四夷未有异,乃遣使者赍黄金币帛,重赂匈奴单于,使上书言:“闻中国讥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慕从圣制。”又遣王昭君女须卜居次入侍。所以诳耀媚事太后,下至旁侧长御,方故万端。

莽既尊重,欲以女配帝为皇后,以固其权,奏言:“皇帝即位三年,长秋宫未建,掖廷媵未充。[1]乃者,国家之难,本从亡嗣,配取不正。请考论五经,定取礼,[2]正十二女之义,以广继嗣。博采二王后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长安者適子女。”[3]事下有司,上众女名,王氏女多在选中者。莽恐其与己女争,即上言:“身亡德,子材下,不宜与众女并采。”太后以为至诚,乃下诏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诸生、郎吏以上守阙上书者日千馀人,公卿大夫或诣廷中,或伏省户下,咸言:“明诏圣德巍巍如彼,安汉公盛勋堂堂若此,今当立后,独奈何废公女?天下安所归命!愿得公女为天下母。”莽遣长史以下分部晓止公卿及诸生,[4]而上书者愈甚。太后不得已,听公卿采莽女。莽复自白:“宜博选众女。”公卿争曰:“不宜采诸女以贰正统。”[5]莽白:“愿见女。”太后遣长乐少府、宗正、尚书令纳采见女,还奏言:“公女渐渍德化,有窈窕之容,[6]宜承(大)〔天〕序,奉祭祀。”[7]有诏遣大司徒、大司空策告宗庙,杂加卜筮,皆曰:“兆遇金水王相,卦遇父母得位,[7]所谓‘康强’之占,‘逢吉’之符也。”信乡侯佟上言:[8]“春秋,天子将娶于纪,则褒纪子称侯,[9]安汉

公国未称古制。"⑩事下有司，皆(白)〔曰〕[8]："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以重宗庙，孝之至也。佟言应礼，可许。请以新野田二万五千六百顷益封莽，满百里。"莽谢曰："臣莽子女诚不足以配至尊，复听众议，益封臣莽。伏自惟念，得托肺腑，获爵土，如使子女诚能奉称圣德，臣莽国邑足以共朝贡，⑪不须复加益地之宠。愿归所益。"太后许之。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黄金二万斤，为钱二万万。"莽深辞让，受四千万，而以其三千三百万予十一媵家。群臣复言："今皇后受聘，逾群妾亡几。"⑫有诏，复益二千三百万，合为三千万。莽复以其千万分予九族贫者。

①师古曰："波与披同音通用。"

②师古曰："取皆读曰娶。"

③师古曰："適读曰嫡。谓妻所生也。"

④师古曰："分音扶问反。"

⑤师古曰："〔言〕皇后之位当在莽女也。"[9]

⑥师古曰："窈窕，幽闲也。"

⑦孟康曰："金水相生也。"张晏曰："金王则水相也。遏父母，谓泰卦乾下坤上，天下于地，是配享之卦。"师古曰："王音于放反。"

⑧师古曰："王子侯表清河纲王子豹始封新乡侯，传爵至曾孙佟，王莽篡位赐姓王，即谓此也。而此传作信乡侯，古者新信同音故耳。佟音(从)〔徒〕冬反。"[10]

⑨师古曰："解在外戚恩泽侯表也。"

⑩师古曰："称，副也，音尺孕反。其下亦同。"

⑪师古曰："共读曰供。"

⑫师古曰："亡几，不多也。亡读曰无。几音居岂反。其下并同。"

陈崇时为大司徒司直，与张敞孙竦相善。竦者博通士，为崇草奏，称莽功德，①崇奏之，曰：

①师古曰："草谓创立其文也。"

窃见安汉公自初束脩,[1]值世俗隆奢丽之时,蒙两宫厚骨肉之宠,[2]被诸父赫赫之光,[3]财饶势足,亡所牾意,[4]然而折节行仁,克心履礼,拂世矫俗,确然特立;[5]恶衣恶食,陋车驽马,妃匹无二,闺门之内,孝友之德,众莫不闻;清静乐道,温良下士,[6]惠于故旧,笃于师友。孔子曰"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7]公之谓矣。

①师古曰:"束脩谓初学官之时。"

②师古曰:"两宫谓成帝及太后。"

③师古曰:"被音皮义反。"

④师古曰:"牾,逆也,无人能逆其意也。牾音五故反。"

⑤师古曰:"拂,违也。矫,正也。拂音佛。"

⑥师古曰:"下音胡嫁反。"

⑦师古曰:"论语子贡问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及为侍中,故定陵侯淳于长有大逆罪,公不敢私,建白诛讨。[1]周公诛管蔡,季子鸩叔牙,[2]公之谓矣。

①师古曰:"首言其事也。"

②师古曰:"解并在前。"

是以孝成皇帝命公大司马,委以国统。孝哀即位,高昌侯董宏希指求美,造作二统,[1]公手劾之,以定大纲。建白定陶太后不宜在乘舆幄坐,[2]以明国体。诗曰"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鳏寡,不畏强圉",[3]公之谓矣。

①晋灼曰:"欲令丁姬为帝太后也。"

②师古曰:"坐音才卧反。"

③师古曰:"大雅蒸人之诗,美仲山甫之德。茹,食也。强圉,强梁圉捍也。"

深执谦退,推诚让位。定陶太后欲立僭号,惮彼面刺幄坐之义,佞惑之雄,朱博之畴,惩此长、宏手劾之事,上下壹心,谗贼交乱,诡辟制度,遂成篡号,[1]斥逐仁贤,诛残戚属,而公被胥、原之

诉,远去就国,②朝政崩坏,纲纪废弛,危亡之祸,不隧如发。③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瘁",④公之谓矣。

①师古曰:"诡,违也。辟读曰僻。"

②应劭曰:"胥、原,子胥、屈原也。"师古曰:"远去朝廷,而就其侯国。"

③师古曰:"弛,解也,音式尔反。隧音直类反。"

④师古曰:"大雅瞻仰之诗也。殄,尽也。瘁,病也。言为政不善,贤人奔亡矣,天下邦国尽困病也。瘁与(萃)〔悴〕同,[11]音才醉反。"

当此之时,宫亡储主,董贤据重,加以傅氏有女之援,①皆自知得罪天下,结仇中山,②则必同忧,断金相翼,③藉假遗诏,频用赏诛,先除所惮,急引所附,遂诬往冤,更征远属,事势张见,其不难矣!④赖公立入,即时退贤,及其党亲。当此之时,公运独见之明,奋亡前之威,⑤盱衡厉色,振扬武怒,⑥乘其未坚,厌其未发,⑦震起机动,敌人摧折,虽有贲育不及持刺,⑧虽有樗里不及回知,⑨虽有鬼谷不及造次,⑩是故董贤丧其魂魄,遂自绞杀。人不还踵,日不移晷,⑪霍然四除,更为宁朝。非陛下莫引立公,非公莫克此祸。诗云"惟师尚父,时惟鹰扬,亮彼武王",⑫孔子曰"敏则有功",⑬公之谓矣。

①师古曰:"谓哀帝傅皇后。"

②张晏曰:"傅太后谮中山冯太后,陷以祝诅之罪。"

③师古曰:"引易系辞'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翼,助也。"

④师古曰:"言哀帝既崩,丁、傅、董贤欲称遗诏,树立党亲,共立幼主,以据国权也。远属,国之宗室疏远者也。"

⑤师古曰:"无前谓无有敢当之者。"

⑥孟康曰:"眉上曰衡。盱衡,举眉扬目也。"师古曰:"盱音许于反。"

⑦师古曰:"厌音一涉反。"

⑧师古曰:"孟贲、夏育皆古勇士也。持刺谓持兵(力)〔刃〕以刺。"[12]

⑨师古曰:"樗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也,为秦相,时人号曰智囊。"

⑩师古曰:"鬼谷先生,苏秦之师,善谈说。"

⑪师古曰:"还读曰旋。晷,景也。言其速疾。"

⑫师古曰:"大雅大明之诗也。师尚父,太公也。亮,助也。言太公武毅,若鹰之飞扬,佐助武王以克殷也。"

⑬师古曰:"论语载孔子对子张之言也。敏,疾也。言应事速疾,乃能成功。"

于是公乃白内故泗水相丰、蠡令邯,[①]与大司徒光、车骑将军舜建定社稷,奉节东迎,皆以功德受封益土,为国名臣。书曰"知人则哲",[②]公之谓也。

①师古曰:"甄丰、甄邯也。蠡读曰郃。"

②师古曰:"虞书咎繇谟之辞也。哲,智也。"

公卿咸叹公德,同盛公勋,皆以周公为比,[①]宜赐号安汉公,益封二县,公皆不受。传曰申包胥不受存楚之报,晏平仲不受辅齐之封,[②]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③]公之谓也。

①师古曰:"比音必寐反。"

②师古曰:"申包胥,楚大夫也。吴师入郢,楚昭王出奔,包胥如秦乞师,秦出师以救楚。昭王反国欲赏,包胥辞曰:'吾为君也,非为身也。'遂不受。晏平仲,齐大夫晏婴也,以道佐齐景公。景公欲封之,让而不受。"

③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解在董仲舒传。"

将为皇帝定立妃后,有司上名,公女为首,公深辞让,迫不得已然后受诏。父子之亲天性自然,欲其荣贵甚于为身,皇后之尊侔于天子,当时之会千载希有,然而公惟国家之统,揖大福之恩,[①]事事谦退,动而固辞。书曰"舜让于德不嗣",[②]公之谓矣。

①师古曰:"揖谓让而不当也。"

②(书)〔师古〕[13]曰:"虞书舜典之辞,言舜自让德薄,不足以继帝尧之事也。"

自公受策,以至于今,蠢蠢翼翼,日新其德,[①]增修雅素以命下国,俊俭隆约以矫世俗,[②]割财损家以帅群下,弥躬执平以逮公

卿,③教子尊学以隆国化。僮奴衣布,马不秣谷,食饮之用,不过凡庶。诗云'温温恭人,如集于木",④孔子曰"食无求饱,居无求安",⑤公之谓矣。

①师古曰:"矗矗,勉也。翼翼,敬也。矗音武匪反。"

②师古曰:"俊,退也。矫,正也。俊音千旬反,其字从亻。"

③师古曰:"弥读与弭同。"

④师古曰:"小雅小宛之诗。温温,柔貌也。如集于木,恐堕坠耳。"

⑤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谓君子好学乐道,故志不在安饱。"

克身自约,籴食逮给,①物物卬市,日阕亡储。②又上书归孝哀皇帝所益封邑,入钱献田,殚尽旧业,为众倡始。③于是小大鄉和,承风从化,④外则王公列侯,内则帷幄侍御,翕然同时,各竭所有,或入金钱,或献田亩,以振贫穷,收赡不足者。昔令尹子文朝不及夕,鲁公仪子不茹园葵,⑤公之谓矣。

①师古曰:"才得粗及仅足而已。"

②师古曰:"物物卬市,言其衣食所须皆买之于市,不自营作,而不夺工商利也。阕,尽也。日阕,言当日即尽,不蓄积也。卬音牛向反。阕音空穴反。"

③师古曰:"倡音尺尚反。"

④师古曰:"鄉读曰向。"

⑤张晏曰:"令尹子文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仕而逃禄,朝不及夕也。"师古曰:"子文,楚令尹斗穀於菟也。公仪子,鲁国相公仪休也,拔其园葵,不夺园夫之利。食菜曰茹,音人诸反。"

开门延士,下及白屋,①娄省朝政,综管众治,②亲见牧守以下,考迹雅素,审知白黑。诗云"夙夜匪解,以事一人",③易曰"终日乾乾,夕惕若厉",④公之谓矣。

①师古曰:"白屋,谓庶人以白茅覆屋者也。"

②师古曰:"娄,古屡字。"

③师古曰:"大雅烝人之诗也。一人,天子也。解读曰懈。"

④师古曰:"乾卦九三爻辞也。乾乾,自强之意。惕,惧也。厉,病也。"

比三世为三公,再奉送大行,①秉冢宰职,填安国家,②四海辐(奏)〔凑〕[14],靡不得所。书曰"纳于大麓,列风雷雨不迷",③公之谓矣。

①师古曰:"比,频也。"

②师古曰:"填音竹刃反。"

③师古曰:"虞书舜典叙舜之德。麓,录也。言尧使舜大录万机之政。一曰,山足曰麓。言有圣德,虽遇风雷不迷惑也。"

此皆上世之所鲜,禹稷之所难,①而公包其终始,一以贯之,可谓备矣!②是以三年之间,化行如神,嘉瑞叠累,岂非陛下知人之效,得贤之致哉! 故非独君之受命也,臣之生亦不虚矣。是以伯禹锡玄圭,周公受郊祀,③盖以达天之使,不敢擅天之功也。④揆公德行,为天下纪;⑤观公功勋,为万世基。基成而赏不配,纪立而褒不副,⑥诚非所以厚国家,顺天心也。

①师古曰:"鲜音先践反。"

②师古曰:"论语称孔子谓曾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谓忠恕。"

③师古曰:"尚书禹贡云'禹锡玄圭,告厥成功',言赏治水功成也。礼记明堂位曰:'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七年,乃致政于成王。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于天下,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车千乘,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礼乐,是以鲁君孟春乘大路,旗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礼也。'"

④师古曰:"言天降贤材以助王者,王者当申达其用,而不敢自专。"

⑤师古曰:"揆,度也。纪,理也。"

⑥师古曰:"配,对也。"

高皇帝褒赏元功,相国萧何邑户既倍,又蒙殊礼,奏事不名,入殿不趋,封其亲属十有馀人。乐善无厌,班赏亡遴,①苟有一策,即必爵之,是故公孙戎位在充郎,选舄旄头,壹明樊哙,封二千户。②

孝文皇帝褒赏绛侯，益封万户，赐黄金五千斤。孝武皇帝恤录军功，裂三万户以封卫青，青子三人，或在襁褓，皆为通侯。孝宣皇帝显著霍光，增户命畴，封者三人，延及兄孙。夫绛侯即因汉藩之固，杖朱虚之鲠，依诸将之递，据相扶之势，其事虽丑，要不能遂。③霍光即席常任之重，乘大胜之威，未尝遭时不行，陷假离朝，④朝之执事，亡非同类，割断历久，统政旷世，虽曰有功，所因亦易，然犹有计策不审过征之累。⑤及至青、戎，摽末之功，⑥一言之劳，然犹皆蒙丘山之赏。课功绛、霍，造之与因也；比于青、戎，地之与天也。而公又有宰治之效，乃当上与伯禹、周公等盛齐隆，兼其褒赏，岂特与若云者同日而论哉？⑦然曾不得蒙青等之厚，臣诚惑之！

①师古曰："遰与差同。"

②孟康曰："公孙戎奴也，高帝时为旄头郎。"晋灼曰："楚汉春秋上东围项羽，闻樊哙反，旄头公孙戎明之，卒不反，封戎二千户。"师古曰："此公孙戎耳，非戎奴也。戎奴自武帝时人，孟说误矣。騬读与由同。"

③李奇曰："言勃之功不遂，而霍光据席常任也。"晋灼曰："丑，众也。言勃欲诛诸吕，其事虽众，要不能以吕后在时而遂意也。"师古曰："二说皆非也。递，绕也，谓相围绕也。言绛侯之时，汉家外有藩屏盘石之固，内有朱虚骨鲠之强，诸将同心围绕扶翼，吕氏之党虽欲作乱，心怀丑恶，事必不成。言勃之功不足多也。递音带。"

④服虔曰："言光未尝陷假不遇，而离去朝也。莽尝退就国，是陷假也。"师古曰："假，升也。陷假者，被陷害而去所升之位也。"

⑤师古曰："光误征昌邑王，不得其人也。累音力瑞反。"

⑥服虔曰："摽音刀末之摽。谓卫青、公孙戎也。"师古曰："摽音匹遥反。"

⑦师古曰："若云，谓若向者所云绛、霍、青、戎也。"

臣闻功亡原者赏不限，德亡首者褒不检。①是故成王之(与)〔于〕周公也[15]，度百里之限，②越九锡之检，开七百里之宇，③兼商、奄之民，④赐以附庸殷民六族，⑤大路大旗，⑥封父之繁弱，夏后之璜，⑦祝宗卜史，⑧备物典策，⑨官司彝器，⑩白牡之牲，⑪郊望

之礼。⑫王曰:"叔父,建尔元子。"⑬子父俱延拜而受之。⑭可谓不检亡原者矣。非特止此,六子皆封。⑮诗曰:"亡言不雠,亡德不报。"⑯报当如之,不如非报也。⑰近观行事,高祖之约非刘氏不王,然而番君得王长沙,下诏称忠,定著于令,⑱明有大信不拘于制也。春秋晋悼公用魏绛之策,诸夏服从。郑伯献乐,悼公于是以半赐之。绛深辞让,晋侯曰:"微子,寡人不能济河。夫赏,国之典,不可废也。子其受之。"魏绛于是有金石之乐,春秋善之,⑲取其臣竭忠以辞功,君知臣以遂赏也。今陛下既知公有周公功德,不行成王之褒赏,遂听公之固辞,不顾春秋之明义,则民臣何称,万世何述?诚非所以为国也。臣愚以为宜恢公国,令如周公,⑳建立公子,令如伯禽。所赐之品,亦皆如之。诸子之封,皆如六子。即群下较然输忠,黎庶昭然感德。㉑臣诚输忠,民诚感德,则于王事何有?㉒唯陛下深惟祖宗之重,敬畏上天之戒,仪形虞、周之盛,㉓敕尽伯禽之赐,无遴周公之报,㉔(今)〔令〕天法有设[16],后世有祖,㉕天下幸甚!

①师古曰:"无原,谓不可测其本原也。无首,谓无出其上者也。检,局也。"

②师古曰:"度亦逾越也。"

③师古曰:"解并在前也。"

④师古曰:"商、奄,二国名。"

⑤师古曰:"谓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也。"

⑥师古曰:"解已在前也。"

⑦师古曰:"封父,古诸侯也。繁弱,大弓名也。半璧曰瑗。父读曰甫。"

⑧师古曰:"太祝、太宗、太卜、太史,凡四官。"

⑨师古曰:"既有备物,而加之策书也。一曰,典策,春秋之制也。"

⑩师古曰:"官司,百官也。彝器,常用之器也。一曰,彝,祭宗庙酒器也。周礼有六彝。彝,法也,言器有所法象之貌耳。"

⑪师古曰:"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太庙,牲用白牡'。"

⑫师古曰:"郊即(上祀)〔祀上〕帝于郊也[17]。望谓望山川而祭之也。"

⑬师古曰:"鲁颂闷宫之诗曰:'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谓命周公以封伯禽为鲁公也。"

⑭师古曰:"谓周公拜前,鲁公拜后。"

⑮师古曰:"周公六子,伯禽之弟也。"

⑯师古曰:"大雅抑之诗也。雠,用也。有善言则用之,有德者必报之。一曰,雠,对也。赏当其言也。"

⑰服虔曰:"报赏当如其德,不如德者,非报也。"

⑱师古曰:"谓吴芮也。解在芮传。番音蒲河反。"

⑲师古曰:"事见左传襄十一年。微,无也。"

⑳师古曰:"恢,大也。"

㉑师古曰:"较,明貌也。"

㉒师古曰:"言臻其极无阙遗。"

㉓师古曰:"仪形谓则而象之。"

㉔师古曰:"敕,备也。遴与恙同。"

㉕师古曰:"祖,始也。以此为法之始。"

太后以视群公,①群公方议其事,会吕宽事起。

①师古曰:"视读曰示。"

初,莽欲擅权,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义,自贵外家丁、傅,挠乱国家,几危社稷。①今帝以幼年复奉大宗,为成帝后,宜明一统之义,以戒前事,为后代法。"于是遣甄丰奉玺绶,即拜帝母卫姬为中山孝王后,赐帝舅卫宝、宝弟玄爵关内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师。莽子宇,非莽隔绝卫氏,恐帝长大后见怨。宇即私遣人与宝等通书,教令帝母上书求人。语在卫后传。莽不听。宇与师吴章及妇兄吕宽议其故,章以为莽不可谏,而好鬼神,可为变怪以惊惧之,章因推类说令归政于卫氏。宇即使宽夜持血洒莽第,门吏发觉之,莽执宇送狱,饮药死。宇妻焉怀子,②系狱,须产子已,杀之。③莽奏言:"宇为吕宽等所诖误,流言惑众,(恶)与管

蔡同罪[18]，臣不敢隐其诛。”甄邯等白太后下诏曰：“夫唐尧有丹朱，周文王有管蔡，此皆上圣亡奈下愚子何，以其性不可移也。公居周公之位，辅成王之主，而行管蔡之诛，不以亲亲害尊尊，朕甚嘉之。昔周公诛四国之后，大化乃成，至于刑错。④公其专意翼国，期于致平。”⑤莽因是诛灭卫氏，穷治吕宽之狱，连引郡国豪桀素非议己者，内及敬武公主、⑥梁王立、红阳侯立、平阿侯仁，使者迫守，皆自杀。死者以百数，海内震焉。大司马护军褒奏言：“安汉公遭子宇陷于管蔡之辜，子爱至深，为帝室故不敢顾私。惟宇遭罪，喟然愤发作书八篇，以戒子孙。宜班郡国，令学官以教授。”事下群公，请令天下吏能诵公戒者，以著官簿，比孝经。⑦

①师古曰：“挠，扰也，音火高反。几音互依反。”

②师古曰：“焉，其名。”

③师古曰：“须，待也。”

④师古曰：“四国谓三监及淮夷耳。”

⑤师古曰：“翼，助也。”

⑥师古曰：“元帝女弟也。”

⑦师古曰：“著官簿，言用之得选举也。”

四年春，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皇帝以配上帝。四月丁未，莽女立为皇后，大赦天下，遣大司徒司直陈崇等八人分行天下，览观风俗。①

①师古曰：“行音下更反。”

太保舜等奏言：“春秋列功德之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唯至德大贤然后能之。其在人臣，则生有大赏，终为宗臣，殷之伊尹，周之周公是也。”及民上书者八千馀人，咸曰：“伊尹为阿衡，周公为太宰，周公享七子之封，有过上公之赏。宜如陈崇言。”章下有司，有司请“还前所益二县及黄邮聚、新野田，采伊尹、周公称号，加公为宰衡，位上公。掾史秩六百石。三公言事，称‘敢言之’。群吏毋得与公同名。

出从期门二十人，羽林三十人，前后大车十乘。赐公太夫人号曰功显君，食邑二千户，黄金印赤韨。[①]封公子男二人，安为褒新侯，临为赏都侯。加后聘三千七百万，合为一万万，以明大礼。”太后临前殿，亲封拜。安汉公拜前，二子拜后，如周公故事。莽稽首辞让，出奏封事，愿独受母号，还安、临印韨及号位户邑。事下太师光等，皆曰：“赏未足以直功，[②]谦约退让，公之常节，终不可听。”莽求见固让。太后下诏曰：“公每见，叩头流涕固辞，今移病，固当听其让，令眡事邪？[③]将当遂行其赏，遣归就第也？”光等曰：“安、临亲受印韨，策号通天，其义昭昭。黄邮、召陵、新野之田为人尤多，[④]皆止于公，公欲自损以成国化，宜可听许。治平之化当以时成，宰衡之官不可世及。纳征钱，乃以尊皇后，非为公也。功显君户，止身不传。褒新、赏都两国合三千户，甚少矣。忠臣之节，亦宜自屈，而信主上之义。[⑤]宜遣大司徒、大司空持节承制，诏公亟入眡事。[⑥]诏尚书勿复受公之让奏。”奏可。

①师古曰：“此韨，印之组也。”

②师古曰：“直，当也。”

③师古曰：“眡，古视字。”

④师古曰：“召读邵。”

⑤师古曰：“信读曰申。”

⑥师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莽乃起眡事，上书言：“臣以元寿二年六月戊午仓卒之夜，以新都侯引入未央宫；庚申拜为大司马，充三公位；元始元年正月丙辰拜为太傅，赐号安汉公，备四辅官；今年四月甲子复拜为宰衡，位上公。臣莽伏自惟，爵为新都侯，号为安汉公，官为宰衡、太傅、大司马，爵贵号尊官重，一身蒙大宠者五，诚非鄙臣所能堪。据元始三年，天下岁已复，官属宜皆置。[①]穀梁传曰：‘天子之宰，通于四海。’[②]臣愚以为，宰衡官以正百僚平海内为职，而无印信，名实不副。臣莽无兼官之材，今圣朝既过误而用之，臣请御史刻宰衡印章曰‘宰衡太傅大司马印’，成，授臣莽，上太

傅与大司马之印。”太后诏曰:“可。钺如相国,③朕亲临授焉。”莽乃复以所益纳征钱千万,遗与长乐长御奉共养者。④太保舜奏言:“天下闻公不受千乘之土,辞万金之币,散财施予千万数,莫不鄉化。⑤蜀郡男子路建等辏讼惭怍而退,虽文王却虞芮何以加!⑥宜报告天下。”奏可。宰衡出,从大车前后各十乘,直事尚书郎、侍御史、谒者、中黄门、期门羽林。⑦宰衡常持节,所止,谒者代持之。⑧宰衡掾史秩六百石,三公称“敢言之”。

①如淳曰:“前时饥,省官职,今丰,宜复之也。”师古曰:“复音扶目反。”

②师古曰:“宰,治也。治众事者,谓大臣也。”

③师古曰:“钺亦谓组也。”

④师古曰:“太后之长御也。共音居用反。养音弋亮反。”

⑤师古曰:“鄉读曰向。”

⑥师古曰:“却,退也。虞、芮,二国名也,并在河之东。二国之君相与争田,久而不平,闻文王之德,乃往断焉。入周之境,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乃相谓曰:‘我小人也,不可以履君子之庭。’遂相让,以其所争为闲田而退。”

⑦师古曰:“自此以上,皆从宰衡出。”

⑧师古曰:“相代而持也。”

是岁,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①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缪,壹异说云。群臣奏言:“昔周公奉继体之嗣,据上公之尊,然犹七年制度乃定。夫明堂、辟雍,堕废千载莫能兴,②今安汉公起于第家,辅翼陛下,四年于兹,功德烂然。③公以八月载生魄庚子④奉使朝,用书⑤临赋营筑,越若翊辛丑,⑥诸生、庶民大和会,十万众并集,平作二旬,大功毕成。⑦唐虞发举,成周造业,诚亡以加。宰衡位宜在诸侯王上,赐以束帛加璧,大国乘车、安车各一,⑧骊马

二驷。”⑨诏曰:“可。其议九锡之法。”

①孟康曰:“史籀所作十五篇古文书也。”师古曰:“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书也。籀音直救反。”

②师古曰:“堕,毁也,音火规反。”

③师古曰:“烂然,章明之貌。”

④师古曰:“载,始也。魄,月魄也。”

⑤孟康曰:“赋功役之书。”

⑥师古曰:“翊,明也。辛丑者,庚子之明日也。越,发语辞也。”

⑦师古曰:“平作,谓不促遽也。平字或作丕。丕亦大也。”

⑧服虔曰:“大国乘车,如大国王之乘车也。”

⑨师古曰:“骊马,并驾也。”

冬,大风吹长安城东门屋瓦且尽。

五年正月,祫祭明堂,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馀人,征助祭。礼毕,封孝宣曾孙信等三十六人为列侯,馀皆益户赐爵,金帛之赏各有数。是时,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诸侯王、公、列侯、宗室见者皆叩头言,宜亟加赏于安汉公。①于是莽上书曰:“臣以外属,越次备位,未能奉称。②伏念圣德纯茂,承天当古,制礼以治民,作乐以移风,四海奔走,百蛮并辏,③辞去之日,莫不陨涕。非有款诚,岂可虚致?自诸侯王已下至于吏民,咸知臣莽上与陛下有葭莩之故,④又得典职,每归功列德者,辄以臣莽为馀言。臣见诸侯面言事于前者,未尝不流汗而惭愧也。虽性愚鄙,至诚自知,德薄位尊,力少任大,夙夜悼栗,常恐污辱圣朝。今天下治平,风俗齐同,百蛮率服,皆陛下圣德所自躬亲,太师光、太保舜等辅政佐治,群卿大夫莫不忠良,故能以五年之间至致此焉。臣莽实无奇策异谋。奉承太后圣诏,宣之于下,不能得什一;受群贤之筹画,而上以闻,不能得什伍。⑤当被无益之辜,所以敢且保首领须臾者,诚上休陛下馀光,而下依群公之故也。⑥陛下不忍众言,辄下其章于议者。臣莽前欲立奏止,恐其遂不肯止。今大礼已行,助祭者毕辞,不胜至愿,愿诸章下

议者皆寝勿上，使臣莽得尽力毕制礼作乐事。事成，以传示天下，与海内平之。即有所间非，则臣莽当被诖上误朝之罪；⑦如无他谴，得全命赐骸骨归家，避贤者路，是臣之私愿也。惟陛下哀怜财幸！”⑧甄邯等白太后，诏曰：“可。唯公功德光于天下，是以诸侯王、公、列侯、宗室、诸生、吏民翕然同辞，连守阙庭，故下其章。诸侯、宗室辞去之日，复见前重陈，⑨虽晓喻罢遣，犹不肯去。告以孟夏将行厥赏，莫不欢悦，称万岁而退。今公每见，辄流涕叩头言愿不受赏，赏即加不敢当位。方制作未定，事须公而决，故且听公。制作毕成，群公以闻。究于前议，⑩其九锡礼仪亟奏。”⑪

①师古曰：“亟，急也。”

②师古曰：“称音尺证反。”

③师古曰：“辇即臻字也。”

④师古曰：“葭，芦也。莩者，其筒里白皮也。言其轻薄而附著也，故以为喻。葭音加。莩音孚。”

⑤师古曰：“言皆不晓，又遗忘也。”

⑥师古曰：“休，庇荫也。”

⑦师古曰：“间音居莧反。”

⑧师古曰：“此财与裁同，通用。”

⑨师古曰：“重音直用反。”

⑩师古曰：“究，竟也。”

⑪师古曰：“亟，急也。”

于是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列侯(富平侯)张纯等[19]九百二人皆曰：“圣帝明王招贤劝能，德盛者位高，功大者赏厚。故宗臣有九命上公之尊，则有九锡登等之宠。①今九族亲睦，百姓既章，万国和协，黎民时雍，②圣瑞毕溱，太平已洽。③帝者之盛莫隆于唐虞，而陛下任之；忠臣茂功莫著于伊周，而宰衡配之。所谓异时而兴，如合符者也。谨以六艺通义，经文所见，周官、礼记宜于今者，为九命之锡。④臣请命锡。”奏可。

策曰：

①张晏曰："宗臣有勋劳为上公，国所宗者也。周礼'上公九命'，九命。九赐也。"师古曰："登等，谓升于常等也。"

②师古曰："章，明也。时，是也。雍亦和也。自此已上皆取尧典叙尧德之言也。"

③师古曰："溱亦与臻同。"

④师古曰："礼含文嘉云：'九锡者，车马、衣服、乐悬、朱户、纳陛、武贲、铁钺、弓矢、秬鬯也。'"

惟元始五年五月庚寅，太皇太后临于前殿，延登，(请)〔亲〕诏之曰：[20]公进，虚听朕言。①前公宿卫孝成皇帝十有六年，纳策尽忠，白诛故定陵侯淳于长，以弥乱发奸，②登大司马，职在内辅。孝哀皇帝即位，骄妾窥欲，奸臣萌乱，公手劾高昌侯董宏，改正故定陶共王母之僭坐。自是之后，朝臣论议，靡不据经。以病辞位，归于第家，为贼臣所陷。就国之后，孝哀皇帝觉寤，复还公长安，临病加剧，犹不忘公，复特进位。是夜仓卒，国无储主，奸臣充朝，危殆甚矣。朕惟定国之计莫宜于公，引纳于朝，即日罢退高安侯董贤，转漏之间，忠策辄建，纲纪咸张。绥和、元寿，再遭大行，万事毕举，祸乱不作。辅朕五年，人伦之本正，天地之位定。③钦承神祇，经纬四时，复千载之废，矫百世之失，④天下和会，大众方辑。⑤诗之灵台，书之作雒，镐京之制，商邑之度，于今复兴。⑥昭章先帝之元功，明著祖宗之令德，推显严父配天之义，修立郊禘宗祀之礼，以光大孝。是以四海雍雍，万国慕义，蛮夷殊俗，不召自至，渐化端冕，奉珍助祭。⑦寻旧本道，遵术重古，动而有成，事得厥中。至德要道，通于神明，祖考嘉享。光耀显章，天符仍臻，元气大同。麟凤龟龙，众祥之瑞，七百有馀。遂制礼作乐，有绥靖宗庙社稷之大勋。普天之下，惟公是赖，官在宰衡，位(在)〔为〕上公[21]。今加九命之锡，其以助祭，共文武之职，⑧乃遂及厥祖。⑨於戏，岂不休哉！⑩

①师古曰:“进前虚己而听也。”

②师古曰:“弥读曰弭。弭,止也。”

③张晏曰:“定冠婚之仪,徙南北之郊也。”

④张晏曰:“封先代之后,立古文经,定迭毁之礼也。”

⑤师古曰:“辑与集字同。”

⑥师古曰:“灵台,所以观气象者也。文王受命,作邑于丰,始立此台,兆庶自劝,就其功作,故大雅灵台之诗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人攻之,不日成之。’作雒,谓周公营洛邑以为王都,所谓成周也。周书洛诰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作洛诰。’丰、镐相近,故总曰镐京。成周既成,迁殷顽民使居之,故云商邑之度也。”

⑦师古曰:“蛮夷渐染朝化而正衣冠,奉其国珍来助祭。”

⑧师古曰:“共读曰供。”

⑨师古曰:“荣宠之命,上延其先祖也。”

⑩师古曰:“於戏读曰呜呼。休,美也。”

于是莽稽首再拜,受绿韨衮冕衣裳,[①]玚琫玚瑌,[②]句履,[③]鸾路乘马,[④]龙旗九旒,皮弁素积,[⑤]戎路乘马,[⑥]彤弓矢,卢弓矢,[⑦]左建朱钺,右建金戚,[⑧]甲胄一具,[⑨]秬鬯二卣,[⑩]圭瓒二,[⑪]九命青玉珪二,[⑫]朱户纳陛。[⑬]署宗官、祝官、卜官、史官,虎贲三百人,家令丞各一人,宗、祝、卜、史官皆置啬夫,佐安汉公。在中府外第,虎贲为门卫,当出入者傅籍。[⑭]自四辅、三公有事府第,皆用传。[⑮]以楚王邸为安汉公第,大缮治,通周卫。祖祢庙及寝皆为朱户纳陛。陈崇又奏:“安汉公祠祖祢,出城门,城门校尉宜将骑士从。入有门卫,出有骑士,所以重国也。”奏可。

①师古曰:“此韨谓蔽膝也,或谓韨韠。韨音弗。韠音毕。”

②孟康曰:“玚,玉名也。佩刀之饰,上曰琫,下曰瑌。诗云‘鞞琫有瑌’是也。”
师古曰:“玚音荡。琫音布孔反。瑌音必。”

③孟康曰:“今齐祀履舄头饰也,出履(一二)〔三〕寸。”[22]师古曰:“其形歧头。句音巨俱反。”

④师古曰:“鸾路,路车之施鸾者也,解在礼乐志。四马曰乘,音食证反。其下

亦同。”

⑤师古曰:“素积,素裳也。”

⑥师古曰:“戎路,戎车也。”

⑦师古曰:“彤,赤色。卢,黑色。”

⑧师古曰:“钺戚皆斧属。”

⑨师古曰:“胄,兜鍪。”

⑩师古曰:“秬鬯,香酒也。卣,中樽也,音攸,又音羊九反。”

⑪师古曰:“以圭为勺末。”

⑫师古曰:“青者,春色,东方生而长育万物也。”

⑬孟康曰:“纳,内也。谓凿殿基际为陛,不使露也。”师古曰:“孟说是也。尊者不欲露而升陛,故内之于霤下也。诸家之释,文句虽烦,义皆不了,故无取云。”

⑭师古曰:“傅犹著也,音附。”

⑮孟康曰:“传,符也。”师古曰:“音张恋反。”

其秋,莽以皇后有子孙瑞,通子午道。①子午道从杜陵直绝南山,径汉中。②

①张晏曰:“时年十四,始有妇人之道也。子,水;午,火也。水以天一为牡,火以地二为牝,故火为水妃,今通子午以协之。”

②师古曰:“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当,故谓之子午耳。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汉道者,名子午谷。又宜州西界,庆州东界,有山名子午岭,计南北直相当。此则北山者是子,南山者是午,共为子午道。”

风俗使者八人还,言天下风俗齐同,诈为郡国造歌谣,颂功德,凡三万言。莽奏定著令。又奏为市无二贾,①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之制,犯者象刑。②刘歆、陈崇等十二人皆以治明堂,宣教化,封为列侯。

①师古曰:“言纯质也。贾音价。”

②师古曰:“象刑,解在武纪及刑法志。”

莽既致太平，北化匈奴，东致海外，南怀黄支，唯西方未有加。乃遣中郎将平宪等多持金币诱塞外羌，使献地，愿内属。宪等奏言："羌豪良愿等种，人口可万二千人，愿为内臣，献鲜水海、允谷盐池，平地美草皆予汉民，自居险阻处为藩蔽。问良愿降意，对曰：'太皇太后圣明，安汉公至仁，天下太平，五谷成孰，或禾长丈馀，或一粟三米，或不种自生，或茧不蚕自成，甘露从天下，醴泉自地出，凤皇来仪，神爵降集。从四岁以来，羌人无所疾苦，故思乐内属。'宜以时处业，置属国领护。"事下莽，莽复奏曰："太后秉统数年，恩泽洋溢，和气四塞，绝域殊俗，靡不慕义。越裳氏重译献白雉，黄支自三万里贡生犀，东夷王度大海奉国珍，匈奴单于顺制作，去二名，今西域良愿等复举地为臣妾，昔唐尧横被四表，亦亡以加之。今谨案已有东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请受良愿等所献地为西海郡。臣又闻圣王序天文，定地理，因山川民俗以制州界。汉家地广二帝三王，[①] 凡十(三)〔二〕州，[23] 州名及界多不应经。尧典十有二州，后定为九州。汉家廓地辽远，州牧行部，远者三万馀里，不可为九。谨以经义正十二州名分界，以应正始。"奏可。又增法五十条，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万数，民始怨矣。

①服虔曰："唐虞及周要服之内方七千里，夏殷方三千里，汉地南北万三千里也。"

泉陵侯刘庆上书[①] 言："周成王幼少，称孺子，周公居摄。今帝富于春秋，宜令安汉公行天子事，如周公。"群臣皆曰："宜如庆言。"

①师古曰："王子侯年表'众陵节侯贤，长沙定王子，本始四年戴侯真定嗣，二十二年薨，黄龙元年顷侯庆嗣。'此则是也。此传及翟义传并云泉陵，地理志泉陵属零陵郡，而表作众陵，表为误也。"

冬，荧惑入月中。

平帝疾，莽作策，请命于泰畤，戴璧秉圭，愿以身代。藏策金縢，置于前殿，敕诸公勿敢言。[①] 十二月平帝崩，大赦天下。莽征明礼者宗伯凤等与定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丧三年。奏尊孝成庙曰统宗，孝平庙

曰元宗。时元帝世绝，而宣帝曾孙有见王五人，②列侯广戚侯显等四十八人，莽恶其长大，曰："兄弟不得相为后。"乃选玄孙中最幼广戚侯子婴，年二岁，托以为卜相最吉。

①师古曰："诈依周公为武王请命，作金縢也。"

②师古曰："王之见在者。"

是月，前辉光谢嚣奏武功长孟通浚井得白石，①上圆下方，有丹书著石，②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群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诬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谓太后："事已如此，无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③又莽非敢有它，但欲称摄以重其权，填服天下耳。"④太后听许。舜等即共令太后下诏曰："盖闻天生众民，不能相治，为之立君以统理之。君年幼稚，必有寄托而居摄焉，然后能奉天施而成地化，群生茂育。书不云乎？'天工，人其代之。'⑤朕以孝平皇帝幼年，且统国政，几加元服，委政而属之。⑥今短命而崩，呜呼哀哉！已使有司征孝宣皇帝玄孙二十三人，差度宜者，以嗣孝平皇帝之后。⑦玄孙年在襁褓，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安汉公莽辅政三世，比遭际会，安光汉室，⑧遂同殊风，至于制作，与周公异世同符。今前辉光嚣、武功长通上言丹石之符，朕深思厥意，云'为皇帝'者，乃摄行皇帝之事也。夫有法成易，非圣人者亡法。其令安汉公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以武功县为安汉公采地，⑨名曰汉光邑。具礼仪奏。"

①师古曰："浚，抒治之也。嚣音许骄反。浚音峻。抒音直吕反。"

②师古曰："著音直略反。"

③师古曰："沮，坏也，音才汝反。"

④师古曰："填音竹刃反。"

⑤师古曰："虞书咎繇谟之辞也。言人代天理治工事也。"

⑥师古曰："属，付也。几音曰冀。属音之欲反。"

⑦师古曰："差度谓择也。度音大各反。"

⑧师古曰："比，频也。"

⑨师古曰:"采,官也。以官受地,故谓之采。"

于是群臣奏言:"太后圣德昭然,深见天意,诏令安汉公居摄。臣闻周成王幼少,周道未成,成王不能共事天地,修文武之烈。[①]周公权而居摄,则周道成,王室安;不居摄,则恐周队失天命。[②]书曰:'我嗣事子孙,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应棐谌,乃亡队命。'[③]说曰:[④]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群臣,发号施令,常称王命。召公贤人,不知圣人之意,故不说也。[⑤]礼明堂记曰:'周公朝诸侯于明堂,天子负斧依南面而立。'[⑥]谓'周公践天子位,六年朝诸侯,制礼作乐,而天下大服'也。召公不说。时武王崩,缞粗未除。[⑦]由是言之,周公始摄则居天子之位,非乃六年而践阼也。书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阶,延登,赞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摄政,赞者所称。[⑧]成王加元服,周公则致政。书曰'朕复子明辟',[⑨]周公常称王命,专行不报,故言我复子明君也。臣请安汉公居摄践祚,服天子韨冕,[⑩]背斧依于户牖之间,南面朝群臣,听政事。车服出入警跸,民臣称臣妾,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庙,享祭群神,赞曰'假皇帝',[⑪]民臣谓之'摄皇帝',自称曰'予'。平决朝事,常以皇帝之诏称'制',以奉顺皇天之心,辅翼汉室,保安孝平皇帝之幼嗣,遂寄托之义,隆治平之化。[⑫]其朝见太皇太后、帝皇后,皆复臣节。自施政教于其宫家国采,如诸侯礼〔仪〕故事[24]。臣昧死请。"太后诏曰:"可。"明年,改元曰居摄。

①师古曰:"共读曰恭。烈,业也。"

②师古曰:"队音直类反。"

③师古曰:"周书君奭之篇也。邵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邵公不悦,周公作君奭以告之。奭,召公名也。尊而呼之,故曰君也。言我恐后嗣子孙大不能恭承天地,绝失先王光大之道,不知受命之难。天所应辅唯在有诚,所以亡失其命也。共音恭。棐音匪。"

④师古曰:"谓说经义也。"

⑤师古曰:“召读曰邵。说读曰悦。次下并同。”

⑥师古曰:“依读曰扆。此下亦同。”

⑦师古曰:“缑音千回反。”

⑧师古曰:“赞谓祭祝之辞也。”

⑨师古曰:“周书洛诰载周公告成王之辞,言我复还明君之政于子也。复音扶目反。”

⑩师古曰:“此毡亦谓裳毡也。”

⑪师古曰:“赞谓祭祝之辞也。共音恭。”

⑫师古曰:“遂,成也。”

居摄元年正月,莽祀上帝于南郊,迎春于东郊,行大射礼于明堂,养三老五更,成礼而去。① 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听政事,侍旁记疏言行。

①师古曰:“更音工衡反。”

三月己丑,立宣帝玄孙婴为皇太子,号曰孺子。以王舜为太傅左辅,甄丰为太阿右拂,① 甄邯为太保后承。又置四少,秩皆二千石。

①师古曰:“拂读曰弼。”

四月,安众侯刘崇与相张绍谋曰:① “安汉公莽专制朝政,必危刘氏。天下非之者,乃莫敢先举,此宗室耻也。吾帅宗族为先,海内必和。”绍等从者百馀人,遂进攻宛,不得入而败。绍者,张竦之从兄也。竦与崇族父刘嘉诣阙自归,莽赦弗罪。竦因为嘉作奏曰:

①师古曰:“安众康侯月,长沙定王子,崇即月之玄孙子也,见王子侯表。”

建平、元寿之间,大统几绝,宗室几弃。① 赖蒙陛下圣德,扶服振救,② 遮捍匡卫,国命复延,宗室明目。临朝统政,发号施令,动以宗室为始,登用九族为先。并录支亲,建立王侯,南面之孤,计以百数。收复绝属,存亡续废,③ 得比肩首,复为人者,嫔然成行,④ 所以藩汉国,辅汉宗也。建辟雍,立明堂,班天法,流圣化,朝群后,昭文德,宗室诸侯,咸益土地。天下喁喁,引领而叹,⑤ 颂声洋洋,

满耳而入。⑥国家所以服此美，膺此名，飨此福，受此荣者，岂非太皇太后日昃之思，陛下夕惕之念哉！何谓？⑦乱则统其理，危则致其安，祸则引其福，绝则继其统，幼则代其任，晨夜屑屑，寒暑勤勤，⑧无时休息，孳孳不已者，⑨凡以为天下，厚刘氏也。⑩臣无愚智，民无男女，皆谕至意。⑪

①师古曰："几亦音巨依反。"

②师古曰："陛下谓莽也。服音蒲北反。"

③师古曰："复音扶目反。"

④师古曰："嫔然，多貌也。行，列也。嫔音匹人反。行音下郎反。"

⑤师古曰："喁喁，众口向上也，音颙。"

⑥师古曰："论语载孔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故竦引之也。洋音羊，又音翔。"

⑦师古曰："先为设问，复陈其事也。"

⑧师古曰："屑屑犹切切，动作之意也。"

⑨师古曰："孳孳，不怠之意也，音与孜同。"

⑩师古曰："为音于伪反。"

⑪师古曰："谕，晓也。"

而安众侯崇乃独怀悖惑之心，操畔逆之虑，①兴兵动众，欲危宗庙，恶不忍闻，罪不容诛，诚臣子之仇，宗室之仇，国家之贼，天下之害也。是故亲属震落而告其罪，民人溃畔而弃其兵，进不跬步，退伏其殃。②百岁之母，孩提之子，③同时断斩，悬头竿杪，④珠珥在耳，首饰犹存，为计若此，岂不悖哉！⑤

①师古曰："悖，乖也。"

②师古曰："半步曰跬，谓一举足也，音(宗)〔空〕蒙反。"[25]

③师古曰："婴儿始孩，人所提挈，故曰孩提也。孩者，小儿笑也。"

④师古曰："杪，末也，音莫小反。"

⑤师古曰："悖，惑也，音布内反。"

臣闻古者畔逆之国,既以诛讨,(而)〔则〕猪其宫室以为污池[26],纳垢浊焉,①名曰凶虚,②虽生菜茹,而人不食。③四墙其社,覆上栈下,示不得通。④辨社诸侯,⑤出门见之,著以为戒。⑥方今天下闻崇之反也,咸欲褰衣手剑而叱之。其先至者,则拂其颈,⑦冲其匈,刃其躯,切其肌;后至者,欲拔其门,仆其墙,⑧夷其屋,焚其器,⑨应声涤地,则时成创。⑩而宗室尤甚,言必切齿焉。何则?以其背畔恩义,而不知重德之所在也。宗室所居或远,嘉幸得先闻,不胜愤愤之愿,愿为宗室倡始,⑪父子兄弟负笼荷锸,驰之南阳,⑫猪崇宫室,令如古制。及崇社宜如亳社,以赐诸侯,用永监戒。愿下四辅公卿大夫议,以明好恶,视四方。⑬

①李奇曰:"掘其宫以为池,用贮水也。"师古曰:"猪谓畜水污下也。污音乌。"

②师古曰:"虚读曰墟。墟,故居也,言凶人所居也。"

③师古曰:"所食之菜曰茹,音人庶反。"

④师古曰:"栈谓以簀蔽之也。下则栈之,上则覆之,所以隔塞不通阴阳之气。"

⑤孟康曰:"辨,布也。布崇社国,国各作一,见以为戒也。"师古曰:"辨读曰班。"

⑥师古曰:"著,明也。"

⑦师古曰:"拂,戾也,音佛。"

⑧师古曰:"仆,倒也。"

⑨师古曰:"夷,平也。"

⑩师古曰:"涤地犹言涂地。则时,即时也。创,伤也,音初良反。"

⑪师古曰:"倡音(先)〔昌〕向反。"[27]

⑫师古曰:"笼,所以盛土也。锸,锹也。"

⑬师古曰:"视读曰示。"

于是莽大说。①公卿曰:"皆宜如嘉言。"莽白太后下诏曰:"惟嘉父子兄弟,虽与崇有属,不敢阿私,或见萌牙,相率告之,及其祸成,同共仇之,

应合古制,忠孝著焉。其以杜衍户千封嘉为(师)〔帅〕礼侯[28],嘉子七人皆赐爵关内侯。"后又封竦为淑德侯。长安(谓)〔为〕之语曰[29]:"欲求封,过张伯松;② 力战斗,不如巧为奏。"莽又封南阳吏民有功者百馀人,污池刘崇室宅。后谋反者,皆污池云。

①师古曰:"说读曰悦。"

②师古曰:"竦之字。"

群臣复白:"刘崇等谋逆者,以莽权轻也。宜尊重以填海内。"① 五月甲辰,太后诏莽朝见太后称"假皇帝"。

①师古曰:"填音竹刃反。"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群臣奏请:"益安汉公宫及家吏,置率更令,庙、厩、厨长丞,中庶子,虎贲以下百馀人,又置卫士三百人。安汉公庐为摄省,府为摄殿,第为摄宫。"奏可。

莽白太后下诏曰:"故太师光虽前薨,功效已列。太保舜、大司空丰、轻车将军邯、步兵将军建皆为诱进单于筹策,又典灵台、明堂、辟雍、四郊,定制度,开子午道,与宰衡同心说德,① 合意并力,功德茂著。封舜子匡为同心侯,林为说德侯,光孙寿为合意侯,丰孙匡为并力侯。益邯、建各三千户。"

①师古曰:"说音悦。次下亦同。"

是岁,西羌庞恬、傅幡等① 怨莽夺其地作西海郡,反攻四海太守程永,永奔走。莽诛永,遣护羌校尉窦况击之。

①师古曰:"幡音敷元反,其字从巾。"

二年春,窦况等击破西羌。

五月,更造货:错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钱,一直五十,与五铢钱并行。民多盗铸者。禁列侯以下不得挟黄金,输御府受直,然卒不与直。

九月，东郡太守翟义都试，勒车骑，因发奔命，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①移檄郡国，言莽"毒杀平帝，摄天子位，欲绝汉室，今共行天罚诛莽。"②郡国疑惑，众十馀万。莽惶惧不能食，昼夜抱孺子告祷郊庙，放大诰作策，③遣谏大夫桓谭等班于天下，谕以摄位当反政孺子之意。④遣王邑、孙建等八将军击义，分屯诸关，守院塞。槐里男子赵明、霍鸿等起兵，以和翟义，⑤相与谋曰："诸将精兵悉东，京师空，可攻长安。"众稍多，至且十万人，莽恐，遣将军王奇、王级将兵拒之。以太保甄邯为大将军，受钺高庙，领天下兵，左杖节，右把钺，屯城外。王舜、甄丰昼夜循行殿中。⑥

①师古曰："东平炀王之子。"

②师古曰："共读作(供)〔恭〕。"[30]

③师古曰："放，依也。大诰，周书篇名，周公所作也。放音甫往反。"

④师古曰："谕，晓告(也)〔之〕。"[31]

⑤师古曰："和音胡卧反。"

⑥师古曰："行音下更反。"

十二月，王邑等破翟义于圉。司威陈崇使监军①上书言："陛下奉天洪范，心合宝龟，②膺受元命，豫知成败，(感)〔咸〕应兆占[32]，是谓配天。配天之主，虑则移气，言则动物，施则成化。臣崇伏读诏书下日，窃计其时，圣思始发，而反虏仍破；③诏文始书，反虏大败；制书始下，反虏毕斩。众将未及齐其锋芒，臣崇未及尽其愚虑，而事已决矣。"莽大说。④

①师古曰："为使而监军于外。"

②师古曰："心与龟合也。"

③师古曰："思，虑也。"

④师古曰："说读曰悦。"

三年春，地震。大赦天下。

王邑等还京师，西与王级等合击明、鸿，皆破灭，语在翟义传。莽大置酒未央宫白虎殿，劳赐将帅。诏陈崇治校军功，第其高下。莽乃上奏曰："明圣之世，国多贤人，故唐虞之时，可比屋而封，至功成事就，则加赏焉。至于夏后涂山之会，执玉帛者万国，诸侯执玉，附庸执帛。周武王孟津之上，尚有八百诸侯。周公居摄，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盖诸侯千八百矣。礼记王制千七百馀国，是以孔子著孝经曰：'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此天子之孝也。秦为亡道，残灭诸侯以为郡县，欲擅天下之利，故二世而亡。高皇帝受命除残，考功施赏，建国数百，后稍衰微，其馀仅存。太皇太后躬统大纲，广封功德以劝善，兴灭继绝以永世，是以大化流通，旦暮且成。遭羌寇害西海郡，反虏流言东郡，逆贼惑众西土，忠臣孝子莫不奋怒，所征殄灭，尽备厥辜，天下咸宁。今制礼作乐，实考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①]殷爵三等，有其说，无其文。[②]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③]臣请诸将帅当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等。"奏可。于是封者高为侯伯，次为子男，当赐爵关内侯者更名曰附城，凡数百人。击西海者以"羌"为号，槐里以"武"为号，翟义以"虏"为号。

①苏林曰："爵五等：公、侯、伯、子、男也。地四等：公一等，侯伯二等，子男三等，附庸四等。"

②师古曰："公一等，侯二等，伯、子、男三等。"

③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监，视也。二代，夏、殷也。郁郁，文章貌。"

群臣复奏言："太后修功录德，远者千载，近者当世，或以文封，或以武爵，深浅大小，靡不毕举。今摄皇帝背依践祚，宜异于宰国之时，制作虽未毕已，[①]宜进二子爵皆为公。春秋'善善及子孙'，'贤者之后，宜有土地。'成王广封周公庶子六(子)〔人〕[33]，皆有茅土。及汉家名相大将萧、霍之属，咸及支庶。兄子光，可先封为列侯；诸孙，制度毕已，大司徒、大司空上名，如前诏书。"太后诏曰："进摄皇帝子褒新侯安为新举

公，赏都侯临为褒新公，封光为衍功侯。”是时，莽还归新都国，群臣复白以封莽孙宗为新都侯。莽既灭翟义，自谓威德日盛，获天人助，遂谋即真之事矣。

①师古曰：“已，止也。”

九月，莽母功显君死，意不在哀，令太后诏议其服。少阿、羲和刘歆与博士诸儒七十八人皆曰：“居摄之义，所以统立天功，兴崇帝道，成就法度，安辑海内也。①昔殷成汤既没，而太子蚤夭，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诸桐宫而居摄，以兴殷道。周武王既没，周道未成，成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摄，以成周道。②是以殷有翼翼之化，③周有刑错之功。④今太皇太后比遭家之不造，⑤委任安汉公宰尹群僚，衡平天下。⑥遭孺子幼少，未能共上下，⑦皇天降瑞，出丹石之符，是以太皇太后则天明命，诏安汉公居摄践祚，将以成圣汉之业，与唐虞三代比隆也。摄皇帝遂开秘府，会群儒，制礼作乐，卒定庶官，茂成天功。⑧圣心周悉，卓尔独见，发得周礼，以明因监，⑨则天稽古，而损益焉，犹仲尼之闻韶，⑩日月之不可阶，⑪非圣哲之至，孰能若兹！纲纪咸张，成在一匮，⑫此其所以保佑圣汉，安靖元元之效也。今功显君薨，礼‘庶子为后，为其母缌。’传曰‘与尊者为体，不敢服其私亲也。’摄皇帝以圣德承皇天之命，受太后之诏居摄践祚，奉汉大宗之后，上有天地社稷之重，下有元元万机之忧，不得顾其私亲。故太皇太后建厥元孙，俾侯新都，⑬为哀侯后。明摄皇帝与尊者为体，承宗庙之祭，奉共养太皇太后，不得服其私亲也。周礼曰‘王为诸侯缌缞’，‘弁而加环绖’⑭同姓则麻，异姓则葛。摄皇帝当为功显君缌缞，弁而加麻环绖，如天子吊诸侯服，以应圣制。”莽遂行焉，凡壹吊再会，而令新都侯宗为主，服丧三年云。

①师古曰：“辑字与集同。”

②师古曰：“屏犹拥也。”

③师古曰：“商颂殷武之诗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言商邑礼俗翼翼然可则效，乃四方之中正也。”

④师古曰:“谓成康之世囹圄空虚。”

⑤师古曰:“比,频也。周颂闵予小子之篇曰‘遭家不造’。造,成也。故议者引之。”

⑥师古曰:“宰,治也。尹,正也。衡,平也,言如称之衡。”

⑦师古曰:“共读曰恭。上下谓天地。”

⑧师古曰:“茂,美也。”

⑨李奇曰:“殷因于夏礼,周监于二代。”

⑩师古曰:“孔子至齐郭门之外,遇一婴儿,挈一壶,相与俱行,其视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谓御曰:‘趣驱之,趣驱之,韶乐方作。’孔子至彼而及韶,闻之,三月不知肉味。言天纵多能而识微也,故取喻耳。”

⑪师古曰:“论语载子贡叙孔子德云:‘他人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又曰:‘夫子之不可及,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

⑫师古曰:“论语云孔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匮,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匮,进,吾往也。’匮者,织草为器,所以盛土也。言人修(德)行道〔德〕,[34]有若为山,虽于平地,始覆一匮之土而作不止,可以得成,故吾欲往观之。今此议者谓莽修行政化,致于太平,本由一匮也。”

⑬师古曰:“建,立也。元,长也。谓立莽孙宗为新都侯也。俾,使也。”

⑭师古曰:“于弁上加环绖也。谓之环者,言其轻细如环之形。”

司威陈崇奏,衍功侯光私报执金吾窦况,令杀人,况为收系,致其法。莽大怒,切责光。光母曰:“女自眠孰与长孙、中孙?”[①]遂母子自杀,及况皆死。初,莽以事母、养嫂、抚兄子为名,及后悖虐,复以示公义焉。[②]令光子嘉嗣爵为侯。

①师古曰:“长孙、中孙,莽子宇及获字也。皆为莽所杀,故云然。中读曰仲。”

②服虔曰:“不舍光罪为公义。”

莽下书曰:“遏密之义,讫于季冬,[①]正月郊祀,八音当奏。王公卿士,乐凡几等?五声八音,条各云何?其与所部儒生各尽精思,悉陈其义。”

①张晏曰:“平帝以元始五年十二月崩,至此再期年也。”师古曰:“虞书:‘放勋

乃徂，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遏，止也。密，静也。谓不作乐也。故莽引之。”

是岁广饶侯刘京、车骑将军千人扈云、大保属臧鸿奏符命。[①]京言齐郡新井，云言巴郡石牛，鸿言扶风雍石，莽皆迎受。十一月甲子，莽上奏太后曰：“陛下至圣，遭家不造，遇汉十二世三七之阨，承天威命，诏臣莽居摄，受孺子之托，任天下之寄。臣莽兢兢业业，惧于不称。[②]宗室广饶侯刘京上书言：‘七月中，齐郡临淄县昌兴亭长辛当一暮数梦，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长曰：‘摄皇帝当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当有新井。”亭长晨起视亭中，诚有新井，[③]入地且百尺。’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④]巴郡石牛，戊午，雍石文，皆到于未央宫之前殿。臣与太保安阳侯舜等视，天风起，尘冥，风止，得铜符帛图于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献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骑都尉崔发等眡说。[⑤]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诏书，更为太初元将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贺良谶书臧兰台。[⑥]臣莽以为元将元年者，大将居摄改元之文也，于今信矣。尚书康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⑦]此周公居摄称王之文也。春秋隐公不言即位，摄也。此二经周公、孔子所定，盖为后法。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⑧]臣莽敢不承用！臣请共事神祇宗庙，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后，皆称假皇帝。[⑨]其号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摄’。以居摄三年为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为度，用应天命。臣莽夙夜养育隆就孺子，[⑩]令与周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于万方，期于富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复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奏可。众庶知其奉符命，指意群臣博议别奏，以视即真之渐矣。[⑪]

①师古曰：“千人，官名也，属车骑将军。扈其姓，云其名。”

②师古曰：“兢兢，慎也。业业，危也。”

③师古曰：“诚，实也。”

④师古曰：“壬子之日冬至，而其日当建。”

⑤师古曰：“眡，古视字也。视其文而说其意也。”

⑥师古曰:“兰台,掌图籍之所。”

⑦师古曰:“孟,长也。孟侯者,言为诸侯之长也。封者,卫康叔名。”

⑧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已解在上。”

⑨师古曰:“共音曰恭。”

⑩师古曰:“隆,长也。成就之使其长大也。”

⑪师古曰:“视读曰示。”

期门郎张充等六人谋共劫莽,立楚王。发觉,诛死。

梓潼人哀章[1]学问长安,素无行,好为大言。见莽居摄,即作铜匮,为两检,署其一曰“天帝行玺金匮图”,其一署曰“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某者,高皇帝名也。书言王莽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图书皆书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兴、王盛,章因自窜姓名,[2]凡为十一人,皆署官爵,为辅佐。章闻齐井、石牛事下,即日昏时,衣黄衣,持匮至高庙,以付仆射。仆射以闻。戊辰,莽至高庙拜受金匮神嬗。[3]御王冠,谒太后,还坐未央宫前殿,下书曰:“予以不德,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属。皇天上帝隆显大佑,成命统序,符契图文,金匮策书,神明诏告,属予以天下兆民。[4]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国金策之书,予甚祇畏,敢不钦受! 以戊辰直定,[5]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6]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以鸡鸣为时。服色配德上黄,牺牲应正用白,使节之旄幡皆纯黄,其署曰‘新使五威节’,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①师古曰:“梓潼,广汉之县也。潼音童。”

②师古曰:“窜谓厕著也。”

③师古曰:“嬗,古禅字。言有神命,使汉禅位于莽也。”

④师古曰:“属,委付也,音之欲反。”

⑤师古曰:“于建除之次,其日当定。”

⑥师古曰:“徽帜,通谓旌旗之属也。帜音式志反。”

【校勘记】

〔1〕 (为)〔尝〕私买侍婢， 景祐、汲古、殿、局本都作“尝”，此误。

〔2〕 上乃加恩宠，置使家，中黄门③十日一赐餐。 沈钦韩说“中黄门”当属下读，苏林说非。

〔3〕 璨自雕璨字耳，音(彖)〔篆〕也。 景祐本作“篆”。王先谦说作“篆”是。

〔4〕 功(能)〔德〕为忠臣宗， 景祐、殿本都作“德”。杨树达说作“德”是。

〔5〕 倍故，数多于(人)〔故〕各一倍也。 景祐、殿本都作“故”。王先谦说作“故”是。

〔6〕 自今以来，(非)〔惟〕封爵乃以闻。 汲古、殿、局本都作“惟”。王先谦说“非”字误。

〔7〕 宜承(大)〔天〕序，奉祭祀。 景祐、殿本都作“天”。王先谦说作“天”是。

〔8〕 事下有司，皆(白)〔曰〕： 景祐、殿本都作“曰”。

〔9〕 〔言〕皇后之位当在莽女也。 景祐、殿本都有“言”字。

〔10〕 佟音(从)〔徒〕冬反。 景祐、殿本都作“徒”，此误。

〔11〕 顓与(萃)〔悴〕同， 殿本作“悴”。王先谦说作“悴”是。

〔12〕 谓持兵(力)〔刃〕以刺。 景祐、汲古、殿、局本都作“刃”，此误。

〔13〕 (书)〔师古〕曰： 朱一新说“书曰”当作“师古曰”。

〔14〕 四海辐(奏)〔凑〕， 景祐、殿、局本都作“凑”。王先谦说“奏”字误。

〔15〕 是故成王之(与)〔于〕周公也， 景祐、殿本都作“于”。王先谦说作“于”是。

〔16〕 (今)〔令〕天法有设， 钱大昭说“今”当作“令”。按景祐、殿、局本都作“令”。

〔17〕 郊即(上祀)〔祀上〕帝于郊也。 殿本作“祀上”。王先谦说殿本是。

〔18〕 (恶)与管蔡同罪， 景祐本无“恶”字。

〔19〕 列侯(富平侯)张纯等， 景祐本无“富平侯”三字。

〔20〕 延登，(请)〔亲〕诏之曰： 沈钦韩说“请”当为“亲”。按景祐、殿本都作“亲”。

〔21〕 官在宰衡,位(在)〔为〕上公。 景祐、殿本都作“为”。

〔22〕 出履(一二)〔三〕寸。 景祐本作“三”。

〔23〕 凡十(三)〔二〕州, 景祐本作“三”,殿本作“二”。

〔24〕 如诸侯礼〔仪〕故事。 王先谦说“礼”下脱“仪”字。按景祐、殿本都有。

〔25〕 音(宗)〔空〕檗反。 景祐、殿本都作“空”。

〔26〕 (而)〔则〕猪其宫室以为污池, 景祐、殿本都作“则”。王先谦说作“则”是。

〔27〕 倡音(先)〔昌〕向反。 殿本作“昌”。景祐本亦作“先”,疑“尺”字之误。

〔28〕 封嘉为(师)〔帅〕礼侯, 钱大昭说“师”当作“帅”。按通鉴作“率礼侯”,钱说是。

〔29〕 长安(谓)〔为〕之语曰: 景祐、殿本都作“为”。

〔30〕 共读作(供)〔恭〕。 景祐、殿本都作“恭”。

〔31〕 谕,晓告(也)〔之〕。 景祐、殿本都作“之”。

〔32〕 (感)〔咸〕应兆占, 景祐、殿本都作“咸”。

〔33〕 成王广封周公庶子六(子)〔人〕, 景祐、殿本都作“人”。

〔34〕 言人修(德)行道〔德〕, 景祐、殿本都作“修行道德”。

汉书卷九十九中

王莽传第六十九中

始建国元年正月朔，莽帅公侯卿士奉皇太后玺韨，[①]上太皇太后，顺符命，去汉号焉。

①师古曰："韨谓玺之组，音弗。"

初，莽妻宜春侯王氏女，立为皇后。[①]本生四男：宇、获、安、临。二子前诛死，安颇荒忽，[②]乃以临为皇太子，安为新嘉辟。[③]封宇子六人：千为功隆公，寿为功明公，吉为功成公，宗为功崇公，世为功昭公，利为功著公。大赦天下。

①师古曰："王訢为丞相，初封宜春侯，传爵至孙咸。莽妻，咸之女。"

②师古曰："荒音呼广反。"

③师古曰："辟，君也。谓之辟者，取为国君之义，音壁。"

莽乃策命孺子曰："咨尔婴，昔皇天右乃太祖，[①]历世十二，享国二百一十载，历数在于予躬。诗不云乎？'侯服于周，天命靡常。'[②]封尔为安定公，永为新室宾。於戏！[③]敬天之休，[④]往践乃位，毋废予命。"又曰："其以平原、安德、漯阴、鬲、重丘，凡户万，[⑤]地方百里，为定安公国。立汉祖宗之庙于其国，与周后并，行其正朔、服色。世世以事其祖宗，永以命德茂功，享历代之祀焉。以孝平皇后为定安太后。"读策毕，莽亲执孺子手，流涕歔欷，[⑥]曰："昔周公摄位，终得复子明辟，今予独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叹良久。中傅将孺子下殿，北面而称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动。

①师古曰:“右读曰佑。佑,助也。”

②师古曰:“大雅文王之诗也。言殷之后嗣,乃为诸侯,服事周室,是天命无常也。谓微子为宋公也。”

③师古曰:“於戏音曰呜呼。”

④师古曰:“休,美也。”

⑤师古曰:“五县也。漯音它合反。鬲音与隔同。”

⑥师古曰:“歔音虚。欷音许气反。”

又按金匮,辅臣皆封拜。以太傅、左辅、骠骑将军安阳侯王舜为太师,封安新公;大司徒就德侯平晏为太傅,就新公;少阿、羲和、京兆尹红休侯刘歆为国师,嘉新公;广汉梓潼哀章为国将,美新公:是为四辅,位上公。太保、后承承阳侯甄邯[①]为大司马,承新公;丕进侯王寻为大司徒,章新公;步兵将军成都侯王邑为大司空,隆新公:是为三公。大阿、右拂、大司空、卫将军广阳侯甄丰[②]为更始将军,广新公;京兆王兴为卫将军,奉新公;轻车将军成武侯孙建为立国将军,成新公;京兆王盛为前将军,崇新公:是为四将。凡十一公。王兴者,故城门令史。王盛者,卖饼。莽按符命求得此姓名十馀人,两人容貌应卜相,径从布衣登用,以视神焉。[③]馀皆拜为郎。是日,封拜卿大夫、侍中、尚书官凡数百人。诸刘为郡守,皆徙为谏大夫。

①师古曰:“承阳音烝阳。”

②师古曰:“拂读曰弼。”

③师古曰:“视读曰示。”

改明光宫为定安馆。定安太后居之。以故大鸿胪府为定安公第,皆置门卫使者监领。敕阿乳母不得与语,常在四壁中,[①]至于长大,不能名六畜。后莽以女孙宇子妻之。

①孟康曰:“令定安公居四壁中,不得有所见。”

莽策群司曰:“岁星司肃,东(狱)〔岳〕太师[1]典致时雨,[①]青炜登平,考景以晷。[②]荧惑司哲,南岳太傅典致时奥,[③]赤炜颂平,考声以律。[④]

太白司艾,西岳国师典致时阳,⑤白炜象平,考量以铨。⑥辰星司谋,北岳国将典致时寒,⑦玄炜和平,考星以漏。⑧月刑元股左,司马典致武应,考方法矩,⑨主司天文,钦若昊天,敬授民时,力来农事,以丰年谷。⑩日德元左右,司徒典致文瑞,考圜合规,⑪主司人道,五教是辅,帅民承上,宣美风俗,五品乃训。⑫斗平元心中,司空典致物图,考度以绳,⑬主司地里,平治水土,掌名山川,众殖鸟兽,蕃茂草木。"各策命以其职,如典诰之文。

①应劭曰:"貌之不恭,是谓不肃。肃,敬也。厥罚常雨。常雨,水也。故申戒厥任,欲使雨泽以时也。"晋灼曰:"众物生于东方,故戒太师也。

②服虔曰:"炜音晖。"如淳曰:"青气之光辉也。"晋灼曰:"言青阳之气始升而上,以成万物也。春秋分立表以正东西。东,日之始出也,故考景以晷属焉。"

③应劭曰:"视之不明,是谓不悊。悊,智也。厥罚常燠。燠,暑也。"晋灼曰:"南方,盛阳之位。太傅,师尊之称,故戒之也。"师古曰:"奥音於六反。"

④晋灼曰:"颂,宽颂也。夏,假也。物假大,乃宣平也。六月阴气之始,故为地统。地之中数六,六为律,律有形有色,色尚黄,故考声以律属焉。"师古曰:"颂读曰容。"

⑤应劭曰:"言之不从,是谓不艾。艾,安也。厥罚常阳。阳,旱也。"师古曰:"艾读曰乂。"

⑥应劭曰:"量,斗斛也。铨,权衡也。"晋灼曰:"象,形也,万物无不成形于西方,大小轻重皆可知,故称量属焉。"

⑦应劭曰:"听之不聪,是谓不谋。谋,图也。厥罚常寒。"晋灼曰:"北,伏也。阳气伏于下,阴主杀,故戒国将。"

⑧应劭曰:"推五星行度以漏刻也。"晋灼曰:"和,合也。万物皆合藏于北方,水又主平,故曰和平。历度起于斗分,日月纪于摄提,摄提值斗杓所指以建时节,故考星属焉。"

⑨张晏曰:"月为刑,司马主武,又典天,故使主威刑也。"

⑩师古曰:"钦,敬也。若,顺也。力来,劝勉之也。来音郎代反。"

⑪张晏曰:"日为阳位。"晋灼曰:"肱圜也。五教在宽,则和气感物,四灵见象,

故文瑞属焉。”师古曰:“亾,古肱字。”

⑫师古曰:“五教,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五品即五常,谓仁、义、礼、智、信。”

⑬张晏曰:“斗,北斗也,主齐七政。司空主水土,土为中,故责之。”孟康曰:“易‘河出图,洛出书’,司空主水土,责以其物也。”晋灼曰:“中央为四季土。土者信,信者直,故为绳。”

置大司马司允,[①]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②]位皆孤卿。更名大司农曰羲和,后更为纳言,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鸿胪曰典乐,少府曰共工,[③]水衡都尉曰予虞,与三公司卿凡九卿,分属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三人,凡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主中都官诸职。更名光禄勋曰司中,太仆曰太御,卫尉曰太卫,执金吾曰奋武,中尉曰军正,又置大赞官,主乘舆服御物,[④]后又典兵秩,位皆上卿,号曰六监。改郡太守曰大尹,都尉曰太尉,县令长曰宰,御史曰执法,公车司马曰王路四门,长乐宫曰常乐室,未央宫曰寿成室,前殿曰王路堂,[⑤]长安曰常安。更名秩百石曰庶士,三百石曰下士,四百石曰中士,五百石曰命士,六百石曰元士,千石曰下大夫,比二千石曰中大夫,二千石曰上大夫,中二千石曰卿。车服黼冕,各有差品。[⑥]又置司恭、司徒、司明、司聪、司中大夫及诵诗工。彻膳宰,以司过。策曰:“予闻上圣欲昭厥德,罔不慎修厥身,用绥于远,是用建尔司于五事。毋隐尤,毋将虚,[⑦]好恶不愆,立于厥中。[⑧]於戏,勖哉!”[⑨]令王路设进善之旌,非谤之木,(欲)〔敢〕谏之鼓。[⑩][2]谏大夫四人常坐王路门受言事者。

①师古曰:“允,信也。”

②师古曰:“若,顺也。”

③师古曰:“共音曰龚。”

④师古曰:“赞,聚也,言财物所聚也,音之锐反。”

⑤服虔曰:“如言路寝也。”

⑥师古曰:“此黼谓衣裳之黼。”

⑦师古曰:“尤,过也。将,助也。虚谓虚美也。言勿隐吾过,而助为虚美。”

⑧师古曰:“愆,违也。”

⑨师古曰:“於戏读曰呜呼。勖,勉也。”

⑩师古曰:“非音曰诽。”

封王氏齐缗之属为侯,大功为伯,小功为子,缌麻为男,其女皆为任。①男以“睦”、女以“隆”为号焉,②皆授印韨。③令诸侯立太夫人、夫人、世子,亦受印韨。

①师古曰:“任,充也。男服之义,男亦任也,音壬。”

②师古曰:“睦、隆,皆其受封邑之号,取嘉名也。”

③师古曰:“韨亦印之组。次下并同。”

又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百王不易之道也。汉氏诸侯或称王,至于四夷亦如之,违于古典,缪于一统。其定诸侯王之号皆称公,及四夷僭号称王者皆更为侯。”

又曰:“帝王之道,相因而通;盛德之祚,百世享祀。予惟黄帝、帝少昊、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帝夏禹、皋陶、伊尹咸有圣德,假于皇天,①功烈巍巍,光施于远。予甚嘉之,营求其后,将祚厥祀。”惟王氏,虞帝之后也,出自帝喾;刘氏,尧之后也,出自颛顼。于是封姚恂为初睦侯,奉黄帝后;②梁护为脩远伯,奉少昊后;③皇孙功隆公千,奉帝喾后;刘歆为祁烈伯,奉颛顼后;国师刘歆子叠为伊休侯,奉尧后;④妫昌为始睦侯,奉虞帝后,山遵为褒谋子,奉皋陶后;伊玄为褒衡子,奉伊尹后。汉后定安公刘婴,位为宾。周后卫公姬党,更封为章平公,亦为宾。殷后宋公孔弘,运转次移,更封为章昭侯,位为恪。⑤夏后辽西姒丰,封为章功侯,亦为恪。⑥四代古宗,宗祀于明堂,以配皇始祖考虞帝。周公后褒鲁子姬就,宣尼公后褒成子孔钧,已前定焉。

①师古曰:“假,至也,升也,音工雅反。”

②服虔曰:“姚,舜姓,故封为黄帝后。”

③服虔曰:“以为伯益之后,故封之。”

④师古曰:“上言红休侯刘歆为国师嘉新公,今此云刘歆为祁烈伯,又言国师

刘歆子为伊休侯，是则祁烈伯自别一刘歆，非国师也。”

⑤师古曰：“恪，敬也。言待之加敬，亦如宾也。周以舜后并杞、宋为三恪也。”

⑥服虔曰：“姒，夏姓。”

莽又曰：“予前在摄时，建郊宫，定桃庙，立社稷，[①]神祇报况，[②]或光自上复于下，流为乌，[③]或黄气熏烝，昭耀章明，以著黄、虞之烈焉。[④]自黄帝至于济南伯王，而祖世氏姓有五矣。[⑤]黄帝二十五子，分赐厥姓十有二氏。虞帝之先，受姓曰姚，其在陶唐曰妫，在周曰陈，在齐曰田，在济南曰王。予伏念皇初祖考黄帝，皇始祖考虞帝，以宗祀于明堂，宜序于祖宗之亲庙。其立祖庙五，亲庙五，后夫人皆配食。郊祀黄帝以配天，黄后以配地。[⑥]以新都侯东弟为大禖，岁时以祀。[⑦]家之所尚，种祀天下。[⑧]姚、妫、陈、田、王氏凡五姓者，皆黄、虞苗裔，予之同族也。书不云乎？‘惇序九族。’[⑨]其令天下上此五姓名籍于秩宗，皆以为宗室。世世复，无有所与。[⑩]其元城王氏，勿令相嫁娶，以别族理亲焉。[⑪]封陈崇为统睦侯，奉胡王后；[⑫]田丰为世睦侯，奉敬王后。[⑬]

①师古曰：“远祖曰祧，音吐尧反。”

②师古曰：“况，赐也。”

③师古曰：“复音扶目反。”

④师古曰：“烈，馀业(反)〔也〕[3]。自云承黄、虞之后。”

⑤师古曰：“济南伯王，莽之高祖。”

⑥孟康曰：“黄帝之后也。”

⑦师古曰：“禖，祀也。立此大祠，常以岁时祀其先也。”

⑧师古曰：“言国已立大禖祠先祖矣，其众庶之家所尚者，各令传祀勿绝，普天下之下同其法。”

⑨师古曰：“虞书咎繇谟之辞也。惇，厚也。”

⑩师古曰：“复音方目反。与读曰预。”

⑪师古曰：“元城王氏不得与四姓昏娶，以其同祖也。馀它王氏，则不禁焉。”

⑫孟康曰：“追王陈胡公。”

⑬孟康曰:"追王陈敬仲。"

天下牧守皆以前有翟义、赵明等领州郡,怀忠孝,封牧为男,守为附城。又封旧恩戴崇、金涉、箕闳、杨并等子皆为男。

遣骑都尉嚣等[①]分治黄帝园位于上都桥畤,[②]虞帝于零陵九疑,胡王于淮阳陈,敬王于齐临淄,愍王于城阳莒,[③]伯王于济南东平陵,孺王于魏郡元城,[④]使者四时致祠。其庙当作者,以天下初定,且祫祭于明堂太庙。

①师古曰:"嚚音许骄反。"

②师古曰:"桥山之上,故曰桥畤也。"

③服虔曰:"齐愍王。"

④师古曰:"莽之高祖名遂字伯纪,曾祖名贺字翁孺,故谓之伯王、孺王。"

以汉高庙为文祖庙。[①]莽曰:"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嬗于唐,[②]汉氏初祖唐帝,世有传国之象,[③]予复亲受金策于汉高皇帝之灵。惟思褒厚前代,何有忘时?汉氏祖宗有七,[④]以礼立庙于安定国。其园寝庙在京师者,勿罢,祠荐如故。予以秋九月亲入汉氏高、元、成、平之庙。诸刘更属籍京兆大尹,勿解其复,各终厥身,[⑤]州牧数存问,勿令有侵冤。"

①师古曰:"欲法舜受终于文祖。"

②师古曰:"嬗,古禅字。"

③师古曰:"尧传舜,汉传莽,自以舜后,故言有传国之象。"

④苏林曰:"汉本祀祖宗有四,莽以元帝、成帝、平帝为宗,故有七。"

⑤师古曰:"复音方目反。"

又曰:"予前在大麓,至于摄假,[①]深惟汉氏三七之阨,赤德气尽,思索广求,[②]所以辅刘延期之(述)〔术〕[4],靡所不用。以故作金刀之利,几以济之。[③]然自孔子作春秋以为后王法,至于哀之十四而一代毕,协之于今,亦哀之十四也。[④]赤世计尽,终不可强济。皇天明威,黄德当兴,隆显大命,属予以天下。[⑤]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汉而立新,[⑥]废刘而兴王。

夫'刘'之为字'卯、金、刀'也,正月刚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⑦博谋卿士,佥曰天人同应,昭然著明。其去刚卯莫以为佩,除刀钱勿以为利,承顺天心,快百姓意。"乃更作小钱,径六分,重一铢,文曰"小钱直一",与前"大钱五十"者为二品,并行。欲防民盗铸,乃禁不得挟铜炭。

①师古曰:"大麓者,谓为大司马、宰衡时,妄引'舜纳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也。摄假,谓初为摄皇帝,又为假皇帝。"

②师古曰:"索亦求也,音山客反。"

③师古曰:"几读曰冀。"

④张晏曰:"汉哀帝即位六年,平帝五年,居摄三年,凡十四年。"

⑤师古曰:"属音之欲反。"

⑥师古曰:"革,改也。"

⑦服虔曰:"刚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长三(尺)〔寸〕,广一寸,四方,或用(五)〔玉〕[5],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带佩之。今有玉在者,铭其一面曰'正月刚卯'。金刀,莽所铸之钱也。"晋灼曰:"刚卯长一寸,广五分,四方。当中央从穿作孔,以采丝(革)〔革〕其底[6],如冠缨头蕤。刻其上面,作两行书,文曰'正月刚卯既央,灵殳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当。帝令祝融,以教夔、龙,庶疫刚瘅,莫我敢当。'其一铭曰'疾日严卯,帝令夔化,顺尔固伏,化兹灵殳。既正既直,既觡既方,庶疫刚瘅,莫我敢当。'"师古曰:"今往往有土中得玉刚卯者,案大小及文,服说是也。莽以刘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刚卯及金刀也。"

(是岁)四月[7],徐乡侯刘快结党数千人起兵于其国。①快兄殷,故汉胶东王,时改为扶崇公。快举兵攻即墨,殷闭城门,自系狱。吏民距快,快败走,至长广死。莽曰:"昔予之祖济南愍王困于燕寇,自齐临淄出保于莒。宗人田单广设奇谋,获杀燕将,复定齐国。今即墨士大夫复同心殄灭反虏,予甚嘉其忠者,怜其无辜。其赦殷等,非快之妻子它亲属当坐者皆勿治。吊问死伤,赐亡者葬钱,人五万。殷知大命,深疾恶快,以故辄伏厥辜。其满殷国户万,地方百里。"又封符命臣十馀人。

①师古曰:"快,胶东恭王子也。而王子侯表作炔,字从火,与此不同,疑表

误。”

莽曰:“古者,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①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为无道,厚赋税以自供奉,罢民力以极欲,②坏圣制,废井田,是以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兰,③制于民臣,颛断其命。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卖人妻子,逆天心,悖人伦,④缪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⑤书曰‘予则奴戮女’,⑥唯不用命者,然后被此辜矣。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⑦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⑧父子夫妇终年耕芸,⑨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馀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⑩俱陷于辜,刑用不错。⑪予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⑫时则有嘉禾之祥,遭反虏逆贼且止。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馀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⑬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

①师古曰:“给,足也。”

②师古曰:“罢读曰疲。”

③师古曰:“兰谓遮兰之,若牛马兰圈也。”

④师古曰:“悖,乱也。悖音布内反。”

⑤师古曰:“孝经称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故引之。性,生也。”

⑥师古曰:“夏书甘誓之辞也。奴戮,戮之以为奴也。说书者以为帑,子也,戮及妻子。此说非也。泰誓云‘囚奴正士’,岂及子之谓乎?女读曰汝。”

⑦师古曰:“更音工衡反。罢音疲。癃音隆。”

⑧师古曰:“解并在食货志。”

⑨师古曰:“芸字与耘同。”

⑩师古曰:“厌,饱也。”

⑪师古曰:“错,置也,音千故反。”

⑫师古曰:“计口而为井田。”

⑬师古曰:“魑,山神也。魅,老物精也。魑音螭,魅音媚。”

是时百姓便安汉五铢钱,以莽钱大小两行难知,又数变改不信,皆私以五铢钱市买。讹言大钱当罢,莫肯挟。莽患之,复下书:“诸挟五铢钱,言大钱当罢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及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

秋,遣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应十二,凡四十二篇。其德祥言文、宣之世黄龙见于成纪、新都,高祖考王伯墓门梓柱生枝叶之属。符命言井石、金匮之属。福应言雌鸡化为雄之属。其文尔雅依托,皆为作说,①大归言莽当代汉有天下云。总而说之曰:“帝王受命,必有德祥之符瑞,协成五命,申以福应,②然后能立巍巍之功,传于子孙,永享无穷之祚。故新室之兴也,德祥发于汉三七九世之后。③肇命于新都,受瑞于黄支,④开王于武功,定命于子同,⑤成命于巴宕,⑥申福于十二应,天所以保祐新室者深矣,固矣! 武功丹石出于汉氏平帝末年,火德销尽,土德当代,皇天眷然,去汉与新,以丹石始命于皇帝。皇帝谦让,以摄居之,未当天意,故其秋七月,天重以三能文马。⑦皇帝复谦让,未即位。故三以铁契,四以石龟,五以虞符,六以文圭,七以玄印,八以茂陵石书,九以玄龙石,十以神井,十一以大神石,十二以铜符帛图。申命之瑞,寖以显著,⑧至于十二,以昭告新皇帝。皇帝深惟上天之威不可不畏,故去摄号,犹尚称假,改元为初始,欲以承塞天命,克厌上帝之心。⑨然非皇天所以郑重降符命之意,⑩故是日天复决(其)以勉书。⑪[8]又侍郎王盱见人衣白布单衣,赤缋方领,⑫冠小冠,立于王路殿前,谓盱曰:‘今日天同色,以天下人民属皇帝。’⑬盱怪之,行十馀步,人忽不见。至丙寅暮,汉氏高庙有金匮图策:‘高帝承天命,以国传新皇帝。’明旦,宗伯忠孝侯刘宏以闻,乃召公卿

议,未决,而大神石人谈曰:'趣新皇帝之高庙受命,毋留!'⑭于是新皇帝立登车,之汉氏高庙受命。受命之日,丁卯也。丁,火,汉氏之德也。卯,刘姓所以为字也。明汉刘火德尽,而传于新室也。皇帝谦谦,既备固让,十二符应迫著,命不可辞,⑮惧然祗畏,苇然闵汉氏之终不可济,⑯亹亹在左右之不得从意,⑰为之三夜不御寝,三日不御食。延问公侯卿大夫,佥曰:'宜奉如上天威命。'于是乃改元定号,海内更始。新室既定,神祇欢喜,申以福应,吉瑞累仍。⑱诗曰:'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⑲此之谓也。"五威将奉符命,赍印绶,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⑳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蛮夷,皆即授新室印绶,因收故汉印绶。赐吏爵人二级,民爵人一级,女子百户羊酒,蛮夷币帛各有差。大赦天下。

①师古曰:"尔雅,近正也。谓近于正经,依古义而为之说。"

②师古曰:"五命,谓五行之次,相承以受命也。申,重也。"

③苏林曰:"二百一十岁,九天子也。"

④孟康曰:"献生犀。"

⑤孟康曰:"梓潼县也,莽改也。"

⑥晋灼曰:"巴郡宕渠县也。"

⑦服虔曰:"三台星也。"晋灼曰:"许慎说,文马缟身金精,周成王时犬戎献之。"师古曰:"能音台。"

⑧师古曰:"寖,渐也。"

⑨师古曰:"塞,当也。厌,满也。"

⑩师古曰:"郑重犹言频烦也。重音直用反。"

⑪孟康曰:"哀章所作策书也。言数有瑞应,莽自谦居摄,天复决其疑,劝勉令为真也。"晋灼曰:"勉字当为龟。是日自复有龟书及天下金匮图策事也。"师古曰:"孟说是。"

⑫师古曰:"绩者,会五采也。以布为单衣,以赤加绩为其方领也。盱音许于反。绩音胡内反。"

⑬师古曰:"同色者,言五方天神共齐其谋,同其颜色也。字或作包,包者,言

天总包括天下人众,而与莽也。其义两通。属,委也,音之欲反。”

⑭师古曰:“趣读曰促。”

⑮师古曰:“迫,促也。著,明也。”

⑯师古曰:“惧音瞿。瞿然,自失之意也。革然,变动之貌也。瞿音居具反。”

⑰师古曰:“矕矕,自勉之意。左右,助也。言欲助汉室而迫天命,不得从其本意也。左右音曰佐佑也。”

⑱师古曰:“申,重也。仍,频也。”

⑲师古曰:“大雅假乐之诗也。言有功德宜于众人者,则受天之福禄。天乃保安而佑助之,命以邦国也。申谓重其意也。右读曰佑。”

⑳师古曰:“更,改也。”

五威将乘乾文车,①驾坤六马,②背负鹥鸟之毛,服饰甚伟。③每一将各置左右前后中帅,凡五帅。衣冠车服驾马,各如其方面色数。④将持节,称太一之使;帅持幢,称五帝之使。莽策命曰:“普天之下,迄于四表,⑤靡所不至。”其东出者,至玄菟、乐浪、高句骊、夫馀,⑥南出者,踰徼外,历益州,⑦贬句町王为侯;西出者,至西域,尽改其王为侯,北出者,至匈奴庭,授单于印,改汉印文,去“玺”曰“章”。单于欲求故印,陈饶椎破之,语在匈奴传。单于大怒,而句町、西域后卒以此皆畔。饶还,拜为大将军,封威德子。

①郑氏曰:“画天文象于车也。”

②郑氏曰:“坤为牝马。六,地数。”

③师古曰:“鹥鸟,雉属,即鹍鸡也。今俗呼之山鸡,非也。鹥音鳽。”

④师古曰:“色者,东方青,南方赤也。数者,若木数三,火数二之类也。”

⑤师古曰:“迄亦至也。”

⑥师古曰:“夫馀,亦东北夷也。乐音洛。浪音郎。夫音扶。”

⑦师古曰:“踰字与逾同。”

冬,霣,①桐华。

①师古曰:“古雹字。”

置五威司命，中城四关将军。司命司上公以下，中城主十二城门。策命统睦侯陈崇曰："咨尔崇。夫不用命者，乱之原也；大奸猾者，贼之本也；铸伪金钱者，妨宝货之道也；骄奢逾制者，凶害之端也；漏泄省中及尚书事者，'机事不密则害成'也；①拜爵王庭，谢恩私门者，禄去公室，政从亡矣：凡此六条，国之纲纪。是用建尔作司命，'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鳏寡，不畏强圉'，②帝命帅繇，统睦于朝。"③命说符侯崔发曰："'重门击柝，以待暴客。'④女作五威中城将军，⑤中德既成，天下说符。"⑥命明威侯王级曰："绕溜之固，南当荆楚。⑦女作五威前关将军，振武奋卫，明威于前。"命尉睦侯王嘉曰："羊头之阨，北当燕赵。⑧女作五威后关将军，壶口捶挐，尉睦于后。"⑨命(堂)〔掌〕威侯王奇曰[9]："肴黾之险，东当郑卫。⑩女作五威左关将军，函谷批难，掌威于左。"⑪命怀羌子王福曰："汧陇之阻，西当戎狄。⑫女作五威右关将军，成固据守，怀羌于右。"

①师古曰："易上系之辞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机事不密则害成'，故引之。"

②师古曰："引诗大雅美仲山甫之辞，其义并解于上。"

③师古曰："帅，循也。繇读与由同。"

④师古曰："易下系之辞也。击柝，谓击木以守夜也。暴客，谓奸暴之人来为寇害者也。柝音他各反。"

⑤师古曰："女读曰汝。其下并同。"

⑥师古曰："说音悦。"

⑦服虔曰："隘险之道。"师古曰："谓之绕溜者，言四面塞阨，其道屈曲，溪谷之水，回绕而溜也。其处即今商州界七盘十二绕是也。溜音力救反。"

⑧师古曰："羊头，山名，在上党壶关县。"

⑨师古曰："壶口亦山名也。捶挐，谓据险阨而捶击也。捶音之蕊反。"

⑩师古曰："肴，肴山也。黾，黾池也。皆在陕县之东。黾音莫善反。"

⑪师古曰："批谓纠闭之也。函谷故关，今在桃林县界。批音步结反。"

⑫师古曰："汧，扶风汧县，有吴山、汧水之阻。陇谓陇陇也。汧陇相连。汧音

苦坚反。阺音丁礼反。”

又遣谏大夫五十人分铸钱于郡国。

是岁长安狂女子碧呼道中[①]曰:“高皇帝大怒,趣归我国。不者,九月必杀汝!”[②]莽收捕杀之。治者掌寇大夫陈成自免去官。[③]真定刘都等谋举兵,发觉,皆诛。真定、常山大雨雹。[④]

①师古曰:“碧者,女子名也。呼,叫也,音火故反。”

②师古曰:“趣读曰促。”

③师古曰:“狂妄之人,职在掌寇,故云治者。”

④师古曰:“雨音于具反。”

二年二月,赦天下。

五威将帅七十二人还奏事,汉诸侯王为公者,悉上玺绶为民,无违命者。封将为子,帅为男。

初设六筦之令。[①]命县官酤酒,卖盐铁器,铸钱,诸采取名山大泽众物者税之。又令市官收贱卖贵,赊贷予民,收息百月三。[②]牺和置酒士,郡一人,乘传督酒利。[③]禁民不得挟弩铠,徙西海。

①师古曰:“筦亦管字也。管,主也。”

②如淳曰:“出百钱与民用,月收其息三钱也。”师古曰:“贷音吐戴反。”

③师古曰:“督,视察之,传音张恋反。”

匈奴单于求故玺,莽不与,遂寇边郡,杀略吏民。

十一月,立国将军建奏:“西域将钦上言,[①]九月辛巳,戊己校尉史陈良、终带共贼杀校尉刁护,[②]劫略吏士,自称废汉大将军,亡入匈奴。又今月癸酉,不知何一男子遮臣建车前,自称‘汉氏刘子舆,成帝下妻子也。[③]刘氏当复,[④]趣空宫。’[⑤]收系男子,即常安姓武字仲。皆逆天违命,大逆无道。请论仲及陈良等亲属当坐者。奏可。汉氏高皇帝比著戒云,罢吏卒,为宾食,[⑥]诚欲承天心,全子孙也。其宗庙不当在常安城中,及诸刘为诸侯者当与汉俱废。陛下至仁,久未定。前故安众侯刘

崇、徐乡侯刘快、⑦陵乡侯刘曾、⑧扶恩侯刘贵等⑨更聚众谋反。⑩今狂狡之虏或妄自称亡汉将军，或称成帝子子舆，至犯夷灭，连未止者，此圣恩不蚤绝其萌牙故也。臣愚以为汉高皇帝为新室宾，享食明堂。成帝，异姓之兄弟，平帝，婿也，皆不宜复入其庙。元帝与皇太后为体，⑪圣恩所隆，礼亦宜之。臣请汉氏诸庙在京师者皆罢。诸刘为诸侯者，以户多少就五等之差，其为吏者皆罢，待除于家。⑫上当天心，称高皇帝神灵，⑬塞狂狡之萌。”莽曰：“可。嘉新公国师以符命为予四辅，明德侯刘龚、率礼侯刘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献天符，或贡昌言，⑭或捕告反虏，厥功茂焉。诸刘与三十二人同宗共祖者勿罢，赐姓曰王。”唯国师以女配莽子，故不赐姓。改定安太后号曰黄皇室主，绝之于汉也。

①师古曰：“但钦也。”

②师古曰：“刁音貂。”

③师古曰：“下妻犹言小妻。”

④师古曰：“复音扶福反。”

⑤师古曰：“趣读曰促。”

⑥师古曰：“比，频也。言高帝频戒云，勿使吏卒守汉庙，欲为寄食之宾于王氏庙中。”

⑦师古曰：“并解于上。”

⑧师古曰：“楚思王子。”

⑨师古曰：“不知谁子孙。”

⑩师古曰：“更音工衡反。”

⑪师古曰：“夫妇一体也。”

⑫师古曰：“罢黜其职，各使退归，而言在家待迁除。”

⑬师古曰：“称音尺孕反。”

⑭师古曰：“昌，当也。”

冬十二月，雷。

更名匈奴单于曰降奴服于。莽曰：“降奴服于知①威侮五行，②背

畔四条，③侵犯西域，延及边垂，为元元害，罪当夷灭。命遣立国将军孙建等凡十二将，十道并出，共行皇天之威，罚于知之身。④惟知先祖故呼韩邪单于稽侯狦⑤累世忠孝，保塞守徼，不忍以一知之罪，灭稽侯狦之世。今分匈奴国土人民以为十五，立稽侯狦子孙十五人为单于。遣中郎将兰苞、戴级驰之塞下，召拜当为单于者。诸匈奴人当坐虏知之法者，皆赦除之。"遣五威将军苗诉、虎贲将军王况出五原，厌难将军陈钦、震狄将军王巡出云中，⑥振武将军王嘉、平狄将军王萌出代郡，相威将军李棽、镇远将军李翁出西河，⑦诛貉将军阳俊、讨秽将军严尤出渔阳，奋武将军王骏、定胡将军王晏出张掖，及偏裨以下百八十人。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万人，转众郡委输五大夫衣裘、兵器、粮食，长吏送自负海江淮至北边，使者驰传督趣，以军兴法从事，⑧天下骚动。先至者屯边郡，须毕具乃同时出。

①师古曰："知者，莽改单于之名也，本名囊知牙斯。"

②师古曰："引夏书甘誓之文。"

③师古曰："四条，莽所与作制者，事在匈奴传。"

④师古曰："共读曰恭。"

⑤师古曰："狦音剿，又音先安反。"

⑥师古曰："厌音一涉反。"

⑦师古曰："棽音所林反。"

⑧师古曰："传音张恋反。趣音促。"

莽以钱币讫不行，①复下书曰："民以食为命，以货为资，是以八政以食为首。宝货皆重则小用不给，皆轻则僦载烦费，②轻重大小各有差品，则用便而民乐。"于是造宝货五品，语在食货志。百姓不从，但行小大钱二品而已。盗铸钱者不可禁，乃重其法，一家铸钱，五家坐之，没人为奴婢。吏民出入，持布钱以副符传，③不持者，厨传勿舍，关津苛留。④公卿皆持以入宫殿门，欲以重而行之。

①师古曰："讫，竟也。"

②师古曰:“傲,送也,一曰赁也,音子就反。”

③师古曰:“旧法,行者持符传,即不稽留。今更令持布钱,与符相副,乃得过也。传音张恋反。其下亦同。”

④师古曰:“厨,行道饮食处。传,置驿之舍也。苛,问也,音何。”

是时争为符命封侯,其不为者相戏曰:“独无天帝除书乎?”司命陈崇白莽曰:“此开奸臣作福之路而乱天命,宜绝其原。”莽亦厌之,遂使尚书大夫赵并验治,非五威将率所班,皆下狱。

初,甄丰、刘歆、王舜为莽腹心,倡导在位,①褒扬功德;“安汉”、“宰衡”之号及封莽母、两子、兄子,皆丰等所共谋,而丰、舜、歆亦受其赐,并富贵矣,非复欲令莽居摄也。居摄之萌,出于泉陵侯刘庆、前辉光谢嚣、长安令田终术。莽羽翼已成,意欲称摄。丰等承顺其意,莽辄复封舜、歆两子及丰孙。丰等爵位已盛,心意既满,又实畏汉宗室、天下豪桀。而疏远欲进者,并作符命,莽遂据以即真,舜、歆内惧而已。丰素刚强,莽觉其不说,②故徙大阿、右拂、大司空丰,托符命文,为更始将军,③与卖饼儿王盛同列。丰父子默默。时子寻为侍中京兆大尹茂德侯,即作符命,言新室当分陕,立二伯,④以丰为右伯,太傅平晏为左伯,如周召故事。莽即从之,拜丰为右伯。当述职西出,未行,寻复作符命,言故汉氏平帝后黄皇室主为寻之妻。莽以诈立,心疑大臣怨谤,欲震威以惧下,因是发怒曰:“黄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谓也!”收捕寻。寻亡,丰自杀。寻随方士入华山,岁馀捕得,辞连国师公歆子侍中东通灵将、五司大夫隆威侯棻,棻弟右曹长水校尉伐虏侯泳,大司空邑弟左(阙)〔关〕将军(堂)〔掌〕威侯奇[10],及歆门人侍中骑都尉丁隆等,牵引公卿党亲列侯以下,死者数百人。寻手理有“天子”字,莽解其臂入视之,曰:“此一大子也,或曰一六子也。六者,戮也。明寻父子当戮死也。”乃流棻于幽州,放寻于三危,殛隆于羽山,⑤皆驿车载其尸传致云。

①师古曰:“倡音赤上反。”

②师古曰:“说读曰悦。”

③师古曰:"拂读曰弼。"

④师古曰:"分陕者,欲依周公、召公故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自陕以西召公主之。陕即今陕州,是其地也。伯,长也。陕音式冉反。"

⑤师古曰:"效舜之罚共工等也。殛,诛也,音居力反。"

莽为人侈口蹶颐,[①]露眼赤精,大声而嘶。[②]长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以鵕装衣,[③]反膺高视,瞰临左右。[④]是时有用方技待诏黄门者,或问以莽形貌,待诏曰:"莽所谓鸱目虎吻豺狼之声者也,故能食人,亦当为人所食。"问者告之,莽诛灭待诏,而封告者。后常翳云母屏面,[⑤]非亲近莫得见也。

①师古曰:"侈,大也。蹶,短也。颐,颐也。蹶音其月反。颐音胡感反。"

②师古曰:"嘶,声破也,音先奚反。"

③师古曰:"毛之强曲者曰鵕,以装褚衣中,令其张起也。鵕音力之反,字或作䴥,音义同。"

④师古曰:"瞰谓远视也,音口滥反。"

⑤师古曰:"屏面即便面,盖扇之类也。解在张敞传。"

是岁,以初睦侯姚恂为宁始将军。

三年,莽曰:"百官改更,职事分移,律令仪法,未及悉定,且因汉律令仪法以从事。令公卿大夫诸侯二千石举吏民有德行通政事能言语明文学者各一人,诣王路四门。"

遣尚书大夫赵并使劳北边,还言五原北假膏壤殖谷,[①]异时常置田官。乃以并为田禾将军,发戍卒屯田北假,以助军粮。

①师古曰:"北假,地名也。膏壤,言其土肥美也。殖,生也。"

是时诸将在边,须大众集,[①]吏士放纵,而内郡愁于征发,民弃城郭流亡为盗贼,并州、平州尤甚。莽令七公六卿号皆兼称将军,遣著武将军逯并等填名都,[②]中郎将、绣衣执法各五十五人,分填缘边大郡,督大奸猾擅弄兵者,皆便为奸于外,挠乱州郡,[③]货赂为市,侵渔百姓。莽下

书曰:"虏知罪当夷灭,故遣猛将分十二部,将同时出,一举而决绝之矣。内置司命军正,外设军监十有二人,诚欲以司不奉命,令军人咸正也。今则不然,各为权势,恐猲良民,④妄封人颈,得钱者去。⑤毒蠹并作,农民离散。⑥司监若此,可谓称不?⑦自今以来,敢犯此者,辄捕系,以名闻。"然犹放纵自若。

①师古曰:"须,待也。"

②师古曰:"逯音录。填音竹刃反。此下亦同。"

③师古曰:"挠音火高反,其字从手。"

④师古曰:"猲,以威力胁之也,音呼葛反。"

⑤如淳曰:"权臣妄以法枉良人为僮仆,封其颈以别之也。得顾钱,乃去封。"

⑥师古曰:"蠹音呼各反。"

⑦师古曰:"称音尺孕反。"

而蔺苞、戴级到塞下,招诱单于弟咸、咸子登入塞,胁拜咸为孝单于,赐黄金千斤,锦绣甚多,遣去;将登至长安,拜为顺单于,留邸。

太师王舜自莽篡位后病悸,寝剧,死。①莽曰:"昔齐太公以淑德累世,为周氏太师,盖予之所监也。②其以舜子延袭父爵,为安新公,延弟褒新侯匡为太师将军,永为新室辅。"

①师古曰:"心动曰悸。寖,渐也。悸音葵季反。"

②师古曰:"监谓视见也。"

为太子置师友各四人,秩以大夫。以故大司徒马宫为师疑,故少府宗伯凤为傅丞,博士袁圣为阿辅,京兆尹王嘉为保拂,①是为四师;故尚书令唐林为胥附,博士李充为辟走,②谏大夫赵襄为先后,中郎将廉丹为御侮,是为四友。又置师友祭酒及侍中、谏议、六经祭酒各一人,凡九祭酒,秩上卿。琅邪左咸为讲春秋、颍川满昌为讲诗、长安国由为讲易、平阳唐昌为讲书、沛郡陈咸为讲礼、崔发为讲乐祭酒。遣谒者持安车印绶,即拜楚国龚胜为太子师友祭酒,胜不应征,不食而死。

①师古曰:"拂读曰弼。"

②师古曰:"犇,古奔字。"

宁始将军姚恂免,侍中崇禄侯孔永为宁始将军。

是岁,池阳县有小人景,长尺馀,或乘车马,或步行,(据)〔操〕持万物[11],小大各相称,①三日止。

①师古曰:"车马及物皆称其人之形。"

濒河郡蝗生。①

①师古曰:"谓缘河南北诸郡。濒音频,又音宾。"

河决魏郡,泛清河以东数郡。先是,莽恐河决为元城冢墓害。及决东去,元城不忧水,故遂不堤塞。

四年二月,赦天下。

夏,赤气出东南,竟天。

厌难将军陈(歆)〔钦〕[12]言捕虏生口,虏犯边者皆孝单于咸子角所为。莽怒,斩其子登于长安,以视诸蛮夷。①

①师古曰:"视音曰示。"

大司马甄邯死,宁始将军孔永为大司马,侍中大赍侯辅为宁始将军。

莽每当出,辄先搜索城中,名曰"横搜"①是月,横搜五日。

①师古曰:"索音山各反。横音胡孟反。"

莽至明堂,授诸侯茅土。下书曰:"予以不德,袭于圣祖,为万国主。思安黎元,在于建侯,分州正域,以美风俗。追监前代,爰纲爰纪。惟在尧典,十有二州,卫有五服。①诗国十五,拓遍九州。②殷颂有'奄有九有'之言。③禹贡之九州无并、幽,周礼司马则无徐、梁。帝王相改,各有云为。或昭其事,或大其本,厥义著明,其务一矣。昔周二后受命,故有东都、西都之居。予之受命,盖亦如之。其以洛阳为新室东都,常安为新室西都。邦畿连体,各有采任。州从禹贡为九,爵从周氏有五。诸侯

之员千有八百,附城之数亦如之,以俟有功。诸公一同,有众万户,土方百里。侯伯一国,众户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则,众户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附城大者食邑九成,众户九百,土方三十里。自九以下,降杀以两,④至于一成。⑤五差备具,合当一则。今已受茅土者,公十四人,侯九十三人,伯二十一人,子百七十一人,男四百九十七人,凡七百九十六人。附城千五百一十一人。九族之女为任者,八十三人。及汉氏女孙中山承礼君、遵德君、修义君更以为任。十有一公,九卿,十二大夫,二十四元士。定诸国邑采之处,使侍中讲礼大夫孔秉等与州部众郡晓知地理图籍者,共校治于寿成朱鸟堂。予数与群公祭酒上卿亲听视,咸已通矣。夫褒德赏功,所以显仁贤也;九族和睦,所以褒亲亲也。予永惟匪解,思稽前人,⑥将章黜陟,以明好恶,安元元焉。"以图簿未定,未授国邑,且令受奉都内,月钱数千。⑦诸侯皆困乏,至有庸作者。

①师古曰:"并解于上。"

②师古曰:"谓周南、召南、卫、王、郑、齐、魏、唐、秦、陈、郐、曹、豳、鲁、商,凡十五国也。一曰,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郐、曹、豳,是为十五国。邶音普胡反。"

③师古曰:"商颂玄鸟之诗,美汤有功德,故能覆有九州。"

④师古曰:"两两而降也。杀音所例反。"

⑤如淳曰:"十里为成。"

⑥师古曰:"解音曰懈。稽,考也。"

⑦师古曰:"奉音扶用反。"

中郎区博谏莽曰:①"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讫今海内未厌其敝。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②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施行。"莽知民怨,乃下书曰:"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

①师古曰:"区,姓也,音一侯反。"

②师古曰:"复音扶目反。"

初,五威将帅出,改句町王以为侯,王邯怨怒不附。[①]莽讽牂柯大尹周歆诈杀邯。邯弟承起兵攻杀歆。先是,莽发高句骊兵,当伐胡,不欲行,郡强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为寇。辽西大尹田谭追击之,为所杀。州郡归咎于高句骊侯驺。严尤奏言:"貉人犯法,不从驺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②]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③]夫馀之属必有和者。[④]匈奴未克,夫馀、秽貉复起,此大忧也。"莽不尉安,秽貉遂反,诏尤击之。尤诱高句骊侯驺至而斩焉,传首长安。莽大说,下书曰:"乃者,命遣猛将,共行天罚,[⑤]诛灭虏知,分为十二部,或断其右臂,或斩其左腋,或溃其胸腹,或细其两胁。[⑥]今年刑在东方,[⑦]诛貉之部先纵焉。捕斩虏驺,平定东域,虏知殄灭,在于漏刻。此乃天地群神社稷宗庙佑助之福,公卿大夫士民同心将率虓虎之力也。[⑧]予甚嘉之。其更名高句骊为下句骊,布告天下,令咸知焉。"于是貉人愈犯边,东北与西南夷皆乱云。

①师古曰:"邯,句町王之名也,音下甘反。"

②师古曰:"假令驺有恶心,亦当且慰安。"

③师古曰:"猥,多也,厚也。被,加也,音皮义反。"

④师古曰:"和,应也,音胡卧反。"

⑤师古曰:"共读曰恭。"

⑥师古曰:"细音与抽同。"

⑦张晏曰:"是岁在壬申,刑在东方。"

⑧师古曰:"虓音火交反。"

莽志方盛,以为四夷不足吞灭,专念稽古之事,复下书曰:"伏念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终文祖,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遂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遍于群神,巡狩五岳,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①]予之受命即真,到于建国五年,已五载矣。阳九之阨既度,百六之会已过。岁在寿星,填在明堂,仓龙癸酉,德在中宫。[②]观晋掌岁,龟策

告从,③其以此年二月建寅之节东巡狩,具礼仪调度。"④群公奏请募吏民人马布帛绵,又请内郡国十二买马,发帛四十五万匹,输常安,前后毋相须。⑤至者过半,莽下书曰:"文母太后体不安,其且止待后。"

①师古曰:"解并在前。"

②服虔曰:"仓龙,太岁也。"张晏曰:"太岁起于甲寅为龙,东方仓。癸德在中宫也。"晋灼曰:"寿星,角亢也。东宫仓龙,房心也。心为明堂,填星所在,其国昌。莽自谓土也,土行主填星。癸德在中宫,宫又土也。"

③孟康曰:"观辰星进退。掌,主也。"晋灼曰:"国语晋文公以卯出酉入,过五鹿得土,岁在寿星,其日戊申。莽欲法之,以为吉祥。正以二月建寅之节东巡狩者,取万物生之始也。视晋识太岁所在,宿度所合,卜筮皆吉,故法之。"

④师古曰:"调音徒钓反。"

⑤师古曰:"须,待也。"

是岁,改十一公号,以"新"为"心",后又改"心"为"信"。

五年二月,文母皇太后崩,葬渭陵,与元帝合而沟绝之。①立庙于长安,新室世世献祭。元帝配食,坐于床下。莽为太后服丧三年。

①如淳曰:"葬于司马门内,作沟绝之。"

大司马孔永乞骸骨,赐安车驷马,以特进就朝位。同风侯逯并为大司马。

是时,长安民闻莽欲都雒阳,不肯缮治室宅,①或颇彻之。莽曰:"玄龙石文曰'定帝德,国雒阳'。符命著明,敢不钦奉!以始建国八年,岁缠星纪,②在雒阳之都。其谨缮修常安之都,勿令坏败。敢有犯者,辄以名闻,请其罪。"

①师古曰:"缮,补也。"

②孟康曰:"缠,居也。星纪在斗、牵牛间。"师古曰:"缠,践历也,音直连反。"

是岁,乌孙大小昆弥遣使贡献。大昆弥者,中国外孙也。其胡妇子

为小昆弥，而乌孙归附之。莽见匈奴诸边并侵，意欲得乌孙心，乃遣使者引小昆弥使置大昆弥使上。保成师友祭酒满昌劾奏使者曰："夷狄以中国有礼谊，故诎而服从。大昆弥，君也，今序臣使于君使之上，非所以有夷狄也。奉使大不敬！"莽怒，免昌官。

西域诸国以莽积失恩信，焉耆先畔，杀都护但钦。

十一月，彗星出，二十馀日，不见。

是岁，以犯挟铜炭者多，除其法。

明年改元曰天凤。

天凤元年正月，赦天下。

莽曰："予以二月建寅之节行巡狩之礼，太官赍干乾肉，内者行张坐卧，[①]所过毋得有所给。[②]予之东巡，必躬载耒，每县则耕，以劝东作。[③]予之南巡，必躬载耨，每县则薅，以劝南伪。[④]予之西巡，必躬载铚，每县则获，以劝西成。予之北巡，必躬载拂，每县则粟，以劝盖藏。[⑤]毕北巡狩之礼，即于土中居雒阳之都焉。敢有趋谨犯法，辄以军法从事。"[⑥]群公奏言："皇帝至孝，往年文母圣体不豫，躬亲供养，衣冠稀解。因遭弃群臣悲哀，颜色未复，饮食损少。今一岁四巡，道路万里，春秋尊，非糒干肉之所能堪。且无巡狩，须阕大服，以安圣体。[⑦]臣等尽力养牧兆民，奉称明诏。"[⑧]莽曰："群公、群牧、群司、诸侯、庶尹愿尽力相帅养牧兆民，欲以称予，繇此敬听，[⑨]其勖之哉！毋食言焉。更以天凤七年，岁在大梁，仓龙庚辰，行巡狩之礼。厥明年，岁在实沈，仓龙辛巳，即土之中雒阳之都。"乃遣太傅平晏、大司空王邑之雒阳，营相宅兆，图起宗庙、社稷、郊兆云。

①师古曰："糒，干饭也。张坐卧，谓帷帐茵席也。糒音备。"

②师古曰："言自赍食及帷帐以行，在路所经过，不须供费也。"

③师古曰："耒，耕曲木也，音力对反。"

④师古曰："耨，钮也。薅，耘去草也。耨音奴豆反。薅音火高反。伪读曰讹。讹，化也。"

⑤师古曰:“拂音佛,所以击治禾者也,今谓之连枷。粟谓治粟。”

⑥刘德曰:“趋謹,走呼也。”

⑦师古曰:“阕,尽也,音口决反。”

⑧师古曰:“称,副也。”

⑨师古曰:“繇读与由同。”

三月壬申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策大司马逯并曰:“日食无光,干戈不戢,其上大司马印韨,就侯氏朝位。太傅平晏勿领尚书事,省侍中诸曹兼官者。以利苗男讫为大司马。”①

①如淳曰:“利苗,邑名。”

莽即真,尤备大臣,抑夺下权,朝臣有言其过失者,辄拔擢。孔仁、赵博、费兴等以敢击大臣,故见信任,①择名官而居之。公卿入宫,吏有常数,太傅平晏从吏过例,掖门仆射苛问不逊,②戊曹士收系仆射。③莽大怒,使执法发车骑数百围太傅府,捕士,即时死。大司空士夜过奉常亭,亭长苛之,告以官名,亭长醉曰:“宁有符传邪?”④士以马箠击亭长,⑤亭长斩士,亡,郡县逐之。家上书,⑥莽曰:“亭长奉公,勿逐。”大司空邑斥士以谢。国将哀章颇不清,莽为选置和叔,⑦赦曰:“非但保国将闺门,当保亲属在西州者。”诸公皆轻贱,而章尤甚。

①师古曰:“费音扶味反。”

②师古曰:“仆射苛问平晏,其言不逊。”

③应劭曰:“莽自以土行,故使太傅置戊曹士。士,掾也。”苏林曰:“士者,曹掾,属公府,诸曹次第之名也。”师古曰:“应说是。”

④师古曰:“传音张恋反。”

⑤师古曰:“箠,策也,音止蘂反。”

⑥师古曰:“亭长家上书自治。”

⑦师古曰:“特为置此官。”

四月,陨霜,杀叶木,①海濒尤甚。②六月,黄雾四塞。七月,大风拔

树，飞北阙直城门屋瓦。③雨雹，杀牛羊。

①师古曰："屮，古草字。"

②师古曰："边海之地也。濒音频，又音宾。"

③师古曰："北阙直城门瓦皆飞也。直城门，长安城门名也。解在成纪。"

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连率、大尹，职如太守；属令、属长，职如都尉。置州牧、部监二十五人，见礼如三公。监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氏连率，子氏属令，男氏属长，皆世其官。其无爵者为尹。分长安城旁六乡，置帅各一人。分三辅为六尉郡，①河东、河内、弘农、河南、颍川、南阳为六队郡，②置大夫，职如太守；属正，职如都尉。更名河南大尹曰保忠信卿。益河南属县满三十。置六郊州长各一人，人主五县。及它官名悉改。大郡至分为五。郡县以亭为名者三百六十，以应符命文也。缘边又置竟尉，以男为之。③诸侯国闾田，为黜陟增减云。④莽下书曰："常安西都曰六乡，众县曰六尉。义阳东都曰六州，众县曰六队。粟米之内曰内郡，⑤其外曰近郡。有鄣徼者曰边郡。合百二十有五郡。九州之内，县二千二百有三。公作甸服，是为惟城；诸在侯服，是为惟宁；在采、任诸侯，是为惟翰；⑥在宾服，是为惟屏；⑦在揆文教，奋武卫，是为惟垣；在九州之外，是为惟藩：⑧各以其方为称，总为万国焉。"其后，岁复变更，一郡至五易名，而还复其故。吏民不能纪，每下诏书，辄系其故名，曰："制诏陈留大尹、太尉：其以益岁以南付新平。⑨新平，故淮阳。以雍丘以东付陈定。陈定，故梁郡。以封丘以东付治亭。治亭，故东郡。以陈留以西付祈隧。祈隧，故荥阳。陈留已无复有郡矣。大尹、太尉，皆诣行在所。"其号令变易，皆此类也。

①师古曰："三辅黄图云：'渭城、安陵以西，北至栒邑、义渠十县，属京尉大夫府，居故长安寺；高陵以北十县，属师尉大夫府，居故廷尉府；新丰以东，至湖十县，属翊尉大夫府，居城东；霸陵、杜陵，东至蓝田，西至武功、郁夷十县，属光尉大夫府，居城南；茂陵、槐里以西，至汧十县，属扶尉大夫府，居城西；长陵、池阳以北，至云阳、祋祤十县，属列尉大夫府，居城北。'"

②师古曰："队音遂。"

③师古曰:“竟音曰境。”

④师古曰:“閒音闲。以拟有功封赐,有罪黜陟也。”

⑤师古曰:“禹贡去王城四百里纳粟,五百里纳米,皆在甸服之内。”

⑥师古曰:“采,采服也。任,男服也。”

⑦师古曰:“宾服即古卫服也,取诸侯宾服以为名。”

⑧师古曰:“凡此惟城以下,取诗大雅板之篇云‘价人惟藩,大师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怀德惟宁,宗子惟城’,以为名号也。解在诸侯王表。”

⑨苏林曰:“陈留圉县,莽改曰益岁。”

令天下小学,戊子代甲子为六旬首。冠以戊子为元日,[①]昏以戊寅之旬为忌日。[②]百姓多不从者。

①师古曰:“冠音工唤反。元,善也。”

②师古曰:“昏谓娶妻也。”

匈奴单于知死,弟咸立为单于,求和亲。莽遣使者厚赂之,诈许还其侍子登,因购求陈良、终带等。单于即执良等付使者,槛车诣长安。莽燔烧良等于城北,令吏民会观之。

缘边大饥,人相食。谏大夫如普行边兵,[①]还言“军士久屯塞苦,边郡无以相赡。今单于新和,宜因是罢兵。”校尉韩威进曰:“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虏,无异口中蚤虱。臣愿得勇敢之士五千人,不赍斗粮,饥食虏肉,渴饮其血,可以横行。”莽壮其言,以威为将军。然采普言,征还诸将在边者。免陈钦等十八人,又罢四关填都尉诸屯兵。会匈奴使还,单于知侍子登前诛死,发兵寇边,莽复发军屯。于是边民流入内郡,为人奴婢,乃禁吏民敢挟边民者弃市。

①师古曰:“行音下更反。”

益州蛮夷杀大尹程隆,三边尽反。遣平蛮将军(马)〔冯〕茂将兵击之。[13]

宁始将军侯辅免,讲易祭酒戴参为宁始将军。

二年二月，置酒王路堂，公卿大夫皆佐酒。[①]大赦天下。

①师古曰："助行酒。"

是时，日中见星。

大司马苗诉左迁司命，以延德侯陈茂为大司马。

讹言黄龙堕死黄山宫中，百姓奔走往观者有万数。莽恶之，[①]捕系问语所从起，不能得。

①师古曰："莽自谓黄德，故有此妖。"

单于咸既和亲，求其子登尸，莽欲遣使送致，恐咸怨恨害使者，乃收前言当诛侍子者故将军陈钦，是他罪系狱。钦曰："是欲以我为说于匈奴也。"[①]遂自杀。莽选儒生能颛对者[②]济南王咸为大使，五威将琅邪伏黯等为帅，使送登尸。敕令掘单于知墓，棘鞭其尸。又令匈奴却塞于漠北，责单于马万匹，牛三万头，羊十万头，及稍所略边民生口在者皆还之。莽好为大言如此。咸到单于庭，陈莽威德，责单于背畔之罪，应敌从横，单于不能诎，遂致命而还之。入塞，咸病死，封其子为伯，伏黯等皆为子。

①师古曰："说，解说也。托言以其前建议诛侍子，今故杀之。"

②师古曰："颛与专同。专对，谓应对无方，能专其事。"

莽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里，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公卿旦入暮出，议论连年不决，不暇省狱讼冤结民之急务。县宰缺者，数年守兼，[①]一切贪残日甚。中郎将、绣衣执法在郡国者，并乘权势，传相举奏。又十一公士分布劝农桑，班时令，案诸章，冠盖相望，交错道路，召会吏民，逮捕证左，郡县赋敛，递相赂赂，白黑纷然，[②]守阙告诉者多。莽自见前颛权以得汉政，故务自揽众事，[③]有司受成苟免。[④]诸宝物名、帑藏、钱谷官，皆宦者领之；[⑤]吏民上封事书，宦官左右开发，尚书不得知。其畏备臣下如此。又好变改制度，政令烦多，当(奏)〔奉〕行者[14]，辄质问乃以从事，[⑥]前后相乘，愦眊不渫。[⑦]莽常御灯火至明，犹不能胜。尚书因是为奸寝事，上书待报者连年不得去，拘系郡县者逢

赦而后出，卫卒不交代三岁矣。谷常贵，边兵二十馀万人仰衣食，县官愁苦。⑧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为盗贼，数千人为辈，转入旁郡。莽遣捕盗将军孔仁将兵与郡县合击，岁馀乃定，边郡亦略将尽。⑨

①师古曰："不拜正官，权令人守兼。"

②师古曰："白黑谓清浊也。纷然，乱意也，言清浊不分也。"

③师古曰："揽与揽同，其字从手。"

④师古曰："莽事事自决，成熟乃以付吏，吏苟免罪责而已。"

⑤师古曰："帑音他莽反，又音奴。"

⑥师古曰："质，正也。"

⑦师古曰："乘，积也，登也。愦眊，不明也。渫，散也，彻也。愦音工内反。眊音莫报反。"

⑧师古曰："仰音牛向反。"

⑨师古曰："言其逃亡，结为盗贼，在者少也。"

邯郸以北大雨雾，水出，深者数丈，流杀数千人。

立国将军孙建死，司命赵闳为立国将军。宁始将军戴参归故官，南城将军廉丹为宁始将军。

三年二月乙酉，地震，大雨雪，①关东尤甚，深者一丈，竹柏或枯。大司空王邑上书言："视事八年，功业不效，司空之职尤独废顿，至乃有地震之变。愿乞骸骨。"莽曰："夫地有动有震，震者有害，动者不害。春秋记地震，易系坤动，动静辟胁，万物生焉。②灾异之变，各有云为。天地动威，以戒予躬，公何辜焉，而乞骸骨，非所以助予者也。使诸吏散骑司禄大卫脩宁男遵谕予意焉。"

①师古曰："雨音于具反。"

②师古曰："辟音闢。闢，开也。胁，收敛也。易上系之辞曰：'夫坤，其动也闢，其静也翕，是以广生焉。'故莽引之也。翕胁之声相近，义则同。"

五月，莽下吏禄制度，曰："予遭阳九之阨，百六之会，国用不足，民

人骚动，自公卿以下，一月之禄十缕布二匹，[①]或帛一匹。予每念之，未尝不戚焉。今陨会已度，府帑虽未能充，略颇稍给，其以六月朔庚寅始，赋吏禄皆如制度。”四辅公卿大夫士，下至舆僚，凡十五等。僚禄一岁六十六斛，稍以差增，上至四辅而为万斛云。莽又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②]盖以天下养焉。周礼膳羞百有二十品，今诸侯各食共同、国、则；[③]辟、任、附城食其邑；[④]公、卿、大夫、元士食其采。[⑤]多少之差，咸有条品。岁丰穰则充其礼，[⑥]有灾害则有所损，与百姓同忧喜也。其用上计时通计，天下幸无灾害者，太官膳羞备其品矣；即有灾害，以什率多少而损膳焉。东岳太师立国将军保东方三州一部二十五郡；南岳太傅前将军保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西岳国师宁始将军保西方一州二部二十五郡；北岳国将卫将军保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大司马保纳卿、言卿、仕卿、作卿、京尉、扶尉、兆队、右队、中部左洎前七部；[⑦]大司徒保乐卿、典卿、宗卿、秩卿、翼尉、光尉、左队、前队、中部、右部，有五郡；大司空保予卿、虞卿、共卿、工卿、师尉、列尉、祈队、后队、中部洎后十郡；[⑧]及六司，六卿，皆随所属之公保其灾害，亦以十率多少而损其禄。郎、从官、中都官吏食禄都内之委者，以太官膳羞备损而为节。[⑨]诸侯、辟、任、附城、群吏亦各保其灾害。几上下同心，[⑩]劝进农业，安元元焉。”莽之制度烦碎如此，课计不可理，吏终不得禄，各因官职为奸，受取赇赂以自共给。[⑪]

①孟康曰：“缕，八十(缕)〔缕〕也。”[15]师古曰：“缕音子公反。”

②师古曰：“莽引小雅北山之诗也。”

③师古曰：“谓公食同，侯伯食国，子男食则也。”

④师古曰：“辟，君也。任，公主也。辟音壁。任音壬。”

⑤师古曰：“谓因官职而食地也。”

⑥师古曰：“穰音人掌反。”

⑦服虔曰：“大司马保此官，皆如郡守也。”晋灼曰：“左与前故特七部。”师古曰：“洎亦暨字也。暨，及也。队音遂。此下并同。”

⑧师古曰：“共读曰龚。”

⑨师古曰:“言随其多少。”

⑩师古曰:“几音曰冀。”

⑪师古曰:“共读曰供。”

是月戊辰,长平馆西岸崩,邕泾水不流,毁而北行。[①]遣大司空王邑行视,[②]还奏状,群臣上寿,以为河图所谓“以土填水”,[③]匈奴灭亡之祥也。乃遣并州牧宋弘、游击都尉任萌等将兵击匈奴,至边止屯。

①师古曰:“邕读曰壅。”

②师古曰:“行音下更反。”

③师古曰:“填读与镇同。”

七月辛酉,霸城门灾,民间所谓青门也。[①]

①师古曰:“三辅黄图云长安城东出南头名霸城门,俗以其色青,名曰青门。”

戊子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复令公卿大夫诸侯二千石举四行各一人。[①]大司马陈茂以日食免,武建伯严尤为大司马。[②]

①师古曰:“依汉光禄之四科。”

②如淳曰:“莽之伯、子、男号也。”

十月戊辰,王路朱鸟门鸣,昼夜不绝,崔发等曰:“虞帝辟四门,通四聪。[①]门鸣者,明当修先圣之礼,招四方之士也。”于是令群臣皆贺,所举四行从朱鸟门入而对策焉。

①师古曰:“虞书叙舜之德也,‘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故引之。”

平蛮将军冯茂击句町,士卒疾疫,死者什六七,赋敛民财什取五,益州虚耗而不克,征还下狱死。更遣宁始将军廉丹与庸部牧史熊击句町,颇斩首,有胜。莽征丹、熊,丹、熊愿益调度,必克乃还。复大赋敛,就都大尹冯英不肯给,上言“自越巂遂久仇牛、同亭邪豆之属反畔以来,积且十年,[①]郡县距击不已。续用冯茂,苟施一切之政。僰道以南,山险高深,茂多陁众远居,[②]费以亿计,吏士离毒气死者什七。[③]今丹、熊惧于

自诡期会,④调发诸郡兵谷,复訾民取其十四,⑤空破梁州,功终不遂。⑥宜罢兵屯田,明设购赏。"莽怒,免英官。后颇觉寤,曰:"英亦未可厚非。"复以英为长沙连率。

①服虔曰:"遂久,县也。仇牛等越嶲旁夷。"

②师古曰:"跇读与驱同。"

③师古曰:"离,遭也。"

④师古曰:"诡,责也。自以为忧责。"

⑤师古曰:"发人訾财,十取其四也。"

⑥师古曰:"遂,成也。"

翟义党王孙庆捕得,莽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①量度五藏,②以竹筵导其脉,知所终始,③云可以治病。④

①师古曰:"刳,剖也,音口胡反。"

②师古曰:"度音徒各反。"

③师古曰:"筵,竹挺也,音庭。"

④师古曰:"以知血脉之原,则尽攻疗之道也。"

是岁,遣大使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将戊己校尉出西域,诸国皆郊迎贡献焉。诸国前杀都护但钦,骏欲袭之,命佐帅何封、戊己校尉郭钦别将。①焉耆诈降,伏兵击骏等,皆死。钦、封后到,袭击老弱,从车师还入塞。莽拜钦为填外将军,②封剿胡子,③何封为集胡男。西域自此绝。

①师古曰:"别领兵在后也。将音子亮反。"

②师古曰:"填音竹刃反。"

③师古曰:"剿音子小反。"

【校勘记】

〔1〕 东(狱)〔岳〕太师　景祐、殿本都作"岳",此误。

〔2〕 (欲)〔敢〕谏之鼓。　景祐本作"敢"。王念孙说作"敢"是。

〔3〕 烈,馀业(反)〔也〕。 景祐、殿本都作"也",此误。

〔4〕 所以辅刘延期之(述)〔术〕, 景祐、殿、局本都作"术",此误。

〔5〕 长三(尺)〔寸〕,广一寸,四方,或用(五)〔玉〕, 景祐、殿、局本"尺"都作"寸",通鉴注同。"五"都作"玉",此误,下同。

〔6〕 以采丝(茸)〔茸〕其底, 殿本作"茸"。王先谦说殿本是。

〔7〕 (是岁)四月, 景祐本无"是岁"二字。

〔8〕 故是日天复决(其)以勉书。 李慈铭说"其"字衍。

〔9〕 命(堂)〔掌〕威侯王奇曰: 王念孙说"堂"当作"掌"。按下文"堂威",通鉴作"掌威"。

〔10〕 大司空邑弟左(阙)〔关〕将军(堂)〔掌〕威侯奇, 钱大昭说"阙"当作"关"。按景祐、殿本都作"关"。王先谦说"堂"当作"掌"。通鉴并同。

〔11〕 (据)〔操〕持万物, 景祐、殿本都作"操"。王先谦说作"操"是。

〔12〕 厌难将军陈(歆)〔钦〕 杨树达说上下文都作"钦","歆"是误字。

〔13〕 遣平蛮将军(马)〔冯〕茂将兵击之。 景祐、殿本都作"冯"。

〔14〕 当(奏)〔奉〕行者, 景祐、殿本都作"奉"。王先谦说"奏"字误。

〔15〕 缓,八十(缓)〔缕〕也。 景祐、殿、局本都作"缕"。

汉书卷九十九下

王莽传第六十九下

四年五月，莽曰："保成师友祭酒唐林、故谏议祭酒琅邪纪逡，[1]孝弟忠恕，敬上爱下，博通旧闻，德行醇备，至于黄发，靡有愆失。[2]其封林为建德侯，逡为封德侯，位皆特进，见礼如三公。[3]赐弟一区，钱三百万，授几杖焉。"

①师古曰："逡音千旬反，字或从彳，其音同耳。"

②师古曰："黄发，老称，谓白发尽落，更生黄者。"

③师古曰："朝见之礼。"

六月，更授诸侯茅土于明堂，曰："予制作地理，建封五等，考之经艺，合之传记，通于义理，论之思之，至于再三，自始建国之元以来九年于兹，乃今定矣。予亲设文石之平，陈菁茅四色之土，[1]钦告于岱宗泰社后土、先祖先妣，以班授之。[2]各就厥国，养牧民人，用成功业。其在缘边，若江南，非诏所召，遣侍于帝城者，纳言掌货大夫且调都内故钱，予其禄，[3]公岁八十万，侯伯四十万，子男二十万。"然复不能尽得。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实遴啬，[4]托以地理未定，故且先赋茅土，用慰喜封者。

①师古曰："尚书禹贡'苞匦菁茅'，儒者以为菁，菜名也，茅，三脊茅也。而莽此言以菁茅为一物，则是谓善茅为菁茅也。土有五色，而此云四者，中央之土不以封也。菁音精。"

②师古曰："钦，敬也。班，布也。"

③师古曰:"调谓发取之,音徒钓反。次下亦同。"

④师古曰:"遰读与吝同。"

是岁,复明六筦之令。每一筦下,为设科条防禁,犯者罪至死,吏民抵罪者浸众。又一切调上公以下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钱三千六百,天下愈愁,盗贼起。纳言冯常以六筦谏,莽大怒,免常官。置执法左右刺奸。选用能吏侯霸等分督六尉、六队,① 如汉刺史,与三公士郡一人从事。

①师古曰:"督,察也。队音遂。"

临淮瓜田仪等为盗贼,依阻会稽长州,① 琅邪女子吕母亦起。初,吕母子为县吏,为宰所冤杀。② 母散家财,以酤酒买兵弩,③ 阴厚贫穷少年,得百馀人,遂攻海曲县,杀其宰以祭子墓。引兵入海,其众浸多,后皆万数。莽遣使者即赦盗贼,还言"盗贼解,辄复合。问其故,皆曰愁法禁烦苛,不得举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给贡税。闭门自守,又坐邻伍铸钱挟铜,奸吏因以愁民。民穷,悉起为盗贼。"莽大怒,免之。其或顺指,言"民骄黠当诛",及言"时运适然,且灭不久",莽说,辄迁之。④

①服虔曰:"姓瓜田,名仪。"师古曰:"长州即枚乘所云长州之苑。"

②师古曰:"宰,县令。"

③师古曰:"酤音姑。"

④师古曰:"说读曰悦。"

是岁八月,莽亲之南郊,铸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铜为之,① 若北斗,长二尺五寸,欲以厌胜众兵。② 既成,令司命负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铸斗日,大寒,百官人马有冻死者。

①李奇曰:"以五色药石及铜为之。"苏林曰:"以五色铜矿冶之。"师古曰:"李说是也。若今作输石之为。"

②师古曰:"厌音一叶反。"

五年正月朔,北军南门灾。

以大司马司允费兴为荆州牧，见，问到部方略，兴对曰："荆、扬之民率依阻山泽，以渔采为业。[①]间者，国张六筦，税山泽，妨夺民之利，连年久旱，百姓饥穷，故为盗贼。兴到部，欲令明晓告盗贼归田里，假贷犁牛种食，[②]阔其祖赋，[③]几可以解释安集。"[④]莽怒，免兴官。

①师古曰："渔谓捕鱼也。采谓采取蔬果之属。"

②师古曰："贷音土戴反。"

③师古曰："阔，宽也。"

④师古曰："几读曰冀。"

天下吏以不得奉禄，并为奸利，郡尹县宰家累千金。莽下诏曰："详考始建国二年胡虏猾夏以来，诸军吏及缘边吏大夫以上为奸利增产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财产五分之四，以助边急。"公府士驰传天下，考覆贪饕，[①]开吏告其将，奴婢告其主，几以禁奸，[②]奸愈甚。

①师古曰："传音张恋反。饕音吐高反。"

②师古曰："几读曰冀。"

皇孙功崇公宗坐自画容貌，被服天子衣冠，刻印三：一曰"维祉冠存己夏处南山臧薄冰"，[①]二曰"肃圣宝继"，[②]三曰"德封昌图"。[③]又宗舅吕宽家前徙合浦，私与宗通，发觉按验，宗自杀。莽曰："宗属为皇孙，爵为上公，知宽等叛逆族类，而与交通，刻铜印三，文意甚害，不知厌足，窥欲非望。春秋之义，'君亲毋将，将而诛焉。'[④]迷惑失道，自取此辜，乌呼哀哉！宗本名会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复名会宗。贬厥爵，改厥号，赐谥为功崇缪伯，以诸伯之礼葬于故同穀城郡。"[⑤]宗姊妨为卫将军王兴夫人，祝诅姑，杀婢以绝口。事发觉，莽使中常侍蓳恽责问妨，[⑥]并以责兴，皆自杀。事连及司命孔仁妻，亦自杀。仁见莽免冠谢，莽使尚书劾仁："乘乾车，驾巛马，左苍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右杖威节，左负威斗，号曰赤星，非以骄仁，乃以尊新室之威命也。仁擅免天文冠，大不敬。"有诏勿劾，更易新冠。其好怪如此。[⑦]

①文颖曰："祉，福祚也。冠存己，欲袭代也。"应劭曰："夏处南山，就阴凉也。

藏薄水,亦以除暑也。”

②应劭曰:“莽自谓承圣舜后,能肃敬,得天宝龟以立。宗欲继其绪。”

③苏林曰:“宗自言以德见封,当遂昌炽,受天下图籍。”

④师古曰:“春秋公羊传之辞也。以公子牙将为杀逆而诛之,故云然也。亲谓父母也。”

⑤师古曰:“同者,宗所封一同之地。”

⑥师古曰:“蘮音带,又音徒盖反。”

⑦师古曰:“言莽性好为鬼神怪异之事。”

以直道侯王涉为卫将军。涉者,曲阳侯根子也。根,成帝世为大司马,荐莽自代,莽恩之,[①]以为曲阳非令称,[②]乃追谥根曰直道让公,涉嗣其爵。

①师古曰:“怀其旧恩也。”

②师古曰:“令,善也。曲阳之名,非善称也。”

是岁,赤眉力子都、樊崇等以饥馑相聚,起于琅邪,转钞掠,众皆万数。遣使者发郡国兵击之,不能克。

六年春,莽见盗贼多,乃令太史推三万六千岁历纪,六岁一改元,布天下。下书曰:“紫阁图曰‘太一、黄帝皆僊上天,[①]张乐昆仑虔山之上。后世圣主得瑞者,当张乐秦终南山之上。’[②]予之不敏,奉行未明,乃今谕矣。复以宁始将军为更始将军,以顺符命。易不云乎?‘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③]予其飨哉!”欲以涎耀百姓,销解盗贼。众皆笑之。

①师古曰:“僊,古仙字。上,升也。”

②服虔云:“长安南山,诗所谓终南,故秦地,故言秦也。”

③李奇曰:“易道生诸当生者也。”师古曰:“下系之辞。体化合变,故曰日新。”

初献新乐于明堂、太庙。群臣始冠麟韦之弁。[①]或闻其乐声,曰:“清厉而哀,非兴国之声也。”

①李奇曰:“鹿皮冠。”

是时，关东饥旱数年，力子都等党众寖多。[①]更始将军廉丹击益州不能克，征还。更遣复位后大司马护军郭兴、庸部牧李晔击蛮夷若豆等，太傅牺叔士孙喜清洁江湖之盗贼。而匈奴寇边甚。莽乃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名曰猪突豨勇，以为锐卒。一切税天下吏民，訾三十取一，缣帛皆输长安。令公卿以下至郡县黄绶皆保养军马，[②]多少各以秩为差。又博募有奇技术可以攻匈奴者，将待以不次之位。言便宜者以万数：或言能度水不用舟楫，[③]连马接骑，济百万师；或言不持斗粮，服食药物，三军不饥，或言能飞，一日千里，可窥匈奴。莽辄试之，取大鸟翮为两翼，[④]头与身皆著毛，通引环纽，飞数百步堕。莽知其不可用，苟欲获其名，皆拜为理军，赐以车马，待发。

①师古曰："寖，渐也。"

②师古曰："保者，言不许其有死失。"

③师古曰："楫，所以刺舟也，音集，其字从木。"

④师古曰："羽本曰翮，音胡隔反。"

初，匈奴右骨都侯须卜当，其妻王昭君女也，尝内附。莽遣昭君兄子和亲侯王歙诱呼(尝)〔当〕至塞下[1]，胁将诣长安，强立以为须卜善于后安公。[①]始欲诱迎当，大司马严尤谏曰："当在匈奴右部，兵不侵边，单于动静，辄语中国，此方面之大助也。于今迎当置长安槁街，一胡人耳，[②]不如在匈奴有益。"莽不听。既得当，欲遣尤与廉丹击匈奴，皆赐姓征氏，号二征将军，当诛单于舆而立当代之。[③]出车城西横厩，未发。尤素有智略，非莽攻伐西夷，数谏不从，著古名将乐毅、白起不用之意及言边事凡三篇，奏以风谏莽。[④]及当出廷议，尤固言匈奴可且以为后，先忧山东盗贼。莽大怒，乃策尤曰："视事四年，蛮夷猾夏不能遏绝，寇贼奸宄不能殄灭，不畏天威，不用诏命，皃佷自臧，持必不移，[⑤]怀执异心，非沮军议。[⑥]未忍致于理，其上大司马武建伯印韨，[⑦]归故郡。"以降符伯董忠为大司马。

①师古曰："善于者，匈奴之号也。后安公者，中国之爵。两加之。"

②师古曰:"槁街,蛮夷馆所在也,解在陈汤传。槁音工早反。"

③师古曰:"舆者,时见为单于之名。"

④师古曰:"风读曰讽。"

⑤师古曰:"皃,古貌字也。皃佷,言其佷戾见于容貌也。臧,善也。自以为善,而固持其所见,不可移易。"

⑥师古曰:"沮,坏也,音材汝反。"

⑦师古曰:"韨者,印之组。"

翼平连率田况奏郡县訾民不实,①莽复三十税一。以况忠言忧国,进爵为伯,赐钱二百万。众庶皆詈之。青、徐民多弃乡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壮者入贼中。

①师古曰:"举百姓赀财,不以实数。"

夙夜连率韩博上言:"有奇士,长丈,大十围,来至臣府,曰欲奋击胡虏。自谓巨毋霸,出于蓬莱东南,五城西北昭如海濒,①轺车不能载,三马不能胜。即日以大车四马,建虎旗,载霸诣阙。霸卧则枕鼓,以铁箸食,此皇天所以辅新室也。愿陛下作大甲高车,赍育之衣,遣大将一人与虎贲百人迎之于道。京师门户不容者,开高大之,以视百蛮,②镇安天下。"博意欲以风莽。③莽闻恶之,留霸在所新丰,④更其姓曰巨母氏,谓因文母太后而霸王符也。⑤征博下狱,以非所宜言,弃市。

①师古曰:"昭如,海名也。濒,涯也,音频,又音宾。"

②晋灼曰:"视音曰示。"

③晋灼曰:"讽言毋得篡盗而霸。"

④师古曰:"在所,谓其见到之处。"

⑤师古曰:"莽字巨君,若言文母出此人,使我致霸王。"

明年改元曰地皇,从三万六千岁历号也。

地皇元年正月乙未,赦天下。下书曰:"方出军行师,敢有趋谨犯法者,辄论斩,毋须时,①尽岁止。"②于是春夏斩人都市,百姓震惧,道路

以目。

①师古曰:“趋谨,谓趋走而谨哗也。须,待也。”

②师古曰:“至此岁尽而止。”

二月壬申,日正黑。莽恶之,下书曰:“乃者日中见昧,阴薄阳,黑气为变,百姓莫不惊怪。兆域大将军王匡遣吏考问上变事者,欲蔽上之明,是以谪见于天,①以正于理,塞大异焉。”

①师古曰:“谪音谪。谪,责也,音徒厄反。见音胡电反。”

莽见四方盗贼多,复欲厌之,① 又下书曰:“予之皇初祖考黄帝定天下,将兵为上将军,建华盖,立斗献,② 内设大将,外置大司马五人,大将军二十五人,偏将军百二十五人,裨将军千二百五十人,校尉万二千五百人,司马三万七千五百人,候十一万二千五百人,当百二十二万五千人,③ 士吏四十五万人,士千三百五十万人,④ 应协于易‘弧矢之利,以威天下’。⑤ 予受符命之文,稽前人,将条备焉。”⑥ 于是置前后左右中大司马之位,赐诸州牧号为大将军,郡卒正、连帅、大尹为偏将军,属令长裨将军,县宰为校尉。乘传使者经历郡国,日且十辈,⑦ 仓无见谷⑧ 以给,传车马不能足,赋取道中车马,⑨ 取办于民。

①师古曰:“厌音一叶反。”

②师古曰:“献音牺。谓斗魁及杓末,如勺之形也。”

③晋灼曰:“当亦官名也。”师古曰:“当百,官名,百非其数。”

④晋灼曰:“自五大司马至此皆以五乘之也。”师古曰:“晋说非也。从上计之,或五或十,或两或三。”

⑤师古曰:“易下系辞曰:‘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言所立将率,以合此意。木弓曰弧。”

⑥师古曰:“稽,考也,考法于前人也。”

⑦师古曰:“传音张恋反。次下亦同。”

⑧师古曰:“见谓见在也。”

⑨师古曰:“于道中行者,即执取之,以充事也。”

七月，大风毁王路堂。复下书曰："乃壬午餔时，有列风雷雨发屋折木之变，①予甚弁焉，予甚栗焉，予甚恐焉。②伏念一旬，迷乃解矣。③昔符命文立安为新遷王，④临国雒阳，为统义阳王。是时予在摄假，谦不敢当，而以为公。其后金匮文至，议者皆曰：'临国雒阳为统，谓据土中为新室统也，宜为皇太子。'自此后，临久病，虽瘳不平，朝见挈茵舆行。⑤见王路堂者，张于西厢及后阁更衣中，⑥又以皇后被疾，临且去本就舍，妃妾在东永巷。⑦壬午，列风毁王路西厢及后阁更衣中室。昭宁堂池东南榆树大十围，东僵，击东阁，阁即东永巷之西垣也。皆破折瓦坏，发屋拔木，予甚惊焉。又候官奏月犯心前星，厥有占，予甚忧之。伏念紫阁图文，太一、黄帝皆得瑞以仙，后世褒主当登终南山。⑧所谓新遷王者，乃太一新遷之后也。⑨统义阳王乃用五统以礼义登阳上迁之后也。临有兄而称太子，名不正。宣尼公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至于刑罚不中，民无错手足。'⑩惟即位以来，阴阳未和，风雨不时，数遇枯旱蝗螟为灾，谷稼鲜耗，百姓苦饥，⑪蛮夷猾夏，寇贼奸宄，人民正营，无所错手足。⑫深惟厥咎，在名不正焉。其立安为新遷王，临为统义阳王，几以保全二子，⑬子孙千亿，外攘四夷，内安中国焉。"

①师古曰："列风，暴列之风。"

②师古曰："弁，疾也。一曰弁，抚手也，言惊惧也。"

③师古曰："先言列风雷雨，后言迷乃解矣，盖取舜'纳于大麓，列风雷雨不迷'以为言也。"

④服虔曰："安，莽第三子也。遷音仙。莽改汝南新蔡曰新遷。"师古曰："遷犹仙耳，不劳假借音。"

⑤服虔曰："有疾以执茵舆之行也。"晋灼曰："汉仪注皇后、婕妤乘輦，餘者以茵，四人举以行。岂今之板舆而铺茵乎？"师古曰："晋说非也。此直谓坐茵褥之上，而令四人对举茵之四角，舆而行，何谓板舆乎？"

⑥李奇曰："张，帐也。"晋灼曰："更衣中，谓朝贺易衣服处，室屋名也。"

⑦师古曰："言临侍疾，故去其本所居，而来就此止息，是以妃妾在东永巷也。"

⑧李奇曰："褒主，大主也。"

⑨服虔曰:“太一、黄帝欲令安追继其后也。”

⑩师古曰:“论语载孔子对子路之言。错,安置也,音千故反。莽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

⑪师古曰:“鲜,少也。耗,虚也。鲜音先践反。耗音火到反。”

⑫师古曰:“正营,惶恐不安之意也。正音征。”

⑬师古曰:“几读曰冀。”

是月,杜陵便殿乘舆虎文衣废臧在室匣中者[①]出,自树立外堂上,[②]良久乃委地。吏卒见者以闻,莽恶之,下书曰:“宝黄厮赤,[③]其令郎从官皆衣绛。”

①师古曰:“匣,匮也,音狎。”

②师古曰:“树,竖也。”

③服虔曰:“以黄为宝,自用其行气也。厮赤,厮役贱者皆衣赤,贱汉行也。”

望气为数者多言有土功象,莽又见四方盗贼多,欲视为自安能建万世之基者,[①]乃下书曰:“予受命遭阳九之戹,百六之会,府帑空虚,百姓匮乏,宗庙未修,且祫祭于明堂太庙,夙夜永念,非敢宁息。深惟吉昌莫良于今年,予乃卜波水之北,郎池之南,惟玉食。[②]予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亦惟玉食。予将(新)〔亲〕筑焉[2]。于是遂营长安城南,[③]提封百顷。九月甲申,莽立载行视,[④]亲举筑三下。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持节,及侍中常侍执法杜林等数十人将作。[⑤]崔发、张邯说莽曰:“德盛者文缛,[⑥]宜崇其制度,宣视海内,[⑦]且令万世之后无以复加也。”莽乃博征天下工匠诸图画,以望法度算,乃吏民以义入钱谷助作者,骆驿道路。[⑧]坏彻城西苑中建章、承光、包阳、大台、储元宫及平乐、当路、阳禄馆,凡十馀所,[⑨]取其材瓦,以起九庙。是月,大雨六十馀日。令民人米六百斛为郎,其郎吏增秩赐爵至附城。九庙:一曰黄帝太初祖庙,二曰帝虞始祖昭庙,三曰陈胡王统祖穆庙,四曰齐敬王世祖昭庙,五曰济北愍王王祖穆庙,凡五庙不堕云;[⑩]六曰济南伯王尊祢昭庙,七曰元城孺王尊祢穆庙,八曰阳平顷王戚祢昭庙,九曰新都显王戚祢穆庙。殿皆重

屋。太初祖庙东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馀庙半之。为铜薄栌，⑪饰以金银雕文，⑫穷极百工之巧。带高增下，⑬功费数百钜万，卒徒死者万数。

①师古曰："视音示。"

②刘德曰："长安南也。"晋灼曰："黄图波、浪，二水名也，在甘泉苑中。"师古曰："晋说非也。黄图有西波池、郎池，皆在石城南上林中。玉食，谓龟为玉兆之文而墨食也。波音(波)〔彼〕皮反。"[3]

③师古曰："盖所谓金水之南，明堂之西。"

④师古曰："立载谓立而乘车也。行音下更反。"

⑤师古曰："将领筑作之人。"

⑥师古曰："文，礼文也。缛，繁也，音辱。"

⑦师古曰："视读曰示。"

⑧师古曰："骆驿，言不绝。"

⑨师古曰："自建章以下至阳禄，皆上林苑中馆。"

⑩师古曰："堕，毁也，音火规反。"

⑪师古曰："薄栌，柱上枅，即今所谓楮也。栌音卢。"

⑫师古曰："雕字与彫同。"

⑬师古曰："本因高地而建立之，其旁下者更增筑。"

钜鹿男子马適求等谋举燕赵兵以诛莽，①大司空士王丹发觉以闻。莽遣三公大夫逮治党与，②连及郡国豪杰数千人，皆诛死。封丹为辅国侯。

①师古曰："马適，姓也。求，名也。"

②师古曰："逮，逮捕之也。已解于上。"

自莽为不顺时令，百姓怨恨，莽犹安之，又下书曰："惟设此壹切之法以来，常安六乡巨邑之都，桴鼓稀鸣，盗贼衰少，①百姓安土，岁以有年，此乃立权之力也。今胡虏未灭诛，蛮夷未绝焚，江湖海泽麻沸，盗贼未尽破殄，②又兴奉宗庙社稷之大作，民众动摇。今复壹切行此令，尽

二年止之,以全元元,救愚奸。”

①师古曰:“巨,大也。桴,所以击鼓者也,音孚,其字从木。”

②师古曰:“麻沸,言如乱麻而沸涌。”

是岁,罢大小钱,更行货布,长二寸五分,广一寸,直货钱二十五。货钱径一寸,重五铢,枚直一。两品并行。敢盗铸钱及偏行布货,伍人知不发举,皆没人为官奴婢。①

①师古曰:“伍人,同伍之人,若今伍保者也。”

太傅平晏死,以予虞唐尊为太傅。尊曰:“国虚民贫,咎在奢泰。”乃身短衣小袖,乘牝马柴车,①藉槁,瓦器,②又以历遗公卿。③出见男女不异路者,尊自下车,以象刑赭幡污染其衣。④莽闻而说之,⑤下诏申敕公卿思与厥齐。⑥封尊为平化侯。

①师古曰:“柴车即栈车。”

②师古曰:“藉槁,去蒲蒻也。瓦器,以瓦为食器。”

③师古曰:“以瓦器盛食,遗公卿也。”

④师古曰:“赭幡,以赭汁渍巾幡。”

⑤师古曰:“说读曰悦。”

⑥师古曰:“令与尊同此操行也。论语称孔子曰‘见贤思齐’,故莽云然。”

是时,南郡张霸、江夏羊牧、王匡等起云杜绿林,号曰下江兵,①众皆万馀人。武功中水乡民三舍垫为池。②

①晋灼曰:“本起江夏云杜县,后分西上,入南郡,屯蓝田,故号下江兵也。”

②师古曰:“垫,陷也,音丁念反。”

二年正月,以州牧位三公,刺举怠解,①更置牧监副,秩元士,冠法冠,行事如汉刺史。

①师古曰:“解读曰懈。”

是月,莽妻死,谥曰孝睦皇后,葬渭陵长寿园西,令永侍文母,名陵

曰亿年。初莽妻以莽数杀其子，涕泣失明，莽令太子临居中养焉。莽妻旁侍者原碧，莽幸之。后临亦通焉，恐事泄，谋共杀莽。临妻愔，国师公女，[①]能为星，语临宫中且有白衣会。临喜，以为所谋且成。后贬为统义阳王，出在外第，愈忧恐。会莽妻病困，临予书曰："上于子孙至严，前长孙、中孙年俱三十而死。[②]今臣临复适三十，诚恐一旦不保中室，则不知死命所在！"[③]莽候妻疾，见其书，大怒，疑临有恶意，不令得会丧。既葬，收原碧等考问，具服奸、谋杀状。莽欲秘之，使杀案事使者司命从事，埋狱中，家不知所在。赐临药，临不肯饮，自刺死。使侍中票骑将军同说侯林赐魂衣玺韨，[④]策书曰："符命文立临为统义阳王，此言新室即位三万六千岁后，为临之后者乃当龙阳而起。前过听议者，以临为太子，有烈风之变，辄顺符命，立为统义阳王。在此之前，自此之后，不作信顺，弗蒙厥佑，夭年陨命，呜呼哀哉！迹行赐谥，谥曰缪王。"又诏国师公："临本不知星，事从愔起。"愔亦自杀。

①师古曰："愔音一寻反。"

②师古曰："中读曰仲。"

③李奇曰："中室，临之母也。"晋灼曰："长乐宫中殿也。"师古曰："二说皆非也。中室，室中也。临自言欲于室中自保全，不可得耳。"

④师古曰："说读曰悦。"

是月，新遷王安病死。初，莽为侯就国时，幸侍者增秩、怀能、开明。怀能生男兴，增秩生男匡、女晔，开明生女捷，皆留新都国，以其不明故也。[①]及安疾甚，莽自病无子，为安作奏，使上言："兴等母虽微贱，属犹皇子，不可以弃。"章视群公，[②]皆曰："安友于兄弟，[③]宜及春夏加封爵。"于是以王车遣使者迎兴等，封兴为功脩公，匡为功建公，晔为睦脩任，捷为睦逮任。孙公明公寿病死，旬月四丧焉。莽坏汉孝武、孝昭庙，分葬子孙其中。

①师古曰："言侍者或与外人私通所生子女，不可分明也。"

②师古曰："视读曰示。以所上之章遍示之。"

③师古曰:"友,爱也。善兄弟曰友。"

魏成大尹李焉与卜者王况谋,况谓焉曰:"新室即位以来,民田奴婢不得卖买,数改钱货,征发烦数,军旅骚动,四夷并侵,百姓怨恨,盗贼并起,汉家当复兴。君姓李,李音徵,徵火也,① 当为汉辅。"因为焉作谶书,言"文帝发忿,居地下趣军,北告匈奴,南告越人。② 江中刘信,执敌报怨,复续古先,四年当发军。江湖有盗,自称樊王,姓为刘氏,万人成行,③ 不受赦令,欲动秦、雒阳。十一年当相攻,太白扬光,岁星入东井,其号当行。"④ 又言莽大臣吉凶,各有日期。会合十馀万言。焉令吏写其书,吏亡告之。莽遣使者即捕焉,狱治皆死。

①师古曰:"徵音竹里反。"

②师古曰:"趣读曰促。"

③师古曰:"行音胡郎反。"

④师古曰:"号谓号令也。"

三辅盗贼麻起,① 乃置捕盗都尉官,令执法谒者追击长安中,建鸣鼓攻贼幡,而使者随其后。遣太师牺仲景尚、更始将军护军王党将兵击青、徐,国师和仲曹放助郭兴击句町。转天下谷币诣西河、五原、朔方、渔阳,每一郡以百万数,欲以击匈奴。

①师古曰:"言起者如乱麻也。"

秋,陨霜杀菽,关东大饥,蝗。

民犯铸钱,伍人相坐,没入为官奴婢。其男子槛车,儿女子步,以铁锁琅当其颈,传诣钟官,以十万数。① 到者易其夫妇,② 愁苦死者什六七。孙喜、景尚、曹放等击贼不能克,军师放纵,百姓重困。③

①师古曰:"琅当,长镣也。钟官,主铸钱之官也。"

②师古曰:"改相配匹,不依其旧也。"

③师古曰:"重音直用反。"

莽以王况谶言荆楚当兴,李氏为辅,欲厌之,① 乃拜侍中掌牧大夫

李琴为大将军、扬州牧，赐名圣，②使将兵奋击。

①师古曰："厌音一叶反。"

②师古曰："改其旧名，以圣代讖。琴音所林反。"

上谷储夏自请愿说瓜田仪，①莽以为中郎，使出仪。②仪文降，未出而死。③莽求其尸葬之，为起冢、祠室，谥曰瓜宁殇男，几以招来其馀，④然无肯降者。

①服虔曰："储夏，人姓也。"

②师古曰："说之令自出。"

③师古曰："上文书言降，而身未出。"

④师古曰："几读曰冀。"

闰月丙辰，大赦天下，天下大服民私服在诏书前亦释除。①

①张晏曰："莽妻本以此岁死，天下大服也。私服，自丧其亲。皆除之。"

郎阳成脩献符命，言继立民母，又曰："黄帝以百二十女致神仙。"莽于是遣中散大夫、谒者各四十五人分行天下，①博采乡里所高有淑女者上名。

①师古曰："行音下更反。"

莽梦长乐宫铜人五枚起立，莽恶之，念铜人铭有"皇帝初兼天下"之文，即使尚方工镌灭所梦铜人膺文。①又感汉高庙神灵，②遣虎贲武士入高庙，拔剑四面提击，③斧坏户牖，④桃汤赭鞭鞭洒屋壁，⑤令轻车校尉居其中，又令中军北垒居高寝。⑥

①师古曰："镌，凿也，音子全反。"

②师古曰："谓梦见谴责。"

③师古曰："提，掷也，音徒计反。"

④师古曰："以斧斫坏之。"

⑤师古曰："桃汤洒之，赭鞭鞭之也。赭，赤也。"

⑥师古曰："徙北军垒之兵士于高庙寝中屯居也。"

或言黄帝时建华盖以登仙，莽乃造华盖九重，高八丈一尺，金瑵羽葆，[①]载以秘机四轮车，[②]驾六马，力士三百人黄衣帻，车上人击鼓，挽者皆呼"登仙"。莽出，令在前。百官窃言"此似辗车，非仙物也。"[③]

①师古曰："瑵读曰爪。谓盖弓头为爪形。"

②服虔曰："盖高八丈，其杠皆有屈膝，可上下屈申也。"师古曰："言潜为机关，不使外见，故曰秘机也。"

③师古曰："辗车，载丧车，音而。"

是岁，南郡秦丰众且万人。平原女子迟昭平能说(经博)〔博经〕以八投，[①][4]亦聚数千人在河阻中。莽召问群臣禽贼方略，皆曰："此天囚行尸，命在漏刻。"故左将军公孙禄征来与议，[②]禄曰："太史令宗宣典星历，候气变，以凶为吉，乱天文，误朝廷。太傅平化侯饰虚伪以偷名位，'贼夫人之子'。[③]国师嘉信公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明学男张邯、地理侯孙阳造井田，使民弃土业。牺和鲁匡设六筦，以穷工商。说符侯崔发阿谀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诛此数子以尉天下！"又言："匈奴不可攻，当与和亲。臣恐新室忧不在匈奴，而在封域之中也。"莽怒，使虎贲扶禄出。然颇采其言，左迁鲁匡为五原卒正，以百姓怨非故。六筦非匡所独造，莽厌众意而出之。[④]

①服虔曰："博奕经，以八箭投之。"

②师古曰："与读曰豫。"

③师古曰："论语称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孔子曰'贼夫人之子'，言羔未知政道，而使宰邑，所以为贼害也。故禄引此而言。"

④师古曰："厌，满也，音一艳反。"

初，四方皆以饥寒穷愁起为盗贼，稍稍群聚，常思岁熟得归乡里。众虽万数，亶称巨人、从事、三老、祭酒，[①]不敢略有城邑，转掠求食，日阕而已。[②]诸长吏牧守皆自乱斗中兵而死，[③]贼非敢欲杀之也，而莽终不谕其故。[④]是岁，大司马士按章豫州，[⑤]为贼所获，贼送付县。士还，上书具言状。莽大怒，下狱以为诬罔。因下书责七公曰："夫吏者，理

也。宣德明恩，以牧养民，仁之道也。抑强督奸，捕诛盗贼，义之节也。⑥今则不然。盗发不辄得，至成群党，遮略乘传宰士。⑦士得脱者，又妄自言'我责数贼"何故为是?"⑧贼曰"以贫穷故耳"。贼护出我。'今俗人议者率多若此。惟贫困饥寒，犯法为非，大者群盗，小者偷穴，不过二科，⑨今乃结谋连党以千百数，是逆乱之大者，岂饥寒之谓邪？七公其严敕卿大夫、卒正、连率、庶尹，谨牧养善民，急捕殄盗贼。有不同心并力，疾恶黜贼，而妄曰饥寒所为，辄捕系，请其罪。"于是群下愈恐，莫敢言贼情者，亦不得擅发兵，贼由是遂不制。

①师古曰："亶读曰但。言不为大号。"

②师古曰："阕，尽也。随日而尽也。阕音空穴反。"

③师古曰："中，伤也。"

④师古曰："不晓此意也。"

⑤师古曰："有上章相告者，就而按治之。"

⑥师古曰："督谓察视也。"

⑦师古曰："传音张恋反。"

⑧师古曰："数音所具反。"

⑨师古曰："穴谓穿墙为盗也。"

唯翼平连率田况素果敢，发民年十八以上四万馀人，授以库兵，与刻石为约。赤糜闻之，不敢入界。①况自劾奏，莽让况：②"未赐虎符而擅发兵，此弄兵也，厥罪乏兴。③以况自诡必禽灭贼，故且勿治。"④后况自请出界击贼，所向皆破。莽以玺书令况领青、徐二州牧事。况上言："盗贼始发，其原甚微，非部吏、伍人所能禽也。咎在长吏不为意，县欺其郡，郡欺朝廷，实百言十，实千言百。朝廷忽略，不辄督责，遂至延曼连州，⑤乃遣将率，多发使者，传相监趣。⑥郡县力事上官，应塞诘对，⑦共酒食，具资用，以求断斩，⑧不给复忧盗贼治官事。⑨将率又不能躬率吏士，战则为贼所破，吏气寝伤，徒费百姓。⑩前幸蒙赦令，贼欲解散，或反遮击，恐入山谷，转相告语，故郡县降贼，皆更惊骇，恐见诈灭，因饥馑

易动,旬日之间更十馀万人,此盗贼所以多之故也。今雒阳以东,米石二千。窃见诏书,欲遣太师、更始将军,二人爪牙重臣,多从人众,道上空竭,少则亡以威视远方。⑪宜急选牧、尹以下,明其赏罚,收合离乡。小国无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积藏谷食,并力固守。贼来攻城,则不能下,所过无食,势不得群聚。如此,招之必降,击之则灭。今空复多出将率,郡县苦之,反甚于贼。宜尽征还乘传诸使者,以休息郡县。委任臣况以二州盗贼,必平定之。"莽畏恶况,阴为发代,遣使者赐况玺书。使者至,见况,因令代监其兵。况随使者西,到,拜为师尉大夫。况去,齐地遂败。

①师古曰:"糜,眉也。以朱涂眉,故曰赤眉。古字通用。"

②师古曰:"让,责也。"

③师古曰:"擅发之罪,与乏军兴同科也。"

④师古曰:"诡,责也。自以为忧责。"

⑤师古曰:"延音弋战反。旻与蔓同。"

⑥师古曰:"趣读曰促。"

⑦师古曰:"力,勤也。塞,当也。"

⑧师古曰:"交惧斩死之刑也。共读曰供。"

⑨师古曰:"给,暇也。"

⑩师古曰:"寖,渐也。"

⑪师古曰:"视读曰示。"

三年正月,九庙盖构成,纳神主。莽谒见,大驾乘六马,以五采毛为龙文衣,著角,长三尺。①华盖车,元戎十乘在前。因赐治庙者司徒、大司空钱各千万,侍中、中常侍以下皆封。封都匠仇延为邯淡里附城。②

①师古曰:"以被马上也。"

②师古曰:"都匠,大匠也。邯音胡敢反。淡音大敢反。丰盛之意。"

二月,霸桥灾,数千人以水沃救,不灭。莽恶之,下书曰:"夫三皇象

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皇王，德运也；伯者，继空续乏以成历数，故其道驳。[①]惟常安御道多以所近为名。乃二月癸巳之夜，甲午之辰，火烧霸桥，从东方西行，至甲午夕，桥尽火灭。大司空行视考问，[②]或云寒民舍居桥下，[③]疑以火自燎，为此灾也。[④]其明旦即乙未，立春之日也。予以神明圣祖黄虞遗统受命，至于地皇四年为十五年。正以三年终冬绝灭霸驳之桥，欲以兴成新室统壹长存之道也。又戒此桥空东方之道。今东方岁荒民饥，道路不通，东岳太师亟科条，[⑤]开东方诸仓，赈贷穷乏，以施仁道。其更名霸馆为长存馆，霸桥为长存桥。”

①师古曰：“伯皆读曰霸。”

②师古曰：“行音下更反。”

③师古曰：“舍，止宿也。”

④师古曰：“燎谓炙令腁也。”

⑤师古曰：“亟，急也，音己力反。”

是月，赤眉杀太师牺仲景尚。关东人相食。

四月，遣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东，[①]祖都门外，[②]天大雨，沾衣止。长老叹曰：“是为泣军！”莽曰：“惟阳九之阨，与害气会，究于去年。枯旱霜蝗，饥馑荐臻，[③]百姓困乏，流离道路，于春尤甚，予甚悼之。今使东岳太师特进褒新侯开东方诸仓，赈贷穷乏。太师公所不过道，分遣大夫谒者并开诸仓，以全元元。太师公因与廉丹大使五威司命位右大司马更始将军平均侯之兖州，填抚所掌，[④]及青、徐故不轨盗贼未尽解散，后复屯聚者，皆清洁之，期于安兆黎矣。”[⑤]太师、更始合将锐士十馀万人，所过放纵。东方为之语曰：“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卒如田况之言。

①师古曰：“东谓东出也。”

②师古曰：“祖道送匡、丹于都门外。”

③师古曰：“荐读曰荐。荐，仍也。”

④师古曰：“之，往也。填音竹刃反。”

⑤师古曰:"黎,众也。"

莽又多遣大夫谒者分教民煮草木为酪,酪不可食,重为烦费。[①]莽下书曰:"惟民困乏,虽溥开诸仓以赈赡之,[②]犹恐未足。其且开天下山泽之防,诸能采取山泽之物而顺月令者,其恣听之,勿令出税。至地皇三十年如故,是王光上戊之六年也。[③]如令豪吏猾民辜而擅之,小民弗蒙,非予意也。[④]易不云乎?'损上益下,民说无疆。'[⑤]书云:'言之不从,是谓不艾。'[⑥]咨乎群公,可不忧哉!"[⑦]

①师古曰:"重音直用反。"

②师古曰:"溥与普同。"

③孟康曰:"戊,土也,莽所作历名。"

④师古曰:"辜擅谓独专其利,而令它人犯者得罪辜也。"

⑤师古曰:"益卦彖辞也。言损上以益下,则人皆欢悦无穷竟。"

⑥师古曰:"洪范之言。艾读曰乂。乂,治也。"

⑦师古曰:"咨者,叹息之言。"

是时下江兵盛,新市朱鲔、平林陈牧等皆复聚众,攻击乡聚。莽遣司命大将军孔仁部豫州,纳言大将军严尤、秩宗大将军陈茂击荆州,各从吏士百馀人,乘船从渭入河,至华阴乃出乘传,到部募士。尤谓茂曰:"遣将不与兵符,必先请而后动,是犹绁韩卢而责之获也。"[①]

①师古曰:"绁,系也。韩卢,古韩国之名犬也。黑色曰卢。"

夏,蝗从东方来,蜚蔽天,[①]至长安,入未央宫,缘殿阁。莽发吏民设购赏捕击。

①师古曰:"蜚,古飞字也。"

莽以天下谷贵,欲厌之,[①]为大仓,置卫交戟,名曰"政始掖门"。

①师古曰:"厌音一叶反。"

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乃置养赡官稟食之。[①]使者监领,与小吏共盗其稟,饥死者十七八。先是,莽使中黄门王业领长安市买,贱取于民,

民甚患之。业以省费为功，赐爵附城。莽闻城中饥馑，以问业。业曰："皆流民也。"乃市所卖粱饭肉羹，持入视莽，[2]曰："居民食咸如此。"莽信之。

①师古曰："稟，给也。食读曰饲。"

②师古曰："视读曰示。"

冬，无盐索卢恢等举兵反城。[1]廉丹、王匡攻拔之，斩首万馀级。莽遣中郎将奉玺书劳丹、匡，进爵为公，封吏士有功者十馀人。

①师古曰："索卢，姓也。恢，名也。反城，据城以反也。一曰，反音幡。今语贼犹曰幡城。索音先各反。"

赤眉别校董宪等众数万人在梁郡，王匡欲进击之，廉丹以为新拔城罢劳，[1]当且休士养威。匡不听，引兵独进，丹随之。合战成昌，[2]兵败，匡走。丹使吏持其印韨符节付匡曰："小儿可走，吾不可！"遂止，战死。校尉汝云、王隆等二十馀人别斗，闻之，皆曰："廉公已死，吾谁为生？"驰犇贼，皆战死。[3]莽伤之，下书曰："惟公多拥选士精兵，众郡骏马仓谷帑藏皆得自调，[4]忽于诏策，离其威节，骑马呵噪，[5]为狂刃所害，乌呼哀哉！赐谥曰果公。"

①师古曰："罢读曰疲。"

②师古曰："成昌，地名也。"

③师古曰："犇，古奔字也。"

④师古曰："谓发取也，音徒钓反。"

⑤师古曰："忽谓怠忘也。噪，群呼也，音先到反。"

国将哀章谓莽曰："皇祖考黄帝之时，中黄直为将，破杀蚩尤。今臣居中黄直之位，愿平山东。"莽遣章驰东，与太师匡并力。又遣大将军阳浚守敖仓，司徒王寻将十馀万屯雒阳填南宫，[1]大司马董忠养士习射中军北垒，大司空王邑兼三公之职。司徒寻初发长安，宿霸昌厩，[2]亡其黄钺。寻士房扬素狂直，乃哭曰："此经所谓'丧其齐斧'者也！"[3]自劾

去。莽击杀扬。

①师古曰:"填音竹刃反。"

②师古曰:"霸昌观之厩也。三辅黄图曰在城外也。"

③应劭曰:"齐,利也。亡其利斧,言无以复断斩也。"师古曰:"此易巽卦上九爻辞。"

四方盗贼往往数万人攻城邑,杀二千石以下。太师王匡等战数不利。莽知天下溃畔,事穷计迫,乃议遣风俗大夫司国宪等分行天下,[①]除井田奴婢山泽六筦之禁,即位以来诏令不便于民者皆收还之。待见未发,会世祖与兄齐武王伯升、宛人李通等[②]帅春陵子弟数千人,招致新市平林朱鲔、陈牧等合攻拔棘阳。是时严尤、陈茂破下江兵,成丹、王常等数千人别走,入南阳界。

①师古曰:"行音下更反。"

②师古曰:"世祖谓光武皇帝。"

十一月,有星孛于张,东南行,五日不见。莽数召问太史令宗宣,诸术数家皆缪对,言天文安善,群贼且灭。莽差以自安。

四年正月,汉兵得下江王常等以为助兵,击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皆斩之,杀其众数万人。初,京师闻青、徐贼众数十万人,讫无文号旌旗表识,[①]咸怪异之。好事者窃言:"此岂如古三皇无文书号谥邪?"[②]莽亦心怪,以问群臣,群臣莫对。唯严尤曰:"此不足怪也。自黄帝、汤、武行师,必待部曲旌旗号令,今此无有者,直饥寒群盗,犬羊相聚,不知为之耳。"莽大说,[③]群臣尽服。及后汉兵刘伯升起,皆称将军,攻城略地,既杀甄阜,移书称说。莽闻之忧惧。

①师古曰:"文谓文章;号谓大位号也。一曰,号谓号令也。识读与帜同,音(忒)〔式〕志反。"[5]

②师古曰:"欲其事成,故云然也。"

③师古曰:"说读曰悦。"

汉兵乘胜遂围宛城。初，世祖族兄圣公先在平林兵中。三月辛巳朔，平林、新市、下江兵将王常、朱鲔等共立圣公为帝，改年为更始元年，拜置百官。莽闻之愈恐。欲外视自安，①乃染其须发，进所征天下淑女杜陵史氏女为皇后，聘黄金三万斤，车马奴婢杂帛珍宝以巨万计。莽亲迎于前殿两阶间，成同牢之礼于上西堂。备和嫔、美御、和人三，位视公；嫔人九，视卿；美人二十七，视大夫；御人八十一，视元士：凡百二十人，皆佩印韨，执弓韣。②封皇后父谌为和平侯，拜为宁始将军，谌子二人皆侍中。是日，大风发屋折木。群臣上寿曰："乃庚子雨水洒道，辛丑清靓无尘，③其夕穀风迅疾，从东北来。④辛丑，巽之宫日也。巽为风为顺，后谊明，母道得，温和慈惠之化也。易曰：'受兹介福，于其王母。'⑤礼曰：'承天之庆，万福无疆。'⑥诸欲依废汉火刘，皆沃灌雪除，殄灭无馀杂矣。百谷丰茂，庶草蕃殖，⑦元元欢喜，兆民赖福，天下幸甚！"莽日与方士涿郡昭君等于后宫考验方术，纵淫乐焉。大赦天下，然犹曰："故汉氏春陵侯群子刘伯升与其族人婚姻党与，妄流言惑众，悖畔天命，及手害更始将军廉丹、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及北狄胡虏逆舆(泊)〔洎〕南蛮虏若豆、孟迁，[6]不用此书。⑧有能捕得此人者，皆封为上公，食邑万户，赐宝货五千万。"

①师古曰："视读曰示。"

②师古曰："礼记月令'仲春之月玄鸟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率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韣，弓衣也。带之者，求男子之祥也，故莽依放之焉。韣音独。"

③师古曰："靓即静字也。"

④师古曰："穀风即谷风。"

⑤师古曰："晋卦六二爻也。介，大也。王母，君母。"

⑥师古曰："礼之祝词。"

⑦师古曰："蕃，滋也。殖，生也。"

⑧师古曰："舆，匈奴单于名也。洎，及也。若豆、孟迁，蛮夷之名也。言伯升已下，孟迁以上，不在赦令之限也。"

又诏:"太师王匡、国将哀章、司命孔仁、兖州牧寿良、卒正王闳、扬州牧李圣亟进所部州郡兵① 凡三十万众,迫措青、徐盗贼。② 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车骑将军王巡、左队大夫王吴亟进所部州郡兵凡十万众,迫措前队丑虏。明告以生活丹青之信,③ 复迷惑不解散,皆并力合击,殄灭之矣! 大司空隆新公,宗室戚属,前以虎牙将军东指则反虏破坏,西击则逆贼靡碎,④ 此乃新室威宝之臣也。如黠贼不解散,将遣大司空将百万之师征伐剿绝之矣!"⑤ 遣七公于士隗嚣等七十二人分下赦令晓谕云。嚣等既出,因逃亡矣。

①师古曰:"亟,急也。"

②师古曰:"措读与笮同,音庄客反。下亦放此。"

③师古曰:"生活,谓来降者不杀之也。丹青之信,言明著也。"

④师古曰:"靡,散也,音武皮反。"

⑤师古曰:"剿,截也,音(予)〔子〕小反。"[7]

四月,世祖与王常等别攻颍川,下昆阳、郾、定陵。① 莽闻之愈恐,遣大司空王邑驰传之洛阳,② 与司徒王寻发众郡兵百万,号曰"虎牙五威兵",平定山东。得颛封爵,政决于邑,除用征诸明兵法六十三家术者,各持图书,受器械,备军吏。倾府库以遣邑,多赍珍宝猛兽,欲视饶富,用怖山东。③ 邑至洛阳,州郡各选精兵,牧守自将,定会者四十二万人,馀在道不绝,车甲士马之盛,自古出师未尝有也。

①师古曰:"三县之名也。郾音一扇反。"

②师古曰:"传音张恋反。"

③师古曰:"视读曰示。"

六月,邑与司徒寻发洛阳,欲至宛,道出颍川,过昆阳。昆阳时已降汉,汉兵守之。严尤、陈茂与二公会,二公纵兵围昆阳。严尤曰:"称尊号者在宛下,宜亟进。① 彼破,诸城自定矣。"邑曰:"百万之师,所过当灭,今屠此城,喋血而进,② 前歌后舞,顾不快邪!"遂围城数十重。城中

请降,不许。严尤又曰:"'归师勿遏,围城为之阙',③可如兵法,使得逸出,以怖宛下。"邑又不听。会世祖悉发鄗、定陵兵数千人来救昆阳,寻、邑易之,④自将万馀人行陈,⑤敕诸营皆按部毋得动,独迎,与汉兵战,不利。大军不敢擅相救,汉兵乘胜杀寻。昆阳中兵出并战,邑走,军乱。(天)〔大〕风蜚瓦,⑥[8]雨如注水,大众崩坏号呼,⑦虎豹股栗,⑧士卒奔走,各还归其郡。邑独与所将长安勇敢数千人还洛阳。关中闻之震恐,盗贼并起。

①师古曰:"亟,急也。"

②师古曰:"喋音牒。"

③师古曰:"此兵法之言也。遏,遮也。阙,不合也。"

④师古曰:"轻易之也。易音亦豉反。"

⑤师古曰:"巡行军陈也。行音下更反。"

⑥师古曰:"蜚,古飞字。"

⑦师古曰:"呼音火故反。"

⑧师古曰:"言战惧甚。"

又闻汉兵言,莽鸩杀孝平帝。莽乃会公卿以下于王路堂,开所为平帝请命金縢之策,泣以视群臣。①命明学男张邯称说其德及符命事,因曰:"易言:'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②'莽',皇帝之名。'升'谓刘伯升。'高陵'谓高陵侯子翟义也。言刘升、翟义为伏戎之兵于新皇帝世,犹殄灭不兴也。"群臣皆称万岁。又令东方槛车传送数人,言"刘伯升等皆行大戮"。(臣)〔民〕知其诈也。[9]

①师古曰:"视读曰示。"

②师古曰:"同人卦九三爻辞也。莽,平草也。言伏兵戎于草莽之中,升高陵而望,不敢前进,至于三岁不能起也。"

先是,卫将军王涉素养道士西门君惠。君惠好天文谶记,为涉言:"星孛扫宫室,刘氏当复兴,国师公姓名是也。"涉信其言,以语大司马董忠,数俱至国师殿中卢道语星宿,①国师不应。后涉特往,对歃涕泣言:

"诚欲与公共安宗族,②奈何不信涉也!"歆因为言天文人事,东方必成。涉曰:"新都哀侯小被病,功显君素耆酒,③疑帝本非我家子也。④董公主中军精兵,涉领宫卫,伊休侯主殿中,如同心合谋,共劫持帝,东降南阳天子,可以全宗族;不者,俱夷灭矣!"伊休侯者,歆长子也,为侍中五官中郎将,莽素爱之。歆怨莽杀其三子,又畏大祸至,遂与涉、忠谋,欲发。歆曰:"当待太白星出,乃可。"忠以司中大赞起武侯孙伋亦主兵,复与伋谋。伋归家,颜色变,不能食。妻怪问之,语其状。妻以告弟云阳陈邯,邯欲告之。七月,伋与邯俱告,莽遣使者分召忠等。时忠方讲兵都肄,⑤护军王咸谓忠谋久不发,恐漏泄,不如遂斩使者,勒兵入。忠不听,遂与歆、涉会省户下。莽令蔳恽责问,皆服。中黄门各拔刃将忠等送庐,忠拔剑欲自刎,侍中王望传言大司马反,黄门持剑共格杀之。省中相惊传,勒兵至郎署,皆拔刃张弩。更始将军史谌行诸署,⑥告郎吏曰:"大司马有狂病,发,已诛。"皆令弛兵。⑦莽欲以厌凶,⑧使虎贲以斩马剑挫忠,⑨盛以竹器,传曰"反虏出"。下书赦大司马官属吏士为忠所诖误,谋反未发觉者。收忠宗族,以醇醯毒药、尺白刃丛(樊)〔棘〕[10]并一坎而埋之。刘歆、王涉皆自杀。莽以二人骨肉旧臣,恶其内溃,⑩故隐其诛。伊休侯叠又以素谨,歆讫不告,⑪但免侍中中郎将,更为中散大夫。后日殿中钩盾土山仙人掌旁有白头公青衣,⑫郎吏见者私谓之国师公。衍功侯喜素善卦,莽使筮之,曰:"忧兵火。"莽曰:"小儿安得此左道?是乃予之皇祖叔父子侨欲来迎我也。"

①师古曰:"庐者,宿止之处。道谓说之也。"

②师古曰:"诚,实也。"

③师古曰:"耆读曰嗜。"

④如淳曰:"言莽母洛薄嗜酒,淫逸得莽耳,非王氏子也。设此诈欲以自别不受诛。"

⑤师古曰:"肄,习也,大习兵也。肄音亦二反。"

⑥师古曰:"行音下更反。"

⑦师古曰:"弛,放也。"

⑧师古曰:"厌,当也,音一叶反。"

⑨师古曰:"挫读曰锉,音千卧反。"

⑩师古曰:"王涉,骨肉也。刘歆,旧臣。"

⑪师古曰:"讫犹竟也。歆竟不以所谋告之。"

⑫郑氏曰:"仙人以掌承(露)承(盘)〔露盘〕也。"[11]

莽军师外破,大臣内畔,左右亡所信,不能复远念郡国,欲谞邑与计议。①崔发曰:"邑素小心,今失大众而征,恐其执节引决,宜有以大慰其意。"于是莽遣发驰传谕邑:②"我年老毋適子,③欲传邑以天下。敕亡得谢,见勿复道。"邑到,以为大司马。大长秋张邯为大司徒,崔发为大司空,司中寿容苗訢为国师,同说侯林为卫将军。莽忧懑不能食,④亶饮酒,啖鳆鱼。⑤读军书倦,因冯几寐,不复就枕矣。⑥性好时日小数,及事迫急,亶为厌胜。遣使坏渭陵、延陵园门罘罳,曰:"毋使民复思也。"又以墨涂色其周垣。⑦号将至曰"岁宿",申水为"助将军",右庚"刻木校尉",前丙"耀金都尉",又曰:"执大斧,伐枯木;流大水,灭发火。"如此属不可胜记。

①师古曰:"谞音呼。"

②师古曰:"谓谕告之。传音张恋反。"

③师古曰:"適读曰嫡。"

④师古曰:"懑音满,又音闷。"

⑤师古曰:"亶音但。下亦类此。鳆,海鱼也,音雹。"

⑥师古曰:"冯读曰凭。"

⑦师古曰:"涂染之变其旧色也。涂音一故反。"

秋,太白星流入太微,烛地如月光。

成纪隗崔兄弟共劫大尹李育,①以兄子隗嚣为大将军,攻杀雍州牧陈庆、安定卒正王旬,并其众,移书郡县,数莽罪恶万于桀纣。

①师古曰:"成纪,陇西之县。"

是月，析人邓晔、于匡起兵南乡百馀人。[①]时析宰将兵数千屯鄨亭，备武关。[②]晔、匡谓宰曰："刘帝已立，君何不知命也！"宰请降，尽得其众。晔自称辅汉左将军，匡右将军，拔析、丹水，攻武关，都尉朱萌降。进攻右队大夫宋纲，杀之，西拔湖。[③]莽愈忧，不知所出。崔发言："周礼及春秋左氏，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④]故易称'先号啕而后笑'。[⑤]宜呼嗟告天以求救。"莽自知败，乃率群臣至南郊，陈其符命本末，仰天曰："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灭众贼？即令臣莽非是，愿下雷霆诛臣莽！"因搏心大哭，气尽，伏而叩头。又作告天策，自陈功劳千馀言。诸生小民会旦夕哭，为设飧粥，[⑥]甚悲哀及能诵策文者除以为郎，至五千馀人。蔺恽将领之。

①师古曰："析，南阳之县。南乡，析县之乡名。析音先历反。"

②师古曰："鄨音口尧反。"

③师古曰："湖，弘农之县也，本属京兆。"

④师古曰："周礼春官之属女巫氏之职曰：'凡邦之大灾，歌哭而请。'哭者所以告哀也。春秋左氏传宣十二年'楚子围郑，旬有七日，郑人卜行成，不吉；卜临于太宫，且巷出车，吉。国人大临，守陴者皆哭。'故发引之以为言也。厌音一叶反。"

⑤师古曰："同人九五爻辞。号啕，哭也。啕音逃。"

⑥师古曰："飧，古餐字，音千安反。"

莽拜将军九人，皆以虎为号，号曰"九虎"，将北军精兵数万人东，内其妻子宫中以为质。时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匮，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臧府、中尚方处处各有数匮。长乐御府、中御府及都内、平准帑藏钱帛珠玉财物甚众，[①]莽愈爱之，赐九虎士人四千钱。众重怨，无斗意。[②]九虎至华阴回溪，距隘，北从河南至山。于匡持数千弩，乘堆挑战。邓晔将二万馀人从阌乡南出枣街、作姑，[③]破其一部，北出九虎后击之。六虎败走。史熊、王况诣阙归死，莽使使责死者安在，皆自杀；其四虎亡。[④]三虎郭钦、陈翠、成重收散卒保京师仓。[⑤]

①师古曰:“御府有令丞,少府之属官也,掌珍物。中御府者,皇后之府藏也。平准令丞属大司农,亦珍货所在也。”

②师古曰:“重音直用反。”

③师古曰:“阘读与闸同。作姑,邪道所由也。”

④师古曰:“六人败走,二人诣阙自杀,四人亡。”

⑤师古曰:“九人之中,六人败走,三人保仓也。京师仓在华阴潼北渭口也。翚音晖。”

邓晔开武关迎汉,丞相司直李松将二千馀人至湖,与晔等共攻京师仓,未下。晔以弘农掾王宪为校尉,将数百人北度渭,入左冯翊界,降城略地。李松遣偏将军韩臣等径西至新丰,与莽波水将军战,波水走。韩臣等追奔,遂至长门宫。王宪北至频阳,所过迎降。① 大姓栎阳申砀、下邽王大皆率众随宪。属县鄠严春、② 茂陵董喜、蓝田王孟、槐里汝臣、盩厔王扶、阳陵严本、杜陵屠门少之属,③ 众皆数千人,假号称汉将。

①师古曰:“所至之处,人皆来迎而降附也。”

②师古曰:“属县,三辅诸县也。鄠属右扶风。鄠读与郃同。其人姓严,名春。”

③师古曰:“姓屠门,名少。”

时李松、邓晔以为京师小小仓尚未可下,何况长安城,当须更始帝大兵到。即引军至华阴,治攻具。而长安旁兵四会城下,闻天水隗氏兵方到,皆争欲先入城,贪立大功卤掠之利。

莽遣使者分赦城中诸狱囚徒,皆授兵,杀豨饮其血,与誓曰:“有不为新室者,社鬼记之!”更始将军史谌将度渭桥,皆散走。谌空还。众兵发掘莽妻子父祖冢,烧其棺椁及九庙、明堂、辟雍,火照城中。或谓莽曰:“城门卒,东方人,不可信。”莽更发越骑士为卫,门置六百人,各一校尉。

十月戊申朔,兵从宣平城门入,民间所谓都门也。① 张邯行城门,逢兵见杀。② 王邑、王林、王巡、苗恽等分将兵距击北阙下。汉兵贪莽封力

战者七百馀人。③会日暮,官府邸第尽奔亡。二日己酉,城中少年朱弟、张鱼等恐见卤掠,趋谨并和,④烧作室门,斧敬法闼,⑤呼曰:"反虏王莽,何不出降?"⑥火及掖廷承明,黄皇室主所居也。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辄随之。宫人妇女谣呼曰:"当奈何!"时莽绀袀服,⑦带玺韨,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桉栻于前,⑧日时加某,莽旋席随斗柄而坐,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⑨莽时不食,少气困矣。

①师古曰:"长安城东出北头第一门。"

②师古曰:"行音下更反。"

③师古曰:"获莽当得封,故贪之而力战。"

④师古曰:"众群行譀而自相和也。和音呼卧反。"

⑤师古曰:"敬法,殿名也。闼,小门也。谓斧斫之也。"

⑥师古曰:"呼音火故反。其下亦同。"

⑦师古曰:"谣,古啼字也。绀,深青而扬赤色也。袀,纯也。纯为绀服也。袀音均,又弋旬反。"

⑧师古曰:"栻,所以占时日。天文郎,今之用栻者也。音式。"

⑨师古曰:"论语称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故莽引之以为言也。"

三日庚戌,晨旦明,群臣扶掖莽,自前殿南下椒除,①西出白虎门,和新公王揖奉车待门外。莽就车,之渐台,欲阻池水,犹抱持符命、威斗,公卿大夫、侍中、黄门郎从官尚千馀人随之。王邑昼夜战,罢极,②士死伤略尽,驰入宫,间关至渐台,③见其子侍中睦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还,父子共守莽。军人入殿中,谇曰:"反虏王莽安在?"有美人出房曰:"在渐台。"众兵追之,围数百重。台上亦弓弩与相射,稍稍落去。矢尽,无以复射,短兵接。王邑父(平)〔子〕[12]、蔓恽、王巡战死,莽入室。下铺时,众兵上台,王揖、赵博、苗诉、唐尊、王盛、中常侍王参等皆死台上。商人杜吴杀莽,取其绶。校尉东海公宾就,故大行治礼,④见吴问绶主所在。曰:"室中西北隅间。"⑤就识,斩莽首。军人分裂莽身,支节

肌骨脔分,争相杀者数十人。⑥公宾就持莽首诣王宪。宪自称汉大将军,城中兵数十万皆属焉,舍东宫,⑦妻莽后宫,乘其车服。

①服虔曰:"邪行阁道下者也。"师古曰:"除,殿陛之道也。椒,取芬香之名也。"

②师古曰:"罢读曰疲。"

③师古曰:"间关犹言崎岖展转也。"

④师古曰:"公宾,姓也,就,名也。以先经治礼,故识天子绶也。"

⑤师古曰:"陬,隅也,音子侯反,又音邹。"

⑥师古曰:"三辅旧事云,脔,切千段也。"

⑦师古曰:"舍,止宿也。"

六日癸丑,李松、邓晔入长安,将军赵萌、申屠建亦至,以王宪得玺绶不辄上,多挟宫女,建天子鼓旗,收斩之。传莽首诣更始,县宛市,百姓共提击之,①或切食其舌。

①师古曰:"提,掷也,音徒计反。"

莽扬州牧李圣、司命孔仁兵败山东,圣格死,仁将其众降,已而叹曰:"吾闻食人食者死其事。"拔剑自刺死。及曹部监杜普、陈定大尹沈意、九江连率贾萌皆守郡不降,为汉兵所诛。赏都大尹王钦及郭钦守京师仓,闻莽死,乃降,更始义之,皆封为侯。太师王匡、国将哀章降雒阳,传诣宛,斩之。严尤、陈茂败昆阳下,走至沛郡谯,自称汉将,召会吏民。尤为称说王莽篡位天时所亡圣汉复兴状,茂伏而涕泣。闻故汉钟武侯刘圣聚众汝南称尊号,尤、茂降之。以尤为大司马,茂为丞相。十馀日败,尤、茂并死。郡县皆举城降,天下悉归汉。

初,申屠建尝事崔发为诗,①建至,发降之。后复称说,②建令丞相刘赐斩发以徇。史谌、王延、王林、王吴、赵闳亦降,复见杀。初,诸假号兵人人望封侯。申屠建既斩王宪,又扬言三辅黠共杀其主。吏民惶恐,属县屯聚,建等不能下,驰白更始。

①师古曰:"就发学诗。"

②师古曰:"妄言符命,不顺汉。"

二年二月,更始到长安,下诏大赦,非王莽子,他皆除其罪,故王氏宗族得全。三辅悉平,更始都长安,居长乐宫。府藏完具,独未央宫烧攻莽三日,死则案堵复故。更始至,岁馀政教不行。明年夏,赤眉樊崇等众数十万人入关,立刘盆子,称尊号,攻更始,更始降之。赤眉遂烧长安宫室市里,害更始。民饥饿相食,死者数十万,长安为虚,[①]城中无人行。宗庙园陵皆发掘,唯霸陵、杜陵完。六月,世祖即位,然后宗庙社稷复立,天下艾安。[②]

①师古曰:"虚读曰墟。"

②师古曰:"艾读曰乂。"

赞曰: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及其居位辅政,成、哀之际,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岂所谓"在家必闻,在国必闻","色取仁而行违"者邪?[①]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历世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簒盗之祸。[②]推是言之,亦天时,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窃位南面,处非所据,颠覆之势险于桀纣,而莽晏然自以黄、虞复出也。乃始恣睢,奋其威诈,[③]滔天虐民,穷凶极恶,[④]毒流诸夏,乱延蛮貊,犹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⑤]中外愤怨,远近俱发,城池不守,支体分裂,遂令天下城邑为虚,[⑥]丘垄发掘,害遍生民,辜及朽骨,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⑦]同归殊涂,俱用灭亡,皆炕龙绝气,非命之运,[⑧]紫色蛙声,馀分闰位,[⑨]圣王之驱除云尔![⑩]

①师古曰:"论语载孔子对子张之言也。不仁之人假仁者之色,而所行则违之。朋党比周,故能在家在国皆有名誉。故赞引之。"

②师古曰:"肆,放也,极也。"

③师古曰:"睢音呼季反。"

④师古曰:"滔,漫也。"

⑤师古曰:"翼然,众口愁貌也。音五高反。"

⑥师古曰:"虚读曰墟。"

⑦师古曰:"以六经之事文饰奸言。"

⑧服虔曰:"易曰'亢龙有悔',谓无德而居高位也。"苏林曰:"非命,非天命之命也。"

⑨应劭曰:"紫,间色;蛙,邪音也。"服虔曰:"言莽不得正王之命,如岁月之馀分为闰也。"师古曰:"蛙者,乐之淫声,非正曲也。近之学者,便谓蛙之鸣,已失其义。又欲改此赞蛙声为蝇声,引诗'匪鸡则鸣,苍蝇之声',尤穿凿矣。"

⑩苏林曰:"圣王,光武也。为光武驱除也。"师古曰:"言驱逐蠲除,以待圣人也。"

【校勘记】

〔1〕 莽遣昭君兄子和亲侯王歙诱呼(尝)〔当〕至塞下, 景祐、殿、局本都作"当",此误。

〔2〕 予将(新)〔亲〕筑焉。 景祐、殿本都作"亲"。王先谦说作"亲"是。

〔3〕 波音(波)〔彼〕皮反。 景祐、殿本都作"彼",此误。

〔4〕 平原女子迟昭平能说(经博)〔博经〕以八投, 王念孙说,"经博"当为"博经",故服注云"博奕经,以八箭投之"。

〔5〕 识读与帜同,音(式)〔式〕志反。 景祐、殿本都作"式"。

〔6〕 及北狄胡虏逆舆(泊)〔洎〕南蛮虏若豆、孟迁, 景祐、殿、局本都作"洎",此误。

〔7〕 剿,截也,音(予)〔子〕小反。 景祐、殿本都作"子",此误。

〔8〕 (天)〔大〕风蜚瓦, 殿、局本都作"大"。王先谦说作"大"是。

〔9〕 (臣)〔民〕知其诈也。 景祐、殿、局本都作"民"。王先谦说作"民"是。

〔10〕 丛(棘)〔棘〕 景祐、殿、局本都作"棘",此误。

〔11〕 仙人以掌承(露)承(盛)〔露盘〕也。 景祐、殿本都作“仙人以掌承承露盘”,此误。

〔12〕 王邑父(平)〔子〕、 景祐、殿本都作“子”。王先谦说“平”字误。

汉书卷一百上

叙传第七十上

师古曰:"自叙汉书以后分为下卷。"

班氏之先,与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后也。子文初生,弃于瞢中,而虎乳之。[①]楚人谓乳"穀",谓虎"於梅",[②]故名穀於梅,字子文,楚人谓虎"班",其子以为号。[③]秦之灭楚,迁晋、代之间,因氏焉。[④]

①师古曰:"瞢,云瞢泽也。春秋左氏传曰:'楚若敖娶于邓,生斗伯比。若敖卒,从其母畜于邓,淫于邓子之女,生子文焉。邓夫人使弃诸瞢中,兽乳之。邓子田,见之,惧而归,夫人以告,遂使收之。'瞢与梦同,并音莫凤反,又音莫凤反。"

②如淳曰:"穀音构。牛羊乳汁曰构。"师古曰:"穀读如本字,又音乃苟反。於音乌。梅字或作菟,并音涂。"

③师古曰:"子文之子斗班,亦为楚令尹。"

④师古曰:"遂以班为姓。"

始皇之末,班壹避墜于楼烦,[①]致马牛羊数千群。值汉初定,与民无禁,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②]出入弋猎,旌旗鼓吹,年百馀岁,以寿终,故北方多以"壹"为字者。[③]

①师古曰:"墜,古地字。楼烦,雁门之县。"

②师古曰:"国家不设衣服车旗之禁,故班氏以多财而为边地之雄豪。"

③师古曰:"马邑人聂壹之类也。今流俗书本多改此传壹字为懿,非也。"

壹生孺。孺为任侠,州郡歌之。孺生长,官至上谷守。长生回,以

茂材为长子令。[①]回生况，举孝廉为郎，积功劳，至上河农都尉，[②]大司农奏课连最，入为左曹越骑校尉。成帝之初，女为婕妤，致仕就第，赀累千金，徙昌陵。昌陵后罢，大臣名家皆占数于长安。[③]

①师古曰："上党之县。长读如本字。"

②师古曰："上河，地名。农都尉者，典农事。"

③师古曰："占，度也。自隐度家之(曰)〔口〕数[1]而著名籍也。占音之赡反。"

况生三子：伯、游、穆。伯少受诗于师丹。大将军王凤荐伯宜劝学，召见宴昵殿，[①]容貌甚丽，诵说有法，拜为中常侍。时上方鄉学，[②]郑宽中、张禹朝夕入说尚书、论语于金华殿中，[③]诏伯受焉。既通大义，又讲异同于许商，迁奉车都尉。数年，金华之业绝，出与王、许子弟为群，在于绮襦纨绔之间，非其好也。[④]

①张晏曰："亲戚宴饮会同之殿。"

②师古曰："鄉读曰向。"

③师古曰："金华殿在未央宫。"

④晋灼曰："白绮之襦，冰纨之绔也。"师古曰："纨，素也。绮，今细绫也。并贵戚子弟之服。"

家本北边，志节慷慨，数求使匈奴。河平中，单于来朝，上使伯持节迎于塞下。会定襄大姓石、李群辈报怨，杀追捕吏，[①]伯上状，因自请愿试守期月。[②]上遣侍中中郎将王舜驰传代伯护单于，[③]并奉玺书印绶，即拜伯为定襄太守。[④]定襄闻伯素贵，年少，自请治剧，畏其下车作威，吏民竦息。伯至，请问耆老父祖故人有旧恩者，[⑤]迎延满堂，日为供具，[⑥]执子孙礼。郡中益弛。[⑦]诸所宾礼皆名豪，怀恩醉酒，共谏伯宜颇摄录盗贼，具言本谋亡匿处。伯曰："是所望于父师矣。"[⑧]乃召属县长吏，选精进掾史，[⑨]分部收捕，[⑩]及它隐伏，旬日尽得。郡中震栗，咸称神明。[⑪]岁馀，上征伯。伯上书愿过故郡上父祖冢。有诏，太守都尉以下会。[⑫]因召宗族，各以亲疏加恩施，散数百金。北州以为荣，长老纪

焉。⑬道病中风,⑭既至,以侍中光禄大夫养病,⑮赏赐甚厚,数年未能起。

①师古曰:"报私怨而杀人,吏追捕之,又杀吏。"

②师古曰:"欲守定襄太守。期音基。"

③师古曰:"传音张恋反。"

④师古曰:"即,就也,就其所居而拜。"

⑤师古曰:"请,召也。"

⑥师古曰:"酒食之具也。供音居用反。"

⑦师古曰:"弛,解也。见伯不用威刑,故自解纵。"

⑧师古曰:"齿为诸父,尊之如师,故曰父师。"

⑨师古曰:"精明而进趋也。"

⑩师古曰:"分音扶问反。"

⑪师古曰:"棗,古栗字。"

⑫师古曰:"同赴其所。"

⑬师古曰:"纪,记也。"

⑭师古曰:"中,伤也,为风所伤。"

⑮师古曰:"受其秩俸而在家自养也。"

会许皇后废,班婕妤供养东宫,① 进侍者李平为婕妤,而赵飞燕为皇后,伯遂称笃。久之,上出过临候伯,伯惶恐,起眡事。②

①李奇曰:"元后,成帝母。"

②师古曰:"眡,古视字。"

自大将军薨后,① 富平、定陵侯张放、淳于长等始爱幸,出为微行,行则同舆执辔;入侍禁中,设宴饮之会,及赵、李诸侍中皆引满举白,② 谈笑大噱。③ 时乘舆幄坐张画屏风,④ 画纣醉踞妲己作长夜之乐。上以伯新起,数目礼之,⑤ 因顾指画而问伯:"纣为无道,至于是乎?"伯对曰:"书云'乃用妇人之言',⑥ 何有踞肆于朝?⑦ 所谓众恶归之,不如是之甚者也。"⑧ 上曰:"苟不若此,此图何戒?"伯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

去也;⑨'式号式呼',大雅所以流连也。⑩诗书淫乱之戒,其原皆在于酒。"上乃喟然叹曰:"吾久不见班生,今日复闻谠言!"⑪放等不怿,⑫稍自引起更衣,因罢出。时长信庭林表适使来,闻见之。⑬

①师古曰:"王风。"

②服虔曰:"举满杯,有馀白沥者,罚之也。"孟康曰:"举白,见验饮酒尽不也。"师古曰:"谓引取满觞而饮,饮讫,举觞告白尽不也。一说,白者,罚爵之名也。饮有不尽者,则以此爵罚之。魏文侯与大夫饮酒,令曰:'不釂者,浮以大白。'于是公乘不仁举白浮君者也。"

③师古曰:"笑,古笑字也。嚖嚖,笑声也。音其略反。或曰,嚖谓唇口之中,大笑则见,此说非。"

④师古曰:"坐音材卧反。"

⑤师古曰:"目视而敬之。"

⑥师古曰:"今文尚书泰誓之辞。"

⑦师古曰:"肆,放也,陈也。"

⑧师古曰:"论语称孔子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故伯引此为言。"

⑨师古曰:"微子,殷之卿士,封于微,爵称子也。殷纣错乱天命,微子作诰,告箕子、比干而去纣。其诰曰:'用沈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我其发出狂,吾家耄逊于荒。'事见尚书微子篇。"

⑩师古曰:"大雅荡之诗曰:'式号式呼,俾昼作夜。'言醉酒号呼,以昼为夜也。流连,言作诗之人嗟叹,而泣涕流连也。而说者乃以流连为荒亡,盖失之矣。大雅所以流连,不谓饮酒之人也。呼音火故反。"

⑪师古曰:"谠言,善言也,音党。"

⑫师古曰:"怿,悦也,音亦。"

⑬孟康曰:"长信,太后宫名也。庭林表,宫中妇人官名也。"师古曰:"长信宫庭之林表也。林表官名耳,庭非官称也。"

后上朝东宫,太后泣曰:"帝间颜色瘦黑,①班侍中本大将军所举,宜宠异之,益求其比,以辅圣德。②宜遣富平侯且就国。"上曰:"诺。"车

骑将军王音闻之,以风丞相御史③奏富平侯罪过,上乃出放为边都尉。后复征入,太后与上书曰:"前所道尚未效,④富平侯反复来,其能默乎?"⑤上谢曰:"请今奉诏。"是时许商为少府,师丹为光禄勋,上于是引商、丹入为光禄大夫,伯迁水衡都尉,与两师并侍中,⑥皆秩中二千石。每朝东宫,常从;及有大政,俱使谕指于公卿。上亦稍厌游宴,复修经书之业,太后甚悦。丞相方进复奏,富平侯竟就国。会伯病卒,年三十八,朝廷愍惜焉。

①师古曰:"间谓比日也。"

②师古曰:"比,类也,音必寐反。"

③师古曰:"风读曰讽。"

④张晏曰:"谓上所言'班侍中本大将军所举,宜宠异之'。"

⑤如淳曰:"富平侯张放复来,太后安能默然不以为言。"

⑥如淳曰:"两师,许商、师丹。"

斿博学有俊材,左将军(师)〔史〕丹[2]举贤良方正,以对策为议郎,迁谏大夫、右曹中郎将,与刘向校秘书。每奏事,①斿以选受诏进读群书。②上器其能,赐以秘书之副。时书不布,③自东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诸子书,大将军白不许。语在东平王传。④斿亦早卒,有子曰嗣,显名当世。

①师古曰:"斿每奏校书之事。"

②师古曰:"于天子前读书。"

③师古曰:"谓不出之于群下。"

④师古曰:"此言东平王求书不得,而斿获赐秘书,明见宠异。"

稚少为黄门郎中常侍,方直自守。成帝季年,立定陶王为太子,数遣中盾请问近臣,①稚独不敢答。②哀帝即位,出稚为西河属国都尉,迁广平相。

①师古曰:"盾读曰允。百官表云詹事之属官也。汉(书)〔旧〕仪云秩四百石,[3]主徼巡宫中。"

②师古曰:"言其慎。"

王莽少与稚兄弟同列友善,兄事游而弟畜稚。[①]游之卒也,修缌麻,赙赠甚厚。[②]平帝即位,太后临朝,莽秉政,方欲文致太平,[③]使使者分行风俗,采颂声,[④]而稚无所上。[⑤]琅邪太守公孙闳言灾害于公府,大司空甄丰遣属驰至两郡讽吏民,[⑥]而劾闳空造不祥,稚绝嘉应,嫉害圣政,皆不道。太后曰:"不宣德美,宜与言灾害者异罚。且后宫贤家,我所哀也。"[⑦]闳独下狱诛。稚惧,上书陈恩谢罪,愿归相印,入补延陵园郎,太后许焉。食故禄终身。由是班氏不显莽朝,亦不罹咎。[⑧]

①师古曰:"事游如兄,遇稚如弟。"

②师古曰:"送终者布帛曰赙,车马曰赠。赙音附。赠音芳凤反。"

③师古曰:"言欲以文教致太平。"

④师古曰:"行音下更反。"

⑤师古曰:"不称符瑞及歌颂。"

⑥师古曰:"遣言祥应而隐除灾害。"

⑦师古曰:"班婕妤有贤德,故哀闵其家。"

⑧师古曰:"罹,遭也。"

初,成帝性宽,进入直言,是以王音、翟方进等绳法举过,[①]而刘向、杜邺、王章、朱云之徒肆意犯上,[②]故自帝师安昌侯,诸舅大将军兄弟及公卿大夫、后宫外属史许之家有贵宠者,莫不被文伤诋。[③]唯谷永尝言"建始、河平之际,许、班之贵,倾动前朝,熏灼四方,赏赐无量,空虚内藏,女宠至极,不可尚矣;今之后起,天所不飨,什倍于前。"永指以驳讥赵、李,亦无间云。[④]

①师古曰:"论天子之过失。"

②师古曰:"肆,极也。"

③师古曰:"诋,毁也,音丁礼反。"

④师古曰:"虽谷永尝有此言,而意专在赵、李耳。自馀刘向之徒,又皆不论班氏也。间,非也,音居莧反。"

稚生彪。彪字叔皮,幼与从兄嗣共游学,家有赐书,内足于财,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①

①师古曰:"造,至也,音千到反。"

嗣虽修儒学,然贵老严之术。① 桓生欲借其书,② 嗣报曰:"若夫严子者,绝圣弃智,修生保真,清虚澹泊,归之自然,③ 独师友造化,而不为世俗所役者也。渔钓于一壑,则万物不奸其志;④ 栖迟于一丘,则天下不易其乐。不绂圣人之罔,⑤ 不觺骄君之饵,⑥ 荡然肆志,谈者不得而名焉,⑦ 故可贵也。今吾子已贯仁谊之羁绊,系名声之缰锁,⑧ 伏周、孔之轨躅,⑨ 驰颜、闵之极挚,⑩ 既系挛于世教矣,何用大道为自眩曜?⑪ 昔有学步于邯郸者,曾未得其仿佛,又复失其故步,遂匍匐而归耳!⑫ 恐似此类,故不进。"⑬ 嗣之行已持论如此。

①师古曰:"老,老子也。严,庄周也。"

②师古曰:"桓谭。"

③师古曰:"澹泊,安静也。澹音徒滥反。泊音步各反,又音魄。"

④师古曰:"奸,犯也,音干。"

⑤师古曰:"绂读与挂同。圣人谓周、孔也。"

⑥应劭曰:"觺音六畜之畜。"师古曰:"觺,古噢字也。饵谓爵禄。君所以制使其臣,亦犹钓鱼之设饵也。"

⑦师古曰:"肆,放也。"

⑧师古曰:"缰,如马缰也,音姜。"

⑨郑氏曰:"躅,迹也。三辅谓牛蹄处为躅。"师古曰:"躅音丈欲反。"

⑩刘德曰:"挚,至也,人行之所极至。"

⑪师古曰:"言用老子、庄周之道何为?但欲以名自炫曜耳。眩音州县之县。"

⑫师古曰:"匍音扶。匐音蒲北反。"

⑬师古曰:"言不与其书。"

叔皮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① 年二十,遭王莽败,世祖即位于冀州。时隗嚣据垄拥众,招辑英俊,② 而公孙述称帝于蜀汉,天下云扰,③

大者连州郡,小者据县邑。嚣问彪曰:"往者周亡,战国并争,天下分裂,数世然后乃定,其抑者从横之事复起于今乎?④将承运迭兴在于一人也?⑤愿先生论之。"对曰:"周之废兴与汉异。昔周立爵五等,诸侯从政,⑥本根既微,枝叶强大,⑦故其末流有从横之事,其势然也。汉家承秦之制,并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至于成帝,假借外家,⑧哀、平短祚,国嗣三绝,危自上起,伤不及下。故王氏之贵,倾擅朝廷,能窃号位,而不根于民。⑨是以即真之后,天下莫不引领而叹,十馀年间,外内骚扰,远近俱发,假号云合,咸称刘氏,不谋而同辞。方今雄桀带州城者,皆无七国世业之资。诗云:'皇矣上帝,临下有赫,鉴观四方,求民之莫。'⑩今民皆讴吟思汉,鄉仰刘氏,已可知矣。"⑪嚣曰:"先生言周、汉之势,可也,至于但见愚民习识刘氏姓号之故,而谓汉家复兴,疏矣! 昔秦失其鹿,刘季逐而掎之,⑫时民复知汉乎!"既感嚣言,又愍狂狡之不息,乃著王命论以救时难。其辞曰:

①张晏曰:"固不欲言父讳,举其字耳。"

②师古曰:"辑与集同。"

③师古曰:"言盗贼扰乱如云而起。"

④师古曰:"抑,语辞。"

⑤师古曰:"迭,互也,音大结反。"

⑥师古曰:"言诸侯之国各别为政。"

⑦师古曰:"本根谓王室也。枝叶谓诸侯。"

⑧师古曰:"假音工暇反。借音子夜反。"

⑨师古曰:"言无据援。"

⑩师古曰:"大雅皇矣之诗也。皇,大也。上帝,天也。莫,定也。言大矣天之视下,赫然甚明,监察众国,求人所定而授之。"

⑪师古曰:"鄉读曰向。"

⑫师古曰:"掎,偏持其足也,音居蚁反。"

昔在帝尧之禅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①

暨于稷契,咸佐唐虞,② 光济四海,奕世载德,③ 至于汤武,而有天下。虽其遭遇异时,禅代不同,至于应天顺民,其揆一也。④ 是故刘氏承尧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⑤ 唐据火德,而汉绍之,始起沛泽,则神母夜号,以章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圣显懿之德,丰功厚利积累之业,⑥ 然后精诚通于神明,流泽加于生民,故能为鬼神所福飨,天下所归往,未见运世无本,功德不纪,⑦ 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⑧ 世俗见高祖兴于布衣,不达其故,以为适遭暴乱,得奋其剑,游说之士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⑨ 悲夫! 此世所以多乱臣贼子者也。若然者,岂徒暗于天道哉? 又不睹之于人事矣!

①师古曰:"事见论语。"

②师古曰:"揆读与奚同,字本作傒。"

③师古曰:"载,乘也。言相因不绝。"

④师古曰:"言尧舜以文德相禅,汤武以征伐代兴,各上应天命,下顺人心。"

⑤师古曰:"谓士会归晉,其处者为刘氏。"

⑥师古曰:"累,古累字。"

⑦师古曰:"不纪,不为人所记。"

⑧师古曰:"屈起,特起也。屈音其勿反。"

⑨刘德曰:"神器,玺也。"李奇曰:"帝王赏罚之柄也。"师古曰:"李说是也。"

夫饿馑流隶,饥寒道路,① 思有裋褐之褒,儋石之畜,② 所愿不过一金,然终于转死沟壑。何则? 贫穷亦有命也。况乎天子之贵,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处哉? 故虽遭罹陇会,窃其权柄,③ 勇如信、布,强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润镬伏质,亨醢分裂,④ 又况幺麽,尚不及数子,⑤ 而欲暗奸天位者乎!⑥ 是故驾蹇之乘不骋千里之涂,燕雀之畴不奋六翮之用,窳棁之材不荷栋梁之任,⑦ 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⑧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⑨ 不胜其任也。

①师古曰:"隶,贱隶。"

②师古曰:"衰谓亲身之衣也,音先列反。一说云衣破坏之馀曰衰。儋石,解在蒯通传,音丁滥反。畜读曰蓄。"

③师古曰:"罹亦遭也,音离。"

④师古曰:"质,锧也,伏于锧上而斩之也。锧音竹林反。"

⑤郑氏曰:"膂音麼,小也。"晋灼曰:"此骨偏膂之膂也。"师古曰:"郑音是也。幺、膂,皆微小之称也。幺音一尧反。麼音莫可反。骨偏膂自音麻,与此义不相合。晋说失之。"

⑥师古曰:"奸音干。"

⑦师古曰:"粱即薄栌,所谓枅也。棁,梁上短柱也。粱音节,字亦或作节。棁音之说反。"

⑧师古曰:"斗筲,言小器也,解在公孙刘田传。筲音山交反。"

⑨师古曰:"鼎卦九四爻辞也。悚,食也,音速。"

当秦之末,豪桀共推陈婴而王之,婴母止之曰:"自吾为子家妇,而世贫贱,①卒富贵不祥,不如以兵属人,②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祸有所归。"婴从其言,而陈氏以宁。王陵之母亦见项氏之必亡,而刘氏之将兴也。是时陵为汉将,而母获于楚,有汉使来,陵母见之,谓曰:"愿告吾子,汉王长者,必得天下,子谨事之,无有二心。"遂对汉使伏剑而死,以固勉陵。其后果定于汉,陵为宰相封侯。夫以匹妇之明,③犹能推事理之致,探祸福之机,而全宗祀于无穷,垂策书于春秋,④而况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穷达有命,吉凶由人,婴母知废,陵母知兴,审此四者,帝王之分决矣。⑤

①师古曰:"而,汝也。"

②师古曰:"属,委也,音之欲反。"

③师古曰:"凡言匹夫匹妇,谓凡庶之人,一夫一妇当相配匹。"

④师古曰:"春秋,史书记事之总称。"

⑤师古曰:"分音扶问反。"

盖在高祖,其兴也有五:①一曰帝尧之苗裔,二曰体貌多奇异,

三曰神武有征应,四曰宽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诚好谋,达于听受,见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从谏如顺流,趣时如向赴;②当食吐哺,纳子房之策;拔足挥洗,揖酈生之说;寤戍卒之言,断怀土之情;③高四皓之名,割肌肤之爱;④举韩信于行陈,收陈平于亡命,英雄陈力,群策毕举: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业也。若乃灵瑞符应,又可略闻矣。初刘媪任高祖而梦与神遇,⑤震电晦冥,有龙蛇之怪。及其长而多灵,有异于众,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吕公睹形而进女;秦皇东游以厌其气,吕后望云而知所处;⑥始受命则白蛇分,西人关则五星聚。故淮阴、留侯谓之天授,非人力也。

①师古曰:"王命论叙高祖之德,及班氏汉书叙目所称引,事皆具见本书,不须更解,以秽篇籍。其有辞句隐互,寻览难知者,则具释焉。浮泛之说盖无取也。"

②师古曰:"向读曰响。如响之赴声也。"

③师古曰:"洛阳近沛,高祖来都关中,故云断怀土之情也。断音丁唤反。"

④晉灼曰:"不立戚夫人子。"

⑤师古曰:"任谓怀任也。"

⑥师古曰:"厌音一叶反。"

历古今之得失,验行事之成败,稽帝王之世运,考五者之所谓,取舍不厌斯位,符瑞不同斯度,① 而苟昧于权利,越次妄据,② 外不量力,内不知命,则必丧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寿,遇折足之凶,伏铁钺之诛。③ 英雄诚知觉寤,畏若祸戒,④ 超然远览,渊然深识,收陵、婴之明分,绝信、布之觊觎,⑤ 距逐鹿之瞽说,审神器之有授,毋贪不可几,为二母之所笑,⑥ 则福祚流于子孙,天禄其永终矣。

①刘德曰:"厌,当也。"师古曰:"音一涉反。"

②师古曰:"昧,贪也。"

③师古曰:"铁音方于反。"

④师古曰:"若,顺也。"

⑤师古曰:“分音扶问反。觊音冀。覦音逾。”

⑥师古曰:“不可几,谓不可庶几而望也。一说,几读曰冀。”

知隗嚣终不寤,乃避壁于河西。[①]河西大将军窦融嘉其美德,访问焉。[②]举茂材,为徐令,以病去官。后数应三公之召。仕不为禄,所如不合;[③]学不为人,博而不俗;言不为华,述而不作。

①师古曰:“壁,古地字。”

②师古曰:“每事皆与谋。”

③师古曰:“如,往也。不苟得禄,故所往之处,不合其意。”

有子曰固,弱冠而孤,[①]作幽通之赋,以致命遂志。[②]其辞曰:

①师古曰:“谓年二十也。”

②刘德曰:“致,极也。陈吉凶性命,遂明己之意。”

系高颛之玄胄兮,氏中叶之炳灵,[①]蔚凯风而蝉蜕兮,雄朔野以飏声。[②]皇十纪而鸿渐兮,有羽仪于上京。[③]叡滔天而泯夏兮,考遘愍以行谣,[④]终保己而贻则兮,里上仁之所庐。[⑤]懿前烈之纯淑兮,穷与达其必济,[⑥]咨孤蒙之眇眇兮,将圮绝而罔阶,[⑦]岂余身之足殉兮?�necessary世业之可怀。[⑧]

①应劭曰:“系,连也。胄,绪也。言己高阳颛顼之连绪也。颛顼北方水位,故称玄。中叶,谓令尹子文也。虎乳,故曰炳灵。”

②应劭曰:“凯风,南风也。朔,北方也。言先祖自楚迁北,若蝉之蜕也。”师古曰:“蔚读与由同。由,从也。蜕音税。飏读与扬同。”

③应劭曰:“十纪,汉十世也。”张晏曰:“易曰‘鸿渐于陆,其羽可以为仪’。成帝时,班况女为婕妤,父子并在京师为朝臣也。”晋灼曰:“皇,汉皇也。”

④应劭曰:“叡,王莽字巨君也。”张晏曰:“彪遇王莽之败,忧思歌谣也。”师古曰:“滔,漫也,言不畏天也。泯,灭也。夏,诸夏也。考,班固自言其父也。遘,遇也。愍,忧也。徒歌曰谣。”

⑤师古曰:“言其父遭时浊乱,以道自安,终遗盛法而处仁者所居也。论语称孔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故引以为辞。”

⑥师古曰:“固自言美前人之馀业,穷则独善,达能兼济也。济合韵音子齐反。”

⑦师古曰:“眇眇,微细也。圮,毁也。固自言孤弱,惧将毁绝先人之迹,无阶路以自成。”

⑧师古曰:“殉,营也。怫字与韪同。韪,是也。怀,思也。怫音于匪反。”

靖潜处以永思兮,经日月而弥远,匪党人之敢拾兮,庶斯言之不玷。[①]魂茕茕与神交兮,精诚发于宵寐,梦登山而迥眺兮,觐幽人之仿佛,[②]揽葛藟而授余兮,眷峻谷曰勿队。[③]昒昕寤而仰思兮,心蒙蒙犹未察,[④]黄神邈而靡质兮,仪遗谶以臆对。[⑤]曰乘高而逞神兮,道遐通而不迷,[⑥]葛绵绵于樛木兮,咏南风以为绥,[⑦]盖惴惴之临深兮,乃二雅之所祗。[⑧]既谇尔以吉象兮,又申之以炯戒:[⑨]盍孟晋以迨群兮?辰倏忽其不再。[⑩]

①(师古)〔苏林〕曰[4]:“拾音负拾之拾。”应劭曰:“拾,更也。自谦不敢与乡人更进也。”师古曰:“靖,古静字也。拾音其业反。玷,缺也。更音工衡反。”

②张晏曰:“幽人,神人也。”师古曰:“覿,见也,音迪。”

③师古曰:“揽,执取也。言入峻谷者当攀葛藟,可以免于颠坠,犹处时俗者当据道义,然后得用自立。故设此喻,托以梦也。葛藟,蔓也。一说,藟,葛属也。葛之与藟,皆有蔓焉。揽音揽。其字从手。藟音力水反。”

④孟康曰:“昒昕,早旦也。觉寤思念,未知其吉凶也。”师古曰:“昒音忽。昕音欣。”

⑤应劭曰:“黄帝善占梦,久远无从得问,准其谶书,以意求其象也。贾谊曰‘谶言其度’。”应劭曰:“臆,胸臆也。”师古曰:“对,合韵音丁忽反。”[5]

⑥师古曰:“登山见神,故曰乘高也。逞,遇也,音五故反,又音五各反。”

⑦应劭曰:“周南国风其诗曰:‘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师古曰:“樛木,下垂之木也。绥,安也。樛音居虬反。累音力追反。”

⑧师古曰:“诗小雅小宛之篇曰:‘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惴惴,恐惧之貌也。小旻篇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言恐坠陷也。故云二雅之所祗。惴音之瑞反。”

⑨师古曰:"讲,告也。烟,明也。讲音碎。烟音公迥反。"

⑩服虔曰:"盍,何不也。孟,勉也。晋,进也。迨,及也。何不早进仕以及辈也?"师古曰:"辰,时也。倏忽,疾也。言时疾过,不再来也。倏音式六反。"

承灵训其虚徐兮,伫盘桓而且俟,①惟天壅之无穷兮,蠢生民之胸在。②纷屯亶与蹇连兮,何艰多而智寡!③上圣寤而后拔兮,岂群黎之所御!④昔卫叔之御昆兮,昆为寇而丧予。⑤管弯弧欲毙雠兮,雠作后而成己。⑥变化故而相诡兮,孰云豫其终始!⑦雍造怨而先赏兮,丁繇惠而被戮;⑧枭取吊于逌吉兮,王膺庆于所戚。⑨畔回冗其若兹兮,北叟颇识其倚伏。⑩单治里而外凋兮,张修襮而内逼,⑪昅中龂为庶几兮,颜与冉又不得。⑫溺招路以从己兮,谓孔氏犹未可,安慆慆而不葸兮,卒陨身乎世祸。⑬游圣门而靡救兮,顾覆醢其何补?⑭固行行其必凶兮,免盗乱为赖道;⑮形气发于根柢兮,柯叶汇而灵茂。⑯恐网蛸之责景兮,庆未得其云已。⑰

①孟康曰:"虚徐,怀疑也。"张晏曰:"伫,久也。俟,待也。"

②晋灼曰:"蠢,古鲜字也。"应劭曰:"脢,无几也。"师古曰:"壅,古地字也。蠢,少也。言天地长久而人寿短促也。蠢音先践反。"

③孟康曰:"世艰难多,智者少,故遇祸也。"师古曰:"易屯卦六二爻辞曰'屯如邅如',蹇卦六四爻辞曰'往蹇来连',皆谓险难之时也。邅音竹延反。连音力善反。"

④师古曰:"黎,众也。言上圣之人犹遇纷难,睹机能寤,然后自拔。文王羑里,孔子于匡是也。至于众庶,岂能豫御之哉?"

⑤孟康曰:"御,迎也。昆,兄也。卫叔武迎兄成公,成公令前驱,射杀之。"师古曰:"御音五驾反。卫叔,解在五行志。"

⑥师古曰:"谓管仲射桓公中带钩,桓公反国,以为相也。"

⑦师古曰:"诡,违也。"

⑧师古曰:"雍,雍齿也。丁,丁公也。繇读与由同。"

⑨应劭曰:"枭,孝景姬也,有子而以妒见废。王,宣帝王婕妤也,以无子为忧,而以谨敕得母元帝也。"师古曰:"逌,古攸字也。攸亦所也。"

⑩师古曰:"畔,乱貌也。回冗,转旋之意也。叟,老人称也。淮南子曰:'北塞上之人,其马无故亡入胡中,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讵不为福?"居数月,其马将胡骏马而归,人皆贺之。对曰:"此何讵不为祸?"家富马良,其子好骑,堕而折髀,人皆吊之。"对曰:"此何讵不为福?"居一年,胡夷大入,丁壮者皆控弦而战,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独以跛之故,父子相保。'老子德经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故颇识其倚伏。倚音於绮反。"

⑪应劭曰:"单,单豹也,静居其所,以理五内,处深山,为虎所食。张,张毅也,外修恭敬,斯徒马圉皆与亢礼,不胜其劳,内热而死。"师古曰:"襮,表也。单音善。襮音布谷反。"

⑫师古曰:"欥,古聿字也。龢,古和字也。聿,曰也。曰中和之道可以庶几免于祸难,而颜回早死,冉耕恶疾,为善之人又不得其报也。"

⑬邓展曰:"慆慆,乱貌也。芘,避也。"师古曰:"溺,桀溺也。路,子路也。论语称'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桀溺曰:"子,孔丘之徒欤?"对曰:"然。"曰:"慆慆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避人之士,岂若从避世之士哉?'言天下皆乱,汝将用谁变易之乎?避人之士谓孔子,避世之士溺自谓也。而子路安之,卒不能避,乃遇蒯聩之乱,身死敌也。慆音土高反。芘音扶味反,字本作腓,其音同。"

⑭师古曰:"礼记曰'孔子哭子路于中庭。既哭,进使者而问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赋言子路游于圣人之门,而孔子不能救之以免于难,虽为覆醢,无所补益。"

⑮师古曰:"论语称'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子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又称'子路曰:"君子尚勇乎?"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赋言子路禀行行之性,其凶必也,所以免为于乱盗者,赖闻道于孔子也。行行,刚强之貌。行音胡浪反。"

⑯师古曰:"柢,本也。汇,盛也。灵,善也。言草木本根气强,则枝叶盛而善美;人之先祖有大功德,则胤绪亦蕃昌也。柢音丁计反。茂合韵音莫口反。"

⑰师古曰:"庆,发语辞,读与羌同。已,止也。庄子云:'网两问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持操欤?"景曰:"吾有待而然。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赋言景之行止皆随于形,草木枝叶各禀根柢,人之馀庆资以

积善，亦犹此也。”

黎淳耀于高辛兮，芈强大于南汜；① 嬴取威于百仪兮，姜本支乎三止：② 既仁得其信然兮，卬天路而同轨。③ 东纵虐而歼仁兮，王合位乎三五；④ 戎女烈而丧孝兮，伯徂归于龙虎：⑤ 发还师以成性兮，重辞行而自耦。⑥ 震鳞黎于夏庭兮，匝三正而灭(周)〔姬〕；⑦[6] 巽羽化于宣宫兮，弥五辟而成灾。⑧

①应劭曰：“黎，楚之先也。(醇)〔淳〕，美也。高辛，帝喾之号。芈，楚姓。汜，(崖)〔涯〕也。”[7] 师古曰：“言黎在高辛之时为火正，有美光耀，故其后嗣霸有楚国于南方也。汜，江水之别也，音祀。召南之诗曰‘江有汜’。芈音弭。”

②应劭曰：“嬴，秦姓也，伯益之后也。伯益为虞，有仪鸟兽百物之功，秦所由取威于六国也。姜，齐姓也。止，礼也。齐，伯夷之后。伯夷为秩宗，典天地人鬼之礼也。”

③刘德曰：“人道既然，仰视天道，又同法也。”师古曰：“仁得，谓求仁而得仁。卬读曰仰。”

④应劭曰：“东纵，纣也。歼，尽也。王，武王也。欲合五位三所，即国语岁日月星辰之所在也。”师古曰：“纵，古邻字也。仁即三仁也。国语称泠州鸠对景王曰：‘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勺，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我姬氏出自天鼋。又析木者，有建星及牵牛焉，则我皇妣大姜之姓。伯陵之后，逢公之所凭神也。岁之所在，则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为农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经纬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五位，谓岁日月辰星也。三所，谓逢公所凭神，周分野所在，后稷所经纬也。”

⑤孟康曰：“伯，晋文公也。岁在卯出，历十九年，过一周，岁在酉入；卯为龙，酉为虎也。”师古曰：“戎女，骊戎之女，谓骊姬也。烈，酷也。孝谓太子申生也。伯读曰霸，言文公霸诸侯也。徂，往也。言以龙往出，以(善)〔虎〕归入也。”[8]

⑥师古曰：“发，武王名也。性，命也。武王初观兵于孟津，八百诸侯不期而会，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尔未知天性。’还师二年，纣杀比干，囚箕子，

武王乃伐克之，于是成天命也。重谓重耳，晋文公名也。耦，合也。文公初出奔至齐，齐桓公妻之，有马二十乘。文公欲安之，齐姜乃与子犯谋，醉而遣之。后遂反国，与时会也。”

⑦应劭曰：“易震为龙，鳞虫之长也。蔡，沫也。”师古曰：“谓褒姒也，解在五行志。三正，历夏、殷、周也。蔡音丑之反。正音之盈反。”

⑧应劭曰：“易巽为鸡，羽虫也。宣帝时，未央宫路轪厩中雌鸡化为雄，元后统政之祥也。至平帝，历五世而王莽篡位。”

道悠长而世短兮，夐冥默而不周，[1]胥仍物而鬼谋兮，乃穷宙而达幽。[2]妫巢姜于孺筮兮，旦算祀于挈龟。[3]宣、曹兴败于下梦兮，鲁、卫名谥于铭谣。[4]妣聆呱而刻石兮，许相理而鞠条。[5]道混成而自然兮，术同原而分流。[6]神先心以定命兮，命随行以消息。[7]斡流迁其不济兮，故遭罹而赢缩。[8]三栾同于一体兮，虽移盈然不忒。[9]洞参差其纷错兮，斯众兆之所惑。[10]周、贾荡而贡愤兮，齐死生与祸福，[11]抗爽言以矫情兮，信畏牺而忌服。[12]

①刘德曰：“夐，远也。周，至也。冥默，玄深不可通至也。”

②应劭曰：“胥，须也。仍，因也。谋，谋也。易曰：‘人谋鬼谋，百姓与能。’往古来今曰宙。圣人须因卜筮，然后谋鬼神，极古今，通幽微也。”

③应劭曰：“妫，陈姓也。巢，居也。姜，齐姓也。孺，少也。陈完少时，其父厉公使周史卜，得居有齐国之卦也。”李奇曰：“算，数也。祀，年也。周公卜居洛，得世三十，年七百也。”师古曰：“挈，刻也。诗大雅绵绵之篇曰‘爰挈我龟’，言刻开之，灼而卜之。挈音口计反。”

④应劭曰：“周宣王牧人梦众鱼与旃旒之祥，而中兴。曹伯阳国人梦众君子立于社宫，谋亡曹，而曹亡也。”孟康曰：“鲁文成之世，童谣言‘稠父丧劳，宋父以骄’。后昭公名稠，遂死于野井。定公名宋，即位而骄。卫灵公掘地得石椁，其铭曰‘灵公’，遂以为谥。”

⑤应劭曰：“妣，叔向之母也。石，叔向之子也。听其啼声刻，知其后必灭羊舌氏。许负相周亚夫，从理入口，当饿死。鞠，穷也。条，亚夫所封也。”师古曰：“鞠，告也。”

⑥师古曰:"大道混壹,归于自然,人之所趋虽有流别,本则同耳。"

⑦师古曰:"言神明之道,虽在人心之前已定命矣,然亦随其所行,以致祸福。"

⑧师古曰:"斡,转也。言人之生,各有遭遇,不能必济,免于困厄,各随其所逢以致赢亏也。"

⑨孟康曰:"晋大夫栾书,书子黶,黶子盈。书贤而覆黶,黶恶而害盈也。"师古曰:"栾书,栾武子也。黶,栾桓子也。盈,栾怀子也。春秋左氏传称秦伯问于士鞅曰:'晋大夫其谁先亡?'对曰:'其栾氏乎!栾黶汰虐以甚,犹可以免。其在盈乎!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人之思邵公,爱其甘棠,况其子乎?栾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没矣,黶之恶实彰,将于是乎在。'其后至襄公二十一年,终为范宣子所逐,而出奔楚,自楚适齐。二十三年,自齐入于晋,晋人遂灭栾氏也。"

⑩师古曰:"众兆,兆庶也。"

⑪孟康曰:"庄周、贾谊也。贡,惑也。愤,乱也。放荡惑乱死生祸福之正也。"

⑫孟康曰:"庄周不欲为牺牛,贾谊恶忌服鸟也。"师古曰:"抗,举也。爽,差也。谓二人虽举言齐死生,壹祸福,而心实不然,是差谬也。"

所贵圣人之至论兮,顺天性而断谊。[①]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恶而不避,[②]守孔约而不贰兮,乃辎德而无累。[③]三仁殊而一致兮,夷、惠舛而齐声。[④]木偃息以蕃魏兮,申重茧以存荆。[⑤]纪焚躬以卫上兮,皓颐志而弗营。[⑥]侯屮木之区别兮,苟能实而必荣。要没世而不朽兮,乃先民之所程。[⑦]

①师古曰:"断谊,谓以谊断之。断音丁唤反。"

②师古曰:"言富贵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则君子不居;死亡人之所恶,处得其节则君子不避也。"

③师古曰:"孔,甚也。辎,轻也。言守其甚约,执心不贰,举德至轻,无所累惑,斯为可矣。诗大雅烝人之篇曰:'德辎如毛,人鲜克举之。'辎音弋九反,又音犹。"

④师古曰:"三仁,纣贤臣也。论语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夷,伯夷也。惠,柳下惠也。论语又称'逸人伯夷、

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赋言微子、箕子、比干所行各异,而并称仁。伯夷不义武王伐殷,至于不食周粟而死。柳下惠三黜不去,恋父母之邦。志执乖舛,俱有令名。"

⑤师古曰:"木,段干木也。客居魏,魏文侯敬而礼之,过其闾未尝不轼也。秦欲伐魏,或谏曰:'魏君贤者是礼,国人称(人)〔仁〕,[9]未可图也。'秦遂止兵。申谓申包胥。荆即楚也。茧,足下伤起如茧也。楚昭王时,吴师入郢,昭王出奔。申包胥如秦乞师,逾越险阻,曾茧重胝,立于秦庭,号哭七日。秦哀公出师救楚,而败吴师。昭王反国,将赏包胥。包胥辞曰:'吾所以重茧,为君耳,非为身也。'逃不受赏。"

⑥师古曰:"纪,纪信也,脱汉王于难而为项羽所烧。皓,四皓也,处商洛深山,高祖求之不得,自养其志,无所营屈。"

⑦应劭曰:"侯,维也。"张晏曰:"苟能有仁义之道,必有荣名也。"师古曰:"侯,发语辞也。尔雅曰:'伊、惟,侯也。'程,正也。言人之操行,所尚不同,立德立言,期于不朽,亦犹兰蕙松栝,各有本性,馨烈材干,并擅贞芳。此乃古昔贤人以为正道也。论语称子夏曰'君子之道,譬诸草木,区以别矣',故赋引之。"

观天罔之纮覆兮,实棐谌而相顺,[①]谟先圣之大繇兮,亦从德而助信。[②]虞韶美而仪凤兮,孔忘味于千载。[③]素文信而底鳞兮,汉宾祚于异代。[④]精通灵而感物兮,神动气而入微。养游睇而猿号兮,李虎发而石开。[⑤]非精诚其焉通兮,苟无实其孰信![⑥]操末技犹必然兮,矧湛躬于道真![⑦]

①应劭曰:"棐,辅也。谌,诚也。相,助也。"师古曰:"尚书大诰曰:'天棐谌辞。'诗大雅荡之篇曰:'天生烝人,其命匪谌。'易上系辞曰:'天之所助者,顺也。'赋言天道惟诚是辅,唯顺是助,故引以为辞也。棐读与匪同。谌音上林反。"

②刘德曰:"从,近也。"师古曰:"谟,谋也。繇,道也。从,古邻字。诗小雅巧言之篇曰:'秩秩大繇,圣人谟之。'论语称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易上系辞曰:'人之所助者信也。'赋言若能谋圣人之大道,有德者必为同志所依,履信者必获他人之助。谟者摹,又音莫。"

③师古曰:"韶,舜乐名也。虞书舜典曰:'箫韶九成,凤皇来仪。'论语云:'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赋言孔子去舜千岁也。"

④应劭曰:"底,致也。孔子作春秋素王之文,有视明礼修之信,而致麟。汉封其后为褒成,又绍嘉公系殷后,为二代之客。"

⑤师古曰:"养,养由基也,楚之善射者。游睇,流眄也。楚王使由基射猿,操弓而眄之,猿抱木而号,知其必见中也。李,李广也,夜遇石,以为猛兽而射之,中石没羽也。"

⑥师古曰:"信,合韵音新。"

⑦师古曰:"矧,况也。湛读曰眈。躬,亲也。射者微技,犹能精诚感于猿石,况立身种德,亲眈大道而不倦者乎!"

登孔、颢而上下兮,纬群龙之所经,①朝贞观而夕化兮,犹喧己而遗形,②若胤彭而偕老兮,诉来哲以通情。③

①应劭曰:"颢,太颢也。孔,孔子也。群龙喻群圣也。自伏羲下讫孔子,终始天道备矣。"孟康曰:"孔,甚也。颢,大也。圣人作经,贤者纬之也。"师古曰:"应说孔、颢,是也。孟说经纬,是也。颢音胡老反。"

②应劭曰:"贞,正也。观,见也。喧,忘也。易曰:'天地之道,贞观者也。'"张晏曰:"言朝观大道而夕死可也。"师古曰:"形已尚可遗忘,况外物者哉?喧音许元反,又音许远反。"

③师古曰:"彭,彭祖也。老,老聃也。言有继续彭祖之志,升蹑老聃之迹者,则可与言至道而通情也。"

乱曰:天造艸昧,立性命兮,①复心弘道,惟贤圣兮。②浑元运物,流不处兮,③保身遗名,民之表兮。舍生取谊,亦道用兮,④忧伤天物,忝莫痛兮!⑤昊尔太素,曷渝色兮?⑥尚粤其几,沦神域兮!⑦

①应劭曰:"天道始造万物,草创于冥昧之中,皆立其性命也。"师古曰:"易屯卦彖辞曰'天造草昧',故赋引之。"

②应劭曰:"易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论语曰:'人能弘道。'"师古曰:"复音扶目反。"

③师古曰:"浑元,天地之气也。处,止也。浑音胡昆反。"

④应劭曰:"孟子曰:'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师古曰:'舍,置也。"

⑤晋灼曰:"忝,没也,言死莫痛于是也。"师古曰:"此说非也。忝,辱也。言不达性命,自取忧伤,为物所夭,既辱且痛,莫过于是。"

⑥服虔曰:"守死善道,不染流俗,是为浩尔太素,何有变渝者哉?"师古曰:"渝音逾。"

⑦应劭曰:"尚,上也。粤,于也。易曰:'知几,其神乎!'沦,入也。"师古曰:"尚,庶几也,愿也。"

永平中为郎,典校秘书,专笃志于博学,以著述为业。或讥以无功,又感东方朔、扬雄自谕以不遭苏、张、范、蔡之时,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复应焉。其辞曰:

宾戏主人曰:"盖闻圣人有壹定之论,列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①]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后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时而独章,是以圣哲之治,栖栖皇皇,[②]孔席不煖,墨突不黔。[③]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务,著作者前列之馀事耳。[④]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带冕之服,[⑤]浮英华,湛道德,[⑥]譬龙虎之文,旧矣。[⑦]卒不能摅首尾,奋翼鳞,振拔泾涂,跨腾风云,[⑧]使见之者景骇,闻之者向震。[⑨]徒乐枕经籍书,纡体衡门,[⑩]上无所蒂,下无所根。独摅意乎宇宙之外,锐思于豪芒之内,潜神默记,恒以年岁。[⑪]然而器不贾于当己,用不效于一世,[⑫]虽驰辩如涛波,摛藻如春华,[⑬]犹无益于殿最。[⑭]意者,且运朝夕之策,定合会之计,使存有显号,亡有美谥,不亦优乎?"

①如淳曰:"唯贵得名也。"

②师古曰:"不安之意也。"

③师古曰:"孔,孔子;墨,墨翟也。突,灶突也。黔,黑也。言志在明道,不暇安居。"

④刘德曰:"取者,施行道德;舍者,守静无为也。"

⑤师古曰:"带,大带也。冕,冠也。"

⑥师古曰:"湛读曰沈。英华,谓名誉也。言外则有美名善誉,内则履道崇德也。"

⑦孟康曰:"矕,被也。易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言文章之盛久也。"晋灼曰:"矕,视也。言目厌见其文久矣。"师古曰:"寻其下句,孟说是也。矕音莫限反。"

⑧师古曰:"摅,申也。洿,停水也。涂,泥也。以龙为喻也。洿音一故反,又音乌。"

⑨师古曰:"向读曰响。见景则骇,闻向则震。合韵音之人反。"

⑩师古曰:"纡,屈也。衡门,横一木于门上。"

⑪如淳曰:"恒音亘竟之亘。"师古曰:"宇宙之外,言宏广也。豪芒之内,喻纤微也。恒音工赠反。"

⑫刘德曰:"贾,雠也。"师古曰:"当己,谓及己身尚在,犹言当年也。贾音古,又音工暇反。雠音上究反。"

⑬师古曰:"大波曰涛。缟,布也。藻,文辞也。"

⑭师古曰:"殿音丁见反。"

主人逌尔而笑曰:①"若宾之言,斯所谓见势利之华,暗道德之实,守突奥之荧烛,未叩天庭而睹白日也。②曩者王涂芜秽,周失其御,侯伯方轨,战国横骛,于是七雄虓阚,分裂诸夏,③龙战而虎争。游说之徒,风飏电激,并起而救之,④其馀猋飞景附,煜霅其间者,盖不可胜载。⑤当此之时,搦朽摩钝,铅刀皆能壹断,⑥是故鲁连飞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顾眄而捐相印也。⑦夫啾发投曲,感耳之声,合之律度,淫蛙而不可听者,非韶、夏之乐也;⑧因势合变,偶时之会,风移俗易,乖忤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⑨及至从人合之,衡人散之,⑩亡命漂说,羁旅骋辞,⑪商鞅挟三术以钻孝公,李斯奋时务而要始皇,⑫彼皆蹑风云之会,履颠沛之势,⑬据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贵,⑭朝为荣华,夕而焦瘁,⑮福不盈眦,祸(益)〔溢〕于

世,⑯〔10〕凶人且以自悔,况吉士而是赖乎!⑰且功不可以虚成,名不可以伪立,韩设辩以徼君,吕行诈以贾国。⑱说难既酋,其身乃囚;秦货既贵,厥宗亦隧。⑲是故仲尼抗浮云之志,孟轲养浩然之气,⑳彼岂乐为迂阔哉?道不可以贰也。㉑方今大汉洒埽群秽,夷险芟荒,㉒廓帝纮,恢皇纲,基隆于羲、农,规广于黄、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养之如春。㉓是以六合之内,莫不同原共流,沐浴玄德,㉔稟卬太和,枝附叶著,㉕譬犹屮木之殖山林,鸟鱼之毓川泽,㉖得气者蕃滋,失时者苓落,㉗参天壹而施化,岂云人事之厚薄哉?㉘今子处皇世而论战国,耀所闻而疑所覩,㉙欲从旄敦而度高乎泰山,怀沈滥而测深乎重渊,亦未至也。"㉚

①师古曰:"逌,古攸字也。攸,笑貌也。"

②应劭曰:"尔雅,东南隅谓之突,西南隅谓之奥。"师古曰:"突、奥,室中之二隅也。荧烛,荧荧小光之烛也。卬读曰仰。突音乌了反,其字从穴夭声也。"

③应劭曰:"七雄,秦及六国也。"师古曰:"娆音呼交反。阚音呼敢反。"

④师古曰:"飏读与扬同。"

⑤师古曰:"猋,疾风也。煜霅,光貌也。煜音于及反。霅音下甲反。煜又音育。"

⑥师古曰:"搦,按也,音女角反。断音丁焕反。"

⑦应劭曰:"鲁连,齐人也。齐围燕,燕将保于聊城。鲁连系帛书于矢射与之,为陈利害。燕将得之,泣而自杀。讥切魏新垣衍,使不尊秦为帝。秦时围邯郸,为却五十里,赵遂以安。赵王以千金为鲁连寿,不受。魏齐为秦所购,迫急走赵,赵相虞卿与齐有故,然愍其穷,于是解相印,间行与奔魏公子无忌也。"李奇曰:"蹶,蹋也,距也。"师古曰:"蹶音厥,又音其月反。"

⑧李奇曰:"蛙,不正之音也。"师古曰:"啾发,啾啾小声而发也。投曲,趣合屈曲也。感耳,动应众庶之耳也。然而不合律度,君子所不听也。淫蛙,非正之声也,不谓蛙黾之鸣也。啾音子由反。"

⑨师古曰:"虽偶当时之会,而不可以移风易俗。"

⑩师古曰:“从音子庸反。”

⑪师古曰:“漂,浮也,音匹遥反。”

⑫应劭曰:“王、霸、富国强兵,为三术也。”师古曰:“王一也,霸二也,富国强兵三也。”

⑬师古曰:“颠沛,僵仆也。”

⑭师古曰:“徼,要也。据可以要迎之时也。徼音工尧反。徼字或作激。激,发也。”

⑮师古曰:“焦音在消反。瘁与悴同。”

⑯李奇曰:“当富贵之间,视不满目,故言不盈眦也。”

⑰师古曰:“赖,利也。”

⑱师古曰:“贾,市贾也,音古。”

⑲应劭曰:“酋音酋豪之酋。酋,雄也。说难,韩非书篇名也。吕不韦效千金于秦,立子楚为王,封十万户侯,以阴事自杀也。”师古曰:“吕不韦初见子楚在赵,而云‘此奇货可居’,故班氏谓子楚为秦货耳。安说效千金乎?应说失之矣。”

⑳张晏曰:“孔子云:‘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也。’”师古曰:“浩然,纯壹之气也。”

㉑师古曰:“迂,远也,音于。”

㉒师古曰:“洒音所蟹反,汛也。汛音信。”

㉓师古曰:“函,容也,读与含同。”

㉔师古曰:“原,水泉之本也。流者,其末流也。”

㉕师古曰:“卬读曰仰。著音直略反。”

㉖师古曰:“殖,生也,长也。毓与育同。”

㉗师古曰:“苓与零同。”

㉘师古曰:“陇,古地字。”

㉙师古曰:“覩,见也,音徒历反。”

㉚应劭曰:“尔雅,前高曰旄丘,如覆敦者敦丘,侧出曰汸泉,正出曰滥泉。”师古曰:“敦音丁回反。度音徒各反。汸音轨。”

宾曰:"若夫鞅、斯之伦,衰周之凶人,既闻命矣。敢问上古之士,处身行道,辅世成名,可述于后者,默而已乎?"

主人曰:"何为其然也! 昔咎繇谟虞,箕子访周,[①]言通帝王,谋合圣神;殷说梦发于傅岩,周望兆动于渭滨,[②]齐甯激声于康衢,汉良受书于邳沂,[③]皆俟命而神交,匪词言之所信,[④]故能建必然之策,展无穷之勋也。近者陆子优游,新语以兴;[⑤]董生下帷,发藻儒林;刘向司籍,辩章旧闻;扬雄覃思,法言、大玄:[⑥]皆及时君之门闱,究先圣之壸奥,[⑦]婆娑乎术艺之场,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质而发其文,用纳乎圣听,列炳于后人,斯非其亚与![⑧]若乃夷抗行于首阳,惠降志于辱仕,[⑨]颜耽乐于箪瓢,孔终篇于西狩,[⑩]声盈塞于天渊,真吾徒之师表也。且吾闻之:壹阴壹阳,天壑之方;[⑪]乃文乃质,王道之纲,有同有异,圣哲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尔天符,委命共己,味道之腴,[⑫]神之听之,名其舍诸![⑬]宾又不闻鲧氏之璧韫于荆石,[⑭]随侯之珠藏于蜂蛤乎?[⑮]历世莫眡,不知其将含景耀,吐英精,旷千载而流夜光也。应龙潜于潢污,鱼鼋媟之,[⑯]不睹其能奋灵德,合风云,超忽荒,而瞰颢苍也。[⑰]故夫泥蟠而天飞者,应龙之神也;先贱而后贵者,和、隋之珍也;时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⑱]若乃牙、旷清耳于管弦,离娄眇目于豪分;[⑲]逢蒙绝技于弧矢,班输榷巧于斧斤;[⑳]良、乐轶能于相驭,乌获抗力于千钧;[㉑]和、鹊发精于针石,研、桑心计于无垠。[㉒]仆亦不任厕技于彼列,故密尔自娱于斯文。"[㉓]

①师古曰:"访亦谋。"

②师古曰:"说,傅说也。解已在前。望谓太公望,即吕尚也。钓于渭水,文王将出猎,卜之曰:'所得非龙非螭、非豹非罴,乃帝王之辅。'果遇吕尚于渭阳,与语大悦,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曰太公望。"

③郑氏曰:"五达曰康,四达曰衢。"晋灼曰:"沂,崖也。下邳水之崖也。"师古曰:"齐甯,甯戚也。声激,谓叩角所歌也。沂音牛斤反。"

④师古曰:“信合韵音新。”

⑤郑氏曰:“优縻,不仕也。”师古曰:“縻读与由同。”

⑥师古曰:“覃,大也,深也。”

⑦应劭曰:“宫中门谓之闱,宫中巷谓之壶。”师古曰:“壶音苦本反。”

⑧师古曰:“亚,次也。与读曰欤。”

⑨师古曰:“夷,伯夷也。惠,柳下惠也。辱仕谓为士师三黜也。”

⑩师古曰:“谓作春秋止于获麟也。狩合韵音守。”

⑪师古曰:“墜,古地字。”

⑫师古曰:“共读曰恭。腴,肥也。”

⑬师古曰:“舍,废也。诸,之也。言修志委命,则明神听之,祐以福禄,自然有名,永不废也。”

⑭师古曰:“穌,古和字也。韫亦藏也,音於粉反。”

⑮师古曰:“蜂即蚌字也,音平项反。蛤音工合反。”

⑯师古曰:“应龙,龙有翼者。潢污,停水也。蝶谓侮狎之也。潢音黄。污音乌。”

⑰师古曰:“踩,以足据持也。颢,颢天也。元气颢污,故曰颢天。其色苍苍,故曰苍天。踩音载。”

⑱师古曰:“时暗,有时而暗也。”

⑲师古曰:“牙,伯牙也。旷,师旷也。离娄,明目者也。眇,细视也。”

⑳师古曰:“逢蒙,古善射者也。班输即鲁公输班也。一说,班,鲁班也,与公输氏为二人也,皆有巧艺也。古乐府云:‘谁能为此器,公输与鲁班。’榷,专也,一曰竞也。榷音角。”

㉑师古曰:“良,王良也。乐,伯乐也。轶与逸同。相,相马也。驭,善驭也。乌获,壮士也。”

㉒孟康曰:“研,古之善计也。桑,桑弘羊也。”师古曰:“和,秦医和也。鹊,扁鹊也。研,计研也,一号计倪,亦曰计然。垠,厓也。”

㉓师古曰:“密,静也,安也。”

【校勘记】

〔1〕 自隐度家之(曰)〔口〕数　景祐、殿本都作“口”,此误。

〔2〕 左将军(师)〔史〕丹　景祐、殿本都作“史丹”。王先谦说非“师丹”。

〔3〕 汉(书)〔旧〕仪云秩四百石，　景祐、殿本都作“旧”,此误。

〔4〕 (师古)〔苏林〕曰：　景祐、殿本都作“苏林”,此误。

〔5〕 应劭曰：　王先谦说两“应劭”有一误。

〔6〕 匪三正而灭(周)〔姬〕；　文选作“姬”,与下“灾”字协韵。此盖涉注文而误。

〔7〕 (醇)〔淳〕,美也。汜,(崖)〔涯〕也。　殿本作“淳”“涯”。王先谦说殿本是。

〔8〕 以(兽)〔虎〕归人也。　殿本作“虎”。

〔9〕 国人称(人)〔仁〕，　景祐、殿、局本都作“仁”,此误。

〔10〕 祸(益)〔溢〕于世，　景祐、殿本都作“溢”。王先谦说“益”字误。

汉书卷一百下

叙传第七十下

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①]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②]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③]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篹前记，缀辑所闻，[④]以述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⑤]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⑥]其叙曰：[⑦]

①师古曰："德为百王之上也。"

②师古曰："此篇论语载孔子美尧舜之言也。"

③师古曰："谓武帝时司马迁作史记。"

④师古曰："篹与撰同。辑与集同。"

⑤师古曰："固所撰诸表序及志，经典之义在于是也。"

⑥师古曰："春秋考纪，谓帝纪也。而俗之学者不详此文，乃云汉书一名春秋考纪，盖失之矣。"

⑦师古曰："自'皇矣汉祖'以下诸叙，皆班固自论撰汉书意，此亦依放史记之叙目耳。史迁则云为某事作某本纪、某列传。班固谦，不言(然)〔作〕而改言述[1]，盖避作者之谓圣，而取述者之谓明也。但后之学者不晓此为汉书叙目，见有述字，因谓此文追述汉书之事，乃呼为'汉书述'，失之远矣。孳虞尚有此惑，其馀曷足怪乎！"

皇矣汉祖，纂尧之绪，实天生德，聪明神武。秦人不纲，罔漏于楚，[①]爰兹发迹，断蛇奋旅。神母告符，朱旗乃举，粤蹈秦郊，婴来稽首。革命创制，三章是纪，应天顺民，五星同晷。[②]项氏畔换，黜我巴、汉，[③]西土宅心，战士愤怨。[④]乘衅而运，席卷三秦，割据河山，保此怀民。[⑤]股肱萧、曹，社稷是经，爪牙信、布，腹心良、平，龚行天罚，赫赫明明。述高纪第一。

①师古曰："言秦失纲维，故高祖因时而起。罔漏于楚，谓项羽虽有害虐之心，终免于患也。一说，楚王陈涉初起，后又破灭也。"

②师古曰："晷，景也。"

③孟康曰："畔，反也。换，易也。不用义帝要，换易与高祖汉中也。"师古曰："此说非也。畔换，强恣之貌，犹言跋扈也。诗大雅皇矣篇曰'无然畔换'。"

④刘德曰："宅，居也。西方人皆居心于高祖，犹系心也。书曰'惟众宅心'。"晋灼曰："西土，关西也。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大悦，皆宅心高祖。"

⑤师古曰："保，安也。怀民，怀德之人也。"

孝惠短世，高后称制，罔顾天显，吕宗以败。[①]述惠纪第二，高后纪第三。

①刘德曰："罔，无也。顾，念也。显，明也。言吕氏无念天之明道者，徒念王诸吕，以至于败亡。"

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帅下以德。农不供贡，罪不收孥，[①]宫不新馆，陵不崇墓。[②]我德如风，民应如偃，[③]国富刑清，登我汉道。[④]述文纪第四。

①张晏曰："除民田租之税，是不供贡也。"

②师古曰："墓，合韵音谟。"

③师古曰："论语称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偃也。'故引以为辞。"

④师古曰："登，成也。"

孝景莅政，诸侯方命，[①]克伐七国，王室以定。匪怠匪荒，务在农桑，著于甲令，民用宁康。[②]述景纪第五。

①孟康曰:“尚书云‘方命圮族’,言鲧之恶,坏其族类。吴楚七国亦然。”

②师古曰:“甲令,即景纪令甲也。”

世宗睟睟,思弘祖业,①畴咨熙载,髦俊并作。②厥作伊何?百蛮是攘,③恢我疆宇,外博四荒。④武功既抗,亦迪斯文,⑤宪章六学,统壹圣真。封禅郊祀,登秩百神;协律改正,飨兹永年。⑥述武纪第六。

①师古曰:“睟睟,盛貌也。”

②师古曰:“畴,谁也。咨,谋也。熙,兴也。载,事也。谋于众贤,谁(能)〔可〕任用[2],故能兴其事业也。作,起也。”

③师古曰:“攘,却也。”

④师古曰:“恢,广也。博,大也。”

⑤刘德曰:“迪,进也。”

⑥张晏曰:“改正谓从建寅之月也。”

孝昭幼冲,冢宰惟忠。燕、盖诡张,实睿实聪,①罪人斯得,邦家和同。述昭纪第七。

①如淳曰:“诡音轨。”应劭曰:“诡张,诳也。”

中宗明明,矜用刑名,①时举傅纳,听断惟精。②柔远能迩,煇耀威灵,③龙荒幕朔,莫不来庭。④丕显祖烈,尚于有成。⑤述宣纪第八。

①邓展曰:“矜,敬也。”

②李奇曰:“时,是也。于是时也,选用贤者。”师古曰:“傅读曰敷。虞书舜典曰‘敷纳以言’。敷,陈也,谓有陈言者则纳而用之。”

③师古曰:“虞书舜典曰‘柔远能迩’。柔,安也。能,善也。故引之云。煇,炽也,音充善反。”

④孟康曰:“谓白龙堆荒服沙幕也。”师古曰:“龙,匈奴祭天龙城,非谓白龙堆也。朔,北方也。”

⑤师古曰:“丕,大也。烈,业也。”

孝元翼翼,高明柔克,①宾礼故老,优繇亮直。②外割禁囿,内损御

服，离宫不卫，山陵不邑。③阉尹之喆，秽我明德。④述元纪第九。

①师古曰："翼翼，敬也。尚书洪范云'高明柔克'，谓人虽有高明之度，而当执柔，乃能成德也。叙言元帝有柔克之姿也。"

②师古曰："故老谓贡禹、薛广德也。优繇谓宽容也。亮直谓朱云也。繇读与由同。"

③张晏曰："不徙民著县也。"

④如淳曰："任弘恭、石显使为政，以病其治也。"师古曰："谓宦人为阉者，言其精气奄闭不泄也，一曰(王)〔主〕奄闭门者[3]。尹，正也。喆与疵同。"

孝成煌煌，临朝有光，威仪之盛，如圭如璋。壹闱恣赵，朝政在王，①炎炎燎火，亦允不阳。②述成纪第十。

①师古曰："赵谓赵皇后及昭仪也。王谓外家王凤、王音等。"

②张晏曰："天子盛威，若燎火之阳，今委政王氏，不炎炽矣。"师古曰："允，信也。"

孝哀彬彬，克揽威神，①凋落洪支，底剭鼎臣。②婉娈董公，惟亮天功，大过之困，实桡实凶。③述哀纪第十一。

①师古曰："彬彬，文质备也。言哀帝忿孝成之时权在臣下，故自揽持其威神也。揽，执取也，其字从手。"

②服虔曰："凋落洪支，废退王氏也。底，致也。周礼有屋诛，诛大臣于屋下，不露也。易曰'鼎折足，其形渥，凶'，谓诛朱博、王嘉之属也。"晋灼曰："剭，刑也。"师古曰："剭者，厚刑，谓重诛也，音握。服言屋下，失其义也。"

③应劭曰："以董贤为三公，乃欲共成天功也。易大过卦'栋桡，凶'，言以小材而为栋梁，不堪其任，至于折桡而凶也。"师古曰："婉娈，美貌。亮，助也。尚书舜典曰'奠亮天功"，故引之也。桡，曲也，音女教反。"

孝平不造，新都作宰，不周不伊，丧我四海。①述平纪第十二。

①师古曰："造，成也。遭家业不成。周颂曰'闵予小子，遭家不造'，故引之也。言其自号(宁)〔宰〕衡[4]，而无周公、伊尹之忠也。"

汉初受命，诸侯并政，制自项氏，十有八姓。述异姓诸侯王表第一。

太祖元勋，启立辅臣，支庶藩屏，侯王并尊。述诸侯王表第二。

侯王之祉，祚及宗子，公族蕃滋，支叶硕茂。[1]述王子侯表第三。

①师古曰："茂，合韵音莫口反。"

受命之初，赞功剖符，奕世弘业，爵土乃昭。[1]述高惠高后孝文功臣侯表第四。

①师古曰："赞功，佐命之功也。奕，大也。"

景征吴楚，武兴师旅，后昆承平，亦有绍土。[1]述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侯表第五。

①师古曰："言景、武之时以军功，故封侯者多，昭、宣以后虽承平，尚有以勋获爵土者。"

亡德不报，爰存二代，[1]宰相外戚，昭韙见戒。[2]述外戚恩泽侯表第六。

①应劭曰："二代，二王后也。"师古曰："二代，谓殷、周也。言德泽深远，故至汉朝其子孙又受茅土，以奉祭祀。"

②张宴曰："韙，是也。明其是者，戒者非也。"

汉迪于秦，有革有因，[1]粗举僚职，并列其人。[2]述百官公卿表第七。

①刘德曰："迪，至也。"

②晋灼曰："粗音麤粗之粗。"师古曰："粗音才户反，谓大略也。"

篇章博举，通于上下，略差名号，九品之叙。述古今人表第八。

元元本本，数始于一，[1]产气黄钟，造计秒忽。[2]八音七始，五声六律，[3]度量权衡，历算逌出。[4]官失学微，六家分乖，[5]壹彼壹此，庶研其几。述律历志第一。

①张晏曰："数之元本，起于初九之一也。"

②刘德曰："秒，禾芒也。忽，蜘蛛网细者也。"师古曰："秒音眇，其字从禾。"

③刘德曰:"七始,天地四方人之始也。"师古曰:"解在礼乐志。"

④师古曰:"逌,古攸字也。攸,所也。"

⑤刘德曰:"六家,谓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历也。"

上天下泽,春靁奋作,[①]先王观象,爰制礼乐。厥后崩坏,郑卫荒淫,风流民化,湎湎纷纷。[②]略存大纲,以统旧文。述礼乐志第二。

①刘德曰:"兑下乾上履,坤下震上豫。履,礼也。豫,乐也。取易象制礼作乐。"师古曰:"易象曰'上天下泽履,雷出地奋豫',故具引其文。"

②师古曰:"言上风既流,下人则化也。湎湎,流移也。纷纷,杂乱也。湎音莫践反。"

靁电皆至,天威震耀,五刑之作,是则是效,[①]威实辅德,刑亦助教。季世不详,背本争末,[②]吴,孙狙诈,申,商酷烈。[③]汉章九法,太宗改作,[④]轻重之差,世有定籍。述刑法志第三。

①刘德曰:"震下离上,噬嗑,利用狱。雷电,取象天威也。"师古曰:"易象辞曰'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敕法',故引之。"

②师古曰:"不详谓不尽用刑之理也。周书吕刑曰'告尔详刑'。"

③师古曰:"狙音千豫反。"

④张晏曰:"改,除肉刑也。"

厥初生民,食货惟先。割制庐井,定尔土田,什一供贡,下富上尊。商以足用,茂迁有无,货自龟贝,至此五铢。扬榷古今,监世盈虚。[①]述食货志第四。

①师古曰:"扬,举也。榷,引也。扬榷者,举而引之,陈其趣也。榷音居学反。"

昔在上圣,昭事百神,类帝禋宗,望秩山川,明德惟馨,永世丰年。季末淫祀,营信巫史,[①]大夫郊岱,侯伯僭畤,[②]放诞之徒,缘间而起。[③]瞻前顾后,正其终始。述郊祀志第五。

①邓展曰:"营,惑也。"

②郑氏曰:"郊岱,季氏旅于太山是也。"应劭曰:"僭畤,秦文公造(四)〔西〕畤

祭天是也。”[5]师古曰:“旅,陈也。胪亦陈也。胪旅声相近,其义一耳。”

③师古曰:“谓方士言神仙之术也。”

炫炫上天,縣象著明,① 日月周辉,星辰垂精。百官立法,宫室混成,②降应王政,景以烛形。③三季之后,厥事放纷,④举其占应,览故考新。述天文志第六。

①师古曰:“炫炫,光耀之貌,音胡眄反。縣,古悬字。”

②张晏曰:“星辰有宫室百官,各应其象以见咎征也。”

③张晏曰:“王政失于此,星辰变于彼,犹景之象形。”

④师古曰:“三季,三代之末也。放,失也。纷,乱也。”

河图命庖,洛书赐禹,八卦成列,九畴逌叙。① 世代实宝,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咎征是举。告往知来,王事之表。述五行志第七。

①李奇曰:“河图即八卦也。洛书即洪范九畴也。”师古曰:“庖,庖牺也。逌,古攸字。”

坤作墜势,高下九则,① 自昔黄、唐,经略万国,(变)〔燮〕定东西,[6]疆理南北。② 三代损益,降及秦、汉,革划五等,制立郡县。③略表山川,彰其剖判。述地理志第八。

①张晏曰:“易曰‘地势坤’。”刘德曰:“九则,九州土田上中下九等也。”师古曰:“墜,古地字。易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高下谓地形也。一曰,地之肥瘠。”

②师古曰:“(变)〔燮〕,和也。疆理谓立封疆而统理之。”

③晋灼曰:“划音划削之划。”师古曰:“音初限反。”

夏乘四载,百川是导。① 唯河为艰,灾及后代。商竭周移,秦决南涯,② 自兹讫汉,北亡八支。③文堙枣野,武作瓠歌,④成有平年,后遂滂沱。⑤爰及沟渠,利我国家。述沟洫志第九。

①师古曰:“四载,解在沟洫志。”

②服虔曰:“河竭而商亡。移亦河移徙也。”如淳曰:“秦始皇本纪决河灌大梁,

遂灭之,通为沟,入淮、泗。”

③服虔曰:“本有九河,今塞,馀有一也。”

④服虔曰:“堙音因。文帝塞河于酸枣也。”张晏曰:“河决瓠子,武帝亲临,悼功不成而作歌。”

⑤刘德曰:“成帝治河已平,改元曰河平元年。”

虙羲画卦,书契后作,[①]虞夏商周,孔纂其业,篹书删诗,缀礼正乐,[②]彖系大易,因史立法。[③]六学既登,遭世罔弘,[④]群言纷乱,诸子相腾。[⑤]秦人是灭,汉修其缺,刘向司籍,九流以别。[⑥]爰著目录,略序洪烈。[⑦]述艺文志第十。

①师古曰:“虙读与伏同。”

②师古曰:“篹与撰同。”

③师古曰:“谓修春秋定帝王之文。”

④师古曰:“罔,无也。无能弘大正道也。”

⑤师古曰:“腾,驰也。”

⑥应劭曰:“儒、道、阴阳、法、名、墨、从横、杂、农,凡九家。”

⑦师古曰:“洪,大也。烈,业也。”

上嫚下暴,惟 盗是伐,[①]胜、广熛起,梁、籍扇烈。[②]赫 赫炎炎,遂焚咸阳。宰 割诸夏,命立侯王,诛 婴放怀,诈虐以亡。述陈 胜项籍传第一。

①师古曰:“易上系辞云:‘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嫚下暴,盗思伐之矣。’引此言者,谓秦胡亥之时。”

②师古曰:“飞火曰燹。扇,炽也。烈,猛也。言陈胜初起而项羽(益)〔烈〕盛也。[7]燹音必遥反。”

张、陈之交,旂如父子,携手遨秦,拊翼俱起。[①]据国争权,还为豺虎,[②]耳(谏)〔谋〕甘公[8],作汉藩辅。述张耳陈馀传第二。

①应劭曰:“悚,逃也。”师古曰:“悚,古遁字也。拊翼,以鸡为喻,言知将旦,则鼓击其翼而鸣也。”

②师古曰:“言反相吞噬也。”

三桥之起,本根既朽,[①]枯杨生华,曷惟其旧![②]横虽雄材,伏于海坞,沐浴尸乡,北面奉首,旅人慕殉,义过黄鸟。[③]述魏豹田儋韩信传第三。

①刘德曰:“诗云‘包有三桥’。尔雅曰‘烈、桥,馀也’。谓木斫髡而复桥生也。喻魏、齐、韩皆灭而复起,若髡木更生也。”师古曰:“桥音五蒿反。”

②应劭曰:“易云‘枯杨生华’,暂贵之意也。曷惟其旧,言不能久也。”师古曰:“枯杨生华,大过卦九五爻辞也。旧,合韵音臼。”

③刘德曰:“黄鸟之诗刺秦穆公要人从死,言今横不要而有从者,故曰过之。”

信惟俄隶,布实黥徒,越亦狗盗,芮尹江湖。[①]云起龙襄,化为侯王,[②]割有齐、楚,跨制淮、梁。[③]绾自同闬,镇我北疆,[④]德薄位尊,非胙惟殃。吴克忠信,胤嗣乃长。述韩彭英卢吴传第四。

①张晏曰:“吴芮为番阳令,在江湖之间。尹,主也。”

②师古曰:“襄,举也。”

③张晏曰:“韩信前王齐,徙楚。英布王淮南,彭越王梁也。”

④应劭曰:“闬音捍。卢绾与高祖同里,楚名里门为闬。”师古曰:“左氏传云‘高其闬闳’,旧通语耳,非专楚也。”

贾廑从旅,为镇淮、楚。[①]泽王琅邪,权激诸吕。濞之受吴,疆土逾矩,[②]虽戒东南,终用齐斧。[③]述荆燕吴传第五。

①张晏曰:“刘贾晚乃从军也。”晋灼曰:“廑,无几也。”师古曰:“二说皆非也。廑,古以为勤字。言贾从军,有勤劳也。”

②师古曰:“矩,法制也。”

③张晏曰:“齐斧,越斧也,以整齐天下也。”晋灼曰:“虽戒勿反而反,竟用此斧于吴也”师古曰:“易云‘丧其齐斧’,故引以为辞。”

太上四子:伯兮早夭,仲氏王代,游宅于楚。[①]戊实淫缺,平陆乃绍。[②]其在于京,奕世宗正,[③]劬劳王室,用侯阳成。子政博学,三世成

名,④述楚元王传第六。

①师古曰:"诗卫风云'伯兮朅兮',邶风又曰'仲氏任只'。此序方论高祖兄伯及仲,故引二句为之辞也。"

②师古曰:"楚王戊为薄太后服奸,削东海郡,遂与吴共反而诛。景帝更立平陆侯礼,续元王之后也。"

③师古曰:"正,合韵音征。"

④师古曰:"谓刘德、刘向、刘歆,俱有名闻。"

季氏之诎,辱身毁节,信于上将,议臣震栗。①栾公哭梁,田叔殉赵,见危授命,谊动明主。布历燕、齐,叔亦相鲁,民思其政,或金或社。②述季布栾布田叔传第七。

①张晏曰:"申意于上将。上将,樊哙也,欲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布曰:'哙可斩也。'时议臣皆恐。"师古曰:"信读曰申。"

②李奇曰:"鲁人爱田叔,死,送之以金。齐贵栾布,为生立社。"

高祖八子,二帝六王。三赵不辜,淮厉自亡,燕灵绝嗣,齐悼特昌。掩有东土,自岱徂海,支庶分王,前后九子。六国诛毙,適齐亡祀。城阳、济北,后承我国。①赳赳景王,匡汉社稷。②述高五王传第八。

①张宴曰:"济北王志,吴楚反后徙王菑川。元朔中,齐国绝,悼惠王后唯有城阳、菑川,武帝乃割临菑环悼惠王冢,以与菑川,令奉祀也。"师古曰:"適读曰嫡。"

②师古曰:"赳赳,武貌,音纠。"

猗与元勋,包汉举信,①镇守关中,足食成军,营都立宫,定制修文。平阳玄默,继而弗革,②民用作歌,化我淳德。汉之宗臣,是谓相国。述萧何曹参传第九。

①刘德曰:"包,取也。"师古曰:"包汉,谓劝高祖且王汉中也。举信,举韩信也。信合韵音新。"

②师古曰:"革,改也。言曹参为相,守静无为,一遵萧何约束,不变改也。"

留侯袭秦,作汉腹心,①图折武关,解陧鸿门。②推齐销印,畼致越、

信;[3]招宾四老,惟宁嗣君。陈公扰攘,归汉乃安,[4]毙范亡项,走狄擒韩,[5]六奇既设,我罔艰难。[6]安国廷争,致仕杜门。绛侯矫矫,诛吕尊文。亚夫守节,吴楚有勋。述张陈王周传第十。

①刘德曰:"袭秦,椎始皇于博狼沙中。"

②师古曰:"图折武关,谓从沛公入武关,说令为疑兵,又啖秦将以利,劝因其怠懈击之类也。"

③师古曰:"跋与驱同。越,彭越也。信亦韩信也。谓于垓下围项羽时也。信合韵音新。"

④师古曰:"攘音人养反。"

⑤师古曰:"走狄谓解平城之围也。禽韩,伪游云梦也。"

⑥师古曰:"罔,无也。"

舞阳鼓刀,滕公厩驺,[1]颍阴商贩,曲周庸夫,攀龙附凤,并乘天衢。[2]述樊酈滕灌傅靳周传第十一。

①师古曰:"鼓刀谓屠狗也。"

②师古曰:"乘,登也。"

北平志古,司秦柱下,定汉章程,律度之绪。建平质直,犯上干色;[2]广阿之廛,食厥旧德。[3]故安执节,责通请错,蹇蹇帝臣,匪躬之故。[4]述张周赵任申屠传第十二。

①师古曰:"志,记也,谓多记古事也。司,主也。"

②师古曰:"周昌先封建成侯,盖谓此也。平字当为成,传写误耳。"

③张晏曰:"任敖也。吏遇吕后不谨,敖击伤主吏也。"师古曰:"廛亦勤字也。易讼卦六三爻辞曰'食旧德',食犹飨也。"

④师古曰:"易蹇卦六二爻辞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此言申屠嘉召责邓通,请诛朝错,皆不为己身,实有蹇蹇之节也。"

食其监门,长揖汉王,画袭陈留,进收敖仓,塞隘杜津,王基以张。[1]贾作行人,百越来宾,从容风议,博我以文。[2]敬繇役夫,迁京定都,[3]内强关中,外和匈奴。叔孙奉常,与时抑扬,稅介免胄,礼义是创。[4]或哲

或谋,观国之光。⑤述鄙陆朱娄叔孙传第十三。⑥

①师古曰:"杜亦塞也。谓说令塞白马津。"

②李奇曰:"作新语也。"师古曰:"论语称颜回喟然叹曰'夫子博我以文',谓以文章开博我也。此言陆贾尝之越也。从音千容反。风读曰讽。"

③师古曰:"繇读与由同。言刘敬由戍卒而来纳说。"

④师古曰:"税,舍也。介,甲也。创,始造之也。创,合韵音初良反。"

⑤师古曰:"诗小雅小旻之篇曰'或哲或谋',言有智者,有谋者。易观卦六四爻辞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故合而为言。"

⑥师古曰:"本传作朱、刘,终书其赐姓也。此言朱、娄,本其旧族耳。"

淮南僭狂,二子受殃。安辩而邪,赐顽以荒,敢行称乱,窘世薦亡。①述淮南衡山济北传第十四。

①师古曰:"窘,仍也。薦读曰荐。荐,再也。长迁死雍,其子安又自杀也。"

荆通壹说,三雄是败,覆鄙骄韩,田横颠沛。被之拘系,乃成患害。①充、躬罔极,交乱弘大。②述荆伍江息夫传第十五。

①师古曰:"言伍被初不从王反,王系其父母,乃进邪谋,终以遇害也。"

②师古曰:"小雅青蝇之诗云'谗言罔极,交乱四国'。此叙言江充、息夫躬之恶,引以为辞也。"

万石温温,幼寤圣君,①宜尔子孙,夭夭伸伸,②庆社于齐,不言动民。③卫、直、周、张,淑慎其身。④述万石卫直周张传第十六。

①邓展曰:"尔雅'寤、逢,遇也'。"师古曰:"此说非也。言万石幼而恭谨,感寤高祖,以见识拔也。尔雅云'遻,遇(之)也',[9]非谓寤也。诗小雅小宛之篇曰'温温恭人'。"

②师古曰:"诗周南螽斯之篇曰'宜尔子孙振振兮',论语称孔子'燕居,伸伸如也,夭夭如也',谓和舒之貌。此言万石子孙既多,又皆和睦,故引以为辞也。夭音於骄反。"

③邓展曰:"庆为齐相,齐为立社也。"

④师古曰:"卫诗燕燕之篇曰'终温且惠,淑慎其身'。淑,善也。引此诗言以

美四人也。”

孝文三代，代孝二梁，[①] 怀折亡嗣，孝乃尊光。[②] 内为母弟，外捍吴楚，怙宠矜功，僭欲失所，思心既霿，牛祸告妖。[③] 帝庸亲亲，厥国五分，[④] 德不堪宠，四支不传。[⑤] 述文三王传第十七。

①师古曰：“代孝王参及梁孝王武、梁怀王揖。”

②师古曰：“折谓夭也。孝亦谓梁孝王也。”

③师古曰：“霿，僭霿也，音莫候反。解在五行志。”

④师古曰：“庸，用也。用亲亲之道，故分梁为五国，立孝王男五人为王。太子买为梁王，次子明为济川王，彭离为济东王，定为山阳王，不识为济阴王。”

⑤晋灼曰：“(干)〔支〕，父母之四支也。”[10] 师古曰：“此说非也。谓孝王支子四人封为王者皆绝于身，不传胤嗣，唯梁恭王买有后耳。其事具在本传。”

贾生矫矫，弱冠登朝。[①] 遭文睿圣，屡抗其疏，暴秦之戒，三代是据。建设藩屏，以强守圉，[②] 吴楚合从，赖谊之虑。[③] 述贾谊传第十八。

①师古曰：“矫矫，高举之貌也，合韵音骄。”

②师古曰：“圉合韵音御。”

③师古曰：“劝文帝大封梁、淮阳。梁卒距吴楚，不得令西也。从音子庸反。”

子丝慷慨，激辞纳说，[①] 揽辔正席，显陈成败。[②] 错之琐材，智小谋大，[③] 祸如发机，先寇受害。[④] 述爰盎朝错传第十九。

①师古曰：“爰盎字丝。此加子者，子是嘉称，以偶句耳。”

②师古曰：“揽，执取也。其字从手，亦或作孪。”

③师古曰：“易下系辞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少而任重，鲜不及矣。’此叙言朝错所以及祸。”

④师古曰：“发机，言其速也。吴楚未败之前，错已诛死。”

释之典刑，国宪以平。冯公矫魏，增主之明。[①] 长孺刚直，义形于色，下折淮南，上正元服。[②] 庄之推贤，于兹为德。述张冯汲郑传第二十。

①张晏曰:"矫辞以免魏尚也。"师古曰:"张说非也。矫,正也,正言其事。"

②师古曰:"淮南王谋反,惮黯正直。武帝不冠不见黯。故云下折淮南,上正元服也。元,首也,故谓冠为元服。"

荣如辱如,有机有枢,[①]自下摩上,惟德之隅。[②]赖依忠正,君子采诸。[③]述贾邹枚路传第二十一。

①刘德曰:"易曰'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张晏曰:"乍荣乍辱,如辞也。"

②师古曰:"诗大雅抑之篇曰'抑抑威仪,惟德之隅',言有廉隅也。此叙言贾山直词刺上,亦为方正也。一曰,隅谓得道德之一隅也。"

③师古曰:"诸,之也。"

魏其翩翩,好节慕声,[①]灌夫矜勇,武安骄盈,凶德相挺,祸败用成。[②]安国壮趾,王恢兵首,[③]彼若天命,此近人咎。[④]述窦田灌韩传第二十二。

①师古曰:"翩翩,自喜之貌。"

②师古曰:"挺谓柔挺也,音式延反。"

③孟康曰:"易'壮于趾,征凶'。安国临当为丞相,堕车,蹇。后为将,多所伤失而忧死。此为不宜征行而有凶也。"师古曰:"'壮于趾',大壮初九爻辞也。壮,伤也。趾,足也。直谓堕车蹇耳,不言不宜征行也。"

④师古曰:"彼,韩安国也。此,王恢也。壮趾,天命也。谋兵,人咎也。"

景十三王,承文之庆。[①]鲁恭馆至,江都沙轻;[②]赵敬险诐,中山淫酿;[③]长沙寂漠,广川亡声;胶东不亮,常山骄盈。[④]四国绝祀,河间贤明,[⑤]礼乐是修,为汉宗英。述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

①师古曰:"言景帝庸主耳,所以子皆得王者,由文帝之德庆流子孙也。庆合韵音卿。"

②师古曰:"沙谓轻狡也,音初教反。"

③师古曰:"诐,辩也,一曰佞也。酿,酝酒也,音咏,合韵音荣。"

④师古曰:"亮,信也。闻淮南谋反,作战具守备,后辟及之,发病死,是为不信于汉朝。"

⑤李奇曰:“临江哀王阏、临江闵王荣、胶西于王端、清河哀王乘皆无子,国除。”

李广恂恂,实获士心,控弦贯石,威动北邻,[1]躬战七十,遂死于军。敢怨卫青,见讨去病。陵不引决,忝世灭姓。[2]苏武信节,不诎王命。[3]述李广苏建传第二十四。

①师古曰:“北邻谓匈奴也。”

②师古曰:“忝,辱也。”

③师古曰:“信读曰申。”

长平桓桓,上将之元,[1]薄伐猃允,恢我朔边,[2]戎车七征,冲辒闲闲,[3]合围单于,北登阗颜。票骑冠军,叕勇纷纭,[4]长驱六举,电击雷震,[5]饮马翰海,封狼居山,西规大河,列郡祁连。[6]述卫青霍去病传第二十五。

①师古曰:“桓桓,武貌也。元,首也。”

②师古曰:“恢,广也。”

③邓展曰:“辒,兵车名也。”师古曰:“辒音彭。”

④师古曰:“如叕之勇,纷纭然盛也。”

⑤师古曰:“六举,凡六出击匈奴也。震合韵音之人反。”

⑥张晏曰:“置郡至祁连山。”

抑抑仲舒,再相诸侯,[1]身修国治,致仕縣车,下帷覃思,论道属书,[2]谠言访对,为世纯儒。[3]述董仲舒传第二十六。

①师古曰:“尔雅云‘抑抑,密也’。”

②师古曰:“属音之欲反。”

③师古曰:“谠,善言也。访对,谓对所访也。谠音党。”

文艳用寡,子虚乌有,寓言淫丽,托风终始,[1]多识博物,有可观采,蔚为辞宗,赋颂之首。[2]述司马相如传第二十七。

①师古曰:“寓,寄也。风读曰讽。”

②师古曰:"蔚,文彩盛也,音郁。"

平津斤斤,晚跻金门,[①]既登爵位,禄赐颐贤,[②]布衾疏食,用俭饬身。[③]卜式耕牧,以求其志,忠寤明君,乃爵乃试。兒生亹亹,束发修学,[④]偕列名臣,从政辅治。述公孙弘卜式兒宽传第二十八。

①师古曰:"斤斤,明察也。跻,升也。金门,金马门也。"

②师古曰:"颐,养也,谓引招贤人而养之。"

③师古曰:"饬,整也,读与敕同。"

④师古曰:"亹亹,勉也。"

张汤遂达,用事任职,媚兹一人,日旰忘食,[①]既成宠禄,亦罗咎愆。安世温良,塞渊其德,[②]子孙遵业,全祚保国。述张汤传第二十九。

①师古曰:"诗大雅下武之篇曰'媚兹一人,应侯慎德'。一人,天子也。媚,爱也。此叙言张汤见爱于武帝。"

②师古曰:"诗邶风燕燕之篇曰'仲氏任只,其心塞渊'。渊,深也。塞,实也。谓其德既实且深也。此叙言子孺亦有之。"

杜周治文,唯上浅深,[①]用取世资,幸而免身。延年宽和,列于名臣。钦用材谋,有异厥伦。[②]述杜周传第三十。

①师古曰:"言观天子之意。"

②师古曰:"伦,类也。言异其本类。"

博望杖节,收功大夏;贰师秉钺,身衅胡社。[①]致死为福,每生作祸。[②]述张骞李广利传第三十一。

①李奇曰:"李广利,胡杀之以血涂社也。"师古曰:"衅者,以血祭耳,非涂之血也。"

②师古曰:"每,贪也。张骞致死封侯,李广利求生而死也。"

乌呼史迁,薰胥以刑![①]幽而发愤,乃思乃精,错综群言,古今是经,勒成一家,大略孔明。[②]述司马迁传第三十二。

①晋灼曰:"齐、韩、鲁诗作薰。薰,帅也,从人得罪相坐之刑也。"师古曰:"晋

说近是矣。诗小雅雨无正之篇曰'若此无罪,沦胥以铺'。胥,相也。铺,遍也。言无罪之人,遇于乱政,横相牵率,遍得罪也。韩诗沦字作薰。薰者,谓相薰蒸,亦渐及之义耳。此叙言史迁因坐李陵,横得罪也。"

②师古曰:"孔,甚也。"

孝武六子,昭、齐亡嗣。[①] 燕剌谋逆,广陵祝诅。昌邑短命,昏贺失据。戾园不幸,宣承天序。[②] 述武五子传第三十三。

①如淳曰:"昭帝及齐王无嗣也。"师古曰:"嗣合韵音祚。"

②师古曰:"序合韵音似豫反。"

六世耽耽,其欲滫滫,[①] 文武方作,是庸四克。[②] 助、偃、淮南,数子之德,不忠其身,善谋于国。[③] 述严 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三 十四。

①师古曰:"六(者)谓武帝也。[11] 易颐卦六四爻辞曰'虎视眈眈,其欲滫滫'。眈眈,威视之貌也。滫滫,欲利之貌也。眈音丁含反。滫音涤。今易滫字作逐。"

②晋灼曰:"方,并也。"师古曰:"言并任文武之臣,是用克开四方也。"

③师古曰:"淮南,谓淮南王安谏武帝不宜兴兵讨越也。"

东方赡辞,诙谐倡优,[①] 讥苑捍偃,正谏举邮,[②] 怀肉污殿,弛张沈浮。述东方朔传第三十五。

①师古曰:"诙音恢。"

②师古曰:"邮与尤同。尤,过也。"

葛绎内宠,屈氂王子。[①] 千秋时发,宜春旧仕。[②] 敞、义依霍,庶几云已。[③] 弘惟政事,万年容己。咸睡厥诲,孰为不子?述公孙刘田杨王蔡陈郑传第三十六。

①师古曰:"公孙贺妻,卫皇后姊,故云内宠也。"

②张晏曰:"千秋讼卫太子冤,发言值时也。"师古曰:"宜春侯,王訢也。"

③如淳曰:"若此人等无益于治,可为庶几而已也。"师古曰:"敞,杨敞。义,蔡义。"

王孙裸葬，建乃斩将。云廷讦禹，福谝刺凤，[1]是谓狂狷，敞近其衷。[2]述杨胡朱梅云传第三十七。

①师古曰："谝，远也。"

②师古曰："衷，中也。论语称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此言朱云以上盖狂狷耳，云敞之操近于中行也。衷音竹仲反。"

博陆堂堂，受遗武皇，[1]拥毓孝昭，末命导扬。[2]遭家不造，立帝废王，权定社稷，配忠阿衡。怀禄耽宠，渐化不详，阴妻之逆，至子而亡。[3]秺侯狄孥，虔恭忠信，[4]奕世载德，贻于子孙。[5]述霍光金日磾传第三十八。

①师古曰："论语称孔子曰'堂堂乎张也'，盖美子张仪形盛也，故引之。"

②刘德曰："武帝临终之命，(也)〔霍〕光能导达显扬也。"[12]

③师古曰："阴谓覆蔽之也。"

④师古曰："匈奴休屠王之子，故曰狄孥。秺音妒。信，合韵音新。"

⑤师古曰："贻，延也，音弋豉反。"

兵家之策，惟在不战。营平皤皤，立功立论，[1]以不济可，上谕其信。[2]武贤父子，虎臣之俊。述赵充国辛庆忌传第三十九。

①师古曰："皤皤，白发貌也，音蒲何反。"

②师古曰："春秋左氏传晏子对齐景公曰；'君所谓可，而有不焉；臣献其不，以成其可。'此叙言宣帝令击西羌，充国不从，固上屯田之策也。"

义阳楼兰，长罗昆弥，安远日逐，义成郅支。陈汤诞节，救在三哲；[1]会宗勤事，疆外之桀。述傅常郑甘陈段传第四十。

①郑氏曰："三哲，谓刘向、谷永、耿育皆讼救汤也。"师古曰："诞节，言其放纵不拘也。"

不疑肤敏，应变当理，[1]辞霍不婚，逡遁致仕。[2]疏克有终，散金娱老。定国之祚，于其仁考。广德、当、宣，近于知耻。[3]述隽疏于薛平彭传第四十一。

①刘德曰:"肤,美也。敏,疾也。言于阙下卒变,定方遂诈,非卫太子也。"师古曰:"诗大雅文王之篇曰'殷士肤敏',谓微子也,故引以为辞。"

②师古曰:"遁读与巡同。"

③晋灼曰:"当宣帝时始仕,至元帝时以岁恶民流,便乞骸骨去。此为知耻。"师古曰:"此说非也。当为平当也。宣,彭宣也。言广德、平当、彭宣三人不苟于禄位,并为知耻也。本传赞曰:'薛广德保悬车之荣,平当逡巡有耻,彭宣见险而止:异乎苟患失之者矣。'"

四皓遁秦,古之逸民,不营不拔,严平、郑真。[①] 吉困于贺,涅而不缁;禹既黄发,以德来仕。[②] 舍惟正身,胜死善道;郭钦、蒋诩,近遁之好。[③] 述王贡两龚鲍传第四十二。

①应劭曰:"爵禄不能营其志,威武不能屈其身也。易曰'不可荣以禄',又曰'确乎不可拔也'。"

②师古曰:"论语称孔子曰:'不曰白乎?涅而不缁。'涅,污泥也。可以染皂。缁,黑色也。言天性洁白者,虽处污涅之中,其色不变也。缁,合韵音侧仕反。"

③应劭曰:"易曰'好遁君子吉',言遭暴乱之世,好以和顺遁去,不离其害也。"

扶阳济济,闻 诗闻礼。玄成退让,仍 世作相。[①] 汉之宗庙,叔孙是谟,革自孝元,诸 儒变度。[②] 国之诞章,博载 其路。[③] 述韦贤传第四十三。

①师古曰:"仍,(类)〔频〕也。"[13]

②如淳曰:"造迭毁之(义)〔议〕也。"[14] 师古曰:"谟,谋也,合韵音慕。"

③师古曰:"诞,大也。谓宪章之大者,故广载之。"

高平师师,惟辟作威,图黜凶害,天子是毗。[①] 博阳不伐,含弘光大,天诱其衷,庆流苗裔。述魏相丙吉传第四十四。

①邓展曰:"师师,相师法也。"师古曰:"尚书洪范云'惟辟作威',言威权者,唯人君得作之耳。诗小雅节南山之篇曰:'尹氏太师,惟周之氐,秉国之钧,四方是维,天子是毗。'言大臣之职,辅佐天子者也。此叙言魏相欲崇君道而

黜私权,故引书诗以为言也。”

占往知来,幽赞神明,[①]苟非其人,道不虚行。[②]学微术昧,或见仿佛,疑殆匪阙,违众迕世,[③]浅为尤悔,深作敦害。[④]述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第四十五。

①师古曰:“易上系辞曰‘神以知来,知以藏往’,言蓍卦之德兼神知也。说卦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言欲深致神明之道,助以成教,故为蓍卜也。”

②师古曰:“下系之辞也。言人能弘道,非其人则不能传。”

③师古曰:“论语称孔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馀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馀则寡悔。’殆,危也。谓有疑则阙之也。此叙言术士不阙疑殆,故遭祸难也。”

④师古曰:“尤,过也。敦,厚也。”

广汉尹京,克聪克明;延寿作翊,既和且平。矜能讦上,俱陷极刑。翁归承风,帝扬厥声。[①]敞亦平平,文雅自赞;[②]尊实赳赳,邦家之彦;[③]章死非罪,士民所叹。述赵尹韩张两王传第四十六。

①张晏曰:“受任为右扶风,卒,宣帝下诏褒扬,赐金百斤。”

②师古曰:“平读曰便。便,辨也。赞,助也,以文雅助治(述)〔术〕也。[15]一说,赞,进也,以文雅自进也。”

③师古曰:“赳赳,材劲貌也,音纠。”

宽饶正色,国之司直。丰繄好刚,辅亦慕直。[①]皆陷狂狷,不典不式。[②]崇执言责,隆持官守。[③]宝曲定陵,并有立志。[④]述盖诸葛刘郑毋将孙何传第四十七。[⑤]

①师古曰:“繄,是也,音乌奚反。”

②师古曰:“典,经也。式,法也。”

③如淳曰:“崇为尚书仆射,是言责之官也。哀帝及傅太后欲封从弟商,崇谏不听也。”晋灼曰:“隆谏武库兵不宜以给董贤家,此为持官守也。”

④邓展曰:“孙宝曲桡定陵侯淳于长也。”晋灼曰:“何并斩侍中王林卿奴,是立

志也。”

⑤师古曰:“本传毋将隆在孙宝下。今此叙云毋将孙何,是叙误也。”

长倩怕怕,觌霍不举,[①] 遇宣乃拔,傅元作辅,不图不虑,见踬石、许。[②] 述萧望之传第四十八。

①苏林曰:“怕怕,行步安舒也。”师古曰;“不肯露索而见霍光,故不得大官也。怕音弋于反。”

②师古曰:“诗小雅雨无正之篇云‘旻天疾威,不虑不图’也。虑,思也。图,谋也。言幽王见天之威,不思谋也。此叙言望之思谋不详,卒为石显及许史所颠踬也。踬音竹二反。”

子明光光,发迹西疆,列于御侮,厥子亦良。述冯奉世传第四十九。

宣之四子,淮阳聪敏,[①] 舅氏蘧蒢,几陷大理。[②] 楚孝恶疾,东平失轨,[③] 中山凶短,母归戎里。[④] 元之二王,孙后大宗,[⑤] 昭而不穆,大命更登。[⑥] 述宣元六王传第五十。

①师古曰:“敏,疾也,合韵音美。”

②师古曰:“蘧蒢,口柔,观人颜色而为辞佞者也。言淮阳宪王舅张博为谄辞,几陷王于大罪也。蘧音渠。蒢音除。几音钜依反。”

③师古曰:“恶疾谓眚病也。轨,法则也。”

④张晏曰:“戎氏女归戎氏之里也。”

⑤孟康曰:“谓哀、平帝。”

⑥邓展曰:“昭而不穆,有父无子。”张晏曰:“大命,帝位也。”师古曰:“更音工衡反。”

乐安亵亵,古之文学,[①] 民具尔瞻,困于二司。[②] 安昌货殖,朱云作娸。[③] 博山惇慎,受莽之疚。[④] 述匡张孔马传第五十一。

①师古曰:“亵亵,盛貌也,音弋(叙)[救]反。[16] 学,合韵音下教反。”

②师古曰:“诗小雅节南山之篇曰‘赫赫师尹,民具尔瞻’,言师尹之任,位尊职重,下所瞻望,而乃为不善乎,深责之也。此叙言匡衡失德,不终相位,故引以为辞耳。二司者,司隶校尉王尊劾奏衡追奏石显扬著先帝任用倾覆之

臣，司隶校尉王骏劾奏衡专地盗土也。司，合韵音先寺反。”

③晋灼曰：“娸，丑也。”师古曰：“朱云廷言欲斩张禹，是为丑恶之娸，音欹，合韵音丘吏反。”

④师古曰：“疚，病也。孔光后更曲意从莽之欲，以病其德行也。”

乐昌笃实，不桡不诎，遘闵既多，是用废黜。[1]武阳殷勤，辅导副君，既忠且谋，飨兹旧勋。高武守正，因用济身。[2]述王商、史丹、傅喜传第五十二。

①师古曰：“诗邶柏舟曰‘遘闵既多，受侮不少’。遘，遇也。闵，病也。谓见病害甚众也。此叙言王商深为王凤所排陷也。”

②师古曰：“言傅喜不阿附傅太后，故得免祸。”

高阳文法，扬乡武略，政事之材，道德惟薄，位过厥任，鲜终其禄。[1]博之翰音，鼓妖先作。[2]述薛宣朱博传第五十三。

①师古曰：“鲜，少也，音先践反。”

②刘德曰：“易曰‘翰音登于天，贞凶’。上九处非其位，亢极，故‘何可长也?’位在上高，故曰翰音。博拜时闻有鼓声也。”师古曰：“‘翰音登于天’，中孚卦上九爻辞也。翰音高飞而且鸣，喻居非其位，声过其实也。”

高陵修儒，任刑养威，用合时宜，器周世资。义得其勇，如虎如貔，进不跬步，宗为鲸鲵。[1]述翟方进传第五十四。

①师古曰：“半步曰跬，音空蒙反。”

统微政缺，灾眚屡发。永陈厥咎，戒在三七。邺指丁、傅，略窥占术。述谷永杜邺传第五十五。

哀、平之恤，丁、傅、莽、贤。武、嘉戚之，乃丧厥身。高乐废黜，咸列贞臣。述何武王嘉师丹传第五十六。

渊哉若人！实好斯文。初拟相如，献赋黄门，辍而覃思，草法篹玄，[1]斟酌六经，放易象论，[2]潜于篇籍，以章厥身。[3]述扬雄传第五十七。

①师古曰：“辍，止也。篹与撰同。言止不复作赋，草创法言及撰太玄经也。”

②师古曰:“放音甫往反。论,论语也。”

③师古曰:“章,明也。”

犷犷亡秦,灭我圣文,[①]汉存其业,六学析分。是综是理,是纲是纪,师徒弥散,著其终始。[②]述儒林传第五十八。

①师古曰:“犷犷,粗恶之貌。言无亲也。犷音矿,又音九永反。”

②师古曰:“散谓分派也。”

谁毁谁誉,誉其有试。[①]泯泯群黎,化成良吏。[②]淑人君子,时同功异。没世遗爱,民有馀思。述循吏传第五十九。

①师古曰:“论语称孔子曰:‘吾之于人,谁毁谁誉,如有所誉,其有所试。’此叙言人之从政,可试而知,故引以为辞也。”

②师古曰:“黎,众也。言群众无知,从吏之化而成俗也。”

上替下陵,奸轨不胜,猛政横作,刑罚用兴。曾是强圉,掊克为雄,[①]报虐以威,殃亦凶终。[②]述酷吏传第六十。

①师古曰:“诗大雅荡之篇曰‘曾是强圉,曾是掊克’。强圉,强梁御善也。掊克,好聚敛,克害人也。言任用此人为虐于下也。掊音平侯反。”

②师古曰:“尚书吕刑曰‘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言哀闵不辜之人横被杀戮,乃报答为虐者以威而诛绝也。”

四民食力,罔有兼业,大不淫侈,细不匮乏,盖均无贫,遵王之法。[①]靡法靡度,民肆其诈,[②]逼上并下,荒殖其货。[③]侯服玉食,败俗伤化。[④]述货殖传第六十一。

①师古曰:“论语称孔子曰‘盖均无贫’,言为政平均不相陵夺,则无贫匮之人也,故引之。”

②师古曰:“肆,极也。”

③师古曰:“荒,大也。”

④张晏曰:“玉食,珍食也。”

开国承家,有法有制,家不臧甲,国不专杀。[①]矧乃齐民,作威作

惠,②如台不匡,礼法是谓!③述游侠传第六十二。

①师古曰:"杀,合韵音所例反。"

②师古曰:"矧,况也。齐民,齐等之人也。"

③如淳曰:"台,我也。我,国家也。"师古曰:"匡,正也。台音怡。"

彼何人斯,窃此富贵! 营损高明,作戒后世。①述佞幸传第六十三。

①师古曰:"诗小雅巧言之篇,刺谗人也。其诗曰:'彼何人斯? 居河之麋。'贱而恶之也。此叙亦深疾佞幸之人。故引诗文以讥之。营,惑也。"

於惟帝典,戎夷猾夏;①周宣攘之,亦列风雅。②宗幽既昏,淫于褒女,③戎败我骊,遂亡酆鄗。④大汉初定,匈奴强盛,围我平城,寇侵边境。⑤至于孝武,爰赫斯怒,王师雷起,霆击朔野。⑥宣承其末,乃施洪德,震我威灵,五世来服。⑦王莽窃命,是倾是覆,备其变理,为世典式。述匈奴传第六十四。

①师古曰:"於,叹辞也。帝典,虞书舜典也。载舜命咎繇作士,戒之曰:'蛮夷猾夏。'猾,乱也。夏,诸夏也。於读曰乌。"

②师古曰:"攘,却也。"

③师古曰:"宗幽,幽王居宗周也。"

④张晏曰:"申侯与戎共伐周,败于骊山下,遂杀幽王。平王东徙都成周。"

⑤师古曰:"境合韵音竟。"

⑥师古曰:"霆,疾雷也,音廷。"

⑦师古曰:"自宣至平凡五帝。"

西南外夷,种别域殊。南越尉佗,自王番禺。攸攸外寓,闽越、东瓯。①爰洎朝鲜,燕之外区。汉兴柔远,与尔剖符。②皆恃其岨,乍臣乍骄,孝武行师,诛灭海隅。述西南夷两越朝鲜传第六十五。

①师古曰:"攸攸,远貌。"

②师古曰:"柔,安也。剖符,谓封之也。"

西戎即序,夏后是表。①周穆观兵,荒服不旅。②汉武勞神,图远甚

勤。王师骣骣,致诛大宛。③姹姹公主,乃女乌孙,④使命乃通,条支之濒。⑤昭、宣承业,都护是立,总督城郭,三十有六,修奉朝贡,各以其职。述西域传第六十六。

①张晏曰:"表,外也。禹就叙以为外国也。"师古曰:"此说非也。表,明也,明以德化也。"

②张晏曰:"观,示也。旅,陈也。犬戎终王而朝周,穆王以不享征之,是以荒服不陈于廷也。"

③郑氏曰:"骣骣,盛也。"师古曰:"此说非也。小雅四牡之诗曰:'四牡骎骎,骣骣駱马。'骣骣,喘息之貌。马劳则喘,此叙言汉远征西域,人马疲弊也。骣音它丹反。"

④孟康曰:"姹音题。姹姹、惕惕,爱也。"师古曰:"此说非也。姹音上支反。姹姹,好貌也。魏诗葛屨之篇曰'好人提提',音义同耳。女,妻也,音乃据反。言汉以好女配乌孙也。"

⑤师古曰:"濒,涯也,音频,又音宾。"

诡矣祸福,刑于外戚。①高后首命,吕宗颠覆。薄姬碌魏,宗文产德。②窦后违意,考盘于代。③王氏仄微,世武作嗣。子夫既兴,扇而不终。④钩弋忧伤,孝昭以登。上官幼尊,类祃厥宗。⑤史娣、王悼,身遇不祥,及宣飨国,二族后光。恭哀产元,夭而不遂。邛成乘序,履尊三世。⑥飞燕之妖,祸成厥妹。丁、傅僭恣,自求凶害。中山无辜,乃丧冯、卫。⑦惠张、景薄,武陈、宣霍,成许、哀傅,平王之作,事虽歆羡,非天所度。⑧怨咎若兹,如何不恪!⑨述外戚传第六十七。

①师古曰:"诡,违也。言祸福相违,终始不一也。"

②如淳曰:"薄姬在魏,许负相,当生天子。魏豹闻负言,不与汉,遂禽而死也。"师古曰:"碌,古坠字。"

③师古曰:"诗卫风曰'考盘在涧'。考,成也。盘,乐也。此叙言窦姬初欲适赵,而向代,违其本意,卒以成乐也。"

④师古曰:"扇,炽也。"

⑤应劭曰:"诗云'是类是祃'。礼,将征伐,告天而祭谓之类,告以事类也。至

所征伐之地,表而祭之谓之禡。禡者,马也。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也。言上官后虽幼尊贵,家族以恶逆诛灭也。”师古曰:“禡音莫暇反。”

⑥张晏曰:“至成帝乃崩也。”师古曰:“乘序,谓登至尊之处也。”

⑦师古曰:“冯昭仪,中山孝王母也,为傅氏所陷。卫姬,中山孝王后也,为王莽所灭。”

⑧师古曰:“作,起也。度,居也。言惠帝至平帝王皇后七人,时虽处尊位,人心羡慕,以非天意所居,故终用不昌也。度音徒各反。”

⑨师古曰:“恪,敬也。”

元后娠母,月精见表。[1]遭成之逸,政自诸舅。[2]阳平作威,诛加卿宰。[3]成都煌煌,假我明光。[4]曲阳(敞敞)〔歊歊〕,[17][5]亦朱其堂。[5]新都亢极,作乱以亡。述元后传第六十八。

①师古曰:“娠音身。”

②师古曰:“言成帝贪自逸乐,而委政于王氏。”

③师古曰:“谓王商及王章也。”

④师古曰:“煌煌,炽貌。”

⑤师古曰:“(敞敞)〔歊歊〕,气盛也,音许骄反。”

咨尔贼臣,篡汉滔天,行骄夏癸,虐烈商辛。[1]伪稽黄、虞,缪称典文,[2]众怨神怒,恶复诛臻。[3]百王之极,究其奸昏。述王莽传第六十九。

①张晏曰:“桀名癸,纣名辛。”

②师古曰:“稽,考也。”

③张晏曰:“复,周也。臻,至也。十二岁岁星一复,莽称帝十三岁而见诛也。左氏传曰‘美恶周必复’。”师古曰:“复音扶目反。”

凡汉书,叙帝皇,[1]列官司,建侯王。[2]准天地,统阴阳,[3]阐元极,步三光。[4]分州域,物土疆,[5]穷人理,该万方。[6]纬六经,缀道纲,[7]总百氏,赞篇章。[8]函雅故,通古今,[9]正文字,惟学林。[10]述叙传第七十。

①张晏曰:“十二纪也。”

②张晏曰:“百官表及诸侯王表也。”

③张晏曰:“准天地,天文志也。统,合也。阴阳,五行志也。”

④张晏曰:“阐,大也。元,始也。极,至也。三光,日月星也。大推上极元始以来,及星辰度数,谓律历志。”

⑤张晏曰:“地理及沟洫志也。”

⑥张晏曰:“人理,古今人表。万方,谓郊祀志有日月星辰天下山川人鬼之神。”

⑦张晏曰:“艺文志也。”

⑧师古曰:“赞,明也。”

⑨张晏曰:“包含雅训之故,及古今之语。”

⑩师古曰:“信惟文学之林薮也。凡此总说帝纪、表、志、列传,备有天地鬼神人事,政治道德,术艺文章。泛而言之,尽在汉书耳,亦不皆如张氏所说也。”

【校勘记】

〔1〕 不言(然)〔作〕而改言述， 景祐本作“作”。

〔2〕 谁(能)〔可〕任用， 景祐、殿本都作“可”。王先谦说作“可”是。

〔3〕 一曰(王)〔主〕奄闭门者。 景祐、殿本都作“主”,此误。

〔4〕 言其自号(宁)〔宰〕衡， 景祐、殿、局本都作“宰”,此误。

〔5〕 秦文公造(四)〔西〕畤祭天是也。 殿本作“西”。王先谦说作“西”是。

〔6〕 (变)〔燮〕定东西， 钱大昭说“变”当作“燮”。 按景祐、殿、局本都作“燮”。注同。

〔7〕 言陈胜初起而项羽(益)〔烈〕盛也。 景祐、殿本都作“烈”。

〔8〕 耳(谏)〔谋〕甘公， 钱大昭说“谏”当作“谋”。按景祐、殿本都作“谋”。

〔9〕 遝,遇(之)也。 景祐、殿本都无“之”字。

〔10〕 (子)〔支〕,父母之四支也。 殿本作“支”。王先谦说作“支”是。

〔11〕 六(者)谓武帝也。 王先谦说“六者”当为“六世”。按景祐本无“者”字。

〔12〕 武帝临终之命,(也)〔霍〕光能导达显扬也。 殿本“也”作“霍”。王先谦说殿本是。

〔13〕 仍,(类)〔频〕也。 景祐、殿本都作“频”,此误。

〔14〕 造迭毁之(义)〔议〕也。 景祐本作“义”,殿本作“议”。王先谦说作“议”是。

〔15〕 以文雅助治(述)〔术〕也。 景祐、殿、局本都作“术”,此误。

〔16〕 音弋(叙)〔救〕反。 景祐、殿本都作“救”,此误。

〔17〕 曲阳(敞敞)〔敞敞〕, 景祐、殿本都作“敞”,此误。